目录

[刊《西遊記》序 5](#_Toc74036444)

[新說西遊記總批 6](#_Toc74036445)

[西遊原旨讀法 12](#_Toc74036446)

[西遊原旨歌 16](#_Toc74036447)

[第一回 靈根育孕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 18](#_Toc74036448)

[第二回 悟徹菩提真妙理1 斷魔歸本合元神 36](#_Toc74036449)

[第三回 四海千山皆拱伏 九幽十類盡除名1 52](#_Toc74036450)

[第四回 官封弼馬心何足 名注齊天意未寧 66](#_Toc74036451)

[第五回 亂蟠桃大聖偷丹 反天宮諸神捉怪 79](#_Toc74036452)

[第六回 觀音赴會問原因 小聖施威降大聖 93](#_Toc74036453)

[第七回 八卦爐中逃大聖 五行山下定心猿1 106](#_Toc74036454)

[第八回 我佛造經傳極樂 觀音奉旨上長安 120](#_Toc74036455)

[第九回 袁守誠妙算無私曲 老龍王拙計犯天條 136](#_Toc74036456)

[第十回 二將軍宮門鎮鬼 唐太宗地府還魂 145](#_Toc74036457)

[第十一回 還受生唐王遵善果 度孤魂蕭瑀正空門 155](#_Toc74036458)

[第十二回 玄奘秉誠建大會 觀音顯象化金蟬 167](#_Toc74036459)

[第十三回 陷虎穴金星解厄 雙嶺伯欽留僧 179](#_Toc74036460)

[第十四回 心猿歸正 六賊無蹤1 190](#_Toc74036461)

[第十五回 蛇盤山諸神暗佑 鷹愁澗意馬收繮 204](#_Toc74036462)

[第十六回 觀音院僧謀寶貝 黑風山怪竊袈裟 216](#_Toc74036463)

[第十七回 孫行者大鬧黑風山 觀世音收伏熊羆怪 226](#_Toc74036464)

[第十八回 1觀音院唐僧脫難 高老莊行者降魔 238](#_Toc74036465)

[第十九回 雲棧洞悟空收八戒 浮屠山玄奘受心經 247](#_Toc74036466)

[第二十回 黃風嶺唐僧有難 半山中八戒爭先 260](#_Toc74036467)

[第二十一回 護法設莊留大聖 須彌靈吉定風魔 271](#_Toc74036468)

[第二十二回 八戒大戰流沙河 木叉奉法收悟淨 281](#_Toc74036469)

[第二十三回 三藏不忘本 四聖試禪心 292](#_Toc74036470)

[第二十四回 萬壽山大仙留故友 五莊觀行者竊人蔘 303](#_Toc74036471)

[第二十五回 鎮元仙趕捉取經僧 孫行者大鬧五莊觀 314](#_Toc74036472)

[第二十六回 孫悟空三島求方 觀世音甘泉活樹 323](#_Toc74036473)

[第二十七回 屍魔三戲唐三藏 聖僧恨逐美猴王 334](#_Toc74036474)

[第二十八回 花果山羣妖聚義 黑松林三藏逢魔 343](#_Toc74036475)

[第二十九回 脫難江流來國土 承恩八戒轉山林 352](#_Toc74036476)

[第三十回 邪魔侵正法 意馬憶心猿 360](#_Toc74036477)

[第三十一回 豬八戒義激猴王 孫行者智降妖怪 370](#_Toc74036478)

[第三十二回 平頂山功曹傳信 蓮花洞木母逢災 381](#_Toc74036479)

[第三十三回 外道迷真性 元神助本心 391](#_Toc74036480)

[第三十四回 魔王巧算困心猿 大聖騰那騙寶貝 400](#_Toc74036481)

[第三十五回 外道施威欺正性 心猿獲寶伏邪魔 409](#_Toc74036482)

[第三十六回 心猿正處諸緣伏 劈破傍門見月明 418](#_Toc74036483)

[第三十七回 鬼王夜謁唐三藏 悟空神化引嬰兒 428](#_Toc74036484)

[第三十八回 嬰兒問母知邪正 金木參玄見假真 439](#_Toc74036485)

[第三十九回 一粒金丹天上得 三年故主世間生 448](#_Toc74036486)

[第四十回 嬰兒戲化禪心亂 猿馬刀圭木母空 458](#_Toc74036487)

[第四十一回 心猿遭火敗 木母被魔擒 467](#_Toc74036488)

[第四十二回 大聖殷勤拜南海 觀音慈善縛紅孩 478](#_Toc74036489)

[第四十三回 黑河妖孽擒僧去 西洋龍子捉鼉回 488](#_Toc74036490)

[第四十四回 法身元運逢車力 心正妖邪度脊關1 498](#_Toc74036491)

[第四十五回 三清觀大聖留名 車遲國猴王顯法 509](#_Toc74036492)

[第四十六回 外道弄強欺正法 心猿顯聖滅諸邪 518](#_Toc74036493)

[第四十七回 聖僧夜阻通天水 金木垂慈救小童 529](#_Toc74036494)

[第四十八回 魔弄寒風飄大雪 僧思拜佛履層冰 540](#_Toc74036495)

[第四十九回 三藏有災沉水宅 觀音救難現魚籃 549](#_Toc74036496)

[第五十回 情亂性從因愛慾 神昏心動遇魔頭 559](#_Toc74036497)

[第五十一回 心猿空用千般計 水火無功難煉魔 568](#_Toc74036498)

[第五十二回 悟空大鬧金洞 如來暗示主人公 577](#_Toc74036499)

[第五十三回 禪主吞餐懷鬼孕 黃婆運水解邪胎 587](#_Toc74036500)

[第五十四回 法性西來逢女國 心猿定計脫煙花 598](#_Toc74036501)

[第五十五回 色邪淫戲唐三藏 性正修持不壞身 608](#_Toc74036502)

[第五十六回 神狂誅草寇 道昧放心猿 619](#_Toc74036503)

[第五十七回 真行者落伽山訴苦 假猴王水簾洞謄文 629](#_Toc74036504)

[第五十八回 二心攪亂大乾坤 一體難修真寂滅 638](#_Toc74036505)

[第五十九回 唐三藏路阻火焰山 孫行者一調芭蕉扇 647](#_Toc74036506)

[第六十回 牛魔王罷戰赴華筵 孫行者二調芭蕉扇 658](#_Toc74036507)

[第六十一回 豬八戒助力敗魔王 孫行者三調芭蕉扇 668](#_Toc74036508)

[第六十二回 滌垢洗心惟掃塔 縛魔歸正乃修身 680](#_Toc74036509)

[第六十三回 二僧蕩怪鬧龍宮 羣聖除邪獲寶貝 690](#_Toc74036510)

[第六十四回 荊棘嶺悟能努力 木仙庵三藏談詩 699](#_Toc74036511)

[第六十五回 妖邪假設小雷音 四衆皆遭大厄難 712](#_Toc74036512)

[第六十六回 諸神遭毒手 彌勒縛妖魔 720](#_Toc74036513)

[第六十七回 拯救駝羅禪性穩 脫離穢污道心清 729](#_Toc74036514)

[第六十八回 朱紫國唐僧論前世 孫行者施爲三折肱1 738](#_Toc74036515)

[第六十九回 心主夜間修藥物 君王筵上論妖邪 749](#_Toc74036516)

[第七十回 妖魔寶放煙沙火 悟空計盜紫金鈴 759](#_Toc74036517)

[第七十一回 行者假名降怪犼 觀音現象伏妖王 770](#_Toc74036518)

[第七十二回 盤絲洞七情迷本 濯垢泉八戒忘形 782](#_Toc74036519)

[第七十三回 情因舊恨生災毒 心主遭魔幸破光 792](#_Toc74036520)

[第七十四回 長庚傳報魔頭狠 行者施爲變化能 802](#_Toc74036521)

[第七十五回 心猿鑽透陰陽竅 魔王還歸大道真 812](#_Toc74036522)

[第七十六回 心神居舍魔歸性 木母同降怪體真 822](#_Toc74036523)

[第七十七回 羣魔欺本性 一體拜真如 831](#_Toc74036524)

[第七十八回 比丘憐子遣陰神 金殿識魔談道德 841](#_Toc74036525)

[第七十九回 尋洞擒妖逢老壽 當朝正主救嬰兒 850](#_Toc74036526)

[第八十回 奼女育陽求配偶1 心猿護主識妖邪 857](#_Toc74036527)

[第八十一回 鎮海寺心猿知怪 黑松林三衆尋師 866](#_Toc74036528)

[第八十二回 奼女求陽 元神護道1 875](#_Toc74036529)

[第八十三回 心猿識得丹頭1 奼女還歸本性 884](#_Toc74036530)

[第八十四回 難滅伽持圓大覺 法王成正體天然 893](#_Toc74036531)

[第八十五回 心猿妒木母 魔主計吞禪 903](#_Toc74036532)

[第八十六回 木母助威徵怪物 金公施法滅妖邪 912](#_Toc74036533)

[第八十七回 鳳仙郡冒天止雨 孫大聖勸善施霖 922](#_Toc74036534)

[第八十八回 禪到玉華施法會 心猿木母授門人 931](#_Toc74036535)

[第八十九回 黃獅精虛設釘鈀宴 金木土計鬧豹頭山 940](#_Toc74036536)

[第九十回 師獅授受同歸一 盜道纏禪靜九靈 948](#_Toc74036537)

[第九十一回 金平府元夜觀燈 玄英洞唐僧供狀 957](#_Toc74036538)

[第九十二回 三僧大戰青龍山 四星挾捉犀牛怪 966](#_Toc74036539)

[第九十三回 給孤園問古談因 天竺國朝王遇偶 975](#_Toc74036540)

[第九十四回 四僧宴樂御花園 一怪空懷情慾喜 986](#_Toc74036541)

[第九十五回 假合形骸擒玉兔 真陰歸正會靈元 995](#_Toc74036542)

[第九十六回 寇員外喜待高僧 唐長老不貪富惠 1005](#_Toc74036543)

[第九十七回 金酬外護遭魔毒 聖顯幽魂救本原 1013](#_Toc74036544)

[第九十八回 猿熟馬馴方脫殼 功成行滿見真如 1023](#_Toc74036545)

[第九十九回 九九數完魔剗盡1 三三行滿道歸根 1037](#_Toc74036546)

[第一百回 徑回東土 五聖成真 1045](#_Toc74036547)

# 刊《西遊記》序

◎秣陵 陳元之撰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譚言微中，亦可以解紛。」莊子曰：「道在屎溺。」善乎立言！是故「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若必以莊雅之言求之，則幾乎遺《西遊》一書，不知其何人所爲「則幾乎遺《西遊》一書」二句：此二句似當作「則幾乎遺《西遊》一書，《西遊》不知其何人所爲」，即「一書」可能脫「西遊」二字。。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國，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餘覽其意近跅弛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爲也。舊有敘，餘讀一過，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豈嫌其丘裏之言與。其敘以爲孫，猻也，以爲心之神。馬，馬也，以爲意之馳。八戒，其所戒八也，以爲肝氣之木。沙，流沙，以爲腎氣之水。三藏，藏神、藏聲、藏氣之三藏，以爲郛郭之主。魔，魔以爲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顛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心以攝。是故攝心以攝魔，攝魔以還理，還理以歸之太初，即心無可攝。此其以爲道之成耳，此其書直寓言者哉！彼以爲大丹之數也，東生西成，故西以爲紀。彼以爲濁世不可以莊語也，故委蛇以浮世。委蛇不可以爲教也，故微言以中道理。道之言不可以入俗也，故浪謔笑虐以恣肆。笑謔不可以見世也，故流連比類以明意。於是其言始參差而諔詭可觀，謬悠荒唐，無端崖涯涘，而譚言微中，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夫不可沒已。

唐光祿既購是書，奇之，益俾好事者爲之訂校，秩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數十萬言有餘，而充敘於餘。餘維太史漆園之意，道之所存，不欲盡廢，況中慮者哉？故聊爲綴其軼敘敘之。不欲其志之盡湮，而使後之人有覽，得其意忘其言也。或曰：「此東野之語，非君子所志。以爲史則非信，以爲子則非倫，以言道則近誣。吾爲吾子之辱。」餘曰：「否，否，不然。子以爲子之史皆信邪？子之子皆倫邪？子之子史皆中道邪？一有非信非倫，則子史之誣均。誣均則去此書非遠。餘何從而定之？故以大道觀，皆非所宜有矣。以天地之大觀，何所不有哉？故以彼見非者，非也；以我見非者，非也。人非人之非者，非非人之非；人之非者，又與非者也。是故必兼存之後可。於是兼存焉。而或者乃亦以爲信。」屬梓成，遂書冠之。時壬辰夏端四日也。

# 新說西遊記總批

◎（清）張書紳

《西遊》一書，古人命爲證道書，原是證聖賢儒者之道。

至謂證仙佛之道，則誤矣。何也？如來對三藏雲：「閻閩浮之人，不忠不孝，不仁不義，多淫多佞，多欺多詐，此皆拘蔽中事。」彼仙佛門中，何嘗有此字樣？故前就盂蘭會，以及化金蟬，已將作書的題目大旨，一一點明，且不特此也，就如傳中黑風山、黃風嶺、烏雞國，火焰山、通天河、朱紫國、鳳仙郡，是說道家那一段修仙？是說僧家那一種成佛？又何以見得仙佛同源？金丹大旨，求其註解，恐其不能確然明白指出。真乃強爲渺幻，故作支離，不知《西遊記》者也。長春原念人心不古，身處方外，不能有補，故藉此傳奇，實寓《春秋》之大義，誅其隱微，引以大道，欲使學業煥然一新。無如學者之不惜也，悲夫！

《西遊》又名《釋厄傳》者何也？誠見夫世人，逐日奔波，徒事無益，竭盡心力，虛度浮生，甚至傷風敗俗，滅理犯法，以致身陷罪孽，豈非大厄耶？作者悲憫於此，委曲開明，多方點化，必欲其盡歸於正道，不使之復蹈於前愆，非「釋厄」而何？

《西遊》一書，以言仙佛者，不一而足。初不思佛之一途，清靜無爲，必至空門寂滅而後成。即仙之一道，雖與不同，然亦不過採煉全真，希徒不死。斯二者，皆遠避人世，惟知獨善一身，以視斯世斯民之得失，漠不相關。至於仁義禮智之學，三綱五倫之遭，更不相涉。此仙佛主事也，今《西遊其文無爲，是以讀之亦覺無味。《西遊》是把理學演成魔傳，又由魔傳演成文章，一層深似一層，一層奇擬一層，其實《西遊》又是《西遊》，理學又是理學，文章又是文章，三層並行，毫不相背，奇莫奇於此矣。愛理學理，究其淵微；愛熱鬧者，觀其故事；好文墨者，玩其筆意。是豈別種奇書，所可得同日而語也？

《西遊》凡言菩薩如來處，多指心言。故求菩薩正是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己，正是《西遊》的妙處。聖嘆不知其中之文義，反笑爲《西遊》的短處，多見其不知量也。

《西遊》凡如許的妙論，始終不外一個心字，是一部《西遊》，即是一部《心經》。

通人讀書，只往通處解，所以愈讀愈明；不通人讀書，只往不通處解，所以愈讀愈不明。即如鄭莊公名寤生，此原不過作者下此一字，便好起惡字，以與後愛段叔一句，作一文章關照。在讀者，不過看通其文意即了，何必定深究其所生？況此不過一乳名，初無甚緊要關係，在爲父母宥，原無所不命，而當日未必亦於此，即有心，在後世就生出許多的議論見解。嗚呼！鄭國遠矣，固不得趨而視之，莊公沒矣，又不能起面問之，若必如是解，則晉文公名重耳，豈真兩重耳朵耶？曹操名阿瞞，豈又瞞其父之所生耶？誠如是，則世更有以雞犬牛羊命名者，不知又當作何解？在古人未必有此事，在後世則強要作此解，不過徒以文字之相害耳，烏足以讀古人之書，烏足以解盲人之書也？

《西遊》一書，不唯理學淵源，正見其文法井井。看他章有章法，字有字法，句有句法，且更部有部法，處處埋伏，回回照應，不獨深於理，實更精於文也。後之批者，非惟不解其理，亦並沒注其文，則有負此書也多矣。

天人性命之學，東山泅水之書，已無不道。詩詞傳賦之文，周秦唐漢之時，已無不作。降而稗官、野史之傳奇，多系小說。雖極其精工靈巧，亦覺其千手雷同，萬章一法，未爲千古擅場之極作也。孔子云：「述而不作。」蓋上焉者，不敢作，下焉者，又不肯作。迴翔審視，幾無可下筆之處矣。長春計及於此，所以合三者而兼用之，本孔、孟之探心，周、漢之筆墨，演出傳奇錦繡之文章，其中各極其妙，真文境之開山，筆墨之創見。寫一天宮，寫一地府，寫一海藏，寫一西天，皆前代之所閣筆，後世之所絕無，信非學貫天人，文絕地記者，烏足以道其隻字也？自古學已遠，文尚富麗，或以誇多，或以爭幻，此不過一大書店，藏經櫃耳。五尺之村童，錄之有餘，何足以言文，又何足以爲奇也？

人生學業不成，皆因物慾多故。外邊的魔障，即是內裏的私慾，故云：「心生，種種魔生也。」若一直寫去，未免腐而無味。看他形容欽食之人，則寫出一蠍子精；言非禮之視，則畫出一多目怪。寫得奇異，狀得更奇異。

《西遊》自貞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起，一路編年紀月，歷敘寒暑，魔怪本於陰陽，克復順乎四時。此乃以山嶽作硯，雲霞作箋，長虹爲筆，氣化爲文。讀之如入四時寒暑之中，俯仰其間，而奠識風雲之奧妙也。

天地以太極生兩儀四象，樹木以根本發枝葉花果，人以一心生出仁義禮智，一身行出忠孝廉節。是人生在世，如同天地，如同樹木。則學問文章，原本天地之自然。不是長春作出天地自然之文章，正是天地自然有此文章，不過假長春之筆墨以爲之耳。夫天地至大，卻不遍寫。起首落筆第一句，先寫一東勝神州，寫一花果山。真是妙想天開，奇絕千古。夫東勝緊對西天，神州緊對佛天。心之精靈無所不通，故曰神洲；身之德行無所不備，故曰佛天。一東—西，一神一佛，以海比地，以西作天，由花結果，從地昇天。自心生海島，樹長神洲，以見根深者葉茂，本固者枝榮。莫不本陰陽之氣化，至理之本然。是以有天地，即有風雲氣化，有樹木，即有枝葉花果；有人，即有仁義禮智之心，忠孝廉節之事。是風雲氣化，乃天地自然之文章；枝葉花果，乃樹木自然之文章，仁義禮智，忠孝廉節，乃人生自然之文章，此方是夫子之文章。人若不讀《西遊》之文章，不知《西遊》之文章，而欲以筆墨堆砌，強爲文章，又烏睹所謂文章者也？

《西遊》列傳，大半伏於盂蘭會，此即百樣奇花，千般異果，故云明示根本，指解源流。西粱國，即是口舌兇場；火焰山，謂非是非惡海。貪酒好色，迷失本來之業；爭名奪利，何有西天之路？荊棘叢林，不識法門之要，鳳仙郡裏，怠慢瑜迦之宗。心獨故失，正應不服使喚之文；雙鳥失羣，卻是回照多殺之旨。有師有徒，玉華州原非盂蘭會，明德止至善，天竺國已伏化金蟬。白虎嶺至精至細，金（山兜）洞極隱極微。前伏後應，各傳說來俱有源由。條目綱領，首尾看去無不關會。全部數十萬言，無非一西，無非一遊。始終一百回，即此題目，此即部法。

心本虛靈不昧，故曰靈臺。返本還元，以復其本來之初，故曰如來，言如其本來之舊也。足以說靈山只在心頭，可知如來亦並不在心外。凡如許的妙意，皆有生之所未見。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何以卻寫出許多的妖怪？蓋人爲氣稟所拘，人慾所蔽，則有時而昏，是爲不明其德者一翻。於是忠之德不明，則爲臣之道有虧；孝之德不明，則子之道有未盡。以至酒色財氣，七情六慾，爭名奪利，不仁不義，便作出許多的奇形，變出無效的怪狀。所以寫出各種的妖魔，正是形容各樣的毛病。此德不明至善終不可止，而如來又何以見也？

三藏真經，蓋即明德新民止至善之三綱領也。而云西天者，言西方屬金，言其大而且明，以此爲取，其德日進於高明。故名其書曰《西遊》，實即《大學》之別名，明德之宗旨。

不唯其書精妙，即此二字，亦見其學問之無窮也。

時藝之文，有一章爲一篇者，有一節爲一篇者，有數章爲一篇者，亦有一字一句爲一篇者。面《西遊》亦由是也。以全部而言，《西遊》爲題目，全部實是一篇。以列傳言，仁義禮智，酒色財氣，忠孝名利，無不各成其一篇。理精義微，起承轉合，無不各極其天然之妙。是一部《西遊》，可當作時文讀，更可當作古文讀。人能深通《西遊》，不惟立德有本，亦必用筆如神。《西遊》、《西遊》，其有裨於人世也，豈淺鮮哉？

大學之效，有三綱領，五指趣，八條目。天地之數，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經藏之數，有一萬五千一百軍四十八卷。

其中之三百里，六百里、八百里，十萬八千里，悉照《大學》之數。故開卷以天地之數起，結尾以經藏之數終。

大學之道，至遠至久，故要經歷十四年，十八萬千里，以見其道之至大至高，原非近功淺學者之所能造。是以一路西來，無筆不是《大學》，無處不是學道。講大學之道，尤爲精極。

古人作書，凡有一篇妙文，其中必寓一段至理，故世未有無題之文也。後人不審其文，不究其理，概以好文字三字混過，不知是祭文、是壽文、是時文，是古文。不知是《出師表》寫出老臣之丹心，還是《陳情衷》作出孝子之天性。古人作書，原如風雲展轉，文理相因；後人批書，竟是秦楚各天，毫不相涉。是古人之作書，原自爲古人之書，初不計後人之有批，殊不知後人之批書，只自爲後人之批，並不問古人之所作也。

《西遊》原本，每爲後人參改筆削，以自作其聰明，殊不知一字之失實，其理難明，文義不可讀矣。安得古本錄之，以爲人心之一快？

或問《西遊記》果爲何書？曰實足一部奇文，一部妙文。

其中無題不作，無法不備，乃即長春之一部窗稿，並無別故。

但人海以爲方外之元微，而多歧其說，及細究其文藝題目。

則亦無可疑議矣。

按邱長春，名楚（處）機，道家北宗有七祖，長春乃其中之一。勝蹟皆在東海勞山。時應元祖之聘，與弟子一十八人，居於燕京西南之長春宮，故此又稱長春真人，蓋即今之白雲觀也。

元人每作傳奇，多摘取中節二十七題，以發明朱注氣稟人慾之要，文章局面，似迥不同。不知其中之題目，則無絲毫有異。

「西遊」二字，實本《孟子》引《詩》「率西」二字。

物慾不除，氣稟不化，其德不明。其德不明，其民亦不新，至善不可止矣。看他先從氣稟人慾，轉到明德，又由明德，轉到新民，然後結到止至善。一層一層寫來，方見學問之有功夫，更見文章之有次第。

或問一部《西遊記》，爲何其中寫了多少的妖魔怪物？夫妖魔怪物，蓋即朱注所謂氣稟人慾之私也。朱注講的渾含，《西遊》實分的詳細。什麼是個氣稟？什麼是個人慾？人如何便爲氣稟所拘，人慾所蔽，而具德便至不明？又必如何方不爲氣稟所拘，人慾所蔽，迨至不拘不蔽之際，此妖魔之所以盡去，而其德亦不昏矣。是朱注發明聖經，《西遊》實又註解朱注。

氣稟人慾，共擬二十五條，所以亦引二十五個題目，以明具義。凡人有一於此，皆足爲大德之累，而其德已不明，又何以得見本來之所固有，而以止於至善也。

一部《西遊記》，若說是文章，人必不信。再說是經書《大學》文章，人更不信。唯其不信，方見此書之奇。

一部《西遊記》，三大段，一百回，五十二篇，卻首以大學之道一句貫頭。蓋路經十萬八千里，時歷十四年，莫非大學之道，故開卷即將此句提出，實已包括全部，而下文一百回，三大段，五十二篇，俱從此句生出也。

三藏真經，蓋即明新止至菩，故曰唐三藏。明德即是天理，故曰太白李長庚。《大學》原是大人之學，故云齊天大聖。看他處處抱定，回回提出，實亦文章顧母之法。

三藏真經，何以皆是五千零四十八卷，蓋按《大學》之字數而言也。細查《大學》經傳朱注字數；聖經二百零五字，十章一千五百四十八字，小注只雲一千五百四十六字，不知何故？朱注三幹一百三十三宇，序文五十六字，章傳一百零五字，共合五千零四十七宇，尚少一字，其數不符。或計算朱之差，抑亦古今之異，然亦不可得而知矣。

人心只得一個，道心只有一條，心顧可多耶？然雲《密多心經》者何哉？蓋密音，靜也，團也，寂默也，聖人以此洗心滌慮，遇藏於密也。多心，即氣稟人慾之私也。必須將此種心，條條滌詵，件件寂默，其德方明，而至善乃可止。此所以爲《密多心經》，實克己之全功也。

一部《心經》，原講君子存理遏遇之要，何以雲色不異空？蓋色乃像也，即指名利富貴之可見者而言。此原身外之物，毫無益於身心性命，雖有若無，故曰不異空。又何以雲空不異色？蓋空即指修己爲學之事也。人看是個空的，殊不知道明德立之後，祿位名壽無不在其中，與有者無少間，故曰不異色。由是觀之，人以爲色者，不知卻是空，所謂「金也空，銀也空，死後何曾在手中」者是也。人以爲空者，不知卻是色，所謂「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者是也。再觀齊景公，有馬千駟，伯夷叔齊，民到於今稱之；孰有孰空，人亦可以概悟矣。玉皇張主，蓋言心也；天蓬元帥，實蔽塞此心者也，捲簾大將，開明此心，九齒釘鈀頓開心上之茅塞者也。克己復禮，原是心上的一部功夫。所以降妖捉怪，純以行者之爲首先要務也。

《西遊》每寫一題，源脈必伏於前二章。此乃隔年下種之法，非冒冒而來電。譬如欲寫一豬八戒，先寫一黑熊精；欲與一鐵扇仙，先寫一琵琶洞；欲寫一寶像國，先寫一試撣心。不惟文章與文章接，書理與書理接，而且題目與題目接，妖怪與妖怪接矣。

看他如許一部大書，裏面卻沉沉靜靜，並無一字飛揚，齊齊整整，亦無一回長短。養成學問，練就手筆，讀之最足以收心養性。

古人典籍多矣，何獨《西遊》稱奇？且緇在蕭寺，深爲聖門之所不敢，儒流之所迸棄，何況和尚取經，更覺無味，尤屬扯淡平常之甚者也。有何好處，能令海內稱奇？予初讀之，而不見其奇。繼而求之，似有所得。然亦不過謂與世俗之傳奇無異。再進而求之，方知有題有目，似一部鄉會制藝文字。更加竭力細求，始知足一部聖經《大學》文字。迨知是聖經《大學》文字，其妙不可以言，其苦亦不堪再問矣。

《西遊》一書，原是千古疑案，海內一大悶葫蘆。但其爲文，有據理直書者，有隱寓者，亦有借音借字者，更有止可以章舍而不可以言傳者。

《西遊》一書，原本真西山《大學衍義》而來。但西山止講格致誠正修齊，末及平治兩條，《西遊》因之而亦如是。後至明祭酒邱瓊山，始續而補之，詳見《大學衍義》。盞西山講的原是一部至精之理學，長春作的卻是一部絕妙之文章，其名雖有不同，而其義則一也。

如來住在雷音，大士又住在潮音，其寓意絕妙，總言學者格物致知，返本還元，陳誦讀之外，再無別法。後人不悟不求自己之雷音，反求西域之雷音，舍卻自己之潮音，轉尋南海之潮音，其計亦左矣。

嘗言著書難，殊不知解書亦不易。何則？蓋少則不明，多則反酶，而言多語失，以致吹毛求疵，不知淹沒多少好書，批壞無限奇文，良可惜也！

奇書最難讀者，是查無書可查，問無人可問，有如一百件無頭大案，全要在心上細加研究，非得三二年探功，恐不能讀出其中之妙也。

如來何以單要坐蓮臺？蓋蓮取其出污泥而不染，以喻學者返本還元，儘性復初，非去其氣稟人慾，舊染之污，而不得知其本來也。

夫何以爲觀音大士？蓋士爲學者之通稱，故曰士。觀音乃所以學大人之學者，故稱觀音大士，此指無位者而言，故又稱白衣大土。看他把方外的許多名目，全然附會成一部理學文章，此更覺奇。但不知當原果有此等名號，抑亦後人因作奇書，憑空捏設編造也。

《封神》寫的是道士，固奇；《西遊》引的是釋伽，更奇。細思一部《大學》，其傳十章，一字一句，莫非釋之之文，卻令人讀之，再不作此想，方見奇書假借埋藏之妙。

曹溪在廣東韶州府東南，內有南華寺，六祖嘗演法於此，乃仙境也。

此書不妙在談天說地，怪異驚人，正妙在循規蹈矩，不背朱注，將一部《大學》，全然借一釋字脫化出來，再令人意想不到，真正奇絕。

一部《西遊記》，以東字起，西字終，始於萬花店，結於婆羅蜜，所以爲花果山，而遂名爲《西遊記》也。

三晉張南薰注《新說西遊記》

晉省書業公記藏板

# 西遊原旨讀法

◆《西遊》之書，仍歷聖口口相傳、心心相印之大道。古人不敢言者，丘祖言之；古人不敢道者，丘祖道之。大露天機，所關最重。是書在處，有天神守護。讀者須當淨手焚香，誠敬開讀。如覺悶倦，即合卷高供，不得褻慢。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立言，與禪機頗同。其用意處，盡在言外。或藏於俗語常言中，或託于山川人物中。或在一笑一戲裏，分其邪正；或在一言一字上，別其真假。或借假以發真，或從正以批邪。於變萬化，神出鬼沒，最難測度。學者須要極深研幾，莫在文字上隔靴搔癢。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神仙之書也，與才子之書不同。才子之書論世道，似真而實假；神仙之書談天道，似假而實真。才子之書尚其文，詞華而理淺；神仙之書尚其意，言淡而理深。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貫通三教一家之理，在釋則爲《金鋼》、《法華》，在儒則爲《河》、《洛》、《周易》，在道則爲《參同》、《悟真》。故以西天取經，發《金剛》、《法華》之祕；．以九九歸真，闡《參同》、《悟真》之幽；以唐僧師徒，演《河》、《洛》、《周易》之義。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一案有一案之意，一回有一回之意，一句有一句之意，一字有一字之意。真人言不空發，字不虛下。讀者須要行行着意，句句留心，一字不可輕放過去。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世法道法說盡，天時人事說盡。至於學道之法，修行應世之法，無不說盡。乃古今丹經中第一部奇書。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有轉生殺之法，竊造化之道，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非一切執心着意，頑空寂滅之事。學者須要不着心猿意馬、幻身肉囊，當從無形無象處，辨出個真實妙理來，纔不是枉費工夫。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大道，乃先天虛無之學，非一切後天色相之邪術。先將御女閨丹。爐火燒煉批開，然後窮究正理，方有着落。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每宗公案，或一二回，或三四回，或五六回，多寡不等。其立言主意，皆在分案冠首已明明題說出了。若大意過去，未免無頭無腦，不特妙義難參，即文辭亦難讀看。閱者須要辨清來脈，再看下文，方有着落。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每回妙義，全在提綱二句上。提綱要緊字眼，不過一二字。如首回，「靈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靈根」即上句字眼，「心性」即下句字眼。可見靈根是靈根，心性是心性，特用心注修靈根，非修心性即修靈根。何等清亮！何等分明！如次回，「悟徹菩提真妙理，斷魔歸本合元神。」「悟徹」即上句字眼，「斷魔」即下句字眼。先悟後行，悟以通行，行以驗悟，知行相需，可以歸本合元神矣。篇中千言萬語，變化離合，總不外此提綱之義。回回如此，須要着眼。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取真經，即取《西遊》之真經。非《西遊》之外，別有真經可取。是不過借如來傳經，以傳《西遊》耳。能明《西遊》，則如來三藏真經，即在是矣。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每宗公案，收束處皆有二句總結，乃全案之骨子。其中無數妙義，皆在此二句上着落，不可輕易放過。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乃三五合一，貞下起元之理。故唐僧貞觀十三年登程，路收三徒，十四年回東，此處最要着眼。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通關牒文，乃行道者之執照憑信，爲全部之大關目。所以有各國寶印，上西而領，回東而交，始終鄭重，須臾不離，大要慎思明辨，方能得真。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大有破綻處，正是大有口訣處。惟有破綻，然後可以起後人之疑心，不疑不能用心思。此是真人用意深處，下筆妙處。如悟空齊天大聖，曾經八卦爐鍛鍊，已成金剛不壞之軀，何以又被五行山壓住？玄奘生於貞觀十三年，經十八年報仇，已是貞觀三十一年，何以取經時又是貞觀十三年？蓮花洞，悟空已將巴山虎、倚海龍打死，老妖已經識破，何以盜葫蘆時，又變倚海龍？此等處大要着意。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通關牒文，有各國寶印，乃《西遊》之妙旨，爲修行人安身立命之處，即他家不死之方。此等處，須要追究出個真正原由來。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每過一難，則必先編年記月，而後敘事，隱寓攢年至月，攢月至日，攢日至時之意。其與取經回東，交還貞觀十三年牒文，同一機關，所謂貞下起元，一時辰內管丹成也。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有着緊合尖處，莫如芭蕉洞、通天河、朱紫國三案。芭蕉洞，言火候次序，至矣盡矣；通天河，辨藥物斤兩，至矣盡矣；朱紫國，寫招攝作用，至矣盡矣。學者若於此處參入，則金丹大道可得其大半矣。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有合說者，有分說者。首七回，合說也。自有爲而入無爲，由修命而至修性。丹法次序，火候工程，無不俱備。其下九十三回，或言正，或言邪，或言性，或言命，或言性而兼命，或言命而兼性，或言火候之真，或撥火候之差，不過就一事而分晰之，總不出首七回之妙義。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即孔子窮理盡性至命之學。猴王西牛賀洲學道，窮理也；悟徹菩提妙理，窮理也；斷魔歸本，儘性也；取金箍棒，全身披掛，銷生死簿，作齊天大聖，入八卦爐鍛鍊，至命也。觀音度三徒，訪取經人，窮理也；唐僧過雙叉嶺，至兩界山，儘性也；收三徒，過流沙河，至命也。以至羣歷異邦，千山萬水，至凌雲渡，無底船，無非窮理盡性至命之學。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有批邪歸正，有證正批邪之筆。如女人國配夫妻，天竺國招駙馬，證正中批邪也；獅駝國降三妖，小西天收黃眉，隱霧山除豹子，批邪歸正也。真人一意雙關，費盡多少老婆心。蓋欲人人成仙，個個作佛耳。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有寫正道處，有批旁門處。諸山洞妖精，批旁門也；諸國土君王，寫正道也。此全部本義。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所稱妖精，有正道中妖精，有邪道中妖精，如小西天、獅駝洞等妖，旁門邪道妖也；如牛魔王、羅剎女、靈感大王、賽太歲、玉兔兒，乃正道中未化之妖，與別的妖不同。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演卦象，有重複者，特因一事而發之，雖卦同而意別，各有所指，故不防重複出之。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有欲示真而批假之法。如欲寫兩界山行者之真虎，而先以雙叉嶺之見虎引之；欲寫東海龍王之真龍，而先以雙叉嶺蛇蟲引之；欲寫蛇盤山之龍馬，而先以唐王之凡馬引之；欲寫行者、八戒之真陰真陽，而先以觀音院之假陰假陽引之；欲寫沙僧之真土，而先以黃風妖之假土引之。通部多用此意。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有最難解而極易解者。如三徒已到長生不老之地，何以悟空又被五行山壓住，悟能又有錯投胎，悟淨又貶流沙河，必須皈依佛教，方得正果乎？蓋三徒皈依佛教，是就三徒了命不了性者言；五行山、雲棧洞、流沙河，是就唐僧了性未了命者言。一筆雙寫，示修性者不可不修命，修命者不可不修性之義。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有不同而大同者。如《西遊記》本爲唐僧西天取經而名之，何以將悟空公案，著之於前乎？殊不知悟空生身於東勝神洲，如唐僧生身於東土大唐；悟空學道於西牛賀洲，如唐僧取經於西天雷音；悟空明大道而回山，如唐僧得真經而回國；悟空出爐後而入於佛掌，如唐僧傳經後而歸於西天。事不同而理同，總一《西遊》也。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每到極難處，行者即求救於觀音，爲《西遊》之大關目，即爲修行人之最要着，蓋以性命之學，全在神明覺察之功也。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前七回，由命以及性，自有爲而入無爲也；後九十三回，由性以及命，自無爲而歸有爲也。通部大義。不過如是。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三藏喻太極之體，三徒喻五行之氣。三藏收三徒，太極而統五行也；三徒歸三藏，五行而成太極也。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言唐僧師徒處，名諱有二，不可一概而論。如玄奘、悟空、悟能、悟淨，言道之體也；三藏、行者、八戒、和尚，言道之用也。體不離用，用不離體，所以一人有二名。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寫唐僧師徒，有正用，有借用。如稱陳玄奘、唐三藏、孫悟空、孫行者、豬悟能、豬八戒、沙悟淨、沙和尚，正用也；稱唐僧、行者、呆子、和尚，借用也。正用專言性命之實理，借用兼形世間之學人，不得一例混看。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以三徒，喻外五行之大藥，屬於先天，非後天有形有象之五行可比。須要辨明源頭，不得在肉皮囊上找尋。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寫三徒，皆具醜相。醜相者，異相也，異相即妙相。正說着醜，行着妙。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所以三徒到處，人多不識，見之驚疑。此等處，須要細心辨別。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寫三徒本事不一；沙僧不變，八戒三十六變，行者七十二變。雖說七十二變，其實千變萬化，不可以數計，何則？行者爲水中金，乃他家之真陽，屬命，主剛主動，爲生物之祖氣，統七十二候之要津，無物不包，無物不成，全體大用，一以貫之，所以變化萬有，神妙不測。八戒爲火中木，乃我家之真陰，屬性，主柔主靜，爲幻身之把柄，只能變化後天氣質，不能變化先天真寶，變化不全，所以七十二變之中，僅得三十六變也。至於沙僧者，爲真土，鎮位中宮，調和陰陽，所以不變。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寫三徒神兵，大有分曉。八戒、沙僧神兵，隨身而帶。唯行者金箍棒，變繡花針，藏在耳內，用時方可取出。此何以放？夫針把寶杖，雖是法寶，乃以道全形之事，一經師指，自己現成。若金箍棒，乃歷聖口口相傳，附耳低言之旨，系以術延命之法，自虛無中結就，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縱橫天地莫遮攔，所以藏在耳內。這些子機密妙用，與針鈀、寶杖，天地懸遠。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以三徒喻五行之體，以三兵喻五行之用。五行攢簇，體用俱備。所以能保唐僧取真經，見真佛。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寫悟空，每到極難處，拔毫毛變化得勝。但毛不一，變化亦不一。或拔腦後毛，或拔左臂毛，或拔右臂毛，或拔兩臂毛，或拔尾上毛，大有分別，不可不細加辨別。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寫悟空變人物，有自變者，有以棒變者，有以毫毛變者。自變、棒變者，真變也；毫毛變者，假變也。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稱悟空、稱大聖、稱行者，大有分別，不可一概而論，須要看來脈如何。來脈真，則爲真；來脈假，則爲假。萬勿以真者作假，假者作真。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悟空到處，自稱孫外公，又題五百年前公案。孫外公者，內無也；五百年前者，先天也。可知先天之氣，自虛無中來，乃他家不死之方，非一己所產之物。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孫悟空成道以後，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大鬧天宮，諸天神將，皆不能勝。何以保唐僧西夭取經，每爲妖精所困？讀者須將此等處，先辨分明，方能尋得出頭義。若糊塗看去，終無會心處。蓋行者之名，系唐僧所起之混名也。混名之名，有以悟的必須行的說者，有以一概修行說者。妖精所困之行者，是就修行人說，莫得指鹿爲馬。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唐僧師徒，每過一國，必要先驗過牒文，用過寶印，才肯放行。此是取經第一件要緊大事，須要將這個實義，追究出來。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西遊》經人註解者，不可勝數。其中佳解，百中無一。雖悟一子《真詮》，爲《西遊》註解第一家，未免亦有見不到處。讀者不可專看註解，而略正文。須要在正文上看註解，庶不至有以訛傳訛之差。知此者，方可讀《西遊》。

◆讀《西遊》，首先在正文上用功夫，翻來覆去，極力參悟，不到嚐出滋味，實有會心處，不肯休歇。郊有所會，再看他人註解，擴充自己識見，則他人所解之臧否可辨，而我所悟之是非亦可知。如此用功，久必深造自得。然亦不可自以爲是，尤當求師印證，方能真知灼見，不至有似是而非之差。

以上四十五條，皆讀《西遊》之要法。謹錄卷首，以結知音。願讀者留心焉。

## 西遊原旨歌

二十年前讀西遊，翻來覆去無根由。

自從恩師傳口訣，才知其中有丹頭。

古今多少學仙客，誰把妙義細追求。

願結知音登天漢，泄露天機再闡幽。

先天氣，是靈根，大道不離玄牝門。

悟徹妙理歸原本，執兩用中命長存。

還丹到手溫養足，陽極陰生早防惛。

趁他一姤奪造化，與天爭權鬼神奔。

觀天道，知消長，陰陽變化憑象罔。

收得大藥人鼎爐，七返火足出羅網。

五行渾化見真如，形神俱妙目在享。

性命雙修始成真，打破虛空方暢爽。

這個理，教外傳，藥物火候不一般。

知的父母生身處，返本還元作佛仙。

愚人不識天爵貴，爭名奪利入黃泉。

怎如作福修功得，訪拜明師保天年。

自行人，聽吾勸，腳踏實地休枝蔓。

凡龍凡虎急須除，休將性命作妖飯。

翻去五行喚金公，得其一兮可畢萬。

神明默運察火候，任重道遠了心願。

心腎氣，非陰陽，金木相併出老莊。

除卻假土尋真土，復我原本入中黃。

原本全憑禪心定，培養靈銀壽無疆。

不是旁門亂造作，別有自在不死方。

肉屍骸，要看破，莫爲飢寒廢功課。

道念一差五行分，戒行兩用造化大。

不明正理迷真性，五行相剋受折挫。

騰挪變化消羣陰，笑他瞎漢都空過。

諸緣滅，見月明，須悟神化是法程。

生身母處問邪正，取坎填離死復生。

戒得火性歸自在，除去水性任縱橫。

務少搬運功夫客，誰知三教一家行。

三教理，河圖道，執中精一口難告。

金木同功調陰陽，自有而無要深造。

功成自有脫化日，返本還元不老耄。

謹防愛慾迷心性，入他圈套失節操。

服經粟，採紅鉛，皆執色相想神仙。

誰知大道真寂滅，有體有用是法船。

陰陽調和須順導，水火相濟要倒顛。

掃盡心田魔歸正，五行攢處卻萬緣。

戒荊棘，莫談詩，口頭虛文何益之。

穩性清心脫舊染，除病修真是良醫。

說甚採戰與燒煉，盡是迷本災毒基。

更有師心高傲輩，冒聽冒傳將自欺。

防淫辭，息邪說，壞卻良心壽天折。

莫叫失腳無底洞，全要真陰本性潔。

和光混俗運神功，金公扶持隱霧滅。

道以德濟始全真，屋漏有欺天不悅。

道爲己，德爲人，施法度迷方入神。

不似利徒多惑衆，自有心傳盜道真。

假裝高明剝民脂，傷天害理總沉淪。

陰陽配合金丹訣，依假修真是來因。

未離塵，還有難，莫爲口腹被人絆。

淺露圭角必招兇，顯晦不測男兒漢。

猿熟馬馴見真如，九還七返壽無算。

天人渾化了無生，千靈萬聖都稱讚。

爭道的，仔細參，西遊不是野狐禪。

批破一切旁門路，貞下起元指先天。

了性了命有無理，成仙成佛造化篇。

急訪明師求口訣，得意忘言去蹄筌。

勇猛精進勤修煉，返老還童壽萬年。

# 第一回 靈根育孕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

李本總批：讀《西遊記》者，不知作者宗旨，定作戲論。餘爲一一拈出，庶幾不埋沒了作者之意。即如第一回，有無限妙處。若得其意，勝如罄翻一大藏了也。篇中雲：「《釋厄傳》」，見此書讀之，可釋厄也。若讀了《西遊》，厄仍不釋，卻不辜負了《西遊記》麼？何以言釋厄？只是能解脫便是。又曰：「高登王位，將『石』字兒隱了。」蓋猴言心之動也，石言心之剛也。心不剛，斬世緣不斷，不可以入道。入道之初，用得剛字着，故顯個「石」字。心終剛，入道味不深，不可以得道。得道之後，用「剛」字不着，故隱了「石」字。大有微意，何可埋沒。又：「不入飛鳥之叢，不從走獸之類。」見得人不爲聖賢，即爲禽獸。今既登王入聖，便不爲禽獸了，所以不入飛鳥之叢，不從走獸之類也。人何可不爲聖賢，而甘爲禽獸乎？又曰：「子者，兒男也；系者，嬰細也。正合嬰兒之本論。」即是《莊子》「爲嬰兒」，《孟子》「不失赤子之心」之意。若如「佛與仙與神聖三者，躲過輪迴。」又曰：「世人都是爲名爲利之徒，更無一個爲身命者。」已是明白說了也，餘不必多爲註腳，讀者須自知之。

憺漪子曰：《西遊記》一書，仙佛同源之書也。何以知之？曰即則其書知之。彼一百回中，自取經以至正果，首尾皆佛家之事，而其間心猿意馬，木母金公，嬰兒奼女，夾脊雙關等類，又無一非玄門妙諦，豈非仙佛合一者乎？大抵老釋原無二遭，世尊曾於過去五百世，作忍辱仙人。而紫陽真人亦言，如能忘機息慮，即與二乘坐禪相同。是言仙不能離佛，言佛不能離仙也。今觀書中開卷即言心猿求仙學道，而所拜之仙，乃名須菩提祖師。按，須菩提爲如來大弟子，神仙中初無此名號，即此可見仙即是佛，業已顯然明白。而仙佛之道，又總不離乎一心，此心果能了悟，則萬法歸一，亦萬法皆空，故未有悟能、悟淨，而先有悟空，所謂成佛作祖，皆在乎此。此全部《西遊》之大旨也。世人未能參透此旨，請勿浪讀《西遊》。

又曰：自有天地，便有陰陽五行，此陰陽五行，不但諸人離他不得，即仙佛亦離他不得。然陰陽本無形象，總寄於五行之中。五行有內有外：在外者，凡天地間一切耳聞目見之屬皆是；在內者，不可見，不可聞，各藏於人之身中，在各人自修自煉，道家所謂攢簇五行．又云顛倒五行。金丹大旨，其妙處止可心悟，而不可言傳。然人心妄念紛紛，何從收攝，所以篇中特揭出雲，五行山下定心猿。以見心不可定，仍須以五行定之。蓋心猶火也，不麗於木，則麗於空，火無一刻而不燃，而猿又世間跳躍好動之物，故以爲人心之比。按，此書中師徒四衆，並馬而五，已明明列爲五項矣。若以五項配五行，則心猿主心，行者自應屬火無疑。而傳中屢以木母、金公，分指能、淨，則八戒應屑木，沙僧應屬金矣。獨三藏、龍馬，未有專屬，面五行中偏少水、土二位，寧免缺陷？愚謂土爲萬物之母，三藏既稱師父，居四衆之中央，理應屬土；龍馬生於海，起於澗，理應屬水。如是庶五行和合，不致偏枯乎！若夫心猿應爲火，而傳中或又指爲金，（如三十八回金木參玄，四十七回金木垂慈，八十六回金公施法，是也。）沙僧本配金，而傳中或又指爲土，（如八十八迴心猿木土授門人，八十九回金木土計鬧豹頭山，是也。）似屬矛盾。然五行原大段剖析不得，分之則五，合之則一，且一行中亦自具五行，如土本生金，而土中何嘗無木，何嘗無水，無火，推此而論，莫不皆然。由此言之，行者何必不配金，沙僧何必不配土。況此書乃證道借喻，數人姓名原屬烏有子虛，是何人真見唐僧取經，實實有八戒挑擔，沙僧牽馬乎？若必如此看《西遊記》，又何異刻舟求劍，膠柱鼓瑟，向癡人前說夢乎？此一部人頭腦，聊向第一回拈出發明之。

又曰：開口說個《西遊釋厄傳》，厄者何？即後之種種魔難是。釋厄者何？即後之脫殼成真是。明明自詮自解，無煩註腳。但人知爲釋厄傳，而不知爲證道書。證道而不能釋厄，所證何道？釋厄而不能證道，又何貴乎釋厄也。要知釋厄即是證道，證道即是釋厄，原是一部《西遊》，莫作兩部看。

篇中已明言仙、佛、神聖三者，躲過輪迴，不伏閻王老子管矣。而南贍部洲之人，終日搖搖擺擺，爭名奪利，不顧身命，必欲向閻王老子殿前，自家投到而後已。鳴呼！此其所以爲南贍部洲也歟！

古月老陰，不能化育；子系細男，正合嬰兒。如此妙論，天然吻合，金丹大旨，躍躍現前。即使三教聖人撞鐘擂鼓，登壇說法數十年，不過爾爾。而世人猶只作稗史小說，草草看過，無乃以《西遊》爲猢猻演義耶！

詩曰：

混沌未分天地亂混沌：古時傳說，世界沒有開闢時，天地不分，模糊一片。《河圖·括地象》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未分，其氣混沌；清濁既分，伏者爲天，偃者爲地。」漢代班固《白虎通·天地》說：「混沌相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後剖判。」都是說宇宙原來是不分天地，模糊一片的，後來才慢慢分開。兩儀指天和地。，茫茫渺渺無人見。

自從盤古破鴻濛盤古破鴻蒙：盤古是中國古時傳說中開天闢地的大英雄。《藝文類聚》卷一，載三國時人徐整《三五歷記》說：「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就是說，盤古開天闢地後，人類纔有生存的空間，纔有發展，纔有三皇五帝的時代。鴻蒙，也作「鴻濛」，指天地未分時的朦朧狀態。，開闢從茲清濁辨「混沌未分」四句：指盤古開天闢地的神話。據三國吳徐整《三五歷記》：遠古時候，天地是一團混沌，後來被盤古劈開，清氣上升爲天，濁氣下降爲地。。

覆載羣生仰至仁覆載羣生：天覆地載，養護着衆生靈。，發明萬物皆成善「覆載羣生」二句：這兩句讚美天地的德行。例如宋代大學者朱熹解釋《周易·繫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爲：「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解釋《周易·文言》「元者善之長」爲：「便是萬物資始之端。」。

欲知造化會元功造化：這裏指世間萬物的創造者。會元：宋思想家邵雍（諡號康節）的一種宇宙觀。「會」和「元」都是時間單位，參見本回「『天地之數』至『人生於寅』」條注。，須看《西遊釋厄傳》《西遊釋厄傳》：《西遊記》故事，在歷史上因爲版本不同，曾經有多個稱謂，如《西遊記》、《西遊證道書》等，明朱鼎臣編輯的《西遊記》，題名《唐三藏西遊釋厄傳》。。

李旁：「釋厄」二字，着眼。不能釋厄，不如不讀《西遊》。證夾：要釋厄，必須成仙成佛；要成仙成佛，必須看《西遊》，可謂妙言不煩。

蓋聞天地之數，證夾：起得直如此冠冕，竟以一篇大文字論冒，從來小說中有此否？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爲一元元：術數家計時的單位，認爲物質世界按五行遞次更代，週而復始，一個週期爲「一元」。這句以下一段，演繹宋代邵雍「元會運世」的道理，見邵作《皇極經世書》。邵雍（公元1011—1077）北宋哲學家，字堯夫，諡「康節」。《皇極經世圖》體系龐大，包括宇宙起源論、自然觀、歷史觀、社會政治理論等。他基本上是用自己創造的象數學體系來概括宇宙間的一切事物。。將一元分爲十二會，乃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之十二支也。每會該一萬八百歲。且就一日而論：子時得陽氣，而醜則雞鳴；寅不通光，而卯則日出；辰時食後，而巳則挨排挨排：依次排列。；日午天中，而未則西蹉蹉（cuō）：傾斜，下墜。；申時晡而日落酉申時晡而日落酉：晡，傍晚時光，晡在申時，約下午三至五時。酉時，約下午五點到七點，正是太陽落山的時間。；戌黃昏而人定亥人定：即亥時，相當於1點至3點，上下文涉及到的十二時辰名稱有：雞鳴（醜）、日出（卯）、食時（辰）、日中（午）、晡時（申）、日落（酉）、黃昏（戌）、人定（亥）。。譬於大數，若到戌會之終，則天地昏矇而萬物否矣否（pǐ）：閉塞，這裏指萬物閉塞不生長。。再去五千四百歲，交亥會之初，則當黑暗，而兩間人、物俱無矣兩間：天地之間。，故曰混沌。又五千四百歲，亥會將終，貞下起元貞下起元：儒家經典《周易》第一句是：「乾，元、亨、利、貞。」後世學者認爲此句意爲天（乾）化育萬物經歷了元始、開通、和諧、貞固四個階段，故用元、亨、利、貞來象徵一個完整的陰陽相生的演化過程。「貞下起元」即「貞」階段結束，復從「元」階段開始，可以代表多種陰極陽生的現象，如冬去春來，夜盡日出，靜極復動等。，近子之會，而復逐漸開明。李旁：說得明白。邵康節曰邵康節：即邵雍，已見注「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爲一元」。：「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冬至子之半」四句：冬至是子月過了一半，天道並未改變。這個時候，陽氣剛剛萌動，萬物尚未生長。傳統哲學認爲冬至是陰盡陽生的初始時刻。。」到此，天始有根。證夾：天根，妙。再五千四百歲，正當子會，輕清上騰輕清上騰：輕清，指天。《淮南子·天文訓》說：「清陽者薄靡而爲天，重濁者凝滯而爲地。」又《廣雅》說：「太初，氣之始也，清濁未分。太始，形之始也，清者爲精，濁者爲形。太素，質之始也，已有素樸而未散也。二氣相接，剖判分離，輕清者爲天。」輕清上騰是說天慢慢升起。，有日，有月，有星，有辰。日、月、星、辰，謂之四象四象：有好幾種解釋：有指春夏秋冬四時；有指八卦中的四種爻象等。在此，指日月星辰。；故曰天開於子。又經五千四百歲，子會將終，近醜之會，而遂漸堅實。李旁：從大道理說起，是會白嚼舌者。《易》曰《易》：本爲占卜之書，後成爲儒家「四書五經」之一。：「大哉乾元大哉乾元幾句：這幾句將「乾卦」與「坤卦」中的話捏合在一起。原文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乾卦」）「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卦」）！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大哉乾元」四句：這四句摘錄自《周易》的乾、坤二卦的《彖傳》部分。大意是：天地之德是非常偉大的，是天下萬物生長的依託，是順承上天運行變化規律和意志的。。」至此，地始凝結。再五千四百歲，正當醜會，重濁下凝重濁下凝：天地開闢時，陰濁下沉，是爲地。詳見「盤古」條。，有水，有火，有山，有石，有土。水、火、山、石、土謂之五形五形：依《皇極經也》，構成地的元素爲四種：水、火、土、石。吳澄《答田副使第三書》：「水火土石，四者成形而共爲地。」此雲「五形」，當是一種衍義。，證夾：四象五行，不必一一與性理相合，而信手拈來，自有奇數。故曰地闢於醜。又經五千四百歲，醜會終而寅會之初，發生萬物。歷曰：「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天地交合，羣物皆生「天氣下降」四句：出自《禮記·月令》：「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至此，天清地爽，陰陽交合。再五千四百歲，正當寅會，生人，生獸，生禽，正謂天地人，三才定位三才：古以天、地、人爲三才。也作「三材」。。故曰人生於寅。「蓋聞天地之數」至「人生於寅」一段：邵雍在《皇極經世》中提出一種宇宙觀，即以30年爲一世，1世爲一運，30運爲一會，1會爲一元，故一元爲19600年，是宇宙成毀一次的週期。邵雍以元、會、運、世之數來推演宇宙的演化和社會變遷。由於一日一夜也經歷了昏暗——開明——昏暗的過程，類似微觀的宇宙演化，所以從「且就一日而論」開始，用一日之中十二時辰的變化來比擬宇宙演化。從「譬於大數」開始，這一大段基本襲自宋末元初大學者吳澄《答田副使第三書》中的內容（明初張九韶編《理學類編》卷一收錄），爲吳澄對邵雍學說的進一步闡釋，描述了從上一元末期（戌、亥兩會）到下一元初期（子、醜、寅三會）的演化過程，爲上一個世界的毀滅和下一個世界的創生。

感盤古開闢，證夾：感的妙，不知何以報之。三皇治世三皇：傳說中上古三位帝王，所指說法不一，按照漢班固的說法指伏羲、神農、燧人。他們的時代相當於中國的原始社會。，五帝定倫五帝：傳說中上古五位帝王，比「三皇」晚，一般認爲是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他們統治的時代，開始形成文明，故稱「五帝定倫」。，世界之間，遂分爲四大部洲四大部洲：又稱四大洲、四天下，古印度的世界觀，後被佛教吸收。認爲世界正中爲須彌山，山爲鹹海所圍繞，海中四面各有一大陸，即如下文所說的四洲。南贍部洲，世德堂本原作「南膳部洲」，據上下文統一爲「南贍部洲」。：曰東勝神洲，曰西牛賀洲，曰南贍部洲，曰北俱蘆洲。這部書單表東勝神洲。海外有一國土，名曰傲來國傲來國：此名不見於古籍記載，應是作者自擬的國名。。國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喚爲花果山花果山：較早見於唐宋時話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書中猴行者化作白衣秀才來輔佐唐玄奘，自稱：「我不是別人，我是花果山紫雲洞八萬四千銅頭鐵額獼猴王。」。證夾：三洲皆有國土，獨言東海之國，東方屬木，而花果皆由木產，木能生火，豈不信然！此山乃十洲之祖脈十洲：古人傳說稱大海中有神仙居住的十處仙島。後來道教接受這種說法。舊題漢·東方朔《海內十洲記》：「漢武帝既聞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有此十洲，乃人跡所稀絕處。」，三島之來龍祖脈、來龍：都是堪輿（風水）學術語。風水師把山脈比成龍，祖脈、來龍即山脈的來源。，自開清濁而立，鴻濛判後而成。真個好山！有詞賦爲證。賦曰：

勢鎮汪洋，威寧瑤海。勢鎮汪洋，潮湧銀山魚入穴；威靈瑤海，波翻雪浪蜃離淵蜃：大蛤。又，傳說是蛟龍的一種，可以吐氣結成海市蜃樓。。木火方隅高積土木火方隅高積土：根據後面說「連日東南風緊，把他送到西北岸前」，可見花果山在東南方。按古代五行配五方的觀念，東方屬木，南方屬火，花果山高聳於東南方位，故稱「木火方隅高積土」。，東海之處聳崇巔。丹崖怪石，削壁奇峯。丹崖上，綵鳳雙鳴；削壁前，麒麟獨臥。李旁：凡《西遊》詩賦，只要好聽，原只爲（口）說而設，若以文理求之，則腐矣。峯頭時聽錦雞鳴，石窟每觀龍出入。林中有壽鹿仙狐，樹上有靈禽玄鶴。瑤草奇花不謝，青松翠柏長春。仙桃常結果，修竹每留雲。一條澗壑藤蘿密，四面原堤草色新。正是百川會處擎天柱擎天柱：古代神話傳說以爲地有八個柱子，支撐着天，在崑崙山，被稱爲「擎天柱」。「天柱」一說見於《淮南子·墜形訓》：「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又，舊題東方朔《神異經·中荒經》說：「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周圍如削。」屈原《天問》中，也提出這一問題：「八柱何當？東南何虧？」可見有八條天柱這一神話傳說，很早就有。洪興祖注《天問》說：「《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裏，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他又將天柱具體化，不但有柱，柱還有軸，與名山大川相連，互相牽制。，萬劫無移大地根萬劫：「劫」是佛教語，是梵文「劫簸」的略語，意思是非常久遠的時間。佛教認爲世界億萬年後，人的體質、道德會敗壞，世界就會毀滅，重新開始。後來人們把災難也稱爲「劫」。這裏所說的「萬劫」，是比喻時間很長很長。 。。

那座山，正當頂上，有一塊仙石。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有二丈四尺圍圓。三丈六尺五寸高，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丈四尺圍圓，按政歷二十四氣。上有九竅八孔，按九宮八卦「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數句：這裏仙石的尺寸和天地之數的巧合，都是爲了附會說明孫悟空是「天地而生」的。古代天文學家把周天分爲三百六十五度，一年分爲二十四個節氣。政歷，應即七政檯曆的省稱，司天臺根據七政運行頒佈曆法。七政指日月和五大行星七個天體，它們的運行可以爲制定曆法提供一些根據。九竅八孔，《莊子·知北遊》：「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大戴禮記》：「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嚾者九竅而胎生。」孫悟空是卵中孕育的石猴，兼具胎生和卵生的性質。九宮八卦，術數家所指的九個方位，一般指八卦所配的八方加上中央。八卦，參見第七回「八卦」條注。。李旁：此說心之始也，勿論說猴。證夾：不過只是說心耳，卻鋪排得如許陸離光怪，煞是奇肆。●此時心之靈通。四面更無樹木遮陰，左右倒有芝蘭相襯。蓋自開闢以來，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華，感之既久，遂有靈通之意。內育仙胞，一日迸裂，產一石卵，似圓球樣大。證夾：此是心之形狀。因見風，化作一個石猴，證夾：心字出現。五官俱備，四肢皆全。便就學爬學走，拜了四方拜了四方：有的哺乳動物初生，有「拜四方」的現象。例如牛羊初生時尚不能站立，故學走時，往往屢屢摔倒，看上去猶如向各個方向朝拜。故民間有牛犢能拜四方的傳說。明李一楫《月令採奇》卷四：「牛生則拜四方……此物則因時而報本也。」清張傑鑫《三俠劍》第一回：「羊羔下生，先拜天地，後拜四方，跪倒喫乳，乃爲禮也。」。目運兩道金光，證夾：此時火中真金，不筆尋常鉛汞。射衝斗府斗府：星斗居住的地方，即天宮。。驚動高天上聖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高天上聖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即玉皇大帝，爲道教衆神中權力最大者。歷代統治者經常爲玉帝上尊號，較接近《西遊記》的是「玄穹高上玉皇大天帝」。這裏十八個字的全稱，也並非官方的正式尊號，而是拼湊起來的。「高天上聖，大慈仁者」，見《高上玉皇本行集經·玉皇功德品》。「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見《彌羅寶誥》。，駕座金闕雲宮靈霄寶殿，聚集仙卿，見有金光焰焰，即命千里眼、順風耳證夾：從來無觀心聽心之法，庶乎天人能之？開南天門觀看。二將果奉旨出門外，看的真，聽的明。須臾回報道：「臣奉旨觀聽金光之處，乃東勝神洲海東傲來小國之界，有一座花果山，山上有一仙石，石產一卵，見風化一石猴，在那裏拜四方，眼運金光，李旁：着眼。射衝斗府。如今服餌水食，金光將潛息矣。證夾：水火相見，大丹自成，何用金光！」玉帝垂賜恩慈曰：「下方之物，乃天地精華所生，不足爲異。」

那猴在山中，卻會行走跳躍，食草木，飲澗泉，採山花，覓樹果；與狼蟲爲伴，虎豹爲羣，獐鹿爲友，獼猿爲親；夜宿石崖之下，朝遊峯洞之中。真是「山中無甲子山中無甲子：傳統紀年的方法叫「干支法」，以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配合紀年，也可以紀月日。干支的第一個配合爲「甲子」，故以「甲子」代指歷日。，寒盡不知年」。一朝天氣炎熱，與羣猴避暑，都在松陰之下頑耍。你看他一個個：

跳樹攀枝，採花覓果；拋彈子，邷麼兒邷（wǎ）麼兒：一種兒童遊戲，把碎瓦片磨成許多小塊抓着玩，也稱「抓子兒」。邷，用同「搲」，也作「㧚」。用勺舀或手作凹狀抓取。；跑沙窩跑：同「刨」。，砌寶塔；趕蜻蜓，撲蠟蠟：同「八蜡」，即蝗蟲。上古的「八蜡」是對農業之神的一種祭祀，由於蝗災爲害較烈，後來人們興建八蜡廟，專祭蝗神。「八蜡」即成爲蝗蟲的代稱。；參老天，拜菩薩；扯葛藤，編草帓帓：同「襪」。；捉蝨子，咬又掐；理毛衣毛衣：毛髮，皮毛。，剔指甲；李旁：畫出老猴。挨的挨，擦的擦；推的推，壓的壓；扯的扯，拉的拉，青松林下任他頑，綠水澗邊隨洗濯。

一羣猴子耍了一會，卻去那山澗中洗澡。見那股澗水奔流，真個似滾瓜湧濺。古云：「禽有禽言，獸有獸語。」衆猴都道：「這股水不知是那裏的水。我們今日趕閒無事，順澗邊往上溜頭尋看源流，耍子去耶耍子：玩耍。！」喊一聲，都拖男挈女挈：攜帶，率領。，呼弟呼兄，一齊跑來，順澗爬山，直至源流之處，乃是一股瀑布飛泉。但見那：

一派白虹起白虹：形容瀑布像一道白色的虹。元·喬吉散曲小令【雙調·水仙子】《重觀瀑布》：「似白虹飲水，玉龍下山，晴雪飛灘。」就以「白虹」比喻瀑布。，千尋雷浪飛尋：古代計算長度的單位，一尋爲八尺，也有以六尺或七尺爲一尋的。。

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依。

冷氣分青嶂，餘流潤翠微翠微：指青翠掩映的山腰幽深處。。

潺湲名瀑布潺湲：水流的樣子。，真似掛簾帷。

衆猴拍手稱揚道：「好水！好水！原來此處遠通山腳之下，直接大海之波。」又道：「那一個有本事的，鑽進去尋個源頭出來，李旁：着眼。今世上那一個有本事鑽進去討出個源頭來？可嘆！可嘆！不傷身體者，我等即拜他爲王。」連呼了三聲，忽見叢雜中跳出一個石猴，應聲高叫道：「我進去！我進去！」好猴！也是他：

今日芳名顯，時來大運通。

有緣居此地，天遣入仙宮天遣：原作「王遣」，據李卓吾評本改。。

你看他瞑目蹲身，將身一縱，徑跳入瀑布泉中，忽睜睛抬頭觀看，那裏邊卻無水無波，明明朗朗的一架橋樑。他住了身，定了神，仔細再看，原來是座鐵板橋。橋下之水，衝貫於石竅之間，倒掛流出去，遮閉了橋門。卻又欠身上橋頭，再走再看，卻似有人家住處一般，真個好所在。但見那：

翠蘚堆藍，白雲浮玉，光搖片片煙霞。虛窗靜室，滑凳板生花。乳窟龍珠倚掛乳窟：長滿鐘乳石的洞窟。，縈迴滿地奇葩。鍋竈傍崖存火跡，樽罍靠案見餚渣樽罍（léi）：盛酒的容器，樽像後世的杯子，罍像後世的罈子。。石座石牀真可愛，石盆石碗更堪誇。又見那一竿兩竿修竹，三點五點梅花。幾樹青松常帶雨，渾然像個人家像：原作「相」，世德堂本凡「像」字多作「相」，今統改爲「像」，後不出注。。

看罷多時，跳過橋中間，左右觀看，只見正當中有一石碣石碣：圓頭的石碑。。碣上有一行楷書大字，鐫着「花果山福地，水簾洞洞天」水簾洞：水簾洞的名字，較早見於《唐三藏西天取經》雜劇，其中一段關於孫行者的臺詞：「花果山有神祇，水簾洞影幽微。」又，朝鮮古代漢語教科書《樸通事諺解》記載：「西域有花果山，山下有水簾洞，洞前有鐵板橋，橋下有萬丈澗，澗邊有萬個小洞，洞裏多猴。」。李旁：人人俱有此洞天福地，惜不曾看見耳！證夾：花果者，木也；水簾者，水也；鐵板橋者，金也；山石福地則皆土也；心猿似火居其中，可謂五行具備，故曰天造地設的家當。即此便是金丹大旨。石猿喜不自勝，急抽身往外便走。復瞑目蹲身，跳出水外，打了兩個呵呵，道：「大造化大造化：造化原意是自然；也可做運氣解釋。在這裏，大造化意思是大好運氣。！大造化！」衆猴把他圍住，問道：「裏面怎麼樣？水有多深？」石猴道：「沒水！沒水！原來是一座鐵板橋。橋那邊是一座天造地設的家當。李旁：那個沒個家當？只是不能受用。」衆猴道：「怎見得是個家當？」石猴笑道：「這股水乃是橋下衝貫石橋，倒掛下來遮閉門戶的。橋邊有花有樹，乃是一座石房。房內有石窩、石竈、石碗、石盆、石牀、石凳。中間一塊石碣上，鐫着『花果山福地，水簾洞洞天』。真個是我們安身之處。裏面且是寬闊，容得千百口老小。我們都進去住，也省得受老天之氣。李旁：省得受老天之氣，如此說話，誰說得出？這裏邊：

颳風有處躲，下雨好存身。

霜雪全無懼，雷聲永不聞。

煙霞常照耀，祥瑞每蒸薰祥瑞：吉祥的徵兆。。

松竹年年秀，奇花日日新。」

衆猴聽得，個個歡喜，都道：「你還先走，帶我們進去，進去！」石猴卻又瞑目蹲身，往裏一跳，叫道：「都隨我進來！進來！」那些猴有膽大的，都跳進去了；膽小的，一個個伸頭縮頸，抓耳撓腮，大聲叫喊，纏一會，也都進去了。跳過橋頭，一個個搶盆奪碗，佔竈爭牀，搬過來，移過去，正是猴性頑劣，再無一個寧時，李旁：着眼。只搬得力倦神疲方止。

石猿端坐上面道：「列位呵，『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出自《論語》。意爲人如果不講信用，真不知道他該怎麼做人了。。李旁：老猴也曾讀《論語》？你們才說有本事進得來，出得去，不傷身體者，就拜他爲王。我如今進來又出去，出去又進來，尋了這一個洞天與列位安眠穩睡，各享成家之福，何不拜我爲王？」衆猴聽說，即拱伏無違。一個個序齒排班序齒排班：按照年齡的順序排列隊伍。，朝上禮拜，都稱「千歲大王」。自此，石猿高登王位，將「石」字兒隱了，李旁：着眼。證夾：石中有火，故必須隱了。火石既隱，則木火長生矣。遂稱美猴王。有詩爲證。詩曰：證夾：假姓配丹，有形無相，內聖外王，三教宗旨和盤托出，真是金丹妙諦。

三陽交泰產羣生三陽交泰：也稱「三陽開泰」，古人用十二個月配合《周易》十二個卦象，十一月冬至爲復卦，卦象爲，一陽生；十二月爲臨卦，卦象爲，二陽生；正月爲泰卦，卦象爲，三陽生。《周易·泰卦》：「天地交，泰。」故稱「交泰」。天地之氣融合，萬物生長。，仙石胞含日月精。

借卵化猴完大道，假他名姓配丹成「借卵化猴完大道」二句：道教所謂使人長生不老的「金丹「，有外丹和內丹兩種。外丹是用礦物質燒煉成的，實際多具毒性。唐宋以後，道教徒逐漸拋棄了外丹，而認爲用人體爲爐鼎，用體內的精、氣、神作藥物，可以煉成「內丹」。現實中這個肉體（又叫「色身」）是「假我」，「假我」是會消亡的，但無可憑藉之餘，也只能藉助它來修煉先天的「真我」。即所謂「借假修真」。這裏的卵、猴、名姓，指的是外在的有形有質之物，都是修丹得道的物質基礎。大道、丹成，內丹術認爲普通生命過程是「虛化神，神化氣，氣化精，精化形」的順序過程，而內丹要反演這個過程，即「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返虛，煉虛合道」，所以把丹成和得大道等同起來。。

內觀不識因無相，外合明知作有形內觀、外合兩句：說的也是煉丹的道理。內觀也稱「內視」。道教典籍《雲笈七籖》說：「內觀之道，靜神定心，不起亂想；周身及物，閉目尋思；外觀萬境，內察一心，瞭然明靜；靜亂俱息，憂患永消，是非不識。」這說的就是道家修煉的境界。。

歷代人人皆屬此，稱王稱聖任縱橫「內觀不識因無相」四句：內丹家認爲：煉內丹即是煉心（確切指煉心中之元神，參見第二回「顯密圓通真妙訣」以下諸條注）。此四句意爲內觀自心，無形無相，似乎無法認識；但與外界萬事萬物無不合同，所以萬事萬物無不是心的外在體現。歷代所有修行人都應從此入手，明心見性，才能成就仙佛。傳明代尹真人弟子所著《性命雙修萬神圭旨》（以下簡稱《性命圭旨》）稱：靈明之心，「最玄最妙，通聖通靈」，故稱之爲王。。

李旁：此物原是內王外聖的，故有美猴王、齊天大聖之號。着眼！着眼！

美猴王領一羣猿猴、獼猴、馬猴等，分派了君臣佐使，朝遊花果山，暮宿水簾洞，合契同情合契：意氣相投。，不入飛鳥之叢，不從走獸之類，獨自爲王，不勝歡樂。是以：

春採百花爲飲食，夏尋諸果作生涯。

秋收芋慄延時節，冬覓黃精度歲華黃精：藥草名，又名黃芝、野生薑、仙人餘糧，形似嫩姜。。

美猴王享樂天真天真：無拘無束，按自然界本來的法則生活、行事。《莊子·漁父》：「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歸真，不拘於俗。」天真就是「法天歸真」的意思。，何期有三五百載。一日，與羣猴喜宴之間，忽然憂惱，墮下淚來。衆猴慌忙羅拜道：「大王何爲煩惱？」猴王道：「我雖在歡喜之時，卻有一點兒遠慮，故此煩惱。」衆猴又笑道：「大王好不知足！我等日日歡會，在仙山福地，古洞神洲，不伏麒麟轄，不伏鳳凰管，又不伏人間王位所拘束，自由自在，乃無量之福，爲何遠慮而憂也？」猴王道：「今日雖不歸人王法律，不懼禽獸威嚴，將來年老血衰，暗中有閻王老子管着閻王：又稱閻羅王、閻魔王，梵語的略譯。是佛教中管理陰間地獄的神道。《法苑珠林》說：「閻羅王者，昔爲沙毘國王，常與維陀如生王戰，兵力不敵。因立誓爲地獄王。臣佐十八人，悉憤懟，同誓曰：後當奉助，治此罪人。十八人即主領十八地獄也。」《閻羅王五使者經》說：「人死當墮地獄，則主者持行，白閻羅王，俱其善惡。」又有一種說法，閻王是十人，其中二人是婦人。，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注天人之內？」

衆猴聞此言，一個個掩面悲啼，俱以無常爲慮無常：佛教認爲世間一切事物不能久住，都處於生滅變異之中。後以無常代死亡。。只見那班部中，忽跳出一個通背猿猴通背猿猴，一種傳說中的猿猴，周索《孝子傳》：「猿……通臂輕巢善緣。」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十八《明宗室畫》載，南方有一種黑猿，二臂相通，一臂漸縮，則一臂漸長。，厲聲高叫道：「大王若是這般遠慮，真所謂道心開發也！如今五蟲之內五蟲：古人把動物分爲五類，即羽蟲（禽類）、毛蟲（獸類）、甲蟲（昆蟲類）、鱗蟲（魚類）、倮（luǒ，義同「裸」，無毛）蟲（人類），合稱「五蟲」。見《大戴禮記·易本命》。，惟有三等名色，不伏閻王老子所管。」猴王道：「你知那三等人？」猿猴道：「乃是佛與仙與神聖三者，躲過輪迴輪迴：佛教認爲生命死亡之後，還會投胎出生，繼續生老病死的過程，像輪子一樣循環不止。，不生不滅，與天地山川齊壽。」猴王道：「此三者居於何所？」猿猴道：「他只在閻浮世界之中閻浮世界：梵語音譯，即閻浮提，即所謂「南贍部洲」，人類居住的世界。，古洞仙山之內。」猴王聞之，滿心歡喜，道：「我明日就辭汝等下山，雲遊海角，遠涉天涯，務必訪此三者，學一個不老長生，常躲過閻君之難。」

噫！這句話，頓教跳出輪迴網，致使齊天大聖成。衆猴鼓掌稱揚，都道：「善哉！善哉！我等明日越嶺登山，廣尋些果品，大設筵宴送大王也。」次日，衆猴果去採仙桃，摘異果，刨山藥，劚黃精劚（zhǔ）：挖掘。，芝蘭香蕙，瑤草奇花，般般件件，整整齊齊，擺開石凳石桌，排列仙酒仙餚。但見那：

金丸珠彈，紅綻黃肥。金丸珠彈臘櫻桃，色真甘美；紅綻黃肥熟梅子，味果香酸。鮮龍眼，肉甜皮薄；火荔枝，核小囊紅。林檎碧實連枝獻林檎：一種水果，又稱花紅、沙果，味甜。，枇杷緗苞帶葉擎緗：淺黃色。。兔頭梨子雞心棗，消渴除煩更解醒解醒：當作「解酲（chénɡ）」。酲，酒醉後神志不清。。香桃爛杏，美甘甘似玉液瓊漿；脆李楊梅，酸蔭蔭如脂酥膏酪。紅囊黑子熟西瓜，四瓣黃皮大柿子。石榴裂破，丹砂粒現火晶珠；芋慄剖開，堅硬肉團金瑪瑙。胡桃銀杏可傳茶，椰子葡萄能做酒。榛松榧柰滿盤盛榧（fěi）：香榧樹的果實，兩頭尖，果仁可以喫。柰：柰樹的果實，和「林檎」同類。，橘蔗柑橙盈案擺。熟煨山藥，爛煮黃精，搗碎茯苓並薏苡茯苓：寄生在松樹根上的菌類植物，白色或粉紅色，可以入藥。薏苡：一種草本植物的果實，像珍珠，可以喫，也可以入藥。，石鍋微火漫炊羹。人間縱有珍羞味，怎比山猴樂更寧？

羣猴尊美猴王上坐，各依齒肩排於下邊，一個個輪流上前，奉酒，奉花，奉果，痛飲了一日。次日，美猴王早起，教：「小的們，替我折些枯松，編作筏子，取個竹竿作篙，收拾些果品之類，我將去也將去：帶去。。」果獨自登筏，李旁：如此勇決，自然跳出生死。可羨，可法。盡力撐開，證夾：只此八字，可想其勇猛精進，誰人不及！飄飄蕩蕩，徑向大海波中，趁天風，來渡南贍部洲地界。這一去，正是那：

天產仙猴道行隆，離山駕筏趁天風。

飄洋過海尋仙道，立志潛心建大功。

有分有緣休俗願，無憂無慮會元龍元龍：即「元陽」，道教將元陽視爲人體陽氣的根本，這裏指得道。《雲笈七籤》卷五十六《元氣論》：「陽氣化爲元龍，陰氣化爲玉女。」。

料應必遇知音者，說破源流萬法通。

也是他運至時來，自登木筏之後，連日東南風緊，將他送到西北岸前，乃是南贍部洲地界。持篙試水，偶得淺水，棄了筏子，跳上岸來。只見海邊有人捕魚、打雁、穵蛤穵（wá）：即挖、掘。、淘鹽穵（wā）：挖，掘。。他走近前，弄個把戲，妝個𡤫虎（qiā）虎：嚇唬人的人。，嚇得那些人丟筐棄網，四散奔跑。將那跑不動的拿住一個，剝了他的衣裳，也學人穿在身上，搖搖擺擺，穿州道府，在於市廛中學人禮市廛（chán）：店鋪集中的市區。廛，商人存儲貨物的地方。，學人話。朝餐夜宿，一心裏訪問佛仙神聖之道，覓個長生不老之方。見世人都是爲名爲利之徒，更無一個爲身命者。李旁：真，真。證夾：說的南瞻部洲如此可憐。苦惱苦惱。正是那：

爭名奪利幾時休？早起遲眠不自由。

李旁：世人可惜，世人可嘆，不及那猴王多矣。

騎着驢騾思駿馬，官居宰相望王侯。

只愁衣食耽勞碌，何怕閻君就取勾？

繼子蔭孫圖富貴，更無一個肯回頭。

猴王參訪仙道，無緣得遇。在於南贍部洲，串長城，遊小縣，不覺八九年餘。忽行至西洋大海，他想着海外必有神仙。獨自個依前作筏，又飄過西海，直至西牛賀洲地界。登岸遍訪多時，忽見一座高山秀麗，林麓幽深。他也不怕狼蟲，不懼虎豹，登在山頂上觀看。果是好山：

千峯排戟，萬仞開屏千峯排戟萬仞開屏：羣山像戟（古時一種武器）一樣排列；萬仞，形容山高，屏開，是說山景很美，像打開一扇扇畫了山水畫的屏風。。日映嵐光輕鎖翠，雨收黛色冷含青。瘦藤纏老樹，古渡界幽程。奇花瑞草，修竹喬松。修竹喬松，萬載常青欺福地；奇花瑞草，四時不謝賽蓬瀛蓬瀛：蓬萊和瀛洲，都是仙島名，傳說中海上神仙居住的地方。。幽鳥啼聲近，源泉響溜清。重重谷壑芝蘭繞，處處巉崖苔蘚生巉（chán）崖：險峻陡峭的山崖。。起伏巒頭龍脈好龍脈：這是堪輿家看風水的術語，指山巒起伏，各方面風水都很好的地方。，必有高人隱姓名。

正觀看間，忽聞得林深之處，有人言語，急忙趨步，穿入林中，側耳而聽，原來是歌唱之聲。歌曰：

觀棋柯爛觀棋柯爛：參見第十回「爛柯經」條注。，伐木丁丁伐木丁丁：此句出自《詩經·小雅·伐木》，共三闋。其第一爲：「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雲邊谷口徐行。

賣薪沽酒，狂笑自陶情。

蒼徑秋高，對月枕松根，一覺天明。

認舊林，登崖過嶺，持斧斷枯藤。

收來成一擔，行歌市上，易米三升。

更無些子爭競些子：一點兒。，時價平平，

不會機謀巧算，沒榮辱，恬淡延生。

李旁：好快活！

相逢處，非仙即道，靜坐講《黃庭》《黃庭》：指《黃庭經》，是道教上清派的重要經典，也被內丹家奉爲修煉內丹的重要經典。《西遊記》全書含有內丹修煉的寓意，在這裏，樵子瞭解《黃庭經》是符合主旨的。。

美猴王聽得此言，滿心歡喜道：「神仙原來藏在這裏！」即忙跳入裏面，仔細再看，乃是一個樵子，在那裏舉斧砍柴。證夾：此人確是神仙。但看他打扮非常：

頭上帶箬笠，乃是新筍初脫之籜籜（tuò）：竹筍皮，竹長成逐漸脫落。俗稱筍殼。。身上穿布衣，乃是木綿捻就之紗。腰間繫環絛，乃是老蠶口吞之絲。足下踏草履，乃是枯莎搓就之爽爽：同「」，草鞋上的絞繩。。手執衠鋼斧衠（zhūn）鋼斧：純鋼斧。衠，真，純。，擔挽火麻繩火麻：又名大麻、繩麻，通常所用的麻繩、麻布、漁網等即用火麻纖維製成。。扳松劈枯樹，爭似此樵能！

猴王近前叫道：「老神仙，弟子起手起手：即「稽首」，道教徒舉一手向人行禮。。」那樵漢慌忙丟了斧，轉身答禮道答禮：原作「的禮」，據李卓吾評本改。：「不當人不當人：也說「不當人子」，是「罪過」的意思，意思是對尊長不敬。！不當人！我拙漢衣食不全，怎敢當『神仙』二字？」猴王道：「你不是神仙，如何說出神仙的話來？」樵夫道：「我說甚麼神仙話？」猴王道：「我纔來至林邊，只聽的你說：『相逢處，非仙即道，靜坐講《黃庭》。』《黃庭》乃道德真言，非神仙而何？」樵夫笑道：「實不瞞你說，這個詞名做《滿庭芳》，乃一神仙教我的。那神仙與我舍下相鄰。他見我家事勞苦，日常煩惱，教我遇煩惱時，即把這詞兒念念。一則散心，二則解困。我纔有些不足處思慮，故此念念。不期被你聽了。」猴王道：「你家既與神仙相鄰，何不從他修行？學得個不老之方，卻不是好？」樵夫道：「我一生命苦，自幼蒙父母養育。至八九歲，才知人事，不幸父喪，母親居孀。再無兄弟姊妹，只我一人，沒奈何，早晚侍奉。如今母老，一發不敢拋離。卻又田園荒蕪，衣食不足，只得斫兩束柴薪，挑向市廛之間，貨幾文錢，糴幾升米，自炊自造，安排些茶飯，供養老母，所以不能修行「我一生命苦」數句：孫悟空拜師的故事，當受了禪宗祖師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等求法故事的影響。這裏樵夫的話，非常類似《壇經》記載的慧能在求法之前的經歷：「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又禪宗史著作《祖堂集》記載有一位客人向慧能買柴，並問他爲何不去修行，慧能說：「緣有老母，家乏欠闕。如何拋母，無人供給。」。」

猴王道：「據你說起來，乃是一個行孝的君子，證夾：正是神仙。向後必有好處。但望你指與我那神仙住處，卻好拜訪去也。」樵夫道：「不遠，不遠。此山叫做靈臺方寸山，李夾：靈臺方寸，心也。李旁：一部《西遊》，此是宗旨。證夾：靈臺方寸，心也。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靈臺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山名和洞名，都是「心」字的隱語。靈臺，指心，出自《莊子·庚桑楚》：「不可內於靈臺。」心處於胸中一寸見方之處，所以又叫方寸（有時也將腦部「元神」所居之處稱爲方寸）。宋秦觀《南歌子》：「天外一鉤殘月帶三星。」即喻「心」字。斜月，指心字的斜鉤。三星，指心字的三點。道教內丹著作《修真十書·雜著指玄篇·偃月爐圖》：「三點如星勢，橫鉤似月斜。」，李夾：證夾：斜月象一勾，三星象三點，也是心。言學仙不必在遠，只在此心。那洞中有一個神仙，稱名須菩提祖師須菩提祖師：這是一個糅合佛、道兩教的人物。須菩提本是釋迦牟尼的大弟子之一，意譯爲「空生」，號稱「解空第一」，「志在空寂」，是佛陀最善解「空理」的弟子，故他爲猴王命名「孫悟空」。。證夾：此即《金剛經》中之須菩提也。神仙、祖師合而爲一，方是仙、佛同源。那祖師出去的徒弟，也不計其數，見今還有三四十人從他修行。你順那條小路兒，向南行證夾：南方，火也。七八里遠近，即是他家了。」猴王用手扯住樵夫道：「老兄，你便同我去去。若還得了好處，決不忘你指引之恩。李旁：癡猴。」樵夫道：「你這漢子，甚不通變。我方纔這般與你說了，你還不省不省（xǐng）：不醒悟，不明白。？假若我與你去了，卻不誤了我的生意生意：生計，這裏指樵夫的砍柴工作。？老母何人奉養？我要斫柴，你自去，自去。」猴王聽說，只得相辭。出深林，找上路徑，過一山坡，約有七八里遠，果然望見一座洞府。挺身觀看，真好去處。但見：

煙霞散彩，日月搖光。千株老柏，萬節修篁修篁：修長的竹子。。千株老柏，帶雨半空青冉冉；萬節修篁，含煙一壑色蒼蒼含煙：形容竹林茂密，好似有氤氳之氣。。門外奇花布錦，橋邊瑤草噴香。李旁：此是什麼去處？人須自想。石崖突兀青苔潤，懸壁高張翠蘚長。時聞仙鶴唳，每見鳳凰翔。仙鶴唳時，聲振九皋霄漢遠九皋：曲折深遠的沼澤。《詩經·小雅·鶴鳴》：「鶴鳴於九皋。」故後多指仙鶴鳴叫的地方。；鳳凰翔起，翎毛五色彩雲光。玄猿白鹿隨隱見，金獅玉象任行藏行藏：指出行處和行止。「行藏」還指一個人的處世態度。《論語·述而》：「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說的就是士人的處世態度：被朝廷所用，則好好辦事，沒有這個機會，就隱居起來。而在這裏的意思是說金獅玉象在山林中可以任意行動，一派平和的自然景象。。細觀靈福地，真個賽天堂！

又見那洞門緊閉，靜悄悄杳無人跡。忽回頭，見崖頭立一石牌，約有三丈餘高、八尺餘闊，上有一行十個大字，乃是「靈臺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美猴王十分歡喜，道：「此間人果是樸實。果有此山此洞。」看勾多時勾：和後文的「彀」都是「夠」的異體字，下不出注。，不敢敲門。且去跳上松枝梢頭梢：原作「稍」。世德堂本「梢」、「稍」通用，今隨文改爲常用字，後不出注。，摘松子吃了頑耍。

少頃間，只聽得呀的一聲，洞門開處，裏面走出一個仙童，李旁：此童子是什麼人？自思之。真個丰姿英偉，像貌清奇，比尋常俗子不同。但見他：

髽髻雙絲綰髽（zhuā）髻：梳在頭頂兩旁或腦後的髮髻。，寬袍兩袖風。

貌和身自別，心與相俱空心與相俱空：內心與外相都很空靈，沒有俗念。。

物外長年客，山中永壽童。

一塵全不染，甲子任翻騰甲子任翻騰：我國傳統的干支紀年法，以十天干依次配十二地支，從「甲子」開始，六十年一個循環，又回到「甲子」。「甲子任翻騰」指任憑紀年循環往復、歲月流逝。。

那童子出得門來，高叫道：「甚麼人在此搔擾？」猴王撲的跳下樹來，上前躬身道：「仙童，我是個訪道學仙之弟子，更不敢在搔擾。」仙童笑道：「你是個訪道的麼？」猴王道：「是。」童子道：「我家師父，正才下榻，登壇講道。還未說出原由，就教我出來開門。說：『外面有個修行的來了，可去接待接待。』想必就是你了？」猴王笑道：「是我，是我。李旁：好擔當。」童子道：「你跟我進來。」

這猴王整衣端肅，隨童子徑入洞天深處觀看：一層層深閣瓊樓，一進進珠宮貝闕珠宮貝闕：珍珠、紫貝裝飾的宮殿，指神仙住的地方。語出《楚辭·河伯》，稱河伯的住所爲「紫貝闕兮珠宮」。，說不盡那靜室幽居。直至瑤臺之下。見那菩提祖師端坐在臺上，兩邊有三十個小仙侍立臺下。果然是：

大覺金仙沒垢姿大覺金仙：宋徽宗時期崇道貶佛，改稱釋迦牟尼爲「大覺金仙」。此處以「大覺金仙」形容須菩提祖師，似有融合佛道的意味。，西方妙相祖菩提。

不生不滅三三行三三行：佛教有「三三昧」的修行。三三昧，又稱三解脫門，是進入涅槃（超脫生死輪迴）的三道門檻。一是空解脫，二是無相解脫，三是無願解脫，大致內容是要認識到事物及各自的差別虛幻不實，無論生與死，都不要刻意去追求。道教也有「三三」的說法。如《性命圭旨·元集》說「前三三，後三三，收拾起，一擔擔」，《修真辨難參證》認爲指的是人體正面和背後各有三關，通關即能通任督二脈，是修成內丹的必經之途。，全氣全神萬萬慈全氣全神：道教認爲人初生時有未曾破損的「元氣」、「元神」，但隨着長大成人逐漸消耗。全氣全神指通過清淨心地，收心斂意等修煉，回覆到本初的境界。元代道士李道純《中和集》稱，全真道人應當行全真之道，所謂全真者，就是全其本真，「全精、全氣、全神，方謂之全真。纔有欠缺，便不全也」。。

空寂自然隨變化空寂：佛教認爲事物沒有不變不滅的本性，本無生滅。無諸相（一切事物的形相）曰空，無起滅曰寂。，真如本性任爲之真如：原爲佛教用語，佛教認爲用語言、思維表達事物的真相，終歸是不究竟的，難以恰到好處，只能用「如」形容，即「照那樣子」。道教用來指道性、真性，是蘊含在萬事萬物中統一的先天本性。。李旁：着眼。

與天同壽莊嚴體，歷劫明心大法師歷劫：指經歷過宇宙的成毀。劫，梵語「劫波」的音譯，指世界從生成到毀滅一次的週期，佛教認爲世界經歷若干萬年毀滅一次再重新開始，這樣一個週期叫做一「劫」。。

美猴王一見，倒身下拜，磕頭不計其數，口中只道：「師父！師父！我弟子志心朝禮！志心朝禮！」祖師道：「你是那方人氏？且說個鄉貫姓名明白鄉貫：家鄉，籍貫。，再拜。」猴王道：「弟子乃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人氏。」祖師喝令：「趕出去！他本是個撒詐搗虛之徒，那裏修甚麼道果！」猴王慌忙磕頭不住，道：「弟子是老實之言，決無虛詐。」祖師道：「你既老實，怎麼說東勝神洲？那去處到我這裏，隔兩重大海，一座南贍部洲，如何就得到此？」猴王叩頭道：「弟子飄洋過海，登界遊方登界遊方：登臨各處地界，雲遊四方。，有十數個年頭，方纔訪到此處。」祖師道：「既是逐漸行來的也罷。你姓甚麼？」猴王又道：「我無性。人若罵我，我也不惱；若打我，我也不嗔，只是陪個禮兒就罷了。一生無性無性：宋釋契嵩《傳法正宗記》等書記載四祖道信遇到七歲的弘忍，問他姓什麼。弘忍回答說「沒有常姓」，因爲「其姓（性）空故」。道信大爲驚奇，收他爲徒，後來弘忍成爲禪宗五祖。。證夾：妙。」祖師道：「不是這個性。李旁：好提醒。你父母原來姓甚麼？」猴王道：「我也無父母。李旁：着眼。無父母，就是自家做祖了。證夾：更妙。」祖師道：「既無父母，想是樹上生的？」猴王道：「我雖不是樹上生，卻是石里長的。我只記得花果山上有一塊仙石，其年石破，我便生也。」

祖師聞言，暗喜道：「這等說，卻是個天地生成的。你起來走走我看。」猴王縱身跳起，拐呀拐的走了兩遍。祖師笑道：「你身軀雖是鄙陋，卻像個食松果的猢猻。我與你就身上取個姓氏，意思教你姓『猢』。猢字去了個獸傍，乃是個古月。古者，老也；月者，陰也。老陰不能化育老陰不能化育：我國古代哲學中，萬事萬物的特性都可以概括成陰（弱小、消極、衰老、僵化等）、陽（強大、積極、生長、活躍等）兩個方面，老陰是消極、衰老、僵化等因素已達極致，猶如老婦不能生子，枯木不能生葉。如《周易·姤》卦「女壯，勿用取女」，清魏荔彤《大易通解》釋：「已壯之陰，老陰也，不宜室家（婚配），取之不能生育，如士夫得其老婦。」內丹修煉講究在體內培育「聖胎」，所以此處避諱不能生育的字眼。，李旁：大道理。只是如今姓胡的，怎麼處？教你姓『猻』倒好。猻字去了獸傍，乃是個子系子系：合起來是繁體的「孫」字。。子者，兒男也；系者，嬰細也。正合嬰兒之本論嬰兒之本論：即嬰兒一詞的本意。道教認爲內丹修煉到高級階段可以出現「聖胎」，就是所謂的「嬰兒」，它是由人體內精、氣、神凝結成的，時機成熟，即可如同嬰兒降生一樣，將其移出體外，從而拋棄原來的軀殼，超凡入聖。。教你姓『孫孫：繁體爲「孫」，是由「子」與「系」組成。』罷。證夾：可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妙不可言。」

猴王聽說，滿心歡喜，朝上叩頭道：「好！好！好！今日方知姓也。萬望師父慈悲！既然有姓，再乞賜個名字，卻好呼喚。」祖師道：「我門中有十二個字，分派起名，到你乃第十輩之小徒矣。」猴王道：「那十二個字？」祖師道：「乃廣、大、智、慧、真、如、性、海、穎、悟、圓、覺十二字。排到你，正當『悟』字悟：原作「悞」，世德堂本「悟」、「誤」、「悞」常混用，今隨文改正，後不出注。。與你起個法名叫做『孫悟空』好麼？」猴王笑道：「好！好！好！自今就叫做孫悟空也！」正是：

鴻濛初闢原無姓，打破頑空須悟空頑空：佛教、道教用語。指一種沒有生機、僵死的修煉狀態。宋代白玉蟾《修仙辨惑論》認爲：「日談演問答，乃是幹慧；長年枯兀昏沉，乃是頑空。然天仙之學，如水精盤中之珠。」。

證夾：是仙是佛，二語皆可參證。

畢竟不知向後修些甚麼道果，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人身難得，無常迅速，生生死死，輪迴不息；一失人身，永久惡趣，可懼可怕。舉世之人，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醉生夢死，碌碌一世；入於苦海而罔覺，陷諸火坑而不知，以苦爲樂，以假爲真。殊不知一切塵緣世事，俱是戕性之刀斧；恩愛牽纏，無非喪命之井坑。他時閻王老子打算飯錢，當得甚事？縱有金穴銀山，帶不得些個；孝子賢孫，替不得分毫。只落的罪孽隨身，萬般虛妄。所以歷代丹經，羣真道書，傳流後世，使人尋文解義，脫火坑，出苦海，棄妄存真，以保性命。然而書愈多，人愈惑，其辭意幽深，終難窺其底蘊。

長春真人度世心切，作《西遊記》，去譬喻而就實着，略文章而來常言，特欲人人成仙，個個作佛耳。觀於部首一詩，末聯雲：「欲知造化會元功，須看《西遊釋厄傳》」，而知真人一片度世之婆心，不爲不切矣。蓋《西遊》之道，金丹之道，造化之道，』無非元會之道。其中所言內陰陽、外陰陽、順五行、逆五行、火候藥物、天道人事，無不悉具。若有明眼者，悟得唐僧四衆，即陰陽五行之道；袈裟、錫杖、寶杖、金箍棒、九齒鈀，即元會之功；千魔百障、山川國土，即修真之厄；通關牒文、九顆寶英三藏真經，即釋厄之印證；可以脫生死、出輪迴、超塵世、入聖基，能修無量壽身，能成金剛不壞，非釋厄而何？後之迷徒，多不得正解，旁猜私議，邪說淫辭，紊亂仙經，不特不能釋厄，而且有以滋厄，大非當年作者之本意，豈不可傷可嘆？

予自得龕谷、仙留之旨，捧讀之下，多有受益，始知此書爲天神所密，舉世道人，無能達此，數百年來，知音者惟悟一子陳公一人而已。予因追仙翁釋厄之心，仿陳公《真詮》之意，不揣愚魯，每回加一註腳，共諸同人，早自釋厄，是所本願。

如首回大書特書曰：「靈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可謂拔天根而鑿理窟，何等簡當？何等顯亮？人或以心意猜《西遊》，不但不識靈根，而並不識心意。殊不知靈根是靈根，心意是心意。所言「心性修持」者，特用心性修持靈根以生道，非修心性即是道。此二句不特爲首回之提綱，亦即爲全部之要旨，讀者若能將此靈根心性，辨得分明，有會於心，則要旨已得，其餘九十九回，可以循文搜意，而見其肯綮矣。

試申首回之義。夫所謂靈根者，乃先天虛無之一氣，即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祖氣；儒曰太極，釋曰圓覺，道曰金丹，雖名不一，無非形容此一氣也。真人下筆顯道，首敘天地之數，一元十二會，混飩初分，天開於子，地闢於醜，人生於寅，以明天地人三才，皆自一氣而生也。三才既自一氣而生，則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靈。是人之靈根，即先天虛無之一氣。這個氣，渾渾淪淪，虛圓不測，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具衆理而應萬事，故謂靈根。此靈根也，以氣言之，爲浩然正氣；以德言之，爲秉彝之良。此氣此德，非色非空，不有不無，恍恍惚惚，杳杳冥冥，至無而含至有，至虛而含至實，故生於東勝神洲做來國花果山也。

「東」爲生氣之方，「勝」者生氣之旺象，「神」者妙萬物而言，即一而神，所謂神州赤縣者是也。「傲來國」者，無所從來，真空之謂，即生氣一神之本體。「花果山」者，花屬陰，果屬陽，開花結果，陰陽兼該，妙有之謂，即兩而化，乃生氣一神之妙用。一神者，「無名天地之始」；兩化者，「有名萬物之母」。「花果山在大海中」者，海爲衆水朝宗之處，象一氣爲衆妙之門，無德不具，無理不備，爲成聖、成佛、成仙之根本，故爲「十洲之祖脈，三島之來龍」也。

「山頂上有一塊仙石」者，一氣渾然，太極之象也。「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氣」，「九宮八卦」，是真空而含妙有，其爲物不二，生物不測，先天中之先天也；「感日精月華，內育仙胎」，是妙有而藏真空，陰陽交感，其中又生一氣，後天中之先天也。

「產一石卵，似圓球樣大，因見風化作一個石猴」者，石爲土之精，爲堅固賴久之物，卵球爲至圓無虧之物；猴屬申，申爲庚金，金亦爲堅固不壞之物，俱狀先天靈根，其性剛健，圓成無礙，本於一氣，非一切後天滓質之物可比。「五官俱備，四肢皆全，拜了四方，目運兩道金光，射衝斗府」者，靈根真空妙有，陰陽五行四象之氣，無不俱備。其光通天徹地，即有天地造化之能，已與天地合而爲一矣。

「下方之物，乃天地精華所生，不足爲異」者，蓋靈根在人身中，人人具足，個個圓成，處聖不增，處凡不減，但「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服餌水食，金光潛息」者，先天人於後天，知識開而靈根昧，真變爲假，於是邪正不分，理欲交雜，鳥獸同居矣。即孟子所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者」是也。然雖先天靈根爲後天所昧，而猶未盡泯於後天，是在有志者，善爲鑽研出道之源流，返本還元耳。

靈極具有先天真一之氣，又名先天真一之水，此水順則生人、生物，道則爲聖、爲仙。「水簾洞鐵板橋下之水，衝貫於石竅之間，倒掛流出去，遮閉橋門」。是逆則生仙之道，但人只知順行，不知逆運，更明明朗朗一座鐵板穩妥之橋，而人當面不識也。「卻似人家住處一般，好個所在。」即《悟真》所謂「此般至寶家家有，自是愚人識不全」也。若有人實見的此寶，即知是仙佛洞天福地，內有大造化，頓悟圓通，天造地設家當現在，如同本得，不予他求，可以安身立命，造化由我，省得受老天之氣矣。

「有本事的進得來，出得去，不傷身體者，就拜他爲王。」即《悟真》所云：「悟即剎那成佛，迷則萬劫淪流。若能一念契真修，滅盡恆沙罪垢」；亦即佛雲：「否爲汝保任此事，決定成就」之義。「稱千歲，稱美猴王」，即《語真篇》所云：「勸君窮取生身處，返本還元是藥王」也。

詩曰：「三陽開泰產羣生，仙石包含日月精」者，言地天交《泰》，和氣燻蒸，萬物皆得以成形，形中又含始氣，各具一太極，莫不有先天真一之氣存焉。「借卵化猴完大道，假他名姓配丹成」者，道本無名，強名曰道；道本無言，言以顯道。故借石猴名姓，配合金丹之道，使人藉此悟彼，追求靈根之實跡耳。「內觀不識因無相」者，靈根真空，而不識不知也。「外合明知作有形」者，靈根妙有，而順帝之則也。「歷代人人皆屬此」，即前所云「人人具足，個個圓成」也。「稱王稱聖任縱橫」者，愚人以此殺身，至人以此成道，若有知者，逆而修之，與天地爭權，與日月爭光，「縱橫逆順莫遮攔，我命由我不由天」矣。此「靈根育孕源流出」之妙旨，而無如迷人於此靈根，不知尋求，雖有天造地設的家當，不能承受，一旦室空囊傾，閻王老子不肯留情，可不枉生世界之中？說到此處，真足令流落他鄉之子，猛整歸鞭；飄蕩苦海之客，早醒回頭耳。

猴王聞仙佛神聖不生不滅之言，欲下山學不老長生之術，此即道心發現，靈很不昧之機。「頓叫跳出輪迴網，致使齊天大成。」皆此道心一現致之也。然他道必自人道始，倘人道未盡，仙道遠矣。人生字內，身雖人形，俱皆獸心；未修仙道，先修人道；下學上達，循序而進，自入佳境。猴王過大海到南贍部洲，學人穿衣，學人禮，學人話，總以見去獸地而學人道也；學成人道，仙道可望。何以南贍部洲更無一個爲身命者，豈真南贍部洲無神仙哉？蓋有說也。能盡人道，是作佛成仙之階梯，而非作佛成仙之實跡。他佛者一塵不染，萬緣俱空，人道中未免猶爲衣食勞碌，富貴縈心，不能出乎陰陽之外，終爲陰陽所規弄，此猴王不得不於西牛賀洲，別求神仙下落矣。神仙之道，金丹之道也。金丹之道，萬劫一傳，非大忠大孝之人不能得，非大忠大孝之人不可傳。行孝君子，與神仙爲鄰，實有可據。樵子道「不遠！不遠！」猶言道不遠人也。其所遠者，人之爲道而遠人耳。

「靈臺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斜月」，一鉤「L」；「三星」三點「小」，合而爲「心」字。古今多少名人，皆以人心猜之，差之多矣。獨悟一子注曰：「以此心爲天地之心則可，以此心爲人心之心，失之遠矣。」此言最爲高明，蓋此心不着於形象，不落於有無，空空洞洞，最虛最靈，故謂「靈臺方寸」；當靜極而動，貞下起元，靈光現露，如三日峨眉之月，故謂「斜月三星洞」。曰「山」者，不動不搖也；曰「洞」者，至虛至靈也。這個心，即靈根之光輝；這個光輝，系一點陽剛之正氣。故曰：「洞中有一個神仙，稱名須善提。」《華嚴經》雲：「菩提心者，名爲種子，能生一切諸佛法。」菩提心，即天地之心也，亦名道心。道心爲成仙作佛之真種子，爲修性立命之正祖宗。故曰「祖師出去的徒弟不計其數也，現今還有三四十人從他修行。」三四爲七，「七日來複」之義。

「順小路兒向南，七八里遠近，即是他家了。」小路爲《兌》，在西向南爲《坤》，三日月出庚方之象；「七八里」者，七八一十五，月光圓滿之象。「他家」者，人人也。靈根有昧，陷於後天，間或一現，旋有而旋失，不爲我有，如我之物而走於他家，故爲他家矣。「靜悄悄杏無人跡」，陰靜之極，《坤》卦之象；「摘松子頑耍」，靜極而動，天心復見之時。童子道：「我師還未說出原因，就叫出來開門。」原因未出，而門早開，虛室生自，迅速之至。又道：「外面有個修行的來了，可以接待，想必就是你了。」噫！此等處不得師傳，枉自猜量，修行的自外而來，則內無可知。「可以接待，想必是你」，「認得喚來歸舍養」也。猴王笑道：「是我！是我！」此乃口傳心受之火候，不知天下修行人，當外面修行的來，肯去接待，認得就是你乎？亦不知認得是你，原來是我乎？

「祖師端坐檯上，兩邊有三十小仙侍立臺下。」此正認得是你，原來是我之祕。這個祕，仙翁分明說出，人多不識。祖師端坐檯上，即《剝》卦卦爻圖略上一陽爻也；兩邊有三十個小仙，即《剝》之下五陰爻，五六三十也。夫天心未復是你，已復是我；未復者《剝》之上爻，已復者《復》之初爻。欲復天心，須要在《剝》中下功夫。《剝》之上爻辭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蓋順而止之，不使陰氣剝陽於盡，將爲返還之本，祖師端坐檯上，正得輿順止之象。

詩曰：「大覺金仙沒垢姿」者，脫離羣陰，真空之謂也；「西方妙相祖菩提」者，復返正氣，妙有之謂也；「不生不滅三三行，全氣全神萬萬慈」者，真空妙有，不生不滅，全氣全神，三三行滿，體化純陽，萬萬功成，德配天地矣；「空寂自然隨變化」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真如本性任爲之」者，一念純真，應靈不昧也；「與天同壽莊嚴體，歷劫明心大法師」者，道成之後，爲金剛不壞之體，與天齊壽，歷劫常存，永爲無漏真人。非深明天心之大法師，其孰能與於斯乎？明心之法，全在由《剝》而《復》之功，若不知明心之法，一舉一動皆是人心用事。天心不見，便是「小人剝廬」，何能到的與天齊壽莊嚴之體乎？但此明心大法，人不易知，亦不易行，非可僥倖而就，必須牢把念頭，立志長久，期於必得而後已。曰「十數年方到」，曰「既是逐漸來的也罷」，其提醒我後人者，何其切歟！

提綱曰：「心性修持大道生」，蓋修持大道，心固不可不明，而性亦不可不見，若不見性，心無所體，不能到真空之地，此性所當急知也。此等語，莫作閒言，大有深意，一切學人，誤認氣質之性爲真性，遂勉強制伏，終歸頑空下乘之流。殊不知此乃後天之假性，而非先天之真性。故祖師道：「不是這個性。」真是腦後棒敲，叫人喫驚矣。曰：「我無父母」，曰；「卻是天地生成的」，則是秉之天地生成之性爲真性；受之父母血氣之性，非真性可知矣。真性者，即靈根之繼體，空而不空，不空而空。「取個姓氏，叫姓孫」，空而不空也；「起個法名叫悟空」，不空而空也。曰：「好！好！好！今日方知姓」；曰：「好！好！好！自個叫做孫悟空」。知得此性，悟得此空，則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有無一致，色空無礙；至無而含至有，至虛而含至實；「有用用中無用，無功功裏施功「；棄後天頑空，而修先天真空；方是廣大智慧，真如性海，穎悟圓覺。本立道生，生生不息。雖口有性，其實無性；雖曰悟空，其實不空。故結雲：「鴻蒙初闢原無姓，打破頑空須悟空。」

詩曰：

靈根育孕本先天，藏在後天是水鉛。

悟得真心明本性，不空不色自方圓。

悟一子曰：此明大道之根源，乃陰陽之祖氣，即混元太極之先天，無中生有之真乙。能盡心知性而修持之，便成金身不壞，與天地齊壽也。俗儒下士，識淺學陋，不曉《河》、《洛》無字之真經，未明《周易》、《參同》之妙理；膠執儒書，解悟未及一隅；擯斥《道藏》，搜覽亦皆糟粕。所謂醯雞止知甕大，夏蟲難與語冰者也。予特憫夫有志斯道而未得真詮，既味性命之源流，罔達修持之歸要；揭數百年褻視之《西遊》，示千萬世知音之嚮往。但惜前人索解紕謬，聾聵已久，不得不逐節剖正，以指迷津。如此回提綱二語，最着意者，在上一句，爲作者全部之統要。解者止提「心」字爲主，妄揣混注，反昧卻大道之根源，是不知道也，並不知心。竟將仙師度世真諦全然遺棄，可借！可嘆！

首言「靈根」也者，先天真乙之氣也。經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又云：「兩者同出而異名。」方其無也，真乙之氣不可見，故爲天地之始。及其有也，真乙之珠現於空虛中，故爲萬物之母。一氣生陰陽，陰陽生四象，四象生五行，五行生萬物，俱真乙之氣變也。其爲氣也，立於天地之先，入於天地之內。始自無中生有，復自有中生無。人能得此一氣，可以包羅萬象，故曰：「得其一，則萬事畢矣。」《悟真篇》曰：「道自虛無生一氣，便從一氣產陰陽，陰陽再合成三體，三體重生萬物張。」《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元始以一粒寶珠證道；靈山會上，龍女獻牟尼寶珠證道。三教聖人，無不從此道直探根源，洞明造化。

蓋道生一氣，一氣生形，形中又含始氣。故天一生水，水爲壬水，壬即真一生物之祖氣。壬水長生在申，申者，猴也，故爲猴。申金生於土，石者，土之精，氣之核，故爲石猴。

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氣」，「九宮八卦」，即《悟真篇》所云「五行四象全藉上，九宮八卦豈離壬」者是也。乙爲花果之木，生於震東陽氣始生之地，納音爲海中之金，故在東勝神洲傲來國大海中花果山。此水中之金，即父母未生前先天真乙之真金，故無父母而父天母地，產於石卵，「目運兩道金光」也。因服食後天之水，而金光潛息，將漸失其初稟之性矣。以其爲水中之金，故居於水簾洞。內有「鐵板橋」，分明是天造地設的家當，非人力所能爲。此種家當，得之者我，命不由天，不受老天之氣者矣。誠天地間至美之大樂王也！故稱「美猴王」。

自「蓋聞天地之數」至此，總明靈根源流之奧旨，並無「心」字在內。強以形象謬臆，五形妄參，豈非管窺蠡測耶！

仙師用一詩關，扭測到人身上，甚明。雲借猴假名，以完配金丹大道之成耳。使歷代人人而皆屬此之完配，則亦稱外王，稱內聖，而任其縱橫矣，非言心之難制也。下文方說人當體察其妙、盡心知性、勉力修持之爲貴也。人身難得，百歲易磋，急宜開發道心，自己勉力。須知仙佛神聖之道，長生不老之方，人人有分。奈何世人都是爲名爲利之徒，更無一個爲身命者，殊可憐憫。故仙師指出一個路頭，還向西方訪問，直至西牛賀州，討出一個神仙下落。噫！神仙不擇地而生，豈南贍部洲果無，轉至西牛賀洲而有耶？仙師立言之意，只要指明南方爲火旺之鄉，非金生之地；必至西方，乃產真金耳。與全書取經必往西天同一義也。

說出個行孝的君子。學爲行仁之本，即與仙神相近，故與爲鄰。其中又另有妙義。蓋神仙之道，以水生金，非以金生水，乃母墮子胎，子報母思之象，同一行孝之道也。

樵夫曰：「不遠，不遠。此山叫做靈臺方寸山，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洞中有個神仙，稱名須菩提祖師。」菩提，梵語，即華言「正道」也。此處明提「靈臺方寸」，一勾三點，讀者謂是指「心」字無疑，予亦何能謂其不指是心！噫！誤矣。若雲是心，以心問心、參禪打座、祛欲循理，便可長生，又何用求師訪道、南奔西馳耶！以此心爲天地之心則可；以此心爲人心之心則失之遠矣。

《易》曰：「不遠復。」「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不可見，因有地、雷。《復》卦爲見天地之心，蓋靜極而動，動而生陽，生生續續，皆因於坤。故《參同》曰：「因母立兆基。」即坤生《復》也。又曰：「六五坤承，結括終始。」溫養衆子，世爲類母，所謂萬物之母也。故樵夫雲「那祖師出去的徒弟也不計其數」，言萬物皆從此出也。又云：「見今還有三四十人從他修行。」其從者爲東三西四中十，其祖師則爲北一南二，坎離既濟，五行攢簇，明矣。又云：「你順那條小路兒，向南行不遠，即是他家了。」由西而向南不遠，非坤位乎！《易》曰：「西南得朋，乃以類行。」《悟真》曰「只在西南而本鄉」是也。「小路」者，西兌之位也。兌爲少陰，故曰小路。「他家」者，即《悟真》所謂「認取他家不死方」也。始曰：「不遠，不遠。」繼曰：「不遠。」明言「不遠復」之義。終曰：「約有七八里遠。」七八者，十五也。金逢望日之位，其義微矣。

仙詩篇首取邵堯夫之詩：「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明天始有根，至此，正明天心之所在也。「靜悄悄杳無人跡」，阻，靜之極也。然靜極未見天地之心；靜極初動，方見天地之心。故又設美猴跳上松梢摘子一象，明震木初動、而時在子之義。其闡現微奧如是。

童子道：「我家師父講道，還未說出原由，教我來接，想必是你。」猴王道：「是我，是我。」此中又有炒義。蓋真乙之精，其家在東，寄體在西，此陰陽顛倒之義。有生以來，走在他家，今番認着，說出原由，分明原是我家物也。故曰：「是我，是我。」與上「他家」二字相照。「見菩提祖師端坐檯上，兩邊有三十個小仙侍立。」即《參同》「六五坤承，結括始終」之義。五六得三十也。歷代仙師又以坤方爲月生之地，以偃月爲象。一勾爲偃月，三點爲三星。月受真陽之氣而生明，中有精、氣、神三星之象。《復》卦爲陽之首，朔旦爲月之首，故《參同》曰：「五六三十日，度竟復更始。」魏公以月三十日配《坤》卦，同一義也。「大覺金仙」一詩，空寂真如，語語透露。識得天心，方是大法師也。然欲盡其心，則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心之微妙而完成大道矣。猴王志心朝禮，自東而西？凡以求知其性也。曰：「我無性。」曰：「我無父母。」曰：「想是樹上生。」曰：「恰是石里長。」蓋因既生之後，爲塵欲所染，而漸失其先天之性，遂不知爲東方震木之物，亦即爲西位兌金之體，豈不自棄其天造地設的家當耶！故須菩提大發慈悲，曰：「我與你就身上取個姓氏：古、月，老陰，不能化育；兒男、嬰細，正合本論。」仙師已實發性中之妙，無庸贅言。猴王曰：「好！好！好！今日方知姓也。又曰：「好！好！好！自今就叫做孫悟空也」世人識得「好」字、「姓」字、「空」字之義，便是「廣、大，智、慧、真、如、性，海、穎、悟、圓．覺」者，故曰：「鴻濛初開原無性，打破頑空須領悟空。」但欲覓先天之真性，須從後天而深求。請具一圖，聊示印證。

張含章《通易西遊正旨分章註釋》批語：

祖師問明瞭來歷，便先要他知性，其門中傳來嫡派正當悟字，取名悟空。而北宗先性後命之旨，明明說出矣，奈何世人猶雲道家修命不修性，何其貿貿

# 第二回 悟徹菩提真妙理 斷魔歸本合元神

李本總批：樣樣不學，只學長生，猴且如此，而況人乎！

世人豈惟不學長生，且學短生矣。何也？酒、色、財、氣，俱短生之術也。世人有能離此四者，誰乎？

《西遊記》極多寓言，讀者切勿草草放過。如此回中：「水火既濟，百病不生。」、「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口開神氣散，舌動是非生。」、「你從那裏來，便從那裏去。」俱是性命微言也。

篇中譏刺南贍部洲人極毒，鞭策南贍部洲人亦極慈。曰：「着此衣，穿此履，擺擺搖搖，更不曾有道。」見得南贍部洲人，只會着衣，穿履，搖擺而已，並未嘗有一個爲道者也。

混世魔王處亦有意。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理勢然也。若成道之後，不滅得魔道，非其道也。所以於小報歸處，露二語曰：「腳踏實地，認得是家鄉。」此滅魔成道之真光景也。讀者察之。

老師父數句市語，遂爲今日方士騙人祕訣。

憺漪子曰：悟徹菩提，斷魔歸本，是此回中大眼目，亦此書中大眼目也。前既以須菩提祖師爲神仙矣，則悟徹菩提，正悟此仙、佛同源之理耳。既悟此理，即名「得道」。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有魔不成道，無魔亦不成道，有魔而不能斷魔尤不成道，故曰斷魔歸本。斷魔即是歸本，歸本即是菩提。早知燈是火，又何必騎驢覓驢耶！

舍卻三百六十旁門，換得七十二般變化、十萬八千里筋斗、八萬四十根毫毛，何等便宜，何等斬截！若只在術、流、動、靜四門中討生活，雖到爛桃山喫一百次飽桃，連爬雲尚恐費力。

同一水也，而有水簾、水髒之別。簾則爲道，髒則爲魔，只是真水與假水不同耳。今之談龍虎鉛汞者，將爲簾乎？將爲髒乎？

五百年一雷災，五百年一火災，再五百年一風災。成道之後，其難猶且如此，今人日日在雷、火、風三災之中，而絕無爲道之想，雖學成人像，着衣穿履，斷送一生憔悴，能消幾個黃昏乎？可悲可憫！

此一回內，指點道要，至明至顯，至詳至備，蔑以加矣。人能熟讀細玩，以當全部《西遊》可，即以當《道藏》全書亦可。只看此猿迅應四個「不學！不學！」一心只要長生，咬釘嚼鐵，剛決無比。具此願力，何患不能成道！今人因循苟且，才得一知半見，輒沾沾自喜，曰：「道在是矣。」毫釐千里，差謬無窮，非熟讀此回萬遍，不見其妙。

話表美猴王得了姓名，怡然踊躍，對菩提前作禮啓謝。那祖師即命大衆引孫悟空出二門外，教他灑掃應對、進退周旋之節。衆仙奉行而出。悟空到門外，又拜了大衆師兄，就於廊廡之間廊廡：堂下週圍的走廊。，安排寢處。次早，與衆師兄學言語禮貌，講經論道，習字焚香，每自如此。閒時即掃地鋤園，養花修樹，尋柴燃火，挑水運漿。凡所用之物，無一不備。在洞中不覺倏六七年。一日，祖師登壇高坐，喚集諸仙，開講大道。真個是：

天花亂墜天花亂墜：佛經中說，佛在說法時，入於無量義處三昧，天上降落四種天花。又說，維摩詰說法時，有天女散花。因此用天花亂墜比喻說法透徹。，地湧金蓮地湧金蓮：蓮花是西天佛國的花，佛教指淨土爲蓮。佛座也是蓮座。「地湧金蓮」也比喻說法透徹，說得天上墜花，地下湧出蓮花。。妙演三乘教三乘教：佛法分大乘、中乘、小乘；道教分大乘上法、中乘中法、小乘初法。均統稱「三乘」。乘，即載運，修行者認爲學習教法可以把人運到成仙成佛的彼岸。，精微萬法全。慢搖麈尾噴珠玉麈（zhǔ）尾：古人閒談時執以驅蟲、撣塵的用具，在木柄兩邊及上端插設獸毛，或直接讓獸毛垂露外面，類似馬尾松。因古代傳說麈（一種大鹿）遷徙時，以前麈之尾爲方向標誌，故稱。後古人清談時必執麈尾，相沿成習，爲名流雅器，不談時，亦常執在手。，響振雷霆動九天。說一會道，講一會禪，三家配合本如然三家：指儒、釋、道三家。。開明一字皈誠理，指引無生了性玄「開明一字皈誠理」二句：大意是：開示出至簡至約而使人誠心皈依的法理，指引出那無生無滅的至高境界而使本性歸於虛空的玄妙真諦。皈誠，誠心皈依。了性，內丹術語，與「了命」相對。了，完畢，結束。了命，指超越生命規律的控制，即「長生」。了性，指進一步連自我意識都熄滅掉，達到「無生」，即與虛空同體。。

孫悟空在傍聞講，喜得他抓耳撓腮，眉花眼笑。忍不住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忽被祖師看見，叫孫悟空道：「你在班中，怎麼顛狂躍舞，不聽我講？」悟空道：「弟子誠心聽講，聽到老師父妙音處，喜不自勝，故不覺作此踊躍之狀。望師父恕罪！」祖師道：「此既識妙音，我且問你，你到洞中多少時了？」悟空道：「弟子本來懵懂，不知多少時節。只記得竈下無火，常去山後打柴，見一山好桃樹，我在那裏吃了七次飽桃矣。」祖師道：「那山喚名爛桃山。你既喫七次，想是七年了。證夾：爛桃者，桃屬木，即花果之意。七者，二五之數。你今要從我學些甚麼道？」悟空道：「但憑尊師教誨，只是有些道氣兒，弟子便就學了。」

祖師道：「『道』字門中有三百六十傍門傍門：道教內丹家以修煉內丹爲正道，其他的都是「傍門」。一般也說三千六百旁門。託名鍾離權、呂洞賓問答的《鍾呂傳道集·論大道》等書列舉了齋戒、休糧、燒煉等數十種「傍門」，並認爲這都不能真正得道，與菩提祖師所言類似。，傍門皆有正果。證夾：說的直截痛快。不知你學那一門哩？」悟空道：「憑尊師意思。弟子傾心聽從。」祖師道：「我教你個『術』字門中之道，如何？」證夾：術、流、動、靜四種，正是旁門。悟空道：「術門之道怎麼說？」祖師道：「術字門中，乃是些請仙扶鸞扶鸞：即扶乩，一種占卜活動，在丁字形木架或簸箕邊緣插一支木筆，架放在沙盤上，兩人用手指對面扶住。由於木筆不穩，就會在沙盤上移動。觀察沙盤上的痕跡以定吉凶。傳說神仙降臨的時候總是駕着鸞鳳來，所以也叫扶鸞。，問卜揲蓍揲蓍（shé shī）：一種占卜活動。揲，點數的意思。蓍，一種草，古人用來占卜。通過一定的規程計點蓍草的數目來定吉凶。，能知趨吉避凶之理。」悟空道：「似這般可得長生麼？李旁：着眼。」祖師道：「不能，不能。」悟空道：「不學！不學！」祖師又道：「教你『流』字門中之道流：這裏指學術流派。自戰國以後，原來由貴族壟斷的學術開始分化，出現了各種流派，依照漢代班固的說法，分爲九流：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如何？」悟空又問：「流字門中，是甚義理？」祖師道：「流字門中，乃是儒家、釋家、道家、陰陽家、墨家、醫家，或看經，或唸佛，並朝真降聖之類朝真降聖：朝真，即朝禮神真，道教徒存想自己乘雲升空，朝見神靈真仙。降聖，請神仙降臨。。」悟空道：「似這般可得長生麼？」祖師道：「若要長生，也似『壁裏安柱』。」證夾：壁土者，柱者木。此木不能克土，乃無氣之木，故不久。悟空道：「師父，我是個老實人，不曉得打市語市語：行話，行業內部的專門隱語。。怎麼謂之『壁裏安柱』？」祖師道：「人家蓋房，欲圖堅固，將牆壁之間，立一頂柱，有日大廈將頹，他必朽矣。」悟空道：「據此說，也不長久。不學！不學！」

祖師道：「教你『靜』字門中之道，如何？」悟空道：「靜字門中，是甚正果？」祖師道：「此是休糧守谷休糧守谷：休糧，即「辟穀」，通過不喫或少喫東西達到神清體健的效果，道教的一種修煉方法。守谷，即守穀神，道教的一種修煉方法。谷，保養。神，指五臟神。《老子》「穀神不死」河上公注：「人能養神則不死，神謂五藏之神也。」金王處一（全真七子之一）《養浩吟》：「頤真養性存精秀，聚汞烹鉛守穀神。」，清靜無爲，參禪打坐，戒語持齋，或睡功，或立功，併入定坐關之類入定坐關：入定，修煉方法，收心打坐，不起雜念，使心達到既不紛馳又不昏沉的一種安和狀態。坐關，一種修煉方法，把自己禁閉在房間或山洞裏，與外界隔絕一定的時間。。」悟空道：「這般也能長生麼？」祖師道：「也似『窯頭土坯』窯頭土坯：傳呂洞賓《窯頭坯歌》：「窯頭坯，隨雨破，只是未曾經水火。若經水火燒成磚，留向世間住萬年。」。」悟空笑道：「師父果有些滴澾滴澾：嚕囌，不爽快。。一行說我不會打市語一行：一向，一直。。怎麼謂之『窯頭土坯』？」證夾：土不見火，亦無氣之土。祖師道：「就如那窯頭上，造成磚瓦之坯，雖已成形，尚未經水火煅煉，李夾：證夾：道家只在水火既濟，才能得手。一朝大雨滂沱，他必濫矣。」悟空道：「也不長遠。不學！不學！」

祖師道：「教你『動』字門中之道「動」字門中之道：動門之道所謂的「有爲」、「有作」，和「無爲」相對，指有意識、有步驟的積極修煉方式，清劉一明《周易闡真》：「無爲了性，有爲了命。」此處動門之道，基本都是導引房中之術。，如何？」悟空道：「動門之道，卻又怎麼？」祖師道：「此是有爲有作，採陰補陽採陰補陽： 一種道家的修煉方法，採他人的元氣、精血來補自己。以下幾種也是道家修煉長生的方法。，攀弓踏弩攀弓踏弩：明朱橚等編《普濟方》卷二六七「呂公小成導引法」有「張弓仍踏弩」的動作：「張弓謂兩手如攀弓之狀。」，摩臍過氣摩臍過氣：許多房中術如「提腎強精」、「撒手過黃河」等，都有用手摩擦丹田附近穴位（在肚臍附近，可參見明洪基《攝生總要》）的動作，旨在固精強腎。，用方炮製，燒茅打鼎燒茅打鼎，原指立鼎燒火煉丹，房中術以女子身體喻鼎，以行房喻燒丹的過程。茅，茅草。，進紅鉛，煉秋石紅鉛、秋石：都是所謂的仙藥。紅鉛是用少女首次月經配其他藥物提煉，秋石是用人尿提煉。《性命圭旨》「有采女經爲紅鉛者，有煉小便爲秋石者」，此類方法盛行於明代。，並服婦乳之類。」悟空道：「似這等也得長生麼？」祖師道：「此欲長生，亦如『水中撈月』。」證夾：月者，太陰水精；影又在水中，有水無火，獨陰不成。悟空道：「師父又來了！怎麼叫做『水中撈月』？」祖師道：「月在長空，水中有影，雖然看見，只是無撈摸處，到底只成空耳。」悟空道：「也不學！不學！」

祖師聞言，咄的一聲，跳下高臺，手持戒尺，指定悟空道：「你這猢猻，這般不學，那般不學，卻待怎麼？」走上前，將悟空頭上打了三下，李旁：又打市語。倒揹着手，走入裏面，將中門關了，證夾：妙想。撇下大衆而去。唬得那一班聽講的唬（xià）：驚嚇。，人人驚懼，皆怨悟空道：「你這潑猴，十分無狀無狀：沒有禮貌。！師父傳你道法，如何不學，卻與師父頂嘴？這番衝撞了他，不知幾時纔出來呵！」此時俱甚報怨他，又鄙賤嫌惡他。悟空一些兒也不惱，李旁：老猴聰明。只是滿臉賠笑。原來那猴王，已打破盤中之謎盤中之謎：語出「盤中詩」。相傳漢蘇伯玉久出不歸，其妻作「盤中詩」以抒思念之情。其詩寫於盤中，有「今時人，智不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週四角」的句子，意爲詩句盤旋往復，形如迷宮，若不明讀法，則不知所云。這裏祖師和孫悟空打的暗號，也應脫胎於弘忍爲慧能傳法的故事。《壇經》記載弘忍用杖把舂米的石碓打了三下，惠能就明白了弘忍的用意，夜裏「三鼓入室」，得傳弘忍的道法。，暗暗在心，所以不與衆人爭競，只是忍耐無言。祖師打他三下者，李旁：師父到底打市語。教他三更時分存心，倒揹着手，走入裏面，將中門關上者，教他從後門進步，祕處傳他道也。

當日悟空與衆等，喜喜歡歡，在三星仙洞之前，盼望天色，急不能到晚。及黃昏時，卻與衆就寢，假閤眼，定息存神。山中又沒支更傳箭支更：即「值更」。值夜打更。傳箭，我國古代用漏壺來測量時間，壺裏放一支帶刻度的箭，水從漏壺裏均勻漏出，箭就隨着水位上升或下沉，通過觀察箭的刻度來報告時間，稱傳箭。，不知時分，只自家將鼻孔中出入之氣調定。約到子時前後，輕輕的起來，穿了衣服，偷開前門，躲離大衆，走出外，抬頭觀看。正是那：

月明清露冷，八極迥無塵八極：古人認爲的八方最遠的地方。。

深樹幽禽宿，源頭水溜汾汾：此處作「大」字解釋。。

飛螢光散影，過雁字排雲過雁字排雲：雁兒在雲天上排着一字、人字飛過。。

正直三更候直：同「值」。，應該訪道真。

你看他從舊路徑至後門外，只見那門兒半開半掩。悟空喜道：「老師父果然注意與我傳道，故此開着門也。」即曳步近前，側身進得門裏，只走到祖師寢榻之下。見祖師踡跼身軀，朝裏睡着了。悟空不敢驚動，即跪在榻前。那祖師不多時覺來，舒開兩足，口中自吟道：證夾：提出金丹。

難！難！難！道最玄玄：玄，道家教義中的重要理念，玄即道，《老子》說：道「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說「玄德深矣，遠矣。」後世道家根據老子的思想，又有各種解釋。有將他看作宇宙本體，也有人將它看成是認識至真大道的一種精神狀態。在此不能詳細闡述。這一句中的意思是說「道」的意義極深極遠，要理解它很難、很難。，莫把金丹作等閒。不遇至人傳妙訣不遇至人傳妙訣：道教傳法崇尚祕密，若非其人而傳授，謂之「泄天機」。如《雲笈七籤·大還丹契祕圖》規定，傳丹法必須擇貞良之士，齋戒七日，設黃金、彩帛，對天盟誓，方可傳授。即使法術公開，某些祕密步驟、關鍵環節，亦須由師長擇少數可信弟子，口耳相傳，所謂「傳丹不傳火」。，空言口困舌頭幹。

悟空應聲叫道：「師父，弟子在此跪候多時。」祖師聞得聲音是悟空，即起披衣盤坐，喝道：「這猢猻！你不在前邊去睡，卻來我這後邊作甚？」李旁：又打市語。悟空道：「師父昨日壇前對衆相允，教弟子三更時候，從後門裏傳我道理，故此大膽徑拜老爺榻下。」祖師聽說，十分歡喜，暗自尋思道：「這廝果然是個天地生成的！不然，何就打破我盤中之暗謎也？」悟空道：「此間更無六耳六耳：指第三者。道教傳祕訣有「三口不談，六耳不聞」的說法。元陳致虛《上陽子金丹大要》卷十三：「道也，唯金丹之祕。六耳不可言，坐立不可談。」，止只弟子一人，望師父大舍慈悲，傳與我長生之道罷，永不忘恩。」祖師道：「你今有緣，我亦喜說。既識得盤中暗謎，你近前來，仔細聽之，當傳與你長生之妙道也。」悟空叩頭謝了，洗耳用心，跪於榻下。祖師雲：證夾：仙、佛同源，此處又明明說出。●金丹活現矣。

顯密圓通真妙訣顯密圓通真妙訣：這段口訣屬於道教的內丹修煉方法，大意是要修行自己的心神以及外在的形體，保持精、氣、神，不要散逸。屏除邪欲，煉己持心，於是可以達到一種空明的境界，好像明月當空。然後陰陽相結，修成道果，超脫自然規律的限制，而成仙成佛。顯、密，原指佛教的顯教（教法可用語言文字公開傳授）、密教（教法通過咒語、儀軌等方式祕密傳授），這裏的「顯密圓通」指此口訣融通顯、密，適合一切修行人。，惜修性命無他說性命：此處的「性命」是道教重要術語。內丹術中「性」基本上可以對應人的精神、意識等層面（此「性」意近「心性」，而非性別），「命」基本可以對應肉體、身體機能等層面。內丹家認爲很多佛教徒單純參禪打坐，是「修性不修命」，故主張性命雙修，基本思路是力圖用淨化後的意識（性）去感應自己的肉體（命），使二者發生交互作用。。

都來總是精炁神精炁（qì）神：內丹術秉承了傳統醫學的理論，認爲人體含有精、炁（氣）、神。根據近年學者的研究，精炁神可以和某些生命現象大致對應，精炁（氣）即所謂命，神即所謂性。精炁（氣）神分先天和後天。內丹術所謂後天之精，指精液和各種激素；先天之精（元精），指性慾、消化、分泌等生命本能。炁，同「氣」，後天之氣指呼吸之氣，先天之氣（稱元氣，此時「氣」亦作「炁」）類似一種生命原始的能量、活力。後天之神指平常的記憶、判斷、認知等意識，先天之神（元神），指平常紛亂的意識消退後一種安定、清醒而無思慮的狀態，是「本來自我」。內丹術認爲後天的精氣神是容易耗散的衍生物，而先天的精炁神是修成內丹的基礎和原料。，謹固牢藏休漏泄。

休漏泄，體中藏，汝受吾傳道自昌。

口訣記來多有益，屏除邪欲得清涼。李旁：着眼。

得清涼，光皎潔，好向丹臺賞明月「口訣記來多有益」四句：「口訣」句之前，敘述的是內丹術基本原理，此後敘述的是具體步驟。此四句介紹了內丹功法的入手步驟。意爲掃除心中的雜念、慾望（一般通過調息、打坐等方式），現出皎潔明淨如月的本來面目（使元神顯現）。歷代丹經隱晦守祕，故其中關鍵術語有非常多的異名代稱。丹臺，「心源」的代稱，心源指元神所居之地（即大腦中）。元李道純《中和集》「青天獨露瑤臺月，普印千潭一樣圓」、「如何是不可見之身心？雲從山上，月向波心」及回目中的「斷魔歸本合元神」，含義與此「好向丹臺賞明月」相似。。

月藏玉兔日藏烏，自有龜蛇相盤結。

相盤結，性命堅，卻能火裏種金蓮「月藏玉兔日藏烏」四句：此四句介紹了內丹功法的進階步驟。元神顯現後，用意念引導元神和腎（此腎爲抽象概念，更多側重於元氣的貯藏功能，非一定指腎器官）中元氣逐漸相結合而結成丹，故稱「相盤結」。內丹術認爲元神、元氣是內丹修煉的兩大原料。金烏和蛇，玉兔和龜，分別是元神、元氣的代稱（古代傳說月中有玉兔，日中有金烏）。火裏種金蓮，《悟真篇》「不識玄中顛倒顛，爭知火裏好栽蓮」，清董德寧釋：「火裏不可栽蓮，男兒安得成孕？今修煉之道，乃玄中之玄，妙中之妙，還返陰陽，顛倒造化，而使男子結胎以成丹，此猶火中栽蓮以結子也。」人身本是凡體，既是凡體，便必定會消亡。故以火比喻凡體裏原有的消亡因素（稱爲「殺機」），以結丹比喻培植金蓮。另「借假修真」、「香從臭出」等內丹常用語，與此義同。。

攢簇五行顛倒用，工完隨作佛和仙「攢簇五行顛倒用」二句：此二句介紹了內丹功法的高級步驟。攢簇五行，內丹家將眼、耳、鼻、舌、身的感覺，精、神、魂、魄、意的功能比附五行。元神和元氣充分交會結丹之後（類似一顆黍米珠），此丹即具備了五行的全部功能。顛倒用，指變順爲逆的功法。內丹術認爲，五行相生雖是自然之理，但生命也因此自然過程而磨損、耗散、消亡。修內丹就是要「五行逆生」，把此過程顛倒過來，所謂「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煉虛合道」，把後天紛亂、重濁、有形質的身心，煉回到先天有序、清淨、空靈的狀態，歸於虛無，與道同體。。

此時說破根源，悟空心靈福至，切切記了口訣，對祖師拜謝深恩，即出後門觀看。但見東方天色微舒白，西路金光大顯明。依舊路，轉到前門，輕輕的推開進去，坐在原寢之處，故將牀鋪搖響道：「天光了，天光了，起耶！」那大衆還正睡哩，不知悟空已得了好事。當日起來打混，暗暗維持，子前午後子前午後：子、午原指夜半和正午兩個時辰，子時陰極陽生，午時陽極陰生。內丹家藉此比喻一陽純精之氣上升和一陰至陰之炁下降的時刻。這兩個時辰宜調節意念和呼吸，保護微陽或抑制陰邪。宋張元幹《蘆川歸來集》卷五《沁園春》詞：「子前午後，陽銷陰長；自然爐鼎，何用安排。」，自己調息。

卻早過了三年，證夾：並前七年，是十年矣。祖師復登寶座，與衆說法。談的是公案比語公案：佛教禪宗指前輩祖師的言行範例。比語：用於幫助人悟道的比喻。，論的是外像包皮外像包皮：指徒然搬弄語言概念，未能揭示本質的不徹底的法理。清劉一明《絕言歌》：「千言萬語皆演真，一條一句有深意。不比包皮外象談，盡是成仙了道祕。」。證夾：仍是旁門。忽問：「悟空何在？」悟空近前跪下：「弟子有。」祖師道：「你這一向修些甚麼道來？」悟空道：「弟子近來法性頗通，根源亦漸堅固矣根源：這裏指心、腎的功能。而心、腎分別是儲藏內丹的兩大原料元神和元氣的部位。《鍾呂傳道集》：「奉道之人，晚年覺悟，根源不甚堅固。腎者氣之根。根不深則葉不茂矣；心者液之源，源不清則流不長矣。」根源堅固是修道成功的前提。。」祖師道：「你既通法性，會得根源，已注神體，卻只是防備着三災利害三災：佛教語，即三劫。各佛經對三劫有不同解釋，有認爲三劫即「三妄執」，是修行人克服妄念的過程。而《法苑珠林·劫量篇》說：「夫劫者，大小之內各有三焉。大則水、火、風而爲災；小則刀、饉、疫以爲害。」這裏正用此意，而將「水」改爲「雷」。。」悟空聽說，沉吟良久道：「師父之言謬矣。我嘗聞道高德隆，與天同壽，水火既濟水火既濟：既濟，是《周易》中六十四卦的一卦，卦象是。水上火下，水勢下流，火勢上騰，表示陰陽和諧，上下相通，大功告成。，李旁：着眼。百病不生，卻怎麼有個三災利害？」祖師道：「此乃非常之道：奪天地之造化，侵日月之玄機；丹成之後，鬼神難容。雖注顏益壽，但到了五百年後，天降雷災打你，須要見性明心見性明心：指摒棄世俗一切雜念，徹悟因雜念而迷失了的本性。，預先躲避。躲得過，壽與天齊，躲不過，就此絕命。再五百年後，天降火災燒你。這火不是天火，亦不是凡火，喚做『陰火』。李旁：說得極明白，人還不知，何也？自本身湧泉穴下燒起湧泉穴：穴位名，在腳心。，直透泥垣宮泥垣宮：也作「泥丸宮」。指上丹田，在頭頂正中，兩眉間入內三寸。，五臟成灰，四肢皆朽，證夾：可畏。把千年苦行，俱爲虛幻。再五百年，又降風災吹你。這風不是東西南北風，不是和薰金朔風薰金朔風：薰風，和風、東南風。《呂氏春秋·有始》：「東南曰薰風。」金風，秋風。《文選》晉·張景陽《雜詩十首之三》：「金風扇素節，丹霞啓陰期。」李善注：「西方爲秋而主金，故秋風曰金風。」朔，北方，朔風，北風。三國·魏·曹植《朔方》詩：「仰彼朔風，用懷魏都。」，亦不是花柳松竹風，喚做『贔風』贔（bì）風：佛教認爲，一劫快結束的時候，產生火、風、水三災毀壞世界，其中風災就是贔風，能摧毀一切。這裏的雷、火、風三災，系借用了佛教的三災說法而又結合了本土動物修仙的「試煉」傳說，移來指需要度過的三次劫難。贔，巨大，壯猛。。自囟門中吹入六府六府：通作「六腑」。中醫一般指胃、膽、三焦、膀胱、大腸、小腸。，過丹田丹田：此指下丹田，指肚臍下三寸的地方。內丹術認爲此處是產丹之地，故稱「丹田」。，穿九竅九竅：兩耳、兩眼、兩鼻孔、口、肛門、小便處爲九竅。，骨肉消疏，其身自解。證夾：可畏。所以都要躲過。」

悟空聞說，毛骨竦然，叩頭禮拜道：「萬望老爺垂憫，傳與躲避三災之法，到底不敢忘恩。」祖師道：「此亦無難，只是你比他人不同，故傳不得。」悟空道：「我也頭圓頂天，足方履地，一般有九竅四肢，五臟六腑，何以比人不同？」祖師道：「你雖然像人，卻比人少腮。」原來那猴子孤拐面孤拐面：形容顴骨高的瘦臉。孤拐，腳腕兩邊突起的部分。，凹臉尖嘴。悟空伸手一摸，笑道：「師父沒成算！我雖少腮，卻比人多這個素袋素袋：也作「嗉袋」，即頰囊。靈長目動物獼猴和齧齒目動物松鼠、黃鼠、倉鼠等，口腔兩側有囊狀結構，用於暫時儲藏食物，和鳥類嗉囊的功能相似，俗稱嗉袋。，亦可准折過也准折：抵消。。」李旁：趣。祖師說：「也罷，你要學那一般？有一般天罡數，該三十六般變化，有一般地煞數天罡（ɡānɡ）、地煞：道教認爲，北斗衆星中有三十六個天罡星，七十二個地煞星，每星各有神。道士作法時，常召其下凡降妖伏魔。這裏只取數目「三十六」、「七十二」之意。後文「地煞變化」、「天罡數的變化」都是此意。，該七十二般變化。」悟空道：「弟子願多里撈摸，學一個地煞變化罷。」祖師道：「既如此，上前來，傳與你口訣。」遂附耳低言，不知說了些甚麼妙法。這猴王也是他一竅通時百竅通，當時習了口訣，自修自煉，將七十二般變化，都學成了。證夾：纔是個心。

忽一日，祖師與衆門人在三星洞前戲玩晚景。祖師道：「悟空，事成了未曾？」悟空道：「多蒙師父海恩，弟子功果完備，已能霞舉飛昇也。」祖師道：「你試飛舉我看。」

悟空弄本事，將身一聳，打了個連扯跟頭連扯跟頭：連續騰翻的跟頭。，跳離地有五六丈，踏雲霞去勾有頓飯之時，返復不上三里遠近上：原作「尚」，世德堂本作達到、夠（某一數量）解的「上」常作「尚」，今統改爲「上」，後不出注。，落在面前，扠手道扠手：即叉手，兩手胸前交叉，表示恭敬。：「師父，這就是飛舉騰雲了。」祖師笑道：「這個算不得騰雲，只算得爬雲而已。自古道神仙『朝遊北海暮蒼梧』朝遊北海暮蒼梧：出自託名呂洞賓所作《題嶽州古寺》詩，意思是早晨在北海，晚上在蒼梧，形容仙人自由自在地飛行。。似你這半日，去不上三里，即爬雲也還算不得哩！」悟空道：「怎麼爲『朝遊北海暮蒼梧』？」祖師道：「凡騰雲之輩，早辰起自北海，遊過東海、西海、南海，復轉蒼梧，蒼梧者，卻是北海零陵之語話也零陵：與蒼梧都是古地名，在今湖南西南或廣西東部。按其地理位置，當稱「南海零陵」。「北海零陵」疑有誤，《山海經·海內經》：「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北海之內有蛇山。」可能是因兩句相連，作者誤讀爲「在長沙零陵界中、北海之內，有蛇山」，故以爲零陵屬於北海。。將四海之外，一日都遊遍，方算得騰雲。」悟空道：「這個卻難！卻難！」祖師道：「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李旁：着眼。悟空聞得此言，叩頭禮拜，啓道：「師父，『爲人須爲徹』，索性舍個大慈悲，將此騰雲之法，一發傳與我罷，決不敢忘恩。」祖師道：「凡諸仙騰雲，皆跌足而起跌足：跺腳。，你卻不是這般。我才見你去，連扯方纔跳上。我今只就你這個勢，傳你個『筋斗雲』罷筋斗：原作「觔抖」，今統一作「筋斗」，後不出注。。」悟空又禮拜懇求，祖師卻又傳個口訣道：「這朵雲，捻着訣捻着訣：即掐訣。道教認爲手掌上的紋路、關節對應北斗、十二時辰、二十八宿，是濃縮的宇宙圖景，所以用手指在手掌上掐某些部位，或者手指之間結合成某些特定的姿勢，就能起到輔助法術的作用。例如左手二三指掐掌心，大拇指掐小指根，然後握拳，稱雷訣，可以發動雷霆。右手大指掐食指根，稱爲驅病訣，可以驅除病氣。，念動真言，攢緊了拳，將身一抖，跳將起來，一筋斗就有十萬八千里路哩！」證夾：纔是個心。大衆聽說，一個個嘻嘻笑道：「悟空造化！若會這個法兒，與人家當鋪兵鋪兵：宋代以後的郵政機構稱爲急遞鋪。鋪兵即急遞鋪裏遞送公文信件的兵卒。《元史·兵志四》：「鋪兵須壯健善走者，不堪之人，隨即易換。」，送文書，遞報單報單：向上級呈請的文書，也指向得官、中舉等人家送去的喜報。，不管那裏都尋了飯喫！」李旁：衆人見識，定是如此。師徒們天昏各歸洞府。這一夜，悟空即運神煉法，會了筋斗雲。逐日家無拘無束，自在逍遙，此亦長生之美。

一日，春歸夏至，大衆都在松樹下會講多時。大衆道：「悟空，你是那世修來的緣法緣法：緣分。？前日老師父拊耳低言，傳與你的躲三災變化之法，可都會麼？」悟空笑道：「不瞞諸兄長說，一則是師父傳授，二來也是我晝夜殷勤，那幾般兒都會了。」大衆道：「趁此良時，你試演演，讓我等看看。」悟空聞說，抖擻精神，賣弄手段道：「衆師兄請出個題目。要我變化甚麼？」大衆道：「就變棵松樹罷棵：原作「科」，「科」同「棵」，今統一作「棵」，後不出注。。」悟空捻着訣，念動咒語，搖身一變，就變做一棵松樹。真個是：

鬱郁含煙貫四時貫四時：指松柏四季蒼翠不改。語出《禮記·禮器》：「如松柏之有心也……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凌雲直上秀貞姿秀貞姿：堅貞秀異的容姿。陶淵明《和郭主簿二首》寫松樹：「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

全無一點妖猴像，李旁：難道松樹不是猴？盡是經霜耐雪枝。

大衆見了，鼓掌呵呵大笑。都道：「好猴兒！好猴兒！」不覺的嚷鬧，驚動了祖師。祖師急拽杖出門來問道：「是何人在此喧譁？」大衆聞呼，慌忙檢束，整衣向前。悟空也現了本相，雜在叢中，道：「啓上尊師，我等在此會講，更無外姓喧譁。」祖師怒喝道：「你等大呼小叫，全不像個修行的體段！修行的人，口開神氣散，舌動是非生。李旁：着眼。如何在此嚷笑？」大衆道：「不敢瞞師父，適才孫悟空演變化耍子。教他變棵松樹，果然是棵松樹，弟子每俱稱揚喝采每：同「們」，常見於元、明小說、戲曲中。，故高聲驚冒尊師，望乞恕罪。」祖師道：「你等起去。」叫：「悟空，過來。我問你，弄甚麼精神，變甚麼松樹？這個工夫，可好在人前賣弄？假如你見別人有，不要求他？別人見你有，必然求你。你若畏禍，卻要傳他；若不傳他，必然加害：你之性命又不可保。」李旁：老成之語。悟空叩道：「只望師父恕罪！」祖師道：「我也不罪你，但只是你去罷。」悟空聞此言，滿眼墮淚道：「師父教我往那裏去？」祖師道：「你從那裏來，便從那裏去李旁：着眼。就是了。」證夾：妙語可思。悟空頓然醒悟道：「我自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來的。」祖師道：「你快回去，全你性命，若在此間，斷然不可！」悟空領罪：「上告尊師，我也離家有二十年矣，雖是回顧舊日兒孫，但念師父厚恩未報，不敢去。」祖師道：「那裏甚麼恩義？你只不惹禍，不牽帶我就罷了！」李旁：可以爲師矣。

悟空見沒奈何，只得拜辭，與衆相別。祖師道：「你這去，定生不良。憑你怎麼惹禍行兇，卻不許說是我的徒弟。你說出半個字來，我就知之，把你這猢猻剝皮剉骨剉（cuò）：鍘切，斬剁。，將神魂貶在九幽之處九幽：道教認爲八方和中央都有幽暗的地獄，稱爲「九幽」，道教經典《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認爲，九幽是北斗所化，東爲幽冥，南爲幽陰，西爲幽夜，北爲幽酆，東北爲幽都，東南爲幽治，西南爲幽關，西北爲幽府，中央爲幽獄。，教你萬劫不得翻身！」悟空道：「決不敢題起師父一字，只說是我自家會的便罷。」李旁：如今弟子都是如此。悟空謝了。即抽身，捻着訣，丟個連扯，縱起筋斗雲，徑回東勝。那裏消一個時辰，早看見花果山水簾洞。證夾：真快活。美猴王自知快樂，暗暗的自稱道：

「去時凡骨凡胎重，得道身輕體亦輕。

舉世無人肯立志，立志修玄玄自明。李旁：着眼。

當年過海波難進，今日回來甚易行。

別語叮嚀還在耳，何期頃刻見東溟東溟：東海。這裏不是現在意義的「東海」，而是指孫猴出生地——東勝神洲的海域。。」

悟空按下雲頭，直至花果山。找路而走，忽聽得鶴唳猿啼，鶴唳聲沖霄漢外，猿啼悲切甚傷情。即開口叫道：「孩兒們，我來了也！」那崖下石坎邊，花草中，樹木裏，若大若小之猴，跳出千千萬萬，把個美猴王圍在當中，叩頭叫道：「大王，你好寬心！怎麼一去許久？把我們俱閃在這裏閃：這裏意爲拋撇。，望你誠如飢渴！近來被一妖魔在此欺虐，強要佔我們水簾洞府，是我等捨死忘生，與他爭鬥。這些時，被那廝搶了我們家火家火：家當。，捉了許多子侄，教我們晝夜無眠，看守家業。幸得大王來了，大王若再年載不來，我等連山洞盡屬他人矣。」

悟空聞說，心中大怒道：「是甚麼妖魔，輒敢無狀！你且細細說來，待我尋他報仇。」衆猴叩頭：「告上大王，那廝自稱混世魔王，住居在直北下。」證夾：直北者，水也；正南者，火也。水火相剋則成魔，水火既濟則成丹。此魔不能相濟，安得不除！悟空道：「此間到他那裏，有多少路程？」衆猴道：「他來時雲，去時霧，或風或雨，或電或雷，我等不知有多少路。」悟空道：「既如此，你們休怕，且自頑耍，等我尋他去來！」

好猴王，將身一縱，跳起去，一路筋斗，直至北下觀看，見一座高山，真是十分險峻。好山：

筆峯挺立，曲澗深沉。筆峯挺立透空霄，曲澗深沉通地戶地戶：地的門戶。古代傳說天有門，地有戶。漢緯書《河圖括地象》：「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因稱地之東南爲「地戶」。。兩崖花木爭奇，幾處松篁鬥翠。左邊龍，熟熟馴馴；右邊虎左邊龍以下四句：這裏的「龍」和「虎」都形容地勢險要，風水好，是龍盤虎踞的形勢。《太平御覽》卷56引晉·吳勃《吳錄》：「劉備曾使諸葛亮至京，因睹秣陵山阜。嘆曰：『鐘山龍蟠，石頭虎踞，此帝王之宅。』」是說諸葛亮感嘆當時吳國的京城（即今南京）形勢好。，平平伏伏。每見鐵牛耕，常有金錢種鐵牛耕、金錢種：這裏借用了傳爲呂洞賓所作《內景圖詩》的詩句「鐵牛耕地種金錢」。「鐵牛耕地」比喻修煉下丹田，使精氣神化合爲真元一氣。道教認爲真元一氣屬金，故稱「種金錢」。。幽禽睍睆聲睍睆（xiàn huǎn）：婉轉的鳥鳴聲。，丹鳳朝陽立丹鳳朝陽：丹鳳，頭和翅膀的羽毛都是紅色的鳳鳥，是一種吉祥的鳥。此典出自《詩經·大雅·卷阿》：「鳳凰鳴矣，於彼高崗；梧桐生矣，於彼朝陽。」傳說鳳凰喜歡棲息在梧桐樹上。丹鳳朝陽是一種很吉祥的徵兆。。石磷磷，波淨淨，古怪蹺蹊真惡獰。世上名山無數多，花開花謝蘩還衆。爭如此景永長存，八節四時渾不動。誠爲三界坎源山三界坎源山：三界，道教認爲，宇宙虛空由十方三界構成，八方加上、下爲十方，三界在時間上指無極界、太極界和現世界。空間上又借用佛教的觀念指欲界、色界和無色界。人類屬於欲界。坎源，坎是八卦之一，卦象是。象徵水和北方。，滋養五行水髒洞水髒洞：位於北方，故稱「坎源」。。

美猴王正默觀看景緻，只聽得有人言語。徑自下山尋覓，原來那陡崖之前，乃是那水髒洞。證夾：水曰而髒，是膀胱之水，非太陰真水也。與「水簾」自有霄壤之別。洞門外有幾個小妖跳舞跳舞：即跳躍、蹦跳。，見了悟空就走。悟空道：「休走！借你口中言，傳我心內事。我乃正南方花果山水簾洞洞主。你家甚麼混世鳥魔，屢次欺我兒孫，我特尋來，要與他見個上下！」

那小妖聽說，疾忙跑入洞裏，報道：「大王！禍事了！」魔王道：「有甚禍事？」小妖道：「洞外有猴頭稱爲花果山水簾洞洞主。他說你屢次欺他兒孫，特來尋你，見個上下哩。」魔王笑道：「我常聞得那些猴精說，他有個大王，出家修行去，想是今番來了。你們見他怎生打扮，有甚器械？」小妖道：「他也沒甚麼器械，光着個頭，穿一領紅色衣，勒一條黃絲絛，足下踏一對烏靴，不僧不俗，又不像道士神仙，赤手空拳，在門外叫哩。」魔王聞說：「取我披掛兵器來！」那小妖即時取出。那魔王穿了甲冑，綽刀在手綽：用手不費力地抓、提。，與衆妖出得門來，即高聲叫道：「那個是水簾洞洞主？」悟空急睜睛觀看，只見那魔王：

頭戴烏金盔，映日光明；身掛皁羅袍，迎風飄蕩。下穿着黑鐵甲，緊勒皮條；足踏着花褶靴「頭戴烏金盔」八句：此處有五行相配合的寓意。混世魔王的裝束，以黑色爲主，是因爲坎卦屬北方，屬水，按照五行配五色的傳統說法是黑色。孫悟空自稱來自「正南方花果山水簾洞」，南方屬離卦，屬火，按五行配五色是紅色，所以身着紅衣。此外，歷來以內丹術註解《西遊記》的學者，從人名、地名、細節、衣着、對話中發揮出更多的寓意，此處不贅。花褶靴，拼縫帶花飾的皮靴。褶，服裝布料、皮料之間的拼縫。如褲褶即褲縫。，雄如上將。腰廣十圍，身高三丈，手執一口刀，鋒刃多明亮。稱爲混世魔，磊落兇模樣磊落：這裏的意思是高大雄壯的樣子，亦作「磊硌」。。

猴王喝道：「這潑魔這般眼大，看不見老孫！」魔王見了，笑道：「你身不滿四尺，年不過三旬，手內又無兵器，怎麼大膽猖狂，要尋我見甚麼上下？」悟空罵道：「你這潑魔，原來沒眼！你量我小，要大卻也不難。你量我無兵器，我兩隻手勾着天邊月哩！你不要怕，只吃老孫一拳！」縱一縱，跳上去，劈臉就打。那魔王伸手架住道：「你這般矬矮，我這般高長，你要使拳，我要使刀，使刀就殺了你，也喫人笑，待我放下刀，與你使路拳看。」悟空道：「說得是。好漢子走來！」那魔王丟開架手便打，這悟空鑽進去相撞相迎。他兩個拳搥腳踢，一衝一撞。原來長拳空大，短簇堅牢短簇：一種拳術打法，相當於今天所謂「短勁」，逼到敵人近處，出拳距離短，發力快而狠。。那魔王被悟空掏短脅，撞丫襠丫襠：兩腿之間褲襠的地方。，幾下筋節筋節：這裏指強勁有力。，把他打重了。他閃過，拿起那板大的鋼刀鋼刀：原作「鋼斧」，據上下文及李本等改。，望悟空劈頭就砍。悟空急撤身，他砍了一個空。悟空見他兇猛，即使身外身法，拔一把毫毛，丟在口中嚼碎，望空中噴去，叫一聲：「變！」即變做三二百個小猴，周圍攢簇。原來人得仙體，出神變化無方。不知這猴王自從了道之後，身上有八萬四千毛羽，根根能變，證夾：亦只是心。應物隨心。那些小猴，眼乖會跳，刀來砍不着，槍去不能傷。你看他前踊後躍，鑽上去，把個魔王圍繞，抱的抱，扯的扯，鑽襠的鑽襠，扳腳的扳腳，踢打撏毛撏（xián）：拔，摘取。，摳眼睛，捻鼻子，抬鼓弄抬鼓弄：許多人把一個人抬起來，使之翻倒。，直打做一個攢盤攢盤：包圍毆打。。這悟空纔去奪得他的刀來，分開小猴，照頂門一下，砍爲兩段。李旁：不滅此魔，終不成道。領衆殺進洞中，將那大小妖精，盡皆剿滅。卻把毫毛一抖，收上身來。又見那收不上身者，卻是那魔王在水簾洞擒去的小猴。悟空道：「汝等何爲到此？」約有三五十個，都含淚道：「我等因大王修仙去後，這兩年被他爭吵爭吵：原作「爭炒」，世德堂本「吵」常作「炒」，今統一作「吵」，後不出注。，把我們都攝將來攝：用法術召取人或靈魂。，那不是我們洞中的家火、石盆、石碗？都被這廝拿來也。」悟空道：「既是我們的家火，你們都搬出外去。」隨即洞裏放起火來，把那水髒洞燒得枯乾，盡歸了一體。證夾：去卻邪火，獨存真火。●金丹。對衆道：「汝等跟我回去。」衆猴道：「大王，我們來時，只聽得耳邊風響，虛飄飄到於此地，更不識路徑，今怎得回鄉？」悟空道：「這是他弄的個術法兒，有何難也。我如今一竅通，百竅通，我也會弄。你們都合了眼，休怕！」好猴王，念聲咒語，駕陣狂風，雲頭落下。叫：「孩兒們，睜眼。」衆猴卻躧實地躧（xǐ）：踩，踏。，李旁：着眼。認得是家鄉，個個歡喜，都奔洞門舊路。那在洞衆猴，都一齊簇擁同入，分班序齒，禮拜猴王。安排酒果，接風賀喜，啓問降魔救子之事。悟空備細言了一遍，衆猴稱揚不盡道：「大王去到那方，不意學得這般手段！」悟空又道：「我當年別汝等，隨波逐流，飄過東洋大海，徑至南贍部洲學成人像，着此衣，穿此履，擺擺搖搖，雲遊了八九年餘，更不曾有道；李旁：原來南贍部洲無道。證夾：好個南瞻部洲。又渡西洋大海，到西牛賀洲地界，訪問多時，幸遇一老祖，傳了我與天同壽的真功果，不死長生的大法門。」證夾：得意之極。快活，快活。衆猴稱賀。都道：「萬劫難逢也！」悟空又笑道：「小的們，又喜我這一門皆有姓氏。」衆猴道：「大王姓甚？」悟空道：「我今姓孫，法名悟空。」衆猴聞說，鼓掌忻然道：「大王是老孫，我們都是二孫、三孫、細孫、小孫，一家孫、一國孫、一窩孫矣！」李旁：趣。都來奉承老孫，證夾：如此老孫，當得奉承。大盆小碗的椰子酒、葡萄酒、仙花、仙果，真個是閤家歡樂！咦！

貫通一姓身歸本一姓：喻「一性」，指明心見性，認清本源，早晚即可飛昇成仙。，只待榮遷仙籙名仙籙：籙本指道教中入道的憑信和行法的依據，相當於身份證件。道士接受了某道派的符籙，才能算是此派的正式弟子。道教認爲，成仙后，名字也會記載在仙界的簿冊上，稱「登仙籙」。。

畢竟不知怎生結果，居此界終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已提出大道之根源，心性之修持，終未言其如何修，如何持。故此回逐節發明，使學者急求師訣，大悟大徹，勇猛精進也。

「妙演三乘」一詩，已寫盡真傳之妙，一切旁門可曉然悟矣。試申之；「妙演三乘教，精微萬法全」者，仙佛門中，有上中下三乘之法，若非明師訣破，幹技百葉無可捉摸，其不爲野狐所迷也幾希。惟妙演之，精微悉知，萬法皆通，庶不入於中下二乘之途。「說一會道，講一會禪，三家配合本如然」者，「一」字、「三」字、「如」字，皆道法之骨髓，作用之竅妙，非善通陰陽，精明造化者不能知。蓋天地消息之道，一會道也；真空妙有之機，一會禪也；配合三家而爲一家，四象和合，五行攢簇，出於自然，並無強作，本如然也。但這個一會三家之祕，非師罔知，惟師說之講之，方能得真。「開明一字皈誠理，指引無生了性元」者，言命理既知，性理不可不曉，「一」字之義，與上「一」字不可同看。上「一」字，言有爲之火候；此「一」字，言無爲之下手。蓋皈誠則萬法俱空，真實無妄；無生則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先修命，後修性，性命俱了，方是無上至真之妙道。莊子所謂「攝精神而長生，忘精神而無生」者此也。若有知音者，聞到此處，能不眉花眼笑，手舞足蹈乎？

「悟空爛桃山吃了七次飽挑」，是由《剝》而《復》，「反覆其道，七日來複」之機，乃金丹下手之口訣，而非等夫三百六十旁門之邪行也。其所言「三百六十旁門，皆有正果」，是言其旁門之正果，而非天仙之正果也。正陽翁雲：「道法三千六百門，人人各執一苗根。要知些子玄關竅，不在三千六百門。」若然，其第三百六十門而已哉！故祖師於術、流、動、靜四大門，先批其妄，餘者可類推而知，既破其旁門，可入於正道。

「祖師手持戒尺，打悟空」一段，讀者至此，未免猜疑，師乃試人賢愚之法耳。殊不知祖師打悟空，悟空打盤謎，一傳一受，長生不死的大法門，與天同壽的真功果，早已明明道出，而人不知也。祖師不打別處，而打頭上者，是叫猛醒回頭及早修持也。「打三下」者，是暗點三日月出庚方，在卦爲《復》，在時爲子，先天藥生之候也。「倒背手走入裏面」者，是運轉斗柄藥自外來也。「將中門關上」者，是謹封牢藏，送歸上釜，允執厥中也。「撇下大衆而去」者，是諸緣盡滅，百慮俱息，歸於無何有之鄉也。悟空打破此中盤謎，暗暗在心，可謂知其竅，而得其妙矣。此種學問，若非明師指點，豈能知之？故菩提雲：「難！難！難！道最玄，莫把金丹作等閒。不遇至人傳妙訣，空叫口困舌頭幹」。此的言也。既曰悟空打破盤謎，已是得其心傳矣，而悟空又求長生之道，菩提「顯密圓通」一詩，又說何事？豈不令人生疑？是特有說焉。前之盤謎，是頓悟之天機；後之一詩，乃採取之功用。天機只可暗點，功用不妨明示。祖師雲：「你既識破盤中之謎，當傳你長生之妙道。」識破盤中之謎，不知長生妙道，與不識者等，何能成天下希有之事哉？

詩曰：「顯密圓通真妙訣，借修性命無他說。」顯、密、圓、通四字，乃金丹作用之着緊合尖處。「顯」者，驗之於外，用剛道也；「密」者，存之於內，用柔道也；「圓」者，不偏不倚，執中也；「通」者，變通不拘，行權也。以此四法，借修大丹，剛柔不拘，執中用權，深造自得，可以爲聖，可以爲仙，可以爲佛，乃至真至妙之訣也。「都來總是精氣神，謹固牢藏休漏泄」者，精氣神爲修丹上藥三品，稍有漏泄，靈丹不結，故必謹固牢藏，會三歸一，不敢少有懈怠耳。「休漏泄，體中藏，汝受吾傳道自昌。口訣記來多有益，屏除邪欲得清涼」者，言若欲保此精氣神之三物，須先屏除邪欲，煉已持心，邪欲去而燥火不生，則三品大藥凝結，身心大定，而得以清涼矣。「得清涼，光皎潔，好向丹臺賞明月」者，心無所染，空空洞洞，虛室生白，神明自來，如一輪明月當空，光無不通矣。「月藏玉兔日藏烏，自有龜蛇相盤結」者，月藏兔，陰中有陽之象；日藏烏，陽中有陰之象。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合一，龜蛇自然盤結，而水火相濟矣。「相盤結，性命堅，卻能火裏種金蓮」者，陰陽凝結，性命到手，如火中種出金蓮矣。「攢簇五行顛倒用，功完隨作佛和仙」者，金丹之道，全在攢簇五行，逆施造化，於殺機中求生氣，在死關口運活法。木本上浮，金本下沉，水本下流，火本上焰，土本重濁，此順行之道，五行各一其性，法界火坑，則生人物也。今也木上浮而使之下沉，金下沉而使之上浮，水下流而使之反上，火上焰而使之就下，上本滯而使之平和，此顛倒之法，五行合爲一性，大地七寶，則作佛成仙矣。若個人能打破盤中之謎，了得詩中之意，會得根源，已注神體，金木可並，水火可濟，長生不老，神仙可冀。然會得修命，會不得修性，有始無終，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域。故祖師道：「此乃非常之道，奪天地之造化，侵日月之玄機，丹成以後，鬼神難容，須要明心見性。」可知抱一無爲，乃丹成以後之事。當丹未成先行有爲之功，竊奪造化，以固其命寶；及丹已成，急行無爲之道，明心見性，以脫其法身。倘丹成以後，不明心見性，則一身之陰氣不化，猶爲法身之患，不但天降雷災，有意外之禍；即本身陰火邪風，積久成蠱，亦足喪生，此明心見性之功爲貴也。

祖師道：「有一般天罡數，該三十六般變化；有一般地煞數，該七十二般變化，你學那一般？」悟空道：「願多里撈摸，學一個地煞變化罷。」噫！道成之後，千變萬化，又何限乎三十六變、七十二變哉？蓋金丹之道，有有爲無爲二法，一般天罡數變化者，上德者無爲之事；一般地煞數變化者，下德者有爲之事。蓋上德者，先天未傷，後天未發，行無爲之道，溫養先天，運內爐天然真火，剝盡一身後天陰質，陰盡陽純，永久不壞。此抱一守中，虛無中自然變化，故有天罡數變化，變化者少。其曰該三十六般變化者，《坤》陰六六之數，僅變化其陰也。下德者，先天已傷，後天已發，必須行有爲之功，竊陰陽，奪造化，進陽火，運陰符，後天中返先天，先天中化後天，增之損之，自有爲而入無爲。此腳踏實地，其用不休之變化，故有地煞數變化，變化者多。其曰該七十二變化者，按七十二候，陰陽進退之節，陰陽俱變化也。地煞變化，乃金丹全始全終之事，既統天罡變化；天罡變化，惟上德者能之，其次中下之人難行，非金丹之全功，故祖師不傳天罡變化，而傳地煞變化也。既知變化，循序而進，即可到功果完滿，霞舉飛昇之地，更何有三災乎？

然知變化，不知陰陽顛倒之法，功果終難完滿。祖師道：「這個算不得騰雲，只算的爬雲而已。」雲至於爬，難以爲力矣。祖師又傳個口訣道：「這朵雲，捻着決，念動真言，攥緊了拳，將身一抖，跳將起來，一筋斗就是十萬八千里路。」噫！金丹之道，一得永得，至簡至易，約而不繁。如得真訣，一念純真，身體力行，顛倒之間，立躋聖位，即可超十萬八千之路，而絕不費力。豈等夫一切旁門小乘，強扭強捏，望梅止渴之事乎？

夫金丹之道，窮理盡性至命之學也，儘性至命，全在窮理上定是非。一理窮不徹，即一事行不到，窮徹一分理，即能行一分事；窮徹十分理，即能行十分事。試觀悟空始而打破盤謎，暗中心悟；既而得受長生之道，又既而學成變化，又既而學成筋斗雲。由淺及深，自卑登高，無非窮究實理，原始要終，欲其知之無不荊學道學到會得筋斗雲，方是悟徹菩提真妙理，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矣。

古今讀《西遊》評《西遊》者，以首回至此，便以爲悟空已修成大道，而了性了命，何其誤甚！是特仙翁示人先須該拜明師，究性命之理，求作用之真，不使一毫有疑惑耳。試舉一二以爲證。

前回悟空訪拜明師，學道也；「妙演三乘」一詩，演道也；「顯密圓通」一詩，傳法也。又說破根源、會的根源、傳變化、傳筋斗等語，豈不要真傳實受，總以爲明理而發乎？理既明，則知之真而行之果，腳踏實地，下手速修，猶恐太遲，以下方說修持之功。菩提道：「口開神氣散，舌動是非生」。若只以悟爲畢事，而在人前說是道非，賣弄精神，打混過日，錯過光陰，其禍不旋踵而至，豈第人害其性命，必將天摘其魂魄。所以菩提又道：「你從那裏來，還到那裏去。你快回去，全你性命。」讀至此處不禁通身汗下，不特當時悟空頓然醒悟，而天下黃冠羽士，當亦可以頓然醒悟矣。

悟空一頓悟之下，「徑回東海，那消一個時辰，早看見花果山」。花果山爲悟空生身之地，從生身之地而來，還從生身之地而去。悟到此處，則返本還元，一時辰內管丹成。若未悟到此處，猶算不得悟徹。美猴王自知快樂道：「去時凡骨凡胎重，得道身輕體亦輕。舉世無人肯立志，立志修玄玄自明。」蓋天地造化之道，順則生人生物，故云「去時凡骨凡胎重」；逆則成仙成佛，故云「得道身輕體亦輕」。學者讀「修玄玄自明」字句，始知吾前言窮理之說爲不虛也。

羣猴道：「你怎麼一去許久，近來被一個妖精強要佔我們洞府，若再不回來，我們連山洞盡屬他人矣。」籲！仙翁說到此處，可謂愷切之至，舉世之人盡是走了主人公，被妖魔佔了洞府，而屬他人矣，可不畏哉？妖精自稱混世魔王，住居直北坎源山水髒府。此明示後天《坎》宮腎臟也，一切不得真傳之流，聞還元返本之說，疑其腎臟有真陽，或守護陰精，或還精補腦，或心腎相交。如此等類，不可枚舉，是皆自欺欺人，以盲引盲，惑亂人心，隔絕聖道，故謂混世魔王。殊不知腎中陰精，乃後天至陰之濁水，非先天至陽之清水。若在腎中用功夫，則心爲腎移，真爲假陷，不但無補於腎，而且有昧於心，真假不分，是非罔辨，如混世魔王，強要佔水簾洞，捉去許多猴者相同。悟空自稱正南方花果山水簾洞洞主，可知真水在南，不在北，而不得以假混真也。

正南方爲《離》明之地，在人爲心君所住之處，心本空空洞洞，虛靈不昧，具有精一之真水，故爲水簾洞洞主。「沒器械」，《離》中虛也；「光着頭」，《離》德明也；「穿一領紅衣」。《離》象火也；「勒一條黃絛」，《離》納已，中有土也；「足下踏一對烏靴」，下有水也。真心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即藏水、火、土三家之象。「不僧不俗，不像道士」，混三爲一，惟見於空，故赤手空拳也。寫魔王自頭至足，俱是黑色，《坎》腎純陰無陽之象。惟「手執一口刀，鋒刃多明亮」者，慾念一動，勢不可遏，能以傷人之象。「悟空要見個上下」者，以明而破暗，以空而制有也。「兩手勾着天邊月」者，月之上弦爲上勾，陰中之陽，象《坎》；下弦爲下勾，陽中之陰，象《離》。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此法身上事，非一切在水髒中作生涯者所能測其端倪。

「悟空使身外身法，拔一把毫毛，變作三二百個小猴，把魔王圍繞，打作一個攢盤」等語，三二爲五，一變爲五，五攢於一，應物隨心，變化不測，故能奪魔之刀，破魔之頂，借假復真，以真製假。「一刀兩段，直下慾念剿滅絕根，放起火來，把那水髒洞燒得枯乾，盡歸了一體。」是明示只有先天真心實用之一體，並無後天心腎相交之二體，即《參同》所謂「何況近存身，切在於心胸。陰陽配日月，水火爲效徵。」陰陽水火皆在心胸之間，水髒純明無陽可知矣。既是純陰無陽，奪的大刀，又是何物，豈不令人生疑乎？殊不知後天腎臟亦屬於《坎》，其中一陽，即慾念之利刃也，奪慾念之利刃，易而爲正念之利刃，以真滅假，絕不費力。「變化毫毛，抖收上身，擒去小猴，認的家鄉」，散者仍聚，去者復還，元神不昧，依然當年原本故物，此提綱所謂「斷魔歸本合無神」也。

學者得師口訣，欲成大道，先宜降除欲魔，倘姑息不斷，任魔自混，縱有與天同壽的真功果，不死長生的大法門，前路阻滯，何益於事？故猴王殄滅混世魔以後，歸洞謂衆曰：「又喜我這一門皆有姓氏，我今姓孫，法名悟空」。衆猴道：「大王是老孫，我們都是二孫、三孫、細孫、小孫，一家孫，一國孫，一窩孫，都來奉承老孫。」言斷魔歸本，本立道生，生生不絕，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一以貫之。後文之入地登天，實基於此。故結雲：「貫通一姓身歸本，只待榮遷仙籙名。」

詩曰：

性命天機深又深，功程藥火細追尋。

求師訣破生身妙，取坎填離到寶林。

悟一子曰：此發明金丹大道真妙真傳，微示取坎填離，使知「歸本合元神」之大意。提出「精徹」二字，方着心上來。言真妙之理，須要大悟大徹，得真師傳授，方好下手。非謂此心即道，悟了即得，若從自心參悟，即可得道。且問悟個甚麼？得個甚麼？此又是「靜」門中參坐工夫，總水中撈月，到底成空耳。故篇中先以「斷魔」一事微示「歸本合無神」之意，直向本洞中取得金箍棒，則大暢「歸本合元神」之義矣。

仙師詩曰：「三家配合本如然」，「指引無生了性玄。」人知三家爲三姓，而不知三家爲一性。人知前詩初關原無姓之妙，則知此詩三家本如然之妙。雖曰三姓，總屬一姓；雖曰一姓，總屬無姓耳。悟空聞師講道，識得妙音，可與語道之時。在爛桃山吃了七次飽桃，「爛」者，剝爛之象，其中有仁。《參同契》曰：「剝爛肢體，消滅其形。」「道窮則返，歸於坤元。」蓋《剝》下起《復》也。七次者，乃「七日來複」之義，在道心發現之候。

祖師雲「術」、「流」、「動」、「靜」四種都是傍門，一問一答，辨晰詳明。特可驚疑者：「流」字門中之儒、釋、道，「靜」字門中之清靜無爲、參禪入定，都指爲傍門，未免起人駭疑之心。何也？儒者正心，釋者明心，道者觀心。清靜無爲，老子之心法。參禪入定，佛氏之心。即皆從心上做工夫，正合批《西遊》者「心猿意馬」之解，「收其放心」之識。而今雲「壁裏安柱」、「窯頭土坯」，欲舍此而別求真心，令人茫然，何處摸索？噫！此可知從來讀《西遊》、批《西遊》「心猿意馬」之誤，「收其放心」之淺。仙師早已明白顯露於此，而非予之私言也。然則三教大聖人，特用心以修道，非修心即道也。以爲道合心猿則可，以爲心猿即道則不可。世俗之儒、釋、道，皆「心猿意馬」之解，「收其放心」之識，故仙師特曉之曰「傍門」而非金丹至真無上之大道也。是道也，雖天生至靈之悟空，亦何能知識？故必求菩提傳授。紫陽真人曰：「總饒聰慧過顏、閔，不遇真師莫強猜。」如非天生至靈之悟空，而欲從自心中強猜，其可得聞乎！

又有一等濁俗愚夫，多以採陰補陽之邪說誣惑聖經，故仙師於「動」字門中首闢其妄，請有志學道者細加註目，此道萬劫一傳，非人弗授。菩提祖師設爲盤中之謎，示以祕處密傳。悟空即能打破盤子，長跪信受，真佛種也。菩提口中自吟道：「難！難！難！道最玄，莫把金丹作等閒。不遇至人傳妙訣，空教口困舌頭幹！」可知金丹之道，必師傳而得，非可求之於心中也。然悟空雖打破盤謎，知打三下，爲三更時存心。關中門，爲後門進步，祕處傳道。定息存神，約到子時前後，偷開後門，直至寢榻，跪求長生之道。

菩提雲：「顯密圓通微妙訣，借修性命無他說。都來總是精，氣、神，謹固牢藏休漏泄。休漏泄，體中藏，汝授吾傳道自昌。口訣記來多有益，屏除邪欲得清涼。得清涼，光皎潔，好向丹臺賞明月。月藏玉兔日藏烏，自有龜蛇相盤結。相盤結，性命堅，卻能火裏種金蓮。攢簇五行顛倒用，功完隨作佛和仙。」此金丹作用始終，字字包括。若遇口訣指點，即可聞道。內有最要「精、氣、神」三字，恐人錯認，予特爲指出：此精不是交感精，此氣不是呼吸氣，此神不是思慮神？幸弗從自己身心中摸索，而落於「心猿意馬」，「收其放心」之謬解也？祖師說破根源，悟空記了口訣，暗暗維持金丹之作用，子前午後，溫養之工夫。三年之後，法性頗通，根源漸固。

祖師曰：「此乃非常之道，奪天地之造化，侵日月之玄機，丹成之後，鬼神難容。五百年後，天降雷災，須要見性明心。」可見見性明心，乃丹成以後之事。若不見性明心，則理欲混雜，不能純一，則落於邪僻，故天神不容，雷災難免。此外來之災，猶屬易避。若不能見性明心，則本身之陰火未除，遲之又久，積而成害，火災自生。若不能見性明心，則本身之陰氣本淨，退之又久，積而爲殃，風災自生。此三災，總髮明道成之後，須歸到無爲至真之極處也。祖師傳與口訣，行者學成變化，始而爬雲，終而斛鬥雲，總見得見性明心，自能超脫塵凡，與天地同其變化，由勉強而抵於神化也。

讀《西遊》者，見七十二般變化，十萬八千斛鬥，又解是心。若是心，則是懸空妄想，正是放心，有何真際實落？不知此乃金丹之靈妙，真才實用！變化何止萬萬，而以七十二候之氣運概之？斛鬥何止萬萬，而以十萬八千之藏數概之？此道只宜自知，不宜在大衆面前賣弄，故從來古佛，上佔了道之後，即超然遠舉，不露恚角，正見性明心也。行者變鬆樹耍子，未免驚動大衆，成何世界？故祖師曰：「這個工夫，敢在人前賣弄？假如有人求你，你若畏鍋，只得傳他；若不傳他，必然加害。」觀此，則知此身未離凡世，切不可在人前賣弄也。故祖師又傳他一法，曰：「你去罷。你從那裏來，從那裏去。」蓋教他歸本還元以避禍也。

雖然，「七十二般變化」者，一年之候也。「爬雲」者，法未精也。「只怕有心去」者，密密留心也。「十萬八千」者，兩藏之數也。「變鬆」者，金木並而鉛汞就也。「舌動是非生」者，謹言祕煉也。「不可在人前賣弄」者，防不測之禍也。「那裏來，那裏去」者，從東而來，還從東而歸也。此便是保全性命也。「只說自家會」者，必待師傳也。「那消一個時辰，早看見花果山水簾洞，美猴王自知快樂」者，金丹得手也。此又有盤中之盤，謎中之謎，非凡人所能打破，僅是附耳低言口訣中之妙法也。金丹口訣，祖師不能筆之於書，又慮世人終難測識，故於悟空歸洞之後，微示其意，演出一段「斷魔」故事。明歸洞之後，須斷去此魔爲第一工夫也。

猴王爲水中之金，離東而去西。自一去之日，而正北之水即混入於水簾洞中，洞中之猴亦混入於在北水髒，故曰「混世魔王」。正北屬坎，故執有刀；其色黑，故頭戴烏金，身掛皁袍，下穿黑甲，足踏黑靴。坎中有金，惟因混，而成魔也。悟空曰：「我乃正南方。」正南者，離宮也。沒器械，光着頭，紅色衣，勒黃絛，踏烏靴，俱形容離宮之義。中火而鮮金，非沒器械乎！形圓而似日，非光着頭乎！日色之光焰，非紅色衣乎！日行之黃道，非勒黃絛乎！日中之金馬，非踏烏靴乎！最妙在「兩手勾着天邊月」也！月爲真陰，交日而陽魂生，上弦爲左手勾着，下弦爲右手勾着。月圓則陽魂盈，輸而兩手勾着矣。夫能兩手勾着天邊月，而大道完成，而髒魔自斷，故能取魔。金而即爲我用，「頂門一下，砍爲兩段」，妙矣哉！正北坎中之水，一刀兩段，變奇爲偶。坎水已涸，而復歸爲坤，豈非燒得枯乾，盡歸一體之於耶！混去之，孩兒自倏忽還邪。「而水髒洞收不上身之被捉衆猴，己腳躧實地，認得家鄉」，不陷於坎，而填實於離矣。悟空又結出南方無道之言，以指出西方大路仙師。

書中如此筆墨，非洞察陰陽，深明造化，何從測說乎！此所謂」斷魔歸本合元神「也。非」與天同壽的真功果，不死長生的大法門「乎！純陽一得，而孫孫不絕，變化無窮，又何天地幽冥之得以拘束之哉！

# 第三回 四海千山皆拱伏 九幽十類盡除名

李本總批：篇中雲：「凡有九竊者，皆可修仙。」今人且把自家身上檢檢看，誰人沒有九竅。何凡人多而仙人少也？所云一竅不通者，非耶？

坐在龍王家裏要兵器，要披掛，不肯出門，極有主張。但此是妖仙祕法，何今日世上，此法流行，盛至此耶？妖矣！妖矣！把生死簿子一筆勾消，此等舉動，真是天生聖人，不可及也。彼自以爲天生聖人，非妄也。

常言「鬼怕惡人。」今看十王之怕行者，信然！信然！奈何世上反有怕鬼之人乎？若怕鬼之人，定非人也，亦鬼耳！

憺漪子曰：人之有心，塊然耳，兀然耳，而其神明變化，乃至於無窮無極。是神明變化者，心爲之耶，抑心之才爲之也？《西遊》一書，神明變化，總以心猿爲主；而心猿之神明變化，又以如意一棒爲主。蓋心猿者，吾之心；而如意棒者，吾心之才也。心非才不能運動，心猿非棒不能施展。故此回中，首揭出如意棒。心耶意耶，一而已矣。咄咄此棒，能大能小，能長能短，倏而鐵柱子，倏而繡花針，倏而針復爲柱，倏而柱復爲針。神明變化，若似乎一一與心猿相配而成者。則知天地之間，無此棒即無此猴，有此猴即有此棒。此猴既稱天生聖人，則此棒亦可稱天生聖物。

篇中忽着「放下心」三字，是一回中大關鍵。蓋心宜存不宜放，一存則魔死道生，一放則魔生道死。觀猴王以前種種堅猛精專，一心爲道，費多少勤苦修持之功，方得變化隨身，把柄入手。剛逢一個髒魔，便自立刻剿除，成其無生無滅之體。此皆「存心」之大效驗也。奈何大道甫成，一旦心滿意足，便忽地放下心乎？此心才一放下，便有六怪相隨而來。彼六怪，半以魔爲號，舉牛、蛟、鵬三者，則獅、獼、狨可知。名爲六王，實六賊也。心既爲六賊所迷，又安得惺惺如故？於是，樂而醉，醉而睡，睡而勾死人來矣。神昏意亂，樂極悲生，此又「放心」之大效驗也。向使心常存而不放，則六魔藏形滅影，醉安得睡，睡安得死？不然以猴王之神通，可以上山下海，豈獨不能免於勾差之繩索，直待走到幽冥界邊，然後掣出寶貝打爲肉醬乎？觀此，則知此心存放之關即生死之界。三教聖人，門徑不同，工夫各別，其大指所歸，無非教人存心而已矣。

猴屬簿子，老孫將有名者一概勾之，固是快事；但古今來如回夭蹠壽，慶富憲貧，種種不平，令人扼腕，安得一個毛臉雷公，時時打到森羅殿上耶！

昔人云：「聖人之心有七竅。」言在內之竅也。篇中雲：「凡有九竅者皆可修仙。」言在外之竅也。可見凡人之身，內竅具可以作聖，外竅具可以成仙。何當今之世，兩者俱絕響乎？然則此竅未嘗負人，人自負此竅耳。

卻說美猴王榮歸故里，自剿了混世魔王，奪了一口大刀，逐日操演武藝，教小猴砍竹爲標標：即標槍。，削木爲刀，治旗幡，打哨子打哨子：哨子又稱哨葉、嘯葉，卷竹葉在口中吹響，用以軍中警衛。明楊慎《升庵集》卷六十三：「今雲南屯戍之所防盜之處名曰哨。……今俗雲打哨子是也。」，一進一退，安營下寨，頑耍多時。忽然靜坐處，思想道：「我等在此，恐作耍成真，或驚動人王，或有禽王、獸王證夾：四字甚新。認此犯頭犯頭：淮安方言，冒犯的由頭，無意觸怒對方而引起對方的誤會，叫做「認犯頭」或「認泛頭」。一說，不安本分、惹事生非的言行（據王愷《西遊記校注匡補》）。，說我們操兵造反，興師來相殺，汝等都是竹竿木刀，如何對敵？須得鋒利劍戟方可。如今奈何？」衆猴聞說，個個驚恐道：「大王所見甚長，只是無處可取。」正說間，轉上四個老猴，兩個是赤尻馬猿赤尻（kāo）馬猿：紅屁股獼猴。尻，屁股。馬猿，即馬猴，指獼猴。章太炎《新方言·釋動物》：「彌猴，今人謂之馬猴。」，兩個是通背猿猴，走在面前道：「大王，若要治鋒利器械，甚是容易。」悟空道：「怎見容易？」四猴道：「我們這山向東去，有二百里水面，那廂乃傲來國界。那國界中有一王位，滿城中軍民無數，必有金銀銅鐵等匠作。大王若去那裏，或買或造些兵器，教演我等，守護山場，誠所謂保泰長久之機也。」

悟空聞說，滿心歡喜道：「汝等在此頑耍，待我去來。」好猴王，即縱筋斗雲，霎時間過了二百里水面。果然那廂有座城池，六街三巷，萬戶千門，來來往往，人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悟空心中想道：「這裏定有現成的兵器，我待下去買他幾件待：打算，將要。，還不如使個神通覓他幾件倒好。」他就捻起訣來，念動咒語，向巽地上吸一口氣巽地：東南方位。古代以八卦配八方。巽對應東南（按後天卦序）。參見第七回「八卦」條注。，呼的吹將去，便是一陣狂風，飛沙走石，好驚人也：

炮雲起處蕩乾坤炮雲：即炮車雲，一種預示着暴風將來的雲。唐李肇《國史補》：「暴風之候，有炮車雲。」，黑霧陰霾大地昏。

江海波翻魚蟹怕，山林樹折虎狼奔。

諸般買賣無商旅，各樣生涯不見人生涯：這裏意爲生計、職業。。

殿上君王歸內院，階前文武轉衙門。

千秋寶座都吹倒，五鳳高樓幌動根五鳳高樓：即五鳳樓，原是唐洛陽皇宮樓名，唐玄宗曾在此處賜宴。李白有「隱隱五鳳樓，峨峨橫三川」的詩句。明、清皇城午門俗亦稱五鳳樓，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八「午門即俗所謂五鳳樓也」。戲劇小說中多指帝王宮殿的正門。。

風起處，驚散了那傲來國君王，三市六街，都慌得關門閉戶，無人敢走。悟空才按下雲頭，徑闖入朝門裏，直尋到兵器館武庫中，打開門扇看時，那裏面無數器械：刀槍劍戟、斧鉞毛鐮、鞭鈀撾簡、弓弩叉矛鉞（yuè）、毛鐮、撾（zhuā）、簡：均爲武器名。鉞，圓刃，形似斧而較大。毛鐮即鉤鐮，長柄前端有彎刃。撾，同「抓」，樣子像爪子，前端有鉤，可以鉤住敵人。簡，也寫作「鐧」，長條形，較短，有棱，用來砸敵人。，件件俱備。一見甚喜道：「我一人能拿幾何？還使個分身法搬將去罷。」

好猴王，即拔一把毫毛，入口嚼爛，噴將出去，念動咒語，叫聲：「變！」變做千百個小猴，都亂搬亂搶；有力的拿五七件，力小的拿三二件，盡數搬個罄淨罄（qìnɡ）：盡，一無所有。。徑踏雲頭，弄個攝法，喚轉狂風，帶領小猴俱回本處。

卻說那花果山大小猴兒，正在那洞門外頑耍，忽聽得風聲響處，見半空中丫丫叉叉，無邊無岸的猴精，唬得都亂跑亂躲。少時，美猴王按落雲頭，收了雲霧，將身一抖，收了毫毛，將兵器都亂堆在山前，叫道：「小的們，都來領兵器！」衆猴看時，只見悟空獨立在平陽之地，俱跑來叩頭問故。悟空將前使狂風、搬兵器一應事說了一遍。衆猴稱謝畢，都去搶刀奪劍，撾斧爭槍，扯弓扳弩，吆吆喝喝，耍了一日。

次日，依舊排營。悟空會聚羣猴，計有四萬七千餘口。早驚動滿山怪獸，都是些狼蟲虎豹、麖麖（jīng）：鹿的一種，又名馬鹿，黑鹿。體高壯實，棕栗色，性機警，善奔跑。麂獐𤜱、狐狸獾狢、獅象狻猊、猩猩熊鹿、野豕山牛、羚羊青兕、狡兒神獒「滿山怪獸」至「狡兒神獒」：麖（jīnɡ），即水鹿，又稱馬鹿、棕鹿。（bā），同「豝」，大豬。狢（hé），同「貉」，即貉子，樣子像狐狸而肥。狻猊（suān ní），傳說中的一種獅子，能喫虎豹。兕（sì），類似犀牛的一種大野牛。狡兒，少壯的狗。獒，高大凶猛的狗。，各樣妖王，共有七十二洞證夾：亦是地煞之數。，都來參拜猴王爲尊。每年獻貢獻貢：獻上進貢的禮物。，四時點卯點卯：舊時官署上班時間爲卯時（約早晨五點），長官到時點名，故稱點卯。。也有隨班操備的，也有隨節徵糧的，齊齊整整，把一座花果山造得似鐵桶金城，各路妖王又有進金鼓，進彩旗，進盔甲的，紛紛攘攘，日逐家習舞興師日逐家：即「逐日地」。家，相當於助詞「地」。。

美猴王正喜間，忽對衆說道：「汝等弓弩熟諳，兵器精通，奈我這口刀着實榔槺榔槺：也作榔杭、狼犺、郎伉，長大笨重，使用不便。清胡文英《吳下方言考》卷二：「《宋書·文九王傳》：休佑生平狼抗無賴。案，狼抗，大而無用，不可容也。今吳諺謂物之大而無處置放者曰狼抗。」，不遂我意，奈何？」四老猴上前啓奏道：「大王乃是仙聖，凡兵是不堪用凡兵：平平常常的兵器。；但不知大王水裏可能去得？」悟空道：「我自聞道之後，有七十二般地煞變化之功；筋斗雲有莫大的神通；善能隱身遁身，起法攝法隱身遁身，起法攝法：隱身即隱形之術。遁身也是隱形術的一種，但一般藉助外物，且能隨意移動。如明謝肇淛《五雜俎》卷六列五種遁法：「漢時解奴辜、張貂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此後世遁形之祖也。……其法有五，曰金遁，曰木遁，曰水遁，曰火遁，曰土遁。見其物則可隱，惟土遁最捷，蓋無處無土也。」起法攝法，兩種不同的法術。起法指運用法術興起風、雲、雷、電等自然力量。例如《道法會元》記有清微道法中的起風法、起雷法。攝法即攝召之法，用法術召致神靈、鬼魂等。；上天有路，入地有門；步日月無影，入金石無礙；水不能溺，火不能焚。那些兒去不得？」四猴道：「大王既有此神通，我們這鐵板橋下，水通東海龍宮。大王若肯下去，尋着老龍王，問他要件甚麼兵器，卻不趁心？」悟空聞言甚喜道：「等我去來。」

好猴王，跳至橋頭，使一個閉水法，捻着訣，撲的鑽入波中，分開水路，徑入東洋海底。正行間，忽見一個巡海的夜叉夜叉：梵語譯音。是佛教中說的狀貌醜惡，性子兇惡的鬼，喫人，也喫鬼。後來受佛的感化，成爲護法之神，屬天龍八部。天龍八部：一天、二龍、三夜叉、四乾達婆、五阿修羅……等。又，《大日經疏》五：「次於北門當值毘沙門天王，於其左右置夜叉八大將。」說明夜叉已經受神驅使。這裏是指龍王手下的鬼兵。，擋住問道：「那推水來的是何神聖？說個明白，好通報迎接。」悟空道：「吾乃花果山天生聖人孫悟空，證夾：「天生聖人」，如此名號，從何處得來？亙古亙今，不可有兩。是你老龍王的緊鄰，證夾：該用通家眷屬帖子。爲何不識？」那夜叉聽說，急轉水晶宮傳報道水晶宮：也作水精宮。南朝梁任昉《述異記》捲上：「（吳王）闔閭構水精宮，尤極珍怪，皆出之水府。」因謂水神所住之宮殿爲水晶宮。：「大王，外面有個花果山天生聖人孫悟空，口稱是大王緊鄰，將到宮也。」

東海龍王敖廣即忙起身，與龍子龍孫、蝦兵蟹將出宮迎道：「上仙請進，請進。」直至宮裏相見，上坐獻茶畢，問道：「上仙幾時得道，授何仙術？」悟空道：「我自生身之後，出家修行，得一個無生無滅之體。近因教演兒孫，守護山洞，奈何沒件兵器，久聞賢鄰享樂瑤宮貝闕，必有多餘神器，特來告求一件。」

龍王見說，不好推辭，即着鱖都司證夾：種種官名俱趣，但不知有鱉相公否？取出一把大桿刀奉上「即着鱖都司」句：都司，明代武官名，都指揮使司的簡稱，主管一省的軍事。大桿刀，長柄大刀。杆，原作「捍」，今統改爲「杆」。世德堂本「木」旁與「扌」旁常混肜，如「撿」與「檢」，「札」與「扎」等，今隨文改爲常用字，後不出注。。悟空道：「老孫不會使刀，乞另賜一件。」龍王又着鮊大尉鮊（bó）大尉：鮊又叫白魚，也稱鱎。身體側扁，大口，腹部有肉棱。大尉即太尉，秦漢時期爲全國軍事首腦，一般用作對武官的尊稱。，領鱔力士，擡出一杆九股叉來。悟空跳下來，接在手中，使了一路，放下道：「輕！輕！輕！又不趁手！再乞另賜一件。」龍王笑道：「上仙，你不曾看這叉，有三千六百斤重哩。」悟空道：「不趁手！不趁手！」

龍王心中恐懼，又着鯾提督、鯉總兵擡出一柄畫杆方天戟鯾（biān）提督、鯉總兵：鯾，即魴魚。提督、總兵，都是武官名。明代有提督京營戎政等，多以勳戚大臣及太監充任。明代遣將出徵，有總兵官、副總兵官以統領軍務。其後總兵官鎮守一方，漸成常駐武官，簡稱總兵。，那戟有七千二百斤重。悟空見了，跑近前接在手中，丟幾個架子，撒兩個解數，插在中間道：「也還輕！輕！輕！」老龍王一發害怕道：「上仙，我宮中只有這根戟重，再沒甚麼兵器了。」悟空笑道：「古人云：『愁海龍王沒寶哩！』李旁：好。你再去尋尋看。若有可意的，一一奉價奉價：按價錢付費，這是孫悟空的客氣說法，其實根本沒有付錢。。」龍王道：「委的再無委的：確實，真的。。」

正說處，後面閃過龍婆、龍女道：「大王，觀看此聖，決非小可。我們這海藏中海藏：佛教傳說，海龍王擁有無數寶藏。如《龍樹菩薩傳》稱高僧龍樹被龍王帶入海中，「於宮殿中開七寶藏，發七寶華函，以諸方等深奧經典無量妙法授之」。，那一塊天河定底的神珍鐵，這幾日霞光豔豔，瑞氣騰騰，敢莫是該出現遇此聖也？」龍王道：「那是大禹治水之時，定江海淺深的一個定子定江海淺深的一個定子：金箍棒的藝術形象，似是融合了江河淺水中試水的探竿（也稱點竿、探水竿）和深海中系船的「碇子」而來。明《海道經》：「勤戳點竿，尋投長灘一丈八尺，漸漸減至一丈五尺。」《古尊宿語錄》卷三十八：「人將語試，水將杖試。」是棍棒能測水深。碇子，即船錨的前身。也寫作矴、椗。有石碇、木碇。大型海船碇子一般作長柱狀，重達千斤，繫繩索拋入水底，使船停泊。量取碇繩的長度可知水深（按：碇石笨重，海船測深一般用小鉛錘系細繩代替）。如宋洪邁《夷堅乙志》卷三測龍旋窩深：「以小繩數十丈矴石墜入穴內。」宋劉弇《獨遊狼山記》：「今之山……前五十載，海也。其深蓋碇絲千尋莫能測。」975年福建泉州法石鄉出土宋元時期碇石，爲一條兩米餘長石柱。又木碇用粗長原木製造，常用鐵箍加固。金箍棒的形狀也是「一根鐵柱子」，重萬餘斤，兩頭有箍。。是一塊神鐵，能中何用？」龍婆道：「莫管他用不用，且送與他，憑他怎麼改造，送出宮門便了。」

老龍王依言，盡向悟空說了。悟空道：「拿出來我看。」龍王搖手道：「扛不動！抬不動！須上仙親去看看。」悟空道：「在何處？你引我去。」龍王果引導至海藏中間，忽見金光萬道。龍王指定道：「那放光的便是。」悟空撩衣上前，摸了一把，乃是一根鐵柱子，約有鬥來粗，二丈有餘長。他盡力兩手撾過道撾過：抓過。：「忒粗忒長些，再短細些方可用。」說畢，那寶貝就短了幾尺，細了一圍。李旁：也奇。證夾：此亦是說心，其通神靈秒如此。悟空又顛一顛道：「再細些更好！」那寶貝真個又細了幾分。悟空十分歡喜，拿出海藏看時，原來兩頭是兩個金箍，中間乃一段烏鐵；緊挨箍有鐫成的一行字，喚做「如意金箍棒，重一萬三千五百斤」一萬三千五百斤：中醫著作《難經》、宋代邵雍及道教內丹術等都認爲人一天的呼吸次數爲「一萬三千五百息」，此數字與金箍棒重量相同，似有一定的關係。。心中暗喜道：「想必這寶貝如人意。」一邊走，一邊心思口唸，手顛着道：「再短細些更妙！」拿出外面，只有二丈長短，碗口粗細。證夾：心之妙如此。你看他弄神通，丟開解數，打轉水晶宮裏。唬得老龍王膽戰心驚，小龍子魂飛魄散；龜鱉黿鼉皆縮頸，魚蝦鰲蟹盡藏頭。

悟空將寶貝執在手中，坐在水晶宮殿上，對龍王笑道：「多謝賢鄰厚意。」龍王道：「不敢，不敢。」悟空道：「這塊鐵雖然好用，還有一說。」龍王道：「上仙還有甚說？」悟空道：「當時若無此鐵，倒也罷了；如今手中既拿着他，身上更無衣服相趁，奈何？你這裏若有披掛，索性送我一付，一總奉謝。」龍王道：「這個卻是沒有。」悟空道：「『一客不犯二主』，若沒有，我也定不出此門。」李旁：此法如今反流傳矣。龍王道：「煩上仙再轉一海，或者有之。」悟空又道：「『走三家不如坐一家』，千萬告求一副。」龍王道：「委的沒有；如有即當奉承奉承：這裏指饋贈。。」悟空道：「真個沒有，就和你試試此鐵！」龍王慌了道：「上仙，切莫動手！切莫動手！待我看舍弟處可有，當送一副。」悟空道：「令弟何在？」龍王道：「舍弟乃南海龍王敖欽、北海龍王敖順、西海龍王敖閏是也西海龍王敖閏：下文南海龍王敖欽提出要捉拿孫悟空，世德堂本中西海龍王的名字反而變成了敖順，這應是傳刻之誤。閏、順音近，故書中西、北二海龍王名字常常混淆。今參照其他版本，本回統一定爲西海龍王敖閏，北海龍王敖順。。」悟空道：「我老孫不去！不去！俗語謂『賒三不跌見二』賒三不跌見二：賒賣三件貨不如收現款賣兩件貨。意思是空許再多的好處，也比不上眼前現有的實惠。見，同「現」。今隨文改作常用字，後不出注。，只望你隨高就低的送一副便了。」李旁：有見識。老龍道：「不須上仙去。我這裏有一面鐵鼓，一口金鐘，凡有緊急事，擂得鼓響，撞得鐘鳴，舍弟們就頃刻而至。」悟空道：「既是如此，快些去擂鼓撞鐘！」

真個那鼉將便去撞鐘，鱉帥即來擂鼓。霎時，鐘鼓響處，果然驚動那三海龍王，須臾來到，一齊在外面會着敖廣道：「大哥，有甚緊事，擂鼓撞鐘？」老龍道：「賢弟，不好說！有一個花果山甚麼天生聖人，早間來認我做鄰居，後要求一件兵器，獻鋼叉嫌小，奉畫戟嫌輕。將一塊天河定底神珍鐵，自己拿出，丟了些解數解數：武術的套路。。如今坐在宮中，又要索甚麼披掛。我處無有，故響鐘鳴鼓，請賢弟來。你們可有甚麼披掛，送他一副，打發出門去罷了。」敖欽聞言，大怒道：「我兄弟們，點起兵，拿他不是！」老龍道：「莫說拿！莫說拿！那塊鐵，挽着些兒就死，磕着些兒就亡，挨挨兒皮破，擦擦兒筋傷！」西海龍王敖閏說：「二哥不可與他動手；且只湊副披掛與他，打發他出了門，啓表奏上上天，天自誅也。」北海龍王敖閏道：「說的是。我這裏有一雙藕絲步雲履哩。」西海龍王敖順道：「我帶了一副鎖子黃金甲哩。」南海龍王敖欽道：「我有一頂鳳翅紫金冠哩。」老龍大喜，引入水晶宮相見了，以此奉上。悟空將金冠、金甲、雲履都穿戴停當，使動如意棒，一路打出去，對衆龍道：「聒噪聒噪：打攪。！聒噪！」四海龍王甚是不平，一邊商議進表上奏不題。

你看這猴王，分開水道，徑回鐵板橋頭，攛將上來，只見四個老猴領着衆猴，都在橋邊等候。忽然見悟空跳出波外，身上更無一點水溼，金燦燦的走上橋來。唬得衆猴一齊跪下道：「大王，好華彩耶！好華彩耶！」悟空滿面春風，高登寶座，將鐵棒豎在當中。那些猴不知好歹，都來拿那寶貝，卻便似蜻蜓撼鐵樹，分毫也不能禁動禁：這裏意爲勝任，能夠。。一個個咬指伸舌道：「爺爺呀，這般重，虧你怎的拿來也！」悟空近前，舒開手，一把撾起，對衆笑道：「物各有主。這寶貝鎮於海藏中，也不知幾千百年，可可的今歲放光可可的：恰好，恰巧。。龍王只認做是塊黑鐵，又喚做天河鎮底神珍。那廝每都扛抬不動每：同「們」。，請我親去拿之。那時此寶有二丈多長，鬥來粗細；被我撾他一把，意思嫌大，他就小了許多；再教小些，他又小了許多；再教小些，他又小了許多；急對天光看處，上有一行字，乃『如意金箍棒，一萬三千五百斤』。你都站開，等我再叫他變一變着。」

他將那寶貝顛在手中，叫：「小！小！小！」即時就小做一個繡花針兒相似，可以揌在耳朵裏面藏下揌：同「塞」。堵塞。耳朵：世德堂本「耳朵」通作「耳躲」，今統改爲「耳朵」，後不出注。。李旁：此棒也有些猴氣。證夾：心之靈妙如此。●猴即是棒，棒即是猴。衆猴駭然，叫道：「大王，還拿出來耍耍！」猴王真個去耳朵裏拿出，託放掌上叫：「大！大！大！」即又大做鬥來粗細，二丈長短。他弄到歡喜處，跳上橋，走出洞外，將寶貝揝在手中揝：同「攥」。抓住，握住。，使一個法天像地的神通，把腰一躬，叫聲：「長！」他就長的高萬丈，頭如太山，腰如峻嶺，眼如閃電，口似血盆，牙如劍戟；李旁：只是口太小了。手中那棒，上抵三十三天三十三天：佛教和道教都有三十三天的說法，道教的三十三天以東、西、南、北各八天，加上中間最高的大羅天，合稱三十三天。天，此謂神仙居住的天界。，下至十八層地獄，把些虎豹狼蟲，滿山羣怪，七十二洞妖王七十二洞：七十二是地煞數，地煞一般被認爲凶神。因此，以七十二妖洞對應地煞數。，都唬得磕頭禮拜，戰兢兢魄散魂飛。霎時收了法像，將寶貝還變做個繡花針兒，藏在耳內，證夾：心之妙如此。復歸洞府。慌得那各洞妖王，都來參賀。

此時遂大開旗鼓，響振銅鑼。廣設珍饈百味，滿斟椰液萄漿，與衆飲宴多時。卻又依前教演。猴王將那四個老猴封爲健將，將兩個赤尻馬猴喚做馬流二元帥馬流：也寫作「馬留」，馬流即猴子。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五：「北人諺語曰胡孫（即猢猻）爲馬流。」馬流當源於北方少數民族語言，如滿語至今稱猴子爲monio，是其遺蹟。，兩個通背猿猴喚做崩芭二將軍崩芭：不詳其義，可能也來自元代以後少數民族語言的擬音，如蒙古語小老虎即謂之bambar，音「班巴爾」。「崩芭將軍」或意即「虎將」。。證夾：馬、流、崩、芭似無意義，卻有諧趣。將那安營下寨，賞罰諸事，都付與四健將維持。他放下心，證夾：三字要緊，此是生死關頭。日逐騰雲駕霧，遨遊四海，行樂千山。施武藝，遍訪英豪；弄神通，廣交賢友。此時又會了個七弟兄，乃牛魔王、蛟魔王、鵬魔王、獅𤝛王、獼猴王、𤟹狨王獅（tuó）王：實際並無名爲「獅」的動物。山西現存有宋元時期隊戲《迎神賽社四十曲禮節傳簿》，演唐僧取經故事，第一站即「師陀國」。元明時期朝鮮漢語教科書《樸通事諺解》關於《西遊記》的註文中，也稱唐僧取經第一站是「師陀國」，只說「遇猛虎毒蛇之害」，與獅子精爲兩個故事，可見「師陀」本是傳說中地名。元雜劇《二郎神醉射鎖魔鏡》中有「八角師陀鬼」（此鬼《南遊記》作「八角頭陀」），又寫作「獅陀鬼」，轉寫爲「獅駝」，則已與獅子精相牽合了。狨（yú rónɡ）王：即禺，是一種長尾猿。郭璞注《山海經·南山經》稱「禺似獼猴而大，赤目長尾」。狨即金絲猴，又稱金線狨。，證夾：六王之內，後來只有牛魔王出現狠作對頭。可見禽獸之性，始爲兄弟，終爲仇敵，舉一牛可以例其餘。連自家美猴王七個。日逐講文論武，走斝傳觴斝（jiǎ）：古代酒器，三足，圓口，頂緣帶兩根立柱。觴（shānɡ）：盛滿酒的杯子，後用作酒杯的統稱。，絃歌吹舞，朝去暮回，無般兒不樂。把那萬里之遙，只當庭闈之路庭闈：內舍。，所謂點頭徑過三千里，扭腰八百有餘程。

一日，在本洞分付四健將安排筵宴，請六王赴飲，殺牛宰馬，祭天享地，着衆怪跳舞歡歌，俱喫得酩酊大醉。送六王出去，卻又賞𤛮大小頭目賞：犒勞。，欹在鐵板橋邊松陰之下欹（qī）：歪斜，傾斜。，霎時間睡着。四健將領衆圍護，不敢高聲。

只見那美猴王睡裏見兩人拿一張批文，上有「孫悟空」三字，走近身，不容分說，套上繩，就把美猴王的魂靈兒索了去，踉踉蹌蹌，直帶到一座城邊。猴王漸覺酒醒，證夾：此時還能放下心否？忽抬頭觀看，那城上有一鐵牌，牌上有三個大字，乃「幽冥界」。美猴王頓然醒悟道：「幽冥界乃閻王所居，何爲到此？」那兩人道：「你今陽壽該終，我兩人領批，勾你來也。」猴王聽說，道：「我老孫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已不伏他管轄，怎麼朦朧朦朧：這裏意爲糊塗。，又敢來勾我？」那兩個勾死人只管扯扯拉拉勾死人：又作勾司人，傳說中的勾魂鬼。，定要拖他進去。這猴王惱起性來，耳朵中掣出寶貝，證夾：此寶貝夢中亦帶去耶？幌一幌，碗來粗細；略舉手，把兩個勾死人打爲肉醬。自解其索，丟開手，輪着棒輪：即「掄」，揮動。，打入城中。唬得那牛頭鬼東躲西藏，馬面鬼南奔北跑牛頭鬼、馬面鬼：佛教傳說中陰間的鬼卒。《楞嚴經》卷八有「牛頭獄卒，馬頭羅剎」，世俗遂改「馬頭」作「馬面」。，衆鬼卒奔上森羅殿，報着：「大王！禍事！禍事！證夾：森羅殿前報禍事，真是奇聞！外面有一個毛臉雷公打將來了雷公：司雷的神，民間傳說中有的是鳥形，有的是牛形，而以猴形人身居多，雷公的畫像和雕塑經常出現在各地的廟宇裏，比較容易見到。《永樂大典》卷二九四八《雷神》詩「我聞古老說雷神，身矮長毫目爍金」。所以人們經常用雷公比喻孫悟空。！」

慌得那十代冥王急整衣來看；見他相貌兇惡，即排下班次，應聲高叫道：「上仙留名！上仙留名！」猴王道：「你既認不得我，怎麼差人來勾我？」十王道：「不敢！不敢！李旁：閻王也怕惡人。想是差人差了。」猴王道：「我本是花果山水簾洞天生聖人孫悟空。你等是甚麼官位？」十王躬身道：「我等是陰間天子十代冥王十代冥王：即十殿閻王。在中國早期的神話傳說中，地府的主宰者是泰山神。後來隨着佛教傳入，地府的主宰成爲閻羅王，但只有一人，下設若干僚屬而已。《佛祖統記》卷三十三：「世傳唐道明和尚神遊地府，見十王分治亡人，因傳名世間。」自此民間傳說中地府主宰開始變多。中晚唐以後，出現了十殿閻王的說法，佛典中較早講十殿閻王的，如《預修十王生七經》。。」悟空道：「快報名來，免打！」十王道：「我等是秦廣王、初江王、宋帝王、仵官王、閻羅王、平等王、泰山王、都市王、卞城王、轉輪王。」悟空道：「汝等既登王位，乃靈顯感應之類靈顯感應：神明靈驗。感應，指神明對人事的反響。，爲何不知好歹？我老孫修仙了道，與天齊壽，超升三界之外，跳出五行之中，爲何着人拘我？」十王道：「上仙息怒。普天下同名同姓者多，證夾：推得妙。敢是那勾死人錯走了也？」悟空道：「胡說！胡說！常言道：『官差吏差，來人不差官差吏差，來人不差：諺語，意思是無論有什麼樣的過錯，奉命而來的人沒有過錯。。』你快取生死簿子來我看！」

十王聞言，即請上殿查看。悟空執着如意棒，徑登森羅殿上，正中間南面坐下。十王即命掌案的判官取出文簿來查。那判官不敢怠慢，便到司房裏司房：本是元明時州縣衙門裏負責記錄口供、管理案卷的文書部門，位於大堂兩側。道教和民間信仰受此影響，認爲地府也有各種職能機構，就產生了「七十二司」或「七十六司」的說法，如速報司、生死司等。，捧出五六簿文書並十類簿子，逐一查看。臝蟲、毛蟲、羽蟲、昆蟲、鱗介之屬，俱無他名。又看到猴屬之類，原來這猴似人相，不入人名；似臝蟲，不居國界；似走獸，不伏麒麟管；似飛禽，不受鳳凰轄。另有個簿子，悟空親自檢閱，直到那槐字一千三百五十號上槐字：楊閩齋本同。古代習慣用《千字文》編號，如「天地玄黃」句，可編爲「天」字、「地」字、「玄」字、「黃」字等。《千字文》有「路俠槐卿」句，則編號中可以有「槐」字。李卓吾評本及以後刻本均改爲「魂字」，亦合文意。，證夾：三四一千二，三五一百五，正合三三之數。方注着孫悟空名字，乃天產石猴，該壽三百四十二歲，善終。證夾：荒唐極矣，說來卻是逼真。奇絕奇絕。●三百者，十個三十也；又加三個十，三個四，恰是三百四十二，亦是三三之數。悟空道：「我也不記壽數幾何，且只消了名字便罷。取筆過來！」李旁：爽利，的是妙人。那判官慌忙捧筆，飽掭濃墨掭（tiàn）：用筆調蘸墨汁。。悟空拿過簿子，把猴屬之類，但有名者，一概勾之。捽下簿子道捽（zuó）：投，扔。：「了帳！了帳！今番不伏你管了！」一路棒，打出幽冥界。證夾：前番水晶宮前一路棒，此番森羅殿，又是一路棒，總來把柄在手，任從登山下海，上天天入地，橫衝直撞，無所不可。那十王不敢相近，都去翠雲宮同拜地藏王菩薩地藏王菩薩：即地藏菩薩，佛教認爲他是幽冥教主，發誓「地獄不空誓不成佛，衆生度盡方證菩提」，所以爲陰間的最高主宰。，商量啓表奏聞上天，不在話下。

這猴王打出城中，忽然絆着一個草紇繨草紇繨：草結。紇繨，同「疙瘩」。，跌了個躘踵躘踵（lónɡ zhǒnɡ）：踉蹌欲跌倒而搶步支持站住。，猛的醒來，乃是南柯一夢南柯一夢：即一場夢。唐李公佐著《南柯太守傳》，敘述淳于棼在夢中進入一棵大槐樹中的螞蟻國，在南柯（大樹南邊的樹枝）做了二十年官，享盡榮華富貴，醒來方覺一場空虛，後來就把「南柯」作爲夢的代稱。。才覺伸腰，只聞得四健將與衆猴高叫道：「大王，吃了多少酒，睡這一夜，還不醒來？」悟空道：「睡還小可，我夢見兩個人，來此勾我，把我帶到幽冥界城門之外，卻纔醒悟，是我顯神通，直嚷到森羅殿，與那十王爭吵，將我們的生死簿子看了，但有我等名號，俱是我勾了，都不伏那廝所轄也。」衆猴磕頭禮謝。自此，山猴多有不老者，以陰司無名故也。美猴王言畢前事，四健將報知各洞妖王，都來賀喜。不幾日，六個義兄弟，又來拜賀；一聞銷名之故，又個個歡喜，每日聚樂不題。

卻表啓那高天上聖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一日，駕坐金闕雲宮靈霄寶殿，聚集文武仙卿早朝之際，忽有丘弘濟真人啓奏道丘弘濟真人：《西遊記》中四大天師之一，應是道教全真派祖師丘處機及其掌教弟子李志常的合稱（據李時人《西遊記論略》）。李志常被元武宗封爲「真常妙應顯文弘濟大真人」，著有《長春真人西遊記》，記述其師丘處機自山東出發前往西域覲見成吉思汗的事蹟。此書很長一段時間內與小說《西遊記》相混。許多人認爲小說《西遊記》系丘處機所作。真人，修仙得道的人。詳可參見第二十六回「太乙散數，未入真流二句」條注。：「萬歲，通明殿外，有東海龍王敖廣進表，聽天尊宣詔。」玉皇傳旨：「着宣來。」敖廣宣至靈霄殿下，禮拜畢。旁有引奏仙童接上表文。玉皇從頭看過。表曰：

「水元下界東勝神洲東海小龍臣敖廣啓奏大天聖主玄穹高上帝君水元下界：道教稱天空爲上元，陸地爲中元，水中爲下元。水元和後文的下元都指水中。：近因花果山生水簾洞住妖仙孫悟空者，欺虐小龍，強坐水宅，索兵器，施法施威；要披掛，騁兇騁勢騁：同「逞」。。驚傷水族，唬走龜鼉。南海龍戰戰兢兢，西海龍悽悽慘慘，北海龍縮首歸降，臣敖廣舒身下拜。獻神珍之鐵棒，鳳翅之金冠，與那鎖子甲、步雲履，以禮送出。他仍弄武藝，顯神通，但云：『聒噪！聒噪！』果然無敵，甚爲難制，臣今啓奏，伏望聖裁聖裁：對君王決策的尊稱。。懇乞天兵，收此妖孽，庶使海嶽清寧，下元安泰下元：道教稱天、地、水爲「三元」。《雲笈七籖》卷五十六：「夫混沌分後，有天、地、水三元之氣，生成人倫，長養萬物。」道家稱天爲「上元」，稱水爲「下元」，也即「表文」中開頭說的「水元下界」。。奉奏。」

聖帝覽畢，傳旨：「着龍神回海，朕即遣將擒拿。」老龍王頓首謝去。下面又有葛仙翁天師啓奏道葛仙翁天師：即葛玄，字孝先，三國時的方士。後世認爲他成仙，稱爲天師。：「萬歲，有冥司秦廣王齎奉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薩表文進上齎奉：捧持。。」旁有傳言玉女接上表文，玉皇亦從頭看過。表曰：

「幽冥境界，乃地之陰司。天有神而地有鬼，陰陽輪轉；禽有生而獸有死，反覆雌雄。生生化化，孕女成男，此自然之數，不能易也。今有花果山水簾洞天產妖猴孫悟空，逞惡行兇，不服拘喚。弄神通，打絕九幽鬼使九幽：地下極深的地方，這裏指地獄。；恃勢力，驚傷十代慈王。大鬧森羅，強銷名號。致使猴屬之類無拘，獼猴之畜多壽；寂滅輪迴，各無生死。貧僧具表，冒瀆天威冒瀆：冒犯，褻瀆。這裏是謙辭，意思是用這點微不足道的事情來冒犯上天的威嚴。。伏乞調遣神兵，收降此妖，整理陰陽，永安地府。謹奏。」

玉皇覽畢，傳旨：「着冥君迴歸地府，朕即遣將擒拿。」秦廣王亦頓首謝去。

大天尊宣衆文武仙卿，問曰：「這妖猴是幾年產育，何代出身，卻就這般有道？」一言未已，班中閃出千里眼、順風耳道：「這猴乃三百年前天產石猴。當時不以爲然，不知這幾年在何方修煉成仙，降龍伏虎，強銷死籍也。」玉帝道：「那路神將下界收伏？」言未已，班中閃出太白長庚星太白長庚星：即金星之神，金星是九大行星之一，是天空中最明亮的星，出現在東方稱啓明，出現在西方稱長庚。故這裏稱太白長庚星。，俯伏啓奏道：「上聖，三界中凡有九竅者，皆可修仙凡有九竅者，皆可修仙：道教常有「天有九星，地有九州，人有九竅」的說法，認爲生有九竅方合乎天地之理，可以修仙。梁丘子注《黃庭經》「七曜九元冠生門」：「九元：九辰，即人之九竅，廢一不可。」。李旁：着眼。奈此猴乃天地育成之體，日月孕就之身，他也頂天履地，服露餐霞；今既修成仙道，有降龍伏虎之能，與人何以異哉？臣啓陛下，可念生化之慈恩生化之慈恩：生化，生育。古代認爲天最大的仁德就是生育萬物，參見第一回「覆載羣生」條注。，降一道招安聖旨招安：勸說反抗者投降歸順。，把他宣來上界，授他一個大小官職，與他籍名在籙籍名在籙：把名字登記在仙籙上。籍，此指登記入冊。，拘束此間，若受天命，後再升賞；若違天命，就此擒拿。一則不動衆勞師，二則收仙有道也。」證夾：老長庚所見甚是。●「收仙有道」四字，杜撰得妙。玉帝聞言甚喜，道：「依卿所奏。」即着文曲星官修詔文曲星官：道教《北斗經》中認爲北斗九星（七星和斗柄旁兩顆小星輔、弼）各有尊神，第四名玄冥文曲紐星君。又北斗上方有六顆星，稱爲文昌宮，主管功名文運。又四川梓潼原有張亞（一作「惡」、「堊」）子祠，祭祀一位傳說在晉代陣亡的將領張亞子，也主管功名，元代封張亞子神爲文昌帝君。後來道教北斗崇拜中的文曲星君與民間崇祀的文昌帝君逐漸混淆。，着太白金星招安。

金星領了旨，出南天門外，按下祥雲，直至花果山水簾洞。對衆小猴道：「我乃天差天使，有聖旨在此，請你大王上界，快快報知！」洞外小猴，一層層傳至洞天深處，道：「大王，外面有一老人，揹着一角文書角：量詞，封，份。常用在信件、公文的前面。，證夾：如畫。言是上天差來的天使，有聖旨請你也。」美猴王聽得大喜，道：「我這兩日正思量要上天走走，卻就有天使來請。」叫：「快請進來！」猴王急整衣冠，門外迎接。金星徑入當中，面南立定道：「我是西方太白金星，奉玉帝招安聖旨下界，請你上天，拜受仙籙。」悟空笑道：「多感老星降臨。」教：「小的們！安排筵宴款待。」金星道：「聖旨在身，不敢久留；就請大王同往，待榮遷之後，再從容敘也。」悟空道：「承光顧，空退空退：客人沒有享用什麼就離開了，義同怠慢。！空退！」即喚四健將，分付：「謹慎教演兒孫，待我上天去看看路，卻好帶你們上去同居住也。」四健將領諾。這猴王與金星縱起雲頭，升在空霄之上，正是那：

高遷上品天仙位，名列雲班寶籙中。

畢竟不知授個甚麼官爵，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已言得師真傳，知之真而行之果，足以破妄歸真，而元神不昧矣。然雖無神不昧，不能攢簇五行，和合四象，終非金丹大道，猶是一己之陰，更何能脫生死，出輪迴哉？故仙翁急於此回發明還丹之妙旨，細演作用之神通，使人不落中下二乘之途耳。

「美猴王自奪混世魔王一口大刀，教小猴破竹爲標，削木爲刀，又在傲來國攝取兵器，又得七十二洞妖王獻貢，把一座花果山造的是鐵桶金城。」此防前顧後，集義而生，根本堅固，可謂長久之計矣。然既根本堅固，須要在此根本上再下一番工夫，作出驚天動地大事大業來，方謂得真。但大事大業，必得真把柄，真慧器，方能隨心如意，一直行去，無阻無擋。故猴王道：「我這口刀着實狼犺，不速我意，奈何？」夫刀者殺機也，有殺無生，金丹不成，如何遂意？若欲遂意，非有生有殺，生殺如一之法寶不能。四猴說出「本洞鐵板橋下，水通東海龍宮，尋着龍王問他要件兵器，卻不稱心？」

「東」者，生氣之鄉；「海」者，聚水之處，生物之本；「龍」者，興雲致雨，生物之德。由殺求生，以生濟殺，生殺兼全，方是法寶。此金丹一定不易之道，如鐵板之印證然。且東龍者，我家也，求慧器當問我家，何雲「問他』？特以慧器原是我家之物，因爲後天所陷，不屬於我。如金在水中，爲水中之金，未歸則爲他家，已歸則爲我家，問他要而爲我有。他家我家，俱是一家，只在未歸已歸分別之。故本洞橋下水通龍宮，雖問他要，卻在本洞，不於外求也。

龍宮者，《乾》卦卦爻圖略也，龍王取出一把大刀，乃《乾》之初九也，九爲陽象，初爲大，故爲《乾》之初九。又擡出一杯九股叉，乃《乾》之九四也，義與四同，故爲《乾》之九四，合數四九三十六，故爲三千六百斤重。又擡出畫杆方天戟，統三爻，九三、九四、上九也，三乃木數，木能生火，青紅相交爲畫杆，四形方，天在上，總三爻取象爲畫杆方天戟；統三爻，三九、四九、一九，爲八九七千二百斤重。諸兵器皆不用者，初九下也，九二時會也，九三行事也，九四自試也，上九窮之災也，諸爻不失之太過，即失之不及，俱未可如意，故不用。及說出「海藏中，一塊天河定底神珍鐵，是大禹治水之時，定江海淺深一個走子，是一塊神鐵，能中何用？」此《乾》之九五，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一塊天河走底神珍鐵」者，水中之金也；「定江海淺深一個定子，是一塊神鐵」者，惟精惟一，一而神也。「能中何用」，允執厥中，兩而化也。精一執中，一神兩化，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位天地，育萬物，所以有金光萬道，非大勇大力天縱之聖人，扛不動，抬不動。猴王兩手撾過，粗細長短，隨心所欲，正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號如意金箍棒。「其本來鬥來粗細」者，方圓如一也；「二丈長短」者，陰陽混合也；「中間一段烏鐵，兩頭兩個金箍」者，執兩用中也；「重一萬三千五百斤」者，《乾》元用九，乃九千斤，又五九四千五百斤，合之爲一萬三千五百斤；「悟空將寶貝執在手中，坐在水晶宮殿上」者，即九五飛龍在天，位乎天德也。

「索求一件衣甲」者，內外如一也；「一客不煩二主者」，兩而合一也；「走三家不如坐一家」者，三家歸一也；「千萬告求一件」者，萬殊歸一也；「隨高就低的送一副便了」者，用權行一也。「問東海敖廣討神器」者，攢簇木也；「北海敖順送一雙藕絲履」者，攢簇水也；「西海敖閏送一副鎖子黃金甲」者，攢族金也；「南海敖欽送一頂風翅紫金冠」者，攢簇火也。共東西南北之金木水火，而合成一中。「全身披掛，金燦燦走上鐵板橋來」，四象和合，五行攢簇，而金丹成矣。

「猴王使一個法天象地的神通，那棒上抵三十三天，下至十八層地獄，霎時收了法象，將寶貝變作個繡花針藏在耳內。」噫！金丹成就，靈通感應，變化不拘，顯諸仁而裁請用，發於萬而定於一，能大能小，能收能放，縱橫天地莫有遮欄，從容中道聖人矣。最神妙處，是「將寶貝還變作個繡花針藏在耳內」，這些子機祕，非師罔知，乃其師附耳低言之妙旨，故用時在耳朵裏取，收時在耳朵裏藏。但大匠誨人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須由勉抵安，若不到五行攢簇處，未可遽然如意。試觀悟空，始而奪混世魔之刀，既而攝傲來國之兵器，又既而得七十二洞之獻貢，又既而得四海龍王之寶，無非由勉抵安之功，果抵於安，從心所欲不踰矩，自然金丹成就而如意。《語真》所謂「四象會時玄體就，五行全處紫金明。脫胎入口身通聖，無限龍神盡失驚。」提綱「四海千山皆拱服」者，即此也。修行者到的金丹成就，可以放下心，日日快樂睡的着矣。

「猴王睡裏，見兩個勾死人，拿一張批文，上有孫悟空三字，近身不容分說，套上繩，就把猴王魂靈兒索了去。」自來解《西遊》，直解悟空是心，何不解勾死人是心乎？直解心者而不解，不宜解心者而乃解，心且不知，何況於道？真是癡人說夢耳。勾死人爲心，吾於何知之？吾於悟空放下心知之。未放下心，勾死人不來，非不來也，來之而不識也；放下心而勾死人即來，非真來也，未來而早知也。其勾也，是悟空勾其勾死人，非勾死人勾悟空。悟空者，道心也，道心非心；勾死人者，人心也，人心爲心。道心乃天堂，人心爲地獄，可知人心即勾死人也。道心者，一心也；人心者，二心也。道心至善而無惡，人心有善而有惡；有善有惡，是非相雜，邪正相混，於謀百智，日夜不休，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常行死路。一切世人，以苦爲樂，以假作真，不知死活，皆被兩個勾死人索去，故逃不得閻羅之手。惟悟空醒悟此理，「惱起性來，把兩個勾死人打爲肉醬，自解其索。」是悟空因放下心而勾死人即死，因勾死人死而索自解也。

打入幽冥，叫十王取生死薄子察看，直到一千三百五十號，上方註名字，乃天產石猴，正《乾·九五》之數，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該壽三百四十二歲，善終。」三爲木數，百者一百，一爲水，四爲金，十爲土，二爲火，五行攢簇，有《乾·九五》大人剛健中正之象。夫九五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位乎天德，合乎吉凶，大人至善之德也。善之至，即是壽之終。善惡之善，不離乎陰陽；至善之善，直本乎太極。九五龍德中正，太極之象，道歸太極，無生無死矣。

「取筆過來，把猴屬之類，但有名者，一概勾銷，摔下簿子道：「了帳！了帳！今番不伏你管了。」一路棒打出幽冥地界。」說到此地，未免諸天及人皆當驚疑，殊不知猶是說破令人失笑也。何言之？悟空之銷生死簿，並不在見十五時銷之，已於打死兩個勾死人時銷之矣；猶不在打死兩個勾死人時銷之，已於睡着時銷之矣；猶不在睡着時銷之，已於放下心時銷之矣。總之一放下心，早已了帳，不伏閻王管了。安得世間有個決烈男子，勇猛丈夫，將兩個勾死人一棒打殺，爲天下希有之事歟？試觀龍王表奏：強坐水宅索兵器；冥主表奏：大鬧森羅消死籍。正以表其慧器入手，死籍即銷，此提綱「九幽十類盡除名」之旨。

「千里眼順風耳，奏說天產石猴，不知何方修煉成真，降龍伏虎，強銷死籍。」非不知也，此仙翁譏誚世之迷徒，不知有降龍伏虎，銷死籍之道耳。金星奏道：「三界中凡有九竅者，皆可修仙，此猴乃天地育成之體，日月孕就之身，今既修成仙道，有降龍伏虎之能，與人何異？」

噫！人人俱是天地育成之體，日月孕就之身，人人可以降龍伏虎，人人可以強銷死籍，奈人不自力，自暴自棄，甘爲地獄之鬼，真乃獸之不如乎！觀悟空銷去幽冥之死籍，即有天上之招安，由微而顯，自卑登高，出此入彼，感應神速，金丹之效，有如此耳。

詩曰：

分明一味水中金，收得他來放下心。

攢族五行全體就，長生不死鬼神欽。

悟一子曰：此發明金丹大道，乃水中金之一物，能得其真者，則凡地下之自近而遠，自顯而幽，無所障礙，而一如我意之展施也。

猴王自得混世魔一口之金，旋取傲來國武庫之金，復收七十二洞獻貢之金，花果山成鐵桶金城。根本已固，摩遠勿屆，但未及通神也，故猴王曰：「我這口刀，着實狼犺，不遂我意。」蓋此道貴於中正純粹，方能所向無前。則入海博求之舉，不可已矣。從鐵板橋下而入求「鐵板」，一定之理也。自稱天生聖人，無生無滅，自命非凡，必須得至一者以操之也。「龍王取出一把大桿刀」，乃《乾》之初九，勿用也。「又擡出一杆九股叉」，乃《乾》之九四，未可意也。「三千六百斤」者，四九三十六也。統初九、九二、九三也。「又擡出畫杆方天戟」，乃《乾》之九三、九四、上九也。統三爻爲八九七千二百觔也，亦未可意也。及說出「天河定底神珍鐵，是大禹定江海淺深的一個定子」。噫！可悟矣！此乃堯授之舜，舜授之禹，聖聖相傳，用中之精微，其《乾》之九五，龍德之正中者也，非天生之聖人，從容之大勇，不能勝任，故龍王道：「扛不動」，「抬不動」。

「金光萬道」者，萬理萬物，皆從此生也。「二丈長」者，二五又十也，東三南二北一西四中十也。「兩頭兩個金箍，中間一段烏鐵」者，執兩用中也。「喚作如意金箍棒，重一萬三千五百斤」，如意者，一如我心之運用而咸宜也。「一萬三千五百」者，一九得九，又五九四十五也，九五也；又隱寓三西一十二，爲東西南北中之象，得一萬二千，又加十五爲三五之義，此器已統《乾》卦之全象。「一邊心思口唸，只有丈二長短，碗口粗細」，可見此物隨意轉變，有定之中而無定。「丈二」者，亦三四一十二也。「碗口」者，圓極也。又可見無定之中而有定。蓋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明慧器入手之妙也。數百年來讀《西遊》、批《西遊》者，亦俱說是「心」，以看「如意」二字也，不知《中庸》程序所云「正道定理」者，果是心乎，抑非心乎？何不將其書始合一理，終散爲萬事，未複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一細味之乎？此全箍律爲歷聖相傳，執中之要旨明矣。仙家謂之水中金者，正大道內之至真至妙而不可以言傳者也。

「悟空執在手中」者，執中也。「一客不犯二主」，「沒有，定不出門」者，不二法門也。「走三家，不如坐一家，千萬告求一件」者，三家總屬一家，萬件總歸一件，所謂「得其一，萬事畢」也。「不去，不去！隨高就低」者，不執理以逐物，俟物來而應之也。「擂鼓撞鐘，須臾齊到」者，聲施宏遠，感應神速也。東爲青龍之木必得三人之奉而始完全，其棒有諮諏四嶽，和合四象之義焉。仙師下字之妙如此。「藕絲履」，出於水，玄武也，北也。「鎖子甲」，成於金，白虎也，西也。「鳳翅冠」，明於火，朱雀也，南也。乃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也。此提綱所謂「四海千山皆拱服」也。

「悟空跳出波外，身上更無一點水溼，金光燦燦，走上橋來」。蓋屬純乾之象，而道體完備矣。「將寶貝揝在手中，叫大就大，叫小就小，使出一個法天像地的神通，那棒上抵三十三天，下至十八層地獄。收了法像，還變做繡花針兒，藏在耳內」一段，讀《西遊》者又以爲奇異變幻，必無此事，不過形容心之妙耳。不知是極庸常之定理，即「散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也，豈曰：「心猿意馬」之謂哉！此道也，非止魔物人神之拱服，亦幽冥異類之所欽仰也。四猴六王，亦爲十類，舉蛟、鵬、獅、獼之大，而一切飛走之小，與蠢動含靈者，莫不於焉統之矣。

老君曰：「玄化之門，是調造化根。」衆夫蹈以出，蠕動莫不由，蓋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一盡無不盡，而可放下心矣。不曰「放心」，而曰「放下心」；不曰「心放下」，而曰「放下心」。其中妙義，非世人所知，未免又有一番私解。

窺見批評者於此着眼，謂是「放心」之害。正生死關頭，因「放下心」，致魔致睡，而入於幽冥界。看得悟空竟未曾了道而全靠操存者，失之遠矣！提綱雲：「九幽十類盡除名。」蓋明其已經了道而無之不可也。學問之道，固求其「放心」而已。若道果成就，則從心所欲而已。悟空已得金箍棒，全副披掛，執兩用中，神化莫測，故着「放下心」三字，以明其入地登天而無礙也，又何「死」之一字足以動其心？故下文先以能入幽冥見其伎倆也。予請置「放心」與「心放下」、「放下心」之辨：「放心」者，有所向而心外馳也；「放下心」，則仍在腔子內，不操而亦存也；「心放下」，以心放心，而放仍不放，不放即放也。「放下心」，無所操而有所主，放即存也。非放不下心而操心之爲神，正唯放下心而不爲心累之爲神也。人之所以學長生者，凡以畏死耳，故放不下心，睡不着也。今悟空金丹之道已了，放下心而睡得着，固其所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集註》解爲「生順死安」，亦明未成道而放不下心，既成道而放得下心；不死可也，死亦可也。批《西遊》者總因錯認「心」字爲「道」，而以「放下心」爲心害，種種看錯，未免失真。不知心者，正人生生死之緣因，輪迴之根蒂。聖人言存心者，名教治世之方；釋仙言無心者，無爲出世之法。不洞曉根蒂，但執心浮論，萬劫輪迴，其能免乎！不得其道，死固死，生亦死也；得其道，生固生，死亦生也。統死牛爲一致，則長生矣。怯死，則有死之心，而不得生；不怯死，則無生之心，而不得死。故須亟求成道，以一生死耳。若以怕死而存心，則其死也立至。吾不知其心擬存向何處？其必存於所生之處，而死中有生，生中又有死，死死生生，何時了歇？未審是人是物，千磨萬難，無有出頭，此長死之苦，而非長生之樂也。

「悟空睡着，見兩人拿一張批文，上有『孫悟空』三字。」其所差之名，必一系「活無常」，一系「死有分」耳，不容分說，人所無可如何者也。「悟空獨頓然醒悟，掣出寶貝，把兩個勾死人打爲肉醬，自解其索，反打入城中。」是死者反生，而勾死者反死矣。「慌得十殿閻君不能作主，令其自檢生死簿，到『魂』字一千一一百五十號」，正與寶貝之數相合，亦系三五之數。至「三百四十二歲。」百者，一百也，亦系東三南二西四北一中十之數。「取筆過來，一概勾之。」一勾之義，妙矣哉！「心」者，死之根也，其精微姑俟別回暢明，且明「心」字之義：「心」字之勾向上，「不放心」，則心字之勾向上，而死籍注矣。勾帳之勾向下，「放下心」，則心字之勾向下，而死籍消矣。前兩個勾死人者，因悟空「放下心」而來，乃勾生非勾死，是勾其勾勾也，並勾其所不勾而勾，勾之爲用神矣。把兩個勾死人打死者，因悟空「放下心」而成勾，則勾死者已死，且不能勾其勾，是勾勾即勾勾也，並使勾勾者不得主勾，使之勾勾者亦不得主勾，而一勾無不勾之爲用神矣。兩個勾死人，即心之勾也。「放下心」，而打爲肉醬，則勾勾矣。「一概勾之」，即心之一切勾也。「放下心」而「打出幽冥界」，則勾勾勾矣。勾者，勾也；勾者，勾勾也；勾勾者，勾勾勾也。勾欲勾，則竟勾之；勾欲勾勾，則意勾勾；勾欲勾勾勾，則竟勾勾勾；此所謂「一概勾之，了帳！了帳！今番不服你管了也」。此等作爲，已動地驚天矣。悟空只如絆一個草紇繨之易，一跌而醒，乃是一夢。

凡人以生前爲作夢者，悟空以死去爲做夢；凡人以生時而作死事者，悟空以死中而消生名。下海，不妨身往；入幽，不妨神往：其出幽入明之神通已極。其妙於草紇繨一絆，何也？草紇繨者，草昧初開之意，即《屯》卦初開草味，如夢方覺也。然未經登天，不足以見其開泰之力量也。試觀二表直達上蒼，而恰如代爲路引，一角天使來迎，而適符正思天上．金丹之爲用，大矣哉！故紫陽真君曰：「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喪命不由天。」

# 第四回 官封弼馬心何足 名注齊天意未寧

李本總批：定要做齊天大聖，到底名根不斷；所以還受人束縛，受人驅使，畢竟並此四字抹殺，方得自由自在。

齊天大聖府內，設安靜、寧神兩司，極有深意。若能安靜、寧神，便是齊天大聖；若不能安靜、寧神，還是個猴王。讀者大須着眼。

憺漪子曰：人止一心耳。心字上更着不得些子，所謂「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也。如心猿之爲猿，一猿足矣。始而石猴，既而美猴王，猶未離其類也；又進而孫悟空，庶乎空諸所有乎？夫何於龍宮之前，突然自稱曰「天生聖人」。「天生聖人」之名一出，不但「空」失其爲空，而「猿」亦失其爲猿矣。從此泰宇不寧，擾擾多事。未幾而弼馬溫，未幾而齊天大聖，翻覆攪亂，千奇萬怪，莫可收拾。直至五行山下定卻心猿，方還其本來面目，而所喪亦已多矣。名之爲害，一至此乎？所以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寂然不動。寂然不動者，不知心之爲心也。不然強分色相，妄生知見，遂致滿眼荊棘，平地干戈。名爲「天生聖人」，究竟只成其爲天生「愚」人而已矣。

篇中於弼馬溫之後，忽着一語云：「不覺心頭火起。」夫心猶火也，必以水制之，方成既濟之功，豈可以火而益火乎？此火一起，後邊無數魔障與之俱起。因而有獨角之諂諛，七怪之猖狂。於是，爭官爭爵，偷桃偷丹，以至天羅地網，鬼哭神號，皆由心頭之火爲之也。嗟乎！此火一起，遂致普天神將、十萬天兵俱收伏不得。籲，可畏哉！

天生聖人忽降而爲弼馬溫，弼馬溫忽升而爲齊天大聖。如此升沉，瞬息霄壤，其實不過吾心中一念之起伏耳。今之熱衷功名、躐躋速化者，睹此不知何如。

那太白金星與美猴王，同出了洞天深處，一齊駕雲而起。原來悟空筋斗雲比衆不同，十分快疾，把個金星撇在腦後，先至南天門外。正欲收雲前進，被增長天王領着龐劉苟畢、鄧辛張陶增長天王：佛教護法四大天王之一。持國天王守護東方，增長天王守護南方，廣目天王守護西方，多聞天王守護北方。這裏的增長天王，身體爲青色，執劍。道教神本無天王，此是對佛教神的借用。《洞玄靈寶諸天世界造化經·崑崙山王四天下品》「崑崙之山在黃曾天下，太微帝君或居中央，有四天王，各鎮四邊，各掌一方天下」。至於天王守門，唐宋以來民間對毗沙門天王極爲信仰。「毗沙門」是梵語，本義爲「多聞」，但中國民間長期以來不瞭解其本義，誤以爲「毗沙門」是天宮的一個門，例如楊景賢《西遊記》雜劇稱：「天兵百萬總歸降，金塔高擎鎮北方。四海盡知名與姓，毗沙門下李天王。」既然北方已有「毗沙」門，則其餘三個天王也就成了天宮另外三個門的護衛了（據澳大利亞學者柳存仁說）。龐劉苟畢、鄧辛張陶：道教的雷部神，在這裏是增長天王手下天將。根據《道法會元》記載的各種雷法，道士求雨、驅邪等法事祈請的雷部神有：雷霆主帥欻火律令大神鄧伯溫，雷霆猛吏銀牙耀目辛漢臣、雷霆飛捷報應使者張元伯，雷霆飛火掌令大神陶公濟、八卦洞神天魂正將龐靈、八卦洞神天魂副將劉通，上清神烈陽雷神君苟留吉、上清神化陰雷神君畢宗遠。作法時往往同時祈請其中的兩位以上，順序亦相對固定，於是形成了「龐劉苟畢」、「鄧辛張陶」的固定說法。，一路大力天丁，槍刀劍戟，擋住天門，不肯放進。猴王道：「這個金星老兒乃奸詐之徒。既請老孫，如何教人動刀動槍，阻塞門路？」正嚷間，金星倏到。悟空就覿面發狠道覿（dí）面：對面，當面，覿，相見。：「你這老兒，怎麼哄我？被你說奉玉帝招安旨意來請，卻怎麼教這些人阻住天門，不放老孫進去？」金星笑道：「大王息怒。你自來未曾到此天堂，卻又無名，衆天丁又與你素不相識，他怎肯放你擅入？等如今見了天尊，授了仙籙，注了官名，向後隨你出入，誰復擋也？」悟空道：「這等說，也罷，我不進去了。」金星又用手扯住道：「你還同我進去。」將近天門，金星高叫道：「那天門天將，大小吏兵，放開路者。此乃下界仙人，我奉玉帝聖旨，宣他來也。」那增長天王與衆天丁俱才斂兵退避。猴王始信其言，同金星緩步入裏觀看。真個是：

初登上界，乍入天堂。金光萬道滾紅霓，瑞氣千條噴紫霧。只見那南天門，碧沉沉，琉璃造就；明幌幌，寶玉妝成。兩邊擺數十員鎮天元帥，一員員頂梁靠柱，持銑擁旄銑（xiǎn）：鏟子，這裏指鏟狀的儀仗。旄：用犛牛尾裝飾的旗子，也是一種儀仗。；四下列十數個金甲神人，一個個執戟懸鞭，持刀仗劍。外廂猶可，入內驚人：裏壁廂有幾根大柱，柱上纏繞着金鱗耀日赤須龍；又有幾座長橋，橋上盤旋着彩羽凌空丹頂鳳。明霞幌幌映天光，碧霧濛濛遮鬥口鬥口：指北斗星前四顆星組成的勺形之口，又稱斗魁。。這天上有三十三座天宮，乃遣雲宮、毗沙宮、五明宮、太陽宮、化樂宮毗沙宮：系民間對梵語「毗沙門」之誤解生造的名號，見本回「增長天王」條注。五明宮：《太上升玄消災護命妙經》等謂元始天尊所居。太陽宮：《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十謂是典考曹治。化樂宮：即佛教三十三天之一化樂天的天宮。，一宮宮脊吞金穩獸；又有七十二重寶殿，乃朝會殿、凌虛殿、寶光殿、天王殿、靈官殿，一殿殿柱列玉麒麟。壽星臺上，有千千年不卸的名花；煉藥爐邊，有萬萬載常青的繡草。又至那朝聖樓前，絳紗衣，星辰燦爛；芙蓉冠，金璧輝煌。玉簪朱履，紫綬金章。金鐘撞動，三曹神表進丹墀三曹：即天、地、水三官各自管轄下的官署。曹，曹官，即有一定職權的屬官。道教神比附人間制度，認爲天官大帝、地官大帝、水官大帝各自有若干曹官，如明法曹、考正曹、司殺曹等，主管考校人間善惡、增福降禍等事。；天鼓鳴時，萬聖朝王參玉帝。又至那靈霄寶殿，金釘攢玉戶，綵鳳舞朱門。複道迴廊複道迴廊：形容天上宮闕，樓閣復沓，宮殿重疊，雄壯華麗。樓閣、宮殿間有上下兩重通道與環曲的走廊。，處處玲瓏剔透；三檐四簇三檐四簇：即三檐四角攢尖頂。即屋頂爲三層檐，最上一層爲四棱錐形，四條屋脊上聚於一點，稱寶頂，一般作葫蘆形、球形或塔形。即下文所謂「大金葫蘆頂」。如今西安鐘樓的樓頂。，層層龍鳳翱翔。上面有個紫巍巍、明幌幌、圓丟丟、亮灼灼、大金葫蘆頂；下面有天妃懸掌扇、玉女捧仙巾。惡狠狠，掌朝的天將；氣昂昂，護駕的仙卿。正中間，琉璃盤內，放許多重重疊疊太乙丹太乙丹：太乙，又作「太一」，本是先秦道家所稱的「至道」，即宇宙的本原，秦漢時被神化，成爲最高天神。金丹家所煉丹藥，往往託名太一（太乙）神所傳，如《雲笈七籤》卷六十四《金丹部》記金華玉女稱：「昔吾與天衆朝會太一神君，聞無上大道，演度天人，宣說法要。其一名金液，其二名九轉神丹，以授衆真，普救世苦。」道士爲丹藥命名，亦多用「太乙」或「太一」，如太一小還丹，太一金膏丹、太乙禹餘糧等。；瑪瑙瓶中，插幾枝彎彎曲曲珊瑚樹。正是天宮異物般般有，世上如他件件無。金闕銀鑾並紫府，琪花瑤草暨瓊葩。朝王玉兔壇邊過，參聖金烏着底飛。猴王有分來天境，不墮人間點污泥。

太白金星領着美猴王，到於靈霄殿外。不等宣詔，直至御前，朝上禮拜。悟空挺身在傍，且不朝禮，但側耳以聽金星啓奏。金星奏道：「臣領聖旨，已宣妖仙到了。」證夾：妖仙之名甚新，然亦甚確。玉帝垂簾問曰：「那個是妖仙？」悟空卻纔躬身答應道：「老孫便是！」李旁：猴孫不知禮體固矣，如今又有一等君子猢猻，就在禮體內作耍。證夾：妙。纔是天生聖人，不然便當說「小猴稟見」矣。仙卿們都大驚失色道：「這個野猴！怎麼不拜伏參見，輒敢這等答應道：『老孫便是！』卻該死了！該死了！」玉帝傳旨道：「那孫悟空乃下界妖仙，初得人身，證夾：四字多少包含，可謂大哉王言。不知朝禮，且姑恕罪。」衆仙卿叫聲：「謝恩！」猴王卻纔朝上唱個大喏唱個大喏：古代男子叉手行禮，同時口中稱「喏」，稱唱喏。打躬幅度大，彎腰揚聲，表示格外恭敬，稱「唱個大喏」或者「唱個肥喏」。。證夾：好禮數。

玉帝宣文選武選仙卿文選武選：主管任命文武官員的部門。《西遊記》一書，無論是天上還是人間的官職，實際多是明代官制的翻版。明代吏部設有文選司和武選司，分別主管文官和武官的升降任命。，看那處少甚官職，着孫悟空去除授除授：拜官受職。除，封官。。傍邊轉過武曲星君武曲星君：北斗九星第六名北極武曲紀星君（據元《北斗經》）。民間認爲武曲星君管理和軍事、戰爭有關的事務。，啓奏道：「天宮裏各宮各殿，各方各處，都不少官，只是御馬監缺個正堂管事御馬監：本是明代宮廷的宦官機構，其行政長官由宦官充任，專爲皇帝飼養馬匹。。」玉帝傳旨道：「就除他做個『弼馬溫』罷弼馬溫：按明制，御馬監長官應稱「太監」（職官名，後世演變爲宦官的泛稱），歷史上並無「弼馬溫」一職。民間傳說，猴子養在馬廄中，可以避免馬匹患瘟疫。此說由來已久。《本草綱目》載「馬廄畜母猴避馬瘟疫」，又拴馬樁的樁頭也多塑一猴像，用意與此同。這裏的官名是作者採取了這個傳說，用同音字更換成的。。」李旁：老孫該造個冏卿第矣。證夾：官名甚新，《官志》所不載。●弼馬溫，闢馬瘟也。俗言「猴能闢馬之瘟」至今猶有此語。衆臣叫謝恩，他也只朝上唱個大喏。玉帝又差木德星官送他去御馬監到任木德星官：即木德星君，木星之神，全稱「東方木德歲星重華星君」。。當時猴王歡歡喜喜，與木德星官徑去到任。事畢，木德回宮。他在監裏，會聚了監丞、監副、典簿、力士監丞、監副、典簿、力士：都是御馬監的僚屬。據《明史·職官志》，洪武二十八年（395），御馬監「設太監一人，左右少監各一人，左右監丞各一人，典簿一人，又設長隨、奉御」。監副（下文又作「監付」，今統一），相當於少監，是部門正職的副手；一般來說，內官（由宦官充任的內朝官）稱少監，外官（即一般意義上的文武百官）稱監副。典簿，負責文書公務。力士，不是宦官，是明代從民戶中徵發的軍役，隸屬於御馬監管轄下的衛所，負責守備及粗活雜事。，大小官員人等，查明本監事務，止有天馬千匹。證夾：未得意馬，先見天馬；天馬千匹，何如意馬一繮？●馬爲火畜，以猿牧馬，亦是以火濟火，安得長久！乃是：

驊騮騏驥驊騮騏驥以下幾句：這裏形容天馬的不同凡響，堆砌古時很多良馬的名字，所列又頗雜亂，而且重複。騏驥，古代良馬，有「騏驥困鹽車」的傳說，是說伯樂看見一匹拉鹽車的疲憊的馬，知道是匹好馬，下車解下自己的苧衣披在馬身上而哭。馬也「俯而噴，仰而鳴」似乎知道遇見了知己。還有驊騮、翻羽、逾輝，是周穆王八駿中之三匹。飛黃、騕褭是傳說中的神馬。驄，青白色馬；瓏，疑爲驡，是野馬。駃騠、騊騟是快馬。驌驦、纖離，駿馬名。龍媒則是駿馬的代稱。赤兔是三國名將呂布的乘騎。追風、飛翮、銅爵是秦始皇的七匹馬之三匹。赤電、浮雲、逸飄（疑是驃）是漢文帝「九逸」中馬……等等。，騄駬纖離；龍媒紫燕，挾翼驌驦；駃騠銀騔，騕褭飛黃；騊駼翻羽，赤兔超光；逾輝彌景，騰霧勝黃；追風絕地，飛翮奔霄；逸飄赤電，銅爵浮雲；驄瓏虎，絕塵紫鱗；四極大宛，八駿九逸八駿九逸：「八駿」是周穆王的八匹好馬。有兩種說法：《穆天子傳》以爲是：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驊騮、騄耳。《拾遺記》說是：絕地、翻羽、奔霄、超影、逾輝、超光、騰霧、挾翼。「九逸」是漢文帝的九匹良馬，是：浮雲、赤電、絕羣、逸驃、紫燕騮、綠螭驄、龍子、麟駒、絕塵。，千里絕羣。此等良馬，一個個，嘶風逐電精神壯，踏霧登雲氣力長「驊騮騏驥」數句：這裏列舉的，都是古代的名馬。傳說周穆王有八匹名馬，稱爲「八駿」，其名傳說不一，這裏驊騮、騄駬（lù ěr）、挾翼、翻羽、逾輝、超光、騰霧、絕地、奔霄都是傳說中八駿的名字。騏驥，駿馬。纖離、彌景（當爲躡景。彌、躡字形近似）、飛翮、銅爵，都是秦始皇的名馬。龍媒、大宛，漢代西域大宛國所產名馬。「四極大宛」當作「西極大宛」，漢《天馬歌》有「天馬來，從西極」的詩句。漢文帝有九匹名馬，稱爲「九逸」，這裏紫燕、逸飄（當作逸驃）、赤電、浮雲、絕塵、絕羣都屬九逸。驌驦（sù shuānɡ），春秋時唐成公的名馬。駃騠，與騊駼均爲商代北方民族所獻名馬。銀騔（hé），當即銀合馬，本是一種白馬，後在成吉思汗陵作爲神物被祭祀（見《蒙古祕史》卷二）。騕褭（niǎo）：名馬，赤嘴黑身，日行五千裏。飛黃，又名騰黃（即勝黃）、乘黃，西方名馬，狀如狐狸，背有角，壽千歲。騊駼（táo tú）：禺氏（西北少數民族）的名馬。赤兔，漢末大將呂布的坐騎。追風，北魏河間王元琛向波斯國求得的名馬。驄瓏，宋陸游《憶秦娥》詞：「玉花驄，晚街金轡聲璁瓏。」又中亞阿蘭語sauraɡ，亦可音譯爲璁瓏，是一種深色毛皮的名馬。虎（lā），《蒙古祕史》卷八蒙語「紅色」譯音爲「忽剌」，虎當即紅色的馬。元高明《琵琶記》記馬的毛色，有「布罕、虎剌」。紫鱗，當即「翔驎（lín）紫」，唐太宗的名馬「十驥」之一。。

這猴王查看了文簿，點明瞭馬數。李旁：老孫卻不尸位素餐。本監中典簿管徵備草料；力士官管刷洗馬匹、扎草、飲水、煮料扎：同「鍘」。；監丞、監副輔佐催辦；弼馬晝夜不睡，證夾：晝夜不睡，正是子午抽添火抵。滋養馬匹。日間舞弄猶可舞弄：擺弄，這裏意爲忙碌工作。古代傳說下界仙人初登天庭，要勞苦工作。晉葛洪《抱朴子內篇》卷一稱：「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勞苦，故不足役役（奔走鑽營的樣子）於登天。」，夜間看管殷勤，但是馬睡的，趕起來喫草；走的，捉將來靠槽。那些天馬見了他，泯耳攢蹄泯：同「抿」。合攏。，都養得肉肥膘滿。證夾：可見轅、馬原不相離，意馬未到，天馬已馴矣。

不覺的半月有餘，一朝閒暇，衆監官都安排酒席，一則與他接風，一則與他賀喜。正在歡飲之間，猴王忽停杯問曰：「我這『弼馬溫』是個甚麼官銜？」衆曰：「官名就是此了。」又問：「此官是個幾品幾品：古時官分九品，丞相封一品，以次下遞。悟空不知官場情況，只當自己是個了不起的官。？」衆道：「沒有品從。」猴王道：「沒品，想是大之極也。」李旁：妙。衆道：「不大，不大，只喚做『未入流』未入流：明、清稱官階不到從九品的職官爲「未入流」，也稱「未入」。《明史·職官志一》：「凡文官之品九，品有正、從，爲級一十八。不及九品曰未入流。」。」猴王道：「怎麼叫做『未入流』？」衆道：「末等。這樣官兒，最低最小，只可與他看馬。似堂尊到任之後堂尊：明清時對本署長官的敬稱。，證夾：「堂尊」之稱妙，光景如在目前。這等殷勤，喂得馬肥，只落得道聲『好』字，如稍有些尪羸尪羸（wānɡ léi）：瘦弱。明代重視馬政，《明太祖實錄》卷七十九：「導官以時巡行羣牧，視馬肥瘦而勸懲之。任滿，吏部考其生息多寡以爲殿最（考覈政績）焉。」，還要見責；再十分傷損，還要罰贖問罪。」

猴王聞此，不覺心頭火起，證夾：此火豈可起來乎？咬牙大怒道：「這般渺視老孫！老孫在那花果山，稱王稱祖，怎麼哄我來替他養馬？養馬者，乃後生小輩，下賤之役，豈是待我的？不做他！不做他！我將去也！」李旁：大官便做，小官便不做，此猴尚有揀擇，在行。忽辣的一聲，把公案推倒，耳中取出寶貝，幌一幌，碗來粗細，一路解數，直打出御馬監，徑至南天門。證夾：又是一路打。衆天丁知他受了仙籙，乃是個弼馬溫，不敢阻當，讓他打出天門去了。

須臾，按落雲頭，回至花果山上。只見那四健將與各洞妖王，在那裏操演兵卒。這猴王厲聲高叫道：「小的們！老孫來了！」一羣猴都來叩頭迎接，進洞天深處，請猴王高登寶位，一壁廂辦酒接風，都道：「恭喜大王，上界去十數年，想必得意榮歸也？」猴王道：「我才半月有餘，那裏有十數年？」衆猴道：「大王，你在天上，不覺時辰。天上一日，就是下界一年哩。證夾：如此說來，天上日子亦甚難過。請問大王，官居何職？」猴王搖手道：「不好說！不好說！活活的羞殺人！那玉帝不會用人，李旁：玉帝也不會用人，奈何！他見老孫這般模樣，封我做個甚麼『弼馬溫』，原來是與他養馬，未入流品之類。我初到任時不知，只在御馬監中頑耍。只今日問我同寮，始知是這等卑賤。老孫心中大惱，推倒席面，不受官銜，因此走下來了。」衆猴道：「來得好！來得好！大王在這福地洞天之處爲王，多少尊重快樂，怎麼肯去與他做馬伕？」教：「小的們！快辦酒來，與大王釋悶。」

正飲酒歡會間，有人來報道：「大王，門外有兩個獨角鬼王，要見大王。」證夾：心豈可有角乎？心有角，便芒刺槎枒，無所不致矣。故下文種種狂肆，皆從此而生。猴王道：「教他進來。」那鬼王整衣跑入洞中，倒身下拜。美猴王問他：「你見我何干？」鬼王道：「久聞大王招賢，無由得見；今見大王授了天祿，得意榮歸，李旁：鬼王亦勢利。特獻赭黃袍一件赭黃袍：又稱柘黃袍、鬱金袍。一種赤黃色的袍子，自隋文帝開始穿着，後來作爲皇帝的常服。，證夾：比海龍王披掛如何？與大王稱慶。肯不棄鄙賤，收納小人，亦得效犬馬之勞。」

猴王大喜，將赭黃袍穿起，衆等忻然排班朝拜，即將鬼王封爲前部總督先鋒。鬼王謝恩畢，復啓道：「大王在天許久，所授何職？」猴王道：「玉帝輕賢，封我做個甚麼『弼馬溫』。」鬼王聽言，又奏道：「大王有此神通，如何與他養馬？就做個『齊天大聖』，有何不可？」李旁：鬼王太阿諛。猴王聞說，歡喜不勝，連道幾個：「好！好！好！」教四健將：「就替我快置個旌旗，旗上寫『齊天大聖』四大字，李旁：爽快！要做便自家做了，何必在他人喉下取氣。立竿張掛。自此以後，只稱我爲齊天大聖，不許再稱大王。證夾：較之「天生聖人」又進一級矣！後來果受此銜，鬼王推戴之功不小。亦可傳與各洞妖王，一體知悉。」此不在話下。

卻說那玉帝次日設朝，只見張天師引御馬監監丞張天師：即張道陵，又稱張陵。是東漢五斗米道的創立者，沛國豐（今江蘇豐縣）人。年少時研讀《老子》及天文地理、河洛圖讖等書。曾任巴郡江州令。後辭官隱居河南洛陽北邙山，練習長生之道。東漢順帝時攜弟子入蜀，居大邑縣鶴鳴山修道，自稱太上老君授以「三天正法」，號「三天法師正一真人」。後來作道書，創立五斗米道，尊老子爲教主。據說他的第四代孫，名張盛，遷居江西龍虎山，世代相傳，都稱爲「天師」。唐、宋、元各代帝王對張道陵都有封號。道教尊奉爲祖天師。、監副在丹墀下拜奏道張天師：本名張陵或張道陵（本書中寫作張道齡），字輔漢，東漢人，入鶴鳴山修道，自稱太上老君下降，受封天師之位，創天師道，作道書二十四篇，設立教徒組織二十四治，尊老子爲祖師，是道教的實際創始人。其孫張魯繼續擴大影響，並在漢中一帶建立了宗教性政權，尊其祖父張陵爲天師。：「萬歲，新任弼馬溫孫悟空，因嫌官小，昨日反下天宮去了。」正說間，又見南天門外增長天王領衆天丁，亦奏道：「弼馬溫不知何故，走出天門去了。」玉帝聞言，即傳旨：「着兩路神元，各歸本職，朕遣天兵，擒拿此怪。」班部中閃上託塔李天王與哪吒三太子託塔李天王：李天王在明清戲劇小說中名李靖。李靖本是唐代開國名將，被民間崇拜。唐代已有李靖代龍王行雨的傳說。而佛經中統率龍王的天王名毗留博叉（西方廣目天王），又有率領衆夜叉的天王名毗沙門（北方多聞天王），其中毗沙門天王在民間最受崇拜。民間又將兩個有「毗」字的天王之名相混淆，故以爲毗沙門天王就是李靖。後此形象與原來佛典裏的多聞天王發生分離，成了兩個人。多聞天王仍舊鎮守北方，而李天王則成了天宮的統兵大將了。宋人董逌《廣川畫跋·北天王像後題辨》稱毗沙國王交戰不利，逃於塔側，方免其困。早在唐代，高僧不空翻譯《北方毗沙門天王隨軍護法真言》中，即稱天王有一寶塔，常由第三子哪吒捧護，不離左右。民間遂依據此形象，演繹出許多關於寶塔的故事，故李天王又稱托塔天王。後蜀歐陽炯《應天寺壁天王歌》：「毗沙大像何光輝，手擎巨塔凌雲飛。」哪吒三太子：佛典記載，毗沙門天王有五個兒子：最勝、獨健、那吒（即哪吒）、常見、禪只。哪吒排第三，所以稱三太子。本書中哪吒也作那吒、哪叱、哪吒，均統一爲「哪吒」。後不出注。，越班奏上道：「萬歲，微臣不才，請旨降此妖怪。」玉帝大喜，即封托塔天王李靖爲降魔大元帥，證夾：降魔即是收心，此元帥不離方寸。哪吒三太子爲三壇海會大神三壇海會大神：不詳其來源。按福建、臺灣等東南沿海一帶，民間祭祀場所常謂之「道壇」。「三壇」即可按左中右論，亦可按上中下論。當地奉哪吒爲「中壇元帥」，又稱「太子爺」、「羅車太子」，統領五方神兵。所謂「中壇」。可能與當地供神之神桌有關。神桌分上下二桌，上桌供奉主神，下桌較上桌略矮，放置香爐等供品，並供奉護法神哪吒，此處即稱爲「中壇」。神桌之下稱「下壇」，多供「虎爺公」，又稱「下壇將軍」，一般置於地面或牆洞內。上壇即主神位置。流行於東南沿海一帶的道教閭山派，咒語中常有「左壇龍樹醫王、右壇真武上帝、上壇普庵祖師、中壇哪吒太子、下壇黑虎將軍」等內容。這裏加封的「三壇海會大神」或即「中壇元帥」之「晉升」。海會，指衆多神靈聚會。，即刻興師下界。

李天王與哪吒叩頭謝辭，徑至本宮，點起三軍，帥衆頭目，着巨靈神爲先鋒巨靈神：根據《文選注》和《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巨靈神原是王母之女雲華夫人手下神將，被派到大禹處開山引水，曾將華山劈爲兩半，至今山上尚留遺蹟，稱爲「仙人掌」。，魚肚將掠後魚肚將：《大集經·毗沙門天王品》記毗沙門天王手下除五個兒子之外，還有十六諸天神王，共同守護北方世界，其首名伊荼。「魚肚」可能是「伊荼」的訛音。，藥叉將催兵藥叉將：也寫作夜叉、悅叉，佛教中一種形象醜惡的鬼，也擔任神佛的護法。佛典記載毗沙門天王手下有衆夜叉，有無病、吉祥等夜叉大力軍將。。一霎時出南天門外，徑來到花果山。選平陽處安了營寨平陽：平坦的地方。，傳令教巨靈神挑戰。巨靈神得令，結束整齊，輪着宣花斧，到了水簾洞外。只見那洞門外，許多妖魔，都是些狼蟲虎豹之類，丫丫叉叉丫丫叉叉：雜亂交叉的樣子。，輪槍舞劍，在那裏跳鬥咆哮。這巨靈神喝道：「那業畜！快早去報與弼馬溫知道，吾乃上天大將，奉玉帝旨意，到此收伏；證夾：非收猿，乃收心耳。教他早早出來受降，免致汝等皆傷殘也。」那些怪，奔奔波波，傳報洞中道：「禍事了！禍事了！」猴王問：「有甚禍事？」衆妖道：「門外有一員天將，口稱大聖官銜，證夾：包含得妙。道：奉玉帝聖旨，來此收伏；教早早出去受降，免傷我等性命。」猴王聽說，教：「取我披掛來！」就戴上紫金冠，貫上黃金甲，登上步雲鞋，手執如意金箍棒，領衆出門，擺開陣勢。這巨靈神睜睛觀看，真好猴王：

身穿金甲亮堂堂，頭戴金冠光映映。

手舉金箍棒一根，足踏雲鞋皆相稱。

一雙怪眼似明星，兩耳過眉查又硬查：張開，分開。。

挺挺身才變化多，聲音響喨如鐘磬。

尖嘴諮牙弼馬溫諮牙：即「呲牙」。，心高要做齊天聖。

巨靈神厲聲高叫道：「那潑猴！你認得我麼？」大聖聽言，急問道：「你是那路毛神，老孫不曾會你，你快報名來。」巨靈神道：「我把你那欺心的猢猻！證夾：「欺心猴猻」罵得妙！有云「猴猻自欺猴猻」也。你是認不得我！我乃高上神霄託塔李天王部下先鋒巨靈天將。今奉玉帝聖旨，到此收降你。你快卸了裝束，歸順天恩，免得這滿山諸畜遭誅；若道半個『不』字，教你頃刻化爲齏粉齏（jī）粉：細碎的粉末。齏，用醋、醬拌和，切成碎末的菜或肉。！」

猴王聽說，心中大怒道：「潑毛神，休誇大口，少弄長舌！我本待一棒打死你，恐無人去報信；且留你性命，快早迴天，對玉皇說：他甚不用賢。證夾：一則曰「玉帝不會用人」，二則曰「輕賢」，三則曰「甚不用賢」全部自揣分量，一味埋怨上人，的是天生聖人口吻。老孫有無窮的本事，爲何教我替他養馬？你看我這旌旗上字號。若依此字號升官，李旁：連「依此字號升官」，也是多的。我就不動刀兵，自然的天地清泰；如若不依，時間就打上靈霄寶殿時間：此指眼下、馬上。，教他龍牀定坐不成！」這巨靈神聞此言，急睜睛迎風觀看，果見門外豎一高竿，竿上有旌旗一面，上寫着「齊天大聖」四大字。巨靈神冷笑三聲道：「這潑猴，這等不知人事，輒敢無狀無狀：失態，無法無天的狀態。，你就要做齊天大聖！好好的喫吾一斧！」劈頭就砍將去。那猴王正是會家不忙，將金箍棒應手相迎。這一場好殺：

棒名如意，斧號宣花。他兩個乍相逢，不知深淺；斧和棒，左右交加。一個暗藏神妙，一個大口稱誇。使動法，噴雲噯霧；展開手，播土揚沙。天將神通就有道，猴王變化實無涯。棒舉卻如龍戲水，斧來猶似鳳穿花。巨靈名望傳天下，原來本事不如他；大聖輕輕輪鐵棒，着頭一下滿身麻。

巨靈神抵敵他不住，被猴王劈頭一棒，慌忙將斧架隔，扢扠的一聲扢（ɡē）扠：象聲詞，同「喀嚓」。，把個斧柄打做兩截，急撤身敗陣逃生。猴王笑道：「膿包膿包：化膿時因膿液積聚而形成的隆起物，比喻無用的人。膿，也作「濃」，今統改爲「膿」，後不出注。！膿包！我已饒了你，李旁：直得賣弄。你快去報信！快去報信！」

巨靈神回至營門，徑見托塔天王，忙哈哈跪下道：「弼馬溫是果神通廣大！末將戰他不得，敗陣回來請罪。」李天王發怒道：「這廝剉吾銳氣，推出斬之！」傍邊閃出哪吒太子，拜告：「父王息怒，且恕巨靈之罪，待孩兒出師一遭，便知深淺。」天王聽諫，且教回營待罪管事。

這哪吒太子，甲冑齊整，跳出營盤，撞至水簾洞外。那悟空正來收兵，見哪吒來的勇猛。好太子：

總角才遮囟總角：古時兒童束髮爲兩結，向上分開，形狀如角，故稱總角。，披毛未苫肩披毛：披散的頭髮。。

神奇多敏悟，骨秀更清妍。

誠爲天上麒麟子，果是煙霞綵鳳仙。

龍種自然非俗相，妙齡端不類塵凡。

身帶六般神器械，飛騰變化廣無邊。

今受玉皇金口詔，敕封海會號三壇。

悟空迎近前來問曰：「你是誰家小哥？闖近吾門，有何事幹？」哪吒喝道：「潑妖猴！豈不認得我？我乃託塔父王三太子哪吒是也。今奉玉帝欽差，至此捉你。」悟空笑道：「小太子，你的奶牙尚未退，胎毛尚未乾，怎敢說這般大話？李旁：如今偏是奶牙未退，胎毛未乾的會大話。我且留你的性命，不打你。你只看我旌旗上是甚麼字號，拜上玉帝：是這般官銜，再也不須動衆，我自皈依；若是不遂我心，證夾：此心即前「火氣之心」也。定要打上靈霄寶殿。」

哪吒抬頭看處，乃「齊天大聖」四字。哪吒道：「這妖猴能有多大神通，就敢稱此名號？不要怕，喫吾一劍！」悟空道：「我只站下不動，任你砍幾劍罷。」李旁：猴！那哪吒奮怒，大喝一聲，叫：「變！」即變做三頭六臂，惡狠狠，手持着六般兵器六般兵器：今天的影視、戲劇中，人們熟悉的哪吒法寶是「火尖槍、風火輪、乾坤圈、混天綾」等。而《西遊記》中，哪吒形象尚未完全定型，故有些兵器保留了前代的痕跡，而後世小說未再提起。「斬妖劍」和「砍妖刀」，當源於哪吒之父毗沙門天王唐代造像中常見的吳鉤寶刀（見第五十一回「喫吾一刀」條注）。「縛妖索」當即「混天綾」的前身。元雜劇《二郎神醉射鎖魔鏡》、《南遊記》等故事中，哪吒曾使用過「花花繡球」和「九節鋼鞭」。「降妖杵」當即從九節鋼鞭演化而來；「繡球兒」來源較早，宋洪邁《夷堅志》即記當時道士以「哪吒火球咒」發火球滅妖，後演化爲繡球，內藏各種被哪吒降伏的精怪，施法時可以放出來助戰。「火輪兒」，見於《南遊記》，本是華光的法寶，是從風火二桃化作的風火判官手裏收繳來的。，乃是斬妖劍、砍妖刀、縛妖索、降妖杵、繡球兒、火輪兒，丫丫叉叉，撲面來打。悟空見了，心驚證夾：此心亦即「火氣之心」。道：「這小哥倒也會弄些手段。莫無禮，看我神通！」好大聖，喝聲「變」，也變做三頭六臂；把金箍棒幌一幌，也變作三條；六隻手拿着三條棒架住。證夾：三頭六臂總是一心，即金箍棒萬萬千千亦總是一心，只覺小太子六般兵器之爲煩。這場鬥，真是個地動山搖，好殺也：

六臂哪吒太子，天生美石猴王，相逢真對手，正遇本源流。那一個蒙差來下界，這一個欺心鬧鬥牛鬥（dǒu）牛：鬥、牛都屬二十八宿，鬥牛宮本指鬥、牛二宿範圍內的星空區域。後泛指天宮。。斬妖寶劍鋒芒快，砍妖刀狠鬼神愁；縛妖索子如飛蟒，降妖大杵似狼頭；火輪掣電烘烘豔，往往來來滾繡球。大聖三條如意棒，前遮後擋運機謀。苦爭數合無高下，太子心中不肯休。把那六件兵器都教變，百千萬億照頭丟。猴王不懼呵呵笑，鐵棒翻騰自運籌。以一化千千化萬，滿空亂舞賽飛虯飛虯：虯，傳說中一種無角的龍。《楚辭·天問》：「焉有虯龍，負熊以遊？」王逸注：「有角曰龍，無角曰虯。」。唬得各洞妖王都閉戶，遍山鬼怪盡藏頭。神兵怒氣雲慘慘，金箍鐵棒響颼颼。那壁廂，天丁吶喊人人怕；這壁廂，猴怪搖旗個個憂。發狠兩家齊鬥勇，不知那個剛強那個柔。

三太子與悟空各騁神威，鬥了個三十回合。那太子六般兵，變做千千萬萬；孫悟空金箍，變作萬萬千千。半空中似雨點流星，證夾：真好殺。不分勝負。原來悟空手疾眼快，正在那混亂之時，他拔下一根毫毛，叫聲：「變！」就變做他的本相，手挺着棒，演着哪吒演：意爲搪塞、遮掩。；李旁：猴！他的真身，卻一縱，趕至哪吒腦後，着左膊上一棒打來。哪吒正使法間，聽得棒頭風響，急躲間時，不能措手，被他着了一下，負痛逃走；收了法，把六件兵器，依舊歸身，敗陣而回。

那陣上李天王早已看見，急欲提兵助戰。不覺太子倏至面前，戰兢兢報道：「父王，弼馬溫真個有本事！孩兒這般法力，也戰他不過，已被他打傷膊也。」天王大驚失色道：「這廝恁的神通恁的：這樣，如此。，如何取勝？」太子道：「他洞門外豎一竿旗，上寫『齊天大聖』四字，親口誇稱，教玉帝就封他做齊天大聖，萬事俱休；若還不是此號，定要打上靈霄寶殿哩！」天王道：「既然如此，且不要與他相持，李旁：還是天王有主張。且去上界，將此言回奏，再多遣天兵，圍捉這廝，未爲遲也。」太子負痛，不能復戰，故同天王迴天啓奏不題。

你看那猴王得勝歸山，那七十二洞妖王與那六弟兄六弟兄：在早期的雜劇裏，猴王或名齊天大聖，或名通天大聖，各有不同。瑜伽教（一種融合了道教、民間信仰的佛教教派，宋代以後流行於福建等地，重視法術、咒語）中神名，多有以大聖命名者，如香山大聖、雪山大聖、象鼻大聖、雄威大聖、華光大聖等，參見第五回「五方揭諦」條注。猴精齊天大聖的故事，也源於東南沿海如福建等地，這一帶很早就流傳着《陳巡檢梅嶺失妻》之類猴精盜取人婦的傳說，福建順昌還發現刻有「齊天大聖」和「通天大聖」的石碑。《西遊記》前七回的「齊天大聖」形象，和後九十三回孫行者的形象，很有可能不是一個來源：齊天大聖故事源於福建當地猴精傳說，孫行者故事源於印度或中國上古神話。換言之，愛闖禍的「妖猴」「齊天大聖」和保唐僧的「神猴」「孫行者」本不是同一只猴子。而《西遊記》一書，將二者捏合到了一起，創造了完整、豐滿的孫悟空形象（更詳細的論述，可參見蔡鐵鷹《<西遊記>的誕生》）。這裏的六弟兄結義，到後來大多沒有出現，這也應是前七回和後九十三回出於兩個來源、甚至出於二人之手的證據。，俱來賀喜。在洞天福地，飲樂無比。他卻對六弟兄說：「小弟既稱齊天大聖，你們亦可以大聖稱之。」李旁：公道平等。內有牛魔王忽然高聲叫道：「賢弟言之有理，我即稱做平天大聖。」蛟魔王道：「我稱做覆海大聖。」鵬魔王道：「我稱混天大聖。」獅𤝛王道：「我稱移山大聖。」獼猴王道：「我稱通風大聖。」𤟹狨王道：「我稱驅神大聖。」李旁：何聖之多也？極象講道先生，人人以聖自居，卻不令人笑殺。此時七大聖自作自爲，自稱自號，耍樂一日，各散訖。證夾：聖人萬千世不得一見，今一時便有七大聖，怪不得陽明弟子說：「滿街上都是聖人矣。」

卻說那李天王與三太子領着衆將，直至靈霄寶殿啓奏道：「臣等奉聖旨出師下界，收伏妖仙孫悟空，不期他神通廣大，不能取勝，仍望萬歲添兵剿除。」玉帝道：「諒一妖猴，有多少本事，還要添兵？」太子又近前奏道：「望萬歲赦臣死罪！那妖猴使一條鐵棒，先敗了巨靈神，又打傷臣臂膊。洞門外立一竿旗，上書『齊天大聖』四字，道是封他這官職，即便休兵來授；若不是此官，還要打上靈霄寶殿也。」

玉帝聞言，驚訝道：「何敢這般狂妄！着衆將即刻誅之。」正說間，班部中又閃出太白金星，奏道：「那妖猴只知出言，不知大小。欲加兵與他爭鬥，想一時不能收伏，反又勞師。不若萬歲大舍恩慈，還降招安旨意，就教他做個齊天大聖。證夾：好便好，只是太褻朝廷之體，奈何！只是加他個空銜，『有官無祿』便了有官無祿：本是星命占卜術語，大意是雖有官運，但無財運。。」李旁：好計較。玉帝道：「怎麼喚做『有官無祿』？」金星道：「名是齊天大聖，只不與他事管，不與他俸祿，李旁：世上那個不爲虛名所使？且養在天壤之間，收他的邪心，證夾：收邪心，是一部書中大主意，於此輕輕逗出。使不生狂妄，庶乾坤安靖，海宇得清寧也。」玉帝聞言道：「依卿所奏。」即命降了詔書，仍着金星領去。

金星復出南天門，直至花果山水簾洞外觀看。這番比前不同，威風凜凜，殺氣森森，各樣妖精，無般不有。一個個都執劍拈槍，拿刀弄杖的，在那裏咆哮跳躍。一見金星，皆上前動手。金星道：「那衆頭目來，累你去報你大聖知之。吾乃上帝遣來天使，有聖旨在此請他。」衆妖即跑入報道：「外面有一老者，他說是上界天使，有旨意請你。」悟空道：「來得好！來得好！想是前番來的那太白金星。那次請我上界，雖是官爵不堪，卻也天上走了一次，認得那天門內外之路。今番又來，定有好意。」教衆頭目大開旗鼓，擺隊迎接。大聖即帶引羣猴，頂冠貫甲，甲上罩了赭黃袍，足踏雲履，急出洞門，躬身施禮，高叫道：「老星請進，恕我失迎之罪。」李旁：此猴又知禮體矣。金星趨步向前，徑入洞內，面南立着道：「今告大聖，前者因大聖嫌惡官小，躲離御馬監，當有本監中大小官員奏了玉帝。玉帝傳旨道：『凡授官職，皆由卑而尊，爲何嫌小？』即有李天王領哪吒下界取戰。不知大聖神通，故遭敗北，迴天奏道：『大聖立一竿旗，要做齊天大聖。』衆武將還要支吾，是老漢力爲大聖冒罪奏聞，免興師旅，請大王授籙。玉帝准奏，因此來請。」

悟空笑道：「前番動勞，今又蒙愛，多謝！多謝！但不知上天可與你『齊天大聖』之官銜也？」金星道：「老漢以此銜奏準，方敢領旨而來；如有不遂，只坐罪老漢便是。」悟空大喜，懇留飲宴不肯，遂與金星縱着祥雲，到南天門外。那些天丁天將，都拱手相迎，徑入靈霄殿下。金星拜奏道：「臣奉詔宣弼馬溫孫悟空已到。」玉帝道：「那孫悟空過來。今宣你做個『齊天大聖』，官品極矣，證夾：諒不是未入流。但切不可胡爲。」這猴亦止朝上唱個喏，道聲謝恩。玉帝即命工幹官張、魯二班張、魯二班：明清以來的民間行業信仰認爲：張班和魯班都是古代的建築大師。張班爲魯班之師兄。魯班是瓦、木、棚、石匠的祖師爺。張班是竹匠、梳篦行的祖師爺。，在蟠桃園右首，證夾：便妙。起一座齊天大聖府，證夾：不知官銜角色上，亦寫原任弼馬溫否？府內設個二司：一名安靜司，一名寧神司安靜司、寧神司：明清六部下設司，主管具體事務，如禮部下設儀制清吏司等。這裏用安靜、寧神二司，有「安心定志」的含義。。李旁：安靜、寧神，四字可味。證夾：可謂「此心安處是吾鄉」矣！更待如何？司俱有仙吏，左右扶持。又差五斗星君送悟空去到任五斗星君：即中鬥、東鬥、南鬥、西鬥、北斗星君，「東鬥主算，西鬥記名，北斗注死，南鬥上生，中斗大魁（即總的首領），總監衆臨」（《元始無量度人上品經法》卷二）。，外賜御酒二瓶，金花十朵御酒二瓶，金花十朵：御賜金花的習俗，可以上溯到唐代中進士之後的賜花，明清時期，賜金花成爲習慣。如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卷三：「三鼎甲皆簪金花，外有備用一枝，爲總理監事所攜歸。」，着他安心定志，再勿胡爲。那猴王信受奉行信受奉行：佛教常用語。指接受教誨，虔敬奉行。，即日與五斗星君到府，打開酒瓶，同衆盡飲。送星官迴轉本宮，他才遂心滿意，喜地歡天，在於天宮快樂，無掛無礙。正是：

仙名永注長生籙，不墮輪迴萬古傳。

畢竟不知向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已言攢簇五行，和合四象，還丹成就，根本已固，即可脫死籍而注長生。然道未至於純陽，終爲造化所規弄，而不能與天地同長久。故此回示人以火候之次第，運用之竅妙，使循序而進，歸於純陽無陰之處也。

夫金丹之道，有還丹、大丹二事。還丹者，只還得人生之初，良知良能本來物事耳。本來物事既還，如自下界而上天宮，登仙有分。急須將此物事溫之養之，不使一毫滲漏，別立乾坤，再造鼎爐以煉大丹，至於打破虛空方爲了當。故悟空到天空，玉帝旨除御馬監正堂弼馬溫之職也。《乾》至陽爲龍、爲馬，御馬即所以養陽也。「晝夜不睡，滋養馬匹」，即《易》之「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也。「馬見了他泯耳攢蹄」，以法制之也；「到養得肉肥膘滿」，以恩結之也；「不覺半月有餘」者，半月爲十五日，有餘者，陽之極也。還丹溫養已足，別有火候，別有功用，而御馬監可以離的矣，故悟空問其官銜品從，而知其爲未入流，即「大怒道：「不做他！不做他！我去也！」呼啦的一聲，把公案推倒。」何其脫然超羣哉！獨可異者，弼馬溫代天養馬，是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而何以雲不做他，推倒此席，豈不令人難解乎？

夫金丹大道，乃先天而天弗違之道；得其真者，包羅天地，與大虛同體，天且在包羅之中，而何能受執於天，終以御馬監之位限之乎？弼馬溫代天養馬，後天而奉天時之道；奉天時，凡以爲真陽未足，而溫之養之耳。若真陽已足，還丹堅固，大本已立，正當別立乾坤，再造鼎爐，大作大爲之時，非可以奉天畢其事。否則，以此爲長久計，是直以大道起腳之地，而爲神仙歇腳之鄉，何異以弼馬之職爲大極乎？豈知人世之所謂大極者，而天宮則猶謂未入流，終非大道全始而全終。釋典雲：「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更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其曰：「不做他！不做他！把公案推倒」，是欲以百尺竿頭進步，大化而入於神聖之域也。

「你看他一路棒打出御馬監，直至南天門，衆天丁知他受了仙籙，不敢阻擋，讓他打出天門去了。」此非悟空去之，乃道使去之。提綱曰：「官封弼馬心何足」，誠不足也。試觀悟空回洞對衆言道：「那玉帝不會用人，封我作弼馬溫，原來是與他養馬，不入流品之類，因此推倒此席，走下來了。」蓋還丹之終，即大丹之始，大丹之功不到純陽無陰，壽與天齊之地，不得休歇，雖欲不推倒此席，而不可得。此兩個獨角鬼王來獻赭黃袍，叫做齊天大聖之所由來也。

「兩個」者，偶也；「獨角鬼王」者，陰在上也；「赭黃袍」者，黃帶赤色，黃之太過，高亢之義。此《夬》卦卦爻圖略之象。悟空爲五陽，兩鬼王爲一偶，非《夬》乎？《夬》盡則爲純陽，非齊天大聖乎？「托塔天王李靖爲降魔大元帥」，《夬》之上卦也。「哪吒三太子爲三壇會海大神」，《夬》之下卦也；「巨靈神爲先鋒」，《夬》之一陰也。仍榷夬》象，「猴王一棒將巨靈神斧柄打作兩截」，「剛決柔也」；猴王笑道：「膿包！膿包！我已饒了你，你快去報信」，是「健而悅，決而和」也；「哪吒變作三頭六臂，惡狠狠手持六般兵器，丫丫叉叉撲面來打」，即《夬》之九三：「壯予頄」，決而不和之象；「大聖也變作三頭六臂，金箍棒變作三條，六隻手拿着三條捧架妝，即《夬》之九三：「君子夬夬」，決而又決之象；「悟空趕至哪吒腦後，着左臂上一棒打來，哪吒着了一下，負痛逃去」，即《夬》之初九：「壯於前趾，往不勝爲咎」之象；「天王道：不要與他爭持，且去上界回奏，再多遣天兵圍捉這廝」，即《夬》之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之象。從容以緩，圖得中道也。

「猴王得勝歸山，叫六弟兄亦以大聖稱之，七大聖自作自爲，自尊自大」等語，總以明修持大丹，以陽決陰，趁時而動，先天而天弗違，自主而不由天主也。但金丹之道，須要剛柔相當，若獨剛無柔，陽極必陰，難免得而復失之患。故金星奏道：「那妖猴只知出言，不知大校」大爲陽，小爲陰。知大知小，有剛有柔謂之聖；只大不小，剛而不柔謂之妖。聖妖之分，即在知大小不知大小之間耳。又曰：「就叫他做個齊天大聖，只是加他個空銜，有官無祿便了。」即《乾》之上九，《象》辭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也。陽剛過盛，燥氣未化，自滿自足，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何得有民乎？金星領旨到花果山見大聖，說出「凡授官職皆由卑而尊，爲何嫌小？」可知能卑者方能尊，能小者方能大，不得尊而不卑，大而不小也。玉帝道：「孫悟空過來，今宣你作個齊天大聖，官品極矣，自此切不可妄爲。」是示其陽進於至極，須要知進退存亡，而不得妄動致悔也。

「在蟠桃園右首，起一座府，府裏設個二司：一名安靜司，一名寧神司。」陽極須當以陰接之，安靜寧神以陰而養陽也，此提綱「名注齊天意未寧」之旨。因其亢陽太燥，如意之未寧，而故使安心定志以寧之。「猴王信受奉行，與五斗星君，同衆盡飲。」是五行混合，燥氣悉化，「健而悅，決而和」矣。「他才遂心滿意，喜地歡天，在於天宮快樂，無掛無礙。」陰氣盡而陽氣純，功成人間，名注天上，大丈夫之能事畢矣，故曰：「仙名水注長生籙，不墮輪迴萬古傳」也。

此回由還丹而修大丹，演出決陰歸《乾》之妙用，其中有口決存焉，讀者須要深玩其味。

詩曰：

歸根覆命是還丹，養到純陽再換壇。

不曉箇中消息意，聖基雖入道難完。

悟一子曰：此發明能了金液還丹大道，壽與天齊，衝舉九天之上，由其出入，天帝亦不得而拘束之也。天帝爲乾坤主宰，黜陟幽明，包含古今，原無等倫，惟聖人爲能。觀天之道，執天之行，運化陰陽，神明合德。萬化生身而與天爲伍，何也？金者，歷劫而不壞。丹者，日月之精神。渾是一團陽氣。天地之所循環者，氣也；金丹之所變化者，亦氣也。天地之氣，無所不包；金丹之氣，無所不有。故《參同契》曰：「含精養神，通德三光。」「衆邪辟除，正氣常存。」

又曰：「幽潛淪匿，變化於中；包囊萬物，爲道紀綱。」皆言聖人與天齊體而等量也，《易》所謂「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會吉凶」者何異？《中庸》所謂「天地位，萬物育」，又皆童而習之者，大聖之與天齊名，夫何疑哉！

讀《西遊》者，錯看提綱「心何足」，「意未寧」而又解作「心猿意馬」，放心妄想，約取篇內半句一言，牽合其說，總因未識金丹之道之大也。金丹之道，會五星而還於太極，御劫運於無窮，出乾坤於不約者也。豈代天御馬之足以稱其職？亦齊天虛位之未可盡其量也。

金星與猴王一齊駕雲而起，何以把金星撇在腦後？金星者，五行之一；悟空者，五行之全也。然何以擋住天門，不肯放進見？天神亦所不能識也。金星說到「素不相識，見了天尊，向後隨你出入」，悟空何以說「也罷，我不進去了」？總由我而不肯爲天所限也。

金星奏曰：「妖仙已到。」玉帝問曰：「那個是妖仙？」以悟空而稱爲妖，妖名違其實矣。悟空卻應道：「老孫便是。」直受而不辭，已見其包含之量。一切仙卿，反大驚失色，則地位不及可知。帝又曰：「下界妖仙初得人身，不知朝禮。」若天帝之包含矣，實未察其爲先天真乙之妙也，正是下文不能收伏之根。悟空卻朝上唱個大喏，亦直受而不辭。非悟空之包含天帝哉！

天宮御馬監缺個正堂，玉帝傳旨授爲弼馬溫。到任之後，弼馬晝夜不睡。蓋體「天行健，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自強不息」之義。讀《西遊》者批爲子午抽添之火候，真傍門謬說也。然在天上觀之謂之馬者，在地下視之必謂之龍矣；在天上名之謂之御馬監者，在地下名之必謂之御龍監矣。

悟空曰：「沒品，想是極大。」衆道：「喚作未入流。」在天官爲未入流者，在地官仰之即極品矣。悟空何以曰「不做他，不做他」？昔者陶唐氏欲以天下讓巢、由，而且有洗耳污口之故事，豈道大如悟空，而猶肯終其職於御馬監耶？「忽喇一聲，推倒此席，取出寶貝，打出御馬監，徑至南天門」何等斬然超脫也！「不覺心中火起」，心中大惱，口是發明，以御劫之大聖，而欲以御馬之一職收服之，已大違其本來，必不可得。「心中火」，「心中惱」，乃出金光自然之發越也。批者又以爲放心妄意，試問：上帝明威之所，可容放心妄意者恣其出入而又無可如何耶？

紫陽真君曰：「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魏伯陽祖師曰：「天地神明，不可測度。利用安身，隱形而藏」夫夫地之形體象數，人皆知之；至於神藏鬼匿之機，人固莫得而測也。唯聖人知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乃擅其利用，安乎其身，宇宙在於手，造化生於心；出有人無，隱顯莫測。知此，則知大聖之入地登天，皆系真心實用，而非放心幻相也。蓋悟空之道，先天之道也，與天同根，而非天之所能規域，故有獨角鬼王爲之推戴。王而獨角者，「主」也。「特獻赭黃袍」，乃黃中通理之象。動晉「齊天大聖」立竿張掛、明主張由我而不由天也。特黃而加赭，過赤也，有陽極之義。王而自主，亢也，有亢龍之象，已伏後回亂反之根。及玉帝封李天王爲降魔大元帥，欲收服大聖，不察其孕育之根源，修持之奧妙，而反以大聖爲魔，其不能收服也宜矣。故巨靈神一棒而逃，哪吒又一棒而逃，以全體之聖而取勝於諸天之末，又何怪焉！

然巨靈神之非敵而逃，宜矣。哪吒一變而爲三頭，爲六臂，爲萬萬千千，乃《乾》之三橫爲萬變從此之象；大聖亦一變爲三頭，爲六臂，爲萬萬千千，乃《乾》之三橫爲萬變從化之象。體相等，力相敵也。何以大聖拔下一毛，現出本象，從後打哪吒左膊一下而遂逃？蓋哪吒在先，爲《乾》之下三爻；大聖在後，爲《乾》之上三爻。純陽之極則必變，而反於初爻以破其堅，豈非拔一毛出本相，從背後傷其左膊也！推天以大聖爲魔，是認真爲假；因而有六魔稱聖？反以假爲真；不但不能服聖，而並不能伏魔矣。天以聖爲魔，而不能收伏一魔。聖以魔爲聖，而且能收伏羣聖，並後此之收伏千魔萬怪，皆基於此。其度量因早已包乎天之外，而非齊天之虛號足以羈縻之也。

天王太子回奏請兵，五帝聞言驚訝，猶謂狂妄而欲誅之，即佛祖所謂「一切諸天，皆當驚疑」者此也。太白奏道：「恐一時不能收伏，請就做齊天大聖，收他的邪心。」玉帝依奏降詔。

若似乎天能縱之聖矣！縱之聖，而終不能收伏者，在收其邪心之見。蓋悟空而非聖則不可縱，既縱其聖，又何可雲「邪」？雲「邪」而縱，是「縱邪」也！又何能收伏？此後日之亂蟠桃，非悟空也，玉帝與金星縱之使亂也！

悟空何心焉？悟空見蟠桃則食之，亦惟有聽其聖之邪之而已矣。玉帝曰：「悟空過來，今宣你做齊天大聖，官品極矣。」玉帝以爲極品者，悟空亦止朝上唱個喏，與前弼馬溫時無異，初不以齊天大聖爲極品。蓋大聖乃其自大，齊天乃自齊，初非帝之大之齊之也。夫既自大自齊，不能使其不大不齊，又何能使其安之寧之哉！虛設二司何益之有？遆以司其不安，司其不寧而已。

# 第五回 亂蟠桃大聖偷丹 反天宮諸神捉怪

憺漪子曰：凡天之生異人，必先使之與人不同，復縱之無所不至，而後收其功用。所謂千變萬化，不出吾宗，絢爛之極，歸於平淡也。《西遊記》筆墨之縱橫，至此回而極矣。前既以「天生聖人」命心猿，而又晉以「齊天大聖」之封號，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文字到此，已覺水盡山窮，乃忽然轉出蟠桃園一段，絕處逢生，比然別有天地，令人心曠神搖。其言蟠桃有三千、六千、九千年熟之不同，而人喫此桃者，功效亦因之。見得此物最奇最貴，雖天上衆仙衆神，輕易不得望見，而獨縱此猴喫之。且將九千年熟者盡喫之，及其私赴蟠桃大會，已偷喫仙酒仙餚矣。大醉信步，何處不可誤入，而偏縱之入老君兜率宮，又巧值宮中無人，直入丹房，飽喫仙丹。及逃回山洞，重複上天偷酒，與衆妖同享。豈嘗實有此人此事哉？作此書者，不過極力描寫心猿之靈妙天縱，一至於此。

必如此，而覆成其爲金剛百鍊之體；必如此，而後方保得唐僧，上得西天，拜得活佛，取得真經。苟亦如七十二洞之妖，日逐喫些山禽野獸，見一天兵便心驚膽破，又安得有後面許多神通耶！此一回是作者絕大手筆，寫得淋漓滿志處，豈可技耳？

攪亂天宮，何等大事，乃不過只因桃熟酒香而起。口腹之故甚細，其害乃中於心，遂至如許決裂而不可收拾。人果能無以口腹之害爲心害乎？

話表齊天大聖到底是個妖猴，更不知官銜品從，也不較俸祿高低，但只註名便了。那齊天府下二司仙吏，早晚伏侍，只知日食三餐，夜眠一榻，無事牽縈，自由自在。李旁：何等快活。證夾：玉帝亦不如也。閒時節會友遊宮，交朋結義。見三清三清：即道教對最高尊神元始天尊、靈寶天尊和太上老君的合稱。，稱個「老」字；逢四帝四帝：也稱「四御」，即玉皇大帝、紫微大帝、勾陳大帝、后土皇地祇的合稱，在道教中地位僅次於三清。，道個「陛下」。與那九曜星、五方將、二十八宿、四大天王、十二元辰、五方五老、普天星相、河漢羣神九曜星：星宿名，太陽星（日）、太陰星（月）及五大行星：熒惑（火星）、辰星（水星）、歲星（木星）、太白（金星）、鎮星（土星），合起來稱爲「七曜」，再加兩顆想象中的羅睺星和計都星，稱爲「九曜」。五方將：又稱「五方將吏」，道教雷法中泛指供驅遣的五方神將。《道法會元》載《火師汪真君雷霆奧旨》有「五雲靉靆如屯兵，點兵集將入雷城」，意思是作法時心中存想「雷城」（司雷天神居住之處），五方將吏紛紛乘雲集聚，如屯兵馬。二十八宿：即二十八宿星君。古代天文學把太陽和月亮所經過的天區劃分爲二十八個區域，從東向西依次爲：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七宿，鬥牛女虛危室壁；西方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道教認爲二十八宿各有神，稱二十八宿星君。十二元辰：道教神名，即十二地支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之神（見《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說羅天大醮上品妙經》）。《太平廣記》卷三百一《食羊人》，記一人好喫羊頭，見一羊頭人身者，自稱「未之神」，前來威脅，自此不敢再喫。五方五老：指東西南北中五方（或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神靈，又稱五方五帝，名號歷代不一。據《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分別是：東方青靈始老九炁天君，號青帝，下應泰山；南方丹靈真老三炁天君，號赤帝，下應衡山；中央元靈元老一炁天君，號黃帝，下應嵩山；西方皓靈皇老七炁天君，號白帝，下應華山；北方五靈玄老五炁天君，號黑帝，下應恆山。河漢：銀河。，俱只以弟兄相待，彼此稱呼。今日東遊，明日西蕩，雲去雲來，行蹤不定。

一日，玉帝早朝，班部中閃出許旌陽真人許旌陽：名許遜，據《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許遜是三國吳人，曾任旌陽縣令，故稱許旌陽，師從吳猛受仙法，仗劍斬蛟，晉太康年間白日飛昇。宋代封「神功妙濟真君」。，頫囟啓奏道躧（fǔ）囟：叩頭。躧，同「俯」。囟，即囟骨，指人頭頂部分的骨頭，俗稱天靈蓋。：「今有齊天大聖，無事閒遊，結交天上衆星宿，不論高低，俱稱朋友。恐後閒中生事，不若與他一件事管，庶免別生事端。」玉帝聞言，即時宣詔。那猴王欣然而至，道：「陛下，詔老孫有何升賞？」玉帝道：「朕見你身閒無事，與你件執事。你且權管那蟠桃園，李旁：着他管蟠桃園，分明使貓管魚，和尚守婦人也。早晚好生在意。」大聖歡喜謝恩，朝上唱喏而退。

他等不得窮忙，即入蟠桃園內查勘。本園中有個土地攔住，問道：「大聖何往？」大聖道：「吾奉玉帝點差，代管蟠桃園，今來查勘也。」那土地連忙施禮，即呼那一班鋤樹力士、運水力士、修桃力士、打掃力士都來見大聖磕頭，引他進去。但見那：

夭夭灼灼夭夭灼灼：美盛鮮明的樣子。《詩經·周南·桃夭》形容桃花「桃之夭夭，灼灼其華」。，顆顆株株。夭夭灼灼桃盈樹，顆顆株株果壓枝。果壓枝頭垂錦彈錦彈：晉葛洪《西京雜記》卷四載漢代韓嫣性豪奢，好彈弓，用金制彈丸，射獵時常引得京師兒童逐拾。後以「金彈」或「錦彈」作爲果實的美稱。南朝梁庾肩吾《謝櫻桃啓》：「同秦人之逐彈，似得金丸。」，花盈枝上簇胭脂。時開時結千年熟，無夏無冬萬載遲。先熟的，酡顏醉臉酡顏：酒喝到一定程度，臉色發紅的樣子。；還生的，帶蒂青皮。凝煙肌帶綠，映日顯丹姿。樹下奇葩並異卉，四時不謝色齊齊。左右樓臺並館舍，盈空常見罩雲霓。不是玄都凡俗種玄都：唐長安有玄都觀，觀裏的道士種的桃樹非常有名，劉禹錫《遊玄都觀》有「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的詩句。，瑤池王母自栽培王母：又稱西王母、金母。先秦著作《山海經》、《穆天子傳》中，即有「西王母」的形象，居於崑崙山。《穆天子傳》還記載周穆王與西王母在瑤池飲宴。漢代以後，西王母傳說開始流行，五代杜光庭《墉城集仙錄》稱西王母是西華至妙之氣所化，是道教女仙之長。民間因其名「王母」，遂認爲她是玉皇大帝的夫人。實際上在道教神譜中，西王母與玉帝並沒有關係。。

大聖看玩多時，問土地道：「此樹有多少株數？」土地道：「有三千六百株：前面一千二百株，花微果小，三千年一熟，人吃了成仙了道，體健身輕。中間一千二百株，層花甘實，六千年一熟，人吃了霞舉飛昇，長生不老。後面一千二百株，紫紋緗核紫紋緗核：緗，淺黃色。《西京雜記》載漢朝皇帝的上林苑有「緗核桃、金城桃、綺葉桃、紫文桃」等名貴桃樹。按，此處前、中、後「一千二百株」，世德堂本均作「一百二十株」，此據前文「三千六百株」總數訂正。，九千年一熟，人吃了與天地齊壽，日月同庚同庚：同歲。。」大聖聞言，歡喜無任，當日查明瞭株樹，點看了亭閣回府。自此後，三五日一次賞玩，也不交友，也不他遊。證夾：可謂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俗語所云「一跤跌在蜜缸裏」也。

一日，見那老樹枝頭，桃熟大半，他心裏要喫個嘗新。奈何本園土地、力士並齊天府仙吏緊隨不便。忽設一計道：「汝等且出門外伺候，讓我在這亭上少憩片時。」那衆仙果退。只見那猴王脫了冠服，爬上大樹，證夾：可謂露出本相。揀那熟透的大桃，摘了許多，就在樹枝上自在受用。李旁：這是本色。吃了一飽，證夾：比爛桃山七次如何？卻纔跳下樹來，簪冠着服，喚衆等儀從回府儀從：儀衛隨從。。遲三二日，又去設法偷桃，盡他享用。

一朝，王母娘娘設宴，大開寶閣，瑤池中做「蟠桃勝會」蟠桃勝會：魏晉間著作《漢武帝內傳》載：西王母下降於漢武帝宮中，賜給漢武帝四顆仙桃，武帝喫完，欲留核自種，王母說：「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後遂有西王母種蟠桃、做蟠桃會的傳說。，即着那紅衣仙女、青衣仙女、素衣仙女、皁衣仙女、紫衣仙女、黃衣仙女、綠衣仙女，各頂花籃，去蟠桃園摘桃建會。證夾：以王母開宴，崑崙瑤池豈無蟠桃，而乃遠求之天上乎？且以天上之桃，請天上之人，如此主人亦落得做。七衣仙女直至園門首七衣仙女：秦漢以前，人們即認爲織女星是天帝的孫女。曹植《靈芝篇》和晉幹寶《搜神記》都講述了天上織女爲孝子董永所感動，下凡爲他織布養家的故事。此後董永與仙女故事開始流傳，終成著名民間傳說《天仙配》。《清平山堂話本》保存了宋代董永故事《董永遇仙傳》：董永孝行，感得天女下凡，爲其生一兒子，名董仲舒，隨即昇天。董仲舒思念母親，術士嚴君平爲其卜卦，稱七月七日衆仙女下凡於太白山，其中第七位黃衣仙女便是其母。董仲舒依言前往，果然相認。此故事中，仙女已有七人。唐宋之際，人們相信天上女宿之扶筐七星掌管蠶桑女工，仙女有七位，且織布、提筐（籃）的形象，當從此處衍生出來。，只見桃園土地、力士同齊天府二司仙吏，都在那裏把門。仙女近前道：「我等奉王母懿旨懿旨：古代稱皇后、皇太后或其他貴婦人的命令。，到此摘桃設宴。」土地道：「仙娥且住。今歲不比往年了，玉帝點差齊天大聖在此督理，須是報大聖得知，方敢開園。」仙女道：「大聖何在？」土地道：「大聖在園內，因睏倦，自家在亭子上睡哩。」仙女道：「既如此，尋他去來，不可遲誤。」

土地即與同進。尋至花亭不見，只有衣冠在亭，不知何往。四下裏都沒尋處。原來大聖耍了一會，吃了幾個桃子，變做二寸長的個人兒，證夾：小人哉！在那大樹梢頭濃葉之下睡着了。李旁：猴。七衣仙女道：「我等奉旨前來，尋不見大聖，怎敢空回？」傍有仙使道：「仙娥既奉旨來，不必遲疑。我大聖閒遊慣了，想是出園會友去了。汝等且去摘桃，我們替你回話便是。」那仙女依言，入樹林之下摘桃。先在前樹摘了二籃，又在中樹摘了三籃；到後樹上摘取，只見那樹上花果稀疏，止有幾個毛蒂青皮的。原來熟的都是猴王吃了。

七仙女張望東西，只見向南枝上止有一個半紅半白的桃子。青衣女用手扯下枝來，紅衣女摘了，卻將枝子望上一放。原來那大聖變化了，正睡在此枝，被他驚醒。大聖即現本相，耳朵裏掣出金箍棒，幌一幌，碗來粗細，咄的一聲道：「你是那方怪物，敢大膽偷摘我桃！」慌得那七仙女一齊跪下道：「大聖息怒。我等不是妖怪，乃王母娘娘差來的七衣仙女，摘取仙桃，大開寶閣，做『蟠桃勝會』。適至此間，先見了本園土地等神，尋大聖不見。我等恐遲了王母懿旨，是以等不得大聖，故先在此摘桃，萬望恕罪。」

大聖聞言，回嗔作喜道：「仙娥請起。王母開閣設宴，請的是誰？」仙女道：「上會自有舊規。請的是西天佛老菩薩、聖僧羅漢，南方南極觀音，東方崇恩聖帝東方崇恩聖帝：即東華聖帝、東華帝君，參見第二十六回「東華大帝君」條注。東方崇恩聖帝不見於道教文獻，道教有崇恩真君，即薩守堅。又有中嶽中天崇聖帝，是五嶽的中嶽之神。此處崇恩聖帝可能是以上神仙名稱的混淆。，十洲三島仙翁十洲三島：道教稱大海中玄洲、瀛洲、祖洲等十處仙境，稱十洲。蓬萊、方丈、瀛洲三個仙島，叫三島。，北方北極玄靈北方北極玄靈：五方五老之一，又稱北方五靈玄老君。，中央黃極黃角大仙黃角大仙：這裏當指五方五老之一，中央元靈元老天君。由於道教認爲他是中央黃精，下應嵩山。而嵩山主神爲中嶽大帝，姓角，名普生。「黃角大仙」當是兩位職司相近的神靈之混合。，這個是五方五老五方五老：見本回「五方五老」條注。此處的五方五老羼雜了西天佛祖、南海觀音在內，已是民間在正統的道教觀念上的改造。。還有五斗星君五斗星君：道教敬奉的五個尊神。是古人星宿崇拜的人格化。爲北斗星君，主管解厄延生；南鬥星君，掌管延壽度人；東鬥星君，掌管紀算護命；西鬥星君，掌管紀命護身；中鬥星君，主管保命。但是，除了北斗、南鬥有對應的星座外，東、西、中都沒有相應的天體上的星宿，而是道教造出來的神。，上八洞三清八洞：民間傳說中的洞府仙境，一般分上八洞、中八洞和下八洞。「八洞」之說，不見於道教經典記述。元《昇仙夢》、《玩江亭》等劇，已出現所謂上八洞神仙，有孫臏、鐵柺李、漢鍾離、張四郎、呂洞賓等，可知均是民間俗神。明謝肇淛《五雜俎》謂：「世傳上中下八洞皆有仙人，故俗動稱八仙雲。」、四帝、太乙天仙等衆太乙天仙：道教神仙，也稱「太乙救苦天尊」。據說他專門拔救不幸墜入地獄的人。，中八洞玉皇、九壘、海嶽神仙九壘：即「九地」，此指九地之神，稱爲「九壘土皇君」。道教認爲上有九天，下有九地。九地皆有神。《無上祕要》等書載，人間世界的下方有九層大地，稱「九壘」。依次是：色潤地，剛色地，脂色地、潤澤地、金粟地、金剛澤地、水制地、大風澤地、洞淵無色綱維地。每壘均由一重土、一重水、一重風構成。每壘有四位土皇執掌，共三十六位土皇君。九壘之下，浩蕩空虛不可極。，下八洞幽冥教主幽冥教主：地府的神。、注世地仙注世地仙：道士稱住在世間的神仙，叫地仙。。各宮各殿大小尊神，俱一齊赴蟠桃嘉會。」大聖笑道：「可請我麼？」李旁：猴頭貪嘴。仙女說：「不曾聽得說。」大聖道：「我乃齊天大聖，就請我老孫做個席尊席尊：首席。，有何不可？」仙女道：「此是上會舊規，今會不知如何。」大聖道：「此言也是，難怪汝等。你且立下，待老孫先去打聽個消息，看可請老孫不請。」

好大聖，捻着訣，念聲咒語，對衆仙女道：「住！住！住！」這原來是個定身法，把那七衣仙女一個個睖睖睜睜睖睖睜睜：眼睛直視發呆。睖睜，也作「掕掙」。，白着眼，都站在桃樹之下。大聖縱朵祥雲，跳出園內，徑奔瑤池路上而去。正行時，只見那壁廂：

一天瑞靄光搖曳，五色祥雲飛不絕。

白鶴聲鳴振九皋白鶴聲鳴振九皋：皋，沼澤地；九皋，曲折深遠的沼澤。這裏形容仙境有白鶴翱翔，鳴聲深遠。此句出自《詩經·小雅·鶴鳴》：「鶴鳴於九皋，聲聞於野；魚潛在淵，或在於渚。」，紫芝色秀分千葉紫芝： 一種菌類植物，似靈芝，可入藥。古人認爲它是一種瑞草。。

中間現出一尊仙，相貌昂然丰采別。

神舞虹霓幌漢霄，腰懸寶籙無生滅。

名稱赤腳大羅仙，特赴蟠桃添壽節。

那赤腳大仙覿面撞見大聖赤腳大仙：據《括異志》等書記載，宋仁宗在宮中好赤腳。民間即傳說南嶽有赤腳李仙人，喜飲酒，宋仁宗即其轉世。，大聖低頭定計，賺哄真仙，他要暗去赴會，卻問：「老道何往？」大仙道：「蒙王母見招，去赴蟠桃嘉會。」大聖道：「老道不知。玉帝因老孫筋斗雲疾，着老孫五路邀請列位，先至通明殿下演禮通明殿：玉帝的宮殿。宋王欽若《翊聖保德傳》載，宋代陝西鳳翔居民張守真有一天朝見玉皇大殿，見匾額上寫着「通明殿」三個字，意思是玉帝光明通徹，無所不照。演禮：古代朝見皇帝，禮儀比較繁瑣，需要預先演習，稱爲演禮。，後方去赴宴。」大仙是個光明正大之人，就以他的誑語作真。道：「常年就在瑤池演禮謝恩，如何先去通明殿演禮，方去瑤池赴會？」無奈，只得撥轉祥雲，徑往通明殿去了。

大聖駕着雲，念聲咒語，搖身一變，就變做赤腳大仙模樣，前奔瑤池。證夾：比《水滸傳》中柴進簪花入禁苑何如？不多時，直至寶閣，按住雲頭，輕輕移步，走入裏面。只見那裏：

瓊香繚繞，瑞靄繽紛。瑤臺鋪彩結，寶閣散氤氳氤氳（yīnyūn）：形容煙氣或雲氣濃密。。鳳翥鸞翔形縹緲翥（zhù）：飛舉上天。，金花玉萼影浮沉。上排着九鳳丹霞扆扆（yǐ）：置於門窗之間的屏風。，八寶紫霓墩。五彩描金桌，千花碧玉盆。桌上有龍肝和鳳髓，熊掌與猩脣。珍羞百味般般美，異果嘉餚色色新。

那裏鋪設得齊齊整整，卻還未有仙來。這大聖點看不盡，忽聞得一陣酒香撲鼻；忽轉頭，見右壁廂長廊之下，有幾個造酒的仙官，盤糟的力士盤糟：應是糟燒酒釀造工藝的一個環節，即「攤糟」，又稱「攤涼」，酒糟攤平晾涼，繼續發酵、蒸餾成酒。，領幾個運水的道人，燒火的童子，在那裏洗缸刷甕，已造成了玉液瓊漿，香醪佳釀。大聖止不住口角流涎，李旁：猴。就要去喫，奈何那些人都在這裏。他就弄個神通，把毫毛拔下幾根，丟入口中嚼碎，噴將出去，念聲咒語，叫：「變！」李旁：猴。即變做幾個瞌睡蟲，奔在衆人臉上。你看那夥人，手軟頭低，閉眉閤眼，丟了執事，都去盹睡。大聖卻拿了些百味八珍，佳餚異品，走入長廊裏面，就着缸，挨着甕，放開量，痛飲一番。喫勾了多時，酕醄醉了酕醄（máo táo）：大醉的樣子。。證夾：此一醉，真是千古未有之醉。自揣自摸道：「不好！不好！再過會，請的客來，卻不怪我？一時拿住，怎生是好？不如早回府中睡去也。」

好大聖，搖搖擺擺，仗着酒，任情亂撞，證夾：此猴從來駕雲來往，何曾步行？此與後面二調芭蕉扇步行遇魔一例。不如此，不見文字波瀾之妙。一會把路差了；不是齊天府，卻是兜率天宮。證夾：錯得妙！聚六州四十二縣鐵，鑄不成此一錯。一見了，頓然醒悟道：「兜率宮是三十三天之上，乃離恨天太上老君之處兜率宮、離恨天：民間傳說中太上老君的居處。兜率宮，據佛典，三十三天之上有兜率天，兜率天的宮殿分內外院，其中內院是候補佛所居淨土，由彌勒菩薩主持，爲修佛者嚮往之處。這裏的兜率宮當即指此。離恨天，民間傳說中天的最高層。道教經典一般認爲太上老君住在三清境，沒有「離恨天」的說法。佛教的宇宙觀中，世界中心爲須彌山，三十三天在須彌山頂；山頂四方各八天城，加上中央帝釋所住的善見城（喜見城），共有三十三處，故稱三十三天。如善法堂天、山峯天、喜見城天等，也並沒有「離恨天」。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編·離騷經章句序》中認爲，「離恨天」來歷，可參見《大智度論·釋薩陀波侖品》，稱衆香城有四娛樂園，其二名「離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稱南方經無數世界之後，有最後世界名「離一切憂」。民間卻認爲「離恨天」是「離愁別恨」之義，故元明戲劇中，常以「離恨」與「相思」並舉，如《朝野新聲太平樂府》卷八：「最高的離恨天堂，最低的相思地獄。」查應光《靳史》：「費長房縮不就相思地，女媧氏補不完離恨天。」鄭德輝《倩女離魂》：「三十三天覷了離恨天最高，四百四病害了相思病最苦。」都是離別相思愁苦之極的具象比喻，與「最難買的是後悔藥」大致相同。離恨天爲諸天最高處的說法，當從此處衍生出來。，如何錯到此間？也罷！也罷！一向要來望此老，不曾得來，今趁此殘步殘步：中途順路前往他處。，就望他一望也好。」即整衣撞進去，那裏不見老君，四無人跡。證夾：難道就無一人。原來那老君與燃燈古佛在三層高閣朱陵丹臺上講道燃燈古佛：佛教認爲有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佛，釋迦牟尼是現在世佛，燃燈古佛是過去世佛。朱陵丹臺：道教稱南嶽衡山爲朱陵洞天，衡山有朱陵臺。，衆仙童、仙將、仙官、仙吏，都侍立左右聽講。這大聖直至丹房裏面，尋訪不遇，但見丹竈之傍，爐中有火。爐左右安放着五個葫蘆，葫蘆裏都是煉就的金丹。證夾：難道都不收藏？大聖喜道：「此物乃仙家之至寶，老孫自了道以來，識破了內外相同之理內外相同：以自己身體爲鼎爐，自身精氣神爲藥物所煉之丹稱爲內丹；以鉛、汞及礦物等藥物所煉之丹爲外丹。道教認爲內丹和外丹雖然形式不同，但本質和原理是一樣的。傳呂洞賓《敲爻歌》：「內丹成，外丹就。內外相接和諧偶。結成一塊紫金丸，變化飛騰天地久。」，也要煉些金丹濟人，不期到家無暇；證夾：原未曾到家。今日有緣，卻又撞着此物，趁老子不在老子：道教奉周代的哲學家老子（李耳）爲教主，即太上老君。，等我喫他幾丸嘗新。」他就把那葫蘆都傾出來，就都吃了，如喫炒豆相似。李旁：此猴可惡，又可喜也。證夾：好喫。

一時間丹滿酒醒，又自己揣度道：「不好！不好！這場禍，比天還大；若驚動玉帝，性命難存。走！走！走！不如下界爲王去也！」

他就跑出兜率宮，不行舊路，從西天門使個隱身法逃去。即按雲頭，回至花果山界。但見那旌旗閃灼，戈戟光輝，原來是四健將與七十二洞妖王，在那裏演習武藝。大聖高叫道：「小的們！我來也！」衆怪丟了器械，跪倒道：「大聖好寬心！丟下我等許久，不來相顧！」大聖道：「沒多時！沒多時！」且說且行，徑入洞天深處。四健將打掃安歇叩頭禮拜畢，俱道：「大聖在天這百十年，實受何職？」大聖笑道：「我記得才半年光景，怎麼就說百十年話？」健將道：「在天一日，即在下方一年也。」大聖道：「且喜這番玉帝相愛，果封做『齊天大聖』，起一座齊天府，又設安靜、寧神二司，司設仙吏侍衛。向後見我無事，着我待管蟠桃園。近因王母娘娘設『蟠桃大會』，未曾請我，是我不待他請，先赴瑤池，把他那仙品、仙酒，都是我偷吃了。走出瑤池，踉踉蹡蹡，誤入老君宮闕，又把他五個葫蘆金丹也偷吃了。但恐玉帝見罪，證夾：亦怕玉帝乎？方纔走出天門來也。」

衆怪聞言大喜，即安排酒果接風，將椰酒滿斟一石碗奉上。大聖喝了一口，即諮牙倈嘴道諮牙倈嘴：即「呲牙咧嘴」。：「不好喫！不好喫！」崩芭二將道：「大聖在天宮，吃了仙酒、仙餚，是以椰酒不甚美口。常言道：『美不美，鄉中水。』」大聖道：「你們就是『親不親，故鄉人』。我今早在瑤池中受用時，見那長廊之下，有許多瓶罐，都是那玉液瓊漿。你們都不曾嘗着。待我再去偷他幾瓶回來，證夾：此轉更出意外，匪夷所思。你們各飲半杯，一個個也長生不老。」衆猴歡喜不勝。大聖即出洞門，又翻一筋斗，使個隱身法，徑至蟠桃會上。進瑤池宮闕，只見那幾個造酒、盤糟、運水、燒火的，還鼾睡未醒。證夾：好長覺。他將大的從左右脅下挾了兩個，兩手提了兩個，證夾：何不拔把毫毛變作千百小猴，搬個馨淨乎？即撥轉雲頭回來，會衆猴在於洞中，就做個「仙酒會」，各飲了幾杯，快樂不題。

卻說那七衣仙女自受了大聖的定身法術，一周天方能解脫。各提花籃，回奏王母，說道：「齊天大聖使術法困住我等，故此來遲。」王母問道：「汝等摘了多少蟠桃？」仙女道：「只有兩籃小桃，三籃中桃。至後面大桃，半個也無，想都是大聖偷吃了。及正尋間，不期大聖走將出來，行兇拷打，又問設宴請誰。我等把上會事說了一遍，他就定住我等，不知去向。只到如今，才得醒解回來。」王母聞言，即去見玉帝，備陳前事。說不了，又見那造酒的一班人，同仙官等來奏：「不知甚麼人，攪亂了『蟠桃大會』，偷吃了玉液瓊漿，其八珍百味，亦俱偷吃了。」

又有四個大天師來奏上四個大天師：在《西遊記》裏指張道陵、葛玄、許遜、丘弘濟。：「太上道祖來了。」玉帝即同王母出迎。老君朝禮畢，道：「老道宮中，煉了些『九轉金丹』九轉金丹：經九次提煉的金丹，道教認爲丹的煉製有一至九轉之別，而提煉次數越多，金丹效力越大。例如唐宋時所傳「九轉青金靈砂丹」丹法，用水銀、硫磺炒制，以此爲料（稱「青金頭」），入爐燒煉，爲第一轉，稱伏火靈砂。然後以前一轉煉成的丹藥爲原料，加硫磺依次燒煉，即得二轉重遊丹、三轉紫霞丹……直到九轉真陽丹，至此丹成，可以服用。九轉，也叫九還。轉，次數。，伺候陛下做『丹元大會』，不期被賊偷去，證夾：這是自不小心，不幹賊事。特啓陛下知之。」玉帝見奏悚懼。少時，又有齊天府仙吏叩頭道：「孫大聖不守執事，自昨日出遊，至今未轉，更不知去向。」李旁：從前作過事，今日一起來。玉帝又添疑思。只見那赤腳大仙又頫囟上奏道：「臣蒙王母詔，昨日赴會，偶遇齊天大聖，對臣言萬歲有旨，着他邀臣等先赴通明殿演禮，方去赴會。臣依他言語，即返至通明殿外，不見萬歲龍車鳳輦，又急來此俟候。」玉帝越發大驚道：「這廝假傳旨意，賺哄賢卿，快着糾察靈官緝訪這廝蹤跡糾察靈官：即王靈官，主管護法、糾察，參見第七回「王靈官」條注。《靈官咒》：「仰啓神威豁落將，都天糾察大靈官。」！」靈官領旨，即出殿遍訪，盡得其詳細。回奏道：「攪亂天宮者，乃齊天大聖也。」又將前事盡訴一番。證夾：一句收拾乾淨。玉帝大惱，李旁：玉帝還惱，如道力何！即差四大天王，協同李天王並哪吒太子，點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十二元辰、五方揭諦、四值功曹、東西星斗、南北二神、五嶽四瀆、普天星相四值功曹：原是官名，道教認爲神廟都有負責值年、值月、值日、值時的神將，稱四值功曹。東西星斗：道教認爲星空分東鬥、西鬥、南鬥、北斗、中鬥，五大斗星各有神執掌，號五斗星君。這裏的東西星斗即五斗星之神。參見第四回「五斗星君」條注。南北二神：道教和南北兩個方位有關係的神很多，較早的說法爲：南方之神曰祝融，北方之神曰玄冥。五嶽：即泰山、華山、霍山（後來南嶽改爲衡山）、恆山、嵩山等五嶽之神。五嶽神不同時期有各種名號，宋代所封爲東嶽天齊仁聖帝、南嶽司天昭聖帝、西嶽金天順聖帝、北嶽安天元聖帝、中嶽中天崇聖帝。四瀆：即長江、黃河、淮河、濟水（今已湮塞）四條大河的水神，稱四瀆水帝：江瀆廣源王、河瀆靈源王、淮瀆長源王、濟瀆清源王。，共十萬天兵，證夾：其如心何？布一十八架天羅地網下界天羅地網：原指冥冥中對人成仙的束縛。道教又有「天羅地網」法術，設壇、唸咒、結天羅地網手印（雙手擺出特定的姿勢），認爲這樣可以撒出羅網，圍捕鬼神妖魔。這裏的「天羅地網」是對法術的形象化。，去花果山圍困，定捉獲那廝處治。衆神即時興師，離了天宮。這一去，但見那：

黃風滾滾遮天暗，紫霧騰騰罩地昏。

只爲妖猴欺上帝，致令衆聖降凡塵。

四大天王，五方上帝五方上帝：據上下文，應作「五方揭諦」。揭諦，是梵語「去，去經歷」的記音，不是神名。揭諦成爲護法神，當與宋代以後瑜伽教的流行有關。瑜伽教的前身爲古印度佛教的瑜伽行派，於唐代傳入中國，流傳福建一帶，並與民間巫、道結合，重視法術、咒語，有許多特殊的神，並與《西遊記》淵源很深。如揭諦神、深沙神、雄威大聖、豬頭等（可參見南宋道士白玉蟾《海瓊白真人語錄》）。。

四大天王權總制，五方大聖調多兵。

李託塔中軍掌號，惡哪吒前部先鋒。

羅候星爲頭檢點，計都星隨後崢嶸羅睺星、計都星：原是梵語，這是印度占星術的星名。佛教有「九曜」的說法，與道教典籍《雲笈七籖》北斗星七明二隱的說法不同。佛教的「九曜」是日、月加水、木、火、金、土，再加羅睺、計都二星組成。並且認爲羅睺是蝕星，計都是彗星。其「九曜」也都有相應的佛。因此，這兩個星君按理不歸玉皇大帝管轄。《西遊記》是小說，書中佛教、道教的神常有糾纏不清的地方，不應太較真。。

太陰星精神抖擻，太陽星照耀分明。

五行星偏能豪傑五行星：即金、木、水、火、土五星之神，屬於九曜。，九曜星最喜相爭。

元辰星子午卯酉，一個個都是大力天丁。

五瘟五嶽東西擺五瘟：即五瘟使者，傳說中掌管瘟疫的神靈。，六丁六甲左右行六丁六甲：道教神名，不同教派說法不一。據宋代靈寶派科儀《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六甲將軍爲甲子合形大將軍凌飛、甲寅變形大將軍蔣真等六位。六丁將軍爲丁丑大光大將軍黃洞、丁卯元光大將軍徐元哲等六位。宋洪邁《夷堅丁志·興國道人》載，贛州興國劉子昂焚一卷道書，「少頃神將數輩。如世所繪六丁力士者，涕泣辭訣」，可知當時六丁六甲神的信仰頗爲流行。。

四瀆龍神分上下四瀆：瀆，江河大川。四瀆指長江、黃河、淮河、濟水。，二十八宿密層層。

角亢氐房爲總領角亢氐房以下幾句：角、亢、氐、房是星宿名，以下幾句也都是二十八宿中的星宿名，是道教神將。，奎婁胃昴慣翻騰。

牛鬥女虛危室壁，心尾箕星個個能，

井鬼柳星張翼軫，輪槍舞劍顯威靈。

停雲降霧臨凡世，花果山前紮下營。

詩曰：

天產猴王變化多，偷丹偷酒樂山窩。

只因攪亂蟠桃會，十萬天兵佈網羅。

當時李天王傳了令，着衆天兵紮了營，把那花果山圍得水泄不通。上下布了十八架天羅地網，證夾：其如心何？先差九曜惡星出戰。九曜即提兵徑至洞外，只見那洞外大小羣猴跳躍頑耍。星官厲聲高叫道：「那小妖！你那大聖在那裏？我等乃上界差調的天神，到此降你這造反的大聖。教他快快來歸降；若道半個『不』字，教汝等一概遭誅！」那小妖慌忙傳入道：「大聖，禍事了！禍事了！外面有九個凶神，口稱上界差來的天神，收降大聖。」那大聖正與七十二洞妖王，並四健將分飲仙酒，一聞此報，公然不理道公然：毫無顧忌的樣子。：「今朝有酒今朝醉，莫管門前是與非！」李旁：好度量！說不了，一起小妖又跳來道：「那九個凶神，惡言潑語，在門前罵戰哩！」大聖笑道：「莫採他。『詩酒且圖今日樂，功名休問幾時成』。」說猶未了猶：原作「由」。唐張鷟《遊仙窟》：「鳥獸無情，由知怨別；心非木石，豈忘深恩？」今統改爲「猶」，後不出注。，又一起小妖來報：「爺爺！那九個凶神已把門打破了，殺進來也！」

大聖怒道：「這潑毛神，老大無禮！本待不與他計較，如何上門來欺我？」即命獨角鬼王：「領帥七十二洞妖王出陣，老孫領四健將隨後。」那鬼王疾帥妖兵，出門迎敵，卻被九曜惡星一齊掩殺，抵住在鐵板橋頭，莫能得出。

正嚷間，大聖到了。叫一聲：「開路！」掣開鐵棒，幌一幌，碗來粗細，丈二長短，丟開架手，打將出來。九曜星那個敢抵，一時打退。那九曜星立住陣勢道：「你這不知死活的弼馬溫！你犯了十惡之罪，先偷桃，後偷酒，攪亂了蟠桃大會，又竊了老君仙丹，又將御酒偷來此處享樂。你罪加罪，豈不知之？」大聖笑道：「這幾樁事，實有！實有！但如今你怎麼？」證夾：妙極！九曜星道：「吾奉玉帝金旨，帥衆到此收降你，快早皈依！免教這些生靈納命。不然，就躧平躧平：踏平。了此山，掀翻了此洞也！」大聖大怒道：「量你這些毛神，有何法力，敢出浪言，不要走，請喫老孫一棒！」這九曜星一齊踊躍。那美猴王不懼分毫，輪起金箍棒，左遮右擋，把那九曜星戰得筋疲力軟，一個個倒拖器械，敗陣而走，急入中軍帳下，對托塔天王道：「那猴王果十分驍勇！我等戰他不過，敗陣來了。」

李天王即調四大天王與二十八宿，一路出師來鬥。大聖也公然不懼，調出獨角鬼王、七十二洞妖王與四個健將，就於洞門外列成陣勢。你看這場混戰，好驚人也：

寒風颯颯，怪霧陰陰。那壁廂旌旗飛彩，這壁廂戈戟生輝。滾滾盔明，層層甲亮。滾滾盔明映太陽，如撞天的銀磬；層層甲亮砌巖崖，似壓地的冰山。大桿刀大桿刀：星宿屬天上神將，亦持長杆大刀等兵器。明唐順之《武編》收有一種結合法術和實戰的「演禽戰法」，其法器是用棗木刻二十八宿形象，其中規定翼火蛇形象爲「蛇頭人身，長七尺，面赤色。着青袍，柳黃比甲，白皮靴，手執大桿刀」。，飛雲掣電，楮白槍楮白槍：又稱出白槍，精鋼製成的槍。，度霧穿雲。方天戟，虎眼鞭虎眼鞭：鞭是擊打型短兵器，柄部有孔，狀如虎眼，故稱虎眼鞭。，麻林擺列；青銅劍，四明鏟四明鏟：兵器中有「五明鏟」，如清韓世琦《撫吳疏草·馮令行取疏》記鏟類有「五明鏟、月牙鏟」。今體育運動中，武術器械之鏟，其鏟頭對稱開有五孔，當即「五明鏟」遺制。四明鏟當即鏟頭開有四孔。，密樹排陣。彎弓硬弩鵰翎箭，短棍蛇矛挾了魂。大聖一條如意棒，翻來覆去戰天神。殺得那空中無鳥過，山內虎狼奔。揚砂走石乾坤黑，播土飛塵宇宙昏。只聽兵兵樸樸驚天地，煞煞威威振鬼神。

這一場自辰時佈陣，混殺到日落西山。那獨角鬼王與七十二洞妖怪，盡被衆天神捉拿去了，止走了四健將與那羣猴，深藏在水簾洞底。這大聖一條棒，抵住了四大天神與李託塔、哪吒太子，俱在半空中。殺勾多時，大聖見天色將晚，即拔毫毛一把，丟在口中，嚼碎了噴將出去，叫聲：「變！」就變了千百個大聖，都使的是金箍棒，打退了哪吒太子，戰敗了五個天王。

大聖得勝，收了毫毛，急轉身回洞，早又見鐵板橋頭四個健將領衆叩迎。那大衆哽哽咽咽大哭三聲，又唏唏哈哈大笑三聲。李旁：怪猴。證夾：亦奇。大聖道：「汝等見了我，又哭又笑，何也？」健將道：「今早帥衆陣與天王交戰，把七十二洞妖王與獨角鬼王，盡被衆神捉了，我等逃生，故此該哭。適見大聖得勝回來，未曾傷損，故此該笑。」李旁：賊猴。大聖道：「勝負乃兵家之常。古人云：『殺人一萬，自損三千。』況捉了去的頭目乃是虎豹狼蟲、獾獐狐狢之類，我同類者未傷一個，何須煩惱？他雖被我使個分身法殺退，他還要安營在我山腳下。我等且緊緊防守，飽餐一頓，安心睡覺，養養精神。天明看我使個大神通，拿這些天將，與衆報仇。」四將與衆猴將椰酒吃了幾碗，安心睡覺不題。

那四大天王收兵罷戰，衆各報功：有拿住虎豹的，有拿住獅象的，有拿住狼蟲狐狢的，更不曾捉着一個猴精。當時果又安轅營，下大寨，賞𤛮了得功之將，分付了天羅地網之兵，各各提鈴喝號，圍困了花果山，專待明早大戰。各人得令，一處處謹守。此正是：

妖猴作亂驚天地，佈網張羅晝夜看。

畢竟天曉後如何處治，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已言由還丹而修大丹，體歸純《乾》，即可壽與天齊，名登紫府矣。然金丹有陽火陰符之妙用，當進陽而即進陽，當運陰而即運陰，陰符陽火，不失其時，方能金丹成熟。若知進陽而不知運陰，縱金丹在望，未許我認。故此回緊接上回，細演陰符妙用耳。

「大聖在齊天府，日食三餐，夜眠一榻，無事牽縈，自由自在。」是心處事外，靜以待時耳。《文言傳》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許旌陽啓奏：『齊天大聖日日無事閒遊，恐後來鬧中生事。』」是明示其陽極必陰，若不防閒，得而復失之患，勢所必有。「不若與他一件事管了，庶免別生事端」者，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也。「玉帝宣猴王與一件執事，權管蟠桃園，使早晚在意」者，是一日內十二時，意所到皆可爲，朝《屯》暮《蒙》，須臾不離也。但「權管」二字大有妙義，學者不可不玩。大聖乃先天至精，爲陽之主，其管齊天府久管也，管蟠桃園權管也。久管者，進陽以決陰，陽火之事；權管者，借陰以全陽，陰符之事。大聖知其時之不可失，故歡喜謝恩，朝上唱喏而退也。

「蟠桃三千六百樹」，《坤》卦全體，六六之數；「前面一千二百株，花微果小，三千年一熟，人吃了成仙了道，體健身輕」，即《坤》中所生一陽《復》、二陽《臨》，二六一十二，陰變爲陽之果，陽氣方生，故花微果小也；「中間一千二百株，層花甘實，六千年一熟，人吃了霞舉飛昇，長生不老」，即《坤》中所產三陽《泰》、四陽《大壯》，二六一十二，陰變爲陽之果，陽氣壯盛，故居在甘實也；「後面一千二百株，紫紋細核，九千年一熟，人吃了與天齊壽，日月同庚」，即《坤》中所產五陽《夬》、六陽《乾》，二六一十二，陰變爲陽之果，陽氣純全，故紫紋細核也。由《坤》而復《乾》，自六而歸九，陰變成陽，故後國之桃九千年一熟。「桃」者，實也，其中有仁，屬純陽；陽氣純全，即是桃熟；桃熟，即是金丹成熟；金丹成熟，採而服之，勢不容已。

「大聖聞言歡喜，當自查明回府」者，喜其時候已到，而查明火候也。「三五日一賞玩」者，三五合一，先天陽氣圓滿也。「見枝頭桃熟，要嘗新」者，伏陽於陰之未發也。「忽設一計，使仙吏出外，脫了冠服，摘桃自在受用」者，是見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見，在不睹不聞處下手也。「將熟桃吃了一飽」者，食其時，百骸理也。「三二日，又去設法偷桃，盡他享用」者，三二爲一候，一時六候，只於一候之頃，奪天地之造化爲我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也。

「王母娘姆大開寶閣，做蟠桃勝會」者，陽已極而陰即遇會也。「着七衣仙女摘桃」者，《姤》卦卦爻圖略之象，即七日一陰來姤也。「叫尋他出來」者，《姤》之「女壯」也。「大聖變二寸長的人兒，在大樹梢頭濃葉之下睡着」者，」二寸爲明，上一陰下五陽，《夬》之象。「前摘三籃，中摘三盤」，二三爲六，《姤》之一陰之象。「後樹花果稀疏，只有幾個毛蒂青皮的、原來熟的都是猴王吃了」者，真者已藏，不妨示假也．「將技一放，驚醒猴王，大聖即現本相，耳朵內犁出金箍棒，咄的一聲道：『你是那方怪物，敢大膽偷摘我桃』」者，此由《夬》而《乾》，由《乾》而《姤》之象。《夬》者，以陽決陰也。《姤》者，以陰遇陽也。陽決陰，則陰以陽爲偷，謂怪；陰遇陽，則陽以陰爲偷，謂怪。總一盜機，只在順逆之聞耳。順之則由《乾》而變《姤》，逆之則借《姤》以全《乾》。故《夬》反爲《姤》，《姤》反爲《夬》，而《乾》居《夬》、《姤》之間也。七衣仙女說出王母娘娘做蟠桃勝會；又說出請客上會自有成規」。以見陽極必陰，一定成規，而不能更移也。但不能使陽而不陰者，天地之氣機；而能借陰保陽者，聖人之功用。

「大聖使定身法，把衆仙女定在桃樹之下」，即《姤·初六》：「繫於金柅，貞吉」也。陰來遇陽，能以傷陽，如金柅之能止車，然初陰微弱，防之於早，逆而制之，兇可化吉，亦即《彖傳》「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大聖賺哄赤腳大仙通明殿演禮，變赤腳大仙至瑤池，卻未有仙來，喫八珍，飲瓊漿」一段，即《姤》之九二：「包有魚，無咎，不利賓」也。九二以剛乘柔，柔下剛上，故謂赤腳大仙。以陽防陰，如魚在包中，先發制人，不但陽氣不能爲害，而且能盜彼殺中之生氣以爲我有，故利於我，不利於賓。「自揣道：『不好！不好！再過會請的客來，卻不怪我？」一時拿住，怎生是好。』」即九四「包無魚，起兇」也。夫陽來交陰爲好，陰來姤陽爲不好，不能防陰於早，客氣乘間而來，必傷正氣，如包中失魚，魚無拘束，放蕩橫行，起兇之道也。「不如回府中睡去」者，即《姤·九三》「其行次且，厲無大咎」也。陰氣未發，雖不能去陰，而陰亦不能傷，「回府去睡」，正厲而無大咎之義。

「信步亂撞，一會把路走差，不是齊天府，卻是兜率宮，頓然醒悟。道：『兜率宮是三十三天之上，乃離恨天太上老君之處，如何錯到此間？』」齊天府，《乾》之上九也。兜率宮，《姤》之九五也。悟空醒悟有差，差者自差，悟者自悟，差正可以見悟、悟正可以止差。差者順也，悟者逆也，以逆行順，何差之有？「直至丹房，見五個胡蘆裏邊都是煉就金丹，傾出來就吃了。」即九五：「含章，有隕自天」也。含藏章美，內剛外柔，陰氣不得用事，自消自化，天心常照，金丹成熟，可以由漸而頓，虛心而能實腹矣。「一時間丹滿酒醒」，正由漸而頓，虛心實腹之效。蓋靈丹人腹，陰氣悉化，如醉初醒，即歸大覺，一時之功，神哉！妙哉！「又自揣道：『不好！不好！這場禍事比天還大，若驚動玉帝，性命難保，不如下界爲王去也。』」即上九：「姤其角，上窮吝也。」遇《姤》不能藏剛而持剛，金丹得而復失，大禍臨身，性命難保，吝所必有。「不如下界爲王」，是不姤於角，保丹之善法也。

以上數百言，皆演借陰保陽，竊奪造化之妙用。偷桃、偷酒、偷丹，俱在人所不知，而已獨知處用手段，純是盜機，雖天地神明不可得而測度，正提綱「亂蟠桃大聖偷丹」之旨。蟠桃會由《乾》而《姤》，順也；亂蟠桃借《姤》還《乾》，逆也。不亂不能偷，惟亂而偷之，所以遂心應手，無不如意也。

「不行舊路，從西天門使隱身法逃去，回至花果山。」此金丹口訣中之口訣，天機祕密，後人誰能識的？惟悟一子注曰：「上天而下地，迴天山《遁》卦爻圖略，可謂仙翁知音矣。但遁則遁矣，何以不行舊路，從西天門隱身法逃去乎？此中妙意，須當追究出來。「舊路」者，《姤》也；「西天門」者，《夬》也；使隱身法逃去」者，《遁》也，又自天而回山亦爲《遁》象。由《姤》而《遁》，陰氣浸長，陽氣受傷，後天順行之道。自《夬》而《遁》陽氣不亢，陰氣難進，先天逆運之道。不行舊路，從西天門逃去，所以順中用逆耳。使隱身法，即是竊奪陰陽之盜機，惟其有此盜機，故大聖回山之後，「又翻一筋斗，使隱身法徑至瑤池．人還未醒，揀大甕，從左右脅下挾了兩個，兩手提了兩個，回至洞中，就做仙酒會，與衆快樂。」上天下地，從心所欲不踰矩，真取諸左右逢其原矣。

「王母備陳偷喫蟠桃，仙官來奏偷喫仙酒，老君道出偷喫仙丹，玉帝見奏驚懼；齊天府仙吏奏道，孫大聖不知去向，五帝又添疑思；赤腳仙又奏遇齊天大聖，言有旨着衆仙先演禮後赴會等語，玉帶越發大驚。」即佛祖所云：「若說是事，諸天及人皆當驚疑」者是也。驚疑者何？驚疑不順天而逆天也。順天者，後天而奉天時之道。逆天者，先天而天弗違之道。因其先天之道，逆而不順，故提綱謂之「反天宮」；因其反天宮，與天爭權，則天神不悅，必以逆爲怪，故提綱謂之「諸神捉怪」。然先天之道，所以能反天逆天，而不順天者，總在一《遁》之妙，《遁》卦健於外而止於內，以止運健，健本於止，雖行健而健無形跡可窺矣。

「玉帝差普天神將，共十萬天兵下界，把花果山圍困，捉獲大聖。大聖公然不理道：『今朝有酒今朝醉，莫管門前是與非。』」即《遁》之初六：「遁尾厲，勿用有攸往」也。《遁》之在初，恐有遁而不回之厲，若能莫管門前是與非，不往何災也？及「九個凶神，惡言潑語，門前罵戰，大聖笑道：『莫採他，詩酒且圖今日樂，功名休問見時成。』」即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以中正自守，境遇不得而遷，患難不得而移。如牛革之固。「功名體問幾時成」，正所以固志也。「九個凶神把門打破。大聖大怒，命獨角鬼王帥今七十二洞妖王出陣，被九曜惡星一齊掩殺，抵住在鐵板橋頭，莫能得出。」即九三：「系遁，有疾厲」也。聖妖相混，爲陰所牽，不能遁而以剛自用，如有疾憊，放在鐵板橋頭，莫能得出也。「九曜星數罵偷桃、偷酒、亂會、竊丹，此處享樂。大聖笑道：『這幾樁事兒，實有！實有！你如今待要怎麼？』」即九四：「好遁」也。惟其能遁，所以能偷，偷之遁之，境遇在彼，造命在我，天關在手，地軸由心，造化何得而拘哉？

「自辰時殺到日落西山，獨角鬼王與七十二洞妖怪，都被衆無神捉去，只走了四健將，與那羣猴深藏在水簾洞底。」即九四：「君子吉，小人否」也。蓋以剛而亢躁者，不好於遁，順其陰陽，即爲天所拘；剛而能柔者，好於遁，通其造化，不爲天所限。好遁不好遁，君子小人分之，吉凶見之也。「大聖拔毫毛一把，變了千百個大聖，都使的金箍律，打退哪吒太子，戰敗五個天王，得勝回洞。」即九五：「嘉遁，貞吉」也。剛健中正，隨心變化，無定之中而有定，有定之中而無定，毫光普照應用無方，不遁而遁，遁之嘉美而無形無跡，所謂千百億化身者，故能勝天，而天無可如何也。可異者，四健將迎着大聖，哽哽咽咽大哭三聲，又嘻嘻哈哈大笑三聲，這個盤謎真難猜識，然難猜難識，而有易猜易識者，仙翁已明明道出矣。健將道：今早交戰，把七十二洞妖王，與獨角鬼王，盡被衆神捉去，我等逃生，故此該哭；今見大王得勝回來，未曾傷損，故此該笑。」妖王鬼王乃高亢之陽，大聖乃中正之陽。高亢之陽，剛而不柔，爲妖爲鬼；哭者，哭其知進而不知退也。中正之陽，剛而能柔，爲聖爲仙；笑者，笑其知進而能知退也。知進者，所以進陽而夬陰也；知退者，所以運陰而養陽也。服丹之後，宜退而不宜進，故《遁》之道所由貴。

「大聖道。『我等且緊緊防守，飽飧一頓，安心睡覺，養養精神，天明看我使個大神通，拿這些天將，與衆報仇。』」即上九：「肥遁，無不利也。」『飽飧」者，實其腹也；「安心睡」者，虛其心也。既實腹而又虛心，養精神而待天明，身在事中，心處事外，萬物難傷，造化難移，遁之肥而自由自專，養到大神通處，超出乎天地之外，以之敵天將，有何不利哉？

總之，此回妙旨。「亂蟠桃」者，自《乾》而《姤》也；「反天宮」者，由《姤》而《遁》也。「大聖偷丹」者，借後天而成先天也；「諸神捉怪」者，以後天而傷先天也。借後天成先天，《姤》中養《乾》；以後天傷先天，《乾》極必《姤》。趁《姤》而偷，則造化爲我用；惟《遁》而捉，則造化不能傷。《姤》者自姤，《遁》者自遁，偷者自偷，捉者自捉。惟《姤》方能偷，惟《遁》不能捉，能偷能遁，神鬼不測，諸神焉得而捉之？此中天機，惟天縱之大聖能知能行，彼一切在後天中用功夫，師心自用，強制強求者，烏能窺其底蘊哉？

結尾結出「四大天王收兵器罷戰，衆各報功，拿住虎豹狼蟲無數，更不曾捉着一個猴精。」可知捉者是怪，而不是聖。聖也，怪也，總在能遁不能遁耳。能遁便爲聖，不遁便爲怪，《遁》之時義大矣哉！

詩曰：

陽極陰生姤即連，此中消息要師傳。

含章在內神功妙，知者奪來造化權。

悟一子曰：「發明天道，物極必反，乃鬼神莫測之機，正先天真乙之氣自然之運用，並非大聖所得主張者，仙師特報名託象，以形容其妙耳。錯認心猿者以爲極力描寫，不識道理者以爲文字變化，豈不毫釐千里之謬哉！

大聖自主而王，與天齊名，乃《乾》之上九亢龍之象也。陽極必反，自然之理，豈大聖果能反耶？豈天宮果可反之所耶？天宮，乾爲天也，上九之宮也，豈真天上之宮而大聖能反之耶？然反則必先於亂，亂則必有其由。其所云心猿縱放，無故設此幻想，結撰簇簇筆花，徒眩人心目耶！「齊天府起在蟠桃園右」，則桃園在左明矣。天道，左旋者也。大聖居純陽之上，陽中之陽，其氣變溫爲熱，萬物茂盛之時，其陽極而成亢夏。至一陰生而勢不得不反，陰而左旋於蟠桃園矣。左首爲青龍，屬水，故爲桃。此真人閒中生事之請，玉帝權管蟠桃之命，由氣運之所必至，而並非大聖之所自主也。

世人之疑者，以爲大聖既得先天之道，乃能統御陰陽，而不爲陰陽所規弄，何以不能自主而反耶？不知先天之道，一順一逆者也。先天之道，逆而體之，則反陰而陽，成聖，成仙，成佛，而人物順之，魔任順之，地祇順之，幽冥順之，天神亦順之。以逆爲體，以順爲用，逆生順也。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用九而不爲九所用也。先天之道，順而用之，則反陽而陰，爲人，爲物，爲鬼，爲魔怪，而諸神逆之，諸天逆之，諸仙佛亦逆之。以順爲體，以逆爲用，順生逆也。

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用六而不爲六所用也。送子曰：「心通天地之先，而用必後天；事配天地之後，而知必先天。」《文言》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此反天宮也，正明大聖順用先天之妙也。

「蟠桃園」者，坤宮之帝，出乎震也。「三千六百株」者，坤宮之六六三十六也。「前一千二百株」者，《坤》初、二爻之二六十二也；「三千年一熟」者，得下乘也。「中一千二百株」者，《坤》中二爻之二六十二也，得中乘也。「後一千二百株」者，《坤》五、六爻之二六十二也，得上乘也。

「桃熟」者，陰中之陽也。「自此以後，三五日一次賞玩」者，五日爲一候，十五日爲一氣，三五十五日，陰氣爲之一降也。所以候桃之熟，而順天之行也。「忽設一計」者，陽體將變之時也。

「脫了冠服」者，剝至之象也。「熟的大桃吃了一飽」者，陽受坤之陰氣，而陽漸變陰也。「二三日又去偷桃」者，三二曰爲五，又一候也。「王母差七衣仙女摘桃」者，後之女爲姤，六陽遇七而來姤也，復至七日而爲姤，故爲七女。

「大聖變二寸長人兒，在大樹梢濃葉睡着，」妙矣哉！綠葉成陰，二爲陰爻，小爲陰象，乃一變爲，大變爲小，奇成偶，陽化陰，乾初得陰而爲巽也。「睡着」者，陽息陰盛之時，順天而潛，即「用九，見羣龍無首」，本剛而用之以柔，居亢而潛之於初也．篇中「只有衣冠不知何往，四下裏都沒尋處」等語，俱是妙義。仙女入樹下搞桃，陰之漸進而剝陽也。前三籃，後三籃，非先甲三日，後申三日，即前三與後三耶？由前而中，由中而後。「只見花果稀疏」，隱言花果山之時逢剝落也。而女東張西望，只見向南技上止有個半紅半白的桃子，青衣女子扯下枝來，紅衣女子摘了」等語，妙義不可言荊言「向南」，則系北枝所結之桃；「半紅半白」，將熱之候也；「止有」者，僅見之物也；「青衣女子扯下」，青者，真陰之色，內陰而外陽也；「紅衣女手摘了」，紅者，真陽之色，外陰而內陽也。「將枝子望上一放，大聖驚醒，即現本相」，此正不期而遇，謂之姤。純陽忽遇一陰，小人女子始進之象。姤無地，以巽得坤初爲地。王元美曰：「剝亂成姤，始亂不憂，剝而憂姤」。蓋一陰有敵五陽之志，壯甚可畏，此正亂蟠桃之禍所由始也。

大聖知爲禍始而大怒，說出「偷摘我桃」。「偷桃」之義，即竊天地之玄機，盜陰陽之造化也。及仙女說出蟠桃勝會，王母懿旨，東西南北中央諸聖，分明是攢簇五行之象；而大聖先天之氣，乃其席尊也。大聖知姤始之消息，回嗔作喜，急用定身法，曰：「住！住！住！」即《姤》之初六「繫於金扼」是也。如止車之扼，而系以金之堅，強止之固，而使不進，恐爲柔道所牽也。仙師慈悲之至，已明泄金丹下手之妙於此。

自此，「大聖跳出桃園，正撞赤腳大仙」，即《姤》之初六「羸豕蹢躅」是也。豕喜水而蹢躅，雖羸弱之豕，亦必跳擲，固當深爲之備，而勢不可止也。故定計一變，即改赤腳大仙模樣，正《剝》之初六「剝牀以足」之義，赤足而成剝，陰將侵滅陽，道自下而上也。「前奔瑤池，卻還未有仙來，忽聞一陣酒香，就弄神通，就缸挨甕，放量病飲」，即《姤》之九二「包有魚，不及賓」是也，如取漁先至者，一舉網而得，後至者，雖善漁利，不及彼矣。此巽爲白茅，包中魚，爲陰物之美，而制之以早，不使其及於衆賓也。「在酕醄醉中自道：『不好！不好！欲回府睡去，信步錯路。」即《姤》之九三「臀無膚，其行次且」是也。巽爲股，三居上，臀也，初爲二所忌，三勢孤而無援，志求平遇，故處不安，行又次且，進退維谷之象也。「行至兜率宮，頓然省悟，一向要來望此老，進去不見一人」，即《姤》之九四「包無魚，起兇」是也。四與初應當相遇者，初已遇於二矣，故不及於己，而失其所遇。如包之無魚，民心已離，難將作也。「至丹房裏面，見五個葫蘆，都是煉就金丹，傾出來都吃了」，即《姤》之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是也。杞生肥地，匏瓜繫而不食，杞之系瓜，如五陽之防初陰，勢所必潰；然天意方長，不可力爭，必含章美，不露英氣，方可挽回天命。「五個葫蘆中，都是煉就金丹」，即九五含晦章美在中而可以挽回天命，如天自隕，本無而倏有之象，如我欲食金丹以造命，而天從之也。此處仙師提出內外金丹之理，濟人度世，《姤》之時義大矣哉！

「一時間，悟空酒醒，自揣『不好！恐驚動玉帝，性命難存。走！走！走！不如下界爲王去也！』不從舊路，從西天門使隱身法逃去，回至花果山。」噫！妙矣哉！世人不識書中之妙，以爲悟空之犯天條而逃也，不知正大聖之順天心而遁也。上天而下山，曰天山，遁。大聖知亢極而之於巽，五陽忽遇一陰而爲姤。姤之爲厲，勢不可遏，《巽》之根也，《遁》之機也，《否》之漸也，《剝》之基也，《坤》之初也，及此不遁，非知機也。此一遁也，去其亢而潛於初也。故大聖亂蟠桃者，非大聖亂之也，氣運亂之也；仙女摘蟠桃者，非天母差之也，氣運差之也。總一《姤》之所爲也。故篇中寓《姤》中之義最詳，知婦人之陰禍甚烈，非大聖之順而察之，逆而制之，不足以明先天之大道也。

批《西遊》者以大聖之亂蟠桃，反天宮，爲描寫放心之幻也，冤哉！悲哉！「大聖回山聚飲，反翻一觔斗，使隱身法，徑至瑤池。人還未醒，挾提四大甕，回到洞中，就做仙酒會。」所謂潛惕飛亢，無不隨心，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左之右之，無不宜之。雖有釀成四至之禍亂，可以潛運而默移之也。篇中兩下「隱身法」三字，即形容《遁》中不測之妙也。及「奏聞玉帝，差四大天王，領十萬天兵，十八架天羅地網，而大聖公然不理」，所謂憂患不能累，繒繳不能及，虛不逃名，遁而不遁，非大聖，孰能處之寬裕，自得如此哉！

「大聖打退九曜星，笑道：『這幾樁事實有，你如今待要怎麼？』」蓋四大九曜即九四也，均系陽剛。大聖爲《同人》「伏戎於莽」，不敢顯亢，升高而不進，故能敵五剛而不懼也，即《同人》之九三是也。及九四「與大聖混戰，自辰殺到日落，獨角等怪盡被捉拿，止走四獎者，角，系《姤》之上九，剛乎上者也，此時無所施其剛，無位而不得遇，與九五之「含章」異守，故被擒也。然九四之不能全勝者，即《同人》之九四「乘其墉弗克攻」之象。四健與大聖，爲《同人》之九五。五剛中正有同心，之二以爲之應，故能殿師而還，「先號咷而後笑」也。何以先號？應二爲三、四所隔，而不能助五，故先號，是私暱也；後遇五無損而笑，故後笑，亦私情也。「大聖道：『何須煩惱，且緊緊防守，飽食安睡，養養精神。』」即《同人》之上九「同人於郊」，未得志也。

蓋大聖有通天地之志，而運否時艱，絕人逃世，遇足悲也。讀「養養精神」四字，使予兩淚如注！

# 第六回 觀音赴會問原因 小聖施威降大聖

李本總批：千變萬化，到大士手內即住，亦有微意。蓋菩薩只是「自在」兩字，由他千怪萬怪，到底跳不出自在圈子。此作者之意也。

世上只有自在好，千怪萬怪無益也。

憺漪子曰：「小聖降大聖」一語，大有至理。蓋天下之物，大不能制大，而小能制大。如鼠之制象，猱之制虎，螂蛆之制蛇是也。觀東漢昆陽之戰，長人巨無霸，辟易萬夫，而一飲飛能殲之。今猴王自號「大聖」，雄肆已極，天上地下，豈更有大於大聖者能降之乎？

物極則反，惟有舍大而求小，故觀音一舉二郎，而猴王旋即成擒。

此非二郎之能擒猴王，乃小聖之能降大聖耳。然小聖雖能降之，而終不能定之，以其猶有大小之見存也。世之能大而不能小，與能小而不能大，凡落形相，皆屬障礙，一而已矣。夫誰能小能大者，始能無小無大。所謂「一莖草化丈六金身，一毫端現山河大地」者，他人無此神通，其惟如來佛祖乎！故此猿雖小聖降之，而必須佛祖定之。

二郎之擒猴王，不特小能降大已也，其妙用尤在帳前之草頭神。草頭之爲神也，豈能過於四大天王、九曜、二十八宿乎？然四大天王、九曜、二十八宿苦爭鏖戰，不曾捉得一個猴精，而草頭、鷹犬一放，衆猴俱散。是非諸神不如草頭也，蓋猴王本草頭之王，衆猴本草頭之妖，故正神所不能治者，仍當以草頭治之。醫家雲「以毒攻毒」，兵家雲「以賊攻賊」，然則花果之役，其可不以草頭攻草頭乎？

篇中雲：「大聖見妖猴驚散，自覺心慌。」「心慌」二字，即是喪敗之根。蓋人身惟心爲主宰，向來猴王之上天入地，縱橫無忌者，恃此心之有主也。今既曰「心慌」，則不免手忙腳亂，醜態百出。於是一變再變，總不過禽鳥魚蛇之類。至不得已而變爲廟宇，藏頭露尾，已極可笑，奈何復變作二郎乎？以猴王而變二郎，是捨己從人，舍大就小，迷失卻本來面目矣。可見主宰一亂，愈遠愈差，愈勞愈拙。雖以大聖之神通，其能免於細犬之咬、琵琶之穿乎？

且不言天神圍繞，大聖安歇。話表南海普陀落伽山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靈感觀世音菩薩，自王母娘娘請赴蟠桃大會，與大徒弟惠岸行者惠岸行者：原是唐代高僧僧伽大師的弟子。佛教認爲他是觀音菩薩的化身，唐代觀音塑像多以僧伽爲原型，後才漸漸改爲女相。僧伽有弟子慧岸和木叉，後在傳說中漸漸合爲一人，民間又把「叉」轉寫爲「吒」，於是得以與哪吒排行，成爲託塔李天王的兒子。，同登寶閣瑤池，見那裏荒荒涼涼，席面殘亂；雖有幾位天仙，俱不就座，都在那裏亂紛紛講論。菩薩與衆仙相見畢，衆仙備言前事。菩薩道：「既無盛會，又不傳杯傳杯：晉唐時飲酒，與後世每人各持一杯不同，是用一隻酒杯，衆人依次傳遞而飲，稱爲傳杯（見明王嗣奭《杜臆》解杜甫《九日》詩）。，李旁：原來上界神佛都不戒酒。汝等可跟貧僧去見玉帝。」衆仙怡然隨往。

至通明殿前，早有四大天師、赤腳大仙等衆俱在此，迎着菩薩，即道玉帝煩惱，調遣天兵，擒怪未回等因。菩薩道：「我要見見玉帝，煩爲轉奏。」天師丘弘濟即入靈霄寶殿，啓知宣入。時有太上老君在上，王母娘娘在後。菩薩引衆同入裏面，與玉帝禮畢，又與老君、王母相見，各坐下。便問：「蟠桃盛會如何？」玉帝道：「每年請會，喜喜歡歡，今年被妖猴作亂，甚是虛邀也。」菩薩道：「妖猴是何出處？」玉帝道：「妖猴乃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石卵化生的。當時生出，即目運金光，射衝斗府。始不介意，繼而成精，降龍伏虎，自削死籍。當有龍王、閻王啓奏。朕欲擒拿，是長庚星啓奏道：『三界之間，凡有九竅者，可以成仙。』李旁：着眼。只難爲九竅皆通者耳。朕即施教育賢，宣他上界，封爲御馬監弼馬溫官。那廝嫌惡官小，反了天宮。即差李天王與哪吒太子收降，又降詔撫安，宣至上界，就封他做個『齊天大聖』，只是有官無祿。他因沒事幹管理，東遊西蕩。朕又恐別生事端，着他代管蟠桃園。他又不遵法律，將老樹大桃，盡行偷喫。及至設會，他乃無祿人員，不曾請他；李旁：原不該有許多名色分別，還是玉皇不是。他就設計賺哄赤腳大仙，卻自變他相貌入會，將仙餚仙酒盡偷吃了，又偷老君仙丹，又偷御酒若干，去與本山衆猴享樂。朕心爲此煩惱，故調十萬天兵、天羅地網收伏。這一日不見回報，不知勝負如何。」

菩薩聞言，即命惠岸行者道：「你可快下天宮，到花果山，打探軍情如何。如遇相敵，可就相助一功，務必的實回話的實：確實。。」惠岸行者整整衣裙，執一條鐵棍，駕雲離闕，徑至山前。見那天羅地網，密密層層，各營門提鈴喝號，將那山圍繞的水泄不通。惠岸立住，叫：「把營門的天丁，煩你傳報。我乃李天王二太子木叉，南海觀音大徒弟惠岸，特來打探軍情。」那營裏五嶽神兵，即傳入轅門之外。早有虛日鼠、昴日雞、星日馬、房日兔虛日鼠：古代術數家用七曜、二十八宿與各種動物相配合，稱爲禽星，用來推算日月吉凶和人的命運。例如「虛日鼠」，虛是二十八宿之一宿，日是七曜之一，鼠是與之配合的動物。，將言傳到中軍帳下。李天王發下令旗，教開天羅地網，放他進來。此時東方纔亮。惠岸隨旗進入，見四大天王與李天王下拜。拜訖，李天王道：「孩兒，你自那廂來者？」惠岸道：「愚男隨菩薩赴蟠桃會愚男：兒子對父親謙稱自己，或者父親對別人謙稱自己兒子。，菩薩見勝會荒涼，瑤池寂寞，引衆仙並愚男去見玉帝。玉帝備言父王等下界收伏妖猴，一日不見回報，勝負未知，菩薩因命愚男到此打聽虛實。」李天王道：「昨日到此安營下寨，着九曜星挑戰；被這廝大弄神通，九曜星俱敗走而回。後我等親自提兵，那廝也排開陣勢。我等十萬天兵，與他混戰至晚，他使個分身法戰退。及收兵查勘時，止捉他些狼蟲虎豹之類，不曾捉得他半個妖猴。今日還未出戰。」

說不了，只見轅門外有人來報道：「那大聖引一羣猴精，在外面叫戰。」四大天王與李天王並太子正議出兵，木叉道：「父王，愚男蒙菩薩分付，下來打探消息，就說若遇戰時可助一功，今不才願往，看他怎麼個大聖。」天王道：「孩兒，你隨觀音修行這幾年，想必也有些神通。切須在意。」好太子，雙手輪着鐵棍，束一束繡衣，跳出轅門，高叫：「那個是齊天大聖？」大聖挺如意棒，應聲道：「老孫便是。你是甚人，輒敢問我？」木叉道：「吾乃李天王第二太子木叉，今在觀音菩薩寶座前爲徒弟護教，法名惠岸是也。」大聖道：「你不在南海修行，卻來此見我作甚？」木叉道：「我蒙師父差來打探軍情，見你這般猖獗，特來擒你！」大聖道：「你敢說那等大話，且休走，喫老孫這一棒！」木叉全然不懼，使鐵棒劈手相迎。他兩個立那半山中，轅門外，這場好鬥：

棍雖對棍鐵各異，兵縱交兵人不同。一個是太乙散仙呼大聖太乙散仙：未受職的仙人，參見第二十六回「太乙散數，未入真流」條注。，一個是觀音徒弟正元龍。渾鐵棍乃千錘打，六丁六甲運神功；如意棒是天河定，鎮海神珍法力洪。兩個相逢真對手，往來解數實無窮。這個的陰手棍陰手棍：「陰手棍」和後文的「夾槍棒」都屬於棍法招式。明何良臣《陣記》卷二：「少林棍俱是夜叉棍法，故有前中後三堂之稱，前堂棍名單手夜叉，中堂棍名陰手夜叉，類刀法也。後堂棍名夾槍帶棒。」程宗獻《少林棍法闡宗》載陰手棍的得名，是由於「兩手持棍，俱陰近身，能縮入懷，長棍短用」。，萬千兇，繞腰貫索疾如風貫索：用繩索纏繞。這裏指棍法中繞腰的動作。；那個的夾槍棒，不放空，左遮右擋怎相容？那陣上旌旗閃閃，這陣上駝鼓鼕鼕駝鼓：同「鼉鼓」。鼉（tuó），一種鱷魚。用鼉皮蒙的鼓，聲音非常宏亮。。萬員天將團團繞，一洞妖猴簇簇叢。怪霧愁雲漫地府，狼煙煞氣射天宮狼煙：燃狼糞升起的煙。古時邊防用作軍事上的報警信號。。昨朝混戰還猶可，今日爭持更又兇。堪羨猴王真本事，木叉覆敗又逃生。

這大聖與惠岸戰經五六十合，惠岸臂膊痠麻，不能迎敵，虛幌一幌，敗陣而走。大聖也收了猴兵，安扎在洞門之外。只見天王營門外大小天兵，接住了太子，讓開大路，徑入轅門，對四天王、李託塔、哪吒，氣哈哈的喘息未定：「好大聖！好大聖！着實神通廣大！孩兒戰不過，又敗陣而來也！」李天王見了心驚，即命寫表求助，便差大力鬼王與木叉太子上天啓奏。

二人當時不敢停留，闖出天羅地網，駕起瑞靄祥雲。須臾，徑至通明殿下，見了四大天師，引至靈霄寶殿，呈上表章。惠岸又見菩薩施禮。菩薩道：「你打探的如何？」惠岸道：「始領命到花果山，叫開天羅地網門，見了父親，道師父差命之意。父王道：『昨日與那猴王戰了一場，止捉得他虎豹獅象之類，更未捉他一個猴精。』正講間，他又索戰，是弟子使鐵棍與他戰經五六十合，不能取勝，敗走回營。父親因此差大力鬼王同弟子上界求助。」菩薩低頭思忖。

卻說玉帝拆開表章，見有求助之言，笑道：「叵耐這個猴精叵耐：不可忍耐。叵，是「可」字的反寫，讀音爲「不可」的合音。，能有多大手段，就敢敵過十萬天兵！李天王又來求助，卻將那路神兵助之？」言未畢，觀音合掌啓奏道：「陛下寬心，貧僧舉一神，可擒這猴。」玉帝道：「所舉者何神？」菩薩道：「乃陛下令甥顯聖二郎真君二郎真君：即二郎神。歷來二郎神是哪個，頗有不同說法。有說是秦孝文王時的蜀守李冰，因修水利造福人民，後世感其恩德立祠祭祀，宋代封爲「廣濟王」。第二種說法是李冰的第二子，他在修水利時出力很多，後人紀念他，稱爲「二郎神」，在灌口立廟，號爲「護國靈應王」，宋代奉爲「惠靈侯」，這一說法似乎被比較多的人認可；還有一說是隋代嘉州太守趙昱。但《西遊記》認爲「灌口二郎神」是楊戟，而且還是玉皇大帝的外甥。他的廟仍然在灌口，這樣，他在《西遊記》中，就替代了李冰次子。而在另一部古代小說《封神演義》中，楊戟卻是姜太公手下大將，幫助周武王滅紂。，見居灌洲灌江口灌江口：即今四川都江堰。在關於二郎神的較早傳說中，二郎神是都江堰的建造者、秦蜀郡太守李冰的兒子，因降服水怪而成神。後來民間傳說中，二郎神的名字和故事都發生了很多變化，有晉襄陽太守鄧遐（稱鄧二郎）、隋嘉州太守趙昱（稱趙二郎）等，但其傳說的情節，基本離不開斬蛟、治水、馳獵。明以後，二郎神的名字逐漸變爲楊戩，但其封號、形象、法寶、神蹟，均借自歷代各種二郎神傳說。，享受下方香火。他昔日曾力誅六怪誅六怪：二郎神除妖的故事記載頗多，但是多是李冰次子的故事。如《都江堰功小傳》說：「二郎爲李冰仲子，喜馳獵，與其友七人斬蛟。又假飾美女，就婚孽鱗，以入祠堂勸酒。」《封神演義》則寫楊戩幫助周武王滅紂王，在梅山誅滅羊、牛、豬、狗等七個幫助紂王的妖怪。總之，二郎神的故事，在民間廣爲流傳，說法也比較多。，又有梅山兄弟與帳前一千二百草頭神梅山兄弟：梅山兄弟是二郎神的好朋友，幫助二郎神除妖斬怪。如《灌志文徵·李冰父子治水記》說：「二郎喜馳獵之事，奉父命而斬蛟，其友七人實助之，世傳梅山七聖。」關於「七聖」，民間也有傳說，灌縣二王廟，舊有「七聖殿」，雕塑七人像。但這「七聖」，仍然是李家二郎的朋友；《西遊記》則安在楊戟身上，只是七聖變成「六兄弟」。草頭神——民間的神道，不入天上神仙的名冊。，證夾：神名甚奇。神通廣大。奈他只是聽調不聽宣聽調不聽宣：聽從調動，但拒絕進見。，陛下可降一道調兵旨意，着他助力，便可擒也。」玉帝聞言，即傳調兵的旨意，就差大力鬼王齎調。

那鬼王領了旨，即駕起雲，徑至灌江口。不消半個時辰，直入真君之廟。早有把門的鬼判，傳報至裏道：「外有天使，捧旨而至。」二郎即與衆弟兄出門迎接旨意，焚香開讀。旨意上雲：「花果山妖猴齊天大聖作亂。因在宮偷桃、偷酒、偷丹，攪亂蟠桃大會，見着十萬天兵，一十八架天羅地網，圍山收伏，未曾得勝。今特調賢甥同義兄弟，即赴花果山助力剿除。成功之後，高升重賞。」真君大喜道：「天使請回，吾當就去吾當：參見第九回「朕當」條注。世本亦作「吾黨」。，拔刀相助也。」鬼王回奏不題。這真君即喚梅山六兄弟梅山六兄弟：二郎神的扈從。根據時代和地域不同，二郎神的扈從常有變化。《灌志文微·李冰父子治水記》載：「二郎喜馳獵之事，奉父命而斬蛟，其友七人實助之。世傳梅山七聖。」《封神演義》中稱楊戩曾降伏袁洪等梅山七怪。此七怪變成楊戩的扈從之後，又稱七聖。元雜劇《二郎神鎖齊天大聖》中，二郎神的扈從「郭牙直、抱刀鬼、奴廝兒、狗兒」之外，尚有「梅山七聖」。明代民間寶卷《清源妙道顯聖真君一了真人護國佑民忠孝二郎寶卷》（以下簡稱《二郎寶卷》）之《心猿不動品》記二郎神的扈從有各牙治、黃毛童子、鄂猛、周蒼等。各牙治或即郭牙直，這裏的郭甲、直健，當是郭牙直的訛變。「郭甲」，各本多作「郭申」，誤。牙直，即押直，元代宮中導從官名。且世德堂本「甲」、「申」易混。第十九回「押在鬥牛宮前」，原作「抻在鬥牛宮前」。第六十回牛魔王「卸了盔甲」，「甲」亦誤刻爲「申」。，乃康、張、姚、李四太尉，郭甲、直健二將軍，聚集殿前道：「適才玉帝調遣我等往花果山收降妖猴，同去去來。」衆兄弟俱忻然願往。即點本部神兵，駕鷹牽犬，踏弩張弓，縱狂風，霎時過了東洋大海，徑至花果山。見那天羅地網，密密層層，不能前進。因叫道：「把天羅地網的神將聽着：吾乃二郎顯聖真君，蒙玉帝調來擒拿妖猴者，快開營門放行。」一時，各神一層層傳入。四大天王與李天王俱出轅門迎接，相見畢，問及勝敗之事，天王將上項事備陳一遍。真君笑道：「小聖來此，必須與他鬥個變化，列公將天羅地網不要幔了頂上，只四圍緊密，讓我賭鬥。若我輸與他，不必列公相助，我自有兄弟扶持；若贏了他，也不必列公綁縛，我自有兄弟動手。只請託塔天王與我使個照妖鏡照妖鏡：能使妖鬼現形的鏡子。晉葛洪《抱朴子·登涉》認爲，凡物之老者皆可成精，唯不能在鏡中改變真形。所以道士入山，用直徑九寸以上的明鏡，懸於背後，則鬼魅不敢近。這裏的照妖鏡即這種方術的具象化。，住立空中空：原作「宮」，世德堂本「宮」、「空」常混用，今隨文改正，後不出注。。恐他一時敗陣，逃竄他方，切須與我照耀明白，勿走了他。」天王各居四維，衆天兵各挨排列陣去訖。

這真君領着四太尉、二將軍，連本身七兄弟，出營挑戰；分付衆將，緊守營盤，收全了鷹犬。衆草頭神得令，真君只到那水簾洞外，見那一羣猴，齊齊整整，排作個蟠龍陣勢；中軍裏，立一竿旗，上書「齊天大聖」四字。真君道：「那潑妖，怎麼稱得起齊天之職？」梅山六弟道：「且休讚歎，叫戰去來。」那營口小猴見了真君，急走去報知。那猴王即掣金箍棒，整黃金甲，登步雲履，按一按紫金冠，騰出營門，急睜睛觀看，那真君的相貌果是清奇，打扮得又秀氣。真個是：

儀容清俊貌堂堂，兩耳垂肩目有光。

頭戴三山飛鳳帽，身穿一領淡鵝黃。

縷金靴襯盤龍襪，玉帶團花八寶妝。

腰挎彈弓新月樣，手執三尖兩刃槍。

兩劈桃山曾救母劈山救母：我國民間神話。《西遊記》裏是說的是楊戟劈開桃山救母故事。是說西漢書生楊天佑修道桃山。張仙姑下山與楊戀愛，生下一男名二郎，即楊戟；一女名三娘。玉皇大帝大怒，將張仙姑壓在桃山下，懲罰她。二郎長大後，劈開桃山，救出母親。《西遊記》又說仙姑是玉皇大帝的妹妹，楊戟是玉皇大帝外甥。這也是舅甥倆不和的原因，楊二郎不上天，而且「聽調不聽宣」。另有一種故事是說二郎神君楊戟將思凡嫁給凡人的妹妹壓在華山下，他的外甥沉香，劈開華山，救出母親。這就是現在著名的戲曲《寶蓮燈》。關於沉香救母的故事，流傳更廣。唐代筆記小說《廣異記》，記載華嶽第三女與士人同居生子的故事；宋元時《異聞總錄》也記載了這個故事。到了元代，有《沉香太子劈華山》、《劈華山神香救母》等雜劇，宋元戲文有《劉錫沉香太子》劇目，這些都是《寶蓮燈》故事的原型。，彈打棕羅雙鳳凰。

力誅八怪聲名遠，義結梅山七聖行梅山七聖：注已見前。這裏，書中有一個解釋：「這真君領着四太尉、二將軍，連本身七兄弟，出營挑戰。」就是說「七聖」是梅山六兄弟加上真君本身，而成「梅山七聖」。這與《灌志文徵·李冰父子治水記》所說「其友七人實助之」的說法有差異，因爲若加上真君，則是八人。可見關於「梅山七聖」，有不同傳說。。

心高不認天家眷，性傲歸神住灌江。

赤城昭惠英靈聖昭惠英靈聖：所稱當然是二郎神楊戟。不過「昭惠」卻是李二郎的封號。李冰次子二郎因爲治水功勞顯赫，在灌口立廟，後人奉爲「二郎神」。宋代列入國家祭祀，封爲「惠靈侯」，政和中改封爲「昭惠顯靈真人」。《西遊記》中二郎神是楊戩，卻將李二郎的封號加在楊戩身上。，顯化無邊號二郎「儀容清俊貌堂堂」以下韻文：八寶妝，按《二郎寶卷》，八寶本是王母所賜，爲開山斧、兩刃刀、昇天帽等，「手提八裝寶，捉拿孫悟空」。兩劈桃山曾救母，傳說二郎神曾用大斧劈開桃山，救出遭玉皇大帝貶謫的母親。兩劈桃山，當是將桃山劈爲兩半之意。「兩」一作「斧」。彈打棕羅雙鳳凰，今傳清太平歌詞《二郎劈山救母全段》演唱楊二郎幼年習武時「手使金弓銀彈子，梧桐樹上打鳳凰。打了一隻不成對，下打一隻配成雙。有心再打三五個，怕誤擔山趕太陽」。棕羅，當即棕櫚。赤城昭惠英靈聖，赤城，指四川灌縣西南青城山，又名赤城山。唐玄宗曾封趙昱（趙二郎）爲「赤城王」。元文宗至順元年（330），封灌縣二郎爲「英烈昭惠靈顯仁祐王」。。

大聖見了，笑嘻嘻的，將金箍棒掣起，高叫道：「你是何方小將，輒敢大膽到此挑戰？」真君喝道：「你這廝有眼無珠，認不得我麼！吾乃玉帝外甥，敕封昭惠靈顯王二郎是也。今蒙上命，到此擒你這造天宮的弼馬溫猢猻，你還不知死活！」大聖道：「我記得當年玉帝妹子思凡下界，配合楊君，生一男子，曾使斧劈桃山的，是你麼？我行要罵你幾聲行：多用於稱謂詞後面，如我行、伊行等，表示處所，意爲這裏、那裏。，曾奈無甚冤仇，待要打你一棒，可惜了你的性命。李旁：猴！你這郎君小輩，可急急回去，換你四大天王出來。」真君聞言，心中大怒道：「潑猴！休得無禮！喫吾一刃！」大聖側身躲過，疾舉金箍棒，劈手相還。他兩家這場好殺：

昭惠二郎神，齊天孫大聖，這個心高欺敵美猴王，那個面生壓伏真樑棟面生壓伏真樑棟：指孫悟空和二郎神原來沒有交情，所以不肯容讓，有意欺壓這位棟樑之才。。兩個乍相逢，各人皆賭興賭興：盡心爭勝。。從來未識淺和深，今日方知輕與重。鐵棒賽飛龍，神鋒如舞鳳。左擋右攻，前迎後映。這陣上梅山六弟助威風，那陣上馬流四將傳軍令。搖旗擂鼓各齊心，吶喊篩鑼都助興。兩個鋼刀有見機，一來一往無絲縫。金箍棒是海中珍，變化飛騰能取勝；若還身慢命該休，但要差池爲蹭蹬差池：差錯。蹭蹬：倒運，倒黴。。

真君與大聖鬥經三百餘合，不知勝負。那真君抖擻神威抖擻：振作，奮發。世德堂本「抖擻」例作「抖搜」，今改爲常用字，後不出注。，搖身一變真君搖身一變：《西遊記》中，楊戟本領很大，也善於變化。在小說《封神演義》中，楊戟也與《西遊記》的形象一樣。，變得身高萬丈，兩隻手舉着三尖兩刃神鋒，好便似華山頂上之峯，青臉獠牙獠牙：原作「撩牙」，也德堂本「獠」又作「尞」、「撩」、「膫」，今統一作「獠」，後不出注。，硃紅頭髮，惡狠狠，望大聖着頭就砍。這大聖也使神通，變得與二郎身軀一樣，嘴臉一般，李旁：猴！舉一條如意金箍棒，卻就如崑崙頂上的擎天之柱，抵住二郎神。唬得那馬流元帥，戰兢兢，搖不得旌旗；崩芭二將，虛怯怯，使不得刀劍。李旁：形容。這陣上，康、張、姚、李、郭甲、直健，傳號令，撒放草頭神，向他那水簾洞外，縱着鷹犬，搭弩張弓，一齊掩殺。可憐衝散妖猴四健將，捉拿靈怪二三千。那些猴，拋戈棄甲，撇劍丟槍；跑的跑，喊的喊；上山的上山，歸洞的歸洞；好似夜貓驚宿鳥，飛灑滿天星。衆弟兄得勝不題。

卻說真君與大聖變做法天象地的規模，正鬥時，大聖忽見本營中妖猴驚散，自覺心慌，證夾：一慌則亂，一亂則敗。收了法象，掣棒抽身就走。真君見他敗走，大步趕上道：「那裏走，趁早歸降，饒你性命！」大聖不戀戰，只情跑起只情：儘管，只顧。，將近洞口，正撞着康、張、姚、李四太尉，郭甲、直健二將軍，一齊帥衆擋住道：「潑猴！那裏走！」大聖慌了手腳，就把金箍棒捏做個繡花針，藏在耳內，李旁：幻筆。搖身一變，變作個麻雀兒，飛在樹梢頭釘住。那六兄弟，慌慌張張，前後尋覓不見，一齊吆喝道：「走了這猴精也！走了這猴精也！」

正嚷處，真君到了，問：「兄弟們，趕到那廂不見了？」衆神道：「纔在這裏圍住，就不見了。」二郎圓睜鳳目觀看，見大聖變了麻雀兒，釘在樹上，就收了法象，撇了神鋒，卸下彈弓，搖身一變，變作個鷹兒（sōnɡ）鷹兒：即鷹，參見第七十二回「七樣鷹」條注。，抖開翅，飛將去撲打。大聖見了，搜的一翅飛起去，變作一隻大鷀老鷀老：又稱禿鶖（qiū），中國古代南北均有分佈。清李元《蠕範》卷七稱，又名爰居、扶老、雜縣，白者名胡鷀老。《本草綱目·禽一》記載，是一種大型水鳥，毛青蒼色，長頸赤目黃嘴，頭頸無毛，力大，能與人鬥。，沖天而去。二郎見了，急抖翎毛，搖身一變，變作一隻大海鶴海鶴：即江鷗。杜甫《寄常徵君》詩：「海鶴階前鳴向人。」仇兆鰲注引《西京雜記》：「海鶴，江鷗。」，鑽上雲霄來嗛嗛（xián）：鳥類用喙啄。。大聖又將身按下，入澗中，變作一個魚兒，淬入水內淬：原指刀劍燒紅了放進水中，這裏指鑽進水裏。。二郎趕至澗邊，不見蹤跡。心中暗想道：「這猢猻必然下水去也。定變作魚蝦之類。等我再變變拿他。」果一變，變作個魚鷹兒，飄蕩在下溜頭波面上。等待片時，那大聖變魚兒，順水正遊，忽見一隻飛禽，李旁：老思飛湧。似青莊青莊：又名青（zhuānɡ），即蒼鷺，俗名「老等」，江南水鄉常見。毛青灰色，白天長時間站立在水邊，等待捕魚；晚上成羣在樹上棲息。清李元《蠕範·物知》：「，青莊也，信天緣也。長喙修項，高足頹尾，不善捕魚，終日凝立，不易其處，魚過則取之。」，毛片不青；似鷺鷥，頂上無纓；似老鸛，腿又不紅：證夾：這叫做三合湊。「想是二郎變化了等我哩！」急轉頭，打個花就走打個花：打個漩渦。。二郎看見道：「打花的魚兒，似鯉魚，尾巴不紅尾巴：世德堂本「尾巴」通作「尾耙」，今統改爲「尾巴」，後不出注。；似鱖魚，花鱗不見；似黑魚，頭上無星；似魴魚，腮上無針。證夾：這叫做四不像。他怎麼見了我就回去了？必然是那猴變的。」趕上來，刷的啄一嘴。那大聖就攛出水中，一變，變作一條水蛇，遊近岸，鑽入草中。二郎因嗛他不着，他見水響中，見一條蛇攛出去，認得是大聖，急轉身，又變了一隻朱繡頂的灰鶴，伸着一個長嘴，與一把尖頭鐵鉗子相似，徑來喫這水蛇。水蛇跳一跳，又變作一隻花鴇，李旁：老猴做了老鴇，粉頭定是老豬做了。木木樗樗的木木樗樗（chū）：癡呆的樣子。，立在蓼汀之上。二郎見他變得低賤——花鴇乃鳥中至賤至淫之物，不拘鸞、鳳、鷹、鴉都與交羣交羣：禽獸交配。——故此不去攏傍交羣：（禽、獸）交配。，即現原身，走將去，取過彈弓拽滿，一彈子把他打個躘踵。

那大聖趁着機會，滾下山崖，伏在那裏又變，變一座土地廟兒：大張着口，似個廟門；牙齒變做門扇，舌頭變做菩薩，眼睛變做窗欞。證夾：此變甚奇，不但從古未有，即此猴平生亦屬希見。此廟當名猴頭廟。只有尾巴不好收拾，豎在後面，變作一根旗竿。李旁：匪夷所思。證夾：尾巴作了旗杆，身子與四肢安在？真君趕到崖下，不見打倒的鴇鳥，只有一間小廟，急睜鳳眼，仔細看之，見旗竿立在後面，笑道：「是這猢猻了！他今又在那裏哄我。我也曾見廟宇，更不曾見一個旗竿豎在後面的。斷是這畜生弄喧弄喧：弄玄虛，耍花招。！他若哄我進去，他便一口咬住。我怎肯進去？等我掣拳先搗窗欞，後踢門扇！」大聖聽得，心驚道：「好狠！好狠！門扇是我牙齒，窗欞是我眼睛；若打了牙，搗了眼，卻怎麼是好？」撲的一個虎跳虎跳：突然跳起。，又冒在空中不見。

真君前前後後亂趕，只見四太尉、二將軍一齊擁至道：「兄長，拿住大聖了麼？」真君笑道：「那猴兒才自變座廟宇哄我。我正要搗他窗欞，踢他門扇，他就縱一縱，又渺無蹤跡。可怪！可怪！」衆皆愕然四望，更無形影。真君道：「兄弟們在此看守巡邏，等我上去尋他。」急縱身駕雲，起在半空，見那李天王高擎照妖鏡，與哪吒住立雲端。真君道：「天王，曾見那猴王麼？」天王道：「不曾上來。我這裏照着他哩。」真君把那賭變化，弄神通，拿羣猴一事說畢，卻道：「他變廟宇，正打處，就走了。」李天王聞言，又把照妖鏡四方一照，呵呵的笑道：「真君，快去！快去！那猴使了個隱身法，走出營圍，往你那灌江口去也。」

二郎聽說，即取神鋒，回灌江口來趕。卻說那大聖已至灌江口，搖身一變，變作二郎爺爺的模樣，李旁：猴！按下雲頭，徑入廟裏。證夾：此變甚奇，總時心之靈通所爲，不然何不走了？鬼判不能相認，一個個磕頭迎接。他坐中間，點查香火香火：神佛像前的香與燈火，也指供奉物品。：見李虎拜還的三牲拜還的三牲：意爲在神靈面前祈求的事情應驗後，用三牲來祭祀神靈以致謝意。三牲，牛、羊、豬，俗稱三牲。，張龍許下的保福保福：祭神求福所供的食物。，趙甲求子的文書，錢丙告病的良願。正看處，有人報：「又一個爺爺來了。」衆鬼判急急觀看，無不驚心。真君卻道：「有個甚麼齊天大聖，纔來這裏否？」衆鬼判道：「不曾見甚麼大聖，只有一個爺爺在裏面查點哩。」真君撞進門，大聖見了，現出本相道：「郎君不消嚷，廟宇已姓孫了。」李旁：猴！證夾：此廟卻非猴頭，亦有猴頭之意。這真君即舉三尖兩刃神鋒，劈臉就砍。那猴王使個身法，讓過神鋒，掣出那繡花針兒，幌一幌，碗來粗細，趕到前，對面相還。兩個嚷嚷鬧鬧，打出廟門，半霧半雲，且行且戰，復打到花果山。慌得那四大天王等衆，提防愈緊。這康、張太尉等迎着真君，合心努力，把那美猴王圍繞不題。

話表大力鬼王既調了真君與六兄弟提兵擒魔去後，卻上界回奏。玉帝與觀音菩薩、王母並衆仙卿，正在靈霄殿講話，道：「既是二郎已去赴戰，這一日還不見回報。」觀音合掌道：「貧僧請陛下同道祖道祖：即太上老君。出南天門外，親去看看虛實如何？」玉帝道：「言之有理。」即擺駕，同道祖、觀音、王母與衆仙卿至南天門。早有些天丁、力士接着，開門遙觀，只見衆天丁布羅網，圍住四面；李天王與哪吒，擎照妖鏡，立在空中；真君把大聖圍繞中間，紛紛賭鬥哩。菩薩開口對老君說：「貧僧所舉二郎神如何？果有神通，已把那大聖圍困，只是未得擒拿。我如今助他一功，決拿住他也。」老君道：「菩薩將甚兵器？怎麼助他？」菩薩道：「我將那淨瓶楊柳拋下去，打那猴頭；即不能打死，也打個一跌，教二郎小聖好去拿他。」老君道：「你這瓶是個磁器，常打着他便好；如打不着他的頭，或撞着他的鐵棒，卻不打碎了？你且莫動手，等我老君助他一功。」菩薩道：「你有甚麼兵器？」老君道：「有，有，有。」捋起衣袖，左膊上取下一個圈子，說道：「這件兵器，乃錕鋼摶煉的錕鋼摶煉：用優質赤鐵造成的鋼打造、鍛鍊。錕，優質赤鐵。，被我將還丹點成還丹：道教原指藥物經多次提煉而成之金丹。內丹術用以指內丹，因內丹通過「返本還元」之功而煉成。，養就一身靈氣，善能變化，水火不侵，又能套諸物；一名『金鋼琢』，又名『金鋼套』。證夾：若論常理，火能克金，金豈能勝火？然此金與凡金不同，錕鋼摶煉，還丹點成，便與金丹無異，何難收伏妄心。當年過函關過函關：據史籍記載，老子晚年，乘青牛西出函谷關，「莫知其所終」（《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西晉道士王浮爲提高道教地位，稱老子從此去了印度，化爲釋迦牟尼佛，並造《老子化胡經》。下文「化胡爲佛」即此。，化胡爲佛，甚是虧他。早晚最可防身。等我丟下去打他一下。」

話畢，自天門上往下一摜，滴流流，徑落花果山營盤裏，可可的着猴王頭上一下。猴王只顧苦戰七聖，卻不知天上墜下這兵器，打中了天靈天靈：即天靈蓋，指頭蓋骨。，立不穩腳，跌了一跤，爬將起就跑；被二郎爺爺的細犬趕上細犬：身體細長，敏捷兇猛的獵狗。此即二郎神的「哮天犬」。，照腿肚子上一口，又扯了一跌。他睡倒在地，罵道：「這個亡人亡人：用來罵畜生的話。！你不去妨家長家長：這裏是主人的意思。舊時謂僕人的生辰、家鄉方位或家畜的毛色對主人不利，稱爲妨主或妨家長。，卻來咬老孫！」李旁：趣！急翻身爬不起來，被七聖一擁按住，即將繩索捆綁，使勾刀穿了琵琶骨琵琶骨：即肩胛骨，因形似琵琶而得名。清胡廷光《傷科彙纂》：「琵琶骨俗名飯鍫骨，在肩後左右，大如翅。」穿琵琶骨是一種沿用很久的刑罰，用於暫時限制人犯的反抗能力。即用利器在兩肩胛骨位置穿透雙肩，用鎖鏈等貫穿其中。此處無內臟，也沒有重要關節。如此，人犯尚可自行走動，但因疼痛，不能舉手發力反抗。多名人犯亦可以此法前後魚貫串連，便於押解。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七記唐代豐州一個守烽火臺的士兵被党項族人擄到西蕃後，「蕃王令穴（刺透）肩骨，貫以皮索」，叫他去放馬。明黃溥《簡籍遺聞》也記元末明初詩人戴良得罪了明太祖朱元璋，逃走被捉，「鎖貫肩骨」，最終死於獄中。至於孫悟空被穿了琵琶骨則不能變化，並非是法力失效，而應是其唸咒時不能舉手掐訣結印之故。，再不能變化。證夾：此法從何處得來？

那老君收了金鋼琢，請玉帝同觀音、王母、衆仙等，俱回靈霄殿。這下面四大天王與李天王諸神，俱收兵拔寨，近前向小聖賀喜，道：「此小聖之功也！」小聖道：「此乃天尊洪福，衆聖威權，我何功之有？」康、張、姚、李道：「兄長不必多敘，且押這廝去上界見玉帝，請旨發落去也。」真君道：「賢弟，汝等未受天籙，不得面見玉帝。教天甲神兵押着，我同天王等上界回旨。你們帥衆在此搜山，搜淨之後，仍回灌口。待我請了賞，討了功，回來同樂。」四太尉、二將軍依言領諾。這真君與衆即駕雲頭，唱凱歌，得勝朝天。不多時，到通明殿外。天師啓奏道：「四大天王等衆已捉了妖猴齊天大聖了。來此聽宣。」玉帝傳旨，即命大力鬼王與天丁等衆，押至斬妖臺，將這廝碎剁其屍。咦！正是：

欺誑今遭刑憲苦刑憲：刑罰。憲，法令，法度。，英雄氣概等時休。

畢竟不知那猴王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自《乾》而《姤》，自《姤》而《遁》，借後天全先天，已爲天地神明不可得而窺測矣。但金丹之道，陰陽造化之道，必須洞曉陰陽，察明消息，知始始之，知終終之，方能一力成功。若不知陰陽變幻，消息相因，縱金丹到手，必至陽極而陰，《乾》而《姤》，《姤》而《遁》，《遁》而《否》，《否》而《觀》，《觀》而《剝》，《剝》而《坤》，金丹得而復失，何能完全大道乎？故此回叫人究明陰陽消息，隨時而運用之，如提綱「觀音赴會問原因，小聖施威降大聖。」是欲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也。「觀」者，靜觀密察之謂；「音」者，陰陽消息之機。能觀其機，而或順或逆，抑陰扶陽，無不如意。此「觀音」二字，不特爲此回之眼目，而且爲全部之線索。故西天取經，以觀音起，以觀音結，則知作佛成仙，惟在能觀其天道耳。

「觀音自王母娘娘請赴蟠桃大會，與惠岸同登寶閣瑤池。」王母爲老陰，屬《坤》；惠岸爲木，屬《巽》，上《巽》下《坤》，卦爻圖略爲風地《觀》。「見席面殘亂，雖有幾位天仙，俱不就席，都在那裏紛紛講論」，即天地不交，《否》之象也。「菩薩與衆仙相見畢，衆仙備言前事」，即言《姤》、《遁》之前事也；「菩薩與衆仙至通明殿」，《乾》卦之象；「早有四大天師、赤腳大仙迎着」，仍榷遁》、《姤》之象。「時有太上老君在上」，《乾》陽在上也；「王母娘娘在後」，《坤》陰在下也。《乾》上《坤》下，卦爻圖略爲天地《否》。「菩薩引衆同入，與玉帝禮畢，又與老君王母相見，各坐下。」此仙翁明明提出《乾》、《娠》、《遁》、《否》、《觀》諸卦之象，叫人於此處觀察體認耳。

「菩薩問出亂蟠桃原由，即命惠岸速下天宮打探軍情，可就相助一功，務必的實回話。」此中妙義，非人所識，惠岸爲《巽》木，以《巽》木而下《乾》天，則爲《姤》。陽極而陰，陰與陽爭，猶如軍情。打探軍情，不親見的陽極而陰之處，不謂觀察的實。木叉爲李天王二太子，爲南海觀音大徒弟，《巽》木下於天爲《姤》，上於地爲《觀》，惠岸即上地之義。由《姤》而《觀》，以《觀》探《姤》，所謂《乾》遇《巽》時觀月窟」也。「木叉要看他怎麼個大聖」，以陰而遇陽也；「木叉高叫：『那個是齊天大聖？』大聖應聲道：『老孫便是！』」，陰陽相見一叫一應，陽往陰來，兩不相離也；「見你這般猖獗，特來擒你」，是陽極而陰必生也；「木叉與大聖戰經五六十合，敗陣而走。對天王說道：『大聖着實神通廣大。』」敗陣回來之由，天王心驚。此親歷身經，已打探到陰陽消息之的實處，已知先天之氣神通廣大，非可強制，而不得不驚。即《悟真篇》所謂「恍惚之中尋有象，青冥之內覓真精。有無從此自相入，未見如何想得成」也。

「惠岸見了菩薩，說了不能取勝消息，菩薩低頭思忖」，神觀之謂也；「玉帝拆開表章，見有求助之言，笑道：『叵耐這個猴精能有多大手段，就敢敵過十萬天兵』」，大觀之謂也；「觀音合掌啓奏陛下寬心，貧僧舉一神，可擒這猴」，神觀大觀，兩而合一，得於心而應於手，可不難伏矣。何則？先天之氣，陽極而陰，陰極而陽，《泰》極而《否》，《否》極而《泰》，乃天道自然之常，亦人之無可如何者。然能靜觀密察，而得其消息，借陰濟陽，則陰或有時而退，陽或有時而純，盡人爭以待天命，庶乎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故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顯聖二郎爲玉帝外甥，有梅山六弟兄、一千二百草頭神，聽調不聽宣」者，何哉？「二郎」者，陰偶之數，從《坤》而出，故爲《乾》天之外甥；當陽極之會，陰氣當顯，故曰顯聖二郎。「梅山六弟兄」者，《坤》之初六也；一千二百草頭神者，二六一十二，《坤》之六二、六三也。「草頭神」者，矇昧之象也。「聽調不聽宣」者，陰乃陽之所變，故曰調。「差大力鬼王賫調」者，大力《坤》陰之象。

「二郎迎接旨意，大喜道：『天使請回，吾就去相助。』」上天下地爲《否》，陰氣承天而動也。「二郎喚六弟兄，二將軍聚集，即點本部神兵，縱狂風，徑至花果山，見天羅地網密密層層，不能前進。」即《否》之初六：「拔茅茹，以其匯。」陰氣相連而進，其機未發，故不能前進也。真君笑道：「小聖來此，必須與他鬥個變化，列公將天羅地網不要幔了頂上。」即《否》之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外君子而內小人，陰氣暗藏，自下而上，不至消盡其陽而不止，大往小來，爲禍最烈也。「叫天王使照妖鏡，住立空中，休叫走了」者，自《否》而《剝》，剝極於上也。「真君領衆神出營，在水簾洞外挑戰，」即《否》之六三：包羞」。以陰居陽，不中不正，陰氣猶未侵陽之象。然陰侵陽必有從來，非《泰》極時而陰不能侵。

「羣猴齊齊整整，排作個蟠龍陣勢。」即《泰》之初九：「拔茅茹，徵吉」。三陽在下，連類而進之象，志在外也。「中軍裏立一竿旗，上書齊天大聖」，即《泰》之九二：「包荒．得尚於中行。」以陽剛而居柔中之位，泰中能以防否也。真君笑道：「這潑猴，怎麼稱得起齊天大聖之職」，即《泰》之九三：「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泰》極而《否》即來，陽盛而陰即生也。「大聖掣金箍棒騰出營門，笑道：「你是何方小將，乃敢大膽挑戰？』真君笑道：『我乃顯聖二郎，今奉上命，特來擒你。』」即《泰》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泰》之已過，《否》斯來之，必有陰氣承天而動，以傷其陽，如不戒而孚者。其曰：「你還不知死活」，是言不知戒懼，終必閉塞不通，轉《泰》爲《否》矣。「大聖道：『我記得玉帝妹子，思凡下界，配合楊君，生一男子，曾使斧劈桃山的是你麼？』」即《泰》之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柔順居尊，虛己下賢，以陰求陽，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開《泰》之吉道也。然陰陽有循環之機，而《否》、《泰》有輪轉之理，《泰》中藏《否》，陽內藏陰，二郎劈桃山，自《泰》而《否》，又勢所必有也。

「二郎變的身高萬丈，兩隻手舉着三尖兩刃神鋒。」兩手上下二卦，「三尖」上《乾》，「兩刃」下《坤》，仍榷否》象。「青臉獠牙，硃紅頭髮，惡狠狠望大聖着頭就砍」者，「否之匪人，不利君子」也。「大聖變的與二郎嘴臉一般，舉一條如意棒，抵住二郎。」陰陽混一，內外交通，仍榷泰》象。「兩個各施神通相鬥」，《否》、《泰》相交之時也。「六弟兄撒放草頭神，一齊掩殺，衆猴驚散。」即《泰》之上六：「城復於隍，其命亂也。」《泰》極而《否》至，大往而小來矣。「大聖自覺心慌，收了法像，把棒變繡花針，藏於耳內，變化逃走。」即「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闢難」也。」然大聖變化上闢，而小聖變化上剝之；大聖變化下闢，而小聖變化下剝之。愈儉愈難，愈闢愈剝，總以上下不交，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故。

所可異者，大聖變花鴇，二郎不敢擾，現出本相以彈打之。夫陰之能剝陽者，以其陰陽之氣不交也，若陰陽氣交，陰安得而剝陽？花鴇不拘駕鳳鷹鴉，都與交羣，是陰陽不拘，隨高就低，退則可以自保，進則可以有爲，二郎焉敢而攏之？不攏而現本相以彈打，是陰之剝陽於上也。然《剝》極於上，即反於《坤》。「大聖趁着機會，滾下山崖，變作土地廟」，《剝》變爲《坤》矣。「尾巴變旗竿在廟後」，《剝》極歸《坤》，貞下起元，一陽來複，豈非尾巴在廟後乎？「二郎欲搗窗欞踢門扇」，小人剝廬也。小人剝廬而欲盡剝其陽，是自失其所覆，適以自剝其廬。此大聖使隱身法，去灌江口，變二郎之象，入二郎之廟，點察二郎香火之由來也。

噫！二郎方欲剝孫之廟，大聖隨即佔楊之廟，以是知孫廟即楊廟，剝孫廟，正以剝楊廟，故曰：「郎君不消嚷，廟宇已姓孫了。」天王照見，告知二郎，是明告學人，不使陽之剝盡，留其餘陽，順而止之，以爲返還大丹之本耳。《剝》之《彖傳》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蓋觀天之道，還須執天之行，若空觀而不行，則《剝》而《復》，《復》而《姤》，《姤》而復《剝》；《泰》而《否》，《否》而《泰》，《泰》而又《否》，先天之氣何由收伏？何由而凝結？此老君不用觀音淨瓶助拿，而以金鋼琢收伏之。「淨瓶」者，清淨無爲之道；「金鋼琢」者，中正有爲之道。惟其中所以套諸物，惟其正可以早晚防身。蓋金丹之道，以清淨爲體，以中正爲用。「自天門上往下一摜，打中天靈，跌了一跤。」執中精一，真空而含妙有，妙有而歸真空，先天靈氣，自不飛走。又「被二郎細犬照腿肚子上一口，扯了一跌」，陽極當以陰接之。「睡倒在地，爬不起來」，由《剝》而《復》，歸根覆命矣。「七聖一擁按住，即將繩索捆綁，使勾刀穿了琵琶骨，再不能變化。」仍榷剝》卦順而止之義。

噫！始而假陰剝真陽，既而借陰以伏陽，不得其假，則真者不見；不得其真，則假者不去。二郎變化，以假欺真，氣之順也；大聖變化，藏真順假，法之逆也。不能神觀大觀者，則真爲假所制，而真遂成假；能神觀大觀者，則假爲真所化，而假亦化真。是二郎雖罪之魁，亦功之首。故天神都道，「此小聖之功也。」二郎道：「我何功之有？」則知提綱「小聖施威」者，小聖順時而施也；大至被降者，大聖順時而止也。施者自施，止者自止，一順時，而收伏金丹妙用盡矣。非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者，而能若是乎？

篇中千餘言，歷歷說來，總歸到「順而止之」一句。這一句妙用，以之用於還丹，而還丹結；以之用於大丹，而大丹凝。還丹大丹皆藉此而成就矣。觀察觀到此處，則頓悟圓通，一靈妙有，先天之氣自虛無凝結矣。此回仙翁一意雙關，順逆並寫，非僅言其順行之道，學者能於此回悟得透徹，則內外二事，可得其大半矣。

詩曰：

大觀若也更神現，否泰盈虛怎得瞞。

用九隨時兼用六，執中精一結靈丹。

大聖知大難已作，「就把金箍棒藏在耳內，變作麻雀兒，飛在樹梢頭釘妝，即《明彝》之初九，「明彝于飛，垂其翼」也。蓋卷諳其明示不高飛，隱去其跡，使不見飛也。「六兄弟一齊吆喝」，見小人一得志而同聲共吠之可畏。「二郎圓睜鳳眼」，鳳眼而何以圓睜？見平時猶假飾，倉猝之猙獰畢露矣。「變作俄鷹，抖開翅打」，豈非待其爪喙之利乎！

「大聖變作大鷀老，沖天而去」，即《明彝》之六四「入於左腹，獲明彝之心，於出門庭」者是也。蓋近者既不可潛，猶可入於左腹幽隱之處，執卑順之節，得明彝者之心，出門而遠遁也。「鷀老」者，示以卑順有義也。「二郎急變大海鶴，鑽上雲霄來嗛」，僅用喙也。「大聖入澗，變作魚兒」，潛伏之至矣。「二郎再變魚鷹兒，似青莊，非青莊」，妝清也；「似鷺絲，非鷺絲」，私賂也；「似老鸛，非老鸛」，權老也。「大聖打個花兒便走，似鯉魚，非鯉魚」，循理也；「似鱖魚，非鱖魚」，良貴也；「似黑魚，非黑魚」，真清也；「似魴魚，非魴魚」，內方也。「二郎趕上來，啄一嘴」，仍用喙也。「大聖變作水蛇，鑽入草中」，非虺非蛇，潛於草莽也。「二郎變作灰鶴，伸着一個嘴，與一把尖頭鐵鉗子相似」，籲！二郎始終用喙，而最後最可畏。仙師描寫至此，不覺今人通身汗下。

「大聖又變作花鴇」，鴇能羣居，自有行列，乃羣而不黨之物，以二郎鷹鴉之侶，宜可同羣而免患；乃反惡其與鸞鳳相交爲恥，即挾彈擊打，見邪正之不兩立也。然何以不變而用彈？大比小人惡君子，每不自發難端，嗾人彈擊以害之，不變之中而有甚變也。

「大聖趁若機會，滾下山崖，又變一座土地廟」，此一變之妙，微言奧義，非世人所識！或批爲文字之化境，或批爲「猴頭廟」以謔之，經數百年，無能一窺。蓋大聖變廟之妙，直至大聖變作二郎入廟之妙後，到「郎君不消嚷，廟宇已姓孫了」之妙，方盡其妙，宜乎識者之寡儔也。大聖何物不可變，而必變顯然不可揜之廟？又何處不可遁，而必變二郎而反入必不可入之二郎廟？其義已明白顯著。欲知其義者，須讀《剝》之上九「碩果不食，君子載輿，小人剝廬」也。是時也，大聖登天無路，入地無門，蒙難堅貞，諸陽消盡，獨上僅存。君子在上，爲衆陰之庇，如廬舍然。倘剝極而食其果，是目失所庇也。究極於終，剝陽即所以自剝。故大聖變爲廟，如廬舍，以止之；復變爲二郎，以同之；復入二郎之廟，以示大聖之廟，即二郎之廟；二郎之廟，即大聖之廟，以曉之。放曰「郎君不要嚷，廟宇已姓孫了」，言剝孫之廬，即剝楊之廬；孫廬即爲楊廬，楊廬即爲孫廬矣。所以碩大之果，戒小人之不食，宜順時而止也。

「至尾巴不好收拾，豎在後面，變做一根旗竿」，若雲尾不可變，何以能變旗竿？其中更有妙義：君子避難遁世，貴先不貴後。如衆皆先而我獨後，是失時而賈禍，故無首而潛，遁之至也；遁而在尾，有形跡可窺矣。故《遁》之初六曰：「遁尾，厲。」大聖當姤而遁，無首之潛也，猶難揜於尾遁之危，況乎尾遁者乎！仙師特借其尾，以發明尾道之危有如此。然遁固不可尾，而剝尤不可及尾，今二郎之剝極於上，亦已及於尾戒，宜速止而返也。至「大聖口似廟門」，宜享而不宜逐也；「齒做門扇」，齒尊而不可毀也；「舌做菩薩」，心慈而標現也；「眼變窗欞」，韜晦而糊明也。二郎乃欲先搗窗欞，後踢門扇，妒其明而鉗其口也。大聖方當虎變之時，衆人反舉照妖之鏡，謙躬下土，吐哺流言，今古同轍，無足異也。

其「點查李虎、張龍等」一段，曲肖苞苴貪黷態狀，仙師立言之妙如此，但至要之旨，惟在大聖之觀而往，小聖之剝而來。來者所以成往，小者所以成大，觀者所以成剝也。是故聖人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知幽明之理，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所以明變化而行鬼神也。

古之善御小人，必順方張之勢，靜處事外，徐止其進，故《易》曰：「順而止之，現象也。」剝時順止，以觀天之消息盈虛。陰盈陽虛之時，君子順乎天行而止也，不敢剛止者，順所以止，而止所以行，剝不往與複利往，無二道也。碩果不食，止也。何以不食？果者，陽也。陽非陰所能剝而盡，故剝極則復，小人自失其所庇，亦順時而止。此觀音之舉二郎者，正觀天之行，而順其方張之勢，以徐觀其止，非助陰以消陽也。不用淨瓶打大聖，而令老君用金鋼琢者，正靜處事外，順天之行，而止其剝，乃止陰以救陽也。

然剝也，止也，皆天之行也；順其剝而止之，皆觀天之行也。觀，實大聖之自觀，特借觀音以闡其理；止，實大聖之自止，特借老君以發其義；剝，實大聖之自剝，特假二郎以順其行。剝，實非大聖之自剝，特假大聖以明天道之剝，責人人之自剝，以儆其危：知其剝，而順止；知其順止，而必復；知其必復，而道明矣。「觀音合掌道：『貧僧請陛下同道祖出南天門，親去看看虛實』」，即觀天道陰陽之虛實也。「二郎把大聖圍困，只是未得擒拿」，「碩果不食」也。淨瓶不用者，致其潔清而身不與神觀也。

「菩薩問老君：『有甚麼兵器？』老君道：『有，有，有。』左膊上取下一圈，一名『金鋼琢』，又名『金鋼套』」，即前文《鼎》之六五、上九金鉉、玉鉉是也。妙在「有有有」三字：蓋《鼎》之五，虛中爲黃，在君爲實。五無實，以二之鼎有實爲實，故觀音以其無問，老君以其有答也。凡物之行，以足；獨鼎之行，在耳。六五，中德虛也，爲黃耳鉉。加耳者，成二堅剛，如貫以金鉉，當始終如一，而貞固則利，故實而虛，虛而圓，爲圈。上九「玉鉉」，而左上爲陽居陰，剛以柔節之，如玉溫潤而慄然，故左膊上取下。名「金鋼琢」，金兼玉也。何以能套諸物而又名「套」？五，虛中；虛，故能容；所以實諸物，以養人也。上者，老也；五者，君也，故爲老君。惟老君之虛中而實，故能伏正而止變。二郎不能食大聖之果，大聖則能食老君之中，「打中天靈，跌了一交」，老君之順而止之，即大聖之順而止之也。

「細犬一口，又扯一跌」，二郎神之順而止之也，即大聖之順而止之也。犬者，戎也，九月之卦，內坤而外艮，順時而止也。不順時而行，行即止也；順時而止，止即行也。大聖之被細而止，正大聖之自止而行也。七聖者，自復而反之，七陰也。「穿了琵琶骨，再不能變化」者，卦爻圖略（上一陽爻，下五陰爻），《剝》卦是也。止住上爻，而碩果不食，留果中之陽，以轉復開泰，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也。止住而不變，大聖先天之妙用，而非二郎之能穿而住之也。學道者觀其微妙，而能於無畫無文處安身立命，是即觀音之神觀，陰用而不與人者也。「觀」之時義，大矣哉！

仙師以大聖、小聖發明金丹之道，予以儒者之道發明小聖、大聖，而未盡其妙者，不得不結言之：小聖者，承天而行，坤陰也，以先天之道觀之，在後天，爲男子也。大聖，逆天而行，乾陽也，以先天之道觀之，在後天，爲女子也。以順天爲反天宮，以討逆爲陰柔；老君爲調和之主，而反助陰制陽，金丹以逆用也。如此，予亦何能言其妙？亦觀之而已矣！

張含章《通易西遊正旨分章註釋》批語：

觀音乃一部《西遊》要緊脈絡，此回方提出者，前數回是渾淪，先天天色無聲，亦無可觀，今則天人紛擾之際，非返觀不能得其原由的實也。

觀二聖之睹賽變化，鳶飛魚躍，盡是化機流露處，尚口乃窮矣。七聖一擁按住，噫七情之縛人可畏哉？又七爲火數，不經鍛鍊不成正果。

批讀《西遊》十九年矣，於二郎降悟空一回，實有未了然於心者，悟空先天而天弗違，諸天不能降伏，而二郎獨能之，今因偶有所觸而乃釋然……二郎爲天帝外甥也，發爲七情，則周旋中禮。禮爲火，火墓戌，所以能齧倒悟空，而爲七情擒伏也。而東勝西蜀，金木交併克之，即以生之之義，懼在其中矣。

# 第七回 八卦爐中逃大聖 五行山下定心猿

李本總批：齊天筋斗，只在如來掌上見，出不得如來手也。如來非他，此心之常便是；妖猴非他，此心之變便是。饒他千怪萬變，到底不離本來面目。常固常，變亦常耳。萬千變態何益！何益！人可不自省？

又批：妖猴刀砍斧剁，雷打火燒，一亭不能傷損，亦有微意矣。此性不壞，故《記》中亦已明言之矣。《記》曰：「光明一顆摩尼珠，劍戟刀槍傷不着。也能善，也能惡，眼前善惡憑他作。善時成佛與成仙，惡處披毛並帶角。」蓋不啻詳哉其言之，只要讀者着眼耳。

憺漪子曰：一部《西遊》一百回，到「五行山下定心猿」，纔是第七回耳。然此處乃心猿一小歇腳，譬如演戲者，演完一段，場中鑼鼓自應暫停。大衆且道心猿爲甚至此才定？蓋心猿猶火也，火之爲物，盈天地間皆是。然生我者木，我生者土，克我者水，我克者金，數者原互爲消息。火無木則無父，無土則無子，無金則不見煅煉之功，無水則不見烹調之妙，五行固缺一不可也。前之花果山、水簾洞、鐵板橋，宛然五行俱備，是心猿一出世，而即賜與此天造地設之家當矣。此中何嘗不可安身乎？無奈妄念橫生，自作不靖，不得不思所以安置之。而安置總不得其宜，始而御馬監，則偏於火；既而蟠桃園，則偏於木。偏於火，則以火濟火而不定；偏於木，則木能生火而益不定，遂致猖狂決裂，不可收拾。至此無計可施，只得請老佛救駕。而老佛亦無他謬巧，惟有用五行山一法。彼知心猿之攪亂，原因五行偏枯而起，今既五行俱全，則不期定而自定。所謂「心病還將心藥醫」，修其本以勝之者也。一部《西遊》，無處不暗合五行，而至此始明明標出。金丹大旨，思過半矣。然則戲場之鑼鼓，又安得不至此暫存也哉？

一迂儒問道人云：「如來雖能五行山下定心猿，然此山卻是五指所化。既然將心猿壓住，不知此指如何收回？」道人笑曰：「如來慈悲度世，渠既舍卻一手降魔救駕，想事定之後，惟有斷臂而去耳。不然更有何法？」

或問如來：「五行山下既能定心猿，彼老君爐中，獨無五行乎？何以不能定也？」曰：爐中雖有五行，然畢竟屬火爲政；將心猿推入其中，仍是以火濟火，二火互煽，彌見其燥酷決裂而已，又安望其定乎？

富貴功名，前緣分定，爲人切莫欺心。正大光明，忠良善果彌深。些些狂妄天加譴，眼前不遇待時臨。問東君因甚，如今禍害相侵。只爲心高圖罔極，不分上下亂規箴。

富貴功名，前緣分定，爲人切莫欺心。

正大光明，忠良善果彌深。

些些狂妄天加譴，眼前不遇待時臨。

問東君因甚東君：東君原指太陽神或春神、主人，但此處不詳其意。，如今禍害相侵。

只爲心高圖罔極罔極：沒有止境。，不分上下亂規箴亂規箴：似亂了規矩之意。規箴，原指勸勉，告誡，此處僅指「規矩」。。

話表齊天大聖被衆天兵押去斬妖臺下，綁在降妖柱上，刀砍斧剁，槍刺劍刳，莫想傷及其身。南鬥星奮令火部衆神南鬥星：在某些道教經典裏，南鬥星掌火刑。如《靈寶度人無量上品妙經》卷五十：「北斗水神，南鬥火帝。」卷四十六：「東鬥紀善，西鬥降祥，北斗水考，南鬥火殃，中鬥定刑，燎溺存亡，罪大殞命。」，放火煨燒，亦不能燒着。又着雷部衆神，以雷屑釘打雷屑：後文也作「雷㨝」，也作「雷楔」，似斧而無孔。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八記載：地面遭雷擊處常見一種細石，「赤色，形如小斧，謂之霹靂斧」，又稱霹靂楔。傳說即雷公打雷的法器。，越發不能傷損一毫。那大力鬼王與衆啓奏道：「萬歲，這大聖不知是何處學得這護身之法，臣等用刀砍斧剁，雷打火燒，一毫不能傷損，卻如之何？」玉帝聞言道：「這廝這等，這等，如何處治？」太上老君即奏道：「那猴吃了蟠桃，飲了御酒，又盜了仙丹。我那五壺丹，有生有熟，被他都喫在肚裏。運用三昧火三昧火：道家說，元神、元氣、元精煉成的火，叫「三昧火」。道家認爲精、氣、神是生命的三大元素，也是煉「內丹」的三個重要因素。，煅成一塊，所以渾做金鋼之軀，急不能傷。不若與老道領去，放在八卦爐中，以文武火煅煉文武火：火力弱而小稱文火，猛而大稱武火。內丹術中以火候比喻意念和呼吸的強度：呼吸舒緩、意念自然稱爲文火；呼吸急促、意念振奮稱爲武火。。煉出我的丹來，他身自爲灰燼矣。」玉帝聞言，即教六丁六甲，將他解下，付與老君。老君領旨去訖。一壁廂宣二郎顯聖，賞賜金花百朵，御酒百杯，還丹百粒，異寶、明珠、錦繡等件，教與義兄弟分享。真君謝恩，回灌江口不題。

那老君到兜率宮，將大聖解去繩索，放了穿琵琶骨之器，推入八卦爐中，命看爐的道人，架火的童子，將火扇起煅煉。原來那爐是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八卦：《周易》中的八種具有象徵意義的基本圖形，每個圖形用三個代表陽的「」（陽爻）和代表陰的「」（陰爻）組成。《易傳》作者認爲八卦主要象徵天與地（乾、坤）、風與雷（巽、震）、水與火（坎、離）、山與澤（艮、兌）八種兩兩對立的自然現象，並用來象徵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發展變化。八卦又可代表八方。此處正文中「乾、坎……」給出的是一種代表方式（稱後天方位），從乾開始依次順時針爲：西北、正北、東北、正東、東南、正南、西南、正西。下文稱巽宮位下，即八卦爐的東南方向。。他即將身鑽在巽宮位下。證夾：何不鑽在坎宮？巽乃風也，有風則無火。只是風攪得煙來，把一雙眼煼紅了煼（chǎo）：燻。，李旁：猴。弄做個老害病眼，故喚作「火眼金睛」。

真個光陰迅速，不覺七七四十九日，老君的火候俱全。忽一日，開爐取丹，那大聖雙手侮着眼侮：同「捂」，掩住，遮住。，正自揉搓流涕，只聽爐頭聲響。猛睜睛看見光明，他就忍不住，將身一縱，跳出丹爐，唿喇一聲，蹬倒八卦爐，往外就走。證夾：原來不成灰燼。慌得那架火、看爐，與丁甲一班人來扯，被他一個個都放倒，好似癲癇的白額虎，風狂的獨角龍。老君趕上抓一把，被他一捽，捽了個倒栽蔥，脫身走了。即去耳中掣出如意棒，迎風幌一幌，碗來粗細，依然拿在手中，不分好歹，卻又大亂天宮，打得那九曜星閉門閉戶，四天王無影無形。李旁：形容。好猴精！證夾：暢極暢極！先前不過攪亂蟠桃會耳，此番纔是大鬧天宮！文字到此，視覺淋漓盡致。有詩爲證。詩曰：證夾：時人要識真鉛汞，不是凡砂及水銀，以明明點破。

混元體正合先天，萬劫千番只自然。

渺渺無爲渾太乙，如如不動號初玄「混元體正合先天」四句：混元，指天地元氣，先天地而生，超越時空的物質。先天，指宇宙的本體，萬物的本原。太乙，也作「太一」，參見第四回「太乙丹」條注。如如，佛教語，謂諸法皆平等不二的法性理體。初玄，這裏指最初的，不被外物迷惑遮蓋的本心。。

爐中久煉非鉛汞鉛汞：鉛和汞，道教煉丹的原料。這裏的意思是人靠自身的修行即可成仙，不須外求什麼仙丹。，物外長生是本仙。

變化無窮還變化，三皈五戒總休言三皈五戒：歸依佛、法、僧，稱爲三皈，佛教以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爲五戒。皈，同「歸」。。

又詩：

一點靈光徹太虛太虛：空寂玄奧的境界。也可指天或宇宙。，那條拄杖亦如之。

或長或短隨人用，橫豎橫排任卷舒。

又詩：證夾：此處又將猿馬合說，有意無意，得飛星過水之法。

猿猴道體配人心，心即猿猴意思深心即猿猴：佛教譬喻躁動不安的心，像猿猴一樣。《慈恩傳》九：「守察心猿，觀法實相。」《維摩經·香積佛品》：「以難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種法，制御其心，乃可調伏。」這裏比喻悟空的心，很恰當，小說中也將「心猿」指悟空。。

大聖齊天非假論，官封弼馬是知音。

馬猿合作心和意馬猿：佛教認爲，浮躁不安的心像頑皮的猿猴、奔跑的野馬。道教全真派更發揮了這一觀念，認爲要充分把握住這種心神，使之去除矇蔽，達到光明平定安和的境界。這裏的「馬猿」指封爲弼馬溫的孫悟空，和本書經常提到的「心猿」（孫悟空）、「意馬」（白龍馬）一樣，都是一種比喻。，緊縛牢拴莫外尋。

萬相歸真從一理，如來同契住雙林如來同契住雙林：同契，契合。雙林，傳說中佛祖寂滅的地方。。

這一番，那猴王不分上下，使鐵棒東打西敵，更無一神可擋。只打到通明殿裏，靈霄殿外。證夾：危哉，危哉！幸有佑聖真君的佐使王靈官執殿佑聖真君：「北極四聖」之一，即真武大帝。據宋代道教神霄派的《紫微玄都雷霆玉經》，北極四聖是北極紫微大帝的四位統帥。分別是天蓬元帥、天猷（亦作佑）元帥、翊聖真君、佑聖真君（即真武）。王靈官：又稱「靈官王元帥」、「玉樞火府天將」等。道教雷部、火部神將，其塑像常置於道觀山門，主管護法、監督、糾察之職。據道經所傳，王靈官原名王善，是淮陰地方崇祀的小神，後被薩守堅真人燒了廟宇，收其爲部將。在真武大帝的傳說裏，《玄天上帝啓聖錄》記有五百人跟隨真武修道，最終成仙，稱五百靈官。據《五百靈官爵位姓氏總錄》，第一位即「執法無私王元帥」，爲五百靈官之首。故稱爲佑聖真君的佐使。。他見大聖縱橫，掣金鞭近前擋住道：「潑猴何往！有吾在此，切莫猖狂！」這大聖不由分說，舉棒就打。那靈官鞭起相迎。兩個在靈霄殿前廝渾一處廝渾一處：攪和在一起。。好殺：

赤膽忠良名譽大，欺天誑上聲名壞。

一低一好幸相持相持：雙方對立爭鬥。，豪傑英雄同賭賽賭賽：通過比賽定輸贏。。

鐵棒兇，金鞭快，正直無私怎忍耐？

這個是太乙雷聲應化尊太乙雷聲應化尊：《王靈官寶誥》稱王靈官爲「豁落猛吏，三五火車，太乙雷神應化天尊」。，那個是齊天大聖猿猴怪。

金鞭鐵棒兩家能，都是神宮仙器械。

今日在靈霄寶殿下弄威風，各展雄才真可愛。

一個欺心要奪鬥牛宮，一個竭力匡扶元聖界元聖界：即大聖人所住的仙界。元聖，大聖人，指玉帝等神聖。《尚書·湯誥》：「聿求元聖，與之戮力。」。

苦爭不讓顯神通，鞭棒往來無勝敗。

他兩個鬥在一處，勝敗未分，早有佑聖真君，又差將佐發文到雷府雷府：即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主治的玉霄府，總司各部雷神。，調三十六員雷將齊來三十六員雷將：即三十六雷公，分天雷、地雷、人雷三部，每部十二名，屬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管轄，有神霄雷公、五方雷公等名號。，把大聖圍在垓心，各騁兇惡鏖戰。那大聖全無一毫懼色，使一條如意棒，左遮右擋，後架前迎。一時，見那衆雷將的刀槍劍戟、鞭簡撾錘、鉞斧金瓜、旄鐮月鏟旄鐮：即毛鐮，帶鉤的桿狀兵器。，來的甚緊，他即搖身一變，變做三頭六臂；把如意棒幌一幌，變作三條；六隻手使開三條棒，好便似紡車兒一般，滴流流，在那垓心裏飛舞。證夾：真好耍子。衆雷神莫能相近。真個是：證夾：此是心之圖，心之贊，亦是心之箴銘。

圓陀陀，光灼灼，亙古常存人怎學亙古：自古以來。？

入火不能焚，入水何曾溺？

光明一顆摩尼珠摩尼珠：摩尼，梵語音譯，也作牟尼。是珠寶的意思，也可作「如意寶珠」解釋。，劍戟刀槍傷不着。

也能善，也能惡，眼前善惡憑他作。

善時成佛與成仙，惡處披毛並帶角。李旁：和盤托出。

無窮變化鬧天宮，雷將神兵不可捉「圓陀陀」以下韻文：圓陀陀，原指孫悟空舞棍一團光明的姿態，與「摩尼珠」進一步比喻真心。《青華祕文》：「性之初見，如星大，圓陀陀，光爍爍。」《性命圭旨》：「此心靈靈不昧，了了常知。三教大聖教人修道，是修這個；成仙成佛，也是這個；戴角披毛，也是這個。」並參見第二回「靈臺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條注。摩尼珠，梵語寶珠的譯音。披毛並帶角，指一念之惡，轉爲畜生之行。。

當時衆聖把大聖攢在一處，卻不能近身，亂嚷亂鬥，早驚動玉帝。遂傳旨着遊奕靈官同翊聖真君上西方請佛老降伏遊奕靈官：即馬靈官，名馬勝，道教雷部神將。又稱遠捉使者、遊奕將軍、火犀大仙等。《道法會元》稱他「昊天敕封遊奕使，封山破洞掌威權」。翊聖真君：「北極四聖」之一。參見第三十三回「黑殺神」條注。。那二聖得了旨，徑到靈山勝境，雷音寶剎之前，對四金剛、八菩薩禮畢四金剛：即持國、增長、廣目、多聞四大天王，民間俗稱四大金剛。八菩薩：不同的佛典，如《七佛八菩薩經》、《八大菩薩曼荼羅經》等，說法不一，較流行的是文殊、觀世音、彌勒、虛空藏、普賢、金剛手、除蓋障、地藏八大菩薩。，即煩轉達。衆神隨至寶蓮臺下啓知，如來召請如來：梵語「多陀阿伽陀」意譯，也作「如去」。爲佛十號之一。即佛之尊稱。意爲由真理而來（如實而來），而成正覺，故稱如來。釋迦牟尼即乘真理而來，由真如而現身，故尊稱釋迦牟尼爲如來。又「如來」之稱呼，亦爲諸佛（對宇宙事理無所不知、無所不覺者，即可稱佛）之通號，並非釋迦牟尼所專有。。二聖禮佛三匝禮佛三匝：向佛禮拜，繞行三圈，是佛教特有的禮拜方式。匝，原作「咂」，世德堂本「咂」、「匝」常混用，今統一爲「匝」，後不出注。，侍立臺下。如來問：「玉帝何事，煩二聖下臨？」二聖即啓道：「向時花果山產一猴，在那裏弄神通，聚衆猴，攪亂世界。玉帝降招安旨，封爲『弼馬溫』，他嫌官小反去。當遣李天王、哪吒太子擒拿未獲，復招安他，封做『齊天大聖』，先有官無祿。着他待管蟠桃園；他即偷桃；又走至瑤池，偷餚偷酒，攪亂大會；仗酒又暗入兜率宮，偷老君仙丹，反出天宮。玉帝復遣十萬天兵，亦不能收伏。後觀世音舉二郎真君同他義兄弟追殺，他變化多端，虧老君拋金鋼琢打重，二郎方得拿住。解赴御前，即命斬之。刀砍斧剁，火燒雷打，俱不能傷，老君奏準領去，以火煅煉。四十九日開鼎，他卻又跳出八卦爐，打退天丁，徑入通明殿裏，靈霄殿外；被佑聖真君的佐使王靈官擋住苦戰，又調三十六員雷將，把他困在垓心垓心：重圍之中。，終不能相近。因此，玉帝特請如來救駕。」證夾：說得可憐。如來聞詔，即對衆菩薩道：「汝等在此穩坐法堂，休得亂了禪位法堂、禪位：禪宗寺院設施。法堂爲寺中長老爲衆僧講學說法之處，中有高臺，供高僧講法。法堂四周爲聽講僧人座位，稱禪位。，待我煉魔救駕去來煉魔：降服妖魔。。」證夾：不曰降妖，而曰煉魔，便妙。

如來即喚阿儺、迦葉二尊者相隨阿儺、迦葉二尊者：阿儺，一般作「阿難」，和迦葉（本書也寫作「迦業」）是釋迦牟尼的兩位大弟子，在釋迦牟尼滅度之後，迦葉、阿難相繼執掌教團。寺廟佛像前常塑二人左右脅侍。尊者，梵語「阿梨耶」的意譯，意爲聖者，泛指具有較高的德行、智慧的僧人。，離了雷音，徑至靈霄門外。忽聽得喊聲振耳，乃三十六員雷將圍困着大聖哩。佛祖傳法旨：「教雷將停息干戈，放開營所，叫那大聖出來，等我問他有何法力。」衆將果退。大聖也收了法象，現出原身近前，怒氣昂昂，厲聲高叫道：「你是那方善士善士：有德之士，這裏指佛教徒。？敢來止住刀兵問我？」如來笑道：「我是西方極樂世界釋迦牟尼尊者，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頂禮，致敬。佛教認爲，阿彌陀佛是極樂世界的教主，而釋迦牟尼（本書中所謂「如來佛祖」）是這個現實世界的教主。佛教徒稱說「南無阿彌陀佛」，是爲了死後往生到極樂世界去。這裏釋迦牟尼也說「南無阿彌陀佛」，用法並不嚴謹。。證夾：自稱名號甚妙，卻不是泛常官銜。今聞你猖狂村野，證夾：「村野」二字，含蓄有致。屢反天宮，不知是何方生長，何年得道，爲何這等暴橫？」大聖道：「我本：證夾：說得燥脾，卻不提起弼馬溫一段。

天地生成靈混仙，證夾：「靈混」二字合說，妙。花果山中一老猿。

水簾洞裏爲家業，拜友尋師悟太玄太玄：深奧玄妙的道理。。

煉就長生多少法，學來變化廣無邊。

因在凡間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瑤天。

靈霄寶殿非他久，歷代人王有分傳。李旁：說得是。

強者爲尊該讓我，英雄只此敢爭先。」

佛祖聽言，呵呵冷笑道：「你那廝乃是個猴子成精，焉敢欺心，證夾：點出「欺心」二字，妙。要奪玉皇上帝龍位？他自幼修持，苦歷過一千七百五十劫，每劫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每劫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據佛典《俱舍論》、《大毗婆沙論》，每一小劫爲一千六百八十萬年；道教以一萬八百年爲一小劫。這裏一劫作「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的數目，是宋代大儒邵雍「一元」的年數。邵雍認爲，一元之內，宇宙經歷了一次從產生到滅亡的過程。這裏是作者的疏忽，或是貫通儒、釋、道三教的一種故意。。證夾：言之令人悽然落淚。你算，他該多少年數，方能享受此無極大道？你那個初世爲人的畜生，如何出此大言？李旁：只爲初世爲人，所以敢出人。不當人子！不當人子！折了你的壽算壽算：壽命。算，原是古代記數用的小棍狀的算籌，魏晉以前，人們認爲人的壽命有一定的數量，由上天用算籌來統計。！趁早皈依，切莫胡說。但恐遭了毒手，性命頃刻而休，可惜了你的本來面目！」證夾：一篇議論，無限慈悲，無限棒喝，非佛祖不能爲此言。大聖道：「他雖年劫修長，也不應久佔在此。常言道：『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去，將天宮讓與我，便罷了。若還不讓，定要攪攘攪攘：搗亂。，永不清平！」

佛祖道：「你除了長生變化之法，再有何能，敢佔天宮勝境？」大聖道：「我的手段多哩！我有七十二般變化，萬劫不老長生。會駕筋斗雲，一縱十萬八千里。如何坐不得天位？」佛祖道：「我與你打個賭賽：你若有本事，一筋斗打出我這右手掌中，算你贏，再不用動刀兵苦爭戰，就請玉帝到西方居住，證夾：答他「搬出去」三字，妙。把天宮讓你；若不能打出手掌，你還下界爲妖，再修幾劫，卻來爭吵。」證夾：說得溫和之極，不動一毫聲色。那大聖聞言，暗笑道：「這如來十分好呆！我老孫一筋斗去十萬八千里。他那手掌，方圓不滿一尺，如何跳不出去？」急發聲道：「既如此說，你可做得主張做得主張：能夠作主，說話算數。？」佛祖道：「做得！做得！」伸開右手，卻似個荷葉大小。那大聖收了如意棒，抖擻神威，將身一縱，站在佛祖手心裏，卻道聲：「我出去也！」你看他一路雲光，無形無影去了。證夾：妙。

佛祖慧眼觀看，見那猴王風車子一般相似不住，只管前進。證夾：妙妙！大聖行時，忽見有五根肉紅柱子，撐着一股青氣。證夾：妙極，妙極。他道：「此間乃盡頭路了。證夾：果然是盡頭路，不差不差。這番回去，如來作證，靈霄宮定是我坐也。」又思量說：「且住！等我留下些記號，方好與如來說話。」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變作一管濃墨雙毫筆雙毫筆：用兩種毛（一般是一種軟一種硬）合起來做成的筆，也叫兼毫筆。，在那中間柱子上寫一行大字雲：「齊天大聖到此一遊。」李旁：趣甚，妙甚。何物文人，思筆變幻乃爾！證夾：文字奇妙之此，真正筆歌墨舞。天花亂墜，頑石點頭矣。寫畢，收了毫毛。又不妝尊，卻在第一根柱子根下撒了一泡猴尿。證夾：雖多亦奚以爲。翻轉筋斗雲，徑回本處，站在如來掌內道：「我已去，今來了。你教玉帝讓天宮與我。」

如來罵道：「我把你這個尿精猴子把：明清小說、戲劇裏通常說「我把」某某人，是一種責罵的句式。！你正好不曾離了我掌哩！」大聖道：「你是不知。我去到天盡頭，見五根肉紅柱，撐着一股青氣，我留個記在那裏，你敢和我同去看麼？」如來道：「不消去，你只自低頭看看。」那大聖睜圓火眼金睛，低頭看時，原來佛祖右手中指寫着「齊天大聖到此一遊」到：原作「寓」，據上文及李卓吾評本，楊閩齋本改。，大指丫裏，還有些猴尿臊氣。證夾：好記號。大聖吃了一驚道：「有這等事！有這等事！我將此字寫在撐天柱子上，如何卻在他手指上？莫非有個未卜先知的法術？我決不信，不信！等我再去來！」好大聖，急縱身又要跳出，被佛祖翻掌一撲，把這猴王推出西天門外，將五指化作金、木、水、火、土五座聯山，喚名「五行山」，輕輕的把他壓住。證夾：到此方把它壓住，畢竟虧五行之力。衆雷神與阿儺、迦葉，一個個合掌稱揚道：「善哉！善哉！

當年卵化學爲人，立志修行果道真。

萬劫無移居勝境，一朝有變散精神。

欺天罔上思高位，凌聖偷丹亂大倫。

惡貫滿盈今有報，不知何日得翻身。」

如來佛祖殄滅了妖猴殄（tiǎn）：消滅。，即喚阿儺、迦葉同轉西方極樂世界。時有天蓬、天佑急出靈霄寶殿道天蓬、天佑：和本回中的翊聖真君同屬於「北極四聖」。天蓬，全稱天蓬大元帥真君，本書中下凡爲豬八戒。天佑，即「天猷」，全稱天猷副元帥真君。：「請如來少待，我主大駕來也。」佛祖聞言，回首瞻仰。須臾，果見八景鸞輿，九光寶蓋；聲奏玄歌妙樂，詠哦無量神章；散寶花，噴真香「八景鸞輿」以下數句：這一段出自道教玉帝信仰重要經典《高上玉皇本行集經》，經中爲九天之一高虛清明天主的儀仗，此即指玉帝儀仗。，直至佛前謝曰：「多蒙大法收殄妖邪。望如來少停一日，請諸仙做一會筵奉謝。」如來不敢違悖，即合掌謝道：「老僧承大天尊宣命來此，有何法力？還是天尊與衆神洪福，敢勞致謝？」玉帝傳旨，即着雷部衆神，分頭請三清、四御、五老、六司、七元、八極、九曜、十都、千真萬聖四御：見第五回「四帝」條注。六司：指南斗六司，按南斗六星的數目，包括司命星君、司祿星君等六位星君，主管人一生的健康和禍福。七元：指北斗七元解厄星君，包括貪狼星君、巨門星君等七位星君。主管消災解厄，保命延生。八極：八方極遠的地方，這裏指八方之神。十都：應即十大洞天（王屋山、委羽山等十個仙境，又稱仙都）的神仙。，來此赴會，同謝佛恩。又命四大天師、九天仙女九天仙女：九天，意謂天上最高處，九天仙女即是天上的仙女。又，道家有女神「九天玄女」，或稱「九天娘娘」，在女仙中，地位僅次於王母娘娘。據說她是聖母元君的弟子，又是黃帝的師傅。黃帝大戰蚩尤，不能勝，西王母派九天玄女去幫助黃帝，打敗蚩尤。不過在這裏，「九天仙女」應該是指一般的天上仙女。，大開玉京金闕、太玄寶宮、洞陽玉館「大開玉京金闕」句：此處提到的仙宮名，均見於道教經典。玉京金闕，託名晉葛洪《枕中書》引《真記》：「玄都玉京，七寶山，週迴九萬里，在大羅之上。」《神異經·西北荒經》：「西北荒中有兩金闕，高百丈。」太玄寶宮，常見的道教仙宮名。《雲笈七籤》卷二十三記奔日月之法，銘於太玄宮高上臺金柱玉壁之上。洞陽玉館，《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九天洞陽之館，主九天神仙。」可參見《無上祕要·三界宮府品》。，請如來高坐七寶靈臺。調設各班座位，安排龍肝鳳髓，玉液蟠桃。不一時，那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天尊、太清道德天尊、五炁真君、五斗星君、三官四聖、九曜真君、左輔、右弼、天王、哪吒五炁真君：應指「五靈五老天君」，即掌管五方的「五方五老」，見第五回「五方五老」條注。但後期掌管五大行星的五德星君也分別冠以五炁的名號，參見第五十一回「南方三炁火德星君」條注。三官四聖：三官，天官大帝、地官大帝、水官大帝。四聖，即北極四聖。左輔、右弼：北斗星君名，左輔，全名北斗洞明左輔星君。右弼，全名北斗隱元右弼星君。左輔、右弼加上北斗七元，稱爲北斗九辰真君。，玄虛一應靈通玄虛一應靈通：即天上各路神仙。玄虛，指天空。，對對旌旗，雙雙幡蓋，都捧着明珠異寶，壽果奇花，向佛前拜獻曰：「感如來無量法力，收伏妖猴。蒙大天尊設宴呼喚，我等皆來陳謝。請如來將此會立一名，如何？」如來領衆神之託曰：「今欲立名，可作個『安天大會』。」證夾：可謂再造之功。各仙老異口同聲，俱道：「好個『安天大會』！好個『安天大會』！」言訖，各坐座位，走斝傳觴，簪花鼓瑟，果好會也。有詩爲證。詩曰：

宴設蟠桃猴攪亂，安天大會勝蟠桃。

龍旗鸞輅祥光藹輅（lù）：大車，多指帝王乘的車子。，寶節幢幡瑞氣飄。

仙樂玄歌音韻美，鳳簫玉管響聲高。

瓊香繚繞羣仙集，宇宙清平賀聖朝。

衆皆暢然喜會，只見王母娘娘引一班仙子仙娥、美姬毛女毛女：傳說中得道於華山的仙女。，飄飄蕩蕩舞向佛前，施禮曰：「前被妖猴攪亂蟠桃嘉會嘉：原作「加」。加，同「嘉」。《左傳·文公十六年》「加羞珍異」，即「嘉羞珍異」。世德堂本「嘉」常作「加」，今統一爲「嘉」，後不出注。，請衆仙衆佛，俱未成功。今蒙如來大法鍊鎖頑猴，喜慶『安天大會』，無物可謝，今是我淨手親摘大株蟠桃數顆奉獻。」真個是：

半紅半綠噴甘香，豔麗仙根萬載長。

堪笑武陵源上種武陵源：晉陶淵明有名作《桃花源記》，謂武陵一條河的水源處有桃花林，桃林深處有一片與世隔絕的樂土。這裏「武陵源上種」意思是上好的鮮桃。，爭如天府更奇強。

紫紋嬌嫩寰中少，緗核清甜世莫雙。

延壽延年能易體，有緣食者自非常。

佛祖合掌向王母謝訖。王母又着仙姬仙子唱的唱，舞的舞。滿會羣仙，又皆賞讚。正是：

縹渺天香滿座，繽紛仙蕊仙花。

玉京金闕大榮華，異品奇珍無價。

對對與天齊壽，雙雙萬劫增加。

桑田滄海任更差更差：更換，交替。，他自無驚無訝。

王母正着仙姬仙子歌舞，觥籌交錯，不多時，忽又聞得：

一陣異香來鼻噢鼻噢：即「鼻凹」。，驚動滿堂星與宿。

天仙佛祖把杯停，各各抬頭迎目候。

霄漢中間現老人，手捧靈芝飛藹繡藹繡：有美麗花紋的雲靄。。

葫蘆藏蓄萬年丹，寶籙名書千紀壽紀：紀年單位，十二年爲一紀。。

洞裏乾坤任自由，壺中日月隨成就壺中日月：與「洞裏乾坤」的意思一樣，都指仙境。「壺中日月」有出典。晉·葛洪《神仙傳》：「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也……時汝南有費長房者，爲市掾。忽見公從遠方來，入市賣藥，人莫識之。賣藥口不二價，治病皆愈。語買人曰：『服此藥必吐某物，某日當愈。』事無不效。其錢日收數萬，便施與市中貧乏飢凍者，惟留三五十。常懸一空壺於屋上，日入之後，公跳入壺中，人莫能見，唯長房樓上見之，知非常人也。長房乃日日自掃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公受而不辭。如此積久，長房尤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長房篤信，謂房曰：『至暮無人時更來。』長房如其言即往。公語房曰：『見我跳入壺中時，卿便可效我跳，自當得入。』長房依言，果不覺已入。入後不復是壺，唯見仙宮世界，樓觀重門閣道，公左右侍者數十人。」這個壺公原是神仙，但是常人不識，只有費長房看見他跳進壺中，才知道他來歷非凡。原來進壺中就是神仙世界。此典又見於《雲笈七籖》。「壺中日月」的意思就是仙界的日子。。

遨遊四海樂清閒，散淡十洲容輻輳輻輳：聚集，聚會。指壽星參加神仙們的聚會。。

曾赴蟠桃醉幾遭，醒時明月還依舊。

長頭大耳短身軀，南極之方稱老壽。

壽星又到壽星：參見第二十六回「壽星、福星、祿星」條注。。見玉帝禮畢，又見如來，申謝曰：「始聞那妖猴被老君引至兜率宮煅煉，以爲必致平安，不期他又反出。幸如來善伏此怪。設宴奉謝，故此聞風而來。更無他物可獻，特具紫芝瑤草，碧藕金丹奉上。」詩曰：證夾：仙佛同源，處處照映。

碧藕金丹奉釋迦，如來萬壽若恆沙恆沙：即「恆河沙數」，佛教用語，恆河（印度境內的大河）中沙子的數量，形容數量之多。。

清平永樂三乘錦三乘錦：指佛教三乘（三種解脫之道）教法猶如錦繡。，康泰長生九品花九品花：佛教淨土宗認爲，人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後，可以坐蓮花臺座，因各人生前修行深淺不同，而所坐蓮臺有九等的區別，叫九品蓮臺。參見第八回「上品蓮臺」條注。。

無相門中真法主無相：佛教語。與「有相」相對。指擺脫世俗之有相認識所得之真如實相。，色空天上是仙家色空：佛教用語，「色即是空」的省略。指一切事物都是虛幻不實的。色，佛教術語，指一切物質。。

乾坤大地皆稱祖，丈六金身福壽賒賒：這裏是多的意思。。

如來忻然領謝。壽星得座，依然走斝傳觴。只見赤腳大仙來至。向玉帝前頫囟禮畢，又對佛祖謝道：「深感法力，降伏妖猴。無物可以表敬，特具交梨二顆交梨：和下文的火棗都是傳說中的仙果，吃了可以羽化成仙。《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卷三十一：「交梨火棗，餐嘗超五濁之鄉。」，火棗數枚奉獻。」詩曰：

大仙赤腳棗梨香，敬獻彌陀壽算長彌陀：即阿彌陀佛的省稱，本書中似有將釋迦牟尼與阿彌陀佛混淆的現象。參見本回「南無阿彌陀佛」條注。。

七寶蓮臺山樣穩，千金花座錦般妝。

壽同天地言非謬，福比洪波話豈狂。

福壽如期真個是，清閒極樂那西方。

如來又稱謝了。叫阿儺、迦業，將各所獻之物，一一收起，方向玉帝前謝宴。衆各酩酊。只見個巡視靈官來報道：「那大聖伸出頭來了。」佛祖道：「不妨，不妨。」袖中只取出一張帖子，上有六個金字「唵、嘛、呢、叭、呢、吽」唵、嘛、呢、叭、呢、吽：即「六字真言」，是含有六個梵語音節的咒語，本應讀作「唵嘛呢叭咪吽」，梵語蓮花珠的譯音，據稱內涵極爲豐富，象徵一切諸菩薩的慈悲和加持。明永樂初年，迎天竺僧大定法王來京，教人誦六字真言。錢鍾書《管錐編·史記會注考證·封禪書》稱「明人嘗嘲釋氏之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吽』，謂『乃「俺把你哄」也，人不之悟耳』（《紀錄彙編》卷一二八姚福《青溪暇筆》，佟世思《與梅堂遺集》附《耳書》作『蓋「俺那裏把你哄」也』）」，即指此事。若此，則明代民間本有謔稱六字真言爲「俺那裏把你哄」的現象，此處意思是如來騙孫悟空上了當，也是作者對打着佛教旗號招搖撞騙現象的一種諷刺。且世德堂等明代版本《西遊記》所有涉及六字真言之處，發音「咪」均作「呢」，若非另有所本，則似是故意使六字真言讀起來更像「俺那裏把你哄」，以使戲謔的效果更強。且第八回孫悟空對觀音說：「如來哄了我。」也可見端倪。後世刊刻者不察，反回改爲發音正確的「唵嘛呢叭咪（或、）吽」。。遞與阿儺，叫貼在那山頂上。這尊者即領帖子，拿出天門，到那五行山頂上，緊緊的貼在一塊四方石上。那座山即生根合縫，可運用呼吸之氣，手兒爬出，可以搖掙搖掙。阿儺回報道：「已將帖子貼了。」

如來即辭了玉帝衆神，與二尊者出天門之外，又發一個慈悲心，念動真言咒語，將五行山召一尊土地神祗，會同五方揭諦，居住此山監押。但他飢時，與他鐵丸子喫；渴時，與他溶化的銅汁飲。證夾：鐵丸銅汁，非真火不能克化。待他災愆滿日災愆：災難。，自有人救他。正是：

妖猴大膽反天宮，卻被如來伏手降。

渴飲溶銅捱歲月，飢餐鐵彈度時光。

天災苦困遭磨蟄，人事淒涼喜命長。

若得英雄重展掙展掙：掙扎。，他年奉佛上西方。

又詩曰：

伏逞豪強大勢興，降龍伏虎弄乖能弄乖：耍手段，賣弄能力。。

偷桃偷酒遊天府，受籙承恩在玉京。

惡貫滿盈身受困，善根不絕氣還升。

果然脫得如來手，且待唐朝出聖僧。

畢竟不知向後何年何月，方滿災殃，且聽下回分解。證夾：此災殃還要等待幾時？下回未必便能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先天之氣，順而止之，自《剝》歸《復》，可以金丹凝結矣。此回專言真火鍛鍊，金丹成熟之後，自有爲而入無爲，以成無上至真之妙道也。

大聖被天兵押去斬妖臺，神火不能燒，雷楔不能打，何哉？蓋先天之氣來歸，藥即是火，火即是藥，自有天然真火，而非外來之火可以爲功者。故老君奏道：「那猴吃了蟠桃，飲了御酒，又盜了仙丹，三昧火煉就金剛之軀，急不能傷，不若與老道領去．放在八卦爐中，以文武火鍛煉出我的丹來。」是明示金丹凝結之後，非真火鍛鍊不能成熟也。既雲吃了蟠桃．飲了御酒，盜了仙丹，已成金剛不壞之軀，又何雲以文武火鍛煉出丹來？此等關節，不可不知。蓋煉就金剛之軀，是金丹凝結，一時之功；以文武火鍛煉出丹，是朝《屯》暮《蒙》，抽鉛添汞，符火烹煎之功。

「老君將大聖推入八卦爐中，命道人架火鍛鍊，大聖鑽在《巽》宮位下。《巽》乃風也，有風則無火，只是風攪煙來，把一對眼燻紅了，弄做個老害眼，故後來喚作火眼金睛。」噫！仙翁慈悲，不但指人以火候，而且指人以作用。前次之結丹，以中爲貴；今此之煉丹，以和爲貴。《巽》風乃和緩從容之謂，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剛中用柔，和緩從容而不迫也。《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能中能和，剛柔相濟，良賈深藏若虛，黜聰毀智，內明外暗之意，故曰火眼金睛。

「七七四十九日，老君火候俱全，忽一日開爐取丹。大聖只聽爐頭聲響，猛睜眼看見光明，忍不住將身一縱，跳出丹爐，呼啦一聲，蹬倒入卦爐，往外就走」。是火候已足，陰盡陽純，滓質盡去，金丹成熟，自然迸出一粒光明寶珠矣。斯時也，脫五行而出造化，命由自主，鼎爐無用。故把「架火看爐的一個個都放倒，把老君摔了個倒栽蔥，脫身走了」。脫身走了者，不爲造化所拘，不爲幻身所累也。此提綱「八卦護中逃大聖」之旨。

「耳中掣出如意金箍棒，不分好歹，卻又大鬧天宮」。丹成之後，無拘無束，一靈妙有，法界圓通，與天爭權，理所必然。「卻又大鬧天宮」，與前大鬧天宮大有分別。前之大鬧，還丹之事，因有陰而大鬧，尚出於功力，故在鼎爐鍛鍊之先；今之大鬧，由純陽而大鬧，已歸於自然，故在鼎爐踢倒已後。「打的九曜星閉門閉戶，四天王無影無蹤。」總描寫金丹成就，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也。

其詩曰：「混元體正合先天，萬劫幹番只自然，渺渺無爲渾太乙，如如不動號初玄。爐中久煉非鉛汞，物外長生是本仙。變化無窮還變化，三皈五戒總體言。」上四句言了性必須了命，下四句言了命必須了性。觀於「無爲渾太乙，不動號初玄，久煉非鉛汞，變化還變化」等字，不解可知。二詩：「一點靈光徹太虛，那條拄杖亦如之。或長或短隨人用，橫豎橫排任卷舒。」總以見道成之後，一點靈光徹於太虛，拄杖由我，無之而不可也。觀此而益知歷來讀《西遊》，評《西遊》者，以心猿意馬爲解，皆教門之瞎漢，何不一味其三詩乎？

詩曰：「猿猴道體配人心」者，言猿猴爲道，而人心非道，道本無言，其所謂猿猴者，言以顯道，極其至也。猿猴且不爲道，何況人心？不過借猿猴之道體，以匹配人心耳。「心即猿猴意思深」者，言道有動靜，人心亦有動靜，道之動靜，似乎人心之動靜，心即猿猴意思深遠，而非尋常可得私議者。「大聖齊天非假論，官封弼馬是知音」者，言道至純陽，與天爲徒，天之健不息，道之健亦不息，渾然天理，乘六龍以御天矣。「馬猿合作心和意，緊縛牢控莫外尋」者，金丹有爲之道，所以進陽火者，以其猿馬不合，心意不和之故。果其猿熟馬馴，猿馬相合，心正意誠，心意相和，可以緊縛牢拴，不必外尋而運火矣。「萬象歸真從一理，如來同契住雙林」者，言了命之後，須當萬法俱空，以了真性，合有爲無爲而一以貫之，以成妙覺金身，歸於如來地位，方爲了當也。

「打到通明殿裏，靈霄殿外。」通幽達明，內外無陰，純陽之象也。「諸天神把大聖圍在垓心，大聖全無懼色，變作三頭六臂，好是紡車兒，在垓心內飛舞。」剛健中正，隨心變化，縱橫逆順莫遮欄矣。

「圓陀陀」一詩，總以形容道至剛健中正，如一顆牟尼寶珠，光輝通天徹地，水火不能傷，刀兵不能加，命由自主，不由天地，天兵神將，焉得而近之？其所謂「也能善，也能惡，眼前善惡憑他作。善時成佛與成仙，惡處披毛並戴角」者，言此光明寶珠，人人具足，個個圓成。但聖人藉此而作善，成佛成仙；凡人藉此而作惡，披毛戴角，是在人之善用惡用耳。能善用者，用火鍛鍊成熟，變化無窮，與天爭權．先天而天弗違矣。

然了命之後，即是了性之首；有爲之終，即是無爲之始。若只知了命，而不知了性；只知有爲，而不知無爲，則聖變爲魔，壽同天地一愚夫耳，焉能到不生不滅之地乎？故佛祖聽大聖長生變化之說，冷笑道：「你那廝乃是個猴子成精，怎敢欺心，要奪玉皇大帝尊位。」又道：「趁早皈依，但恐遭了毒手，性命頃刻而休，可惜了你的本來面目。」蓋了命之道，只完的父母生身之初本來面目，尚未完的父母未生身以前面目。若只知生身之初面目，不知再完未生身之前面目，自滿自足，自尊自大，便是不能明心而欺心。欺心便是欺天，欺天便是不能了性；不能了性，即不能與太虛同體，有生終有滅。一遇劫運，如遭毒手，性命頃刻而休，豈不可惜本來面目乎？莊子雲：「攝精神而長生，忘精神而無生。」無生則無滅，修道不到無生無滅之地，猶有後患，未爲極功。

「大聖與佛祖賭賽，一路雲光，不住前進，忽見有五根肉紅柱子，撐着一股青氣，他道：『此間乃盡頭路了。』」五行一氣，命基堅固，謂之盡美則可，謂之盡善則不可，即仙翁「變化無窮還變化」之說。奈何古今修道之人，以此間爲盡頭路者，何其多也！故仙翁借大聖以諷之耳。

「在中柱上寫一行大字雲：『齊天大聖到此一遊』。」夫「中柱」者，中之實也。「寫一行大字」者，即此一中之大字也。「齊天大聖到此一遊」者，即歷代大聖人修行，皆不離此中也。寫者寫此中，字者字此中，中本無名，因寫因字而名之。此仙翁爲大衆提出一「中」字，爲了性柱子，以歸妙覺之地耳。「收了毫毛，又不裝尊。」是不用其明，不自稱其尊也。又何以卻在第一根柱子根下，撒了一泡猴尿乎？猴尿者，水金也。當未成道，而千方百計，急求水金以爲真種；及已成道，而萬法俱空，將化水金以歸太虛。「第一根柱子」者，是無上一乘之妙道。「撒了一泡猴尿」者，是去水金而不用也。噫！中之之意，不可以言傳，不可以筆書，是乃無字之真經。此中與未成丹之中不同，未成丹之中，有陰有陽，是造化中之天機；丹已成之中，無邊無岸，是虛空外之事業。「翻轉筋斗，徑回本處，站在如來掌內道：『我已去，今來了』。如來罵道：『你正好不曾離了我掌哩！』」站在掌，不離掌，總以掌示，佛法無邊，須歸到無言語文字也。這個掌中義，遠隔十萬八千，近在眼目之下，非火眼金睛之大聖看見，其誰與歸？既能見的中，須當歸於中。試觀「大聖縱身又跳，佛祖翻掌一撲，將五指化作五座聯山，喚名五行山，輕輕的把他壓祝」自有入無，五行混化，聯爲一氣，渾然一中，人於真空妙有大覺之地，而五行山下心狠可定矣。心猿者，道心之妙有，屬於剛，剛主動；佛掌者，本性之真空，屬於柔，柔主靜。剛極而養以柔，動極而歸於靜，真空妙有，兩而合一，有無俱不立，物我悉歸空。翻掌之間，心猿不期定而自定。這個翻掌變化之妙旨，即迦葉微笑，阿難一諾之祕。悟之者，了命之後復了性，心猿定而混化五行；迷之者，既了其命，不能了性，心猿不定，終爲五行所壓。心猿之定與不定，只在迷悟之間耳。故詩曰：「當年立志苦修行，萬劫無移道果真。一朝有變精神敝，不知何日再翻身。」一切修命而不知修性者，可以悟矣。

「諸天請立會名，而如來即名爲『安天大會』。」讀者至此，未免亂猜亂疑，或謂大聖前反天宮，而天不安，今被所壓而天安矣；或謂大聖前亂蟠桃天不安而非會，今被所壓天已安而大會。俱非也。何則？性者天性，命者天命。不能性命俱了，而非安天；不能性命雙修，而非大會。今大聖而爲如來所壓，是命不離性，性不離命，有爲而入於無爲，妙有而歸於真空，是所謂天命之謂性，而謂「安天大會」，不亦宜乎？南極壽星所獻一詩，正性命俱了之印證，無爲有爲之指南。「如來萬壽若恆沙，文六金身九品花。」丈六，二八一斤之數；九品，純陽無陰之物，非命乎？「無相門中真法主，色空天上是仙家。」「無相門中」，純一不二之謂；「色空天上」，涅槃般若之義，非性乎？先了命而後了性，方是無上至其之妙道，而不落於頑空執相之途矣。

至於大聖伸出頭，六個金字貼住，那山生根合縫，隨人呼吸，手兒爬出，身不能掙。此仙翁一筆雙寫，總結七回大意，學者不可不知。蓋金丹之道，性命必須雙修，功夫還要兩段，兩段者，一有爲一無爲，有爲所以了命，無爲所以了性，性命俱了，打破虛空，方是七返九還金液大丹之妙旨。然有爲無爲皆要真師口訣傳授，若知無爲不知有爲，則五行分散，而幻身難脫；若知有爲不知無爲，雖五行一氣，而法身難脫。六個金字，即教外別傳之口訣。明的此訣，知始知終，可以脫幻身，可以脫法身，不爲五行所壓。或知始不知終，知終而不知始，幻身也難脫，法身也難脫，總爲五行所壓；然亦非五行壓，總是不明教外別傳之口訣，而爲五行所壓也。果有志士丈夫，銅鐵心腸，以性命爲一大事，勇猛精進，百折不回，專心致志，尋師訪友，自有神明暗佑，真人來度，何難於揭五行而復先天，有爲無爲完成大道哉？

噫！欲知山上路，須問過來人，奈何舉世學人不肯認真拜求明師口訣妙諦，空空一生，到老無成，一失人身，萬劫難逢，可不嘆諸？

詩曰：

九還七反大丹功，煉就純陽再變通。

了命弗知兼了性，法身到底不飛翀。

悟一子曰：此結上文，先天真乙之氣自無而有，自有而無。自無而復有，復而泰，泰而乾，乾而姤，姤而否，否而坤，坤而復。終終始始，萬劫常存。先天煉於後天之中，後天祕有先天之妙。仙師所由，以後天之八卦、五行，揭示世人，欲人觀察曉悟，修此一氣，以脫生死也。

一之祖曰無，無生一。一至十，陰陽流行之序。一二三四五，正數也；六七八九十，乃其配耳。數止於五，究竟五隻在一二三四中，三四隻在一二中，又只在一中。得其一，而百行萬善，不離一中；百千萬億，不離一五。以五行流行之數言，則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以陰陽對待之數言，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總不離乎太極。因而重之，則變而爲六十四卦；因而事之，則爲三百八十四爻。積而終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總不外乎八卦，八卦不外乎五行，五行不外乎陰陽，陰陽不外乎太極，太極不外乎無。然則八卦、五行，總屬一也。他師並言之，各有深義。所言八卦者，欲修道者在於八卦對待之中觀察其根源，即予首篇請示一圖以證道之意，仙師早已明著於此。請先明爐中逃大聖之旨。

修丹者，有鼎有爐，上爲鼎，下爲爐。鼎之義，仙師上篇隱示之，提一「觀」字，以令人察識，非有鬼神之曲折，未可以測其妙。此爐之義，亦非有鬼神之曲折，未可以測其妙。蓋後天之八卦，伏有先天之氣。大士神觀而得其火候，老君既執《鼎》之中黃，以擊大聖先天之靈，而收伏之仗二郎細犬之真土而不動，已如鷹之搏免矣。非加火功鍛鍊，仍未得而收伏也；又非一切凡火及火、雷二部之火所得勉強制服。必籍八卦爐中之真火，方可鍛鍊成丹。紫陽真人曰「自有天然真火候，何須柴炭及吹噓」是也。故篇首火部、雷部諸神，俱不能損傷，須老君領去，推入爐中，以文武火鍛煉出丹來也。

大聖入爐，「鑽在巽宮位下」。巽爲長女，柔道也，乃明入地中文王囚於羑里之象，惟柔順遜志，以演先天八卦，而終無傷損也。「風攪煙來，雙眼煼紅」，乃明而見傷，韜明養晦，正所以善用其明而無傷也，故曰：「後來喚作『火眼金睛』。迨火候俱全，忽一日，開爐取丹。只聽得爐頭聲響，看見光明，『唿喇』一聲，蹬倒八卦爐，往外就走，好似白額虎，獨角龍。」此龍、虎二像，合而爲一矣。

「老君摔了個倒栽蔥，脫身而走。」噫！妙哉！神哉！前老君執鼎耳打中天靈而大聖一跌，此老君倒栽蔥而大聖脫身；前是金丹之順入於鼎而結胎，此是金丹之逆出於爐而脫胎也。仙師「混元體正合先天」一詩，正形容丹成之妙，字字牟尼珠。最須察識處在「號初玄」，「非鉛永」，「還變化」等字，蓋玄中之妙，難以言荊此謂「號初玄」，玄尚有在；此已「非鉛汞」，尚需鉛汞；此爲能變化，還有變化。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玄之，己曲折而不可測識；又玄，則更曲折而不可測識。故仙師於此特着「又大亂天宮」一句。「又詩曰」一詩，兩個「又」字，正「又玄」「又」字之精髓也。何以「又大亂天宮」？蓋先天真乙之精，入於八卦之中，則後天而奉天時；出於八卦之外，則先天而天弗違，自與天爭席，而非天所御也。前大聖鬧天宮而入於爐中煅煉，是先動而後靜，前半下手之功也，所謂「玄之」也；此大聖又大鬧而入于山下壓定，是靜極而動，動而又靜，後半下手之功也，所謂「又玄也」。然前「大鬧」，則有老君之鼎可伏；此「又大鬧」，則惟如來之掌可伏。彼以對待之八卦，此以攢簇之五行，制伏雖殊，而妙用則一也。

最妙在「又詩」曰四句，讀者必解曰：「猿猴配心，心即猿猴，緊縛牢拴，莫得外尋。」故批《西遊》者，將「心猿意馬」四字罩住全書，不知猿猴乃道體耳。猿性緩，主靜；猴性躁，主動。喻道體之有動靜，與人心之有動靜相配，非謂猿猴即人心也。仙師提綱所謂「心猿」，言心即猿猴者，意思有甚深微妙，而貴乎人之察識之也。「心即猿猴」，明白淺顯，何以著「意思深」三字？蓋道體有靜有動，修道者亦有靜有動，動極則必靜，靜極則又動。動極則必靜，金丹始終作用，已盡在其中，即「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也，故曰「意思深」。第三句何以合動於靜，而專言猿心和於意，而專言心？蓋金丹作用，當靜極又動之際，必須收伏猴之動，而平定猿之靜，方成大道。故馬猿未合，心意未和，不可緊縛牢拴，而須外導者。迨「馬猿合作心和意」，而「緊縛牢拴莫外尋」矣。

「大聖變三頭六臂」，「在垓心裏飛舞」，「亙古常存」，「神將難按捉」等語，正形容道體變化之妙。解者又說是心，大誤矣！然道非常道，能修煉降伏者，即是如來。切鬚根究來歷，方好下手。大聖自道「靈混」，根原乃先天之精，非凡間之物。「只此敢爭先」一語，明言天固先天，我亦先天，故敢與爭先而無多讓也。迨誘大聖入手，正金丹入手之候。而「五根肉柱」，「一股青氣」，正和合四象，攢簇五行之時。中間柱子寫「齊天大聖，到此一遊」，即佛祖所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不在心腎，而在乎玄關一竅」者是也。批者又解爲文字之奇妙，不識奇妙者矣！但留名中柱，是爭名於天壤，與傀壘場優敘書名何異？有違祖師名生死始之旨，故離不得如來掌中，而未超於五行之外也。「佛祖翻掌一撲，推出西天門外，化五行山壓祝」明示金丹之道，必五行攢簇，而從虛空中結就，人心得此配合，而有所依據，不落空亡。如《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可以不事作爲，漸摩超脫矣。篇中「殄滅妖猴」，「安天大會」，正定、靜、安之的旨。

《悟真》曰：「咽津納氣是人行，有物方能造化生。鼎內若無真種子，如將水火煮空鐺。」大聖者，真種子也。蓋有爲者，無爲之用；無爲者，有爲之本。必先有爲，而後歸於無爲，方了無上至真之妙道。若先無所爲，而徒事定、靜，則命基不固，終落空亡。倘先有所爲，而未能超脫，則性地不空，尚域三界。紫陽真君曰：「始於有作人難見，及至無爲衆始知。但見無爲爲要妙，豈知有作是根基。」有作者，五行山下之心猿是也；有作而又無爲者，五行山下之定心猿是也。彼解作妄心偏勝，藉五行制住者，誠強猜臆度之見。

篇中自「猴子成精」及末幅，屢提「猴」字，並不及「猿」字，正發明伏猴之動，而後能定猿之靜之義，勿輕讀過。至於「五行山生根合縫，隨人呼吸」者，乃金丹吞入腹也。「飢與鐵丸，渴與銅汁」，皆金類也。猿爲水中之金，乃同類相濟之義，其溫養抱一之功乎。然則觀如來之翻掌定猿，可悟後天五行之中，有先天真乙之精，而無事遠求，如翻掌之易伏也。仙師指示之妙，又如此。

# 第八回 我佛造經傳極樂 觀音奉旨上長安

李本總批：老孫是名悟空，老豬是名悟能，老沙是名悟淨，如此提醒叫喚不止，三番四覆。空者何在？能者何在？淨者何在？畢竟求一個悟的，真如龜之毛，鬼之角也。可勝浩嘆！可勝浩漢！

如來曰：「南贍部洲，正所謂口舌兇場，是非惡海。」逼真佛語也。然此，猶從未取經之前言之，今大藏真經，儼然在也，何反從兇場中多起干戈，惡海內猛翻波浪，何耶？真可爲之痛哭流涕者矣！

憺漪子曰：凡作一部大文字，必有提綱挈領之處，然後線索在手，絲絲不亂。如此書拜佛取經，以唐僧爲主；而唐僧所恃者，三徒一馬。此三徒一馬者，固非長安所隨、唐王所賜者也。若必待登程之後，逐一零星湊合，便是《水滸傳》中之李逵、武松、魯智深矣。

此書作者之妙，妙在於此一回內盡數埋伏。一沙二豬三馬四猿，先後次第，灼然不紊。及至唐僧出了長安城，過了兩界山，一路收拾將來，便有順流破竹之勢，毫不費力。此一書之大綱領也。作文要訣，總不出此，豈獨小說爲然。

篇中述心猿警醒處，只是「我已知悔」四字。蓋人心迷而不悟，總由於不知悔，悔則妄心死而道心生矣。故下即接一語，雲「見性明心歸佛教」。無此悔，安有此明？無此明，安得成佛！

如來臚列四大部洲衆生，獨盛陳南贍部洲淫殺謗慢之惡。此非嗔恨南贍部也，正是慈憫南贍部處，使贍部之人自知其惡，一旦化而爲不淫、不殺、不謗、不慢，則人人可以成佛作祖矣。然愚更有一說，作《西遊》者，獨非贍部中人乎哉？以贍部之人，而談贍部之惡，所謂自家罵自家耳！向使彼三洲之人作彼三洲書，不知更當何如。按，四大部洲，皆有大海限隔，不能相通。而天竺佛國，在震旦國之西印度中，原屬南贍部地界，觀唐僧取經，未嘗過海可驗。

所以從來說南贍部勝於東、西、北三洲者，以彼三洲無佛而此有佛也。篇中乃以西牛賀爲佛地，豈真傳聞之誤耶？大抵如莊生寓言耳。至其歷數贍部之惡，至真至確，猶覺作者厚道，未能盡其萬一。（此回可與第一回參看）

試問禪關禪關：比喻領悟佛教教義必須越過的關口。，參求無數，往往到頭虛老。

磨磚作鏡，積雪爲糧磨磚作鏡，積雪爲糧：想用磚磨成鏡子，把積雪當糧食喫，比喻修煉時不得要領，空費力氣。宋釋道原《景德傳燈錄》卷五記：南嶽懷讓禪師見道一禪師坐禪，就用一磚在石上磨，道一問：「師作什麼？」懷讓說：「磨作鏡。」道一說：「磨磚豈能成鏡？」懷讓說：『坐禪豈得成佛？」，迷了幾多年少？

毛吞大海，芥納須彌毛吞大海，芥納須彌：見於《維摩詰經·不思議品》，維摩詰說四大海水入一毛孔，魚鱉、龍王等都可以盡納。須彌，佛教傳說中的大山，而可以納入一顆芥子。這兩句的大意是微小的事物中可以悟到宏大的教法。，金色頭陀微笑金色頭陀微笑：佛經記載，釋迦牟尼佛拈花示衆，衆人默然，只有迦葉尊者微笑，佛祖就把「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禪宗教義傳他。《指月錄》記迦葉尊者「九十一劫，身皆金色」，故稱金色頭陀。。

悟時超十地三乘十地：佛教術語，指修行要經歷的歡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等十種境界。三乘：三種交通工具，比喻運載衆生渡越生死到涅槃彼岸之三種法門。佛就衆生根機之鈍、中、利，應之而說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等三種教法，稱爲三乘。，凝滯了四生六道四生六道：佛教劃分衆生爲胎生、卵生、溼生、化生，合稱四生。又認爲衆生分爲天道、人道、阿修羅（一種魔神）道、畜生道、餓鬼道、地獄道，衆生按照生前的行爲，不斷地在這六道中輪迴。。

誰聽得絕想崖前，無陰樹下絕想崖、無陰樹：比喻斷除思慮，心地澄明。元道士何道全（無垢子）《般若心經註解》：「日間無想夜無夢，不被顛倒境物弄。一拳打破上頭關，翻身直上朝元洞。」「脫落衣裳見本形，寸絲不掛得安寧。若人要躲渾身影，便向無陰樹下行。」，杜宇一聲春曉？李旁：此內頗有信息。

曹溪路險曹溪：發源於廣東曲江縣的河流，曹溪上流有寶林寺，是佛教禪宗慧能大師傳法的地方。又，內丹術以後背三椎骨下爲曹溪，參見傳爲南宋《真仙祕傳火候法》。，鷲嶺雲深鷲嶺：即「靈山」，如來講法的地方。又名「靈鷲山」、「耆闍崛山」，位於中印度摩羯陀國首都王舍城東北，爲佛陀說法之地，因山形似鷲鳥（一說山上多棲鷲鳥）得名。約在今印度貝哈爾州拉查基爾東南之塞拉吉里。又，內丹家或以頭後爲「鷲嶺」。清柳華陽《慧命經》：「由漕溪上鷲嶺。」謂鷲嶺在頭之後。「眼吐金光，耳聞風聲，腦後鷲鳴」，是內丹家「採大藥」的徵兆。，此處故人音杳。

千丈冰崖，五葉蓮開五葉蓮開：達摩祖師付法於二祖慧可時說偈雲：「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後人認爲一花開五葉指禪宗分化出五個宗派：潙（wéi）仰宗、雲門宗、曹洞宗、臨濟宗、法眼宗。，古殿簾垂香嫋。

那時節，識破源流，便見龍王三寶龍王三寶：當是「海龍王三寶階」的省稱。《海龍王經·請佛品》記：海龍王請佛至龍宮說法，「吾欲化作寶階，從海邊至海底，令佛及比丘衆及諸菩薩，由是下海至我宮中，如昔世尊化作寶階，從忉利天至閻浮利」，於是龍王從海邊化作金、銀、琉璃三寶階，引導佛在中階、諸菩薩衆在右階、諸聲聞弟子在左階入龍宮。。證夾：詞中無窮趣味，如聞緱山笙鶴之音。

這一篇詞，名《蘇武慢》蘇武慢：詞牌名。這首詞出自《鳴鶴餘音》，明朝道士馮尊師作。原來的最後三句作「兔葛藤叢裏，老婆遊子，夢魂顛倒」。。話表我佛如來，辭別了玉帝，回至雷音寶剎，但見那三千諸佛、五百阿羅、八大金剛、無邊菩薩，一個個都執着幢幡寶蓋，異寶仙花，擺列在靈山仙境，娑羅雙林之下接迎。如來駕住祥雲，對衆道：「我以

甚深般若般若：梵語音譯，佛教術語，即智慧。此段原出《涅槃經》後分捲上《憍陳如品》之末，爲釋迦牟尼臨涅槃時對弟子的囑託。《歷代編年釋氏通鑑》等本土化的佛教典籍將其改編爲整齊的四字句式：「我以甚深般若，遍觀三界。根本性離，畢竟寂滅。同虛空相，一無所有。法相如是。其知是者，名出世人。是事不知，名生死始。」，遍觀三界。

根本性原，畢竟寂滅。

同虛空相，一無所有。

殄伏乖猴．是事莫識。證夾：「是事莫識」四字，甚妙不可思哉！

名生死始，法相如是。」

說罷，放舍利之光舍利：舍利，梵語意譯爲「身骨」。又，佛死後火化結成的硬珠，稱爲「舍利子」。這裏是說如來佛的身骨放出光芒，使得滿空出現四十二道白虹。這是一種佛法的表現。《心經》說：「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又，道教將「內丹」稱爲「舍利子」。見第三十一。，滿空有白虹四十二道白虹四十二道：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十一載，釋迦牟尼將涅槃時，暴風忽起，山川振動，「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時當中國周穆王在位。，南北通連。大衆見了，皈身禮拜。少頃間，聚慶雲彩霧慶雲：吉祥的五色雲。，登上品蓮臺上品蓮臺：佛教認爲諸佛菩薩及往生淨土者均坐蓮花之臺。淨土宗認爲往生淨土者臨命終時，阿彌陀佛等極樂世界聖衆持蓮臺來接引，依生前行願，分上中下三品，每品又分三級，故共九品。上品往生者乘金剛臺、紫金臺、金蓮華，故稱上品蓮臺。，端然坐下。那三千諸佛、五百羅漢、八金剛、四菩薩合掌近前禮畢三千諸佛：又稱「三世三千佛」，過去世莊嚴劫一千佛，現在世賢劫一千佛和未來世宿劫一千佛的合稱。五百羅漢：即五百阿羅，佛教指常隨釋迦牟尼聽法傳道的五百弟子。也有說法是佛寂滅後參加佛法結集（彙集佛法經典）的五百比丘。八金剛：佛的侍從力士，執金剛杵。八大金剛又稱八大明王，《大妙金剛經》認爲是大威德金剛、大輪金剛等八位。四菩薩：指文殊菩薩、普賢菩薩、觀音菩薩和地藏菩薩。，問曰：「鬧天宮攪亂蟠桃者，何也？」如來道：「那廝乃花果山產的一妖猴，罪惡滔天，不可名狀。概天神將概天：即天上所有的。概，全，所有。，俱莫能降伏。雖二郎捉獲，老君用火鍛鍊，亦莫能傷損。我去時，正在雷將中間，揚威耀武，賣弄精神，被我止住兵戈，問他來歷。他言有神通，會變化，又駕筋斗雲．一去十萬八千里。我與他打了個賭賽，他出不得我手，李旁：說出。證夾：果然。卻將他一把抓住，指化五行山，封壓他在那裏。玉帝大開金闕瑤宮，請我坐了首席，立安天大會謝我，卻方辭駕而回。」大衆聽言喜說說：同「悅」。，極口稱揚。謝罷，各分班而退，各執乃事，共樂天真。果然是：

瑞靄漫天竺天竺：中國稱古印度爲天竺。《後漢書·西域傳·天竺》：「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裏。」，虹光擁世尊世尊：佛的尊稱。指佛爲世間所尊重者。。西方稱第一，無相法王門法王：佛的尊稱。王有最勝、自在之義。佛爲法門之主，能自在教化衆生，故稱法王。。常見玄猿獻果，糜鹿銜花；青鸞舞，綵鳳鳴；靈龜捧壽，仙鶴噙芝禽：原作「擒」，世德堂本「噙」常作「擒」，今統改爲「噙」，後不出注。。安享淨土祇園祇園：印度祇樹給孤獨園的簡稱，參見第九十三回「祇樹給孤園」條注。，受用龍宮沙界沙界：指恆河沙數的世界。恆河沙數，參見第七回「恆沙」條注。。日日花開，時時果熟，習靜歸真，參禪果正。不滅不生，不增不減。煙霞縹緲隨來往，寒暑無侵不記年。詩曰：

去來自在任優遊，也無恐怖也無愁。

極樂場中俱坦蕩，大千之處沒春秋大千：即大千世界，是佛教語三千大千世界的略稱。後來人們用來稱廣闊無邊際的世界。。

佛祖居於靈山大雷音寶剎之間，一日，喚聚諸佛、阿羅、揭諦、菩薩、金剛、比丘僧尼等衆阿羅：梵語譯音，即阿羅漢，又稱羅漢，解脫煩惱，修得小乘佛教最高成果的人。比丘僧尼：梵語譯音，佛教中稱受戒的男性爲比丘，俗稱和尚；稱受戒的女性爲比丘尼，俗稱尼姑。比丘後面加一個僧字是中國式的稱呼。，曰：「自伏乖猿安天之後，我處不知年月，料凡間有半千年矣，今值孟秋望日孟秋望日：七月十五日。孟秋是秋天第一個月，即農曆七月，古代稱每月十五月圓之日爲望日。。李旁：既說不知年月，緣何又說孟秋望日？我有一寶盆，盆中具設百樣奇花，千般異果等物，與汝等享此『盂蘭盆會』盂蘭盆會：據《盂蘭盆經》記載，佛弟子中目連神通第一，其母死後爲餓鬼，目連用盡神通，不能救拔，佛告訴目連，要在七月十五日用百味飲食供養僧人，才能使母親解脫。據此經，梁武帝曾在同泰寺設盂蘭盆齋，此後漸漸形成盂蘭盆會的風俗。唐代皇家每逢七月十五日，向寺廟贈送寶盆，民間施主也到寺中奉獻寶盆及種種雜物。考究的寶盆極其華麗，用香花、寶石、金銀裝飾。宋代以後，用盆奉僧逐漸變爲用盆施鬼，做法事，演目連戲。盂蘭，梵語音譯，意爲救倒懸。，證夾：果然。如何？」概衆一個個合掌，禮佛三匝領會。如來卻將寶盆中花果品物，着阿儺捧定，着迦業佈散。大衆感激。各獻詩伸謝。

福詩曰：

福星光耀世尊前，福納彌深遠更綿。

福德無疆同地久，福緣有慶與天連。

福田廣種年年盛，福海洪深歲歲堅。

福滿乾坤多福廕，福增無量永周全。

祿詩曰：

祿重如山綵鳳鳴，祿隨時太祝長庚太：同「泰」。如泰山也作「太山」，太平也作「泰平」。。

祿添萬斛身康健，祿享千鍾世太平。

祿俸齊天還永固，祿名似海更澄清。

祿恩遠繼多瞻仰，祿爵無邊萬國榮。

壽詩曰：

壽星獻彩對如來．壽域光華自此開。

壽果滿盤生瑞靄，壽花新採插蓮臺。

壽詩清雅多奇妙，壽曲調音按美才。

壽命延長同日月，壽如山海更悠哉。

衆菩薩獻畢，因請如來明示根本，指解源流。那如來微開善口，敷演大法，宣揚正果，講的是三乘妙典，五蘊楞嚴五蘊：色、受、想、行、識，大體相當於形象、嗜慾、意念、行爲以及心靈。認爲衆生都要爲這五蘊所支配。楞嚴：即首楞嚴，意譯爲一切事究竟堅固。佛典有《楞嚴經》。佛在此經中，講解了五蘊（也稱五陰）實由妄想產生，是虛妄不實的。。但見那天龍圍繞，花雨繽紛。正是禪心朗照千江月，真性清涵萬里天。證夾：二語可查。

如來講罷，對衆言曰：「我觀四大部洲，衆生善惡者，各方不一：東勝神洲者，敬天禮地，心爽氣平；北俱蘆洲者，雖好殺生，只因餬口，性拙情疏，無多作踐；我西牛賀洲者，不貪不殺，養氣潛靈，雖無上真，人人固壽；但那南贍部洲者，貪淫樂禍，多殺多爭，李旁：真，真。正所謂口舌兇場，是非惡海。我今有三藏真經三藏真經：佛教經典本來分爲經（佛陀所教的經文）、律（佛陀所制定的戒律）、論（佛弟子所造闡釋佛教專有名詞概念的著述），合稱「三藏」。此處如來說三藏是法、論、經，似與道教有關。晚明道教大師陸西星的《三藏真詮》，分爲「法藏」、「華藏」、「論藏」三類。故《西遊記》所謂「三藏」或可被視爲作者混雜佛教經典傳統與道書內容分門的結果。，可以勸人爲善。」李旁：那怕你萬藏真經。諸菩薩聞言，合掌皈依，向佛前問曰：「如來有那三藏真經？」如來曰：「我有法一藏，談天；論一藏，說地；經一藏，度鬼；三藏共計三十五部，該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四卷，乃是修真之經，正善之門。我待要送上東土，頗耐那生民愚蠢，毀謗真言，李旁：真，真。不識我法門之旨要，怠慢了瑜迦之正宗瑜迦之正宗：瑜迦宗是佛教的一個學派，這裏泛指佛門、佛法。。怎麼得一個有法力的，去東土尋一個善信善信：對佛法虔誠信仰的人。，交他苦歷千山交：同「教」。唐牛嶠《楊柳枝》：「莫交移入靈和殿，宮女三千又妒伊。」，詢經萬水，李旁：如來忒也裝腔，然不裝腔不行，只爲東土愚頑故耳。到我處求取真經，永傳東土，勸化衆生，卻乃是個山大的福緣，海深的善慶，誰肯去走一遭來？」當有觀音菩薩，行近蓮臺．禮佛三匝，道：「弟子不才，願上東土尋一個取經人來也。」諸衆抬頭觀看，那菩薩：

理圓四德四德：指如來所證得的四種德：常、樂、我、淨。常，指恆常不變，無生無滅。樂，指永遠寂滅、安閒、受用、無絲毫煩惱。我，指得大自在，沒有絲毫的束縛。淨，指解脫一切垢染，非常清淨。，智滿金身。纓絡垂珠翠纓絡：用珠玉串成戴在頸項上的飾物。印度王公貴族及天神菩薩塑像常佩戴之。，香環結寶明，烏雲巧疊盤龍髻，繡帶輕飄綵鳳翎。碧玉紐，素羅袍，祥光籠罩；錦絨裙，金落索落索：同「絡索」。鏈子。，瑞氣遮迎。眉如小月，眼似雙星。玉面天生喜，朱脣一點紅。淨瓶甘露年年盛，斜插垂楊歲歲青。解八難八難：參見本回下文「掃三災救八難」條注。，度羣生。大慈憫，故鎮太山，居南海，救苦尋聲。萬稱萬應，千聖千靈。蘭山欣紫竹，蕙性愛香藤。他是落伽山上慈悲主落伽山：在今浙江東海普陀（屬寧波），相傳是觀音道場。，潮音洞裏苦觀音潮音洞：在普陀，傳說觀音曾在此現身。。

如來見了，心中大喜，道：「別個是也去不得，須是觀音尊者，神通廣大，方可去得。」菩薩道；「弟子此去東土，有甚言語分付？」如來道；「這一去。要踏看路道，不許在靈漢中行靈漢：雲漢，高空。唐趙彥昭《奉和七夕兩儀殿會宴應制》：「今宵望靈漢，應得見蛾眉。」，須是要半雲半霧；目過山水，謹記程途遠近之數，叮嚀那取經人。但恐善信難行，我與你五件寶貝。」即命阿儺、迦業，取出錦襴袈裟一領錦襴袈裟：即「金襴袈裟」。以金縷織成之袈裟。又作金縷袈裟、金色衣、黃金疊衣、金色疊衣。印度早已行之。《賢愚經》卷十二載，佛陀之姨母摩訶波闍波提嘗手織金色之疊，欲贈如來，如來因使憍曇彌施捨衆僧，衆僧不取，後爲彌勒所披着。又《大唐西域記》卷九載，佛陀以姨母所獻之金色袈裟傳於迦葉。則此金襴袈裟與鉢盂一樣，也是傳授法統的代表。襴，上衣下襬上加的一道橫幅。，九環錫杖一根，對菩薩言曰；「這袈裟、錫杖錫杖：僧人所持的禪杖。杖頭有鐵環，中段用木，下安鐵纂，乞食時搖動，發出錫錫的聲音，主人可以聞聲出來施捨，所以叫錫杖，並非用錫製作。。可與那取經人親用。若肯堅心來此，穿我的袈裟，免墮輪迴；持我的錫杖，不遭毒害。」這菩薩皈依拜領。

如來又取出三個箍兒，遞與菩薩道：「此寶喚做『緊箍兒』，雖是一樣三個，但只用各不同。我有『金緊禁』的咒語三篇。證夾：「金」、「緊」、「禁」後來卻分做空、熊、紅。假若路上撞見神通廣大的妖魔。你須是勸他學好，跟那取經人做個徒弟。他若不伏使喚，可將此箍兒與他戴在頭上，自然見肉生根。各依所用的咒語念一念，眼脹頭痛，腦門皆裂，管交他入我門來。」那菩薩聞言，踊躍作禮而退，即喚惠岸行者隨行。那惠岸使一條混鐵棍，重有千斤，只在菩薩左右作一個降魔的大力士。菩薩遂將錦襴袈裟作一個包裹，令他背了。菩薩將金箍藏了，執了錫杖，徑下靈山。這一去，有分交：佛子還來歸本願，金蟬長老裹栴檀栴（zhān）檀：亦作「旃檀」，梵文「栴檀那」的省稱，即檀香。佛教常以旃檀爲香料，又用旃檀木雕刻佛像。。

那菩薩到山腳下，有玉真觀金頂大仙，在觀門首接住，請菩薩獻茶。菩薩不敢久停，曰：「今領如來法旨，上東土尋取經人去。」大仙道：「取經人幾時方到？」菩薩道：「未定，約摸二三年間，或可至此。」證夾：談何容易！遂辭了大仙，半雲半霧，約記程途。有詩爲證。詩曰：

萬里相尋自不言，卻雲誰得意難全？

求人忽若渾如此，是我平生豈偶然？

傳道有方成妄說，說明無信也虛傳。

願傾肝膽尋相識，料想前頭必有緣「萬里相尋自不言」詩：此詩出自宋僧惟白《文殊指南圖贊》中對善財童子第四十四參迦毗羅城的讚語，文字小異（按此圖贊之五十三參順序與《華嚴經·入法界品》所記略有差異）。。

師徒二人正走間，忽然見弱水三千弱水：古人所謂沒有浮力的水。由於水道水淺，或當地人民不習慣造船而不通舟楫，只用皮筏濟渡的，古人往往認爲是水弱不能載舟，因稱弱水，進而將其神化。《海內十洲記·鳳麟洲》：「洲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乃是流沙河界。菩薩道：「徒弟呀．此處卻是難行。取經人濁骨凡胎，如何得渡？」惠岸道：「師父，你看河有多遠？」那菩薩停立雲步看時，只見：

東連沙磧沙磧：沙漠。，西抵諸番諸番：舊時指西北邊境各少數民族。；南達烏戈烏戈：當爲「烏弋」。《漢書·西域傳》有「烏弋山離國」，在今阿富汗附近，後世常誤寫作「烏戈」。，北通韃靼韃靼：又寫作「達達」。原是突厥統治下的一個部落。宋代以後，泛稱蒙古及中國北方諸少數民族爲韃靼。。徑過有八百里遙，上下有千萬裏遠。水流一似地翻身，浪滾卻如山聳背。洋洋浩浩，漠漠茫茫，十里遙聞萬丈洪。仙槎難到此仙槎（chá）：神話中可以往來於海上和天河之間的木筏。晉張華《博物志》卷三記：舊說天河與海通，海邊年年八月有浮槎來，從不失期，有人乘槎而去。十餘日後，到達天河，遇見牽牛星。槎，木筏。，蓮葉莫能浮蓮葉：即太乙真人所乘之蓮葉舟。宋李公麟有名畫《太乙真人圖》，《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三記李公麟「畫太一真人臥一大蓮葉中，手執書卷仰讀」。。

衰草斜陽流曲浦，黃雲影日暗長堤。那裏得客商來往？何曾有漁叟依棲？平沙無雁落，遠岸有猿啼。只是紅蓼花蘩知景色蓼：生長於水邊，花紅色或白色，呈穗狀，味辛辣，可以調味。，白蘋香細任依依蘋：生長在淺水中的植物，也稱四葉菜。。

菩薩正然點看，只見那河中，潑剌一聲響亮，水波里跳出一個妖魔來，十分醜惡。他生得：

青不青，黑不黑，晦氣色臉晦氣色臉：指青黃臉色。；長不長，短不短，赤腳筋軀。眼光閃爍，好似竈底雙燈竈底雙燈：竈裏點的燈。《事文類聚·天時部》記，宋代京城每逢年夜，居民在竈裏點燈，稱爲「照虛耗」。；口角丫叉．就如屠家火鉢火鉢：同「血鉢」，屠戶盛血的盆子。本書「血」、「火」二字有混用現象。第九十回孫悟空打死了三個小妖，「只見地下火淋淋的三塊肉餅」，「火淋淋」當作「血淋淋」。民國朱瘦菊《歇浦潮》第五十九回：「世芳半信半疑，教人將豬血鉢頭拿來，放在洗面架上。」俗語有「尖刀血鉢頭」之說，謂冤家對頭，針鋒相對。。獠牙撐劍刃，紅髮亂蓬鬆。一聲叱吒如雷吼，兩腳奔波似滾風。

那怪物手執一根寶杖，走上岸就捉菩薩．卻被惠岸掣渾鐵棒擋住，喝聲：「休走！」那怪物就持寶杖來迎。兩個在流沙河邊。這一場惡殺，真個驚人：

木叉渾鐵棒，護法顯神通；怪物降妖杖，努力逞英雄。雙條銀蟒河邊舞，一對神僧岸上衝。那一個威鎮流沙施本事，這一個力保觀音建大功。那一個翻波躍浪，這一個吐霧噴風。翻波躍浪乾坤暗，吐霧噴風日月昏。那個降妖杖，好便似出山的白虎；這個渾鐵棒，卻就如臥道的黃龍。那個使將來．尋蛇撥草；這個丟開去，撲鷂分松。只殺得昏漠漠，星辰燦爛；霧騰騰，天地朦朧。那個久住弱水惟他狠，這個初出靈山第一功。

他兩個來來往往，戰上數十合，不分勝負。那怪物架住了鐵棒道；「你是那裏和尚，敢來與我抵敵？」木叉道：「我是托塔天王二太子木叉惠岸行者，今保我師父往東土尋取經人去。你是何怪，敢大膽阻路？」那怪方纔惺悟道惺悟：醒悟。明湯顯祖《邯鄲記·生寤》：「老翁，老翁，盧生如今惺悟了。」：「我記得你跟南海觀音在紫竹林中修行，你爲何來此？」木叉道：「那岸上不是我師父？」怪物聞言，連聲喏喏，收了寶杖，讓木叉揪了去見觀音。納頭下拜納頭：低頭。，告道：「菩薩，恕我之罪，待我訴告。我不是妖邪，我是靈霄殿下侍鑾輿的捲簾大將捲簾大將：指執行卷簾的神將。捲簾，是道教齋醮儀式的一項重要內容，類似人間帝王的升殿理事。齋醮時，壇上設有簾幕，在儀式開始時，簾幕垂下，法師作法，待認爲玉帝等仙真升殿後，才捲起簾幕，象徵仙真降臨壇場，聽取法師面陳奏疏（參見《上清靈寶大法》卷五十五、《金籙清醮捲簾科儀》等）。清俞樾《茶香室三鈔》卷十九：「唐東嶽廟尊勝經幢載諸神名，有南門捲簾將軍。然則《西遊記》衍義，有捲簾大將之名，亦非無本也。」。只因在蟠桃會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盞，玉帝把我打了八百，貶下界來，變得這般模樣；又叫七日一次，將飛劍來穿我胸脅百餘下方回，李旁：今人飛劍，豈止七日一次。可憐，可憐！故此這般苦惱。沒奈何，飢寒難忍，三二日間，出波濤尋一個行人食用。不期今日無知，衝撞了大慈菩薩。」菩薩道：「你在天有罪，既貶下來，今又這等傷生，正所謂罪上加罪。我今領了佛旨，上東土尋取經人。你何不入我門來，皈依善果，跟那取經人做個徒弟，上西天拜佛求經？我叫飛劍不來穿你。那時節功成免罪，復你本職，心下如何？」那怪道：「我願皈正果。」又向前道：「菩薩，我在此間喫人無數，向來有幾次取經人來，都被我吃了。凡喫的人頭，拋落流沙，竟沉水底，這個水，鵝毛也不能浮，惟有九個取經人的骷髏九個取經人的骷髏：唐代以後，佛教密宗逐漸興盛。密宗許多神靈以骷髏爲飾。沙和尚形象，源於《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的深沙神。《詩話》中說：唐僧前世曾兩世爲僧，赴天竺取經，途經沙漠，都被深沙神喫掉。這裏的九個骷髏，即早期取經故事與密宗的痕跡。，浮在水面，再不能沉。我以爲異物，將索兒穿在一處，閒時拿來頑耍。這去，但恐取經人不得到此，卻不是反誤了我的前程也？」菩薩曰：「豈有不到之理？你可將骷髏兒掛在頭項下，等候取經人，自有用處。」怪物道：「既然如此，願領教誨。」菩薩方與他摩頂受戒摩頂：《法華經》稱釋迦牟尼佛以大法付囑大菩薩時，用右手摩其頂。後爲佛教授戒傳法時的儀軌。，指沙爲姓，就姓了沙，起個法名，叫做個沙悟淨。當時入了沙門沙門：梵語譯音。原爲古印度反婆羅門教思潮各個派別出家者的通稱，佛教盛行後專指佛教僧侶。，送菩薩過了河，他洗心滌慮．再不傷生，專等菩薩。

菩薩與他別了，同木叉徑奔東土。行了多時，又見一座高山，山上有惡氣遮漫，不能步上。正欲駕雲過山，不覺狂風起處，又閃上一個妖魔。他生得又甚兇險，但見他：

卷髒蓮蓬吊搭嘴，耳如蒲扇顯金睛。

獠牙鋒利如鋼銼，長嘴張開似火盆。

金盔緊繫腮邊帶，勒甲絲絛蟒退鱗。

手執釘鈀龍探爪，腰挎彎弓月半輪。

糾糾威風欺太歲太歲：凶神名，參見第九回「『屬龍的本命』以下數句」條注。，昂昂志氣壓天神。

他撞上來，不分好歹，望菩薩舉鈀就築築：打擊。，被木叉行者擋住，大喝一聲道：「那潑怪，休得無禮，看棒！」妖魔道：「這和尚不知死活，看鈀！」兩個在山底下，一衝一撞，賭鬥輸贏。真個好殺；

妖魔兇猛，惠岸威能。鐵棒分心搗，釘鈀劈面迎。播土揚塵天地暗，飛砂走石鬼神驚。九齒鈀，光耀耀，雙環響喨；一條棒，黑悠悠，兩手飛騰。這個是天生太子，那個是元帥精靈。一個在普陀爲護法，一個在山洞作妖精。這場相遇爭高下，不知那個虧輸那個贏虧輸：戰敗。。

他兩個正殺到好處，觀世音在半空中，拋下蓮花，隔開鈀杖。怪物見了心驚，便問：「你是那裏和尚，敢弄甚麼眼前花兒哄我？」木叉道：「我把你這個肉眼凡胎的潑物！我是南海菩薩的徒弟。這是我師父拋來的蓮花，你也不認得哩！」那怪道：「南海菩薩，可是掃三災救八難的觀世音麼掃三災救八難：《楞嚴經》卷六記載，觀世音菩薩能使一切衆生獲得十四種無畏（指消除衆生的危難和恐怖）功德，其中包括八難無畏、三毒無畏。八難，指苦惱難、大火難、大水難、羅剎難、刀兵難、諸鬼難、枷鎖難、劫賊難。三毒，指貪、嗔、癡。觀世音菩薩的這種功德，被總結爲「掃三災救八難」。？」木叉道：「不是他是誰？」怪物撇了釘鈀，納頭下禮道；「老兄，菩薩在那裏？累煩你引見一引見。」木叉仰面指道：「那不是？」怪物朝上磕頭，厲聲高叫道：「菩薩，恕罪！恕罪！」觀音按下雲頭，前來問道：「你是那裏成精的野豕豕（shǐ）：和下文的「彘（zhì）」都是豬的意思。，何方作怪的老彘，敢在此間擋我？」那怪道：「我不是野豕，亦不是老彘，證夾：老豬開口，便有天趣。我本是天河裏天蓬元帥。只因帶酒戲弄嫦娥，證夾：原來是風流過犯，所以種了好色之根。玉帝把我打了二千錘，貶下塵凡；一靈真性，竟來奪舍投胎奪舍投胎：佛教和道教都有奪舍的說法，即靈魂借別的軀殼復生。投胎是靈魂投入孕婦胎中，從而轉生世間。，不期錯了道路，投在個母豬胎裏，變得這般模樣。是我咬殺豬母，可死羣彘可：不詳。一說爲方言，用同「嗑」，意爲咬。，在此處佔了山場，喫人度日。證夾：好生意。不期撞着菩薩，萬望拔救拔救。」

菩薩道：「此山叫做甚麼山？」怪物道：「叫做福陵山。山中有一洞，叫做雲棧洞。洞裏原有個卯二姐卯二姐：一作「卵二姐」，世德堂本原作「夘二姐」，「夘」系「卯」的異體字，作「卯」是。此或有術數干支配合的知識背景。星命術認爲十二地支互有衝犯和合，故分爲四組：申子辰合水，寅午戌合火，巳酉醜合金，亥卯未合木。結合書中以豬八戒（亥爲豬）配五行之木看，此處爲其配一「卯二姐」，可能也是取亥卯屬木，能相互和合之義。。證夾：卵屬木，自應以豬祀之。他見我有些武藝，招我做了家長家長：戶主，這裏指丈夫。，又喚做『倒蹅門』倒蹅門：又叫「倒插門」，即入贅，男方和女方成婚後，到女方家居住，成爲女方的家庭成員。。不上一年，他死了，將一洞的家當盡歸我受用。在此日久年深，沒有個贍身的勾當贍身：養活自己。。只是依本等喫人度日本等：指分內應作或應有的事。，證夾：「喫人度日」上更加「依本等」三字，正如道學先生講書雲：「此時日用飲食之當然」。萬望菩薩恕罪。」

菩薩道：「古人云：『若要有前程，莫做沒前程。』李旁：着眼。證夾：好話。你既上界違法．今又不改兇心，傷生造孽，卻不是二罪俱罰？」那怪道：「前程！前程！若依你，教我嗑風！常言道：『依着官法打殺，依着佛法餓殺。』李旁：今人見識，個個如此。去也！去也！還不如捉個行人，肥膩膩的喫他家娘！管甚麼二罪，三罪，千罪，萬罪！」證夾：一團天趣，覺李逵、魯智深無此爽快。菩薩道：「『人有善願，天必從之。』汝若肯歸依正果，自有養身之處。世有五穀，可以濟飢，爲何喫人度日？」怪物聞言，似夢方覺，向菩薩施禮道：「我欲從正，奈何『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語出《論語·八佾》。意思是如果得罪了天，那麼禱告懺悔也沒有用。！」菩薩道：「我領了佛旨，上東土尋取經人。你可跟我做個徒弟，往西天走一遭來，將功折罪，管教你脫離災瘴。」那怪滿口道：「願隨！願隨！」菩薩才與他摩頂受戒，指身爲姓，就姓了豬，替他起個法名，就叫做豬悟能。遂此領命歸真，持齋把素，斷絕了五葷三厭五葷：佛教稱大蒜、小蒜、洋蔥、蔥、薤等五種有刺激性氣味的食物爲五葷，不準食用。三厭：道教認爲天上的雁（天厭）、地上的狗（地厭）和水裏的鯉、鱔、鱉（水厭），食之不能成仙，故稱三厭。參見《上清靈寶大法》卷八。，專候那取經人。

菩薩卻與木叉辭了悟能，半興雲霧前來、正走處，只見空中有一條玉龍叫喚。菩薩近前問曰：「你是何龍，在此受罪？」那龍道：「我是西海龍王敖閏之子敖閏：原作「傲閏」，世德堂本四海龍王之姓，常作「敖」，偶作「傲」、「鰲」。今統一改爲「敖」，後不出注。。因縱火燒了殿上明珠，我父王表奏天庭，告了忤逆告了忤逆：古代父母若認爲子女不孝，可以到官府以忤逆的罪名告發，稱爲「告忤逆」。。玉帝把我吊在空中，打了三百，不日遭誅。望菩薩搭救搭救。」觀音聞言。即與木叉撞上南天門裏。早有丘、張二天師接着，問道：「何往？」菩薩道：「貧僧要見玉帝一面。」二天師即忙上奏。玉帝遂下殿迎接。菩薩上前禮畢道：「貧僧領佛旨上東土尋取經人，路遇孽龍懸吊，特來啓奏，饒他性命，賜與貧僧，教他與取經人做個腳力。」玉帝聞言，即傳旨赦宥赦宥：寬恕，赦免。，差天將解放，送與菩薩。菩薩謝恩而出。這小龍叩頭謝活命之恩，聽從菩薩使喚。菩薩把他送在深澗之中，只等取經人來，變做白馬，上西方立功。小龍領命潛身不題。

菩薩帶引木叉行者過了此山，又奔東土。行不多時，忽見金光萬道，瑞氣千條。木叉道：「師父，那放光之處，乃是五行山了：見有如來的壓帖在那裏。」菩薩道：「此卻是那攪亂蟠桃會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今乃壓在此也。」木叉道：「正是，正是。」師徒俱上山來，觀看帖子，乃是「唵嘛呢叭呢吽」六字真言。菩薩看罷，嘆惜不已，作詩一首。詩曰：證夾：菩薩亦有詩興。

堪嘆妖猴不奉公，當年狂妄逞英雄。

欺心攪亂蟠桃會，大膽私行兜率宮。

十萬軍中無敵手，九重天上有威風。

自遭我佛如來困，何日舒伸再顯功。

師徒們正說話處，早驚動了那大聖。大聖在山根下，高叫道：「是那個在山上吟詩，揭我的短哩？」菩薩聞言，徑下山來尋看。只見那石崖之下，有土地、山神、監押大聖的天將，都來拜接了菩薩，引至那大聖面前看時，他原來壓於石匣之中，口能言，身不能動。李旁：至人不壓在石匣之中，也只是口能言，身不能動。何也？菩薩道：「姓孫的，你認得我麼？」大聖睜開火眼金睛，點着頭兒高叫道；「我怎麼不認得你。你好的是那南海普陀落伽山救苦救難大慈大悲南無觀世音菩薩好的：確實，果然的意思。。證夾：詳細得妙，是患難中口吻。承看顧！承看顧！我在此度日如年，更無一個相知的來看我一看。你從那裏來也？」證夾：可謂「他鄉遇故知」。菩薩道：「我奉佛旨，上東土尋取經人去，從此徑過，特留殘步看你。」大聖道：「如來哄了我，把我壓在此山，五百餘年了，證夾：好快。不能展掙，萬望菩薩方便一二，救我老孫一救！」菩薩道；「你這廝罪業彌深，救你出來，恐你又生禍害。反爲不美。」大聖道：「我已知悔了，但願大慈悲指條門路，情願修行。」這纔是：

人心生一念，天地盡皆知。

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

那菩薩聞得此言，滿心歡喜，對大聖道：「聖經雲聖經雲：語出《周易·繫辭》，以下二句意爲：說出的話若是善的，千里之外的人都會應和他；說出的話若是不善的，千里之外的人都會反對他。這裏宣揚了人心生善念或惡念，則天地鬼神均會感應的說法。《周易》是儒家重要經典之一，故稱「聖經」。：『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你既有此心，證夾：此心纔是真心。待我到了東土大唐國尋一個取經的人來，教他救你。你可跟他做個徒弟，秉教迦持秉教迦持：依教法施加佛力於人，保護扶持。「迦持」通常寫作「加持」。，入我佛門。再修正果，如何？」大聖聲聲道：「願去！願去！」菩薩道：「既有善果，我與你起個法名。」大聖道：「我已有名了，叫做孫悟空。」菩薩又喜道：「我前面也有二人歸降，正是『悟』字排行。你今也是『悟』字，卻與他相合，甚好，甚好。這等也不消叮囑，我去也。」

那大聖見性明心歸佛教，證夾：此時人禽生死關頭，比如花果山頂仙石育胎時也。這菩薩留情在意訪神僧。他與木叉離了此處，一直東來，不一日就到了長安大京國京國：京城，國都。明高明《琵琶記·聽女迎親》：「若是到京國，相逢處，做個好筵席。」。斂霧收雲，師徒們變作兩個疥癩遊憎，入長安城裏，早不覺天晚。行至大市街傍，見一座土地神祠，二人徑入，唬得那土地心慌，鬼兵膽戰。知是菩薩，叩頭接入。那土地又急跑報與城隍、社令及滿長安各廟神祗，都知是菩薩，參見告道：「菩薩，恕衆神接遲之罪。」菩薩道：「汝等切不可走漏一毫消息。我奉佛旨，特來此處尋訪取經人。借你廟宇，權住幾日，待訪着真僧即回。」衆神各歸本處，把個土地趕在城隍廟裏暫住，他師徒們隱遁真形。

畢竟不知尋出那個取經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七回內外二丹之藥物斤兩、火候爻銖、有爲無爲之道，無不詳明且備，若遇師指天仙可冀。然而大道幽深，若有毫髮之差，便致千里之失。故仙翁於水盡山窮處，另起一意，細演妙道，借玄奘西天取經，三徒真五行護持，寫出火候工程，大道奧妙。使人身體力行，步步腳踏實地，從有爲入無爲，由勉強而神化，以了性命雙修之道，不容少有差地，走入一偏之路也。

如此回提綱曰：「我佛造經傳極樂，觀音奉旨上長安。」讀者見「我佛」二字，或疑爲釋氏了性，一空而已，修道者必一無所有，方可成真；或疑爲佛高於仙，修道者必得乎佛法而後了道，皆非也。所謂「我佛造經傳極樂」者，道本無言，言以顯道，造經所以傳示修道之極樂，使人人知有此道也。所謂「觀音奉旨上長安」者，道貴於悟，尤貴於行，觀音所以明辨其道中之法音，信受奉行，而修持此道也。造之、傳之、觀之、奉之，道本無爲，而法有作。以無爲體，以有爲用，有無兼該，可以上長安而入於極樂之鄉。若只以空爲事，傳極樂所傳者何事？上長安又將何爲？

冠首一詞，包含全篇大義，最是醒人，言禪關參求、頑空寂滅之學，如磨磚作鏡、積雪爲糧、毛吞大海、芥納須彌，未免爲金色頭陽所暗笑矣。笑者何？笑其修真大道，別有個真空妙有之天機，悟之者則直超十地三乘，凝滯則入於四生六道。特以寂滅之輩，皆不知絕想崖前，無陰樹下，地雷震動，虛室生白，如杜宇一聲，陰中夏陽，春信早至矣。漕溪之路本不險，鷲嶺之雲本不深，無如學人不下肯心，自險自深，所以故人音杳，當面不見耳。若遇明師點破，方知的千丈冰崖，有五葉蓮升；古殿垂簾，有香嫋透出。那時識破源流，便見龍王三元真寶，明明朗朗，順手可得，而不爲頑空所誤矣。

「如來回至雷音寶剎，對衆道：「我甚深般若，遍觀三界，根本性源，畢竟寂滅，同虛空相，一無所有。殄伏乖猴，是事莫識，名生死始，法相如是。」般若者，華嚴智慧也。曰般若，曰性源，曰虛空相，曰法相，則非一空也；曰畢竟寂滅，曰殄伏乖猴，則非一無所爲也。真空而藏妙相，妙相而歸真空，所以是事人莫能識。真空妙相，順之則識神借靈生妄，而歸於死地；逆之則元神常明不昧，而超於生地。是名生死之始，殄伏乖猴，以定製動，法相應如是也。試觀佛祖數道石猴出身來因，降伏法力，而益知非空空無物者可比。不然一空而已，何待殄伏？噫！千般比喻，說不開世間愚人；一根拄杖，打不醒天下癡漢。此仙翁不得不大開方便門，拈出真寶，借佛祖現身說法也。

「時值中秋，有一寶盆。」這個寶盆，乃三五合一，圓陀陀，光灼灼，如中秋之月，通天徹地，無處不照，故中有百樣奇花，千般異果等物也。「三藏真經，《法》一藏，談天；《論》一藏，說地；《經》一藏，度鬼。」不言天地人，而言天地鬼，鬼即人也。遍塵世間，醉生夢死，入於虛假，迷失本真，雖生如死，雖人如鬼，言度鬼即度人耳。三藏共計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四卷，每藏該五千四十八卷，五千四十八爲白虎首經，天心復現之期，即真經一藏。「三藏」者，三五也。「共計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四卷」者，三五合一也。分之，一五而變爲三五；合之，三五而共成一五；要之，一五而總歸於一。一而五，五而十，十而百，百而幹，千而萬，此一本散爲萬殊，順行造化之源流；萬而幹，幹而百，百而十，十而五，五而一，此萬殊歸於一本，逆運造化之源流。逆之順之，分之合之，總不離五，總不離一，正修真之經，正善之門，爲古今來聖賢口口相傳，心心相投之根本源流，皆一寶盆之所出。「大衆請示」者，請示此也；「請解」者，請解此也。豈真大衆不知而請示解哉？蓋請解示於天下後世之人耳。奈何世人多以三藏真經，或流而爲採戰，或誤以爲閨丹。此等無知之徒，生則爲教門之罪人，死則入鐵圍之地獄，尚欲轉生陽世，豈可得乎？

夫五千四十八，乃陰極生陽，天心來複之時。天心來複即是首經，即真經一藏，豈世之女子十四歲濁血之經哉？仙佛之道，所修者乃是父母未生以前一點先天之氣，無影無蹤，無聲無臭，純粹至精之物。一切後天有質者，皆陰中之陰，濁中之濁，俱所不用。所謂見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見也。天下迷徒，不達此理，聞真空之說，則疑是禪學；聞妙有之語，則疑是執相。不入於此，則入於彼，真是毀謗聖道，不識法門之妙旨，安得一個善土，取真經永傳世間，勸化衆生乎？此佛祖不得不使觀音大土向東土求真正取經人也。

「觀音」者，乃靜觀密察之神，修行人窮理盡性至命，始終所藉，賴而須臾不可離者，直到打破虛空大休大歇之後，方可不用。蓋金丹大道，安爐立鼎，採藥入藥，文烹武煉，結胎脫胎，沐浴溫養，防危慮險，藥物老嫩，火候止足，進退遲緩，吉凶悔吝，事有多端，全憑覺察以爲功，此《西遊》以觀音爲一大線索也。故佛雲：須觀音大土神通廣大，方可去得。

又與五件寶貝，其中有錦襴袈裟一領，九環錫杖一根。「袈裟」者，乃朝夕佩服之衣；「錦襴」者；五彩所織，具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全色；「一領」者，一而統五，乃五行合一之謂。五行攢簇，合而爲丹，人能服之，長生不死，故曰：「穿我的袈裟免墮輪迴。」錫杖」者，乃動靜執持之把柄，錫爲金類，乃金之柔者，杖而云錫，爲剛柔如一之物。上有九環，金還至九，純陽無陰，剛健中正，水火不加，刀兵難傷，故曰：「持我的錫杖不遭毒害。」袈裟者，道之體；錫杖者，道之用。一體一用，金丹之能事畢矣。此真教外別傳之真衣鉢，彼頑空者，安能窺其涯涘哉？

「又有三個箍兒，一樣三個，用各不同，有金、緊、禁三篇咒語。」妙哉！此仙翁告人以用中之用，訣中之訣也。箍兒爲收束不放之物，「金」者剛決果斷之物，修丹之道，首在剛決而有果斷；「緊』者，綿綿不絕之謂，金丹之道，貴在愈久而愈力；「禁」者，從容不燥之謂，金丹之道，務在專氣而致柔。此同一箍，而用各不同也。「各依咒語，念一念，見肉生根，管叫他入我門來。」若有能依其法者，一念回機，便同本得，剎那成佛，不待他生後世，眼前獲佛神通。宜乎菩薩到靈山腳下，而即有金頂大仙在觀門首接住矣。其曰：「約模二三年間，或可至此」者，蓋言果是真正丈夫，勇猛男子，得師傳授，直下苦力，二三年間，即可完成大道，入於極樂之鄉。此非虛語，皆是實言，奈世間無男子丈夫何哉！以上佛回靈山至此數百言，字字牟尼，句句甘露，並未有一語着空，皆「我佛造經傳極樂」之妙旨，何得以空空一性目之哉？

叫「菩薩半雲半霧，謹記程途。」此等處千人萬人無人識得，不知道者，當作閒言看過；或知道者，直以爲腳踏實地。噫！謂之腳踏實地，是則雲是矣，而猶未盡足也。蓋後之唐僧西天取經，苦歷千山，方是腳踏實地。今雲半雲半霧，謂之腳踏實地，誰其信之？夫聖賢大道，是窮理盡性至命之學，觀音東土度增，是空理之實學，而非儘性至命之實行，故不在霄漢中行亦不在地下行，乃半雲半霧而行也。空理之功，乃格物致知之學。格物者，格其五行之物也；致知者，致其真知之量也。五行有先天后天真假之別，若能辨的真假透徹，則不隱不瞞，而真知；知既真，是悟得源流，於是以真知而去假歸真，可不難矣。

「流沙河」者，沙乃土氣結成石之散碎而堆積者，沙至於流，是水盛土崩，乃爲流性不定之土，宜其有弱水三千，而人難渡也。「河中妖魔手執一根寶杖」，此寶杖即真土之寶杖。即雲真土，又何以作妖？其作妖者，特以流沙河爲妖，而妖之非本來即妖也。「自稱是捲簾大將下界」，夫垂簾則內外隔絕，捲簾則幽明相通。彼爲靈霄殿卷帝大將，分明是和合造化，潛通陰陽之物。「蟠桃會打破玻璃盞，玉帝打了八百貶下界來。」陽極生陰，失去光明之寶，先天真土變爲後天假土，分散於八方，錯亂不整，土隨運轉，靈霄殿捲簾大將，不即爲流沙河水波妖魔耶？「七日一次將飛劍來穿胸脅」，七日一陽來複，天心發現，自知胸脅受疚，這般苦惱，心神不安之象也。「三二日出波喫人」，三二爲一五，意土妄動也。意土妄動，傷天壞理，出波喫人，勢所必有。窮土之理，窮到此處，真知灼見，可悟的真土本淨，而不爲假土所亂，更何有飛劍穿胸之患哉？何以流沙河鵝毛也不能浮，九個取經人的骷顱反不能沉乎？蓋流沙河乃真土所藏之處，真土能攢簇五行，和合四象，統《河圖》之全數。九個骷顱，爲《洛書》之九宮。《河圖》者，陰陽混合，五行相生，乃道之體；《洛書》者，陰陽錯綜，五行相剋，乃道之用。一生一克，相爲經緯；一體一用，相爲表裏。生不離克，克不離生；體不離用，用不離體。九經焉得沉之？「將骷顱穿一處，掛在頭項下，等候取經人自有用處」者，以示《河》、《洛》金丹之道，總以真土爲運用，此窮真土之理也。

「福陵山」，安靜而能以利人；「雲棧洞」，虛懸而能以陷人。此恩中有害，害中有恩之象。山中閃出一個妖精，手執一柄釘鈀，自稱是天河裏天蓬元帥，此嚴然木火矣。「柄」者，「木、火」成字，「釘鈀」者，丁爲陰火，巴爲一巳，此木火一巴之把柄。「天河」者，壬水也，壬水在亥，亥爲豬，甲木長生在亥，乃生氣出現之處，故爲天蓬元帥。「只因帶酒戲弄嫦娥，玉帶打了二千錘，貶下塵凡。一靈真性，錯了道路，投在豬胎。」木性浮爲靈性，酒屬陰爲亂性之物，性亂而心迷。戲弄嫦娥，着於色欲，先天真靈之性變而爲後天食色之性，豈不是錯走道路，入於畜生之胎乎？其所云「打二千錘」者，二數爲火，木動而生火，火生於木，禍發必克，五行順行，法界變爲火坑矣。「卯二姐」，乙木也，甲爲陽木，乙爲陰木，卯爲甲妻，理也。「招贅不上一年死了，一洞家當盡歸受用，日久年深，沒有贍身的勾當，喫人度日。」陰陽失偶，已無生生之機，坐喫山空，作妖喫人，理所必然。窮木火之理，窮到此處可悟得木火真性，本自良能，而不爲食色之假性的所混，更何有喫人度日之惡哉？此窮木火之理也。

「空中懸吊玉龍，自稱西海龍王之子，因縱火燒了殿上明珠，玉帝打了三百，不日遭誅；」不曰金龍而曰玉龍，陽反於陰，真變成假，非復故物。故物一失，錯用聰明，恣情縱欲，無所不爲，懸虛不實，與縱火燒了殿上明珠，高吊空中者何異？「打了三百」者，龍爲《乾》陽，三者，《乾》之三爻，其辭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今燒燬明珠，所謂日乾夕惕者何？不能日乾夕惕，則乖和失中，逆天忘本，不日遭誅，厲所必有。「菩薩奏準玉帝，叫孽龍與取經人作個腳力」，此等處大有妙義。夫金丹大道，非有大腳力者不能行，日乾夕惕，方可一往直前，深造自得。「送在深澗，只等取經人變白馬上西方，小龍領命潛身」，雖有危而可以無咎矣。窮腳力窮到此處，可知得金丹大道，非潛修密煉真正之腳力不能成功，此窮腳力之理也。

「五行山」，爲水中金所藏之處，水中金，具有先天真一之氣。此氣在先天而生五行；在後天而藏於五行，爲天地之根，生物之祖；成聖成賢在他，成仙成佛在他，名爲真種子。故有金光萬道，瑞氣千條。知之者勤而修之可以入於大聖人之域，與天齊壽，長生不死。但欲得此氣，須要得教外別傳之口訣，方能濟事。若不得口訣，此氣終在五行之中，雖有端倪現露，當面不識，未可遽爲我有。此處「五行山壓大聖」者，有兩義：一有爲之義，一無爲之義。夫金丹之道，性命必須雙修，功夫還要兩段：有爲者修命之事，所以復還水金，而歸於純陽，莊子所謂「攝精神而長生」者是也；無爲者修性之事，所以熔化水金，而打破虛空，莊子所謂「忘精神而無生」者是也。未修性之先，先須修命，於後天五行中，煉此水金；既了命之後，即須了性，於五行混成處，脫此水金。若知了命而不知了性，則法身難脫，如悟空已爲齊天大聖，爲五行所壓者是也；若欲了性而不先了命，則幻身難脫，如大聖在石匣之中，口能言身不能動，爲五行所壓者是也。「菩薩嘆息一詩，言性命不能雙修，陰陽偏孤，便是不能奉公而行，不能奉公便是狂妄，自逞英雄，不能求真師口訣，而爲如來真言所困，何日舒伸再顯功乎？此不特爲未了性者言之，而亦爲未了命者言之。或了命而未了性，或了性而末了命，俱是修行者之短處。故大聖道：「是誰揭我的短哩？」

總之，了性了命，皆要真師親傳口訣，口訣即我佛教外別傳之旨。若知此旨，可悟的水中之金，空而不空，不空而空，至無而含至有，至虛而含至實，一得永得。有爲無爲，了性了命，一以貫之，此窮水金之理也。金丹之道，全以攢簇五行而成，若能於五行之理，知始知終，則理透而心明，心明而性見，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加以乾乾不息之腳力，而長安大道可一往直前矣。提綱「觀音奉旨上長安」，所奉者，即此五行實理，乾乾腳力之旨。然則腳力因五行而設，五行因腳力而全，有腳力而不明五行．「猶將水火煮空鐺」也；明五行而無腳力，「毫髮差殊不結丹」也。五行之理，不可不窮之徹；腳力之功，亦不可不窮之透。窮到此等處，方於金丹實理實行，通頭徹尾，打破疑團，山河大地如在掌上，見如來取真經是不難矣。

觀音先度三徒白馬，而後訪取經人，是悟其所行，而先窮其理也；後之唐僧收三徒白馬，而方上西天，是行其所悟，而後腳踏實地也。原我同人，上德者，當學三徒之歸佛，自貴自重，勿打破玻璃盞，勿帶酒戲嫦娥，勿燒燬殿上明珠，勿爲五行山壓住可也；下德者，當學唐僧仗觀音度三徒，自醒自悟，悟其淨，悟其能，悟其空；過流沙，步老莊，解愁澗；翻五行，脩金丹，化羣陰；見如來，取其經，歸正果可也。

詩曰：

金液還丹教外傳，五行四象火功全。

求師訣破其中奧，了悟源流好上船。

悟一子曰：前七篇，明金丹大道是修煉先天真一之氣而成，其丹法、根源、火候、始終、下手祕訣、包括無遺。學道者靜觀密察，得師指示，即可共證菩提，立躋仙位。仙師恐世人愚昧，或謂仙佛乃系天生，非凡人可學而至。或謂參悟惟在一心，止自已可求而得。故下文提出玄奘一人，做個榜樣；提出悟空、悟淨、悟能、龍馬，做個作用；見得仙佛人人有分，非天生性成；彼我共濟，非一己孤修也。

但書中設險設怪，作魔作難，至十萬八千之遠，八十一難之多，一十四年之久，又未免起人駭疑畏阻之心；以爲必不可至之地，必不可脫之厄，必不可成之功。若然，則是以《西遊》阻絕世人也。仙師立言之意，發明未得真傳，而有千魔萬難之極苦；己得真傳，而有一永得之極樂也。故提綱雲：「我佛造經傳極樂。」正欲以至近至易者，救試驗從生。

若曰：自有此經，而可免十萬八千之遙賒，八十一難之險阻，一十四年之淹久也。現首篇劈頭提出「西遊釋厄」四字，便曉西遊原以釋厄，非有作難也。然則爲魔爲難，因玄奘未得真傳而設，似宜到大雷音見佛祖傳經之後而得道，何以至凌雲渡，即已脫殼成真？不知大士奉旨尋僧，己傳與五般寶貝。令其收伏三徒，準備腳力，玄奘己密受《緊箍》口訣。真經之傳，己在大士上長安之日，固不必到西天而即可得道也。特借必往西天，以指明大道根源之處；借十萬八千之遠，八十一難之苦，一十四年之久，以指明防危慮險，功程火候之至要。原不遠也，遠生於擔荷之不力，淺迫之便途；知十萬八千之匪遙，而道在目前；頓悟者，一觔斗而己至矣。原無難也，難生於塵緣之迷惑，僻漏之參差；識八十一難之易解，而樂自無極；大勇者，一金箍棒而己了矣。原非久也，久生於不識藥物之火候，錙兩之奧妙；知一十四年之非久，而經可立致；善知識者，金禁緊而即已入我彀中矣。第不能歷極苦之假，不知極樂之真；不歷極苦之苦，不知極樂之樂；不歷十萬八千、八十一難、一十四年之遠險而且久，不知九九之止一九，兩藏之止一藏，五千四十八日之止一候也。此經本於《陰符》、《道德》，造自黃、老，仙師特託我佛以闡其教，唐世以廣其爲，玄奘以示其標，西遊以演其義，取締以發其旨己耳。倘謂必如玄奘之西遊取經而始可成道，則是上世應鮮古佛真仙，後世斷絕佛胎仙種；爲甚繁甚難甚幽遠，人人必不可得之道，非至簡至易至切近，必可共得之道，則天違我佛傳經之婆心矣。我佛傳經，妙有二義：未得道者，令如玄奘之往西而取經；己得道者，令如悟之到西而皈佛。總一傳也，總傳一極樂也。其經旨之微妙，在人神明而察識之，故必觀音大士之神觀爲能奉行也。

篇首一詩，言參禪冥悟之衆，虛費工夫，如「磨磚作鏡」而不可鑑形；「積雪爲糧」，而不可充飢，到老無成，迷誤年少。其言「毛吞大海，芥納須彌」，總屬無據之說，而「金色頭陀」，未免傍觀微笑矣。人能悟此，則「超十地三乘」；滯此而不能悟，則入於「四生六道」，而輪迴萬劫，不可脫也。誰人能聽得「絕想崖前，無陰樹下」，恍惚杳冥之中，有杜宇一聲之春信，忽然驚破曉夢耶？因致「曹溪路險」，而不可行；「鷲嶺雲深」，而不可到，茫茫無畔，莫可捉摸。此處故人之音信，杳絕無聞耳，須知「千丈冰崖」之間，有「五葉蓮開」，超然而出，有馨香嫋嫋，透垂簾而繞古段也。人能於此中「識破源流」，便見龍王三般之至寶，始可得丹而成仙作佛也。豈彼禪關參覓所得窺其涯涘哉！蓋禪關止在性體上參求，而不從命根上着腳，徒費工夫萬萬，直至老死茫茫，終歸大化。可悲，可惜！是皆不識五行山下心猿之事，並不識五行山下走心猿之事也。

故如來回至雷音寶剎，對諸佛、菩薩道：「我以甚深微妙慈悲般若之心，遍觀三界。根本性原，畢竟寂滅。同虛空相，一無所有」。言「根本性原」，即本來面目也。雖難以徑入寂滅，而專從性體參求，至得道之後而觀性原，畢竟寂滅。「同虛空相，一無所有」。言「同虛空相」，則非頑空；言「一無所有」，則非絕無。我所殄滅乖猴之事，三界莫有識是事者。是事乃至真至妙，而非寂滅、頑空者，特以「名生死始」，而法相應如是耳。倘謂性原本空，而莫識是事，則非我之甚深，而徒事寂滅，則亦寂滅而己矣。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名則死，而爲天地之始；有名則生，而入於五行之中。如乖猴，是名生而死始，法相有乖本性根源，故出不得如來之掌，而超脫五行之外也。

佛祖盂蘭寶盆中，具百樣奇花，千般異果，是「有名，萬物之母」，貞下還元之象。此一問也，即佛祖所謂「我有一寶，祕在形山，諸人還識得麼」之義。故大衆「請如來明示根本」，如來「宣揚正果」，發三五之妙蘊，禪心朗月，真性涵天，此謂天、地、鬼三藏之真經也。總而言之：三藏止三五，三五止一五，一五止一而己。一也者，乃修真之徑，正善之門。此經出於西方，必待東土求取，非有靜觀密察如大士者，不可得也。

如來道：「這一去，要踏看路道，不許在雲霄中行，須是要半雲半霧，謹記路程遠近之數。」言修行者務腳踏實地，循序漸進，不得懸空虛想，躐等妄作。又須機活神圓，毫無執滯，其中有火候功程次第，切須謹記，不可違錯。

五件寶貝之內，有「錦襴袈裟一領」。袈裟，離染之服。錦者，五色深絲織成。在五色爲青、黃、赤、白、黑，在五德爲仁、義、禮、智、信，在五行爲金、木、水、土，在五倫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在五方爲東、西、南、北、中央，在五音爲宮、商、角、徵、羽，在五味爲鹹、苦、酸、辛、甘，在五季爲春、夏、秋、冬四季，至於五官、五穀之類，不可罄述，總一五也，總「錦襴袈裟一領」之寶貝也。「九環錫杖一根」，環者，圓成無端之象。在理數爲循環，在陰陽爲往還，在火候爲九環，在體用爲連環，在四隅爲圍環，在鬼神爲屈伸，在天地爲功用，在死生爲終始，在四通爲無礙，在隱顯莫測爲智慧，在因事制宜、隨機應變爲權，總一五之中也，總「九環錫杖一根」之寶貝也。此二寶，一是體備，一是功用，故取經人堅心來此，穿則免墮輪迴，持則免遭毒害矣。

又三個箍兒，「喚作『緊箍兒』，雖然一樣三個，而用各不同」。又有「『金、緊、禁』咒語三篇」。金者，禁也，進退之節也。以金禁制，使無遁情。一用於收大聖，以用爲禁；一用於收黑熊，以不貪爲禁；一用於收善財，以善舍爲禁。用各不同，大士用金銀之妙也。此修丹之祕要，下士聞之，莫不大笑者，故仙師隱示而不顯言。何以故？修道者，物累淨盡，一塵不染，金所首禁，此解常理，人必信以爲然。特不知金所首用，倘一刻暫離，則放縱無可約束，而不能使彼入我之門，故惟首用其金，而緊緊禁制，方免逾越狂悖之患。何以故？金者，人見之而莫不首肯，莫不觸目，莫不動念，故金念一動，勢必目昏腦急，刻難自寬，不容不就金聽令矣。真人曰：「欲求天上寶，須用世間財。」乃祕要也。但金雖一色，而用各不同，念亦各別，緊禁之法則一也。若世人蕩檢逾閑，而聖人作金科以禁制之，又一範圍之法門。發露至此，人必以爲穿鑿而大笑之，請看篇中「若不伏使喚，可將此箍與他。戴在頭上，自然見肉生根，各依所用咒語念一念，管教他入我門來」之語，卻甚明顯。然則不自吝惜其金，而「金、緊、禁」制仍與前解常理不相悖謬。知此者，靈山腳下，即金頂大仙，堅心求道者，二三年之間，即可至此，原系真言。成道之速者，固如是耳。非謂一十四年，乃其定期也。然五件之中有三個，仍有三五之義，不可不知。

自此，而沙僧現相矣。這沙僧，乃丹道中至要至妙所在，讀者卻又認錯。柳宗元曰：「西海之山有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及底而後止。故名『弱水』。」揚子云《甘泉賦》：「東燭淪海，西耀流沙。」弱水，流沙，西域實有此地名，仙師特藉以喻情慾易沉，性基難固，必藉真土以凝結之。真土者，真意也；流沙者，土之無定者也。真土無形，而遍歷九宮，水、金、木、火，無此，不能和合，其功莫尚，故又名「沙和尚」。至「捲簾大將」之名，「蟠桃會上失手打碎玻璃盞」，「七日一次，飛劍穿我購肋」，「沒奈何？尋行人食用」，此等全無意味，未知確有妙義。簾者，所以隔別內外，防閒廉恥，彼熊卷之而無嫌忌。「蟠桃會」，所以合歡心也。「玻璃盞」，千年之水化成，西方至寶，所賴以合歡者惟此。彼用意不誠而失手打碎，各失歡心，褻寶溺職，其罪滋大。「七日」者，天心來複之候也。清夜自思肘腋幽隱之地，紹無抱慚刺痛如飛劍然。豈非徒食取經人之肉，而成無用之妖孽哉！其「九個骷顱」，譬九宮之真土，故水不能沉。「取經人自有用處」，其用處之妙，姑候收伏時再詳。此處「指沙爲姓」，起名「沙悟淨」，「入了沙門」，「他洗心滌慮，再不傷生」，可知皈依淨土，須真意真誠，不可疏失，以致傷生害命也。蓋長生命基，全賴此土和合而成。土爲煉丹之至要，彼解沙僧爲金水者，不知真土之爲用而妄揣臆度者矣。

自此，而豬八戒現相矣。豬屬亥，亥中有甲木。木能生火，故曰「語能」。「亥」字從乙，孕也；從二人，男女也。有二首六身，爲十月純陰，陽無終絕之理，得生生不已之義。金丹非其和合煅煉，不能成就也。「天河天蓬元帥，只因帶酒戲弄嫦娥」。蓬者，轉旋無定，遭逢不常，曲直之性，順義而愛金。酒者，水金也，一逢木金，即轉旋無主，雖嫦娥，亦戲弄矣。一靈真性，近於畜類，故「錯了道路」，投在豬胎。甲爲陽木，卯爲陰木，宜與卯二姐配合。「不上一年死了」，乃陽生陰死之義。「一洞家當，盡歸我受用」，蓋亥中乙孕，得祿於卯也。「喫人度日」，一味嗜酒好色。而「傷生」害命，所以爲妖。及得菩薩點化，「如夢方覺」，從正受戒，「斷絕五葷三厭」，故曰「豬八戒。」

自此，而白馬現相矣。古今奉爲指南者，以猿爲心，以馬爲意。若雲：馬是意。心者，意之體；意者，心之用。則齊天大鬧天宮、觔斗雲等神奇不測，均應系白馬所爲。何以專言在猿耶？此可悟白馬之非意矣。白馬者，金象，龍馬也。乾爲龍，爲馬。馬乃純乾之物，乾乾不息之義。言修道者，必乾乾不息，有大腳力、大負荷如龍馬者，方能至西方而取經耳。彼凡馬無力，不免爲鷹愁澗所阻。若認馬爲意，彼獨非馬乎，何以被龍馬所吞而必須龍馬耶？但另有一要義又須指明：修道者，以降龍爲首務，若放縱恣肆，則自毀其明珠，而爲孽龍。腳根不實，不堪載道，何能致遠？故須潛之深淵，韜明養晦，而後可以善其用也。自此，而大聖由潛離隱矣。其先天真乙之妙，己闡悉於前，無庸再贅。

總而明之，木數三，居東；火數二，居南。木能生火，二物同宮，故二與三合而成一五。悟能，亥也，爲水火一家也。金數四，居西；水數一，居北。金能生水，二物同宮，故四與一合而成二五。悟空，申也，爲金、水一家也。戊、已，本生數五，是三五也。悟淨，爲土一家也，三五合而爲一，即太極也。太者，至大之謂；極者，至要之稱。其理在混沌之中，一動而生陰陽。陰陽者，氣也。所謂理生氣，而氣寓夫理者也。有先天真乙之氣，而始能生三家；由三家相見之後，而又能生先天真乙之氣，以成嬰兒也。嬰兒全賴此一氣之運用，而後能脫胎以成真人。玄奘，即嬰兒也，故玄奘離不得悟空；即悟能、悟淨，亦離不得悟空也。《悟真篇》曰：「東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本居生數五，三家相見結嬰兒。」此的旨也。噫！發明至此，世人莫測所謂，未免妄揣臆度，邪說穢行，將至真無上之妙道，如同兒戲。有志學道者，務速求真師，逐節指示，免墮輪迴。

此回結尾，大聖「見性明心」四字，這「心」字，方著人心上，即前篇菩提祖師所謂「成道之後，須要見性明心者」是也。學道之始，便能見性明心，亦是禪家三乘之妙。但止知無爲，不知有作，不過獨修一物之孤陰，何能結丹而成聖胎？終落於空。可悲，可惜！紫陽真人曰：「但見無爲爲要妙，不如有作是根基。」上陽祖師曰：「到老無爲，如何得樂？入室採鉛，是雲有作。大德市朝，又誰知覺？欲成匡廓，先立鄞鄂。得一黍珠，方是不錯。九載坐忘，無爲功博。行滿三千，與衆共樂。若只無爲，不先有作。此乃愚夫，自相執着！殷勤數語，以曉後學。」蓋見性明心，是得丹以後之專功；攢簇五行，乃作佛成仙之根本。若止見性明心，而不知攢簇五行，必不能超脫輪迴也。如唐僧之末成嬰兒，必籍三家以結成；如孫悟空之已定五行，則必見如來以超脫。讀到師徒上無底船彼此相謝之語，便了了。

# 第九回 袁守誠妙算無私曲 老龍王拙計犯天條

李本總批：種種想頭，出人意表，大手筆也。

一味扯淡，又成一回矣。說家荒唐，大率如此。然此亦具見才思，拘儒俗筆，正不能有此。

漁樵之爭，只爭山水，不比世人名利之爭。所云其爭也君子，非乎？

詩曰：

都城大國實堪觀，八水周流繞四山。

多少帝王興此處，古來天下說長安。

此單表陝西大國長安城，乃歷代帝王建都之地。自周、秦、漢以來，三州花似錦，八水繞城流。三十六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絃樓。華夷圖上看華夷圖：相當於現在的世界地圖。古代中國自稱華，稱外國爲夷，歷史上著名的有唐賈耽《海內華夷圖》、宋代石刻《華夷圖》等。，天下最爲頭，真是個奇勝之方。今卻是大唐太宗文皇帝登基，改元龍集貞觀龍集貞觀：龍，指歲星。集，是居、位於的意思。龍集，原義是附錄提到的「歲在」，例如漢王莽《銅權銘》：「歲在太梁，龍集戊辰。」這裏的龍集貞觀，就是年號定爲貞觀之意。。此時已登極十三年，歲在己巳。且不說他駕前有安邦定國的英豪，與那創業爭疆的傑士。卻說長安城外涇河岸邊，有兩個賢人：一個是漁翁，名喚張稍；一個是樵子，名喚李定。他兩個是不登科的進士，能識字的山人山人：舊稱隱士或道士爲「山人」。。一日，在長安城裏，賣了肩上柴，貨了籃中鯉，同入酒館之中，吃了半酣，各攜一瓶，順涇河岸邊，徐步而回。張稍道：「李兄，我想那爭名的，因名喪體；奪利的，爲利亡身；李旁：人人曉此，人人不曉此。受爵的，抱虎而眠抱虎而眠：和後文的「袖蛇而走」都指名利場上的危險。《宋史·洪諮夔傳》記洪諮夔論宋金關係：「與大敵爲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承恩的，袖蛇而走。算起來，還不如我們水秀山青，逍遙自在，甘淡薄，隨緣而過。」李定道：「張兄說得有理。但只是你那水秀，不如我的山青。」張稍道：「你山青不如我的水秀。有一《蝶戀花》調爲證《蝶戀花》：與後面的鷓鴣天、天仙子、西江月、臨江仙等，都是詞牌名。，詞曰：

煙波萬里扁舟小，靜依孤篷，西施聲音繞。

滌慮洗心名利少，閒攀蓼穗蒹葭草蒹葭：初生的蘆葦。。

數點沙鷗堪樂道沙鷗：棲息於沙灘、沙洲上的鷗鳥。，柳岸蘆灣，妻子同歡笑。

一覺安眠風浪俏俏：美好輕盈。，無榮無辱無煩惱。

李定道：「你的水秀，不如我的山青。也有個《蝶戀花》詞爲證，詞曰：

雲林一段松花滿，默聽鶯啼，巧舌如調管調管：演奏笛簫之類的管樂。。

紅瘦綠肥春正暖，倏然夏至光陰轉。

又值秋來容易換，黃花香，堪供玩。

迅速嚴冬如指捻，逍遙四季無人管。」

漁翁道：「你山青不如我水秀，受用些好物，有一《鷓鴣天》爲證：

仙鄉雲水足生涯，擺櫓橫舟便是家。

活剖鮮鱗烹綠鱉，旋蒸紫蟹煮紅蝦。

青蘆筍，水荇芽荇（xìnɡ）：即荇菜，水生植物。芽：原作「牙」。宋梅堯臣《初聞蛙》：「何時科斗生，草根已吐牙。」今統改爲「芽」，後不出注。，菱角雞頭更可誇雞頭：即「芡」，水生草本植物，種子稱「芡實」或「雞頭米」。。

嬌藕老蓮芹葉嫩，慈菇茭白鳥英花慈菇：生在水田裏的一種植物，也叫慈姑、茨菰。鳥英花：應作烏英花，即蒲菜。又稱蒲白、草芽。。」

樵夫道：「你水秀不如我山青，受用些好物，亦有一《鷓鴣天》爲證：

崔巍峻嶺接天涯，草舍茅庵是我家。

醃臘雞鵝強蟹鱉，麞豝兔鹿勝魚蝦。

香椿葉，黃練芽黃練：即黃楝，落葉喬木，樹皮和果實可入藥。，竹筍山茶更可誇。

紫李紅桃梅杏熟，甜梨酸棗木樨花木樨花：即桂花。。」

漁翁道：「你山青真個不如我的水秀，又有《天仙子》一首：

一葉小舟隨所寓，萬疊煙波無恐懼。

垂鉤撒網捉鮮鱗，沒醬膩，偏有味，老妻稚子團圓會。

魚多又貨長安市，換得香醪喫個醉。

蓑衣當被臥秋江，鼾鼾睡，無憂慮，不戀人間榮與貴。」

樵子道：「你水秀還不如我的山青，也有《天仙子》一首：

茅舍數椽山下蓋茆舍：茆同茅，即茅屋。，松竹梅蘭真可愛。

穿林越嶺覓乾柴，沒人怪，從我賣，或少或多憑世界。

將錢沽酒隨心快，瓦鉢磁甌殊自在。

酕醄醉了臥松陰，李旁：快活，快活，真快活。無掛礙，無利害，不管人間興與敗。」

漁翁道：「李兄，你山中不如我水上生意快活，有一《西江月》爲證：

紅蓼花蘩映月，黃蘆葉亂搖風。

碧天清遠楚江空，牽攪一潭星動牽攪一潭星：用宋代秦觀詞《滿庭芳》名句：「金鉤細，絲綸慢卷，牽動一潭星。」。

入網大魚捉隊，吞鉤小鱖成叢。

得來烹煮味偏濃，笑傲江湖打鬨。」

樵夫道：「張兄，你水上還不如我山中的生意快活，亦有《西江月》爲證。

敗葉枯藤滿路，破梢老竹盈山。

女蘿幹葛亂牽攀女蘿：植物名，即松蘿。多附生在松樹上，成絲狀下垂。，折取收繩殺擔。

蟲蛀空心榆柳，風吹斷頭松柟柟：即楠樹。《漢書·司馬相如傳上》：「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顏師古注：「柟音南，今所謂楠木。」。

採來堆積備冬寒，換酒換錢從俺。」

漁翁道：「你山中雖可比過，還不如水秀的幽雅，有一《臨江仙》爲證：

潮落旋移孤艇去，夜深罷棹歌來。蓑衣殘月甚幽哉。

宿鷗驚不起，天際彩雲開。

困臥蘆洲無個事無個事：個，指使詞，「這」或「那」。沒啥事的意思。，三竿日上還捱。隨心盡意自安排。

朝臣寒待漏待漏：古代官員早朝，要在待漏院集會，等待漏壺通報的時間一到就朝見皇帝。，曾似我寬懷？」

樵夫道：「你水秀的幽雅，還不如我山青更幽雅，亦有《臨江仙》可證：

蒼徑秋高拽斧去，晚涼抬擔回來。野花插鬢更奇哉。

撥雲尋路出，待月叫門開。

稚子山妻欣笑接稚子山妻：這是詠吟山人無煩惱、溫馨的生活。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又，唐·杜甫《孟倉曹步趾領新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詩：「飯糲添香味，朋來有醉泥。理生那免俗，方法報山妻。」又，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丙編卷四《山靜日長》：「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麋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草牀木枕敧捱。蒸梨吹黍旋鋪排蒸梨吹黍：當作「蒸藜炊黍」。蒸藜，煮野菜。炊黍，煮黍米飯。。

甕中新釀熟，真個壯幽懷！」

漁翁道：「這都是我兩個生意，贍身的勾當，你卻沒有我閒時節的好處，有詩爲證，詩曰：

閒看天邊白鶴飛，停舟溪畔掩蒼扉。

倚篷教子搓鉤線，罷棹同妻曬網圍。李旁：快活。

性定果然知浪靜，身安自是覺風微。

綠蓑青笠隨時着綠蓑青笠：這裏用唐·張志和詞《漁父》名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勝掛朝中紫綬衣紫綬：紫色的絲帶。古代高級官員用它作服飾，或用作官印的帶綬。。」

樵夫道：「你那閒時又不如我的閒時好也，亦有詩爲證，詩曰：

閒觀縹緲白雲飛，獨坐茅庵掩竹扉。

無事訓兒開卷讀，有時對客把棋圍。

喜來策杖歌芳徑，興到攜琴上翠微翠微：青翠掩映的山的深處。。

草履麻絛粗布被，心寬強似着羅衣。」

張稍道：「李定，我兩個真是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樽真是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樽：這是宋代林逋的詩，原文是「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樽」，意思是我可以寫詩和你親近，不需要檀板來助唱、金樽來助酒。唐朝人不可能事先用宋朝人的詩，這裏是作者隨意發揮的寫法。。但散道詞章，不爲稀罕，且各聯幾句各聯幾句：一種作詩方式。由兩人或多人各成一句或幾句，合而成篇。，看我們漁樵攀話何如？」李定道：「張兄言之最妙，請兄先吟。」

「舟停綠水煙波內，家住深山曠野中。

偏愛溪橋春水漲，最憐巖岫曉雲蒙巖岫（xiù）：山洞，也指峯巒。。

龍門鮮鯉時烹煮龍門鮮鯉：傳說鯉魚在黃河龍門下逆水而上，越過的就可以成龍，這裏「龍門鮮鯉」指上好的鯉魚。，蟲蛀乾柴日燎烘。

釣網多般堪贍老，擔繩二事可容終。

小舟仰臥觀飛雁，草徑斜敧聽唳鴻唳鴻：鳴叫的鴻雁。。

口舌場中無我分，是非海內少吾蹤。李旁：快活。

溪邊掛曬繒如錦繒（zēnɡ）：同「罾」。漁網。，石上重磨斧似鋒。

秋月暉暉常獨釣，春山寂寂沒人逢。

魚多換酒同妻飲，柴剩沽壺共子叢。

自唱自斟隨放蕩，長歌長嘆任顛風顛風：瘋癲，義同放蕩。。

呼兄喚弟邀船夥，挈友攜朋聚野翁。

行令猜拳頻遞盞，拆牌道字漫傳鍾拆牌道字：一種文字遊戲，把一個字拆開，形成一句話。又叫拆白道字。如宋黃庭堅《兩同心》詞：「你共人女邊着子，爭知我門裏挑心！」拆開的字合併起來是「好」、「悶」兩字。。

烹蝦煮蟹朝朝樂，炒鴨爊雞日日豐爊（āo）：今多寫作「熬」。用慢火久煮。。

愚婦煎茶情散淡，山妻造飯意從容。

曉來舉杖淘輕浪，日出擔柴過大沖衝：山區裏的平地。原作「街」，據《新說西遊記》改。。

雨後披蓑擒活鯉，風前弄斧伐枯松。

潛蹤避世妝癡蠢，隱姓埋名作啞聾。」

張稍道：「李兄，我才僭先起句僭（jiàn）先：越禮佔先。，今到我兄，先起一聯，小弟亦當續之。」

「風月佯狂山野漢，江湖寄傲老餘丁江湖寄傲老餘丁：將曠放高傲的胸懷寄於江湖而超脫世外的人。餘丁，原指軍役編外的人口，這裏指超脫世外的人。。

清閒有分隨消灑，口舌無聞喜太平。

月夜身眠茅屋穩，天昏體蓋箬蓑輕。

忘情結識松梅友，樂意相交鷗鷺盟鷗鷺盟：與鷗、鷺等水鳥訂盟爲友，比喻隱退生活的自然快活。《列子·黃帝》說：「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日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後來，詩歌中常用鷗鷺盟，形容隱居山水之中的生活。。

名利心頭無算計，干戈耳畔不聞聲。李旁：都敷衍得好。

隨時一酌香醪酒，度日三餐野菜羹。

兩束柴薪爲活計，一竿釣線是營生。

閒呼稚子磨鋼斧，靜喚憨兒補舊繒。

春到愛觀楊柳綠，時融喜看荻蘆青。

夏天避暑修新竹，六月乘涼摘嫩菱。

霜降雞肥常日宰，重陽蟹壯及時烹。

冬來日上還沉睡，數九天高自不蒸蒸：炎熱。。

八節山中隨放性八節：古代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爲八節。，四時湖裏任陶情四時：即四季。四時八節常連用。。

採薪自有仙家興，垂釣全無世俗形。

門外野花香豔豔，船頭綠水浪平平。

身安不說三公位三公：古代中央政權三種最高官銜的合稱。歷代「三公」的官銜不一樣。周代的「三公」爲太師、太傅、太保；漢代爲：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馬）、御史大夫（大司空）。唐宋沿襲漢制，三公爲：太尉、司徒、司空，那時就已經沒有實職；明清兩代沿襲周制，三公爲：太師、太傅、太保，也沒有實職，只是作爲大臣的最高榮銜。，性定強如十里城。

十里城高防閫令，三公位顯聽宣聲「十里城高防閫（kǔn）令」二句：這兩句的意思是：十里城雖然高，但總有駐軍關防，總得聽到維持治安的軍令。三公雖然位尊，但總會有皇帝管着，時刻等待被宣召，都不如山野散人自由自在。十里城，《詩經·大雅·文王有聲》說周文王築豐城，「築城伊淢」。淢，是圍城一圈的護城河，方十里。故稱十里城。閫令，軍令，將令。三公，古代中央三種最高官銜的合稱，各朝代名稱不一，這裏只是指達官顯貴。。

樂水樂山真是罕，謝天謝地謝神明。」

他二人既各道詞章，又相聯詩句，行到那分路去處，躬身作別。張稍道：「李兄呵，途中保重！上山仔細看虎。假若有些兇險，正是明日街頭少故人！」李定聞言，大怒道：「你這廝憊懶憊懶：無賴，痞賴。！好朋友也替得生死替得生死：生死之交的意思。，你怎麼咒我？我若遇虎遭害，你必遇浪翻江！」張稍道：「我永世也不得翻江。」李定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你怎麼就保得無事？」張稍道：「李兄，你雖這等說，你還沒捉摸；不若我的生意有捉摸，定不遭此等事。」李定道：「你那水面上營生，極兇極險，隱隱暗暗，有甚麼捉摸？」張稍道：「你是不曉得。這長安城裏，西門街上，有一個賣卦的先生。我每日送他一尾金色鯉，他就與我袖傳一課袖傳一課：即袖中課，一種叫「六壬」的占卜方式，通過計點手指節來預測吉凶，即所謂「掐指一算」。參見第四十九回「掐指巡紋」條注。，依方位，百下百着。今日我又去買卦，他教我在涇河灣頭東邊下網，西岸拋釣，定獲滿載魚蝦而歸。明日上城來，賣錢沽酒，再與老兄相敘。」二人從此敘別。

這正是路上說話，草裏有人。證夾：這是哪裏說起！原來這涇河水府有一個巡水的夜叉，聽見了百下百着之言，急轉水晶宮，慌忙報與龍王道：「禍事了！禍事了！」李旁：如此轉灣，也奇。證夾：這個禍事報得奇，以別處不同。龍王問：「有甚禍事？」夜叉道：「臣巡水去到河邊，只聽得兩個漁樵攀話。相別時，言語甚是利害。那漁翁說：長安城裏西門街上，有個賣卦先生，算得最準。他每日送他鯉魚一尾，他就袖傳一課，教他百下百着。若依此等算準，卻不將水族盡情打了？何以壯觀水府，何以躍浪翻波輔助大王威力？」龍王甚怒，急提了劍就要上長安城，誅滅這賣卦的。傍邊閃過龍子龍孫、蝦臣蟹士、鰣軍師、鱖少卿、鯉太宰少卿：中央某些部門的副官。太宰：明、清時稱吏部尚書爲太宰。，證夾：又是一班人物，與敖氏諸公不同。一齊啓奏道：「大王且息怒。常言道，過耳之言，不可聽信。大王此去，必有云從，必有雨助，恐驚了長安黎庶黎庶：老百姓。，上天見責。大王隱顯莫測，變化無方，但只變一秀士，到長安城內，訪問一番。果有此輩，容加誅滅不遲；若無此輩，可不是妄害他人也？」

龍王依奏，遂棄寶劍，也不興雲雨，出岸上，搖身一變，變作一個白衣秀士，真個

丰姿英偉，聳壑昂霄聳壑昂霄：聳出溪谷，仰首天外。意爲出人頭地，不同凡響。語出《舊唐書·房玄齡傳》，房玄齡幼時聰明機敏，年老的髙孝基對人說：「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必成偉器，但恨不睹其聳壑凌霄耳。」。步履端祥，循規蹈矩。語言遵孔孟，禮貌體周文周文：周文王，周朝的創始人，據說很多禮樂制度由他創立。。身穿玉色羅襴服羅襴：古代的絲制公服。，頭戴逍遙一字巾一字巾：古時頭巾之一種。相傳起於宋代名將韓世忠。宋洪邁《夷堅甲志·韓郡王薦士》：「韓郡王既解樞柄，逍遙家居，常頂一字巾，跨駿騾，周遊湖山之間。」。

上路來拽開雲步，徑到長安城西門大街上。只見一簇人，濟濟雜雜，鬧鬧哄哄，內有高談闊論的道：「屬龍的本命，屬虎的相沖。寅辰巳亥，雖稱合局，但只怕的是日犯歲君「屬龍的本命」以下數句：這裏是在爲一對屬龍、屬虎的男女占卜婚姻是否相合。本命，指人生年的干支。相沖，即兩地支方位相反的現象，占卜時認爲不吉利。若將十二支依次排成一個圓，相對的位置稱爲「衝」（如鐘表盤上點與6點、4點與0點），如子與午衝，卯與酉衝。合局，即兩人的生辰相合。歲君，即太歲，古人根據木星運行衍生出來的一顆想象中的星，和木星運行方向恰好相反，約十二年運行一周天。太歲本用來紀年，但後世星命、術數家認爲太歲有神。年、月、日的干支，若和太歲所在干支相沖犯，則不吉利。年月日均有可能與太歲衝犯，而日犯是較嚴重的一種。《三命通會·論太歲》：「日犯歲君，災殃必重。」。」證夾：閒語點綴自妙。龍王聞言，情知是那賣卜之處，走上前，分開衆人，望裏觀看，只見：

四壁珠璣，滿堂綺繡。寶鴨香無斷寶鴨：鴨形的香爐。，磁瓶水恁清。兩邊羅列王維畫，座上高懸鬼谷形鬼谷：鬼谷子，古代隱士，傳說戰國辯士蘇秦、張儀都做過他的學生。。端溪硯端溪硯：端溪在廣東高要縣東南，所產硯臺稱爲「端硯」，質量最爲上品。，金煙墨，相襯着霜毫大筆；《火珠林》《火珠林》：相傳爲唐宋間麻衣道者著的一部占卜書。，郭璞數郭璞：晉代著名的玄學家，後世流傳着很多他善於占卜的傳說。，謹對了臺政新經臺政新經：即「檯曆」，又稱「七政檯曆」，由國家司天臺新頒佈的歷法。參見第一回「政歷」注。。六爻熟諳六爻：《周易》以「」爲陰爻，「」爲陽爻，六個組成一個完整卦象，叫六爻。每個卦象在占卜中都代表着一定的意義。，八卦精通。能知天地理，善曉鬼神情。一盤子午安排定一盤子午：指羅盤，古代辨別方向的工具，即盤面標有方位刻度的指南針。因南爲午，北爲子，又稱子午盤。，滿腹星辰佈列清滿腹星辰句：是說他善觀天象。。真個那未來事，過去事，觀如月鏡；幾家興，幾家敗，鑑若神明。知兇定吉，斷死言生。開談風雨迅，下筆鬼神驚。招牌有字書名姓，神課先生袁守誠。

此人是誰？原來是當朝欽天監臺正先生袁天罡的叔父欽天監臺正先生袁天罡：歷代朝廷均設有天文臺觀測天象。唐稱司天臺，宋元稱司天監。欽天監是明時朝廷設立的天文臺，負責觀察天象。監正。袁天罡，本作「袁天綱」，唐代著名術數家，傳說他善於預測、相面。，袁守誠是也。證夾：借天罡形出守誠。那先生果然相貌稀奇，儀容秀麗，名揚大國，術冠長安。龍王入門來，與先生相見。禮畢，請龍上坐，童子獻茶。先生問曰：「公來問何事？」龍王曰：「請卜天上陰晴事如何。」先生即袖傳一課，斷曰：

雲迷山頂，霧罩林梢。若佔雨澤，準在明朝。證夾：妙。

龍曰：「明日甚時下雨？雨有多少尺寸？」先生道：「明日辰時布雲，巳時發雷，午時下雨，未時雨足，共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點「明日辰時布雲」以下數句：《西遊記》描寫降雨，常標明時辰尺寸，其背景是我國自唐宋以後形成的降雨測量、報告制度，即要求地方呈報時寫明某時下雨，某時雨止，得水尺寸等。地方政府均有測量降雨量的容器，稱爲天池盆。測天池盆中水深尺寸，即可知降雨量。但天池盆口大底小，測得其深度後，需要換算，才能得出平地水深。如宋秦九昭《數書九章》：「今州郡多有天池盆，以測雨水。……假令盆口徑二尺八寸，底徑一尺二寸，深一尺八寸，接雨水深九寸。欲求平地雨降幾何？答曰：平地雨降三寸。」可見天池盆所接雨水深，往往是平地雨水的三倍。測得降雨量後，須向上級彙報，但官員經常虛報數字時辰。司馬光曾說：「諸州縣奏雨，往往止欲解陛下之焦勞，一寸則雲三寸，三寸則雲一尺，多不以其實。」（《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五二）由此可以理解《西遊記》中爲何動輒降雨三尺以上，實則未必是實際水深。。」證夾：妙。龍王笑曰：「此言不可作戲。如是明日有雨，依你斷的時辰數目，我送課金五十兩奉謝。若無雨，或不按時辰數目，我與你實說，定要打壞你的門面，扯碎你的招牌，即時趕出長安，不許在此惑衆！」先生忻然而答：「這個一定任你。請了，請了，明朝雨後來會。」

龍王辭別，出長安，回水府。大小水神接着，問曰：「大王訪那賣卦的如何？」龍王道：「有，有，有！但是一個掉嘴口討春的先生掉嘴口討春：即賣弄嘴皮子算卦。討春，算卦。。李旁：如今賣卜的，那一個不是討春的麼？我問他幾時下雨，他就說明日下雨；問他甚麼時辰，甚麼雨數，他就說辰時布雲，巳時發雷，午時下雨，未時雨足，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點，我與他打了個賭賽：若果如他言，送他謝金五十兩；如略差些，就打破他門面，趕他起身，不許在長安惑衆。」衆水族笑曰：「大王是八河都總管，司雨大龍神，有雨無雨，惟大王知之，他怎敢這等胡言？那賣卦的定是輸了！定是輸了！」

此時龍子龍孫與那魚卿蟹士正歡笑談此事未畢，只聽得半空中叫：「涇河龍王接旨。」衆抬頭上看，是一個金衣力士，手擎玉帝敕旨，徑投水府而來。慌得龍王整衣端肅，焚香接了旨。金衣力士回空而去。龍王謝恩，拆封看時，上寫着：證夾：旨意竟是五言絕句一首，亦奇。

「敕命八河總，驅雷掣電行。

明朝施雨澤，普濟長安城。」

旨意上辰時數目，與那先生判斷者毫髮不差，證夾：如何？唬得那龍王魂飛魄散。少頃甦醒，對衆水族曰：「塵世上有此靈人！真個是能通天地理，卻不輸與他呵！」鰣軍師奏雲：證夾：妙哉軍師！「大王放心。要贏他有何難處？臣有小計，證夾：好計！所謂「一計害三賢」。管教滅那廝的口嘴。」龍王問計，軍師道：「行雨差了時辰，少些點數，李旁：此等想頭，從何而來，可笑！可笑！就是那廝斷卦不準，怕不贏他？那時捽碎招牌，趕他跑路，果何難也？」龍王依他所奏，果不擔憂。

至次日，點札風伯、雷公、雲童、電母點札：點名，調遣。風伯：先秦神話中即有風伯，又叫飛廉。雲童：民間傳說中的推雲童子，主管布雲。秦漢時期的司雲之神，本與風伯並提，稱爲豐隆或屏翳，但後世不顯。「推雲童子」的傳說不詳來歷。電母：俗稱閃電娘娘或金光聖母，早期雷公兼管閃電，後分化出「電父」的神，專管閃電，如《三國志》引《管輅別志》，有「雷公電父、風伯雨師」的說法。到唐代，電父已變爲電母，遂與雷公配爲夫妻，如崔致遠有「使電母雷公，鑿外域朝天之路」的說法。，直至長安城九霄空上。他捱到那巳時方布雲，午時發雷，未時落雨，申時雨止，卻只得三尺零四十點，改了他一個時辰，克了他三寸八點，證夾：亦是小過，罪不至死。雨後發放衆將班師。他又按落雲頭，還變作白衣秀士，到那西門裏大街上，撞入袁守誠卦鋪，不容分說，就把他招牌筆硯等一齊捽碎。李旁：老龍也管閒事，尋閒氣，惹閒禍。今人都是如此。那先生坐在椅上，公然不動。這龍王又輪起門板便打，罵道：「這妄言禍福的妖人，擅惑衆心的潑漢！你卦又不靈，言又狂謬，說今日下雨的時辰點數俱不相對，你還危然高坐，趁早去，饒你死罪！」守誠猶公然不懼分毫，仰面朝天冷笑道：「我不怕！我不怕！我無死罪，只怕你倒有個死罪哩倒：原作「到」，世德堂本副詞之「倒」常作「到」，今統一作「倒」，後不出注。！別人好瞞，只是難瞞我也。我認得你，你不是秀士，乃是涇河龍王。你違了玉帝敕旨，改了時辰，克了點數，犯了天條。你在那剮龍臺上，證夾：豈天上特設此臺以剮龍耶？恐難免一刀，你還在此罵我？」

龍王見說，心驚膽戰，毛骨悚然，急丟了門板，整衣伏禮，向先生跪下道：「先生休怪。前言戲之耳，豈知弄假成真，果然違犯天條，奈何？望先生救我一救！不然，我死也不放你。」守誠曰：「我救你不得，只是指條生路與你投生便了。」龍曰：「願求指教。」先生曰：「你明日午時三刻，該赴人曹官魏徵處聽斬人曹官：清《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八《釣魚船》「上帝命三曹會議：天曹官李連。地曹官崔珏，人曹官魏徵」，「魏徵爲人曹官之說，本系鑿空。然元時劉元塑東嶽大帝侍臣像，仿徵塑之，是必徵象怪奇，儼如神明也」（按，此說出於明談遷《北遊錄》）。又民間傳說，認爲地獄有六曹：天曹、地曹、神曹、冥曹、人曹、鬼曹，常塑六曹神像於東嶽廟或城隍廟中。。你果要性命，須當急急去告當今唐太宗皇帝方好。那魏徵是唐王駕下的丞相，若是討他個人情，方保無事。」龍王聞言，拜辭含淚而去。

不覺紅日西沉，太陰星上太陰星：月亮。，但見：

煙凝山紫歸鴉倦，遠路行人投旅店。

渡頭新雁宿眭沙眭沙：楊閩齋本同，李卓吾評本作「汀沙」。，銀河現。

催更籌更籌：古代夜間報更用的計時竹籤。，孤村燈火光無焰。

風嫋爐煙清道院，蝴蝶夢中人不見蝴蝶夢：即夢境。《莊子·齊物論》記莊周夢見自己變成了蝴蝶，醒來後，不知是莊周夢爲蝴蝶，還是蝴蝶夢爲莊周，此處僅指夢境。。

月移花影上欄杆，證夾：忙中忽此二韻語，冷豔雋絕。星光亂。

漏聲換，不覺深沉夜已半。

這涇河龍王也不回水府，只在空中，等到子時前後，收了雲頭，斂了霧角，徑來皇宮門首。此時唐王正夢出宮門之外，步月花陰，證夾：亦雋冷。忽然龍王變作人相，上前跪拜。口叫：「陛下，救我！救我！」太宗雲：「你是何人？朕當救你朕當：即「朕」，皇帝的自稱。戲曲、小說中，「當」常作爲人稱的後綴。如吾當、朕當等。。」龍王雲：「陛下是真龍，臣是業龍業龍：即孽龍，作惡的龍。。證夾：真龍可輔，業龍可斬。臣因犯了天條，該陛下賢臣人曹官魏徵處斬，故來拜求，望陛下救我一救！」太宗曰：「既是魏徵處斬，朕可以救你。你放心前去。」龍王歡喜，叩謝而去。

卻說太宗夢醒後，念念在心。早已至五鼓三點，太宗設朝，聚集兩班文武官員。但見那：

煙籠鳳闕，香藹龍樓。光搖丹扆丹扆（dānyǐ）：硃紅色屏風。動，雲拂翠華流翠華：天子儀仗中以翠羽爲飾的旗幟或車蓋。。君臣相契同堯舜，禮樂威嚴近漢周。侍臣燈，宮女扇，雙雙映彩；孔雀屏，麒麟殿，處處光浮。山呼萬歲山呼：據說漢武帝登上嵩山，山中傳來呼喊「萬歲」的聲音。後來臣子朝見皇帝呼「萬歲」，即稱山呼或嵩呼（見《漢書·武帝紀》）。，華祝千秋華祝：傳說堯遊華山，管理山林的人祝他多壽、多福、多子，故稱「華祝」（見《莊子·天地》）。。靜鞭三下響靜鞭：皇帝的一種儀仗，形如皮鞭，抽動時發出很大的聲響，令人肅靜，故稱靜鞭。，衣冠拜冕旒冕旒（miǎn liú）：冕，古代大夫以上的禮冠。頂有綖（覆在冠冕上的裝飾），前有旒（懸垂的玉串），故稱「冕旒」，天子之冕十二旒。此處代指皇帝。。宮花燦爛天香襲，堤柳輕柔御樂謳堤柳：長安有灞河堤柳，是當地名勝。這裏形容長安宮殿優美的環境。。珍珠簾，翡翠簾，金鉤高控；龍鳳扇，山河扇，寶輦停留。文官英秀，武將㨮搜㨮（dōu）搜：義同「抖擻」。。御道分高下，丹墀列品流丹墀（chí）：指宮殿的赤色臺階或赤色地面。。金章紫綬乘三象金章紫綬乘三象：指文武百官施展才能，如同日、月、星發出光芒。金章紫綬：金的印章，紫色的綬帶，代指高官。三象，日、月、星合稱三象。南朝梁沈約《齊武帝議諡》：「含精靈於五緯，駕貞明於三象。」，地久天長萬萬秋。

衆官朝賀已畢，各各分班。唐王閃鳳目龍睛，一一從頭觀看，只見那文官內是房玄齡、杜如晦、徐世勣、許敬宗、王珪等，武官內是馬三寶、段志賢、殷開山、程咬金、劉洪紀、胡敬德、秦叔保等「只見那文官內是房玄齡」以下數句：這裏所列舉的大臣，都是唐代的開國文武功臣，有些人名由於小說的傳寫或避後世帝王的諱，和史實有差異。段志賢，即段志玄。劉洪紀，即劉弘基。胡敬德，即尉遲敬德，因是胡人，所以民間又稱胡敬德。秦叔寶，即秦瓊，字叔寶。，一個個威儀端肅，卻不見魏徵丞相。唐王召徐世勣上殿道：「朕夜間得一怪夢，夢見一人迎面拜謁，口稱是涇河龍王，犯了天條，該人曹官魏徵處斬，拜告寡人救他，朕已許諾。今日班前獨不見魏徵，何也？」世勣對曰：「此夢告準，須喚魏徵來朝，陛下不要放他出門。過此一日，可救夢中之龍。」唐王大喜，即傳旨，着當駕官宣魏徵入朝。

卻說魏徵丞相在府，夜觀乾象乾象：天象。，正爇寶香爇（ruò）：點燃。，只聞得九霄鶴唳，卻是天差仙使，捧玉帝金旨一道，着他午時三刻，夢斬涇河老龍。證夾：原該夢斬，卻怪不得唐王。這丞相謝了天恩，齋戒沐浴，在府中試慧劍慧劍：佛教指用來斬斷一切煩惱的智慧。道教中，元李道純《中和集》有《慧劍歌》，說「此寶劍，本無形，爲有神功強立名」，也指破除心魔的心性智慧而言。這裏魏徵的慧劍，亦爲這種觀念的具象化。，運元神，證夾：六字金丹。故此不曾入朝。一見當駕官齎旨來宣，惶懼無任，又不敢違遲君命，只得急急整衣束帶，同旨入朝，在御前叩頭請罪。唐王出旨道：「赦卿無罪。」那時諸臣尚未退朝，至此，卻命捲簾散朝，獨留魏徵，宣上金鑾，召入便殿，先議論安邦之策，定國之謀。將近巳末午初時候，卻命宮人取過大棋來：「朕與賢卿對弈一局。」衆嬪妃隨取棋枰，鋪設御案。魏徵謝了恩，即與唐王對着。畢竟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回 二將軍宮門鎮鬼 唐太宗地府還魂

李本總批：說雖荒唐，然說地獄處亦能喚醒愚人，有大功德也。只是愚人雖喚不醒耳，可奈何！可奈何！

只是崔判官作弊，不曾與太宗說得。這叫做出了燈油錢，卻在黑裏坐。如何？如何？

憺漪子曰：此一回乃過接敘事之文，猶元人雜劇中之楔子也。然此楔子亦甚不易做。蓋楔者，以物出物之名。將言唐僧取經，必先以唐王之建水陸楔子；將言水陸大會，必先以唐王地府之還魂楔之。而唐王地府之遊，由於涇河老龍之死；老龍之死，由於犯天條；犯天條，由於怒卜人；怒卜人，由於漁樵問答。噫！黃河之水九曲，泰山之嶺十八盤，文心之纖回屈折何以異此？至其中袁守誠之靈怪，老龍王之癡騃，魏丞相之英雄奇幻，俱寫得活潑生動，咄咄逼人。令數千年後讀者如睹其貌，如聞其聲，豈非天地間絕奇文字！

篇中「真龍」、「業龍」四字，亦非漫下者。蓋丹家以真龍爲主，調御得宜，自能配合陰陽，運用復姤。若業龍則猖狂夭矯，與西山白虎無異，豈黃婆所能控捉耶？

篇中言魏丞相試慧劍，運元神，此雖指誅龍一事而言，然二語自是丹家妙用。紫陽真人詩云：「歐冶親傳鑄劍方，莫邪金水配柔剛。煉成便會知人意，萬里誅妖一電光。」此即二語之大註腳矣。若非元神、慧劍，安能夢中斬龍！

卻說太宗與魏徵在便殿對弈，一第一着，擺開陣勢。正合《爛柯經》雲《爛柯經》：即《棋經十三篇》，傳爲宋代張擬著。爛柯，語出南朝梁任昉《述異記》捲上，稱晉時王質伐木入石室山，見童子數人下棋，不久將出山，發現斧柄爛盡，山外世界已過千百年。柯，即斧柄。：

博弈之道，貴乎嚴謹。高者在腹，下者在邊，中者在角，此棋家之常法。法曰：寧輸一子，不失一先。李旁：世界如棋局，做人如下棋，不獨言弈也。擊左則視右，攻後則瞻前。有先而後，有後而先。兩生勿斷，皆活勿連。闊不可太疏，密不可太促。與其戀子以求生，不若棄之而取勝；與其無事而獨行，不若固之而自補。彼衆我寡，先謀其生；我衆彼寡，務張其勢。善勝者不爭，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亂。夫棋始以正合，終以奇勝。凡敵無事而自補者，有侵絕之意；棄小而不救者，有圖大之心。隨手而下者，無謀之人；不思而應者，取敗之道。《詩》雲：「惴惴小心，如臨於谷惴惴小心，如臨於谷：出自《詩經·小雅·小宛》，意思是謹慎小心，像面臨着深谷那樣。。」此之謂也。

詩曰：

棋盤爲地子爲天，色按陰陽造化全「棋盤爲地子爲天」二句：古人認爲棋盤方以象地，棋子圓而象天。棋子分黑白以象陰陽。《棋經十三篇》：「白黑相半，以法陰陽。……局方而靜，棋圓而動。」又梁武帝《圍棋賦》：「圓奩（棋盒）象天，方局法地。」。

下到玄微通變處，笑誇當日爛柯仙爛柯：見第一回註解。。

君臣兩個對弈，此棋正下到午時三刻，一盤殘局未終，魏徵忽然踏伏在案邊踏伏：同「塌伏」。趴伏。，鼾鼾盹睡。太宗笑曰：「賢卿真是匡扶社稷之心勞，創立江山之力倦，所以不覺盹睡。」太宗任他睡着，更不呼喚。不多時，魏徵醒來，俯伏在地道：「臣該萬死！臣該萬死！卻纔暈困，不知所爲，望陛下赦臣慢君之罪。」太宗道：「卿有何慢罪？且起來，拂退殘棋，與卿從新更着。」

魏徵謝了恩，卻纔捻子在手，只聽得朝門外大呼小叫。原來是秦叔保、徐茂公等，將着一個血淋的龍頭，擲在帝前，啓奏道：「陛下，海淺河枯曾有見，這般異事卻無聞。」太宗與魏徵起身道：「此物何來？」叔寶、茂公道：「千步廊南，十字街上，雲端裏落下這顆龍頭，微臣不敢不奏。」唐王驚問魏徵：「此是何說？」魏徵轉身叩頭道：「是臣才一夢斬的。」唐王聞言，大驚道：「賢卿盹睡之時，又不曾見動身動手，又無刀劍，如何卻斬此龍？」魏徵奏道：「主公，臣的

身在君前，夢離陛下。身在君前對殘局，閤眼朦朧；夢離陛下乘瑞雲，出神抖擻。那條龍，在剮龍臺上，被天兵將綁縛其中。是臣道：『你犯天條，合當死罪。我奉天命，斬汝殘生。』龍聞哀苦，臣抖精神。龍聞哀苦，伏爪收鱗甘受死；臣抖精神，撩衣進步舉霜鋒。扢扠一聲刀過處，龍頭因此落虛空。」

太宗聞言，心中悲喜不一。喜者誇獎魏徵好臣，朝中有此豪傑，愁甚江山不穩？悲者謂夢中曾許救龍，不期竟致遭誅。只得強打精神，傳旨着叔保將龍頭懸掛市曹市曹：城市裏商業集中的地方，古代常在這裏處決人犯示衆。《禮記·王制》：「刑（處決）人於市，與衆棄之。」據漢鄭玄等人的解釋，在人多的地方公開殺人是表示行刑審慎，而並非出於私怨。，曉諭長安黎庶，一壁廂賞了魏徵，衆官散訖。

當晚回宮，心中只是憂悶，想那夢中之龍，哭啼啼哀告求生，豈知無常，難免此患。思念多時，漸覺神魂倦怠，身體不安。當夜二更時分，只聽得宮門外有號泣之聲，太宗愈加驚恐。正朦朧睡間，又見那涇河龍王，手提着一顆血淋淋的首級，高叫：「唐太宗！還我命來！還我命來！你昨夜滿口許諾救我，怎麼天明時反宣人曹官來斬我？你出來，你出來！我與你到閻君處折辨折辨折辨：也作「折辯」。爭辯，分辯。！」他扯住太宗，再三嚷鬧不放，太宗箝口難言箝（qián）：夾住。，只掙得汗流遍體。正在那難分難解之時，只見正南上香風繚繞，彩霧飄颻，有一個女真人上前，將楊柳枝用手一擺，那沒頭的龍，悲悲啼啼，徑往西北而去。原來這是觀音菩薩，領佛旨上東土尋取經人，此住長安城都土地廟裏，夜聞鬼泣神號，特來喝退業龍，救脫皇帝。那龍徑到陰司地獄具告不題具告：寫狀子告發。具，陳述，撰寫。。

卻說太宗甦醒回來，只叫：「有鬼！有鬼！」慌得那三宮皇后，六院嬪妃，與近侍太監，戰兢兢一夜無眠。

不覺五更三點，那滿朝文武多官，都在朝門外候朝。等到天明，猶不見臨朝，唬得一個個驚懼躊躇。及日上三竿，方有旨意出來道：「朕心不快，衆官免朝。」不覺倏五七日，衆官憂惶，都正要撞門見駕問安，只見太后有旨，召醫官入宮用藥，衆人在朝門等候討信。少時，醫官出來，衆問何疾。醫官道：「皇上脈氣不正，虛而又數虛而又數（shuò）：中醫的脈象術語。虛，指脈搏跳動無力。數，指脈搏跳動急促。，狂言見鬼，又診得十動一代十動一代：中醫的脈象術語，脈搏跳動十次有一次紊亂，是病危的表現。《靈樞·根結》：「十動一代者，四髒無氣；不滿十動一代者，五臟無氣。」《素問》：「脈候動不定曰代。」，五臟無氣，恐不諱只在七日之內矣不諱：不避諱，這裏是死亡的婉稱。。」衆官聞言大驚失色。正愴惶間，又聽得太后有旨宣徐茂公、護國公、尉遲公見駕護國公：即秦瓊秦叔寶。貞觀十二年（638）秦瓊去世，十三年（639）追封爲胡國公。民間訛傳爲「護國公」。。三公奉旨，急入到分宮樓下。拜畢，太宗正色強言道：「賢卿，寡人十九歲領兵，南征北伐，東擋西除，苦歷數載，更不曾見半點邪祟，今日之下，卻反見鬼！」尉遲公道：「創立江山，殺人無數，何怕鬼乎？」太宗道：「卿是不信。朕這寢宮門外，入夜就拋磚弄瓦，鬼魅呼號，着然難處着然：實在，着實。。白日猶可，昏夜難禁。」叔保道：「陛下寬心，今晚臣與敬德把守宮門，看有甚麼鬼祟。」

太宗准奏，茂公謝恩而出。當日天晚，各取披掛，他兩個介冑整齊，執金瓜鉞斧，在宮門外把守。好將軍！你看他怎生打扮：

頭戴金盔光爍爍，身披鎧甲龍鱗。護心寶鏡幌祥雲。獅蠻收緊扣獅蠻：古代武官腰帶鉤上飾有獅子、蠻王的形象，故稱這種腰帶爲獅蠻。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以粉作獅子蠻王之狀，置於糕上，謂之獅蠻。」，繡帶彩霞新。這一個鳳眼朝天星斗怕，那一個環睛相映月光浮。他本是英雄豪傑舊勳臣，只落得千年稱戶尉，萬古作門神門神：民間認爲兩位門神左邊的叫門丞，右邊的叫戶尉，其中一種說法認爲門神即秦叔寶、胡敬德（見《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下文唐太宗派人畫下二人的容貌貼在門上，即是門神傳說的來歷。。

二將傍侍立門傍，一夜天晚，更不曾見一點邪崇。是夜，太宗在宮，安寢無事，曉來宣二將軍，重重賞𤛮道：「朕自得疾數日，不能得睡，今夜仗二將軍威勢甚安。卿且請出安息安息，待晚間再一護衛。」二將謝恩而出。遂此二三夜把守俱安，只是御膳減損，病轉覺重。太宗又不忍二將辛苦，又宣叔保、敬德與房、杜諸公入宮，分付道：「這兩日朕雖得安，卻只難爲秦、胡二將軍徹夜辛苦。朕欲召巧手丹青，傳二將軍真容，貼於門上，免得勞他，如何？」衆臣即依旨，選兩個會寫真的，着胡、秦二公依前披掛，照樣畫了，貼在門上，夜間也即無事。

如此二三日，又聽得後宰門乒乒乓乓磚瓦亂響，曉來急宣衆臣曰：「連日前門幸喜無事，今夜後門又響，卻不又驚殺寡人也！」茂公進前奏道：「前門不安，是敬德、叔保護衛；後門不安，該着魏徵護衛。」太宗准奏，又宣魏徵今夜把守後門。徵領旨，當夜結束整齊，提着那誅龍的寶劍，證夾：夢中斬龍，何嘗有劍？侍立在後宰門前，真個的好英雄也！他怎生打扮：

熟絹青巾抹額抹額：束在額上的頭巾。，錦袍玉帶垂腰。

兜風氅袖採霜飄。壓賽壘荼神貌壓賽壘荼神貌：壓賽，即亞賽，好像，正如。壘荼，神荼、鬱壘，上古傳說能制伏惡鬼的兩位神人，後世遂以爲門神，畫像醜怪兇狠。漢王充《論衡·訂鬼》引《山海經》稱：海中度朔之山有鬼門，爲萬鬼所出入。上有二神人，一名神荼，一名鬱壘，職掌檢查統率衆鬼之責。。

腳踏烏靴坐折烏靴坐折：坐折，不詳其義。坐，可能是「花」的異體「」或「華」之形誤。折，同「褶」。參見第二回「花褶靴」條注。，手持利刃兇驍。

圓睛兩眼四邊瞧，那個邪神敢到？

一夜通明，也無鬼魅。雖是前後門無事，只是身體漸重。一日，太后又傳旨，召衆臣商議殯殮後事。太宗又宣徐茂公，分付國家大事，叮囑仿劉蜀主託孤之意劉蜀主託孤：即三國蜀漢先主劉備臨終前將幼主劉禪託付給諸葛亮之事。。言畢，沐浴更衣，待時而已。

傍閃魏徵，手扯龍衣，奏道：「陛下寬心，臣有一事，管保陛下長生。」太宗道：「病勢已入膏肓病勢已入膏肓：指病勢已險惡到無法醫治。膏，心尖的脂肪。肓，心臟和隔膜之間。《左傳·成公十年》記晉景公病重，向秦國求名醫緩前來醫治。緩未到時，景公夢見疾病化作兩小兒，一個擔憂緩是良醫，無處可逃。另一個說：「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緩到了晉國看病之後，果然認爲病已入肓上膏下，藥力已不能及。，命將危矣，如何保得？」徵雲：「臣有書一封，進與陛下，捎去到冥司捎：原作「稍」，世德堂本「捎」、「稍」常混，今隨文改正，後不出注。，付酆都判官崔珏酆（fēnɡ）都：託名晉葛洪《枕中書》等道教著作認爲，羅酆山是人死後靈魂的聚集地，後來人們用四川省酆都縣（今名豐都縣）來附會這個地方，認爲是陰曹地府所在之處。。」太宗道：「崔珏是誰？」徵雲：「崔珏乃是太上先皇帝駕前之臣，先受茲洲令，後升禮部侍郎。在日與臣八拜爲交，相知甚厚。他如今已死，現在陰司做掌生死文簿的酆都判官，夢中常與臣相會。李旁：魏丞相會說鬼話。此去若將此書付與他，他念微臣薄分，必然放陛下回來，管教魂魄還陽世，定取龍顏轉帝都。」太宗聞言，接在手中，籠入袖裏，遂瞑目而亡。那三宮六院、皇后嬪妃、侍長儲君及兩班文武侍長儲君：侍長，即侍妾之長，明代用來稱呼親王的女兒。明沈德符《野獲編·使長侍長》：「侍長之號，則今各藩府（王府）之女，俱有此稱。」儲君，已確定爲繼承皇位的人，即太子。，俱舉哀戴孝，又在白虎殿上，停着梓宮不題梓宮：皇帝、皇后的棺木。多用梓木製作，故稱梓宮。。

卻說太宗渺渺茫茫，魂靈徑出五鳳樓前，只見那御林軍馬御林軍：保衛皇帝和京城的部隊。，請大駕出朝採獵。太宗忻然從之，縹渺而去。行多時，人馬俱無。獨自個散步荒郊草野之間。正驚惶難尋道路，只見那一邊，有一人高聲大叫道：「大唐皇帝，往這裏來！往這裏來！」太宗聞言，抬頭觀看，只見那人：

頭頂烏紗，腰圍犀角腰圍犀角：腰中圍着用犀角裝飾的腰帶。。頭頂烏紗飄軟帶，腰圍犀角顯金鑲鑲：原作「廂」，今統改爲常用字，後不出注。。手擎牙笏凝祥靄牙笏：象牙制的笏板。笏，大臣朝見君主時手裏拿的狹長板子，用來記事和保持恭敬的儀態，，身着羅袍隱瑞光。腳踏一雙粉底靴，登雲促霧；懷揣一本生死簿，註定存亡。鬢髮蓬鬆飄耳上，鬍鬚飛舞繞腮傍。昔日曾爲唐國相，如今掌案侍閻王。

太宗行到那邊，只見他跪拜路傍，口稱：「陛下，赦臣失誤遠迎之罪！」太宗問曰：「你是何人？因甚事前來接拜？」那人道：「微臣半月前，在森羅殿上，見涇河鬼龍告陛下許救反誅之故，第一殿秦廣大王即差鬼使催請陛下，要三曹對案三曹對案：指訴訟中的原告、被告、證人三方一同到案會審。。臣已知之，故來此間候接，不期今日來遲，望乞恕罪恕罪。」太宗道：「你姓甚名誰？是何官職？」那人道：「微臣存日，在陽曹侍先君駕前，爲茲州令，後拜禮部侍郎，姓崔名珏。今在陰司，得受酆都掌案判官。」太宗大喜，近前來御手忙攙道：「先生遠勞。朕駕前魏徵有書一封，正寄與先生，卻好相遇。」判官謝恩，問書在何處。太宗即袖中取出遞與崔珏。珏接了，拆封而看。其書曰：

辱愛弟魏徵，頓首書拜大都案契兄崔老先生臺下契兄：對情意相投的朋友的尊稱。契，契合，對脾氣。：李旁：幻甚。憶昔交遊，音容如在。倏爾數載，不聞清教。常只是遇節令設蔬品奉祭，未卜享否？又承不棄，夢中臨示，始知我兄長大人高遷。奈何陰陽兩隔，各天一方，不能面覿。今因我太宗文皇帝倏然而故，料是對案三曹，必然得與兄長相會。李旁：荒唐極矣！可發一笑。萬祈俯念生日交情，方便一二，放我陛下回陽，殊爲愛也。容再修謝。不盡「辱愛弟魏徵」以下一段：這裏的舊式書信中，有許多固定的套語。辱，謙辭，承蒙的意思，含義是承蒙了您的恩惠使您受辱。頓首書，古代書信的格式，第一句往往用頓首、啓上等詞引領，最後用收信人身邊的處所作結。崔珏是官員，就說拜到他的臺下。第十七回黑熊精給金池長老寫信，因金池長老是修行的人，黑熊精就說拜到他的丹房。如果收信人是教師，那麼就說拜到他的教席。表示不敢直接和您對話，而是隻敢把信送達您身邊的地方。清教，高明的教誨。對人的意見的尊稱。俯念，敬辭，表示對方在上，自己在下，所以對方對自己的動作爲俯（反之稱「仰」）。不盡，書信末尾常用語，也說「不一一」，「不一」，不詳細說的意思。。證夾：如此奇書，極宜選入尺牘。

那判官看了書，滿心歡喜道：「魏人曹前日夢斬老龍一事，臣已早知，甚是誇獎不盡。又蒙他早晚看顧臣的子孫，今日既有書來，陛下寬心，微臣管送陛下還陽，重登玉闕。李旁：原來陰司亦說分上。」太宗登謝了登謝：登門道謝。清南嶽道人《蝴蝶緣》第十三回：「明日老夫同蔣狀元來登謝。」此似即指稱謝。。

二人正說間，只見那邊有一對青衣童子，執幢幡寶蓋幢幡：指佛、道教所用的旗；從頭安寶珠的高大幢竿下垂，立於寺廟或道場之前。分言之則幢指竿柱，幡指所垂長帛。寶蓋：佛道或帝王儀仗等的傘蓋。，高叫道：「閻王有請，有請。」太宗遂與崔判官並二童子舉步前進。忽見一座城，城門上掛着一面大牌，上寫着「幽冥地府鬼門關」七個大金字。證夾：又與猴王所見三字牌不同，想此牌定系新換。那青衣將幢幡搖動，引太宗徑入城中，順街而走。只見那街傍邊有先主李淵，先兄建成，故弟元吉先兄建成，故弟元吉：李建成爲唐太宗李世民的長兄，李元吉爲李世民的三弟。唐武德九年（66）六月四日，李世民發動了玄武門政變，殺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所以這裏兩人要來揪打索命。，上前道：「世民來了！世民來了！」那建成、元吉就來揪打索命。太宗躲閃不及，被他扯住。李旁：此等點綴，妙不可言。證夾：此時卻無敬得救駕，奈何？幸有崔判官喚一青面獠牙鬼使，喝退了建成、元吉，太宗方得脫身而去。行不數里，見一座碧瓦樓臺，真個壯麗，但見：

飄飄萬疊彩霞堆，隱隱千條紅霧現。

耿耿檐飛怪獸頭耿耿：高遠的樣子。，輝輝瓦迭鴛鴦片。

門鑽幾路赤金釘，檻設一橫白玉段。

窗牖近光放曉煙牖（yǒu）：窗戶。，簾櫳幌亮穿紅電簾櫳：窗簾和窗牖。也泛指門窗的簾子。。

樓臺高聳接青霄，廊廡平排連寶院。

獸鼎香雲襲御衣，絳紗燈火明宮扇。

左邊猛烈擺牛頭，右下崢嶸羅馬面。

接亡送鬼轉金牌，引魄招魂垂素練。

喚作陰司總會門，下方閻老森羅殿。

太宗正在外面觀看，只見那壁廂環珮叮噹，仙香奇異，外有兩對提燭，後面卻是十代閻王降階而至。是那十代閻君：

秦廣王、初江王、宋帝王、仵官王、閻羅王、平等王、泰山王、都市王、卞城王、轉輪王。

十王出在森羅寶殿，控背躬身迎迓太宗控背：躬身行禮。控，容器口朝下，人頭部放低。迓：迎接。。太宗謙下，不敢前行，十王道：「陛下是陽間人王，我等是陰間鬼王，凡所當然，何須過讓？」太宗道：「朕得罪麾下得罪麾下：即「冒犯了您」的謙稱。得罪，冒犯。麾下，將帥的部下。這裏意爲不敢直接說冒犯了您，只敢說冒犯了您的手下。，豈敢論陰陽人鬼之道？」遜之不已。太宗前行，徑入森羅殿上，與十王禮畢，分賓主坐定。證夾：大有體面。

約有片時，秦廣王拱手而進言曰：「涇河鬼龍告陛下許救而反殺之，何也？」太宗道：「朕曾夜夢老龍求救，實是允他無事，不期他犯罪當刑，該我那人曹官魏徵處斬。朕宣魏徵在殿着棋，不知他一夢而斬。這是那人曹官出沒神機，又是那龍王犯罪當死，豈是朕之過也？」十王聞言，伏禮道：「自那龍未生之前，南鬥星死簿上已註定該遭殺於人曹之手，我等早已知之。證夾：若然，即不犯天條，亦不免見殺，與改克時辰、雨數何干？但只是他在此折辯，定要陛下來此三曹對案，是我等將他送入輪藏輪藏：原指轉輪藏，能旋轉的放置佛經的書架，這裏指所謂「輪迴」。參見第十一回「六道輪迴」條注。，轉生去了。證夾：何不去「原告脫逃，被告免提」耶？今又有勞陛下降臨，望乞恕我催促之罪。」言畢，命掌生死簿判官：「急取簿子來看。陛下陽壽天祿該有幾何天祿：天賜的福祿。《論語·堯曰》引述堯對舜說的話：「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意思是假如天下的百姓陷於困窮，上天賜給你的福祿就永遠地終結了。後常指帝王享有帝位的時間。？」崔判官急轉司房，將天下萬國國王天祿總簿，先逐一檢閱，只見南贍部洲大唐太宗皇帝註定貞觀一十三年。崔判官吃了一驚，急取濃墨大筆，將「一」字上添了兩畫，李旁：判官作弊，如何定罪？證夾：幸得不是大「壹」字。卻將簿子呈上。十王從頭看時，見太宗名下注定三十三年三十三年：其實，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貞觀二十三年駕崩。，閻王驚問：「陛下登基多少年了？」太宗道：「朕即位，今一十三年了。」閻王道：「陛下寬心勿慮，還有二十年陽壽。此一來已是對案明白，請返本還陽。」

太宗聞言，躬身稱謝。十閻王差崔判官、朱太尉二人，證夾：朱太尉又是何人？送太宗還魂。太宗出森羅殿，又起手問十王道：「朕宮中老少安否如何？」十王道：「俱安，但恐御妹壽似不永。」太宗又再拜啓謝：「朕回陽世，無物可酬謝，惟答瓜果而已。」十王喜曰：「我處頗有東瓜西瓜，只少南瓜。」證夾：南瓜豈佳品耶？太宗道：「朕回去即送來，即送來。」李旁：如此十個南瓜，便可作一場預修矣。一笑！從此遂相揖而別。

那太尉執一首引魂幡一首：一幅，多用於計量旗幟、布匹。，在前引路，崔判官隨後保着太宗，徑出幽司。太宗舉目而看，不是舊路，問判官曰：「此路差矣。」判官道：「不差。陰司裏是這般，有去路，無來路。如今送陛下自轉輪藏出身，一則請陛下游觀地府，一則教陛下轉託超生。」太宗只得隨他兩個引路前來。徑行數里，忽見一座高山，陰雲垂地，黑霧迷空。太宗道：「崔先生，那廂是甚麼山？」判官道：「乃幽冥背陰山。」太宗悚懼道：「朕如何去得？」判官道：「陛下寬心，有臣等引領。」太宗戰戰兢兢，相隨二人，上得山岩，抬頭觀看，只見：

形多凸凹，勢更崎嶇。峻如蜀嶺，高似廬巖。非陽世之名山，實陰司之險地。荊棘叢叢藏鬼怪，石崖磷磷隱邪魔。耳畔不聞獸鳥噪，眼前惟見鬼妖行。陰風颯颯，黑霧漫漫。陰風颯颯，是神兵口內哨來煙哨：噴。；黑霧漫漫，是鬼祟暗中噴出氣。一望高低無景色，相看左右盡猖亡猖亡：兇惡的鬼。《太上洞神三元妙本福壽真經·地官厚本章》：「凡世間九州八荒山川原野不正神祇、妖魔魍魎、幽爽猖亡，爲人民患害者，悉屬考校（考校：拷囚問罪）罰滅。」又：陰陽家所謂的直日凶神，有「猖鬼敗亡」。。那裏山也有，峯也有，嶺也有，洞也有，澗也有；只是山不生草，峯不插天，嶺不行客，洞不納雲，澗不流水。岸前皆魍魎魍魎（wǎnɡ liǎnɡ）：古代傳說中一種水中的鬼怪。，嶺下盡神魔。洞中收野鬼，澗底隱邪魂。李旁：誰知陽間人，尚作千年料。山前山後，牛頭馬面亂喧呼；半掩半藏，餓鬼窮魂時對泣。催命的判官，急急忙忙傳信票；追魂的太尉，吆吆喝喝趲公文。急腳子旋風滾滾急腳子：急行傳送書信或探送情報的人，這裏指陰司裏負責這類事務的鬼卒。，勾司人黑霧紛紛。

太宗全靠着那判官保護，過了陰山前進，又歷了許多衙門，一處處俱是悲聲振耳，惡怪驚心。太宗又道：「此是何處？」判官道：「此是陰山背後一十八層地獄一十八層地獄：十八層地獄的說法，較早見於東漢安世高所譯的《十八泥犁經》。《西遊記》中的十八層地獄名稱，即系佛教地獄傳說與民間信仰結合改造的產物。我們今天熟知的幽冥世界傳說，大致由「地府」傳說和「地獄」傳說組成，兩者恰好構成了一套完整的封建社會衙門機構。「地府」源於古代「泰山治鬼」的神話，認爲人死後由「泰山府君」（或作「太山府君」）管理亡魂。但這類傳說主要凸顯的是冥神的權力，並不強調亡魂受特別的苦楚，至多是讓亡魂做些勞役。佛教傳入後，泰山府君及其屬員即演化爲由十殿閻王、判官、勾魂使者等掌管的「地府」，但只是改了名字，職能依舊主要是審判、管理。而「地獄」非中國固有的觀念，而是來自佛教經典。「地獄」本是梵文Naraka的意譯，意爲「苦的世界」，和天道、人道、畜生道等並列爲「六道」之一，也算一種生命存在的形式。佛典中的地獄說主要描述地獄環境的恐怖以及亡魂受到的各種痛苦。地獄的結構和種類，不同的佛典說法不一，有八地獄、十六地獄，以至一百三十六地獄。。」太宗道：「是那十八層？」判官道：「你聽我說：

吊筋獄、幽枉獄、火坑獄，寂寂寥寥，煩煩惱惱，盡皆是生前作下千般業，死後通來受罪名。酆都獄、拔舌獄、剝皮獄，哭哭啼啼，悽悽慘慘，只因不忠不孝傷天理，佛口蛇心墮此門。磨捱獄、碓搗獄、車崩獄，皮開肉綻，嘴諮牙，乃是瞞心昧己不公道，巧語花言暗損人。寒冰獄、脫殼獄、抽腸獄，垢面蓬頭，愁眉皺眼，都是大斗小秤欺癡蠢，致使災屯累自身災屯：災難，禍患。。李旁：人人看看，勝翻三藏十二部也。油鍋獄、黑暗獄、刀山獄，戰戰兢兢，悲悲切切，皆因暴橫欺良善，藏頭縮頸苦伶仃。血池獄、阿鼻獄、秤桿獄阿鼻獄：佛教傳說的地獄中最下、最苦的地方，在那裏所受的痛苦永無間斷。阿鼻，梵語音譯，意思是沒有間斷。，脫皮露骨，折臂斷筋，也只爲謀財害命，宰畜屠生，墮落千年難解釋，沉淪永世不翻身。一個個緊縛牢栓，繩纏索綁，差些赤發鬼、黑臉鬼，長槍短劍；牛頭鬼、馬面鬼，鐵簡銅錘。只打得皺眉苦面血淋淋，叫地叫天無救應。正是人生卻莫把心欺，神鬼昭彰放過誰？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早：原作「蚤」，蚤，同「早」。今統一作「早」，後不出注。。」

太宗聽說，心中驚慘，進前又走。不多時，見一夥鬼卒，各執幢幡，路傍跪下道：「橋樑使者來接。」判官喝令：「起去。」上前引着太宗，從金橋而過。太宗又見那一邊有一座銀橋，橋上行幾個忠孝賢良之輩，公平正大之人，亦有幢幡接引；那壁廂又有一橋，寒風滾滾，血浪滔滔，號泣之聲不絕。太宗問道：「那座橋是何名色？」判官道：「陛下，那叫做奈河橋。若到陽間，切須傳記，那橋下都是些：

奔流浩浩之水，險峻窄窄之路。儼如匹練搭長江，卻似火坑浮上界。陰氣逼人寒透骨，腥風撲鼻味鑽心。波翻浪滾，往來並沒渡人船；赤腳蓬頭，出入盡皆作業鬼。橋長數里，闊只三皻皻：此處同「拃（zhǎ）」，拇指和食指伸開後之間的距離。，高有百尺，深卻千重。李旁：形容奈何橋，只是沒奈何耳！上無扶手欄杆，下有搶人惡怪。枷杻纏身，打上奈河險路。你看那橋邊神將甚兇頑，河內孽魂真苦惱。枒杈樹上，掛的是青紅黃紫色絲衣；壁鬥崖前，蹲的是毀罵公婆淫潑婦。李旁：誤人。銅蛇鐵狗任爭餐，永墮奈河無出路。

詩曰：

時聞鬼哭與神號，血水渾波萬丈高。

無數牛頭並馬面，猙獰把守奈河橋。」

正說間，那幾個橋樑使者，早已回去了。太宗心又驚惶，點頭暗歎，默默悲傷，相隨着判官、太尉，早過了奈河惡水，血盆苦界。

前又到枉死城，只聽哄哄人嚷，分明說：「李世民來了！李世民來了！」太宗聽叫，心驚膽戰。見一夥拖腰折臂、有足無頭的鬼魅，上前攔住，都叫道：「還我命來！還我命來！」慌得那太宗藏藏躲躲，只叫：「崔先生救我！崔先生救我！」李旁：好點綴。判官道：「陛下，那些人都是那六十四處煙塵，七十二處草寇，衆王子、衆頭目的鬼魂「六十四處煙塵」幾句：《隋唐演義》等評書戲曲中所說的隋朝末年起兵造反的勢力，有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處煙塵、七十二處草寇。衆王子（「子」讀輕聲）即十八路反王。；盡是枉死的冤業，無收無管，不得超生，又無錢鈔盤纏，都是孤寒餓鬼。陛下得些錢鈔與他，我才救得哩。」太宗道：「寡人空身到此，卻那裏得有錢鈔？」證夾：說得可憐。判官道：「陛下，陽間有一人，金銀若干，在我這陰司裏寄放。陛下可出名立一約，小判可作保，且借他一庫，李旁：陰間亦有處借債，窮人不愁矣。或曰：窮人陽間尚無借處，況陰司乎？大笑！給散這些餓鬼，方得過去「陽間有一人」以下數句：參見第十二回「受生度亡經」條注。。」太宗問曰：「此人是誰？」判官道：「他是河南開封府人氏，姓相名良，他有十三庫金銀在此。陛下若借用過他的，到陽間還他便了。」太宗甚喜，情願出名借用。遂立了文書與判官，借錢金銀一庫，着太尉盡行給散。判官復分付道：「這些金銀，汝等可鈞分用度鈞：同「均」。相等，平均。，放你大唐爺爺過去，他的陽壽還早哩。我領了十王鈞語鈞語：對帝王將相的命令的敬稱。，送他還魂，教他到陽間做一個水陸大會水陸大會：即水陸道場，佛教法會的一種。僧尼設壇誦經，施捨飲食，以超度水陸一切亡靈。，度汝等超生，再休生事。」衆鬼聞言，得了金銀，俱唯唯而退。判官令太尉搖動引魂幡，領太宗出離了枉死城中，奔上平陽大路，飄飄蕩蕩而去。畢竟不知從那條路出身，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已言生身之由，叫人返本還元以修真矣。然世事如棋，富貴盡假，若不先自勘破，而仙道難期。故此回極寫人生之假，使人從假處悟真耳。

「涇河岸邊兩個賢人，俱是不登科的進士，能識字的山人。」則是世皆濁而我獨情，世皆醉而我獨醒也。一漁一樵，天地間兩個閒人；一吟一聯，山水中一團妙趣。真是「潛蹤遁世裝癡蠢，隱姓埋名作啞聾」。「身安不說三公位，性定強如十里城」。較之「爭名的；因名喪體；奪利的，爲利亡身；受爵的，抱虎而眠；承恩的，袖蛇而走」者，奚啻天淵之隔？至於「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特嘆人世之性命無常生死莫定耳。

「袁守誠」者，真性也。「涇河龍」者，人心也。人能持守真性而不失，則叫天天應，叫地地靈。天性之所出即天帝之所予，天帝之所載即天性之所包。故「旨意上下雨，時辰數目與那先生判斷者，毫髮不差。」此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涇河龍爭勝好強，師心自用，不知有天性可保，正如下雨改了時辰，克了點數，而不知大犯天條矣。夫人秉天地陰陽五行而生，身中即具五行之氣，五行之德，是即天命之謂性，是性即天帝之旨，爲終身遵守而無可違者。人能時時在唸，刻刻留心，全而受之，全而歸之，可以爲聖，可以爲賢。否則重乎形色之性，而棄其天命之性，任心所造，一時不謹，即人地獄之門，可不畏哉？

「玉帝旨意，巳、午、未三時下雨三尺三寸零四十八點，涇龍只下三尺零四十點，改了一個時辰，克了三寸八點。」此中深意，人不可測。夫巳者陽之極，午者陰之始，未爲土居中，陰陽相交，水土調和，絪縕之氣動而爲雷，燻而成雲，降而成雨，天地自然時中之道。「得雨三尺三寸零四十八點」，三尺三寸，三十三之數，合之四十八，並得八十一，乃純《乾》九九之數。陽極而以陰接之，水火相濟，誠一不二，君子而時中，則與天爲徒，先天而天弗違。「涇龍下三尺零四十點」，三十四十共得七十，七乃火救，火炎上，炎上則水火《未濟》，而偏枯不中。「改了一個時辰，克了三寸八點」，三八爲二十四，乃陰陽之二十四氣，所以造化萬物者。今涇龍無知，一時之差，而即背乎天地造化自然之理，是「小人之反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無忌憚而反中庸，是自失其天之所命，與犯天條何異？既犯天條，仰愧俯作，已入死路，不知自悔，猶然假裝才能，爭勝好強，自欺欺人，而不知早爲有識者所看破。若不及早打點，無常一到，雖有知前曉後之神仙，通天徹地之真人，亦不過是指條生路，叫你投生罷了，而欲救之不死．烏乎能之？「蝴蝶夢中人不見，月移花影上欄杆」。離陽世而入陰界，此亦無可如何者。

「涇龍子時求救，唐王五更告夢。」此明示閻王定下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之意。最切處是「一盤殘局未終，魏徵鼾鼾盹睡」。蓋言人恩愛牽纏，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一往直前不肯回頭，自謂百歲不老，那知大限若至，一盤殘局勝負末分，而早已鼾鼾盹睡長眠不起矣。「魏徵一盹，空中龍頭落下」，言不到死後，而心不歇也。魏徵道：「是臣才一夢斬的。」嗚呼！人生一世，猶如一夢，不到此地，不知纔是一夢也。』『涇龍向唐王討命，欲在閻王處折辨」，言世人生來糊塗，死去糊塗，糊塗而生，糊塗而死，出爾反爾，在世既無可救之方，只可死後在閻君面前折辨折辨已耳，其他何能哉？唐王心中憂悶，心中驚恐，涇龍扯住難分難解，此非涇龍扯住難分難解，乃心之憂悶驚恐，自招陰鬼扯住而難分難解。「正南上觀音菩薩將楊柳枝擺去鬼龍，救脫皇帝。」非觀音救之，乃心之神明悔悟，自知罪過而擺之脫之也。

夫天堂地獄皆由心造，心之憂悶驚恐，而死期即到，難免惡鬼之扯；心之神明悔悟而生機遂回，即有解脫之機。仙翁於此處寫出觀音救唐王一案，以示人當靜觀密察，而不可由心自造走入死路也。倘不早悟，一迷到底，終爲陰鬼所纏。乃至臘月三十日到來，雖有唐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買不得生死；三宮六院九嬪八妃，分不了憂愁；文武百僚，忠臣義士，替不得患難，亦只在旁觀望，送你瞑目而亡，而況於他人乎？所可異者，是「魏徵稍書於崔判官，許唐王回生，唐王袖書瞑目而亡」一段。既能稍書使唐王死而依舊復生，何不先稍書使唐王長生而不死？特以稍書於天下後世學道之人，使早悟萬般世事盡是虛僞，一生功業終爲幻妄。須當勘破塵緣，俯視一切，急尋個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真正教主，提出地獄返上天堂，脫離生死輪迴之苦難。休待臨渴掘井，忍飢思糧，而慌手忙腳，幹方百計濟不得甚事，終亦必亡而已。噫！試問堆金如岱嶽，無常買得不來無？

詩曰：

人生在世是浮漚，背理違天誰肯休。

任爾堆金多積玉，怎能買得命長留？

悟一子曰：世人讀庸常平易之說，而指爲怪異不經，何哉？蓋隘於目，跼於步；睹兔園而不睹漆園，躡青雲而不躡青牛；所見者小，而所趨者下也。如是篇言貞觀之君相不能大觀，所作爲者，皆在夢中耳。人無有不夢，無不知夢之幻，無不知世事如夢之幻，何獨於唐之君若相夢龍求救，夢斬業龍，遂疑爲荒唐不經耶？非物唐之君若相作是夢，即往古今來之人，亦無不可作是夢，又何疑於當日逢君之旨，丞相之意，而無不甘與之同夢耶？

君曰，朕夢如是；相曰，臣夢亦如是；將亦曰，臣夢如是；寮寀百執，亦孰不曰臣夢如是？舉國臣庶，亦孰敢不曰臣夢如是！斯時也，沒有大觀之士，正色執笏曰：此夢也，遊魂爲變也。能明心見性，神觀至真無上之妙道，知一切世情皆幻也，何況於夢！唐王能憬然覺悟，曰：「固夢也。」則夢可不再夢。而涇河無斷頭之龍，相府滅斬龍之劍，雲端泯落下之頭，國門絕梟懸之首，不致於夢死、夢生，而夢夢不已也。無奈其爲貞觀也，所見之小也。以爲違天之龍而求救於我，我能救而許之；行天之刑而授於我，我能運而斬之。善伺君意者則必從傍策之，曰：「可救。」因而手談借箸矣；巧合相心者則必乘時獻之，曰：「可斬。」因而懸掛市曹矣。

然則是夢而夢猶易覺，非夢而夢則難覺。是夢而夢，有覺而解脫之時，僞中尚有真，觀音將柳枝救脫是也。非夢而夢，終無覺而甦醒之候，僞中還有僞，魏徵作書遺崔珏是也。魏徵上欲摻天曹之刑，而人曹之刑皆其所摻可知；下將作陰府之弊，而陽世之弊不難自作可知。一僞無不僞，一徵無不徵，皆「觀」之「貞」者爲之也。仙師非以抑魏徵也，特藉以偷古來世情之變幻，無非僞徵也，無不貞觀也。

究而言之，不如不登科的進士、能識字的山人張漁、李樵爲有下梢，有定見也。其言曰：「爭名的，因名喪體；奪利的，爲利亡身。可知名人士利皆僞，而爭奪之爲夢；「受爵的，抱虎而眠；承恩的，袖蛇而走。」可知爵寵之皆僞，而承受之爲夢。又曰：「前途保重，看仔細，『明日街頭少故人』。」何等提醒警切！

袁守誠知魚之投網，知命之犯歲，知雨之有數，先覺而不入夢也；涇河龍惑於夜叉，惑於斷課，惑於賭賽，惑於鰣軍師，則放心爭勝，違法妄行，夢夢而入夢矣。唐王夢業龍求救，與諸臣會議怪夢；魏徵夢斬業龍，對唐王夢中出神運劍；唐王夢業龍索命，而見鬼怕鬼，一團夢也。文武夜守宮門而鎮鬼御鬼，舉朝夢也。甚至唐王晏駕，魏徵管保長生，似天子之死生，在其掌握。致書崔珏，稱「夢中嘗與相見」，以閻君之權柄，聽其轉移，豈不成大夢哉！唐王所以籠書入袖，瞑目不返矣。

此拙龍公案，乃唐王與諸臣心中自造之境象，其隱徵，姑俟後篇發明，而其爲夢，則與槐蟻蕉鹿同一寤寐。初何怪異之有？但老龍拙計，原非已出，而行雨差遲，自取天誅，奧旨深義，非名言可傳。聊成一詩示意：「雲雨施行萬物資，切須檢點莫差遲。拙龍賭賽違玄旨，致使神鋒項後隨。」《陰符經》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克」其斯之謂歟？今之時師，以御女採戰之術迷惑世人，致取殺身之禍；亦即鰣軍師教老龍行雨克點違時，賭賽爭勝，干犯天刑者也。可不鑑哉！仙師謂之「鰣軍師」，其義顯矣。

張含章《通易西遊正旨分章註釋》批語：

此回爲取經作引，暗寓毫髮差殊，不作丹之旨。

# 第十一回 還受生唐王遵善果 度孤魂蕭瑀正空門

李本總批：此回最爲奇幻。劉全、李翠蓮、相公、相婆，俱從筆端幻出，殊爲駭異。而貫串傅奕、蕭瑀事，尤爲妙合。常笑傅奕執着道理，以秀才見識，欲判斷天下事理，不大愚癡乎？善乎！蕭公地獄之言，可爲片言折獄也。

憺漪子曰：此一回，亦只是楔子耳。而描寫冥府景象，如陰山、地獄、奈何橋、枉死城等處，何其愁慘悲涼；及太宗回陽復辟，赦罪恤孤，怨女出宮，死囚離獄，行種種諸善事，又何其光明快樂。

此《阿房宮賦》中所謂：「春光融融」，「風雨悽悽」，「一日之間」，「而氣候不齊」。又不止於劉裒之「畫雲漢而覺熱，圖北風而生涼」已也。作者於此，想有天堂地獄在其筆端。

太宗回生一事，不見於正史，然妄言之，故妄聽之。雖然冥王禮敬，崔判譎忠，若無魏徵一紙之書、相良一庫之金銀，亦難得脫然無累，所謂「三分人情，七分錢鈔」者非耶？

劉全進瓜一段，似乎無甚關係，只爲下文有李翠蓮借屍還魂一事，怪怪奇奇，便覺此舉斷不可少。此又楔中之楔也。不然，一對南瓜能值幾文，何必送卻賢者一條性命？

相公、相婆一段，極力點醒慳貪衆生，可謂一片婆心。世之不信因果者，動輒雲地獄之說荒唐。然則汴梁城中，明明一座大相國寺，豈亦如海市蜃樓耶？

詩曰：

百歲光陰似水流，一生事業等浮漚。

昨朝面上桃花色，今日頭邊雪片浮。

白蟻陣殘方是幻白蟻陣：蟻陣，指螞蟻相鬥時的陣勢。一般蟻陣與蜂衙連用，比喻紛繁的世事，人間的爭鬥。如陸游詩《睡起至園中》：「更欲世間同省事，勾回蟻陣放蜂衙。」又如石子章雜劇《秦修然竹塢聽琴》第二折【上小樓】：「都爲那蝸角虛名，蠅頭微利，蟻陣蜂衙。將一片打劫的心，則與人爭高下。」，子規聲切早回頭子規聲切：子規即杜鵑鳥，又名杜宇。傳說蜀主望帝（名杜宇），因爲其丞相鱉令（即開明帝）鑿巫山治水，有功，望帝就禪位給他，自己離開了。後來他化作子規，啼聲悲切，像是說「不如歸去」。見晉·常璩《華陽國志·蜀志》、《太平御覽》卷66引漢·揚雄《蜀王本紀》、《成都紀》、《寰宇記》等書。後來詩人們常將子規的啼聲，隱喻人們的歸心如箭，或勸誡人們從名利場回頭。。

古來陰騭能延壽，善不求憐天自周「百歲光陰似水流」詩：此詩改自元道士馮尊師《鳴鶴餘音》卷九所收秦真人《升堂文》，原文作：「百歲光陰，疾如流水；一生事業，空似浮漚。昨朝面上桃杏花開，今日頭邊雪霜照破。……白蟻陣殘渾似夢，子規聲切勸君歸。」浮漚，水面上的泡沫。因其易生易滅，常比喻變化無常的世事和短暫的生命。白蟻陣殘，唐李公佐《南柯太守傳》記：淳于棼做夢進入了槐安國，娶了公主，並封爲南柯郡太守，享盡榮華富貴，後來帶兵出征戰敗，公主去世，被國王遣歸。醒來後，發現所謂槐安國是庭前槐樹下的大蟻穴，南柯郡是槐樹南枝下另一個蟻穴。參見第三回「南柯一夢」條注。這裏白蟻陣殘即指淳于棼兵敗失勢的故事，比喻世事無常，人生如夢。陰騭（zhì），陰德，暗中做的有德於人的事。善不求憐天自周，指善人不必求長命，上天自會周全保佑。。

卻說唐太宗隨着崔判官、朱太尉，自脫了冤家債主，前進多時，卻來到「六道輪迴」之所六道輪迴：佛教所謂六道輪迴是指生命在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六道中反覆運轉，並不是一個有形狀的設施。佛寺中類似轉輪的實物，稱爲輪藏，是可以旋轉的佛經書架。大型的輪藏高達數米，需要專門爲之建造殿宇，如河北定興龍興寺轉輪藏閣。民間可能將輪藏和輪迴混同起來。在宣揚冥府信仰方面起過極大作用的《玉曆寶鈔》常繪六道輪迴圖，系一轉輪，待轉生的靈魂從輪正面進入，從輪緣分流，分爲胎生、卵生、化生、溼生、鰥寡孤獨和公侯將相六道。山西蒲縣東嶽廟明代壁畫輪迴圖，也爲一大輪，繪貴人、平民、賤人、獸、禽、蟲六道。其餘勸善書、寺廟壁畫大抵同此。明代西大乘教《泰山東嶽十王寶卷》：「善多惡少轉增祿位，罪多善少轉來受窮。有惡無善墮在地獄，有善無惡轉上天宮。」這些都與《西遊記》一樣，對輪迴的種類進行了本土化的改造，體現了中國民間對「六道輪迴」的理解。，又見那騰雲的，身披霞帔霞帔（pèi）：仙人用雲霞製成的衣服。；受籙的，腰掛金魚金魚：唐代朝廷頒發的金質魚形符，平時裝在袋子裏，供高級官員佩帶，用來表示品級身分。；僧尼道俗，走獸飛禽，魑魅魍魎魑魅魍魎（chī mei wǎnɡ liǎnɡ）：害人鬼怪的統稱。魑，山中之怪，獸形。魅，老物成精。魍魎，水中之怪。，滔滔都奔走那輪迴之下，各進其道。唐王問曰：「此意何如？」判官道：「陛下明心見性，是必記了，傳與陽間人知。這喚做『六道輪迴』：

行善的升化仙道，進忠的超生貴道，

行孝的再生福道，公平的還生人道，

積德的轉生富道，惡毒的沉淪鬼道。」

唐王聽說，點頭嘆曰：

「善哉真善哉！作善果無災。

善心常切切，善道大開開。

莫教興惡念，是必少刁乖刁乖：奸猾。。

休言不報應，神鬼有安排。」

判官送唐王直至那超生貴道門，拜呼唐王道：「陛下呵，此間乃出頭之處，小判告回，着朱太尉再送一程。」唐王謝道：「有勞先生遠涉。」判官道：「陛下到陽間，千萬做個水陸大會，超度那無主的冤魂，切勿忘了。若是陰司裏無報怨之聲，陽世間方得享太平之慶。凡百不善之處，俱可一一改過。普諭世人爲善，管教你後代綿長，江山永固。」唐王一一準奏，辭了崔判官，隨着朱太尉，同入門來。那太尉見門裏有一匹海騮馬海騮馬：一種黃馬，蒙語（halieun）的音譯。，鞍韂齊備韂（chàn）：墊在馬鞍下，垂於馬背兩旁，用來擋泥土的馬具。，急請唐王上馬，太尉左右扶持。馬行如箭，早到了渭水河邊，只見那水面上有一對金色鯉魚在河裏翻波跳鬥。唐王見了心喜，兜馬貪看不捨。太尉道：「陛下，趲動些趲：趕路，快走。，趁早趕時辰進城去也。」那唐王只管貪看，不肯前行，被太尉撮着腳，高呼道：「還不走，等甚！」撲的一聲，望那渭河推下馬去，證夾：妙。卻就脫了陰司，徑回陽世。

卻說那唐朝駕下有徐茂公、秦叔寶、胡敬德、段志賢、馬三保、程咬金、高士廉、李世勣、房玄齡、杜如晦、蕭瑀、傅奕、張道源、張士衡、王珪等兩班文武高士廉：即高儉，唐開國功臣，字士廉。，俱保着那東宮太子與皇后嬪妃、宮娥侍長，都在那白虎殿上舉哀。一壁廂議傳哀詔，要曉諭天下，欲扶太子登基。時有魏徵在傍道：「列位且住。不可！不可！假若驚動州縣，恐生不測。且再按候一日，我王必還魂也。」下邊閃上許敬宗道：「魏丞相言之甚謬。自古云『潑水難收，人逝不返』，你怎麼還說這等虛言，惑亂人心，是何道理？」魏徵道：「不瞞許先生說，下官自幼得授仙術，推算最明，管取陛下不死。」

正講處，只聽得棺中連聲大叫道：「渰殺我耶渰：同「淹」。！」唬得個文官武將心慌，皇后嬪妃膽戰。一個個：

面如秋後黃桑葉，腰似春前嫩柳條。儲君腳軟，難扶喪杖進哀儀；侍長魂飛，怎戴梁冠遵孝禮梁冠：指孝帽。今南方孝帽三梁冠、單梁冠，用竹皮、紗布製成，上有麻繩梁。？嬪妃打跌打跌：摔跤。，綵女欹斜綵女：宮女，其身份較低。：嬪妃打跌，卻如狂風吹倒敗芙蓉；綵女欹斜，好似驟雨衝歪嬌菡萏。衆臣悚懼，骨軟筋麻。戰戰兢兢，癡癡瘂瘂。把一座白虎殿卻像斷梁橋，鬧喪臺就如倒塌寺。

此時衆宮人走得精光，那個敢近靈扶柩？多虧了正直的徐茂公，理烈的魏丞相理烈：秉持公理，剛方正直。烈，原作「冽」，今統改作「烈」，後不出注。，有膽量的秦瓊，忒猛撞的敬德，上前來扶着棺材，叫道：「陛下有甚麼放不下心處，說與我等，不要弄鬼，驚傷了眷族。」魏徵道：「不是弄鬼，此乃陛下還魂也。快取器械來！」打開棺蓋，果見太宗坐在裏面。還叫：「渰死我了！是誰救撈？」茂公等上前扶起道：「陛下甦醒，莫怕，臣等都在此護駕哩。」唐王方纔開眼道：「朕當好苦當：同「嘗」。意思是曾經，過去。，躲過陰司惡鬼難，又遭水面喪身災。」衆臣道：「陛下寬心勿懼，有甚水災來？」唐王道：「我騎着馬，正行至渭水河邊，見雙頭魚戲；被朱太尉欺心，將朕推下馬來，跌落河中，幾乎渰死。」魏徵道：「陛下鬼氣尚未解。」急着太醫院進安神定魄湯藥，證夾：神安魂定，自可起死回生。又安排粥膳。連服一二次，方纔反本還原，知得人事。一計唐王死去，已三晝夜，復回陽間爲君。證夾：我卻不曾見《通鑑》中有此事。詩曰：

萬古江山幾變更，歷來數代敗和成。

周秦漢晉多奇事，誰似唐王死復生？

當日天色已晚，衆臣請王歸寢，各各散訖。次早，脫卻孝衣，換了彩服，一個個紅袍烏帽，一個個紫綬金章，在那朝門外等候宣符宣符：宣召和命令。符，向下屬發出命令或通知。。卻說太宗自服了安神定魄之劑，連進了數次粥湯，被衆臣扶入寢室，一夜穩睡，保養精神，證夾：保養精神，亦是長生要訣。直至天明方起，抖擻威儀，你看他怎生打扮：

戴一頂沖天冠，穿一領赭黃袍。系一條藍田碧玉帶藍田：縣名，在今陝西藍田，古代以出產美玉聞名。，踏一對創業無憂履無憂履：帝王所穿的鞋子。宋釋圓悟《碧巖錄》卷十記唐肅宗「頭上卷輪冠，腳下無憂履」。。貌堂堂，賽過當朝；威烈烈，重興今日。好一個清平有道的大唐王，起死回生的李陛下！

唐王上金鑾寶殿，聚集兩班文武，山呼已畢，依品分班。只聽得傳旨道：「有事出班來奏，無事退朝。」那東廂閃過徐世勣、魏徵、王珪、杜如晦、房玄齡、袁天罡、李淳風、許敬宗等；西廂閃過殷開山、劉洪基、馬三寶、段志賢、程咬金、秦叔保、胡敬德、薛仁貴等；一齊上前，在白玉階前，俯伏啓奏道：「陛下前朝一夢，證夾：一夢妙。如何許久方覺？」太宗道：「日前接得魏徵書，朕覺神魂出殿，只見羽林軍請朕出獵羽林軍：即「御林軍」，負責保衛皇帝和京城的軍隊。。正行時，人馬無蹤，又見那先君父王與先兄弟爭嚷。正難解處，見一人烏帽皁袍，乃是判官崔珏，喝退先兄弟。朕將魏徵書傳遞與他。正看時，又見青衣者，執幢幡，引朕入內，到森羅殿上，與十代閻王敘坐。他說那涇河龍誣告我許救轉殺之事，是朕將前言陳具一遍。他說已三曹對過案了，急命取生死文簿，檢看我的陽壽。時有崔判官傳上簿子。閻王看了道，寡人有三十三年天祿，才過得一十三年，還該我二十年陽壽，即着朱太尉、崔判官送朕回來。朕與十王作別，允了送他瓜果謝恩。自出了森羅殿，見那陰司裏，不忠不孝，非禮非義，作踐五穀，明欺暗騙，大斗小秤，奸盜詐僞，淫邪欺罔之徒，受那些磨燒舂銼之苦，煎熬吊剝之刑，有千千萬萬，李旁：着眼。看看不足。證夾：陰司果報，借帝王口說中，無限悚切。又過着枉死城中，有無數的冤魂，盡都是六十四處煙塵的草寇，七十二處叛賊的魂靈，擋住了朕之來路。幸虧崔判官作保，借得河南相老兒的金銀一庫，買轉鬼魂，方解前行。崔判官教朕回陽世，千萬作一場水陸大會，超度那無主的孤魂，將此言叮嚀。分別出了那六道輪迴之下，有朱太尉請朕上馬。飛也相似行到渭水河邊，我看見那水面上有雙頭魚戲。正歡喜處，他將我撮着腳，推下水中，朕方得還魂也。」衆臣聞此言，無不稱賀，遂此編行傳報，天下各府縣官員，上表稱慶不題。

卻說太宗又傳旨赦天下罪人，又查獄中重犯。時有審官將刑部絞斬罪人，查有四百餘名呈上。太宗放赦回家，拜辭父母兄弟，託產與親戚子侄，明年今日赴曹，仍領應得之罪。衆犯謝恩而退。又出恤孤榜文，又查宮中老幼綵女共有三千人，出旨配軍。自此，內外俱善，有詩爲證，詩曰：

大國唐王恩德洪，道過堯舜萬民豐。

死囚四百皆離獄，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皆離獄」二句：語出唐白居易《七德舞》：「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一：「己丑（貞觀三年），放宮女三千。壬辰（貞觀五年），縱死囚四百還家。」。

天下多官稱上壽，朝中衆宰賀元龍元龍：這裏指皇帝。。

善心一念天應佑，福陰應傳十七宗十七宗：唐代共有二十三任皇帝（不計短期廢立的殤帝李重茂，其所謂「恭宗」廟號未行用），太宗之後，爲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十七位稱「宗」的皇帝。唐高祖李淵在李世民之前，武則天是女皇帝，唐中宗、睿宗做過兩次皇帝，最後的唐哀帝是亡國之君，不稱「宗」（曾有「景宗」之廟號，但未正式採用）。。

太宗既放宮女、出死囚已畢，又出御製榜文，遍傳天下。榜曰：

「乾坤浩大，日月照鑑分明；宇宙寬洪，天地不容奸黨。使心用術，果報只在今生；善布淺求，獲福休言後世。千般巧計，不如本分爲人；李旁：名言。萬種強徒，爭似隨緣節儉。心行慈善，何須努力看經？意欲損人，空讀如來一藏「乾坤浩大」榜文：這一段抄自明代善書《明心寶鑑·省心篇》，其文託言宋仁宗御製。。」

自此時，蓋天下無一人不行善者。證夾：何以得此？其三五之士乎！一壁廂又出招賢榜，招人進瓜果到陰司裏去；一壁廂將寶藏庫金銀一庫，差尉遲公胡敬德上河南開封府鄂國公：據史籍記載，尉遲敬德名恭，字敬德，以字行。初封「吳國公」，後改封「鄂國公」。，訪相良還債。榜張數日，有一赴命進瓜果的賢者，本是均州人均州：即今均縣，在湖北西北，鄰接河南，明代稱均州。，姓劉名全，家有萬貫之資。只因妻李翠蓮在門首拔金釵齋僧，劉全罵了他幾句，說他不遵婦道，擅出閨門擅：原作「善」，世德堂本「擅」常作「善」，今改正，後不出注。。李氏忍氣不過，自縊而死。撇下一雙兒女年幼，晝夜悲啼。劉全又不忍見，無奈，遂舍了性命，棄了家緣家緣：家業，家產。，撇了兒女，情願以死進瓜，李旁：此等想頭甚奇。將皇榜揭了，來見唐王。王傳旨意，教他去金亭館裏，頭頂一對南瓜，證夾：如此送禮之法甚奇。袖帶黃錢，口噙藥物。

那劉全果服毒而死，一點魂靈，頂着瓜果，早到鬼門關上。把關的鬼使喝道：「你是甚人，敢來此處？」劉全道：「我奉大唐太宗皇帝欽差，特進瓜果與十代閻王受用的。」那鬼使欣然接引。劉全徑至森羅寶殿，見了閻王，將瓜果進上道：「奉唐王旨意，遠進瓜果，以謝十王寬宥之恩。」閻王大喜道：「好一個有信有德的太宗皇帝！」遂此收了瓜果。便問那進瓜的人姓名，那方人氏。劉全道：「小人是均州城民籍民籍：元明將居民按職業編入不同種類的戶籍，民籍爲有戶籍的普通居民，一般從事農業或商業活動。和軍籍（職業軍人）、匠籍（手工業者）等相對。，姓劉名全。因妻李氏縊死，撇下兒女，無人看待，小人情願舍家棄子，捐軀報國，特與我王進貢瓜果，謝衆大王厚恩。」十王聞言，即命查勘劉全妻李氏。那鬼使速取來在森羅殿下，與劉全夫妻相會。訴罷前言，回謝十王恩宥。那閻羅卻檢生死簿子看時，他夫妻們都有登仙之壽，急差鬼使送回。鬼使啓上道：「李翠蓮歸陰日久，屍首無存，魂將何付？」閻王道：「唐御妹李玉英，今該促死；你可借他屍首，教他還魂去也。」證夾：一對南瓜，換得一對翠蓮。禮物甚輕，賞封甚重，千古第一美差。

那鬼使領命，即將劉全夫妻二人還魂。帶定出了陰司，那陰風繞繞，徑到了長安大國，將劉全的魂靈，推入金亭館裏；將翠蓮的靈魂，帶進皇宮內院。只見那玉英宮主，正在花陰下，徐步綠苔而行，被鬼使撲個滿懷，推倒在地，活捉了他魂；卻將翠蓮的魂靈，推入玉英身內。鬼使迴轉陰司不題。

卻說宮院中的大小侍婢，見玉英跌死，急走金鑾殿，報與三宮皇后道：「宮主娘娘跌死也宮主：即公主。世德堂本「宮主」、「公主」常混用，本回通作宮主。下文「百花羞公主」、「鐵扇公主」及天竺國公主，多作「公主」，故隨文統作「公主」，後不出注。周代天子嫁女，請同姓諸侯（一般稱公）主婚；秦漢以來，天子嫁女請三公主婚，故稱公主。！」皇后大驚，隨報太宗，太宗聞言點頭嘆曰：「此事信有之也。朕曾問十代閻君：『老幼安乎？』他道：『俱安，但恐御妹壽促。』果中其言。」合宮人都來悲切，盡到花陰下看時，只見那宮主微微有氣。唐王道：「莫哭！莫哭！休驚了他。」遂上前將御手扶起頭來，叫道：「御妹甦醒甦醒。」那宮主忽的翻身，叫：「丈夫慢行，等我一等！」太宗：「妹妹，是我等在此。」宮主抬頭睜眼觀看道：「你是誰人，敢來扯我？」太宗道：「是你皇兄、皇嫂。」宮主道：「我那裏得個甚麼皇兄、皇嫂！我孃家姓李，我的乳名喚做李翠蓮；我丈夫姓劉名全。兩口兒都是均州人氏。因爲我三個月前，拔金釵在門首齋僧，我丈夫怪我擅出內門，不遵婦道，罵了我幾句，是我氣塞胸堂，將白綾帶懸樑縊死，撇下一雙兒女，晝夜悲啼。今因我丈夫被唐王欽差，赴陰司進瓜果，閻王憐憫，放我夫妻回來。他在前走。因我來遲，趕不上他，我絆了一跌。你等無禮！不知姓名，怎敢扯我！」太宗聞言，與衆宮人道：「想是妹妹跌昏了，胡說哩。」傳旨教太醫院進湯藥，將玉英扶入宮中。

唐王當殿，忽有當駕官奏道：「萬歲，今有進瓜果人劉全還魂，在朝門外等旨。」唐王大驚，急傳旨將劉全召進，俯伏丹墀。太宗問道：「進瓜果之事何如？」劉全道：「臣頂瓜果，徑至鬼門關，引上森羅殿，見了那十代閻君，將瓜果奉上，備言我王殷勤致謝之意。閻君甚喜，多多拜上我王道：『真是個有信有德的太宗皇帝。』」唐王道：「你在陰司見些甚麼來？」劉全道：「臣不曾遠行，沒見甚的，只聞得閻王問臣鄉貫、姓名。臣將棄家舍子，因妻縊死，願來進瓜之事，說了一遍。他急差鬼使，引過我妻，就在森羅殿下相會。一壁廂又檢看死生文簿，說我夫妻都有登仙之壽，便差鬼使送回。臣在前走，我妻後行，幸得還魂。但不知妻投何所。」唐王驚問道：「那閻王可曾說你妻甚麼？」劉全道：「閻王不曾說甚麼，只聽得鬼使說：『李翠蓮歸陰日久，屍首無存。』閻王道：『唐御妹李玉英今該促死，教翠蓮即借玉英屍還魂去罷。』臣不知『唐御妹』是甚地方，家居何處，還未曾得去找尋哩。」

唐王聞奏，滿心歡喜，當對多官道：「朕別閻君，曾問宮中之事；他言老幼俱安，但恐御妹壽促。卻纔御妹玉英花陰下跌死，朕急扶看，須臾甦醒，口叫：『丈夫慢行，等我一等！』朕只道是他跌昏了胡言。又問他詳細，他說的話，與劉全一般。」魏徵奏道：「御妹偶爾壽促，少甦醒即說此言，此是劉全妻借屍還魂之事。此事也有。可請宮主出來，看他有甚話說。」唐王道：「朕才命太醫院去進藥，不知何如。」便教妃嬪入宮去請。那宮主在裏面亂嚷道：「我喫甚麼藥？這裏那是我家！我家是清涼瓦屋，不像這個害黃病的房子害黃病：皇宮裝飾多用黃色，此處形容皇宮像得了黃疸病（《西遊記校注匡補》謂是貧血病）一樣。，花狸狐哨的門扇花狸胡哨：形容顏色錯雜豔麗，多有貶義。！證夾：妙極妙極！說得黃屋朱門一文不值。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正嚷處，只見四五個女官，兩三個太監，扶着他，直至殿上。唐王道：「你可認得你丈夫麼？」玉英道：「說那裏話，我兩個從小兒的結髮夫妻，與他生男長女，怎的不認得？」唐王叫內官攙他下去。那宮主下了寶殿，直至白玉階前，見了劉全，一把扯住道：「丈夫，你往那裏去，就不等我一等！我跌了一跤，被那些沒道理的人圍住我嚷，這是怎的說！」那劉全聽他說的話是妻之言，觀其人非妻之面，不敢相認。唐王道：「這正是山崩地裂有人見，捉生替死卻難逢。」好一個有道的君王，即將御妹的妝奩、衣物、首飾妝奩（lián）：女子梳妝用的鏡匣，這裏指嫁妝。，盡賞賜了劉全，就如陪嫁一般。又賜與他永免差徭的御旨，着他帶領御妹回去。他夫妻兩個，便在階前謝了恩，歡歡喜喜還鄉。證夾：大造化，大造化！南瓜換翠蓮，翠蓮又換御妹，世間有此美事乎？有詩爲證：

人生人死是前緣，短短長長各有年。

劉全進瓜回陽世，借屍還魂李翠蓮。

他兩個辭君，徑來均州城裏，見舊家業兒女俱好，兩口兒宣揚善果不題。卻說那尉遲公將金銀一庫，上河南開封府訪看相良，原來賣水爲活，同妻張氏在門首販賣烏盆瓦器營生烏盆：瓦盆。，但撰得些錢兒撰：同「賺」。《警世通言·呂大郎還金完骨肉》：「今日好利市，也撰他八個錢。」，只以盤纏爲足，其多少齋僧佈施，買金銀紙錠，記庫焚燒，故有此善果臻身。陽世間是一條好善的窮漢，那世裏卻是個積玉堆金的長者。證夾：世間慳貪愚人聞此，亦少警醒否？尉遲公將金銀送上他門，唬得那相公、相婆魂飛魄散；又兼有本府官員，茅舍外車馬駢集，那老兩口子如癡如瘂，跪在地下，只是磕頭禮拜。尉遲公道：「老人家請起。我雖是個欽差官，卻齎着我王的金銀送來還你。」他戰兢兢的答道：「小的沒有甚麼金銀放債，如何敢受這不明之財？」尉遲公道：「我也訪得你是個窮漢；只是你齋僧佈施，盡其所用，就買辦金銀紙錠，燒記陰司，陰司裏有你積下的錢鈔。是我太宗皇帝死去三日，還魂復生，曾在那陰司裏借了你一庫金銀，今此照數送還與你。你可一一收下，等我好去回旨。」那相良兩口兒只是朝天禮拜，那裏敢受。道：「小的若受了這些金銀，就死得快了。雖然是燒紙記庫燒紙記庫：舊俗認爲生前焚燒紙錢，可寄存在陰間的庫中，供死後使用或還賬。參見第十二回「《受生度亡經》」條注。據宋王龍舒《龍舒增廣淨土文》卷五：佛經中並無陰府寄庫之說，奉勸世人，以寄庫所費，請僧爲西方之供；一心西方，則必得往生。「若不爲此，而爲陰府寄庫，則是志在陰府，死必入陰府矣」。，此乃冥冥之事；況萬歲爺爺那世裏借了金銀，亦何憑據？我決不敢受。」尉遲公道：「陛下說，借你的東西，有崔判官作保可證。你收下罷。」相良道：「就死也是不敢受的。」尉遲公見他苦苦推辭，只得具本差人啓奏。太宗見了本，知相良不受金銀，道：「此誠爲善良長者。」即傳旨教胡敬德將金銀與他修理寺院，起蓋生祠生祠：爲活人建立的祠廟。，請僧作善，就當還他一般。證夾：有理。旨意到日，敬德望闕謝恩宣旨，衆皆知之。遂將金銀買到城裏軍民無礙的地基一段，周圍有五十畝寬闊，在上興工，起蓋寺院，名「敕建相國寺」相國寺：在今河南開封，原爲戰國時魏公子信陵君故宅，北齊時始建寺廟。後毀於戰火，唐代重建，本來和相公、相婆毫無關係，此處相國寺來歷是作者根據民間傳說加工而成。。左有相公相婆的生祠，鐫碑刻石，上著着「尉遲公監造」。即今大相國寺是也。證夾：此窮漢竟千秋萬載矣。

工完回奏，太宗甚喜。卻又聚集多官，出榜招僧，修建「水陸大會」，超度冥府孤魂。榜行天下，着各處官員推選有道的高僧，上長安做會。那消個月之期，天下多僧俱到。唐王傳旨，着太史丞傅奕選舉高僧，修建佛事。傅奕聞旨，即上疏止浮圖上疏止浮圖：這裏傅奕的奏章及與蕭瑀諸臣論辯的情節，見於《新唐書·傅奕傳》及元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一。奏章即武德七年（64）傅奕所上《請除釋教疏》的內容。當時佛教興盛，僧尼人數與日俱增，但也出現了管理混亂、僧徒不勞而食等現象。這段話的意思是：佛法來自西域，本非中國原有的宗教，靠宣揚來世的福報或罪過來蠱惑民衆，影響了帝王的威權、君臣父子的秩序。況且佛法沒有傳入的中國上古時代，政治一樣清明，所以佛法是不足爲信的。浮圖，也作「浮屠」，梵語音譯，指佛、佛教，也指寶塔。，以言無佛。李旁：傅奕大是秀才氣。表曰：

「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途六道三途：佛教認爲，作嗔、癡、貪三惡的人，將感生三惡道，一是鑊湯爐炭地獄之途（火途），二是互相血食的畜生之途（血途），三是刀杖驅逼的餓鬼之途（刀途），合稱三途《見《大明三藏法數》卷十二）。，蒙誘愚蠢，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系之人主刑德威福，系之人主：刑、威都指刑罰。德、福都指恩賞。刑罰恩賞的法令都由君主發佈，不通過神明。《尚書·洪範》：「惟闢作福，惟闢作威。」闢即君主。按：中國傳統政治思想歷來較爲現實，崇尚君主的威權，而不太注重超出現實權力以外的神祕力量，如上帝、佛祖等。傅奕的觀點，實際即主張社會秩序應由君主或政府建立，而不能由神祕力量控制。。今聞俗徒矯託，皆雲由佛。自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年祚：立國的年數。。至漢明帝始立胡神，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實乃夷犯中國，不足爲信「至漢明帝始立胡神」以下數句：據《後漢書·西域傳》：漢明帝夢見頭頂有光的金人，大臣解釋說這是西方聖人，稱爲佛。漢明帝就派人到天竺求訪，帶回了一些佛經、佛像和僧人。桑門，即沙門，梵語音譯，指僧侶。。」

太宗聞言，遂將此表擲付羣臣議之。時有宰相蕭瑀，出班俯囟奏曰：「佛法興自屢朝，弘善遏惡，冥助國家，理無廢棄。佛，聖人也。非聖者無法，請置嚴刑。」傅奕與蕭瑀論辨，言禮本於事親事君，而佛背親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李旁：傅奕，傅奕，憑你會說，只是免地獄不得。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正所謂非孝者無親「傅奕與蕭瑀論辯」以下數句：傅奕這段話的意思是：禮教的根本，是教人如何事奉父母和君主的；而佛教以佛法對抗天子的政令，子女出家，背棄了父母。蕭瑀不是從空桑中出生的，也是有父有母的，卻信奉背棄父母的宗教。既然反對孝行，那就是目無父母。繼體，子女。空桑，傳說商朝的賢臣伊尹生於空的桑樹中，此用「生於空桑」指非父母所生，來歷不明。非孝者無親，出自儒家經典《孝經》。。蕭瑀但合掌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太宗召太僕卿張道源，中書令張士衡，問佛事營福，其應何如。二臣對曰：

「佛在清淨仁恕，果正佛空。周武帝以三教分次；大慧禪師有贊幽遠，歷衆供養而無不顯；五祖投胎五祖：指佛教禪宗五祖，唐代弘忍禪師。俗姓周，黃梅（今屬湖北）人。自幼隨四祖道信在黃梅雙峯山學禪，成爲道信的傳人。道信逝後，在雙峯山東馮墓山建立寺院，弘傳禪法，稱爲「東山法門」。他的弟子慧能是著名的六祖。另一弟子神秀，也很著名。這兩位弟子開禪宗的南、北兩宗。，達摩現象達摩：即菩提達摩。古代印度僧人。南北朝時期來到中國，被稱爲中國禪宗初祖。初到廣州，後梁武帝迎至建康（今南京）。又到北魏，在洛陽、嵩山等地傳道。最後入少林寺，在少林寺面壁九年。今少林寺中尚有「達摩洞」。其門下弟子甚多，有慧可、曇琳等人。慧可被尊爲禪宗二祖，之後，僧璨爲三祖，道信爲四祖，弘忍爲五祖。。自古以來，皆雲三教至尊而不可毀，不可廢。伏乞陛下聖鑑明裁「佛在清淨仁恕」以下一段：《新唐書·張士衡傳》：唐太宗的太子李承乾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張士衡回答，「事佛在清靜仁恕」，若貪財驕橫，用再多的錢奉佛也沒有用。此事既非太宗所問，與張道源也並無關係，而張道源反而是傅奕的支持者。張士衡的意思，只是說崇奉佛法要心地清靜，仁愛寬容，勸諫太子盡忠盡孝，並非主張尊佛。此後「果正佛空」云云，系作者對原文的改竄，並非張士衡的話。果正佛空，大意是一切皆空是佛教宣揚的正果。周武帝以三教分次，周武帝即南北朝時期北周皇帝宇文邕。他在位時，召集羣臣、道士、名僧進行辯論，定出以儒教爲先，道教爲次，佛教爲後的位次，後來下令禁佛，佛教在這一時期倍受打擊。大慧禪師有贊幽遠，歷史上號爲「大慧禪師」的高僧有幾個，如唐代一行、懷讓、宋代宗杲等，此處不詳所指，似指北周的慧遠。周武帝滅佛之舉，受到了慧遠的堅決反對，他認爲佛法幽深，歷代人們信奉，都有靈驗，不可盡廢。五祖投胎，五祖即我國佛教禪宗的第五代祖師弘忍。傳說他生前曾經在破頭山當栽松行者，遇到四祖道信，要求度化，因爲年齡過大被拒絕。他自行投胎於浣衣女，後再遇四祖，投於門下，得法稱爲五祖（參見《五燈會元》卷一）。達摩現象，達摩即「菩提達摩」的省稱，天竺高僧，南朝梁時來中國傳法，被禪宗奉爲初祖。傳說達摩死後，北魏有一個使臣不知道達摩已死，在歸國途中遇見達摩，見他手裏提着一隻鞋，向西而去，等回京才知達摩已死，於是打開他的棺木，見裏面只剩下一隻鞋子（參見《五燈會元》卷一）。。」

太宗甚喜道：「卿之言合理。再有所陳者，罪之。」遂着魏徵與蕭瑀、張道源，邀請諸佛，選舉一名有大德行者作壇主，設建道場，衆皆頓首謝恩而退。自此時出了法律：但有毀僧謗佛者，斷其臂斷其臂：唐代、明代均沒有這種法律。元代皇帝崇信藏傳佛教，《元史·武宗本紀》記載，元武宗曾下令：毆打西番僧者截其手，罵西番僧者斷其舌。但後被皇太子勸止。。

次日，三位朝臣，聚衆僧，在那山川壇裏山川壇：祭祀山嶽江河的祭壇，從京城到州縣均有設立。，逐一從頭查選，內中選得一名有德行的高僧。你道他是誰人？

靈通本諱號金蟬，只爲無心聽佛講。

轉託塵凡苦受摩，降生世俗遭羅網。

投胎落地就逢兇，未出之前臨惡黨。

父是海州陳狀元，外公總管當朝長。

出身命犯落江星落江星：原作「落紅星」，據《新說西遊記》改。，順水隨波逐浪泱。

海島金山有大緣，遷安和尚將他養。

年方十八認親孃，特赴京都求外長。

總管開山調大軍，洪州剿寇誅兇黨。

狀元光蕊脫天羅，子父相逢堪賀獎。

復謁當今受主恩，凌煙閣上賢名響凌煙閣：原作「靈煙閣」，據《新說西遊記》改。封建帝王爲表彰功臣而建築的繪有功臣圖像的高閣。唐太宗貞觀十七年（643）畫功臣像於凌煙閣之事最著名，有魏徵、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秦叔寶等二十四人。按，世德堂本「凌」常作「靈」，如後文「凌雲渡」又作「靈雲渡」（或「靈飛渡」），今隨文改正，後不出注。。

恩官不受願爲僧，洪福沙門將道訪。

小字江流古佛兒，法名喚做陳玄奘。

當日對衆舉出玄奘法師。這個人自幼爲僧，出孃胎，就持齋受戒。他外公見是當朝一路總管殷開山。他父親陳光蕊中狀元，官拜文淵殿大學士。一心不愛榮華，只喜修持寂滅。查得他根源又好，德行又高；千經萬典，無所不通；佛號仙音，無般不會。當時三位引至御前，揚塵舞蹈。拜罷奏曰：「臣瑀等，蒙聖旨，選得高僧一名陳玄奘。」太宗聞其名，沉思良久道：「可是學士陳光蕊之兒玄奘否？」江流兒叩頭曰：「臣正是。」太宗喜道：「果然舉之不錯。誠爲有德行有禪心的和尚。朕賜你左僧綱，右僧綱，天下大闡都僧綱之職都僧綱：元代在州縣設僧正司、都綱司，設僧官管理佛教事務。明承元制，設僧錄司，有「左闡教、右闡教」；府一級行政單位設「僧綱司」，其僧官名「都綱」（也稱「都僧綱」）。又明太祖朱元璋曾授番僧朵兒只怯烈失思巴藏卜（又譯「多爾濟吹埒克斯巴勒藏布」）爲「都綱副禪師」，命他「以西土之人，長西方之教」。這裏唐僧的封號當即捏合以上職名而來。。」玄奘頓首謝恩，受了大闡官爵。又賜五彩織金袈裟一件，毗盧帽一頂毗盧帽：繡有毗盧佛像的僧帽，今影視戲劇中唐僧常戴者，內層中央結頂者爲毗盧帽，外層有五片裝飾者爲五佛冠。。教他用心再拜明僧，排次闍黎班首闍（dū）黎：也作闍梨，梵語「阿闍梨」的省稱。意謂高僧，泛指僧人。；書辦旨意，前赴化生寺，擇定吉日良時，開演經法。

玄奘再拜領旨而出，遂到化生寺裏，聚集多僧，打造禪榻，妝修功德功德：這裏指懸掛的功德幡幛。，整理音樂。選得大小明僧共計一千二百名，分派上中下三堂。諸所佛前，物件皆齊，頭頭有次。選到本年九月初三日黃道良辰開啓，做七七四十九日「水陸大會」。即具表申奏，太宗及文武國戚皇親，俱至期赴會，拈香聽講。

畢竟不知聖事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已言世事之假，是叫人在生前打點，早修陽世之正果。此回寫地獄之苦，是叫人知死後報應，先作根本之善因。

冠首一詩，慨嘆世事皆假，無常迅速，惜命者須早回頭。若不回頭，臨期萬般皆空，當的甚事？試觀「唐王渺渺茫茫，獨自一個散步荒郊草野之間。」是萬里江山歸何處？荒郊野草一戶海「到得鬼門關見先主李淵、先兄建成、故弟元吉，就來揪打索命。」是骨肉恩情今何在？盡是冤孽討債人。閻君問殺涇龍之故，太宗道：「聯宣魏徵着棋，不期他化一夢而斬，這是那人曹官出沒神機，又是那龍王犯罪當死也。」可知人生在世，爭勝好強，父子兄弟，諸般恩愛牽纏，俱系一夢，若不及早解脫，縱有出沒神機之能，犯罪當死，焉能躲的閻君考問乎？

「生死簿上註定貞觀十三年，判官將『一』字上添了兩畫，註定三十三年。」一爲水，兩爲火，水火相濟。前三後三，兩而合一，便是不死之妙決，還元之祕密。添之正所以示人貞於觀，而及早打點，以求延年益壽之方，而非言私添壽數作情也。試問閻王面前可以作私情乎？「惟答瓜果」一語，已足見還元反本，方是不死之果報。

太宗見不是舊路而疑有差，判官道：「不差，陰司裏有去路無來路。」又云：「送陛下『轉輪藏』出身，叫陛下轉託超生。」正以示陰靈出殼，一去不返，只可轉生而不能回生矣。最提醒人處，是太宗道：「寡人空身到此，卻那裏得有錢鈔」？此處罵盡世間一切慳貪吝惜之徒，即富如大唐天子，死時且空身而去，帶不得分文錢鈔，況其他乎？聞此而不悟者，真地獄種子，仙翁亦無可如何矣。借相良所記金銀一庫給散孤魂，豈真金銀陰司可記？亦豈真陰司金很可借？特可記者，陽間之陰德；而可借者，改惡以從善。是默示人以善惡報應之不爽耳。

判官道：「千萬到陽間做個『水陸大會』，超度那無主的冤魂。」冤魂者迷人，死後所成。超度冤魂正以超度迷人，故曰在陽間超度。何爲水陸大會？善性若水，修性之義；陸爲地，腳踏實地，立命之義。性命合一，是謂大會。言能超度此冤魂者，惟此性命雙修一乘之法，餘二非真，切勿忘記，葉嚀囑咐何其深切之至！又云：「『凡百不善之事，俱可一一改過，普諭世人爲善，管教你後代綿長，江山永固。」可見諸多地獄皆爲不善者所造，若凡百不善一一改過，地獄何有？

「唐王貪看渭河一對金魚，太尉「撲」的一聲，望渭河推下馬去，卻就脫了陰司，徑回陽世。」前因涇河之孽龍，去陽世而入陰司；今因渭水之金魚，脫陰司而回陽世。出此入彼，出彼入此，其善惡報應如影隨形，毫髮不爽。涇河龍王爲孽龍，人心也，人心一發，至於死地；渭河金魚爲真龍，真性也，真性一現，即得生路。去人心而歸真性，即是脫陰司而回陽世，善惡是非，生死之路分之矣。太宗說：「見陰司裏不忠不孝、非利非義、作踐五穀、明欺暗騙、大斗小秤，奸盜詐僞、淫邪欺罔之徒，受那些磨、燒、舂、銼之苦，煎、熬、吊、剝之刑，有千千萬萬，看之傷心。」如此等類，豈僅在陰司受報？而現世者比比皆然，特人不自知耳。御製榜文，句句牟尼，字字珠玉，可爲塵世之明鑑，有不感悟而遷善改過者，必非人類也。

李翠蓮爲齋僧而受氣自縊，劉全因妻死而捐軀進瓜，皆從真性中流出，視生死如一輒，富貴如浮雲，雖死如生，死不死耳。其所死者幻身，而真身不能死；其所散者濁氣，而真氣不能散。宜乎「夫妻皆有登仙之壽，翠蓮借玉英之屍還魂。」是有真性者死而復生，無真性者生而終死。

噫！以帝王富有四海，空身死去，帶不得陽間分文錢鈔；以匹夫擔水度日，作善積福，反能記陰司十三庫金銀；以民間夫妻齋僧之因，而閻王誇爲登仙；以帝王御妹壽卻不永，而閻王反使促死。然則壽之長短，善惡長之短之，而不分其富與貴、貧與殘。前詩所云：「古來陰駕能延壽，善不求憐天自周」之義，世人何樂而不爲善乎？

詩曰：

天堂地獄在心頭，善惡分明禍福由。

富貴不淫貧賤樂，可生可死有何愁。

悟一子曰：此篇正言唐王之入夢，以明陰陽感應之道，即男女贈答之理；有感必應，有果必報，毫髮不爽也。唐高祖曾夢身死，墜在牀下，爲羣蛆所食。智蒲禪師解爲億兆趨附之象。

太宗是夢，未之前聞。然晝之所爲，即夜之所夢。地府之遊，其「貞觀」之幽隱乎。幽隱之惡，造於心而形諸夢，此處正宜提「心」字作主，以見人心之險，即成地獄之險。如影隨身，不可泯滅。

篇中：「太宗渺渺茫茫，獨自一個，驚惶難尋道路；忙致私書求庇；見鬼門關即有先主李淵及兄弟索命；折辨鬼龍公案；添注生死簿；遊觀地府，悚懼驚心；經十八層地獄，心中驚慘；目擊奈河橋，心又驚惶；到枉死城，心驚膽戰；見一夥鬼魅攔住，慌得無處躲藏，向崔判求救，借相良金銀賄免；見六道輪迴，判官叫太宗明心見性；直到陰司裏無冤恨之聲，陽世間方得享太平之福；凡百不善之處，俱可一一改過。」方結出正旨。可見陽世間不作不善之事，則陰司裏自無地獄之險矣。處處俱從心上描寫，而出皆太宗平日所爲、問心難安之事也。

評《西遊》者，此篇反不談心，真不可解。最提醒處，在「衆冤魂索命，判官道：『陛下得些錢鈔與他，我才救得你。』太宗道：『寡人空身到此，那得有錢鈔？』」此所謂「萬兩黃金將不去，一生惟有孽隨身」也。判官謂得些錢鈔可救，豈真可救哉！正謂此處錢鈔不可到，用不着，如何救得你？下邊借相良之金銀，豈真可借哉！正謂陽間作惡有惡報，作善有善報，一到陰司．帝王之十三年，反不如匹夫之十三庫；帝治之十五道，反不如匹夫所寄之一庫也。妙意都在反面，讀者切勿泥文！讀至後回相良夫婦所積者，系齋僧佈施善果，非盡屬金銀紙鈔，自可曉然。

太宗因老龍之故而入大夢，一到鬼門關，宜撞見鬼龍索命。何以劈頭撞見先主李淵及兄弟等，並不見鬼龍耶？仙師寓《春秋》之意於隱言之中，予發《西遊》未發之義，以明仙師不言之隱。

隋綱不振，天下共逐其鹿。倡義旗而除殘暴，數民水火，名正言順。奈何用裴寂之詭謀，遣隋宮人入侍高祖？劫之以必從之勢，陷父於不義，違無犯分，有幹維皇。默運之誅，其謀臣補佐，實相成之。高祖雲行雨施，失於檢點，是即老龍爲鰣軍師所誤。而違時克點，雲雨差遲，懼天刑而遭慧劍，豈不宜哉！

涇河之龍，實李淵也，故曰「老」。「雨水共得三尺三寸零四十八點」，隱括「李淵」二字。通二字：三橫爲三尺，三直爲三寸，四並三氵十八子，爲零四十八點也。又合併湊用，象「四」字之形，分並各算，成四六二十四之數；合之三氵八字，爲三八二十四數；共成四十八點也。去二字之三直，爲克三寸；去「李」之「八、子」，爲克八點。所餘「李」之「一」，「淵」之「」，通而用之，得「涇」字。諱李淵，而爲「涇」也。龍潛於淵，老處於濁，涇河，固其所也。

惟是太宗化家爲國，謬雲救父之危，而莫救天理之誅。伏甲玄武門，密言淫亂後宮，而自稱功高不賞，不得已而有六月四日之舉，實劫父殺兄得天下，與楊廣同轍，是亦亡隨之續耳。

廣以十三年而亡，世民以十三年而死，亦其宜也。甚納巢刺王妃而矯誣續嗣，夫婦、父子、兄弟之倫，淪喪殆荊誠不如李氏捐生投環，爲婦道無虧；劉全拼死進瓜，爲夫綱罔缺。宜其奪王姬之魄，生死而骨肉之，俾夫婦、父子、兄妹蓮蒂重開，團聚一室。

至太宗推刃，同氣友于之誼，固已澌滅，無餘爰及彼妹矣。此陰陽果報，毫髮不爽。故仙師就太宗口中，發出的旨，曰：「朕回陽世，惟答瓜果而已。」南瓜者，南，離，屬心。言只要心地光明，結果爲報也，《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李。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李氏投環，劉全頂瓜者，投以木瓜也；翠蓮借屍，玉英下降者，報以瓊李也。男女，即陰陽之道；贈答，即果報之理；永以爲好，雖死而猶可重生。較之私添二壽，假借一庫者，雖回生而仍如大夢，相去爲何如哉！

然太宗固一夢，而非真死，—切地獄境象，皆其心中所自設，故諸臣當回陽之際，道：「陛下有甚放心不下？」此實錄也。讀東西將相一齊啓奏道：「陛下前朝一夢，如何許久方覺？」

「一夢」二字，顯著明白。按：太宗二十九歲踐祚，改元貞觀，壽五十三歲。實在位二十四年，初非三十三年也。今稱貞觀一十三年，上加二，事似屬紕繆，不知其中原有妙義；蓋高祖淵在位九年，實太宗宮掖詐謀，劫制竊踞。是武德雖擁虛位，而貞觀預擅神器矣。移武德之九年，而加諸貞觀之二十四，得非三十三年乎。一三加一爲二三，二三加一爲三三，三三適得九，故加二畫，而已得加九年之義，又仙師加筆之精妙也。取十三年以爲地府之遊，所以擬亡隨之續；加二畫以示陰竊之權，所以明無父之隱。迨後玄奘歷十四年而返，己在虛加之外，太宗宜不及見之，故以三十三年之在位，結自西返東，序經度世之局耳。

後世論治道者，推唐之貞觀，幾致刑措，然大本既虧，一切枝葉皆僞耳，又何足觀！仙師藉以大言，欲修道者，修心煉己，以求大道。倘欺罔詐僞，寸心難安，即是自造地獄。故老龍聽鰣軍師，放心無忌，而難逃一劍；唐王求崔判官，放心不下，而虛添二畫。與彼悟空放下心，打入森羅殿，自勾死籍，併除十類者，固同夢而異覺也。總能了道而放下心，則必如悟空之明消死籍，而竟可登天；不能了道而放心不下，則欲如太宗之暗添生期，而未免入地。天堂地獄，憑心所在。可樂可畏；可不慎哉！

附記：：

餘嘗遊大梁，至古大相國寺。梵宇巍奐，檀遺於畝，不減燕都之報國。最後一閣，高插蒼冥，顏曰「藏經」。層梯而登，如螺之旋；四匝飛查，朱欄環曲。俯視一切，如鳧如蟻，雲樹出沒，移步變態，亦一奇觀也。中位莊嚴，傍列八櫃，扃鑰甚固，藏經在焉。右隅有男女立像：男則粗眉俗束，女則紫面袒懷，皆笑容可掬。叩引導寺僧，稱即賣水之相公、相婆也。歷太宗遊地府、借楮鏹、還魂修寺故事，一與《西遊記》吻合。考其碑，記寺之創始，莫知所自，盛於北齊天保六年，修於唐睿宗；載累朝修舉頗詳，而無太宗相良之事焉。蓋相良夫婦，實有修寺功德。塑像、藏經閣，相傳至今不朽，知著書者，非盡屬無稽而山市海樓也。

噫！二老以賣水之傭，積金甚艱，能樂善好施，不爲身謀，其所處者小，而所見者大也。即未能了道，亦觀見大道之一節矣。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亡其身而身存。」相良夫婦有之。彼黷貨慳吝、死不旋踵，甚有子孫爲乞丐者，果何爲耶？悲夫！

# 第十二回 玄奘秉誠建大會 觀音顯象化金蟬

李本總批：菩薩自在，佛祖如來，已將自性本來面目招由。只此已了，緣何又要取經？大有微意。蓋性教不可偏廢，天人斷當相湊。有性不學，也不濟事。所以取經者，見當從經論入也；不從經論入者，此性光終不顯露。此孔夫子所以亦從學字說起。

憺漪子曰：此一回，方實是取經緣起。取經大事，除卻唐僧，他人斷不敢承當。而唐僧之誓死取經，皆因觀音之現形留頌；觀音之拍臺高叫，皆因前此癲和尚之送袈裟、錫杖。惟有袈裟、錫杖之送，然後可以拍臺高叫；有拍臺高叫，然後可以現形留頌。如是，則太宗安得不信心？唐僧安得不努力？豈獨太宗信心，唐僧努力，即千載下讀《西遊記》者，亦無不踊躍歡喜，願爲執鞭。妙哉！大士之慈悲智慧，上可以不負如來之託，中可以成就金蟬之果，下可以造福於震旦衆生，一舉而三善備焉。佛祖曾有言：「別個是也去不得，須尊者神通廣大，方可去得。」知弟子者莫如師，誠可謂先知先覺矣。

菩薩言：「小乘教法只可渾俗和光，唯大乘三藏能超亡度難，修無量壽身。」言之非不深切著明，然今之三藏大乘具在也，談者亦只渾俗和光而已，豈大乘化而爲小乘耶？可嘆！可嘆！

詩曰：

龍集貞觀正十三，王宣大衆把經談。

道場開演無量法，雲霧光乘大願龕。

御敕垂恩修上剎，金蟬脫殼化西涵西涵：當指西方佛祖的包容和化育。。

普施善果超沉沒，秉教宣揚前後三前後三：「前三三與後三三」的省稱。《五燈會元》卷九：唐無着文喜禪師到五臺山，遇一老翁，無着問此地有多少僧人，老翁回答：「前三三後三三。」無着即悟到此老翁是文殊菩薩。「前三三後三三」是禪宗的一句「機語」，歷來有多種解釋，這裏僅指高深的佛法。。

貞觀十三年，歲次己巳，九月甲戌初三日，癸卯良辰。陳玄奘大闡法師，聚集一千二百名高僧，都在長安城化生寺開演諸品妙經。那皇帝早朝已畢，帥文武多官，乘鳳輦龍車，出離金鑾寶殿，徑上寺來拈香。怎見那鑾駕？真個是：

一天瑞氣，萬道祥光。仁風輕淡蕩，化日麗非常化日：太陽光，也指白晝。。千官環佩分前後，五衛旌旗列兩旁五衛：元代有右衛、左衛、中衛、前衛、後衛五軍，掌宿衛扈從，兼屯田。《元史·百官志二》：「至元十八年，以蒙古侍衛總管府依五衛之例，爲指揮使司。」元陳旅《次韻友人京華即事》之二：「五衛旌旗秋甸裏，千官劍珮曉雲端。」則此二句似從陳詩套用而來。。執金瓜，擎斧鉞，雙雙對對；絳紗燭，御爐香，靄靄堂堂。龍飛鳳舞，鶚薦鷹揚鶚（è）薦鷹揚：指文官賢良，武將威風。鶚，一種兇猛的雕，漢孔融《薦禰衡表》：「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因用「鶚薦」謂舉薦賢才。鷹揚，威武貌。《詩經·大雅·大明》讚揚姜太公伐紂時之英武：「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毛傳：「鷹揚，如鷹之飛揚也。」。聖明天子正，忠義大臣良。介福千年過舜禹介福：大福。介，大。，昇平萬代賽堯湯。又見那曲柄傘，滾龍袍，輝光相射；玉連環，綵鳳扇，瑞靄飄揚。珠冠玉帶，紫綬金章。護駕軍千隊，扶輿將兩行。這皇帝沐浴虔誠尊敬佛，皈依善果喜拈香。

唐王大駕，早到寺前。分付住了音樂響器，下了車輦，引着多官，拜佛拈香。三匝已畢，抬頭觀看，果然好座道場。但見：

幢幡飄舞，寶蓋飛輝：幢幡飄舞，凝空道道彩霞搖；寶蓋飛輝，映日翩翩紅電徹。世尊金像貌臻臻臻臻：完美無缺的樣子。，羅漢玉容威烈烈。瓶插仙花，爐焚檀降降：「降真香」的省稱，又名雞骨香、紫藤香，是一種傳說焚燒後能降神的香料。。瓶插仙花，錦樹輝輝漫寶剎；爐焚檀降，香雲靄靄透清霄。時新果品砌朱盤，奇樣糖酥堆彩案。高僧羅列誦真經，願拔孤魂離苦難。

太宗文武俱各拈香，拜了佛祖金身，參了羅漢。又見那大闡都綱陳玄奘法師引衆僧羅拜唐王。禮畢，分班各安禪位。法師獻上濟孤榜文與太宗看濟孤榜文：超度孤魂野鬼的榜文。按照水陸大會儀軌，此榜應張貼在壇場左側，與旗幡相對（參見梁釋志公等《水陸儀軌會本》「榜式」）。這一段實改動自元道士馮尊師收於《鳴鶴餘音》卷九的《升堂文》，把其中道教的詞彙改作了佛教的詞彙，如「至德渺茫，禪宗寂滅」原作「至道渺漠，妙道希夷」等。這段話的意思是說：佛教靈通，變化無窮而永恆，孤魂野鬼是值得我們憐憫的。奉太宗旨意，選拔高僧，參禪講法，爲亡魂打開超生的大門，渡出苦海，擺脫六道輪迴，導引他們前往無滅無生的境界，回到原初的面貌。，榜曰：

至德渺茫，禪宗寂滅。清淨靈通，周流三界。千變萬化，統攝陰陽。體用真常體用真常：指「至德」（或至道）的本體和作用真實常住。，無窮極矣。觀彼孤魂，深宜哀愍。此是奉太宗聖命，選集諸僧，參禪講法。大開方便門庭，廣運慈悲舟楫，普濟苦海羣生，脫免沉痾六趣沉痾（kē）六趣：像重病一樣痛苦的六道輪迴。沉痾，重病。六趣，即六道。衆生因所造業之不同而趣向六道，故稱六趣。。引歸真路，普玩鴻濛普玩鴻濛：《升堂文》原作「復玩鴻濛」，指研討宇宙之初的道理。鴻濛，也作「鴻蒙」，宇宙形成前的混沌狀態。；動止無爲，混成純素純素：指純淨不雜亂的思想狀態。《莊子·刻意》：「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仗此良因，邀賞清都絳闕清都絳闕：指西天佛國。；乘吾勝會，脫離地獄凡籠。早登極樂任逍遙，求往西方隨自在。詩曰：

一爐永壽香，幾卷超生籙。

無邊妙法宣，無際天恩沐。

冤孽盡消除，孤魂皆出獄。

願保我邦家，清平萬鹹福。

太宗看了滿心歡喜，對衆僧道：「汝等秉立丹衷丹衷：赤誠的心。，切休怠慢佛事。待後功成完備，各各福有所歸，朕當重賞，決不空勞。」那一千二百僧，一齊頓首稱謝。當日三齋已畢，唐王駕回。待七日正會，復請拈香。時天色將晚，各官俱退。怎見得好晚？你看那：

萬里長空淡落輝，歸鴉數點下樓遲。

滿城燈火人煙靜，正是禪僧入定時。

一宿晚景題過。次早，法師又升坐，聚衆誦經不題。

卻說南海普陀山觀世音菩薩，自領瞭如來佛旨，在長安城訪察取經的善人，日久未逢真實有德行者。忽聞得太宗宣揚善果，選舉高僧，開建大會，又見得法師壇主，乃是江流兒和尚，正是極樂中降來的佛子，又是他原引送投胎的長老。菩薩十分歡喜，就將佛賜的寶貝，捧上長街，與木叉貨賣。你道他是何寶貝？有一件錦襴異寶袈裟、九環錫杖。還有那金、緊、禁三個箍兒，密密藏收，以俟後用。只將袈裟、錫杖出賣。長安城裏，有那選不中的愚僧，倒有幾貫村鈔村：粗劣，粗俗。。見菩薩變化個疥癩形容，身穿破衲，赤腳光頭，將袈裟捧定，豔豔生光，他上前問道：「那癩和尚，你的袈裟要賣多少價錢？」菩薩道：「袈裟價值五千兩，錫杖價值二千兩。」那愚僧笑道：「這兩個癩和尚是風子風：今作「瘋」。，是傻子！這兩件粗物，就賣得七千兩銀子？只是除非穿上身長生不老，就得成佛作祖，也值不得這許多。拿了去，賣不成。」那菩薩更不爭吵，與木叉往前又走。

行勾多時，來到東華門前，正撞着宰相蕭瑀散朝而回，衆頭踏喝開街道頭踏：也作「頭搭」、「頭答」，官員出行時走在前面的儀仗隊。。那菩薩公然不避，當街上拿着袈裟，徑迎着宰相。宰相勒馬觀看，見袈裟豔豔生光，着手下人問那賣袈裟的要價幾何。菩薩道：「袈裟要五千兩，錫杖要二千兩。」蕭瑀道：「有何好處，值這般高價？」菩薩道：「袈裟有好處，有不好處；有要錢處，有不要錢處。」證夾：妙妙。蕭瑀道：「何爲好？何爲不好？」菩薩道：「着了我袈裟，不入沉淪，不墮地獄，不遭惡毒之難，不遇虎狼之災，便是好處；若貪淫樂禍的愚僧，不齋不戒的和尚，毀經謗佛的凡夫，難見我袈裟之面，這便是不好處。」又問道：「何爲要錢，不要錢？」菩薩道：「不遵佛法，不敬三寶三寶：佛教稱佛、法、僧爲三寶。，強買袈裟、錫杖，定要賣他七千兩，這便是要錢；若敬重三寶，見善隨喜隨喜：佛教語，此指見到他人行善而生歡喜之意。，皈依我佛，承受得起，我將袈裟、錫杖，情願送他，與我結個善緣，這便是不要錢。」蕭瑀聞言，倍添春色，知他是個好人。即便下馬，與菩薩以禮相見。口稱：「大法長老，恕我蕭瑀之罪。我大唐皇帝十分好善，滿朝的文武，無不奉行。即今起建水陸大會，這袈裟正好與大都闡陳玄奘法師穿用。我和你入朝見駕去來。」

菩薩忻然從之，拽轉步，徑進東華門裏。黃門官轉奏黃門官：東漢有黃門令、中黃門等官，均由宦官充任，負責皇宮的宿衛、值守門戶以及隨從皇帝出行等。戲曲小說中負責此類事務的官員統稱黃門官。黃門，本指宮禁。唐杜佑《通典·職官三》：「凡禁門黃闥（門），故號黃門。」，蒙旨宣至寶殿。見蕭瑀引着兩個疥癩僧人，立於階下，唐王問曰：「蕭瑀來奏何事？」蕭瑀俯伏階前道：「臣出了東華門前，偶遇二僧，乃賣袈裟與錫杖者。臣思法師玄奘可着此服，故領僧人啓奉。」太宗大喜，便問那袈裟價值幾何。菩薩與木叉侍立階下，更不行禮，因問袈裟之價，答道：「袈裟五千兩，錫杖二千兩。」太宗道：「那袈裟有何好處，就值許多？」菩薩道：「這袈裟：

龍披一縷，免大鵬吞噬之災大鵬吞噬之災：佛教認爲龍是衆生之一，而大鵬金翅鳥以龍爲食物。《海龍王經·金翅鳥品》記載，龍王怕被金翅鳥喫掉，佛就將皁衣「分與諸龍王皆令周遍」，只要身帶一絲一縷，就可以避免金翅鳥的吞噬。；鶴掛一絲，得超凡入聖之妙。但坐處，有萬神朝禮；凡舉動，有七佛隨身七佛：佛教認爲釋迦牟尼之前也有人成佛，七佛就是指釋迦牟尼及其先出世的六位佛：毗婆尸佛、屍棄佛、毗舍浮佛、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這袈裟是冰蠶造煉抽絲冰蠶：古代傳說中的一種蠶。舊題晉·王嘉《拾遺記》：「有冰蠶，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彩。織爲文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經宿不燎。」後來文學作品中用來形容美好的絲織品。，巧匠翻騰爲線。仙娥織就，神女機成。方方簇幅繡花縫，片片相幫堆錦簆簆（kòu）：織布機上的主要機件，用來固定線的位置，簆的長度就是織品橫幅的寬度。。玲瓏散碎鬥妝花鬥：拼湊。，色亮飄光噴寶豔。穿上滿身紅霧繞，脫來一段彩雲飛。三天門外透元光，五嶽山前生寶氣。重重嵌就西番蓮西番蓮：又稱玉蕊花，藤類植物，是古建築、器皿、織物中一種重要的裝飾紋樣。，灼灼懸珠星斗象。四角上有夜明珠，攢頂間一顆祖母綠祖母綠：阿拉伯語音譯，一種通體透明的綠寶石。。雖無全照原本體本體：佛教稱事物的根本自體或與應身（佛、菩薩顯化的形象）相對的法身（佛成就一切功德的本來之身，沒有具體的形象）。，也有生光八寶攢。這袈裟，閒時摺疊，遇聖才穿。閒時摺疊，千層包裹透虹霓；遇聖才穿，驚動諸天神鬼怕。上邊有如意珠、摩尼珠、逼塵珠、定風珠；又有那紅瑪瑙、紫珊瑚、夜明珠、舍利子。偷月沁白偷月沁白：透出潔白的光澤，像是從月色偷借而來。，與日爭紅。條條仙氣盈空，朵朵祥光捧聖。條條仙氣盈空，照徹了天關；朵朵祥光捧聖，影遍了世界。照山川，驚虎豹；影海島，動魚龍。沿邊兩道銷金鎖銷金鎖：用嵌金的絲線密縫。，叩領連環白玉琮叩，同「扣」。琮（cónɡ）：方柱形中有圓孔的玉器，這裏指胸前的玉環。袈裟本無鉤紐，斜披在身，後爲固定，左胸前加設鉤環或紐扣。。

詩曰：

三寶巍巍道可尊，四生六道盡評論。

明心解養人天法人天：佛教術語，六道輪迴中的人道和天道，泛指衆生。，見性能傳智慧燈。

護體莊嚴金世界，身心清淨玉壺冰。

自從佛制袈裟後，萬劫誰能敢斷僧？」

唐王在那寶殿上聞言，十分歡喜。又問：「那和尚，九環杖有甚好處？」菩薩道：「我這錫杖，是那：

銅鑲鐵造九連環，九節仙藤永注顏。

入手厭看青骨瘦，下山輕帶白雲還。證夾：佳句。

摩呵立祖遊天闕摩呵立祖遊天闕：不詳其義。李卓吾本等「立祖」皆作「五祖」，則當指弘忍飛昇天宮的故事。據《五祖黃梅寶卷》等弘忍故事：禪宗四祖道信把袈裟、錫杖、鉢盂三件寶傳與五祖弘忍。弘忍歷經投胎修道，度化親人後，飛昇天宮，上奏玉帝。摩呵，也作「摩訶」。梵語音譯。意爲偉大、繁多，多加在菩薩、尊者名字前表示尊敬。，羅卜尋娘破地關羅卜尋娘破地關：羅卜即目連（目犍連），釋迦牟尼的弟子，號稱神通第一。其母墜入餓鬼道中，飲食未入口即變爲火炭。目連用法力和功德把母親拯救出來（據《佛說盂蘭盆經》）。。

不染紅塵些子穢些子：少許，一點兒。，喜伴神僧上玉山。」

唐王聞言，即命展開袈裟，從頭細看，果然是件好物，道：「大法長老，實不瞞你。朕今大開善教，廣種福田福田：佛教用語。佛教認爲供養佈施，行善修德，可受福報，如同播種田畝，會有秋收的好處。，見在那化生寺聚集多僧，敷演經法。內中有一個大有德行者，法名玄奘。朕買你這兩件寶物，賜他受用。你端的要價幾何？」菩薩聞言，與木叉合掌皈依，道聲佛號，躬身上啓道：「既有德行，貧僧情願送他，決不要錢。」證夾：一件大事，因緣託付得人，自然抽身便走。妙極妙極。說罷，抽身便走。唐王急着蕭瑀扯住，欠身立於殿上，問曰：「你原說袈裟五千兩，錫杖二千兩，你見朕要買，就不要錢，敢是說朕心倚恃君位，強要你的物件？更無此理。朕照你原價奉償，卻不可推避。」菩薩起手道：「貧僧有願在前，原說果有敬重三寶，見善隨喜，皈依我佛，不要錢，願送與他。今見陛下明德正善，敬我佛門，況又高僧有德有行，宣揚大法，理當奉上，決不要錢。貧僧願留下此物告回。」唐王見他這等懇懇，甚喜。隨命光祿寺大排素宴酬謝光祿寺：官署名，唐以後專司膳食。明代光祿寺主管宮中飲宴、日常膳食等。。菩薩又堅辭不受，暢然而去，依舊望都土地廟中，隱避不題。

卻說太宗設午朝，着魏徵齎旨，宣玄奘入朝。那法師正聚衆登壇，諷經誦偈諷：誦讀。，一聞有旨，隨下壇整衣，與魏徵同往見駕。太宗道：「求證善事，有勞法師，無物酬謝。早間蕭瑀迎着二僧，願送錦襴異寶袈裟一件，九環錫杖一條。今特召法師領去受用。」玄奘叩頭謝恩。太宗道：「法師如不棄，可穿上與朕看看。」長老遂將袈裟抖開，披在身上，手持錫杖，侍立階前。君臣個個忻然。誠爲如來佛子，你看他：

凜凜威顏多雅秀，佛衣可體如裁就。

暉光豔豔滿乾坤，結綵紛紛凝宇宙。

朗朗明珠上下排，層層金線穿前後。

兜羅四面錦沿邊兜羅：即兜羅錦，古代錦名，產於雲南等地。明曹昭《格古要論》卷下：「兜羅錦，出南蕃、西蕃，莎羅樹子內綿，織者與剪絨相似，闊五六尺，多作被，亦可作衣服。」，萬樣稀奇鋪綺繡。

八寶妝花縛鈕絲八寶：也稱八吉祥紋。佛教紋飾，包括法輪、法螺、寶傘、白蓋、蓮花、寶瓶、金魚、盤腸結八種。鈕：即「紐」，帶子的結釦。，金環束領攀絨叩。

佛天大小列高低，星象尊卑分左右。

玄奘法師大有緣，現前此物堪承受。

渾如極樂活阿羅阿羅：即阿羅漢，梵語音譯。就是我們通常說的羅漢。，賽過西方真覺秀真覺：佛教術語，指佛的最根本的覺悟。這裏指得道的高僧。。

錫杖叮噹鬥九環，毗盧帽映多豐厚。

誠爲佛子不虛傳，勝似菩提無詐謬。

當時文武階前喝采，太宗喜之不勝。即着法師穿了袈裟，持了寶杖；又賜兩隊儀從，着多官送出朝門，教他上大街行道，往寺裏去，就如中狀元誇官的一般誇官：讀書人考中進士或官員升遷時，排列鼓樂儀仗遊街，以示榮耀，城中居民簇擁圍觀。明袁中道《珂雪齋外集·遊居杮（fèi）錄》記自己中進士後，誇官數日，「旗幟鮮明，幾數百隊，通國之人出觀」。。這去玄奘再拜謝恩，在那大街上，烈烈轟轟，搖搖擺擺。你看那長安城裏，行商坐賈、公子王孫、墨客文人、大男小女，無不爭看誇獎，俱道：「好個法師！真是活羅漢下降，活菩薩臨凡。」玄奘直至寺裏，僧人下榻來迎。一見他披此袈裟，執此錫杖，都道是地藏王來了，各各歸依，侍於左右。玄奘上殿，炷香禮佛，又對衆感述聖恩已畢，各歸禪座。又不覺紅輪西墜，正是那：

日落煙迷草樹，帝都鐘鼓初鳴。

叮叮三響斷人行，前後街前寂靜。

上剎暉煌燈火，孤村冷落無聲。

禪僧入定理殘經，正好煉魔養性。

光陰捻指，卻當七日正會。玄奘又具表，請唐王拈香。此時善聲遍滿天下。太宗即排駕，率文武多官，后妃國戚，早赴寺裏。那一城人，無論大小尊卑，俱詣寺聽講。當有菩薩與木叉道：「今日是水陸正會，以一七繼七七一七繼七七：水陸大會一般做四十九天，分爲七段，稱爲一七、二七……一直到七七。，可矣了。我和你雜在衆人叢中，一則看他那會何如，二則看金蟬子可有福穿我的寶貝，三則也聽他講的是那一門經法。」兩人隨投寺裏。正是有緣得遇舊相識，般若還歸本道場。入到寺裏觀看，真個是天朝大國，果勝娑婆娑婆：即「娑婆世界」的省稱，梵語音譯，是釋迦牟尼所教化的三千大千世界的總稱。；賽過祇園舍衛舍衛：即舍衛城，印度的佛教聖地，傳說佛在這裏的祇園長期居住講法。，也不亞上剎招提招提：梵語「拓鬥提奢」，省作「拓提」，後誤爲「招提」，意爲四方，後來成爲佛寺的代稱。。那一派仙音響喨，佛號喧譁，這菩薩直至多寶臺邊，果然是明智金蟬之相。詩曰：

萬象澄明絕點埃「萬象澄明絕點埃」詩：此詩出自宋僧惟白《文殊指南圖贊》中對善財童子第十五參大興城明智居士的讚語。原詩「玄奘」作「居士」，三四句作「求財窮子紛紛到，聽法高流疊疊來」，七八句作「萬般千祥從容落，無量人天飽暖回」。因系對明智居士讚語的改竄，故上文稱「果然是明智金蟬之相」。大興，原指善財童子所參謁的大興城，此借指長安，隋代稱大興。「施物應機心路遠」二句大意是：濟度萬物，順應時機，智慧高遠，打開隨意出生藏法門。據《華嚴經·入法界品》，明智居士「得隨意出生福德藏解脫門，凡有所須，悉滿所願，所謂衣服、瓔珞、象馬……如是一切資生之物，諸有所須悉令充滿」。，大興玄奘坐高臺。

超生孤魂暗中到，聽法高流市上來。

施物應機心路遠，出生隨意藏門開。

對看講出無量法，老幼人人放喜懷。

又詩曰：

因遊法界講堂中「因遊法界講堂中」詩：此詩出自《文殊指南圖贊》對善財童子第四十一參法界講堂釋種瞿波女的讚語。原詩第二句作「逢見瞿波女不同」，七八句作「檢點人生成好笑，香牙園裏杏花紅」。，逢見相知不俗同。

盡說目前千萬事，又談塵劫許多功。

法雲容曳舒羣嶽法雲：佛教比喻佛法如雲，能覆蓋一切。下文「教網」同此義。容曳：寬鬆舒展的樣子。，教網張羅滿太空。

檢點人生歸善念，紛紛天雨落花紅紛紛天雨落花紅：佛經常謂佛陀講經，能感動天神，佈散香花。《法華經·序品》：「佛說此經已，結加趺坐。……是時天雨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而散佛上及諸大衆。」。

那法師在臺上，念一會《受生度亡經》《受生度亡經》：一種超度亡魂的經典，其產生、發展有一個逐漸演化、吸收中國民間信仰的過程。唐代佛教百科全書《法苑珠林》提到《五道受生經》的一段，其中內容見於《中陰經》，有超度死後衆生的內容。佛典中又有一種託爲「唐三藏法師」傳授的《壽生經》（「壽」也寫作「受」），當出現較晚，說人投胎時，要在冥司借一定量的「壽生錢」，才能投胎爲人，漸漸冥司錢庫已空。所以人應趁生時及時燒還這些錢，存入冥司庫中，不可拖欠。道教有《五斗金章受生真經》、《城隍度亡真經》等，其內容與《壽生經》相似。民間還流傳着一種《佛說度亡妙經》，其內容駁雜不堪，當是民間所爲。結合第十回唐太宗曾在冥司挪借了相良所存一庫金銀的情節來看，這裏的《受生度亡經》，當是已經與道教及民俗相融合的《壽生經》。，談一會《安邦天寶篆》，又宣一會《勸修功卷》《安邦天寶篆》、《勸修功卷》：不是佛典，更不是所謂「小乘教法」，而是民間勸善修行之類的寶卷。現存寶卷中有《安天寶卷》、《勸修寶卷》（又稱《王花寶卷》）、《勸修行》（又稱《貓猊勸修寶卷》）。道教符書常用篆書寫成，稱「寶篆」、「丹篆」。民間寶卷也有以篆爲名者，以示神祕，如黃天教《瓙印記文篆》、《白花玉篆》。談：即「談經」，用淺近平易的方式講說經典，包括宣講故事，唱唸韻文等。宣：即「宣卷」，僧道、藝人依寶卷對衆宣唱。。這菩薩近前來，拍着寶臺，厲聲高叫道：「那和尚，你只會談小乘教法，可會談大乘教法麼？」玄奘聞言，心中大喜，翻身跳下臺來，對菩薩起手道：「老師父，弟子失瞻失瞻：敬語，意思是失於瞻仰拜候。，多罪。見前的蓋衆僧人，都講的是小乘教法，卻不知大乘教法如何。」菩薩道：「你這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超升，只可渾俗和光而已渾俗和光：比喻不露鋒芒，與世無爭。渾俗，與世俗混同。和光，掩蓋自己的光芒。；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昇天，能度難人脫苦，能修無量壽身無量壽身：無量壽本是阿彌陀佛的意譯，這裏「無量壽身」意即長生不老。，能作無來無去無來無去：佛教認爲成佛之後，就到達了無生無滅的境界，這裏的無來無去也同此意。謂如來之法身常住。《金剛經》：「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正講處，有那司香巡堂官急奏唐王道：「法師正講談妙法，被兩個疥癩遊僧，扯下來亂說胡話。」王令擒來，只見許多人將二僧推擁進後法堂。見了太宗，那僧人手也不起，拜也不拜，仰面道：「陛下問我何事？」唐王卻認得他，道：「你是前日送袈裟的和尚？」菩薩道：「正是。」太宗道：「你既來此處聽講，只該喫些齋便了，爲何與我法師亂講，擾亂經堂，誤我佛事？」菩薩道：「你那法師講的是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昇天。我有大乘佛法三藏，可以度亡脫苦，壽身無壞。」太宗正色喜問道：「你那大乘佛法，在於何處？」菩薩道：「在大西天天竺國大雷音寺我佛如來處，能解百冤之結，能消無妄之災。」太宗道：「你可記得麼？」菩薩道：「我記得。」太宗大喜道：「教法師引去，請上臺開講。」

那菩薩帶了木叉，飛上高臺，遂踏祥雲，直至九霄，現出救苦原身，託了淨瓶楊柳。左邊是木叉惠岸，執着棍，抖擻精神。喜的個唐王朝天禮拜，衆文武跪地焚香，滿寺中僧尼道俗，士人工賈，無一人不拜禱道：「好菩薩！好菩薩！」有調爲證，但見那：

瑞靄散繽紛，祥光護法身。九霄華漢裏，現出女真人。那菩薩，頭上戴一頂：金葉紐，翠花鋪，放金光，生銳氣的垂珠纓絡；身上穿一領：淡淡色，淺淺妝，盤金龍，飛綵鳳的結素藍袍；胸前掛一面：對月明，舞清風，雜寶珠，攢翠玉的砌香環珮；腰間繫一條冰蠶絲，織金邊，登彩雲，促瑤海的錦繡絨裙登彩雲促瑤海：這裏是形容菩薩裙子的繡花圖案：繡着雲彩，雲彩下是海波花紋。；面前又領一個飛東洋，遊普世，感恩行孝，玉毛紅嘴白鸚歌白鸚歌：也作白鸚哥、白鸚鴿。《雜寶藏經》卷一中有「鸚鵡子供養盲父母」故事，講述佛前生曾做過雪山上的一隻鸚鵡，父母眼盲，鸚鵡便採摘花果穀物奉獻父母。後民間遂傳說此鸚哥被觀音菩薩所收。例如《鸚鴿寶卷》稱「小鸚哥敬孝心感動天地，驚動了南海的觀音老母，觀音佛收鸚鴿蓮臺座下，叫鸚鴿扁毛蟲脫化全身」。《玉芝堂談薈》卷三十四：「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上及貴妃皆呼雪衣娘。」能誦《心經》。宋周韶《求落籍》：「開籠若放雪衣女，應念觀音般若經。」故是白鸚哥。；手內託着一個施恩濟世的寶瓶，瓶內插着一枝：灑青霄，撒大惡，掃開殘霧垂楊柳。玉環穿繡叩，金蓮足下深。三天許出入，這纔是救苦救難觀世音。

喜的個唐太宗，忘了江山；愛的那文武官，失卻朝禮；蓋衆多人，都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太宗即傳旨，教巧手丹青描下菩薩真象。旨意一聲，選出個圖神寫聖遠見高明的吳道子吳道子：唐代著名畫家，後世稱爲「畫聖」，吳道子生於唐睿宗年間（約680年以後），不可能在唐太宗的時代（599—649年）活動，這裏是作者的虛構。。此人即後圖功臣於凌煙閣者凌煙閣：唐太宗命畫家閻立本畫了開國二十四位功臣的像，懸掛在凌煙閣內，表示紀念。這裏說是吳道子所畫，是民間傳聞的混淆。。當時展開妙筆，圖寫真形。那菩薩祥雲漸遠，霎時間不見了金光。只見那半空中，滴溜溜落下一張簡帖，上有幾句頌子頌子：即偈頌，佛經中的唱頌詞。，寫得明白。頌曰：

禮上大唐君，西方有妙文。

程途十萬八千里十萬八千里：歷史上的玄奘西行求法，行程約五萬裏。十萬八千里是舊傳中國至天竺的距離，也是《壇經》所謂距西方極樂世界的距離。《壇經·決疑品》刺史韋璩問慧能大師：「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爲破疑。」慧能說「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裏數有十萬八千，即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並說：「先除十惡，即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唐李華《東都聖禪寺無畏三藏碑》記善無畏之師，那爛陀寺高僧法護有神通，在中國白馬寺受了齋供，頃刻返回天竺。旁人「見油餌尚溫，粟飯餘暖，愕而嘆曰：中國去此十萬八千里，是彼朝熟而午時至，此何神速也」。然而西方極樂世界本是阿彌陀佛的佛國土，與天竺原無關係。明蓮池祩宏大師《阿彌陀經疏鈔》辨之曰：「《壇經》十萬八千者，訛指今西域也」，「《壇經》又言西方去此十萬八千里，是錯以五天竺等爲極樂也」。祩宏認爲這是《壇經》記錄者的訛誤，或是慧能大師借天竺喻西方極樂。《西遊記》中多處認爲釋迦牟尼所在的天竺即極樂世界，甚至認爲釋迦牟尼即阿彌陀佛，是一種或有意或無意的誤解。，乘十進殷勤乘十：不詳其意。李卓吾本作「乘大」，亦不通。乘十可能是「乘時」之誤，或是「十乘」之意。佛教天台宗有觀不思議境、發菩提心等十種方法，並將此法比喻爲通往彼岸的車乘。故稱「十乘」或「十乘觀」。。

此經回上國，能超鬼出羣。

若有肯去者，求正果金身。

太宗見了頌子，即命衆僧：「且收勝會，待我差人取得大乘經來，再秉丹誠秉丹誠：秉，秉持；丹誠，赤誠。，重修善果。」衆官無不遵依。

當時在寺中問曰：「誰肯領朕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經？」問不了，傍邊閃過法師，帝前施禮道：「貧僧不才，願效犬馬之勞，與陛下求取真經，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唐王大喜，上前將御手扶起道：「法師果能盡此忠賢，不怕程途遙遠，跋涉山川，朕情願與你拜爲兄弟。」玄奘頓首謝恩。唐王果是十分賢德，就去那寺裏佛前，與玄奘拜了四拜，口稱「御弟聖僧」。玄奘感謝不盡道：「陛下，貧僧有何德何能，敢蒙天恩眷顧如此？我這一去，定要捐軀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經，即死也不敢回國，永墮沉淪地獄。」隨在佛前拈香，以此爲誓以此爲誓：《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記載：玄奘出發前，曾發願「若不至天竺，終不東歸一步」。。唐王甚喜，即命迴鑾，待選良利日辰，發牒出行牒：證件，憑證。這裏唐王與玄奘拜爲兄弟，並頒給通關文牒的故事，其原型是玄奘在西域高昌國的經歷。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玄奘經過高昌國時，受到國王麴文泰的敬重，並挽留他常住高昌。玄奘執意要前往印度，麴文泰苦留不住，便與其「約爲兄弟」，贈他大量侍從、金錢、馬匹，「又作二十四封書，通屈支等二十四國」，確保玄奘暢通無阻，大大減少了玄奘此後旅途上的艱難危險。，遂此駕回各散。

玄奘亦回洪福寺裏。那本寺多僧與幾個徒弟，早聞取經之事，都來相見，因問：「發誓願上西天，實否？」玄奘道：「是實。」他徒弟道：「師父呵，嘗聞人言，西天路遠，更多虎豹妖魔；只怕有去無回，難保身命。」玄奘道：「我已發了洪誓大願，不取真經，永墮沉淪地獄。大抵是受王恩寵，不得不盡忠以報國耳。我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凶難定。」又道：「徒弟們，我去之後，或三二年，或五七年，但看那山門裏松枝頭向東松枝頭向東：參見第一百回「『松樹枝頭』以下數句」條注。，我即回來；不然，斷不回矣。」衆徒將此言切切而記。

次早，太宗設朝，聚集文武，寫了取經文牒，用了通行寶印。有欽天監奏曰：「今日是人專吉星人專吉星：道教觀星擇日術有一種「九星擇日法」，認爲天有九星：妖星、或星、禾刀、煞貢、直星、卜木、角巳、人專、立早。每天都有相應的星當值，主管當天禍福，人專是吉星，此星當值的日子，適合移徙、開張、嫁娶等（見《九天上聖祕傳金符經》）。，堪宜出行遠路。」唐王大喜。又見黃門官奏道：「御弟法師朝門外候旨。」隨即宣上寶殿道：「御弟，今日是出行吉日。這是通關文牒。朕又有一個紫金鉢盂，送你途中化齋而用。再選兩個長行的從者，又銀楬的馬一匹銀楬的馬：即銀騔馬（銀合馬），蒙古著名的白馬。參見第四回「『驊騮騏驥』數句」條注。，送爲遠行腳力。你可就此行程。」玄奘大喜，即便謝了恩，領了物事，更無留滯之意。

唐王排駕，與多官同送至關外，只見那洪福寺僧與諸徒將玄奘的冬夏衣服，俱送在關外相等。唐王見了，先教收拾行囊、馬匹俱備，然後着宮人執壺酌酒。太宗舉爵，又問曰：「御弟雅號甚稱雅號：僧人常用之字號。僧人本有法名，法名外也取字號，稱道號、表德號等，一般以所居之地名，所表示之追求命名，例如澄觀又稱清涼，宗密又稱圭峯。旁人往往不稱僧人法名而稱其字號。日本僧人無著道忠《禪林象器箋·稱呼類下·雅號》：「有雅而呼者，有謔而名者，有誚而稱者。」宋釋曉瑩《羅湖野錄》：「湖州西餘淨端禪師，字表明。觀弄獅子，頓契心法」，「自是叢林雅號爲端獅子」。？」玄奘道：「貧僧出家人，未敢稱號。」太宗道：「當時菩薩說，西天有經三藏。御弟可指經取號，號作『三藏』三藏：佛教經典包括經、律、論三個方面，稱「三藏」。印度尊稱通曉這三方面經典的高僧爲「三藏法師」、「三藏比丘」，或徑稱「三藏」。，證夾：幸而經只三藏，可以取號；若是五藏，奈何？何如？」玄奘又謝恩，接了御酒道：「陛下，酒乃僧家頭一戒，貧僧自爲人，不會飲酒。」太宗道：「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素酒素酒：指酒精度較低，使人飲後不至昏醉亂性的酒。如葡萄酒、米酒等（參周巖壁《<西遊記>和<水滸傳>中的素酒與葷酒》一文），相對於葷酒（酒精度高易致醉的酒）而言。，只飲此一杯，以盡朕奉餞之意。」三藏不敢不受。接了酒，方待要飲，只見太宗低頭，將御指拾一撮塵土，李旁：捻指想頭亦奇。彈入酒中。三藏不解其意，太宗笑道：「御弟呵，這一去，到西天，幾時可回？」三藏道：「只在三年，徑回上國。」太宗道：「日久年深，山遙路遠，御弟可進此酒。寧戀本鄉一捻土，莫愛他鄉萬兩金。」證夾：他鄉萬兩之金，我能保其必無；只恐西梁女王留婚，天竺公主招婿耳！不知比本鄉上色何如？三藏方悟捻土之意，復謝恩飲盡，辭謝出關而去。唐王駕回。

畢竟不知此去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已言善惡報應分明，而人之不可不爲善也明矣。然善人不踐跡，亦不入於室，若欲脫苦惱、明生死、超凡世、入聖域，以爲天人師，非大乘門戶不能。故此回由人道而及幽冥，自東土而上西天，以演無上至真之妙道也。

「李翠蓮借屍還魂在皇宮亂嚷，不肯服藥，見了劉全，扯住叫丈夫。」此富貴不能淫，貪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夫妻還鄉，見舊家業兒女俱好，一家團圓，樂何如之。相良夫妻賣水齋僧佈施，不肯受不明之財，其曰：「若受了這些金銀，就死的快了。」又曰；「就死也不敢受的。」是守死善道。輕富貴而重義氣者也。彼劉全夫妻、相良夫妻，可謂看破世事，在塵出塵，門如市而心如冰，不爲世事所動矣。讀至此處，足令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可爲世道人心之一助。在家者尚有如此之高節，而出家者當赧然愧死矣。

玄奘不愛榮華，只喜修持寂滅，德行高隆，千經萬典無所不通，亦可謂看破世事，足任天下大闡都僧綱之職，比一切皮相和尚高出一頭矣。然僅受唐王五彩織金袈裟、毗盧帽，塵世所貴之物，朝夕而服之被之，高臺演教，混俗和光，是不過外貌之飭觀，有其名而無其實，其亦劉全、相良之同類。更何能不入沉淪，不墮地獄，不遭惡毒之難，不遇虎狼之災，而超越人天哉？菩薩持佛賜錦襴袈裟、九環錫杖，讚美許多好處，方是爲聖爲賢之寶物，作佛成仙之拄杖。袈裟錫杖之妙義，前解已明，無庸再注。夫袈裟錫杖爲道之體用，乃金丹有爲無爲之實理，是古今聖聖相傳之妙道，若非大賢大德之人承受不起，擔當不得，雖有萬兩黃金無處可買。故菩薩道：「他既有德行，貧僧情願送他，決不要錢。」古人云：「至人傳，匪人萬兩金不換」者此也。夫金丹大道，乃天下稀有之事，非同一切旁門謬妄，得其真者，雖凡夫俗子，立躋聖位。玄奘受佛衣錫杖，道之全體大用無不俱備，羅漢菩薩之職早已有分，自然威儀濟濟，瑞彩紛紛，較前之唐王所賜混俗和光之衣帽，不啻天淵之隔。古人所謂「附耳低言玄妙旨，提上蓬萊第一峯」正是此意。當斯時也，被眼有衣，執持有杖，從此下學上達，前程有望。倘只以悟爲事，安於小乘，不圖實踐力行，以期上進，如無衣無仗者同，衣杖何貴乎？

此玄奘正當臺上唸經談篆宣卷之際，菩薩厲聲高叫道：「你只會談小乘教法，可會談大乘教法麼？」又云：「你這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超升，只可混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昇天，能度難人脫苦，能修無量壽身，能作無來無去。」夫開壇談經，乃空性中之小慧，以之度人爲善則可，以之修道成聖則難。非若三藏妙典、成己成物、天人合發，能成金剛不壞之體，爲佛子已上之事。蓋佛法三藏乃三家合一之妙道，正教外別傳之深旨。能修持者，度亡度鬼，超脫一切，出生死而逃輪迴，真實不妄，天下修行者聞此可以猛醒，不爲小乘所惑矣。

菩薩指出，佛法三藏，「在大西天天竺國大雷音寺我佛如來處。」妙哉！仙翁已將先天下手之訣明明指示於人，不過借菩薩現身說法耳，而人自不知也。「西天」者，真金之本鄉；「天竺國」，「天」爲二人，「竺」爲二個，乃真陰真陽相會之地；「雷」所以震動萬物而醒發，「音」而至於大，則震動之聲音，不知其聞於幾萬裏；「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是無聲無臭大道之歸結處。三豐雲：「須知得內外的陰陽，同類的是何物件？必須要依世間法，而修出世間。『順爲凡，逆爲仙』一句兒超了千千萬。」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相見，中藏先天之氣，生天生地生人，爲仙佛之源頭，天地之根本。是即大西天真金之處，天竺國陰陽之鄉，大雷音正覺之旨，佛如來圓成之地。真經在此！丹頭在此！欲解百冤之結，悄無妄之災，舍此將誰與歸？正所謂只此一乘法，餘二皆非真也。

噫！前受袈裟錫杖，已付玄奘佛法矣，何以又叫在西天取佛法？蓋前之受衣仗，是頓悟之學；今之取佛法，是實踐之功。菩薩在空中現身，落下簡貼，叫西方取經，求正果金身，蓋示其知之尤貴於行之也。噫！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工夫。玄奘直要捐軀努力，直至西天，不到西天，不得真經，即死也不敢回國，正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唐王送紫金鉢孟，又賜號三藏，是明示人以金丹大道，即我佛三藏真經，教外別傳之真衣鉢也。

「寧戀本鄉一撮土，莫愛他鄉萬兩金」，歸根覆命，返本還元，在是矣。此「玄奘秉誠建大會，觀音顯象化金蟬」之祕諦。秉誠者，至善之所在，無爲之功，然不先有爲，而不能大會；顯象者，明德之所寄，有爲之事，若不歸無爲，而亦非大會。惟於玄奘處而觀音，於顯像處而秉誠，則化金蟬而大會矣。上句「立奘秉誠建大會」，以無爲入有爲；下句「觀音顯象化金蟬」，以有爲化無爲。有爲無爲合而一之，有無不立，方是大而化之；不會而會，會而不會，會之大，化之神，不神之神，入於至神，無上至真之妙道也。

詩曰：

存誠去妄法雖良，究竟難逃生死鄉。

何若金丹微妙訣，超凡入聖了無常。

悟一子曰：醯雞謂甕大，井蛙謂天小。非甕果大，天果小，局於觀也。篇中復提「貞觀」二字，以志建會之始，見爲女子之貞觀，而非大土之大觀。若太宗之治績，貞觀矣，玄奘則進；傅奕之奏議，貞觀矣，蕭瑀則進：要皆貞觀也。即如太宗賜玄奘五彩織錦袈裟，以爲極華麗寵渥矣。豈知有佛賜錦襴袈裟，九環錫杖，爲巍巍絢豔之至寶。得菩薩一番讚美，而太宗前踢袈裟，未免削然無色。如太宗命玄奘集諸僧參禪講法，大開方便，謂之建大會矣。「菩薩拍着寶臺，厲聲高叫：『和尚！你只會談小乘教法，可會談大乘教法麼？』」得菩薩將大乘三藏法指示，能超亡者昇天，能度難人脫體，能修無量壽身，能作無去無來，而玄奘素所得力參講之教法，已只可渾俗和光。何也？觀至美而美者失其美，觀至大而大者失其大也。

菩薩顯出救苦真身，莊嚴色相；半空中落下簡帖，內雲「西方有妙文」，「求正裹金身」。此西方之妙文，即金丹之正道也。玄奘願往兩天，號稱「三藏」，已包三藏之真經於一體。合三家之五行於一號。「三藏」二字，已是大乘。何謂三藏？以經數而言：五千零四十八卷爲一藏，共計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四卷。以五行而言：金水一家爲一藏，木火一家爲一藏，土一家爲一藏。以陰陽而言：天爲一藏，地爲一藏，鬼爲一藏。鬼，即二氣之良能，盈天地間，皆是也。

此時已得三藏之名，而未得三藏之實，故謂之「金蟬」。蟬者，鳴不以口，飲而不食，處卑而趨高，物中最清高之品，以喻清淨無爲、其性涵空之意。金乃百鍊不磨、光明融結之體，以喻性體之虛靈。然性體雖具而命根未固，所謂「巍巍佛堂，其中無佛」也。故玄奘得小乘之法門，止如金蟬之空殼而已。必三家相見之後，方能充實命基，成真金不壞之體，而得見如來，此大乘教法也。

觀音奉佛旨而來，已於五色錦襴袈裟、九環寶杖二物，顯示其旨。玄奘受賜，已接得佛旨，了無剩義。袈裟，像五行之攢簇；九環，像九轉之返還，故曰顯像化金蟬。不曰度，而曰化，正如時雨之施一時，甲坼勃然生髮矣。

讀《西遊》者，往後看去，無不以爲希奇怪誕，疑惑不經。不知下文三徒，即三家相見，爲藥物也；八十一難，即九九返還，爲火候也。夫五行之情狀，九轉之神靈，原變幻無定，不可測度。筆墨所到，俱是真實妙相，庸常至理，其中勇猛精進，防危慮險，及一切法度細微之旨，無不畢具。指明「西天天竺國大雷音寺我佛如來處」一句，大是顯露。夙有仙骨者，若能熟讀此書，察識奧妙，即如真人之親授的旨，而錦襴袈裟、九環寶杖之至寶，可當身披執矣。

然玄奘必得三徒，而後能拜見如來，其義易明。三徒己了長生之道，命根堅固，自是萬劫不壞，何以反以玄奘爲師？甚說難曉。蓋仙佛同道：佛曰「丈六金身」，仙曰「修成二人」，俱是有爲而至於無爲。了命不了性，如寶鏡不磨而無光，非有爲之真空；了性不了命，如築室無基而安柱，是無爲之空寂。故有爲者，必見性明心，而始能超脫五行，三徒之皈依扳佛法是也。

無爲者，必攢簇五行，而後能超凡入聖，玄奘之收伏三徒是也。三徒未盡者，無爲之妙，玄奘有焉，故以爲師。玄奘未盡者，有爲之妙，三徒有焉，教以爲徒。師徒合爲一體，便是金丹大道，無上至真之大乘教法。直到上無底船脫殼之後，結出師徒彼此相濟，兩不相謝本旨。

祖師曰：「人生如泡幻，若沒個泡幻，大事無由辦；若得大事辦，安用此泡幻」。到上無底船而脫殼，正大事得辦，爲金蟬脫殼而化也。全書師以佛子，而命名「玄」；徒皆仙子，而命名「悟」；非悟不玄徹，非玄不悟徹；仙即佛，佛即仙，無二道，無二用也。

# 第十三回 陷虎穴金星解厄 雙嶺伯欽留僧

李本總批：「心生，種種魔生；心滅，種種魔滅。」一部《西遊記》，只是如此，別無些子剩卻矣。

劉太保是個爽直之人，比那等喫素而欺心者，天地懸隔。

憺漪子曰：墮坑逢虎，此三藏初出長安第一難也。總計三藏所遇魔怪，大而獅、象，細而蛛、蠍，無所不有，何獨以虎爲首？且繼此以往，其爲虎也不一而足，如雙叉嶺上一虎、兩界山下一虎、黃風洞一虎、寶象國一虎、車遲國一虎。虎凡四五見，而總自此虎倡之。虎果爲羣魔之魁乎？蓋禪家有降龍伏虎祖師，即道家丹訣亦以降龍伏虎爲首。然龍乃陽中之陰，主生；虎乃陰中之陽，主殺。虎之難伏也，甚於龍。故曰：「西山白虎正猖狂。」又曰：「太華峯頭虎嘯風。」又曰：「虎有褫衣妙法靈，飲人血髓食人精。」彼學道之士，已得丹訣，則可以呼來叱去，扈衛壇場，且入穴尋酥，任領略醍醐滋味。不然者，呼風哮吼，動地驚天，黃婆雖巧，恐未易牽歸豢養也。況此時心猿未歸，一身無主；三藏之爲三藏，方且通體是魔，又安能禁白虎之不猖狂乎？試觀心猿歸正之後，六賊未除，劈頭便遇猛虎，耳朵中五百餘年未用之寶貝，先將此物開手嘗新。由此觀之，作者之以逢虎爲首難，豈漫然哉？

三藏之得行者，先除猛虎；彼三藏之遇劉太保，亦立殺斑斕虎，豈太保可與心猿頡頏乎？曰：不然。太保以虎爲糧，行者以虎爲衣。以虎爲糧，不過與啖羊豕等耳；以虎爲衣，則脫胎神化，妙用無窮。正所謂「青衣女子，素練郎君，一霎時出現」者也。西天十八尊者，豈可與卞莊子、李存孝輩同年而語乎？

詩曰：

大有唐王降敕封大有：《周易》的一卦，表示豐富，寬廣。，欽差玄奘問禪宗禪宗：原指由達摩祖師創始的佛教宗派名。這裏「禪」代指佛教，「禪宗」意即佛教本源。。

堅心磨琢尋龍穴，着意修持上鷲峯。

邊界遠遊多少國，雲山前度萬千重。

自今別駕投西去，秉教迦持悟大空。

卻說三藏自貞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望前三日：即十二日。望，陰曆每月十五日。，蒙唐王與多官送出長安關外。一二日馬不停蹄，早至法門寺法門寺：位於今陝西扶風縣，離長安約一百公里，據說裏面藏有釋迦牟尼的靈骨。。本寺住持上房長老，帶領衆僧有五百餘人帶領：原作「滯頭」，據楊閩齋本改。，兩邊羅列，接至裏面，相見獻茶。茶罷進齋，齋後不覺天晚。正是那：

影動星河近，月明無點塵。

雁聲鳴遠漢漢：即「河漢」，銀河。，砧韻響西鄰砧韻：搗衣聲的美稱。砧，古代洗衣服時，要把衣服放在石頭上，用木杵捶搗。此石稱搗衣砧。。

歸鳥棲枯樹，禪僧講梵音。

蒲團一榻上，坐到夜將分夜分：夜半。。

衆僧們燈下議論佛門定旨，上西天取經的原由。有的說水遠山高，有的說路多虎豹；有的說峻嶺陡崖難度，有的說毒魔惡怪難降。三藏拑口不言，但以手指自心，點頭幾度。衆僧們莫解其意，合掌請問道：「法師指心點頭者，何也？」三藏答曰：「心生種種魔生，心滅種種魔滅「心生種種魔生」二句：《壇經》記慧能臨終時說「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此處的「法」，佛教指一切事物和現象（自然也包括「魔」在內）。。李旁：宗旨。證夾：一部金丹，總不出此二語。即此便是活佛真經，何必遠求？我弟子曾在化生寺對佛設下洪誓大願，不由我不盡此心。這一去，定要到西天，見佛求經，使我們法輪迴轉法輪：比喻佛講的法圓通無礙，運轉不息，能像輪一樣摧破衆生的煩惱。輪，一種古印度的兵器。，願聖王皇圖永固皇圖：原指封建王朝的版圖，引申爲王朝的統治。。」衆僧聞得此言，人人稱羨，個個宣揚，都叫一聲：「忠心赤膽大闡法師！」誇讚不盡，請師入榻安寐。

早又是竹敲殘月落，雞唱曉雲生。那衆僧起來，收拾茶水早齋。玄奘遂穿了袈裟，上正殿，佛前禮拜，道：「弟子陳玄奘，前往西天取經，但肉眼愚迷，不識活佛真形。今願立誓：路中逢廟燒香，遇佛拜佛，遇塔掃塔。證夾：二語妙於伏案，爲下文無限張本。但願我佛慈悲，早現丈六金身，賜真經，留傳東土。」祝罷，回方丈進齋方丈：寺院住持的居住房舍，後來也指寺院、道觀的住持。這裏指住持的居室。。齋畢，那二從者整頓了鞍馬，促儹行程促儹：催促趕路。儹，同「趲」。加快，趕快。。三藏出了山門，辭別衆僧。衆僧不忍分別，直送有十里之遙，噙淚而返。三藏遂直西前進。正是那季秋天氣季秋：秋天的最後一個月，即農曆九月。季，最後。，證夾：秋。但見：

數村木落蘆花碎，幾樹楓楊紅葉墜。

路途煙雨故人稀。黃菊麗，山骨細山骨：山中的岩石。晉張華《博物志》卷一：「地以名山爲輔佐，石爲之骨，川爲之脈，草木爲之毛，土爲之肉。」，水寒荷破人憔悴。

白蘋紅蓼霜天雪，落霞孤鶩長空墜落霞孤鶩句：此句化用唐代王勃《滕王閣序》中名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稀依黯淡野雲飛。玄鳥去玄鳥：燕子。玄，黑色。傳說商代始祖契是其母簡狄吞玄鳥（燕）卵而生。《詩經·商頌·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賓鴻至賓鴻：大雁。因爲大雁經常在南方和北方之間飛來飛去，像作賓客一樣，故稱「賓鴻」。，嘹嘹嚦嚦聲宵碎嘹嘹嚦嚦：也作「嘹嘹唳唳」。聲音響亮悽清。宵碎：細碎。。

師徒們行了數日，到了鞏州城鞏州：歷史上的鞏州有兩個。唐太宗的時代還沒有鞏州，後來唐設立鞏州，在現在的四川珙縣。宋代的鞏州在現在的甘肅隴西。這裏指的是宋代之後的鞏州。。早有鞏州合屬官吏人等，迎接入城中。安歇一夜，次早出城前去。一路飢餐渴飲，夜住曉行者三日，又至河州衛河州衛：衛是衛所，這是明代的稱呼，唐朝沒有「衛」這種行政區劃，河州衛在現在的甘肅臨夏。明洪武三年（370），明將鄧愈攻取河州，並於翌年設立河州衛，衛指揮使由漢族將軍擔任。這也是明朝在西北藏族地區設立衛所制的開端。故這裏稱是「大唐（實指『大明』）的山河邊界」。。此乃是大唐的山河邊界。早有鎮邊的總兵與本處僧道，聞得是欽差御弟法師，上西方見佛，無不恭敬；接至裏面供給了，着僧綱請往福原寺安歇。本寺僧人，一一參見，安排晚齋。齋畢，分付二從者飽餵馬匹，天不明就行。及雞方鳴，隨喚從者，卻又驚動寺僧，整治茶湯齋供。齋罷，出離邊界。

這長老心忙，證夾：心忙則亂，亂則生魔。太起早了。原來此時秋深時節，證夾：秋。雞鳴得早，只好有四更天氣。一行三人，連馬四口，迎着清霜，看着明月，行有數十里遠近，見一山嶺，只得撥草尋路，說不盡嵠嶇難走嵠（xī）嶇：崎嶇。，又恐怕錯了路徑。正疑思之間，忽然失足，三人連馬都跌落坑坎之中。三藏心慌，從者膽戰。卻纔悚懼，又聞得裏面哮吼高呼，叫：「拿將來！拿將來！」只見狂風滾滾，推出五六十個妖邪，將三藏、從者揪了上去。這法師戰戰兢兢的，偷睛觀看，上面坐的那魔王，十分兇惡。證夾：西山白虎，驀地出現。真個是：

雄威身凜凜，猛氣貌堂堂。

電目飛光豔，雷聲振四方。

鋸牙舒口外，鑿齒露腮旁。

錦繡圍身體，文斑裹脊樑斑：原作「班」。宋司馬光《石松》：「不久應爲石，莓苔舊已班。」今隨文改作常用字，後不出注。。

鋼須稀見肉，鉤爪利如霜。

東海黃公懼東海黃公：《西京雜記》卷三記載，漢代東海有個叫黃公的人，能用法術降伏老虎。後來年邁力衰，飲酒過度，法術失效，反被虎所害。，南山白額王白額：猛虎。《晉書·周處傳》記載，周處年輕時兇橫強暴，鄉人以南山白額猛虎、長橋下蛟和周處爲「三害」。後周處悔過，殺虎斬蛟，終成忠臣。。

唬得個三藏魂飛魄散，二從者骨軟筋麻。魔王喝令綁了，衆妖一齊將三人用繩索綁縛。正要安擺吞食，只聽得外面喧譁，有人來報：「熊山君與特處士二位來也特處士：牛處士。特，公牛，也可泛稱牛。。」三藏聞言，抬頭觀看，前走的是一條黑漢，你道他是怎生模樣：

雄豪多膽量，輕健夯身軀夯（bèn）：笨，呆。下文形容豬八戒的「夯貨」、「夯力氣」與此相同。。

涉水惟兇力，咆林逞怒威。

向來符吉夢吉夢：《詩經·小雅·南山》：「吉夢維何？維熊維羆。」意思是如果夢到熊，就會生男孩子。，今獨露英姿。

綠樹能攀折，知寒善諭時。

唯靈惟顯處，故此號山君。

又見那後邊來的是一條胖漢。證夾：虎未嘗不可啖牛。此胖處士，我替他擔甚干係。你道怎生模樣：

嵯峨雙角冠，端肅聳肩背。

性服青衣穩，蹄步多遲滯。

宗名父作牯，原號母稱牸牯（ɡǔ）：俗稱閹割過的公牛。牸（zì）：母牛。。

能爲田者功，因名特處士特：公牛。處士：隱居的士人。這裏的山君、處士都是熊精和牛精的自稱。《太平廣記·牛異》「寧茵」條：唐大中年間有秀才寧茵，夜吟於庭中，忽有二人相訪，自稱是「桃林斑特處士」與「南山斑寅將軍」，天明發現二人乃是牛、虎成精。。

這兩個搖搖擺擺，走入裏面，慌得那魔王奔出迎接。熊山君道：「寅將軍寅將軍：十二生肖中寅屬虎，故此處虎精稱寅將軍。，一向得意，可賀！可賀！」特處士道：「寅將軍丰姿勝常，真可喜！真可喜！」魔王道：「二公連日如何？」山君道：「惟守素耳守素：原意是保持平生的素志。這裏是妖精附庸風雅的說法，意思是一直喫不上肉。。」處士道：「惟隨時耳隨時：指飲食跟着季節時令，若無食物則喫不上。。」李旁：若能守素隨時，非畜類矣。三個敘罷，各坐談笑。

只見那從者綁得痛切悲啼。那黑漢道：「此三者何來？」魔王道：「自送上門來者。」處士笑雲：「可能待客否？」魔王道：「奉承！奉承！」山君道：「不可盡用，食其二，留其一可也。」證夾：妖魔亦會說官話，卻又有文有理，奇矣。魔王領諾，即呼左右，將二從者剖腹剜心，剁碎其屍。將首級與心肝奉獻二客，將四肢自食，其餘骨肉分給各妖。只聽得嘓啅之聲嘓啅（ɡuō zhào）：吞嚥食物的聲音。，真似虎啖羊羔，霎時食盡。把一個長老幾乎唬死。這纔是初出長安第一場苦難。證夾：破題而第一夜。

正愴慌之間，漸慚的東方發白。那二怪至天曉方散，俱道：「今日厚擾，容日竭誠奉酬。」方一擁而退。不一時，紅日高升。三藏昏昏沉沉，也辨不得東西南北，正在那不得命處，忽然見一老叟，手持拄杖而來。走上前，用手一拂，繩索皆斷，對面吹了一口，三藏方蘇，跪拜於地道：「多謝老公公搭救貧僧性命。」老叟答禮道：「你起來。你可曾疏失了甚麼東西？」三藏道：「貧僧的從人，已是被怪食了；只不知行李、馬匹在於何處。」老叟用杖指定道：「那廂不是一匹馬，兩個包袱？」三藏回頭看時，果是他的物件，並不曾失落，心才略放下些。問老叟曰：「老公公，此處是甚所在？公公何由在此？」老叟道：「此是雙嶺（chā）：岈，山峯參差聳立的樣子。，乃虎狼巢穴處。你爲何墮此？」三藏道：「貧僧雞鳴時出河州衛界，不料起得早了，冒霜撥露，忽失落此地。見一魔王，兇頑太甚。將貧僧與二從者綁了。又見一條黑漢，稱是熊山君；一條胖漢，稱是特處士；走進來，稱那魔王道寅將軍那：原作「即」。世德堂本常誤刻「那」爲「即」，今改正，後不出注。道：原作「送」，誤，李本作「是」，下文「伯欽道母親呵」，道原亦誤爲「送」，今改正。。他三個把我二從者吃了，天光才散。不想我是那裏有這大緣大分，感得老公公來此救我？」老叟道：「處士者是個野牛精。山君者是個熊羆精。寅將軍者是個老虎精。左右妖邪，盡都是山精樹鬼，怪獸蒼狼。只因你的本性元明元明：佛教術語，意思是衆生固有的清淨光明的本性。，所以喫不得你。證夾：之本性元明，自然魔不能啖。金丹大旨，如是如是。你跟我來，引你上路。」三藏不勝感激，將包袱捎在馬上捎在馬上：即將行李跨在馬上，兩頭垂下。馬上用的褡褳又稱「捎馬子」。捎，跨置。，牽著繮繩，相隨老叟徑出了坑坎之中，走上大路。卻將馬拴在道旁草頭上，轉身拜謝那公公，那公公遂化作一陣清風，跨一隻朱頂白鶴，騰空而去。只見風飄飄遺下一張簡帖，書上四句頌子。頌子云：證夾：好。

「吾乃西天太白星，特來搭救汝生靈。

前行自有神徒助，莫爲艱難報怨經。」

三藏看了，對天禮拜道：「多謝金星，度脫此難。」拜畢，牽了馬匹，獨自個孤孤恓恓，往前苦進。這嶺上真個是：

寒颯颯雨林風，響潺潺澗下水。香馥馥野花開，密叢叢亂石磊。鬧嚷嚷鹿與猿，一隊隊獐和麂麂（jǐ）：一種小鹿。。雜雜鳥聲多，靜悄悄人事靡人事靡：人煙稀少。。那長老，戰兢兢心不寧；這馬兒，力怯怯蹄難舉。

三藏捨身拚命，上了那峻嶺之間。行經半日，更不見個人煙村舍。一則腹中飢了，二則路又不平。正在危急之際，只見前面有兩雙猛虎咆哮，後邊有幾條長蛇盤繞。左有毒蟲，右有怪獸。三藏孤身無策，只得放下身心，聽天所命。李旁：着眼。人能常持如此，則近道矣。又無奈那馬腰軟蹄彎，便是俱下便是：應作「便屎」。，伏倒在地，打又打不起，牽又牽不動。苦得個法師襯身無地襯身無地：無處藏身的意思。襯，這裏是依託的意思。，真個有萬分悽楚，已自分必死，莫可奈何。

卻說他雖有災迍災迍：同「災屯」。，卻有救應。正在那不得命處，忽然見毒蟲奔走，妖獸飛逃，猛虎潛蹤，長蛇隱跡。三藏抬頭看時，只見一人，手執鋼叉，腰懸弓箭，自那山坡前轉出，果然是一條好漢。你看他：

頭上戴一頂艾葉花斑豹皮帽，身上穿一領羊絨織錦叵羅衣叵（pǒ）羅衣：明曹昭《格古要論》卷下「叵羅」條稱：叵羅出產於甘肅，用羊絨毛織成，寬一尺許。明方以智《物理小識·衣服類》將叵羅歸入「錦絲類」，應與藏族毛織品「氆氌」相類。叵羅常作獵人的服飾，明徐渭《邊詞》描寫獵人「窄袖銀貂茜叵羅」。，腰間束一條獅蠻帶，腳下躧一對麂皮靴。環眼圓睛如弔客，圈須亂擾似河奎弔客、河奎：都是凶神的名字。弔客，流年十二神煞之一。星命家認爲人一生每年的運氣都不一樣，稱流年。每年都有一位神煞主管，除弔客外還有官符、白虎、龍德等，共十二位。弔客主兇敗死亡。河奎，又作「河魁」，六壬十二神之一。六壬是古代的一種占卜術，這種佔術認爲，十二地支各有神將，如正月將爲登明，三月將爲從魁，六月將爲勝光等。河魁爲二月將，爲凶神，主逃亡、損耗等事。。懸一囊毒藥弓矢，拿一杆點鋼大叉點鋼：經淬火處理的鋼鐵。。雷聲震破山蟲膽，勇猛驚殘野雉魂。

三藏見他來得漸近，跪在路傍，合掌高叫道：「大王救命！大王救命！」那條漢到邊前，放下鋼叉，用手攙起道：「長老休怕。我不是歹人，我是這山中的獵戶，姓劉名伯欽，綽號鎮山太保太保：本是官名，宋元以來用作對綠林好漢或術士的尊稱。。我才自來，要尋兩隻山蟲食用，不期遇著你，多有衝撞。」三藏道：「貧僧是大唐駕下欽差往西天拜佛求經的和尚。適間來到此處，遇著些狼虎蛇蟲，四邊圍繞，不能前進。忽見太保來，衆獸皆走，救了貧僧性命，多謝！多謝！」伯欽道：「我在這裏住人，專倚打些狼虎爲生，捉些蛇蟲過活，故此衆獸怕我走了。你既是唐朝來的，與我都是鄉里。此間還是大唐的地界，我也是唐朝的百姓。我和你同食皇王的水土，誠然是一國之人，李旁：如今一家分爲吳越，況伯欽與三藏，乃肯認爲一國，所見遠矣。你休怕，跟我來。到我舍下歇馬，明朝我送你上路。」三藏聞言，滿心歡喜。謝了伯欽，牽馬隨行。

過了山坡，又聽得呼呼風響。伯欽道：「長老休走，坐在此間。風響處，是個山貓來了，等我拿他家去管待你。」三藏見說，又膽戰心驚，不敢舉步。那太保執了鋼叉，拽開步，迎將上去。只見一隻斑斕虎，證夾：安知不是寅將軍！對面撞見。他看見伯欽，急回頭就走。這太保霹靂一聲，咄道：「那業畜！那裏走！」那虎見趕急，轉身輪爪撲來。這太保三股叉舉手迎敵，唬得個三藏軟癱在草地。這和尚自出娘肚皮，那曾見這樣兇險的勾當？太保與那虎在那山坡下，人虎相持，果是一場好鬥。但見：

怒氣紛紛，狂風滾滾。怒氣紛紛，太保衝冠多膂力膂（lǚ）力：體力。；狂風滾滾，斑彪逞勢噴紅塵斑彪：老虎身上的紋飾，引申爲虎。。那一個張牙舞爪，這一個轉步回身。三股叉擎天幌日，千花尾擾霧飛雲。這一個當胸亂刺，那一個劈面來吞。閃過的再生人道，撞着的定見閻君。只聽得那斑彪哮吼，太保聲哏。斑彪哮吼，振裂山川驚鳥獸；太保聲哏哏：即「狠」。，喝開天府現星辰。那一個金睛努出，這一個壯膽生嗔。可愛鎮山劉太保，堪誇據地獸之君。人虎貪生爭勝負，些兒有慢喪三魂。

他兩個鬥了有一個時辰，只見那虎爪慢腰松，被太保舉叉平胸刺倒，可憐呵，鋼叉尖穿透心肝，霎時間血流滿地。揪著耳朵，拖上路來，好男子！氣不連喘，面不改色，對三藏道：「造化！造化！這隻山貓，勾長老食用一日。」三藏誇讚不盡，道：「太保真山神也！」伯欽道：「有何本事，敢勞過獎？這個是長老的洪福。去來！趕早兒剝了皮，煮些肉，管待你也。」他一隻手執著叉，一隻手拖着虎，在前引路。三藏牽着馬，隨後而行。

迤邐行過山坡，忽見一座山莊。那門前真個是：

參天古樹，漫路荒藤。萬壑風塵冷，千崖氣象奇。一徑野花香襲體，數竿幽竹綠依依。卓門棲卓門棲：《新說西遊記》作「草門樓」。，籬笆院，堪描堪畫；石板橋，白土壁，真樂真稀。秋容瀟索，爽氣孤高。道傍黃葉落，嶺上白雲飄。疏林內山禽聒聒，莊門外細犬嘹嘹。

伯欽到了門首，將死虎擲下，叫：「小的們何在？」只見走出三四個家僮，都是怪形惡相之類，上前拖拖拉拉，把只虎扛將進去。伯欽分付教：「趕早剝了皮，安排將來待客。」復回頭迎接三藏進內。彼此相見，三藏又拜謝伯欽厚恩憐憫救命。伯欽道：「同鄉之人，何勞致謝。」坐定茶罷，有一老嫗，領着一個媳婦，對三藏進禮。伯欽道：「此是家母、小妻。」三藏道：「請令堂上坐，貧僧奉拜。」老嫗道：「長老遠客，各請自珍，不勞拜罷。」伯欽道：「母親呵，他是唐王駕下，差往西天見佛求經者。適間在嶺頭上遇着孩兒，孩兒念一國之人，請他來家歇馬，明日送他上路。」老嫗聞言，十分歡喜道：「好！好！好！就是請他，不得這般恰好。明日你父親周忌周忌：死者的週年忌日。，就浼長老做些好事浼（měi）：央求，請求。，念卷經文，到後日送他去罷。」這劉伯欽雖是一個殺虎手，鎮山的太保，他卻有些孝順之心。聞得母言，就要安排香紙，留住三藏。

說話間，不覺的天色將晚。小的們排開桌凳，拿幾盤爛熟虎肉，熱騰騰的放在上面。伯欽請三藏權用，再另辦飯。三藏合掌當胸道：「善哉！貧僧不瞞太保說，自出孃胎，就做和尚，更不曉得喫葷。」伯欽聞得此說，沉吟了半晌道：「長老，寒家歷代以來，不曉得喫素；李旁：是個人家。就是有些竹筍，採些木耳，尋些乾菜，做些豆腐，也都是獐鹿虎豹的油煎，卻無甚素處。有兩眼鍋竈，也都是油膩透了，這等奈何？反是我請長老的不是。」三藏道：「太保不必多心，請自受用。我貧僧就是三五日不喫飯，也可忍餓，只是不敢破了齋戒。」伯欽道：「倘或餓死，卻如之何？」三藏道：「感得太保天恩，搭救出虎狼叢裏，就是餓死，也強如喂虎。」

伯欽的母親聞說，叫道：「孩兒不要與長老閒講，我自有素物，可以管待。」伯欽道：「素物何來？」母親道：「你莫管我，我自有素的。」叫媳婦將小鍋取下，着火燒了油膩，刷了又刷，洗了又洗，卻仍安在竈上。先燒半鍋滾水別用；卻又將些山地榆葉子山地榆：一種野菜，又名珍珠菜、扯根菜等。，着水煎作茶湯；然後將些黃粱粟米，煮起飯來；又把些乾菜煮熟；盛了兩碗，拿出來鋪在桌上。老母對三藏道：「長老請齋。這是老身與兒婦，親自動手整理的些極潔極淨的茶飯。」三藏下來謝了，方纔上坐。那伯欽另設一處，鋪排些沒鹽沒醬的老虎肉、香獐肉、蟒蛇肉、狐狸肉、兔肉點剁、鹿肉乾巴兔肉點剁、鹿肉乾巴：兔肉剁成的碎塊，鹿肉製成的肉乾。點剁，剁碎的肉。《笑林廣記·譏刺部·擔鬼人》：「鍾馗專好喫鬼，其妹送他壽禮，帖上寫雲：『酒一罈，鬼兩個，送與哥哥做點剁。哥哥若嫌禮物少，連挑擔的是三個。』」乾巴，乾硬的食物。，滿盤滿碗的，陪着三藏喫齋。證夾：前面虎喫人，此處人又喫虎，不知寅將軍嶼鎮山太保孰是孰非？方坐下，心欲舉筯，只見三藏合掌誦經，唬得個伯欽不敢動筯，急起身立在傍邊。三藏念不數句，卻教：「請齋。」伯欽道：「你是個念短頭經的和尚短頭經：篇幅很短的經咒。？」三藏道：「此非是經，乃是一卷揭齋之咒揭齋之咒：即僧人用飯前所念的偈頌、咒語。如早齋時應念「法力不思議。大悲無障礙。七粒遍十方。普施周沙界。唵度利益莎訶」七遍。午齋時應念「大鵬金翅鳥。曠野鬼神衆。羅剎鬼子母。甘露悉充滿。唵穆帝莎訶」七遍。大意是食物不易得，要用齋前要施食給無食的餓鬼，以解其飢餓；金翅鳥喫龍，鬼子母喫兒童，要預先施食給它們，以避免它們爲禍。可參見《黃檗清規》、《沙門日用》等佛教戒律類典籍。。」伯欽道：「你們出家人，偏有許多計較，喫飯便也念誦唸誦。」

吃了齋飯，收了盤碗，漸漸天晚，伯欽引着三藏出中宅，到後邊走走。穿過夾道，有一座草亭。推開門，入到裏面，只見那四壁上掛幾張強弓硬弩，插幾壺箭；過樑上搭兩塊血腥的虎皮；牆根頭插着許多槍刀叉棒；正中間設兩張坐器。伯欽請三藏坐坐。三藏見這般兇險醃藏醃藏：即「骯髒」。，不敢久坐，遂出了草亭。又往後再行，是一座大園子，卻看不盡那叢叢菊蕊堆黃，樹樹楓楊掛赤。又見呼的一聲，跑出十來只肥鹿，一大陣黃獐一大陣：一大羣，一夥。，見了人，呢呢癡癡呢呢癡癡：形容溫柔馴良的神態。，更不恐懼。三藏道：「這獐鹿想是太保養家了的？」伯欽道：「似你那長安城中人家，有錢的集財寶，有莊的集聚稻糧；似我們這打獵的，只得聚養些野獸，備天陰耳。」他兩個說話閒行，不覺黃昏，復轉前宅安歇。

次早，那家老小都起來，就整素齋，管待長老，請開啓唸經。這長老淨了手，同太保家堂前拈了香家堂：本指安放祖先神位的房間，後來專指祖先的神位。，拜了家堂。三藏方敲響木魚，先念了淨口業的真言淨口業的真言：即「修唎修唎。摩訶修唎。修修唎。薩婆訶」十四字。據《銷釋金剛經科儀會要註解》卷二載，誦此真言者，可清淨一切口業，不誦此真言，即使以恆河水漱口，亦不得清淨。業，梵文karman（羯磨）的意譯，指一切善惡思想行爲。如好的思想、好的行爲稱善業，壞的思想、壞的行爲稱惡業。造業的原因是身、口、意。口業，指由口造的業（一般指惡業，下同），包括謊話、胡言亂語等惡業。身業，指由身造的業，如殺生、偷盜等。意業，指由意念所造的業。如起貪慾心、發怒、持有邪見等惡業。，又唸了淨身心的神咒淨身心的神咒：即與《淨口業真言》相併列的《淨身業真言》和《淨意業真言》，這裏稱「淨身心的神咒」是爲了避免行文重複。《淨身業真言》爲「唵。修多唎。修多唎。修摩唎。修摩唎。娑婆訶」，《淨意業真言》爲「唵。娑嚩。婆嚩秫馱。娑嚩達摩娑嚩。婆嚩秫度憾」。正式誦讀經文前，應該念這三種真言（或念《淨三業真言》）以消業。，然後開《度亡經》一卷《度亡經》：參見第十一回「受生度亡經」條注。。誦畢，伯欽又請寫薦亡疏一道薦亡疏：薦亡是爲死者拜佛誦經，懺悔罪業，讓他超生。疏，是僧道拜懺時所焚化的祈禱文。，再開念《金剛經》、《觀音經》《觀音經》：即《法華經》卷第八《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由於觀音信仰在中國非常盛行，故此經從《法華經》中抽出來，成爲便於讀誦的單行本，稱《觀音經》。，一一朗音高誦。誦畢，吃了午齋，又念《法華經》、《彌陀經》《彌陀經》：即《佛說阿彌陀經》，淨土宗重要經典，講述西方極樂世界及其教主阿彌陀佛的功德，認爲念誦阿彌陀佛名號即可往生極樂世界。。各誦幾卷，又念一卷《孔雀經》《孔雀經》：即《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密宗重要經典，講述一位比丘遭毒蛇所螫，不勝其苦。佛即說出祛除鬼魅、毒害、惡疾的孔雀明王咒。雪山有一大孔雀王，平素持誦此咒，但因嬉遊而未誦此咒被獵人捕捉，在被縛之時，恢復正念，持誦此咒，終於解脫繫縛，得到自由。佛教認爲持誦此經能除災厄，故影響很大。，及談苾蒭洗業的故事苾蒭（bìchú）洗業的故事：指佛爲病比丘洗身的故事。《法句譬喻經·刀仗品》載：賢提國有一病比丘，臭穢人不敢近。佛用神水爲之洗浴，於是大地震動，大放光明，比丘之病痊癒。原來此比丘前生是一惡人，常仗國王之勢鞭打平民，死後墮地獄中受苦刑，經五百餘世，贖罪完畢，復生爲人，仍舊重病纏身。但當年偶因饒過一善人（即佛之前生），故今生得蒙佛爲之洗身除業，這個故事宣揚了「作善惡殃福隨身，雖更生死不可得免」的業報隨身的觀念。苾蒭，即「比丘」，佛教指受具足戒的男性，即俗所謂和尚。。早又天晚。獻過了種種香火，化了衆神紙馬紙馬：又稱甲馬、神馬。祭祀時所用的神像紙，祭畢隨即焚化。一說古代祭祀用木馬，後改用紙。故稱紙馬。一說舊時所繪神像，皆畫馬於其上，供神佛乘騎之用，故稱紙馬。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十「紙馬」條：「《天香樓偶得》雲：俗於紙上畫神象，塗以彩色，祭賽既畢，則焚化，謂之甲馬。以此紙爲神所憑依，似乎馬也。」並雲，有道士施亮生攝召溫帥下降，「臨去索馬，連燒數紙不退。師雲：『獻馬已多。』帥判雲：『馬足有疾，不中乘騎。』因取未化者視之，模板折壞，馬足斷而不連。乃以筆續之，帥遂退。然則昔時畫神像於紙，皆有馬以爲乘騎之用，故曰紙馬也。」，燒了薦亡文疏，佛事已畢，又各安寢。

卻說那伯欽的父親之靈，超薦得脫沉淪，鬼魂兒早來到東家宅內，託一夢與合宅長幼道：「我在陰司裏苦難難脫，日久不得超生。今幸得聖僧，唸了經卷，消了我的罪業，閻王差人送我上中華富地，長者人家託生去了長者：此指富貴之人。。證夾：可見中華難生，人奈何看得如此輕賤？你們可好生謝送長老，不要怠慢，不要怠慢。我去也。」這纔是：萬法莊嚴端有意，薦亡離苦出沉淪。那閤家兒夢醒，又早太陽東上。伯欽的娘子道：「太保，我今夜夢見公公來家，說他在陰司苦難難脫，日久不得超生。今幸得聖僧唸了經卷，消了他的罪業，閻王差人送他上中華富地長者人家託生去，教我們好生謝那長老，不得怠慢。他說罷，徑出門，徉徜去了徉徜：即「徜徉」。安閒自在地行走。。我們叫他不應，留他不住，醒來卻是一夢。」伯欽道：「我也是那等一夢，與你一般。我們起去對母親說去。」他兩口子正欲去說，只見老母叫道：「伯欽孩兒，你來，我與你說話。」二人至前，老母坐在牀上道：「兒呵，我今夜得了個喜夢，夢見你父親來家，說多虧了長老超度，已消了罪業，上中華富地長者家去託生。」夫妻們俱呵呵大笑道：「我與媳婦皆有此夢，正來告稟，不期母親呼喚，也是此夢。」遂叫一家大小起來，安排謝意，替他收拾馬匹，都至前拜謝道：「多謝長老超薦我亡父脫難超生，報答不盡！」三藏道：「貧僧有何能處，敢勞致謝？」伯欽把三口兒的夢話，對三藏陳訴一遍，三藏也喜。早供給了素齋，又具白銀一兩爲謝。三藏分文不受。一家兒又懇懇拜央，三藏畢竟分文未受，但道：「是你肯發慈悲送我一程，足感至愛。」伯欽與母妻無奈，急做了些粗麪燒餅乾糧，叫伯欽遠送。三藏歡喜收納。太保領了母命，又喚兩三個家僮，各帶捕獵的器械，同上大路，看不盡那山中野景，嶺上風光。

行經半日，只見對面處，有一座大山，真個是高接青霄，崔巍險峻。三藏不一時，到了邊前。那太保登此山如行平地。正走到半山之中，伯欽回身，立於路下道：「長老，你自前進，我卻告回。」三藏聞言，滾鞍下馬道：「千萬敢勞太保再送一程！」伯欽道：「長老不知。此山喚做兩界山。東半邊屬我大唐所管，西半邊乃是韃靼的地界。那廂狼虎，不伏我降，我卻也不能過界，故此告回，你自去罷。」三藏心驚，輪開手，牽衣執袂袂（mèi）：衣袖。，滴淚難分。正在叮嚀拜別之際，只聽得山腳下叫喊如雷道：「我師父來也！我師父來也！」證夾：看到此處，令人人踊躍歡喜，如出暗室而睹天晴，如泛苦海而登彼岸。無數重負，一朝頓釋矣。樂極，樂極！唬得個三藏癡呆，伯欽打掙。

畢竟不知是甚人叫喊，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內外二丹之體用，已言之精詳矣，然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是貴於身體力行，腳踏實地，方能不負所知，而完成大道。此回以下，徹始徹終，皆明行持有爲之功用，直至過凌雲渡以後，方是無爲之妙，而不事作爲矣。學者須要認定題目，逐節細玩，必有所得。請先明此篇之旨。

起首先題「貞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出長安關外，馬不停蹄，早至法雲寺。」「望前三日」，即十三日也。十三日，總以明十四經回之旨，即貞下還元之旨。貞而不行，那爲貞觀；貞而能行，即到貞元。「送出長安關外」，明其行也；「馬不停蹄，早至法雲寺」，明其行而有法也。上陽子曰：「形以道全，命以術延。」術者，法也。造命之道，全在奪天地之造化，盜陰陽之祖氣。若非有包羅天地之大機，轉運陰陽之祕訣，其何以命爲我有，長生不老哉？蓋命理爲有爲之功，非若性理以道全形，無爲者可比。三藏行至法雲寺，正以見有法而方可前行矣。

「衆僧燈下議論上西天取經原由，有的說水遠山高難度，有的說毒魔惡怪難降。」此便是衣食和尚所見之小，而不知難度處正當度，難降處正可降，實西天取經之旨。故三藏道：「心生，種種魔生；心滅，種種魔滅。」言怕難度、怕難降，即「心生種種魔生」；不怕難度，不怕難降，即「心滅種種魔滅」。蓋修行第一大病，莫過於生心，生心則有心，有心則千頭萬緒而不能自主，魔焉得不生？「長老心忙，太起早了。」心忙則意必亂，意亂則目無所見，而所行所由，阻滯不通，能不撥草尋路、崎嶇難走乎？「又恐走錯了路徑，正疑思，又心慌。」俱寫人心是非相混，邪正不分，中無主宰。所至之地，無往而非井坑；所遇之境，無處而非妖魔。其曰「自送上門來」者，不亦宜乎？

噫！心之陷人，無異乎虎之陷人，虎之陷人食其身，心之陷人喪其命。詩云：「南山白額王。」南者《離》位，象心，是明言心即是虎也，魔稱寅將軍屬於虎。又有二妖，一曰熊山君，一曰特處士。熊爲火，火性也；特爲牛，意土也。言人心一起，則火性妄意而即遂之，是各從其類也。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推微。」人心者，二心也，爲妖爲魔而喫人；道心者，一心也，爲神爲聖而救人。山君道：「食其二」，明其人心生魔也；「留其一」，明其道心無魔也。魔生於人心，不生於道心，故「三藏昏昏沉沉，正在那不得命處，忽然見一老叟，手持拄杖而來，走上前，用手一拂，繩索皆斷，對面吹了一口氣，三藏方醒。」可見有拄仗者方能得命，存正氣者昏沉可醒，道心之爲用，豈小補雲哉？

三藏不知行李馬匹在於何處，「老叟用杖指道：『那不是一匹馬，兩個包袱？』三藏回頭看時，果然是他的物件，並不曾失落，心才略放下些。」言陷井在彼，技杖由我，既去其二，則得其一，執兩用中，包含一切，失去故物，而現前就有。至簡至易，不假他求，至此地位，心可才略放下矣。不曰放下心，而曰心才略放下，特以雙叉嶺乃去獸爲人之關，是後天中事。金星乃五行之一，尚出於勉強，故曰心才略放下些。待後兩界山爲自人登聖之域，是先天中事，收悟空得五行之全，即入於大化，而可大放下心矣。

老叟道：「此是雙叉嶺，乃虎狼巢穴處，你爲何陷此？處士是個野牛精，山君是個熊羆精，寅將軍是個老虎精。」是不特爲修道辨真假，而且爲世道正人心。何以見之？口讀聖賢之書，假稱道學，而行多怪誕，非野牛而何？身着絲綿之衣，外像人形，而內存詭譎，非熊羆而何？品立萬物之首，而天良俱昧，損人利己，非老虎而何？正所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又曰「左右盡是山精怪獸，只因你本性圓明，所以喫你不得。」正所謂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也。

「相隨老叟出了坑坎之中，走上大路。」則是入於坑坎，由於疑思而自誤；走上大路，因有主宰而解脫。此學者修行第一步工夫。若不先在雙叉嶺將此虎穴跳出，則人面獸心，而欲上西天難矣；若不在此虎穴得此金星拄杖，則身不自主，而欲解脫虎厄也亦難矣。頌曰：「吾乃西天太白星，特來搭救汝生靈。」言雙叉嶺非真金而不能脫災免難，生靈無所依賴也。「前行自有神徒助，莫爲艱難報怨經。」言過此一難，而前行自有神徒相助，彼此扶持，人我共濟，方可上得西天取得真經，而不得以艱難中途自止，有失前程也。此「陷虎穴金星解厄」之旨。

然金星解厄，不過是自已昏沉中一點剛明之氣，而非他家不死之方。雖足以脫獸地而進人道，猶是一己之陰，未免獨自個孤孤恓恓往前苦進，捨身拼命，而不能從容中道，若遇險阻處，依然陷虎穴故事，有何實濟？「正在危急，只見前面兩隻猛虎咆哮，後邊幾條長蛇盤繞，左有毒蛇，右有猛獸。」此可見執一己而修，而前後左右無非毒蛇猛獸，終與毒蛇猛獸爲鄰也。「孤身無賴，只得放下身心，聽天所命。」正寫一己必不能成功，須求人而方可有益也。

劉伯欽，「欽」者，敬也；鎮山太保，「鎮」者，真金義也。君子敬以直內，放手執鋼叉而不屈；君子義以方外，故與虎爭持而不懼。此人道中之實理，而不失其固有之性。故伯欽道：「我在這裏住家，專依打些狼虎爲生，捉些毒蛇過活。」曰：「你既是唐朝來的，與我都是鄉里。」曰：「我你同是一國之人。」總言本性圓明，與虎狼爲伍而不爲虎狼所傷，是人而非獸矣。雖然剝虎皮而食虎肉，只可以保一生而不入異路；唸經卷而消罪業，不過是積來生而託生福地。伯欽有孝順之心，孝爲百行之原；三藏有薦亡之能，善爲一生之寶。此乃人道之極，而實仙道之始。倘欲西天取經而見如來，在伯欽家歇馬，猶如夢見，未免爲有識者呵呵大笑矣。

伯欽送至兩界山告回，三藏告求再送一程。伯欽道：「長老不知。」是實言天下修行人，不知有此兩界山也。夫兩界山者，天人相分之路，天道能統其人道，而人道不能全其天道，以人道而欲行其天道，是乃以伯欽而欲過兩界山也，難矣。故伯欽道：「那廂虎狼不伏我降，我卻也不能過界，故此告回，你自去罷。」此等處須味「雙叉嶺伯欽留僧」之句。蓋雙叉嶺爲善惡之關，趨於善則爲人，趨於惡則爲獸。伯欽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以敬留人，不能入於獸路，亦不能企於聖域。聖人云：「不踐跡，亦不入於室」者，即此伯欽留僧也。倘以留者只爲獸路而留，差之多矣，此伯欽不得不告回使僧自去也。

「三藏牽衣執袂，滴淚難分。」正寫出修行淺見之流，執全人之道，而強執以修仙。彼安知五行山下有水中之金，爲金丹全始全終；從有爲入無爲，以無爲化有爲；取得真徑，見得真佛；超凡入聖，通天徹地者哉？噫！原來只是這些兒，往往叫君天下走。不遇明師，此事難知。

詩曰：

未修仙道先修人，人與虎蛇作近鄰。

急脫諸般兇惡念，小心謹慎保天真。

悟一子曰：舜曰：「人心惟危。」莊子：「憤驕而不可系者，其惟人心乎！」危也，憤驕也，深着人心之險也。《尚書》五子之歌曰「若朽索之馭六馬」，以六馬喻人心也。然御馬在乎羈靮，御心在乎主敬。敬者，聖人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修行學道，出門頭一步工夫，全要制御人心之險，不遭其陷阱也。

此回乃三藏西遊第一步，衆僧議論定旨，紛紛說得艱難。三藏曰：「心生，種種魔生；心滅，種種魔滅。」說者謂此二句了了全部宗旨，別無些子剩卻。噫！認人心爲道心，是認心爲道，認假爲真，大錯了也！不知此心種種皆魔，務須斬滅除根，切要堅強剛斷而己。若心滅已了宗旨，何必又向西方取大乘真經耶？此便是肉眼愚迷，不識活佛真形有丈六金身之妙。如出門到山河邊界，便錯走了路徑，忽然失足跌落坑坎之中矣。篇中顯已演出，故「心生」、「魔生」二語，不過指出人心之險，教人首先下手，爲起腳之地耳。

三藏疑二即是陷阱，心慌即是虎現。人心猶虎也，虎陷人與心之陷人無異，陷於心穴與陷於虎穴何殊！何以見之？結詩云：「南山白額王。」南爲離，爲丙，丙火長生在寅，爲寅將軍，明指寅將軍爲心也。又恐世人不識，襯出熊、特二魔以證之。熊屬火，寅中之所生；特屬土，丙中之所生也。魔王曰：「自送上門來。」總形容人心自陷之險也。然人心險於疑二，而不險於惟一，故山君曰：「食其二，留其一，可也。」下文金星，即一之本性。二者，凡心；一者，道心。此時三藏昏沉沉無主，不能得命；得命之道，惟仗真一之金。「忽見老叟手持拄杖」，即本性之主持而可得命也，故謝老叟搭救性命。

老叟遂問：「可曾疏失什麼東西？」三藏答以「兩個從人被食，而不知行李馬匹在何處」。老叟指道：「那不是一匹馬，兩個包袱？」三藏回頭，果是他物件，心才放下。此等閒言，卻是要義。蓋「二從人」爲凡心，己陷阱而被食，三藏得見主持，而道心獨存。一馬兩包袱，道心之象，乃原來之故物未失，而向西有基，才放下心也。金星引出坑陷而復指前有神徒，益指明既有道心，當堅心進發。人已共濟，而難以獨行自至也。

老叟道：「此是雙叉嶺，乃虎狼窠穴。」又云：「只因你本性元明，所以喫你不得。」此等觀點，極大明顯。三藏既而遇虎遇蛇，種種魔毒，明知心中自生，而無可解脫。孤身無策，只得放下身心，聽天所命。此便是本性元明，滅卻人心，暫存天心之一候也。然此處爲天人去來交併之途，故身在峻嶺之間而進退維谷。「雙叉」之義，即墨子悲歧路，可以東南，可以西北之時也，所有白額王、劉太保爭持交戰於其間。一人一獸，分明寫出人獸之關，惟正可除邪，而平欲勝理。能主敬自持，勇猛剛克，則心魔自滅，而可食肉寢皮矣。

「劉」者，謂可勝殷，而遏劉止殺；「伯」者，謂能爭長，而把持家政；「欽」者，內恭而外欽，主敬以自持也。「手執剛叉」者，剛強而不可屈，「號『鎮山太保』」者，鎮靜而不可撓，主敬不在心之外，以爲同鄉；行敬首先孝之中，故爲孝子。惟主敬，故身穴虎狼而不危；惟行孝，故獨鎮荒山而不險。以虎狼充家常之茶飯，剛足以除欲也；以唸經盡超度之孝思，誠可以格幽也。「敬」之一字，固安危夷儉之津樑也。然尚與虎狼爲位，而不能超膠樊籠；止可鎮保此山，而不能離越界外。到兩界山來免畏阻，蓋在天人之分途，而不能從一前進也，此之謂能留僧而不能送僧。

籲！山君食僧而留僧，食其二也；鎮山食虎而留僧，留其一也。然則非虎食之，僧自食之；非欽留之，僧自留之而已。若雙叉嶺、兩界山，則又有辨「雙叉」爲人獸相持之路，「兩界」爲性命進止之途，不可不識。

# 第十四回 心猿歸正 六賊無蹤

李本總批：請問今世人還是打死六賊的，還是六賊打死的？

又批：「心猿歸正，六賊無蹤。」八個字已分明說出，人亦容易明白。但篇中尚多隱語，人當着眼。不然，何異癡人說夢，卻不辜負了作者苦心？今特一一拈出，讀者須自領略：「是你的主人公。」、「你的東西全然沒有，轉來和我等要分東西。」、「我若不打死他，他就要打死你。」、「莫倚旁人自主張。」、「東邊不遠，就是我家，想必往我家去了。」、「這才叫做改邪歸正。」、「不可圖自在誤了前程。」、「趕早去，莫錯過了念頭。」、「再無退悔之意了。」此等言語，豈是尋常，可略不加之意乎？着眼，着眼。方不枉讀了《西遊記》也。

憺漪子曰：此一回，乃《西遊記》中大眼目也。蓋《西遊》以人證道，其衆如人之一身然。唐僧其中宮之脾土也，意出於脾，故龍馬即載唐僧以行。能與淨其左右之肝肺也，而總以心猿爲之主。前此心猿之猖狂顛蹶，無天無地，皆由火無所附，遂炎燥猛烈而不可向邇，故必須五行山鎮壓之。不以水克火，而以土覆火，所謂「官不能制者，子能制之，制之善」者也。然埋藏日久，此火將熄，奈何？勢不得不假三藏以發之。彼晶晶熒熒者，一旦去其覆我之土，而適得夫我生之土，其歡樂親愛，不言可知。由此而意馬，而木母，而金公，便相隨於於而來矣。攢簇五行，端自此始。故有此十四回之「心猿歸正」，方有後一百回之「五聖成真」，乃理之必然者也。若夫中宮之土，非火不生，此又人所共知者。彼三藏一日無心猿，其尚能成其爲三藏乎哉？

心猿既然歸正，則此身便一旦有主矣。彼麼磨六賊者，其始非不附五行而生。然所竊者，五行之餘氣耳。久之滋蔓難圖，遂爲吾身之害氣。學道之人，六根清淨，一念不生，安得而不除之？除之又安得而不趕盡殺絕也？妙哉！猴之言曰：「我若不打死他，他卻要打死你。」人鬼關頭，斬截痛快，更無過此二語。昔人云「漢、賊不兩立」，此非所謂「道、賊不兩立」者耶？

緊箍兒咒，一名「定心真言」。然則此箍非頭間之箍，乃心上之箍耳。或問：「此咒今傳否？」道人曰：「《易經》、《論語》俱有之，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回敘心猿事耳。乃忽然插入張良進履、王莽篡漢，閒情冷致，出人意表。讀者如有一部《漢書》在其案頭，可以浮蘇子美之大白。

詩曰：證夾：又要即心即佛，又要無佛無心，所以心猿法名悟空。

佛即心兮心即佛，心佛從來皆要物。

若知無物又無心，便是真如法身佛。

法身佛，沒模樣，一顆圓光涵萬象「佛即心兮心即佛」六句：這首詩是宋張伯端的《即心即佛頌》。大乘佛教主張「即心即佛」，即認爲心與佛非二物。迷時爲衆生，悟時爲佛。《壇經·付囑品》：「自性若悟，衆生是佛。」雖然「即心即佛」，但若持有這個觀念，還是一種對外物的執着。要認爲「心」、「物」也是虛妄不實的（第二句張詩原作「心佛原來皆妄物」），也是一種要捨棄的迷妄，才能見到清淨的本心自性（法身）。唐本淨禪師「若欲求佛，即心是佛，佛因心得。若悟無心，佛亦無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祖堂集》卷三），與此四句義同。佛有三身：法身、報身、化身（報身指修行者通過累世修行成佛後獲得之身，往往極其光明偉岸，甚至不可言說。化身指佛應度化衆生的需要而變現的形象，所以是衆生熟悉、能接受的。例如佛教創始者釋迦牟尼、寺廟中的佛像，也可以是身邊某個助人悟道的普通人，甚至可以是食物、器具）。法身又名自性身，即指常住不滅，人人具有的真如本性，「佛與衆生同一法身」，只是衆生迷而不顯，而佛覺悟而證得了。此真性沒有形象，不生不滅，但卻包括宇宙萬有。所以說「法身佛，沒模樣，一顆圓光涵萬象」。。

無體之體即真體，無相之相即實相。

非色非空非不空，不來不向不迴向。

無異無同無有無，難捨難取難聽望「無體之體即真體」六句：真體、實相、本性雖然人人具有，人人皆可修得，但因爲人類語言的侷限，不可描述，無法言說。但如果一定要解釋的話，只能勉強用否定的方式描述爲：真如本性是無體之體，無相之相，非有非無，非空非不空，非來非去，無法舍，也無法取，更不要說用視聽的方式感知了。。

內外靈光到處同，一佛國在一沙中。

一粒沙含大千界，一個身心萬個同「內外靈光到處同」四句：指本性是包容宇宙萬有的，如同一粒沙中含有大千世界；衆生雖然各具本性，但此本性是同一無差別的。換句話說，一切衆生、萬物都是從此唯一的本性中流變衍生出來的。。

知之須會無心訣，不染不滯爲淨業染：即惑染，指慾望、煩惱對清淨本性的染污。滯：即執着，執着於可感知、可思考的外物或概念。淨業：指清淨的善業（相對於惡業而言，參見第十三回「淨口業的真言」條注）。。

善惡千端無所爲，便是南無所迦葉「善惡千端無所爲」二句：佛性無善無惡。本着清淨無染的心，便與迦葉一樣。迦葉，佛大弟子之一，佛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衆皆默然，只有迦葉會心微笑。佛便把「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以心傳心的「心印」傳他，被禪宗奉爲初祖。張氏原詩作「便是南無大迦葉」。。

卻說那劉伯欽與唐三藏驚驚慌慌，又聞得叫聲「師父來也」。衆家僮道：「這叫的必是那山腳下石匣中老猿。」太保道：「是他！是他！」三藏問：「是甚麼老猿？」太保道：「這山舊名五行山，因我大唐王徵西定國，改名兩界山。先年間曾聞得老人家說，王莽篡漢之時王莽篡漢：西漢末年，權臣王莽篡奪皇位，改國號爲「新」，很快被推翻，時在公元9年至3年。歷史上玄奘法師自長安出發赴印度，是在貞觀元年（67），實際已過六百餘年。，天降此山，下壓着一個神猴，不怕寒暑，不喫飲食，自有土神監押，教他飢餐鐵丸，渴飲銅汁；自昔到今，凍餓不死。這叫必定是他。長老莫怕。我每下山去看來。」三藏只得依從，牽馬下山。

行不數里，只見那石匣之間，果有一猴，露着頭，伸着手，亂招手道：「師父，你怎麼此時纔來？來得好！來得好！救我出來，我保你上西天去也！」證夾：寫出歡喜踊躍之狀，令我眉舞肉飛。這長老近前細看，你道他是怎生模樣：

尖嘴朔腮朔：同「縮」。，金睛火眼。頭上堆苔蘚，耳中生薜蘿。鬢邊少發多青草，頷下無須有綠莎。證夾：此所謂今茅塞子之心矣。荒廢五百餘年，其止爲閒不用？眉間土，鼻凹泥，十分狼狽；指頭粗，手掌厚，塵垢餘多。還喜得眼睛轉動，喉舌聲和。語言雖利便，身體莫能挪挪：原作「那」，「那」同「挪」，今統改爲「挪」，後不出注。。正是五百年前孫大聖，今朝難滿脫天羅。

劉太保誠然膽大，走上前來，與他拔去了鬢邊草，頷下莎，問道：「你有甚麼說話？」那猴道：「我沒話說，教那個師父上來，我問他一問。」三藏道：「你問我甚麼？」那猴道：「你可是東土大王差往西天取經去的麼？」三藏道：「我正是，你問怎麼？」那猴道：「我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證夾：落得個好官銜角色！可見學道人，未有無來歷跟器者。只因犯了誑上之罪，證夾：「誑上」二字，說得好輕巧。被佛祖壓於此處。前者有個觀音菩薩，領佛旨意，上東土尋取經人。我教他救我一救，他勸我再莫行兇，歸依佛法，盡殷勤保護取經人，往西方拜佛，功成後自有好處。故此晝夜提心，晨昏吊膽，只等師父來救我脫身。我願保你取經，與你做個徒弟。」

三藏聞言，滿心歡喜道：「你雖有此善心，又蒙菩薩教誨，願入沙門，只是我又沒斧鑿，如何救得你出？」那猴道：「不用斧鑿，你但肯救我，我自出來也。」三藏道：「我自救你，你怎得出來？」那猴道：「這山頂上有我佛如來的金字壓帖。你只上山去將帖兒揭起，我就出來了。」

三藏依言，回頭央浼劉伯欽央浼（yāngměi）：請求、央求。道：「太保呵，我與你上山走遭。」伯欽道：「不知真假何如。」那猴高叫道：「是真！決不敢虛謬！」伯欽只得呼喚家僮，牽了馬匹。他卻扶着三藏，覆上高山。攀藤附葛，只行到那極巔之處，果然見金光萬道，瑞氣千條，有塊四方大石，石上貼着一封皮，卻是「唵嘛呢叭呢吽」六個金字。三藏近前跪下，朝石頭，看着金字，拜了幾拜，望西禱祝道：「弟子陳玄奘，特奉旨意求經，果有徒弟之分，揭得金字，救出神猴，同證靈山；若無徒弟之分，此輩是個兇頑怪物，哄賺弟子，不成吉慶不成吉慶：不成好事。，便揭不得起。」祝罷，又拜。拜畢，上前將六個金字輕輕揭下。證夾：真有趣，佛家所謂因緣時節到來，全不需費功夫矣。只聞得一陣香風，劈手把壓帖兒刮在空中，叫道：「吾乃監押大聖者。今日他的難滿，吾等回見如來，繳此封皮去也。」嚇得個三藏與伯欽一行人望空禮拜。徑下高山，又至石匣邊，對那猴道：「揭了壓帖矣，你出來麼。」那猴歡喜，叫道：「師父，你請走開些，我好出來。莫驚了你。」伯欽聽說，領着三藏，一行人回東即走。走了五七里遠近，又聽得那猴高叫道：「再走！再走！」三藏又行了許遠，下了山，只聞得一聲響喨，真個是地裂山崩。證夾：此與地一聲何如？衆人盡皆悚懼。只見那猴早到了三藏的馬前，赤淋淋跪下，道聲：「師父，我出來也！」證夾：譬如花果山定石卵，此時方纔迸裂，從前種種，不須重提。對三藏拜了四拜，急起身，與伯欽唱個大喏道：「有勞大哥送我師父，又承大哥替我臉上薅草薅（hāo）：拔。。」謝畢，就去收拾行李，叩背馬匹叩背：即「扣背」，爲馬裝好鞍轡。。那馬見了他，腰軟蹄矬，戰兢兢的立站不住。蓋因那猴原是弼馬溫，在天上看養龍馬的，有些法則法則：這裏指治理管教的辦法。，故此凡馬見他害怕。證夾：如此點綴，無限筆姿。

三藏見他意思，實有好心，真個像沙門中的人物，便叫：「徒弟呵，你姓甚麼？」猴王道：「我姓孫。」三藏道：「我與你起個法名，卻好呼喚。」猴王道：「不勞師父盛意，我原有個法名，叫做孫悟空。」三藏歡喜道：「也正合我們的宗派。你這個模樣，就像那小頭陀一般頭陀：梵語音譯，意爲行腳乞食的僧人。又稱「行者」，指在寺院裏服雜役，但尚未剃度的出家人。，我再與你起個混名，稱爲『行者』，好麼？」證夾：和尚又稱行者，又是仙釋一家。悟空道：「好！好！好！」自此時又稱爲孫行者。

那伯欽見孫行者一心收拾要行，卻轉身對三藏唱個喏道：「長老，你幸此間收得個好徒，甚喜，甚喜。此人果然去得。我卻告回。」三藏躬身作禮相謝道：「多有拖步拖步：拖累多走路。，感激不勝。回府多多致意令堂老夫人，令荊夫人令堂：對別人母親的尊稱。令荊：對別人妻子的尊稱。，貧僧在府多擾，容回時踵謝踵（zhǒnɡ）謝：登門道謝。踵，腳後跟。。」伯欽回禮，遂此兩下分別。

卻說那孫行者請三藏上馬，他在前邊，揹着行李，赤條條，拐步而行。不少時，過了兩界山，忽然見一隻猛虎，咆哮剪尾而來剪：這裏指用尾巴掃動。，證夾：定然是此物開手。三藏在馬上驚心。行者在路傍歡喜道：「師父莫怕他，他是送衣服與我的。」證夾：妙語解頤。放下行李，耳朵裏拔出一個針兒，迎着風，幌一幌，原來是個碗來粗細一條鐵棒。他拿在手中，笑道：「這寶貝，五百餘年不曾用着他，今日拿出來掙件衣服兒穿穿。」你看他拽開步，迎着猛虎，道聲：「業畜，那裏去！」那隻虎蹲着身，伏在塵埃，動也不敢動動。卻被他照頭一棒，就打的腦漿迸萬點桃紅，牙齒噴幾珠玉塊，唬得那陳玄奘滾鞍落馬，咬指道聲：「天那！天那！劉太保前日打的斑斕彪，還與他鬥了半日；今日孫悟空不用爭持，把這虎一棒打得稀爛，正是『強中更有強中手』！」

行者拖將虎來道：「師父略坐一坐，等我脫下他的衣服來，穿了走路。」李旁：此所謂猴質虎皮。三藏道：「他那裏有甚衣服？」行者道：「師父莫管我，我自有處置。」好猴王，把毫毛拔下一根，吹口仙氣，叫：「變！」變作一把牛耳尖刀牛耳尖刀：形如牛耳的短刀。，從那虎腹上挑開皮，往下一剝，剝下個囫圇皮來；剁去了爪甲，割下頭來，割個四四方方一塊虎皮，提起來，量了一量道：「闊了些兒，一幅可作兩幅。」拿過刀來，又裁爲兩幅。收起一幅，把一幅圍在腰間，路旁揪了一條葛藤，緊緊束定，遮了下體道：「師父，且去！且去！到了人家，借些針線，再縫不遲。」他把條鐵棒，捻一捻，依舊像個針兒，收在耳裏，揹着行李，請師父上馬。

兩個前進，長老在馬上問道：「悟空，你纔打虎的鐵棒，如何不見？」行者笑道：「師父，你不曉得。我這棍，本是東洋大海龍宮裏得來的，喚做『天河鎮底神珍鐵』，又喚做『如意金箍棒』。當年大反天宮，甚是虧他。隨身變化，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剛纔變做一個繡花針兒模樣，收在耳內矣。但用時，方可取出。」三藏聞言暗喜。又問道：「方纔那隻虎見了你，怎麼就不動動，讓自在打他自在：這裏指隨意。，何說？「悟空道：「不瞞師父說，莫道是隻虎，就是一條龍，見了我也不敢無禮。我老孫頗有降龍伏虎的手段，翻江攪海的神通，見貌辨色，聆音察理；大之則量於宇宙，小之則攝於毫毛；變化無端，隱顯莫測。剝這個虎皮，何爲稀罕？見到那疑難處，看展本事麼！」三藏聞得此言，愈加放懷無慮，策馬前行。

師徒兩個走着路，說着話，不覺得太陽星墜。但見：

焰焰斜暉返照，天涯海角歸雲。

千山鳥雀噪聲頻，覓宿投林成陣投林：鳥獸入林休息。。

野獸雙雙對對，回窩族族羣羣。

一鉤新月破黃昏，證夾：好雋句。萬點明星光暈。

行者道：」師父走動些，天色晚了。那壁廂樹木森森，想必是人家莊院，我們趕早投宿去來。」三藏果策馬而行，徑奔人家。到了莊院前下馬。行者撇了行李，走上前，叫聲：「開門！開門！」那裏面有一老者，扶筇而出筇（qiónɡ）：生長在四川邛地的竹子，名叫筇竹，適合製作手杖。後用「筇」泛指竹杖。，唿喇的開了門，看見行者這般惡相，腰繫着一塊虎皮，好似個雷公模樣，唬得腳軟身麻，口出譫語道譫（zhān）語：因神志不清而胡言亂語。：「鬼來了！鬼來了！」三藏近前攙住，叫道：「老施主，休怕。他是我貧僧的徒弟，不是鬼怪。」老者抬頭，見了三藏的面貌清奇，方然立定。問道：「你是那寺裏來的和尚，帶這惡人上我門來？」三藏道：「我貧僧是唐朝來的，往西天拜佛求經。適路過此間，天晚，特造檀府借宿一宵檀府：僧人對施主住宅的敬稱。宵：原作「霄」，夜間。前蜀魏承班《黃鐘樂》詞：「惆悵閒霄含恨，愁坐思堪迷。」今凡作夜間解之「霄」，統改爲「宵」，後不出注。，明早不犯天光就行不犯天光：不等天明。。萬望方便一二。」老者道：「你雖是個唐人，那個惡的，卻非唐人。」悟空厲聲高呼道：「你這個老兒全沒眼色！唐人是我師父，我是他徒弟。我也不是甚糖人蜜人，我是齊天大聖。你們這裏人家，也有認得我的，我也曾見你來。」那老者道：「你在那裏見我？」悟空道：「你小時不曾在我面前扒柴？不曾在我臉上挑菜？」老者道：「這廝胡說！你在那裏住？我在那裏住？我來你面前扒柴挑菜？」悟空道：「我兒子便胡說！你是認不得我了，我本是這兩界山石匣中的大聖。你再認認看。」老者方纔省悟道：「你倒有些像他，但你是怎麼得出來的？」悟空將菩薩勸善，令我等待唐僧揭貼脫身之事，對那老者細說了一遍。老者卻纔下拜，將唐僧請到裏面，即喚老妻與兒女都來相見，具言前事，個個忻喜。又命看茶。茶罷，問悟空道：「大聖呵，你也有年紀了？」悟空道：「你今年幾歲了？」老者道：「我癡長一百三十歲了。」行者道：「還是我重子重孫哩！我那生身的年紀，我不記得是幾時；但只在這山腳下，已五百餘年了。」老者道：「是有，是有。我曾記得祖公公說，此山乃從天降下，就壓了一個神猴。只到如今，你才脫體。我那小時見你，是你頭上有草，臉上有泥，還不怕你；如今臉上無了泥，頭上無了草，卻像瘦了些，腰間又苫了一塊大虎皮苫：覆蓋。，與鬼怪能差多少？」

一家兒聽得這般話說，都呵呵大笑。這老兒頗賢，即今安排齋飯。飯後，悟空道：「你家姓甚？」老者道：「舍下姓陳。」三藏聞言，即下來起手道：「老施主與貧僧是華宗華宗：原指顯貴的家族，後來用作對同族或同姓人的美稱。。」行者道：「師父，你是唐姓，怎的和他是華宗？」三藏道：「我俗家也姓陳，乃是唐朝海州弘農郡聚賢莊人氏。我的法名叫做陳玄奘。只因我大唐太宗皇帝賜我做御弟三藏，指唐爲姓，故名唐僧也。」那老者見說同姓，又十分歡喜。行者道：「老陳，左右打攪你家。我有五百多年不洗澡了，證夾：此心塵垢可知。你可去燒些湯來湯：開水。，與我師徒們洗浴洗浴，一法臨行謝你一法：更加。元無名氏《劉弘嫁婢》第一折：「這個姑夫老人家，一法老的糊突了。」。」那老兒即令燒湯拿盆，掌上燈火。師徒浴罷，坐在燈前。行者道：「老陳，還有一事累你，有針線借我用用。」那老兒道：「有，有，有。」即教媽媽取針線來媽媽：稱年長的已婚婦女，這裏指老人的老伴。，遞與行者。行者又有眼色：見師父洗浴，脫下一件白布短小直裰未穿直裰（duō）：僧袍，爲偏衫與裙子相綴合者。元《敕修百丈清規》卷五：「相傳前輩見僧有偏衫而無裙，有裙而無偏衫，遂合二衣爲直裰。」，他即扯過來披在身上，卻將那虎皮脫下，聯接一處，打一個馬面樣的摺子馬面樣的摺子：即馬面裙，又稱馬面褶裙，流行於明清。類似今天的百褶裙，而裙正面中間有一尺左右寬平整無褶，這部分即稱「馬面」。，圍在腰間，勒了藤條，走到師父面前道：「老孫今日這等打扮，比昨日如何？」三藏道：「好！好！好！這等樣，纔像個行者。」三藏道：「徒弟，你不嫌殘舊，那件直裰兒，你就穿了罷。」悟空唱個喏道：「承賜！承賜！」他又去尋些草料餵了馬。此時各各事畢，師徒與那老兒亦各歸寢。

次早，悟空起來，請師父走路。三藏着衣，教行者收拾鋪蓋行李。正欲告辭，只見那老兒早具臉湯，又具齋飯。齋罷，方纔起身。三藏上馬，行者引路，不覺飢餐渴飲，夜宿曉行，又直初冬時候。但見那：

霜凋紅葉千林瘦，嶺上幾株松柏秀。

未開梅蕊散香幽。暖短晝，小春候小春：指夏曆的秋天十月，因爲多溫暖天氣，故稱小春，又稱小陽春。，菊殘荷盡山茶茂。

寒橋古樹爭枝鬥，曲澗涓涓泉水溜。

淡雲欲雪滿天浮。朔風驟，牽衣袖，向晚寒威人怎受？

師徒們正走多時，忽見路傍唿哨一聲唿哨：把手指放在嘴裏用力吹時發出的尖銳的聲音。，闖出六個人來，各執長槍短劍，利刃強弓，大吒一聲道：「那和尚！那裏走！趕早留下馬匹，放下行李，饒你性命過去！」唬得那三藏魂飛魄散，跌下馬來，不能言語。行者用手扶起道：「師父放心，沒些兒事。這都是送衣服送盤纏與我們的。」三藏道：「悟空，你想有些耳閉？他說教我們留馬匹、行李，你倒問他要甚麼衣服、盤纏？」行者道：「你管守着衣服、行李、馬匹，待老孫與他爭持一場爭持：爭鬥。，看是何如。」三藏道：「好手不跌雙拳，雙拳不如四手。他那裏六條大漢，你這般小小的一個人兒，怎麼敢與他爭持？」

行者的膽量原大，那容分說，走上前來，叉手當胸，對那六個人施禮道：「列位有甚麼緣故，阻我貧僧的去路？」那人道：「我等是剪徑的大王剪徑：攔路搶劫。，行好心的山主。大名久播，你量不知，早早的留下東西，放你過去；若道半個『不』字，教你碎屍粉骨！」行者道：「我也是祖傳的大王，積年的山主，卻不曾聞得列位有甚大名。」那人道：「你是不知，我說與你聽：一個喚做眼看喜，一個喚做耳聽怒，一個喚做鼻嗅愛，一個喚作舌嘗思，一個喚作意見欲，一個喚作身本憂「眼看喜」等六個強盜名：這六個強盜的名字，含眼、耳、鼻、舌、身、意六字，正是佛教所說的「六賊」。。」證夾：六根總不離身，其情總不離憂，不曰身本樂，而曰身本憂者，此身背七情纏繞，安得有樂？悟空笑道：「原來是六個毛賊！你卻不認得我這出家人是你的主人公主人公：指真如本性或元神。此處六個強盜都具有象徵意義，即眼、耳、鼻、舌、身、意而產生的喜、怒、愛、思、欲、憂的形象化比喻，是煩惱的根源。修行的人一定要首先斷除這「六賊」。佛教、道教對人類意識的探討非常深入。佛教唯識宗一般把心分爲八個層次：表層的是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這五種識較爲簡單，僅相當於攝影、錄製、直接感覺外在世界的「感性認識」。五識的感覺傳送到第六識意識，靠意識的分辨、判斷、推理，創造出一個外在世界的投影，大致相當於「理性認識」。第七識末那識，負責把所有的信息傳送到第八識阿賴耶識，同時第七識也是認爲有「我」存在，產生煩惱的根源。第八識儲藏了宇宙萬有的所有信息，其中含有真如本性。它先天而生，靠人類普通的思維無法認識。玄奘法師有《八識規矩頌》，稱阿賴耶識「去後來先作主公」。此外，尚有「第九識」，即庵摩羅識，又稱白淨識、清淨識。指阿賴耶識去除了垢染，而達到光明澄澈的境界。道教內丹術借用唯識宗的理論，提出「八識歸元」，認爲阿賴耶識即內丹術百般修煉尋覓，務要顯現出的「元神」，故稱元神爲「主翁」、「主人公」。此處孫悟空自稱主人公，剿滅六賊，即「明心見性」，現出「元神」、「阿賴耶識」之謂。，李旁：着眼。你倒來擋路。把那打劫的珍寶拿出來，我與你作七分兒均分，饒了你罷！」那賊聞言，喜的喜，怒的怒，愛的愛，思的思，欲的欲，憂的憂。一齊上前亂嚷道：「這和尚無禮！你的東西全然沒有，轉來和我等要分東西！」李旁：着眼。他輪槍舞劍，一擁前來，照行者劈頭亂砍，乒乓乒乓，砍有七八十下。悟空停立中間，只當不知。那賊道：「好和尚！真個的頭硬！」行者笑道：「將就看得過罷了。你們也打得手困了，卻該老孫取出個針兒來耍耍。」那賊道：「這和尚是一個行鍼灸的郎中變的郎中：原是官名，後來指醫生。。我們又無病症，說甚麼動針的話。」

行者伸手去耳朵裏拔出一根繡花針兒，迎風一幌，卻是一條鐵棒，足有碗來粗細，拿在手中道：「不要走！也讓老孫打一棍兒試試手！」唬得這六個賊四散逃走，被他拽開步，團團趕上，一個個盡皆打死。李旁：世人心都要殺六賊者，只是沒手段。證夾：打得好，打得好！滅得六賊，方好進步。剝了他的衣服，奪了他的盤纏，笑吟吟走將來道：「師父請行，那賊已被老孫剿了。」三藏道：「你十分撞禍！他雖是剪徑的強徒，就是拿到官司，也不該死罪；你縱有手段，只可退他去便了，怎麼就都打死？這卻是無故傷人的性命，如何做得和尚？出家人『掃地恐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燈』。你怎麼不分皁白，一頓打死？全無一點慈悲好善之心！早還是山野中無人查考；若到城市，倘有人一時衝撞了你，你也行兇，執着棍子，亂打傷人，我可做得白客白客：清白無辜的人。，怎能脫身？」悟空道：「師父，我若不打死他，他卻要打死你哩。」證夾：可知道？三藏道：「我這出家人，寧死決不敢行兇。我就死，也只是一身，你卻殺了他六人，如何理說？此事若告到官，就是你老子做官，也說不過去。」行者道：「不瞞師父說，我老孫五百年前，據花果山稱王爲怪的時節，也不知打死多少人。假似你說這般到官，倒也得些狀告是是：方言，語尾詞。。」三藏道：「只因你沒收沒管，暴橫人間，欺天誑上，才受這五百年前之難。今既入了沙門，若是還像當時行兇，一味傷生，去不得西天，做不得和尚。忒惡！忒惡！」

原來這猴子一生受不得人氣。他見三藏只管緒緒叨叨，按不住心頭火發，道：證夾：只心頭髮火，便思背馳而去。所以欲收放心，必須滅卻邪火。「你既是這等說我做不得和尚，上不得西天，不必恁般緒咶惡我緒咶：也作「絮聒」。囉嗦，嘮叨。，我回去便了！」那三藏卻不曾答應，他就使一個性子，將身一聳，說一聲：「老孫去也！」三藏急抬頭，早已不見，只聞得呼的一聲，回東而去。撇得那長老孤孤零零，點頭自嘆，悲怨不已，道：「這廝這等不受教誨。我但說去幾句，他怎麼就無形無影的，徑回去了？罷，罷，罷！也是我命裏不該招徒弟，進人口。如今欲尋他無處尋，欲叫他叫不應，去來去來：這裏，「來」是語氣詞，沒有具體意思，等同「去吧」。！去來！」正是捨身拼命歸西去，莫倚傍人自主張。

那長老只得收拾行李，捎在馬上，也不騎馬，一隻手拄着錫杖，一隻手揪着繮繩，悽悽涼涼，往西前進。行不多時，只見山路前面，有一個年高的老母，捧一件綿衣，綿衣上有一頂花帽。三藏見他來得至近，慌忙牽馬，立於右側讓行。那老母問道：「你是那裏來的長老，孤孤恓恓獨行於此？」三藏道：「弟子乃東土大王奉聖旨往西天拜活佛求真經者。」老母道：「西方佛乃大雷音寺天竺國界，此去有十萬八千里路。你這等單人獨馬，又無個伴侶，又無個徒弟，你如何去得！」三藏道：「弟子日前收得一個徒弟，他性潑凶頑，是我說了他幾句，他不受教，遂渺然而去也。」老母道：「我有這一領綿布直裰，一頂嵌金花帽。原是我兒子用的。他只做了三日和尚，不幸命短身亡。我纔去他寺裏，哭了一場，辭了他師父，將這兩件衣帽拿來，做個憶念。長老呵，你既有徒弟，我把這衣帽送了你罷。」三藏道：「承老母盛賜；但只是我徒弟已走了，不敢領受。」老母道：「他那廂去了？」三藏道：「我聽得呼的一聲，他回東去了。」老母道：「東邊不遠，就是我家，想必往我家去了。證夾：妙語可思。我那裏還有一篇咒兒，喚做『定心真言』。證夾：明明說出宗旨矣。此一篇之咒，可與五行山頂六金字同功。又名做『緊箍兒咒』。你可暗暗的念熟，牢記心頭，再莫泄漏一人知道。我去趕上他，教他還來跟你，你卻將此衣帽與他穿戴。他若不服你使喚，你就默唸此咒，他再不敢行兇，也再不敢去了。」

三藏聞言，低頭拜謝。那老母化一道金光，回東而去。三藏情知是觀音菩薩授此真言，急忙撮土焚香，望東懇懇禮拜。拜罷，收了衣帽，藏在包袱中間。卻坐於路傍，誦習那《定心真言》。來回唸了幾遍，念得爛熟，牢記心胸不題。

卻說那悟空別了師父，一筋斗雲，徑轉東洋大海。按住雲頭，分開水道，徑至水晶宮前。早驚動龍王出來迎接，接至宮裏坐下。禮畢，龍王道：「近聞得大聖難滿，失賀！想必是重整仙山，復歸古洞矣。」悟空道：「我也有此心性，只是又做了和尚了。」龍王道：「做甚和尚？」行者道：「我虧了南海菩薩勸善，教我正果，隨東土唐僧，上西方拜佛，皈依沙門，又喚爲行者了。」龍王道：「這等真是可賀！可賀！這才叫做改邪歸正，李旁：着眼。懲創善心懲創：警戒。。既如此，怎麼不西去，復東回何也？」行者笑道：「那是唐僧不識人性。有幾個毛賊剪徑，是我將他打死，唐僧就緒緒叨叨，說了我若干的不是。你想老孫可是受得悶氣的？是我撇了他，欲回本山，故此先來望你一望，求鍾茶喫。」龍王道：「承降！承降！」

當時龍子、龍孫即捧香茶來獻。茶畢，行者回頭一看，見後壁上掛著一幅「圯橋進履」的畫兒圯（yí）橋：橋名，故址在今江蘇下邳。。行者道：「這是甚麼景緻？」龍王道：「大聖在先，此事在後大聖在先，此事在後：據《西遊記》的情節，孫悟空本來陽壽是三百四十二歲，兩次上天爲官合計半年有餘，老君爐裏又煉了四十九日，按天上一日地下一年的算法，到王莽篡漢，天降五行山時，孫悟空的年齡約爲五百七十歲，則孫悟空出生於中國春秋時期（約與孔子同時）。而張良進履事發生在秦末，下距王莽篡漢僅二百餘年，所以這裏稱「大聖在先，此事在後」。「大聖」原作「大王」，據上下文改。，故你不認得。這叫做『圯橋三進履』。」證夾：如此閒冷之至，從何處得來？行者道：「怎的是『三進履』？」龍王道：「此仙乃是黃石公，此子乃是漢世張良張良：漢高祖劉邦的謀士，幫助劉邦推翻秦朝，打敗項羽，奪得天下，功成後歸隱。「圯橋進履」是他青年時代的故事。見《史記·留侯世家》。。石公坐在圯橋上，忽然失履於橋下，遂喚張良取來。此子即忙取來，跪獻於前。如此三度，張良略無一毫倨傲怠慢之心，石公遂愛他勤謹，夜授天書，着他扶漢。後果然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太平後，棄職歸山，從赤松子遊赤松子：秦漢時傳說中的上古仙人，據說是神農時的雨師。，悟成仙道。大聖，你若不保唐僧，不盡勤勞，不受教誨，到底是個妖仙，休想得成正果。」

悟空聞言，沉吟半晌不語。龍王道：「大聖自當裁處，不可圖自在，誤了前程。」李旁：着眼。悟空道：「莫多話，老孫還去保他便了。」證夾：真正有根器人，自然一撥便轉。龍王忻喜道：「既如此，不敢久留，請大聖早發慈悲，莫要疏久了你師父。」行者見他催促請行，急聳身，出離海藏，駕着雲，別了龍王。正走，卻遇着南海菩薩。菩薩道：「孫悟空，你怎麼不受教誨，不保唐僧，來此處何干？」慌得個行者在雲端裏施禮道：「向蒙菩薩善言，果有唐朝僧到，揭了壓帖，救了我命，跟他做了徒弟。他卻怪我兇頑，我才子閃他一閃，如今就去保他也。」菩薩道：「趕早去，莫錯過了念頭。」李旁：着眼。言畢，各回。

這行者，須臾間看見唐僧在路傍悶坐。他上前道：「師父！怎麼不走路？還在此做甚？」三藏抬頭道：「你往那裏去來？教我行又不敢行，動又不敢動，只管在此等你。」行者道：「我往東洋大海老龍王家討茶喫喫。」三藏道：「徒弟呵，出家人不要說謊。你離了我，多一個時辰，就說到龍王家喫茶？」行者笑道：「不瞞師父說，我會駕筋斗雲，一個筋斗有十萬八千里路，故此得即去即來。」三藏道：「我略略的言語重了些兒，你就怪我，使個性子丟了我去。象你這有本事的，討得茶喫；象我這去不得的，只管在此忍餓。你也過意不去呀！」行者道：「師父，你若餓了，我便去與你化些齋喫。」三藏道：「不用化齋。我那包袱裏，還有些乾糧，是劉太保母親送的，你去拿鉢盂尋些水來，等我喫個兒走路罷。」

行者去解開包袱，在那包裹中間見有幾個粗麪燒餅，拿出來遞與師父。又見那光豔豔的一領綿布直裰，一頂嵌金花帽，行者道：「這衣帽是東土帶來的？」三藏就順口兒答應道：「是我小時穿戴的。這帽子若戴了，不用教經，就會念經；這衣服若穿了，不用演禮，就會行禮。」行者道：「好師父，把與我穿戴了罷。」三藏道：「只怕長短不一，你若穿得，就穿了罷。」行者遂脫下舊白布直裰，將綿布直裰穿上，也就是比量着身體裁的一般，把帽兒戴上。

三藏見他戴上帽子，就不喫乾糧，卻默默的念那《緊箍咒》一遍。行者叫道：「頭疼！頭疼！」那師父不住的又唸了幾遍，把個行者疼得打滾，抓破了嵌金的紗帽。三藏又恐怕扯斷金箍，住了口不念。不念時，他就不疼了。伸手去頭上摸摸，似一條金線兒模樣，證夾：棒上有金箍，頭上有金箍。此金乃火中真金，所以愈煉愈堅。緊緊的勒在上面，取不下，揪不斷，已此生了根了。他就耳裏取出針兒來，插入箍裏，往外亂捎捎（qiào）：同「撬」。撥開，挑開。。三藏又恐怕他捎斷了，口中又念起來，他依舊生痛，痛得豎蜻蜓豎蜻蜓：頭腳倒豎，用雙手支撐全身的動作。，翻筋斗，耳紅面赤，眼脹身麻。那師父見他這等，又不忍不捨，覆住了口，他的頭又不疼了。

行者道：「我這頭，原來是師父咒我的。」三藏道：「我念得是《緊箍經》，何曾咒你？」行者道：「你再念念看。」三藏真個又念，行者真個又疼，只教：「莫念！莫念！念動我就疼了。這是怎麼說？」三藏道：「你今番可聽我教誨了？」行者道：「聽教了。」「你再可無禮了？」行者道：「不敢了。」

他口裏雖然答應，心上還懷不善，把那針兒幌一幌，碗來粗細，望唐僧就欲下手，慌得長老口中又唸了兩三遍。這猴子跌倒在地，丟了鐵棒，不能舉手，只教：「師父，我曉得了！再莫念！再莫念！」三藏道：「你怎麼欺心，就敢打我？」行者道：「我不曾敢打，我問師父，你這法兒是誰教你的？」三藏道：「是適間一個老母傳授我的。」行者大怒道：「不消講了！這個老母，坐定是那個觀世音坐定：肯定。！他怎麼那等害我！等我上南海打他去！」三藏道：「此法既是他授與我，他必然先曉得了。你若尋他，他念起來，你卻不是死了？」行者見說得有理，真個不敢動身，只得迴心，跪下哀告道：「師父！這是他奈何我的法兒，教我隨你西去。我也不去惹他，你也莫當常言，只管唸誦。我願保你，再無退悔之意了。」李旁：着眼。三藏道：「既如此，伏侍我上馬去也。」那行者才死心塌地，抖擻精神，證夾：到此纔算得心猿歸正，危乎！微乎！束一束錦布直裰，叩背馬匹，收拾行李，奔西而進。畢竟這一去，後面又有甚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已言去獸心而修人道矣，然人道已盡，即仙道可修。故此回專言修仙起腳之大法，使學者不入於空性之小乘也。

冠首一詩，包含無窮，而其所着緊合尖處，在「知之須會無心談」一句。修道者須期無心，無心之心則爲真心，真心之心則爲真空，真空中藏妙有，真空妙有內含先天真一之氣。此氣號曰真鉛，又名金公，又名真一之精，又名真一之水，乃仙佛之真種子，爲古今來祖祖相傳，至聖相授之真諦，非頑空禪學，守一己孤陰者，可窺其淺深。

劉伯欽不能過兩界山，敬只可以修性，而不能了命，聽得山下叫喊，太保道：「是他！是他！」猶言欲修仙道而保性命，當知還有他在。他者何也？身外身也，不死方也。《悟真》雲：「休施巧僞爲功力，認取他家不死方。」又云：「要知產藥川源處，只在西南是本鄉。」蓋性在己，而命在天，他即天之所命，若執一己而修，何以返本還元、歸根覆命、長生不死哉？

伯欽打虎，只是全的一個人道，不過引僧到兩界山而別求扶持，非可即此爲了事。故「石匣中有一猴，露着頭，伸着手，亂招手道：『師父你怎麼此時纔來，來得好！來得好！救我出來，我保你上西天去也。」天下一切修行人，錯認人心爲道心，或觀空守靜，或強把念頭，妄想仙佛。彼烏知五行山下有先天真一之精，若能自他家而復我家，你救我，我保你，你我同心，彼此相濟，上西天而見真佛，至容且易。

蓋先天真一之精，爲生物之祖氣，無理不具，無善不備，剛健中正，能以退羣魔，除諸邪，所謂道心者是也。道心者無心之心，不着於形象，不落於有無，爲成仙成佛之真種子。自有生以來，陽極生陰，走於他家，爲後天五行所壓，埋沒不彰。然雖爲五行所壓，未曾俱泯，猶有一息尚存，間或現露端倪，人多不識，當面錯過。其曰：「來得好！來得好！」即《悟真》所云「認得喚來歸舍養，配將奼女作親情」之義；亦即《參同》所云：「全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之義。猶言復得來道心，性情如一，方爲好；復不來道心，性情各別不爲好，好不好，總在道心之能來不能來耳。然欲其來道心，須要認得道心；欲要認得道心，須要求明師口訣，揭開六個金字壓貼。

自來讀《西遊》評《西遊》者，皆將六個金字壓貼錯認，以六金字爲六慾，以心猿爲心。因其心有六慾，心不能歸正，爲六慾所壓，揭去六慾，心方歸正。果如其解，則宜先滅六慾心猿方出，何以提綱先雲：「心猿歸正」，而後雲：「六賊無蹤」？況六個字爲金字，乃佛祖壓貼，豈有六慾爲金，佛祖壓貼爲六慾乎？於此可知六個金字，非六慾，乃我佛教外別傳之訣也。兩界山爲去人道，而修仙道之界，欲知山上路，須問過來人，金丹乃先天真一之道心鍛鍊而成，若非明師指破下手口訣，揭示收伏端的，即是六個金字，一張封皮，封住先天門戶。「不識真鉛正祖宗，萬般作用枉施功」，而道心終不能歸復於我。

六金字「唵嘛呢叭咪吽」之梵語，仙翁何語不可下，而必下此難解之梵語，使人無處捉摸乎？然不知仙翁立言用意處，正欲人知其梵語之難解也。蓋此難解處，正有先天下手之口訣在焉，未得真傳，「饒君聰慧過顏閔，不遇明師莫強猜」，此其所以爲「唵嘛呢叭咪吽」也。三藏拜祝揭貼，凡以求揭示妙旨耳。將六字「輕輕揭下」，是祕處傳道，暗裏示真之竅妙，非可與人共知共見者，雖欲不謂之「唵嘛呢叭咪吽」，不能也。此陣香風，乃我佛教外別傳之旨，若有聞得者，霎時騰起空中，而脫苦難，不爲塵世所累。古人謂「識得箇中真消息，便是龍華會上人。」信有然者，從此翻五行而收金精，何難之有？

「一聲響亮，真個是地裂山崩，那猴赤淋淋跪下道聲師父，我出來也。」《悟真篇》雲：「赫赫金丹一日成，古仙垂語實堪聽。若言九載三年者，盡是推延款日程。」夫人待患不得真訣耳，一得真訣，若直下承當，下手修爲，即便驚天動地，跳出五行，淨倮倮，赤灑灑，而大解大脫，無拘無束矣。「法名悟空，混名行者」，是明示人以悟得還須行得，若悟而不行，則先天之氣不爲我有，不死之方未爲我得，欲上西天見真佛，如緣木求魚，畫餅充飢，烏可能之？

三藏得了悟空，正一陽來複，天心復見之時，由性以修命也；悟空歸了三藏，正翻去五行，歸於妙覺之祕，由命以修性也。此仙翁一筆雙寫，修性修命，總要揭過金字壓貼，方能得真。倘誤認提綱「心猿歸正」，或疑悟空是心，則是三藏收悟空收心矣。果是收心，前面三藏出虎穴過雙叉，已是修心而收心，宜是休歇道成之時，又何必在兩界山收悟空上西天取經乎？況於「須會無心訣」大相矛盾，何得謂心即是道，大聖即心？其所謂心猿者，無心之心。悟得無心之空，則爲心猿；行得空中之悟，則爲歸正。心猿而歸正，悟空而行真，真空而藏妙有，妙有而含真空，無物無心，是真如法身佛，乃他家不死之方，而非方妄心之歸正。三豐雲：「無根樹，花正開，偃月爐中摘下來。添年壽，減病災，好結良緣備法財。從此可得天上寶，一任羣迷笑我呆。」即此「心猿歸正」之妙旨。悟到此處，方是揭下「唵嘛呢叭咪吽」六金字壓貼；行得此事，方能翻過五行而不爲後天所累。此伯欽告回，行者請三藏上馬也。

「忽見一隻猛虎，三藏心驚。行者喜道：『師父莫怕他，他是送衣服與我的。』」學者須要細辨，莫可誤認。此虎與雙叉嶺之虎不同，前雙叉嶺之虎，是凡虎；此兩界山之虎，是真虎。凡虎乃喫人之虎，真虎乃護身之虎。故曰「莫怕他，他是送衣服與我的。」

觀二「他」字可知。「耳朵內取出金箍棒，被他照頭一棒打死。」此道心一歸，真虎自伏，絕不費力，較之伯欽打假虎而爭持者天地懸遠矣。強中更有強中手，不上高山不顯平地也。「脫下他的衣服來，穿了走路。」以真精之道心，穿真虎之皮衣，可知道心即真虎，真虎即道心。仙翁恐人不知道心即真虎，故又演出悟空打虎一段以示之。

悟空得真虎皮而護身，三藏得了悟空而護身，同一「心猿歸正」之天機，心猿歸正，道心常存，拄杖在手，隨心變化，無不如意，可以上的西天矣。故行者道：「我這棍子要大就大，要小就校剛纔變作一個繡花針兒模樣，放在耳內矣。但用時方可取出。」

又道：「老孫頗有降龍伏虎的手段，翻江攪海的神通。大之則量充宇宙，小之則攝於毫毛。變化無端，隱顯莫測。」道心之用，豈小補雲哉？

金丹之道，所難得者，道心一味大藥。道心若得，大本已立，本立道生，漸有可造之機。故曰「半嶺太陽收返照，一鉤新月破黃昏。」太陽返照，一鉤新月，俱寫道心初復之象。道心初復，爲偃月爐。《悟真》雲：「偃月爐中玉蕊生，硃砂鼎裏水銀平。只因火力調和後，種得黃芽漸長成。」即新月破黃昏之意。但此新月破黃昏，乃竊陰陽、奪造化、轉生殺、逆氣機，爲天地所祕。宜乎到莊院投宿，「老者開了門，看見行者這般惡相，腰繫一塊虎皮，好似雷公模樣，嚇得腳軟身麻，口出譫語，道：『鬼來了！鬼來了！』」即佛祖所云「若說是事，諸天及人皆當驚疑」也。」

本傳中行者到處，人皆認爲雷公，大有妙義。蓋道心者，天地之心，天地之心迴轉，一陽來《復》，《坤》中孕《震》，《震》爲雷，故似雷公模樣。陰下生陽，暗中出明，有象三日之月光，故爲偃月爐。光自西而生，西爲白虎，故腰繫虎皮裙。此仙翁大開方便門，明示人以行者即偃月，偃月即虎。

古來注《西遊》者，直以爲悟空是心，吾何嘗不謂是心，但以爲天地之心則可，以爲人心之心則非矣。故老者道：「那個惡的卻非唐人。」「惡」字，「亞」、「心」成字。言是心非心，乃天地之心，而非人心也。行者厲聲高呼道：「你這個老兒，全沒眼色，我是齊天大聖，原在這兩界山石匣中的，你再認認看。」是叫醒一切沒眼色之盲漢，須在天人分途之界，再三細認，不得以人心爲天心，以天心爲人心，是非相混也。「老者方纔省悟，道：『你倒有些像他。』」是一經說破，真知灼見，方纔省悟，天心是他家不死之方，非人心可比。「有些象他」者，天心人心，所爭者些子之間，識不得天心，終是人心用事，縱天心常見，當面錯過耳。

「老者問出來的原由，悟空細說一遍，老者才下拜，請到裏面。」言天心之出必有口訣，非師罔知，悟空與老者論年紀，說出在山腳下五百餘年，老者道：「是有！是有！我曾記得祖公公說，此山乃從天降下，就壓了一個神猴，直到如今，你才脫體。』」可知後天中返先天之道，乃古今祖祖相傳之道，不遇明師，雖活百歲，到老無成；已得真傳，心領神會，霎時脫體。

「一家兒聽的這般話說，都呵呵大笑。」言此道至近非遙，至約不繁，說破令人失笑也。「老者姓陳，三藏也姓陳，乃是宗。」陳者，東也。先天真一之氣，本是東家之物，交於後天，寄體在西，如我家之物走於他家，故有他我之分。一朝認得，喚回我家，他即我，我即他，他我同宗，彼此無二，渾然一氣矣。行者討湯水洗浴，去其舊染之污也；借針線縫裙，補其有漏之咎也。「今日打扮，比昨日如何？」已知今是而昨非。「這等樣，才象個行者。」總要去假而存真。以上皆心猿歸正之旨。心猿歸正，先天真一之氣來複，丹頭已得，可以起身上馬，勇猛精進，一直前行矣。

「師徒們正走，忽見路旁呼哨一聲，闖出六個人來，各執槍刀，慌的三藏跌下馬來，行者扶起道：『師父放心，沒些兒事，這都是送衣服盤纏與我們的。」「六個人即六慾，六慾者，偷道之賊；心猿者，護道之聖。三藏跌下馬，行者扶起，跌猶不跌，可以放心矣。但六賊雖能傷命，而得心猿真金運用，則六賊化爲護法，亦可以助道之一力，故曰：「送衣服盤纏與我們的」也。又曰：「你卻不認得我這出家人，是你的主人公。」蓋心猿者道心，六慾者人心。道心者主人，人心者奴僕，主人現在，奴僕何敢猖狂乎？

及行者要分所劫之物，六賊亂嚷道：「你的東西全然沒有，轉來和我等要分東西。」正以見捨不得自己的，取不得別人的也。」六賊照行者劈頭亂砍，悟空停立中間，只當不知。」正捨得自己的東西也。「把六賊一個個盡皆打死，剝了他的衣服；奪了他的盤纏。」正對景忘情，取得他人的東西也。這等處皆是殺裏求生．以義成仁，惻隱之至者。三藏反謂無惻隱之心，何其愚乎？故悟空道：「師父，我若不打死他，他卻要打死你哩！」此正是上得西天，作得和尚，其惻隱之心，孰大於此？三藏道：「我出家人，寧死也決不敢行兇。」此等婦之仁，一聽其六賊縱橫，正是上不的西天，作不的和尚。其無惻隱之心，孰過於此？宜其悟空嫌絮聒，「『呼』的一聲，回東而去。」噫！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併行，悟空之去，非悟空自去，乃因三藏認假失真而使去之。悟空一去，主張已失，而三藏欲捨身拼命歸西，向一己主張，如何能主張的來？此觀音菩薩不得不傳與《定心真言》也。

「《定心真言》，又名《緊箍兒咒》。暗暗的念熟，牢記心頭，再莫泄漏一人知道，我去趕上他，叫他還來跟你。」心真則心定，心定則勇猛精進，愈久愈力。戒慎恐懼，念頭堅牢，自無一點泄漏，已失者而可返，已去者而可還也。「綿布直裰」，爲朝夕被服之物，使其綿綿若存，須臾不離也；「嵌金花帽」，爲頂戴莊嚴之物，使其剛柔合宜，不偏不倚也。「若不服使喚，你就默唸此咒，他再不敢行兇，也再不敢去了。」一念堅固，頑心自化，真心常存也。

「老母化一道金光，回東而去，三藏情知是觀音菩薩授此真言，急忙撮土焚香望東禮拜。」這一道金光，非外來之金光，即我神光覺照之金光。知得此光，緊箍已得，急當迴光返照，敬之拜之，而弗敢有替者。「收了衣帽，藏在包袱中，將《定心真言》，唸的爛熟。」是佩服在心，潛修密煉，念念歸真，期必至於無一點滓質塞窒於方寸之內也。

悟空到得東海，見了龍王，問其不向西回東之故，行者謂唐僧不識人性，則知非悟空去，乃唐僧不識人性而去之。龍王以圯橋故事勸勉，悟空道：「老孫還去保他便了。」此中又有深意，不知者直以爲龍王勉力悟空，殊不知此即悟空伏虎之後而降龍也。真虎可以護身，真龍可以迴心，此仙翁反面文章，世人安知？遇着南海菩薩，叫「趕早去，莫錯過念頭。」正以降龍伏虎之後，則直靜觀密察，努力前行，而不得錯過了念頭，中道自棄也。

「三藏道：「這帽子若戴了，不用教經就會念經；這衣服若穿了，不用演禮就會行禮。」「金箍」者，果決而收束，一經收束，入我門中，不由的不會經、不會禮。所以戴在頭上，一念生根，取不下、揪不斷，再不敢欺心矣。古人云：「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若非神觀之大士，烏能有此大法？說到此處方是「六賊無蹤」之妙諦，而非言打死六賊即是無蹤。

夫六賊者，眼、耳、鼻、舌、身、意也。眼、耳、鼻、舌、身、意，因色、聲、香、味、觸、法，而生喜、怒、愛、思、欲、憂；喜、怒、愛、思、欲、憂，皆從人心而出。欺心，則人心用事，而六賊猖狂；不欺心，則道心用事，而六賊自滅。提綱「心猿歸正，六賊無蹤。」是道心發現，六賊自然無蹤，不待強制。古經雲：「得其一，萬事畢。」即此道心之謂乎！果得道心一味大藥，不但六賊無蹤，方且攢五行，合四象，皆於此而立基矣。

詩曰：

已修人事急修仙，這個天機要口傳。

翻過五行歸正黨，霎時六賊化飛煙。

悟一子曰：人心如稂莠，道心如嘉禾。若除盡凡心而無聖解，譬無谷而芟荑稗也。荑稗芟盡，一空田而己，如何便可填得飢債？祖師曰：「鼎內若無真種子，猶將水火煮空鐺」是也。提綱心猿之「心」，即道心也。道心，非心中思慮之神，乃五行中精一之神也。必得此心，方爲真種，故有虞氏特著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妙。讀者錯認人心爲心猿，而不識美猴王爲精一之真種，是認螟蛉作親兒也。然此心未離於五行，猶是生死輪迴之根蒂。必自有爲而造至於無爲，心佛兩忘，善惡俱泯，方爲超神入化，出世無上之大乘。

開首一詞，本紫陽真人原文，字字牟尼，切須熟玩。其「知之須會無心決」—句，明指不可執心之奧旨也。蓋精一之妙，自虛空中來，不是心，不是佛，乃無相之真如，無體之真相；始始於攢簇，終終於渾忘；終終始始，萬劫不壞者也。若上敬修心，總有伯欽之大力，亦僅可免於虎口，安能超出界外哉？然此事難知，故詞內兩以「知」字示人，謂能知得，方能行得也。如：伯欽在兩界山，見那猴求救，道：「不知真假何如？」那猴道：「是真！決不敢虛謬！」即世尊所云「我今爲汝保任此事，決定成就」之意。絕頂揭起六字，猴精果然出穴，別有玄旨，非筆所能荊惟知人心之不可不滅，道心之不可不生，滅人心，生道心，使是修道起腳。故救出心猴，而即別名「行者」，知之真而行之始也。

行之第一步，先在伏虎。「過了兩界山，忽見猛虎。」此虎非心內陷心之虎，乃身外資身之虎，故曰：「送衣服與我穿的。」「一見行者，伏塵不動。」虎性不狂，與心猴歸正無二。取件衣裳，可爲一體。行者之伏虎，即三藏之降猴也，其旨微矣。老孫自誇「有降龍伏虎手段」，己預提下回降龍爲第二步矣。

詩中有「一鉤新月破黃昏」，絕色麗句，讀者不過目爲點綴晚景閒情，不知伏虎之後，而偃月之形己宛然成象矣。非可忽過！悟空與老者較論年歲，見光陰之迅速；唐僧與老者扳敘同宗，見人我之一家。師徒洗浴，一旦間去垢自新；討取針線，百忙裏留心補過。俱形容歸正的行止，原無深義。至「忽見路傍闖出六人，大吒：『留下行李，饒你性命過去！』」此處「性命」二字，卻是妙旨。前雙叉嶺未伏心猿，止是性本元明，命無主宰，故只得放下身心，所天所命。此命出於天。今己伏心猴，命有真種，故兼言性命。曰「饒你過去」，此命由於我，雖跌下馬來，可放心設事矣。

心本空空無物，而實萬物皆備，苟目私自利，從軀殼起念者，則爲私藏；至大至公，會人物於一身者，則爲公帑。不急公帑而厚私藏，是背主公而從賊黨，所謂「你的東西全然沒有，轉來和我等要東西」也。故主德清明而六府修和，心君泰定而六官效職。眼、耳、鼻、舌、身、意，天之賊也，人不能見，而心無所主。眼看即喜，耳聽即怒，鼻嗅即愛，舌嘗即思，意見即欲，身本多憂，以致羣賊黨橫，恣肆侵劫，而性命隨之矣。故《楞嚴》曰：「六入：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此六賊爲世賊，皆主人疏防開門揖入也。

悟空認得自爲主人，「停立中間」，爲不倚不流；「只當不知」，爲剛強不屈。運動慧器，盡皆撲滅，剝奪贓物，藉資衣糧，此以靜御紛，以真滅假。非如人心之心與物俱擾者，誠爲霹靂手段。搞臨時稍有姑息遲疑，便是引賊入門，未有不着賊害，故曰：「我若不打死他，他要打死你。」真閱歷身心之棒喝也！唐僧不識各賊利害，一味慈祥，不能果斷，這便是「做不得和尚，上不得西天」矣。故又借悟空之言語舉動，以描寫無主者之爲害多端。唐僧心無主張，而曰「自主張」，乃是捨身拼命，已自己道出，何能了命？總由不能靜觀默察，以明夫精一不二所致，所以有觀音化老母，捧衣帽，傳咒語，指示迷津也。

老母曰：「原是我兒子用的。」又曰：「東邊是我家，想必往我家去了。」又曰：「我叫他還來跟你。」夫悟空爲道心，即金公也。易縱而難伏，易失而難尋。但原是我家之物，特寄體在西，回東已有歸意，切須認得「喚來」耳！故《悟真篇》曰：「金公本是東家子，送向西鄰寄體生。」認得「喚來」，歸舍養配，將奼女作親情，老母指點極爲明顯。「嵌金花帽」，爲金緊禁，前解己晰。此又添出錦衣一件，定心真言一篇，蓋寫出一個「懷」字來耳。衣上有帽，金爲西四，立心穿戴，非「懷」字乎！懷字釋義，本有去意，回來就已也。又如懷諸侯而天下畏服，懷刑而刻刻在唸，道心自住，故曰：「若不服你使喚，熟念此咒，他再不敢去。」乃一字真言，誠然妙訣。

龍王勸悟空皈僧，敘黃石公故事，見虛心方成正果；菩薩教悟空回頭，入緊禁法門，見一念自能生根。既無退悔，則可前行，而大道在望矣。雖然，心猿歸正，乃兩兩互發，非專屬悟空。在悟空，爲有爲之心猿，入玄奘之佛門爲歸正；在玄奘，爲無爲之心猿，得悟空有爲之道心爲歸正。「六賊」，亦處處有益，足驗道心。在玄奘，幾遭劫害，可爲磨礪之砭石；在悟空，一棒打殺，如獲行道之資糧。曰「無蹤者」：「蹤」，即無于歸之內；「無」，即歸於正之中。一歸無不歸，一正無不正，心猿固真種子也。

張含章《通易西遊正旨分章註釋》批語：

此回初收悟空，爲入門之首章，故將降龍伏虎、沐浴止念，牢閉六門，全盤托出。

悟空遇師得了性，在水晶宮又得了命，旋又飲酒服丹，理宜靜養，因其好動，所以有五行之厄，壓了五百年，則靜矣。大道本無動靜，執動執靜者皆非，故必遇玄奘。則應物不迷，隨寓而安，始號行者。

# 第十五回 蛇盤山諸神暗佑 鷹愁澗意馬收繮

李本總批：篇中雲：「那猴頭，專倚自強，那肯稱讚他人。」這是學者第一個魔頭，讀者亦能着眼否？

心猿歸正，意馬收繮，此事便有七八分了。着眼，着眼。

憺漪子曰：心猿、意馬，原屬不相離之物，前一回既雲「心猿歸正」，此一回即欲不「意馬收繮」而不可得矣。然此意馬，亦殊未易收。蓋心雖能統意，而意之所之，心固不得而悉主。猶之猿雖能馭馬，而馬之未就羈孕，猿亦未如之何。此儒家所以將正心、誠意分爲兩層工夫；而佛家既言「無意識」，復言「心無墨礙』；道家亦曰：「用意尋庚甲，專心事丙壬。」初未嘗混而一之也。況心猿之猿主火，意馬之馬主水，有猿不可無馬，猶有火不可無水。而水火既濟，則能成道；水火未濟，則只成魔。鷹愁澗邊之收龍馬，非特心意和合之關，實水火既濟之會也。馬於十二支爲午，本屬火畜，然人間凡馬屬火，而天上龍馬屬水。棄凡馬而收龍馬，是去火而得水也。其與心猿之真火，豈不誠既濟矣乎？由此而降魔成道，夫復何疑！

觀音之勸行者曰：「你當年未成人道，且肯盡心修悟；今日脫了天災，怎麼倒生懶惰？」嚴警痛切，一棒一血。世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所謂「本領既大，心計較粗」，不復能唱《渭城》者，比比皆然。可勝悲憫！

卻說行者伏侍唐僧西進，行經數日，正是那臘日寒天，朔風凜凜，滑凍凌凌；去的是些懸崖峭壁崎嶇路，疊嶺層巒險峻山。三藏在馬上，遙聞唿喇喇水聲聒耳，回頭叫：「悟空，是那裏水響？」行者道：「我記得此處叫做蛇盤山鷹愁澗，想必是澗裏水響。」說不了，馬到澗邊，三藏勒繮觀看。但見：

涓涓寒脈穿雲過，湛湛清波映日紅。

聲搖夜雨聞幽谷，彩發朝霞眩太空。

千仞浪飛噴碎玉，一泓水響吼清風一泓水響吼清風： 一泓水，一潭清水。泓，水深而廣。澗中的流水聲，在清風中振盪。唐·杜甫《劉九法曹鄭瑕邱石門宴集》詩：「晚來橫吹好，泓下亦龍吟。」這句詩似乎用杜甫詩意，因爲在一泓水下有小白龍，突然，小白龍吼一聲，鑽了出來。正合「泓下亦龍吟」的情景。。

流歸萬頃煙波去，鷗鷺相忘沒釣逢鷗鷺相忘：據《列子·黃帝》記載，海邊有一個人，海鷗喜歡和他相處，後來他想抓一隻，於是海鷗「舞而不下」，都不來了。後人就用「鷗鷺忘機」或「鷗鷺相忘」來形容人沒有機心和算計，動物可以親近。比喻淡泊隱居，不以世事爲懷。。

師徒兩個正然看處，只見那澗當中響一聲，鑽出一條龍來，推波掀浪，攛出崖山，就搶長老。慌得個行者丟了行李，把師父抱下馬來，回頭便走。那條龍就趕不上，把他的白馬連鞍轡一口吞下肚去，證夾：白馬既然下肚，腹中已結馬胎矣，安得不變馬乎？依然伏水潛蹤。行者把師父送在那高埠上坐了，卻來牽馬挑擔，止存得一擔行李，不見了馬匹。他將行李擔送到師父面前道：「師父，那業龍也不見蹤影，只是驚走我的馬了。」三藏道：「徒弟呵，卻怎生尋得馬着麼？」行者道：「放心，放心，等我去看來。」

他打個唿哨，跳在空中。火眼金睛，用手搭涼篷涼篷：遠望時手掌平遮在額上，用來遮住陽光，使視線不受干擾。，四下裏觀看，更不見馬的蹤跡。按落雲頭，報道：「師父，我們的馬斷乎是那龍吃了，四下裏再看不見。」三藏道：「徒弟呀，那廝能有多大口，卻將那匹大馬連鞍轡都吃了？想是驚張溜繮驚張：震驚張皇。溜繮：馬因繮繩控制不住而逃走。，走在那山凹之中。你再仔細看看。」行者道：「你也不知我的本事。我這雙眼，白日裏常看一千里路的吉凶。證夾：此《南華經》所謂「心有睫」也。像那千里之內，蜻蜓兒展翅，我也看見。何期那匹大馬，我就不見？」三藏道：「既是他吃了，我如何前進？可憐呵！這萬水千山，怎生走得？」說着話，淚如雨落。

行者見他哭將起來，他那裏忍得住暴燥，發聲喊道：「師父莫要這等膿包形麼！你坐着！坐着！等老孫去尋着那廝，教他還我馬匹便了。」三藏卻纔扯住道：「徒弟呀，你那裏去尋他？只怕他暗地裏攛將出來，卻不又連我都害了？那時節人馬兩亡，怎生是好！」行者聞得這話，越加嗔怒，就叫喊如雷道：「你忒不濟，不濟！又要馬騎，又不放我去，似這般看着行李，坐到老罷！」證夾：世間亦有看着行李坐到老者，如守財者是也。哏哏的吆喝，正難息怒，只聽得空中有人言語，叫道：「孫大聖莫惱，唐御弟休哭。我等是觀音菩薩差來的一路神祇，特來暗中保取經者。」那長老聞言，慌忙禮拜。行者道：「你等是那幾個？可報名來，我好點卯。」衆神道：「我等是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值功曹、一十八位護駕伽藍護駕伽藍：伽藍原指寺廟。佛教吸收了古印度傳說，認爲有伽藍神保護寺院、佛事。根據《七佛八菩薩所說大陀羅尼神咒經》卷四所說，伽藍神有美音、梵音、天鼓等十八人。，各各輪流值日聽候。」行者道：「今日先從誰起？」衆揭諦道：「丁甲、功曹、伽藍輪次。我五方揭諦，惟金頭揭諦晝夜不離左右。」行者道：「既如此，不當值者且退，留下六丁神將與日值功曹和衆揭諦保守着我師父。等老孫尋那澗中的業龍，教他還我馬來。」衆神遵令。三藏才放下心，坐在石崖之上，分付行者：「仔細。」行者道：「只管寬心。」好猴王，束一束錦布直裰，撩起虎皮裙子，揝着金箍鐵棒，抖擻精神，徑臨澗壑，半雲半霧的，在那水面上高叫道：「潑泥鰍，還我馬來！還我馬來！」

卻說那龍吃了三藏的白馬，伏在那澗底中間，潛靈養性。只聽得有人叫罵索馬，他按不住心中火發，急縱身躍浪翻波，跳將上來道：「是那個敢在那裏海口傷吾海口：說大話，亂講。？」行者見了他，大吒一聲：「休走！還我馬來！」輪着棍，劈頭就打。那條龍張牙舞爪來抓。他兩個在澗邊前這一場賭鬥，果是驍雄。但見那：

龍舒利爪，猴舉金箍。那個須垂白玉線，這個眼幌赤金燈。那個須下明珠噴彩霧，這個手中鐵棒舞狂風。那個是迷爺孃的業子，這個是欺天將的妖精。他兩個都因有難遭磨折，今要成功各顯能。

來來往往，戰罷多時，盤旋良久，那條龍力軟筋麻，不能抵敵，打一個轉身，又攛於水內；深潛澗底，再不出頭。被猴王罵詈不絕詈（lì）：罵。，他也只推耳聾。證夾：龍以角聽，其耳本聾，故聾字從龍。

行者沒及奈何，只得回見三藏道：「師父，這個怪被老孫罵將出來，他與我賭鬥多時，怯戰而走，只躲在水中間，再不出來了。」三藏道：「不知端的可是他吃了我馬端的：確實，究竟。？」行者道：「我看你說的話！不是他吃了，他怎肯出來招聲招聲：應聲，答話。，與老孫犯對犯對：即作對。？」三藏道：「你前日打虎時，曾說有降龍伏虎的手段，今日如何便不能降他？」原來那猴子喫不得人急他急：即「激」，刺激，激發。。見三藏搶白了他這一句，他就發起神威道：「不要說！不要說！等我與他再見個上下！」

這猴王拽開步，跳到澗邊，使出那翻江攪海的神通，把一條鷹愁陡澗徹底澄清的水，攪得似那九曲黃河泛漲的波。那孽龍在於深澗中，坐臥不寧，心中思想道：「這纔是福無雙降，禍不單行。我才脫了天條死難，不上一年，在此隨緣度日隨緣：隨緣原是佛教語，意思是外界的事物與自身的感應契合，自己應其緣而作爲。佛隨衆生的緣而施教。後來「隨緣」也常用作任其自然的意思。，又撞着這般個潑魔，他來害我！」你看他越思越惱，受不得屈氣，咬着牙，跳將出去，罵道：「你是那裏來的潑魔，這等欺我！」行者道：「你莫管我那裏不那裏，你只還了馬，我就饒你性命。」那龍道：「你的馬是我吞下肚去，如何吐得出來？不還你，便待怎的？」行者道：「不還馬時，看棍！只打殺你，償了我馬的性命便罷。」

他兩個又在那山崖下苦鬥。鬥不數合，小龍委實難搪搪：抵擋。，將身一幌，變作一條水蛇兒，鑽入草科中去了草科：草窠，草叢。。證夾：可謂能龍者蛇。猴王拿着棍，趕上前來，撥草尋蛇，那裏得些影響影響：影子和聲響，蹤跡。？急得他三尸神咋三尸神咋：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玉格》：「上屍青姑，伐人眼；中屍白姑，伐人五臟；下屍血姑，伐人胃命。」三尸神被激怒。道教認爲人身上有上、中、下三尸神，住在人的腦、兩眉間和腹胃裏。三尸神是人身的陰神，令人愚癡呆笨，煩惱妄想，貪圖男女飲食之慾。咋，同「炸」，爆發，激怒。，七竅煙生，唸了一聲「唵」字咒語「唵」字咒語：佛教用爲咒文、祈禱文首先發者之聖音，「唵」字包括攝伏的功用，日僧信範《悉曇祕傳記》：「譬如諸司百官有國王敕召時，身心寒暑參集；一切諸天龍神等聞唵字，皆悉攝伏參集也。」故孫悟空以此咒拘喚各路神祇。，即喚出當坊土地、本處山神當坊土地：民間土地神崇拜，自宋代即很興盛，在鄉村則以自然村落爲單位，在城市則以市坊（即里巷，相當於一個街區）爲單位，居民各自供奉自己的土地神。如宋洪邁《夷堅支志·孝義坊土地》記有平江城孝義坊土地神保護本坊人民免受疫病的傳說。故本區域的土地神可通稱「當坊土地」。，一齊來跪下道：「山神、土地來見。」行者道：「伸過孤拐來孤拐：即腳踝骨。，各打五棍見面見面：「見面禮」的省稱。，與老孫散散心！」二神叩頭哀告道：「望大聖方便，容小神訴告。」行者道：「你說甚麼？」二神道：「大聖一向久困，小神不知幾時出來，所以不曾接得，萬望恕罪。」行者道：「既如此，我且不打你。我問你：鷹愁澗裏，是那方來的怪龍？他怎麼搶了我師父的白馬吃了？」二神道：「大聖自來不曾有師父，原來是個不伏天不伏地混元上真混元：參見第七回「『混元』以下四句」條注。上真：真仙，上仙。，如何得有甚麼師父的馬來？」行者道：「你等是也不知。我只爲那誑上的勾當，整受了這五百年的苦難。今蒙觀音菩薩勸善，着唐朝駕下真僧救出我來，教我跟他做徒弟，往西天去拜佛求經。因路過此處，失了我師父的白馬。」二神道：「原來是如此。這澗中自來無邪，只是深陡寬闊，水光徹底澄清，鴉鵲不敢飛過；因水清照見自己的形影「因水清」句：關於鳥因水清照影而溺死的傳說，《太平御覽》卷九百十八引《博物志》稱：山雞愛自己的美麗羽毛，常常在水中自照，目眩而不慎溺死。，便認做同羣之鳥，往往身擲於水內，故名『鷹愁陡澗』。只是向年間向年：往年，前幾年。，觀音菩薩因爲尋訪取經人去，救了一條業龍，送他在此，教他等候那取經人，不許爲非作歹。他只是飢了時，上岸來撲些鳥鵲喫，或是捉些獐鹿食用。不知他怎麼無知，今日衝撞了大聖。」行者道：「先一次，他還與老孫侮手侮手：交手，過招。，盤旋了幾合；後一次，是老孫叫罵，他再不出。因此使了一個翻江攪海的法兒，攪混了他澗水，他就攛將上來，還要爭持。不知老孫的棍重，他遮架不住，就變做一條水蛇，鑽在草裏。我趕來尋他，卻無蹤跡。」土地道：「大聖不知，這條澗千萬個孔竅相通，故此這波瀾深遠。想是此間也有一孔，他鑽將下去也。不須大聖發怒，在此找尋；要擒此物，只消請將觀世音來，自然伏了。」

行者見說，喚山神、土地，同來見了三藏，具言前事。三藏道：「若要去請菩薩，幾時才得回來？我貧僧飢寒怎忍？」說不了，只聽得暗空中有金頭揭諦叫道：「大聖，你不須動身，小神去請菩薩來也。」行者大喜，道聲：「有累，有累！快行，快行！」那揭諦急縱雲頭，徑上南海。行者吩咐山神、土地守護師父，日值功曹去尋齋供，他又去澗邊巡繞不題。

卻說金頭揭諦，一駕雲，早到了南海。按祥光，直至落伽山紫竹林中，託那金甲諸天與木叉慧岸轉達諸天：佛教術語，指護法衆天神。見第二十二回「二十四路諸天」條注。慧岸：世德堂本木叉行者之名或作「惠岸」、作「惠岸」，今隨原文，不加統一。，得見菩薩。菩薩道：「汝來何干？」揭諦道：「唐僧在蛇盤山鷹愁陡澗失了馬，急得孫大聖進退兩難。及問本處土神，說是菩薩送在那裏的業龍吞了，那大聖着小神來告請菩薩降這業龍，還他馬匹。」菩薩聞言道：「這廝本是西海敖閏之子。他爲縱火燒了殿上明珠，他父告他忤逆，天庭上犯了死罪，是我親見玉帝，討他下來，教他與唐僧做個腳力。他怎麼返吃了唐僧的馬？這等說，等我去來。」那菩薩降蓮臺，徑離仙洞，與揭諦駕着祥光，過了南海而來。有詩爲證。詩曰：

佛說蜜多三藏經蜜多：梵語音譯，「波羅蜜多」的省稱，意思是到彼岸。佛教認爲菩薩可以從生、死之此岸達到覺悟和不生不滅的彼岸。，菩薩揚善滿長城。

摩訶妙語通天地摩訶：梵語，意思爲大、多、勝。佛門在唸楞嚴咒的末尾，常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般若真言救鬼靈般若：即般若經，全名爲《般若波羅蜜多經》。玄奘翻譯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有六百卷。。

致死金蟬重脫殼金蟬重脫殼：唐僧原是如來弟子金蟬長老下界。重脫殼意思是重新成佛。，故令玄奘再修行。

只因路阻鷹愁澗，龍子歸真化馬形。

那菩薩與揭諦，不多時到了蛇盤山。卻在那半空裏留住祥雲，低頭觀看。只見孫行者正在澗邊叫罵。菩薩着揭諦喚他來。那揭諦按落雲頭，不經由三藏，直至澗邊，對行者道：「菩薩來也。」行者聞得，急縱雲跳到空中，對他大叫道：「你這個七佛之師七佛之師：一般認爲七佛之師是文殊菩薩，曾幫助過去七佛成就佛果，這裏說觀音是七佛之師，有誤。參見第十二回「七佛」條注。，慈悲的教主！你怎麼生方法兒害我！」菩薩道：「我把你這個大膽的馬流，村愚的赤尻赤尻：尻，屁股。猴子紅屁股，菩薩罵悟空。！我倒再三盡意，度得個取經人來，叮嚀教他救你性命，你怎麼不來謝我活命之恩，返來與我嚷鬧？」行者道：「你弄得我好哩！你既放我出來，讓我逍遙自在耍子便了；你前日在海上迎着我，傷了我幾句，教我來盡心竭力，伏侍唐僧便罷了；你怎麼送他一頂花帽，哄我戴在頭上受苦？把這個箍子長在老孫頭上，又教他念一卷甚麼《緊箍兒咒》，着那老和尚唸了又念，教我這頭上疼了又疼，這不是你害我也？」

菩薩笑道：「你這猴子！你不遵教令，不受正果，若不如此拘繫你，你又誑上欺天，知甚好歹！再似從前撞出禍來，有誰收管？須是得這個魔頭，你才肯入我逾迦之門路哩逾迦：應作「瑜伽」。瑜伽教是融合了中國本土信仰的一個佛教宗派，以法術驅邪、巫術降神爲主，宋元以後大盛。明初朱元璋將學佛者分爲禪（坐禪以求明心見性）、講（講習佛教義理）、教三類（《明太祖實錄》卷二百九）。其中「教」類又稱瑜伽，誦真言密咒，做經懺法事。此類僧人因爲不需要太高的學問和修行，故數量最多，也較多爲世人所熟悉。《西遊記》中唐僧所主持的佛教活動多爲水陸施食、唸經拜懺之類，所宣講的經文也多是《孔雀經》、《梁皇水懺》和世俗寶卷等，「佛號仙音，無般不會」（第十一回），即瑜伽僧（經懺僧）常做的法事內容，體現了明代民間對「高僧」形象的認識。！」證夾：要修正果，必須堅忍刻苦。此咒非吾心之魔，乃爲吾心煉魔者耳。行者道：「這樁事，作做是我的魔頭罷作做是我的魔頭：就當作是我的對頭、剋星。，你怎麼又把那有罪的業龍，送在此處成精，教他吃了我師父的馬匹？此又是縱放歹人爲惡，太不善也！」菩薩道：「那條龍，是我親奏玉帝，討他在此，專爲求經人做個腳力。你想那東土來的凡馬，怎歷得這萬水千山？怎到得那靈山佛地？須是得這個龍馬，方纔去得。」行者道：「像他這般懼怕老孫，潛躲不出，如之奈何？」菩薩叫揭諦道揭諦：佛教的護法神之一，注已見前。：「你去澗邊叫一聲『敖閏龍王玉龍三太子，你出來，有南海菩薩在此』。他就出來了。」

那揭諦果去澗邊叫了兩遍。那小龍翻波跳浪，跳出水來，變作一個人相，踏了雲頭，到空中對菩薩禮拜道：「向蒙菩薩解脫活命之恩，在此久等，更不聞取經人的音信。」菩薩指着行者道：「這不是取經人的大徒弟？」小龍見了道：「菩薩，這是我的對頭。我昨日腹中飢餒，果然吃了他的馬匹。他倚着有些力量，將我鬥得力怯而回；又罵得我閉門不敢出來。他更不曾提着一個『取經』的字樣。」行者道：「你又不曾問我姓甚名誰，我怎麼就說？」小龍道：「我不曾問你是那裏來的潑魔？你嚷道：『管甚麼那裏不那裏，只還我馬來！』何曾說出半個『唐』字？」菩薩道：「那猴頭，專倚自強，李旁：着眼。那肯稱讚別人？今番前去，還有歸順的哩。若問時，先提起取經的字來，卻也不用勞心，自然拱伏。」

行者歡喜領教。菩薩上前，把那小龍的項下明珠摘了項下明珠：古代傳說，龍脖子下生有明珠。例如《屍子》卷下稱：驪龍蟠於玉淵之中，頷下有珠。，將楊柳枝蘸出甘露，往他身上拂了一拂，吹口仙氣，喝聲叫：「變！」那龍即變做他原來的馬匹毛片毛片：毛色。。又將言語分付道：「你須用心了還業瘴；李旁：着眼。功成後，超越凡龍，還你個金身正果。」證夾：點化之語，出以策勵，無限慈悲。那小龍口銜着橫骨橫骨：本是穴道名，又指舌骨，中醫經典《靈樞經》卷十稱「橫骨者，神氣所使，主發舌」，即是舌中軟骨。元詩人耶律楚材《言無過失》詩「元知舌上無橫骨，須信喉中有轉關」，則可知古人認爲人之所以能說話，是因爲無橫骨阻塞咽喉通道。民間傳說，動物口中、喉中（或腹部）生有橫骨，故不能說話。清《施案奇聞》第四回講一白（水獺）到施公處告狀，由於是畜類，「橫骨扎嗓，不能言語」，故只能悲聲亂叫。評書、相聲提到不能說話的畜類，都常用「橫骨插心」熟語。《封神演義》第十九回講周文王之子伯邑考獻給紂王一頭白猿，因爲「修煉得十二重樓（即喉管）橫骨俱無」，所以才善於歌唱。故此處小龍摘去明珠，「口銜橫骨」，當是甘願變爲畜類，不隨意口吐人言的緣故。，心心領諾。

菩薩教：「悟空，領他去見三藏，我回海上去也。」行者扯住菩薩不放道：「我不去了，我不去了。西方路這等崎嶇，保這個凡僧，幾時得到？似這等多磨多折，老孫的性命也難全，如何成得甚麼功果！我不去了，我不去了。」菩薩道：「你當年未成人道，且肯盡心修悟；你今日脫了天災，怎麼倒生懶惰？證夾：猛下棒喝，想老孫通身汗透。我門中以寂滅成真，須是要信心果正；假若到了那傷身苦磨之處，我許你叫天天應，叫地地靈。十分再到那難脫之際，我也親來救你。你過來，我再贈你一般本事。」菩薩將楊柳葉兒摘下三個，放在行者的腦後，喝聲：「變！」即變做三根救命的毫毛，教他：「若到那無濟無生的時節，可以隨機應變，救得你急苦之災。」行者聞了這許多好言，才謝了大慈大悲的菩薩。那菩薩香風繞繞，彩霧飄飄，徑轉普陀而去。

這行者才按落雲頭，撇着那龍馬的頂鬃，來見三藏道：「師父，馬有了也。」三藏一見大喜道：「徒弟，這馬怎麼比前反肥盛了些？在何處尋着的？」行者道：「師父，你還做夢哩！卻纔是金頭揭諦請了菩薩來，把那澗裏龍化作我們的白馬。其毛片相同，只是少了鞍轡，着老孫揪將來也。」三藏大驚道：「菩薩何在？待我去拜謝他。」行者道：「菩薩此時已到南海，不耐煩矣。」三藏就撮土焚香，望南禮拜。拜罷起身，即與行者收拾前進。行者喝退了山神土地，分付了揭諦功曹，卻請師父上馬。三藏道：「那無鞍轡的馬，怎生騎得？且待尋船渡過澗去，再作區處。」行者道：「這個師父好不知時務！這個曠野山中，船從何來？這匹馬，他在此久住，必知水勢，就騎着他做個船兒過去罷。」三藏無奈，只得依言，跨了剗馬剗（chǎn）馬：沒有鞍轡的光背馬。剗，光着。。行者挑着行囊，到了澗邊。

只見那上流頭有一個漁翁，撐着一個枯木的筏子，順流而下。證夾：龍馬亦能過澗，然何如此筏之妙？行者見了，用手招呼道：「那老漁，你來，你來。我是東土取經去的。我師父到此難過，你來渡他一渡。」漁翁聞言，即忙撐攏。行者請師父下了馬，扶持左右。三藏上了筏子，揪上馬匹，安了行李。那老漁撐開筏子，如風似箭，不覺的過了鷹愁陡澗，上了西岸。三藏教行者解開包袱，取出大唐的幾文錢鈔，送與老漁。老漁把筏子一篙撐開道：「不要錢，不要錢。」李旁：如今做官的倒要錢。向中流渺渺茫茫而去。三藏甚不過意，只管合掌稱謝。行者道：「師父休致意了。你不認得他？他是此澗裏的水神。不曾來接得我老孫，老孫還要打他哩。只如今免打就勾了他的，怎敢要錢？」那師父也似信不信，只得又跨着剗馬，隨着行者，徑投大路，奔西而去。這正是：廣大真如登彼岸證夾：此不過小小彼岸耳，然卻是第一番津筏，不可忽過。，誠心了性上靈山。同師前進，不覺的紅日沉西，天光漸晚，但見：

淡雲撩亂，山月昏蒙。滿天霜色生寒，四面風聲透體。孤鳥去時蒼渚闊渚：水中的小塊陸地。，落霞明處遠山低。疏林千樹吼，空嶺獨猿啼。長途不見行人跡，萬里歸舟入夜時。

三藏在馬上遙觀，忽見路旁一座莊院。三藏道：「悟空，前面人家，可以借宿，明早再行。」行者抬頭看見道：「師父，不是人家莊院。」三藏道：「如何不是？」行者道：「人家莊院，卻沒飛魚穩獸之脊飛魚穩獸：屋脊上的魚形和獸形飾件，除了廟宇、宮殿外，一般的人家沒有這種豪華的裝飾。明代建築等級森嚴，《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四年（39）規定：「官民房屋，並不許蓋造九五間數及歇山轉角、重檐重栱、繪畫藻井。」五品以上官員纔可以用屋脊瓦獸（《明史·與服志四》），平民房舍禁用彩色，開間不得超過三間。，這斷是個廟宇庵院。」師徒們說着話，早已到了門首。三藏下了馬，只見那門上有三個大字，乃「里社祠」，遂入門裏。那裏邊有一個老者，項掛着數珠兒，合掌來迎，教聲：「師父請坐。」三藏慌忙答禮，上殿去參拜了聖像。那老者即呼童子獻茶。茶罷，三藏問老者道：「此廟何爲『里社』？」老者道：「敝處乃西番哈泌國界哈泌國：即「哈密國」。位於現在的新疆哈密。。這廟後有一莊人家，共發虔心，立此廟宇。裏者，乃一鄉里地；社者，乃一社土神。每遇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之日，各辦三牲花果，來此祭社，以保四時清吉，五穀豐登，六畜茂盛故也。」三藏聞言，點頭誇讚：「正是『離家三里遠，別是一鄉風』，我那裏人家，更無此善。」老者卻問：「師父仙鄉是何處？」三藏道：「貧僧是東土大唐國，奉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經的。路過寶坊，天色將晚，特投聖祠，告宿一宵，天光即行。」那老者十分歡喜，道了幾聲「失迎」，又叫童子辦飯。三藏喫畢，謝了。

行者的眼乖，見他房檐下，有一條搭衣的繩子，走將去，一把扯斷，將馬腳繫住。那老者笑道：「這馬是那裏偷來的？」行者怒道：「你那老頭子，說話不知高低！我們是拜佛的聖僧，又會偷馬？」老兒笑道：「不是偷的，如何沒有鞍轡繮繩，卻來扯斷我曬衣的索子？」三藏陪禮道：「這個頑皮，只是性燥。你要拴馬，好生問老人家討條繩子，如何就扯斷他的衣索？老先老先：即老先生，對長者的尊稱。，休怪，休怪。我這馬，實不瞞你說，不是偷的。昨日東來，至鷹愁陡澗，原有騎的一匹白馬，鞍轡俱全。不期那澗裏有條孽龍，在彼成精，他把我的馬連鞍轡一口吞之。幸虧我徒弟有些本事，又感得觀音菩薩來澗邊擒住那龍，教他就變做我原騎的白馬，毛片俱同，馱我上西天拜佛。今此過澗，未經一日，卻到了老先的聖祠，還不曾置得鞍轡哩。」那老者道：「師父休怪，我老漢作笑耍子，誰知你高徒認真。我小時也有幾個村錢，也好騎匹駿馬。只因累歲迍邅迍邅（zhūn zhān）：處境不利，困頓。，遭喪失火，到此沒了下稍沒了下稍：沒了好結局。下稍，結局。，故充爲廟祝廟祝：廟宇中管香火的人。，侍奉香火。幸虧這後莊施主家募化度日。我那裏倒還有一副鞍轡，是我平日心愛之物，就是這等貧窮，也不曾捨得賣了。才聽老師父之言，菩薩尚且救護神龍，教他化馬馱你，我老漢卻不能少有周濟，明日將那鞍轡取來，願送老師父，叩背前去，乞爲笑納。」三藏聞言，稱謝不盡。早又見童子拿出晚齋。齋罷，掌上燈，安了鋪，各各寢歇。

至次早，行者起來道：「師父，那廟祝老兒，昨晚許我們鞍轡，問他要，不要饒他。」說未了，只見那老兒果擎着一副鞍轡、襯屜、繮籠之類，凡馬上一切用的，無不全備，放在廊下道：「師父，鞍轡奉上。」三藏見了，歡然領受。教行者拿了，背上馬看，可相稱否。行者走上前，一件件的取起看了，果然是些好物。有詩爲證。詩曰：

雕鞍彩晃柬銀星，寶凳光飛金線明。

襯屜幾層絨苫疊，牽繮三股紫絲繩。

轡頭皮扎團花粲，雲扇描金舞獸形。

環嚼叩成磨鍊鐵，兩垂蘸水結毛纓「雕鞍彩晃柬銀星」以下韻文：這裏描述了全副的馬具。柬，即「鋄（jiǎn）」，在銅鐵器上鏤金銀文，也作「減」。《明英宗實錄》正統四年（439）：「減銀摺鐵刀並鞘一。」夏仁虎《舊京瑣記》卷二：「京師工藝有曰減金、減銀者，以金銀絲嵌入銅鐵器者是也。字當作『鋄』，讀如『減』。漢馬融《廣成頌》『金鋄玉鑲』，其字甚古。」雕鞍，指馬鞍的鞍橋，用於騎坐。考究的鞍橋用名貴木材製成，鑲嵌珠寶、雕刻花紋。凳，即馬鐙，掛在鞍兩側的腳踏。襯屜，即鞍韂，馬鞍下面的墊子，一般用皮毛、綢緞製成，講究的鞍韂有皮、棕、棉數層。屜指片形的附件。繮，即繮繩，繫馬的繩索。籠，即籠頭，也叫轡頭，用皮革扎制或用鐵條製成，套在馬頭上，用於系繮繩、掛嚼子。雲扇，當即鞍翅，又稱鞍板，位於鞍橋之下兩側的扇形板，用來穩定鞍橋和系梢繩（原用來拖掛獵物，後變爲裝飾性的繩索）。環嚼，即嚼子，放在馬口裏的鍊形鐵器，兩端連在繮上，以便駕馭。毛纓，垂在馬鞍兩側的裝飾性纓穗。講究的更用犛牛尾、銀狐尾製成。。

行者心中暗喜，將鞍轡背在馬上，就似量着做的一般。三藏拜謝那老，那老慌忙攙起道：「惶恐！惶恐！何勞致謝？」那老者也不再留，請三藏上馬，那長老出得門來，攀鞍上馬。行者抬着行李。那老兒復袖中取出一條鞭兒來，卻是皮丁兒寸扎的香藤柄子皮丁兒寸扎：用細皮條一節節扎制。，虎筋絲穿結的梢兒，在路傍拱手奉上道：「聖僧，我還有一條挽手兒挽手兒：即馬鞭。，一發送了你罷。」那三藏在馬上接了道：「多承佈施！多承佈施！」

正打問訊，卻早不見了那老兒。及回看那裏社祠，是一片光地。只聽得半空中有人言語道：「聖僧，多簡慢你簡慢：輕忽怠慢。。我是落伽山山神土地，蒙菩薩差送鞍轡與汝等的。汝等可努力西行，卻莫一時怠慢。」慌得個三藏滾鞍下馬，望空禮拜道：「弟子肉眼凡胎，不識尊神尊面，望乞恕罪。煩轉達菩薩，深蒙恩佑。」你看他只管朝天磕頭，也不計其數。路傍邊活活的笑倒個孫大聖，孜孜的喜壞個美猴王，上前來扯住唐僧道：「師父，你起來罷。他已去得遠了，聽不見你禱祝，看不見你磕頭。只管拜怎的？」長老道：「徒弟呀，我這等磕頭，你也就不拜他一拜，且立在傍邊，只管哂笑，是何道理？」行者道：「你那裏知道，像他這個藏頭露尾的，本該打他一頓；只爲看菩薩面上，饒他打盡勾了，他還敢受我老孫之拜？老孫自小兒做好漢，不曉得拜人，就是見了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我也只是唱個喏便罷了。」三藏道：「不當人子！莫說這空頭話！快起來，莫誤了走路。」那師父纔起來收拾投西而去。

此去行有兩個月太平之路，相遇的都是些虜虜、回回虜虜、回回：都是漢地對西北地區的少數民族的稱呼。，狼蟲虎豹。證夾：不可無此點綴。光陰迅速，又值早春時候，證夾：春。但見山林錦翠色，草木發青芽；梅英落盡梅英：梅花。，柳眼初開柳眼：早春初生的柳葉如同人的睡眼剛剛睜開，故稱柳眼。唐元稹《生春》詩九：「何處生春早，春生柳眼中。」。師徒們行玩春光，又見太陽西墜。三藏勒馬遙觀，山凹裏有樓臺影影，殿閣沉沉。三藏道：「悟空，你看那裏是甚麼去處？」行者抬頭看了道：「不是殿宇，定是寺院。我們趕起些，那裏借宿去。」三藏忻然從之，放開龍馬，徑奔前來。

畢竟不知此去是甚麼去處，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先天真一之氣來複，爲修命之本，倘立志不專，火功不力，則懦弱無能，終不能一往直前，臻於極樂。故此回示人以任重道遠，竭力修持之旨。

「行者伏侍唐僧西進，正是臘月寒天，朔風凜凜，滑凍凌凌，走的是些：懸崖峭壁崎嶇路，疊嶺層巒險峻山。」俱形容西天路途艱難，而平常腳力不能勝任之狀。蓋修行大事，功程悠遠，全要腳力得真，腳力之真全在深明火候，火候明而腳力真，腳力真而火候準。「蛇盤山」，蛇爲火，言火候層次之曲折；「鷹愁澗」，鷹利爪，喻冒然下手之有錯。不知火候，冒然下手，便是假腳力，其不爲蛇盤山、鷹愁澗所阻者幾何？「澗中孽龍將白馬一口吞下，伏水潛蹤」，信有然者。何則？真正腳力潛修密煉，步步着實，不在寂滅無爲，一塵不染。倘誤認寂滅無爲即是修道，此乃懸空妄想，安能上的西天見得真佛？豈不遷延歲月枉勞心力乎？「行者道，你忒不濟不濟，又要馬騎，又不肯放我去，似這般看着行李，坐到老罷。」此等法言，真足爲行道不力，着空執相者之一鑑，仙翁慈悲，何其心切？

「空中諸神叫曰：『我等是觀音菩薩差來一路神祗，特來暗中保取經人者。」曰觀音，曰神祗，曰暗保，以見金丹之道，靜觀密察，神明默運，步步着力，而不得以空空無爲爲事也。衆神是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值功曹、護駕伽藍、各各輪流值日。此等處，數百年來誰人識得？誰人解得？若不分辨個明白，埋沒當年作者苦心。此回妙旨，是仙翁撥腳力之真，真腳力之所至，即火候之所關，行一步有一步之火候，行百步有百步之火候。金丹之道，功夫詳細，火候不一。「大都全籍修持力，毫髮差殊不作丹。」紫陽翁深有所戒，《火記》不虛作，演《易》以明之。」《參同契》早有所警，「一毫之差，千里之失。」提綱「蛇盤山諸神暗佑」者，即此火候之謂。「六丁六甲」者，木火也；「五方揭諦」者，五行也；「四值功曹」者，年月日時也；「護駕伽藍」者，護持保駕也。總言腳力真資，火候功程，毫髮不可有差。「觀音差」者，非靜觀密察而火候難準也。蓋火候之真，全在腳力之實，無腳力而火候難施，故諸神暗佑。

在收白馬之時，但收真腳力，須要有剛有柔，知進知退，若獨剛無柔，躁進無忌，便是以意爲馬，而意馬不能收繮。故「行者與孽龍相鬥，那龍不能抵敵，躥入水內，深潛洞底，再不出頭。使出翻江攪海神通，孽龍跳出洞，變水蛇鑽入草窠，並沒影響。」原其故，皆由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專倚自強之故。「喚出土地，問那方來的怪龍，搶師父白馬吃了？」說出「師父」二字，則是禮下於人，必有所得時也。故二神道：「大聖自來是不伏天不伏地的混元上真，幾時有師父來？」是言其傲性自勝，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也。行者說出觀音勸善，跟唐僧取經拜佛因由，這纔是迴光返照，以己合人，修行者真腳力在是。所謂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也。

二神道：「澗中自來無邪，只是深陡寬闊，徹底澄清，鴉雀飛過，照見自己形影，便認作同羣之鳥，往往誤投水內。」是言其着空守靜之士，悟得一己之陰，便以爲千真萬真，不肯進步，以此爲止，到得年滿月盡，方悔從前之差，終歸大化，其與鴉雀水中照見形影，認作同羣，誤投水中，自喪其命者何異？此其所以爲鷹愁陡澗。陡者，至危至險，最易陷人也。仙翁恐人錯會提綱「意馬收繮」字樣，以龍馬爲意，以收龍馬爲「意馬收繮」，入於着空定靜之門戶，故演出此段公案，以示意之非道也。何則？自古神仙雖貴乎靜定，然靜定不過是學人進步之初事，而非真人修道之全能。說出觀音菩薩救送孽龍，「只消請觀世音來、自然伏了。」聞此而可曉然悟矣。倘以龍馬爲意，則觀音救送時已是收繮，何以又在鷹愁澗作怪？又何以復請觀音菩薩來降？此理顯然，何得以龍馬爲意？若識得龍馬非意而伏龍，則意馬可以收繮；若誤認意馬是龍而伏意，則意馬不能收繮。意馬之收繮與不收繮，總在觀音伏龍處點醒學人耳。蓋觀音救送孽龍，是叫人在修持腳力上，先究其理之真，而韜明養晦；今請觀音來伏孽龍，是叫人於腳力修持處，實證其知，而真履實踐。然其所以修持腳力之真，以柔弱爲進道之基，而非空空無物之說；以剛健爲力行之要，而非勝氣強制之意。是在有己有人，不失之於孤陰，不失之於寡陽，神光默運，順其自然，是得腳力之真者。「請觀音菩薩自然伏了」，一句了了。

及菩薩來，「行者道：『你怎麼生方法兒害我？』菩薩道：『若不如此拘繫你，你又誑上欺天，似從前撞出鍋來，有誰收管？須是這個魔頭，你才肯人瑜伽之門。」讀者至此，未免疑菩薩恐行者復有鬧天宮之事？故賜金箍魔之；或疑是行者因自己有魔頭，而分辯之。皆非也。此等語正爲收伏龍馬而設，其言在此，其意在彼。蓋「誑上欺天，似前撞禍」，是知有己，不知有人，專倚自強也；「須是這魔頭，才肯入我瑜伽之門」，不倚自強而知有人矣。

菩薩說出那條龍是奏過玉帝討來，爲取經人做個腳力，凡馬不能到得靈山。「須是這個龍馬，方纔去得。」觀此而益知龍馬非意，若以龍馬爲意，是欲以凡馬到靈山，烏可能之？「使揭諦叫一聲玉龍三太子，即跳出水來，變作人相，拜活命之恩。」玉龍三太子即前解《乾》之三爻，其辭「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此仙翁揭示靜觀內省，日乾夕惕，大腳力之妙諦，猶雲不如是不足以爲腳力也。小龍道：「他打罵，更不曾提出取經的字樣。」菩薩道：「那猴頭專倚自強，那肯稱讚別人。」不提取經字樣，便是專倚自強；不肯稱讚別人，便是無有真腳力。既無真腳力，即不得爲取經人；即不爲取經人，而欲取經難矣。然則取經須賴真腳力，欲有真腳力，須要屈己求人。處處提出取經字樣，不必專倚自強，而腳力即是，不必更向別處尋腳力也。

又曰：「『今番前去還有歸順的，若問時，先提起取經來，卻也不用勞心，自然拱伏』，行者歡喜領教」。夫修真成敗全在腳力，腳力一得，從此會三家、攢五行，易於爲功。然其要着，總在於提出「取經」字樣，不提出「取經」字，仍是意馬未收繮局面，雖有腳力，猶未爲真。不但三家難會、五行難攢，即後之千魔萬障如何過得？所以後之唐僧四衆所到處，必自稱上西天拜佛取經僧人。此等處系《西遊》之大綱目，不可不深玩妙意。其曰：「還有歸順的，提起取經字，自然拱伏。」良有深意，此乃天機，若非明造化而知陰陽者，孰能與於斯？若有妙悟者，能不歡喜領受乎？

「摘了小龍項下明珠」，是不使妄用其明，有若無，實若虛也。「柳枝醮出甘露，在龍身上拂了一拂，吹口仙氣即變作原來的馬匹毛片。」柳枝者柔弱之木，甘露者清淨之水，是明示人以柔弱清淨爲本，日乾夕惕爲用，一氣成功，而不得少有間斷也。觀於龍變爲馬，可知金丹之道以龍爲意，而非以意爲龍。小龍吞馬匹者，不用其意也；小龍變馬匹者，借意配龍也。龍也、馬也、意也，惟有神觀者自知之。

「行者扯住菩薩不放，道：『我不去了！我不去了！似這等多磨多折，老孫性命也不能保，如何成得動果？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是豈行者不去，特以寫修行而無真正腳力者，俱因多磨多折，中途自棄，不肯前進者比比皆然。數道幾個不去，正示人不可不去也。菩薩再贈一般本事，將楊柳摘下三葉，變作腦後三根救命毫毛，叫他若到無濟無涯處，可以隨機應變，救得急苦之災。噫！三葉柳葉變三根毫毛，毛是何毛，毛在腦後又是何意？若不打透這個消息，則不能隨機應變，終救不得急苦之災也。蓋木至於柳則柔矣，葉至於柳葉則更柔，物至於毛則細矣，毛至於毫毛則更細，放在腦後藏於不睹不聞之處也。總而言之，是叫再三觀察，剛中用柔，於不睹不聞至密之處，心細如毛，隨機應變也。

「上流頭一個漁翁，撐着一個枯木筏子，順水而下。」木至於枯，則無煙無火而真性出。「從上流頭順水流下」，順其上善之本性，而不橫流矣。「行者請師父上了筏子，不覺的過了鷹愁陡澗，上了西岸。」此西岸乃性地之岸，何以見之？鷹愁澗爲收龍馬之處，龍爲性，得其龍馬，即見其本性，腳踏實地，非上了性之西岸而何？故曰「廣大真如登彼岸，誠心了性上靈山。」其不言命者，龍馬不在五行之列，而爲唐僧之腳力也。

「菩薩差山神土地，送鞍轡鞭子。」山神比心，土地比意，本傳中山神土地，皆言心意。此心此意，爲後天幻身之物，而非先天法身之寶。龍馬自玉帝而討，秉之於天；鞍轡借山神土地而送，受之於地。則是心意只可與腳力以作裝飾，而不能爲腳力進功程。故曰你可努力而行，莫可怠慢也。乃唐僧肉眼凡胎，以此爲神道，是直以後天之心意爲神道，認假作真，望空禮拜，有識者能不活活笑倒乎？彼有猶誤認蛇盤山爲小腸，鷹愁澗爲腎水，小龍爲腎氣者，都該被老孫打他一頓棒。

詩曰：

大道原來仗火功，修持次序要深窮。

鑑形閉靜都拋去，步步歸真莫着空。

悟一子曰：太白真人歌曰：「龍從婊火裏出，虎向水中生。」就一身之坎離而言，明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顛倒之義也。心爲離，屬陽，爲龍，離中之陰，則虎也；腎爲坎，屬陰，爲虎，坎中之陽，則龍也。惟能伏虎，則離中之真水下降而從龍；惟能降龍，則坎中之真火上蒸而就虎。此謂水火既濟而坎離交姤，內煉工夫，首先下手之要着也。

前回伏虎工程，己在山中收得，此回降龍作用，自須水裏尋來。「蛇盤山」，狀內臟之盤結；「鷹愁澗」，喻易溺之險津。「孽龍忽出吞馬，忽潛無蹤」，見潛躍之難測，而未降之猙獰；「老孫忍不住燥暴，嗔師父膿包」，見制服之有方，而畏阻之無益。「奉觀音，遣金神暗佑」，明靜觀默察，見保守之宜先；「撩虎皮，叫泥鰍還馬」，須持躬蝘視，宜駕御之毋弛。「兩個一場賭鬥」之形，子午二時交會之候。

「三藏道：『你前日打虎時，曾說有降龍伏虎手段，今日如何便不能降他？』」此處明提降龍一節，與前回伏虎緊緊對照。「行者到澗邊，翻江倒海，攪得似九曲黃河泛漲。那孽龍在深澗，坐臥不寧。」蓋欲降而靜之，必先激而動之，即道訣中所謂「脅腹腰曲綠，黃河水逆流」。乃擊運之法，正降龍之要着也。否則，任其潛躍，則龍從水出，不從意轉而聽吾令，何以能助助吾之道耶！惟乾乾不息，常動常靜，方能降得真龍。倘鑽入草中，全無影響，便是腳跟歇息，不能前進矣。故必得一番誠心根究，尋其蹤跡下落，不容順其所之，戕害真機。此猴王所以急得唸咒，而土地說出澗中利害也。

稱「鴉雀不敢飛過，因水清照見自己形影，便認做同羣之鳥，往往誤投於水內。」明人不識水中有真龍而降之，乃反視水爲無礙而溺之，正猶鴉雀無知，況影爲羣，而誤投喪命也。天設陡澗，插翅難飛、中有驪珠，急宜探齲如何下手？運之以意，緊攀龍角，重任遠致。吞白馬，則意化爲龍；變白馬，則龍化爲意。隨意爲變化，而龍性馴服，從心所欲矣。故見弼馬溫而控縱自如。然則伏虎必先伏凡虎，而真虎現。真虎無形，就猿爲形。前回之殺虎，而剝虎皮爲衣服是也。降龍必先降如龍，而真龍出。真龍無相，因馬爲相。此回之吞馬，而變原馬之毛片是也。特此龍虎在一身之內，築基煉已而已。若欲配外五行而成大道，則必以申猴爲虎，以亥豬爲龍。不可泥文執象，錯認龍虎，而盲修瞎煉也。

行者何以未能降龍，而借揭諦往請菩薩？蓋龍爲剛健之物，必以柔道臨之。稍涉燥迫，其性愈張，非觀音自在之道，不能馭也。即如前之伏虎，賴有自在之花帽以範圍之也。故行者一見菩薩，便提花帽之法爲制我之魔頭，孽龍亦指行者爲魔頭，而總不能出自在之範圍也。然降伏猖狂，由於自在；而嚮往靈山，必須作爲。菩薩說出「須是得這個龍馬，方纔去得」。見自此，方纔爲健行之起腳也。叫出小龍來，道：「我曾問你何曾說出半個『唐』字？」意妙哉！不識取經之來歷，到此田地，即爲止境，識得取經之本旨。過此涯岸，都是前程。

菩薩道：「那猴頭專倚自強，那肯稱讚別人。」說者謂不能虛已，爲學道之魔頭；或謂行者倚自己急燥之勇，何肯贊他人自在之智，俱非也。此一段，乃仙師示人大道之祕要，爲金針暗渡之妙法也。《道藏》萬卷，止言玄關牝戶。老子曰：「玄牝之門，是謂造化根。」明陰陽往來開鬥之機也。交合綿續，根底出入，非天地之根而何？或以口鼻心腎爲玄牝者，是涉形相，不可以雲「若存」也。董思靖曰：「神，氣之要會。」曹道衝曰：「玄者，杳冥而藏神；牝者，沖和而藏氣。」俞玉吾謂：「坎離兩穴，妙合二土。混融神氣，不落名相。」斯近是矣。噫！內練之妙，已盡於此。然皆就一身而言也。正如鴉雀過澗，見影爲羣，未免誤投畢命。深爲可惜！故真人曰：「莫執此身雲是道」，此「猴頭專倚自強」之誤也。又曰「認取他鄉不死方」，此「那肯稱讚別人」之是也。

下文雲：「今番前去，還有歸順的。先提起『取經』的字來，不用勞心，自然拱服。」深明勞心之非可言道，歸順之方可取經也。勞心爲獨修一物，歸順爲攢簇五行。非懸空思想而得，是真實集義而生也。「菩薩摘下小龍明珠，吩咐用心，『功成然後超凡，還你金身正果。』」言自今以後，弗得自用其明，而努力加功，方纔成就，切莫退悔之意。

最妙者，又在「行者扯住菩薩不放」，道四個「我不去了」，何也？降龍伏虎，止是一身坎離。算得築基煉己，仍國凡人，何能了命出世？故曰：「西方這等崎嶇，保這個凡僧，幾時得到？我不去！我不去！」正逼起下文三家相見入共去之妙也。菩薩一篇勸勵之語，句句都是正言，並無譬喻。「又贈一般本事，摘下柳葉，變三根救命毫毛。」甚深微妙！了性謂之前三，乾之內爻也；了命謂之後三，乾之外象也。前三後三，總是一般，直到六爻純乾，成就真金不壞，方爲了當。然行者又以後三爲了性，真變化莫測而循環無端者矣。此纔是大慈大悲度世釋厄之本旨也。

行者同唐僧行到澗邊，見上溜漁翁撐栰而渡。此一有底船渡凡僧，而超凡了性；末後凌雲渡接引佛撐船以渡，方是無底船渡聖僧，而大聖了命。故曰：「廣大真如如登彼岸，誠心了性上靈山。」是了性之彼岸，非了命之彼崖。到里社門投宿，受護法之馬鞍，送虎筋穿結一稍。所乘者龍，所策者虎，正當上路時候，故曰：「菩薩送鞍轡與你的，可努力西行，切莫怠誤。」說者謂心猴歸正，意馬收繮，此事便有七八分了。乃僅窺心意之障礙，而未跡性命之堂奧者矣！便是「肉眼凡胎，叩謝不了，誤了多少前程，活活笑倒大聖」也！此等藏頭露尾情節，最易誤人，故曰：「本該打他一頓子。」今分明解說，在亂堆中揀出寶貝，請諸人共拾取，料不喫老孫金箍棒。

張含章《通易西遊正旨分章註釋》批語：

此回明既聞正法，急宜努力修持，不可因循怠惰，龍馬之喻意深哉。

只要能成正果，不妨以悟空而師凡僧，以玉龍而變白馬，世之執拗矯強而欲有成者，讀此可悟矣。

# 第十六回 觀音院僧謀寶貝 黑風山怪竊袈裟

李本總批：饒他廣智、廣謀，直弄得家破人亡，亦一省之乎？

好個廣智、廣謀，袈裟又不曾得，家當燒了，老和尚死了。何益！何益！人人如此，可憐！可憐！善乎，篇中之言曰：「廣智廣謀成甚用，損人利己一場空。」可謂老婆心急矣。

篇中又有隱語，亦一一拈出：「只顧了自家，就不管別人。」、「那無情火發。」、「星星之火，能燒萬頃之田。」、「他不弄火，我怎肯弄風？」都是醒世名言，不要尋常看過。

憺漪子曰：前一回意馬收繮，則心意和合，水火既濟，降魔成道，確有可憑。此日之三藏，固非復昔日之三藏矣。夫此一錦襴袈裟者，原屬如來贈三藏之故物。然向來披拂於火水未濟之身，與披拂於庸僧之身何異？而今乃披拂於水火既濟之身，則此袈裟亦非昔日之袈裟，而將來降魔成道之袈裟也。夫以爲昔日之袈裟，猶可聽其或有或無；以爲降魔成道之袈裟，則宛如命寶之不可斯須去身。如是，而僧又安得而不謀，怪又安得而不竊也！如是，而又安得任僧之謀，而聽怪之竊也！然究竟何嘗有僧？何嘗有怪？觀音院不過吾心之空中樓閣，黑風山不過吾心之對面九炭耳。但能返照回光，命寶定依然入手。正所謂「衣珠行乞，不知衣裏原自有珠」者，不遠之復，在我而已，豈真乞靈於落伽大士也哉？

吾於袈裟之失而深嘆，夫處世之不可炫耀也。夫三藏不過偶然一念之炫耀耳，遂致僧謀怪竊，兵火相尋，幾罹不測之禍。所以聖賢垂訓諄諄，不曰「衣錦尚綱」，則曰「被褐懷玉」；不曰「盛德若不足」，則曰「良賈深藏若虛」。皆爲務外好名一流人痛下鍼砭，誠有見於炫耀之害也。或曰：「賣弄袈裟，乃行者之過，與三藏何與？」曰：「行者爲三藏之心，豈有心動而身不知者耶？」

用智以殺人，用謀以放火，廣之又廣，不過爲損人利己耳。究竟人不可得損，而己則家破人亡矣。智、謀之效驗，明且速如此。今之憧憧擾擾爲子孫長久計者，抑何憚而不一廣再廣耶？

卻說他師徒兩個，策馬前來，直至山門首觀看，果然是一座寺院。但見那：

層層殿閣，疊疊廊房，三山門外三山門：佛教認爲「空、無相、無作」三種門徑可以通向最終解脫，稱爲「三解脫門」，故寺院大門一般開三個門以象徵之，稱三門殿，亦稱山門殿（據《釋氏要覽》上）。，巍巍萬道彩雲遮；五福堂前，豔豔千條紅霧繞。兩路松篁，一林檜柏。兩路松篁，無年無紀自清幽；一林檜柏，有色有顏隨傲麗。又見那鐘鼓樓高，浮屠塔峻浮屠：梵語音譯，也稱「浮圖」意思是寶塔。。安禪僧定性，啼樹鳥音閒。寂寞無塵真寂寞，清虛有道果清虛。

詩曰：

上剎祇園隱翠窩，招提勝景賽娑婆娑婆：當作「娑羅」，印度阿利羅跋提河邊有娑羅樹，佛即在此入滅，是佛教聖地。此處指勝景比得上娑羅雙樹。按：娑羅常誤作「娑婆」或「婆娑」。《紅樓夢》第五回：「西方寶樹喚婆娑，上結着長生果。」同此誤。。

果然淨土人間少，天下名山僧佔多。

長老下了馬，行者歇了擔，正欲進門，只見那門裏走出一衆僧來一衆僧：即一個僧人。「衆」用爲量詞。本回下文「過兩界山，收了一衆小徒」，第二十回「那一衆在那裏」，均同此意。。你看他怎生模樣：

頭戴左笄帽左笄帽：見第八十回「左笄絨錦帽」條注。，身穿無垢衣無垢衣：袈裟的美稱，又稱忍辱鎧。佛教認爲袈裟象徵沒有煩惱的垢染，故稱無垢衣。。

銅環雙墜耳，絹帶束腰圍。

草履行來穩，木魚手內提。

口中常作念，般若總皈依。

三藏見了，侍立門傍，道個問訊。那和尚連忙答禮，笑道：「失瞻。」問：「是那裏來的？請入方丈獻茶。」三藏道：「我弟子乃東土欽差，上雷音寺拜佛求經。至此處天色將晚，欲借上剎一宵。」那和尚道：「請進裏坐，請進裏坐。」三藏方喚行者牽馬進來。那和尚忽見行者相貌，有些害怕，便問：「那牽馬的是個甚麼東西？」三藏道：「悄言！悄言！他的性愚，若聽見你說是甚麼東西，他就惱了。他是我的徒弟。」那和尚打了個寒禁，咬着指頭道：「這般一個醜頭怪腦的，好招他做徒弟？」三藏道：「你看不出來哩，醜自醜，甚是有用。」

那和尚只得同三藏與行者進了山門。山門裏，又見那正殿上書四個大字，是「觀音禪院」。三藏又大喜道：「弟子屢感菩薩聖恩，未及叩謝；今遇禪院，就如見菩薩一般，甚好拜謝。」那和尚聞言，即命道人開了殿門道人：這裏指佛寺裏打雜的人。，請三藏朝拜。那行者拴了馬，丟了行李，同三藏上殿。三藏展背舒身，鋪胸納地，望金像叩頭。那和尚便去打鼓，行者就去撞鐘。三藏俯伏臺前，傾心禱祝。祝拜已畢，那和尚住了鼓，行者還只管撞鐘不歇，或緊或慢，撞了許久。那道人道：「拜已畢了，還撞怎麼？」行者方丟了鍾杵，笑道：「你那裏曉得！我這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鍾』的。」

此時卻驚動那寺裏大小僧人、上下房長老，聽得鐘聲亂響，一齊擁出道：「那個野人在這裏亂敲鐘鼓？」行者跳將出來，咄的一聲道：「是你孫外公撞了耍子的！」那些和尚一見了，唬得跌跌滾滾，都爬在地下道：「雷公爺爺！」行者道：「雷公是我的重孫兒哩！起來，起來，不要怕，我們是東土大唐來的老爺。」衆僧方纔禮拜。見了三藏，都才放心不怕。內有本寺院主請道院主：即監寺。寺院的高級管理人員。協助方丈監管寺院事務，負責應對官吏、探訪施主、籌備日用等工作。原稱院主、寺主，後因對住持特別尊崇，稱住持爲院主，而改院主、寺主爲監寺，俗稱當家。：「老爺們到後方丈中奉茶。」遂而解繮牽馬，抬了行李，轉過正殿，徑入後房，序了坐次。

那院主獻了茶，又安排齋供。天光尚早。三藏稱謝未畢，只見那後面有兩個小童，攙着一個老僧出來。看他怎生打扮：

頭上戴一頂毗盧方帽毗盧方帽： 一種繡有毗盧佛像的帽子。後來也泛稱僧人戴的帽子爲「毗盧帽」。由於是四邊形，故稱「方帽」。，貓睛石的寶頂光輝貓睛石：即貓眼石，一種能發出像貓眼睛那樣光彩的寶石。；身上穿一領錦絨褊衫褊（biǎn）衫：也作「偏衫」，和尚和尼姑穿的類似袈裟的服裝，開脊接領，斜披在左肩上。，翡翠毛的金邊晃亮。一對僧鞋攢八寶八寶：參見第十二回「八寶」條注。，一根拄杖嵌雲星雲星：即雲星紋，一種繪有云氣和星辰的裝飾花紋。。滿面皺痕，好似驪山老母驪山老母：也作「梨山老母」。傳說中的女仙，是一個慈祥的老婦人形象。《漢書·律曆志》：「驪山女亦爲天子，在殷周間。」後被人崇祀。傳說唐李筌在長安附近的驪山下遇見一位老母，授給他《陰符經》等書，從此精於神仙之道。此後老母信仰逐漸興盛，還出現了《驪山老母玄妙真經》等經典。；一雙昏眼，卻如東海龍君。口不關風因齒落口不關風：因爲沒有門牙，嘴巴漏風。，腰駝背屈爲筋攣駝：原作「馱」，世德堂本「駝」、「馱」混用，今隨文改爲常用字，後不出注。。

衆僧道：「師祖來了。」三藏躬身施禮迎接道：「老院主，弟子拜揖。」那老僧還了禮，又各敘坐。老僧道：「適間小的們說，東土唐朝來的老爺，我纔出來奉見。」三藏道：「輕造寶山，不知好歹，恕罪！恕罪！」老僧道：「不敢！不敢！」因問：「老爺，東土到此，有多少路程？」三藏道：「出長安邊界，有五千餘里；過兩界山，收了一衆小徒，一路來，行過西番哈咇國，經兩個月，又有五六千里，纔到了貴處。」老僧道：「也有萬里之遙了。我弟子虛度一生，山門也不曾出去，誠所謂『坐井觀天』，樗朽之輩樗朽：腐朽的樗木，比喻無用之人。常用作自謙之詞。樗，臭椿樹，不能用作建築材料。。」三藏又問：「老院主高壽幾何？」老僧道：「癡長二百七十歲了。」行者聽見道：「這還是我萬代孫兒哩。」三藏瞅了他一眼道：「謹言！莫要不識高低，衝撞人。」那和尚便問：「老爺，你有多少年紀了？」行者道；「不敢說。」那老僧也只當一句風話，便不戒意，也再不問，只叫獻茶。有一個小幸童幸童：貼身的童僕。，拿出一個羊脂玉的盤兒羊脂玉：像凝固的羊脂油一樣溫潤的半透明白玉。，有三個法藍鑲金的茶鍾法藍：即琺琅。用特製的釉子塗在金屬器物表面製成的器具，一般都色澤美觀，花紋精巧，如景泰藍即琺琅製品。；又一童，提一把白銅壺兒，斟了三杯香茶。真個是色欺榴蕊豔，味勝桂花香。三藏見了，誇愛不盡道：「好物件，好物件，真是美食美器！」那老僧道：「污眼！污眼！老爺乃天朝上國，廣覽奇珍，似這般器具，何足過獎？老爺自上邦來，可有甚麼寶貝，借與弟子一觀？」三藏道：「可憐！我那東土，無甚寶貝；就有時，路程遙遠，也不能帶得。」

行者在傍道：「師父，我前日在包袱裏，曾見那領袈裟，不是件寶貝？拿與他看看何如？」衆僧聽說袈裟，一個個冷笑。行者道：「你笑怎的？」院主道：「老爺才說袈裟是件寶貝，言實可笑。若說袈裟，似我等輩者，不上二三十件；若論我師祖，在此處做了二百五六十年和尚，足有七八百件。」叫：「拿出來看看。」那老和尚，也是他一時賣弄，便叫道人開庫房，頭陀抬櫃子，就擡出十二櫃，放在天井中，開了鎖，兩邊設下衣架，四圍牽了繩子，將袈裟一件件抖開掛起，請三藏觀看。果然是滿堂綺繡，四壁綾羅。

行者一一觀之，都是些穿花納錦納錦：一種刺繡，在素紗上繡出幾何圖案。，刺繡銷金之物。笑道：「好，好，好。收起，收起。把我們的也取出來看看。」三藏把行者扯住，悄悄的道：「徒弟，莫要與人鬥富。你我是單身在外，只恐有錯。」行者道：「看看袈裟，有何差錯？」三藏道：「你不曾理會得。古人有云：『珍奇玩好之物，不可使見貪婪奸僞之人。』倘若一經人目，必動其心；既動其心，必生其計。汝是個畏禍的，索之而必應其求，可也；不然，則殞身滅命，皆起於此，事不小矣。證夾：自是老江湖歷練之語。」行者道：「放心！放心！都在老孫身上！」

你看他不由分說，急急的走了去，把個包袱解開，早有霞光迸迸；尚有兩層油紙裹定，去了紙，取出袈裟，抖開時，紅光滿室，彩氣盈庭。衆僧見了，無一個不心歡口贊。真個好袈裟！上頭有：

千般巧妙明珠墜，萬樣稀奇佛寶攢。

上下龍鬚鋪彩綺，兜羅四面錦沿邊。

體掛魍魎從此滅，身披魑魅入黃泉。

託化天仙親手製，不是真僧不敢穿。

那老和尚見了這般寶貝，果然動了奸心，李旁：戒之在得。走上前對三藏跪下，眼中垂淚道：「我弟子真是沒緣。」三藏攙起道：「老院師有何話說？」他道：「老爺這件寶貝，方纔展開，天色晚了，奈何眼目昏花，不能看得明白，豈不是無緣？」三藏教：「掌上燈來，讓你再看。」那老僧道：「爺爺的寶貝，已是光亮；再點了燈，一發幌眼，莫想看得仔細。」李旁：三藏尚多一領袈裟。行者道：「你要怎的看纔好？」老僧道：「老爺若是寬恩放心，教弟子拿到後房，細細的看一夜，明早送還老爺西去，不知尊意何如？」

三藏聽說，吃了一驚，埋冤行者道：「都是你，都是你。」行者笑道：「怕他怎的？等我包起來，等他拿了去看。但有疏虞，盡是老孫管整管整：包辦打理。。」那三藏阻當不住，他把袈裟遞與老僧道：「憑你看去；只是明早照舊還我，不得損污些須。」老僧喜喜歡歡，着幸童將袈裟拿進去，卻分付衆僧，將前面禪堂掃淨，取兩張藤牀，安設鋪蓋，請二位老爺安歇；一壁廂又教安排明早齋送行，遂而各散。師徒們關了禪堂，睡下不題。

卻說那和尚把袈裟騙到手，拿在後房燈下，對袈裟號咷痛哭，李旁：曲盡世上老貪之態。慌得那本寺僧，不敢先睡。小幸童也不知爲何，卻去報與衆僧道：「公公哭到二更時候，還不歇聲。」有兩個徒孫，是他心愛之人，上前問道：「師公，你哭怎的？」老僧道：「我哭無緣，看不得唐僧寶貝！」小和尚道：「公公年紀高大，發過了發過了：已經發達過了。。他的袈裟，放在你面前，你只消解開看便罷了，何須痛哭？」老僧道：「看的不長久。我今年二百七十歲，空掙了幾百件袈裟，怎麼得有他這一件？怎麼得做個唐僧？」李旁：既是二百七十歲，縱得此袈裟能得幾年受享？獨不曰，六十不製衣乎？可爲世情發一大笑。小和尚道：「師公差了。唐僧乃是離鄉避井的一個行腳僧。你這等年高享用也勾了，倒要像他做行腳僧，何也？」老僧道：「我雖是坐家自在，樂乎晚景，卻不得他這袈裟穿穿。若教我穿得一日兒，就死也閉眼，也是我來陽世間爲僧一場！」衆僧道：「好沒正經！你要穿他的，有何難處？我們明日留他住一日，你就穿他一日；留他住十日，你就穿他十日，便罷了。何苦這般痛哭？」老僧道：「總然留他住了年載，也只穿得年載，到底也不得氣長。他要去時，只得與他去，怎生留得長遠？」

正說話處，有一個小和尚，名喚廣智，出頭道：「公公，要得長遠，也容易。」老僧聞言，就歡喜起來道：「我兒，你有甚麼高見？」廣智道：「那唐僧兩個是走路的人，辛苦之甚，如今已睡着了。我們想幾個有力量的，拿了槍刀，打開禪堂，將他殺了，把屍首埋在後園，只我一家知道，卻又謀了他的白馬、行囊，卻把那袈裟留下，以爲傳家之寶，豈非子孫長久之計耶？」老和尚見說，滿心歡喜，卻纔揩了眼淚道：「好！好！好！此計絕妙！」即便收拾槍刀。

內中又有一個小和尚，名喚廣謀，就是那廣智的師弟，上前來道：「此計不妙。若要殺他，須要看看動靜。那個白臉的似易，那個毛臉的似難。萬一殺他不得，卻不返招己禍？我有一個不動刀槍之法，不知你尊意如何？」老僧道：「我兒，你有何法？」廣謀道：「依小孫之見，如今喚聚東山大小房頭房頭：僧人的師徒支系。禪宗寺院，分十方叢林與子孫叢林。十方叢林可以公開傳戒，聘請高僧擔任住持，寺產由僧團共管。子孫叢林不能公開傳戒，但住持必由本寺僧人擔任，即可以世襲，寺產爲師徒私有。僧人可以自行收徒，徒又收徒，於是形成師祖、師父、徒弟、徒孫類似家族的支系，一個支系稱爲一個房頭，故下文說此寺有「七八十個房頭，僧人二百餘衆」。，每人要乾柴一束，舍了那三間禪堂，李旁：三間禪堂，換了一領袈裟，所得便宜處，失便宜也。放起火來，教他欲走無門，連馬一火焚之。就是山前山後人家看見，只說是他自不小心，走了火，將我禪堂都燒了。那兩個和尚，卻不都燒死？又好掩人耳目。袈裟豈不是我們傳家之寶？」那些和尚聞言，無不歡喜。都道：「強！強！強！此計更妙！更妙！」遂教各房頭搬柴來。咦，這一計，正是弄得個高壽老僧該盡命，觀音禪院化爲塵。原來他那寺裏，有七八十個房頭，大小有二百餘衆。當夜一擁搬柴，把個禪堂前前後後四面圍繞不通，安排放火不題。

卻說三藏師徒，安歇已定。那行者卻是個靈猴，雖然睡下，只是存神煉氣，證夾：金丹本旨。朦朧着醒眼。忽聽得外面不住的人走，查查的柴響風生，他心疑惑道：「此時夜靜，如何有人行得腳步之聲？莫敢是賊盜，謀害我們的？」他就一骨魯跳起。欲要開門出看，又恐驚醒師父。你看他弄個精神，搖身一變，變做一個蜜蜂兒，真個是：

口甜尾毒，腰細身輕。穿花度柳飛如箭，粘絮尋香似落星。小小微軀能負重，囂囂薄翅會乘風囂：方言，薄。。卻自椽棱下，鑽出看分明。

只見那衆僧們，搬柴運草，已圍住禪堂放火哩。行者暗笑道：「果依我師父之言，他要害我們性命，謀我的袈裟，故起這等毒心。我待要拿棍打他呵，可憐又不禁打，一頓棍都打死了，師父又怪我行兇。罷，罷，罷，與他個順手牽羊，將計就計，教他住不成罷！」好行者，一筋斗跳上南天門裏，唬得個龐、劉、苟、畢躬身，馬、趙、溫、關控背，李旁：點綴。俱道：「不好了，不好了，那鬧天宮的主子又來了！」證夾：妙致。行者搖着手道：「列位免禮，休驚。我來尋廣目天王的。」

說不了，卻遇天王早到，迎着行者道：「久闊，久闊久闊：久違，好久不見。闊，闊別。。前聞得觀音菩薩來見玉帝，借了四值功曹、六丁六甲並揭諦等，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去，說你與他做了徒弟，今日怎麼得閒到此？」行者道：「且休敘闊敘闊：問候闊別以後的情況。。唐僧路遇歹人，放火燒他，事在萬分緊急，特來尋你借闢火罩兒，救他一救。快些拿來使使，即刻返上。」天王道：「你差了。即是歹人放火，只該借水救他，如何要闢火罩？」行者道：「你那裏曉得就裏就裏：底細，內中原因。。借水救之，卻燒不起來，倒相應了他相應：合算，便宜。；只是藉此罩，護住了唐僧無傷，其餘管他，盡他燒去，李旁：趣。快些，快些！此時恐已無及。莫誤了我下邊幹事。」那天王笑道：「這猴子還是這等起不善之心，只顧了自家，就不管別人。」李旁：着眼。行者道：「快着！快着！莫要調嘴調嘴：耍嘴皮子。，害了大事！」那天王不敢不借，遂將罩兒遞與行者。

行者拿了，按着雲頭，徑到禪堂房脊上，罩住了唐僧與白馬、行李。他着去那後面老和尚住的方丈房上頭坐，着意護那袈裟。看那些人放起火來，他轉捻訣唸咒，望巽地上吸一口氣吹將去巽地：巽，八卦之一。《易經·說卦》：「巽，東南也。」巽地，東南方向的地方。，一陣風起，把那火轉颳得烘烘亂着。證夾：妙甚，妙甚。好火！好火！但見：

黑煙漠漠，紅焰騰騰。黑煙漠漠，長空不見一天星；紅焰騰騰，大地有光千里赤。起初時，灼灼金蛇；次後來，威威血馬金蛇、血馬：都形容火光，開始時火焰像金蛇，後人大火連城一片，像一匹匹奔跑的血色的馬。。南方三炁逞英雄南方三炁：即道教火神。參見第五十一回「南方三炁火德星君」條注。，回祿大神施法力回祿：上古傳說中的火神。《左傳·昭公十八年》：「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於玄冥、回祿。」即郊野居民幫助祝史在城北清除場地，祭祀水神玄冥、火神回祿。。燥乾柴燒烈火性，說甚麼燧人鑽木燧人：即燧人氏，傳說中的上古帝王，鑽木取火的發明者。；熟油門前飄彩焰，賽過了老祖開爐老祖：指太上老君。。正是那無情火發，李旁：着眼。怎禁這有意行兇，不去弭災弭：消除。，返行助虐。風隨火勢，焰飛有千丈餘高；火趁風威，灰迸上九霄雲外。乒乒乓乓，好便似殘年爆竹；潑潑喇喇，卻就如軍中炮聲。燒得那當場佛像莫能逃，東院伽藍無處躲東院伽藍：伽藍殿一般在寺院東側，故稱。伽藍，參見第十五回「護駕伽藍」條注。。勝如赤壁夜鏖兵赤壁夜鏖（áo）兵：指東漢末年周瑜在赤壁大戰中火攻曹操軍隊之事。鏖兵，激烈的戰鬥。，賽過阿房宮內火阿房（ē pánɡ）宮：秦始皇修建的豪華宮殿，秦朝滅亡的時候，被項羽燒燬。！

這正是星星之火，能燒萬頃之田。李旁：着眼。須臾間，風狂火盛，把一座觀音院，處處通紅。證夾：則沒那諸葛孔明，便待要搏望燒屯。你看那衆和尚，搬箱抬籠，搶桌端鍋，滿院裏叫苦連天。證夾：妙妙。此所謂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也。孫行者護住了後邊方丈，闢火罩罩住了前面禪堂，其餘前後火光大發，真個是照天紅焰輝煌，透壁金光照耀。

不期火起之時，驚動了一山獸怪。證夾：此轉甚妙，不然文字有何波？這觀音院正南二十里遠近，李旁：這一轉，亦有生髮。有座黑風山，山中有一個黑風洞，洞中有一個妖精，正在睡醒翻身。只見那窗門透亮，只道是天明。起來看時，卻是正北下的火光幌亮，妖精大驚道：「呀！這必是觀音院裏失了火，這些和尚好不小心！我看時，與他救一救來。」好妖精，縱起雲頭，即至煙火之下，果然沖天之火衝：原作「充」，世德堂本「充」、「衝」二字常混用，今改正，後不出注。，前面殿宇皆空，兩廊煙火方灼。他大拽步，撞將進去，正呼喚叫取水來，只見那後房無火，房脊上有一人放風。他卻情知如此，急入裏面看時，見那方丈中間有些霞光彩氣，臺案上有一個青氈包袱。他解開一看，見是一領錦襴袈裟，乃佛門之異寶。正是財動人心，他也不救火，他也不叫水，拿着那袈裟，趁哄打劫，拽回雲步，徑轉東山而去。李旁：這件袈裟僧偷怪竊，唐僧爲他多了若干事，真是着了袈裟事更多也。

那場火只燒到五更天明，方纔滅息。你看那衆僧們，赤赤精精，啼啼哭哭，都去那灰內尋銅鐵，撥腐炭，撲金銀。有的在牆筐裏，苫搭窩棚；有的赤壁根頭，支鍋造飯；叫冤叫屈，亂嚷亂鬥不題。

卻說行者取了闢火罩，一筋斗送上南天門，交與廣目天王道：「謝借，謝借。」天王收了道：「大聖至誠了。我正愁你不還我的寶貝，無處尋討，且喜就送來也。」行者道：「老孫可是那當面騙物之人？這叫做『好借好還，再借不難』。」天王道：「許久不面，請到宮少坐一時，何如？」行者道：「老孫比在前不同，爛板凳爛板凳：比喻呆坐消磨時光，荒廢事務。，高談闊論了；如今保唐僧，不得身閒。容敘，容敘。」急辭別墜雲，又見那太陽星上。徑來到禪堂前，搖身一變，變做個蜜蜂兒，飛將進去，現了本相看時，那師父還沉睡哩。行者叫道：「師父，天亮了，起來罷。」

三藏才醒覺，翻身道：「正是。」穿了衣服，開門出來，忽抬頭只見些倒壁紅牆，不見了樓臺殿宇，大驚道：「怎麼這殿宇俱無，都是紅牆，何也？」行者道：「你還做夢哩！今夜走了水的走水：失火。。」三藏道：「我怎不知？」行者道：「是老孫護了禪堂，見師父濃睡，不曾驚動。」三藏道：「你有本事護了禪堂，如何就不救別房之火？」行者笑道：「好教師父得知。果然依你昨日之言，他愛上我們的袈裟，算計要燒殺我們。若不是老孫知覺，到如今皆成灰骨矣。」三藏聞言，害怕道：「是他們放的火麼？」行者道：「不是他是誰？」三藏道：「莫不是怠慢了你，你乾的這個勾當？」行者道：「老孫是這等憊懶之人，幹這等不良之事？實實是他家放的。老孫見他心毒，果是不曾與他救火，只是與他略略助些風的。」三藏道：「天那！天那！火起時，只該助水，怎轉助風？」行者道：「你可知古人云『人沒傷虎心，虎沒傷人意』。他不弄火，我怎肯弄風？」李旁：着眼。證夾：說得有理。三藏道：「袈裟何在？敢莫是燒壞了也？」行者道：「沒事，沒事，燒不壞。那放袈裟的方丈無火。」三藏恨道：「我不管你。但是有些兒傷損，我只把那話兒念起念動，你就是死了！」行者慌了道：「師父，莫念！莫念！管尋還你袈裟就是了。等我去拿來走路。」三藏才牽着馬，行者挑了擔，出了禪堂，徑往後方丈去。

卻說那些和尚，正悲切間，忽的看見他師徒牽馬挑擔而來，唬得一個個魂飛魄散，道：「冤魂索命來了！」李旁：妙。行者喝道：「甚麼冤魂索命？快還我袈裟來！」衆僧一齊跪倒叩頭道：「爺爺呀，冤有冤家，債有債主。要索命不干我們事，都是廣謀與老和尚定計害你的，莫問我們討命。」行者咄的一聲道：「我把你這些該死的畜生！那個問你討甚麼命？只拿袈裟來還我走路。」其間有兩個膽量大的和尚道：「老爺，你們在禪堂裏已燒死了，如今又來討袈裟，端的還是人，是鬼？」行者笑道：「這夥業畜！那裏有甚麼火來？你去前面看看禪堂，再來說話。」衆僧們爬起來往前觀看，那禪堂外面的門窗槅扇槅（ɡé）：窗上的格子。，更不曾燎灼了半分。衆人悚懼，才認得三藏是種神僧，行者是尊護法護法：護持佛法的人或神。。一齊上前叩頭道：「我等有眼無珠，不識真人下界。你的袈裟在後面方丈中老師祖處哩。」三藏行過了三五層敗壁破牆，嗟嘆不已。只見方丈果然無火，衆僧搶入裏面，叫道：「公公！唐僧乃是神人，未曾燒死，如今反害了自己家當。李旁：天理。趁早拿出袈裟，還他去也。」

原來這老和尚尋不見袈裟，又燒了本寺的房屋，正在萬分煩惱焦燥之處，一聞此言，怎敢答應？因尋思無計，進退無方，拽開步，躬着腰，往那牆上着實撞了一頭，可憐只撞得腦破血流魂魄散，咽喉氣斷染紅沙！有詩爲證。詩曰：證夾：天下爲之廣智、廣謀者多矣，觀此亦少醒否？

堪嘆老衲性愚蒙，枉作人間一壽翁。

欲得袈裟傳遠世，豈知佛寶不凡同。

但將容易爲長久，定是蕭條取敗功。

廣智廣謀成甚用？損人利己一場空。李旁：說出。

慌得個衆僧哭道：「師公已撞殺了，又不見袈裟，怎生是好？」行者道：「想是汝等盜藏起也。都出來！開具花名手本花名手本：花名冊。花，摻雜不一。，等老孫逐一查點。」那上下房的院主上下房：參見第十七回「上下院」條注。，將本寺和尚、頭陀、幸童、道人盡行開具手本二張，大小人等，共計二百三十名。行者請師父高坐，他卻一一從頭唱名搜檢，都要解放衣襟，分明點過，更無袈裟。又將那各房頭搬搶出去的箱籠物件，從頭細細尋遍，那裏得有蹤跡。

三藏心中煩惱，懊恨行者不盡，卻坐在上面念動那咒。行者撲的跌倒在地，抱着頭，十分難禁，只教：「莫念，莫念！管尋還了袈裟。」那衆僧見了，一個個戰兢兢的，上前跪下勸解，三藏才合口不念。行者一骨魯跳起來，耳朵裏掣出鐵棒，要打那些和尚，被三藏喝住道：「這猴頭！你頭疼還不怕，還要無禮？休動手，且莫傷人，再與我審問一問。」衆僧們磕頭禮拜，哀告三藏道：「老爺饒命！我等委實的不曾看見。這都是那老死鬼的不是。他昨晚看着你的袈裟，只哭到更深時候，看也不曾敢看，思量要圖長久，做個傳家之寶，設計定策，要燒殺老爺。自火起之候，狂風大作，各人只顧救火，搬搶物件，更不知袈裟去向。」

行者大怒，走進方丈屋裏，把那老死鬼屍首擡出老：原作「鬼」，據楊閩齋本改。李卓吾評本作「觸」。原刻「鬼」、「老」字形相近，「鬼」當是「老」之誤。，選剝了細看選剝：把衣服剝除乾淨。選，盡。，渾身更無那件寶貝；就把個方丈掘地三尺，也無蹤影。行者忖量半晌，問道：「你這裏可有甚麼妖怪成精麼？」院主道：「老爺不問，莫想得知。我這裏正東南有座黑風山。黑風洞內有一個黑大王。我這老死鬼常與他講道。他便是個妖精。別無甚物。」行者道：「那山離此有多遠近？」院主道：「只有二十里，那望見山頭的就是。」行者笑道：「師父放心，不須講了，一定是那黑怪偷去無疑。」三藏道：「他那廂離此有二十里，如何就斷得是他？」行者道：「你不曾見夜間那火，光騰萬里，亮透三天，且休說二十里，就是二百里也照見了！坐定是他見火光焜耀焜（kūn）：明亮的樣子。，趁着機會，暗暗的來到這裏，看見我們袈裟是件寶貝，必然趁哄擄去也。等老孫去尋他一尋。」三藏道：「你去了時，我卻何倚？」行者道：「這個放心，暗中自有神靈保護，明中等我叫那些和尚伏侍。」即喚衆和尚過來道：「汝等着幾個去埋那老鬼，着幾個伏侍我師父，看守我白馬。」衆僧領諾。行者又道：「汝等莫順口兒答應，等我去了，你就不來奉承。看師父的，要怡顏悅色；養白馬的，要水草調勻；假有一毫兒差了，照依這個樣棍，與你們看看！」

他掣出棍子，照那火燒的磚牆撲的一下，把那牆打得粉碎，又振倒了有七八層牆。衆僧見了，個個骨軟身麻，跪着磕頭滴淚道：「爺爺寬心前去，我等竭力虔心，供奉老爺，決不敢一毫怠慢。」好行者，急縱筋斗雲，徑上黑風山，尋找這袈裟。正是那：

金蟬求正出京畿京畿（jī）：首都管轄的地區。，仗錫投西涉翠微仗錫：也作「杖錫」，拄着錫杖，代指僧人出行。。

虎豹狼蟲行處有，工商士客見時稀。

路逢異國愚僧妒，全仗齊天大聖威。

火發風生禪院廢，黑熊夜盜錦襴衣。

畢竟此去不知袈裟有無，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已言修道者須有真腳力，而後可以得正果。然腳力雖真，而不知陰陽配合，則孤陰不生，獨陽不長，大道難成。故此回合下二回先寫其假陰假陽相合之假，以證真陰真陽相合之真也。

篇首「和尚見了行者，問唐僧：『那牽馬的是個什麼東西？』唐僧道：『低聲。他的性急，若聽見什麼東西，他就惱了。』」東爲木，屬陰。西爲金，屬陽。「他的性急」，是有金無木。有西無東，金丹難就，算不得東西。「和尚咬指道：『怎麼有這般一個醜徒弟？』三藏道：『醜自醜，甚是有用。』」夫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相通，順則生人生物，逆則成佛成仙，世法道法無有分別。所異者凡父凡母而生幻身，靈父聖母而生法身，若遇明師咬破此旨，則說着醜而行着妙矣。「觀音」者，照視之謂；「禪院」者，空寂之謂。空觀而無實行，故謂觀音禪院，即釋典所謂「巍巍佛堂，其中無佛」者是也。

「行者撞鐘不歇，和尚道：『拜已畢了，還撞怎麼？』行者笑道：『你那裏曉得，我這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鍾哩！」此便是一日有一日之功果，日日有日日之功果，不得以空空一觀爲了事。其曰「你那裏曉得」者，欲使其曉得也。因其人多不曉得，而反稱大聖撞鐘爲野入，此等真野人耳。行者道：「是你孫外公撞了要子的！」先天真一之氣，自虛無中而來者，是爲外來主人公，得此外公，靈通感應，曲直應物，潛躍隨心，其修道如耍，絕不費力。彼一切執心爲道，着空之徒，聞的此等法音，見說此等法象，能不嚇得跌滾而叫「雷公爺爺」乎？

「老增癡長二百七十歲。」此明示爲心也。心屬《離》，在南，其數二七，故長二百七十歲。「一小童拿出一個羊脂玉盤兒，三個法藍茶盅。」此明明寫出一「心』字也。羊脂盤兒，象心之一勾；三個法盤藍盅，俏心之三點，非心而何？又「一童提把白銅壺兒，斟了三杯香茶。」白銅壺象腎中之精，斟了三杯香茶，乃腎氣上升而交於心也。「三藏誇爲好物件，老僧道：『污眼！污眼！這般器皿何足過獎？』」言無知之徒誤認心腎爲陰陽，或觀心，或守腎，或心腎相交，是直以此中有好物件矣。殊不知心腎乃後天濁中之濁，若以這般器皿爲好物件，真是污眼！污眼耳！

老僧問三藏有甚寶貝，三藏道：「東土無甚寶貝。」示其我家無寶也。行者道：「包袱裏那一領袈裟不是寶貝？」言包羅萬象，備具五行，不着於名相，不涉於有無者方是真寶貝，而不得以心腎爲寶貝。「衆僧不知此等寶貝，聽說袈裟個個冷笑。」正下士聞之大笑去之也。「行者欲取袈裟，三藏莫叫鬥富，恐有錯。」所謂傳之匪人泄天機也。又云：「珍奇玩好之物，不可使見貪婪奸僞之人，一經入目，必動其心，既動其心，必生其計，誠恐有意外之禍。」所謂「君子遁世不見，知而不悔」也。「老僧見了寶貝，果然動了奸心。」是執心而用心，直以動心爲寶貝矣。「廣智道：『將他殺了，把袈裟留下，豈非子孫長久計？』廣謀道：『連人連馬一火焚之，袈裟豈不是我們傳家之寶？』」夫人之所以修心者，必疑其心之靈明知覺，廣智廣謀，即是寶貝，而遂愛之錯之，以爲長久計，以爲傳家寶。殊不知認此廣智爲寶，即是用假而殺真；認此廣謀爲寶，即是以邪而焚正。噫！日謀夜算，執守此心，君火一動，相火斯乘，君火相火一時俱發，能不火氣攻心，玉石俱焚乎？

「行者變作蜜蜂從窗楞中鑽出，看見和尚們放火，將計就計，南天門尋廣目天王借闢火罩，罩住唐僧、白馬、行李，房上保護袈裟。」此暗密中鑽研透徹，而知師心爲害，將計就計，火裏下種，借假修真之大機大用，較之放心謀寶貝者，何啻天淵？「那些人放起火來，一陣風颳的烘烘亂着，正是星星之火，能燒萬頃之山，把一座觀音院，處處通紅。」《悟真篇》曰：「火生於木本藏鋒，不會鑽研莫強攻。禍發總由斯害己，要須制伏覓金公。」老和尚用智謀而圖袈裟，正「不會鑽研而強攻」。燒得觀音院處處通紅，正「禍發總由斯害己」，木之藏火鋒也。如此，安得如金公借闢火罩，而保袈裟爲至真乎？

「觀音院正南黑風山黑風洞妖精，見正北火光晃亮，知是觀音院失火來救。」此個妖精即腎中妖精，黑風山黑風洞，狀腎水之純陰。腎屬北，何以在觀音院之南？此特取心火下降，腎水上升之義。心腎亦有相濟之道，故黑風洞之妖而來救觀音院之火。「他不救火，拿着袈裟趁着鬨打劫，飛轉山洞而去。」噫！金丹圓陀陀，光灼灼，無形無象，至無而含至有，至有而藏至無，乃真陰真陽相濟而成象者。是爲先天真一之氣，本於父母未生以前，豈父母既生已後心火腎水之謂哉？迷徒不知是非，捨去先天之真，擺弄後天之假。誤以心爲陽，腎爲陰，心中之液爲陽中之陰，腎中之精爲陰中之陽，當午時而守心，子時而守腎，使心液腎氣交結於黃庭便以爲丹。豈知守心則金丹已爲心所害，如觀音院僧謀寶貝者是也；守腎則金丹已爲腎所陷，如黑風洞怪竊袈裟者是也。其黑風怪不能救火，而且盜去袈裟不亦宜乎？故衆僧道：「唐僧乃是神人，未曾燒死，如今反害了自己家當。」可知執心之輩，盡是自害其家當，而不能成全其家當。自害其家當，終亦必亡而已，可不畏哉？詩云：「堪嘆老衲性愚蒙，計奪袈裟用火攻。廣智廣謀成甚用，損人利己一場空。」提醒世人，何其深切？

「行者把那死屍選剝了看，更無那件寶貝。」言執心爲道者，皆以爲此幻身有寶貝，以故千方百計，智謀運用，妄想修仙，果若幻身有寶，死後到底此寶歸於何處？仙翁現身說法，「把死屍選剝了看，更無那件寶貝。」是明示人以這幻身無寶也。然則幻身無寶，可知守心者之非道，守腎者亦不真。即此二宗公案，仙翁已是一棒打倒了七八層重牆，徹底透亮，學者可以寬心前去，別尋寶貝下落矣。

詩曰：

迷徒不識本原因，誤認皮囊有寶珍。

心腎相交爲大道，火生於木自傷身。

悟一子曰：大道幽深，妙在靜觀密察，具一雙慧眼，照見千頭萬緒，總是一事，莫被幻影空花遮迷了真宗實義。此三回，俱爲十九回收伏天蓬而具，乃修真要旨。仙師恐世人不識，故提綱揭示「觀」字，貫徹三回終始。令人觀始觀終，不可忽視。如此回明獨修一物之非道，而柔姦殺身更不可不知。

錦襴袈裟，天上之寶貝，即金丹之色相也。惟積德累仁，光明正大，尊師重友，指示默悟，可希報餌。倘機械變詐，有已無人，逞強尚滑，慣走傍門，皆是狼謀鼠竊之輩，非欲求長生，是自尋速死也！故修真根本，最忌機心。昔者端木子遇丈人於漢陰抱甕而灌，憐其勞也，教之以桔槔。丈人曰：「吾聞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端木懣然慚俯。丈人復曰：「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毋乏吾事！」蓋惡多機也。行者撞鐘笑道：「你那裏曉得，我這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鍾』」又曰：「是你孫外公提了撞耍子的。」這謂之隨緣安分，不設機心，逢場作戲，渾然天趣，忘機之真樂也！與下文老和尚動了奸心，廣智、廣謀長短計較各使心機者大相反。

夫道非不可謀，然有已有人，合人我於一體，所求正也。求正者，謂之生機，生機者存。若老僧之利已妨人，行邪也。行邪者，謂之殺機，殺機者亡。道非不可竊也，然盜天地，竊造化彼此無損兩國傷全謂之知機。知機者，天機也。天機者，神。若黑熊羆之趨着機會暗暗擄去，謂之乘機。乘機者，人機也。人機者，妖。無機現於自然，人機出於造作。如老僧騙袈裟到手，燈下痛哭，廣智、廣謀之力殺火攻。人機也，乘機也，行邪自殺也。行着靈心坐照，忽聽柴響，知有謀害，將計就計，上南夭借闢火罩護住唐僧，不管別人，因火助風者，此物來自照，和而不倡，知機也，天機也，求正除邪也。

篇中兩「一蜜蜂」現身設法，教人密密靜觀，當知有已無人，損人利己之非，道以反擊有金公不可無木母之妙。唐僧道「莫與人鬥富」爲良賈之深藏；衆人道「反害了自己」，爲禍福之自召，儆語雖多，均非正意。熟讀此，方可悟行文章法。

# 第十七回 孫行者大鬧黑風山 觀世音收伏熊羆怪

李本總批：只爲一領袈裟，生出多少事來。古宿雲：「着了袈裟事更多」，諒哉！

黑熊偷了袈裟作「佛衣大會」，這叫做親傳衣鉢，該與孫行者是同衣了。一笑，一笑！

憺漪子曰：觀音院之火，火也。「熊」字於文爲「能、火」，則熊精亦火也；然而託身於黑風山黑風洞，則火也而實水矣。此一袈裟，僧謀於前，怪竊於後，是先之以火災，繼之以水厄也。向使三藏非水火既濟後之三藏，則袈裟之爲袈裟亦危矣哉。雖然三藏自三藏，袈裟自袈裟。莊子雲：「魯國獨非君之皮耶？」則袈裟亦不過三藏之皮耳。果然水火既濟，大道可成，即使赤灑灑一絲不掛，亦復何害！

西方路上妖魔多矣，大抵都以喫唐僧肉爲事。而此黑熊獨邀道友慶佛衣，且山洞清幽，花竹芬潔，若不知世間有是非名利者，豈非妖魔中之絕無僅有者耳？請贈以二語曰：「於西方之怪，吾必以老熊爲巨擘焉。」

菩薩變妖精處，亦是神通遊戲，不足爲奇。獨喜其「妖精菩薩」、「菩薩妖精」二語說得生趣潑波，而大士「本來」、「無有」之答，又何其微妙圓通。後來畢竟藉此收伏熊精，所謂「應以妖精身得度者，即現妖精身而爲說法」可也，豈區區如麻姑少年狡獪耶？

話說孫行者一筋斗跳將起去，唬得那觀音院大小和尚並頭陀、幸童、道人等一個個朝天禮拜道：「爺爺呀，原來是騰雲駕霧的神聖下界！怪道火不能傷。恨我那個不識人的老剝皮，使心用心，今日反害了自己。」李旁：着眼。三藏道：「列位請起，不須恨了。這去尋着袈裟，萬事皆休；但恐找尋不着，我那徒弟性子有些不好，汝等性命不知如何，恐一人不能脫也。」衆僧聞得此言，一個個提心吊膽，告天許願，只要尋得袈裟，各全性命不題。

卻說孫大聖到空中，把腰兒扭了一扭，早來到黑風山上。住了雲頭，仔細看，果然是座好山。況正值春光時節，但見：

萬壑爭流，千崖競秀。鳥啼人不見，花落樹猶香。雨過天連青壁潤，風來松卷翠屏張翠屏：長滿綠色植物的崖壁。。山草發，野花開，懸崖峭嶂嶂：聳立如屏障的山峯。；薜蘿生薜蘿：薜荔和女蘿，都是野生植物，常攀緣在山野林木或屋壁之上。，佳木麗，峻嶺平崗。不遇幽人，那尋樵子？澗邊雙鶴飲，石上野猿狂。矗矗堆螺排黛色堆螺排黛色：像螺一樣的山峯呈現出青黑色。唐劉禹錫《望洞庭》：「遙望洞庭山水翠，白銀盤裏一青螺。」，巍巍擁翠弄嵐光嵐光：山間霧氣經日光照射而發出的光彩。。

那行者正觀山景，忽聽得芳草坡前，有人言語。他卻輕步潛蹤，閃在那石崖之下，偷睛觀看。原來是三個妖魔，席地而坐：上首的是一條黑漢，左首下是一個道人，右首下是一個白衣秀士。都在那裏高談闊論。講的是立鼎安爐，摶砂煉汞，白雪黃芽「立鼎安爐」以下幾句：都是道教金丹家的術語。煉丹之前，要起建丹竈，在竈上安放鼎器。金丹家立鼎安爐有諸多講究，如《感氣十六轉金丹》載安爐立鼎之法：用古劍一口，古鏡一面，建壇三層，高三尺六寸，壇方圓一丈以上，壇上建屋，壇下埋硃砂二十四兩鎮壇，壇上有竈，竈中安鼎。硃砂、汞、鉛，都是煉丹的基本原料。白雪、黃芽，都是金丹家的隱語。白雪，指汞，即水銀。黃芽，指鉛。，傍門外道傍門外道：佛教和道教都將本門以外的宗教稱爲「傍門外道」。。正說中間，那黑漢笑道：「後日是我母難之日母難之日：即生日。嬰兒出生時，母親要受到格外的痛苦。元白珽《湛淵靜語》卷二記劉宏濟逢生日，「必齋沐焚香端坐曰：父憂母難之日也」。後生日又稱母難之日。，二公可光顧光顧？」白衣秀士道：「年年與大王上壽，今年豈有不來之理？」黑漢道：「我夜來得了一件寶貝，名喚錦襴佛衣，誠然是件玩好之物。我明日就以他爲壽，大開筵宴，邀請各山道官道官：對僧道的敬稱。，慶賀佛衣，就稱爲『佛衣會』如何？」道人笑道：「妙！妙！妙！我明日先來拜壽，後日再來赴宴。」

行者聞得佛衣之言，定以爲是他寶貝。他就忍不住怒氣，跳出石崖，雙手舉起金箍棒，高叫道：「我把你這夥賊怪！你偷了我的袈裟，要做甚麼『佛衣會』？趁早兒將來還我！」喝一聲：「休走！」輪起棒，照頭一下，慌得那黑漢化風而逃，道人駕雲而走；只把個白衣秀士，一棒打死，李旁：天下只有白衣秀士沒用了。拖將過來看處，卻是一條白花蛇怪。李旁：我道秀士中，竟蛇多龍少。索性提起來，捽做五七斷，徑入後山，找尋那個黑漢。轉過尖峯，抹過峻嶺抹：緊挨着轉彎。，又見那壁陡崖前，聳出一座洞府，但見那：

煙霞渺渺，松柏森森。煙霞渺渺採盈門，松柏森森青繞戶。橋踏枯槎木枯槎：老樹的枝杈。，峯巔繞薛蘿。鳥銜紅蕊來雲壑，鹿踐芳叢上石臺。那門前時催花發，風送花香。臨堤綠柳轉黃鸝，傍岸夭桃翻粉蝶夭桃：美麗的桃花。參見第五回「夭夭灼灼」條注。。雖然曠野不堪誇，卻賽蓬萊山下景。

行者到於門首，又見那兩扇石門，關得甚緊。門上有一橫石板，明書六個大字，乃「黑風山黑風洞」。即便輪棒，叫聲：「開門！」那裏面有把門的小妖，開了門出來，問道：「你是何人，敢來擊吾仙洞？」行者罵道：「你個作死的業畜！甚麼個去處，敢稱仙洞！『仙』字是你稱的？快進去報與你那黑漢，教他快送老爺的袈裟出來，饒你一窩性命！」小妖急急跑到裏面，報道：「大王，佛衣會做不成了！門外有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尚，來討袈裟哩！」那黑漢被行者在芳草坡前趕將來，卻纔關了門，坐還未穩。又聽得那話，心中暗想道：「這廝不知是那裏來的，這般無禮，他敢嚷上我的門來。」教：「取披掛。」隨結束了結束：裝扮好。，綽一杆黑纓槍，走出門來。這行者閃在門外，執着鐵棒，睜睛觀看，只見那怪果生得兇險：

碗子鐵盔火漆光碗子鐵盔：像碗一樣圓形鐵盔。，烏金鎧甲亮輝煌。

皁羅袍罩風兜袖，黑綠絲絛軃穗長軃（duǒ）：下垂。宋晏殊《迎春樂》詞：「長安紫陌春歸，軃垂楊，染芳草。」。

手執黑纓槍一杆，足踏烏皮靴一雙。

眼幌金睛如掣電，正是山中黑風王。

行者暗笑道：「這廝真個如燒窯的一般，築煤的無二築煤：古代制墨以松枝燒煙聚其灰，稱爲煤。製成墨錠之前要用杵搗細，稱爲「築煤」或「搗煤」。清沈欽韓《寧國縣誌物產風俗序》：「桕子榨油，松明築煤。」明程嘉燧《古松煤墨記》：「餘博訪燒松搗煤之法。」築，搗。煤，菸灰。！想必是在此處刷炭爲生刷炭：古代制墨，將松枝置於竹棚內燃燒，燒盡後，煤煙會附着在棚頂。此時工人入棚，刷取棚頂炭灰，即爲制墨錠的原料。故稱「刷炭」。，怎麼這等一身烏黑？」那怪厲聲高叫道：「你是個甚麼和尚，敢在我那裏大膽？」行者執鐵棒，撞至面前，大吒一聲道：「不要閒講！快還你老外公的袈裟來！」那怪道：「你是那寺裏和尚？你的袈裟在那裏失落了，敢來我這裏索取？」行者道：「我的袈裟，在直北觀音院後方丈裏放着；只因那院裏失了火，你這廝，趁哄擄掠，盜了來，要做『佛衣會』慶壽，怎敢抵賴？快快還我，饒你性命！若牙迸半個『不』字，我推倒了黑風山，躧平了黑風洞，把你這一洞妖邪，都碾爲齏粉！」

那怪聞言，呵呵冷笑道：「你那個潑物，昨夜那火就是你放的。證夾：冤枉，冤枉。你在那方丈屋上，行兇招風，證夾：呼風是實。是我把一件袈裟拿來了，你待怎麼？你是那裏來的？姓甚名誰？有多大手段，敢那等海口浪言！」行者道：「是你也認不得你老外公哩。你老外公乃大唐上國駕前御弟三藏法師之徒弟，姓孫，名悟空行者。若問老孫的手段，說出來，教你魂飛魄散，死在眼前！」那怪道：「我不曾會，你有甚麼手段，說來我聽。」行者笑道：「我兒子，你站穩着，仔細聽之！我：

自小神通手段高，隨風變化逞英豪。

養性修真熬日月，跳出輪迴把命逃。

一點誠心曾訪道，靈臺山上採藥苗。

那山有個老仙長，壽年十萬八千高。

老孫拜他爲師父，指我長生路一條。

他說身內有丹藥，外邊採取枉徒勞。

得傳大品天仙訣大品：佛經的全本稱爲大品，刪節本稱爲小品。這裏指傳授了完全的、毫無保留的道法。，若無根本實難熬。

回光內照寧心坐回光內照：也稱「迴光返照」，收斂外馳的心神，回照內心。相當於第二回「屏除邪欲得清涼」、「好向丹臺賞明月」。，身中日月坎離交日月坎離交：即指元神和元氣相交合煉成內丹。即第二回所謂「月藏玉兔日藏烏，自有龜蛇相盤結」。日與離，月與坎，分別是元神、元氣的代稱。又參見第十九回「『嬰兒奼女配陰陽』以下四句」條注。。

萬事不思全寡慾，六根清淨體堅牢六根清淨：佛教認爲眼爲視根，耳爲聽根，鼻爲嗅根，舌爲味根，身爲觸根，意爲念慮之根。六根清靜指六根不受染污，清靜自在。。

返老還童容易得，超凡入聖路非遙。

三年無漏成仙體無漏：佛教指斷除了一切煩惱根源的境界。漏，佛教指煩惱。固爲貪嗔等煩惱，日夜從六根漏泄流注不止；又煩惱能使人漏落於三惡道中，故亦稱漏。內丹術指魂魄意等固於體內，神不散逸，精不外溢，稱爲無漏。，不同俗輩受煎熬。

十洲三島還遊戲，海角天涯轉一遭。

活該三百多餘歲，不得飛昇上九霄。

下海降龍真寶貝，纔有金箍棒一條。

花果山前爲帥首，水簾洞裏聚羣妖。

玉皇大帝傳宣詔，封我齊天極品高。

幾番大鬧靈霄殿，數次曾偷王母桃。

天兵十萬來降我，層層密密佈槍刀。

戰退天王歸上界，哪吒負重領兵逃。

顯聖真君能變化，老孫硬賭跌平交。

道祖觀音同玉帝，南天門上看降妖。

卻被老君助一陣，二郎擒我到天曹。

將身綁在降妖柱，即命神兵把首梟。

刀砍錘敲不得壞，又教雷打火來燒。

老孫其實有手段，全然不怕半分毫。

送在老君爐裏煉，六丁神火慢煎熬六丁：丁丑、丁卯、丁巳、丁未、丁酉、丁亥六位丁神的合稱。參見第五回「六丁六甲」條注。星命術以十天干配五行，丙、丁屬火。按天干地支配合的一循環爲六十年（或月、日），其中有六個丁年（或丁月，丁日），星命家認爲逢丁的年月日屬火。故稱「六丁，火也，朱雀之神」（《玉照神應真經》張顒注）。。

日滿開爐我跳出，手持鐵棒繞天跑。

縱橫到處無遮擋，李旁：值得賣弄。三十三天鬧一遭。

我佛如來施法力，五行山壓老孫腰。

整整壓該五百載，幸逢三藏出唐朝。

吾今皈正西方去，轉上雷音見玉毫玉毫：指佛眉間的白毫，佛教認爲有巨大的神力。這裏代指佛祖。。

你去乾坤四海問一問，我是歷代持名第一妖！」

那怪聞言笑道：「你原來是那鬧天宮的弼馬溫麼？」行者最惱的是人叫他弼馬溫；聽見這一聲，心中大怒。罵道：「你這賊怪，偷了袈裟不還，倒傷老爺。不要走，看棍！」那黑漢側身躲過，纏長槍纏：槍術、刀術都有「纏」的動作。故舞動槍刀可稱爲「纏」。，劈手來迎。兩家這場好殺：

如意棒，黑纓槍，二人洞口逞剛強。分心劈臉刺，着臂照頭傷。這個橫丟陰棍手陰棍手：即第六回所謂「陰手棍」。，那個直捻急三槍急三槍：槍法的一種招式，迅猛剛健。下文「白虎探爪」是棍法招式，「黃龍臥道」是槍法招式。。白虎爬山來探爪，黃龍臥道轉身忙白虎爬山、黃龍臥道：這都是武術招式。。噴彩霧，吐毫光，兩個妖仙不可量：一個是修正齊天聖，一個是成精黑大王。這場山裏相爭處，只爲袈裟各不良。

那怪與行者鬥了十數回合，不分勝負。漸漸紅日當午，那黑漢舉槍架住鐵棒道架：原作「駕」，今統改爲常用字，後不出注。：「孫行者，我兩個且收兵，等我進了膳來，再與你賭鬥。」行者道：「你這個業畜，教做漢子？好漢子，半日兒就要喫飯？似老孫在山根下，整壓了五百餘年，也未曾嘗些湯水，那裏便餓哩？莫推故，休走！還我袈裟來，方讓你去喫飯！」那怪虛幌一槍，撤身入洞，關了石門，收回小怪，且安排筵宴，書寫請帖，邀請各山魔王慶會不題。

卻說行者攻門不開，也只得回觀音院。那本寺僧人已葬埋了那老和尚，都在方丈裏伏侍唐僧。早齋已畢，又擺上午齋。正那裏添湯換水，只見行者從空降下，衆僧禮拜，接入方丈，見了三藏。三藏道：「悟空，你來了？袈裟何如？」行者道：「已有了根由。早是不曾冤了這些和尚，原來是那黑風山妖怪偷了。老孫去暗暗的尋他，只見他與一個白衣秀士，一個老道人，坐在那芳草坡前講話。也是個不打自招的怪物，他忽然說出道：後日是他母難之日，邀請諸邪來做生日；夜來得了一件錦襴佛衣，要以此爲壽，作一大宴，喚做『慶賞佛衣會』。是老孫搶到面前，打了一棍，那黑漢化風而走，道人也不見了，只把個白衣秀士打死，乃是一條白花蛇成精。我又急急趕到他洞口，叫他出來，與他賭鬥賭鬥：爭鬥。。他已承認了，是他拿回。戰勾這半日，不分勝負。那怪回洞，卻要喫飯，關了石門，懼戰不出。老孫卻來回看師父，先報此信。已是有了袈裟的下落，不怕他不還我。」

衆僧聞言，合掌的合掌，磕頭的磕頭，都念聲：「南無阿彌陀佛！今日尋着下落，我等方有了性命矣！」行者道：「你且休喜歡暢快，我還未曾到手，師父還未曾出門哩。只等有了袈裟，打發得我師父好好的出門，纔是你們的安樂處；若稍有些須不虞，老孫可是好惹的主子？可曾有好茶飯與我師父喫？可曾有好草料餵馬？」衆僧俱滿口答應道：「有！有！有！更不曾一毫待怠慢了老爺。」三藏道：「自你去了這半日，我已喫過了三次茶湯，兩餐齋供了。他俱不曾敢慢我。但只是你還盡心竭力，去尋取袈裟回來。」行者道：「莫忙！既有下落，管情拿住這廝管情：保管。，還你原物。放心，放心！」

正說處，那上房院主，又整治素供，請孫老爺喫齋。行者卻吃了些須，復駕祥雲，又去找尋。正行間，只見一個小怪，左脅下夾着一個花梨木匣兒，從大路而來。行者度他匣內必有甚麼柬札，舉起棒，劈頭一下，可憐不禁打，就打得似個肉餅一般。卻拖在路傍，揭開匣兒觀看，果然是一封請帖。帖上寫着：

「侍生熊羆頓首拜侍生：明清時書信裏後輩對前輩的謙稱。羆（pí）：熊的一種，俗稱人熊。，啓上大闡金池老上人丹房上人：道德高尚的人，多用作對和尚的尊稱。《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一心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無上正等正覺），心不散亂，是名上人。」：李旁：幻筆如此，奇矣！奇矣！屢承佳惠，感激淵深。夜觀回祿之難，有失救護，諒仙機必無他害。生偶得佛衣一件，欲作雅會，謹具花酌花酌：賞花飲酒的宴席。，奉扳清賞奉扳清賞：希望能夠請您到來作一番清雅的賞鑑。扳，攀附，高攀。。至期千乞仙從過臨一敘。是荷是荷：客套話，意思是對你的幫助或恩惠表示感謝，常用在書信的末尾。。先二日具。」證夾：既與東土相隔萬里，定然書不同文，何況怪物乎？此帖卻宛然唐風，大奇，大奇！

行者見了，呵呵大笑道：「那個老剝皮，死得他一毫兒也不虧。他原來與妖精結黨。怪道他也活了二百七十歲。想是那個妖精傳他些甚麼服氣的小法兒服氣：以氣爲食物，是一種修煉方法。唐司馬承禎《服氣精義論》認爲「氣全則生存，然後能養志，養志則合真」，服氣九年以上，可以役使鬼神，可以役使鬼神，號曰真人，享登仙之壽。，故有此壽。證夾：服氣小法，尚可延年，何況大道！老孫還記得他的模樣，等我就變做那和尚，李旁：猴！往他洞裏走走，看我那袈裟放在何處。假若得手，即便拿回，卻也省力。」

好大聖，念動咒語，迎着風一變，果然就像那老和尚一般，藏了鐵棒，拽開步，徑來洞口，叫聲「開門」。那小妖開了門，見是這般模樣，急轉身報道：「大王，金池長老來了。」那怪大驚道：「剛纔差了小的去下簡帖請他，這時候還未到那裏哩，如何他就來得那等迅速？想是小的不曾撞他，他斷是孫行者呼他來討袈裟的。管事的，可把佛衣藏了，莫教他看見。」

行者進了前門，但見那天井中松篁交翠，桃李爭妍，叢叢花發，簇簇蘭香，卻也是個洞天之處洞天：道教稱神仙居住的地方。。又見那二門上有一聯對子，寫着：「靜隱深山無俗慮，李旁：幻筆，妙甚！幽居仙洞樂天真。」證夾：不知是何人大筆？行者暗道：「這廝也是個脫垢離塵，知命的怪物。」入門裏，往前又進，到於三層門裏，都是些畫棟雕樑，明窗彩戶。只見那黑漢子，穿的是黑綠紵絲袢襖紵絲：即緞，先將蠶絲染色後再織成的絲織物（區別於織前不將蠶絲染色的絹、綾）。《吳縣誌·物產》：「紵絲俗名緞。」吳自牧《夢梁錄·物產》記「紵絲，染絲所織，諸顏色者有織金、閃褐、間道等類」。袢（pàn）襖：一種有襯裏的對襟夾衣。，罩一領鴉青花綾披風鴉青：青赤色。清李鬥《揚州畫舫錄》卷一：「青有紅青，爲青赤色，一曰鴉青。」，戴一頂烏角軟巾烏角軟巾：即烏角巾，古代葛制有折角的頭巾，常爲隱士所戴。，穿一雙麂皮皁靴皁靴：黑色高幫、白色厚底的靴子。；見行者進來，整頓衣巾，降階迎接道：「金池老友，連日欠親。請坐，請坐。」行者以禮相見。見畢而坐，坐定而茶。茶罷，妖精欠身道：「適有小簡奉啓，後日一敘，何老友今日就下顧也？」行者道：「正來進拜，不期路遇華翰華翰：對他人文章書信的美稱。，見有佛衣雅會，故此急急奔來，願求見見。」那怪笑道：「老友差矣。這袈裟本是唐僧的，他在你處住紮，你豈不曾看見，返來就我看看？」行者道：「貧僧借來，因夜晚還不曾展看，不期被大王取來。又被火燒了荒山，失落了傢俬。那唐僧的徒弟，又有些驍勇，亂忙中，四下裏都尋覓不見。原來是大王的洪福收來，故特來一見。」

正講處，只見有一個巡山的小妖來報道：「大王！禍事了！下請書的小校小校：一種低級武官，也指小卒。，被孫行者打死在大路傍邊，他綽着經兒綽着經兒：循着線索，乘着機會。，變化做金池長老，來騙佛衣也！」那怪聞言，暗道：「我說那長老怎麼今日就來，又來得迅速，果然是他！」急縱身，拿過槍來，就刺行者。行者耳朵裏急掣出棍子，現了本相，架住槍尖，就在他那中廳裏跳出，自天井中鬥到前門外，唬得那洞裏羣魔都喪膽，家間老幼盡無魂。這場在山頭好賭鬥，比前番更是不同。好殺：

那猴王膽大充和尚，這黑漢心靈隱佛衣。語去言來機會巧，隨機應變不差池。袈裟欲見無由見，寶貝玄微真妙微。小怪巡山言禍事，老妖發怒顯神威。翻身打出黑風洞，槍棒爭持辨是非。棒架長槍聲響亮，槍迎鐵棒放光輝。悟空變化人間少，妖怪神通世上稀。這個要把佛衣來慶壽，那個不得袈裟肯善歸？這番苦戰難分手，就是活佛臨凡也解不得圍。

他兩個從洞口打上山頭，自山頭殺在雲外，吐霧噴風，飛砂走石，只鬥到紅日沉西，不分勝敗。那怪道：「姓孫的，你且住了手。今日天晚，不好相持。你去，你去！待明早來，與你定個死活。」行者叫道：「兒子莫走！要戰便像個戰的，不可以天晚相推。」看他沒頭沒臉的，只情使棍子打來。這黑漢又化陣清風，轉回本洞，緊閉石門不出。

行者卻無計策奈何，只得也回觀音院裏。按落雲頭，道聲「師父」。那三藏眼兒巴巴的，正望他哩望：巴望，盤問。。忽見到了面前，甚喜；又見他手裏沒有袈裟，又懼；問道：「怎麼這番還不曾有袈裟來？」行者袖中取出個簡帖兒來，遞與三藏道：「師父，那怪物與這死的老剝皮原是朋友。他着一個小妖送此帖來，還請他去赴『佛衣會』。是老孫就把那小妖打死，變做那老和尚，進他洞去，騙了一鍾茶喫，欲問他討袈裟看看，他不肯拿出。正坐間，忽被一個甚麼巡風的走了風信，他就與我打將起來。只鬥到這早晚，不分上下。他見天晚，閃回洞去，緊閉石門。老孫無奈，也暫回來。」三藏道：「你手段比他何如？」行者道：「我也硬不多兒，只戰個手平。」三藏纔看了簡帖，又遞與那院主道：「你師父敢莫也是妖精麼？」那院主慌忙跪下道：「老爺，我師父是人；只因那黑大王修成人道，常來寺裏與我師父講經，他傳了我師父些養神服氣之術，故以朋友相稱。」行者道：「這夥和尚沒甚妖精，他一個個頭圓頂天，足方履地，但比老孫肥胖長大些兒，非妖精也。你看那帖兒上寫着『侍生熊羆』，此物必定是個黑熊成精。」證夾：同一熊也，與山君何啻霄壤！三藏道：「我聞得古人云『熊與猩猩相類』熊與猩猩相類：類書《格致鏡原·獸類·猩猩》引《文選注》：「猩猩，獸名，熊之類也。」。都是獸物，他卻怎麼成精？」行者笑道：「老孫是獸類，見做了齊天大聖，與他何異？大抵世間之物，凡有九竅者，皆可以修行成仙。」三藏又道：「你才說他本事與你手平，你卻怎生得勝，取我袈裟回來？」行者道：「莫管，莫管，我有處治。」

正商議間，衆僧擺上晚齋，請他師徒們吃了。三藏教掌燈，仍去前面禪堂安歇。衆僧都挨牆倚壁，苫搭窩棚，各各睡下，只把個後方丈讓與那上下院主安身上下院：規模較大的寺往往有內外院，也稱上下院。方丈、資歷較老或專意修行的僧人一般居住於上院。下院受上院管轄，負責接待香客、遊僧，做一些簡單的世俗佛事，有的也有田莊，設專人管理，供應寺院日用錢糧。《百丈叢林清規證義記》卷六《下院執事約》：「莊主園頭，另住之處，就稍遠者言，故名下院。」。此時夜靜，但見：

銀河現影，玉宇無塵。滿天星燦爛，一水浪收痕。萬籟聲寧，千山鳥絕。溪邊漁火息，塔上佛燈昏。昨夜闍黎鐘鼓響，今宵一遍哭聲聞。

是夜在禪堂歇宿。那三藏想着袈裟，那裏得穩睡？忽翻身見窗外透白，急起叫道：「悟空，天明瞭，快尋袈裟去。」行者一骨魯跳將起來，早見衆僧侍立，供奉湯水。行者道：「你等用心伏侍我師父，老孫去也。」三藏下牀扯住道：「你往那裏去？」行者道：「我想這樁事都是觀音菩薩沒理，他有這個禪院在此，受了這裏人家香火，又容那妖精鄰住。我去南海尋他，與他講三講，教他親來問妖精討袈裟還我。」三藏道：「你這去，幾時回來？」行者道：「時少只在飯罷，時多隻在晌午就成功了。那些和尚，可好伏侍，老孫去也。」說聲去，早已無蹤。須臾間，到了南海。停雲觀看，但見那：

汪洋海遠，水勢連天。祥光籠宇宙，瑞氣照山川。千層雪浪吼青霄，萬疊煙波滔白晝。水飛四野，浪滾周遭。水飛四野振轟雷，浪滾周遭鳴霹靂。休言水勢，且看中間。五色朦朧寶疊山，紅黃紫皁綠和藍。才見觀音真勝境，試看南海落伽山。好去處！山峯高聳，頂透虛空。中間有千樣奇花，百般瑞草。風搖寶樹，日映金蓮。觀音殿瓦蓋琉璃，潮音洞門鋪玳瑁玳瑁：一種龜類動物，甲殼有光澤，可以制裝飾品。。綠楊影里語鸚哥，紫竹林中啼孔雀。羅紋石上，護法威嚴；瑪瑙灘前，木叉雄壯木叉：觀音菩薩身邊的童子，是託塔李天王的次子，哪吒的哥哥。。

這行者觀不盡那異景非常，徑直按雲頭，到竹林之下。早有諸天迎接道諸天：衆天神。：「菩薩前者對衆言大聖歸善，甚是宣揚。今保唐僧，如何得暇到此？」行者道：「因保唐僧，路逢一事，特見菩薩，煩爲通報。」諸天遂來洞口報知。菩薩喚入。行者遵法而行，至寶蓮臺下拜了。菩薩問曰：「你來何干？」行者道：「我師父路遇你的禪院，你受了人間香火，容一個黑熊精在那裏鄰住，着他偷了我師父袈裟，屢次取討不與，今特來問你要的。」證夾：還少了依據：「都是你送我師傅一領甚麼袈裟。」菩薩道：「這猴子說話，這等無狀！既是熊精偷了你的袈裟，你怎來問我取討？都是你這個業猴大膽，將寶貝賣弄，拿與小人看見，你卻又行兇，喚風發火，燒了我的留雲下院留雲下院：神仙可以暫時駐留仙步的香火院。，返來我處放刁！」行者見菩薩說出這話，知他曉得過去未來之事，慌忙禮拜道：「菩薩，乞恕弟子之罪，果是這般這等。但恨那怪物不肯與我袈裟，師父又要念那話兒咒語，老孫忍不得頭疼，故此來拜煩菩薩。望菩薩慈悲之心，助我去拿那妖精，取衣西進也。」菩薩道：「那怪物有許多神通，卻也不亞於你。也罷，我看唐僧面上，和你去走一遭。」行者聞言，謝恩再拜。即請菩薩出門，遂同駕祥雲，早到黑風山，墜落雲頭，依路找洞。

正行處，只見那山坡前，走出一個道人，手拿着一個玻璃盤兒，盤內安着兩粒仙丹，往前正走，被行者撞個滿懷，掣出棒，就照頭一下，打得腦裏粉流出，腔中血迸攛。證夾：玻璃盤幸不跌碎。菩薩大驚道：「你這個猴子，還是這等放潑！他又不曾偷你袈裟，又不與你相識，又無甚冤仇，你怎麼就將他打死？」行者道：「菩薩，你認他不得。他是那黑熊精的朋友。他昨日和一個白衣秀士，都在芳草坡前坐講。後日是黑精的生日，請他們來慶『佛衣會』。今日他先來拜壽，明日來慶『佛衣會』，所以我認得。定是今日替那妖去上壽。」菩薩說：「既是這等說來，也罷。」

行者纔去把那道人提起來看，卻是一隻蒼狼。傍邊那個盤兒底下卻有字，刻道「凌虛子制」。行者見了，笑道：「造化！造化！老孫也是便益，菩薩也是省力。這怪教做不打自招，那怪教他今日了劣了劣：了結，致死亡。。」菩薩說道：「悟空，這教怎麼說？」行者道：「菩薩，我悟空有一句話兒，叫做將計就計，不知菩薩可肯依我？」菩薩道：「你說。」行者說道：「菩薩，你看這盤兒中是兩粒仙丹，便是我們與那妖魔的贄見贄見：見面禮。；這盤兒後面刻的四個字，說『凌虛子制』，便是我們與那妖魔的勾頭勾頭：捉拿罪犯的傳票。元無名氏《冤家債主》第四折：「只望哥哥準發一紙勾頭文書，將那土地閻神也追的他來。」。菩薩若要依得我時，我好替你作個計較，也就不須動得干戈，也不須勞得征戰，妖魔眼下遭瘟，佛衣眼下出現；菩薩要不依我時，菩薩往西，我悟空往東，佛衣只當相送，唐三藏只當落空。」菩薩笑道：「這猴熟嘴熟嘴：能說會道。！」行者道：「不敢，倒是一個計較計較：計策。。」菩薩說：「你這計較怎說？」行者道：「這盤上刻那凌虛子制，想這道人就好做凌虛子。菩薩，你要依我時，可就變做這個道人，我把這丹吃了一粒，變上一粒，略大些兒。菩薩你卻捧了這個盤兒，兩粒仙丹，去與那妖上壽，把這丸大些的讓與那妖。待那妖一口吞之，老孫便於中取事，他若不肯獻出佛衣，老孫將他肚腸，就也織將一件出來。」

菩薩沒法，自得也點點頭兒。行者笑道：「如何？」爾時菩薩乃以廣大慈悲，無邊法力，億萬化身，以心會意，以意會身，恍惚之間，變作凌虛仙子：

鶴氅仙風颯，飄颻欲步虛步虛：指神仙凌空步行。。

蒼顏松柏老，秀色古今無。

去去還無住去去還無住：此句意爲菩薩雖然千變萬化，卻能保持本性。無住，佛教術語，意思是事物的真相。佛教認爲法無自性，無所住着，隨緣而起，故稱「無住」。楊閩齋本「無住」作「無阻」。，如如自有殊如如自有殊：意思是真如之性自然與衆不同。。

總來歸一法，只是隔邪軀。

行者看道：「妙阿！妙阿！還是妖精菩薩，還是菩薩妖精？」證夾：宗門妙諦，未嘗不可通玄。菩薩笑道：「悟空，菩薩、妖精，總是一念；若論本來，皆屬無有「菩薩、妖精」以下數句：觀音這裏的意思是：菩薩、妖精，其實都是自己內心的變現。若心存惡念，慾望不除，就會招來妖魔，所有的妖魔其實都是心魔的化身；但若心存善念，戒欲克己，則立即有菩薩現前，此菩薩其實也是一念之善所化。。」李旁：說出。證夾：這纔是和盤托出。行者心下頓悟，轉身卻就變做一粒仙丹：

走盤無不定，圓明未有方。

三三勾漏合三三勾漏合：意即葛洪煉九轉還丹。三三，爲九，丹要精煉九次才能成。勾漏，山名，在廣西，傳說是道教大師葛洪煉丹的地方。，六六少翁商六六少翁商：意即少翁計算好三十六的數字來煉丹。六六，爲三十六，煉丹中涉及到的三十六很多，有三十六個時辰的火候，三十六斤藥，煉三十六天等。少翁，漢武帝時的方士，善於煉丹。商，計算。漢劉向《新序·刺奢》：「魏王將起中天台……（許）綰曰：『雖無力，能商臺。』」即許綰能計算臺子的尺寸。。

瓦鑠黃金焰鑠：熔化金屬。，牟尼白晝光牟尼：即「牟尼珠」，也作「摩尼珠」。寶珠。。

外邊鉛與汞，未許易論量。

行者變了那顆丹，終是略大些兒。菩薩認定，拿了那個琉璃盤兒，徑到妖洞門口，看時，果然是：

崖深岫險，雲生嶺上；柏蒼松翠，風颯林間。崖深岫險，果是妖邪出沒人煙少；柏蒼松翠，也可仙真修隱道情多。山有澗，澗有泉，潺潺流水咽鳴琴，便堪洗耳；崖有鹿，林有鶴，幽幽仙籟動間岑岑：小而高的山。，亦可賞心。這是妖仙有分降菩提，弘誓無邊垂惻隱。

菩薩看了，心中暗喜道：「這業畜佔了這座山洞，卻是也有些道分。」因此心中已此有個慈悲。走到洞口，只見守洞小妖，都有些認得道：「凌虛仙長來了。」一邊傳報，一邊接引。那妖早已迎出二門道：「凌虛，有勞仙駕珍顧，蓬蓽有輝蓬蓽：「蓬門蓽戶」的省稱。指用草、樹枝等做成的簡陋門戶，用於謙稱自己的住宅。。」菩薩道：「小道敬獻一粒仙丹，敢稱千壽。」他二人拜畢，方纔坐定，又敘起他昨日之事。菩薩不答，連忙拿丹盤道：「大王，且見小道鄙意。」覷定一粒大的覷定：看準。，推與那妖道：「願大王千壽。」那妖亦推一粒，遞與菩薩道：「願與凌虛子同之。」讓畢，那妖才待要咽，那藥順口兒一直滾下。現了本像，理起四平理起四平：武術練功的一種動作。縱身躍起，四肢挺直，仰身跌下，又稱「跌四平」。，李旁：可笑！這猴子到是老熊心上人。那妖滾倒在地。菩薩現相，問妖取了佛衣，行者早已從鼻孔中出去。菩薩又怕那妖無禮，卻把一個箍兒，丟在那妖頭上。那妖起來，提槍要刺，行者、菩薩早已起在空中，菩薩將真言念起。那怪依舊頭疼，丟了槍，滿地亂滾。半空裏笑倒個美猴王，平地下滾壞個黑熊怪。那怪滿口道：「心願皈依，只望饒命！」行者道：「耽閣了工夫。」意欲就打。菩薩急止住道：「休傷他命。我有用他處哩。」行者道：「這樣怪物，不打死他，返留他在何處用他？」菩薩道：「我那落伽山後，無人看管，我要帶他去做個守山大神。」行者笑道：「誠然是個救苦慈尊，一靈不損一靈不損：一個生靈都不殺害，形容佛教徒慈悲爲懷。。若是老孫有這樣咒語，就唸上他娘千遍！李旁：賊猴，你就忘了那話兒咒了麼？這回兒就有許多黑熊，都教他了帳！」

卻說那怪甦醒多時，公道難禁疼痛公道：的確，實在。，只得跪在地下哀告道：「但饒性命，願皈正果！」菩薩方墜落祥光，又與他摩頂受戒，教他執了長槍，跟隨左右。那黑熊才一片野心今日定，無窮頑性此時收。菩薩分付道：「悟空，你回去罷，好生伏侍唐僧是，李旁：着眼。休懈惰生事。」行者道：「深感菩薩遠來，弟子還當回送回送。」菩薩道：「免送。」行者才捧着袈裟，叩頭而別。菩薩亦帶了熊羆，徑回大海。有詩爲證，詩曰：

祥光靄靄凝金像，萬道繽紛實可誇。

普濟世人垂憫恤，遍觀法界現金蓮。

今來多爲傳經意，此去原無落點瑕。

降怪成真歸大海，空門復得錦袈裟。

畢竟不知向後事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已言執心爲道之害，以明真陰非關於心。此回覆言守腎爲禍之由，以見真陽不繫於腎也。

「行者一筋斗跳將起去，慌得觀音院大小和尚朝天禮拜道：『爺爺呀！原來是騰雲駕霧的神聖，怪道火不能傷。』」言能一筋斗跳得出火坑者，方不是執心爲道，一無所傷之大聖人。彼使心用心，反害了自己者，安能知此？

「行者到黑風山見三個妖魔席地而坐，上首的一條黑漢，左首的一個道人，右首一個白衣秀士。」此三妖皆腎宮之物，何以見之？黑漢爲熊羆屬火，乃腎中之慾火；道士爲蒼狼，號凌虛，屬氣，乃腎中之陽氣；秀士爲白蛇，精色白，乃腎中之濁精。「席地而坐」者，三物皆後天有形重濁之物也。「講的安爐立鼎、摶砂煉汞、白雪黃芽。」是用功於腎臟，而並服爐火藥以補養者。黑漢欲做佛衣會，是直以腎中精氣爲寶，雖知有佛衣之名，而不知其佛衣之實也。行者叫道：「好賊怪，你偷了我的袈裟，要做什麼佛衣會！」罵盡世間迷徒；竊取金丹之名，擺弄腎中陰精之輩。「把白衣秀士一棒打死」，是不叫在交感之精上做功夫也。又叫道：「作死的孽富。」妙哉此語！一切愚人誤認陰精爲真精，非意定於下元，即搬運於腦後。守下元者，終必底漏；運腦後者，終成腦癰。謂之作死則可，謂之作生則不可。

其曰：「你認不得孫外公哩！」一切作死者可以悟矣。蓋金丹是陰陽交感而成，從虛無中來者，是爲外來主人公，又名真一之精，而非身內腎官所生濁精之謂。說出外公，系「大唐御弟三藏法師之徒弟孫行者。」可知先天真一之精，必有師傳，而非可於一身猜量者。行者自道腳色來歷，皆金丹之精髓。「惟我是歷代馳名第一妖」，最省人言，只此一乘法，餘二皆非真也。

「兩個鬥了十餘合，不分勝負。」蓋慾念與道念並勝，勢相敵而力相等也。「見一個小妖左脅下夾着一個梨木匣兒，從大路而來。」分明寫出一個情字耳，小妖喻情之小，梨色青喻情之青。小左而夾一青，非情而何？夫欲動而情生，情生而心亂，是情爲心腎相通之物。「劈頭一下打爲肉醬」，情亡而心死，心死而欲可以漸消矣。「請貼上寫着：侍生熊羆頓首，拜啓上大闡金地老上人丹房。」心上而腎下，功家多以心爲丹房，取腎氣上升於心，以爲取《坎》填《離》，故曰「傳他些什麼服氣小法兒」也。「變作和尚模樣」，是以道心變人心，以真作假，借假取真之天機。「到了洞門，卻也是個洞天福地，對聯寫着「靜隱深山無俗慮，幽居仙洞樂天真。』行者暗道：『亦是脫垢離塵知命的怪物。』」蓋腎中藏有後天精氣，能保守此精此氣，不肯恣情縱欲，亦算知命之一節。然不知先天真精真氣，僅以此爲事，未免終是怪物而不能成仙作佛。

「行者與妖精自天井鬥到洞口，自洞口打到山頭，自山頭殺到雲外，只鬥到紅日沉西，不分勝負。」言慾火一動，自下而上，由微而盛勢不可遏。雖有道心，莫可如何，焉能勝的？但紅日西沉，腎氣當潛。故曰；「天色已晚，明早來與你定個死活，遂化陣清風回洞。」晚者，腎氣衰敗之時；早者，腎氣旺盛之時。是早而活，晚而死，當晚化風回洞，不其然乎？唐僧問妖精手段如何？行者道：「我也硬不多兒，只戰個手平。」籲！以道心制慾火，如滾湯潑雪，隨手消滅，何以只戰個手平而不能制伏？然其所以不能制伏者，皆由知之不真，見之不到，欲在先而法在後。行者欲請觀音菩薩來討袈裟，方是靜觀密察，先發制人，不爲欲所迷矣。行者以爲觀音有禪院，容妖精鄰住，偷去袈裟；菩薩以爲行者大膽，賣弄寶貝，被小人看見。總以見真寶之失，皆由於失誤覺察，自不小心，賣弄炫耀，開門揖盜耳。若欲降妖復寶，舍神觀默運之功，餘無他術矣。

「行者見道士拿一個玻璃盤兒，安着兩粒仙丹，一棒打死，見盤底下是凌虛子制。笑道：『造化！造化！」凌虛子爲氣，玻璃盤爲精。謬執心腎者，以心液爲陰丹，以腎精爲陽丹，故運腎氣上升於心，心液下降於腎。「一棒打死」，不令其錯認陰陽，在心腎上作功夫；不在心腎上作功夫，是已悟得其假矣；悟得假，即可尋其真，而下邊即有造化矣。行者將計就計，叫菩薩變作凌虛，自己吃了兩粒仙丹，另變一粒與妖精吃了，要於中取事。妙哉此變！以自在而化蒼慌，濁水之狠毒俱泯；以二假而歸一真，慾念之邪火俱無。真中施假，假中用真，大機大用在是矣。

「菩薩變作凌虛，行者道：『還是妖精菩薩，還是菩薩妖精？』菩薩笑道：『菩薩妖精，總是一念。若論本來，皆屬無有。』」蓋邪念正念，總是一念，若無一念，邪正俱無；當其有念，而邪正分途。釋典雲：「煩惱即菩提，菩提即煩惱。」言其邪可爲正，正亦可爲邪也。

「行者頓悟，變作一粒仙丹。走盤無不定，圓明未有方。」活活潑潑，不逐方所也。「三三勾漏合，六六少宮商。」陰陽混合，不失一偏也。「瓦鑠黃金焰，牟尼白晝光。」光輝照耀，通幽達明也。「外邊鉛與汞，未許易論量。」金丹自虛無中結就，非色非空，非有非無，非塵世之物所可比。「妖精拈入口中，順口兒一直滾下。」將欲取之，必先與之，順其所欲也。「行者在肚裏現了本相，理其四平，亂踢亂打。」不即不離以真化假，漸次導之也。「那妖滾倒在地下，連聲哀告，乞饒性命。」正念在內，慾念自消，自重性命，理所必然。「妖精出袈裟，行者出鼻孔」，假者一降，真者斯得，呼吸相通，感應神速也。

「菩薩將一個金箍丟在頭上」，箍住邪欲，不使猖狂也；「念起真言，那怪頭疼」，一念之真，自知悔過也。「行者意欲就打」，金丹用真而不用假；「菩薩不叫傷命」，修道借假而須修真。「行者問：『何處用他？？』菩薩道：『我那落伽山後，無人看管，要帶他去作個守山大神。』」可知保精養氣，不過暫以守此幻身；非言保精養氣，即是金丹之實落也。

「菩薩摩頂受戒，熊羆跟隨左右，一片野心今日定，無窮頑住此時收。」覺察之功，豈小焉哉？學者若能識得觀音收伏熊羆怪之妙旨，則欲可制，寶可復，野心自定，頑性可收，不復在黑風山黑風洞爲妖作怪矣；菩薩吩咐行者以後再休賣弄惹事，其叮嚀反覆之意，何其切哉！

詩曰：

真陽不在腎中藏，強閉陰精非妙方。

會得神觀微妙法，消除色慾不張遑。

悟一子曰：《參同契》曰：「是非歷髒法，內觀有所思。」言真陰真陽之寶貝，非歷觀五臟、思想索取而可得。前回老僧身居觀音院，思想謀得袈裟，比之內觀其心而用心謀索者。豈知用心謀索，則心火灼熾，將心火自焚，未免大地火坑，非惟水不救火勢，必真寶反陷入下田，如彼黑熊竊去袈裟也。此正誤用心機之害，故篇首道：「恨我那不識人的老剝皮，使心用心，今日反害了自己。」頗爲醒露。

然舍觀心強致之法，而致力於腎臟，乃襲摶砂煉汞之浮談，龍是傍門外道！此一條黑漢，即下田之妖怪也。道士是其氣，故名「凌虛」；秀士是其質，故穿白衣。稱「佛衣會」者，明僅識其表之名，而未識其中實也。曰「黑風山黑風洞」，狀水宮之氣色；「鐵盔、烏甲、皁抱、烏靴」，形坎府之情形。行者一篇自敘，俱修真之的旨。惟「他說身內有丹藥，外邊採取枉徒勞」，正專指致力於腎臟鍊汞採取者之非法，緊對後篇天蓬之自救爲真正本來天然配合也。

「那怪與行者爭鬧，至紅日當午，收兵喫飯。」乃腎氣當午而衰，心血當午而生之時，故如關門寫帖，而請金池老上人也。謙曰「侍生」，居其下；尊曰「上人」，處其上。其義著矣。夫熊羆屬火，而爲黑漢，腎中之慾焰也；金池屬木，而稱丹房，心內之淫液也。彼此有相見之候，亦能裨益，可爲黨援。以氣類交感，故曰：「傳他些服氣法。」仙師恐人不解前和尚之爲邪心，故有行者就變做和尚一節，以明和尚之即心猿也。「入其洞內，觀其對聯，靜深幽居」之句，原是知命之處。但行採取之怪術，而不明交媾之神通，是不知命也。

迨經識破再戰，勝負不分。行者道：「我也硬不多，只戰個手平。」蓋行者之剛健，比之真金；熊羆之堅僻，比之頓鐵。金鐵不相入，旗鼓適相當也。但頑鐵亦可化金，特未經點化以收取之耳。故又提出往南海尋觀音一事，明仍須在觀心自在處討尋收伏之法。你看收伏之妙：既不令秀士蛇行，索性捽斷，轉白而爲面，更不容填土狼籍，劈頭作餅，化蒼而成丹。

「行者見盤底下有『凌虛子制』四字，笑道：『造化！造化！』此言下果有造化之機，故教菩薩將計就計，以認取袈裟也。仙丹本不能捨此而成，特其作用舛錯，故爾埋沒寶貝。今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須另起爐鍾，致滋跋涉，何也？真妄止爭一念，彼此原無一理。苟能神明變化，此可爲彼，彼可爲此，便是和合丹頭，潛通造化之妙。故菩薩可變妖精，妖精還是菩薩，總髮明人我同源，絕非扞格，以起下文金公、本母之自相配偶，難以暫離也。

二粒仙丹行者先喫，假者可從真而化；行者另變，真者就假而變，變化無常，隱現莫測，一而二，二而一，總是無也。行者入口即收伏妖怪，見感應神交之理。「早已從鼻孔中出去」，見轉移神速之機。「行者恐耽閣工夫，意欲打死」，所謂無功，功裏施功，「菩薩急止住道：『我有用他處。』」所謂有用，用中無用也。「黑漢願歸正果，菩薩摩頂受戒，一片野心今日定，無窮頑性此時收」，得自在之心而屏馳情之慾，勢使然也。袈裟失而復得，熊羆徑歸大海，黑風洞不變作觀者院。

# 第十八回 觀音院唐僧脫難 高老莊行者降魔

李本總批：真是一對好夫妻，畢竟老婆強似老公。大抵今日天下就有老豬做老公，還有老孫來做老婆降伏他。如何好不怕老婆！如何好不怕老婆！

行者裝女兒處，尚少描畫；若能設身做出夫妻模樣，更當令人絕倒。

憺漪子曰：前一回袈裟已得，則三藏既還其初服，適得故吾矣。從此命寶在身，水火和合，雖由此以逍遙極樂可也。然火爲木之子，木爲水之子；火非木不生，水非木不嗣，則此日木母之出現，其可緩乎？豬於地支屬亥，宜爲水畜，而傳中號之爲木母者，水能生木也。且剛鬣偉然一丈夫，何以不號木公，而號爲木母？木爲火之母也。木既爲火之母，何以復受降於心猿之火？明母之從子也。

紫陽之序金丹，以東魂之木、西魄之金、南神之火、北精之水、中意之土名爲攢簇五行。《西遊》至此，火、土、水、木已備，所少者，獨金耳。然篇中雲：「金性剛強能克木，心猿降得木龍歸。」則又以心猿爲金。蓋猴之本宮屬申，金從其所屬也。然則金丹大道，此日已思過半矣，又豈必待悟淨之來，而後五行全備也哉！

篇中描寫行者變翠蘭處，妙在不真不假，不緊不松，不甜不苦，情文兩絕，使老豬笑啼死活不得，纔是傳神繪影之筆。若使見面就打，何異《水滸傳》之「小霸王醉入銷金帳」耶？

行者辭了菩薩，按落雲頭，將袈裟掛在香柟樹上，掣出棒來，打入黑風洞裏。那洞裏那得一個小妖？原來是他見菩薩出現，降得那老怪就地打滾，急急都散走了。行者一發行兇，將他那幾層門上，都積了乾柴，前前後後，一齊發火，把個黑風洞燒做個紅風洞，卻拿了袈裟，駕祥光，轉回直北。

話說那三藏望行者急忙不來，心甚疑惑：不知是請菩薩不至，不知是行者託故而逃。正在那胡猜亂想之中，只見半空中彩霧燦燦，行者忽墜階前，叫道：「師父，袈裟來了。」三藏大喜。衆僧亦無不歡悅道：「好了！好了！我等性命，今日方纔得全了。」三藏接了袈裟道：「悟空，你早間去時，原約到飯罷晌午，如何此時日西方回？」行者將那請菩薩施變化降妖的事情，備陳了一遍。三藏聞言，遂設香案，朝南禮拜罷，道：「徒弟呵，既然有了佛衣，可快收拾包裹去也。」行者道：「莫忙，莫忙。今日將晚，不是走路的時候，且待明日早行。」衆僧們一齊跪下道：「孫老爺說得是。一則天晚，二來我等有些願心兒，今幸平安，有了寶貝，待我還了願，請老爺散了福散了福：祭祀後，把祭神的食物分給大家喫，稱散福。，明早再送西行。」行者道：「正是，正是。」你看那些和尚，都傾囊倒底，把那火裏搶出的餘貲，各出所有，整頓了些齋供，燒了些平安無事的紙，唸了幾卷消災解厄的經。當晚事畢。

次早方刷扮了馬匹，包裹了行囊出門。衆僧遠送方回。行者引路而去，正是那春融時節。但見那：

草襯玉驄蹄跡軟驄：青白色相雜的馬，這裏指好馬。，柳搖金線露華新金線：指初春時節黃綠色的細嫩柳絲。露華：露水。。

桃杏滿林爭豔麗，薜蘿繞徑放精神。

沙堤日暖鴛鴦睡，山澗花香蛺蝶馴蛺（jiá）蝶：蝴蝶。。

這般秋去冬殘春過半，不知何年行滿得真文。

師徒們行了五七日荒路，忽一日天色將晚，遠遠的望見一村人家。三藏道：「悟空，你看那壁廂有座山莊相近，我們去告宿一宵，明日再行何如？」行者道：「且等老孫去看看吉凶，再作區處。」那師父挽住絲繮，這行者定睛觀看，真個是：

竹籬密密，茅屋重重。參天野樹迎門，曲水溪橋映戶。道傍楊柳綠依依，園內花開香馥馥。此時那夕照沉西，處處山林喧鳥雀；晚煙出爨爨（cuàn）：竈。，條條道徑轉牛羊。又見那食飽雞豚眠屋角，醉酣鄰叟唱歌來。

行者看罷道：「師父請行。定是一村好人家，正可借宿。」那長老催動白馬，早到街衢之口。又見一個少年，頭裹綿布，身穿藍襖，持傘揹包，斂裩扎褲裩：有襠的褲子。，腳踏着一雙三耳草鞋，雄糾糾的，出街忙走。行者順手一把扯住道：「那裏去？我問你一個信兒，此間是甚麼地方？」那個人只管苦掙，口裏嚷道：「我莊上沒人，只是我好問信？」證夾：就有光景。行者陪着笑道：「施主莫惱。『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就與我說說地名何害？我也可解得你的煩惱。」那人掙不脫手，氣得亂跳道：「蹭蹬！蹭蹬蹭蹬：倒黴。！家長的屈氣受不了家長： 一家之主，這裏指主人。，又撞着這個光頭，受他的清氣清氣：閒氣，因無關緊要的事情引起的氣惱。！」行者道：「你有本事，劈開我的手，你便就去了也罷。」那人左扭右扭，那裏扭得動，卻似一把鐵鈐拑住一般鈐（qián）：此指鉗子。，氣得他丟了包袱，撇了傘，兩隻手，雨點似來抓行者。行者把一隻手扶着行李，一隻手抵住那人，憑他怎麼支吾支吾：抵擋，抗拒。，只是不能抓着。行者愈加不放，急得爆燥如雷。

三藏道：「悟空，你那裏不有人來了？你再問那人就是，只管扯住他怎的？放他去罷。」行者笑道：「師父不知。若是問了別人沒趣，須是問他，纔有買賣。」那人被行者扯住不過，只得說出道：「此處乃是烏斯藏國界之地烏斯藏國：明代稱西藏爲烏斯藏，這裏是作者根據西藏地區敷衍出來的國名。，喚做高老莊。一莊人家有大半姓高，故此喚做高老莊。你放了我去罷。」行者又道：「你這樣行裝，不是個走近路的。你實與我說，你要往那裏去？端的所幹何事？我才放你。」

這人無奈，只得以實情告訴道：「我是高太公的家人，名叫高才。我那太公有一個老女兒老女兒：最小的女兒。，年方二十歲，更不曾配人，三年前被一個妖精佔了。那妖整做了這三年女婿。我太公不悅，說道：『女兒招了妖精，不是長法。一則敗壞家門，二則沒個親家來往。』一向要退這妖精。那妖精那裏肯退，轉把女兒關在他後宅，將有半年，再不放出與家內人相見。我太公與了我幾兩銀子，教我尋訪法師，拿那妖怪。我這些時不曾住腳，前前後後，請了有三四個人，都是不濟的和尚，膿包的道士，降不得那妖精。剛纔罵了我一場，說我不會幹事，又與了我五錢銀子做盤纏，教我再去請好法師降他。不期撞着你這個紇剌星扯住紇剌星：比喻意外的阻難。紇剌，用同「圪垃」，絆人的土塊。，證夾：誰知紇刺星倒是恩星。天下事往往如此。誤了我走路，故此裏外受氣，我無奈，才與你叫喊。不想你又有些拿法拿法：拳術中的擒拿手法。，我掙不過你，所以說此實情。你放我去罷。」行者道：「你的造化，我有營生。這纔是湊四合六的勾當湊四合六：四和六湊在一起爲十，意爲十分巧合。。你也不須遠行，莫要花費了銀子。我們不是那不濟的和尚，膿包的道士，其實有些手段，慣會拿妖。這正是『一來照顧郎中，二來又醫得眼好』。煩你回去上覆你那家主，說我們是東土駕下差來的御弟聖僧，往西天拜佛求經者，善能降妖縛怪。」高才道：「你莫誤了我，我是一肚子氣的人。你若哄了我，沒甚手段，拿不住那妖精，卻不又帶累我來受氣？」行者道：「管教不誤了你。你引我到你家門首去來。」那人也無計奈何，真個提着包袱，拿了傘，轉步回身，領他師徒到於門首道：「二位長老，你且在馬臺上略坐坐馬臺：舊時高門大戶前供上下馬的石臺。，等我進去報主人知道。」行者才放了手，落擔牽馬，師徒們坐立門傍等候。

那高才入了大門，徑往中堂上走，可可的撞見高太公可可的：剛巧。。太公罵道：「你那個慢皮畜生慢皮：頑劣，欠打。，怎麼不去尋人，又回來做甚？」高才放下包傘道：「上告主人公得知，小人才行出街口，忽撞見兩個和尚：一個騎馬，一個挑擔。他扯住我不放，問我那裏去。我再三不曾與他說及，他纏得沒奈何，不得脫手，遂將主人公的事情一一說與他知。他卻十分歡喜，要與我們拿那妖怪哩。」高老道：「是那裏來的？」高才道：「他說是東土駕下差來的御弟聖僧，前往西天拜佛求經的。」太公道：「既是遠來的和尚，怕不真有些手段。他如今在那裏？」高才道：「見在門外等候。」

那太公即忙換了衣服，與高才出來迎接，叫聲「長老」。三藏聽見，急轉身，早已到了面前。那老者戴一頂烏綾巾，穿一領蔥白蜀錦衣，踏一雙糙米皮的犢子靴，系一條黑綠絛子，出來笑語相迎，便叫：「二位長老，作揖了。」三藏還了禮，行者站着不動。那老者見他相貌兇醜，便就不敢與他作揖。行者道：「怎麼不唱老孫喏？」那老兒有幾分害怕，叫高才道：「你這小廝卻不弄殺我也？家裏現有一個醜頭怪腦的女婿打發不開，怎麼又引這個雷公來害我？」行者道：「老高，你空長了許大年紀，還不省事！若專以相貌取人，乾淨錯了乾淨：絕對。。我老孫醜自醜，卻有些本事。替你家擒得妖精，捉得鬼魅，拿住你那女婿，還了你女兒，便是好事，何必諄諄以相貌爲言諄諄：此指講話囉囉嗦嗦的樣子。！」

太公見說，戰兢兢的，只得強打精神，叫聲「請進」。這行者見請，才牽了白馬，教高才挑着行李，與三藏進去。他也不管好歹，就把馬拴在敞廳柱上敞廳：兩面相通的大廳堂，也指宏敞的廳堂。「敞」原作「厰」，今統改爲「敞」，後不出注。，扯過一張退光漆交椅退光：又稱推光，一種傳統油漆工藝，傢俱上漆之後，在傢俱的木胎上刮生漆底灰、糊麻布，待幹後再上漆二到三道，在已乾燥的漆面上用溼砂磨，這個工藝上叫「退」，俗稱脫衣或破子。再用手掌摩擦漆膜表面使之發熱放光。退光後的傢俱色澤古樸，風格典雅。交椅：腿交叉有靠背的摺疊椅，結構類似現在的「馬紮兒」，但比較高而精緻。，叫三藏坐下。他又扯過一張椅子，坐在傍邊。那高老道：「這個小長老，倒也家懷家懷：謂不見外，不客套。。」行者道：「你若肯留我住得半年，還家懷哩。」

坐定，高老問道：「適間小价說小价：亦作「小介」，謙稱自己的僕人。價，舊稱被派遣傳遞信息或供役使的人。，二位長老是東土來的？」三藏道：「便是。貧僧奉朝命往西天拜佛求經，因過寶莊，特借一宿，明日早行。」高老道：「二位原是借宿的，怎麼說會拿怪？」行者道：「因是借宿，順便拿幾個妖怪兒耍耍的。動問府上有多少妖怪？」高老道：「天那！還喫得有多少哩！只這一個怪女婿，也替他摩慌了！」行者道：「你把那妖怪的始末，有多大手段，從頭兒說說我聽，我好替你拿他。」

高老道：「我們這莊上，自古至今，也不曉得有甚麼鬼祟魍魎，邪魔作耗。只是老拙不幸，不曾有子，止生三個女兒：大的喚名香蘭，第二的名玉蘭，第三的名翠蘭。那二個從小兒配與本莊人家，止有小的個，要招個女婿，指望他與我同家過活，做個養老女婿，撐門抵戶，做活當差。不期三年前，有一個漢子，模樣兒倒也精緻，他說是福陵山上人家，姓豬，上無父母，下無兄弟，願與人家做個女婿。我老拙見是這般一個無根無絆的人，就招了他。一進門時，倒也勤謹：耕田耙地，不用牛具；收割田禾，不用刀杖。昏去明來，其實也好；只是一件，有些會變嘴臉。」行者道：「怎麼變麼？」高老道：「初來時，是一條黑胖漢，後來就變做一個長嘴大耳朵的呆子，證夾：「呆子」徽號，卻從乃嶽口中贈出。腦後又有一溜鬃毛，身體粗糙怕人，頭臉就像個豬的模樣。食腸卻又甚大，一頓要喫三五斗米飯；早間點心，也得百十個燒餅才勾。喜得還喫齋素；若再喫葷酒，便是老拙這些家業田產之類，不上半年，就喫個罄淨。」

三藏道：「只因他做得，所以喫得。」高老道：「喫還是件小事，他如今又會弄風，雲來霧去，走石飛砂，唬得我一家並左鄰右舍，俱不得安生。又把那翠蘭小女關在後宅子裏，一發半年也不曾見面一發：索性，乾脆。，更不知死活如何。因此知他是個妖怪，要請個法師與他去退去退去退：即「祛退」。驅除。。」行者道：「這個何難？老兒你管放心，今夜管情與你拿住，教他寫個退親文書，還你女兒如何？」高老大喜道：「我爲招了他不打緊，壞了我多少清名，疏了我多少親眷；但得拿住他，要甚麼文書？就煩與我除了根罷除了根：徹底除去禍根。。」行者道：「容易！容易！入夜之時，就見好歹。」

老兒十分歡喜，才教展抹桌椅，擺列齋供。齋罷，將晚，老兒問道：「要甚兵器？要多少人隨？趁早好備。」行者道：「兵器我自有。」老兒道：「二位只是那根錫杖，錫杖怎麼打得妖精？」行者隨於耳內取出一個繡花針來，捻在手中，迎風幌了一幌，就是碗來粗細的一根金箍鐵棒，對着高老道：「你看這條棍子，比你家兵器如何？可打得這怪否？」高老又道：「既有兵器，可要人跟？」行者道：「我不用人，只是要幾個年高有德的老兒，陪我師父清坐閒敘，我好撇他而去。等我把那妖精拿來，對衆取供，替你除了根罷。」那老兒即喚家僮，請了幾個親故朋友，一時都到，相見已畢，行者道：「師父，你放心穩坐，老孫去也。」

你看他揝着鐵棒，扯着高老道：「你引我去後宅子裏妖精的住處看看。」高老遂引他到後宅門首。行者道：「你去取鑰匙來。」高老道：「你且看看。若是用得鑰匙，卻不請你了。」行者笑道：「你那老兒，年紀雖大，卻不識耍。我把這話兒哄你一鬨，你就當真。」走上前，摸了一摸，原來是銅汁灌的鎖子。狠得他將金箍棒一搗，搗開門扇道：「老高，你去叫你女兒一聲，看他可在裏面。」那老兒硬着膽叫道：「三姐姐姐姐：相當於「姐兒」，父母對女兒的稱呼。。」那女兒認得是他父親的聲音，才少氣無力的應了一聲道：「爹爹，我在這裏哩。」行者閃金睛，向黑影裏仔細看時，你道他怎生模樣？但見那：

雲鬢亂堆無掠，玉容未洗塵淄塵淄：灰塵，塵垢。。

一片蘭心依舊，十分嬌態傾頹。

櫻脣全無氣血，腰肢屈屈偎偎屈屈偎偎：嬌弱無力的樣子。。

愁蹙蹙蛾眉淡，瘦怯怯語聲低。

他走來看見高老，一把扯住，抱頭大哭。行者道：「且莫哭！且莫哭！我問你，妖怪往那裏去了？」女子道：「不知往那裏去。這些時，天明就去，入夜方來。云云霧霧，往回不知何所。因是曉得父親要祛退他，他也常常防備，故此昏來朝去。」行者道：「不消說了。老兒，你帶令愛往前邊宅裏，慢慢的敘闊敘闊：述說闊別之情。，讓老孫在此等他。他若不來，你卻莫怪；他若來了，定與你剪草除根。」那老高歡歡喜喜的，把女兒帶將前去。行者卻弄神通，搖身一變，變得就如那女子一般，證夾：有趣。獨自個坐在房裏等那妖精。不多時，一陣風來，真個是走石飛砂。好風：

起初時微微蕩蕩，向後來渺渺茫茫。

微微蕩蕩乾坤大，渺渺茫茫無阻礙。

凋花折柳勝揌麻揌（sāi）麻：當指將花柳吹亂，殘枝敗葉像亂塞的麻。揌，塞。，倒樹摧林如拔菜。

翻江攪海鬼神愁，裂石崩山天地怪。

銜花糜鹿失來蹤，摘果猿猴迷在外。

七層鐵塔侵佛頭，八面幢幡傷寶蓋七層寶塔二句：形容風大，搖動了寶塔上的佛像頭，損壞了幢幡和寶蓋。。

金梁玉柱起根搖，房上瓦飛如燕塊燕塊：不詳其義，「塊」或應作「快」，則此句意爲屋瓦亂飛，如燕子一樣快。。

舉棹梢公許願心，開船忙把豬羊賽賽：祭祀酬報神靈。。

當坊土地棄祠堂，四海龍王朝上拜。

海邊撞損夜叉船，長城颳倒半邊塞。

那陣狂風過處，只見半空裏來了一個妖精，果然生得醜陋：黑臉短毛，長喙大耳；穿一領青不青，藍不藍的梭布直裰梭布：家庭木織機織的布。，系一條花布手巾手巾：原作「首巾」。。行者暗笑道：「原來是這個買賣！」好行者，卻不迎他，也不問他，且睡在牀上推病，口裏哼哼𡄙𡄙的不絕哼哼（jī）：同「哼哼唧唧」。病痛時的呻吟聲。。那怪不識真假，走進房，一把摟住，就要親嘴。行者暗笑道：「真個要來弄老孫哩！」即使個拿法，託着那怪的長嘴，叫做個小跌。漫頭一料漫頭一料：順着頭一摔。漫，順。料，同「撂」，摔。，撲的摜下牀來。證夾：更有趣。那怪爬起來，扶着牀邊道：「姐姐，你怎麼今日有些怪我？想是我來得遲了。」行者道：「不怪！不怪！」那妖道：「既不怪我，怎麼就丟我這一跌？」行者道：「你怎麼就這等樣小家子，就摟我親嘴？我因今日有些不自在，若每常好時，便起來開門等你了。你可脫了衣服睡是。」那怪不解其意，真個就去脫衣。行者跳起來，坐在淨桶上。那怪依舊復來牀上摸一把，摸不着人，叫道：「姐姐，你往那裏去了？請脫衣服睡罷。」行者道：「你先睡，等我出個恭來出個恭來：元代以後，科舉考試時考生如需上廁所，必須領取一個牌子，上寫「出恭入敬」，故上廁所又稱「出恭」。。」那怪果先解衣上牀。

行者忽然嘆口氣，道聲：「造化低了造化：福分，運氣。！」證夾：從此後喁喁兒女語，宛然閨中枕畔問答，堪爲絕倒。那怪道：「你惱怎的？造化怎麼得低的？我得到了你家，雖是吃了些茶飯，卻也不曾白喫你的。我也曾替你家掃地通溝，搬磚運瓦，築土打牆，耕田耙地，種麥插秧，創家立業。如今你身上穿的錦，戴的金，四時有花果享用，八節有蔬菜烹煎，你還有那些兒不趁心處？這般短嘆長呼，說甚麼造化低了。」行者道：「不是這等說。今日我的父母，隔着牆，丟磚料瓦的，甚麼打我罵我哩。」那怪道：「他打罵你怎的？」行者道：「他說我和你做了夫妻，你是他門下一個女婿，全沒些兒禮體。這樣個醜嘴臉的人，又會不得姨夫姨夫：妻子姐妹的丈夫。即連襟。，又見不得親戚，又不知你雲來霧去，端的是那裏人家，姓甚名誰，敗壞他清德，玷辱他門風，故此這般打罵，所以煩惱。」那怪道：「我雖是有些兒醜陋，若要俊，卻也不難。我一來時，曾與他講過，他願意方纔招我，今日怎麼又說起這話！我家住在福陵山雲棧洞。我以相貌爲姓，故姓豬，官名叫做豬剛鬣剛鬣：古代祭祀所用的豬，因其肥而鬃毛堅硬得名。。他若再來問你，你就以此話與他說便了。」

行者暗喜道：「那怪卻也老實，不用動刑，就供得這等明白。既有了地方、姓名，不管怎的也拿住他。」行者道：「他要請法師來拿你哩。」那怪笑道：「睡着！睡着！莫採他！我有天罡數的變化，九齒的釘鈀，怕甚麼法師、和尚、道士？就是你老子有虔心，請下九天蕩魔祖師下界蕩魔祖師：即真武大帝，《玄天上帝百字聖號》記真武大帝（即玄天上帝）的聖號有「金闕化身蕩魔天尊」。蕩魔祖師是民間的俗稱。宋代以來，真武大帝與天蓬元帥、天猷（一作天佑）元帥、翊聖真君並稱北極四聖。故豬八戒稱曾與蕩魔祖師做過相識。，我也曾與他做過相識，他也不敢怎的我。」行者道：「他說請一個五百年前大鬧天宮姓孫的齊天大聖，要來拿你哩。」證夾：妙甚。那怪聞得這個名頭，就有三分害怕道：「既是這等說，我去了罷。兩口子做不成了。」行者道：「你怎的就去？」那怪道：「你不知道。那鬧天宮的弼馬溫，有些本事，只恐我弄他不過，低了名頭，不像模樣。」他套上衣服，開了門，往外就走；被行者一把扯住，將自己臉上抹了一抹，現出原身。喝道：「好妖怪，那裏走！你抬頭看看我是那個？」那怪轉過眼來，看見行者諮牙倈嘴，火眼金睛，磕頭毛臉磕：凸出。，就是個活雷公相似，慌得他手麻腳軟，劃剌的一聲，掙破了衣服，化狂風脫身而去。行者急上前，掣鐵棒，望風打了一下。那怪化萬道火光，徑轉本山而去。證夾：老豬此處卻會化火光！以後西方路上，被妖魔拿住時，再不見化火光，何也？行者駕雲，隨後趕來，叫聲：「那裏走！你若上天，我就趕到鬥牛宮；你若入地，我就追至枉死獄！」咦！

假眷屬非真眷屬，好姻緣是惡姻緣。

證夾：二語無限禪機，大可參悟。

畢竟不知這一去趕至何方，有何勝敗，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批：上二回已批破心腎之假陰假陽，非修仙之本旨矣。此回特言金木真陰真陽，爲丹道之正理，使人知彼我共濟，大小並用之機也。

「行者將黑風洞燒作個紅風洞」，已是去暗投明，舍妄從真，可求同類之時。提綱「觀音院唐僧脫難」，所脫者即誤認心腎之難。蓋在心腎而修丹，是丹之遭難，即僧之遭難。取袈裟而歸僧，是僧之脫難，即丹之脫難。唐僧者，金丹之法象，欲成金丹，非真陰真陽兩而合一不能。

「行者引路，正是春融時節。」乃春日融和，天地絪縕，萬物化淳，陰陽和合之時。詩內「鴛鴦睡，蛺蝶馴」，隱寓有陽不可無陰之意。「遠望一村人家，三藏欲去告宿，行者道：『果是一村好人家。』」子女相得，方爲好人家；子自子，女自女，算不得好人家。「行者一把扯住少年道：『那裏去？我問你一個信兒，此間是什麼地方？』」經雲：「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杳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問一個信兒」，即問此恍惚杳冥中之信，好人家之信，這個信即安身立命之地，不可不問者。「那人不說，行者強問，三藏叫再問別個，行者道：『若問了別人沒趣，須是問他纔有買賣。』」這好人家，爲真陰真陽聚會之地，正是有買賣處，不得舍此而在別處另尋買賣也。

「那人說出烏斯藏國界之地，叫作高老莊。」《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參同契》雲：「牝雞自卵，其雛不全。」今雲烏斯國界，明示烏藏兔現，陰陽交接之處，返本還元，正在於此，不得不究問個明白也。說出「太公女兒三年前招了妖精，太公不悅，請法師拿妖」等語，行者呵呵笑道：「好造化！好造化！是湊四合六的勾當。」夫大道以陰陽爲運用，湊四合六而成十，以陰配陽而結丹，此等天機至神至妙，行者既明很由，如獲珍寶，能不歡天喜地，而謂好造化乎？「太公見行者相貌兇醜，有幾分害怕，行者道；『醜自醜，卻有些本事。』」言作佛作仙之本事，說着醜，行着妙，降妖除怪，非此本事不能也。

「三藏道：『貧憎往西天拜佛求經，因過寶莊，特借一宿。』高老道：『原來是借宿的，怎麼說會拿妖精？』行者道：『因是借宿，順便拿幾個妖精耍耍的。』」一問一答，俱是天機。「此寶莊也」，正緣督子所謂「吾有一寶，祕在形山，不在心腎，而在乎玄關一竅」之寶。「特借一宿」，正以此中有寶而當宿，舍此之外無寶，而不可宿，則是借宿乃爲本事，拿妖乃是末事。故曰：「因是借宿，順便拿幾個妖精耍耍」，非言拿妖即是本事也。

「妖精初來精緻，後變嘴臉。」真變爲假，正變爲邪，非復固有，失去本來面目矣。「雲來霧去，飛沙走石。又把小女關在後宅，半年不得見面。」假陰作怪，真陰掩蔽，理所必然。行者道：「入夜之時，便見好歹。」此語內藏口訣，非人所識。古者取婦必以昏時，昏者夜也，不入夜則非夫妻之道，就是好歹難以認識；入夜之時，而真假立辨矣。「行者與高老到後宅，見兩扇門鎖着，原來是銅計灌的。」明示真爲假攝，埋藏堅牢，門戶甚固，不易攻破。「行者金箍棒一搗，搗開門扇，裏面黑洞洞的。」此仙翁打開門戶，直示人以真陰所居之地，裏面黑洞洞，幽隱深密之至，而非外人所可窺測者。

「高老叫聲三姐姐，裏面少氣無力的應了一聲，我在這裏。」真陰雖不可見，然一息尚存，外面叫而裏面即應者是也。「行者閃金睛，向黑影裏細看，只見那女子云鬢蓬鬆，花容樵悴。」真爲假迷，原本已傷，若非金睛之大聖，見不到此。此真陰之出處，顯而易見，學者亦當效行者，在黑影裏仔細看認可乎！「雲來霧去，不知蹤跡。」即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真者已見，假者即知，真假分明，可以施法矣。故曰：「不消說了，讓老孫在此等他。」正知之真而行之果也。

「行者變的與那女子一般，坐在房內。」男變女相，假中有真，陰中藏陽，指出行者爲陰中之陽，以見八戒爲陽中之陰也。「見了妖精暗笑道：『原來是這個買賣。』」見之真而知之妥，不見真陰，不成買賣。《悟真》雲：「恍惚之中尋有象，杳冥之內覓真精。有無從此自相入，未見如何想得成。」正行者遇妖精有買賣之義。「行者使個拿法，託着妖精長嘴，漫頭一料，「撲」的摜下牀來。」俱是大作大用，怪之力在長嘴，迎其力而託着，不欲其着聲也．「漫頭一料，摜下牀來。」不使其着色也。「妖精疑其有怪，行者道：『不怪！不怪！』」明示其真陽而制真陰，法當如是，制之正所以親之，不得以製爲怪。《參同》雲：「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者，此也。

「行者叫脫衣服睡」，使去舊染之污也。「行者坐在淨桶上」，告其遷善自新也。那怪說出家住福陵山雲棧洞，豬剛鬣姓名。又云：「我有天罡數變化，九齒釘把，怕甚法師。」則知木火本自天來，非尋常妖怪可比，特未遇制伏，以故爲妖爲怪，棄真人假耳。「及聞齊天大聖名頭，就害怕要去。」水能制火，金能克木，木火之害怕金水，理也。「開了門往外就走，被行者一把扯住，現出原身。喝道：『那裏走？』」正是夫妻見面，不容折離；陰陽相會，莫可錯過也。「那怪化火光回山，行者隨後趕來。」所謂並蒂連枝，夫唱婦隨，姻緣到日，逃不去走不脫。「你若上天，我就趕到鬥牛宮；你若入地，我就追至枉死獄。」此陰陽感通，一氣循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無情之情，不色之色；假眷屬非真眷屬，好姻緣是惡姻緣。彼以世之男女爲陰陽者；安足語此哉？

詩曰：

辨陰心腎假陰陽，急問他家不死方。

木母金公同類物，調和決定到仙鄉。

悟一子曰：《易》曰：「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明陰陽以交爲用，天地交而爲泰，山澤通而爲鹹，水火合而爲既濟。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或陽感而陰應，或陰動而陽從，方能化生。飛潛動植，各有男女，總一陰一陽之道也。倘孤陰而寡陽，孤陽而寡陰，則陰陽之氣專而不交，何能生化哉！《參同契》曰：「牝雞自卵，其雛不全。」又曰：「使二女共室，顏色甚姝，雖有蘇、張結媒，斃發腐齒，終不相知。」其理甚明。

老莊之道，一本於《易》。故老子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衆夫蹈以出，蠕動莫不由。」莊子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又曰：「屍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蓋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而太極乘乎其中。人能體夫太極，則天關在手，地軸生心，即是仙佛聖人了也。設有一念之差，則動靜皆非天理，故君子貴慎獨省察；設有一事之偏，則動靜皆失其中，故君子貴格物致知。不能格物致知，而偏陰偏陽，獨修一物，又何能成仙作佛而超凡入聖乎！

陳泥丸曰：「別有些兒奇又奇，心腎緣來非坎離。」緣督子曰：「先天一氣，自虛無中來。一點陽精，祕在形山，不在心腎，而在乎玄關一竅。」學者不識陰陽，不知時候，不能還返，止於自身摸索，而認取照照靈靈之識神以爲真實，輾轉差池。噫！道既非可外求，又非可自身摸索，真玄之又玄，難以察識。彼邪師迷徒，妄揣爲御女閨丹之術，失之愈遠。仙師提綱，特揭老、莊高妙之道示人，故曰：「高老莊」。前二回：一是心之偏動而火熾，一是腎之偏動而氣焰，固非道，而是難。若錯觀二者爲道，變是一偏而遭難。能離此觀，則脫此難矣。「行者將黑風洞燒做紅風洞」，是轉暗室而爲光天，去禍地而就福陵也。

師徒行路，時值春融，詩內「鴛鴦」「蛺蝶」之句，俱形容定偶雙飛之景象，乃陰陽交泰之妙文也。最提醒人處，在問地名一段。行者到處，未嘗以問地名爲急務。此處特再三致詰者，若雲此處乃老、莊真區處，不可不着意窮究也。若將此處說個明白，便是「與人方便，與已方便」。又妙在「問了別人沒趣，須是問他纔有賣買」二語。蓋問別人，則非高老莊之道；而問他，則有賣買交易之妙也。末後行者見了妖精道：「原來是這個賣買。」心知默會，與此處相照應。

曰：「烏斯藏國界之地，叫做高老莊」。烏者，日之精；兔者，月之精。烏斯藏，則兔斯現，彼此交感，其界甚清，老莊之高端，在於斯。說出個女兒招了妖精，正是老莊之妙。以女嫁人，謂之娶，以男入贅，謂之招。老、莊之道，善事陰陽，不以順行，而以逆用。頒行，則凡父、凡母而成人道；逆用，則靈父、靈母而成仙道。女之招男而配，如月之得日而明也。故道家以月喻道體，其旨甚顯。師徒引見，太公說出第三女翠蘭招福陵山人女婿。「三女」爲少女之妙，「福陵」做爲多福如陵之高也，隱寓兌女艮勇名象。

太公怕行者相貌之醜，老孫道：「醜自醜，卻有本事。」又言女婿嘴臉行跡亦怪。行者道：「入夜之時，就見好歹。」這都是描寫世人皮相之俗見，不知披褐懷玉，老蚌含珠，其中實有成仙作佛之竅妙也。行者手捻兵器，打破魔關，道：「你叫聲女兒，可在裏面麼？」老兒叫出女兒，哭訴怪態道：「他雲去霧來，不知蹤跡。」要須從幽獨裏尋獲親女形容，迷途內討取嫡婿下落，卻勿泥常執跡，昧卻夫妻顛倒之故也。

「行者變得就如那女子一般，」非變相也，現本相也。何也？真乙之氣，乃水中之金，外陰而內陽，本爲女子，故就外陰而言，則行者爲妻，理也。讀者着眼此處，仙師明指行者爲女子，弗擬爲變相。其下文推病措詞，嘆氣陳情，曲肖兩口情態。老孫做老婆，老豬做老公，真天造地設一對，絕色正頭好夫人也。這都是實義，如目爲遊戲幻境。迨說出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老孫，老豬即知其來歷，足以相制，往外就走。行者緊緊追隨，如鷹搏免，如貓捕鼠，情性使然，所謂「五百年前結下的因緣」，匹配已定，不可拆離者也。請進後篇而詳其說。

# 第十九回 雲棧洞悟空收八戒 浮屠山玄奘受心經

李本總批：遊戲之中，暗傳密諦。學者着意《心經》，方不枉讀《西遊》一記，孤負了作者婆心。不然寶山空手，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凡讀書，俱要如此。豈特《西遊》一記已也！

憺漪子曰：前既雲「行者降魔」矣，此復雲「悟空收八戒」，不已贊乎？蓋前者房中之降，妻子降丈夫也；此處洞中之降，師兄降師弟也。以妻降夫，乃假降耳，以兄降弟，乃爲真降，故不曰「降」而曰「收」。收者，對放而言，猶雲「原是我自家人，但昔放去，而今收回」耳。收八戒之「收」，正與心猿歸正之「歸」同義。

又曰：今人說到八戒，輒以傖傭相待，即傳中亦明呼爲呆子矣。夫以長嘴大耳、腦後生鬃之狀貌，而又貪饕口腹，謂之「呆子」，其誰曰不宜？然獨不觀其對行者自敘之一長篇乎？所言遇仙修道、行滿朝天諸事蹟，艱辛勤苦，歷歷有據。傳中以「靈根孕育」，「心性修持」爲心猿出身之始，此一篇亦木母之孕育、修持也。由此觀之，呆子之爲呆子，良不容易。木母之爲呆也，其豬異乎人之爲呆歟？

烏巢禪師以二百七十字授三藏。其實何嘗有二百七十字，不過一字而已。一字者，何也？曰：「心」也。所謂修真之總徑，作佛之會門，豈有能外此一字者哉？

卻說那怪的火光前走，這大聖的彩霞隨跟。正行處，忽見一座高山，那怪把紅光結聚，現了本相，撞入洞裏，取出一柄九齒釘鈀來戰。行者喝一聲道：「潑怪！你是那裏來的邪魔？怎麼知道我老孫的名號？你有甚麼本事，實實供來，饒你性命！」那怪道：「是你也不知我的手段。上前來站穩着，我說與你聽：我證夾：此一篇即木母出身本傳也，不可不知。●以貌爲姓，姓豬可矣，何必復以剛鬃爲名乎？無不怪其姓而怪其名。

自小生來心性拙，貪閒愛懶無休歇。

不曾養性與修真，混沌迷心熬日月。

忽朝閒裏遇真仙，就把寒溫坐下說。

勸我回心莫墮凡，傷生造下無邊業。

有朝大限命終時大限：壽數，死期。，八難三途悔不喋悔不喋：後悔不及。喋，同「迭」。。

聽言意轉要修行，聞語心回求妙訣。

有緣立地拜爲師，指示天關並地闕天關並地闕：《黃庭經·三關章》認爲：口爲天關，是精神之機；足爲地關，是生命之扉。修煉時要牢守這些關口，不要使精氣漏泄。。

得傳九轉大還丹九轉大還丹：參見第五回「九轉金丹」條注。九轉，也作「九還」，本是外丹術語，指丹砂和水銀的多次反應。內丹術借指內丹修煉中後天返先天的過程。《道樞·九轉金丹篇》稱「九還」是一還腎，二還心，三還肝，四還肺，五還脾，六還丹房，七還氣戶，八還精室，九還神室。經歷這九次變化之後，就可以形體不壞，永住於世。，工夫晝夜無時輟。

上至頂門泥丸宮，下至腳板湧泉穴湧泉穴：在腳底正中，爲腎經之首。。

周流腎水入華池腎水：指腎中所藏之精（參見第二回「精炁神」條注）。華池：張伯端《青華祕文》認爲在臍中氣穴之下，兩腎中一竅，在此生精。此精可以周流全身，洗滌臟腑。人隨着年齡增長，元精逐漸耗散，所以煉內丹之前要補養元精，使之充足，這是修煉的基礎功夫。，丹田補得溫溫熱。

嬰兒奼女配陰陽，鉛汞相投分日月。

離龍坎虎用調和，靈龜吸盡金烏血「嬰兒奼女配陰陽」四句：均指元神和元氣的交合，是基礎打牢後，內丹修煉的最關鍵步驟。金木、水火、坎離、虎龍、鉛汞、月日、龜蛇、玉兔金烏、嬰兒奼女，這些兩兩成對的概念，分別是命（或元氣）、性（或元神）的具象化代稱。大略說來，在不同的場合，或側重描述元神、元氣不同的特點時，內丹家往往用不同的代稱。例如將元氣、元神擬人化的時候，往往稱爲嬰兒、奼女。把元氣、元神比作藥物這個場合，往往借外丹術語稱之爲鉛、汞；談到元氣、元神相交時，往往稱爲「虎龍」或「龜蛇」（因爲龍虎可以交鬥，龜蛇可以交纏）。談到元氣、元神客觀特性時，往往用坎離、水火、月日等。金烏血，即指元神。《性命圭旨》「汞取金烏心內血」。靈龜，指元氣。《太上九要心印妙經》：「性者南方赤蛇，命者北方黑龜。」靈龜吸金烏之血，指元神（「金烏」之精華）逐漸進入元氣團聚之處（靈龜）與之交合。。

三花聚頂得歸根三花聚頂：內丹術指元神、元氣充分交合後，精、氣、神三者合爲一體，聚於頭頂。，五氣朝元通透徹五氣朝元：內丹術指五臟五行之氣轉化成陽神，上聚頭部，是修煉的高級階段。。

功圓行滿卻飛昇，天仙對對來迎接。

朗然足下彩雲生，身輕體健朝金闕。

玉皇設宴會羣仙，各分品級排班列。

敕封元帥管天河，總督水兵稱憲節憲節：重要官員手持的符節。這裏指豬八戒被委以重任。。

只因王母會蟠桃，開宴瑤池邀衆客。

那時酒醉意昏沉，東倒西歪亂撒潑。

逞雄撞入廣寒宮廣寒宮：舊題唐柳宗元《龍城錄·明皇夢遊廣寒宮》記唐玄宗中秋節遊月中，見一大宮府名曰「廣寒清虛之府」。故稱月中仙宮爲廣寒宮。，風流仙子來相接。

見他容貌挾人魂，舊日凡心難得滅。

全無上下失尊卑，扯住嫦娥要陪歇。

再三再四不依從，東躲西藏心不悅。

色膽如天叫似雷，險些振倒天關闕。

糾察靈官奏玉皇，那日吾當命運拙吾當：即「吾」。當，用於人稱詞的後綴，參見第九回「朕當」條注。。

廣寒圍困不通風，進退無門難得脫。

卻被諸神拿住我，酒在心頭還不怯。

卻赴靈霄見玉皇，依律問成該處決。

多虧太白李金星，出班俯囟親言說。

改刑重責二千錘，肉綻皮開骨將折。

放生遭貶出天關，福陵山下圖家業。

我因有罪錯投胎，俗名喚做豬剛鬣。」

行者聞言道：「你這廝原來是天蓬水神下界天蓬水神：古代認爲豬爲水畜，《周易·說卦》：「坎爲豕。」坎爲八卦之一，代表水。《史記·天官書》：「奎（二十八宿之一）爲封豕（大豬），爲溝瀆。」此處豬八戒爲水神，似受此觀念影響（據張錦池《西遊記考論》）。，怪道知我老孫名號。」那怪道聲：「哏！你這誑上的弼馬溫，當年撞那禍時，不知帶累我等多少，今日又來此欺人！不要無禮，喫我一鈀！」行者怎肯容情，舉起棒，當頭就打。他兩個在那半山之中，黑夜裏賭鬥。好殺：證夾：甚麼要緊。

行者金睛似閃電，妖魔環眼似銀花。這一個口噴彩霧，那一個氣吐紅霞。氣吐紅霞昏處亮，口噴彩霧夜光華。金箍棒，九齒鈀，兩個英雄實可誇：一個是大聖臨凡世，一個是元帥降天涯。那個因失威儀成怪物威儀：莊重的儀容舉止。，這個幸逃苦難拜僧家。鈀去好似龍伸爪，棒迎渾若鳳穿花。那個道：「你破人親事如殺父！」這個道：「你強姦幼女正該拿！」閒言語，亂喧譁，往往來來棒架鈀。看看戰到天將曉，那妖精兩膊覺痠麻。

他兩個自二更時分，只鬥到東方發白。那怪不能迎敵，敗陣而逃，依然又化狂風，徑回洞裏，把門緊閉，再不出頭。行者在這洞門外看有一座石碣，上書「雲棧洞」三字；見那怪不出，天又大明，心卻思量：「恐師父等候，且回去見他一見，再來捉此怪不遲。」隨踏雲，點一點，早到高老莊。

卻說三藏與那諸老談今論古，一夜無眠。正想行者不來，只見天井裏，忽然站下行者。行者收藏鐵棒，整衣上廳，叫道：「師父，我來了。」慌得那諸老一齊下拜，謝道：「多勞！多勞！」三藏問道：「悟空，你去這一夜，拿得妖精在那裏？」行者道：「師父，那妖不是凡間的邪祟，也不是山間的怪獸。他本是天蓬元帥臨凡，只因錯投了胎，嘴臉像一個野豬模樣，其實靈性尚存。證夾：向使無此靈性，又何以爲木母？他說以相爲姓，喚名豬剛鬣。是老孫從後宅裏掣棒就打，他化一陣狂風走了。被老孫着風一棍，他就化道火光，徑轉他那本山洞裏，取出一柄九齒釘鈀，與老孫戰了一夜。他適才天將明，怯戰而走，把洞門緊閉不出。老孫還要打開那門，與他見個好歹，恐師父在此疑慮盼望，故先來回個信息。」

說罷，那老高上前跪下道：「長老，沒及奈何，你雖趕得去了，他等你去後復來，卻怎區處？索性累你與我拿住，除了根，才無後患。我老夫不敢怠慢，自有重謝。將這家財田地，憑衆親友寫立文書，與長老平分。只是要剪草除根，莫教壞了我高門清德。」行者笑道：「你這老兒不知分限分限：本分。。那怪也曾對我說，他雖是食腸大，吃了你家些茶飯，他與你幹了許多好事。這幾年掙了許多家貲，皆是他之力量。他不曾白吃了你東西，問你祛他怎的。據他說，他是一個天神下界，替你巴家做活巴家做活：巴，有營求的意思，巴家做活意思是爲了家勤懇做活。，又未曾害了你家女兒。想這等一個女婿，也門當戶對，不怎麼壞了家聲，辱了行止。當真的留他也罷。」老高道：「長老，雖是不傷風化，但名聲不甚好聽。動不動着人就說：『高家招了一個妖怪女婿。』這句話兒教人怎當？」三藏道：「悟空，你既是與他做了一場，一發與他做個竭絕竭絕：盡，此指徹底消滅。，才見始終。」行者道：「我才試他一試耍子，此去一定拿來與你們看，且莫憂愁。」叫：「老高，你還好生管待我師父，我去也。」

說聲去，就無形無影的，跳到他那山上，來到洞口，一頓鐵棍，把兩扇門打得粉碎，口裏罵道：「那饢糠的夯貨饢（nǎnɡ）：拼命地往嘴裏塞食物。世德堂本「饢」又作「囔」，今統改爲「饢」，後不出注。，快出來與老孫打麼！」那怪正喘虛虛的睡在洞裏，聽見打得門響，又聽見罵饢糠的夯貨，他卻惱怒難禁，只得拖着鈀，抖擻精神，跑將出去，厲聲罵道：「你這個弼馬溫，着實憊懶！與你有甚相干，你把我大門打破？你且去看看律條，打進大門而入，該個雜犯死罪哩雜犯：古代法律術語，指各專類罪名以外的其他罪名。《大明律》卷十八《刑律·賊盜》規定，「夜無故入人家」，若被主家殺死者勿論。！」行者笑道：「這個呆子！我就打了大門，還有個辨處。像你強佔人家女子，又沒個三媒六證三媒六證：泛指舊時婚姻中的介紹人。三媒六證表示婚約鄭重。，又無些茶紅酒禮茶紅：古代訂婚時以茶爲禮，後泛指男方送女方的聘禮。又稱「下茶」或「茶定」。，該問個真犯斬罪哩真犯：指罪行真實的犯人。《大明律》卷六《戶律·婚姻》「強佔良家妻女」條規定，凡豪勢之人強奪良家妻女，奸佔爲妻妾者，判絞刑。！」「且休閒講，看老豬這鈀！」行者使棍支住道：「你這鈀可是與高老家做園工築地種菜的？有何好處怕你！」那怪道：「你錯認了！這鈀豈是凡間之物？你且聽我道來：

此是鍛鍊神冰鐵，磨琢成工光皎潔。

老君自己動鈐錘，熒惑親身添炭屑熒惑：火星，即火德星君。。

五方五帝用心機五方五帝：道教五方五帝，姓名字號各經不同，參見第五回「五方五老」條注。，六丁六甲費周折。

造成九齒玉垂牙，鑄就雙環金墜葉。

身妝六曜排五星，體按四時依八節。

短長上下定乾坤，左右陰陽分日月。

六爻神將按天條，八卦星辰依鬥列。

名爲上寶遜金鈀，進與玉皇鎮丹闕。

因我修成大羅仙，爲吾養就長生客。

敕封元帥號天蓬，欽賜釘鈀爲御節節：符節，象徵可以行使皇帝的權威。。

證夾：釘鈀轉是欽賜，與龍王海里騙來的神鐵不同。

舉起烈焰並毫光，落下猛風飄瑞雪。

天曹神將盡皆驚，地府閻羅心膽怯。

人間那有這般兵，世上更無此等鐵。

隨身變化可心懷，依意翻騰依口訣。

證夾：虧此發明，不然後來變化時，此鈀安放何處！

相攜數載未曾離，伴我幾年無日別。

日食三餐並不丟，夜眠一宿渾無撇。

也曾佩去赴蟠桃，也曾帶他朝帝闕。

皆因仗酒卻行兇，只爲倚強便撒潑。

上天貶我降凡塵，下世盡我作罪孽。

石洞心邪曾喫人，高莊情喜婚姻結。

這鈀下海掀翻龍住窩，上山抓碎虎狼穴。

諸般兵刃且休題，惟有吾當鈀最切。

相持取勝有何難，賭鬥求功不用說。

何怕你銅頭鐵腦一身鋼，鈀到魂消神氣泄！」

行者聞言，收了鐵棒道：「呆子不要說嘴！老孫把這頭伸在那裏，你且築一下兒，看可能魂消氣泄？」那怪真個舉起鈀，着氣力築將來，撲的一下，鑽起鈀的火光焰焰，更不曾築動一些兒頭皮。唬得他手麻腳軟，道聲：「好頭！好頭！」行者道：「你是也不知。老孫因爲鬧天宮，偷了仙丹，盜了蟠桃，竊了御酒，被小聖二郎擒住，押在鬥牛宮前，衆天神把老孫斧剁錘敲，刀砍劍刺，火燒雷打，也不曾損動分毫。又被那太上老君拿了我去，放在八卦爐中，將神火鍛鍊，煉做個火眼金睛，銅頭鐵臂。不信，你再築幾下，看看疼與不疼？」那怪道：「你這猴子，我記得你鬧天宮時，家住在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裏，到如今久不聞名，你怎麼來到這裏，上門子欺我？莫敢是我丈人去那裏請你來的？」行者道：「你丈人不曾去請我。因是老孫改邪歸正，棄道從僧，保護一個東土大唐駕下御弟，叫做三藏法師，往西天拜佛求經，路過高莊借宿，那高老兒因話說起，就請我救他女兒，拿你這饢糠的夯貨！」

那怪一聞此言，丟了釘鈀，唱個大喏道：「那取經人在那裏？累煩你引見引見。」行者道：「你要見他怎的？」那怪道：「我本是觀世音菩薩勸善，受了他的戒行，這裏持齋把素，教我跟隨那取經人往西天拜佛求經，將功折罪，還得正果。教我等他，這幾年不聞消息。今日既是你與他做了徒弟，何不早說取經之事，只倚兇強，上門打我？」行者道：「你莫詭詐欺心軟我軟：表面柔順，心懷詭計欺騙別人。，欲爲脫身之計。果然是要保護唐僧，略無虛假，你可朝天發誓，我才帶你去見我師父。」那怪撲的跪下，望空似搗碓的一般搗碓：形容磕頭像搗米一樣。碓，舂米的器具。，只管磕頭道：「阿彌陀佛，南無佛，我若不是真心實意，還叫我犯了天條，劈屍萬段！」

行者見他賭咒發願，道：「既然如此，你點把火來燒了你這住處，我方帶你去。」那怪真個搬些蘆葦荊棘，點着一把火，將那雲棧洞燒得像個破瓦窯，對行者道：「我今已無掛礙了，李旁：着眼。你卻引我去罷。」行者道：「你把釘鈀與我拿着。」那怪就把鈀遞與行者。行者又拔了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一條三股麻繩，走過來，把手背綁剪了。那怪真個倒揹着手，憑他怎麼綁縛。卻又揪着耳朵，拉着他，叫：「快走！快走！」那怪道：「輕着些兒！你的手重，揪得我耳根子疼。」行者道：「輕不成，顧你不得！常言道，『善豬惡拿』。李旁：趣！只等見了我師父，果有真心，方纔放你。」他兩個半雲半霧的，徑轉高家莊來。有詩爲證：證夾：心猿本相火，此處突然以爲金者，蓋猴本屬申，申乃陽金也。亦見火中自有真金，五行原非偏勝。

金性剛強能克木，心猿降得木龍歸。

金從木順皆爲一，木戀金仁總髮揮。

一主一賓無間隔，三交三合有玄微。

性情並喜貞元聚，同證西方話不違「金性剛強能克木」詩：《西遊記》本有將整個取經故事比擬一個人修煉內丹過程的意圖，並以五行來比附取經隊伍五衆（包括白馬），但因只是小說，所以並不嚴謹，且存在着混雜的現象。如孫悟空的身份，從《西遊記》全書來看，是「心猿」（代表心）；從取經五衆來看，又是「金公」（代表元氣）。木龍，即汞，指代元神，這裏指豬八戒。「金從木順皆爲一」以下二句，語出《悟真篇》「木性愛金順義，金情戀木慈仁。相吞相啖卻相親，始覺男兒有孕」，指元神、元氣親密交合，產生金丹。發揮，把內在的性質或能力表現出來。主、賓，指性（元神）、命（元氣）的關係，不同的修煉階段，或以性爲主，或以命爲主，故稱主賓。三交三合，確指不詳。內丹中涉及和「三」有關的交合很多，如用真意調和元氣、元神，使身、心、意合爲一體，稱爲「三家相見」（參見第二十二回「只因木母克刀圭」條注）。整個內丹修煉是精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道，也稱「三合」。性情，內丹術術語，也稱情性。指真汞（木、元神）、真鉛（金、元氣）凝結成丹時的親和力。《參同契》陳致虛注：「金與水同名曰情，木與火同字曰性。」性與情聚合，相當於精與神凝結，返於至道。在這裏情指孫悟空，性指豬八戒。貞元聚，即「貞下起元」，參見第一回「貞下起元」條注，此指情性相合，陰陽相交後產生新的生機。。

頃刻間，到了莊前。行者拑着他的鈀拑：同「搴」。扛着。，揪着他的耳道：「你看那廳堂上端坐的是誰？乃吾師也。」那高氏諸親友與老高，忽見行者把那怪背綁揪耳而來，一個個忻然迎到天井中，道聲：「長老，長老，他正是我家的女婿。」那怪走上前，雙膝跪下，揹着手對三藏叩頭，高叫道：「師父，弟子失迎，早知是師父住在我丈人家，我就來拜接，怎麼又受到許多撥折撥折：同「波折」。周折。？」三藏道：「悟空，你怎麼降得他來拜我？」行者才放了手，拿釘鈀柄兒打着，喝道：「呆子，你說麼。」那怪把菩薩勸善事情，細陳了一遍。

三藏大喜。便叫：「高太公，取個香案用用。」老高即忙擡出香案。三藏淨了手焚香，望南禮拜道：「多蒙菩薩聖恩！」那幾個老兒也一齊添香禮拜。拜罷，三藏上廳高坐，教：「悟空，放了他繩。」行者才把身抖了一抖，收上身來，其縛自解。那怪從新禮拜三藏，願隨西去。又與行者拜了，以先進者爲兄，遂稱行者爲師兄。三藏道：「既從吾善果，要做徒弟，我與你起個法名，早晚好呼喚。」他道：「師父，我是菩薩已與我摩頂受戒，起了法名，叫做豬悟能也。」三藏笑道：「好！好！你師兄叫做悟空，你叫做悟能，其實是我法門中的宗派。」悟能道：「師父，我受了菩薩戒行，斷了五葷三厭，在我丈人家持齋把素，更不曾動葷。李旁：難道高老女兒是素的？今日見了師父，我開了齋罷。」證夾：做了和尚，反要開齋，老呆妙論。三藏道：「不可！不可！你既是不喫五葷三厭，我再與你起個別名，喚爲八戒。」那呆子歡歡喜喜道：「謹遵師命。」因此又叫做豬八戒。

高老見這等去邪歸正，更十分喜悅，遂命家僮安排筵宴，酬謝唐僧。八戒上前扯住老高道：「爺，請我拙荊出來拙荊：對自己妻子的謙稱。，拜見公公、伯伯，如何？」李旁：趣。行者笑道：「賢弟，你既入了沙門，做了和尚，從今後，再莫題起那『拙荊』的話說。世間只有個火居道士火居：也作「夥居」。有家室、娶妻生子的道士，稱爲「火居」。，那裏有個火居的和尚？李旁：火居和尚遍地皆是。我們且來敘了坐次，喫頓齋飯，趕早兒往西天走路。」高老兒擺了桌席，請三藏上坐，行者與八戒坐於左右兩傍，諸親下坐。高老把素酒開樽，滿斟一杯，奠了天地，然後奉與三藏。三藏道：「不瞞太公說，貧僧是胎裏素胎裏素：生來就喫素的人。，自幼兒不喫葷。」老高道：「因知老師清素，不曾敢動葷。此酒也是素的，請一杯不妨。」三藏道：「也不敢用酒。酒是我僧家第一戒者。」悟能慌了道：「師父，我自持齋，卻不曾斷酒。」悟空道：「老孫雖量窄，喫不上壇把，卻也不曾斷酒。」三藏道：「既如此，你兄弟們喫些素酒也罷，只是不許醉飲誤事。」遂而他兩個接了頭鍾頭鍾：第一杯酒。。各人俱照舊坐下，擺下素齋，說不盡那杯盤之盛，品物之豐。

師徒們宴罷宴：原作「燕」，「宴」同「燕」，今改作常用字。，老高將一紅漆丹盤，拿出二百兩散碎金銀，奉三位長老爲途中之費；又將三領綿布褊衫，爲上蓋之衣上蓋：外衣，罩衫。。三藏道：「我們是行腳僧，遇莊化飯，逢處求齋，怎敢受金銀財帛？」行者近前，輪開手，抓了一把，叫：「高才，昨日累你引我師父，今日招了一個徒弟，無物謝你，把這些碎金碎銀，權作帶領錢，拿了去買草鞋穿。以後但有妖精，多作成我幾個，還有謝你處哩。」高才接了，叩頭謝賞。老高又道：「師父們既不受金銀，望將這粗衣笑納，聊表寸心。」三藏又道：「我出家人，若受了一絲之賄，千劫難修。只是把席上吃不了的餅果，帶些去做乾糧足矣。」八戒在旁邊道：「師父、師兄，你們不要便罷，我與他家做了這幾年女婿，就是掛腳糧也該三石哩掛腳糧：舊時入贅女婿爲丈人做工所得的糧食。石：容量單位，十鬥爲一石。。丈人呵，我的直裰，昨晚被師兄扯破了，與我一件青錦袈裟；鞋子綻了，與我一雙好新鞋子。」高老聞言，不敢不與，隨買一雙新鞋，將一領褊衫，換下舊時衣物。

那八戒搖搖擺擺，對高老唱個喏道：「上覆丈母、大姨、二姨並姨夫、姑舅諸親：我今日去做和尚了，不及面辭，休怪。丈人呵，你還好生看待我渾家渾家：妻子，舊時妻子主內，故稱。。只怕我們取不成經時，好來還俗，照舊與你做女婿過活。」行者喝道：「夯貨，卻莫胡說！」八戒道：「哥呵，不是胡說，只恐一時間有些兒差池，卻不是和尚誤了做，老婆誤了娶，兩下里都耽閣了？」「少題閒話，我們趕早兒去來。」遂此收拾了一擔行李，八戒擔着；背了白馬背：即「扣背」，給馬匹裝上鞍韉。，三藏騎着；行者肩擔鐵棒，前面引路。一行三衆，辭別高老及衆親友，投西而去。有詩爲證，詩曰：

滿地煙霞樹色高，唐朝佛子苦勞勞。

飢餐一鉢千家飯，寒着千針一衲袍。

意馬胸頭休放蕩，心猿乖劣莫教嚎意馬、心猿：佛教語。譬喻心和意像猿猴一樣不停地躁動，像奔馬一樣奔馳。使人心神散亂，俗念橫生。《慈恩傳》九說：「願託慮於禪門，澄心於定水。制情猿之逸躁，系意馬之奔馳。」。

情和性定諸緣合情和性定：參見本回「『金性剛強能克木』詩」條注。，月滿金華是伐毛金華：託名唐呂洞賓《太乙金華宗旨》：「金華即光也。」張伯端《悟真篇》：「八月十五玩蟾輝，正是金精壯盛時。」這裏是用月光漸滿的自然現象比喻內丹修煉的過程，參見第三十六回「『月色光華』以下數句」條注。伐毛：即「伐毛洗髓」，佛教、道教術語，意爲削去舊的毛髮，洗淨骨髓，脫胎換骨。。

三衆進西路途，有個月平穩。行過了烏斯藏界，猛抬頭見一座高山。三藏停鞭勒馬道：「悟空、悟能、前面山高，須索仔細仔細。」八戒道：「沒事。這山喚做浮屠山，山中有一個烏巢禪師烏巢禪師：《五燈會元》卷二，記杭州有鳥窠禪師，又稱鵲巢和尚，住在松樹之上。白居易任杭州太守時曾去拜訪，說：「禪師住處甚危險。」禪師說：「太守更危險。」白居易不解，禪師說：「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唐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以下簡稱《三藏法師傳》）卷一記載：玄奘法師在蜀地時，曾有一僧人，身患疥瘡，臭穢不堪。法師給他衣服飲食，僧人便授給法師《般若心經》，能避惡鬼。又《太平廣記》卷九十二《玄奘》記玄奘法師經過西域罽賓國，曾遇一生瘡老僧，授給《多心經》一卷。這裏的烏巢禪師，應從以上故事演化而來。，在此修行。老豬也曾會他。」「他有些甚麼勾當？」八戒道：「他倒也有些道行。他曾勸我跟他修行，我不曾去罷了。」師徒們說着話，不多時，到了山上。好山！但見那：

山南有青松碧檜，山北有綠柳紅桃。鬧聒聒山禽對語，舞翩翩仙鶴齊飛。香馥馥諸花千樣色，青冉冉雜草萬般奇。澗下有滔滔綠水，崖前有朵朵祥雲。真個是景緻非常幽雅處，寂然不見往來人。

那師父在馬上遙觀，見香檜樹前，有一柴草窩。左邊有麋鹿銜花，右邊有山猴獻果。樹梢頭，有青鸞綵鳳齊鳴，玄鶴錦雞鹹集。八戒指道：「那不是烏巢禪師！」三藏縱馬加鞭，直至樹下。

卻說那禪師見他三衆前來，即便離了巢穴，跳下樹來。三藏下馬奉拜，那禪師用手攙道：「聖僧請起，失迎，失迎。」八戒道：「老禪師，作揖了。」禪師驚問道：「你是福陵山豬剛鬣，怎麼有此大緣，得與聖僧同行？」八戒道：「前年蒙觀音菩薩勸善，願隨他做個徒弟。」禪師大喜道：「好，好，好！」又指定行者，問道：「此位是誰？」行者笑道：「這老禪怎麼認得他，倒不認得我？」證夾：各人有心，各人自證。行者爲三藏之心，非烏巢之心，如何認得？禪師道：「因少識耳。」三藏道：「他是我的大徒弟孫悟空。」禪師陪笑道：「欠禮，欠禮。」

三藏再拜，請問西天大雷音寺還在那裏。禪師道：「遠哩！遠哩！只是路多虎豹難行。」三藏殷勤致意，再回：「路途果有多遠？」禪師道：「路途雖遠，終須有到之日，李旁：着眼。證夾：只此二語，銷卻無限躁妄之心。卻只是魔瘴難消魔瘴：也作「魔障」。佛教術語，修身的障礙。泛指成事的障礙、磨難。。我有《多心經》一卷《多心經》：即《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省稱，但是正確的省稱是《心經》或者《般若心經》。因爲「波羅蜜多」是梵語音譯，拆解成「波羅蜜」和「多心經」是不規範的，《多心經》是連讀「多」、「心」二字而致誤。唐鄭預，清石成金等學者都曾注《多心經》。《太平廣記》卷九十二記玄奘西天求法，有一生瘡老僧「口授《多心經》一卷」。可知此說法已相沿成習。，證夾：本要無心，卻轉說多心。所謂「佛說多心，即非多心，是名多心。」凡五十四句，共計二百七十字。若遇魔障之處，但念此經，自無傷害。」三藏拜伏於地懇求，那禪師遂口誦傳之。經雲《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屬於《大品般若經》的一節，概括了般若經類的提要，講授了佛教最基本的修行原理。《西遊記》中記載的就是玄奘法師的譯文。《心經》言簡意賅，內容豐富，此處因文字繁冗，故不加註釋。：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揭諦：原缺此四字，據通行《心經》文本補。又「受想行識」，原均作「受相行識」；「是諸法空相」，原作「是諸佛空相」；「苦厄」誤作「若厄」；均據通行《心經》改正。！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此時唐朝法師本有根源，耳聞一遍《多心經》，即能記憶，至今傳世。此乃修真之總經，作佛之會門也。

那禪師傳了經文，踏雲光，要上烏巢而去；被三藏又扯住奉告，定要問個西去的路程端的。那禪師笑雲：

「道路不難行，試聽我分付：

千山千水深，多瘴多魔處。

若遇接天崖，放心休恐怖。

行來摩耳巖，側着腳蹤步。

仔細黑松林，妖狐多截路。

精靈滿國城，魔主盈山住。

老虎坐琴堂琴堂：《呂氏春秋·察賢》載春秋時宓子賤做單父的長官，每天從容地彈琴，身不下堂，卻把單父治理得很好。後稱州、府、縣的辦公處所爲琴堂。，蒼狼爲主簿主簿：官名，主管文書，辦理日常事務。。

證夾：二語似不止說西方魔怪，請試思之。

獅象盡稱王，虎豹皆作御。

野豬挑擔子，水怪前頭遇。

多年老石猴，那裏懷嗔怒。

你問那相識，他知西去路。」

行者聞言，冷笑道：「我們去，不必問他，問我便了。」李旁：着眼。三藏還不解其意，那禪師化作金光，徑上烏巢而去。長老往上拜謝，行者心中大怒，舉鐵棒望上亂搗，證夾：此處不敬，可謂野心妄動。只見蓮花生萬朵，祥霧護千層。行者縱有攪海翻江力，莫想挽着烏巢一縷藤。三藏見了，扯住行者道：「悟空，這樣一個菩薩，你搗他窩巢怎的？」行者道：「他罵了我兄弟兩個一場去了。」三藏道：「他講的西天路徑，何嘗罵你？」行者道：「你那裏曉得？他說『野豬挑擔子』，是罵的八戒；『多年老石猴』，是罵的老孫。你怎麼解得此意？」八戒道：「師兄息怒。這禪師也曉得過去未來之事，但看他『水怪前頭遇』這句話，不知驗否，饒他去罷。」行者見蓮花祥霧，近那巢邊，只得請師父上馬，下山往西而去。那一去：

管教清福人間少，致使災魔山裏多。

畢竟不知前程端的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批：上回已言真陰消息足以配真陽而修大道矣，然不得其火候之實，而真陰未可以收伏。故此回指示收伏火候之真，使陰陽和通，歸正覺而破窒礙也。

「那怪火光前走，大聖彩雲後跟。」老豬爲木火，老孫爲金水明矣。「那怪把紅光結聚，現了本相，取出一柄九齒釘鈀來戰。」九齒爲九九，陽極生陰之象，此火中出木，真陰現相，爲丹道最貴之物，而非若木中之火傷生害命者可比。

老豬自敘一篇，失言修真之旨，後道墮凡之由，以見修真即可以爲仙，墮凡即同乎異類，其中最貼切老豬處，是「自小生來心性拙，貪閒愛懶無休歇。不曾養性與修真，混沌迷心熬日月」四句。曰性拙，曰貪閒，曰愛懶，曰混沌，是皆明有真陰而未遇真陽之象。悟能者，能此性；八戒者，戒此性。識得此能此戒，而老豬木火之實理已得，可以了性。

「兩個黑夜裏，自二更直戰到東方發白，怪不能敵，化風回洞。」老豬真陰，老孫真陽。東方發白，陽盛陰衰，老豬不能敵老孫，自然之理。「行者戰敗妖怪，恐師父盼望，且回高老莊。」金公者爲真情，本母者爲真性，性主處內，情主御外，倘有真情而無真性，內外不應，顧頭失尾，護手誤足，金丹難成。「恐師盼望，且回高老莊」，是以一人而顧內外之事，烏可能之？總以寫有金公不可無木母之義。

「行者述天蓬臨凡，因錯投了胎，其實靈性尚存。又說天神下界，這等個女婿也不壞家聲。」可知真陰乃先天所生，非同後天邪祟之物，修道所宜收留，而不得置之度外者。雖然，真陰豈易收哉？不易收而欲收，是必有道焉。「行者打開門，叫出來打。」是仙翁打開門戶，與天下修行人指示陰陽相配之道耳。故曰：「我就打了大門，還有個辨處，象你強佔人家女子，又沒個三媒六證，又無些茶紅酒禮，該問個真犯死罪哩！」上陽子云：「天或有違，當以財寶精誠求之。」三豐雲：「打開門說與君，無花無酒道不成。」、「有個辨處」者，即辨此財寶花酒也；「無個媒證茶酒」者，即無此財寶花酒也；「真犯死罪」者，即犯此無財寶花酒之罪也。蓋夫妻作合，必有媒娉；金木相併，須賴黃婆。若無媒娉黃婆，即少茶紅酒禮，便是一己之私，鑽穴相窺，強佔苟合。焉能光明正大，夫妻偕老，生子生孫，成家立業，以全天下希有之事？其曰真犯死罪，猶言不知此媒證茶酒之禮，而強配陰陽，則陰陽難合，大道難成，終久是死罪一名，而莫可拯救世。

「釘鈀」一詩，俱道性命之真把柄，觀於「鍛鍊神水鐵」一句，不解可知。「釘鈀不曾築動行者一些兒頭皮」，老豬屬木，老孫屬金，金能克木，木不能克金。然金能克木而究不能收伏木者何也？

蓋以言語不通，末可遽成眷屬耳。及行者說出西天取經，高老莊借宿，老豬即丟鈀唱喏，欲求引見，是言語已通，各無嫌疑，而輸誠恐後矣。然言語之通，皆在觀察之妙，使不能觀察火候之真，因時下手，難以爲功。故曰「本是觀音菩薩勸善，叫跟取經人往西天拜佛求經。」又曰：「何不早說取經之事？只倚強上門打我。」蓋不說取經人，則是觀察不到，言語不通，而強制；說出取經人，則是觀察已到，言語已通，而自合。此等大法纔是三媒六證、茶紅酒禮。夫妻歡會出於信行，而非強佔良女者可比。將雲棧洞燒作破瓦窯，改邪歸正，妖窟滅蹤矣。老豬道：「我今已無掛礙了，你引我去罷。」陰陽合一，金木相併，何掛礙之有？

前文打開大門有個辨處，所辨者即辨此說出取經之事，而後陰陽相會之處；亦即辨此須有三媒六證、茶紅酒禮，而後陰陽相得之處；亦無非辨此觀音菩薩勸善，跟隨取經人，而後陰陽和合之處。不辨到此處，非真陰真陽配合之道，而路途窒礙，無可下腳；能辨到此處，知真陰真陽相交之理，而門戶通透，左右逢原。天下學人若有辨到此處者，方是打開大門而知真陰真陽，非心非佛，不落有無，不着方所，陰陽配合，有人有己，物我同源，彼此扶持。不特此也，還有個辨處。詩云：「金性剛強能克木，心猿降得木龍歸。金從木順皆爲一，木戀金仁總髮揮。」金所以克木，有從革之象，然木不得金則木曲不直，未可成器用。惟金從木性，而木順其金之義；木戀金情，而金愛其木之六，則一陰一陽之謂道矣。「一主一賓無間隔，三交三合有玄微。」木在東，主也；金在西，賓也。今則反主爲賓，反賓爲主，以虎駕龍，交合一處，內外同氣，金木相併矣。「性情並喜貞元聚，同證西方話不違。」真陰者性也，真陽者情也，性情相合即是陰陽相交；陰陽相交，貞下起元，金丹有象，而極樂可以漸到矣。

「老豬先名悟能，別名八戒。」蓋以示其柔而不能，不能而須悟能，既能須當順守其正，而更戒能。「八戒扯住高老道：『請我拙荊出來拜見公公伯伯』，行者道：『世間只有火居道主，那有火居和尚？』」妙哉此語！夫金丹大道，藥物有斤兩，火候有時節，絲毫難差錯。當陰陽未合，須借火鍛鍊，以道爲己任，是爲有火居道土；及陰陽已結，須去火溫養，以和爲尚，是謂無火居和尚。倘不知止足，而持未已之心，未免一朝遭殆辱，其禍不淺。此中亦隱寓真陰真陽相會，而真土之調和所不可無者。

「高老將一丹盤，捧二百兩散碎金銀奉獻。」此中又有深意，陰陽相見，金丹已隱隱有象。「二百兩散碎金銀」，是陰陽雖見，未得真主融和，未免猶散碎不整，未成一塊。故三藏道：「我們行腳僧逢處化齋。」言前途尚有真土可以勸化入門，不得自暴自棄，以此爲止也。又云：「若受了一絲之賄，千劫難修。」言修道者當陰陽聚會之時，而不調和溫養，是不知止足，貪圖無厭，一絲之差，便有千里之失，可不慎諸？詩中「情和性定諸緣合，月滿金華是伐毛。」性情合一，二八相當，外丹成就，月滿之象，月滿而圓陀陀，光灼灼，一片金花，通幽達明，降除內魔，正在此時。故三衆行過了烏斯藏界，即有浮屠山烏巢禪師修行矣。

浮屠乃節節通透之物，示心之宜通而不宜滯；烏巢乃團圓內虛之象，示心之宜虛而不宜實；禪乃無爲清淨之義，示心之宜靜而不宜動。一卷《心經》妙義，仙翁已於「浮屠山鳥巢禪師」七字傳出，不必讀《心經》，而《心經》可知矣。三藏問西天路，禪師道：「遠哩！遠哩！」噫！不知者謂三藏得行者八戒，是陰陽已合，大道已成，西天可到之時。殊不知陰陽配合，命基堅固，正是腳踏實地勇猛精進之時。若以此爲西天不遠，是直以起腳之地，爲歇腳之鄉。「遠哩！遠哩！」是提醒學人者，何其深歟！又云：「路途雖然遙遠，終須有到之日，卻只是魔障難消。我有《多心經》一卷，若遇魔障，但念此經，自無傷害。」觀此而知其《心經》原以爲消魔障而設，並未言上西天之一字。前所謂「伐毛者，即此《心經》消魔障也；今雲「消魔障」者，不過消其妄心耳。心即魔，魔即心，非心之外別有作魔者。故曰：「但念此經，自無傷害。」又曰：「此乃修真之總徑，作佛之會門。」言徑言門，是修行所入之徑路門戶，而非修行所證之大道歸結。所可異者，《心經》既不關乎西天大路，受《心經》何爲？然無《心經》，魔障難退，蓋魔障是魔障，西天路是西天路。但未到真陰真陽相見之後，而《心經》未可受；到得真陰真陽相見之後，而《心經》方可受。何則？真明真陽一會，而心之魔障顯然，受《心經》而消魔障，如貓捕鼠。至於西天大路，別有妙旨，非《心經》可能企及。「三藏扯住，定要問個西去路程端的。」是明言《心經》非西天端的，而更有端的也。「禪師笑說」一篇，俱是西天路途，其中包含《西遊》全部，讀者莫可略過。試申之。

「道路不難行，試聽我吩咐。千山千水深，多障多魔處。」言道路本不難行，而千山千水多魔多障而難行耳。「若遇接天崖，放心休恐怖。」言道之難行如接天之崖，倘恐怖畏懼，中途自棄，則難登升。故叫放心而休恐怖，方可自卑登高，下學上達也。「行來摩耳巖，倒着腳蹤步。」言旁門外道喧譁百端，如摩耳巖之險，最易誤人。側着腳步，小心謹慎，提防而過，勿爲所陷也。「仔細黑松林，妖狐多截路。」言三千六百旁門，如黑松林遮天慢地，皆野狐葛藤。一入其中，縱遇高明，意欲提攜，早被邪僞所惑，而不能回頭矣。「精靈滿國城，魔主盈山祝」言在國城者，狐朋狗黨，哄騙愚人，盡是精靈之鬼；在山者，窮居靜守，詐裝高隱，皆爲魍魎之鬼。「老虎坐琴堂，蒼狼爲主簿。」琴堂所以勸化愚人，今無知之徒，借祖師之經文，以爲騙財之具，與「老虎坐琴堂」者何異？主簿所以禁貪婪，今邪僻之流，依仙佛之門屍，妄作欺世之術，與「蒼狼爲主簿」者何異？「獅象盡稱王，虎豹皆作御。」言師心自用，裝象迷人，以盲引盲，誤人性命，兇惡而過於虎，傷生而利於豹。如此等類，不可枚舉，俱是死路而非生門也。「野豬挑擔子，水怪前頭遇。」言諸多旁門盡是魔障，惟有野豬木火之柔性，任重道遠，足以挑得擔子；水怪之真土，厚德載物，能以和合丹頭。「多年老石猴，那裏懷嗔怒。」石猴爲水中之金，多年則爲先天之物，而不屬於後天。金丹之道，取此一味大藥，以剝羣陰，是所謂懷嗔怒也。「你問那相識，他知西去路。」正所謂得其一萬事畢也。故行者笑道：「不必問他，問我便了。」

「三藏不解得」，非三藏不解得，言此等妙理，天下學者皆不解得也。行者以爲罵了兄弟兩個一場，而非講路；三藏以爲講西天大路，而非罵。罵兩個正是講大路，講大路而故罵兩個，罵之講之，總說西天大路。此不解之解，爲妙解，學者解得乎？「行者道你那裏曉得？『野豬挑擔子』，是罵八戒；『多年老石猴』，是罵老孫。你怎麼解得？」此解西天路，是陰陽之道，罵八戒罵老孫，正講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不解之解而明解，學者解得乎？八戒道：「這禪師曉得過去未來之事，但看他『水怪前頭遇』這句話，不知驗否？」此解西天大路，五行之道，金木相併，水火相濟，若得真土五行攢簇，西天大路無有餘剩。「不知驗否」，正以見其必驗。此不解之解又爲至解，學者解得乎？師徒問答西天大路，明明道出，若人曉得罵即是講，講即是罵，則陰陽五行俱已了了，纔是打開心中門戶，而不落於空亡。是爲真解，學者解得乎？若不曉得不解得，「你問那相識，他知西去路。」

詩曰：

震兌交歡大道基，金從本順是天機。

打開個裏真消息，非色非空心不迷。

悟一子曰：自十六回觀音院至此雲棧洞，緒出金木交併，真陰真陽之大作用，方是打開心中之門戶，而不落於空亡。名爲真空，空而不空。即《心經》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故提綱以「悟空收八戒」，「玄奘受《心經》」緊對項聯，明收得八戒，乃受得《心經》「雲棧」者，上天之車；「浮屠」者，超地之級。下學上達，層次而進，自有爲而至於無爲之的旨也。

申猴屬金，金生水，西四北一，一五也；亥豬屬木，木生火，東二南三，一五也。二五之中，自有戊己合爲一五也。陽中有陰，陰中有陽；生中有克，克中有生；所謂迭爲賓主，互作夫妻者也。就常道之五行而言：木火屬陽，爲夫；金水屬陰，爲妻。猴，妻也；豬，夫也。就顛倒之五行而言：陽中爲真陰，爲妻，陰中爲真陽，爲夫。猴，妻也，而實夫；豬，夫也，而實妻。真陰真陽，妙在戊已。故曰三五之精，妙合而凝。《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解得「至」字爲儘性至命之至，便已言下了悟。世人不循中道，謬執偏陰偏陽，盲修瞎煉，既不識道，何能得道？豈不可悲可涕！

篇首「火光結聚現相」，豬爲南鬥生氣之精，離宮炳耀之色。「九齒釘鈀」，陽數至九而極兆，真陰之形象，運用隨鈀而轉，專任載之氣機。老豬自救本事一篇，緊與老孫自敘本事一篇相對，「配陰陽」、「分日月」、「調龍虎」、「吸金烏」等句，俱九轉大還丹之髓。行者與他一場大戰，不即收服，收兵各轉，點醒「高老莊」三字，以回顧本旨，何也？蓋恐世人以戰勝爲善，而不知以不戰屈人之爲善之善者也！金丹之道，非採歌之術，於此可見。

行者述「天蓬臨凡，因錯投了胎，其實靈性尚存」。又說「天神下界，這等個女婿，也不壞家聲」。見是陰陽之正氣，非凡間邪祟可比，以起下文「只沒個三媒六證以調和之」故耳。何以故？夫妻作合，全憑媒妁，若無媒妁，性情不諧。即《參同》所謂「言語不通非眷屬」是也。故行者復行索戰，曰：「不像你強佔人家女子，又沒個三媒六證」等語，其意直注前途之水怪沙僧爲媒妁，而特於此處伏其義，以發明夫妻之不諧有由來也。奧義深文，得所未有。讀者俱作拌舌滑稽，閒閒瞥過，埋沒了也。

行者究問是高老家築地之鈀，老豬誇美爲老君親煉之鐵，授自老子，都是真言。「不能築動老孫一些頭皮」，木不能克金也。老豬一聞西天求經之言，去了釘鈀，何也！蓋親受觀音之的旨，知獨倚釘鈀，乃是偏執，不可以得正果，所謂舍已從人，不專倚自強也。故曰「何不早說取經之事，只倚兇強上門打我」，正與行者收伏小龍時，菩薩道「那猴頭專倚自強，那肯稱讚別人」相應。老豬真心發願，焚巢納械，自縛投誠，蓋木性順義而戀金，曲木從繩而受直也。八句詩中，闡明金木相生相剋之理，賓主相交合之情。夫妻不隔，情性無乖，爲西方極樂之造端也。

迨收服歸來，高老認得女婿，三藏喜得吾徒徒，起名「八戒」，去邪歸正，已可安排筵宴，歡慶團圓矣。下文「八戒扯住高老，請我拙荊」，見情緣之難斷；「行者、八戒也喫素酒」，見麴櫱之易耽；「受了一絲，千劫難修」，見貨利之多累；「取經不成，還來做婿」，見道心之易退；又道「恐一時有些差池，卻不和尚誤了做，老婆誤了娶」，見盲修瞎煉之無功。處處都是孺子之歌，切勿看作閒情打諢也。三衆辭別，投西而去。詩內「情和性定諸緣合，月滿金華是伐毛」，上句偶過收八戒，下句起受《心經》，蓋已收八戒，金丹有象，故行過了烏斯藏界，即遇鳥巢禪師。何也？日西月東，爲雙丸之分照；烏藏兔顯，實一氣之交輝。緣合月滿，乃是真詮。皓月禪心，從可印證。此《心經》一卷，所以即於此處出現，如月中藏烏，明朗無垢；傳授密諦，指示迷津，端在斯矣。

三藏拜問路途，禪師道：「路遠終到，魔瘴難消。」故授以《心經》，止可消除魔瘴而已。其中原未有西天端的，故結曰：「此乃修真之總經，作佛之會門也。」三藏扯住，再問西天端的，而禪師已歷歷指明，曰：「你問那相識，他知西去路。」行者知而冷笑道：「不必問他，問我便了。」三藏還不解其意。下面扯住行者的話，正是問我。行者道：「他罵我兄弟兩個一場。」乃暗答西天大路，故三藏道：「他講的西天路徑，何嘗罵你？」一以爲罵我是指路，一以爲講路而非罵。一師一徒，一向一答，全是禪機，語語顯露，急須省曉。行者道：「你那裏曉得：他說：『野豬挑擔子』，是罵的八戒；『多年老石猴』，是罵的老孫。你怎麼解得其意？」曰「那裏曉得」，乃是要人曉得；曰「怎麼解得」，乃是要人解得。禪師曰「他知西去路」，是交與行者傳言；行者曰「問我便了」，是替那禪師代說。已是了了。八戒道：「神師曉得過去未來之事。」已知他分明說了。「但看他『水怪前頭遇』這句話，不知驗否？」噫！妙哉！神哉！前途魔瘴甚多，何以止提「水怪前頭遇」一句？他兩個口中，分明將西天大路說出來了，三藏何須再問。

張含章《通易西遊正旨分章註釋》批語：

試詳論之天地，生生不扈，情也；聖人民胞物與，情也；衆人貪色之愛，亦情也。拈寂斷滅，則非道矣。然大道無爲天地之因材而度，無爲也；聖人之由仁義行，無爲也；君子之素位而行，無爲也。所謂應物不迷也。若縱其識心而不檢察，則粘着陷溺，鮮有不遭魔者。八戒多情，故鳥巢特現身說法。

# 第二十回 黃風嶺唐僧有難 半山中八戒爭先

憺漪子曰：前兩回木母既收，則五行粗備，微覺少金。夫金木有相從之勢，當老豬投拜之時，流沙河之線索已吸吸牽動矣，所差者特旬日耳。而此旬日之中，木氣正旺，未得真金相制，而又有水以生之，火以相之，雖有三藏之土，似可少泄木氣，然弟無克師之理，則此旬日之中，固全乎其爲木也。木於卦爲巽類，巽類爲風。彼蓬勃鬱塞之極，勢不得不激而爲風。此所以能、淨過接之間，有八百里黃風嶺，嶺有黃風山洞，洞有黃風大王；而山上先有虎怪之腥風，後有鼠妖之三昧神風也。經雲：「風從虎。」腥風猶屬虎之常。至於鼠妖之風，冠之以「神」，又冠之以「三昧」，一吹而散吾身外之身，再吹而傷吾身中之眼，雖以心猿之神通，亦束手無可奈何。必待此妖之漏言自供，而後乞靈於正南之靈吉以定之。風之爲害，一至此乎！夫以旬日之中，木無金制，猶尚若此，何況終年學道而不知攢簇五行，其不爲崩崖裂石者幾希。

巽翼爲風，故鼠妖之呼風，必向巽翼地。然巽翼爲東方之木，何以不曰青風，而曰黃風？蓋黃爲土之正色，風出於木，猶屬恆理；若風出於土，則並坤之地，艮之山，而皆化爲風矣，又安得不山搖地動耶？

篇中雲：「情性相和伏亂魔。」妙哉此語。情性者何？即所謂「水火既濟，金木相從」是也。會得此旨，真正東天亦可取經。

偈曰偈曰：此篇偈語原附於元代何道全《般若心經註解》書末，前有「注經已畢，更留一篇，請晚學同志詳覽研窮，二十年後有出身之路，休要忘了老何」云云的題注。何道全系全真派道士，故在《心經》註解中摻雜了許多道教思想。：證夾：《西遊》中偈頌，盡是極玄妙者，所謂「一言半句便通玄，何用丹金千萬篇」，豈不信然。

法本從心生，還是從心滅。

生滅盡由誰，請君自辨別。

既然皆己心，何用別人說「法本從心生」六句：這裏的「法」是佛教專有名詞，梵語意譯，指事物及其現象。六句意爲：佛教認爲，種種事物和現象的生滅，是由於心在動。所以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

李旁：說出。

只須下苦功，扭出鐵中血。

絨繩着鼻穿，挽定虛空結「只須下苦功」四句：「只須下苦功」，何氏原作「直須自下手」。中，何氏原作「牛」。《五燈會元》卷五記：唐藥山惟儼禪師曾在石頭希遷禪師處問道不悟，又向馬祖大師問道方悟，便說自己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蚊子無法在鐵牛身上吸血，比喻不得其門而入。此處「扭出鐵中（牛）血」借用此典，意爲無論如何也要明心見性。「絨繩着鼻穿」二句，宋普明禪師作《牧牛圖頌》，用十幅牧童馴牛圖並配詩比喻修行，此化用第二幅《初調》：「我有芒繩驀鼻穿，一回奔競痛加鞭。從來劣性難調製，猶得山童盡力牽。」。

拴在無爲樹，不使他顛劣「拴在無爲樹」二句：樹，何氏原作「柱」。《牧牛圖頌》第四幅《回首》繪牧童將牛系在樹上。詩爲：「日久功深始轉頭，顛狂心力漸調柔。山童未肯全相許，猶把芒繩且繫留。」比喻要緊緊抓住「一切皆空」、「無爲」的本質，心才能不放逸，才能得大自在。。

莫認賊爲子認賊爲子：佛教術語，指錯把妄想當作真實，把虛幻當作本心。，心法都忘絕。

休教他瞞我，一拳先打徹一拳先打徹：比喻要勇敢地破除由心產生的虛幻現象。即何道全《般若心經註解》注「遠離顛倒夢想」謂「一拳打破上頭關」之意。。

現心亦無心，現法法也輟「現心亦無心」二句：兩「現」字，均應依何氏原作「觀」。通過觀心、觀法而悟到心、法皆爲空。。

人牛不見時人牛不見時：即「人牛懼亡」，是《十牛圖序》的第八序。佛教常以牛譬喻心的修煉。有得道大師作《十牛圖序》（是哪個大師所作，有不同意見）其內容是：一、尋牛序，即發菩提心之位，二、見跡序，三、見牛序，四、得牛序，五、牧牛序、六、騎牛歸家序，七、忘牛存入序，八、人牛俱亡序，九、返本還原序，十、入塵垂手序。第二至第六是說修行的「位」；到第七、第八，已經到了成菩提之位了。第九入涅槃之位；第十成正果。，碧天光皎潔。

秋月一般圓，彼此難分別「人牛不見時」四句：《牧牛圖頌》第十幅《雙泯》僅繪一圓圈，比喻心靜法空、物我俱空的境界。詩爲：「人牛不見杳無蹤，明月光含萬象空。若問其中端的意，野花芳草自叢叢。」何道全《般若心經註解》注「是無上咒」句：「人牛不見時，便是靈山長。」。

這一篇偈子，乃是玄奘法師悟徹了《多心經》，打開了門戶打開了門戶：指悟到了修行的門徑。。那長老常念常存，一點靈光自透。且說他三衆，在路餐風宿水，帶月披星，早又至夏景炎天。證夾：夏。但見那：

花盡蝶無情敘，樹高蟬有聲喧。

野蠶成繭火榴妍，沼內新荷出現。

那日正行時，忽然天晚，又見山路傍邊，有一村舍。三藏道：「悟空，你看那日落西山藏火鏡，月升東海現冰輪。幸而道傍有一人家，我們且借宿一宵，明日再走。」八戒道：「說得是，我老豬也有些餓了，且到人家化些齋喫，有力氣，好挑行李。」行者道：「這個戀家鬼！你離了家幾日，就生報怨！」八戒道：「哥呵，似不得你這喝風阿煙的人阿：同「屙」。。我從跟了師父這幾日，長忍半肚飢，你可曉得？」三藏聞之道：「悟能，你若是在家心重呵，不是個出家的了，你還回去罷。」李旁：着眼。那呆子慌得跪下道：「師父，你莫聽師兄之言。他有些贓埋人贓埋人：栽贓、污陷別人。。我不曾報怨甚的，他就說我報怨。我是個直腸的癡漢，我說道肚裏飢了，好尋個人家化齋，他就罵我是戀家鬼。師父呵，我受了菩薩的戒行戒行：佛教指恪守戒律的操行。，又承師父憐憫，情願要伏侍師父往西天去，誓無退悔，這叫做恨苦修行恨苦：艱苦，痛苦。。怎的說不是出家的話！」三藏道：「既是如此，你且起來。」

那呆子縱身跳起，口裏絮絮叨叨的，挑着擔子，只得死心塌地，跟着前來。早到了路傍人家門首，三藏下馬，行者接了繮繩，八戒歇了行李，都佇立綠蔭之下。三藏拄着九環錫杖，按按藤纏篾織斗篷藤纏篾織斗篷：此指斗笠。明高濂《遵生八箋·起居安樂箋》「斗笠」條：「一名雲笠，以細藤作笠，方廣二尺四寸，以皁絹蒙之，綴檐以蔽風日。一名葉笠，以竹絲爲之，上以檞葉細密鋪蓋，甚有道氣。」，先奔門前，只見一老者，斜倚竹牀之上，口裏嚶嚶的唸佛。三藏不敢高言，慢慢的叫一聲：「施主，問訊了。」那老者一骨魯跳將起來，忙斂衣襟，出門還禮道：「長老，失迎。你自那方來的？到我寒門何故？」三藏道：「貧僧是東土大唐和尚，奉聖旨，上雷音寺拜佛求經。適至寶方天晚，意投檀府告借一宵檀府：檀，檀主，即施主。檀府是和尚在化緣時，對施主家的尊稱。，萬祈方便方便。」那老兒擺手搖頭道：「去不得，西天難取經。要取經，往東天去罷。」證夾：所以至今有唐三藏東天取經之說。三藏口中不語，意下沉吟：「菩薩指道西去，怎麼此老說往東行？東邊那得有經？」靦腆難言，半晌不答。

卻說行者素性兇頑，忍不住，上前高叫道：「那老兒，你這們大年紀，全不曉事。我出家人遠來借宿，就把這厭鈍的話虎唬我厭鈍：掃興。。十分你家窄狹，沒處睡時，我們在樹底下，好道也坐一夜好道：好歹，將就，勉強。，不打攪你。」那老者扯住三藏道：「師父，你倒不言語，你那個徒弟，那般柺子臉，別頦腮別：同「癟」。，雷公嘴，紅眼睛的一個癆病魔鬼癆病：結核病。患了癆病的人往往面黃肌瘦，所以老人這樣說。，怎麼返衝撞我這年老之人！」行者笑道：「你這個老兒，忒也沒眼色！似那俊刮些兒的俊刮：漂亮。，叫做中看不中喫。想我老孫，雖小，頗結實，皮裹一團筋哩。」證夾：還是金裹一團火。

那老者道：「你想必有些手段。」行者道：「不敢誇言，也將就看得過。」老者道：「你家居何處？因甚事削髮爲僧？」行者道：「老孫祖貫東勝神洲海東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居住。自小兒學做妖怪，稱名悟空。憑本事，掙了一個齊天大聖。只因不受天祿，大反天宮，惹了一場災愆。如今脫難消災，轉拜沙門，前求正果，保我這唐朝駕下的師父，上西天拜佛走遭，怕甚麼山高路險，水闊波狂！我老孫也捉得怪，降得魔。伏虎擒龍，踢天弄井踢天弄井：語近「上天入地」，形容本領很大。，都曉得些兒。倘若府上有甚麼丟磚打瓦，鍋叫門開，老孫便能安鎮。」

那老兒聽得這篇言語，哈哈笑道：「原來是個撞頭化緣的熟嘴兒和尚撞頭：亂闖亂撞。。」行者道：「你兒子便是熟嘴！我這些時，只因跟我師父走路辛苦，還懶說話哩。」那老兒道：「若是你不辛苦，不懶說話，好道活活的聒殺我！你既有這樣手段，西方也還去得，去得。你一行幾衆？請至茅舍裏安宿。」三藏道：「多蒙老施主不叱之恩。我一行三衆。」老者道：「那一衆在那裏？」行者指着道：「這老兒眼花，那綠蔭下站的不是？」

老兒果然眼花，忽抬頭細看，一見八戒這般嘴臉，就唬得一步一跌，往屋裏亂跑，只叫：「關門！關門！妖怪來了！」行者趕上扯住道：「老兒莫怕，他不是妖怪，是我師弟。」老者戰兢兢的道：「好！好！好！一個醜似一個的和尚！」八戒上前道：「老官兒，你若以相貌取人，乾淨差了。我們醜自醜，卻都有用。」

那老者正在門前與三個和尚相講，只見那莊南邊有兩個少年人，帶着一個老媽媽，三四個小男女，斂衣赤腳，插秧而回。他看見一匹白馬，一擔行李，都在他家門首喧譁，不知是甚來歷，都一擁上前問道：「做甚麼的？」八戒調過頭來，把耳朵擺了幾擺，長嘴伸了一伸，嚇得那些人東倒西歪，亂蹡亂跌蹡（qiànɡ）：形容行步不正的樣子。。慌得那三藏滿口招呼道：「莫怕！莫怕！我們不是歹人，我們是取經的和尚。」那老兒纔出了門，攙着媽媽道：「婆婆起來，少要驚恐。這師父是唐朝來的，只是他徒弟臉嘴醜些，卻也山惡人善山惡人善：方言。相貌醜惡，卻心地善良。。帶男女們家去。」那媽媽才扯着老兒，二少年領着兒女進去。

三藏卻坐在他門樓裏竹牀之上，埋怨道：「徒弟呀，你兩個相貌既醜，言語又粗，把這一家兒嚇得七損八傷，都替我身造罪哩！」八戒道：「不瞞師父說，老豬自從跟了你，這些時俊了許多哩。若像往常在高老莊走時，把嘴朝前一掬，把耳兩頭一擺，常嚇殺二三十人哩。」行者笑道：「呆子不要亂說，把那醜也收拾起些。」三藏道：「你看悟空說的話！相貌是生成的，你教他怎麼收拾？」行者道：「把那個耙子嘴，揣在懷裏，莫拿出來；把那蒲扇耳，貼在後面，不要搖動，這就是收拾了。」那八戒真個把嘴揣了，把耳貼了，拱着頭，立於左右。證夾：光景如畫，令人慾笑。行者將行李拿入門裏，將白馬拴在樁上。

只見那老兒才引個少年，拿一個板盤兒，託三杯清茶來獻。茶罷，又分付辦齋。那少年又拿一張有窟窿無漆水的舊桌，端兩條破頭折腳的凳子，放在天井中，請三衆涼處天下坐下。三藏方問道：「老施主，高姓？」老者道：「在下姓王。」「有幾位令嗣令嗣：對別人兒子的尊稱。？」道：「有兩個小兒，三個小孫。」三藏道：「恭喜，恭喜。」又問：「年壽幾何？」道：「癡長六十一歲。」行者道：「好！好！好！花甲重逢矣。」三藏復問道：「老施主，始初說西天經難取者，何也？」老者道：「經非難取，只是道中艱澀難行。我們這向西去，只有三十里遠近，有一座山，叫做八百里黃風嶺，那山中多有妖怪。故言難取者，此也。若論此位小長老，說有許多手段，卻也去得。」行者道：「不妨！不妨！有了老孫與我這師弟，任他是甚麼妖怪，不敢惹我。」

正說處，又見兒子拿將飯來，擺在桌上，道聲「請齋」。三藏就合掌諷起齋經。八戒早已吞了一碗。長老的幾句經還未了，那呆子又喫勾三碗。行者道：「這個饢糠，好道湯着餓鬼了湯：即「搪」，碰。！」那老王倒也知趣，見他喫得快，道：「這個長老，想着實餓了，快添飯來。」那呆子真個食腸大，看他不抬頭，一連就喫有十數碗。三藏、行者俱各喫不上兩碗，呆子不住，便還喫哩。老王道：「倉卒無餚，不敢苦勸，請再進一筯筯：筷子。。」三藏、行者俱道：「勾了。」八戒道：「老兒滴答甚麼滴答：即「滴澾」，參見第二回「滴澾」條注。，誰和你發課發課：起課。舊時一種卜卦的佔算法。，說甚麼五爻六爻五爻六爻：爻是《周易》中組成卦象的基本符號。「」稱陽爻，「」稱陰爻，六十四卦每卦都由六個爻從下到上組成，從第一爻開始，一直到第五爻、第六爻。這裏老人說「無餚」，意思是沒有菜了，豬八戒卻借諧音「五爻」打趣。；有飯只管添將來就是。」呆子一頓，把他一家子飯都喫得罄盡，還只說才得半飽。證夾：敘八戒貪餮處只此一見，以後不言可知。卻纔收了家火，在那門樓下，安排了竹牀板鋪睡下。

次日天曉，行者去背馬背馬：即鞴馬，將鞍轡套在馬身上。參見第十四回「叩背」條注。，八戒去整擔，老王又教媽媽整治些點心湯水管待，三衆方致謝告行。老者道：「此去倘路間有甚不虞，是必還來茅舍。」行者道：「老兒，莫說哈話哈話：沒有分寸、不中聽的傻話（據劉懷玉《西遊記中的淮安方言》）。。我們出家人，不走回頭路。」遂此策馬挑擔西行。噫！這一去，果無好路朝西域，定有邪魔降大災。

三衆前來，不上半日，果逢一座高山，說起來，十分險峻。三藏馬到臨崖，斜挑寶鐙觀看斜挑寶鐙觀看：斜着身子踏在馬鐙上觀看。「挑」是多義字，這裏作「支撐」解釋。，果然那：

高的是山，峻的是嶺；陡的是崖，深的是壑；響的是泉，鮮的是花。那山高不高，頂上接青霄；這澗深不深，底中見地府。山前面，有骨都都白雲骨都都：連綿不斷冒出的樣子，即「咕嘟嘟」。，屹嶝嶝怪石，說不盡千丈萬丈挾魂崖。崖後有彎彎曲曲藏龍洞，洞中有叮叮噹噹滴水巖。又見些丫丫叉叉帶角鹿，泥泥蚩蚩看人獐；盤盤曲曲紅鱗蟒，耍耍頑頑白麪猿。至晚巴山尋穴虎巴：同「爬」。攀援。，帶曉翻波出水龍，登的洞門忽剌剌響。草裏飛禽撲轤轤起；林中走獸掬行掬（lǜ）：形容急促的聲音，如野獸行走、猛風烈火等。，鳴。此處用爲象聲詞。。猛然一陣狼蟲過，嚇得人心趷蹬蹬驚。正是那當倒洞噹噹倒洞，洞噹噹倒洞當山「當倒」二句：幽默的說法，僅表示山連山、洞連洞，山勢幽深險峻的意思，聽起來有趣味，但沒有字面的意義。。青岱染成千丈玉，碧紗籠罩萬堆煙。

那師父緩促銀驄，孫大聖停雲慢步，豬悟能磨擔徐行磨擔：指把扁擔換肩、換方向的動作。磨，意爲轉移，調轉。。正看那山，忽聞得一陣旋風大作。三藏在馬上心驚，道：「悟空，風起了！」行者道：「風卻怕他怎的！此乃天家四時之氣天家：對天的擬人說法。，有何懼哉！」三藏道：「此風甚惡，比那天風不同。」行者道：「怎見得不比天風？」三藏道：「你看這風：

巍巍蕩蕩颯飄飄，渺渺茫茫出碧霄。

過嶺只聞千樹吼，入林但見萬竿搖。

岸邊擺柳連根動，園內吹花帶葉飄。

收網漁舟皆緊纜，落篷客艇盡拋錨。

途半征夫迷失路，山中樵子擔難挑。

仙果林間猴子散，奇花叢內鹿兒逃。

崖前檜柏顆顆倒，澗下松篁葉葉凋。

播土揚塵沙迸迸，翻江攪海浪濤濤。」

八戒上前，一把扯住行者道：「師兄，十分風大！我們且躲一躲兒乾淨。」行者笑道：「兄弟不濟！風大時就躲，倘或親面撞見妖精，怎的是好？」八戒道：「哥呵，你不曾聞得『避色如避仇，避風如避箭』哩！我們躲一躲，也不虧人。」行者道：「且莫言語，等我把這風抓一把來聞一聞看。」八戒笑道：「師兄又扯空頭謊了空頭謊：內容空洞沒有根據的謊話。，風又好抓得過來聞！就是抓得來，便也漬了去了漬：滑，溜。。」行者道：「兄弟，你不知道老孫有個『抓風』之法。」證夾：世上有捕風之人，安得無抓風之法？好大聖，讓過風頭，把那風尾抓過來聞了一聞，有些腥氣，道：「果然不是好風。這風的味道不是虎風，定是怪風。斷乎有些蹊蹺。」

說不了，只見那山坡下，剪尾跑蹄，跳出一隻斑斕猛虎，慌得那三藏坐不穩雕鞍，翻根頭跌下白馬，斜倚在路旁，真個是魂飛魄散。八戒丟了行李，掣鐵鈀，不讓行者走上前，大喝一聲道：「業畜！那裏走！」趕將去，劈頭就築。那隻虎直挺挺站將起來，把那前左爪輪起，摳住自家的眼膛眼膛：原作「劍膛」，音近而誤，見本回「眼膛」條注。，往下一抓，滑剌的一聲，把個皮剝將下來，站立道傍。你看他怎生惡相！咦，那模樣：

血津津的赤剝身軀，紅媸媸的彎環腿足紅媸媸：紅得怕人的樣子。。

火焰焰的兩鬢蓬鬆，硬搠搠的雙眉的豎。

白森森的四個鋼牙，光耀耀的一雙金眼。

氣昂昂的努力大哮，雄糾糾的厲聲高喊。

喊道：「慢來！慢來！吾當不是別人，乃是黃風大王部下的前路先鋒。證夾：鼠大王倒有虎先鋒！從來只聞狐假虎威，不聞虎奉鼠命。今奉大王嚴命，在山巡邏，要拿幾個凡夫去做案酒案酒：也作「按酒」。下酒的食物。。你是那裏來的和尚，敢擅動兵器傷我？」八戒罵道：「我把你這個業畜！你是認不得我！我等不是那過路的凡夫，乃東土大唐御弟三藏之弟子，奉旨上西方拜佛求經者。你早早的遠避他方，讓開大路，休驚了我師父，饒你性命；若似前猖獗，鈀舉處，卻不留情！」

那妖精那容分說，急近步，丟一個架子，望八戒劈臉來抓。這八戒忙閃過，輪鈀就築。那怪手內無兵，下頭就走，八戒隨後趕來。那怪到了山坡下，亂石叢中，取出兩口赤銅刀，急輪起，轉身來迎。兩個在這坡前，一往一來，一衝一撞的賭鬥。那裏行者攙起唐僧道：「師父，你莫害怕，且坐住，等老孫去助助八戒，打倒那怪好走。」三藏才坐將起來，戰兢兢的，口裏念着《多心經》不題。

那行者掣了鐵棒，喝聲教：「拿了！」此時八戒抖擻精神，那怪敗下陣去。行者道：「莫饒他！務要趕上！」他兩個輪釘鈀，舉鐵棒，趕下山來。那怪慌了手腳，使個「金蟬脫殼計」，打個滾，現了原身，依然是一隻猛虎。行者與八戒那裏肯舍，趕着那虎，定要除根。那怪見他趕得至近，卻又摳着眼膛眼膛：各本多作「胸膛」，應誤。眼膛，即眼眶。《西遊記》中，小妖能與孫悟空兄弟過招者甚少，故此處尚留有《西遊記》早期故事痕跡。《大唐三藏取經詩話·過長坑大蛇嶺處第六》，記猴行者與玄奘法師遇白虎精，白虎精變作婦人，被猴行者識破，「婦人聞語，張口大叫一聲，忽然麪皮裂皺，露爪張牙，擺尾搖頭，身長丈五」，其變身亦從面部開始。《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六《易拔》，記豫章人易拔對人說：「汝看我面。」「乃見眼目角張，身有黃斑色」，便化爲一隻虎。從眼部發生裂變，情節正與此相似。而元楊景賢《西遊記雜劇》第十一出「行者降妖」中，孫行者初歸順唐僧，在黃風山降伏了銀額將軍，也是虎精。則本回中的虎先鋒，應承襲白虎精和銀額將軍而來，原應是黃風山妖首；而在長期演變中被「黃風怪」取代而降職爲先鋒，但仍保留了妖首的某些特徵。，剝下皮來，苫蓋在那臥虎石上，脫真身，化一陣狂風，徑迴路口。路口上那師父正念《多心經》，被他一把拿住，駕長風攝將去了。可憐那三藏呵！江流注定多磨蜇，寂滅門中功行難。

那怪把唐僧擒來洞口，按住狂風，對把門的道：「你去報大王，說前路虎先鋒拿了一個和尚，在門外聽令。」那洞主傳令，教：「拿進來。」那虎先鋒，腰撒着兩口赤銅刀撒：即「煞」。方言。用繩子收束物品。，雙手捧着唐僧，上前跪下道：「大王，小將不才，蒙鈞令差山上巡邏鈞令：義同前文的「鈞語」，都是對上級命令的尊稱。，忽遇一個和尚，他是東土大唐駕下御弟三藏法師，上西方拜佛求經，被我擒來奉上，聊具一饌饌：食物，菜餚。。」

那洞主聞得此言，吃了一驚道：「我聞得前者有人傳說：三藏法師乃大唐奉旨意取經的神僧。他手下有一個徒弟，名喚孫行者，神通廣大，智力高強。你怎麼能勾捉得他來？」先鋒道：「他有兩個徒弟：先來的，使一柄九齒釘鈀，他生得嘴長耳大；又一個，使一根金箍鐵棒，他生得火眼金睛。正趕着小將爭持，被小將使一個『金蟬脫殼』之計，徹身得空，把這和尚拿來，奉獻大王，聊表一餐之敬。」洞主道：「且莫喫他着。」先鋒道：「大王，見食不食，呼爲劣蹶劣蹶：馬發怒的時候，踢腳（尥蹶子），暴躁，形容不馴順。。」洞主道：「你不曉得，吃了他不打緊，只恐怕他那兩個徒弟上門吵鬧，未爲穩便，且把他綁在後園定風樁上，待三五日，他兩個不來攪擾，那時節，一則圖他身子乾淨，二來不動口舌，卻不任我們心意？或煮或蒸，或煎或炒，慢慢的自在受用不遲。」先鋒大喜道：「大王深謀遠慮，說得有理。」教：「小的們，拿了去。」傍邊擁上七八個綁縛手，將唐僧拿去，好便似鷹拿燕雀，索綁繩纏。這的是苦命江流思行者，遇難神僧想悟能，道聲：「徒弟呵！不知你在那山擒怪，何處降精，我卻被魔頭拿來，遭此毒害，幾時再得相見！好苦阿！你們若早些兒來，還救得我命；若十分遲了，斷然不能保矣！」一邊嗟嘆，一邊淚落如雨。

卻說那行者、八戒，趕那虎下山坡，只見那虎跑倒了，塌伏在崖前。行者舉棒，盡力一打，轉振得自己手疼。八戒復築了一鈀，亦將鈀齒迸起。原來是一張虎皮，苫着一塊臥虎石。行者大驚道：「不好了！不好了！中了他計也！」八戒道：「中他甚計？」行者道：「這個叫做『金蟬脫殼計』：他將虎皮苫在此，他卻走了。我們且回去看看師父，莫遭毒手。」兩個急急轉來，早已不見了三藏。行者大叫如雷道：「怎的好！師父已被他擒去了。」八戒即便牽着馬，眼中滴淚道：「天那！天那！卻往那裏找尋！」行者抬着跳道抬着：原文如此，疑有誤。：「莫哭！莫哭！一哭就剉了銳氣。橫豎想只在此山，我們尋尋去來。」

他兩個果奔入山中，穿崗越嶺，行閣多時，只見那石崖之下，聳出一座洞府。兩人定步觀瞻，果然兇險，但見那：

疊嶂尖峯，回巒古道。青松翠竹依依，綠柳碧梧冉冉。崖前有怪石雙雙，林內有幽禽對對。澗水遠流衝石壁，山泉細滴漫沙堤。野雲片片，瑤草芊芊芊芊：草木茂盛青翠的樣子。。妖狐狡兔亂攛梭，角鹿香獐齊鬥勇。劈崖斜掛萬年藤劈崖：山崖陡峭如斧劈。，深壑半懸千歲柏。奕奕巍巍欺華嶽奕奕：高大的樣子。，落花啼鳥賽天台天台：天台山。浙江東部名山。。

行者道：「賢弟，你可將行李歇在藏風山凹之間，撒放馬匹，不要出頭。等老孫去他門首，與他賭鬥，必須拿住妖精，方纔救得師父。」八戒道：「不消分付，請快去。」行者整一整直裰，束一束虎裙，掣了棒，撞至那門前，只見那門有六個大字，乃「黃風嶺黃風洞」，卻便丁字腳站定，執着棒，高叫道：「妖怪！趁早兒送我師父出來，省得掀翻了你窩巢，躧平了你住處！」

那小怪聞言，一個個害怕，戰兢兢的，跑入裏面報道：「大王！禍事了！」那黃風怪正坐間，問：「有何事？」小妖道：「洞門外來了一個雷公嘴毛臉的和尚，手持着一根許大粗的鐵棒許大：很大，那樣大。，要他師父哩！」那洞主驚張，即喚虎先鋒道：「我教你去巡山，只該拿些山牛、野彘、肥鹿、胡羊，怎麼拿那唐僧來！卻惹他那徒弟來此鬧吵，怎生區處？」先鋒道：「大王放心穩便，高枕勿憂，小將不才，願領五十個小妖校出去，把那甚麼孫行者拿來湊喫。」洞主道：「我這裏除了大小頭目，還有五七百名小校，憑你選擇，領多少去。只要拿住那行者，我們才自自在在喫那和尚一塊肉，情願與你拜爲兄弟；但恐拿他不得，返傷了你，那時休得埋怨我也。」

虎怪道：「放心！放心！等我去來。」果然點起五十名精壯小妖，擂鼓搖旗，纏兩口赤銅刀，騰出門來，厲聲高叫道：「你是那裏來的個猴和尚，敢在此間大呼小叫的做甚？」行者罵道：「你這個剝皮的畜生！你弄甚麼脫殼法兒，把我師父攝了，倒轉問我做甚？趁早好好送我師父出來，還饒你這個性命！」虎怪道：「你師父是我拿了，要與我大王做頓下飯。你識起倒起倒：高低，好歹。，回去罷！不然，拿住你，一齊湊喫，卻不是『買一個又饒一個』？」行者聞言，心中大怒，扢迸迸扢迸迸：也作「喀嘣嘣」。，鋼牙錯齧齧：咬。；滴流流，火眼睜圓；掣鐵棒喝道：「你多大欺心，敢說這等大話！休走！看棍！」那先鋒急持刀按住。這一場果然不善，他兩個各顯威能。好殺：

那怪是個真鵝卵，悟空是個鵝卵石。

赤銅刀架美猴王，渾如壘卵來擊石壘卵：也作「累卵」，堆壘起來的蛋，形容極其危險的事物。。

鳥鵲怎與鳳凰爭？鵓鴿敢和鷹鷂敵？

那怪噴風灰滿山，悟空吐霧雲迷日。

來往不禁三五回，先鋒腰軟全無力。

轉身敗了要逃生，卻被悟空抵死逼抵死：竭力。。

那虎怪撐持不住，回頭就走。他原來在那洞主面前說了嘴，不敢回洞，徑往山坡上逃生。行者那裏肯放，執着棒，只情趕來，呼呼吼吼，喊聲不絕，卻趕到那藏風山凹之間。正抬頭，見八戒在那裏放馬。八戒忽聽見呼呼聲喊，回頭觀看，乃是行者趕敗的虎怪，就丟了馬，舉起鈀，刺斜着頭一築刺斜：也作「刺斜裏」，旁邊或側面。。可憐那先鋒，脫身要跳黃絲網，豈知又遇罩魚人，卻被八戒一鈀，築得九個窟窿鮮血冒，一頭腦髓盡流乾。有詩爲證，證夾：心猿初歸，起手殺虎；木母初收，起手亦殺虎。可見金丹入門，必從此事做起，未可聽其西山猖狂也。詩曰：

三二年前歸正宗，持齋把素悟真空真空：佛教術語。一般指超出一切色相意識界限的境界。。

誠心要保唐三藏，初秉沙門立此功。

那呆子一腳躧住他的脊背，兩手輪鈀又築。行者見了，大喜道：「兄弟，正是這等！他領了幾十個小妖，敢與老孫賭鬥，被我打敗了。他轉不往洞跑，卻跑來這裏尋死。虧你接着；不然，又走了。」八戒道：「弄風攝師父去的可是他？」行者道：「正是，正是。」八戒道：「你可曾問他師父的下落麼？」行者道：「這怪把師父拿在洞裏，要與他甚麼鳥大王做下飯。證夾：不是鳥大王，倒是鼠大王。是老孫惱了，就與他鬥將這裏來，卻着你送了性命。兄弟呀，這個功勞算你的，你可還守着馬與行李，等我把這死怪拖了去，再到那洞口索戰。須是拿得那老妖，方纔救得師父。」八戒道：「哥哥說得有理。你去，你去，若是打敗了這老妖，還趕將這裏來，等老豬截住殺他。」好行者，一隻手提着鐵棒，一隻手拖着死虎，徑至他洞口。正是：

法師有難逢妖怪，情性相和伏亂魔情性相和：參見第十九回「『金性剛強能克木』詩」條注。這裏指孫、豬兩人同心協力。。

證夾：金丹妙旨。

畢竟不知此去可降得妖怪，救得唐僧，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批：上回已言真陰真陽相會，爲金丹作用之真矣，然不得真土調和，則金木水火各一其性，而金丹未可以遽成。故此回合下篇先叫人除去假土之害，舍妄以求真也。

篇首一偈，示人以不可執心爲道，必須心法雙忘，方爲腳踏實地之功，語語顯露，無容冗解。其中最提醒人者，是「莫認賊爲子，心法都忘絕。休叫他瞞我，一拳先打徹」四句。一切學人，誤認昭昭靈靈之識神以爲真實，而遂執心修行。殊不知此神乃後天之陰神，非先天之元神，是乃生生死死輪迴之種子，若只執此而修，則是認賊爲子，焉能到心法兩忘地位？出苦海而了生死？須知其間別有個祕密天機，爲他家不死之方。若能辨的明白，不被瞞過，打的透徹，方能心法兩忘，一無所疑，而腳踏實地矣。蓋他家不死之方，非色非空，本於先天顯於後天，出有無而不礙，本生死而不昧，藏之則爲真空，發之則爲妙有，名爲不神之神。修行人於此認得真實，一拳先打破心中之障礙，則心不期正而自正，意不期誠而自誠，方是無上至真一乘之妙法，不落於中下之小乘也。

玄奘悟徹了《多心經》，因收行者八戒而悟徹；打開了門戶，因收行者八戒而打開；未收行者八戒之先，則不能悟徹《心經》，打開門戶。夫玄牝爲陰陽之門戶，玄爲陽，牝爲陰，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實指玄關一竅而言，打開門戶，是打開玄牝之門戶，而非言心爲修道之門戶也。打開門戶，念茲在茲，安可破而真可歸，一點靈光自然透出，上西天有基，大道在望，正是「日落西山藏火鏡，月升東海現冰輪」之時。倘不知有他家不死之方，而強制自心，以期成道，名爲戀家之鬼，便是出不得家，上不得西天。故八戒怕飢惜力，呼爲戀家鬼。

三藏道：「你若在家心重時，不是個出家的了，你還回去。」言戀家而出家，身雖出家，心不出家，不如不出家之爲妙。呆子道：「我受了菩薩的戒行，又承師父憐憫，情願伏侍師父往西天，誓無退悔。」夫金丹之道，造化之道，天人所祕，萬劫一傳，倘遇明師指破端的，九祖霑恩，急當猛醒回頭，下苦修煉，誓必成道，以報師恩，而不容少有懈怠者。擔着擔子，死心踏地，方是不爲心累，而可上西天取經矣。「早到了人家門首」，是死心踏地之效，此邊死心，不戀我家；那邊早到彼岸，已是他家。立竿見影，何其神速？「見一老者，嚶嚶唸佛」。言此死心不戀心，便是返老還嬰之真念，即此一念而佛在是矣。曰：「去不得，西天難取經，要取經往東天去罷。」言不死心而戀心，所走之處盡是回頭路，步步阻滯，難以前進也。

老者呼行者爲癆病鬼，是不知他家有不死之方；行者笑老者沒眼色，是笑其我家是純陰之體。「小自小，頗結實」，箇中有寶非虛比；「皮裏一團筋」，幻身之內有真身。老者道：「你想必有些手段。」言不死心者而沒有手段也。行者敘出本身來由，作齊天大聖的本事，又曉得捉怪降魔，伏虎擒龍。此等道法皆系大聖人真着實用，在根本上作事，而非求之於心中者。夫此根本之事，內實有捉怪降魔伏虎擒龍的祕訣。「老兒聽得哈哈笑道：『你既有這等手段，西方也還去得』」，蓋不笑不足以爲道；「老兒抬頭一見八戒嘴臉，慌得一步一跌，往屋裏亂跑」，蓋不驚不足以爲道。

「老者道：一個醜似一個』。八戒道：『我們醜自醜，卻都有用。』」夫子女相合而爲好，陰陽相交而爲醜。「這個道，非常道，說着醜，行着妙」也。「那老者正在門前相講，只見莊南有兩個少年人，帶着一個老媽媽三四個小男女。」言此醜中有用之趣，正老莊之東三、南二、北一、西四、中十，五行攢簇之妙旨。「八戒調過頭，把耳朵擺了幾擺，長嘴伸了一伸，嚇得那些人東倒西歪。」讀者未免疑是形容其醜，而不知實用大機大用，識得此者，方知醜中之妙，而得用中之真，其可驚可疑之事不解而明。

行者叫八戒把醜收拾起些，是叫外圓內方，潛修密煉也。「八戒把個耙子嘴揣在懷裏」，是被褐懷玉老蚌含珠也；「蒲扇耳貼在後面」，「艮其背，不獲其身」也；「拱着頭立於左右」．「行其庭，不見其人」也。「老者請齋，三藏行者俱道：『夠了，』」虛心也；「八戒只管叫添」，實腹也。俱以明非修心之小道，乃大法之運用。

「三藏見旋風而心驚」，是執心而有心也；「行者乃抓風而去聞」，是知心而無心也。「跳出一個斑斕猛虎，慌得三藏跌下馬來。」是虎之來，由於三藏見風心驚而來，虎即心之變象也。「那虎直挺挺站將起來，把自家胸膛往下一抓，把個皮剝將下來，站立道旁。」言心之驚動，即如虎之站起，抓胸剝皮，心胸一壞皮膚亦剝，內外受傷，心之爲害豈其淺鮮？

「怪物自稱黃風大王前路先鋒」，黃風者，不定之土，妄意也，心動而意不定，是心即意之先見者，故曰前路先鋒。「亂石叢中，取出兩口赤銅刀，轉身迎鬥。」「赤」象心之色，「銅刀」象心之柔惡。「兩口」者，二心也。一心者，靜心；二心者，動心。心動而幹思萬想，傷天害理無所不至，非刀在亂石叢中乎？「八戒行者趕來，那怪使個金蟬脫殼計，那師父正念《多心經》，被他一把拿住，扯將去了。」噫！心一動而全身失陷，非怪之來攝，皆心之自攝。怪使金蟬脫殼，而攝金蟬長老，是明示金蟬自脫自攝，提綱所謂「黃風嶺唐僧有難」者即此。然其難皆因「見風驚心」一念之起所致，自作自受，於怪何涉？其爲黃風嶺老魔自在受用，不亦宜乎？當此之時，若非有智慧之大聖，安能知其金蟬脫殼之妄念？非金睛之悟空，詎可見的黃風妖洞之昏迷？

「行者罵道：『你這個剝皮的畜生，弄什麼脫殼法兒，把我師父攝去。」真蜇雷法鼓，叫人猛醒。天下修人心而着空執相剝皮脫殼者，盡是畜生，並無人類。蓋剝皮是在肉皮囊上做活計，脫殼是在噁心腸上作功夫，以幻身爲法身，以人心爲道心，認假棄真，內無主意，惑亂致之。安得天蓬舉鈀，着頭一下，築他九個窟窿，以此爲戒乎？

「行者道：『兄弟，這個功勞算你的。』』」讀者勿作閒言看過，大有妙義。蓋雄心好勝，皆由自己生魔。八戒爲性，屬內，我也，宜八戒出力。故行者趕逐，八戒截殺。其提綱所謂「半山中八戒爭先」者，心在人身之半中，八戒爭先，是以戒爲先，不使心之爲害也。《參同契》曰；「性主處內，情主御外。」性情如一，內外合道，心之張狂於何而有？故曰：「法師有難逢妖怪，性情相和伏亂魔。」

詩曰；

心動意迷志不專，修行往往被他牽。

勸君戒懼勤防備，莫起風塵障道緣。

悟一子曰：此明既受《心經》，急須下手，弗誤認心即道，而自阻前程也。

篇首一偈，言修道者有法，法從心生，還從心滅。所以生法、滅法者爲誰？須自己辨別明白。若雲既然皆是自己心，又何用別人說？只須就心下功，是欲扭鐵出血，挽空作結，而期無爲，萬無是理。此是認賊爲子，何能到心、法兩忘地位？不知其間有他家不死之方。休教他瞞我，先須識透五行，一拳打徹障礙，期心可無心，而法自可輟矣。這纔是碧天秋月，彼此無分，性命俱了也。若雲即心即佛，而不識非心非佛，謬解詩中「既然皆已心，何用別人說」之句，系責成自己之要訣，豈不錯了門戶？故起語云：「這一篇偈子，乃是玄奘師悟徹了《多心經》，打開了門戶。」若言心即是道，道無不了，何以雲止「打開了門戶？」其必僕僕再往西天，取何真經？豈西天之真經，非別人之說乎？此其說可曉然而悟矣！

《參同契》曰：「乾坤其《易》之門戶。」悟空、悟能，乃《易》之門戶，即《心經》之門戶也。得了悟空、悟能，便是打開了門戶。從此下手修爲，方可造其堂奧矣。前烏巢禪師恐唐僧不識《心經》門戶，故指示「野豬」、「石猴」，令行者說出。長老已解其義，故長老常念常存，一點靈光自透，分明是「日落西山藏火鏡，月升東海現冰輪」境界。大道在望，急須前進。倘止從自家心上摸索，而認取靈靈昭昭之識神，以爲真實，不知有西天之大路，如戀家的一般，謂之「戀家鬼」，何能超脫塵俗？故前人有譏駐顏住世，而不能脫殼飛昇者，謂之「守屍鬼」，其說相似。行者說個「您家鬼」，罵儘自來執心用功者。

三藏道：「悟能，你若在家心重時，不是出家的了。你還回去裏。」呆於原無退悔言語，而設此一段話頭，豈真行者贓埋呆子哉？特借呆子以發明修心而戀心，猶出家而戀也。你看呆子「死心踏地前來」，死心前來，復是心法，而下手用功，卻須手段。但能死心而無手段，則在在棘手，去路不通，故老者擺手搖頭道：「去不得西天，難取經。」及行者說出本事，而老者道：「你想必有些手段。」又曰：「你既有這樣手段，西方也還去得。」此真老、莊指示之妙諦也。故提老者爲主，下文「莊南兩個少年人，帶着一個老媽媽，三四個小男女」一段影子，正老、莊《道德》、《南華》玄妙中之祕要，驚愚駭俗的故事，去得西方的大手段也。

八戒又提「在高老莊時，常嚇殺凡人」，即說破鬼神驚駭者是。行者笑道：「不要亂說，把那醜也收拾些」，即說着醜行着妙者是。下文獻茶、問姓嗣、敘年庚，俱引起黃風嶺難行，須有大手段如老孫者，方纔去得之意；餓鬼添飯半飽，俱形容西方路遠，須志願難滿如老豬者，方纔擔得之義。蓋心本非道，倘謂心即是道，而期必於心，乃以心縛心而橫截去路，便是黃風嶺虎怪計脫金蟬，而捆縛定風樁上也。何以故？風爲巽木，黃爲中央，橫於心胸如嶺矗然。虎怪之轉輾執迷，即已心之輾轉期必也。你看虎怪「摳住自家胸膛，把皮剝下，站立道傍」，形容模樣，句句宛肖「心」字。故喊道：「吾黨不是別人，乃黃風大王部下前路先鋒。」蓋執心爲道，是半途惑亂，攔住去路也。

「八戒趕那怪到亂石中，取出兩口赤銅刀」。「亂石」，爲堅頑錯雜之非純；「兩口」，爲左右參差之非一，「赤」，象心之本色；「刀」，象心之堅忍也。故虎怪爲執持之心，乃山中阻路之先鋒，何用別人說也！八戒爲死心下手，乃半山中開路之爭先，一拳先打徹也。試看「三藏心慌，口裏念着《多心經》」，那怪亦慌，使「金蟬脫殼計」，忽然化虎，忽然剝皮，俱見此心不死而輾轉自用爲魔之狀。正念經時，即駕風攝去之時，非虎怪使金蟬攝金蟬，乃金蟬自使金蟬攝金蟬也。「雙手捧着唐僧，奉獻大王」，「綁在後園」，乃唐僧自捧、自獻、自綁，而心遭毒害，不可解脫矣。

八戒、行者識破虎皮即全蟬之殼，知爲中計，一守一戰，直抵妖洞。行者努力，戰敗虎妖；八戒相機，一鈀築殺。此先除我心之固，必打破真空之障礙也。自此可搜剪魔根，救全金蟬之體，此等手段，就如夫婦和諧，一倡一和，內外相助爲理一般，又何家難之有哉！故結雲：「法師有難逢妖怪，情性相和伏亂魔。」

此篇「法」字起，「法師」結，下篇提綱緊接「護法」，分明示人修真之法，有暗伏照應、灰蛇草線之妙，明眼人自當覷破。

# 第二十一回 護法設莊留大聖 須彌靈吉定風魔

李本總批：「靈吉」二字最可思，大抵兇惡悔吝，都從癡愚不醒得來，人苦不自知耳。知則有何悔吝哉！非深於《易》者，不能知此。

黃毛老鼠，我心之偷者是。問何以有風？曰：偷則風矣，風則偷矣。

黃風是病，靈吉是藥，都在本身尋取。勿認作實事，令作者笑人也。

憺漪子曰：以菩薩降妖，自是《西遊》常事。獨此處以靈吉菩薩而定風魔，可見風與靈吉相反。無風則自靈自吉，有風則不靈不吉。無風而靈吉，則靈吉自不生風；有風而不靈不吉，則必待靈吉而後可以定風。然「靈吉」二字，亦須分疏。人但知吉從靈現，而不知靈自吉生。

彼虎怪之兇，鼠妖之竊，皆所謂不吉也，安得有靈？

天下人物，莫不皆有本相。然正者可現而邪者不可現，真者可現而假者不可現。白香山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

「恐懼」、「謙恭」總非其人本相，必待風雷拔木，赤舄几几，而後周公之本相始現；進鴆奪璽，臠肉切舌，而後王莽之本相始現耳。

推此以論，聖賢豪傑，奸雄亂賊，莫不皆然。奉勸世人，寧爲其可現者，勿爲其不可現者。即如黃風嶺上之物，未現本相則爲洞主、爲大王；既現本相，不過一偷油老鼠耳。

此鼠妖若肯如靈吉之戒，隱性歸山，亦不至於現本相地位。然王莽其肯致政明農乎？故自古及今，正人、真人之本相可以不現，而邪人、假人之本相斷未有不現者也。何也？鬼神惡其欺詐，必欲敗露之而後已也。

篇中八戒雲：「要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即丹經所云「饒君聰慧過顏、閔，不遇真師莫強猜」也。二語可喚醒世間多少愚妄愎拗之輩。

卻說那五十個敗殘的小妖，拿着些破旗、破鼓，撞入洞裏，報道：「大王，虎先鋒戰不過那毛臉和尚，被他趕下東山坡去了。」老妖聞說，十分煩惱，正低頭不語，默思計策，又有把前門的小妖道：「大王，虎先鋒被那毛臉和尚打殺了，拖在門口罵戰哩。」那老妖聞言，愈加煩惱道：「這廝卻也無知！我倒不曾喫他師父，他轉打殺我家先鋒，可恨！可恨！」叫：「取披掛來。我也只聞得講甚麼孫行者，等我出去，看是個甚麼九頭八尾的和尚，拿他進來，與我虎先鋒對命對命：即抵命，償命。對，義同「兌」。衝抵，如象棋中雙方各放棄一同樣棋子稱爲「兌子」。。」衆小妖急急擡出披掛。老妖結束齊整，綽一杆三股鋼叉，帥羣妖跳出本洞。那大聖停立門外，見那怪走將出來，着實驍勇。看他怎生打扮，但見：

金盔晃日，金甲凝光。盔上纓飄山雉尾，羅袍罩甲淡鵝黃。勒甲絛盤龍耀彩，護心鏡繞眼輝煌。鹿皮靴，槐花染色；錦圍裙，柳葉絨妝。手持三股鋼叉利，不亞當年顯聖郎顯聖郎：指二郎神。。

那老妖出得門來，厲聲高叫道：「那個是孫行者？」這行者腳躧着虎怪的皮囊，手執的如意的鐵棒，答道：「你孫外公在此，送出我師父來！」那怪仔細觀看，見行者身軀鄙猥鄙猥：醜陋矮小。，面容羸瘦羸瘦：瘦弱。，不滿四尺。笑道：「可憐！可憐！我只道是怎麼樣扳翻不倒的好漢，原來是這般一個骷髏的病鬼！」證夾：以貌取人，失之老孫。行者笑道：「你這個兒子，忒沒眼色！你外公雖是小小的，你若肯照頭打一叉柄，就長三尺。」那怪道：「你硬着頭，喫吾一柄。」大聖公然不懼。那怪果打一下來，他把腰躬一躬，足長了三尺，有一丈長短。證夾：此之謂大丈夫，又可謂道高一丈矣。慌得那妖把鋼叉按住，喝道：「孫行者，你怎麼把這護身的變化法兒，拿來我門前使喚？莫弄虛頭弄虛頭：耍花樣。！走上來，我與你見見手段！」行者笑道：「兒子呵，常言道『留情不舉手，舉手不留情』。你外公手兒重重的，只怕你捱不起這一棒！」那怪那容分說，捻轉鋼叉，望行者當胸就刺。這大聖正是會家不忙，忙家不會，理開鐵棒，使一個「烏龍掠地勢」，撥開鋼叉，又照頭便打。他二人在那黃風洞口，這一場好殺：

妖王發怒，大聖施威。妖王發怒，要拿行者抵先鋒；大聖施威，欲捉精靈救長老。叉來棍架，棍去叉迎。一個是鎮山都總帥，一個是護法美猴王。初時還在塵埃戰，後來各起在中央。點鋼叉，尖明鐏利鐏（zūn）：兵器末端圓錐形的金屬套，可插入地中。；如意棒，身黑箍黃。戳着的魂歸冥府，打着的定見閻王。全憑着手疾眼快，必須要力壯身強。兩家捨死忘生戰，不知那個平安那個傷！

那老妖與大聖鬥經三十回合，不分勝敗。這行者要見功績，使一個「身外身」的手段：證夾：誰人無身外身？卻誰人能使？可嘆。把毫毛揪下一把，用口嚼得粉碎，望上一噴，叫聲：「變！」變有個百十個行者，都是一樣打扮，各執一根鐵棒，把那怪圍在空中。那怪害怕，也使一般本事：急回頭，望着巽地上，把口張了三張，嘑的一口氣嘑：同「呼」。，吹將出去，忽然間一陣黃風，從空颳起。好風！真個利害：

冷冷颼颼天地變，無影無形黃沙旋。

穿林折嶺倒松梅，播土揚塵崩嶺坫坫：臺子。。

黃河浪潑徹底渾，湘江水湧翻波轉。

碧天振動鬥牛宮，爭些颳倒森羅殿爭些：差一點兒，險些兒。。

五百羅漢鬧喧天，八大金剛齊嚷亂。

文殊走了青毛獅文殊：指文殊菩薩，騎青毛獅子。下文的普賢指普賢菩薩，騎白象。，普賢白象難尋見。

真武龜蛇失了羣真武：指真武大帝，龜蛇是他的護法神將。參見第六十六回「『幼而勇猛』以下韻文」條注。，梓橦騾子飄其韂梓橦：也作「梓潼」。指梓潼真君，又稱「文昌帝君」，是主管科舉、利祿的神，傳說他的坐騎是一匹白騾。清禇人獲《堅瓠餘集·神騾》：「京師梓潼廟，在宣武門樂，人常以白騾施廟中。」參見第三回「文曲星官」條。。

行商喊叫告蒼天，梢公拜許諸般願。

煙波性命浪中流，名利殘生隨水辦。

仙山洞府黑攸攸，海島蓬萊昏暗暗。

老君難顧煉丹爐，壽星收了龍鬚扇。

王母正去赴蟠桃，一風吹斷裙腰釧裙腰釧：釧，本指套在臂上的鐲子，這裏當指裙帶上的環佩。。

二郎迷失灌州城，哪吒難取匣中劍。

天王不見手心塔，魯班吊了金頭鑽魯班：也作魯般。是古代著名的能工巧匠，被木匠供奉爲祖師。相傳是春秋時魯國人，姓公輸，名般（或班），因爲他是魯國人，所以稱爲「魯班」。《孟子·離婁上》說：「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成方圓。」又，《禮記·檀弓》曾記載魯班想用巧技爲公輸若的母親舉辦葬禮，被公肩假反對。關於他的故事，《墨子》中記載頗多，在卷五十《公輸》章中，記載他爲楚國造雲梯的故事；在《魯問》章中，又記載他爲楚國造舟戰之器的故事。。

雷音寶闕倒三層，趙州石橋崩兩斷趙州石橋：原名「安濟橋」。位在河北趙州，此橋建於隋朝，是我國著名石橋，今尚存。。

一輪紅日蕩無光，滿天星斗皆昏亂。

南山鳥往北山飛，東湖水向西湖漫。

雌雄拆對不相呼，子母分離難叫喚。

龍王遍海找夜叉，雷公到處尋閃電閃電：閃電娘娘，又稱「電母」、「金光聖母」。是道教司閃電的女神。其實原來是男神，稱爲「電父」，後來才演變成女神，變作雷公的妻子。她的形象是朱衣白褲，容貌端麗，雙手各拿一面鏡子。鏡子閃閃發光，發出閃電。。

十代閻王覓判官，地府牛頭追馬面。

這風吹倒普陀山，捲起觀音經一卷。

白蓮花卸海邊飛，吹倒菩薩十二院。

盤古至今曾見風，不似這風來不善。

忽喇喇，乾坤險不乍崩開，萬里江山都是顫！

那妖怪使出這陣狂風，就把孫大聖毫毛變的小行者颳得在那半空中，卻似紡車兒一般亂轉，莫想輪得棒，如何攏得身？慌得行者將毫毛一抖，收上身來，獨自個舉着鐵棒，上前來打，又被那怪劈臉噴了一口黃風，把兩隻火眼金睛，颳得緊緊閉合，莫能睜開；因此難使鐵棒，遂敗下陣來。那妖收風回洞不題。

卻說豬八戒見那黃風大作，天地無光，牽着馬，守着擔，伏在山凹之間，也不敢睜眼，不敢抬頭，口裏不住的唸佛許願。又不知行者勝負何如，師父死活何如。正在那疑思之時，卻早風定天晴。忽抬頭往那洞門前看處，卻也不見兵戈，不聞鑼鼓。呆子又不敢上他門，又沒人看守馬匹、行李，果是進退兩難，倉惶不已。

憂慮間，只聽得孫大聖從西邊吆喝而來，他才欠身迎着道：「哥哥，好大風呵！你從那裏走來？」行者擺手道：「利害！利害！我老孫自爲人，不曾見這大風。那老妖使一柄三股鋼叉，來與老孫交戰。戰到有三十餘合，是老孫使一個身外身的本事，把他圍打，他甚着急，故弄出這陣風來，果是兇惡，颳得我站立不住，收了本事，冒風而逃。哏，好風！哏，好風！老孫也會呼風，也會喚雨，不曾似這個妖精的風惡！」八戒道：「師兄，那妖精的武藝如何？」行者道：「也看得過，叉法兒倒也齊整，與老孫也戰個手平。卻只是風惡了，難得贏他。」八戒道：「似這般怎生救得師父？」行者道：「救師父且等再處，不知這裏可有眼科先生先生：對醫生的尊稱。，且教他把我眼醫治醫治。」八戒道：「你眼怎的來？」行者道：「我被那怪一口風噴將來，吹得我眼珠痠痛，這會子冷淚常流。」八戒道：「哥呵，這半山中，天色又晚，且莫說要甚麼眼科，連宿處也沒有了。」行者道：「要宿處不難。我料着那妖精還不敢傷我師父，我們且找上大路，尋個人家住下，過此一宵，明日天光，再來降妖罷。」八戒道：「正是，正是。」

他卻牽了馬，挑了擔，出山凹，行上路口。此時漸漸黃昏，只聽得那路南山坡下，有犬吠之聲。二人停身觀看，乃是一家莊院，影影的有燈火光明。他兩個也不管有路無路，漫草而行，直至那家門首，但見：

紫芝翳翳，白石蒼蒼。紫芝翳翳多青草，白石蒼蒼半綠苔「紫芝翳翳多青草」二句：出唐許渾《題四皓廟》詩。翳翳，草木茂密成蔭的樣子。。數點小螢光灼灼，一林野樹密排排。香蘭馥郁，嫩竹新栽。清泉流曲澗，古柏倚深崖。地僻更無遊客到，門前惟有野花開。

他兩個不敢擅入，只得叫一聲：「開門，開門！」那裏有一老者，帶幾個年幼的農夫，叉鈀掃帚齊來，問道：「甚麼人？甚麼人？」行者躬身道：「我們是東土大唐聖僧的徒弟，因往西方拜佛求經，路過此山，被黃風大王拿了我師父去了，我們還未曾救得。天色已晚，特來府上告借一宵，萬望方便方便。」那老者答禮道：「失迎，失迎。此間乃是雲多人少之處，卻纔聞得叫門，恐怕是妖狐、老虎及山中強盜等類，故此小介愚頑，多有衝撞，不知是二位長老。請進，請進。」他兄弟們牽馬挑擔而入，徑至裏邊，拴馬歇擔，與莊老拜見敘坐。又有蒼頭獻茶蒼頭：男僕。。茶罷，捧出幾碗胡麻飯胡麻飯：胡麻，芝麻。因爲劉晨、阮肇在天台山採藥迷路，在溪邊吃了胡麻飯，後來遇見仙女，過了一段神仙生活，所以胡麻飯被比喻神仙的食品。參見第二十回關於天台山的註解。。飯畢，命設鋪就寢，行者道：「不睡還可，敢問善人，貴地可有賣眼藥的？」老者道：「是那位長老害眼？」行者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們出家人，自來無病，從不曉得害眼。」老人道：「既不害眼，如何討藥？」行者道：「我們今日在黃風洞口救我師父，不期被那怪將一口風噴來，吹得我眼珠痠痛；今有些眼淚汪汪，故此要尋眼藥。」那老者道：「善哉！善哉！你這個長老，小小的年紀，怎麼說謊？那黃風大王風最利害。他那風，比不得甚麼春秋風、松竹風，與那東西南北風。」八戒笑道：「想必是甲惱風、羊耳風、大麻風、偏正頭風甲腦風：即「夾腦風」，與以下幾種「風」都是中醫的病症，是豬八戒故意打趣的說法。凡頭痛經久難愈，稱爲頭風。若兩太陽穴連腦疼痛，稱夾腦風。偏正頭風，是就病痛的位置而言。羊耳風，又叫羊兒風、羊癲風，即癲癇。大麻風，即麻風病，是一種慢性傳染病。？」證夾：老豬貫說瘋話。長者道：「不是，不是。他叫做『三昧神風』。」行者道：「怎見得？」老者道：「那風：

能吹天地怪，善刮鬼神愁。

裂石崩崖惡，吹人命即休。

你們若遇着他那風吹了呵，還想得活哩！只除是神仙，方可得無事。」行者道：「果然！果然！我們雖不是神仙，神仙還是我的晚輩，這條命急切難休，卻只是吹得我眼珠痠痛。」那老者道：「既如此說，也是個有來頭的人。我這敝處，卻無賣眼藥的。老漢也有些迎風冷淚，曾遇異人，傳了一方，名喚『三花九子膏』，證夾：三者，木之生數；九者，金之成數。木能生火，火能克金。有生有克，心猿火眼安得不愈？能治一切風眼。」行者聞言，低頭唱喏道：「願求些兒點試試。」那老者應承，即走進去，取出一個瑪瑙石的小罐兒來，拔開塞口，用玉簪兒蘸出少許與行者點上，教他不得睜開，寧心睡覺，明早就好。點畢，收了石罐，徑領小介們退於裏面。八戒解包袱，展開鋪蓋，請行者安置。行者閉着眼亂摸。八戒笑道：「先生先生：舊時盲人多從事相面、算卦等職業，而舊時稱說書、相面、算卦、看風水等爲業的人爲先生，所以豬八戒以此來打趣。，你的明杖兒呢明杖：盲人用來探路的手杖。？」李旁：頑皮。行者道：「你這個饢糟的呆子，你照顧我做瞎子哩！」那呆子啞啞的暗笑而睡。行者坐在鋪上，轉運神功，只到有三更後，方纔睡下。

不覺又是五更將曉，行者抹抹臉，睜開眼道：「果然好藥！比常更有百分光明！」卻轉頭後邊望望，呀！那裏得甚房舍窗門，但只見些老槐高柳，兄弟們都睡在那綠莎茵上。那八戒醒來道：「哥哥，你嚷怎的？」行者道：「你睜開眼看看。」呆子忽抬頭，見沒了人家，慌得一轂轆爬將起來道：「我的馬哩？」行者道：「樹上拴的不是？」「行李呢？」行者道：「你頭邊放的不是？」八戒道：「這家子憊懶也。李旁：趣。他搬了，怎麼就不叫我們一聲？通得老豬知道，也好與你送些茶果。想是躲門戶的躲門戶：明代的徭役和苛捐雜稅繁重，役稅均按戶徵發，故很多居民離家逃亡，稱「躲門戶」。，恐怕里長曉得里長：裏的主事者。裏，古代的地方行政組織。明代以一百一十戶爲一里。，卻就連夜搬了。噫，我們也忒睡得死！怎麼他家拆房子，響也不聽見響響？」行者吸吸的笑道：「呆子，不要亂嚷，你看那樹上是個甚麼紙帖兒。」八戒走上前，用手揭了，原來上面四句頌子云：

「莊居非是俗人居，護法伽藍點化廬。

妙藥與君醫眼痛，盡心降怪莫躊躇。」

行者道：「這夥強神，自換了龍馬，一向不曾點他，他倒又來弄虛頭！」八戒道：「哥哥莫扯架子，他怎麼伏你點札點札：差遣。！」行者道：「兄弟，你還不知哩。這護教伽藍、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奉菩薩的法旨，暗保我師父者。自那日報了名，只爲這一向有了你，再不曾用他們，故不曾點札罷了。」八戒道：「哥哥，既奉法旨暗保師父，所以不能現身明顯，故此點化仙莊。你莫怪他，昨日也虧他與你點眼，又虧他管了我們一頓齋飯，亦可謂盡心矣。你莫怪他，我們且去救師父來。」行者道：「兄弟說得是。此處到那黃風洞口不遠。你且莫動身，只在林子裏看馬守擔，等老孫去洞裏打聽打聽，看師父下落何如，再與他爭戰。」八戒道：「正是這等，討一個死活的實信。假若師父死了，各人好尋頭幹事；若是未死，我們好竭力盡心。」行者道：「莫亂談，我去也！」

他將身一縱，徑到他門首，門尚關着睡覺。行者不叫門，且不驚動妖怪，捻着訣，念個咒語，搖身一變，變做一個花腳蚊蟲，真個小巧！有詩爲證，詩曰詩曰：這篇韻文實際是《西江月》詞，不是詩，戲曲小說經常把詩詞混稱。：

擾擾微形利喙，嚶嚶聲細如雷。

蘭房紗帳善通隨，正愛炎天暖氣。

只怕薰煙撲扇，偏憐燈火光輝。

輕輕小小忒鑽疾，飛入妖精洞裏。

只見那把門的小妖，正打鼾睡，行者往他臉上叮了一口，那小妖翻身醒了，道：「我爺啞！好大蚊子！一口就叮了一個大疙疸！」忽睜眼道：「天亮了。」又聽得支的一聲，二門開了。行者嚶嚶的飛將進去，只見那老妖分付：「各門上謹慎，一壁廂收拾兵器，只怕昨日那陣風不曾刮死孫行者，他今日必定還來，來時定教他一命休矣。」

行者聽說，又飛過那廳堂，徑來後面。但見一層門，關得甚緊，行者漫門縫兒鑽將進去漫門縫兒：沿着門縫兒。，原來是個大空園子，那壁廂定風樁上繩纏索綁着唐僧哩。那師父紛紛淚落，心心只念着悟空、悟能，不知都在何處。行者停翅，叮在他光頭上，叫聲「師父」。那長老認得他的聲音道：「悟空阿，想殺我也！你在那裏叫我哩？」行者道：「師父，我在你頭上哩。你莫要心焦，少得煩惱，我們務必拿住妖精，方纔救得你的性命。」唐僧道：「徒弟呵，幾時纔拿得妖精麼？」行者道：「拿你的那虎怪，已被八戒打死了，只是老妖的風勢利害。料着只在今日，管取拿他。你放心莫哭，我去啞。」

說聲去，嚶嚶的飛到前面，只見那老妖坐在上面，正點札各路頭目；又見那洞前有一個小妖，把個令字旗磨一磨磨：揮動。，撞上廳來報道：「大王，小的巡山，纔出門，見一個長嘴大耳朵的和尚坐在林裏；若不是我跑得快些，幾乎被他捉住。卻不見昨日那個毛臉和尚。」老妖道：「孫行者不在，想必是風吹死也，再不便去那裏求救兵去了！」衆妖道：「大王，若果吹殺了他，是我們的造化；只恐吹不死他，他去請些神兵來，卻怎生是好？」老妖道：「怕他怎的，怕那甚麼神兵！若還定得我的風勢，只除了靈吉菩薩來是靈吉菩薩：佛經無此菩薩，應是作者的虛構。，其餘何足懼也！」證夾：安得西方處處妖魔，皆如此怪之自供乎？

行者在屋樑上，只聽得他這一句言語，不勝歡喜，即抽身飛出，現本相來至林中，叫聲：「兄弟！」八戒道：「哥，你往那裏去來？剛纔一個打令字旗的妖精，被我趕了去也。」行者笑道：「虧你！虧你！老孫變做蚊蟲兒，進他洞去探看師父，原來師父被他綁在定風樁上哭哩。是老孫分付，教他莫哭，又飛在屋樑上聽了一聽。只見那拿令字旗的，喘噓噓的，走進去報道：只是被你趕他，卻不見我。老妖亂猜亂說，說老孫是風吹殺了，又說是請神兵去了。他卻自家供出一個人來，甚妙！甚妙！」八戒道：「他供的是誰？」行者道：「他說怕甚麼神兵，那個能定他的風勢，只除是靈吉菩薩來是。但不知靈吉住在何處。」

正商議處，只見大路傍走出一個老公公來。你看他怎生模樣：

身健不扶柺杖，冰髯雪鬢蓬蓬。

金花耀眼意朦朧，瘦骨衰筋強硬。

屈背低頭緩步，龐眉赤臉如童龐眉：眉毛黑白雜色。形容年老的樣子。。

看他容貌是人稱是人稱：即叫做人。稱，叫做。這裏將稱字置後，是爲了湊韻。，卻似壽星出洞。

八戒望見大喜道：「師兄，常言道『要知山下路，須問去來人』去來人：過來人，老人。。你上前問他一聲，何如？」真個大聖藏了鐵棒，放下衣襟，上前叫道：「老公公，問訊了。」那老者半答不答的，還了個禮道：「你是那裏和尚？這曠野處，有何事幹？」行者道：「我們是取經的聖僧，昨日在此失了師父，特來動問公公一聲：靈吉菩薩在那裏住？」老者道：「靈吉在直南上，證夾：正南，火位，文明之象，靈吉所居在此。若還除卻此方，定多不靈不吉可知。從此處到那裏，還有二千里路。有一山，呼名小須彌山。山中有個道場，乃是菩薩講經禪院。汝等是取他的經去了？」證夾：語有冷趣。行者道：「不是取他的經，我有一事煩他，不知從那條路去。」老者用手向南指道：「這條羊腸路就是了。」哄得那孫大聖回頭看路，那公公化作清風，寂然不見，只是路傍邊下一張簡帖，上有四句頌子云：證夾：一篇之中，老人頌子再現，非雙聲疊韻也，正是文章家攢花簇錦之法。

「上覆齊天大聖聽，老人乃是李長庚李長庚：長庚是金星的別稱。金星出現在東方天空稱爲啓明，出現在西方天空稱爲長庚。傳說唐李白出生時，他母親夢見金星入懷。故民間傳說太白金星姓李。。

須彌山有飛龍杖，靈吉當年受佛兵。」

行者執了帖兒，轉身下路。八戒道：「哥阿，我們連日造化低了。這兩日懺日裏見鬼懺：同「剗」。無端，平白地。！那個化風去的老兒是誰？」行者把帖兒遞與八戒，唸了一遍道：「李長庚是那個？」行者道：「是西方太白金星的名號。」八戒慌得望空下拜道：「恩人！恩人！老豬若不虧金星奏準玉帝呵，性命也不知化作甚的了！」行者道：「兄弟，你卻也知感恩。但莫要出頭，只藏在這樹林深處，仔細看守行李、馬匹，等老孫尋須彌山，請菩薩去耶。」八戒道：「曉得，曉得，你只管快快前去，老豬學得個烏龜法，得縮頭時且縮頭。」證夾：妙人妙語。●縮頭正是服氣工夫，此烏龜法亦不易學。

孫大聖跳在空中，縱筋斗雲，徑往直南上去，果然速快。他點頭經過三千里，挎腰八百有餘程。須臾，見一座高山，半中間有祥雲出現，瑞靄紛紛，山凹裏果有一座禪院，只聽得鐘磬悠揚，又見那香菸縹緲。大聖直至門前，見一道人，頭戴數珠，口中唸佛。行者道：「道人作揖。」那道人躬身答禮道：「那裏來的老爺？」行者道：「這可是靈吉菩薩講經處麼？」道人道：「此間正是，有何話說？」行者道：「累煩你老人家與我傳答傳答：我是東土大唐駕下御弟三藏法師的徒弟，齊天大聖孫悟空行者。今有一事，要見菩薩。」道人笑道：「老爺字多話多，我不能全記。」證夾：可見道大不再多言。行者道：「你只說是唐僧徒弟孫悟空來了。」道人依言，上講堂傳報。那菩薩即穿袈裟，添香迎接。這大聖才舉步入門，往裏觀看，只見那：

滿堂錦繡，一屋威嚴。李旁：好個一屋威嚴。證夾：絕妙六朝致語。衆門人齊誦《法華經》，老班首輕敲金鑄磬班首：寺院的高層僧人，清儀潤《百丈清規證義記》稱首座、西堂、後堂、堂主「叢林以前四執，目之爲四班首」。宋延壽《三時繫念儀範》：「晨朝畢，法師行香禮佛，班首執手磬領大衆繞壇行道。」是儀軌中常司鳴磬之職。。。佛前供養，盡是仙果仙花；案上安排，皆是素餚素品。輝煌寶燭，條條金焰射虹霓；馥郁真香，道道玉煙飛彩霧。正是那講罷心閒方入定，白雲片片繞松梢。靜收慧劍魔頭絕，般若波羅善會高般若波羅：般若，梵語「智慧」之意。波羅，梵語「彼岸」之意。善會：指寺廟舉行的法會。。

那菩薩整衣出迓，行者登堂，坐了客位，隨命看茶。行者道：「茶不勞賜，但我師父在黃風山有難，特請菩薩施大法力降怪救師。」菩薩道：「我受了如來法令，在此鎮押黃風怪。如來賜了我一顆『定風丹』，證夾：定風丹伏案。一柄『飛龍寶杖』。當時被我拿住，饒了他的性命，放他去隱性歸山，不許傷生造孽，不知他今日欲害令師，有違教令，我之罪也。」那菩薩欲留行者，治齋相敘，行者懇辭，隨取了飛龍杖，與大聖一齊駕雲。不多時，至黃風山上。菩薩道：「大聖，這妖怪有些怕我，我只在雲端裏住定，你下去與他索戰，誘他出來，我好施法力。」

行者依言，按落雲頭，不容分說，掣鐵棒把他洞門打破，叫道：「妖怪，還我師父來也！」慌得那把門小妖，急忙傳報。那怪道：「這潑猴着實無禮，李旁：着眼。再不伏善，證夾：敢問鼠大王有何善之可伏？反打破我門。這一出去，使陣神風，定要吹死。」仍前披掛，手綽鋼叉，又走出門來；見了行者，更不打話，捻叉當胸就刺。大聖側身躲過，舉棒對面相還。戰不數合，那怪吊回頭，望巽地上，才待要張口呼風，只見那半空裏，靈吉菩薩將飛龍寶杖丟將下來。不知唸了些甚麼咒語，卻是一條八爪金龍，證夾：以龍擒鼠，亦是小題大做。撥喇的輪開兩爪，一把抓住妖精，提着頭，兩三捽，捽在山石崖邊，現了本相，卻是一個黃毛貂鼠。證夾：凡物可現本相，而妖怪獨不可現本相，現本相則醜矣。

行者趕上，舉棒就打，被菩薩攔住道：「大聖，莫傷他命，我還要帶他去見如來。」對行者道：「他本是靈山腳下的得道老鼠，因爲偷了琉璃盞內的清油，燈火昏暗，恐怕金剛拿他，故此走了，卻在此處成精作怪。李旁：老鼠亦得道乎？得道尚偷油乎？得偷油之道也。如此，得道者多矣！如來照見了他，不該死罪，故着我轄押，但他傷生造孽，拿上靈山；今又衝撞大聖，陷害唐僧，我拿他去見如來，明正其罪，纔算這場功績哩。」行者聞言，卻謝了菩薩。菩薩西歸不題。

卻說豬八戒在那林內，正思量行者，只聽得山坂下叫聲：「悟能兄弟，牽馬挑擔來耶。」那呆子認得是行者聲音，急收拾跑出林外，見了行者道：「哥哥，怎的幹事來？」行者道：「請靈吉菩薩使一條飛龍杖，拿住妖精，原是個黃毛貂鼠成精，被他帶去靈山見如來去了。我和你洞裏去救師父。」那呆子才歡歡喜喜，二人撞入裏面，把那一窩狡兔、妖狐、香獐、角鹿，一頓釘鈀鐵棒，盡情打死，卻往後園拜救師父。師父出得門來，問道：「你兩人怎生捉得妖精？如何方救得我？」行者將那請靈吉降妖的事情，陳了一遍，師父謝之不盡。他兄弟們把洞中素物，安排些茶飯吃了，方纔出門，找大路向西而去。畢竟不知向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已言心之猖狂，須借戒行而除去矣。此回專言意之疑慮，當依靈明而剿滅也。

篇首「黃風洞老妖低頭不語，默思計策。」「黃」爲主色，喻人之意；「風」吹不定，喻意之無主；「低頭不語」，正起意思維之象；「默思計策」，乃疑慮妄想之機。「拿一杆三股鋼叉跳出洞來」，意念一動，邪正不分，是非莫辨，猶豫不決，而股股叉叉三思不決矣。

「妖精見行者身軀不滿四尺，呼爲病鬼」，是未免在軀殼上起見，而誤認幻身爲真身矣。認幻身爲真身，則必認假意爲真意，便是有眼無珠矇昧不明。行者謂之忒沒眼力，情真罪當，何說之辭？「那怪打行者一下，行者把腰一躬，足長了六尺，有一丈長短。」蓋人受先天之氣而生，原有丈六金身，圓陀陀，光灼灼，淨倮倮，赤灑灑。修之者希賢希聖，成仙作佛，本屬真材實料，而非演樣虛頭。若以演樣虛頭觀之，即是沒有主見，疑或不定。

黃風洞老妖與大聖相戰矣，何以行者使身外身手段，被妖一陣黃風颳在空中，不能攏身？夫天下事，惟少者可以御多，定者可以止亂，以多御多，愈滋其多；以亂止亂，益致其亂。此感亂內起而外法無用，原其故皆由於心之不明，故意之不定；意不定，而心愈不明。行者能不被妖風一口，把火眼金睛亂得緊緊閉合，莫能睜開乎？噫！心有不明，而意無忌禪，所作所爲盡成虛假，慾望成道殊覺爲難。此求眼科先生先救其明，不容已也。行者道：「救師父，且等再處，不知這裏可有眼科先生，且叫他把我眼醫治醫治。」修真之道，全要靈明不昧，若昧其明，將何所修？不救師父，先治其眼，實得修真之三昧。

「二人尋人家過宿，只聽得山坡下有犬吠之聲，乃是一家莊院，隱隱的有燈火光明。」犬爲真土。燈光者，暗中之明。行者因治眼而尋宿處，真土已有影響，乃暗中生明之機，正護法點眼之時。「老者說出曾遇異人傳了一方，名喚三花九子膏，能治一切風眼。」「三花」者，三家。「九子」者，九轉。言此靈明之眼藥系真人口傳心受，三家合一，九轉還元之妙方，不特能止意土之妄動，而且能開一切之障礙。「點上眼藥，叫他寧心睡覺。」寧心而心明，睡覺而大覺。此等妙方，真是萬兩黃金買不得，十字街頭送至人。真決已得，可以展開鋪蓋，安置放睡矣。「八戒笑道：『先生，你的明杖兒呢？』」言須在先打徹，方有靈明拄杖。「行者道：『你照顧我做瞎子哩！』」言其被他瞞過，即是睜眼瞎子。「呆子啞啞的笑」，笑其瞎也。「行者運轉神功」，運其明也。「呆子抬頭見沒人家，尋馬尋行李，疑其躲門戶怕里長，連夜搬。」僅是描寫無知呆漢，疑惑不定，措手忙腳，不知有此眼科先生之點眼也。頌中「妙藥與君醫眼痛，盡心降怪莫躊躕。」靈明一開，魔怪難侵，可知降怪爲點眼以後之事，若未點眼而怪難降。

「行者道：『這護駕伽藍和丁甲揭諦功曹，奉觀音菩薩法旨，暗保師父。』」蓋修持大道，火候工程，年月日時，毫髮不得有爽，若非明師附耳低言點破妙旨，此事難知。「八戒道：『他既奉法旨，暗保師父，所以不能現身明顯，故此點化仙莊。』」蓋道高毀來，德修諦興，既得師傳，則當潛修默煉，點化成真，不可泄露機關現身招禍。此仙翁至切之叮嚀，示學人避禍保身之法也。

「行者變作一個花腳蚊蟲，飛入洞裏。」此變非人所識，夫蚊蟲日則潛藏，夜則高飛，取其明能夜照。「花腳」者，五色俱備，蚊蟲而花腳，則爲五行精一之明。以行者五行精一之神，而變五行精一之明，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無處不照矣。「見老妖吩咐門上謹慎，怕不曾刮死孫行者。」是神明其放意不定，狂惑無主也。「卻見一層門，關的甚緊，鑽進去，定風樁上，師父心動只念悟空語能。」是神明其徒悟一念之空，不能解脫也。「行者道：『我在你頭上哩，你莫要心焦，今日務必拿住妖精，救你性命。』」一切迷人，不知身外身之神明妙用，只於自身摸索，非投於執空，即流於放蕩。執空，則縛於定風樁上，而不能脫；放蕩，則入於黃風洞，而莫可出。苟非看破此中消息，運動神機，焉能拿得妖精，救得性命？其最妙處，是行者道：「我在你頭上哩！」噫！「莫執此身雲是道，須知身外還有身」。又「嚶嚶的飛在前面」，去暗投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

妖精說出，「除了靈吉菩薩，其餘何懼？」神明明到此處，識神自破，真靈可得，而假土可滅矣。「行者聽得他這一句話，不勝歡喜。」所謂「得其一而萬事畢」者此也，然此得一之竅，非明師指點，實難自知。「八戒道：『要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正前篇若說自己有，何用別人說也。「及問靈吉住處，老者告在直南。」南者《離》明之地，正真靈居住之鄉，靈而居明，則系靈明可知。「老者疑爲取他的經，行者道：『不是取他的經，我有一事煩他，不知從那條路去。』」夫真經人人具足，個個圓成，處聖不增，處凡不減，無待借取他人，自己本有，然不知道路，而真經末可以得。「不取他經」者，以示經本自有，無容假借也；「一事煩他」者，以示道路不知，須賴師傳也。「金星指明羊腸路，八戒感拜救命恩。」言既得師傳，恩同再造，誓必勇猛精進，以報師恩，而終身不可有忘也。

「簡雲：『上覆齊天大聖聽，老人乃是李長庚。須彌山有飛龍杖，靈吉當年受佛兵。』」蓋意之不定，由於心之不明；心之不明，由於志之不果。金星而告靈吉住處，由果而成其明，既明且哲，剛柔得中，進則可以有爲，退則可以自守，進退無礙，何事不成？「老豬學得烏龜法，得縮頭處且縮頭」，正退則可以自守，用其柔也；「行者縱筋斗，尋菩薩降妖」，正進則可以有爲，用其剛也。行者到菩薩處所見勝境，俱曲肖靈明之妙相，至於「靜收慧劍魔頭絕，般若波羅善會高」，非靈明不昧者，孰能與於斯？定風丹，比圓明而邪風不起；飛龍杖，喻果斷而妄念不生。

「菩薩叫行者誘他出來，我好施法。」將欲取之，必先與之。「那怪張口呼風，靈吉將飛龍杖丟下，化作一條八爪金龍，抓住妖精，摔在岸邊。」此乃以一御紛，以定止亂，較之使身外身，以多御多，以亂止亂，何其迅速！「現了本相，是個黃毛貂鼠。」黃爲土色，鼠性善疑，是爲不定疑二之意土也。然意土妄動，皆由靈明罔覺，假者得以借靈生妄，無所不至，如偷去琉璃盞清油，燈火昏暗者何異？曰：「靈山腳下老鼠成精」，可知非靈山本有之物，乃後起之根塵。「拿去見如來處置」，言不見如來本性，邪正相混，而此物未能處置也。「撞入裏面，把一窩狡兔妖狐、香獐角鹿，盡情打死。」意土既定，而狡猾兔跳狐疑，獐狂角勝之病，自然滅蹤。從此救出嬰兒，找上大路，假土已去，真土可收矣。

詩曰：

猖狂惑亂失靈明，大要留心念不生。

拄杖如能常穩定，何愁妄竟不歸誠。

# 第二十二回 八戒大戰流沙河 木叉奉法收悟淨

李本總批：若要淨，也須沙清金見。即一姓名中，都有微旨。《西遊》一記，可草草讀耶？

憺漪子曰：流沙河畔，收卻悟淨，則四象合矣，五行攢聚矣，此一部《西遊》之小團圓也。到後來五聖成真，方是大團圓。然設無此二十二回之小團圓，顧安得有一百回之大團圓乎？按，此四衆之來，或前或後，初若無意湊合，而其中實有鐵板次序，井然不容紊亂。何以言之，取經以三藏爲主，則三藏爲中意之土無疑矣；土非火不生，故出門即首收心猿，是爲南神之火；火無水不能既濟，故次收意馬，是爲北精之水；水旺則能生木，故次收八戒，是爲東魂之木；木旺必須金制，故又次收沙僧，是爲西魄之金。合而言之，南火北水，東木西金，總以衛此土，正與水、火、木、金、土之定位相配，此作者一片苦心，千古未經拈出。若非半非居士與餘兩人今日冷眼覷破，豈不被李卓吾、葉仲子輩瞞殺乎？

至於四衆之來，各以其時，即節候亦恰恰應之。如心猿之來以秋冬，秋冬爲金水之交，大地火俱囚煞，若無心猿真火炎炎，彼三藏弱土，一日安能生活！至於意馬之來以冬，水歸冬，旺也。木母之來以春，金公之來以秋，木旺在春，金旺在秋也。五行四時，一一配合，毫髮不爽，尤見作者組煉之奇巧。不然，則三藏何日不可出長安，乃獨取於九月望前乎？或猶疑四衆一體，彼三衆皆乘旺而來，何心猿獨不爾爾？曰：心猿之與三衆，固不可例論者也。彼三衆各分五行之一體，故不得不乘旺氣而來。若心猿則全體五行，變化在我，即三藏中央之土，猶刻刻賴以生活，欲來則竟來耳，又何分於生死衰旺乎！此一部《西遊》大旨，即一部金丹大旨也。聊於小團圓處，停樽按板，爲大衆發明之。

四衆之來，五行次序固毫髮不爽矣。若意馬收繮之後，到此凡七回文字，此七回中，亦何嘗無五行排比，如觀音院之火，火也；黑風洞之黑怪，水也；八戒之木母，木也；黃風怪之黃風，土也；沙僧之金公，金也。作者故自惺惺，未知讀者能不憒憒嘖否耶？

學道之人，果能到四象和合、五行攢簇地位，雖未遽至大團圓，而此中有主，一切邪魔固已望而卻走矣。試觀三藏自流沙收悟淨之後，所歷魔境，不過如四聖之佛、五莊之仙、三戲之屍魔已耳。直待心猿放逐，然後毒魔狠怪相尋而至。蓋雖有攢簇之五行，不敵心猿之一放也。學者可不猛省乎？

唐僧師徒三衆，脫難前來，不一日，行過了八百黃風嶺，進西卻是一脈平陽之地平陽之地：指平地。。光陰迅速，歷夏經秋，見了些寒蟬鳴敗柳，大火向西流大火向西流：大火星向西方天空偏移，說明秋天到了。大火，星名，即二十八星宿中的心宿（不是指火星）。流，落下。。證夾：秋。正行處，只見一道大水狂瀾，渾波湧浪。三藏在馬上忙呼道：「徒弟，你看那前邊水勢寬闊，怎不見船隻行走，我們從那裏過去？」八戒見了道：「果是狂瀾，無舟可渡。」那行者跳在空中，用手搭涼篷而看。他也心驚道：「師父呵，真個是難，真個是難！這條河若論老孫去呵，只消把腰兒扭一扭，就過去了；若師父，誠千分難渡，萬載難行。」三藏道：「我這裏一望無邊，端的有多少寬？」行者道：「徑過有八百遠近。」八戒道：「哥哥怎的定得個遠近之數？」行者道：「不瞞賢弟說，老孫這雙眼，白日裏常看得千里路上的吉凶。卻纔在空中看出：此河上下不知多遠，但只見這徑過足有八百里。」長老憂嗟煩惱，兜回馬，忽見岸上有一通石碑。三衆齊來看時，見上有三個篆字，乃「流沙河」；腹上有小小的四行真字雲真字：指楷書。：

「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弱水：古籍中常提到「弱水」，有弱水的地方，在絕域或仙界。如西王母處有弱水三千。形容弱水時則常說：鴻毛不浮，不可渡，本書所說「鵝毛浮不起，蘆花定底沉」就是根據這種傳說；或者又說有流沙覆蓋，本書中這條河叫「流沙河」，也是根據這種傳說。總之，弱水是水深流急不易渡過的河流。對於「弱水」，前面已經有注，不再細說。。

鵝毛飄不起，蘆花定底沉。」

師徒們正看碑文，只聽得那浪湧如山，波翻若嶺，河當中滑辣的鑽出一個妖精滑辣：同「嘩啦」。形容水響的聲音。，十分兇醜：

一頭紅焰發蓬鬆，兩隻圓睛亮似燈。

不黑不清藍靛臉藍靛（diàn）：即靛草，汁液常用作深藍色染料。參見第三十九回「三伏靛」條注。，如雷如鼓老龍聲。

身披一領鵝黃氅，腰束雙攢露白藤。

項下骷髏懸九個，手持寶杖甚崢嶸。

那怪一個旋風，奔上岸來，徑搶唐僧，慌得行者把師父抱住，急登高岸，回身走脫。那八戒放下擔子，掣出鐵鈀，望妖精便築。那怪使寶杖架住。他兩個在流沙河岸，各逞英雄。這一場好鬥：

九齒鈀，降妖杖，二人相敵河崖上。這個是總督大天蓬，那個是謫下捲簾將。昔年曾會在靈霄，今日爭持賭猛壯。這一個鈀去探爪龍，那一個杖架磨牙象。伸開大四平，鑽入迎風戧。這個沒頭沒臉抓，那個無亂無空放。一個是久佔流沙界喫人精，一個是秉教迦持修行將。

他兩個來來往往，戰經二十回合，不分勝負。那大聖護了唐僧，牽着馬，守定行李，見八戒與那怪交戰，就恨得咬牙切齒恨：原作「狠」，今隨文改作常用字，後不出注。，擦掌磨拳，忍不住要去打他，掣出棒來道：「師父，你坐着，莫怕。等老孫和他耍耍兒來。」那師父苦留不住。他打個唿哨，跳到邊前。原來那怪與八戒正戰到好處，難解難分。被行者輪起鐵棒，望那怪着頭一下，那怪急轉身，慌忙躲過，徑鑽入流沙河裏。氣得個八戒亂跳道：「哥呵！誰着你來的！那怪漸漸手慢，難架我鈀，再不上三五合，我就擒住他了！他見你兇險，敗陣而逃，怎生是好！」行者笑道：「兄弟，實不瞞你說：自從降了黃風怪，下山來，這個把月不曾耍棍，我見你和他戰的甜美，我就忍不住腳癢，故就跳將來耍耍的。那知那怪不識耍，就走了。」

他兩個攙着手，說說笑笑，轉回見了唐僧。唐僧道：「可曾捉得妖怪？」行者道：「那妖怪不奈戰，敗回鑽入水去也。」三藏道：「徒弟，這怪久住於此，他知道淺深；似這般無邊的弱水，又沒了舟楫，須是得個知水性的，引領引領纔好哩。」行者道：「正是這等說，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怪在此，斷知水性。我們如今拿住他，且不要打殺，只教他送師父過河，再做理會。」八戒道：「哥哥不必遲疑，讓你先去拿他，等老豬看守師父。」行者笑道：「賢弟啞，這樁兒我不敢說嘴。水裏勾當勾當：事情。，老孫不大十分熟。若是空走，還要捻訣捻訣：參見第二回「捻着訣」條注。，又念念『避水咒』，方纔走得；不然，就要變化做甚麼魚蝦蟹鱉之類，我纔去得。若論賭手段，憑你在高山雲裏，幹甚麼蹊蹺異樣事兒，老孫都會；只是水裏的買賣，有些兒榔杭榔杭：也作「榔糠」，笨重，不靈便。。」八戒道：「老豬當年總督天河，掌管了八萬水兵大衆，倒學得知些水性，卻只怕那水裏有甚麼眷族老小，七窩八代的都來，我就弄他不過。一時不被他撈而去耶？」行者道：「你若到他水中與他交戰，卻不要戀戰，許敗不許勝，把他引將出來，等老孫下手助你。」八戒道：「言得是，我去耶。」說聲去，就剝了青錦直裰，脫了鞋，雙手舞鈀，分開水路，使出那當年的舊手段，躍浪翻波，撞將進去，徑至水底之下，往前正走。

卻說那妖敗了陣回，方纔喘定，又聽得有人推得水響，忽起身觀看，原來是八戒執了鈀推水。那怪舉杖當面高呼道：「那和尚！那裏走！仔細看打！」八戒使鈀架住道：「你是個甚麼妖精，敢在此間擋路？」那妖道：「你是也不認得我。我不是那妖魔鬼怪，也不是少姓無名。」八戒道：「你既不是邪妖鬼怪，卻怎生在此傷生？你端的甚麼姓名，實實說來，我饒你性命。」那怪道：「我證夾：此一篇又是金公出身本傳，正可與木母相配。●末三句令人失笑。

自小生來神氣壯，乾坤萬里曾遊蕩。

英雄天下顯威名，豪傑人家做模樣。

萬國九州任我行，五湖四海從吾蹱。

皆因學道蕩天涯，只爲尋師遊地曠。

常年衣鉢謹隨身，每日心神不可放。

沿地雲遊數十遭，到處閒行百餘盪盪：同「趟」。。

因此才得遇真人，引開大道金光亮。

先將嬰兒奼女收，後把木母金公放「先將嬰兒奼女收」二句：嬰兒、奼女，元氣、元神。參見第十九回「 『嬰兒奼女配陰陽』以下四句」條注。木母，指汞，又稱木龍，即元神。金公，道教稱鉛爲金公，內丹術指元氣。因爲鉛也寫作鈆，可拆爲金、公兩字。題名五代陳摶著《陰真君還丹歌注》有「金父木母真鉛汞也」，以金父與木母對稱，即以真鉛爲父，真汞爲母，結成內丹。但明代以前，道教基本沒有以「木母」指稱元神的說法，而以常配嬰兒的「奼女」與金公搭配。「金公」本是拆字而得，公字沒有意義，但容易理解爲「金」性之「公」，故爲金公配出一個「木」性之「母」。一些託名唐道士呂洞賓所作的詩詞經書，常金公、木母對稱，是晚出之作，如《三品仙經》：「木曰仁也，謂之木母；金曰義也，謂之金公。」。

明堂腎水入華池，重樓肝火投心臟「明堂腎水入華池」二句：明堂，應指肺（依《黃庭經》梁丘子注「肺爲明堂」之說）。華池，腎中精穴，見第十九回「華池」條注。重樓，內丹術稱氣管爲重樓，認爲氣管有十二節，故稱十二重樓。《鍾呂傳道集》（五代施肩吾著，託名鍾離權、呂洞賓之問答）認爲：人體中有一種「氣液相生」的循環。大致是：子時腎液生氣，卯時氣到肝，肝屬陽，氣過肝時所有的陰氣被濾掉，成爲純陽（故稱肝火），午時到心，積氣生液。酉時液到肺，下一個子時液又到腎，然後再生氣。「腎氣傳肝氣，肝氣傳心氣，心氣太極而生液，液中有正陽之氣」，而「液中正陽之氣莫不隨氣而上出於重樓」。此兩句當指相生之氣液從肺到腎中華池，再生出腎氣傳到肝，再傳到心的循環過程。。

三千功滿拜天顏三千功滿：道教認爲行三千善功，可成天仙，宋陳顯微《關尹子注·一字篇》：「功滿三千，大羅爲仙；行滿八百，大羅爲客。」，志心朝禮明華向明華：仙宮名。《靈寶度人無量上品妙經》卷三十有「紫清玄洞五明華宮」。《清微元降大法》卷八記有太極明華宮。此泛指天宮。。

玉皇大帝便加升，親口封爲捲簾將。

南天門裏我爲尊，靈霄殿前吾稱上。

腰間懸掛虎頭牌虎頭牌：元代高級官員所佩帶，也稱「虎頭金牌」，牌子上方刻有雙虎相向圖案，用於表明身份和行使一定的權力。，手中執定降妖杖。

頭頂金盔幌日光，身披鎧甲明霞亮。

往來護駕我當先，出入隨朝予在上。

只因王母降蟠桃，設宴瑤池邀衆將。

證夾：行者之鬧天宮，八戒之戲嫦娥，皆因蟠桃會；今沙僧之打破玻璃，又因蟠桃會。然則王母之於三悟，其功之首、罪之魁否？

失手打破玉玻璃，天神個個魂飛喪。

玉皇即便怒生嗔，卻令掌朝左輔相：

卸冠脫甲摘官銜，將身推在殺場上。

多虧赤腳大天仙，越班啓奏將吾放。

饒死回生不點刑點刑：應爲「典刑」，受死刑。，遭貶流沙東岸上。

飽時困臥此山中，餓去翻波尋食餉。

樵子逢吾命不存，漁翁見我身皆喪。

來來往往喫人多，翻翻覆復傷生瘴。

你敢行兇到我門，今日肚皮有所望。

莫言粗糙不堪嘗，拿住消停剁鮓醬消停：從容，不匆忙。鮓（zhǎ）：用醃、糟等方法加工的魚類食品，也泛指醃製的食品。！」

八戒聞言大怒，罵道：「你這潑物，全沒一些兒眼色！我老豬還掐出水沫兒來哩掐出水沫兒：比喻皮膚嫩滑潤澤。這是豬八戒自誇皮膚嬌嫩，是打趣的說法。，你怎敢說我粗糙，要剁鮓醬！看起來，你把我認做個老走硝哩走硝：朴硝在醃豬肉中起到嫩肉作用。走硝即硝性散失，皮肉又變得乾硬。。休得無禮！喫你祖宗這一鈀！」那怪見鈀來，使一個「鳳點頭」躲過。兩個在水中打出水面，各人踏浪登波。這一場賭鬥，比前不同，你看那：

捲簾將，天蓬帥，各顯神通真可愛。那個降妖寶杖着頭輪，這個九齒釘鈀隨手快。躍浪振山川，推波昏世界。兇如太歲撞幢翻太歲：即「歲星」，傳說是一位凶神。翻，當作「幡」。，惡似喪門掀寶蓋喪門：喪門星，和第十三回的弔客、河奎都屬於叢辰名，是凶煞。。這一個赤心凜凜保唐僧，那一個犯罪滔滔爲水怪。鈀抓一下九條痕，杖打之時魂魄敗。努力喜相持，用心要賭賽。算來只爲取經人，怒氣沖天不忍耐。攪得那鯾鮊鯉鱖退鮮鱗鯾（biān）：即鯿魚，體肥，細鱗，生活在淡水中，味美。，龜鱉黿鼉傷嫩蓋；紅蝦紫蟹命皆亡，水府諸神朝上拜。只聽得波翻浪滾似雷轟，日月無光天地怪。

二人整鬥有兩個時辰，不分勝敗。這纔是銅盆逢鐵帚，玉磬對金鐘。卻說那大聖保着唐僧，立於左右，眼巴巴的望着兩個在水上爭持，只是他不好動手。只見那八戒虛幌一鈀，佯輸詐敗，轉回頭往東岸上走。那怪隨後趕來，將近到了岸邊，這行者忍耐不住，撇了師父，掣鐵棒，跳到河邊，望妖精劈頭就打。那怪物不敢相迎，搜的又鑽入河內。八戒嚷道：「你這弼馬溫，徹是個急猴子！你再緩緩些兒，等我哄他到了高處，你卻阻住河邊，叫他不能回首呵，卻不拿住他也；他這進去，幾時又肯出來？」行者笑道：「呆子，莫嚷！莫嚷！我們且回去見師父去來。」

八戒卻同行者到高岸上，見了三藏。三藏欠身道：「徒弟辛苦啞。」八戒道：「且不說辛苦，只是降了妖精，送得你過河，方是萬全之策。」三藏道：「你才與妖精交戰何如？」八戒道：「那妖的手段，與老豬是個對手。正戰處，使一個詐敗，他才趕到岸上。見師兄舉着棍子，他就跑了。」三藏道：「如此怎生奈何？」行者道：「師父放心，且莫焦惱。如今天色又晚，且坐在這崖次之下，待老孫去化些齋飯來，你吃了睡去，待明日再處。」八戒道：「說得是，你快去快來。」

行者急縱雲跳起去，正到直北下人家化了一鉢素齋，回獻師父。師父見他來得甚快，便叫：「悟空，我們去化齋的人家，求問他一個過河之策，不強似與這怪爭持？」行者笑道：「這家子遠得狠哩！相去有五七千裏之路。他那裏得知水性？問他何益？」八戒道：「哥哥又來扯謊了。五七千里路，你怎麼這去來之快？」行者道：「你那裏曉得，老孫的筋斗雲，一縱有十萬八千里。像這五七千路，只消把頭點上兩點，把腰躬上一躬，就是個往回，有何難哉！」八戒道：「哥呵，既是這般容易，你把師父揹着，只消點點頭，躬躬腰，跳過去罷了；何必苦苦的與他廝戰？」行者道：「你不會駕雲？你把師父馱過去不是？」八戒道：「師父的骨肉凡胎，重似太山，我這駕雲的，怎稱得起？須是你的筋斗方可。」行者道：「我的筋斗，好道也是駕雲，只是去的有遠近些兒。你是馱不動，我卻如何馱得動？自古道『遣太山輕如芥子，攜凡夫難脫紅塵』。象這潑魔毒怪，使攝法，弄風頭，卻是扯扯拉拉，就地而行，不能帶得空中而去；像那樣法兒，老孫也會使會弄；還有那隱身法、縮地法，老孫件件皆知。但只是師父要窮歷異邦，不能勾超脫苦海，所以寸步難行也。我和你只做得個擁護，保得他身在命在，替不得這些苦惱，也取不得經來；就是有能先去見了佛，那佛也不肯把經善與你我：正叫做『若將容易得，便作等閒看』。」證夾：此一段發明自不可少。那呆子聞言，喏喏聽受。遂吃了些無菜的素食，師徒們歇在流沙河東崖次之下。

次早，三藏道：「悟空，今日怎生區處？」行者道：「沒甚區處，還須八戒下水。」八戒道：「哥哥，你要圖乾淨，只作成我下水。」行者道：「賢弟，這番我再不急性了，只讓你引他上來，我攔住河沿，不讓他回去，務要將他擒了。」

好八戒，抹抹臉，抖擻精神，雙手拿鈀，到河沿，分開水路，依然又下至窩巢。那怪方纔睡醒，忽聽推得水響，急回頭睜睛看看。見八戒執鈀下至，他跳出來，當頭阻住。喝道：「慢來！慢來！看杖！」八戒舉鈀架住道：「你是個甚麼哭喪杖哭喪杖：又叫哭喪棒，喪禮上孝子拄的木杖，表示悲痛欲絕，需要用木杖來支撐身體。《禮記·檀弓上》：「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白虎通》卷下：「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斷叫你祖宗看杖！」那怪道：「你這廝甚不曉得哩！我這

寶杖原來名譽大，本是月裏梭羅派梭羅派：梭羅樹的一枝。梭羅樹，也作娑羅樹、桫欏樹。我國本有月中有桂樹的舊說，而宋代以後，民間每指稱月中樹爲娑羅。洪邁《容齋隨筆》：「世俗多指言月中桂爲娑羅樹，不知所起。」應與佛教的流傳有關。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三記六慾天的閻摩那婆羅天中有娑羅樹，可以於中見到天人的善果報。派，分枝。。

吳剛伐下一枝來吳剛：據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天咫》說：「舊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砍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這裏是說沙僧的武器的材料是月中仙樹——高五百丈的桂樹，是吳剛伐樹時，砍下的那一枝做成的降魔寶杖。，魯班製造工夫蓋。

裏邊一條金趁心趁心：同「襯芯」。襯裏，內芯。，外邊萬道珠絲玠玠：大的圭，這裏僅指玉飾。。

名稱寶杖善降妖，永鎮靈霄能伏怪。

只因官拜大將軍，玉皇賜我隨身帶。

或長或短任吾心，要細要粗憑意態。

也曾護駕宴蟠桃，也曾隨朝居上界。

值殿曾經衆聖參，捲簾曾見諸仙拜。

養成靈性一神兵，不是人間凡器械。

證夾：寶杖亦虧此發明，以後方能變化。

自從遭貶下天門，任意縱橫遊海外。

不當大膽自稱誇，天下槍刀難比賽。

看你那個鏽釘鈀鏽：原作秀，據《西遊證道書》改。世德堂本等諸明本「鏽」，通作「秀」。，只好鋤田與築菜！」

八戒笑道：「我把你少打的潑物！且莫管甚麼築菜，只怕湯了一下兒，交你沒處貼膏藥，九個眼子一齊流血！縱然不死，也是個到老的破傷風！」那怪丟開架手，在那水底下，與八戒依然打出水面。這一番鬥，比前果更不同，你看他：

寶杖輪，釘鈀築，言語不通非眷屬。只因木母克刀圭只因木母克刀圭：木母，此處指豬八戒。刀圭，原指古代用於取藥的小匙。因圭是兩個土字組成，故又稱二土。用作土的代稱，這裏指沙僧。在內丹術中，土代表意念（意念不動稱陰土，移動稱陽土，合稱二土），又稱「真意」，大略指意識深層修煉成仙的信念。元氣、元神分在兩處，不能配合；只有具備了信念，才能主動地調和二者結丹。《悟真篇》「木金結合會無因，須仗媒人勾引」。而取經過程中，沙僧正具備調和孫、豬二人關係的作用。，證夾：丹金妙義。致令兩下相戰觸。沒輸贏，無反覆，翻波淘浪不和睦。這個怒氣怎含容，那個傷心難忍辱。鈀來杖架逞英雄，水滾流沙能惡毒。氣昂昂，勞碌碌，多因三藏朝西域。釘鈀老大凶，寶杖十分熟。這個揪住要往岸上拖，那個抓來就將水裏沃沃：用同「」（wò）。清胡文英《吳中方言考》卷十一：「《玉篇》『』，內（同『納』）頭水中也。案『』，捽人頭令入水中也。吳諺謂捽人頭入水曰『殺』。」。聲如霹靂動魚龍，雲暗天昏神鬼伏。

這一場，來來往往，鬥經三十回合，不見強弱。八戒又使個佯輸計，拖了鈀走。那怪隨後又趕來，擁波捉浪，趕至崖邊。八戒罵道：「我把你這個潑怪！你上來！這高處，腳踏石地好打！」那妖罵言：「你這廝哄我上去，又交那幫手來哩。你下來，還在水裏相鬥。」原來那妖乖了，再不肯上岸，只在河沿與八戒鬧吵。

卻說行者見他不肯上岸，急得他心焦性爆，恨不得一把捉來。行者道：「師父！你自坐下，等我與他個『餓鷹鵰食』。」就縱筋斗，跳在半空，刷的落下來，要抓那妖。那妖正與八戒嚷鬧，忽聽得風響，急回頭，見是行者落下雲來，卻又收了那杖，一頭淬下水，隱跡潛蹤，渺然不見。行者佇立岸上，對八戒言：「兄弟啞，這妖也弄得滑了滑：滑熟，油滑。。他再不肯上岸，如之奈何？」八戒道：「難！難！難！戰不勝他！就把喫奶的氣力也使盡了，只繃得個手平。」行者道：「且見師父去。」

二人又到高岸，見了唐僧，備言難捉。那長老滿眼下淚道：「似此艱難，怎生得渡！」行者道：「師父莫要煩惱。這怪深潛水底，其實難行。八戒，你只在此保守師父，再莫與他廝鬥，等老孫往南海走走去來。」八戒道：「哥呵，你去南海何干？」行者道：「這取經的勾當，原是觀音菩薩；及脫解我等，也是觀音菩薩；今日路阻流沙河，不能前進，不得他，怎生處治？等我去請他，還強如和這妖精相鬥。」八戒道：「也是，也是。師兄，你去時，千萬與我上覆一聲：向日多承指教。」李旁：趣。三藏道：「悟空，若是去請菩薩，卻也不必遲疑，快去快來。」

行者即縱筋斗雲，徑上南海。咦！那消半個時辰，早望見普陀山境。須臾間，墜下筋斗，到紫竹林外，又只見那二十四路諸天二十四路諸天：即二十四諸天。佛教中神稱爲天，諸天即佛教的護法神。早期廟宇供奉的諸天，從十、十二、十六到二十不等。明代以後，漸漸融入中國的神祇，逐漸規定爲二十四諸天。包括功德天、大梵天、帝釋天、堅牢地神、鬼子母、韋馱、紫微大帝、雷神等。一般供奉在佛殿或觀音殿的兩側，所以這裏二十四諸天得以成爲觀音的護法。，上前迎着道：「大聖何來？」行者道：「我師有難，特來謁見菩薩。」諸天道：「請坐，容報。」那輪日的諸天，徑至潮音洞口報道：「孫悟空有事朝見。」菩薩正與捧珠龍女在寶蓮池畔扶欄看花，聞報，即轉雲巖，開門喚入。大聖端肅皈依參拜。

菩薩問曰：「你怎麼不保唐僧？爲甚事又來見我？」行者啓上道：「菩薩，我師父前在高老莊，又收了一個徒弟，喚名豬八戒，多蒙菩薩又賜法諱悟能。纔行過黃風嶺，今至八百里流沙河，乃是弱水三千，師父已是難渡。河中又有個妖怪，武藝高強，甚虧了悟能與他水面上大戰三次，只是不能取勝，被他攔阻，不能渡河。因此特告菩薩，望垂憐憫，濟渡他一濟渡。」菩薩道：「你這猴子，又逞自滿，不肯說出保唐僧的話來麼？」行者道：「我們只是要拿住他，教他送我師父渡過。水裏事，我又弄不得精細，只是悟能尋着他窩巢，與他打話，想是不曾說出取經的勾當。」菩薩道：「那流沙河的妖怪，乃是捲簾大將臨凡，也是我勸化的善信，教他保護取經之輩。你若肯說出是東土取經人呵，他決不與你爭持，斷然歸順矣。」行者道：「那怪如今怯戰，不肯上崖，只在水裏潛蹤，如何得他歸順我師？如何得渡弱水？」

菩薩即喚慧岸，袖中取出一個紅葫蘆兒，分付道：「你可將此葫蘆，同孫悟空到流沙河水面上，只叫『悟淨』，他就出來了。先要引他歸依了唐僧，然後把他那九個骷髏穿在一處，按九宮佈列九宮：術數家有九宮八卦之說，九宮即九個方向，除八卦之宮外，又加上中央之宮。，卻把這葫蘆安在當中，就是法船一隻，能渡唐僧過流沙河界。」證夾：葫蘆屬木；紅者火色；一者，水之生數；九者，金之成數；一與九爲十，又是土之成數。即一法船必須五行配合，不然安能渡三千弱水耶？慧岸聞言，謹遵師命，當時與大聖捧葫蘆出了潮音洞，奉法旨辭了紫竹林。有詩爲證，詩曰：證夾：金丹大旨。又複合盤托出，何必更翻道藏？

五行匹配合天真，認得從前舊主人。

煉己立基爲妙用，辨明邪正見原因。

金來歸性還同類，木去求情共復淪。

二土全功成寂寞，調和水火沒纖塵「五行匹配合天真」詩：此詩旨在闡明五衆會合，象徵着人體內五行匹配。參見第十九回「『金性剛強能克木』詩」條注。認得從前舊主人，即「明心見性」之謂。何道全《般若心經註解》「若能靜坐回光照，便見生前舊主人」。這首詩基本襲用了元陳致虛《周易參同契分章注》的章節名，煉己立基、辨明邪正、金來歸性、二土全功、調和水火（原作「水火情性」）等都是陳書的章節名。「金來歸性」、「木去求情」（原作「今來歸性」，「求去求情」，據《西遊證道書》改），參見第十九回「『金性剛強能克木』詩」條注，指金（元氣）、木（元神）互相親密配合。二土全功，二土指沙僧，參見本回「只因木母克刀圭」條注。寂寞，指空虛無爲的境界。水火，可以指代元神、元氣，同時也是一個抽象概念，以人體內上升的、運動的、活躍的因素爲火，以下沉的、靜止的、消極的因素爲水。而土居其間，起到調和的作用。。

他兩個，不多時，按落雲頭，早來到流沙河岸。豬八戒認得是木叉行者，引師父上前迎接。那木叉與三藏禮畢，又與八戒相見。八戒道：「向蒙尊者指示，得見菩薩，我老豬果遵法教，今喜拜了沙門。這一向在途中奔碌，未及致謝，恕罪，恕罪。」行者道：「且莫敘闊。我們叫喚那廝去來。」三藏道：「叫誰？」行者道：「老孫見菩薩，備陳前事。菩薩說：這流沙河的妖怪，乃是捲簾大將臨凡；因爲在天有罪，墮落此河，忘形作怪。他曾被菩薩勸化，願歸師父往西天去的。但是我們不曾說出取經的事情，故此苦苦爭鬥。菩薩今差木叉，將此葫蘆，要與這廝結作法船，渡你過去哩。」三藏聞言，頂禮不盡，對木叉作禮道：「萬望尊者作速一行。」那木叉捧定葫蘆，半雲半霧，徑到了流沙河水面上，厲聲高叫道：「悟淨！悟淨！取經人在此久矣，你怎麼還不歸順！」證夾：看到此處，令我亦踊躍歡喜。

卻說那怪懼怕猴王，回於水底，正在窩中歇息。只聽得叫他法名，情知是觀音菩薩；又聞得說「取經人在此」，他也不懼鉞斧，急翻波伸出頭來，又認得是木叉行者。你看他笑盈盈上前作禮道：「尊者失迎。菩薩今在何處？」木叉道：「我師未來，先差我來分付你早跟唐僧做個徒弟。叫把你項下掛的骷髏與這個葫蘆，按九宮結做一隻法船，渡他過此弱水。」悟淨道：「取經人卻在那裏？」木叉用手指道：「那東岸上坐的不是？」悟淨看見了八戒道：「他不知是那裏來的個潑物，與我整鬥了這兩日，何曾言着一個取經的字兒？」又看見行者，道：「這個主子，是他的幫手，好不利害！我不去了。」木叉道：「那是豬八戒，這是孫行者。俱是唐僧的徒弟，俱是菩薩勸化的，怕他怎的？我且和你見唐僧去。」

那悟淨才收了寶杖，整一整黃錦直裰，跳上岸來，對唐僧雙膝跪下道：「師父，弟子有眼無珠，不認得師父的尊容，多有衝撞，萬望恕罪。」八戒道：「你這膿包，怎的早不皈依，只管要與我打？是何說話！」行者笑道：「兄弟，你莫怪他，還是我們不曾說出取經的字樣與姓名耳。」長老道：「你果肯誠心皈依吾教麼？」悟淨道：「弟子向蒙菩薩教化，指河爲姓，與我起個法名，喚做沙悟淨，豈有不從師父之理！」三藏道：「既如此。」叫：「悟空，取戒刀來，與他落了發。」大聖依言，即將戒刀與他剃了頭。又來拜了三藏，拜了行者與八戒，分了大小。三藏見他行禮，真像個和尚家風，故又叫他做沙和尚。證夾：沙僧何以稱金公？金公者，鉛也。鉛爲水中之金，悟淨出自流沙，故以此名之。木叉道：「既秉了迦持，不必敘煩，早與作法船去來。」

那悟淨不敢怠慢，即將頸項下掛的骷髏取下，用索子結作九宮，把菩薩的葫蘆安在當中，請師父下岸。那長老遂登法船，坐於上面，證夾：此時想三藏但見船，而不見葫蘆骷髏矣。果然穩似輕舟。左有八戒扶持，證夾：木。右有悟淨捧託；證夾：金。孫行者在後面牽了龍馬，證夾：火，水。半雲半霧相跟；頭直上又有木叉擁護頭直上：頭頂上。；那師父才飄然穩渡流沙河界，浪靜風平過弱河。真個也如飛似箭，不多時，身登彼岸，得脫洪波；又不拖泥帶水，幸喜腳幹手燥，清淨無爲，師徒們腳踏實地。李旁：着眼。證夾：一連幾句，真如一串明珠，水可迸落。那木叉按祥雲，收了葫蘆。又只見那骷髏一時解化作九股陰風陰風：原作「英風」，世本「英」、「陰」常混用，今隨文改正，後不出注。，寂然不見。證夾：亦奇。三藏拜謝了木叉，頂禮了菩薩。正是：

木叉徑回東洋海，三藏上馬卻投西。

畢竟不知幾時才得正果求經，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已言假土爲禍，借靈明之性可以降伏矣，然假土已降，而真主斯現。此回專育收伏真土、和合四象、攢簇五行之妙用也。

「唐僧三衆過黃風嶺，進西卻是一派平陽之地。」猶言過黃風之假土，即至平陽之真土矣。真去而假來，假去而真來，理所必然。然已到平陽之地，何以又有八百流沙河，三千弱水深乎？殊不知真土即在假土之中，假土不在真土之外。流沙比假土之流性不定，弱水比假土之易於陷真，流沙弱水正是借假修真之處。

「河中鑽出一個妖精，一頭紅焰發蓬鬆，兩隻圓睛亮似燈」，具有火也；「不黑不青藍靛臉，如雷如鼓老龍聲」，具有木水也；「身披一領鵝黃氅」具有土也；「腰來雙攢露白藤」，具有金也；「項下骷髏懸九個，手持寶杖甚崢嶸」，九宮相穿，拄杖在手，土運四象也。總言真土備有五行，羅列九宮，無不拄杖而運用之。

「八戒與怪大戰」，木克土地。「大聖舉樣望那怪着頭一下，那怪轉身鑽入流沙河。」此躁性太過，而真土潛藏也。「行者道：『我們拿住他，不要打殺他，叫他送師父過河，再作理會。』」沙增爲真土，非假土可比，打殺何以和四象？叫送過河理會，猶言過得此河，方能五行相會也。何以大聖道：「我水裏勾當不十分熟。」大聖水中金，水爲金生，何以不熟？又金入水不溺，入火不焚，何以不可去？此中別有妙義。蓋收伏真土在柔而不剛，金公堅剛之性，木母陰柔之性，取其用柔而不用剛也。八戒下水與怪復戰，那怪自敘本身一篇，其中捲簾、流沙、骷髏，俱系真土之象，以見有金公木母，而黃婆之不可無者。「八戒虛晃一鈀，回頭誘怪上岸，行者忍耐不住，劈頭就打，『嗖』的又鑽入水中。」總以見不能從容緩圖，急欲成功，不但真土不能輸服，反致真土潛藏不見。故八戒道：「你這個急猴子，便緩着些兒，等我哄到高處，你擋住河邊，卻不拿住他也。」此處收伏真土之火候作用，明明道出矣。蓋急則壞事，緩則成功，不到高處，未可下手，已離河邊，急須收伏，此千古不易之訣，收伏真土之妙法也。

「三藏道：『怎麼奈何。』八戒道。『求得一個萬全之策方好。』」可見急躁則非萬全之策，緩着方有萬全之策也。「行者化齋叫睡」，緩着也；「凡胎骨重，駕不得雲」，緩着也；「攜凡夫難脫紅塵」，緩着也；「保的身命，替不得苦惱」，緩着也；「要窮歷異邦，不能夠超脫苦海」，緩着也；「就是先見了佛，不肯把經與你我」，緩着也；「若將容易得，便作等閒看」，緩着也。「三藏道：『怎生區處？』」即沒萬全之策，還須八戒下水，還是急而不緩。那怪敘出寶杖長短由心，粗細憑意，系是神兵，不是凡器。可知爲真土，而非假土可比。然土雖真，若不得和合之法，則彼此言語不通，未可投誠。「兩個從水底打到水面」，正是「寶杖輪，釘鈀築，言語不通非眷屬，只因木母克刀圭，致令兩家相戰觸。」蓋言語通則彼此同心，土能載木；言語不通，則彼此爭持，木能克土。土木之生克，總在言語之通不通處點醒耳。八戒佯輸，那怪不肯上岸，便是嫌疑未去，信行不周，非可收伏之時。而欲強制，急爲我用，猶如餓鷹叼食一般，到底着空，何益於事？

夫金丹大道，全在火候爻銖不差，若少有差錯，未許完成。金木相併，金丹已宛然有象，然黃中不能通理，雖含四象而道難就。何則？土爲萬物之母，所以和四象配五行。《悟真篇》曰：「離坎若還無戊己，雖含四象不成丹。」是有真土而金丹易成，無真土而金丹難就。雖然真土在流沙，以克土者降土，土爭持而不伏；以土生者制土，土反藏而不出。是將何所用其功？是必有道焉。苟非自在觀察，到得清淨之地，不能發其真誠，放行者叫八戒莫廝鬥，往南海尋尋觀音來。八戒道：「正是！正是！」不廝鬥而往南海，去強制而歸清淨，悟到此地，正是收伏真土之大機關，大作用。言語已通，可以施爲矣。

「菩薩道：『你這猴子，又逞自強，不肯說出取經人的話來，若肯說出取經人的話，他自早早歸順。』」可見前之三次大戰，皆由不肯說出取經人之故。提綱「八戒大戰流沙河」，是徒以戒求淨，而淨者反不淨；以戰制流，而流者更覺流。所謂大戰者，明譏其爭勝好強，而不能靜觀密察也。「菩薩取出一個葫蘆，吩咐惠岸叫在水面上只叫悟淨，他就出來了。」此等妙決，如谷應聲，何其省事？葫蘆者，二「土」合一成「圭」之象，已爲靜土，戊爲動土．動靜如一，戊已歸真而爲淨。悟其此淨，真土自出，不求皈依而皈依矣。

「把九個骷髏，接九宮佈列，葫蘆安在當中，就是法船一隻。」謂之法船，真法船也。土居中央，九宮佈列，八卦五行四象，盡在其中，圓滿無虧，金丹成就。得之者再造乾坤，別立世界，超凡地，入聖域，能成不朽功業。不徒唐僧能渡流沙河，而歷代仙真，無不藉此而渡流沙河也。詩云：「五行匹配合天真，認得從前舊主人。煉己立基爲妙用，辨明邪正見原因。金來歸性還同類，水去求情亦等倫。二土全功成寂寞，調和水火沒纖塵。」此攢簇五行之實理，乃仙翁開心見掌之法言，若人悟得其中妙義，則金丹有爲之道，已是了了。噫！「自從悟得長生廖，年年海上覓知音。不知誰是知音者，試把此言着意尋。」其如人不識者何哉？

「木叉到流沙河水面上厲聲高叫道：『悟淨！悟淨！取經人在此久矣，你怎麼還不歸順？』那怪聞說取經人，急出來向木叉作禮。」讀者至此，不能無疑。八戒爲木，木叉亦木，何以八戒屢戰而不服，木叉一叫而出禮？菩薩已有言矣，若肯說出取經人，他自早早歸順，前八戒之戰不肯說出取經人，以木克土，是言語不通，專依自強也；今木叉之叫，已經說出取經人，土來就木，是言語已通，本於自在也。自強者以力制，故不歸順；自在者以德感，故自誠服。一出勉強，一出自然，天地懸隔。悟的此淨，方能收得真土；悟不得此淨，即收不得真土。高叫「悟淨！悟淨！」叫醒迷人者多矣，不知學人悟得否？悟淨歸了唐僧，又叫作沙和尚，即有爲真土之作用。依菩薩法言，骷髏結作九宮，葫蘆安放當中，長老坐上，左有八戒，右有悟淨，行者在後，李了白馬。以《河圖》爲體，以《洛書》爲用，五行攢簇，三家相見，結就嬰兒，渾然太極矣。

「不多時，身登彼岸，得出洪波，又不拖泥帶水，幸喜腳幹手燥，自在無爲。」此所謂「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棄有爲而入無爲，即在此時。「木叉收了葫蘆，那骷髏一時解化作九股陰氣，寂然不見。」蓋金丹成熟，取而服之，點化凡軀，如貓捕鼠，霎時之間，羣陰悉化。從此師徒們同心向西而行，見佛有望矣。

詩曰：

真土匿藏流性中，特強戒定不成功。

若非伏氣行柔道，彼此何能言語通。

張含章《通易西遊正旨分章註釋》批語：

此回正接上文，離不着物，坎不下陷，則真意自凝。然意近念，念近神，神近火，而沙僧乃於水出者，無意之意，得已而凝，遇戊而化，至靈至妙，不可執相也。

# 第二十三回 三藏不忘本 四聖試禪心

李本總批：今人那一個不被真真、愛愛、憐憐弄壞了，不要獨笑老豬也。人但笑老豬三個女兒娶不成，反被他繃了一夜，不知若娶成了，其繃不知又當何如。人試思之，世上有一個不在繃裏者否？

又批：描畫八戒貪色處，妙絕。只三個「不要栽我，還從衆計較」，便畫出無限不可畫處。

憺漪子曰：道家以酒、色、財、氣爲傷人之四賊，而釋家亦云：「財、色、名、食、睡，衆生五欲樂。」四賊、五欲，其餘不必盡同，而獨於財、色二者較然無異詞。可見閻浮提中，無論貴賤賢愚，凡有九竅者，皆在所不免矣。然千金一擲，豪傑猶往往能之，而娥媚豔冶之當前，鮮有不神搖心死者。故世間容有讓國之伯夷，絕少坐懷之展季。即以神仙言之，彼呂祖黃粱夢裏，尚贅令狐之妹，而盧生邯鄲枕中，亦婚清河之媛，又何況山寺之劍精、江鎮之炭婦乎？此四聖松林之試，誠斷斷乎其不容已者也。篇中獨以貪癡歸八戒者，非真以木母當戲場淨醜，亦不過藉以況夫入道未深，見欲心亂者耳。夫使四聖設幻而四衆皆迷，何取於試？使四聖設幻而一衆不迷，又何取於試也？故不得已，而以戲嫦娥、婿翠蘭之木母當之。

莫氏母女，有一於此，足以送人之性命，而傾人之城國，況四美具備乎？宜老豬之既跌於前，復繃於後也。世人貪財慕色，甘心以身殉欲，古今來不知幾許人嘴腫頭青，繃巴叫喊於其間，而究竟毫無所得，可悲也夫！

又曰：五行既備之後，諸魔未來而美色先見，亦以諸魔之境易持，而美色之關難破也。《西遊》中之女魔多矣，如白虎嶺之白骨夫人，西梁國之女王，琵琶洞之蠍，木仙庵之杏仙，盤絲洞之蜘蛛，無底洞之鼠，天竺國之玉兔，其爲美色不一而足，而皆自真真、愛愛、憐憐始之。人但知諸魔之狠毒，而不知色魔之狠毒更甚於諸魔也。不然，何勞四聖親自下山，值得如許一番搬演乎？

又曰：此一回文字，乃《西遊》中化工之筆端，施耐庵、羅貫中所不能及者。

詩曰：證夾：仙佛同源，金丹活現。

奉法西來道路賒賒：遠，長。，秋風淅淅落霜花。

乖猿牢鎖繩休解乖猿：頑劣的猿猴，和下文的劣馬都是雙關語，既指孫悟空和白馬，也指放逸的心性。要緊緊拴束，不使之任意放縱馳騁。，劣馬勤兜鞭莫加。

木母金公原自合木母金公：此處指豬八戒、孫悟空。參見第二十二回「『先將嬰兒奼女收』二句」條注。，黃婆赤子本無差黃婆：內丹術術語，指土，土色爲黃，金丹學認爲土可以牽合金木，融匯鉛汞，起到類似媒婆的作用，故稱黃婆，因爲沙僧在兄弟三人中經常起到調和的作用，所以作者認爲他屬土，將黃婆代指沙僧。赤子：道教指心。道教認爲五臟各有一個神主管，心神的名字叫赤城童子，故稱赤子。。

咬開鐵彈真消息咬開鐵彈：禪宗常用「鐵彈子」、「鐵橛」、「無孔鐵錘」比喻無法明心見性。《圓通大應國師語錄》：「僧雲：如何是鐵彈子？師雲：團圞擘不破。」禪宗又有「咬生鐵橛」的說法，用以比喻突然悟徹。認爲對「鐵橛子」要「奮發大勇猛心，豎咬橫咬，咬咬不止，則忽然一咬咬破，咬破將來，始知此中有無盡法味」（日本圓慈《宗門無盡燈論》）。消息：這裏意爲奧妙、真諦。，般若波羅到彼家。

這回書，蓋言取經之道，不離了一身務本之道也。卻說他師徒四衆，了了悟真如，頓開塵鎖，自跳出性海流沙性海：佛教語，指真如之理性深廣如海。，渾無掛礙，竟投大路西來。歷遍了青山綠水，看不盡野草閒花。真個也光陰迅速，又值九秋，但見了些：

楓葉滿山紅，黃花耐晚風。

老蟬吟漸懶，愁蟋思無窮窮：原作「穹」，「穹」同「窮」。《詩經·豳風·七月》「穹窒燻鼠」，意即窮盡地堵塞鼠穴。今隨文改爲常用字，後不出注。。

荷破青紈扇荷破青紈扇：荷葉破水而出像一把把青色絲紈做成的扇子。，橙香金彈叢橙香金彈叢：金彈形容橙子，在橙樹叢中飄出橙香。。

可憐數行雁，點點遠排空。

正走處，不覺天晚。三藏道：「徒弟，如今天色又晚，卻往那裏安歇？」行者道：「師父說話差了。出家人餐風宿水，臥月眠霜，隨處是家。又問那裏安歇，何也？」豬八戒道：「哥呵，你只知道你走路輕省，那裏管別人累墜？自過了流沙河，這一向爬山過嶺，身挑着重擔，老大難捱也！須是尋個人家，一則化些茶飯，二來養養精神，纔是個道理。」行者道：「呆子，你這般言語，似有報怨之心。還像在高老莊，倚賴不求福的自在，恐不能也。既是秉正沙門，須是要喫辛受苦，才做得徒弟哩。」八戒道：「哥哥，你看這擔行李多重？」行者道：「兄弟，自從有了你與沙僧，我又不曾挑着，那知多重？」八戒道：「哥呵，你看數兒麼：

四片黃藤䉭䉭（liè）：竹箔。《說文解字》：「編竹爲䉭。」明方以以智《通雅》：「今韻書無此字，而江湖上船時時稱之。或單稱船倉中踏足隔貨者曰䉭。」此即指師徒四人睡覺的席子。，長短八條繩。

又要防陰雨，氈包三四層。

匾擔還愁滑，兩頭釘上釘。

銅鑲鐵打九環杖，篾絲藤纏大斗篷。

似這般許多行李，難爲老豬一個逐日家擔着走，偏你跟師父做徒弟，拿我做長工！」行者笑道：「呆子，你和誰說哩？」八戒道：「哥哥，與你說哩。」行者道：「錯和我說了。老孫只管師父好歹，你與沙僧，專管行李馬匹。但若怠慢了些兒，孤拐上先是一頓粗棍！」八戒道：「哥呵，不要說打，打就是以力欺人。我曉得你的尊性高傲，你是定不肯挑；但師父騎的馬，那般高大肥盛，只馱着老和尚一個，教他帶幾件兒，也是弟兄之情。」

行者道：「你說他是馬哩！他不是凡馬，本是西海龍王敖閏之子，喚名龍馬三太子。只因縱火燒了殿上明珠，被他父親告了忤逆，身犯天條，多虧觀音菩薩救了他的性命，他在那鷹愁陡澗，久等師父，又幸得菩薩親臨，卻將他退鱗去角，摘了項下珠，才變做這匹馬，願馱師父往西天拜佛。這都是各人的功果，你莫攀他。」那沙僧聞言道：「哥哥，真個是龍麼？」行者道：「是龍。」八戒道：「哥呵，我聞得古人云：龍能噴雲噯霧噯：吐。，播土揚沙：有巴山㨝嶺的手段巴山㨝嶺：意思是把山上的土石都掀起來，與下面「翻江攪海」意思對稱。，有翻江攪海的神通。怎麼他今日這等慢慢而走？」行者道：「你要他快走，我教他快走個兒你看。」好大聖，把金箍棒揝一揝，萬道彩雲生。那馬看見拿棒，恐怕打來，慌得四隻蹄疾如飛電，搜的跑將去了。那師父手軟採不住採：方言。拉，扯。，盡他劣性，奔上山崖，才大達赸步走大達赸（shàn）步：即「大踏赸步」。大踏步走。赸，走。。師父喘息始定，抬頭遠見一簇松陰內，有幾間房舍，着實軒昂軒昂：寬敞，宏大。。但見：

門垂翠柏，宅近青山。幾株松冉，數莖竹斑。籬邊野菊凝霜豔，橋畔幽蘭映水丹。粉泥牆壁，磚砌圍圜圍圜：圍牆。。高堂多壯麗，大廈甚清安。牛羊不見無雞犬，想是秋收農事閒。

那師父正按轡徐觀，又見悟空兄弟方到。悟淨道：「師父不曾跌下馬來麼？」長老罵道：「悟空這潑猴，他把馬兒驚了，早是我還騎得住哩！」行者賠笑道：「師父莫罵我，都是豬八戒說馬行遲，故此着他快些。」那呆子因趕馬，走急了些兒，喘氣虛虛，口裏唧唧噥噥的鬧道：「罷了！罷了！見自肚別腰松別：同「癟」。，擔子沉重，挑不上來，又弄我奔奔波波的趕馬！」長老道：「徒弟呵，你且看那壁廂，有一座莊院，我們卻好借宿去也。」行者聞言，急抬頭舉目而看，果見那半空中慶雲籠罩慶雲：五色雲彩，有喜慶、吉祥的氣氛。，瑞靄遮盈，情知定是佛仙點化，他卻不敢泄漏天機，只道：「好！好！好！我們借宿去來。」

長老連忙下馬。見一座門樓，乃是垂蓮象鼻垂蓮：古建築門前倒懸的短柱，頭部雕刻成蓮花形狀，稱垂蓮柱。象鼻：斗拱的一種，形狀如大象的鼻子。，畫棟雕樑。沙僧歇了擔子。八戒牽了馬匹道：「這個人家，是過當的富實之家過當的：生活過得去，有家產。。」行者就要進去。三藏道：「不可，你我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且自等他有人出來，以禮求宿方可。」八戒拴了馬，斜倚牆根之下。三藏坐在石鼓上石鼓：古建築大門兩旁鼓形的石頭，起裝飾作用。參見第五十回「門枕」條注。。行者、沙僧坐在臺基邊。久無人出，行者性急，跳起身入門裏看處，原來有向南的三間大廳，簾櫳高控。屏門上，掛一軸壽山福海的橫披畫壽山福海：古代繪畫常見的題材，一般繪大海中聳立高山，蝙蝠（寓意「福」）在海中飛翔，山上生長仙桃（寓意「壽」），表達福壽雙全、吉祥如意的願望。橫披：長條形橫幅字畫。；兩邊金漆柱上，貼着一幅大紅紙的春聯，上寫着：

「絲飄弱柳平橋晚，李旁：幻筆。雪點香梅小院春。」

正中間，設一張退光黑漆的香幾，几上放一個古銅獸爐。上有六張交椅，兩山頭掛着四季吊屏山頭：這裏指房屋的東西壁牆。四季吊屏：以四季景物爲主題的屏條。如春季牡丹、夏季荷花、秋季菊花、冬季青松等。吊屏，即屏條，是豎直懸掛的長條形組畫，一般是四幅一組。。證夾：點綴雅麗，正如盧生邯鄲入夢時。

行者正然偷看處，忽聽得後門內有腳步之聲，走出一個半老不老的婦人來，嬌聲問道：「是甚麼人，擅入我寡婦之門？」慌得個大聖喏喏連聲道：「小僧是東土大唐來的，奉旨向西方拜佛求經。一行四衆，路過寶方，天色已晚。特奔老菩薩檀府，告借一宵。」那婦人笑語相迎道：「長老，那三位在那裏？請來。」行者高聲叫道：「師父，請進來耶。」三藏才與八戒、沙僧牽馬挑擔而入。只見那婦人出廳迎接。八戒餳眼偷看餳（xínɡ）：眼半開半合，形容眼色朦朧。，你道他怎生打扮：

穿一件織金官綠紵絲襖官綠：傳統顏料的一種，純正的綠色。《南村輟耕錄》卷十一「採繪法」：「官綠，即枝條綠是。」，上罩着淺紅比甲比甲：即背心。；系一條結綵鵝黃錦繡裙，下映着高底花鞋。時樣䯼髻皁紗漫時樣䯼（dí）髻：時尚的髮髻。䯼髻，用絲編織，蒙以紗布，罩在發上的假髻。，相襯着二色盤龍發盤龍發：即盤龍髻，又稱「如意縷」，盛行於元代以後。造型如盤曲之龍，亦有用鐵絲、假髮盤成龍形者。；宮樣牙梳朱翠幌宮樣：皇宮中流行的裝束、服具等的式樣。，斜簪着兩股赤金釵。雲鬢半蒼飛鳳翅，耳環雙墜寶珠排；脂粉不施猶自美，風流還似少年才。

那婦人見了他三衆，更加欣喜，以禮邀入廳房，一一相見禮畢，請各敘坐看茶。那屏風後，忽有一個丫髻垂絲的女童，託着黃金盤、白玉盞，香茶噴暖氣，異果散幽香。那人綽彩袖，春筍纖長春筍：形容女子纖細白皙的手指。；擎玉盞，傳茶上奉；對他們一一拜了。茶畢，又分付辦齋。三藏啓手道：「老菩薩，高姓？貴地是甚地名？」婦人道：「此間乃西牛賀洲之地。小婦人孃家姓賈，夫家姓莫孃家姓賈，夫家姓莫：暗指這個大戶人家本來就是虛假的。賈，同「假」。莫，同「沒」。。幼年不幸，公姑早亡姑：古代指婆婆。，與丈夫守承祖業，有家資萬貫，良田千頃。夫妻們命裏無子，止生了三個女孩兒。前年大不幸，又喪了丈夫。小婦居孀，今歲服滿服滿：服喪期滿。。空遺下田產家業，再無個眷族親人，只是我娘女們承領。欲嫁他人，又難捨家業。適承長老下降，想是師徒四衆。小婦娘女四人，意欲坐山招夫，四位恰好。不知尊意肯否如何。」三藏聞言，推聾妝啞，瞑目寧心，寂然不答。

那婦人道：「舍下有水田三百餘頃，旱田三百餘頃，山場果木三百餘頃；黃水牛有一千餘隻，騾馬成羣，豬羊無數；東南西北，莊堡草場，共有六七十處；家下有八九年用不着的米穀，十來年穿不着的綾羅；一生有使不着的金銀，勝強似那錦帳藏春，說甚麼金釵兩路金釵兩路：釵是古代婦女的頭飾，分兩股，通常作U字形或V字形，用於固定髮髻，故稱「金釵兩路」。。你師徒們若肯回心轉意，招贅在寒家，自自在在，享用榮華，卻不強如往西勞碌？」那三藏也只是如癡如蠢，默默無言。

那婦人道：「我是丁亥年三月初三日酉時生。證夾：丁火亥水，卻是水火未濟。三月屬木，酉時屬金，又是金木相伐，不妥不妥。故夫比我年大三歲，我今年四十五歲。大女兒名真真，今年二十歲；次女名愛愛，今年十八歲；三小女名憐憐真真、愛愛、憐憐：元代有名妓趙真真，元雜劇《金明池吳清逢愛愛》酒家女名盧愛愛，《逞風流王煥百花亭》有妓女名賀憐憐。古代婦女以疊字爲名者，如蘇小小、李師師，多是妓女；《水滸傳》西門慶有相好張惜惜、李嬌嬌，都不是所謂正派人物。此處爲莫家三女起這樣三個名字，有「色乃傷身之劍，貪之必定遭殃」的寓意。，今年十六歲；證夾：三女若從父姓，則是莫真真、愛愛、憐憐；若從母姓，亦是假真真、愛愛、憐憐。俱不曾許配人家。雖是小婦人醜陋，卻幸小女俱有幾分顏色，女工針指女工針指：也作「女紅針黹」。指女子做的紡織、刺繡、裁剪、縫紉等事。，無所不會。因是先夫無子，即把他們當兒子看養。小時也曾教他讀些儒書，也都曉得些吟詩作對。雖然居住山莊，也不是那十分粗俗之類，料想也陪得過列位長老，若肯放開懷抱，長髮留頭，與舍下做個家長，穿綾着錦，勝強如那瓦鉢緇衣，雪鞋雲笠。」

三藏坐在上面，好便似雷驚的孩子，雨淋的蝦蟆；只是呆呆掙掙呆呆掙掙：形容發愣的樣子。，翻白眼兒打仰打仰：身子向後仰。。證夾：光景如畫。那八戒聞得這般富貴，這般美色，他卻心癢難撓；坐在那椅子上，一似針戳屁股，左扭右扭的，忍耐不住。走上前，扯了師父一把道：「師父！這娘子告誦你話，你怎麼佯佯不採？好道也做個理會是。」那師父猛抬頭，咄的一聲，喝退了八戒道：「你這個業畜！我們是個出家人，豈以富貴動心，美色留意，成得個甚麼道理！」那婦人笑道：「可憐！可憐！出家人有何好處？」三藏道：「女菩薩，你在家人，卻有何好處？」那婦人道：「長老請坐，等我把在家人的好處說與你聽。怎見得？有詩爲證。詩曰：

春裁方勝着新羅方勝：形狀像由兩個菱形部分重疊相連而成的一種串飾，多用絲帶編成，類似今天的「中國結」。，夏換輕紗賞綠荷。

秋有新篘香糯酒篘（chōu）：濾酒用的竹具，也指用篘濾酒。，冬來暖閣醉顏酡。

四時受用般般有，八節珍羞件件多。

襯錦鋪綾花燭夜，強如行腳禮彌陀行腳：即行腳僧，步行參禪的雲遊僧人。。」

三藏道：「女菩薩，你在家人享榮華，受富貴，有可穿，有可喫，兒女團圓，果然是好；但不知我出家的人，也有一段好處。怎見得？有詩爲證。詩曰：

出家立志本非常，推倒從前恩愛堂。

證夾：奇語。

外物不生閒口舌，身中自有好陰陽。

證夾：玄語。

功完行滿朝金闕，見性明心返故鄉。

證夾：宗語。

勝似在家貪血食血食：魚肉之類的葷腥食物。，老來墜落臭皮囊臭皮囊：佛教和道教認爲人的軀殼裏多有污穢不潔的東西，力求修煉擺脫，所以稱人的軀殼爲臭皮囊。。」

證夾：警語。●二語正是遙答婦人，分明說「可憐可憐，在家人有何好處」也！

那婦人聞言，大怒道：「這潑和尚無禮！我若不看你東土遠來，就該叱出。我倒是個真心實意，要把家緣招贅汝等家緣：家產。，你倒反將言語傷我。你就是受了戒，發了願，永不還俗，好道你手下人，我家也招得一個。你怎麼這般執法執法：執著，固執。？」三藏見他發怒，只得者者謙謙者者謙謙：敷衍而順從。者，同「遮」。遮掩（用梅季《<西遊記>詞語補釋》說法）。，叫道：「悟空，你在這裏罷。」行者道：「我從小兒不曉得幹那般事，教八戒在這裏罷。」八戒道：「哥呵，不要栽人麼栽人：捉弄人。。大家從常計較。」三藏道：「你兩個不肯，便教悟淨在這裏罷。」沙僧道：「你看師父說的話。弟子蒙菩薩勸化，受了戒行，等候師父；自蒙師父收了我，又承教誨；跟着師父還不上兩月，更不曾進得半分功果，怎敢圖此富貴！寧死也要往西天去，決不幹此欺心之事。」

那婦人見他們推辭不肯，急抽身轉進屏風，撲的把腰門關上。師徒們撇在外面，茶飯全無，再沒人出。八戒心中焦燥，埋怨唐僧道：「師父忒不會幹事，把話通說殺了殺：死板，無可變動。。你好道還活着些腳兒活着些腳兒：留些地步和退路。，只含糊答應，哄他些齋飯吃了，今晚落得一宵快活；明日肯與不肯，在乎你我了。似這般關門不出，我們這清灰冷竈，一夜怎過！」

悟淨道：「二哥，你在他家做個女婿罷。」八戒道：「兄弟，不要栽人。從常計較。」行者道：「計較甚的？你要肯，便就教師父與那婦人做個親家，你就做個倒踏門的女婿。他家這等有財有寶，一定倒陪妝奩妝奩：這裏指嫁妝。，整治個會親的筵席，我們也落些受用。你在此間還俗，卻不是兩全其美？」八戒道：「話便也是這等說，卻只是我脫俗又還俗，停妻再娶妻了。」

沙僧道：「二哥原來是有嫂子的？」行者道：「你還不知他哩，他本是烏斯藏高老兒莊高太公的女婿。因被老孫降了他，也曾受菩薩戒行，沒及奈何，被我捉他來做個和尚，所以棄了前妻，投師父往西拜佛。他想是離別的久了，又想起那個勾當，卻纔聽見這個勾當。斷然又有此心。呆子，你與這家子做了女婿罷。只是多拜老孫幾拜，我不檢舉你就罷了。」那呆子道：「胡說！胡說！大家都有此心，獨拿老豬出醜。常言道『和尚是色中餓鬼』。那個不要如此？都這們扭扭捏捏的拿班兒拿班兒：裝腔作勢，拿架子。，把好事都弄得裂了。致如今茶水不得見面，燈火也無人管，雖熬了這一夜，但那匹馬明日又要馱人，又要走路，再若餓上這一夜，只好剝皮罷了。你們坐着，等老豬去放放馬來。」李旁：畫。證夾：句句推開，卻句句自薦，即巧婦說風情，不過爾爾，何謂呆乎？那呆子虎急急的，解了繮繩，拉出馬去。行者道：「沙僧，你且陪師父坐這裏，等老孫跟他去，看他往那裏放馬。」三藏道：「悟空，你看便去看他，但只不可只管嘲他了。」行者道：「我曉得。」這大聖走出廳房，搖身一變，變作個紅蜻蜓兒，飛出前門，趕上八戒。

那呆子拉着馬，有草處且不教喫草，嗒嗒嗤嗤的，趕着馬，轉到後門首去。只見那婦人，帶了三個女子，在後門外閒立着，看菊花兒耍子。他娘女們看見八戒來時，三個女兒閃將進去。那婦人佇立門首道：「小長老那裏去？」這呆子丟了繮繩，上前唱個喏，道聲：「娘！我來放馬的。」李旁：數聲娘，叫得甚是親熱。那婦人道：「你師父忒弄精細弄精細：假惺惺地賣弄精明小心。，在我家招了女婿，卻不強似做掛搭僧掛搭僧：遊方的僧人。遊方僧人投宿寺院，把衣鉢懸掛在僧堂的鉤上，稱掛褡或者掛搭。，往西蹡路蹡：急急地走。？」八戒笑道：「他們是奉了唐王的旨意，不敢有違君命，不肯幹這件事。剛纔都在前廳上栽我，我又有些奈上祝下的奈上祝下：即「礙上阻下」。左右爲難。，只恐娘嫌我嘴長耳大。」那婦人道：「我也不嫌，只是家下無個家長，招一個倒也罷了；但恐小女兒有些兒嫌醜。」八戒道：「娘，你上覆令愛，不要這等揀漢。想我那唐僧，人才雖俊，其實不中用。我醜自醜，有幾句口號兒口號：隨口吟成的詩，相當於順口溜。。」婦人道：「你怎的說麼？」八戒道：「我

雖然人物醜，勤緊有些功。

若言千頃地，不用使牛耕。

只消一頓鈀，布種及時生。

沒雨能求雨，無風會喚風。

證夾：這卻果然中用。

房舍若嫌矮，起上二三層。

地下不掃掃一掃，陰溝不通通一通。

家長裏短諸般事，踢天弄井我皆能。」

那婦人道：「既然幹得家事，你再去與你師父商量商量看，不尷尬尷尬（ɡān ɡà）：處境困難或事情棘手，難以應付。，便招你罷。」八戒道：「不用商量！他又不是我的生身父母，干與不幹，都在於我。」李旁：畫。婦人道：「也罷，也罷，等我與小女說。」看他閃進去，撲的掩上後門。八戒也不放馬，將馬拉向前來。怎知孫大聖已一一盡知，他轉翅飛來，現了本相，先見唐僧道：「師父，悟能牽馬來了。」李旁：畫。長老道：「馬若不牽，恐怕撒歡走了撒歡：馬兒因興奮而跳躍奔跑。。」行者笑將起來，把那婦人與八戒說的勾當，從頭說了一遍，三藏也似信不信的。

少時間，見呆子拉將馬來拴下。長老道：「你馬放了？」八戒道：「無甚好草，沒處放馬。」行者道：「沒處放馬，可有處牽馬麼牽馬：做媒又稱牽馬，這裏是雙關語。？」呆子聞得此言，情知走了消息，也就垂頭扭頸，努嘴皺眉，半晌不言。又聽得呀的一聲，腰門開了腰門：兩廳之間的隔門。，有兩對紅燈，一副提壺提壺：即提爐，有提樑的薰香爐，一般用於儀仗等禮儀場合。第七十一回：「那春嬌即轉前面，叫了七八個怪鹿妖狐，打着兩對燈籠，一對提爐。」，香雲靄靄，環珮叮叮，那婦人帶着三個女兒，走將出來，叫真真、愛愛、憐憐拜見那取經的人物。證夾：莫道不銷魂。那女子排立廳中，朝上禮拜。果然也生得標緻。但見他：證夾：我見猶憐，何況老豬！

一個個娥眉橫翠，粉面生春。妖嬈傾國色，窈窕動人心。花鈿顯現多嬌態，繡帶飄颻迥絕塵。半含笑處櫻桃綻，緩步行時蘭麝噴。滿頭珠翠，顫巍巍無數寶釵簪；遍體幽香，嬌滴滴有花金縷鈿。說甚麼楚娃美貌楚娃：秦漢楚地方言，稱美麗女子爲娃，故楚娃爲美女的代稱。，西子嬌容西子：西施，古代著名的美人。？真個是九天仙女從天降，月裏嫦娥出廣寒！

那三藏合掌低頭，孫大聖佯佯不採，小沙僧轉揹回身。你看那豬八戒，眼不轉睛，淫心紊亂，色膽縱橫，扭捏出悄語低聲道：「有勞仙子下降。娘，請姐姐們去耶。」那三個女子，轉入屏風，將一對紗燈留下。婦人道：「四位長老，可肯留心，着那個配我小女麼？」悟淨道：「我們已商議了，着那個姓豬的招贅門下。」八戒道：「兄弟，不要栽我，還從衆計較。」行者道：「還計較甚麼？你已此在後門首說合的停停當當，娘都叫了，又有甚麼計較？師父做個男親家，這婆兒做個女親家，等老孫做個保親，沙僧做個媒人。也不必看通書通書：曆書，記有某月某日適合婚姻、祭祀、動土等事。，今朝是個天恩上吉日天恩上吉日：天恩，陰陽家所謂吉神之一，天恩值日爲吉日。，你來拜了師父，進去做了女婿罷。」八戒道：「弄不成！弄不成！那裏好乾這個勾當！」

行者道：「呆子，不要者囂者囂：掩飾遮醜。者，遮。囂，同「臊」，羞。，你那口裏『娘』也不知叫了多少，又是甚麼弄不成？快快的應成，帶攜我們喫些喜酒，也是好處。」他一隻手揪着八戒，一隻手扯住婦人道：「親家母，帶你女婿進去。」那呆子腳兒趄趄的趄趄（jū）：欲進又退的樣子。，要往那裏走，那婦人即喚童子：「展抹桌椅，鋪排晚齋，管待三位親家。我領姑夫房裏去也姑夫：即姑爺。。」一壁廂又分付庖丁排筵設宴庖丁：廚師。，明辰會親。那幾個童子，又領命訖。他三衆吃了齋，急急鋪鋪，都在客座裏安歇不題。

卻說那八戒跟着丈母，行入裏面，一層層也不知多少房舍，磕磕撞撞，盡都是門檻絆腳。證夾：妙。呆子道：「娘，慢些兒走，我這裏邊路生，你帶我帶兒。」那婦人道：「這都是倉房、庫房、碾房各房，還不曾到那廚房邊哩。」八戒道：「好大人家！」磕磕撞撞，轉灣抹角，又走了半會，纔是內堂房屋。那婦人道：「女婿，你師兄說今朝是天恩上吉日，就教你招進來了；卻只是倉卒間，不曾請得個陰陽陰陽：陰陽先生的簡稱，指從事星相、占卜、相宅、相墓等職業的人。，拜堂撒帳撒帳：舊時婚俗，新郎新娘交拜畢並坐在牀沿，婦女撒擲金錢彩果。《土風錄》卷二引《漢武帝內傳》：「武帝與李夫人共坐帳中，宮人遙撒五色同心果，帝及夫人以衣裾受之，雲得多，得子多也。」，你可朝上拜八拜兒罷。」八戒道：「娘，娘說得是。你請上坐，等我也拜幾拜，就當拜堂，就當謝親謝親：迎娶後，女婿往女家致感謝意，稱謝親。，兩當一兒，卻不省事？」他丈母笑道：「也罷，也罷，果然是個省事幹家的女婿。我坐着，你拜麼。」咦！滿堂中銀燭輝煌，這呆子朝上禮拜，拜畢道：「娘，你把那個姐姐配我哩？」他丈母道：「止是這些兒疑難：我要把大女兒配你，恐二女怪；要把二女配你，恐三女怪；欲將三女配你，又恐大女怪；所以終疑未定。」八戒道：「娘，既怕相爭，都與我罷；省得鬧鬧吵吵，亂了家法。」李旁：此處卻不呆。他丈母道：「豈有此理！你一人就佔我三個女兒不成！」八戒道：「你看娘說的話。那個沒有三宮六院？就再多幾個，你女婿也笑納了。我幼年間，也曾學得個熬戰之法熬戰之法：指長時間保持性亢奮的一種房中術。，管情一個個伏侍得他歡喜。」李旁：醜甚。那婦人道：「不好！不好！我這裏有一方手帕，你頂在頭上，遮了臉，撞了天婚撞了天婚：舊時一種不加選擇、聽天由命的擇偶成婚方式，如「拋繡球」之類，意思是任憑「天意」促成的婚姻。明謝肇淛《滇略》卷十：「南詔神武王有女，欲爲擇配，女曰：『父王擇配，非天婚也。我欲倒坐牛背，任牛所之，不問貧富貴賤，牛入之家則嫁之。』」，教我女兒從你根前走過，你伸開手扯倒那個，就把那個配了你罷。」李旁：此想亦好。呆子依言，接了手帕，頂在頭上。有詩爲證。詩曰：

癡愚不識本原由，色劍傷身暗自休。

李旁：說出。

從來信有周公禮周公：周朝初年政治家，姬姓，名旦，周武王之弟。傳說包括婚禮在內的很多禮樂制度是由他創立的。，今日新郎頂蓋頭蓋頭：舊時成親，新娘頭上要蒙上大紅帕子，叫「蓋頭」。。

證夾：此非新郎頂頭蓋，乃童稚搶貓兒之戲耳。

那呆子頂裹停當。道：「娘，請姐姐們出來麼。」他丈母叫：「真真、愛愛、憐憐，都來撞天婚，配與你女婿。」證夾：再喚真真、愛愛、憐憐，正是令人銷魂處。只聽得珮環響亮，蘭麝馨香，似有仙子來往，那呆子真個伸手去撈人。兩邊亂撲，左也撞不着，右也撞不着。來來往往，不知有多少女子行動，只是莫想撈着一個。東撲抱着柱科柱科：柱根。科，即柱子或植物的根部。，西撲摸着板壁，兩頭跑暈了，立站不穩，只是打跌。證夾：妙。前來蹬着門扇，後去湯着磚牆。磕磕踵踵，跌得嘴腫頭青。證夾：妙妙。坐在地下，喘氣嘑嘑的道：「娘阿，你女兒這等乖滑得緊，撈不着一個，奈何！奈何！」那婦人與他揭了蓋頭道：「女婿，不是我女兒乖滑，他們大家謙讓，不肯招你。」八戒道：「娘阿，既是他們不肯招我呵，你招了我罷。」證夾：也妙。那婦人道：「好女婿啞！這等沒大沒小的，連丈母也都要了！我這三個女兒，心性最巧。他一人結了一個珍珠嵌錦汗衫兒。你若穿得那個的，就教那個招你罷。」八戒道：「好！好！好！把三件兒都拿來我穿了看；若都穿得，就教都招了罷。」那婦人轉進房裏，止取出一件來，遞與八戒。那呆子脫下青錦布直裰，理過衫兒，就穿在身上；還未曾繫上帶子，撲的一蹻蹻：同「跤」。，跌倒在地。原來是幾條繩緊繃繃住。那呆子疼痛難禁。這些人早已不見了。證夾：老呆胸中，一定還疑是妖魔。

卻說三藏、行者、沙僧一覺睡省，不覺的東方發白。忽睜睛抬頭觀看。那裏得那大廈高堂，也不是雕樑畫棟，一個個都睡在松柏林中。慌得那長老忙呼行者。沙僧道：「哥哥，罷了！罷了！我們遇着鬼了！」孫大聖心中明白，微微的笑道：「怎麼說？」長老道：「你看我們睡在那裏耶！」行者道：「這松林下落得快活，但不知那呆子在那裏受罪哩。」長老道：「那個受罪？」行者笑道：「昨日這家子娘女們，不知是那裏菩薩，在此顯化我等，想是半夜裏去了，只苦了豬八戒受罪。」三藏聞言，合掌頂禮。又只見那後邊古柏樹上，飄飄蕩蕩的，掛着一張簡帖兒。沙僧急去取來與師父看時，卻是八句頌子云：

「黎山老母不思凡黎山老母：即「驪山老母」，參見第十六回「驪山老母」條注。，南海菩薩請下山。

普賢文殊皆是客，化成美女在林間。

聖僧有德還無俗，八戒無禪更有凡。

從此靜心須改過，若生怠慢路途難！」

那長老、行者、沙僧正然唱唸此頌，只聽得林深處高聲叫道：「師父呵，繃殺我了！救我一救！下次再不敢了！」三藏道：「悟空，那叫喚的可是悟能麼？」沙僧道：「正是。」行者道：「兄弟，莫採他，我們去罷。」三藏道：「那呆子雖是心性愚頑，卻只是一味懞直懞直：忠厚率直。，倒也有些膂力膂（lǚ）力：體力。膂，脊骨。，挑得行李；還看當日菩薩之念，救他隨我們去罷。料他以後，再不敢了。」那沙和尚卻捲起鋪蓋，收拾了擔子；孫大聖解繮牽馬，引唐僧入林尋看。咦！這正是：

從正修持須謹慎，掃除愛慾自歸真。

畢竟不知那呆子兇吉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三家相見，五行攢簇，命基堅固，大本已立矣；大本已立，本立道生，再加向上功夫，防危慮險，戒慎恐懼，須要將此「本」修成一個永久不壞之本，方無得而復失之患。

冠首一詩，大有妙義，學者須宜細玩。曰：「奉法西來道路賒，秋風漸漸落霜花」者，言金丹之道，自東家而往西家，乃殺裏求生，禍裏尋恩，如秋風霜花，而收斂萬物也。曰：「乖猿牢鎖繩休解，劣馬勤兜鞭莫加」者，言猿乖馬劣，心意放蕩，最能害道，稍有放蕩，性亂命搖，生死所關，是必牢鎖勤兜，十二時中不可懈怠也。曰：「木母金公原自合，黃婆赤子本無差」者，木母爲真陰，金公爲真陽，黃婆爲真土，赤子爲丹元，言本來真陰真陽原自和合，真土丹元並無差錯，其不合有差者，皆因心意不定不合有差耳。曰：「咬開鐵彈真消息。般若波羅到彼家」者，「般若」梵言智慧，「波羅」梵言彼岸。言金丹之道須要識得陰陽，辨得五行，認得心意．而後真假分明，邪正判然，五行可攢，金丹可就，智慧光明，直登彼岸矣。直登彼岸即是本立，欲其本立須要務本，故曰：「取經之道，不離了一身務本之道也。」務本之道，即靜觀密察、神明默運，務此五行攢簇之本。提綱「三藏不忘本」，即不忘此五行攢簇之本；「四聖試禪心」，即靜觀密察以保守此五行攢簇之本。不忘而保守，則原本得而禪心定，禪心定而原本固，務本之道可以了了。

「三藏師徒了悟真如，頓開塵鎖，跳出性海流沙，渾無掛礙，徑投大路西來，正值九秋。」是已悟得有務本之道，由東家而求西家，正當因時而行，隨地而安，返樸歸淳之候，不容稍有怠惰者。奈何正走處，三藏問歇處，八戒嫌擔重，沙僧說馬慢，行者趕馬跑，猿乖馬劣，無戒無行，尚欲木母金公自合，黃婆赤子無差，烏可能之？原其故，皆由失誤覺察，不能返現內照，以至於此。仙翁於此處，演出「試禪心」一案，提出《觀》卦妙旨，以示務本者必須大觀神現，方是務本大作用、真法程。《觀》卦卦爻圖略上《巽》下《坤》，順時巽行，所以以中示人也。但中正之規，非孤陰寡陽，乃大觀而合神現，神觀而運大觀，神明默運，鬼神不知，蓍龜莫測，非可與人共知共見者。此中消息非明眼者，焉能擬議其一二？故「行者見半空中慶雲籠罩，瑞霞遮慢，情知是仙佛點化，他卻不敢泄露天機，只道：『好！好！好！我們借宿去也。』」仙佛點化者，聖人以神道設教也；不敢泄露天機借宿者，以神現而合大觀也；曰：「好！好！好！我們借宿去。」正以見安身立命，務本之學，舍此觀察妙用，別無他術矣。

「一座門樓垂簾象鼻，畫棟雕樑」，即《觀》卦之象。《觀》卦上二奇，非垂簾乎？下四偶，非象鼻乎？上闔下闢，非畫棟而雕樑乎？「向南三間大廳」，其廳必在此，下三陰也；「中間一軸壽山福海的橫披畫」，九五一陽也；「一張退光黑漆的香幾」，一二三四五爻，四黑而上一光也；「几上放一個古銅獸爐」，即上九之一陽也；「兩邊金漆柱，貼一幅大紅紙的春聯」，四陰爻兩開之象也；「六張交椅」，六爻也；「四季吊屏，母女四人」，皆四陰爻之象也。

「婦人丁亥年八月初三日酉時生」，亥爲壬，丁壬合木，三爲木數，八月爲酉，婦人爲《坤》，上《巽》木，下《坤》土，仍取《觀》象爲八月之卦，故婦人生於八月也。婦人爲《坤》陰，其夫必爲《乾》陽，《乾》上《坤》下爲天地《否》，《觀》自《否》來。《否》上《乾》，三九二十七；下《坤》，三六一十八，陰陽之數共計四十五。曰：「前年喪了丈夫」，則有丈夫時。只是四十二歲。曰：「我今年四十五歲」，四十二而加三，則是四十五。曰：「故夫略大三歲」，是大而不大，就未變《觀》卦時言之。三女三陰也，因《坤》索《乾》，陽爲陰傷，內外純陰，故三女具有六九五十四之數，是皆言其《觀》卦，亦無深意。獨是《觀》之時義，有「童觀」、「窺觀」、「大觀」之別，不可一概而論，須要辯其是非，分其邪正，方能由我運用，絲毫無差，縱橫自在，無遮攔矣。「寡婦誇獎女兒貌美，家當富足，欲坐山招夫」，即六二之「窺觀」，所見不遠也；「八戒聞的富貴美色，心癢難搔，忍耐不住，扯師父作理會」，即初六「童觀」，所見不大也；「三藏不以富貴動心，美色留意，推倒恩愛，出家立志，欲其功完行滿朝金閾，見性明心返故鄉」，即六三「觀我生進退」，能觀已之可否，以爲進退，不忘本也；「行者從小兒不會幹那般事」，即上九「觀其生，君子無咎」，不觀於假而觀於真，能務本也；「悟淨蒙菩薩勸化，受了戒行，跟隨師父，怎敢貪圖富貴，寧死也要往西天，決不敢幹此欺心之事」，即六四「觀國之光」，以小觀而求大觀，知條本者也；「行者跟八戒在後門，看放馬」一段，即九五「觀我生，君子無咎」，不特能觀己之是非，而且能觀人之邪正，此神觀兼能大觀，所謂「中正以觀」也。

噫！《觀》之大小是非不同，若不知其吉凶禍福，盡是小人婦女之見，勢必逐境遷流，隨物運轉，迷心忘本，脫俗又還俗，停妻再娶妻，而莫知底止矣。提綱「試禪心」者，即試此心之遇境定不定耳。「四聖試」者，即神大其觀，以試其心，使其心之常定耳。獨是試者，不待試其心，而並試其觀。能神大其觀，則禪心可定，而不忘其本；不能神大其觀，則猿乖馬劣，而忘其本。由心以試觀之神大不神大，由觀以試心之能定不能定，所謂「中正以觀」者在此；「觀天之道而回時不忒」者，亦在此。觀之中正不中正，即關乎心之能定不能定。夫心之不能定者，皆由見景而動情也。動情之事，莫如財色二者，人自無始劫以來，骨積如山，孽深似海，財以亂其性，包以傷其命，生於此而死於此，種根深厚，所以人皆不能解脫。惟大聖人知得其中利害，幽明通徹，有無兼該，靜觀密察，神明默運；防閒於不睹不聞之地，用功於無色無聲之中；看的明，識的透，不爲色魔所欺，不爲淫性所瞞，所謂中正以觀，不忘本而能務本者也。

彼世間採戰呆子，邪說淫辭，以美女爲仙子，以婦人爲爐鼎，以繩索爲寶衣，認假爲真，愛愛憐憐，妄想取他家之陰，以補我家之陽。豈知妄作妄爲，出醜百端，原本已昧，天根早壞；盡是在鬼窟中作生涯，黑夜裏做事業；無取於人，已傷於己？詩中譏雲：「癡愚不識本原由，色劍傷身暗自休。」堪爲定評。務本之道，何道耶？而乃貪財好色乎？沙僧叫「着鬼」，真着鬼也；行者說「受罪」，真受罪也。頌中「從此洗心須改過，若生怠慢路途難。」千古箴言。吾勸同人未反其本者，急須戒慎恐懼，平方百計以務其本；已返其本者，更須防危慮險，大化神化，不忘其本。始終務本，而不可別生意見者。故結曰：「從正修持須謹慎，掃除愛慾自歸真。」

詩曰。

若還原本急明心，莫被塵緣稍有侵。

返照回光離色相，絕情絕欲退羣陰。

# 第二十四回 萬壽山大仙留故友 五莊觀行者竊人蔘

憺漪子曰：前廿三回五行攢聚，雖四聖試之而無傷，則五行之不畏一切可知。五行既不畏一切，則世間一切物，當亦無有畏五行者。而至此，突出一與五行相畏之人蔘果。按，人蔘果名草還丹，人一聞而三百六十歲，一喫而四萬七千年，則此果與金液還丹無異矣。既與金液還丹無異，何以不與五行相愛，而反與五行相畏？蓋五行有內外偏全之不同。其言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而入者，在外偏至之五行也。若在內全體之五行，一與此果相見，自然遇金而堅，遇木而榮，遇水而凝，遇火而潤，遇土而止矣。不特此果之遇五行也，以全體之五行而遇此果，又必金得之而堅，木得之而榮，水得之而凝，火得之而潤，土得之而止矣。蓋作者之意，原不過借草還丹，以證金液還丹之妙用耳，豈真有所謂萬壽山五莊觀鎮元大仙之人蔘果也哉？

行者之竊人蔘果，亦藉以喻此心之急欲長生，不勝躁銳，故不由正道，輒行剽竊耳。其實後來人參會上，原有自然正果，何假於竊！

行者之論靈山雲：「我一日好走五十遭，師父不能。」此非擬議之詞。蓋行者即此心，此心即靈山也。他人未離形骸，猶有待於走；而此心起念即是，原無待於走。不然，何以靈山之路十萬八千里，而行者之筋斗雲亦十萬八千里，其數不多不少，適相符合也耶？

又曰：草還丹一段公案，列於四聖、屍魔之間，亦大有深意。蓋草還丹爲延壽長生之物，而世間最促壽而短生者，無如美色爲甚，故必先不惑於四聖之試，後不迷於屍魔之戲，而後此物始爲有用。不然遇粉骷髏而枯焦落化，其可畏有甚於五行矣。

卻說那三人穿林入裏，只見那呆子繃在樹上，聲聲叫喊，痛苦難禁。行者上前笑道：「好女婿啞！這早晚還不起來謝親，又不到師父處報喜，還在這裏賣解兒耍子哩賣解：舊時稱雜技演員賣藝。！咄！你娘呢？你老婆呢？好個繃巴吊拷的女婿啞繃巴：即絣扒。剝去衣服捆綁起來。！」證夾：如此棒喝，殊勝鞭笞。那呆子見他來搶白着羞搶白：奚落，指責。，唆着牙，忍着疼，不敢叫喊。沙僧見了老大不忍，放下行李，上前解了繩索救下。呆子對他們只是磕頭禮拜，其實羞恥難當，有《西江月》爲證：證夾：何其警痛。

色乃傷身之劍，貪之必定遭殃。

佳人二八好容妝二八：十六歲。，更比夜叉兇壯。

只有一個原本原本：指修行者的先天元氣。內丹術認爲，一個人成年以後，元氣就達到一定數量，不再增長。每年消耗一些，耗盡即死。這幾句詞是借本、利等生意用語警示修行者要謹守自身元氣這一本錢，不要貪圖美色。，再無微利添囊。

好將資本謹收藏，堅守休教放蕩。

那八戒撮土焚香，望空禮拜。行者道：「你可認得那些菩薩麼？」八戒道：「我已此暈倒昏迷，眼花撩亂，那認得是誰？」行者把那簡帖兒遞與八戒。八戒見了是頌子，更加慚愧。沙僧笑道：「二哥有這般好處哩，感得四位菩薩來與你做親！」八戒道：「兄弟再莫題起。不當人子了！從今後，再也不敢妄爲，就是累折骨頭，也只是磨肩壓擔，隨師父西域去也。」三藏道：「既如此說纔是。」

行者遂領師父上了大路。在路餐風宿水，行罷多時，忽見有高山擋路。三藏勒馬停鞭道：「徒弟，前面一山，必須仔細，恐有妖魔作耗作耗：指妖物作怪。，侵害吾黨。」行者道：「馬前但有我等三人，怕甚妖魔？」因此，長老安心前進。只見那座山，真是好山：

高山峻極，大勢崢嶸。根接崑崙脈，頂摩霄漢中。白鶴每來棲檜柏，玄猿時復掛藤蘿。日映晴林，疊疊千條紅霧繞；風生陰壑，飄飄萬道採雲飛。幽鳥亂啼青竹裏，錦雞齊鬥野花間。只見那千年峯、五福峯、芙蓉峯，巍巍凜凜放毫光；萬歲石、虎牙石、三尖石，突突磷磷生瑞氣。崖前草秀，嶺上梅香。荊棘密森森，芝蘭清淡淡。深林鷹鳳聚千禽，古洞麒麟轄萬獸。澗水有情，曲曲灣灣多繞顧；峯巒不斷，重重疊疊自週迴。又見那綠的槐，斑的竹，青的松，依依千載鬥穠華；白的李，紅的桃，翠的柳，灼灼三春爭豔麗。龍吟虎嘯，鶴舞猿啼。麋鹿從花出，青鸞對日鳴。乃是仙山真福地，蓬萊閬苑只如然閬苑：閬風之苑，傳說中的神仙住處，在崑崙山。宋曾慥《類說》卷三引《神仙傳》：「崑崙圃閬風苑有玉樓十二，玄室九層，右瑤池，左翠水。」。又見些花開花謝山頭景，雲去雲來嶺上峯。

三藏在馬上歡喜道：「徒弟，我一向西來，經歷許多山水，都是那嵯峨險峻之處，更不似此山好景，果然的幽趣非常。若是相近雷音不遠路，我們好整肅端嚴見世尊整肅端嚴：整理容裝，端莊嚴謹。。」行者笑道：「早哩！早哩！正好不得到哩！」沙僧道：「師兄，我們到雷音有多少遠？」行者道：「十萬八千里。十停中還不曾走了一停哩十停：十成。停，一部分。把總數分成幾個部分，其中之一就是一停。。」八戒道：「哥呵，要走幾年纔得到？」行者道：「這些路，若論二位賢弟，便十來日也可到；若論我走，一日也好走五十遭，還見日色；證夾：靈山只在心頭，即一日千回何難？若論師父走，莫想！莫想！」唐僧道：「悟空，你說得幾時方可到？」行者道：「你自小時走到老，老了再小，老小千番也還難；只要你見性志誠，念念回首處，即是靈山。」李旁：着眼。證夾：妙語。沙僧道：「師兄，此間雖不是雷音，觀此景緻，必有個好人居止。」行者道：「此言卻當。這裏決無邪祟，一定是個聖僧仙輩之鄉。我們遊玩慢行。」不題。

卻說這座山，山中有一座觀，名喚五莊觀五莊觀：這裏的五莊與下文中鎮元、與世同君，以及後文的地仙之祖，不見於正統的道教經典，應都與道教內丹術有關，是作者特意設定的名字。內丹術稱，修煉到「金液還丹」的中級階段，會出現「五氣朝元」的現象，即五臟五行之氣轉化成陽神，上聚頭部。五臟又寫作五藏，藏篆書作■，雙作匨，與「莊」極似，且第十九回「行過了烏斯藏界」，世德堂本原作「行過了烏斯莊界」，第五十四回唐僧向女兒國王介紹八戒籍貫亦稱是「西牛賀洲烏斯莊人氏」。莊、藏書中本有混用現象，道經中「五臟」常寫作「五藏」，故「五莊」或即代表五行之「五臟」。；觀裏有一尊仙，道號鎮元子鎮元子：不見於道教的神仙譜系，應是內丹術的隱喻。《鍾呂傳道集·論真仙》稱「永鎮壓下田，煉形住世而得長生不死，以作陸地神仙，故曰地仙」，下田即下丹田，又稱關元、丹元，「鎮元」或即「鎮壓關元」之意，影射地仙。又「鎮」可拆爲「真、金」，元丘處機《大丹直指·五氣朝元太陽煉形訣義》稱「金液還丹變爲金，其中純陽氣生，是爲氣中有氣，已是陸地神仙，可與天地同其壽算」。「與世同君」、「萬壽山」與後文提到的門上對聯「與天同壽道人家」，語意也與「與天地同其壽算」相似。又明周清原《西湖二集》中，屢次引用《西遊記》，其文字與今傳世德堂本幾乎無異，唯獨卷四《愚郡守玉殿生春》：「就把遠志、石菖蒲等樣買了數百斤，煎成一大鍋，就像西遊記中五聖觀混元大仙要用滾油煎孫行者的一般。」似另有所本。五聖、混元，是較常見的道教宮觀、人物名稱。則「五莊」、「鎮元」之名，似出於道教人士對《西遊記》原文的改竄。，混名與世同君。那觀裏出一般異寶，乃是混沌初分，鴻濛始判，天地未開之際，產成這顆靈根。蓋天下四大部洲，惟西牛賀洲五莊觀出此，一名「草還丹」，又名「人蔘果」人蔘果：《述異記》載：大食王國（古波斯）有一方石，石上多樹幹，赤枝青葉。上生有長六七寸的小兒，見人則笑，手足能動。頭附着樹枝，若摘一枝，小兒即死。人蔘果故事當從這類傳說衍生而來。。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果，再三千年才得熟，短頭一萬年方得喫短頭：總共，整整。。似這萬年，只結得三十個果子。果子的模樣，就如三朝未滿的小孩相似三朝未滿的小兒：三朝，三天。舊時生孩子，第三天叫「三朝」。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育子」：「就蓐分娩訖，人爭送粟米炭醋之類。三日落臍炙囪。」古時，「三朝」還有一定的儀式，是比較重要的日子。這裏的意思是人蔘果像生下不滿三天的嬰兒。，手段俱全，五官鹹備。人若有緣，得那果子聞了一聞，就活三百六十歲；喫一個，就活四萬七千年。證夾：好果子，正可與天上蟠桃爭奇。

當日鎮元大仙得元始天尊的簡帖元始天尊：道教的第一尊神，全稱爲「玉清元始天神」也稱「天寶君」。元始天尊在道經中出現的時間比「太上老君」晚，但是地位最高。南朝梁·陶弘景編撰的《真靈位業圖》，將他列在第一尊位，在道教的「三清殿」中，供奉在中央。道經中說他稟自然之氣，在宇宙萬物產生之前就已存在。，邀他到上清天上彌羅宮中聽講「混元道果」上清天：道教認爲三界之上還有三清仙境，稱三清天，上清天是三清天之一，又名禹余天。彌羅宮：彌羅，本義爲瀰漫，遍佈。常用作天庭宮殿名。明屠隆《曇花記》：「晃晃彌羅宮，巍巍鬱蕭殿。」。大仙門下出的散仙，也不計其數，見如今還有四十八個徒弟，都是得道的全真全真：道教的一個流派，由金代王喆（王重陽）創建，主張三教合一，出家修行，修煉內丹術，不重法術、外丹，成爲道教直至今日最大的一個教派（另一個較大的教派爲注重法術符籙的正一派），故往往稱道士爲全真。全真之得名，參見第一回「全氣全神」條注。。當日帶領四十六個上界去聽講，留下兩個絕小的看家：一個喚做清風，一個喚做明月。清風只有一千三百二十歲，明月才交一千二百歲。證夾：二童可謂老小官矣。鎮元子分付二童道：「不可違了大天尊的簡帖，要往彌羅宮聽講，你兩個在家仔細。不日有一個故人從此經過，卻莫怠慢了他，可將我人蔘果打兩個與他喫，權表舊日之情。」二童道：「師父的故人是誰？望說與弟子，好接待。」大仙道：「他是東土大唐駕下的聖僧，道號三藏，今往西天拜佛求經的和尚。」二童笑道：「孔子云：『道不同，不相爲謀。』我等是太乙玄門太乙玄門：太乙即太一，是道家所說的「道」，是宇宙萬物的本體。《莊子·天下》說：「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成玄英疏：「太者，廣大之名；一，以不爲二稱。言大道曠蕩，無不制圍，括囊萬有，統而爲一。故謂之『太一』也。」這裏「太乙玄門」是指道教。，怎麼與那和尚做甚相識！」大仙道：「你那裏得知。那和尚乃金蟬子轉生，西方聖老如來佛第二個徒弟。五百年前，我與他在『蘭盆會』上相識蘭盆會：即盂蘭盆會，見第八回「盂蘭盆會」條注。，他曾親手傳茶，佛子敬我，故此是爲故人也。」二仙童聞言，謹遵師命。那大仙臨行，又叮嚀囑付道：「我那果子有數，只許與他兩個，不得多費。」清風道：「開園時，大衆共吃了兩個，還有二十八個在樹，不敢多費。」大仙道：「唐三藏雖是故人，須要防備他手下人羅唣，不可驚動他知。」二童領命訖，那大仙承衆徒弟飛昇，竟朝天界。

卻說唐僧四衆，在山遊玩，忽抬頭，見那松篁一簇，樓閣數層。唐僧道：「悟空，你看那裏是甚麼去處？」行者看了道：「那所在，不是觀宇，定是寺院。我們走動些，到那廂方知端的。」不一時，來於門首觀看，見那：

松坡冷淡，竹徑清幽。往來白鶴送浮雲，上下猿猴時獻果。那門前池寬樹影長，石裂苔花破。宮殿森羅紫極高紫極：即北極。，樓臺縹緲丹霞墮。真個是福地靈區，蓬萊雲洞。清虛人事少，寂靜道心生。證夾：又可作觀中山門春聯。青鳥每傳王母信青鳥：《山海經》等神話傳說均記載西王母有三青鳥，常爲西王母取食傳信。，紫鸞常寄老君經紫鸞、老君經：紫鸞，傳說中的神鳥。唐·杜甫詩《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紫鸞無近遠，黃雀任翩翾。」老君經，即《道德經》。。看不盡那巍巍道德之風，果然漠漠神仙之宅。

三藏離鞍下馬，又見那山門左邊有一通碑，碑上有十個大字，乃是「萬壽山福地，五莊觀洞天」。長老道：「徒弟，真個是一座觀宇。」沙僧道：「師父，觀此景鮮明，觀裏必有好人居住。我們進去看看，若行滿東回，此間也是一景。」行者道：「說得好。」遂都一齊進去。又見那二門上有一對春聯：「長生不老神仙府，與天同壽道人家。」

行者笑道：「這道士說大話唬人。我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在那太上老君門首，也不曾見有此話說。」八戒道：「且莫管他，進去！進去！或者這道士有些德行，未可知也。」

及至二層門裏，只見那裏面急急忙忙，走出兩個小童兒來。看他怎生打扮：

骨清神爽容顏麗，頂結丫髻短髮鬅鬅：同「蓬」。形容頭髮散亂。。

道服自然襟繞霧，羽衣偏是袖飄風。

環絛緊束龍頭結，芒履輕纏蠶口絨蠶口絨：絲絨。。

丰采異常非俗輩，正是那清風明月二仙童。

那童子控背躬身，出來迎接道：「老師父，失迎，請坐。」長老歡喜，遂與二童子上了正殿觀看。原來是向南的五間大殿，都是上明下暗的雕花格子格子：即格子門，又稱格扇，中國傳統建築中安裝的帶格眼供採光的木門。。那仙童推開格子，請唐僧入殿處，只見那壁中間掛着五彩妝成的「天地」二大字天地：《鍾呂傳道集·論真仙》：「地仙者，天地之半。」鎮元大仙號稱地仙之祖，故下文童子說：「上頭的，禮上還當；下邊的，還受不得我們的香火。」，設一張硃紅雕漆的香幾，几上有一副黃金爐瓶，證夾：如此供奉之法，絕無僅有。請問世間皇冠羽流，目亦曾見，耳亦曾聞否？爐邊有方便整香。唐僧上前，以左手捻香注爐，三匝禮拜。拜畢，回頭道：「仙童，你五莊觀真是西方仙界，何不供養三清、四帝、羅天諸宰，只將『天地』二字侍奉香火？」童子笑道：「不瞞老師說。這兩個字，上頭的，禮上還當；下邊的，還受不得我們的香火。是家師父諂佞出來的諂佞：阿諛逢迎。。」證夾：「諂佞」二字下得奇。三藏道：「何爲諂佞？」童子道：「三清是家師的朋友，四帝是家師的故人；九曜是家師的晚輩，元辰是家師的下賓。」

那行者聞言，就笑得打跌。八戒道：「哥阿，你笑怎的？」行者道：「只講老孫會搗鬼，原來這道童會捆風捆風：說謊。！」三藏道：「令師何在？」童子道：「家師，元始天尊降簡請上清天彌羅宮聽講『混元道果』去了，不在家。」行者聞言，忍不住喝了一聲道：「這個臊道童！人也不認得，你在那個面前搗鬼，扯甚麼空心架子空心架子：指裝模作樣的大話。！那彌羅宮有誰是太乙天仙？請你這潑牛蹄子去講甚麼牛蹄子：意同「牛鼻子」，對道士的戲稱或蔑稱。！」三藏見他發怒，恐怕那童子回言，鬥起禍來。便道：「悟空，且休爭競。我們既進來就出去，顯得沒了方情方情：交情，友誼。。常言道『鷺鷥不喫鷺鷥肉』鷺鷥不喫鷺鷥肉：諺語，比喻不損害同類。。他師既是不在，攪擾他做甚？你去山門前放馬，沙僧看守行李，教八戒解包袱，取些米糧，借他鍋竈，做頓飯喫。待臨行，送他幾文柴錢，便罷了。各依執事，讓我在此歇息歇息，飯畢就行。」他三人果各依執事而去。

那明月、清風，暗自誇稱不盡道：「好和尚！真個是西方愛聖臨凡愛聖：不詳其義。似是「慈愛之聖人」的意思。《佛名經》中有「愛聖佛」。，真元不昧真元：人的本性。。師父命我們接待唐僧，將人蔘果與他喫，以表故舊之情；又教防着他手下人羅唣。果然那三個嘴臉兇頑，性情粗糙。幸得就把他們調開了；若在邊前，卻不與他人蔘果見面。」清風道：「兄弟，還不知那和尚可是師父的故人。問他一問看，莫要錯了。」二童子又上前道：「啓問老師可是大唐往西天取經的唐三藏？」長老回禮道：「貧僧就是。仙童爲何知我賤名？」童子道：「我師臨行，曾分付教弟子遠接。不期車駕來促，有失迎迓。老師請坐，待弟子辦茶來奉。」三藏道：「不敢。」那明月急轉本房，取一杯香茶，獻與長老。茶畢，清風道：「兄弟，不可違了師命，我和你去取果子來。」

二童別了三藏，同到房中，一個拿了金擊子，一個拿了丹盤，又多將綠帕墊着盤底，徑到人蔘園內。那清風爬上樹去，使金擊子敲果；明月在樹下，以丹盤等接。須臾，敲下兩個果來，接在盤中，徑至前殿奉獻道：「唐師父，我五莊觀土僻山荒，無物可奉，土宜素果二枚土宜：也稱「土儀」。用來送人的土產品。宋周密《武林舊事·西湖遊幸》：「至於果蔬、羹酒……粉餌，時花、泥嬰等，謂之湖中土宜。」，權爲解渴。」那長老見了，戰戰兢兢，遠離三尺道：「善哉！善哉！今歲倒也年豐時稔稔（rěn）：莊稼成熟。，怎麼這觀裏作荒喫人作荒：舊時指荒年將至，百姓飯量增大的現象。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四：「歲將飢，小民餐必倍，俗謂之『作荒』。」？李旁：形容。這個是三朝未滿的孩童，如何與我解渴？」清風暗道：「這和尚在那口舌場中口舌場：和下文的「是非海」都指凡間爭名奪利、紛繁擾鬧的環境。，是非海里，弄得眼肉胎凡，不識我仙家異寶。」明月上前道：「老師，此物叫做『人蔘果』，喫一個兒不妨。」三藏道：「胡說！胡說！他那父母懷胎，不知受了多少苦楚，方生下未及三日，怎麼就把他拿來當果子？」清風道：「實是樹上結的。」長老道：「亂談！亂談！樹上又會結出人來？證夾：豈不聞伊尹生於空桑乎？拿過去，不當人子！」

那兩個童兒，見千推萬阻不喫，只得拿着盤子，拿轉本房。那果子卻也蹺蹊，久放不得；若放多時，即僵了，不中喫。二人到於房中，一家一個，坐在牀邊上，只情喫起。

噫！原來有這般事哩！他那道房，與那廚房緊緊的間壁。這邊悄悄的言語，那邊即便聽見。八戒正在廚房裏做飯，先前聽見說，取金擊子，拿丹盤，他已在心；又聽見他說，唐僧不認得是人蔘果，即拿在房裏自喫，口裏忍不住流涎道：「怎得一個兒嘗新！」自家身子又狼犺，不能勾得動，只等行者來，與他計較。他在那鍋門前，更無心燒火，不時的伸頭探腦，出來觀看。不多時，行者牽將馬來，拴在槐樹上，徑往後走。那呆子用手亂招道：「這裏來！這裏來！」行者轉身到於廚房門首，道：「呆子，你嚷甚的？想是飯不勾喫。且讓老和尚喫飽，我們前邊大人家，再化喫去罷。」八戒道：「你進來，不是飯少。這觀裏有一件寶貝，你可曉得？」行者道：「甚麼寶貝？」八戒笑道：「說與你，你不曾見；拿與你，你不認得。」行者道：「這呆子笑話我老孫。老孫五百年前，因訪仙道時，也曾雲遊在海角天涯。那般兒不曾見？」八戒道：「哥阿，人蔘果你曾見麼？」行者驚道：「這個真不曾見。但只常聞得人說，人蔘果乃是草還丹，人吃了極能延壽。如今那裏有得？」八戒道：「他這裏有。那童子拿兩個與師父喫，那老和尚不認得，道是三朝未滿的孩兒，不曾敢喫。那童子老大憊懶，師父既不喫，便該讓我們，他就瞞着我們，才自在這隔壁房裏，一家一個，嘓啅嘓啅的吃了出去，就急得我口裏水泱泱：流淌。。怎麼得一個兒嘗新？我想你有些溜撒溜撒：行動迅速敏捷。，去他那園子裏偷幾個來嚐嚐，如何？」行者道：「這個容易。老孫去手到擒來。」急抽身，往前就走。八戒一把扯住道：「哥呵，我聽得他在這房裏說，要拿甚麼金擊子去打哩。須是幹得停當，不可走露風聲。」行者道：「我曉得，我曉得。」

那大聖使一個隱身法，閃進道房看時，原來那兩個道童，吃了果子，上殿與唐僧說話，不在房裏。行者四下裏觀看，看有甚麼金擊子，但只見窗欞上掛着一條赤金：有二尺長短，有指頭粗細；底下是一個蒜疙疸的頭子；上邊有眼，繫着一根綠絨繩兒。他道：「想必就是此物叫做擊子。」他卻取下來，出了道房，徑入後邊去，推開兩扇門，抬頭觀看，呀，卻是一座花園！但見：

朱欄寶檻，曲砌峯山。奇花與麗日爭妍，翠竹共青天鬥碧。流杯亭外流杯亭：亭中地面開鑿溝渠，引入流水，衆人圍坐水邊，將酒杯置於其中，酒杯流到誰面前，誰就飲酒。這樣的亭子稱流杯亭。今北京故宮、潭柘寺等地尚存。，一灣綠柳似拖煙；賞月臺前，數簇喬松如潑靛。紅拂拂，錦巢榴錦巢榴：石榴多子，色澤鮮紅，故稱「錦巢榴」。；綠依依，繡墩草繡墩草：又稱書帶草、沿階草、麥冬，常種植在園林、庭院中，作花壇邊緣和地被植物。。青茸茸，碧砂蘭碧砂蘭：即碧蘭，宋王貴學《蘭譜》記載：碧蘭花色碧而芳香。用紅沙種，用雨水澆灌，是福建的名花。；攸蕩蕩，臨溪水。丹桂映金井梧桐金井梧桐：金井一般指宮廷園林中的井，古人常用金井梧桐來表示在宮廷中察覺到秋天到來。如唐王昌齡《長信宮詞》「金井梧桐秋葉黃」。，錦槐傍朱欄玉砌。有或紅或白千葉桃千葉桃：碧桃的別稱，碧桃在同一花枝上能開出粉紅色和白色兩色花朵，故稱「或紅或白千葉桃」。，有或香或黃九秋菊九秋菊：即秋天盛開的菊花。秋天有三個月，每月三旬，共九旬，合稱「九秋」。。荼縻架荼縻（mí）：一種薔薇科的草本花卉，又叫荼蘼、酴醿，開白色花，結紅色果實，適合作籬笆。，映着牡丹亭；木槿臺木槿：落葉灌木或小喬木，開白、紅、紫等色花。其花、根、樹皮都可以入藥。，相連芍藥圃。看不盡傲霜君子竹君子竹：竹耐寒挺立，虛心有節，有君子的風範，故稱「君子竹」。《詩經·衛風·淇澳》：「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雪大夫松大夫松：《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秦始皇登泰山遇雨，在一株松樹下避雨，後封此松樹爲「五大夫松」（五大夫是秦代爵號），後來泛指松樹。。更有那鶴莊鹿宅鶴莊鹿宅：養鶴和鹿地方的美稱。，方沼圓池；泉流碎玉，地萼堆金；朔風觸綻梅花白，春來點破海棠紅。誠所謂人間第一仙景，西方魁首花叢。

那行者觀看不盡，又見一層門，推開看處，卻是一座菜園：證夾：有次序，有聲色。

布種四時蔬菜，菠芹莙薘姜苔莙薘（jūn dá）：即「莙薘菜」，又稱菾菜、甜菜。。

筍薯瓜瓠茭白瓠（hù）：瓠瓜，瓜的一種，也叫葫子、瓠子，又指葫蘆。，蔥蒜芫荽韭薤芫荽（yán suī）：即香菜。薤（xiè）：類似蒜的一種蔬菜，又叫蕌（jiào）頭、野蒜、野韭等。。

窩蕖童蒿苦藚窩蕖：即萵苣，又叫萵筍。童蒿：又叫茼蒿、菊花菜，俗稱蒿子杆。苦藚（xù）：一種菊類植物，類似蒲公英。可以喫，也可以入藥。，葫蘆茄子須栽。

蔓菁蘿蔔羊頭埋蔓菁：又叫蕪菁，肉質塊根可做蔬菜，俗稱大頭菜。羊頭：不詳。可能指蘿蔔狀似羊頭，或者「羊」是「芋」之誤。，紅莧青菘紫芥紅莧：莧菜的一種，葉子紫紅色。菘：即白菜。。

行者笑道：「他也是個自種自喫的道士。」走過菜園，又見一層門。推開看處，呀！只見那正中間有根大樹，真個是青枝馥郁，綠葉陰森，那葉兒卻似芭蕉模樣，直上去有千尺餘高，根下有七八丈圍圓。證夾：好樹好樹，令我神往。那行者倚在樹下，往上一看，只見向南的枝上，露出一個人參果，真個像孩兒一般。原來尾間上是個扢蒂，看他丁在枝頭，手腳亂動，點頭幌腦，風過處似乎有聲。行者歡喜不盡，暗自誇稱道：「好東西啞！果然罕見！果然罕見！」他倚着樹，搜的一聲，攛將上去。

那猴子原來第一會爬樹偷果子。他把金擊子敲了一下，那果子撲的落將下來。他也隨跳下來跟尋，寂然不見；四下裏草中找尋，更無蹤影。行者道：「蹺蹊！蹺蹊！想是有腳的會走；就走也跳不出牆去。我知道了，想是花園中土地不許老孫偷他果子，他收了去也。」他就捻着訣，念一口「唵」字咒，拘得那花園土地前來，對行者施禮道：「大聖，呼喚小神，有何分付？」行者道：「你不知老孫是蓋天下有名的賊頭。我當年偷蟠桃，盜御酒，竊靈丹，也不曾有人敢與我分用；怎麼今日偷他一果子，你就抽了我的頭分去了頭分：又叫頭錢、抽頭，舊時賭場的主人從贏者所得的錢中提取的部分。！這果子是樹上結的，空中過鳥也該有分，老孫就喫他一個，有何大害？怎麼剛打下來，你就撈了去？」土地道：「大聖，錯怪了小神也。這寶貝乃是地仙之物，小神是個鬼仙鬼仙：道教將仙分爲五種品位，即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和天仙。鬼仙是能夠通靈的鬼，雖然已經成仙，但在神仙的等級裏是最低的。，怎麼敢拿去？只是聞也無福聞聞。」行者道：「你既不曾拿去，如何打下來就不見了？」土地道：「大聖只知這寶貝延壽，更不知他的出處哩。」行者道：「有甚出處？」土地道：「這寶貝，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果，再三千年方得成熟。短頭一萬年，只結得三十個。有緣的，聞一聞，就活三百六十歲；喫一個，就活四萬七千年。卻是隻與五行相畏。」行者道：「怎麼與五行相畏？」土地道：「這果子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而入。證夾：五行之可畏如此，雖草還丹亦不免。然「枯、焦、落、化」四者，是此果畏五行；若萬年剛土此果能入，卻是土畏此果。敲時必用金器，方得下來。打下來，卻將盤兒用絲帕襯墊方可；若受些木器，就枯了，就喫也不得延壽。喫他須用磁器，清水化開食用，遇火即焦而無用。遇土而入者，大聖方纔打落地上，他即鑽下土去了。這個土有四萬七千年，就是鋼鑽鑽他也鑽不動些須，比生鐵也還硬三四分。人若吃了，所以長生。大聖不信時，可把這地下打打兒看。」行者即掣金箍棒，築了一下，響一聲，迸起棒來，土上更無痕跡。行者道：「果然！果然！我這棍，打石頭如粉碎，撞生鐵也有痕。怎麼這一下打不傷些兒？這等說，我卻錯怪了你了，你回去罷。」那土地即回本廟去訖。

大聖卻有算計：爬上樹，一隻手使擊子，一隻手將錦布直裰的襟兒扯起來，做個兜子等住。他卻串枝分葉，敲了三個果，兜在襟中，跳下樹，一直前來，徑到廚房裏去。那八戒笑道：「哥哥，可有麼？」行者道：「這不是？老孫的手到擒來。這個果子，也莫背了沙僧，可叫他一聲。」八戒招手叫道：「悟淨，你來。」那沙僧撇下行李，跑進廚房道：「哥哥，叫我怎的？」行者放開衣兜道：「兄弟，你看這個是甚的東西？」沙僧見了道：「是人蔘果。」行者道：「好呵！你倒認得，你曾在那裏喫過的？」沙僧道：「小弟雖不曾喫，但舊時做捲簾大將，扶侍鸞輿赴蟠桃宴，嘗見海外諸仙將此果與王母上壽。見便曾見，卻未曾喫。哥哥，可與我些兒嚐嚐？」行者道：「不消講，兄弟們一家一個。」

他三人將三個果各各受用。那八戒食腸大，口又大，一則是聽見童子喫時，便覺饞蟲拱動，卻纔見了果子，拿過來，張開口，轂轆的吞嚥下肚轂轆：同軲轆、骨碌。，卻白着眼胡賴，向行者、沙僧道：「你兩個喫的是甚麼？」沙僧道：「人蔘果。」八戒道：「甚麼味道？」行者道：「悟淨，不要採他！你倒先吃了，又來問誰？」八戒道：「哥哥，喫的忙了些，不像你們細嚼細嚥，嚐出些滋味。我也不知有核無核，就吞下去了。哥阿，爲人爲徹，已經調動我這饞蟲，再去弄個兒來，老豬細細的喫喫。」行者道：「兄弟，你好不知止足。這個東西，比不得那米食麪食，撞着盡飽。像這一萬年只結得三十個，我們喫他這一個，也是大有緣法，不等小可。罷罷罷，勾了。」他欠起身來，把一個金擊子，瞞窗眼兒丟進他道房裏瞞：即「漫」。沿着，順着。，竟不採他。

那呆子只管絮絮叨叨的唧噥，李旁：一夥頑皮，趣甚，妙甚。不期那兩個道童復進房來取茶去獻，只聽得八戒還嚷甚麼：「人蔘果喫得不快活，再得一個兒喫喫纔好。」清風聽見，心疑道：「明月，你聽那長嘴和尚講『人蔘果還要個喫喫』。師父別時叮嚀，教防他手下人羅唣，莫敢是他偷了我們寶貝麼？」明月回頭道：「哥耶，不好了！不好了！金擊子如何落在地下？我們去園裏看看來！」他兩個急急忙忙的走去，只見花園開了。清風道：「這門是我關的，如何開了？」又急轉過花園，只見菜園門也開了。忙入人蔘園裏，倚在樹下，望上查數；顛倒來往，只得二十二個。明月道：「你可會算帳？」清風道：「我會，你說將來。」明月道：「果子原是三十個。師父開園，分吃了兩個，還有二十八個；適才打兩個與唐僧喫，還有二十六個；如今止剩得二十二個，卻不少了四個？不消講，不消講，是那夥惡人偷了，我們只罵唐僧去來。」

兩個出了園門，徑來殿上，指着唐僧，禿前禿後，穢語污言，不絕口的亂罵；賊頭鼠腦，臭短臊長，沒好氣的胡嚷。唐僧聽不過道：「仙童阿，你鬧的是甚麼？消停些兒；有話慢說不妨，不要胡說散道的。」清風說：「你的耳聾？我是蠻話蠻話：指不易聽懂的南方話。民國黃漪午《同仲深品茗》詩寫一操粵語之軍官：「參軍遮莫（遮莫：儘管，任憑）操蠻話，隔座人還解戲談。」，你不省得？你偷吃了人蔘果，怎麼不容我說。」唐僧道：「人蔘果怎麼模樣？」明月道：「纔拿來與你喫，你說像孩童的不是？」唐僧道：「阿彌陀佛！那東西我見我就心驚膽戰，還敢偷他喫哩！就是害了饞痞饞痞：饞癆病，中醫稱作「饞癆痞」，是一種病，患者食慾特別強。但是，有時候也用來比喻饞嘴的人。，也不敢幹這賊事。不要錯怪了人。」清風道：「你雖不曾喫，還有手下人要偷喫的哩。」三藏道：「這等也說得是，你且莫嚷，等我問他們看。果若是偷了，教他陪你。」明月道：「陪啞！就有錢那裏去買？」三藏道：「縱有錢沒處買呵，常言道，『仁義值千金』。教他陪你個禮，便罷了。也還不知是他不是他哩。」明月道：「怎的不是他？他那裏分不均，還在那裏嚷哩。」三藏叫聲：「徒弟，且都來。」沙僧聽見道：「不好了！決撒了決撒：敗露，揭穿。！老師父叫我們，小道童胡廝罵廝：相當於「相」，一方對一方有動作，如廝罵、廝鬧等。，不是舊話兒走了風舊話兒：指偷喫人蔘果的事情，和後文的「舊話兒經」、「那話兒」一樣，是對不願提起的事情的一種諱飾說法。，卻是甚的！」行者道：「活羞殺人！這個不過是飲食之類，若說出來，就是我們偷嘴了，只是莫認。」八戒道：「正是，正是，昧了罷。」他三人只得出了廚房，走上殿去。畢竟不知怎麼與他抵賴，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得丹以後，加以防危慮險，靜觀密察之功，方能保其原本矣。然而知之不真，用之不當，則原本非可易得。故此回合下二回，批破諸家旁門之妄，指出修待原本之真，使學者細爲認識耳。

篇首呆子因色慾而捆縛，行者百般笑謔，是笑其昧本傷身，自取罪禍。《西江月》一詞極其明白。其中所言「只有一個原本，再無微利添囊。」語淺而意深，讀者須當細辨。蓋此原本，乃生天、生地、生人之根本，順之則死，逆之則生。修道者不過修此本，返本者不過返此本，還元者不過還此本，歸根者不過歸此本，覆命者不過復此本。始終一個原本．亦無可增，亦無可減。其有增減者，以其未至於原本，而增之減之耳，並非原本之外，而可增可減也。「行者道：『你可認得那些菩薩麼？』八戒道：『我已暈倒昏迷，認得那是誰？』是乃迷本而不識本，不識本而暈倒昏迷，亦何足怪？行者與簡帖，沙僧稱好處，真是穴上下針，痛處用藥，呆子能不追悔前非，死心踏地乎？三藏道：「如此纔是。」言不如此，而原本不能復，不能保也。

「忽見一座高山，花開花謝山頭景，雲去雲來嶺上峯。」此天地造化之機，陰陽消息之密，爲萬壽山五莊觀之影，而非閒言混語，讀者大要辨別。三藏歡喜，盛誇好景，亦可謂識得原本矣。雖然知其好，」尤當行其好，倘知之而不行之，則好者自好，於我無與，而原本終非我有。此三藏疑爲雷音不遠，而行者笑其早哩也。「八戒問要走幾年纔得到，行者道：『這些路，若論二位賢弟，便十來日也可到；若輪我走，一日也好走五十遭．還見日色；苦論師父走，莫想！莫想！』」此等處，人多略過．而不知實有妙理存焉。修真之道，有上中下三法．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生而知之者，安而行之也；學而知之者，利而行之也；困而學之者，勉強而行之也。八戒、沙僧學而知，利而行者，故往西天「十來日也可到」；行者生而知，安而行，頓悟圓通，直登彼岸，故「一日也好走五十遭，還見日色」；唐僧困而學，勉強而行，必須步步腳踏實地，方能得濟。若有怠慢，大道難成，故曰：「若論師父，莫想！莫想！」又曰：「只要你見性志誠，念念回首處，即是靈山。」可謂提醒世人者多矣。然見性志誠，念念回首，特爲學人入門之道，而非仙佛堂室之奧。若謂見性志誠，念念回首處即是靈山，又何必向靈山取經？此可曉然而悟，勿爲作者瞞過。以上師徒問答，總以見欲上靈山，必經萬壽山；欲到雷音寺，必歷五莊觀；欲見如來面，先食人蔘果也。

山名「萬壽」，乃萬物資始而資生；現名「五莊」，乃五行並行而不停；仙號「鎮元子」，乃真金永劫而常存；混名「與世同君」，乃混俗和光而不測。「觀裏有一異寶，乃是混沌初分，鴻蒙始判，天地未開之際，產成這件靈根。蓋天下四大部洲，惟西牛賀洲五莊觀出此，名喚草還丹，又名人蔘果。」「天靈根」者，先天真一之氣也、此氣生於天地之先，入於五行之內，藏之則爲真空，發之則爲妙有，亙古常有，堅剛不壞，故曰惟西牛賀洲五莊觀出此。「草還丹」者，草乃矇昧之象，丹乃圓明之義，言當於矇昧之處，而還其圓明，已包五行在內矣。「人蔘果」者，「參」與「生」同音，猶言爲人生之結果。又「參」與「參」同體，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靈，言人與天地爲參之結果。此果在儒門爲一善，在釋門爲一義，在道門爲一氣。是一者乃生人之原本，得此一本，散之而二儀，三才、五行、八卦，萬事萬物無不流行；歸之攝萬而八卦，八卦而五行，五行而三才，三才而二儀，二儀而一本。正所謂一本散爲萬殊，萬殊歸於一本。總之，一在五中，五在萬中；萬本於五，五本於一。此人蔘果出於萬壽山五莊觀也。

「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果，三千年才得熟」，九九純陽之數也。「只結三十個果子」，即《參同契》所謂「六五坤承，結括終始」，五六得三十也。「其形如三朝未滿的小孩相似」，即三日一陽生於庚也。「四肢俱全，五官鹹備」，四象五行無不藉此而生也。「人若有緣，得聞一聞，就活了三百六十歲」，三百六十，《坤》陰六六之數，真性之地，若能聞的，頓悟圓通，可以了性也。「喫一個，就活了四萬七千年」，四者金數，七者火數，金火同宮，九還七返，造命之道。若能修而服之，長生不死，可以了命也。噫！此中滋味，聞得者千中無一，而況喫得乎？

「大仙因元始天尊邀他到上清天彌羅宮中，聽講混元道果。」此混元道果，即人蔘果，非人蔘果外，別有混元道果。其所謂「混元道果」者，乃「無，名天地之始」；「人蔘果」者，乃「有，名萬物之母。」總是一物，不過就有無而言之；「聽講」者，即聽講此也。「大仙門下出去的散仙，也不計其數。」言萬事萬物皆本於一也。「現如今還有四十八個徒弟，都是得道的全真。當日帶領衆仙弟子上界聽講，只留下兩個最小的看家。清風只有一千三百二十歲，明月才交一千二百歲。」噫！此處仙翁妙義．數百年埋沒而不彰。雖悟一子慧心妙解，未能見到，而況他人乎？四十八而共大仙，則爲四十九，七七之數，隱示「七日來複」之旨。「帶領衆仙弟子上界，只留下兩個」，四十八而留兩個，則帶領四十六上界，乃《乾》之初、二、三、四、五爻，五九四十五，並大仙則爲四十六。上界則下虛，《乾》五虛一實爲《剝》卦爻圖略。「留下兩個最小的」，「兩」爲陰數，「小」爲陰象。「留」者，止而不進之義，言止其陰而不上進也。「清風只有一千三百二十歲」，統《剝》之初六、六二、六五、六四也。初六、六二，二六一千二百歲；六三、六四，二六一百二十歲，乃共合一千三百二十歲。「明月才交一千二百歲」，乃《剝》之六五、一六爲六百歲；上九一爻，變一六爲六百歲。「才交」者，將交上爻，而猶未交也。隱寓期《剝》之上爻，「碩果不食」。「留而爲故人贈饋」，待其一陽來複也。「提出奉唐王旨意取經，不可怠慢他，特以故人久不相見，偶一來此，不可怠慢而當面錯過」者，此仙翁不但爲後人指示真寶，而且爲後人指示大法，其如人不識者何能？大仙者，命也；金蟬者，性也。原人自受生之初，性命一氣，是即天命之謂性，故曰：「蘭盆會相識」也。

「四衆來到門首，果然是福地靈區，蓬萊雲洞。清虛人事少，寂靜道心生。」僅以寫清虛寂靜，即道心靈根所生之處，即老子所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萬壽山福地，五莊觀洞天。」以見靈根出於萬萬五行之中，爲一定不易之理也。能知得此處，鎮於此處，即是「生長不老神仙府，與天同壽道人家。」非說大話嚇人，乃說實話告人也。「正殿上中間，掛着五彩裝成的「天地」二大字。」「五彩」者，五行也，五行乃天地之所生。「靈根」者，所以生天地，天地既生，而靈根又藏於天地五行之中。一氣而五行，五行而一氣，天地適成其天地。夫天者一氣渾論，統陰陽，運五行，生萬象，禮當供奉。地者，重陰之物，乃順承天，故曰：「下邊的還受不得我們的香火，是家師諂佞出來的。」說出諂佞，則不宜供奉也明矣。

人蔘果非真金之擊不落，非圓虛之盤難接。清風上樹敲果，明月樹下接果，此清明在躬靈根可得之機。二童前殿奉獻，唐僧遠離三尺，以爲孩兒。此遇而不識，當面錯過，真是眼肉胎凡，不識仙家異寶也。「那果子卻也蹺模，又放不得；若放多時，即僵了，不中喫。」噫！此又是決中之決，妙中之妙，直示人以火候端的。先天之氣，如露如電，易失而難尋，若一稍放，即失其中，生中帶殺，非復固有。《悟真篇》雲：「鉛遇癸生須急採，金逢望後不堪嘗。」正此不中喫之妙旨。

「八戒知其爲寶，叫行者取金擊子去偷」，是遇之而能識也。「行者使隱身法取金擊子」，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窗欞上掛着一條赤金」，乃明哲而果斷也；「有二尺長，指頭粗」，執兩而用中也；「底下是一個蒜頭子」，圓成而不虧也；「上邊系一根綠絨繩兒」，一氣而運轉也。「推開兩扇門」，打破玄牝之門也；「卻是一座花園」，空花而無實果，下乘也；「過花園，又是一座菜園」，食之而無滋味，中乘也；「走過菜團，又見一層門，推開看處，只見那正中間有株大樹」，此中有一寶，祕在形山．不在心腎，而在乎玄關一竅，上乘也。「葉兒似芭蕉模樣」，至潔至淨而無濁質也；「直上去有千尺餘高」，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也；「根下有七八丈圍圓」，七八一十五，圓成之象，本乎太極也；「向南枝上，露出一個人參果，釘在枝頭，風過處似乎有聲」，即《剝》之碩果，《剝》極而《夏》，恍惚有象、杳冥有精也。「金擊子敲下果子，寂然不見」，是不得其火侯之真，而丹不能遽食也。行者疑爲土地撈去。土地道：「這寶貝乃是地仙之物，小神是個鬼仙，就是聞也無福聞聞。」蓋還丹者，地仙之事。大丹者，天仙之事。然天仙必由地仙而始，地仙即是天仙之根，彼鬼仙頑空小乘，安有此果？觀此而天下道人，若有聞聞此道者，便是無量之福焉，敢望其得道乎？「果子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而入。」言此果雖出五行之中，而不得犯五行之器也。「敲時必用金器」者，貴於果斷也。「打下來，卻將盤兒用絲帕襯墊接果」者，丹盤示其虛心，絲帕示其嚴密，以虛心嚴密爲體也。「喫他須用磁器，清水化開食用」者，破器示其光明，清水示其清淨，以光明清淨爲用也。此仙翁借土地現身說法，示人以收服金丹之作用，既知作用，下手可得。

「「敲了三果，兜在襟中」，會三家而入中央，令其住而不令其去也。「三人一家一個受用」，人人自有，家家現成，不待他求也。噫！金丹不易得，既得之後，尤不易保。倘不知止足，持盈末已，便是囫圇吞下，莫有嚐出滋味，與不喫者等，其禍即不旋撞而至。此八戒嚷喫，二童查出人蔘果缺少，大罵之所由來也。古人謂還丹最易，火候最難，信有然者。

提綱「萬壽山大仙留故友」者，言當於此萬有之中，留其現在之原本也；「五莊觀行者竊人蔘」者，言當於此五行之內，竊其未來之原本也。篇中三藏身經五莊現不識人蔘果，而當面錯過；八戒既識，行者能竊，已得原本，而不能防危慮險，以致得而復失。俱是不知留故友，竊人蔘之妙旨。不知留，不知竊，原本已失，取何真經？結尾處，行者道：「活羞殺人」，堪爲定評。

詩曰：

五行精一是靈根，生在乾家長在坤。

君子得輿留碩果，趁時竊取返陽魂。

# 第二十五回 鎮元仙趕捉取經僧 孫行者大鬧五莊觀

李本總批：遊戲處，是仙人扇；下針處，是仙人面。請問讀者，還是看面？還是看扇？

憺漪子曰：前一回竊人蔘果，猶雲此心急欲長生，躁銳使然。至此回推到人蔘樹，何爲也哉？蓋躁銳之過，變爲忿怒也。土地雲：「此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而入。」夫孰知其遇心而倒也？則此心之可畏，更甚於五行。是非此心可畏，而此心之忿怒可畏也。學者其可不懲忿戒怒耶？

又曰：鎮元仙之袖裏乾坤，大則大矣，然可以籠諸人，而不能籠行者。即能籠行者，而行者之擒而脫，脫而擒，擒而又脫，猶之乎未嘗籠耳。蓋乾坤固大，而此心更大，以此心能出乎乾坤之外也。雖曰傀儡，其孰得而傀儡之。

卻說他兄弟三衆，到了殿上，對師父道：「飯將熟了，叫我們怎的？」三藏道：「徒弟，不是問飯。他這觀裏，有甚麼人蔘果，似孩子一般的東西，你們是那一個偷他的吃了？」八戒道：「我老實，不曉得，不曾見。」清風道：「笑的就是他！笑的就是他！」行者喝道：「我老孫生的是這個笑容兒，莫成爲你不見了甚麼果子，就不容我笑？」三藏道：「徒弟息怒，我們是出家人，休打誑語，莫喫昧心食。果然吃了他的，陪他個禮罷，何苦這般抵賴？」

行者見師父說得有理，他就實說道：「師父，不干我事．是八戒隔壁聽見那兩個道童喫甚麼人蔘果，他想一個兒嘗新，着老孫去打了三個，我兄弟人各吃了一個。如今喫也吃了，待要怎麼？」明月道：「偷了我四個，這和尚還說不是賊哩！」八戒道「阿彌陀佛！既是偷了四個，怎麼只拿出三個來分，預先就打起一個偏手偏手：正常收入以外的收入。？」那呆子倒轉胡嚷。

二仙童問得是實，越加罵毀。就恨得個大聖鋼牙咬響，火眼睜圓，把條金箍棒揝了又揝，忍了又忍道：「這童子！只說當面打人，也罷，受他些氣兒，送他個絕後計，教他大家都喫不成。」好行者，把腦後的毫毛拔了一根，吹口仙氣，叫：「變！」變做個假行者，跟定唐僧，陪着悟能、悟淨，忍受着道童嚷罵；他的真身，出一個神，縱雲頭，跳將起去，徑到人蔘園裏，掣金箍棒往樹上乒乓一下，又使個推山移嶺的神力，把樹一推推倒。可憐葉落枒開根出土枒：樹杈。，道人斷絕草還丹！證夾：是此野猴心妄動處，大不通，大不通。

那大聖推倒樹，卻在枝兒上尋果子，那裏得有半個。原來這寶貝遇金而落，他的棒刃頭卻是金裹之物，況鐵又是五金之類，所以敲着就振下來。既下來，又遇土而入，因此上邊再沒一個果子。他道：「好！好！好！大家散火！」他收了鐵棒，徑往前來，把毫毛一抖，收上身來。那些人肉眼凡胎，看不明白。

卻說那仙童罵勾多時，清風道：「明月，這些和尚也受得氣哩，我們就象罵雞一般，罵了這半會，通沒個招聲，想必他不曾偷喫。倘或樹高葉密，數得不明，不要誑罵了他。我和你再去查查。」明月道：「也說得是。」他兩個果又到園中，只見那樹倒枒開，果無葉落。唬得清風腳軟跌根頭，明月腰酥打骸垢打骸垢：也作「打頦歌」。戰慄，哆嗦。參見第四十八回「咳歌打戰」條注。。那兩個魂飛魄散。有詩爲證。詩曰：

三藏西臨萬壽山，悟空斷送草還丹。

枒開葉落仙根露，明月清風心膽寒。

他兩個倒在塵埃，語言顛倒，只叫：「怎的好！怎的好！害了我五莊觀裏的丹頭丹頭：道教外丹術指用鉛汞等藥物合煉成的可以點化他物的丹餌，一點點丹餌即可將大量的藥石點化成丹。其作用類似於現代化學所謂「催化劑」。內丹術指修煉內丹的根基，例如生於體內丹田之中的精氣。元李道純《中和集》卷三：「學神仙法，不必多爲，但煉精氣神三寶爲丹頭。三寶會於中宮，金丹成矣。」，斷絕我仙家的苗裔！師父來家，我兩個怎的回話？」明月道：「師兄莫嚷。我們且整了衣冠，莫要驚張了這幾個和尚。這個沒有別人，定是那個毛臉雷公嘴的那廝，他來出神弄法，壞了我們的寶貝。若是與他分說，那廝畢竟抵賴，定要與他相爭，爭起來，就要交手相打。你想我們兩個，怎麼敵得過他四個？且不如去哄他一鬨，只說果子不少，我們錯數了，轉與陪個不是。他們的飯已熟了，等他喫飯時，再貼他些兒小菜。他一家拿着一個碗，你卻站在門左，我卻站在門右，撲的把門關倒，把鎖鎖住，將這幾層門都鎖了，不要放他。待師父來家，憑他怎的處置。他又是師父的故人，饒了他，也是師父的人情；不饒他，我們也拿住個賊在，庶幾可以免我等之罪。」清風聞言道：「有理！有理！」

他兩個強打精神，勉生歡喜，從後園中徑來殿上，對唐僧控背躬身道：「師父，適間言語粗俗，多有衝撞，莫怪，莫怪。」三藏問道：「怎麼說？」清風道：「果子不少，只因樹高葉密，不曾看得明白；才然又去查查，還是原數。」那八戒就趁腳兒蹻道趁腳兒蹻（qiāo）：順着，趁勢。蹻，同「蹺」。：李旁：作不呆，不呆。「你這個童兒，年幼不知事體，就來亂罵，白口咀咒咀咒：同「詛咒」。，枉賴了我們也，不當人子！」行者心上明白，口裏不言，心中暗想道：「是謊，是謊！果子已了了帳，怎的說這般話？想必有起死回生之法？」三藏道：「既如此，盛將飯來，我們吃了去罷。」那八戒便去盛飯，沙僧安放桌椅。二童忙取小菜，卻是些醬瓜、醬茄、糟蘿蔔、醋豆角、醃窩蕖、綽芥菜綽：同「焯」。把蔬菜等放在開水裏稍微一煮就拿出來。，共排了七八碟兒，與師徒們喫飯；又提一壺好茶，兩個茶鍾，伺候左右。那師徒四衆，卻纔拿起碗來，這童兒一邊一個，撲的把門關上，插上一把兩鐄銅鎖鐄：同「簧」。鎖簧，鎖中有彈力的機件。。八戒笑道：「這童子差了。你這裏風俗不好，卻怎的關了門裏喫飯？」明月道：「正是，正是，好歹吃了飯兒開門。」清風罵道：「我把你這個害饞勞、偷嘴的禿賊！你偷吃了我的仙果，已該一個擅食田園瓜果之罪，卻又把我的仙樹推倒，壞了我五莊觀裏仙根，你還要說嘴哩！若能勾到得西方參佛面，只除是轉背搖車再託生轉背搖車：指死亡後投胎，再從嬰兒做起。背，即死亡。搖車，即搖籃，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搖籃》稱：古人制嬰兒睡車，因爲能搖晃使嬰兒睡，故稱爲搖車。！」三藏聞言，丟下飯碗，把個石頭放在心上。那童子將那前山門、二山門，通都上了鎖，卻又來正殿門首，惡語惡言，賊前賊後，只罵到天色將晚纔去喫飯。飯畢，歸房去了。

唐僧埋怨行者道：「你這個猴頭，番番撞禍！你偷吃了他的果子，就受他些氣兒，讓他罵幾句便也罷了；怎麼又推倒他的樹！若論這般情由，告起狀來，就是你老子做官，也說不通。」行者道：「師父莫鬧。那童兒都睡去了，只等他睡着了，我們連夜起身。」沙僧道：「哥呵，幾層門都上了鎖，閉得甚緊，如何走麼？」行者笑道：「莫管！莫管！老孫自有法兒。」八戒道：「愁你沒有法兒哩！你一變個甚麼蟲蛭兒蟲蛭（zhì）兒：小蟲子。，瞞格子眼裏就飛將出去，只是我們不會變的，便在此頂缸受罪哩頂缸：代人受過。明張存紳《雅俗稽言》卷三六載，南京江岸常崩塌，有人說是豬婆龍作祟，因「豬」與皇帝姓「朱」同音，故不敢稱是豬婆龍，而稱是大黿爲害（元爲明所代），「上命捕之，適釣得黿，不能出，因取沙缸罩出之。諺雲：豬婆龍爲殃，癩頭黿頂缸。吳中謂代人受過曰頂缸本此」。！」唐僧道：「他若干出這個勾當，不同你我出去呵，我就唸起舊話經兒，他卻怎生消受？」八戒聞言，又愁又笑道：「師父，你說的那裏話？我只聽得佛教中有卷《楞嚴經》、《法華經》、《孔雀經》、《觀音經》、《金剛經》，不曾聽見個甚那『舊話兒經』呵。」行者道：「兄弟，你不知道。我頂上戴的這個箍兒，是觀音菩薩賜與我師父的；師父哄我戴了，就如生根的一般，莫想拿得下來，叫做《緊箍兒咒》，又叫做《緊箍兒經》。他說『舊話兒經』，即此是也。但若念動，我就頭疼，故有這個法兒難我。師父，你莫念，我決不負你，管情大家一齊出去。」

說話後，都已天昏，不覺東方月上。行者道：「此時萬籟無聲，冰輪明顯，正好走了去罷。」八戒道：「哥呵，不要搗鬼，門俱鎖閉，往那裏走？」行者道：「你看手段。」好行者，把金箍棒捻在手中，使一個『解鎖法』解鎖法：《道法會元》記有「解鎖法」，是用啄木鳥血和硃砂書符。《鬼谷子天髓靈文》記載，用小兒墓上木，削成七寸三分，藏於五彩衣內。用手摩門戶自開，並能開一切鎖。這裏的「解鎖法」，當即源於此類道教法術。，往門上一指，只聽得突蹡的一聲響，幾層門雙鐄俱落，唿喇的開了門扇。八戒笑道：「好本事！就是叫小爐兒匠使掭子爐兒匠：以鋦鍋、做焊活等爲職業的人。掭（tiàn）子：補鍋、補缸匠人所用的工具，狀爲細扁鐵棍，用於攪拌、塗抹。《檮杌閒評》第五回：「醜驢……想道老婆拜匣沉重。必有私房。便去尋了把掭子。等老婆睡熟了。掭開了鎖。見匣中有許多銀包。」清朱翊清《埋憂集》續集卷二載，順治時，毗陵有人上鎖後，「棄其鑰匙於井。……不得已覓銅匠以鐵絲掭開之」。，便也不像這等爽利！」行者道：「這個門兒，有甚稀罕！就是南天門，指一指也開了。」卻請師父出了門，上了馬，八戒挑着擔，沙僧攏着馬，徑投西路而去。行者道：「你們且慢行。等老孫去照顧那兩個童兒睡一個月。」三藏道：「徒弟，不可傷他性命；不然，又一個得財傷人的罪了。」行者道：「我曉得。」行者復進去，來到那童兒睡的房門外。他腰裏有帶的瞌睡蟲兒，原是在東天門與增長天王猜枚耍子贏的猜枚：一種遊戲，多用爲酒令，把瓜子、蓮子、黑白棋子等握在手心裏，讓別人猜單雙、數目或顏色，猜中者爲勝，不中者罰酒。。證夾：此事從前未見，至此補出。他摸出兩個來，瞞窗眼兒彈將進去，徑奔到那童子臉上，鼾鼾沉睡，再莫想得醒。他才拽開雲步，趕上唐僧，順大路一直西奔。

這一夜馬不停蹄，只行到天曉。三藏道：「這個猴頭弄殺我也！你因爲嘴，帶累我一夜無眠！」行者道：「不要只管埋怨。天色明瞭，你且在這路旁邊樹林中將就歇歇，養養精神再走。」那長老只得下馬，倚松根權作禪牀坐下。沙僧歇了擔子打盹。八戒枕着石睡覺。孫大聖偏有心腸，你看他跳樹扳枝頑耍。四衆歇息不題。

卻說那大仙自元始宮散會，領衆小仙出離兜率小仙：道教尤其是全真派對年輕道士或道童的稱呼，如全真教祖師馬鈺有《贈鳳翔小李仙》、《贈張小仙》等。，徑下瑤天，墜祥雲，早來到萬壽山五莊觀門首。看時，只見觀門大開，地上乾淨，大仙道：「清風、明月，卻也中用。常時節，日高三丈，腰也不伸；今日我們不在，他倒肯起早，開門掃地。」衆小仙俱悅。行至殿上，香火全無，人蹤俱寂，那裏有明月、清風？衆仙道：「他兩個想是因我們不在，拐了東西走了。」大仙道：「豈有此理！修仙的人，敢有這般壞心的事？想是昨晚忘卻關門，就去睡了，今早還未醒哩。」衆仙到他房門首看處，真個關着房門，鼾鼾沉睡；這外邊打門亂叫，那裏叫得醒來。衆仙撬開門板，着頭扯下牀來，也只是不醒。大仙笑道：「好仙童阿！成仙的人，神滿再不思睡，卻怎麼這般睏倦？莫不是有人做弄了他也？快取水來。」一童急取水半盞遞與大仙。大仙念動咒語，噀一口水噀（xùn）：含在口中而噴出。，噴在臉上，隨即解了睡魔。

二人方醒，忽睜睛，抹抹臉，抬頭觀看，認得是與世同君和仙兄等衆，慌得那清風頓首，明月叩頭道：「師父阿！你的故人，原是東來的和尚，一夥強盜，十分兇狠！」大仙笑道：「莫驚恐，慢慢的說來。」清風道：「師父阿，當日別後不久，果有個東土唐僧，一行有四個和尚，連馬五口。弟子不敢違了師命，問及來因，將人蔘果取了兩個奉上。那長老俗眼愚心，不識我們仙家的寶貝。他說是三朝未滿的孩童，再三不喫，是弟子各吃了一個。不期他那手下有三個徒弟，有一個姓孫的，名悟空行者，先偷四個果子吃了。是弟子們向伊理說，實實的言語了幾句，他卻不容，暗自里弄了個出神的手段——苦阿！」二童子說到此處，止不住腮邊淚落。衆仙道：「那和尚打你來？」明月道：「不曾打，只是把我們人蔘樹打倒了。」大仙聞言，更不惱怒，道：「莫哭！莫哭！你不知那姓孫的，也是個太乙散仙，也曾大鬧天宮，神通廣大。既然打倒了寶樹，你可認得那些和尚？」清風道：「都認得。」大仙道：「既認得，都跟我來。衆徒弟們，都收拾下刑具，等我回來打他。」

衆仙領命。大仙與明月、清風縱起祥光，來趕三藏。頃刻間就有千里之遙。大仙在雲端裏平西觀看，不見唐僧；及轉頭向東看時，道：「多趕了九百餘里。」李旁：妙。原來那長老一夜馬不停蹄，只行了一百二十里路；大仙的雲頭一縱，趕過了九百餘里。仙童道：「師父，那路旁樹下坐的是唐僧。」大仙道：「我已見了。你兩個回去安排下繩索，等我自家拿他。」清風先回不題清風先回不題：此處應缺「明月」二字。。

那大仙按落雲頭，搖身一變，變作個行腳全真。你道他怎生模樣：

穿一領百納袍百衲袍：由化緣而來的布頭拼湊縫成的袍子。，系一條呂公絛呂公絛：道士系的絲絛，用數股絲縷編織而成，兩頭有五色絲絛。傳說因八仙中的呂洞賓常用而得名。。手搖麈尾麈塵：即拂塵。下面「玉麈」也同此義。，漁鼓輕敲漁鼓：道士用的敲擊樂器。竹筒爲體，底端蒙皮，用手敲打。。三耳草鞋登腳下三耳草鞋：草鞋側有絆，形似耳朵，用來穿麻繩，系在腳上，其作用與今天運動鞋的鞋帶孔相似。最少爲雙耳，三耳草鞋即有三個絆，多者可至八個絆，稱「八搭麻鞋」。耳越多，鞋越貼腳。，九陽巾子把頭包九陽巾：道士的冠名，道士所戴的一種黑色軟帽，腦後墜兩條飄帶。。飄飄風滿袖，口唱《月兒高》《月兒高》：原是琵琶古曲，後改作民間歌曲。。

徑直來到樹下，對唐僧高叫道：「長老，貧道起手了。」那長老忙忙答禮道：「失瞻！失瞻！」大仙問：「長老是那方來的？爲何在途中打坐？」三藏道：「貧僧乃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者。路過此間，權爲一歇。」大仙驚訝道：「長老東來，可曾在荒山經過？」長老道：「不知仙宮是何寶山？」大仙道：「萬壽山五莊觀，便是貧道棲止處。」

行者聞言，他心中有物的人，忙答道：「不曾！不曾！我們是打上路來的。」李旁：乖猴。那大仙指定笑道：「我把你這個潑猴！你瞞誰哩？你倒在我觀裏，把我人蔘果樹打倒，你連夜走在此間，還不招認，遮飾甚麼？不要走，趁早去還我樹來！」那行者聞言，心中惱怒，掣鐵棒，不容分說，望大仙劈頭就打。大仙倒身躲過，踏祥光，徑到空中。行者也騰雲，急趕上去。大仙在半空現了本相，你看他怎生打扮：

頭戴紫金冠，無憂鶴氅穿鶴氅：道士所穿的外袍，上繡仙鶴。。履鞋登足下，絲帶束腰間。體如童子貌，面似美人顏。三須飄頷下，鴉翎疊鬢邊鴉翎：烏鴉的羽毛，比喻黑髮。。相迎行者無兵器，止將玉麈手中撚撚（niǎn）：執，拿着。。

那行者沒高沒低的，棍子亂打。大仙把玉麈左遮右擋，奈了他兩三回合，使一個「袖褪乾坤」的手段褪（tùn），隱藏在袖內。也寫作「吞」。元高文秀《襄陽會》第三折：「懷揣日月，袖褪乾坤。」鼓詞《沉香太子雌雄劍》中，沉香師父霹靂老祖也使用過類似的法術：「袖吞乾坤多玄妙，七聖神兵用袖裝。」，在雲端裏，把袍袖迎風輕輕的一展，刷地前來，把四僧連馬一袖子籠住。證夾：好大袖。八戒道：「不好了！我們都裝在䌋縺裏了䌋縺：也作「褡褳」。一種兩頭有袋，可以搭在肩上的布囊。！」行者道：「呆子，不是褡褳，我們被他籠在衣袖中哩。」八戒道：「這個不打緊。等我一頓釘鈀，築他個窟窿，脫將下去，只說他不小心，籠不牢，吊的了罷。」那呆子使鈀亂築，那裏築得動：手捻着雖然是個軟的，築起來就比鐵還硬。

那大仙轉祥雲，徑落五莊觀坐下，叫徒弟拿繩來。衆小仙一一伺候。你看他從袖子裏，卻像撮傀儡一般傀儡：木偶。，證夾：正是猴猻傀儡。把唐僧拿出，縛在正殿檐柱上；又拿出他三個，每一根柱上綁了一個；將馬也拿出拴在庭下，與他些草料；行李拋在廊下；又道：「徒弟，這和尚是出家人，不可用刀槍，不可加鈇鉞鈇（fǔ）鉞：同「斧鉞」。古代軍法用以斬殺罪犯的斧子。泛指刑戮。，且與我取出皮鞭來，打他一頓，與我人蔘果出氣！」衆仙即忙取出一條鞭，不是甚麼牛皮、羊皮、麂皮、犢皮的，原來是龍皮做的七星鞭，着水浸在那裏。令一個有力量的小仙，把鞭執定道：「師父，先打那個？」大仙道：「唐三藏做大不尊，先打他。」

行者聞言，心中暗道：「我那老和尚不禁打；假若一頓鞭打壞了阿，卻不是我造的業？」他忍不住，開言道：「先生差了。偷果子是我，喫果子是我，推倒樹也是我，怎麼不先打我，打他做甚？」大仙笑道：「這潑猴倒言語膂烈膂烈：剛強。。這等便先打他。」小仙問：「打多少？」大仙道：「照依果數，打三十鞭。」那小仙輪鞭就打。行者恐仙家法大，睜圓眼瞅定，看他打那裏。原來打腿，行者就把腰扭一扭，叫聲：「變！」變作兩條熟鐵腿，看他怎麼打。那小仙一下一下的，打了三十，天早向午了。大仙又分付道：「還該打三藏訓教不嚴，縱放頑徒撒潑。」那仙又輪鞭來打。行者道：「先生又差了。偷果子時，我師父不知，他在殿上與你二童講話，是我兄弟們做的勾當。縱是有教訓不嚴之罪，我爲弟子的，也當替打。再打我罷。」大仙笑道：「這潑猴，雖是狡猾奸頑，卻倒也有些孝意。既這等，還打他罷。」小仙又打了三十。行者低頭看看，兩隻腿似明鏡一般，通打亮了，更不知些疼癢。此時天色將晚，大仙道：「且把鞭浸在水裏，待明朝再拷打他。」小仙且收鞭去浸，各各歸房。晚齋已畢，盡皆安寢不題。

那長老淚眼雙垂，怨他三個徒弟道：「你等闖出禍來，卻帶累我在此受罪，這是怎的起？」行者道：「且休報怨，打便先打我。你又不曾喫打，倒轉嗟呀怎的嗟呀：嘆息。？」唐僧道：「雖然不曾打，卻也綁得身上疼哩。」沙僧道：「師父，還有陪綁的在這裏哩。」行者道：「都莫要嚷，再停會兒走路。」八戒道：「哥哥又弄虛頭了。這裏麻繩噴水，緊緊的綁着，還比關在殿上，被你使解鎖法搠開門走哩！」行者道：「不是誇口說，那怕他三股的麻繩噴上水，就是碗粗的棕纜，也只好當秋風！」

正話處，早已萬籟無聲，正是天街人靜。好行者，把身子小一小，脫下索來道：「師父去啞！」沙僧慌了道：「哥哥，也救我們一救！」行者道：「悄言！悄言！」他卻解了三藏，放下八戒、沙僧，整束了偏衫，扣背了馬匹，廊下拿了行李，一齊出了觀門。又教八戒：「你去把那崖邊柳樹伐四顆來。」八戒道：「要他怎的？」行者道：「有用處，快快取來！」

那呆子有些夯力，走了去，一嘴一顆，就拱了四顆，一抱抱來。行者將枝梢折了，教兄弟二人復進去，將原繩照舊綁在柱上。那大聖念動咒語，咬破舌尖，將血噴在樹上，叫：「變！」一根變作長老，一根變作自身，那兩根變作沙僧、八戒；都變得容貌一般，相貌皆同，問他也就說話，叫名也就答應。證夾：柳能變人，奇矣，能言不更奇乎？他兩個卻纔放開步，趕上師父。這一夜依舊馬不停蹄，躲離了五莊觀。

只走到天明，那長老在馬上搖樁打盹搖樁：身體搖晃。。行者見了，叫道：「師父不濟！出家人怎的這般辛苦？我老孫千夜不眠，也不曉得睏倦。且下馬來，莫教走路的人看見笑你，權在山坡下藏風聚氣處，歇歇再走。」

不說他師徒在路暫住。且說那大仙天明起來，吃了早齋，出在殿上。教拿鞭來：「今日卻該打唐三藏了。」那小仙輪着鞭，望唐僧道：「打你哩。」那柳樹也應道：「打麼。」乒乓打了三十。輪過鞭來，對八戒道：「打你哩。」那柳樹也應道：「打麼。」及打沙僧，也應道教打。及打到行者，那行者在路，偶然打個寒禁道：「不好了！」三藏問道：「怎麼說？」行者道：「我將四顆柳樹變作我師徒四衆，我只說他昨日打了我兩頓，今日想不打了；卻又打我的化身，所以我真身打禁，收了法罷。」那行者慌忙唸咒收法。

你看那些道童害怕，丟了皮鞭，報道：「師父呵，爲頭打的是大唐和尚，這一會打的都是柳樹之根！」大仙聞言，呵呵冷笑，誇不盡道：「孫行者，真是一個好猴王！曾聞他大鬧天宮，布地網天羅，拿他不住，果有此理。你走了便也罷，卻怎麼綁些柳樹在此，冒名頂替？決莫饒他！趕去來！」那大仙說聲趕，縱起雲頭，往西一望，只見那和尚挑包策馬，正然走路。大仙低下雲頭，叫聲：「孫行者，往那裏走？還我人蔘樹來！」八戒聽見道：「罷了，對頭又來了！」行者道：「師父，且把善字兒包起，讓我們使些兒兇惡，一發結果了他，脫身去罷。」唐僧聞言，戰戰兢兢，未曾答應，沙僧掣寶杖，八戒舉釘鈀，大聖使鐵棒，一齊上前，把大仙圍住在空中，亂打亂築。這場惡鬥，有詩爲證。詩曰：

悟空不識鎮元仙，與世同君妙更玄。

三件神兵施猛烈，一根塵尾自飄然。

左遮右擋隨來往，後架前迎任轉旋。

夜去朝來難脫體，淹留何日到西天！

他兄弟三衆，各舉神兵，一齊攻打，那大仙只把蠅帚兒演架。那裏有半個時辰，他將袍袖一展，依然將四僧一馬並行李，一袖籠去。返雲頭，又到觀裏。衆仙接着，仙師坐於殿上。卻又在袖兒裏一個個搬出，將唐僧綁在階下矮槐樹上；八戒、沙僧各綁在兩邊樹上；將行者捆倒，行者道：「想是調問哩調問：抽問，單獨審問。。」不一時，捆綁停當，教把長頭布取十匹來。行者笑道：「八戒，這先生好意思，拿出布來與我們做中袖哩中袖：應是明清僧道的一種服裝。明楊儀《高坡異纂》捲上記張三丰曾到甘州張指揮家，贈張中袖、葫蘆。《金陵梵剎志》卷二：永樂十七年十一月初七日賜給僧人紵絲棉直裰、偏衫、中袖各一領。則中袖與直裰、偏衫一樣，屬於僧人的常服。可能即「海青」，大袖寬廣，如海東青展翅，故名「海青」。故孫悟空說「減省些兒」，認爲這種衣服費布。。減省些兒，做個一口中罷了一口中：一種沒有袖子，不開衩的長衣，領口緊窄，袖口寬大，形狀如鍾，又稱一口鐘。。」李旁：趣。那小仙將家機布搬將出來。大仙道：「把唐三藏、豬八戒、沙和尚都使布裹了！」衆仙一齊上前裹了。行者笑道：「好！好！好！夾活兒就大殮了！」須臾，纏裹已畢。又教拿出漆來。衆仙即忙取了些自收自曬的生熟漆，把他三個布裹漆漆了，渾身俱裹漆，上留着頭臉在外。八戒道：「先生，上頭倒不打緊，只是下面還留孔兒，我們好出恭。」李旁：頑皮。那大仙又教把大鍋擡出來。行者笑道：「八戒，造化，擡出鍋來，想是煮飯我們喫哩。」八戒道：「也罷了；讓我們喫些飯兒，做個飽死的鬼也好看。」衆仙果擡出一口大鍋支在階下。大仙叫架起乾柴，發起烈火，教：「把清油拗上一鍋拗：同「舀」。用勺取液體。，燒得滾了，將孫行者下油鍋扎他一紮扎：同「炸」。，與我人蔘樹報仇！」

行者聞言暗喜道：「正可老孫之意。這一向不曾洗澡，有些兒皮風燥癢，好歹盪盪盪：用同「燙」。《朱子語類》卷八：「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暖氣。……若把湯去盪，便死了。」，足感盛情。」頃刻間，那油鍋將滾。大聖卻又留心：恐他仙法難參，油鍋裏難做手腳，急回頭四顧，只見那臺下東邊是一座日規臺日規：同「日晷」。測日影定時刻的儀器，一般的結構是一個斜放的刻度盤中間插一根金屬針，通過觀察金屬針在刻度盤上投下的影子確定時間。，西邊是一個石獅子。行者將身一縱，滾到西邊，咬破舌尖，把石獅子噴了一口，叫聲：「變！」變作他本身模樣，也這般捆在一團；他卻出了元神，起在雲端裏，低頭看着道士。李旁：猴。

只見那小仙報道：「師父，油鍋滾透了。」大仙教：「把孫行者抬下去！」四個仙童抬不動；八個來，也抬不動；又加四個，也抬不動。衆仙道：「這猴子戀土難移，小自小，倒也結實。」卻教二十個小仙，扛將起來，往鍋裏一摜，烹的響了一聲，湛得些滾油點子，把那小道士們臉上盪了幾個燎漿大泡。只聽得燒火的小童道：「鍋漏了！鍋漏了！」說不了，油漏得罄盡，鍋底打破，原來是一個石獅子放在裏面。證夾：大仙以四衆爲傀儡，行者卻以衆仙爲傀儡。

大仙大怒道：「這個潑猴，着然無禮！教他當面做了手腳！你走了便罷，怎麼又搗了我的竈？這潑猴枉自也拿他不住；就拿住他，也似摶砂弄汞摶砂弄汞：用來比喻枉費力氣，無法管束。砂，即硃砂，化學成分是硫化汞，道教煉丹經常從硃砂中提煉水銀。水銀易揮發散逸，經常無法收集到。，捉影捕風。罷！罷！罷！饒他去罷。且將唐三藏解下，另換新鍋，把他扎一紮，與人蔘樹報報仇罷。」那小仙真個動手，拆解布漆。

行者在半空裏聽得明白。他想着：「師父不濟：他若到了油鍋裏，一滾就死，二滾就焦，到三五滾，他就弄做個希爛的和尚了。我還去救他一救。」好大聖，按落雲頭，上前叉手道：「莫要拆壞了布漆，我來下油鍋了。」那大仙驚罵道：「你這猢孫！怎麼弄手段搗了我的竈？」行者笑道：「你遇着我就該倒竈倒竈：時運不濟，倒黴。，管我甚事？我才自也要領你些油湯油水之愛，但只是大小便急了，若在鍋裏開風開風：大小便。，恐怕污了你的熟油，不好調菜喫；如今大小便通乾淨了，纔好下鍋。不要扎我師父，還來扎我。」那大仙聞言，呵呵冷笑，走出殿來，一把扯住。畢竟不知有何話說，端的怎麼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金丹系先天靈根凝結而成，得之真者，即可竊陰陽，奪造化，長生不死。乃無知之徒，或着於頑空小乘，或流於御女閨丹，或疑爲爐火燒煉，不但無裨於性命，而且有害於根本。慾望成仙，不亦難乎？故仙翁於此回力批其妄，使人於真金處還其元，於五行中復其本也。

篇首行者喫昧心，八戒嚷偏手，二童毀罵，是罵其昧心迷本，不知金丹妙用之輩也。天下修行人，不知訪求明師，予聖自雄，妄猜私議，不着於空，便執於象。着空者，或疑修道必須心中空空洞洞，一無所有而後可。殊不知一味於空，靈根有昧，已傷生生之本。如大聖拔腦後毫毛，變假行者陪着悟能、悟淨，用「絕後計」，推倒神樹者何異？「尋果子，那裏得有半個。」是僅悟其空而能淨，空空一悟，有何結果乎？噫！靈根本自空不空，造化五行盡在中。無限迷徒學寂滅，損傷仙種路難通。其曰：「葉落椏開根出土，道人斷絕草還丹。」豈虛語哉？

金丹之道，一陰一陽之道也。陰陽合體，和氣燻蒸，靈根常存，是大家合火而爲好；今但悟空而無實行，孤陰寡陽，陰陽相隔，生機全息，仙種斷絕，是大家散火而不好。其曰：「好！好！好！大家散火。」火散丹漏，好在何處？詩云：「三藏西臨萬壽山，悟空斷送草還丹。椏開葉落仙根露，明月清風心膽寒。」此專在空處而斷送還丹，清風明月能不倒在塵埃乎？真乃可畏可怕。更有一等無知之輩，閉目靜坐，入圜觀空，屏去人事，隔絕往來，只知一己之陰，不知他家之陽，俱系推倒仙樹之流，猶欲妄想成真，焉有是理？故曰：「若能夠到得西方參佛面，只除是轉背搖車再託生。」罵之的當，真堪絕倒。

「八戒問起舊話兒來由，行者說是觀音菩薩賜的《緊箍兒咒》」是乃覺察自悟，知的一己之陰不是道，已足解頑空之鎖矣。然既脫頑空之鎖，而不知不空之果，慾望西天見佛，猶如黑夜逃走不辨道路，終是在睡夢中作事。清風、明月鼾鼾沉睡，木亦宜乎？何以瞌睡蟲是與東天門增長天王，豬枚耍子贏的？蓋言未識真寶，妄作妄爲，是猜枚耍子，瞌睡未醒，所走盡是回東之路，而非上西之路也。

「大仙自元始散會，回到觀中，殿上香火全無，人蹤俱寂。」壞卻靈根，徒落一空，純陰無陽，香火人蹤何在？「念動咒語，噀一口水，解了睡魔，二人方醒，將上項事細說了一遍，止不住傷心淚落。」一切頑空之輩，不得真師口訣，昧卻先天一氣之妙旨，昏沉一生，終無解脫之時。若一經點破，如夢方覺，回思上項之事，能不傷心淚落，而知爲人所弄乎？

「大仙趕上三藏，變作個行腳全真。」此變妙哉！前推倒仙樹，是徒悟一空而不知實行；今變作行腳全真，是以實行而全其真悟。悟所以爲行，行所以成悟，纔是袖裏乾坤的手段，提攜傀儡的機關，乃培植靈根之大法門、大手段。「捉僧回觀，每一個綁在一根柱上。」示其人人有個靈根，當下可以返本，當下可以還元，而不得以頑空寂滅之學，誤認人根而昧卻仙根也。「叫徒弟取出皮鞭來，打一頓與人蔘果出氣。」打之正所以不使着空耳，不打別處，而獨打腿，打其腳根不實，懸空妄想也。以上批頑空之害靈根也。

行者解放三衆，伐四顆柳樹，變作四人相貌，仍舊黑夜逃走。既解一己之孤陰，又疑外邊之採取，是欲借花柳之姿，以爲避死之具，妄作妄爲，仍是夜裏生涯，何益於事？故「大仙呵呵冷笑道：『你走了也罷，卻怎麼綁些柳樹在此冒名頂替？」噫！天下在婦女身邊用心機，血肉團上作活計者，盡是冒名頂替，昧卻惺惺使糊塗。「大仙趕上，提回四衆，使布裹了。行者笑道：『好！好！好！夾活兒就大殮了。』又叫：『渾身裹漆，只留頭臉在外，燒着油鍋。將行者炸一炸，與我人蔘果報仇。行者道：『好歹蕩蕩．足感盛情。』」此等閒言冷語，大有趣味。蓋採取之徒，靈根已壞，尚欲妄想成仙，不知早是夾活就殮。似此如黑似漆的邪徒，空具面目，而不知認取真宣，安得遇着鎮元大仙一概捉來，盡炸油鍋內，好歹蕩蕩，爲金丹大道出一口氣，足感盛情矣？此批採戰之壞靈根也。

「大聖把石獅子變作本身模樣，真身跳在空中。」是離採戰而又入爐火也。「石獅」者，五金八石爐火之師，爐火門戶，雖種種不一，俱是借燒煉之術，哄騙人財。當「往鍋裏一摜，『砰』的響了一聲」之時，已去其真而入其假。此等作爲，只圖攝盜他人脂膏，而不知靈根已壞，有傷本失面目。「『鍋漏了！鍋漏了！』說不了，油漏得罄盡。」盜去真物，鍋內一無所有，非鍋漏而何？「鍋底打破，原來是一個石獅子。」世之愚人，聽信燒煉假術，耗費資財，不到傾家敗產、囊空底盡之時，不知爲邪師所誤。曰：「被他當面做了手腳。」曰：「怎麼搞了我的竈？」曰：「拿住他也是摶砂弄汞、捉影捕風。」又曰：「你怎麼弄手段搗了我的竈？」行者笑道：「你遇着我，就該倒竈，幹我甚事。」描寫愚人被哄的一番口吻，如聞其聲。然被邪師所哄者，皆由自己不明，因而邪風得入，與人何涉？行者道：「我才自己要領些油湯油水之愛，但只是大小便急了，若在你鍋裏開風，恐怕污了你的熟油，不好調菜喫。」此言罵盡世間信爐火而妄想服丹者，只可服大小便已耳，其他何望？

以上歷歷說來，諸多旁門盡是壞卻靈根，而不知培植靈很，屢題與人蔘果報仇可曉然矣。提綱所謂「鎮元他趕捉取經增」考，即捉此壞靈根之迷徒；「孫行者大鬧五莊觀」者，即邪行大鬧，只知壞靈根，而不知生靈根之迷徒。噫！「道法三千六百門，人人各執一苗根。要知些子玄關竅，不在三千六百門。」

詩曰：

人人妄想服金丹，弄盡旁門枉作難。

拋去珍珠尋土塊，俱將原本並根剜。

# 第二十六回 孫悟空三島求方 觀世音甘泉活樹

李本總批：呂祖雲：「真精送與粉骷髏，卻向人間買秋石。」憑他草還丹、人蔘果，不如自家的真精妙也。珍重！珍重！

憺漪子曰：此一回忽說到海上三山，疏疏落落，閒閒冷冷，將長松白鶴，丹崖朱樹，三星、九老之棋酒，東華、曼倩之茗談，信筆描寫一番。正如煩熱中一劑清涼，令人名利之想都盡。

觀音醫樹，必用瓶中甘露，樹下清泉，此即是以水勝火，用丹田真液蠲滌忿怒也。名爲醫樹，實是醫心。

詩曰：證夾：絕妙勸世文。

處世須存心上刃心上刃：即「忍」字。，修身切記寸邊而寸邊而：即「耐」字。。

常言刃字爲生意，但要三思戒怒欺。

上士無爭傳亙古上士無爭：語出老子《道德經》「上士無爭，下士好爭」，意爲高明的人不與人爭，不高明的人反而爭強好勝。，聖人懷德繼當時。

剛強更有剛強輩，究竟終成空與非。

卻說那鎮元大仙用手攙着行者道：「我也知道你的本事，我也聞得你的英名，只是你今番越禮欺心，縱有騰那騰那：指拳術中竄跳躲閃的動作，這裏泛指機智變化的本領。也作「騰挪」、「謄那」，世德堂本「騰」、「謄」常混，今統作「騰那」，後不出注。，脫不得我手。我就和你講到西天，見了你那佛祖，也少不得還我人蔘果樹。你莫弄神通。」行者笑道：「你這先生好小家子樣！若要樹活，有甚疑難！早說這話，可不省了一場爭競？」大仙道：「不爭競，我肯善自饒你？」行者道：「你解了我師父，我還你一棵活樹如何？」大仙道：「你若有此神通，醫得樹活，我與你八拜爲交，結爲兄弟。」證夾：轉到醫書上，自是解圍妙着。不然如棋中連環劫，打到何時方了？行者道：「不打緊，放了他們，老孫管教還你活樹。」

大仙諒他走不脫，即命解放了三藏、八戒、沙僧。沙僧道：「師父呵，不知師兄搗得是甚麼鬼哩。」八戒道：「甚麼鬼！這叫做當面人情鬼。樹死了，又可醫得活？他弄個光皮散兒好看光皮散兒：表面，外表。，者着求醫治樹者着：即「遮着」，借事遮掩。者，同「遮」。，單單了脫身走路，還顧得你和我哩！」三藏道：「他決不敢撒了我們，我們問他那裏求醫去。」遂叫道：「悟空，你怎麼哄了仙長，解放我等？」行者道：「老孫是真言實語，怎麼哄他？」三藏道：「你往何處去求方？」行者道：「古人云，『方從海上求』。我今要上東洋大海，遍遊三島十洲，訪問仙翁聖老，求一個起死回生之法，管教醫得他樹活。三藏道：「此去幾時可回？」行者道：「只消三日。」三藏道：「既如此，就依你說，與你三日之限。三日裏來便罷；若三日之外不來，我就唸那話兒經了。」行者道：「遵命，遵命。」

你看他急整虎皮裙，出門來對大仙道：「先生放心，我就去就來。你卻要好生伏侍我師父，逐日家三茶六飯，不可欠缺。若少了些兒，老孫回來和你算帳，先搗塌你的鍋底。衣服禳了禳（ránɡ）：方言。髒。，與他漿洗漿洗漿洗：洗淨衣物，並且用米汁浸泡，使之堅挺。。臉兒黃了些兒，我不要；若瘦了些兒，不出門。」那大仙道：「你去，你去，定不教他忍餓。」

好猴王，急縱筋斗雲，別了五莊觀，徑上東洋大海。在半空中，快如掣電，疾如流星，早到蓬萊仙境。按雲頭，仔細觀看，真個好去處！有詩爲證，詩曰：

大地仙鄉列聖曹，蓬萊分合鎮波濤。

瑤臺影蘸天心冷，巨闕光浮海面高。

五色煙霞含玉籟，九霄星月射金鰲。

西池王母常來此，奉祝三仙幾次桃「大地仙鄉列聖曹」詩：此詩原見於南宋陳元靚《事林廣記》前集卷六「蓬萊山」條，蓬萊山「在東海中，高一千里，地方二千里，上有金臺玉闕，乃神山之都，上帝遊息之地。……歌曰：大帝仙鄉……」，「合」作「命」，「煙霞含」作「雪霜浮」。最後二句作「東方曼倩曾來此，偷摘林中數顆桃」。聖曹，仙聖的行列。玉籟，仙樂的美稱。金鰲，傳說中的巨龜，它們馱着蓬萊等仙山浮在海上。按：《西遊記》作者改竄原詩，當是欲將東方朔安排在東華帝君處，而不使情節有所衝突。。

那行者看不盡仙景，徑入蓬萊。正然走處，見白雲洞外，松陰之下，有三個老兒圍棋；觀局者是壽星，對局者是福星、祿星壽星、福星、祿星：民間俗神。三星中最早受崇祀的是壽星，即南方天空最亮恆星老人星之神南極老人。福祿壽三星合稱，約起於明代。但福祿壽三星具體指何神，歷來衆說紛紜。如明代《金籙齋玄靈轉經早朝行道儀》有「南極老人壽德星君」、「上清福德星君」、「上清祿德星君」，《金籙祈壽早朝儀》稱「南極老人福祿壽三星真君」，現在一般認爲，福星指天地水三官中之天官，祿星指文昌帝君，壽星指南極老人。。行者上前叫道：「老弟們，作揖了。」那三星見了，拂退棋枰，回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特來尋你們耍子。」壽星道：「我聞大聖棄道從釋，脫性命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遂日奔波山路，那些兒得閒，卻來耍子？」行者道：「實不瞞列位說，老孫因往西方，行在半路，有些兒阻滯，特來小事欲幹，不知肯否？」福星道：「是甚地方？是何阻滯？乞爲明示，吾好裁處裁處：判斷處理。。」行者道：「因路過萬壽山五莊觀有阻。」三老驚訝道：「五莊觀是鎮元大仙的仙宮。你莫不是把他人蔘果偷吃了？」行者笑道：「偷吃了能值甚麼？」三老道：「你這猴子，不知好歹。那果子聞一聞，活三百六十歲；喫一個，活四萬七千年，叫做『萬壽草還丹』。我們的道的道：明道。的是多義字，這裏的意思是明確、清楚。，不及他多矣。他得之甚易，就可與天齊壽；我們還要養精、煉氣、存神，調和龍虎，捉坎填離調和龍虎，捉坎填離：參見第十九回「『嬰兒奼女配陰陽』以下四句」條注。內丹術借周易解釋內丹原理，認爲人都具備陰陽兩種因素，先天的陰陽是完整的，是真陰真陽，經男女交媾，新生兒降生後，變爲後天陰陽。後天的陰陽業已破損摻雜，陽中含有一點陰，陰中含有一點陽。正如乾、坤二卦，後天變爲坎、離。要想回到先天完整的狀態，就要「取坎填離」，將坎正中完整的一陽爻補到離卦正中缺損之處去，使離卦變成乾卦。具體操作，即以腎中元氣象徵陰中一點真陽（坎卦中間一畫），心中元神象徵陽中一點真陰（離卦中間一畫）。元氣與元神交合，變爲純陽之體。宋張伯端《悟真篇》：「取將坎位心中實，點化離宮腹內陰。從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總由心。」，不知費多少工夫。你怎麼說他的能值甚緊？天下只有此種靈根！」行者道：「靈根！靈根！我已弄了他個斷根哩！」三老驚道：「怎的斷根？」行者道：「我們前日在他觀裏，那大仙不在家，只有兩個小童，接待了我師父，卻將兩個人蔘果奉與我師。我師不認得，只說是三朝未滿的孩童，再三不喫。那童子就拿去吃了，不曾讓得我們。是老孫就去偷了他三個，我三兄弟吃了。那童子不知高低，賊前賊後的罵個不住。是老孫惱了，把他樹打了一棍，推倒在地，樹上果子全無，芽開葉落，根出枝傷，已枯死了。不想那童子關住我們，又被老孫扭開鎖走了。次日清辰，那先生回家趕來，問答間，語言不和，遂與他賭鬥，被他閃一閃，把袍袖展開，一袖子都籠去了。繩纏索綁，拷問鞭敲，就打了一日。是夜又逃了，他又趕上，依舊籠去。他身無寸鐵，只是把個麈尾遮架，我兄弟這等三般兵器，莫想打得着他。這一番仍舊擺佈，將布裹漆了我師父與兩師弟，卻將我下油鍋。我又做了個脫身本事走了，把他鍋都打破。他見拿我不住，盡有幾分醋我醋：同「怵」。懼怕。。是我又與他好講，教他放了我師父、師弟，我與他醫樹管活，兩家才得安寧。我想着『方從海上來』，故此特遊仙境，訪三位老弟，有甚醫樹的方兒，傳我一個，急救唐僧脫苦。」

三星聞言，心中也悶道：「你這猴兒，全不識人。那鎮元子乃地仙之祖，我等乃神仙之宗；你雖得了天仙，還是太乙散數，未入真流太乙散數，未入真流：宋李簡易《玉溪子丹經指要》稱：修仙必須積累功德，到一定程度，「修真得道，先居蓬萊、方丈、瀛洲，得爲散仙，太一元君乃召受圖名題仙籍，以次階升之躋聖位，上朝玉帝，位號真人」。真流，即真人，先秦道家指能存養本性、體悟大道的人。漢晉以後，真人開始神化，並且出現了各種等級。《太平經》卷四二認爲，真人有一定的職責，位在大神人之下，仙人之上。唐宋以後，「真人」稱號開始氾濫，凡著名的道士，都有機會受到朝廷敕封，獲得「真人」稱號，如薩守堅、全真七子等。故所謂「太乙散數」、「太乙散仙」，實均指成仙不久，未成「真人」，而須等待太一元君（「太一」同「太乙」）評定等級的初級仙人。，你怎麼脫得他手？若是大聖打殺了走獸飛禽，蜾蟲鱗長，只用我黍米之丹黍米之丹：《周易參同契》：「先白而後黃兮，赤黑達表裏。名曰第一鼎兮，食如大黍米。」內丹術認爲先天元氣凝結如黍米大小之丹（並非內丹修煉的最終結果）。宋張伯端《金丹四百字》：「混沌包虛空，虛空括三界。及尋其根源，一粒如黍大。」《悟真篇註疏》稱：「惟真一之氣，聖人以法追攝於一時辰內，結成一粒，如黍米，號曰金丹，又曰真鉛。」，可以救活。那人蔘果乃仙木之根，如何醫治？沒方，沒方。」那行者見說無方，卻就眉峯雙鎖，額蹙千痕。福星道：「大聖，此處無方，他處或有，怎麼就生煩惱？」行者道：「無方別訪，果然容易，就是遊遍海角天涯，轉透三十六天三十六天：即道教三十三天加上三清天（清微天、禹余天、大赤天），見第三回「三十三天」和第二十四回「上清天」條注。，亦是小可；只是我那唐長老法嚴量窄，止與了我三日期限。三日以外不到，他就要念那《緊箍兒咒》哩。」三星笑道：「好！好！好！若不是這個法兒拘束你，你又鑽天了。」壽星道：「大聖放心，不須煩惱。那大仙雖稱上輩，卻也與我等有識。一則久別，不曾拜望；二來是大聖的人情。如今我三人同去望他一望，就與你道達此情，教那唐和尚莫念《緊箍兒咒》，休說三日五日，只等你求得方來，我們才別。」行者道：「感激！感激！就請三位老弟行行，我去也。」大聖辭別三星不題。

卻說這三星駕起祥光，即往五莊觀而來。那觀中合衆人等忽聽得長天鶴唳，原來是三老光臨。但見那：

盈空藹藹祥光簇，霄漢紛紛香馥郁。

彩霧千條護羽衣，輕雲一朵擎仙足。

青鸞飛，丹鳳䎘䎘（sù）：即鷫䎘，傳說中鳳凰之類的神鳥。此應作「鷫」，鳥振羽的聲音。，袖引香風滿地撲。

拄杖懸龍喜笑生，皓髯垂玉胸前拂。

童顏歡悅更無憂，壯體雄威多有福。

執星籌星籌：和下文的「海屋」出自宋蘇軾《東坡志林·三老語》：有三位老人相遇，一個老人說：「海水變成桑田的時候，我就拿一根算籌放起來，現在籌棍已經堆滿了十間屋子了。」故「星籌」和「海屋」都是高壽的代稱。籌，一種竹棍，古代用來計數。，添海屋海屋：這是祝人長壽的吉祥話是「海屋添籌」的略語。傳說有一個長壽老人，說自己每遇滄海變桑田時，就下一籌（用作計算的籌碼），這籌已經堆滿十間屋子了。事見《東坡志林》卷二《異事上·三老語》：「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一籌，爾來吾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其核於崑崙山下，今已與崑崙齊矣。』以餘觀之，三子與蜉蝣、朝菌何以異哉。」，腰掛葫蘆並寶籙。

萬紀千旬福壽長，十洲三島隨緣宿。

常來世上送千祥，每向人間增百福。

概乾坤，榮福祿，福壽無疆今喜得。

三老乘祥謁大仙，福堂和氣皆無極。

那仙童看見，即忙報道：「師父，海上三星來了。」鎮元子正與唐僧師弟閒敘，聞報即降階奉迎。那八戒見了壽星，近前扯住，笑道：「你這肉頭老兒，許久不見，還是這般脫灑，帽兒也不帶個來。」遂把自家一個僧帽，撲的套在他頭上，撲着手呵呵大笑道：「好！好！好！真是『加冠進祿』也！」那壽星將帽子摜了，罵道：「你這個夯貨，老大不知高低！」八戒道：「我不是夯貨，你等真是奴才！」福星道：「你倒是個夯貨，反敢罵人是奴才！」八戒又笑道：「既不是人家奴才，好道叫做『添壽』、『添福』、『添祿』添壽、添福、添祿：舊時大戶人家取吉祥之意，常用「添壽」、「添福」、「添祿」爲自己的僕人命名，故豬八戒說海上三星是奴才。？」

那三藏喝退了八戒，急整衣拜了三星。那三星以晚輩之禮見了大仙，方纔敘坐。坐定，祿星道：「我們一向久闊尊顏，有失恭敬，今因孫大聖攪擾仙山，特來相見。」大仙道：「孫行者到蓬萊去的？」壽星道：「是，因爲傷了大仙的丹樹，他來我處求方醫治，我輩無方，他又到別處求訪，但恐違了聖僧三日之限，要念《緊箍兒咒》。我輩一來奉拜，二來討個寬限。」三藏聞言，連聲應道：「不敢念，不敢念。」

正說處，八戒又跑進來，扯住福星，要討果子喫。他去袖裏亂摸，腰裏亂吞吞：把手伸進洞孔中掏摸。，不住的揭他衣服搜檢。三藏笑道：「那八戒是甚麼規矩！」八戒道：「不是沒規矩，此叫做『番番是福』番番是福：每一件事情都吉利。番，同「翻」。。」三藏又叱令出去，那呆子䠚出門䠚（wǎ）：走路挪蹭的樣子。，瞅着福星，眼不轉睛的發狠。福星道：「夯貨！我那裏惱了你來，你這等恨我？」八戒道：「不是恨你，這叫做『回頭望福』。」那呆子出得門來，只見一個小童，拿了四把茶匙，方去尋鍾取果看茶，被他一把奪過，跑上殿，拿着個小磬兒，用手亂敲亂打，兩頭玩耍。大仙道：「這個和尚，越發不尊重了！」八戒笑道：「不是不尊重，這叫做『四時吉慶』四時吉慶：即「四匙擊磬」。這些都是豬八戒借同音字開三星的玩笑。。」

且不說八戒打諢亂纏打諢：戲曲演員即興說趣話逗樂，泛指取鬧，開玩笑。，卻錶行者縱祥雲離了蓬萊，又早到方丈仙山。證夾：看他三山敘法不同，方致錯落可愛。這山真好去處，有詩爲證，詩曰：

方丈巍峨別是天，太元宮府會神仙。

紫臺光照三清路，花木香浮五色煙。

金鳳自多盤蕊闕，玉膏誰逼灌芝田？

碧桃紫李新成熟，又換仙人信萬年「方丈巍峨別是天」詩：此詩襲自《事林廣記》前集卷六「方丈山」條，方丈山「在大海中，高四萬七千丈，上有太元之宮，即是三清司命衆真之居。上有金漿玉髓，飲之長生，瑞禽奇木，莫可名狀。又列九源丈人宮府，主領天下水神蛟龍巨鯨水族之衆」。原文「逼」作「逗」，「信」作「二」。方丈山爲東華大帝君的住所。蕊闕，即「蕊珠宮」，也稱「蕊宮」，道教所謂仙宮。玉膏，玉的脂膏，傳說中的仙藥。緯書《河圖玉版》：「少室山，其上有白玉膏，一服即仙矣。」芝田，傳說中仙人種靈芝的地方。晉王嘉《拾遺記·崑崙山》：「第九層，山形漸小狹窄，下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羣仙種耨（nòu，除草）焉。」。

那行者按落雲頭，無心玩景，正走處，只聞得香風馥馥，玄鶴聲鳴，那壁廂有個神仙，但見：

盈空萬道霞光現，彩霧飄颻光不斷。

丹鳳銜花也更鮮，青鸞飛舞聲嬌豔。

福如東海壽如山，貌似小童身體健。

壺隱洞天不老丹，腰懸與日長生篆篆：印章多用篆體字刻成，故印章又稱篆。印是道教重要法器，又稱「神印」、「天篆」，象徵天界與神仙的權威。。

人間數次降禎祥，世上幾番消厄願。

武帝曾宣加壽齡，瑤池每赴蟠桃宴。

教化衆生脫俗緣衆生：原作「衆僧」。世德堂本《西遊記》常誤「生」爲「僧」，如第九十八回「若到你那南贍部洲，示與一切衆僧」，九十九回「已創建一座院宇，名之曰救僧寺」。今隨文改正，後不出注。，指開大道明如電。

也曾跨海祝千秋，常去靈山參佛面。

聖號東華大帝君東華大帝君：又稱東王公或木公，古代神話傳說中主管東方的神靈，修道成仙的人要先覲見東王公和西王母，才能升入天庭。《仙傳拾遺》載漢代童謠：「着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煙霞第一神仙眷。

孫行者覿面相迎覿面：當面。「覿」原作「靦」。世德堂本「覿」常誤作「靦」，今改正，後不出注。，叫聲：「帝君，起手了。」那帝君慌忙回禮道：「大聖，失迎。請荒居奉茶。」遂與行者攙手而入。果然是貝闕仙宮，看不盡瑤池瓊閣。方坐待茶，只見翠屏後轉出一個童兒。他怎生打扮：證夾：曼倩忽然一現，殊出意外。

身穿道服飄霞爍，腰束絲絛光錯落。

頭戴綸巾布鬥星，足登芒履遊仙嶽。

煉元真，脫本殼，功行成時遂意樂。

識破原流精氣神，主人認得無虛錯。

逃名今喜壽無疆，甲子周天管不着。

轉回廊，登寶閣，天上蟠桃三度摸。

縹緲香雲出翠屏，小仙乃是東方朔「身穿道服飄霞爍」以下數句：東方朔在歷史上是漢武帝的臣子，有口才，博學多識，被後世神化。據《漢武帝內傳》，漢武帝好神仙，西王母降臨和他相會，給了漢武帝幾枚仙桃，忽有人來窺看，王母說：「是汝侍郎東方朔，是我鄰家小兒也。性多滑稽，會三來偷此桃。」又稱東方朔曾爲太上仙官，在方丈山助三天司命收錄仙家。東方朔到了方丈山，卻只好山水遊戲，不務正業，又擅弄雷電，終於被九源丈人告於上帝，遂被貶在人間。故書中說東方朔在方丈仙山。孫悟空故事與東方朔故事本有淵源，如明鄭之珍《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被認爲是孫悟空原型之一的白猿自我介紹：「天上瑤池王母母，也曾三讓我蟠桃。」此白猿神通廣大，保護目連西去，又被觀音戴緊箍咒。綸巾，古時頭巾名，以絲帶編成，一般爲青色。周天，指一定的時間循環，和「甲子」同義，泛指時間。。

行者見了，笑道：「這個小賊在這裏哩，帝君處沒有桃子你偷喫。」東方朔朝上進禮，答道：「老賊，你來這裏怎的？我師父沒有仙丹你偷喫。」帝君叫道：「曼倩休亂言，看茶來也。」曼倩原是東方朔的道名，他急入裏取茶二杯。飲訖，行者道：「老孫此來，有一事奉干，未知允否？」帝君道：「何事？自當領教。」行者道：「近因保唐僧西行，路過萬壽山五莊觀，因他那小童無狀，是我一時發怒，把他人蔘果樹推倒，因此阻滯，唐僧不得脫身，特來尊處求賜一方醫治，萬望慨然。」帝君道：「你這猴子，不管一二，到處裏撞禍。那五莊觀鎮元子，聖號與世同君，乃地仙之祖。你怎麼就衝撞於他？他那人蔘果樹，乃草還丹。你偷吃了，尚說有罪；卻又連樹推倒，他肯幹休？」行者道：「正是呢。我們走脫了，被他趕上，把我們就當汗巾兒一般汗巾：擦汗擦淚用的手帕。，一袖子都籠了去，所以閣氣閣氣：鬥氣，慪氣。。沒奈何，許他求方醫治，故此拜求。」帝君道：「我有一粒『九轉太乙還丹』，但能治世間生靈，卻不能醫樹。樹乃水土之靈，天滋地潤。若是凡間的果木，醫治還可；這萬壽山乃先天福地，五莊觀乃賀洲洞天，人蔘果又是天開地闢之靈根，如何可治？無方！無方！」

行者道：「既然無方，老孫告別。」帝君仍欲留奉玉液一杯，行者道：「急救事緊，不敢久滯。」遂駕雲復至瀛洲海島。也好去處，有詩爲證，詩曰：

珠樹玲瓏照紫煙，瀛洲宮闕接諸天。

青山綠水琪花豔，玉液錕鋘鐵石堅。

五色碧雞啼海日，千年丹鳳吸朱煙。

世人罔究壺中景，象外春光億萬年「珠樹玲瓏照紫煙」以下數句：此詩襲自《事林廣記》前集卷六「瀛洲」條。瀛洲仙山地方四千裏，去岸七千裏，上有青丘、翠水二仙真宮。地生玉酒，飲之長生。又產昆吾之鐵，爲刀切玉如泥，地生神芝靈草。珠樹，即三珠樹，《山海經》等古代傳說中的珍木，似柏樹，葉皆爲珍珠。錕鋘，同「昆吾」。壺中景，據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汝水》載，漢代有個賣藥的老翁，他有一隻仙壺，可以隨意進出，壺中自有一方天地。後以「壺中景」指仙境。。

那大聖至瀛洲，只見那丹崖珠樹之下，有幾個皓髮皤髯之輩，童顏鶴鬢之仙，在那裏着棋飲酒，談笑謳歌。真個是：

祥雲光滿，瑞靄香浮。綵鸞鳴洞口，玄鶴舞山頭。碧藕冰桃爲按酒，交梨火棗壽千秋交梨火棗：道教所說的兩種仙果，可以幫助人飛騰成仙。《真誥·運象》：「玉醴金漿，交梨火棗，此則騰飛之藥，不比於金丹也。」。一個個丹詔無聞，仙符有籍；逍遙隨浪蕩，散淡任清幽。周天甲子難拘管周天甲子難拘管：周天，指一定時間的循環，月有月周天，日有日周天。周天甲子是六十年，因爲一甲子是六十年。是說瀛洲島上的老神仙歲月對他們沒有影響，再也不老不死。，大地乾坤只自由，獻果玄猿，對對參隨多美愛；銜花白鹿，雙雙拱伏甚綢繆綢繆：情意殷切的樣子。。

那些老兒正然灑樂，這行者厲聲高叫道：「帶我耍耍兒便怎的！」衆仙見了，急忙趨步相迎。有詩爲證，詩曰：

人蔘果樹靈根折，大聖訪仙求妙訣。

繚繞丹霞出寶林，瀛洲九老來相接九老：即九老丈人，《海內十洲記》記：蓬萊山之外有圓海，水黑色，無風而波濤百丈，凡人不可到，上有九老丈人。。

行者笑道：「老兄弟們自在哩！」九老道：「大聖當年若存正，不鬧天宮，比我們還自在哩。如今好了，聞你歸真向西拜佛，如何得暇至此？」行者將那醫樹求方之事，具陳了一遍。九老也大驚道：「你也忒惹禍！惹禍！我等實是無方。」行者道：「既是無方，我且奉別。」九老又留他飲瓊漿，食碧藕。行者定不肯坐，止立飲了他一杯漿，吃了一塊藕，急急離了瀛洲，徑轉東洋大海。早望見落伽山不遠，遂落下雲頭，直到普陀巖上，見觀音菩薩在紫竹林中與諸天、大神、木叉、龍女，講經說法。有詩爲證，詩曰：

海主城高瑞氣濃，更觀奇異事無窮。

須知隱約千般外，盡出希微一品中。

四聖授時成正果，六凡聽後脫樊籠。

少林別有真滋味，花果馨香滿樹紅「海主城高瑞氣濃」詩：此詩出自宋僧惟白《文殊指南圖贊》中對善財童子第十四參海住城讚語。原詩「海主」作「海住」，「一品」作「一器」。一器，語本善財童子在此城參見具足優婆夷（佛教稱敬信三寶、受持五戒的女居士爲優婆夷），「安一小器，湧無量寶，萬方來者悉得滿足」。本書竄改爲觀音菩薩的讚語，是爲了滿足情節的需要。「聽後」作「食後」。希微，指空寂玄妙的境界。四聖，佛教術語，稱聲聞（聞佛之言教而得道者）、緣覺（不因佛教自悟得道）、菩薩、佛爲四聖。六凡，即六道，天、人、阿修羅、畜生、地獄、餓鬼爲六道衆生。四聖、六凡，合稱十界，前六界是凡夫之迷界，後四界是聖者之悟界。少林，禪宗祖庭少林寺，引申指禪宗。。

那菩薩早已看見行者來到，即命守山大神去迎。那大神出林來，叫聲：「孫悟空，那裏去？」行者抬頭喝道：「你這個熊羆！我是你叫的悟空？李旁：好點綴。當初不是老孫饒了你，你已此做了黑風山的屍鬼矣。今日跟了菩薩，受了善果，居此仙山，常聽法教，你叫不得我一聲『老爺』？」那黑熊真個得了正果，在菩薩處鎮守普陀，稱爲大神，是也虧了行者。他只得陪笑道：「大聖，古人云，『君子不念舊惡』，只管題他怎的！菩薩着我來迎你哩。」證夾：此一段極沒要緊，然渲染生姿，又似必不可少，正如畫家點苔襯草之法。這行者就端肅尊誠，與大神到了紫竹林裏，參拜菩薩。

菩薩道：「悟空，唐僧行到何處也？」行者道：「行到西牛賀洲萬壽山了。」菩薩道：「那萬壽山有座五莊觀，鎮元大仙你曾會他麼？」行者頓首道：「因是在五莊觀，弟子不識鎮元大仙，毀傷了他的人蔘果樹，衝撞了他，他就困滯了我師父，不得前進。」那菩薩情知，怪道：「你這潑猴，不知好歹！他那人蔘果樹，乃天開地闢的靈根。鎮元子乃地仙之祖，我也讓他三分，你怎麼就打傷他樹！」行者再拜道：「弟子實是不知。那一日，他不在家，只有兩個仙童，候待我等。是豬悟能曉得他有果子，要一個嘗新，弟子委偷了他三個，兄弟們分吃了。那童子知覺，罵我等無已。是弟子發怒，遂將他樹推倒。他次日回來趕上，將我等一袖子籠去，繩綁鞭抽，拷打了一日。我等當夜走脫，又被他趕上，依然籠了。三番兩次，其實難逃，已允了與他醫樹。卻纔自海上求方，遍遊三島，衆神仙都沒有本事。弟子因此志心朝禮，特拜告菩薩，伏望慈憫，俯賜一方，以救唐僧早早西去。」菩薩道：「你怎麼不早來見我，卻往島上去尋找？」

行者聞得此言，心中暗喜道：「造化了，造化了，菩薩一定有方也！」行者又上前懇求，菩薩道：「我這淨瓶底的甘露水，善治得仙樹靈苗。」行者道：「可曾經驗過麼經驗：效驗，驗證。？」菩薩道：「經驗過的。」行者問：「有何經驗？」菩薩道：「當年太上老君曾與我賭勝。他把我的楊柳枝拔了去，放在煉丹爐裏，炙得焦乾，送來還我。是我拿了插在瓶中，一晝夜，復得青枝綠葉，與舊相同。」行者笑道：「真造化了！真造化了！烘焦了的尚能醫活，況此推倒的，有何難哉！」菩薩吩咐大衆：「看守林中，我去去來。」遂手託淨瓶，白鸚哥前邊巧囀囀：婉轉地歌唱。，孫大聖隨後相從。有詩爲證。詩曰：

玉毫金象世難論，正是慈悲救苦尊。

過去劫逢無垢佛，至今成得有爲身。

幾生慾海澄清浪，一片心田絕點塵。

甘露久經真妙法，管教寶樹永長春「玉毫金象世難論」詩：此詩襲自宋僧惟白《文殊指南圖贊》中對善財童子第二十參安住城中不動優婆夷的讚語。原詩爲：「夷夷相好世難倫，正是當年個女人。過去劫逢無垢佛，至今成得有爲身。幾生慾海澄清浪，一片心田絕點塵。求法既雲未休歇，朱顏應不惜青春。」《華嚴經》載：不動優婆夷於過去世離垢劫中爲電光國王之女，遇修臂佛教化，成就菩薩無壞法門，故稱「過去劫逢無垢佛」云云。此詩本是敘述不動優婆夷身世的讚語，被作者改竄而爲觀世音菩薩的讚語。。

卻說那觀裏大仙與三老正然清話清話：高雅不俗的言談，這裏指閒談。，忽見孫大聖按落雲頭，叫道：「菩薩來了，快接快接！」慌得那福壽星與鎮元子共三藏師徒，一齊迎出寶殿。菩薩才住了祥雲，先與鎮元子陪了話，後與三星作禮。禮畢上坐，那階前，行者引唐僧、八戒、沙僧都拜了。那觀中諸仙也來拜見。行者道：「大仙不必遲疑，趁早兒陳設香案，請菩薩替你治那甚麼果樹去。」大仙躬身謝菩薩道：「小可的勾當，怎麼敢勞菩薩下降？」菩薩道：「唐僧乃我之弟子，孫悟空衝撞了先生，理當陪償寶樹。」三老道：「既如此，不須謙講了。請菩薩都到園中去看看。」

那大仙即命設具香案，打掃後園，請菩薩先行，三老隨後。三藏師徒與本觀衆仙都到園內觀看時，那棵樹倒在地下，土開根現，葉落枝枯。菩薩叫：「悟空，伸手來。」那行者將左手伸開。菩薩將楊柳枝，蘸出瓶中甘露，把行者手心裏畫了一道起死回生的符字，教他放在樹根之下，但看水出爲度。那行者捏着拳頭，往那樹根底下揣着揣着：端着，放着。，須臾有清泉一汪。菩薩道：「那個水不許犯五行之器，須用玉瓢舀出，扶起樹來，從頭澆下，自然根皮相合，葉長芽生，枝青果出。」證夾：如此纔是醫樹，不減文摯之治太子。行者道：「小道士們，快取玉瓢來。」鎮元子道：「貧道荒山，沒有玉瓢，只有玉茶盞、玉酒杯，可用得麼？」菩薩道：「但是玉器，可舀得水的便罷，取將來看。」大仙即命小童子取出有二三十個茶盞，四五十酒盞，卻將那根下清泉舀出。行者、八戒、沙僧，抗起樹來，扶得周正，擁上土，將玉器內甘泉，一甌甌捧與菩薩甌（ōu）：盆盂一類的瓦器，這裏作量詞用。。菩薩將楊柳枝細細灑上，口中又念着經咒。不多時，灑淨那舀出之水，只見那樹果然依舊青綠葉陰森，上有二十三個人蔘果。清風、明月二童子道：「前日不見了果子時，顛倒只數得二十二個，今日回生，怎麼又多了一個？」行者道：「日久見人心。前日老孫只偷了三個，那一個落下地來，土地說這寶遇土而入，八戒只嚷我打了偏手，故走了風信，只纏到如今，才見明白。」菩薩道：「我方纔不用五行之器者，知道此物與五行相畏故耳。」

那大仙十分歡喜，急令取金擊子來，把果子敲下十個，請菩薩與三老復回寶殿，一則謝勞，二來做個「人蔘果會」。證夾：人蔘何處不相逢！衆小仙遂調開桌椅，鋪設丹盤，請菩薩坐了上面正席，三老左席，唐僧右席，鎮元子前席相陪，各食了一個。有詩爲證。詩曰：

萬壽山中古洞天，人蔘一熟九千年。

靈根現出芽枝損，甘露滋生果葉全。

三老喜逢皆舊契舊契：老朋友。，四僧皆遇是前緣。

自今會服人蔘果，盡是長生不老仙。

此時菩薩與三老各吃了一個，唐僧始知是仙家寶貝，也吃了一個，悟空三人亦各喫一個，鎮元子陪了一個，本觀仙衆分吃了一個。證夾：老豬此番可以細嚼矣。行者才謝了菩薩回上普陀巖，送三星徑轉蓬萊島。鎮元子卻又安排蔬酒，與行者結爲兄弟。這纔是不打不成相識，兩家合了一家。證夾：纔是仙佛同源，金丹妙旨。師徒四衆，喜喜歡歡，天晚歇了。那長老纔是：

有緣喫得草還丹，長壽苦捱妖怪難。

畢竟到明日如何作別，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已言諸多旁門，盡是壞卻原本，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故此回叫學者虛心下氣，屈己求人，務須得個退本還元之訣也。

冠首一詩，爲通篇之骨髓，學者不可略過。蓋言修道者，忍耐傲性，不恥下問，訪求真師，期於明道，不得自稱高強，隨心所造，有誤性命。最醒人處，是「自古虛心不是癡」一句。蓋虛心者，實腹之因；實腹者，虛心之效。提綱「孫悟空三島求方」者，虛心也；「觀世音甘泉活樹」者，實腹也。《悟真篇》雲：「虛心實腹意俱深，只爲虛心要識心。不若煉鉛先實腹，且叫守取滿堂金。」言未能實腹之先，必當識心虛火而求悟；既悟之後，尤當苦煉真鉛而不虛。「孫悟空求方」者，虛心求悟也；「觀世音活樹」者，煉鉛而行也。「三島求方」者，悟空而不知煉鉛也；「甘泉活樹」者，實腹而兼能虛心也。要之非虛心而無實腹之方，則煉鉛無計；非煉鉛而行實腹之道，則虛心歸空。悟之行之。內外相通，體用俱備，方是無上一乘至真之妙道。

「大仙用手攙着行者道：『我也知道你的本事，只是你今番越禮欺心，縱有騰挪，脫不得我手。』」蓋禮下於人，必有所得，虛心於已，方受人益。今越禮而不能禮下於人，欺心而不能虛心受益，越禮欺心，成何本事？欲之還元，如畫餅充飢。又云：「我就和你同到西天，見了你那佛祖，也少不得還我人蔘果樹。」靈根爲作佛之根本，不知還靈根，將何而見佛？既欲見佛，豈能捨靈根而他求？亦豈能不活靈根而還元乎？又云：「若醫得樹活，我與你八拜爲交，結爲兄弟。」大聖者，先天之靈根；鎮元者，後天中所藏先天之靈根。靈根還元，先天后天合而爲一，渾然太極。二八一斤，團圓不虧，圓陀陀，光灼灼的也。行者求方，何以限三日，三日者，一陽《震》動，天心復見之候，爲靈根之生門。若不知而錯過，靈非我有，入於死戶，便是推倒他樹，斷了仙種。行者求方者，正求此處培植靈根之方耳。培植靈根之方，即起死回生之方，然此方在於他家，如何得爲我用，是非虛心誠求不可。他家之方爲何方？乃盡心知性立命之方。

「三星」象心之三點，「圍棋」象心之三點而圍一鉤。真心空空洞洞，不着於物，不着於色，故居於「白雲洞」，有「黍米之丹」。求方於三星，盡心而明心也。「東華」爲真性之地，「帝君」爲真性之主，觀於「主人認得無虛錯」，太乙還丹等義可知。求方於東華，儘性而修性也。「九老」者，九九純陽之數，爲命理之極功。童顏鶴鬢，自在酒歌，是夭壽不貳，修身立命之道。求方於九老，至命而修命也。

夫此心、性、命之三物，不落於幻形，不出於聲色，倘誤認肉團之心爲真心，形色之性爲真性，幻化之身爲真身，差之多矣。

執肉團之心而修心，則是白雲洞外，松陰之下，尋三星着棋耍子，雖有黍米之丹，不過救得人心禽獸昆蟲之物，而於靈根兩不相涉。「八戒扯住壽星笑道：『你這肉頭老兒，帽兒也不戴個來，卻像是人家的奴才。』」是明示認肉團之心爲真心，便是以奴作主，自昧其真，故曰無方無方；執形色之性而修性，則是在聲聞之中，風影之內，尋東華荒居喫茶。雖有太乙之丹，只不過治得識性塵緣生靈，而與靈根並不相關。行者呼東方朔爲小賊，說帝君處莫偷的仙桃；東方朔呼行者爲老賊，言師父處沒偷的仙丹。是明示認形色之性爲真性，便是認賊爲子，目失其寶，亦曰：「無方！無方！」執幻化之身而修命，則是在丹崖朱樹之下，尋九老談笑耍耍，雖有自在之樂，只不過留此幻化之身，一飲一食，而於靈根有何實濟？九老道：「你也忒惹禍。」是明示認幻化之身爲真身，是不知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故曰「實是無方。」

噫！認的假心、假性、假身之假方，可得修真心、真性、真身之真方。提綱「悟空」者，悟其假也；「求方」者，求其真也。「孫悟空求方」者，棄假而存真也；「孫悟空三島求方」者，是於假中而辨真，於真中而悟假也。「島」象形山，喻人之色身也。肉團之心，形色之性，幻化之身，俱爲有形之物，故謂「三島」。認此三島則無方，離此三島則有方；有即在無之中，真即在假之內；真真假假，有有無無；觀察到此，「須知絕隱千般外，盡出希微一品中。」「少林別有真滋味，花果馨香滿樹紅。」不着於空，不着於色，非心非佛，以之成正果，脫凡塵，何難之有？

「菩薩道：『你怎麼不早來見我，卻往島上去尋？』」言在假處搜尋，而不知在真處早返世。假處搜尋則無方，真處早返則有方，搜假無方則有心，返真有方則虛心，虛心之不癡，有如是。菩薩說出與老君賭勝，楊柳枝在丹爐裏炙得焦乾，插在瓶中，一晝夜枝葉復舊的公案，真是慈悲教主，普濟羣生也。「老君」者，《乾》剛也；「觀音」者，《巽》柔也。天下事惟至柔者，惟能勝剛，而至剛者不能制柔。插在瓶中，枝葉復舊，是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也。「行者笑道：『真造化。』」言惟此神觀妙用爲真造化，彼三島之方，安得以造化論？詩中「過去劫逢無垢佛，至今成得有爲身。甘露久經真妙法，管叫寶樹永長春」等義，最爲醒人。曰：「無垢」、曰：「有爲」，則非一切頑空之事可比；曰：「甘露」、曰：「寶樹」，則非一切執相之徒所知。真空不礙於妙有，觀竅而兼於觀妙，這纔是「希微一品」、「少林滋味」，人蔘果死而復生，即在是矣。

「菩薩把楊柳枝蘸出瓶中甘露，把行者手心裏畫了一道起死回生的符。」是以柔弱爲運用，以清淨爲根本，以持守爲要樞也。「但看水出爲度」者，即老子所云：「上善若水，善利萬物而不爭。」上善則水清，不爭則不泛，清而不泛，乃爲源頭活水。源頭活水，天一所生，爲先天真一之水。那個水雖生於五行之中，而不犯五行之器，一犯五行則爲後天之物，而非先天之真。故必用玉瓢溫柔真空之性舀出，從頭澆下，自始至終，順其所欲，漸次導之，而不容有一毫之傷損也。

「八戒、行者、沙僧扛起樹來，扶得周正，擁上土。」三家相會，五行攢簇，金丹成就，渾然一中大本立矣。「菩薩將楊柳枝灑盡那玉瓢之水」，以有爲成無爲，以無爲施有爲，有爲無爲一以貫之。從此死者可生，枯者可活，真玄之又玄，非大土之神觀妙用，豈能及此？「那樹依舊青枝綠葉，濃郁陰森。果子多了一個。」不特樹之已死者可生，而且果之已失者亦可得，真水之運用，神哉？

妙哉！「大仙把果子敲下十個，作人蔘果會。」總以見靈根得生，收園結果，圓成無虧，而本來之故物，無傷無損。

詩云：「萬壽山中古洞天，人蔘一熟九千年。」言人蔘果藏於萬萬之中，非鍛鍊至於純陽之時，而不能成熟也。「靈根現處枝芽損」，言靈根爲仙佛之祖脈，宜藏而不宜現，一現其根，則先天氣散，枝葉傷損而死矣。「甘露滋生果葉全」，言能以清淨之水，溫養滋生，自微而著，由缺到圓，則生矣。「三老喜逢皆舊契，四僧幸遇是前緣。」言靈根結果，三家相會，四象和合，包含一切，空而不空矣。「自今會服人蔘果，盡是長生不老仙。」言能於五行之中，得此先天一氣，凝結而成丹，自可由是一氣而統御萬物，則生生不息壽同天地矣。

「菩薩三老各喫一個，唐僧知是仙家寶貝，也吃了一個，悟空三人亦各喫一個。鎮元子陪了一個，本觀衆仙分吃了一個。」言金丹人人有分，不得其方，而未可遽食。何則？人稟天地陰陽五行之氣而生，具有先天靈根，處聖不增，處凡不減，而其所以能竊陰陽、奪造化，起死回生者，非天生之大聖，虛心請益，勇猛精進不能也。「衆聖各回仙府，鎮元、行者結爲兄弟。」天人混合，內外如一，還丹成就，大丹可冀，西天大道，可以直前矣。噫！「金蛤蟆玉老鴉，認得真的是作家。」

詩曰：

要活靈根有妙方，不須別處問端詳。

慈悲淨水勤澆灌，攢簇五行即返陽。

# 第二十七回 屍魔三戲唐三藏 聖僧恨逐美猴王

李本總批：誰家沒有個白骨夫人，安得行者一棒打殺？

世上以功爲罪，以德爲仇，比比而是；不但行者一個受屈，三藏一人糊塗已也。可爲三嘆！

憺漪子曰：美色之於人甚矣哉！前者既有四聖之試，而至此復有屍魔之戲。四聖之試，擾以聖而化凡；屍魔之戲，則以魔而害道矣。卒之一戲，再戲，必至於放逐心猿而後已。事雖出於三藏，而禍實由於八戒；三藏但怪其行兇作惡，而八戒實痛其月貌花容也。

究竟此一月貌花容者，肉眼視之則月貌花容，而道眼觀之則骷髏白骨。人苟知其爲骷髏白骨，亦何苦甘爲所迷？而無如呆子之流，但見月貌花容，而不見骷髏白骨也。迷人敗本，豈止一朝一夕！嘗讀紫賢真人《丹髓歌》雲：「嬌如西子離金閣，美似楊妃下玉樓。日月與君花下醉，更嫌何處不風流。」吾之所謂月貌花容者如此，亦何愛乎骷髏白骨也哉！

方纔月貌花容，頃刻骷髏白骨。世間呆男子鑑此，固宜通身汗下，知骷髏白骨之不可着迷；世間美婦人鑑此，亦宜急早回頭，知月貌花容之不可常保。丘仙真無限慈悲！

又曰：八戒之銜行者，固因白骨夫人，然其根芽，實由真真、愛愛、憐憐而起。美色之中人，其變一至於此！不然，試觀其未遇三美之前，黃風嶺上，流沙河邊，是何等同心戮力，乃至此竟似兩截人乎？

行者之逐，至再至三，可見吾心之放，亦非俄頃之失，必由漸積而成。昔廣陵有一亡賴子，以逋人財物致訟，官詰責之曰：「爾良心安在？」其人誤聽以爲財物也，惶遽應曰：「花費無存矣。」人相傳以爲笑柄。抑知良心非漸次花費，亦安能一朝喪盡！奉勸世人有良心者，其慎無花費也哉。

卻說三藏師徒，次日天明，收拾前進。那鎮元子與行者結爲兄弟，兩人情投意合，決不肯放，又安排管待，一連住了五六日。那長老自服了草還丹，真似脫胎換骨，神爽體健。證夾：唐僧長生從此始，然西方妖魔想喫唐僧，亦從此始。真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豈不信哉？他取經心重，那裏肯淹留，無已，遂行。

師徒別了上路，早見一座高山。三藏道：「徒弟，前面有山險峻，恐馬不能前，大家須仔細仔細。」行者道：「師父放心，我等自然理會。」好猴王，他在那馬前，橫擔着棒，剖開山路，上了高崖，看不盡：

峯巖重疊，澗壑灣環。虎狼成陣走，麂鹿作羣行。無數獐鑽簇簇，滿山狐兔聚叢叢。千尺大蟒，萬丈長蛇。大蟒噴愁霧，長蛇吐怪風。道傍荊棘牽漫，嶺上松柟秀麗。薜蘿滿目，芳草連天。影落滄溟北，雲開斗柄南「影落滄溟北」二句：山的影子投在北方大海的北面；山高插雲，到了北斗七星的斗柄旁邊。這兩句襲自元劉因《恆山樓》詩。滄溟，此指北溟，即傳說中極北之地的海洋。。萬古尋含元氣老，千峯巍列日光寒。

那長老馬上心驚，孫大聖佈施手段，舞着鐵棒，哮吼一聲，唬得那狼蟲顛竄，虎豹奔逃。師徒們入此山，正行到嵯峨之處，三藏道：「悟空，我這一日，肚中飢了，你去那裏化些齋喫？」行者陪笑道：「師父好不聰明。這等半山之中，前不巴村，後不着店，有錢也沒買處，教往那裏尋齋？」三藏心中不快，口裏罵道：「你這猴子！想你在兩界山被如來壓在石匣之內，口能言，足不能行，也虧我救你性命，摩頂受戒，做了我的徒弟。怎麼不肯努力，常懷懶惰之心！」行者道：「弟子亦頗殷勤，何嘗懶惰？」三藏道：「你既殷勤，何不化齋我喫？我肚飢怎行？況此地山嵐瘴氣，怎麼得上雷音？」行者道：「師父休怪，少要言語。我知你尊性高傲，十分違慢了你，便要念那話兒咒。你下馬穩坐，等我尋那裏有人家處化齋去。」行者將身一縱，跳上雲端裏，手搭涼篷，睜眼觀看。可憐西方路甚是寂寞，更無莊堡人家，正是多逢樹木少見人煙去處。看多時，只見正南上有一座高山，那個山向陽處，有一片鮮紅的點子。行者按雲頭道：「師父，有喫的了。」那長老問甚東西，行者道：「這裏沒人家化飯，那南山有一片紅的，想必是熟透了的山桃，我去摘幾個來你充飢。」三藏喜道：「出家人若有桃子喫，就爲上分了，快去！」行者取了鉢盂，縱起祥光，你看他筋斗幌幌，冷氣颼颼，須臾間，奔南山摘桃不題。

卻說常言有云：山高必有怪，嶺峻卻生精。果然這山上有個妖精有個妖精：原作「有兩個妖精」，刪「兩」字。，孫大聖去時，驚動那怪。他在雲端裏，踏着陰風，看見長老坐在地下，他就不勝歡喜道：「造化！造化！幾年家人都講東土的唐和尚取大乘，他本是金蟬子化身，十世修行的原體。有人喫他一塊肉，長壽長生。真個今日到了。」證夾：西方魔怪要喫唐僧肉延壽長生者，自此妖始。粉骷髏真可畏哉！那妖精上前就要拿他，只見長老左右手下有兩員大將護持，不敢攏身。他說兩員大將是誰？說是八戒、沙僧。八戒、沙僧雖沒甚麼大本事，然八戒是天蓬元帥，沙僧是捲簾大將，他的威氣尚不曾泄，故不敢攏身。妖精說：「等我且戲他戲，看怎麼說。」

好妖精，停下陰風，在那山凹裏，搖身一變，變做個月貌花容的女兒，說不盡那眉清目秀，齒白脣紅，左手提着一個青砂罐兒，右手提着一個綠磁瓶兒，從西向東，徑奔唐僧：

聖僧歇馬在山岩，忽見裙釵女近前。

翠袖輕搖籠玉筍玉筍：形容美女的手。唐·韓偓詩《詠手》：「腕白膚紅玉筍芽，調琴抽線露尖斜。」，湘裙斜拽顯金蓮湘裙：湘地絲織品製成的女裙，是上好的服飾。一作「緗裙」，即淺黃色的裙子。金蓮：《南史·東昏侯紀》載，南北朝時南朝齊東昏侯寵愛美人潘妃，他聽說佛教有佛祖步步生蓮花的傳說，就用黃金做成蓮花貼在地上，讓潘妃在上面走。後以「金蓮」稱女子的小腳。。

汗流粉面花含露，塵拂蛾眉柳帶煙蛾眉柳帶煙：蛾眉形容女子眉彎彎的又細又長，像蛾子的觸鬚。《詩經·衛風·碩人》：「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柳帶煙也形容眉，即眉像籠煙的柳葉。。

仔細定睛觀看處，看看行至到身邊。

三藏見了，叫：「八戒，沙僧，悟空才說這裏曠野無人，你看那裏不走出一個人來了？」八戒道：「師父，你與沙僧坐着，等老豬去看看來。」那呆子放下釘鈀，整整直裰，擺擺搖搖，充作個斯文氣象，一直的覿面相迎。真個是遠看未實，近看分明，那女子生得：

冰肌藏玉骨冰肌玉骨：冰肌玉骨形容人的肌膚與骨骼。典故出自《莊子·逍遙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如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霞，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又，蘇軾《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衫領露酥胸。

柳眉積翠黛，杏眼閃銀星。

月樣容儀俏，天然性格清。

體似燕藏柳，聲如鶯囀林。

半放海棠籠曉日，纔開芍藥弄春晴。

李旁：妙。證夾：香奩麗句。

那八戒見他生得俊俏，呆子就動了凡心，證夾：不知比真真、愛愛、憐憐何如？忍不住胡言亂語，叫道：「女菩薩，往那裏去？手裏提着是甚麼東西？」分明是個妖怪，他卻不能認得。那女子連聲答應道：「長老，我這青罐裏是香米飯，綠瓶裏是炒麪筋，特來此處無他故，因還誓願要齋僧。」八戒聞言，滿心歡喜，急抽身，就跑了個豬顛風，報與三藏道：「師父，『吉人自有天報』，師父餓了，教師兄去化齋，那猴子不知那裏摘桃兒耍子去了。桃子喫多了，也有些嘈人嘈：消化不良，腸胃不舒服。，又有些下墜。你看那不是個齋僧的來了？」唐僧不信道：「你這個夯貨胡纏！我們走了這向，好人也不曾遇着一個，證夾：好人之難遇如此，可嘆可嘆。齋僧的從何而來！」八戒道：「師父，這不到了？」

三藏一見，連忙跳起身來，合掌當胸道：「女菩薩，你府上在何處住？是甚人家？有甚願心，來此齋僧？」分明是個妖精，那長老也不認得。那妖精見唐僧問他來歷，他立地就起個虛情，花言巧語來賺哄道：「師父，此山叫做蛇回獸怕的白虎嶺，證夾：白虎即粉骷髏也。此嶺正以此妖得名。正西下面是我家。我父母在堂，看經好善，廣齋方上遠近僧人方上僧人：方上即方外，指出家人。，只因無子，求神作福，生了奴奴，欲扳門第扳門第：攀附大戶。扳，攀附。，配嫁他人，又恐老來無倚，只得將奴招了一個女婿，養老送終。」三藏聞言道：「女菩薩，你語言差了。聖經雲『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出自《論語·里仁》，意思是父母如果還健在，就不要長期出門在外；一定要出門，要把去的地方告訴父母。。李旁：老和尚管閒事。你既有父母在堂，又與你招了女婿，有願心，教你男子還，便也罷，怎麼自家在山行走？又沒個侍兒隨從。這個是不遵婦道了。」那女子笑吟吟，忙陪俏語道：「師父，我丈夫在山北凹裏，帶幾個客子鋤田客子：傭工。。這是奴奴煮的午飯，送與那些人喫的。只爲五黃六月五黃六月：泛指農曆五六月間天氣比較炎熱的時候。，無人使喚，父母又年老，所以親身來送。忽遇三位遠來，卻思父母好善，故將此飯齋僧，如不棄嫌，願表芹獻芹獻：《列子·楊朱》載，有一個人吃了蒼耳、水芹等野菜，覺得很香，就向人推薦。別人一嘗，又苦又澀，就責怪了他。後來就以「芹獻」自謙所獻菲薄，不足當意。。」三藏道：「善哉！善哉！我有徒弟摘果子去了，就來，我不敢喫。假如我和尚吃了你飯，你丈夫曉得，罵你，卻不罪坐貧僧也？」那女子見唐僧不肯喫，卻又滿面春生道：「師父呵，我父母齋僧，還是小可；我丈夫更是個善人，一生好的是修橋補路，愛老憐貧。但聽見說這飯送與師父吃了，他與我夫妻情上，比尋常更是不同。」三藏也只是不喫，旁邊子惱壞了八戒。那呆子努着嘴，口裏埋怨道：「天下和尚也無數，不曾像我這個老和尚罷軟罷（pí）軟：沒有主見。！現成的飯三分兒倒不喫，只等那猴子來，做四分才喫！」他不容分說，一嘴把個罐子拱倒，就要動口。

只見那行者自南山頂上，摘了幾個桃子，託着鉢盂，一筋斗，點將回來，睜火眼金睛觀看，認得那女子是個妖精，放下鉢盂，掣鐵棒，當頭就打。唬得個長老用手扯住道：「悟空！你走將來打誰？」行者道：「師父，你面前這個女子，莫當做個好人。他是個妖精，要來騙你哩。」三藏道：「你這猴頭，當時倒也有些眼力，今日如何亂道！這女菩薩有此善心，將這飯要齋我等，你怎麼說他是個妖精？」行者笑道：「師父，你那裏認得！老孫在水簾洞裏做妖魔時，若想人肉喫，便是這等：或變金銀，或變莊臺，或變醉人，或變女色。有那等癡心的，愛上我，我就迷他到洞裏，儘意隨心，或蒸或煮受用；吃不了，還要曬乾了防天陰哩！師父，我若來遲，你定入他套子，遭他毒手！」那唐僧那裏肯信，只說是個好人。行者道：「師父，我知道你了，你見他那等容貌，必然動凡心。若果有此意，叫八戒伐幾棵樹來，沙僧尋些草來，我做木匠，就在這裏搭個窩鋪，你與他圓房成事，我們大家散了，卻不是件事業？何必又跋涉，取甚經去！」那長老原是個軟善的人，那裏喫得他這句言語，唬得個光頭徹耳通紅。

三藏正在此羞慚，行者又發起性來，掣鐵棒，望妖精劈臉一下。那怪物有些手段，使個解屍法，見行者棍子來時，他卻抖擻精神，預先走了，把一個假屍首打死在地下。唬得個長老戰戰兢兢，口中作念道：「這猴着然無禮！屢勸不從，無故傷人性命！」行者道：「師父莫怪，你且來看看這罐子裏是甚東西。」沙僧攙着長老，近前看時，那裏是甚香米飯，卻是一罐子拖尾巴的長蛆；也不是麪筋，卻是幾個青蛙、癩蝦蟆，滿地亂跳。長老纔有三分兒信了，怎禁豬八戒氣不忿，在傍漏八分兒唆嘴道漏八分：一種隱語，又叫「露八分」，即不把要說的話直接說出來，而是用一種曲折但和原義有關聯的方式來表達，這裏指說怪話。唆嘴：搬弄口舌。：「師父，說起這個女子，他是此間農婦，因爲送飯下田，路遇我等，卻怎麼栽他是個妖怪？哥哥的棍重，走將來試手打他一下，不期就打殺了；怕你念甚麼《緊箍兒咒》，故意的使個脹眼法兒脹眼法：即「障眼法」。遮蔽別人視線使看不清真相的手法。，變做這等樣東西，演幌你眼，使不念咒哩。」

三藏自此一言，就是晦氣到了晦氣：倒黴。原作「悔氣」。「悔」通「晦」，今改爲常用字，後不出注。，果然信那呆子攛唆攛唆：慫恿，挑唆。，手中捻訣，口裏唸咒，行者就叫：「頭疼！頭疼！莫念！莫念！有話便說。」唐僧道：「有甚話說！出家人時時常要方便，念念不離善心，掃地恐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燈。你怎麼步步行兇，打死這個無故平人，取將經來何用？你回去罷！」行者道：「師父，你教我回那裏去？」唐僧道：「我不要你做徒弟。」行者道：「你不要我做徒弟，只怕你西天路去不成。」唐僧道：「我命在天，該那個妖精蒸了喫，就是煮了，也算不過。終不然，你救得我的大限？你快回去！」行者道：「師父，我回去便也罷了，只是不曾報得你的恩哩。」唐僧道：「我與你有甚恩？」那大聖聞言，連忙跪下叩頭道：「老孫因大鬧天宮，致下了傷身之難，被我佛壓在兩界山；幸觀音菩薩與我受了戒行，幸師父救脫吾身；若不與你同上西天，顯得我知恩不報非君子，萬古千秋作罵名。」證夾：侃侃正論，說來又何其悽婉！原來這唐僧是個慈憫的聖僧，他見行者哀告，卻也回心轉意道：「既如此說，且饒你這一次，再休無禮。如若仍前作惡，這咒語顛倒就唸二十遍！」行者道：「三十遍也由你，只是我不打人了。」卻纔伏侍唐僧上馬，又將摘來桃子奉上。唐僧在馬上也吃了幾個，權且充飢。

卻說那妖精，脫命升空。原來行者那一棒不曾打殺妖精，妖精出神去了。他在那雲端裏，咬牙切齒，暗恨行者道：「幾年只聞得講他手段，今日果然話不虛傳。那唐僧已此不認得我，將要喫飯。若低頭聞一聞兒，我就一把撈住，卻不是我的人了？不期被他走來，弄破我這勾當，又幾乎被他打了一棒。若饒了這個和尚，誠然是勞而無功也，我還下去戲他一戲。」

好妖精，按落陰雲，在那前山坡下，搖身一變，變作個老婦人，年滿八旬，手拄着一根彎頭竹杖，一步一聲的哭着走來。八戒見了，大驚道：「師父！不好了！那媽媽兒來尋人了！」唐僧道：「尋甚人？」八戒道：「師兄打殺的，定是他女兒。這個定是他娘尋將來了。」行者道：「兄弟莫要胡說！那女子十八歲，這老婦有八十歲，怎麼六十多歲還生產？斷乎是個假的，等老孫去看來。」好行者，拽開步，走近前觀看，那怪物：

假變一婆婆，兩鬢如冰雪。

走路慢騰騰，行步虛怯怯。

弱體瘦伶仃，臉如枯菜葉。

顴骨望上翹，嘴脣往下別。

老年不比少年時，滿臉都是荷包摺。

行者認得他是妖精，更不理論，舉棒照頭便打。那怪見棍子起時，依然抖擻，又出化了元神，脫真兒去了；把個假屍首又打死在山路之下。唐僧一見，驚下馬來，睡在路傍，更無二話，只是把《緊箍兒咒》顛倒足足唸了二十遍。可憐把個行者頭，勒得似個亞腰兒葫蘆亞腰：中間細兩頭粗的樣子。，十分疼痛難忍，滾將來哀告道：「師父莫唸了，有甚話說了罷！」唐僧道：「有話說？出家人耳聽善言，不墮地獄。我這般勸化你，你怎麼只是行兇？把平人打死一個，又打死一個，此是何說？」行者道：「他是妖精。」唐僧道：「這個猴子胡說！就有這許多妖怪？你是個無心向善之輩，有意作惡之人，你去罷！」行者道：「師父又教我去，回去便也回去了，只是一件不相應。」唐僧道：「你有甚麼不相應處？」八戒道：「師父，他要和你分行李哩。跟着你做了這幾年和尚，不成空着手回去？你把那包袱裏的甚麼舊褊衫、破帽子，分兩件與他罷。」

行者聞言，氣得暴跳道：「我把你這個孽嘴的夯貨！老孫一向秉教沙門，更無一毫嫉妒之意，貪戀之心，怎麼要分甚麼行李？」唐僧道：「你既不嫉妒貪戀，如何不去？」行者道：「實不瞞師說，老孫百十年前，居花果山水簾洞大展英雄之際，收降七十二洞邪魔，手下有四萬七千羣怪，頭戴的是紫金冠，身穿的是赭黃袍，腰繫的是藍田帶藍田帶：藍田玉做的腰帶。藍田縣在陝西省渭河平原南部，產美玉。所以後人也將美玉都比喻作「藍田玉」。，足踏的是步雲履，手執的是如意金箍棒，着實也曾爲人。自從涅槃罪度罪度：佛教指從罪孽中拔脫引渡人。，削髮秉正沙門，跟你做了徒弟，把這個金箍兒勒在我頭上，若回去，卻也難見故鄉人。師父果若不要我，把那個《松箍兒咒》念一念，退下這個箍子，交付與你，套在別人頭上，我就快活相應了，也是跟你一場。莫不成這些人意兒也沒有了？」唐僧大驚道：「悟空，我當時只是菩薩暗受一卷兒《緊箍兒咒》，卻沒有甚麼《松箍兒咒》。」行者道：「若無《松箍兒咒》，你還帶我去走走罷。」長老又沒奈何道：「你且起來，我再饒你這一次，卻不可再行兇了。」行者道：「再不敢了，再不敢了。」又伏侍師父上馬，剖路前行。

卻說那妖精，原來行者第二棍也不曾打殺他。那怪物在半空中，誇獎不盡道：「好個猴王，着然有眼！我那般變了去，他也還認得我。這些和尚，他去得快，若過此山，西下四十里，就不伏我所管了。若是被別處妖魔撈了去，好道就笑破他人口，使碎自家心，我還下去戲他一戲。」好妖怪，按聳陰風，在山坡搖身一變，變成一個老公公，真個是：

白髮如彭祖彭祖：傳說中上古高壽之人，壽至八百歲。，蒼髯賽壽星。

耳中鳴玉磬玉磬：形容年老耳鳴的聲音。，眼裏幌金星。

手拄龍頭拐，身穿鶴氅輕鶴氅：是一種羽裘衣，隱士或道士穿的衣服。《世說新語·企羨》：「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於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曰：『此真神仙中人。』」由於他說「真神仙中人」，所以後來隱士、道士喜歡穿它，瀟灑的人也願意穿。如宋·王禹偁《黃州新建小竹樓記》：「公退之暇，披鶴氅，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

數珠掐在手，口誦南無經。

唐僧在馬上見了，心中歡喜道：「阿彌陀佛！西方真是福地！那公公路也走不上來，逼法的還唸經哩逼法：強撐着。一說是象聲詞。。」八戒道：「師父，你且莫要誇獎，那個是禍的根哩。」唐僧道：「怎麼是禍根？」八戒道：「行者打殺他的女兒，又打殺他的婆子，這個正是他的老兒尋將來了。我們若撞在他的懷裏呵，師父，你便償命，該個死罪；把老豬爲從，問個充軍；沙僧喝令，問個擺站擺站：處徒刑的人被髮配到驛站充驛卒。《大明律》卷十九《刑律·人命》「鬥毆及故殺人」條及其後《條例》規定：凡鬥毆殺人者，殺者斬。同謀者杖一百後流放三千里外服勞役；同參加毆人者，發邊衛充軍。所以這裏豬八戒這樣說。；那行者使個遁法走了，卻不苦了我們三個頂缸？」

行者聽見道：「這個呆根，這等胡說，可不唬了師父？等老孫再去看看。」他把棍藏在身邊，走上前迎着怪物，叫聲：「老官兒，往那裏去？怎麼又走路，又唸經？」那妖精錯認了定盤星定盤星：原指戥子或秤桿上的第一刻度（星狀標誌），秤砣置於此處所稱重量爲零。多用以比喻確定的基準或一定的主意。，把孫大聖也當做個等閒的，遂答道：「長老阿，我老漢祖居此地，一生好善齋僧，看經唸佛。命裏無兒，止生得一個小女，招了個女婿，今早送飯下田，想是遭逢虎口。老妻先來找尋，也不見回去，全然不知下落，老漢特來尋看。果然是傷殘他命，也沒奈何，將他骸骨收拾回去，安葬塋中。」行者笑道：「我是個做𡤫虎的祖宗，你怎麼袖子裏籠了個鬼兒來哄我？你瞞了諸人，瞞不過我，我認得你是個妖精！」那妖精唬得頓口無言。行者掣出棒來，自忖道：「若要不打他，顯得他倒弄個風兒；若要打他，又怕師父念那話兒咒語。」又思量道：「不打殺他，他一時間抄空兒把師父撈去，卻不又費心勞力去救他？還打的是。就一棍子打殺他，師父念起那咒，常言道，『虎毒不喫兒』。憑着我巧言花語，嘴伶舌便，哄他一鬨，好道也罷了。」

好大聖，念動咒語叫當坊土地、本處山神道：「這妖精三番來戲弄我師父，這一番卻要打殺他。你與我在半空中作證，不許走了。」衆神聽令，誰敢不從？都在雲端裏照應。那大聖棍起處，打倒妖魔，才斷絕了靈光。

那唐僧在馬上，又唬得戰戰兢兢，口不能言。八戒在傍邊又笑道：「好行者，風發了！只行了半日路，倒打死三個人！」唐僧正要念咒，行者急到馬前，叫道：「師父，莫念！莫念！你且來看看他的模樣。」卻是一堆粉骷髏在那裏。證夾：怕人怕人。唐僧大驚道：「悟空，這個人才死了，怎麼就化作一堆骷髏？」行者道：「他是個潛靈作怪的殭屍，在此迷人敗本敗本：敗亂人的本性。；證夾：迷人正爲敗本，四字連說自妙。被我打殺，他就現了本相。他那脊樑上有一行字，叫做『白骨夫人』。」證夾：此字卻是何人所書？唐僧聞說，倒也信了，怎禁那八戒傍邊唆嘴道：「師父，他的手重棍兇，把人打死，只怕你念那話兒，故意變化這個模樣，掩你的眼目哩！」唐僧果然耳軟，又信了他，隨復念起。行者禁不得疼痛，跪於路傍，只叫：「莫念！莫念！有話快說了罷！」唐僧道：「猴頭，還有甚說話！出家人行善，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如春園之草」以下數句：這是《明心寶鑑·繼善篇》託名東嶽聖帝的話。。李旁：至言。你在這荒郊野外，一連打死三人，還是無人檢舉，沒有對頭；倘到城市之中，人煙湊集之處湊集：密集，集中。，你拿了那哭喪棒，一時不知好歹，亂打起人來，撞出大禍，教我怎的脫身？你回去罷！」行者道：「師父錯怪了我也。這廝分明是個妖魔，他實有心害你。我倒打死他，替你除了害，你卻不認得，返信了那呆子讒言冷語，屢次逐我。常言道，事不過三。我若不去，真是個下流無恥之徒。我去！我去！去便去了，只是你手下無人。」唐僧發怒道：「這潑猴越發無禮！看起來，只你是人，那悟能、悟淨就不是人？」那大聖一聞得說他兩個是人，止不住傷情悽慘，對唐僧道聲：「苦阿！你那時節，出了長安，有劉伯欽送你上路；到兩界山，救我出來，投拜你爲師，我曾穿古洞，入深林，擒魔捉怪，收八戒，得沙僧，吃盡千辛萬苦。今日昧着惺惺使糊塗昧着惺惺使胡塗：又作「揣着惺惺使糊塗」。指內心明白，表面裝糊塗。惺惺，清醒。，只教我回去：這纔是『鳥盡弓藏，狗烹兔死鳥盡弓藏，狗烹兔死：《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記載越王勾踐滅吳國之後，立下大功的謀臣范蠡卻遠走高飛，並寫信給另一位謀臣文種，信中說：「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意思是鳥打光了，弓箭就要藏起來了；野兔獵盡了，獵狗就要被煮來吃了。比喻事情成功後，出過力的人會被拋棄。後來文種果然因受勾踐猜忌而被賜死。！』罷！罷！罷！但只是多了那《緊箍兒咒》。」唐僧道：「我再不念了。」行者道：「這個難說。若到那毒魔苦難處不得脫身，八戒、沙僧救不得你，那時節，想起我來，忍不住又唸誦起來，就是十萬里路，我的頭也是疼的；假如再來見你，不如不作此意。」

唐僧見他言言語語，越添惱怒，滾鞍下馬來，叫沙僧包袱內取出紙筆，即於澗下取水，石上磨墨，寫了一紙貶書，證夾：創見。遞與行者道：「猴頭，執此爲照，再不要你做徒弟了。如再與你相見，我就墮了阿鼻地獄阿鼻地獄：是佛教八大地獄之一，是最底層的地獄。阿鼻是梵語音譯，意思是無間斷即痛苦不斷。！」行者連忙接了貶書道：「師父，不消發誓，老孫去罷。」他將書摺了，留在袖中，卻又軟款唐僧道軟款：殷勤，溫柔。這裏指擺出溫柔的態度。：「師父，我也是跟你一場，又蒙菩薩指教，今日半途而廢，不曾成得功果。你請坐，受我一拜，我也去得放心。」證夾：令人悽然墮淚。唐僧轉回身不採，口裏唧唧噥噥的道：「我是個好和尚，不受你歹人的禮！」大聖見他不採，又使個身外法，把腦後毫毛拔了三根，吹口仙氣，叫：「變！」即變了三個行者，連本身四個，四面圍住師父下拜。證夾：即此，三藏亦該回心。那長老左右躲不脫，好道也受了一拜。

大聖跳起來，把身一抖，收上毫毛，卻又分付沙僧道：「賢弟，你是個好人，卻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詀言詀語詀（diān）言詀語：花言巧語，胡說八道。，途中更要仔細。倘一時有妖精拿住師父，你就說老孫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聞我的手段，不敢傷我師父。」唐僧道：「我是個好和尚，不題你這歹人的名字，你回去罷。」那大聖見長老三番兩覆，不肯轉意回心，沒奈何纔去。你看他：

噙淚叩頭辭長老，含悲留意囑沙僧。

一頭拭迸坡前草，兩腳登翻地上藤。

上天下地如輪轉，跨海飛山第一能。

頃刻之間不見影，霎時疾返舊途程。

你看他忍氣別了師父，縱筋斗雲，徑回花果山水簾洞去了。獨自個悽悽慘慘，忽聞得水聲聒耳。大聖在那半空裏看時，原來是東洋大海潮發的聲響。一見了，又想起唐僧，止不住腮邊淚墜，停雲住步，良久方去。畢竟不知此去反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三回批破諸多旁門，指明還丹妙旨矣。然丹還以後，急須空幻身而保法身，以期超脫，方爲了當。否則，隨其假象，不能明心見性，是非莫辨，其不至於半途而廢、自暴自棄者幾希。故此回至三十一回，俱演幻身陷真之害，使學者棄假以救真耳。

試明此回之旨，篇首長老自服了草還丹，真是脫胎換骨，神爽體健，正當放下身心，努力前進，直造如來地步之時，奈何正行到嗟峨之處，而以肚中飢餓爲念，使行者化齋喫。此便是以飢渴之害爲心害，不肯放下身心，自起妖魔之端，故行者陪笑道：「師父好不聰明。」言以飢渴之小端，起貪癡之妄念，其不聰明孰過於此，真乃耳提面命之忠言。乃三藏不以爲忠，而反不快，自恃兩界山救命之恩，罵其懶惰何哉？夫修真大道，務期無心，今以化齋爲事，而不以大道爲尊，雖金丹入口，猶是「兩界山」未會收悟空的局面，未免得而復失，豈能保其無虞乎？此行者化齋而去，妖精乘間而來矣。

唐僧之肚飢而思齋，不過爲此幻身耳．殊不知此身乃一堆臭骨，系天地之委物，一旦數盡命終，彼誰而我誰？彼與我絕不相關者。試觀屍魔一戲而美貌花容，再戲而滿面荷褶，三戲而老者白骨，少者老而老者死，可畏可怕。學者若不先將屍魔勘破，在在屍魔，處處屍魔，一步一足，一舉一動，無往而非屍魔，必將認假爲真，以真作假，邪佞當權，正士退位，吾不知將何底止矣。三藏以食起見，八戒以色動心，皆以食色之性，害卻天命之性者，屍魔爲之也。

「行者一筋斗點將回來，認得這女子是個妖精。故曰：『他是個妖精，要來騙你哩。』」一語提醒天下後世慈悲多矣。「掣鐵棒望妖精劈頭一下。」知之確，而行之果，何其切當！那怪使個解屍法，把一個假屍首打死在地下，」是明示少年美貌屍首之假，而不可認以爲真也。「妖精又變化個老婦人，行者亦認得是假，更不理論，舉棒照頭就打，那怪依然脫化，又把個假屍首撇在路旁之下。」是明示老年伶仃屍首之假，而不可認以爲真也。「妖精又變作一個老公公，行者亦認得是假，送他個絕後計，打倒妖魔，斷絕了靈光，化作一堆粉骷髏。」是明示老少盡假，美醜盡假，老死之後一堆粉骨，而不可認以爲真也。行者道：「她是個潛靈作怪的殭屍，在此迷人敗本，被我打殺，現了本現。她那脊樑上有一行字，叫作『白骨夫人。』」噫！說到此處，一切迷徒，可曉然悟矣。

夫殭屍而迷人敗本，行者認得是白骨，而即打死，蓋不欲其潛靈作怪，迷人敗本也。此等手眼，非大聖義精仁熟之至善，其孰能與於斯？唐僧不知殭屍白骨之假，聽陰柔之讒，而性亂心迷，於打美女而逐行者，於打老婦而逐行者，於打老者而逐行者，不以行者爲行善，而以行者爲行惡，是非不辨，邪正不分，到底誰爲善、誰爲惡？彼行者之打白骨，真是「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彼唐僧之逐行者，真是「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矣。」

行者道：「師父錯怪了我也！這廝分明是個妖精，她有心害你，我替你除了害，你倒信了那呆子讒言冷語，屢次逐我，我若不去，真是個下流無恥之徒，我去！我去！」觀此而金公豈忍須臾離去哉？其所以離去者，爲陰柔進讒，認假昧真，屢被所逐，出於萬不得已耳。「大聖止不住傷情悽慘，對唐僧道聲：『苦啊！』」此仙翁悽慘一切修行人之苦；其苦者，苦其爲屍魔所阻，一昧其真，即歸原地，是性之不明，即命之未了。昧卻惺惺使糊塗，慾望成道，豈可得乎？故行者追憶兩界山故事，爲修道者之鑑戒。

「大聖見三番兩復不肯轉意回心，沒奈何纔去。半空裏又想起唐僧，止不住腮邊淚墜，住步良久方去」等義，總以見金公之去，非出本心，乃唐僧之再三逐去；非唐僧逐去，乃八戒之讒唆逐去；亦非八戒逐去，乃屍魔之戲弄逐去；亦非屍魔逐去，乃唐僧因食色自戲自讒，自逐自去耳。誤認食色，金公一去，五行錯亂，四象不和，大道去矣。提綱曰：「聖僧恨逐美猴王」，言金公爲起死回生之大藥王，逐去行者，即逐去藥王。藥王一去，性亂命搖，前途之難，即不旋踵而至。

噫！一紙貶書，明寫出迷徒謀食不謀道，有傷根本；一張供狀，三根毫毛，暗點破學者對假而認真，再三斟酌。願我同人急速醒悟，視紅顏如白骨，視香米飯如長尾姐，視炒麪筋如癲蛤蟆，庶不爲屍魔所愚，而逐去金公也。

詩曰：

人生大患有其身，爲食爲衣壞本真。

若也陰柔無果斷，霎時認假失元神。

# 第二十八回 花果山羣妖聚義 黑松林三藏逢魔

李本總批：心猿一放，就有許多磨折。可不慎之！真正只有敬字打不破也。

憺漪子曰：道與魔不兩立，出乎道即入乎魔。彼心猿當日之在花果山水簾洞，固居然一魔耳。幸而歸正三藏，身心合而爲一，然後化魔而成道。今一旦被放，將安歸乎？勢不得不仍以花果山水簾洞爲歸矣。既以山洞爲歸，不得不殺獵人，復舊號。既殺獵人，復舊號，則又居然一魔也。由此三藏、行者之身心，判然分而爲二，愈去愈遠，安得而不松林，安得而不塔洞，又安得而不猛虎乎？篇中一雲「聽信狡性，縱放心猿」，再雲「情思紊亂，錯了路頭」，此皆身心相離之故也。吾儒有云：「心常在腔子裏。」念茲在茲，猶懼放逸，而可使之相離乎？

呆子固呆矣，然有行者在前，雖呆不覺；至行者一去，而呆態百出矣。何也？行者猶心也，能、淨猶肝肺也。人身惟心靈而肝肺不靈，心在則肝肺鹹資其呼吸；心一去，而肝肺皆土石矣，況肝又蠢於肺耶？

卻說那大聖雖被唐僧逐趕，然猶思念，感嘆不已，早望見東洋大海，道：「我不走此路者，已五百年矣！」證夾：可感。只見那海水：

煙波蕩蕩，巨浪悠悠。煙波蕩蕩接天河，巨浪悠悠通地脈。潮來洶湧，水浸灣環。潮來洶湧，猶如霹靂吼三春三春：農曆正月稱孟春，二月稱仲春，三月稱季春，合稱三春。；水浸灣環，卻似狂風吹九夏九夏：夏天。明王逵《蠡海集·氣候類》「三春三冬九夏九秋之說」認爲：因「九」爲陽數之最大者，繼續發展將變爲陰；而夏季是一年中陽氣最盛之時，秋季爲一年中陽氣盡而陰氣初始之時，故稱九夏。。乘龍福老福老：這裏指老神仙。，往來必定皺眉行；跨鶴仙童，反覆果然憂慮過。近岸無村社，傍水少漁舟。浪卷千年雪，風生六月秋。野禽憑出沒，沙鳥任沉浮，眼前無釣客，耳畔只聞鷗。海底游魚樂，天邊過雁愁。

那行者將身一縱，跳過了東洋大海，早至花果山。按落雲頭，睜睛觀看，那山上花草俱無，煙霞盡絕；峯巖倒塌，林樹焦枯。你道怎麼這等？只因他鬧了天宮，拿上界去，此山被顯聖二郎神，率領那梅山七弟兄，放火燒壞了。這大聖倍加悽慘，有一篇敗山頹景的古風爲證，古風雲：

回顧仙山兩淚垂，對山悽慘更傷悲。

當時只道山無損，今日方知地有虧。

可恨二郎將我滅，堪嗔小聖把人欺。

行兇掘你先靈墓，無干破爾祖墳基。

滿天霞霧皆消蕩，遍地風雲盡散稀。

東嶺不聞斑虎嘯，西山那見白猿啼。

北溪狐兔無蹤跡，南谷獐豝沒影遺。

青石燒成千塊土，碧沙化作一堆泥。

洞外喬松皆倚倒，崖前翠柏盡稀少。

椿杉槐桂慄檀焦，桃杏李梅梨棗了。

柘絕桑無怎養蠶？柳稀竹少難棲鳥。

峯頭巧石化爲塵，澗底泉幹都是草。

崖前土黑沒芝蘭，路畔泥紅藤薜攀。

往日飛禽飛那處？當時走獸走何山？

豹嫌蟒惡傾頹所，鶴避蛇回敗壞間。

想是日前行惡念，致令時下受艱難。

那大聖正當悲切，只聽得那芳草坡前、曼荊凹裏響一聲，跳出七八個小猴，一擁上前，圍住叩頭，高叫道：「大聖爺爺！今日來家了？」美猴王道：「你們因何不耍不頑，一個個都潛蹤隱跡？我來多時了，不見你們形影，何也？」羣猴聽說，一個個垂淚告道：「自大聖擒拿上界，我們被獵人之苦，着實難捱！怎禁他硬弩強弓，黃鷹劣犬劣犬：性情兇惡的狗。，網扣槍鉤，故此各惜性命，不敢出頭頑耍，只是深潛洞府，遠避窩巢。飢去坡前偷草食，渴來澗下吸清泉。卻纔聽得大聖爺爺聲音，特來接見，伏望扶持。」那大聖聞得此言，愈加悽慘，便問：「你們還有多少在此山上？」羣猴道：「老者小者，只有千把。」大聖道：「我當時共有四萬七千羣妖，如今都往那裏去了？」羣猴道：「自從爺爺去後，這山被二郎菩薩點上火，燒殺了大半。我們蹲在井裏，鑽在澗裏，藏於鐵板橋下，得了性命。及至火滅煙消，出來時，又沒花果養贍，難以存活，別處又去了一半。我們這一半，捱苦的住在山中捱（ái）苦：受苦。捱，忍受。，這兩年，又被些打獵的搶了一半去也。」行者道：「他搶你去何干？」羣猴道：「說起這獵戶可恨！他把我們中箭着槍的，中毒打死的，拿了去剝皮剔骨，醬煮醋蒸，油煎鹽炒，當做下飯食用。或有那遭網的，遇扣的，夾活兒拿去了，教他跳圈做戲，翻筋斗，豎蜻蜓，當街上篩鑼擂鼓，無所不爲的頑耍。」

大聖聞此言，更十分惱怒道：「洞中有甚麼人執事？」羣妖道：「還有馬流二元帥，奔巴二將軍管着哩。」大聖道：「你們去報他知道，說我來了。」那些小妖，撞入門裏報道：「大聖爺爺來家了。」那馬流、奔巴聞報，忙出門叩頭，迎接進洞。大聖坐在中間，羣怪羅拜於前，啓道：「大聖爺爺，近聞得你得了性命，保唐僧往西天取經，如何不走西方，卻回本山？」大聖道：「小的們，你不知道，那唐三藏不識賢愚。我爲他一路上捉怪擒魔，使盡了平生的手段，幾番家打殺妖精，他說我行兇作惡，不要我做徒弟，把我逐趕回來，寫立貶書爲照，永不聽用了。」

衆猴鼓掌大笑道：「造化！造化！做甚麼和尚，且家來，帶攜我們耍子幾年罷！」叫：「快安排椰子酒來，與爺爺接風。」大聖道：「且莫飲酒，我問你那打獵的人，幾時來我山上一度？」馬流道：「大聖，不論甚麼時度，他逐日家在這裏纏擾。」大聖道：「他怎麼今日不來？」馬流道：「看待來耶。」大聖分付：「小的們，都出去把那山上燒酥了的碎石頭與我搬將起來堆着。或二三十個一堆，或五六十個一堆，堆着我有用處。」那些小猴都是一窩風，一個個跳天搠地跳天搠（shuò）地：跳躍不停的樣子。，亂搬了許多堆集。大聖看了，教：「小的們，都往洞內藏躲，讓老孫作法。」

那大聖上了山巔看處，只見那南半邊，鼕鼕鼓響，噹噹鑼鳴，閃上有千餘人馬，都架着鷹犬，持着刀槍。猴王仔細看那些人，來得兇險。好男子，真個驍勇！但見：

狐皮苫肩頂，錦綺裹腰胸。

袋插狼牙箭，胯掛寶雕弓。

人似搜山虎，馬如跳澗龍。

成羣引着犬，滿膀架其鷹。

荊筐抬火炮，帶定海東青海東青：一種兇猛的雕類，產於黑龍江下游及附近海島，常用作獵鷹。。

粘竿百十舚粘竿：頂端塗有膠的竹竿，用來粘鳥。舚（tiān）：原意爲吐舌，亦通「舔」，用舌粘取食物。此處似是以「舚」或「舔」作爲粘竿的計數單位。粘竿又名黐（chī，木膠）竿。明陳大聲《滑稽餘韻·粘竿》：「搓黐悿（tiǎn）竹手便捷，捕雀拿禽心毒切。」悿，亦同「舔」。他本多作「擔」，不妥。捕鳥用粘竿往往長達丈餘，通常扛在肩上，難用擔裝。《檮杌閒評》第四回：「個個手提淬筒，人人肩着粘竿。」，兔叉有千根兔叉：箭名。有鐵兔叉、木兔叉。《大清會典圖·武備五》記：鐵兔叉以楊木爲杆，長二尺九寸，鐵簇長二寸五分，端爲四棱雲葉，中爲圓椎，後周施四鐵齒，長一寸四分，有倒鉤向外，「以射雉兔，易於探取」。。

牛頭攔路網，閻王釦子繩「牛頭攔路網」二句：此二句形容攔路網、釦子繩像牛頭鬼和閻王一樣可怕。牛頭，即牛頭鬼。攔路網，即攔網，今又稱粘鳥網、纏鳥網，網眼細密，張設於鳥類常經過的道路上。釦子繩，應即「釦子」，捕鳥專用繩索。一般用馬尾編成一條長繩，繩上按一定間距系若干小繩圈，鳥鑽入小圈則被縛住。今按捕鳥種類不同又稱「畫眉套」、「竹雞套」等。。

一齊亂吆喝，散撒滿天星。

大聖見那些人布上他的山來，心中大怒。手裏捻訣，口內唸唸有詞，往那巽地上吸了一口氣，嘑的吹將去，便是一陣狂風。好風！但見：

揚塵播土，倒樹摧林。海浪如山聳，渾波萬疊侵。乾坤昏蕩蕩，日月暗沉沉。一陣搖松如虎嘯，忽然入竹似龍吟。萬竅怒號天噫氣萬竅怒號天噫氣：出自《莊子·齊物論》：「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呼。」，飛砂走石亂傷人。

大聖作起這大風，將那碎石，乘風亂飛亂舞，可憐把那些千餘人馬，一個個：

石打烏頭粉碎，沙飛海馬俱傷。

人蔘官桂嶺前忙，血染硃砂地上。

附子難歸故里，檳榔怎得還鄉？

屍骸輕粉臥山場，紅娘子家中盼望「石打烏頭粉碎」數句：石打（石打穿）、烏頭、沙飛（沙飛草）、海馬、人蔘、官桂、硃砂、附子、檳榔、輕粉、紅娘子，都是藥名，取藥名的字面意義或諧音，是作者的一種文字遊戲，如烏頭借指人的頭，海馬借指戰馬，人蔘即人身，附子即父子，紅娘子借指獵人的妻子等。。

李旁：藥名可厭。

詩曰：

人亡馬死怎歸家？野鬼孤魂亂似麻。

可憐抖擻英雄輩，不辨賢愚血染沙。

大聖按落雲頭，鼓掌大笑道：「造化！造化！自從歸順唐僧，做了和尚，他每每勸我話道：千日行善，善猶不足；一日行惡，惡自有餘。真有此話？我跟着他，打殺幾個妖精，他就怪我行兇，今日來家，卻結果了這許多獵戶結果：原作「結裏」，今隨文改爲常用字，後不出注。。」叫：「小的們，出來！」那羣猴，狂風過去，聽得大聖呼喚，一個個跳將出來。大聖道：「你們去南山下，把那打死的獵戶衣服，剝得來家洗淨血跡，穿了遮寒；把死人的屍首，都推在那萬丈深潭裏；把死倒的馬，拖將來，剝了皮，做靴穿，將肉醃着，慢慢的食用；把那些弓箭槍刀，與你們操演武藝；將那雜色旗號，收來我用。」羣猴一個個領諾。

那大聖把旗拆洗，總鬥做一面雜彩花旗鬥：拼合，雜湊。，上寫着「重修花果山復整水簾洞齊天大聖」十四字，證夾：此一番興復自不可少，以示回龍顧祖之法。豎起杆子，將旗掛於洞外，逐日招魔聚獸，積草屯糧，不題「和尚」二字。他的人情又大，手段又高，便去四海龍王，借些甘霖仙水，把山洗青了。前栽榆柳，後種松柟，桃李棗梅，無所不備，逍遙自在，樂業安居不題。

卻說唐僧聽信狡性狡性：猜疑的心性。，縱放心猿，證夾：至此八個字中，便有一隻斑斕猛勇，躍躍欲出矣。攀鞍上馬，八戒前邊開路，沙僧挑着行李西行。過了白虎嶺，忽見一帶林丘，真個是藤攀葛繞，柏翠松青。三藏叫道：「徒弟呀，山路蹊嶇，甚是難走，卻又松林叢簇，樹木森羅，切須仔細，恐有妖邪妖獸。」你看那呆子，抖擻精神，叫沙僧帶着馬，他使釘鈀開路，領唐僧徑入松林之內。正行處，那長老兜住馬道：「八戒，我這一日其實飢了，那裏尋些齋飯我喫？」八戒道：「師父請下馬在此，等老豬去尋。」長老下了馬，沙僧歇了擔，取出鉢盂，遞與八戒。八戒道：「我去也。」長老問：「那裏去？」八戒道：「莫管，我這一去，鑽冰取火尋齋至，壓雪求油化飯來。」

你看他出了松林，往西行徑十餘里，證夾：何不駕雲。更不曾撞着一個人家，真是有狼虎無人煙的去處。那呆子走得辛苦，心內沉吟道：「當年行者在日，老和尚要的就有，今日輪到我的身上，誠所謂當家纔知柴米價，養子方曉父娘恩，公道沒去化處。」他又走得瞌睡上來，思道：「我若就回去，對老和尚說沒處化齋，他也不信我走了這許多路。須是再多幌個時辰，纔好去回話。也罷，也罷，且往這草科裏睡睡。」呆子就把頭拱在草裏睡下，當時也只說朦朧朦朧就起來，豈知走路辛苦的人，丟倒頭，只管齁齁睡起。證夾：妙哉此呆！

且不言八戒在此睡覺，卻說長老在那林間，耳熱眼跳，身心不安，急回叫沙僧道：「悟能去化齋，怎麼這早晚還不回？」沙僧道：「師父，你還不曉得哩，他見這西方上人家齋僧的多，他肚子又大，他管你？只等他喫飽了纔來哩。」三藏道：「正是呀，倘或他在那裏貪着喫齋，我們那裏會他？天色晚了，此間不是個住場，須要尋個下處方好哩。」沙僧道：「不打緊，師父，你且坐在這裏，等我去尋他來。」三藏道：「正是，正是。有齋沒齋罷了，只是尋下處要緊。」沙僧綽了寶杖，徑出松林來找八戒。

長老卻獨坐林中，十分悶倦，只得強打精神，跳將起來，把行李攢在一處，將馬拴在樹上，柬下戴的斗笠柬：不詳，似是方言，意爲摘。，插定了錫杖，整一整緇衣緇衣：黑色的衣服，僧尼常穿的一種服裝。，徐步幽林，權爲散悶。那長老看遍了野草山花，聽不得歸巢鳥噪。原來那林子內都是些草深路小的去處，只因他情思紊亂，卻走錯了。他一來也是要散散悶。二來也是要尋八戒、沙僧。不期他兩個走得是直西路，長老轉了一會，卻走向南邊去了。證夾：毫釐千里，錯誤不小。出得松林，忽抬頭，見那壁廂金光閃爍，彩氣騰騰，仔細看處，原來是一座寶塔，金頂放光。這是那西落的日色，映着那金頂放亮。他道：「我弟子卻沒緣法哩！自離東土，發願逢廟燒香，見佛拜佛，遇塔掃塔。那放光的不是一座黃金寶塔？怎麼就不曾走那條路？塔下必有寺院，院內必有僧家，且等我走走。這行李、白馬，料此處無人行走，卻也無事。那裏若有方便處，待徒弟們來，一同借歇。」噫！長老一時晦氣到了。你看他拽開步，徑至塔邊，但見那：

石崖高萬丈，山大接青霄。根連地厚，峯插天高。兩邊雜樹數千棵，前後藤纏百餘里。花映草梢風有影，水流雲竇月無根雲竇：雲氣出沒的山洞。。倒木橫擔深澗，枯藤結掛光峯。石橋下，流滾滾清泉；臺座上，長明明白粉白粉：不詳，似指菅草，多生於山坡草地，可做炊帚、刷子、繩索等。三國吳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捲上「白華菅兮」：「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皮日休《登初陽樓》：「危樓新制號初陽，白粉青菅射沼光。」。遠觀一似三島天堂三島天堂：三島，海外仙島，注已見前。這裏形容金塔像神仙住的天堂。，近看有如蓬萊勝境。香松紫竹繞山溪，鴉鵲猿猴穿峻嶺。洞門外，有一來一往的走獸成行；樹林裏，有或出或入的飛禽作隊。青青香草秀，豔豔野花開。這所在分明是惡境，那長老怍氣撞將來怍（zuò）氣：不詳，當是「晦氣」之脫壞。。

那長老舉步進前，纔來到塔門之下，只見一個斑竹簾兒，掛在裏面。他破步入門，揭起來，往裏就進，猛抬頭，見那石牀上，側睡着一個妖魔。你道他怎生模樣：

青靛臉，白獠牙，一張大口呀呀。兩邊亂蓬蓬的鬢毛，卻都是些胭脂染色；三四紫巍巍的髭髯，恍疑是那荔支排芽。鸚嘴般的鼻兒拱拱，曙星樣的眼兒巴巴。兩個拳頭，和尚鉢盂模樣；二隻藍腳，懸崖榾柮椏槎榾柮（ɡǔ duò）：樹根，木柴塊。椏槎（yā chá）：也寫做「枒槎」，紛錯歧出的樣子。。斜披着淡黃袍帳，賽過那織錦袈裟。拿的一口刀，精光耀映；眠的一塊石，細潤無瑕。他也曾小妖排蟻陣蟻陣：螞蟻戰鬥時的陣勢，形容陣勢密集。，他也曾老怪坐蜂衙蜂衙：羣蜂早晚聚集，簇擁蜂王，像官吏到上司衙門排班參見。這裏指小妖拜見妖王。，你看他威風凜凜，大家吆喝，叫一聲爺。他也曾月作三人壺酌酒月作三人壺酌酒：唐李白《月下獨酌》：「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此處僅指飲酒。，他也曾風生兩腋盞傾茶風生兩腋盞傾茶：唐盧仝《走筆謝孟諫議新茶》：「七碗喫不得也，惟覺兩腋習習清風生。」此處僅指喝茶。，你看他神通浩浩，霎着下眼遊遍天涯。荒林喧鳥雀，深莽宿龍蛇。仙子種田生白玉仙子種田生白玉：典出《搜神記》：楊伯雍在路邊爲路人供水行善，有人飲水後，「以一斗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之，雲：『玉當生其中。』」數年後，田中生出白玉，楊伯雍即以白璧五雙娶到了當地名門徐氏的女兒。，道人伏火養丹砂道人伏火養丹砂：道士煉丹，調低爐火的溫度稱「伏火」，目的是防止硃砂等氣化揮發而使藥物變成不散失的物質，故稱「養」。。小小洞門，雖到不得那阿毗地獄；楞楞妖怪，卻就是一個牛頭夜叉。

那長老看見他這般模樣，唬得打了一個倒退，遍體酥麻，兩腿痠軟，即忙的抽身便走。剛剛轉了一個身，那妖魔他的靈性着實是強大，撐開着一雙金睛鬼眼，叫聲：「小的們，你看門外是甚麼人！」一個小妖就伸頭望門外打一看，看見是個光頭的長老，連忙跑將進去，報道：「大王，外面是個和尚哩，團頭大面，兩耳垂肩，嫩刮刮的一身肉，細嬌嬌的一張皮：且是好個和尚！」那妖聞言，呵聲笑道：「這叫做個蛇頭上蒼蠅，自來的衣食。你衆小的們，疾忙趕上也，與我拿將來，我這裏重重有賞！」那些小妖，就是一窩蜂，齊齊擁上。三藏見了，雖則是一心忙似箭，兩腳走如飛，終是心驚膽顫，腿軟腳麻，況且是山路崎嶇，林深日暮，步兒那裏移得動？被那些小妖，平抬將去，正是：

龍游淺水遭蝦戲，虎落平洋被犬欺。

縱然好事多磨障，誰像唐僧西向時？

你看那衆小妖，抬得長老，放在那竹簾兒外，歡歡喜喜，報聲道：「大王，拿得和尚進來了。」那老妖，他也偷眼瞧一瞧，只見三藏頭直上，貌堂堂，果然好一個和尚，他便心中想道：「這等好和尚，必是上方人物，不當小可的，若不做個威風，他怎肯服降哩？」陡然間，就狐假虎威，紅須倒豎，血發朝天，眼睛迸裂，大喝一聲道：「帶那和尚進來！」衆妖們，大家響響的答應了一聲：「是！」就把三藏望裏面只是一推。這是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頭！三藏只得雙手合着，與他見個禮，那妖道：「你是那裏和尚？從那裏來？到那裏去？快快說明！」三藏道：「我本是唐朝僧人，奉大唐皇帝敕命，前往西方訪求經偈，經過貴山，特來塔下謁聖。不期驚動威嚴，望乞恕罪。待往西方取得經回東土，永注高名也注：此處意爲記載。。」那妖聞言，呵呵大笑道：「我說是上邦人物，果然是你。正要喫你哩，卻來的甚好！甚好！不然，卻不錯放過了？你該是我口裏的食，自然要撞將來，就放也放不去，就走也走不脫！」叫小妖：「把那和尚拿去綁了！」果然那些小妖一擁上前，把個長老繩纏索綁，縛在那定魂樁上。

老妖持刀又問道：「和尚，你一行有幾人？終不然一人敢上西天？」三藏見他持刀，又老實說道：「大王，我有兩個徒弟，叫做豬八戒、沙和尚，都出松林化齋去了。還有一擔行李，一匹白馬，都在松林裏放着哩。」老妖道：「又造化了。兩個徒弟，連你三個，連馬四個，勾喫一頓了。」小妖道：「我們去捉他來。」老妖道：「不要出去，把前門關了。他兩個化齋來，一定尋師父喫，尋不着，一定尋着我門上。常言道，上門的買賣好做，且等慢慢的捉他。」衆小妖把前門閉了。

且不言三藏逢災。卻說那沙僧出林找八戒，真有十餘里遠近，不曾見個莊村。證夾：沙僧何又不駕雲？他卻站在高埠上正然觀看，只聽得草中有人言語，急使杖撥開深草看時，原來是呆子在裏面說夢話哩。證夾：妙哉此呆。被沙僧揪着耳朵，方叫醒了，道：「好呆子呵！師父教你化齋，許你在此睡覺的？」那呆子冒冒失失的醒來道：「兄弟，有甚時候了？」沙僧道：「快起來！師父說有齋沒齋也罷，教你我那裏尋下住去哩。」呆子懵懵懂懂的，託着鉢盂，拑着釘鈀，與沙僧徑直回來，到林中看時，不見了師父。沙僧埋怨道：「都是你這呆子化齋不來，必有妖精拿師父也。」八戒笑道：「兄弟，莫要胡說。那林子裏是個清雅的去處，決然沒有妖精。想是老和尚坐不住，往那裏觀風去了觀風：觀賞風光。。我們尋他去來。」二人只得牽馬挑擔，收拾了斗篷錫杖，出松林尋找師父。

這一回，也是唐僧不該死。他兩個尋一會不見，忽見那正南下有金光閃灼，八戒道：「兄弟呵，有福的只是有福。你看師父往他家去了，那放光的是座寶塔，誰敢怠慢？一定要安排齋飯，留他在那裏受用。我們還不走動些，也趕上去喫些齋兒。」沙僧道：「哥呵，定不得吉凶哩。我們且去看來。」

二人雄糾糾的到了門前，呀！閉着門哩。只見那門上橫安了一塊白玉石板，上鐫着六個大字「碗子山波月洞」。沙僧道：「哥呵，這不是甚麼寺院，是一座妖精洞府也。我師父在這裏，也見不得哩。」八戒道：「兄弟莫怕，你且拴下馬匹，守着行李，待我問他的信看。」那呆子舉着鈀，上前高叫：「開門！開門！」那洞裏有把門的小妖開了門，忽見他兩個的模樣，急抽身跑入裏面報道：「大王，買賣來了！」老妖道：「那裏買賣？」小妖道：「洞門外有一個長嘴大耳的和尚，與一個晦氣色的和尚，來叫門了。」老妖大喜道：「是豬八戒與沙僧尋將來也。噫，他也會尋哩。怎麼就尋到我這門上？既然嘴臉兇頑，卻莫要怠慢了他。」叫：「取披掛來！」小妖抬來，就結束了，綽刀在手，徑出門來。

卻說那八戒、沙僧在門前正等，只見妖魔來得兇險。你道他怎生打扮：

青臉紅須赤發飄，黃金鎧甲亮光饒饒：豐富。。

裹肚襯腰磲石帶磲（qú）石：硨磲的殼。硨磲爲軟體動物，棲息熱帶海洋中。肉可食用。殼大而厚，略呈三角形，長可達一米，可制器皿及裝飾品。，攀胸勒甲步雲絛。

閒立山前風吼吼，悶遊海外浪滔滔。

一雙藍靛焦筋手，執定追魂取命刀。

要知此物名和姓，聲揚二字喚黃袍。

那黃袍老怪出得門來，便問：「你是那方和尚，在我門首吆喝？」八戒道：「我兒子，你不認得我是你老爺？我是大唐差往西天去的。我師父是那御弟三藏。若在你家裏，趁早送出來，省了我釘鈀築進去！」那怪笑道：「是，是，是，有一個唐僧在我家。我也不曾怠慢他，安排些人肉包兒與他喫哩。你們也進去喫一個兒，何如？」這呆子認真就要進去，證夾：妙呆。沙僧一把扯住道：「哥呵，他哄你哩，你幾時又喫人肉哩？」呆子卻纔省悟，掣釘鈀，望妖怪劈臉就築。那怪物側身躲過，使鋼刀急架相迎。兩個都顯神通，縱雲頭，跳在空中廝殺。沙僧撇了行李白馬，舉寶杖，急急幫攻。此時兩個狠和尚，一個潑妖魔，在雲端裏，這一場好殺，正是那：

杖起刀迎，鈀來刀架。一員魔將施威，兩個神僧顯化。九齒鈀真個英雄，降妖杖誠然兇吒。沒前後左右齊來，那黃袍公然不怕。你看他蘸鋼刀幌亮如銀蘸鋼：即點鋼，經過淬火工藝的鋼。參見第五十回「點鋼」條注。，其實的那神通也爲廣大。只殺得滿空中霧繞雲迷；半山裏崖崩嶺咋。一個爲聲名，怎肯幹休？一個爲師父，斷然不怕。

他三個在半空中，往往來來，戰經數十回合，不分勝負。各因性命要緊，其實難解難分。畢竟不知怎救出唐僧，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認食色而起屍魔，陰柔無斷，則是信任狡性而縱放心猿矣。此回專言縱放心猿之失，信任狡性之害也。

大聖被唐僧趕逐，回至花果山，見「山上花草俱無，煙霞盡絕，峯巖倒塌，林樹焦枯」等語，以見心猿一放，根本受傷，花果剝落，雖有修道之名，而無修道之實矣。因追思當日被顯聖二郎神，梅山七弟兄，放火燒山公案，大聖悽慘。此中大有妙義，前放火燒山之時，是悟空服丹以後，而能順天遁藏之時；今縱放心猿回山之時，正唐僧服丹以後，而不能明心見性之時。一藏一放，道之成敗得失系之，識者能不懷古而悽慘乎？

說出「唐三藏不識賢愚，逐趕回來，寫立貶書，永不聽用」，則是不識賢愚，邪正罔分，以真爲假，以生爲殺，以殺爲生，而生殺顛倒，真假反覆。此大聖使狂風，飛亂石，興妖作怪，打死多少人馬，鼓掌大笑，自謂快活之所由來也。曰：「我跟着唐僧，打殺幾個妖精，他就怪我行兇，今日來家卻結果了這許多性命。」言以殺妖爲行兇，即可以傷人爲行善，此便是善惡不分。「千日行善，善有不足；一日行惡，惡常有餘。」縱放心猿，一至於此，可不畏裁？

大書特書曰；「重修花果山，復整水簾洞，齊天大聖。」夫齊天大聖之名，原以爲純陽無陰，去邪從正，統御《乾》天而號之。今使風飛石，傷命無數，是背天大妖，而何得稱爲齊天大聖？此中不可不辨。大聖已有言矣。「我爲他一路上捉怪擒魔，使盡了平生的手段，幾番打殺妖精，他說我行兇作惡，把我逐趕回來。」噫！以捉怪擒魔，歷劫不壞，至仁之大聖，而謂之行兇作惡至不仁，是以大聖爲大妖矣；以大聖爲大妖，自然以大妖爲大聖。以妖稱聖，唐僧自稱之，於大聖無與也。提綱「花果山羣妖聚義」，以大聖降妖，至仁爲至不仁，則當以大聖聚妖，至不義爲至義。羣妖聚義，唐僧自聚之，於大聖無涉也。一是無不是，一差無不差，皆唐僧信任狡性，縱放心猿之故。心猿一放，狡性當權，陰柔無斷，則必擔荷不力，委卸圖安。此唐僧上馬，八戒開路，沙僧挑擔，不覺領入黑松林昏暗之地矣。

「正行處，長老兜住馬，叫尋些齋喫。」心猿一放，懦弱無能，即是正行之處，忽兜其馬，而不能前進。原其病根，只在化齋而誤認白骨之錯。長老下馬，沙僧歇擔，八戒化齋，全身無力，四大平放，錯至如此，尚可言哉？八戒追念行者在日，老和尚要的就有，轉到自己身上，沒化齋處的情節，俱是法言，讀者勿作過文看過。蓋行者爲水中之金，乃金丹全始全終之物，始而有爲，終而無爲，無非此水金之運用。修行者得此一味，餘皆易事。不徒唐僧離不得行者，即八戒、沙僧亦離不得行者。所以前唐僧兩界山先收行者，而後收八戒與沙僧。今以喫齋誤認白骨而逐去行者，是失其本而依其末，尚欲化齋充飢，真是矇昧無知，在睡夢中作事。正如呆子把頭拱在草內，只管鼾鼾熟睡也。金木不併，水火不交，陰陽失散，沙僧之真土豈能獨存？長老因天晚要尋歇處，使沙僧尋八戒所必然者。嗚呼！使八戒欲充其腹，使沙僧欲安其身，總以見在白骨上作活計，而致五行散亂、各不相顧。故唐僧情思紊亂，錯了路頭，獨自一個，無倚無靠，本來要往西行，不期走向南邊，誤入碗子山波月洞妖魔之口矣。

「來到塔邊，見一個斑竹簾兒掛裏面，破步入門，見睡着一個青臉獠牙的妖魔。」學者若能於此等處究得明白，即可識得此妖，而不肯破步入門。花果山有水簾，碗子山有斑竹簾。花果山爲開花結果之處，水簾洞爲成仙作佛之脈；簾遮洞口，外暗內明，其中有天造地設的家當，爲歷聖安身立命之真去處也。碗子山所以盛飲食，波月洞所以養皮肉；竹而有班，非清白之物；斑竹成簾，非通明之象；簾掛洞裏，外明內暗，其中如黑暗陰司地獄，乃妖精傷天害理之深窟井也。唐僧化齋圖喫，欲歇圖安，入其網中，自尋其死，是誰之過？「那妖魔呵呵笑道：『這叫作蛇頭上蒼蠅，自來的衣食。』」乃是實錄。又道：「我說象是上邦人物，果然是你，正要喫你哩！該是我口內食，自然要撞將來，就放也放不去，就走也走不脫。」僧以白骨起見，而欲喫齋；妖即以人物起見，而欲喫僧。妖欲喫僧，皆因僧欲喫齋，僧齋未喫即遭魔喫，自送其口，妖豈有心？如何能去？如何能脫？放不去，走不脫，喫齋之僧人不即爲定魂樁之魔食乎？幻身之誤人甚矣哉！

此邊早着魔口，那邊猶說化齋尋歇處，真是夢裏說話，不識時務。冒冒失失，懵懵懂懂之呆子。你看八戒見是寺院，疑是在那裏喫齋，下文妖精見面，說「有一個唐僧在我家，安排些人肉包兒與他喫哩！你們也進去喫一個幾何如？」可知爲幻身而思喫齋動魔者，非是喫齋，即是喫人肉包兒，何世間呆子？認真進入魔口者多也。

妖精打扮，分明寫出水金一去，木火土真變爲假之象。何以見之？「青臉紅須赤發」，非水火乎？「黃金鎧」，非土乎？「丹桂帶」，非木火土三物之假合一乎？「藍靛焦筋手，執定追魂取命刀」，非柔木用事而金公退步乎？妖名「黃袍怪」，非陰土積厚而真金掩埋乎？妖精爲木，《巽》也。卦爻圖略，（止三爻，上二爲陽爻，下一爲陰爻）《巽》上二陽，下一陰，具有《坤》土之始氣，其端甚微，其勢乃盛，內包《坤》之全體，且木爲土之毛羽，故曰黃袍。黃者，土色；袍者，包衣，言爲土之包羅也。「系是奎木狠下界」，奎內二上，內土而外木，其爲《巽》也無疑。外爲夫，內爲妻，故奎木狼又爲《坤》宮公主之夫。狼者，貪毒之謂也。毒則不仁，貪則不義，是明示其誤認狡性，不用金公，而狼毒不仁；惜愛白骨，只謀口食，而貪圖不義。不仁不義，狼之爲魔尚可言哉！

吾願道中呆子急須醒悟，速於碗子山波月洞，以真木土與假木土狠力爭持，勿爲妖精所愚，而作上門的買賣也。

詩曰：

從來用義以成仁，殺裏求生最妙神。

這個機關知不的，行行步步起魔塵。

# 第二十九回 脫難江流來國土 承恩八戒轉山林

李本總批：一個百花羞，便彀斷送此魔矣。八戒、沙僧何必又多此閒事。

那怪尚不是魔王，這百花羞真是個大魔王。人若不信，請冥目思之，方知我不作誑語也。

憺漪子曰：心猿既放，則三藏自應逢災。當塔洞一擒一縛，已岌岌乎有必求行者之勢矣。然如此而遽求行者，何異村學究《四書直解》？此段妙處，全在百花羞一轉，生出無限波瀾，亦猶觀音院之黑風怪一轉也。文字每轉必奇，愈轉則愈奇。世人但知賞《水滸》而不知賞《西遊》，真可謂肉食之夫，不識江瑤柱之味者矣。

三藏取經心切，他處皆不肯羈遲信宿。彼塔洞脫身之後，至寶象國爲公主寄書，事已畢矣，何不攬轡而疾驅，而復聽兩徒之擒妖生事乎？曰：此正所謂「身心相離，情思紊亂」光景也。塔曰黃金，國曰寶象，女曰百花羞，無數繁華富麗境界，光怪陸離，紛現目前，應接不暇。此時如醉如癡，若將取經二字付之度外者，蓋已通體是魔，不至身化猛虎不已。人必先魔也，而後魔從之。向使身心不分，此魔何由而至？

詩曰：

妄想不復強滅，真如何必希求「妄想不復強滅」二句：這首《西江月》出自宋人張伯端的《悟真篇》外集《悟真性宗直指》。這兩句的意思是說：假如不具備悟性的話，不下力氣滅除自己的種種雜念，那麼就不必追求真如之性了。？

本原自性佛前修，迷悟豈居前後「本原自性佛前修」二句：本源自性之心當與佛性同修，世人有迷有悟，迷、悟不講什麼先來後到。先修的未必早悟。本原，也作「本源」，指自性清淨心。？

李旁：說出。

悟即剎那成正，迷而萬劫沉流。

若能一念合真修，滅盡恆沙罪垢「悟即剎那成正」四句：悟了就會立即成佛，有了妄想只能在迷途中漂流沉沒。只要一念合乎真正的修證，就能把種種雜念清除乾淨，滅盡千萬劫來所造的罪業。。

證夾：真、妄、迷、悟四字，源流了然，何難證道？

卻說那八戒、沙僧與怪鬥經個三十回合，不分勝負。你道怎麼不分勝負？若論賭手段，莫說兩個和尚，就是二十個，也敵不過那妖精。只爲唐僧命不該死，暗中有那護法神祇保着他，空中又有那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直功曹、一十八位護教伽藍，助着八戒、沙僧。

且不言他三人戰鬥，卻說那長老在洞裏悲啼，思量他那徒弟，眼中流淚道：「悟能呵，不知你在那個村中逢了善友，貪着齋供。悟淨呵，你又不知在那裏尋他，可能得會？豈知我遇妖魔，在此受難。幾時得會你們，脫了大難，早赴靈山。」正當悲啼煩惱，忽見那洞裏走出一個婦人來，證夾：此一轉殊出意外，乃文章家飛來峯也。扶着定魂樁叫道：「那長老，你從何來？爲何被他縛在此處？」長老聞言，淚眼偷看，那婦人約有三十年紀，遂道：「女菩薩，不消問了，我已是該死的，走進你家門來也。要喫就吃了罷，又問怎的？」那婦人道：「我不是喫人的。我家離此西下，有三百餘里。那裏有座城，叫做寶象國。我是那國王的第三個公主，乳名叫做百花羞。李旁：好名字。只因十三年前八月十五日夜，玩月中間，被這妖魔一陣狂風攝將來，與他做了十三年夫妻。在此生兒育女，杳無音信回朝，思量我那父母，不能相見。你從何來，被他拿住？」唐僧道：「貧僧乃是差往西天取經者，不期閒步，誤撞在此。如今要拿住我兩個徒弟，一齊蒸喫哩。」那公主陪笑道：「長老寬心，你既是取經的，我救得你。那寶象國是你西方去的大路，你與我捎一封書兒去，拜上我那父母，我就教他饒了你罷。」三藏點頭道：「女菩薩，若還救得貧僧命，願做捎書寄信人。」

那公主急轉後面，即修了一紙家書，封固停當，到樁前解放了唐僧，將書付與。唐僧得解脫，捧書在手道：「女菩薩，多謝你活命之恩。貧僧這一去，過貴處，定送國王處。只恐日久年深，你父母不肯相認，奈何？切莫怪我貧僧打了誑語。」公主道：「不妨，我父王無子，止生我三個姊妹，若見此書，必有相看之意。」三藏緊緊袖了家書，謝了公主，就往外走，被公主扯住道：「前門裏你出不去！那些大小妖精，都在門外搖旗吶喊，擂鼓篩鑼篩鑼：敲鑼。，助着大王，與你徒弟廝殺哩。你往後門裏去罷，若是大王拿住，還審問審問；只恐小妖兒捉了，不分好歹，挾生兒傷了你的性命。等我去他面前，說個方便。若是大王放了你呵，待你徒弟討個示下，尋着你一同好走。」三藏聞言，磕了頭，謹依分付，辭別公主，躲離後門之外，不敢自行，將身藏在荊棘叢中。

卻說公主娘娘，心生巧計，急往前來，出門外，分開了大小羣妖，只聽得叮叮噹噹，兵刃亂響，原來是八戒、沙僧與那怪在半空裏廝殺哩。這公主厲聲高叫道：「黃袍郎！」那妖王聽得公主叫喚，即丟了八戒、沙僧，按落雲頭，撇了鋼刀，李旁：到底是婦人所制。是妖魔狠，還是婦人狠。攙着公主道：「渾家，有甚話說？」公主道：「郎君呵，我才時睡在羅幃之內，夢魂中忽見個金甲神人。」妖魔道：「那個金甲神？上我門怎的？」公主道：「是我幼時，在宮裏對神暗許下一樁心願：若得招個賢郎駙馬，上名山，拜仙府，齋僧佈施。自從配了你，夫妻們歡會，到今不曾題起。那金甲神人來討誓願，喝我醒來，卻是南柯一夢。因此，急整容來郎君處訴知，不期那樁上綁着一個僧人，萬望郎君慈憫，看我薄意，饒了那個和尚罷，李旁：老婆替和尚討分上，可疑，可疑。只當與我齋僧還願，不知郎君肯否？」那怪道：「渾家，你卻多心吶！甚麼打緊之事。我要喫人，那裏不撈幾個喫喫？這個把和尚，到得那裏，放他去罷。」公主道：「郎君，放他從後門裏去罷。」妖魔道：「奈煩哩，放他去便罷，又管他甚麼後門前門哩。」他遂綽了鋼刀，高叫道：「那豬八戒，你過來。我不是怕你，不與你戰，看着我渾家的分上，饒了你師父也。趁早去後門首，尋着他，往西方去罷。若再來犯我境界，斷乎不饒！」

那八戒與沙僧聞得此言，就如鬼門關上放回來的一般，即忙牽馬挑擔，鼠竄而行，轉過那波月洞後門之外，叫聲：「師父！」那長老認得聲音，就在那荊棘中答應。沙僧就剖開草徑，攙着師父，慌忙的上馬。這裏

狠毒險遭青面鬼，殷勤幸有百花羞。

鰲魚脫卻金鉤釣鰲魚脫卻金釣鉤：此句用「釣鰲」典故，出自《列子·湯問》：「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往訴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仙之居，乃命禺強使巨鰲十五，舉首而載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鰲，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這個典故是說龍伯國的大人能一下釣起六隻大鰲，可見能力之巨大。這個典故一般形容人有大志向、大能力。宋·趙令畤《侯鯖錄》卷六，說李白在開元中謁見宰相，曾自稱「釣鰲客」。在這裏，是形容唐僧師徒逃脫妖怪的魔窟，像鰲魚脫逃釣鰲的魚鉤。，擺尾搖頭逐浪遊。

八戒當頭領路，沙僧後隨，出了那松林，上了大路。你看他兩個嚌嚌嘈嘈嚌嚌嘈嘈：形容說話聲音又急又亂。，埋埋怨怨，三藏只是解和。遇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一程一程，長亭短亭長亭短亭：舊時城外大道旁，五里設短亭，十里設長亭，供行人休息或送行餞別。，不覺的就走了二百九十九里。猛抬頭，只見一座好城，就是寶象國。真好個處所也：

雲渺渺，路迢迢。地雖千里外，景物一般饒。瑞靄祥煙籠罩，清風明月招搖。嵂嵂崒崒的遠山嵂嵂（lǜ）崒崒（zú）：形容山高峻。也作「崒嵂」。，大開圖畫；潺潺湲湲的流水，碎濺瓊瑤。可耕的連阡帶陌阡、陌：即田界。一般說來，南北方向爲阡，東西方向爲陌。，足食的密蕙新苗蕙：當作「穗」。。漁釣的幾家三澗曲，樵採的一擔兩峯椒椒：山頂。《文選》謝莊《月賦》「菊散芳于山椒」李善注：「山椒，山頂也。」。廓的廓，城的城，金湯鞏固金湯：即金城湯池，金屬的城，沸水流淌的護城河。形容城池堅固，不可攻克。；家的家，戶的戶，只鬥逍遙只鬥逍遙：意思是滿足於一隻雞一斗酒的平靜生活。只鬥，即「只雞斗酒」的省稱。語出《後漢書·橋玄傳》，曹操與友人橋玄相約，死後若從墳前經過，「不以只雞斗酒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九重的高閣如殿宇，萬丈的層臺似錦標錦標：錦制的旗幟。。也有那太極殿、華蓋殿、燒香殿、觀文殿、宣政殿、延英殿：一殿殿的玉陛金階，擺列着文冠武弁武弁（biàn）：代指武將。弁，古代的一種帽子。武將戴皮弁。；也有那大明宮大明宮以下宮殿名：大明宮等六個宮殿，其中大明宮、華清宮爲唐代宮殿，昭陽宮、長樂宮、建章宮、未央宮爲漢代宮殿。、昭陽宮、長樂宮、華清宮、建章宮、未央宮：一宮宮的鐘鼓管籥籥（yuè）：一種管樂器，類似於排簫。，撒抹了閨怨春愁。也有禁苑的，露花勻嫩臉；也有御溝的，風柳舞纖腰。通衢上，也有個頂冠束帶的，盛儀容，乘五馬五馬：漢代時，太守的車駕用五匹馬駕轅，所以常用「五馬」代稱太守。後來也用來代稱高官顯爵的車乘。；幽僻中，也有個持弓挾矢的，撥雲霧，貫雙鵰。花柳的巷，管絃的樓，春風不讓洛陽橋洛陽橋：指洛陽天津橋，是城內繁華之處。。取經的長老，回首大唐肝膽裂回首大唐肝膽裂：這個城池的繁華，使得唐僧回想起大唐景象，因此而傷感。；伴師的徒弟，息肩小驛夢魂消。

看不盡寶象國的景緻。師徒三衆，收拾行李、馬匹，安歇館驛中。唐僧步行至朝門外，對閣門大使道閣門大使：五代十國至宋設置有閣門使，執掌禮儀。元代事務官多稱大使。明初尚有此官，後被明太祖革除。：「有唐朝僧人，特來面駕，倒換文牒，乞爲轉奏轉奏。」那黃門奏事官黃門奏事官：參見第十二回「黃門官」條注。，連忙走至白玉階前奏道：「萬歲，唐朝有個高僧，欲求見駕，倒換文牒。」那國王聞知是唐朝大國，且又說是個方上聖僧，心中甚喜，即時准奏，叫：「宣他進來。」把三藏宣至金階，舞蹈山呼禮畢。兩邊文武多官，無不嘆道：「上邦人物，禮樂雍容如此！」那國王道：「長老，你到我國中何事？」三藏道：「小僧是唐朝釋子釋子：釋迦的弟子，佛教徒。，承我天子敕旨，前往西方取經。原領有文牒，到陛下上國，理合倒換。故此不識進退，驚動龍顏。」國王道：「既有唐天子文牒，取上來看。」三藏雙手捧上去，展開放在御案上。牒雲：

「南贍部洲大唐國奉天承運唐天子牒行：切惟朕以涼德涼德：薄德，缺少仁義，一般用於王侯的謙辭。涼，原指薄酒，引申爲薄。，嗣續丕基丕基：偉大的基業。丕，大。，事神治民，臨深履薄臨深履薄：像走在深淵邊上，踏在薄冰上面那樣小心翼翼，出自《詩經·小雅·小旻》。，朝夕是惴。前者，失救涇河老龍，獲譴於我皇皇后帝皇皇后帝：指天帝。出自《詩經·魯頌·閟（bì）宮》。，三魂七魄，倏忽陰司，已作無常之客。因有陽壽未絕，感冥君放送回生，廣陳善會，修建度亡道場。感蒙救苦觀世音菩薩，金身出現，指示西方有佛有經，可度幽亡，超脫孤魂。特着法師玄奘，遠歷千山，詢求經偈。倘到西邦諸國，不滅善緣，照牒放行。須至牒者須至牒者：「須至……者」是舊時公文及執照結句習慣用語，沒有具體的意義，僅表示肯定、勸勉的口氣，如須至榜者、須至諮者等。。證夾：文亦古雅。大唐貞觀一十三年秋吉日御前文牒（上有寶印九顆）。」

國王見了，取本國玉寶寶：帝王的印信。秦代稱帝、後爲「璽」，至唐代改稱「寶」。，用了花押花押：舊時文書契約末尾的草書籤名或代替簽名的特種符號。由於各人書寫習慣不同，故可以起到一定的防僞作用。類似今天的花體簽名。，遞與三藏。三藏謝了恩，收了文牒，又奏道：「貧僧一來倒換文牒，二來與陛下寄有家書。」國王大喜道：「有甚書？」三藏道：「陛下第三位公主娘娘，被碗子山波月洞黃袍妖攝將去，貧僧偶爾相遇，故寄書來也。」國王聞言，滿眼垂淚道：「自十三年前，不見了公主。兩班文武官，也不知貶退了多少；宮裏宮外，大小婢子太監，也不知打死了多少，只說是走出皇宮，迷失路徑，無處找尋，滿城中百姓人家，也盤詰了無數，更無下落。怎知道是妖怪攝了去！今日乍聽得這句話，故此傷情流淚。」三藏袖中取出書來獻上。國王接了，見有平安二字平安：舊時寫信，常在信封上書寫「平安」二字，表示沒有重大的變故。，一發手軟，拆不開書，傳旨宣翰林院大學士上殿讀書。學士隨即上殿，殿前有文武多官，殿後有後妃宮女，俱側耳聽書。學士拆開朗誦，上寫着：

「不孝女百花羞頓首百拜大德父王萬歲龍鳳殿前，暨三宮母后昭陽宮下暨：和。昭陽宮：原爲漢成帝寵妃趙飛燕的寢宮，泛指后妃居住的宮殿。白居易《長恨歌》：「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及舉朝文武賢卿臺次臺次：臺下，臺邊。臺，尊稱對方和對方有關的行爲。次，旁邊。：拙女幸託坤宮坤宮：後宮，王后、公主住的地方。坤，女性、陰性的代稱。，感激劬勞萬種劬（qú）勞：勞累，勞苦。，不能竭力怡顏，盡心奉孝。乃於十三年前八月十五日，良夜佳辰，蒙父王恩旨，着各宮排宴，賞玩月華，共樂清宵盛會。正歡娛之間，不覺一陣香風，閃出個金睛藍面青發魔王，將女擒住，駕祥光，只帶至半野山中無人處，難分難辨，被妖倚強，霸佔爲妻。是以無奈捱了一十三年，產下兩個妖兒，盡是妖魔之種。論此真是敗壞人倫，有傷風化，不當傳書玷辱。但恐女死之後，不顯分明。正含怨思憶父母，不期唐朝聖僧，亦被魔王擒住。是女滴淚修書，大膽放脫，特託寄此片楮片楮（chǔ）：片紙。楮，一種樹木，皮可以造紙。故以楮代稱紙。，以表寸心。伏望父王垂憫，遣上將早至碗子山波月洞捉獲黃袍怪，救女回朝，深爲恩念。草草欠恭，面聽不一。證夾：宛如面談。逆女百花羞再頓首頓首。」

那學士讀罷家書，國王大哭，三宮滴淚，文武傷情，前前後後，無不哀念。

國王哭之許久，便問兩班文武：「那個敢興兵領將，與寡人捉獲妖魔，救我百花公主？」連問數聲，更無一人敢答，真是木雕成的武將，泥塑就的文官。李旁：那一國不如此。那國王心生煩惱，淚若湧泉。只見那多官齊俯伏奏道：「陛下且休煩惱，公主已失，至今一十三載無音。偶遇唐朝聖僧，寄書來此，未知的否。況臣等俱是凡人凡馬，習學兵書武略，止可佈陣安營，保國家無侵陵之患侵陵：也作「侵凌」。侵犯欺凌。。那妖精乃雲來霧去之輩，不得與他覿面相見，何以徵救？想東土取經者，乃上邦聖僧。這和尚『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必有降妖之術。自古道，『來說是非者，就是是非人』。可就請這長老降妖邪，救公主，庶爲萬全之策。」

那國王聞言，急回頭便請三藏道：「長老若有手段，放法力，捉了妖魔，救我孩兒回朝，也不須上西方拜佛，長髮留頭，朕與你結爲兄弟，同坐龍牀，共享富貴如何？」三藏慌忙啓上道：「貧僧粗知唸佛，其實不會降妖。」國王道：「你既不會降妖，怎麼敢上西天拜佛？」那長老瞞不過，說出兩個徒弟來了，奏道：「陛下，貧僧一人，實難到此。貧僧有兩個徒弟，善能逢山開路，遇水疊橋，保貧僧到此。」國王怪道：「你這和尚大沒理，既有徒弟，怎麼不與他一同進來見朕？若到朝中，雖無中意賞賜，必有隨分齋供隨分：依例享有的份額。。」三藏道：「貧僧那徒弟醜陋，不敢擅自入朝，但恐驚傷了陛下的龍體。」國王笑道：「你看你這和尚說話，終不然朕當怕他？」三藏道：「不敢說。我那大徒弟姓豬，法名悟能八戒，他生得長嘴獠牙，剛鬃扇耳，身粗肚大，行路生風。第二個徒弟姓沙，法名悟淨和尚，他生得身長丈二，臂闊三停三停：指身體的全長。小說、戲曲常說人「膀闊三停」，指膀寬腰粗如同身長，是一種誇張的說法。，臉如藍靛，口似血盆，眼光閃灼，牙齒排釘。他都是這等個模樣，所以不敢擅領入朝。」國王道：「你既這等樣說了一遍，寡人怕他怎的？宣進來。」隨即着金牌至館驛相請。

那呆子聽見來請，對沙僧道：「兄弟，你還不教下書哩，這才見了下書的好處。想是師父下了書，國王道：『捎書人不可怠慢。』一定整治筵宴待他。他的食腸不濟，有你我之心，舉出名來，故此着金牌來請。大家喫一頓，明日好行。」沙僧道：「哥阿，知道是甚緣故，我們且去來。」遂將行李馬匹俱交付驛丞，各帶隨身兵器，隨金牌入朝。早行到白玉階前，左右立下，朝上唱個喏，再也不動。那文武多官，無人不怕，都說道：「這兩個和尚，貌醜也罷，只是粗俗太甚。怎麼見我王更不下拜，喏畢平身，挺然而立，可怪！可怪！」八戒聽見道：「列位，莫要議論，我們是這般。乍看果有些醜，只是看下些時來，卻也耐看。」

那國王見他醜陋，已是心驚；及聽得那呆子說出話來，越發膽顫，就坐不穩，跌下龍牀，幸有近官員扶起。慌得個唐僧跪在殿前，不住的叩頭道：「陛下，貧僧該萬死！萬死！我說徒弟醜陋，不敢朝見，恐傷龍體，果然驚了駕也。」那國王戰戰兢兢走近前，攙起道：「長老，還虧你先說過了；若未說，猛然見他，寡人一定唬殺了也！」國王定性多時，便問：「豬長老、沙長老，是那一位善於降妖？」那呆子不知好歹，答道：「老豬會降。」國王道：「怎麼家降？」八戒道：「我乃是天蓬大帥，只因罪犯天條，墮落下世，幸今皈正爲僧。自從東土來此，第一會降妖的是我。」國王道：「既是天將臨凡，必然善能變化。」八戒道：「不敢，不敢，也將就曉得幾個變化兒。」國王道：「你試變一個我看看。」八戒道：「請出題目，照依樣子好變。」國王道：「變一個大的罷。」

八戒他也有三十六變化，就在階前賣弄手段，卻便捻訣唸咒，喝一聲叫：「長！」把腰一躬，就長了有八九丈長，卻似個開路神一般開路神：又稱開路神君、顯道神、阡陌將軍。身體高大，狀貌猙獰，源出《周禮》中驅除疫鬼精怪的方相神。喪家出殯時，用紙糊開路神像置於隊列最前面。。嚇得那兩班文武，戰戰兢兢；一國君臣，呆呆掙掙。時有鎮殿將軍問道：「長老，似這等變得身高，必定長到甚麼去處，纔有止極？」那呆子又說出呆話來道：「看風，東風猶可，西風也將就；若是南風起，把青天也拱個大窟窿！」證夾：不是呆話，還是風話。那國王大驚道：「收了神通罷，曉得是這般變化了。」八戒把身一矬矬：矮。，依然現了本相，侍立階前。

國王又問道：「長老此去，有何兵器與他交戰？」八戒腰裏掣出鈀來道：「老豬使的是釘鈀。」國王笑道：「可敗壞門面！我這裏有的是鞭簡瓜錘，刀槍鉞斧，劍戟矛鐮，隨你選稱手的拿一件去。那鈀算做甚麼兵器？」八戒道：「陛下不知，我這鈀，雖然粗夯，實是自幼隨身之器。曾在天河水府爲帥，轄押八萬水兵，全仗此鈀之力。今臨凡世，保護吾師，逢山築破虎狼窩，遇水掀翻龍蜃穴，皆是此鈀。」國王聞得此言，十分歡喜心信。即命九嬪妃子：「將朕親用的御酒，整瓶取來，權與長老送行。」遂滿斟一爵，奉與八戒道：「長老，這杯酒聊引奉勞之意。待捉得妖魔，救回小女，自有大宴相酬，千金重謝。」那呆子接杯在手，人物雖是粗魯，行事倒有斯文，對三藏唱個大喏道：「師父，這酒本該從你飲起，但君王賜我，不敢違背，讓老豬先吃了，助助興頭，好捉妖怪。」那呆子飲而幹，才斟一爵，遞與師父。三藏道：「我不飲酒，你兄弟們喫罷。」沙僧近前接了。八戒就足下生雲，直上空裏，國王見了道：「豬長老又會騰雲！」呆子去了，沙僧將酒亦一飲而幹，道：「師父，那黃袍怪拿住你時，我兩個與他交戰，只戰個手平。今二哥獨去，恐戰不過他。」三藏道：「正是，徒弟呵，你可去與他幫幫功。」沙僧聞言，也縱雲跳將起去。那國王慌了，扯住唐僧道：「長老，你且陪寡人坐坐，也莫騰雲去了。」唐僧道：「可憐，可憐，我半步兒也去不得。」此時二人在殿上敘話不題。

卻說那沙僧趕上八戒道：「哥哥，我來了。」八戒道：「兄弟，你來怎的？」沙僧道：「師父叫我來幫幫功的。」八戒大喜道：「說得是，來得好。我兩個努力齊心，去捉那怪物，雖不怎的，也在此國揚揚姓名。」你看他：

靉靆祥光辭國界靉靆（ài dài）：形容雲氣繽紛繚繞的樣子。，氤氳瑞氣出京城氤氳：煙氣濃重瀰漫。。

領王旨意來山洞，努力齊心捉怪靈。

他兩個不多時，到了洞口，按落雲頭。八戒掣鈀，往那波月洞的門上，盡力氣一築，把他那石門築了鬥來大小的個窟窿。嚇得那把門的小妖開門，看見是他兩個，急跑進去報道：「大王，不好了！那長嘴大耳與那晦氣臉的和尚，又來把門都打破了！」那怪驚道：「這個還是豬八戒、沙和尚二人。我饒了他師父，怎麼又敢復來打我的門！」小妖道：「想是忘了甚麼物件，來取的。」老怪咄的一聲道：「胡纏！忘了物件，就敢打上門來？必有緣故。」急整束了披掛，綽了鋼刀，走出來問道：「那和尚，我既饒了你師父，你怎麼又敢來打上我門？」八戒道：「你這潑怪幹得好事兒！」老魔道：「甚麼事？」八戒道：「你把寶象國三公主騙來洞裏，倚強霸佔爲妻，住了一十三載，也該還他了。我奉國王旨意，特來擒你。你快快進去，自家把繩子綁縛出來，還免得老豬動手！」那老怪聞言，十分發怒。你看他屹迸迸屹（ɡē）迸迸：同「咯嘣嘣」。，咬響鋼牙；滴溜溜，睜圓環眼；雄糾糾，舉起刀來；赤淋淋，攔頭便砍。八戒側身躲過，使釘鈀劈面迎來，隨後又有沙僧舉寶杖趕上前齊打。這一場在山頭上賭鬥，比前不同，真個是：

言差語錯招人惱，意毒情傷怒氣生。這魔王大鋼刀，着頭便砍；那八戒九齒鈀，對面迎來。沙悟淨丟開寶杖，那魔王抵架神兵。一猛怪，二神僧，來來往往甚消停。這個說：「你騙國理該死罪！」那個說：「你羅閒事報不平羅：張羅，兜攬。！」這個說：「你強婚公主傷國體！」那個說：「不干你事莫閒爭！」算來只爲捎書故，致使僧魔兩不寧。證夾：不是因捎書之故，還是因放心之故。

他們在那山坡前，戰經八九個回合，八戒漸漸不濟將來，釘鈀難舉，氣力不加。你道如何這等戰他不過？當時初相戰鬥，有那護法諸神，爲唐僧在洞，暗助八戒、沙僧，故僅得個手停手停：即手平。停，均等。明陶宗儀《輟耕錄·寫山水訣》：「礬法：春秋膠礬停（膠和明礬的分量相等），夏日膠多礬少，冬天礬多膠少。」；此時諸神都在寶象國護定唐僧，所以二人難敵。那呆子道：「沙僧，你且上前來與他鬥着，讓老豬出恭來。」他就顧不得沙僧，一溜往那高草薜蘿、荊棘葛藤裏，不分好歹，一頓鑽進；那管刮破頭皮，搠傷嘴臉，一轂轆睡倒，再也不敢出來。但留半邊耳朵，聽着梆聲。證夾：妙呆。那怪見八戒走了，就奔沙僧。沙僧措手不及，被怪一把抓住，捉進洞去。小妖將沙僧四馬攢蹄捆住四馬攢蹄：比喻兩手兩腳捆在一起。。

畢竟不知端的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金公一失，木土不真，嬰兒遭難，皆由迷於幻妄之假，而不悟本原之真。故此回於生身處提醒學人，使於迷處而求悟，於假處而尋真也。

冠首詞雲：「妄想不復強滅，真如何必希求。」言妄想強滅則不滅，真如希求則不真矣。「本原自性佛齊修，迷悟豈拘前後。」言根本佛性無修無證，在人迷悟之間耳。「悟即剎那成正，迷而萬劫沉流。」言一迷一悟，當下邪正分明，天地懸隔也。「若能一念臺真修，滅盡恆沙罪垢。」言一念之真足以破千萬之假，而不必強滅希求也。此詞不特爲此回而發，乃上貫白虎嶺，下接蓮花洞，爲五回中之脈絡，讀者須要着眼。

「長老在洞內悲啼煩惱，忽見那洞內走出一個婦人來，扶着定魂樁，言是寶象國王的第三個公主，乳名叫做百花羞。只因十三年前，八月十五日夜，玩月中間被妖攝去，杳無音信回朝。」此明言綁於定魂樁而不能解脫者，皆因真金無信之故耳。何以見之？魂爲木，樁亦系木，言爲柔木所定而無金以克之也。「三公主」者，《坤》宮少女爲《兌》，寶象國爲《坤》，乃真寶現象之處。花屬陰，地逢雷處，天根透露，一陽來複，其氣足以剝羣陰而上進，故名百花羞。陽氣一復，浸而漸長，進至六爻，純陽無陰，二八一斤，金精壯盛，正中秋月滿，團圓之象。然陽極必返於陰，一陰來生；伏於陽下而成《姤》，真陽失陷，不爲我有，如八月中秋。玩月中間被妖攝去，杳無音信矣。何以雲十三年以前攝來？十三年爲唐僧取經起腳之時，又爲江流僧生身父母遭難之時。言唐僧到此了命之後，不能了性，爲幻化軀殼而逐去金公，爲妖所獲。雖已服丹，猶是未出長安時局面，焉能全得父母生初之因，而脫苦惱之難？若欲脫此苦惱，非得父母未生以前之真信不可。然欲得之，必先見之。《悟真篇》雲：「恍惚之中尋有象，杳冥之內覓真精。有無從此自相入，未見如何想得成。」長老忽見洞中走出寶象國三公主，正是恍惚杳冥中真寶之象，父母生身之真信也。

「公主笑道：『長老寬心。』」此處寬心，大有妙旨，即詞中「妄想不復強滅，真如何必希求」也。又曰：「你既是取經的，我叫得你，那寶象國是你西方去的大路，你與我稍一封書兒，去拜上我那父母，我就叫他饒了你罷。」言西方取經，不可不得此寶信，若得此寶信，即可見父母未生以前面目，不復爲妖所陷，即詞中「一念合真修，滅盡恆沙罪垢」也。噫！此寶信最不易得，此寶信所關非小，後之返金公，除妖怪，救唐僧，取公主，無非此一信之根苗運轉。故寶信一得，解脫唐僧，叫回黃袍矣。其訴說「夢魂中忽見個金甲神人討願，喝我醒來」等語，是信行而真金漸有回生之機，如夢喝醒，由迷漸悟也。然不向前門放出，而在後門放出者何故？蓋以已往者既不可究，而將來者猶有可追，須當鑑之於前，而戒之於後也。

唐僧見了國王，陳說「三公主娘娘被碗子山波月洞黃袍妖攝去，貧僧偶爾相遇。」噫！偶爾相遇，是兩事暗同，不謀而相合也。唐僧不識真假，逐趕金公，圖謀口食，而遭碗子山波月洞之妖拿住；公主賞玩月華，正在歡娛，忽起狂風，而被碗子山波月洞之妖攝去。公主被妖，正在十三年前八月十五日；唐僧起腳，在貞觀十三年秋吉日。時同而魔同，正以示唐僧逐趕金公之時，正公主不覺一陣狂風之時；唐僧破步入門，見睡着個青臉獠牙妖魔之時，正公主忽見閃出個金睛青面魔王之時；把唐僧綁在定魂樁苦惱之時，正把公主攝去深山難分難辨之時。唐僧之爲公主稍書通信，正以自通其信；公主之爲唐僧解救，正以自救其生；不但自救其生，正以救金公，使金公救唐僧，而並救己。然則公主雖爲己土，而實陰金，吾於何見之？吾於三公主見之。三公主《兌》金，辛金也；行者申金，庚金也。三公主即行者之變相，故亦能救唐僧脫難。然只能救之而脫於妖洞，不能救之而脫於國土者何？蓋以《兌》之少女，代《坤》行事，具有己土爲內黃婆，內黃婆只可通信解一時之厄難，而不能護持保長久之安全。必須待後金木相關，救出戊土外黃婆，方能大解大脫，而非江流遭難時候仍得復仇報本，乃見生身父母之面目矣。

「國王問那一位善降妖，呆子便應道：『老豬會降。』」又問：「必然善能變化。」八戒道：「也將就曉得些兒。」此處大有妙義，不可作呆語看。若以呆語看去，便是呆子不善降妖不善變化。蓋前者遭妖之難，皆由八戒之進讒；今者寶信已通，還須八戒而出力。變化者以假阻而變真陰，以狡性而變本性，非此之變，安能反得金公、救得公主、降得妖精、脫得唐僧乎？「八戒變的八九丈，卻似個開路神一般。」八九一十七，一陰來生爲《巽》，屬木，非變也，真陰之本相也。「東風猶可，西風也將就；若是南風起，把青天也拱個大窟窿。」東風爲木，西風爲金，南風爲火，木能生火，火屬《離》，《乾》中虛而爲《離》，非把天拱個大窟窿乎？

八戒、沙僧打上妖門，道：「你這潑怪，把寶象國三公主騙來洞內，強佔爲妻十三載，我奉國王旨意，特來擒你。」少女開花，三日出庚，己土自有戊土之夫，而非可以順五行，木克土作妻。「奉國王旨意」，是已得寶象之真信而來擒妖，非復前陰柔之進讒而去招妖。提綱「承恩八戒轉山林」，所承者即此真信之恩，所轉者即此陰讒之林。詩中「算來只爲稍書故，致使僧魔兩不寧。」言不得此真信，邪正不分，而僧魔不能相持；得此真信，是非立判，而僧魔兩不相容。特可異者，信已相通，則宜妖敗而僧勝，何以八戒敗走，沙僧被捉乎？蓋八戒沙僧外五行之木土，妖精公主內五行之木土，金公一去，柔木用事，雖有外五行之木土，烏能勝貪狼之狂妄？沙僧被捉，木能克土；八戒敗走，假能勝真。雖然，八戒宜敗不宜勝也。何則？妖魔之生，由於金公之去；金公之去，由於八戒進讒。今奉信而欲降妖，仍須復還金公，方叮全得此信。除假以救真，事從何敗還從何興，此理之必然者，請讀下文，自知端的。

詩曰：

脫難須當脫難根。若無義道難終存。

縱然信寶忙中現，難免轉時戒定惛。

# 第三十回 邪魔侵正法 意馬憶心猿

李本總批：唐僧化虎，白馬變龍，都是文心極靈妙，文筆極奇幻處。做舉子業的秀才，如何有此？有此，亦爲龍虎矣。

或戲曰：「變老虎，是和尚家衣鉢，有甚奇處？」爲之絕倒。

憺漪子曰：傷哉！傷哉！吾每讀《西遊》至此一回，未嘗不掩卷而流涕也。夫以三藏之溫粹慈良也，道高德重也，金蟬轉世而童體燻修也，而一旦化而爲斑斕猛虎，此豈所謂大人虎變者耶？嘗聞世間稱善弱者曰僧，稱猛惡者曰虎，虎之與僧則有間矣。而今乃合而爲一，三藏罪業，應不至此。蓋吾今而知作者之意，無非甚言放心之爲害，一至於此極也。且前者放逐心猿，不於他處，而獨於白虎嶺，虎徵已先見矣。故幾經轉折，直至此而卒以猛虎應之。所謂「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形聲影響之理，固不可得而誣也。雖然，世間虎而僧者少矣，僧而虎者頗多，彼戾氣所鍾，固自有一種天生之公牛哀、封使君，豈所語於三藏之逢魔耶？

吾於三藏化虎，既爲之傷心掩卷矣；至於白馬救主，又不禁涕淚之橫集也。蓋三藏八十一難之中，當以化虎爲第一難，而白馬於此時化龍救主，亦當爲第一功臣。篇中所云心猿失散，黃婆損傷，金木凋零，取經一事，不絕如發。向非意馬義憤，促請心猿降怪救師，異日安得有五聖成真耶？每爲誦「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之句，不覺慘然於懷。白馬非馬也，真可謂龍德而隱者矣。

行者於八戒之請，故爾遲遲其行，非真恝置其師於度外也。蓋明知三藏有難，又明知三藏有難而必不至於傷身，故求之愈急，而應之愈緩，不過藉以處呆子耳。然亦是文章家自然之理勢，若使一請即行，又何異村學究《直解》？

行者之難來，亦正見放心之難收處。

此一回文字，絕妙今古。蓋以《左》、《史》之雄奇，而兼《莊子》之幻肆者，稗史中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請問施耐庵《水滸傳》中，何篇可以相敵耶？

卻說那怪把沙僧捆住，也不來殺他，也不曾打他，罵也不曾罵他一句。綽起鋼刀，心中暗想道：「唐僧乃上邦人物，必知禮義，終不然我饒了他性命，又着他徒弟拿我不成？噫！這多是我渾家有甚麼書信到他那國裏，走了風汛。等我去問他一問。」那怪陡起兇性，要殺公主。

卻說那公主不知，梳妝方畢，移步前來，只見那怪怒目攢眉，咬牙切齒。那公主還陪笑臉迎道：「郎君有何事這等煩惱？」那怪咄的一聲罵道：「你這狗心賤婦，全沒人倫！我當初帶你到此，更無半點兒說話。你穿的錦，戴的金，缺少東西我去尋，四時受用，每日情深。你怎麼只想你父母，更無一點夫婦心？」李旁：說盡婦人情態。那公主聞說，嚇得跪倒在地，道：「郎君呵，你怎麼今日說起這分離的話？」那怪道：「不知是我分離，是你分離哩！我把那唐僧拿來，算計要他受用，你怎麼不先告過我，就放了他？原來是你暗地裏修了書信，教他替你傳寄；不然，怎麼這兩個和尚又來打上我門，教還你回去？這不是你乾的事？」公主道：「郎君，你差怪我了，我何嘗有甚書去？」老怪道：「你還強嘴哩！現拿住一個對頭在此，卻不是證見？」公主道：「是誰？」老妖道：「是唐僧第二個徒弟沙和尚。」

原來人到了死處，誰肯認死？只得與他放賴。公主道：「郎君且息怒，我和你去問他一聲。果然有書，就打死了，我也甘心；假若無書，卻不枉殺了奴奴也？」那怪聞言，不容分說，輪開一隻簸箕大小的藍靛手，抓住那金枝玉葉的發萬根金枝玉葉：舊指皇族子孫，也比喻出身高貴的或者嬌弱的女子。此處指百花公主。，把公主揪上前，捽在地下，執着鋼刀，卻來審沙僧，咄的一聲道：「沙和尚！你兩個輒敢擅打上我們門來，可是這女子有書到他那國，國王教你們來的？」

沙僧已捆在那裏，見妖精兇惡之甚，把公主摜倒在地，持刀要殺。他心中暗想道：「分明是他有書去，救了我師父。此是莫大之恩。我若一口說出，他就把公主殺了，此卻不是恩將仇報？罷！罷！罷！想老沙跟我師父一場，也沒寸功報效；今日已此被縛，就將此性命與師父報了恩罷。」遂喝道：「那妖怪不要無禮！他有甚麼書來，你這等枉他，要害他性命？我們來此問你要公主，有個緣故，只因你把我師父捉在洞中，我師父曾看見公主的模樣動靜。及至寶象國，倒換關文，那皇帝將公主畫影圖形，前後訪問。因將公主的形影，問我師父沿途可曾看見。我師父遂將公主說起，他故知是他兒女，賜了我等御酒，教我們來拿你，要他公主還宮。此情是實，何嘗有甚書信？你要殺就殺了我老沙，不可枉害平人，大虧天理！」

那妖見沙僧說得雄壯，遂丟了刀，雙手抱起公主道：「是我一時粗鹵，多有衝撞，莫怪，莫怪。」遂與他挽了青絲，扶上寶髻，軟款溫柔，怡顏悅色，撮哄着他進去了，又請上坐陪禮。那公主是婦人家水性水性：水隨勢而流，形容心性不專一。，見他錯敬，遂回心轉意道：「郎君呵，你若念夫婦的恩愛，可把那沙僧的繩子略放鬆些兒。」李旁：婦人見識，大足誤事。老妖聞言，即命小的們把沙僧解了繩子，鎖在那裏。沙僧見解縛鎖住，立起來，心中暗喜道：「古人云，『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李旁：着眼。我若不方便了他，他怎肯教把我鬆放鬆放？」

那老妖又教安排酒席，與公主陪禮壓驚。喫酒到半酣，老妖忽的又換了一件鮮明的衣服，取了一口寶刀，佩在腰裏。證夾：此一轉又奇。轉過手，摸着公主道：「渾家，你且在家喫酒，看着兩個孩兒，不要放了沙和尚。趁那唐僧在那國裏，我也趕早兒去認認親也。」公主道：「你認甚親？」老妖道：「認你父王。我是他駙馬，他是我丈人，怎麼不去認認？」公主道：「你去不得。」老妖道：「怎麼去不得？」公主道：「我父王不是馬掙力戰的江山馬掙力戰：靠武力取得。，他本是祖宗遺留的社稷。自幼兒是太子登基，城門也不曾遠出，沒有見你這等兇漢。你這嘴臉相貌，生得醜陋，若見了他，恐怕嚇了他，反爲不美；卻不如不去認的還好。」老妖道：「既如此說，我變個俊的兒去便罷。」公主道：「你試變來我看看。」

好怪物，他在那酒席間，搖身一變，就變做一個俊俏之人。真個生得：

形容典雅，體段崢嶸。言語多官樣，行藏正妙齡行藏：《論語·述而》：「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後人用行藏來表示行止。。才如子建成詩易子建成詩：三國時期文學家曹植字子建，文思敏捷，能夠七步成詩。，貌似潘安擲果輕潘安擲果：晉潘岳，字安仁，故又稱潘安。他容貌俊美，出遊時受婦女歡迎。婦女們都丟果子給他，果子堆滿一車（見《晉書·潘岳傳》）。。頭上戴一頂鵲尾冠鵲尾冠：漢高祖用竹皮作冠，因形似鵲尾，故名鵲尾冠。，烏雲斂伏；身上穿一件玉羅褶褶（xí）：一種古代的便服。，廣袖飄迎。足下烏靴花摺花摺：參見第二回「花褶靴」條注。，腰間鸞帶光明鸞帶：一種兩端有排鬚的寬腰帶，也作「鑾帶」。。丰神真是奇男子，聳壑軒昂美俊英聳壑：原意是魚跳出溪谷，也用來比喻人，意思是出人頭地。又如「聳壑昂霄」、「聳壑凌霄」等詞，也都是比喻某人極優秀，出人頭地。。

公主見了，十分歡喜。那妖笑道：「渾家，可是變得好麼？」公主道：「變得好！變得好！你這一進朝呵，我父王是親不滅是親不滅：只要是親戚就不會虧待。滅，方言。欺負，虧待。，一定着文武多官留你飲宴。倘喫酒中間，千千仔細，萬萬個小心，卻莫要現出原嘴臉來，露出馬腳，走了風汛，就不斯文了。」老妖道：「不消分付，自有道理。」

你看他縱雲頭，早到了寶象國。按落雲光，行至朝門之外。對閣門大使道：「三駙馬特來見駕，乞爲轉奏轉奏。」那黃門奏事官來至白玉階前，奏道：「萬歲，有三駙馬來見駕，現在朝門外聽宣。」那國王正與唐僧敘話，忽聽得三駙馬，便問多官道：「寡人只有兩個駙馬，怎麼又有個三駙馬？」多官道：「三駙馬，必定是妖怪來了。」國王道：「可好宣他進來？」那長老心驚道：「陛下，妖精阿，不精者不靈。他能知過去未來，他能騰雲駕霧，宣他也進來，不宣他也進來，倒不如宣他進來，還省些口面口面：口角，爭吵。。」

國王准奏，叫宣，把怪宣至金階。他一般的也舞蹈山呼的行禮舞蹈山呼：舞蹈，臣子拜見皇帝的禮拜動作。山呼，參見第九回「山呼」條注。。多官見他生得俊麗，也不敢認他是妖精。他都是些肉眼凡胎，卻當做好人。那國王見他聳壑昂霄，以爲濟世之樑棟。便問他：「駙馬，你家在那裏居住？是何方人氏？幾時得我公主配合？怎麼今日纔來認親？」那老妖叩頭道：「主公，臣是城東碗子山波月莊人家。」國王道：「你那山離此處多遠？」老妖道：「不遠，只有三百里。」國王道：「三百里路，我公主如何得到那裏，與你匹配？」那妖精巧語花言，虛情假意的答道：「主公，微臣自幼兒好習弓馬，採獵爲生。那十三年前，帶領家童數十，放鷹逐犬，忽見一隻斑斕猛虎，身馱着一個女子，往山坡下走。是微臣兜弓一箭，射倒猛虎，將女子帶上本莊，把溫水溫湯灌醒，李旁：原說得好。救了他性命。因問他是那裏人家，他更不曾題『公主』二字。早說是萬歲的三公主，怎敢欺心，擅自配合？當得進上金殿，大小討一個官職榮身。只因他說是民之女，才被微臣留在莊所。女貌郎才，兩相情願，故配合至此多年。當時配合之後，欲將那虎宰了，邀請諸親，卻是公主娘娘教且莫殺。其不殺之故，有幾句言詞，道得甚好。說道：證夾：絕世奇文，千古創見。

託天托地成夫婦，無媒無證配婚姻。

李旁：筆幻如此，奇矣！

前世赤繩曾系足赤繩曾系足：傳說月下老人主管人間婚姻，他用紅色的繩子在冥冥中繫住男女的腳，雙方就註定成爲夫婦。，今將老虎做媒人。

臣因此言，故將虎解了索子，饒了他性命。那虎帶着箭傷，跑蹄剪尾而去。李旁：絕妙妖精。不知他得了性命，在那山中，修了這幾年，煉體成精，專一迷人害人。臣聞得昔年也有幾次取經的，都說是大唐來的唐僧；想是這虎害了唐僧，得了他文引文引：准予通行的文書。，變作那取經的模樣，今在朝中哄騙主公。主公呵，那繡墩上坐的，正是那十三年前馱公主的猛虎，不是真正取經之人！」證夾：奇文，奇文。

你看那水性的君王水性：像水一樣的性子，流來流去，沒有主意。，愚迷肉眼，不識妖精，轉把他一片虛詞，當了真實，道：「賢駙馬，你怎的認得這和尚是馱公主的老虎？」那妖道：「主公，臣在山中，喫的是老虎，穿的也是老虎，與他同眠同起，怎麼不認得？」國王道：「你既認得，可教他現出本相來看。」怪物道：「借半盞淨水，臣就教他現了本相。」國王命官取水，遞與駙馬。那怪接水在手，縱起身來，走上前，使個「黑眼定身法」黑眼定身法，《萬法歸宗》卷五記有黑眼定身法，是用泥塑小人一個，輔以咒語，即能使人如立井中，不能移動。此處應即從這類法術中脫胎而來。，唸了咒語，將一口水望唐僧噴去，叫聲：「變！」那長老的真身，隱在殿上，真個變作一隻斑斕猛虎。證夾：真正咄咄怪事。此時君臣同眼觀看，那隻虎生得：

白額圓頭，花身電目。四隻蹄，挺直崢嶸；二十爪二十爪：爪，指爪甲，老虎四足，每隻足掌上生有五個爪甲，共有二十爪。，鉤彎鋒利。鋸牙包口，尖耳連眉。獰猙壯若大貓形，猛烈雄如黃犢樣。剛須直直插銀條，刺舌騂騂噴惡氣騂騂（xīnɡ）：紅色。騂，原指紅色的馬。。果然是隻猛斑斕，陣陣威風吹寶殿。

國王一見，魄散魂飛。唬得那多官盡皆躲避，有幾個大膽的武將，領着將軍、校尉一擁上前，使各項兵器亂砍。這一番，不是唐僧該有命不死，就是二十個僧人，也打爲肉醬。此時幸有丁甲、揭諦、功曹、護教諸神，暗在半空中護佑，所以那些人兵器皆不能打傷。衆臣嚷到天晚，才把那虎活活的捉了，用鐵繩鎖了，放在鐵籠裏，收於朝房之內。

那國王卻傳旨，教光祿寺大排筵宴，謝駙馬救拔之恩；不然，險被那和尚害了。當晚衆臣朝散，那妖魔進了銀安殿。又選十八個宮娥綵女綵女：身份較低的宮女。，吹彈歌舞，勸妖魔飲酒作樂。那怪物獨坐上席，左右排列的，都是那豔質嬌姿。你看他受用。飲酒至二更時分，醉將上來，忍不住胡爲，跳起身大笑一聲，現了本相，證夾：果不出渾家所料。陡發兇心，伸開簸箕大手，把一個彈琵琶的女子，抓將過來，扢咋的把頭咬了一口。嚇得那十七個宮娥，沒命的前後亂跑亂藏。你看那：

宮娥悚懼，綵女忙驚。宮娥悚懼，一似雨打芙蓉籠夜雨；綵女忙驚，就如風吹芍藥舞春風。捽碎琵琶顧命，跌傷琴瑟逃生。出門那分南北，離殿不管西東。磕損玉面，撞破嬌容。人人逃命走，各各奔殘生。

那些人出去，又不敢吆喝。夜深了，又不敢驚駕，都躲在那短牆檐下，戰戰兢兢不題。卻說那怪物坐在上面，自家卙酒。喝一盞，扳過人來，血淋淋的啃上兩口。他在裏面受用，外面人盡傳道：「唐僧是個虎精！」亂傳亂嚷，嚷到金亭館驛。此時驛裏無人，止有白馬在槽上喫草喫料。證夾：此一轉絕處逢生，尤爲奇絕。他本是西海小龍王，因犯天條，鋸角退鱗，變白馬，馱唐僧往西方取經。忽聞人講唐僧是個虎精，他也心中暗想道：「我師父分明是個好人，必然被怪把他變做虎精，害了師父。怎的好！怎的好！大師兄去得久了，八戒、沙僧又無音信。」他只捱到二更時分，萬籟無聲，卻纔跳將起來道：「我今若不救唐僧，這功果休矣！休矣！」他忍不住，頓絕繮繩，抖松鞍轡，急縱身，忙顯化，依然化作龍。駕起烏雲，直上九霄空裏觀看。有詩爲證。詩曰：證夾：可傷可感，令人墮淚。

三藏西來拜世尊，途中偏有惡妖氛。

今宵化虎災難脫，白馬垂繮救主人垂繮：據南朝宋列敬叔《異苑》記載，前秦世祖皇帝苻堅在一次戰役中，失足掉在了山澗裏，他的坐騎跪在澗邊，將繮繩垂下來讓苻堅抓住，使他脫離了危險。。

小龍王在半空裏，只見銀安殿內，燈燭輝煌。原來那八個滿堂紅上滿堂紅：一種彩絹方燈（據清翟灝《通俗編·器用》）。此當指方燈的鐵架。，點着八根蠟燭。低下雲頭，仔細看處，那妖魔獨自個在上面，逼法的飲酒喫人肉哩逼法：擬聲詞，已見前注。這裏是形容妖怪喫人的聲音。。小龍笑道：「這廝不濟！走了馬腳，識破風汛，躧匾秤砣了躧匾秤砣：即「踩扁秤砣」。秤砣本不能踩扁，比喻人急於做某事而不管不顧的心理。這裏形容黃袍怪急於喫人，全然不顧現了本相。。喫人可是個長進的？卻不知我的師父下落何如，倒遇着這個潑怪。且等我去戲他一戲。若得手，拿住妖精，再救師父不遲。」

好龍王，他就搖身一變，也變做個宮娥。真個的身體輕盈，儀容嬌媚。忙移步走入裏面，對妖魔道聲萬福：「駙馬呵，你莫傷我性命，我來替你把盞。」那妖道：「斟酒來。」小龍接過壺來，將酒斟在他盞中，酒比鍾高出三五分來，更不漫出。這是小龍使的「逼水法」。那怪見了不識，心中喜道：「你有這般手段！」小龍道：「還斟得有幾分高哩。」那怪道：「再斟上！再斟上！」他舉着壺，只情斟，那酒只情高，就如十三層寶塔一般，尖尖滿滿，更不漫出些須。那怪物伸過嘴來，吃了一鍾；扳着死人，吃了一口。道：「會唱麼？」小龍道：「也略曉得些兒。」李旁：絕妙，絕妙！依腔韻唱了一個小曲，又奉了一鍾。那怪道：「你會舞麼？」小龍道：「也略曉得些兒；但只是素手素手：徒手，空手。，舞得不好看。」那怪揭起衣服，解下腰間所佩寶劍寶劍：按上下文應作「寶刀」。，掣出鞘來，遞與小龍。小龍接了刀，就留心，在那酒席前，上三下四，左五右六，丟開了花刀法。那怪看得眼吒眼吒：眼花繚亂。，小龍丟了花字丟了花字：不再使花刀招數。，望妖精劈一刀來。李旁：好龍，好龍！好怪物，側身躲過，慌了手腳，舉起一根滿堂紅，架住寶刀。那滿堂紅原是熟鐵打造的，連柄有八九十斤。兩個出了銀安殿，小龍現了本相，卻駕起雲頭，與那妖魔在那半空中相殺。這一場，黑地裏好殺！怎見得：

那一個是碗子山生成的怪物，這一個是西洋海罰下的真龍。一個放毫光，如噴白電：一個生銳氣，如迸紅雲。一個好似白牙老象走人間，一個就如金爪狸貓飛下界。一個是擎天玉柱擎天玉柱：《淮南子·墜形訓》：「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可見，天柱的傳說，是早就存在的。又，舊題東方朔《神異經·中荒經》中說：「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周圓如削。」又，屈原《天問》：「八柱何當？東南何虧？」王逸注：「言天有八山爲柱。」洪興祖補註說：「《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裏，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總之，古代傳說地有八柱，叫天柱。「擎天玉柱」就是從這個典故引伸出來的，往往形容國家的棟樑之才。但是，這裏是形容碗子山妖怪的才能。，一個是架海金梁架海金梁：即跨海的金橋。梁，橋。《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二十六「架海橋」條引唐柳渙《趙郡洨河石橋銘》，稱趙州橋「架海維河」。。銀龍飛舞，黃鬼翻騰。左右寶刀無怠慢，往來不歇滿堂紅。

他兩個在雲端裏，戰勾八九回合，小龍的手軟筋麻，老魔的身強力壯。小龍抵敵不住，飛起刀去，砍那妖怪，妖怪有接刀之法，一隻手接了寶刀，一隻手拋下滿堂紅便打，小龍措手不及，被他把後腿上着了一下。急慌慌按落雲頭，多虧了御水河救了性命。小龍一頭鑽下水去。那妖魔趕來尋他不見，執了寶刀，拿了滿堂紅，回上銀安殿，照舊喫酒睡覺不題。

卻說那小龍潛於水底，半個時辰聽不見聲息，方纔咬着牙，忍着腿疼跳將起去，踏着烏雲，徑轉館驛。還變作依舊馬匹，伏於槽下。可憐渾身是水，腿有傷痕。那時節：證夾：此際令人墮淚。

意馬心猿都失散，金公木母盡凋零。

黃婆傷損通分別，道義消疏怎得成！

且不言三藏逢災，小龍敗戰。卻說那豬八戒，從離了沙僧，一頭藏在草科裏，拱了一個豬渾塘豬渾塘：豬拱出來的爛泥坑。。這一覺，直睡到半夜時候才醒。證夾：妙呆。醒來時，又不知是甚麼去處，摸摸眼，定了神思，側耳才聽，噫！正是那山深無犬吠，野曠少雞鳴。他見那星移斗轉，約莫有三更時分，心中想道：「我要回救沙僧，誠然是『單絲不線，孤掌難鳴』。罷！罷！罷！我且進城去見了師父，奏準當今當今：舊時稱在位的皇帝。，再選些驍勇人馬，助着老豬，明日來救沙僧罷。」

那呆子急縱雲頭，徑回城裏，半霎時，到了館驛。此時人靜月明，兩廊下尋不見師父。只見白馬睡在那廂，渾身水溼，後腿有盤子大小一點青痕。八戒失驚道：「雙晦氣了！這亡人又不曾走路，怎麼身上有汗，腿有青痕？想是歹人打劫師父，把馬打壞了。」那白馬認得是八戒，忽然口吐人言，叫聲：「師兄！」這呆子嚇了一跌，扒起來，往外要走，被那馬探探身，一口咬住皁衣，道：「哥呵，你莫怕我。」八戒戰兢兢的道：「兄弟，你怎麼今日說起話來了？你但說話，必有大不祥之事必有大不祥之事：古以畜牲作人語爲不祥。《太平廣記·馬》「盧從事」條，載唐嶺南從事盧傳素家有一黑駒，忽作人語，盧傳素謂：「爾畜生也，忽人語，必有冤抑之事，可盡言也。」。」小龍道：「你知師父有難麼？」八戒道：「我不知。」小龍道：「你是不知，你與沙僧在皇帝面前弄了本事，思量拿倒妖魔，請功求賞，不想妖魔本領大，你們手段不濟，禁他不過。好道着一個回來，說個信息是，卻更不聞音。那妖精變做一個俊俏文人，撞入朝中，與皇帝認了親眷。把我師父變作一個斑斕猛虎，見被衆臣捉住，鎖在朝房鐵籠裏面。我聽得這般苦惱，心如刀割。你兩日又不在不知，且一時傷了性命。只得化龍身去救，不期到朝裏，又尋不見師父。及到銀安殿外，遇見妖精，我又變做個宮娥模樣，哄那怪物。那怪叫我舞刀他看，遂爾留心，砍他一刀，早被他閃過，雙手舉個滿堂紅，把我戰敗。我又飛刀砍去，他又把刀接了，捽下滿堂紅，把我後腿上着了一下；故此鑽在御水河，逃得性命。腿上青是他滿堂紅打的。」

八戒聞言道：「真個有這樣事？」小龍道：「莫成我哄你了！」八戒道：「怎的好？怎的好！你可掙得動麼？」小龍道：「我掙得動便怎的？」八戒道：「你掙得動，便掙下海去罷。把行李等老豬挑去高老莊上，回爐做女婿去呀。」小龍聞說，一口咬住他直裰子，那裏肯放，止不住眼中滴淚道：「師兄呵，你千萬休生懶惰！」八戒道：「不懶惰便怎麼？沙兄弟已被他拿住，我是戰不過他，不趁此散火，還等甚麼？」

小龍沉吟半晌，又滴淚道：「師兄呵，莫說散火的話。若要救得師父，你只去請個人來。」八戒道：「教我請誰麼？」小龍道：「你趁早兒駕雲回上花果山，請大師兄孫行者來。他還有降妖的大法力，管尋救了師父，也與你我報得這敗陣之仇。」八戒道：「兄弟，另請一個兒便罷了。那猴子與我有些不睦。前者在白虎嶺上，打殺了那白骨夫人，他怪我攛掇師父念《緊箍兒咒》。我也只當耍子，不想那老和尚當真的念起來，就把他趕逐回去。他不知怎麼樣的惱我。他也決不肯來。倘或言語上略不相對，他那哭喪棒又重，假若不知高低，撈上幾下，我怎的活得成麼？」小龍道：「他決不打你。他是個有仁有義的猴王。你見了他，且莫說師父有難，只說『師父想你哩』，把他哄將來。到此處，見這樣個情節，他必然不忿，斷乎要與那妖精比並，管情拿得那妖精，救得我師父。」八戒道：「也罷，也罷。你倒這等盡心，我若不去，顯得我不盡心了。我這一去，果然行者肯來，我就與他一路來了；他若不來，你卻也不要望我，我也不來了。」小龍道：「你去，你去；管情他來也。」

真個呆子收拾了釘鈀，整束了直裰，跳將起去，踏着雲，徑往東來。這一回，也是唐僧有命。那呆子正遇順風，撐起兩個耳朵，好便似風篷一般，證夾：既能駕雲，何用風篷？然此風篷，亦自有趣。早過了東洋大海，按落雲頭。不覺的太陽星上，他卻入山尋路。

正行之際，忽聞得有人言語。八戒仔細看時，原來是行者在山凹裏，聚集羣妖。他坐在一塊石頭崖上，面前有一千二百多猴子，分序排班，口稱：「萬歲！大聖爺爺！」八戒道：「且是好受用！且是好受用！怪道他不肯做和尚，只要來家哩！原來有這些好處，許大的家業，又有這多的小猴伏侍。若是老豬有這一座山場，也不做甚麼和尚了。如今既到這裏，卻怎麼好？必定要見他一見是。」那呆子有些怕他，又不敢明明的見他；卻往草崖邊，溜阿溜的，溜在那一千二三百猴子當中擠着，也跟那些猴子磕頭。

不知孫大聖坐得高，眼又乖滑，看得他明白。便問：「那班部中亂拜的是個夷人夷人：舊時稱少數民族或外國人，這裏指外族人，生人。，是那裏來的？拿上來！」說不了，那些小猴一窩風，把個八戒推將上來，按倒在地。行者道：「你是那裏來的夷人？」八戒低着頭道：「不敢，承問了；不是夷人，是熟人，熟人。」行者道：「我這大聖部下的羣猴，都是一般模樣。你這嘴臉生得各樣各樣：與衆不同的樣子。，相貌有些雷堆雷堆：方言。粗笨，累贅。，定是別處來的妖魔。既是別處來的，若要投我部下，先來遞個腳色手本腳色手本：相當於今天的履歷表，宋代以後，做官或謀職需要填寫鄉貫、戶頭、家口、年齡、有無犯罪經歷等，稱爲腳色，附於名帖（即手本）上遞呈。，報了名字，我好留你在這隨班點扎。若不留你，你敢在這裏亂拜！」八戒低着頭，拱着嘴道：「不羞！就拿出這副嘴臉來了。我和你兄弟也做了幾年，又推認不得，說是甚麼夷人！」行者笑道：「抬起頭來我看。」那呆子把嘴往上一伸道：「你看麼！你認不得我，好得認得嘴耶！」行者忍不住笑道：「豬八戒。」他聽見一聲叫，就一轂轆跳將起來道：「正是！正是！我是豬八戒！」他又思量道：「認得就好說話了。」

行者道：「你不跟唐僧取經去，卻來這裏怎的？想是你衝撞了師父，師父也貶你回來了？有甚貶書，拿來我看。」八戒道：「不曾衝撞他。他也沒甚麼貶書，也不曾趕我。」行者道：「既無貶書，又不曾趕你，你來我這裏怎的？」八戒道：「師父想你，着我來請你的。」行者道：「他也不請我，他也不想我。他那日對天發誓，親筆寫了貶書，怎麼又肯想我，又肯着你遠來請我？我斷然也是不好去的。」八戒就地扯個謊，忙道：「委是想你！委是想你！」行者道：「他怎的想我來？」八戒道：「師父在馬上正行，叫聲『徒弟』，我不曾聽見，沙僧又推耳聾；師父就想起你來，說我們不濟，說你還是個聰明伶利之人，常時聲叫聲應，問一答十。因這般想你，轉轉教我來請你的。萬望你去走走，一則不孤他仰望之心孤：即辜負。，二來也不負我遠來之意。」

行者聞言，跳下崖來，用手攙住八戒道：「賢弟，累你遠來，且和我耍耍兒去。」八戒道：「哥呵，這個所在路遠，恐師父盼望去遲，我不耍子了。」證夾：故作迂迴，正是急脈緩受之法。行者道：「你也是到此一場，看看我的山景何如。」那呆子不敢苦辭，只得隨他走走。

二人攜手相攙，概衆小妖隨後，上那花果山極巔之處。好山！自是那大聖回家，這幾日，收拾得復舊如新。但見那：

青如削翠，高似摩雲。周圍有虎踞龍蟠，四面多猿啼鶴唳。朝出雲封山頂，暮觀日掛林間。流水潺潺鳴玉珮，澗泉滴滴奏瑤琴。山前有崖峯峭壁，山後有花木穠華穠華：繁盛豔麗的花朵。。上連玉女洗頭盆玉女洗頭盆：原是華山玉女祠前石臼，相傳是女仙弄玉洗髮的地方。《太平御覽》卷六百六十九：「華山……玉女祠前有五石臼，號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碧綠深澄，雨不加溢，旱不減耗。」，下接天河分派水。乾坤結秀賽蓬萊，清濁育成真洞府。丹青妙筆畫時難，仙子天機描不就天機：這裏指天女的織機。。玲瓏怪石石玲瓏，玲瓏結綵嶺頭峯。日影動千條紫豔，瑞氣搖萬道紅霞。洞天福地人間有，遍山新樹與新花。

八戒觀之不盡，滿心歡喜道：「哥阿，好去處！果然是天下第一名山！」行者道：「賢弟，可過得日子麼？」八戒笑道：「你看師兄說的話。寶山乃洞天福地之處，怎麼說度日之言也？」二人談笑多時，下了山。只見路傍有幾個小猴，捧着紫巍巍的葡萄，香噴噴的梨棗，黃森森的枇杷，紅豔豔的楊梅，李旁：真好東西。跪在路傍叫道：「大聖爺爺，請進早膳。」行者笑道：「我豬弟食腸大，卻不是以果子作膳的。也罷也罷，莫嫌菲薄，將就喫個兒當點心罷。」八戒道：「我雖食腸大，卻也隨鄉入鄉是。拿來拿來，我也喫幾個兒嘗新。」

二人吃了果子，漸漸日高。那呆子恐怕誤了救唐僧，只管催促道：「哥哥，師父在那裏盼望我和你哩。望你和我早早兒去罷。」行者道：「賢弟，請你往水簾洞裏去耍耍。」八戒堅辭道：「多感老兄盛意。奈何師父久等，不勞進洞罷。」行者道：「既如此，不敢久留，請就此處奉別。」證夾：到此又作險勢，真如武夷折筍之峯。八戒道：「哥哥，你不去了？」行者道：「我往那裏去？我這裏天不收，地不管，自由自在，不耍子兒，做甚麼和尚？我是不去，你自去罷。但上覆唐僧：既趕退了，再莫想我。」呆子聞言，不敢苦逼，只恐逼發他性子，一時打上兩棍。無奈，只得喏喏告辭，找路而去。

行者見他去了，即差兩個溜撒的小猴溜撒：指行動迅速敏捷。，跟着八戒，聽他說些甚麼。真個那呆子下了山，不上三四里路，回頭指着行者，口裏罵道：「這個猴子，不做和尚，倒做妖怪！這個猢猻！我好意來請他，他卻不去！你不去便罷！」走幾步，又罵幾聲。證夾：如何又不駕雲？那兩個小猴，急跑回來報道：「大聖爺爺，那豬八戒不大老實，他走走兒，罵幾聲。」行者大怒，叫：「拿將來！」那衆猴滿地飛來趕上，把個八戒扛翻倒了，抓鬃扯耳，拉尾揪毛，捉將回去。

畢竟不知怎麼處治，性命死活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寶信有象，已足以破妄而救真。然究之假不能破，真不能救者，皆由真金失去，法身無主，雖有土木無所用力。故此回極言妄之爲害最深，使人急求真金，以完大道也。

老怪以公主暗通書信，走了風訊，取沙和尚對證，此正對證內外二土之信耳。公主放賴說無書信，沙僧說何嘗有書信，是真信暗通，二土相合，信在其中。非可使外魔得知者，外雖無信，正所以示內有信。此公主不死，沙僧解脫，內外相濟，二土成圭，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之要着也。夫二土合一，土能生金，金公返還，救正降邪，正在此時，何以老妖又上寶象國作禍乎？此等處，須味提綱「邪魔侵正法」之句。《西遊》一書，經目者萬萬人，而並未有在此處着意留神者，即悟一子慧心鐵筆，只取奎木狼「奎」字，注爲文人失行之狀。噫！此時金本相隔，真土受困，正仙翁說法天花亂墜之時，而忽出此一段世情閒言，與前後文絕不相關，以是爲解，是豈當日立言之本意錢？吾今若不爲仙翁傳神寫意，必將埋沒而不彰矣。奎木狼老妖，是柔木而且有陰土者，木旺而土受克，則上順木，而木之爲害尚可量乎？然其爲害之端，總在僧認白骨，聽信狡性縱放心猿也。心猿一放，性亂情迷，五行錯亂，以幻身爲真身，以食色爲天性，寶象國不依然長安城，碗子山不依然雙叉嶺乎？此即邪魔而侵正法也。「邪魔」乃唐僧認白骨，自邪自魔，非唐僧之外而別有邪有魔也；「侵正法」乃唐僧誤逐行者，自侵其正，非唐僧之外而別有侵正者也。

「老妖心頭一轉，忽的又換了一件鮮明的衣服。」此裝飾其白骨也。公主道：「你這等嘴瞼相貌，恐怕嚇了他。」是惡其白骨之醜也。老妖變作個俊俏文人，是愛其白骨之美也。公主道：「莫要露出原嘴臉來，就不斯文了。」是恐其白骨美中不足也。「見了國王，君臣們見他人物俊雅，還以爲濟世之棟樑。」是僅以白骨取人也。及問住處，老妖道：「臣是城東碗子山波月莊人家。」觀此而惜白骨者，盡是碗子山坡月洞之老妖，古人謂衣架飯囊酒桶肉袋者，同是此意。又問「公主如何得到那裏與你匹配？」此乃問唐僧遭魔，與公主遭魔匹配之由，即前唐僧對國王言，與公主偶爾相遇，同一寓意。唐僧當了命之後，不能了性，而猶以白骨爲真、口食爲重，與當日出長安未過兩界山之時何異？前雙叉嶺伯欽採獵爲生；今老妖自幼採獵爲主。前貞觀十三年，唐僧正在危急之際，只見一人手執鋼叉，腰懸弓箭，自那山坡前轉出；老妖十三年前，正在山間打獵，忽見一隻猛虎馱着一個女子，往山坡下走。前太保舉鋼叉平胸刺倒猛虎；今老妖兜弓一箭射倒猛虎。前太保把唐僧引到山莊，拿菜飯請家歇馬；今老妖將女子帶上本莊，把湯水灌醒，救了他性命。兩兩相照，若合符契。老妖道：「不知他得了性命，在那山中修了這幾年。」又道：「那繡墩上坐的，正是那十三年前馱公主的猛虎，不是真正取經之人。」此言大是醒人，正以見了命不了性，正如貞觀十三年出長安，在虎狼穴中作伍。未能了性，不是真正取經人局面，妖精使黑眼定神法，把長老變成一隻猛虎，亦何足怪？噫！前出長安陷於虎穴，得金星拄杖而脫危厄；今在寶象變爲猛虎，因逐去金公護法而遭大難。此所謂「迷悟不拘前後」也。前在兩界山，因悟而收行者，服金丹，所謂前悟即剎那成正也；後在白虎嶺，因迷而放行者，侵正法，所謂後迷則萬劫沉流也。一悟而五行攢簇，一迷而五行失散，苟非大腳力，乾乾不息之君子，其不爲傷性而害命者見希，此白馬垂韁救主之所由來也。

「小龍在空裏見銀安殿，八個滿堂紅上，點着八根蠟燭。那妖獨自個儘量飲酒喫人肉哩。小龍笑道：『這廝不濟，在此處喫人，可是個長進的。』」是明言修道者，不知暗中靜觀密察，朝乾夕惕，以道爲己任，而只愛此幻化之身，晏安自息，以飲食爲重，欲往前進，成其正果有何實濟？未免爲明眼者在旁而竊笑矣。既悟其不濟，當求其有濟，下手施爲，正在此時。妖以誤認白骨而生，小龍即變美貌宮娥，以取其歡心；妖以貪口食而起，小龍即酌高酒歌舞，以順其所欲。是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故老妖不覺入其術中，解下寶刀，而失其把柄，小龍得以借其利刃，丟開了花刀，而趁空暗劈矣。當是時也，其曲在妖，其直在龍，則宜手到成功，立刻殄滅，而何以又被一根熟鐵滿堂紅，着其後腿，鑽入玉水河逃其性命乎？蓋以三家不合，五行失散，妖之滋害已甚，心中貪戀幻身，誤認白骨，熟練生根，堅固如鐵，雖欲狠力向前終是着空落後，焉能成功？其與一根熟鐵滿堂紅，打着小龍後腿者何異？

詩云：「意馬心猿都失散，金公木母盡凋零。黃婆傷損通分別，道義消流怎得成。」孟子曰：「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唐僧因貪圖口食一念之根，外而不能集義，內而不能保真，陰陽五行各不相顧，火候功程全然俱無，背道失義，其餒尚可言歟？謂之「道義消流怎得成」，幹真萬真。世間呆子聽到此處，能不暗中悔悟，如夢才醒乎？《易》雲：「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是恆心乃爲修道之要着，一有恆心，雖不能除邪而救正，亦可以漸悟而歸真。

叫小龍一口咬住八戒不放，叫請孫行者，是欲以性求情，同心努力也。噫！金丹之道，陰陽之道也。陰陽和通而大道生，陰陽乖戾而邪氣盛。了命之道，以陰陽爲運用；了性之道，以陰陽爲根本。倘孤陰寡陽兩不相睦，性理不修，即命理有虧，何能到得如來地步？「八戒要散火，小龍滴淚道；『莫說散火的話，你請大師兄來，他還有降妖的大法力。』」觀此則真陽須臾而不可離者，一有所離，雖有真陰，是孤陰不生，亦不過散火回爐而已，安有大法力救真而滅假？提起白虎嶺打殺白骨一案情節，分明是因白骨而狡性進讒趕逐金公，今日而復回金公，非真性發現而難以挽回也。小龍說出行者是個有仁有義的猴王，叫八戒去請。這纔是有生有殺、生殺分明、邪正各別、金公返還、唐僧脫難之由。

「八戒到了花果山，不敢明明的見，卻往草岸邊溜」，已悔其既往者之不可咎；「混在那些猴子當中，也跟着磕頭」，尚知其將來者之猶可追。「行者呼八戒爲野人」，欲使其舍妄而從真；」八戒說行者不識羞」，是叫其勿喜新而厭故。「有甚貶書，拿來我看」，反言以激其改過；「師父想你，着我來請」，尊師以速其報本。「用手攙住，和我要耍」，是敘其離別之情；「師父盼望，你我不耍」，是啓其復舊之志。「既趕退了，再莫想我」，是欲探其真；「不敢苦逼，諾諾告辭」，是欲試其假。「不作和尚，倒作妖精」，罵其道心不生；「好意請他，他卻不去」，激其真性發現。一言一語盡是天機，正白馬咬着八戒叫請行者之妙旨。學者若能於此處具隻眼，看的透徹，急須捉回八戒，在他身邊討問個老實下落，可也。

詩曰：

若將白骨認爲真，便是邪魔害法身。

腳力誠然歸實地，何愁斗柄不回寅。

# 第三十一回 豬八戒義激猴王 孫行者智降妖怪

李本總批：可笑奎星狼，不到天上點卯，反在公主處點卯。或戲曰：「世上有那一個不在老婆處點卯的了？」爲之噴飯滿案。

憺漪子曰：心猿之復來也，必先脫妖衣，次淨妖氣。可見魔與道不兩立，入乎道即出乎魔矣。此時三藏身上尚爾斑斕，安知心中已如此清潔耶？

觀八戒、沙僧遇此魔，正如棋高一着，縛手縛腳。行者一到，不動聲色，便如摧枯拉朽，迎刃而解，此豈真行者之神通過於諸人耶？蓋放心一收，則真宰自現；真宰既現，則邪魔自降，正如見晴雪消，何煩掃滌？

傳中心猿逐而復歸者二，此其第一節也。譬如讀史者，讀至後漢、東晉，自另是一番氣象。凡人之精神，朝銳晝惰，求其洗刷奮迅，第一惟晨興，次則新沐。此處正吾心彈冠振衣之會也，大衆宜拭目觀之。

義結孔懷孔懷：此指兄弟。《詩經·小雅·常棣》：「兄弟孔懷。」孔，非常。孔懷，非常思念。後來用爲兄弟的代稱。，法歸本性。

金順木馴成正果，心猿木母合丹元。

共登極樂世界，同來不二法門不二法門：佛教語。佛教有八萬四千法門，不二法門在諸法門之上，能直接見聖道。。

經乃修行之總徑「經乃修行之總徑」二句：本書借取經故事闡發內丹術時，「經」或「真經」（諧音「真金」），似皆指元氣（內丹術金、木分喻元氣、元神）而言。託名呂洞賓《真經歌》「說真經，不脫空，西川澗底產黃金」，也是此意。而內丹術入手皆要修煉元氣，故稱「經乃修行之總徑」（據郭健《<西遊記>中「真經」的內丹學含義》）。內丹家認爲內丹成就與成佛本是一回事，即使自己的元神擺脫物質的束縛，如張伯端《即心即佛頌》（第十四回）即表明了這一宗旨。，佛配自己之元神。

李旁：說出。

兄和弟會成三契兄和弟會成三契：即所謂「三家相見」，參見第十九回「『金性剛強能克木』詩」條注。，妖與魔色應五行妖與魔色應五行：自取經五衆會齊後，經歷了「四聖試禪心」和「偷喫人蔘果」等「準備工作」後，正式遇到妖魔是從白骨精開始，依次爲白骨精、黃袍怪、青獅精、紅孩兒、黑水河。其妖魔均有顏色標識，按五色配五行的順序依次爲金、土、木、火、水，其關係似爲有意安排。按：黃袍怪與青獅精之間還有金角、銀角大王故事，但據侯會《試論<西遊記>蓮花洞故事之晚起》考證，此故事應系晚起，是另一作者所插入。據第九十九回唐僧難簿，世德堂本黑水河之難非常靠後，而此處也存特意向前調整的痕跡。。

剪除六門趣六門趣：即「六趣」，參見第十二回「沉痾六趣」條注。，即赴大雷音。

證夾：真是仙佛同源，字字皆可證道。

卻說那呆子被一窩猴子捉住了，扛抬扯拉，把一件直裰子揪破。口裏勞勞叨叨的，自家唸誦道：「罷了！罷了！這一去有個打殺的情了！」不一時，到洞口。那大聖坐在石崖之上，罵道：「你這饢糠的夯貨！你去便罷了，怎麼罵我？」八戒跪在地下道：「哥呵，我不曾罵你；若罵你，就嚼了舌頭根。我只說哥哥不去，我自去報師父便了，怎敢罵你？」行者道：「你怎麼瞞得過我？我這左耳往上一扯，曉得三十三天人說話；我這右耳往下一扯，曉得十代閻王與判官算帳。你今走路把我罵，我豈不聽見？」八戒道：「哥呵，我曉得。你賊頭鼠腦的，一定又變作個甚麼東西兒，跟着我聽的。」

行者叫：「小的們，選大棍來！先打二十個見面孤拐，再打二十個背花背花：舊時的一種杖刑。將脊背打破，稱「背花」。，然後等我使鐵棒與他送行！」八戒慌得磕頭道：「哥哥，千萬看師父面上，饒了我罷！」行者道：「我想那師父好仁義兒哩！」八戒又道：「哥哥，不看師父呵，請看海上菩薩之面，饒了我罷！」

行者見說起菩薩，卻有三分兒轉意道：「兄弟，既這等說，我且不打你。你卻老實說，不要瞞我。那唐僧在那裏有難，你卻來此哄我？」八戒道：「哥呵，沒甚難處，實是想你。」行者罵道：「這個好打的夯貨！你怎麼還要者囂者囂：胡說，亂說。？我老孫身回水簾洞，心逐取經僧。那師父步步有難，處處該災。你趁早兒告誦我，免打！」八戒聞得此言，叩頭上告道：「哥呵，分明要瞞着你，請你去的；不期你這等樣靈。饒我打，放我起來說罷。」行者道：「也罷，起來說。」衆猴撒開手，那呆子跳得起來，兩邊亂張張：張望。，行者道：「你張甚麼？」八戒道：「看看那條路兒空闊，好跑。」行者道：「你跑到那裏？我就讓你先走三日，老孫自有本事趕轉你來！快早說來，這一惱發我的性子，斷不饒你！」

八戒道：「實不瞞哥哥說。自你回後，我與沙僧保師父前行。只見一座黑松林，師父下馬，教我化齋。我因許遠，無一個人家，辛苦了，略在草裏睡睡。不想沙僧別了師父，又來尋我。你曉得師父沒有坐性；他獨步林間玩景，出得林，見一座黃金寶塔放光，他只當寺院，不期塔下有個妖精，名喚黃袍，被他拿住。後邊我與沙僧回尋，止見白馬、行囊，不見師父，隨尋至洞口，與那怪廝殺。師父在洞，幸虧了一個救星。原是寶象國王第三個公主，被那怪攝來者。他修了一封家書，託師父寄去，遂說方便，解放了師父。到了國中，遞了書子，那國王就請師父降妖，取回公主。哥呵，你曉得，那老和尚可會降妖？我二人復去與戰。不知那怪神通廣大，將沙僧又捉了。我敗陣而走，伏在草中。那怪變做個俊俏文人入朝，與國王認親，把師父變作老虎。又虧了白龍馬夜現龍身，去尋師父。師父倒不曾尋見，卻遇着那怪在銀安殿飲酒。他變一宮娥，與他巡酒、舞刀，欲乘機而砍，反被他用滿堂紅打傷馬腿。就是他教我來請師兄的，說道：『師兄是個有仁有義的君子。君子不念舊惡，一定肯來救師父一難。』萬望哥哥念『一日爲師，終身爲父』之情，千萬救他一救！」

行者道：「你這個呆子！我臨別之時，曾叮嚀又叮嚀，說道：『若有妖魔捉住師父，你就說老孫是他大徒弟。』怎麼卻不說我？」八戒又思量道：「請將不如激將，等我激他一激。」李旁：妙。證夾：呆子何嘗呆來？道：「哥呵，不說你還好哩，只爲說你，他一發無狀！」行者道：「怎麼說？」八戒道：「我說：『妖精，你不要無禮，莫害我師父。我還有個大師兄，叫做孫行者。他神通廣大，善能降妖。他來時教你死無葬身之地！』那怪聞言，越加忿怒，罵道：『是個甚麼孫行者，我可怕他？他若來，我剝了他皮，抽了他筋，啃了他骨，吃了他心！饒他猴子瘦，我也把他剁鮓着油烹！』」證夾：絕妙激法，尤勝臥龍之激周郎。行者聞言，就氣得抓耳撓腮，暴躁亂跳道：「是那個敢這等罵我！」八戒道：「哥哥息怒，是那黃袍怪這等罵來，我故學與你聽也。」行者道：「賢弟，你起來。不是我去不成；既是妖精敢罵我，我就不能降他？我和你去。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普天的神將看見我，一個個控背躬身，口口稱呼大聖。這妖怪無禮，他敢背前面後罵我！我這去，把他拿住，碎屍萬段，以報罵我之仇。報畢，我即回來。」八戒道：「哥哥，正是。你只去拿了妖精，報了你仇，那時來與不來，任從尊命。」

那猴才跳下崖，撞入洞裏，脫了妖衣。證夾：妖衣一脫，既是本來面目矣。整一整錦直裰，束一束虎皮裙，執了鐵棒，徑出門來。慌得那羣猴攔住道：「大聖爺爺，你往那裏去？帶挈我們耍子幾年也好。」行者道：「小的們，你說那裏話！我保唐僧的這樁事，天上地下，都曉得孫悟空是唐僧的徒弟。他倒不是趕我回來，倒是教我來家看看，送我來家自在耍子。如今只因這件事，你們卻都要仔細看守家業，依時插柳栽松，毋得廢墜。待我還去保唐僧，取經回東土。功成之後，仍回來與你們共樂天真天真：無拘無束。。」衆猴各各領命。

那大聖才和八戒攜手駕雲，證夾：一見此心之勇往。離了洞，過了東洋大海，至西岸，住雲光，叫道：「兄弟，你且在此慢行，等我下海去淨淨身子。」八戒道：「忙忙的走路，且淨甚麼身子？」行者道：「你那裏知道。我自從回來這幾日，弄得身上有些妖精氣了。師父是個愛乾淨的，恐怕嫌我。」證夾：二見此心之蠲潔。八戒於此始識得行者是片真心，更無他意。證夾：既勇且潔，此心安得不真？安得不還正果？

須臾洗畢，復駕雲西進，只見那金塔放光。八戒指道：「那不是黃袍怪家？沙僧還在他家裏。」行者道：「你在空中，等我下去，看看那門前如何，好與妖精見陣。」八戒道：「不要去，妖精不在家。」行者道：「我曉得。」好猴王，按落祥光，徑至洞門外觀看。只見有兩個小孩子，在那裏使彎頭棍，打毛毬，搶窩耍子哩搶窩：一種兒童遊戲。用彎頭棍把毛髮纏成的球（即毛球）打進洞（即窩）裏，以用最少的次數把球打進洞裏爲勝，與今天的高爾夫類似。。一個有十來歲，一個有八九歲了。正戲處，被行者趕上前，也不管他是張家李家的，一把抓着頂搭子頂搭子：兒童留在頭頂的一撮頭髮。，提將過來。那孩子吃了唬，口裏夾罵帶哭的亂嚷，驚動那波月洞的小妖，急報與公主道：「奶奶，不知甚人把二位公子搶去也！」

原來那兩個孩子是公主與那怪生的。公主聞言，忙忙走出洞門來，只見行者提着兩個孩子，站在那高崖之上，意欲往下摜。慌得那公主厲聲高叫道：「那漢子，我與你沒甚相干，怎麼把我兒子拿去？他老子利害利害：同「厲害」。，有些差錯，決不與你干休！」行者道：「你不認得我？我是那唐僧的大徒弟孫悟空行者。我有個師弟沙和尚在你洞裏。你去放他出來，我把這兩個孩兒還你。似這般兩個換一個，還是你便宜。」那公主聞言，急往裏面，喝退那幾個把門的小妖，親動手，把沙僧解了。沙僧道：「公主，你莫解我：恐你那怪來家，問你要人，帶累你受氣。」李旁：忠厚。公主道：「長老呵，你是我的恩人，你替我折辯了家書，救了我一命，我也留心放你；不期洞門之外，你有個大師兄孫悟空來了，叫我放你哩。」

噫！那沙僧一聞孫悟空的三個字，好便似醍醐灌頂醍醐灌頂：比喻灌輸智慧，使人徹底醒悟。醍醐，古時指從牛奶中提煉出來的精華。，甘露滋心。一面天生喜，滿腔都是春。也不似聞得個人來，就如拾着一方金玉一般。你看他捽手拂衣，走出門來，對行者施禮道：「哥哥，你真是從天而降也！萬乞救我一救！」行者笑道：「你這個沙尼沙尼：即「沙彌尼」。初出家的佛教徒，男性稱沙彌，女性稱沙彌尼。這裏是孫悟空對沙僧的嘲笑。！師父念《緊箍兒咒》，可肯替我方便一聲？都弄嘴施展！要保師父，如何不走西方路，卻在這裏蹲甚麼？」沙僧道：「哥哥，不必說了。君子人既往不咎。我等是個敗軍之將，不可語勇，救我救兒罷！」行者道：「你上來。」沙僧才縱身跳上石崖。

卻說那八戒停立空中，看見沙僧出洞，即按下雲頭，叫聲：「沙兄弟，心忍心忍：心裏難忍，表示同情的意思。！心忍！」沙僧見身道：「二哥，你從那裏來？」八戒道：「我昨日敗陣，夜間進城，會了白馬，知師父有難，被黃袍使法，變做個老虎。那白馬與我商議，請師兄來的。」行者道：「呆子，且休敘闊，把這兩個孩子，你抱着一個，先進那寶象城去激那怪來，等我在這裏打他。」沙僧道：「哥阿，怎麼樣激他？」行者道：「你兩個駕起雲，站在那金鑾殿上，莫分好歹，把那孩子往那白玉階前一摜。有人問你是甚人，你便說是黃袍妖精的兒子，被我兩個拿將來也。那怪聽見，管情回來，我卻不須進城與他鬥了。若在城上廝殺，必要噴雲噯霧，播土揚塵，驚擾那朝廷與多官黎庶，俱不安也。」八戒笑道：「哥哥，你但幹事，就左我們左：即捽（zuó），抓。。」行者道：「如何爲左你？」八戒道：「這兩個孩子，被你抓來，已此唬破膽了；這一會聲都哭啞，再一會必死無疑；我們拿他往下一摜，摜做個肉坨子，那怪趕上肯放？定要我兩個償命。你卻還不是個乾淨人？連見證也沒你，你卻不是左我們？」行者道：「他若扯你，你兩個就與他扛將這裏來扛（ɡānɡ）：衝撞，相鬥。。這裏有戰場寬闊，我在此等候打他。」沙僧道：「正是，正是。大哥說得有理。我們去來。」他兩個才倚仗威風，將孩子拿去。

行者即跳下石崖，到他塔門之下。那公主道：「你這和尚，全無信義：你說放了你師弟，就與我孩兒，怎麼你師弟放去，把我孩兒又留，反來我門首做甚？」行者陪笑道：「公主休怪。你來的日子已久，帶你令郎去認他外公去哩。」李旁：趣。公主道：「和尚莫無禮。我那黃袍郎比衆不同。你若唬了我的孩兒，與他柳柳驚是柳柳驚：摸摸頭安撫，壓壓驚。柳柳，淮方言，摸摸的意思。。」

行者笑道：「公主阿，爲人生在天地之間，怎麼便是得罪得罪：獲罪，犯下過錯。？」公主道：「我曉得。」行者道：「你女流家，曉得甚麼？」公主道：「我自幼在宮，曾受父母教訓。記得古書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語出《孝經》，五刑是古代五種輕重不同的刑罰，施用於三千種罪名：墨罰（臉上刺字）一千，劓（yì）罰（割掉鼻子）一千，剕（fèi）罰（割掉腳）五百，宮罰（割掉生殖器）三百，大辟（殺頭）二百。。」行者道：「你正是個不孝之人。蓋『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父兮生我」四句：語出《詩經·小雅·蓼莪》，意爲：父親辛勤生養我，母親辛勤哺育我。可憐我的父和母，生兒育女勞苦多。』！故孝者，百行之原，萬善之本，卻怎麼將身陪伴妖精，更不思念父母，非得不孝之罪如何？」李旁：孫行者着實講道學。公主聞此正言，半晌家耳紅面赤，慚愧無地。忽失口道：「長老之言最善。我豈不思念父母？只因這妖精將我攝騙在此，他的法令又謹，我的步履又難，路遠山遙，無人可傳音信。欲要自盡，又恐父母疑我逃走，事終不明。故沒奈何，苟延殘喘，誠爲天地間一大罪人也！」說罷，淚如泉湧。

行者道：「公主不必傷悲。豬八戒曾告誦我，說你有一封書，曾救了我師父一命，你書上也有思念父母之意。老孫來，管與你拿了妖精，帶你回朝見駕，別尋個佳偶，侍奉雙親到老。你意如何？」公主道：「和尚阿，你莫要尋死。昨者你兩個師弟，那樣好漢，也不曾打得過我黃袍郎。你這般一個筋多骨少的瘦鬼，一似個螃蟹模樣，骨頭都長在外面，有甚本事，你敢說拿妖魔之話？」行者笑道：「你原來沒眼色，認不得人。俗語云：『尿泡雖大無斤兩尿泡：指膀胱。，秤砣雖小壓千斤。』他們相貌，空大無用；走路抗風，穿衣費布，種火心空，頂門腰軟種火心空，頂門腰軟：舊時用柴草作燃料，需要用撥火木棍常在爐膛裏攪動，使之透氣易燃，稱爲「種火」。這種棍子需要短而緻密，才方便使用而不易燃，不能使用空心的木料。舊時插門用門閂，需要用長而堅實的木材，纔不易被破門而入。心空、腰軟，即形容撥火、插門時無用的木料。《二刻拍案驚奇》卷二二：「種火又長，拄門又短，誰來要這個廢物？」，喫食無功。咱老孫小自小，斤節斤節：即「筋節」。結實，強勁。。」那公主道：「你真個有手段麼？」行者道：「我的手段，你是也不曾看見，絕會降妖，極能伏怪。」公主道：「你卻莫誤了我耶。」行者道：「決然誤你不得。」公主道：「你既會降妖伏怪，如今卻怎樣拿他？」行者說：「你且迴避迴避，莫在我這眼前。倘他來時，不好動手腳，只恐你與他情濃了，捨不得他。」公主道：「我怎的捨不得他？其稽留於此者，不得已耳！」行者道：「你與他做了十三年夫妻，豈無情意？我若見了他，不與他兒戲，一棍便是一棍，一拳便是一拳，須要打倒他，才得你回朝見駕。」

那公主果然依行者之言，往僻靜處躲避。也是他姻緣該盡，故遇着大聖來臨。那猴王把公主藏了，他卻搖身一變，就變做公主一般模樣，證夾：妙。迴轉洞中，專候那怪。

卻說八戒、沙僧，把兩個孩子，拿到寶象國中，往那白玉階前捽下，可憐都摜做個肉餅相似，鮮血迸流，骨骸粉碎。慌得那滿朝多官報道：「不好了！不好了！天上摜下兩個人來了！」八戒厲聲高叫道：「那孩子是黃袍妖精的兒子，被老豬與沙弟拿將來也！」

那怪還在銀安殿，宿酒未醒。正睡夢間，聽得有人叫他名字，他就翻身，抬頭觀看，只見那雲端裏是豬八戒、沙和尚二人吆喝。妖怪心中暗想道：「豬八戒便也罷了；沙和尚是我綁在家裏，他怎麼得出來？我的渾家，怎麼肯放他？我的孩兒，怎麼得到他手？這怕是豬八戒不得我出去與他交戰，故將此計來羈我。我若認了這個泛頭泛頭：參第三回的「犯頭」條注。，就與他打呵，噫！我卻還害酒哩！假若被他築上一鈀，卻不滅了這個威風，識破了那個關竅？且等我回家看看，是我的兒子不是我的兒子，再與他說話不遲。」

好妖怪，他也不辭王駕，轉山林，徑去洞中查信息。此時朝中已知他是個妖怪了。原來他夜裏吃了一個宮娥，還有十七個脫命去的，五更時，奏了國王，說他如此如此。又因他不辭而去，越發知他是怪。那國王即着多官看守着假老虎不題。李旁：猴。

卻說那怪徑回洞口。行者見他來時，設法哄他，把眼擠了一擠，撲漱漱淚如雨落，兒天兒地的，跌腳搥胸，於此洞裏嚎咷痛哭。那怪一時間，那裏認得。上前摟住道：「渾家，你有何事，這般煩惱？」那大聖編成的鬼話，捏出的虛詞，淚汪汪的告道：「郎君呵！常言道『男子無妻財沒主，婦女無夫身落空』！你昨日進朝認親，怎不回來？今早被豬八戒劫了沙和尚，又把我兩個孩兒搶去，教我苦告，更不肯饒他。說拿去朝中認認外公。這半日不見孩兒，又不知存亡如何，你又不見來家，教我怎生割捨？故此止不住傷心痛哭。」李旁：猴。那怪聞言，心中大怒道：「真個是我的兒子？」行者道：「正是，被豬八戒搶去了。」

那妖魔氣得亂跳道：「罷了！罷了！我兒被他摜殺了！已是不可活也！只好拿那和尚來與我兒子償命報仇罷！渾家，你且莫哭。你如今心裏覺道怎麼？且醫治一醫治。」行者道：「我不怎的，只是捨不得孩兒，哭得我有些心疼。」妖魔道：「不打緊：你請起來，我這裏有件寶貝，只在你那疼上摸一摸兒，就不疼了。卻要仔細，休使大指兒彈着；若使大指頭兒彈着呵，就看出我本相來了。」行者聞言，心中暗笑道：「這潑怪，倒也老實；不動刑法，就自家供了。等他拿出寶貝來，我試彈他一彈，看他是個甚麼妖怪。」那怪攜着行者，一直行到洞裏深遠密閉之處。卻從口中吐出一件寶貝，有雞子大小，是一顆舍利子玲瓏內丹舍利子玲瓏內丹：內丹術認爲修煉到一定程度，體內可以「結丹」，是一種圓丸形物。《鍾呂傳道集·論龍虎》：「形若彈丸，色如朱橘，名曰丹藥。」舍利，佛教指釋迦牟尼的遺體火化後結成的珠狀物，這裏僅指形狀像舍利的內丹。。行者心中暗喜道：「好東西耶！這件物不知打了多少坐工，煉了幾年魔難，配了幾轉雌雄配了幾轉雌雄：參見第二十六回「調和龍虎，捉坎填離」條注。，煉成這顆內丹舍利。今日大有緣法，遇着老孫。」那猴子拿將過來，那裏有甚麼疼處，特故意摸了一摸，一指頭彈將去。證夾：妙。那妖慌了，劈手來搶，你思量，那猴子好不溜撒，把那寶貝一口吸在肚裏。證夾：更妙。那妖魔揝着拳頭就打，被行者一手隔住，把臉抹了一抹，現出本相，道聲「妖怪！不要無禮！你且認認看！我是誰？」

那妖怪見了，大驚道：「呀！渾家，你怎麼拿出這一副嘴臉來耶？」李旁：那渾家沒有這副嘴臉。證夾：難道這副嘴臉不好？行者罵道：「我把你這個潑怪！誰是你渾家？連你祖宗也還不認得哩？」那怪忽然省悟道：「我像有些認得你哩。」行者道：「我且不打你，你再認認看。」那怪道：「我雖見你眼熟，一時間卻想不起姓名。你果是誰？從那裏來的？你把我渾家估倒在何處估倒：方言。同「鼓搗」。弄，搞。，卻來我家詐誘我的寶貝？着實無理可惡！」行者道：「你是也不認得我。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叫做孫悟空行者。我是你五百年前的舊祖宗哩！」那怪道：「沒有這話！沒有這話！我拿住唐僧時，止知他有兩個徒弟，叫做豬八戒、沙和尚，何曾見有人說個姓孫的。你不知是那裏來的個怪物，到此騙我！」行者道：「我不曾同他二人來，是我師父因老孫慣打妖怪，殺傷甚多，他是個慈悲好善之人，將我逐回，故不曾同他一路行走。你是不知你祖宗名姓。」那怪道：「你好不丈夫呵！既受了師父趕逐，卻有甚麼嘴臉，又來見人！」行者道：「你這個潑怪，豈知『一日爲師，終身爲父』，『父子無隔宿之仇』！你傷害我師父，我怎麼不來救他？你害他便也罷；卻又背前面後罵我，是怎的說？」妖怪道：「我何嘗罵你？」行者道：「是豬八戒說的。」那怪道：「你不要信他。那個豬八戒，尖着嘴，有些會說老婆舌頭老婆舌頭：饒舌，搬弄是非的婦人碎嘴。，你怎聽他？」行者道：「且不必講此閒話，只說老孫今日到你家裏，你好怠慢了遠客。雖無酒饌款待，頭卻是有的。快快將頭伸過來，等老孫打一棍兒，當茶！」李旁：趣。那怪聞得說打，呵呵大笑道：「孫行者，你差了計較了！你既說要打，不該跟我進來。我這裏大小羣妖，還有百十。饒你滿身是手，也打不出我的門去。」行者道：「不要胡說！莫說百十個，就有幾千，幾萬，只要一個個查明白了好打，棍棍無空，教你斷根絕跡！」

那怪聞言，急傳號令，把那山前山後羣妖，洞裏洞外諸怪，一齊點起，各執器械，把那三四層門，密密攔阻不放。行者見了，滿心歡喜，雙手理棍，喝聲叫：「變！」變的三頭六臂；把金箍棒幌一幌，變做三根金箍棒。你看他六隻手，使着三根棒，一路打將去，好便似虎入羊羣，鷹來雞柵；可憐那小怪，湯着的湯着：碰着。，頭如粉碎；颳着的，血似水流！往來縱橫，如入無人之境。止剩一個老妖，趕出門來罵道：「你這潑猴，其實憊懶！怎麼上門子欺負人家！」行者急回頭，用手招呼道：「你來！你來！打倒你，纔是功績！」

那怪物舉寶刀，分頭便砍；好行者，掣鐵棒，覿面相迎。這一場在那山頂上，半雲半霧的殺哩：

大聖神通大，妖魔本事高。這個橫理生金棒生金棒：元楊景賢《西遊記雜劇》中，孫行者使用的武器是生金棍。當是後來如意金箍棒的前身。，那個斜舉蘸鋼刀。悠悠刀起明霞亮，輕輕棒架彩雲飄。往來護頂翻多次，返復渾身轉數遭。一個隨風更面目，一個立地把身搖。那個大睜火眼伸猿膊，這個明幌金睛折虎腰。你來我去交鋒戰，刀迎棒架不相饒。猴王鐵棍依《三略》《三略》：《三略》和下文的《六韜》都是古代兵書名，也是兵法的代名詞。這裏指嫺熟的技法。，怪物鋼刀按《六韜》六韜三略：六韜即《太公六韜》，太公指姜太公呂望。三略指《黃石公三略》。這是兩部古代兵法書，習武的人必讀。這裏是說猴王與妖魔的棍法、刀法，都中規中矩，符合兵法。。一個慣行手段爲魔主，一個廣施法力保唐僧。猛烈的猴王添猛烈，英豪的怪物長英豪。死生不顧空中打，都爲唐僧拜佛遙。

他兩個戰有五六十合，不分勝負。行者心中暗喜道：「這個潑怪，他那口刀，倒也抵得住老孫的這根棒。等老孫丟個破綻與他，看他可認得。」好猴王，雙手舉棍，使一個「高探馬」的勢子高探馬：拳術、棍術都有這種招式，腳尖點地，攻擊的方位在上身。。證夾：到此忽將棍法鋪敘一番，可謂鬧中取靜，忙裏偷閒。那怪不識是計，見有空兒，舞着寶刀，徑奔下三路砍；被行者急轉個「大中平」大中平，即中平棍，持棍居身體中部，擊打對方胸腹部。，挑開他那口刀，又使個「葉底偷桃勢」，望妖精頭頂一棍，就打得他無影無蹤。證夾：奇。急收棍子看處，不見了妖精。行者大驚道：「我兒阿，不禁打，就打得不見了。果是打死，好道也有些膿血，如何沒一毫蹤影？想是走了。」急縱身跳在雲端裏看處，四邊更無動靜。「老孫這雙眼睛，不管那裏，一抹都見一抹： 一瞥，一瞟。第三十三回「抹了他一眼」，也是這個意思。是說孫悟空火眼金睛，不管什麼東西在什麼地方，只要眼睛一瞟，就能見到。，卻怎麼走得這等溜撒？我曉得了：那怪說有些兒認得我，想必不是凡間的怪，多是天上來的精。」

那大聖一時忍不住怒發，揝着鐵棒，打個筋斗，只跳到南天門上。慌得那龐、劉、苟、畢、張、陶、鄧、辛等衆，兩邊躬身控背，不敢攔阻，讓他打入天門，直至通明殿下。早有張、葛、許、丘四大天師問道：「大聖何來？」行者道：「因保唐僧至寶象國，有一妖魔，欺騙國女，傷害吾師，老孫與他賭鬥。正鬥間，不見了這怪。想那怪不是凡間之怪，多是天上之精，特來查勘，那一路走了甚麼妖神。」天師聞言，即進靈霄殿上啓奏，蒙差查勘九曜星官、十二元辰、東西南北中央五斗、河漢羣辰、五嶽四瀆、普天神聖都在天上，更無一個敢離方位。又查那鬥牛宮外，二十八宿，顛倒只有二十七位，內獨少了奎星奎星：二十八宿之一。二十八宿原爲星宿名，中國古代星相家將黃道（即太陽所經之天區），分爲二十八個星座，稱爲「二十八宿」。但是道教將二十八宿都奉爲天神。並按東、西、南、北四個方位，分爲青龍、朱雀、白虎、玄武四祖天神。東方青龍七宿、南方朱雀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北方玄武七宿。奎星爲白虎七宿之第一宿。古人以爲奎星主文運和文章，但是道教卻將二十八宿都當成天將。。天師回奏道：「奎木狼下界了。」玉帝道：「多少時不在天了？」天師道：「四卯不到。三日點卯一次，今已十三日了。」玉帝道：「天上十三日，下界已是十三年。」即命本部收他上界。

那二十七宿星員，領了旨意，出了天門，各念咒語，驚動奎星。你道他在那裏躲避？他原來是孫大聖大鬧天宮時打怕了的神將，閃在那山澗裏潛災，被水氣隱住妖雲，所以不曾看見他。聽得本部星員唸咒，方敢出頭，隨衆上界。被大聖攔住天門要打，幸虧衆星勸住，押見玉帝。那怪腰間取出金牌，在殿下叩頭納罪。玉帝道：「奎木狼，上界有無邊的勝景，你不受用，卻私走一方，何也？」奎宿叩頭奏道：「萬歲，赦臣死罪。那寶象國王公主，非凡人也。他本是披香殿侍香的玉女，因欲與臣私通，臣恐點污了天宮勝境，他思凡先下界去，託生於皇宮內院，是臣不負前期，變作妖魔，佔了名山，攝他到洞府，與他配了一十三年夫妻。『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出自《莊子》：「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意思是說澤雉自由自在地啄食，不希望被養在籠子裏。後來人們引申爲一飲一啄，都是分內註定的事情。，今被孫大聖到此成功。」玉帝聞言，收了金牌，貶他去兜率宮與太上老君燒火，帶俸差操帶俸差操：明代對軍官的一種處分，免除其職事，帶俸祿編入軍隊服役。《明史·職官志五》：「不任事入隊，曰帶俸差操。」《明武宗實錄》卷三十七：「（軍官）其有罪問發立功者，每年納銀二十兩，免其立功，許冠帶。仍俟原擬立功滿日，照舊帶俸差操。」差操，差使，差遣。，有功復職，無功重加其罪。行者見玉帝如此發放，心中歡喜。朝上唱個大喏，又向衆神道：「列位，起動了起動：敬詞。煩勞，勞頓。。」天師笑道：「那個妖猴還是這等村俗。替他收了怪神，也倒不謝天恩，卻就喏喏而退。」玉帝道：「只得他無事，落得天上清平是幸。」

那大聖按落祥光，徑轉碗子山波月洞，尋出公主。將那思凡下界收妖的言語正然陳訴。只聽得半空中八戒、沙僧厲聲高叫道：「師兄，有妖精，留幾個兒我們打耶。」行者道：「妖精已盡絕矣。」沙僧道：「既把妖精打絕，無甚掛礙，將公主引入朝中去罷。不要睜眼。兄弟們使個縮地法來縮地法：即縮地術，一種道教法術，如《神仙傳》稱費長房能把所謂「地脈」收縮，化遠爲近，到達目的地後，將地脈放開如舊。。」

那公主只聞得耳內風響，霎時間徑回城裏。他三人將公主帶上金鑾殿上。那公主參拜了父王、母后，會了姊妹，各官俱來拜見。那公主才啓奏道：「多虧孫長老法力無邊，降了黃袍怪，救奴回國。」那國王問曰：「黃袍是個甚怪？」行者道：「陛下的駙馬，是上界的奎星；令愛乃侍香的玉女，因思凡降落人間，不非小可，都因前世前緣，該有這些姻眷。那怪被老孫上天宮啓奏玉帝，玉帝查得他四卯不到，下界十三日，就是十三年了，蓋天上一日，下界一年。隨差本部星宿，收他上界，貶在兜率宮立功去訖；老孫卻救得令愛來也。」那國王謝了行者的恩德，便教：「看你師父去來。」

他三人徑下寶殿，與衆官到朝房裏，擡出鐵籠，將假虎解了鐵索。別人看他是虎，獨行者看他是人。原來那師父被妖術魘住，不能行走，心上明白，只是口眼難開。行者笑道：「師父呵，你是個好和尚，怎麼弄出這般個惡模樣來也？你怪我行兇作惡，趕我回去，你要一心向善，怎麼一旦弄出個這等嘴臉？」八戒道：「哥阿，救他救兒罷。不要只管揭挑他了揭挑：揭露別人的短處。。」行者道：「你凡事攛唆，是他個得意的好徒弟，你不救他，又尋老孫怎的？原與你說來，待降了妖精，報了罵我之仇，就回去的。」沙僧近前跪下道：「哥阿，古人云『不看僧面看佛面』。兄長既是到此，萬望救他一救。若是我們能救，也不敢許遠的來奉請你也。」行者用手挽起道：「我豈有安心不救之理？快取水來。」那八戒飛星去驛中，取了行李、馬匹，將紫金鉢盂取出，盛水半盂，遞與行者。行者接水在手，念動真言，望那虎劈頭一口噴上，退了妖術，解了虎氣。

長老現了原身，定性睜睛，才認得是行者。一把攙住道：「悟空！你從那裏來也？」沙僧侍立左右，把那請行者降妖精，救公主，解虎氣，並回朝上項事，備陳了一遍。三藏謝之不盡，道：「賢徒，虧了你也！虧了你也！這一去，早詣西方，徑回東土，奏唐王，你的功勞第一。」行者笑道：「莫說！莫說！但不念那話兒，足感愛厚之情也。」國王聞此言，又勸謝了他四衆。整治素筵，大開東閣東閣：古代稱宰相招致、款待賓客的地方，這裏指朝廷待客之處。語出《漢書·公孫弘傳》：「弘……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他師徒受了皇恩，辭王西去。國王又率多官遠送。這正是：

君回寶殿定江山，僧去雷音參佛祖。

畢竟不知此後又有甚事，幾時得到西天，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金木相見，兼之二土歸一，金丹虧者將圓，散者將聚矣。此回實寫五行攢簇，併力成真之妙，示學者明心見性以歸大覺也。

詩云：「義結孔懷，法歸本性。」言兄弟式好，彼此扶持，以義相結，道法兩用也。「金順木馴成正果，心猿木母合丹元。」言木性愛金順義，金情戀木慈仁，金木相併合爲丹元也。「共登極樂世界，同來不二法門。」言了命之後，必須了性，極樂界、不二門皆示真性之地也。「經乃修行之總經，佛配自己之元神。」經者，徑也。凡言取經者，使其悟修行之總徑也；凡言見佛者，使其見自己之元神也。「兄和弟會成三契，妖與魔色應五行。」行者、八戒、沙僧爲兄弟者，比三家相會之象；千魔百怪爲禍害者，喻五行相剋之義也。「剪除六門趣，即赴大雷音。」務在六根不着，四大皆空，五行悉化，三家相會，明心見性，即赴大雷吉，而炯炯不昧矣。總言性之不可離命，命之不可離性，猶有仁不可無義，有義不可無仁，仁義並行，方是金丹大道。

行者把八戒捉回要打，八戒叫看師父面上饒了罷。行者道：「我想那師父好仁義兒哩！」行者之降妖除怪，唐僧以爲不仁，八戒以爲不義，是仁義反覆不仁不義，孰大於此？八戒又道：「看海上菩薩之面。」說出觀音，是已觀察得真，悔悟行者之降妖除怪，爲至仁至義，而縱放心猿之錯矣。夫以至仁爲不仁，以至義爲不義者，皆因夫妻不和，陰陽偏孤，中無信行之故。中無信行，即不老實，故行者叫八戒老實說。八戒將黃袍怪的事，備細告訴，及說出白馬叫請等情，望念一日爲師之情，千萬去救他一救。此老實說，信在其中，言語已通，而爲眷屬，性情相和，仁義並用矣。

八戒又用激將之法，設爲黃袍叫罵一段，此以性求情，木性愛金順義也；行者即氣得抓耳撓腮、暴燥亂跳，此以情歸性，金情戀木慈仁也。「行者道：『不是我去不成，既是妖精罵我，我和你去。』」豈真行者不去，因妖精罵而去乎？妖精之罵出於八戒之口，非妖精罵，乃八戒罵也。罵行者正所以請行者，正所以請其義。請其義，而知降妖除怪非不義者之所爲。曰：「我和你去」，正以八戒知有義而去，非果以妖精之罵而去也。噫！前八戒以行者降妖爲不義，故有花果山羣妖相聚之爲義；今八戒請行者降妖爲有義，必知白虎嶺進讒逐去爲不義。提綱雲：「豬八戒義釋猴王」，即此以義全仁，以仁行義；始而以不義逐，既而以有義復，非義釋而何？

「大聖與八戒攜手駕雲而行。」性情和合，夫唱婦隨，內外相通，何事不濟？行者「下海去淨身子」，是去其舊染之污也。「八戒識行者是片真心」，從今而自新改過也。「抓過二孩去換沙僧」，先除其假，以救其真也。「沙僧一聞孫行者的三字，好便是醍醐灌頂，甘露灑心，一面天心喜，滿腔都是春。」金木相併，真土脫災，五行攢簇，四象合和，去者已還，失者仍返，本來故物，圓成無礙。到此地位，非醍醐灌頂，甘露灑心而何？然此攢簇五行，和合四象之事，須要在生身之處先辨真假，真假明而去假歸真，可不難矣。

「行者叫八戒沙僧把兩個孩子抱到那寶象國，白玉階前一摜，說是黃袍妖精的兒子，激回老妖，以便戰鬥。」此先辨真假也。兩個小孩，一爲食性，一爲色性，乃食色之性也。一切迷徒，錯認食色之性爲本性，以故見色迷心，因食起見，貪戀不捨，昧卻真寶。把兩個孩子抱到寶象國，白玉階前摜下，是叫在生身之處，辨別邪正，棄假認真，去其食色貪圖之性，復其本來天良之性耳。能複本性，真寶有象，方是全的信義，而公主反說這和尚全無信義，是直以認假棄真爲信義矣。故行者道：「你來的日子已久，帶你令郎去認認他外公去哩。」蓋先天真性自虛無中來者，是爲外來主人公，非一身所產之物，認得外公，不爲假者所傷，有信有義，孰大於此？若認不得外公，隨風起塵，見景生情，以假傷真，無信無義，孰大於此？故行者笑道：「你如此夫妻兒女情重，你身從何來，怎麼就再不想念你的生身父母，真爲不孝之女。」《悟真篇》雲：「勸君窮取生身處，返本還元是藥王。」夫生身之處，即生我之處。生我之處，爲先天之真寶；我生之處，爲後天之假物。倘只戀我生之處，而不窮生我之處，則爲不智；不智則不能真履實踐，爲不信；不信則不能所處合宜，爲不義；不義便不能返本還元，而見娘生之面，爲不孝。說到此處，真足令流落他鄉之子，慚愧無地；而想念父母，迷失根本之徒，淚如泉湧而猛醒還鄉矣。

「公主說出無人可傳音信，行者道：『你有一封書，曾救了我師一命，書上也有思念父母之意，待老孫與你拿了妖精，帶你回朝。』」此乃口訣中之口訣，火候中之火候，天機密祕，仙翁慈悲，大爲泄露，時人安知？經雲：不求於《乾》，不求於《坤》，不求於《坎》，不求於《離》，專求於《兌》。蓋《兌》者《坤》之少女，具有《坤》之真土，代《坤》行事，內藏先天之真信，爲成仙作佛之根本，學者若得此一信，於此一信之中以法追攝，漸採漸煉，可以滅假，可以歸真。《易》曰：「不遠復。」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此《兌》之一信，而可以歸《坤》見象也。然《兌》雖有信，而《兌》已爲《巽》之假士攝去，何以能復歸於《坤》？是必有法焉，非智取不能。

「行者就變作公主一般模樣，在洞中專候那怪。」此藏真變假，借假誘真，逆以順用，鬼神不能測，策龜不能佔，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也。見了妖精痛哭訴說一段情節，純是天機，全以智取，不大聲色，始而以夫妻之道哄，既而以父子之情動。一言一語，在心地上揣摸；一舉一動，在疼痛處下針。外雖不信，內實有信，故妖精不覺在深密處，將真寶吐露矣。其所謂「打坐功、煉魔難、配雌雄、煉成這顆內丹舍利」等義，是仙翁恐學者錯認寶貝內丹字樣，以爲修心即修道，故着「打坐功、煉魔難」以曉之耳。夫修行之所難者，以其真寶不能現露耳。若真寶一現，金丹隱隱有象，彈指間即可以去假而復真。

「行者假意放心頭摸了一摸，一指頭彈將去」，放去人心也；「把那寶貝一口吸在肚裏」，收其道心也。「把臉抹了一抹，現出本相道：『妖精不要無理，你且認認，看我是誰。』」放心而明心，明心而見性，真心透露，人心溫滅，本性發現，形色無存，大機大用，非聰明智慧之大聖，豈能到此？「妖精忽然醒悟道：『我像有些認得你哩！』」言食色之性與真性相去不遠，性相近也。「行者道：『我是你五百年前的舊祖宗哩！』」食色之性系後天之性，真性乃先天之性，先天入於後天，後天昧其先天，習相遠也。「妖精說出拿唐僧時，何曾見說個姓孫的。行者告其慣打妖怪，將我逐回。」是明示人金公去而妖怪來；金公不去，妖怪不來。何則？金公者，慣打妖怪者也。失去金公，妖怪誰打？彼唐僧逐去金公，而遭大難，不亦宜乎？

「行者變三頭六臂，六隻手使着三根棒。」三頭者《乾》也，六臂者《坤》也。三頭六臂者，剛中有柔也；六隻手使三根棒者，柔中有剛也。剛柔不拘，變化無常，全在法身上用功夫，不於幻身上作活計，以之滅妖，散其從而擒其首，其事最易。「行者與老妖相戰，使一個高探馬的勢子」，是示我之真空也；「又使個葉底偷桃勢」，乃取彼之實果也。「頂門一棒，無影無蹤」，原非我固有之物；「天上查看，少了奎星」，始知是平空而降。「三公主思凡下界」，妄念迷卻真性；「奎木狼兜率宮燒火」，下苦更須修真。假者既除，真者可得，不特公主出得碗子山，得回寶象，而且唐僧解脫邪法，仍復真身。

「行者取水念動真言，望那虎劈頭一噴，即時退了妖術，長老現了原身。」所謂「若能一念合真修，滅盡恆沙罪垢」也。「長老定性睜眼，才認得是行者。」一念之真，心明而性定，性定而心明矣。曰：「早詣西方，徑回東土，你的功勞第一。」一念之真，善惡分明，邪正立判，不復爲白骨所愚，誤入碗子山波月洞矣。

噫！公主之稍書於國王，有信也；行者之摜打妖怪，有義也；八戒之義釋猴王，有仁也；行者之智降妖怪，有智也；國王之重禮奉酬，有禮也。仁、義、禮、智、信，無非此一念之真而運用。唐僧喫齋之一念，凡不免於魔口；公主稍書之一念，而終得以回國；白馬憶心猿之一念，而五行得以相見。一念之善，即是天堂；一念之惡，即是地獄。一迷一悟，天地懸隔，可不畏哉？倘服丹之後，不能俯視一切，五蘊皆空，而猶以幻身爲真，未免積久成蠱，難逃半夜忽風雷之患。

仙翁演出碗子山一宗公案，在寶象國結果，以示明心見性，方可全得此寶；不能明心見性，而此寶終在魔手，總非未生身處面目。結尾曰：「君回寶殿定江山」，明心也；「僧去雷音參佛祖」，見性也。明心見性，無爲功溥，真超極樂矣。吾願學者在白虎嶺、碗子山波月洞謹慎一二。

詩曰：

性去求情仁合義，金來戀木義成仁。

智中全信分邪正，禮道全行保本真。

# 第三十二回 平頂山功曹傳信 蓮花洞木母逢災

李本總批：描畫孫行者頑處，豬八戒呆處，令人絕倒。化工筆也。

憺漪子曰：前一回心猿既已復歸，則四象五行，依然和合，何憂乎妖邪，何畏乎魔難耶？然而魔與道恆相因，於是有蓮花洞之毒魔狠怪出焉。何以知其狠毒？曰：有五件寶貝故。夫西方魔怪多矣，有寶者絕少。即間有寶者，如金剛琢、芭蕉扇、後天袋、犼項鈴、陰陽瓶之類，不過一而已矣，未有多至五件者。以金、銀角之兩魔，而又加以葫蘆、瓶、劍、扇、繩之五寶，其爲狠毒，不言可知。初意行者之過此山，不知當如何遣將借兵，求神拜佛，出死入生，而後乃几几得之。孰知其竟不遣一將，不借一兵，亦不拜求一神佛，而止憑自己本來之神通變化，遂摧兩魔如反掌。所以然者，蓋由心猿爲吾身真火，彼兩魔雖一金一銀，總皆金也，以金遇火，豈有不敗之理！即其所號爲五寶者，非不具有五行，然而從老君宮中偷來，世間有偷來之五行，而可以據爲家珍命寶者哉？所以離披解散，不旋踵而化爲烏有也。此番心猿去而復來，首遭此大魔，即首建此大功。可見此心一放，雖遇小怪而必兇；此心一收，雖逢大魔而不懼，豈不彰明較著也耶？

描畫八戒說謊處，奇幻不可思議。即便漆園爲經，盲丘作傳，恐亦無此神妙。任他愁眉羅漢，怒目金剛，見此俱當鼓掌噴飯！

話說唐僧復得了孫行者，師徒們一心同體，共詣西方。證夾：此三語有旭日重光，振衣千仞氣象。自寶象國救了公主，承君臣送出城西。說不盡沿路飢餐渴飲，夜住曉行。卻又值三春景候。那時節：

輕風吹柳綠如絲，佳景最堪題。

時催鳥語暖烘，花發遍地芳菲。

海棠庭院來雙燕，正是賞春時。

紅塵紫陌紫陌：指京城郊野的道路。，綺羅弦管，鬥草傳卮鬥草：一種古代遊戲。以花草名相對精巧者爲勝，如狗耳草對雞冠花。傳卮（zhī）：即傳杯。參見第六回「傳杯」條注。卮，古代的一種酒器。。

師徒正行賞間，又見一山擋路。唐僧道：「徒弟們仔細，前遇山高，恐有虎狼阻擋。」行者道：「師父，出家人莫說在家話。你記得那烏巢和尚的《心經》雲『心無掛礙；無掛礙，方無恐怖，遠離顛倒夢想』之言？但只是『掃除心上垢，洗淨耳邊塵。李旁：着眼。不受苦中苦，難爲人上人』。你莫生憂慮，但有老孫，就是塌下天來，可保無事。怕甚麼虎狼！」長老勒回馬道：「我：

當年奉旨出長安，只憶西來拜佛顏。

舍利國中金像採，浮屠塔裏玉毫斑。

尋窮天下無名水，歷遍人間不到山。

逐逐煙波重疊疊逐逐：奔忙的樣子。，幾時能勾此身閒？」

行者聞說，笑呵呵道：「師要身閒，有何難事？若功成之後，萬緣都罷，諸法皆空。那時節，自然而然，卻不是身閒也？」李旁：着眼。證夾：必要自然而然，方得身閒。真所謂「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非是等閒人」。長老聞言，只得樂以忘憂。放轡催銀濁銀濁：濁應作「䮷」。騼（lù）䮷，野馬。這裏泛指馬。，兜繮趲玉龍銀䮷（dú）、玉龍：䮷，即騼（lù）䮷，一種野馬。銀䮷，白色的野馬，和玉龍一樣，都比喻唐僧的坐騎，即西海龍王太子變化的白馬。。師徒們上得山來，十分險峻，真個嵯峨，好山：

巍巍峻嶺，削削尖峯。灣環深澗下，孤峻陡崖邊。灣環深澗下，只聽得唿喇喇戲水蟒翻身；孤峻陡崖邊，但見那崒嵂嵂出林虎剪尾。往上看，巒頭突兀透青霄；回眼觀，壑下深沉鄰碧落碧落：道教指青天。。上高來似梯似凳；下低行如塹如坑。真個是古怪巔峯嶺，果然是連尖削壁崖。巔峯嶺上，採藥人尋思怕走；削壁崖前，打柴夫寸步難行。胡羊野馬亂攛梭，狡兔山牛如佈陣。山高蔽日遮星斗，時逢妖獸與蒼狼。草徑迷漫難進馬，怎得雷音見佛王？

長老勒馬觀山，正在難行之處。只見那綠莎坡上，佇立着一個樵夫。你道他怎生打扮：

頭戴一頂老藍氈笠，身穿一領毛皁衲衣。老藍氈笠，遮煙蓋日果稀奇；毛皁衲衣，樂以忘憂真罕見。手持鋼斧快磨明，刀伐乾柴收束緊。擔頭春色擔頭春色：語出宋趙孟堅《朝中措·客中感春》詞「擔頭看盡百花春」。，幽然四序融融四序：指按順序變化的春夏秋冬四季，這裏指擔頭的應季柴草。；身外閒情，常是三星淡淡三星：一般認爲指參宿三星，在今天的獵戶座。語出《詩經·唐風·綢繆》：「綢繆（緊緊地捆）束薪，三星在天。」。到老只於隨分過隨分過：本分地、順其自然地過日子。，有何榮辱暫關山？

那樵子：

正在坡前伐朽柴，忽逢長老自東來。

停柯住斧出林外，趨步將身上石崖。

對長老厲聲高叫道：「那西進的長老！暫停片時。我有一言奉告：此山有一夥毒魔狠怪，專喫你東來西去的人哩。」長老聞言，魂飛魄散，戰兢兢坐不穩雕鞍。急回頭，忙呼徒弟道：「你聽那樵夫報道『此山有毒魔狠怪』。誰敢去細問他一問？」行者道：「師父放心，等老孫去問他一個端的。」好行者，拽開步，徑上山來，對樵子叫聲「大哥」，道個問訊。樵夫答禮道：「長老呵，你們有何緣故來此？」行者道：「不瞞大哥說，我們是東土差來西天取經的。那馬上是我的師父。他有些膽小。適蒙見教，說有甚麼毒魔狠怪，故此我來奉問一聲：那魔是幾年之魔，怪是幾年之怪？還是個把勢把勢：也作把式，原指精通武藝的人，引申爲老手，行家。，還是個雛兒雛兒：年輕未經世故的人，也指外行。？煩大哥老實說說，我好着山神、土地遞解他起身遞解：舊時指把犯人解往遠地，由沿途官衙派人輪流押送。。」證夾：少不得發回原籍，交付本主。

樵子聞言，仰天大笑道：「你原來是個風和尚風：同「瘋」。。」行者道：「我不風阿，這是老實話。」樵子道：「你說是老實，便怎敢說把他遞解起身？」行者道：「你這等長他那威風，胡言亂語的攔路報信，莫不是與他有親？不親必鄰，不鄰必友。」樵子笑道：「你這個風潑和尚，忒沒道理。我倒是好意，特來報與你們。教你們走路時，早晚間防備，你倒轉賴在我身上。且莫說我不曉得妖魔出處；就曉得呵，你敢把他怎麼的遞解？解往何處？」行者道：「若是天魔，解與玉帝；若是土魔，解與土府。西方的歸佛，東方的歸聖聖：這裏當指東嶽天齊仁聖帝。。北方的解與真武，南方的解與火德。是蛟精解與海主，是鬼祟解與閻王。各有地頭方向。我老孫到處里人熟，發一張批文，把他連夜解着飛跑。」

那樵子止不住呵呵冷笑道：「你這個風潑和尚，想是在方上雲遊，學了些書符咒水的法術書符咒水：書符即書寫道符，道士在紙、木上書寫特定的符號，認爲這種符號會帶有召致鬼神、驅除邪祟的靈力。咒水，即對水唸咒，咒過的水稱爲「神水」、「法水」，然後噴灑在指定的地方驅邪，或者讓患者喝下。，只可驅邪縛鬼，還不曾撞見這等狠毒的怪哩。」行者道：「怎見他狠毒？」樵子道：「此山徑過有六百里遠近，名喚平頂山。證夾：平頂之山，乃有兩角之怪，其平也不平矣。山中有一洞，名喚蓮花洞。洞裏有兩個魔頭，他畫影圖形，要捉和尚；抄名訪姓抄：搜查，查點。，要喫唐僧。你若別處來的還好，但犯了一個『唐』字兒，莫想去得，去得！」行者道：「我們正是唐朝來的。」樵子道：「他正要喫你們哩。」行者道：「造化！造化！但不知他怎的樣喫哩？」樵子道：「你要他怎的喫？」行者道：「若是先喫頭，還好耍子；若是先喫腳，就難爲了。」樵子道：「先喫頭怎麼說？先喫腳怎麼說？」行者道：「你還不曾經着哩。若是先喫頭，一口將他咬下，我已死了，憑他怎麼煎炒熬煮，我也不知疼痛；若是先喫腳，他啃了孤拐，嚼了腿亭腿亭：也作「腿脡」。即小腿。元高文秀《黑旋風》第一折：「我將煙氈帽遮了眼睛，粗布帛縛了腿脡，着誰人識破我喬行徑？」，喫到腰截骨，我還急忙不死，卻不是零零碎碎受苦？此所以難爲也。」樵子道：「和尚，他那裏有這許多工夫？只是把你拿住，捆在籠裏，囫圇蒸吃了。」行者笑道：「這個更好！更好！疼倒不忍疼，只是受些悶氣罷了。」樵子道：「和尚不要調嘴。那妖怪隨身有五件寶貝，神通極大極廣。就是擎天的玉柱，架海的金梁，若保得唐朝和尚去也，須要發發昏是。」行者道：「發幾個昏麼？」樵子道：「要發三四個昏是。」行者道：「不打緊，不打緊。我們一年，常發七八百個昏兒，這三四個昏兒易得發；發發兒就過去了。」證夾：所以講道學者曰：「則又是而昏。」又曰：「發昏章第十一。」

好大聖，全然無懼，一心只是要保唐僧，捽脫樵夫，拽步而轉。徑至山坡馬頭前道：「師父，沒甚大事。有便有個把妖精兒，只是這裏人膽小，放他在心上。有我哩，怕他怎的？走路！走路！」長老見說，只得放懷隨行。

正行處，早不見了那樵夫。長老道：「那報信的樵子如何就不見了？」八戒道：「我們造化低，撞見日裏鬼了。」行者道：「想是他鑽進林子裏尋柴去了。等我看看來。」好大聖，睜開火眼金睛，漫山越嶺的望處，卻無蹤跡。忽抬頭往雲端裏一看，看見是日值功曹，他就縱雲趕上，罵了幾聲「毛鬼」，道：「你怎麼有話不來直說，卻那般變化了，演漾老孫演漾：迷惑。？」慌得那功曹施禮道：「大聖，報信來遲，勿罪，勿罪。那怪果然神通廣大，變化多端。只看你騰那乖巧，運動神機，仔細保你師父；假若怠慢了些兒，西天路莫想去得。」

行者聞言，把功曹叱退，切切在心。按雲頭，徑來山上。只見長老與八戒、沙僧，簇擁前進，他卻暗想：「我若把功曹的言語實實告誦師父，師父他不濟事，必就哭了；假若不與他實說，夢着頭夢：同「蒙」。，帶着他走，常言道：『乍入蘆圩蘆圩（wéi）：蘆葦塘，水道多縱橫交錯，雜亂難認。，不知深淺』。倘或被妖魔撈去，卻不又要老孫費心？且等我照顧八戒一照顧，先着他出頭與那怪打一仗看。若是打得過他，就算他一功；若是沒手段，被怪拿去，等老孫再去救他不遲。卻好顯我本事出名。」正自家計較，以心問心道：「只恐八戒躲懶，便不肯出頭。師父又有些護短。等老孫羈勒他羈勒羈勒：束縛，此指設法爲難。。」

好大聖，你看他弄個虛頭，把眼揉了一揉，揉出些淚來。迎着師父，往前徑走。八戒看見，連忙叫：「沙和尚，歇下擔子，拿出行李來，我兩個分了罷！」沙僧道：「二哥，分怎的？」八戒道：「分了，便你往流沙河還做妖怪，老豬往高老莊上盼盼渾家盼：探望。。把白馬賣了，買口棺木，與師父送老送老：送終。，大家散火。還往西天去哩？」長老在馬上聽見，道：「這個夯貨！正走路，怎麼又胡說了？」八戒道：「你兒子便胡說！你不看見孫行者那裏哭將來了？他是個鑽天入地，斧砍火燒，下油鍋都不怕的好漢；如今戴了個愁帽戴了個愁帽：謔語，擺出一副發愁的樣子。，淚汪汪的哭來，必是那山險峻，妖怪兇狠。似我們這樣軟弱的人兒，怎麼去得？」長老道：「你且休胡談。待我問他一聲，看是怎麼說話。」問道：「悟空，有甚話當面計較。你怎麼自家煩惱？這般樣個哭包臉，是虎唬我也虎唬（xià）：即嚇唬。！」行者道：「師父阿，剛纔那個報信的，是日值功曹。他說妖精兇狠，此處難行，果然的山高路峻，不能前進。改日再去罷。」證夾：不怕驚死人。長老聞言，恐惶悚懼，扯住他虎皮裙子道：「徒弟啞，我們三停路已走了停半停半：一停半，一份半。停，常用做量詞，表示把整體分成若干份之後的一份。，因何說退悔之言？」行者道：「我沒個不盡心的。但只恐魔多力弱，行勢孤單。證夾：所以成道必要三環，謂死環、活環、循環也。若靜裏孤修，安能變化！『總然是塊鐵，下爐能打得幾根釘』？」長老道：「徒弟呵，你也說得是。果然一個人也難。兵書雲：『寡不可敵衆。』我這裏還有八戒、沙僧，都是徒弟，憑你調度使用，或爲護將幫手，協力同心，掃清山徑，領我過山，卻不都還了正果？」

那行者這一場扭捏，只鬥出長老這幾句話來。他搵了淚道搵（wèn）：擦，拭。：「師父阿，若要過得此山，須是豬八戒依得我兩件事兒，纔有三分去得；假若不依我言，替不得我手，半分兒也莫想過去。」八戒道：「師兄不去，就散火罷。不要攀我。」長老道：「徒弟，且問你師兄，看他教你做甚麼。」呆子真個對行者說道：「哥哥，你教我做甚事？」行者道：「第一件是看師父，第二件是去巡山。」八戒道：看師父是坐，巡山去是走；終不然教我坐一會又走，走一會又坐。兩處怎麼顧盼得來？」行者道：「不是教你兩件齊幹，只是領了一件便罷。」八戒又笑道：「這等也好計較。但不知看師父是怎樣，巡山是怎樣。你先與我講講，等我依個相應些兒的去幹罷。」行者道：「看師父呵：師父去出恭，你伺候；師父要走路，你扶持；師父要喫齋，你化齋。若他餓了些兒，你該打；黃了些兒臉皮，你該打；瘦了些兒形骸，你該打。」八戒慌了道：「這個難！難！難！證夾：我說這個還易、易、易。伺候扶持，通不打緊，就是不離身馱着，也還容易；假若教我去鄉下化齋，他這西方路上，不識我是取經的和尚，只道是那山裏走出來的一個半壯不壯的健豬健豬：方言，公豬。，夥上許多人，叉鈀掃帚，把老豬圍倒，拿家去宰了，醃着過年，這個卻不就遭瘟遭瘟：患了瘟疫，引申爲倒黴。了？」行者道：「巡山去罷。」八戒道：「巡山便怎麼樣兒？」行者道：「就入此山，打聽有多少妖怪，是甚麼山，是甚麼洞，我們好過去。」八戒道：「這個小可，證夾：我說這個非同小可。老豬去巡山罷。」那呆子就撒起衣裙，挺着釘鈀，雄糾糾徑入深山，氣昂昂奔上大路。

行者在傍，忍不住嘻嘻冷笑。長老罵道：「你這個潑猴！兄弟們全無愛憐之意，常懷嫉妒之心。你做出這樣獐智獐智：原作「張置」，「張官置吏」的省稱，也作「張致」、「張智」（據朱季海《風俗通義校箋·過譽第四》）。引申爲裝模作樣。，巧言令色，撮弄他去甚麼巡山，卻又在這裏笑他！」行者道：「不是笑他。我這笑中有味。你看豬八戒這一去，決不巡山，也不敢見妖怪，不知往那裏去躲閃半會，捏一個謊來，哄我們也。」長老道：「你怎麼就曉得他？」行者道：「我估出他是這等。不信，等我跟他去看看，聽他一聽：一則幫副他手段降妖，二來看他可有個誠心拜佛。」長老道：「好！好！好！你卻莫去捉弄他。」

行者應諾了。徑直趕上山坡，搖身一變，變作個蟭蟟蟲兒蟭蟟：古書上稱是一種小蟬，又叫「螓」。按書中所謂蟭蟟，均應作「蟭螟」，傳說中的一種特別小的蟲。也作「焦冥」，語出《晏子春秋》外篇下十四，東海有蟲，作巢於蚊子睫毛之上，而蚊不覺，「東海漁者命曰焦冥」。。其實變得輕巧。但見他：

翅薄舞風不用力，腰尖細小如針。

穿蒲抹草過花陰，疾似流星還甚。

眼睛明映映，聲氣渺瘖瘖。

昆蟲之類惟他小，亭亭款款機深。

幾番閒日歇幽林。一身渾不見，千眼莫能尋。

嚶的一翅飛將去，趕上八戒，丁在他耳朵後面鬃根底下。那呆子只管走路，怎知道身上有人？證夾：妙語，創見。行有七八里路，把釘鈀撇下，吊轉頭來，望着唐僧，指手畫腳的罵道：「你罷軟的老和尚，捉掐的弼馬溫捉掐：刁鑽，喜歡捉弄人。，面弱的沙和尚面弱：即面軟，指顧及情面，妥協退讓。！他都在那裏自在，琢弄我老豬來蹡路琢弄：即「捉弄」。！大家取經，都要望成正果，偏是教我來巡甚麼山！哈哈哈！曉得有妖怪，躲着些兒走。還不勾一半還不勾一半：意思是躲着妖怪走，還躲不及，興許還有一半的機會能碰上。，卻教我去尋他，這等晦氣哩！我往那裏睡覺去，睡一覺回去，含含糊糊的答應他，只說是巡了山，就了其帳也。」那呆子一時間僥倖，搴着鈀又走搴（qiān）：舉，扛。。只見山凹裏一彎紅草坡，他一頭鑽得進去，使釘鈀撲個地鋪，轂轆的睡下。把腰伸了一伸，道聲：「快活！就是那弼馬溫，也不得像我這般自在！」原來行者在他耳根後，句句兒聽着哩；忍不住，飛將起來，又琢弄他一琢弄。又搖身一變，變作個啄木蟲兒。但見：

鐵嘴尖尖紅溜，翠翎豔豔光明。

一雙鋼爪利如釘，腹餒何妨林靜餒：飢餓。。

最愛枯槎朽爛，偏嫌老樹伶仃。

圜睛決尾性丟靈圜睛：圓圓的眼睛。決尾：分叉的尾巴。決，張開，分叉。丟靈：活潑，靈巧。，闢剝之聲堪聽。

這蟲鷖不大不小的蟲鷖（yì）：小的雀和蟲，也作「蟲蟻」。，上秤稱，只有二三兩重。紅銅嘴，黑鐵腳，刷剌的一翅飛下來。那八戒丟倒頭，正睡着了，被他照嘴脣上扢揸的一下。那呆子慌得爬將起來，口裏亂嚷道：「有妖怪！有妖怪！把我戳了一槍去了！嘴上好不疼呀！」伸手摸摸，泱出血來了。他道：「蹭蹬呵！我又沒甚喜事，怎麼嘴上掛了紅耶？」他看着這血手，口裏絮絮叨叨的兩邊亂看，卻不見動靜，道：「無甚妖怪，怎麼戳我一槍麼？」忽抬頭往上看時，原來是個啄木蟲，在半空中飛哩。呆子咬牙罵道：「這個亡人！弼馬溫欺負我罷了，你也來欺負我！我曉得了。他一定不認我是個人，只把我嘴當一段黑朽枯爛的樹，內中生了蟲，尋蟲兒喫的，將我啄了這一下也。等我把嘴揣在懷裏睡罷。」那呆子轂轆的依然睡倒。行者又飛來，着耳根後又啄了一下。呆子慌得爬起來道：「這個亡人，卻打攪得我狠！想必這裏是他的窠巢，生蛋布雛，怕我佔了，故此這般打攪。罷！罷！罷！不睡他了！」搴着鈀，徑出紅草坡，找路又走。可不喜壞了孫行者，笑倒個美猴王。行者道：「這夯貨大睜着兩個眼，連自家人也認不得！」

好大聖，搖身又一變，還變做個蟭蟟蟲，丁在他耳朵後面，不離他身上。那呆子入深山，又行有四五里，只見山凹中有桌面大的四四方方三塊青石頭。呆子放下鈀，對石頭唱個大喏。行者暗笑道：「這呆子！石頭又不是人，又不會說話，又不會還禮的，唱他喏怎的，可不是個瞎帳瞎帳：糊塗帳，比喻白費心力毫無功效的蠢事。？」原來那呆子把石頭當着唐僧、沙僧、行者三人，朝着他演習哩。他道：「我這回去，見了師父，若問有妖怪，就說有妖怪。他問甚麼山，我若說是泥捏的，土做的，錫打的，銅鑄的，面蒸的，紙糊的，筆畫的，他們見說我呆哩，若講這話，一發說呆了一發：這裏是更加的意思。；我只說是石頭山。他問甚麼洞，也只說是石頭洞。他問甚麼門，卻說是釘釘的鐵葉門。他問裏邊有多遠，只說入內有三層。十分再搜尋，問門上釘子多少，只說老豬心忙記不真。此間編造停當，哄那弼馬溫去！」證夾：此一段在呆子以爲慌矣，若將莊子《南華》看來，還是極老實話頭。

那呆子捏合了，拖着鈀，徑回本路。怎知行者在耳朵後，一一聽得明白。行者見他回來，即騰兩翅預先回去。現原身，見了師父。師父道：「悟空，你來了，悟能怎不見回？」行者笑道：「他在那裏編謊哩。就待來也。」長老道：「他兩個耳朵蓋着眼，愚拙之人也，他會編甚麼謊？又是你捏合甚麼鬼話賴他哩。」行者道：「師父，你只是這等護短，這是有對問的話。」把他那鑽在草裏睡覺，被啄木蟲叮醒，朝石頭唱喏，編造甚麼石頭山、石頭洞、鐵葉門、有妖精的話，預先說了。說畢，不多時，那呆子走將來。又怕忘了那謊，低着頭，口裏溫習。被行者喝了一聲道：「呆子！念甚麼哩？」八戒掀起耳朵來看看道：「我到了地頭了！」那呆子上前跪倒。長老攙起道：「徒弟，辛苦阿。」八戒道：「正是。走路的人，爬山的人，第一辛苦了。」長老道：「可有妖怪麼？」八戒道：「有妖怪！有妖怪！一堆妖怪哩！」長老道：「怎麼打發你來？」八戒說：「他叫我做豬祖宗、豬外公，安排些粉湯素食，教我吃了一頓，說道，擺旗鼓送我們過山哩。」證夾：此一段又在所編之外，當名之曰：「謊引」。行者道：「想是在草裏睡着了，說得是夢話？」呆子聞言，就嚇得矮了三寸道：「爺爺啞！我睡他怎麼曉得？」行者上前，一把揪住道：「你過來，等我問你。」呆子又慌了，戰戰兢兢的道：「問便罷了，揪扯怎的？」行者道：「是甚麼山？」八戒道：「是石頭山。」——「甚麼洞？」道：「是石頭洞。」——「甚麼門？」道：「是釘釘鐵葉門。」「裏邊有多遠？」道：「入內是三層。」行者道：「你不消說了，後半截我記得真。恐師父不信，我替你說了罷。」八戒道：「嘴臉嘴臉：臉面，這裏是鄙夷的話，指裝臉面。！你又不曾去，你曉得那些兒，要替我說？」行者笑道：「『門上釘子有多少，只說老豬心忙記不真』。可是麼？」那呆子即慌忙跪倒。行者道：「朝着石頭唱喏，當做我三人，對他一問一答。可是麼？又說『等我編得謊兒停當，哄那弼馬溫去』，可是麼？」那呆子連忙只是磕頭道：「師兄，我去巡山，你莫成跟我去聽的？」行者罵道：「我把你個饢糠的夯貨！這般要緊的所在，教你去巡山，你卻去睡覺！不是啄木蟲叮你醒來，你還在那裏睡哩。及叮醒，又編這樣大謊，可不誤了大事？你快伸過孤拐來，打五棍記心！」

八戒慌了道：「那個哭喪棒重，擦一擦兒皮塌，挽一挽兒筋傷，若打五下，就是死了！」行者道：「你怕打，卻怎麼扯謊？」八戒道：「哥哥啞，只是這一遭兒，以後再不敢了。」行者道：「一遭便打三棍罷。」八戒道：「爺爺啞，半棍兒也禁不得！」呆子沒計奈何，扯住師父道：「你替我說個方便兒。」長老道：「悟空說你編謊，我還不信。今果如此，其實該打。但如今過山少人使喚，悟空，你且饒他，待過了山，再打罷。」行者道：「古人云：『順父母言情，呼爲大孝。』師父說不打，我就且饒你。你再去與他巡山。若再說謊誤事，我定一下也不饒你！」

那呆子只得爬起來又去。你看他奔上大路，疑心生暗鬼，步步只疑是行者變化了跟住他。故見一物，即疑是行者。走有七八里，見一隻老虎，從山坡上路過，他也不怕，舉着釘鈀道：「師兄來聽說謊的？這遭不編了。」又走處，那山風來得甚猛，呼的一聲，把顆枯木颳倒，滾至面前，他又跌腳搥胸的道：「哥阿！這是怎的起！一行說不敢編謊罷了，又變甚麼樹來打人！」又走向前，只見一個白頸老鴉，當頭喳喳的連叫幾聲，他又道：「哥哥，不羞！不羞！我說不編就不編了，只管又變着老鴉怎的？你來聽麼？」證夾：此一段將無作有，難道又不是謊。原來這一番行者卻不曾跟他去，他那裏卻自驚自怪，亂疑亂猜，故無往而不疑是行者隨他身也。

呆子驚疑且不題。卻說那山叫做平頂山，那洞叫做蓮花洞。洞裏兩妖：一喚金角大王，一喚銀角大王。金角正坐，對銀角說：「兄弟，我們多少時不巡山了？」銀角道：「有半個月了。」金角道：「兄弟，你今日與我去巡巡。」銀角道：「今日巡山怎的？」金角道：「你不知，近聞得東土唐朝差個御弟唐僧往西方拜佛，一行四衆，叫做孫行者、豬八戒、沙和尚，連馬五口。你看他在那處，與我把他拿來。」銀角道：「我們要喫人，那裏不撈幾個？這和尚到得那裏，讓他去罷。」金角道：「你不曉得。我當年出天界，嘗聞得人言：唐僧乃金蟬長老臨凡，十世修行的好人，一點元陽未泄元陽：人體陽氣的根本。內丹家稱維持男子生命活力的某種物質或功能，泛指元氣、元精之類。參見第二十四回「原本」條注。。有人喫他肉，延壽長生哩。」銀角道：「若是吃了他肉就可以延壽長生，我們打甚麼坐，立甚麼功，煉甚麼龍與虎，配甚麼雌與雄？只該喫他去了。等我去拿他來。」金角道：「兄弟，你有些性急，且莫忙着。你若走出門，不管好歹，但是和尚就拿將來，假如不是唐僧，卻也不當人子。我記得他的模樣，曾將他師徒畫了一個影，圖了一個形，你可拿去。但遇着和尚，以此照驗照驗。」又將某人是某名字，一一說了。銀角得了圖象，知道姓名，即出洞，點起三十名小怪，便來山上巡邏。

卻說八戒運拙運拙：運氣不好。。正行處，可可的撞見羣魔，當面擋住道：「那來的甚麼人？」呆子才抬起頭來，掀着耳朵，看見是些妖魔，他就慌了，心中暗道：「我若說是取經的和尚，他就撈了去。」只是說：「走路的。」證夾：又說謊。小妖回報道：「大王，是走路的。」那三十名小怪，中間有認得的，有不認得的，傍邊有聽着指點說話的，道：「大王，這個和尚，像這圖中豬八戒模樣。」叫掛起影神圖來影神：指畫像，迷信認爲人的畫像或影子有靈魂寄託，被人畫像、拍照或用鏡子映照，就會使靈魂脫離本體。宋鄧公壽《畫繼》卷六：「未滿三十歲，不可令朱待詔（朱漸）寫真，恐其奪精神。」。八戒看見，大驚道：「怪道這些時沒精神哩！原來是他把我的影神傳將來也！」小妖用槍挑着，銀角用手指道：「這騎白馬的是唐僧。這毛臉的是孫行者。」八戒聽見道：「城隍城隍：城牆和護城河，後專指守護城池的神。民間習俗，人們經常到城隍前祈禱還願，所以這裏豬八戒也對城隍許願。，沒我便也罷了，豬頭三牲豬頭三牲：醮儀的祭品。，清醮二十四分清醮（jiào）：醮是道教祭祀鬼神的儀式，有清醮和幽醮的區別，清醮的內容是祈福謝恩、卻病延壽等爲活人做的法事，今福建、廣東、臺灣仍常見祈安清醮。幽醮的內容是攝召亡魂、鍊度施食等爲亡人做的法事。分：即神位，根據祭祀神位的多寡，有六分、十二分、二十四分醮，乃至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口裏勞叨，只管許願。那怪又道：「這黑長的是沙和尚，這長嘴大耳的是豬八戒。」呆子聽見說他，慌得把個嘴揣在懷裏藏了。那怪叫：「和尚，伸出嘴來！」八戒道：「胎裏病，伸不出來。」證夾：又說謊。那怪令小妖使鉤子鉤出來。八戒慌得把個嘴伸出道：「小家形。罷了，這不是？你要看便就看，鉤怎的？」

那怪認得是八戒，掣出寶刀，上前就砍。這呆子舉釘鈀按住道：「我的兒，休無禮！看鈀！」那怪笑道：「這和尚是半路出家的。」八戒道：「好兒子，有些靈性！你怎麼就曉得老爺是半路出家的？」那怪道：「你會使這鈀，一定是在人家園圃中築地，把他這鈀偷將來也。」八戒道：「我的兒，你那裏認得老爺這鈀。我不比那築地之鈀。這是：

巨齒鑄來如龍爪，滲金妝就似虎形。

若逢對敵寒風灑，但遇相持火焰生。

能替唐僧消瘴礙，西天路上捉妖精。

輪動煙霞遮日月，使起昏雲暗鬥星。

築倒泰山老虎怕，掀翻大海老龍驚。

饒你這妖有手段，一鈀九個血窟窿！」

那怪聞言，那裏肯讓。使七星劍，丟開解數，與八戒一往一來，在山中賭鬥，有二十回合，不分勝負。八戒發起狠來，舍死的相迎。那怪見他捽耳朵，噴粘涎，舞釘鈀，口裏吆吆喝喝的，也盡有些悚懼，即回頭招呼小怪，一齊動手。若是一個打一個，其實還好。他見那些小妖齊上，慌了手腳，遮架不住，敗了陣，回頭就跑。原來是道路不平，未曾細看，忽被蓏蘿藤絆了個踉蹡。掙起來正走，又被個小妖睡倒在地，扳着他腳跟，撲的又跌了個狗喫屎；被一羣趕上按住，抓鬃毛，揪耳朵，扯着腳，拉着尾，扛扛抬抬，擒進洞去。證夾：謊精進洞矣。咦！正是：

一身魔發難消滅，萬種災生不易除。

畢竟不知豬八戒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結出得丹之後，急須看破色身萬有皆空，明心見性，以入無爲之道。然未得丹之先，五行錯亂，遽行無爲之道，何以能返本還元、歸根覆命、以得真寶乎？故此回合下三、四、五回，俱明火候端的、五行真假，使人身體力行，腳踏實地也。

篇首「唐僧復得了孫行者，師徒們一心同體，共詣西方」．則是陰陽相合，五行一氣，金丹真寶已隱隱有象矣。然此寶藏於後天陰陽五行之中，若非深明火候，勇猛精進，下一番死功夫，則此寶終在他家，未可遽得。

曰：「離了寶象國」，是結上文寶象國之案；曰：「又值三春景候」，是起下文蓮花洞之事。三春景候，乃春盡交夏之時，春者，木氣發旺之時。夏者，火氣鍛鍊之時。由春而夏，天地造化自然之理，即修道者真履實踐，鍛鍊身心之道。奈何唐僧正行之間，又見一山擋路，叫徒弟仔細，又妄想「身閒」。此便是認假爲真，火候不力，在肉皮囊上作活計，仍然白虎嶺局面，焉得不生其魔障？故行者提《心經》「心無掛礙，方無恐怖」以警之。又以功成之後，萬緣都罷，諸法皆空，自然身閒提醒之。可知心有掛礙恐怖，未易萬緣都罷；不能萬緣都罷，未易諸法皆空；不能諸法皆空，未許身閒也。

夫心有恐怖，無危險而自致危險；妄想身閒，欲清淨而反不清淨。此四值功曹所以傳信也。「四值功曹」者，年、月、日、時，四值之火功；「傳信」者，即傳其火功不力，恐怖而有危險，身閒而不清淨之信。蓋恐怖而有危險，平處即有不平，故有平頂山；身閒而圖清淨，淨處即有不淨，故有蓮花洞。這個山，這個洞，便是生魔之由，故有金角、銀角之兩魔。金比其性剛，銀比其性柔，角比其過亢。剛屬陽，柔屬陰，金角銀角，即陰陽偏勝，不中不正之魔。此兩魔，即後天之陰陽，故隨身有後天五行之寶。紫金紅葫蘆，火也；羊脂玉淨瓶，水也；七星劍，金也；芭蕉扇，木也；幌金繩，土也。唐僧三徒，先天五行；兩魔五寶，後天五行。先天能以成道，後天能以敗道。若欲復先天，須當煉後天；後天不化，先天不純。故四值功曹道：「若保得唐朝和尚過去，也須要發發昏哩！」又曰：「要發三四個昏。」三四爲七，火之數。以火鍛鍊，後天化，先天純，即《參同》所謂「昏久則昭明」也。

「行者道：『我們一年常發七八百個昏兒，這三四個昏兒易得發。』」一年者，四象一氣也；七八百者，七八一十五，三五合一也。四象一氣，三五合一，純陽無陰，金丹成熟，我命由我不由天，故曰「發發兒就過去了」。可見金丹之道，未有不昏而能昭明者。昭明之道，全在火功，火功之力，全在心無掛礙、無恐怖，不圖身閒，期必化盡後天陰氣，而不容絲毫滓質留於方寸之中。

何以兩魔畫影圖形要拿唐僧乎？金丹之道《河圖》五行之道，《河圖》一、三、五、七、九，先天五行，屬於法身，唐僧四衆有焉；二、四、六、八、十，後天五行，屬於幻身，金角銀角有焉。先天無影無形，後天有影有形，畫影神要拿他師徒，是以後天而敗先天也。知此者，以先天化後天，魔可歸聖；不知此者，順後天而傷先天，聖即成魔。此中消息非得口傳心授之火候，不能騰挪乖巧運動神機，以真化假，借假歸真也。行者照顧八戒入山，打聽妖精多少，是使其打聽真假，在不睹不聞處，戒慎恐懼，以運火候耳。八戒巡山編謊一段，是仙翁形容世間不知真假之呆漢，在肉皮囊上用功夫。或入山靜養，或守空寂滅，以爲得真，自欺欺人，視性命爲兒戲，可不誤了大事？此等之輩，都該伸過孤拐來打一頓棍，以爲記心。《悟真》雲：「不辨五行四象，那分朱汞鉛銀。修丹火候未曾聞，早便稱呼居隱。不肯自思己錯，更將錯路教人。誤他永劫在迷津，似恁欺心安忍。」噫！修真之道，毋自欺之道，若欺心而修道，不識其真，焉識其假？不辨其假，焉得其真？真假不分，火候不明，自驚自怪，亂猜亂疑，自招其魔，焉得不爲魔困？「道路不平，被藤蘿絆倒，爲小妖所擒」，理所必然。

大抵金丹之道，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若不能學、問、思、辨，必至真者爲假，假者爲真。欲求其真，反入於假；欲去其假，反傷其真。提綱所謂「蓮花洞木母逢災」者，即此一戒爲淨，不知火候之災。修道者，可不先究火候乎？

詩曰：

修真火候要周全，年月日時一氣連。

未語河圖深奧理，方纔舉步有災愆。

# 第三十三回 外道迷真性 元神助本心

李本總批：說到裝天處，令人絕倒。何物文人，奇幻至此！大抵文人之筆，無所不至；然到裝天葫蘆，亦觀止矣！

憺漪子曰：古今來爲名而喪身者，多矣！如漢之顧、廚、俊及，唐之王、駱、劉、柳，宋之文、謝、張、陸，皆是也。嘗嘆名之一字，真天地間大利大害之所在。使人而不好名，則聖賢可以不聖賢，豪傑可以不豪傑，楊朱所謂「堯、舜、桀、紂，其爲朽骨一耳」，殆非所以教天下。使人而好名，則小名有小名之害，大名有大名之害。雞鶩滿園，牛羊盈野，而童豎不驚；見一麒麟、鳳凰，則羣然指爲怪物，相與叫噪鋤擊，不遺餘力。噫！吾人之處世，將何適而可乎？語云：「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又云：「蘭以香自焚，膏以明自煎。」名之爲累久矣。因讀傳中「樹大招風風撼樹，人爲名高名喪人」之句，不覺爲之投筆三嘆。

說到裝天葫蘆處，行者雲：「天若惱着我，一月常裝他七八遭。」玉帝雲：「欲借天裝，天可裝乎？」哪吒雲：「天也裝得。」小妖雲：「放了天罷。」無處不令人絕倒，足使鄒衍喪其雄談，秦宓亡其詭論。

卻說那怪將八戒拿進洞去道：「哥哥阿，拿將一個來了。」老魔喜道：「拿來我看。」二魔道：「這不是？」老魔道：「兄弟，錯拿了，這個和尚沒用。」八戒就綽經說道：「大王，沒用的和尚，放他出去罷。不當人子！」證夾：果然沒用。此一番卻不說謊。豬祖宗，豬外公，何以醃在水中？豈說謊之報歟？然而罪不至此。二魔道：「哥哥，不要放他；雖然沒用，也是唐僧一起的，叫做豬八戒。把他且浸在後邊淨水池中，浸退了毛衣，使鹽醃着，曬乾了，等天陰下酒。」八戒聽言道：「蹭蹬阿！撞着個販醃臘的妖怪了！」

那小妖把八戒抬進去，拋在水裏不題。證夾：用二寶。卻說三藏坐在坡前，耳熱眼跳，身體不安，叫聲：「悟空！怎麼悟能這番巡山，去之久而不來？」行者道：「師父還不曉得他的心哩。」三藏道：「他有甚心？」行者道：「師父阿，此山若是有怪，他半步難行，一定虛張聲勢，跑將回來報我；想是無怪，路途平靜，他一直去了。」三藏道：「假若真個去了，卻在那裏相會？此間乃是山野空闊之處，比不得那店市城井之間。」行者道：「師父莫慮，且請上馬。那呆子有些懶惰，斷然走的遲慢。你把馬打動些兒，我們定趕上他，一同去罷。」真個唐僧上馬，沙僧挑擔，行者前面引路上山。

卻說那老怪又喚二魔道：「兄弟，你既拿了八戒，斷乎就有唐僧。再去巡巡山來，切莫放過他去。」二魔道：「就行，就行。」你看他急點起五十名小妖，上山巡邏。

正走處，只見祥雲縹緲，瑞氣盤旋，二魔道：「唐僧來了。」衆妖道：「唐僧在那裏？」二魔道：「好人頭上祥雲照頂，惡人頭上黑氣沖天。那唐僧原是金蟬長老臨凡，十世修行的好人，所以有這祥雲縹緲。」衆怪都不看見，二魔用手指道：「那不是？」那三藏就在馬上打了一個寒噤；又一指，又打個寒噤。一連指了三指，他就一連打了三個寒噤，心神不寧，道：「徒弟呵，我怎麼打寒噤麼？」沙僧道：「打寒噤，想是傷食病發了。」行者道：「胡說，師父是走着這深山峻嶺，必然小心虛驚。莫怕！莫怕！等老孫把棒打一路與你壓壓驚。」好行者，理開棒，在馬前丟幾個解數，上三下四，左五右六，盡按那六韜三略，使起神通。那長老在馬上觀之，真個是寰中少有，世上全無。剖開路一直前行，險些兒不唬倒那怪物。他在山頂上看見，魂飛魄喪，忽失聲道：「幾年間聞說孫行者，今日才知話不虛傳果是真。」衆怪上前道：「大王，怎麼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之威風？你誇誰哩？」二魔道：「孫行者神通廣大，那唐僧喫他不成。」衆怪道：「大王，你沒手段，等我們着幾個去報大大王，教他點起本洞大小兵來，擺開陣勢，合力齊心，怕他走了那裏去！」二魔道：「你們不曾見他那條鐵棒，有萬夫不當之勇。我洞中不過有四五百兵，怎禁得他那一棒？」衆妖道：「這等說，唐僧喫不成，卻不把豬八戒錯拿了？如今送還他罷。」二魔道：「拿便也不曾錯拿，送便也不好輕送。唐僧終是要喫，只是眼下還尚不能。」衆妖道：「這般說，還過幾年麼？」二魔道：「也不消幾年。我看見那唐僧，只可善圖，不可惡取。若要倚勢拿他，聞也不得一聞。只可以善去感他，賺得他心與我心相合，卻就善中取計，可以圖之。」衆妖道：「大王如定計拿他，可用我等？」二魔道：「你們都各回本寨，但不許報與大王知道。若是驚動了他，必然走了風訊，敗了我計策。我自有個神通變化，可以拿他。」

衆妖散去，他獨跳下山來，在那西方之傍，搖身一變，變做個年老的道者。真個是怎生打扮？但見他：

星冠晃亮星冠：本指通曉星象的人所戴的冠，後多指道士的帽子。，鶴髮蓬鬆。羽衣圍繡帶，雲履綴黃棕雲履：繡有云形花紋的鞋子。，神清目朗如仙客，體健身輕似壽翁。說甚麼清牛道士清牛道士：應作「青牛道士」。《漢武內傳》記：封君達喜道術，入鳥鼠山百餘年纔回到鄉里，常乘青牛，故稱青牛道士。，也強如素券先生素券先生：道教尊稱有一定法位、學識的道士爲「先生」，唐《初學記》引《太上丹簡墨錄經》稱：道士受法位，「至真一及太一素劵之號」，可以稱爲先生。。妝成假像如真像，捏作虛情似實情。

他在那大路傍妝做個跌折腿的道士，腳上血淋津，口裏哼哼的，只叫「救人！救人！」

卻說這三藏仗着孫大聖與沙僧，歡喜前來，正行處，只聽得叫「師父救人」。三藏聞得道：「善哉！善哉！這曠野山中，四下裏更無村舍，是甚麼人叫？想必是虎豹狼蟲唬倒的。」這長老兜回俊馬，叫道：「那有難者是甚人？可出來。」這怪從草科裏爬出，對長老馬前，乒乓的只情磕頭。三藏在馬上見他是個道者，卻又年紀高大，甚不過意，連忙下馬攙道：「請起，請起。」那怪道：「疼！疼！疼！」丟了手看處，只見他腳上流血。三藏驚問道：「先生呵，你從那裏來？因甚傷了尊足？」那怪巧語花言，虛情假意，道：「師父呵，此山西去，有一座清幽觀宇。我是那觀裏的道士。」三藏道：「你不在本觀中侍奉香火，演習經法，爲何在此閒行？」那魔道：「因前日山南里施主家邀道衆禳星禳（ránɡ）星：禳除兇星。道教的一種法事。禳，除邪消災的祭祀。，散福來晚，我師徒二人，一路而行。行至深衢深衢（qú）：深遠的岔路。，忽遇着一隻斑斕猛虎，將我徒弟銜去。貧道戰兢兢的亡命奔走，一跤跌在亂石坡上，傷了腿足，不知迴路。今日大有天緣，得遇師父，萬望師父大發慈悲，救我一命。若得到觀中，就是典身賣命典身：典押自己，一般是給人做苦力。，一定重謝深恩。」

三藏聞言，認爲真實，道：「先生呵，你我都是一命之人，我是僧，你是道，衣冠雖別。修行之理則同。我不救你呵，就不是出家之輩。救便救你，你卻走不得路哩。」那怪道：「立也立不起來，怎生走路？」三藏道：「也罷，也罷。我還走得路，將馬讓與你騎一程，到你上宮，還我馬去罷。」那怪道：「師父，感蒙厚情，只是腿胯跌傷，不能騎馬。」三藏道：「正是。」叫沙和尚：「你把行李捎在我馬上，你馱他一程罷。」沙僧道：「我馱他。」那怪急回頭，抹了他一眼道抹：掃視。：「師父呵，我被那猛虎唬怕了，見這晦氣色臉的師父，愈加驚怕，不敢要他馱。」三藏叫道：「悟空，你馱罷。」行者連聲答應道：「我馱我馱！」那妖就認定了行者，順順的要他馱，再不言語。沙僧笑道：「這個沒眼色的老道！我馱着不好，顛倒要他馱。他若看不見師父時，三尖石上，把筋都摜斷了你的哩！」行者馱了，口中笑道：「你這個潑魔，怎麼敢來惹我！你也問問老孫是幾年的人兒！你這般鬼話兒，只好瞞唐僧，又好來瞞我？我認得你是這山中的怪物，想是要喫我師父哩。我師父又非是等閒之輩，是你喫的？你要喫他，也須是分多一半與老孫是。」那魔聞得行者口中唸誦，道：「師父，我是好人家兒孫，做了道士。今日不幸，遇着虎狼之厄，我不是妖怪。」行者道：「你既怕虎狼，怎麼不念《北斗經》《北斗經》：即《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託名爲漢道士張道陵所作，道教認爲北斗諸神主管凡人的罪福善惡，誦讀《北斗經》可以消除罪業，避免災禍。？」三藏正然上馬，聞得此言，罵道：「這個潑猴！『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馱他馱兒便罷了，且講甚麼『北斗經』、『南鬥經』！」行者聞言道：「這廝造化哩！我那師父是個慈悲好善之人，又有些外好裏枒槎外好裏枒槎：形容人外面很好，但實際很難相處。枒槎，紛錯歧出的樣子。此指棘手、麻煩。。我待不馱你，他就怪我。馱便馱，須要與你講開：若是大小便，先和我說。若在脊樑上淋下來，臊氣不堪，且污了我的衣服，沒人漿洗。」那怪道：「我這般一把子年紀，豈不知你的話說？」行者才拉將起來，背在身上。同長老、沙僧，奔大路西行。那山上高低不平之處，行者留心慢走，讓唐僧前去。

行不上三五里路，師父與沙僧下了山凹之中，行者卻望不見，心中埋怨道：「師父偌大年紀，再不曉得事體。這等遠路，就是空身子，也還嫌手重，恨不得捽了，卻又教我馱着這個妖怪！莫說他是妖怪，就是好人，這們年紀，也死得着了，摜殺他罷，馱他怎的？」這大聖正算計要摜，原來那怪就知道了。且會遣山，就使一個「移山倒海」的法術，就在行者背上捻訣，念動真言，把一座須彌山遣在空中，劈頭來壓行者。這大聖慌的把頭偏一偏，壓在左肩臂上，笑道：「我的兒，你使甚麼重身法來壓老孫哩？這個倒也不怕，只是正擔好挑，偏擔兒難捱。」那魔道：「一座山壓他不住！」卻又唸咒語，把一座峨眉山遣在空中來壓。行者又把頭偏一偏，壓在右肩背上。看他挑着兩座大山，飛星來趕師父！那魔頭看見，就嚇得渾身是汗，遍體生津道：「他卻會擔山！」又整性情，把真言念動，將一座泰山遣在空中，劈頭壓住行者。那大聖力軟筋麻，遭逢他這泰山下頂之法，只壓得三尸神咋，七竅噴紅。

好妖魔，使神通壓倒行者，卻疾駕長風，去趕唐三藏。就於雲端裏伸下手來，馬上撾人撾（zhuā）人：抓人。。慌得個沙僧丟了行李，掣出降妖棒，當頭擋住。那妖魔舉一口七星劍，對面來迎。這一場好殺：

七星劍，降妖杖，萬映金光如閃亮。這個圜眼兇如黑殺神黑殺神：也作「黑煞神」、「黑煞將軍」，北宋初年，有神附在鳳翔人張守真身上，自稱玉帝之輔臣黑殺將軍。宋太祖趙匡胤召見張守真，附體的神暗示趙匡胤要傳位其弟趙光義。宋太宗趙光義即位後，尊黑殺神爲翊聖將軍。宋真宗又尊爲翊聖保德真君，後被列爲「北極四聖」之一。，那個鐵臉真是捲簾將。那怪山前大顯能，一心要捉唐三藏。這個努力保真僧，一心寧死不肯放。他兩個噴雲噯霧照天宮，播土揚塵遮鬥象鬥象：鬥，星斗。這裏是說塵土漫天，把天上的星星都遮蔽了。。殺得那一輪紅日淡無光，大地乾坤昏蕩蕩。來往相持八九回，不期戰敗沙和尚。

那魔十分兇猛，使口寶劍，流星的解數滾來，把個沙僧戰得軟弱難搪，回頭要走，早被他逼住寶杖，輪開大手，撾住沙僧，挾在左脅下，將右手去馬上拿了三藏，腳尖兒鉤着行李，張開口，咬着馬鬃，使起攝法，把他們一陣風，都拿到蓮花洞裏。厲聲高叫道：「哥哥！這和尚都拿來了！」

老魔聞言，大喜道：「拿來我看。」二魔道：「這不是？」老魔道：「賢弟啞，又錯拿來了也。」二魔道：「你說拿唐僧的。」老魔道：「是便就是唐僧，只是還不曾拿住那有手段的孫行者。須是拿住他，纔好喫唐僧哩。若不曾拿得他，切莫動他的人。那猴王神通廣大，變化多般。我們若吃了師父，他肯甘心？來那門前吵鬧，莫想能得安生。」二魔笑道：「哥呵，你也忒會抬舉人。若依你誇獎他，天上少有，地下全無；自我觀之，也只如此，沒甚手段。」老魔道：「你拿住了？」二魔道：「他已被我遣三座大山壓在山下，寸步不能舉移。所以才把唐僧、沙和尚連馬、行李，都攝將來也。」那老魔聞言，滿心歡喜道：「造化！造化！拿住這廝，唐僧纔是我們口裏的食哩。」叫小妖：「快安排酒來，且與你二大王奉一個得功的杯兒。」二魔道：「哥哥，且不要喫酒，叫小的們把豬八戒撈上水來吊起。」遂把八戒吊在東廊，沙僧吊在西邊，唐僧吊在中間，白馬送在槽上，行李收將進去。

老魔笑道：「賢弟好手段！兩次捉了三個和尚。但孫行者雖是有山壓住，也須要作個法，怎麼拿他來湊蒸，纔好哩。」二魔道：「兄長請坐。若要拿孫行者，不消我們動身，只教兩個小妖，拿兩件寶貝，把他裝將來罷。」老魔道：「拿甚麼寶貝去？」二魔道：「拿我的紫金紅葫蘆，你的羊脂玉淨瓶。」老魔將寶貝取出道：「差那兩個去？」二魔道：「差精細鬼、伶俐蟲二人去。」證夾：二妖殊粗蠢，有愧其名。然一鬼一蟲，何足比於人類！分付道：「你兩個拿着這寶貝，徑至高山絕頂，將底兒朝天，口兒朝地，叫一聲『孫行者』，他若應了，就已裝在裏面，隨即貼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敕』的帖兒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敕：道教常用咒語。漢代公文常以「如律令」或「急急如律令」結尾，意思是立即按照法律命令辦理。敕，也是命令的意思。律令，說法不一。據唐李匡乂《資暇集》，律令是雷邊捷鬼，速度和雷一樣快，所以「如律令」的意思是像律令一樣急速。道教的咒語用爲套語，勒令鬼神按符咒執行命令。。他就一時三刻化爲膿了。」二小妖叩頭，將寶貝領出去拿行者不題。

卻說那大聖被魔使法壓住在山根之下，遇苦思三藏，逢災念聖僧，厲聲叫道：「師父阿！想當時你到兩界山，揭了壓帖，老孫脫了大難，秉教沙門；感菩薩賜與法旨，我和你同住同修，同緣同相，同見同知，乍想到了此處乍想：怎想，哪想。，遭逢魔瘴，又被他遣山壓了。可憐！可憐！你死該當，只難爲沙僧、八戒與那小龍化馬一場！這正是樹大招風風撼樹，人爲名高名喪人！」證夾：傷哉！

嘆罷，那珠淚如雨，早驚了山神、土地與五方揭諦神衆，會金頭揭諦道：「這山是誰的？」土地道：「是我們的。」「你山下壓的是誰？」土地道：「不知是誰。」揭諦道：「你等原來不知。這壓的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孫悟空行者。如今皈依正果，跟唐僧做了徒弟。你怎麼把山借與妖魔壓他？你們是死了。他若有一日脫身出來，他肯饒你？就是從輕，土地也問個擺站，山神也問個充軍，我們也領個大不應是不應：又稱「不應爲」。《大明律》指法律條文雖無明確規定，但依情理不應做的事。。」那山神、土地才怕道：「委實不知，不知，只聽得那魔頭念起遣山咒法，我們就把山移將來了。誰曉得是孫大聖？」揭諦道：「你且休怕，律上有云：『不知者不坐』不知者不坐：《大明律》的條款用語，常用於私造公文、假稱官員等場合，除作僞者本人當治罪外，若明知爲僞仍聽之任之者，也應予治罪，一般的判罰是流放、充軍；但同時規定「不知者不坐」，即不知情者不治罪。。我與你計較，放他出來，不要教他動手打我們。」土地道：「就沒理了。既放出來又打？」揭諦道：「你不知。他有一條如意金箍棒，十分利害：打着的就死，挽着的就傷，磕一磕兒筋斷，擦一擦兒皮塌哩！」

那土地、山神，心中恐懼，與五方揭諦商議了，卻來到三山門外叫道：「大聖！山神、土地、五方揭諦來見。」好行者，他虎瘦雄心還在，自然的氣象昂昂，聲音朗朗道：「見我怎的？」土地道：「告大聖得知。遣開山，請大聖出來，赦小神不恭之罪。」行者道：「遣開山，不打你。」喝聲：「起去！」就如官府發放一般。那衆神念動真言咒語，把山仍遣歸本位，放起行者。

行者跳將起來，抖抖土，束束裙，耳後掣出棒來，叫：「山神、土地，都伸過孤拐來，每人先打兩下，與老孫散散悶！」衆神大驚道：「剛纔大聖已分付，恕我等之罪；怎麼出來就變了言語要打？」行者道：「好土地！好山神！你倒不怕老孫，卻怕妖怪！」土地道：「那魔神通廣大，法術高強，念動真言咒語，拘喚我等在他洞裏，一日一個輪流當值哩！」

行者聽見「當值」二字，卻也心驚。仰面朝天，高聲大叫道：「蒼天！蒼天！自那混沌初分，天開地闢，花果山生了我，我也曾遍訪明師，傳授長生祕訣。想我那隨風變化，伏虎降龍，大鬧天宮，名稱大聖。更不曾把山神、土地欺心使喚。今日這個妖魔無狀，怎敢把山神、土地喚爲奴僕，替他輪流當值？天阿！既生老孫，怎麼又生此輩？」

那大聖正感嘆間，又見山凹裏霞光焰焰而來，行者道：「山神、土地，你既在這洞中當值，那放光的是甚物件？」土地道：「那是妖魔的寶貝放光，想是有妖精拿寶貝來降你。」行者道：「這個卻好耍子兒阿！我且問你，他這洞中有甚人與他相往？」土地道：「他愛的是燒丹煉藥，喜的是全真道人。」行者道：「怪道他變個老道士，把我師父騙去了。既這等，你都且記打，回去罷。等老孫自家拿他。」那衆神俱騰空而散。這大聖搖身一變，變做個老真人。你道他怎生打扮：

頭挽雙髽髻，身穿百衲衣。

手敲漁鼓簡，腰繫呂公絛。

斜倚大路下，專候小魔妖。

頃刻妖來到，猴王暗放刁。

不多時，那兩個小妖到了。行者將金箍棒伸開，那妖不曾防備，絆着腳，撲的一跌。爬起來，纔看見行者，口裏嚷道：「憊懶！憊懶！若不是我大王敬重你這行人這行人：這一行業的人，這一類人。，就和比較起來比較：較量，相爭。。」行者陪笑道：「比較甚麼？道人見道人，都是一家人。」那怪道：「你怎麼睡在這裏，絆我一跌？」行者道：「小道童見我這老道人，要跌一跌兒做見面錢。」那妖道：「我大王見面錢只要幾兩銀子，你怎麼跌一跌兒做見面錢？你別是一鄉風，決不是我這裏道士。」行者道：「我當真不是。我是蓬萊山來的。」那妖道：「蓬萊山是海島神仙境界。」行者道：「我不是神仙，誰是神仙？」那妖卻回嗔作喜，上前道：「老神仙，老神仙！我等肉眼凡胎，不能識認，言語衝撞，莫怪，莫怪。」行者道：「我不怪你。常言道『仙體不踏凡地』，你怎知之？我今日到你山上，要度一個成仙了道的好人。那個肯跟我去？」精細鬼道：「師父，我跟你去。」伶俐蟲道：「師父，我跟你去。」

行者明知故問，道：「你二位從那裏來的？」那怪道：「自蓮花洞來的。」「要往那裏去？」那怪道：「奉我大王教命，拿孫行者去的。」「拿那個？」那怪又道：「拿孫行者。」孫行者道：「可是跟唐僧取經的那個孫行者麼？」那妖道：「正是，正是。你也認得他？」行者道：「那猴子有些無禮。我認得他，我也有些惱他。我與你同拿他去，就當與你助功。」那怪道：「師父，不須你助功，我二大王有些法術，遣了三座大山把他壓在山下，寸步難移，教我兩個拿寶貝來裝他的。」行者道：「是甚寶貝？」精細鬼道：「我的是紅葫蘆，他的是玉淨瓶。」行者道：「怎麼樣裝他？」小妖道：「把這寶貝的底兒朝天，口兒朝地，叫他一聲，他若應了，就裝在裏面；貼上一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敕』的帖子，他就一時三刻化爲膿了。」行者見說，心中暗驚道：「利害！利害！當時日值功曹報信，說有五件寶貝，這是兩件了，不知那三件又是甚麼東西。」行者笑道：「二位，你把寶貝借我看看。」那小妖那知甚麼訣竅，就於袖中取出兩件寶貝，雙手遞與行者。行者見了，心中暗喜道：「好東西！好東西！我若把尾子一抉抉：即「撅」。，搜的跳起走了，只當是送老孫。」忽又思道：「不好！不好！搶便搶去，只是壞了老孫的名頭。這叫做白日搶奪了白日搶奪：參見第五十八回「白晝搶奪」條注。。」復遞與他去，道：「你還不曾見我的寶貝哩。」那怪道：「師父有甚寶貝？也借與我凡人看看壓災。」

好行者，伸下手把尾上毫毛拔了一根，捻一捻，叫「變」，即變做一個一尺七寸長的大紫金紅葫蘆，自腰裏拿將出來道：「你看我的葫蘆麼？」那伶俐蟲接在手，看了道：「師父，你這葫蘆長大，有樣範樣範：模樣，式樣。，好看，卻只是不中用。」行者道：「怎的不中用？」那怪道：「我這兩件寶貝，每一個可裝千人哩。」行者道：「你這裝人的，何足稀罕？我這葫蘆，連天都裝在裏面哩！」李旁：如此想頭，從何而來？可笑，可笑！證夾：千古奇聞。那怪道：「就可以裝天？」行者道：「當真的裝天。」那怪道：「只怕是謊。就裝與我們看看纔信；不然，決不信你。」行者道：「天若惱着我，一月之間，常裝他七八遭。不惱着我，就半年也不裝他一次。」證夾：千古奇談。伶俐蟲道：「哥阿，裝天的寶貝，與他換了罷。」精細鬼道：「他裝天的，怎肯與我裝人的相換？「伶俐蟲道：「若不肯阿，貼他這個淨瓶也罷。」行者心中暗喜道：「葫蘆換葫蘆，餘外貼淨瓶：一件換兩件，其實甚相應！」即上前扯住那伶俐蟲道：「裝天可換麼？」那怪道：「但裝天就換；不換，我是你的兒子！」行者道：「也罷，也罷，我裝與你們看看。」

好大聖，低頭捻訣，念個咒語，叫那日遊神、夜遊神、五方揭諦神日遊神：舊曆書所謂凶神名，相傳在白天定期出遊，凡人應當避忌。下文「夜遊神」和日遊神類似。：「即去與我奏上玉帝，說老孫皈依正果，保唐僧去西天取經，路阻高山，師逢苦厄。妖魔那寶，吾欲誘他換之，萬千拜上，將天借與老孫裝閉半個時辰，以助成功。若道半聲不肯，即上靈霄殿，動起刀兵！」

那日遊神徑至南天門裏，靈霄殿下，啓奏玉帝，備言前事。玉帝道：「這潑猴頭，出言無狀。前者觀音來說，放了他保護唐僧，朕這裏又差五方揭諦，四值功曹，輪流護持，如今又借天裝，天可裝乎？」才說裝不得，那班中閃出哪吒三太子，奏道：「萬歲，天也裝得。」證夾：千古奇想。玉帝道：「天怎樣裝？」哪吒道：「自混沌初分，以輕清爲天，重濁爲地。天是一團清氣而扶託瑤天宮闕，以理論之，其實難裝；但只孫行者保唐僧西去取經，誠所謂泰山之福緣，海深之善慶善慶：《周易·坤》「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後以「善慶」指善行多福。，今日當助他成功。」玉帝道：「卿有何助？」哪吒道：「請降旨意，往北天門問真武借皁雕旗在南天門上一展皁雕旗：即真武大帝的「皁纛（dào，大旗）」。《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稱真武「擁之者皁纛玄霧，躡之者蒼龜巨蛇」。，把那日月星辰閉了。對面不見人，捉白不見黑，哄那怪道，只說裝了天，以助行者成功。」玉帝聞言：「依卿所奏。」那太子奉旨，前來北天門，見真武，備言前事。那祖師隨將旗付太子。

早有遊神急降大聖耳邊道：「哪吒太子來助功了。」行者仰面觀之，只見祥雲繚繞，果是有神。卻回頭對小妖道：「裝天罷。」小妖道：「要裝就裝，只管阿綿花屎怎的阿綿花屎：即「屙棉花屎」。比喻拖拖拉拉，拖延時間。？」行者道：「我方纔運神唸咒來。」那小妖都睜着眼，看他怎麼樣裝天。這行者將一個假葫蘆兒拋將上去。你想，這是一根毫毛變的，能有多重？被那山頂上風吹去，飄飄蕩蕩，足有半個時辰，方纔落下。只見那南天門上，哪吒太子把皁旗撥喇喇展開，把日月星辰俱遮閉了。真是乾坤墨染就，宇宙靛妝成。證夾：千古奇事。二小妖大驚道：「才說話時，只好向午，卻怎麼就黃昏了？」行者道：「天既裝了，不辨時候，怎不黃昏！」「如何又這等樣黑？」行者道：「日月星辰都裝在裏面，外卻無光，怎麼不黑！」小妖道：「師父，你在那廂說話哩？」行者道：「我在你面前不是？」小妖伸手摸着道：「只見說話，更不見面目。師父，此間是甚麼去處？」行者又哄他道：「不要動腳，此間乃是渤海岸上。若塌了腳，落下去呵，七八日還不得到底哩！」小妖大驚道：「罷！罷！罷！放了天罷。證夾：多謝，多謝。我們曉得是這樣裝了。若弄一會子，落下海去，不得歸家！」

好行者，見他認了真實，又唸咒語，驚動太子，把旗捲起，卻早見日光正午。小妖笑道：「妙阿！妙阿！這樣好寶貝，若不換呵，誠爲不是養家的兒子！」那精細鬼交了葫蘆，伶俐蟲拿出淨瓶，一齊兒遞與行者。行者卻將假葫蘆兒遞與那怪。行者既換了寶貝，卻又幹事找絕：臍下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氣，變作一個銅錢，叫道：「小童，你拿這個錢去買張紙來。」小妖道：「何用？」行者道：「我與你寫個合同文書。你將這兩件裝人的寶貝換了我一件裝天的寶貝，恐人心不平，向後去日久年深，有甚反悔不便，故寫此各執爲照。」小妖道：「此間又無筆墨，寫甚文書？我與你賭個咒罷。」行者道：「怎麼樣賭？」小妖道：「我兩件裝人之寶，貼換你一件裝天之寶，若有返悔，一年四季遭瘟。」行者笑道：「我是決不返悔；如有返悔，也照你四季遭瘟。」說了誓，將身一縱，把尾子趬了一趬，跳在南天門前，謝了哪吒太子麾旗相助之功麾：同「揮」。。太子回宮繳旨，將旗送還真武不題。這行者佇立霄漢之間，觀看那個小妖。畢竟不知怎生區處，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不知藥物火候，大道難行，非徒無益，而又有害。此回批開外道，使學者心會神悟，借假修真，於後天中返先天也。

篇首「二魔拿了八戒，浸在淨水池中，過兩日醃了下酒。」是直以一戒入淨，即可眼食金丹。故老魔道：「拿了八戒，斷然就有唐僧。」唐僧者，太極之象，乃攢簇五行而成，豈可以一戒求之乎？若以一戒爲道，是在一身之中求矣。夫一身所有者、後天之氣，其必以爲祥雲照頂，瑞氣盤旋，即是修行好人。殊不知「項後有光猶是幻，雲生足下未爲仙」。豈可於後天一身求之？「衆妖不見唐僧，二魔用手指說」，是指其一身有形有象之物爲道。古仙雲：「莫執此身雲是道，須知身外還有身。」又正陽公雲：「涕唾精津氣血液。七般靈物總皆陰。若將此物爲丹質，怎得飛昇上玉京。」一連三指，三藏能不打三個寒噤乎？打寒噤者，驚其不知有身外法身之神通耳。

「行者理開棒，在馬前丟幾個解數，上三、下四、左五、右六，使起神通，剖開路，一直前行。」此分明寫出金丹火候之祕也。上三下四而爲七，乃解七日來複之數也；左五右六，五六得三十，乃解一月三陰三陽六候之數也。一陽《震》，二陽《兌》，三陽《乾》；一陰《巽》，二陰《艮》，三陰《坤》。三陰三陽，一氣運用，週而復始，陰符陽火俱備。此等作爲，真着實用，皆法身上運神通，本性中施手段。故怪物看見，忽失聲道：「幾年都說孫行者，今日才知，話不虛傳果是真。」既知其真則直輸誠恐後，改邪歸正，不在幻皮囊上用功夫矣。何以又云；「豬八戒不曾錯拿，唐僧終是要喫」乎？一切迷徒，錯認人心爲道心，或疑心之神通廣大，修心即可得丹，而遂孤寂守靜，一無所爲，假裝老成，自負有道，欺己欺人。其變作跌折腿的年老道士，非變也，乃怪物之本相也。怪物之所恃者，着空之學。認定行者，遣三山在空中劈頭壓倒行者。是認心定心，欲以一空其心，完成大道，只知空而不知行。行者被壓，沙僧被挾，唐僧被拿，行李馬匹攝入妖洞。四象落空，火候無用，大道已墮迷城。此提綱所以謂「外道迷真性」也。夫金丹者，真性也；修丹者，修真性也。修真性之道，有藥物，有火候，有工程，急緩止足，毫髮不得有差。今無知之徒，欲以頑空寂滅之學，而修真性，非是修真性，乃是迷真性也。真性一迷，更將何修？道至如此，尚忍言哉？

「大聖壓在山下，思念三藏，痛若傷情，追憶兩界山師父揭壓帖救出，又遭妖魔山壓住，可憐八戒沙僧，與小龍化馬一常」此仙翁痛苦傷情，悲其一切不得師訣，迷真性之輩也。兩界山，是真師揭示口訣，救道心而真履實踐之時；平頂山，是不得真師口訣，昧道心而懸虛不實之時。一救一昧，天地懸隔，原其道心之有昧，由自大自尊，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欲向其前，反成落後，猶如泰山壓頂，求步難移。其曰：「樹大招風風撼樹，人爲名高名喪人。」不其然乎？修行者靜觀密察，悔悟到此，即是元神不昧之機，可以揭示道心之時。

五方揭諦說出壓的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土地、山神才恐懼，念動真言咒語，把山仍遣歸本位，放起行者。可知道心乃先天之物，真空而含妙有，妙有而藏真空，能以鬧天宮作大聖，非若後天人心可比，若得真師揭破妙諦，一念之真，道心發現，止於其所而不移，即可以脫頑空之難矣。行者要打山神土地孤拐，是不容在人心上作孤陰拐僻之事，須當細認道心。山神、土地說出那魔神通廣大，念動真言咒語，拘喚輪流當值。是明示真念之中，即有雜念值事，還宜預防人心。蓋人心道心，所爭者毫髮之間，人心所到之處，即是道心所到之處；道心所知之處，即是人心所知之處。但有先天后天真假之分，道心屬於先天爲真，人心屬於後天爲假，先天入於後天，人心值事，道心不彰，真藏於假中，假生於真內，真假不分矣。故行者聽見「當值」二字，卻也心驚，仰面高叫道：「蒼天！蒼天！既生老孫，怎麼又生此輩？」假者當值，真者受難，不得不驚耳。既知真假，寶貝即在眼前，可以下手修爲，借假歸真，以真化假矣。

紫金紅葫蘆象心，屬火，精細鬼執之；羊脂玉淨瓶象腎，屬水，伶俐蟲執之。何以寶貝底兒朝天口兒朝地，應一聲就把人裝了，一時三刻化爲膿乎？後天心腎水火之氣，亦有相濟之道，但相濟出於自然，非有勉強，外道邪徒每每以燒丹煉藥爲外丹，以心腎相交爲內丹，內外相濟，日久氣聚血凝，或得膨脹，或得痞塊，或結毒瘡，日久成蠱，一時大發，化爲膿而死者不計其數，謂之能裝千人，確是實話。行者聞之，能不心中暗驚乎？何以行者變假葫蘆而並淨瓶得之耶？葫蘆者，心也；淨瓶者，腎也。腎氣隨心而運轉，心靜則腎靜，心動則腎動，腎之動靜，隨乎心之動靜。變一尺七寸長的大紫金紅葫蘆者，一爲水，七爲火，心變而腎氣即化，故變一得兩，自然而然。裝天一段，悟一子批爲心腎相交，似非本義。夫人心者，精細伶俐，機謀小見，後天而奉天時，只可裝人；道心者，真空妙有，量包天地，智充宇宙，奪造化，轉璇璣，先天而天弗違，故能裝天。以裝天之寶而換裝人之寶，非換也，借假復真，以真化假，雖天地神明，不可得而測度，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玉帝依哪吒以真武旗遮閉南天門，助行者成功，即先天而天弗違之義。要裝就裝，要放就放，裝放隨心，造化在手，皆神明不昧所致，因其神明不昧，所以隨心運轉，故提綱曰「元神助本心」。元神不昧，自然道心常存；道心常存，自然人心難瞞。山神土地遣山放行者，哪吒展旗助行者，皆元神助本心之道。一元神不昧，而本心騰挪變化，左之右之，無不宜之。精細伶俐之人心，能不把真寶交與乎？

噫！外道迷真性，而以假傷真；元神助本心，而以真化假。傷真則真者亦假，化假則假者亦真，是在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

詩曰：

河圖妙理是先天，順則生人逆則仙。

閉艮開坤離外道，陰陽轉過火生蓮。

# 第三十四回 魔王巧算困心猿 大聖騰那騙寶貝

李本總批：轉轉變化，人以爲奇矣、幻矣，不知人心之變化實不止此也！人試思之，定當啞然自笑。

憺漪子曰：心猿之騰那變化，無有過於此回者。觀葫蘆、瓶、繩三物，得而失，失而復得，而且一扣於金繩，再砍於寶劍，三吸於葫蘆，五寶之中，已備嘗三寶之苦矣。卒之千方百計，必展轉入手而後已。蓋吾心之騰那變化，原如是也。篇中雲：「聚則成形，散則成氣。」形氣之聚散，皆吾心爲之，豈有離心而自爲形氣者哉？

一孫行者耳，倏而者行孫，倏而行者孫；正如一心耳，或以爲方寸，或以爲靈臺，或以爲丹元絳宮。《南華》雲：「呼我以馬也，而應以馬；呼我以牛也，而應以牛。」馬與牛，皆非我也，而皆無非我也。則孫行者、者行孫、行者孫，皆非心也，而皆無非心也。

卻說那兩個小妖，將假葫蘆拿在手中，爭看一會，忽抬頭不見了行者。伶俐蟲道：「哥呵，神仙也會打誑語。他說換了寶貝，度我等成仙，怎麼不辭就去了？」精細鬼道：「我們相應便宜的多哩，他敢去得成？拿過葫蘆來，等我裝裝天，也試演試演看。」李旁：遊戲至此。真個把葫蘆往上一拋，撲的就落將下來。慌得個伶俐蟲道：「怎麼不裝！不裝！莫是孫行者假變神仙，將假葫蘆換了我們的真的去耶？」精細鬼道：「不要胡說！孫行者是那三座山壓住了，怎生得出？拿過來，等我念他那幾句咒兒裝了看。」這怪也把葫蘆兒望空丟起，口中念道：「只有半聲不肯，就上靈霄殿上，動起刀兵！」念不了，撲的又落將下來。兩妖道：「不裝！不裝！一定是個假的！」

正嚷處，孫大聖在半空裏聽得明白，看得真實，恐怕他弄得時辰多了，緊要處走了風汛，將身一抖，把那變葫蘆的毫毛，收上身來，弄得那兩妖四手皆空。精細鬼道：「兄弟，拿葫蘆來。」伶俐蟲道：「你拿着的。天呀！怎麼不見了？」都去地下亂摸，草裏胡尋，吞袖子吞袖子：吞應是褪（tùn），借用字。即將袖筒翻出來找東西。，揣腰間，那裏得有？二妖嚇得呆呆掙掙道：「怎的好！怎的好！當時大王將寶貝付與我們，教拿孫行者；今行者既不曾拿得，連寶貝都不見了。我們怎敢去回話？這一頓直直的打死了也！怎的好！怎的好！」伶俐蟲道：「我們走了罷。」精細鬼道：「往那裏走麼？」伶俐蟲道：「不管那裏走罷。若回去說沒寶貝，斷然是送命了。」精細鬼道：「不要走，還回去。二大王平日看你甚好，我推一句兒在你身上。他若肯將就，留得性命；說不過，就打死，還在此間。莫弄得兩頭不着。去來！去來！」那怪商議了，轉步回山。

行者在半空中見他回去，又搖身一變，變作蒼蠅兒。飛下去，跟着小妖。你道他既變了蒼蠅，那寶貝卻放在何處？如丟在路上，藏在草裏，被人看見拿去，卻不是勞而無功？他還帶在身上。帶在身上呵，蒼蠅不過豆粒大小，如何容得？原來他那寶貝，與他金箍棒相同，叫做如意佛寶，隨身變化，可以大，可以小，故身上亦可容得。李旁：亦洗髮。證夾：可見凡寶貝未有不如意者，不如意即非寶貝矣。他嚶的一聲飛下去，跟定那怪。不一時，到了洞裏。

只見那兩個魔頭，坐在那裏飲酒。小妖朝上跪下。行者就釘在那門櫃上，側耳聽着。小妖道：「大王。」二老魔即停杯道：「你們來了？」小妖道：「來了。」又問：「拿着孫行者否？」小妖叩頭，不敢聲言。老魔又問，又不敢應，只是叩頭。問之再三，小妖俯伏在地：「赦小的萬千死罪！赦小的萬千死罪！李旁：畫。我等執着寶貝，走到半山之中，忽遇着蓬萊山一個神仙。他問我們那裏去，我們答道，拿孫行者去。那神仙聽見說孫行者，李旁：畫。他也惱他，要與我們幫工。是我們不曾叫他幫工，卻將拿寶貝裝人的情由，與他說了。那神仙也有個葫蘆，善能裝天。我們也是妄想之心，養家之意：他的裝天，我的裝人，與他換了罷。原說葫蘆換葫蘆，伶俐蟲又貼他個淨瓶。誰想他仙家之物，經不得凡人之手。正試演處，就連人都不見了。萬望饒小的們死罪！」老魔聽說，暴燥如雷道：「罷了！罷了！這就是孫行者假妝神仙騙哄去了！那猴頭神通廣大，處處人熟，不知那個毛神，放他出來，騙去寶貝！」

二魔道：「兄長息怒。叵耐那猴頭着然無禮叵耐：怎耐。。既有手段，便走了也罷，怎麼又騙寶貝？我若沒本事拿他，永不在西方路上爲怪！」老魔道：「怎生拿他？」二魔道：「我們有五件寶貝，去了兩件，還有三件，務要拿住他。」老魔道：「還有那三件？」二魔道：「還有七星劍與芭蕉扇在我身邊；那一條幌金繩，在壓龍山壓龍洞老母親那裏收着哩。如今差兩個小妖去請老母來喫唐僧肉，就教他帶幌金繩來拿孫行者。」老魔道：「差那個去？」二魔道：「不差這樣廢物去！」將精細鬼、伶俐蟲一聲喝起。證夾：如此發放，寶貝落得失去。二人道：「造化！造化！打也不曾打，罵也不曾罵，卻就饒了。」二魔道：「叫那常隨的伴當巴山虎、倚海龍來伴當：舊指隨從主人出門的差役或僕人。。」二人跪下，二魔吩咐道：「你卻要小心。」俱應道：「小心。」「卻要仔細。」俱應道：「仔細。」又問道：「你認得老奶奶家麼？」又俱應道：「認得。」「你既認得，你快早走動，到老奶奶處，多多頂上頂上：即「拜上」。明陳洪謨《繼世紀聞》：「凡拜帖寫『頂上』，不敢雲『拜上』，『頂上』之稱自此起。」相應地，口頭的問候也稱「頂上」。《金瓶梅詞話》七十一回：「夏公又留下了一個雙紅拜帖兒，說道：『多頂上老公公，拜遲恕罪。』」，說請喫唐僧肉哩；就着帶幌金繩來，要拿孫行者。」

二怪領命疾走，怎知那行者在傍，一一聽得明白。他展開翅，飛將去，趕上巴山虎，釘在他身上。行經二三里，就要打殺他兩個，又思道：「打死他，有何難事？但他奶奶身邊有那幌金索，又不知住在何處。等我且問他一問再打。」李旁：猴。好行者，嚶的一聲，躲離小妖，讓他先行有百十步，卻又搖身一變，也變做個小妖兒，戴一頂狐皮帽子，將虎皮裙子倒插上來勒住，趕上道：「走路的，等我一等。」那倚海龍回頭問道：「是那裏來的？」行者道：「好哥阿，連自家人也認不得？」小妖道：「我家沒有你。」行者道：「怎麼沒我？你再認認看。」小妖道：「面生，面生，不曾相會。」行者道：「正是。你們不曾會着我，我是外班的。」小妖道：「外班長官，是不曾會。你往那裏去？」行者道：「大王說差你二位請老奶奶來喫唐僧肉，教他就帶幌金繩來，拿孫行者。恐你二位走得緩，有些貪頑，誤了正事，又差我來催你們快去。」小妖見說着海底眼海底眼：底細，隱祕。，更不疑惑，把行者果認做一家人，急急忙忙往前飛跑。一氣又跑有八九里，行者道：「忒走快了些，我們離家有多少路了？」小怪道：「有十五六里了。」行者道：「還有多遠？」倚海龍用手一指道：「烏林子裏就是。」行者抬頭見一帶黑林不遠，料道那老怪只在林子裏外。卻立定步，讓那小怪前走，即取出鐵棒，走上前，着腳後一刮。可憐忒不禁打，就把兩個小妖刮做一團肉餅，卻拖着腳，藏在路傍深草科裏。即便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變做個巴山虎，自身卻變做個倚海龍。假妝做兩個小妖，徑往那壓龍洞請老奶奶。這叫做七十二變神通大，指物騰那手段高。

三五步，跳到林子裏，正找尋處，只見有兩扇石門，半開半掩，不敢擅入。只得洋叫一聲洋叫一聲：揚聲高叫一聲。洋，同「揚」。：「開門！開門！」早驚動那把門的一個女怪，將那半扇兒開了，道：「你是那裏來的？」行者道：「我是平頂山蓮花洞裏差來請老奶奶的。」那女怪道：「進去。」到了三層門下，閃着頭往裏觀看，又見那正當中高坐着一個老媽媽兒。你道他怎生模樣？但見：

雪鬢蓬鬆，星光幌亮。臉皮紅潤皺文多，牙齒稀疏神氣壯。貌似菊殘霜裏色，形如松老雨餘顏。頭纏白練攢絲帕，耳墜黃金嵌寶環。

孫大聖見了，不敢進去，只在二門外仵着臉仵：同「捂」。，脫脫的哭起來。你道他哭怎的，莫成是怕他？就怕也便不哭，況先哄了他的寶貝，又打殺他的小妖，卻爲何而哭？他當時曾下九鼎油鍋，就煠了七八日也不曾有一點淚兒煠（zhá）：同「炸」。。只爲想起唐僧取經的苦惱，他就淚出痛腸，放眼便哭，心卻想道：「老孫既顯手段，變做小妖，來請這老怪，沒有個直直的站了說話之理，一定見他磕頭纔是。我爲人做了一場好漢，止拜了三個人止拜了三個人：按《西遊記》全書的情節，孫悟空還應拜過菩提祖師，當是拜過四個人。但這段孫悟空內心獨白中不見提起，又上文稱孫悟空「曾下九鼎油鍋」，今書中不見這個情節。若非作者故意迴避，則在《西遊記》成書過程中，蓮花洞故事可能與孫悟空學藝故事出於不同來源，故留下前後不一致的痕跡（其餘例證，參侯會《試論<西遊記>蓮花洞故事之晚起》）。：西天拜佛祖；南海拜觀音；兩界山師父救了我，我拜了他四拜。爲他使碎六葉連肝肺六葉連肝肺：根據中醫著作《難經》的說法，肺有六葉兩耳，在肝之旁，故稱「六葉連肝肺」。，用盡三毛七孔心三毛七孔心：根據《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唐張守節《正義》的說法，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故心臟又稱「三毛七孔心」。。一卷經能值幾何？今日卻教我去拜此怪。若不跪拜，必定走了風汛。苦阿！算來只爲師父受困，故使我受辱於人！」證夾：說到此，令我亦悽然下淚。到此際也沒及奈何，撞將進去，朝上跪下道：「奶奶磕頭。」那怪道：「我兒，起來。」行者暗道：「好！好！好！叫得結實！」老怪問道：「你是那裏來的？」行者道：「平頂山蓮花洞，蒙二位大王有令，差來請奶奶去喫唐僧肉；教帶幌金繩，要拿孫行者哩。」老怪大喜道：「好孝順的兒子！」就去叫擡出轎來。行者道：「我的兒阿，妖精也抬轎！」後壁廂即有兩個女怪，擡出一頂香藤轎，放在門外，掛上青絹緯幔。老怪起身出洞，坐在轎裏。後有幾個小女怪，捧着減妝減妝：古代婦女的梳妝匣子。，端着鏡架，提着手巾，託着香盒，跟隨左右。那老怪道：「你們來怎的？我往自家兒子去處，愁那裏沒人伏侍，要你們去獻勤塌嘴塌嘴：多嘴。也作「嚃嘴」。清胡文英《吳下方言考》卷十一：「揚雄《蜀都賦》：齊嚃楚而喉不感慨。案：嚃，雜也，儳也，吳中謂儳雜而言爲嚃嘴。」？都回去！關了門看家！」那幾個小妖果俱回去，止有兩個抬轎的。老怪問道：「那差來的叫做甚麼名字？」行者連忙答應道：「他叫做巴山虎，我叫做倚海龍。」老怪道：「你兩個前走，與我開路。」行者暗想道：「可是晦氣！經倒不曾取得，且來替他做皁隸皁隸：皁、隸都是古代奴隸的等級，《左傳·昭公七年》：「故王臣（臣，役使）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與臣隸。」後來專稱舊衙門裏的差役。！」卻又不敢抵強抵強：逞強，抵抗。，只得向前引路，大四聲喝起大四聲：古代官員出行，衙役在前面大聲喝道開路，一般是接連呼喊四聲「行人迴避」等口號。清袁枚《隨園隨筆》卷九：「官府行街有呵喊聲，謂之喝道。」明孫高亮《於少保萃忠全傳》第十三回：「於公早朝迴歸，忽見前面大喝四聲『行人迴避』。」。

行了五六里遠近，他就坐在石崖上。等候那抬轎的到了，行者道：「若歇歇如何？壓得肩頭疼阿。」小怪那知甚麼訣竅，就把轎子歇下。行者在轎後，胸脯上拔下一根毫毛，變做一個大燒餅，抱着啃。李旁：猴。轎伕道：「長官，你喫的是甚麼？」行者道：「不好說。這遠的路，來請奶奶，沒些兒賞賜，肚裏飢了，原帶來的乾糧，等我喫些兒再走。」轎伕道：「把些兒我們喫喫。」行者笑道：「來麼，都是一家人，怎麼計較？」那小妖不知好歹，圍着行者，分其乾糧，被行者掣出棒，着頭一磨，一個湯着的，打得稀爛；一個擦着的，不死還哼。那老怪聽得人哼，轎子裏伸出頭來看時，被行者跳到轎前，劈頭一棍，打了個窟窿，腦漿迸流，鮮血直冒。拖出轎來看處，原是個九尾狐狸。行者笑道：「造業畜！叫甚麼老奶奶！你叫老奶奶，就該稱老孫做上太祖公公是！」好猴王，把他那幌金繩搜出來，籠在袖裏，歡喜道：「那潑魔縱有手段，已此三件兒寶貝姓孫了！」李旁：猴。卻又拔兩根毫毛變做個巴山虎、倚海龍；又拔兩根變做兩個抬轎的，他卻變做老奶奶模樣，坐在轎裏。將轎子抬起，徑回本路。

不多時，到了蓮花洞口，那毫毛變的小妖，俱在前道：「開門！開門！」內有把門的小妖，開了門道：「巴山虎、倚海龍來了？」毫毛道：「來了。」「你們請的奶奶呢？」毫毛用手指道：「那轎內的不是？」小怪道：「你且住，等我進去先報。」報道：「大王，奶奶來耶。」

兩個魔頭聞說，即命排香案來接。行者聽得暗喜道：「造化！也輪到我爲人了！我先變小妖，去請老怪，磕了他一個頭；這番來，我變老怪，是他母親，定行四拜之禮四拜之禮：古代幼者禮敬長者的禮節。。雖不怎的，好道也撰他兩個頭兒！」好大聖，下了轎子，抖抖衣服，把那四根毫毛收在身上。那把門的小妖，把空轎抬入門裏。他卻隨後徐行，那般嬌嬌啻啻嬌嬌啻啻：嬌嬌滴滴。啻，此處爲「啇」之異體，音dī。，扭扭捏捏，就像那老怪的行動，徑自進去。又只見大小羣妖，都來跪接，鼓樂簫韶簫韶：上古舜帝奏的音樂，泛指美妙的音樂。，一派響喨；博山爐裏博山爐：古香爐名，因爐蓋上的造型像傳聞中的海中名山博山而得名，後作爲名貴香爐的代稱。，靄靄香菸。他到正廳中，南面坐下。兩個魔頭，雙膝跪倒，朝上叩頭，叫道：「母親，孩兒拜揖。」行者道：「我兒起來。」

卻說豬八戒吊在樑上，哈哈的笑了一聲。沙僧道：「二哥好阿！吊出笑來也！」李旁：趣。八戒道：「兄弟，我笑中有故。」沙僧道：「甚故？」八戒道：「我們只怕是奶奶來了，就要蒸喫。原來不是奶奶，是舊話來了。」沙僧道：「甚麼舊話？」八戒笑道：「弼馬溫來了。」沙僧道：「你怎麼認得是他？」八戒道：「彎倒腰叫『我兒起來』，那後面就掬起猴尾巴子。我比你吊得高，所以看得明也。」沙僧道：「且不要言語，聽他說甚麼話。」八戒道：「正是，正是。」

那孫大聖坐在中間問道：「我兒，請我來有何事幹？」魔頭道：「母親阿，連日兒等少禮，不曾孝順得。今早愚兄弟拿倒東土唐僧，不敢擅喫，請母親來獻獻生獻生：打到獵物，先獻給神靈或尊長，稱獻生。，李旁：妙。好蒸與母親吃了延壽。」行者道：「我兒，唐僧的肉，我倒不喫；聽見有個豬八戒的耳朵甚可，可割將下來整治整治我下酒。」證夾：偏有此種諧趣。那八戒聽見慌了道：「遭瘟的！你來爲割我耳朵的！我喊出來不好聽呵！」

噫，只爲呆子一句通情話，走了猴王變化的風。那裏有幾個巡山的小怪，把門的衆妖，都撞將進來，報道：「大王，禍事了！孫行者打殺奶奶，他妝來耶！」魔頭聞此言，那容分說，掣七星寶劍，望行者劈臉砍來。好大聖，將身一幌，只見滿洞紅光，預先走了。似這般手段，着實好耍子。正是那聚則成形，散則成氣。證夾：忽然標出此二語，金丹大旨躍躍現前。唬得個老魔頭魂飛魄散，衆羣精噬指搖頭噬指：咬指，害怕的樣子。。老魔道：「兄弟，把唐僧與沙僧、八戒、白馬、行李都送還那孫行者，閉了是非之門罷。」二魔道：「哥哥，你說那裏話？我不知費了多少辛勤，施這計策，將那和尚都攝將來。如今似你這等怕懼孫行者的詭譎詭譎（jué）：變化多端，也指善施陰謀詭計。，就俱送去還他，真所謂畏刀避劍之人，豈大丈夫之所爲也？你且請坐勿懼。我聞你說孫行者神通廣大，我雖與他相會一場，卻不曾與他比試。取披掛來，等我尋他交戰三合。假若他三合勝我不過，唐僧還是我們之食；如三戰我不能勝他，那時再送唐僧與他未遲。」老魔道：「賢弟說得是。」教：「取披掛。」衆妖擡出披掛，二魔結束齊整，執寶劍，出門外，叫聲：「孫行者！你往那裏走了？」此時大聖已在雲端裏，聞得叫他名字，急回頭觀看，原來是那二魔。你看他怎生打扮：

頭戴鳳盔欺臘雪臘雪：臘月裏的冰雪，形容金屬明亮有光澤。，身披戰甲幌鑌鐵。

腰間帶是蟒龍筋，粉皮靴靿梅花摺靴靿：即靴筒。梅花摺：參見第二回「花褶靴」條注。。

顏如灌口活真君，貌比巨靈無二別。

七星寶劍手中擎，怒氣沖霄威烈烈。

二魔高叫道：「孫行者！快還我寶貝與我母親來，我饒你唐僧取經去！」大聖忍不住罵道：「這潑怪物，錯認了你孫外公！趕早兒送還我師父、師弟、白馬、行囊，仍打發我些盤纏，往西走路。若牙縫裏道半個不字，就自家搓根繩兒去罷自家搓根繩兒：詼諧的說法，指讓妖精自己搓繩上吊。，也免得你外公動手。」二魔聞言，急縱雲，跳在空中，輪寶劍來刺。行者掣鐵棒劈手相迎劈手：形容出手快。。他兩個在半空中，這場好殺：

棋逢對手，將遇良才。棋逢對手難藏興，將遇良才可用功。那兩員神將相交，好便似南山虎鬥，北海龍爭。龍爭處，鱗甲生輝；虎鬥時，爪牙亂落。爪牙亂落撒銀鉤，鱗甲生輝支鐵葉。這一個翻翻覆復，有千般解數；那一個來來往往，無半點放閒。金箍棒，離頂門只隔三分；七星劍，向心窩惟爭一蹍蹍：同「拃（zhǎ）」。參見第十回「皻」條注。。那個威風逼得鬥牛寒，這個怒氣勝如雷電險。

他兩個戰了有三十回合，不分勝負。行者暗喜道：「這潑怪倒也架得住老孫的鐵棒！我已得了他三件寶貝，卻這般苦苦的與他廝殺，可不誤了我的工夫？不若拿葫蘆或淨瓶裝他去，多少是好。」又想道：「不好！不好！常言道『物隨主便』。倘若我叫他不答應，卻又不誤了事業？且使幌金繩釦頭罷。」好大聖，一隻手使棒，架柱他的寶劍；一隻手把那繩拋起，刷喇的扣了魔頭。原來那魔頭有個《緊繩咒》，有個《松繩咒》。若扣住別人，就唸《緊繩咒》，莫能得脫；若扣住自家人，就唸《松繩咒》，不得傷身。他認得是自家的寶貝，即念《松繩咒》，把繩鬆動，便脫出來，返望行者拋將去，卻早扣住了大聖。大聖正要使「瘦身法」，想要脫身，卻被那魔念動《緊繩咒》，緊緊扣住，怎能得脫？褪至頸項之下，原是一個金圈子套住。證夾：又是一道緊箍咒。那怪將繩一扯，扯將下來，照光頭上砍了七八寶劍，行者頭皮兒也不曾紅了一紅。那魔道：「這猴子，你這等頭硬，我不砍你；且帶你回去，再打你。將我那兩件寶貝趁早還我！」行者道：「我拿你甚麼寶貝，你問我要？」那魔頭將身上細細搜檢，卻將那葫蘆、淨瓶都搜出來；又把繩子牽着，帶至洞裏道：「兄長，拿將來了。」老魔道：「拿了誰來？」二魔道：「孫行者。你來看，你來看。」老魔一見，認得是行者，滿面歡喜道：「是他！是他！把他長長的繩兒拴在柱科上耍子！」真個把行者拴住，兩個魔頭，卻進後面堂裏飲酒。證夾：幸而還不刷洗蒸籠。

那大聖在柱根下爬差爬差：即「爬蹅」。來回爬動磨搓。，忽驚動八戒。那呆子吊在樑上，哈哈的笑道：「哥哥呵，耳朵喫不成了！」行者道：「呆子，可吊得自在麼？我如今就出去，管情救了你們。」八戒道：「不羞！不羞！本身難脫，還想救人？罷！罷！罷！師徒們都在一處死了，好到陰司裏問路！」行者道：「不要胡說！你看我出去。」八戒道：「我看你怎麼出去。」

那大聖口裏與八戒說話，眼裏卻抹着那些妖怪。見他在裏邊喫酒，有幾個小妖拿盤拿盞，執壺釃酒釃（shī）酒：斟酒。，不住的兩頭亂跑，關防的略鬆了些兒關防：防範。。他見面前無人，就弄神通，順出棒來，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一個純鋼的銼兒。扳過那頸項的圈子，三五銼，銼做兩段。扳開銼口，脫將出來，拔了一根毫毛，叫：「變！」做一個假身，拴在那裏，真身卻幌一幌，變做個小妖，立在傍邊。八戒又在樑上喊道：「不好了！不好了！拴的是假貨，吊的是正身！」老魔停杯便問：「那豬八戒吆喝的是甚麼？」行者已變做小妖，上前道：「豬八戒攛道孫行者攛道：同「攛掇」。慫恿。，教變化走了罷，他不肯走，在那裏吆喝哩。」二魔道：「還說豬八戒老實，原來這等不老實，該打二十多嘴棍。」

這行者就去拿條棍來打。八戒道：「你打輕些兒；若重了些兒，我又喊起。我認得你。」行者道：「老孫變化，也只爲你們，你怎麼倒走了風息？這一洞裏妖精，都不認得，怎的偏你認得？」八戒道：「你雖變了頭臉，還不曾變得屁股。那屁股上兩塊紅不是？我因此認得是你。」行者隨往後面，演到廚中，鍋底上摸了一把，將兩臀擦黑，行至前邊。八戒看見又笑道：「那個猴子去那裏混了這一會，弄做個黑屁股來了。」

行者仍站在跟前，要偷他寶貝，真個甚有見識：走上廳，對那怪扯個腿子道：「大王，你看那孫行者拴在柱上，左右爬蹅，磨壞那根金繩，得一根粗壯些的繩子換將下來纔好。」老魔道：「說得是。」即將腰間的獅蠻帶解下，遞與行者。行者接了帶，把假妝的行者拴住，換下那條繩子，一窩兒窩兒籠在袖內。李旁：猴。又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氣，變作一根假幌金繩，雙手送與那怪。那怪只因貪酒，那曾細看，就便收下。這個是大聖騰那弄本事，毫毛又換幌金繩。

得了這件寶貝，急轉身跳出門外，現了原身。高叫：「妖怪！」那把門的小妖問道：「你是甚人，在此呼喝？」行者道：「你快早進去報與你那潑魔，說者行孫來了。」證夾：五行可顛倒，姓名亦可顛倒乎？那小妖如言報告。老魔大驚道：「拿住孫行者，又怎麼有個者行孫？」二魔道：「哥哥，怕他怎的？寶貝都在我手裏，等我拿那葫蘆出去，把他裝將來。」老魔道：「兄弟仔細。」二魔拿了葫蘆，走出山門，忽看見與孫行者模樣一般，只是略矮些兒，問道：「你是那裏來的？」行者道：「我是孫行者的兄弟。聞說你拿了我家兄，卻來與你尋事的。」二魔道：「是我拿了，鎖在洞中。你今既來，必要索戰。我也不與你交兵，我且叫你一聲，你敢應我麼？」行者道：「可怕你叫上千聲，我就答應你萬聲！」那魔執了寶貝，跳在空中，把底兒朝天，口兒朝地，叫聲：「者行孫。」行者卻不敢答應，心中暗想道：「若是應了，就裝進去哩。」那魔道：「你怎麼不應我？」行者道：「我有些耳閉，不曾聽見。你高叫。」那怪物又叫聲：「者行孫。」行者在底下掐着指頭算了一算，道：「我真名字叫做孫行者，起的鬼名字叫做者行孫。真名字可以裝得，鬼名字好道裝不得。」卻就忍不住，應了他一聲，搜的被他吸進葫蘆去，貼上帖兒。原來那寶貝，那管甚麼名字真假，但綽個應的氣兒，就裝了去也。

大聖到他葫蘆裏，渾然烏黑，把頭往上一頂，那裏頂得動，且是塞得甚緊，卻纔心中焦燥道：「當時我在山上，遇着那兩個小妖，他曾告誦我說：不拘葫蘆、淨瓶，把人裝在裏面，只消一時三刻，就化爲膿了，敢莫化了我麼？」一條心又想着道：「沒事！化不得我！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被太上老君放在八卦爐中煉了四十九日，煉成個金子心肝，銀子肺腑，銅頭鐵背，火眼金睛，那裏一時三刻就化得我？且跟他進去，看他怎的！」

二魔拿入裏面道：「哥哥，拿來了。」老魔道：「拿了誰？」二魔道：「者行孫，是我裝在葫蘆裏也。」老魔歡喜道：「賢弟請坐。不要動，只等搖得響再揭帖兒。」行者聽得道：「我這般一個身子，怎麼便搖得響？只除化成稀汁，才搖得響是。等我撒泡溺罷，他若搖得響時，一定揭帖起蓋，我乘空走他娘罷！」李旁：妙，妙！又思道，「不好！不好！溺雖可響，只是污了這直裰。等他搖時，我但聚些唾津漱口，稀漓呼喇的，哄他揭開，老孫再走罷。」大聖作了準備，那怪貪酒不搖。大聖作個法，意思只是哄他來搖，忽然叫道：「天呀！孤拐都化了！」那魔也不搖。大聖又叫道：「娘阿！連腰截骨都化了！」老魔道：「化至腰時，都化盡矣。揭起帖兒看看。」

那大聖聞言，就拔了一根毫毛，叫：「變！」變作個半截的身子，在葫蘆底上，真身卻變做個蟭蟟蟲兒，叮在那葫蘆口邊。只見那二魔揭起帖子看時，大聖早已飛出。打個滾，又變做個倚海龍。倚海龍卻是原去請老奶奶的那個小妖。他變了，站在傍邊。那老魔扳着葫蘆口，張了一張，見是個半截身子動耽動耽：同「動彈」。，他也不認真假，慌忙叫：「兄弟，蓋上！蓋上！還不曾化得了哩！」二魔依舊貼上。大聖在傍暗笑道：「不知老孫已在此矣！」

那老魔拿了壺，滿滿的斟了一杯酒，近前雙手遞與二魔道：「賢弟，我與你遞個鐘兒。」二魔道：「兄長，我們已吃了這半會酒，又遞甚鍾？」老魔道：「你拿住唐僧、八戒、沙僧猶可；又索了孫行者，裝了者行孫，如此功勞，該與你多遞幾鍾。」二魔見哥哥恭敬，怎敢不接？但一隻手託着葫蘆，一隻手不敢去接，卻把葫蘆遞與倚海龍，雙手去接杯，不知那倚海龍是孫行者變的。你看他端葫蘆，殷勤奉侍。二魔接酒吃了，也要回奉一杯，老魔道：「不消回酒，我這裏陪你一杯罷。」兩人只管謙遜。行者頂着葫蘆，眼不轉睛，看他兩個左右穿杯，全無計較，他就把個葫蘆揌入衣袖。拔根毫毛，變個假葫蘆，一樣無二，捧在手中。那魔遞了一會酒，也不看真假，一把接過寶貝。各上席，安然坐下，依然敘飲。孫大聖撤身走過，得了寶貝，心中暗喜道：

「饒這魔頭有手段，畢竟葫蘆還姓孫！」

證夾：葫蘆既姓孫，使許由、晁錯見之，可以不須爭競。

畢竟不知向後怎樣施爲，方得救師滅怪，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微示變化後天水火，借假歸真，以真化假之旨。此回與下回實寫變化之真火候。

《悟真篇·後序》曰：「順其所欲，漸次導之。」老子云：「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固與者，即順其所欲也，順其所欲，騰挪變化，而後天陰陽無不爲我所用，無不爲我所化。故前回順其精細伶俐之所欲，即得葫蘆、淨瓶；此回順其老狐之所欲，而即得幌金繩。順其二魔之所欲，金繩失而復得，葫蘆去而又還。一順欲而妖魔不能測其端倪，然順其所欲功夫．總在其中用假，借假復真耳。但真中用假，須要識得真；借假復真、須要知的假。

篇首「兩個小妖將葫蘆拿在手中，爭看一回，忽抬頭不見了行者。」不知真假也。伶俐蟲道：「莫不是孫行者假變神仙，將假葫蘆換了我們真的去？」不識真假也。不識真假，未取於人，先失其已。此等之輩，枉施精細伶俐。如地下亂摸，草裏胡尋，那裏得有寶貝乎？殊不知在真寶並不在精細伶俐，而在乎不識不知也。行者變蒼蠅兒，即不識不知之象。「蠅」與「嬰」同音，「蒼」者五色俱化，「嬰兒」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非色非空，即色即空，真空妙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感而遂通，寂然不動，即是如意佛寶，即是如意金箍棒。故曰：「隨身變化，可大可小，蒼蠅身上亦可容的。」一不識不知，其真在我，其假在彼，便是識得真假，可以借假歸真，真中用假矣。

二魔不用精細伶俐，差常隨伴當巴山虎、倚海龍，請老奶奶喫唐僧肉，就帶幌金繩，要拿孫行者。《悟真篇》曰：「四象五行全藉土」。又曰：「《離》、《坎》若還無戊己，雖含四象不成丹。」蓋土之爲物，所以和四象合五行，爲五行四象之母，但有先天后天之分，先天之土爲真意，後天之土爲妄意。其土成聖，爲聖母；假土爲魔，爲魔母。壓龍洞老狐，是假土而壓生氣，故爲後天陰陽之母。行者爲心猿，道心也，妄意之假土一動，道心受傷，故魔以幌金繩要拿孫行者。龍爲性，虎爲情，虎巴山而張狂，龍倚海而兇惡。此後天氣質之性情，非先天真空之性情，故爲陰陽二魔之常隨伴當，又爲請狐疑妄意之使者。提綱「魔頭巧算困心猿」者，是言氣質之性情一動，意念不定，如繩之交錯蕩幌，懸虛不實，而道心有困矣。「行者在旁聽的明白」。是不識不知，靜中悟的氣質之發，而不爲假者所瞞矣。因其悟的假，故將二妖打作一團肉餅，不使假龍假虎、巴倚作怪而起妄意；因其悟得假，故能變假誘假，打死老狐之妄意，而得金繩，倚假以歸真；因其悟得假，故能假中用假，以一賺兩。魔頭不識，傾心拜叩，輸誠恐後。此等作用，皆袖裏機關，惟舉高明遠見者知之。「八戒吊的高，看的明」，此其證耳。

「行者不喫唐僧肉」，是不在肉皮幻囊上做作也；「要割八戒耳朵下酒喫」，是戒慎恐懼在不睹不聞處用功也。《悟真》雲：「休施巧僞爲功力，認取他家不死方。壺內旋添延命酒．鼎中收取返瑰漿。」識的他家不死方，則能延命，能返魂，有無不立，色空不拘，滿洞紅光，聚則成形，散則成氣，而變化無端矣。何以行者與魔相爭，使幌金繩釦魔頭而反爲魔扣乎？金丹之道，有當緊者．有當松青。緊者本也，爲先；松者末也，爲後。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葫蘆屬心，淨瓶屬身，金繩屬意。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試其意。是誠意宜先宜緊，正心修身宜後宜松。先得葫蘆淨瓶，後得金繩，是宜緊者反松，宜松者反緊，謂之不知鬆緊。不知鬆緊，所以出不得魔之圈套。然欲誠其意，先致其知，金箍棒變作鋼銼，把圈子銼作兩段，脫將出來，是格物而知至矣，知至而鬆緊之法可得。知其鬆緊之法，於是而誠意，則意可得而誠矣。行者變小妖以真用假，粗中取細，真繩籠在袖裏，假繩遞與那怪，是知至而意誠。意誠則真土復還，假土自滅，主宰在我，從此而正心修身可不難矣。故曰：「大聖得了這件寶貝，急轉身跳出門來，現了原身，高叫妖怪。」夫現原身者，示其真土在我也；高叫妖怪者，示其假土在彼也。真假分明，騰挪變化，顛之倒之，縱橫逆順莫遮攔。行者孫，者行孫．孫行者，顛來倒去，總是一行，總是一孫。一而三．三而一，三家一氣，意誠而心即正。故入葫蘆，出葫蘆，隨心變化，出入無疾。

最妙處是行者裝入葫蘆內一段，古人云：「一毫陽氣不盡不死，一毫陰氣不盡不仙。」入葫蘆叫娘，所以窮取生身之處，叫天所以還其父母未生以前，化孤拐所以化其偏倚之行，化腰節所以歸於中正之道，故曰：「化至腰時都化盡了。」「拔一根毫毛，變作半截身子。」正一毫陰氣不盡不仙；真身變蟭蟟出外，正一毫陽氣不盡不死。又卻變作倚海龍，正於一毫陰氣不盡處，而倚假以修真也。因其倚假修真，放兩魔不知真假，左右傳杯，全不防顧，而行者藏真與假．無不隨心所欲。意誠而心正，心正而人心已化爲道心。大聖撤身走過得了寶貝，心中暗喜道：「饒君手段千般巧，畢竟葫蘆還姓孫。」噫！千變萬化，總在一心；千變萬化，總是一孫。但在真假上分別耳，認得真假，則假亦歸真；認不得真假，則真亦成假。真變假者爲魔，假變真者爲聖，是在修道者善於騰挪變化，神明默運耳。

篇中毫毛變葫蘆，變金繩，變小妖，變轎伕，變假身；妖怪皆不能識。修行者，若識得真中用假，倚假修真．則誠意正心修身之道得，左之右之，無不宜之矣。

詩曰：

休施巧僞枉勞心，別有天機值萬金。

撲滅狐疑真土現，騰挪變化點羣陰。

# 第三十五回 外道施威欺正性 心猿獲寶伏邪魔

李本總批：行者孫、孫行者、者行孫，名色雖多，真體則一。不要喫他名色混了，看不清潔。噫！今之爲名色混者，豈止一人而已哉！沒後李老君來取寶貝，亦有微旨。蓋空諸所有，乃是究竟。魔固不可有，寶亦不可有；有此寶貝，到底累人，何若並去之爲妙也？真是眼中着不得瓦屑，亦着不得金玉之屑。知此者，有幾人哉？噫！

憺漪子曰：天道好還。凡設機阱害人，未有不反中其身者。古今來不獨一爲法自弊之商君已也。觀金、銀二怪，其始欲將葫蘆、淨瓶裝行者，究竟行者不能裝。而且身入其中，金葫蘆化爲銀葫蘆，玉淨瓶化爲金淨瓶，所謂「請公入甕」者，情理不當如是耶？

一迂儒見老君取寶事，爲之拊髀嘆息曰：「可惜，可惜。向使此五寶不還老君，則西天一路妖魔，可以不勞而定。」道人笑曰：「此寶在老君原可不取，無奈行者自要還耳。」迂儒曰：「何爲要還？」曰：「彼行者一身，其寶盡多，用之不盡，而且並不必用。如要安安穩穩早詣西天，只消一個定身法，定住羣魔；一個隱身法，隱住唐僧；一個移山縮地法，立刻便送唐僧到雷音矣。安用寶貝爲哉？」迂儒愕然曰：「既如此，當年行者何不用此神通？」道人曰：「這個連我也不知。」

本性圓明道自通，翻身跳出網羅中。

修成變化非容易，煉就長生豈俗同？

清濁幾番隨運轉，闢開數劫任西東。

逍遙萬億年無計，一點神光永注空。

此詩暗合孫大聖的道妙。他自得了那魔真寶，籠在袖中，喜道：「潑魔苦苦用心拿我，誠所謂水中撈月；老孫若要擒你，就好似火上弄冰。」藏着葫蘆，密密的溜出門外，現了本相，厲聲高叫道：「精怪開門！」傍有小妖道：「你又是甚人，敢來吆喝？」行者道：「快報與你那老潑魔，吾乃行者孫來也。」李旁：頑皮。證夾：還少一個孫行者。

那小妖急入裏報道：「大王，門外有個甚麼行者孫來了。」老魔大驚道：「賢弟，不好了！惹動他一窩風了一窩風：同「一窩蜂」。！幌金繩現拴着孫行者，葫蘆裏現裝着者行孫，怎麼又有個甚麼行者孫？想是他幾個兄弟都來了。」二魔道：「兄長放心。我這葫蘆裝下一千人哩。我才裝了者行孫一個，又怕那甚麼行者孫！等我出去看看，一發裝來。」老魔道：「兄弟仔細。」

你看那二魔拿着個假葫蘆，還像前番。雄糾糾，氣昂昂，走出門高呼道：「你是那裏人氏，敢在此間吆喝？」行者道：「你認不得我？

家居花果山，祖貫水簾洞。

只爲鬧天宮，多時罷爭競。

如今幸脫災，棄道從僧用。

秉教上雷音，求經歸覺正覺正：即「正覺」，佛教指真正的覺悟。。

相逢野潑魔，卻把神通弄。

還我大唐僧，上西參佛聖。

兩家罷戰爭，各守平安徑。

休惹老孫焦，傷殘老性命！」

那魔道：「你且過來，我不與你相打，但我叫你一聲，你敢應麼？」行者笑道：「你叫我，我就應了；我若叫你，你可應麼？」李旁：頑皮。那魔道：「我叫你，是我有個寶貝葫蘆，可以裝人；你叫我，卻有何物？」行者道：「我也有個葫蘆兒。」那魔道：「既有，拿出來我看。」行者就於袖中取出葫蘆道：「潑魔，你看！」幌一幌，復藏在袖中，恐他來搶。

那魔見了大驚道：「他葫蘆是那裏來的？怎麼就與我的一般？縱是一根藤上結的，也有個大小不同，偏正不一，卻怎麼一般無二？」他便正色叫道：「行者孫，你那葫蘆是那裏來的？」行者委的不知來歷，接過口來，就問他一句道：「你那葫蘆是那裏來的？」李旁：頑皮。那魔不知是個見識，只道是句老實言語，就將根本從頭說出道：「我這葫蘆是混沌初分，天開地闢，有一位太上老祖，解化女媧之名解化女媧之名：道教《三天內解經》稱太上老君是道的化身，天地人物都由其化生，化出天地星辰之後，「老君因沖和氣化爲九國，置九人，三男六女。至伏羲女媧時，各作姓名」，則伏羲、女媧，亦爲老君所化出。，證夾：今日方知女媧是老君化身。煉石補天，普救閻浮世界。補到乾宮夬地乾宮夬地：八卦爲乾（天）、坤（地）、震（雷）、巽（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以八卦配八方，就可以把平面空間均分爲八個圓弧，每個圓弧稱爲一宮。八卦兩兩組合，成爲六十四卦，以六十四卦圍成一個整圓，即可以將三百六十度的整圓細分爲六十四個等分，每一個方位用一個卦名錶示。始於正北方，終於正西北方，這八分之一圓弧，稱爲乾宮。乾宮依次爲八個含有乾（天）的卦：乾（兩乾卦相重）、夬（澤天）、大有（火天）、大壯（雷天）、小畜（風天）、需（水天）、大畜（山天）、泰（地天）。乾位在正北，而夬位僅次於乾方，在正北偏西一點。這種定位方式廣泛用於古代的占卜、測向、建築定位及航海等領域。，證夾：西北方。見一座崑崙山腳下，有一縷仙藤，上結着這個紫金紅葫蘆，卻便是老君留下到如今者。」大聖聞言，就綽了他口氣道：「我的葫蘆，也是那裏來的。」魔頭道：「怎見得？」大聖道：「自清濁初開，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太上道祖解化女媧，補完天缺，行至崑崙山下，有根仙藤，藤結有兩個葫蘆兩個葫蘆：葫蘆分雌雄，參見第七十一回「如何辨得雌雄」條注。。我得一個是雄的，你那個卻是雌的。」李旁：頑皮。那怪道：「莫說雌雄，但只裝得人的，就是好寶貝。」大聖道：「你也說得是，我就讓你先裝。」

那怪甚喜，急縱身跳將起去，到空中，執着葫蘆，叫一聲：「行者孫。」大聖聽得，卻就不歇氣連應了八九聲，只是不能裝去。那魔墜將下來，跌腳搥胸道：「天那！只說世情不改變哩！這樣個寶貝，也怕老公，李旁：寶貝也怕老公，怕老婆便不是寶貝了。雌見了雄，就不敢裝了！」證夾：以怕老公爲世情改變，然則懼內乃常理耶？行者笑道：「你且收起，輪到老孫該叫你哩。」急縱筋斗，跳起去，將葫蘆底兒朝天，口兒朝地，照定妖魔，叫聲「銀角大王」。那怪不敢閉口，只得應了一聲，倏的裝在裏面，被行者貼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敕」的帖子，心中暗喜道：「我的兒，你今日也來試試新了！」

他就按落雲頭，拿着葫蘆，心心念念，只是要救師父，又往蓮花洞口而來。那山上都是些窪踏不平之路窪踏：同「窪塌」。，況他又是個圈盤腿，拐呀拐的走着，搖的那葫蘆裏漷漷索索漷漷（huò）索索：形容水嘩嘩啦啦的聲音。，響聲不絕。你道他怎麼便有響聲？原來孫大聖是熬煉過的身體，急切化他不得。那怪雖也能騰雲駕霧，不過是些法術，大端是凡胎未脫，到於寶貝里就化了。行者還不當他就化了，笑道：「我兒子阿，不知是撒尿耶，不知是漱口哩。這是老孫幹過的買賣。不等到七八日，化成稀汁，我也不揭蓋來看。忙怎的？有甚要緊？想着我出來的容易，就該千年不看纔好！」他拿着葫蘆說着話，不覺的到了洞口，把那葫蘆搖搖，一發響了。他道：「這個像發課的筒子響發課的筒子響：發課，即占卦、卜算，用寫有各種命運內容的竹籤裝進竹筒，占卜時搖動竹筒，然後抽取一支進行卜算。下文的周文王、孔子、桃花女、鬼谷子都是傳說中占卜的祖師。民間算命多根據《周易》，相傳《周易》六十四卦是周文王所推演，而孔子爲《周易》作過傳述。桃花女是傳說中的人物，善於占卦、術數、禳解。元王曄有《桃花女破法嫁周公》雜劇。鬼谷子相傳爲戰國時人，是縱橫家蘇秦、張儀，軍事家孫臏、龐涓的老師，也精於占卦術數。，倒好發課。李旁：頑皮。等老孫發一課，看師父甚麼時才得出門。」你看他手裏不住的搖，口裏不住的念道：「周易文王、孔子聖人、桃花女先生桃花女先生：桃花女是道教故事中的人物；先生是指道士。這個故事是說洛陽有一個人稱周公的術數家，占卜很靈驗。但後來他的卜算，卻常常被一個人稱桃花女的年輕女子所破，他很不服氣。因此他特意請人說媒，爲自己的兒子向桃花女求婚，終於得到女家允婚。其實周公別有用心，想借此制服桃花女。在婚禮過程中，周公與桃花女不斷鬥法，結果還是桃花女勝出，順利嫁到周家。元代羅曄有雜劇《桃花女破法嫁周公》演的就是這個故事。、鬼谷子先生。」證夾：趣筆。那洞裏小妖看見道：「大王，禍事了！行者孫把二大王爺爺裝在葫蘆裏發課哩！」證夾：趣語。那老魔聞得此言，唬得魂飛魄散，骨軟筋麻，撲的跌倒在地，放聲大哭道：「賢弟呀！我和你私離上界，轉託塵凡，指望同享榮華，永爲山洞之主。怎知爲這和尚，傷了你的性命，斷吾手足之情！」滿洞羣妖，一齊痛哭。

豬八戒吊在樑上，聽得他一家子齊哭，忍不住叫道：「妖精，你且莫哭，等老豬講與你聽。先來的孫行者，次來的者行孫，後來的行者孫，返復三字，都是我師兄一人。他有七十二變化騰那，進來盜了寶貝，裝了令弟。令弟已是死了，不必這等扛喪扛喪：舉哀，哭泣。，快些兒刷淨鍋竈，辦些香蕈、蘑菰、茶芽、竹筍、豆腐、麪筋、木耳、蔬菜，請我師徒們下來，與你令弟念卷《受生經》《受生經》：又叫《壽生經》、《受生尊經》，常用來超度亡魂。參見第十二回「受生度亡經」條注。。」證夾：販醃臘妖怪安得有此？老豬還說的是草裏夢話。那老魔聞言，心中大怒道：「只說豬八戒老實，原來甚不老實！他倒作笑話兒打覷我！」叫小妖：「且休舉哀，把豬八戒解下來，蒸得稀爛，等我喫飽了，再去拿孫行者報仇。」沙僧埋怨八戒道：「好麼！我說教你莫多話，多話的要先蒸喫哩！」那呆子也盡有幾分悚懼。傍一小妖道：「大王，豬八戒不好蒸。」八戒道：「阿彌陀佛！是那位哥哥積陰德的？果是不好蒸。」又有一個妖道：「將他皮剝了，就好蒸。」八戒慌了道：「好蒸！好蒸！皮骨雖然粗糙，湯滾就爛。𣙢戶（juān）戶：指在圈裏餵養的牲畜。比野外放養的皮肉柔嫩，容易煮爛。！𣙢戶！」

正嚷處，只見前門外一個小妖報道：「行者孫又罵上門來了！」那老魔又大驚道：「這廝輕我無人！」叫：「小的們，且把豬八戒照舊吊起，查一查還有幾件寶貝。」管家的小妖道：「洞中還有三件寶貝哩。」老魔問：「是那三件？」管家的道：「還有七星劍、芭蕉扇與淨瓶。」老魔道：「那瓶子不中用。原是叫人，人應了就裝得，轉把個口訣兒教了那孫行者，倒把自家兄弟裝去了。不用他，放在家裏。快將劍與扇子拿來。」那管家的即將兩件寶貝獻與老魔。老魔將芭蕉扇插在後項衣領，把七星劍提在手中，又點起大小羣妖，有三百多名，都教一個個拈槍弄棒，理索輪刀。這老魔卻頂盔貫甲，罩一領赤焰焰的絲袍。羣妖擺出陣去，要拿孫大聖。那孫大聖早已知二魔化在葫蘆裏面，卻將他緊緊拴叩停當，撒在腰間，手持着金箍棒，準備廝殺。只見那老妖紅旗招展，跳出門來。卻怎生打扮：

頭上盔纓光焰焰，腰間帶束彩霞鮮。

身穿鎧甲龍鱗砌，上罩紅袍烈火然。

圓眼睛開光掣電，鋼須飄起亂飛煙。

七星寶劍輕提手，芭蕉扇子半遮肩。

行似流雲離海嶽，聲如霹靂震山川。

威風凜凜欺天將，怒帥羣妖出洞前。

那老魔急令小妖擺開陣勢，罵道：「你這猴子，十分無禮！害我兄弟，傷我手足，着然可恨！」行者罵道：「你這討死的怪物！你一個妖精的性命捨不得，似我師父、師弟，連馬四個生靈，平白的吊在洞裏，我心何忍！情理何干！快快的送將出來還我，多多貼些盤費，喜喜歡歡打發老孫起身，還饒了你這個老妖的狗命！」那怪那容分說，舉寶劍劈頭就砍。這大聖使鐵棒舉手相迎。這一場在洞門外好殺！咦！

金箍棒與七星劍，對撞霞光如閃電。悠悠冷氣逼人寒，蕩蕩昏雲遮嶺堰。那個皆因手足情，些兒不放善；這個只爲取經僧，毫釐不容緩。兩家各恨一般仇，二處每懷生怒怨。只殺得天昏地暗鬼神驚，日淡煙濃龍虎戰。這個咬牙銼玉釘，那個努目飛金焰。一來一往逞英雄，不住翻騰棒與劍。

這老魔與大聖戰經二十回合，不分勝負。他把那劍梢一指，叫聲「小妖齊來！」那三百餘精，一齊擁上，把行者圍在垓心。好大聖，公然無懼，使一條棒，左衝右撞，後抵前遮。那小妖都有手段，越打越上，一似綿絮纏身，摟腰扯腿，莫肯退後。大聖慌了，即使個身外身法，將左脅下毫毛，拔了一把，嚼碎噴去，喝聲叫：「變！」一根根都變做行者。你看他長的使棒，短的輪拳，再小的沒處下手，抱着孤拐啃筋，把那小妖都打得星落雲散，齊聲喊道：「大王阿，事不諧矣！難矣乎哉「事不諧矣」二句：這是用古書來打趣的話。事不諧矣，見於《後漢書·宋弘傳》，漢光武帝要把湖陽公主嫁他，叫他拋棄原妻。宋弘說「糟糠之妻不下堂」，拒絕皇帝的要求，光武帝於是對公主說「事不諧矣」。難矣哉，是《論語》中孔子經常嘆息的話。！證夾：如此文法，從何處得來？滿地盈山皆是孫行者了！」被這身外法把羣妖打退，止撇得老魔圍困中間，趕得東奔西走，出路無門。

那魔慌了，將左手擎着寶劍，右手伸於項後，取出芭蕉扇子，望東南丙丁火丙丁火：古代以甲、乙、丙、丁、午、己、庚、辛、壬、癸十位天干配五行四方，丙、丁屬火，配南方，稱丙丁火。，正對離宮離宮：後天八卦的正南方向。，唿喇的一扇子，搧將下來，只見那就地上火光焰焰。原來這般寶貝，平白地搧出火來。那怪物着實無情，一連搧了七八扇子，熯天熾地熯（hàn）：焚燒，燃燒。，烈火飛騰。好火：

那火不是天上火，不是爐中火，也不是山頭火山頭火：這裏天上火、爐中火、山頭火，都借用了「納音五行」的術語，納音五行是一種將天干、地支及五行相配的占卜術，對五行的每一行都細分，並賦予了一定的特徵。如甲子、乙丑是「海中金」，丙子、丁丑是「澗下水」，丙戌、丁亥是「屋上土」等，利用這些帶有一定特徵的金、木、水、火、土，來占卜吉凶。，也不是竈底火，乃是五行中自然取出的一點靈光火。這扇也不是凡間常有之物，也不是人工造就之物，乃是自開闢混沌以來產成的珍寶之物。用此扇，扇此火，煌煌燁燁，就如電掣紅綃電摯紅綃：形容大火像雷電一樣亮，紅綃一樣的顏色。；灼灼輝輝，卻似霞飛絳綺霞飛絳綺：形容火光如紅霞。絳綺，紅色的綺羅。。更無一縷青煙，盡是滿山赤焰，只燒得嶺上松翻成火樹，崖前柏變作燈籠。那窩中走獸貪性命，西撞東奔；這林內飛禽惜羽毛，高飛遠舉。這場神火飄空燎，只燒得石爛溪幹遍地紅！

大聖見此惡火，卻也心驚膽顫，道聲：「不好了！本身可處，毫毛不濟。一落這火中，豈不真如燎毛之易？」將身一抖，遂將毫毛收上身來。只將一根變作假身子，避火逃災。他的真身，捻着避火訣，縱筋斗，跳將起去，脫離了大火之中，徑奔他蓮花洞裏，想着要救師父。急到門前，把雲頭按落。又見那洞門外有百十個小妖，都破頭折腳，肉綻皮開。原來都是他分身法打傷了的，都在這裏聲聲喚喚，忍疼而立。大聖見了，按不住惡性兇頑，輪起鐵棒，一路打將進去。可憐把那苦煉人身的功果息息：消滅，停止。，依然是塊舊皮毛！

那大聖打絕了小妖，撞入洞裏，要解師父，又見那內面有火光焰焰，唬得他手慌腳忙道：「罷了！罷了！這火從後門口燒起來，老孫卻難救師父也！」正悚懼處，仔細看時，呀！原來不是火光，卻是一道金光。他正了性，往裏視之，乃羊脂玉淨瓶放光，卻自心中歡喜道：「好寶貝耶！這瓶子曾是那小妖拿在山上放光，老孫得了，不想那怪又復搜去。今日藏在這裏，原來也放光。」你看他竊了這瓶子，喜喜歡歡，且不救師父，急抽身往洞外而走。纔出門，只見那妖魔提着寶劍，拿着扇子，從南而來。孫大聖迴避不及，被那老魔喝道：「那裏走！」舉劍劈頭就砍。大聖急縱筋斗雲，跳將起去，無影無蹤的逃了不題。

卻說那怪到得門口，但見屍橫滿地，就是他手下的羣精，慌得仰天長嘆，止不住放聲大哭道：「苦哉！痛哉！」有詩爲證。詩曰：

可恨猿乖馬劣頑，靈胎轉託降塵凡。

只因錯念離天闕，致使忘形落此山。

鴻雁失羣情切切，妖兵絕族淚潺潺。

何時孽滿開愆鎖，返本還原上御關？

那老魔慚惶不已，一步一聲，哭入洞內。只見那什物家火俱在，只落得靜悄悄，沒個人形；悲切切，愈加悽慘。獨自個坐在洞中，蹋伏在那石案之上，將寶劍斜倚案邊，把扇子插於肩後，昏昏默默睡着了。這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悶上心來瞌睡多」。

話說孫大聖撥轉筋斗雲，佇立山前，想着要救師父，把那淨瓶兒牢扣腰間，徑來洞口打探。見那門開兩扇，靜悄悄的不聞消耗消耗：即音信，聲息。，隨即輕輕移步，潛入裏邊。只見那魔斜倚石案，呼呼睡着，芭蕉扇褪出肩衣，半蓋着腦後，七星劍還斜倚案邊。卻被他輕輕的走上前，拔了扇子，急回頭，呼的一聲，跑將出去。原來這扇柄兒颳着那怪的頭髮，早驚醒他。抬頭看時，是孫行者偷了，急慌忙執劍來趕。那大聖早已跳出門前，將扇子撒在腰間，雙手輪開鐵棒，與那魔抵敵。這一場好殺：

惱壞潑妖王，怒髮衝冠志。恨不過撾來囫圇吞，難解心頭氣。惡口罵猢猻：「你老大將人戲！傷我若干生，還來偷寶貝。這場決不容，定見存亡計！」大聖喝妖魔：「你好不知趣！徒弟要與老孫爭，累卵焉能擊石碎？」寶劍來，鐵棒去，兩家更不留仁義。一翻二復賭輸贏，三轉四回施武藝。蓋爲取經僧，李旁：說出。靈山參佛位，致令金火不相投，五行撥亂傷和氣。證夾：只爲此二語，才生出四迴文字來。揚威耀武顯神通，走石飛沙弄本事。交鋒漸漸日將晡，魔頭力怯先回避。

那老魔與大聖戰經三四十合，天將晚矣，抵敵不住，敗下陣來；徑往西南上，投奔壓龍洞去不題。這大聖才按落雲頭，闖入蓮花洞裏，解下唐僧與八戒、沙和尚來。他三人脫得災危，謝了行者，卻問：「妖魔那裏去了？」行者道：「二魔已裝在葫蘆裏，想是這會子已化了。大魔才然一陣戰敗，往西南壓龍山去訖。概洞小妖概洞：全洞。，被老孫分身法打死一半，還有些敗殘回的，又被老孫殺絕，方纔得入此處，解放你們。」唐僧謝之不盡道：「徒弟阿，多虧你受了勞苦！」行者笑道：「誠然勞苦。你們還只是吊着受疼，我老孫再不曾住腳，比急遞鋪的鋪兵還甚急遞鋪：宋代以後傳遞文書的驛站。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設一鋪，設鋪司、鋪兵，專門遞送官府公文。參見第二回「鋪兵」條注。，反覆裏外，奔波無已。因是偷了他的寶貝，方能平退妖魔。」豬八戒道：「師兄，你把那葫蘆兒拿出來與我們看看。只怕那二魔已化了也。」大聖先將淨瓶解下，又將金繩與扇子取出，然後把葫蘆兒拿在手道：「莫看！莫看！他先曾裝了老孫，被老孫漱口，哄得他揭開蓋子，老孫方得走了。我等切莫揭蓋，只怕他也會弄喧走了弄喧：弄出花樣來。變出法子來。。」師徒們喜喜歡歡，將他那洞中的米麪菜蔬尋出。燒刷了鍋竈，安排些素齋吃了。飽餐一頓，安寢洞中，一夜無詞，早又天曉。

卻說那老魔徑投壓龍山，會聚了大小女怪，備言打殺母親，裝了兄弟，絕滅妖兵，偷騙寶貝之事。衆女怪一齊大哭。哀痛多時道：「你等且休悽慘。我身邊還有這口七星劍，欲會汝等女兵，都去壓龍山後，會借外家親戚，斷要拿住那孫行者報仇。」說不了，有門外小妖報道：「大王，山後老舅爺帥領若干兵卒來也。」老魔聞言，急換了縞素孝服，躬身迎接。原來那老舅爺是他母親之弟，名喚狐阿七大王。因聞得哨山的妖兵報道，他姐姐被孫行者打死，假變姐形，盜了外甥寶貝，連日在平頂山拒敵。他卻帥本洞妖兵二百餘名，特來助陣，故此先攏姐家問信。才進門，見老魔掛了孝服，二人大哭。哭久，老魔拜下，備言前事。那阿七大怒，即命老魔換了孝服，提了寶劍，盡點女妖，合同一處，縱風雲，徑投東北而來。

這大聖教沙僧整頓早齋，吃了走路，忽聽得風聲，走出門看，乃是一夥妖兵，自西南上來。行者大驚，急抽身，忙呼八戒道：「兄弟，妖精又請救兵來也。」三藏聞言，驚恐失色道：「徒弟，似此如何？」行者笑道：「放心！放心！把他這寶貝都拿來與我。」大聖將葫蘆、淨瓶系在腰間，金繩籠於袖內，芭蕉扇插在肩後，雙手輪着鐵棒，教沙僧保守師父，穩坐洞中；着八戒執釘鈀，同出洞外迎敵。

那怪物擺開陣勢，只見當頭的是阿七大王。他生的玉面長髯，鋼眉刀耳，頭戴金煉盔，身穿鎖子甲，手執方天戟，高聲罵道：「我把你個大膽的潑猴！怎敢這等欺人！偷了寶貝，傷了眷族，殺了妖兵，又敢久佔洞府！趕早兒一個個引頸受死，雪我姐家之仇！」行者罵道：「你這夥作死的毛團毛團：罵人話。毛團是指飛禽或畜牲。，不識你孫外公的手段！不要走，領吾一棒！」那怪物側身躲過，使方天戟劈面相還。兩個在山頭一來一往，戰經三四回合，那怪力軟，敗陣回走，行者趕來，卻被老魔接住。又鬥了三合，只見那狐阿七復轉來攻。這壁廂八戒見了，急掣九齒鈀擋住。一個抵一個，戰經多時，不分勝敗。那老魔喝了一聲，衆妖兵一齊圍上。

卻說那三藏坐在蓮花洞裏，聽得喊聲振地，便叫：「沙和尚，你出去看你師兄勝負何如。」沙僧果舉降妖杖出來，喝一聲，撞將出去，打退羣妖。阿七見事勢不利，回頭就走，被八戒趕上，照背後一鈀，就築得九點鮮紅往外冒，可憐一靈真性赴前程。急拖來剝了衣服看處，原來也是個狐狸精。

那老魔見傷了他老舅，丟了行者，提寶劍，就劈八戒。八戒使鈀架住。正賭鬥間，沙僧撞近前來，舉杖便打。那怪抵敵不住，縱風雲往南逃走。八戒、沙僧緊緊趕來。大聖見了，急縱雲跳在空中，解下淨瓶，罩定老魔，叫聲：「金角大王。」證夾：出其不意，可以唾手成功。那怪只道是自家敗殘的小妖呼叫，就回頭應了一聲；搜的裝將進去，被行者貼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敕」的帖子。只見那七星劍墜落塵埃，也歸了行者。證夾：到此方歸結淨瓶一案，不然則五寶之中，此瓶幾成虛設。八戒迎着道：「哥哥，寶劍你得了，精怪何在？」行者笑道：「了了了了：前一個「了」，意思是完結；第二個「了」是語氣詞。！已裝在我這瓶兒裏也。」沙僧聽說，與八戒十分歡喜。

當時通掃淨諸邪，回至洞裏，與三藏報喜道：「山已淨，妖已無矣，請師父上馬走路。」三藏喜不自勝。師徒們吃了早齋，收拾了行李、馬匹，奔西找路。正行處，猛見路傍閃出一個瞽者瞽（ɡǔ）者：盲人。，走上前扯住三藏馬，道：「和尚，那裏去？還我寶貝來！」證夾：此轉出人意表，亦是自然之理。不然，此五寶累人多矣。八戒大驚道：「罷了！這是老妖來討寶貝了！」行者仔細觀看，原來是太上李老君，慌得近前施禮道：「老官兒，那裏去？」那老祖急升玉局寶座玉局寶座：即四腳彎曲的玉座。宋《雲笈七籤》卷二十八等書記載：東漢永壽元年（55），太上老君和張道陵來到成都，地中湧出一張局腳（彎曲的腳）玉牀，老君升座講《南鬥經》，於是後人在此建立玉局觀。，九霄空裏佇立，叫：「孫行者，還我寶貝。」大聖起到空中道：「甚麼寶貝？」老君道：「葫蘆是我盛丹的，淨瓶是我盛水的，寶劍是我煉魔的，扇子是我搧火的，繩子是我一根勒袍的帶。那兩個怪：一個是我看金爐的童子，一個是我看銀爐的童子，證夾：一氣數出，有趣。卻不道葫蘆是你當日偷丹的，扇子是八卦爐中煉你的。只因他偷了我的寶貝，走下界來，正無覓處，卻是你今拿住，得了功績。」大聖道：「你這老官兒，着實無禮。縱放家屬爲邪，該問個鈐屬不嚴的罪名。」老君道：「不干我事，不可錯怪了人。此乃海上菩薩問我借了三次，送他在此託化妖魔，看你師徒可有真心往西去也。」大聖聞言，心中作念道：「這菩薩也老大憊懶！當時解逃老孫，教保唐僧西去取經，我說路途艱澀難行，他曾許我到急難處親來相救。如今反使精邪掯害掯（kèn）：壓制，刁難。，語言不的不的（dǐ）：不可靠，不確實。，該他一世無夫！若不是老官兒親來，我決不與他。既是你這等說，拿去罷。」那老君收得五件寶貝，揭開葫蘆與淨瓶蓋口，倒出兩股仙氣，用手一指，仍化爲金銀二童子，相隨左右。只見那霞光萬道。咦！

縹緲同歸兜率院，逍遙直上大羅天。

畢竟不知此後又有甚事，孫大聖怎生保護唐僧，幾時得到西天，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誠意正心，假歸於真，已是道心用事。此回實寫道心點化羣陰之火候。

篇首一詩，言修道者本性圓明，俯視一切，翻身之間即可跳出網羅。但此性非空空無爲即可了事，須要在大火爐中煅煉成就，方能變化不測，長生不死。蓋修煉之法，非可強制，當隨氣運，轉濁而歸清，返樸還淳，貞下起元。由東家而求西家，自西家而歸東家，東西相會，金丹到手，方得逍遙物外。一點靈光注於太空，萬物不得而傷，造化不得而移。故曰：「此詩暗合孫大聖的道妙。」猶言孫大聖即是本性，本性即是道心。本性者，體也；道心者，用也。體不離用，用不離體，本性得道心，自然一點神光注空，千變萬化，無處不通。故曰：「他自得了那魔真寶，溜出門外，現了本相，厲聲叫門。」此道心發現，正當消化人心之時。前盜金繩，是從妄意中盜回真意，此是從人心中盜回道心。真意復，則道心可復；道心復，則人心可滅。

行者真葫蘆，真心也，真心即是道心；妖怪假葫蘆，假心也，假心即是人心。道心者，陰中之陽，爲雄葫蘆；人心者，陽中之陰，爲雌葫蘆。「老君解化女媧，煉石補天。」是陰中藏陽，以陽解陰。榷坎》中之戊土，點化《離》宮之已土，借實以補虛也。「妖精說補到《乾》宮缺地，見崑崙山下一縷仙藤，結着個紫金紅葫蘆。」《乾》宮缺地，即《離》也。一個紫金紅葫蘆，即《離》中虛也。是直以《離》宮修定空守人心，即是補天之道矣。行者說：「補完天缺，行至崑崙山下，有根仙藤，結着兩個葫蘆。我的是雄，你的是雌。」兩個葫蘆，一《離》一《坎》也。《坎》中滿爲道心，《離》中虛爲人心，以道心之真雄，化人心之假雌，方是煉石補天之妙道，而不落於頑空寂滅之學。「行者將真葫蘆底兒朝天，口兒朝地，叫銀角。銀角應了一聲，倏的裝在裏面。」正《坎》、《離》顛倒，以真化假之妙。人心已化，純是道心，復見天良本性，非補天而何？本性既復，聖胎有象，可以無爲，溫養十月，待時而脫化矣。故曰：「等老孫發一課，看師父什麼時候才得出門。」這個天機密祕，本諸《周易》文王、孔子聖人、桃花女先生、鬼谷子先生，口口相傳，心心相授。彼一切執人心，不知死人心，自取滅亡者，聞的此言，能不慌的魂飛魄散，跌倒在地，放聲大哭乎？

夫人心具有識神，爲生生死死之根蒂，人心不死，道心不生，因死的人心，方能生的道心，道心常存，人心永滅，死人心，正所以生道心。故八戒道：「妖精莫哭，請我師徒下來，與令弟念卷《受生經》。」既雲人心已死，道心常存，何以行者與老魔爭戰，老魔一扇子，平白地扇出火來？夫人心雖死，猶有後天氣質之性未化，足爲道累，若不將此氣質化過，雖有道心，大道在望，未許我成。故曰：「大聖見此惡火，卻也心驚。」當斯時也，急須騰挪變化，棄其假而脫其真，救其真而滅其假，庶乎火光可化爲金光，妖洞可變爲淨瓶矣。

「老魔哭入洞中，靜悄悄莫個人影，獨自個坐在洞中，伏在石案之上，昏昏默默睡着，芭蕉扇褪出肩頭，七星劍斜倚案邊。」正氣質之性，動極而靜，可以返真之時。「行者輕輕上前，拔了扇子，回頭就走。」是將氣質很塵之性，連根拔出，不容絲毫留於方寸之中，以爲後累也。既雲連根拔去，則魔即可當時掃除，何以又有一場好殺？夫人自先天失散，後天用事，識神作妖，帶有歷劫根塵，與夫秉受氣質之性，更有現世積習之氣，內外純陰，掩蔽先天真陽，雖人心氣質之性消化，若積習之氣未能消滅．猶有後患。積習之氣，即妄情也。

「這一場好殺」，即真情妄情相混之象。其曰：『寶劍來，鐵棒去，兩家更不留仁義。」寶劍者，妄情之殺氣；鐵棒者，真情之正氣。真妄相逢，真欲滅假，假欲傷真，故不留仁義也。「一翻二復賭輸贏，三轉四回施武藝。」一爲水，二爲火．三爲木，四爲金。一翻二復，三轉四回，水火木金，由假而變真也。「蓋爲取經僧，靈山參佛位。致令金火不相投，五行錯亂傷和氣。」金丹之道，務期金火同宮，金遇火而還元，火遇金而返本，九還七返，五行自然攢簇而相和。其不和者。皆由取經之人不明火候，而金火不能同宮，正行錯亂而不相和。「交鋒漸漸日將晡，魔頭力怯先回避。」夫天下事邪正不併立，真假不同途，雖真假邪正相爭，到底假不勝真，邪不勝正。老魔敵不住大聖，理固然也。但妄情之爲害最大，若不能消滅殆盡，雖能一時勉強制伏，解妖之困．食妖之食，未免尚在妖洞。有時潛發以一妄而會諸妄，以一情而起諸情，狐朋狗黨，復傷真情。老魔會集壓龍洞大小女妖與狐阿七，此其證也。

狐者，疑惑不定之意。「阿七」者，七情也。因妄情起而意不定，意不定而情愈亂，七情並起，爲禍最烈。然幸其水、火、木、土已皆返真，雖有外來積習之餘孽，亦可漸次而化。」「叫沙僧保師父」者，謹於內也；「着八戒同出迎敵」者，御其外也。謹內御外，內外嚴密，狐疑可除，妄情可化。燥金歸於淨瓶，聲叫聲應，絕不費力。七星劍也歸了行者，五賊化爲五寶，假五行盡返爲真。五行攢簇，四象和合，山已盡，妖已無，出妖洞上馬走路，無阻無擋矣。

「老君變瞽」者，說明五寶來由。二童偷寶下界，可知先天交於後天，五寶即轉爲五賊，而與妖作怪矣。然其所以與妖作怪者，皆由主人公不謹，縱放家奴，約束不嚴，而妖之怪之。其曰：「非此不成正果」者，正以示無假不能成真，非邪無由復正，借後天煉先天，借先天化後天。彼一切盲修瞎煉、妄想身閒，曰非淨而在皮囊上用功夫者，皆是不知後天陰陽五行之魔難。此中機密，惟天縱之大聖心中瞭然。

老君收得五件寶貝，五行攢簇，合而爲一。「揭開葫蘆淨瓶，倒出兩股仙氣，化爲金銀二童子，相隨左右。」陰陽混化，假變爲真，到此地位，聖胎完成，霞光萬道，縹緲同歸兜率院，逍遙直下大羅天，大丈夫功成名遂，豈不快哉？

詩曰：

五行攢簇已通靈，別立乾坤再煉形。

剝盡羣陰無滓質，虛空打破上雲軿。

# 第三十六回 心猿正處諸緣伏 劈破傍門見月明

李本總批：說月處，大須着眼。行者、沙僧之語，人易知道；最妙是八戒二語，人容易忽略，特拈出之。八戒之語曰：「他都伶俐修來福，我自愚癡積下緣。」直說因果乃大乘之言，非玄門小小修煉已也。着眼，着眼。

憺漪子曰：頃者蓮花洞之役，既已獲寶伏魔矣，究竟魔去而寶亦不留。此心空洞皎潔，毫無障礙，正如中天月朗，萬里無雲，於是有寶林寺之明月應之。觀空、淨二人所言，直是借蟾兔以闡金丹正旨，即起張紫陽、薛道光兩先生相對面談，無以易此。雖然託諸空言，不如見諸實事；與其終日談金丹而茫無證驗，則何不借老君爐中一粒，取烏雞國王試之。彼國王凡濁之體，已僵斃三年，而一粒入口，頃刻回生，與月魄之由晦而朔，彷彿無異。月魄得陽光而蘇，鬼質得金丹而活，其理一也，又何有於旁門外道哉？

又曰：一部《西遊》中，絕未聞有言及玩月者，非不欲玩，不暇玩也。嗟乎！人生僕僕鞍簦，經歷一十四遍寒暑，遂不得與冰輪皓魄作半晌之周旋，亦可哀也哉！然則寶林寺一夕清談，慎勿輕易看過。

卻說孫行者按落雲頭，對師父備言菩薩借童子，老君收去寶貝之事。三藏稱謝不已，死心塌地，辦虔誠，捨命投西，攀鞍上馬。豬八戒挑着行李，沙和尚攏着馬頭，孫行者執了鐵棒，剖開路，徑下高山前進。說不盡那水宿風餐，披霜冒露。師徒們行罷多時，前又一山阻路。三藏在那馬上高叫：「徒弟啊，你看那裏山勢崔巍，須是要仔細提防，恐又有魔障侵身也。」李旁：着眼。行者道：「師父休要胡思亂想，只要定性存神，自然無事。」證夾：此八字真言也。修身涉世，無過於此，豈特煉魔取經爲然？三藏道：「徒弟呀，西天怎麼這等難行？我記得離了長安城，在路上春盡夏來，秋殘冬至，有四五個年頭，怎麼還不能得到？」行者聞言，呵呵笑道：「早哩！早哩！還不曾出大門哩！」八戒道：「哥哥，不要扯謊。人間就有這般大門？」行者道：「兄弟，我們還在堂屋裏轉哩！」沙僧笑道：「師兄，少說大話嚇我。那裏就有這般大堂屋，卻也沒處買這般大過樑呵過樑：建築物的橫樑。。」行者道：「兄弟，若依老孫看時，把這青天爲屋瓦，日月作窗欞，四山五嶽爲樑柱，大地猶如一敞廳！」八戒聽說道：「罷了！罷了！我們只當轉些時回去罷。」行者道：「不必亂談，只管跟着老孫走路。」

好大聖，橫擔了鐵棒，領定了唐僧，剖開山路，一直前進。那師父在馬上遙觀，好一座山景。真個是：

山頂嵯峨摩斗柄，樹梢彷彿接雲霄。青煙堆裏，時聞得谷口猿啼；亂翠陰中，每聽得松間鶴唳。嘯風山魅立溪間山魅：傳說中的山中精怪。，戲弄樵夫；成器狐狸坐崖畔成器：成精。，驚張獵戶驚張：指使驚慌，驚動。。好山！看那八面崖巍，四圍險峻。古怪喬松盤翠蓋，枯摧老樹掛藤蘿。泉水飛流，寒氣透人毛髮冷；巔峯屹岦岦（lì）：形容山聳立。，清風射眼夢魂驚。時聽大蟲哮吼，每聞山鳥時鳴。麂鹿成羣，穿荊棘往來跳躍；獐結黨，尋野食前後奔跑。佇立草坡，一望並無客旅；行來深凹，四邊俱有豺狼。應非佛祖修行處，盡是飛禽走獸場。

那師父戰戰兢兢，進此深山，心中悽慘，兜住馬，叫聲：「悟空啊！我

自從益智登山盟，王不留行送出城。

路上相逢三棱子，途中催趲馬兜鈴。

尋坡轉澗求荊芥，邁嶺登山拜茯苓。

防己一身如竹瀝，茴香何日拜朝廷「自從益智登山盟」詩：益智、王不留行、三棱子、馬兜鈴、荊芥、茯苓、防己、竹瀝、茴香，都是中藥名，這首詩和第二十八回「石打烏頭粉碎」詞一樣，如三棱子代三個徒弟，馬兜鈴代馬的鈴鐺，茴香代回鄉等。？」

孫大聖聞言，呵呵冷笑道：「師父不必掛念，少要心焦。且自放心前進，還你個功到自然成也。」證夾：此又是五字真言，正與前八字互相發明。師徒們玩着山景，信步行時，早不覺紅輪西墜。正是：

十里長亭無客走十里長亭：這也是一首俳體詩，是「嵌字格」，這首詩是將一到十的十個數字嵌在詩句中。，李旁：數目可厭。九重天上現星辰。

八河船隻皆收港，七千州縣盡關門。

六宮五府回官宰，四海三江罷釣綸。

兩座樓頭鐘鼓響，一輪明月滿乾坤。

那長老在馬上遙觀，只見那山凹裏有樓臺疊疊，殿閣重重。三藏道：「徒弟，此時天色已晚，幸得那壁廂有樓閣不遠，想必是庵觀寺院，我們都到那裏借宿一宵，明日再行罷。」行者道：「師父說得是。不要忙，等我且看好歹如何。」那大聖跳在空中，仔細觀看，果然是座山門，但見：

八字磚牆泥紅粉八字磚牆：由兩邊向內收縮，門建在內側，俯視呈八字形狀的門牆。，兩邊門上釘金釘。

疊疊樓臺藏嶺畔，層層宮闕隱山中。

萬佛閣對如來殿，朝陽樓應大雄門。

七層塔屯雲宿霧，三尊佛神現光榮。

文殊臺對伽藍舍，彌勒殿靠大慈廳。

看山樓外青光舞，步虛閣上紫雲生。

松關竹院依依綠松關：柴門。，方丈禪堂處處清。

雅雅幽幽供樂事，川川道道喜回迎。

參禪處有禪僧講，演樂房多樂器鳴。

妙高臺上曇花墜妙高臺：寧波雪竇寺等地均有妙高臺。妙高，是梵語「須彌山」的意譯。曇花：優曇鉢花的簡稱，花大，白色，多在夜間開放，時間很短，佛教經常用來比喻人生苦短，佛法寶貴。，說法壇前貝葉生貝葉：古代印度人用以寫經的樹葉。亦借指佛經。。

正是那林遮三寶地，山擁梵王宮梵王宮：佛教指大梵天王（佛教色界十八天中初禪天之王）的宮殿，後爲佛寺的通稱。按：世德堂本作「〇擁梵王宮」，據李卓吾評本改。。

半壁燈煙光閃灼，一行香靄霧朦朧。

孫大聖按下雲頭，報與三藏道：「師父，果然是一座寺院，卻好借宿，我們去來。」這長老放開馬，一直前來，徑到了山門之外。行者道：「師父，這一座是甚麼寺？」三藏道：「我的馬蹄才然停住，腳尖還未出鐙，就問我是甚麼寺，好沒分曉！」行者道：「你老人家自幼爲僧，須曾講過儒書，方纔去演經法。文理皆通，然後受唐王的恩宥恩宥：降恩寬宥。。門上有那般大字，如何不認得？」長老罵道：「潑猢猻！說話無知！我才面西催馬，被那太陽影射，奈何門雖有字，又被塵垢朦朧，所以未曾看見。」行者聞言，把腰兒躬一躬，長了二丈餘高，用手展去灰塵，道：「師父請看。」上有五個大字，乃是「敕建寶林寺」敕建：奉詔令修建。。行者收了法身。道：「師父，這寺裏誰進去借宿？」三藏道：「我進去。你們的嘴臉醜露，言語粗疏，性剛氣傲，倘或衝撞了本處僧人，不容借宿，反爲不美。」行者道：「既如此，請師父進去，不必多言。」

那長老卻丟了錫杖，解下斗篷，整衣合掌，徑入山門，只見兩邊紅漆欄杆裏面，高坐着一對金剛一對金剛：佛寺塑在山門殿的兩金剛，稱爲執金剛，或金剛手、金剛力士，本是護衛帝釋天宮門的夜叉神，遇佛出世，即保護世尊，守衛道場。世俗中有根據《封神演義》等書認爲山門殿的兩位金剛名叫「哼哈二將」的，實是一種誤解。，妝塑的威儀惡醜：

一個鐵面鋼須似活容，一個燥眉圜眼若玲瓏玲瓏：當是「碧玲瓏」的省稱。一種多孔的太湖石。。左邊的拳頭骨突如生鐵骨突：骨節顯露的樣子。，右邊的手掌崚嶒賽赤銅崚嶒：形容山的高低不平，這裏借喻手掌的凹凸。。金甲連環光燦爛，明盔繡帶映飄風。西方真個多供佛，石鼎中間香火紅。

三藏見了，點頭長嘆道：「我那東土，若有人也將泥胎塑這等大菩薩，燒香供養呵，我弟子也不去西天去矣。」正嘆息處，又到了二層山門之內。見有四大天王之相，乃是持國、多聞、增長、廣目，按東北西南風調雨順之意。進了二層門裏，又見有喬松四樹，一樹樹翠蓋蓬蓬，卻如傘狀。忽抬頭，乃是大雄寶殿大雄寶殿：佛寺中供釋迦牟尼的大殿。大雄，梵文Mahavīra的意譯，即偉大英雄。佛教用爲釋迦牟尼的尊號。。那長老合掌皈依，舒身下拜。拜罷起來，轉過佛臺，到於後門之下。又見有倒座觀音普度南海之相倒座：寺廟經常在釋迦牟尼正殿的背後塑海島，上塑海島觀音像。。那壁上都是良工巧匠裝塑的那魚蝦蟹鱉，出頭露尾，跳海水波潮耍子。長老又點頭三五度，感嘆萬千聲道：「可憐呵！鱗甲衆生都拜佛，爲人何不肯修行！」

正讚歎間，又見三門裏走出一個道人。那道人忽見三藏象貌稀奇，丰姿非俗，急趨步上前施禮道：「師父那裏來的？」三藏道：「弟子是東土大唐駕下，差來上西天拜佛求經的。今到寶方，天色將晚，告借一宿。」那道人道：「師父莫怪，我做不得主。我是這裏掃地撞鐘打勤勞的道人打勤勞：做雜務勞動。。裏面還有個管家的老師父哩，待我進去稟他一聲。他若留你，我就出來奉請；若不留你，我卻不敢羈遲羈遲：淹留耽擱。這是客氣的說法，意思是不肯留宿。。」三藏道：「累及你了。」

那道人急到方丈報道：「老爺，外面有個人來了。」那僧官即起身，換了衣服，按一按毗盧帽，披上袈裟，急開門迎接，問道人：「那裏人來？」道人用手指定道：「那正殿後邊不是一個人？」那三藏光着一個頭，穿一領二十五條達摩衣二十五條達摩衣：即僧衣的一種。僧衣用一條條的布縫製成，有許多種類，分五條、七條、九條，直到二十五條。二十五條衣是以二十五條布橫綴而成，每一條上又豎綴長布四、短布一，稱爲四長一短。凡入王宮、升座說法、入裏乞食、降伏外道等諸時，當着此衣。達摩，天竺高僧，南朝梁時來中國，禪宗東土六祖中的第一祖。，足下登一雙拖泥帶水的達公鞋達公鞋：當指達摩大師的鞋子，泛指僧鞋。，斜倚在那後門首。僧官見了，大怒道：「道人少打！你豈不知我是僧官，但只有城上來的士夫降香士夫：士大夫，讀書人。降香：指官吏入廟焚香叩拜。，我方出來迎接。這等個和尚，你怎麼多虛少實，報我接他！看他那嘴臉，不是個誠實的，多是雲遊方上僧，今日天晚，想是要來借宿。我們方丈中，豈容他打攪！教他往前廊下蹲罷了，報我怎麼！」抽身轉去。

長老聞言，滿眼垂淚道：「可憐！可憐！這纔是『人離鄉賤』！我弟子從小兒出家，做了和尚，又不曾拜懺喫葷生歹意，看經懷怒壞禪心；又不曾丟瓦拋磚傷佛殿，阿羅臉上剝真金。噫，可憐阿！不知是那世裏觸傷天地，教我今生常遇不良人！李旁：着眼。和尚你不留我們宿便罷了，怎麼又說這等憊懶話，教我們在前道廊下去蹲？此話不與行者說還好，若說了，那猴子進來，一頓鐵棒，把孤拐都打斷你的！」長老道：「也罷，也罷。常言道：『人將禮樂爲先人將禮樂爲先：約成書於南宋以後的善書《名賢集》：「人將禮樂爲先，樹將枝葉爲林。」意爲爲人處世，首先要講究禮節。。』我且進去問他一聲，看意下如何。」

那師父踏腳跡，跟他進方丈門裏。只見那僧官脫了衣服，氣嘑嘑的坐在那裏，不知是念經，又不知是與人家寫法事，見那桌案上有些紙札堆積。唐僧不敢深入，就立於天井裏，躬身高叫道：「老院主，弟子問訊了！」那和尚就有些不奈煩他進裏邊來的意思，半答不答的還了個禮，李旁：形容。道：「你是那裏來的？」三藏道：「弟子乃東土大唐駕下差來，上西天拜活佛求經的。經過寶方天晚，求借一宿，明日不犯天光就行了。萬望老院主方便方便。」那僧官才欠起身來道：「你是那唐三藏麼？」三藏道：「不敢，弟子便是。」僧官道：「你既往西天取經，怎麼路也不會走？」三藏道：「弟子更不曾走貴處的路。」他道：「正西去，只有四五里遠近，有一座三十里店，店上有賣飯的人家，方便好宿。我這裏不便，不好留你們遠來的僧。」三藏合掌道：「院主，古人有云：庵觀寺院，都是我方上人的館驛，見山門就有三升米分。你怎麼不留我，卻是何情？」僧官怒聲叫道：「你這遊方的和尚，便是有些油嘴油舌的說話！」三藏道：「何爲油嘴油舌？」僧官道：「古人云：老虎進了城，家家都閉門。雖然不咬人，日前壞了名。」三藏道：「怎麼『日前壞了名』日前壞了名：這一段所描述的遊方僧劣行，當有其社會現實的根源，明代常有遊手好閒者借僧人管理制度混亂託蔽僧籍之中，《明憲宗實錄》成化十五年「命禁約遊僧……此輩遊食天下，奸盜詐僞靡所不爲。使不早爲處置，大則嘯聚山林，謀爲不軌；小則興造妖言，扇惑人心。」如雲遊僧徒啓明見某寺院富裕，強佔寺產，欺壓羣僧，「佛殿漏自漏，香燈減自減，國課負自負，神明官府，不以爲意」。？」他道：「向年有幾衆行腳僧來向年、行腳僧：向年，前些年。行腳僧，雲遊四海，求師問禪的僧人。，于山門口坐下，是我見他寒薄，一個個衣破鞋無，光頭赤腳。我嘆他那般藍縷，即忙請入方丈，延之上坐。款待了齋飯，又將故衣各借一件與他，就留他住了幾日。怎知他貪圖自在衣食，更不思量起身，就住了七八個年頭。住便也罷，又幹出許多不公的事來。」三藏道：「有甚麼不公的事？」僧官道：「你聽我說：

閒時沿牆拋瓦，悶來壁上扳釘。

冷天向火折窗欞，夏月拖門攔徑。

幡布扯爲腳帶，牙香偷換蔓菁牙香：即香角，沉香的別名，燃燒時有強烈香味。。

常將琉璃把油傾琉璃：指佛前的琉璃油燈。，奪碗奪鍋賭勝。」

三藏聽言，心中暗道：「可憐呵！我弟子可是那等樣沒脊骨的和尚沒脊骨：沒有脊樑骨，比喻不正當，不規矩。？」欲待要哭，又恐那寺裏的老和尚笑。他但暗暗扯衣揩淚，忍氣吞聲，急走出去，見了三個徒弟。那行者見師父面上含怒，向前問：「師父，寺裏和尚打你來？」唐僧道：「不曾打。」八戒說：「一定打來。不是，怎麼還有些哭包聲？」那行者道：「罵你來？」唐僧道：「也不曾罵。」行者道：「既不曾打，又不曾罵，你這般苦惱怎麼？好道是思鄉哩？」唐僧道：「徒弟，他這裏不方便。」行者笑道：「這裏想是道士？」唐僧怒道：「觀裏纔有道士，寺裏只是和尚。」行者道：「你不濟事。但是和尚，即與我們一般。常言道：『既在佛會下，都是有緣人。』你且坐，等我進去看看。」

好行者，按一按頂上金箍，束一束腰間裙子，執着鐵棒，徑到大雄寶殿上，指着那三尊佛像道：「你本是泥塑金妝假像，內裏豈無感應？我老孫保領大唐聖僧往西天拜佛求取真經，今晚特來此處投宿，趁早與我報名！假若不留我等，就一頓棍打碎金身，教你還現本相泥土！」

這大聖正在前邊發狠，搗叉子亂說搗叉子：找岔子，尋釁惹事。叉子，同「岔子」。。只見一個燒晚香的道人，點了幾枝香，來佛前爐裏插。被行者咄的一聲，唬了一跌；爬起來看見臉，又是一跌。嚇得滾滾蹡蹡，跑入方丈裏報道：「老爺！外面有個和尚來了！」那僧官道：「你這夥道人都少打！一行說教他往前廊下去蹲，又報甚麼！再說打二十！」道人說：「老爺，這個和尚比那個和尚不同，生得惡躁惡躁：兇惡，兇猛。，沒脊骨。」僧官道：「怎的模樣？」道人道：「是個圓眼睛，查耳朵，滿面毛，雷公嘴。手執一根棍子，咬牙恨恨的，要尋人打哩。」僧官道：「等我出去看。」

他即開門，只見行者撞進來了。真個生得醜陋：七高八低孤拐臉，兩隻黃眼睛，一個磕額頭，獠牙往外生，就像屬螃蟹的——肉在裏面，骨在外面。那老和尚慌得把方丈門關了。行者趕上，撲的打破門扇，道：「趕早將乾淨房子打掃一千間，老孫睡覺！」僧官躲在房裏，對道人說：「怪他生得醜麼，原來是說大話，折作的這般嘴臉折作：因做壞事或享受了過分的待遇而受到報應。。李旁：着。我這裏連方丈、佛殿、鐘鼓樓、兩廊，共總也不上三百間。他卻要一千間睡覺，卻打那裏來？」道人說：「師父，我也是嚇破膽的人了，憑你怎麼答應他罷。」那僧官戰索索的高叫道：「那借宿的長老，我這小荒山不方便，不敢奉留，往別處去宿罷。」

行者將棍子變得盆來粗細，直壁壁的豎在天井裏，道：「和尚，不方便，你就搬出去！」證夾：自有真金起屋，何用奪舍移居！僧官道：「我們從小兒住的寺，師公傳與師父，師父傳與我輩，我輩要遠繼兒孫。他不知是那裏勾當，冒冒實實的冒冒實實：同「冒冒失失」。，教我們搬哩。」道人說：「老爺，十分不尷尬，搬出去也罷。槓子打進門來了。」僧官道：「你莫胡說！我們老少衆人四五百名和尚，往那裏搬？搬出去，卻也沒處住。」行者聽見道：「和尚，沒處搬，便着一個出來打樣棍！」老和尚叫：「道人，你出去與我打個樣棍來樣棍：這是悟空調皮的地方，他要試打一下，打出個樣子來給和尚們瞧瞧。。」那道人慌了道：「爺爺呀！那等個大槓子，教我去打樣棍？」老和尚道：「『養軍千日，用軍一朝』。你怎麼不出去？」道人說：「那槓子莫說打來，若倒下來，壓也壓個肉泥！」老和尚道：「也莫要說壓，只道豎在天井裏，夜晚間走路，不記得呵，一頭也撞個大窟窿！」道人說：「師父，你曉得這般重，卻教我出去打甚麼樣棍？」他自家裏面轉鬧起來。

行者聽見道：「是也禁不得。假若就一棍打殺一個，我師父又怪我行兇了。且等我另尋一個甚麼打與你看看。」忽抬頭，只見方丈門外有一個石獅子，卻就舉起棍來，乒乓一下，打得粉亂麻碎。那和尚在窗眼兒裏看見，就嚇得骨軟筋麻，慌忙往牀下拱。道人就往鍋門裏鑽鍋門：竈門，火竈進燃料及出灰的洞口。，口中不住叫：「爺爺，棍重，棍重！禁不得！方便，方便！」行者道：「和尚，我不打你。我問你，這寺裏有多少和尚？」僧官戰索索的道：「前後是二百八十五房頭，共有五百個有度牒的和尚。」行者道：「你快去把那五百個和尚都點得齊齊整整，穿了長衣服出去，把我那唐朝的師父接進來，就不打你了。」僧官道：「爺爺，若是不打，便抬也抬進來。」行者道：「趁早去！」僧官叫：「道人，你莫說嚇破了膽，就是嚇破了心，便也去與我叫這些人來接唐僧老爺爺來。」

那道人沒奈何，舍了性命，不敢撞門，從後邊狗洞裏鑽將出去，李旁：形容。徑到正殿上，東邊打鼓，西邊撞鐘。鐘鼓一齊響處，驚動了兩廊大小僧衆，上殿問道：「這早還不晚哩，撞鐘打鼓做甚？」道人說：「快換衣服，隨老師父排班，出山門外迎接唐朝來的老爺。」那衆和尚，真個齊齊整整，擺班出門迎接。有的披了袈裟，有的着了偏衫，無的穿着個一口鐘直裰。十分窮的，沒有長衣服，就把腰裙接起兩條披在身上。行者看見道：「和尚，你穿的是甚麼衣服？」和尚見他惡醜，道：「爺爺，不要打，等我說。這是我們城中化的布。此間沒有裁縫，是自家做的個『一裹窮』一裹窮：指最簡陋的衣服。。」證夾：好一個「一裹窮」！勝金襴袈裟多矣。

行者聞言暗笑，押着衆僧，出山門下跪下。那僧官磕頭高叫道：「唐老爺，請方丈裏坐。」八戒看見道：「師父老大不濟事。你進去時，淚汪汪，嘴上掛得油瓶。師兄怎麼就有此獐智獐智：模樣，架勢。，教他們磕頭來接？」三藏道：「你這個呆子，好不曉禮！常言道『鬼也怕惡人哩』。」沙僧見他們磕頭禮拜，甚是不過意，上前叫：「列位請起。」衆僧叩頭道：「老爺，若和你徒弟說聲方便，不動槓子，就跪一個月也罷。」唐僧叫：「悟空，莫要打他。」行者道：「不曾打。若打，這會已打斷了根矣。」那些和尚卻纔起身，牽馬的牽馬，挑擔的挑擔，抬着唐僧，馱着八戒，挽着沙僧，一齊都進山門裏去，卻到後面方丈中，依敘坐下。

衆僧卻又禮拜，三藏道：「院主請起，再不必行禮，作踐貧僧。我和你都是佛門子弟。」僧官道：「老爺是上國欽差，小和尚有失迎接。今到荒山，奈何俗眼不識尊儀，與老爺邂逅相逢。動問老爺：一路上是喫素？是喫葷？我們好去辦飯。」三藏道：「喫素。」僧官道：「徒弟，這個爺爺好的喫葷。」行者道：「我們也喫素，都是胎裏素。」那和尚道：「爺爺呀，這等兇漢也喫素！」有一個膽量大的和尚，近前又問：「老爺既然喫素，煮多少米的飯方勾喫？」八戒道：「小家子和尚！問甚麼！一家煮上一石米。」那和尚都慌了，便去刷洗鍋竈，各房中安排茶飯。高掌明燈，調開桌椅，管待唐僧。

師徒們都喫罷了晚齋，衆僧收拾了家火，三藏稱謝道：「老院主，打攪寶山了。」僧官道：「不敢，不敢。怠慢，怠慢。」三藏道：「我師徒卻在那裏安歇？」僧官道：「老爺不要忙，小和尚自有區處。」叫道人：「那壁廂有幾個人聽使令的？」道人說：「師父，有。」僧官分付道：「你們着兩個去安排草料，與唐老爺餵馬；着幾個去前面把那三間禪堂，打掃乾淨，鋪設牀帳，快請老爺安歇。」

那些道人聽命，各各整頓齊備，卻來請唐老爺安寢。他師徒們牽馬挑擔，出方丈，徑至禪堂門首看處，只見那裏面燈火光明，兩梢間鋪着四張藤替牀替：同「屜」。《南史·宋孝武宣貴妃》：貴妃殷淑儀死，「帝常思見之，遂爲通替棺，欲見輒引替睹屍」。即造一類似今停屍櫃之有抽屜棺木，安放貴妃遺體。。行者見了那，喚辦草料的道人，將草料抬來，放在禪堂裏面，拴下白馬，教道人都出去。三藏坐在中間燈下，兩班兒立五百個和尚，都伺候着，不敢側離。三藏欠身道：「列位請回，貧僧好自在安寢也。」衆僧決不敢退。僧官上前，分付大衆：「伏侍老爺安置了再回。」三藏道：「即此就是安置了，都就請回。」衆人卻纔敢散去訖。

唐僧舉步出門小解，只見明月當天，叫：「徒弟。」行者、八戒，沙僧都出來侍立。因感這月清光皎潔，玉宇深沉，真是一輪高照，大地分明。對月懷歸，口占一首古風長篇。詩云：

皓魄當空寶鏡懸皓魄：明月。，山河搖影十分全。

瓊樓玉宇清光滿，冰鑑銀盤爽氣旋冰鑑：指月亮。鑑，鏡子。。

萬里此時同皎潔，一年今夜最明鮮。

渾如霜餅離滄海，卻似冰輪掛碧天霜餅、冰輪：兩詞對偶，也都指月亮。宋·陸游《月夜》詩：「炯炯冰輪升，澹澹玉宇碧。」。

別館寒窗孤客悶別館：招待賓客的住所。，山村野店老翁眠。

乍臨漢苑驚秋鬢驚秋鬢：月亮照到漢地的一家園苑，主人對鏡，發現自己頭髮花白而感嘆。，纔到秦樓促晚奩。

庾亮有詩傳晉史庾亮有詩傳晉史：庾亮是東晉人，《世說新語·容止》：「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庾亮來，坐胡牀上與之共詠。李白《陪宋中丞武昌夜飲懷古》：「庾公愛秋月，乘興坐胡牀。」，袁宏不寐泛江船袁宏不寐泛江船：《世說新語·文學》載：晉袁宏年輕時地位卑賤，某夜清風朗月，鎮西將軍謝尚在採石磯泛舟，忽然聽到袁宏在讀他的《詠史詩》，就邀他來談話，從此袁宏得到了謝尚的賞識，名聲漸大。。

光浮杯麪寒無力，清映庭中健有仙。

處處窗軒吟白雪，家家院宇弄冰弦冰弦：傳說中有用冰蠶絲作的琴絃，故「冰弦」爲琴絃的美稱。。

今宵靜玩來山寺，何日相同返故園？

行者聞言，近前答曰：「師父呵，你只知月色光華，心懷故里，更不知月家之意，乃先天法象之規繩也先天法象之規繩：先天，這裏的意思是宇宙。法象，宇宙間的一切現象。規繩，變化的規則與準繩。悟空見師父吟詩感懷，懷念故園，就開導他說，月亮的盈虧是宇宙按照一定的規則運行的結果。下面就解釋月亮如何有「晦」、有「望」，並勸導他說，只要溫養二八，等到九九功成就能見佛祖，回故里。。月至三十日，陽魂之金散盡，陰魄之水盈輪，故純黑而無光，乃曰『晦』。此時與日相交，在晦朔兩日之間晦朔：晦，農曆每月最後一天；朔，農曆每月的第一天，即初一。，感陽光而有孕。至初三日一陽現，初八日二陽生，魄中魂半，其平如繩，故曰『上弦』。至今十五日，三陽備足，是以團圓，故曰『望』望：農曆每月十五日，月圓的那一天。。至十六日一陰生，二十二日二陰生，此時魂中魄半，其平如繩，故曰『下弦』。至三十日三陰備足，亦當晦。此乃先天採煉之意。我等若能溫養二八溫養二八：二八，佛教語。二八一十六，即佛教所說的「十六觀」。《觀無量壽經》說，韋提希夫人請佛世尊說修行之法，佛說修行有十六種「觀門」第一日想觀、第二水想觀、第三地想觀……第十四上輩上生觀、第十五中輩中生觀、第十六下輩下生觀。這十六觀門，在此不細說。這裏的意思是悟空勸唐僧不要傷感，不要想故里，只要遵照佛祖的話，好好修生養性，自然會見到佛祖，取到真經。，九九成功九九成功：九九八十一，佛教有「八十一品思惑」之說。認爲修行的佛教徒見「惑」者，要頓斷之；思「惑」者，要漸斷之。佛教將「惑」分爲「九地九品」，即八十一品。斷盡八十一品思惑，就能修得阿羅漢真身。這裏也是悟空勸唐僧的話：只要好好修行就能成功。，那時節，見佛容易，返故田亦易也「月色光華」以下數句：這段話是宋張伯端《青華祕文·蟾光論》的節略說法，借月象變化講述內丹術「煉氣化神」的原理。因爲月球本體昏暗不發光（昏暗部分稱爲陰、魄），因受日光照射，發光部分每天都增加一點（發光部分稱爲陽、魂），從初一開始到十五，昏暗的魄完全褪盡，光明佈滿月面。丹家藉此象徵在元氣滋養下元神逐步顯現的過程（可參見第二回「『口訣』以下四句」條注）。月亮從初一到十五，亮面不斷增加，比喻元神自完全隱藏到完全顯露。張伯端謂之「以命取性」。十五日後，日光漸少，月面漸缺，比喻元神逐漸消隱，張伯端謂之「以性安命」。經常進行這樣的循環，性命皆牢，金丹逐漸結成。規繩，圓規和矩尺、繩墨，指法度，法則。陽魂之金、陰魄之水，即月面上陽光照射和背光部分。二八，古代以十六兩爲一斤，丹家將內丹作爲一個數量單位，視爲一斤，合理的配比即元氣、元神各「半斤八兩」。丹家將其比作明暗各佔一半的上弦月和下弦月。。詩曰：證夾：一段《悟真篇》。正文註疏具備，任從諸公參看。

前弦之後後弦前，藥味平平氣象全。

採得歸來爐裏煉，志心功果即西天「前弦之後後弦前」詩：此詩錄自《悟真篇》，但是最後一句原作「煉成溫養自烹煎」。大意是說，前弦、後弦的這兩個時刻，是陰陽平衡的，移用到內丹上，就是精與神相等，是凝合的最佳時機，這時應該及時採藥，並放入爐中（體內）修煉，才能成就正果。前弦，指上弦月。後弦，指下弦月。這兩個時間點月面明暗平分，丹家借指體內陰陽均衡的時機。藥味平平，精、氣、神爲藥，味指精與氣、神凝合的程度。藥味平平指凝合的程度均平，恰到好處。氣象全，指上下弦月時機齊備的狀態。。」

那長老聽說，一時解悟，明徹真言，滿心歡喜，稱謝了悟空。沙僧在傍笑道：「師兄此言雖當，只說的是弦前屬陽，弦後屬陰，陰中陽半，得水之金。更不道：證夾：悟淨原爲水中之金，故獨言木、火、土、水而不言金。

水火相攙各有緣，全憑土母配如然土母：土是調和水火的媒介，有了土的調和，才能使水火各安其分，融合貫通。土母是沙僧的代稱，這裏沙僧強調除了元氣、元神之外，還要重視「元意」的功效。。

三家同會無爭競，水在長江月在天。」

那長老聞得，亦開茅塞。正是理明一竅通千竅，說破無生即是仙。八戒上前扯住長老道：「師父，莫聽亂講，誤了睡覺。這月呵：證夾：亦是本色家常語，不可以其呆而廢之。

缺之不久又團圓，似我生來不十全十全：完美無缺。。

喫飯嫌我肚子大，拿碗又說有粘涎。

他都伶俐修來福，我自癡愚積下緣。

我說你取經還滿三途業三塗：佛教語，即火塗（地獄道）、血塗（畜生道）、刀塗（餓鬼道）。，擺尾搖頭直上天！」

三藏道：「也罷，徒弟們走路辛苦，先去睡下。等我把這卷經來唸一念。」行者道：「師父差了。你自幼出家，做了和尚，小時的經文，那本不熟？卻又領了唐王旨意，上西天見佛，求取大乘真典。如今功未完成，佛未得見，經未曾取，你念的是那捲經兒？」三藏道：「我自出長安，朝朝跋涉，日日奔波，小時的經文恐怕生了。幸今夜得閒，等我溫習溫習。」行者道：「既這等說，我們先去睡也。」他三人各往一張藤牀上睡下。長老掩上禪堂門，高剔銀缸缸：油燈。唐崔道融《擬樂府子夜四時歌》：「銀缸照殘夢，零淚霑粉臆。」，鋪開經本，默默看念。正是那：

樓頭初鼓人煙靜，野浦漁舟火滅時。

畢竟不知那長老怎麼樣離寺，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結出五行歸真，陰陽渾化，方是金丹之妙旨。然諸多旁門，以假亂真，學者不能識認，未免爲時師所誤。故此回先批其旁門之妄，而直承先天之學也。

篇首行者「備言老君之事」，是言先天之學，須要萬有皆空，腳踏實地，自有爲而入無爲，方能入於神化之域。倘懸虛不實，步步生心，又怕山勢崔巍，又怕有魔障，胡思亂想，雖上路四五個年頭，猶如未出大門一般，豈不令有識者呵呵大笑乎？曰：「定性存神，自然無事。」曰：「且自放心前進，還你個功到自然成也。」蓋定性存神，自無魔障。放心前進．自見功效。故「師徒玩着山景，信步行時．早不覺紅輪西墜，已到寶林矣。」「紅日西墜」，即皓魄東昇之時，爲陰陽交接之關。陰陽交接，即是陰陽相和；陰陽相和，其中生氣不息，萬寶畢集，所謂衆妙之門，又謂玄牝之門。這個門在恍惚杳冥之間，若非放心而不執心者不能見。

「此山凹裏一座寺院，上有五個大字，乃是『敕賜寶林寺』。」此大書特書，示人以真寶聚積之處，使學者留心細認，而不可當面錯過也。何以見之？「山門裏兩邊坐着一對金剛」，此乃真陰真陽之法象；「二層門內有四大天王」，此乃金、木、水、火之四象；「三層門裏有大雄寶殿」，此乃太極涵萬象，道之體；「後面有倒座觀音普渡南海之相」，此乃迴光返照，道之用。有體有用，真寶在是，謂之寶林寺。是耶？非耶？若有人於此處，討問出個消息，安身立命，可以脫輪迴，超生死。奈世人爲塵緣所迷，不自醒悟，甘入輪迴者何裁？故三藏見裝塑的魚鱉蝦蟹，點頭嘆道：「鱗甲衆生都拜佛，爲人何不肯修行？」言此寶林寺人人俱有，個個都見，不肯修持，空有寶林之名，而無寶林之實，誠不如龜鱉蝦蟹者多矣。

僧官不方便，使聲勢，罵盡世間炎涼和尚、敗壞教門之輩。噫！佛氏開方便門，使人人爲菩提薩埵，今入其門而不知其門，住於寶林之地而不知其中有寶。作孽百端，可不哀哉？此行者不得不打破門扇，爲一切迷徒指條明路。曰：「趕早地將乾淨房子，打掃一千間，老孫睡覺。」蓋世人不知自己有寶者，皆因貪、嗔、癡、愛，積滿中懷。「打掃乾淨」，是不容一物留於方寸之中也。「老孫睡覺」，是使其早自覺悟，須當假中尋真，以不方便變而爲方便也。曰：「和尚不方便，你就搬出去。」曰：「和尚莫處搬，着一個出來打樣棍。」此等閒言冷語，耳提面命．棒喝之至。一切寂滅頑空、參禪打坐、口頭三昧、師心自用、不知方便者，可以猛醒回頭矣。

「和尚排班迎接，有的披了袈裟，有的着了偏衫，有的穿一口鐘，十分窮的把腰裙披在身上。」總言其酒肉和尚，衣裳架子，外面妝嚴，內無實學，雖居寶林，甘入下流，即有現在家當，不能享受，真所謂一裹窮漢，能不爲高明者所暗笑乎？「僧官磕頭，衆僧安排茶酒飯，鋪設牀帳。」此心猿一正，諸緣俱化，大開方便之門矣。「禪堂中燈火光明，兩梢頭鋪設藤牀。」是除去無明之障礙，而漸入自在之佳境，參微求妙，辨理尋真，正在此時。

「唐僧出門小解，見明月吟詩，其曰；『萬里此時同皎潔，一年今夜最明鮮。今宵靜玩來山寺，何日相同返故園。』」是直以空空一性之靜，希望返歸本原，而不知有陰陽相當，兩國俱全之妙諦，只可謂之小解，不可謂之大解。故行者道：「師父只知月色光華，心懷故里，更不知月中之意，乃先天法象之規繩也。」蓋先天消息，陽中生陰，陰中生陽，先取上弦金八兩，次取下弦水半斤，以此二八合而成丹．以了大事，其法象與月之盈虛相同。故曰：「我等若能溫養，二八成功，那時節見佛容易，反故園亦易。」言得此真陰真陽兩弦之氣，煅煉成丹，吞而服之，點化羣陰，方可以歸根覆命，返本還元，從有爲而入無爲，漸至神化，登於如來地位。否則，空空一性，焉能深造自得以歸大覺？

行着詩云：「『前弦之後後弦前。藥味平平氣象全。採得歸來爐裏煉，志心功果即西天。」此言採取水中金一味，煅煉成真，還爲純陽，功成果正，即是西大，此外更無西天可到也。

沙僧詩云：「水火相攙各有緣，全憑土母配如然。三家相會無爭竟，水在長江月在天。」此言《坎》、《離》藥物，須賴中土調和，方能水火相濟，三家相會，合爲丹元。圓陀陀，光灼灼，如月在天中；淨倮倮，赤灑灑，似水在長江矣。

八戒詩云；「缺之不久又團圓，似我生來不十全。他都伶俐修來福，我自癡愚積下緣。但願你取經還滿三途業，擺尾搖頭直上天。」此言先天祕旨，站則自缺而圓，陰中生陽以結胎；既則自圓而缺，陽中用陰以脫胎。一逆一順，盈虛造化在內，不得長圓而不缺，所以爲不全。然須用火得宜，毫髮無差，取真消假，擺去後天陰濁之物，復還先天根本之性，即可以出凡籠而入聖域矣。

三徒所言，純是天機，其中包含先天后天造化。三家相會，四象和合，五行攢簇，還丹大丹，有爲無爲，下手竅妙，火候時刻，無不詳明且備。批破一切旁門，直登千峯頂上，真是大法大解。彼三藏只以一性而望成道者，瞠乎其後矣。

噫！一性且不能了道，何世之愚徒終身唸經而妄想超脫者，彼安知經在於取，不在於念？若只曰念，吾不知所念者是那捲經兒？豈不令人可笑哉？

詩曰：

身在寶林莫問禪，心猿正處伏諸緣。

中和兩用無偏倚，明月當空照大千。

# 第三十七回 鬼王夜謁唐三藏 悟空神化引嬰兒

李本總批：世上既有認賊作子的，定有認妖作父的，所以禪門急急喚人要認真爺孃也。籲！爺孃則爺孃矣，緣何又要認真爺孃也？此處最宜深思，勿作一句沒頭話理會過纔是，纔是。

憺漪子曰：烏雞國王之事，真耶？妄耶？以爲妄，則傳中已鑿鑿言之；以爲真，則我東震旦正史、稗乘諸書中，絕未聞有此，意者其大荒軼紀乎？雖然六合內外，何所不有，以蝸角而有蠻觸，以古樹而有槐安，則烏雞之事，亦何足深駭？傳中復言此怪奉佛旨而來，爲文殊報三宿水厄之愆，若似乎定數使然，非人可得而趨避者。嘗有一前輩雲：「使顏魯公、嶽武穆命合兵解，則盧杞、秦檜何罪哉？」此語雖諧實在，正可與此案參看。

烏雞名國，義無所取。意者三足烏與金雞，皆日中之鳥，其取象於太陽乎？若然，則太陽真火，與吾身真火相得而益彰，宜行者之指揮如意，唾手成功也。不然，同一文殊獅猁也，獅駝洞如彼其難降，而此處如此其易伏，何耶？

前既有者行孫、行者孫諸名目矣，而此處復有立帝貨之名，愈出愈奇。試問此貨爲何貨？即第七回所謂「圓陀陀，光灼灼，光明一顆摩尼珠，亙古長存人怎學」者也。試問此貨產自何處？曰：靈臺方寸山，斜月三星洞。

卻說三藏坐於寶林寺禪堂中，燈下念一會《梁皇水懺》《梁皇水懺》：又稱《梁武懺》，《梁皇寶懺》，梁武帝爲超度夫人所制的道場懺法。，看一會《孔雀真經》《孔雀真經》：全稱是《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參見第十三回「《孔雀經》」條注。，只坐到三更時候，卻纔把經本包在囊裏，正欲起身去睡，只聽得門外撲剌剌一聲響亮，淅零零刮陣狂風。那長老恐吹滅了燈，慌忙將偏衫袖子遮住，又見那燈或明或暗，便覺有些心驚膽戰。此時又睏倦上來，伏在經案上盹睡，雖是閤眼朦朧，卻還心中明白，耳內嚶嚶，聽着那窗外陰風颯颯。好風：

真個那淅淅瀟瀟，飄飄蕩蕩。淅淅瀟瀟飛落葉，飄飄蕩蕩卷浮雲。滿天星斗皆昏昧，遍地塵沙盡灑紛。一陣家猛，一陣家純一陣家猛一陣家純： 一會兒風很猛，一會兒又是清純的和風。。純時松竹敲清韻，猛處江湖波浪渾。颳得那山鳥難棲聲哽哽，海魚不定跳噴噴。東西館閣門窗脫，前後房廊神鬼瞋。佛殿花瓶吹墮地，琉璃搖落慧燈昏。香爐欹倒香灰迸，燭架歪斜燭焰煙。幢幡寶蓋都搖拆，鐘鼓樓臺撼動根。

那長老昏夢中，聽着風聲一時過處，又聞得禪堂外，隱隱的叫一聲「師父」。忽抬頭夢中觀看，門外站着一條漢子，渾身上下，水淋淋的，眼中垂淚，口裏不住的只叫：「師父！」三藏欠身道：「你莫是魍魎妖魅，神怪邪魔，至夜深時，來此戲我？我卻不是那貪慾貪嗔之類。李旁：尚。我本是個光明正大之僧，奉東土大唐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經者。我手下有三個徒弟，都是降龍伏虎之英豪，掃怪除魔之壯士。他若見了你，碎屍粉骨，化作微塵。此是我大慈悲之意，方便之心。你趁早兒潛身遠遁，莫上我的禪門來。」那人倚定禪堂道：「師父，我不是妖魔鬼怪，亦不是魍魎邪神。」三藏道：「你既不是此類，卻深夜來此何爲？」那人道：「師父，你舍眼看我一看舍眼：抬眼，睜眼。。」長老果仔細定睛看處，呀！只見他：

頭戴一頂沖天冠，腰束一條碧玉帶，身穿一領飛龍舞鳳赭黃袍，足踏一雙雲頭繡口無憂履，手執一柄列鬥羅星白玉圭圭：上尖下方的長條形玉器，古代用於朝見、祭祀等重要場合。。面如東嶽長生帝東嶽長生帝：泰山主神，即東嶽天齊仁聖帝。，形似文昌開化君文昌開化君：文昌帝君，即梓潼帝君。。

三藏見了，大驚失色。急躬身厲聲高叫道：「是那一朝陛下？請坐。」用手忙攙，撲了個空虛，回身坐定。再看處，還是那個人。長老便問：「陛下，你是那裏皇王？何邦帝主？想必是邊土不寧，讒臣欺虐，半夜逃生至此。有何話說？說與我聽。」這人才淚滴腮邊談舊事，愁攢眉上訴前因，道：「師父阿，我家住在正西，離此只有四十里遠近。那廂有座城池，便是興基之處興基：創立基業。。」三藏道：「叫做甚麼地名？」那人道：「不瞞師父說，便是朕當時創立家邦，改號烏雞國。」三藏道：「陛下這等驚慌，卻因甚事至此？」那人道：「師父呵，我這裏五年前，天年乾旱，草子不生，民皆飢死，甚是傷情。」三藏聞言，點頭嘆道：「陛下呵，古人云：國正天心順。想必是你不慈恤萬民，既遭荒歉，怎麼就躲離城郭？且去開了倉庫，賑濟黎民，悔過前非，重興今善，放赦了那枉法冤人。自然天心和合，雨順風調。」那人道：「我國中倉廩空虛倉廩：倉庫，儲藏米穀的地方。，錢糧盡絕，文武兩班停俸祿，寡人膳食亦無葷。仿效禹王治水，與萬民同受甘苦，沐浴齋戒，晝夜焚香祈禱。如此三年，只幹得河枯井涸。正都在危急之處，忽然鍾南山來了一個全真，能呼風喚雨，點石成金。先見我文武多官，後來見朕當，即請他登壇祈禱，果然有應，只見令牌響處令牌：道教科儀中的一種法器，以鐵、木製成的長方形牌，雕有圖形或文字，行法時用來發布號令，召遣神將。，頃刻間大雨滂沱。寡人只望三尺雨足矣，他說久旱不能潤澤，又多下了二寸。朕見他如此尚義，就與他八拜爲交，以『兄弟』稱之。」三藏道：「此陛下萬千之喜也。」那人道：「喜自何來？」三藏道：「那全真既有這等本事，若要雨時，就教他下雨；若要金時，就教他點金。還有那些不足，卻離了城闕來此？」那人道：「朕與他同寢食者，只得二年。又遇着陽春天氣，紅杏夭桃，開花綻蕊，家家士女士女：古代指已成年而未婚的男女，後泛指成年男女。，處處王孫王孫：國王的子孫，後來泛指貴族子弟。，俱去遊春賞玩。那時節，文武歸衙，嬪妃轉院。朕與那全真攜手緩步，至御花園裏，忽行到八角琉璃井邊，不知他拋下些甚麼物件，井中有萬道金光。哄朕到井邊看甚麼寶貝。他陡起兇心，撲通的把寡人推下井內，將石板蓋住井口，擁上泥土，移一株芭蕉栽在上面。可憐我呵，已死去三年，是一個落井傷生的冤屈之鬼也！」

唐僧見說是鬼，唬得筋力酥軟，毛骨聳然。證夾：這和尚直如此怕鬼。沒奈何，只得將言又問他道：「陛下，你說的這話，全不在理。既死三年，那文武多官，三宮皇后，遇三朝見駕殿上，怎麼就不尋你？」那人道：「師父阿，說起他的本事，果然世間罕有！自從害了朕，他當時在園內搖身一變，就變做朕的模樣，更無差別。現今佔了我的江山，暗侵了我的國土。他把我兩班文武，四百朝官，三宮皇后，六院嬪妃，盡屬了他矣。」三藏道：「陛下，你忒也懦。」那人道：「何懦？」三藏道：「陛下，那怪倒有些神通，變作你的模樣，侵佔你的乾坤，文武不能識，后妃不能曉，只有你死的明白。你何不在陰司閻王處具告，把你的屈情伸訴伸訴？」那人道：「他的神通廣大，官吏情熟。都城隍常與他會酒，海龍王盡與他有親；東嶽天齊是他的好朋友東嶽天齊：即前文所謂「東嶽長生帝」，東嶽泰山的主神。唐代以前，佛教的地獄說還沒有流行，民間認爲死者的鬼魂要到東嶽去報到，受東嶽大帝的管理。，十代閻羅是他的異兄弟。因此這般，我也無門投告。」李旁：卻原來陰司也是一等人情世界。

三藏道：「陛下，你陰司裏既沒本事告他，卻來我陽世間作甚？」那人道：「師父啊，我這一點冤魂，怎敢上你的門來？山門前有那護法諸天、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值功曹、一十八位護教伽藍，緊隨鞍馬。卻纔驅夜遊神一陣神風，把我送將進來。他說我三年水災該滿，着我來拜謁師父。他說你手下有一個大徒弟，是齊天大聖，極能斬怪降魔。今來志心拜懇，千乞到我國中，拿住妖魔，辨明邪正。朕當結草銜環結草銜環：比喻感恩報德，至死不忘。《左傳·宣公十五年》記：春秋時晉國魏顆在父親臨死的時候，沒讓父親的愛妾殉葬，而是把她嫁給了別人，後來魏顆上陣作戰時，一個老人用草繩套住敵將，使魏顆獲勝。夜裏魏顆夢見老人來說，他就是那個沒被殉葬的妾的父親，是來報恩的。南朝梁吳均《續齊諧記》記：漢楊寶小時救過一隻黃雀，後來黃雀贈給他四枚玉環，於是楊寶的四代子孫都當了大官，且爲政清廉。，報酬師恩也！」三藏道：「陛下，你此來是請我徒弟與你去除卻那妖怪麼？」那人道：「正是！正是！」三藏道：「我徒弟幹別的事不濟，但說降妖捉怪，正合他宜。陛下呵，雖是着他拿怪，但恐理上難行。」那人道：「怎麼難行？」三藏道：「那怪既神通廣大，變得與你相同；滿朝文武，一個個言和心順；三宮妃嬪，一個個意合情投。我徒弟縱有手段，決不敢輕動干戈。倘被多官拿住，說我們欺邦滅國，問一款大逆之罪，困陷城中，卻不是畫虎刻鵠也畫虎刻鵠：《後漢書·馬援傳》記：馬援告誡侄子說，他有兩個朋友，一個節儉敦厚，一個豪俠仗義，但他希望侄子向前者學習，因爲就算學不成，還不失爲做個老實人；但是學了後者，如果學不像，就會成爲輕薄的人。就像刻鵠不像，還能像鴨子，要是畫虎畫不像，就像一條狗了。後比喻好事沒做成，反變成了壞事。鵠，天鵝。？」

那人道：「我朝中還有人哩。」三藏道：「卻好！卻好！想必是一代親王侍長，發付何處鎮守去了？」那人道：「不是。我本宮有個太子，是我親生的儲君。」三藏道：「那太子想必被妖魔貶了？」那人道：「不曾，他只在金鑾殿上，五鳳樓中，或與學士講書，或共全真登位。自此三年，禁太子不入皇宮，不能勾與娘娘相見。」三藏道：「此是何故？」那人道：「此是妖怪使下的計策，只恐他母子相見，閒中論出長短，怕走了消息。故此兩不會面，他得永住常存也。」三藏道：「你的災屯，想應天付，卻與我相類。當時我父曾被水賊傷生。我母被水賊欺佔，經三個月，分娩了我。我在水中逃了性命，幸金山寺恩師，救養成人。記得我幼年無父母，此間那太子失雙親。」慚惶不已，又問道：「你縱有太子在朝，我怎的與他相見？」那人道：「如何不得見？」三藏道：「他被妖魔拘轄，連一個生身之母尚不得見，我一個和尚，欲見何由？」那人道：「他明早出朝來也。」三藏問：「出朝作甚？」那人道：「明日早朝，領三千人馬，架鷹犬出城採獵，師父斷得與他相見。見時肯將我的言語說與他，他便信了。」三藏道：「他本是肉眼凡胎，被妖魔哄在殿上，那一日不叫他幾聲父王？他怎肯信我的言語？」那人道：「既恐他不信，我留下一件表記與你罷。」三藏問：「是何物件？」那人把手中執的金鑲白玉圭放下道金廂白玉珪：黃金鑲的白玉珪。珪，帝王祭祀，朝聘所用的禮器。：「此物可以爲記。」三藏道：「此物何如？」那人道：「全真自從變作我的模樣，只是少變了這件寶貝。他到宮中，說那求雨的全真拐了此圭去了，自此三年，還沒此物。我太子若看見，他睹物思人，此仇必報。」三藏道：「也罷，等我留下，着徒弟與你處置。卻在那裏等麼？」那人道：「我也不敢等。我這去，還央求夜遊神再使一陣神風，把我送進皇宮內院，託一夢與我那正宮皇后，教他母子們合意，你師徒們同心。」三藏點頭應承道：「你去罷。」那冤魂叩頭拜別。

舉步相送，不知怎麼塌了腳，跌了一個筋斗，把三藏驚醒，卻原來是南柯一夢，慌得對着那盞昏燈，連忙叫：「徒弟！徒弟！」八戒醒來道：「甚麼『土地土地』？當時我做好漢，專一喫人度日，受用腥羶，其實快活。偏你出家，教我們保護你跑路！原說只做和尚，如今拿做奴才，日間挑包袱牽馬，夜間提尿瓶務腳務腳：同「焐腳」。焐，使溫暖。！這早晚不睡，又叫徒弟作甚？」三藏道：「徒弟，我剛纔伏在案上打盹，做了一個怪夢。」行者跳將起來道：「師父，夢從想中來。你未曾上山，先怕妖怪；又愁雷音路遠，不能得到；思念長安，不知何日回程；所以心多夢多。似老孫一點真心，專要西方見佛，更無一個夢兒到我。」證夾：至人至言，至此自能無夢。三藏道：「徒弟，我這樁夢，不是思鄉之夢。才然閤眼，見一陣狂風過處，禪房門外有一朝皇帝，自言是烏雞國王。渾身水溼，滿眼淚垂。」這等這等，如此如此，將那夢中話一一的說與行者。行者笑道：「不消說了，他來託夢與你，分明是照顧老孫一場生意。必然是個妖怪在那裏篡位謀國，等我與他辨個真假，滅那妖魔，棍到處，立業成功。」三藏道：「徒弟，他說那怪神通廣大哩。」行者道：「怕他甚麼廣大！早知老孫到，教他即走無方！」三藏道：「我又記得留下一件寶貝作表記。」八戒答道：「師父莫要胡纏；做個夢便罷了，怎麼只管當真？」沙僧道：「不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我們打起火，開了門，看看如何便是。」行者果然開門，一齊看處，只見星月光中，階檐上，只見真個放着一柄金鑲白玉圭。八戒近前拿起道：「哥哥，這是甚麼東西？」行者道：「這是國王手中執的寶貝，名喚玉圭。師父呵，既有此物，想此事是真。明日拿妖，全都在老孫身上，只是要你三樁兒造化低哩。」八戒道：「好！好！好！做個夢罷了，又告誦他。他那些兒不會作弄人哩？就教你三樁兒造化低。」三藏回入裏面道：「是那三樁？」行者道：「明日要你頂缸、受氣、遭瘟。」八戒笑道：「一樁兒也是難的，三樁兒卻怎麼耽得？」唐僧是個聰明的長老，便問：「徒弟呵，此三事如何講？」行者道：「也不消講，等我先與你二件物。」

好大聖，拔了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聲：「變！」變做一個紅金漆匣兒，把白玉圭放在內盛着，道：「師父，你將此物捧在手中，到天曉時，穿上錦襴袈裟，去那正殿坐着唸經，等我去看看他那城池。端的是個妖怪，就打殺他，也在此間立個功績；假若不是，且休撞禍。」三藏道：「正是！正是！」行者道：「那太子不出城便罷；若真個應夢出城來，我定引他來見你。」三藏道：「見了我如何迎答？」行者道：「來到時，我先報知你。把那匣蓋兒扯開些，我等變作二寸長的一個小和尚，鑽在匣兒裏，你連我捧在手中。那太子進了寺來，必然拜佛。你盡他怎的下拜，只是不採他。他見你不動身，一定教拿你。你憑他拿下去，打也由他，綁也由他，殺也由他。」三藏道：「呀！他的軍令大，真個殺了我，怎麼好？」行者道：「沒事，有我哩，若到那緊關處，我自然護你。他若問時，你說是東土欽差，上西天拜佛取經進寶的和尚。他道『有甚寶貝』，你卻把錦襴袈裟對他說一遍，說道：『此是三等寶貝，還有頭一等、第二等的好物哩。』但問處，就說這匣內有一件寶貝，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中知五百年，共一千五百年過去未來之事，俱盡曉得，卻把老孫放出來。我將那夢中話告誦那太子，他若肯信，就去拿了那妖魔，一則與他父王報仇，二來我們立個名節；他若不信，再將白玉圭拿與他看。只恐他年幼，還不認得哩。」三藏聞言大喜道：「徒弟呵，此計絕妙！但說這寶貝，一個叫做錦襴袈裟，一個叫做白玉圭，你變的寶貝卻叫做甚名？」行者道：「就叫做『立帝貨』罷立帝貨：立帝貨之名，不見於中國典籍。據侯會《<西遊記>中的王子復仇記》考證，烏雞國故事，以弟害兄、夜遇鬼王、隱瞞妻子、揭穿奸王等情節，與莎士比亞根據丹麥傳說而寫就的《哈姆雷特》非常類似。可能是明代傳教士來華時，《西遊記》故事與西方戲劇發生過交流。「立帝貨」也可能是作者受天主教耶穌形象創造出來的。「立帝貨」稱「共知一千五百年過去未來之事」。而《西遊記》成書的公元500年前後，即耶穌誕生500年。「立帝貨」發音也與拉丁文「耶穌」（Redimere）相近。。」證夾：命名奇絕。三藏依言，記在心上。師徒們一夜那曾得睡，盼到天明，恨不得點頭喚出扶桑日扶桑：神話中的樹名，在東方很遠的地方，太陽從那裏升起。所以扶桑日指太陽。，噴氣吹散滿天星。

不多時，東方發白。行者又分付了八戒、沙僧，教他兩個：「不可攪擾僧人，出來亂走。待我成功之後，共汝等同行。」才別了唐僧，打了唿哨，一筋斗跳在空中。睜火眼平西看處，果見有一座城池。你道怎麼就看見了？當時說那城池離寺只有四十里，故此憑高就望見了。行者近前仔細看處，又見那怪霧愁雲漠漠，妖風怨氣紛紛。行者在空中讚歎道：

「若是真王登寶座，自有祥光五色雲。

只因妖怪侵龍位，騰騰黑氣鎖金門。」

行者正然感嘆。忽聽得炮聲響喨，又只見東門開處，閃出一路人馬，真個是採獵之軍，果然勢勇。但見

曉出禁城東，分圍淺草中。

彩旗開映日，白馬驟迎風。

駝鼓鼕鼕擂，標槍對對沖。

架鷹軍猛烈，牽犬將驍雄。

火炮連天振，粘竿映日紅。

人人支弩箭，個個挎雕弓。

張網山坡下，鋪繩小徑中。

一聲驚霹靂，千騎擁貔熊貔（pí）熊：比喻勇猛的將士。貔，古代傳說中的一種似虎的獸。。

狡兔身難保，乖獐智亦窮。

狐狸該命盡，麋鹿喪當中。

山雉難飛脫，野雞怎避兇？

他都要撿佔山場擒猛獸，摧殘林木射飛蟲。

那些人出得城來，散佈東郊，不多時，有二十里向高田地，又只見中軍營裏，有小小的一個將軍：頂着盔，貫着甲，果肚花果肚：即「裹肚」，亦稱「抱肚」、「包肚」。宋代以後男子長衣外包裹腰肚的錦布，從身後繞至身前，用帶拴束，初用於武士，後文武通用。，十八札，手執青鋒寶劍，坐下黃驃馬，腰帶滿弦弓。真個是

隱隱君王像，昂昂帝主容。

規模非小輩，行動顯真龍。

行者在空暗喜道：「不須說，那個就是皇帝的太子了。等我戲他一戲。」好大聖，按落雲頭，撞入軍中太子馬前，搖身一變，變作一個白兔兒，只在太子馬前亂跑。證夾：又好一齣《白兔記》。太子看見，正合歡心，拈起箭，拽滿弓，一箭正中了那兔兒。原來是那大聖故意教他中了，卻眼乖手疾，一把接住那箭頭，把箭翎花落在前邊箭翎花：箭尾部的翎毛。，丟開腳步跑了。那太子見箭中了玉兔，兜開馬，獨自爭先來趕。不知馬行的快，行者如風；馬行的遲，行者慢走；只在他面前不遠。看他一程一程，將太子哄到寶林寺山門之下。行者現了本身——不見兔兒，只見一枝箭插在門檻上——徑撞進去，見唐僧道：「師父，來了！來了！」卻又一變，變做二寸長短的小和尚兒，鑽在紅匣之內。

卻說那太子趕到山門前，不見了白兔，只見門檻上插住一枝鵰翎箭。太子大驚失色道：「怪哉！怪哉！分明我箭中了玉兔，玉兔怎麼不見，只見箭在此間？想是年多日久，成了精魅也。」拔了箭，抬頭看處，山門上有五個大字，寫着「敕建寶林寺」。太子道：「我知之矣。向年間曾記得我父王在金鑾殿上差官齎些金帛，與這和尚修理佛殿佛像，不期今日到此。正是『因過道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因過道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出自唐李涉詩《題鶴林寺僧舍》，意爲拜訪寺廟，和僧人聊天，生命裏又多了半天的閒暇。，我且進去走走。」

那太子跳下馬來，正要進去，只見那保駕的官將與三千人馬趕上，簇簇擁擁，都入山門裏面。慌得那本寺衆僧，都來叩頭拜接，接入正殿中間，參拜佛像。卻纔舉目觀瞻，又欲遊廊玩景，忽見正當中坐着一個和尚，太子大怒道：「這個和尚無禮！我今半朝鑾駕進山半朝鑾駕：皇帝出巡的車馬儀仗稱鑾駕，太子的儀仗較皇帝所用減少一半左右，如《明史·儀衛志》載，皇帝用十二面龍旗，太子用六面龍旗；皇帝用二十四名響節（首有飾物、能發出響聲的竹杖或木杖），太子用十二名響節。小說、戲曲常稱太子（或親王）的儀仗爲「半朝鑾駕」。，雖無旨意知會，不當遠接，此時軍馬臨門，也該起身，怎麼還坐着不動？」教：「拿下來！」說聲「拿」字，兩邊校尉，一齊下手，把唐僧抓將下來，急理繩索便捆。行者在匣裏魆魆的唸咒魆魆（xū）：暗暗，悄悄。如《四遊記·孫行者收伏妖魔》：「行者魆魆的盜了芭蕉扇。」，教道：「護法諸天、六丁六甲，我今設法降妖，這太子不能知識，將繩要捆我師父，汝等即早護持。若真捆了，汝等都該有罪！」那大聖暗中分付，誰敢不遵，卻將三藏護持定了。有些人摸也摸不着他光頭，好似一壁牆擋住，難攏其身。

那太子道：「你是那方來的，使這般隱身法欺我？」三藏上前施禮道：「貧僧無隱身法，乃是東土唐僧，上雷音寺拜佛求經進寶的和尚。」太子道：「你那東土雖是中原，其窮無比，證夾：說得不差，可稱知己之言。有甚寶貝，你說來我聽。」三藏道：「我身上穿的這袈裟，是第三樣寶貝。還有第一等，第二等更好的物哩！」太子道：「你那衣服，半邊苫身，半邊露臂，能值多少物，敢稱寶貝！」三藏道：「這袈裟雖不全體，有詩幾句，詩曰：證夾：陡然說入妙。

佛衣偏袒不須論，內隱真如脫世塵。

萬線千針成正果，李旁：着眼。九珠八寶合元神。

仙娥聖女恭修制，遺賜禪僧靜垢身垢身：指不潔淨的肉體軀殼。。

見駕不迎猶自可，你的父冤未報枉爲人！」

太子聞言，心中大怒道：「這潑和尚胡說！你那半片衣，憑着你口能舌便，誇好誇強。我的父冤從何未報？你說來我聽。」三藏進前一步，合掌問道：「殿下，爲人生在天地之間，能有幾恩？」太子道：「有四恩四恩：指人生來就受到的四種恩惠。四恩的種類說法不一，佛教「四恩」一般指父母恩、衆生恩、國王恩、三寶恩。但宋延壽《三時繫念儀範》：「荷三寶之慈悲，賴四恩之造化。乾坤覆載，日月照臨，國王水土生成，父母劬勞養育。」此後多有沿用。。」三藏道：「那四恩？」太子道：「感天地蓋載之恩，日月照臨之恩，國王水土之恩，父母養育之恩。」三藏笑曰：「殿下言之有失，人只有天地蓋載，日月照臨，國王水土，那得個父母養育來？」太子怒道：「和尚是那遊手遊食削髮逆君之徒！人不得父母養育，身從何來？」三藏道：「殿下，貧僧不知。但只這紅匣內，有一件寶貝，叫做『立帝貨』，他上知五百年，中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共知一千五百年過去未來之事，便知無父母養育之恩，令貧僧在此久等多時矣。」太子聞說，教：「拿來我看。」三藏扯開匣蓋兒，那行者跳將出來，𥎱呀𥎱的（bá）呀的：形容走路一跛一拐的樣子。：同「跋」。《集韻》卷九：「跋，躠（xiè，跛行）行貌。」，兩邊亂走。太子道：「這星星小人兒，能知甚事？」行者聞言嫌小，卻就使個神通，把腰伸一伸，就長了有三尺四五寸。李旁：猴。衆軍士喫驚道：「若是這般快長，不消幾日，就撐破天也。」李旁：趣。行者長到原身，就不長了。太子才問道：「立帝貨，這老和尚說你能知未來過去吉凶，你卻有龜作卜有龜作卜：古代占卜，用龜甲放在火裏燒灼，通過觀察裂紋（這種裂紋稱爲「兆」）來判斷吉凶。，有蓍作筮有蓍（shī）作筮（shì）：蓍，蓍草，多年生植物，一本多莖，可以入藥。古人用蓍草的莖占卜。筮，用蓍草占卜吉凶或卜問疑難的事情。？憑書句斷人禍福？」行者道：「我一毫不用，只是全憑三寸舌，萬事盡皆知。」太子道：「這廝又是胡說。自古以來，《周易》之書，極其玄妙，斷盡天下吉凶，使人知所趨避。故龜所以卜，蓍所以筮。聽汝之言，憑據何理？妄言禍福，扇惑人心！」

行者道：「殿下且莫忙，等我說與你聽。你本是烏雞國王的太子。你那裏五年前，年程荒旱年程：同「年成」。，萬民遭苦，你家皇帝共臣子，秉心祈禱。正無點雨之時，鍾南山來了一個道士，他善呼風喚雨，點石爲金。君王忒也愛小愛小：貪圖小利。，就與他拜爲兄弟。這樁事有麼？」太子道：「有！有！有！你再說說。」行者道：「後三年不見全真，稱孤的卻是誰？」證夾：又問得陡，妙妙。太子道：「果是有個全真，父王與他拜爲兄弟，食則同食，寢則同寢。三年前在御花園裏玩景，被他一陣神風，把父王手中金鑲白玉圭，攝回鍾南山去了。至今父王還思慕他。因不見他，遂無心賞玩，把花園緊閉了，已三年矣。做皇帝的非我父王而何？」

行者聞言，哂笑不絕。太子再問，不答，只是哂笑。太子怒道：「這廝當言不言，如何這等哂笑？」行者又道：「還有許多話哩。奈何左右人衆，不是說處。」太子見他言語有因，將袍袖一展，教軍士且退。那駕上官將，急傳令，將三千人馬，都出門外住紮。此時殿上無人，太子坐在上面，長老立在前邊，左手傍立着行者。本寺諸僧皆退，行者才正色上前道：「殿下，化風去的，是你生身之父母；見坐位的，是那祈雨之全真。」太子道：「胡說！胡說！我父自全真去後，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照依你說，就不是我父王了。還是我年孺孺：年紀幼小。，容得你；若我父王聽見你這反話，拿了去，碎屍萬段！」把行者咄的喝下來。行者對唐僧道：「如何？我說他不信，果然！果然！如今卻拿那寶貝進與他，倒換關文，往西方去罷。」三藏即將紅匣子遞與行者。行者接過來，將身一抖，那匣兒卒不見了。原是他毫毛變的，被他收上身去。卻將白玉圭雙手捧上，獻與太子。

太子見了道：「好和尚！好和尚！你五年前本是個全真，來騙了我家的寶貝，如今又妝做和尚來進獻！」叫：「拿了！」一聲傳令，把長老唬得慌忙指着行者道：「你這弼馬溫！專撞空頭禍空頭禍：沒來由引出的禍事。，帶累我哩！」行者近前一齊攔住道：「休嚷！莫走了風！我不叫做立帝貨，還有真名哩。」太子怒道：「你上來！我問你個真名字，好送法司定罪！」

行者道：「我是那長老大徒弟，名喚悟空孫行者，因與我師父上西天取經，昨宵到此覓宿。我師父夜讀經卷，至三更時分，得一夢，夢見你父王道，他被那全真欺害，推在御花園八角琉璃井內，全真變作他的模樣。滿朝官不能知，你年幼亦無分曉，禁你入宮，關了花園，大端怕漏了消息大端：大約，大概。。你父王今夜特來請我降魔，我恐不是妖邪，自空中看了，果然是個妖精。正欲動手拿他，不期你出城打獵。你箭中的玉兔，就是老孫。老孫把你引到寺裏見師父，訴此衷腸，句句是實。你既然認得白玉圭，怎麼不念鞠養恩情鞠養：撫養。見第三十一回「『父兮生我』以下四句」條注。，替親報仇？」那太子聞言，心中慘慽，暗自傷愁道：「若不信此言語，他卻有三分兒真實；若信了，爭奈殿上見是我父王？」這纔是進退兩難心問口，三思忍耐口問心。行者見他疑惑不定，又上前道：「殿下不必心疑，請殿下駕回本國，問你國母娘娘一聲，看他夫妻恩愛之情，比三年前如何。只此一問，便知真假矣。」

那太子迴心道：「正是！且待我問我母親去來。」他跳起身，籠了玉圭就走。行者扯住道：「你這些人馬都回，卻不走漏消息，我難成功？但要你單人獨馬進城，不可揚名賣弄，莫入正陽門，須從後宰門進去正陽門、後宰門：明代北京和南京宮城南門爲正門，均稱正陽門。北門爲後門，均稱後宰門。如明呂毖《明朝小史·崇禎紀》記崇禎帝「縊於後宰門煤山之紅閣」。又山東泰山岱廟之南北門，也稱正陽門、後宰門。這裏的名稱即系借用。。到宮中見你母親，切休高聲大氣，須是悄語低言。恐那怪神通廣大，一時走了消息，你娘兒們性命俱難保也。」太子謹遵教命，出山門分付將官：「穩在此紮營，不得移動。我有一事，待我去了就來，一同進城。」看他：

指揮號令屯軍士，上馬如飛即轉城。

這一去，不知見了娘娘，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闡揚金丹始終妙旨，則知非空空一性者所可能矣。然不空則必有果，欲知其果，須在生身之處，辨別是非邪正，方能返本還元。此回合下二回，發明道之順逆，使人溯本窮源，從新修持，依世法而修道法也。

篇首「三藏坐於寶林寺禪堂中，燈下念一會經，直到三更時候，雖是閤眼朦朧，卻還心中明白。」此即寶林之地，幽明相通，陰中生陽，《坤》下復《震》，爲吾身中之活子時也。「夢中見一條漢子，渾身上下水淋淋的。」此《坎》卦之象，《坎》外陰而內陽，「一條』」象中之一實；「上下水淋淋」，象外之二虛。又渾身水淋，《坎》爲水也。《坎》中一陽，爲先天真一之氣，此氣隱而不現，因有半夜地雷震動，陰陽相感，激而有象，乃足以見之。其曰：「夢中見」者，先天之氣，在於恍惚杳冥之中，賢者過之，愚者不及，每每不識，當面錯過。故那人道：「師父，我不是妖怪邪魔，你慧眼看我一看。」是欲叫人細認《坎》中一陽，爲先天正氣，而不得以後天妖邪視之也。

「頭戴沖天冠」，上偶也；「腰繫碧玉帶」，中實也；身穿赭黃袍」，外土也；「足踏無憂履」，下虛也；「手執白玉圭」，《坎》中孚也；「面如東嶽長生帝」，《坎》中一陽，能使「帝出乎《震》」也；「形似文昌開化君」，《坎》中真水，爲萬化之根本也；「家住正西，離此四十里，號烏雞國」，正西金之方，四十金之數，《坎》中一陽屬於金也。

烏雞國爲《離》，《坎》中一陽，自《離》宮來也。何以見自《離》來？「五年前，天旱三年」，五者，《乾》之九五，剛健中正，大人之象；「天旱三年」，自五而前進於上，亢陽也。「鍾南全真」，即亢陽之義；「請他祈雨」，陽極則必以陰濟之。「只望三尺雨足」，三陰而配三陽，地天交《泰》，則始物生物，萬物因之而被恩；「多下二寸」者，明勝於陽也。「國王全真八拜作交，同寢食者二年。」《乾》純則必交於《坤》，《乾》、《坤》一交，《乾》受《坤》之陰氣，中虛而成《離》；《坤》食《乾》之陽氣，中實而成《坎》。《坎》中孚，爲萬物之生氣。故遊春賞玩，八角琉璃井中，有萬道金光也。

「推下井去，石蓋井口，擁上泥土。」《艮》爲石，又爲土之高者，上《艮》下《坎》，□卦爻圖略爲《蒙》。《坎》陷真寶，陽入陰胞，矇昧不明．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矣。「移一株芭蕉栽在上面」，芭蕉爲風木，屬於《巽》，上《巽》下《坎》，□卦爻圖略爲《渙》。真寶既陷，矇昧不明，陰陽散渙。由是先天入於後天，後天亂其先天，真者埋藏，假者當權．是全真竊烏雞之位，國王入八角之井，邪正不分，以假欺真，大失本來面目。此落井傷生冤屈之鬼，不得不賴大聖辨明也。既賴大聖辨明，何以謁三藏？此不可不辨。三藏爲性，大聖爲命，無思無爲，三藏有之；榷坎》填《離》，非大聖莫施。此隱示一性不能成真，必了命方可以複本。其謁三藏，是欲三藏求大聖，儘性而至命也。故曰；「你手下有個齊天大聖，極能斬妖降魔。」此語可以了了。

「本宮有個太子，是親生的儲君。」此太子乃《震》也，《震》爲《乾》之長男，本《乾》宮所生。先天《乾》居南，《坤》居北．《乾》、《坤》交姤，一陽走於《坤》宮，變爲後天《坎》、《離》，《乾》稱於西北，《坤》遷於西南，《乾》爲老陽，《坤》爲老陰，老陰老陽處於無爲，《兌》金代母而行事，《震》木繼父而現象。然其所以使不遠復，而「帝出乎《震》」者，《坎》中一陽爲之，《震》下之陽即《坎》中之陽。曰：「親生儲君」者，後天《坎》中之陽，即先天《乾》宮之中實，既爲《乾》實，則此一陽，即統《乾》之全體，《震》爲《坎》之親生，理有可據，且水能生木，非親生而何？若以本宮太子爲《坎》中一陽作解，非仙翁本意。

「禁他入宮，不能與娘娘相見。」先天爲後天邪陰所隔，中無信行，母不見子，子不見母矣。「鬼王恐不信，將手中白玉圭放下爲記。」白玉圭爲《坎》中孚，孚者信也。《坎》中一陽，中有真土，「圭」者二土合一，不信因全真竊位，記圭乃真陽一現，《坎》中之陽，不能自現，必借《震》雷而出，故將白玉圭叫太子看見，睹物思人也。「此仇必報」者，報即報復，即一陽來複也。有此一《復》，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母子相見，戊己二土，合而爲一，共成刀圭，金丹有象：生身之道在是。故曰：「我託夢於正宮皇后，叫他母子們合意，好湊你師徒們同心。」母子屬內，師徒屬外，內爲體，外爲用，彼此扶持，人我共濟，內通而外即應，外真而內即成，內外相信，邪正分明，大事易就。

噫！鬼王一篇言語，順行逆用之天機明明道出，真足以點枯骨而回生，破障翳而明眼，三藏能不絆一跌而驚醒乎？三藏道：「我剛纔作了一個怪夢。」言不知生身之處爲真覺，即不知生身以後爲怪夢；知得才作了一個怪夢，而不夢之事可得而知矣。行者道：「夢從想中來，心多夢多，似老孫一點真心，專要見佛，更無一個夢兒到我。」可見多心即是夢，若一無心，便是真心，真心無夢，即或有夢，亦是見真之夢。三藏道：「我這夢不是思鄉之夢。」不是思鄉夢，而夢真矣。「將夢中話一一說與行者。」金丹大道，萬劫一傳，人所難得，若有得之者，真是夢想不到之事，下手速修猶恐太遲。「一一說與行者」，知之還須行之也。所以行者道：「他來託夢與你，分明是照顧老孫一場生意，必然有個妖精，等我替他拿住，辨個真假。」頓悟者漸修之起腳，漸修者頓悟之結果。頓悟之後，不廢漸修之功，修真滅假，借假全真，真假分明，本立道生，生生不已，則長生而不死，是謂一場生意。否則，空空一悟，而不實行，則真假相混，理欲相雜，生生死死，生死不已，則有死而難生，是謂一場死意。若欲轉死爲生，辨別真假，舍老孫其誰與歸？

「月光中放着一柄白玉圭，行者道：『既有此物，想此事是真。』」月光中白玉圭，《坎》中真陽也。一經說破，明明朗朗，失去故物，現在眼前，不待他求，直下承當，真實不虛。「行者拔根毫毛，變做個紅金漆匣兒，把白玉圭放在內。本身變做二寸長的小和尚，鑽在匣內。」此變天機密祕，非人所測，紅金漆匣兒爲《離》，二爲火，故色紅。《離》本《乾》金之體，故爲紅金漆；匣者中空，《離》中虛也。白玉圭放在匣內，榷坎》中之一陽，填《離》宮之一陰，流戊就已，二土合爲刀圭，即老子所云「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杳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也。行者變二寸長的小和尚，鑽在匣內，以大變小，以一變二，大小無傷，兩國俱全，一而神，兩而化，神化不測，正引嬰兒之大機大用，而非可以形跡求者。變的寶貝，能知一千五百年過去未來之事，名爲「立帝貨」。此三五合一，圓陀陀，光灼灼，淨倮倮，赤灑灑，乃象帝之先，誠立帝之奇貨貴寶，所以爲頭一等好物。

「行者變白兔兒，在太子馬前亂跳。」兔者，陰中之陽，乃月生庚方之象。「太子一箭正中玉兔，獨自爭先來趕，只在面前不遠。」此一陽來複，不遠復也。「太子問三藏是那方來的野僧，三藏道：『是東土上雷音拜佛求經進寶的和尚。』」由東上西，凡以爲取經之故，取經正所以進寶；取之由西而回東，進之自彼而還我，示其他家有寶也。太子道：「你那東土雖是中原，其窮無比．有甚寶貝？」東者我家，西者他家，我家之寶自有生以來寄體他家，猶虎奔而寓於西，迷而不返，是西富而東貧。「東土有甚寶貝？」示其我家無寶也。寶爲何寶？即水中之金；水中之金爲真陽，即生身之父；真陽失陷，不知復還，即爲不孝。三藏說「父冤未報枉爲人」，堪足爲古今來修道者之定評。

「行者跳出匣，太子嫌小，行者把腰一伸，就長有三尺四五寸。」「小爲二，二屬火；「一伸」，一屬水；「三尺」，三屬木；「四五寸」，四屬金，五屬土。言此先天一氣，從虛無中跳出，其形雖微而不著，然其中五行俱全，五德俱備，而非可以淺窺小看也。「行者長到原身就不長」，乃安其身於九五，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行者道：「你那國之事，我都盡知，我說與你聽。」蓋金丹大道，須要知始知終，始終洞徹，纖毫無疑，方能一往成功。否則，知之不確，見之不真，枉費功力，焉能成丹？噫！欲知山上路，須問過來人。倘不求師決，而私度妄猜，何由辨得真假，分得邪正？知之且不能，何況於行？「我說與你聽」一句，可以了了。師何所說，所說者，先天后天之真假耳。

「五年前全真祈雨，後三年不見全真，稱孤的卻是誰？」蓋言先天《乾》陽九五，位乎天德而全真；後天一《姤》，女德不貞而有假。不見全真，則必稱孤者是全假，乃太子不知個裏消息，反以爲三年前攝去白圭者是全真，三年後坐皇帝者是父王，未免以真爲假，以假爲真，假且不知，真何能曉？此「行者聞言，而哂笑不絕」也。笑者何？笑其此中別有個密祕天機而真假立判，學者若不將此天機，審問個真實，何以能救真？何以能除假？「太子再問不答，行者道：『還有許多話哩！奈何左右人衆，不是說處。』」蓋生死大道，至等至貴，上天所祕，只可暗傳祕授，而非可與人共知共聞者。

「太子見他言語有因，退出軍士。」是已認得行者高明，爲人天之師，可以聞道之機。故「行者正色上前道：『化風去的是你生身之老父，現坐位的是那祈雨之全真。』」正以過去佛不可得，現在佛不可得，未來佛不可得，三佛既不可得，則必現在者是假，而非真。知其現在之假，則一千五百年過去未來現在之真，可以頓悟而得之。而太子乃不自信，以爲亂說者何也？特以言語不通，無以示信，而難以認真。「行老將白玉圭雙手獻與太子」，是授受已真，言語相通，可以辨得真假之時。而太子猶以爲騙我家寶貝之人，不能辨別者何也？是必有故焉。當未聞道，急欲求其知；既已悟道，急欲求其行。倘空悟而不實行，雖有一信而無結果，猶是睡夢中生涯，與不信者相同，有甚分曉？故行者說出真名，喚悟空孫行者，及國王夢中一段緣故，又云：「你既然認得白玉圭，怎麼不念鞠育恩情，替親報仇？」夫修道所難得者，先天真信，既有一信可通，即可於此一信之中勇猛精進，以道爲己任，返還真陽，除滅妖邪，不得忘本事仇，自取敗亡。

噫！仙翁說到此處，亦可謂拔天根而鑿鬼窟，然猶恐人不識，又寫出太子狐疑，行者叫問國母娘娘一段，使人於生身之母處，究其真陽虛實消息耳！何則？自《乾》、《坤》交錯之後，真陽失陷，邪魔竊位，而真陰亦被所傷，夫妻隔絕，母子不會，此中音信不通，何以返故園而示同心？太子見圭，父子已有取信之道。然父子主恩，夫妻主愛，恩以義結，愛以情牽，恩不如愛之契，夫妻不相通，即父子不相見。

「行者叫太子回本國，問國母娘娘一聲，看他夫妻恩愛之情，比三年前如何？只此一問便知真假。」此乃溯本窮源之論，讀者須當細辨。太子得白圭，是已得真陽之信；行者叫問母，復欲見真陰之信。真陽之信，必須從寶林中討來；真陰之信．還當向本國內究出。真陽在《坎》，具有戊土；真陰在《離》，具有己土。土者，信也。二信相通，陰陽合一，而爲真；二信不通，陰陽偏孤，而爲假。蓋真陰陽本於先天，假陰陽出於後天，惟真陰能知真陽，亦惟真陰能知假陽。不見真陰，不識假陽，亦不識真陽，故欲知生身之父，必先問生身之母。「只此一問便知真假」，確是實理，說到此處，真是腦後着捶，叫人猛醒。故太子道：「是！是！且待我問我母親去來。」此乃「附耳低言元妙旨，提上蓬萊第一峯。」直下承當，無容再問。

「跳起身來，籠了白玉圭就走。」知之確而行之果，大丈夫建功立業，正在此時。何以「行者又扯住，叫單人獨馬進城，從後宰門進宮見母，切莫高聲大氣，須是悄語低言，恐走消息，性命難保。」特以金丹大道，乃奪造化轉乾坤之道，鬼神所忌，天人不悅，既知消息，只可暗中潛修密煉，不得在人前高張聲氣，自惹災禍，誤傷性命。「太子謹遵教命」，可謂善全性命而報師恩者。

此回細寫金丹祕決，發古人所未發，不特言大道之體用，而且示窮理之實功。訣中之訣，竅中之竅，若有知音辨的透徹，真假即分，邪正立判，而生身之父母即在現前，成仙作佛，直有可必。吾不知道中學人，聽得此言，亦能如太子迴心道：是！是！待我問我母親去來否？

詩曰：

黑中有白是真陽，生在杳冥恍惚鄉。

若待地雷聲動處，神明默遠返靈光。

# 第三十八回 嬰兒問母知邪正 金木參玄見假真

李本總批：描畫行者耍處、八戒笨處，咄咄欲真，傳神手也！

憺漪子曰：大道中自有所謂嬰兒、阿母者，豈此傳中太子與娘娘之謂耶？然而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阿母，亦與之爲阿母。則此入宮一問，亦邪正生死之大關矣。向使無此一問，則邪正不明；邪正不明，則故主不生；故主不生，則妖魔不殄。此時西天大路，竟化爲鬼魅之區，不但此國之嬰兒、阿母不得其所，即吾身之嬰兒、阿母亦將爲之螴蜳而不寧矣。然則此一番之辨別，其可少哉！按心猿所至國都，必著奇功，顯異績，未有無事而安驅過之者。而起死回生，僅見於此邦，不特以吾身之嬰兒而引彼嬰兒，以吾身之阿母而安彼阿母，亦以吾身之主人公而拯彼之主人公也？自度度人，何莫非道！

井龍王以死人爲寶貝，至爲八戒所笑，亦曾聞天人禮白骨之偈乎？以錦衣玉食之身，而尚時時散花再拜於枯骨之側，死人之爲寶也多矣，惜乎烏雞國王不足以當之耳。

詩曰：證夾：此詩意味深幽，有可解不可解之妙。

逢君只說受生因，便作如來會上人。

一念靜觀塵世佛，十方同看降威神。

欲知今日真明主，須問當年嫡母身。

別有世間曾未見，一行一步一花新「逢君只說受生因」詩：此詩出自宋僧惟白《文殊指南圖贊》中對善財童子第四十參毗嵐園妙德國滿主夜神的讚語。原詩「會上」作「家裏」；「真明」和「嫡母」，分別作「園林」和「乳母」。威神，指佛菩薩等無法被凡人測度的偉大神力。《勝鬘寶窟》稱：「外使物畏」爲威，「內難測度」爲神。。

卻說那烏雞國王太子，自別大聖，不多時，回至城中。果然不奔朝門，不敢報傳宣詔，徑至後宰門首，見幾個太監在那裏把守。見太子來，不敢阻滯，讓他進去了。好太子，夾一夾馬，撞入裏面，忽至錦香亭下。只見那正宮娘娘坐在錦香亭上，兩邊有數十個嬪妃掌扇，那娘娘倚雕欄兒流淚哩。你道他流淚怎的？原來他四更時也做了一夢，記得一半，含糊了一半，沉沉思想。這太子下馬，跪於亭下。叫：「母親！」那娘娘強整歡容，叫聲：「孩兒，喜呀！喜呀！這二三年在前殿與你父王開講，不得相見，我甚思量。今日如何得暇來看我一面？誠萬千之喜！誠萬千之喜！孩兒，你怎麼聲音悲慘？你父王年紀高邁，有一日龍歸碧海，鳳返丹霄龍歸碧海，鳳返丹霄：諱稱帝王死亡。，你就傳了帝位，還有甚麼不悅？」

太子叩頭道：「母親，我問你：即位登龍是那個？稱孤道寡果何人？」娘娘聞言道：「這孩兒發風了！做皇帝的是你父王，你問怎的？」太子叩頭道：「萬望母親赦子無罪，敢問；不赦，不敢問。」娘娘道：「子母家有何罪？赦你，赦你，快快說來。」太子道：「母親，我問你三年前夫妻宮裏之事與後三年恩愛同否，如何？」娘娘見說，魂飄魄散，急下亭抱起，緊摟在懷，眼中滴淚道：「孩兒！我與你久不相見，怎麼今日來宮問此？」太子發怒道：「母親有話早說，不說時，且誤了大事。」娘娘才喝退左右，淚眼低聲道：「這樁事，孩兒不問，我到九泉之下，也不得明白。既問時，聽我說：

三載之前溫又暖，三年之後冷如冰。

枕邊切切將言問，他說老邁身衰事不興事不興：此指性功能衰退。！」

太子聞言，撒手脫身，攀鞍上馬。那娘娘一把扯住道：「孩兒，你有甚事，話不終就走？」太子跪在前面道：「母親，不敢說。今日早期，蒙欽差架鷹逐犬，出城打獵，偶遇東土駕下來的個取經聖僧，有大徒弟乃孫行者，極善降妖。原來我父王死在御花園八角琉璃井內，這全真假變父王，侵了龍位。今夜三更，父王託夢，請他到城捉怪。孩兒不敢盡信，特來問母。母親才說出這等言語，必然是個妖精。」那娘娘道：「兒呵，外人之言，你怎麼就信爲實？」太子道：「兒還不敢認實，父王遺下表記與他了表記：信物，紀念品。。」娘娘問是何物，太子袖中取出那金鑲白玉圭，遞與娘娘。

那娘娘認得是當時國王之寶，止不住淚如泉湧。叫聲：「主公！你怎麼死去三年，不來見我，卻先見聖僧，後見太子？」太子道：「母親，這話是怎的說？」娘娘道：「兒呵，我四更時分，也做了一夢，夢見你父王水淋淋的，站在我跟前，親說他死了，鬼魂兒拜請了唐僧降假皇帝，救他前身。記便記得是這等言語，只是一半兒不得分明。正在這裏狐疑，怎知今日你又來說這話，又將寶貝拿出？我且收下，你且去請那聖僧，急急爲之。果然掃蕩妖氣，辨明邪正，庶報你父王養育之恩也。」

太子急忙上馬，出後宰門，躲離城池，真個是噙淚叩頭辭國母，含悲頓首復唐僧。不多時，出了城門，徑至寶林寺山門前下馬。衆軍士接着太子，又見紅輪將墜。太子傳令，不許軍士亂動。他又獨自個入了山門，整束衣冠，拜請行者。只見那猴王從正殿搖搖擺擺走來。那太子雙膝跪下道：「師父，我來了。」行者上前攙住道：「請起，你到城中，可曾問誰麼？」太子道：「問母親來。」將前言盡說了一遍。行者微微笑道：「若是那般冷呵，想是個甚麼冰冷的東西變的。不打緊！不打緊！等我老孫與你掃蕩。卻只是今日晚了，不好行事。你先回去，待明早我來。」太子跪地叩拜道：「師父，我只在此伺候，到明日同師父一路去罷。」行者道：「不好！不好！若是與你一同入城，那怪物生疑。不說是我撞着你，卻說是你請老孫，卻不惹他返怪你也？」太子道：「我如今進城，他也怪我。」行者道：「怪你怎麼？」太子道：「我自早朝蒙差，帶領若干人馬鷹犬出城，今一日更無一件野物，怎麼見駕？若問我個不才之罪，監陷羑里羑（yǒu）裏：在今河南湯陰境內，傳說商紂王在這裏囚禁過周文王姬昌。《史記·殷本紀》：「紂囚西伯羑里。」，你明日進城，卻將何倚？況那班部中，更沒個相知人也。」行者道：「這甚打緊！你肯早說時，卻不尋下些等你？」

好大聖，你看他就在太子面前，顯個手段，將身一縱，跳在雲端裏。捻着訣，念一聲「唵藍淨法界」的真言唵藍淨法界：參見第六十五回「唵㘕淨法界，乾元亨利貞」條注。，拘得那山神、土地在半空中施禮道：「大聖，呼喚小神，有何使令？」行者道：「老孫保護唐僧至此，欲拿邪魔，奈何那太子打獵無物，不敢回朝。問汝等討個人情，快將獐𤜱鹿兔，走獸飛禽，各尋些來，打發他回去。」山神、土地聞言，敢不承命，又問各要幾何。大聖道：「不拘多少，取些來便罷。」那各神即着本處陰兵，刮一陣聚獸陰風，捉了些野雞山雉，角鹿肥獐，狐獾狢兔，虎豹狼蟲，共有百千餘隻，獻與行者。行者道：「老孫不要。你可把他都捻就了筋捻就了筋：意爲「捻抽了筋」。就，方言。痙攣，抽搐。，單擺在那四十里路上兩傍，教那些人不縱鷹犬，拿回城去，算了汝等之功。」衆神依言，散了陰風，擺在左右。

行者才按雲頭，對太子道：「殿下請回，路上已有物了，你自收去。」太子見他在半空中弄此神通，如何不信，只得叩頭拜別。出山門傳了令，教軍士們回城。只見那路傍果有無限的野物，軍士們不放鷹犬，一個個俱着手擒捉喝采，俱道是千歲殿下的洪福，怎知是老孫的神功？你聽凱歌聲唱，一擁回城。

這行者保護了三藏。那本寺中的和尚，見他們與太子這樣綢繆，怎不恭敬？卻又安排齋供，管待了唐僧，依然還歇在禪堂裏。

將近有一更時分，行者心中有事，急睡不着。他一轂轆爬起來，到唐僧牀邊，叫：「師父。」此時長老還未睡哩。他曉得行者會失驚打怪的失驚打怪：大驚小怪。，推睡不應。行者摸着他的光頭，亂搖道：「師父，怎睡着了？」唐僧怒道：「這個頑皮！這早晚還不睡，吆喝甚麼？」行者道：「師父，有一樁事兒，和你計較計較。」長老道：「甚麼事？」行者道：「我日間與那太子誇口，說我的手段比山還高，比海還深，拿那妖精如探囊取物一般，伸了手去就拿將轉來，卻也睡不着，想起來，有些難哩。」唐僧道：「你說難，便就不拿了罷。」行者道：「拿是還要拿，只是理上不順。」唐僧道：「這猴頭亂說！妖精奪了人君位，怎麼叫做理上不順？」行者道：「你老人家只知唸經拜佛，打坐參禪，那曾見那蕭何的律法蕭何的律法：蕭何是漢代法律的制定者，後以「蕭律」或「蕭何律」代指法律。《漢書·刑法志》：「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於是相國蕭何捃摭（jùn zhí，採取）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常言道『拿賊拿贓』。那怪物做了三年皇帝，又不曾走了馬腳，漏了風聲。他與三宮妃後同眠，又和兩班文武共樂，我老孫就有本事拿住他，也不好定個罪名。」唐僧道：「怎麼不好定罪？」行者道：「他就是個沒嘴的葫蘆，也與你滾上幾滾。他敢道：『我是烏雞國王。有甚逆天之事，你來拿我？』將甚執照與他折辯執照：這裏指證據、證明。？」唐僧道：「憑你怎生裁處？」

行者笑道：「老孫的計已成了。只是干礙着你老人家有些兒護短干礙：妨礙，關涉。。」唐僧道：「我怎麼護短？」行者道：「八戒生得夯，你有些兒偏向他。」唐僧道：「我怎麼向他？」行者道：「你若不向他呵，且如今把膽放大些，與沙僧只在這裏。待老孫與八戒趁此時先入那烏雞國城中，尋着御花園，打開琉璃井，把那皇帝屍首撈將上來，包在我們包袱裏。明日進城，且不管甚麼倒換文牒，見了那怪，掣棍子就打。他但有言語，就將骨櫬與他看骨櫬（chèn）：死人埋葬後經過腐爛剩下來的骨頭，這裏指屍體。，說你殺的是這個人。卻教太子上來哭父，皇后出來認夫，文武多官見主，我老孫與兄弟們動手。這纔是有對頭的官事好打。」唐僧聞言，暗喜道：「只怕八戒不肯去。」行者笑道：「如何？我說你護短，你怎麼就知他不肯去？你只像我叫你時不答應，半個時辰便了。我這去，但憑三寸不爛之舌，莫說是豬八戒，就是『豬九戒』，也有本事教他跟着我走。」唐僧道：「也罷，隨你去叫他。」

行者離了師父，徑到八戒牀邊，叫：「八戒！八戒！」那呆子是走路辛苦的人，丟倒頭，只情打呼，那裏叫得醒。行者揪着耳朵，抓着鬃，把他一拉，拉起來，叫聲「八戒」。那呆子還打棱掙打掕掙：睏倦的人站立不穩的樣子。。行者又叫一聲，呆子道：「睡了罷，莫頑！明日要走路哩！」行者道：「不是頑，有一樁買賣，我和你做去。」八戒道：「甚麼買賣？」行者道：「你可曾聽得那太子說麼？」八戒道：「我不曾見面，不曾聽見說甚麼。」行者說：「那太子告頌我，說那妖精有件寶貝，萬夫不當之勇。我們明日進朝，不免與他爭敵。倘那怪執了寶貝，降倒我們，卻不反成不美？我想着打人不過，不如先下手。我和你去偷他的來，卻不是好？」八戒道：「哥哥，你哄我去做賊哩。這個買賣，我也去得，果是曉得實實的幫寸幫寸：幫襯。，我也與你講個明白：偷了寶貝，降了妖精，我卻不奈煩甚麼小家罕氣的分寶貝，我就要了。」行者道：「你要作甚？」八戒道：「我不如你們乖姣能言，人面前化得出齋來。老豬身子又夯，言語又粗，不能唸經，若到那無濟無生處無濟無生：沒有補給，無法生存。，可好換齋喫麼？」行者道：「老孫只要圖名，那裏圖甚寶貝，就與你罷便了。」那呆子聽見說都與他，他就滿心歡喜，一轂轆爬將起來，套上衣服，就和行者走路。這正是青酒紅人面，黃金動道心。李旁：着眼。證夾：如此好話，恐三藏真經中所未見。兩個密密的開了門，躲離三藏，縱祥光，徑奔那城。

不多時到了，按落雲頭，只聽得樓頭方二鼓矣。行者道：「兄弟，二更時分了。」八戒道：「正好！正好！人都在頭覺里正濃睡也頭覺：第一覺，指睡眠時間的開始一段。。」二人不奔正陽門，徑到後宰門首，只聽得梆鈴聲響。行者道：「兄弟，前後門皆緊急，如何得入？」八戒道：「那見做賊的從門裏走麼？瞞牆跳過便罷。」行者依言，將身一縱，跳上裏羅城牆羅城：城牆之外另有城牆，稱爲羅城或外羅城；相應地，內層城牆稱爲內城或裏羅城。一般裏羅城內部是重要的機構，如皇宮、王府、衙署等重地。。八戒也跳上去。二人潛入裏面，找着門路，徑尋那御花園。

正行時，只見有一座三檐白簇的門樓，上有三個亮灼灼的大字，映着那星月光輝，乃是「御花園」。行者近前看了，有幾重封皮，公然將鎖門鏽住了。即命八戒動手，那呆子掣鐵鈀，盡力一築，把門築得粉碎。行者先舉步䟕入䟕（chà）：方言。大步邁進。，忍不住跳將起來，大呼小叫。李旁：猴。唬得八戒上前扯住道：「哥呀，害殺我也！那見做賊的亂嚷，似這般吆喝！驚醒了人，把我們拿住，送入官司，就不該死罪，也要解回原籍充軍解回原籍充軍：這裏孫悟空和豬八戒是到皇宮內院盜取物品。根據《大明律》卷十八《刑律·賊盜》「盜內府財物」一條及其後《條例》，凡盜內府（即皇室的倉庫）財物，除車馬衣服要判死罪外，銀六十兩以上者，發往邊疆永遠充軍。。」行者道：「兄弟呵，你卻不知我發急爲何？你看這：

「彩畫雕欄狼狽，寶妝亭閣敧歪。

莎汀蓼岸盡塵埋莎（suō）汀：長滿莎草的水邊平地。莎，即莎草，多生於潮溼地區或河邊沙地。莖三棱形，塊莖稱「香附子」，可入藥。蓼岸：長着蓼草的水岸。蓼是水生植物名，有水蓼、紅蓼、刺蓼等。，芍藥荼縻俱敗。

茉莉玫瑰香暗，牡丹百合空開。

芙蓉木槿草垓垓垓垓：多而雜亂的樣子。，異卉奇葩壅壞壅壞：因土埋而損壞。。

巧石山峯俱倒，池塘水涸魚衰。

青松紫竹似乾柴，滿路茸茸蒿艾。

丹桂碧桃枝損，海榴棠棣根歪棠棣：花名，俗稱棣棠，花黃色，春末開。。

橋頭曲徑有蒼苔，冷落花園境界！」

八戒道：「且嘆他做甚？快乾我們的買賣去來！」行者雖然感慨，卻留心想起唐僧的夢來，說芭蕉樹下方是井。正行處，果見一株芭蕉，生得茂盛，比衆花木不同。真是：證夾：一首中唐佳詠。

一種靈苗秀，天生體性空。

枝枝抽片紙，葉葉卷芳叢「一種靈苗秀」四句：這裏詠芭蕉詩的前四句，應系改自唐路德延《芭蕉》詩：「一種靈苖異，天然體性虛。葉如斜界紙，心似倒抽書。」全真教祖師丘處機《寓聲恨歡遲》「一種靈苗性體殊」和王重陽的《望遠行》「葉葉皆靈，枝枝總秀」等，也襲用了路德延的句子。。

翠縷千條細，丹心一點紅。

淒涼愁夜雨，憔悴怯秋風。

長養元丁力元丁：同「園丁」。，栽培造化工。

緘書成妙用緘書成妙用：唐錢珝《芭蕉》詩「一緘書札藏何事，會被東風暗拆看」。將捲曲的芭蕉葉在春季展開比作書信被春風拆看。，揮灑有奇功揮灑有奇功：唐書法家懷素家貧沒有紙練字，故「種芭蕉萬株，以供揮灑」（《說郛》卷二十三引陸羽《懷素傳》）。。

鳳翎寧得似寧得似：意思是乃得似。是說芭蕉葉好像鳳的羽毛。，鸞尾迥相同鸞尾迥相同：宋錢希白詠芭蕉詩「綠章封事緘初啓，青鳳求凰尾四開」，把芭蕉葉比作鳳尾。。

薄露瀼瀼滴瀼瀼（ráng）：水氣很重的樣子。，輕煙淡淡籠。

青陰遮戶牖，碧影上簾櫳。

不許棲鴻雁，何堪系玉驄何堪系玉驄：芭蕉莖中空，雖高大，但不能繫馬。。

霜天形槁悴，月夜色朦朧。

僅可消炎暑，猶宜避日烘。

愧無桃李色，冷落粉牆東。

行者道：「八戒，動手麼！寶貝在芭蕉樹下埋着哩。」那呆子雙手舉鈀，築倒了芭蕉，然後用嘴一拱，拱了有三四尺深，見一塊石板蓋住。呆子歡喜道：「哥呀，造化了，果有寶貝！是一片石板蓋着哩。不知是壇兒盛着，是櫃兒裝着哩。」行者道：「你掀起來看看。」那呆子果又一嘴，拱開看處，又見有霞光灼灼，白氣明明。八戒笑道：「造化！造化！寶貝放光哩！」又近前細看時，呀！原來是星月之光，映得那井中水亮。八戒道：「哥呀，你但幹事，便要留根。」行者道：「我怎留根？」八戒道：「這是一眼井。你在寺裏，早說是井中有寶貝，我卻帶將兩條捆包袱的繩來，怎麼作個法兒，把老豬放下去。如今空手，這裏面東西，怎麼得下去上來耶？」行者道：「你下去麼？」八戒道：「正是要下去，只是沒繩索。」行者笑道：「你脫了衣服，我與你個手段。」八戒道：「有甚麼好衣服？解了這直裰子就是了。」

好大聖，把金箍棒拿出來，兩頭一扯，叫：「長！」足有七八丈長。教：「八戒，你抱着一頭兒，把你放下井去。」八戒道：「哥呀，放便放下去，若到水邊，就住了罷。」行者道：「我曉得。」那呆子抱着鐵棒，被行者輕輕提將起來，將他放下去。不多時，放至水邊。八戒道：「到水了！」行者聽見他說，卻將棒往下一按。那呆子撲通的一個沒頭蹲沒（mò）頭蹲：雙腳先入水，全身隨之沉入水底。，丟了鐵棒，便就負水負水：同「鳧水」。游水。，口裏哺哺的嚷道：「這天殺的！我說到水莫放，他卻就把我一按！」行者掣上棒來，笑道：「兄弟，可有寶貝麼？」八戒道：「那見甚麼寶貝，只是一井水！」行者道：「寶貝沉在水底下哩，你下去摸一摸來。」呆子真個深知水性，卻就打個猛子猛子：以頭栽入水中的泅水法。，淬將下去，呀！那井底深得緊！他卻着實又一淬，忽睜睛，見有一座牌樓，上有「水晶宮」三個字。八戒大驚道：「罷了，罷了！錯走了路了。蹡下海來也！海內有個水晶宮，井裏如何有之？」原來八戒不知此是井龍王的水晶宮。證夾：荒唐極矣，說來恰像事實。

八戒正敘話處，早有一個巡水的夜叉，開了門，看見他的模樣，急抽身進去報道：「大王，禍事了！井上落一個長嘴大耳的和尚來了！赤淋淋的，衣服全無，還不死，逼法說話哩。」那井龍王忽聞此言，心中大驚道：「這是天蓬元帥來也。昨夜夜遊神奉上敕旨，來取烏雞國王魂靈去拜見唐僧，請齊天大聖降妖。這怕是齊天大聖、天蓬元帥來了，卻不可怠慢他，快接他去也。」

那龍王整衣冠，領衆水族，出門來厲聲高叫道：「天蓬元帥，請裏面坐。」八戒卻纔歡喜道：「原來是個故知。」那呆子不管好歹，徑入水晶宮裏。其實不知上下，赤淋淋的，就坐在上面坐在上面：指豬八戒不知道房間裏有主位客位的分別，就徑直坐在主人的位置上。。龍王道：「元帥，近聞你得了性命，皈依釋教，保唐僧西天取經，如何得到此處？」八戒道：「正爲此說。我師兄孫悟空多多拜上，着我來問你取甚麼寶貝哩。」龍王道：「可憐我這裏怎麼得個寶貝？比不得那江、河、淮、濟的龍王江、河、淮、濟：長江、黃河、淮河、濟水，古代有名的四大河流，稱爲「四瀆」。參見第五回「五嶽四瀆」條注。，飛騰變化，便有寶貝。我久困於此，日月且不能長見，寶貝果何自而來也？」八戒道：「不要推辭，有便拿出來罷。」龍王道：「有便有一件寶貝，只是拿不出來，就元帥親自來看看，何如？」八戒道：「妙！妙！妙！須是看看來也。」

那龍王前走，這呆子隨後，轉過了水晶宮殿，只見廊廡下，橫軃着一個六尺長軀軃（duǒ）：方言。這裏指躺着。。龍王用手指定道：「元帥，那廂就是寶貝了。」證夾：令人失笑。八戒上前看了，呀！原來是個死皇帝，戴着沖天冠，穿着赭黃袍，踏着無憂履，繫着藍田帶，直挺挺睡在那廂。八戒笑道：「難！難！難！算不得寶貝！想老豬在山爲怪時，時常將此物當飯。且莫說見的多少，喫也喫勾無數，那裏叫做甚麼寶貝。」龍王道：「元帥原來不知。他本是烏雞國王的屍首；自到井中，我與他定顏珠定住，不曾得壞。你若肯馱他出去，見了齊天大聖，假有起死回生之意呵，莫說寶貝，憑你要甚麼東西都有。」證夾：亡人無以爲寶，人王以爲寶。八戒道：「既這等說，我與你馱出去，只說把多少燒埋錢與我燒埋錢：舊時指辦理喪事、埋葬死者的費用。？」證夾：如此趣話，非老豬不能說。龍王道：「其實無錢。」八戒道：「你好白使人！果然沒錢，不馱！」龍王道：「不馱，請行。」八戒就走。龍王差兩個有力量的夜叉，把屍抬將出去，送到水晶宮門外。丟在那廂，摘了闢水珠，就有水響。

八戒急回頭看，不見水晶宮門，一把摸着那皇帝的屍首，慌得他腳軟筋麻，攛出水面，扳着井牆，叫道：「師兄！伸下棒來救我一救！」行者道：「可有寶貝麼？」八戒道：「那裏有！只是水底下有一個井龍王，教我馱死人。我不曾馱他，就把我送出門來，就不見那水晶宮了，只摸着那個屍首，唬得我手軟筋麻，掙搓不動了掙搓：同「掙挫」。掙扎，勉力支撐。！哥呀！好歹救我救兒！」行者道：「那個就是寶貝，如何不馱上來？」八戒道：「知他死了多少時了，我馱他怎的？」行者道：「你不馱，我回去耶。」八戒道：「你回那裏去？」行者道：「我回寺中，同師父睡覺去。」李旁：頑皮。八戒道：「我就不去了？」行者道：「你爬得上來，便帶你去；爬不上來，便罷。」八戒慌了：「怎生爬得動！你想，城牆也難上，這井肚子大，口兒小，壁陡的圈牆，又是幾年不曾打水的井，團團都長的是苔痕，好不滑也，教我怎爬？哥哥，不要失了兄弟們和氣，等我馱上來罷。」行者道：「正是。快快馱上來，我同你回去睡覺。」那呆子又一個猛子，淬將下去，摸着屍首，拽過來，背在身上，攛出水面。扶井牆道：「哥哥，馱上來了。」那行者睜睛看處，真個的背在身上。卻纔把金箍棒伸下井底，那呆子着了惱的人，張開口，咬着鐵棒，被行者輕輕的提將出來。

八戒將屍放下，撈過衣服穿了。行者看時，那皇帝容顏依舊，似生時未改分毫。行者道：「兄弟呵，這人死了三年，怎麼還容顏不壞？」八戒道：「你不知之，這井龍王對我說，他使了定顏珠定住了，屍首未曾壞得。」行者道：「造化！造化！一則是他的冤仇未報，二來該我們成功。兄弟，快把他馱了去。」八戒道：「馱往那裏去？」行者道：「馱了去見師父。」八戒口中作念道：「怎的起！怎的起！好好睡覺的人，被這猢猻花言巧語，哄我教做甚麼買賣，如今卻幹這等事，教我馱死人！馱着他，腌臢臭水淋將下來醃臢：骯髒，不乾淨。，污了衣服，沒人與我漿洗。上面有幾個補丁，天陰發潮，如何穿麼？」行者道：「你只管馱了去，到寺裏，我與你換衣服。」八戒道：「不羞！連你穿的也沒有，又替我換！」行者道：「這般弄嘴，便不馱罷！」八戒道：「不馱！」「便伸過孤拐來，打二十棒！」八戒慌了道：「哥哥，那棒子重，若是打上二十，我與這皇帝一般了。」行者道：「怕打時，趁早兒馱着走路！」八戒果然怕打，沒好氣，把屍首拽將過來，背在身上，拽步出園就走。

好大聖，捻着訣，念聲咒語，往巽地上吸一口氣，吹將去，就是一陣狂風，把八戒撮出皇宮內院，躲離了城池，息了風頭，二人落地，徐徐的走將來。那呆子心中暗惱，算計要恨報行者，道：「這猴子捉弄我，我到寺裏也捉弄他捉弄，攛道師父，只說他醫得活；醫不活，教師父念《緊箍兒咒》，把這猴子的腦漿勒出來，方趁我心！」走着路，再再尋思道：「不好！不好！若教他醫人，卻是容易。他去閻王家討將魂靈兒來，就醫活了。只說不許赴陰司，陽世間就能醫活，這法兒纔好。」

說不了，卻到了山門前，徑直進去，將屍首丟在那禪堂門前，道：「師父，起來看邪！」那唐僧睡不着，正與沙僧講行者哄了八戒去久不回之事。忽聽得他來叫了一聲，唐僧連忙起身道：「徒弟，看甚麼？」八戒道：「行者的外公，教老豬馱將來了。」行者道：「你這饢糟的呆子！我那裏有甚麼外公？」八戒道：「哥，不是你外公，卻教老豬馱他來怎麼？也不知費多少力了！」那唐僧與沙僧開門看處，那皇帝容顏未改，似活的一般。長老忽然慘悽道：「陛下，你不知那世裏冤家，今生遇着他，暗喪其身，拋妻別子，致令文武不知，多官不曉！可憐你妻子昏蒙，誰曾見焚香獻茶？」李旁：着眼。忽失聲淚如雨下。

八戒笑道：「師父，他死了可幹你事？又不是你家父祖父祖：父親和祖父，泛指祖先。，哭他怎的！」三藏道：「徒弟呵，出家人慈悲爲本，方便爲門。你怎的這等心硬？」八戒道：「不是心硬。師兄和我說來，他能醫得活。若是醫不活，我也不馱他來了。」那長老原來是一頭水的一頭水：沒有主見，像水一樣，哪頭重就向哪頭倒。，被那呆子搖動了，也便就叫：「悟空，若果有手段醫活這個皇帝，正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我等也強似靈山拜佛。」行者道：「師父，你怎麼信這呆子亂談！人若死了，或三七五七，盡七七日七七日：原作「七百日」，按佛教說法，當作「七七日」。，受滿了陽間罪過，就轉生去了轉生去了：佛教的說法，人死之後尚未投胎之前，有一個由微細物質形成的化生身來維持生命，稱爲中陰身。中陰身在死後的四十九天中，每七天一生死，經過七番生死，就等待業緣的安排，而去投生。，如今已此三年，如何救得！」三藏聞其言道：「也罷了。」八戒苦恨不息，道：「師父，你莫被他瞞了。他有些夾腦風夾腦風：一種頭痛病，參見第二十一回「甲腦風」條注。。你只念念那話兒，管他還你一個活人。」真個唐僧就唸《緊箍兒咒》，勒得那猴子眼脹頭疼。

畢竟不知怎生醫救，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指明陰陽失散之由，叫人於生身處推究其真假。此回承上細發實理，闡揚奧妙，使人先救其真，以便除假耳。

篇首一詩，包括無窮道理，非可尋常看過。曰：「逢君只說受生因，便作如來會上人。」言人之不能保性命而超脫，皆由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醉生夢死，碌碌一生。若有高明之士，曉得箇中消息，原其始而要其終，於受生之處辨的真實，即死我之處分得清白，便可漸登如來地步矣。「一念靜觀塵世佛，十方同看降威神。」言佛在塵世，不在西天，能於塵世中見佛，則爲真佛；蠢動含靈，與我一體，無所分別，能於十方中同看，則得不神之神，而爲至神。釋典雲：「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更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者是也。「欲知今日真家主，須問當年阿母身。」言未生身處，陰陽合體，父母兩全；生身以後，陰孤陽寡，真中有假。欲知今日家主如何是真，須問當年阿母何者是假？辨出真假，則真者是生，假者是死，而受生之因可知矣。「別有世間未曾見，一行一步一花新。」言此生身之道，人所難知，若有知得者，雖愚迷小人，立躋聖位，由卑登高，下學上達，而一行一步，如花之開放而日新矣。昔佛祖修丈六金身者此道，達摩只履而西歸者亦此道，豈若分之二乘頑空之小道乎？

「娘娘作了一夢，記得一半，忘了一半。」此處無人知得，紫陽翁曰：「上弦金八兩，下弦水半斤。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金丹之道，一陰一陽之道，陰陽相停，二八相當，合而爲丹。中懸一點先天之氣，從無而有，凝結聖胎，超出天地以脫生死。倘陽求而明不應，陰求而陽不隨，彼此不通，造化何來？真主失陷，妖邪奪位，雖有真陰，則孤陰不生，獨陽不長，有一半而無一半，何以能了其道而成其真？「記得一半」者，即下弦陽中真陰之一半；「忘了一半」者，必須還求陰中真陽之一半。

太子問娘娘三年之前，與三年之後夫妻之事。娘娘道：「三載之前溫又暖，三年之後冷如冰。枕邊切切將言問，他說老邁身衰事不興。」此中滋味，須要嘗探。蓋三載之前，二氣絪縕，純一不雜，夫倡婦隨，陰陽和合而相得，故曰溫又暖。三年之後，兩儀錯亂，真假不分，孤陰寡陽，陰陽情疏而性乖，故曰冷如冰。「枕邊切切將言問」，陰欲求陽也；「老邁身衰事不興」，陽不應陰也。總以見陰陽相交則得生，陰陽相隔則歸死。陰陽交與不交，生死關之。若能悟的生者如此，死者如此，塞其《艮》之死戶，開其《坤》之生門，是即嬰兒問母，《震》生於《坤》，三日出庚，一陽回還，救活前身之大法門。從此掃蕩妖魔，辨明邪正，而生身父母之恩可以報矣。然其所以能報生身之恩者，總在於內外二信之暗通。

《入藥鏡》雲：「識刀圭，窺天巧」，「刀圭」即內外二土之信相合而成，「天巧」即陰陽二八相配而就，識得此戊己二土之信，方能窺得此陰陽二氣之巧。「巧」者奧妙不測，生身造化之天機。「太子取白玉圭遞與娘娘」，戊土之信通於內；「太子問母之後，復返寶林」，己土之信通於外。內外相通，二土合一，陰陽漸有會合之日，生身之道在是。紫陽翁所謂「本因戊已爲媒娉，遂使夫妻鎮合歡」者，即此之謂。辨別到此，而一切張狂角勝、狷寡孤獨、執相頑空、無限野物行藏，可以捻斷筋，置於路分而不用矣。夫修其之道，人所難知者，受生之因耳，苟能知之，急須下手，內外共濟，先救其真，後滅其假，猶如反掌。此行者欲同八戒撈井中屍首，要打有對頭的官事、不然真者未出，而只在假處着力，究是一己之陰，而總未參到奧妙處，則是真假猶未辨出也。

行者叫八戒，有一樁買賣要做。曰：「妖精有件寶貝，我和你去偷他的來。」此非謊言，恰是實理，《坎》中真陽，乃先天之寶，因妖之來而被陷，已爲妖寶，故真者死而假者生。今欲歸復其寶，仍當乘妖不覺而去偷，方爲我寶，庶能真者生而假者滅。此乃賣假買真之一事，非做此買賣而真寶難得。「八戒道：『你哄我做賊哩！這個買賣我也去得，偷了寶貝我就要了』。行者道：『那寶貝就與你罷了。』」失道者，盜也。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不做賊做不成這樁買賣，必做賊而這樁買賣方可成的。八戒爲木火，具有《離》象，推理而論，水上而火下，水火《既濟》，《坎》、《離》顛倒，偷來《坎》中一陽，而歸《離》中一陰，寶與八戒非是虛言。

「行者嘆花園」，是見其敗而欲其興；「八戒築芭蕉」，是去其空而導其實；「金箍棒放八戒下井」，須知的水中有金；「水晶宮向龍王討寶」，要識的個裏天機；「龍王指屍首爲寶貝，八戒呀屍首爲死人」，是明示認得真，則死物爲活寶；看不透，則活寶即死物。在知與不知耳。故龍王道：「元帥原來不知」，言人皆不知《坎》中一陽爲寶，而多棄之也。又云：「你若肯馱出去，齊天大聖有起死回生之意，憑你要甚寶貝都有。」《坎》中一陽，爲生仙作佛成聖之真種子，若能馱得出，救得活，則本立道生，千變萬化，隨心所欲。大地山河，盡是黃芽；乾坤世界，無非金花。是在人之肯心耳。

行者捉弄八戒馱死人，八戒捉弄行者醫活人，並非捉弄，實有是理。非八戒不能馱出，非行者不能醫活，馱出正以起其死，醫活正以回其生。八戒木火，行着金水，外而金木交併，內而《坎》、《離》相濟，死者可生，生者不死，爲起死回生之真天機。此中妙趣，非深明造化，善達陰陽者，參不到此，辨不到此。假若參到此，辨到此，你只念念那話兒，管他還你一個活人。

詩曰：

向生身處問原因，子母相逢便識真。

金木同功真寶現，法財兩用返無神。

# 第三十九回 一粒金丹天上得 三年故主世間生

李本總批：讀者試思，畢竟金丹在老祖爐內否？恐離恨天兜率宮不在身外也。金丹到手，死者可活，緣何世人活者反要弄死？可恨，可恨！

憺漪子曰：金丹起死，自是極尋常事，然在《西遊》則爲僅見。

作者之意，不過借烏雞王以顯金丹神妙，雖三年眢井之遊魂尚然入口即活，況其他乎？或疑世人之貴，未必盡如國王；即如國王，未必便遇魔；即遇魔，未必便死；即死，未必三年，則金丹似猶屬可有可無之物。然吾謂世人縱貴，不過如國王；縱如國王，未必不遇魔；縱不遇魔，未必不死。國王之死，幸遇行者而三年後生；世人之死，不遇行者，恐千劫沉淪，未可知也。則與其乞金丹於死後，何如鍊金丹於生前？金丹人人自有，人人可煉，豈必真求之離恨天兜率宮哉！如必待離恨天兜率宮而後有金丹，則函關紫氣而後，不應有龍沙八百矣。

此處忽然放出兩唐僧，便已暗伏五十八回二心一案。只此魔亦殊無志氣，有國王則假國王，有唐僧則假唐僧，而究竟不能掩文殊照妖鏡裏之原身，然則假亦何益哉？

話說那孫大聖頭痛難禁，哀告道：「師父，莫念！莫念！等我醫罷！」長老問：「怎麼醫？」行者道：「只除過陰司，查勘那個閻王家有他魂靈，請將來救他。」八戒道：「師父莫信他。他原說不用過陰司，陽世間就能醫活，方見手段哩。」那長老信邪風，又念《緊箍兒咒》，慌得行者滿口招承道：「陽世間醫罷！陽世間醫罷！」八戒道：「莫要住！只管念！只管念！」行者罵道：「你這呆孽畜，攛道師父咒我哩！」八戒笑得打跌道：「哥耶！哥耶！你只曉得捉弄我，不曉得我也捉弄你捉弄！」行者道：「師父，莫念！莫念！待老孫陽世間醫罷。」三藏道：「陽世間怎麼醫？」行者道：「我如今一筋斗雲，撞入南天門裏，不進鬥牛宮，不入靈霄殿，徑到那三十三天之上，離恨天宮兜率院內，見太上老君，把他『九轉還魂丹』求得一粒來，管取救活他也。」

三藏聞言，大喜道：「就去快來。」行者道：「如今有三更時候罷了，投到回來投：到，待。表示時間。宋王明清《揮麈錄餘話·王俊首嶽侯狀》：「投他人馬到這裏時，我已到襄陽府了也。」，好天明瞭。只是這個人睡在這裏，冷淡冷淡，不像個模樣。須得舉哀人看着他哭舉哀：辦喪事時高聲號哭，表示哀悼。，便纔好哩。」八戒道：「不消講，這猴子一定是要我哭哩。」行者道：「怕你不哭！你若不哭，我也醫不成！」八戒道：「哥哥，你自去，我自哭罷了。」行者道：「哭有幾樣：若干着口喊，謂之嚎；扭搜出些眼淚兒來扭捜：硬擠。，謂之啕。又要哭得有眼淚，又要哭得有心腸，纔算着嚎啕痛哭哩。」八戒道：「我且哭個樣子你看看。」他不知那裏扯個紙條，捻作一個紙捻兒紙捻兒：用紙搓成的卷兒。，往鼻孔裏通了兩通，打了幾個涕噴，你看他眼淚汪汪，粘涎答答的，哭將起來。口裏不住的絮絮叨叨，數黃道黑數黃道黑：說長道短，形容舉哀人哭訴的樣子。，真個像死了人的一般。哭到那傷情之處，唐長老也淚滴心辜。行者笑道：「正是那樣哀痛，再不許住聲。你這呆子哄得我去了，你就不哭。我還聽哩。若是這等哭便罷；若略住住聲兒，定打二十個孤拐！」八戒笑道：「你去！你去！我這一哭動頭，有兩日哭哩。」證夾：如此哭法，不減包胥（哭）秦庭。沙僧見他數落，便去尋幾枝香來燒獻。行者笑道：「好好好！一家兒都有些敬意，老孫纔好用功。」

好大聖，此時有半夜時分，別了他師徒三衆，縱筋斗雲，只入南天門裏。果然也不謁靈霄寶殿，不上那鬥牛天宮，一路雲光，徑來到三十三天離恨天兜率宮中。才入門，只見那太上老君正坐在那丹房中，與衆仙童執芭蕉扇搧火煉丹哩。他見行者來時，即分付看丹的童兒：「各要仔細，偷丹的賊又來也。」行者作禮笑道：「老官兒，這等沒搭撒沒搭撒：也作「沒搭煞」。沒有出息，無用。明徐陽輝《有情癡》曲：「人都道你沒搭煞，做不來。」。防備我怎的？我如今不幹那樣事了。」老君道：「你那猴子，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把我靈丹偷喫無數，着小聖二郎捉拿上界，送在我丹爐煉了四十九日，炭也不知費了多少。你如今幸得脫身，皈依佛果，保唐僧往西天取經。前者在平頂山上降魔，弄刁難，不與我寶貝，今日又來做甚？」行者道：「前日事，老孫更沒稽遲稽遲：延誤，滯留。，將你那五件寶貝當時交還，你反疑心怪我？」

老君道：「你不走路，潛入吾宮怎的？」行者道：「自別後，西遇一方，名烏雞國。那國王被一妖精假妝道士，呼風喚雨，陰害了國王。那妖假變國王相貌，現坐金鑾殿上。是我師父夜坐寶林寺看經，那國王鬼魂參拜我師，敦請老孫與他降妖，辨明邪正。正是老孫思無指實，與弟八戒，夜入園中，打破花園，尋着埋藏之所，乃是一眼八角琉璃井內，撈上他的屍首，容顏不改。到寺中見了我師，也發慈悲，着老孫醫救，不許去赴陰司裏求索靈魂，只教在陽世間救治。我想着無處回生，特來參謁。萬望道祖垂憐，把『九轉還魂丹』借得一千丸兒，與我老孫，搭救他也搭救：原作「答救」，世德堂本「搭」、「答」或「達」常混，今隨文改作常用字，後不出注。。」老君道：「這猴子胡說！甚麼一千丸，二千丸！當飯喫哩！是那裏土塊捘的土塊捘（zùn）的：用土團成的，這是反話，表示金丹哪裏像土塊團成的那麼來得容易。捘，搓捏。，這等容易？咄！快去！沒有！」行者笑道：「百十丸兒也罷。」老君道：「也沒有。」行者道：「十來丸也罷。」老君怒道：「這潑猴卻也纏帳纏帳：也作「纏賬」。糾纏，攪擾。！沒有，沒有！出去，出去！」行者笑道：「真個沒有，我問別處去救罷。」老君喝道：「去！去！去！」這大聖拽轉步，往前就走。證夾：妙。

老君忽的尋思道：「這猴子憊懶哩，說去說去，只怕溜進來就偷。」即命仙童叫回來道：「你這猴子，手腳不穩，我把這『還魂丹』送你一丸罷。」行者道：「老官兒，既然曉得老孫的手段，快把金丹拿出來，與我四六分分，還是你的造化哩。不然，就送你個『皮笊籬皮笊籬：笊籬用來撈湯水中的固狀物，皮笊籬沒有孔，能連湯一起撈淨，比喻貪得無厭、白喫白拿的人。明戲曲《金雀記》第十齣：小丑扮皮笊籬上：「小子皮笊籬便是，平日無他活計，專要白喫人的東西。」，一撈個罄盡』。」那老祖取過葫蘆來，倒吊過底子，傾出一粒金丹，遞與行者道：「止有此了。拿去，拿去。送你這一粒，醫活那皇帝，只算你的功果罷。」行者接了道：「且休忙，等我嚐嚐看，只怕是假的，莫被他哄了。」撲的往口裏一丟，慌得那老祖上前扯住，一把揪着頂瓜皮頂瓜皮：頭頂上的皮。點出猴頭特點。，揝着拳頭，罵道：「這潑猴若要嚥下去，就直打殺了！」行者笑道：「嘴臉！小家子樣！那個喫你的哩！能值幾個錢！虛多實少的。在這裏不是？」原來那猴子頦下有嗉袋兒。他把那金丹噙在嗉袋裏，被老祖捻着道：「去罷！去罷！再休來此纏繞！」這大聖才謝了老祖，出離了兜率天宮。

你看他千條瑞靄離瑤闕，萬道祥雲降世塵，須臾間下了南天門，回到東觀東觀：不詳。「觀」字疑誤。，早見那太陽星上。按雲頭，徑至寶林寺山門外，只聽得八戒還哭哩。忽近前叫聲：「師父。」三藏喜道：「悟空來了，可有丹藥？」行者道：「有。」八戒道：「怎麼得沒有？他偷也去偷人家些來！」行者笑道：「兄弟，你過去罷，用不着你了。你揩揩眼淚，別處哭去。」教：「沙和尚，取些水來我用。」沙僧急忙往後面井上，有個方便吊桶，即將半鉢盂水遞與行者。行者接了水，口中吐出丹來，安在那皇帝脣裏。兩手扳開牙齒，用一口清水，把金丹衝灌下肚。有半個時辰，只聽他肚裏呼呼的亂響，只是身體不能轉移。行者道：「師父弄我，金丹也不能救活，可是掯殺老孫麼！」三藏道：「豈有不活之理。似這般久死之屍，如何吞得水下？此乃金丹之仙力也。自金丹入腹，卻就腸鳴了。腸鳴乃血脈和動，但氣絕不能回伸。莫說人在井裏浸了三年，就是生鐵也上鏽了。只是元氣盡絕，得個人度他一口氣便好度：授予，給予。。」那八戒上前就要度氣，三藏一把扯住道：「使不得！還教悟空來。」那師父甚有主張：原來豬八戒自幼兒傷生作孽喫人，是一口濁氣；惟行者從小修持，咬松嚼柏，喫桃果爲生，是一口清氣。證夾：氣之清濁，便分人至生死，所關者豈小哉！這大聖上前，把個雷公嘴，噙着那皇帝口脣，呼的一口氣，吹入咽喉，度下重樓重樓：指嚥下氣管。參見第二十二回「『明堂腎水入華池』二句」條注。，轉明堂明堂：道教的所謂的明堂有多處，有眉間、喉下、肺、鼻尖等。這裏的明堂當指喉嚨之下或肺。，徑至丹田，從湧泉倒返泥垣宮。呼的一聲響亮，證夾：敘得有倫有脊，周天火候不過如此。那君王氣聚神歸，便翻身，輪拳曲足，叫了一聲：「師父！」雙膝跪在塵埃道：「記得昨夜鬼魂拜謁，怎知道今朝天曉返陽神！」三藏慌忙攙起道：「陛下，不干我事，你且謝我徒弟。」行者笑道：「師父說那裏話？常言道『家無二主』。你受他一拜兒不虧。」

三藏甚不過意，攙起那皇帝來，同入禪堂。又與八戒、行者、沙僧拜見了，方纔按座。只見那本寺的僧人，整頓了早齋，卻欲來奉獻。忽見那個水衣皇帝，證夾：「水衣皇帝」可對「金甲將軍」。個個驚張，人人疑說。孫行者跳出來道：「那和尚，不要這等驚疑，這本是烏雞國王，乃汝之真主也。三年前被怪害了性命，是老孫今夜救活。如今進他城去，要辨明邪正。若有了齋，擺將來，等我們吃了走路。」衆僧即奉獻湯水，與他洗了面，換了衣服。把那皇帝赭黃袍脫了，本寺僧官，將兩領布直裰，與他穿了；解下藍田帶，將一條黃絲絛子與他繫了；褪下無憂履，與他一雙舊僧鞋撒了撒：同「靸（sà）」。把腳尖穿在鞋內，拖着鞋。。卻纔都吃了早齋，扣背馬匹。

行者問：「八戒，你行李有多重？」八戒道：「哥哥，這行李日逐挑着，倒也不知有多重。」行者道：「你把那一擔兒分爲兩擔，將一擔兒你挑着，將一擔兒與這皇帝挑。我們趕早進城幹事。」八戒歡喜道：「造化！造化！當時馱他來，不知費了多少力。如今醫活了，原來是個替身。」那呆子就弄玄虛，將行李分開，就問寺中取條扁擔，輕些的自己挑了，重些的教那皇帝挑着。行者笑道：「陛下，着你那般打扮，挑着擔子，跟我們走走，可虧你麼？」那國王慌忙跪下道：「師父，你是我重生父母一般，莫說挑擔，情願執鞭墜凳墜凳：也作「墜鐙」。向下拉正馬鐙，侍候尊長上馬。亦表示對人敬仰，甘執賤役之意。，伏侍老爺，同行上西天去也。」行者道：「不要你去西天。我內中有個緣故。你只挑得四十里進城。待捉了妖精，你還做你的皇帝，我們還取我們的經也。」八戒聽言道：「這等說，他只挑四十里路，我老豬還是長工！」行者道：「兄弟，不要胡說，趁早外邊引路。」

真個八戒領那皇帝前行，沙僧伏侍師父上馬，行者隨後。只見那本寺五百僧人，齊齊整整，吹打着細樂，都送出山門之外。行者笑道：「和尚們不必遠送，但恐官家有人知覺，泄漏我的事機，返爲不美。快回去！快回去！但把那皇帝的衣服冠帶，整頓乾淨，或是今晚明早，送進城來，我討些封贈賞賜謝你。」衆僧依命各回訖。行者攙開大步，趕上師父，一直前來，正是：

西方有訣好尋真，金木和同卻煉神。

丹母空懷懞懂夢，嬰兒長恨杌樗身「西方有訣好尋真」四句：這幾句指孫悟空和豬八戒協作，救出了國王，這時沙僧還在夢中。可是國王的身體卻是肉骨凡胎，只能靠金丹點化。杌樗（chū），光禿的臭椿樹，比喻不成材料，沒有出息。。

必須井底求明主，還要天堂拜老君。

悟得色空還本性，誠爲佛度有緣人。

師徒們在路上，那消半日，早望見城池相近。三藏道：「悟空，前面想是烏雞國了。」行者道：「正是，我們快趕進城幹事。」那師徒進得城來，只見街市上人物齊整，風光鬧熱，早又見鳳閣龍樓，十分壯麗。有詩爲證。詩曰：

海外宮樓如上邦，人間歌舞若前唐。

花迎寶扇紅雲繞，日照鮮袍翠霧光。

孔雀屏開香靄出，珍珠簾卷彩旗張珍珠簾：珍珠穿成的簾子。晉代·葛洪《西京雜記》卷二：「昭陽殿織珠爲簾，風至則鳴，如珩珮之聲。」又，晉代·王嘉《拾遺記》卷九：「石虎於太極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爲簾，垂五色玉佩，風至鏗鏘和鳴清雅。」又，唐代·杜牧詩《贈別》：「娉娉嫋嫋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捲上珠簾總不如。」珠簾常比喻華麗的宮殿或居室。而杜牧的詩則寫揚州城的繁華。在這裏，與孔雀屏（繪有孔雀的屏風）一起，形容城市的富庶繁盛。。

太平景象真堪賀，靜列多官沒奏章。

三藏下馬道：「徒弟呵，我們就此進朝倒換關文，省得又攏那個衙門費事。」行者道：「說得有理。我兄弟們都進去，人多才好說話。」唐僧道：「都進去，莫要撒村撒村：說粗魯話。，先行了君臣禮，然後再講。」行者道：「行君臣禮，就要下拜哩。」三藏道：「正是，要行五拜三叩頭的大禮五拜三叩頭：明代朝見皇帝的禮儀。俯首至手爲拜，五次；叩頭至地三次。清代改爲「三跪九叩」，《明世宗實錄》嘉靖元年（5）元月一日，「上御奉天殿，文武百官及四夷朝貢使行五拜三叩頭禮」。。」行者笑道：「師父不濟。若是對他行禮，誠爲不智。你且讓我先走到裏邊，自有處置。等他若有言語，讓我對答。我若拜，你們也拜；我若蹲，你們也蹲。」

你看那惹禍的猴王，引至朝門，與閣門大使言道：「我等是東土大唐駕下差來，上西天拜佛求經者。今到此倒換關文，煩大人轉達，是謂不誤善果。」那黃門官即入端門端門：明代皇宮正門之一，位於正陽門內。，跪下丹墀，啓奏道：「朝門外有五衆僧人，言是東土唐國欽差上西天拜佛求經。今至此倒換關文，不敢擅入，現在門外聽宣。」

那魔王即令傳宣。唐僧卻同入朝門裏面，那回生的國主隨行。正行，忍不住腮邊墮淚，心中暗道：「可憐！我的銅斗兒江山，鐵圍的社稷，誰知被他陰占了！」行者道：「陛下切莫傷感，恐走漏消息。這棍子在我耳朵裏跳哩，如今決要見功。管取打殺妖魔，掃蕩邪物。這江山不久就還歸你也。」那君王不敢違言，只得扯衣揩淚，舍死相從，徑來到金鑾殿下。又見那兩班文武，四百朝官，一個個威嚴端肅，像貌軒昂。這行者引唐僧站立在白玉階前，挺身不動。那階下衆官，無不悚懼，道：「這和尚十分愚濁！怎麼見我王便不下拜，亦不開言呼祝？喏也不唱一個，好大膽無禮！」說不了，只聽得那魔王開口問道：「那和尚是那方來的？」行者昂然答道：「我是南贍部洲東土大唐國奉欽差前往西域天竺國大雷音寺拜活佛求真經者。今到此方，不敢空度，特來倒換通關文牒。」那魔王聞說，心中作怒道：「你東土便怎麼！我不在你朝進貢，不與你國相通，你怎麼見吾抗禮抗禮：行對等之禮，以平等的禮儀相待。，不行參拜！」行者笑道：「我東土古立天朝，久稱上國，汝等乃下土邊邦。自古道：『上邦皇帝，爲父爲君；下邦皇帝，爲臣爲子。』你倒未曾接我，且敢爭我不拜？」那魔王大怒，教文武官：「拿下這野和尚去！」說聲叫「拿」，你看那多官一齊踊躍。這行者喝了一聲，用手一指，教：「莫來！」那一指，就使個定身法，衆官俱莫能行動，真個是校尉階前如木偶，將軍殿上似泥人。

那魔王見他定住了文武多官，急縱身，跳下龍牀，就要來拿。猴王暗喜道：「好！正合老孫之意。這一來就是個生鐵鑄的頭，湯着棍子，也打個窟窿！」正動身，不期傍邊轉出一個救命星來救命星：即「救星」。原本是星命術語，指起到救助、轉運作用的星神。後指幫助別人脫離苦難的人。。你道是誰，原來是烏雞國王的太子，急上前扯住那魔王的朝服，跪在面前道：「父王息怒。」妖精問：「孩兒怎麼說？」太子道：「啓父王得知。三年前聞得人說，有個東土唐朝駕下欽差聖僧往西天拜佛求經，不期今日纔來到我邦。父王尊性威烈，若將這和尚拿去斬首，只恐大唐有日得此消息，必生嗔怒。你想那李世民自稱王位，一統江山，心尚未足，又興過海征伐過海征伐：指唐太宗於貞觀十八年（644）攻打高麗的事情。。若知我王害了他御弟聖僧，一定興兵發馬，來與我王爭敵。奈何兵少將微，那時悔之晚矣。父王依兒所奏，且把那四個和尚，問他個來歷分明，先定他一段不參王駕，然後方可問罪。」

這一篇，原來是太子小心，恐怕來傷了唐僧，故意留住妖魔，更不知行者安排着要打。那魔王果信其言，立在龍牀前面，大喝一聲道：「那和尚是幾時離了東土？唐王因甚事着你求經？」行者昂然而答道：「我師父乃唐王御弟，號曰三藏。自唐王駕下有一丞相，姓魏名徵，奉天條夢斬涇河老龍。大唐王夢遊陰司地府，復得回生之後，大開水陸道場，普度冤魂孽鬼。因我師父敷演經文敷演：陳述並加以發揮。，廣運慈悲，忽得南海觀世音菩薩指教來西。我師父大發弘願，情忻意美，報國盡忠，蒙唐王賜與文牒。那時正是大唐貞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離了東土，前至兩界山，收了我做大徒弟，姓孫，名悟空行者。又到烏斯國界高家莊，收了二徒弟，姓豬，名悟能八戒。流沙河界，又收了三徒弟，姓沙，名悟淨和尚悟淨：原作「悟靜」，世德堂本「悟淨」常作「悟靜」，今統改爲「悟淨」，後不出注。。前日在敕建寶林寺，又新收個挑擔的行童道人行童：供寺院役使的小和尚。。」

魔王聞說，又沒法搜檢那唐僧，弄巧計盤詰行者，怒目問道：「那和尚，你起初時，一個人離東土，又收了四衆。那三僧可讓，這一道難容。那行童斷然是拐來的。他叫做甚麼名字？有度牒是無度牒？拿他上來取供。」唬得那皇帝戰戰兢兢道：「師父呵！我卻怎的供？」孫行者捻他一把道：「你休怕，等我替你供。」

好大聖，趨步上前，對怪物厲聲高叫道：「陛下，這老道是一個瘖瘂之人瘖瘂（yīn yǎ）：啞巴，不能說話。瘖，啞。，卻又有些耳聾。只因他年幼間曾走過西天，認得道路。他的一節兒起落根本起落根本：出身來歷。，我盡知之，望陛下寬恕，待我替他供罷。」魔王道：「趁早實實的替他供來，免得取罪。」行者道：證夾：妙甚，與前對太子，都是單刀直入之法。

「供罪行童年且邁，癡聾瘖瘂傢俬壞。

祖居原是此間人，五載之前遭破敗。

天無雨，民幹壞，君王黎庶都齋戒。

焚香沐浴告天公，萬里全無雲靉靆。

百姓饑荒若倒懸倒懸：頭下腳上懸掛起來。常常比喻人民的疾苦。，鍾南忽降全真怪。

呼風喚雨顯神通，然後暗將他命害。

推下花園水井中，陰侵龍位人難解。

幸吾來，功果大，起死回生無掛礙。

情願皈依作行童，與僧同去朝西界。

假變君王是道人，道人轉是真王代。」

那魔王在金鑾殿上，聞得這一篇言語，唬得他心頭撞小鹿，面上起紅雲。急抽身就要走路，奈何手內無一兵器。轉回頭，只見一個鎮殿將軍，腰挎一口寶刀，被行者使了定身法，直挺挺如癡如瘂，立在那裏。他近前，奪了這寶刀，就駕雲頭望空而去。氣得沙和尚爆燥如雷，豬八戒高聲喊叫，埋怨行者是一個急猴子：「你就慢說些兒，卻不穩住他了？如今他駕雲逃走，卻往何處追尋？」行者笑道：「兄弟們且莫亂嚷。我等叫那太子下來拜父，嬪後出來拜夫。」卻又念個咒語，解了定身法：「教那多官甦醒回來拜君，方知是真實皇帝。教訴前情，才見分曉，我再去尋他。」好大聖，分付八戒、沙僧：「好生保護他君臣父子嬪後與我師父！」只聽說聲去，就不見形影。

他原來跳在九霄空裏，睜眼四望，看那魔王哩。只見那畜果逃了性命，徑往東北上走哩。行者趕得將近，喝道：「那怪物，那裏去！老孫來了也！」那魔王急回頭，掣出寶刀，高叫道：「孫行者，你好憊懶！我來佔別人的帝位，與你無干，你怎麼來抱不平，泄漏我的機密！」行者呵呵笑道：「我把你那個大膽的潑怪！皇帝又許你做？你既知我是老孫，就該遠遁。怎麼還刁難我師父，要取甚麼供狀？適才那供狀是也不是？你不要走，好漢喫我老孫這一棒！」那魔側身躲過，纏寶刀劈面相還。他兩個搭上手，這一場好殺，真是：

猴王猛，魔王強，刀迎棒架敢相當。

一天雲霧迷三界，只爲當朝立帝王。

他兩個戰經數合，那妖魔抵不住猴王，急回頭復從舊路跳入城裏，闖在白玉階前兩班文武叢中，搖身一變，即變得與唐三藏一般模樣，證夾：如此鬼技，甚醜。並攙手，立在階前。這大聖趕上，就欲舉棒來打，那怪道：「徒弟莫打，是我！」急掣棒要打那個，唐僧卻又道：「徒弟莫打，是我！」一樣兩個唐僧，實難辨認。——「倘若一棒打殺妖怪變的唐僧，這個也成了功果；假若一棒打殺我的真實師父，卻怎麼好！」只得停手，叫八戒、沙僧問道：「果然那一個是怪，那一個是我的師父？你指與我，我好打他。」八戒道：「你在半空中相打相嚷，我們瞥瞥眼就見兩個師父，也不知誰真誰假。」

行者聞言，捻訣念聲咒語，叫那護法諸天、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值功曹、一十八位護駕伽藍、當坊土地、本境山神道：「老孫至此降妖，妖魔變作我師父，氣體相同，實難辨認。汝等暗中知會者，請師父上殿，讓我擒魔。」原來那妖怪善騰雲霧，聽得行者言語，急撒手跳上金鑾寶殿。李旁：妙甚，妙甚！文人至此，靈異極矣！這行者舉起棒望唐僧就打。可憐！若不是喚那幾位神來，這一下，就是二十個唐僧，也打爲肉醬。多虧衆神架住鐵棒道：「大聖，妖怪會騰雲，先上殿去了。」行者趕上殿，他又跳將下來扯住唐僧，在人叢裏又混了一混，依然難認。

行者心中不快，又見那八戒在傍冷笑，行者大怒道：「你這夯貨怎的？如今有兩個師父，你有得叫，有得應，有得伏侍哩，你這般歡喜得緊！」八戒笑道：「哥啊，說我呆，你比我又呆哩！師父既不認得，何勞費力？你且忍些頭疼，叫我師父念念那話兒，我與沙僧各攙一個聽着。若不會念的，必是妖怪，有何難也？」行者道：「兄弟，虧你也。正是，那話兒只有三人記得。原是我佛如來心苗上所發，傳與觀世音菩薩，菩薩又傳與我的師父，便再沒人知道。也罷，師父，念念。」真個那唐僧就唸起來。那魔王怎麼知得，口裏胡哼亂哼。八戒道：「這哼的卻是妖怪了！」他放了手，舉鈀就築。那魔王縱身跳起，踏着雲頭便走。

好八戒，喝一聲，也駕雲頭趕上；慌得那沙和尚丟了唐僧，也掣出寶杖來打。唐僧才停了咒語。孫大聖忍着頭疼，揝着鐵棒，趕在空中。呀！這一場，三個狠和尚，圍住一個潑妖魔。那魔王被八戒、沙僧使釘鈀寶杖左右攻住了，行者笑道：「我要再去，當面打他，他卻有些怕我，只恐他又走了。等我老孫跳高些，與他個搗蒜打，結果了他罷。」

這大聖縱祥光，起在九霄，正欲下個切手切手：絕招，毒手。。只見那東北上，一朵彩雲裏面，厲聲叫道：「孫悟空，且休下手！」行者回頭看處，原來文殊菩薩。急收棒，上前施禮道：「菩薩，那裏去？」文殊道：「我來替你收這個妖怪的。」行者謝道：「累煩了。」那菩薩袖中取出照妖鏡，照住了那怪的原身。行者才招呼八戒、沙僧齊來見了菩薩。卻將鏡子裏看處，那魔王生得好不兇惡：

眼似琉璃盞，頭若煉砂缸煉砂缸：即用陶土燒製的砂缸。。

渾身三伏靛三伏靛：三伏天製作的藍靛染料。明《樹藝篇·藍》引《便民圖纂》記載古代制靛的方法：五六月烈日下，將處理過的藍草梗葉浸水缸內濾淨，缸內加礦灰，以木扒打，澄清去水即成，按生產次序，分頭靛、二靛、三靛。生產藍靛必在盛夏，藍草易爛，故稱「三伏靛」。，四爪九秋霜。

搭拉兩個耳搭拉：同「耷拉」。下垂。，一尾掃帚長。

青毛生銳氣，紅眼放金光。

匾牙排玉板，圓須挺硬槍。

鏡裏觀真像，原是文殊一個獅猁王獅猁：文殊菩薩爲梵語音譯「文殊師利」之略，又譯「曼殊室利」、「滿殊尸利」等。本無名「獅猁」之動物。此當系涉「文殊師利」之「師利」二字而隨意捏合的名字。《歷代名畫記》卷九：「今慈恩寺塔下南面師利、普賢極妙。」清王士禛《池北偶談》：「丁南羽畫師利像亦奇。」皆指文殊師利菩薩。。

行者道：「菩薩，這是你坐下的一個青毛獅子，卻怎麼走將來成精，你就不收服他？」菩薩道：「悟空，他不曾走，他是佛旨差來的。」行者道：「這畜類成精，侵奪帝位，還奉佛旨差來。似老孫保唐僧受苦，就該領幾道敕書！」

菩薩道：「你不知道。當初這烏雞國王，好善齋僧，佛差我來度他歸西，早證金身羅漢。因是不可原身相見，變做一種凡僧，問他化些齋供。被吾幾句言語相難，他不識我是個好人，把我一條繩捆了，送在那御水河中，浸了我三日三夜。多虧六甲金身救我歸西，奏與如來，如來將此怪令到此處推他下井，浸他三年，以報吾三日水災之恨。證夾：事之所無，理之所有。一段小因果，可補梵典之闕。『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今得汝等來此，成了功績。」行者道：「你雖報了甚麼『一飲一啄』的私仇，但那怪物不知害了多少人也。」菩薩道：「也不曾害人，自他到後，這三年間，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何害人之有？」行者道：「固然如此，但只三宮娘娘，與他同眠同起，點污了他的身體，壞了多少綱常倫理，還叫做不曾害人？」菩薩道：「點污他不得，他是個騸了的獅子騸：對禽獸的閹割。。」八戒聞言，走近前，就摸了一把，笑道：「這妖精，真個是『糟鼻子不喫酒——枉擔其名了』糟鼻子不喫酒——枉擔其名：糟鼻子是一種皮膚病，又叫酒糟鼻。得了酒糟鼻的人不一定是喝酒引起的，所以這樣說。！」行者道：「既如此，收了去罷。若不是菩薩親來，決不饒他性命。」那菩薩卻念個咒，喝道：「畜生，還不皈正，更待何時！」那魔王才現了原身。菩薩放蓮花罩定妖魔，坐在背上，踏祥光辭了行者。咦！

徑轉五臺山上去，寶蓮座下聽談經。

畢竟不知那唐僧師徒怎的出城，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識得生身之處，即可以死中求活、害裏生恩、還元而返本，然或人疑其生順死安，世間必無此起死回生之術。故此回仙翁叫學者於世法中修道法，於死我處求生機也。

篇首行者要到陰司裏討國王魂靈，八戒道：「他原說不用到陰司，陽世間就能醫活。」蓋到陰司裏求活，陰司裏已無可生之理；陽世間醫活，陽世間實有不死之方。夫陽世間之所以能醫活着，以其有太上老君九轉還丹之妙道在也。若離此道，盡是陰司之路，而別無可醫活之法。奈何愚昧之徒，不自回頭，爲名利所牽，恩愛所結，一旦數盡命終，閻王討債，莫可抵當，只落得三寸咽喉斷，萬事一場空，可嘆可悲。

「呆子淚汪汪哭將起來，口裏不住的絮絮叨叨，數黃道黑，哭到傷情之處，長老也淚滴心酸。」一哭之中，包含無數苦情，譏諷多少癡漢！若人悟得哭中意，便是千峯頂上人。

「行者到離恨天兜率宮，老君吩咐看丹的童兒仔細，偷丹的賊又來了。」言此不死之方，乃盜天地之造化，賊陰陽之氣機，非爲易得之物。「老君說沒有，大聖拽步就走，老君怕偷，把還丹與了一丸。」言此盜機也，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行者接了丹，回至寶林寺，叫八戒過去，在別處哭。」金丹到手，已有回生之機，何哭之有？「叫沙僧取些水來」，沙僧爲真土，土爲萬物之母，水爲萬物之本，非土不生，非水不長也。

「行者口中吐出金丹，安在國王脣內，一口清水衝灌下肚。」「只是一味水中金，但向華池着意尋」也。「有一個時辰，肚裏呼呼的亂響。」「莫厭穢，莫計較，得他來，立見效」也。「只是身體不能轉移。」「大都全藉修持力，毫髮差殊不作丹」也。「元氣盡絕，得個人度他一口氣」者，「休施巧僞爲功力，認取他家不死方」也。「不用濁氣而用清氣」者，「鉛遇癸生須急採，金逢望後不堪嘗」也。

「一口氣吹入咽喉，度下重樓，轉繹宮，至丹田，從湧泉倒返泥丸。呼的一聲響亮，那國王氣聚神歸。」金丹大道，得其真者，一氣成功，百日功靈，曲直而即能應物；一年純熟，潛躍而無不由心。顛倒逆用，無所窒礙；呼吸靈通，其應如響。古人謂「赫赫金丹一日成」，豈虛語哉？

此一口氣，乃先天真一之清氣，而非後天呼吸之濁氣。學者慎勿以咽喉、重樓等字樣，疑爲色身之物，故丹經雲：「莫執此身雲是道，須知身外還有身。」

「國王翻身叫聲師父，跪在塵埃道：『記得前夜鬼魂來拜謁，怎知今早返陽神。』」蓋金丹大道，至簡至易，約而不繁，若遇明師訣破，在塵出塵，住世出世，一翻身之間，即可死而復生，陰裏還陽，不待他生後世，眼前獲佛神通，而當年主人公直下可以再見矣。

「衆僧見那個水衣皇帝，個個驚疑。」天下迷徒，誤認幻身爲真身，錯看水髒爲《坎》位，每於腎中採齲殊不知人自《乾》、《坤》破卦而後，先天真氣迷失他家，一身純陰無陽，若執此身而修，焉能得成大道？及聞身外身之說、他家不死之語，多驚之疑之而不肯信，非調其妄，必言其愚。

噫！道之不明，吾知之矣，賢者過之，遇者不及，故仙翁不得不借行者現身說法道：「這本是烏雞國王，乃汝之真主也。」猶言此身外身。乃本來之真主，若離這真主，而別求一個真主，則即非真主。認得這真主，方爲辨明邪正；認不得這真主，而邪正猶未辨明也。然真者已見，以真滅假可也，而何以脫了冠帶換了僧衣乎？蓋真已在我，不妨用假以破假，用假即所以保真，不用真而用假，藏真而不露其機也。所以衆僧欲送，行者止住道：「快不要如此，恐泄露事機，反爲不美。」則知不泄漏事機方爲盡美。

詩云：「西方有訣好尋真，金木和同卻煉神。」西方之快，即金丹大道之訣，得此真決，方可尋真；不得真訣，不可尋真。何則？得真訣而陰陽相和，剛柔得中，方可煉精一之神矣。「丹母空懷檬懂夢，嬰兒長很贅疣身。」《坤》土失真，無由會其《乾》金，已無資生之德，而空懷檬懂不明之夢。《震》木隔絕，是已流於外院，早失恃怙之恩，而長恨贅疣幻化之身矣。「必須井底求原主，還要天堂拜老君。」言必須尋出《坎》中之陽，以點《離》宮之陰，方能全得先天一氣，而歸根覆命。然《坎》中之陽，不得老君九轉金丹之道，而未可以歸之，復之。「還要」者，離此金丹之道，而必不能也。「悟得色空還本性，誠爲佛度有緣人。」色者，非世之有形之色，乃不色之色，是爲妙有。空者，非世之頑空之空，乃不空之空，是爲真空。若悟得真空含妙有，妙有藏真空，真空妙有歸於一性，則了命而了性，有爲而無爲，即是與佛有緣，而爲佛度矣。此金丹之始終，大道之本末，在塵世間而有，在人類中而求，老君非自天生，釋迦不由地出，是在人之修之煉之耳。

提綱所謂「一粒金丹天上得」者，言此金丹大道，爲天下希有之事，人人所難逢難遇者。若一得之，猶如從天而降，當自尊自貴，懷寶迷邦，不得自暴自棄，有獲天譴。「三年故主世間生」者，言修煉大丹，還系聖賢事業，丈夫生涯，依世法而修道法，不拘在市在朝，非等夫採戰、爐火、閨丹、頑空、執相，一切雞鳴狗盜暗渡陳倉之輩，所謂「世間生」三字，提醒世人者多矣。

「魔王欲取國王之供，行者代敘」一篇，其中先天失散聚合之機，躍躍紙背。最着緊處，是「轉法界，辨假真」六字。「轉法界」，是期於必行；「辨假真」，是期於必悟。悟以爲行，行以全悟，非悟不行徹，非行不悟徹，一而二二而一。行者降魔是悟而行也，行者何以「叫大家認了舊主人，然後去拿妖怪」？蓋認得真者，方可降得假，「西南得朋」也；「魔王逃了性命，徑往東北上走」，「東北喪朋」也。是明示生我之處還其元，死我之處近其本也。

噫！主之真假易認，師之真假難識。易認者，果遇明師，一口道破他家《坎》中之陽，即知我家《離》中之陰，而真假立判。難識者，旁門三千六百，外道七十二品，指東打西，穿鑿聖道。或有指男女爲《坎》、《離》者，或有指心腎爲《坎》、《離》者，或有指子午爲《坎》、《離》者，或有指任督爲《坎》、《離》者。如此等類，千條萬條，以假亂真，以邪混正，一樣講道論德，爲人之師，誰真誰假，實難辨認。

祖師慈悲，借八戒說道：「叫念念那話兒，不會念的便是妖怪。」蓋金丹大道，有口傳心授之妙，一得永得，非同旁門曲徑，雖真假之外樣難辨，而真假之實理各別，果是真師，密處傳神，暗裏下針，一問百答，句句在學人痛癢處指點，言言在學人頭腦處着緊，是爲會念那話兒。若是假師，妄猜私議，口頭虛學，及其問道，九不知一，口裏亂哼，是謂不會念那話兒。會念那活兒是真，不會念那話兒是假。此真假之別，照妖之鏡。

吾願世之學道者，速舉照妖鏡，照住青毛獅子，勿聽妄猜私議之邪說淫辭，而誤認後天之人心爲真，先天之真陽爲假；現在者爲真，化風者爲假也。

詩曰：

金丹大藥最通神，本是虛無竅裏真。

竊得歸來吞入腹，霎時枯骨又回春。

# 第四十回 嬰兒戲化禪心亂 猿馬刀圭木母空

李本總批：自古及今，無一人不受此孩兒之害。人試思之，此孩兒畢竟是何物？理會得着，方許他讀《西遊記》也。修行了三百年，還是一個孩兒。此子最藏年紀，極好去考童生，省得削須曬額。

憺漪子曰：行者既得志於烏雞國，則吾身真火所至，一切邪魔，宜莫敢有嚮邇者矣。夫孰知吾身真火而外，復有紅孩兒之三昧真火耶？按梵語三昧，此雲正定，亦云正受。以紅孩兒之火爲正，然則心猿之火，其反不得爲正乎？曰：是不然。紅孩之火，一行偏至之火也；心猿之火，五行全備之火也。以全備之火，而遇偏至之火，譬之大帥方整旅鼓行，而忽遇敵人以偏師追之，未免乍受其驚。然究竟全能勝偏，而偏不能勝全，此紅孩之所以終見屈於心猿也。或曰：縛紅孩者，大士之力，與心猿何與？曰：大士非心猿不收紅孩，紅孩非心猿不皈大士，則紅孩之縛，雖大士之力，實心猿之功也。不然彼火雲洞之聖嬰，胡爲而至於落伽山畔也哉？

聖嬰大王之號甚新。聖也，嬰也，大王也，分之則三，合之則一。溯其始，則由嬰而得聖，由聖而得大王。要其終，則大王去而聖存，聖去而嬰存。然則人可以不大王，不可以不聖；可以不聖，不可以不嬰。至今火雲洞主之名不傳，而紅孩兒之名獨傳者，抑傳其嬰耶？抑傳其聖與大王耶？

卻說那孫大聖兄弟三人，按下雲頭，徑至朝內。只見那君臣儲後，幾班兒拜接謝恩。行者將菩薩降魔收怪的那一節，陳訴與他君臣聽了，一個個頂禮不盡。正都在賀喜之間，又聽得黃門官來奏：「主公，外面又有四個和尚來也。」八戒慌了道：「哥哥，莫是妖精弄法，假捏文殊菩薩，哄了我等，卻又變作和尚，來與我們鬥智哩？」行者道：「豈有此理！」即命宣進來看。

衆文武傳令，着他進來。行者看時，原來是那寶林寺僧人，捧着那沖天冠、碧玉帶、赭黃袍、無憂履進得來也。行者大喜道：「來得好！來得好！」且教道人過來，摘下包巾，帶上衝天冠；脫了布衣，穿上赭黃袍；解了絛子，繫上碧玉帶；褪了僧鞋，登上無憂履。教太子拿出白玉圭來，與他執在手裏，早請上殿稱孤。正是自古道：「朝廷不可一日無君。」那皇帝那裏肯坐，哭啼啼，跪在階心道：「我已死三年，今蒙師父救我回生，怎麼又敢妄自稱尊？請那一位師父爲君，我情願領妻子城外爲民足矣。」那三藏那裏肯受，一心只是要拜佛求經。又請行者，行者笑道：「不瞞列位說。老孫若肯要做皇帝，天下萬國九州皇帝，都做遍了。只是我們做慣了和尚，是這般懶散。若做了皇帝，就要留頭長髮，黃昏不睡，五鼓不眠；聽有邊報，心神不安；見有災荒，憂愁無奈。我們怎麼弄得慣？李旁：着眼。你還做你的皇帝，我還做我的和尚，修功行去也。」證夾：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那國王苦讓不過，只得上了寶殿，南面稱孤，大赦天下，封贈了寶林寺僧人回去。卻纔開東閣，筵宴唐僧。一壁廂傳旨宣召丹青丹青：丹與青原本是兩種顏色或兩種顏料，後來代指圖畫。這裏則指丹青手，即宮中畫院的畫師。，寫下唐師弟四位喜容喜容：生時的畫像。，供養在金鑾殿上。

那師徒們安了邦國，不肯久停，欲辭王駕投西。那皇帝與三宮妃後、太子、諸臣，將鎮國的寶貝，金銀緞帛緞：原作「段」。質地厚密有光澤的絲織物。明宋應星《天工開物·乃服》：「先染絲而後織者曰緞。」宋周密《武林舊事·乾淳秦親》：「上於閣子庫取賜五兩數殊子一號、細色北段各十匹。」今統改爲「緞」，後不出注。，獻與師父酬恩。那三藏分毫不受，只是倒換關文，催悟空等背馬早行。那國王甚不過意，擺整朝鑾駕請唐僧上坐，着兩班文武引導，他與三宮妃後並太子一家兒，捧轂推輪捧轂（ɡǔ）推輪：扶着車轂推車前進，古代帝王對臣下的隆重禮遇。轂，車輪中心插軸的部位。，送出城廓，卻纔下龍輦，與衆相別。國王道：「師父呵，到西天經回之日，是必還到寡人界內一顧。」三藏道：「弟子領命。」那皇帝閣淚汪汪閣淚：含着眼淚。閣，在這裏有擱置的意思。宋范成大《八場坪聞猿》：「天寒林深山石惡，行人舉頭雙淚閣。」，遂與衆臣回去了。

那唐僧一行四僧，上了羊腸大路，一心裏專拜靈山。正值秋盡冬初時節，證夾：冬。但見：

霜凋紅葉林林瘦，雨熟黃粱處處盈黃粱：黃小米。。

日暖嶺梅開曉色，風搖山竹動寒聲。

師徒們離了烏雞國，夜住曉行，將半月有餘。忽又見一座高山，真個是摩天礙日。三藏馬上心驚，急兜繮忙呼行者。行者道：「師父有何分付？」三藏道：「你看前面又有大山峻嶺，須要仔細提防，恐一時又有邪物來侵我也。」行者笑道：「只管走路，莫再多心。老孫自有防護。」那長老只得寬懷，加鞭策馬，奔至山岩，果然也十分險峻。但見得：

高不高，頂上接青霄；深不深，澗中如地府。山前常見骨都都白雲，扢騰騰黑霧。紅梅翠竹，綠柏青松。山後有千萬丈挾魂靈挾魂靈：原本如此，這段與第二十回幾乎相同，應作「挾魂崖」。，臺後有古古怪怪藏魔洞。洞中有叮叮噹噹滴水泉，泉下更有彎彎曲曲流水澗。又見那跳天搠地獻果猿，丫丫叉叉帶角鹿，呢呢癡癡看人獐。至晚巴山尋穴虎巴山：這裏的巴山，意思是攀登山崖，與第二十三回的「巴山」意思不一樣。巴是多義字。，待曉翻波出水龍。登得洞門唿喇的喨，驚得飛禽撲魯的起，看那林中走獸鞠律律的行。見此一夥禽和獸，嚇得人心扢磴磴驚。堂倒洞堂堂倒洞，洞噹噹倒洞當仙。青石染成千塊玉，碧紗籠罩萬堆煙。

師徒們正當悚懼，又只見那山凹裏有一朵紅雲，直冒到九霄空內，結聚了一團火氣。行者大驚，走近前，把唐僧搊着腳搊：抓，揪。，推下馬來，叫：「兄弟們，不要走了，妖怪來矣。」慌得個八戒急掣釘鈀，沙僧忙輪寶杖，把唐僧圍護在當中。

話分兩頭。卻說紅光裏，真是個妖精。他數年前，聞得人講：「東土唐僧往西天取經，乃是金蟬長老轉生，十世修行的好人。有人喫他一塊肉，延生長壽，與天地同休休：吉慶，福祿。《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承天之休」，即承襲上天賜與的福祿。。」他朝朝在山間等候，不期今日到了。他在那半空裏，正然觀看，只見三個徒弟，把唐僧圍護在馬上，各各準備。這精靈誇讚不盡道：「好和尚！我纔看着一個白麪胖和尚騎了馬，真是那唐朝聖僧，卻怎麼被三個醜和尚護持住了！一個個伸拳斂袖，各執兵器，似乎要與人打的一般。噫！不知是那個有眼力的，想應認得我了。似此模樣，莫想得那唐僧的肉喫。」沉吟半晌，以心問心的自家商量道：「若要倚勢而擒，莫能得近；或者以善迷他，卻到得手。但哄得他心迷惑，待我在善內生機生機：生出機智。，斷然拿了。且下去戲他一戲。」好妖怪，即散紅光，按雲頭按下。去那山坡裏，搖身一變，變作七歲頑童，赤條條的，身上無衣，將麻繩捆了手足，高吊在那松樹梢頭，口口聲聲，只叫：「救人！救人！」

卻說那孫大聖忽抬頭再看處，只見那紅雲散盡，火氣全無，便叫：「師父，請上馬走路。」唐僧道：「你說妖怪來了，怎麼又敢走路？」行者道：「我才然間，見一朵紅雲從地而起，到空中結做一團火氣，斷然是妖精。這一會紅雲散了，想是個過路的妖精，不敢傷人。我們去耶！」八戒笑道：「師兄說話最巧，妖精又有個甚麼過路的。」行者道：「你那裏知道。若是那山那洞的魔王設宴，邀請那諸山各洞之精赴會，卻就有東南西北四路的精靈都來赴會，故此他只有心赴宴，無意傷人。此乃過路之妖精也。」

三藏聞言，也似信不信的，只得攀鞍在馬，順路奔山前進。正行時，只聽得叫聲：「救人！」長老大驚道：「徒弟呀，這半山中，是那裏甚麼人叫？」行者上前道：「師父只管走路，莫纏甚麼『人轎』、『騾轎』、『明轎』、『睡轎』人轎：人抬的轎子。騾轎：放在騾背上的轎子。明轎：敞開的轎子。睡轎：封閉的、人可以在裏面睡覺的轎子。。這所在，就有轎，也沒個人抬你。」唐僧道：「不是扛抬之轎，乃是叫喚之叫。」行者笑道：「我曉得，莫管閒事，且走路。」

三藏依言，策馬又進。行不上一里之遙，又聽得叫聲：「救人！」長老道：「徒弟，這個叫聲，不是鬼魅妖邪；若是鬼魅妖邪，但有出聲，無有回聲。你聽他叫一聲，又叫一聲，想必是個有難之人。我們可去救他一救。」行者道：「師父，今日且把這慈悲心略收起收起，待過了此山，再發慈悲罷。這去處凶多吉少。你知道那倚草附木之說倚草附木：指妖魔鬼怪或遊魂附於物上，爲非作歹。明周琦《東溪日談錄》卷五載，有祠廟中神甚靈，後破神像，腹中得一蟲，以熱油煮之方死，於是廟神不再靈驗，「可見廟祀厲鬼之能靈者，非鬼靈也，有依草附木者，如是蟲之靈也」。，是物可以成精。諸般還可，只有一般蟒蛇，但修得年遠日深，成了精魅，善能知人小名兒。他若在草科裏，或山凹中，叫人一聲，人不答應還可；若答應一聲，他就把人元神綽去，當夜跟來，斷然傷人性命。且走！且走！古人云：『脫得去，謝神明。』切不可聽他。」

長老只得依他，又加鞭催馬而去。行者心中暗想：「這潑怪不知在那裏，只管叫阿叫的。等老孫送他一個『卯酉星法』卯酉星法：星法是一種方術，內容是把社會人事的年月日時、地域方位和五行、星辰對應，推定吉凶禍福。因爲卯時日出，酉時日落，正好相背，故這裏的「卯酉星法」是一種謔稱，意思是「兩不見面」。，教他兩不見面。」好大聖，叫沙和尚前來：「攏着馬，慢慢走着，讓老孫解解手。」你看他讓唐僧先行幾步，卻念個咒語，使個移山縮地之法，把金箍棒往後一指，他師徒過此峯頭，往前走了，卻把那怪物撇下。他再拽開步，趕上唐僧，一路奔山。只見那三藏又聽得那山背後叫聲：「救人！」長老道：「徒弟呀，那有難的人，大沒緣法，不曾得遇着我們。我們走過他了，你聽他在山後叫哩。」八戒道：「在便還在山前，只是如今風轉了也。」行者道：「管他甚麼轉風不轉風，且走路。」因此，遂都無言語，恨不得一步䟕過此山，不題話下。

卻說那妖精在山坡裏，連叫了三四聲，更無人到，他心中思量道：「我等唐僧在此，望見他離不上三里，卻怎麼這半晌還不到？想是抄下路去了。」他抖一抖身軀，脫了繩索，又縱紅光，上空再看。不覺孫大聖仰面回觀，識得是妖怪，又把唐僧撮着腳推下馬來道：「兄弟們，仔細！仔細！那妖精又來也！」慌得那八戒、沙僧各持兵刃，將唐僧又圍護在中間。那精靈見了，在半空中稱羨不已道：「好和尚！我才見那白麪和尚坐在馬上，卻怎麼又被他三人藏了？這一去見面方知。先把那有眼力的弄倒了，方纔捉得唐僧。不然呵，徒費心機難獲物，枉勞情興總成空。」卻又按下雲頭，卻似前番變化，高吊在松樹山頭等候，這番卻不上半里之地。

卻說那孫大聖抬頭再看，只見那紅雲又散，復請師父上馬前行。三藏道：「你說妖精又來，如何又請走路？」行者道：「這還是個過路的妖精，不敢惹我們。」長老又懷怒道：「這個潑猴，十分弄我！正當有妖魔處，卻說無事；似這般清平之所，卻又恐嚇我，不時的嚷道有甚妖精。虛多實少，不管輕重，將我搊着腳，捽下馬來，如今卻解說甚麼過路的妖精。假若跌傷了我，卻也過意不去！這等，這等！」行者道：「師父莫怪，若是跌傷了你的手足，卻還好醫治；若是被妖精撈了去，卻何處跟尋？」三藏大怒，哏哏的，要念《緊箍兒咒》，卻是沙僧苦勸，只得上馬又行。

還未曾坐得穩，只聽又叫：「師父救人呵！」長老抬頭看時，原來是個小孩童，赤條條的，吊在那樹上，兜住繮，便罵行者道：「這潑猴多大憊懶！全無有一些兒善良之意，心心只是要撒潑行兇哩！我那般說叫喚的是個人聲，他就千言萬語只嚷是妖怪！你看那樹上吊的不是個人麼？」大聖見師父怪下來了，卻又覿面看見模樣，一則做不得手腳，二來又怕念《緊箍兒咒》，低着頭，再也不敢回言，讓唐僧到了樹下。那長老將鞭梢指着問道：「你是那家孩兒？因有甚事，吊在此間？說與我，好救你。」噫！分明他是個精靈，變化得這等，那師父卻是個肉眼凡胎，不能相識。

那妖魔見他下問，越弄虛頭，眼中噙淚，叫道：「師父啞，山西去有一條枯松澗，澗那邊有一莊村。我是那裏人家。我祖公公姓紅，只因廣積金銀，傢俬鉅萬，混名喚做紅百萬。證夾：美名。年老歸世已久，家產遺與我父。近來人事奢侈，傢俬漸廢，改名喚做紅十萬，證夾：猶然美名。專一結交四路豪傑，將金銀借放，希圖利息。怎知那無籍之人無籍之人：原指不納稅的人，此指無賴漢。，設騙了去呵，本利無歸。我父發了洪誓，分文不借。那借金銀人，身貧無計，結成兇黨，明火執杖，白日殺上我門，將我財帛盡情劫擄，把我父親殺了。見我母親有些顏色，拐將去做甚麼壓寨夫人。那時節，我母親捨不得我，把我抱在懷裏，哭哀哀，戰兢兢，跟隨賊寇。不期到此山中，又要殺我。多虧我母親哀告，免教我刀下身亡，卻將繩子吊我在樹上，只教凍餓而死。那些賊將我母親不知掠往那裏去了。我在此已吊三日三夜，更沒一個人來行走。不知那世裏修積，今生得遇老師父，若肯舍大慈悲，救我一命回家，就典身賣命，也酬謝師恩，致使黃沙蓋面黃沙蓋面：代指死亡。，更不敢忘也。」

三藏聞言，認了真實，就教八戒解放繩索，救他下來。那呆子也不識人，便要上前動手。行者在傍，忍不住喝了一聲道：「那潑物！有認得你的在這裏哩！若要只管架空搗鬼架空：虛浮不實。，說謊哄人，你既傢俬被劫，父被賊傷，母被人擄，救你去交與誰人？你將何物與我作謝？這謊脫節了耶！」李旁：好盤詰。證夾：豈以無人無謝而不救？此言不足以服妖怪而止唐僧。那怪聞言，心中害怕，就知大聖是個能人，暗將他放在心上；卻又戰戰兢兢，滴淚而言曰：「師父，雖然我父母空亡，家財盡絕，還有些田產未動，親戚皆存。」行者道：「你有甚麼親戚？」妖怪道：「我外公家在山南，姑娘住居嶺北姑娘：這裏指姑母。。澗頭李四，是我姨夫；林內紅三，是我族伯。還有堂叔堂兄都住在本莊左右。證夾：言之有理，安得不信。老師父若肯救我，到了莊上，見了諸親，將老師父拯救之恩，一一對衆言說，典賣些田產，重重酬謝也。」

八戒聽說，扛住行者道扛：陰攔，橫架。：「哥哥，這等一個小孩子家，你只管盤詰他怎的！他說得是，強盜只打劫他些浮財，莫成連房屋田產也劫得去？若與他親戚們說了，我們縱有廣大食腸，也吃不了他十畝田價。救他下來罷。」呆子只是想着喫食，那裏管甚麼好歹，使戒刀挑斷繩索，放下怪來。那怪對唐僧馬下，淚汪汪只情磕頭。長老心慈，便叫：「孩兒，你上馬來，我帶你去。」那怪道：「師父呵，我手腳都吊麻了，腰胯疼痛，一則是鄉下人家，不慣騎馬。」唐僧叫八戒馱着，那妖怪抹了一眼道：「師父，我的皮膚都凍熟了，不敢要這位師父馱。他的嘴長耳大，腦後鬃硬，搠得我慌。」唐僧道：「教沙和尚馱着。」那怪也抹了一眼道：「師父，那些賊來打劫我家時，一個個都搽了花臉，帶假鬍子，拿刀弄杖的。我被他唬怕了，見這位晦氣臉的師父，一發沒了魂了，也不敢要他馱。」唐僧教孫行者馱着，行者呵呵笑道：「我馱！我馱！」

那怪物暗自歡喜。順順當當的要行者馱他。行者把他扯在路傍邊，試了一試，只好有三斤十來兩重。證夾：通身是火，所以輕浮。行者笑道：「你這個潑怪物，今日該死了，怎麼在老孫面前搗鬼！我認得你是個『那話兒』呵。」妖怪道：「師父，我是好人家兒女，不幸遭此大難，我怎麼是個甚麼那話兒？」行者道：「你既是好人家兒女，怎麼這等骨頭輕？」妖怪道：「我骨格兒小。」行者道：「你今年幾歲了？」那怪道：「我七歲了。」行者笑道：「一歲長一斤，也該七斤。你怎麼不滿四斤重麼？」那怪道：「我小時失乳。」行者說：「也罷，我馱着你，若要尿尿把把尿尿把把：把把，方言。指糞便。托起小孩兩腿使之大小便亦稱把把。，須和我說。」三藏才與八戒、沙僧前走，行者揹着孩兒隨後，一行徑投西去。有詩爲證。詩曰：

道德高隆魔瘴高，禪機本靜靜生妖。

心君正直行中道心君：即心，道教認爲心爲人體的君主，這裏指孫悟空。宋董思靖《道德真經集解》卷三：「若以身喻天下，則心爲君，炁爲民。」，木母癡頑躧外趫躧外趫：踏上了歪路。趫，同「蹻」。指鞋。。

意馬不言懷愛慾，黃婆無語自憂焦。

客邪得志空歡喜，畢竟還從正處消「客邪得志空歡喜」二句：意爲雖然妖邪一時佔了便宜，但是終究邪不壓正，最終會被正氣消滅。客邪，中醫指侵入機體的邪氣。內丹術借指侵入心靈的邪念。。

孫大聖馱着妖魔，心中埋怨唐僧，不知艱苦：「行此險峻山場，空身也難走，卻教老孫馱人。這廝莫說他是妖怪，就是好人，他沒了父母，不知將他馱與何人，倒不如摜殺他罷。」那怪物卻早知覺了，便就使個神通，往四下裏吸了四口氣，吹在行者背上，便覺重有千斤。行者笑道：「我兒呵，你弄重身法壓我老爺哩！」那怪聞言，恐怕大聖傷他，卻就解屍解屍：又稱尸解。精魂離開身體，只剩一個軀殼。這是一種法術。，出了元神，跳將起去，佇立在九霄空裏，這行者背上越重了。猴王發怒，抓過他來，往那路傍邊賴石頭上滑辣的一摜，將屍骸摜得像個肉餅一般。還恐他又無禮，索性將四肢扯下，丟在路兩邊，俱粉碎了。

那物在空中，明明看着，忍不住心頭火起道：「這猴和尚，十分憊懶！就作我是個妖魔，要害你師父，卻還不曾見怎麼下手哩，你怎麼就把我這等傷損！早是我有算計，出神走了，不然，是無故傷生也。若不趁此時拿了唐僧，再讓一番，越教他停留長智長智：學乖，想出辦法。。」好怪物，就在半空里弄了一陣旋風，李旁：這樣小小年紀已會弄風了。呼的一聲響喨，走石揚沙，誠然兇狠。好風：

淘淘怒卷水雲腥，黑氣騰騰閉日明。

嶺樹連根通拔盡，野梅帶幹悉皆平。

黃沙迷目人難走，怪石傷殘路怎平。

滾滾團團平地暗，遍山禽獸發哮聲。

颳得那三藏馬上難存，八戒不敢仰視，沙僧低頭掩面。孫大聖情知是怪物弄風，急縱步來趕時，那怪已騁風頭，將唐僧攝去了，無蹤無影，不知攝向何方，無處跟尋。一時間，風聲暫息，日色光明。行者上前觀看，只見白龍馬戰兢兢發喊聲嘶，行李擔丟在路下，八戒伏於崖下呻吟，沙僧蹲在坡前叫喚。行者喊：「八戒！」那呆子聽見是行者的聲音，卻抬頭看時，狂風已靜。爬起來，扯住行者道：「哥哥，好大風阿！」沙僧卻也上前道：「哥哥，這是一陣旋風。」又問：「師父在那裏？」八戒道：「風來的緊，我們都藏頭遮眼，各自躲風，師父也伏在馬上的。」行者道：「如今卻往那裏去了？」沙僧道：「是個燈草做的，想被一風捲去也。」

行者道：「兄弟們，我等自此就該散了。」八戒道：「正是，趁早散了，各尋頭路，多少是好。那西天事無窮無盡，幾時能到得？」沙僧聞言，打了一個失驚，渾身麻木道：「師兄，你都說的是那裏話。我等因爲前生有罪，感蒙觀世音菩薩勸化，與我們摩頂受戒，改換法名，皈依佛果，情願保護唐僧上西方拜佛求經，將功折罪。今日到此，一旦俱休，說出這等各尋頭路的話來，可不違了菩薩的善果，壞了自己的德行，惹人恥笑，說我們有始無終也！」行者道：「兄弟，你說的也是，奈何師父不聽人說。我老孫火眼金睛，認得好歹。才然這風，是那樹上吊的孩兒弄的。我認得他是個妖精，你們不識，那師父也不識，認作是好人家兒女，教我馱着他走。是老孫算計要擺佈他，他就弄個重身法壓我。是我把他摜得粉碎，他想是又使解屍之法，弄陣旋風，把我師父攝去也。因此上怪他每每不聽我說。故我意懶心灰，說各人散了。既是賢弟有此誠意，教老孫進退兩難。八戒，你端的要怎的處？」八戒道：「我才自失口亂說了幾句，其實也不該散。哥哥，沒及奈何，還信沙弟之言，去尋那妖怪救師父去。」行者卻回嗔作喜道：「兄弟們，還要來結同心，收拾了行李馬匹，上山找尋怪物，搭救唐僧去。」

三個人附葛扳藤，尋坡轉澗，行經有五七十里，卻也沒個音信。那山上飛禽走獸全無，老柏喬松常見。孫大聖着實心焦，將身一縱，跳上那巔險峯頭，喝一聲叫：「變！」變作三頭六臂，似那大鬧天宮的本像。將金箍棒，幌一幌，變作三根金箍棒，劈哩撲辣的，往東打一路，往西打一路，兩邊不住的亂打。八戒見了道：「沙和尚，不好了，師兄是尋不着師父，惱出氣心風來了。」

那行者打了一會，打出一夥窮神來。證夾：「窮神」甚新奇，一部《西遊》所未見。都披一片，掛一片，裩無襠，褲無口的，跪在山前，叫：「大聖，山神、土地來見。」李旁：奇甚。行者道：「怎麼就有許多山神、土地？」衆神叩頭道：「上告大聖。此山喚做『六百里鑽頭號山』。證夾：山名亦奇。我等是十里一山神，十里一土地，共該三十名山神，三十名土地。昨日已此聞大聖來了，只因一時會不齊，故此接遲，致令大聖發怒，萬望恕罪。」行者道：「我且饒你罪名。我問你：這山上有多少妖精？」衆神道：「爺爺啞，只有得一個妖精，把我們頭也摩光了。弄得我們少香沒紙，血食全無，一個個衣不充身，食不充口，還喫得有多少妖精哩！」行者道：「這妖精在山前住，是山後住？」衆神道：「他也不在山前山後。這山中有一條澗，叫做枯松澗。澗邊有一座洞，叫做火雲洞，那洞裏有一個魔王，神通廣大，常常的把我們山神、土地拿了去，燒火頂門，黑夜與他提鈴喝號。小妖兒又討甚麼常例錢常例錢：按慣例送的賄賂。。」行者道：「汝等乃是陰鬼之仙，有何錢鈔？」衆神道：「正是沒錢與他，只得捉幾個山獐、野鹿，早晚間打點羣精。若是沒物相送，就要來拆廟宇，剝衣裳，攪得我等不得安生！萬望大聖與我等剿除此怪，拯救山上生靈。」行者道：「你等既受他節制，常在他洞下，可知他是那裏妖精，叫做甚麼名字？」衆神道：「說起他來，或者大聖也知道。他是牛魔王的兒子，羅剎女養的。他曾在火焰山修行了三百年，煉成『三昧真火』，卻也廣大神通。牛魔王使他來鎮守號山，乳名叫做紅孩兒，號叫做聖嬰大王。」

行者聞言，滿心歡喜。喝退了土地、山神，卻現了本像，跳下峯頭，對八戒、沙僧道：「兄弟們放心，再不須思念，師父決不傷生，妖精與老孫有親。」八戒笑道：「哥哥，莫要說謊。你在東勝神洲，他這裏是西牛賀洲，路程遙遠，隔着萬水千山，海洋也有兩道，怎的與你有親？」行者道：「剛纔這夥人都是本境土地山神。我問他妖怪的原因，他道是牛魔王的兒子，羅剎女養的，名字喚做紅孩兒，號聖嬰大王。想我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遍遊天下名山，尋訪大地豪傑，那牛魔王曾與老孫結七兄弟。一般五六個魔王，止有老孫生得小巧，故此把牛魔王稱爲大哥。這妖精是牛魔王的兒子，我與他父親相識，若論將起來，還是他老叔哩。他怎敢害我師父？我們趁早起來。」沙和尚笑道：「哥啞，常言道『三年不上門，當親也不親』哩。你與他相別五六百年，又不曾往還杯酒，又沒有個節禮相邀節禮：節日贈送的禮品等。，他那裏與你認甚麼親耶？」李旁：說的是，說的是。如今世上，都是如此。行者道：「你怎麼這等量人？常言道『一葉浮萍歸大海，爲人何處不相逢』，縱然他不認親，好道也不傷我師父。不望他相留酒席，必定也還我個囫圇唐僧。」三兄弟各辦虔心，牽着白馬，馬上馱着行李，找大路一直前進。

無分晝夜，行了百十里遠近，忽見一鬆林，分中有一條曲澗，澗下有碧澄澄的活水飛流，那澗梢頭有一座石板橋，通着那廂洞府。行者道：「兄弟，你看那壁廂有石崖磷磷，想必是妖精住處了。我等從衆商議，那個管看守行李、馬匹，那個肯跟我過去降妖？」八戒道：「哥哥，老豬沒甚坐性，我隨你去罷。」行者道：「好！好！」教沙僧：「將馬匹行李俱潛在樹林深處，小心守護，待我兩個上門去尋師父耶。」那沙僧依命，八戒相隨，與行者各持兵器前來。正是：

未煉嬰兒邪火勝邪火：即紅孩兒所放之妖火。內丹術所謂邪火，指錯誤調節了意念、呼吸，或者心生雜念情慾，致使身心焦灼、狂躁。明伍守陽《內鍊金丹心法》：「火本呼吸之有形、若即以有形用之，則長邪火。」清人編《大成捷要》描述了邪火發動的幻覺：「養胎之士，於靜定之中，忽見火生，而不能使之滅。此患多因飲食有動火之物，或因熱水沬（mèi，洗臉）浴身體，引動丹火，到處流光。」，心猿木母共扶持。

證夾：金丹大旨。

畢竟不知這一去吉凶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結出欲辨道中真假，須賴明師傳授之真，是道之求於人者也。然道之求於人者已得，而道之由於己者不可不曉。故此回合下二回，極寫氣質火性之害，使學者變化深造而自得真也。

篇首「行者把菩薩降魔除怪之事，與君王說了，叫上殿稱孤」。是真假已明，正當正位稱尊，獨弦絕調，超羣離俗之時也。「國王請一位師父爲君，行者道：『你還做你的皇帝，我還做我的和尚，修功行去也。』」以見真正修道之上，以功行爲重而不以富貴動心，若今之假道學而心盜蹠者，能不愧死？夫好物足以盲目，好音足以聾耳者，爲其心有所也。心一有所，而性命即傾之。

「三藏見大山峻嶺，叫徒弟提防。」是未免因險峻而驚心，心有所恐懼也。故行者道：「再莫多心。」何其了當！蓋多心則心亂，心亂則氣動，氣動則火發，故「師徒們正當悚懼之時，而即有一朵紅雲，直冒到九霄空裏，結聚了一團火氣」也。噫！此則悚懼，彼則冒雲，出此人彼，何其捷速！當此之時，若非有眼力者，其不遭於妖精之口者，幾何人哉？

「大聖把唐僧攙下馬來，三衆圍護當中。」自明而誠，防危慮險也。故妖精道：「不知是那個有眼力的，認得我了。」以是知妖之興，皆由心之昧，心若不昧，妖從何來？「沉吟半晌，以心問心。」此即有二心矣，心若有二，不爲惡則爲善，舉世之人，皆是棄善而行惡。若能去惡而從善，則超世人之一等矣。然此不過人道之當然，而於仙道猶未得其門也。蓋善惡俱能迷人，一心於惡，則邪正不知，必至違天而背理；一心於善，則是非不辨，必至恩中而帶殺。噫！惡中之惡人易知，善中之惡人難曉，是心之着於惡而爲妖，着於善而亦爲妖。

「妖精自家商量道：「或者以善迷他，卻到得手。但哄得他心迷惑，待我在善內生機，斷然拿了。」機者，氣機也。氣即火，心爲火髒，火一動而心即迷，心一迷而火愈盛，爲善爲惡，同一氣機，心之迷惑，豈有分別？

「妖精變作七歲頑童，赤條條的身上無衣，將麻繩捆了手足，高吊在那松樹梢頭。」七者，火之數；赤者，火之色。高吊樹梢，木能生火，頑童者無知之謂。是明示心不明，而火即生也。

「紅雲散盡，火氣全無。」火之隱伏也。「口口聲聲，只叫救人。」善裏生機也。「長老叫去救」，禪心已亂也。「行者道：『今日且把這慈悲心略收起，這去處凶多吉少』。古人云：『脫得去，謝神明。』」言機心一生，不分善惡，吉凶系之，是在乎神而明之，方可脫得災厄，而不爲邪妖所誤。

「妖精道：『我先把那有眼力的弄倒了，方纔捉得唐僧。不然，徒費心機也。』」明鏡止水，足以擋魔；鏡昏月暗，適足起妖。明不倒而昏不來，明一倒而昏即至。此妖費心機，而唐僧被迷也。

「枯松澗」，松至於枯，木性燥而易生火；「紅百萬」，紅至於萬，火氣盛而必攻心，「金銀借放，希圖利息」，心之貪多而無厭；「無賴設騙，本利無歸」，心之克吝而難捨。「發了洪誓，分文不借」，心無惻隱而不仁；「結成兇黨，明火執杖」，心無羞惡而不義。「財帛盡行劫擄」，足見心之隱忍；「父親已被殺傷」，誠爲心之毒惡。「擄其母而作夫人」，心好色而不好德；「吊其子而叫餓死」，心喜殺而不喜生。妖精一篇鬼言謊言，雖是以善迷人，卻是機心爲害。其曰：「若肯舍大慈悲，救我一命，回家酬謝，更不敢忘。」此又機心之最工者，然而伎倆機關，雖能哄其俗眼，到底難瞞識者。故行者喝一聲道：「那潑物，有認得你的，在這裏哩！」夫妖雖禍，若認得則妖不妖，不認得則不妖亦妖。

「長老心慈，叫孩兒上馬。」是已爲善機所迷，而禪心亂矣。禪心一亂，失其眼力，則不明；不明而火發，真金能不受克乎？此妖精不要八戒沙僧馱，而要行者馱也。「行者試一試，只好有三斤十來兩。」三爲木，十爲土，兩爲火，言木能生火，火能生土，則妖精爲心火明矣。行者道：「你是好人家兒女，怎麼這等骨頭較？」火性炎上而易飛，非骨輕乎？

詩云：「道德高隆魔障高，禪機本靜靜生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理所必然。禪以求靜，靜反生妖，勢所必有。「心君正直行中道，木母癡頑踩外蹺。」然靜中之妖，惟心君正直，能以行中道而不爲妖攝。柔性癡頑，每多走奇徑而投於鬼窟。「意馬不言懷愛慾，黃婆無語自憂焦。」性迷而腳跟不實，如意馬而懷愛慾；心亂而中無主宰，如黃婆而有憂焦。「客邪得志空歡喜，畢竟還從正處消。」客邪之來，由於禪心不定；禪心不定，客邪得以乘間而入。若欲客邪消去，畢竟以定而止亂，以正而除邪，庶乎其有濟焉。

以上即提綱所謂「嬰兒戲化禪心亂」之意，禪心一亂，身不由主，爲魔所弄。雖有行者浩然之正氣，足以摜成肉餅，扯碎四肢，其如忍不住心頭火起，一陣旋風，走石飛沙，八戒沙僧低頭掩面，唐僧被攝，大聖情知怪物弄風趕不上。五行落空，全身失陷，大道去矣，即提綱所謂「猿馬刀圭木母空」也。原其落空之故，皆由失誤覺察，不知善惡，禪心有亂，不能正心，散火所致。然欲正其心，必先誠其意。沙僧聞行者「自此散了」之語，述菩薩勸化，受戒改名，保唐僧取經，將功折罪之事。是覺察悔悟從前之錯，而意已誠矣。意誠而心即正，故行者道：「賢弟有此誠意，我們還去尋那妖怪，救師父去。」然正心誠意之學，全在格物致知，若不知其妖之音信，則知之不真，行之不當，不但不能救真，而且難以除假。

「行者變三頭六臂，把金箍棒變作三根，往東打一路，往西打一路，打出一夥窮神來。」此剛化爲柔，東西搜求，探頤索隱，鉤深致遠，極其心之變通，所謂格物而致知也。

「披一片，掛一片，褌無襠，褲無口。」分明寫出一個《離》卦□卦爻圖略（止三爻，上下陽，中陰）也。心象《離》，《離》中虛，故爲窮神。「被一片」，象《離》之上一奇；「掛一片」，象《離》之下一奇；「褌無襠」，象《離》之中一偶；「褲無口」，象《離》之上下皆奇。總以見有火而無水之象。「六百里鑽頭號山」，《離》中一陰屬《坤》，爲六百里。「三十名山神，三十名土地。」二三爲六，仍榷坤》數。「鑽頭」者，火之勢；「號山」者，怒之氣。

「枯松澗」，比枯木而生火；「火雲洞」，喻怒氣而如雲。「牛魔王兒子」，自醜所穿爲午；「羅剎女養的」，從《巽》而來即《離》。「火焰山修了三百年」，是亢陽之所出；「牛魔王使他鎮守號山」，是妄意之所使。「乳名紅孩兒」，似赤子之無知；「號叫聖嬰大王」，如嬰孩之無忌。描寫妖精出處，全是一團火性，略無忌憚之狀，所以爲嬰、爲聖、爲大王，而爲大妖。格物格到此處，方是知至，知至而意誠心正，從此而可以除假修真矣。

「三徒找尋洞府，沙僧將馬匹行李潛在樹林深處，小心守護」。是真土不動，而位鎮中黃。「行者八戒各持兵器前來」，是金木同功，而施爲運用。故曰：「未煉嬰兒邪火盛，心猿木母共扶持。」

詩曰：

善惡機心最敗行，機心一動燥心生。

未明這個兇爭事，稍有煙塵道不成。

# 第四十一回 心猿遭火敗 木母被魔擒

李本總批：篇中雲：「肝木能生心火旺，心火致令脾土平。脾土生金金化水，水能生木徹通靈。生生化化皆因火，火遍長空萬物榮。」從此看來，病亦是火，藥亦是火，要知，要知。

憺漪子曰：危哉，危哉！夫以行者千魔百鍊之體，金石不能比其堅，乃一遇三昧火而敗，再遇三昧火而死，火之爲害，一至此乎？

由此觀之，學者雖有抽添之巧，尤必防野戰之危。《陰符》雲：「火生於木，禍發必克。」呂祖雲：「火發七戶密牢關，莫教燒破河車路。」可不畏哉？

或問：行者昔日不畏老君八卦爐中之火，而今日反畏紅孩五輛車上之火，豈妖火烈於道火？抑嬰火猛於老火耶？曰：此非也。此道與魔之別也。昔日行者爲魔，而火爲道，故可以視火爲冰；今日行者爲道，而火爲魔，故不免談火色變。或曰：果如子言，則魔不畏道，道反畏魔，亦何貴乎道耶？曰：又非也。請以俗談爲子明之：魔之不畏道者，所云「初生兔兒不怕虎」也；道之畏魔者，所云「老江湖偏怕白頭浪」也。究竟大士一到，則三昧之火煙銷火滅矣，孰謂魔果不畏道耶？

善惡一時忘念，榮枯都不關心。

晦明隱現任浮沉，隨分飢餐渴飲。

神靜湛然常寂，昏冥便有魔侵。

李旁：說出。

五行蹭蹬破禪林，風動必然寒凜「善惡一時忘念」詞：此《西江月》詞原出宋張伯端《悟真篇》，前五句相同，後三句原作：「不妨坐外歌吟，一池秋水碧仍深，風動魚驚盡任。」「神靜湛然常寂」以下二句，《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真靜。」湛然，安然。「五行蹭蹬破禪林」以下二句，五行不和，破壞了修道之心，雜念萌生。禪林，禪門，這裏代指修道的心。風，比喻雜念。。

卻說那孫大聖引八戒別了沙僧，跳過枯松澗，徑來到那怪石崖前，果見有一座洞府，真個也景緻非凡。但見：

迴鑾古道幽還靜，風月也聽玄鶴弄。

白雲透出滿川光，流水過橋仙意興。

猿嘯烏啼花木奇，藤蘿石蹬芝蘭勝．

蒼搖崖壑散煙霞，翠染松篁招綵鳳。

遠列巔峯似插屏插屏：几案上的一種擺設，在鏡框裏插入圖畫或大理石、彩繪瓷版等，下有座架。，山朝澗繞真仙洞。

崑崙地脈發來龍崑崙地脈發來龍：風水學中認爲山勢爲龍，稱其起伏綿亙的姿態爲龍脈。這裏指崑崙山是這條龍脈的來源。，有分有緣方受用。

將近行到門前，見有一座石碣，上鐫八個大字，乃是「號山枯松澗火雲洞」。那壁廂一羣小妖，在那裏輪槍舞劍的，跳風頑耍跳風：意即在戶外蹦跳、撒歡。宋樓鑰《題施武子所藏老融二牛圖》：「騣犢跳風仍卻顧。」。孫大聖厲聲高叫道：「那小的們，趁早去報與洞主知道，教他送出我唐僧師父來，免你這一洞精靈的性命！牙迸半個『不』字，我就掀翻了你的山場，躧平了你的洞府！」那些小妖，聞得此言，慌忙急轉身，各歸洞裏，關了兩扇石門，到裏邊來報：「大王，禍事了！」

卻說那怪自把三藏拿到洞中，選剝了衣服，四馬攢蹄，捆在後院裏，着小妖打幹淨水刷洗，要上籠蒸喫哩。忽聽得報聲禍事，且不刷洗，便來前庭上問：「有何禍事？」小妖道：「有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尚，帶一個長嘴大耳的和尚，在門前要甚麼唐僧師父哩。但若牙迸半個『不』字，就要掀翻山場，躧平洞府。」魔王微微冷笑道：「這是孫行者與豬八戒。他卻也會尋哩。我拿他師父，自半山中到此，有百五十里，卻怎麼就尋上門來？」教：「小的們，把管車的，推出車去！」那一班幾個小妖，推出五輛小車兒來，開了前門。八戒望見道：「哥哥，這妖精想是怕我們，推出車子，往那廂搬哩。」行者道：「不是，且看他放在那裏。」只見那小妖將車子按金、木、水、火、土安下，證夾：無事不用五行。着五個看着，五個進去通報。那魔王問：「停當了？」答應：「停當了。」教：「取過槍來。」有那一夥管兵器的小妖，着兩個擡出一杆丈八長的火尖槍，遞與妖王。妖王輪槍拽步，也無甚麼盔甲，只是腰間束一條錦繡戰裙，赤着腳，走出門前。行者與八戒，抬頭觀看，但見那怪物：

面如傅粉三分白傅：同「敷」。塗，搽。，脣若塗朱一表才。

鬢挽青雲欺靛染，眉分新月似刀裁。

戰裙巧繡盤龍鳳，形比哪吒更富胎富胎：富態，指兒童胖。。

雙手綽槍威凜冽，祥光護體出門來。

哏聲響若春雷吼，暴眼明如掣電乖。

要識此魔真姓氏，名揚千古喚紅孩。

那紅孩兒怪，出得門來，高呼道：「是甚麼人，在我這裏吆喝！」行者近前笑道：「我賢侄，莫弄虛頭。你今早在山路傍，高吊在松樹梢頭，是那般一個瘦怯怯的黃病孩兒，哄了我師父。我倒好意馱着你，你就弄風兒把我師父攝將來。你如今又弄這個樣子，我豈不認得你？趁早送出我師父，不要白了麪皮白了麪皮：人發怒時臉色發白，這裏指變臉。，失了親情；恐你令尊知道，怪我老孫以長欺幼，不像模樣。」李旁：這猴頭委是輕薄。那怪聞言，心中大怒，咄的一聲喝道：「那潑猴頭！我與你有甚親情？你在這裏滿口胡柴胡柴：胡說，胡扯。，綽甚麼經兒！那個是你賢侄？」行者道：「哥哥哥哥：這裏相當於「小哥」，對男孩子的稱呼。，是你也不曉得。當年我與你令尊做弟兄時，你還不知在那裏哩。」那怪道：「這猴子一發胡說！你是那裏人，我是那裏人，怎麼得與我父親做兄弟？」行者道：「你是不知。我乃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孫悟空是也。我當初未鬧天宮時，遍遊海角天涯，四大部洲，無方不到。那時節，專慕豪傑。你令尊叫做牛魔王，稱爲平天大聖，與我老孫結爲七兄弟，讓他做了大哥；還有個蛟魔王，稱爲覆海大聖，做了二哥；又有大鵬魔王，稱爲混天大聖，做了三哥；又有個獅𤝛王，稱爲移山大聖，做了四哥；又有個獼猴王，稱爲通風大聖，做了五哥；又有個𤟹狨王，稱爲驅神大聖，做了六哥；惟有老孫身小，稱爲齊天大聖，排行第七。李旁：何聖人之多！極象講致良知者，一入講堂，便稱大聖人。我老弟兄們那時節耍子時，還不曾生你哩！」

那怪物聞言，那裏肯信，舉起火尖槍就刺。行者正是那會家不忙會家不忙：行家對自己熟悉的事，應付自如，不會慌亂。，又使了一個身法，閃過槍頭，輪起鐵棒，罵道：「你這小畜生，不識高低！看棍！」那妖精也使身法，讓過鐵棒道：「潑猢猻，不達時務！看槍！」他兩個也不論親情，一齊變臉，各使神通，跳在雲端裏，好殺：

行者名聲大，魔王手段強。一個橫舉金箍棒，一個直挺火尖槍。吐霧遮三界，噴雲照四方。一天殺氣兇聲吼，日月星辰不見光。語言無遜讓，情意兩乖張乖張：不順，不正常。。那一個欺心失禮義，這一個變臉沒綱常。棒架威風長，槍來野性狂。一個是混元真大聖，一個是正果善財郎。二人努力爭強勝，只爲唐僧拜法王。

那妖魔與孫大聖戰經二十合，不分勝敗。豬八戒在傍邊，看得明白：妖精雖不敗陣，卻只是遮攔隔架，全無攻殺之能；行者總不贏他，棒法精強，來回只在那妖精頭上，不離了左右。八戒暗想道：「不好阿，行者溜撒，一時間丟個破綻，哄那妖魔鑽進來，一鐵棒打倒，就沒了我的功勞。」你看他抖擻精神，舉着九齒鈀，在空裏，望妖精劈頭就築。那怪見了心驚，急拖槍敗下陣來。行者喝教八戒：「趕上！趕上！」

二人趕到他洞門前，只見妖精一隻手舉着火尖槍，站在那中間一輛小車兒上；一隻手捏着拳頭，往自家鼻子上搥了兩拳。八戒笑道：「這廝放賴不羞！你好道搥破鼻子，淌出些血來，搽紅了臉，往那裏告我們去耶？」那妖魔搥了兩拳，念個咒語，口裏噴出火來，鼻子裏濃煙迸出，閘閘眼閘：同「眨」。，火焰齊生。那五輛車子上，火光湧出。連噴了幾口，只見那紅焰焰大火燒空，把一座火雲洞，被那煙火迷漫，真個是熯天熾地。八戒慌了道：「哥哥，不停當！這一鑽在火裏，莫想得活；把老豬弄做個燒熟的，加上香料，盡他受用哩！快走！快走！」說聲走，他也不顧行者，跑過澗去了。

這行者神通廣大，捏着避火訣，撞入火中，尋那妖怪。那妖怪見行者來，又吐上幾口，那火比前更勝。好火：

炎炎烈烈盈空燎，赫赫威威遍地紅。卻似火輪飛上下，猶如炭屑舞西東。這火不是燧人鑽木燧人鑽木：傳說上古有帝王名燧人氏，教人們鑽木取火，於是人們才知道把食物燒熟來喫。，又不是老子炮丹老子炮丹：即老君煉丹。，非天火，非野火，乃是妖魔修煉成真三昧火真三昧火：即三昧真火。道教認爲人的身體內元神、元氣、元精中的函藏，可以修煉成真火，叫做「三昧真火」。。五輛車兒合五行，五行生化火煎成。肝木能生心火旺肝木能生心火旺：按中醫五行理論，五臟中肝屬木，心屬火，脾屬土，肺屬金，腎屬水。內丹術將人體比作爐鼎，所以非常重視火的作用。陳虛白《規中指南》引白玉蟾：「火本南方離卦，屬心。心者神也，神即火也，炁即藥也，以火煉藥而成丹者，即是以神馭炁而成道也。」但是心神之火不能單獨發生，需要靠五行相生的法則來配合產生，即六十二回所謂「五行聯絡如鉤」。五臟五行循環生髮作用，修煉才能成功。，心火致令脾土平。脾土生金金化水，水能生木徹通靈。生生化化皆因火生生化化皆因火：道教認爲火可以變化其餘四行，起主導的作用。《太平經鈔》乙部《安樂王者法》：「故火能化四行自與五，故得稱君象也。木性和而專，得火而散成灰。金性堅剛，得火而柔。土性大柔，得火而堅成瓦。水性寒，得火而溫。火自與五行同，又能變化無常，其性動而上行。陰順於陽，臣順於君，又得照察明徹，分別是非，故得稱君，其餘不能也。」，火遍長空萬物榮。妖邪久悟呼三昧，永鎮西方第一名。證夾：火爲生化之源，其妙用如此。世間若無此火，安能生物生人？沒道理話，說來可笑。

行者被他煙火飛騰，不能尋怪，看不見他洞門前路徑，抽身跳出火中。那妖精在門首，看得明白。他見行者走了，卻纔收了火具，帥羣妖，轉於洞內，閉了石門，以爲得勝，着小的排宴奏樂，歡笑不題。

卻說行者跳過枯松澗，按下雲頭，只聽得八戒與沙僧朗朗的在松間講話。行者上前喝八戒道：「你這呆子，全無人氣！你就懼怕妖火，敗走逃生，卻把老孫丟下。早是我有些南北哩南北：計謀，本領。！」八戒笑道：「哥阿，你被那妖精說着了，果然不達時務。古人云：『識得時務者，呼爲俊傑識得時務者，呼爲俊傑：三國時期劉備在荊州尋訪人才，司馬徽告訴他：「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向他推薦了諸葛亮。。』那妖精不與你親，你強要認親；既與你賭鬥，放出那般無情的火來，又不走，還要與他戀戰哩！」行者道：「那怪物的手段比我何如？」八戒道：「不濟。」「槍法比我何如？」八戒道：「也不濟。老豬見他撐持不住，卻來助你一鈀，不期他不識耍，就敗下陣來，沒天理，就放火了。」行者道：「正是。你不該來。我再與他鬥幾合，我取巧兒撈他一棒，卻不是好？」

他兩個只管論那妖精的手段，講那妖精的火毒。沙和尚倚着松根，笑得捱了笑得捱了：即笑呆了。捱，即「騃」，呆。。行者看見道：「兄弟，你笑怎麼？你好道有甚手段，擒得那妖魔，破得那火陣？這樁事，也是大家有益的事。常言道：『衆毛攢毬。』你若拿得妖魔，救了師父，也是你的一件大功績。」沙僧道：「我也沒甚手段，也不能降妖。我笑你兩個都着了忙也。」行者道：「我怎麼着忙？」沙僧道：「那妖精手段不如你，槍法不如你，只是多了些火勢，故不能取勝。若依小弟說，以相生相剋拿他，有甚難處？」行者聞言，呵呵笑道：「兄弟說得有理。果然我們着忙了，忘了這事。若以相生相剋之理論之，須是以水克火；卻往那裏尋些水來，潑滅這妖火，可不救了師父？」沙僧道：「正是這般，不必遲疑。」行者道：「你兩個只在此間，莫與他索戰，待老孫去東洋大海求借龍兵，將些水來，潑息妖火，捉這潑怪。」八戒道：「哥哥放心前去，我等理會得。」

好大聖，縱雲離此地，頃刻到東洋。卻也無心看玩海景，使個逼水法，分開波浪。正行時，見一個巡海夜叉相撞，看見是孫大聖，急回到水晶宮裏，報知那老龍王。敖廣即率龍子龍孫、蝦兵蟹卒一齊出門迎接，請裏面坐。坐定，禮畢，告茶，行者道：「不勞茶，有一事相煩。我因師父唐僧往西天拜佛取經，經過號山枯松澗火雲洞，有個紅孩兒妖精，號聖嬰大王，把我師父拿了去。是老孫尋到洞邊，與他交戰，他卻放出火來。我們禁不得他，想着水能克火，特來問你求些水去，與我下場大雨，潑滅了妖火，救唐僧一難。」那龍王道：「大聖差來。若要求取雨水，不該來問我。」行者道：「你是四海龍王，主司雨澤，不來問你，卻去問誰？」龍王道：「我雖司雨，不敢擅專；須得玉帝旨意，分付在那地方，要幾尺幾寸，甚麼時辰起住，還要三官舉筆，太乙移文三官舉筆，太乙移文：道教神霄派《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玉樞寶經》載世人作惡之時，會有「三官鼓（搖動）筆，太乙移文」，命令雷神將其擊斃。道教祈雨咒語也常向「三官」、「太乙」祝禱，如《道法會元》卷一百一十七載祈雨咒：「三官刊明，五帝信幽。太乙敕命，龍飛雨流」。三官，參見第四回「三曹」條、第七回「三官」條注。太乙，當即太乙元君，道教太乙派雷法崇祀的司雷天神。，會令了雷公、電母，風伯、雲童。俗語『龍無雲而不行』哩。」行者道：「我也不用着風雲雷電，只是要些雨水滅火。」龍王道：「大聖不用風雲雷電，但我一人也不能助力；着舍弟們同助大聖一功如何？」行者道：「令弟何在？」龍王道：「南海龍王敖欽、北海龍王敖閏、西海龍王敖順敖閏、敖順：此處四海龍王之名，概依原文。又，敖閏、敖順及下文「敖氏崑玉」之敖，原皆作「傲」。。」行者笑道：「我若再遊過三海，不如上界去求玉帝旨意了。」龍王道：「不消大聖去，只我這裏撞動鐵鼓、金鐘，他自頃刻而至。」行者聞其言道：「老龍王，快撞鐘鼓。」

須臾間，三海龍王擁至，問：「大哥，有何事命弟等？」敖廣道：「孫大聖在這裏借雨助力降妖。」三弟即引進見畢，行者備言借水之事。衆神個個歡從，即點起：

鯊魚驍勇爲前部，鱯癡口大作先鋒鱯（hù）：即鮰魚，粘液多，類似鮎魚。。

鯉元帥翻波跳浪，鯾提督吐霧噴風。

鯖太尉東方打哨鯖（qīnɡ）：即青魚、紅眼馬浪等，淡水魚的一種。，鮊都司西路催徵。

紅眼馬郎南面舞紅眼馬郎：又稱赤眼鱒，淡水魚的一種。，黑甲將軍北下衝黑甲將軍：當即鮎魚。。

鱑把總中軍掌號鱑（huánɡ）：即「鰉」，又名鱘鰉魚，體型很大，可達五米。，五方兵處處英雄。

縱橫機巧黿樞密樞密：即樞密使，官名，宋代樞密使管理全國軍事，明以後多用爲掌管軍事的大臣的代稱。，妙算玄微龜相公。

有謀有智鼉丞相，多變多能鱉總戎。

橫行蟹士輪長劍，直跳蝦婆扯硬弓。

鮎外郎查明文簿外郎：宋元以後對衙門書吏的稱呼。亦指縣府小吏。小說詞曲中多用。，點龍兵出離波中。

四海龍王喜助功，齊天大聖請相從。

只因三藏途中難，借水前來滅火紅。

那行者領着龍兵，不多時，早到號山枯松澗上。行者道：「敖氏崑玉崑玉：稱人兄弟的敬詞。，有煩遠涉。此間乃妖魔之處，汝等且停於空中，不要出頭露面。讓老孫與他賭鬥，若贏了他，不須列位捉拿；若輸與他，也不用列位助陣；只是他但放火時，可聽我呼喚，一齊噴雨。」龍王俱如號令。

行者卻按雲頭，入松林裏，見了八戒、沙僧，叫聲：「兄弟。」八戒道：「哥哥來得快啞！可曾請得龍王來？」行者道：「俱來了。你兩個切須仔細，只怕雨大，莫溼了行李，待老孫與他打去。」沙僧道：「師兄放心前去，我等俱理會得了。」

行者跳過澗，到了門首，叫聲「開門！」那些小妖又去報道：「孫行者又來了。」紅孩仰面笑道：「那猴子想是火中不曾燒了他，故此又來。這一來切莫饒他，斷然燒個皮焦肉爛才罷！」急縱身，挺着長槍，教：「小的們，推出火車子來！」他出門前，對行者道：「你又來怎的？」行者道：「還我師父來。」那怪道：「你這猴頭，忒不通變。那唐僧與你做得師父，也與我做得按酒，李旁：如今師傅連按酒也做不得。證夾：沒道理話，說來可笑。你還思量要他哩，莫想！莫想！」行者聞言，十分惱怒，掣金箍棒劈頭就打。那妖精，使火尖槍，急架相迎。這一場賭鬥，比前不同。好殺：

怒發潑妖魔，惱急猴王將。這一個專救取經僧，那一個要喫唐三藏。心變沒親情，情疏無義讓。這個恨不得捉住活剝皮，那個恨不得拿來生蘸醬。真個忒英雄，果然多猛壯。棒來槍架賭輸贏，槍去棒迎爭下上。舉手相輪二十回，兩家本事一般樣。

那妖王與行者戰經二十回合，見得不能取勝，虛幌一槍，急抽身，捏着拳頭，又將鼻子搥了兩下，卻就噴出火來。那門前車子上，煙火迸起；口眼中，赤焰飛騰。孫大聖回頭叫道：「龍王何在？」那龍王兄弟，帥衆水族，望妖精火光裏噴下雨來。好雨！真個是：

瀟瀟灑灑，密密沉沉。瀟瀟灑灑，如天邊墜落銀星；密密沉沉，似海口倒懸浪滾。起初時如拳大小，次後來甕潑盆傾。滿地澆流鴨頂綠，高山洗出佛頭青「滿地澆流鴨頂綠」二句：鴨頂綠，同「鴨頭綠」，像野鴨（綠頭鴨）頭部那樣的綠色。多用來形容水的顏色。唐李白《襄陽歌》：「遙看漢水鴨頭綠。」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十一「採繪法」：「鴨頭綠用枝條綠入高漆綠合。」佛頭青，相傳佛發爲青色，清李鬥《揚州畫舫錄》卷一：「佛頭青，即深青。」故用「佛頭青」比喻青黛色的山巒。。溝壑水飛千丈玉，澗泉波漲萬條銀。三叉路口看看滿，九曲溪中漸漸平。這個是唐僧有難神龍助，扳倒天河往下傾。

那雨淙淙大小，莫能止息那妖精的火勢。原來龍王私雨，只好潑得凡火；妖精的三昧真火，如何潑得？證夾：足見真火之尊。好一似火上澆油，越潑越灼。大聖道：「等我捻着訣，鑽入火中！」輪鐵棒，尋妖要打。那妖見他來到，將一口煙，劈臉噴來。行者急回頭，煼李夾：證夾：音秋。得「眼花雀亂」煼：音秋。眼花雀亂：即「眼花繚亂」。，忍不住淚落如雨。原來這大聖不怕火，只怕煙。當年因大鬧天宮時，被老君放在八卦爐中，煅過一番，他幸在那巽位安身，不曾燒壞，只是風攪得煙來，把他煼做火眼金睛，故至今只是怕煙。李旁：證夾：好點綴。那妖又噴一口，行者當不得，縱雲頭走了。那妖王卻又收了火具，迴歸洞府。

這大聖一身煙火，炮燥難禁炮燥：灼熱。，徑投於澗水內救火。怎知被冷水一逼，弄得火氣攻心，三魂出舍。李夾：證夾：好妝點。可憐氣塞胸堂喉舌冷，魂飛魄散喪殘生！證夾：此一火，遂幾死行者，則火之猛毒可知。慌得那四海龍王在半空裏，收了雨澤，高聲大叫：「天蓬元帥！捲簾將軍！休在林中藏隱，且尋你師兄出來！」

八戒與沙僧聽得呼他聖號，急忙解了馬，挑着擔，出林來，也不顧泥濘，順澗邊找尋，只見那上溜頭翻波滾浪，急流中淌下一個人來。沙僧見了，連衣跳下水中，抱上岸來，卻是孫大聖身軀。噫！你看他踡跼四肢伸不得，渾身上下冷如冰。沙和尚滿眼垂淚道：「師兄！可惜了你，億萬年不老長生客，如今化作箇中途短命人！」八戒笑道：「兄弟莫哭。這猴子推佯死，嚇我們哩。你摸他摸，胸前還有一點熱氣沒有？」沙僧道：「渾身都冷了，就有一點兒熱氣，怎的就得回生？」八戒道：「他有七十二般變化，就有七十二條性命。你扯着腳，等我擺佈他。」真個那沙僧扯着腳，八戒扶着頭，把他拽個直，推上腳來，盤膝坐定。八戒將兩手搓熱，仵住他的七竅仵住：即捂住，護住。，使一個按摩禪法按摩禪法：當是一種源於佛教的按摩法。《明世宗實錄》嘉靖六年（57）：「僧有善按摩法者，錦衣千戶聶能遷以聞禮部。」近代黃漢如《黃氏醫話》：「推拿一科，發明於岐伯。……梁武帝時，達摩以爲舊法過簡，不敷應症，復取舊法而光大之，增入搓、抄、滾、捻、纏、揉六法。」今尚流傳有「一指禪推法」。。原來那行者被冰水逼了，氣阻丹田，不能出聲。卻幸得八戒按摸揉擦，須臾間，氣透三關三關：道教的「三關」說法不一，有時指耳、目、口，有時指後背的尾閭、夾脊、玉枕三個穴位。由下文「轉明堂，衝開孔竅」可知，這裏的「三關」指下丹田。，轉明堂，衝開孔竅，叫了一聲：「師父呵！」證夾：摩按之法，真可回生。沙僧道：「哥阿，你生爲師父，死也還在口裏。且甦醒，我們在這裏哩。」行者睜開眼道：「兄弟們在這裏？老孫吃了虧也！」八戒笑道：「你纔子發昏的，若不是老豬救你呵，已此了帳了，還不謝我哩！」行者卻纔起身，仰面道：「敖氏弟兄何在？」那四海龍王在半空中答應道：「小龍在此伺候。」行者道：「累你遠勞，不曾成得功果，且請回去，改日再謝。」龍王帥水族，泱泱而回泱泱：同「怏怏」。不高興或不滿意的神情。，不在話下。

沙僧攙着行者，一同到松林之下坐定。少時間，卻定神順氣，止不住淚滴腮邊，又叫：「師父阿！

憶昔當年出大唐，巖前救我脫災殃。

三山六水遭魔障三山六水：元明以後，流傳着天下土地「三山六水一分田」的說法，即山地、海洋和能耕種的土地的比例，例如明楊循吉自撰墓碑：「宇宙雖大，莫能充填。三山六水，一分之田。谷少人多，將何具饘（zhān，餬口）？」，萬苦千辛割寸腸。

託鉢朝餐隨厚薄，參禪暮宿或林莊。

一心指望成功果，今日安知痛受傷！」

沙僧道：「哥哥，且休煩惱。我們早安計策，去那裏請兵助力，搭救師父耶？」行者道：「那裏請救麼？」沙僧道：「當初菩薩分付，着我等保護唐僧，他曾許我們叫天天應，叫地地應。那裏請救去？」行者道：「想老孫大鬧天宮時，那些神兵，都禁不得我。這妖精神通不小，須是比老孫手段大些的，才降得他哩。天神不濟，地煞不能，若要拿此妖魔，須是去請觀音菩薩纔好。奈何我皮肉痠麻，腰膝疼痛，駕不起筋斗雲，怎生請得？」八戒道：「有甚話分付，等我去請。」行者笑道：「也罷，你是去得。若見了菩薩，切休仰視，只可低頭禮拜。等他問時，你卻將地名、妖名說與他，再請救師父之事。他若肯來，定取擒了怪物。」八戒聞言，即便駕了雲霧，向南而去。

卻說那個妖王在洞裏歡喜道：「小的們，孫行者吃了虧去了。這一陣雖不得他死，好道也發個大昏。咦，只怕他又請救兵來也。快開門，等我去看他請誰。」衆妖開了門，妖精就跳在空裏觀看，只見八戒往南去了。妖精想着南邊再無他處，斷然是請觀音菩薩，急按下雲，叫：「小的們，把我那皮袋尋出來。多時不用，只恐口繩不牢，與我換上一條，放在二門之下，等我去把八戒賺將回來，裝於袋內，蒸得稀爛，犒𤛮你們。」原來那妖精有一個如意的皮袋。衆小妖拿出來，換了口繩，安於洞門內不題。

卻說那妖王久居於此，俱是熟遊之地。他曉得那條路上南海去近，那條去遠。他從那近路上，一駕雲頭，趕過了八戒，端坐在壁巖之上，變作一個假觀世音模樣，證夾：向日黑風山菩薩變妖精，此日火雲洞妖精變菩薩，未知孰真孰假？等候着八戒。

那呆子正縱雲行處，忽然望見菩薩。他那裏識得真假？這纔是見像作佛見像作佛：原指見到佛像，便要作真佛想，才能得到佛的保佑。這裏指見到假像便以爲是真佛。。呆子停雲下拜道：「菩薩，弟子豬悟能叩頭。」妖精道：「你不保唐僧去取經，卻見我有何事幹？」八戒道：「弟子因與師父行至中途，遇着號山枯松澗火雲洞，有個紅孩兒妖精，他把我師父攝了去。是弟子與師兄等，尋上他門，與他交戰。他原來會放火，頭一陣，不曾得贏；第二陣，請龍王助雨，也不能滅火。師兄被他燒壞了，不能行動，着弟子來請菩薩。萬望垂慈，救我師父一難。」

妖精道：「那火雲洞洞主，不是個傷生的，一定是你們衝撞了他也。」八戒道：「我不曾衝撞他，是師兄悟空衝撞他的。他變作一個小孩子，吊在樹上，試我師父。師父甚有善心，教我解下來，着師兄馱他一程。是師兄摜了他一摜，他就弄風兒，把師父攝去了。」妖精道：「你起來，跟我進那洞裏見洞主，與你說個人情，你陪一個禮，把你師父討出來罷。」八戒道：「菩薩啞，若肯還我師父，就磕他一個頭也罷。」

妖王道：「你跟來。」那呆子不知好歹，就跟着他，徑回舊路，卻不向南洋海，隨赴火雲門。頃刻間，到了門首。妖精進去道：「你休疑忌。他是我的故人，你進來。」呆子只得舉步入門。衆妖一齊吶喊，將八戒捉倒，裝於袋內。束緊了口繩，高吊在馱梁之上馱梁：指人字梁。元高德基《平江記事》載，吳城玄妙觀玉皇閣塌陷一角，修復費錢甚多，故擱置數年，「燕山一匠來，自稱張撥天，謂觀主不須拆卸，惟換一小馱梁，添一斗栱，即皆端正」。。妖精現了本相，坐在當中道：「豬八戒，你有甚麼手段，就敢保唐僧取經，就敢請菩薩降我？你大睜着兩個眼，還不認得我是聖嬰大王哩！如今拿你，吊得三五日，蒸熟了賞賜小妖，權爲案酒！」八戒聽言，在裏面罵道：「潑怪物！十分無禮！若論你百計千方，騙了我喫，管教你一個個遭種頭天瘟！」呆子罵了又罵，嚷了又嚷，不題。

卻說孫大聖與沙僧正坐，只見一陣腥風，刮面而過，他就打了一個噴嚏道：「不好！不好！這陣風，凶多吉少。想是豬八戒走錯路也。」沙僧道：「他錯了路，不會問人？」行者道：「想必撞見妖精了。」沙僧道：「撞見妖精，他不會跑回？」行者道：「不停當。你坐在這裏看守，等我跑過澗去打聽打聽。」沙僧道：「師兄腰疼，只恐又着他手，等小弟去罷。」行者道：「你不濟事，還讓我去。」

好行者，咬着牙，忍着疼，捻着鐵棒，走過澗，到那火雲洞前，叫聲：「妖怪！」那把門的小妖，又急入裏報：「孫行者又在門首叫哩！」那妖王傳令叫拿，那夥小妖，槍刀簇擁，齊聲吶叫，即開門，都道：「拿住！拿住！」行者果然疲倦，不敢相迎，將身鑽在路傍，念個咒語叫：「變！」即變做一個銷金包袱。小妖看見，報道：「大王，孫行者怕了。只見說一聲『拿』字，慌得把包袱丟下走了。」妖王笑道：「那包袱也無甚麼值錢之物，左右是和尚的破偏衫，舊帽子，背進來拆洗做補襯補襯：用來打補丁的碎布塊。。」一個小妖果將包袱背進，不知是行者變的。行者道：「好了！這個銷金包袱，揹着了！」那妖精不以爲事，丟在門內。

好行者，假中又假，虛裏還空：即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氣，變作個包袱一樣；他的真身，卻又變作一個蒼蠅兒，丁在門樞上。只聽得八戒在那裏哼哩哼的，聲音不清，卻似一個瘟豬。行者嚶的飛了去尋時，原來他吊在皮袋裏也。行者丁在皮袋，又聽得他惡言惡語罵道妖怪長，妖怪短：「你怎麼假變作個觀音菩薩，哄我回來，吊我在此，還說要喫我！有一日我師兄

大展齊天無量法，滿山潑怪等時擒。

解開皮袋放我出，築你千鈀方趁心！」

行者聞言暗笑道：「這呆子雖然在這裏面受悶氣，卻還不倒了旗槍不倒了旗槍：比喻士氣不衰。旗槍，旗與槍，都是戰爭中使用的。。老孫一定要拿了此怪，若不如此，怎生雪恨！」

正欲設法拯救八戒出來，只聽那妖王叫道：「六健將何在？」時有六個小妖，是他知己的精靈，封爲健將，都有名字：一個叫做雲裏霧，一個叫做霧裏雲；一個叫做急如火，一個叫做快如風；一個叫做興烘掀，一個叫做掀烘興。李旁：好名字。六健將上前跪下，妖王道：「你們認得老大王家麼？」六健將道：「認得。」妖王道：「你與我星夜去請老大王來，說我這裏捉唐僧蒸與他喫，壽延千紀。」六怪領命，一個個廝拖廝扯，徑出門去了。行者嚶的一聲，飛下袋來，跟定那六怪，躲離洞中。畢竟不知怎的請來，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心亂性迷，邪火妄動。此回言邪火作害，五行受傷也。

篇首《西江月》一詞，極言修性之理，言淺而意深，所當細玩。「善惡一時忘念，榮枯都不關心。」言真性涵空，忘物忘形也。「晦明隱顯任浮沉，隨分飢餐渴飲。」言當隨緣度日，外無所累，內無所繞也。「神靜湛然常寂，昏寞便有魔侵。」言神靜則外物不入而常寂，神昏則妄念紛生而起魔，不可不謹也。「五行顛倒到禪林，風動必然寒凜。」言五行散亂，各一其性，彼此相戕，最能害真。若能顛倒用之，則殺中求生，害裏尋恩，五行一氣，即可到清靜真空之地。否則順其五行之性．認假棄真，如風之動，必然寒凜，未有不傷生害命者也。古仙雲：「五行順行，法界火坑；五行顛倒，大地七寶。」善用者，五行能以成道；不善用者，五行能以敗道。善與不善，只在順逆之間耳。

篇首「行者八戒來到火雲洞口，魔王推出五輛小車，將車子按金、木、水、火、土安下，手執一杆丈八長的火尖槍。」車者，輪轉之物，象火氣之盤旋不定。「車子按金、木、水、火、土安下」，火性一發，五行聽命，爲火所用，即「五行順行，法界火坑」也。「火尖槍」，象火之鋒利；「丈八長」，比火之急速。「行者叫賢姪，那怪心中大怒。」火生之根也。「行者提五百年前，與牛魔王結七弟兄，那怪不信，舉槍就刺。」火之起發也。「一隻手舉着火尖槍，一隻手捏着拳頭，往自家鼻子上捶了兩拳。」比火氣內發，上攻頭目，內外受傷，把持不定，左右飛揭，無可解救之狀。八戒道：「這廝放賴不羞，捶破鼻幹，淌出些血來，搽紅了臉，往那裏告我們去也。」罵盡世間暴燥放賴之徒，真爲痛快。「妖精口裏噴出火來，鼻子裏濃煙迸出，閘閘眼，火焰齊生，五輛車子上火光湧出。」火性一發，身不自主，渾身是火，上下是火，五臟六門，無非是火。「紅焰焰大火燒空，把一座火雲洞被煙火迷漫，真個是熯天熾地。」火之爲害甚矣哉！

寫「火」一詩，備言邪火爲害，顯而易見，惟「生生化化皆因火，火遍長空萬物榮」之句，讀者未免生疑。殊不知天地絪縕，則爲真火，能統五行而生萬物；陰陽乖戾，則爲邪火，能敗五行而傷生靈。此妖精之邪火，而非天地之真火，真爲邪用，真亦不真。

噫！放出這般無情之火，皆由火上炎而水下流，火水《未濟》之故。八戒道：「不濟。」又曰：「沒天理，就放火了。」言放火者皆是傷天害理不濟之流。沙僧因不濟，而用生克之理爭勝。行者道：「須是以水克火。」以水克火，宜其水火相濟，而火可不炎。

何以龍王噴下水，好似火上澆油，越潑越灼乎？此處不可不辨。妖精之火，是三昧真火，在內；龍王之水，乃借來之水，在外。以外之假水，而潑其內之真火，不特不能止其焰，而且有以助其勢。行者不怕火，只怕煙者何故？火者暴性，發於外者也；煙者怒氣，積於內者也。暴性則一發而即退，怒氣則蠱久而不化，煙更甚於火也。其所謂「老君八卦爐，《巽》位安身，不曾燒壞，只是風攪煙來，燻作火眼金睛，至今怕煙。」此又有說，言八卦爐真火鍛鍊，借柔《巽》之風，而得成不壞之軀，風攪煙來，燻成火眼金睛。因迴風混合，而乃以韜明養晦，所以怕煙也。

「那怪又噴一口，行者當不得，縱雲走了。一身煙火，暴燥難禁，澗水一逼，弄得火氣攻心，三魂出舍。可憐：氣塞胸膛喉舌冷，魂飛魄散喪殘生！」嗚呼！火發於外，煙聚於內。燥火妄動，能使真金消化；怒氣生嗔，直叫道心遭殃。一口惡氣，傷害性命，至於如此，可不畏哉？「踡跼四腳伸不得，渾身上下冷如冰。」皆是實事，並非虛言。此提綱「心猿遭火敗」，金公受傷之因。

「沙僧抱上岸」，土能生金也；「八戒扶着頭」，水能成金也。「推上腳來盤膝坐定」，定神以息氣也；「兩手搓熱」，陰陽須相和也。「仵住他的七竅」，捕滅七情，不容內外而相通也；「使一個按摩禪法」，極深研幾，須當按摩而歸空也。「須臾氣透三關，轉明堂，衝開孔竅」，冷氣消而和氣生也。「叫一聲師父氨，言此處須要記得師父，不得因小憤而誤大事，有背當年度引之命言。故沙僧道：「你生爲師父，死也還在口裏。」生之死之，刻刻當以師父爲念，誓必成道以報師恩也。

行者想起「請觀音菩薩纔好」，可見前之遭火敗，皆由不能覺察神觀，以致燥性妄動而受害。今欲請觀音，是已悟得今是而昨非，客邪之氣，漸有消化之機矣。然何以妖精取如意皮袋換上一條口繩，變作一個假觀音，哄引呆子裝於袋內乎？蓋邪火一動，則心不正；心不正，則意不誠；意不誠，而僞妄百出，不得不聽命於心。是意者，乃心盛物之皮袋，故曰如意皮袋。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此聖經口傳，條目之繩墨。今換上一條，則意必不誠可知；意不誠，則必先不能致知。妖精變假觀音，是非真知，而爲假知，乃失致知之實矣。「呆子忽見菩薩，那裏識得真假？這纔是見相作佛，即停雲下拜。」是真假不分，不能格物也；不能格物，對妖精而說妖精，自然不能致知；不能致知，則意不誠，裝於如意皮袋，理有可據。

噫！意不誠，則心必不正，故不但不能降妖，而且爲妖所裝，故妖精道：「豬八戒，你有什麼手段保唐僧取經？請菩薩降我，你大睜兩眼，不認得我是聖嬰大王哩！」言不能格物，無以致知；無以致知，則知之不至，而欲意誠心正，即是睜眼瞎子。識不得真心實意，其不爲假心假意所裝者幾希。心意尚且不識，憑何手段而取真經？適以成其聖嬰大王而已。

「行者到洞前，不敢相迎，變作一個銷金包袱。」「銷金」者，銷化其性於無形；「包袱」者，包含一切而歸空。先哲雲：「人若不爲形所累，眼前便是大羅仙。」正行者變銷金包袱之意。「妖精不以爲事，丟在門內。」此所謂賊不打貧家也。「好行者，假中又假，虛裏還虛，拔根毫毛，變作包袱一樣。他的真身又變作一個蒼蠅兒，釘在門樞上。」妙哉！此變令人莫測，毛變包袱，空無所空也；真身變蒼蠅兒，即經雲：「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嬰兒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釘在門樞上」，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動靜如一、止於其所而不遷也。所可異者，行者變蠅兒，是爲嬰兒，豈妖精非嬰兒乎？特有說焉。妖精之嬰兒，是無知之燥性；行者之嬰兒，是本來之真空。一邪一正，天地懸隔。

「聽得八戒在皮袋裏呻吟，惡言駕道：『你怎麼變假觀音哄我，若我師兄到來，大展齊天無量法，滿山潑怪一時擒。解開皮袋放出我，築你千鈀方稱心。』」一切迷徒誤認肉團頑心爲本來之真心；以心制心而收心，妄想成仙作佛，解脫災厄。是已放心而已，何能收心？不能收心而仍放心，便是呆子不識真假。裝入皮袋裏面受悶氣，而猶說大話騙人，旗論不倒，能不爲有識者所暗笑乎？何則？肉團頑心非我本來真心，其中所具者，不過六慾耳。一着此心，則六慾並起，雲霧遮空，風生火動，掀興興掀，烘烘騰焰，客邪塞滿，悶氣蒸人。何異使六健將，請來老大王喫肉做壽，可不嘆諸？吾願天下修行者，急須一聲飛下悶氣皮袋，定住六慾，躲離妖洞，別求個方料可也。

詩曰；

暴燥無情不可當，陰陽反覆喪天良。

真心本性同傷損，怎似虛容是妙方。

# 第四十二回 大聖殷勤拜南海 觀音慈善縛紅孩

李本總批：篇中雲：「作惡多端，這三四日齋戒，那裏就積得過來！」此處極可提醒佛口蛇心的齋公。又云：「你便一毫不拔，教我這善財難捨。」此處極可提醒白手抄化的和尚。

憺漪子曰：行者既不能勝妖，而龍王之水又不能滅火，此時縱使子牙運籌，留侯借著，亦帷有請南海大士一着矣。觀大士之來，將淨瓶滿貯海水而行，讀者必且謂此第三番交戰，不知行者如何鏖兵，紅孩又如何放火。正當熏天灼地之時，而大士以一瓶之海水撲滅之，方大快壁上觀者之心眼。此人人意中事。若使庸才操筆，我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而此傳之妙，妙在於不鏖兵，不放火，亦不用海水滅火；只將淨瓶傾于山上，「迷」字寫於掌中，使此妖忘其爲火，並忘其爲戰，自然而然，不動聲色，拱手而入法門、受戒行，西來大意已了了無餘矣。此之謂好文字，此之謂大手筆。

行者變牛魔一段，欣然自以爲得意。夫進叔爲父，其尊幾何？而變聖爲魔，所損多矣。彼自以爲上風，吾恐正是下梢頭耳。

他處行者請大士，不過一請便行；而此處獨添出烏龜駝瓶，蓮瓣渡海，及龍女、一毛諸問答。閒閒鋪敘，若與正文無關，不知此正與紅孩兒作襯貼耳。畫家有云：「芳草落花如錦地。」若無落花以間芳草，安得成錦地耶？

話說那六健將出洞門，徑往西南上，依路而走。行者心中暗想道：「他要請老大王喫我師父，老大王斷是牛魔王。我老孫當年與他相會，真個意合情投，交遊甚厚。李旁：好點綴。至如今我歸正道，他還是邪魔。李旁：着眼。證夾：只此二語，使凜然有人獸之分。雖則久別，還記得他模樣，且等老孫變作牛魔王，哄他一鬨，看是何如。」李旁：猴。好行者，躲離了六個小妖，展開翅，飛向前邊，離小妖有十數里遠近，搖身一變，變作個牛魔王，拔下幾根毫毛，叫：「變！」即變作幾個小妖。在那山凹裏，駕鷹牽犬，搭弩張弓，充作打圍的樣子，等候那六健將。

那一夥廝拖廝扯，正行時，忽然看見牛魔王坐在中間，慌得興烘焮、焮烘興撲的跪下道：「老大王爺爺在這裏也。」李旁：描畫。那雲裏霧、霧裏雲、急如火、快如風都是肉眼凡胎，那裏認得真假，也就一同跪倒，磕頭道：「爺爺！小的們是火雲洞聖嬰大王處差來，請老大王爺爺去喫唐僧肉，壽延千紀哩。」行者藉口答道：「孩兒們起來，同我回家去，換了衣服來也。」李旁：猴。小妖叩頭道：「望爺爺方便，不消回府罷。路程遙遠，恐我大王見責。小的們就此請行。」行者笑道：「好乖兒女，也罷，也罷，向前開路，我和你去來。」六怪抖擻精神，向前喝路，大聖隨後而來。

不多時，早到了本處。快如風、急如火撞進洞裏報：「大王，老大王爺爺來了。」妖王歡喜道：「你們卻中用，這等來的快。」即便叫：「各路頭目，擺隊伍，開旗鼓，迎接老大王爺爺。」滿洞羣妖，遵依旨令，齊齊整整，擺將出去。這行者昂昂烈烈，挺着胸脯，李旁：猴。把身子抖了一抖，卻將那架鷹犬的毫毛都收回身上。拽開大步，徑走入門裏，坐在南面當中。紅孩兒當面跪下，朝上叩頭道：「父王，孩兒拜揖。」行者道：「孩兒免禮。」那妖王四大拜拜畢，立於下手。

行者道：「我兒，請我來有何事？」李旁：雖得做人父親，確是變聖爲魔。自尊者，着眼。妖王躬身道：「孩兒不才，昨日獲得一人，乃東土大唐和尚。常聽得人講，他是一個十世修行之人，有人喫他一塊肉，壽似蓬瀛不老仙。愚男不敢自食，特請父王同享唐僧之肉，壽延千紀。」行者聞言，打了個失驚道：李旁：好照管。「我兒，是那個唐僧？」妖王道：「是往西天取經的人也。」行者道：「我兒，可是孫行者師父麼？」李旁：猴極矣，妙絕。妖王道：「正是。」行者擺手搖頭道：「莫惹他！莫惹他！別的還好惹，孫行者是那樣人哩。我賢郎，你不曾會他。那猴子神通廣大，變化多端。他曾大鬧天宮，玉皇上帝差十萬天兵，佈下天羅地網，也不曾捉得他。你怎麼敢喫他師父！快早送出去還他，不要惹那猴子。他若打聽着你吃了他師父，他也不來和你打，他只把那金箍棒往山腰裏搠個窟窿，連山都掬了去。我兒，弄得你何處安身，教我倚靠何人養老？」李旁：那知是自家賣弄。

妖王道：「父王說那裏話，長他人志氣，滅孩兒的威風。那孫行者共有兄弟三人，領唐僧在我半山之中，被我使個變化，將他師父攝來。他與那豬八戒當時尋到我的門前，講甚麼攀親托熟之言，被我怒髮沖天，與他交戰幾合，也只如此，不見甚麼高作高作：高明的招數。。那豬八戒刺邪裏就來助戰刺邪裏：即刺斜裏，也可作斜刺裏。從旁邊、從側面。，是孩兒吐出三昧真火，把他燒敗了一陣。李旁：着眼，三昧真火才燒得他敗。慌得他去請四海龍王助雨，又不能滅得我三昧真火，被我燒了一個小發昏，連忙着豬八戒去請南海觀音菩薩。是我假變觀音，把豬八戒賺來，見吊在如意袋中，也要蒸他與衆小的們喫哩。那行者今早又來我的門首吆喝，我傳令教拿他，慌得他把包袱都丟下走了。卻纔去請父王來看看唐僧活像，方可蒸與你喫，延壽長生不老也。」

行者笑道：「我賢郎呵，你只知有三昧火贏得他，不知他有七十二般變化哩！」妖王道：「憑他怎麼變化，我也認得，諒他決不敢進我門來。」行者道：「我兒，你雖然認得他，他卻不變大的，如狼犺大像，恐進不得你門；他若變作小的，你卻難認。」李旁：今人不認爺面孔，真一紅孩兒已哉。妖王道：「憑他變甚小的。我這裏每一層門上，有四五個小妖把守，他怎生得入？」行者道：「你是不知，他會變蒼蠅、蚊子、虼蚤虼（ɡè）蚤：跳蚤。，或是蜜蜂、蝴蝶並蟭蟟蟲等項，又會變我模樣，你卻那裏認得？」李旁：猴甚。妖王道：「勿慮；他就是鐵膽銅心，也不敢近我門來也。」

行者道：「既如此說，賢郎甚有手段，實是敵得他過，方來請我喫唐僧的肉，奈何我今日還不喫哩。」妖王道：「如何不喫？」行者道：「我近來年老，你母親常勸我作些善事。我想無甚作善，且持些齋戒。」李旁：猴，猴！魔亦持齋。不魔不持齋了。妖王道：「不知父王是長齋長齋：指佛教徒長期堅持過午不食。後多指長期素食。，是月齋月齋：佛教認爲，每年正、五、九三個月，帝釋天、四大天王巡查人間善惡，故應在這三個月持齋，稱爲月齋。？」行者道：「也不是長齋，也不是月齋，喚做『雷齋』雷齋：敬奉雷神的人所持的齋戒，每年雷部辛天君誕辰和每月三個辛日及初六齋戒。俗稱「三辛一板，六不御葷」。。每月只該四日。」妖王問：「是那四日？」行者道：「三辛逢初六。今朝是辛酉日，一則當齋，二來酉不會客酉不會客：《天中記》卷四十四引《典論》稱：杜康善於造酒，死於酉日，故酉日有不飲酒會客的習俗。。李旁：猴。且等明日，我去親自刷洗蒸他，與兒等同享罷。」

那妖王聞言心中暗想道：「我父王平日喫人爲生，今活勾有一千餘歲，證夾：喫人爲生，卻活一千餘歲，何怪盜蹠之壽考令終也！怎麼如今又喫起齋來了？想當初作惡多端，這三四日齋戒，那裏就積得過來？李旁：喫三四日齋，要折平日過惡，今人極多。此言有假，可疑！可疑！」即抽身走出二門之下，叫六健將來問：「你們老大王是那裏請來的？」小妖道：「是半路請來的。」妖王道：「我說你們來的快，不曾到家麼？」小妖道：「是，不曾到家。」妖王道：「不好了，着了他假也！這不是老大王！」小妖一齊跪下道：「大王，自家父親，也認不得？」李旁：着眼，須知誰是自己父親。證夾：好警醒。妖王道：「觀其形容動靜都像，只是言語不像，只怕着了他假，吃了人虧。你們都要仔細：會使刀的，刀要出鞘；會使槍的，槍要磨明；會使棍的使棍，會使繩的使繩。待我再去問他，看他言語如何。若果是老大王，莫說今日不喫，明日不喫，便遲個月何妨？假若言語不對，只聽我哏的一聲，就一齊下手。」羣魔各各領命訖。

這妖王復轉身到於裏面，對行者當面又拜。行者道：「孩兒，家無常禮，不須拜，但有甚話，只管說來。」妖王伏於地下道：「愚男一則請來奉獻唐僧之肉，二來有句話兒上請。我前日閒行，駕祥光，直至九霄空內，忽逢着祖延道齡張先生祖延：不詳，諸本均同。《新說西遊記》於此句下注：「天師之始祖，張良之孫。」。」行者道：「可是做天師的張道齡麼張道齡：即張道陵，見第四回「張天師」條注。？」妖王道：「正是。」行者問曰：「有甚話說？」妖王道：「他見孩兒生得五官周正，三停平等三停：相法術語，相面者以人體及面部各分三部，稱上中下三停，三停齊等爲福相。，他問我是幾年、那月、那日、那時出世。李旁：幻極。此兒卻也來的。兒因年幼，記得不真。先生子平精熟子平：宋徐子平精通星命之術，後以「子平」代稱星命之學。，要與我推看五星推看五星：古代星命術士以人的生辰與金木水火土五星的位置相配，來推算命運，稱爲「五星術」。。今請父王，正欲問此。倘或下次再得會他，好煩他推算。」李旁：真是敵手。

行者聞言，坐在上面暗笑道：「好妖怪啞！老孫自歸佛果，保唐師父，一路上也捉了幾個妖精，不似這廝剋剝剋剝：同「剋薄」。苛刻，苛求。。他問我甚麼家長禮短，少米無柴的話說，我也好信口捏膿答他捏膿：捏造，編造。。他如今問我生年月日，我卻怎麼知道？」李旁：畫他心思。好猴王，也十分乖巧，巍巍端坐中間，也無一些兒懼色，面上反喜盈盈的笑道：李旁：賊猴。「賢郎請起。我因年老，連日有事不遂心懷，把你生時果偶然忘了。且等到明日回家，問你母親便知。」

妖王道：「父王把我八個字時常不離口論說八個字：即「八字」，星命家以人出生的年、月、日、時，各配以天干地支，每項兩個字，合稱「八字」，假如此人生於990年月0日晚點（子時），則根據萬年曆可查得這個時間是庚午年戊寅月丙午日戊子時，這裏庚午、戊寅、丙午、戊子即此人的八字。術士認爲此八字可以影響人的命運。，說我有同天不老之壽，怎麼今日一旦忘記？豈有此理！必是假的！」李旁：好狠對手。哏的一聲，羣妖槍刀簇擁，望行者沒頭沒臉的扎來。這大聖使金箍棒架住了，現出本像，對妖精道：「賢郎，你卻沒理。那裏兒子好打爺的？」李旁：好猴。那妖王滿面羞慚，不敢回視。行者化金光，走出他的洞府。小妖道：「大王，孫行者走了。」妖王道：「罷！罷！罷！讓他走了罷！我喫他這一場虧也！且關了門，莫與他打話，只來刷洗唐僧，蒸喫便罷。」

卻說那行者搴着鐵棒，呵呵大笑，自澗那邊而來。沙僧聽見，急出林迎着道：「哥阿，這半日方回，如何這等哂笑，想救出師父來也？」行者道：「兄弟，雖不曾救得師父，老孫卻得個上風來了。」李旁：猴。沙僧道：「甚麼上風？」行者道：「原來豬八戒被那怪假變觀音哄將回來，吊於皮袋之內。我欲設法救援，不期他着甚麼六健將去請老大王來喫師父肉。是老孫想着他老大王必是牛魔王，就變了他的模樣，充將進去，坐在中間。他叫父王，我就應他；他便叩頭，我就直受，着實快活！果然得了上風！」沙僧道：「哥呵，你便圖這般小便宜，恐師父性命難保。」行者道：「不須慮，等我去請菩薩來。」沙僧道：「你還腰疼哩。」行者道：「我不疼了。古人云：『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看着行李馬匹，等我去。」沙僧道：「你置下仇了，恐他害我師父。你須快去快來。」行者道：「我來得快，只消頓飯時，就回來矣。」

好大聖，說話間躲離了沙僧，縱筋斗雲，徑投南海。在那半空裏，那消半個時辰，望見普陀山景。須臾，按下雲頭，直至落伽崖上落伽崖：即洛迦山，位於浙江普陀山東南海中，傳說是觀世音菩薩修行顯聖之地。。端肅正行，只見二十四路諸天迎着道：「大聖，那裏去？」行者作禮畢，道：「要見菩薩。」諸天道：「少停，容通報。」時有鬼子母諸天來潮音洞外報道菩薩得知鬼子母：佛教傳說中的人物，原爲惡神，專喫人間兒童，被佛法教化後，成爲專門保護兒童的護法神。後被吸收爲二十四諸天之一。參見第二十二回「二十四路諸天」條注。元楊景賢雜劇《西遊記》中原有鬼子母故事，講述鬼子母之子愛奴兒變化爲兒童，誘捉唐僧，被如來降伏。此當即紅孩兒故事之早期源頭，而鬼子母形象弱化，在此僅留一點痕跡。：「孫悟空特來參見。」菩薩聞報，即命進去。大聖斂衣皈命，捉定步捉：把握，穩住。，徑入裏邊，見菩薩倒身下拜。菩薩道：「悟空，你不領金蟬子西方求經去，卻來此何干？」行者道：「上告菩薩，弟子保護唐僧前行，至一方，乃號山枯松澗火雲洞。有一個紅孩兒妖精，喚作聖嬰大王，李旁：誰聖不嬰，誰嬰能聖。把我師父攝去，是弟子與豬悟能等尋至門前，與他交戰。他放出三昧火來，我等不能取勝，救不出師父。急上東洋大海，請到四海龍王，施雨水，又不能勝火，把弟子都燻壞了，幾乎喪了殘生。」李旁：着眼，今人誰不被火燒卻？可憐，可憐！菩薩道：「既他是三昧火，神通廣大，怎麼去請龍王，不來請我？」行者道：「本欲來的，只是弟子被煙燻了，不能駕雲，卻教豬八戒曾請菩薩。」菩薩道：「悟能不曾來啞。」行者道：「正是。未曾到得寶山，被那妖精假變做菩薩模樣，把豬八戒又賺入洞中，現吊在一個皮袋裏，也要蒸喫哩。」

菩薩聽說，心中大怒道：李旁：菩薩也大怒，大怒便不是菩薩。「那潑妖敢變我的模樣！」恨了一聲，將手中寶珠淨瓶往海心裏撲的一摜，證夾：吾道一以摜之。唬得那行者毛骨竦然，即起身侍立下面，道：「這菩薩火性不退，李旁：着眼，火性不退，佛性自退矣。好是怪老孫說的話不好好是：大概是。，壞了他的德行，就把淨瓶摜了。可惜！可惜！早知送了我老孫，卻不是一件大人事人事：指贈送的禮品。？」

說不了，只見那海當中，翻波跳浪，鑽出個瓶來，原來是一個怪物馱着出來。行者仔細看那馱瓶的怪物，怎生模樣：

根源出處號幫泥幫泥：晉王嘉《拾遺記》稱，大禹治水的時候，有玄龜揹負青泥相助，故「幫泥」爲龜的代稱。，水底增光獨顯威。

世隱能知天地性世隱以下兩句：古人用龜甲占卜，所以說龜能「知天地性」、「曉鬼神機」。，安藏偏曉鬼神機。

藏身一縮無頭尾，展足能行快似飛。

文王畫卦曾元卜文王畫卦：據《漢書·藝文志》，周文王是八卦的推演者，六十四卦的創始人。司馬遷《報任安書》也說：「文王拘而演《周易》。」，常納庭臺伴伏羲伏羲：上古帝王，傳說他是八卦的創始人。《周易·繫辭》：「古者包棲氏（同「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雲龍透出千般俏，號水推波把浪吹。

條條金線穿成甲，點點裝成彩玳瑁玳瑁：是一種爬行動物，形狀像龜。其甲殼黃褐色，有花紋，很有光澤，可作裝飾品。這裏是形容這隻烏龜的甲殼像玳瑁似的，很光采。。

九宮八卦袍披定，散碎鋪遮綠燦衣綠燦衣：這龜甲殼上還長了綠毛。。

生前好勇龍王幸，死後還馱佛祖碑。

要知此物名和姓，興風作浪惡烏龜。

李旁：藏得很！偏是烏龜要興風作浪。

那龜馱着淨瓶，爬上崖邊，對菩薩點頭二十四點，權爲二十四拜二十四拜：祭祀天神的禮儀，古代以祭天、祭神爲最隆重，規格高於禮拜皇帝的「五拜三叩頭」或「三拜九叩」。《明史·禮志》記：洪武九年（376）朱元璋規定祭天地、宗廟禮儀，獻祭環節爲十二拜，迎神、飲福受胙、送神三個環節各四拜，合爲二十四拜。祈谷（祈求收成）禮也是二十四拜。至今蘇北、魯西南拜祭亡者仍有二十四拜遺俗。俗語「二十四拜都拜了，不差這一哆嗦」出於此。。行者見了，暗笑道：「原來是看瓶的，想是不見瓶，就問他要。」菩薩道：「悟空，你在下面說甚麼？」行者道：「沒說甚麼。」菩薩教：「拿上瓶來。」這行者即去拿瓶，咦！莫想拿得他動。好便似蜻蜓撼石柱，怎生搖得半分毫？行者上前跪下道：「菩薩，弟子拿不動。」菩薩道：「你這猴頭，只會說嘴，瓶兒你也拿不動，怎麼去降妖縛怪？」行者道：「不瞞菩薩說，平日拿得動，今日拿不動。想是吃了妖精虧，筋力弱了。」菩薩道：「常時是個空瓶，如今是淨瓶拋下海去，這一時間，轉過了三江五湖，八河四瀆，溪源潭洞之間，共借了一海水在裏面。你那裏有架海的斤量？此所以拿不動也。」行者合掌道：「是弟子不知。」

那菩薩走上前，將右手輕輕的提起淨瓶，託在左手掌上。只見那龜點點頭，鑽下水去了。行者道：「原來是個養家看瓶的夯貨！」菩薩坐定道：「悟空，我這瓶中甘露水漿，比那龍王的私雨不同，能滅那妖精的三昧火。待要與你拿了去，你卻拿不動；待要着善財龍女與你同去，你卻又不是好心，專一隻會騙人。你見我這龍女貌美，淨瓶又是個寶物，李旁：極文人大半類如此。你假若騙了去，卻那有工夫又來尋你？你須是留須些甚麼東西作當。」行者道：「可憐！菩薩這等多心，我弟子自秉沙門，一向不幹那樣事了。你教我留些當頭，卻將何物？我身上這件錦布直裰，還是你老人家賜的。這條虎皮裙子，能值幾個銅錢？這根鐵棒，早晚卻要護身。但只是頭上這個箍兒，是個金的，卻又被你弄了個方法兒長在我頭上，取不下來。你今要當頭當（dànɡ）頭：抵押品，典押品。，情願將此爲當，你念個《松箍兒咒》，將此除去罷，不然，將何物爲當？」菩薩道：「你好自在阿！我也不要你的衣服、鐵棒、金箍，只將你那腦後救命的毫毛拔一根與我作當罷。」行者道：「這毫毛，也是你老大人家與我的。但恐拔下一根，就拆破羣了，又不能救我性命。」菩薩罵道：「你這猴子！你便一毛也不拔，教我這善財也難捨善財也難捨：參見本回「善財童子」條注。。」李旁：着眼，菩薩說趣話。行者笑道：「菩薩，你卻也多疑。正是『不看僧面看佛面』。千萬救我師父一難罷！」那菩薩：

逍遙欣喜下蓮臺，雲步香飄上石崖。

只爲聖僧遭障害，要降妖怪救回來。

孫大聖十分歡喜，請觀音出了潮音仙洞。證夾：菩薩此日出行，一定宜瑾人口。諸天大神都列在普陀巖上。菩薩道：「悟空過海。」行者躬身道：「請菩薩先行。」菩薩道：「你先過去。」行者磕頭道：「弟子不敢在菩薩面前施展。若駕筋斗雲呵，掀露身體，恐菩薩怪我不敬。」菩薩聞言，即着善才龍女去蓮花池裏，劈一瓣蓮花，拖在石巖下邊水上，教行者：「你上那蓮花瓣兒，我渡你過海。」行者見了道：「菩薩，這花瓣兒又輕又薄，如何載得我起？這一躧翻跌下水去，卻不溼了虎皮裙？走了硝，天冷怎穿！」菩薩喝道：「你且上去看！」行者不敢推辭，捨命往上跳。果然先見輕小，到上面比海船還大三分，行者歡喜道：「菩薩，載得我了。」菩薩道：「既載得，如何不過去？」行者道：「又沒個篙、槳、篷、桅，怎生得過？」菩薩道：「不用。」只把他一口氣吹開吸攏，又着實一口氣，吹過南洋苦海，得登彼岸。行者卻腳躧實地，笑道：「這菩薩賣弄神通，把老孫這等呼來喝去，全不費力也！」

那菩薩分付概衆諸天各守仙境，着善才龍女閉了洞門，他卻縱祥雲，躲離普陀巖，到那邊叫：「惠岸何在惠岸：惠岸和木叉本非一人，後來在民間傳說裏漸漸相混。參見第六回「惠岸行者」條注。？」惠岸乃託塔李天王第二個太子，俗名木叉是也，乃菩薩親傳授的徒弟，不離左右，稱爲護法惠岸行者，即對菩薩合掌伺候。菩薩道：「你快上界去，見你父王，問他借天罡刀來一用。」惠岸道：「師父用着幾何？」菩薩道：「全副都要。」惠岸領命，即駕雲頭，徑入南天門裏，到雲樓宮殿，見父王下拜。天王見了，問：「兒從何來？」木叉道：「師父是孫悟空請來降妖，着兒拜上我王，將天罡刀借了一用。」天王即喚哪吒將刀取三十六把，遞與木叉。木叉對哪吒說：「兄弟，你回去多拜上母親，我事緊急，等送刀來再磕頭罷。」忙忙相別，按落祥光，徑至南海，將刀捧與菩薩。

菩薩接在手中，拋將去，念個咒語，只見那刀化作一座千葉蓮臺。菩薩縱身上去，端坐在中間。行者在傍暗笑道：「這菩薩省使儉用，那蓮花池裏有五色寶蓮臺，捨不得坐將來，卻又問別人去借。」菩薩道：「悟空休言語，跟我來也。」卻纔都駕着雲頭，離了海上。白鸚哥展翅前飛，孫大聖與惠岸隨後。

頃刻間，早見一座山頭，行者道：「這山就是號山了。從此處到那妖精門首，約摸有四百餘里。」菩薩聞言，即命住下祥雲，在那山頭上念一聲「唵」字咒語，只見那山左山右，走出許多神鬼，卻乃是本山土地衆神，都到菩薩寶蓮座下磕頭。菩薩道：「汝等俱莫驚張，我今來擒此魔王。你與我把這團圍打掃乾淨，要三百里遠近地方，不許一個生靈在地。將那窩中小獸，窟內雛蟲，都送在巔峯之上安生。」衆神遵依而退。須臾間，又來回復，菩薩道：「既然乾淨，俱各回祠。」遂把淨瓶扳倒，唿喇喇傾出水來，就如雷響。真個是：

漫過山頭，衝開石壁。漫過山頭如海勢，衝開石壁似汪洋。黑霧漲天全水氣，滄波影日幌寒光。遍崖衝玉浪，滿海長金蓮。菩薩大展降魔法，袖中取出定身禪。化做落伽仙景界，真如南海一般般。秀蒲挺出曇花嫩秀蒲：即菖蒲，一種水生香草。，香草舒開貝葉鮮。紫竹几竿鸚鵡歇，青松數簇鷓鴣喧。萬疊波濤連四野，只聞風吼水漫天。

孫大聖見了，暗中讚歎道：「果然是一個大慈大悲的菩薩！若老孫有此法力，將瓶兒望山一倒，管甚麼禽獸蛇蟲哩！」菩薩叫：「悟空，伸手過來。」行者即忙斂袖，將左手伸出。菩薩拔楊柳枝，蘸甘露，把他手心裏寫一個『迷』字，教他：「捏着拳頭，快去與那妖精索戰，許敗不許勝。敗將來我這跟前，我自有法力收他。」

行者領命，返雲光，徑來至洞口，一隻手使拳，一隻手使棒，高叫道：「妖怪開門！」那些小妖又進去報道：「孫行者又來了！」妖王道：「緊關了門！莫採他！」行者叫道：「好兒子，把老子趕在門外，還不開門！」小妖又報道：「孫行者罵出那話兒來了！」妖王只教：「莫採他！」行者叫兩次，見不開門，心中大怒，舉鐵棒，將門一下打了一個窟窿。慌得那小妖跌將進去道：「孫行者打破門了！」妖王見報幾次，又聽說打破前門，急縱身跳將出去，挺長槍，對行者罵道：「這猴子，老大不識起倒不識起到：不識相，不知利害。！我讓你得些便宜，你還不知盡足，又來欺我！打破我門，你該個甚麼罪名？」行者道：「我兒，你趕老子出門，你該個甚麼罪名？」

那妖王羞怒，纏長槍劈胸便刺；這行者舉鐵棒，架隔相還。一番搭上手，鬥經四五個回合，行者捏着拳頭，拖着棒，敗將下來。那妖王立在山前道：「我要刷洗唐僧去哩！」行者道：「好兒子，天看着你哩！你來！」那妖精聞言，愈加嗔怒，喝一聲，趕到面前，挺槍又刺。這行者輪棒又戰幾合，敗陣又走。那妖王罵道：「猴子，你在前有二三十合的本事，你怎麼如今正鬥時就要走了，何也？」行者笑道：「賢郎，老子怕你放火。」李旁：趣甚，妙甚！小說絕不可無此。妖精道：「我不放火了，你上來。」行者道：「既不放火，走開些，好漢子莫在家門前打人。」那妖精不知是詐，真個舉槍又趕。行者拖了棒，放了拳頭，那妖王着了迷亂，只情追趕。前走的如流星過度度：指星度，星辰運行的位置。，後走的如弩箭離弦。

不一時，望見那菩薩了。行者道：「妖精，我怕你了，你饒我罷。你如今趕至南海觀音菩薩處，怎麼還不回去？」那妖王不信，咬着牙，只管趕來。行者將身一幌，藏在那菩薩的神光影裏。這妖精見沒了行者，走近前，睜圓眼，對菩薩道：「你是孫行者請來的救兵麼？」菩薩不答應。妖王捻轉長槍喝道：「咄！你是孫行者請來的救兵麼？」菩薩也不答應。妖精望菩薩劈心刺一槍來，那菩薩化道金光，徑走上九霄空內。行者跟定道：「菩薩，你好欺伏我罷了！那妖精再三問你，你怎麼推聾妝瘂，不敢做聲，被他一槍搠走了，卻把那個蓮臺都丟下耶！」菩薩只教：「莫言語，看他再要怎的。」此時行者與木叉俱在空中，並肩同看。只見那妖呵呵冷笑道：「潑猴頭，錯認了我也！他不知把我聖嬰當作個甚人。幾番家戰我不過，又去請個甚麼膿包菩薩來，卻被我一槍，搠得無形無影去了，又把個寶蓮臺兒丟了，且等我上去坐坐。」好妖精，他也學菩薩，盤手盤腳的，坐在當中。行者看見道：「好！好！好！蓮花臺兒好送人了！」菩薩道：「悟空，你又說甚麼？」行者道：「說甚？說甚？蓮臺送了人了。那妖精坐放臀下，終不得你還要哩？」菩薩道：「正要他坐哩。」行者道：「他的身軀小巧，比你還坐得穩當。」菩薩叫：「莫言語，且看法力。」

他將楊柳枝往下指定，叫一聲：「退！」只見那蓮臺花彩俱無，祥光盡散，原來那妖王坐在刀尖之上。李旁：此處又趣，看落局裏，妙甚。證夾：刀化蓮臺，蓮臺又化刀，神通遊戲，如是如是。即命木叉：「使降妖杵，把刀柄兒打打去來。」那木叉按下雲頭，將降魔杵，如築牆一般，築了有千百餘下。那妖精，穿通兩腿刀尖出，血深成汪皮肉開。好怪物，你看他咬着牙，忍着疼，且丟了長槍，用手將刀亂拔。行者卻道：「菩薩呵，那怪物不怕痛，還拔刀哩。」菩薩見了，喚上木叉：「且莫傷他生命。」卻又把楊柳枝垂下，念聲「唵」字咒語，那天罡刀都變做倒須勾兒，狼牙一般，莫能褪得。那妖精卻纔慌了，扳着刀尖，痛聲苦告道：「菩薩，我弟子有眼無珠，不識你廣大法力。千乞垂慈，饒我性命！再不敢恃惡，願入法門戒行也。」

菩薩聞言，卻與二行者、白鸚哥低下金光，到了妖精面前，問道：「你可受吾戒行麼？」妖王點頭滴淚道：「若饒性命，願受戒行。」菩薩道：「你可入我門麼？」妖王道：「果饒性命，願入法門。」菩薩道：「既如此，我與你摩頂受戒。」就袖中取出一把金剃頭刀兒，近前去，把那怪分頂剃了幾刀，剃作一個太山壓頂太山壓頂：即泰山壓頂，留下三片頭髮、其餘剃光的髮型。，與他留下三個頂搭，挽起三個窩角揪兒。行者在傍笑道：「這妖精大晦氣！弄得不男不女，不知像個甚麼東西！」菩薩道：「你今既受我戒，我卻也不慢你，稱你做善財童子善財童子：原是《華嚴經》中佛弟子名。善財童子自幼發願修道，參拜五十三位善知識（能教導正道的人）求道，最後遇普賢菩薩而成佛道。《華嚴經》記善財童子出世時，衆寶自然出現，故稱善財。後有「善財難捨」及前文「善才龍女」的說法，系從善財童子故事訛變而來。，如何？」證夾：龍女既稱善財，童子又稱善財，何菩薩之多財也！那妖點頭受持，只望饒命。菩薩卻用手一指，叫聲：「退！」撞的一聲，天罡刀都脫落塵埃，那童子身軀不損。菩薩叫：「惠岸，你將刀送上天宮，還你父王，莫來接我，先到普陀巖會衆諸天等候。」那木叉領命，送刀上界，回海不題。

卻說那童子野性不定，見那腿疼處不疼，臀破處不破，頭挽了三個揪兒，他走去綽起長槍，望菩薩道：「那裏有甚真法力降我？原來是個掩樣術法兒。不受甚戒，看槍！」望菩薩劈臉刺來。恨得個行者輪鐵棒要打，菩薩只叫：「莫打，我自有懲治。」卻又袖中取出一個金箍兒來道：「這寶貝原是我佛如來賜我往東土尋取經人的『金緊禁』三個箍兒。緊箍兒先與你戴了；禁箍兒收了守山大神；這個金箍兒未曾捨得與人，今觀此怪無禮，與他罷。」好菩薩，將箍兒迎風一幌，叫聲：「變！」即變作五個箍兒，望童子身上拋了去，喝聲：「着！」一個套在他頭頂上，兩個套在他左右手上，兩個套在他左右腳上。菩薩道：「悟空，走開些，等我念念《金箍兒咒》。」行者慌了道：「菩薩啞，請你來此降妖，如何卻要咒我？」李旁：好點綴。菩薩道：「這篇咒，不是《緊箍兒咒》咒你的，是《金箍兒咒》咒那童子的。」行者卻纔放心，緊隨左右，聽得他念咒。菩薩捻着訣，默默的唸了幾遍，那妖精搓耳揉腮，攢蹄打滾。正是：

一句能通遍沙界，廣大無邊法力深。

畢竟不知那童子怎的皈依，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火性飛揚，亢陽爲害之由。此回言靜觀密察，改邪歸正之功。

篇首「行者暗想當年與牛魔工情同意合，如今我歸正道，他還是邪魔。」是明示邪火妄動，皆由根本處不清，根本若清，火自何來？「行者變牛魔王，拔幾根毫毛變作幾個小妖，充作打圍的樣子。」是叫在生身根本處作個權便，打點護持，從真化假也。「六妖忽見假牛魔王跪請，行者入洞，坐在南面當中。」不偏不倚，處中以制外也。「妖精說出喫唐僧肉，愚男不敢自食，特請父王同享。」言誤認人心爲道心，而妄想服丹，猶如欲喫人肉而希圖長壽。曰「愚男」，真不知真假，愚之至者。「行者聞言，打個大驚，問可是孫行者師父？」言金丹大道自有真心實用，若以人心爲道心，便是自誤性命，其害非淺。「大驚」者，驚其不知死活而妄爲也。故行者擺手搖頭道：「莫惹他！莫惹他！那個孫行者，你不曾會他。」言認不得道心，惹不得人心；識得道心，方可滅得人心也。道心爲先天精一之神，從虛無中來，不着於空色，不着於有無，神通廣大，變化無端。先夭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十萬天兵不曾捉得」，妖精焉能惹得？確是實理。其曰：「變蒼蠅、蚊子、蜜蜂、蝴蝶，又會變我的模樣，你卻那裏認得？」言真心用事，大小不拘，隱顯菲測，隨機應變，非一切執人心者所能認得也。

「作善事」，「持雷齋」，仙翁明示人以金丹下手之竅，而後人多誤認之，或認爲雷齋之假素，或視爲過文之閒言。噫！差之多矣。蓋生身之道，在「七日來複」之時。《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不可見，因有地雷《復》卦，始見天地之心。《復》卦□卦爻圖略上《坤》下《震》，《坤》爲土，《震》爲雷，牛魔屬土，土而持雷，非《復》卦乎？一陽來複，即至善之端倪，作善而持雷齋，理在則然。曰：「辛酉日，一則當齋，二則酉不會客。」辛酉爲《兌》，自《兌》至《坤》，不遠復。「一則當齋」，先以割食爲要。「二則酉不會客」，不爲客邪所侵。《易》曰；「先王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後不省方。」正是此意，若有知的作善事，持雷齋，則天地之心來複，一善解百惡，而見本來面目，何燥性邪火之有？乃妖精不曉持雷慕之由，以爲作惡多端，三四日齋戒，不能積得過來。三四日，七日也。正「七日來複」之義。不知「七日來複』」，是認不得自己生身之處，故小妖道：「大王自己父親也不認得。」罵盡天下暴燥之徒，是皆認不得自己父親也。然持雷齋而究不能化迷者何？此又有道焉。真者固當知，而假者亦不可不曉。倘不明妖精出身之由、下手之的，而欲強制其性，則妖精必「哏」的一聲，槍刀簇擁，出於不及覺矣。故行者現出本相道：「你卻沒理，那有兒子好打爺的。」言不知真假之理，必將以假認真，以真作假，而不識生身父母，即是兒子打爺，忤逆不孝，何以爲人？此妖王所以滿面羞慚，而行者化金光出了妖洞矣。此等處，大露天機，口訣分明。若個識得，則知生死機關，不由天造；性命樞紐，總在當人。至簡至易，最近最切，可以呵呵大笑，得其上風，不須憂慮。從此請菩薩而降妖怪，自不費力矣。

「行者徑投南海，見了菩薩。」是已離燥性而歸清淨矣。「將紅孩兒事說了一遍，菩薩道：『即是他三昧火神通廣大，何不早來請我？」吉煤性之發，皆由失誤覺察，若一心潔淨，神明內照，性情和平，燥氣自化，更何有火之妄動乎？行者說出「妖精假變菩薩」，是燥性而亂真淨也；菩薩聽說大怒道：「那潑魔敢變我的模樣」，是真淨而制燥性也。「將手中寶珠淨瓶往海心裏一摜」者，真空而含妙有，以心清性淨爲體也；「海當中鑽出個龜來，馱着淨瓶，爬上岸來」，妙有而具真空，以惜氣養神爲用也。「菩薩叫行者拿瓶，莫想拿的分毫。菩薩將右手輕輕的提起淨瓶，託在左手掌上。」言清靜制燥火之法，貴於從容，不貴於急迫；貴於自然，不貴於勉強。得其真者，如運掌上，左之右之，無不宜之。「烏龜點點頭，鑽下水去」。此中趣味，惟善養神氣者，爲能默會。彼一切剛強自勝者，安能知之乎？

「菩薩坐定道：「我這瓶中甘露水，能滅那妖精三昧火。』」言靜定其水，足以滅妄動邪火，正所謂「甘露掣電，澆益衆生」者是也。「菩薩說龍女美貌，淨瓶是個寶物，恐行者騙去。」言財色之最易動心。「行者叫念《松箍兒咒》，除去作當，菩薩道：『你好自在。』」言真念之不可鬆放。「菩薩叫拔腦後一根毫毛，行者道：『但恐拔下一根，就折破羣，將來何以救命？』」言小心護持，一毫不得有差。「菩薩道：『這猴子一毛也不拔，叫我善財也難捨。』」言大道爲公，舍已而必須從人。「行者道：『不看僧面看佛面，千萬救我師父一救。』菩薩才欣然出了潮音仙洞。」言屈己求人，虛心而即能受益。

「菩薩叫悟空過海，行者恐露身體，得罪菩薩。」言正心試意，無欺而必當自嫌。「善財龍女去蓮池」，善舍者即到淨地。「劈瓣蓮花放水上」，中空者可入波瀾。「行者上花瓣，先見輕小，到上邊比海船還大。」潔淨處進步，蓮花一瓣，即可結法船一隻。「菩薩。吹口氣，早過南海，登彼岸，腳踩實地。」解脫處用功，煩惱無涯，剎那間快樂沒邊。

「借來罡刀變蓮臺」，兇器而可化法器，不妨在中間端坐；「扳倒淨瓶如雷響」，真物而暫作假物，還須於迷裏把握。「捏着拳頭與妖索戰，許敗不許勝」，言積習之氣，能漸化而不能頓除；「放了拳頭，那妖着迷，只管追趕」，言客邪之妄，宜放去而不宜執着。「妖精兩問而不應」，顛沛處常現自在；「菩薩一刺化金光」．急忙中總是真空。「蓮臺兒丟了，且等我上去坐坐」，是兇惡已入慈善之範圍；「楊柳枝往下指定，把刀柄打打去來」，是柔弱能定暴燥之劣頑。「刀穿兩腿丟長槍，用手亂拔」，是暗示邪行亂走者，急須丟開而拔出；「刀變倒鉤似狼牙，莫能拔的」，乃直指忍心害理者，及早鉤倒而退步。「痛苦求饒，不敢爲惡」，乃迷極自返而頓悟；「摩頂受戒，金刀剃頭」，即柔道取勝而漸修。「留下三個頂搭，稱名善財」，言正定之三昧，還在善舍；「罡刀都脫塵埃，身軀不壞」，言解脫其塵埃，即全本真。三箍歸於一觀，三家原是一家；一箍化爲五個，五行不離一氣。

噫！無窮野性歸靜定，多少頑心化善報。此提綱「觀音慈善縛紅孩」之旨。觀此以除妖爲慈，不慈之慈，乃爲大慈；以化妖爲善，不善之善，乃爲至善。豈等夫唐僧不分好歹，救解妖精慈善之謂乎？學者若能於「慈善」二字悟得透徹，真是「片言能識恆沙界，廣大無邊法力深。」

詩曰：

清心寡慾是良醫，氣質全消進聖基。

性靜原來無暴燥，神明自不人昏迷。

# 第四十三回 黑河妖孽擒僧去 西洋龍子捉鼉回

李本總批：行者說《心經》處，大是可思。不若今之講師，記得些子舊講說，便出來做買賣也。今之講經和尚，既不及那猴子，又要弄這猴子怎的？

妖怪請阿舅暖壽，尚有渭陽之情，不比世人；若表兄弟反面，則與世人一般矣。

憺漪子曰：天下之理，物極則反。前既有火雲洞紅孩兒非常之火矣，火之極，則變而爲水；紅之極，則變而爲黑。此理之必然者也。按黑水小鼉一難，在全部《西遊》中，似覺平平無奇，然亦必尋龍王，遣太子而後成功。可見學道之人，捍大魔難，捍小魔亦自不易，如不得其肯綮而冒昧從事，未免勞而無功，又安知小丑之不爲勃敵也哉？

《西遊》以五行證道。其言山，則有黑風山、黃風洞、白虎嶺、火雲洞、青龍山種種之不同，不啻五色俱備；而於水，則僅見一黑水河。豈山有五行而水獨無五行耶？曰：水已居五行之一矣。天下凡水皆黑，而此處更以黑水稱者，全乎水之詞也；天下凡水未必皆黑，而此處獨以黑水稱者，異乎水之詞也。全乎水，則宜爲真水；異乎水，則又疑非真水也。夫一車遲國也，而大小兩水夾之，此必非無所見而云然者矣。如急欲求其論，則請以一語暫應之曰：且聽下回分解。

卻說那菩薩唸了幾遍，卻纔住口，那妖精就不疼了。又正性起身看處，頸項裏與手足上都是金箍，勒得疼痛，便就除那箍兒時，莫想褪得動分毫，這寶貝已此是見肉生根，越抹越痛。行者笑道：「我那乖乖，菩薩恐你養不大，與你戴個頸圈鐲頭哩頸圈鐲頭：民間習俗，認爲給嬰兒戴上刻有「長命百歲」等文字的項圈和鐲子，孩子就可以健康長壽。此俗當源自古代系長命縷習俗。晉宗懍《荊楚歲時記》引周處《風土記》，端午時「五彩係臂，謂爲縷」。清《清風閘》第二十七回皮奉山生子後，「老太代奶奶撕尿布，做布毛衫子，打項圈鎖，打金兜索子，打金鐲，打腳鐲，都是金的」，爲新生嬰兒戴於頸胸腳各處。。」那童子聞此言，又生煩惱，就此綽起槍來，望行者亂刺。行者急閃身，立在菩薩後面，叫：「唸咒！唸咒！」那菩薩將楊柳枝兒蘸了一點甘露，灑將去，叫聲：「合！」只見他丟了槍，一雙手合掌當胸，再也不能開放，至今留了一個「觀音扭」，即此意也。那童子開不得手，拿不得槍，方知是法力深微，沒奈何，才納頭下拜。

菩薩念動真言，把淨瓶敧倒，將那一海水，依然收去，更無半點存留，證夾：放水不難，收水爲難；受海中之水不難，收山上之水爲難。如此神通，合讓菩薩。對行者道：「悟空，這妖精已是降了，卻只是野心不定，等我教他一步一拜，只拜到落伽山，方纔收法。你如今快早去洞中，救你師父去來！」行者轉身叩頭道：「有勞菩薩遠涉，弟子當送一程。」菩薩道：「你不消送，恐怕誤了你師父性命。」行者聞言，歡喜叩別。那妖精早歸了正果，五十三參五十三參：《華嚴經·入法界品》載，善財童子爲了求法，參拜了五十三處良師益友，才得以成就。這是佛經關於善財童子的說法，和《西遊記》不同。這裏的五十三參僅指參拜的意思。因善財童子曾參拜過觀音（系五十三參中的第二十八參），故人們常認爲善財童子是觀音的扈從。，參拜觀音，且不題善菩薩收了童子。

卻說那沙僧久坐林間，盼望行者不到；將行李捎在馬上，一隻手執着降妖寶杖，一隻手牽着繮繩，出松林向南觀看。只見行者欣喜而來。沙僧迎着道：「哥哥，你怎麼去請菩薩，此時纔來？焦殺我也。」行者道：「你還做夢哩，老孫已請了菩薩，降了妖怪。」行者卻將菩薩的法力備陳了一遍。沙僧十分歡喜道：「救師父去也！」他兩個才跳過澗去，撞到門前，拴下馬匹，舉兵器齊打入洞裏，剿淨了羣妖，解下皮袋，放出八戒來。那呆子謝了行者道：「哥哥，那妖精在那裏？等我去築他幾鈀，出出氣來。」行者道：「且尋師父去。」

三人徑至後邊，只見師父赤條條，捆在院中哭哩。沙僧連忙解繩，行者即取衣服穿上，三人跪在面前道：「師父喫苦了。」三藏謝道：「賢徒阿，多累你等，怎生降得妖魔也？」行者又將請菩薩、收童子之言，備陳一遍。三藏聽得，即忙跪下，朝南禮拜。行者道：「不消謝他，轉是我們與他作福，收了一個童子。」如今說童子拜觀音，五十三參，參參見佛，即此是也。教沙僧將洞內寶物收了，且尋米糧，安排齋飯，管待了師父。那長老得性命全虧孫大聖，取真經只靠美猴精。師徒們出洞來，攀鞍上馬，找大路，篤志投西。

行經一個多月，忽聽得水聲振耳，三藏大驚道：「徒弟啞，又是那裏水聲？」行者笑道：「你這老師父，忒也多疑，做不得和尚。我們一同四衆，偏你聽見甚麼水聲。你把那《多心經》又忘了也？」唐僧道：「《多心經》乃浮屠山烏巢禪師口授，共五十四句，二百七十個字。我當時耳傳，至今常念，你知我忘了那句兒？」行者道：「老師父，你忘了『無眼耳鼻舌身意』。我等出家人，眼不視色，耳不聽聲，鼻不嗅香，舌不嘗味，身不知寒暑，意不存妄想，如此謂之祛褪六賊。你如今爲求經，念念在意；怕妖魔，不肯捨身，要齋喫，動舌；喜香甜，嗅鼻；聞聲音，驚耳；睹事物，凝眸；招來這六賊紛紛，怎生得西天見佛？」李旁：着眼。證夾：如此說經，方是真實了義，不比俗僧口頭禪。三藏聞言，默然沉慮道：「徒弟呵，我

一自當年別聖君，奔波晝夜甚殷勤。

芒鞋踏破山頭霧，竹笠衝開嶺上雲。

夜靜猿啼殊可嘆，月明鳥噪不堪聞。

何時滿足三三行，得取如來妙法文？」

行者聽畢，忍不住鼓掌大笑道：「這師父原來只是思鄉難息，若要那三三行滿，有何難哉？常言道『功到自然成』哩。」李旁：着眼。八戒回頭道：「哥阿，若照依這般魔障兇高，就走上一千年也不得成功！」沙僧道：「二哥，你和我一般，拙口鈍腮，不要惹大哥熱擦熱擦：發急，惱火。。且只捱肩磨擔，終須有日成功也。」李旁：着眼。

師徒們正話間，腳走不停，馬蹄正疾，見前面有一道黑水滔天，馬不能進。證夾：此水當是膀胱之水。四衆停立崖邊，仔細觀看，但見那：

層層濃浪，疊疊渾波，層層濃浪翻烏潦潦：積水。，疊疊渾波卷黑油。近觀不照人身影，遠望難尋樹木形。滾滾一地墨，滔滔千里灰。水沫浮來如積炭，浪花飄起似翻煤。牛羊不飲，鴉鵲難飛。牛羊不飲嫌深黑，鴉鵲難飛怕渺彌。只是岸上蘆蘋知節令，灘頭花草鬥青奇。湖泊江河天下有，溪源澤洞世間多。人生皆有相逢處，誰見西方黑水河！

唐僧下馬道：「徒弟，這水怎麼如此渾黑？」八戒道：「是那家潑了靛缸了。」沙僧道：「不然，是誰家洗筆硯哩。」行者道：「你們且休胡猜亂道，且設法保師父過去。」八戒道：「這河若是老豬過去不難；或是駕了雲頭，或是下河負水，不消頓飯時，我就過去了。」沙僧道：「若教我老沙，也只消縱雲躧水，頃刻而過。」行者道：「我等容易，只是師父難哩。」三藏道：「徒弟阿，這河有多少寬麼？」八戒道：「約摸有十來裏寬。」三藏道：「你三個計較，着那個馱我過去罷。」行者道：「八戒馱得。」八戒道：「不好馱。若是馱着騰雲，三尺也不能離地。常言道：『背凡人重若丘山。』若是馱着負水，轉連我墜下水去了。」

師徒們在河邊，正都商議，只見那上溜頭，有一人棹下一隻小船兒來。唐僧喜道：「徒弟，有船來了。叫他渡我們過去。」沙僧厲聲高叫道：「棹船的，來渡人！來渡人！」船上人道：「我不是渡船，如何渡人？」沙僧道：「天上人間，方便第一。你雖不是渡船，我們也不是常來打攪你的。我等是東土欽差取經的佛子，你可方便方便，渡我們過去，謝你。」那人聞此言，卻把船兒棹近崖邊，扶着槳道：「師父呵，我這船小，你們人多，怎能全渡？」三藏近前看了，那船兒原來是一段木頭克的克：同「刻」。，中間只有一個倉口，只好坐下兩個人。三藏道：「怎生是好？」沙僧道：「這般呵，兩遭兒渡罷。」八戒就使心術，要躲懶討乖，道：「悟淨，你與大哥在這邊看着行李、馬匹，等我保師父先過去，卻再來渡馬。教大哥跳過去罷。」行者點頭道：「你說的是。」

那呆子扶着唐僧，那梢公撐開船，舉棹沖流，一直而去。方纔行到中間，只聽得一聲響喨，捲浪翻波，遮天迷目。那陣狂風十分利害，好風：

當空一片炮雲起，中溜千層黑浪高。

兩岸飛沙迷日色，四邊樹倒振天號。

翻江攪海龍神怕，播土揚塵花木凋。

呼呼響若春雷吼，陣陣兇如餓虎哮。

蟹鱉魚蝦朝上拜，飛禽走獸失窩巢。

五湖船戶皆遭難，四海人家命不牢。

溪內漁翁難把鉤，河間梢子怎撐篙？

揭瓦翻磚房屋倒，驚天動地太山搖。

這陣風，原來就是那棹船人弄的，他本是黑水河中怪物。眼看着那唐僧與豬八戒，連船兒淬在水裏，無影無形，不知攝了那方去也。

這岸上，沙僧與行者心慌道：「怎麼好？老師父步步逢災，才脫了魔瘴，幸得這一路平安，又遇着黑水迍邅！」沙僧道：「莫是翻了船，我們往下溜頭找尋去。」行者道：「不是翻船。若翻船，八戒會水，他必然保師父負水而出。我才見那個棹船的有些不正氣，想必就是這廝弄風，把師父拖下水去了。」沙僧聞言道：「哥哥何不早說，你看着馬與行李，等我下水找尋去來。」行者道：「這水色不正，恐你不能去。」沙僧道：「這水比我那流沙河如何？去得！去得！」

好和尚，脫了褊衫，扎抹了手腳，輪着降妖寶杖，撲的一聲，分開水路，鑽入波中，大搭步行將進去。正走處，只聽得有人言語。沙僧閃在傍邊，偷睛觀看，那壁廂有一座亭臺，臺門外橫封了八個大字，乃是「衡陽峪黑水河神府」。證夾：以黑水河而有衡陽峪，亦是陰中之陽。又聽得那怪物坐在上面道：「一向辛苦，今日方能得物。這和尚乃十世修行的好人，但得喫他一塊肉，便做長生不老人。我爲他也等彀多時，今朝卻不負我志。」教：「小的們！快把鐵籠擡出來，將這兩個和尚囫圇蒸熟，具柬去請二舅爺來，與他暖壽暖壽：舊時習俗，在壽誕前一天置酒食祝賀，稱爲暖壽。清惲毓鼎《澄齋日記》光緒三十年（904）六月初九日「晚至大兄處暖壽」，初十日「爲大兄拜壽，吃麪歸」。。」證夾：必待和尚而後暖壽，萬一和尚不來，舅爺處不缺典乎？沙僧聞言，按不住心頭火起，掣寶杖，將門亂打，口中罵道：「那潑物，快送我唐僧師父與八戒師兄出來！」唬得那門內妖邪急跑去報：「禍事了！」老怪問：「甚麼禍事？」小妖道：「外面有一個晦氣色臉的和尚，打着前門罵，要人哩！」

那怪聞言，即喚取披掛。小妖擡出披掛，老妖結束整齊，手提一根竹節鋼鞭，走出門來，真個是兇頑毒像。但見：

方面圜睛霞彩亮，卷脣巨口血盆紅。

幾根鐵線稀髯擺，兩鬢硃砂亂髮蓬。

形似顯靈真太歲，貌如發怒狠雷公。

身披鐵甲團花燦，頭戴金盔嵌寶濃。

竹節鋼鞭提手內，行時滾滾拽狂風。

生來本是波中物，脫去原流變化兇。

要問妖邪真姓字，前身喚做小鼉龍。

那怪喝道：「是甚人在此打我門哩？」沙僧道：「我把你個無知的潑怪！你怎麼弄玄虛，變作梢公，架船將我師父攝來？快早送還，饒你性命！」那怪呵呵笑道：「這和尚不知死活。你師父是我拿了，如今要蒸熟了請人哩！你上來，與我見個雌雄！三合敵得我呵，還你師父；如三合敵不得，連你一發都蒸吃了，休想西天去也！」沙僧聞言大怒，輪寶杖，劈頭就打。那怪舉鋼鞭，急架相還。兩個在水底下，這場好殺：

降妖杖、竹節鞭，二人怒發各爭先。一個是黑水河中千載怪，一個是靈霄殿外舊時仙。那個因貪三藏肉中喫，這個爲保唐僧命可憐。都來水底相爭鬥，各要功成兩不然不然：不認爲對方正確，鬧矛盾。。殺得蝦魚對對搖頭躲，蟹鱉雙雙縮首潛。只聽水府羣妖齊擂鼓，門前衆怪亂爭喧。好個沙門真悟淨，單身獨力展威權。躍浪翻波無勝敗，鞭迎杖架兩牽連。算來只爲唐和尚，欲取真經拜佛天。

他二人戰經三十回合，不見高低。沙僧暗想道：「這怪物是我的對手，枉自不能取勝，且引他出去，教師兄打他。」這沙僧虛丟了個架子，拖着寶杖就走。那妖精更不趕來，道：「你去罷，我不與你鬥了，我且具柬帖兒去請客哩。」

沙僧氣呼呼跳出水來，見了行者道：「哥哥，這怪物無禮。」行者問：「你下去許多時纔出來，端的是甚妖邪？可曾尋見師父？」沙僧道：「他這裏邊，有一座亭臺；臺門外橫書八個大字，喚做『衡陽峪黑水河神府』。我閃在傍邊，聽着他在裏面說話，教小的們刷洗鐵籠，待要把師父與八戒蒸熟了，去請他舅爺來暖壽。是我發起怒來，就去打門。那怪物提一條竹節鋼鞭走出來，與我鬥了這半日，約有三十合，不分勝負。我卻使個佯輸法，要引他出來，着你助陣。那怪物乖得緊，他不來趕我，只要回去具柬請客，我纔上來了。」行者道：「我不知是個甚麼妖邪？」沙僧道：「那模樣像一個大鱉；不然，便是個鼉龍也。」行者道：「不知那個是他舅爺。」

說不了，只見那下灣裏走出一個老人，遠遠的跪下叫：「大聖，黑水河河神叩頭。」行者道：「你莫是那棹船的妖邪，又來騙我麼？」那老人磕頭滴淚道：「大聖，我不是妖邪，我是這河內真神。那妖精舊年五月間，從西洋海趁大潮來於此處，就與小神交鬥。奈我年邁身衰，敵他不過，把我坐的那衡陽峪黑水神府，就佔奪去住了，又傷了我許多水族。我卻沒奈何，徑往海內告他。原來西海龍王是他的母舅，不准我的狀子，教我讓與他住。我欲啓奏上天，奈何神微職小，不能得見玉帝。今聞得大聖到此，特來參拜投生投生：投奔生路。。萬望大聖與我出力報冤。」行者聞言道：「這等說，四海龍王都該有罪。他如今攝了我師父與師弟，揚言要蒸熟了，去請他舅爺暖壽。我正要拿他，幸得你來報信。這等阿，你陪着沙僧在此看守，等我去海中，先把那龍王捉來，教他擒此怪物。」河神道：「深感大聖大恩！」

行者即駕雲，徑至西洋大海。按筋斗，捻了避水訣，分開波浪；正然走處，撞見一個黑魚精捧着一個渾金的請書匣兒渾金：沒有冶煉過的金子。《世說新語·賞譽》：「王戎目山巨源（即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從下流頭似箭如梭鑽將上來，被行者撲個滿面，掣鐵棒分頂一下，可憐就打得腦漿迸出，腮骨查開，嗗都的一聲飄出水面。他卻揭開匣兒看處，裏邊有一張簡帖，上寫着：

「愚生鼉潔生：同「甥」。唐張祜《贈外甥》：「衰年生侄少。」鼉（tuó）潔：清陳士斌《西遊真詮》注：「鼉居黑水而自名潔，猶人懷濁念而不知污。」可以參考。，頓首百拜，證夾：既往黑水河，不曰鼉圩，而曰鼉潔，何也？啓上二舅爺敖老大人臺下：向承佳惠，感感感感：感激。。今因獲得二物，乃東土僧人，實爲世間之罕物。甥不敢自用。因念舅爺聖誕在邇在邇：在即，在近。，特設菲筵菲筵：菲薄的筵席。謙辭。，預祝千壽。萬望車駕速臨是荷。」

行者笑道：「這廝卻把供狀先遞與老孫也。」正才袖了帖兒，往前再行。早有一個探海的夜叉望見行者，急抽身撞上水晶宮報：「大王，齊天大聖孫爺爺來了！」那龍王敖順即領衆水族出宮迎接道：「大聖，請入小宮少坐獻茶。」行者道：「我還不曾喫你的茶，你倒先吃了我的酒也。」龍王笑道：「大聖一向皈依佛門，不動葷酒，卻幾時請我喫酒來？」行者道：「你便不曾去喫酒，只是惹下一個喫酒的罪名了。」敖順大驚道：「小龍爲何有罪？」行者袖中取出簡帖兒，遞與龍王。

龍王見了，魂飛魄散，慌忙跪下，叩頭道：「大聖恕罪！那廝是舍妹第九個兒子。因妹夫錯行了風雨，刻減了雨數，被天曹降旨，着人曹官魏徵丞相夢裏斬了。舍妹無處安身，是小龍帶他到此，恩養成人。李旁：好照管。前年不幸，舍妹疾故，惟他無方居住，我着他在黑水河養性修真，不期他作此惡孽，小龍即差人去擒他來也。」行者道：「你令妹共有幾個賢郎？都在那裏作怪？」龍王道：「舍妹有九個兒子。那八個都是好的。第一個小黃龍，見居淮瀆；第二個小驪龍，見住濟瀆；第三個青背龍，佔了江瀆；第四個赤髯龍，鎮守河瀆；第五個徒勞龍，與佛祖司鍾；第六個穩獸龍，與神宮鎮脊；第七個敬仲龍，與玉帝守擎天華表；第八個蜃龍，在大家兄處砥據太嶽。此乃第九個鼉龍，因年幼無甚執事，自舊年才着他居黑水河養性，待成名，別遷調用。誰知他不遵吾旨，衝撞大聖也。」

行者聞言笑道：「你妹妹有幾個妹丈？」李旁：好譏。敖順道：「只嫁得一個妹丈，乃涇河龍王。向年已此被斬，舍妹孀居於此，前年疾故了。」行者道：「一夫一妻，如何生這幾個雜種？」敖順道：「此正謂『龍生九種龍生九種：民間傳說，一龍所生的九子，往往形狀性格各異。此說始於明代，九子之名也傳說不一。此處的徒勞龍，即蒲牢，據說性好叫吼，故鐘紐上鑄其像。穩獸龍，即螭吻，據說性好望，故置於宮殿屋脊之角。其餘不見於典籍記載，當出於作者隨手捏合。，九種各別』。」行者道：「我才心中煩惱，欲將簡帖爲證，上奏天庭，問你個通同作怪，搶奪人口之罪；據你所言，是那廝不遵教誨，我且饒你這次。一則是看你崑玉分上；二來只該怪那廝年幼無知，你也不甚知情。你快差人擒來，救我師父，再作區處。」敖順即喚太子摩昂摩昂：摩昂之名，可能來自《佛說人仙經》摩竭國頻婆娑羅王，此王受釋迦牟尼感化，託生爲毗沙門天王的兒子，中國民間認爲毗沙門天王是龍王之首（參見第四回「託塔李天王」條注），故「摩竭國王」在民間傳說中也就成了龍王的兒子。《東遊記》第四八回，八仙過海，各顯法寶神通，驚動龍王，龍王「急令太子摩揭巡視」。「揭」、「昂」形近，故《西遊記》寫作「摩昂」（據柳存仁《毗沙門天王父子與中國小說之關係》）。：「快點五百蝦魚壯兵，將小鼉捉來問罪。一壁廂安排酒席，與大聖陪禮。」行者道：「龍王再勿多心，既講開饒了你便罷，又何須辦酒？我今雖與你令郎同回：一則老師父遭愆，二則我師弟盼望。」

那老龍苦留不住，又見龍女捧茶來獻。行者立飲他一盞香茶，別了老龍，隨與摩昂領兵，離了西海。早到黑水河中，行者道：「賢太子，好生捉怪，我上岸去也。」摩昂道：「大聖寬心，小龍子將他拿上來，先見了大聖，懲治了他罪名，把師父送上來，纔敢帶回海內，見我家父。」行者忻然相別，捏了避水訣，跳出波津，徑到了東邊崖上。沙僧與那河神迎着道：「師兄，你去時從空而去，怎麼回來卻自河內而回？」行者把那打死魚精，得簡帖，怪龍王，與太子同領兵來之事，備陳了一遍。沙僧十分歡喜。都立在崖邊，候接師父不題。

卻說那摩昂太子着介士先到他水府門前，報與妖怪道：「西海老龍王太子摩昂來也。」那怪正坐，忽聞摩昂來，心中疑惑道：「我差黑魚精投簡帖拜請二舅爺，這早晚不見回話，怎麼舅爺不來，卻是表兄來耶？」正說間，只見那巡河的小怪又來報：「大王，河內有一枝兵，屯於水府之西，旗號上書着『西海儲君摩昂小帥』。」妖怪道：「這表兄卻也狂妄，想是舅爺不得來，命他來赴宴；既是赴宴，如何又領兵勞士？咳，但恐其間有故。」教：「小的們，將我的披掛鋼鞭俟候，恐一時變暴，待我且出去迎他，看是何如。」衆妖領命，一個個擦掌摩拳準備。

這鼉龍出得門來，真個見一枝海兵紮營在右，只見：

徵旗飄繡帶，畫戟列明霞。

寶劍凝光彩，長槍纓繞花。

弓彎如月小，箭插似狼牙。

大刀光燦燦，短棍硬沙沙。

鯨鰲並蛤蚌，蟹鱉共魚蝦。

大小齊齊擺，干戈似密麻。

不是元戎令元戎：原指大的兵車，《詩經·小雅·六月》：「元戎十乘。」後指主將。，誰敢亂爬蹅！

鼉怪見了，徑至那營門前厲聲高叫：「大表兄，小弟在此拱候，有請。」有一個巡營的螺螺螺螺：方言。田螺。，急至中軍帳報：「千歲殿下，外有鼉龍叫請哩。」太子按一按頂上金盔，束一束腰間寶帶，手提一根三棱簡，拽開步，跑出營去道：「你來請我怎麼？」鼉龍進禮道：「小弟今早有簡帖拜請舅爺，想是舅爺見棄，着表兄來的，兄長既來赴席，如何又勞師動衆？不入水府，紮營在此，又貫甲提兵，何也？」太子道：「你請舅爺做甚？」妖精道：「小弟一向蒙恩賜居於此，久別尊顏，未得孝順。昨日捉得一個東土僧人，我聞他是十世修行的元體，人吃了他，可以延壽，欲請舅爺看過，上鐵籠蒸熟，與舅爺暖壽哩。」太子喝道：「你這廝十分懵懂！你道僧人是誰？」妖怪道：「他是唐朝來的僧人，往西天取經的和尚。」太子道：「你只知他是唐僧，不知他手下徒弟利害哩。」妖怪道：「他有一個長嘴的和尚，喚做個豬八戒，我也把他捉住了，要與唐和尚一同蒸喫。還有一個徒弟，喚做沙和尚，乃是一條黑漢子，晦氣色臉，使一根寶杖，昨日在這門外與我討師父，被我帥出河兵，一頓鋼鞭，戰得他敗陣逃生，也不見怎的利害。」

太子道：「原來是你不知！他還有一個大徒弟，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上方太乙金仙齊天大聖，如今保護唐僧往西天拜佛求經，是普陀巖大慈大悲觀音菩薩勸善，與他改名，喚做孫悟空行者。你怎麼沒得做，撞出這件禍來？他又在我海內遇着你的差人，奪了請帖，徑入水晶宮，拿捏我父子們拿捏：要挾，刁難。，有『結連妖邪，搶奪人口』之罪。你快把唐僧、八戒送上河邊，交還了孫大聖，憑着我與他陪禮，你還好得性命，若有半個『不』字，休想得全生居於此也。」那怪鼉聞此言，心中大怒道：「我與你嫡親的姑表姑表：一家之父與另一家之母爲兄妹或姐弟的親戚關係。，你倒反護他人？聽你所言，就教把唐僧送出，天地間那裏有這等容易事也？你便怕他，莫成我也怕他莫成：難不成，難道。？他若有手段，敢來我水府門前，與我交戰三合，我才與他師父；若敵不過我，就連他也拿來，一齊蒸熟，也沒甚麼親人，也不去請客，自家關了門，教小的們唱唱舞舞，我坐在上面，自自在在，喫他娘不是！」

太子見說，開口罵道：「這潑邪！果然無狀！且不要教孫大聖與你對敵，你敢與我相持麼？」那怪道：「要做好漢，怕甚麼相持！」教：「取披掛！」呼喚一聲，衆小妖跟隨左右，獻上披掛，捧上鋼鞭。他兩個變了臉，各逞英雄；傳號令，一齊擂鼓。這一場比與沙僧爭鬥，甚是不同，但見那：

旌旗招耀，戈戟搖光。這壁廂營盤解散，那壁廂門戶開張。摩昂太子提金簡，鼉怪輪鞭急架償。一聲炮響河兵烈，三棒鑼鳴海士狂。蝦與蝦爭，蟹與蟹鬥。鯨鰲吞赤鯉，鯾鮊起黃鱨。鯊鯔喫鮆鯖魚走，牡蠣擒蟶蛤蚌慌。少揚刺硬如鐵棍少揚：又名「少陽」，即海鷂魚，其尾如刺，有毒。，司針利似鋒芒。鱏鱑追白鱔，鱸鱠捉烏鯧「鯨鰲吞赤鯉」以下數句：鱨（chánɡ），黃鱨魚。又名黃頰魚，俗稱黃蠟丁、黃刺骨。鯔（zī），魚名，體長，身體圓扁，像青魚，顏色黑。俗稱烏鯔、烏仔魚。鮆（jì），刀魚。蟶，貝類，兩殼狹長。少揚，一般寫作「少陽魚」，也稱海鷂魚、蒲魚、鱝魚、荷葉魚等。應即魟魚，體扁平，居海底沙中，尾呈鞭狀，有毒刺。（ánɡ）司，昂刺魚，即前面提到的黃鱨，背鰭和胸鰭有發達的毒刺，又名黃刺骨。故這裏稱「刺硬」、「針利」。鱠（kuài），鰳魚。又名快魚。。一河水怪爭高下，兩處龍兵定弱強。混戰多時波浪滾，摩昂太子賽金剛。喝聲金簡當頭重，拿住妖鼉作怪王。

這太子將三棱簡閃了一個破綻，那妖精不知是詐，鑽將進來；被他使個解數，把妖精右臂，只一簡，打了個躘踵；趕上前，又一拍腳，跌倒在地。衆海兵一擁上前，揪翻住，將繩子背綁了雙手，將鐵索穿了琵琶骨，拿上岸來，押至孫行者面前道：「大聖，小龍子捉住妖鼉，請大聖定奪。」

行者與沙僧見了道：「你這廝不遵旨令，你舅爺原着你在此居住，教你養性存身，待你名成之日，別有遷用；你怎麼強佔水神之宅，倚勢行兇，欺心誑上，弄玄虛，騙我師父、師弟？我待要打你這一棒，奈何老孫這棒子甚重，略打打兒就了了性命。你將我師父安在何處哩？」那怪叩頭不住道：「大聖，小鼉不知大聖大名。卻纔逆了表兄，騁強背理，被表兄把我拿住。今見大聖，幸蒙大聖不殺之恩，感謝不盡。你師父還捆在那水府之間，望大聖解了我的鐵索，放了我手，等我到河中送他出來。」摩昂在旁道：「大聖，這廝是個逆怪，他極奸詐。若放了他，恐生惡念。」沙和尚道：「我認得他那裏，等我尋師父去。」

他兩個跳入水中，徑至水府門前，那裏門扇大開，更無一個小卒。直入亭臺裏面，見唐僧、八戒，赤條條都捆在那裏。沙僧即忙解了師父，河神亦隨解了八戒，一家揹着一個出水面，徑至岸邊。豬八戒見那妖精鎖綁在側，急掣鈀上前就築，口裏罵道：「潑邪畜！你如今不喫我了？」行者扯住道：「兄弟，且饒他死罪罷。看敖順賢父子之情。」摩昂進禮道：「大聖，小龍子不敢久停。既然救得你師父，我帶這廝去見家父；雖大聖饒了他死罪，家父決不饒他活罪，定有發落處置，仍回覆大聖謝罪。」行者道：「既如此，你領他去罷，多多拜上令尊，尚容面謝。」那太子押着那妖潑，投水中，帥領海兵，徑轉西洋大海不題。

卻說那黑水河神謝了行者，道：「多蒙大聖復得水府之恩！」唐僧道：「徒弟呵，如今還在東岸，如何渡此河也？」河神道：「老爺勿慮，且請上馬，小神開路，引老爺過河。」那師父才騎了白馬，八戒採着繮繩，沙和尚挑了行李，孫行者扶持左右，只見河神作起阻水的法術，將上流擋住。須臾下流撤幹，開出一條大路。證夾：阻水法甚妙！如此過河，勝流沙河之骷髏、通天河之白黿多矣。師徒們行過西邊，謝了河神，登崖上路。這正是：

禪僧有救來西域，徹地無波過黑河。

畢竟不知怎生得拜佛求經，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結出，火性之發，須賴清淨之規，而歸正果，是性之害於內者，不可不知。此回水性之流，當借真金之斷，而返本原，是性之流於外者，不可不曉。

篇首紅孩兒正性，起身看處，頸項手足都是金箍，莫能退得分毫，已是見肉生根，越抹越痛。前此口鼻眼耳都皆出火，莫能」止得暴燥，是失誤覺察，善惡不分，而忽來一身之疾病；今者頸項手足都是金箍，已是見肉生根，是已醒悟，一念正定，而抹着自己之痛苦。靜中回思，能不嘆今是而昨非？撫衰自叩，當反悔前迷而後悟。噫！覺察到此，如一點甘露，灑盡塵埃，雙手合掌，緊抱當胸，更何有無情之火放出哉？

「菩薩念動真言，把淨瓶傾倒，將一海水依然收去，更無半點存留。」蓋法所以除弊，弊去則法無用；船所以渡河，河過則船宜棄。淨瓶傾出海水，所以制頑野之性；海水仍歸淨瓶，所以化勉強之功。有爲而入無爲，良有深旨。其曰：「妖精已降，只是野性不定．叫一步一拜，直拜到落伽山，方纔收法。」是頓悟之機，功以漸用，不到至清至淨之地，而不可休歇罷功。「五十三參拜觀音」，正以見養氣忘言，形色歸空，由勉強而抵於神化也。

「行者、沙僧放出八戒，解脫師父。」火性一化，而本來天真無傷無損，不特能出號山之厄難，而且可收火雲之寶物。古人所謂「火裏栽蓮」者，正是此意。雖然自古及今，修道者皆以養性爲要着，能強制火性者，百中間有一二；能強伏水性者，千中未見其人。何則？火性上炎，爲禍最烈，其退亦最速；水性下流，爲害雖緩，其退亦最遲。夫上炎者一也，而下流者多端，無限情慾，無非水性之所生。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不惑」者，不爲水性所惑；「不動」者，不爲水性所動。古聖賢年四十而水性方化，則知水性爲人生之大患。修道者，若不先將此物掃蕩乾淨，前途阻滯，大道難成。故仙翁緊接紅孩兒一案，提醒後人，言降火性之後，急須降水性也。

「三藏聞水聲而動心」，此未免又在有水處留神，而性復爲水所引去，開門引盜矣。行者以《心經》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警之。是欲謹之於內，以祛其外耳。三藏又以功行難滿，妙法難收爲念。此未免又在功行處留神，而性復爲道所牽扯，思鄉難息矣。行者道：「功到自然成。」沙僧道：「且只捱肩磨擔，終須有日成功。」此即《心經》無掛礙，無掛礙則無心，無心則「有用用中無用，無功功裏施功」。不求速效，可以深造而自得。彼三藏聞水聲而驚心，因功行而生心。驚心生心，即不能死心；不能死心，則心隨物轉，性爲物移。虛懸不實，何以能三三功滿，到得如來地位？《了道歌》雲：「未煉還丹先煉性，未修大藥且修心。性定自然丹信至，心靜然後藥苗生。」此中滋味，可與知者道，難爲不知者言。三藏不能死心而生心，宜乎！

「師徒們正話間，前面有一道黑水滔天，馬不能進矣。」此黑水即昏愚流蕩之水，修道者不能死心蹋地真履實踐，即是爲黑水河所擋。「上流頭，有一人掉下一隻小船兒」，系去清就濁之輩；「船兒是一段木頭刻的」，乃飄搖不定之物。去清就濁，飄搖不定，性相近而習相遠矣。隨風揚波，逐境遷流，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不知回頭，淬在孽河，無影無形，而莫知底止，可不畏哉？行者道：「我才見那個掉船的有些不正氣，想必就是這廝弄風，把師父拋下水去了。」不正氣，便是弄風，弄風即是情慾紛紛，隨溺其真。曰「才見」者，猶言不到此無影無形之時，不見其陷之易溺之深也。若有能見到此處者，急須和光同塵，脫去牽連，利便手腳，直下主杖。一聲的撲進波浪，分開清濁之路，鑽研出個根由可也。

「衡陽峪」，陽氣受傷，系至陰之地；「黑水河」，源頭不清，乃至濁之流。沙僧罵妖怪弄懸虛，是罵其腳不踩實地；妖精笑和尚不知死活，是笑其心不辨是非。虛懸不實，是非不辨，棄真認假，以假傷真，昧本迷源；去西海真金所產之處，而陷於黑水之孽河；興妖作怪，自暴自棄，不以爲辱，反以爲榮；以愚爲潔。自稱得世間之罕物，請客速臨，惟恐不至。愚莫愚於此，不潔莫過於此。謂之供狀，真供狀也；

西海龍王說出「舍妹第九個兒子，妹夫錯行了雨，被人曹官夢裏斬了，遺下舍甥，着在黑水河養性修真，不期作惡」一段情由，是明言棄天爵而要人爵，背正入邪，猶如在夢中作事，自取滅亡。若能鑑之於前，反之於後，從黑水孽河中養性修真，不爲所溺，亦足消其前愆。不意有一等無知鼉怪，恣情縱欲，遂心所欲，外而作孽百端，內而妄想延年，搬運後天純陰至濁之物，古怪百端，無所不至。彼烏知此身之外還有一身，系先天太乙生物之祖氣，不着於有無，不落於形象，至無而含至有，至虛而含至實，得之者可以與天齊壽，超凡入聖也。

「太子提一根三棱簡」，是會三歸一，至簡之道；「鼉怪拿一條竹節鞭」，是節節不通，愚昧之行。「太子與妖怪爭鬥，將三棱簡閃了一個破綻」者，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也。「一簡而妖精右臂着傷」，何爭強好勝之有？「一腳而妖精跌倒在地」，何懸虛不實之有？「海兵一擁上前，繩子綁了雙手，鐵鎖穿了琵瑟骨，拿上岸來。」以正制邪，出孽水而登彼岸，何飄流不定之有？噫！只此一乘法，餘二皆非真。一簡一腳，而水性之妖即制。彼一切去清就濁，昏愚先知，專在皮囊上作功夫者，適以繩綁鎖穿，自取其禍，何濟於事乎？

「西海」者，清水也；「黑河」者，濁水也。居清水者，以正而除邪；佔濁水者，以假而傷真。以正除邪者，終得成功；以假傷真者，終落空亡。邪正分判，真假各別，是在乎天縱之大聖人，自爲定奪耳。「太子捉鼉回海」，衆水已歸於真宗；「河神塞源止流」，道法早開其大路。從此內外淨潔，長途可登。故結曰：「禪僧有救來西域，徹地無波過黑河。」

詩曰：

水性漂流最誤人，生情起欲陷天真。

此中消息須看破，斷絕貪癡靜養神。

# 第四十四回 法身元運逢車力 心正妖邪度脊關

李本總批：僧也不要滅道，道也不要滅僧。只要做和尚便做個真正和尚，做道士便做個真正道士，自然各有好處。嘗說真正儒者，決不以二氏爲異端也。噫！可與語此者，誰乎？

憺漪子曰：此一回直與第二回相照應，蓋專爲劈旁門外道而設也。

從來道家以旁門外道並稱，其實旁門與外道不同。蓋大道猶巨宅然，巨宅必有正門，苟得正門而入，自然升堂入室無疑矣。若不得正門而入，勢不得不由旁門。旁門雖不及正門之直捷，然紆迴曲折，假徑竇以進步，亦未嘗不可升堂入室也。獨外道則與吾道相背而馳，不特在正門之外，且在旁門之外矣。第二回所言術、流、動、靜四門，雖曰旁門，實外道也。如此處之虎、鹿、羊三力，似得動門之學居多。彼祈雨坐禪，以至斬頭剖腹，種種作爲，不過皆山鬼伎倆耳。真人現前，爲之立破，安可與心猿之正果同年而語乎？曾憶祖師之言曰：「道有三百六十旁門，旁門皆有正果。」夫旁門容有正果，則外道之無正果可知矣。

車遲國之夾脊雙關，即吾身之夾脊雙關也。此義誰不知之，顧何以介於黑水、通天兩河之中？蓋雙關之夾，兩水夾之也。以兩河之河，合之車遲國之車，夫是之謂河車。河車有逆轉而無順流，又安得不上夾脊，過雙關乎？或曰：人身上止有一水，安得兩水？曰：水有出於五臟者，腎水是也；有出於六腑者，膀胱水是也。腎水與命門之水相合而上夾脊，可以直透泥丸，故謂之通天。若膀胱之水，幽暗穢濁，下匯鄷都，只可謂之黑水而已。惟其如此，故通天猶有養靈延壽之黿，而黑水但有騁強作孽之鼉，一黿一鼉，相去奚啻霄壤。其實吾身之中，實得有所謂黿鼉毫哉？不過如龍、虎、龜、蛇之託名耳。此三事雖各爲本末，必舉前後七回合證之，而後河車之義始全。吾前篇所云「且聽下回分解」者，今已分解明白矣，未知觀者亦了了否耶？

詩曰：

求經脫瘴向西遊，無數名山不盡休。

兔走烏飛催晝夜，鳥啼花落自春秋。

微塵眼底三千界，錫杖頭邊四百州四百州：宋時天下有三百多個州，後以成數「四百州」指中國全土。此二句襲自宋佛海瞎堂禪師《佛海瞎堂禪師廣錄》卷四：「鉢盂根底三千界。拄杖頭邊四百州。」。

宿水餐風登紫陌，未期何日是回頭。

話說唐三藏幸虧龍子降妖，黑水河神開路，師徒們過了黑河，找大路一直西來。真個是迎霜冒雪，戴月披星，行勾多時，又值早春天氣，證夾：春。但見：

三陽轉運三陽：指春天；也指正月。古人說農曆十一月冬至一陽生，十二月二陽生，正月三陽開泰，也就是春天的到來。，萬物光輝。三陽轉運，滿天明媚開圖畫；萬物生輝，遍地芳菲設繡茵。梅殘數點雪，麥漲一川雲。漸開冰解山泉溜，盡放萌芽沒燒痕燒痕：野火燒過的痕跡。兩句化用宋蘇軾《正月二十日往岐亭》詩：「稍聞決決流冰谷，盡放青青沒燒痕。」。正是那：太昊乘震太昊乘震：震是八卦之一，對應東方（按後天封序），按五行屬春。春天是由東方之神太昊主管，故春天稱太昊乘震。，勾芒御辰勾芒御辰：勾芒是我國神話傳說中的木神名。御辰，意爲掌管這個時令。；花香風氣暖，雲淡日光新。道傍楊柳舒青眼柳舒青眼：柳樹條抽芽，人稱「柳眼」，柳舒青眼即柳條兒長出新嫩葉。，膏雨滋生萬象春膏雨：滋潤生物的好雨，使萬象更新。。

師徒們在路上，遊觀景色，緩馬而行，忽聽得一聲吆喝，好便似千萬人吶喊之聲。唐三藏心中害怕，兜住馬不能前進，急回頭道：「悟空，是那裏這等響振？」八戒道：「好一似地裂山崩。」沙僧道：「也就如雷聲霹靂。」三藏道：「還是人喊馬嘶。」孫行者笑道：「你們都猜不着，且住，待老孫看是何如。」

好行者，將身一縱，踏雲光，起在空中，睜眼觀看，遠見一座城池；又近覷，倒也祥光隱隱，不見甚麼凶氣紛紛。行者暗自沉吟道：「好去處！如何有響聲振耳？那城中又無旌旗閃灼，戈戟光明，又不是炮聲響振，何以若人馬喧譁？」正議間，只見那城門外，有一塊沙灘空地，攢簇了許多和尚，在那裏扯車兒哩。原來是一齊着力打號，齊喊「大力王菩薩」大力王菩薩：《西遊記》的前身《西遊記平話》中孫悟空在取經功成後被授予的佛號是「大力王菩薩」，這裏當是早期西遊故事留下的痕跡。，所以驚動唐僧。證夾：亦是異事。行者漸漸按下雲頭來看處，呀！那車子裝的都是磚瓦木植土坯之類木植：木柱，木材。；灘頭上坡坂最高，又有一道夾脊小路，兩座大關，關下之路都是直立壁陡之崖，那車兒怎麼拽得上去？雖是天色和暖，那些人卻也衣衫藍縷，看此像十分窘迫。行者心疑道：「想是修蓋寺院。他這裏五穀豐登，尋不出雜工人來，所以這和尚親自努力。」正自猜疑未定，只見那城門裏，搖搖擺擺，走出兩個少年道士來。你看他怎生打扮，但見他：

頭戴星冠星冠：道士戴的帽子，常與羽衣連在一起，稱「星冠羽衣」，指道士的服飾。，身披錦繡。頭戴星冠光耀耀，身披錦繡彩霞飄。足踏雲頭履，腰繫熟絲絛。面如滿月多聰俊，形似瑤天仙客嬌。

那些和尚見道士來，一個個心驚膽戰，加倍着力，恨苦的拽那車子。行者就曉得了：「咦！想必這和尚們怕那道士；不然阿，怎麼這等着力拽扯？我曾聽得人言，西方路上，有個敬道滅僧之處，斷乎此間是也。我待要回報師父，奈何事不明白，返惹他怪，敢道這等一個伶俐之人，就不能探個實信？且等下去問得明白，好回師父話。」

你道他來問誰？好大聖，按落雲頭，去郡城腳下，搖身一變，變做個遊方的雲水全真雲水：僧道漫遊四方，像行雲流水一樣飄泊無定，故用雲水代指僧道雲遊。，左臂上掛着一個水火籃兒水火籃兒：即藥籃，道人遊方的必備物品，明高濂《遵生八箋·起居安樂箋》「藥籃」條：「即水火籃也，制有佳者，惟遠紅漆爲佳，內實應驗方藥、膏藥，以便隨處濟人。」籃子爲紅色，裏面藥多爲黑色，故稱水火籃。，手敲着漁鼓，口唱着道情詞道情：曲藝的一種，用漁鼓和簡板伴奏。原爲道士演唱的道教故事的曲子，後來用一般民間故事做題材。，近城門，迎着兩個道士，當面躬身道：「道長，貧道起手。」那道士還禮道：「先生那裏來的？」行者道：「我弟子：

雲遊於海角，浪蕩在天涯。

今朝來此處，欲慕善人家。

動問二位道長，這城中那條街上好道？那個巷裏好賢？我貧道好去化些齋喫。」那道士笑道：「你這先生，怎麼說這等敗興的話？」行者道：「何爲敗興？」道士道：「你要化些齋喫，卻不是敗興？」行者道：「出家人以乞化爲由，卻不化齋喫，怎生有錢買？」道士笑道：「你是遠方來的，不知我這城中之事。我這城中，且休說文武官員好道，富民長者愛賢，大男小女見我等拜請奉齋，這般都不須掛齒，頭一等就是萬歲君王好道愛賢。」行者道：「我貧道一則年幼，二則是遠方乍來，實是不知。煩二位道長將這裏地名君位、好道愛賢之事，細說一遍，足見同道之情。」

道士說：「此城名喚車遲國。寶殿上君王與我們有親。」證夾：車者，河車也。河車轉運，原無一息之停，今爲外道所誤，安得不遲？行者聞言，呵呵笑道：「想是道士做了皇帝？」他道：「不是。只因這二十年前，民遭亢旱，天無點雨，地絕穀苗，不論君臣黎庶，大小人家，家家沐浴焚香，戶戶拜天求雨。正都在倒懸捱命之處，忽然天降下三個仙長來，俯救生靈。」行者問道：「是那三個仙長？」道士說：「便是我家師父。」行者道：「尊師甚號？」道士雲：「我大師父，號做虎力大仙；二師父，鹿力大仙；三師父，羊力大仙。」證夾：寅爲虎，屬木也；鹿與馬同宮，火也。羊爲未，屬土也。外道不成正果，三力豈敵一心！行者問曰：「三位尊師，有多少法力？」道士雲：「我那師父，呼風喚雨，只在翻掌之間，指水爲油，點石成金，卻如轉身之易；所以有這般法力，能奪天地之造化，換星斗之玄微，君臣相敬，與我們結爲親也。」行者道：「這皇帝十分造化。常言道『術動公卿』。老師父有這般手段，結了親，其實不虧他。噫，不知我貧道可有星星緣法星星：一點點。，得見那老師父一面哩？」道士笑曰：「你要見我師父。有何難處！我兩個是他靠胸貼肉的徒弟，李旁：和尚、道士徒弟，哪一個不是靠胸貼肉的？我師父卻又好道愛賢，只聽見說個道字，就也接出大門。若是我兩個引進你，乃吹灰之力。」

行者深深的唱個大喏道喏：原作「惹」，世德堂本「喏」常作「惹」，今統作「喏」，後不出注。：「多承舉薦，就此進去罷。」道士說：「且少待片時，你在這裏坐下，等我兩個把公事幹了來，和你進去。」行者道：「出家人無拘無束，自由自在，有甚公幹？」道士用手指定那沙灘上僧人：「他做的是我家生活，恐他躲懶，我們去點他一卯就來。』行者笑道：「道長差了。僧道之輩都是出家人，爲何他替我們做活，伏我們點卯？」道士雲：「你不知道，因當年求雨之意：僧人在一邊拜佛，道士在一邊告鬥告鬥：道教法事，向北鬥星禱告。也稱拜斗、拜北斗等。道教對北斗特別崇拜，元徐道齡《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注》：「北斗居天之中，爲天之樞紐，斡運四時，凡天地日月、五星列曜、六甲二十八宿、諸仙衆真，上自天子，下及黎庶，壽祿貧富，生死禍福，幽冥之事，無不屬於北斗之總統也。人若誠心啓祝，叩之必應。」，都請朝廷的糧償糧償：糧米報償。；誰知那和尚不中用，空念空經，不能濟事。李旁：和尚着眼。後來我師父一到，喚雨呼風，拔濟了萬民塗炭。卻纔惱了朝廷，說那和尚無用，拆了他的山門，毀了他的佛像，追了他的度牒度牒：和尚、道士出家時，由政府發給憑證，承認他的身份，叫做「度牒」，據說這個做法始於唐代。，不放他回鄉，御賜與我們家做活，就當小廝一般。我家裏燒火的也是他，掃地的也是他，頂門的也是他。因爲後邊還有住房，未曾完備，着這和尚來拽磚瓦，拖木植，起蓋房宇。只恐他貪頑躲懶，不肯拽車，所以着我兩個去查點查點。」

行者聞言。扯住道士滴淚道：「我說我無緣，真個無緣，不得見老師父尊面！」道士雲：「如何不得見面？」行者道：「我貧道在方上雲遊，一則是爲性命性命：參見第二回「性命」條注。，二則也爲尋親。」道士問：「你有甚麼親？」行者道：「我有一個叔父，自幼出家，削髮爲僧，李旁：猴。向日年程饑饉，也來外面求乞。這幾年不見回家，我念祖上之恩，特來順便尋訪，想必是羈遲在此等地方，不能脫身，未可知也。我怎的尋着他見一面，纔可與你進城。」道士雲：「這般卻是容易。我兩個且坐下，即煩你去沙灘上替我一查，只點頭目有五百名數目便罷。看內中那個是你令叔。果若有啞，我們看道中情分，放他去了，卻與你進城好麼？」

行者頂謝不盡，長揖一聲長揖：拱手高舉，自上而下行禮。，別了道士，敲着漁鼓，徑往沙灘之上。過了雙關，轉下夾脊，那和尚一齊跪下磕頭道：「爺爺，我等不曾躲懶，五百名半個不少，都在此扯車哩。」行者看見，暗笑道：「這些和尚被道士打怕了，見我這假道士就這般悚懼，若是個真道士，好道也活不成了。」李旁：如今真道士沒有了，假和尚太多。行者又搖手道：「不要跪，休怕。我不是監工的，我來此是尋親的。」衆僧們聽說認親，就把他圈子陣圍將上來，一個個出頭露面，咳嗽打響，巴不得要認出去。道：「不知那個是他親哩。」

行者認了一會，呵呵笑將起來，衆僧道：「老爺不認親，如何發笑？」行者道：「你們知我笑甚麼？笑你這些和尚全不長俊長俊：長進。。父母生下你來，皆因命犯華蓋華蓋：星命家的說法，命犯華蓋星，會給人帶來災禍，克傷父母妻子。，妨爺克娘克：迷信認爲因命相、時辰、方位等兇象而對人造成的災厄。，或是不招姊妹不招姊妹：迷信認爲前一胎的孩子會對後一胎帶來影響，不招姊妹即不能爲父母帶來女孩。明代僧人社會來源極爲廣泛，出家多是因爲家庭困難，如《明神宗實錄》卷二〇七記載：「畿民鋪商之役，困累至極。查本部各役，萬曆十三年原僉四十餘名，曾未三年，有削髮爲僧棄家遠遁者。」，才把你舍斷了出家。你怎的不遵三寶，不敬佛法，不去看經拜懺，卻怎麼與道士傭工，作奴婢使喚？」衆僧道：「老爺，你來羞我們哩！你老人家想是個外邊來的，不知我這裏利害。」行者道：「果是外方來的，其實不知你這裏有甚利害。」

衆僧滴淚道：「我們這一國君王，偏心無道，只喜得是老爺等輩，惱的是我們佛子。」行者道：「爲何來？」衆僧道：「只因呼風喚雨，三個仙長來此處，滅了我等滅：除滅，這裏指拆寺廟、毀佛像，收和尚度牒，使佛教不能在那裏存在。，哄信君王，把我們寺拆了，度牒追了，不放歸鄉，亦不許補役當差，賜與那仙長家使用，苦楚難當！但有個遊方道者至此，即請拜王領賞；若是和尚來，不分遠近，就拿來與仙長家傭工。」行者道：「想必那道士還有甚麼巧法術，誘了君王？若只是呼風喚雨，也都是傍門小法術耳，安能動得君心？」衆僧道：「他會煉砂幹汞，打坐存神，點水爲油，點石成金。如今興蓋三清觀宇，對天地晝夜看經懺悔，祈君王萬年不老，所以就把君心惑動了。」行者道：「原來這般。你們都走了便罷。」衆僧道：「老爺，走不脫！那仙長奏準君王，把我們畫了影身圖，四下裏長川張掛長川：長久，經常。也寫作「常川」。明張居正《議處史職疏》：「每人專管一曹，俱常川在館供事。」。他這車遲國地界也寬，各府州縣鄉村店集之方，都有一張和尚圖，上面是御筆親題。若有官職的，拿得一個和尚，高升三級；無官職的，拿得一個和尚，就賞白銀五十兩，所以走不脫。且莫說是和尚，就是剪鬃、禿子、毛稀的，都也難逃。四下裏快手又多快手：和下文「緝事」類似，是舊時專門逮捕人犯的差役。據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四，快手之名原出於《宋書·王鎮惡傳》：「東從舊將猶有六隊千餘人，西將及能細直吏快手復有二千餘人。」，緝事的又廣，憑你怎麼也是難脫。我們沒奈何，只得在此苦捱。」

行者道：「既然如此，你們死了便罷。」衆僧道：「老爺，有死的。到處捉來與本處和尚，也共有二千餘衆。到此熬不得苦楚，受不得爊煎，忍不得寒冷，服不得水土，死了有六七百，自盡了有七八百，只有我這五百個不得死。」行者道：「怎麼不得死？」衆僧道：「懸樑繩斷，刀刎不疼；投河的飄起不沉，服藥的身安不損。」行者道：「你卻造化，天賜汝等長壽哩！」衆僧道：「老爺啞，你少了一個字兒，是長受罪哩！我等日食三餐，乃是糙米熬得稀粥。到晚就在沙灘上冒露安身，才閤眼就有神人擁護。」行者道：「想是累苦了，見鬼麼？」衆僧道：「不是鬼，乃是六丁六甲、護教伽藍。但至夜，就來保護。但有要死的，就保着，不教他死。」行者道：「這些神卻也沒理，只該教你們早死早生天，卻來保護怎的？」衆僧道：「他在夢寐中勸解我們，教：『不要尋死，且苦捱着，等那東土大唐聖僧往西天取經的羅漢。他手下有個徒弟，乃齊天大聖，神通廣大，專秉忠良之心，與人間報不平之事，證夾：即此二語，便是活菩薩臨凡。濟困扶危，恤孤念寡。只等他來顯神通，滅了道士，還敬你們沙門禪教哩。』 」

行者聞得此言，心中暗笑道：「莫說老孫無手段，預先神聖早傳名。」他急抽身，敲着漁鼓，別了衆僧，徑來城門口見了道士。那道士迎着道：「先生，那一位是令親？」行者道：「五百個都與我有親。」李旁：猴。證夾：若論一切有情都成眷屬，則五百人皆親，何足爲奇？兩個道士笑道：「你怎麼就有許多親？」行者道：「一百個是我左鄰，一百個是我右舍，一百個是我父黨父黨：父系宗族，如叔、伯、姑之類，，一百個是我母黨母黨：母系宗族，如姨、舅之類。，一百個是我交契。你若肯把這五百人都放了，我便與你進去；不放，我不去了。」道士雲：「你想有些風病，一時間就胡說了。那些和尚，乃國王御賜，若放一二名，還要在師父處遞了病狀病狀：得病的證明文件。下文的「死狀」是人員死亡的證明文件。，然後補個死狀，才了得哩。怎麼說都放了？此理不通！不通！且不要說我家沒人使喚，就是朝廷也要怪。他那裏長要差官查勘，或時御駕也親來點札，怎麼敢放？」行者道：「不放麼？」道士說：「不放！」行者連問三聲，就怒將起來，把耳朵裏鐵棒取出，迎風捻了一捻，就碗來粗細，晃了一晃，照道士臉上一刮，可憐就打得頭破血流身倒地，皮開頸折腦漿傾。

那灘上僧人，遠遠望見他打殺了兩個道士，丟了車兒，跑將上來道：「不好了！不好了！打殺皇親了！」行者道：「那個是皇親？」衆僧把他簸箕陣圍了，道：「他師父上殿不參王，下殿不辭王，朝廷常稱做『國師兄長先生』。你怎麼到這裏闖禍？他徒弟出來監工，與你無干，你怎麼把他來打死？那仙長不說是你來打殺，只說是來此監工，我們害了他性命，我等怎了？且與你進城去，會了人命出來。」

行者笑道：「列位休嚷，我不是雲水全真，我是來救你們的。」衆僧道：「你倒打殺人，害了我們，添了擔兒，如何是救我們的？」行者道：「我是大唐聖僧徒弟孫悟空行者，特特來此救你們性命。」衆僧道：「不是！不是！那老爺我們認得他。」行者道：「又不曾會他，如何認得？」衆僧道：「我們夢中嘗見一個老者，自言太白金星，常教誨我等，說那孫行者的模樣，莫教錯認了。」行者道：「他和你怎麼說來？」衆僧道：「他說那大聖：

磕額金睛幌亮，圓頭毛臉無腮。

諮牙尖嘴性情乖，貌比雷公古怪。

慣使金箍鐵棒，曾將天闕攻開。

如今皈正保僧來，專救人間災害。」

證夾：一首《西江月》，字字精當。

行者聞言，又嗔又喜，喜道替老孫傳名；嗔道那老賊憊懶，把我的元身都說與這夥凡人。忽失聲道：「列位誠然認我不是孫行者，我是孫行者的門人，來此處學闖禍耍子的。那裏不是孫行者來了？」用手向東一指，哄得衆僧回頭，他卻現了本相，衆僧們方纔認得。一個個倒身下拜道：「爺爺！我等凡胎肉眼，不知是爺爺顯化。望爺爺與我們雪恨消災，早進城降邪從正也！」行者道：「你們且跟我來。」衆僧緊隨左右。

那大聖徑至沙灘上，使個神通，將車兒拽過兩關，穿過夾脊，提起來，捽得粉碎「將車兒拽過兩關」以下數句：當是內丹術「河車搬運」的隱喻，參見本回「脊關」條注。。李旁：着眼。把那些磚瓦木植，盡拋下坡坂，證夾：車不遲矣。喝教衆僧：「散！莫在我手腳邊，等我明日見這皇帝，滅那道士！」衆僧道：「爺爺啞，我等不敢遠走，但恐在官人拿住解來，卻又喫打發贖，返又生災。」行者道：「既如此，我與你個護身法兒。」

好大聖，把毫毛拔了一把，嚼得粉碎，每一個和尚與他一截，都教他：「捻在無名指甲裏，捻着拳頭，只情走路。無人敢拿你便罷；若有人拿你，攢緊了拳頭，叫一聲齊天大聖，我就來護你。」衆僧道：「爺爺，倘若去得遠了，看不見你，叫你不應，怎麼是好？」行者道：「你只管放心，就是萬里之遙，可保全無事。」衆僧有膽量大的，捻着拳頭，悄悄的叫聲：「齊天大聖！」只見一個雷公站在面前，手執鐵棒，就是千軍萬馬，也不能近身。此時有百十衆齊叫，足有百十個大聖護持，衆僧叩頭道：「爺爺！果然靈顯！」

行者又分付：「叫聲『寂』字，還你收了。」真個是叫聲「寂」，依然還是毫毛在那指甲縫裏。李旁：頑皮。證夾：倏而雷公，倏而毫毛，如此神通，何妨遊戲？衆和尚卻纔歡喜逃生，一齊而散。行者道：「不可十分遠遁，聽我城中消息。但有招僧榜出，就進城還我毫毛也。」五百個和尚，東的東，西的西，走的走，立的立，四散不題。

卻說那唐僧在路傍，等不得行者回話，教豬八戒引馬投西，遇着些僧人奔走；將近城邊，見行者還與十數個未散的和尚在那裏。三藏勒馬道：「悟空，你怎麼來打聽個響聲，許久不回？」行者引了十數個和尚，對唐僧馬前施禮，將上項事說了一遍。三藏大驚道：「這般呵，我們怎了？」那十數個和尚道：「老爺放心，孫大聖爺爺乃天神降的，神通廣大，定保老爺無虞。我等是這城裏敕建智淵寺內僧人。因這寺是先王太祖御造的，現有先王太祖神像在內，未曾拆毀，城中寺院，大小盡皆拆了。我等請老爺趕早進城，到我荒山安下。待明日早朝，孫大聖必有處置。」行者道：「汝等說得是；也罷，趁早進城去來。」

那長老卻纔下馬，行到城門之下。此時已太陽西墜。過吊橋，進了三層門裏，街上人見智淵寺的和尚牽馬挑包，盡皆迴避。正行時，卻到山門前。但見那門上高懸着一面金字大扁，乃「敕建智淵寺」。衆僧推開門，穿過金剛殿，把正殿門開了。唐僧取袈裟披起，李旁：好點綴。拜畢金身，方入。衆僧叫：「看家的！」老和尚走出來，看見行者就拜道，「爺爺！你來了？」證夾：令人慾泣欲笑。行者道：「你認得我是那個爺爺，就這等呼拜？」那和尚道：「我認得你是齊天大聖孫爺爺，我們夜夜夢中見你。太白金星常常來託夢，說道只等你來，我們才得性命。今日果見尊顏與夢中無異。爺爺啞，喜得早來！再遲一兩日，我等已俱做鬼矣！」行者笑道：「請起，請起。明日就有分曉。」衆僧安排了齋飯，他師徒們吃了，打掃乾淨方丈，安寢一宿。

二更時候，孫大聖心中有事，偏睡不着，只聽那裏吹打，悄悄的爬起來，穿了衣服，跳在空中觀看，原來是正南上燈燭熒煌。低下雲頭仔細再看，卻乃是三清觀道士禳星哩禳（ráng）星：禳，古代除邪滅災的祭祀。禳星，祈禱消除兇星。。但見那：

靈區高殿，福地真堂。靈區高殿，巍巍壯似蓬壺景；福地真堂，隱隱清如化樂宮。兩邊道士奏笙簧，正面高公擎玉簡高公：即「高功」。道教齋醮執事的名稱，是齋醮的主持者。一般以德高望重、精於齋儀者擔任。。宣理消災懺，開講《道德經》。揚塵幾度盡傳符，表白一番皆俯伏表白：佛教和道教中專管宣唱的人，也指這種宣唱的行爲。。咒水發檄咒水：即對水唸咒。道教認爲經過唸咒的水具有神力，將其灑在法壇上，可以清淨壇場，盪滌污穢。發檄：即道士作法時誦讀徵召神將的咒文，認爲可以驅使神將或召請當地的神靈。，燭焰飄搖衝上界；查罡布鬥查罡（ɡānɡ）布鬥：應作「踏罡布鬥」，道教法師祈禱或作法的步伐，表示腳踏在天宮罡星斗宿之上。參見第六十九回「步了罡訣」條注。，香菸馥郁透清霄。案頭有供獻新鮮，桌上有齋筵豐盛。

殿門前掛一聯黃綾織錦的對句，繡着二十二個大字，雲：

「雨順風調，願祝天尊無量法；

李旁：幻甚。

河清海晏河清海晏：黃河水清，大海波平。形容國內安定，天下太平。，祈求萬歲有餘年。」

行者見三個老道士，披了法衣，想是那虎力、鹿力、羊力大仙。下面有七八百個散衆，司鼓司鍾，侍香表白，證夾：有景。盡都侍立兩邊。行者暗自喜道：「我欲下去與他混一混，奈何單絲不線，孤掌難鳴，且回去照顧八戒沙僧，一同來耍耍。」按落祥雲，徑至方丈中，原來八戒與沙僧通腳睡着通腳：同牀兩頭睡。。行者先叫：「悟淨。」沙和尚醒來道：「哥哥，你還不曾睡哩？」行者道：「你且起來，我和你受用些來。」沙僧道：「半夜三更，口枯眼澀，有甚受用？」行者道：「這城裏果有一座三清觀。觀裏道士們修醮，三清殿上有許多供養：饅頭足有斗大，燒果有五六十斤一個燒果：烤制的點心。，襯飯無數襯飯：齋供的飯食。，果品新鮮。和你受用去來。」那豬八戒睡夢裏，聽見說喫好東西就醒了，道：「哥哥，就不帶挈我些兒？」行者道：「兄弟，你要喫東西，不要大呼小叫，驚醒了師父，都跟我來。」

他兩個套上衣服，悄悄的走出門前，隨行者踏了雲頭，跳將起去。那呆子看見燈光，就要下手，行者扯住道：「且休忙，待他散了，方可下去。」八戒道：「他才唸到興頭上，卻怎麼肯散？」行者道：「等我弄個法兒，他就散了。」

好大聖，捻着訣，念個咒語，往巽地上吸一口氣，呼的吹去，便是一陣狂風，徑直卷盡那三清殿上，把他些花瓶竹臺，四壁上懸掛的功德功德：這裏指懸掛的功德幡幛。，一齊颳倒，遂而燈火無光。衆道士心驚膽戰，虎力大仙道：「徒弟們且散，這陣神風所過，吹滅了燈燭香花，各人歸寢，明朝早起，多念幾卷經文補數。」衆道士果各退回。

這行者卻引八戒、沙僧，按落雲頭，闖上三清殿。呆子不論生熟，拿過燒果來，張口就啃，行者掣鐵棒，着手便打。八戒縮手躲過道：「還不曾嘗着甚麼滋味，就打！」行者道：「莫要小家子行，且敘禮坐下受用敘禮：按尊卑、長幼、賓主之禮相見並就座。。」八戒道：「不羞！偷東西喫，還要敘禮！若是請將來，卻要如何？」行者道：「這上面坐的是甚麼菩薩？」八戒笑道：「三清也認不得，卻認做甚麼菩薩！」行者道：「那三清？」八戒道：「中間的是元始天尊，左邊的是靈寶道君，右邊的是太上老君。」行者道：「都要變得這般模樣，才喫得安穩哩。」那呆子急了，聞得那香噴噴供養要喫，爬上高臺，把老君一嘴拱下去道：「老官兒，你也坐得彀了，讓我老豬坐坐。」八戒變做太上老君，行者變做元始天尊，沙僧變作靈寶道君。證夾：雖非仙佛同根，亦是釋道一體。偷嘴之中，又有理焉。把原像都推下去。及坐下時，八戒就搶大饅頭喫，行者道：「莫忙哩！」八戒道：「哥哥，變得如此，還不喫等甚？」行者道：「兄弟啞，喫東西事小，泄漏天機事大。這聖像都推在地下，倘有起早的道士來撞鐘掃地，或絆一個根頭，卻不走漏消息？你把他藏過一邊來。」八戒道：「此處路生，摸門不着，卻那裏藏他？」行者道：「我才進來時，那右手下有一重小門兒，那裏面穢氣畜人畜：方言。燻，嗆。，想必是個五穀輪迴之所五穀輪迴之所：指廁所。食物化爲糞便，糞便又施進田裏，長出五穀，故稱五穀輪迴之所。。你把他送在那裏去罷。」

這呆子有些夯力量夯力量：粗笨的力量。，跳下來，把三個聖像拿在肩膊上，扛將出來；到那廂，用腳登開門看時，原來是個大東廁，笑道：「這個弼馬溫着然會弄嘴弄舌！把個毛坑也與他起個道號，叫做甚麼『五穀輪迴之所』！」那呆子扛在肩上且不丟了去，口裏嘓嘓噥噥的禱道：

「三清三清，我說你聽：遠方到此，慣滅妖精。欲享供養，無處安寧。借你坐位，略略少停。你等坐久，也且暫下毛坑。你平日家受用無窮，做個清淨道士；今日裏不免享些穢物，也做個受臭氣的天尊。」

祝罷，烹的望裏一捽，灒了半衣襟臭水灒（zàn）：污水灑或濺。，走上殿來。行者道：「可藏得好麼？」八戒道：「藏便藏得好；只是灒起些水來，污了衣服，有些醃髒臭氣，你休噁心。」行者笑道：「也罷，你且來受用，但不知可得個乾淨身子出門哩。」那呆子還變做老君。三人坐下，盡情受用，先吃了大饅頭，後喫簇盤、襯飯、點心、拖爐、餅錠、油煠、蒸酥簇盤：拼盤。拖爐：即「拖爐餅」，一種小酥餅，用兩隻爐子上下放置烤制。餅錠：圓形小餅。油煠：即油炸餅。蒸酥：即蒸餅，古名起溲。，那裏管甚麼冷熱，任情喫起。原來孫行者不大吃煙火食，只吃幾個果子，陪他兩個。那一頓如流星趕月，風捲殘雲，喫得罄盡。已此沒得吃了，還不走路，且在那裏閒講，消食耍子。

噫，有這般事！原來那東廊下有一個小道士，才睡下，忽然起來道：「我的手鈴兒忘記在殿上，若失落了，明日師父見責。」與那同睡者道：「你睡着，等我尋去。」急忙中不穿底衣，止扯一領直裰，徑到正殿中尋鈴。摸來摸去，鈴兒摸着了，正欲回頭，只聽得有呼吸之聲。道士害怕，急拽步往外走時，不知怎的，躧着一個荔枝核子，撲的滑了一跌，噹的一聲，把個鈴兒跌得粉碎。豬八戒忍不住呵呵大笑出來，證夾：有景。把個小道士唬走了三魂，驚回了七魄，一步一跌，撞到後方丈外，打着門叫：「師公！不好了，禍事了！」三個老道士還未曾睡，即開門問：「有甚禍事？」他戰戰兢兢道：「弟子忘失了手鈴兒，因去殿上尋鈴，只聽得有人呵呵大笑，險些兒唬殺我也！」老道士聞言即叫：「掌燈來！看是甚麼邪物？」一聲傳令，驚動那兩廊道士，大大小小，都爬起來點燈着火，往正殿上觀看。不知端的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修道者，當盡心知性，內外潔淨，方可以自卑登高，漸造聖賢之業。然三教門人，不知有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之旨。在儒者呼釋、道爲異端之徒，在釋、道呼儒門爲名利之鬼。且釋謂仙不如佛，道謂佛師於仙，各爭其勝，竟不知道爲何物。釋失佛氏教外別傳之訣，將真經竟爲騙取十方之資；道失老子金液還丹之旨，將祕籙乃作僞行邪道之言；儒失《中庸》心法之道，將《詩》、《書》借爲竊取功名之具。自行其行，三而不一。殊不知三教聖人，門雖不同，而理則淮一。若不知《中庸》心法之道，即不知教外別傳之道，亦不知金液還丹之道；如知金液還丹之道，即知教外別傳之道，亦知《中庸》心法之道。一而三，三而一，一以貫之。仙翁於此回，合下五、六回，批破旁門邪行，使學者急求三教一家之理，而修持之也。

如此回「三藏師徒過了黑水河，一直西行，忽聽得一聲吆喝，便是千萬人吶喊之聲，八成以爲地裂山崩，沙僧以爲雷聲霹靂。」俱寫西天路上，千奇百怪，有無限不經不見、出人意外之事。「行者起到空中，睜眼觀看，見一座城池，倒也禪光隱隱，不見什麼凶氣紛紛。」此城池喻人之幼身，言此幻身，亦爲修道者之所賴，非他妖邪之可比，特用之不得其道，雖有祥光，殊覺難保。

「許多和尚推車，一齊着力打號，車子裝的都是磚瓦木植之類。灘頭上坡場最高，又一路夾脊小路，兩座大關。關下之路，都是直立陡壁之崖，那車兒怎麼拽得上去。雖是天氣和暖，那些人卻也衣衫藍縷，看像十分窮迫。」此批運河車，轉轆轤之妄行也。夫法華三車，所以引愚迷而入真覺；廣成河車，所以示正氣而發道源。金丹大道，惟取先天真一之氣，以爲超凡入聖之本，而一切後天有形滓質，皆所不用。無知之徒，聞此三車河車之說遂疑爲運腎氣，自尾間上夾脊過雙關，至玉枕，而還精補腦；或有後升前降。爲河車運轉。似此作爲，是撇卻先天金玉珍珠有用之寶，而搬弄後天磚瓦木植無用之物。以真換假，十分窮迫，豈是虛語？行者變雲水道人，問出「三力」興道滅僧來由，走在沙灘，呵呵笑將起來。是笑其不知何車運轉之妙，而只在臭骨頭上作活計也。

「三力」又會「煉丹鍊汞，點石成金」。天下修行者，多以凝結精血爲內丹，燒鉛鍊汞爲外丹，妄想以此爲修性了命之具，直至氣血凝滯而出瘡癬，火毒攻外，而爛肌膚，求生不得，求死不得，不過多受苦楚而已，何能長壽延年乎？此等冤屈，若非暗中天神默估，遇着取經的真羅漢，齊天的大聖人，爲教門秉忠良之心，爲人間報不平之事，一棒打殺監守工夫之小道，焉能解得脫逃的出耶？

行者道：「我是孫行者，特來救你們的。」衆僧道：「我們認得他。」又云：「夢中常會。」又云：「金星說知。」蓋先天之氣，行住坐臥，須臾不離，森寐相通，晝夜無礙。特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在道而不知有道，若不遇慈祥明師，密處傳真，未易認的。「行者哄得衆人回頭，他卻現了本現。」天下迷徒，妄作妄爲，皆因不肯回頭，以致自誤性命，與道相隔，愈求愈遠。若知的百般扭捏盡是荒唐，一身氣質都爲虛假，則假者一棄，而真者即得，大道在望，先天不遠也。

「行者使神通，將車兒挽過兩關，穿過夾脊，提起來摔得粉碎，把些磚瓦木植拋下坡坂。」噫！「附耳低言玄妙旨，提上蓬萊第一峯。」先天精氣爲後天精氣之主宰，先天一通，後天自順。使神通碎車，全以神運，而不在色相中用力，此即提綱「法身元運逢車力，心正妖邪度脊關」之旨。然人皆將此題目誤認，多不得正解。吾竊有辨焉。法身者，先天本來真性，又名穀神，又名元神。《悟真》雲：「要得穀神長不死，須憑玄牝立根基、」玄牝者，陰陽之門戶，元字乃二人成字，在天爲元，在人爲仁，爲陰陽之關口，是曰雙關；爲生死之道路，是曰夾脊。中含一點先天之氣，似明窗塵，似雲中電，非有非無，非色非空，名爲真一之精，又名真一之水，又名真一之氣，又名真鉛，又名真種，又名河車。修道者逢此元會，而運轉此氣，即是運轉河車，而穀神不死，是爲玄牝。此係不睹不聞法身上之夾脊雙關河車，而非有形有象色身上之夾脊雙關之謂，故曰「法身元運逢車力」。知此者即正，迷此者即邪。若有能知得修色身之爲邪，修法身之爲正，則是心正而不爲妖邪所惑，即已將妖邪度過了夾脊雙關，而再不在色身上用功夫矣。故曰「心正妖邪度脊關」。明理者，自能領會。

「大聖把毫毛拔下一把，每一個和尚與他一截。」言人人有此一氣，須當認真。「都叫捻在無名指甲裏。」言個個具此法身，不得着相。「捻着拳頭。只尋走路。」得一善，則拳拳服應，而弗失之也。「若有人拿你，攢緊拳頭，叫一聲齊天大聖，我就來護你，就是萬里之遙，可保全無事。」擇善固執，呼吸相通，感應神速，靡遠弗屆。得其一，而萬事畢矣。「衆僧有膽量大者，捻着拳頭，悄悄的叫『齊天大聖』，只見一個雷公站在面前，手執鐵律，就是千軍萬馬也不敢近身。」蓋以金丹大道，人不易得，間或得之，多驚疑而不敢下手。若有出世丈夫，勇猛男子，直下承當，信受奉行，潛修暗煉，立竿見影，隨聲即至，片刻之間，還丹可得，而虎兕不能傷，刀兵不能加矣。「此時有百十個叫，足有百十個大聖護持。」言此先天一氣，人人具足，個個圓成，處聖不增，處凡不減，現在就有，不待他求也。「叫聲『寂』，依然還是毫毛在指甲縫裏。」此放之則分靈佈散，變化無端；收之則細入毫毛，無聲無臭。這個妙旨，實三教一家之理，孔門所謂《中庸》者即此道，釋氏所謂一乘者即此道，老子所謂金丹者即此道。乃成仙作佛、爲聖爲賢，智慧之源淵，豈禳星禮斗、希望萬歲不死、枉勞功力者，所能窺其涯岸哉？

行者到三清現，想道：「我欲下去與他混一混，奈何孤掌難鳴，且回去照顧八戒沙僧，一同來耍。」噫！行者變化多端，豈真怕「三力」而不敢混，必待八戒沙僧相幫乎？此中別有妙意，國王惑於「三力」，興道滅僧，是已不知有釋氏之道矣。不知釋氏之道，焉知老氏之道；不知老氏之道，焉知孔門之道。一滅三滅，一興三興，國王興道，不知所興者何道？國王滅增，不知所滅者何道？道至如此，尚忍言哉？今欲一混，而照顧八戒沙僧同來，是欲混三家而歸一家，以一家而統三家。「八成變老君，行者變元始，沙僧變靈寶，把三個聖像拋在水裏。」僧變道而仙佛一理，三入水而三教同源。三清觀即是智淵寺，智淵寺仍是三清觀。三而一，一而三，何得以三而視之？又何得以不一而分之乎？夫三教一家之道，虛靈不昧之道。得之者，在儒可以爲聖，在釋可以作佛，在道可以成仙。若能細爲尋摸，即能得其消息。然不知有彼此扦格，呼吸自然相通之理。聞其說而害怕遠走，不下肯心，當面錯過，則是在儒而不知有道義之門，在釋而不知有不二法門，在道而不知有衆妙之門。未得三教之實，謬執三教之名，失其本而認其枝，各分門戶，爭勝好強，皆系無知孩童之小兒，終久跌倒，一靈歸空，入於大化，而莫可救矣。何則？三教一家之道，至近非遙，悟之者立躋聖位，迷之者萬劫沉流。以其最近，視以爲常，人多棄之。殊不知平常之中，有非常之道在。古人所謂「道可道，非常道」者是也。

「八戒忍不住呵呵大笑」，不笑不足以爲道；「小道士嚇得戰戰驚驚」，不驚不足以爲道。「老道士聞言，一聲號令，驚動兩廊道士，大大小小，點燈着火往正殿上觀看。」即佛祖所云「若說是事，諸天及人，皆當驚疑」者是也。噫！「自從覓得長生訣，年年海上訪知音。不知誰是知音者，試把狂言着意尋。」

詩曰：

運氣搬精俱作妖，誰知法身自逍遙。

若於根本求元運，無限邪行一筆消。

# 第四十五回 三清觀大聖留名 車遲國猴王顯法

李本總批：描畫祈雨壇場處，是大手筆。其餘雖妙，卻還是剩技。

憺漪子曰：行者求雨，道士亦求雨。若論五雷祈禱之術，則虎力之令牌，未必不靈於行者之棍子也。然雨雖同，而所以雨雨者不同。妙哉，行者之言曰：「這些旁門法術，也不成個功果，算不得他的我的。」連人連己，一齊掃卻。由此言之，所爭者豈在雨不雨之間耶？

又曰：道士求聖水而得便溺，固是心猿惡取笑處，然《南華》雲：道在屎溺。請問屎溺之中，道在何處？試與學者參之。

卻說孫大聖左手把沙和尚捻一把，右手把豬八戒捻一把，他二人卻就省悟。坐在高處，倥着臉倥：用同「繃」、「板」。做出嚴肅的表情。，不言不語。憑那些道士點燈着火，前後照看。他三個就如泥塑金妝一般模樣。李旁：一般頑皮。虎力大仙道：「沒有歹人，如何把供獻都吃了？」鹿力大仙道：「卻像人喫的勾當，有皮的都剝了皮，有核的都吐出核，卻怎麼不見人形？」羊力大仙道：「師兄勿疑。想是我們虔心志意，在此晝夜誦經，前後申文，又是朝廷名號，斷然驚動天尊。想是三清爺爺聖駕降臨，受用了這些供養。趁今仙從未返，鶴駕在斯，我等可拜告天尊，懇求些聖水金丹，進與陛下，卻不是長生永壽，見我們的功果也？」虎力大仙道：「說的是。」教徒弟們動樂誦經，一壁廂取法衣來：「等我步罡拜禱步罡：即「踏罡布鬥」。參見第六十九回「步了罡訣」條注。。」那些小道士俱遵命，兩班兒擺列齊整。噹的一聲磬響，齊念一卷《黃庭道德真經》《黃庭道德真經》：應該是指《黃庭經》。這是一部道教重要而且盛行的經典。現在傳下來的《黃庭經》有《黃庭內景玉經》和《黃庭外景玉經》。這部經以七言歌訣形式，描述道教的修煉養生學說。。虎力大仙披了法衣，擎着玉簡，對面前舞蹈揚塵，拜伏於地，朝上啓奏道：

「誠惶誠恐，稽首歸依。臣等興教，仰望清虛清虛：清靜虛無，代指道教。。滅僧鄙俚，敬道光輝。敕修寶殿，御製庭闈。廣陳供養，高掛龍旗。通宵秉燭，鎮日香馡鎮日香菲：全天點香，香氣芳菲。虎力大仙說自己十分虔誠，整日整夜點香燭供奉道教神靈。。一誠達上，寸敬虔歸。今蒙降駕，未返仙車，望賜些金丹聖水，進與朝廷，壽比南山。」

八戒聞言，心中忐忑，默對行者道：「這是我們的不是：吃了東西，且不走路，只等這般禱祝，卻怎麼答應？」行者又捻一把，忽地開口，叫聲：「晚輩小仙，且休拜祝。我等自蟠桃會上來的，不曾帶得金丹聖水，待改日再來垂賜。」李旁：頑皮。那些大小道士聽見說出話來，一個個抖衣而戰道：「爺爺啞！活天尊臨凡，是必莫放，好歹求個長生的法兒。」鹿力大仙上前，又拜雲：

「揚塵頓首，謹辦丹誠。微臣歸命，俯仰三清俯仰：這裏指朝拜。。自來此界，興道除僧。國王心喜，敬重玄齡玄齡：字面意爲幽遠的年代，這裏指長生不老的人或道法。金侯善淵《上清太玄集》卷四：「玄齡久視，寶福延生。」。羅天大醮羅天大醮：道教大型齋醮活動。羅天即大羅天，指天上三界以上的極高層次。大羅天有神仙居住的玉京山。所以稱「羅天大醮」也說明所請的神靈品位極高。這個齋醮活動一般舉行三到七天不等，內容豐富，參加典禮的道士人數衆多。，徹夜看經。幸天尊之不棄，降聖駕而臨庭。俯求垂念，仰望恩榮。是必留些聖水，與弟子們延壽長生。」

沙僧捻着行者，默默的道：「哥啞，要得緊，又來禱告了。」行者道：「與他些罷。」八戒寂寂道：「那裏有得？」行者道：「你只看着我，我有時，你們也都有了。」那道士吹打已畢，行者開言道：「那晚輩小仙，不須伏拜。我欲不留些聖水與你們，恐滅了苗裔苗裔：子孫後代。這裏指道法的繼承者。；若要與你，又忒容易了。」李旁：頑皮。衆道聞言，一齊俯伏叩頭道：「萬望天尊念弟子恭敬之意，千乞喜賜些須。我弟子廣宣道德，奏國王普敬玄門。」行者道：「既如此，取器皿來。」那道士一齊頓首謝恩。虎力大仙愛強，就抬一口大缸，放在殿上；鹿力大仙端一砂盆安在供桌之上；羊力大仙把花瓶摘了花，移在中間。證夾：一缸一盆一瓶，聖水果如是之多乎？可見原求尿也，非聖水也。行者道：「你們都出殿前，掩上格子，不可泄了天機，好留與你些聖水。」衆道一齊跪伏丹墀之下，掩了殿門。

那行者立將起來，掀着虎皮裙，撒了一花瓶臊溺。豬八戒見了歡喜道：「哥阿，我把你做這年兄弟，只這些兒不曾弄我。我才吃了些東西，道要幹這個事兒哩。」那呆子揭衣服，忽喇喇，就似呂梁洪倒下坂來呂梁洪：泗水上的險灘，在江蘇銅山縣東南五十里，有上下二洪，水流洶湧。，沙沙的溺了一砂盆。李旁：趣甚。沙和尚卻也撒了半缸。依舊整衣端坐在上道：「小仙領聖水。」

那些道士推開格子，磕頭禮拜謝恩，擡出缸去，將那瓶盆總歸一處，教：「徒弟，取個鐘子來嚐嚐。」李旁：打趣道士，喫尿亦妙。小道士即便拿了一個茶鍾，遞與老道士。道士舀出一鍾來，喝下口去，只情抹脣咂嘴。鹿力大仙道：「師兄，好喫麼？」老道士努着嘴道：「不甚好喫，有些酣𨢿之味酣（dān）：形容酒變質後的酸澀味道。，濁酒，不好的酒。。」羊力大仙道：「等我嚐嚐。」也喝了一口，道：「有些豬溺臊氣。」行者坐在上面，聽見說出這話兒來，已此識破了，道：「我弄個手段，索性留個名罷。」大叫雲：

「道號道號道號：即道士。，你好胡思！那個三清，肯降凡基？吾將真姓，說與你知。大唐僧衆，奉旨來西。良宵無事，下降宮闈。吃了供養，閒坐嬉嬉。蒙你叩拜，何以答之？那裏是甚麼聖水，你們喫的都是我一溺之尿！」李旁：頑皮。惡狀至此，可發一笑。證夾：韻事，韻語，可謂出口成章。

那道士聞得此言，攔住門，一齊動叉鈀掃帚、瓦塊石頭，沒頭沒臉往裏面亂打。好行者，左手挾了沙僧，右手挾了八戒，闖出門，駕着雲光，徑轉智淵寺方丈。不敢驚動師父，三人又復睡下。

早是五鼓三點。那國王設朝，聚集兩班文武，四百朝官，但見絳紗燈火光明，寶鼎香雲靉靆靉靆（àidài）：形容朝廷內寶鼎中燒的香料，濃煙繚繞的光景。。此時唐三藏醒來叫：「徒弟，徒弟，伏侍我倒換關文去來。」行者與沙僧、八戒急起身，穿了衣服，侍立左右道：「上告師父。這昏君信着那些道士，興道滅僧，恐言語差錯，不肯倒換關文。我等護持師父，都進朝去也。」

唐僧大喜，披了錦襴袈裟。行者帶了通關文牒，教悟淨捧着鉢盂，悟能拿了錫杖；將行囊、馬匹，交與智淵寺僧看守。徑到五鳳樓前，對黃門官作禮，報了姓名。言是東土大唐取經的和尚來此倒換關文，煩爲轉奏。那閣門大使進朝俯伏金階，奏曰：「外面有四個和尚，說是東土大唐取經的，欲來倒換關文，現在五鳳樓前候旨。」國王聞奏道：「這和尚沒處尋死，卻來這裏尋死！那巡捕官員，怎麼不拿他解來？」傍邊閃過當駕的太師，啓奏道：「東土大唐，乃南贍部洲，號曰中華大國，到此有萬里之遙，路多妖怪。這和尚一定有些法力，方敢西來。望陛下看中華之遠僧，且召來驗牒放行，庶不失善緣之意。」國王准奏，把唐僧等宣至金鑾殿下。師徒們排列階前，捧關文遞與國王。

國王展開方看，又見黃門官來奏：「三位國師來也。」慌得國王收了關文，急下龍座，着近侍的設了繡墩，躬身迎接。李旁：形容。三藏等回頭觀看，見那大仙，搖搖擺擺，後帶着一雙丫髻蓬頭的小童兒，往裏直進。兩班官控背躬身，不敢仰視。他上了金鑾殿，對國王徑不行禮。那國王道：「國師，朕未曾奉請，今日如何肯降？」老道士雲：「有一事奉告，故來也。那四個和尚是那國來的？」國王道：「是東土大唐差去西天取經的，來此倒換關文。」那三道士鼓掌大笑道：「我說他走了，原來還在這裏！」國王驚道：「國師有何話說？他纔來報了姓名，正欲拿送國師使用，曾奈當駕太師所奏有理，朕因看遠來之意，不滅中華善緣，方纔召入驗牒；不期國師有此問。想是他冒犯尊顏，有得罪處也？」道士笑雲：「陛下不知，他昨日來的，在東門外打殺了我兩個徒弟，放了五百個囚僧，捽碎車輛。夜間闖進觀來，把三清聖像毀壞，偷吃了御賜供養。我等被他矇蔽了，只道是天尊下降，求些聖水金丹，進與陛下，指望延壽長生。不期他遺些小便，哄瞞我等。我等各喝了一口，嚐出滋味，正欲下手擒拿，他卻走了。今日還在此間，正所謂『冤家路兒窄』也！」

那國王聞言發怒，欲誅四衆。孫大聖合掌開言，厲聲高叫道：「陛下暫息雷霆之怒，容僧等啓奏。」國王道：「你衝撞了國師，國師之言，豈有差謬！」行者道：「他說我昨日到城外打殺他兩個徒弟，是誰知證？我等且曲認了，着兩個和尚償命，還放兩個去取經。他又說我摔碎車輛，放了囚僧，此事亦無見證，料不該死，再着一個和尚領罪罷了。他說我毀了三清，鬧了觀宇，這又是栽害我也。」國王道：「怎見栽害？」行者道：「我僧乃東土之人，乍來此處，街道尚且不通，如何夜裏就知他觀中之事？既遺下小便，就該當時捉住，卻這早晚坐名害人。天下假名託姓的無限，怎麼就說是我？望陛下回嗔詳察。」那國王本來昏亂，被行者說了一遍，他就決斷不定。

正疑惑之間，又見黃門官來奏：「陛下，門外有許多鄉老聽宣。」國王道：「有何事幹？」即命宣來。宣至殿前，有三四十名鄉老，朝上叩頭道：「萬歲，今年一春無雨，但恐夏月幹荒，特來啓奏，請那位國師爺爺祈一場甘雨，普濟黎民。」國王道：「鄉老且退，就有雨來也。」鄉老謝恩而出。國王道：「唐朝僧衆，朕敬道滅僧爲何？只爲當年求雨，我朝僧人，更未嘗求得一點；幸天降國師，拯援塗炭塗炭：爛泥和炭火，比喻極困苦的境地。。你今遠來，冒犯國師，本當即時問罪；姑且恕你，敢與我國師賭勝求雨麼？若祈得一場甘雨，濟度萬民，朕即饒你罪名，倒換關文，放你西去。若賭不過，無雨，就將汝等推赴殺場典刑示衆。」行者笑道：「小和尚也曉得些兒求禱。」

國王見說，即命打掃壇場；一壁廂教擺駕：「寡人親上五鳳樓觀看。」當時多官擺駕。須臾上樓坐了。唐三藏隨着行者、沙僧、八戒，侍立樓下，那三道士陪國王坐在樓上。少時間，一員官飛馬來報：「壇場諸色皆備，請國師爺爺登壇。」

那虎力大仙欠身拱手，辭了國王，徑下樓來。行者向前攔住道：「先生那裏去？」大仙道：「登壇祈雨。」行者道：「你也忒自重了，更不讓我遠鄉之僧。也罷，這正是『強龍不壓地頭蛇』，先生先去，必須對君前講開。」大仙道：「講甚麼？」行者道：「我與你都上壇祈雨，知雨是你的，是我的？不見是誰的功績了。」國王在上聽見，心中暗喜，道：「那小和尚說話倒有些筋節筋節：這裏指言語上的分寸和關鍵。。」沙僧聽見，暗笑道：「不知一肚子筋節，還不曾拿出來哩！」大仙道：「不消講，陛下自然知之。」行者道：「雖然知之，奈我遠來之僧未曾與你相會。那時彼此混賴，不成勾當。須講開方好行事。」大仙道：「這一上壇，只看我的令牌爲號：一聲令牌響，風來；二聲響，雲起；三聲響，雷閃齊鳴；四聲響，雨至；五聲響，雲散雨收。」行者笑道：「妙阿！我僧是不曾見，請了，請了！」

大仙拽開步前進，三藏等隨後，徑到了壇門外。抬頭觀看，那裏有一座高臺，約有三丈多高。臺左右插着二十八宿旗號，頂上放一張桌子，桌上有一個香爐，爐中香菸靄靄。兩邊有兩隻燭臺，臺上風燭煌煌。爐邊靠着一個金牌，牌上鐫的是雷神名號。底下有五個大缸，都注着滿缸清水，水上浮着楊柳枝。楊柳枝上，託着一面鐵牌，牌上書的是雷霆都司的符字雷霆都司：即五雷都司，道教神霄派認爲天界主管雷霆的機構，由玉清真王管轄，分天雷、地雷、水雷、龍雷、社令雷。。左右有五個大樁，樁上寫着五方蠻雷使者的名錄蠻雷使者：雷法中雷霆三帥之一辛漢臣手下屬神，共五位，配合五方，主管行雷。。每一樁邊，立兩個道士，各執鐵錘，伺候着打樁打樁：這裏虎力大仙的祈雨術，當出自道教雷法。如神霄派所傳「雷霆三要一氣火雷使者法」，壇場需要設水缸和木樁、旗幟。《道法會元》卷九十三稱：凡立壇祈禱，須用淨水五缸，佈置五方。樁的作用是捆縛旗幡。打樁時要存想斧子爲雷斧，一面唸咒，一面擊打。打三遍至穩，將旗杆縛在樁側。。臺後面有許多道士，在那裏寫作文書。正中間設一架紙爐，又有幾個像生的人物像生：用紙或彩帛紮成的人、物形象，用於祭祀。，都是那執符使者、土地、贊教之神執符使者：當即「直符使者」，例如雷霆三要法中召請的是先天一氣火雷飛捷使者暘谷神君張珏，其形象《道法會元》規定爲：三目兩翅，青身赤體，左手執召雷旗，右手執斧，腰帶碧玉牌，一面金字。這裏的像生，即爲按道教儀軌規定的直符使者像。贊教：泛指輔助行法的神。贊，輔佐。。李旁：把祈雨壇場意義畫出，妙手，妙手！證夾：妝點壇場，大有聲色尤妙，真是《西遊記》行者求雨，不是《三國志》孔明祭風。

那大仙走進去，更不謙遜，直上高臺立定。傍邊有個小道士，捧了幾張黃紙書就的符字，一口寶劍，遞與大仙。大仙執着寶劍，念聲咒語，將一道符在燭上燒了。那底下兩三個道士，拿過一個執符的像生，一道文書，亦點火焚之。那上面乓的一聲令牌響一聲令牌響；雷霆三要求雨法，號令諸神需要擊打令牌。《道法會元》卷九十三《雷霆三要訣例》：「凡擊令，不可亂下。如發遣，只擊一下。如欲雷聲隨令震響，直見閃電一動，卻下令，則雷聲立應。」，只見那半空裏，悠悠的風色飄來。豬八戒口裏作念道：「不好了，不好了，這道士果然有本事。令牌響了一下，果然就颳風。」行者道：「兄弟悄悄的，你們再莫與我說話，只管護持師父，等我幹事去來。」

好大聖，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就變作一個假行者，立在唐僧手下。他的真身出了元神，趕到半空中，高叫：「那司風的是那個？」慌得那風婆婆捻住布袋風婆婆捻住口袋：風婆婆是風神，口袋是裝風用的。捻住口袋，先不放風。，巽二郎扎住口繩巽二郎：傳說中的風神。巽原是八卦之一，《易經·說卦》：「巽爲木，爲風。」所以藉此爲名。又，唐·牛僧孺《幽怪錄·滕六降雪巽二起風》：「若令滕六降雪，巽二起風，不復遊獵矣。」傳說滕六是雪神。，上前施禮。李旁：妙甚。行者道：「我保護唐朝聖僧西天取經，路過車遲國，與那妖道賭勝祈雨，你怎麼不助老孫，返助那道士？我且饒你，把風收了。若有一些風兒，把那道士的鬍子吹得動動，各打二十鐵棒！」風婆婆道：「不敢！不敢！」遂而沒些風氣。八戒忍不住亂嚷道：「那先兒請退先兒：即「先生兒」的省稱。唐以後道士亦稱先生。！令牌已響，怎麼不見一些風兒？你下來，讓我們上去！」

那道士又執令牌，燒了符檄符檄：《道法會元》卷九十三規定：凡書符命牒檄，並用皁紙爲緊，黃紙次之。並用濃墨調朱書，想昏太陽之義也。，撲的又打了一下，只見那空中雲霧遮滿。孫大聖又當頭叫道：「布雲的是那個？」慌得那推雲童子、布霧郎君當面施禮。行者又將前事說了一遍，那雲童、霧子也收了雲霧，放出太陽星耀耀，一天萬里更無雲。八戒笑道：「這先兒只好哄這皇帝，搪塞黎民，全沒些真實本事！令牌響了兩個，如何又不見雲生？」

那道士心中焦燥，仗寶劍，解散了頭髮，念着咒，燒了符，再一令牌打將下去，只見那南天門裏，鄧天君領着雷公、電母到當空鄧天君：雷霆三要法召請的雷將爲「主雷欻火律令大神鄧燮」，以及「雷公電母，風伯雨師，五方蠻雷使者，合部雷神」。，迎着行者進禮。行者又將前項事說了一遍，道：「你們怎麼來的志誠，是何法旨？」天君道：「那道士五雷法是個真的五雷法：即雷法，又稱「五雷正法」，道教神霄派役使鬼神，招致雷雨的法術。此法術爲神霄派法術的主要內容，信仰雷部正神，如神霄真王、五雷院、五方雷將等。認爲行法應以自身內丹修煉爲本，用行法者的元神召致雷霆，「人能聚五行之炁，運五行之炁爲五雷，則雷法乃先天之道，雷神乃在我之神」（《道法會元》卷六十七），故又稱五雷法。。他發了文書，燒了文檄，驚動玉帝玉帝：《道法會元》卷九十三規定，「昊天至尊玉皇上帝」爲雷霆三要法的主法。所謂主法，即道教重大法術所憑依的最高尊神，施行前應予指明。，玉帝擲下旨意，徑至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府下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道教中雷部的最高神，據雷法經典稱，是由元始天尊第九個兒子玉清真王化生而來，又稱神霄真王，下轄神霄玉府等雷部組織。。我等奉旨前來，助雷電下雨。」行者道：「既如此，且都住了，伺候老孫行事。」果然雷也不鳴，電也不灼。

那道士愈加着忙，又添香、燒符、唸咒添香：雷霆三要法規定，壇上應多焚桃木香。，打下令牌。半空中又有四海龍王一齊擁至。行者當頭喝道：「敖廣！那裏去？」那敖廣、敖欽、敖閏上前施禮。行者又將前項事說了一遍。道：「向日有勞，未曾成功；今日之事，望爲助力。」龍王道：「遵命！遵命！」行者又謝了敖順道：「前日虧令郎縛怪，搭救師父。」龍王道：「那廝還鎖在海中，未敢擅便，正欲請大聖發落。」行者道：「憑你怎麼處治了罷，如今且助我一功。那道士四聲令牌已畢，卻輪到老孫下去幹事了。但我不會發符，燒檄，打甚令牌，你列位卻要助我行行。」鄧天君道：「大聖分付，誰敢不從？但只是得一個號令，方敢依令而行；不然，雷雨亂了，顯得大聖無款也。」行者道：「我將棍子爲號罷。」那雷公大驚道：「爺爺啞！我們怎喫得這棍子？」行者道：「不是打你們，但看我這棍子往上一指，就要颳風。」那風婆婆、巽二郎沒口的答應道沒口答應：滿口答應。：「就放風！」— — —「棍子第二指，就要布雲。」那推雲童子、布霧郎君道：「就布雲，就布雲！」— — —「棍子第三指，就要雷電皆鳴。」那雷公、電母道：「奉承，奉承！」— — —「棍子第四指，就要下雨。」那龍王道：「遵命，遵命！」— — —「棍子第五指，就要大日天晴，卻莫違誤。」證夾：妙決快絕，天下樂事，無有過於此者。

分付已畢，遂按下雲頭，把毫毛一抖，收上身來。那些人肉眼凡胎，那裏曉得？行者遂在傍邊高叫道：「先生請了！四聲令牌俱已響畢，更沒有風雲雷雨，該讓我了！」證夾：此嘴不得不努。那道士無奈，不敢久佔，只得下了臺讓他，努着嘴，徑往樓上見駕。行者道：「等我跟他去，看他說些甚的。」只聽得那國王問道：「寡人這裏洗耳誠聽，你那裏四聲令響，不見風雨，何也？」道士雲：「今日龍神都不在家。」行者厲聲道：「陛下，神龍俱在家；只是這國師法不靈，請他不來。等和尚請來你看。」國王道：「即去登壇，寡人還在此候雨。」

行者得旨，急抽身到壇所，扯着唐僧道：「師父請上臺。」唐僧道：「徒弟，我卻不會祈雨。」八戒笑道：「他害你了，若還沒雨，拿上柴蓬拿上柴蓬：民間有將求雨者放在柴堆上焚燒，以感動上天降雨的習俗。此俗來源甚早。《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wānɡ，女巫）。」《後漢書·戴封傳》記載：戴封任西華縣令時，天大旱，戴封積柴薪，坐其上而自焚，於是天降大雨。，一把火了帳。」行者道：「你不會求雨，好的會念經，等我助你。」那長老才舉步登壇，到上面端然坐下，定性歸神，默唸那《密多心經》。正坐處，忽見一員官，飛馬來問：「那和尚，怎麼不打令牌，不燒符檄？」行者高聲答道：「不用不用，我們是靜功祈禱。」證夾：以棒指而行雨，則祈禱非靜功之力；其所以由祈禱而得者，則靜功之力也。那官去回奏不題。

行者聽得老師父經文念盡，卻去耳朵內取出鐵棒，迎風幌了一幌，就有丈二長短，碗來粗細，將棍望空一指，那風婆婆見了，心忙扯開布袋，巽二郎解放口繩。只聽得呼呼風響，滿城中揭瓦翻磚，揚砂走石。看起來，真個好風，卻比那尋常之風不同也，但見：

折柳傷花，摧林倒樹。九重殿損壁崩牆，五鳳樓搖梁撼柱。天邊紅日無光，地下黃砂有翅。演武廳前武將驚，會文閣內文官懼。三宮粉黛亂青絲，六院嬪妃蓬寶髻。侯伯金冠落繡纓，宰相烏紗飄展翅。當駕有言不敢談，黃門執本無由遞。金魚玉帶不依班，象簡羅衫無品敘。彩閣翠屏盡損傷，綠窗朱戶皆狼狽。金鑾殿瓦走磚飛，錦雲堂門歪槅碎。這陣狂風果是兇，颳得那君王父子難相會。六街三市沒人蹤，萬戶千門皆緊閉。

正是那狂風大作，孫行者又顯神通，把金箍棒鑽一鑽鑽一鑽：同「攥一攥」。，望空又一指，只見那：

推雲童子，布霧郎君。推雲童子顯神威，骨都都觸石垂天觸石：《公羊傳·僖公三十一年》：「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後以「觸石」謂山中雲氣與峯巒相碰擊，吐出雲來。垂天：指懸在天空之雲。《莊子·逍遙遊》：「鵬之背，不知其幾千裏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布霧郎君施法力，濃漠漠飛煙蓋地。茫茫三市暗，冉冉六街昏。因風離海上，隨雨出崑崙。頃刻漫天地，須臾蔽世塵。宛然如混沌，不見鳳樓門。

此時昏霧朦朧，濃雲靉靆。孫行者又把金箍棒鑽一鑽，望空又一指，慌得那：

雷公奮怒，電母生嗔。雷公奮怒，倒騎火獸下天關；電母生嗔，亂掣金蛇離斗府。唿喇喇施霹靂，振碎了鐵叉山；淅瀝瀝閃紅綃，飛出了東洋海。呼呼隱隱滾車聲，燁燁煌煌飄稻米。萬萌萬物精神改，多少昆蟲蟄已開多少昆蟲蟄已開：昆蟲冬天蟄伏，據說春天的雷聲可以把它們喚醒。《禮記·月令》，仲春之月（二月）：「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鹹動，啓戶始出。」，君臣樓上心驚駭。

那沉雷護閃，乒乒乓乓，一似那地裂山崩之勢，唬得那滿城人，戶戶焚香，家家化紙。孫行者高呼：「老鄧！仔細替我看那貪贓壞法之官，忤逆不孝之子，多打死幾個示衆！」那雷越發振響起來。行者卻又把鐵棒望上一指．只見那：

龍施號令，雨漫乾坤。勢如銀漢傾天塹，疾似雲流過海門。樓頭聲滴滴，窗外響瀟瀟。天上銀河瀉，街前白浪滔。淙淙如甕撿甕撿：不詳其義。甕，楊閩齋本作「瓦」，李卓吾評本作「」。，滾滾似盆澆。孤莊將漫屋，野岸欲平橋。真個桑田變滄海，霎時陸岸滾波濤。神龍藉此來相助，抬起長江望下澆。

這場雨，自辰時下起，只下到午時前後，下得那車遲城，裏裏外外，水漫了街衢。那國王傳旨道：「雨彀了！雨彀了！十分再多，又渰壞了禾苗，返爲不美。」五鳳樓下聽事官策馬冒雨來報：「聖僧，雨彀了。」行者聞言，將金箍棒往上又一指，只見霎時間，雷收風息，雨散雲收。國王滿心歡喜，文武盡皆稱讚道：「好和尚！這正是『強中更有強中手』！就是我國師求雨雖靈，若要晴，細雨兒還下半日，便不清爽；怎麼這和尚要晴就晴，頃刻間杲杲日出杲（gǎo）杲日出：杲，太陽出來光明的樣子。語出《詩經·衛風·伯兮》：「其雨其雨，杲杲日出。」，萬里就無雲也？」

國王教迴鑾，倒換關文，打發唐僧過去。正用御寶時，又被那三個道士上前阻住道：「陛下，這場雨全非和尚之功，還是我道門之力。」國王道：「你才說龍王不在家，不曾有雨；他走上去，以靜功祈禱，就雨下來，怎麼又與他爭功，何也？」李旁：好皇帝。虎力大仙道：「我上壇發了文書，燒了符檄，擊了令牌，那龍王誰敢不來？想是別方召請別方召請：《道法會元》卷九十三「雷霆三要訣例」記作法後雨反而下到別處的情況：「凡祈雨，若見雨過他方，此間發號去彼催用。……見彼風雲動，方逐漸取號，緩緩回來面前，則雷隨他來了。」是其法術之設計，本已考慮到不靈驗的可能，故要求法師觀察別處風雲的變化，有向己方變動的趨勢，才相機發號施令，以顯靈驗。所以這裏虎力大仙有此理由爲自己開脫。，風雲雷雨五司俱不在，一聞我令，隨趕而來；適遇着我下他上，一時撞着這個機會，所以就雨。從根算來，還是我請的龍，下的雨，怎麼算作他的功果？」李旁：道士說來，似亦有理。那國王昏亂，聽此言，卻又疑惑未定。

行者近前一步，合掌奏道：「陛下，這些傍門法術，也不成個功果，算不得我的他的。證夾：只三語都說盡矣，此一心之所以能降三力也。如今有四海龍王，見在空中，我僧未曾發放，他還不敢遽退。那國師若能叫得龍王現身，就算他的功勞。」國王大喜道：「寡人做了二十三年皇帝，更不曾看見活龍是怎麼模樣。你兩家各顯法力，不論僧道，但叫得來的，就是有功；叫不出的，有罪。」那道士怎麼有那樣本事？就叫，那龍王見大聖在此，也不敢出頭。道士雲：「我輩不能，你是叫來。」那大聖仰面朝空，厲聲高叫：「敖廣何在？弟兄們都現原身來看！」那龍王聽喚，即忙現了本身。四條龍在半空中度霧穿雲，飛舞向金鑾殿上，證夾：可好看否？但見：

飛騰變化，繞霧盤雲。玉爪垂鉤白，銀鱗舞鏡明。髯飄素練根根爽，角聳軒昂挺挺清。磕額崔巍，圓睛幌亮。隱顯莫能測，飛揚不可評。禱雨隨時布雨，求晴即便天晴。這纔是有靈有聖真龍像，祥瑞繽紛繞殿庭。

那國王在殿上焚香。衆公卿在階前禮拜。國王道：「有勞貴體降臨，請回，寡人改日醮謝。」行者道：「列位衆神各自歸去，這國王改日醮謝哩。」那龍王徑自歸海，衆神各各回天。這正是：

廣大無邊真妙法，至真了性劈傍門。

證夾：此是三回中大旨。

畢竟不知怎除邪，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提明金丹之道，系三教一家之理，故此回示真破假，使學者悟假以求真耳。

「三力」誦經拜祝，求賜聖水金丹，是直以聖水金丹爲外來之物，可求神而得矣。噫！聖水金丹，是爲何物，豈求神而可得哉？夫所謂聖水者，乃先天至清之神水。所謂金丹者，乃先天太極之本象，即《中庸》誠明之道。而緇黃之流，失其本真，流於外假，疑金丹聖水，爲有質之物，或誦經祈神，或步罡拜斗，妄想聖水從天而降，金丹平空而來。更有一等無知之輩，眼秋石煉紅鉛、吞濁精、餌經粟，穢污不堪，醜態百出，明系喫腎水經丹，而反以爲服聖水金丹，妄想延年益壽，是豈道之所以爲道乎？此仙翁不得不借大聖，三清觀留名，現身說法也。

「三力」或抬大缸，或掇砂盆，或移花瓶，三僧溺尿，三力嘗呷。罵盡世間一切癡迷，真堪絕倒。故行者道：「我索性留個名罷。」猶言留個道之名耳。「大叫道。「道號！道號！你好胡思！那個三清，肯降凡基？』」言道本無名，強名曰道。其號名曰道者，亦不過強號其名，而非實有道之名。蓋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以言其有，則卻無；以言其無，則卻有。有無不立，難以擬諸形容，聖人以心契之曰道。是道也。即金丹也。以其至清，又曰神水，是水是丹，人人本有，不待他求。倘失其內而求於外，亂猜亂想，必須神明臨凡賜丹，那有三清而降凡世以賜丹乎？曰：「吾將其姓，說與你知。」姓者，性也。真姓者，真性也。道以真性爲主，真性即道，道即真性，非真性之外，而別有所謂道者。曰：「大唐僧衆，奉旨來西。良宵無事，下降宮闈。吃了供養，閒坐嬉嬉。蒙你叩拜，何以答之？那裏是什麼聖水，你們喫的是一溺之尿！」世間迷徒，不知真假，供養邪師，受其愚弄，聽信臭穢之行，自謂眼食聖水，焉知所喫者盡是一溺之尿乎？留名者，即留真性爲三教道號之名。彼一切邪行曲經，焉得號爲道乎？先天真性，至無而含至有，至虛而含至實。知之者，勤而修之，可以脫生死，出塵緣，非有形有質者可比。《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性者，天之所命，性即天，天即性，性道一天道也。知其性則知天，能率性而行，與天爲徒，與時偕行，生氣長存矣。

仙翁慈悲，於此篇祈雨鬥法之中，借假寫真，示學者道法兩用之旨，雖雲祈雨。而其意仍含丹道，讀者不可不知。《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道光曰：「天地之氣絪縕，甘露自降，是雨爲陰陽和氣燻蒸而成。」國王對三藏道：「敢與國師賭勝析雨麼？」賭勝則失其和氣，而着於聲色，非陰陽相濟之道，即是不雨之由。故行者笑道：「小和尚也曉得些祈禱。」小者，陰也、柔也。以大稱小，剛以柔用，陰陽相當，和氣致祥，祈雨之善法，生物之大道在是。寫道士鋪設雨壇，安置規式，有聲有色，不得和氣中正之象，如見其形。四聲令牌響動，風雲雷雨，俱不相應，是法不從本性中流出，全用勉強，非出自然，以力相制，神不馴順。其曰：「龍神不在家裏」，真實錄也。行者歷聲道：「龍神俱在家裏，只是這國師法術不靈，請他不來，等和尚請他來你看。」蓋和則內外共濟，感應靈通，是龍神在家裏；不和則彼此相隔，所爲阻滯，是龍神不在家裏。龍神在家不在家，只在和不和上講究，而非徒以法術求也。

行者將棍指空中，風雲雷雨，無不隨命，是法於本性中施爲，全以神運，不動聲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問和尚怎麼不打令牌不燒符檄。行者道：「不用！不用！」是「有用用中無用」也；又云；「我們是靜功祈禱」，是「無功功裏施功」也。「行者在空中，先止住諸神，不容助道士析雨，諸神莫敢或違」，是先天而天弗違也；「後吩咐伺候老孫行事，諸神無不如命」，是後天而奉天時也。要雨就雨，要晴就暗，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也。此等施爲，有無不立，從容中道。以言其無，則至虛至靜；以言其有，則至靈至神。真空妙有，一以貫之，兩者相需，不可偏勝。倘離法以修道，則非真空爲頑空；離道以行法，則非妙有而執有。

行者道：「這些旁門法術，不成個正果，算不得你的我的。」言有人有已，兩國俱全，方是金丹大道，真着實用。若有已無人，偏孤不中，便是旁門小法，不得正果，算不得人我並用，一陰一陽之道也。又云：「若能叫的龍王現身，就算他的功果。」龍王者，真性也；功果者，妙法也。法所以成性，性所以行法，道法兩用，彼此扶持，露出一點《乾》元面目，方是陰陽相濟，有功有行，結果收完之大機大用。否則，不知真性，有法亦假，雖百般作用，徒自勞苦，何動果之有？

「行者叫龍王現身，龍王急忙現了本身，在空中穿雲度霧。叫衆神各自歸去，龍王徑自歸海，衆神各各回天。」噫！真性運用，真空不礙於妙有，妙有不礙於真空。放之則甘露掣電，利益衆生；藏之則無形無色，歸於本源。或隱或現，因時而用，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方是妙法，方是真性。故結曰：「廣大無邊真妙法，至真了性批旁門。」觀此有真法而無真性，且不能感應靈通，謂之旁門；不得正果，而其身外南宮法術之無用可知。

此篇中言性言法，直入三昧，學者不可以篇中賭勝祈雨字句，誤認提綱「法」字，爲南宮之法，是特道中之法耳。所謂顯法者，乃顯其體用具備之妙法；賭勝者，乃賭其有用無體之空法。子野雲：「正人行邪法，邪法悉歸正；邪人行正法，正法亦歸邪。」正顯法賭勝之祕諦，讀者若於結二句參出意味，而知吾言爲不謬矣。

詩曰：

三教原來是一家，牟尼太極即金花。

若無大聖留真訣，葉葉枝枝盡走差。

# 第四十六回 外道弄強欺正法 心猿顯聖滅諸邪

李本總批：人決不可有勝負心。你看他三個道士，只爲要贏，反挨個輸了。嘗說棋以不着爲高，兵以不戰爲勝。畢竟奕秋還是個第二手，孫武子還是個敗軍之將也。世亦有知此者乎？

前面黑風洞、黃袍郎、青獅子、紅孩兒等項，都是金、木、水、火、土的別號。作者以之爲魔，欲學者跳出五行也。此處虎力、鹿力、羊力三道士，亦是虎車、鹿車、羊車的隱名。作者之意，亦欲人不以三車爲了義也。讀《西遊記》者，亦知之乎，否也？

憺漪子曰：甚矣哉，好勝之爲害也。觀三力之與行者賭鬥，祈雨不已而坐禪，坐禪不已而猜枚，猶未至決性命以殉之也。乃猜枚不已，而且砍頭、剖腹、油鍋洗澡，甘心死而不悔，亦何所苦而爲此耶？傳中言此，不但表外道不敵正果，亦以見世人好名尚氣之弊，其流禍必至於此，即謂借三力以示戒可也。不然，彼守雌守黑之訓，老氏何以諄諄而不置耶？

行者種種賭鬥，尚俱在人意中。獨道童變沙彌一節，則匪夷所思矣。我想作者之心，定與心猿之心無二。

話說那國王見孫行者有呼龍使聖之法，即將關文用了寶印，便要遞與唐僧，放行西路。那三個道士，慌得拜倒在金鑾殿上啓奏。那皇帝即下龍位，御手忙攙道：「國師今日行此大禮，何也？」道士說：「陛下，我等至此，匡扶社稷，保國安民，苦歷二十年來，今日這和尚弄法力，抓了丟去抓了丟去：搶了功，佔了先。，敗了我們聲名。陛下以一場之雨，就恕殺人之罪，可不輕了我等也？望陛下且留住他的關文，讓我兄弟與他再賭一賭，看是何如。」那國王着實昏亂，東說向東，西說向西，真個收了關文，道：「國師，你怎麼與他賭？」虎力大仙道：「我與他賭坐禪坐禪：佛教修煉方法。指靜坐安心，屏除思慮，達到入定的狀態。。」國王道：「國師差矣。那和尚乃禪教出身，必然先會禪機，纔敢奉旨求經；你怎與他賭此？」大仙道：「我這坐禪，比常不同：有一異名，教做『雲梯顯聖』。」國王道：「何爲『雲梯顯聖』？」大仙雲：「要一百張桌子，五十張作一禪臺，一張一張疊將起去，不許手攀而上，亦不用梯凳而登，各駕一朵雲頭，上臺坐下，約定幾個時辰不動。」證夾：如此坐禪，好似撮把戲。

國王見此有些難處，就便傳旨問道：「那和尚，我國師要與你賭『雲梯顯聖』坐禪，那個會麼？」行者聞言，沉吟不答。八戒道：「哥哥，怎麼不言語？」行者道：「兄弟，實不瞞你說。若是踢天弄井，攪海翻江，擔山趕月，換鬥移星，諸般巧事，我都幹得；就是砍頭垛腦，剖腹剜心，異樣騰那，卻也不怕；但說坐禪，我就輸了。我那裏有這坐性？李旁：着眼。證夾：所以玄門功夫，只是要靜爲主。你就把我鎖在鐵柱上，我也要上下爬蹅，莫想坐得住。」三藏忽的開言道：「我會坐禪。」行者歡喜道：「卻好！卻好！可坐得多少時？」三藏道：「我幼年遇方上禪僧講道，那性命根本上，定性存神，在死生關裏死生關：生死之際，生死的關頭。，也坐二三個年頭。」行者道：「師父若坐二三年，李旁：着眼。我們就不取經罷；多也不上二三個時辰，就下來了。」三藏道：「徒弟啞，卻是不能上去。」行者道：「你上前答應，我送你上去。」那長老果然合掌當胸道：「貧僧會坐禪。」國王教傳旨立禪臺。國家有倒山之力，不消半個時辰，就設起兩座臺，在金鑾殿左右。

那虎力大仙下殿，立於階心，將身一縱，踏一朵席雲，徑上西邊臺上坐下。行者拔一根毫毛，變做假像，陪着八戒、沙僧，立於下面，他卻作五色祥雲，把唐僧撮起空中，徑至東邊臺上坐下。他又斂祥光，變作一個焦蟟蟲，飛在八戒耳朵邊道：「兄弟，仔細看着師父，再莫與老孫替身說話。」那呆子笑道：「理會得！理會得！」

卻說那鹿力大仙在繡墩上坐看多時，他兩個在高臺上，不分勝負，這道士就助他師兄一功：將腦後短髮，拔了一根，捻着一團，彈將上去，徑至唐僧頭上，變作一個大臭蟲，咬住長老。那長老先前覺癢，然後覺疼。原來坐禪的不許動手，動手算輸，一時間疼痛難禁，他縮着頭，就着衣襟擦癢。八戒道：「不好了！師父羊兒風發了。」沙僧道：「不是，是頭風發了頭風：頭痛，中醫的病症名。。」行者聽見道：「我師父乃志誠君子，他說會坐禪，斷然會坐；說不會，只是不會。君子家，豈有謬乎？你兩個休言，等我上去看看。」好行者，嚶的一聲，飛在唐僧頭上，只見有豆粒大小一個臭蟲叮他師父。慌忙用手捻下，替師父撓撓按按按按：原作「接接」。世德堂本「按」常誤作「接」，如第六回：「變作二郎爺爺的模樣，按下雲頭。」「按」原作「接」。按，撫摸，明袁宏道《長安有狹邪行》：「按金駒，立長溝。」又有「按摩」一詞，同此義。楊閩齋本作「撲撲」。。那長老不疼不癢，端坐上面。行者暗想道：「和尚頭光，蝨子也安不得一個，如何有此臭蟲？想是那道士弄的玄虛，害我師父。哈哈！枉自也不見輸贏，等老孫去弄他一弄！」這行者飛將去，金殿獸頭上落下，搖身一變，變作一條七寸長的蜈蚣，徑來道士鼻凹裏叮了一下。李旁：猴。那道士坐不穩，一個筋斗，翻將下去，證夾：美跌，美跌，這一跌別人跌不出。幾乎喪了性命；幸虧大小官員人多救起。國王大驚，即着當駕太師領他往文華殿裏梳洗去了。行者仍駕祥雲，將師父馱下階前，已是長老得勝。

那國王只教放行。鹿力大仙又奏道：「陛下，我師兄原有暗風疾，因到了高處，冒了天風，舊疾舉發，故令和尚得勝。且留下他，等我與他賭『隔板猜枚』。」國王道：「怎麼叫做『隔板猜枚』？」鹿力道：「貧道有隔板知物之法，看那和尚可能勾。他若猜得過我，讓他出去；猜不着，憑陛下問擬罪名，雪我昆衆之恨昆衆：即「昆仲」。稱他人兄弟的敬詞。長爲昆，次爲仲。，不污了二十年保國之恩也。」

真個那國王十分昏亂，依此讒言。即傳旨，將一硃紅漆的櫃子，命內官抬到宮殿。教娘娘放上件寶貝。須臾擡出，放在白玉階前，教僧道：「你兩家各賭法力，猜那櫃中是何寶貝。」三藏道：「徒弟，櫃中之物，如何得知？」行者斂祥光，還變作蟭蟟蟲，叮在唐僧頭上道：「師父放心，等我去看看來。」好大聖，輕輕飛到櫃上，爬在那櫃腳之下，見有一條板縫兒。他鑽將進去，見一個紅漆丹盤，內放一套宮衣，乃是山河社稷襖，乾坤地理裙。證夾：華哉此服，不知如何制度。用手拿起來，抖亂了，咬破舌尖上，一口血，哨噴將去，叫聲「變」，即變作一件破爛流丟一口鐘破爛流丟：方言。形容破破爛爛的腐朽樣子。流丟，多用在形容詞後，如「黑不流丟」。；證夾：奇物奇物，定是從寶林寺窮和尚身上得來式樣。臨行又撒上一泡臊溺，李旁：猴。證夾：此聖水可省。卻還從板縫裏鑽出來，飛在唐僧耳朵上道：「師父，你只猜是破爛流丟一口鐘。」三藏道：「他教猜寶貝哩，流丟是件甚寶貝？」行者道：「莫管他，只猜着便是。」

唐僧進前一步，正要猜，那鹿力大仙道：「我先猜，那櫃裏是山河社稷襖，乾坤地理裙。」唐僧道：「不是，不是，櫃裏是件破爛流丟一口鐘。」國王道：「這和尚無禮！敢笑我國中無寶，猜甚麼流丟一口鐘！」教：「拿了！」那兩班校尉就要動手，慌得唐僧合掌高呼：「陛下，且赦貧僧一時，待打開櫃看。端的是寶，貧僧領罪；如不是寶，卻不屈了貧僧也？」國王教打開看。當駕官即開了，捧出丹盤來看，果然是件破爛流丟一口鐘。證夾：怪哉！國王大怒道：「是誰放上此物？」龍座後面，閃上三宮皇后道：「我主，是梓童親手放的山河社稷襖梓童：相當於「子童」。皇后、仙女的自稱。，乾坤地理裙，卻不知怎麼變成此物。」國王道：「御妻請退，寡人知之。宮中所用之物，無非是緞絹綾羅，那有此甚麼流丟？」教：「抬上櫃來，等朕親藏一寶貝，再試如何。」

那皇帝即轉後宮，把御花園裏仙桃樹上結得一個大桃子— — —有碗來大小— — —摘下，放在櫃內，又抬下叫猜。唐僧道：「徒弟呵，又來猜了。」行者道：「放心，等我再去看看。」又嚶的一聲飛將去，還從板縫兒鑽進去，見是一個桃子，正合他意，即現了原身，坐在櫃裏，將桃子一頓口啃得乾乾淨淨，連兩邊腮凹兒都啃淨了，李旁：妙。將核兒安在裏面。仍變蟭蟟蟲，飛將出去，叮在唐僧耳朵上道：「師父，只猜是個桃核子。」長老道：「徒弟呵，休要弄我。爲前不是口快，幾乎拿去典刑。這番須猜寶貝方好，桃核子是甚寶貝？」行者道：「休怕，只管贏他便了。」

三藏正要開言，聽得那羊力大仙道：「貧道先猜，是一顆仙桃。」三藏猜道：「不是桃，是個光桃核子。」那國王喝道：「是朕放的仙桃，如何是核？三國師猜着了。」三藏道：「陛下，打開來看就是。」當駕官又抬上去打開，捧出丹盤，果然是一個核子，皮肉俱無。國王見了，心驚道：「國師，休與他賭鬥了，讓他去罷。寡人親手藏的仙桃，如今只是一核子，是甚人吃了？想是有鬼神暗助他也。」八戒聽說，與沙僧微微冷笑道：「還不知他是會喫桃子的積年哩積年：指有多年實踐、經驗豐富的人。！」

正話間，只見那虎力大仙從文華殿梳洗了，走上殿道：「陛下，這和尚有搬運抵物之術，抬上櫃來，我破他術法，與他再猜。」國王道：「國師還要猜甚？」虎力道：「術法只抵得物件，卻不抵得人身。將這道童藏在裏面，管教他抵換不得。」這小童果藏在櫃裏，掩上櫃蓋，抬將下去，教：「那和尚再猜，這三番是甚寶貝。」三藏道：「又來了。」行者道：「等我再去看看。」嚶的又飛去，鑽入裏面，見是一個小童兒。好大聖，他卻有見識，果然是騰那天下少，似這伶俐世間稀。他就搖身一變，變作個老道士一般容貌，進櫃裏叫聲：「徒弟。」童兒道：「師父，你從那裏來的？」行者道：「我使遁法來的。」童兒道：「你來有甚教誨？」行者道：「那和尚看見你進櫃來了，他若猜個道童，卻又不輸了？是特來和你計較計較，剃了頭，我們猜和尚罷。」李旁：趣至此，妙至此，亦奇矣！童兒道：「但憑師父處治，只要我們贏他便了。若是再輸與他，不但低了聲名，又恐朝廷不敬重了。」行者道：「說得是。我兒過來，贏了他，我重重賞你。」將金箍棒就變作一把剃頭刀，摟抱着那童兒，口裏叫道：「乖乖，忍着疼，莫放聲，等我與你剃頭。」李旁：皮。須臾，剃下發來，窩作一團，塞在那櫃腳紇絡裏紇絡：同「旮旯」。角落。，收了刀兒，摸着他的光頭道：「我兒，頭便像個和尚，只是衣裳不趁。脫下來，我與你變一變。」李旁：看到此，哭人也笑，死人也活。那道童穿的一領蔥白色雲頭花絹繡錦沿邊的鶴氅，真個脫下來，被行者吹一口仙氣，叫：「變！」即做一件土黃色的直裰兒，與他穿了。卻又拔下兩根毫毛，變作一個木魚兒，李旁：猴。遞在他手裏道：「徒弟，須聽着。但叫道童，千萬莫出去；若叫和尚，你就與我頂開櫃蓋，敲着木魚，念一卷佛經鑽出來，方得成功也。」童兒道：「我只會念《三官經》、《北斗經》、《消災經》《三官經》：即《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也作《三官真經》、《三官感應妙經》，稱頌三官大帝的福德及神通，爲道教徒日常誦讀的經典。《消災經》：說法不一，一說是全稱《太上靈寶升玄消災護命經》，又說爲《太上老君說消災經》等。，不會念佛家經。」行者道：「你可會念佛？」童兒道：「阿彌陀佛，那個不會念？」行者道：「也罷，也罷，就唸佛，省得我又教你。切記着，我去也。」還變蟭蟟蟲，鑽出去，飛在唐僧耳輪邊道：「師父，你只猜是個和尚。」三藏道：「這番他準贏了。」行者道：「你怎麼定得？」三藏道：「經上有云：『佛、法、僧三寶。』和尚卻也是一寶。」

正說處，只見那虎力大仙道：「陛下，第三番是個道童。」只管叫，他那裏肯出來。三藏合掌道：「是個和尚。」八戒盡力高叫道：「櫃裏是個和尚！」那童兒忽的頂開櫃蓋，敲着木魚，念着佛，鑽出來。證夾：看到此，定天花亂墜，地湧金泉。喜得那兩班文武，齊聲喝采。唬得那三個道士，拑口無言。李旁：到此，作者、讀者俱皆大歡喜緣矣。國王道：「這和尚是有神鬼輔佐！怎麼道士入櫃，就變做和尚？縱有待詔跟進去待詔：原爲官名，後來演變爲對理髮師的稱呼。，也只剔得頭便了，如何衣服也能趁體，口裏又會念佛？國師呵，讓他去罷！」

虎力大仙道：「陛下，左右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材』。貧道將鍾南山幼時學的武藝，索性與他賭一賭。」國王道：「有甚麼武藝？」虎力道：「弟兄三個，都有些神通。會砍下頭來，又能安上；剖腹剜心，還再長完；滾油鍋裏，又能洗澡。」國王大驚道：「此三事都是尋死之路！」虎力道：「我等有此法力，纔敢出此朗言，斷要與他賭個才休。」那國王叫道：「東土的和尚，我國師不肯放你，還要與你賭砍頭剖腹，下滾油鍋洗澡哩。」

行者正變作蟭蟟蟲，往來報事。忽聽此言，即收了毫毛，現出本相，哈哈大笑道：「造化！造化！買賣上門了！」李旁：猴。八戒道：「這三件都是喪性命的事，怎麼說買賣上門？」行者道：「你還不知我的本事。」八戒道：「哥呵，你只像這等變化騰那也勾了，怎麼還有這等本事？」行者道：「我呵：

砍下頭來能說話，剁了臂膊打得人。

扎去腿腳會走路扎：即鍘。，剖腹還平妙絕倫還平：還歸平整。。

李旁：着眼。

就似人家包匾食匾食：同「扁食」。方言。水餃、鍋貼之類的麪食。，一捻一個就囫圇。

油鍋洗澡更容易，只當溫湯滌垢塵。」

八戒、沙僧聞說，呵呵大笑。行者上前道：「陛下，小和尚會砍頭。」國王道：「你怎麼會砍頭？」行者道：「我當年在寺裏修行，曾遇着一個方上禪和子禪和子：參禪人的通稱。，教我一個砍頭法，不知好也不好，如今且試試新。」國王笑道：「那和尚年幼不知事。砍頭那裏好試新？頭乃六陽之首，砍下即便死矣。」虎力道：「陛下，正要他如此，方纔出得我們之氣。」那昏君信他言語，即傳旨，教設殺場。

一聲傳旨，即有羽林軍三千，擺列朝門之外。國王教：「和尚先去砍頭。」行者忻然應道：「我先去！我先去！」李旁：猴。拱着手，高呼道：「國師，恕大膽，佔先了。」李旁：趣極。拽回頭，往外就走。唐僧一把扯住道：「徒弟啞，仔細些。那裏不是耍處。」行者道：「怕他怎的！撒了手，等我去來。」

那大聖徑至殺場裏面，被劊子手撾住了，捆做一團。按在那土墩高處，只聽喊一聲：「開刀！」搜的把個頭砍將下來。又被劊子手一腳踢了去，好似滾西瓜一般，滾有三四十步遠近。行者腔子中更不出血，只聽得肚裏叫聲：「頭來！」慌得鹿力大仙見有這般手段，即唸咒語，教本坊土地神祇：「將人頭扯住，待我贏了和尚，奏了國王，與你把小祠堂蓋作大廟宇，泥塑像改作正金身。」原來那些土地神祇因他有五雷法，也服他使喚，暗中真個把行者頭按住了。行者又叫聲：「頭來！」那頭一似生根，莫想得動。行者心焦，捻着拳，掙了一掙，將捆的繩子就皆掙斷，喝聲：「長！」李旁：猴。搜的腔子內長出一個頭來。李旁：文人之筆，奇幻至此。唬得那劊子手個個心驚，羽林軍人人膽戰。那監斬官急走入朝奏道：「萬歲，那小和尚砍了頭，又長出一顆來了。」八戒冷笑道：「沙僧，那知哥哥還有這般手段。」沙僧道：「他有七十二般變化，就有七十二個頭哩。」

說不了，行者走來叫聲「師父」。三藏大喜道：「徒弟，辛苦麼？」行者道：「不辛苦，倒好耍子。」李旁：猴。八戒道：「哥哥，可用刀瘡藥麼？」行者道：「你是摸摸看，可有刀痕？」那呆子伸手一摸，就笑得呆呆掙掙道：「妙哉！妙哉！卻也長得完全，截疤兒也沒些兒！」

兄弟們正都歡喜，又聽得國王叫領關文：「赦你無罪。快去！快去！」行者道：「關文雖領，必須國師也赴曹砍砍頭，也當試新去來。」國王道：「大國師，那和尚也不肯放你哩。你與他賭勝，且莫唬了寡人。」虎力也只得去，被幾個劊子手也捆翻在地，幌一幌，把頭砍下，一腳也踢將去，滾了有三十餘步，他腔子裏也不出血，也叫一聲：「頭來！」行者即忙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變作一條黃犬，跑入場中，把那道士頭一口銜來，徑跑到御水河邊丟下不題。李旁：猴。

卻說那道士連叫三聲，人頭不到，怎似行者的手段，長不出來，腔子中骨都都紅光迸出，可憐空有喚雨呼風法，怎比長生果正仙？須臾，倒在塵埃。衆人觀看，乃是一隻無頭的黃毛虎。證夾：此虎無力矣。

那監斬官又來奏：「萬歲，大國師砍下頭來，不能長出，死在塵埃，是一隻無頭的黃毛虎。」國王聞奏，大驚失色。目不轉睛，看那兩個道士。鹿力起身道：「我師兄已是命到祿絕了，如何是隻黃虎！這都是那和尚憊懶，使的掩樣法兒，將我師兄變作畜類！我今定不饒他，定要與他賭那剖腹剜心！」

國王聽說，方纔定性回神。又叫：「那和尚，二國師還要與你賭哩。」行者道：「小和尚久不吃煙火食，前日西來，忽遇齋公家勸飯，多吃了幾個饃饃。這幾日腹中作痛，想是生蟲，正欲借陛下之刀，剖開肚皮，拿出臟腑，洗淨脾胃，方好上西天見佛。」李旁：猴。國王聽說，教：「拿他赴曹。」那許多人，攙的攙，扯的扯。行者展脫手道展脫：掙脫。：「不用人攙，自家走去。但一件，不許縛手，我好用手洗刷臟腑。」國王傳旨，教：「莫綁他手。」

行者搖搖擺擺，徑至殺場，將身靠着大樁，解開衣帶，露出肚腹。那劊子手將一條繩套在他膊項上，一條繩扎住他腿足，把一口牛耳短刀，幌一幌，着肚皮下一割，搠個窟窿。這行者雙手爬開肚腹，拿出腸臟來，一條條理勾多時，依然安在裏面。照舊盤曲，捻着肚皮，吹口仙氣，叫：「長！」依然長合。李旁：猴。國王大驚，將他那關文捧在手中道：「聖僧莫誤西行，與你關文去罷。」行者笑道：「關文小可，也請二國師剖剖剜剜，何如？」國王對鹿力說：「這事不與寡人相干，是你要與他做對頭的。請去，請去。」鹿力道：「寬心，料我決不輸與他。」

你看他也像孫大聖，搖搖擺擺，徑入殺場，被劊子手套上繩，將牛耳短刀，唿喇的一聲，割開肚腹，他也拿出肝腸，用手理弄。行者即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變作一隻餓鷹，展開翅爪，搜的把他五臟心肝，盡情抓去，不知飛向何方受用。李旁：猴。這道士弄做一個空腔破肚淋漓鬼，少髒無腸浪蕩魂。那劊子手蹬倒大樁，拖屍來看，呀！原來是一隻白毛角鹿。

慌得那監斬官又來奏道：「二國師晦氣，正剖腹時，被一隻餓鷹將臟腑肝腸都刁去了，死在那裏。原身是個白毛角鹿也。」李旁：原來道士是畜生。證夾：此鹿之力安在？國王害怕道：「怎麼是個角鹿？」那羊力大仙又奏道：「我師兄既死，如何得現獸形？這都是那和尚弄術法坐害我等。我等與師兄報仇者。」國王道：「你有甚麼法力贏他？」羊力道：「我與他賭下滾油鍋洗澡。」國王便教取一口大鍋，滿着香油，教他兩個賭去。行者道：「多承下顧。小和尚一向不曾洗澡，這兩日皮膚燥癢，好歹盪盪去盪盪：同「燙燙」，參第二十五回「盪」條注。。」李旁：猴。

那當駕官果安下油鍋，架起乾柴，燃着烈火，將油燒滾，教和尚先下去。行者合掌道：「不知文洗，武洗？」國王道：「文洗如何？武洗如何？」李旁：猴。行者道：「文洗不脫衣服，似這般叉着手，下去打個滾，就起來，不許污壞了衣服，若有一點油膩算輸。武洗要取一張衣架，一條手巾，脫了衣服，跳將下去，任意翻筋斗，豎蜻蜓，當耍而洗也。」國王對羊力說：「你要與他文洗，武洗？」羊力道：「文洗恐他衣服是藥煉過的，隔油，武洗罷。」行者又上前道：「恕大膽，屢次佔先了。」你看他脫了布直裰，褪了虎皮裙，將身一縱，跳在鍋內，翻波鬥浪，就似負水一般頑耍。

八戒見了，咬着指頭，對沙僧道：「我們也錯看了這猴子了！平時間劖言訕語劖（chán）言訕語：刻薄、嘲諷、玩笑之言。劖，諷刺。，鬥他耍子，怎知他有這般真實本事！」他兩個唧唧噥噥，誇獎不盡。行者望見，心疑道：「那呆子笑我哩，正是『巧者多勞拙者閒』，老孫這般舞弄，他倒自在。等我作成他捆一繩，看他可怕。」正洗浴，打個氼子氼（mèi）：方言。潛水。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卷四：「廣西俗字甚多。……氼，音魅，言沒人在水下也。」，淬在油鍋底上，變作個棗核釘兒，再也不起來了。李旁：猴極了。

那監斬官近前又奏：「萬歲，小和尚被滾油烹死了。」國王大喜，教撈上骨骸來看。劊子手將一把鐵笊籬，在油鍋裏撈，原來那笊籬眼稀，行者變得釘小，往往來來，從眼孔漏下去了，那裏撈得着？又奏道：「和尚身微骨嫩，俱札化了札：同「炸」。。」

國王教：「拿三個和尚下去！」兩邊校尉，見八戒面兇，先揪翻，把背心捆了，慌得三藏高叫：「陛下，赦貧僧一時。我那個徒弟，自從歸教，歷歷有功；今日衝撞國師，死在油鍋之內，奈何先死者爲神，我貧僧怎敢貪生！正是天下官員也管着天下百姓。陛下若教臣死，臣豈敢不死？只望寬恩，賜我半盞涼漿水飯，三張紙馬紙馬：即「神馬」。舊俗祭祀時所用的神像紙，祭畢隨即焚化。，容到油鍋邊，燒此一陌紙陌：同「佰」。爲計算錢數的單位，錢一百爲「陌」。，也表我師徒一念，那時再領罪也。」國王聞言道：「也是那中華人多有義氣。」證夾：未必未有。命取些漿飯、黃錢與他。果然取了，遞與唐僧。

唐僧教沙和尚同去。行至階下，有幾個校尉，把八戒揪着耳朵，拉在鍋邊，三藏對鍋祝曰：「徒弟孫悟空：

自從受戒拜禪林禪林：指寺院。僧徒聚居之處。，護我西來恩愛深。

指望同時成大道，何期今日你歸陰。

生前只爲求經意，死後還存念佛心。

萬里英魂須等候，幽冥做鬼上雷音。」

八戒聽見道：「師父，不是這般祝了。沙和尚，你替我奠漿飯奠漿飯：用漿飯祭奠，這是祭奠亡靈的儀式。八戒要說說氣話，表示盡禮。，等我禱。」那呆子捆在地下，氣呼呼的道：

「闖禍的潑猴子，無知的弼馬溫！

該死的潑猴子，油烹的弼馬溫！

猴兒了帳，馬溫斷根！」

證夾：如此祭軸，可謂絕世奇文。

那行者在油鍋底上，聽得那呆子亂罵，忍不住現了本相。赤淋淋的，站在油鍋底道：「饢糟的夯貨！你罵那個哩！」唐僧見了道：「徒弟，唬殺我也！」沙僧道：「大哥乾淨推佯死慣了。」慌得那兩班文武，上前來奏道：「萬歲，那和尚不曾死，又打油鍋裏鑽出來了。」監斬官恐怕虛誑朝廷，卻又奏道：「死是死了，只是日期犯兇，小和尚來顯魂哩顯魂：迷信謂人死後靈魂出現。。」

行者聞言大怒，跳出鍋來，揩了油膩，穿上衣服，掣出棒，撾過監斬官，着頭一下，打做了肉團，道：「我顯甚麼魂哩！」證夾：此一棒亦不可少。唬得多官連忙解了八戒，跪地哀告：「恕罪！恕罪！」國王走下龍座。行者上殿扯住道：「陛下不要走，且教你三國師也下下油鍋去。」那皇帝戰戰兢兢道：「三國師，你救朕之命，快下鍋去，莫教和尚打我。」

羊力下殿，照依行者脫了衣服，跳下油鍋，也那般支吾洗浴。行者放了國王，近油鍋邊，叫燒火的添柴，卻伸手探了一把，啞！那滾油都冰冷。心中暗想道：「我洗時滾熱，他洗時卻冷。我曉得了，這不知是那個龍王在此護持他哩。」急縱身跳在空中，念聲「唵」字咒語，把那北海龍王喚來：「我把你這個帶角的蚯蚓，有鱗的泥鰍！你怎麼助道士冷龍護住鍋底，教他顯聖贏我！」唬得那龍王喏喏連聲道：「敖順不敢相助。大聖原來不知，這個孽畜，苦修行了一場，脫得本殼，卻只是五雷法真受，其餘都躧了傍門，難歸仙道。這個是他在小茅山學來的『大開剝』。那兩個已是大聖破了他法，現了本相。這一個也是他自己煉的冷龍，只好哄瞞世俗之人耍子，怎瞞得大聖！小龍如今就收了他冷龍，管教他骨碎皮焦，顯甚麼手段。」行者道：「趁早收了，免打！」那龍王化一陣旋風，到油鍋邊，將冷龍捉下海去不題。證夾：先既有求雨一段，如何又將冷龍助道士？此龍王不應如此聾聵！

行者下來，與三藏、八戒、沙僧立在殿前，見那道士在滾油鍋裏打掙，爬不出來。滑了一跌，霎時間骨脫皮焦肉爛。監斬官又來奏道：「萬歲，三國師煠化了也。」證夾：羊何力之有焉？那國王滿眼垂淚，手撲着御案，放聲大哭道：

「人身難得果然難，不遇真傳莫煉丹。

空有驅神咒水術，卻無延壽保生丸。

圓明混，怎涅槃？徒用心機命不安。

早覺這般輕折挫，何如祕食穩居山！」

這正是：

點金鍊汞成何濟，喚雨呼風總是空。

畢竟不知師徒們怎的維持，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結出至真了性，方是真法，而一切在外施爲，皆非真法矣。然或人疑爲於一身而修。故此回批寂滅頑空之僞，與夫卜算數學之假，使學者知有警戒，急求明師，歸於大道以保性命耳。正陽公雲：「道法三千六百門，人人各執一苗根。要知些子玄關竅，不在三千六百門。」正此回之妙旨。

且如禪學不一而足，然總以定坐爲主，均謂之坐禪可也。「雲梯顯聖」，此批道家之默朝上帝，僧家之默想西方也。其法定坐，或注想頂門而出，或注想明堂而出，由卑漸高，自近及遠，久之亦能明神出殼，若一旦數盡，終歸大化。《悟真》雲：「不移一步到西天，端坐諸方在眼前。項後有光猶是幻，雲生足下未爲仙」者是也。

「道士拔腦後發，捻成團，變臭蟲咬長老。」此批腦後存神之小法也。其法坐定，注意玉枕，存神不散，以爲凝神修真，殊不知久之陰氣團聚，血脈壅滯，先覺癢而後覺疼，不得羊羔風，必得混腦風，而欲妄想完道，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

「行者變七寸長的蜈蚣，在道士鼻門裏叮了一下，道土坐不穩，一個筋斗翻將下來，幾乎喪命。」此批鼻頭閉息之法也。七者火數，心爲火髒。蜈蚣者，毒物。其法坐定，緊閉六門，心絕萬有，鼻氣不出不入，始則一息，漸至數息、百息、幹息、萬息，久之息定，以爲胎息得道。殊不知氣塞於內，君火一發，相火斯承，君火相火一時併發，火氣攻於頭目，神昏眼花，頭重腳輕，身不由主，舉步之間，翻筋斗而跌倒，終必性命難保矣。

其曰：隔板猜枚」，此虛猜之學也。虛猜之學，足有千百條，如星學、風鑑、占卜、算數等事，與夫一切無師之學，雖門戶不一，皆謂之一猜可也。何以見之？板者，書板。聖賢性命之學，盡載於經書之內，不得真傳之輩，橫拉斜扯，各分枝葉，竊取聖道，毀謗真言，如「隔板猜枚」一般，有何實據？娘娘將一套宮衣放在櫃裏叫猜，國王將一個桃子放在櫃裏叫猜。一切虛猜之學，錯用聰明，枉費心思，以假爲真，縱能精通數理，極往知來，足以卜山河之遠近，定社稷之興衰，明乾坤之休咎，察地理之吉凶，只不過圖其一衣一食而已，其於身心性命，無益有損，反爲贅疣。怎知的大修行人，心知神會，識得此中機關，不以假傷真，不以外害內，斂華就實。破爛流丟之內，而藏一口靈鍾，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乾乾淨淨之中，而有一個核仁，生機不息，永久長存。故國師猜寶貝爲「山河社稷襖，乾坤地理裙」。唐僧道：「不是！」國師猜桃子，唐僧道：「不是！」務外失內，因假傷真，不是！不是！實不是也。更有一等無知修行之輩，不明天地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之旨；妄猜私議，誤認童身爲元身，偏執道教爲有道；以爲少者可成，老者難修，學道得實，學釋落空。是蓋不知古人七十、八十尚可還丹，了性了命，仙佛同源也。

「行者變老道士一般容貌」，是老小一道，而不得分其彼此；「摟着童兒削下頭來，窩作一團」，是老小一法，而非可別其難易。「頭便像個和尚，只是衣裳不稱」，道土和尚，總是一體，何論衣裳不稱？「蔥白色鶴氅，變作土黃色直裰」，鶴氅直裰，依然一物，豈可黃白相分？「兩根毫毛，變作一個木魚」，兩而歸一，道可爲僧；「木魚遞在童兒手裏，叫徒弟」，一即是兩，僧可爲道。其曰：「須聽着，但叫道童，千萬莫出來。若叫和尚，口裏念着阿彌陀佛鑽出來，切記着，我去也。」噫！仙翁慈悲，叮嚀我後人者，何其深歟！「叫童兒千萬莫出」者，始則有作無人見，了命而長生不死，盜天地，竊陰陽，所以固命基而不落於空亡；「叫和尚念阿彌陀佛出來」者，及至無爲衆始知，了性而無生無死，打虛空，破混沌，所以全性理而不着於色相。姐則有爲，終則無爲；非有爲不至於無爲，非無爲不成其有爲；有爲無爲，合而一之；形神俱妙，與道合真；性命雙修，無上一乘至真之妙道；而豈修性不修命，修命不修性，一偏之見可比平？故「虎力叫道童，那裏肯出來」。是未免知修命，而不知修性，強欲脫化，萬無是理。「三藏八戒叫和尚，童兒唸佛出來」，是已經修命而即修性，性命合一，有無不立，物我歸空，出軀殼而超凡世，爲聖爲賢，作佛成仙，三教一家之道，正在於此。「兩班文武齊聲喝彩」，儒、釋、道三家合爲一家，執中精一，抱元守一，萬法歸一，一以貫之。說到此處，一切「隔板猜枚」，不中不正，流於外假者，能不嚇的拑口無言乎？

「三力」要賭砍頭、剖腹、下油鍋，行者現出本相道：「造化！造化！買賣上門了。」夫「三力」所恃者，着空之學，故亦能砍頭，剖腹下油鍋。然究之以假弄假，是爲人機，人機者亡，有何造化？有何買賣？行者所有者，先天之性，故「砍下頭來能說話，剜心剖腹長無痕。油鍋洗澡更容易，只當溫湯滌垢塵。」以真不假，借假修真，是爲天機。天機者存，實有造化，實有買賣。「造」者，造其真；「化」者，化其假；「買」者，買其我之所本有；「賣」者，賣其我之所本無。能知買賣，方有造化；能知造化，方現本相。然非現本相而無造化，無造化而無買賣，其中妙趣，非深通陰陽者不能知之。

其曰：「我當日學一個砍頭法，不知好也不好，如今且試試新。」夫頭何物，而可砍乎？如雲可砍，誰其信之？殊不知此所謂頭者，非幻身之頭，乃道中之頭。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即頭也，去人心而生道心，革故鼎新，故曰：「試試新。」然新之之法，須在先發制人，倘不知其根源，是非混雜，吉凶莫辨，欲求其真，乃涉於假；欲去其假，反傷其真矣。故曰：「大膽，佔先了。」佔先而可砍頭無妨矣，砍下一個頭去，人心也；長出一個頭，生道心也。虎力不知求道心，第以去人心爲能，是未明人心如茅草，道心如佳禾，僅能除茅草，而不能種佳禾，猶是一塊空田，焉能濟的飢渴？放虎力人頭不到，須臾倒在塵埃。此批強制念頭之流，在兇惡頑心上作活計也。

鹿力要賭剖腹剜心，行者道：「正欲借刀割開肚皮，拿出臟腑洗淨，方好上西天見佛。」夫人上不得西天，見不得真佛者，由於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瞞心昧己，臟腑不淨。今行者欲剖開肚皮，洗淨臟腑，是乃虛心無虧，光明正大。可以質諸天地鬼神而無疑，何天不可上？何佛不可見？「爬開肚皮，拿出腸臟，一條條理夠多時，依然安在裏面，照舊盤曲，捻着肚皮，吹口仙氣，依然長合。「此等處不可不辨，蓋聖賢之道，有體有用，有本有末，有條有理，有內有外，有收有放，有開有合，有動有靜。拿的出，安的上；可以收，可以放；爬得開，長的合。體用俱備，本末兼該，內外如一，條理得法，動靜有常，隨物應物，變化無端。彼鹿力不知條理臟腑，而徒以寂滅爲事，是猶如餓鷹把五臟心肝抓在別處受用，弄得空腔破肚，少髒無肝，終久一命而亡，有何實事？此批忘物忘形之流，在萬法歸空處枉勞碌也。

羊力賭油鍋洗澡，行者道：「小和尚一向不曾洗澡，這兩日皮膚燥癢，好歹蕩蕩去。」夫金丹之道，陰陽之道，倘有陰無陽，有陽無陰，則水火不濟，而真者難得，假者難除。何則？陰陽相合，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即能成好。始陰陽相隔，彼此不和，各懷一心，必生其歹。行者欲油鍋洗澡，是欲其去幹燥而就於溼，洗其歹而成其好。其曰：「文洗不脫衣服，不污壞衣服；武洗任意翻筋斗，當耍而洗。」大有妙意。蓋無爲了性之道，文洗也；有爲了命之道，武洗也。了性之道，頓悟圓通，內無所積，外無所染，萬有皆空。如明鏡止水，物來順應，風過無波，如如穩穩，以道全形，即古人所謂「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也。了命之道，功以漸行，須要消盡無始劫來生死輪迴種子，必先盜陰陽、奪造化、運斗柄、轉法輪，手握乾坤，口吞日月，逆順不拘，隨機應變，跳出跳入，以術延命。猶如脫衣服在油鍋裏翻耍，即古人所謂「若會殺機明反覆，始知害裏卻生恩」也。

「八成見了咬着指頭道：『怎知他有這般具本事。』」言有真本事，方可以翻的波，斗的浪，自在頑耍，無拘無束。然此真本事，乃人我共濟之道，非一己孤修之事。故行者道：「他倒自在，等我作成他捆一捆，」他家我家作成一家，本事之真莫過於此。「正當洗浴，淬在油鍋底上，變作個棗核釘兒，再不起來。」鍋者，土釜也。棗者，丹圓也。核者，水木也。釘老，金火也。四象和合，歸於真主，五行一性，金丹圓成，住火停輪，正在此時。「淬在鍋底，再不起來。」明老嫩，知止足矣。其曰：「小和尚身微骨嫩，俱已消化。」羣陰消盡，十月霜飛，丹已成熟之日也。國王叫拿三個和尚，三藏高叫道：「赦貧僧一時，我那徒弟自從歸教，歷歷有功，徒弟死在油鍋之內，我貧僧怎敢貪生。」言修真之道，還丹在一時，溫養須十月，歷歷火功，毫髮不得有差，必須生死不二也。「賜半盞涼漿水飯，到油鍋前燒一張紙錢」，必須水火相濟也。「也表我師徒一念」，必須表裏如一也。金丹之道，不着於生死，不落於心意，至無而含至有，至虛而含至實，非無非有，非虛非實。

三藏以「生前只爲求經意，死後還存念佛心」爲祝，是直以生死爲事，心意爲道矣。故八戒道：「不是這樣禱祝，等我祝。」何等醒人！曰：「闖禍的潑猴子」，禍裏生恩，以殺而衛生也；曰：「無知的弼馬溫」，沐浴溫養，以陰而濟陽也；曰：「該死的潑猴子」，死心忘機，以真而滅假也；曰：「油烹的弼馬溫」，烹煉燻蒸，以逸而待勞也；曰：「猴兒了帳，馬溫斷根。」有爲無爲，合而一之，齊一生死，性命懼了。以言其有，則形神俱妙；以言其無，則萬緣俱寂。非色非空，即色即空；非有非無，即有即無；有無不立，色空一致。即《中庸》所謂「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行者忍不住現了本相，赤淋淋站在油鍋底道：『你罵那個哩！』」此明則誠，誠則明，圓陀陀，光灼灼，淨倮倮，赤灑灑，不掛一絲毫，而原來之本相復現矣。其曰：「你罵那個哩！」乃直指能在滾油鍋底站者，纔是本相；不能在滾油鍋底站者，不是本相也。

噫！金丹大道，大火裏栽蓮，泥水中拖船，從有爲入無爲，由無形生有形，陽神出現，身外有身，皆系真着實用，而不知者反以爲寂滅頑空，孤陰精靈之鬼。一棒打殺監斬官，正不容其監守功夫之輩，誤認也。彼羊力不知文洗武洗之爲何如，而徒以意冷心灰，煉成無情之物，背乎世道人事，一朝誤入大火坑中，若遇狂風一陣，掙爬不出，則必霎時骨脫，皮焦、肉爛，而無所恃矣。曰「冷龍」，曰「羚羊」，蓋以批避塵離俗之徒，只在冷淡人情處作功夫，而不知有超凡入聖之大道也。其曰「五雷潔真。其餘都踩了旁門」者，諸多旁門俱不能歸乎仙道，惟五雷之法爲真法，然法雖真，若不遇金丹點化，則亦不能成正果。蓋五雷法，能代天濟世，救拔生靈，如張天師、三茅真君、薩真君、許真君等，皆以五雷正法而積功累行，故曰法真。至於一切頑空着相之事，不積一德，不立一行，依些小法乘，而欲妄想神仙，不特不知修道，而並不知修德，謂之其餘盡踩旁門，誰曰不然。

篇中猜「流丟」，猜「桃核子」，猜「和尚」，俱是行者在唐僧耳雜邊暗說，以見金丹大道，非遇真師附耳低言，訣破其中奧妙，非可強猜而知。若不遇真師，弄盡旁門，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故國王放聲大哭道：「人身難得果然難，不遇真傳莫煉丹。空有驅神咒水術，卻無延壽保生丸。圓明鏡，怎涅槃，徒用心機命不安。早覺這般輕折挫，何如祕食穩居山！」又云：「點金鍊汞成何濟，喚雨呼風總是空。」此仙翁哭盡一切旁門，不求真師，而妄冀修仙，即如三力之賭勝爭強，車遲之枉功空勞。吾願同道者，過車遲國，勿爲外道所欺，急滅諸邪可也。

詩曰：

旁門外道盡爭強，棄正從邪命不長。

別有心傳真口訣，入生出死上天堂。

# 第四十七回 聖僧夜阻通天水 金木垂慈救小童

李本總批：他兩人能替人性命，真是大俠；然又談笑而爲之，不動一毫聲色，真聖也！

憺漪子曰：外道已除，雙關已過，則吾身真水自可通天，又何畏乎通天之河也。夫孰意通天河畔，乃有喫童男女之靈感大王乎？男女既以童爲名，便與吾身之嬰兒、奼女無異，何物金魚，乃敢恣意呾啖？心猿於此，雖欲不救而不可得矣。至於喫男女不得，轉而思喫唐僧，是因嬰兒、奼女之故，嫁禍於黃婆也。揆之情理，愈覺難恕。大士魚籃之法，猶覺失之太寬。

西天路十萬八千，到通天河邊，恰走過五萬四千，已有一半功程矣。然八十一難中，才經歷三十六難耳。看到此處，當一面爲唐僧恭喜，一面爲唐僧擔憂。

卻說那國王倚着龍牀，淚如泉湧，只哭到天晚不住。李旁：世上自不乏這等癡人。行者上前高呼道：「你怎麼這等昏亂！見放着那道士的屍骸，一個是虎，一個是鹿，那羊力是一個羚羊。不信時，撈上骨頭來看。那裏人有那樣骷髏？他本是成精的山獸，同心到此害你。因見氣數還旺，不敢下手。若再過二年，你氣數衰敗，他就害了你性命，把你江山一股兒盡屬他了。幸我等早來，除妖邪救了你命。你還哭甚！哭甚！急打發關文，送我出去。」國王聞此，方纔省悟。李旁：醒悟得太速些。那文武多官俱奏道：「死者果然是白鹿、黃虎；油鍋裏果是羊骨。聖僧之言，不可不聽。」國王道：「既是這等，感謝聖僧。今日天晚，」教：「太師，且請聖僧至智淵寺。明日早朝，大開東閣，教光祿寺安排素淨筵宴酬謝。」果送至寺裏安歇。

次日五更時候，國王設朝，聚集多官，傳旨：「快出招僧榜文，四門各路張掛。」一壁廂大排筵宴，擺駕出朝，至智淵寺門外，請了三藏等，共入東閣赴宴，不在話下。

卻說那脫命的和尚聞有招僧榜，個個忻然，都入城來尋孫大聖，交納毫毛謝恩。這長老散了宴，那國王換了關文，同皇后嬪妃、兩班文武送出朝門。只見那些和尚跪拜道傍，口稱：「齊天大聖爺爺！我等是沙灘上脫命僧人。聞知爺爺掃除妖孽，救拔我等，又蒙我王出榜招僧，特來交納毫毛，叩謝天恩。」行者笑道：「汝等來了幾何？」僧人道：「五百名，半個不少。」行者將身一抖，收了毫毛。對君臣僧俗人說道：「這些和尚實是老孫放了。車輛是老孫運轉雙關穿夾脊，捽碎了。那兩個妖道也是老孫打死了。今日滅了妖邪，方知是禪門有道。向後來再不可胡爲亂信。望你把三教歸一：也敬僧，也敬道，也養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證夾：公平正大之言，允宜奉爲蓍蔡。國王依言，感謝不盡，遂送唐僧出城去訖。

這一去，只爲殷勤經三藏，努力修持光一元光一元：似指先天一元之靈光，即元神之意。。曉行夜住，渴飲飢餐，不覺的春盡夏殘，又是秋光天氣。證夾：秋。一日，天色已晚。唐僧勒馬道：「徒弟，今宵何處安身也？」行者道：「師父，出家人莫說那在家人的話。」三藏道：「在家人怎麼？出家人怎麼？」行者道：「在家人，這時候溫牀暖被，懷中抱子，腳後登妻，自自在在睡覺；我等出家人，那裏能勾？便是要帶月披星，餐風宿水，有路且行，無路方住。」八戒道：「哥哥，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今路多險峻，我挑着重擔，着實難走，須要尋個去處，好眠一覺，養養精神，明日方好捱擔；不然，卻不累倒我也？」行者道：「趁月光再走一程，到有人家之所再住。」師徒們沒奈何，只得相隨行者往前又行。

不多時，只聽得滔滔浪響。八戒道：「罷了，來到盡頭路了！」沙僧道：「是一股水擋住也。」唐僧道：「卻怎生得渡？」八戒道：「等我試之，看深淺何如。」三藏道：「悟能，你休亂談，水之淺深，如何試得？」八戒道：「尋一個鵝卵石，拋在當中。若是灒起水泡來，是淺；若是骨都都沉下有聲是深。」行者道：「你去試試看。」那呆子在路傍摸了一塊頑石，望水中拋去，只聽得骨都都泛起魚津魚津：魚在水中竄躍所濺起的水泡。泛指類似的水泡。，沉下水底。他道：「深！深！深！去不得！」唐僧道：「你雖試得深淺，卻不知有多少寬闊。」八戒道：「這個卻不知，不知。」行者道：「等我看看。」好大聖，縱筋斗雲，跳在空中，定睛觀看，但見那：

洋洋光浸月，浩浩影浮天。

靈派吞華嶽靈派：即靈脈。，長流貫百川。

千層洶浪滾，萬疊峻波顛。

岸口無漁火，沙頭有鷺眠。

茫然渾似海，一望更無邊。

急收雲頭，按落河邊道：「師父，寬哩！寬哩！去不得！老孫火眼金睛，白日裏常看千里，兇吉曉得是。夜裏也還看三五百里。如今通看不見邊岸，怎定得寬闊之數？」

三藏大驚，口不能言，聲音哽咽道：「徒弟呵，似這等怎了？」沙僧道：「師父莫哭。你看那水邊立的，可不是個人麼？」行者道：「想是扳罾的漁人扳罾：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的方形魚網（稱「罾」），置水中，待魚類游到網上後扳動轉輪，使罾升起捕捉。，等我問他去來。」拿了鐵棒，兩三步，跑到面前看處，呀！不是人，是一面石碑。碑上有三個篆文大字，下邊兩行，有十個小字。三個大字，乃「通天河」，十個小字，乃「徑過八百里，亙古少人行」。行者叫：「師父，你來看看。」三藏看見，滴淚道：「徒弟啞，我當年別了長安，只說西天易走；那知道妖魔阻隔，山水迢遙！」

八戒道：「師父，你且聽，是那裏鼓鈸聲音？想是做齋的人家。我們且去趕些齋飯喫，問個渡口尋船，明日過去罷。」三藏馬上聽得，果然有鼓鈸之聲：「卻不是道家樂器，足是我僧家舉事。我等去來。」行者在前引馬，一行聞響而來。那裏有甚正路，沒高沒低，漫過沙灘，望見一簇人家住處，約摸有四五百家，卻也都住得好。但見：

倚山通路，傍岸臨溪。李夾：此時入夜矣。處處柴扉掩，家家竹院關。沙頭宿鷺夢魂清，柳外啼鵑喉舌冷。短笛無聲，寒砧不韻。紅蓼枝搖月，黃蘆葉鬥風。陌頭村犬吠疏籬，渡口老漁眠釣艇。燈火稀，人煙靜，半空皎月如懸鏡。忽聞一陣白蘋香，卻是西風隔岸送。

三藏下馬，只見那路頭上有一家兒，門外豎一首幢幡一首幢幡：首，作量詞。也就是一杆幢幡。，內裏有燈燭熒煌，香菸馥郁。三藏道：「悟空，此處比那山凹河邊，卻是不同。在人間屋檐下，可以遮得冷露，放心穩睡。你都莫來，讓我先到那齋公門首告求齋公：舊時對僧道的尊稱，這裏指款待僧道齋飯的人。。若肯留我，我就招呼汝等；假若不留，你卻休要撒潑。汝等臉嘴醜陋，只恐唬了人，闖出禍來，卻倒無住處矣。」行者道：「說得有理。請師父先去，我們在此守待。」

那長老才摘了斗笠，光着頭，抖抖褊衫，拖着錫杖，徑來到人家門外。見那門半開半掩，三藏不敢擅入。聊站片時，只見裏面走出一個老者，項下掛着數珠，口唸阿彌陀佛，徑自來關門，慌得這長老合掌高叫：「老施主，貧僧問訊了。」那老者還禮道：「你這和尚，卻來遲了。」三藏道：「怎麼說？」老者道：「來遲無物了。早來阿，我舍下齋僧，盡飽喫飯，熟米三升，白布一段，銅錢十文。你怎麼這時纔來？」三藏躬身道：「老施主，貧僧不是趕齋的。」老者道：「既不趕齋，來此何干？」三藏道：「我是東土大唐欽差往西天取經者。今到貴處，天色已晚。聽得府上鼓鈸之聲，特來告借一宿，天明就行也。」那老者搖手道：「和尚，出家人休打誑語。東土大唐到我這裏，有五萬四千里路。證夾：好了，好了，十萬八千里恰恰走了一半。你這等單身，如何來得？」三藏道：「老施主見得最是。但我還有三個小徒，逢山開路，過水疊橋，保護貧僧，方得到此。」老者道：「既有徒弟，何不同來？」教：「請，請，我舍下有處安歇。」三藏回頭，叫聲：「徒弟，這裏來。」

那行者本來性急，八戒生來粗魯，沙僧卻也莽壯，三個人聽得師父招呼，牽着馬，抬着擔，不問好歹，一陣風，闖將進去。那老者看見，唬得跌倒在地，口裏只說是：「妖怪來了！妖怪來了！」三藏攙起道：「施主莫怕。不是妖怪，是我徒弟。」老者戰兢兢道：「這般好俊師父，怎麼尋這樣醜徒弟？」三藏道：「雖然相貌不中，卻倒會降龍伏虎，捉怪擒妖。」老者似信不信的，扶着唐僧慢走。

卻說那三個兇頑闖入廳房上，拴了馬，丟下行李。那廳中原有幾個和尚會經會經：即唸經。《禪苑清規》第三卷「藏主」：「藏主掌握金文。嚴設几案。準備茶湯油火香燭。選請殿主街坊表白供贍本寮及看經大衆。……會經僧應於藏內燒香禮拜。殷重捧經路中。不得與人語笑。案上不得堆經。」這裏所謂「會經」，亦即「看經」。看經非止默讀，須出聲，義與唸經同。所以僧道均有「看經道場」。唐歐陽炯《貫休應夢羅漢畫歌》有「看經弟子擬聞聲，瞌睡山童疑有夢」的詩句，也說明看經應讀出聲。。八戒掬着長嘴，喝道：「那和尚，會的是甚麼經？」那些和尚聽見問了一聲，忽然抬頭：

觀看外來人，嘴長耳朵大。

身粗背膊寬，聲響如雷咋。

行者與沙僧，容貌更醜漏。

廳堂幾衆僧，無人不害怕。

闍黎還唸經，班首教行罷。

難顧磬和鈴，佛像且丟下。

一齊吹息燈，驚散光乍乍。

跌跌與爬爬，門限何曾跨。

你頭撞我頭，似倒葫蘆架。

清清好道場，翻成大笑話。

這兄弟三人，見那些人跌跌爬爬，鼓着掌哈哈大笑。那些僧越加悚懼，磕頭撞腦，各顧性命，通跑淨了。三藏攙那老者，走上廳堂，燈火全無，三人嘻嘻哈哈的還笑。唐僧罵道：「這潑物，十分不善，我朝朝教誨，日日叮嚀。古人云：『不教而善不教而善：語出宋邵雍《戒子孫》。，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汝等這般撒潑，誠爲至下至愚之類！走進門不知高低，唬倒了老施主，驚散了唸經僧，把人家好事都攪壞了，卻不是墮罪與我？」說得他們不敢回言。那老者方信是他徒弟，急回頭作禮道：「老爺，沒大事，沒大事，才然關了燈，散了花散了花：也稱「散華」，即法會儀式中，於佛前散花的儀式。即於儀式進行中，置榓（mì，一種香木）花與紙製之蓮瓣於籠中，一邊詠誦，一邊行走（或繞佛），一邊散花。，佛事將收也。」八戒道：「既是了帳，擺出滿散的齋來滿散：做佛事或道場期滿謝神的一種儀式。，我們吃了睡覺。」老者叫：「掌燈來！掌燈來！」家裏人聽得，大驚小怪道：「廳上唸經，有許多香燭，如何又教掌燈？」幾個童僕出來看時，這個黑洞洞的，即便點火把燈籠，一擁而至。忽抬頭見八戒、沙僧，慌得丟了火把，忽抽身關了中門。往裏嚷道：「妖怪來了！妖怪來了！」

行者拿起火把，點上燈燭，扯過一張交椅，請唐僧坐在上面。他兄弟們坐在兩傍。那老者坐在前面。正敘坐間，只聽得裏面門開處，又走出一個老者，拄着柺杖，道：「是甚麼邪魔，黑夜裏來我善門之家？」前面坐的老者，急起身迎到屏門後道：「哥哥莫嚷，不是邪魔，乃東土大唐取經的羅漢。徒弟們相貌雖兇，果然是山惡人善山惡人善：山水雖然貧瘠，人卻善良。這裏借用山水，比喻人的相貌雖然醜，心地卻很善良的意思。。」那老者方纔放下拄杖，與他四位行禮。禮畢，也坐了面前，叫：「看茶來。排齋。」連叫數聲，幾個僮僕戰戰兢兢，不敢攏帳。

八戒忍不住問道：「老者，你這盛介盛介：對別人僕役的尊稱。，兩邊走怎的？」老者道：「教他們捧齋來侍奉老爺。」八戒道：「幾個人伏侍？」老者道：「八個人。」八戒道：「這八個人伏侍那個？」老者道：「伏侍你四位。」八戒道：「那白麪師父，只消一個人；毛臉雷公嘴的，只消兩個人；那晦氣臉的，要八個人；我得二十個人伏侍方彀。」老者道：「這等說，想是你的食腸大些。」八戒道：「也將就看得過。」老者道：「有人，有人。」七大八小，就叫出有三四十人出來。

那和尚與老者一問一答的講話，衆人方纔不怕。卻將上面排了一張桌，請唐僧上坐；兩邊擺了三張桌，請他三位坐；前面一張桌，坐了二位老者。先排上素果品菜蔬，然後是面飯、米飯、閒食、粉湯，排得齊齊整整。唐長老舉起筯來，先念一卷啓齋經啓齋經：僧人開齋前所念的經卷。參見第十三回「揭齋之咒」條注。。那呆子一則有些急吞，二來有些餓了，那裏等唐僧經完，拿過紅漆木碗來，把一碗白米飯，撲的丟下口去，就了了。李旁：凡形容八戒飲食處，都俗且重複，可厭。傍邊小的道：「這位老爺忒沒算計，不籠饅頭，怎的把飯籠了籠：向寬大的衣袖裏藏東西。，卻不污了衣服？」八戒笑道：「不曾籠，吃了。」小的道：「你不曾舉筯，怎麼就吃了？」八戒道：「兒子們便說謊！分明吃了。不信，再喫與你看。」那小的們又端了碗，盛一碗遞與八戒。呆子幌一幌，又丟下口去就了了。衆僮僕見了道：「爺爺啞！你是磨磚砌的喉嚨，着實又光又溜。」那唐僧一卷經還未完，他已五六碗過手了。然後卻纔同舉筯，一齊喫齋。呆子不論米飯面飯，果品閒食，只情一澇亂噇，口裏還嚷：「添飯！添飯！」漸漸不見來了。行者叫道：「賢弟，少喫些罷。也強似在山凹裏忍餓，將就彀得半飽也好了。」八戒道：「嘴臉！常言道『齋僧不飽，不如活埋』哩。」行者教：「收了家火，莫採他！」二老者躬身道：「不瞞老爺說。白日裏倒也不怕，似這大肚子長老，也齋得起百十衆。只是晚了，收了殘齋，只蒸得一石面飯、五斗米飯與幾桌素食，要請幾個親鄰與衆僧們散福。不期你列位來，唬得衆僧跑了，連親鄰也不曾敢請，盡數都供奉了列位。如不飽，再教蒸去。」八戒道：「再蒸去！再蒸去！」

話畢，收了家火桌席。三藏拱身，謝了齋供。才問：「老施主，高姓？」老者道：「姓陳。」三藏合掌道：「這是我貧僧華宗了華宗：同宗或同姓的美稱。。」老者道：「老爺也姓陳？」三藏道：「是，俗家也姓陳。請問適才做的甚麼齋事？」八戒笑道：「師父問他怎的！豈不知道？必然是『青苗齋』、『平安齋』、『了場齋』罷了青苗齋：即青苗會，爲祈求莊稼生長而做的齋事。平安齋：當爲類似「楞嚴會」之類的法會，祈禱平安。了場齋：當是秋季爲祈禱豐年所作的齋事。了場，《嘉靖隆慶志》卷七：「九月下旬，裏中彼此相邀飲，謂之了場。」。」老者道：「不是，不是。」三藏又問：「端的爲何？」老者道：「是一場『預修亡齋』。」八戒笑得打跌道：「公公忒沒眼力。我們是扯謊架橋哄人的大王，你怎麼把這謊話哄我？和尚家豈不知齋事？李旁：若曉得些齋事，還像個和尚。只有個『預修寄庫齋』、『預修填還齋』預修寄庫齋：即於生前預先焚紙錢、作佛事，寄託冥官，以冀死後取用。此時所焚之紙錢，即稱爲寄庫錢。《佛祖統紀》卷三十三稱鄂渚王姓老婦，「常買紙錢作寄庫」。預修填還齋：當與「填還祿庫醮」類似。道教認爲一切衆生歸地府管轄，當得人身之日，曾於地府所屬冥司借貸祿庫受生錢財。凡在生時付清借貸者則有福報；負欠冥司者則貧窮多病。世人富貴貧賤之別，皆因冥官陽祿填陰債使然。故天尊勸世人在生時欽敬三寶，方便佈施，設齋誦經，燒還祿庫受生錢。此醮最好在生填還，亦可百歲之後填還。此處亦當指這類齋事。，那裏有個『預修亡齋』的？你家人又不曾有死的，做甚亡齋？」

行者聞言，暗喜道：「這呆子乖了些也。老公公，你是錯說了，怎麼叫做『預修亡齋』？」那二位欠身道：「你等取經，怎麼不走正路，卻蹡到我這裏來？」證夾：寬寬說來，口吻畢肖。行者道：「走的是正路，只見一股水擋住，不能得渡；因聞鼓鈸之聲，特來造府借宿。」老者道：「你們到水邊，可曾見些甚麼？」行者道：「止見一面石碑，上書『通天河』三字，下書『徑過八百里，亙古少人行』十字，再無別物。」老者道：「再往上崖走走，好的離那碑記只有裏許，有一座靈感大王廟，你不曾見？」行者道：「未見。請公公說說，何爲靈感？」那兩個老者一齊垂淚道：「老爺呵！那大王：

感應一方興廟宇，威靈千里祐黎民。

年年莊上施甘露，歲歲村中落慶雲慶雲：五色雲彩，古人以爲是吉祥之氣。。」

行者道：「施甘雨，落慶雲，也是好意思，你卻這等傷情煩惱，何也？」那老者跌腳搥胸，哏了一聲道：「老爺呵！

雖則恩多還有怨，總然慈惠卻傷人。

只因要喫童男女，不是昭彰正直神昭彰：明察。正直：《左傳·昭公三十二年》：「神，聰明正直而壹（專一）者也。」。」

行者道：「要喫童男女麼？」老者道老者道：諸明本均作「老者笑道」，據《西遊證道書》刪。：「正是。」行者道：「想必輪到你家了？」老者道：「今年正到舍下。我們這裏，有百家人家居住此處，屬車遲國元會縣所管，喚做陳家莊。這大王一年一次祭賽，要一個童男，一個童女，豬羊牲醴供獻他。他一頓吃了，保我們風調雨順；若不祭賽祭賽：祭祀謝神。，就來降禍生災。」行者道：「你府上幾位令郎？」二老搥胸道：「可憐，可憐。說甚麼令郎，羞殺我等。這個是我舍弟，名喚陳清，老拙叫做陳澄。我今年六十三歲，李旁：說六十三歲，敘事處緣何又是五十八？差錯無疑。他今年五十八歲，兒女上都艱難。我五十歲上還沒兒子，親友們勸我納了一妾，沒奈何，尋下一房，生得一女。今年才交八歲，取名喚做一秤金。」八戒道：「好貴名！怎麼叫做一秤金？」老者道：「我因兒女艱難，修橋補路，建寺立塔，佈施齋僧，有一本帳目，那裏使三兩，那裏使五兩；到生女之年，卻好用過有三十斤黃金。三十斤爲一秤三十斤爲一秤：按古代計量單位，均以十五斤爲一秤，三十斤爲一鈞（據《事林廣記別集》）。此處以三十斤爲一秤，不詳所出。，所以喚做一秤金。」

行者道：「那個的兒子麼？」老者道：「舍弟有個兒子，也是偏出偏出：庶出，妾所生的子女。，今年七歲了，取名喚做陳關保。」行者問：「何取此名？」老者道：「舍下供養關聖爺爺，因在關爺之位下求得這個兒子，故名關保。我兄弟二人，年歲百二，止得這兩個人種，不期輪次到我家祭賽，所以不敢不獻。故此父子之情，難割難捨，先與孩兒做個超生道場。故曰『預修亡齋』者，此也。」證夾：聞此一篇，令我亦不覺淚下。

三藏聞言，止不住腮邊淚下道：「這正是古人云：『黃梅不落青梅落，老天偏害沒兒人。』」行者笑道：「等我再問他。老公公，你府上有多大家當？」二老道：「頗有些兒，水田有四五十頃，旱田有六七十頃，草場有八九十處；水黃牛有二三百頭，驢馬有三二十匹，豬羊雞鵝無數。舍下也有喫不着的陳糧，穿不了的衣服。家財產業，也盡得數。」行者道：「你這等家業，也虧你省將起來的。」老者道：「怎見我省？」行者道：「既有這傢俬，怎麼捨得親生兒女祭賽？拼了五十兩銀子，可買一個童男；拼了一百兩銀子，可買一個童女，李旁：雌價倍雄價一半，亦可思。連絞纏不過二百兩之數絞纏：費用，開銷。鄧之誠《古董瑣記》卷二：「今旗下貴家，必買臊韃孫口，以多爲勝，竟相誇耀。男口至五十金，女口倍之。」，可就留下自己兒女後代，卻不是好？」二老滴淚道：「老爺，你不知道。那大王甚是靈感，常來我們人家行走。」行者道：「他來行走，你們看見他是甚麼嘴臉？有幾多長短？」二老道：「不見其形，只聞得一陣香風，就知是大王爺爺來了，即忙滿鬥焚香，老少望風下拜。他把我們這人家，匙大碗小之事，他都知道。老幼生時年月，他都記得。只要親生兒女，他方受用。不要說二三百兩沒處買，就是幾千萬兩，也沒處買這般一模一樣同年同月的兒女。」

行者道：「原來這等，也罷，也罷，你且抱你令郎出來，我看看。」證夾：救人之心動矣。那陳清急入裏面，將關保兒抱出廳上，放在燈前。小孩兒那知死活，籠着兩袖果子，跳跳舞舞的，喫着耍子。行者見了，默默唸聲咒語，搖身一變，變作那關保兒一般模樣。兩個孩兒，攙着手，在燈前跳舞，唬得那老者慌忙跪着唐僧道：「老爺，不當仁子不當仁子：一般作「不當人子」。！不當仁子！這位老爺才然說話，怎麼就變作我兒一般模樣，叫他一聲，齊應齊走，卻折了我們年壽。請現本相，請現本相。」行者把臉抹了一把，現了本相。那老者跪在面前道：「老爺原來有這樣本事。」行者笑道：「可像你兒子麼？」李旁：妙猴，趣猴。老者道：「像，像，像。果然一般嘴臉，一般聲音，一般衣服，一般長短。」行者道：「你還沒細看哩。取秤來稱稱，可與他一般輕重。」老者道：「是，是，是。是一般重。」行者道：「似這等可祭賽得過麼？」老者道：「忒好，忒好，祭得過了。」

行者道：「我今替這個孩兒性命，留下你家香煙後代，我去祭賽那大王去也。」那陳清跪地磕頭道：「老爺果若慈悲替得，我送白銀一千兩，與唐老爺做盤纏往西天去。」行者道：「就不謝謝老孫？」老者道：「你已替祭，沒了你也。」行者道：「怎的得沒了？」老者道：「那大王吃了。」行者道：「他敢喫我？」老者道：「不喫你，好道嫌腥。」行者笑道：「任從天命，吃了我，是我的命短；不喫，是我的造化。我與你祭賽去。」

那陳清只管磕頭相謝，又允送銀五百兩。惟陳澄也不磕頭，也不說謝，只是倚着那屏門痛哭。李旁：描畫逼真。行者知之，上前扯住道：「大老大老：指排行居長的人，猶言老大。《儒林外史》第五回：「他家大老那宗筆下，怎得會補起廩來的。」，你這不允我，不謝我，想是捨不得你女兒麼？」陳澄才跪下道：「是捨不得。敢蒙老爺盛情，救替了我侄子也彀了。但只是老拙無兒，止此一女，就是我死之後，他也哭得痛切，怎麼捨得！」行者道：「你快去蒸上五斗米的飯，整治些好素菜，與我那長嘴師父喫。教他變作你的女兒，我兄弟同去祭賽。索性行個陰騭，救你兩個兒女性命，如何？」那八戒聽得此言，心中大驚道：「哥哥，你要弄精神，不管我死活，就要攀扯我。」行者道：「賢弟，常言道：『雞兒不喫無工之食。』你我進門，感承盛齋，你還嚷喫不飽哩，怎麼就不與人家救些患難？」八戒道：「哥阿，你便會變化，我卻不會哩。」行者道：「你也有三十六般變化，怎麼不會？」唐僧叫：「悟能，你師兄說得最是，處得甚當。常言『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一則感謝厚情，二來當積陰德。況涼夜無事，你兄弟耍耍去來。」八戒道：「你看師父說的話！我只會變山，變樹，變石頭，變賴象，變水牛，變大胖漢還可；證夾：大肚漢變他何用。若變小女兒，有幾分難哩。」行者道：「老大莫信他，抱出你令愛來看。」那陳澄急入裏邊，抱將一秤金孩兒，到了廳上。一家子妻妾大小，不分老幼內外，都出來磕頭禮拜，只請救孩兒性命。那女兒頭上戴一個八寶垂珠的花翠箍，身上穿一件紅閃黃的紵絲襖，上套着一件官綠緞子棋盤領的披風，腰間繫一條大紅花絹裙，腳下踏一雙蝦蟆頭淺紅紵絲鞋，腿上系兩隻綃金膝褲兒膝褲：古時對無底半襪（亦稱褲腿）、襪均稱「膝褲」。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雙行纏》：「自昔人以羅襪詠女子，六代相承，唐詩尤衆，至楊妃馬嵬所遺，足徵唐世婦人皆着襪無疑也。然今婦人纏足，其上亦有半襪罩之，謂之膝褲。恐古羅襪或此類。」清趙翼《陔餘叢考·襪膝褲》：「俗以男子足衣爲襪，女子足衣爲膝褲；古時則女子亦稱襪，男子亦稱膝褲。今俗襪有底，而膝褲無底，形制各別。」；也袖着果子喫哩。李旁：敘得逼真。行者道：「八戒，這就是女孩兒。你快變的像他，我們祭賽去。」八戒道：「哥啞，似這般小巧俊秀，怎變？」行者叫：「快些，莫討打！」八戒慌了道：「哥哥不要打，等我變了看。」

這呆子念動咒語，把頭搖了幾搖，叫：「變！」真個變過頭來，就也像女孩兒面目，只是肚子胖大，郎伉不像。行者笑道：「再變變。」八戒道：「憑你打了罷。變不過來，奈何？」行者道：「莫成是丫頭的頭，和尚的身子？李旁：如今反是和尚的頭、丫頭的身子得多。弄的這等不男不女，卻怎生是好？你可布起罡來布起罡：即「步罡」，按照星斗位置踏步作法。參見第六十九回「步了罡訣」條注。。」他就吹他一口仙氣，果然即時把身子變過，與那孩兒一般。便教：「二位老者，帶你寶眷與令郎令愛進去，不要錯了。一會家，我兄弟躲懶討乖，走進去，轉難識認。你將好果子與他喫，不可教他哭叫。恐大王一時知覺，走了風訊。等我兩人耍子去也。」

好大聖，分付沙僧保護唐僧，他變作陳關保，八戒變作一秤金。二人俱停當了，卻問：「怎麼供獻？還是捆了去，是綁了去？蒸熟了去，是剁碎了去？」八戒道：「哥哥，莫要弄我。我沒這個手段。」老者道：「不敢！不敢！只是用兩個紅漆丹盤，請二位坐在盤裏，放在桌上，着兩個後生抬一張桌子，把你們抬上廟去。」行者道：「好好好！拿盤子出來，我們試試。」那老者即取出兩個丹盤。行者與八戒坐上，四個後生，抬起兩張桌子，往天井裏走走兒，又擡回放在堂上。行者歡喜道：「八戒，像這般子走走耍耍，我們也是上臺盤的和尚了上臺盤：指能應付上等場面，有臉面，有身份。宋陶穀《清異錄》卷下：「五代五十年間……當時貴勢，以筵具更相尚。陸珍水異畢集於前，至於方丈之案不勝列。傍挺二案翼之，珠花玉果，蔬筍鮓醢，糖品香劑，參差數百，謂之綽楔檯盤。」。」八戒道：「若是抬了去，還擡回來，兩頭抬到天明，我也不怕；只是抬到廟裏，就要喫哩，這個卻不是耍子。」行者道：「你只看着我。剗着喫我時剗（chǎn）着：估摸着。，你就走了罷。」八戒道：「知他怎麼喫哩？如先喫童男，我便好跑；如先喫童女，我卻如何？」老者道：「常年祭賽時，我這裏有膽大的，鑽在廟後，或在供桌底下，看見他先喫童男，後喫童女。」八戒道：「造化！造化！」

兄弟正然談論，只聽得鑼鼓喧天，燈火照耀，同莊衆人打開前門，叫：「擡出童男童女來！」這老者哭哭啼啼，那四個後生將他二人抬將出去。端的不知性命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結出諸多旁門外道，到老無成，終歸大化者，皆由不得真傳，而不知有三教一家之理耳。故仙翁於此回先提出三教一家之旨，使學者急求明師，討問出個真正不死之方，以歸實地耳。

行者除去「三力」，國王請至智淵寺；是識破旁門之假，而可返智淵之真矣。行者對國王道：「再不可偏心亂信。望你把三教歸一，也敬僧，也敬道，也養育人材。」蓋偏心則道自道，僧自僧，儒自儒，而非精一執中之理，信何有焉？三教歸一，無偏無倚，無過不及，至中不易，信在其中，而大道在望。唐僧道：「今宵何處安身？」行者道：「到有人家之處再祝」《悟真》雲；「體施巧僞爲功力，認取他家不死方。」子野雲：「藥出西南是《坤》位，欲尋《坤》位豈離人。」他家人家，即西南《坤》位。天下迷徒，聞說一己純陰，必求他家，或疑爲婦女，或猜爲爐火，或認爲幻術，大失古人提攜之苦心。所謂西南《坤》位者。乃陰陽始交之處，天地於此位，人物於此生，仙佛於此成。古人號爲玄牝之門，生殺之舍，陰陽之竅，生死之關，三關口，偃月爐，諸般名號，等等不一。總而言之曰他家。今雲「到人家之所再妝，可謂超脫一切矣。然此他家不死之方，若無明師指點，非可強猜而知。

「師徒們正行處，聽得滔滔浪響，八戒疑爲盡頭路。沙僧說是一股水，唐僧道：『不知！...」俱寫不遇明師，縱大道在望，而當面不識。此提綱所謂「夜阻通天河」也。「石碑上三個篆文大字，乃『通天河』」。河者，水行之通路，道之脈也。水至通天則徹古今而充宇宙，位天地而育萬物，非尋常之脈可比。曰「篆文」，則源頭必系羲皇以上；流傳至今，非新聞近傳可同。夫金丹大道，精一執中之道也；精一執中之道，即窮理盡性至命之道。性者陰也，命者陽也，盡心知性，安身立命，陰陽混合，性命俱了，是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之希賢希聖希天而無難，故曰通天河。何爲「徑過八百里，亙古少人行？」東土至通天河，五萬四千裏；東土至西天，十萬八千里，則通天河系是取徑之中道。中也者，不偏不倚之謂，如月八日上弦，現於天心陰陽平分之象，故曰經過八百里。這個中，爲混成之物，先天而生，後天而藏，人人具足，個個圓成。不待外求，切在當身．以其最近，人多棄之。賢者過之，愚者不及；智者過之．不肖者不及，故曰「亙古少人行」。若有知音者，見到此處，急須問個渡口，尋個法船，則他家不死之方，遠在千里，近在咫尺也。

他家不死之方爲何方？即攢簇五行，和合四象之方。「一簇人家住處，約模有四五百家。」即五行攢簇，四象和合之家。「路頭上一家兒」，囫圇太極，道之體，無名天地之始也；門外豎一首幢幡」，一氣包含，道之用，有名萬物之母也。「內裏有燈燭熒煌，香菸馥郁。」萬理紛紜，無物不備，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也。夫衆妙之門，即玄牝之門。「那門半開半掩」，《乾》闔，《坤》闢，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也。「裏面走出一個老者，掛着數珠，口唸阿彌陀佛出來。」穀神不死，是謂玄牝也。然欲不死，其中有體有用，有火有候。體用本諸卦象，火候準夫爻銖，一毫不得有差。若非明師口傳心授，訣破穀神不死之妙，則此玄牝之門，終久關閉而未易打開，雖道在邇，而求諸遠矣。

「三藏道：『貧僧問訊了』。那老者道：『你這和尚來遲了。』」正所謂拜明師問方兒，下手速修猶太遲也。老者造：「來遲無物了。早來啊，我舍下齋僧，盡飽喫飯，熟米三升，白布一段，銅錢十文。你怎纔來？」蓋長生不死之道，人人有分，不論賢愚，個個家下有熟成的三升米，足以充飢；有樸素的一段布；足以護體；有十全的真法財，足以運用。若不及早醒悟，錯過時光，未免在世空來一場，所謂「趁早不尋安樂地，日落西山奔誰家」也。

三藏道：「貧僧是取經的，今到貴處天晚，聽府上鼓鈸之聲，特借一宿，天明就行。」釋典雲；＿「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諸人還識的否？」「貴處」，即中有一寶之處；「中」，即玄關一竅；「寶」，即先天一氣，水中之金。不識此處，便是天晚，急宜尋借宿處；既識此處，便是天明，還當猛力行持。然行持之法，非一己孤修，須人我共濟。故老者道：「你這單身，如何得來？」三藏道：「還有三個小徒保護，方得到此。」夫人我共濟之道，乃陰陽交感之道。說着醜，而行着妙，如呼谷傳聲，立竿見影，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其中有降龍伏虎之真本領，捉怪擒妖之大手段。彼一切肉眼凡夫，見此真相，嚇的戰戰兢兢，疑其是妖而不信；唸經和尚，聞此大道，驚得跌跌爬爬，撞滅燈火而跑淨者。真是輪迴種子，地獄孽根，而未識得此超凡入聖之功果，能不爲有識者嘻嘻哈哈所笑乎？

「行者點上燈燭，扯交椅請唐僧上坐，兄弟坐在兩旁，老者坐在前面，老者與和尚一問一答的講話。老者姓陳，唐僧也姓陳，那裏有個預修亡齋，這也與我們取經一般，多費跋涉。」總以見一陰一陽，爲取經之妙道，執中爲取經之正路也。「二老道：『你等取經，怎麼不走正路，卻蹌到我這裏來？』行者道：『走的是正路，只是一股水擋住，不能得渡。』」通天河爲至中之道，爲取經之正路；陳家莊爲陰陽之道，是執中之正路。認不得陰陽，即識不得中道，欲行中道，先合陰陽，此理之一定不易者。但執中之道，貴乎認得陰陽，尤貴乎識得先天真一之精。此精至虛至靈，寂然不動，鹹而遂通，在先天而生陰陽，在後天爲陰陽所生。陰陽合，則元神不昧，能以生物；陰陽背，則識神借靈生妄，能以傷物。曰：「雖則恩多還有怨，縱然慈惠卻傷人。只因好喫童男女，不是昭彰正直神。」何等清切！

「陳家莊系車遲國元會縣所管，大王一年一次祭賽，要一個童男，一個童女獻他。」元者，二人；會者，交會。識得此真陰真陽交會之地，方能入得正路，出的車遲國交界。否則，身經其他，而不能保全真陰真陽，即是順從大王任食男女，不敢違例，乖和失中，賭勝賽強，仍是車遲國「三力」局面，何能入得正路？原其故，皆由一味清澄，而不知配合丹元。雖有真陰真陽，適以成魔口之食己耳，將何所貴？「一秤金八歲，陳關保七歲。」七八一十五，月圓之象。「只得兩人種」，一陰一陽之謂道，關睢天保，人倫造化，生生之道在是。彼不知修養，輪流祭賽，而自送其死，預修亡齋，末到超生早已尋亡者，可不嘆諸？「三藏止不住腮邊流淚」，可謂哭盡一切矣。夫世人不肯專心修道者，必疑神仙須天生，金丹頂神授，而非凡人所可能。殊不知萬物之中人爲貴，可以與天地並立三才，而參贊化有。

「舍下有喫不着的陳糧，穿不着的衣服，家財產業也盡得數。」若肯善舍其財，即可買得長生之路。昔道光得杏林之傳，杏林囑曰：「此道非鉅富大力者不能，汝急往通邑大都，依鉅富有力者爲之。」後道光復俗一了大事，是依財而了大事也。又丹經雲：「凡俗欲求天上事，尋時須用世間財。若他少行多慳吝，千萬神仙不肯來。」是非財而天寶難求也。二老家當頗有，可謂鉅富矣。「行老道：虧你省將起來」，可謂大力矣。「五十兩可買一個童男」，五行攢簇，可以救真陽而保命；「一百兩可買一個童女」，抱元守一，可以救真陰而了性。「不過二百兩之數。可就留下自己兒女後代，卻不是好？」修性修命，兩段功夫，即可陰陽如一，而長生不死，其好爲何如？噫！真陰真陽，人豈易知？施法施財，人豈易行？更有一等地獄種子，不知法財兩用之訣，或認爲買女鼎，或猜爲買金石。此輩當死後，託生臭蟲，永不得人身矣。「老者滴淚道：『你也不知。』」正以哭迷徒，不知有此真陰真陽、法財並用之道也。

「大王甚是靈感，常來人家行走」，「此般至寶家家有」；「也不見其形」，「自是愚人識不全」也。「只聞一陣香風，就知是大王，爭忙焚香下拜，他把匙大碗小之事都知道。老幼生時年月都記得，只要親生兒女，他方受用。」「縱識硃砂與黑鉛，不知火候也如閒」也。「不要說二三百兩，就是幾千萬兩，也沒處買這一模一樣，同年同月的兒女。」「大都全藉修持力，毫髮差殊不作丹」也。「陳清入裏面，將關保抱放燈前，小兒那知死活，籠兩袖果子，喫着耍子。」「恍惚之中尋有象，沓冥之內覓真精」也。「行者見了，變作關保一般模樣，兩個攙手燈前亂舞。」「有無從此自相入，未見如何想得成」也。此等真訣，有無一致，兩家同心，見之的而行之當。「一抹而現了本相」，全以神運，不着形色，大機大用，莫可思議。

「老者跪在面前道：「老爺原來有這本事』。」吾亦跪在面前道：原來有這本事。不知天下後世學人，亦肯跪在面前道：原來有這本事否？然有此本事，須要於此本事處，一步步腳踏實地，從有爲而入無爲，方是性命雙修之道。若僅有爲，不能無爲，僅了其命，未了其性，是隻知其一，不知其二，未免命基上堅固，而於性體上有虧。故行者道：「可像你兒子麼？」老者道：「像！像！像！果然一般無二。」猶言了命，只可完得陽之一般，而未全的陽之二般也。

行者道：「這等可祭賽的過麼？」老者道：「忒好！忒好」祭得過了。」《敲爻歌》雲。「達命宗，迷祖性，恰似鑑容無寶鏡。壽同大地一愚夫，權握家財無主柄。」性者陰也，命者陽也，陽極而不以陰濟之，命立而不以性成之，則忒好而不好。祭過而不中，終非金丹陰陽混成之道。「陳清磕頭相謝」，乃謝其救真陽而了命也；「惟陳澄也不磕頭，也不說謝」，尤望其救真陰而了性也。「倚着屏門痛哭」，正以見了命不了性，乃是偏倚之見，中道不通。哭者，正哭其不了性而僅了命，不得到超凡入聖之地位也。

「行者叫八戒變女兒，索性行個陰騭，救兩個兒女性命。」觀此而知修命爲陽，修性爲陰，性命雙修，方可祭的靈感，而靈感莫大矣。「一則感謝厚情」，了命也；「二來當積陰德」，了性也。「陳澄抱出一秤金女兒到廳上，一家子不拘老幼內外，都來磕頭禮拜，只請救孩兒性命。」真陰一見，匹配其陽，方是一家完成。不偏不倚，兩國俱全，二八一斤之足數矣。「女兒穿的花花綠綠也，拿着果子喫。」綠者，陽也；花者，陰也。性命懼了，陰陽歸真，渾然一氣，圓成太極。大丹凝結，正在此時。前抱出關保籠着兩袖果子喫，是還丹陰陽中之果，乃結丹之事；今抱出秤金也拿着果子喫，是大丹陰陽中之果，乃凝胎之事。還丹是後天中返出之先天，從陰陽中取，故云籠了兩袖果子；大丹是先天中之一氣，從太極中化，故云拿着果子喫。此等處不可不知。

「八戒變女兒變過頭，變不過身」，了性而必須了命；「八戒步罡，行者吹一口仙氣，果然把身子變過，與女兒一般」，了命更須了性。性命雙修，有無一致，陰陽混化，形神俱妙之道。學者若能見到此地，寶眷完全，真陰真陽，可以留得矣。曰：「不放他哭叫，恐大王一時知覺，走了風訊」者，內則陰陽相合，防危慮險以助外；「曰：等我兩人耍子去」者，外則金木相併，施爲運用以保內。三豐雲：「類相同，好用功，內藥通時外藥通。」正是此意。

然此內外合一之道，皆出自然，並非強作，倘誤認爲強作，便是一己之明，而非廓然大公之理。「捆了去，綁了去，蒸熟了去，剁碎了去。」明示強制之法，可一概盡去，而不用也。

「兩個紅漆丹盤，請二位坐在盤內，放在桌上抬上廟去。」還丹大丹兩段功夫，必須性命雙修，方成妙道。「四個後生，抬着二人，往天井裏走走，又擡回放在堂上。」先天后天，四個陰陽，還當內外並用，才爲上乘。「先喫童男」，當先進陽火而了命超凡；「後喫童女」，後須運陰符而了性入聖。噫！說到此處，內外造化，詳明且備，這已是響響亮亮、明明朗朗。打開前門，擡出真寶，哭哭啼啼，爲後生指示端的。奈何「欲向人間留祕訣，未逢一個是知音。」此仙翁所以不得不哭耳。

詩曰：

執中精一有真傳，藥物工程火候全。

金木同功離坎輳，後天之內復先天。

# 第四十八回 魔弄寒風飄大雪 僧思拜佛履層冰

李本總批（並前七回）：：人見妖魔要喫童男童女，便以爲怪事。殊不知世上有父母自喫童男童女的，甚至有童男自喫童男、童女自喫童女的。比比而是，亦常事耳，何怪之有？或問：「何故？」曰：以童男付之庸師，童女付之淫媬，此非父母自喫童男女乎？爲男者自甘爲兇人，爲女者自甘爲妒婦，喪失其赤子之心，此非童男女自喫童男女乎？或鼓掌大笑曰：「原來今日卻是妖魔世界也？」餘亦笑而不言。

憺漪子曰：通天河之水，既爲吾身真水，必流通灌注而不息，然後可收河車逆轉之功。豈有陰氣滿空，凝凍成冰，而可徼倖一試者乎？三藏昧履冰之戒，卒蹈滅頂之兇，既不能爲「唐通天」，自然爲「陳到底」矣。從來性命關頭，固斷無浮沉中立之理也。

三藏取經心切，必然踏冰而行。何物鱖婆，料事如神若此？昔有野狐化爲女子，能知人心之所在。有高僧大安和尚者，置心於四果阿羅地，狐女遍覓不得，其術遂破。同一高僧也，彼心獨不爲狐女所窺，此心胡乃爲鱖婆所料耶？

話說陳家莊衆信人等，將豬羊牲醴與行者、八戒，喧喧嚷嚷，直抬至靈感廟裏排下，將童男女設在上首。行者回頭，看見那供桌上香花蠟燭，正面一個金字牌位，上寫「靈感大王之神」，更無別的神像。衆信擺列停當衆信：有共同信仰的人們，即相信「靈感大王」的村民。，一齊朝上叩頭道：「大王爺爺，今年、今月、今日、今時，陳家莊祭主陳澄等衆信，年甲不齊年甲：年齡。，謹遵年例，供獻童男一名陳關保，童女一名陳一秤金，豬羊牲醴如數，奉上大王享用，保祐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祝罷，燒了紙馬，各回本宅不題。

那八戒見人散了，對行者道：「我們家去罷。」行者道：「你家在那裏？」李旁：好提醒。證夾：無意一喝，令癡人猛省。八戒道：「往老陳家睡覺去。」行者道：「呆子又亂談了，既允了他，須與他了這願心纔是哩。」八戒道：「你倒不是呆子，反說我是呆子。只哄他耍耍便罷，怎麼就與他祭賽，當起真來。」行者道：「莫胡說，爲人爲徹，一定等那大王來吃了，纔是個全始全終；不然，又教他降災貽害，返爲不美。」

正說間，只聽得呼呼風響。八戒道：「不好了，風響是那話兒來了！」行者只叫：「莫言語，等我答應。」頃刻間，廟門外來了一個妖邪，你看他怎生模樣：

金甲金盔燦爛新，腰纏寶帶繞紅雲。

眼如晚出明星皎，牙似重排鋸齒分。

足下煙霞飄蕩蕩，身邊霧靄暖薰薰。

行時陣陣陰風冷，立處層層煞氣溫。

卻似捲簾扶駕將，猶如鎮寺大門神。

那怪物攔住廟門問道：「今年祭祀的是那家？」行者笑吟吟的答道：「承下問，莊頭是陳澄、陳清家。」李旁：乖猴，趣猴。證夾：佛圖澄以石虎爲海鷗，光景如是。那怪聞答，心中疑似道：「這童男膽大，言談伶俐。常來供養受用的，問一聲不言語；再問聲，唬了魂，用手去捉，已是死人。怎麼今日這童男善能應對？」怪物不敢來拿，又問：「童男女叫甚名字？」行者笑道：「童男陳關保，童女一秤金。」怪物道：「這祭賽乃上年舊規，如今供獻我，當喫你。」行者道：「不敢抗拒，請自在受用。」怪物聽說，又不敢動手，攔住門喝道：「你莫頂嘴！我常言先喫童男，今年倒要先喫童女！」八戒慌了道：「大王還照舊罷，不要喫壞例子。」李旁：趣。

那怪不容分說，放開手，就捉八戒。呆子撲的跳下來，現了本相，掣釘鈀，劈手一築，那怪物縮了手，往前就走，只聽得噹的一聲響。八戒道：「築破甲了！」行者也現本相看處，原來是冰盤大小兩個魚鱗冰盤：大的瓷盤。，喝聲：「趕上！」二人跳到空中。李旁：好一對童男女，快請大王受用。那怪物因來赴會，不曾帶得兵器，空手在雲端裏問道：「你是那方和尚，到此欺人，破了我的香火，壞了我的名聲！」行者道：「這潑物原來不知，我等乃東土大唐聖僧三藏奉欽差西天取經之徒弟。昨因夜寓陳家，聞有邪魔，假號靈感，年年要童男女祭賽，是我等慈悲，拯救生靈，捉你這潑物！趁早實實供來，一年喫兩個童男女，你在這裏稱了幾年大王？吃了多少男女？一個個算還我，饒你死罪！」那怪聞言就走，被八戒又一釘鈀，未曾打着。他化一陣狂風，鑽入通天河內。

行者道：「不消趕他了。這怪想是河中之物。且待明日設法拿他，送我師父過河。」八戒依言，徑回廟裏，把那豬羊祭醴，連桌面一齊搬到陳家。此時唐長老、沙和尚共陳家兄弟正在廳中候信，忽見他二人將豬羊等物都丟在天井裏。三藏迎來問道：「悟空，祭賽之事何如？」行者將那稱名趕怪鑽入河中之事，說了一遍。二老十分歡喜，即命打掃廂房，安排牀鋪，請他師徒就寢不題。

卻說那怪得命，迴歸水內，坐在宮中，默默無言，水中大小眷族問道：「大王每年享祭，回來歡喜，怎麼今日煩惱？」那怪道：「常年享畢，還帶些餘物與汝等受用，今日連我也不曾喫得。造化低，撞着一個對頭，幾乎傷了性命。」衆水族問：「大王，是那個？」那怪道：「是一個東土大唐聖僧的徒弟，往西天拜佛求經者，假變男女，坐在廟裏。我被他現出本相，險些兒傷了性命。一向聞得人講：唐三藏乃十世修行好人，但得喫他一塊肉，延壽長生。不期他手下有這般徒弟，我被他壞了名聲，破了香火，有心要捉唐僧，只怕不得能彀。」

那水族中，閃上一個斑衣鱖婆，對怪物跬跬拜拜跬跬拜拜：形容極恭敬的樣子。跬，半步。，笑道：「大王，要捉唐僧，有何難處！但不知捉住他，可賞我些酒肉？」那怪道：「你若有謀，合同用力，捉了唐僧，與你拜爲兄妹，共席享之。」鱖婆拜謝了道：「久知大王有呼風喚雨之神通，攪海翻江之勢力，不知可會降雪？」李旁：此婆亦通。那怪道：「會降。」又問：「既會降雪，不知可會作冷結冰？」那怪道：「更會！」鱖婆鼓掌笑道：「如此，極易！極易！」那怪道：「你且將極易之功，講來我聽。」鱖婆道：「今夜有三更天氣，大王不必遲疑，趁早作法，起一陣寒風，下一陣大雪，把通天河盡皆凍結。着我等善變化者，變作幾個人形，在於路口，揹包持傘，擔擔推車，不住的在冰上行走。那唐僧取經之心甚急，看見如此人行，斷然踏冰而渡。大王穩坐河心，待他腳蹤響處，迸裂寒冰，連他那徒弟們一齊墜落水中，一股可得也。」那怪聞言。滿心歡喜道：「甚妙！甚妙！」即出水府，踏長空興風作雪，結冷凝凍成冰不題凝：原作「信」，據《西遊證道書》改。。李旁：人但知冷處害人，不知熱處害人更甚。

卻說唐長老師徒四人，歇在陳家，將近天曉，師徒們衾寒枕冷。八戒咳歌打戰睡不得咳歌打戰：咳歌，又作「骸垢」、「頦歌」，發抖，打哆嗦。同「打戰」。，叫道：「師兄，冷呵！」行者道：「你這呆子，忒不長俊。出家人寒暑不侵，怎麼怕冷？」李旁：着眼。三藏道：「徒弟，果然冷。你看，就是那：

重衾無暖氣，袖手似揣冰。此時敗葉垂霜蕊，蒼松掛凍鈴。地裂因寒甚，池平爲水凝。李旁：不通之極，可笑。漁舟不見叟，山寺怎逢僧？樵子愁柴少，王孫喜炭增。徵人須似鐵，詩客筆如菱筆如菱：指毛筆凍得發硬，像菱角尖一樣，無法寫字。。皮襖猶嫌薄，貂裘尚恨輕。蒲團僵老衲，紙帳旅魂驚紙帳：用藤皮繭紙縫製的帳子。據明高濂《遵生八箋》卷八記載，其製法爲：「用藤皮繭紙纏於木上，以索纏緊，勒作皺紋，不用糊，以線折縫縫之。頂不用紙，以稀布爲頂，取其透氣。」。繡被重裀褥，渾身戰抖鈴。」

師徒們都睡不得，爬起來穿了衣服，開門看處，呀！外面白茫茫的，原來下雪哩。行者道：「怪道你們害冷哩，卻是這般大雪。」四人眼同觀看，好雪！但見那：

彤雲密佈，慘霧重浸。彤雲密佈，朔風凜凜號空；慘霧重浸，大雪紛紛蓋地。真個是：六出花六出花：雪花有六個角，故稱「六出花」。，片片飛瓊；千林樹，株株帶玉。須臾積粉，頃刻成鹽。白鸚歌失素，皓鶴羽毛同。平添吳楚千江水，壓倒東南幾樹梅。卻便似戰退玉龍三百萬戰退玉龍三百萬：這句和下句「敗鱗殘甲滿天飛」都出自宋張元《雪》詩。，果然如敗鱗殘甲滿天飛卻便是戰退玉龍兩句：這兩句詩襲用張元《雪詩》的後兩句。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一《田丞君記姚嗣宗詩》，其中錄張元《雪詩》：「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捲滿天飛。」此詩又見《西請詩話》（《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二引）其末句作「敗鱗殘甲滿天飛」。在張元的詩中，將玉龍的鱗甲比喻雪花。後來有的詩人就襲用張詩，用玉龍鱗比喻雪花，如元張可久散曲【黃鐘·人月圓】《開吳淞江遇雪》：「凍河堤上，玉龍戰敗，百萬愁鱗。」。那裏得東郭履東郭履：《史記·滑稽列傳》載：東郭先生貧困飢寒，「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袁安臥袁安臥：《後漢書·袁安傳》載：東漢袁安沒做官的時候，一次洛陽大雪，人們多出外找東西喫，袁安爲不打擾別人，反在家僵臥不起。後人稱之爲「袁安高臥」。，孫康映讀孫康映讀：《孫氏世錄》載：晉孫康因爲家窮，沒錢買油點燈，冬天夜裏就映着雪光讀書。；更不見子猷舟子猷舟：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載：晉朝王子猷和戴安道爲好友，一次王子猷雪夜駕船去訪戴安道，到了門前，沒見面就回來了，說：「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訪戴？」，王恭氅王恭氅：《世說新語·企羨》載：晉王恭雪中穿鶴氅，別人很羨慕他，嘆爲神仙中人。，蘇武餐氈蘇武餐氈：《漢書·蘇武傳》載：漢蘇武出使匈奴被扣留，他渴了就喫雪，餓了就喫氈子，體現了不屈的氣節。。但只是幾家村舍如銀砌，萬里青山似玉團，好雪。柳絮漫橋柳絮：晉代謝安侄女謝道蘊，是王凝之妻，著名才女。在一次家庭聚會時，洽逢下雪。謝安命子侄們詠雪。道蘊以「柳絮因風起」比喻大雪紛飛，傳爲千古佳話。事見《世說新語·語言》：「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弈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梨花蓋舍梨花蓋舍：白雪覆蓋房舍。唐代詩人岑參詩《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這首詩很著名，後來人們用梨花比喻雪花。。柳絮漫橋，橋邊漁叟掛蓑衣；梨花蓋舍，舍下野翁煨骨柮骨柮：也作「榾柮」。木柴塊，樹根疙瘩，可代炭用。。客子難沽酒，蒼頭苦覓梅蒼頭：頭髮斑白。指年老的人。。灑灑瀟瀟裁蝶翅翅蝶翅：粉蝶的翅膀，形容雪花。，飄飄蕩蕩剪鵝衣鵝衣：即鵝毛，形容雪花，俗稱「鵝毛大雪」。。團團滾滾隨風勢，疊疊層層道路迷。陣陣寒威穿小幕，搜搜冷氣透幽幃。豐年祥瑞從天降豐年祥瑞：比喻冬雪。俗話說「瑞雪兆豐年」。，堪賀人間好事宜。

那場雪，紛紛灑灑，果如剪玉飛綿。師徒們嘆玩多時，只見陳家老者，着兩個僮僕，掃開道路掃開道路：諸明本均作「折開道路」，或系「拆開道路」之訛。據《西遊證道書》改。，又兩個送出熱湯洗面。須臾，又送滾茶乳餅乳餅：一種乳製品。元《居家必用事類全集·造乳餅》「取牛乳一斗絹濾」，入鍋煮沸，點入醋，結塊後濾出，「絹布之類裹。以石壓之」。，又擡出炭火；俱到廂房，師徒們敘坐。長老問道：「老施主，貴處時令，不知可分春夏秋冬？」陳老笑道：「此間雖是僻地，但只風俗人物，與上國不同，至於諸凡穀苗牲畜，都是同天共日，豈有不分四時之理？」三藏道：「既分四時，怎麼如今就有這般大雪，這般寒冷？」陳老道：「此時雖是七月，昨日已交白露，就是八月節了。我這裏常年八月間就有霜雪。」三藏道：「甚比我東土不同，我那裏交冬節方有之。」

正話間，又見僮僕來安桌子，請喫粥。粥罷之後，雪比早間又大，須臾，平地有二尺來深。三藏心焦垂淚，陳老道：「老爺放心，莫見雪深憂慮。我舍下頗有幾石糧食，供養得老爺們半生。」三藏道：「老施主不知貧僧之苦。我當年蒙聖恩賜了旨意，擺大駕親送出關，唐王御手擎杯奉餞，問道：『幾時可回？』貧僧不知有山川之險，順口回奏：『只消三年，可取經回國。』自別後，今已七八個年頭，還未見佛面，恐違了欽限；又怕的是妖魔兇狠，所以焦慮。今日有緣得寓潭府潭府：唐韓愈《符讀書城南》：「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後因以「潭府」尊稱他人的住宅。潭潭，深邃的樣子。，昨夜愚徒們略施小惠報答，實指望求一船隻渡河；不期天降大雪，道路迷漫，不知幾時才得功成回故土也！」李旁：功不成便不得回故土。此意可思。陳老道：「老爺放心，正是多的日子過了，那裏在這幾日？且待天晴，化了冰，李旁：着眼，着眼。老拙傾家費產，必處置送老爺過河。」只見一僮又請進早齋。到廳上喫畢，敘不多時，又午齋相繼而進。三藏見品物豐盛，再四不安道：「既蒙見留，只可以家常相待。」陳老道：「老爺，感蒙替祭救命之恩，雖逐日歌筵奉款，也難酬難謝。」

此後大雪方住，就有人行走。陳老見三藏不快，又打掃花園，大盆架火，請去雪洞裏閒耍散悶。八戒笑道：「那老兒忒沒算計。春三二月好賞花園；這等大雪，又冷，賞玩何物！」行者道：「呆子不知事。雪景自然幽靜，一則遊賞，二來與師父寬懷。」陳老道：「正是，正是。」遂此邀請到園，但見：

景值三秋，風光如臘臘：即臘月，農曆十二月。是說三秋天下雪，又如臘月裏的風光。。蒼松結玉蕊，衰柳掛銀花。階下玉苔堆粉屑，窗前翠竹吐瓊芽。巧石山頭，養魚池內。巧石山頭，削削尖峯排玉筍；養魚池內，清清活水作冰盤。臨岸芙蓉嬌色淺，傍崖木槿嫩枝垂。秋海棠，全然壓倒；臘梅樹，聊發新枝。牡丹亭、海榴亭、丹桂亭，亭亭盡鵝毛堆積；放懷處、款客處、遣興處，處處皆蝶翅鋪漫。兩籬黃菊玉綃金，幾樹丹楓紅間白。無數閒庭冷難到，且觀雪洞冷如春。那裏邊放一個獸面象足銅火盆，熱烘烘炭火才生；那上下有幾張虎皮搭苫漆交椅，軟溫溫紙窗鋪設。

四壁上掛幾軸名公古畫，卻是那：

七賢過關七賢過關：古代名畫之一，「七賢」和畫的作者說法不一，根據明朝人陸深的說法，畫爲鄭虔所作，內容是唐開元冬雪後，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七人出藍田關，游龍門寺的事情。，寒江獨釣寒江獨釣：取唐柳宗元《江雪》「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的詩意。，疊嶂層巒團雪景；蘇武餐氈，折梅逢使折梅逢使：取南北朝時期陸凱「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詩意。，瓊林玉樹寫寒文。說不盡那：家近水亭魚易買，雪迷山徑酒難沽。真個可堪容膝處容膝處：指一個人安身的一小塊地方。後來有人比喻隱士的簡樸住所。事出晉代·皇甫謐《高士傳·陳仲子》：「陳仲子者，齊人也……楚王聞其賢，欲以爲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否？』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爲人灌園。」，算來何用訪蓬壺？

衆人觀玩良久，就於雪洞裏坐下，對鄰叟道取經之事，又捧香茶飲畢。陳老問：「列位老爺，可飲酒麼？」三藏道：「貧僧不飲，小徒略飲幾杯素酒。」陳老大喜，即命：「取素果品頓：用同「燉」。慢火煮。，頓暖酒，與列位湯寒湯（tànɡ）寒：擋寒，搪寒。湯，熱物接觸冷物使之增溫。。」那僮僕即抬桌圍爐，與兩個鄰叟各飲了幾杯，收了家火。

不覺天色將晚，又仍請到廳上晚齋，只聽得街上行人都說：「好冷天呵！把通天河凍住了。」證夾：如見其人，如聞其聲。三藏聞言道：「悟空，凍住河，我們怎生是好？」陳老道：「乍寒乍冷，想是近河邊淺水處凍結。」那行人道：「把八百里都凍的似鏡面一般，路口上有人走哩！」三藏聽說有人走，就要去看。陳老道：「老爺莫忙，今日晚了，明日去看。」遂此別卻鄰叟。又晚齋畢，依然歇在廂房。

及次日天曉，八戒起來道：「師兄，今夜更冷，想必河凍住也。」三藏迎着門，朝天禮拜道：「衆位護教大神，弟子一向西來，虔心拜佛，苦歷山川，更無一聲報怨。今至於此，感得皇天祐助，結凍河水，弟子空心權謝，待得經回，奏上唐皇，竭誠酬答。」禮拜畢，遂教悟淨背馬，趁冰過河。陳老又道：「莫忙，待幾日雪融冰解，老拙這裏辦船相送。」沙僧道：「就行也不是話，再住也不是話，口說無憑，耳聞不如眼見。我背了馬，且請師父親去看看。」陳老道：「言之有理。」教：「小的們，快去揹我們六匹馬來！且莫背唐僧老爺馬。」就有六個小介跟隨，一行人徑往河邊來看，真個是：

雪積如山聳，雲收破曉晴。寒凝楚塞千峯瘦，冰結江湖一片平。朔風凜凜，滑凍棱棱。池魚偎密藻，野鳥戀枯槎。塞外征夫俱墜指，江頭梢子亂敲牙。裂蛇腹，斷鳥足，果然冰山千百尺。萬壑冷浮銀，一川寒浸玉。東方自信出殭蠶殭蠶：即冰蠶。晉王嘉《拾遺記》載，東方員嶠山上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彩，織爲文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經宿不燎」。，北地果然有鼠窟鼠窟：《神異經·北荒經》載：「北方層冰萬里，厚百丈，有磎鼠在冰下土中焉。形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王祥臥王祥臥：《晉書·王祥傳》載：晉王祥的母親冬天想喫魚，他就臥在冰上，用體溫暖冰，冰融化，有鯉魚躍出。，光武渡光武渡：指漢光武帝劉秀被敵人追擊，逃到滹沱河時沒有船，幸而河面結冰，因而得過。事見《東觀漢記》卷十。，一夜溪橋連底固。曲沼結棱層曲沼：曲折迂迴的池塘。，深淵重疊沍沍（hù）：凍結。《莊子·齊物論》：「河漢沍而不能寒。」。通天闊水更無波，皎潔冰漫如陸路。

三藏與一行人到了河邊，勒馬觀看。真個那路口上有人行走。三藏問道：「施主，那些人上冰往那裏去？」陳老道：「河那邊乃西梁女國。這起人都是做買賣的。我這邊百錢之物，到那邊可值萬錢；那邊百錢之物，到這邊亦可值萬錢。利重本輕，所以人不顧生死而去。李旁：世情如此，真是可憐。常年家有五七人一船，或十數人一船，飄洋而過。見如今河道凍住，故舍命而步行也。」三藏道：「世間事惟名利最重。李旁：着眼。似他爲利的，捨死忘生；我弟子奉旨全忠，也只是爲名，與他能差幾何！」教：「悟空，快回施主家，收拾行囊，叩背馬匹，趁此層冰，早奔西方去也。」行者笑吟吟答應。沙僧道：「師父呵，常言道『千日吃了千升米』千日吃了千升米：一千天總要喫到一千升米。意謂不管在哪裏，日常消耗總是一樣的。。今已托賴陳府上，且再住幾日，待天晴化凍，辦船而過，忙中恐有錯也。」李旁：好言語。三藏道：「悟淨，怎麼這等愚見！若是正二月，一日暖似一日，可以待得凍解。此時乃八月，一日冷似一日，如何可便望解凍！卻不又誤了半載行程？」

八戒跳下馬來：「你們且休講閒口，等老豬試看有多少厚薄。」行者道：「呆子，前夜試水，能去拋石；如今冰凍重漫，怎生試得？」八戒道：「師兄不知。等我舉釘鈀築他一下。假若築破，就是冰薄，且不敢行；若築不動，便是冰厚，如何不行？」三藏道：「正是，說得有理。」那呆子撩衣拽步，走上河邊，雙手舉鈀，盡力一築，只聽撲的一聲，築了九個白跡，手也振得生疼。呆子笑道：「去得！去得！連底都錮住了。」李旁：如畫。

三藏聞言，十分歡喜，與衆同回陳家，只教收拾走路。那兩個老者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些乾糧烘炒，做些燒餅饃饃相送。一家子磕頭禮拜，又捧出一盤子散碎金銀，跪在面前道：「多蒙老爺活子之恩，聊表途中一飯之敬。」三藏擺手搖頭，只是不受，道：「貧僧出家人，財帛何用？就途中也不敢取出。只是以化齋度日爲正事，收了乾糧足矣。」二老又再三央求，行者用指尖兒捻了一小塊，約有四五錢重，遞與唐僧道：「師父，也只當些襯錢襯錢：做佛事的佈施。又作齋襯、齋嚫。齋，即齋食。嚫，即佈施，或指所佈施之物，或謂僧爲回報施財物而說法。齋嚫，乃齋、嚫二字並舉，即供養齋食，並佈施金錢、財物等。，莫教空負二老之意。」

遂此相向而別。徑至河邊冰上，那馬蹄滑了一滑，險些兒把三藏跌下馬來。沙僧道：「師父，難行！」八戒道：「且住！問陳老官討個稻草來我用。」行者道：「要稻草何用？」八戒道：「你那裏得知？要稻草包着馬蹄方纔不滑，免教跌下師父來也。」陳老在岸上聽言，急命人家中取一束稻草，卻請唐僧上岸下馬。八戒將草包裹馬足，然後踏冰而行。李旁：就似真的一般，奇矣。別陳老離河邊，行有三四里遠近，八戒把九環錫杖遞與唐僧道：「師父，你橫此在馬上。」行者道：「這呆子奸詐。錫杖原是你挑的，如何又叫師父拿着？」八戒道：「你不曾走過冰泠，不曉得；凡是冰凍之上，必有泠眼泠眼：當即「凌眼」。冰窟窿。泠，冰凌。明李開先《詞謔》引詠瘧疾曲：「熱時節熱的在蒸籠裏坐，冷時節冷的在冰泠上臥。」；倘或躧着泠眼，脫將下去，若沒橫擔之物，骨都的落水，就如一個大鍋蓋蓋住，如何鑽得上來？須是如此架住方可。」行者暗笑道：「這呆子倒是個積年走冰的。」果然都依了他。證夾：走冰之法雖好，然八百里河面誰敢履冰而行？此法無乃虛設。長老橫擔着錫杖，行者橫擔着鐵棒，沙僧橫擔着降妖寶杖，八戒肩挑着行李，腰橫着釘鈀，師徒們放心前進。這一直行到天晚，吃了些乾糧，卻又不敢久停，對着星月光華，映的冰凍上亮灼灼、白茫茫，證夾：好詩料。只情奔走，果然是馬不停蹄。師徒們莫能閤眼，走了一夜。天明又喫些乾糧，望西又進。

正行時，只聽得冰底下撲喇喇一聲響亮，險些兒唬倒了白馬。三藏大驚道：「徒弟啞！怎麼這般響喨？」八戒道：「這河忒也凍得結實，地泠響了。或者這半中間連底通錮住了也。」三藏聞言，又驚又喜，策馬前進，趲行不題。

卻說那妖邪自從迴歸水府，引衆精在於冰下等候多時。只聽得馬蹄響處，他在底下弄個神通，滑喇的迸開冰凍。慌得孫大聖跳上空中，早把那白馬落於水內，三人盡皆脫下。

那妖邪將三藏捉住，引羣精徑回水府。厲聲高叫：「鱖妹何在？」老鱖婆迎門施禮道：「大王，不敢！不敢！」妖邪道：「賢妹何出此言！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原說聽從汝計，捉了唐僧，與你拜爲兄妹。今日果成妙計，捉了唐僧，就好昧了前言？」教：「小的們，抬過案桌，磨快刀來，把這和尚剖腹剜心，剝皮剮肉；證夾：和尚何罪？一壁廂響動樂器，與賢妹共而食之，延壽長生也。」鱖婆道：「大王，且休喫他，恐他徒弟們尋來吵鬧。且寧耐兩日，讓那廝不來尋，然後剖開，請大王上坐，衆眷族環列，吹彈歌舞，奉上大王，從容自在享用，卻不好也？」那怪依言，把唐僧藏於宮後，使一個六尺長的石匣蓋在中間，不題。證夾：此款甚新，豈桓司馬之石槨耶？

卻說八戒、沙僧在水裏撈着行囊，放在白馬身上馱了，分開冰路，湧浪翻波，負水而出。只見行者在半空中看見，問道：「師父何在？」八戒道：「師父姓『陳』，名『到底』了，如今沒處找尋，且上岸再作區處。」原來八戒本是天蓬元帥臨凡，他當年掌管天河八萬水兵大衆；沙和尚是流沙河內出身；白馬本是西海龍孫：故此能知水性。大聖在空中指引。須臾，迴轉東崖，曬刷了馬匹，紾掠了衣裳紾（zhěn）掠：擰乾，梳理。紾，扭。掠，梳理。，大聖雲頭按落，一同到於陳家莊上。早有人報與二老道：「四個取經的老爺，如今只剩了三個來也。」兄弟即忙接出門外，果見衣裳還溼，道：「老爺們，我等那般苦留，卻不肯住，只要這樣方休。怎麼不見三藏老爺？」八戒道：「不叫做三藏了，改名叫做『陳到底』也。」二老垂淚道：「可憐！可憐！我說等雪融備船相送，堅執不從，致令喪了性命！」行者道：「老兒，莫替古人耽憂，我師父管他不死長命。老孫知道，決然是那靈感大王弄法算計去了。你且放心，與我們漿漿衣服，曬曬關文，取草料喂着白馬，等我弟兄尋着那廝，救出師父，索性剪草除根，替你一莊人除了後患，庶幾永永得安生也。」陳老聞言，滿心歡喜，即命安排齋供。

兄弟三人飽餐一頓。將馬匹、行囊交與陳家看守。各整兵器，徑赴道邊尋師擒怪。正是：

誤踏層冰傷本性，大丹脫漏怎周全大丹脫漏：此處借唐僧漏於水下，比喻內丹術修煉過程中的「漏丹」。內丹學認爲：若修煉不得法，元精會轉變爲凡精而「走漏」，體現爲遺精、口水外溢、鼻涕雙垂等現象。漏丹是內丹修習者需要盡力避免的，一旦出現，說明此前很長一段功夫勞而無功。？

畢竟不知怎麼救得唐僧，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金丹之道，乃真陰真陽兩而相合之道。但陰陽相合，出於自然，而非強作，倘不能循序漸進，急欲成功，則其進銳者其退速，反致陰陽不和，金丹難成，大道難修。故此回寫其急躁之害，使學者剛柔相當，知所警戒耳。

篇首「陳家莊衆信，將豬羊牲醴，與八戒行者，抬至靈感廟裏，將童男童女設在上首。行者看見香花蠟燭，正面金字牌位上，寫靈感大王之神。」此等處有天機存焉，若不明口訣，枉自猜量。曰「廟」、曰「神」、曰「靈」、曰「感」，則是神妙不測，靈感非常，乃大藥所產之處，所謂衆妙之門者是也。其中包含一切，陰陽五行，無不俱備，不可以色相求，不可以心意度。人能知之，信受奉行，以禮相求，高抬上供，而虛捨生白，恍惚有物，杳冥有精。即於今年、今月、今日、今時，直下清澄，一無所染，下手修爲，謹遵條例，毫髮不差。則一時辰內管丹成，立地回家，主人無事，可以安然自在矣。雖然金丹之道，變化無端，火候不一，須當識急援，知止足，辨吉凶，隨時變通，方能有濟。方其無也，期其必有；及其有也，更期其必無。無而有，有而無，各有其時，不得混倒。

衆信供獻男女，各回本宅，」是還丹已得，而歸於家矣。但此由無而有，生身以後之家；非自有而無，未生身以前之家。若誤認本生身以前之家，差之多矣。「八戒道：『我們家去罷。』行者道：『你家在那裏？』八戒道：『往陳家睡覺去。』」陳家爲真陰真陽交會之地，乃還丹之事，而非大丹之道，只了的前半功夫，尚有後半功夫未能了的。今欲往陳家睡覺，是直以還丹爲大丹，而欲歇休罷工，如之何其可乎？故行者道：「與他了這願心纔是。」又道：「爲人爲徹，一定等大王來吃了，纔是個全始全終。不然，又叫他降災貽害，反爲不美。」言丹未還，急須求其還，若丹已還，急須求其脫，方是大化神聖之妙道，全始全終之功運，不貽後患之全能。否則，以還丹爲盡美，到家穩坐，不知大解大脫之盡善，終爲幻身所累，是反爲不美，何時是了？此溫養十月，待時脫化之功所由貴。「常年先喫童男，今年先喫童女。」其即溫養之功乎！喫童男者，用剛也；喫童女者，用柔也。用剛者，凡以爲陰陽未和，金丹未得而設。今陰陽已和。金丹已得，自有天然真火，爐中赫赫長紅，棄有爲，而就無爲，漸入神化。所謂「知其雄，守其雌」者，正在此時。其曰：「不敢抗違，請自在受用。」已是了了。

「八戒現了本相，築下怪物冰盤大小兩個魚鱗」，大小無傷，兩國俱全，以陰濟陽，正自在受用之妙旨。所可異者，是怪化狂風，鑽在通天河。行者道：「不消趕他了，這怪想是河中之物，且待明日設法拿他，送我師父過河」之語。通天河爲精一執中，還無返本之道，宜取得真經，過河又將何爲？若不將此理辨出個來由，仍是前面唐僧夜阻通天河局面，終過不得河，通不得天，取不得經。說到此處，千人萬人，無人識得。蓋金丹之道，以調和陰陽爲始基，以陰陽凝結爲中途，以打破虛空爲盡頭。由陳家莊而至通天河，是調和陰陽，而歸於至中之道，陰陽凝結，金丹有象，已到大聖人地位。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聖不如神之妙，允執厥中，乃是大而化之之聖；打破虛空，方是聖而不可知之之神。不知之神，乃謂至神，而無字真經，可以到手矣。然則還丹爲大丹之始，脫化爲大丹之終，通天河爲取經之中道也無疑。「不消趕他」者，精一而還丹，有爲事畢也；「想是河中之物」者，執中而保丹，無爲事彰也；「且待明日，設法拿他，送我師父過河」者，執中用權，將欲脫化此中也。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精一執中，其易知乎？知得此一，知得此中，方是人到精一執中之妙處。

失去故物，一齊搬回，交付舊主人，由命修性，從有爲而入無爲，自在睡覺從容中道聖人矣。但長生之道，務期無心，最怕有心，無心則陰陽合一而歸中，有心則陰陽各別而失中，故妖怪有心要捉唐僧，即有鱖婆獻凍冰之計。然凍冰之計，皆由唐僧取經心急所致。夫陰陽之氣通和，則溫暖而冰可化水；陰陽之氣閉塞，則寒冷而水凍成冰。取經心急，是陰陽不和，水凍成冰之象。我以此感，彼以此應，自計自陷，與鱖婆靈感大工何涉？噫！修道何事，而豈可急躁僥倖成功？夫道者自然之道，結胎有時，脫胎有日，功到自成，無容強作。「唐僧心焦垂淚，見其層冰，欲奔西方」，是不居易而行險，豈自然之道乎？沙僧道：「忙中恐有錯。」此的言也。

「草包馬蹄，踏冰而行」，示草昧無知之冒進；「橫擔錫杖防備落水」，寫橫行不直之狂徒。「放心前進」，得意處那知失意；「馬不停蹄」，向前處誰知退後。「冰底下一聲響亮」，「夜半忽有風雷吼」；「平空裏三人落水」，「毫髮差殊不作丹」。心急性燥，至於如此，雖金丹有象，而不能從容自在享用，終必入於石匣，而不得出頭矣。故二老道：「我等那般苦留，卻不肯住，只要這樣方休。我說等雪融，備船相送，堅執不從，致令喪了性命。」此皆經歷棒喝之語，何等醒人？

古人云：「一毫陽氣不盡不死，一毫陰氣不盡不仙。」羣明剝盡，丹自成熟，方是性命雙修之大道。若了命之後，而不知明心見性，堅執一偏，妄冀神化，則性之未了，即命之末全，稍有所失，前功俱廢，性命兩傷矣。故結曰：「誤踏層冰傷本性，大丹脫漏怎周全。」觀此而吾所謂通天河，爲結大丹之事，可不謬矣。

詩曰：

五行攢簇已還元，住火停輪是法言。

若也持盈心未已，有傷和氣必遭蹇。

# 第四十九回 三藏有災沉水宅 觀音救難現魚籃

李本總批：你看老黿修了一千三百餘年，尚且不得人身。人身如此難得，緣何今人把這身子不作一錢看待？真可爲之痛哭流涕。語曰：「一失足時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警省，警省。

憺漪子曰：唐憎取經因緣，皆由觀音大士而起，則凡遇一切魔難，自當問之大士無疑矣。乃總計八十一難中，其與大士相關會者，不過七處，有求之而不親來者，收悟淨是也；有不求而自至者，金毛犼是也；至於求而來，來而親爲解難者，不過鷹愁澗、黑風山、五莊觀、火雲洞、通天河五處耳。五處作用各不同，其中最平易而最神奇者，無如通天河之漁籃，彼梳妝可屏，衣履可捐，而亟亟以擒妖救僧爲事，其擒妖救僧也，亦不露形跡，不動聲色，頌字未脫於口，而大王巳宛然入其籃中。此段水月丰標，千古真堪寫照。過此以往，江流水厄將終，更無事勞普陀之駕矣。奈何陋儒不察，妄以此爲《西遊》詬病，曰《西遊》無多伎倆，每到事急處，惟有請南海菩薩一着耳。咦！豈非捫槃揣籤之見邪？

或問：黿鼉本同類之物，乃黑水之鼉，如彼其無知；而通天河之黿，如此其解事？且黑水河神之府，鼉則據之；通天水黿之第，魚則奪之，善惡種種相反，果天性之懸殊耶？抑因地而遷耶？曰：是不難知也。彼龍王之命鼉曰：「養性修真」，而鼉不受命。黿之言曰：「我因省悟本根，養成靈氣，修行一千三百餘年。」則二物之天堂地獄判然矣。天下禍福，無不自取。假使易地而處，何獨不然？孰謂通天果能通天，而黑水遂終於黑水耶？

卻說孫大聖與八戒、沙僧辭陳老來至河邊，道：「兄弟，你兩個議定，那一個先下水。」八戒道：「哥呵，我兩個手段不見怎的，還得你先下水。」行者道：「不瞞賢弟說，若是山裏妖精，全不用你們費力，水中之事，我去不得。就是下海行江，我須要捻着避水訣捻着避水訣：捻訣需要雙手擺出一定的姿勢以輔助施行法術，故這裏說捻避水訣則掄不得鐵棒。，或者變化甚麼魚蟹之形纔去得；若是那般捻濃捻濃：不詳。或同「捻弄」、「捻掿」，用手捏、捻。，卻輪不得鐵棒，使不得神通，打不得妖怪。我久知你兩個乃慣水之人，所以要你兩個下去。」沙僧道：「哥呵，小弟雖是去得，但不知水底如何。我等大家都去。哥哥變作甚麼模樣；或是我馱着你，分開水道，尋着妖怪的巢穴，你先進去打聽打聽。若是師父不曾傷損，還在裏邊，我們好努力征討；假若不是這怪弄法，或者渰殺師父，或者被妖吃了，我等不須苦求，早早的別尋道路何如？」行者道：「賢弟說得有理。你們那個馱我？」八戒暗喜道：「這猴子不知捉弄了我多少，今番原來不會水，等老豬馱他，也捉弄他捉弄！」呆子笑嘻嘻的叫道：「哥哥，我馱你。」行者就知有意，卻便將計就計道：「是也好，你比悟淨還有些膂力。」

八戒就揹着他，沙僧剖開水路，弟兄們同入通天河內，向水底下行有百十里遠近。那呆子捉弄行者，行者隨即拔下一根毫毛，變做假身，伏在八戒背上，真身變作一個豬蝨子，緊緊的貼在他耳朵裏。李旁：這班頑皮。八戒正行，忽然打個躘踵，得故子把行者往前一摜得故子：藉機會。，撲的跌了一跤。原來那個假身本是毫毛變的，卻就飄起去，無影無形。沙僧道：「二哥，你是怎麼說？不好生走路，就跌在泥裏，便也罷了，卻把大哥不知跌在了那裏去了。」八戒道：「那猴子不禁跌，一跌就跌化了。兄弟，莫管他死活，我和你且去尋師父去。」沙僧道：「不好，還得他來。他雖不知水性，他比我們乖巧。若無他來，我不與你去。」行者在八戒耳朵裏，忍不住高叫道：「悟淨！老孫在這裏也。」沙僧聽得，笑道：「罷了，這呆子是死了。你怎麼就敢捉弄他。如今弄得聞聲不見面，卻怎是好？」八戒慌得跪在泥裏磕頭道：「哥哥，是我不是了。待救了師父，上岸陪禮。你在那裏做聲？就影殺我也影：方言。指對未知事物的害怕感覺。！你請現原身出來。我馱着你，再不敢衝撞你了。」行者道：「是你還馱着我哩。我不弄你，你快走！快走！」那呆子絮絮叨叨，只管唸誦着陪禮，爬起來與沙僧又進。

行了又有百十里遠近，忽抬頭望見一座樓臺，上有「水黿之第」四個大字。沙僧道：「這廂想是妖精住處，我兩個不知虛實，怎麼上門索戰？」行者道：「悟淨，那門裏外可有水麼？」沙僧道：「無水。」行者道：「既無水，你再藏隱在左右，待老孫去打聽打聽。」

好大聖，爬離了八戒耳朵裏，卻又搖身一變，變作個長腳蝦婆，兩三跳跳到門裏。睜眼看時，只見那怪坐在上面，衆水族擺列兩邊，有個斑衣鱖婆坐於側手，都商議要喫唐僧。行者留心，兩邊尋找不見，忽看見一個大肚蝦婆走將來，徑往西廊下立定。行者跳到邊前，稱呼道：「姆姆，大王與衆商議要喫唐僧，唐僧卻在那裏？」蝦婆道：「唐僧被大王降雪結冰，昨日拿在宮後石匣中間，只等明日，他徒弟們不來吵鬧，就奏樂享用也。」

行者聞言，演了一會演：可作欺騙、迷惑解釋。這裏是說悟空假門假事地又裝了一會兒蝦兵，遮人眼目。，徑直尋到宮後看，果有一個石匣，卻象人間槽房裏的豬槽，又似人間一口石棺材之樣，量量足有六尺長短。卻伏在上面聽了一會，只聽得三藏在裏面嚶嚶的哭哩。行者不言語，側耳再聽，那師父挫得牙響，哏了一聲道：

「自恨江流命有愆，生時多少水災纏。

出孃胎腹淘波浪，拜佛西天墮渺淵。

前遇黑河身有難，今逢冰解命歸泉。

不知徒弟能來否，可得真經返故園？」

行者忍不住叫道：「師父莫恨水災。經雲：『土乃五行之母，水乃五行之源。無土不生，無水不長。』老孫來了！」三藏聞得道：「徒弟呵，救我耶！」行者道：「你且放心，待我們擒住妖精，管教你脫難。」三藏道：「快些兒下手。再停一日，足足悶殺我也！」行者道：「沒事，沒事，我去也！」急回頭，跳將出去，到門外現了原身，叫：「八戒！」那呆子與沙僧近道：「哥哥，如何？」行者道：「正是此怪騙了師父。師父未曾傷損，被怪物蓋在石匣之下。你兩個快早挑戰，讓老孫先出水面。你若擒得他就擒；擒不得，做個佯輸，引他出水，等我打他。」沙僧道：「哥哥放心先去，待小弟們鑑貌辨色。」這行者捻着避水訣，鑽出波中，停立岸邊等候不題。

你看那豬八戒行兇，闖至門前，厲聲高叫：「潑怪物！送我師父出來！」慌得那門裏小妖，急報：「大王，門外有人要師父哩！」妖邪道：「這定是那潑和尚來了。」教：「快取披掛兵器來！」衆小妖連忙取出。妖邪結束了，執兵在手，即命開門，走將出來。八戒與沙僧對列左右，見妖邪怎生披掛。好怪物！你看他：

頭戴金盔晃且輝，身披金甲掣虹霓。

腰圍寶帶團珠翠，足踏煙黃靴樣奇。

鼻準高隆如嶠聳準：鼻子。嶠：高而銳的山。，天庭廣闊若龍儀天庭：相術指人兩眉之間。亦指前額中央。。

眼光閃灼圓還暴，牙齒鋼鋒尖又齊。

短髮蓬鬆飄火焰，長鬚瀟灑挺金錐。

口咬一枝青嫩藻，手拿九瓣赤銅錘。

一聲咿啞門開處，響似三春驚蟄雷。

這等形容人世少，敢稱靈顯大王威。

妖邪出得門來，隨後有百十個小妖，一個個輪槍舞劍，擺開兩哨，對八戒道：「你是那寺裏和尚？爲甚到此喧嚷？」八戒喝道：「我把你這打不死的潑物！你前夜與我頂嘴，今日如何推不知來問我？我本是東土大唐聖僧之徒弟，往西天拜佛求經者。你弄玄虛，假作甚麼靈感大王，專在陳家莊要喫童男童女，我本是陳清家一秤金，你不認得我麼？」證夾：妙。那妖邪道：「你這和尚，甚沒道理！你變做一秤金，該一個冒名頂替之罪。我倒不曾喫你，反被你傷了我手背。已此讓了你，你怎麼又尋上我的門來？」八戒道：「你既讓我，卻怎麼又弄冷風，下大雪，凍結堅冰，害我師父？快早送我師父出來，萬事皆休！牙迸半個『不』字，你只看看手中鈀，決不饒你！」妖邪聞言，微微冷笑道：「這和尚賣此長舌，胡誇大口。果然是我作冷下雪凍河，攝你師父。你今嚷上門來，思量取討，只怕這一番不比那一番了。那時節，我因赴會，不曾帶得兵器，誤中你傷。你如今且休要走，我與你交敵三合。三合敵得過我，還你師父；敵不過，連你一發吃了。」

八戒道：「好乖兒子！正是這等說！仔細看鈀！」妖邪道：「你原來是半路上出家的和尚。」八戒道：「我的兒，你真個有些靈感，怎麼就曉得我是半路出家的？」妖邪道：「你會使鈀，想是僱在那裏種園，把他釘鈀拐將來也。」八戒道：「兒子，我這鈀，不是那築地之鈀。你看：

巨齒鑄就如龍爪，遜金妝來似蟒形遜金：同「滲金」。以金粉或金箔裝飾物體表面。。

若逢對敵寒風灑，但遇相持火焰生。

能與聖僧除怪物，西方路上捉妖精。

輪動煙雲遮日月，使開霞彩照分明。

築倒太山千虎怕，掀翻大海萬龍驚。

饒你威靈有手段，一築須教九窟窿！」

那個妖邪那裏肯信，舉銅錘劈頭就打。八戒使釘鈀架住道：「你這潑物，原來也是半路上成精的邪魔！」那怪道：「你怎麼認得我是半路上成精的？」八戒道：「你會使銅錘，想是僱在那個銀匠家扯爐扯爐：拉風箱燒火。，被你得了手，偷將出來的。」妖邪道：「這不是打銀之錘，你看：

九瓣攢成花骨朵，一竿虛孔萬年青。

原來不比凡間物，出處還從仙苑名。

綠房紫菂瑤池老房：蓮蓬，蓮房。菂（dì）：蓮實。，素質清香碧沼生。

因我用功摶煉過，堅如鋼銳徹通靈。

槍刀劍戟渾難賽，鉞斧戈矛莫敢經。

總讓你鈀能利刃，湯着吾錘迸折釘！」

沙和尚見他兩個攀話，忍不住近前高叫道：「那怪物！休得朗言！古人云：『口說無憑，做出便見。』不要走！且喫我一杖！」妖邪使錘杆架住道：「你也是半路里出家的和尚。」沙僧道：「你怎麼認得？」妖邪道：「你這個模樣，像一個磨博士出身磨博士：以磨粉爲業的人。宋元以後，社會上「民擅官稱」現象很多。明黃省曾《吳風錄》：「自張士誠（元末起義軍領袖，後稱王）走卒廝養皆授官爵，至今稱呼椎油作面傭夫爲博士，剃工爲待詔，家人奴僕爲郎中，吏人爲相公。」。」沙僧道：「如何認得我像個磨博士？」妖邪道：「你不是磨博士，怎麼會使趕麪杖？」沙僧罵道：「你這業障，是也不曾見：

這般兵器人間少，故此難知寶杖名。

出自月宮無影處，梭羅仙木琢磨成。

外邊嵌寶霞光耀，內裏鑽金瑞氣凝。

先日也曾陪御宴，今朝秉正保唐僧。

西方路上無知識，上界宮中有大名。

喚做降妖真寶杖，管教一下碎天靈！」

那妖邪不容分說，三家變臉，這一場，在水底下好殺：

銅錘寶杖與釘鈀，悟能悟淨戰妖邪。一個是天蓬臨世界，一個是上將降天涯。他兩個夾攻水怪施威武，這一個獨抵神僧勢可誇。有分有緣成大道，相生相剋秉恆沙恆沙：注已見前。恆河沙比喻數量多。意思是相生相剋循環不已。。土克水，水乾見底；水生木，木旺開花。禪法參修歸一體，還丹炮煉伏三家。李旁：說得明白。土是母，發金芽，金生神水產嬰娃；水爲本，潤木華，木有輝煌烈火霞。攢簇五行皆別異，故然變臉各爭差。證夾：隨口說來，橫豎都成妙理。看他那銅錘九瓣光明好，寶杖千絲彩繡佳。鈀按陰陽分九曜九曜：即日、月、水、火、金、土七曜，加上羅睺、計都爲九曜。這裏是說八戒的九齒鈀像九曜星辰那樣，按陰陽排列。，不明解數亂如麻。捐軀棄命因僧難，捨死忘生爲釋迦。致使銅錘忙不墜，左遮寶杖右遮鈀。

三人在水底下鬥經兩個時辰，不分勝敗。豬八戒料道不得贏他，對沙僧丟了個眼色，二人詐敗佯輸，各拖兵器，回頭就走。那怪物教：「小的們，扎住在此，等我趕上這廝，捉將來與汝等湊喫啞！」你看他如風吹敗葉，似雨打殘花，將他兩個趕出水面。

那孫大聖在東岸上，眼不轉睛，只望着河邊水勢。忽然見波浪翻騰，喊聲號吼，八戒先跳上岸道：「來了！來了！」沙僧也到岸邊道：「來了！來了！」那妖邪隨後叫：「那裏走！」纔出頭，被行者喝道：「看棍！」那妖邪閃身躲過，使銅錘急架相還。一個在河邊湧浪，一個在岸上施威。搭上手，未經三合，那妖遮架不住，打個花，又淬於水裏，遂此風平浪息。

行者回轉高崖道：「兄弟們，辛苦阿。」沙僧道：「哥阿，這妖精，他在岸上覺到不濟，在水底也盡利害哩！我與二哥左右齊攻，只戰得個兩平，卻怎麼處置救師父也？」行者道：「不必疑遲，恐被他傷了師父。」八戒道：「哥哥，我這一去哄他出來，你莫做聲，但只在半空中等候。估着他鑽出頭來，卻使個搗蒜打，照他頂門上着着實實一下。總然打不死他，好道也護疼發暈，卻等老豬趕上一鈀，管教他了帳！」行者道：「正是！正是！這叫做『裏迎外合』，方可濟事。」他兩個復入水中不題。

卻說那妖邪敗陣逃生，迴歸本宅。衆妖接到宮中，鱖婆上前問道：「大王趕那兩個和尚到那方來？」妖邪道：「那和尚原來還有一個幫手。他兩個跳上岸去，那幫手輪一條鐵棒打我，我閃過與他相持。也不知他那棍子有多少斤重，我的銅錘莫想架得他住。戰未三合，我卻敗回來也。」鱖婆道：「大王，可記得那幫手是甚相貌？」妖邪道：「是一個毛臉雷公嘴，查耳朵，折鼻樑，火眼金睛和尚。」鱖婆聞說，打了一個寒禁道：「大王呵！虧了你識俊識俊：知趣，識相。，逃了性命！若再三合，決然不得全生！那和尚我認得他。」妖邪道：「你認得他是誰？」鱖婆道：「我當年在東洋海內，曾聞得老龍王說他的名譽，乃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混元一氣上方太乙金仙證夾：此十字尊銜，前此未聞，卻從鱖婆口中說出，奇，奇。美猴王齊天大聖。如今歸依佛教，保唐僧往西天取經，改名喚做孫悟空行者。他的神通廣大，變化多端。大王，你怎麼惹他？今後再莫與他戰了。」

說不了，只見門裏小妖來報：「大王，那兩個和尚又來門前索戰哩！」妖精道：「賢妹所見甚長，再不出去，看他怎麼。」急傳令，教：「小的們，把門關緊了。正是任君門外叫，只是不開門。讓他纏兩日，性攤了回去時性攤了：怒氣平息了，泄勁了。攤，同「癱」。，我們卻不自在受用唐僧也？」那小妖一齊都搬石頭，塞泥塊，把門閉殺。八戒與沙僧連叫不出，呆子心焦，就使釘鈀築門。那門已此緊閉牢關，莫想能勾；被他七八鈀，築破門扇，裏面卻都是泥土石塊，高疊千層。沙僧見了道：「二哥，這怪物懼怕之甚，閉門而走，我和你且回上河崖，再與大哥計較去來。」八戒依言，徑轉東岸。

那行者半雲半霧，提着鐵棒等哩。看見他兩個上來，不見妖怪，即按雲頭，迎至岸邊，問道：「兄弟，那話兒怎麼不上來？」沙僧道：「那怪物緊閉宅門，再不出來見面；被二哥打破門扇看時，那裏面都使些泥土石塊實實的疊住了。故此不能得戰，卻來與哥哥計議，再怎麼設法去救師父。」行者道：「似這般卻也無法可治。你兩個只在河岸上巡視着，不可放他往別處走了，待我去來。」八戒道：「哥哥，你往那裏去？」行者道：「我上普陀巖拜問菩薩，看這妖怪是那裏出身，姓甚名誰。尋着他的祖居，拿了他的家屬，捉了他的四鄰，卻來此擒怪救師。」八戒笑道：「哥呵，這等幹，只是忒費事，擔閣了時辰了。」行者道：「管你不費事，不擔閣，我去就來。」

好大聖，急縱祥光，躲離河口，徑赴南海。那裏消半個時辰，早望見落伽山不遠。低下雲頭，徑至普陀崖上。只見那二十四路諸天與守山大神、木叉行者、善財童子、捧珠龍女，一齊上前，迎着施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有事要見菩薩。」衆神道：「菩薩今早出洞，不許人隨，自入竹林裏觀玩。知大聖今日必來，分付我等在此候接大聖，不可就見。請在翠巖前聊坐片時，待菩薩出來，自有道理。」行者依言，還未坐下，又見那善財童子上前施禮道：「孫大聖，前蒙盛意，幸菩薩不棄收留，早晚不離左右，專侍蓮臺之下，甚得善慈。」行者知是紅孩兒，笑道：「你那時節魔業迷心，今朝得成正果，才知老孫是好人也。」

行者久等不見，心焦道：「列位與我傳報傳報，但遲了，恐傷吾師之命。」諸天道：「不敢報。菩薩分付，只等他自出來哩。」行者性急，那裏等得，急聳身往裏便走。噫！證夾：形容如畫。

這個美猴王，性急能鵲薄鵲薄：同「囂薄」。浮薄。。

諸天留不停，要往裏邊（duò）：原意指赤腳，這裏是闖入的意思。。

拽步入深林，睜睛偷覷着。

遠觀救苦尊，盤坐襯殘箬箬（ruò）：竹筍的外殼。。

懶散怕梳妝，容顏多綽約。

散挽一窩絲，未曾戴纓絡。

不掛素藍袍，貼身小襖縛。

漫腰束錦裙，赤了一雙腳。

披肩繡帶無，精光兩臂膊。

玉手執鋼刀，正把竹皮削。

行者見了，忍不住厲聲高叫道：「菩薩，弟子孫悟空志心朝禮。」菩薩教：「外面俟候。」行者叩頭道：「菩薩，我師父有難，特來拜問通天河妖怪根源。」菩薩道：「你且出去，待我出來。」

行者不敢強，只得走出竹林，對衆諸天道：「菩薩今日又重置家事哩。怎麼不坐蓮臺，不妝飾，不喜歡不喜歡：這裏意爲不開心。，在林裏削篾做甚？」諸天道：「我等卻不知。今早出洞，未曾妝束，就入林中去了，又教我等在此接候大聖，必然爲大聖有事。」行者沒奈何，只得等候。

不多時，只見菩薩手提一個紫竹籃兒出林道：「悟空，我與你救唐僧去來。」證夾：又是一樣行徑，前後絕不雷同。行者慌忙跪下道：「弟子不敢催促，且請菩薩着衣登座。」菩薩道：「不消着衣，就此去也。」那菩薩撇下諸天，縱祥雲騰空而去。孫大聖只得相隨。

頃刻間，到了通天河界。八戒與沙僧看見道：「師兄性急，不知在南海怎麼亂嚷亂叫，把一個未梳妝的菩薩逼將來也。」說不了，到於河岸。二人下拜道：「菩薩，我等擅幹擅幹：擅自干犯，隨意冒犯。，有罪！有罪！」菩薩即解下一根束襖的絲絛，將籃兒拴定，提着絲絛，半踏雲彩，拋在河中，往上溜頭扯着，口唸頌子道：「死的去，活的住！死的去，活的住！」唸了七遍，提起籃兒，但見那籃裏亮灼灼一尾金魚，還斬眼動鱗斬眼動鱗：斬眼，眨眼。魚是不會眨眼的，這條金魚既會眨眼，還會動鱗，可見已經是神物了。。證夾：如此擒怪之法，從來未有，耳目又一新矣。菩薩叫：「悟空，快下水救你師父耶。」行者道：「未曾拿住妖邪，如何救得師父？」菩薩道：「這籃兒裏不是？」八戒與沙僧拜問道：「這魚兒怎生有那等手段？」菩薩道：「他本是我蓮花池裏養大的金魚。每日浮頭聽經，修成手段。那一柄九瓣銅錘，乃是一枝未開的菡萏菡萏（hàn dàn）：荷花。，被他運煉成兵。不知是那一日，海潮泛漲，走到此間。我今早扶欄看花，卻不見這廝出拜。掐指巡紋掐指巡紋：掐指算卦，又稱袖傳一課，是古代六壬占卜的一種，方法是用除拇指外四個手指的十二個指節配合十二地支，掐指節計算干支位置，所以叫「掐指巡紋」。，算着他在此成精，害你師父，故此未及梳妝，運神功，織個竹籃兒擒他。」李旁：真活觀音，未梳妝就想救人；假活觀音，未梳妝只是害人。

行者道：「菩薩，既然如此，且待片時，等我叫陳家莊衆信人等，看看菩薩的金面；一則留恩，二來說此收怪之事，好教凡人信心供養。」菩薩道：「也罷，你快去叫來。」那八戒與沙僧，一齊飛跑至莊前，高呼道：「都來看活觀音菩薩！都來看活觀音菩薩！」一莊老幼男女，都向河邊，也不顧泥水，都跪在裏面，磕頭禮拜。內中有善圖畫者，傳下影神，這纔是魚籃觀音現身魚籃觀音：觀音三十三相之一。。當時菩薩就歸南海。

八戒與沙僧，分開水道，徑往那水黿之第找尋師父。原來那裏邊水怪魚精，盡皆死爛。證夾：鱖妹何在？卻入後宮，揭開石匣，馱着唐僧，出離波津，與衆相見。那陳清兄弟叩頭稱謝道：「老爺不依小人勸留，致令如此受苦。」行者道：「不消說了。你們這裏人家，下年再不用祭賽。那大王已此除根，永無傷害。陳老兒，如今纔好累你，快尋一隻船兒，送我們過河去也。」那陳清道：「有！有！有！」就教解板打船。衆莊客聞得此言，無不喜舍。那個道我買桅篷，這個道我辦篙槳。有的說我出繩索，有的說我僱水手。正都在河邊上吵鬧，忽聽得河中間高叫：「孫大聖，不要打船，花費人家財物。我送你師徒們過去。」證夾：此一轉珠出意外，不但可省花費財物，且免耽擱功夫，妙甚，妙甚。衆人聽說，個個心驚，膽小的走了回家，膽大的戰兢兢貪看。須臾，那水裏鑽出一個怪來，你道怎生模樣：

方頭神物非凡品，九肋靈機號水仙九肋：原作「九助」，誤。九肋是一種產於沅江的珍稀品種的龜。語出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自負》：唐盧肇是袁州人，中舉人之後，有人問：「袁州也出舉人嗎？」盧肇說：「袁州出舉人，如同沅江出九肋龜那樣稀有。」。

曳尾能延千紀壽曳尾：《莊子·秋水》載：神龜不願死後受人供奉，而是願意活着的時候在泥中拖着尾巴爬。莊子藉此表達自己高潔的志向。，潛身靜隱百川淵。

翻波跳浪衝江岸，向日朝風臥海邊。

養氣含靈真有道，多年粉蓋賴頭黿。

那老黿又叫：「大聖，不要打船，我送你師徒過去。」行者輪着鐵棒道：「我把你這個孽畜！若到邊前，這一棒就打死你！」老黿道：「我感大聖之恩，情願辦好心送你師徒，你怎麼返要打我？」行者道：「與你有甚恩惠？」老黿道：「大聖你不知，這底下水黿之第，乃是我的住宅。自歷代以來，祖上傳留到我。我因省悟本根，養成靈氣，在此處修行，被我將祖居翻蓋了一遍，立做一個水黿之第。那妖邪乃九年前海嘯波翻，他趕潮頭，來於此處，仗逞兇頑，與我爭鬥；被他傷了我許多兒女，奪了我許多眷族。我鬥他不過，將巢穴白白的被他佔了。今蒙大聖至此搭救唐師父，請了觀音菩薩掃淨妖氛，收去怪物，將第宅還歸於我，我如今團圞老小團圞（luán）：也作「團欒」。團聚。，再不須挨土幫泥，得居舊舍。此恩重若丘山，深如大海。且不但我等蒙惠，只這一莊上人，免得年年祭賽，全了多少人家兒女，此誠所謂一舉而兩得之恩也！敢不報答？」

行者聞言，心中暗喜，收了鐵棒道：「你端的是真實之情麼？」老黿道：「因大聖恩德洪深，怎敢虛謬？」行者道：「既是真情，你朝天賭咒。」那老黿張着紅口，朝天發誓道：「我若真情不送唐僧過此通天河，將身化爲血水！」行者笑道：「你上來，你上來。」老黿卻纔負近岸邊，將身一縱，爬上河崖。衆人近前觀看，有四丈圍圓的一個大白蓋。行者道：「師父，我們上他身，渡過去也。」三藏道：「徒弟啞，那層冰厚凍，尚且邅迍邅迍（zhān zhūn）：同「迍邅」。困難，難行。，況此黿背，恐不穩便。」老黿道：「師父放心。我比那層冰厚凍，穩得緊哩。但歪一歪，不成功果！」行者道：「師父呵，凡諸衆生，會說人話，決不打誑語。」李旁：今人卻會打誑語。證夾：如今說人話者，專要打誑語。可以人而不如衆生乎？教：「兄弟們，快牽馬來。」

到了河邊，陳家莊老幼男女一齊來拜送。行者教把馬牽在白黿蓋上，請唐僧站在馬的頸項左邊，沙僧站在右邊，八戒站在馬後，行者站在馬前；又恐那黿無禮，解下虎筋絛子，穿在老黿的鼻之內，扯起來，像一條繮繩；卻使一隻腳踏在蓋上，一隻腳登在頭上，一隻手執着鐵棒，一隻手扯着繮繩，叫道：「老黿，慢慢走呵。歪一歪兒，就照頭一下！」老黿道：「不敢！不敢！」他卻登開四足，踏水面如行平地。衆人都在岸上，焚香叩頭，都念「南無阿彌陀佛」。這正是真羅漢臨凡，活菩薩出現。衆人只拜的望不見形影方回，不題。

卻說那師父駕着白黿，那消一日，行過了八百里通天河界，幹手幹腳的登岸。三藏上崖，合手稱謝道：「老黿累你，無物可贈，待我取經回謝你罷。」老黿道：「不勞師父賜謝。我聞得西天佛祖無滅無生，能知過去未來之事。我在此間，整修行了一千三百餘年；雖然延壽身輕，會說人話，只是難脫本殼。萬望老師父到西天與我問佛祖一聲，看我幾時得脫本殼，可得一個人身。」李旁：着眼，人身這樣難得。三藏響允道：「我問，我問。」那老黿才淬水中去了。行者遂伏侍唐僧上馬。八戒挑着行囊，沙僧跟隨左右。師徒們找大路，一直奔西。這的是：

聖僧奉旨拜彌陀，水遠山遙災難多。

意志心誠不懼死，白黿馱渡過天河。

畢竟不知此後還有多少路程，還有甚麼兇吉，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燥性爲害之由，此回言脫胎火候之妙。《悟真》雲：「縱識硃砂無黑鉛，不知火候也如閒。大都全藉修持力，毫髮差殊不結丹。」蓋以金丹易得，火候最難，時刻未至而妄動，則丹不熟而易漏；時刻已到而不脫，則火有過而反傷。過與不及，皆非精一執中之道，火候之不可不謹有如是。

「三人尋師，同下水底」，言三人同志，切須防危而慮險；「八戒一跌，把行者毫毛變的假身，飄起去無影無蹤」，言一毫有差，早已無影而無蹤。沙僧道：「還得他來，若無他，我不與你同去」，言三家相會，而方能成丹；「行者在八戒耳朵裏高叫道：『悟淨，老孫在這裏』」，言金火同宮，而才得濟事。八戒道：「是我的不是了，你在那裏作聲？請現原身出來」，「莫執此身雲是道」；行者道：「你還馱着我哩！我不弄你」，「須知身外還有身」。「你快走！快走！」當外絕諸緣，猛烹而急煉；「呆子只管唸誦陪禮」，必內念純真，靜觀而密察。「行有百十里遠近。望見『水黿之第』」，攢簇功完，還元有望；「行者道；『悟淨有水麼？』沙增道：『無水』」，雲散水涸，大道可成。「大聖離八戒耳朵，變作長腳蝦婆」，言金丹成就，須罷功閒暇，而心歸休歇；「兩三跳，跳到門裏面」，言道有變通，直抱元守一，而跳入虛無。「妖精鱖婆商量，要喫唐僧，行者留心」，言惟精推一，允執厥中，爲成全聖胎之要着，不可不謹；「大王把唐僧拿在石匣，等徒弟不來，就要享用」，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爲人生死活之關口，不可不知。

噫！千般比喻，說不盡長生妙訣；一口石棺，直指出尋死根由。「三藏在石匣裏嚶嚶的哭」，「欲向人間留祕訣，未逢一個是知音」。「師父恨水災，望徒弟來」，「不知誰是知音者，試把狂言着意尋」。詩中顯提醒人處，是「前遇黑河身有難，今逢冰解命歸泉」二句。黑水河一案，乃幻身上事；通天河一案，乃法身上事。黑水之流性不定，足以溺幻身；通天河之躁心不休，足以沉法身。通天河若不能過的，即過的黑水河，亦僅能保的幻身之不溺，安能保的法身之不流乎？仙翁於此處，照應黑水河故事，是欲叫人於通天河速脫法身，以了大事。若個丈夫，於此水厄中打的透徹，究的明白，真經易取，故園易返。何則？土乃五行之母，木乃五行之源，無土不生，無水不長，離卻水土，即失生生長長之造化，全不得性命，完不得大道。然欲全性命，莫若先去人心；若肯放去人心；則道心常存，厄從何來？難從何有？「行者道：『你且放心，我們擒住妖精，管叫你脫難。』」真乃蟄雷法鼓，震驚一切矣。

「八戒叫怪物送出師父」，是聖胎凝結之後，用十月抽添之功也。曰：「我本是陳清家一秤金，你認得我麼？」曰：「乖兒子，仔細看鈀」，是金火同富，仔細抽添，抑陰扶陽之機關。「沙僧亦掣寶杖上前夾攻」，是真土調和，黃中通理，防危慮險之要着。詩云：「有分有緣成大道，相生相剋秉恆沙。」金丹之道，是集義而生，非義襲而取，須是生克並用，剝盡羣陰，方了得恆沙罪垢，而不爲後天所累也。「土克水，水乾見底」，水得土而不泛，逆運也；「水生木，木旺開花」，木遇水而生榮，順生也。「禪法參修歸一體」，頓悟漸修合而爲一也。「還丹包煉伏三家」，彼此扶持，三家相會也。「土是母，發金芽，金生神水產嬰娃。」土生金，金生水，金水相停，中土調和，嬰兒有象也。「水爲本，潤木花，木有輝煌烈火霞。」水生木，木生火，水火烹煎，柔木用事，煅煉成功也。「攢簇五行皆別異，故能變臉各爭差。」五行各一其性，彼此相賊，不合而必使之合，不和而必使之和，損之又損，增之又增，隨機應變，直到無可增損處。攢族五行而成一家，七返九還，歸於純陽無陰之地矣。此等妙訣，非善通陰陽，深明造化者，不能知之。

「三人鬥經兩個時辰，不分勝負。」火候末到也。「沙僧八戒詐敗，回頭就走。」急欲脫化也。「那怪纔出頭，行者與戰，未經三合，遮架不住，打個花，淬下水去。」火候未到，未可速脫也。「妖精敗回，說出毛臉雷公，火眼金睛和尚，鱖婆打一個寒噤道：『虧你識俊，逃了性命。若再三合，決然不得全生。』」蓋聖胎氣候未足；須用火以燻蒸，氣候已足，須止火以休息，此丹法之大關節。倘不知止足，而輕舉妄動，一朝傷胎，大事即去，可懼可怕。昔達摩少林冷坐，三豐武當面壁，均是保性命而善於全生者。又說出「五百年前大鬧天宮，太乙金仙齊天大聖，皈依佛教，神通廣大，變化無端」，以見金丹爲先天一氣凝結而成，乃難得易失之物，幸而得之，火候一到，便宜小心護持，守雌不雄。「再莫與他戰」一語，真玉律金科，不可有違者。

「把門關緊，任君門外叫，只是不開門。」謹封牢藏，不使泄露也。「行者叫八戒沙僧，在河岸上巡視，不可放他走了」者，戒慎恐懼，以備不虞也。「行者去普陀拜問菩薩」者，順其自然之脫化，不用勉強之作爲也。「菩薩不許人隨侍，自入竹林裏觀望」者，神觀密察，虛心靜養也。「聊坐片時，待菩薩出來，自有道理」者，時刻不到，必須等候；時刻若到，自然脫化也。「善財不離菩薩左右，行者笑道：『你那時魔業迷心，今朝得成正果。』」淨地之不可不近，躁心之不可不除也。「遲了恐傷吾師之命」者，時過而聖胎有虧也。「等待他自己出來」者，不及而法身難脫也。菩薩竹林一詩，妙相自如，並無裝飾，絲毫莫染，塵埃全無，儼然胎完十月，嬰兒出胞之象。菩薩道：「你且在外邊，等我出來。」不急不迫，出於自然也。噫！此等處，皆是重安爐鼎，再造乾坤，另置家事之大作大用，乃爲聖而不可知之之神，彼諸天及人，安能知之？諸天道：「我等不知。」又云：「必然爲大聖有事。」可以了了。

「菩薩手提一個紫竹籃兒出林道：『悟空，我與你救唐僧去來。』」是明言抱一守中，爲超脫聖胎之法器；真空自在，乃解救真身之妙塊也。「行者請菩薩着衣，菩薩道：『不消着衣，就此去也。』」時未至而不容有強，時已至而不容有緩也。「菩薩撇下諸天，縱祥雲騰空而去。」道成之後，丹房器皿，委而棄之。身外有身，功成人間，名注天上，超凡世而入聖基，度已畢而去度人，正在此時。雖然，豈易易哉！苟非有猛烈丈夫，果決男子，一勇成功，不能逼的出此等自在法身，脫離苦海，而在道中度化羣迷也。「菩薩解下絲絛，將籃兒桂定，拋在河中，往上流頭扯祝」言聖賢精一執中之道，在源頭清水處，整頓絲綸，而不向下流濁水裏去下釣鉤也。「口唸《頌子》道：『死的去，活的祝』唸了七遍，提起籃兒，但見籃兒裏，亮灼灼一尾金色鯉魚，還眨眼動鱗。」言生死機關，須要口傳心授；還丹妙用，總在「七日來複」也。

《悟真》雲：「不識真鉛正祖宗，萬般作用枉施功。」學者若不遇明師，訣破真金一味，雖一陽來複，當面錯過，不相識認，難以爲力。「菩薩收了金魚，叫救師父。行者道：『未曾拿住妖精，如何救得師父？』」正以不知，當面錯過矣。「菩薩道：『這籃兒裏不是？』八戒沙僧道：『這魚兒怎生有這等手段？』」所謂一經說破，如同本得，現前即是，不待他求也。「金魚本是蓮池養大的，每日浮頭聽經，修成手段」者，金丹大道，以清淨爲本，出污泥不染，而借真經修養也。「九瓣銅錘，是一根未開的菡萏，被妖運煉成兵」者，先天大道，一氣運用，而不着於五行，九還七返，而須賴其修持也。「不知那一日海潮泛漲，走到此間。」此般至寶，人人俱有，個個現成，因其不識，隨風揚波，走失於外，離清源而就濁流矣。「今早扶欄看花，卻不見這廝出來。」言必早自醒悟，當知我家無真寶。「掐指巡紋，算着他在此成精。」言急尋師指點，還有他家不死方。「未及梳妝，運神功織就竹籃兒擒他。」全以神運，不假色求；實腹而虛心，虛心而實腹；真空而妙有，妙有而真空；虛實兼用，有無悉備，法財兩用，一以貫之。

噫！此等大作大用，何妨在衆信人等面前，畫出個魚籃觀音菩薩的影神，現身說法，分開邪正之路，指出還元大道；揭去其假，馱出其真，明明朗朗，與大衆相見乎？是道也，最近非遙，至簡至易，知之者立躋聖位。非同爐火採戰，一切邪術尋船辨篙，或買女鼎，或買金石，自欺欺世，花費人間財物者可比。佛雲：「若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見如來。」特以還元之道，《河圖》之道也。在儒則爲精一執中，在釋則爲教外別傳，在道則爲九還七返，乃三教一家無字之真經也。

「老黿自敘出身」一篇，學者切莫誤認，乃仙翁自寫其作書之心耳。言此通天河還元之道，實歷代祖祖相傳，聖聖相授，而至仙翁，因悟本修真，養成靈氣，將自己身體力行之功，盡寓於通天河三篇之中，以共後世。但恐有無知之徒，惑亂仙經，引入邪道，藉此爲證，以盲引盲，即傷許多性命，敗壞正道。若有知音，存聖人心腸，收去一切怪物，掃盡無數妖氣，息邪說而防淫辭，正人心而明大道，成已成物，度引羣迷，俱入大覺，即是仙翁功臣孝子，詎不恩重如山乎？讀至發誓，「我若不送唐僧過此通天河，將身化爲血水」之句，我思古人，不禁慘然淚下。彼地獄種子，而猶毀謗聖道，甘入下流者，其不將身化爲血水者幾何？

「老黿有四丈圍圓的一個大白蓋」，四象五行，包含在中，一而神者，太極之象，道本無名。「歪一歪兒，不成正果。」頓悟圓通，無作無爲也。四衆白馬，站在白瓶蓋上，五行四象，流行於外，兩而化者，《河圖》之數，道以言顯。「歪一歪兒，就照頭一下。」功以漸修，有體有用也。「衆人岸上焚香叩頭，都念『南無阿彌陀佛』，只拜的不見形影方回。」穀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知得此中消息，自宜腳踏實地，誠心志念，一步步行去，直到不睹不聞，無聲無臭處，方是未生身以前家鄉，不得在半途而自廢。若錯認五行攢簇，即是盡頭之地，是不知有無生無滅之大覺，爲幻身所拘，縱能延壽身輕，如何脫得本殼？吾勸同道者，到得五行攢簇之時，欲脫本殼，還須與我問佛祖一聲，不知肯響允道，我問我問否？

詩曰：

心忙性燥道難全，縱是丹成有變遷。

靜養嬰兒歸自在，隨時脫化出塵寰。

# 第五十回 情亂性從因愛慾 神昏心動遇魔頭

李本總批：篇中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是名言。若無彼丈魔，亦無此尺道，即所云「沙裏淘金」是也。離沙決無有金理，離魔亦決無有道理。

憺漪子曰：三藏之難，山與水相爲循環。曏者紅孩歸海，爲山之終而水之始；茲者白黿渡河，又爲水之終而山之始矣。按金峽兌怪，與西方諸魔伎倆，亦不甚懸絕，獨其袖中一圈，善能套攝諸物，遂致諸天神聖，束手而莫可如何。而根究到底，乃是老君之金剛琢。昔年曾以此制心猿之命，今復以此攫心猿之兵，心猿之受困於此琢，固如是乎？雖然，此牛盜主人之神器，於物無所不套，而主人一至，終不免自套其鼻，然則弄人者適所以自弄耳。與爲金洞之神通，又何如兜率宮之自在也哉？

行者畫圈作安身法，請三藏穩坐其中，而三藏不聽，遂致遇魔。可見吉凶悔吝生乎動，天下事未有以寧靜而取禍者也。或曰：三藏雖然出圈，若八戒不貪錦背心，當亦不至遇魔。曰：道與魔不兩立。纔出道，便已入魔。是三人者才離行者之圈，便已墮兕怪之網矣。縱使無錦背心，彼亡靈之宅前，豈安身養性之地乎？

詩曰詩曰：這首詞詞牌名爲《南柯子》，是金全真教道士馬鈺（王重陽首徒）所作，見《漸悟集》卷下，略有改動。主張通過勤謹的修行，即「漸悟」，逐漸達到成仙成佛的境界。：

心地頻頻掃，塵情細細除「心地頻頻掃」二句：即唐代高僧神秀偈語的化用。神秀是禪宗北宗的創始人，其師弘忍欲傳授衣鉢，命弟子作偈語，神秀偈語爲「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弘忍認爲未見心性，故將衣鉢付與惠能，後創禪宗的南宗。但神秀在北方聲名極高，世人認爲北宗主張漸悟，南宗主張頓悟。塵情，即凡心俗情。。李旁：着眼。莫教坑塹陷毗盧毗盧：「毗盧舍那」的省稱，即法身佛，又稱法身。法身本是佛教用語，佛教認爲衆生皆有妄想，錯誤認爲世界是真實的，有「我」存在。一旦熄滅這種妄想，本來的法性顯出，就成佛體，顯法成身，名爲法身。金馬鈺認爲只有達到真性的清淨，才能成仙了道，不可使真性陷溺。。

常淨常清淨常淨常清淨：這是金人馬鈺的原詞，而《西遊記》有的版本（如《西遊證道書》）作「本體常清淨」，當出自後人的改竄。，方可論元初。

性燭須挑剔性燭：相當於「心燈」，比喻自性光明，像燭火一樣明亮。金馬鈺《和胡講師韻》「常教命燈明朗，無令性燭沉埋」。挑剔：把燈火挑明。，曹溪任吸呼曹溪：禪宗六祖慧能在曹溪寶林寺講法，故稱禪宗南宗爲曹溪。又內丹術以脊椎末端之尾閭穴爲「曹溪路」，真氣從此上升。元金月岩《抱一子三峯老人丹訣》：「人身脊骨有二十四節，從下數起第一節下，名尾閭穴，又名龍虎穴，又名曹溪路。」。勿令猿馬氣聲粗猿馬：即心猿意馬，指擾亂心智的俗念。。

晝夜綿綿息，方顯是功夫「勿令猿馬氣聲粗」以下幾句：內丹修煉首先要練習呼吸，以綿遠深長爲佳。馬鈺《懷修煉》：「常細細，綿綿來往，功到赴蓬莊。」猿馬，即心猿意馬，指心和意。。

李旁：着眼。證夾：猿馬氣息頗不粗，只恐肝木伐脾土耳。

這一首詞，牌名《南柯子》，單道着唐僧脫卻通天河寒冰之災，踏白黿負登彼岸。四衆奔西，正遇嚴冬之景，但見那林光漠漠煙中淡，山骨棱棱水外青。師徒們正當行處，忽然又遇一山，路窄崖高，石多嶺峻，人馬難進。三藏在馬上兜繮，叫聲：「徒弟。」時有孫行者引八戒、沙僧近前侍立道：「師父，有何分付？」三藏道：「你看那前面山高，只恐虎狼作怪，妖獸傷人，今番是必仔細！」行者道：「師父放心莫慮。我等兄弟三人，性和意合，歸正求真，李旁：着眼。使出蕩怪降妖之法，怕甚麼虎狼妖獸！」三藏聞言，只得放懷前進。到於谷口，登崖抬頭觀看，好山：

嵯峨矗矗，巒削巍巍。嵯峨矗矗沖霄漢，巒削巍巍礙碧空。怪石亂堆如坐虎，蒼松斜掛似飛龍。嶺上鳥啼嬌韻美，崖前梅放異香濃。澗水潺湲流出冷，巔雲黯淡過來兇。又見那飄飄雪，凜凜風，咆哮餓虎吼山中。寒鴉揀樹無棲處，野鹿尋窩沒定蹤。可嘆行人難進步，皺眉愁臉把頭蒙。

師徒四衆，冒雪衝寒，戰澌澌行過那巔峯峻嶺，遠望見山凹中有樓臺高聳，房舍清幽。唐僧馬上忻然道：「徒弟呵，這一日又飢又寒，幸得那山凹裏有樓臺房舍，斷乎是莊戶人家，庵觀寺院；且去化些齋飯，吃了再走。」行者聞言，急睜睛看，只見那壁廂兇雲隱隱，惡氣紛紛，回首對唐僧道：「師父，那廂不是好處。」三藏道：「見有樓臺亭宇，如何不是好處？」行者笑道：「師父呵，你那裏知道？西方路上多有妖怪邪魔，善能點化莊宅。不拘甚麼樓臺房舍，館閣亭宇，俱能指化了哄人。你知道『龍生九種』龍生九種：也作「龍生九子。古人說，一條龍生下的九條小龍，往往性格各異。至於龍所生的九條龍究竟是什麼生物，明代李東陽有解釋。李東陽《記龍生九子》：「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囚牛，龍種，平生好音樂，今胡琴頭上刻獸是其遺像。睚眥，平生好殺，金刀柄上龍吞口是其遺像。嘲風，平生好險，今殿角走獸是其遺像。蒲牢，平生好鳴，今鐘上獸紐是其遺像。狻猊，平生好坐，今佛座獅子是其遺像。霸上，平生好負重，今碑座獸是其遺像。狴犴，平生好訟，今獄門上獅子頭是其遺像。屓贔（xìbì），又作贔屓，平生好文，今碑兩旁龍是其遺像。蚩吻，平生好吞，今殿脊獸頭是其遺像。」，內有一種名蜃蜃（shèn）龍：傳說中的蛟龍，能吐氣成海市蜃樓。有人說是龍九子之一。。蜃氣放出，就如樓閣淺池。若遇大江昏迷，蜃現此勢。倘有鳥鵲飛騰，定來歇翅。那怕你上萬論千，盡被他一氣吞之。此意害人最重，那壁廂氣色兇惡，斷不可入。」

三藏道：「既不可入，我卻着實飢了。」行者道：「師父果飢，且請下馬，就在這平處坐下，待我別處化些齋來你喫。」三藏依言下馬。八戒採定繮繩，沙僧放下行李，即去解開包裹，取出鉢盂，遞與行者。行者接鉢盂在手，分付沙僧道：「賢弟，卻不可前進。好生保護師父，穩坐於此，待我化齋回來，再往西去。」沙僧領諾。行者又向三藏道：「師父，這去處少吉多兇，切莫要動身別往。老孫化齋去也。」唐僧道：「不必多言，但要你快去快來。我在這裏等你。」行者轉身欲行，卻入回來道：「師父，我知你沒甚坐性，我與你個安身法兒。」證夾：此安身法即是安心法。即取金箍棒，幌了一幌，將那平地下週圍畫了一道圈子，請唐僧坐在中間；着八戒沙僧侍立左右，把馬與行李都放在近身。對唐僧合掌道：「老孫畫的這圈，強似那銅牆鐵壁。憑他甚麼虎豹狼蟲，妖魔鬼怪，俱莫敢近。但只不許你們走出圈外，只在中間穩坐，保你無虞；但若出了圈兒，定遭毒手。千萬，千萬！至祝祝：同「囑」。宋華嶽《田家》：「拂曉呼兒去採樵，祝妻早辦午炊燒。」，至祝！」三藏依言，師徒俱端然坐下。

行者才起雲頭，尋莊化齋，一直南行，忽見那古樹參天，乃一村莊舍。按下雲頭，仔細點看，但只見：

雪欺衰柳，冰結方塘。疏疏修竹搖青，鬱郁喬松凝翠。幾間茅屋半妝銀，一座小橋斜砌粉。籬邊微吐水仙花，檐下長垂冰凍筯筯（zhù）：同箸，筷子。這裏是說屋檐垂下的冰凌像筷子一樣長。。颯颯寒風送異香，雪漫不見梅開處。

行者隨步點看莊景，只聽得呀的一聲，柴扉響處，走出一個老者，手拖藜杖藜杖：用藜的老莖做的手杖。質輕而堅實。，頭頂羊裘，身穿破衲，足踏蒲鞋蒲鞋：用蒲草編的鞋子。，拄着杖，仰身朝天道：「西北風起，明日晴了。」李旁：如畫。說不了，後邊跑出一個哈巴狗兒來，望着行者，汪汪的亂吠。老者卻纔轉過頭來，看見行者捧着鉢盂，打個問訊道：「老施主，我和尚是東土大唐欽差上西天拜佛求經者。適路過寶方，我師父腹中飢餒，特造尊府募化一齋。」

老者聞言，點頭頓杖道：「長老，你且休化齋，你走錯路了。」行者道：「不錯。」老者道：「往西天大路，在那直北下。此間到那裏有千里之遙，還不去找大路而行？」行者笑道：「正是直北下。我師父現在大路上端坐，等我化齋哩。」那老者道：「這和尚胡說了。你師父在大路上等你化齋，似這千里之遙，就會走路，也須得六七日，走回去又要六七日；卻不餓壞他也？」行者笑道：「不瞞老施主說。我才然離了師父，還不上一盞熱茶之時，卻就走到此處。如今化了齋，還要趁去作午齋哩。」

老者見說，心中害怕道：「這和尚是鬼！是鬼！」急抽身往裏就走。行者一把扯住道：「施主那裏去？有齋快化些兒。」老者道：「不方便，不方便，別轉一家兒罷！」行者道：「你這施主，好不會事！你說我離此有千里之遙，若再轉一家，卻不又有千里？真是餓殺我師父也。」那老者道：「實不瞞你說。我家老小六七口，才淘了三升米下鍋，還未曾煮熟。你且到別處去轉轉再來。」行者道：「古人云，『走三家不如坐一家』。我貧僧在此等一等罷。」那老者見纏得緊，惱了，舉藜杖就打。行者公然不懼，被他照光頭上打了七八下，只當與他拂癢。那老者道：「這是個撞頭的和尚！」行者笑道：「老官兒，憑你怎麼打，只要記得杖明白。一杖一升米，慢慢量來。」證夾：此頭索價太賤。那老者聞言，急丟了藜杖，跑進去把門關了，只嚷：「有鬼！有鬼！」慌得那一家兒戰戰兢兢，把前後門俱關上。

行者見他關了門，心中暗想：「這老賊才說淘米下鍋，不知是虛是實。常言道：『道化賢良釋化愚道化賢良釋化愚：道教高深，需要道德、悟性上佳的人才能傳承道法（如許多祕法需要擇人而授）；而佛教內容博大，普度衆生，愚笨的人也可以接受基本的教義。這裏引申爲道教徒向上層人士募化，而佛教徒向底層大衆募化的意思。明朱權編《天皇至道太清玉冊》「禁言道化賢釋化愚」條載晉成帝謂王導曰，中國之人，願往生西方爲胡人，「不願生於中國，何愚之至也。昔漢章帝所謂道化賢、釋化愚，是乎？」王導曰：「誠實言也，可爲萬世之戒。故世方有道化賢、釋化愚之說。自此始，雖世常有是言，其道士切不可言，恐生函矢（矛盾），大宜忌之。按皇甫真人曰：聖人設教，各隨風土，稟受之性，所立性識愚鈍者，本乎地則以死爲樂，性識聰慧者，本乎天則以生爲樂，《周易》所謂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是也。以死爲樂者，《涅盤經》佛謂坐滅，滅矣。寂滅爲樂。以生爲樂者，老子謂我命在我不在於天。死生之道，賢愚皆有，其樂又何必究其賢愚哉！」。』李旁：名言。且等老孫進去看看。」好大聖，捻着訣，使個隱身遁法隱身遁法：道教的隱身之法有多種，《抱朴子·內篇》即有「隱淪之道」，《雲笈七籤》記有「出有入無之術」、「隱淪飛霄之術」。上清派有隱地八術，以及五行遁術等，其方法大多是踏罡布鬥，同時存想念咒，即使身形隱遁。，徑走入廚中看處，果然那鍋裏氣騰騰的，煮了半鍋乾飯。就把鉢盂往裏一掗，滿滿的掗了一鉢盂掗（yà）：舀取。清胡文英《吳下方言考》卷十一：「斡（音揠），《前漢·食貨志》：欲擅斡山海之貨。案『斡』，量物不順理也，吳諺謂量物去面不用量，用鬥深入者曰斡。」，即駕雲迴轉不題。

卻說唐僧坐在圈子裏，等待多時，不見行者回來，欠身悵望道：「這猴子往那裏化齋去了？」八戒在傍笑道：「知他往那裏耍子去來，化甚麼齋，卻教我們在此坐牢。」三藏道：「怎麼謂之坐牢？」八戒道：「師父，你原來不知。古人劃地爲牢。他將棍子劃個圈兒，強似鐵壁銅牆，假如有虎狼妖獸來時，如何擋得他住？只好白白的送與他喫罷了。」三藏道：「悟能，憑你怎麼處治。」八戒道：「此間又不藏風，又不避冷，若依老豬，只該順着頭，往西且行。師兄化了齋，駕了雲，必然來快，讓他趕來。如有齋，吃了再走。如今坐了這一會，老大腳冷！」

三藏聞此言，就是晦氣星進宮晦氣星進宮：晦氣星，即「晦氣」，是星命術中的一種星神。宮，星命術術語，有身宮、命宮等概念。大略來說，所謂宮，是黃道附近的某個天區。一般認爲，出生時東方地平線剛剛升起的星座所在的天區，即命宮；而此時月亮所在的天區，即身宮。此外還有種種複雜的宮位名稱和不同的計算方法，而以身、命二宮最爲重要。星命術認爲，不同的星神進入宮位，代表着不同的命運。晦氣星進入命宮或身宮，主波折不順。。遂依呆子，一齊出了圈外。沙僧牽了馬，八戒擔了擔，那長老順路步行前進。不一時，到了那樓閣之所，原來是坐北向南之家。門外八字粉牆，有一座倒垂蓮升斗門樓倒垂蓮升斗門樓：倒垂蓮，參見第二十三回「垂蓮象鼻」條注。升、鬥都是古建築的結構部件。，都是五色妝的。那門兒半開半掩。證夾：如此門徑，彷彿真真、愛愛、憐憐之家，但此處殊有鬼氣。八戒就把馬拴在門枕石鼓上門枕：門前兩側的石條，又稱門墩、門座、抱鼓石。門枕是門檻內外兩側穩固門扉轉軸的構件，起到加固門扉、平衡門框的作用。因其雕成枕頭形或箱子形，故稱門枕石。上面雕成石鼓形狀，是一種裝飾。。沙僧歇了擔子。三藏畏風，坐於門限之上門限：門檻。。八戒道：「師父，這所在想是公侯之宅，相輔之家。前門外無人，想必都在裏面烘火。你們坐着，讓我進去看看。」唐僧道：「仔細耶，莫要衝撞了人家。」呆子道：「我曉得。自從歸正禪門，這一向也學了些禮數，不比那村莽之夫也。」

那呆子把釘鈀撒在腰裏，整一整青錦直裰，斯斯文文，走入門裏。只見是三間大廳，簾櫳高控簾櫳：簾子和窗牖。也泛指門和窗的簾子。這裏是指門簾。，靜悄悄全無人跡，也無桌椅家火。證夾：鬼氣。轉屏門，往裏又走，乃是一座穿堂穿堂：房屋之間的過道。。堂後有一座大樓，樓上窗格半開，隱隱見一頂黃綾帳幔。證夾：鬼氣逼人。呆子道：「想是有人怕冷，還睡哩。」他也不分內外，拽步走上樓來。用手掀開看時，把呆子唬了一個躘踵。原來那帳裏，象牙牀上，白媸媸的一堆骸骨，骷髏有巴斗大巴斗：即「笆斗」，又稱「栲栳」。用柳條編成的一種籮筐，底爲半球形，直徑約二尺。，腿挺骨有四五尺長腿挺骨：小腿骨。即「腿亭」。參見第三十二回「腿亭」條注。。證夾：此宅既是兕妖點化，安用此物，想故作幻詭以感人耶！呆子定了性，止不住腮邊淚落，對骷髏點頭嘆雲：「你不知是

那代那朝元帥體，何邦何國大將軍。

當時豪傑爭強勝，今日淒涼露骨筋。

不見妻兒來侍奉，那逢士卒把香焚？

謾觀這等真堪嘆，可惜興王霸業人。」

八戒正才感嘆，只見那帳幔後有火光一幌。證夾：鬼氣。呆子道：「想是有侍奉香火之人在後面哩。」急轉步過帳觀看，卻是穿樓的窗扇透光。那壁廂有一張彩漆的桌子，桌子上亂搭着幾件錦繡綿衣。呆子提起來看時，卻是三件納錦背心兒。他也不管好歹，拿下樓來，出廳房，徑到門外道：「師父，這裏全沒人煙，是一所亡靈之宅。老豬走進裏面，直至高樓之下，黃綾帳內，有一堆骸骨。串樓傍有三件納錦的背心串樓：即前文的「穿樓」，兩樓之間二層有廊相通，稱爲串樓。，被我拿來了，也是我們一程兒造化一程兒：一段兒，一些兒。。此時天氣寒冷，正當用處。師父，且脫了褊衫，把他且穿在底下，受用受用，免得喫冷。」三藏道：「不可！不可！律雲：『公取竊取皆爲盜公取竊取皆爲盜：這是《大明律》卷十八《刑律·賊盜》中的話。。』倘或有人知覺，趕上我們，到了當官，斷然是一個竊盜之罪。還不送進去與他搭在原處？我們在此避風坐一坐，等悟空來時走路。出家人不要這等愛小。」八戒道：「四顧無人，雖雞犬亦不知之，但只我們知道，誰人告我？有何證見？就如拾到的一般，那裏論甚麼公取竊取也！」李旁：悟能偷心未盡。三藏道：「你胡做呵！雖是人不知之，天何蓋焉！『玄帝垂訓雲玄帝：指真武大帝，又稱玄天上帝。，暗室虧心，神目如電』暗室虧心，神目如電：這兩句託名真武大帝所言，意爲暗中做了壞事，神靈的眼睛卻像閃電一樣，看得很清楚。出自元明之際的勸善書《明心寶鑑·天理篇》。。趁早送去還他，莫愛非禮之物。」

那呆子莫想肯聽，對唐僧笑道：「師父呵，我自爲人，也穿了幾件背心，不曾見這等納錦的。你不穿，且等老豬穿一穿，試試新，晤晤脊背晤：同「焐」。。等師兄來，脫了還他走路。」沙僧道：「既如此說，我也穿一件兒。」兩個齊脫了上蓋直裰，將背心套上。才緊帶子，不知怎麼立站不穩，撲的一跌。原來這背心兒賽過綁縛手，霎時間，把他兩個背剪手貼心捆了。證夾：此背心又不減莫氏三女珍珠汗衫矣。可見貪、癡俱有取縛之道。慌得個三藏跌足報怨，急忙上前來解，那裏便解得開？三個人在那裏吆喝之聲不絕，卻早驚了魔頭也。

話說那座樓房果是妖精點化的，終日在此拿人。他在洞里正坐，忽聞得怨恨之聲，急出門來看，果見捆住幾個人了。妖魔即喚小妖，同到那廂，收了樓臺房屋之形，把唐僧攙住，牽了白馬，挑了行李，將八戒、沙僧一齊捉到洞裏。老妖魔登臺高坐，衆小妖把唐僧推近臺邊，跪伏於地。妖魔問道：「你是那方和尚？怎麼這般膽大，白日裏偷盜我的衣服？」三藏滴淚告曰：「貧僧是東土大唐欽差往西天取經的。因腹中飢餒，着大徒弟去化齋未回，不曾依得他的言語，誤撞仙庭避風。不期我這兩個徒弟愛小，拿出這衣物。貧僧決不敢壞心，當教送還本處。他不聽吾言，要穿此晤晤脊背，不料中了大王機會機會：即機關、圈套。，把貧僧拿來。萬望慈憫，留我殘生，求取真經，永注大王恩情，回東土千古傳揚也！」

那妖魔笑道：「我這裏常聽得人言：有人吃了唐僧一塊肉，發白還黑，齒落更生。幸今日不請自來，還指望饒你哩！你那大徒弟叫做甚麼名字？往何方化齋？」八戒聞言，即開口稱揚道：「我師兄乃五百年前大鬧天宮齊天大聖孫悟空也。」那妖魔聽說是齊天大聖孫悟空，老大有些悚懼，口內不言，心中暗想道：「久聞那廝神通廣大，如今不期而會。」教：「小的們，把唐僧捆了；將那兩個解下寶貝，換兩條繩子，也捆了。且抬在後邊，待我拿住他大徒弟，一發刷洗，卻好湊籠蒸喫。」衆小妖答應一聲，把三人一齊捆了，抬在後邊，將白馬拴在槽頭，行李挑在屋裏。衆妖都磨兵器，準備擒拿行者不題。

卻說孫行者自南莊人家攝了一鉢盂齋飯，駕雲回返舊路；徑至山坡平處，按下雲頭，早已不見唐僧，不知何往，棍劃的圈子還在，只是人馬都不見了。回看那樓臺處所，亦俱無矣，惟見山根怪石。行者心驚道：「不消說了，他們定是遭那毒手也！」急依路看着馬蹄，向西而趕。

行有五六里，正在悽愴之際，只聞得北坡外有人言語。看時，乃一個老翁，氈衣苫體，暖帽矇頭暖帽：保暖用的帽子。清劉廷璣《在園雜誌》卷一：「今之暖帽，以貂爲貴，次有染銀鼠，染黃鼠以爲帽檐者，至於玄狐，則有階級（等差）矣。」，足下踏一雙半新半舊的油靴油靴：桐油塗制的可以防水的長筒靴。，手持着一根龍頭柺棒，後邊跟一個年幼的僮僕，折一枝臘梅花，自坡前念歌而走。行者放下鉢盂，覿面道個問訊，叫：「老公公，貧僧問訊了。」那老翁即便回禮道：「長老那裏來的？」行者道：「我們東土來的，往西天拜佛求經。一行師徒四衆。我因師父飢了，特去化齋，教他三衆坐在那山坡平處相候。及回來不見，不知往那條路上去了。動問公公，可曾看見？」

老者聞言，呵呵冷笑道：「你那三衆，可有一個長嘴大耳的麼？」行者道：「有！有！有！」「又有一個晦氣色臉的，牽着一匹白馬，領着一個白臉的胖和尚麼？」行者道：「是！是！是！」老翁道：「他們走錯路了。你休尋他，各人顧命去也。」行者道：「那白臉者是我師父，那怪樣者是我師弟。我與他共發虔心，要往西天取經，如何不尋他去？」老翁道：「我才然從此過時，看見他錯走了路徑，闖入妖魔口裏去了。」行者道：「煩公公指教指教，是個甚麼妖魔，居於何方，我好上門取索他等，往西天去也。」老翁道：「這座山，叫做金山。山前有個金洞。那洞中有一個獨角兕大王。證夾：莫非獨角鬼王一族。那大王神通廣大，威武高強。那三衆那回斷沒命了。你若去尋，只怕連你也難保，不如不去之爲愈也。我也不敢阻你，也不敢留你，只憑你心中度量。」

行者再拜稱謝道：「多蒙公公指教。我豈有不尋之理！」把這齋飯倒與他，將這空鉢盂自家收拾。那老翁放下柺棒，接了鉢盂，遞與僮僕，現出本像，雙雙跪下，叩頭叫：「大聖，小神不敢隱瞞。我們兩個就是此山山神、土地，在此候接大聖。這齋飯連鉢盂，小神收下，讓大聖身輕好施法力。待救唐僧出難，將此齋還奉唐僧，方顯得大聖至恭至孝。」行者喝道：「你這毛鬼討打！既知我到，何不早迎？卻又這般藏頭露尾，是甚道理？」土地道：「大聖性急，小神不敢造次，恐犯威顏，故此隱像告知。」行者息怒道：「你且記打，好生與我收着鉢盂，待我拿那妖頭去來。」土地、山神遵領。

這大聖卻纔束一束虎筋絛，拽起虎皮裙，執着金箍棒，徑奔山前，找尋妖洞。轉過山崖，只見那亂石磷磷，翠崖邊有兩扇石門，門外有許多小妖，在那裏輪槍舞劍。真個是：

煙雲凝瑞，苔蘚堆青。崚嶒怪石列，崎嶇曲道縈。猿嘯烏啼風景麗，鸞飛鳳舞若蓬瀛。向陽幾樹梅初放，弄暖千竿竹自青。陡崖之下，深澗之中，陡崖之下雪堆粉，深澗之中水結冰。兩林松柏千年秀，幾簇山茶一樣紅。

這大聖觀看不盡，拽開步徑至門前，厲聲高叫道：「那小妖，你快進去與你那洞主說，我本是唐朝聖僧徒弟齊天大聖孫悟空。快教他送我師父出來，免教你等喪了性命！」

那夥小妖，急入洞裏報道：「大王，前面有一個毛臉勾嘴的和尚，稱是齊天大聖孫悟空，來要他師父哩。」那魔王聞得此言，滿心歡喜道：「正要他來哩！我自離了本宮，下降塵世，更不曾試試武藝。今日他來，必是個對手。」即命：「小的們取出兵器。」那洞中大小羣魔，一個個精神抖擻，即忙擡出一根丈二長的點鋼槍點鋼：經淬火處理過的鋼鐵。即「健鋼」。《天工開物》卷十《冶鐵》載凡熟鐵、鋼鐵，出火時用清水淬火，稱爲「健鋼、健鐵」。清劉聲木《萇楚齋續筆》卷八：「蕪湖縣城北門外之人，多業鐵工，夙精以水點鋼之法，亦名聞遠近。聞北門外有一井，其水稍帶紅色，鐵工必以此水點鋼乃成，他水則否。」，遞與老怪。老怪傳令教：「小的們，各要整齊。進前者賞，退後者誅！」衆妖得令，隨着老怪，騰出門來。叫道：「那個是孫悟空？」行者在傍閃過，見那魔王生得好不兇醜：

獨角參差，雙眸幌亮。頂上粗皮突，耳根黑肉光。舌長時攪鼻，口闊版牙黃。毛皮青似靛，筋攣硬如鋼。比犀難照水比犀難照水：語出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七：「晉溫嶠至牛渚磯，聞水底有音樂之聲，水深不可測，傳言下多怪物，乃燃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像牯不耕荒。全無喘月犁雲用喘月：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言語》記載：吳地炎熱，所以水牛看到月亮以爲是太陽，喘息不止，稱「喘月」。犁雲：即耕雲。《山堂肆考》卷一百九記載：宋代管師復自號臥雲先生，宋仁宗召見他，要授他官職，管師復說：「滿塢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辭而不受。，倒有欺天振地強。兩隻焦筋藍靛手，雄威直挺點鋼槍。細看這等兇模樣，不枉名稱兕大王！

孫大聖上前道：「你孫外公在這裏也！快早還我師父，兩無毀傷。若道半個『不』字，我教你死無葬身之地！」那魔喝道：「我把你這個大膽潑猴精！你有些甚麼手段，敢出這般大言！」行者道：「你這潑物，是也不曾見我老孫的手段！」那妖魔道：「你偷盜我的衣服，實是我拿住了，如今待要蒸喫。你是個甚麼好漢，就敢上我的門來取討！」行者道：「我師父乃忠良正直之僧，豈有偷你甚麼妖物之理？」妖魔道：「我在山路邊點化一座仙莊，你師父潛入裏面，心愛情慾，將我三領納錦綿裝背心兒偷穿在身，見有贓證，故此我纔拿他。你今果有手段，即與我比勢。假若三合敵得我，饒了你師之命；如敵不過我，教你一路歸陰！」

行者笑道：「潑物！不須講口！但說比勢，正合老孫之意。走上來，喫吾之棒！」那怪物那怕甚麼賭鬥，挺鋼槍劈面迎來。這一場好殺！你看那：

金箍棒舉，長杆槍迎。金箍棒舉，亮藿藿似電掣金蛇；長杆槍迎，明幌幌如龍離黑海。那門前小妖擂鼓，排開陣勢助威風；這壁廂大聖施功，使出縱橫逞本事。他那裏一杆槍，精神抖擻；我這裏一條棒，武藝高強。正是英雄相遇英雄漢，果然對手才逢對手人。那魔王口噴紫氣盤煙霧，這大聖眼放光華結繡雲。只爲大唐僧有難，兩家無義苦爭輪。

他兩個戰經三十合，不分勝負。那魔王見孫悟空棍法齊整，一往一來，全無些破綻，喜得他連聲喝采道：「好猴兒！好猴兒！真個是那鬧天官的本事！」這大聖也愛他槍法不亂，右遮左擋，甚有解數，也叫道：「好妖精！好妖精！果然是一個偷丹的魔頭！」李旁：還是一對知己。二人又鬥了一二十合。那魔王把槍尖點地，喝令小妖齊來。那些潑怪，一個個拿刀弄杖，執劍輪槍，把個孫大聖圍在中間。行者公然不懼，只叫：「來得好！來得好！正合吾意！」使一條金箍棒，前迎後架，東擋西除。那夥羣妖，莫想肯退。行者忍不住焦躁，把金箍棒丟將起去，喝聲：「變！」即變作千百條鐵棒，好便似飛蛇走蟒，盈空裏亂落下來。那夥妖精見了，一個個魄散魂飛，抱頭縮頸，盡往洞中逃命。老魔王稀稀冷笑道：「那猴不要無禮！看手段！」即忙袖中取出一個亮灼灼白森森的圈子來，望空拋起，叫聲：「着！」唿喇一下，把金箍棒收做一條，套將去了。弄得孫大聖赤手空拳，翻筋斗逃了性命。那妖魔得勝迴歸洞，行者朦朧失主張。這正是：證夾：何其明顯。

道高一尺魔高丈，性亂情昏錯認家。

可恨法身無坐位，當時行動念頭差。

李旁：說出。

畢竟不知這番怎麼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結出金丹大道，須得水中金一味，運火煅煉，可以結胎出胎，而超凡入聖矣。然真者易知，而假者難除，苟不能看破一切，置幻身於度外，則千日爲善，善猶不足；一日爲惡，惡常有餘。縱大道在望，終爲邪魔所亂，何濟於事？故此回合下一二回，舉其最易動心亂性者，提醒學人耳。

冠首《南柯子》一詞，叫人心地清淨，掃除塵積，拋去世事，綿綿用功，不得少有差遲，方能入於大道。師徒四衆，心和意合，歸正求真，是以性命爲一大事，正當努力前行，輕幻身而保法身之時。奈何唐僧以飢寒之故，使徒弟化齋飯吃了再走，此便是以飢渴之害爲心害，而招魔擋路，不能前進之兆。故行者道：「那廂不是好處？」又道：「那廂氣色兇惡，斷不可入。」言此廂是我，那廂是魔，因飢渴而思齋，則魔即思齋而起。「斷不可入」，猶言斷不可以飢渴，而情亂起魔也。蓋情一亂，性即從之，情亂性從，爲物所移，身不由主，便是無坐性。「行者取金箍棒將平地上週圍畫了一道圈子，請唐僧坐在中間，對唐僧道：『老孫畫的這圈，強似那銅牆鐵壁，憑他什麼虎狼魔鬼，俱莫敢近，但只不可走出圈外。』」圈者，圓空之物，置身於中，性定情忘，素位而行，不願乎外，雖虎狼魔鬼，無隙可窺。此安身立命之大法門，隨緣度日之真覺路。曰：「千萬！千萬！」何等叮嚀之至！

「行者縱起雲頭，尋莊化齋。忽見那古樹參天，乃一起莊舍，柴扉響處，走出一個老者，手拖藜杖，仰面朝天道：『西北風起，明日晴了。』說不了，後邊跳出一個哈巴狗兒來，望着行者汪汪的亂吠。」此分明寫出一個貪圖口腹小人形像出來也。吾於何知之？吾於行者尋莊化齋知之。「見古樹參天，一起莊舍。」非心中有豐衣足食富貴之見乎？「柴扉響處，走出一個老者，手拖藜杖。」非小家子出身，內有貪圖，而外裝老成乎？「仰面朝天道：『西北風起，明日晴了。』」非仰風色而暗生妄想乎？「說不了，後邊跑出一個哈巴狗兒來亂吠。」狗者，貪食之物；哈巴者，碎小之物；亂吠者，以小害大之義。總寫小人貪圖口腹，損人利己，無所不至之象。噫！修道者，若圖口食而亂情，與哈巴狗相同，養其小者爲小人，尚欲成道，豈可得乎？故老者道：「你且休化齋，你走錯路了，還不去找大路而行？」修行者，不以大道爲重，因食起念。便是走錯道路。身在此，而心在彼；外雖人形，內實是鬼。老者害怕是鬼，豈虛語哉？

「六七口下了三升米」，無非口食之見。「走三家不如坐一家」，當須抱道而亡。「纏得緊，舉杖就打」，打不盡世間貪漢。「記杖數，慢慢量來」，活畫出教門魔頭。「老者嚷有鬼，行者呼老賊」，罵盡一切爲口腹而輕性命之徒。妙哉！「行者使隱身法，滿滿的掗了一鉢孟乾飯，即駕雲迴轉。」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乃吾無身，吾有何患？」夫人以飢渴起見者，無非爲此身耳。爲此身，則身即爲大患。使隱身法，置身於無何有之鄉，忘物忘形，雖滿掗鉢盂，而以無心持之，何患之有？彼唐僧陰柔無斷，出了行者圈子。坐於公侯之門，棄天爵而要人爵。舍內真而就外假，養小失大，何其愚哉？殊不知人之幻身。乃天地之委物，無常若到，一堆骨髓骷髏而已，有何實濟？

「呆子止不住腮邊淚落道：『那代那朝元帥體，何邦何國大將軍。英雄豪傑今安在，可惜興王定霸人。』」一切養小失大之迷徒，可以悟矣。修道者，若看不破幻身之假，遇境遷流。＿逐風揚波。即是呆子進富貴之家，觀見錦繡綿衣，暗中動情，拿來三件背心兒，不管好歹矣。

夫好者好心，歹者歹心，因衣食動念，是背好心而生歹心，不管好歹，非背心而何？獨是背心一件而已，何至於三？此有說焉。舉世之人，醉生夢死，皆爲貪、嗔、癡三者所誤，故脫不得輪迴，出不得苦難。夫不知止足則爲貪，懊悔怨尤則爲嗔，妄想無已則爲癡。此三者名爲三毒，又謂三尸，又謂三毛。古人有「除三毒」、「斬三尸」、「伐三毛」之義。學者若不謹慎，一有所着，三件並起，情亂性從，莫知底止，其謂三件背心，不是虛語。三藏道：「公取竊取皆爲盜。」言見物起念，雖未得手，而早已留心，與竊盜相同，何能修道？此等之徒，自謂隱微密祕，無人知覺，彼安知暗室虧心，神目如電？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身爲心舍，心爲身主，背心而身不能自主，立站不穩，撲的一跌，良有以也。

「這背心兒賽過綁縛手，霎時把八戒沙僧背剪手貼心捆了。三藏來解，那裏解得開。」此等處，盡是打開後門之法語。蓋能存其心，雖身被綁縛，而心可無損；僅借其身，則心有所背，而身跡遭殃。背剪手貼心捆了，還以其人之術制其人。「三藏解不開」，自己受捆，當須自解，而非可外人能解者。唐僧因食而出圈，八戒沙僧因衣而受捆，俱系自作自困，自入魔口，謂之不請自來，恰是妙語。

「唐僧說出西天取經，因腹中飢餒，着大徒弟去化齋，兩個徒弟愛小，拿出衣物，要護脊背，不料中了大王機會。」噫！取經何事，而可因飢思齋，因寒愛衣？世之思齋愛衣；而不中金山金洞兕角大王機會者，有幾人哉？

「金山」者，土厚而金埋。「獨角兕」者，意動而行兇。唐僧八戒爲衣食而意亂，致遭魔手，是金峋山獨角大王，即唐僧之變相，其魔乃自生之而非外來者。若欲除去此魔，先須除去衣食之見，衣食看輕，而魔漸有可除之機。故土地道：「可將齋飯鉢盂，交與小神收下，讓大聖身輕，好施法力。」可知心有衣食之見，而法力難施也。既雲身輕好施法力，何以行者將金箍律變作千百條盈空亂下，老魔取出圈子，把金箍棒收作一條，套將去乎？夫天下事，惟定者可以制亂，惟少者可以御多。意動無忌，可謂亂矣。一而變千，盈空亂下，是以亂制亂，以多御多，不特不能降魔，而且有以助魔，故逃不得妖精圈子。

其曰：「妖魔得勝回山洞，行者朦朧失主張。」最爲妙語。要之主張之失，非行者與妖魔爭戰時失去，已於唐僧出圈子時失去矣；非於出圈子時失去，早於思想喫齋，一念之動失去矣。給雲：「道高一尺魔高丈，性亂情昏錯認家。可恨法身無坐位，當時行動念頭差。」可謂叫醒一切矣。

詩云：

情亂性從愛慾深，出真入假背良心。

可嘆皮相癡迷漢，衣食忙忙苦惱侵。

# 第五十一回 心猿空用千般計 水火無功難煉魔

李本總批：誰人跳出這個圈子？誰人不在這個圈子裏？可憐，可憐。

憺漪子曰：一部《西遊》，爲牛怪者凡三。摩雲、玄英二洞，皆牛也，然俱未聞有寶貝。獨此兕妖一圈，既攫行者之棒，復攝天神之兵，而且火星遇之失其火，水伯遇之失其水，豈非三界中第一神器乎？若以五行論之，牛爲醜屬，土也；其色青，則土而兼木；窟於金，則土而兼金。天下但有不畏水之土木，寧有不畏火之金？況以心猿之真火臨之，宜無有不銷釋者，而卒無損其毫毛。則以金山之金，假金也；金剛琢之金，乃真金。假金畏火，真金不畏火；而假金附真金以行，則雖畏而亦不畏。觀篇首提綱二語云：「心猿空用千般計，水火無功難煉魔。」此言豈獨爲兕大王而發哉？

天王雲：「套不去者，惟無水火。」而火德種種火器，終不免於套去。蓋天下有質者可套，惟無質者不可套。火雖無質，而龍、馬、鴉、鼠諸器，其爲質也多矣。然則非套火也，乃套諸火器也。或曰：水伯亦有玉盂，何以獨不套去？曰：水已馨矣，套之何益？

話說齊天大聖空着手敗了陣，來坐於金山後，撲梭梭兩眼滴淚，叫道：「師父呵！指望和你：

佛恩有德有和融，同幻同生意莫窮。

同住同修同解脫，同慈同念顯靈功。

同緣同相心真契，同見同知道轉通。

豈料如今無主杖，空拳赤腳怎興隆「佛恩有德有和融」詩：這首詩較早見於宋僧惟白《文殊指南圖贊》中對善財童子第五十一參到妙意花城參德生童子、有德童女的讚語。前六句除「德生」改竄爲「佛恩」、「冥」作「真」外完全相同，最後兩句原作「若要一生成佛果，毗盧樓閣在南中」。！」

大聖悽慘多時，心中暗想道：「那妖精認得我。我記得他在陣上誇獎道：『真個是鬧天宮之類！』這等呵，決不是凡間怪物，定然是天上兇星。想因思凡下界。又不知是那裏降下來魔頭，且須上界去查勘查勘。」

行者這纔是以心問心，自張自主，急翻身，縱起祥雲，直至南天門外。忽抬頭見廣目天王廣目天王：四大天王（注已見前）之一，西方廣目天王。，當面迎着長揖道：「大聖何往？」行者道：「有事要見玉帝。你在此何干？」廣目道：「今日輪該巡視南天門。」說未了，又見那馬、趙、溫、關四大元帥作禮道四大元帥：道教護法四位天神。馬元帥是靈官馬靈耀天君，又稱華光大帝；趙元帥是趙公明；溫元帥是溫瓊；關元帥是關羽。：「大聖，失迎。請待茶。」行者道：「有事哩。」遂辭了廣目並四元帥，徑入南天門裏。直至靈霄殿外，果又見張道齡、葛仙翁、許旌陽、丘弘濟四天師四天師：民間一般崇祀的道教四天師是張道陵、葛仙翁、許旌陽、薩守堅。這裏的丘弘濟有可能是《西遊記》流傳過程中，有全真教背景的作者加進去的，參見第三回「丘弘濟」條注。，並南斗六司丘弘濟、南斗六司：丘弘濟即疑丘處機。南鬥，星座名，位置與北斗相對，有六星。古人以爲南鬥主壽命與爵祿，所以是個重要的星座。道教又把南斗六星神化，並把六星職務具體化：第一天府宮，是司命星君；第二天相宮，是司祿星君；第三天梁宮，是延壽星君；第四天同宮，是益算星君；第五天樞宮，是度厄星君；第六天機宮，是上生星君。這樣，南斗六星就成爲「南斗六司」了。、北斗七元都在殿前迎着行者南斗六司、北斗七元：參見第七回「六司」、「七元」條注。，一齊起手道：「大聖如何到此？」又問：「保唐僧之功完否？」行者道：「早哩，早哩。路遙魔廣，纔有一半之功。見如今阻住在金山金洞。有一個兕怪，把唐師父拿於洞裏，是老孫尋上門與他交戰一場，那廝的神通廣大，把老孫的金箍棒搶去了，因此難縛魔王。疑是上界那個兇星思凡下界，又不知是那裏降來的魔頭，老孫因此來尋尋玉帝，問他個鉗束不嚴。」許旌陽笑道：「這猴頭還是如此放刁！」行者道：「不是放刁，我老孫一生是這口兒緊些口兒緊：嘴上說得急迫。悟空是讓玉帝趕緊查神仙有沒有偷下凡的，不然要「問他個鉗束不嚴」。，才尋的着個頭兒。」張道齡道：「不消多說，只與他傳報便了。」行者道：「多謝，多謝。」

當時四天師傳奏靈霄，引見玉陛。行者朝上唱個大喏道：「老官兒，累你！累你！我老孫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一路凶多吉少，也不消說。於今來在金山金洞，有一兕怪，把唐僧拿在洞裏，不知是要蒸，要煮，要曬。是老孫尋上他門，與他交戰，那怪卻就有些認得老孫，卓是神通廣大卓是：實在是。，把老孫的金箍棒搶去，因此難縛妖魔。疑是上天兇星，思凡下界，爲此老孫特來啓奏。伏乞天尊垂慈洞鑑，降旨查勘兇星，發兵收剿妖魔，老孫不勝戰慄屏營之至不勝戰慄屏營之至：舊時奏章後面的套語，意思是面對皇帝說話，顫抖惶恐。！」卻又打個深躬道：「以聞以聞：以此奏聞。。」旁有葛仙翁笑道：「猴子是何前倨後恭？」行者道：「不敢不敢！不是甚前倨後恭，老孫於今是沒棒弄了。」

彼時玉皇天尊聞奏，即忙降旨可韓司證夾：司名甚奇。知道：「既如悟空所奏，可隨查諸天星斗，各宿神王，有無思凡下界，隨即覆試施行以聞。」可韓丈人真君領旨可韓丈人真君：道教神霄派的神靈，是和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並列的「九宸」之一，又稱青城丈人朱陵度命天尊。，當時即同大聖去查。先查了四天門門上神王官吏；次查了三微垣垣中大小羣真三微垣：即「三垣」，傳統天文學劃分的星空區域，太微垣、紫微垣、天市垣的合稱，位於北極星周圍。；又查了雷霆官將陶、張、辛、鄧，苟、畢、龐、劉；最後才查三十三天，天天自在；又查二十八宿：東七宿，角、亢、氏、房、心、尾、箕，西七宿，鬥、牛、女、虛、危、室、壁；南七宿，北七宿，宿宿安寧；又查了太陽、太陰、水、火、木、金、土七政；羅睺、計都、炁孛四餘羅睺、計都、炁孛四餘：炁，紫炁星。孛，月孛星。羅睺、計都、紫炁、月孛合稱四餘。七政四餘是古代天文學和占星學的術語。七政，即日月和五行星，見第一回「『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以下數句」條注。四餘，指在七政之外，天文術數家爲了描述天體運行而虛擬的星。一般認爲，羅睺爲月球繞地軌道與地球繞日軌道的降交點，計都爲升交點，月孛則指月球遠地點，紫炁爲一種輔助月球的行蹤不定的星。因爲這四星本是假想出來的，故稱「四餘」，又稱「隱曜」。七政、四餘在被用於天文學研究的同時，也被神化，成爲術數家用來占卜的星神。。滿天星斗，並無思凡下界。行者道：「既是如此，我老孫也不消上那靈霄寶殿。打攪玉皇大帝，深爲不便。你自回旨去罷。我只在此等你回話便了。」那可韓丈人真君依命。孫行者等候良久，作詩紀興曰：

「風清雲霽樂昇平，神靜星明顯瑞禎。

河漢安寧天地泰，五方八極偃戈旌。」

李旁：的是猴詩。然今日山人中極多對手。

那可韓司丈人真君歷歷查勘，回奏玉帝道：「滿天星宿不少，各方神將皆存，並無思凡下界者。」玉帝聞奏：「着孫悟空挑選幾員天將，下界擒魔去也。」

四大天師奉旨意，即出靈霄寶殿，對行者道：「大聖呵，玉帝寬恩，言天宮無神思凡，着你挑選幾員天將擒魔去哩。」行者低頭暗想道：「天上將不如老孫者多，勝似老孫者少。李旁：這是小人。他天上無人，地下更當何如？想我鬧天宮時，玉帝遣十萬天兵，布天羅地網，更不曾有一將敢與我比手。向後來，調了小聖二郎，方是我的對手。如今那怪物手段又強似老孫，卻怎麼得能勾取勝？」許旌陽道：「此一時，彼一時，大不同也。常言道，『一物降一物』哩。你好違了旨意？但憑高見，選用天將，勿得遲疑誤事。」行者道：「既然如此，深感上恩。果是不好違旨，一則老孫又不可空走這遭。煩旌陽轉奏玉帝，只教托塔天王與哪吒太子。他還有幾件降妖兵器，且下界與那怪見一仗，以看如何。果若能擒得他，是老孫之幸；若不能，那時再作區處區處：處理。。」

真個那天師啓奏了玉帝，玉帝即令李天王父子，領衆部天兵，與行者助力。那天王即奉旨來會行者。行者又對天師道：「蒙玉帝遣差天王，謝謝不盡。還有一事，再煩轉達：但得兩個雷公使用，等天王戰鬥之時，教雷公在雲端裏下個雷㨝，照頂門上錠死那妖魔錠：同「釘」。，深爲良計也。」天師笑道：「好，好，好。」天師又奏玉帝，傳旨教九天府下點鄧化、張蕃二雷公鄧化、張蕃：道教雷將的名字隨法術、流派不同，往往不定。《道法會元》卷一百二十四「上清雷霆火車五雷大法」中，召請的雷將有火車大將鄧化。卷八十二「先天一氣火雷張使者祈禱大法」，爲召請「先天一氣火雷飛捷報應使者張燔（一名張珏）」的法術。此「張蕃」當即「張燔」之流。，與天王合力縛妖救難。遂與天王、孫大聖徑下南天門外。

頃刻而到。行者道：「此山便是金山。山中間乃是金洞。列位商議，卻教那個先去索戰？」天王停下雲頭，扎住天兵在於山南坡下天兵：原作「家眷」，據李卓吾評本改。，道：「大聖素知小兒哪吒，曾降九十六洞妖魔，善能變化，隨身有降妖兵器，須教他先去出陣。」行者道：「既如此，等老孫引太子去來。」

那太子抖擻雄威，與大聖跳在高山，徑至洞口，但見那洞門緊閉，崖下無精。行者上前高叫：「潑魔，快開門！還我師父來也！」那洞裏把門的小妖看見，急報道：「大王，孫行者領着一個小童男，在門前叫戰哩。」那魔王道：「這猴子鐵棒被我奪了，空手難爭，想是請得救兵來也。」叫：「取兵器！」魔王綽槍在手，走到門外觀看，那小童男生得相貌清奇，十分精壯。真個是：

玉面嬌容如滿月，朱脣方口露銀牙。

眼光掣電睛珠暴，額闊凝霞髮髻髽髮髻髽：髽髻，梳在頭頂兩邊的髮髻，一般是兒童的髮式。哪吒是個童子模樣，所以梳髽髻。。

繡帶舞風飛彩焰，錦袍映日放金花。

環絛灼灼攀心鏡，寶甲輝輝襯戰靴。

身小聲洪多壯麗，三天護教惡哪吒。

魔王笑道：「你是李天王第三個孩兒，名喚做哪吒太子，卻如何到我這門前呼喝？」太子道：「因你這潑魔作亂，困害東土聖僧，奉玉帝金旨，特來拿你！」魔王大怒道：「你想是孫悟空請來的。我就是那聖僧的魔頭哩！李旁：着眼。量你這小兒曹有何武藝兒曹：兒輩。，敢出朗言！不要走！喫吾一槍！」這太子使斬妖劍劈手相迎。他兩個搭上手，卻纔賭鬥，那大聖急轉山坡，叫：「雷公何在？快早去，着妖魔下個雷㨝，助太子降伏來也！」鄧張二公即踏雲光，正欲下手，只見那太子使出法來，將身一變，變作三頭六臂，手持六般兵器，望妖魔砍來；那魔王也變作三頭六臂，三柄長槍抵住。這太子又弄出降妖法力，將六般兵器拋將起去。是那六般兵器？卻是砍妖劍、砍妖刀、縛妖索、降魔杵、繡球、火輪兒。大叫一聲：「變！」一變十，十變百，百變千，千變萬，都是一般兵器，如驟雨冰雹，紛紛密密，望妖魔打將去。那魔王公然不懼，一隻手取出那白森森的圈子來，望空拋起，叫聲：「着！」唿喇的一下，把六般兵器套將下來，慌得那哪吒太子赤手逃生。魔王得勝而回。

鄧、張二雷公，在空中暗笑道：「早是我先看頭勢，不曾放了雷㨝。假若被他套將去，卻怎麼回見天尊？」李旁：雷公如此坐視，難道不怕雷打？二公按落雲頭，與太子來山南坡下，對李天王道：「妖魔果神通廣大。」悟空在傍笑道：「那廝神通也只如此，爭奈那個圈子利害。不知是甚麼寶貝，丟起來善套諸物。」哪吒恨道：「這大聖甚不成人！我等折兵敗陣，十分煩惱，都只爲你；你反喜笑何也？」行者道：「你說煩惱，終然我老孫不煩惱？我如今沒計奈何，哭不得，所以只得笑也。」

天王道：「似此怎生結果？」行者道：「憑你等再怎計較。只是圈子套不去的，就可拿住他了。」天王道：「套不去者，惟水火最利。常言道：『水火無情。』」行者聞言道：「說得有理！你且穩坐在此，待老孫再上天走走來。」鄧、張二公道：「又去做甚的？」行者道：「老孫這去，不消啓奏玉帝，只到南天門裏，上彤華宮，請熒惑火德星君來此放火熒惑火德真君：古人稱火星爲熒惑。熒惑火德真君就是火神，是道教神仙。，燒那怪物一場，或者連那圈子燒做灰燼，捉住妖魔。一則取兵器還汝等歸天，二則可解脫吾師之難。」太子聞言甚喜，道：「不必遲疑，請大聖早去早來，我等只在此拱候。」

行者縱起祥光，又至南天門外。那廣目與四將迎道：「大聖如何又來？」行者道：「李天王着太子出師，只一陣，被那魔王把六件兵器撈了去了。我如今要到彤華宮請火德星君助陣哩。」四將不敢久留，讓他進去。至彤華宮，只見那火部衆神即入報道：「孫悟空欲見主公。」那南方三炁火德星君整衣出門迎進道南方三炁火德星君：道教認爲五大行星均有神，火星之神爲「南方火德熒惑星君」（《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又有「南方赤帝三炁君」（《上清衆經諸真聖祕》）或「南方丹靈真老三炁天君」，屬於五方五帝之一，是主管南方的神靈。後世遂造出「南方三炁火德星君」的名號。：「昨日可韓司查點小宮，更無一人思凡。」行者道：「已知。但李天王與太子敗陣，失了兵器，特來請你救援救援。」星君道：「那哪吒乃三壇海會大神，他出身時，曾降九十六洞妖魔，神通廣大；若他不能，小神又怎敢望也？」行者道：「因與李天王計議，天地間至利者，惟水火也。那怪物有一個圈子，善能套人的物件，李旁：如今世上亦有一圈子，善能套人物件，人亦知否？不知是甚麼寶貝，故此說火能滅諸物，特請星君領火部到下方縱火燒那妖魔，救我師父一難。」

火德星君聞言，即點本部神兵，同行者到金山南坡下，與天王、雷公等相見了。天王道：「孫大聖，你還去叫那廝出來，等我與他交戰。待他拿動圈子，我卻閃過，教火德帥衆燒他。」行者笑道：「正是，我和你去來。」火德共太子、鄧、張二公立於高峯之上，與他挑戰。

這大聖到了金洞口，叫聲：「開門，快早還我師父！」那小妖又急通報道：「孫悟空又來了。」那魔帥衆出洞，見了行者道：「你這潑猴，又請了甚麼兵來耶？」這壁廂轉上托塔天王，喝道：「潑魔頭！認得我麼？」魔王笑道：「李天王，想是要與你令郎報仇，欲討兵器麼？」天王道：「一則報仇要兵器，二來是拿你救唐僧。不要走，喫吾一刀喫吾一刀：托塔天王的兵器一般是刀。托塔天王的原型是毗沙門天王，參見第四回「託塔李天王」條注。唐《興唐寺毗沙門天王記》：「毗沙門天王者，佛之臂指也。右扼吳鉤，左持寶塔，其旨將以摧毀羣魔，護佛事，善善惡惡，保綏斯人。」吳鉤，形似劍而彎曲的一種刀。！」那怪物側身躲過，挺長槍隨手相迎。他兩個在洞前，這場好殺！你看那：

天王刀砍，妖怪槍迎。刀砍霜光噴烈火，槍迎銳氣迸愁雲。一個是金山生成的惡怪，一個是靈霄殿差下的天神。那一個因欺禪性施威武，這一個爲救師災展大倫。天王使法飛沙石，魔怪爭強播土塵。播土能教天地暗，飛沙善着海江渾。兩家努力爭功績，皆爲唐僧拜世尊。

那孫大聖見他兩個交戰，即轉身跳上高岸，對火德星君道：「三炁用心者！」你看那個妖魔與天王正鬥到好處，卻又取出圈子來。天王看見，即撥祥光，敗陣而走。這高岸上火德星君忙傳號令，教衆部火神，一齊放火。這一場真個利害。好火：

經雲：「南方者火之精也。」雖星星之火，能燒萬頃之田；李旁：着眼。乃三炁之威三炁：即三氣。道教稱玄、元、始爲三氣。，能變百端之火。今有火槍、火刀、火弓、火箭，各部神祇，所用不一，但見那半空中火鴉飛噪；滿山頭火馬奔騰。雙雙赤鼠，對對火龍。雙雙赤鼠噴烈焰，萬里通紅；對對火龍吐濃煙，千方共黑。火車兒推出，火葫蘆撒開。火旗搖動一天霞，火棒攪行盈地燎。說甚麼甯戚鞭牛甯戚鞭牛：甯戚是春秋時魏國人，在齊國經商，曾經敲着牛角作歌，被齊桓公發現，任他爲客卿，其故事與火無關，這裏是作者誤用，應爲田單鞭牛。田單是戰國時齊國將領。燕國軍隊圍齊之即墨城，他擺下「火牛陣」，在上千頭牛身後綁上易燃物，放火焚燒。牛受驚衝入敵營，大敗燕軍。，勝強似周郎赤壁周郎赤壁：這是三國著名戰役。吳、蜀聯合在赤壁抗曹，周瑜用計火燒曹營，大獲全勝，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局面。。這個是天火非凡真利害，烘烘火風紅（fú）：也作「」。火盛的樣子。！

那妖魔見火來時，全無恐懼。將圈子望空拋起，唿喇一聲，把這火龍、火馬、火鴉、火鼠、火槍、火刀、火弓、火箭，一圈子又套將下去，轉回本洞，得勝收兵。

這火德星君手執着一杆空旗，招回衆將，會合天王等，坐于山南坡下，對行者道：「大聖呵，這個兇魔，真是罕見。我今折了火具，怎生是好？」行者笑道：「不須報怨。列位且請寬坐坐，老孫再去去來。」天王道：「你又往那裏去？」行者道：「那怪物既不怕火，斷然怕水。常言道：『水能克火。』等老孫去北天門裏，請水德星君施布水勢水德星君：即水星之神，全稱「北方水德辰星伺辰星君」。，往他洞裏一灌，把魔王渰死，取物件還你們。」天王道：「此計雖妙，但恐連你師父都渰殺也。」行者道：「沒事，渰死我師，我自有個法兒教他活來。如今稽遲列位，甚是不當。」火德道：「既如此，且請行，請行。」

好大聖，又駕筋斗雲，徑到北天門外。忽抬頭，見多聞天王向前施禮道多聞天王：四大天王之一，北方多聞天王。注已見前。：「孫大聖何往？」行者道：「有一事要入烏浩宮見水德星君。你在此作甚？」多聞道：「今日輪該巡視。」正說處，又見那龐、劉、苟、畢四大天將，進禮邀茶。行者道：「不勞，不勞。我事急矣！」遂別卻門神，直至烏浩宮，着水部衆神即時通報。衆神報道：「齊天大聖孫悟空來了。」水德星君聞言，即將查點四海五湖、八河四瀆、三江九派並各處龍王俱遣退三江九派：三江，長江下游地區有很多分枝和河流，統稱「三江」（有松江、婁江、東江或北江、中江、南江等不同說法）。九派，長江在湖北、江西一帶有很多支流，統稱「九江」或「九派」。。整冠束帶，接出宮門，迎進宮內道：「昨日可韓司查勘小宮，恐有本部之神思凡作怪，正在此點查江海河瀆之神，尚未完也。」李旁：又一小變，極是。若與火處一例，便可厭矣。行者道：「那魔王不是江河之神，此乃廣大之精。先蒙玉帝差李天王父子並兩個雷公下界擒拿，被他弄個圈子，將六件神兵套去。老孫無奈，又上彤華宮請火德星君帥火部衆神放火，又將火龍火馬等物，一圈子套去。我想此物既不怕火，必然怕水，特來告請星君施水勢，與我捉那妖精，取兵器歸還天將。吾師之難，亦可救也。」

水德聞言，即令黃河水伯神王黃河水伯神王：即黃河之神。自古以來，人們就認爲黃河有神靈主管，稱爲「河伯」。道教稱四瀆（長江、黃河、淮河、濟水）之神爲「四瀆源王」，其中黃河之神稱「河瀆靈源王」或「河伯水帝」。：「隨大聖去助功。」水伯自衣袖中取出一個白玉盂兒道：「我有此物盛水。」行者道：「看這盂兒能盛幾何？妖魔如何渰得？」水伯道：「不瞞大聖說。我這一盂，乃是黃河之水。半盂就是半河，一盂就是一河。」行者喜道：「只消半盂足矣。」遂辭別水德，與黃河神躲離天闕。

那水伯將盂兒望黃河舀了半盂，跟大聖至金山，向南坡下見了天王、太子、雷公、火德，具言前事。行者道：「不必細講，且教水伯跟我去。待我叫開他門，不要等他出來，就將水往門裏一倒，那怪物一窩子可都渰死，我卻去撈師父的屍首，再救活不遲。」那水伯依命，緊隨行者，轉山坡，徑至洞口，叫聲：「妖怪開門！」那把門的小妖，聽得是孫大聖的聲音，急又去報道：「孫悟空又來矣。」那魔聞說，帶了寶貝，綽槍就走；響一聲，開了石門。這水伯將白玉盂向裏一傾，那妖見是水來，撒了長槍，即忙取出圈子，撐住二門。只見那股水骨都都的都往外泛將出來，證夾：卻不將白玉盂套去。慌得孫大聖急縱筋斗，與水伯跳在高岸。那天王同衆都駕雲停於高岸之前觀看，那水波濤泛漲，着實狂瀾。好水！真個是：

一勺之多，果然不測。蓋唯神功運化，利萬物而流漲百川。只聽得那潺潺聲振谷，又見那滔滔勢漫天。雄威響若雷奔走，猛湧波如雪卷顛。千丈波高漫路道，萬層濤激泛山岩。冷冷如漱玉，滾滾似鳴弦。觸石滄滄噴碎玉，回湍渺渺漩窩圓。低低凹凹隨流蕩，滿澗平溝上下連。

行者見了心慌道：「不好呵！水漫四野，渰了民田，未曾灌在他的洞裏，曾奈之何？」喚水伯急忙收水。水伯道：「小神只會放水，卻不會收水。常言道：『潑水難收。』」李旁：妙。咦！那座山卻也高峻，這場水只奔低流。須臾間，四散而歸澗壑。

又只見那洞外跳出幾個小妖，在外邊吆吆喝喝，伸拳邏袖，弄棒拈槍，依舊喜喜歡歡耍子。天王道：「這水原來不曾灌入洞內，枉費一場之功也！」行者忍不住心中怒發，雙手輪拳，闖至妖魔門首，喝道：「那裏走！看打！」唬得那幾個小妖，丟了槍棒，跑入洞裏，戰兢兢的報道：「大王，打將來了！」魔王挺長槍迎出門前道：「這潑猴老大憊懶！你幾番家敵不過我，縱水火亦不能近，怎麼又踵將來送命？」行者道：「這兒子反說了哩！不知是我送命，是你送命！走過來，喫老外公一拳！」那妖魔笑道：「這猴兒強勉纏帳纏帳：糾纏不清。！我倒使槍，他卻使拳。那般一個筋子拳頭筋子：不詳。，當作「䯞（kuā）」，即髂，腰骨。黃肅秋注本認爲是「腱子肉」，「形容筋包骨」，可備一說。，只好有個核桃兒大小，怎麼稱得個錘子起也？罷！罷！罷！我且把槍放下，與你走一路拳看看。」行者笑道：「說得是，走上來。」那妖撩衣進步，丟了個架手，舉起兩個拳來，真似打油的鐵錘模樣。這大聖展足挪身，擺開解數，在那洞門前，與那魔王遞走拳勢。這一場好打！咦！

拽開大四平，踢起雙飛腳。韜脅劈胸墩韜：通搗。，剜心摘膽着。仙人指路仙人指路等：仙人指路、老子騎鶴、餓虎撲食、蛟龍戲水，以及蟒翻身等，都是對武功套路和動作的描述。，老子騎鶴。餓虎撲食最傷人，蛟龍戲水能兇惡。魔王使個蟒翻身，大聖卻施鹿解角。翹跟淬地龍，扭腕擎天橐。青獅張口來，鯉魚跌子躍。蓋頂撒花，繞腰貫索。迎風貼扇兒，急雨催花落。妖精便使觀音掌，行者就對羅漢腳。長拳開闊自然松，怎比短拳多緊削？兩個相持數十回，一般本事無強弱「拽開大四平」以下一段：這裏青牛精所用的，都是長拳的招式（同樣的招式名在不同套路里可能不同），就今天可考的有：大四平、淬地龍，長拳常用招式，均見於戚繼光三十二式長拳，稱四平勢、雀地龍。韜脅劈胸墩，少林太祖長拳有磨腰掏肋捶。韜，應作「掏」。脅，應作「肋」。仙人指路和蟒翻身（即怪蟒翻身），均見於李氏太極長拳。餓虎撲食，見於韓門太祖長拳。青獅張口來，即獅子開口，見於南兵拳。撒花蓋頂，亦作「插花蓋頂」，見於少林羅漢拳。迎風貼扇兒，當即「迎門鐵扇子」，現是紅拳「三十六排手」之一。觀音掌，硬功的一種，與鐵砂掌類似。孫悟空的招式中，「老子騎鶴」，太極拳中有「仙人跨鶴」。「蛟龍戲水」，洪拳有「金龍戲水」。橐（tuó），當即「託」，通背纏拳中有「託手」，指手、肘向上扶託，轉變機勢。鯉魚跌子躍，通背纏拳有「鯉魚打挺跌」。急雨催花落，當即「雨打殘花」。羅漢腳，當即「羅漢腿」，屬少林武術。。

他兩個在那洞門前廝打，只見這高峯頭，喜得個李天王厲聲喝采，火德星鼓掌誇稱。那兩個雷公與哪吒太子，帥衆神跳到跟前，都要來相助；這壁廂羣妖搖旗擂鼓，舞劍輪刀一齊護。孫大聖見事不諧，將毫毛拔下一把，望空撒起，叫：「變！」即變做三五十個小猴，一擁上前，把那妖纏住，抱腿的抱腿，扯腰的扯腰，抓眼的抓眼，撏毛的撏毛。李旁：妙猴。證夾：此怪若無圈子，幾爲水髒洞混世魔王矣。那怪物慌了，急把圈子拿將出來。大聖與天王等見他弄出圈套，李旁：妙。撥轉雲頭，走上高峯逃陣。那妖把圈子往上拋起，唿喇的一聲，把那三五十個毫毛變的小猴收爲本相，套入洞中，得了勝，領兵閉門，賀喜而去。

這太子道：「孫大聖還是個好漢！這一路拳，走得似錦上添花；使分身法，正是人前顯貴。」行者笑道：「列位在此遠觀，那怪的本事，比老孫如何？」李天王道：「他拳松腳慢，不如大聖的緊疾。他見我們去時，也就着忙；又見你使出分身法來，他就急了；所以大弄個圈套。」行者道：「魔王好治，只是圈子難降。」火德與水伯道：「若還取勝，除非得了他那寶貝，然後可擒。」行者道：「他那寶貝如何可得？只除是偷去來。」鄧、張二公笑道：「若要行偷禮行偷禮：這是詼諧的說法，意爲幹偷盜的事情。，除大聖再無能者，想當年大鬧天宮時，偷御酒，偷蟠桃，偷龍肝鳳髓及老君之丹，那是何等手段！今日正該拿此處用也。」行者道：「好說！好說！既如此，你們且坐，等老孫打聽去來。」

好大聖，跳下峯頭，私至洞口，搖身一變，變做個麻蒼蠅兒。真個秀溜秀溜：輕巧靈活。！你看他：

翎翅薄如竹膜，身軀小似花心。

手足比毛更壯壯：世德堂本作「」，楊閩齋本作「奘」，李卓吾評本、《唐僧西遊記》本作「壯」。據李本、唐僧本改。，星星眼窟明明。

善自聞香逐氣，飛時迅速乘風。

稱來剛壓定盤星，可愛些些有用。

輕輕的飛在門上，爬到門縫邊，鑽進去，只見那大小羣妖，舞的舞，唱的唱，排列兩傍；老魔王高坐檯上，面前擺着些蛇肉、鹿脯、熊掌、駝峯、山蔬果品，有一把青磁酒壺，香噴噴的羊酪椰醪，大碗家寬懷暢飲。行者落於小妖叢裏，又變做一個獾頭精，慢慢的演近臺邊，看勾多時，全不見寶貝放在何方。急抽身轉至臺後，又見那後廳上高吊着火龍吟嘯，火馬號嘶。忽抬頭，見他的那金箍棒靠在東壁，李旁：好照管。喜得他心癢難撾，忘記了更容變像，走上前拿了鐵棒，現原身丟開解數，一路棒打將出去。慌得那羣妖膽戰心驚，老魔王措手不及，卻被他推倒三個，放倒兩個，打開一條血路，徑自出了洞門。這纔是：

魔頭驕傲無防備，主杖還歸與本人。

證夾：主杖雖歸本人，其奈何圈套尚在他手。

畢竟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意土妄動，心失主杖矣。然失去主杖，若不得其自失之由，任你用盡心機，終落空亡，極其巧僞，到底虛謬。故此回極寫其肆意無忌，使學者鑽研參悟，深造自得耳。

篇首「大聖空着手，兩眼滴淚道：『豈料如今無主杖，空拳赤手怎施功。』」言修行者失去主杖，即如孫大聖失去金箍棒相同，尚欲儘性至命以了大事，萬無是理。何則？意之爲功最大，其爲禍也最深。有主意者吉，無主意者兇。失去主杖，便是失去生意，主意一失，性亂命搖，腳跟不實。當斯時也，雖上帝掌造化之權，亦未能造化我以主意；雖天師代天宣化，亦未能宣化我以主意；雖哪吒善於降妖，亦未能降伏我之無主意；雖火星能以縱火，亦未能燒死我之無主意；雖水伯精於運水，亦未能淹滅我之無主意；雖雷神專於發雷，亦未能打壞我之無主意。

玉帝道：「着悟空挑選幾員天將，下界擒魔去罷。」許旌陽道：「但憑高見，選用天將。」哪吒兵器被套去，雷公雷楔恐套去，火星火器都套去，水伯河水難進去，總以見主意之失，皆由貪圖，貪圖非天神水火所使，皆出於一己檢點不到，因而出了我圈，入於魔圈。欲脫魔圈，仍須自省返照，非可妄想天神水火制伏者。否則，不求於己，借仗於外是無主意之中，而又失主意，失之又失，必至全失主意，爲魔滋甚，焉能脫得魔之圈套？

「行者與魔走拳，將毫毛變作三五十個小猴」，是已舍遠而求諸近，舍物而取諸身矣。然何以又被魔王圈子套去？行者生平以毫毛變本身，變諸物，無不隨心所欲，感應靈通，今一戰套去，讀者無不疑之，殊不知毫毛變化，用之於有主意之時則可，用之於無主意之時則不可。毫毛者，身外之法身，以外製外，易於爲力，立竿見影。意土妄動，自起之魔屬內。以外法身而伏內魔，難於爲功，故仍出不得妖精圈套。提綱所謂「心猿空用千般計，水火無功難煉魔」者是也。

夫空用無功，皆由不識魔之出處，圈之來由也。衆神道：「魔王好治，只是因子難降，除非得了他那寶貝，然後可擒。」蓋魔所恃者圈套，行者所恃者金箍棒，金箍棒一失，行者上天入地，無所用其力，究爲魔所規弄。若欲治魔，莫先去圈；若欲去圈，莫先棒律；棒一得而主杖由我，魔之圈套亦可漸有解脫之時。此行者諸神謀偷圈之計，而先得金箍棒也。

夫道者，盜也。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故曰偷。不但此也，且魔之來，乘人之不覺，而因之弄圈套以作禍，學者之修道，亦當乘魔之不覺，而方能盜圈套以脫災，放提鬧天宮、偷桃、偷丹故事，以明瞭性了命，總一盜機，而無別法。鬧天官所以竊來生生之造化，入金所以偷去死死之根由。

妙哉！「行者變麻蒼蠅兒，輕輕的飛到門縫邊鑽進去。」此變之義，非人所識。本傳中行者變蒼蠅，不一而足，今忽變麻蒼蠅，大有深義。蒼蠅兒者，五德備具之嬰兒，蒼至於麻，不識不知，五德悉化，形色歸空，毫無着染之至。修行人若鑽研醒悟到此，是即忽見故物，復得主杖之時。主杖一得，原本即復，先發制人，出其不意，縱橫自在莫遮欄，羣妖膽戰心驚，老魔措手不及，已莫知我何矣。故結曰：「魔頭驕傲無防備，主杖還歸與本人。」吾願失去金箍棒者，速於魔之無防備處，偷回主杖可也。

詩曰：

自無主杖用何動，外面搜求總落空。

任爾登天能入地，終歸大化入坑中。

# 第五十二回 悟空大鬧金洞 如來暗示主人公

李本總批：人人有個主人公，若能常常照管，決不到弄圈套時節矣。

憺漪子曰：行者於兕怪一物，智力俱竭，勢不得不尋主人公矣，而主人公非如來則不知。然則天下有主人公，又必須有知主人公者，而後可尋主人公，主人公可易尋哉？行者於蓮花洞之役，曾誚老君雲：「縱放家屬爲邪，該問鈐束不嚴之罪！」而此處又云：「縱放怪物，搶奪傷人，該得何罪！」老君雖不以此芥蒂，然愚謂老君亦殊有不可解處。昔年葫蘆中之金丹，行者偷之；蓮花洞之五寶，金銀二童偷之；此日之金剛琢，又青牛偷之，何兜率宮中之屢屢被竊也？雖非鈐束不嚴之過，亦未免謾藏誨盜矣。觀《道德》五千言，字字精密老到，何所行與所言不侔乎？

話說孫大聖得了金箍棒，打出門前，跳上高峯，對衆神滿心歡喜。李天王道：「你這場如何？」行者道：「老孫變化進他洞去，那怪物越發唱唱舞舞的，喫得勝酒哩，更不曾打聽得他的寶貝在那裏。我轉他後面，忽聽得馬叫龍吟，知是火部之物。東壁廂靠着我的金箍棒，是老孫拿在手中，一路打將出來也。」衆神道：「你的寶貝得了，我們的寶貝何時到手？」行者道：「不難！不難！我有了這根鐵棒，不管怎的，也要打倒他，取寶貝還你。」正講處，只聽得那山坡下鑼鼓齊鳴，喊聲振地，原來是兕大王帥衆精靈來趕行者。行者見了，叫道：「好，好，好，正合吾意！列位請坐，待老孫再去捉他。」

好大聖，舉鐵棒劈面迎來，喝道：「潑魔那裏走！看棍！」那怪使槍支住，罵道：「賊猴頭，着實無禮！你怎麼白晝劫吾物件？」行者道：「我把你這個不知死的業畜！你倒弄圈套白晝搶奪我物。那件兒是你的？不要走，喫老爺一棍！」那怪物輪槍隔架。這一場好戰：

大聖施威猛，妖魔不順柔。兩家齊鬥勇，那個肯幹休。這一個鐵棒如龍尾，那一個長槍似蟒頭。這一個棒來解數如風響，那一個槍架雄威似水流。只見那彩霧朦朦山嶺暗，祥雲靉靉樹林愁。滿空飛鳥皆停翅，四海狼蟲盡縮頭。那陣上小妖吶喊，這壁廂行者抖擻。一條鐵棒無人敵，打遍西方萬里遊。那杆長槍真對手，永鎮金稱上籌。相遇這場無好散，不見高低誓不休。

那魔王與孫大聖戰經三個時辰，不分勝敗，早又見天色將晚。妖魔支着長槍道：「悟空，你住了。天昏地暗，不是個賭鬥之時，且各歇息歇息，明朝再與你比迸。」行者罵道：「潑畜休言！老孫的興頭纔來，管甚麼天晚，是必與你定個輸贏！」那怪物喝一聲，虛幌一槍，逃了性命，帥羣妖收轉幹戈，入洞中將門緊緊閉了。

這大聖拽棍方回，天神在岸頭賀喜，都道：「是有能有力的大齊天，無量無邊的真本事！」行者笑道：「承過獎！承過獎！」李天王近前道：「此言實非褒獎，真是一條好漢子！這一陣也不亞當時瞞地網罩天羅也瞞：同「漫」。覆蓋。！」行者道：「且休題夙話。那妖魔被老孫打了這一場，必然疲倦。我也說不得辛苦，你們都放懷坐坐，等我再進洞去打聽他的圈子，務要偷了他的，捉住那怪，尋取兵器，奉還汝等歸天。」太子道：「今已天晚，不若安眠一宿，明早去罷。」行者笑道：「這小郎不知世事，那見做賊的好白日裏下手？似這等掏摸的，必須夜去夜來，不知不覺，纔是買賣哩。」火德與雷公道：「三太子休言，這件事我們不知，大聖是個慣家熟套，須教他趁此時候，一則魔頭睏倦，二來夜黑無防，就請快去！快去！」

好大聖，笑唏唏的，將鐵棒藏了。跳下高峯，又至洞口，搖身一變，變作一個促織兒促織兒：蟋蟀。，真個：

嘴硬須長皮黑，眼明爪腳丫叉。

風清月明叫牆涯，夜靜如同人話。

泣露淒涼景色，聲音斷續堪誇。

客窗旅思怕聞他，偏在空階牀下。

登開大腿，三五跳，跳到門邊，自門縫裏鑽將進去，蹲在那壁根下，迎着裏面燈光，仔細觀看。只見那大小羣妖，一個個狼餐虎嚥，正都喫東西哩。行者揲揲錘錘的叫了一遍揲揲錘錘：形容蟋蟀鳴叫的聲音。。少時間，收了家火，又都去安排窩鋪，各各安身。約摸有一更時分，行者纔到他後邊房裏，只聽那老魔傳令，教：「各門上小的醒睡！恐孫悟空又變甚麼私入家偷盜。」又有些該班坐夜的，滌滌託託滌滌託託：形容梆子的聲音。，梆鈴齊響。這大聖越好行事。鑽入房門，見有一架石牀，左右列幾個抹粉搽胭的山精樹鬼，證夾：此即兕大王之金釵十二也。展鋪蓋伏侍老魔，脫腳的脫腳脫腳：脫去鞋襪。，解衣的解衣。只見那魔王寬了衣服，左背膊上，白森森的套着那個圈子，原來像一個連珠琢頭模樣。你看他更不取下，轉往上抹了兩抹，緊緊的勒在肐膊上，方纔睡下。行者見了，將身又變，變作一個黃皮虼蚤，跳上石牀，鑽入被裏，爬在那怪的肐膊上，着實一口，叮的那怪翻身罵道：「這些少打的奴才！被也不抖，牀也不拂，不知甚麼東西，咬了我這一下！」他卻把圈子又捋上兩捋，依然睡下。行者爬上那圈子，又咬一口。那怪睡不得，又翻過身來道：「刺鬧殺我也刺鬧：即「刺撓」。癢。！」

行者見他關防得緊，寶貝又隨身，不肯除下，料偷他的不得。跳下牀來，還變做促織兒促織兒：蟋蟀。，出了房門，徑至後面，又聞得龍吟馬嘶。原來那層門緊鎖，火龍、火馬，都吊在裏面。行者現了原身，走近門前，使個解鎖法，念動咒語，用手一抹，扢扠一聲，那鎖雙鐄俱就脫落；推開門，闖將進去觀看，原來那裏面被火器照得明幌幌的，如白日一般。忽見東西兩邊斜靠着幾件兵器，都是太子的砍妖刀等物，並那火德的火弓、火箭等物。行者映火光，周圍看了一遍，又見那門背後一張石桌子上有一個篾絲盤兒，放着一把毫毛。大聖滿心歡喜，將毫毛拿起來，呵了兩口熱氣，叫聲：「變！」即變作三五十個小猴；教他都拿了刀、劍、杵、索、球、輪及弓、箭、槍、車、葫蘆、火鴉、火鼠、火馬，一應套去之物，跨了火龍，縱起火勢，從裏邊往外燒來。只聽得烘烘𤊨𤊨，撲撲乒乒，好便似咋雷連炮之聲。證夾：此舉雖不能成功，聊且快意。慌得那些大小妖精，夢夢查查的夢夢查查：迷迷糊糊。，抱着被，朦着頭，喊的喊，哭的哭，一個個走頭無路，被這火燒死大半。美猴王得勝回來，只好有三更時候。

卻說那高峯上，李天王衆位忽見火光幌亮，一擁前來，見行者騎着龍，喝喝呼呼，縱着小猴，徑上峯頭，厲聲高叫道：「來收兵器！來收兵器！」火德與哪吒答應一聲，這行者將身一抖，那把毫毛覆上身來。哪吒太子收了他六件兵器，火德星君着衆火部收了火龍等物，都笑吟吟贊賀行者不題。

卻說那金洞裏火焰紛紛，唬得個兕大王魂不附體，急欠身開了房門，雙手拿着圈子，東推東火滅，西推西火消，滿空中冒煙突火，執着寶貝跑了一遍，四下裏煙火俱熄。急忙收救羣妖，已此燒殺大半，男男女女，收不上百十餘丁；又查看藏兵之內，各件皆無；又去後面看處，見八戒、沙僧與長老還捆住未解，白龍馬還在槽上，行李擔亦在屋裏。妖魔遂恨道：「不知是那個小妖不仔細，失了火，致令如此！」傍有近侍的告道：「大王，這火不幹本家之事，多是個偷營劫寨之賊，放了那火部之物，盜了神兵去也。」老魔方然省悟道：「沒有別人，斷乎是孫悟空那賊！怪道我臨睡時不得安穩！想是那賊猴變化進來，在我這肐膊叮了兩口。一定是要偷我的寶貝，見我抹勒得緊，不能下手，故此盜了兵器，縱着火龍，放此狠毒之心，意欲燒殺我也。賊猴呵！你枉使機關機關：原指設有機件而能制動的器械。這裏指計謀。，不知我的本事！我但帶了這件寶貝，就是入大海而不能溺，赴火池而不能焚哩。這番若拿住那賊，只把颳了點垛點垛：即「點剁」。參見第十三回「兔肉點剁、鹿肉乾巴」條注。，方趁我心！」

說着話，懊惱多時，不覺的雞鳴天曉。那高峯上太子得了六件兵器，對行者道：「大聖，天色已明，不須怠慢。我們趁那妖魔挫了銳氣，與火部等扶助你再去力戰，庶幾這次可擒拿也。」行者笑道：「說得有理。我們齊了心，耍子兒去耶！」一個個抖擻威風，喜弄武藝，徑至洞口。行者叫道：「潑魔出來，與老孫打者！」原來那裏兩扇石門被火器化成灰燼，門裏邊有幾個小妖，正然掃地撮灰，忽見衆聖齊來，慌得丟了掃帚，撇下灰耙，李旁：好點綴。跑入裏又報道：「孫悟空領着許多天神，又在門外罵戰哩！」那兕怪聞報大驚，扢迸迸，鋼牙咬響；滴溜溜，環眼睜圓，挺着長槍，帶了寶貝，走出門來，潑口亂罵道：「我把你這個偷營放火的賊猴！你有多大手段，敢這等藐視我也？」行者笑臉兒罵道：「潑怪物！你要知我的手段，且上前來，我說與你聽：

自小生來手段強，乾坤萬里有名揚。

當時穎悟修仙道，昔日傳來不老方。

立志拜投方寸地方寸地：方寸指心。但這裏是指悟空的第一個師父須菩提祖師的所在地——靈臺方寸山。，虔心參見聖人鄉。

學成變化無量法，宇宙長空任我狂。

閒在山前將虎伏，悶來海內把龍降。

祖居花果稱王位，水簾洞裏逞剛強。

幾番有意圖天界，數次無知奪上方。

御賜齊天名大聖，敕封又贈美猴王。

只因宴設蟠桃會，無簡相邀我性剛。

暗闖瑤池偷玉液，私行寶閣飲瓊漿。

龍肝鳳髓曾偷喫，百味珍羞我竊嘗。

千載蟠桃隨受用，萬年丹藥任充腸。

天宮異物般般取，聖府奇珍件件藏。

李旁：卻是一番做賊供狀。

玉帝訪我有手段，即發天兵擺戰場。

九曜惡星遭我貶，五方兇宿被吾傷。

普天神將皆無敵，十萬雄師不敢當。

威逼玉皇傳旨意，灌江小聖把兵揚。

相持七十單三變，各弄精神個個強。

南海觀音來助戰，淨瓶楊柳也相幫。

老君又使金剛套，把我擒拿到上方。

綁見玉皇張大帝玉皇張大帝：唐代以後，民間傳說「天翁」（即天公）姓張，如《酉陽雜俎》記有張姓天翁從劉姓天翁手中奪得天庭的故事，後演化爲玉帝姓張的傳說。可參見張政烺《玉皇姓張考》。，曹官考較罪該當考較：也作「拷較」。拷問。。

即差大力開刀斬，刀砍頭皮火焰光。

百計千方弄不死，將吾押赴老君堂。

六丁神火爐中煉，煉得渾身硬似鋼。

七七數完開鼎看，我身跳出又兇張。

諸神閉戶無遮擋，衆聖商量把佛央。

其實如來多法力，果然智慧廣無量。

手中賭賽翻筋斗，將山壓我不能強。

玉皇才設安天會，西域方稱極樂場。

壓困老孫五百載，一些茶飯不曾嘗。

金蟬長老臨凡世，東土差他拜佛鄉。

欲取真經回上國，大唐帝主度先亡。

觀音勸我皈依善，秉教迦持不放狂。

解脫高山根下難，如今西去取經章。

潑魔休弄獐狐智，還我唐僧拜法王！」

那怪聞言，指着行者道：「你原來是個偷天的大賊！不要走，喫吾一槍！」這大聖使棒來迎。兩個正自相持，這壁廂哪吒太子生嗔，火德星君發狠，即將那六件神兵，火部等物，望妖魔身上拋來。孫大聖更加雄勢。一邊又雷公使㨝，天王舉刀，不分上下，一擁齊來。那魔頭巍巍冷笑，袖子中暗暗將寶貝取出，撒手拋起空中，叫聲：「着！」唿喇的一下，把六件神兵、火部等物、雷公㨝、天王刀、行者棒，盡情又都撈去，衆神靈依然赤手，孫大聖仍是空拳。證夾：此一番更套得盡情，可謂空空如也。妖魔得勝回身，叫：「小的們，搬石砌門，動土修造，從新整理房廊。待齊備了，殺唐僧三衆來謝土謝土：舊時房屋落成後祭祀土神的儀式。宋洪邁《容齋四筆》卷一：「今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雲犯土，故道家有謝土司章醮之文。」，大家散福受用。」衆小妖領命維持不題。

卻說那李天王帥衆回上高峯，火德怨哪吒性急，雷公怪天王放刁，證夾：自然之理，情景逼真。惟水伯在傍無語。證夾：水性柔善，畢竟便宜。行者見他們面不廝睹面不廝睹：不互相看。，心有縈思，沒奈何，懷恨強歡，對衆笑道：「列位不須煩惱。自古道：『勝敗兵家之常。』我和他論武藝，也只如此；但只是他多了這個圈子，所以爲害，把我等兵器又套將去了。你且放心，待老孫再去查查他的腳色來也。」太子道：「你前啓奏玉帝，查勘滿天世界，更無一點蹤跡；如今卻又何處去查？」行者道：「我想起來，佛法無邊，如今且上西天問我佛如來，教他着慧眼觀看大地四部洲，看這怪是那方生長，何處鄉貫住居，圈子是件甚麼寶貝。不管怎的，一定要拿他，與列位出氣，還汝等歡喜歸天。」衆神道：「既有此意，不須久停，快去快去！」好行者，說聲去，就縱筋斗雲，早至靈山。落下祥光，四方觀看，好去處：

靈峯竦傑竦傑：挺拔。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湘水》：「芙蓉峯最爲竦傑，自遠望之，蒼蒼隱天。」，疊障清佳。仙嶽頂巔摩碧漢，西天瞻巨鎮，形勢壓中華。元氣流通天地遠，威風飛徹滿臺花。時聞鐘磬音長，每聽經聲明朗。又見那青松之下優婆講優婆：梵語音譯，意爲善男信女，優婆塞（善男）和優婆夷（善女）的省稱。，翠柏之間羅漢行。白鶴有情來鷲嶺，青鸞着意佇閒亭。玄猴對對擎仙果，壽鹿雙雙獻紫英紫英：紫色花。。幽鳥聲頻如訴語，奇花色絢不知名。回巒盤繞重重顧，古道灣環處處平。正是清虛靈秀地，莊嚴大覺佛家風大覺：這裏指佛。。

那行者正然點看山景，忽聽得有人叫道：「孫悟空，從那裏來？往何處去？」急回頭看，原來是比丘尼尊者。大聖作禮道：「正有一事，欲見如來。」比丘尼道：「你這個頑皮！既然要見如來，怎麼不登寶剎，且在這裏看山？」行者道：「初來貴地，故此大膽。」李旁：何不把經典偷了罷！比丘尼道：「你快跟我來也。」這行者緊隨至雷音寺山門下，又見那八大金剛，雄糾糾的，兩邊擋住，比丘尼道：「悟空，暫候片時，等我與你奏上去來。」行者只得住立門外。那比丘尼至佛前合掌道：「孫悟空有事，要見如來。」如來傳旨令入，金剛纔閃路放行。

行者低頭禮拜畢，如來問道：「悟空，前聞得觀音尊者解脫汝身，皈依釋教，保唐僧來此求經，你怎麼獨自到此？有何事故？」行者頓首道：「上告我佛，弟子自秉迦持，與唐朝師父西來，行至金山金洞，遇着一個惡魔頭，名喚兕大王，神通廣大，把師父與師弟等攝入洞中。弟子向伊求取，沒好意，兩家比迸，被他將一個白森森的一個圈子，搶了我的鐵棒。我恐他是天將思凡，急上界查勘不出。蒙玉帝差遣李天王父子助援，又被他搶了太子的六般兵器。及請火德星君放火燒他，又被他將火具搶去。又請水德星君放水渰他，一毫又渰他不着。弟子費若干精神氣力，將那鐵棒等物偷出，復去索戰，又被他將前物依然套去，無法收降。因此特告我佛：望垂慈與弟子看看，果然是何物出身，我好去拿他家屬四鄰，擒此魔頭，救我師父，合共虔誠，拜求正果。」如來聽說，將慧眼遙觀，早已知識。對行者道：「那怪物我雖知之，但不可與你說。你這猴兒口敞口敞：說話隨便，不能保密。，一傳道是我說他，他就不與你鬥，定要嚷上靈山，返遺禍於我也。我這裏着法力助你擒他去罷。」行者再拜稱謝道：「如來助我甚麼法力？」如來即令十八尊羅漢開寶庫，取十八粒金丹砂與悟空助力。行者道：「金丹砂卻如何？」如來道：「你去洞外，叫那妖魔比試。演他出來，卻教羅漢放砂，陷住他，使他動不得身，拔不得腳，憑你揪打便了。」行者笑道：「妙！妙！妙！趁早去來！」

那羅漢不敢遲延，即取金丹砂出門。行者又謝了如來。一路查看，止有十六尊羅漢，行者嚷道：「這是那個去處，卻賣放人賣放：受賄私放。！」衆羅漢道：「那個賣放？」行者道：「原差十八尊，今怎麼只得十六尊？」說不了，裏邊走出降龍、伏虎二尊，上前道：「悟空，怎麼就這等放刁？我兩個在後聽如來分付話的。」行者道：「忒賣法賣法：原指貪贓枉法，此意爲耍花樣，取巧。！忒賣法！才自若嚷遲了些兒，你敢就不出來了。」衆羅漢笑呵呵駕起祥雲。

不多時，到了金山界。那李天王見了，帥衆相迎，備言前事。羅漢道：「不必敘繁，快去叫他出來。」這大聖捻着拳頭，來於洞口，罵道：「腯潑怪物腯（tú）潑：祭祀用豬。腯，肥壯，多形容牲畜。，快出來與你孫外公見個上下！」那小妖又飛跑去報。魔王怒道：「這賊猴又不知請誰來猖獗也！」小妖道：「更無甚將，止他一人。」魔王道：「那根棒子已被我收來，怎麼卻又一人到此？敢是又要走拳？」隨帶了寶貝，綽槍在手，叫小妖搬開石塊，跳出門來，罵道：「賊猴！你幾番家不得便宜，就該回避，如何又來吆喝？」行者道：「這潑魔不識好歹！若要你外公不來，除非你服了降，陪了禮，送出我師父師弟，我就饒你！」那怪道：「你那三個和尚已被我洗淨了，不久便要宰殺，你還不識起倒？去了罷！」

行者聽說「宰殺」二字，扢蹬蹬，腮邊火發，按不住心頭之怒，丟了架手，輪着拳，斜行拗步拗步：參見第五十六回「蟒翻身拗步勢」條注。，望妖魔使個掛麪掛麪：照面，當面一拳。。那怪纏長槍，劈手相迎。行者左跳右跳，哄那妖魔。妖魔不知是計，趕離洞口南來。行者即招呼羅漢把金丹砂望妖魔一齊拋下，共顯神通，好砂！正是那：

似霧如煙初散漫，紛紛靄靄下天涯。白茫茫，到處迷人眼；昏漠漠，飛時找路差。打柴的樵子失了伴，採藥的仙童不見家。細細輕飄如麥面，粗粗翻覆似芝麻。世界朦朧山頂暗，長空迷沒太陽遮。不比囂塵隨駿馬，難言輕軟襯香車。此砂本是無情物，蓋地遮天把怪拿。只爲邪魔侵正道，阿羅奉法逞豪華。手中就有明珠現，等時颳得眼生花。

那妖魔見飛砂迷目，把頭低了一低，足下就有三尺餘深；慌得他將身一縱，跳在浮上一層，未曾立得穩，須臾又有二尺餘深。那怪急了，拔出腳來，即忙取圈子，往上一撇，叫聲：「着！」唿喇的一下，把十八粒金丹砂又盡套去，拽回步，徑歸本洞。

那羅漢一個個空手停雲。行者近前問道：「衆羅漢，怎麼不下砂了？」羅漢道：「適才響了一聲，金丹砂就不見矣。」行者笑道：「又是那話兒套將去了。」天王等衆道：「這般難伏呵，卻怎麼捉得他，何日歸天，何顏見帝也？」傍有降龍、伏虎二羅漢對行者道：「悟空，你曉得我兩個出門遲滯何也？」李旁：好照應。行者道：「老孫只怪你躲避不來，卻不知有甚話說。」羅漢道：「如來分付我兩個說：『那妖魔神通廣大，如失了金丹砂，就教孫悟空上離恨天兜率宮太上老君處尋他的蹤跡，庶幾可一股而擒也。』」行者聞言道：「可恨！可恨！如來卻也閃賺老孫！當時就該對我說了，卻不免教汝等遠涉？」李天王道：「既是如來有此明示，大聖就當早起。」

好行者，說聲去，就縱一道筋斗雲，直入南天門裏。時有四大元帥擎拳拱手道：「擒怪事如何？」行者且行且答道：「未哩，未哩，如今有處尋根去也。」四將不敢留阻，讓他進了天門。不上靈霄殿，不入鬥牛宮，徑至三十三天之外離恨天兜率宮前，見兩仙童侍立，他也不通姓名，一直徑走，慌得兩童扯住道：「你是何人？待往何處去？」行者才說：「我是齊天大聖，欲尋李老君哩。」仙童道：「你怎這樣粗魯？且住下，讓我們通報。」行者那容分說，喝了一聲，往裏徑走。忽見老君自內而出，撞個滿懷。行者躬身唱個喏道：「老官，一向少看。」老君笑道：「這猴兒不去取經，卻來我處何干？」行者道：「取經取經，晝夜無停；有些阻礙，到此行行。」老君道：「西天路阻，與我何干？」行者道：「西天西天，你且休言；尋着蹤跡，與你纏纏。」李旁：好頑皮。證夾：忽作四言古詩，奇奇。老君道：「我這裏乃是無上仙宮，有甚蹤跡可尋？」

行者入裏，眼不轉睛，東張西看。走遍幾層廊宇，忽見那牛欄邊一個童兒盹睡，青牛不在欄中。行者道：「老官，走了牛也！走了牛也！」老君大驚道：「這業畜幾時走了？」正嚷間，那童兒方醒，跪於當面道：「爺爺，弟子睡着，不知是幾時走的。」老君罵道：「你這廝如何盹睡？」童兒叩頭道：「弟子在丹房裏拾得一粒丹，當時吃了，就在此睡着。」老君道：「想是前日煉的『七返火丹』，吊了一粒，被這廝拾吃了。那丹喫一粒，該睡七日哩，那業畜因你睡着，無人看管，遂乘機走下界去，今亦是七日矣。」即查可曾偷甚寶貝。行者道：「無甚寶貝，只見他有一個圈子，甚是利害。」老君急查看時，諸般俱在，止不見了金剛琢。老君道：「是這畜偷了我金剛琢去了！」行者道：「原來是這件寶貝，當時打着老孫的是他。李旁：好點綴。如今在下界張狂，不知套了我等多少物件！」老君道：「這業畜在甚地方？」行者道：「現住金山金洞。他捉了我唐僧進去，搶了我金箍棒。請天兵相助，又搶了太子的神兵。及請火德星君，又搶了他的火具。惟水伯雖不能淹死他，倒還不曾搶他物件。至請如來着羅漢下砂，又將金丹砂搶去。似你這老官，縱放怪物，搶奪傷人，該當何罪？」老君道：「我那金剛琢，乃是我過函關化胡之器過函關化胡：這是老子的故事。據《史記》卷六十三《老子韓非列傳》記載：「老子者，楚苦縣歷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這個故事還見於《列仙傳》、《抱朴子》等書。函關即函谷關，據《括地誌》說，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史記》並沒有說老子出關到了什麼地方，去做什麼事情。但是到了西晉，道教爲了抬高自己宗教的地位以對抗佛教的影響，出現了「老子化胡」的說法，有道經《老子化胡經》，專說老子出關以後到了外國，即西域天竺，去教化胡人，而這個「胡」，指的卻是佛教。「老子化胡說」是佛道兩教在歷史上爭鬥不休的話題。很顯然，《西遊記》是肯定老子出關化胡的說法的。，自幼煉成之寶。憑你甚麼兵器，水火，俱莫能近他。若偷去我的芭蕉扇兒芭蕉扇：歷代太上老君造像，手裏一般執一把繪有陰陽圖案的寶扇。如宋賈善翔所著宣揚老君神蹟的《猶龍傳》卷六稱：唐肅宗時，太上老君顯聖，「立於山前，自地接天，通身白衣，左手垂下，右手執五明之扇，儀相炳然」。，連我也不能奈他何矣。」

大聖才歡歡喜喜，隨着老君。老君執了芭蕉扇，駕着祥雲同行，出了仙宮，南天門外，低下雲頭，徑至金山界。見了十八尊羅漢、雷公、水伯、火德、李天王父子，備言前事一遍。老君道：「孫悟空還去誘他出來，我好收他。」

這行者跳下峯頭，又高聲罵道：「腯潑業畜，趁早出來受死！」那小妖又去報知。老魔道：「這賊猴又不知請誰來也。」急綽槍帶寶，迎出門來。行者罵道：「你這潑魔，今番坐定是死了！不要走，喫吾一掌！」急縱身跳個滿懷，劈臉打了一個耳瓜子，證夾：亦有趣。回頭就跑。那魔輪槍就趕，只聽得高峯上叫道：「那牛兒還不歸家，更待何日？」證夾：不動聲色，自覺凜然，主人公之妙如此。那魔抬頭，看見是太上老君，就唬得心驚膽戰道：「這賊猴真個是個地裏鬼，卻怎麼就訪得我的主公來也？」

老君念個咒語，將扇子搧了一下。那怪將圈子丟來，證夾：圈子丟來，幸不將蕉扇套去。被老君一把接住；又一搧，那怪物力軟筋麻，現了本相，原來是一隻青牛。老君將金鋼琢吹口仙氣，穿了那怪的鼻子，解下勒袍帶，繫於琢上，牽在手中。至今留下個拴牛鼻的拘兒，又名「賓郎」，職此之謂賓郎：俗稱拴牛鼻子的鉤環。。老君辭了衆神，跨上青牛背上，駕彩雲，徑歸兜率院；縛妖怪，高升離恨天。

孫大聖才同天王等衆打入洞裏，把那百十個小妖盡皆打死。各取兵器，謝了天王迴天，雷公入府，水伯回河，羅漢向西；然後才解放唐僧、八戒、沙僧，拿了鐵棒。他三人又謝了行者，收拾馬匹行裝。師徒們離洞，找大路方走。

正走間，只聽得路傍叫：「唐聖僧，吃了齋飯去。」那長老心驚。不知是甚人叫喚，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意土放蕩，須要自有主張，方可濟事矣。然不能格物致知，則根本不清，雖一時自慊，轉時自欺；或慊或欺，終爲意所主，而不能主乎意，何以能誠一不二乎？仙翁於此回寫出格物致知，爲誠意之實學，使人於根本上着力耳。

大聖得了金箍棒，是已去者而返還，已失者而復得，本來之故物，仍未傷也。「妖怪道：『賊猴頭，你怎麼白晝劫我物件？』行者道：『你倒弄圈套，搶奪我物，那件兒是你的？』」妙哉此論！古人云。「煩惱即菩提，菩提即煩惱。」總是一物。魔奪之則爲魔物，聖奪之則爲聖物。其所以爲魔而不爲聖者，皆由背真心而失真意，不自醒悟，全副家業，件件爲魔所有。倘有志士，自知主張，直下斷絕萬線，件件俱可還真，雖有魔生，亦奚以爲。「行者戰敗妖怪，要偷圈子，變作一個促織兒，自門縫裏鑽將進去，迎着燈光，仔細觀看。」促者，急忙之義。織者，取細之義。言當於顛沛流落之時，急宜粗中用細，借假悟真，依一隙之明，而鑽研真實之理也。

「只見那魔左胳膊上套着那個圈子，像一個連珠鐲頭模樣。」左者，差錯之謂，圈子爲中空之寶，魔套左膊，是爲魔所錯用，已失中空之本體，若能見得，則錯者漸有反中之機。然知之真，則宜取之易，何以魔王反緊緊的勒在膊上，而不肯脫下乎？蓋聖賢作事，防危慮險，刻刻謹慎，恐爲邪盜其真；而邪魔作怪，雞鳴狗盜，亦時時用意，恐被正奪其權。邪正並爭，大抵皆然也。

「行者又變作一個黃皮虼蚤，鑽入被裏，爬在那怪的膊上，着實一口，那怪把圈子兩捋。又咬一口，也只是不理。」此變亦漸入佳境矣。虼蚤者，土氣所變；黃皮者，中土之正色。虼蚤咬魔，是以真土而製假土，然以土製土，雖能去外假而就內真，究竟兩不相傷，而真寶未可遽得也。「行者料道偷他的不得，還變作促織兒，徑至後面。」既知真土不能去假土，即須藉此一知之真，極深研幾，推極吾之真知，欲其知之無不盡也。

「聽得龍吟馬嘶，行者現了原身，解鎖開門，裏面被火器照得明晃晃如白日一般。」此窮空入於至幽至深之處，由假悟真，忽的暗中出明，虛室生白之時。放各般兵器，一把毫毛，無不真知灼見。「大聖滿心歡喜，哈了兩口熱氣，將毫毛變作三五十個小猴，拿了一應套去之物，跨了火龍，縱起火勢，從裏面往外燒來，把小妖燒死大半。」言故物一見，陰陽相和，就假變真，三五合一，裏外光明，是非立判，不待強制，而妖氣可去大半矣。

「行者得勝回來，只好有三更時分。」曰「三更時分」，曰「只好有三更時分」，曰「得勝回來，只好有三更時分。」對不至三更，則陰陽未通而不好；時不至好，則邪正不知而難分。若不得勝回來，未爲好，未爲三更，未爲時分，只好有三更時分，正在得勝回來。此清夜良心發現，意念止息之時。然雖意念一時止息，若不知妄動之由，則魔根猶在，縱諸般法寶到手，其如意土乘間而發，必至旋得而旋失，終在妖魔圈套之中作活計。故魔王道：「賊猴啊！你枉使機關，不知我的本事，我但帶了這件寶，就是入大海而不能溺，赴火池而不能焚哩！」言不知其本魔盜其寶，肆意無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焚，您情縱慾，罟獲陷井，無不投之。洞門一戰，衆神兵仍被套去。「衆神靈依然赤手，孫大聖仍是空拳。」此不知本之證耳。「老魔叫小妖動士修造，又要殺唐僧三衆來謝土」，是明示不知意土虛實消息之本，而欲強制，適以助其意之妄動，意之無主而已，有何實濟？「火星怨哪吒性急，雷公怪天王心焦，水伯無語，行者強歡」，是寫知之不至，中無定見，意未可誠之象。

「行者說出佛法無邊，上西天拜佛，叫慧眼觀看怪是那方妖邪，圈是什麼寶貝」，是欲誠其意，必先致知也。佛祖道：「悟空你怎麼獨自到此？」言獨悟一空，而意不誠也。「行者告佛圈子套去一概兵器，求佛擒魔，拜求正果」，言知至而後意誠也；「如來聽說，將慧眼遙觀，早已知識」，致知而知至也。又云：「那怪物我雖知之，但且不可與你說破，我這裏着法力，助你擒他。」言致知必先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也。

「令十八尊羅漢，取十八粒金丹砂，各持一粒，叫行者與妖比試，演出他來，卻叫羅漢放砂陷住他，使動不得身，拔不得腳。」悟一子注「十八」加各爲「格」字，最是妙解。然格則格矣，何以使行者演出，羅漢定住平？蓋格物者所以致知，致知所以誠意；誠意不在致知之外，致知即在格物之中。物即意也，知得此意，方能格得此意；格得此意，方謂知之至；知之至，方能意歸誠。但「格」非只一「知」而已，須要行出此格物之實功。「叫行者與妖比試，演出他來」者，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也。「叫羅漢放砂陷住，使動不得身，拔不得腳」者，欲存其誠，先去其妄也。此等妙用，皆在人所不知，而已獨知處格之，故不可說破也。但不可說破之妙，須要知的有主乎意者在。若不知其意之主，則意主乎我，而我不能主乎意，未可雲知至。知不至而欲強格，縱有降龍伏虎之能。亦系捨本而逐本，落於後着。如以金丹砂陷妖，而反滋長張狂，丹砂盡被套去，勢所必然。

金丹者，圓明混成不二之物，金丹而成砂，非金丹之精一，乃金丹之散渙；以散渙之格而欲定張狂之意，其意之妄動，千變萬化，起伏無常．顧頭失尾，將何而用其格乎？原其故，皆由知之不至，而意無所主，故格之不真，格之不真，意安得而誠之乎？

二尊者道：「你曉得我兩個出門遲滯何也？」是欲天下人，皆曉得格物而後知至也。行者道：「不知。」是言天下人，皆不知知至而能物格也。及「羅漢說出如來吩咐，若失金丹砂，就叫上離恨天太上老君處，尋他的蹤跡，庶幾可一鼓而擒。」此方是知其意之有主，不是假知假格，而於根本上致知，知致而意可誠矣。太上老君爲《乾》之九五，爲剛健中正之物，因其剛健至中至正，故有金鋼琢。金鋼者，堅固不壞之物，至正之義；琢者，虛圓不測之象，至中之義。剛健中正，主宰在我，妄意不得而起，能主其意，不爲意所主。格物格到此地，方是格之至；致知知到此地，方是知之至。「一鼓可擒」，知至而意未有不誠者，如來後面吩咐者，即吩咐此；如來有此明示者，即明示此。彼假知道學，口讀虛文，爲格物致知，而心藏盜蹠者，烏能知之？

「行者見老君眼不轉睛，東張西看。」欲其格物無不盡也。「忽見牛欄邊一個童兒盹睡。行者道：『老官走了牛也！走了牛也！』」欲其知之無不至也。「驚醒童兒，說出在丹房裏拾得一粒丹，當時吃了，就在此睡着走牛之故，老君道：『想是前日煉的七運火丹，掉了一粒，被這廝拾吃了，該睡七日，那畜生因你睡着，遂乘機走了。』」七返火丹，乃虛靈不昧之物。「掉了一粒」，已失去房中真寶；「拾得一粒」，是忽得意外口食；「該睡七日」，一陰來《姤》，而神昏心迷，歹意乘機而出，無所不爲矣。童子因喫丹而盹睡失青牛，唐僧因喫齋而情亂入魔口，同是因口腹而失大事，可不畏哉！老君查出偷去金鋼琢。行者道：「當時打着老孫的就是他！」同此一中，同此一意。有主意者，允執厥中，則成仙作佛而降魔；無主意者，有失其中，則興妖作怪而傷真。主意得失之間，邪正分別，而天地是隔矣。

老君執了芭蕉扇，叫道：「那牛兒還不歸家，更待何時？」那魔道：「怎麼訪得我主人公來也？」芭蕉扇乃柔巽漸入之和氣，牛兒乃放蕩無知之妄意，以漸調委，放蕩自化，意歸中央，中爲意之主理也。「一扇而圈子丟來」，何圈套之有？「兩扇而怪現本相」，何自欺之有？「原來是一隻青牛」，誠一不二，有主意而意即城矣。「老君跨牛歸天」，執中而意歸無爲；「衆神各取兵器」，修真而法須有作。有爲無爲，合而爲一，解苦難找尋大路，正在此時。

籲！靈童一盹，意動盜寶，即弄圈套，乖和失中，莫知底止而傷性命；靈童一醒，意誠得主，即返金鋼，格一執中，隨出鬼窟而歸正道。一盹一醒，生死系之。彼一切而因衣食自入魔口，失其主意者，乃道門中瞌睡漢耳，焉能知此？「正走間，聽得路旁叫：『唐聖僧吃了齋飯去。』」身已經歷，試問你再思喫齋否？

詩曰：

究理必須窮入神，博聞多見未爲真。

果然悟到如來處，知至意誠養法身。

# 第五十三回 禪主吞餐懷鬼孕 黃婆運水解邪胎

李本總批：這回想頭，奇甚，幻甚。真是文人之筆，九天九地，無所不至。

憺漪子曰：兕怪之圈套已脫，則世間宜無有摯我之手足者矣。又孰意西梁女國水中有無形之圈套，能入我之腹心而爲難乎？按道家以男子懷胎，爲金丹第一妙境，諸仙真不啻娓娓言之。如了真子蕭紫虛詩云：「初煉還丹須入室，婦人懷孕更無殊。聖胎凝結圓成後，出入行藏豈有拘。」陳泥丸真人詩云：「怪事教人笑幾回，男兒今也會懷胎。自家精血自交結，身裏夫妻果妙哉。」又云：「男兒懷孕是胎仙，只爲蟾光夜夜圓。奪得天機真造化，身中自有玉清天。」皆言懷胎之妙也。然必須戊巳媒聘，金木吞啖而後成，則所結之胎名爲聖胎，亦名爲仙胎。若三藏子母河水之胎，凡胎也，鬼胎也，是豈可同年而語乎？夫聖胎、仙胎，不可不結；而凡胎、鬼胎，不可不消。消假胎，正所以結真胎也。所以落胎泉之道人僭尋如意真仙。向使假胎不消，真胎不結，則吾身吾心亦安能如意也哉？

提綱中雲：「黃婆運水解邪胎。」黃婆者誰？即三藏耳。行者爲真汞，沙僧爲真鉛，則黃婆之胎自懷之，自運之，而自解之，夫復何疑？

德行要修八百德行要修八百：道教認爲積滿八百善行，可成地仙；積滿三千善行，可成天仙。宋陳顯微《周易參同契解》捲上：「功積三千，大羅爲仙；行滿八百，大羅爲客。」此詞襲自宋張伯端《悟真篇》，前半闕略同，後半闕爲了符合故事情節作了修改。原作：「虎兕刀兵不害，無常火宅難牽。寶符降後去朝天，穩駕鸞車鳳輦。」，陰功須積三千。

均平物我與親冤均平物我與親冤：看破外物與自我，親友與仇敵的差別，一律平等對待，這纔是修行的本願。宋夏元鼎《紫陽真人悟真篇講義》卷七釋此二句：「物我親冤同仁一視，始合神仙本願。古語曰：欲修仙道，先盡人道是也。」，始合西天本願。李旁：着眼。

魔兕刀兵不怯，空勞水火無愆。

老君降伏卻朝天，笑把青牛牽轉。

話說那大路傍叫喚者誰？乃金山山神、土地，捧着紫金鉢盂叫道：「聖僧呵，這鉢盂是孫大聖向好處化來的。因你等不聽良言，誤入妖魔之手，致令大聖勞苦萬端，今日方救得出。且來吃了飯，再去走路。莫孤負孫大聖一片恭孝之心也。」李旁：好照應。三藏道：「徒弟，萬分虧你，言謝不盡！早知不出圈痕，那有此殺身之害？」行者道：「不瞞師父說。只因你不信我的圈子，卻教你受別人的圈子。多少苦楚，李旁：着眼。可嘆！可嘆！」八戒道：「怎麼又有個圈子？」行者道：「都是你這業嘴業舌的夯貨，弄師父遭此一場大難！着老孫翻天覆地，請天兵水火與佛祖丹砂，盡被他使一個白森森的圈子套去。如來暗示了羅漢，對老孫說出那妖的根原，才請老君來收伏，卻是個青牛作怪。」三藏聞言，感激不盡道：「賢徒，今番經此，下次定然聽你分付。」遂此四人分喫那飯，那飯熱氣騰騰的。行者道：「這飯多時了，卻怎麼還熱？」土地跪下道：「是小神知大聖功完，才自熱來伺候。」須臾飯畢。收拾了鉢盂，辭了土地、山神。那師父才攀鞍上馬，過了高山。正是滌慮洗心皈正覺，餐風宿水向西行。行勾多時，又值早春天氣。聽了些：

紫燕呢喃，黃鸝睍睆。紫燕呢喃香嘴困，黃鸝睍睆巧音頻。滿地落紅如布錦，遍山發翠似堆茵。嶺前青梅結豆，崖前古柏留雲。野潤煙光淡，沙暄日色曛。幾處園林花放蕊，陽回大地柳芽新。

正行處，忽遇一道小河，澄澄清水，湛湛寒波。唐長老勒過馬觀看，遠見河那邊有柳陰垂碧，微露着茅屋幾椽。證夾：畫意。行者遙指那廂道：「那裏人家，一定是擺渡的。」三藏道：「我見那廂也似這般，卻不見船隻，未敢開言。」八戒旋下行李，厲聲高叫道：「擺渡的！撐船過來！」連叫幾遍，只見那柳陰裏面，咿咿啞啞的，撐出一隻船兒。不多時，相近這岸。師徒們仔細看了那船兒，真個是：

短棹分波，輕橈泛浪棹、橈：均爲船槳。。橄堂油漆彩橄堂：即「堂」，大船的兩旁。《字彙補·舟部》：「，巨舟之兩旁曰堂，官牒（授官的文書）多用此字。」，艎板滿平倉艎：同「楻」。船板。此句意爲船板平整地鋪滿了船艙。。船頭上鐵纜盤窩，船後邊舵樓明亮。雖然是一葦之航一葦之航：《詩經·衛風·河廣》：「誰謂河廣，一葦航之。」意爲誰說黃河寬廣，一束葦子就可以渡過。後以「一葦」代稱小船。，也不亞泛湖浮海。縱無錦纜牙檣錦纜牙檣：指豪華的船，出自唐杜甫《秋興》「錦纜牙檣起白鷗」。錦做的纜繩，裝飾着象牙的桅杆。，實有松樁桂楫。固不如萬里神舟神舟：對遠航大船的美稱。如宋神宗曾賜高麗國海船名爲「凌虛致遠安濟神舟」與「靈飛順濟神舟」。，真可渡一河之隔。往來只在兩崖邊，出入不離古渡口。

那船兒須臾頂岸。有梢子叫雲艄子：船家，艄公。：「過河的，這裏去。」三藏縱馬近前看處，那梢子怎生模樣：

頭裹錦絨帕，足踏皁絲鞋。身穿百納綿襠襖，腰束千針裙布揌揌：李卓吾評本作「禗」，未詳其義。。手腕皮粗筋力硬，眼花眉皺面容衰。聲音嬌細如鶯囀，近觀乃是老裙釵。

行者近於船邊道：「你是擺渡的？」那婦人道：「是。」行者道：「梢公如何不在，卻着梢婆撐船？」婦人微笑不答，用手拖上跳板。沙和尚將行李挑上去，行者扶着師父上跳，然後順過船來，八戒牽上白馬，收了跳板。那婦人撐開船，搖動槳，李旁：敘得宛然。頃刻間過了河。身登西岸，長老教沙僧解開包，取幾文錢鈔與他。婦人更不爭多寡，將纜拴在傍水的樓上，笑嘻嘻徑入莊屋裏去了。三藏見那水清，一時口渴，便着八戒：「取鉢盂，舀些水來我喫。」那呆子道：「我也正要些兒喫哩。」即取鉢盂，舀了一鉢，遞與師父。師父吃了有一少半，還剩了多半，呆子接來，一氣飲幹，證夾：此河邊該立一禁約石碑，雲：「一切遠方往來男子，無得口飲此水，恐成胎氣不便。」又恐有不識字者，奈何？卻伏侍三藏上馬。

師徒們找路西行，不上半個時辰，那長老在馬上呻吟道：「腹痛！」八戒隨後道：「我也有些腹痛。」沙僧道：「想是喫冷水了？」說未畢，師父聲喚道：「疼的緊！」八戒也道：「疼得緊！」他兩個疼痛難禁，漸漸肚子大了。用手摸時，似有血團肉塊，不住的骨冗骨冗亂動骨冗：方言，指蠕動的樣子。也作「咕容」。。三藏正不穩便，忽然見那路傍有一村舍，樹梢頭挑着兩個草把草把：即「草稕（zhùn）兒」。鄉村酒店用作酒幌的草束。。行者道：「師父，好了。那廂是個賣酒的人家。我們且去化他些熱湯與你喫，就問可有賣藥的，討貼藥，與你治治腹痛。」

三藏聞言甚喜，卻打白馬。不一時，到了村舍門口下馬。但只見那門兒外有一個老婆婆，端坐在草墩上績麻績麻：把麻析成細縷捻接起來。。行者上前，打個問訊道：「婆婆，貧僧是東土大唐來的，我師父乃唐朝御弟。因爲過河吃了河水，覺肚腹疼痛。」那婆婆喜哈哈的道：「你們在那邊河裏喫水來？」行者道：「是在此東邊清水河喫的。」那婆婆欣欣的笑道：「好耍子，好耍子。你都進來，我與你說。」

行者即攙唐僧，沙僧即扶八戒，兩人聲聲喚喚，腆着肚子，一個個只疼得面黃眉皺，入草舍坐下。行者只叫：「婆婆，是必燒些熱湯與我師父。我們謝你。」那婆婆且不燒湯，笑唏唏跑走後邊，叫道：「你們來看！你們來看！」那裏面，蹼𨁃蹼踏的蹼蹼踏：形容雜亂的腳步聲。，又走出兩三個半老不老的婦人，都來望着唐僧灑笑灑笑：同「哂笑」。嘲笑。。行者大怒，喝了一聲，把牙一嗟，唬得那一家子跌跌蹡蹡，往後就走。行者上前，扯住那老婆子道：「快早燒湯，我饒了你！」李旁：想頭幻甚。那婆子戰兢兢的道：「爺爺啞，我燒湯也不濟事，也治不得他兩個肚疼。你放了我，等我說。」行者放了他，他說：「我這裏乃是西梁女國西梁女國：我國自古即有域外女國的傳說。《後漢書·東夷傳》：「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國中有神井，窺之輒生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四記載：「波剌斯國……南海島有西女國，皆是女人，無男子，多珍寶。」即「西梁女國」的原型。。我們這一國盡是女人，更無男子，故此見了你們歡喜。你師父喫的那水不好了。那條河喚做子母河子母河：唐杜佑《通典》卷一九三引杜環《西行記》：「又聞西有女國，感水而生。」《事林廣記》前集卷五：「女人國，居東北海角，與奚部小如者部抵界，其國無男，母視井即生也。」與前引《後漢書》等「女國」事均爲子母河與照胎泉的原型。。我那國王城外，還有一座迎陽館驛，驛門外有一個『照胎泉』。我這裏人，但得年登二十歲以上，方敢去喫那河裏水。喫水之後，便覺腹痛有胎。至三日之後，到那迎陽館照胎水邊照去。若照得有了雙影，便就降生孩兒。你師吃了子母河水，以此成了胎氣，也不日要生孩子。熱湯怎麼治得？」證夾：怎了？怎了？

三藏聞言，大驚失色道：「徒弟呵，似此怎了？」八戒扭腰撒胯的哼道：「爺爺呀！要生孩子，我們卻是男身，那裏開得產門？如何脫得出來。」行者笑道：「古人云：『瓜熟自落。』若到那個時節，一定從脅下裂個窟窿，鑽出來也。」李旁：頑皮。八戒見說，戰兢兢，忍不得疼痛道：「罷了，罷了！死了，死了！」沙僧笑道：「二哥，莫扭，莫扭，只怕錯了養兒腸養兒腸：指孕婦的肚腹。，弄做個胎前病。」那呆子越發慌了，眼中噙淚，扯着行者道：「哥哥！你問這婆婆，看那裏有手輕的穩婆穩婆：接生婆。，預先尋下幾個，這半會一陣陣的動盪得緊，想是摧陣疼摧陣疼：即陣痛，分娩前時斷時續的疼痛。。快了！快了！」沙僧又笑道：「二哥，既知摧陣疼，不要扭動，只恐擠破漿包耳。」

三藏哼着道：「婆婆呵，你這裏可有醫家？教我徒弟去買一貼墮胎產吃了，打下胎來罷。」那婆子道：「就有藥也不濟事。只是我們這正南街上有一座解陽山，山中有一個破兒洞，洞裏有一眼『落胎泉』。須得那泉裏水喫一口，方纔解了胎氣。證夾：有子母河，便有破兒洞；有迎陽館照胎泉，便有解陽山落胎泉，可見世間有此病，即有此藥，道理原在眼前，人自看不見耳。卻如今取不得水了，向年來了一個道人，稱名如意真仙，把那破兒洞改作聚仙庵，護住落胎泉水，不肯善賜與人；但欲求水者，須要花紅表裏花紅表裏：即「花紅表禮」。花紅，舊指有關喜慶事的禮物。表禮，主要指作禮物用的綢緞衣料。，羊酒果盤，志誠奉獻，只拜求得他一碗兒水哩。你們這行腳僧，怎麼得許多錢財買辦？但只可挨命，待時而生產罷了。」行者聞得此言，滿心歡喜道：「婆婆，你這裏到那解陽山有幾多路程？」婆婆道：「有三十里。」行者道：「好了，好了。師父放心，待老孫取些水來你喫。」

好大聖，分付沙僧道：「你好仔細看着師父。若這家子無禮，侵哄師父，你拿出舊時手段來，妝𡤫虎唬他，等我取水去。」沙僧依命。只見那婆子端出一個大瓦鉢來，遞與行者道：「拿這鉢頭兒去，是必多取些來，與我們留着用急。」行者真個接了瓦鉢，出草舍，縱雲而去。那婆子才望空禮拜道：「爺爺啞，這和尚會駕雲！」才進去叫出那幾個婦人來，對唐僧磕頭禮拜，都稱爲羅漢菩薩。一壁廂燒湯辦飯，供奉唐僧不題。

卻說那孫大聖筋斗雲起，少頃間見一座山頭，阻住雲角，即按雲光，睜睛看處，好山！但見那：

幽花擺錦，野草鋪藍。澗水相連落，溪雲一樣閒。重重谷壑藤蘿密，遠遠峯巒樹木蘩。鳥啼雁過，鹿飲猿攀。翠岱如屏嶂，青崖似髻鬟。塵埃滾滾真難到，泉石涓涓不厭看。每見仙童採藥去，常逢樵子負薪還。果然不亞天台景天台：即天台山，位於今浙江台州。佛教天台宗和道教內丹南宗的發源地。，勝似三峯西華山三峯西華山：即西嶽華山。三峯，指華山的蓮花、毛女、松檜三山峯。。

這大聖正然點看那山不盡，又只見背陰處有一所莊院，忽聞得犬吠之聲。大聖下山，徑至莊所，卻也好個去處，看那：

小橋通活水，茅舍倚青山。

村犬汪籬落，幽人自往還。

不時來至門首，見一個老道人，盤坐在綠茵之上。大聖放下瓦鉢，近前道問訊。那道人欠身還禮道：「那方來者？至小庵有何勾當？」行者道：「貧僧乃東土大唐欽差西天取經者。因我師父誤飲了子母河之水，如今腹疼腫脹難禁。問及土人，說是結成胎氣，無方可治。訪得解陽山破兒洞有『落胎泉』可以消得胎氣落胎泉：原作「落胞泉」。世德堂本「胞」、「胎」二字常混，今改正，後不出注。，故此特來拜見如意真仙，求些泉水，搭救師父。累煩老道指引指引。」那道人笑道：「此間就是破兒洞，今改爲聚仙庵了。我卻不是別人，即是如意真仙老爺的大徒弟。你叫做甚麼名字？待我好與你通報。」行者道：「我是唐三藏法師的大徒弟，賤名孫悟空。」那道人問曰：「你的花紅酒禮，都在那裏？」行者道：「我是個過路的掛搭僧，不曾辦得來。」道人笑道：「你好癡啞！我老師父護住山泉，並不曾白送與人。你回去辦將禮來，我好通報。不然請回，莫想，莫想。」行者道：「人情大似聖旨。你去說我老孫的名字，他必然做個人情，或者連井都送我也。」證夾：妙語解頤。

那道人聞此言，只得進去通報。卻見那真仙撫琴，只待他琴終，方纔說道：「師父，外面有個和尚，口稱是唐三藏大徒弟孫悟空，欲求落胎泉水，救他師父。」那真仙不聽說便罷；一聽得說個悟空名字，卻就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證夾：此非冤家路窄，還是對面無緣。急起身，下了琴牀，脫了素服，換上道衣，取一把如意鉤子如意鉤：一種兵器，前端爲鉤，後端爲柄，長約三尺。，跳出庵門。叫道：「孫悟空何在？」行者轉頭，觀見那真仙打扮：

頭戴星冠飛彩豔，身穿金縷法衣紅。

足下雲鞋堆錦繡，腰間寶帶繞玲瓏。

一雙納錦凌波襪，半露裙襴閃繡絨。

手拿如意金鉤子，鐏利杆長若蟒龍鐏：長杆武器末端的圓形金屬套。。

鳳眼光明眉菂豎菂（dì）豎：即「的豎」，參見第八十五回「的豎」條注。，鋼釵尖利口翻紅。

頷下髯飄如烈火，鬢邊赤發短蓬鬆。

形容惡似溫元帥溫元帥：道教護法神，名溫瓊，與華光帝君（馬靈耀）、趙公元帥（趙公明）、關聖帝君（關羽）統稱爲「護法四神」，俗稱「四大元帥」。相傳爲浙江溫州人，字永清，母夢火精入腹而生。青面赤發，頂盔貫甲，英勇無比，負責驅邪伏魔。，爭奈衣冠不一同。

行者見了，合掌作禮道：「貧僧便是孫悟空。」那先生笑道：「你真個是孫悟空，卻是假名託姓者？」行者道：「你看先生說話，常言道：『君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便是悟空。豈有改託之理？」先生道：「你可認得我麼？」行者道：「我因歸正釋門，秉誠僧教，這一向登山涉水，把我那幼時的朋友也都疏失，未及拜訪，少識尊顏。適間問道子母河西鄉人家，言及先生乃如意真仙，故此知之。」那先生道：「你走你的路，我修我的真，你來訪我怎的？」行者道：「因我師父誤飲了子母河水，腹疼成胎，特來仙府，拜求一碗落胎泉水，救解師難也。」

那先生努目道：「你師父可是唐三藏麼？」行者道：「正是，正是。」先生咬牙恨道：「你們可曾會着一個聖嬰大王麼？」行者道：「他是號山枯松澗火雲洞紅孩兒妖怪的綽號。真仙問他怎的？」先生道：「是我之舍侄。我乃牛魔王的兄弟。前者家兄處有信來報我，稱說唐三藏的大徒弟孫悟空憊懶，將他害了。我這裏正沒處尋你報仇，你倒來尋我，還要甚麼水哩！」行者陪笑道：「先生差了。你令兄也曾與我做朋友，幼年間也曾拜七弟兄。但只是不知先生尊府，有失拜望。如今令侄得了好處，現隨着觀音菩薩，做了善財童子，我等尚且不如，怎麼反怪我也？」證夾：他如何得知？

先生喝道：「這潑猢猻！還弄巧舌！我舍侄還是自在爲王好，還是與人爲奴好？不得無禮！喫我這一鉤！」大聖使鐵棒架住道：「先生莫說打的話，且與些泉水去也。」那先生罵道：「潑猢猻，不知死活！如若三合敵得我，與你水去；敵不過，只把你剁爲肉醬，方與我侄子報仇。」大聖罵道：「我把你不識起倒的業瘴！既要打，起開來看棍！」那先生如意鉤劈手相還。二人在聚仙庵好殺：

聖僧誤食成胎水，行者來尋如意仙。

那曉真仙原是怪，倚強護住落胎泉。

及至相逢講仇隙仇隙：仇恨。，爭持決不遂如然。

言來語去成僝僽僝僽（chán zhòu）：責罵。《玉篇》卷三：「僝僽，惡罵也。」，意惡情兇要報冤。

這一個因師傷命來求水，那一個爲侄亡身不與泉。

如意鉤強如蠍毒，金箍棒狠似龍巔巔：同「顛」。瘋狂。。

當胸亂刺施威猛，着腳斜鉤展妙玄。

陰手棍丟傷處重，過肩鉤起近頭鞭。

鎖腰一棍鷹持雀，壓頂三鉤螂捕蟬。

往往來來爭勝敗，返返復復兩回還。

鉤攣棒打無前後攣：捲曲。，不見輸贏在那邊。

那先生與大聖戰經十數合，敵不得大聖。這大聖越加猛烈，一條棒似滾滾流星，着頭亂打。先生敗了筋力，倒拖着如意鉤，往山上走了。

大聖不去趕他，卻來庵內尋水。那個道人早把庵門關了。大聖拿着瓦鉢，趕至門前，盡力氣一腳，踢破庵門，闖將進去。見那道人伏在井欄上，被大聖喝了一聲，舉棒要打，那道人往後跑了。卻纔尋出吊桶來，正自打水，又被那先生趕到前邊，使如意鉤子把大聖鉤着腳一跌，跌了個嘴硍地硍（kěn）：啃。。大聖爬起來，使鐵棒就打。他卻閃在傍邊，執着鉤子道：「看你可取得我的水去！」大聖罵道：「你上來！你上來！我把你這個業瘴，直打殺你！」那先生也不上前拒敵，只是禁住了，不許大聖打水。大聖見他不動，卻使左手輪着鐵棒，右手使吊桶，將索子才突魯魯的放下。他又來使鉤。大聖一隻手撐持不得，又被他一鉤鉤着腳，扯了個躘踵，連井索通跌下井去了。大聖道：「這廝卻是無禮！」爬起來，雙手輪棒，沒頭沒臉的打將上去。那先生依然走了，不敢迎敵。大聖又要去取水，奈何沒有吊桶，又恐怕來鉤扯，心中暗暗想道：「且去叫個幫手來。」證夾：何不拔毫毛變小猴乎？

好大聖，撥轉雲頭，徑至村舍門首，叫一聲：「沙和尚。」那裏邊三藏忍痛呻吟，豬八戒哼聲不絕。聽得叫喚，二人歡喜道：「沙僧阿，悟空來也。」沙僧連忙出門接着道：「大哥，取水來了？」大聖進門，對唐僧備言前事，三藏滴淚道：「徒弟呵，似此怎了？」大聖道：「我來叫沙兄弟與我同去。到那庵邊，等老孫和那廝敵鬥，教沙僧乘便取水來救你。」三藏道：「你兩個沒病的都去了，丟下我兩個有病的，教誰伏侍？」那個老婆婆在傍道：「老羅漢只管放心，不須要你徒弟，我家自然看顧伏侍你。你們早間到時，我等實有愛憐之意；卻纔見這位菩薩雲來霧去，方知你是羅漢菩薩。我家決不敢復害你。」

行者咄的一聲道：「汝等女流之輩，敢傷那個？」老婆子笑道：「爺爺啞，還是你們有造化，來到我家！若到第二家，你們也不得囫圇了！」證夾：可畏哉！八戒哼哼的道：「不得囫圇，是怎麼的？」婆婆道：「我一家兒四五口，都是有幾歲年紀的，把那風月事盡皆休了風月事：指男女之事。，李旁：不知年紀大的反風流。故此不肯傷你。若還到第二家，老小衆大，那年小之人，那個肯放過你去！就要與你交合。假如不從，就要害你性命，把你們身上肉，都割了去做香袋兒哩。」證夾：這叫做異味合香。八戒道：「若這等，我決無傷。他們都是香噴噴的，好做香袋；我是個臊豬，就割了肉去，也是臊的，故此可以無傷。」李旁：趣。行者笑道：「你不要說嘴；省些力氣，好生產也。」那婆婆道：「不必遲疑，快求水去。」行者道：「你家可有吊桶？借個使使。」那婆子即往後邊取出一個吊桶，又窩了一條索子，遞與沙僧。沙僧道：「帶兩條索子去。恐一時井深要用。」

沙僧接了桶索，即隨大聖出了村舍，一同駕雲而去。那消半個時辰，卻到解陽山界。按下雲頭，徑至庵外。大聖分付沙僧道：「你將桶索拿了，閃在一邊躲着，等老孫出頭索戰。你待我兩人交戰正濃之時，你乘機進去，取水就走。」沙僧謹依言命。

孫大聖掣了鐵棒，近門高叫：「開門！開門！」那守門的看見，急入裏通報道：「師父，那孫悟空又來了也。」那先生心中大怒道：「這潑猴老大無狀！一向聞他有些手段，果然今日方知。他那條棒真是難敵。」道人道：「師父，他的手段雖高，你亦不亞與他，正是個對手。」先生道：「前面兩回，被他贏了。」道人道：「前兩回雖贏，不過是一猛之性；後面兩次打水之時，被師父鉤他兩跌，卻不是相比肩也比肩：並列，居同等地位。？先既無奈而去，今又復來，必然是三藏胎成身重，埋怨得緊，不得已而來也，決有慢他師之心。管取我師決勝無疑。」

真仙聞言，喜孜孜滿懷春意，笑盈盈一陣威風，挺如意鉤子，走出門來喝道：「潑猢猻！你又來作甚？」大聖道：「我來只是取水。」真仙道：「泉水乃吾家之井，憑是帝王宰相，也須表裏羊酒來求羊酒：羊和酒，也泛指禮物。，方纔僅與些須；況你又是我的仇人，擅敢白手來取？」大聖道，「真個不與？」真仙道：「不與，不與！」大聖罵道：「潑業瘴！既不與水，看棍！」丟一個架手，搶個滿懷，不容說，着頭便打。那真仙側身躲過，使鉤子急架相還。這一場比前更勝。好殺：

金箍棒，如意鉤，二人奮怒各懷仇。飛砂走石乾坤暗，播土揚塵日月愁。大聖救師來取水，妖仙爲侄不容求。兩家齊努力，一處賭安休。呀牙爭勝負呀（xiā）：張開口。，切齒定剛柔。添機見，越抖擻，噴雲噯霧鬼神愁。樸樸兵兵鉤棒響，喊聲哮吼振山丘。狂風滾滾催林木，殺氣紛紛過鬥牛。大聖愈爭愈喜悅，真仙越打越綢繆綢繆：這裏指招式連綿不斷。。有心有意相爭戰，不定存亡不罷休。

他兩個在庵門外交手，跳跳舞舞的，鬥到山坡之下，恨苦相持不題。卻說那沙和尚提着吊桶，闖進門去，只見那道人在井邊擋住道：「你是甚人，敢來取水！」沙僧放下吊桶，取出降妖寶杖，不對話，着頭便打。那道人躲閃不及，把左臂膊打折，道人倒在地下掙命。沙僧罵道：「我要打殺你這業畜，怎奈你是個人身，我還憐你，饒你去罷，讓我打水！」那道人叫天叫地的，爬到後面去了。沙僧卻纔將吊桶向井中滿滿的打了一吊水，走出庵門，駕起雲霧，望着行者喊道：「大哥，我已取了水去也！饒他罷！饒他罷！」

大聖聽得，方纔使鐵棒支住鉤子道：「你聽老孫說，我本待斬盡殺絕，爭奈你不曾犯法；二來看你令兄牛魔王的情上。先頭來，我被鉤了兩下，未得水去。才然來，我是個調虎離山計，哄你出來爭戰，卻着我師弟取水去了。老孫若肯拿出本事來打你，莫說你是一個甚麼如意真仙，就是再有幾個，也打死了。正是打死不如放生，且饒你教你活幾年耳。已後再有取水者，切不可掯他掯：要挾，刁難。。」那妖仙不識好歹，演一演，就來鉤腳；被大聖閃過鉤頭，趕上前，喝聲：「休走！」那妖仙措手不及，推了一個蹼辣蹼辣：跌倒的聲音，這裏指跌倒。，掙蹅不起。大聖奪過如意鉤來，折爲兩段；總拿着又一抉，抉作四段抉：即撅，折斷的意思。，擲之於地道：「潑業畜！再敢無禮麼？」那妖仙戰戰兢兢，忍辱無言。這大聖笑呵呵，駕雲而起。有詩爲證，詩曰：

真鉛若煉須真水，真水調和真汞幹。

真汞真鉛無母氣，靈砂靈藥是仙丹。

嬰兒枉結成胎象，土母施功不費難。

推倒傍門宗正教，心君得意笑容還「真鉛若煉須真水」詩：真鉛，指元氣。真水，特指心靜時的元氣（此處用郭健《取經之道與務本之道：<西遊記>內丹學發微》中的說法）。清劉一明注此詩「真鉛外黑內白，內藏真一之壬水，煉真鉛須用此真水也」也是這個意思。真汞幹，此元氣與元神（真汞）相調和，相互作用，結成內丹，而元氣元神即都消盡，故稱「真汞幹」。若不知調和元氣、元神，則二者獨立，不相作用，不結內丹，故稱「無母氣」。靈砂靈藥，即指結成的內丹。「嬰兒枉結」二句，指唐僧、八戒此次懷胎，並非真正的「聖胎」（參見第一回「嬰兒之本論」條注），而是飲了濁水（喻心懷雜念時產生的元氣）結成的「幻丹」，明伍守陽等《伍柳仙宗》：「水源既有清濁之殊，則成丹不無真幻之別？……凡有念慮存想，知見睹聞，皆屬後天，所謂濁源也。陽精從此濁源中生，因而採封煉止，縱合玄妙天機，終成幻丹，以其水源不清也。」所以，要用真意（或元意，即土母，代指沙僧）協助元氣、元神，使之結合。。

大聖縱着祥光，趕上沙僧。得了真水，喜喜歡歡，回於本處。按下雲頭，徑來村舍。只見豬八戒腆着肚子，倚在門枋上哼哩門枋（fānɡ）：門框的豎木。。行者悄悄上前道：「呆子，幾時占房的占房：指孕婦分娩，坐月子。？」呆子慌了道：「哥哥莫取笑。可曾有水來麼？」行者還要耍他，沙僧隨後就到，笑道：「水來了！水來了！」三藏忍痛欠身道：「徒弟呀，累了你們也。」那婆婆卻也歡喜，幾口兒都出禮拜道：「菩薩呀，卻是難得，難得！」即忙取個花磁盞子，舀了半盞兒，遞與三藏道：「老師父，細細的喫；只消一口，就解了胎氣。」八戒道：「我不用盞子，連吊桶等我喝了罷。」那婆子道：「老爺爺，唬殺人罷了。若吃了這吊水，好道連腸子肚子都化盡了。」嚇得呆子不敢胡爲，也只吃了半盞。

那裏有頓飯之時，他兩個腹中絞痛，只聽轂轆轂轆三五陣腸鳴。腸鳴之後，那呆子忍不住，大小便齊流，唐僧也忍不住要往靜處解手。行者道：「師父阿，切莫出風地裏去，怕人子人子：方言，即「人」。。一時冒了風，弄做個產後之疾。」那婆婆即取兩個淨桶來，教他兩個方便。須臾間，各行了幾遍，才覺住了疼痛，漸漸的銷了腫脹，化了那血團肉塊。那婆婆家又煎些白米粥與他補虛。八戒道：「婆婆，我的身子實落實落：結實。，不用補虛。你且燒些湯水與我洗個澡。卻好喫粥。」沙僧道：「哥哥，洗不得澡，坐月子的人弄了水漿致病。」李旁：頑皮。八戒道：「我又不曾大生，左右只是個小產，怕他怎的？洗洗兒乾淨。」真個那婆子燒些湯與他兩個淨了手腳。唐僧才喫兩盞兒粥湯，八戒就吃了十數碗，還只要添。行者笑道：「夯貨，少喫些。莫弄做個『沙包肚』沙包肚：病症名。指產婦產後進食太多，以致肚腹膨大，永不消退。，不像模樣。」八戒道：「沒事！沒事！我又不是母豬，怕他做甚？」那家子真個又去收拾煮飯。

老婆婆對唐僧道：「老師父，把這水賜了我罷。」行者道：「呆子，不喫水了？」八戒道：「我的肚腹也不疼了，胎氣想是已行散了。灑然無事，又喫水何爲？」行者道：「既是他兩個都好了，將水送你家罷。」那婆婆謝了行者，將餘剩之水，裝於瓦罐之中，埋在後邊地下，對衆老少道：「這罐水，勾我的棺材本也！」衆老小無不歡喜。整頓齋飯，調開桌凳，唐僧們吃了齋。消消停停，將息了一宿。

次日天明，師徒們謝了婆婆家，出離村舍。唐三藏攀鞍上馬，沙和尚挑着行囊，孫大聖前邊引路，豬八戒攏了繮繩。這裏纔是：

洗淨口孽身乾淨，銷化凡胎體自然。

李旁：着眼。

畢竟不知到國界中還有甚麼理會，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結出修道者，須要遇境不動，正心誠意，攻苦前進，方能無阻無擋，了性了命矣。而不知者，反疑爲修性在內，修命在外，或流於紅鉛梅子，或疑爲採陰補陽，醜態百出，作惡千端，深可痛恨。故仙翁於此回，合下四五篇，借假寫真，破迷指正，以見金丹乃先天之氣凝結而成，非可求之於人者也。

篇首「金山山神、土地，棒鉢孟叫道：「聖僧啊！這鉢盂飯，是孫大聖向好處化來的，因你等不聽良言，誤入妖魔之手，且來吃了飯再去，莫辜負孫大聖一片恭孝之心。」據理而論，金丹正理，以金公爲養命之源，衣食財物，俱金公所運，是金公所化之食，在好處化來，足以生法身，而脫幻身。迷徒不知就裏機關，圖謀世味外衣，重幻身而輕法身，以故誤入魔手，多生苦難。「莫辜負孫大聖一片恭孝之心」，正提醒學者，保性命而完大道，須知得金公有一片恭孝之心，足以成仙作佛，而不容逐於外誘，自暴自棄也。「三藏道：『早知不出圈子，那有此殺身之害。』行者道：『只因你不信我的圈子，卻叫我受別人的圈子，多少苦惱。』」蓋出此圈，即入彼圈；出彼圈，即入此圈。邪正不兩立，忠好不同朝，理所必然。倘能於此處，知之真而見之確，迴光返照，致虛守靜，則意誠心正，整頓鞭鞍，上馬登程，而可漸達極樂矣。故曰：「滌慮洗心皈正覺，餐風宿水向西行。」釋典雲：「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人未爲真。百尺竿頭更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即此「歸正覺」「向西行」之妙旨。然正心誠意，雖爲修道之要着，而非大道之究竟。古聖仙師，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了性了命，形神俱妙，與道合真。正心誠意，猶是一己之陰，而非人我兩濟，陰陽交通之理。故紫陽叫人「認取他家不死方」也。但他家不死之方，密祕天機，萬劫一傳，非同一切旁門外道可比。更有一等地獄種子，聞「他家」二字，遂認爲婦人女子，竟將古人普渡之法船，變爲鐵圍之路引，我思古人，憂心有傷矣。請明此篇之意。

「四衆正行處，忽遇一道小河。」此乃修行人不期而遇，邂逅相逢之境界。「一道小河」，一小道而非大道可知。「澄澄清水，湛湛寒波」，寫秋波動人之尤物；「那邊柳陰垂碧，微露茅屋幾椽」，狀柳巷易迷之花鄉。「行者指人家是擺渡」，乃誤認紅鉛可以接命；「八戒放行李叫撐船」，是錯視嬌娃而爲慈航矣。噫！道爲何物，豈可於婦女求哉？若一認婦女，行李馬匹僅上婦人之船，全身受疚，無一不在婦人之域，可不畏哉？奈何世有無知之徒，以首經爲壬水，以梅子爲金丹，採取吞饗，穢污百端，以要作真，望結仙胎，是何異唐僧八戒見子母河水清而喫乎？殊不知婦女乃世間純陰之物，經水乃後天濁中之濁，安有先天至陽之氣？若謂男子得女子之經可以長生，何以女子得男子之精終歸於死？男得女，女得男，不過順欲而取其歡喜，安能超凡入聖而完大道？

「西梁國盡是女人，並無男子。」女人無陽，顯而易見，何待細辨？「國中人年登二十歲以上，方敢去喫那河水，喫水之後，便覺腹痛有胎，至三日之後，到迎陽館照胎泉邊照去，若照得有了雙影，便就降生孩兒。」古者女子二十歲方嫁，三日經過之後，男女交媾，女得男精結胎，而號爲雙身。是特世間生人之道則然，至於成仙之道，取靈父聖母先天之氣，凝結而成聖胎，其理雖與生人之道相同，其用實與生人之道大異。一聖一凡，天地懸隔。彼飲子母河有質之法水，而妄想結無形之仙胎，則所結不過是血團肉塊，不但不能成仙佛之胎，適以結地獄之種。提綱雲：「懷鬼孕」，情真罪當，罵盡一切迷徒。

「八戒道：『要生孩子，我們卻是男身，那裏開得產門，如何脫得出來？』行者道：『一定從脅下裂個窟窿鑽出來。』沙僧道：『莫扭莫扭，只怕錯了養兒腸，弄做個胎前玻』八戒道：『那裏有手輕的穩婆，預先尋下幾個。』沙僧道：『只恐擠破漿包耳。』三藏道：『買一服墜胎藥，吃了打下胎來罷。』」此等閒言冷語，棒喝敲打，足令頑石點頭矣。

「婆子說出正南上解陽山，破兒洞，一眼落胎泉，那井裏水，喫一口方纔解下胎氣。」「正南」者，《離》明之地。「解陽山」，解說真陽之理。「破兒洞」，開破無知之妄。「一眼」者，爲正法限藏。「落胎」者，爲涅槃妙心。「泉」者，源頭活水，至清而不混，有本而流長。「井」者，《坎》水之象。「喫井水一口，方纔解下胎氣」，是榷坎》中一陽，填《離》中一陰也。榷坎》填《離》，水火相濟，陰陽相合，中懸先天一氣，白無而有，凝結至胎。是謂男兒有孕，不着於形象，不逐有無，光明正大。佛祖教外別傳者即此道，道祖龍轉還丹者即此道，解陽者即解此道，破兒者即破不是此道。若有解得破得者，則結聖胎之道得矣。

「道人稱名如意仙，破兒洞改作聚仙庵。」《坎》中一陽爲生物之祖氣，是爲真乙之水，三元八卦皆本於此，天地人物皆出於此，能得之者，一得永得，無不如意，足以空幻身，而歸正覺，非聚仙而何？然此真乙之水，最不易得，亦須由我亦由天。上陽子云：「天或有違，當以財寶精誠求之。」又．丹經雲：「欲求天上寶，須用世間財。」此丹訣中最爲要緊之法程。緇黃之流，千人萬人無有知者。御女邪徒，用錢鈔以買鼎；燒煉貪夫，騙金銀而置藥。此等愚迷，當入拔舌地獄。殊不知求實之財，乃世間之法財，而非銅鐵之凡財。若無此財，則真寶不得，而仙佛遙遠，焉能成其大道？故曰：「落胎泉水，不肯輕賜與人，須要花紅表禮，羊酒果盤，志誠奉獻，方可求得。」學者若能於此處打的透徹，則金丹有望。否則，不辨法財，天寶不得，只可挨命待時而死，再轉來世生產罷了。

行者到解陽山取水，道人要花紅酒禮。行者道：「不曾辦得。」道人笑道：「你好癡呀。」又曰：「莫想！莫想！」又臼：「不得無禮。」又曰：「不知死活。」夫禮者，所以表真心，而示真意，倘無禮而求真水，則心不真而意不誠，強求強取，無禮之至，是我欲如意，而彼得以如意之物制我，雖真水現前，未爲我有。

「大聖左手輪棒，右手使桶。」是左右恃強，予聖自雄，只知有已，不知有人也。「被道人一鉤，扯了一個躘踵，連索子通掉下井去了。」未取於人，早失其己也。「行者回至村舍，叫沙僧同去，乘便取水。」此有人有已，人已相合，不倚自強，真水可得之時。「大聖與真仙在門外交手，直鬥到山坡之下，恨苦相持」，此外而勤功鍛鍊，努力以御客氣，所以除假也；「沙和尚提着吊桶，闖進門去，取出寶杖，一下把道人左臂膊打折，向井中滿滿的打了一桶水」，此內而防危慮險，乘間以祛雜念，所以救真也。除假救真，內外相濟，取彼《坎》中之一陽，填我《離》中之一陰，還於《乾》蕉坤》順之本面，聖胎有象，可以棄有爲而入無爲矣。故曰：「我已取了水去也，饒他罷。」真者已得，假者自化，住火停輪，正在此時，不饒何爲？

「妖仙不識好歹，就來鉤腳，被大聖閃過，趕上前推了一交。」噫！以上稱先生、稱真仙，獨此處忽變妖仙，讀《西遊》解《西遊》者，皆將此緊要處，輕輕放過，餘所不解。夫上之稱先生、稱真仙，是採取之功，當真一之水未得，造化在他，須借彼不死之方以結丹，故曰真。此處稱妖仙，是溫養之事，及真一之水已得，造化在我，只憑我天然真火以脫化，故曰妖。「不識好歹來鉤腳」，是若也持盈未已心，不免一朝遭殆辱也。「趕上前推一交」，是「慢守藥爐看火候，但安神息任天然」也。

「奪過如意折爲兩段，又一抉，抉爲四段。」兩加四爲六，隱示《坤》六斷之義。何以知之？《坎》中一爻，原是《乾》家之物，因先天《乾》、《坤》相交，《乾》之一陽，走於《坤》宮，《坤》實而成《坎》；《坤》之一陰，人於《乾》宮，《乾》虛而爲《離》。取《坎》中之一奇而填於《離》，則《離》變而爲《乾》；還《離》之一偶而歸於《坎》，則《坎》變而爲《坤》。宜抉兩段，又抉四段矣。試觀擲之於地，而愈知《坎》變爲《坤》無疑矣。「再敢無禮」一語，正言不榷坎》填《離》，《乾》、《坤》不合，聖胎不結，則無禮；能榷坎》填《離》，水火相濟，玄珠有象，則有禮。

最可異者，篇中屢提「花紅酒禮，方與真水」，何以行者沙僧無花紅酒禮而得水？豈不前後矛盾？說到此處，天下道人無能達此。殊不知取水時，正有花紅酒禮，而人自不識也。「乘機取水而就走」，酒禮也；「庵門外交手，鬥到山坡下」，酒禮也；「取出寶杖打道人」，酒禮也；「向井中滿打一桶水」，酒禮也；「取了且饒他」，酒禮也；「把妖推了一交」，酒禮也。一棹全禮件件擡出，爲天下後世學人個個細看，要取其水，而完成大道，此等禮物，一件件不可缺少。噫！這個天機，悟之者，立躋聖位，迷之者萬劫沉淪。到得收園結果，悟者自悟，迷者目迷。「那妖仙戰兢兢忍辱無言，這大聖笑呵呵駕雲而起。」邪正分途，大抵然也。

詩云：「真鉛若煉須真水」者，真鉛外黑內白，內藏真一之壬水，煉真鉛須用此真水也。「真水調和真汞幹」者，真汞外實內虛，內有虛靈之火，用真鉛之真水，調真汞之靈火，水火相濟，以鋁製汞，汞不飛揚而自幹矣。「真汞真鉛無母氣」者，鉛汞雖真，若不知調和，鉛自鉛，汞自汞，靈丹不結，是無母氣也。「靈砂靈藥是仙丹」者，鉛汞相投，其中產出先天之氣，溫養十月，鉛飛汞幹，只留得一味紫金霜，名曰靈砂，又曰靈藥。虛圓不測，至靈至聖，是所謂仙丹也。「嬰兒枉結成胎象」者，若不知靈丹是先天虛無之氣結成，誤認爲女子經元，或吞餐，或採取，妄想結成嬰兒之胎，是鬼窟中生涯，而枉用心計也。「土母施功不等閒」者，金丹大道用黃婆真土，鉤取真陰真陽以生先天之氣，自無而有，凝結聖胎，而非等閉執假相弄後天者，可得窺其一二也。「推倒旁門宗正教，心君得意笑容還」者，有志者若推倒一切旁門之僞，而歸於金丹正教，則心有主宰，不爲邪說淫辭所惑，步步得意，而還丹不難矣。

「大聖沙僧得了真水，徑來村舍。道『呆子幾時占房的？』」此千古不傳之祕密，而仙翁泄露於此。夫修道所患者，不得真水耳。若得真水，金丹有象，可以入室下功，以了大事，自不容已。「幾時占房」，其意深哉！曰：「只消一口就解了胎氣。」曰：「若吃了這桶水，好道連腸子肚子都化盡了。」金丹人口，點化羣陰，如貓捕鼠，至靈至聖。仙翁婆心，點化迷途，說到此處，一切採取邪術而懷鬼孕者，當亦解悟矣。故結曰：「洗淨口業身乾淨，銷化凡胎體自然。」吾願同道者，速解陰濁之鬼胎，勿誤吞子母河之水，急結真一之聖胎，當即求落胎泉之水可也。

詩曰：

癡迷每每服紅鉛，懷抱鬼胎妄想仙。

怎曉華池真一水，些兒入腹便延年。

# 第五十四回 法性西來逢女國 心猿定計脫煙花

李本總批：一人曰：「大奇大奇，這國裏強姦和尚。」又一人曰：「不奇不奇，到處有底，也是常事。」難道此國裏再無一個丈夫？作者亦嘲弄極矣。

憺漪子曰：一部《西遊》中，惟女魔最多。始於四聖，終於天竺玉兔，復間以屍魔、杏仙、蠍、鼠、蜘蛛之類，參差錯出，不爲少矣。而其中最危而最險者，無如一西梁女國。曷言之？彼四聖，聖也；屍魔、杏仙、蠍、鼠、蜘蛛、玉兔，皆妖也。聖則不敢爲耦，妖則不可爲耦，雖愚夫或猶能勉強自持。若西梁國之女王，固宛然與我同類之人也。言其容飾之豔麗，則諸妖不如；言其居食之富貴，則四聖不如；言其爵位之尊崇，則天竺公主亦不如。極人間世可喜可慕之事，更無有過於此者。如是則當之而不惑者，不亦難乎？而三藏於此，獨能見色不迷，見欲不亂。故吾謂西方路上，苟無西梁女國則已；若有西梁女國，則十萬八千里中，當以此爲第一奇逢。而唐僧八十一難中，亦當以此爲第一大難，所謂「處逆境易，處順境難」也。不然，彼舉國君臣，玉帛相見，飲食宴笑，何樂如之，而乃列之災難薄中，名爲四十三難，何哉？

一迂儒談西梁女國事，嘆曰：「愚哉唐僧，奈何舍人王之貴、傾國之色而不取？」道人笑曰：「彼非惡而逃之，只是怕將身做香袋耳。」迂儒曰：「既從其欲，何慮香袋？」道人曰：「不從，則零碎做香袋；既從，則囫圇做香袋矣，究竟囫圇者終歸於零碎而後已。」美色可愛也，香袋亦可畏也。

話說三藏師徒別了村舍人家，依路西進，不上三四十里，早到西梁國界。唐僧在馬上指道：「悟空，前面城池相近，市井上人語喧譁，想是西梁女國。汝等須要仔細，謹慎規矩，切休放蕩情懷，紊亂法門教旨。」三人聞言，謹遵言命。

言未盡，卻至東關廂街口關廂：城門外大街和附近的地區。。那裏人都是長裙短襖，粉面油頭。不分老少，盡是婦女。正在兩街上做買做賣，忽見他四衆來時，一齊都鼓掌呵呵，整容歡笑道：「人種來了！人種來了！」證夾：奇語。慌得那三藏勒馬難行。須臾間就塞滿街道，惟聞笑語。八戒口裏亂嚷道：「我是個銷豬！我是個銷豬銷豬：即「劁豬」，閹割過的豬。豬八戒在此表示自己已無性能力，以擺脫困境。銷，同「劁」。按，俗字從「肖」者，如「睄」同「瞧」，「誚」同「譙」，「捎」同「撬」，皆與「劁」音同。！」行者道：「呆子，莫胡談。拿出舊嘴臉便是。」八戒真個把頭搖上兩搖，豎起一雙蒲扇耳，扭動蓮蓬吊搭脣，發一聲喊，把那些婦女們唬得跌跌爬爬。有詩爲證。詩曰：證夾：宇宙大矣，何所不有？此國當因此詩而傳。

聖僧拜佛到西梁，國內衠陰世少陽衠：純。。

農士工商皆女輩，李旁：罵得毒。漁樵耕牧盡紅妝。

嬌娥滿路呼人種，幼婦盈街接粉郎粉郎：三國時魏國何晏容貌俊美，臉上像搽了粉一樣，人稱粉侯或粉郎，後以粉郎稱俊美的男子。。

不是悟能施醜相，煙花圍困苦難當煙花：美麗的春景，借指情愛。！

遂此衆皆恐懼，不敢上前。一個個都捻手矬腰，搖頭咬指，戰戰兢兢，排塞街傍路下，都看唐僧。孫大聖卻也弄出醜相開路，沙僧也妝𡤫虎維持。八戒採着馬，掬着嘴，擺着耳朵，一行前進。又見那市井上房屋齊整，鋪面軒昂，一般有賣鹽賣米，酒肆茶房；鼓角樓臺通貨殖貨殖：經商盈利，也指商人和商品。，旗亭候館掛簾櫳旗亭候館：旗亭原指「市樓」，古代觀察、指揮集市的處所，上面掛旗；後指門前掛旗的酒店。候館，賓館，旅店。。師徒們轉灣抹角，忽見有一女官侍立街下，高聲叫道：「遠來的使客，不可擅入城門。請投館驛註名上簿，待下官執名奏駕，驗引放行。」三藏聞言下馬，觀看那衙門上有一扁，上書「迎陽驛」三字。長老道：「悟空，那村舍人家傳言是實，果有迎陽之驛。」沙僧笑道：「二哥，你卻去『照胎泉』邊照照，看可有雙影。」李旁：好照管。八戒道：「莫弄我！我自吃了那盞兒落胎泉水，已此打下胎來了，還照他怎的？」三藏回頭分付道：「悟能，謹言，謹言。」遂上前與那女官作禮。

女官引路，請他們都進驛內，正廳坐下，即喚看茶。又見那手下人盡是三綹梳頭，兩截穿衣之類三綹梳頭，兩截穿衣：婦女的打扮，代指婦女。。你看他拿茶的也笑。少頃，茶罷。女官欠身問曰：「使客何來？」行者道：「我等乃東土大唐王駕下欽差上西天拜佛求經者。我師父便是唐王御弟，號曰唐三藏。我乃他大徒弟孫悟空。這兩個是我師弟：豬悟能、沙悟淨。一行連馬五口。隨身有通關文牒，乞爲照驗放行。」那女官執筆寫罷，下來叩頭道：「老爺恕罪。下官乃迎陽驛驛丞，實不知上邦老爺，知當遠接。」證夾：何其彬彬有禮。拜畢起身，即令管事的安排飲饌，道：「爺爺們寬坐一時，待下官進城啓奏我王，倒換關文，打領給領給：指付予他人的錢財或生活必需品。明周履靖《錦箋記·遙訪》：「明日早當奉候，少具領給。請問相公要在那處安歇？小官隨當送去。」，送老爺們西進。」三藏忻然而坐不題。

且說那驛丞整了衣冠，徑入城中五鳳樓前，對黃門官道：「我是迎陽館驛丞，有事見駕。」黃門即時啓奏，降旨傳宣至殿，問曰：「驛丞有何事來奏？」驛丞道：「微臣在驛，接得東土大唐王御弟唐三藏。有三個徒弟，名喚孫悟空、豬悟能、沙悟淨，連馬五口，欲上西天拜佛取經。特來啓奏主公，可許他倒換關文放行？」女王聞奏，滿心歡喜，對衆文武道：「寡人夜來夢見金屏生彩豔，玉鏡展光明，乃是今日之喜兆也。」衆女官擁拜丹墀道：「主公，怎見得是今日之喜兆？」女王道：「東土男人，乃唐朝御弟。我國中自混沌開闢之時，累代帝王，更不曾見個男人至此。幸今唐王御弟下降，想是天賜來的。寡人以一國之富，願招御弟爲王，我願爲後，與他陰陽配合，生子生孫，永傳帝業，卻不是今日之喜兆也？」衆女官拜舞稱揚，無不歡悅。

驛丞又奏道：「主公之論，乃萬代傳家之好；但只是御弟三徒兇惡，不成相貌。」女王道：「卿見御弟怎生模樣？他徒弟怎生兇醜？」驛丞道：「御弟相貌堂堂，丰姿英俊，誠是天朝上國之男兒，南贍中華之人物。李旁：女人自愛好男子。那三徒卻是形容獰惡，相貌如精。」女王道：「既如此，把他徒弟與他領給，倒換關文，打發他往西天，只留下御弟，有何不可？」衆官拜奏道：「主公之言極當，臣等欽此欽遵。但只是匹配之事，無媒不可。自古道：『姻緣配合憑紅葉姻緣配合憑紅葉：唐代經常有「紅葉題詩」的故事，如唐範攄《云溪友議》卷十記中書舍人盧渥見御溝中流出一紅葉，上有一絕句：「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後宮中遣放宮女外出嫁人，盧渥得一宮女爲配，恰是題詩之人。，月老夫妻系赤繩。』」女王道：「依卿所奏，就着當駕太師作媒，迎陽驛丞主婚，先去驛中與御弟求親。待他許可，寡人卻擺駕出城迎接。」那太師、驛丞，領旨出朝。

卻說三藏師徒們在驛廳上正享齋飯，只見外面人報：「當駕太師與我們本官老姆來了本官：一個部門的主要官員。。」三藏道：「太師來卻是何意？」八戒道：「怕是女王請我們也。」行者道：「不是相請，就是說親。」三藏道：「悟空，假如不放，強逼成親，卻怎麼是好？」行者道：「師父只管允他，老孫自有處治。」

說不了，二女官早至，對長老下拜。長老一一還禮道：「貧僧出家人，有何德能，敢勞大人下拜？」那太師見長老相貌軒昂，心中暗喜道：「我國中實有造化，這個男子，卻也做得我王之夫。」二官拜畢起來，侍立左右道：「御弟爺爺，萬千之喜了！」三藏道：「我出家人，喜從何來？」太師躬身道：「此處乃西梁女國，國中自來沒個男子。今幸御弟爺爺降臨，臣奉我王旨意，特來求親。」三藏道：「善哉！善哉！我貧僧隻身來到貴地，又無兒女相隨，止有頑徒三個，不知大人求的是那個親事？」驛丞道：「下官才進朝啓奏，我王十分歡喜道，夜來得一吉夢，夢見金屏生彩豔，玉鏡展光明。知御弟乃中華上國男兒，我王願以一國之富，招贅御弟爺爺爲夫，坐南面稱孤，我王願爲帝后。傳旨着太師作媒，下官主婚，故此特來求這親事也。」三藏聞言，低頭不語。太師道：「大丈夫遇時，不可錯過。似此招贅之事，天下雖有；託國之富，世上實稀。請御弟速允，庶好回奏。」長老越加癡瘂。

八戒在傍掬着碓挺嘴叫道碓挺嘴：像舂米石碓一樣的長嘴。：「太師，你去上覆國王：我師父乃久修得道的羅漢，決不愛你託國之富，也不愛你傾國之容；快些兒倒換關文，打發他往西去，留我在此招贅，如何？」證夾：好個毛遂自薦。太師聞說，膽戰心驚，不敢回話。驛丞道：「你雖是個男身，但只形容醜陋，不中我王之意。」八戒笑道：「你甚不通變。常言道：『粗柳簸箕細柳鬥粗柳簸箕細柳鬥：諺語，意爲粗柳、細柳能各得其用，男人看用處，不論醜俊。，世上誰見男兒醜？』」行者道：「呆子，勿得胡談，任師父尊意。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莫要擔閣了媒妁工夫媒妁：即媒人。媒，謀合二姓者或男方媒人。妁，斟酌二姓者或女方媒人。。」

三藏道：「悟空，憑你怎麼說好？」行者道：「依老孫說，你在這裏也好。自古道，『千里姻緣似線牽』哩，那裏再有這般相應處？」三藏道：「徒弟，我們在這裏貪圖富貴，誰卻去西天取經？那不望壞了我大唐之帝主也？」太師道：「御弟在上，微臣不敢隱言。我王旨意，原只教求御弟爲親，教你三位徒弟赴了會親筵宴，關付領給，倒換關文，往西天取經去哩。」行者道：「太師說得有理，我等不必作難，情願留下師父，與你主爲夫，快換關文，打發我們西去，待取經回來，好到此拜爺孃，討盤纏，回大唐也。」那太師與驛丞對行者作禮道：「多謝老師玉成之恩玉成：宋張載《西銘》：「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大概會相助你取得成功。庸，大概。玉，相助。女，通「汝」）意思是助之使成，後爲成全之意。！」八戒道：「太師，切莫要『口裏擺菜碟兒』口裏擺菜碟兒：空許諾，說空話。。既然我們許諾，且教你主先安排一席，與我們喫鍾肯酒肯酒：允婚酒，表示女方答允這門親事。，如何？」太師道：「有，有，有；就教擺設筵宴來也。」那驛丞與太師，歡天喜地，回奏女主不題。

卻說唐長老一把扯住行者，罵道：「你這猴頭，弄殺我也！怎麼說出這般話來，教我在此招婚，你們西天拜佛，我就死也不敢如此。」行者道：「師父放心。老孫豈不知你性情，但只是到此地，遇此人，不得不將計就計。」三藏道：「怎麼叫做將計就計？」行者道：「你若使住法兒不允他，他便不肯倒換關文，不放我們走路。倘或意噁心毒，喝令多人，割了你肉，做甚麼香袋呵，我等豈有善報？一定要使出降魔蕩怪的神通。你知我們的手腳又重，器械又兇，但動動手兒，這一國的人盡打殺了。他雖然阻當我等，卻不是怪物妖精，李旁：既是女人矣，緣何不是怪物妖精？還是一國人身；你又平素是個好善慈悲的人，在路上一靈不損；若打殺無限的平人，你心何忍！誠爲不善了也。」三藏聽說，道：「悟空，此論最善。但恐女主招我進去，要行夫婦之禮，我怎肯喪元陽元陽：即「元精」。內丹術認爲元精無形，寓於元氣之中，若受外感（如女色），就會與元氣分判，成爲凡精（即精液）泄出體外。內丹術非常重視「元陽未泄」之身，以未曾遺精的少年爲最上等修道人選。，敗壞了佛家德行；走真精，墮落了本教人身？」行者道：「今日準了親事，他一定以皇帝禮擺駕出城接你；你更不要推辭，就坐他鳳輦龍車，登寶殿，面南坐下，問女王取出御寶印信來，宣我們兄弟進朝，把通關文牒用了印，再請女王寫個手字花押，僉押了交付與我們僉押：同「簽押」。在文書上簽名畫押表示負責。。一壁廂教擺筵宴，就當與女王會喜會喜：慶賀恭喜。，就與我們送行。待筵宴已畢，再叫排駕，只說送我們三人出城，回來與女王配合。哄得他君臣歡悅，更無阻擋之心，亦不起毒惡之念，卻待送出城外，你下了龍車鳳輦，教沙僧伺候左右，伏侍你騎上白馬，老孫卻使個定身法兒，教他君臣人等皆不能動，我們順大路只管西行。行得一晝夜，我卻念個咒，解了術法，還教他君臣們甦醒回城。一則不傷了他的性命，二來不損了你的元神。這叫做『假親脫網』之計，豈非一舉兩全之美也？」證夾：好計！好計！此亦棋家倒跌法也。三藏聞言，如醉方醒，似夢初覺，樂以忘憂，稱謝不盡道：「深感賢弟高見賢弟：這裏是對弟子或年歲較幼之友的敬稱。如《兒女英雄傳》第四十回烏克齋對學生安龍媒說：「老賢弟，你倒不可亂了方寸，努力爲之。」。」四衆同心會意，正自商量不題。

卻說那太師與驛丞，不等宣詔，直入朝門白玉階前奏道：「主公佳夢最準，魚水之歡就矣魚水之歡：《詩經》的逸詩有「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家室，而安召我居？」意爲浩浩的水，活潑的魚，沒有安家，讓我住在哪裏呢？後用「魚水」比喻夫妻或男女戀人情深。。」女王聞奏，卷珠簾，下龍牀，啓櫻脣，露銀齒，笑吟吟，嬌聲問曰：「賢卿見御弟，怎麼說來？」太師道：「臣等到驛，拜見御弟畢，即備言求親之事。御弟還有推託之辭，幸虧他大徒弟慨然見允，願留他師父與我王爲夫，面南稱帝，只教先倒換關文，打發他三人西去；取得經回，好到此拜認爺孃，討盤費回大唐也。」女王笑道：「御弟再有何說？」太師奏道：「御弟不言，願配我王；只是他那二徒弟先要喫席肯酒。」

女王聞言，即傳旨，教光祿寺排宴。一壁廂排大駕，出城迎接夫君。衆女官即欽遵王命，打掃宮殿，鋪設庭臺。一班兒擺宴的，火速安排；一班兒擺駕的，流星整備。你看那西梁國雖是婦女之邦，那鑾輿不亞中華之盛，證夾：寫得豔如花，熱如火，真令人應接不暇。但見：

六龍噴彩，雙鳳生祥。六龍噴彩扶車出，雙鳳生祥駕輦來。馥郁異香藹馥郁：形容香氣很濃。，氤氳瑞氣開。金魚玉珮多官擁，寶髻雲鬟衆女排。鴛鴦掌扇遮鑾駕掌扇：長柄掌形扇，一種儀仗。，翡翠珠簾影鳳釵。笙歌音美，弦管聲諧。一片歡情衝碧漢，無邊喜氣出靈臺靈臺：古代帝王觀察天文星象的建築。。三檐羅蓋搖天宇三檐羅蓋：即三重檐的傘蓋。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二記駙馬覲見禮儀：「乘塗金御仙花鞍轡狨座馬，執絲鞭，張三檐傘。」，五色旌旗映御階。此地自來無合巹合巹（jǐn）：結婚時新郎、新娘喝的交杯酒。巹，是古代婚禮用的禮器。把一個葫蘆劈爲兩個瓢，稱爲「巹」，婚禮時夫婦各執一瓢飲酒。，證夾：奇事創句。女王今日配男才。

不多時，大駕出城，早到迎陽館驛。忽有人報三藏師徒道：「駕到了。」三藏聞言，即與三徒整衣出廳迎駕。女王捲簾下輦道：「那一位是唐朝御弟？」太師指道：「那驛門外香案前穿襴衣者便是。」女王閃鳳目，簇蛾眉，仔細觀看，果然一表非凡，你看他：

丰姿英偉，相貌軒昂。齒白如銀砌，脣紅口四方。頂平額闊天倉滿天倉：相術稱兩額角爲天倉，天倉飽滿爲福相。，目秀眉清地閣長地閣：相術稱下頜爲地閣，地閣方圓爲福相。。兩耳有輪真傑士兩耳有輪：耳郭的邊緣，下連耳垂，相術以耳輪飽滿如珠爲福相。，一身不俗是才郎。好個妙齡聰俊風流子，堪配西梁窈窕娘。

女王看到那心歡意美之處，不覺淫情汲汲，愛慾恣恣，展放櫻桃小口，呼道：「大唐御弟，還不來占鳳乘鸞也？」三藏聞言，耳紅面赤，羞答答不敢抬頭。豬八戒在傍，掬着嘴，餳眼觀看那女王，證夾：有景。卻也嫋娜，真個：

眉如翠羽，肌似羊脂。臉襯桃花瓣，鬟堆金鳳絲。秋波湛湛妖嬈態，春筍纖纖嬌媚姿。斜軃紅綃飄彩豔，高簪珠翠顯光輝。說甚麼昭君美貌昭君：即王嬙。本是漢元帝宮女，賜匈奴呼韓邪單于爲閼氏。事見《漢書·元帝紀》和《後漢書·南匈奴傳》及《西京雜記》。但這一故事流傳很廣，後來被演繹成漢元帝與昭君的愛情悲劇，如元代馬致遠的雜劇《漢宮秋》即是。而歷代文人的詩詞作品中，也常用昭君出塞的故事來發抒自己的情懷。參見第六十回「王嬙」註解。，果然是賽過西施西施：春秋時越國美女。越王勾踐知道吳王好色，選西施、鄭旦等美女獻給吳王，使吳王沉迷酒色而朝政荒廢。後人常以西施比喻美女。事見漢代趙曄《吳越春秋》卷五《勾踐陰謀外傳》：「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沉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夫吳王淫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往獻美女，其必愛之。惟王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越王曰：『善。』乃使相國中，得苧羅山採薪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士成，臨于都巷，三年學成而獻於吳。」。柳腰柳腰：古代文人比喻美女的腰肢像柳條一樣纖細柔軟。唐代孟棨《本事詩》：「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爲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豔，因爲《楊柳》之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白尚書即白居易。小蠻是他暮年的寵姬。白氏以柳枝形容美女的腰肢，對後人的影響很大。微展鳴金珮，蓮步蓮步：古代文學作品中，用「蓮步」形容美女曼妙的步態。事出《南史·齊本紀下·東昏侯》。是說東昏侯鑿金爲蓮花，貼在地上，讓寵妃潘氏在上面行走，稱爲「步步蓮花」。輕移動玉肢。月裏嫦娥難到此，九天仙子怎如斯。宮妝巧樣非凡類，誠然王母降瑤池。

那呆子看到好處，忍不住口嘴流涎，心頭撞鹿，一時間骨軟筋麻，好便似雪獅子向火雪獅子：用雪堆成的獅子。宋張耒（lěi）《戲作雪獅絕句》：「六出（雪花六角，故名六出）裝來百獸王，日頭出後便郎當（頹敗破爛）。」，不覺的都化去也。證夾：此時老呆好不難過。

只見那女王走近前來，一把扯住三藏，悄語嬌聲叫道：「御弟哥哥，請上龍車，和我同上金鑾寶殿，匹配夫婦去來。」這長老戰兢兢立站不住，似醉如癡。行者在側教道：「師父不必太謙，請共師孃上輦。快快倒換關文，等我們取經去罷。」長老不敢回言，把行者抹了兩抹抹：掃視，很快地看了兩眼，其中當然含有深意。，止不住落下淚來。李旁：的是怕毴和尚。行者道：「師父切莫煩惱，這般富貴不受用，還待怎麼哩？」三藏沒及奈何，只得依從。揩了眼淚，強整歡容，移步近前，與女主：

同攜素手，共坐龍車。那女主喜孜孜欲配夫妻，這長老憂惶惶只思拜佛。一個要洞房花燭交鴛侶，一個要西宇靈山見世尊。女帝真情，聖僧假意。女帝真情，指望和諧同到老；聖僧假意，牢藏情意養元神。一個喜見男身，恨不得白晝並頭諧伉儷；一個怕逢女色，只思量即時脫網上雷音。二人和會同登輦，豈料唐僧各有心。

那些文武官，見主公與長老同登鳳輦，並肩而坐，一個個眉花眼笑，撥轉儀從，復入城中。孫大聖才教沙僧挑着行李，牽着白馬，隨大駕後邊同行。豬八戒往前亂跑，先到五鳳樓前，嚷道：「好自在，好見成呀！這個弄不成！這個弄不成！吃了喜酒進親纔是！」唬得些執儀從引導的女官，都不敢前進，一個個回至駕邊道：「主公，那一個長嘴大耳的，在五鳳樓前嚷道要喜酒喫哩。」女主聞奏，與長老倚香肩，偎並桃腮，開檀口檀口：檀，淺紅色。檀口，淺紅色的嘴脣。，悄聲叫道：「御弟哥哥，長嘴大耳的是你那個高徒？」三藏道：「是我第二個徒弟，他生得食腸寬大，一生要圖口肥；須是先安排些酒食與他吃了，方可行事。」女主急問：「光祿寺安排筵宴完否？」女官奏道：「已完，設了葷素兩樣，在東閣上哩。」女王又問：「怎麼兩樣？」女官奏道：「臣恐唐朝御弟與高徒等平素喫齋，故有葷素兩樣。」女王卻又笑吟吟，硍着長老的香腮道哏：貼近的意思。參見第五十三回注。：「御弟哥哥，你喫葷喫素？」三藏道：「貧僧喫素，但是未曾戒酒。須得幾杯素酒，與我二徒弟喫些。」

說未了，太師啓奏：「請赴東閣會宴。今宵吉日良辰，就可與御弟爺爺成親。明日天開黃道天開黃道：即「黃道吉日」。星命家認爲青龍、明堂、金匱、天德、玉堂、司命等六辰是吉神，六辰值日之時，萬事順利，是辦事的好日子，稱爲「黃道吉日」。，請御弟爺爺登寶殿面南面南：在金鑾殿上，皇帝面朝南而坐。這裏的意思是皇帝登基。，改年號即位。」證夾：大有黃袍加身之意，真所謂「天上跌下一頂平天冠來」也。女王大喜，即與長老攜手相攙，下了龍車，共入端門裏。但見那：

風飄仙樂下樓臺，閶闔中間翠輦來閶闔：閶闔門原是傳說中的天門，《楚辭·離騷》：「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又，漢代建章宮正門稱爲「閶闔門」，洛陽城門也有「閶闔門」。所以後來泛稱宮殿門或京都城門爲閶闔。。

鳳闕大開光藹藹，皇宮不閉錦排排。

麒麟殿內爐煙嫋，孔雀屏邊扇影回。

亭閣崢嶸如上國，玉堂金馬更奇哉玉堂金馬：玉堂殿和金馬門的並稱。玉堂殿和金馬門都是漢朝皇宮裏的建築，爲學士待詔之處，後來也用作翰林院的代稱。。

既至東閣之下，又聞得一派笙歌聲韻美，又見兩行紅粉貌嬌嬈。正中堂排設兩般盛宴：左邊上首是素筵，右邊上首是葷筵，下兩路盡是單席。那女王斂袍袖，十指尖尖，奉着玉杯，便來安席安席：宴會入座時的敬酒禮節。。行者近前道：「我師徒都是喫素。先請師父坐了左手素席，轉下三席，分左右，我兄弟們好坐。」太師喜道：「正是，正是。師徒即父子也，不可並肩。」衆女官連忙調了席面。女王一一傳杯，安了他弟兄三位。行者又與唐僧丟個眼色，教師父回禮。三藏下來，卻也擎玉杯，與女王安席。那些文武官，朝上拜謝了皇恩，各依品從，分坐兩邊，才住了音樂勸酒。

那八戒那管好歹，放開肚子，只情喫起。也不管甚麼玉屑米飯、蒸餅、糖糕、蘑菇、香蕈、筍芽，木耳、黃花菜、石花菜、紫菜、蔓菁、芋頭、蘿菔、山藥、黃精蘿菔（fú）：也稱「蘿蔔」、「萊菔」。即蘿蔔。，一骨辣噇了個罄盡一骨辣噇了個罄盡：一骨辣，一齊，一股腦兒。噇，沒有節制地喫喝。。喝了五七杯酒，口裏嚷道：「看添換來！拿大觥來！再喫幾觥，各人幹事去。」沙僧問道：「好筵席不喫，還要幹甚事？」呆子笑道：「古人云：『造弓的造弓，造箭的造箭造弓的造弓，造箭的造箭：比喻各幹各的，互不相干。。』我們如今招的招，嫁的嫁，取經的還去取經，走路的還去走路，莫只管貪杯誤事，快早兒打發關文。正是『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女王聞說，即命取大杯來。近侍官連忙取幾個鸚鵡杯、鸕鷀杓、金叵羅、銀鑿落、玻璃盞、水晶盆、蓬萊碗、琥珀鍾「鸚鵡杯」一句：這裏提到的，都是古代著名的酒器。鸚鵡杯、鸕鷀杓，李白《襄陽歌》：「鸕鷀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宋楊齊賢注：「鸕鷀，水鳥，其頸長，刻杓爲之形。」而「鸚鵡螺旋尖處屈而朱，如鸚鵡嘴，故以爲名，殼上青綠斑，大者可受二升；殼內光瑩如雲母」。金叵羅，古代的一種金制酒器。《北齊書·祖珽傳》記：祖珽盜北齊神武帝高歡金叵羅，倒扣在髮髻上，後被發現。銀鑿落，銀質的鑿落。「鑿落」又作「鑿絡」，是鏤刻金銀的酒盞。宋葉廷珪《海錄碎事·飲食》：「湘楚人以盞斝中鐫鏤金渡者爲金鑿絡。」玻璃盞，玻璃，一作「頗黎」，原指狀如水晶的寶石。《說郛》卷九四下記：「隋文帝時，突厥獻玻璃七寶杯，唐玄宗以酌李白。」水晶盆，一作「水精盆」。《元史·憲宗紀》記：憲宗七年，「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可值銀三萬餘錠」。蓬萊碗，即蓬萊盞，唐朝飲中八仙之一李適之的飲酒器。《說郛》卷一一九上記：李適之有酒器九品，其一名蓬萊盞，上有山，象海中三仙山，注酒以山沒爲限。琥珀鍾，唐杜甫《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掌中琥珀鍾，行酒雙逶迤。」，滿斟玉液，連注瓊漿玉液瓊漿：皆指美酒佳釀。。果然都各飲一巡。

三藏欠身而起，對女王合掌道：「陛下，多蒙盛設，酒已勾了。請登寶殿，倒換關文，趕天早，送他三人出城罷。」女王依言，攜着長老，散了筵宴，上金鑾寶殿，即讓長老即位。三藏道：「不可！不可！適太師言過，明日天開黃道，貧僧纔敢即位稱孤。今日即印關文，打發他去也。」女王依言，仍坐了龍牀，即取金交椅一張，放在龍牀左首，請唐僧坐了，證夾：此座亦不易得。叫徒弟們拿上通關文牒來。大聖便教沙僧解開包袱，取出關文。大聖將關文雙手捧上。那女王細看一番，上有大唐皇帝寶印九顆，下有寶象國印、烏雞國印、車遲國印。女王看罷，嬌滴滴笑語道：「御弟哥哥又姓陳？」三藏道：「俗家姓陳，法名玄奘。因我唐王聖恩認爲御弟，賜姓我爲唐也。」女王道：「關文上如何沒有高徒之名？」三藏道：「三個頑徒，不是我唐朝人物。」女王道：「既不是你唐朝人物，爲何肯隨你來？」三藏道：「大的個徒弟，祖貫東勝神洲傲來國人氏；第二個乃西牛賀洲烏斯莊人氏烏斯莊：當作「烏斯藏」。本書中「藏」（也寫作「匨」）、「莊」（繁體作「莊」）常混。又見第二十四回「五莊觀」條注。；第三個乃流沙河人氏。他三人都因罪犯天條，南海觀世音菩薩解脫他苦，秉善皈依，將功折罪，情願保護我上西天取經。皆是途中收得，故此未注法名在牒。」女王道：「我與你添注法名，好麼？」三藏道：「但憑陛下尊意。」女王即令取墨筆來，濃磨香翰，飽潤香毫，牒文之後，寫上孫悟空、豬悟能、沙悟淨三人名諱，證夾：此女王亦細潤有致。卻纔取出御印，端端正正印了；又畫個手字花押，傳將下去。孫大聖接了，教沙僧包裹停當。

那女王又賜出碎金碎銀一盤，下龍牀遞與行者道：「你三人將此權爲路費，早上西天；待汝等取經回來，寡人還有重謝。」行者道：「我們出家人不受金銀，途中自有乞化之處。」女王見他不受，又取出綾錦十匹，對行者道：「汝等行色匆匆，裁製不及，將此路上做件衣服遮寒。」行者道：「出家人穿不得綾錦，自有護體布衣。」女王見他不受，教：「取御米三升，在路權爲一飯。」八戒聽說個「飯」字，便就接了，捎在包袱之間。行者道：「兄弟，行李見今沉重，且倒有氣力挑米？」八戒笑道：「你那裏知道，米好的是個日消貨日消貨：每天都要消耗的東西。。只消一頓飯，就了帳也。」遂此合掌謝恩。

三藏道：「敢煩陛下相同貧僧送他三人出城，待我囑付他們幾句，教他好生西去，我卻回來，與陛下永受榮華。無掛無牽，方可會鸞交鳳友也鸞交鳳友：比喻情侶、夫妻。。」女王不知是計，便傳旨擺駕，與三藏並倚香肌，同登鳳輦，出西城而去。滿城中都盞添淨水，爐降真香。一則看女王鑾駕，二來看御弟男身。沒老沒小，盡是粉容嬌面、綠鬢雲鬟之輩。證夾：真好看。

不多時，大駕出城，到西關之外。行者、八戒、沙僧同心合意，結束整齊，徑迎着鑾輿，厲聲高叫道：「那女王不必遠送，我等就此拜別。」長老慢下龍車，對女王拱手道：「陛下請回，讓貧僧取經去也。」證夾：妙。女王聞言，大驚失色，扯住唐僧道：「御弟哥哥，我願將一國之富，招你爲夫。明日高登寶位，即位稱君，我願爲君之後，喜筵通皆吃了，如何卻又變卦？」八戒聽說，發起個風來，把嘴亂扭，耳朵亂搖，闖至駕前，嚷道：「我們和尚家和你這粉骷髏做甚夫妻粉骷髏：塗脂抹粉的骷髏，對美貌婦女的輕蔑之詞。意思是姣好的容顏最終也只能變成骷髏，佛道二教常以此啓發人作世事無常之想。明瞿佑《剪燈新話·牡丹燈記》載：元至正年間，有喬生於元宵節夜深時遇一美女，便常與幽會，鄰居老翁偷窺，「見一粉骷髏與生並坐於燈下，大駭」，方知是鬼。！李旁：着眼。證夾：妙喝。●位至人王，可謂極貴矣，卻終不免「粉骷髏」三字，奈何？放我師父走路！」那女王見他那等撒潑弄醜，唬得魂飛魄散，跌入輦駕之中。沙僧卻把三藏搶出人叢，伏侍上馬。只見那路傍閃出一個女子，喝道：「唐御弟，那裏走！我和你耍風月兒去來！」證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轉更爲險仄。沙僧罵道：「賊輩無知！」掣寶杖劈頭就打。那女子弄陣旋風，嗚的一聲，把唐僧攝將去了，無影無蹤，不知下落何處。咦！正是：

脫得煙花網，又遇風月魔。

證夾：總是花星照命。

畢竟不知那女子是人是怪，老師父的性命得死得生，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金丹之道務在得先天真一之水，而不可誤認房中之邪行矣。然婦女雖不可用，而婦女猶不能避，是在遇境不動，見景忘情，速當解脫色魔，打開欲網，以修大道。萬不可見色迷心，傷其本真，有阻前程。從來讀《西遊》評《西遊》者，多以此篇誤認，或猜修道者必須女人，不流於採戰，必入於色瘴；或疑修道者必避女人，不入於空寂，便歸於山林。此皆不得真傳，妄議私度之輩，何不細味提綱二句乎？

曰：「法性西來逢女國」者，言女國西天必由之路，而女國不能避。曰「逢」者，是無意之相逢，非有心之遇合，是在逢之而正性以過之，不得因女色有亂其性也。曰：「心猿定計脫煙花」者，言煙花修行必到之鄉，而煙花不可貪。曰「用計脫」者，是對景而無心，並非避世而不見，特在遇之而心定以脫之，不得以煙花有迷其心也。逢之脫之，言下分明，何等顯然。

篇首「唐僧在馬上指道：『悟空，前面西梁女國，汝等須要謹慎，切休放蕩情懷。』」仙翁慈悲，其叮嚀反覆，何其深切？彼行房中邪術者，是亦妄人而已，與禽獸奚擇哉？「國中不分老少，盡是婦女。」純陰無陽也。「忽見他四衆，整容歡笑道，人種來了！人種來了！」言男女相見，爲順其所欲，生人之種，而非逆用其機，生仙之道。雖仙道與人道相同，然一聖一凡，天地懸隔矣。「須臾塞滿街道，惟聞笑語。」寫尤物動人，足以亂真，可畏可怕。「行者道：『呆子，拿出舊嘴瞼便是。』八戒真個把頭搖上兩搖，豎起一雙蒲扇耳，扭動蓮蓬吊搭脣，發一聲喊，把那些婦女們嚇得跌爬亂躲。」讀者勿作八成發呆，若作呆看，真是呆子，不知道中之意味也。「把頭兩冶，擺脫了恩愛線索；「將耳豎起」，擋住了狐媚聲音；「扭動蓮蓬」，出污泥而不染；「發出喊聲」，處色場而不亂；「拿出舊嘴臉」，發現出一團真性；「嚇跌婦女們」，運轉過無邊的法輪。詩云：「不是悟能施醜相，煙花圍住苦難當。」即「說着醜，行着妙。」神哉！神哉！

「女人國自混沌開闢之時，累代帝王，更不曾見個男人。國王願招御弟爲王，與他陰陽配合，生子生孫，永傳帝業。驛丞以爲萬代傳家之計。」猶言混沌初分，累代帝王，並不曾見有個男子得女子而成道，女子得男子而成道者。只可男女配合，恣情縱欲，生子生孫，爲萬代傳家之計。若欲成道，烏可能之？「大師說出一國之富，傾國之容，八戒叫道：『我師父乃久修得道的羅漢，決不愛你託國之富，也不愛你傾國之容，快些地倒換關文，打發他往西去，留我在此招贅如何？太師聞說，膽戰心驚，不敢回話。」此寫世間見財起意，見色迷心之徒，是不知久修得道的羅漢，不愛此富貴美色，而別有陰陽配合，以女妻男，坐產招夫。此真驚俗駭衆之法言，彼一切在女人身上作話計者，安能知之？況此女入國，乃上西天必由之路，不過此地，到不得西天，見不的真佛；過得此地，方能到得西天，見的真佛。女人國都是人身，卻非妖精怪物可比，精怪可以打殺，人身不可以傷損。此行者到此處，遇此人，不得不將計就計，而假親脫網也。

「待筵宴已畢，只說送三人出城，回來配合」者，假親也；「哄得她君臣歡喜」者，假親也；「使定身法叫她們不能動身」者．脫網也。「一則不傷她的性命，二來不損你的元神，豈不是兩全其美」者，無損於彼，有益於我，有人有己，大小無傷，兩國俱全，其美孰大於此？彼以幻身而採取者，是乃苦中作樂，其美安在？仙翁將過女人國之大法，已明明和盤托出。猶有一般地獄種子，或採首經粟子，以爲一則不傷她的性命，二來不損我的元神；或交合抽納紅鉛，以陰補陽爲假親，而非真親。如此等類，不一而足，重則傷其性命，輕則損其陰德，大失仙翁度世之本原。殊不知心中一着女人，則神馳性迷，未取於人，早失於己，可不慎諸？

「女王鳳目峨眉，櫻桃小口，十分豔麗。真個是丹桂嫦娥離月殿，碧桃王母降瑤池。呆子看到好處，忍不住口角流涎，心頭鹿撞，一時間骨軟筋麻，好便是雪獅子向火，不覺的都化去。」以見美色迷人，易足銷魂。古人謂「生我之處，即死我之處」，良有深意，不是撰說。「女王與唐僧素手共坐龍車，倚香肩，偎桃腮，開檀口，道：『御弟哥哥，長嘴大耳的是你那個高徒？』」曰：「御弟哥哥，你喫素喫葷。」曰：「御弟哥哥又姓陳。」寫出一篇狐媚殷勤愛憐之意，曲肖人間淫奔浪婦情態，有聲有色，若非有大聖人能以處治，安得不落於網中？呂祖雲：「二八佳人體似酥，腰中仗劍斬凡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叫君骨髓枯。」蓋人自無始劫以來，以至千萬劫，從色中而來，從色中而去，諸般易除，惟此色魔難消。修行人若不將此關口打破，饒你鐵打的羅漢，銅鑄的金剛，一經火灼，四大俱化，焉能保的性命，完全大道？釋典所謂「袈裟下大事不明，最苦；裙釵下大事不明，更苦」者是也。

「女王取出御印，端端正正印了，又畫個手字花押，傳將下去。」唐僧自收三徒而後，歷諸國土，未曾添注法名，而女國何以忽添？此中有深意焉。世間之最易動人者，莫如女色；最難去者，莫如女色。遇色而不能動，則世更無可動之物；遇色而不能不動，則世無有不動之物。故必於女國過得去，方爲悟空、悟能、悟淨，而三家合一，五行攢簇；過不得去，不爲悟空、悟能、悟淨，而三家仍未合，五行仍未攢。是有空、能、淨之名，未有空、能、淨之實，猶如出長安時單身隻影相同，何得雲人我同濟，彼此扶持？故三徒必於途中收來，必在女王手中註名畫押，端端正正，印證過去，才爲真實不虛。賜金銀行者不受，賜綾錦行者不受，而惟受一飯之米，亦在包容之中。外雖受而內實無受，特以示色不能動心，而無一物可能動者。

「三藏賺女王送三徒出城，行者八戒沙僧，同心合意，結束整齊」，三人同志，防危慮險也。「三人厲聲高叫道：『不必遠送，就此告別。』長老下車拱手道：『陛下請回，讓貧僧取經去也。』」夫假親，凡以爲賺哄印信，而欲脫網之計。若印信已得，關文已換，前途無阻，正當拜別女國，奔大路而取真經，時不容遲緩者也。八戒道：「我們和尚家，和你這粉骷髏做甚夫妻？」真是暮鼓晨鐘，驚醒夢中多少癡漢。一切迷徒，聞得此等法音，當嚇得魂飛魄散，跌倒而莫知所措矣。

「三藏上馬，路旁閃出一個女子喝道：『唐御弟，那裏走，我和你耍風月兒去來。』弄陣旋風，呼的一聲，把唐僧攝將去了無影無蹤。」此煙花之網已脫，而風月之魔難除，色之惑人甚矣哉！學者早於女國舉一隻眼，勿爲煙花風月所迷，幸甚！

詩曰：

煙花寨裏最迷真，志士逢之莫可親。

對景忘惰毫不動，借他寶信煉元神。

# 第五十五回 色邪淫戲唐三藏 性正修持不壞身

李本總批：人言蠍子毒，我道婦人更毒。或問：「何也？」曰：「若是蠍子毒似婦人，他不來假婦人名色矣。」爲之絕倒。

或問：「蠍子毒矣，乃化婦人，何也？」答曰：「似婦人，尤毒耳。」

憺漪子曰：西梁女國之後，即繼之以琵琶洞之蠍精，明乎女王決其源，而蠍精揚其瀾也。但女王禮法雍肅，情文藹然，若非留婚一節，竟可稱西道賢主人。而蠍精絕無顧忌，非誘逼唐僧交歡，則施倒馬毒害人耳。由是言之，女王人也，故當以人道處之；蠍精蟲也，怪也，故當以蟲怪之道處之。以人道處之，只假親脫網一計足矣；以蟲怪之道處之，非昂宿現形不可。然假親脫網，人己可以兩全；而昂宿現形，則蠍精立死。蟲乎，怪乎，豈可與人並域而論乎？只一倒馬鉤耳，行者畏之，八戒畏之，而甚至觀音畏之，如來亦畏之。蓋爲陽毒易制，陰毒難防耳。今人之心，豈無有毒於倒馬鉤者乎？天道好還，終須有琵琶現像之日。慎無揚揚得意，而謂世間遂無昂宿昂頭也。

卻說孫大聖與豬八戒正要使法定那些婦女，忽聞得風響處，沙僧嚷鬧，急回頭時，不見了唐僧。行者道：「是甚人來搶師父去？」沙僧道：「是一個女子，弄陣旋風，把師父攝了去也。」行者聞言，唿哨跳在雲端裏，用手搭涼篷，四下裏觀看，只見一陣灰塵，風滾滾，往西北上去了。急回頭叫道：「兄弟們，快駕雲同我趕師父去來！」八戒與沙僧即把行囊捎在馬上，響一聲，都跳在半空裏去。

慌得那西梁國君臣女輩，跪在塵埃，都道：「是白日飛昇的羅漢，我主不必驚疑。唐御弟也是個有道的禪僧，我們都有眼無珠，錯認了中華男子，枉費了這場神思。請主公上輦回朝也。」女王自覺慚愧，多官都一齊回國不題。

卻說孫大聖兄弟三人騰空踏霧，望着那陣旋風，一直趕來。前至一座高山，只見灰塵息靜，風頭散了，更不知怪向何方。兄弟們按留雲霧，找路尋訪，忽見一壁廂，青石光明，卻似個屏風模樣。證夾：此洞甚冠冕，與他處不同。三人牽着馬轉過石屏，石屏後有兩扇石門，門上有六個大字，乃是「毒敵山琵琶洞」毒敵山琵琶洞：毒，指蠍毒，又指蠍尾的毒鉤。琵琶，蠍子形如琵琶。《搜神記·安陽亭》記：有書生在安陽城南一亭遇妖怪，問明來源後，「乃握劍至昨夜應處，果得老蠍，大如琵琶，毒長數尺」。。證夾：琵琶，像其形；毒敵者，言其毒能敵世間一切物，而世間之毒無與爲敵也。八戒無知，上前就使釘鈀築門。行者急止住道：「兄弟莫忙，我們隨旋風趕，便趕到這裏，尋了這會，方遇此門，又不知深淺如何。倘不是這個門兒，卻不惹他見怪？你兩個且牽了馬，還轉石屏前立等片時，待老孫進去打聽打聽，察個有無虛實，卻好行事。」沙僧聽說，大喜道：「好！好！好！正是粗中有細，果然急處從寬。」他二人牽馬回頭。

孫大聖顯個神通，捻着訣，念個咒語，搖身一變，變作蜜蜂兒，真個輕巧！你看他：

翅薄隨風軟，腰輕映日纖。

嘴甜曾覓蕊，尾利善降蟾。

釀蜜功何淺，投衙禮自謙投衙：羣蜂早晚聚集，簇擁蜂王，如舊時官吏到上司衙門排班參見。宋陸游《青羊宮小飲贈道士》詩：「微雨晴時看鶴舞，小窗幽處聽蜂衙。」。

如今施巧計，飛舞入門檐。

行者自門瑕處鑽將進去瑕：裂縫，空隙。《管子·制分》：「凡用兵者，攻堅則韌，乘瑕則神。」，飛過二層門裏，只見正當中花亭子上端坐着一個女怪，左右列幾個綵衣繡服，丫髻兩揫的女童丫髻兩揫（chōu）：指雙髻分梳在頭上兩邊像「丫」字一樣。揫，束。，都歡天喜地，正不知講論甚麼。這行者輕輕的飛上去，丁在那花亭格子上，側耳才聽，又見兩個總角蓬頭女子總角蓬頭：未成年人的裝扮。總角，古時兒童束髮爲兩結，向上分開，形狀如角。蓬頭，頭髮不梳起。，捧着兩盤熱騰騰的麪食，上亭來道：「奶奶，一盤是人肉餡的葷饃饃，一盤是鄧沙餡的素饃饃鄧沙：即「澄沙」，純淨的豆沙。元《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澄沙糖餡」條：「紅豆熟，研爛淘去皮，小蒲包濾極幹，入沙糖食。」。」那女怪笑道：「小的們，攙出唐御弟來。」幾個綵衣繡服的女童，走向後房，把唐僧扶出。那師父面黃脣白，眼紅淚滴。行者在暗中嗟嘆道：「師父中毒了。」

那女走下亭，露春蔥十指纖纖，扯住長老道：「御弟寬心。我這雖不是西梁女國的宮殿，不比富貴奢華，其實卻也清閒自在，正好唸佛看經。我與你做個道伴兒，真個是百歲和諧也。」證夾：忽而富貴奢華，忽面清閒自在。境界不同，而要做夫妻則同，不論人怪，皆具欲根，異哉！三藏不語，那怪道：「且休煩惱。我知你在女國中赴宴之時，不曾進得飲食。這裏葷素面飯兩盤，憑你受用些兒壓驚。」三藏沉思默想道：「我待不說話，不喫東西，此怪比那女王不同，女王還是人身，行動以禮；此怪乃是妖神，恐爲加害，奈何我三個徒弟，不知我困陷在於這裏，倘或加害，卻不枉丟性命？」以心問心，無計所奈，只得強打精神，開口道：「葷的何如？素的何如？」女怪道：「葷的是人肉餡饃饃，素的是鄧沙餡饃饃。」三藏道：「貧僧喫素。」那怪笑道：「女童，看熱茶來，與你家長爺爺喫素饃饃。」一女童果捧着香茶一盞，放在長老面前。那怪將一個素饃饃劈破，遞與三藏。三藏將個葷饃饃囫圇遞與女怪。女怪笑道：「御弟，你怎麼不劈破與我？」三藏合掌道：「我出家人，不敢破葷。」那女妖道：「你出家人不敢破葷，怎麼前日在子母河邊喫水高，今日又好喫鄧沙餡？」三藏道：「水高船去急，沙陷馬行遲水高船去急，沙陷馬行遲：這裏與前句的「喫水高」、「沙餡」，均僅是諧音，本無實際意義，只用來表示女妖的挑逗和唐僧的頭腦昏亂。。」

行者在格子眼聽着兩個言語相攀，恐怕師父亂了真性，忍不住，見了本相，掣鐵棒喝道：「業畜無禮！」那女怪見了，口噴一道煙光，把花亭子罩住，教：「小的們，收了御弟！」他卻拿一柄三股鋼叉，跳出亭門，罵道：「潑猴憊懶！怎麼敢私入吾家，偷窺我容貌？不要走，喫老孃一叉！」這大聖使鐵棒架住，且戰且退。

二人打出洞外。那八戒、沙僧，正在石屏前等候，忽見他兩人爭持，慌得八戒將白馬牽過道：「沙僧，你只管看守行李馬匹，等老豬去幫打幫打。」好呆子，雙手舉鈀，趕上前叫道：「師兄靠後，讓我打這潑賤！」那怪見八戒來，他又使個手段，嘑了一聲，鼻中出火，口內生煙，把身子抖了一抖，三股叉飛舞衝迎。那女怪也不知有幾隻手，沒頭沒臉的滾將來。這行者與八戒，兩邊攻住。那怪道：「孫悟空，你好不識進退！我便認得你，你是不認得我。你那雷音寺裏佛如來，也還怕我哩，量你這兩個毛人，到得那裏？都上來，一個個仔細看打！」這一場怎見得好戰：

女怪威風長，猴王氣概興。天蓬元帥爭功績，亂舉釘鈀要顯能。那一個手多叉緊煙光繞，這兩個性急兵強霧氣騰。女怪只因求配偶，男僧怎肯泄元精！陰陽不對相持鬥，各逞雄才恨苦爭。陰靜養榮思動動，陽收息衛愛清清「陰靜養榮思動動」二句：榮、衛，中醫術語，也稱營衛。榮指血的循環，衛指氣的周流。榮氣行於脈中，滋養全身，屬陰；衛氣行於脈外，衛護肌表，屬陽。榮衛二氣散佈全身，內外相貫，運行不已，對人體起着滋養和保衛作用。《靈樞經》卷四「營衛生會」：「人受氣於谷，谷入於胃，以傳與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其清者爲營，濁者爲衛。營在脈中，衛在脈外。營周不休，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致令兩處無和睦，叉鈀鐵棒賭輸贏。這個棒有力，鈀更能，女怪鋼叉丁對丁。毒敵山前三不讓，琵琶洞外兩無情。那一個喜得唐僧諧鳳侶，這兩個必隨長老取真經。驚天動地來相戰，只殺得日月無光星斗更。

三個鬥罷多時，不分勝負。那女怪將身一縱，使出個「倒馬毒」春「倒馬毒」春：倒馬毒，似言其毒性大，能毒倒一匹馬。宋江休復《嘉祐雜誌》記：京城西有毒蠍，「蠍食馬血，尤毒」。春，不詳其義。別本作「樁（即樁）」，不妥。《西遊記》世德堂刻本「春」常誤作「去」，如六十五回杏仙對三藏說：「我與你倚玉偎香，耍子春來。」此「春」顯系「去」之誤。結合本回下文「今番使不得倒馬毒了」，並不與「春」或「樁」連用，故此處似當爲「使出個『倒馬毒』去」。，不覺的把大聖頭皮上紮了一下。證夾：倒馬毒乃尾上之鉤。此怪衣裙濟濟，此鉤何由而出現乎？行者叫聲：「苦呵！」忍耐不得，負痛敗陣而走。八戒見事不諧，拖着鈀徹身而退。那怪得了勝，收了鋼叉。

行者抱頭，皺眉苦面，叫聲：「利害！利害！」八戒到根前問道：「哥哥，你怎麼正戰到好處，卻就叫苦連天的走了？」行者抱着頭，只叫：「疼！疼！疼！」沙僧道：「想是你頭風發了？」行者跳道：「不是！不是！」八戒道：「哥哥，我不曾見你受傷，卻頭疼，何也？」行者哼哼的道：「了不得，了不得。我與他正然打處，他見我破了他的叉勢，他就把身子一縱，不知是件甚麼兵器，着我頭上紮了一下，就這般頭疼難禁，故此敗了陣來。」八戒笑道：「只這等靜處常誇口，說你的頭是鐵煉過的。卻怎麼就不禁這一下兒？」行者道：「正是。我這頭自從修煉成真，盜食了蟠桃仙酒、老子金丹；大鬧天宮時，又被玉帝差大力鬼王、二十八宿，押赴鬥牛宮外處斬。那些神將使刀斧錘劍，雷打火燒；及老子把我安於八卦爐，鍛鍊四十九日，俱未傷損。今日不知這婦人用的是甚麼兵器，把老孫頭弄傷也！」李旁：看來世上只有婦人毒。沙僧道：「你放了手，等我看看。莫破了。」行者道：「不破！不破！」八戒道：「我去西梁國討個膏藥你貼貼。」行者道：「又不瘇不破瘇（zhǒnɡ）：肌肉腫脹。，怎麼貼得膏藥？」八戒笑道：「哥呵，我的胎前產後病倒不曾有，你倒弄了個腦門癰了癰：腫瘍。一種皮膚和皮下組織化膿性的炎症。。」李旁：趣。沙僧道：「二哥且休取笑。如今天色晚矣，大哥傷了頭，師父又不知死活，怎的是好！」

行者哼道：「師父沒事。我進去時，變作蜜蜂兒，飛入裏面，見那婦人坐在花亭子上。少頃，兩個丫鬟，捧兩盤饃饃：一盤是人肉餡，葷的；一盤是鄧沙餡，素的。又着兩個女童扶師父出來喫一個壓驚，又要與師父做甚麼道伴兒。師父始初不與那婦人答話，也不喫饃饃；後見他甜言美語，不知怎就開口說話，卻說喫素的。那婦人就將一個素的劈開遞與師父，師父將個囫圇葷的遞與那婦人。婦人道：『怎不劈破？』師父道：『出家人不敢破葷。』那婦人道：『既不破葷，前日怎麼在子母河邊飲水高，今日又好喫鄧沙餡？』師父不解其意，答他兩句道：『水高船去急，沙陷馬行遲。』我在格子上聽見，恐怕師父亂性，便就現了原身，掣棒就打。他也使神通，噴出煙霧，叫『收了御弟』，就輪叉與老孫打出洞來也。」沙僧聽說，咬指道：「這潑賤也不知從那裏就委將我們來委：跟隨。清蒲松齡《聊齋志異·素秋》：「公子陰使人委送之，至膠萊之界。」一本作「尾」。，把上項事都知道了。」

八戒道：「這等說，便我們安歇不成？莫管甚麼黃昏半夜，且去他門上索戰，嚷嚷鬧鬧，攪他個不睡，莫教他捉弄了我師父。」行者道：「頭疼，去不得！」沙僧道：「不須索戰。一則師兄頭痛，二來我師父是個真僧，決不以色空亂性，且就在山坡下閉風處，坐這一夜，養養精神，待天明再作理會。」遂此三個弟兄拴牢白馬，守護行囊，就在坡下安歇不題。

卻說那女怪放下兇惡之心，重整歡愉之色，叫：「小的們，把前後門都關緊了。」又使兩個支更支更：巡更守夜。，防守行者。但聽門響，即時通報。卻又教：「女童，將臥房收拾齊整，掌燭焚香，請唐御弟來，我與他交歡。」遂把長老從後邊攙出。那女怪弄出十分嬌媚之態，攜定唐僧道：「常言『黃金未爲貴，安樂值錢多』。且和你做會夫妻兒，耍子去也。」

這長老咬定牙關，聲也不透。欲待不去，恐他生心害命，只得戰兢兢，跟着他步入香房。卻如癡如瘂，那裏抬頭舉目，更不曾看他房裏是甚牀鋪幔帳，也不知有甚箱籠梳妝。那女怪說出的雨意雲情，亦漠然無聽。證夾：正自難得。好和尚，真是那：

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他把這錦繡嬌容如糞土，金珠美貌若灰塵。一生只愛參禪，半步不離佛地。那裏會惜玉憐香，只曉得修真養性。那女怪，活潑潑，春意無邊；這長老，死丁丁，禪機有在。一個似軟玉溫香，一個如死灰槁木。那一個，展鴛衾，淫興濃濃；這一個，束褊衫，丹心耿耿。那個要貼胸交股和鸞鳳，這個要面壁歸山訪達摩。女怪解衣，賣弄他肌香膚膩；唐僧斂衽，緊藏了糙肉粗皮。女怪道：「我枕剩衾閒何不睡？」唐僧道：「我頭光服異怎相陪！」那個道：「我願作前朝柳翠翠柳翠翠：指月明和尚引度妓女柳翠復歸佛道的故事。元雜劇《月明和尚度柳翠》載：觀音菩薩淨瓶內的楊柳枝因偶污微塵，被罰往人間，在杭州作風塵妓女，名爲柳翠。三十年後，羅漢月明尊者化成風魔和尚，爲其說法，使柳翠醒悟，同時坐化昇天。。」這個道：「貧僧不是月闍黎月闍黎：即月明和尚。。」女怪道：「我美若西施還嫋娜。」唐僧道：「我越王因此久埋屍越王：這裏應爲「吳王」。春秋時，越國敗於吳國，越王勾踐臥薪嚐膽，又把美女西施送給吳王夫差，讓吳王尋歡作樂，意志消沉。十年後，越王興兵復仇，吳王自盡。。」女怪道：「御弟，你記得『寧教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唐僧道：「我的真陽爲至寶，怎肯輕與你這粉骷髏？」

他兩個散言碎語的，只鬥到更深，唐長老全不動念。李旁：這三藏也是個沒用和尚。那女怪扯扯拉拉的不放，這師父只是老老成成的不肯老老成成：規規矩矩。。纏到有半夜時候，把那怪弄得惱了，叫：「小的們，拿繩來！」證夾：此豈系足之赤繩乎？可憐將一個心愛的人兒，一條繩，捆的像個猱獅模樣猱獅：此指一種長毛狗。元《至順鎮江志·土產》「狗：有數種……長毛名猱獅狗」。清胡文英《吳下方言考》卷五：「《說文》：㺜，犬惡毛也。案，㺜，毛長而卷也，今吳諺謂之㺜獅狗。」㺜音猱。清程穆衡《水滸傳注略》卷下「金毛犬」注：「據內典，金毛，獅子也。犬號金毛，則犬而獅矣。今人家畜犬，色黃而毛毨（xiǎn，換毛）者，俗呼猱獅狗，知獰犬固有獅名也。」這裏意爲將唐僧捆得像一隻長毛狗。。又教拖在房廊下去，卻吹滅銀燈，各歸寢處。一夜無詞。

不覺的雞聲三唱。那山坡下孫大聖欠身道：「我這頭疼了一會，到如今也不疼不麻，只是有些作癢。」八戒笑道：「癢便再教他扎一下，何如？」行者啐了一口道：「放！放！放！」八戒又笑道：「放！放！放！我師父這一夜倒浪！浪！浪！」沙僧道：「且莫鬥口。天亮了，快趕早兒捉妖怪去。」行者道：「兄弟，你只管在此守馬，休得動身。豬八戒跟我去。」

那呆子抖擻精神，束一束皁錦直裰，相隨行者，各帶了兵器，跳上山崖，徑至石屏之下。行者道：「你且立住，只怕這怪物夜裏傷了師父，先等我進去打聽打聽。倘若被他哄了，喪了元陽，真個虧了德行，卻就大家散火；若不亂性情，禪心未動，卻好努力相持，打死精靈，救師西去。」八戒道：「你好癡啞！常言道，『乾魚可好與貓兒作枕頭』？就不如此，就不如此，也要抓你幾把是！」行者道：「莫胡疑亂說，待我看去。」

好大聖，轉石屏，別了八戒。搖身還變個蜜蜂兒，飛入門裏，見那門裏有兩個丫鬟，頭枕着梆鈴，正然睡哩。卻到花亭子觀看，那妖精原來弄了半夜，都辛苦了，一個個都不知天曉，還睡着哩。行者飛來後面，影影的只聽見唐僧聲喚。忽抬頭，見那步廊下四馬攢蹄捆着師父。證夾：只道他雙鴛交頸，誰知是四馬攢蹄。行者輕輕的丁在唐僧頭上，叫：「師父。」唐僧認得聲音，道：「悟空來了？快救我命！」行者道：「夜來好事如何？」三藏咬牙道：「我寧死也不肯如此！」行者道：「昨日我見他有相憐相愛之意，卻怎麼今日把你這般挫折？」三藏道：「他把我纏了半夜，我衣不解帶，身未沾牀。他見我不肯相從，才捆我在此。你千萬救我取經去也！」他師徒們正然問答，早驚醒了那個妖精。妖精雖是下狠，卻還有流連不捨之意。李旁：好。一覺翻身，只聽見「取經去也」一句，他就滾下牀來，厲聲高叫道：「好夫妻不做，卻取甚麼經去？」

行者慌了，撇卻師父，急展翅，飛將出去，現了本相，叫聲：「八戒。」那呆子轉過石屏道：「那話兒成了否？」行者笑道：「不曾！不曾！老師父被他摩弄不從，惱了，捆在那裏。正與我訴說前情，那怪驚醒了，我慌得出來也。」八戒道：「師父曾說甚來？」行者道：「他只說衣不解帶，身未沾牀。」八戒笑道：「好！好！好！還是個真和尚，我們救他去！」

呆子粗魯，不容分說，舉釘鈀，望他那石頭門上盡力氣一鈀，唿喇喇築做幾塊。唬得那幾個枕梆鈴睡的丫鬟，跑至二層門外，叫聲：「開門！前門被昨日那兩個醜男人打破了！」那女怪正出房門，只見四五個丫鬟跑進去報道：「奶奶，昨日那兩個醜男人又來，把前門已打碎矣。」那怪聞言，即忙叫：「小的們！快燒湯，洗面梳妝！」叫：「把御弟連繩抬在後房收了。等我打他去！」好妖精，走出來，舉着三股叉罵道：「潑猴！野彘！老大無知！你怎敢打破我門！」八戒罵道：「濫淫賤貨！你倒困陷我師父，返敢硬嘴！我師父是你哄將來做老公的？快快送出饒你！敢再說半個『不』字，老豬一頓鈀，連山也築倒你的！」那妖精那容分說，抖擻身軀，依前弄法，鼻口內噴煙冒火，舉鋼叉就刺八戒。八戒側身躲過，着鈀就築。孫大聖使鐵棒併力相幫。那怪又弄神通，也不知是幾隻手，左右遮攔。來交鋒三五個回合，不知是甚兵器，把八戒嘴脣上，也又紮了一下。那呆子拖着鈀，侮着嘴，負痛逃生。孫大聖卻也有些醋他，虛丟一棒，敗陣而走。那妖精得勝而回，叫小的們搬石塊壘疊了前門不題。

卻說那沙和尚正在坡前放馬，只聽得那裏豬哼。忽抬頭，見八戒侮着嘴哼將來。沙僧道：「怎的說？」呆子哼道：「了不得！了不得！疼疼疼！」說不了，行者也到根前笑道：「好呆子呵，昨日咒我是腦門癰，今日卻也弄做個瘇嘴瘟了！」八戒哼道：「難忍難忍！疼得緊！利害，利害！」

三人正然難處，只見一個老媽媽兒，左手提着一個青竹籃兒，自南山路上挑菜而來。沙僧道：「大哥，那媽媽來得近了，等我問他個信兒，看這個是甚妖精，是甚兵器，這般傷人。」行者道：「你且住，等老孫問他去來。」行者急睜睛看，只見頭直上有祥雲蓋頂，左右有香霧籠身。行者認得，即叫：「兄弟們，還不來叩頭！那媽媽是菩薩來也。」慌得豬八戒忍疼下拜，沙和尚牽馬躬身，孫大聖合掌跪下，叫聲：「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靈感觀世音菩薩。」

那菩薩見他每認得元光，即踏祥雲，起在半空，現了真像。原來是魚籃之像。行者趕到空中，拜告道：「菩薩，恕弟子失迎之罪！我等努力救師，不知菩薩下降；今遇魔難難收，萬望菩薩搭救搭救！」菩薩道：「這妖精十分利害。他那三股叉是生成的兩隻鉗腳。扎人痛者，是尾上一個鉤子，喚做『倒馬毒』。本身是個蠍子精。他前者在雷音寺聽佛談經，如來見了，不合用手推他一把，他就轉過鉤子，把如來左手中拇指上紮了一下。如來也疼難禁，證夾：如來亦受此怪之痛，則此怪可名「佛見愁」。即着金剛拿他。他卻在這裏。若要救得唐僧，除是別告一位方好。我也是近他不得。」行者再拜道：「望菩薩指示指示，別告那位去好，弟子即去請他也。」菩薩道：「你去東天門裏光明宮告求昴日星官昴日星官：即「昴日雞」，二十八宿之一，西方白虎七宿的第四位。，方能降伏。」言罷，化作一道金光，徑回南海。

孫大聖才按雲頭，對八戒、沙僧道：「兄弟放心，師父有救星了。」沙僧道：「是那裏救星？」行者道：「才然菩薩指示，教我告請昴日星官。老孫去來。」八戒侮着嘴哼道：「哥阿，就問星官討些止疼的藥餌來。」行者笑道：「不須用藥，只似昨日疼過夜就好了。」沙僧道：「不必煩敘，快早去罷。」

好行者，急忙駕筋斗雲。須臾，到東天門外。忽見增長天王當面作禮道：「大聖何往？」行者道：「因保唐僧西方取經，路遇魔瘴纏身，要到光明宮見昴日星官走走。」忽又見陶、張、辛、鄧四大元帥，也問何往。行者道：「要尋昴日星官去降怪救師。」四元帥道：「星官今早奉玉帝旨意，上觀星臺巡札去了巡札：巡察點札。。」行者道：「可有這話？」辛天君道：「小將等與他同下鬥牛宮，豈敢說假？」陶天君道：「今已許久，或將回矣。大聖還先去光明宮；如未回，再去觀星臺可也。」大聖遂喜，即別他們，至光明宮門首，果是無人，復抽身就走，只見那壁廂有一行兵士擺列，後面星官來了。那星官還穿的是拜駕朝衣，一身金縷，但見他：

冠簪五嶽金光彩，笏執山河玉色瓊。

袍掛七星雲靉靆，腰圍八極寶環明。

叮噹珮響如敲韻，迅速風聲似擺鈴。

翠羽扇開來昴宿，天香飄襲滿門庭。

前行的兵士看見行者立於光明宮外，急轉身報道：「主公，孫大聖在這裏也。」那星官斂雲霧整束朝衣，停執事分開左右執事：儀仗。，上前作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專來拜煩救師父一難。」星官道：「何難？在何地方？」行者道：「在西梁國毒敵山琵琶洞。」星官道：「那山洞有甚妖怪，卻來呼喚小神？」行者道：「觀音菩薩適才顯化，說是一個蠍子精。特舉先生方能治得，因此來請。」星官道：「本欲回奏玉帝，奈大聖至此，又感菩薩舉薦，恐遲誤事。小神不敢請獻茶，且和你去降妖精，卻再來回旨罷。」

大聖聞言，即同出東天門，直至西梁國。望見毒敵山不遠，行者指道：「此山便是。」星官按下雲頭，同行者至石屏前山坡之下。沙僧見了道：「二哥起來，大哥請得星官來了。」那呆子還侮着嘴道：「恕罪恕罪，有病在身，不能行禮。」星官道：「你是修行之人，何病之有？」八戒道：「早間與那妖精交戰，被他着我脣上紮了一下，至今還疼啞。」星官道：「你上來，我與你醫治醫治。」呆子才放了手，口裏哼哼𡄙𡄙道哼哼（lài）：哼哼唧唧。：「千萬治治，待好了謝你。」那星官用手把嘴脣上摸了一摸，吹一口氣，就不疼了。呆子歡喜下拜道：「妙阿！妙阿！」行者笑道：「煩星官也把我頭上摸摸。」星官道：「你未遭毒，摸他何爲？」行者道：「昨日也曾遭過，只是過了夜，纔不疼；如今還有些麻癢，只恐發天陰發天陰：陰天容易舊傷復發。，也煩治治。」星官真個也把頭上摸了一摸，吹口氣，也就解了餘毒，不麻不癢了。八戒發狠道：「哥哥，去打那潑賤去！」星官道：「正是，正是。你兩個叫他出來，等我好降他。」

行者與八戒跳上山坡，又至石屏之後。呆子口裏亂罵，手似撈鉤，一頓釘鈀，把那洞門外壘疊的石塊爬開；闖至一層門，又一釘鈀，將二門築得粉碎。慌得那門裏小妖飛報：「奶奶！那兩個醜男人，又把二層門也打破了！」那怪正教解放唐僧，討素茶飯與他喫的，聽見打破二門，即便跳出花亭子，輪叉來刺八戒。八戒使釘鈀迎架。行者在傍，又使鐵棒來打。那怪趕至身邊，要下毒手，他兩個識得方法，回頭就走。

那怪趕過石屏之後，行者叫聲：「昴宿何在？」只見那星官立於山坡上，變出本相，原來是一隻雙冠子大公雞雙冠子大公雞：公雞按性狀不同，有生單冠者，有生雙冠者。明管時敏《鷹雞行》記一隻從鷹爪中脫險的雞：「錦毛漸長雙冠聳，可愛花陰鬥時勇。」，昂起頭來，約有六七尺高，對妖精叫一聲，那怪即時就現了本像，是個琵琶來大小的蠍子精。星官再叫一聲，那怪渾身酥軟，死在坡前。證夾：琵琶則誠琵琶也，而毒已不敵雞矣。有詩爲證，詩曰：

花冠繡頸若團纓，爪硬距長目努睛距：雄雞爪子後面突出像腳趾的部分，可以用來搏鬥。。

踊躍雄威全五德五德：漢韓嬰《韓詩外傳》卷二稱：雞頭上有冠，是文德；足後有距能鬥，是武德；敵前敢於拼殺，是勇德；有食物招呼同類，是仁德；守夜不失時，天明報曉，是信德。，崢嶸壯勢羨三鳴三鳴：公雞每天早晨叫三遍，分初鳴、再鳴、三鳴，三鳴之後天亮。《史記·曆書》：「雞三號卒（卒：於是，終於）明。」唐杜甫《雞》詩：「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

豈如凡鳥啼茅屋，本是天星顯聖名。

毒蠍枉修人道行，還原反本見真形。

八戒上前，一隻腳躧住那怪的胸背道：「業畜！今番使不得倒馬毒了！」那怪動也不動，被呆子一頓釘鈀，搗作一團爛醬。那星官復聚金光，駕雲而去。行者與八戒、沙僧朝天拱謝道：「有累！有累！改日赴宮拜酬。」

三人謝畢，卻纔收拾行李、馬匹，都進洞裏，見那大小丫鬟，兩邊跪下拜道：「爺爺，我們不是妖邪，都是西梁國女人，前者被這妖精攝來的。你師父在後邊香房裏坐着哭哩。」行者聞言，仔細觀看，果然不見妖氣，遂入後邊叫道：「師父！」那唐僧見衆齊來，十分歡喜道：「賢弟，累及你們了！那婦人何如也？」八戒道：「那廝原是個大母蠍子。幸得觀音菩薩指示，大哥去天宮裏請得那昴日星官下降，把那廝收伏。才被老豬築做個泥了。方敢深入於此，得見師父之面。」唐僧謝之不盡。又尋些素米、素面，安排了飯食，吃了一頓。把那些攝將來的女子趕下山，指與回家之路。點上一把火，把幾間房宇，燒燬罄盡。請唐僧上馬，找尋大路西行。正是：

割斷塵緣離色相，推幹金海悟禪心金海：黃金之海，比喻充滿物慾的世界。。

畢竟不知幾年上才得成真，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女色之來於外，此回言邪色之起於內。然外者易遏，而內者難除。故仙翁於此回，寫出金丹妙旨，使學者尋師以求真耳。

篇首「大聖正要使法定那些婦人，忽聞得風響處，不見了唐僧。」蓋色魔之興，興於己而非出於人，倘不能戒慎恐懼於內，而徒施法強制於外。胸中早有一婦人在，是未取於人，聞風已被妖精攝去，有失於已矣。「行者雲端裏四下觀看，見一陣風塵滾滾，往西北上去，急回頭叫道：『兄弟，快駕雲趕師父去。』響一聲，都跳在半空裏去。」言當此至危至險之處，急須看的破，打的開，借假修真，人找共濟，即可跳出羅網，平地騰空，而呼吸靈通，其應如響也。

「慌得西梁國君臣女輩，跪在塵埃，都道是白日飛開的羅漢，我們都有限無珠，錯認了中華男子，枉費了這場神思。」言此女國爲邪正分判之處，聖凡相隔之鄉，能於此不染不着，在塵出塵，方是超凡入聖、白日飛昇的真羅漢。若於此而以假認真，借女求陽，即是枉費神思，有眼無珠的真瞎漢。說到此等分明處，一切迷徒，認人種爲仙種，誤女子爲他家者，可以不必驚疑，自覺慚愧，一齊回頭矣。

《黃鶴賦》雲：「當在塵出塵，依世法而修道法；效男女之生，發天機而泄天機。」即女國假親脫網，哄出信寶，上西天而取真經之妙音。噫！無情之情爲真情，不色之色爲真色。全以神交，而不在形求，不遇真師，此事難知。倘未曉箇中機關，稍存絲毫色相之見，即被妖精一陣旋風，攝入毒敵山琵琶洞矣，可不懼哉？

「毒敵山」，狀陰毒之莫比；「琵琶洞」，象蠍子之可畏。言女色之毒害傷人，如蠍子之鋒芒最利，倘不知而稍有所着，爲害不淺。此行者不得不見洞，察個有無虛實也。蓋色魔之種根甚深，爲害甚大，若不知妖之有無虛實，而冒然下手，則妖乘間而遁，枉費功力。察之正所以欲知之，知其有無虛實而後行事，則不着於色，不着於空，而色魔可除矣。

「大聖變蜜蜂兒，從門縫裏鑽進去，見正當中花亭之上，端坐着一個妖魔。」是叫在宥密不睹不聞處，探望貪花好色之心妖也。「兩盤面食，一盤是葷饃饃，一盤是素饃饃。」「葷漠饃」，人心也；「素饃饃」，道心也。遂心人心，葷素兩盤，顯而易見，憑你受用，在人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耳。

「三藏想道：『女王還是人身，行動以禮；此怪乃是妖邪，倘或加害，卻不枉送性命。』只得強打精神。」均是色也，而人怪不同。女王爲人中之色，人中之色，全以禮運，故用假親之計，即可以脫網；妖邪爲怪中之色，怪中之色，暗裏作弊，必須強打精神，方能以保真。

「女怪將一個素饃饃劈開，遞與三藏。三藏將一個葷饃饃，囫圇遞與女怪。女怪道：『你怎麼不劈破？』三藏道：『出家人不敢破葷。』」妙哉！葷饃素饃指出邪正不同。劈破囫圇，明示聖凡各異，素可以破，道心不妨隨手拈來；葷不可破，人心須當一概推去。此等密祕天機，不着於幻相，不落於空亡，須當在不睹不聞處辨別真假，不直向視聽言動中打探虛實。

「行者在格子上，聽着兩個言語相攀，恐師亂了真性，忍不住現了本相，執鐵棒喝道：『業畜無禮！』」是未免疑於假之攝真，皆由視聽言動之錯所致，而必一定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後可。殊不知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倘一着於視聽言動，便是在色身上起見，即被女怪一道煙光，把花亭罩住，真者掩而假者出矣。

「女怪拿一柄三股鋼叉，出亭罵道：『潑猴憊懶！怎敢私入我家，窺我容貌？』」言在色身上用功夫者，是未得師傳，私窺小見，誤認人心爲道心，以心制心，股股叉叉，非特不能救其真，而且反以助其假。特以金丹大道一得永得，天關在手，地軸由心，點化羣陰、如貓捕鼠，毫不着力。若股股叉叉，慌手忙腳，顧頭失尾，顧前遺後，勢必呼的一聲，發動焦燥，鼻中出火，口內生煙，全身股叉，不知有幾隻手可以捉摸，有多少頭臉可以照顧乎？

「那怪道：孫悟空，你好不識進退，我便認得你，你卻認不得我。你那雷音寺裏佛如來，也還怕我哩！』」言不識真空中進退行持，而第於聲色中亂作亂爲，是以色見我矣。「以色見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見如來。」原其故，皆由不知在法身根本上窮究，而錯向骨頭肉皮上認真。

「倒馬毒樁，把大聖頭皮上紮了一下。」是耶？非耶？何爲倒馬毒樁？馬屬午，火也；樁者，木也。取其木能生火也。《悟真》雲：「火生於木本藏鋒，不會鑽研莫強攻。禍發總由斯害己，要須制伏覓金公。」《陰符》雲：「火生於木，禍發必克。」言不知大道，強攻冒鑽，如倒馬毒樁，火發於木，自害本身，於人無與。「行者抱頭皺眉，叫聲：『利害！利害！』」豈非木本藏鋒，禍發害己乎？「疼！疼！疼！了不得。」言一切迷徒，不到自知苦楚之時，不知着色了不得命，了不得性也。「疼！疼！疼！了不得。」言一切迷徒，不到自知苦楚之時，不知着色了不得命，了不得性也。

釋典雲：「汝識得老婆禪否？汝識得皮殼子禪否？」倘不識得此等禪法，終在鬼窟中作生涯。任你空寂無爲，一塵不染，機鋒應便，口如懸河，禁不住色心一着；縱你刀斧錘劍，威武難屈，雷打火燒，天神不怕，保不定色魔來傷。彼不知邪火鋒利，而妄作招兇，在女色上起見用功夫者，適以成其腦門癰而已。如此舉止，黑天烏地，夜晚不辨道路，傷其元本，不知死活，尚欲得好，怎的是好？

「行者哼道：『師父在他洞裏沒事，他是個真增，決不以色邪亂性。』」言真僧心內沒事，雖外有色，決不能亂性，非若假僧心裏有事，雖外無色，而亦常亂性者同。然則亂性不亂性，不在色之有無，而在心之有事沒事耳。

「女怪放下兇惡之心」，兇惡由心而放也；「重整歡愉之色」，歡愉由心而整也。「把前後門關了」，妖不在外也；「臥房內收拾燭香，請唐僧交歡」，色邪在內也。「恐他生心害命」，害由心生也。「步入香房，那怪作出百般的雨意雲情」，心中作出也；「長老漠然不見不聞，全不動念」，心中不動也；「纏到半夜時候，把那怪惱了」，心中着惱也。噫！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正亦由心，邪亦由心，有諸內而後形諸外也。邪在內乎？在外乎？可見色邪戲弄而不能解脫者，總由於將一個心愛的人兒，一條繩捆在內裏，不肯開放，如吹滅燈，失去光明。一夜睡覺，糊塗活計，再說甚的？

仙翁慈悲，度世心切，真是雞聲三唱，驚醒夢漢，天下修行人聞此法言，當亦自知痛癢，悔悟前錯，能不啐一口道：放！放！放！丟開人心，去其色相乎？何以八戒道：「放！放！放！我師父浪！浪！浪！」大道以真空爲要，真空不空，不空而空。倘放去人心，而不知道心，則空空無爲，入於茫蕩，未免隨放隨浪，放之不已，浪之不已，而真者仍未得，假者終難除也。此又不得不在深密處，再打聽打聽也。

「行者變蜜蜂，飛入門裏，見兩個丫鬟，枕着梆鈴而睡。入花亭子觀看，原來妖精弄了半夜，辛苦了，還睡哩！」梆鈴者，中空之物，有聲有音，言一切迷徒，罔識真道，百般作爲，不着於色，必着於空，着於空則是聲音中求矣。「只聽得唐僧聲喚，行者飛在頭上，叫：師父』」，是以聲音求我也。「唐僧認得聲音，道：悟空來了，快救我命！』」是以聲音求我，而着於空也。「行者問：『夜來好事如何？』三藏咬牙道：『我寧死也不肯如此。』」是不着於色也。「她把我纏了半夜，我衣不解帶．身未潔牀。」是乃着於空也。「她見我不肯相從，才捆我在此，你千萬救我取經。」是以一空而妄想成道也。「妖精只聽見『取經去』一句，就高叫道：『好夫妻不作，取什麼經去？』」是「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見如來」也。「行者出洞，道及衣不解帶，身未沾牀：八戒道：『好！好！好！還是個真和尚，我們救他去。』」言頑空之徒，直認陰陽造化，我身自有，空空無爲，即可還丹，庸詎知人自先天失去之後，一身純陰無陽，若執一身而修，焉能還元返本，歸根覆命哉？

「呆子舉鈀望石門一築，呼啦築做幾塊，把前門打破。女怪走出罵道：『潑猴！野彘！老大無知，怎麼敢打破我門？』」言既不以色求，又以聲音求，是前執幻相而着於色，既有虧於行。今求聲音而歸於空，必至傷其戒，大違即色即空，非色非空之妙道，真乃無知之徒，妄行之輩。何則？着色而真即失陷，歸空而真難返還，倘謂頓悟禪機，萬法皆空，無作無爲，說禪道性，即是得真，吾不知所得者何真？其即口頭聲音之真乎？噫！以聲音爲真，只圖口頭三昧，機鋒鬥勝，而不知已是空中着色，早被邪魔在嘴脣上紮了一下。了不得性，了不得命，卻弄作個腫嘴瘟，何益於事？其曰：「只聽得那裏豬哼」，捂着嘴哼，罵盡世間持經唸佛，禪關機鋒頑空之輩。《真經歌》雲：「持經咒，唸佛科，排定紙上望超脫。若是這般超生死，遍地釋子作佛羅。又嘆愚人愛參禪，一言一語鬥巧言。言盡口訣難免死，真個佛法不如此。」頑空之壞事誤人不淺，謂之「好利害」，豈虛語哉？觀於着色而了不得道，着空而了不得道，則必有非色非空之道在。若非遇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度世之真人，問出個真信因由，何能保全性命？

「菩薩半空中現身，說出妖精來歷，叫往光明宮，告求昴日星官，方能降伏。」是叫人神現密察，以靈明之光，而破色魔之障礙也。「星官把八戒嘴上一摸，吹口氣，就不疼。」摸去聲音，何疼之有？「把行者頭上一摸，吹口氣，也不癢。」摸去色見，何癢之有？「行者八戒將二門築得粉碎」，是打破色空無明之障礙。「那怪解放唐僧，討飯與喫」，即可解真空養命之根源。「妖精要下毒手，行者八戒識得方法，回頭就走」，不着於色也；「那怪趕過石屏，行者叫聲：『昂星何在？』星官現出本相」，不着於空也；「原來是一隻雙冠子大公雞，昂起頭來，約有六七尺高」，非色非空，內外合一，靜則無爲，動則是色。色空不相拘，動靜無常法，性命雙修，大公無私，在源頭上運神機，本來處作活計，約而不繁，立竿見影，榷坎》填《離》，水火既濟之高着也。「六七尺」，六爲水數．七爲火數，喻其水火顛倒之義。

「叫一聲，那怪即時現了本相，原來是個琵琶來大小的一個蠍子精。」言了命之道，不過是「大小無傷，執中精一」之一句，而即可返本還元。「再叫一聲，那怪渾身酥軟，死在坡前。」言了性之功，亦只是剝盡羣陰，天人渾化之一着，而即歸無聲無臭。前後兩段功夫，一了命而一了性，總是不二法門，從有爲而入無爲。

「八戒一腳踏住那怪胸前道：「業畜，今番使不得倒馬毒了。」是戒其不可再在肉團心上，作頑空事業。「那怪動也不動，被呆子一頓鈀，搗作一團爛醬。」是不容復向幻皮囊上，作執相活路。「大小丫鬟跪告，不是妖邪，都是西梁國女人。」可知的外邊女人，不是妖邪，何傷於我？「前後被這妖精攝來的，師父在香房裏坐着哭哩！」明指出內裏精靈，自起色慾，最能害真。尋出丹元，三家相會，而圓成無虧，一遇師指，真陽可得，而陰邪易滅。

「攝來女子，指路回家，琵琶妖洞，燒個乾淨。」內無所損，外無所傷，上馬西行，見佛有望。結雲：「割斷塵緣離色相，推幹金海悟禪心。」其提醒我後入者，何其切哉！

詩曰：

色中利害最難防，或着或空俱不良。

正性修持歸大覺，有無悉卻保真陽。

# 第五十六回 神狂誅草寇 道昧放心猿

李本總批：唐三藏甚是腐氣，可厭，可厭。

此回極有微意。吾人怒是大病，乃心之奴也，非心之主也。一怒，此心便要走漏懲忿。不遷怒，此聖學之所拳拳也。讀者着眼。

唐三藏對強盜雲：「這世裏做好漢，那世裏變畜生。」是真實話，非誑語也。做盜賊者念之，幾有盜賊之心者都念之。

憺漪子曰：世間最難降者，無如女魔。女魔已降矣，又何有於麼麼鼠賊！而此處心猿之放，則正以鼠賊之故，所謂「人莫躓于山而躓於垤」也。夫昔日歸正之始，心猿來而六賊無蹤，誰知今日中變之辰，羣賊來而心猿遂無蹤乎？按提綱雲：「神狂誅草寇，道昧放心猿。」誅寇者爲行者，放心者爲三藏。苟誅寇之爲是，則放心之爲非；放心之爲是，則誅寇之爲非，於義應無兩可。而作者之意，似交譏之，非互相矛盾也。蓋誅寇者此心，放心者亦此心；神狂則道昧，道昧則神狂。三藏與行者原不分爲兩人，則誅寇與放心，安得分爲兩事耶？

一部《西遊》中，心猿被放者再：白虎嶺之放以屍魔，而此處之放以羣賊。屍魔者，夫人而骷髏者也；羣賊者，好漢而與好漢，宜其有此一番之牴牾也。或曰：行者昔日之放，留戀至再至三，而此日之放，飄然拂衣而起，竟似有去齊去魯之不同，何歟？曰：彼一時無二心，此一時有二心故也。心已二矣，去之安得不速？

詩曰：

靈臺無物謂之清，寂寂全無一念生「靈臺」二句：原出《太上老君內日用妙經》：「十二時辰，常要清靜。靈臺無物爲之清，一念不起爲之靜。」。

猿馬牢收休放蕩，精神謹慎莫崢嶸崢嶸：這裏指放蕩，不平靜。明李東陽《風雨嘆》：「崢嶸巨浪高比山，水底長鯨作人立。」。

除六賊，悟三乘，萬緣都罷自分明。

色除永滅超真界，坐享西方極樂城。

話說唐三藏咬釘嚼鐵，以死命留得一個不壞之身；感蒙行者等打死蠍子精，救出琵琶洞。一路無詞，又早是朱明時節朱明：夏季。《屍子》：「春爲青陽，夏爲朱明。」。證夾：夏。但見那：

薰風時送野蘭香，濯雨才晴新竹涼。

艾葉滿山無客採艾葉：艾蒿的葉。艾蒿是一種草藥，端午節習俗，人們用艾葉插門以避邪。，蒲花盈澗自爭芳蒲：指菖蒲，水生植物，有香氣，也是一種草藥，端午節習俗，飲菖蒲雄黃酒，並用它和艾葉紮在一起掛在門前。。

海榴嬌豔遊蜂喜海榴：石榴，因來自海外，又稱「海石榴」，簡稱「海榴」。古代詩文中多指石榴花。，溪柳陰濃黃雀狂。

長路那能包角黍角黍：即糉子，古代糉子餡用粘黍，又因包成三角形，故稱角黍。，龍舟應吊汨羅江汨（mì）羅江：端午節風俗，人們划龍舟競賽，紀念戰國時投汨羅江而死的愛國詩人屈原。。

他師徒們行賞端陽之景，虛度中天之節中天之節：即「中天節」，端午節的別稱。因爲端午節前後是一年中太陽最高的時候，陽氣最盛，故稱中天節。，忽又見一座高山阻路。長老勒馬回頭叫道：「悟空，前面有山，恐又生妖怪，是必謹防。」行者等道：「師父放心。我等皈命投誠，怕甚妖怪！」長老聞言甚喜，加鞭催駿馬，放轡趲蛟龍。須臾上了山崖，舉頭觀看，真個是：

頂巔松柏接雲青，石壁荊榛掛野藤。萬丈崔巍，千層懸削。萬丈崔巍峯嶺峻，千層懸削壑崖深。蒼苔碧蘚鋪陰石，古檜高槐結大林。林深處，聽幽禽，巧聲睍睆實堪吟。澗內水流如瀉玉，路旁花落似堆金。山勢惡，不堪行，十步全無半步平。狐狸糜鹿成雙遇，白鹿玄猿作對迎。忽聞虎嘯驚人膽，鶴鳴振耳透天庭。黃梅紅杏堪供食，野草閒花不識名。

四衆進山，緩行良久，過了山頭。下西坡，乃是一段平陽之地。豬八戒賣弄精神，教沙和尚挑着擔子，他雙手舉鈀，上前趕馬。那馬更不懼他，憑那呆子嗒笞笞的趕，只是緩行不緊。行者道：「兄弟，你趕他怎的？讓他慢慢走罷了。」八戒道：「天色將晚，自上山行了這一日，肚裏餓了，大家走動些，尋個人家化些齋喫。」行者聞言道：「既如此，等我教他快走。」把金箍棒幌一幌，喝了一聲，那馬溜了繮，如飛似箭，順平路往前去了。你說馬不怕八戒，只怕行者何也？行者五百年前曾受玉帝封在大羅天御馬監養馬，官名弼馬溫，李旁：又點綴。故此傳留至今，是馬皆懼猴子。李旁：好證據。那長老挽不住繮口，只扳緊着鞍橋，讓他放了一路轡頭放了一路轡頭：方言，放鬆轡頭，讓馬奔跑稱「放轡頭」。，有二十里向開田地，方纔緩步。

正走處，忽聽得一棒鑼聲，路兩邊閃出三十多人，一個個槍刀棍棒，擋住路口道：「和尚那裏走！」唬得個唐僧戰兢兢，坐不穩，跌下馬來，蹲在路傍草科裏，只叫：「大王饒命！大王饒命！」那爲頭的兩個大漢道：「不打你，只是有盤纏留下。」方纔省悟，知他是夥強人，卻欠身抬頭觀看，但見他：

一個青臉獠牙欺太歲，一個暴睛圜眼賽喪門喪門：歲之凶神。星命家認爲一年之中，都有善神和凶煞。喪門星是凶煞之一。。鬢邊紅髮如飄火，頷下黃鬚似插針。他兩個頭戴虎皮花磕腦磕腦：古代男子裹頭的巾。，腰繫貂裘彩戰裙。一個手中執着狼牙棒，一個肩上橫擔扢撻藤。果然不亞巴山虎，真個猶如出水龍。

三藏見他這般兇惡，只得走起來，合掌當胸道：「大王，貧僧是東土唐王差往西天取經者。自別了長安，年深日久，就有些盤纏也使盡了。出家人專以乞化爲由，那得個財帛？萬望大王方便方便，讓貧僧過去罷。」那兩個賊帥衆向前道：「我們在這裏起一片虎心，截住要路，專要些財帛，甚麼方便方便？你果無財帛，快早脫下衣服，留下白馬，放你過去！」三藏道：「阿彌陀佛。貧僧這件衣服，是東家化布，西家化針，零零碎碎化來的。你若剝去，可不害殺我也？只是這世裏做得好漢，那世裏變畜生哩！」李旁：着眼。證夾：做好漢者不可不知。

那賊聞言大怒，掣大棍，上前就打。這長老口內不言，心中暗想道：「可憐，你只說你的棍子，還不知我徒弟的棍子哩。」那賊那容分說，舉着棍，沒頭沒臉的打來。長老一生不會說謊，遇着這急難處，沒奈何，只得打個誑語道：「二位大王，且莫動手，我有個小徒弟，在後面就到。他身上有幾兩銀子，把與你罷。」那賊道：「這和尚是也喫不得虧，且捆起來。」衆嘍囉一齊下手，把一條繩捆了，高高吊在樹上。

卻說三個撞禍精隨後趕來。八戒呵呵大笑道：「師父去得好快，不知在那裏等我們哩。」忽見長老在樹上，他又說：「你看師父。等便罷了，卻又有這般心腸，爬上樹去，扯着藤兒打鞦韆耍子哩！」李旁：趣。行者見了道：「呆子，莫亂談。師父吊在那裏不是？你兩個慢來，等我去看看。」好大聖，急登高坡細看，認得是夥強人，心中暗喜道：「造化，造化，買賣上門了。」即轉步，搖身一變，變做個乾乾淨淨的小和尚，穿一領緇衣，年紀只有二八，肩上揹着一個藍布包袱。拽開步，來到邊前，叫道：「師父，這是怎麼說話？這都是些甚麼歹人？」三藏道：「徒弟呀，還不救我一救，還問甚的？」行者道：「是幹甚勾當的？」三藏道：「這一夥攔路的，把我攔住，要買路錢。因身邊無物，遂把我吊在這裏，只等你來計較計較。不然，把這匹馬送與他罷。」行者聞言笑道：「師父不濟。天下也有和尚，似你這樣皮鬆的卻少皮鬆：比喻無能，懦弱。。唐太宗差你往西天見佛，誰教你把這龍馬送人？」三藏道：「徒弟啞，似這等吊起來，打着要，怎生是好？」行者道：「你怎麼與他說來？」三藏道：「他打的我急了，沒奈何，把你供出來也。」行者道：「師父，你好沒搭撒。你供我怎的？」三藏道：「我說你身邊有些盤纏，且教道莫打我，是一時救難的話兒。」行者道：「好！好！好！承你抬舉，正是這樣供。若肯一個月供得七八十遭，老孫越有買賣。」李旁：猴。

那夥賊見行者與他師父講話，撒開勢，圍將上來道：「小和尚，你師父說你腰裏有盤纏，趁早拿出來，饒你們性命！若道半個『不』字，就都送了你的殘生！」行者放下包袱道：「列位長官，不要嚷。盤纏有些在此包袱，不多，只有馬蹄金二十來錠馬蹄金：鑄成馬蹄狀的黃金。五代後晉和凝《疑獄集》卷二載：唐代鳳翔有人從田中掘得馬蹄金一甕。漢武帝因獲白麟、神馬，故用黃金鑄麟跡、馬蹄，以紀念此祥瑞，「其後民間效之」。，粉面銀二三十錠，散碎的未曾見數。要時就連包兒拿去，切莫打我師父。古書云，『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德者」四句：出自《禮記·大學》。意爲德是爲人的根本，財物是次要的。。』證夾：引證甚妙，但不知出何古書？此是末事。我等出家人自有化處；若遇着個齋僧的長者，襯錢也有，衣服也有，能用幾何？只望放下我師父來，我就一併奉承。」李旁：猴。那夥賊聞言，都甚歡喜道：「這老和尚慳吝，這小和尚倒還慷慨。」教：「放下來。」那長老得了性命，跳上馬，顧不得行者，操着鞭，一路跑回舊路。

行者忙叫道：「走錯路了。」提着包袱，就要追去。那夥賊攔住道：「那裏走？將盤纏留下，免得動刑！」行者笑道：「說開，盤纏須三分分之。」那賊頭道：「這小和尚忒乖，就要瞞着他師父留起些兒。也罷，拿出來看。若多時，也分些與你背地裏買果子喫。」行者道：「哥啞，不是這等說。我那裏有甚盤纏？說你兩個打劫別人的金銀，是必分些與我。」李旁：猴。那賊聞言大怒，罵道：「這和尚不知死活！你倒不肯與我，返問我要。不要走，看打！」輪起一條扢撻藤棍，照行者光頭上打了七八下。行者只當不知，且滿面陪笑道：「哥呀，若是這等打，就打到來年打罷春打罷春：舊時州縣在立春這一天製作土牛，用鞭子抽打，祈禱五穀豐登，這種習俗叫「打春牛」或「打春」。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立春》：「立春前一日……置春牛於府前，至日絕早，府僚打春。」，也是不當真的。」李旁：頑皮。那賊大驚道：「這和尚好硬頭！」行者笑道：「不敢，不敢，承過獎了，也將就看得過。」那賊那容分說，兩三個一齊亂打。行者道：「列位息怒，等我拿出來。」好大聖，耳後摸一摸，拔出一個繡花針兒道：「列位，我出家人，果然不曾帶得盤纏，只這個針兒送你罷。」那賊道：「晦氣呀！把一個富貴和尚放了，卻拿住這個窮禿驢。你好道會做裁縫？我要針做甚的？」行者聽說不要，就拈在手中，幌了一幌，變作碗來粗細的一條棍子。那賊害怕道：「這和尚生得小，倒會弄術法兒。」行者將棍子插在地下道：「列位拿得動，就送你罷。」兩個賊上前搶奪，可憐就如蜻蜓撼石柱，莫想禁動半分毫。這條棍本是如意金箍棒，天秤稱的，一萬三千五百斤重，那夥賊怎麼知得？大聖走上前，輕輕的拿起，丟一個蟒翻身拗步勢蟒翻身拗步勢：蟒翻身，棍法招式的一種。拗步，與「順步」相對而言，凡右腿左手在前或左腿右手在前的步型，均稱拗步。與之相應的拳械招勢稱「拗勢」。，指着強人道：「你都造化低，遇着我老孫了！」那賊上前來，又打了五六十下。行者笑道：「你也打得手困了，且讓老孫打一棒兒，卻休當真。」李旁：猴。你看他展開棍子，幌一幌，有井欄粗細，七八丈長短；盪的一棍，把一個打倒在地，嘴脣搵土搵：銜，含。，再不做聲。那一個開言罵道：「這禿廝老大無禮！盤纏沒有，轉傷我一個人。」行者笑道：「且消停，且消停！待我一個個打來，一發教你斷了根罷！」盪的又一棍，把第二個又打死了，唬得那衆嘍囉撇槍棄棍，四路逃生而走。

卻說唐僧騎着馬，往東正跑，八戒、沙僧攔住道：「師父往那裏去？錯走路了。」長老兜馬道：「徒弟呵，趁早去與你師兄說，教他棍下留情，莫要打殺那些強盜。」八戒道：「師父住下，等我去來。」呆子一路跑到邊前，厲聲高叫道：「哥哥，師父教你莫打人哩。」行者道：「兄弟，那曾打人？」八戒道：「那強盜往那裏去了？」行者道：「別個都散了，只是兩個頭兒在這裏睡覺哩。」八戒笑道：「你兩個遭瘟的，好道是熬了夜，這般辛苦，不往別處睡，卻睡在此處。」呆子行到身邊，看看道：「倒與我是一起的，乾淨張着口睡，淌出些粘涎來了。」行者道：「是老孫一棍子打出豆腐來了。」八戒道：「人頭上又有豆腐？」行者道：「打出腦子來了。」八戒聽說打出腦子來，慌忙跑轉去，對唐僧道：「散了夥也。」三藏道：「善哉，善哉，往那條路上去了？」八戒道：「打也打得直了腳直了腳：直腳，義同「伸腿」，指死亡。，又會往那裏上走哩！」三藏道：「你怎麼說散夥？」八戒道：「打殺了，不是散夥是甚的？」三藏問：「打的怎麼模樣？」八戒道：「頭上打了兩個大窟窿。」三藏教：「解開包，取幾文襯錢，快去那裏討兩個膏藥與他兩個貼貼。」李旁：老和尚腐甚。八戒笑道：「師父好沒正經，膏藥只好貼得活人的瘡瘇，那裏好貼得死人的窟窿？」三藏道：「真打死了？」就惱起來，口裏不住的絮絮叨叨，猢猻長，猴子短，兜轉馬，與沙僧、八戒至死人前，見那血淋淋的，倒臥山坡之下。

這長老甚不忍見，即着八戒：「快使釘鈀，築個坑子埋了，我與他念卷《倒頭經》《倒頭經》：喪葬時做法事爲死者唸誦的經卷，如《往生咒》、《七佛滅罪真言》等，意在爲死者消除罪業，超度亡魂，俗稱「倒頭經」。清張文治《廣寧縣誌》卷四「風俗」：「喪禮皆作佛事，死之日曰倒頭經，三日曰暖伴經，逢七則廣召浮屠，掛榜揚旙，行香取水，曰念大經。」。」李旁：此和尚可厭！緣何和尚倒有秀才氣？腐極了！腐極了！八戒道：「師父左使了人也左使了人：差遣錯人了。。行者打殺人，還該教他去燒埋，怎麼教老豬做土工？」行者被師父罵惱了，喝着八戒道：「潑懶夯貨！趁早兒去埋！遲了些兒，就是一棍！」呆子慌了，往山坡下築了有三尺深，下面都是石腳石根，掆住鈀齒掆（ɡānɡ）：方言。頂住。；呆子丟了鈀，便把嘴拱；拱到軟處，一嘴有二尺五，兩嘴有五尺深，把兩個賊屍埋了，盤作一個墳堆。證夾：有此閒工夫想！不知西天路上，至今尚存此強盜墳否？三藏叫：「悟空，取香燭來，待我禱祝，好唸經。」行者努着嘴道：「好不知趣！這半山之中，前不巴村，後不着店，那討香燭？就有錢也無處去買。」三藏恨恨的道：「猴頭過去！等我撮土焚香禱告。」這是三藏離鞍悲野冢，聖僧善念祝荒墳，祝雲：

「拜惟好漢，聽禱原因：念我弟子，東土唐人。奉太宗皇帝旨意，上西方求取經文。適來此地，逢爾多人，不知是何府何州何縣，都在此山內結黨成羣。我以好話，哀告殷勤。爾等不聽，返善生嗔。卻遭行者，棍下傷身。切念屍骸暴露，吾隨掩土盤墳。折青竹爲光燭，無光彩，有心勤；取頑石作施食，無滋味，有誠真。你到森羅殿下興詞，倒樹尋根，他姓孫，我姓陳，各居異姓。冤有頭，債有主，切莫告我取經僧人。」證夾：可笑！可笑！

八戒笑道：「師父推了乾淨，他打時卻也沒有我們兩個。」三藏真個又撮土禱告道：「好漢告狀，只告行者，也不幹八戒、沙僧之事。」大聖聞言，忍不住笑道：「師父，你老人家忒沒情義。爲你取經，我費了多少殷勤勞苦，如今打死這兩個毛賊，你倒教他去告老孫。雖是我動手打，卻也只是爲你。你不往西天取經，我不與你做徒弟，怎麼會來這裏，會打殺人？索性等我祝他一祝。」揝着鐵棒，望那墳上搗了三下，道：「遭瘟的強盜，你聽着！我被你前七八棍，後七八棍，打得我不疼不癢的，觸惱了性子，一差二誤，將你打死了，盡你到那裏去告，我老孫實是不怕：玉帝認得我，天王隨得我；二十八宿懼我，九曜星官怕我；府縣城隍跪我，東嶽天齊怖我；十代閻君曾與我爲僕從，五路猖神曾與我當後生；不論三界五司，十方諸宰，都與我情深面熟，隨你那裏去告「玉帝認得我」以下數句：這段孫悟空的祝語形式，脫胎於道教咒語，如《道法會元》卷一六一《天童護命運雷隱梵經法》咒語：「皇天生我，皇地載我，日月照我，星辰榮我，諸仙舉我，司命與我，太乙任我，玉宸詔我，三官保我，五帝衛我……」雷法講究「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心」。知此道者，我大天地，天地小我」，將我與天地合爲一體，存想自己即是行法大神，普天神將都要聽從我的調遣，「應之在彼，行之在我。是以雷霆由我作，神明由我召」，法術才能靈驗。五路猖神，即五猖神，又叫五通神，舊時江南民間供奉的邪神。傳說爲兄弟五人，是五種動物的精靈，又稱「五聖」、「五郎」等。五司，傳說地獄中有五司，主管審察人生前的善惡。《法苑珠林》卷七引《淨度三昧經》等稱：地獄有五官：鮮官禁殺，水官禁盜，鐵官禁淫，土官禁兩舌，天官禁酒。此「五官」遂演變爲民間信仰中的地獄五司。又道教亦有「五司」之說。《靈寶無量度人上經大法》卷一二「五司祕諱符」所謂「五司」，指五方之神孟章（延生固精）、監兵（注祿固靈）、凌光（保命固神）、執明（守體存真）、穹隆（煉形鎮心）。！」李旁：惹他賣弄。證夾：信口說來，真如天花亂附，珠落玉盤！文字何其雄快！三藏見說出這般惡話，卻又心驚道：「徒弟呀，我這禱祝是教你體好生之德，爲良善之人。你怎麼就認真起來？」行者道：「師父，這不是好耍子的勾當。且和你趕早尋宿去。」那長老只得懷嗔上馬。

孫大聖有不睦之心，八戒、沙僧亦有嫉妒之意，師徒都面是背非。依大路向西正走，忽見路北下有一座莊院。三藏用鞭指定道：「我們到那裏借宿去。」八戒道：「正是。」遂行至莊舍邊下馬，看時，卻也好個住場。但見：

野花盈徑，雜樹遮扉。遠岸流山水，平畦種麥葵。蒹葭露潤輕鷗宿，楊柳風微倦鳥棲。青自間松爭翠碧，紅蓬映蓼鬥芳菲。村犬吠，晚雞啼，牛羊食飽牧童歸。爨煙結霧黃粱熟，正是山家入暮時。

長老向前，忽見那村舍門裏走出一個老者，即與相見，道了問訊。那老者問道：「僧家從那裏來？」三藏道：「貧僧乃東土大唐欽差往西天求經者。適路過寶方，天色將晚，特來檀府告宿一宵。」老者笑道：「你貴處到我這裏，程途迢遞，怎麼涉水登山，獨自到此？」三藏道：「貧僧還有三個徒弟同來。」老者問：「高徒何在？」三藏用手指道：「那大路傍立的便是。」老者猛抬頭，看見他每面貌醜陋，急回身往裏就走；被三藏扯住道：「老施主，千萬慈悲，告借一宿。」老者戰兢兢拑口難言，搖着頭，擺着手道：「不、不、不像人模樣！是、是、是幾個妖精！」李旁：傳神。三藏陪笑道：「施主切休恐懼，我徒弟生得是這等相貌，不是妖精。」老者道：「爺爺啞，一個夜叉，一個馬面，一個雷公。」行者聞言，厲聲高叫道：「雷公是我孫子，夜叉是我重孫，馬面是我玄孫哩！」那老者聽見，魄散魂飛，面容失色，只要進去。三藏攙住他，同到草堂，陪笑道：「老施主，不要怕他。他都是這等粗魯，不會說話。」

正勸解處，只見後面走出一個婆婆，攜着五六歲的一個小孩兒，道：「爹爹爲何這般驚恐？」老者才叫：「媽媽，看茶來。」那婆婆真個丟了孩兒，入裏面捧出二鍾茶來。茶罷，三藏卻轉下來，對婆婆作禮道：「貧僧是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的。纔到貴處，拜求尊府借宿，因是我三個徒弟貌醜，老家長見了虛驚也。」婆婆道：「見貌醜的就這等虛驚，若見了老虎豺狼，卻怎麼好？」老者道：「媽媽啞，人面醜陋還可，只是言語一發嚇人。我說他像夜叉、馬面、雷公，他吆喝道，雷公是他孫子，夜叉是他重孫，馬面是他玄孫。我聽此言，故然悚懼。」唐僧道：「不是，不是。像雷公的，是我大徒孫悟空。像馬面的，是我二徒豬悟能。像夜叉的，是我三徒沙悟淨。他們雖是醜陋，卻也秉教沙門，皈依善果，不是甚麼惡魔毒怪，怕他怎麼！」

公婆兩個，聞說他名號，皈正沙門之言，卻纔定性回驚。教：「請來，請來。」長老出門叫來。又分付道：「適才這老者甚惡你等。今進去相見，切勿抗禮，各要尊重些。」八戒道：「我俊秀，我斯文，不比師兄撒潑。」行者笑道：「不是嘴長、耳大、臉醜，便也是一個好男子。」沙僧道：「莫爭講，這裏不是那抓乖弄俏之處抓乖弄俏：也作「抓乖賣俏」。耍聰明，賣弄乖巧。。且進去，且進去。」遂此把行囊、馬匹，都到草堂上，普同唱了個喏普同：即「普通」。不分高低彼此。，坐定。

那媽媽兒賢慧，即便攜轉小兒，分付煮飯，安排一頓素齋，他師徒吃了。漸漸晚了，又掌起燈來，都在草堂上閒敘。長老才問：「施主高姓？」老者道：「姓楊。」又問年紀。老者道：「七十四歲。」又問：「幾位令郎？」老者道：「止得一個。適才媽媽攜的是小孫。」長老：「請令郎相見拜揖。」老者道：「那廝不中拜。老拙命苦，養不着他，如今不在家了。」三藏道：「何方生理何方生理：意即在哪裏做生計。生理，生計，職業。？」老者點頭而嘆：「可憐！可憐！若肯何方生理，是吾之幸也！那廝專生惡念，不務本等本等：本分。，專好打家截道，殺人放火，相交的都是些狐羣狗黨。自五日之前出去，至今未回。」三藏聞說，不敢言喘，心中暗想道：「或者悟空打殺的就是也。」長老神思不安，欠身道：「善哉！善哉！如此賢父母，何生惡逆兒？」行者近前道：「老官兒，似這等不良不肖、姦盜邪淫之子，連累父母，要他何用？等我替你尋他來打殺了罷。」老者道：「我待也要送了他送：這裏指送交官府查辦。《官場現形記》第一回廚師與舉人趙溫的爺爺吵鬧說：「咱老子不做啦，等他送罷。」明代法制，父母可以忤逆的罪名向官府告發兒子，參見第八回「告了忤逆」條注。，奈何再無以次人丁以次人丁：更小的兒子。以次，位置在後。，總是不才，一定還留他與老漢掩土掩土：埋葬，送終。。」沙僧與八戒笑道：「師兄，莫管閒事，你我不是官府。他家不肖，與我何干？且告施主，見賜一束草兒，在那廂打鋪睡覺，天明走路。」老者即起身，着沙僧到後園裏拿兩個稻草，教他每在園中草團瓢內安歇團瓢：又稱「團焦」、「團標」。圓形的草屋。。行者牽了馬，八戒挑了行李，同長老俱到團瓢內安歇不題。

卻說那夥賊內果有老楊的兒子。自天早在山前被行者打死兩個賊首，他們都四奔逃生，約摸到四更時候，又結坐一夥，在門前打門。老者聽得門響，即披衣道：「媽媽，那廝們來也。」媽媽道：「既來，你去開門，放他來家。」老者方纔開門，只見那一夥賊都嚷道：「餓了！餓了！」這老楊的兒子忙入裏面，叫起他妻來，打米煮飯；卻廚下無柴，往後園裏拿柴到廚房裏，問妻道：「後園裏白馬是那裏的？」其妻道：「是東土取經的和尚，昨晚至此借宿，公公婆婆管待他一頓晚齋，教他在草團瓢內睡哩。」

那廝聞言，走出草堂，拍手打掌笑道：「兄弟們，造化，造化，冤家在我家裏也。」衆賊道：「那個冤家？」那廝道：「卻是打死我們頭兒的和尚，來我家借宿，現睡在草團瓢裏。」衆賊道：「卻好！卻好！拿住這些禿驢，一個個剁成肉醬，一則得那行囊白馬，二來與我們頭兒報仇！」那廝道：「且莫忙。你們且去磨刀。等我煮飯熟了，大家喫飽些，一齊下手。」真個那些賊磨刀的磨刀，磨槍的磨槍。

那老兒聽得此言，悄悄的走到後園，叫起唐僧四位道：「那廝領衆來了。知得汝等在此，意欲圖害。我老拙念你遠來，不忍傷害，快早收拾行李，我送你往後門出去罷！」三藏聽說，戰兢兢的叩頭謝了老者，即喚八戒牽馬，沙僧挑擔，行者拿了九環錫杖。老者開後門，放他去了，依舊悄悄的來前睡下。

卻說那廝們磨快了刀槍，喫飽了飯食，時已五更天氣，一齊來到園中看處，卻不見了。即忙點燈着火，尋勾多時，四無蹤跡，但見後門開着，都道：「從後門走了！走了！」發一聲喊：「趕上拿來。」一個個如飛似箭，只趕到東方日出，卻纔望見唐僧。那長老忽聽得喊聲，回頭觀看，後面有二三十人，槍刀簇簇而來。便叫：「徒弟呵，賊兵追至，怎生奈何？」行者道：「放心，放心，老孫了他去來。」三藏勒馬道：「悟空，切莫傷人，只嚇退他便罷。」行者那肯聽信，急掣棒回首相迎道：「列位那裏去？」衆賊罵道：「禿廝無禮！還我大王的命來！」那廝每圈子陣把行者圍在中間，舉槍刀亂砍亂搠。這大聖把金箍棒幌一幌，碗來粗細，把那夥賊打得星落雲散，湯着的就死，挽着的就亡；搕着的骨折，擦着的皮傷；乖些的跑脫幾個，癡些的都見閻王。

三藏在馬上，見打倒許多人，慌的放馬奔西。豬八戒與沙和尚，緊隨鞭鐙而去。行者問那不死帶傷的賊人道：「那個是那楊老兒的兒子？」那賊哼哼的告道：「爺爺，那穿黃的是。」行者上前，奪過刀來，把個穿黃的割下頭來，血淋淋提在手中，收了鐵棒，拽開雲步，趕到唐僧馬前，提着頭道：「師父，這是楊老兒的逆子，被老孫取將首級來也。」證夾：殺之可矣，何必到馬前獻功？行者原自多事。三藏見了，大驚失色，慌得跌下馬來，罵道：「這潑猢猻唬殺我也！快拿過，快拿過！」八戒上前，將人頭一腳踢下路傍，使釘鈀築些土蓋了。

沙僧放下擔子，攙着唐僧道：「師父請起。」那長老在地下正了性，口中念起《緊箍兒咒》來，把個行者勒得耳紅面赤，眼脹頭昏，在地下打滾，只教：「莫念！莫念！」那長老念勾有十餘遍，還不住口。行者翻筋斗，豎蜻蜓，疼痛難禁，只叫：「師父饒我罪罷！有話便說，莫念！莫念！」三藏卻纔住口道：「沒話說，我不要你跟了，你回去罷！」行者忍疼磕頭道：「師父，怎的就趕我去耶？」三藏道：「你這潑猴，兇惡太甚，不是個取經之人。昨日在山坡下打死那兩個賊頭，我已怪你不仁。及晚了到老者之家，蒙他賜齋借宿，又蒙他開後門放我等逃了性命。雖然他的兒子不肖，與我無干，也不該就梟他首。況又殺死多人，壞了多少生命，傷了天地多少和氣和氣：古人認爲萬物之生，緣自天地間陰氣與陽氣之交合。故肆行殺戮謂之「傷和氣」。後引申爲和睦的感情。。屢次勸你，更無一毫善念，要你何爲？快走！快走！免得又念真言！」行者害怕，只教：「莫念，莫念！我去也！」說聲去，一路筋斗雲，無影無蹤，遂不見了。證夾：此一番去得容易，自不與白虎嶺雷同。咦！這正是：

心有兇狂丹不熟，神無定位道難成。

畢竟不知那大聖投向何方，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結出全線割斷，金海推幹，離色相而悟禪心，是明示人以修道必須死心，而不可有心矣。故仙翁於此回，發明有心爲害之端，叫學者自解悟耳。

篇首一詞，極爲顯亮，學者細玩。曰：「靈臺無物謂之清，寂寂全無一念生。」言心本空洞無物，是心非心，當寂靜無念爲主，不可以心而着於心也。「猿馬牢收休放蕩，精神謹慎莫崢嶸。」言當收心定意，而不可放蕩；畜精養神，而不宜狂妄也。」除六賊，悟三乘。」言死心而行道也。「萬緣都罷自分明」，言心死而神活也。「色魔永滅超真界，坐享西方極樂城。」言色相俱化，羣陰剝盡，變爲純陽，性命俱了也。

「三藏咬釘嚼鐵，以死命留得一個不壞之身。」是已去死地而入生路，出鬼窟而上天堂。不復爲心境所累，已到平陽穩當之地，正宜死心忘意，不可因小節而損大事，處安樂而放情懷。「八戒叫沙僧挑擔」，便是擔荷不力，得意處而失意：「說肚餓要化齋」，又是因食起見，收心後而有心。「行者叫馬快走」，心放也；「那馬溜了韁」，意散也。「長老挽不住韁，忽的一聲鑼響，閃出三十多人，擋住路口，慌得唐僧坐不穩，跌下馬來。」放心而意亂，意亂而心迷。強人當道，長老跌馬，勢所必然。夫金丹之道，《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方便之道。倘不能循序而進，急欲求效，躁舉妄動，未免落於人心，而有二心。以二心欲取真經，妄想成方便之道，即是兩個賊人，起一片虎心，截住要路，專倚自強，打劫法財，方便何在？不能方便，是不知解脫之大道，而千頭萬緒，零零碎碎，剝化羣陰，如何得過？詎不害殺我也？何則？大道貴於無心，最忌有心。無心者，清淨聖賢之心。有心者，爭勝好漢之心。爭勝而能傷道，如猛虎而能傷人。作好漢，即是變畜生；畜生心，即是好漢心。心可有乎？不可有乎？倘未明其中利害，遇急難之處，一有人心，爲賊所弄，繩捆高吊，懸虛不實。三家不會，五行相離，於道有虧，有識者見之，能不呵呵大笑耶？笑者何？笑其有心作事，葛藤纏扯，如打鞦韆耍子，焉能完的大道？

「行者認得是夥強人，暗喜道：『造化！造化！買賣上門了！』變作個乾乾淨淨的小和尚，穿一領細農，年紀只有二八，肩上揹着一個藍布包袱。」以大變小，有心也。曰「乾淨」、曰「細衣」、曰「藍布包袱」，是着於色也。「三藏認得是行者聲音，道：『徒弟啊！還不救我下來？』」是着於聲也。着色着聲皆是有心，有心即是人心造化，非是幹其直行正道，適以幹其盤纏勾當而已，有甚實濟？「三藏道；『他打的我急了，沒奈何？，把你供出來，說你身邊有些盤纏，且叫他莫打我，是一時救難的話兒。』行者道：『好倒好，承你抬舉，正是這樣供。』」猶言不好好的將人心抬舉，形容一番，與大衆這樣供出，不知人心之爲害如何也？正是這樣供出，而人心端的可以顯然易見矣。噫！修道何事？而可着於聲色乎？一着聲色，妄念紛生，貪財喪德，無所不爲，心即賊，賊即心，便是包藏禍心，走回頭路，不知死活，爲賊所困。當斯時也，縱能整頓剛氣，打倒賊頭，終是以心制心，以賊滅賊，雖解一時之急難，而未可脫長久之危危。故三藏惱行者打死賊頭，把屍首埋了，盤作一個墳堆，早已種下禍根矣。

「三藏以孫、陳異姓，禍賊只告行者」，是心有人相也；「八戒謂他打時，沒有我兩個」，是心有我相也；「行者祝出天上地下諸神，情深面熟，隨你去告，不怕」等語，是心有衆生相也；「三藏又道：『我這等禱祝，是叫你體好生之德，爲良善之人，怎麼認真？』」是心有壽者相也。「長老懷嗔上馬，大聖有不睦之心，師徒都面是背非。」機心一生，五行錯亂，四象不和．大道已昧，故不覺借宿於盜賊之家矣。「老者見了三徒，戰戰兢兢，搖頭擺手道：『不像！不像人模樣！是幾……是幾個妖精。』」蓋道心活活潑潑而無像，無像則非色非空，而不着人心，人心勉勉強強而是幾，是幾則認假失真，而即爲妖精。一真百真，一假百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有像無像，性命關之，可不慎哉？

「三藏陪笑道：『我徒弟生的是這等相貌。』」是心有色相，而欲以色見我矣。「老者道：『一個夜叉，一個馬面，一個雷公。』行者聞言，厲聲高叫道：『雷公是我孫子，夜叉是我重孫，馬面是我玄孫哩！』」是心有聲音，欲以聲音求我矣。「那老者面容失色，三藏挽住，同到草堂，只見後面走出一個婆婆．攜五六歲一個小孩兒，也出來驚問。都到草堂，唱喏坐定，排素齋，師徒們吃了漸漸天晚，掌起燈，問高姓高壽，又問幾位令郎。老者道：．『只得一個，適才媽媽攜的是小孫』等語」，僅是寫有人心，昧道心之由。

一切迷徒錯認人心爲道心，在聲色場中尋真，自吃了昧心食，不肯醒悟，欲以燈光之明，照迷天之網，妄冀了性了命長生不死。殊不知道心者，聖賢之心；人心者，賊盜之心。不修道心而修人心，其所抱者不過賊種而已，安能得的仙種？真足令人可嘆可憐！何則？道心者本也，人心者末也，能務本而以道心爲任，則本立道生，天關在手，地軸由心，位天地而育萬物，道莫大焉。不務本而以人心爲用，是打家劫道，殺人放火，相交的狐羣狗黨，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與道遠矣。

「行者以不肖而欲尋來打殺」，是有心而除惡也；「老楊謂縱不才還留他與老漢掩土」，是有心而留惡也。留惡除惡，總是人心，總是有心。師徒們在園中草團瓢內安歇，全身受傷，而道昧矣。然道之昧，皆由不能看破人心，祛除一切，以致窩藏禍根，開門揖盜，認賊爲子，自己米糧，把與他人主張。其曰：「冤家在我家裏』」，不其然乎？「老者因衆賊意欲圖害，念遠來不忍傷害，走到後園，開後門放去四衆，依舊悄悄的來前睡下。」以見殺生救生，不出意念之間，前邊起意圖害之時，即是後邊動念不忍傷害之時。意也，念也，總一放心也，總在睡裏作事也。

「長老見賊兵追至，道：『怎生奈何？』行者道：『放心！放心！老孫了他去。』」此處放心，與別處放心不同。別處放心，是無心而放有心；此處放心，是有心而放無心。讀「老孫了他去來」，非有心之放而何？「行者把那夥賊都打倒，三藏在馬上見打倒許多人，慌得放馬奔西。」心放，則神不守室而發狂不定；神狂，則意馬劣頑而不能收繮。即能捕滅衆賊，究是人心中生活，而與大道無涉。「行者奪過刀，把穿黃的割了頭來，提在唐僧馬前道，這是老楊的兒子，被老孫取將首級來也。」黃者土色，意土也。有心定意，而意仍在，有意有心，不放而放，不蕩而蕩。

「三藏跌下馬，把《緊箍兒咒》念有十餘遍，還不住口。」神狂則意不定，意不定則雜念生，前念未息，後念復發，念念不已，大道已墜迷城，縱放心猿，勢所必至。「快走！快走！免得又念。行者害怕，說聲去，一路筋斗雲，無影無蹤。」人心一着，道心即去。結出「心有兇狂丹不熟，神無定位道難成。」有心之昧道，一至於此，可不慎諸？

詩曰：

大道修持怕有心，有心行道孽根深。

卻除妄想重增病，因假失真無處尋。

# 第五十七回 真行者落伽山訴苦 假猴王水簾洞謄文

李本總批：行者雖是假的，打死唐僧亦是快事。不然，這等腐和尚，不打死他如何？

篇中「直迷了一片善緣」，卻是一句有眼的說話。不獨惡緣迷人，善緣亦是迷人，所以說「好事不如無」，學問以無善無惡爲極則也。若有善，便有不善了，所以說「善緣迷人」。惜知此者少耳！

天下無一事無假，唐僧、行者、八戒、沙僧、白馬，都假到矣，又何怪乎道學之假也？

憺漪子曰：人止一心，收之則一，放之則二，此不察而可決者也。行者昔日之放，原有一水簾洞在其胸中，故心之所至，身即至焉。今日之放，胸中固未嘗有水簾洞也，豈但未嘗有水簾洞，且其身固儼然在落伽山寶蓮座下也。夫孰知其身在落伽山，而其心又早已在水簾洞乎？若據形相而論，則彼爲似猴，此乃真猴。雖不可謂落伽山之猴即水簾洞之猴，而亦不可謂水簾洞之心非即落伽山之心，何也？心由一而生二，則一猶本而二猶枝，一猶源而二猶流，一猶影而二猶魍魎也。雖真假邪正，厥後定自了然，而其初固無甚分別。向使此心常存而不放，則並一心尚無處覓，二心從何來哉？故二心之來，放之者之過也。抑一放不已，而再放者之自貽伊戚也。

二者一之對，一爲真，則二爲假。既有假行者，自有假唐僧，假能、淨、白馬矣。而前此復有紅孩之假觀音，後此復有黃眉之假佛祖，然則何人何事不可假耶？嘗見屠緯真《曇花記》中有假地獄之名，謂冥中設此，以待世間假才名、假氣節一輩者。嗚呼！此獄今不知虛盈何如耶。

卻說孫大聖惱惱悶悶，起在空中，欲待回花果山水簾洞，恐本洞小妖見笑，笑我出乎爾反乎爾，李旁：出乎爾反乎爾，用得。不是個大丈夫之器；欲待要投奔天宮，又恐天宮內不容久住；欲待要投海島，卻又羞見那三島諸仙；欲待要奔龍宮，又不伏氣求告龍王；真個是無依無倚，苦自忖量道：「罷！罷！罷！我還去見我師父，還是正果。」

遂按下雲頭，徑至三藏馬前侍立道：「師父，恕弟子這遭。向後再不敢行兇，一一受師父教誨。千萬還得我保你西天去也。」唐僧見了，更不答應，兜住馬，即念《緊箍兒咒》。顛來倒去，又念有二十餘遍，把大聖咒倒在地，箍兒陷在肉裏有一寸來深淺，方纔住口道：「你不回去，又來纏我怎的？」行者只教：「莫念！莫念！我是有處過日子的，只怕你無我去不得西天。」三藏發怒道：「你這猢猻殺生害命，連累了我多少，如今實不要你了！我去得去不得，不干你事，快走快走！遲了些兒，我又念真言，這番決不住口，把你腦漿都勒出來哩。」大聖疼痛難忍，見師父更不迴心，沒奈何，只得又駕筋斗雲，起在空中。忽然省悟道：「這和尚負了我心，我且向普陀崖告訴觀音菩薩去來。」

好大聖，撥回筋斗，那消一個時辰，早至南洋大海。住下祥光，直至落伽山上，撞入紫竹林中，忽見木叉行者迎面作禮道：「大聖何往？」行者道：「要見菩薩。」木叉即引行者至朝雲洞口，又見善財童子作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有事要告菩薩。」善財聽見一個「告」字，笑道：「好刁嘴猴兒！還像當時我拿住唐僧被你欺哩！我菩薩是個大慈大悲，大願大乘，救苦救難，無邊無量的聖善菩薩，有甚不是處，你要告他？」行者滿懷悶氣，一聞此言，心中怒發，咄的一聲，把善財童子喝了個倒退，道：「這個背義忘恩的小畜生，着實愚魯！你那時節作怪成精，我請菩薩收了你，皈正迦持，如今得這等極樂長生，自在逍遙，與天同壽，還不拜謝老孫，轉倒這般侮慢！我是有事來告求菩薩，卻怎麼說我刁嘴要告菩薩？」善財陪笑道：「還是個急猴子，我與你作笑耍子，你怎麼就變臉了？」

正講處，只見白鸚歌飛來飛去，知是菩薩呼喚，木叉與善財遂向前引導，至寶蓮下。行者望見菩薩，倒身下拜，止不住淚如泉湧，放聲大哭。菩薩教木叉與善財扶起道：「悟空，有甚傷感之事，明明說來。莫哭，莫哭，我與你救苦消災也。」行者垂淚再拜道：「當年弟子爲人，曾受那個氣來？自蒙菩薩解脫天災，秉教沙門，保護唐僧往西天拜佛求經，我弟子捨身拚命，救解他的魔瘴，就如老虎口裏奪脆骨，蛟龍背上揭生鱗。只指望歸真正果，洗業除邪，怎知那長老背義忘恩，直迷了一片善緣，更不察皁白之苦！」菩薩道：「且說那皁白原因來我聽。」行者即將那打殺草寇前後始終，細陳了一遍。卻說唐僧因他打死多人，心生怨恨，不分皁白，遂念《緊箍兒咒》，趕他幾次。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特來告訴菩薩。菩薩道：「唐三藏奉旨投西，一心要秉善爲僧，決不輕傷性命。似你有無量神通，何苦打死許多草寇？草寇雖是不良，到底是個人身，不該打死。比那妖禽怪獸、鬼魅精魔不同。那個打死，是你的功績；這人身打死，還是你的不仁。但祛退散，自然救了你師父，據我公論，還是你的不善。」

行者噙淚叩頭道：「縱是弟子不善，也當將功折罪，不該這般逐我。萬望菩薩舍大慈悲，將《松箍兒咒》念念，褪下金箍，交還與你，放我仍往水簾洞逃生去罷！」菩薩笑道：「《緊箍兒咒》，本是如來傳我的。當年差我上東土尋取經人，賜我三件寶貝，乃是錦襴袈裟、九環錫杖、金緊禁三個箍兒，祕受與咒語三篇，卻無甚麼《松箍兒咒》。」行者道：「既如此，我告辭菩薩去也。」菩薩道：「你辭我往那裏去？」行者道：「我上西天，拜告如來，求念《松箍兒咒》去也。」菩薩道：「你且住，我與你看看祥晦如何祥晦：禍福。晦，世本作「悔」，災禍。《醒世恆言·薛錄事魚服證仙》：「莫非他眼下災悔脫害，故此身上全無一絲一縷。」。」行者道：「不消看，只這樣不祥也勾了。」菩薩道：「我不看你，看唐僧的祥晦。」

好菩薩，端坐蓮臺，運心三界，慧眼遙觀，遍周宇宙，霎時間開口道：「悟空，你那師父頃刻之際，就有傷身之難，不久便來尋你。你只在此處，待我與唐僧說，教他還同你去取經，了成正果。」孫大聖只得皈依，不敢造次，侍立於寶蓮臺下不題。

卻說唐長老自趕回行者，教八戒引馬，沙僧挑擔，連馬四口，奔西走不上五十里遠近，三藏勒馬道：「徒弟，自五更時出了村舍，又被那弼馬溫着了氣惱，這半日飢又飢，渴又渴，那個去化些齋來我喫？」八戒道：「師父且請下馬，等我看可有鄰近的莊村，化齋去也。」三藏聞言，滾下馬來。呆子縱起雲頭，半空中仔細觀看，一望盡是山嶺，莫想有個人家。八戒按下雲來，對三藏道：「卻是沒處化齋。一望之間，全無莊舍。」三藏道：「既無化齋之處，且得些水來解渴也可。」八戒道：「等我去南山澗下取些水來。」沙僧即取鉢盂，遞與八戒。八戒託着鉢盂，駕起雲霧而去。那長老坐在路傍，等勾多時，不見回來，可憐口乾舌苦難熬。有詩爲證，詩曰：

保神養氣謂之精保神養氣謂之精：語出《太上老君內觀經》：「從道受生謂之命，自一稟形謂之性。……流行骨肉謂之血，保神養氣謂之精。」，情性原來一稟形情性：參見第十九回「『金性剛強能克木』詩」條注。。

心亂神昏諸病作，形衰精敗道元傾。

三花不就空勞碌三花：道教指精、氣、神。參見第十九回「三花聚頂」條注。，四大蕭條枉費爭四大：佛教認爲組成世界的（亦即組成人體的）是四種基本元素：地、水、火、風。。

土木無功金水絕金水：按照內丹術「三五合一」的說法，五行可以合爲三家，金水一家，木火一家，土自成一家，故這裏土指沙僧，木指豬八戒，而金水都指孫悟空。參見第十九回「『金性剛強能克木』詩」條注。，法身疏懶幾時成！

沙僧在傍，見三藏飢渴難忍，八戒又取水不來，只得穩了行囊，拴牢了白馬道：「師父，你自在着，等我去催水來。」長老含淚無言，但點頭相答。沙僧急駕雲光，也向南山而去。

那師父獨煉自熬，渴之太甚。正在愴惶之際，忽聽得一聲響亮，唬得長老欠身看處，原來是孫行者跪在路傍，雙手捧着一個磁杯道：「師父，沒有老孫，你連水也不能勾哩。這一杯好涼水，你且喫口水解渴，待我再去化齋。」長老道：「我不喫你的水！立地渴死，我當任命，不要你了，你去罷。」行者道：「無我你去不得西天也。」三藏道：「去得去不得，不干你事。潑猢猻，只管來纏我做甚？」那行者變了臉，發怒生嗔，喝罵長老道：「你這個狠心的潑禿，十分賤我！」輪鐵棒，丟了磁杯，望長老脊背上砑了一下砑：碾壓。。那長老昏暈在地，不能言語，被他把兩個青氈包袱，提在手中，駕筋斗雲，不知去向。證夾：此一轉奇絕險絕，當令讀者口呿心悸。

卻說八戒託着鉢盂，只奔山南坡下，忽見山凹之間，有一座草舍人家。原來在先看時，被山高遮住，未曾見得；今來到邊前，方知是個人家。呆子暗想道：「我若是這等醜嘴臉，決然怕我，枉勞神思，斷然化不得齋飯。須是變好，須是變好。」

好呆子，捻着訣，念個咒，把身搖了七八搖，變作一個食癆病黃胖和尚食癆病黃胖：明孫志宏《簡明醫彀·疸證》稱：「黃腫，即俗謂黃胖。起於食積，溼鬱傷脾，脾氣虛敗，色黃而腫。」即今所謂鉤蟲病，是鉤蟲寄生於人體小腸所致的疾病。患病者膚色萎黃，貧血浮腫，營養不良。，口裏哼哼𡄙𡄙的，挨近門前，教道：「施主，廚中有剩飯，路上有飢人。貧僧是東土來往西天取經的，我師父在路飢渴了，家中有鍋巴冷飯，千萬化些兒救口。」原來那家子男人不在，都去插秧種穀去了，只有兩個女人在家，正才煮了午飯，盛起兩盆，卻收拾送下田，鍋裏還有些飯與鍋巴，未曾盛了。那女人見他這等病容，卻又說東土往西天去的話，只恐他是病昏了胡說，又怕跌倒，死在門首。只得哄哄搻搻哄哄搻搻（nuò）：不詳，似指隨手捧了幾捧。搻，同「搦」。捧持。，將些剩飯鍋巴，滿滿的與了一鉢。呆子拿轉來，現了本像，徑回舊路。

正走間，聽得有人叫「八戒」。八戒抬頭看時，卻是沙僧站在山崖上喊道：「這裏來！這裏來！」及下崖，迎至面前道：「這澗裏好清水不舀，你往那裏去的？」八戒笑道：「我到這裏，見山凹子有個人家，我去化了這一鉢乾飯來了。」沙僧道：「飯也用着，只是師父渴得緊了，怎得水去？」八戒道：「要水也容易；你將衣襟來兜着這飯，等我使鉢盂去舀水。」

二人歡歡喜喜，回至路上，只見三藏面磕地，倒在塵埃；白馬撒繮，在路傍長嘶跑跳，行李挑不見蹤影。慌得八戒跌腳捶胸，大呼小叫道：「不消講！不消講！這還是孫行者趕走的餘黨，來此打殺師父，搶了行李去了！」沙僧道：「且去把馬拴住！」只叫：「怎麼好！怎麼好！這誠所謂半途而廢，中道而止也！」叫一聲：「師父！」滿眼拋珠，傷心痛哭。八戒道：「兄弟，且休哭。如今事已到此，取經之事，且莫說了。你看着師父的屍靈屍靈：屍體，遺體。，等我把馬騎到那個府州縣鄉村店集賣幾兩銀子，買口棺木，把師父埋了，我兩個各尋道路散夥。」

沙僧實不忍舍，將唐僧扳轉身體，以臉溫臉，哭一聲：「苦命的師父！」只見那長老口鼻中吐出熱氣，胸前溫暖，連叫：「八戒，你來，師父未傷命哩。」那呆子才近前扶起。長老甦醒，呻吟一會，罵道：「好潑猢猻，打殺我也！」沙僧、八戒問道：「是那個猢猻？」長老不言，只是嘆息。卻討水吃了幾口，才說：「徒弟，你們剛去，那悟空更來纏我。是我堅執不收，他遂將我打了一棒，青氈包袱都搶去了。」八戒聽說，咬響口中牙，發起心頭火道：「叵耐這潑猴子，怎敢這般無禮！」教沙僧道：「你伏侍師父，等我到他家討包袱去！」沙僧道：「你且休發怒。我們扶師父到那山凹人家化些熱茶湯，將先化的飯熱熱，調理師父，再去尋他。」

八戒依言，把師父扶上馬，拿着鉢盂，兜着冷飯，直至那家門首。只見那家止有個老婆子在家，忽見他們，慌忙躲過。沙僧合掌道：「老母親，我等是東土唐朝差往西天去者。師父有些不快，特拜府上，化口熱茶湯，與他喫飯。」那媽媽道：「適才有個食癆病和尚，說是東土差來的，已化齋去了，怎麼又有個甚麼東土的？我沒人在家，請別轉轉。」長老聞言，扶着八戒，下馬躬身道：「老婆婆，我弟子有三個徒弟，合意同心，保護我上天竺國大雷音拜佛求經。只因我大徒弟喚孫悟空，一生兇惡，不遵善道，是我逐回。不期他暗暗走來，着我背上打了一棒，將我行囊衣鉢搶去。如今要着一個徒弟尋他取討，因在那空路上不是坐處，特來老婆婆府上權安息一時。待討將行李來就行，決不敢久住。」那媽媽道：「剛纔一個食癆病黃胖和尚，他化齋去了，也說是東天往西天去的，怎麼又有一起？」八戒忍不住笑道：「就是我。因我生得嘴耳大，恐你家害怕，不肯與齋，故變作那等模樣。你不信，我兄弟衣兜裏不是你家鍋巴飯？」

那媽媽認得果是他與的飯，遂不拒他，留他們坐了。卻燒了一罐熱茶，遞與沙僧泡飯。沙僧即將冷飯泡了，遞與師父。師父吃了幾口，定性多時，道：「那個去討行李？」八戒道：「我前年因師父趕他回去，我曾尋他一次，認得他花果山水簾洞。等我去，等我去。」長老道：「你去不得。那猢猻原與你不和，你又說話粗魯，或一言兩句之間，有些差池，他就要打你。着悟淨去罷。」沙僧應承道：「我去，我去。」長老又分付沙僧道：「你到那裏，須看個頭勢。他若肯與你包袱，你就假謝謝拿來假謝謝：表面態度謙恭，虛情假意。；若不肯，切莫與他爭競，徑至南海菩薩處，將此情告訴，請菩薩去問他要。」沙僧一一聽從，向八戒道：「我今尋他去，你千萬莫僝僽僝（chán）僽：煩怨，煩惱。，好生供養師父。這人家亦不可撒潑，恐他不肯供飯。我去就回。」八戒點頭道：「我理會得。但你去，討得討不得，次早回來，不要弄做尖擔擔柴兩頭脫也尖擔擔柴兩頭脫：比喻處理不善，兩頭落空。尖擔，挑柴用的長棍，兩端削尖以便插入柴束內。。」沙僧遂捻了訣，駕起雲光，直奔東勝神洲而去。真個是：證夾：刪中間四句：四語可括盡道藏之精蘊。

身在神飛不守舍，有爐無火怎燒丹。

黃婆別主求金老黃婆、金老：在這裏，黃婆指沙僧，金老指悟空。《西遊記》中，黃婆、刀圭，皆指三藏，有時則指沙僧。可參見前注。，木母延師奈病顏木母：指八戒，注已見前。。

此去不知何日返，這回難量幾時還。

五行生剋情無順，只待心猿復進關。

那沙僧在半空裏，行經三晝夜，方到了東洋大海。忽聞波浪之聲，低頭觀看，真個是黑霧漲天陰氣盛，滄溟銜日曉光寒。他也無心觀玩，望仙山渡過瀛洲，向東方直抵花果山界。乘海風，踏水勢，又多時，卻望見高峯排戟，峻壁懸屏。即至峯頭，按雲找路下山，尋水簾洞。步近前，只聽得一派喧聲，見那山中無數猴精，滔滔亂嚷。沙僧又近前仔細再看，原來是孫行者高坐石臺之上，雙手扯着一張紙，朗朗的念道：證夾：奇事。

「東土大唐王皇帝李，駕前敕命御弟聖僧陳玄奘法師，上西方天竺國娑婆靈山大雷音寺專拜如來佛祖求經。朕因促病侵身，魂遊地府，幸有陽數臻長臻：意爲增加。，感冥君放送回生，廣陳善會，修建度亡道場。感蒙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金身出現，指示西方有佛有經，可度幽亡超脫，特着法師玄奘，遠歷千山，詢求經偈。倘過西邦諸國，不滅善緣，照牒施行。大唐貞觀一十三年秋吉日御前文牒。

自別大國以來，經度諸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孫悟空行者，二徒弟豬悟能八戒，三徒弟沙悟淨和尚。」

唸了從頭又念。沙僧聽得是通關文牒，止不住近前厲聲高叫：「師兄，師父的關文你念他怎的？」那行者聞言，急抬頭，不認得是沙僧，叫：「拿來！拿來！」衆猴一齊圍繞，把沙僧拖拖扯扯，拿近前來，喝道：「你是何人，擅敢近吾仙洞？」沙僧見他變了臉，不肯相認，只得朝上行禮道：「上告師兄，前者實是師父性暴，錯怪了師兄，把師兄咒了幾遍，逐趕回家。一則弟等未曾勸解，二來又爲師父飢渴去尋水化齋。不意師兄好意復來，又怪師父執法不留，遂把師父打倒，昏暈在地，將行李搶去。後救轉師父，特來拜兄，若不恨師父，還念昔日解脫之恩，同小弟將行李回見師父，共上西天，了此正果。倘怨恨之深，不肯同去，千萬把包袱賜弟。兄在深山，樂桑榆晚景桑榆晚景：日落時陽光照在桑、榆樹端，故桑榆指日暮。代指人的晚年。《太平御覽》卷三引《淮南子》：「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亦誠兩全其美也。」

行者聞言，呵呵冷笑道：「賢弟，此論甚不合我意。我打唐僧，搶行李，不因我不上西方，亦不因我愛居此地。我今熟讀了牒文，我自己上西方拜佛求經，送上東土，我獨成功，教那南贍部洲人立我爲祖，萬代傳名也。」證夾：奇想。沙僧笑道：「師兄言之欠當，自來沒個孫行者取經之說。我佛如來造下三藏真經，原着觀音菩薩向東土尋取經人求經，要我們苦歷千山，詢求諸國，保護那取經人。菩薩曾言：取經人乃如來門生，號曰金蟬長老。只因他不聽佛祖談經，貶下靈山，轉生東土，教他果正西方，復修大道。遇路上該有這般魔瘴，解脫我等三人，與他做護法。兄若不得唐僧去，那個佛祖肯傳經與你！卻不是空勞一場神思也？」那行者道：「賢弟，你原來懞懂，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諒你說你有唐僧，同我保護，我就沒有唐僧？我這裏另選個有道的真僧在此，老孫獨力扶持，有何不可！已選明日大走起身去矣大走：遠行，出遠門。。你不信，待我請來你看。」叫：「小的們，快請老師父出來。」果跑進去，牽出一匹白馬，請出一個唐三藏，跟着一個八戒，挑着行李；一個沙僧，拿着錫杖。李旁：至此乎！證夾：奇事奇事！如此想頭，應從非想非非想天而來。

這沙僧見了大怒道：「我老沙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那裏又有一個沙和尚！不要無禮，喫我一杖！」好沙僧，雙手舉降妖杖，把一個假沙僧劈頭一下打死，原來這是一個猴精。證夾：不得不打。那行者惱了，輪金箍棒，帥衆猴，把沙僧圍了。沙僧東衝西撞，打出路口，縱雲霧逃生，道：「這潑猴如此憊懶，我告菩薩！」那行者見沙僧打死一個猴精，把沙和尚逼得走了，他也不來追趕，回洞教小的們把打死的妖屍拖在一邊，剝了皮，取肉煎炒，將椰子酒、葡萄酒，同衆猴都吃了。另選一個會變化的妖猴，還變一個沙和尚，從新教道，要上西方不題。

沙僧一駕雲離了東海，行經一晝夜，到了南海。正行時，早見落伽山不遠，急至前，低停雲霧觀看。好去處！果然是：

包乾之奧，括坤之區。會百川而浴日滔星「包乾之奧」以下數句：《宋史·樂志》載祭祀海神之曲：「堪輿之間，最巨維瀛。包乾括坤，吐日滔星。」奧區，指深奧之處，這裏指落伽山是天地間幽深之處。浴日，《淮南子·天文訓》：「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後以「浴日」指太陽剛從水面升起。滔星，震盪着星辰。滔，震盪。，歸衆流而生風漾月。潮發騰凌大鯤化騰凌大鯤化：騰凌，也作「騰陵」，騰躍。大鯤化，《莊子·逍遙遊》：「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裏也。化而爲鳥，其名而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裏也。」，波翻浩蕩巨鰲遊。水通西北海，浪合正東洋。四海相連同地脈，仙方洲島各仙宮。休言滿地蓬萊，且看普陀雲洞。好景緻！山頭霞彩壯元精元精：天地的精氣。明許承欽《夏仲自正覺寺遊佛峪》：「奧區元精合，萬古青濛濛。」，巖下祥風漾月晶月晶：晶明的月光。宋王炎《和汪誠之韻》：「譬如黃流污，寧涴皎月晶。」。紫竹林中飛孔雀，綠楊枝上語靈鸚。琪花瑤草年年秀，寶樹金蓮歲歲生。白鶴幾番朝頂上，素鸞數次到山亭。游魚也解修真性，躍浪穿波聽講經。

沙僧徐步落伽山，玩看仙境。只見木叉行者當面相迎道：「沙悟淨，你不保唐僧取經，卻來此何干？」沙僧作禮畢道：「有一事特來朝見菩薩，煩爲引見引見。」木叉情知是尋行者，更不題起，即先進去對菩薩道：「外有唐僧的小徒弟沙悟淨朝拜。」孫行者在臺下聽見，笑道：「這定是唐僧有難，沙僧來請菩薩的。」即命木叉門外叫進。這沙僧倒身下拜。拜罷抬頭，正欲告訴前事，會見孫行者站在傍邊，等不得說話，就掣降妖杖望行者劈臉便打。這行者更不回手，徹身躲過。沙僧口裏亂罵道：「我把你個犯十惡造反的潑猴！你又來影瞞菩薩哩影瞞：遮掩，欺騙。！」菩薩喝道：「悟淨不要動手，有甚事先與我說。」

沙僧收了寶杖，再拜臺下，氣沖沖的對菩薩道：「這猴一路行兇，不可數計。前日在山坡下打殺兩個剪路的強人，師父怪他；不期晚間就宿在賊窩主家裏，又把一夥賊人盡情打死，又血淋淋提一個人頭來與師父看。師父唬得跌下馬來，罵了他幾句，趕他回來。分別之後，師父飢渴太甚，教八戒去尋水。久等不來，又教我去尋他。不期孫行者見我二人不在，復回來把師父打一鐵棍，將兩個青氈包袱搶去。我等回來，將師父救醒，特來他水簾洞尋他討包袱，不想他變了臉，不肯認我，將師父關文唸了又念。我問他念了做甚，他說不保唐僧，他要自上西天取經，送上東土，算他的功果，立他爲祖，萬古傳揚。我又說：『沒唐僧，那肯傳經與你？』他說他選了一個有道的真僧。及請出，果是一匹白馬，一個唐僧，後跟着八戒、沙僧。我道：『我便是沙和尚，那裏又有個沙和尚？』是我趕上前，打了他一寶杖，原來是個猴精。他就帥衆拿我，是我特來告請菩薩。不知他會使筋斗雲，預先到此處；又不知他將甚巧語花言，影瞞菩薩也。」菩薩道：「悟淨，不要賴人，悟空到此今已四日。我更不曾放他回去，他那裏有另請唐僧，自去取經之意？」沙僧道：「見如今水簾洞有一個孫行者，怎敢欺誑？」菩薩道：「既如此，你休發急，教悟空與你同去花果山看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證夾：世間真假難定，只此二語盡之。到那裏自見分曉。」這大聖聞言，即與沙僧辭了菩薩。這一去，到那：

花果山前分皁白，水簾洞口辨真邪。

畢竟不知如何分辨，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真心縱放，皆因有心作爲之故。然學者或疑心之，既不可有，則必空空無物，如枯木寒灰，至於無心而後可。殊不知有心有有心之害，無心有無心之害。若一味無心，而不辨真假，則其無之失，更甚於有。故此回急寫無心之受害，使人分別其真假，不得以空空無物爲事也。

篇首「大聖被唐僧放去，起在空中，躊躇良久，進退兩難。」是明示人以有心不可，無心亦不可，必有不有不無者在。此仙翁承上起下之筆，讀者須要認定。

「大聖獨自忖量道：『還去見我師父，還是正果。』」道心一去，空具法身而無實果，難以還丹，可知道心之不可無也。乃「唐僧見之，復唸咒以逐之」，是不以道心爲貴，而徒以空寂是務，何以了得大事。故行者道：「只怕你無我，去不得西天。」唐僧之所依賴者金公，金公即道心，非特唐僧離不得，即八戒沙僧亦離不得。今捨去金公，欲仗土木之用以見佛，豈可得平？

唐僧道：「你殺生害命，如今實不要你了。快去！快去！」殺者義也，生者仁也，義所以成仁，殺所以衛生。不論是非，一味慈祥，乃寺婦之仁，真放心而不知迴心者。不知迴心，皆由不能靜觀密察，以明邪正得失之理耳。此「大聖見師父更不迴心，忽然醒悟道。『這和尚負了我心，我且向普陀告訴觀音去來。』」「負了我心」者，背其道心也；「告訴觀音」者，欲其辨別也。

「見了菩薩放聲大哭」，此非行者大哭，乃仙翁大哭天下後世空寂之流，不知有道心之可求也。「菩薩叫善財扶起道：『你有什麼傷感之事？明明說來。』」財法兩用，人我共濟，空而不空，不空而空，無傷於彼，有益於我，內外感通之理。若失其感通，是謂頑空，殊非我佛教外別傳之妙旨。「明明說來」，是叫說此傷感之事、着空之事耳。

「行道垂淚道：『自蒙菩薩解脫天災，保唐僧取經，救解魔障，洗業除邪，怎知長老背義忘恩，直迷了一片善緣，更不察皁白之苦，將弟子驅逐。』」行者一路爲唐僧護法，步步出力，時時扶持，義莫義於此，恩莫恩於此，而反驅之逐之，是欲背恩義而行良緣，皁白不分，此其所以垂淚也。「菩薩問皁白原因，行者將打草冠之事，細陳一遍。菩薩道：「唐僧一心秉善，據我公論，還是你的不善。』」一心秉善，則是秉善之一心，宜收不宜放。「還是你的不善」，是不善之二心，宜放不宜收。

行者道：「縱是我的不是，也當將功折罪，不該這般逐我。」言有罪者固爲不善則當逐，而有功者乃爲至善，則不宜逐。又云：「萬望菩薩將《松箍兒咒》念念，褪下金箍，交還與你，放我逃生去罷。」金箍原所以收道心而上西天，今西天未到，而放去道心，是欲松金箍而半途褪下，焉能見得真佛，取得真經？故菩薩道：「《緊箍兒咒》本是如來傳我的，卻無甚《松箍兒咒》。」性命大道，以無生無滅爲休歇之地，若不見如來金面，而金箍不可松也。

「行者欲上西天拜佛，菩薩道：『且住，我看你師父祥晦如何？』慧眼遙觀，遍周宇宙，霎時間開口道：『你師父頃刻之間，即有傷身之難，不久便要尋你。我與唐僧說，叫他還同你去取經，了成正果。』」噫！此處誰人識得，以唐僧而論，唐僧以行者爲道心；以行者而論，行者以唐僧爲法身。有身無心，則步步艱難；有心無身，則念念虛空。唐僧離行者無以了命，行者離唐僧無以了性。身心不相離，性命不可偏，《金箍兒咒》不但爲行者而設，亦爲唐僧而傳。定慧相賴，誠明相通，此金丹之要着。菩薩止住行者，是止其道心，不得法身，而不得松箍。「叫唐僧還同去，了成正果」者，是言其法身不得道心，而難成正果。此即菩薩叫行者明明說來皁白之苦。提綱所謂訴苦者，訴此等之苦耳。道心可放乎？不可放平？

夫天下事，善惡不同途，忠奸不同朝，孔子用而正卯誅，秦檜用而岳飛亡，正退邪來，假除真至，理之所必然者。三藏放去行者，而根本已傷，本已傷，而枝葉無倚，未幾而八戒化水去矣，未幾而沙僧催水去矣。一去無不去，而單身隻影，無所籍賴，假行者能不一聲現前，其應如響乎？假行者之來，由於真行者之去而來；非因真行者之去而來，由唐僧逐真行者時，已暗暗而來矣。其逐真行者，是不知其真而逐，不知其真，安知其假？假即在真之中；不知其假，焉知其真？真不在假之外。假假真真，真真假假，不辨真假，無心着空，是非混雜。必將以真作假，而放去其真；以假作真，而招來其假。是以真行者而認爲假行者，見假行者而亦誤爲真行者。

罵道：「潑猴猻，只管纏我作甚？」噫！此等舉止，施之於真行者則可，施之於假行者則不可。真行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百般受辱而不忍遠離。假行者外恭而內倨，情疏而貌敬，若稍有犯，性命所關。故假行者變臉道：「你這個狠心潑禿」，可爲放道心者之一鑑。蓋道心去，狠心來。「脊背上被鐵棒一砑，昏暈在地，不能言語」。背其道心，自取滅亡，出乎爾者反乎爾，情真罪當，何說之詞！兩包之中和，落於假行者之手，「駕筋斗雲，不知去向」。大道已去，無心之爲害有如此，可不畏哉？當此昏暈之時，而世間呆子，猶有襟兜飯，鉢舀水，路上歡歡喜喜，豈知法身倒在塵埃，「白馬撒繮跑跳，行李擔不見蹤跡」，而真衣鉢已失乎？八戒疑是孫行者趕去餘黨，打殺師父，搶奪行李；唐僧誤認真行者纏我，打殺我。不識真假，尚可言歟！

「八戒扶師父上馬，直至山凹里人家安息，媽媽道：『剛纔一個食癆病和尚化齋，說是東土往西天去的，怎麼又有一起？』八戒道；『就是我，你不信，看衣兜內不是你家鍋巴飯？』」舍卻真空妙道，而徒恃戒淨，一塵不染，是直在山凹裏安息，害食癆病，妄貪口味，而不知西天取經，並不在一塵不染。若以一塵不染可以成道，是以真空取經，而又以頑空取經，吾不曉取的是何經？其必所取者，是剩飯鍋巴之假經焉耳！空有其名，而無其實，何濟於事？其曰：「就是我，你不信。」言不識其假，難識其真也。不識真假，則一假無不假，此唐僧使沙僧討行李，亦入於假路而罔知也。

其曰：「身在神飛不守舍，有爐無火怎燒丹。」身者，真性法身也。神者，無神真心也。有性無心，如有爐無火，而丹難成也。曰：「五行生剋情無順，只待心猿復進關。」道心一去，五行錯亂，各一其性，不相順情。若欲五行攢簇，四象和合，非道心來複不能也。

「沙僧直至花果山，見行者高坐石臺，把通關牒文唸了從頭又念，是直以空空一念，爲取經始終之妙旨矣。最提醒人處，是牒文上貞觀十三年秋吉日，有寶印九顆，中途收得大徒弟孫悟空行者，二徒弟豬悟能八戒，三徒弟沙悟淨和尚。夫西天取經之道，即九轉金丹之道，金丹之道，在五行攢簇，三家相會，攢之會之，要在真履實踐處行去，不向頑空無爲處得來。倘誤認空念爲真，而不知實行其路，即是還未登程之日，九顆寶印，三家五行，盡皆付之空言已耳，焉能見諸實事？此其所以爲假行者也。「假行者抬頭不認得是沙僧」，是譏其頑空之徒，不識有此合和四象之妙道耳。

假行者道：「我打唐僧，搶行李，不因不上西天，亦不因愛居此地。今讀熟了牒文，自己上西方拜佛求經，送上東土，我獨力成功，叫南贍部洲人，立我爲祖，萬代傳名也。」人我共濟，彼此扶持，爲萬代祖祖相傳之妙旨。今只知有已，不知有人，若欲一空了事，獨立成功，作萬代相傳之事業，能乎？否耶！故沙僧道：「師兄言之欠當，自來沒個孫行者取經之說，菩薩曾言取經人，乃如來門生金蟬長老，路上該有這般魔瘴，解脫我等三人，作個護法，若不得唐僧去，那個佛祖肯把經與你？卻不是空勞神思也？」三家者，乃修道者之護法，所以保性命而解魔瘴。然不能身體力行，着於空道，雖有三家，而真經難得。若謂孫行者可以取經，則是空空一心，有何道理？既無道理，即是佛不肯與經，豈非空勞神思，枉費功力乎？

假行者道：「賢弟你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一者道心，爲真心。二者人心，爲假心。但知其一心之真，不知其二心之假，則邪正相混，真假不分。是行者二矣，唐僧二矣，八戒二矣，沙僧二矣，白馬亦二矣；當斯時也，真者俱無，假者盡發，若非真土先將假土捕滅，則假土而合假五行，不至於傷其性命者幾何？「沙僧掣出寶杖，將假沙僧劈頭一下打死。」此乃誠一不二，真土現而假土即滅，誠意也。意誠則心必正，心意相會，即在此時，然不能靜觀密察，而真心猶未可以見。

「沙僧到南海見菩薩下拜，忽抬頭見孫行者，站在旁邊。」是欲辨其假，當先究其真，真不見而假難識也。「沙僧罵行者，又來隱瞞菩薩。菩薩道：『悟空到此，今已四日，我更不曾放他回去，那有另請唐僧自去取經之事？』」言能靜觀密察，而真心不離，方能取經。若只空念而無真心，則一己純陰與取經之道遠矣。沙僧道：「如今水簾洞有一個孫行者。」言在淨海者是真，而佔水洞者必假。菩薩道：「你同去看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到那裏自有分曉。」言兩不相見，真者不見真，假者不見假，必須於花果山生身之處彼此相會，而真假邪正可以判然矣。故結雲：「水簾洞口分邪正，花果山頭辨假真。」

詩曰：

無心不是着空無，如有着空入假途。

試問參禪修靜客，幾人曾得到仙都。

# 第五十八回 二心攪亂大乾坤 一體難修真寂滅

李本總批：讀此，因思昔人「真猴似猴」之謔，不覺失笑。

昔人云：「一心可以幹萬事，兩心不可以幹一事。」此回便是他註腳。

天下只有似者難辨，所以可惡。然畢竟似者有破敗，真者無破敗，似何益哉？似何益哉？

憺漪子曰：奇哉，奇哉！觀二行者之競鬥，由水簾洞而落伽山，由落伽山而靈霄殿，由靈霄殿而西方路，由西方路而森羅殿，由森羅殿而雷音寺，一日之間，天堂地府，南海西天，無不經歷殆遍，可謂「上窮碧落下黃泉」、「東指扶桑西細柳」矣。然而緊箍咒試之不得，照妖鏡辨之不得，生死簿查之不得，諦聽雖知之而亦不敢言。二心之攪亂，且安知其所終耶？卒之七寶臺下，始而疏其方名，既而制其死命，聲色不動而乾坤晏然。向之所爲天翻地覆、鬼哭神驚者，不逾時而化爲烏有先生矣。所以然者，二心不若一心，一心不若無心。惟如來以無心照物，故物當之而立現。古德雲：「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窮。」豈虛語哉？

或問：「獼猴一番出現，打唐僧，搶包袱，念關文，變四衆，枉作惡事，究竟毫無益於己身，不過博得行者一場大鬧，旋爲鉢盂下之遊魂已耳，果何所苦而爲此耶？」居士曰：「此皆作書者之罪過也。」曰：「何謂罪過？」曰：「作者之意，不過藉此以著二心之害耳。必欲求其人以實之，尚無行者，安得猴猴？」

這行者與沙僧拜辭了菩薩，縱起兩道祥光，離了南海。原來行者筋斗雲快，沙和尚仙雲覺遲，行者就要先行。沙僧扯住道：「大哥不必這等藏頭露尾，先去安根。待小弟與你一同走。」大聖本是良心，沙僧卻有疑意，真個二人同駕雲而去。不多時，果見花果山，按下雲頭，二人洞外細看，果見一個行者，高坐石臺之上，與羣猴飲酒作樂。模樣與大聖無異：也是黃髮金箍，金睛火眼；身穿也是錦布直裰，腰繫虎皮裙；手中也拿一條兒金箍鐵棒；足下也踏一雙麂皮靴；也是這等毛臉雷公嘴，朔腮別土星朔腮別土星：朔腮，縮腮。相術稱鼻子爲「土星」。此句意爲腮凹入，鼻樑塌陷。，查耳額顱闊，獠牙向外生。證夾：奇事，令人笑絕。這大聖怒發，一撒手，撇了沙和尚，掣鐵棒上前罵道：「你是何等妖邪，敢變我的相貌，敢佔我的兒孫，擅居吾仙洞，擅作這威福！」那行者見了，公然不答，也使鐵棒來迎。李旁：一答便不妙，妙在不答。二行者在一處，果是不分真假，好打啞：證夾：兩行者相殺，極幻。

兩條棒，二猴精，這場相敵不輕。都要護持唐御弟，各施功績立英名。真猴實受沙門教，假怪虛稱佛子情。蓋爲神通多變化，無真無假兩相平。一個是混元一氣齊天聖，一個是久煉千靈縮地精。這個是如意金箍棒，那個是隨心鐵桿兵。隔架遮攔無勝敗，撐持抵敵沒輸贏。先前交手在洞外，少頃爭持起半空。

他兩個各踏雲光，跳鬥上九霄雲內。沙僧在傍，不敢下手，見他每戰此一場，誠然難認真假；欲待拔刀相助，又恐傷了真的。忍耐良久，且縱身跳下山崖，使降妖寶杖，打近水簾洞外，驚散羣妖，掀翻石凳，把飲酒食肉的器皿，盡情打碎；尋他的青氈包袱，四下裏全然不見。原來他水簾洞本是一股瀑布飛泉，遮掛洞門，遠看似一條白布簾兒，近看乃是一股水脈，故曰水簾洞。沙僧不知進步來歷，故此難尋。即便縱雲趕他，九霄雲裏，輪着寶杖，又不好下手。大聖道：「沙僧，你既助不得力，且回覆師父，說我等這般這般，等老孫與此妖打上南海普陀山菩薩前辨個真假。」道罷，那行者也如此說。沙僧見兩個相貌、聲音，更無一毫差別，皁白難分，只得依言，撥轉雲頭，回覆唐僧不題。

你看那兩個行者，且行且鬥，只嚷到南海，徑至落伽山，打打罵罵，喊聲不絕。早驚動護法諸天，即報入潮音洞裏道：「菩薩，果然兩個孫悟空打將來也。」證夾：可笑之甚。那菩薩與木叉行者、善才童子、龍女降蓮臺出門喝道：「那業畜那裏走！」這兩個遞相揪住道：「菩薩，這廝果然像弟子模樣。才自水簾打起，跳鬥多時，不分勝負。沙悟淨肉眼愚蒙，不能分識，有力難助，是弟子教他回西路去回師父。我與這廝打到寶山，借菩薩慧眼，與弟子認個真假，辨明邪正。」道罷，那行者也如此說一遍。衆諸天與菩薩都看良久，莫想能認。菩薩道：「且放了手，兩邊站下，等我再看。」果然撒手，兩邊站定。這邊說：「我是真的！」那邊說：「他是假的！」證夾：一打至南海。

菩薩喚木叉與善才上前，悄悄分付：「你一個幫住一個幫住：靠攏，擠住。，等我暗念《緊箍兒咒》，看那個害疼的便是真，不疼的便是假。」他二人果各幫一個。菩薩暗念真言，兩個一齊喊疼，都抱着頭，地下打滾，只叫：「莫念！莫念！」菩薩不念，他兩個果一齊揪住，照舊嚷鬥。菩薩無計奈何，即令諸天、木叉，上前助力。衆神恐傷真的，亦不敢下手。菩薩叫聲「孫悟空」，兩個一齊答應。菩薩道：「你當年官拜『弼馬溫』，大鬧天宮時，神將皆認得你；你且上界去分辨回話。」這大聖謝恩，那行者也謝恩。

二人扯扯拉拉，口裏不住的嚷鬥，徑至南天門外，慌得那廣目天王帥馬、趙、溫、關四大天將馬、趙、溫、關：道教的四大護法神，又稱四元帥，分別爲馬靈耀、趙公明、溫瓊、關羽。參見第五十三回「溫元帥」條注。，及把門大小衆神，各使兵器擋住道：「那裏走！此間可是爭鬥之處？」大聖道：「我因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在路上打殺賊徒，那三藏趕我回去，我徑到普陀崖見觀音菩薩訴告，不想這妖精幾時就變作我的模樣，打倒唐僧，搶去包袱。有沙僧至花果山尋討，只見這妖精佔了我的巢穴。後到普陀崖告請菩薩，又見我侍立臺下，沙僧誑說是我駕筋斗雲，又先在菩薩處遮飾。菩薩卻是個正明正明：公正明智。，不聽沙僧之言，命我同他到花果山看驗。原來這妖精果像老孫模樣，才自水簾洞打到普陀山見菩薩，菩薩也難識認。故打至此間，煩諸天眼力，與我認個真假。」道罷，那行者也似這般這般說了一遍。

衆天神看勾多時，也不能辨。他兩個吆喝道：「你們既不能認，讓開路，等我們去見玉帝！」衆神搪抵不住，放開天門，直至靈霄寶殿，馬元帥同張、葛、許四天師奏道：「下界有一般兩個孫悟空，打進天門，口稱見王。」說不了，兩個直嚷將進來，證夾：笑絕。唬得那玉帝即降立寶殿，問曰：「你兩個因甚事擅鬧天宮，嚷至朕前尋死？」大聖口稱：「萬歲！萬歲！臣今皈命，秉教沙門，再不敢欺心誑上；只因這個妖精變作臣的模樣……」如此如彼，把前情備陳了一遍：「指望與臣辨個真假！」那行者也如此陳了一遍。玉帝即傳旨宣託塔李天王，教：「把照妖鏡來照這廝誰真誰假，教他假滅真存。」天王即取鏡照住，請玉帝同衆神觀看。鏡中乃是兩個孫悟空的影子，金箍、衣服，毫髮不差。玉帝亦辨不出，趕回本處。

這大聖呵呵冷笑，那行者也哈哈歡喜，證夾：二打到天宮。揪頭抹頸，復打出天門，墜落西方路上道：「我和你見師父去！我和你見師父去！」

卻說那沙僧自花果山辭他兩個，又行了三晝夜，回至本莊，把前事對唐僧說了一遍。唐僧自家悔恨道：「當時只說是孫悟空打我一棍，搶去包袱，豈知卻是妖精假變的行者！」沙僧又告道：「這妖又假變一個長老，一匹白馬；又有一個八戒挑着我們包袱，又有一個變作是我。我忍不住惱怒，一杖打死，原是一個猴精。因此驚散，又到菩薩處訴告。菩薩着我與師兄又同去識認，那妖果與師兄一般模樣。我難助力，故先來回復師父。」三藏聞言，大驚失色。八戒哈哈大笑：「好！好！好！應了這施主家婆婆之言了。他說有幾起取經的，這卻不又是一起？」李旁：好照管。

那家子老老小小的，都來問沙僧：「你這幾日往何處討盤纏去的？」沙僧笑道：「我往東勝神洲花果山尋大師兄取討行李，又到南海普陀山拜見觀音菩薩，卻又到花果山，方纔轉回至此。」那老者又問：「往返有多少路程？」沙僧道：「約有二十餘萬里。」老者道：「爺爺啞，似這幾日，就走了這許多路，只除是駕雲，方能勾得到。」八戒道：「不是駕雲，如何過海？」沙僧道：「我們那算得走路？若是我大師兄，只消一二日，可往回也。」那家子聽言，都說是神仙，八戒道：「我們雖不是神仙，神仙還是我們的晚輩哩！」

正說間，只聽半空中喧譁人嚷。慌得都出來看，卻是兩個行者打將來。證夾：三打到唐僧前。八戒見了，忍不住手癢道：「等我去認認看。」好呆子，急縱身跳起，望空高叫道：「師兄莫嚷，我老豬來也！」那兩個一齊應道：「兄弟，來打妖精！來打妖精！」證夾：笑絕。那家子又驚又喜道：「是幾位騰雲駕霧的羅漢歇在我家！就是發願齋僧的，也齋不着這等好人！」更不計較茶飯，愈加供養，又說：「這兩個行者只怕鬥不出好來，地覆天翻，作禍在那裏！」三藏見那老者當面是喜，背後是憂，即開言道：「老施主放心，莫生憂嘆。貧僧收伏了徒弟，去惡歸善，自然謝你。」那老者滿口回答道：「不敢！不敢！」沙僧道：「施主休講，師父可坐在這裏，等我和二哥去，一家扯一個來到你面前，你就唸念那話兒，看那個害疼的就是真的，不疼的就是假的。」三藏道：「言之極當。」

沙僧果起在半空道：「二位住了手，我同你到師父面前辨個真假去。」這大聖放了手，那行者也放了手。沙僧攙住一個，叫道：「二哥，你也攙住一個。」果然攙住，落下雲頭，徑至草舍門外。三藏見了，就唸《緊箍兒咒》。二人一齊叫苦道：「我們這等苦鬥，你還咒我怎的？莫念！莫念！」那長老本心慈善，遂住了口不念，卻也不認得真假。他兩個掙脫手，依然又打。這大聖道：「兄弟們，保着師父，等我與他打到閻王前折辨去也！」那行者也如此說，二人抓抓掗掗抓抓掗掗：拉拉扯扯。，須臾，又不見了。證夾：笑絕。

八戒道：「沙僧，你既到水簾洞，看見假八戒挑着行李，怎麼不搶將來？」沙僧道：「那妖精見我使寶杖打他假沙僧，他就亂圍上來要拿，是我顧性命走了。及告菩薩，與行者復至洞口，他兩個打在空中，是我去掀翻他的石凳，打散他的小妖，只見一股瀑布泉水流，竟不知洞門開在何處，尋不着行李，所以空手回覆師命也。」八戒道：「你原來不曉得。我前年請他去時，先在洞門外相見；後被我說泛了他說泛：說得動心。，他就跳下，去洞裏換衣來時，我看見他將身往水裏一鑽，那一股瀑布水流，就是洞門。想必那怪將我們包袱收在那裏面也。」三藏道：「你既知此門，你可趁他都不在家，先到他洞裏取出包袱，我們往西天去罷。他就來，我也不用他了。」八戒道：「我去。」沙僧說：「二哥，他那洞前有千數小猴，你一人恐弄他不過，反爲不美。」八戒笑道：「不怕！不怕！」急出門，縱着雲霧，徑上花果山尋取行李不題。

卻說那兩個行者又打嚷到陰山背後，唬得那滿山鬼戰戰兢兢，藏藏躲躲。有先跑的，撞入陰司門裏，報上森羅寶殿道：「大王，背陰山上，有兩個齊天大聖打得來也！」慌得那第一殿秦廣王傳報與二殿楚江王、三殿宋帝王、四殿卞城王，五殿閻羅王、六殿平等王、七殿太山王、八殿都市王、九殿忤官王、十殿轉輪王。一殿轉一殿，霎時間，十王會齊，又着人飛報與地藏王。盡在森羅殿上，點聚陰兵，等擒真假。

只聽得那強風滾滾，慘霧漫漫，二行者一翻一滾的，打至森羅殿下。證夾：四打到地府。陰君近前擋住道：「大聖有何事，鬧我幽冥？」這大聖道：「我因保唐僧西天取經，路過西梁國，至一山，有強賊截劫我師，是老孫打死幾個，師父怪我，把我逐回。我隨到南海菩薩處訴告，不知那妖精怎麼就綽着口氣，假變作我的模樣，在半路上打倒師父，搶奪了行李。有弟沙僧向我本山取討前件前件：前已述及的人或事物。多用於判詞狀紙及敘述性文字。，這妖假立師名，要往西天取經。沙僧逃遁至南海見菩薩，我正在側。他備說原因，菩薩又命我同他至花果山觀看，果被這廝佔了我巢穴。我與他爭辨到菩薩處，其實相貌、言語等俱一般，菩薩也難辨真假。又與這廝打上天堂，衆神亦果難辨，因見我師。我師念《緊箍兒咒》試驗，與我一般忍疼。故此鬧至幽冥，望陰君與我查看生死簿，看假行者是何出身，快早追他魂魄，免教二心沌亂二心：心爲心猿。心猿指悟空。這裏的「二心」是指真假悟空。除此以外，「二心還深寓禪理」，也就是本回後面的詩中所說的「人有二心生禍災」。沌亂——混亂。。」那怪亦如此說一遍。陰君聞言，即喚管簿判官一一從頭查勘，更無個假行者之名。再看毛蟲文簿，那猴子一百三十條已是孫大聖幼年得道之時，大鬧陰司，消死名一筆勾之，自後來凡是猴屬，盡無名號。查勘畢，當殿回報，陰君各執笏對行者道：「大聖，幽冥處既無名號可查，你還到陽間去折辨。」

正說處，只聽得地藏王菩薩道：「且住！且住！等我着諦聽與你聽個真假諦聽：唐開元末年，新羅國僧人法名地藏者（一說姓金名喬覺）渡海到九華山修行，多顯神異。圓寂多年後，相貌如生，骨節若金鎖相連。明代以後，民間開始將僧人金地藏與地藏菩薩混淆，以至認爲他即地藏菩薩的化身。又有傳說金地藏有一白犬，清釋儀潤《百丈叢林清規證義記》卷三稱金地藏「年二十四歲祝髮。攜白犬善聽，航海而來」。後世遂將白犬善聽（也稱地聽、諦聽）也神化，認爲它能輔佐地藏菩薩，遍知天下之事。。」原來那諦聽是地藏菩薩經案下伏的一個獸名。他若伏在地下，一霎時，將四大部洲山川社稷，洞天福地之間，臝蟲、鱗蟲、毛蟲、羽蟲、昆蟲、天仙、地仙、神仙、人仙、鬼仙，可以照鑑善惡，察聽賢愚。證夾：此物有此大慧，乃不脫獸身，何也？那獸奉地藏鈞旨鈞旨：對郡王將相命令的尊稱。，就於森羅庭院之中，俯伏在地。須臾，抬起頭來，對地藏道：「怪名雖有，但不可當面說破，又不能助力擒他。」地藏道：「當面說出便怎麼？」諦聽道：「當面說出，恐妖精惡發，搔擾寶殿，致令陰府不安。」又問：「何爲不能助力擒拿？」諦聽道：「妖精神通，與孫大聖無二。幽冥之神，能有多少法力，故此不能擒拿。」地藏道：「似這般怎生祛除？」諦聽言：「佛法無邊。」證夾：諦聽可謂解事。地藏早已省悟。即對悟空道：「你兩個形容如一，神通無二，若要辨明，須到雷音寺釋迦如來那裏，方得明白。」兩個一齊嚷道：「說的是！說的是！我和你西天佛祖之前折辨去！」那十殿陰君送出，謝了地藏，回上翠雲宮，着鬼使閉了幽冥關隘不題。

看那兩個行者，飛雲奔霧，打上西天。有詩爲證，詩曰：

人有二心生禍災，天涯海角致疑猜。

欲思寶馬三公位，又憶金鑾一品臺金鑾一品臺：指皇帝的寶座。。

南征北討無休歇，東擋西除未定哉。

禪門須學無心訣，靜養嬰兒結聖胎。

他兩個在那半空裏，扯扯拉拉，抓抓掗掗，且行且鬥，只嚷至大西天靈鷲仙山雷音寶剎之外。早見那四大菩薩、八大金剛、五百阿羅、三千揭諦、比丘尼、比丘僧、優婆塞、優婆夷諸大聖衆，都到七寶蓮臺之下，各聽如來說法。那如來正講到這：

「不有中有，不無中無。李旁：奇筆幻思，一至於此。不色中色，不空中空。非有爲有，非無爲無。非色爲色，非空爲空。空即是空，色即是色。色無定色，色即是空。空無定空，空即是色。知空不空，知色不色。名爲照了，始達妙音「不有中有」以下數句：這一段如來說法的文字，出自道教經典《太上洞玄靈寶升玄消災護命妙經》。佛教教主講道教經典，應爲作者借取經故事宣揚道教理論，或者只是一種遊戲筆墨而已。。」

概衆稽首皈依。流通誦讀之際，如來降天花普散繽紛，即離寶座，對大衆道：「汝等俱是一心，且看二心競鬥而來也。」李旁：着眼。

大衆舉目看之，果是兩個行者，吆天喝地，打至雷音勝境。證夾：五打至靈山。慌得那八大金剛上前擋住道：「汝等欲往那裏去？」這大聖道：「妖精變作我的模樣，欲至寶蓮臺下，煩如來爲我辨個虛實也。」衆金剛抵擋不住，直嚷至臺下，跪於佛祖之前，拜告道：「弟子保護唐僧，來造寶山，求取真經，一路上煉魔縛怪，不知費了多少精神。前至中途，偶遇強徒劫擄，委是弟子二次打傷幾人，師父怪我趕回，不容同拜如來金身。弟子無奈，只得投奔南海，見觀音訴苦。不期這個妖精，假變弟子聲音相貌，將師父打倒，把行李搶去。師弟悟淨尋至我山，被這妖假捏巧言，說有真僧取經之故。悟淨脫身至南海，備說詳細。觀音知之，遂令弟子同悟淨再至我山。因此兩人比並真假，打至南海，又打到天宮，又曾打見唐僧，打見冥府，俱莫能辨認。故此大膽輕造，千乞大開方便之門，廣垂慈憫之念，與弟子辨明邪正，庶好保護唐僧親拜金身，取經回東土，永揚大教。」大衆聽他兩張口一樣聲俱說一遍，衆亦莫辨；惟如來則通知之。正欲道破，忽見南下彩雲之間，來了觀音，參拜我佛。

我佛合掌道：「觀音尊者，你看那兩個行者，誰是真假？」菩薩道：「前日在弟子荒境，委不能辨。他又至天宮地府，亦俱難認。特來拜告如來，千萬與他辨明辨明。」如來笑道：「汝等法力廣大，只能普閱周天之事，不能遍識周天之物，亦不能廣會周天之種類也廣會周天之種類：廣泛地瞭解天下萬物的種類。《楞嚴經》卷八：「修三摩提（又譯三昧，即遠離昏沉，心識專一的定境）受陰盡者……從是凡身，上歷菩薩六十聖位，得意生身隨往無礙。」卷九：「修三摩提想陰盡者……生滅根元從此披露。見諸十方十二衆生，畢殫其類。」佛教將「色（物質）、受（感覺）、想（印象）、行（身心活動）、識（判斷推理）」稱爲五陰，認爲是人生所有痛苦的根本，應用修三摩地（禪定）的方法將五陰依次破盡。據上述經文，受陰盡即可得「意生身」，即其身可隨意念化生至千萬，任意所至，故能「普閱周天之事」，是初地以上菩薩的果位。而要「見諸十方十二衆生，畢殫其類」，須修得想陰盡方可。。」菩薩又請示周天種類。如來才道：「周天之內有五仙；乃天、地、神、人、鬼。有五蟲：乃臝、鱗、毛、羽、昆。這廝非天、非地、非神、非人、非鬼；亦非臝、非鱗、非毛、非羽、非昆。又有四猴混世，不入十類之種。」菩薩道：「敢問是那四猴？」如來道：「第一是靈明石猴，通變化，識天時，知地利，移星換斗。證夾：此即心猿也。第二是赤尻馬猴，曉陰陽，會人事，善出入出入：這裏指出入生死的界限。，避死延生。第三是通臂猿猴，拿日月，縮千山，辨休咎休咎：吉凶，善惡。，乾坤摩弄。第四是六耳獼猴，善聆音，能察理，知前後，萬物皆明。此四猴者，不入十類之種，不達兩間之名。我觀假悟空乃六耳獼猴也。此猴若立一處，能知千里外之事。凡人說話，亦能知之。故此善聆音，能察理，知前後，萬物皆明。與真悟空同像同音者，六耳獼猴也。」

那獼猴聞得如來說出他的本像，膽戰心兢，急縱身，跳起來就走。如來見他走時，即令大衆下手，早有四菩薩、八金剛、五百阿羅、三千揭諦、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觀音、木叉，一齊圍繞。孫大聖也要上前，如來道：「悟空休動手，待我與你擒他。」那獼猴毛骨悚然，料着難脫，即忙搖身一變，變作個蜜蜂兒，往上便飛。如來將金鉢盂撇起去金鉢盂：即佛鉢，佛陀所持用之食鉢，後被神化。據《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下，佛陀初成道時，四天王各獻頞那山之石鉢。佛受此四鉢，置於左手中，右手按其上，以神力使合爲一鉢。佛陀涅槃後，此鉢屢顯神蹟，如《法顯傳》載月氏王欲取佛鉢，但以大象、四輪車等載運，均不能移動。《蓮華面經》卷下稱佛鉢曾爲罽賓國王打碎，因佛力之故，破鉢復完好如初。《出三藏記集·智猛法師傳》記此鉢「光色紫紺，四邊燦然」，能輕能重。，正蓋着那蜂兒，落下來。證夾：比五行山下何如？大衆不知，以爲走了，如來笑雲：「大衆休言，妖精未走，見在我這鉢盂之下。」大衆一發上前，把鉢盂揭起，果然見了本像，是一個六耳獼猴。孫大聖忍不住，輪起鐵棒，劈頭一下打死，至今絕此一種。如來不忍，道聲：「善哉！善哉！」大聖道：「如來不該慈憫他，他打傷我師父，搶奪我包袱，依律問他個得財傷人，白晝搶奪白晝搶奪：《大明律》卷十八《刑律·賊盜》「強盜」條規定：「凡白晝搶奪人財物傷人者，斬。」，也該個斬罪哩！」如來道：「你自快去保護唐僧來此求經罷。」大聖叩頭謝道：「上告如來得知，那師父定是不要我；我此去，若不收留，卻不又勞一番神思！望如來方便，把《松箍兒咒》念一念，褪下這個金箍，交還如來，放我還俗去罷。」如來道：「你休亂想，切莫耍刁。我教觀音送你去，不怕他不收。好生保護他去，那時功成歸極樂，汝亦坐蓮臺。」

那觀音在傍聽說，即合掌謝了聖恩。領悟空，輒駕雲而去。隨後木叉行者、白鸚哥，一同趕上。不多時，到了中途草舍人家，沙和尚看見，急請師父拜門迎接。菩薩道：「唐僧，前日打你的，乃假行者六耳獼猴也。幸如來知識，已被悟空打死。你今須是收留悟空，一路上魔瘴未消，必得他保護你，纔得到靈山，見佛取經，再休嗔怪。」三藏叩頭道：「謹遵教旨。」

正拜謝時，只聽得正東上狂風滾滾，衆目視之，乃豬八戒揹着兩個包袱，駕風而至。呆子見了菩薩，倒身下拜道：「弟子前日別了師父至花果山水簾洞尋得包袱，果見一個假唐僧、假八戒，都被弟子打死，原是兩個猴身。證夾：順結前案。卻入裏，方尋着包袱，當時查點，一物不少。卻駕風轉此。更不知兩行者下落如何。」菩薩把如來識怪之事，說了一遍。那呆子十分歡喜，稱謝不盡。師徒們拜謝了，菩薩回海，卻都照舊合意同心，洗冤解怒。又謝了那村舍人家，整束行囊、馬匹，找大路而西。正是：證夾：每於篇終表明大旨，絕不似宗門作顢預語，令人猜謎可憎。

中道分離亂五行，降妖聚會合元明元明：佛教語，指衆生固有的清淨光明的本性。。

神歸心舍禪方定，李旁：着眼。六識祛降丹自成六識：佛教認爲眼、耳、鼻、舌、身、意爲六識。參見第十四回「六賊」、「主人公」條注。。

畢竟這去，不知三藏幾時得面佛求經，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二回一着於有心，一着於無心，俱非修真之正法。故仙翁於此回力批二心之妄，拈出至真之道，示人以訣中之訣，竅中之竅，而不使有落於執相頑空之小乘也。如提綱所云「二心攪亂大乾坤」者，二心爲人心道心，人心道心，真假不分，則陰陽相混，而攪亂乾坤矣。「一體難修真寂滅」者，一體爲一己之性，難修者，孤陰寡陽，難入正覺。惟有體有用，彼此扶持，本性圓明，方能入於「真寂滅」矣。

「行者與沙僧，縱起兩道樣光」。「大聖本是良心，沙僧卻有疑意。」蓋因真假未分，故不能同心合意，彼此輸誠耳。「到了花果山，二人洞外細看，果見一個行者與大聖模樣無異，種種一般無二。」噫！真假迥別，邪正大異，何以雲一般無二？殊不知人心爲後天之識神，道心爲先天之元神，無神本諸太極，具誠明之德，盜造化，轉生殺，超凡入聖，起死回生，爲動最大，真人親之，世人遠之。識神出於陰陽，具虛妄之見，順行造化，混亂五行，喜死惡生，恩中帶殺，爲害最深，世人賴之，真人滅之。二心之力相當，勢相等。道心所到之處，即人心能到之處，其所以有真假之別者，只在先天后天耳。古今修行人，多不識真假，認人心爲道心，修之煉之，到老無成，終歸空亡，不知誤了多少人矣。

「大聖掣鐵棒罵道：『你是何等妖精？敢變我的相貌，佔我的兒孫，擅居吾仙洞。』那行者見了，公然不懼，使鐵棒相迎，二行者在一處，不分真假。」修真之道，道心爲要，須臾不離，稍有放縱，人心竊權，生生之道奪矣，仙佛之位奪矣。全歸於假，而本來主杖亦奪矣。真真假假，雜於幽獨，真爲假亂，何能分別？

「沙僧在旁，欲待相助，又恐傷了真的。」雖同業同事之良友，不能辨其幽獨之真假也。「兩個嚷到南海，菩薩與諸天都看良久，莫想能認。」雖高明善鑑之天目，不能辨其幽獨之真假也。「菩薩暗念《金箍兒咒》，兩個一齊喊痛，只叫：『莫念！莫念！』」雖口授心傳之真言，亦不能咒幽獨之真假也。「嚷到靈霄殿，玉帝使李天王照妖鏡照住，衆神觀看，鏡中乃是兩個孫悟空影子，金箍衣服，毫髮不差。」雖上帝臨汝，無二爾心，亦不能使幽獨之無真假也。「嚷到唐僧面前，三藏唸咒，一齊叫痛，卻也認不得真假。」雖受業度引之恩師，亦不能禁其幽獨之無真假也。「嚷到陰司，叫查假行者出身，判官從頭查勘，更無個假行者之名，再看毛蟲文簿，那猴一百三十條，已是孫大聖得道之時，一筆勾消，自後來凡是猴屬，盡無名號。」言二心混亂，是未得道之時。若已得道，水火既濟，陰陽合一，不特人心已化，而且道心亦空，人心道心，可一概勾消，至於二心名號，雖執掌生死之冥王，亦不能折辨幽獨之真假也。曰：「你還當到陽世間去折辨。」言此幽獨中事，不必於死後，在陰司裏辨其是非；還當於生前，向陽世間別其真假也。

「正說處，只聽得地藏菩薩道：『且住！且住！我着諦聽與你聽個真假。』」既不容在陰司裏折辨，又不容在陽世間分別。蓋以自己幽獨中之真假，而非可在外面辨別也。曰「聽」者，不着於色也。曰「諦聽」者，不着於聲也。佛雲：「若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見如來。」能於幽獨無色無聲處，極深研幾，而真假可判然矣。「諦聽奉地藏鈞旨」，此即所奉鴻鈞一氣之旨，所謂地藏發泄，金玉露形者是也。「就於森羅庭院中，俯伏在地」者，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須臾抬起頭來」者，即莫顯乎隱，莫顯乎微也。曰：「怪名雖有，但不可當面說破」者，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也。曰：「又不能助力擒他」者，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曰：「當面說出，恐妖精搔擾寶殿，致今陰司不安」者，知其假而說其假，仍是人心用事，能擾幽獨不安，真者受累，假者猖狂矣。曰：「妖精神通，與孫大聖無二。幽冥之神，能有多少法力，故此不能擒他」者，假在真中，真在假中，知之而即欲除之，仍歸於假，不但不能去假，而且有以蔽真。「不能擒拿」，確是實義。即釋典「斷除妄念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錯」也。

曰：「佛法無邊。地藏早已醒悟，對行者道：『若要辨明，須到雷音寺如來那裏，方得明白。』兩個一齊嚷道：『說得是！說得是！』」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真性之地，見性方能明心，心一明，而心之真假判然，可以不復有二矣。詩云：「禪門須學無心訣。靜養嬰兒結聖胎。」嬰兒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心不期其無而自無，不期其死而自死，人能如嬰兒之專氣致柔，而無心之妙塊已得，凝結聖胎，何難之有？如來講出「知空不空，知色不色，名爲照了，始達妙音。」可謂超脫一切矣。

「二行者嚷到雷音，大衆聽見兩個一樣聲音，俱莫能辨，惟如來早已知之。」言此種道理，諸天及人，皆不能識。惟具真空之性者，一見而邪正即分，不爲假所亂真矣。

「正欲說破，忽見來了觀音參拜。如來道：『汝等法力廣大，只能普閱周天之事，不能遍識周天之物，亦不能廣會周天之種類。』」觀音者，覺察之神，覺察之神僅能閱周天之事，不爲所瞞。如來者，真空之性，真空之性，不空而空，空而不空，無一物不備，無一物可着，離種種邊，故能遍識周天之物，亦能廣會周天之種類。《法華經》「如來放眉間光，照遍三千大千世界」者，即是此意。

「四猴混世」者，貪、嗔、癡、礙之四心也。「六耳獼猴者，喜、怒、哀、樂、惡、欲之六識也。六識兼該四心，在宥密中飛揚作禍，蜂毒無比，以如來妙覺圓空之真性蓋着，借大聖鐵棒中正之道心捕滅，方是不着於有，不着於無，有無不立，至簡至易，死心而無心，口傳心授之真訣，正在於此。

「行者求念《松箍兒咒》，如來道：『你休亂想，卻莫放刁。我叫觀音送你，好生保護他，那時功成歸極樂，汝亦坐蓮臺。』」蓋無心之妙道，知的還須行的，必當靜觀密察，真履實踐，愈久愈力，由勉強而抵神化，不到人心滅盡，功成極樂之地，而道心不可鬆放休歇，道心可無爭？

噫！道心常存，人心永滅，假者即去，真者即復。一去無不去，假行者死，而假唐僧、假八戒，無不於此而死；一復無不復，真行者復，而包袱行李當時察點，一物不少。菩薩徑回南海，歸於清淨之鄉；師徒同心合意，離了冤怨之地。謝了山凹人家，整束馬匹行囊，找大路而奔西天，自有不容緩者。

詩云：「中道分離亂五行，降妖聚會合元明。神歸心舍禪方定，六識祛除丹自成。」總言人已不合，則錯亂五行，識神起而真性味；彼我共濟，則祛除六識，無神歸而大丹成。

此篇仙翁用意，神出鬼沒，人所難識，寫上句全在正面，寫下句全在反面。「二心攪亂大乾坤」，本文明言矣。至於「一體難修真寂滅」，其意微露而不顯。試舉一二以爲證。觀音南來參佛，一體一用也；如來鉢蓋獼猴，行者打死，一體一用也；如來叫行者好生保護唐僧成功，一體一用也；菩薩送行者與唐僧，一體一用也；唐僧必須收留悟空，一體一用也。有體不可無用，有用不可無體，體用俱備，空而不空，不空而空，真空妙有，一以貫之，可以辨的真假，不爲二心攪亂，而易修「真寂滅」矣。

詩曰：

隱微真假誰能知，須要幽獨自辯之。

非色非空歸妙覺，借真除假見牟尼。

# 第五十九回 唐三藏路阻火焰山 孫行者一調芭蕉扇

李本總批：羅剎女遺焰，至今尚在。或問：「在何處？」曰：「遍地都是。只是男子不動火，他自然滅熄了。」這婦人遍能煞火，所以和尚只得求他。

憺漪子曰：此心猿再放而再歸也。前者之歸，有蓮花洞之毒魔；今者之歸，有火焰山之烈焰。蓮花洞有芭蕉扇，火焰山亦有芭蕉扇。然彼處之扇能生火，而此處之扇能滅火。生火者，避之足矣；滅火者，必求之而後得。而此扇又必不可求，而又必不得不求，則一調、二調、三調之勞苦，其能免乎？火於五行之中，最爲燥酷飛騰之物，惟水可以勝之，而亦有時乎不能勝，如火雲洞紅孩之往事可爲殷鑑。按篇中靈吉菩薩雲：「此扇爲崑崙靈寶，乃太陰之精葉，故能滅火。」非太陰之潤澤有過於水也，水有形而太陰無形也。學道者亦和合陰陽，調停水火而已。吾身中自有羅剎女，豈必遠求之翠雲山也哉？

火於世間爲大利大害之物，於吾身亦爲大利大害之物，往往易生而難滅。故必千方百計，攝取太陰真氣臨之，而後收既成之功，所以至再至三也。嘗怪小說演義，不問何事，動輒以三爲斷，幾成稗官陋格。若此處之芭蕉扇，一調而受欺，勢不得不再；再調而被賺，勢不得不三。豈若《三國》、《水滸》劉玄德之顧茅廬、宋公明之打祝莊，皆可以三可以不三者，必欲三之而後已耶？

若干種性本來同，海納無窮。

千思萬慮終成妄，般般色色和融。

有日功完行滿，圓明法性高隆。

李旁：說出。

休教差別走西東，緊鎖牢籠。

收來安放丹爐內，煉得金烏一樣紅。

朗朗輝輝嬌豔，任教出入乘龍「若干種性本來同」以下數句：這篇韻文的主要內容，系從元何道全《般若心經註解》中雜湊而來。如「海納無窮」、「千思萬慮終成妄」、「休教差別走西東」、「收來安放丹爐內，煉得金烏一樣紅」是何書中原有的句子，其餘如何書中「種性合而爲一」、「般般之色，混同一色」、「圓明法性」、「燁燁光輝」也與詞中語句意思相同。此詞大意是每個人的真性都是相同的，但要放下種種妄想，心地圓明，勤奮修煉，將來自然成仙成佛。。

話表三藏遵菩薩教旨，收了行者，與八戒、沙僧剪斷二心，鎖䪊猿馬鎖䪊（lóng）猿馬：䪊，套在馬頭上用來系繮繩、掛嚼子的用具，又稱「籠頭」。這句話的意思是把心猿意馬都鎖住、控制住。，李旁：着眼。同心戮力，趕奔西天。說不盡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歷過了夏月炎天，卻又值三秋霜景。證夾：秋。但見那：

薄雲斷絕西風緊，鶴鳴遠岫霜林錦。

光景正蒼涼，山長水更長。

徵鴻來北塞徵鴻：遷徙的雁，多指秋天南飛的雁。，玄鳥歸南陌。

客路怯孤單，衲衣容易寒。

師徒四衆，進前行處，漸覺熱氣蒸人。三藏勒馬道：「如今正是秋天，卻怎返有熱氣？」八戒道：「原來不知，西方路上有個斯哈哩國斯哈哩國：《事林廣記》前集卷五「方國類」記有斯伽裏野國，「山上有深穴，四季出火」，「每五年一次，火從穴出」。茶弼沙國：「系太陽沒入之地，至晚日入，其聲極震，洪於雷霆。國王每於城上用千人吹角，及鳴鑼打鼓雜混日聲，不然則小兒驚死也。」以上二國，並見於宋趙汝適《諸蕃志》、元汪大淵《島夷志略》等書。此處「斯哈哩國」當即斯伽裏野國，並混淆了茶弼沙國的特徵。按：根據學者廖大珂的考證，此國系阿拉伯語Djabulsa或Djabirso的譯音，阿拉伯人傳說中西方日落之處，即歐洲。，乃日落之處，俗呼爲『天盡頭』。若到申酉時申酉時：申時和酉時，指下午三點到七點這一段時間。，國王差人上城，擂鼓吹角，混雜海沸之聲。日乃太陽真火，落於西海之間，如火淬水，接聲滾沸；若無鼓角之聲混耳，即振殺城中小兒。此地熱氣蒸人，想必到日落之處也。」證夾：此呆如此多見多聞，可稱博物君子。大聖聽說，忍不住笑道：「呆子莫亂談，若論斯哈哩國，正好早哩。似師父朝三暮二的朝三暮二：沒有定準，主意多變。，這等擔閣，就從小至老，老了又小，老小三生，也還不到。」八戒道：「哥阿，據你說，不是日落之處，爲何這等酷熱？」沙僧道：「想是天時不正，秋行夏令故也夏令：夏天的節令、氣候。。」他三個正都爭講，只見那路傍有座莊院，乃是紅瓦蓋的房舍，紅磚砌的垣牆，紅油門扇，紅漆板榻，一片都是紅的。證夾：火焰山自火焰耳，此莊舍一片紅何爲？我所不解。三藏下馬道：「悟空，你去那人家問個消息，看那炎熱之故何也。」

大聖收了金箍棒，整肅衣裳，扭捏作個斯文氣象，綽下大路綽下大路：綽字有兩種讀音，同時也是多義字。讀作chuò，如綽約、綽綽有餘、綽號等。讀作chāo，意思是抓、順着、趁等。這裏的意思是順着大路走下去。，徑至門前觀看。那門裏忽然走出一個老者，但見他：

穿一領黃不黃、紅不紅的葛布深衣深衣：古代上下衣相連綴的一種服裝。；帶一頂青不青、皁不皁的篾絲涼帽篾絲：竹篾劈成的細絲。。手中拄一根彎不彎、直不直暴節竹杖；足下踏一雙新不新、舊不舊㧳靸䩺鞋㧳（bāi）靸䩺（wènɡ）鞋：可以靸着穿的棉鞋。㧳，用手分開，此似指穿鞋時用手分開鞋面。如今所謂「剪刀口鞋」。䩺，清桂馥《札樸·鄉言正字·服飾》：「棉鞋曰䩺。」。面似紅銅，須如白練。兩道壽眉遮碧眼，一張咍口露金牙咍口：笑口，嘴角含笑。。

那老者猛抬頭，看見行者，吃了一驚，拄着竹杖，喝道：「你是那裏來的怪人？在我這門首何干？」行者答禮道：「老施主，休怕我。我不是甚麼怪人，貧僧是東土大唐欽差上西方求經者。師徒四人，適至寶方，見天氣蒸熱，一則不解其故，二來不知地名，特拜問指教一二。」那老者卻纔放心，笑雲：「長老勿罪。我老漢一時眼花，不識尊顏。」行者道：「不敢。」老者又問：「令師在那條路上？」行者道：「那南首大路上立的不是！」老者教：「請來，請來。」行者歡喜，把手一招，三藏即同八戒、沙僧，牽白馬、挑行李近前，都對老者作禮。

老者見三藏丰姿標緻，八戒、沙僧相貌奇稀，又驚又喜；只得請入裏坐，教小的們看茶，一壁廂辦飯。三藏聞言，起身稱謝道：「敢問公公：貴處遇秋，何返炎熱？」老者道：「敝地喚做火焰山。無春無秋，四季皆熱。」三藏道：「火焰山卻在那邊？可阻西去之路？」老者道：「西方卻去不得。那山離此有六十里遠，正是西方必由之路，卻有八百里火焰，四周圍寸草不生。若過得山，就是銅腦蓋，鐵身軀，也要化成汁哩。」三藏聞言，大驚失色，不敢再問。

只見門外一個少年男子，推一輛紅車兒，證夾：此紅車又何爲？住在門傍，叫聲：「賣糕！」大聖拔根毫毛，變個銅錢，問那人買糕。那人接了錢，不論好歹，揭開車兒上衣裹，熱氣騰騰，拿出一塊糕遞與行者。行者託在手中，好似火盆裏的灼炭，證夾：此又何故？煤爐內的紅釘。你看他左手倒在右手，右手換在左手，只道：「熱，熱，熱！難喫，難喫！」那男子笑道：「怕熱莫來這裏。這裏是這等熱。」行者道：「你這漢子，好不明理。常言道『不冷不熱，五穀不結』不冷不熱，五穀不結：指沒有溫度和適當的溫差，莊稼就不能生長。明徐光啓《農政全書》卷十一：「六月不熱，五穀不結。」。他這等熱得狠，你這糕粉，自何而來？」那人道：「若知糕粉米，敬求鐵扇仙。」行者道：「鐵扇仙怎的？」那人道：「鐵扇仙有柄芭蕉扇。求得來，一扇息火，二扇生風，三扇下雨，我們就布種，及時收割，故得五穀養生；不然，誠寸草不能生也。」

行者聞言，急抽身走入裏面，將糕遞與三藏道：「師父放心，且莫隔年焦着隔年焦：比喻爲將來遙遠的事情擔心。，吃了糕，我與你說。」長老接糕在手，向本宅老者道：「公公請糕。」老者道：「我家的茶飯未奉，敢喫你糕？」行者笑道：「老人家，茶飯倒不必賜。我問你：鐵扇仙在那裏住？」老者道：「你問他怎的？」行者道：「適才那賣糕人說，此仙有柄芭蕉扇。求將來，一扇息火，二扇生風，三扇下雨，你這方布種收割，才得五穀養生。我欲尋他討來搧息火焰山過去，且使這方依時收種，得安生也。」老者道：「故有此說；你們卻無禮物，恐那聖賢不肯來也。」三藏道：「他要甚禮物？」老者道：「我這裏人家，十年拜求一度。四豬四羊，花紅表裏，異香時果，雞鵝美酒，沐浴虔誠，拜到那仙山，請他出洞，至此施爲。」行者道：「那山坐落何處？喚甚地名？有幾多裏數？等我問他要扇子去。」老者道：「那山在西南方，名喚翠雲山。山中有一仙洞，名喚芭蕉洞。我這裏衆信人等去拜仙山，往回要走一月，計有一千四百五六十里。」行者笑道：「不打緊，就去就來。」那老者道：「且住，喫些茶飯，辦些乾糧，須得兩人做伴。那路上沒有人家，又多狼虎，非一日可到，莫當耍子。」行者笑道：「不用，不用，我去也。」說一聲，忽然不見。那老者慌張道：「爺爺啞，原來是騰雲駕霧的神人也！」

且不說這家子供奉唐僧加倍，卻說那行者霎時徑到翠雲山，按住祥光，正自找尋洞口，忽然聞得丁丁之聲，乃是山林內一個樵夫伐木。行者即趨步至前，又聞得他道：

「雲際依依認舊林，斷崖荒草路難尋。

西山望見朝來雨，南澗歸時渡處深「雲際依依」詩：此詩爲宋歐陽修七言絕句《樵者》。。」

行者近前作禮道：「樵哥，問訊了。」那樵子撇了柯斧，答禮道：「長老何往？」行者道：「敢問樵哥，這可是翠雲山？」樵子道：「正是。」行者道：「有個鐵扇仙的芭蕉洞在何處？」樵子笑道：「這芭蕉洞雖有，卻無個鐵扇仙，只有個鐵扇公主，又名羅剎女。」行者道：「人言他有一柄芭蕉扇，能熄得火焰山，敢是他麼？」樵子道：「正是，正是。這聖賢有這件寶貝，善能熄火，保護那方人家，故此稱爲鐵扇仙。我這裏人家用不着他，只知他叫做羅剎女，乃大力牛魔王妻也。」

行者聞言，大驚失色，心中暗想道：「又是冤家了！當年伏了紅孩兒，說是這廝養的。前在那解陽山破兒洞遇他叔子，尚且不肯與水，要作報仇之意；今又遇他父母，怎生借得這扇子耶？」樵子見行者沉思默慮，嗟嘆不已，便笑道：「長老，你出家人，有何憂疑？這條小路兒向東去，不上五六里，就是芭蕉洞。休得心焦。」行者道：「不瞞樵哥說，我是東土唐朝差往西天求經的唐僧大徒弟。前年在火雲洞，曾與羅剎之子紅孩兒有些言語，但恐羅剎懷仇不與，故生憂疑。」樵子道：「大丈夫見貌辨色，只以求扇爲名，莫認往時之溲話溲話：舊話。溲，同「餿」。指食物因時間久而變味。，管情借得。」行者聞言，深深唱個大喏道：「謝樵哥教誨，我去也。」遂別了樵夫，徑至芭蕉洞口，但見那兩扇門緊閉牢關，洞外風光秀麗。好去處！正是那：

山以石爲骨，石作土之精。煙霞含宿潤，苔蘚助新青。嵯峨勢聳欺蓬島，幽靜花香若海瀛。幾樹喬松棲野鶴，數株衰柳語山鶯。誠然是千年古蹟，萬載仙蹤。碧梧鳴綵鳳，活水隱蒼龍。曲徑蓽蘿垂掛，石梯藤葛攀籠。猿嘯翠巖忻月上，鳥啼高樹喜晴空。兩林竹蔭涼如雨，一徑花濃沒繡絨。時見白雲來遠岫，略無定體漫隨風。

行者上前叫：「牛大哥，開門！開門！」呀的一聲，洞門開了，裏邊走出一個毛兒女毛兒女：古代傳說中有毛女，是華山中的仙女，這裏僅指女仙童。，手中提着花籃，肩上擔着鋤子，真個是一身藍縷無妝飾，滿面精神有道心。證夾：精緻幽妍，令人作劉阮天台之想。行者上前迎着，合掌道：「女童，累你轉報公主一聲。我本是取經的和尚，在西方路上，難過火焰山，特來拜借芭蕉扇一用。」那毛女道：「你是那寺裏和尚？叫甚名字？我好與你通報。」行者道：「我是東土來的，叫做孫悟空和尚。」證夾：何不假託名姓求乞？

那毛女即便回身，轉於洞內，對羅剎跪下道：「奶奶，洞門外有個東土來的孫悟空和尚，要見奶奶，拜求芭蕉扇，過火焰山一用。」那羅剎聽見「孫悟空」三字，便似提鹽入火，火上澆油；骨都都紅生臉上，惡狠狠怒發心頭。口中罵道：「這潑猴，今日來了！」證夾：望之久矣。叫：「丫鬟，取披掛，拿兵器來！」隨即取了披掛，拿兩口青鋒寶劍，整束出來。行者在洞外閃過，偷看怎生打扮，只見他：

頭裹團花手帕，身穿納錦雲袍。

腰間雙束虎筋絛，微露繡裙偏綃。

鳳嘴弓鞋三寸，龍鬚膝褲金銷。

手提寶劍怒聲高，兇比月婆容貌月婆：這裏指月孛，七政四餘之一，屬兇星。參見第五十一回「羅睺、計都、炁孛四餘」條注。月孛形象本非女性。《道法會元》載月孛神：「姓朱諱光，天人相，披髮裸體，黑雲掩齶，紅履鞋，左手提旱魃頭，右手杖劍。」性威嚴，好刑殺。但世俗傳爲女性。同書「雷霆三要一氣火雷使者法」求雨，其法即存想一美婦人，口中吐出一人，「婦人見之而怒，即裸身披髮仗劍斬之，左手提人頭，右手執劍，飛入北斗第五星中」，此或即月孛神之變相。清顧公燮《丹午筆記》載法師胡懷德「請行月孛法。……胡登壇，裸婦人，以劍指其私處，書符唸咒。霎時，雲行雨施，雷電交作」。通俗小說中也常以月孛爲女凶神。。

那羅剎出門，高叫道：「孫悟空何在？」行者上前，躬身施禮道：「嫂嫂，老孫在此奉揖。」羅剎咄的一聲道：「誰是你的嫂嫂！那個要你奉揖！」行者道：「尊府牛魔王，當初曾與老孫結義，乃七兄弟之親。今聞公主是牛大哥令正令正：對別人嫡妻的敬詞。，安得不以嫂嫂稱之！」羅剎道：「你這潑猴！既有兄弟之親，如何坑陷我子？」行者佯問道：「令郎是誰？」羅剎道：「我兒是號山枯松澗火雲洞聖嬰大王紅孩兒，被你傾了傾：用同「坑」。坑害。。我們正沒處尋你報仇，你今上門納命，我肯饒你！」行者滿臉陪笑道：「嫂嫂原來不察理，錯怪了老孫。你令郎因是捉了師父，要蒸要煮，幸虧了觀音菩薩收他去，救出我師。他如今現在菩薩處做善財童子，實受了菩薩正果，不生不滅，不垢不淨，與天地同壽，日月同庚。你倒不謝老孫保命之恩，返怪老孫，是何道理？」羅剎道：「你這個巧嘴的潑猴！我那兒雖不傷命，再怎生得到我的跟前，幾時能見一面？」行者笑道：「嫂嫂要見令郎，有何難處？你且把扇子借我，搧息了火，送我師父過去，我就到南海菩薩處請他來見你，就送扇子還你，有何不可？那時節，你看他可曾損傷一毫？如有些須之傷，你也怪得有理；如比舊時標緻，還當謝我。」羅剎道：「潑猴少要饒舌，伸過頭來，等我砍上幾劍，若受得疼痛，就借扇子與你；若忍耐不得，教你早見閻君！」行者叉手向前，笑道：「嫂嫂切莫多言。老孫伸着光頭，任尊砍上多少，但沒氣力便罷。是必借扇子用用。」李旁：猴。那羅剎不容分說，雙手輪劍，照行者頭上乒乒乓乓，砍有十數下，這行者全不認真。羅剎害怕，回頭要走，行者道：「嫂嫂，那裏去？快借我使使。」那羅剎道：「我的寶貝原不輕借。」行者道：「既不肯借，喫你老叔一棒！」

好猴王，一隻手扯住，一隻手去耳內掣出棒來，幌一幌，有碗來粗細。那羅剎掙着手，舉劍來迎，行者隨又輪棒便打。兩個在翠雲山前，不論親情，卻只講仇隙。這一場好殺：

裙釵本是修成怪，爲子懷仇恨潑猴。

行者雖然生狠怒，因師路阻讓娥流。

先言拜借芭蕉扇，不展驍雄耐性柔。

羅剎無知輪劍砍，猴王有意說親由。

女流怎與男兒鬥，李旁：卻不道男不與女敵。到底男剛壓女流。

這個金箍鐵棒多兇猛，那個霜刃青鋒甚緊稠。

劈面打，照頭丟，恨苦相持不罷休。

左擋右遮施武藝，前迎後架騁奇謀。

卻纔鬥到沉酣處，不覺西方墜日頭。

羅剎忙將真扇子，一搧揮動鬼神愁。

那羅剎女與行者相持到晚，見行者棒重，卻又解數週密，料斗他不過，即便取出芭蕉扇，幌一幌，一扇陰風，把行者搧得無影無形，莫想收留得住。這羅剎得勝迴歸。

那大聖飄飄蕩蕩，左沉不能落地，右墜不得存身。就如旋風翻敗葉，流水淌殘花。滾了一夜，證夾：滾得妙。直至天明，方纔落在一座山上，雙手抱住一塊峯石。定性良久，仔細觀看，卻纔認得是小須彌山。證夾：天送來領定鳳丹也。大聖長嘆一聲道：「好利害婦人！李旁：那個婦人不利害？怎麼就把老孫送到這裏來了？我當年曾記得在此處告求靈吉菩薩降黃風怪救我師父。那黃風嶺至此直南上有三千餘里，今在西路轉來，乃東南方隅，不知有幾萬裏。等我下去問靈吉菩薩一個消息，好回舊路。」

正躊躇間，又聽得鐘聲響亮，急下山坡，徑至禪院。那門前道人認得行者的形容，即入裏面報道：「門前是前年請菩薩降黃風怪的那個毛臉大聖又來了。」菩薩知是悟空，連忙下寶座相迎，入內施禮道：「恭喜，取經來耶？」悟空答道：「正好未到，早哩，早哩。」靈吉道：「既未曾得到雷音，何以回顧荒山？」證夾：這纔是不知那陣風兒吹將來的。行者道：「自上年蒙盛情降了黃風怪，一路上，不知歷過多少苦楚。今到火焰山，不能前進，詢問土人，說有個鐵扇仙，芭蕉扇搧得火滅。老孫特來尋訪，原來那仙是牛魔王的妻，紅孩的母。他說我把他兒子做了觀音菩薩的童子，不得常見，恨我爲仇，不肯借扇，與我爭鬥。他見我的棒重難撐，遂將扇子把我一搧，搧得我攸攸蕩蕩，直至於此，方纔落住。故此輕造禪院輕造：冒昧地拜訪。，問個歸路，此處到火焰山，不知有多少裏數？」靈吉笑道：「那婦人喚名羅剎女，又叫做鐵扇公主。他的那芭蕉扇本是崑崙山後，自混沌開闢以來，天地產成的一個靈寶，乃太陰之精葉，故能滅火氣。假若搧着人，要飄八萬四千裏，方息陰風。我這山到火焰山，只有五萬餘里。此還是大聖有留雲之能，故止住了。若是凡人，正好不得住也。」證夾：安得藉此扇，將唐僧向西一搧乎？行者道：「利害，利害，我師父卻怎生得度那方？」靈吉道：「大聖放心。此一來，也是唐僧的緣法，合教大聖成功。」行者道：「怎見成功？」靈吉道：「我當年受如來教旨，賜我一粒定風丹，一柄飛龍杖。飛龍杖已降了風魔，這定風丹尚未曾見用，如今送了大聖，管教那廝搧你不動。你卻要了扇子，搧息火，卻不就立此功也？」行者低頭作禮，感謝不盡。那菩薩即於衣袖中取出一個錦袋兒，將那一粒定風丹與行者安在衣領裏邊，將針線緊緊縫了。送行者出門道：「不及留款。往西北上去，就是羅剎的山場也。」

行者辭了靈吉，駕筋斗雲，徑返翠雲山，頃刻而至。使鐵棒打着洞門叫道：「開門！開門！老孫來借扇子使使哩！」慌得那門裏女童即忙來報：「奶奶，借扇子的又來了。」羅剎聞言，心中悚懼道：「這潑猴真有本事！我的寶貝，扇着人，要去八萬四千裏，方能停止；他怎麼才吹去就回來也？這番等我一連搧他兩三扇，教他找不着歸路。」急縱身，結束整齊，雙手提劍，走出門來道：「孫行者，你不怕我，又來尋死！」行者笑道：「嫂嫂勿得慳吝，李旁：猴。是必借我使使。保得唐僧過山，就送還你。我是個志誠有餘的君子，不是那借物不還的小人。」李旁：借物不還的聽之。

羅剎又罵道：「潑猢猻！好沒道理，沒分曉！奪子之仇，尚未報得；借扇之意，豈得如心？你不要走，喫我老孃一劍！」大聖公然不懼，使鐵棒劈手相迎。他兩個往往來來，戰經五七回合，羅剎女手軟難輪，孫行者身強善敵。他見事勢不諧，即取扇子，望行者搧了一扇，行者巍然不動。行者收了鐵棒，笑吟吟的道：「這番不比那番。任你怎麼搧來，老孫若動一動，就不算漢子！」那羅剎又搧兩搧，果然不動。羅剎慌了，急收寶貝，轉回走入洞裏，將門緊緊關上。

行者見他閉了門，卻就弄個手段，拆開衣領，把定風丹噙在口中，搖身一變，變作一個蟭蟟蟲兒，從他門隙處鑽進。只見羅剎叫道：「渴了，渴了！快拿茶來！」近侍女童即將香茶一壺，沙沙的滿斟一碗，衝起茶末漕漕。行者見了歡喜，嚶的一翅，飛在茶末之下。那羅剎渴極，接過茶，兩三氣都喝了。行者已到他肚腹之內，現原身厲聲高叫道：「嫂嫂，借扇子我使使！」羅剎大驚失色，叫：「小的們，關了前門否？」俱說：「關了。」他又說：「既關了門，孫行者如何在家裏叫喚？」女童道：「在你身上叫哩。」羅剎道：「孫行者，你在那裏弄術哩？」行者道：「老孫一生不會弄術，都是些真手段，實本事，已在尊嫂尊腹之內耍子，已見其肺肝矣已見其肺肝矣：語出《禮記·大學》「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意思是看得很透徹。這是孫悟空諧謔之語。。證夾：心猿居羅剎肺肝之中，未知金公木母可相安否？我知你也飢渴了，我先送你個坐碗兒解渴！」卻就把腳往下一登。李旁：猴。那羅剎小腹之中，疼痛難禁，坐於地下叫苦。行者道：「嫂嫂休得推辭，我再送你個點心充飢！」又把頭往上一頂。李旁：坐碗、點心，巧甚。那羅剎心痛難禁，只在地上打滾，疼得他面黃脣白，只叫：「孫叔叔饒命！」行者卻纔收了手腳道：「你才認得叔叔麼？我看牛大哥情上，且饒你性命。快將扇子拿來我使使。」羅剎道：「叔叔，有扇，有扇，你出來拿了去！」行者道：「拿扇子我看了出來。」羅剎即叫女童拿一柄芭蕉扇，執在傍邊。行者探到喉嚨之上見了道：「嫂嫂，我既饒你性命，不在腰肋之下搠個窟窿出來，還自口出。李旁：若在下面出來，就是他的兒子了。你把口張三張兒。」那羅剎果張開口。行者還作個蟭蟟蟲，先飛出來，丁在芭蕉扇上。那羅剎不知，連張三次，叫：「叔叔出來罷。」行者化原身，拿了扇子，叫道：「我在此間不是？謝借了！謝借了！」李旁：猴。證夾：如此借法甚妙。任他神通法力，總不及一個蟭蟟。拽開步，往前便走，小的們連忙開了門，放他出洞。

這大聖撥轉雲頭，徑回東路，霎時按落雲頭，立在紅磚壁下。八戒見了歡喜道：「師父，師兄來了！來了！」三藏即與本莊老者同沙僧出門接着，同至舍內。把芭蕉扇靠在傍邊道：「老官兒，可是這個扇子？」李旁：老官兒那裏認此扇？老者道：「正是！正是！」唐僧喜道：「賢弟有莫大之功。求此寶貝，甚勞苦了。」行者道：「勞苦倒也不說。那鐵扇仙，你道是誰？那廝原來是牛魔王的妻，紅孩兒的母，名喚羅剎女，又喚鐵扇公主。我尋到洞外借扇，他就與我講起仇隙，把我砍了幾劍。是我使棒嚇他，他就把扇子搧了我一下，飄飄蕩蕩，只刮到小須彌山。幸見靈吉菩薩，送了我一粒定風丹，指與歸路，復至翠雲山，又見羅剎女。羅剎女又使扇子，搧我不動，他就回洞。是老孫變作一個蟭蟟蟲，飛入洞去。那廝正討茶喫，是我又鑽在茶末之下，到他肚裏，做起手腳。他疼痛難禁，不住口的叫我做叔叔饒命，情願將扇借與我，我卻饒了他，拿將扇來。待過了火焰山，仍送還他。」三藏聞言，感謝不盡，師徒們俱拜辭老者。

一路西來，約行有四十里遠近，漸漸酷熱蒸人。沙僧只叫：「腳底烙得慌！」八戒又道：「爪子盪得痛！」馬比尋常又快，只因地熱難停，十分難進。行者道：「師父且請下馬。兄弟們莫走。等我搧息了火，待風雨之後，地土冷些，再過山去。」行者果舉扇，徑至火邊，盡力一搧，那山上火光烘烘騰起；再一扇，更着百倍；又一扇，那火足有千丈之高，漸漸燒着身體。行者急回，已將兩股毫毛燒淨，徑跑至唐僧面前叫：「快回去，快回去！火來了，火來了！」證夾：此一段自不可少。若一搧竟滅，不但文字無波瀾，且覺成功太易，火焰山曾不若黑水河矣。

那師父爬上馬，與八戒、沙僧，復東來有二十餘里，方纔歇下，道：「悟空，如何了呀！」行者丟下扇子道：「不停當，不停當，被那廝哄了！」三藏聽說，愁促眉尖，悶添心上，止不住兩淚交流，只道：「怎生是好！」八戒道：「哥哥，你急急忙忙叫回去是怎麼說？」行者道：「我將扇子搧了一下，火光烘烘；第二扇，火氣愈盛；第三扇，火頭飛有千丈之高。若是跑得不快，把毫毛都燒盡矣！」八戒笑道：「你常說雷打不傷，火燒不損，如今何又怕火？」行者道：「你這呆子，全不知事！那時節用心防備，故此不傷；今日只爲搧息火光，不曾捻避火訣，又未使護身法，所以把兩股毫毛燒了。」沙僧道：「似這般火盛，無路通西，果怎生是好？」八戒道：「只揀無火處走便罷。」三藏道：「那方無火？」八戒道：「東方、南方、北方，俱無火。」又問：「那方有經？」八戒道：「西方有經。」三藏道：「我只欲往有經處去哩！」沙僧道：「有經處有火，無火處無經，李旁：着眼。證夾：妙語。●可見有經則有火，無火則無經，二者原相因而至。誠是進退兩難！」

師徒每正自胡談亂講，只聽得有人叫道：「大聖不須煩惱，且來喫些齋飯再議。」四衆回看時，見一老人，身披飄風氅，頭頂偃月冠偃月冠：道士所戴的一種冠，形如新月，黑色，前低後高。，手持龍頭杖，足踏鐵靿靴，後帶着一個雕嘴魚腮鬼雕嘴魚鰓鬼：土地神本是鬼仙。《搜神記》卷十五載會稽賀瑀靈魂登天，取得一柄能役使社公（即土地神）之劍。還魂後，「果有鬼來，稱社公」。所以土地神平時所役使的也是鬼物。，鬼頭上頂着一個銅盆，盆內有些蒸餅糕糜，黃糧米飯，在於西路下躬身道：「我本是火焰山土地。知大聖保護聖僧，不能前進，特獻一齋。」行者道：「喫齋小可，這火光幾時滅得，讓我師父過去？」土地道：「要滅火光，須求羅剎女借芭蕉扇。」行者去路傍拾起扇子道：「這不是？那火光越搧越着，何也？」土地看了，笑道：「此扇不是真的，被他哄了。」行者道：「如何方得真的？」那土地又控背躬身，微微笑道：

「若還要借真蕉扇，須是尋求大力王。」

畢竟不知大力王有甚緣故，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三回指出了性妙諦，已無剩義。然性之盡者，即命之至，使不於命根上着腳，則仍是佛門二乘之法，總非教外別傳之道。故此回緊接上回而言了命之旨。冠首一詞，極爲顯明，學者細玩。

曰：「若干種性本來同，海納無窮。」言蠢動含靈，俱有真性、物性、我性，總是一性，當海納包容，合而一之，不可謂我一性，物一性，而彼此不同也。曰：「千思萬慮終在妄，般般色色和融。」言千思萬慮，終成虛妄，須將諸般色相，一概和融，不得有些子放過也。曰：「有日功完行滿，圓明法性高隆。」言功以漸用，自勉強而歸自然，必三千功滿，八百行完，內外合道，方能圓明無虧，法性高隆也。曰；「休叫差別走西東，緊鎖牢籠。」言自東家而求西家，自西家而回東家，有一定之正路火候，不得爭差。須要緊鎖心猿，牢籠意馬，謹慎小心，綿綿用功也。曰：「收來安放丹爐內，煉得金烏一樣紅。朗朗輝輝嬌豔，任叫出人乘龍。」言先天大藥，須隨時採取，收歸我丹爐之內，用天然真火煅煉，剝盡羣陰。如一輪紅日出現，朗朗輝輝嬌豔，圓陀陀，光灼灼，體變純陽，爲金剛不壞之身；入水不溺，火火不焚；步日月無影，透金石無礙；隱顯莫測，出入自便；不爲陰陽所拘，而乘龍變化，與天爲徒矣。

「三藏收了行者，與八戒、沙僧剪斷二心，鎖籠猿馬，同心戮力，趕奔西行」，此緊鎖牢籠，收丹火爐，正當用火鍛鍊成真之時。然煅煉成真，須要有剛有柔，陰陽相濟，方能見功。故曰：「歷過了夏月炎天，卻又值三秋霜景」也。夏月者，火旺之時，三秋者，風涼之時。過夏月而值三秋，陽極以陰接之．修丹之道。剛中有柔者亦如是。若只知剛而不知柔，欲以一剛而了其道，是何異八戒以熱氣蒸人，而認爲斯哈哩國，天盡頭乎？故大聖笑道：「若論斯哈哩國，正好早哩！似師父朝三暮二的，這等擔閣，就從小至老，老了又小，老小三生還不到。」三者木數，二者火數，朝三暮二，是木火用事，燥氣不息，便是爲火焰山擋住，擔閣日程，如何到得道之盡頭處？「三生還不得到」，此實言也。「沙僧以爲天時不正，秋行夏令」，獨剛不柔，陰陽不濟，有違時令，正在何處？

「火焰山」者，火性炎上，積而成山，則爲無制之火，喻人所秉剛操之火性也。火性無制，遍歷諸辰，八卦生氣，俱爲所灼。故有「八百里火焰，四周圍寸草不止。若過得山。就是銅腦蓋，鐵身軀，也要化成汁哩！」然火性雖能爲害，若得真陰濟之，則陰陽得類，火裏下種。生機不息，而萬寶無不告成焉。故曰：「若要糕粉米，敬求鐵扇仙。」

鐵扇仙者，《巽》卦之象，□卦爻圖略（上二陽爻，下一陰爻）爲風，故爲扇，《巽》上二陽屬金，鐵爲金類，故爲鐵扇。《巽》二陽一陰，陰伏陽下，陰氣爲主，故又名鐵扇公主。《巽》爲《坤》之長女，其勢足以進三陰，而包羅《坤》之全體，故又名羅剎女。《巽》之初陰，柔弱恬澹，故有翠雲山。《巽》爲柔木，故有芭蕉洞。翠雲山在西南方者，西南爲《坤》，純陰之地，爲生《巽》之處。又爲先天《巽》居之位。「芭蕉扇，一扇息火，二扇生風，三扇下雨，及時布種、收穫，故得五穀養生。」三扇者，自《巽》至《坤》三陰也。火焰山，《乾》之三陽也，以三陰而配三陽，《乾》下《坤》上，地天相交而爲《泰》，布種及時，收穫有日，養生之道在是。但真陰寶扇非可易求，必用「花紅表禮，豬羊鵝酒，沐浴虔誠，拜到仙山，方能請他出洞，到此施爲」。古人所謂「凡俗欲求天上寶，用時須要世間財。若他少行多慳吝，千萬神仙不肯來」也。

何以牛魔王爲羅剎女之夫？中屬醜，爲《坤》土，統《巽》、《離》、《兌》中之三陰，爲三陰之主，故爲牛王，爲羅剎女之夫。此土在先天，則爲真爲聖；在後天，則爲假爲魔。故又爲牛魔王。《坤》土爲魔，《巽》之真陰亦假；其魔尤大，此其所以不得不大驚世。「心中暗想，當年伏了紅孩兒，解陽山他叔子，尚且不肯與水，今遇他父母，怎生借得扇子？」以見真陽爲難措之物，而真陰亦非易得之寶。若無善財，而真陰不能遽爲我用也。

「行者徑至芭蕉洞口。見毛女」一段，分明寫出一個《巽》卦□卦爻圖略（上二陽爻，下一陰爻）來也。何以見之？行者徑至洞口，兩扇門未開，《乾》極而未交《坤》也「洞外風光秀麗，好個去處。」好者，陰陽相會；去者，陰陽兩離。言《乾》交於《坤》，正大往小來之時也。「行者叫：『牛大哥開門。』洞開了。」《乾》交《坤》一陰生而成《巽》也。「走出一個毛女」，《巽》之一陰也；「手提花籃」，《巽》下一陰中虛也；「肩擔鋤子」，《巽》上二爻屬金也。

「真個是；一身藍縷無裝飾，滿面精神有道心。」真陰初現，無染無着，一團道氣、與物未交之象。當斯時也，以財寶精誠求之，而真陰垂手可得。否則，不知有禮之用，和爲貴，恃一己之能，妄貪天寶，則必薄言往訴，逢彼之怒矣。故毛女通了姓名，「羅剎女聽見「孫悟空」三字，便是火上澆油，臉紅心怒。罵道：『這猴今日來了。』拿兩口寶劍出來。」陰之爲福最大，爲禍亦最深，倘不能於受氣之初，善取其歡心，則空而不實，陽自陽，陰自陰，兩不相信，難以強留，必至變臉爭差，生機中帶殺機。古人謂「受氣吉，防成兇。」可不謹哉？

曰：「如何陷害我子」；曰：「我兒是聖嬰大王，被你傾了，我正沒處尋你，你今上門，我肯饒你？」夫子者，母之所欲愛，今不能順其所欲，而推空是取，是有傷於彼，而益於我，焉有此理？「行者說出善財在觀音菩薩處，實受正果。羅剎道：『你這巧嘴潑猴，我那兒雖不傷命，再怎得到我跟前見一面。』」不知善舍法財，謬執一空爲正果，是言語不通，不成眷屬，無以示同心而昭實信，雖有真寶，何能到手？

曰：「要見令郎，有何難處？你且把扇子借我搧息了火，到南海請他來見你。」曰：「嫂嫂，不必多言，老孫伸着頭，任尊意砍上多少，是必借扇子用用。」曰：「嫂嫂，那裏走，決借扇子用用。」寫出無數着空妄想之狀，如見其人，始而以巧言取，既而以令色求，殊不知巧言令色，鮮矣仁，捨不得自己的，取不得他人的，空空何爲乎？故曰：「我的寶貝，原不輕借。」

噫！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功夫。然何以兩個交戰，羅剎女取出芭蕉扇，一扇陰風，把行者搧得無影無形，莫想收留住乎？蓋金丹之道，藥物有老嫩，火候有時刻，倘知之不詳，採之失當，過其時而藥物不真，則一陽來《姤》，其端甚微，其勢最烈。以陰消陽，自不能已，莫想收留得住，一陰而足以敵五陽也。

「大聖飄飄蕩蕩，左沉不能落地，右墜不得存身。」陽爲陰消，破奇爲偶，自下而上，中虛而分左右，陽化爲陽之象也。「如旋風翻敗葉，流水淌殘花，滾了一夜，直到天明，落在一座高山，雙手抱住一塊峯石。」此明示人以自《姤》□卦爻圖略而至《剝》□卦爻圖略也「落在一座高山上」，是《剝》之上卦爲《艮》也；「雙手抱住一塊峯石」，《剝》之下五陰而上一陽之象。「定性良久，卻纔認得是小須彌山」，《剝》之上卦爲《艮》，《艮》爲山，爲《乾》之少男，故曰小須彌山。「定性」者，一陽定於《剝》之上也。君子不憂《剝》而憂《姤》，《姤》則消陽，滋害莫過於此，故可憂；《剝》則漸有可復之機，故不憂。嘆道：「好利害婦人！怎麼把老孫吹送到這裏來了。」好者，姤也；婦人者，陰也。言《姤》之一陰鋒利毒害，不至於剝盡其陽而不止，把老孫送在這裏，《剝》極於上也。

「行者追憶當年靈吉降黃風怪故事，欲下去問個消息，好回舊路。」居今而思古，已有返本之機；自上而欲下，暗藏歸根之道。降黃風所以定假陰，回舊路所以進真陽，《剝》極而《復》之消息，正在於此。若干這等處，能想起問消息，可謂知道中之法音，故「正躊躕間，而忽有鐘聲響亮」矣。

靈吉說出「芭蕉扇本是混沌開闢，天地產成的一個靈寶，乃太陰之精葉，故能滅火。假若扇着人，要飄八萬四千裏，方息陰風」者，言真陰本於先天，藏於後天。用之當，目後天而返先天，則能滅火而生聖；用之不當，以後天而破先天，則起陰風而傷人。是在真假之別耳。「要飄八萬四千裏方息」者，自地而至天，八萬四千裏，喻其自初爻而至上爻，六陽變六陰，《乾》變爲《坤》之象。「須彌山至火焰山，只有五萬餘里」者，《剝》之五陰爻也。「還是大聖有留雲之能，止住了」者，留其上之一陽，而不使其《剝》盡、「碩果不食」，仙道也。「若是凡人，正好不得住」者，順其《姤》之盡《剝》而難以挽回，「小人剝廬」，人道也。

菩薩將一顆定風丹，安在行者衣領裏面，將針線緊緊縫了。」仍取《剝》卦，順而止之之象。有此順止之道，則不動不搖，宜其寶扇可得矣。何以行者到翠雲山，羅剎女罵道沒道理，而不肯借乎？此有說焉。蓋定風丹，是我能止於陰氣順行之中，不爲陰氣傷我之道，非我順其陰氣所欲而止之，使其陰氣順我之道也。僅能止於順，而不能順而止，便是沒道理之順，乃拂其彼之所欲，強彼遂我之所欲，真寶如何肯獻？故羅剎道：「陷子之仇，尚未報的；借扇之意，豈能遂心？」夫遂心如意之道理，須先要正心誠意；正心誠意者，變化其假心假意之陰氣也。

「羅剎扇不動行者，急收寶貝，走入洞裏，將門緊緊關上。」此止其陰氣不上進，動歸於靜之時也。「行者見關上門，卻就拆開衣領，把定風丹噙在口中。」此《剝》卦□卦爻圖略上之一奇拆開，而化爲偶，《坤》卦□卦爻圖略六陰之象也。「行者變作一個蟭蟟蟲兒，從他門隙裏鑽進。」此靜極而動，微陽潛於純陰之下，《復》卦□卦爻圖略之象也。《易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非色非空，非有非無；不離乎身心，不着於身心；真空而含妙有，妙有而含真空。天地之心一復，陰中藏陽，黑中有白，幽隱不欺，邪氣難瞞，神而明之，已見其肺肝矣。

「曰：『我先送你個坐碗地解渴。』卻把腳往下一蹬，那羅剎小腹之中，疼痛難禁。」「曰：『我再送你個點心兒充飢。』又把頭往上一頂，那羅殺心痛難禁。」此等作爲，是皆在心腹宥密中解散躁氣，切身痛苦處點化邪陽，乃從本性原身上，運用真手段實本事，非一切在身外有形有象處弄術者可比。有此真手段實本事，故能入羅剎之腹，出羅剎之口，出之入之，出入無疾，隨心變化，而陰氣不能侵傷矣，此提綱「一調芭蕉扇」之義。但《復》之爲義，是復其真陽，調其假陰，非調其真陰也。假陰或可以勉強而制，真陰必還須自然而現，倘不辨真假，誤認假陰爲真陰，未免欲求其真，反涉於假。以假陰而滅假陽，不但不能息火，而且適以助火。一扇而火光烘烘，二扇而更着百倍，三扇而火高千丈。惹火燒身，自取其禍，即是「迷復兇，有災眚」。曰：「不停當！不停當！」可謂不知真假者之明鑑。

「八戒欲轉無火處，三藏欲往有經處，沙僧以爲有經處有火，無火處無經，誠是進退兩難。」俱寫不得真陰而躁火難息，真經難取之義。噫！欲知山上路，須問過來人。苟非遇明師說破真陰端的，鉤取法則。非可強猜而知。「正商議間，只聽的有人叫道：『大聖不須煩惱，且來喫些齋再議。』」是叫醒迷人，「作施巧僞爲功力，須認他家不死方」也。不死之方爲何方？即鉤取真陰，陰陽相當，水火相濟之方也。

仙翁慈悲，恐人不知陰陽相當之妙，故借土地演出《鹹》、《恆》二卦，微露天機以示之。《恆》卦……，《震》、《巽》合成。「老人身披飄風氅」，下《巽》也；「頭頂偃月冠」，上《震》也。「手執龍頭杖」，《震》爲龍也；「足踏鐵靿靴」，《巽》之二陽底金也。《鹹》卦……《兌》、《艮》合成。「後帶着一個雕嘴魚腮鬼」，雕嘴者，上《兌》屬金，又爲口也；魚腮者，下《艮》上一奇而下二偶也。「頭頂一個銅盆，《兌》金上開下合也；「黃粱米飯」，《兌》上爻屬土，土色黃也。《恆》之義，巽緩而動，剛中有柔，柔中有剛，剛柔相需，能以恆久於道，所謂「君子以立不易方」也。《鹹》之義，本止而悅，柔而藏剛，剛而用柔。剛柔得中，能以感化於人，所謂「君子以虛受人」也。立不易方，虛以受人，即順其所欲，漸次導之之功，以此而行，無物不能化，無物不可感。仙翁已將鉤取真陰，過火焰山之大法，明明道出，而人皆不識何哉？

噫！說時易，行時難，是在依有大力者，而後爲之耳。「土地控背躬身，微微笑道；『若還要借真芭蕉，須是尋求大力王』。」吾不知一切學人，肯控背躬身否？若肯控背躬身，虛心求人，則大力王即在眼前、而芭蕉扇不難借，火焰山不難過也。

詩曰：

陰陽匹配始成丹，水火不調道不完。

用六休叫爲六用，剝中求復有餘歡。

# 第六十回 牛魔王罷戰赴華筵 孫行者二調芭蕉扇

李本總批：老牛、老猴曾結義來，緣何略無一些兄弟情分？友人曰：「妖魔禽獸說恁麼情分？」又一友曰：「沒情分的，便是妖魔禽獸耳。」甚快之。

形容鐵扇、玉面兩公主，曲盡人家妻妾情狀。

憺漪子曰：行者恨火山之難過，方疑爲牛魔所放之火，而孰知爲自家所放之火。然則此火種早下於五百年之前，而火焰乃大發於五百年之後，思及瓜豆因果之說，亦殊可畏。昔我呂祖不取鍾離祖師之點金，以爲恐誤五百年後人，猶謂五百年後之他人耳。若此山之火，竟誤卻五百年後之自家矣。下種之始，可不慎乎？

篇中描寫羅剎、玉面兩婦處，曲盡世間妻妾閨房情態。想作者運腕之妙，殆所謂浸假而化左臂以爲雞，浸假而化右臂以爲彈者矣。

土地說：「大力王即牛魔王也。」行者道：「這山本是牛魔王放的火，假名火焰山？」土地道：「不是，不是。大聖若肯赦小神之罪，方敢直言。」行者道：「你有何罪？直說無妨。」土地道：「這火原是大聖放的。」證夾：絕妙絕妙！乍聞此語，豈不令人驚煞？行者怒道：「我在那裏？你這等亂談，我可是放火之輩？」土地道：「是你也認不得我了。此間原無這座山。因大聖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被顯聖擒了，壓赴老君，將大聖安於八卦爐內，煅煉之後開鼎，被你登倒丹爐，落了幾個磚來，內有餘火，到此處化爲火焰山。李旁：如此照應，奇甚。我本是兜率宮守爐的道人。當被老君怪我失守，降下此間，就做了火焰山土地也。」李旁：極荒唐，卻似實事。證夾：追敘五百年前舊事，何異天寶老人。豬八戒聞言恨道：「怪道你這等打扮，原來是道士變的土地。」

行者半信不信道：「你且說，早尋大力王何故？」土地道：「大力王乃羅剎女丈夫。他這向撇了羅剎，現在積雷山摩雲洞。有個萬歲狐王，那狐王死了，遺下一個女兒，叫做玉面公主。李旁：好名色。那公主有百萬傢俬，無人掌管；二年前，訪着牛魔王神通廣大，情願倒陪傢俬，招贅爲夫。那牛王棄了羅剎，久不回顧。若大聖尋着牛王，拜求來此，方借得真扇。一則搧息火焰，可保師父前進；二來永除火患，可保此地生靈；三者赦我歸天，回繳老君法旨。」行者道：「積雷山坐落何處？到彼有多少程途？」土地道：「在正南方。此間到彼有三千餘里。」行者聞言，即分付沙僧、八戒保護師父。又教土地陪伴勿回。隨即忽的一聲，渺然不見。

那裏消半個時辰，早見一座高山凌漢漢：天河、銀河。。按落雲頭，停立巔峯之上觀看，真是好山：

高不高，頂摩碧漢；大不大，根扎黃泉黃泉：地下很深的泉水。又，人死埋葬的地方也稱「黃泉」。這裏是前者的意思。。山前日暖，嶺後風寒。山前日暖，有三冬草木無知；嶺後風寒，見九夏冰霜不化。龍潭接澗水長流，虎穴依崖花放早。水流千派似飛瓊，花放一心如布錦。灣環嶺上灣環樹，扢扠石外扢扠松。真個是高的山，峻的嶺，陡的崖，深的澗，香的花，美的果，紅的藤，紫的竹，青的松，翠的柳；八節四時顏不改，千年萬古色如龍。

大聖看勾多時，步下尖峯，入深山，找尋路徑。正自沒個消息，忽見松陰下，有一女子，手摺了一枝香蘭，嫋嫋娜娜而來。證夾：又是一種情致，亦自引人入勝。大聖閃在怪石之傍，定睛觀看，那女子怎生模樣：

嬌嬌傾國色，緩緩步移蓮步移蓮：古代稱美女走路爲「蓮步」。典出南朝東昏侯的故事。《南史》卷五《齊本紀下·廢帝東昏侯》：「又鑿金爲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蓮華也。』」後人就用「蓮步」形容女子輕盈的步伐。又，古人又美稱女子的纖足爲「金蓮」。。貌若王嬙王嬙：即王昭君，漢代的宮女，爲和親出嫁匈奴，是著名的美女之一。她本是漢元帝時宮女，賜匈奴呼韓邪單于爲閼氏。《漢書·元帝紀》：「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爲閼氏。」又，《後漢書》卷八十九《南匈奴列傳》：「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嬙，南郡人也。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徘徊，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又，《西京雜記》也記昭君故事，卻增加了畫工索賄不成而點破昭君美人圖的故事，畫工毛延壽等在昭君出塞後，因此事而棄市。歷代文人對王昭君的故事多有演繹，賦予新的意義。，顏如楚女楚女：應是傳說中的巫峽神女。事見《文選》宋玉《高唐賦·序》：「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云氣，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蓆。」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以後，巫娥、楚女在文學作品中常比喻美女。。如花解語如花解語：形容美麗且聰慧的女子。事見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賞焉，左右皆歎羨。久之，帝指貴妃示於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這原本是唐玄宗讚美楊貴妃的話，後人在文學作品中常常使用，以形容聰明美麗、善解人意的女子。，似玉生香。高髻堆青軃碧鴉碧鴉：形容女子的秀髮。鴉，黑色，多形容女子頭髮。唐穀神子《博異志·許漢陽》：「有二青衣，雙鬟若鴉。」，雙睛蘸綠橫秋水雙睛橫秋水：形容明亮清澈的眼波像秋水一樣。《文選》傅毅《舞賦》：「眉連娟以增繞兮，目流睇而橫波。」又，唐·李賀《唐兒歌》：「頭玉磽磽眉刷翠，杜郎生得真男子。骨重神寒天廟器，一雙瞳仁剪秋水。」又，南唐·李煜《菩薩蠻》：「眼色暗相鉤，秋波橫欲流。」後來「橫波」、「秋水」、「秋波」等都形容眼睛和眼神。。湘裙半露弓鞋小，翠袖微舒粉腕長。說甚麼暮雨朝雲暮雨朝雲：戰國宋玉《高唐賦》，有巫山神女與楚王幽會，並稱自己「旦爲朝雲，暮爲行雨」。後以「暮雨朝雲」指男女間的情愛與歡會。，真個是朱脣皓齒。錦江滑膩蛾眉秀，賽過文君與薛濤「錦江」二句：唐元稹《寄贈薛濤》詩：「錦江滑膩蛾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錦江，在成都。蛾眉，即四川佛教名山峨眉山。二者均爲蜀中名勝。文君，卓文君，司馬相如的妻子，漢代的著名美女。薛濤，唐代著名的才女。二人均爲蜀中美女。。

那女子漸漸走近石邊，大聖恭然施禮，緩緩而言曰：「女菩薩何往？」那女子未曾遠坐，聽得叫問，卻自抬頭；忽見大聖的相貌醜陋，老大心驚，欲退難退，欲行難行，只得戰兢兢，勉強答道：「你是何方來者？敢在此間問誰？」大聖沉思道：「我若說出取經求扇之事，恐這廝與牛王有親。且只以假親託意，來請魔王之言而答方可。」那女子見他不語，變了顏色，怒聲喝道：「你是何人，敢來問我？」大聖躬身陪笑道：「我是翠雲山來的，初到貴處，不知路徑。敢問菩薩，此間可是積雷山？」那女子道：「正是。」大聖道：「有個摩雲洞，坐落何處？」那女子道：「你尋那洞做甚？」大聖道：「我是翠雲山芭蕉洞鐵扇公主請牛魔王的。」

那女子一聽鐵扇公主請牛魔王之言，心中大怒，徹耳根子通紅，潑口罵道：「這賤婢，着實無知！牛王自到我家，未及二載，也不知送了他多少珠翠金銀，綾羅緞匹；年供柴，月供米，自自在在受用，還不識羞，又來請他怎的？」李旁：妖魔是妒婦，妒婦是妖魔。大聖聞言，情知是玉面公主，故意子掣出鐵棒大喝一聲道：「你這潑賤，將傢俬買住牛王，誠然是陪錢嫁漢。你倒不羞，卻敢罵誰！」那女子見了，唬得魄散魂飛，沒好步亂躧金蓮，戰兢兢回頭便走。這大聖吆吆喝喝，隨後相跟。原來穿過鬆陰，就是摩雲洞口。女子跑進去，撲的把門關了。大聖卻收了鐵棒，咳咳停步看時咳咳：嬉笑的樣子。，好所在：

樹林森密，崖削崚嶒。薜蘿陰冉冉，蘭蕙味馨馨。流泉漱玉穿修竹流泉漱玉：流動的清泉激盪着泉中和泉邊的石頭，聲音就像敲擊玉石一樣好聽。晉代陸機《招隱詩》：「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後來人們常用來形容山間美景，或寫隱居生活的悠閒。，巧石知機帶落英知機：有預見，能看出事物發展的隱微徵兆。這裏將石頭人格化，說石頭似乎知道節令的細微變化，所以上面帶有落花。。煙霞籠遠岫，日月照雲屏。龍吟虎嘯，鶴唳鶯鳴。一片清幽真可愛，琪花瑤草景常明。不亞天台仙洞天台仙洞：即劉晨、阮肇、入天台山遇仙故事，注已見前。在這裏，天台仙洞比喻美景。，勝如海上蓬瀛。

且不言行者這裏觀看景緻。卻說那女子跑得粉汗淋淋，唬得蘭心吸吸蘭心吸吸：形容女子受驚心跳的聲音。，李旁：粉汗，蘭心，語媚甚。徑入書房裏面。原來牛魔王正在那裏靜玩丹書。這女子沒好氣倒在懷裏，抓耳撓腮，放聲大哭。李旁：畫。牛王滿面陪笑道：「美人，休得煩惱。有甚話說？」那女子跳天索地，口中罵道：「潑魔害殺我也！」李旁：描寫得逼真。牛王笑道：「你爲甚事罵我？」女子道：「我因父母無依，招你護身養命。江湖中說你是條好漢，你原來是個懼內的慵夫！」李旁：傳神。牛王聞說，將女子抱住道：「美人，我有那些不是處，你且慢慢說來，我與你陪禮。」女子道：「適才我在洞外閒步花陰，折蘭採蕙，忽有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尚，猛地前來施禮，把我嚇了個呆掙。及定性問是何人，他說是鐵扇公主央他來請牛魔王的。被我說了兩句，他倒罵了我一場，將一根棍子，趕着我打。若不是去得快些，幾乎被他打死！這不是招你爲禍？害殺我也！」牛王聞言，卻與他整容陪禮，溫存良久，女子方纔息氣。魔王卻發狠道：「美人在上，不敢相瞞。那芭蕉洞雖是僻靜，卻清幽自在。我山妻自幼修持，也是個得道的女仙，卻是家門嚴謹，內無一尺之童內無一尺之童：連個男孩子都沒有，表示嚴守婦道，不納異性。，焉得有雷公嘴的男子央來？這想是那裏來的妖怪，或者假綽名聲，至此訪我。等我出去看看。」

好魔王，拽開步，出了書房；上大廳取了披掛，束結了。拿了一條混鐵棒，出門高叫道：「是誰人在我這裏無狀？」行者在傍，見他那模樣，與五百年前又大不同。只見；

頭上戴一頂水磨銀亮熟鐵盔，身上貫一副絨穿錦繡黃金甲，足下踏一雙卷尖粉底麂皮靴，腰間束一條攢絲三股獅蠻帶。一雙眼光如明鏡，兩道眉豔似紅霓。口若血盆，齒排銅板。吼聲響震山神怕，行動威風惡鬼慌。四海有名稱混世，西方大力號魔王。

這大聖整衣上前，深深的唱個大喏道：「長兄，還認得小弟麼？」牛王答禮道：「你是齊天大聖孫悟空麼？」大聖道：「正是，正是，一向久別未拜。適才到此問一女子，方得見兄。丰采果勝常，可賀也！」牛王喝道：「且休巧舌！我聞你鬧了天宮，被佛祖降壓在五行山下，近解脫天災，保護唐僧西天見佛求經，怎麼在號山枯松澗火雲洞把我小兒牛聖嬰害了？正在這裏惱你，你卻怎麼又來尋我？」大聖作禮道：「長兄勿得誤怪小弟。當時令郎捉住吾師，要食其肉，小弟近他不得，幸觀音菩薩欲救我師，勸他歸正。現今做了善財童子，比兄長還高，享極樂之門堂，受逍遙之永壽，有何不可，返怪我耶？」牛王罵道：「這個乖嘴的猢猻！害子之情，被你說過；你才欺我愛妾，打上我門何也？」大聖笑道：「我因拜謁長兄，見那女子拜問，不知就是二嫂嫂；因他罵了我幾句，是小弟一時粗魯，驚了嫂嫂。望長兄寬恕寬恕。」牛王道：「既如此說，我看故舊之情，饒你去罷。」

大聖道：「既蒙寬恩，感謝不盡，但尚有一事奉瀆奉瀆：客氣話，意思是打攪、冒犯。奉在這裏是敬語；瀆即瀆犯，冒犯。，萬望賙濟賙濟賙濟：幫助、救助。。」牛王罵道：「這猢猻不識起倒！饒了你，倒還不走，反來纏我，甚麼賙濟賙濟？」大聖道：「實不瞞長兄。小弟因保唐僧西進，路阻火焰山，不能前進。詢問土人，知尊嫂羅剎女有一柄芭蕉扇，欲求一用。昨到舊府，奉拜嫂嫂，嫂嫂堅執不借，是以特求長兄。望兄長開天地之心，同小弟大嫂處一行，千萬借扇搧滅火焰，保得唐僧過山，即時完璧完璧：毫無損傷地歸還。這裏用的是藺相如完璧歸趙的典故。事見《史記·廉頗藺相如傳》，此不詳述。。」牛王聞此言，心如火發，咬響鋼牙罵道：「你說你不無禮，你原來是借扇之故。一定先欺我山妻，山妻想是不肯，故來尋我，且又趕我愛妾。常言道：『朋友妻，不可欺；朋友妾，不可滅。』你既欺我妻，又滅我妾，多大無禮？上來喫我一棍！」大聖道：「哥要說打，弟也不懼。但求寶貝，是我真心。萬乞借我使使！」牛王道：「你若三合敵得我，我着山妻借你；如敵不過，打死你，與我雪恨！」大聖道：「哥說得是，小弟這一向疏懶，不曾與兄相會，不知這幾年武藝比昔日如何，我兄弟們請演演棍看。」那牛王那容分說，掣混鐵棍，劈頭就打。這大聖持金箍棒，隨手相迎。兩個這場好鬥：

金箍棒，混鐵棍，變臉不以朋友論。那個說：「正怪你這猢猻害子情。」這個說：「你令郎已得道休嗔恨！」那個說：「你無知怎敢上我門？」這個說：「我有因特地來相問。」一個要求扇子保唐僧，一個不借芭蕉忒鄙吝。語去言來識舊情，無家無義皆生忿。牛王棍起賽蛟龍，大聖棒迎神鬼遁。初時爭鬥在山前，後來齊駕祥雲進。半空之內顯神通，五彩光中施妙運。兩條棍響振天關，不見輸贏皆傍寸傍寸：幫襯的意思。是說兩人不分輸贏，兩條棒起了幫襯作用，棒法都很精良。。

這大聖與那牛王鬥經百十回合，不分勝負。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只聽得山峯上有人叫道：「牛爺爺，我大王多多拜上，幸賜早臨，好安座也。」證夾：凡文字妙處在轉，《西遊》每轉必妙，所以可傳。若俗筆亦有愈轉愈拙者，未可概論。牛王聞說，使混鐵棍支住金箍棒，叫道：「猢猻，你且住了，等我去一個朋友家赴會來者！」言畢，按下雲頭，徑至洞裏，對玉面公主道：「美人，才那雷公嘴的男子，乃孫悟空猢猻，被我一頓棍打走了，再不敢來。你放心耍子。我到一個朋友處喫酒去也。」他才卸了盔甲，穿一領鴉青剪絨襖子剪絨：一種絨毛短平的紡織品。，走出門，跨上璧水金睛獸璧水金睛獸：下文又作「璧水金精獸」、「壁水金睛獸」等，今統一作「璧水金睛獸」。，着小的們看守門庭，半雲半霧，一直向西北方而去。

大聖在高峯上看着，心中暗想道：「這老牛不知又結識了甚麼朋友，往那裏去赴會。等老孫跟他走走。」好行者，將身幌一幌，變作一陣清風趕上，隨着同走。不多時，到了一座山中，那牛王寂然不見。大聖聚了原身，入山尋看，那山中有一面清水深潭，潭邊有一座石碣，碣上有六個大字，乃「亂石山碧波潭」。大聖暗想道：「老牛斷然下水去了。水底之精，若不是蛟精，必是龍精、魚精，或是龜鱉黿鼉之精。等老孫也下去看看。」

好大聖，捻着訣，念個咒語，搖身一變，變作一個螃蟹，不大不小的，有三十六斤重。撲的跳在水中，徑沉潭底。忽見一座玲瓏剔透的牌樓，樓下拴着那個闢水金睛獸。進牌樓裏面，卻就沒水。大聖爬進去，仔細觀看，只見那壁廂一派音樂之聲，但見：

朱宮貝闕，與世不殊。黃金爲屋瓦，白玉作門樞。屏開玳瑁甲，檻砌珊瑚珠。祥雲瑞藹輝蓮座，上接三光下八衢三光：指日、月、星。八衢：四通八達的道路。。非是天宮並海藏，果然此處賽蓬壺蓬壺：即蓬萊，古代傳說中的海中仙山，因壺形而得名。晉王嘉《拾遺記·高辛》：「三壺則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壺，則方丈也；二曰蓬壺，則蓬萊也；三曰瀛壺，則瀛洲也，形如壺器。」。高堂設宴羅賓主，大小官員冠冕珠。忙呼玉女捧牙槃牙槃：用象牙鑲嵌的盤子。，催喚仙娥調律呂律呂：古代校正樂律的器具，用竹管或金屬管制成，分兩組，一組叫「律」，一組叫「呂」，後代指樂律或音律。。長鯨鳴，巨蟹舞，鱉吹笙，鼉擊鼓，驪頷之珠照樽俎驪頷：參見第十五回「項下明珠」條注。樽俎：酒杯和切肉板，指宴席的擺設。。鳥篆之文列翠屏鳥篆：篆體古文字。形如鳥的爪跡，故稱。傳說妖仙所用文字常爲古篆。《太平廣記·歐陽紇》中白猿精「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篆，了不可識」。同書《李自良》記唐將領李自良從狐仙手中搶得兩紙文書，「其字皆古篆，人莫之識」。，蝦鬚之簾掛廊廡蝦鬚之簾：用海中巨蝦的須製作的簾子。清王士禛《分甘餘話》卷二記海中大蝦，「長二三丈，遊則豎其須，須長數尺，可爲簾，故以爲名」。。八音迭奏雜仙韶八音：我國古代對樂器的統稱，通常爲金、石、絲、竹、匏（葫蘆）、土、革、木八種不同質材所制。韶：上古聖王虞舜時的音樂名。這裏指仙樂。，宮商響徹遏雲霄宮商響徹遏雲霄：宮商，指音樂中的宮調和商調，泛指音樂、樂曲。遏雲霄，形容音樂聲音動聽響亮，上幹雲霄。「遏雲霄」典故出自《列子·湯問》：「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勿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青頭鱸妓撫瑤瑟，紅眼馬郎品玉簫品：這裏指演奏樂器。。鱖婆頂獻香獐脯，龍女頭簪金鳳翹。喫的是天廚八寶珍羞味，飲的是紫府瓊漿熟醞醪紫府：天上宮殿。。

那上面坐的是牛魔王，左右有三四個蛟精，前面坐着一個老龍精，兩邊乃龍子龍孫、龍婆龍女。正在那裏觥籌交錯之際，孫大聖一直走將上去，被老龍看見，即命：「拿下那個野蟹來！」龍子龍孫一擁上前，把大聖拿住。大聖忽作人言，只叫：「饒命！饒命！」老龍道：「你是那裏來的野蟹？怎麼敢上廳堂，在尊客之前橫行亂走？快早供來，免汝死罪！」好大聖，假捏虛言，對衆供道：

「生自湖中爲活，傍崖作窟權居。

蓋因日久得身舒，官受橫行介士橫行介士：宋傅肱《蟹譜》卷下：「出師下寨之際，忽見蟹，則呼爲橫行介士，權以安衆。」是一種軍中迷信。。

踏草拖泥落索落索：冷落蕭索。，李旁：可笑之甚。從來未習行儀。

不知法度冒王威，伏望尊慈恕罪！」

坐上衆精聞言，都拱身對老龍作禮道：「蟹介士初入瑤宮，不知王禮，望尊公饒他去罷。」老龍稱謝了。衆精即教：「放了那廝，且記打，外面伺候。」大聖應了一聲，往外逃命，徑至牌樓之下。心中暗想道：「這牛王在此貪杯，那裏等得他散？就是散了，也不肯借扇與我。不如偷了他的金睛獸，變做魔王，去哄那羅剎女，騙他扇子，送我師父過山爲妙。」

好大聖，即現本像，將金睛獸解了繮繩，撲一把，跨上雕鞍，徑直騎出水底。到於潭外，將身變作牛王模樣。打着獸，縱着雲，不多時，已至翠雲山芭蕉洞口。叫聲：「開門！」那洞門裏有兩個女童，聞得聲音開了門，看見是牛魔王嘴臉，即入報：「奶奶，爺爺來家了。」那羅剎聽言，忙整雲鬟，急移蓮步，出門迎接。這大聖下雕鞍牽進金睛獸，弄大膽誆騙女佳人。羅剎女肉眼認他不出，即攜手而入。着丫鬟設座看茶，一家子見是主公，無不敬謹。

須臾間，敘及寒溫。「牛王」道：「夫人久闊。」羅剎道：「大王萬福。」又云：「大王寵幸新婚，拋撇奴家，今日是那陣風兒吹你來的？」李旁：妙甚。大聖笑道：「非敢拋撇，只因玉面公主招後，家事繁冗，朋友多顧，是以稽在外，卻也又治得一個家當了。」李旁：趣甚。又道：「近聞悟空那廝，保唐僧，將近火焰山界，恐他來問你借扇子。我恨那廝害子之仇未報，但來時，可差人報我，等我拿他，分屍萬段，以雪我夫妻之恨。」李旁：賊猴。羅剎聞言，滴淚告道：「大王，常言說：『男兒無婦財無主，女子無夫身無主。』我的性命，險些兒不着這猢猻害了！」李旁：逼真。大聖得故子發怒罵道：「那潑猴幾時過去了？」證夾：妙。羅剎道：「還未去。昨日到我這裏借扇子，我因他害孩兒之故，披掛了，輪寶劍出門，就砍那猢猻。他忍着疼，叫我做嫂嫂，說大王曾與他結義。」大聖道：「是，五百年前曾拜爲七兄弟。」羅剎道：「被我罵也不敢回言，砍也不敢動手，後被我一扇子搧去。不知在那裏尋得個定風法兒，今早又在門外叫喚。是我又使扇搧，莫想得動。急輪劍砍時，他就不讓我了。我怕他棒重，就走入洞裏，緊關上門。不知他又從何處鑽在我肚腹之內，李旁：你道在何處鑽入？險被他害了性命。是我叫他幾聲叔叔，將扇與他去也。」大聖又假意捶胸道：「可惜！可惜！夫人錯了，怎麼就把這寶貝與那猢猻？惱殺我也！」李旁：妙猴。證夾：妙甚。

羅剎笑道：「大王息怒。與他的是假扇，但哄他去了。」大聖問：「真扇在於何處？」羅剎道：「放心放心，我收着哩。」叫丫鬟整酒接風賀喜，遂擎杯奉上道：「大王，燕爾新婚燕爾新婚：形容新婚的歡樂。出自《詩經·邶風·穀風》：「宴（燕）爾新昏（婚），如兄如弟。」，千萬莫忘結髮，且喫一杯鄉中之水。」李旁：畫。大聖不敢不接，只得笑吟吟舉觴在手道：「夫人先飲。我因圖治外產，久別夫人，早晚蒙護守家闌家闌：即「門闌」，借指家門、門庭。唐杜甫《李監宅》詩之一：「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闌，柵欄。，權爲酬謝。」羅剎復接杯斟起，遞與大王道：「自古道：『妻者，齊也妻者，齊也：漢《白虎通義》「妻者，齊也，與夫齊體」，意思是妻子是和丈夫地位對等的人。。』夫乃養身之父，講甚麼謝？」兩人謙謙講講，方纔坐下巡酒。大聖不敢破葷，只吃幾個果子，與他言言語語。酒至數巡，羅剎覺有半酣，色情微動，就和孫大聖挨挨擦擦，搭搭拈拈；攜着手，俏語溫存；並着肩，低聲俯就。將一杯酒，你喝一口，我喝一口，卻又哺果。李旁：妙妙。大聖假意虛情，相陪相笑；沒奈何，也與他相倚相偎。果然是：

釣詩鉤，掃愁帚，破除萬事無過酒。男兒立節放襟懷，女子忘情開笑口。面赤似夭桃夭桃：夭，少好之貌。語出《詩經·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身搖如嫩柳。絮絮叨叨話語多，捻捻掐掐風情有。時見掠雲鬟，又見輪尖手。幾番常把腳兒蹺，數次每將衣袖抖。李旁：妙妙。粉項自然低，蠻腰漸覺扭蠻腰：形容美女的腰肢。典出唐·孟棨《本事詩》：「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爲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後人就用「蠻腰」來形容美女的腰肢。。合歡言語不曾丟，酥胸半露松金鈕。醉來真個玉山頹玉山頹：形容醉態。玉山原來形容人風姿儀容的高雅俊美。《晉書》卷三十五《裴楷傳》：「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映照人也』。」後來，人們美化人的醉態，稱爲「玉山傾倒。又見《世說新語·容止》：「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曰『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又，唐·李白《襄陽歌》：「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餳眼磨娑幾弄醜。

大聖見他這等酣然，暗自留心，挑鬥道：「夫人，真扇子你收在那裏？早晚仔細。但恐孫行者變化多端，卻又來騙去。」羅剎笑嘻嘻的，口中吐出，只有一個杏葉兒大小，遞與大聖道：「這個不是寶貝？」證夾：此可名爲如意芭蕉扇。可見凡寶貝未有不如意者，不如意即非寶貝矣。大聖接在手中，卻又不信，暗想着：「這些些兒，怎生搧得火滅？怕又是假的。」羅剎見他看着寶貝沉思，忍不住上前，將粉面搵在行者臉上，叫道：「親親，你收了寶貝喫酒罷。只管出神想甚麼哩？」大聖就趁腳兒蹺，問他一句道：「這般小小之物，如何搧得八百里火焰？」羅剎酒陶真性，無忌憚，就說出方法道：「大王，與你別了二載，你想是晝夜貪歡，被那玉面公主弄傷了神思，怎麼自家的寶貝事情也都忘了？只將左手大指頭捻着那柄兒上第七縷紅絲，念一聲『呬噓呵吸嘻吹呼』呬噓呵吸嘻吹呼：這個口訣出自南朝梁陶弘景《服氣療病篇》（《雲笈七籤》卷三十二）「內氣有一，吐氣有六。內氣一者，謂吸也；吐氣六者，謂吹、呼、唏、呵、噓、呬，皆出氣也。凡人之息，一呼一吸，元有此數。」，即長一丈二尺長短。這寶貝變化無窮，那怕他八萬裏火焰，可一扇而消也。」

大聖聞言，切切記在心上。卻把扇兒也噙在口裏，把臉抹一抹，現了本像，厲聲高叫道：「羅剎女！你看看我可是你親老公？就把我纏了這許多醜勾當，不羞！不羞！」那女子一見是孫行者，慌得推倒桌席，跌落塵埃，羞愧無比，只叫：「氣殺我也！氣殺我也！」

這大聖不管他死活，捽脫手，拽大步，徑出了芭蕉洞。正是無心貪美色，得意笑顏回。將身一縱，踏祥雲，跳上高山，將扇子吐出來，演演方法。將左手大指頭捻着那柄上第七縷紅絲，唸了一聲「呬噓呵吸嘻吹呼」，果然長了有一丈二尺長短。拿在手中，仔細看了又看，比前番假的果是不同，只見祥光幌幌，瑞氣紛紛，上有三十六縷紅絲，穿經度絡，表裏相聯。原來行者只討了個長的方法，不曾討他個小的口訣，李旁：指點得好。左右只是那等長短。沒奈何，只得搴在肩上，找舊路而回，證夾：能長而不能小，便不得如意矣。須知此扇還不姓孫。不題。

卻說那牛魔王在碧波潭底與衆精散了筵席，出得門來，不見了璧水金睛獸。老龍王聚衆精問道：「是誰偷放牛爺的金睛獸也？」衆精跪下道：「沒人敢偷。我等俱在筵前供酒捧盤，供唱奏樂，更無一人在前。」老龍道：「家樂兒斷乎不敢，可曾有甚生人進來？」龍子龍孫道：「適才安座之時，有個蟹精到此。那個便是生人。」牛王聞說，頓然省悟道：「不消講了，早間賢友着人邀我時，有個孫悟空保唐僧取經，路遇火焰山難過，曾問我求借芭蕉扇。我不曾與他，他和我賭鬥一場，未分勝負。我卻丟了他，徑赴盛會。那猴子千般伶俐，萬樣機關，斷乎是那廝變作蟹精，來此打探消息，偷了我獸，去山妻處騙了那一把芭蕉扇兒也！」衆精見說，一個個膽戰心驚，問道：「可是那大鬧天宮的孫悟空麼？」牛王道：「正是。列公若在西天路上有不是處，切要躲避他些兒。」老龍道：「似這般說，大王的駿騎，卻如之何？」牛王笑道：「不妨，不妨。列公各散，等我趕他去來。」

遂而分開水路，跳出潭底，駕黃雲，徑至翠雲山芭蕉洞。只聽得羅剎女跌腳捶胸，大呼小叫。推開門，又見璧水金睛獸拴在下邊，牛王高叫：「夫人，孫悟空那廂去耶？」衆女童看見牛魔，一齊跪下道：「爺爺來了？」羅剎女扯住牛王，磕頭撞腦，口裏罵道：「潑老天殺的！怎麼這般不謹慎，着那猢猻偷了金睛獸，變作你的模樣，到此騙我！」牛王切齒道：「猢猻那廂去了？」羅剎捶着胸膛罵道：「那潑猴賺了我的寶貝，現出原身走了，氣殺我也！」牛王道：「夫人保重，勿得心焦。等我趕上猢猻，奪了寶貝，剝了他皮，剉碎他骨，擺出他的心肝，與你出氣！」叫：「拿兵器來！」女童道：「爺爺的兵器，不在這裏。」牛王道：「拿你奶奶的兵器來罷。」李旁：好照管。證夾：可見奶奶用的不是鐵棍。侍婢將兩把青鋒寶劍捧出。牛王脫了那赴宴的鴉青絨襖，束一束貼身的小衣，雙手綽劍，走出芭蕉洞，徑奔火焰山上趕來。正是那：

忘恩漢騙了癡心婦，烈性魔來近木叉人木叉：本是梵語「波羅提木叉」之省稱，意即解脫。玄奘法師在印度，曾獲「木叉提婆」之美稱，意即「解脫天」。作爲本書中觀世音菩薩護法的木叉，參見第六回「惠岸行者」條注。但「木叉人」不詳其意，若無誤字，可能即指解脫的人，或因觀音護法木叉而借指勇猛的人。。

畢竟不知此去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復真陽而調假陰之功，此回言勾取真陰之妙。

篇首土地說「大力王」，即牛魔王。何爲大力？牛爲醜中己土，已土屬於《坤》，已土宜靜不宜動，靜則真陰返本，動則假陽生燥，爲福之力最大，爲禍之力亦不小，故曰大力。欲得真陰，莫若先返己土，己土一返，真陰斯現；真陰一現，亢陽可濟，大道易成也。

「大聖疑火焰山是牛魔放的。土地道：『不是！不是！這火原是大聖放的。』」夫火者，亢陽之氣所化，牛魔正屬陰，大聖屬陽，宜是大聖放，而非牛王放可知。原其故，大聖五百年前大鬧天宮，老君八卦爐煅煉，蹬倒丹爐，落下幾塊磚，餘火所化。先天之氣，陽極生陰，落於後天，無質而變有質，失其本來陰陽混成之性，水火異處，彼此不相濟矣。「兜率宮守護道人失守，降下爲火焰山土地。」道不可離，可離非道，由水火不濟，而遂天地不交爲《否》矣。

「牛王撇了羅剎，在積雷山摩雲洞，招贅狐女。」是棄真就假，靜土變爲動土，狐疑不完矣。積雷山比真陽而有陷，摩雲洞喻真陰之無存，陽陷陰假，火上炎而水下流，即《未濟》□卦爻圖略之義。「玉面公主」，《離》中一陰也。「有百萬傢俬無人掌管，訪着牛王把贅爲夫」者，是貪財而好色。「牛王棄了羅剎，久不回顧」者，是圖外而失內。「若尋來牛王，方借的真扇者」，是運其《離》中一陰，而歸於《坤》宮三陰也。「一則搧息火焰，可保師父前進」者，取《坎》而填《離》也；「二來永滅火患，可保此地生靈」者，以《離》而歸《坎》也；「三則叫我歸天，回繳老君法旨」者，地天而交《泰》也。仙翁說到此處，可謂拔天根，而鑿理窟，彼一切師心自用，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之輩，可曉然矣。

「行者至積雷山，問玉面公主路徑，又問摩雲洞坐落。」即《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也。辨物居方，是於《未濟》之中，辨別其不濟之消息，居方以致其濟耳。「女子罵羅剎賤蟬無知，又罵牛王懼內庸夫。行者罵女子賠錢嫁漢」，皆示陰陽不和，《未濟》之義。

「牛王聞女子說雷公嘴和尚罵打之言，披掛整束了，拿一根渾鐵棍，出門高叫道：『是誰在我這裏無狀？』行者見他那模樣，與五百年前大不相同。」先天真土變爲後天假土，渾黑如鐵，牢不可破，非複本來模樣，稍有觸犯，大肆猖狂，而莫可遏止。故欲制亢躁之火性，英若先返假土，假上一返，方能濟事。經雲：「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苟不能先與而即取，則是無禮；無禮而土不歸真，真陰難見，強欲求濟，終不能濟。故牛王見行者，始而提火雲洞害子，正在這裏惱你，既而聞借扇之故，罵其欺妻滅妾，大戰之所由來也。然何以兩個鬥經百十回合，正在難分難解之際，而欲往朋友家赴會乎？此即《未濟》之極，「有孚於飲酒」之義。飲酒之孚，《未濟》之極，亦有可濟之時，乘時而濟，亦未有不濟者也。

「牛王跨上闢水金睛魯，一直向西北而去。」闢水金睛獸者，《兌》卦□卦爻圖略（上一陰，下二陽）二陽一陰，《兌》屬金，又爲澤也。《兌》爲《坤》之少女，其性主悅，意有所動，而即欲遂之。故金睛獸爲牛王之腳力。「向西北而去」者，西北爲《乾》，《坤》土統《巽》、《離》、《兌》之三陰，以《坤》之三陰，去配《乾》之三陽，亦隱寓陰陽相濟之義。然雖有相濟之義，而入於亂石山碧波潭，不濟於內，而濟於外，是有孚失是，悅非所悅，未濟終不濟。「亂石」者，喻意亂而迷惑；「碧波」者，喻靜中而起波。意亂起波，是順其所欲，狐朋狗黨，無所不至矣。

「行者變一陣清風趕上，隨着同行。」妙哉此變！後之盜金睛獸，會羅剎女，得芭蕉扇，皆在此一變之中。「清風」者，形跡全無，人所難測；「隨着」者，順其所欲，人所不忌。仙翁恐人不知順欲隨人之妙用，故演一《隨》卦以示之。《隨》卦□卦爻圖略上《兌》下《震》。「上邊坐的是牛魔工」，上之一陰爻也；「左右有三四個蛟精」，三爲《震》木，四爲《兌》金也；「前面坐着一個老龍精」，初之一陽爻也；「兩邊乃龍子、龍孫、龍婆、龍女」，中二陽爻，二陰爻也。《隨》之爲卦，我隨彼而彼隨我之義。惟其大聖能隨牛王，故又變螃蟹，縱橫來往於亂波之中。不但爲羣妖所不能傷，而且能盜彼之腳力，以爲我之腳力；出乎波瀾之外，變彼之假象，以藏我之真相；入於清幽之境，借假誘真，以真化假矣。

「金睛魯」者，《兌》也；「芭蕉洞」者，《巽》也。以《兌》來《巽》，其爲風澤《中孚》乎。《中孚》卦□卦爻圖略上《巽》下《兌》，外四陽而中二陰，外實內虛，其中有信。《彖》辭曰：「中孚，豚魚吉。」豚魚爲無知之物，信能感豚魚，無物而不可感。「大聖下雕鞍，牽進金睛獸」，是借彼所信之物，爲我之信，我以信感，而彼即以信應。故「羅剎認他不出，即攜手而入，一家子見是主公，無不敬謹」矣。

大聖敘離別之情，羅剎訴借扇之事，或喜或怒，或笑或罵，挨擦搭拈，呷酒哺果，相依相偎，皆是順其所欲，以假鉤真，我隨彼而彼隨我，外雖不信，內實有信。所以羅制不覺入於術中，笑嘻嘻口中吐出寶貝，遞與大聖之手矣。寶貝「只有杏葉兒大小」者，「杏」字，木下有口。仍取《巽》象。《巽》卦□卦爻圖略（上二陽，下一陰）上實下應，實爲大，虛爲小，雖大而究不離小，明示寶貝即《巽》也。但這真陰之寶，有體有用，須要口傳心授，方能知得運用方法。若不得傳授口訣，雖真寶在手，當面不識，勢必以假爲真，將真作假，暗想沉思，疑惑不定，自家寶貝事情也都忘了也。

其口訣果何訣乎？「只將右手大指頭，捻着那柄兒上第七縷紅絲，念一聲『𠲛、噓、呵、吸、嘻、吹、呼』，即長一丈二尺。這寶貝變化無窮，那怕他八百里火焰，可一扇而息。」「左手大指頭」者，左者，作也；指者，旨也。言作手之大旨也。「捻着那柄兒上第七縷紅絲」者，七爲火數，紅爲火色，絲者思也。言捻住心火之邪思也。「念一聲『𠲛、噓、呵、吸、嘻、吹、呼』者，七字一聲，言一氣運用，念頭無二也。「即長一丈二尺」者，六陰六陽，陰陽調和，以陰濟陽也。總言作手之大旨，捻住心火之邪思，一氣運用，念頭不二，陰陽調和，火焰即消，不待強制。其曰：「那怕他八百里火焰，可一扇而息」者，豈虛語哉？

「大聖聞言，切記在心。」口傳心授，神知默會也。「把寶貝也噙在口中」，得了手，閉了口，不露形跡也。既知真寶，又得真傳，可以摸轉麪皮，抹去其假，現出其真，以前假夫妻之作爲醜，勾當之運用，一概棄去，置於不用而已。彼一切不辨真假、認假爲真、失去真寶之輩，聞此等法言，見此等行持，能不慌的推翻桌席、跌倒塵埃、羞愧無比，只叫「氣殺我也」乎？

噫！金丹之道，特患不得真傳耳，果得真傳，依法行持，一念之間，得心應手，躁性不起，清氣全現，濁氣混化，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縱橫逆順，表裏內外，無不一以貫之。但這個真陰之寶有個長的方法，又有個小的口訣。着只討的個長的方法，未曾討他個小的口訣，只知順而放，不知逆而收，縱真寶在手，未爲我有。「左右只是這等長短，沒奈何只得搴在肩上，找舊路而回。」能放不能收，與未得寶者相同，非回舊路而何？

噫！藥物易知，火候最難，差之毫釐，失之千里，須要大悟大徹，既知的生人之消息，又要知的生仙之消息。生人之消息，順行也；生仙之消息，逆用也。知得順逆之消息，方能遂心變化，順中用逆，逆中行順，假中求真，真中用假。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衆精個個膽戰心驚，問道：『可是那大鬧天宮的孫悟空麼？』牛王道：『正是，列公若在西天路上，有不是處，切要躲避些兒。』」以見順中用逆，竊奪造化。能鬧天官者，正是道。一切在西天路上，只順不逆，着於聲色，成精作怪者，俱不是道。是與不是，只在用順能逆不能逆分之，倘不知此中消息，真假罔分，是非不辨，妄猜私議，任意作爲，終是順行生活，着空事業，鮮有不認假失真，自取煩惱者。

牛王因失金睛獸，徑至芭蕉洞，叫夫人而問悟空；羅剎罵猴猻，偷金睛獸，變化牛魔王而賺寶貝。俱寫順其所欲，不識真假，認假失真之弊。認假失真，真者已去，獨存其假，當此之時，若欲重複其真，已落後着，「爺爺兵器不在這裏，不過拿奶奶兵器，奔火焰山」，空鬧一場而已，何濟於事？

篇中牛王騎金睛獸而赴華筵，行者偷金睛獸而賺寶扇，牛王失金睛獸而趕悟空，總是在順其所欲之一道，批假示真，叫人辨別其順之正不正耳。順之正，則順中有逆而爲聖；順之不正，則有順無逆而爲魔。爲聖爲魔，總在此一順之間。用順之道，豈易易哉？苟非深明造化，洞曉陰陽，其不爲以假失真也，有幾人哉？

詩曰：

未濟如何才得濟，依真作假用神功。

中孚露出真靈寶，能放能收任變通。

# 第六十一回 豬八戒助力敗魔王 孫行者三調芭蕉扇

李本總批：誰爲火焰山？本身煩熱者是。誰爲芭蕉扇？本身清涼者是。作者特爲此煩熱世界，下一帖清涼散耳。讀者若作實事理會，便是癡人說夢。

今人都在火坑裏，安得羅剎扇子連搧他四十九扇也。

憺漪子曰：牛魔與行者，原有兄弟之好，想其神力亦相爲伯仲，故此處三調之役，驚天動地，勞師動衆，而後乃几几得之，豈非西方路上第一勃敵乎？或曰：行者之意，原在滅火，而不在伏魔，何必極力與老牛爲仇？曰：非伏魔不能得扇，非得扇不得滅火，事變相激，勢使之然也。正如信陵欲救趙，不得不椎晉鄙；項羽欲渡河，不得不斬宋義。彼晉鄙、宋義，初何仇於信陵、項羽耶？

火而山，山而至於八百里，可謂極猛極烈矣。而究一竟三扇能息其焰，四十九扇能斷其根，又安在其猛且烈耶？世人但當於煩熱中尋清涼，不當於清涼中尋煩熱，則杏葉常在口中，更不須「𠲛噓呵吸嘻吹呼」矣。

話表牛魔王趕上孫大聖，只見他肩膊上掮着那柄芭蕉扇，怡顏悅色而行。證夾：何不駕筋斗雲耶？魔王大驚道：「猢孫原來把運用的方法兒也叨餂得來了叨餂（tiǎn）：探取，套騙。《孟子·盡心下》：「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我若當面問他索取，他定然不與。倘若搧我一扇，要去十萬八千里遠，卻不遂了他意？我聞得唐僧在那大路上等候。他二徒弟豬精，三徒弟沙流精，我當年做妖怪時，也曾會他。且變作豬精的模樣，返騙他一場。料猢猻以得意爲喜，必不詳細提防。」

好魔王，他也有七十二變，武藝也與大聖一般，只是身子狼亢些，欠鑽疾，不活達些活達：靈便。；把寶劍藏了，念個咒語，搖身一變，即變作八戒一般嘴臉，抄下路，當面迎着大聖，叫道：「師兄，我來也！」這大聖果然歡喜。古人云「得勝的貓兒歡似虎」也，只倚着強能，更不察來人的意思。見是個八戒的模樣，便就叫道：「兄弟，你往那裏去？」牛魔王綽着經兒道：「師父見你許久不回，恐牛魔王手段大，你鬥他不過，難得他的寶貝，教我來迎你的。」行者笑道：「不必費心，我已得了手了。」牛王又問道：「你怎麼得的？」行者道：「那老牛與我戰經百十合，不分勝負。他就撇了我，去那亂石山碧波潭底，與一夥蛟精、龍精飲酒。是我暗跟他去，變作個螃蟹，偷了他所騎的璧水金睛獸，變了老牛的模樣，徑至芭蕉洞哄那羅剎女。那女子與老孫結了一場幹夫妻，李旁：頑皮。證夾：惟其夫妻是幹夫妻，所以扇子也是幹扇子。是老孫設法騙將來的。」牛王道：「卻是生受了生受：煩勞，用作敬辭，表示有勞別人。。哥哥勞碌太甚，可把扇子我拿。」孫大聖那知有假，也慮不及此，遂將扇子遞與他。

原來那牛王，他知那扇子收放的根本；接過手，不知捻個甚麼訣兒，依然小似一個杏葉，現出本像，開言罵道：「潑猢猻！認得我麼？」行者見了，心中自悔道：「是我的不是了！」恨了一聲，跌足高呼道：「咦！逐年家打雁，今卻被小雁兒鵮了眼睛「逐年家打雁」二句：比喻長時間遏制對方，一不注意反倒吃了對方的虧。鵮（qiān），鳥啄物。。」恨得他爆燥如雷，掣鐵棒，劈頭便打。那魔王就使扇子搧他一下。不知那大聖先前變蟭蟟蟲入羅剎女腹中之時，將定風丹噙在口裏，不覺的嚥下肚裏，所以五臟皆牢，皮骨皆固；憑他怎麼搧，再也搧他不動。李旁：好照管。牛王慌了，把寶貝丟入口中，雙手輪劍就砍。那兩個在那半空中這一場好殺：

齊天孫大聖，混世潑牛王，只爲芭蕉扇，相逢各騁強。粗心大聖將人騙，大膽牛王把扇誆。這一個金箍棒起無情義，那一個雙刃青鋒有智量。大聖施威噴彩霧，牛王放潑吐豪光。齊鬥勇，兩不良，咬牙剉齒氣昂昂。播土揚塵天地暗，飛砂走石鬼神藏。這個說：「你敢無知返騙我！」那個說：「我妻許你共相將相將：相隨，相伴。！」言村語潑，性烈情剛。那個說：「你哄人妻女真該死，告到官司有罪殃！」伶俐的齊天聖，兇頑的大力王，一心只要殺，更不待商量。棒打劍迎齊努力，有些松慢見閻王。

且不說他兩個相鬥難分。卻表唐僧坐那途中，一則火氣蒸人，一來心焦口渴，對火焰山土地道：「敢問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土地道：「那牛王神通不小，法力無邊，正是孫大聖的敵手。」三藏道：「悟空是個會走路的，往常家二千里路，一霎時便回，怎麼如今去了一日？斷是與那牛王賭鬥。」叫：「悟能，悟淨，你兩個那一個去迎你師兄一迎？倘或遇敵，就當用力相助，求得扇子來，解我煩燥，早早過山，趕路去也。」八戒道：「今日天晚，我想着要去接他，但只是不認得積雷山路。」土地道：「小神認得。且教沙僧與你師父做伴，我與你去來。」三藏大喜道：「有勞尊神，功成再謝。」那八戒抖擻精神，束一束皁錦直裰，搴着鈀，即與土地縱起雲霧，徑回東方而去。正行時，忽聽得喊殺聲高，狂風滾滾。八戒按住雲頭看時，原來孫行者與牛王廝殺哩。土地道：「八戒還不上前怎的？」呆子掣釘鈀，厲聲高叫道：「師兄，我來也！」行者恨道：「你這夯貨，誤了我多少大事！」八戒道：「師父教我來迎你，因認不得山路，商議良久，教土地引我，故此來遲；如何誤了大事？」行者道：「不是怪你來遲。這潑牛十分無禮！我向羅剎處弄得扇子來，卻被這廝變作你的模樣，口稱迎我，我一時歡悅，轉把扇子遞在他手。他卻現了本像，與老孫在此比並，所以誤了大事也。」八戒聞言大怒，舉釘鈀，當面罵道：「我把你這血皮脹的遭瘟血皮脹的遭瘟：指牛腹脹。牛因過食草料、食道阻塞等原因，常導致腹脹欲死。這是牛的一種常見急症，尤以春季多發。！你怎敢變作你祖宗的模樣，騙我師兄，使我兄弟不睦！」你看他沒頭沒臉的使釘鈀亂築。那牛王一則是與行者鬥了一日，力倦神疲；二則是見八戒的釘鈀兇猛，遮架不住，敗陣就走。只見那火焰山土地帥領陰兵當面擋住道：「大力王，且住手。唐三藏西天取經，無神不保，無天不佑，三界通知，十方擁護。快將芭蕉扇來搧息火焰，教他無災無障，早過山去。不然，上天責你罪愆，定遭誅也。」牛王道：「你這土神，全不察理！那潑猴奪我子，欺我妾，騙我妻，番番無道，我恨不得囫圇吞他下肚，化作大便餵狗，怎麼肯將寶貝借他！」

說不了，八戒趕上罵道：「我把你個結心癀結心癀（huánɡ）：黃疸病的一種，也作「結心黃」。見敦煌醫學殘卷66頁。！快拿出扇來，饒你性命！」那牛王只得回頭，使寶劍又戰八戒。孫大聖舉棒相幫。這一場在那裏好殺：

成精豕，作怪牛，兼上偷天得道猴。

禪性自來能戰煉，必當用土合元由。

釘鈀九齒尖還利，寶劍雙鋒快更柔。

鐵棒卷舒爲主仗，土神助力結丹頭土神：土地神。這裏用煉丹的道理，肯定土地神領土兵參加戰鬥，獲得勝利。「結丹頭」就是用煉丹的道理，比喻土神的作用。。

三家刑剋相爭競，各展雄才要運籌。

捉牛耕地金錢長，喚豕歸爐木氣收。

心不在焉何作道，神常守舍要拴猴「三家刑剋相爭競」六句：刑剋，傷害，剋制。「捉牛耕地」二句，意爲勤將元氣、元神收歸丹田，以備結丹。捉牛耕地金錢長，意爲培養收集元氣。語出託名呂洞賓《純陽真人渾成集》卷下七言律詩「鐵牛耕地種金錢，刻石童兒把貫穿」。內丹術以臍下（另有眉間、心下二處）比作種植丹藥之田，故稱「丹田」，即所「耕」之「地」。金王重陽《重陽全真集》卷四《南鄉子·邵公索要下手修行》：「我命不由天，熟耨（nòu，鋤草）三田守妙玄。甘雨澤深先布種，金錢，遍地黃芽最色鮮。」則「金錢」略同「黃芽」，指鉛，即元氣的別名。喚豕歸爐木氣收，意爲培養收集元神。將五行屬木的元神收歸爐中，即指將元神和元氣交會後送入下丹田封固以結丹。爐，指烹煉內丹之爐，喻元神、元氣交會後而凝結沉降的地方，即下丹田。元神於五行中屬木、火，本書喻豬八戒。參見第十九回「『金性剛強能克木』詩」條注。「心不在焉」二句，意爲修道要一心專守，不能心不在焉，要牢牢拴住浮躁如猿猴般散逸的心。。

胡一嚷，苦相求，三般兵刃響搜搜。

鈀築劍傷無好意，金箍棒起有因由。

只殺得星不光兮月不皎，一天寒霧黑悠悠。

那魔王奮勇爭強，且行且鬥，鬥一夜，不分上下，早又天明。前面是他的積雷山摩雲洞口，他三個與土地、陰兵，又喧譁振耳，驚動那玉面公主，喚丫環看是那裏人嚷。只見守門小妖來報：「是我家爺爺與昨日那雷公嘴漢子，並一個長嘴大耳的和尚同火焰山土地等衆廝殺哩！」玉面公主聽言，即命外護的大小頭目，各執槍刀助力。前後點起七長八短，有百十餘口。一個個賣弄精神，拈槍弄棒，齊告：「大王爺爺，我等奉奶奶內旨，特來助力也！」牛王大喜道：「來得好！來得好！」衆妖一齊上前亂砍。八戒措手不及，倒拽着鈀，敗陣而走。大聖縱筋斗雲跳出重圍。衆土神亦四散奔走。老牛得勝，聚衆妖歸洞，緊閉了洞門不題。

行者道：「這廝驍勇！自昨日申時前後，與老孫戰起，直到今夜，未定輸贏，卻得你兩個來接力。如此苦鬥半日一夜，他更不見勞困。才這一夥小妖，卻又莽壯。他將洞門緊閉不出，如之奈何？」八戒道：「哥哥，你昨日巳時離了師父，怎麼到申時才與他鬥起？你那兩三個時辰，在那裏的？」行者道：「別你後，頃刻就到這座山上，見一個女子問訊，原來就是他愛妾玉面公主。被我使鐵棒唬他一唬，他見跑進洞，叫出那牛王來。與老孫劖言劖語，嚷了一會，又與他交手，鬥了有一個時辰。正打處，有人請他赴飲去了。是我跟他到那亂石山碧波潭底，變作一個螃蟹，探了消息，偷了他璧水金睛獸，假變牛王模樣，復至翠雲山芭蕉洞，騙了羅剎女，哄得他扇子出門。試演試演方法，把扇子弄長了，只是不會收小。正掮了走處，被他假變做你的嘴臉，返騙了去，故此耽閣兩三個時辰也。」

八戒道：「這正是俗語云：『大海里翻了豆腐船，湯裏來，水裏去』「大海里翻了豆腐船」三句：比喻用什麼方式得來的，又以什麼方式失去。。如今難得他扇子，如何保得師父過山？且回去，轉路走他娘罷！」土地道：「大聖休焦惱，八戒莫懈怠。但說轉路，就是入了旁門，不成個修行之類，李旁：着眼。古語云『行不由徑』行不由徑：出自《論語·雍也》，意思是走正路，不抄小道。徑，小路。，豈可轉走？你那師父，在正路上坐着，眼巴巴只望你們成功哩！」證夾：轉路便入旁門，師父自在正路，說得何等了了！行者發狠道：「正是，正是！呆子莫要胡談，土地說得有理。我們正要與他：

賭輸贏，弄手段，等我施爲地煞變。

自到西方無對頭，牛王本是心猿變牛王本是心猿變：禪宗有《十牛圖》，以牧童牧牛，黑牛變爲白牛的過程，比喻矇蔽、放逸之心性逐漸寧靜、清潔的過程。又馬鈺《滿庭芳》：「怕無常限到，意馬牢拴。神炁休教敗壞，鎖白牛、常在金欄。修行事，自家性命，莫作等閒看。」則此「白牛」與「心猿」略同，均指躁動不停的心性。。

今番正好會源流，斷要相持借寶扇。

趁清涼，息火焰，打破頑空參佛面。

行滿超升極樂天，大家同赴龍華宴龍華宴：即「龍華會」，佛教術語，即龍華三會，指彌勒在龍華樹下三次聚會說法，度脫衆生的事情。！」

那八戒聽言，便生努力，殷勤道：

「是是是，去去去，管甚牛王會不會。

木生在亥配爲豬，牽轉牛兒歸土類。

申下生金本是猴，無刑無克多和氣。李旁：說出。

用芭蕉，爲水意，焰火消除成既濟。

晝夜休離苦盡功，功完趕赴盂蘭會「是是是」以下數句：此詩闡釋了豬（木）、猴（金）、牛（土）、芭蕉扇（水）、火焰山（火）之間的五行生剋關係。木克土（八戒來戰牛王），土生金（牛王是孫悟空成功的條件），金生水（孫悟空取到扇子），水克火（芭蕉扇滅火）。刑、克，即「刑害」。星相家謂五行（包括與五行對應的十二支）之間的克傷。《淮南子·天文訓》「木生在亥」，故此處以亥豬屬木。《三命通會》卷五，亥子、寅卯、巳午、申酉，分配水、木、火、金。而土寄於醜、辰、未、戌，故申猴屬金，丑牛屬土。既濟：本是《周易》卦名，內丹學藉以指水火相交，事之既成，各得其用。元李道純《中和集》認爲「水升火降曰既濟」，「懲忿則火降，窒慾則水升」，按：「水火」是抽象概念，《中和集》「上而炎者皆爲火，下而潤者皆爲水」，火可以指一切積極的、好動的、破壞性的因素，水可以指一切消極的、停滯的、保守性的因素，參見第二十二回「『五行匹配合天真』詩」條注。芭蕉扇是「太陰之精葉」，所以成爲水的象徵。。」

他兩個領着土地、陰兵一齊上前，使釘鈀，輪鐵棒，乒乒乓乓，把一座摩雲洞的前門打得粉碎。唬得那外護頭目，戰戰兢兢，闖入裏邊報道：「大王，孫悟空率衆打破前門也！」那牛王正與玉面公主備言其事，懊恨孫行者哩。聽說打破前門，十分發怒，急披掛披掛：原本「掛」字上半漫漶，下半作「女」。楊閩齋本作「發」，李卓吾評本作「掛」，今從李本。，拿了鐵棍，從裏邊罵出來道：「潑猢猻！你是多大個人兒，敢這等上門撒潑，打破我門扇？」八戒近前亂罵道：「潑老剝皮！你是個甚樣人物，敢量那個大小！不要走，看鈀！」牛王喝道：「你這個饢糟食的夯貨，不見怎的，快叫那猴兒上來！」行者道：「不知好歹的草（xuàn）草：罵人的話，即「楦草」。將皮完整剝下，內以草充滿，是明代的一種酷刑。明郎瑛《七修續稿》卷七：「成祖時，都御史景清犯駕伏誅，以屍楦草，懸於長安門。」！我昨日還與你論兄弟，今日就是仇人了！仔細喫吾一棒！」那牛王奮勇而迎。這場比前番更勝。三個英雄，廝混在一處。好殺：

釘鈀鐵棒逞神威，同帥陰兵戰老犧犧：和下文「犧牲」義同，是古代祭祀用的純色牲畜。。

犧牲獨展兇強性犧牲：祭神的牛、羊、諸叫「犧牲」，這裏仍然是罵人的話。，遍滿同天法力恢恢：宏大，寬廣。。

使鈀築，着棍擂，鐵棒英雄又出奇。

三般兵器叮噹響，隔架遮攔誰讓誰？

他道他爲首，我道我奪魁。

土兵爲證難分解，木土相煎上下隨。

這兩個說：「你如何不借芭蕉扇？」

那一個道：「你焉敢欺心騙我妻。

趕妾害兒仇未報，敲門打戶又驚疑。」

這個說：「你仔細提防如意棒，擦着些兒就破皮。」

那個說：「好生躲避鈀頭齒，一傷九孔血淋漓！」

牛魔不怕施威猛，鐵棍高擎有見機。

翻雲覆雨隨來往，吐霧噴風任發揮。

恨苦這場都拚命，各懷惡念喜相持。

丟架手，讓高低，前迎後擋總無虧。

兄弟二人齊努力，單身一棍獨施爲。

卯時戰到辰時後，戰罷牛魔束手回。

他三個含死忘生，又鬥有百十餘合。八戒發起呆性，仗着行者神通，舉鈀亂築。牛王遮架不住，敗陣回頭，就奔洞門。卻被土地、陰兵攔住洞門，喝道：「大力王，那裏走！吾等在此！」那老牛不得進洞，急抽身，又見八戒、行者趕來，慌得卸了盔甲，丟了鐵棒，搖身一變，變做一隻天鵝，望空飛走。行者看見，笑道：「八戒，老牛去了。」那呆子漠然不知，土地亦不能曉，一個個東張西覷，只在積雷山前後亂找。行者指道：「那空中飛的不是？」八戒道：「那是一隻天鵝。」行者道：「正是老牛變的。」土地道：「既如此，卻怎生麼？」行者道：「你兩個打進此門，把羣妖盡情剿除，拆了他的窩巢，絕了他的歸路，等老孫與他賭變化去。」證夾：此變化，乃五百年前曾與二郎賭過者，今乃再見於牛王。可見高棋敵手，亦自難逢。那八戒與土地，依言攻破洞門不題。

|  |  |  |
| --- | --- | --- |
|  |  |  |

這大聖收了金箍棒，捻訣唸咒，搖身一變，變作一個海東青，搜的一翅，鑽在雲眼裏，倒飛下來，落在天鵝身上，抱住頸項嗛眼。李旁：此等處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只管如此，便可厭矣。那牛王也知是孫行者變化，急忙抖抖翅，變作一隻黃鷹，返來嗛海青。行者又變作一個烏鳳烏鳳：傳說中的一種珍禽，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記西南邊陲有烏鳳：「如喜鵲，色紺碧，頸毛類雄雞鬃，頭有冠，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叫聲像鳳鳴，又能模仿各種蟲子的鳴叫。，專一趕黃鷹。牛王識得，又變作一隻白鶴，長唳一聲，向南飛去。行者立定，抖抖翎毛，又變作一隻丹鳳，高鳴一聲。那白鶴見鳳是鳥王，諸禽不敢妄動，刷的一翅，淬下山崖，將身一變，變作一隻香獐，乜乜些些乜乜些些：癡呆的樣子。，在崖前喫草。行者認得，也就落下翅來，變作一隻餓虎，剪尾跑蹄，要來趕獐作食。魔王慌了手腳，又變作一隻金錢花斑的大豹，要傷餓虎。行者見了，迎着風，把頭一幌，又變作一隻金眼狻猊狻猊：獅子。，聲如霹靂，鐵額銅頭，復轉身要食大豹。牛王着了急，又變作一個人熊，放開腳，就來擒那狻猊。行者打個滾，就變作一隻賴象，鼻似長蛇，牙如竹筍，撒開鼻子，要去卷那人熊。牛王嘻嘻的笑了一笑，現出原身— — —一隻大白牛。頭如峻嶺，眼若閃光。兩隻角似兩座鐵塔。牙排利刃。連頭至尾有千餘丈長短，自蹄至背有八百丈高下。對行者高叫道：「潑猢猻，你如今將奈我何？」行者也就現了原身，抽出金箍棒來，把腰一躬，喝聲叫：「長！」長得身高萬丈，頭如泰山，眼如日月，口似血池，牙似門扇，手執一條鐵棒，着頭就打。那牛王硬着頭，使角來觸。這一場，真個是撼嶺搖山，驚天動地！有詩爲證。詩曰：

道高一尺魔千丈，奇巧心猿用力降。

若得火山無烈焰，必須寶扇有清涼。

黃婆大志扶元老元老：這裏指唐僧。，木母留情掃蕩妖。

和睦五行歸正果，煉魔滌垢上西方。

他兩個大展神通，在半山中賭鬥，驚得那過往虛空一切神衆與金頭揭諦、六甲六丁、一十八位護教伽藍都來圍困魔王。那魔王公然不懼，你看他東一頭，西一頭，直挺挺、光耀耀的兩隻鐵角，往來牴觸；南一撞，北一撞，毛森森、筋暴暴的一條硬尾，左右敲搖。孫大聖當面迎，衆多神四面打。牛王急了，就地一滾，複本像，便投芭蕉洞去。行者也收了法象，與衆多神隨後追襲。那魔王闖入洞裏，閉門不出。蓋衆把一座翠雲山圍得水屑不通。正都上門攻打，忽聽得八戒與土地、陰兵嚷嚷而至。行者見了，問曰：「那摩雲洞事體如何？」八戒笑道：「那老牛的娘子，被我一鈀築死，證夾：嗚呼！美人已矣。剝開衣看，原來是個玉面狸精。那夥羣妖，俱是些驢騾犢特驢騾犢特：此爲《千字文》中的一句。特：公牛。，獾狐狢獐，羊虎麋鹿等類。已此盡皆剿戮，又將他洞府房廊放火燒了。土地說他還有一處家小一處：原作「三處」。，住居此山，故又來這裏掃蕩也。」行者道：「賢弟有功。可喜可喜。老孫空與那老牛賭變化，未曾得勝。他變做無大不大的白牛，我變了法天象地的身量。正和他牴觸之間，幸蒙諸神下降。圍困多時，他卻復原身，走進洞去矣。」八戒道：「那可是芭蕉洞麼？」行者道：「正是！正是！羅剎女正在此間。」八戒發狠道：「既是這般，怎麼不打進去，剿除那廝，問他要扇子，倒讓他停留長智，兩口兒敘情！」

好呆子，抖擻威風，舉鈀照門一築，忽辣的一聲，將那石崖連門築倒了一邊。慌得那女童忙報：「爺爺，不知甚人把前門都打壞了！」牛王方跑進去，喘噓噓的，正告誦羅剎女與孫行者奪扇子賭鬥之事，聞報心中大怒。就口中吐出扇子，遞與羅剎女。羅剎女接扇在手，滿眼垂淚道：「大王！把這扇子送與那猢猻，教他退兵去罷。」牛王道：「夫人呵，物雖小而恨則深。你且坐着，等我再和他比並去來。」那魔重整披掛，又選兩口寶劍，走出門來。正遇着八戒使鈀築門。老牛更不打話，掣劍劈臉便砍。八戒舉鈀迎着，向後倒退了幾步，出門來，早有大聖輪棒當頭。那牛魔即駕狂風，跳離洞府，又都在那翠雲山上相持。衆多神四面圍繞，土地兵左右攻擊。這一場，又好殺哩：

雲迷世界，霧罩乾坤。颯颯陰風砂石滾，巍巍怒氣海波渾。重磨劍二口，復掛甲全身。結冤深似海，懷恨越生嗔。你看齊天大聖因功績，不講當年老故人。八戒施威求扇子，衆神護法捉牛君。牛王雙手無停息，左遮右擋弄精神。只殺得那過鳥難飛皆斂翅，游魚不躍盡潛鱗。鬼泣神嚎天地暗，龍愁虎怕日光昏！

那牛王拚命捐軀，鬥經五十餘合，抵敵不住，敗了陣，往北就走。早有五臺山碧摩巖神通廣大潑法金剛阻住，道：「牛魔，你往那裏去！我等乃釋迦牟尼佛祖差來，佈列天羅地網，至此擒汝也！」正說間，隨後有大聖、八戒、衆神趕來。那魔王慌轉身向南走，又撞着峨眉山清涼洞法力無量勝至金剛擋住，喝道：「吾奉佛旨在此，正要拿住你也！」牛王心慌腳軟，急抽身往東便走，卻逢着須彌山摩耳崖毗羅沙門大力金剛迎住道：「你老牛何往？我蒙如來密令，教來捕獲你也！」牛王又悚然而退，向西就走，又遇着崑崙山金霞嶺不壞尊王永住金剛敵住，喝道：「這廝又將安走！我領西天大雷音寺佛老親言，在此把截，誰放你也！」那老牛心驚膽戰，悔之不及。見那四面八方都是佛兵天將，真個似羅網高張，不能脫命。正在愴惶之際，又聞得行者帥衆趕來，他就駕雲頭，望上便走。

卻好有託塔李天王並哪吒太子，領魚肚、藥叉、巨靈神將，漫住空中，叫道：「慢來！慢來！吾奉玉帝旨意，特來此剿除你也！」證夾：此一番大舉，正與第五回諸神捉怪遙相照應，以見行者與牛魔難兄難弟，五百年前方不是草草結義。牛王急了，依前搖身一變，還做一隻大白牛，使兩隻鐵角去觸天王。天王使刀來砍。隨後孫行者又到。哪吒太子厲聲高叫：「大聖，衣甲在身，不能爲禮。愚父子昨日見佛如來，發檄奏聞玉帝，言唐僧路阻火焰山，孫大聖難伏牛魔王，玉帝傳旨，特差我父王領衆助力。」李旁：有此閒筆，妙甚，妙甚！行者道：「這廝神通不小！又變作這等身軀，卻怎奈何？」太子笑道：「大聖勿疑，你看我擒他。」

這太子即喝一聲：「變！」變得三頭六臂，飛身跳在牛王背上，使斬妖劍望頸項上一揮，不覺得把個牛頭斬下。天王收刀，卻纔與行者相見。那牛王腔子裏又鑽出一頭來，口吐黑氣，眼放金光。被哪吒又砍一劍，頭落處，又鑽出一個頭來。一連砍了十數劍，隨即長出十數個頭。李旁：何牛頭之多也？哪吒取出火輪兒掛在那老牛角上，便吹真火，焰焰烘烘，把牛王燒得張狂哮吼，即待搖頭擺尾，纔要變化脫身，又被托塔天王將照妖鏡照住本像，騰那不動，無計逃生，只叫：「莫傷我命！情願歸順佛家也！」哪吒道：「既惜身命，快拿扇子出來！」李旁：着眼。牛王道：「扇子在我山妻處收着哩。」

哪吒見說，將縛妖索子解下，跨在他那頸項上，一把拿住鼻頭，將索穿在鼻孔裏，用手牽來。孫行者卻會聚了四大金剛、六丁六甲、護教伽藍、托塔天王、巨靈神將並八戒、土地、陰兵，簇擁着白牛，回至芭蕉洞口。老牛叫道：「夫人，將扇子出來，救我性命！」羅剎聽叫，急卸了釵環，脫了色服，挽青絲如道姑，穿縞素似比丘，雙手捧那柄丈二長短的芭蕉扇子，走出門；又見有金剛衆聖與天王父子，慌忙跪在地下，磕頭禮拜道：「望菩薩饒我夫妻之命，願將此扇奉承孫叔叔成功去也！」行者近前接了扇，同大衆共駕祥雲，徑回東路。

卻說那三藏與沙僧，立一會，坐一會，盼望行者，許久不回，何等憂慮！忽見祥雲滿空，瑞光滿地，飄飄颻颻，蓋衆神行將近。這長老害怕道：「悟淨，那壁廂是誰神兵來也？」沙僧認得道：「師父呵，那是四大金剛、金頭揭諦、六甲六丁、護教伽藍與過往衆神。牽牛的是哪吒三太子。拿鏡的是託塔李天王。大師兄執着芭蕉扇，二師兄並土地隨後，其餘的都是護衛神兵。」三藏聽說，換了毗盧帽，穿了袈裟，與悟淨拜迎衆聖，稱謝道：「我弟子有何德能，敢勞列位尊聖臨凡也！」四大金剛道：「聖僧喜了，十分功行將完。證夾：含蓄得妙。吾等奉佛旨差來助汝，汝當竭力修持，勿得須臾怠惰。」三藏叩齒叩頭，受身受命。

孫大聖執着扇子，行近山邊，盡氣力揮了一扇，那火焰山平平息焰，寂寂除光；行者喜喜歡歡，又扇一扇，只聞得習習瀟瀟，清風微動；第三扇，滿天雲漠漠，細雨落霏霏。有詩爲證。詩曰：

火焰山遙八百程，火光大地有聲名。

火煎五漏丹難熟五漏：魂、魄、神、精、意從眼、鼻、口、耳、身散逸，稱爲五漏。宋張伯端《金丹四百字序》：「魂在肝而不從眼漏，魄在肺而不從鼻漏，神在心而不從口漏，精在腎而不從耳漏，意在脾而不從四肢孔竅漏。」，火燎三關道不清三關：指尾閭、夾脊、玉枕三關，內丹術認爲真氣從這裏流動時較爲費力。。

時借芭蕉施雨露，幸蒙天將助神功。

牽牛歸佛休顛劣，水火相聯性自平「牽牛歸佛」二句：比喻逸動的心性得到降伏。明張三丰《玄要篇·五更道情》：「目前仗起青鋒劍，倒跨白牛走上山，陽神去把陰兵戰。頃刻間水火既濟，一霎時撞過三關。」。

此時三藏解燥除煩，清心了意。四衆歸依，謝了金剛，各轉寶山。六丁六甲升空保護。過往神祇四散，天王、太子牽牛徑歸佛地回繳。止有本山土地，押着羅剎女，在旁伺候。行者道：「那羅剎，你不走路，還立在此等甚？」羅剎跪道：「萬望大聖垂慈，將扇子還了我罷。」八戒喝道：「潑賤人，不知高低！饒了你的性命，就勾了，還要討甚麼扇子，我們拿過山去，不會賣錢買點心喫？費了這許多精神力氣，又肯與你？雨濛濛的，還不回去哩！」羅剎再拜道：「大聖原說搧息了火還我。今此一場，誠悔之晚矣。只因不倜儻不倜儻：不爽快。倜儻，豪爽灑脫。，致令勞師動衆。我等也修成人道，只是未歸正果。見今真身現象歸西，我再不敢妄作。願賜本扇，從立自新，修身養命去也。」土地道：「大聖，趁此女深知息火之法，證夾：此言可思。斷絕火根，還他扇子。李旁：着眼。小神居此苟安，拯救這方生民，求些血食，誠爲恩便。」行者道：「我當時問着鄉人說，這山搧息火，只收得一年五穀，便又火發。如何治得除根？」羅剎道：「要是斷絕火根，只消連搧四十九扇，永遠再不發了。」證夾：此亦甚易，便四百九十扇何妨？

行者聞言，執扇子，使盡筋力，望山頭連搧四十九扇，那山上大雨淙淙。果然是寶貝：有火處下雨，無火處天晴。他師徒們立在這無火處，不遭雨溼。坐了一夜，次早才收拾馬匹、行李，把扇子還了羅剎。又道：「老孫若不與你，恐人說我言而無信。你將扇子回山，再休生事。看你得了人身，饒你去罷！」那羅剎接了扇子，念個咒語，捏做個杏葉兒，噙在口裏，拜謝了衆聖，隱姓修行。後來也得了正果，經藏中萬古流名。證夾：令郎愈覺增光，厥夫未免有愧。羅剎、土地，俱感激謝恩，隨後相送。行者、八戒、沙僧，保着三藏遂此前進，真個是身體清涼，足下滋潤。誠所謂：

坎離既濟真元合坎離：原是八卦中的兩個卦即坎卦與離卦。《易經·說卦》說坎爲水，離爲火，所以坎離代表水火。道教煉外丹，以「坎男」指汞，「離女」指鉛，所以坎離又指汞和鉛。而煉內丹的道家，又稱坎、離爲陰、陽。，水火均平大道成。

李旁：說出。證夾：處處結出本旨。

畢竟不知幾年纔回東土，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採取藥物之訣，此回言火候煅煉之妙。

《悟真》雲：「縱識硃砂與黑鉛，不知火候也如閒。大都全藉修持力，毫髮差殊不結丹。」蓋以金丹大道，全在知其藥物之老嫩，火候之急緩，若差之毫髮，失之千里。故白玉蟾有「夜半忽風雷」之患，呂純陽有「看入藥鏡轉分明」之詞。藥物易知，火候最難，有如此，仙翁此篇寫火候處，最爲詳細，其中變化無窮，次第分明。古人所不敢道者，仙翁道之；古人所不敢泄者，仙翁泄之。

提綱「豬八戒助力破魔王，孫行者三調芭蕉扇」，二句一理，不得分而視之。八戒爲木火，行者爲金水，言必金木相併，內外相助，陰陽調和，方能以水而濟火，助力破魔王，便是三調芭蕉扇。何爲三調？一調者，復其真陽而去假陰，真陰未見；二調者，以《兌》金而合《巽》木，真陰已露；三調者，水火濟而《乾》、《坤》合，真陰得手。此其所以爲三調。噫！此等天機，非深明火候，善達陰陽者，其孰能與於斯哉！

篇首「大聖肩膊上，掮着那柄芭蕉扇，恰顏悅色而行。」即《夬》卦□卦爻圖略上《兌》下《乾》，健而悅，決而和也。決陰能和，和中即有真陰，故亦能得芭蕉扇。然《夬》者，《姤》之始；《剝》者，《復》之基，天道自然之常。若不能防危慮險，稍有差遲，則必真變爲假，陽極生陰，禍不旋踵而至。「牛王趕上大聖，見了大驚道：『猴猻把運用的方法兒也叨銛得來了。我若當面問他索取，他定然不與，倘若扇我一扇，要去八萬四千裏，卻不遂了他意？』」以見《夬》不盡而陰難入也。牛王以大聖得意之際，欲變八戒騙一場，是《夬》盡而《乾》，由《乾》而一陰來《姤》也。《姤》卦□卦爻圖略上《乾》下《巽》，八戒爲《巽》木，欲變八戒，有由來者。

「牛王變作八戒一般嘴臉，抄小路叫道：『師父恐牛王手段大，難得他寶貝，叫我來幫你的。』」即《姤》之初六，「繫於金柅」也。一陰能止諸陽，如金柅能以止車輪。一陰雖微，暗藏殺機，爲禍最烈，可畏可怕。行者道：「不必費心，我已得了手了。」即《姤》之九二，「包有魚，無咎，不利賓」也。能防始生之陰，則陰不能爲禍，如魚在包中，其利在我不在他，故曰我已得了手了。行者述及偷金睛獸，與羅剎結了一場幹夫妻，設法騙將扇來等語，即《姤》之九三，「其行次且，行未牽」也。剛而得正，與陰同體，欲去陰而時有不可，雖行次且，然亦不爲假傷真，如作幹夫妻，騙寶貝者相同。「牛王賺扇到手，知扇子收放的根本，依然小似杏葉，現出本相。罵道：『潑猴猻，認得我麼？』行者心中自悔道：『是我的不是了。』」即《姤》之九四，「包無魚，起兇」也。不能防陰於始，勢必陰氣乘間作禍，假傷其真，是謂不知收放之根本，大小之消息。其曰「我的不是」，可爲不能防陰者之一戒。「大聖先前入羅剎腹中之時，將定風丹噙在口內，不覺的嚥下肚裏，所以五臟皆牢，皮骨皆固，牛王扇他不動，慌了，把寶貝丟人口中。』」即《姤》之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也。杞爲陽，瓜爲陰，以陽包陰，能防陰於未發之前，是章美在內，如把定風丹預先咽在肚裏，五臟皆牢，皮骨皆固，陰氣即發，焉能搧得動？即搧不動，則扭轉造化，陰氣自然消退，而有隕自天，慌的寶貝噙在口內，自然之理也。「行者、八戒與牛王爭鬥，土地陰兵助戰，要討扇子。」即「有隕自天，志不捨命」之義。「玉面公主外護頭目助牛王，八戒敗陣而去，大聖縱雲出圍，衆陰兵四散奔走。」即《姤》之上九，「姤其角，吝」也。剛躁太過，不能防陰於始，自然見傷於終，一陰之爲禍甚深，可不早爲戒備乎？

噫！真陰固所難得，假陰亦不易制。若假陰不除，真陰不得，燥火難消。但假明具有氣質之性，炎燥之土，其根最深，其力最大，若非下一着死功夫，猛烹急煉，而不能消化歸真。行者說妖精莽壯，八戒欲轉路別走，俱是逡畏不前，火候不謹。故土地道：「大聖休焦惱，天蓬莫懈怠。但說轉路，就是入了旁門，不成個修行之道。你師父在正路上坐着，只望你們成功哩！」焦惱則偏於陽，懈怠則偏於陰，偏陰偏陽，即是入於旁門，而非修行正道。修行正道，非金木相併，性情如一，不能成功。

「行者發狠道：『賽輸贏，弄手段。好施爲，地煞變。』」言金丹運用，在能善於變化也。「自到西方無對頭，牛王本是心猿變。」言意者心之所發，心者意之所主，心即意，意即心，西方真性之地，無意亦無心也。「今番正好會源流，斷要相待借寶扇。」言會得道之源流，方可以依假復真，以真滅假，而得真寶也。「趁清涼，息火焰，打破頑空參佛面。」言以陰濟陽，陰陽相和，方是真空，不落頑空，可以參佛面定。「功漏超升極樂天，大家同赴龍華宴。」言始而有爲，終而無爲，脫出五行，形神俱妙，入於極樂，即赴龍華之宴也。

「八戒努力道：『是是是！去去去！管甚牛王會不會。』」言爲功曰增，爲道日減，一心努力向前，至於陰陽之會與不會，弗計也。「木生在亥配爲豬，牽轉牛兒歸土類。」言木去克土，則性定意寧，而土即歸本相矣。「申下生金本是猴，無刑無克多和氣。」言金情戀木慈仁，木性愛金順義，金木同功，性情相和，無刑無克，易於成功也。「用芭蕉，爲水意，焰火消除成既濟。」言用芭蕉柔弱之木者，爲其柔能克剛，有水之意，能以消火焰而成既濟之功也。「晝夜休離苦用力，功完趕赴盂蘭會。」言晝夜用功，十二時中，無有間斷，化盡羣陰，體變純陽，即赴盂蘭之會，見我本來面目矣。

「行者、八戒兩個，領土地、陰兵，把摩雲洞前門打得粉碎。」是打破火水《未濟》之門，而求其濟也。「牛王聽得打破前門，急披掛拿了鐵棍，擺出來道：『潑猴猻，你是多大個人兒，敢這等上門撒潑？』」《坎》中之一陽爲大，《離》中之一陰爲小，《未濟》之象，《坎》前爲《離》。打破前門，打破《離》之障礙也。「牛王擺出」，是取出《離》中之一陰；「大而上門」，是翻上《坎》中之一陽，顛倒之義也。「牛王叫猴兒上來，行者叫喫我一棒」，取《坎》填《離》，水火相濟之象。然取《坎》填《離》，水火相濟，須要變化氣質；變化氣質，須要內外兼功。

「行者使八戒、土地進洞，剿除妖精，絕其歸路」者，內而戒慎恐懼，掃除雜念也；「自己要與牛王鬥賭變化」者，外而猛烹急煉，熔化性情也。老牛變天鵝，爲行者東青所制；老牛變黃鷹，爲行者烏鳳所制；老牛變白鶴，爲行者丹鳳所制。此化其氣也，老牛變香獐，爲行者餓虎所制；老牛變花豹，爲行者狻猊所制；老牛變人熊，爲行者賴象所制。此化其質也。最妙處，在天而變以丹鳳爲止，在地而變以賴象爲止。丹鳳者，光明之象；賴象者，象罔之謂。變化而至光明象罔，氣質俱化，意土歸真之時，故老牛現出白牛原身矣。

既雲意土歸真，何以行者變法身就打？「牛王硬着頭，使角來觸？這一場真個是撼嶺搖山，驚天動地乎？此有說焉。蓋氣質之性雖化，猶有積習之氣未除，若不將積習之氣除盡，猶足爲道累。而意土猶未可定，大道猶未許成。故詩曰：「道高一尺魔千丈，奇巧心猿用力降。」言道高者魔必高，須要心靈智巧，用力降除也。「若要火山無烈焰，必須寶扇有清涼。」言燥性不起，必須真陰清涼以制之也。「黃婆矢志扶元老，木母同情掃獸王。」言中央真土，當護持丹元而不動，金情木性，宜併力除邪而救真也。「和睦五行歸正果，煉魔滌垢上西方。」言五行散亂，必須和之睦之，而成一家；外魔積垢，必須煉之滌之，盡皆化去，方能歸正果，而見真佛也。觀於末句「煉魔滌垢」，可知此場賭鬥，是除積習之氣也，無疑。

「兩個在半山中賭鬥，驚得過往虛空一切神衆，都來圍困。魔王急了，就地打一滾，複本相，便投芭蕉洞去。」此神明默運，加火煅煉，積習消化，反真之時，故行者衆神，正攻打翠雲山，即有八戒、土地、陰兵，打死玉面公主而來矣。天下事邪正不兩立，真假不併行，正去則邪現，假滅則真來。故行者因八戒之間，而曰：「正是！正是！羅剎女正在此間。」言假之滅處，正是真之在處，更不必在假之而尋真也。八戒道：「既是這般，怎麼不打進去，問他要扇子，倒讓他停留長智？」假者既去，急須求真，不得少有懈怠，滋生疑惑也。

「呆子舉鈀將石崖連門築倒了一邊」，不着於有也；「牛王聞報，心中大怒，口中吐出扇子，速與羅剎」，不着於空也。「羅剎道：『把扇子舍與那猴猻，叫他退兵去罷。』牛王道：『你且坐着，等我和他再比並去來。』」火候不到，未爲我有也。「衆神四面圍繞，土地、陰兵左右攻擊」，內有天然真火也；「四金剛東西南北阻擋，李天王並哪吒太子衆天兵，漫在空中」，外爐增減，勤功也。「牛王還變作一隻白牛」，渾然一氣，道本無爲也；「哪吒變作三頭六臂，飛身跳在牛背上」，剛柔兩用，而法有作也。「用慧劍而斬牛頭」，雜項揮去，減其有餘也；「吐黑氣，而放金光」，腔子換過，增其不足也；「一連砍十數劍，隨即長出十數個頭」，減之又減，增之又增也。「取出火輪兒，掛在牛的角上，便吹真火，焰焰烘烘，把牛王燒的搖頭擺尾。牛王纔要變化脫身，又被天王將照妖鏡照住本相，騰挪不得，只叫莫傷我命，情願歸順佛家也。」運轉法輪，真火煅煉，從頭至尾，增之又增，減之又減，絲毫不得放過，直至無可增減，滓質盡去，歸於無聲無臭地位而後已。《悟真》所謂「大都全藉修持力，毫髮差殊不結丹」也。哪吒牽轉白牛，羅剎獻出寶扇，總以見金丹成就，出於自然，不可勉強也。

噫！金丹大道，有藥物，有斤兩，有分數，有止足，有老嫩，有吉凶，有急緩，有等等火候工程，非師罔知，一得口訣，通天徹地，是在乎得意忘言，神明默運，勤而行之耳。四大金剛道：「聖僧十分功行將完，吾奉佛旨差來助汝，汝當竭力修持，勿得須臾怠情。」言悟得還須行的，急當勇猛精進，竭力修持，須臾不忘，不得半途而廢也。大聖執扇子走近山邊，盡力一扇，火焰平息，而陰陽兩和；二扇清風微動，而先天氣復；三扇細雨落霏，而甘露自降。至真之道，立竿見影，有如此。

詩云：「特借芭蕉施雨露，幸蒙天將助神兵。牽牛歸佛休頑劣，水火相聯性自平。」蓋言陰陽之氣絪縕，甘露自降；《坎》、《離》之氣交會，黃芽自生。陰陽混合，燥氣自平，「三藏解燥除煩，清心了意」，不其然平？諸神金剛各歸本位，土地，羅剎在旁伺候。有爲之後，還須無爲，修成人道，未歸正果，討還本扇，養命修身，了性之先，當早了命。

「三扇息火，一年又發」，見凡夫不貴頓，而貴漸：「四十九扇，水斷火根」，見功夫先由漸而後頓。「有火處下雨，無火處天晴。」

道未成而陰陽必須兩用，立在無火處不遭雨溼；道已成，而造化速宜全脫。若有知音，聞的此等天機，急須收拾馬匹行李，了還大道，得意忘言，自去隱姓修行，後來必得正果，萬古留名。

結出三家合一前進，「真個是身體清涼，足下滋潤」。所謂「坎、離既濟貞元合，水火均平大道成。」至道不繁，簡而且易，是在乎陰陽合一耳。

詩曰：

陽極生陰理自然，能明大小火功全。

觀天造化隨時用，離坎相交一氣旋。

# 第六十二回 滌垢洗心惟掃塔 縛魔歸正乃修身

李本總批：寶塔放光，亦非實事，此心之光明是；失了寶貝，此心之迷惑是。切勿責認，令識者笑人也。

憺漪子曰：火與金相剋，火盛則金衰，火旺則金死。今火焰之山既隱，則金光之塔宜現矣。然而金光暈其外，賊在其內，奈何？按紫陽真人詩云：「敲竹喚龜吞玉芝，鼓琴招鳳飲刀圭。近來透體金光現，不與凡人話此規。」由此觀之，則金光非祭賽國之金光，而吾身之金光也。吾身之金光，有寶則現，無寶則隱。此寶既爲盜蝕，是安得默默而已乎？故此一回之掃塔、縛魔，在唐僧誠有不得不掃之塔，而行者誠有不得不縛之魔矣。既縛魔則必索寶，既索寶則必蕩怪。然則碧波潭之徵，乃吾身必不得已之役也，豈僅爲數髠白冤已哉？

只一寶塔放光，便可坐致四方朝貢，並國王有道、文武賢良俱可置之不問，果爾，則堯、舜《典》、《謨》，孫、吳《韜》、《略》，當悉付祖龍一炬矣。恐古今無是理也。昔酉陽溪水，以縣令之貪廉爲清濁；臨安石鏡，以刺史之臧否爲明昏，豈茲塔之靈，顧出溪水、石鏡之下？自我言之，亦惟曰：「有道、賢良則明，無道、不賢則暗耳。」觀此王尊賢悔過，禮讓彬彬，是亦西域之賢君也。則茲塔之舍舊從新，夫復何疑？

十二時中忘不得，行功百刻全收。

五年十萬八千周。休教神水涸，李旁：說出。莫縱火光愁。

水火調停無損處，五行聯絡如鉤。

陰陽和合上雲樓。乘鸞登紫府，跨鶴赴瀛洲「十二時中忘不得」以下幾句：十二時，指一晝夜十二個時辰，爲內丹術抽添火候的週期。百刻，也指一晝夜。古代用刻漏計時，一晝夜分百刻。內丹術重視一刻功夫，認爲一月的盈虛變化是一年寒暑消長的縮影，一日是的昏去明來是一月盈虛變化的縮影，乃至一刻是一日的縮影。認爲體內每時每刻，都有真氣流轉，陰陽相生。故有「年中取月不用年，月中取日日徒然。日中取時易日時，時中有刻而玄玄」的說法（明李攀龍注崔希範《入藥鏡》）。宋夏宗禹《紫陽真人悟真篇講義》卷七：「以一日十二時分爲陰陽升降之節，以子初陽生爲冬至，以午後陰生爲夏至。亦以一時辰爲一卦……晝夜循環於百刻之內。」五年，當作三年，一年三百六十日，每日百刻，三年共十萬八千刻，故稱「十萬八千周」。「休教」以下四句，丹家常謂「水怕幹，火怕寒」，認爲內丹必須水火調和，方能五行攢簇。清劉一明注此詞稱：「言一時八刻，一日十二時百刻，三年十萬八千刻，刻刻行功，不得神水涸乾，火性飛揚」，「言以水濟火，須調和而無損；五行攢簇，當聯絡而一家也」，「金丹成就，諸緣消滅，而即人紫府瀛洲之仙境矣」。。

證夾：造句俱極新異。

這一篇詞，牌名《臨江仙》。單道唐三藏師徒四衆，水火既濟，本性清涼。證夾：八字金丹。借得純陰寶扇，搧息燥火遙山。不一日行過了八百之程。師徒們散誕逍遙，向西而去。正值秋末冬初時序，證夾：冬。見了些：

野菊殘英落，新梅嫩蕊生。村村納禾稼，處處食香羹。平林木落遠山現，曲澗霜濃幽壑清。應鐘氣應鐘：古樂律名，古樂有十二律（相當於音階）之一。古人以十二律與十二月相配，應鐘與孟冬十月相應。，閉蟄營閉蟄營：動物開始進入冬眠。，純陰陽月，帝元冥純陰陽月，帝元冥：漢董仲舒《雨雹對》：「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故此處稱十月爲「純陰陽月」，是秦漢以來陰陽家的說法。《禮記·月令》認爲：一年中，每個爲期三個月的季節都有一位天帝、一位天神主管。主管孟冬（十月）、仲冬（十一月）、季冬（十二月）三個月的天帝是顓頊，天神是玄冥。元，當作「玄」。，盛水德盛水德：《禮記·月令》載，立冬時，「盛德在水」，意爲冬天具備五行中水的特徵。，舜日憐晴舜日憐晴：古代傳說上古帝王堯舜時天下太平，故以堯天、舜日指太平盛世。憐晴：吝惜晴天。意爲冬季的晴天很珍貴。。地氣下降，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天氣上升：語出《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虹藏不見影虹藏不見影：《禮記·月令》載：孟冬之月，「虹藏不見」。，池沼漸生冰。懸崖掛索藤花敗，松竹凝寒色更青。

四衆行勾多時，前又遇城池相近。唐僧勒住馬叫徒弟：「悟空，你看那廂樓閣崢嶸，是個甚麼去處？」行者抬頭觀看，乃是一座城池。真個是：

龍蟠形勢，虎踞金城龍盤虎踞：形容形勢險要，氣象莊嚴。典出《太平御覽》卷一百五十六引晉·吳勃《吳錄》：「劉備曾使諸葛亮至京，因睹秣陵山阜，嘆曰：『鐘山龍盤，石頭虎踞，此帝王之宅。』」又，宋·張敦頤《六朝事蹟·形勢門·鍾阜》也記此事。。四垂華蓋近四垂華蓋近：四垂，四方邊境。垂，通「陲」。華蓋，指華蓋星，今屬仙后座。，百轉紫垣平百轉紫垣平：指皇城很高，迂迴而上，上接紫微垣。紫垣，即紫微垣，中國古代天文學指北極附近的天區。。玉石橋欄排巧獸，黃金臺座列賢明。真個是神州都會，天府瑤京。萬里邦畿固邦畿：王城及其所屬周圍千里的地域，泛指國家。，千年帝業隆。蠻夷拱服君恩遠，海嶽朝元聖會盈聖會：聖明時代的際遇。。御階潔淨，輦路清寧。酒肆歌聲鬧，花樓喜氣生。未央宮外長春樹，應許朝陽綵鳳鳴。

行者道：「師父，那座城池，是一國帝王之所。」八戒笑道：「天下府有府城，縣有縣城，怎麼就見是帝王之所？」行者道：「你不知，帝王之居，與府縣自是不同。你看他四面有十數座門，周圍有百十餘里，樓臺高聳，雲霧繽紛。非帝京邦國，何以有此壯麗？」沙僧道：「哥哥眼明，雖識得是帝王之處，卻喚做甚麼名色？」行者道：「又無牌扁旌號，何以知之？須到城中詢問，方可知也。」

長老策馬，須臾到門。下馬過橋，進門觀看。只見六街三市，貨殖通財；又見衣冠隆盛，人物豪華。正行時，忽見有十數個和尚，一個個披枷戴鎖，沿門乞化，着實的藍縷不堪。三藏嘆曰：「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叫：「悟空，你上前去問他一聲，爲何這等遭罪？」行者依言，即叫：「那和尚，你是那寺裏的？爲甚事披枷戴鎖？」衆僧跪倒道：「爺爺，我等是金光寺負屈的和尚。」行者道：「金光寺坐落何方？」衆僧道：「轉過隅頭就是。」行者將他帶在唐僧前，問道：「怎生負屈，你說我聽。」衆僧道：「爺爺，不知你們是那方來的，我等似有些面善。此問不敢在此奉告，請到荒山，具說苦楚。」長老道：「也是。我們且到他那寺中去，仔細詢問緣由。」同至山門，門上橫寫七個金字「敕建護國金光寺」。師徒們進得門來觀看，但見那：

古殿香燈冷，虛廊葉掃風。凌雲千尺塔，養性幾株松。滿地落花無客過，檐前蛛網任攀籠。空架鼓，枉懸鐘，繪壁塵多彩像朦。講座幽然僧不見，禪堂靜矣鳥常逢。淒涼堪嘆息，寂寞苦無窮。佛前雖有香爐設，灰冷花殘事事空。

三藏心酸，止不住眼中出淚。衆僧們頂着枷鎖，將正殿推開，請長老上殿拜佛。長老只得奉上心香心香：佛教認爲只要中心虔誠，就如供佛焚香一般。此指唐僧虔心禮佛。，叩齒三匝。卻轉於後面，見那方丈檐柱上又鎖着六七個小和尚，三藏甚不忍見。及到方丈，衆僧俱來叩頭，問道：「列位老爺像貌不一，可是東土大唐來的麼？」行者笑道：「這和尚有甚未卜先知之法？我每正是。你怎麼認得？」衆僧道：「爺爺，我等有甚未卜先知之法，只是痛負了屈苦，無處分明，日逐家只是叫天叫地。想是驚動天神，昨日夜間，各人都得一夢：說有個東土大唐來的聖僧，救得我等性命，庶此冤苦可伸。今日果見老爺這般異像，故認得也。」

三藏聞言大喜道：「你這裏是何地方？有何冤屈？」衆僧跪告：「爺爺，此城名喚祭賽國，乃西邦大去處。當年有四夷朝貢：南月陀國，北高昌國，東西梁國，西本鉢國。年年進貢美玉明珠，嬌妃駿馬。我這裏不動干戈，不去征討，他那裏自然拜爲上邦。」三藏道：「既拜爲上邦，想是你這國王有道，文武賢良。」衆僧道：「爺爺，文也不賢，武也不良，國君也不是有道。我這金光寺，自來寶塔上祥雲籠罩，瑞靄高升；夜放霞光，萬里有人曾見；晝噴彩氣，四國無不同瞻。故此以爲天府神京，四夷朝貢。只是三年之前，孟秋朔日，夜半子時，下了一場血雨。天明時，家家害怕，戶戶生悲。衆公卿奏上國王，不知天公甚事見責。當時延請道士打醮，和尚看經，答天謝地。誰曉得我這寺裏黃金寶塔污了，這兩年外國不來朝貢。我王欲要征伐，衆臣諫道：『我寺裏僧人偷了塔上寶貝，所以無祥雲瑞靄，外國不朝。』昏君更不察理。那些贓官將我僧衆拿了去，千般拷打，萬樣追求。當時我這裏有三輩和尚，前兩輩已被拷打不過，死了；如今又捉我輩問罪枷鎖。老爺在上，我等怎敢欺心，盜取塔中之寶！萬望爺爺憐念，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語出《周易·繫辭》，指同類事物相聚一處。，舍大慈大悲，廣施法力，拯救我等性命。」

三藏聞言，點頭嘆道：「這樁事闇昧難明。一則是朝廷失政，二來是汝等有災。既然天降血雨，污了寶塔，那時節何不啓本奏君，致令受苦？」衆僧道：「爺爺，我等凡人，怎知天意，況前輩俱未辨得，我等如何處之！」三藏道：「悟空，今日甚時分了？」行者道：「有申時前後。」三藏道：「我欲面君倒換關文，奈何這衆僧之事，不得明白，難以對君奏言。我當時離了長安，在法門寺裏立願：上西方逢廟燒香，遇寺拜佛，見塔掃塔。今日至此，遇有受屈僧人，乃因寶塔之累。你與我辦一把新笤帚，待我沐浴了，上去掃掃，即看這污穢之事何如，不放光之故何如。訪着端的，方好面君奏言，解救他每這苦難也。」證夾：此是菩薩心腸。

這些枷鎖的和尚聽說，連忙去廚房取把廚刀，遞與八戒道：「爺爺，你將此刀打開那柱子上鎖的小和尚鐵鎖，放他去安排齋飯香湯，伏侍老爺進齋沐浴。我等且上街化把新笤帚來與老爺掃塔。」八戒笑道：「開鎖有何難哉？不用刀斧，教我那一位毛臉老爺，他是開鎖的積年。」行者真個近前，使個解鎖法，用手一抹，幾把鎖簧俱退落下。那小和尚俱跑到廚中，淨刷鍋竈，安排茶飯。三藏師徒們吃了齋，漸漸天昏，只見那枷鎖的和尚，拿了兩把笤帚進來，三藏甚喜。正說處，一個小和尚點了燈，來請洗澡。此時滿天星月光輝，譙樓上更鼓齊發，正是那：

四壁寒風起，萬家燈火明。

六街關戶牖，三市閉門庭。

釣艇歸深樹，耕犁罷短繩。

樵夫柯斧歇，學子誦書聲。

三藏沐浴畢，穿了小袖褊衫，束了環絛，足下換一雙軟公鞋軟公鞋：不詳，或即「軟䩺鞋」，參見第五十九回「㧳靸䩺鞋」條注。，手裏拿一把新笤帚，對衆僧道：「你等安寢，待我掃塔去來。」行者道：「塔上既被血雨所污，又況日久無光，恐生惡物；一則夜靜風寒，又沒個伴侶，自去恐有差池。老孫與你同上如何？」證夾：豈可不去？三藏道：「甚好！甚好！」兩人各持一把，先到大殿上，點起琉璃燈，燒了香，佛前拜道：「弟子陳玄奘奉東土大唐差往靈山參見我佛如來取經，今至祭賽國金光寺，遇本僧言寶塔被污，國王疑僧盜寶，銜冤取罪，上下難明。弟子竭誠掃塔，望我佛威靈，早示污塔之原因，莫致凡夫之冤屈。」祝罷，與行者開了塔門，自下層望上而掃。只見這塔，真是：

崢嶸倚漢，突兀凌空。正喚做五色琉璃塔，千金舍利峯。梯轉如穿窟，門開似出籠。寶瓶影射天邊月寶瓶：這裏指作寶瓶頂形狀的塔剎（佛塔頂部裝飾物）。，金鐸聲傳海上風。但見那虛檐拱鬥，絕頂留雲。虛檐拱鬥，作成巧石穿花鳳；絕頂留雲，造就浮屠繞霧龍。遠眺可觀千里外，高登似在九霄中。層層門上琉璃燈，有塵無火；步步檐前白玉欄，積垢飛蟲。塔心裏，佛座上香菸盡絕；窗欞外，神面前蛛網牽朦。爐中多鼠糞，盞內少油鎔。只因暗失中間寶，苦殺僧人命落空。三藏發心將塔掃，管教重見舊時容。

唐僧用帚子掃了一層，又上一層。如此掃至第七層上，卻早二更時分。那長老漸覺睏倦，行者道：「困了，你且坐下，等老孫替你掃罷。」三藏道：「這塔是多少層數？」行者道：「怕不有十三層哩。」長老耽着勞倦道：「是必掃了，方趁本願。」又掃了三層，腰痠腿痛，就於十層上坐倒道：「悟空，你替我把那三層掃淨下來罷。」行者抖擻精神，登上第十一層，霎時又上到第十二層。正掃處，只聽得塔頂上有人言語。證夾：大有光景。如此方不虛三藏一掃，並不虛行者一行。行者道：「怪哉！怪哉！這早晚有三更時分，怎麼得有人在這頂上言語？斷乎是邪物也，且看看去。」

好猴王，輕輕的挾着笤帚，撒起衣服，鑽出前門，踏着雲頭觀看。只見第十三層塔心裏坐着兩個妖精，面前放一盤下飯，一隻碗，一把壺，在那裏猜拳喫酒哩。證夾：兩妖共一盤一碗，酸哉此妖！行者使個神通，丟了笤帚，掣出金箍棒，攔住塔門喝道：「好怪物，偷塔上寶貝的原來是你！」兩個怪物慌了，急起身，拿壺拿碗亂摜，被行者橫鐵棒攔住道：「我若打死你，沒人供狀。」只把棒逼將去。那怪貼在壁上，莫想掙扎得動，口裏只叫：「饒命！饒命！不干我事，自有偷寶貝的在那裏也。」行者使個拿法，一隻手抓將過來，徑拿下第十層塔中，報道：「師父，拿住偷寶貝之賊了！」三藏正自盹睡，忽聞此言，又驚又喜道：「是那裏拿來的？」行者把怪物揪到面前跪下道：「他在塔頂上猜拳喫酒耍子，是老孫聽得喧譁，一縱雲，跳到頂上攔住，未曾着力。但恐一棒打死，沒人供狀，故此輕輕捉來。師父可取他個口詞，看他是那裏妖精，偷的寶貝在於何處。」

那怪物戰戰兢兢，口叫：「饒命！」遂從實供道：「我兩個是亂石山碧波潭萬聖龍王差來巡塔的。他叫做奔波兒灞，我叫做灞波兒奔灞波兒奔：原作「灞波奔」，下文又作「灞波兒渀」。今二妖統作「奔波兒灞」、「灞波兒奔」。。證夾：妖怪專取此等異名。他是鮎魚怪，我是黑魚精。因我萬聖老龍生了一個女兒，就喚做萬聖公主。那公主花容月貌，有二十分人才。招得一個駙馬，喚做九頭駙馬，神通廣大。前年與龍王來此，顯大法力，下了一陣血雨，污了寶塔，偷了塔中的舍利子佛寶。公主又去大羅天上，靈虛殿前，偷了王母娘娘的九葉靈芝草九葉靈芝草：傳說中的仙草。《漢書·武帝紀》：「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養在那潭底下，金光霞彩，晝夜光明。近日聞得有個孫悟空往西天取經，說他神通廣大，沿路上專一尋人的不是，證夾：既知不是，何不莫爲！所以這些時常差我等來此巡攔。若還有那孫悟空到時，好準備也。」行者聞言，嘻嘻冷笑道：「那業畜等這等無禮！怪道前日請牛魔王在那裏赴會，原來他結交這夥潑魔，專幹不良之事。」

說未了，只見八戒與兩三個小和尚，自塔下提着兩個燈籠，走上來道：「師父，掃了塔不去睡覺，在這裏講甚麼哩？」行者道：「師弟，你來正好。塔上的寶貝，乃是萬聖老龍偷了去。今着這兩個小妖巡塔，探聽我等來的消息，卻纔被我拿住也。」八戒道：「叫做甚麼名字，甚麼妖精？」行者道：「才然供了口詞，一個叫做奔波兒灞，一個叫做灞波兒奔；一個是鮎魚怪，一個是黑魚精。」八戒掣鈀就打，道：「既是妖精，取了口詞，不打死何待？」行者道：「你不知，且留着活的，好去見皇帝講話，又好做鑿眼去尋賊追寶鑿眼：暗中幫助偵察、窺探，擔任嚮導的人。。」好呆子，真個收了鈀，一家一個，都抓下塔來。那怪只叫：「饒命！」八戒道：「正要你鮎魚、黑魚做些鮮湯，與那負冤屈的和尚喫哩！」

兩三個小和尚，喜喜歡歡，提着燈籠，引長老下了塔。一個先跑報衆僧道：「好了！好了！我們得見青天了！偷寶貝的妖怪，已是爺爺們捉將來矣！」行者且教：「拿鐵索來，穿了琵琶骨，鎖在這裏。汝等看守，我們睡覺去，明日再做理會。」那些和尚都緊緊的守着，讓三藏們安寢。

不覺的天曉。長老道：「我與悟空入朝，倒換關文去來。」長老即穿了錦襴袈裟，戴了毗盧帽，整束威儀，拽步前進。行者也束一束虎皮裙，整一整錦布直裰，取了關文同去。八戒道：「怎麼不帶這兩個妖賊？」行者道：「待我們奏過了，自有駕帖着人來提他駕帖：明代秉承皇帝意旨，由刑科（屬都察院主管）簽發的逮捕人的公文。。」遂行至朝門外。看不盡那朱雀黃龍朱雀黃龍：朱雀、黃龍原爲中國古代天文學的星區，位於南方。唐楊炯《渾天賦》：「南宮則黃龍賦象，朱鳥成形。五帝之座，三光之庭。」這裏代指皇宮南面的宮殿。，清都絳闕清都：傳說中的天帝宮闕。《列子·周穆王》：「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絳闕：宮殿寺觀前的硃色門闕。亦借指朝廷、寺廟、仙宮等。。三藏到東華門，對閣門大使作禮道：「煩大人轉奏，貧僧是東土大唐差去西天取經者，意欲面君，倒換關文。」那黃門官果與通報，至階前奏道：「外面有兩個異容異服僧人，稱言南贍部洲東土唐朝差往西方拜佛求經，欲朝我王，倒換關文。」國王聞言，傳旨教宣。長老即引行者入朝。文武百官見了行者，無不驚怕。有的說是猴和尚，有的說是雷公嘴和尚。個個悚然，不敢久視。長老在階前舞蹈山呼的行拜，大聖叉着手，斜立在傍，公然不動。長老啓奏道：「臣僧乃南贍部洲東土大唐國差來拜西方天竺國大雷音寺佛求取真經者。路經寶方，不敢擅過。有隨身關文，乞倒驗方行。」那國王聞言大喜。傳旨教宣唐朝聖僧上金鑾殿，安繡墩賜坐。長老獨上殿，先將關文捧上，然後謝恩敢坐。

那國王將關文看了一遍，心中喜悅道：「似你大唐王有疾，能選高僧，不避路途遙遠，拜我佛取經。寡人這裏和尚，專心只是做賊，敗國傾君。」三藏聞言，合掌道：「怎見得敗國傾君？」國王道：「寡人這國，乃是西域上邦，常有四夷朝貢，皆因國內有個金光寺，寺內有座黃金寶塔，塔上有光彩沖天。近被本寺賊僧，暗竊了其中之寶，三年無有光彩，外國這二年也不來朝，寡人心痛恨之。」三藏合掌笑雲：「萬歲，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矣。貧僧昨晚到於天府，一進城門，就見十數個枷紐之僧。問及何罪，他道是金光寺負冤屈者。因到寺細審，更不幹本寺僧人之事。貧僧入夜掃塔，已獲那偷寶之妖賊矣。」國王大喜道：「妖賊安在？」三藏道：「現被小徒鎖在金光寺裏。」

那國王急降金牌：「着錦衣衛快到金光寺取妖賊來錦衣衛：原爲管理護衛皇宮的禁衛軍和掌管皇帝出入儀仗的官署，後逐漸演變爲皇帝的心腹，兼管刑獄和巡察緝捕，成爲監視文武百官直到平民百姓的特務組織。，寡人親審。」三藏卻奏道：「萬歲，雖有錦衣衛，還得小徒去方可。」國王道：「高徒在那裏？」三藏用手指道：「那玉階旁立者便是。」國王見了，大驚道：「聖僧如此丰姿，高徒怎麼這等像貌？」孫大聖聽見了，厲聲高叫道：「陛下，『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若愛丰姿者，如何捉得妖賊也？」國王聞言，回驚作喜道：「聖僧說的是。朕這裏不選人材，只要獲賊得寶歸塔爲上。」再着當駕官看車蓋，教錦衣衛好生伏侍聖僧去取妖賊來。那當駕官即備大轎一乘，黃傘一柄，錦衣衛點起校尉，將行者八抬八綽，大四聲喝路，徑至金光寺。自此驚動滿城百姓，無處無一人不來看聖僧及那妖賊。

八戒、沙僧聽得喝道，只說是國王差官，急出迎接，原來是行者坐在轎上。呆子當面笑道：「哥哥，你得了本身也本身：原來的身份。。」行者下了轎，攙着八戒道：「我怎麼得了本身？」八戒道：「你打着黃傘，抬着八人轎，卻不是猴王之職分猴王之職分：明制，都御史（正二品）以上始得乘八抬大轎。《禮部志稿》卷八十：「弘治十六年十二月，……各王府將軍、中尉（郡王除嫡長子外諸子封鎮國將軍，諸孫封輔國將軍，玄孫封奉國將軍。奉國將軍諸子封鎮國中尉，諸孫封輔國中尉）並夫人以下服色傘蓋馬匹等項，務要各照原授官職封號品級服用，不許張打銷金紅傘，扛抬八人硃紅漆轎。」則八抬轎，銷金傘，本是郡王才能服用。此處孫悟空用之，故稱是「猴王之職分」。？故說你得了本身。」行者道：「且莫取笑。」遂解下兩個妖物，押見國王。沙僧道：「哥哥，也帶挈小弟帶挈。」行者道：「你只在此看守行李、馬匹。」那枷鎖之僧道：「爺爺們都去承受皇恩，等我們在此看守。」行者道：「既如此，等我去奏過國王，卻來放你。」八戒揪着一個妖賊，沙僧揪着一個妖賊，孫大聖依舊坐了轎，擺開頭搭頭搭：也稱「頭踏」，官員外出時的儀仗。，將兩個妖怪押赴當朝。

須臾，至白玉階。對國王道：「那妖賊已取來了。」國王遂降龍牀，與唐僧與文武多官，同目視之。那怪一個是暴腮烏甲，尖嘴利牙；一個是滑皮大肚，巨口長鬚。雖然是有足能行，大抵是變成的人像。國王問曰：「你是何方賊怪，那處妖精，幾年侵吾國土，何年盜我寶貝，一盤共有多少賊徒，都喚做甚麼名字，從實一一供來！」二怪朝上跪下，頸內血淋淋的，更不知疼痛。供道：

「三載之外，七月初一，有個萬聖龍王，帥領許多親戚，住居在本國東南，離此處路有百十。潭號碧波，山名亂石。生女多嬌，妖嬈美色。招贅一個九頭駙馬，神通無敵。他知你塔上珍奇，與龍王合盤做賊合盤：合謀。，先下血雨一場，後把舍利偷訖。見如今照耀龍宮，縱黑夜明如白日。公主施能，寂寂密密，又偷了王母靈芝，在潭中溫養寶物。我兩個不是賊頭，乃龍王差來小卒。今夜被擒，所供是實。」證夾：供得錯落有致。

國王道：「既取了供，如何不供自家名字？」那怪道：「我喚做奔波兒灞，他喚做灞波兒奔。奔波兒灞是個鮎魚怪，灞波兒奔是個黑魚精。」國王教錦衣衛好生收監。傳赦，赦了金光寺衆僧的枷鎖，快教光祿寺排宴，就於麒麟殿上謝聖僧獲賊之功，議請聖僧捕擒賊首。」

光祿寺即時備了葷素兩樣筵席。國王請唐僧四衆上麒麟殿敘坐。問道：「聖僧尊號？」唐僧合掌道：「貧僧俗家姓陳，法名玄奘。蒙君賜姓唐，賤號三藏。」國王又問：「聖僧高徒何號？」三藏道：「小徒俱無號。第一個名孫悟空，第二個名豬悟能，第三個名沙悟淨：此乃南海觀世音菩薩起的名字。因拜貧僧爲師，貧僧又將悟空叫做行者，悟能叫做八戒，悟淨叫做和尚。」國王聽畢，請三藏坐了上席，孫行者坐了側首左席，豬八戒、沙和尚坐了側首右席。俱是素果素菜、素茶素飯。前面一席葷的，坐了國王；下首有百十席葷的，坐了文武多官。臣謝了君恩，徒告了師罪，坐定。國王把盞，三藏不敢飲酒，他三個各受了安席酒。下邊只聽得管絃齊奏，乃是教坊司動樂教坊司：明代教坊司，隸屬禮部，其前身是唐宋時的「教坊」。負責管理宮廷音樂、舞蹈、百戲的教習、排練、演出等事務。。你看八戒放開食嗓，真個是虎咽狼吞，將一席果菜之類，喫得罄盡。少頃間，添換湯飯又來，又喫得一毫不剩。巡酒的來，又杯杯不辭。這場筵席，直樂到午後方散。

三藏謝了盛宴。國王又留住道：「這一席聊表聖僧獲怪之功。」教光祿寺：「快翻席到建章宮裏翻席：宴會時，將酒席移到另一個地方，繼續宴飲，叫「翻席」。又，建章宮原是漢代宮殿名，這裏借用而已。，再請聖僧定捕賊首、取寶歸塔之計。」三藏道：「既要捕賊取寶，不勞再宴。貧僧等就此辭王，就擒捉妖怪去也。」國王不肯，一定請到建章宮，又吃了一席。國王舉酒道：「那位聖僧帥衆出師，降妖捕賊？」三藏道：「教大徒弟孫悟空去。」大聖拱手應承。國王道：「孫長老既去，用多少人馬？幾時出城？」八戒忍不住高聲叫道：「那裏用甚麼人馬！又那裏管甚麼時辰！趁如今酒醉飯飽，我共師兄去，手到擒來！」三藏甚喜道：「八戒這一向勤緊阿！」行者道：「既如此，着沙弟保護師父，我兩個去來。」那國王道：「二位長老既不用人馬，可用兵器？」八戒笑道：「你家的兵器，我們用不得。我弟兄自有隨身器械。」國王聞說，即取大觥來，與二位長老送行。孫大聖道：「酒不吃了，只教錦衣衛把兩個小妖拿來，我們帶了他去做鑿眼。」國王傳旨，即時提出。二人採着兩個小妖，駕風頭，使個攝法，徑上東南去了。噫！他那：

君臣一見騰風霧，才識師徒是聖僧。

畢竟不知此去如何擒獲，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結出《坎》、《離》既濟，水火均平，真元合而大道成，是言命理上事，然知修命而不知修性，則大道而猶未能成。故此回言修性之道，使人知性命雙修也。

冠首《臨江仙》一詞，分明可見。江爲水，性猶水也。臨江者，隱寓修命之後，還須修性之意。曰：「十二時中忘不得，行功百刻全收。三年十萬八千周，休叫神水涸，莫縱火光愁。」言一時八刻，一日十二時百刻，三年十萬八千刻，刻刻行功，不得神水涸乾，火性飛揚也。「水火調停無損處，五行聯絡如鉤。」言以水濟火，須調和而無損；五行攢簇，當聯絡而一家也。「陰陽和合上雲樓，乘騖登紫府，跨鶴赴瀛洲。」言烏兔二物，歸於黃道，金丹成就，諸緣消滅，而即人紫府瀛洲之仙境矣。故云「這一篇詞牌名《臨江仙》。」

「單道三藏師徒四衆，水火既濟，本性清涼，借得純陰寶扇，搧息燥火過山。」是結上文了命之旨。「不一日，行過了八百之程。師徒們散誕消遙，向西而去，正值秋末冬初時序。」是起下文修性之久。秋者，肅殺之氣，萬物結實之時，殺以衛生，命根上事。曰「秋末」，是命已了也。冬者，寒冷之氣，萬物歸根之時，寒以藏陽，性宗上事。曰「秋末」，曰「冬初」，由結實而至歸根，先了命而後了性也。然修性之道，須要大公無私，死心忘意，不存人我之見，萬物皆空，潔塵不染，而後明心見性，全得一個原本，不生不滅，直達無上一乘之妙道矣。學者須要將提綱「滌垢洗心，縛魔歸正」語句認定，而此回之妙義自彰。

「正行處，忽見十數個披枷戴鎖和尚。三藏嘆道：『兔死狐悲，物傷其類。』」言人已無二性，物我有同源，人之披枷戴鎖，即我之披枷戴鎖，非可以二視之。衆僧道：「不知你們是那方來的，我等似有些面善。」人性我性，總是一性。有些面善，相不同而性則同也。曰：「列位相貌不一。」曰：「昨夜各人都得一夢。今日果見老爺這般異相，故認得也。」人性我性，雖相貌不同，而默相感通；境地各別，而同氣連枝；不認得而認得，性則無殊也。

「祭賽國，文也不賢，武也不良，國君也不是有道。」祭以表心，賽以爭勝，隨心所欲，顧其外而失其內，也不賢也不良，也不道，非復固有，失去人我之性矣。人我之性，乃本來之真心，真心空空洞洞，無一物可着，無一塵可染，是心非心。只因落於後天，生中帶殺，恣清縱慾，心迷性昧，全歸於假，不見其真，其於金光寺，黃金寶塔，孟秋夜半，下一場血雨，把塔污了者何異？「金光」者，喻英華髮外。「寶塔」者，比心地玲瓏。英華髮外，積習之氣，填滿胸中，穢污百端，心即昏昧，所作所爲，是非莫辨，真假不分。一昏無不昏，千昏萬昏，而莫知底止矣。「國王更不察理，官吏將衆僧拿去，千般拷打，萬樣追求。」信有然者。

「三輩和尚，打死兩輩。」不惜性命，生機將息，原其故，皆由不能死心而欺心。曰：「我等怎敢欺心」，心可欺乎？故三藏聞言，點頭嘆道：「這樁事闇昧難明。」言這欺心之事，乃闇昧之事，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急須究個明白，不得迷悶到底也。

曰：「悟空，今日甚時分了？」行者道：「有申時前後。」不問別人，而問悟空，是明示悟得本心空空無物，便是分出真假之時，可以直下承當，申得冤屈之事。但申時前後，尤有妙義。其中有一而爲申，不前不後而爲中，一而在中，中而包一，真空不空，不空而空，執中精一之道在是。非若禪家強制人心，頑空事業可比，不遇明師，此事難知。

三藏道：「我當時離長安，立願見塔掃塔。今日至此，遇有受屈僧人，乃因寶塔之累。你與我辦一把新笤帚，待我沐浴了，上去掃掃，即看這事何如，方好而君，解救地們這苦難。」以見修道而至了命之地，若不將舊染之污，從新一掃，洗心滌慮，終是爲心所累，如何解得苦難？「小和尚請洗澡」，洗心也；「三藏沐浴畢」，滌慮也。「穿了小袖褊衫，手拿一把新笤帚」，擇善而固執也。行者道：「塔上既被血污，日久無光，恐生惡物，老孫與你同上。』」讀者至此，可以悟矣。夫人自無始劫以來，於生萬死，孽深似海，惡積如山，已非一日。第修一己之性，空空無物，以爲了事，惡激一生，將焉用力？故必人我同濟，彼此扶持，腳踏實地，方不入於中下二乘之途。此即老孫同上之妙旨，前雲申時之天機。

「開了塔門，自下層往上而掃，掃了一層，又上一層。」道必循序而進，下學上達，自卑登高，層層次次，諸凡所有，一概掃去，不得一處輕輕放過。然何以唐僧掃至七層，行者替掃乎？寶塔十三層，十者，陰陽生成之全數；三者，五行合而爲三家。陰陽匹配，中土調和，則三家相會，而成玲瓏寶塔。一座七層者，七爲火數，心爲火髒。掃塔者，掃去人心之塵垢也。塵振掃淨，人已無累，由是而修大道，大道可修。此三藏掃至十層上，腰痛坐倒，而悟空替掃所不容已者。

「正掃十二層，只聽得塔頂上有人言語，行者道：『怪哉！怪哉！這早晚有三更時分，怎麼得有人在頂上言語？斷乎是邪物。』」寶塔爲真心之別名，掃塔乃掃心之功力，旁門外道，不知聖賢心法妙旨，以假亂真，毀謗正道，妄貪天物，苟非有真履實踐之君子，安知此妖言惑人之邪物？「行者鑽出前門，踏着雲頭觀看，可謂高明遠見，勘破一切野狐禪矣。

「塔心裏坐着兩個妖精」，此兩個，一必繫着於空，一必繫着於相。着於空，執中也；着於相，執一也，「一盤嗄飯，一隻碗，一把壺。」曰「盤」、曰「碗」、曰「壺」。總是空中而不實；曰「一嗄」、曰「一隻」、曰「一把」，總是執一而不通。執中執一，無非在人心上，強猜私議，糊塗喫迷魂酒而已，其他何望？殊不知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賦道也。故行者掣出金箍棒喝道：「好怪物，偷塔上寶貝的，原來是你。」棒喝如此，天下迷徒可以猛醒矣。

兩妖供出「亂石山碧波潭萬聖龍王差來巡塔的奔波兒灞，灞波兒奔，一個是鮎魚怪，一個是黑魚精。」「亂石山」，旁門紛紛，如頑石之亂集；「碧波潭」，迷津塞滿，似死水之起波。「萬聖」者，處處神仙，而欺世欺人；「老龍」者，個個抱道，而爭奇好勝。「奔波兒灞」，枉用奔泔起波瀾；「灞波兒奔」，徒勞灞奔生妄想。此等治滯不通，糊塗昏黑，愚而又愚之輩，適以成鮎魚怪、黑魚精焉耳，尚欲成仙乎？又供出「萬聖公主，花容月貌，招了個九頭駙馬。老龍駙馬，先下一陣血雨，污了寶塔，偷了塔中舍利佛寶。萬聖公主，又偷九葉靈芝，養在潭底，不分晝夜光明。」噫！誤認美女爲他家，竊舍利之名，取首經之梅子，以爲外丹而行污事；背卻天真，借九還之說，守肉團之人心，以爲內丹而入寂滅。取經之道，果取女子之經乎？真空之理，果是頑心之空乎？

夫真金者，真性也。真空者，主人翁也。着於女子，謂之招駙馬則可，謂之煉真金則不可；着於頑心，謂之有公主則可，謂之有主人公則不可。旁門萬萬，不可枚舉，總不出此有相無相之二途。縱是污了寶塔，竊取天機自欺欺人，以一盲而引衆盲，今於萬萬中供出一二條，以爲證見，餘可類推。所以行者冷笑道：「那業畜等，這等無禮。怪道前日，請牛魔王在那裏赴會，原來他結交這夥潑魔，專幹不良之事。」言無知迷徒，始而心地不明，惑於邪言，既而主意不牢，意行邪事，結夥成羣，傷天害理，種種不法。金丹大道遭此大難，尚忍言哉？仙翁慈悲，度世心切，不得不指出真陰真陽本來面目與假陰假陽者，「揚於王庭」，兩曹對案也。

「且留活的去見皇帝講話」者，是欲明辨其假也；「又好做眼去尋賊追寶」者，是叫細認其真也。八戒、行者，將小妖「一家一個，都抓下塔來」，「別有些地奇又奇，心腎原來非《坎》、《離》。」真能除假，假不能得真，真假各別，顯而易見。金光寺冤屈之和尚，於此可以得見青天矣。

「國王看了關文道『似你大唐王，選這等高僧，不避路途遙遠，拜佛取經。寡人這裏和尚，專心只是做賊。』」言任重道遠，腳踏實地，是拜佛取經之高僧；着空執相，懸虛不實，即是專心做賊之和尚。國王以塔寶失落，疑寺僧竊去，是未免在有相處認真；唐僧奏夜間掃塔，已獲住妖賊，特示其在真空處去假。「國王見大聖，大驚道：『聖僧如此丰姿，高徒怎麼這等相貌？』」是隻知其假，而不知其真。「大聖叫道：『人不可貌相，若愛丰姿者，如何捉得妖賊？』」是先知其真，而後可以丟假。

「國王聞言，回驚作喜道：「朕這裏不選人才，只要獲賊得寶，歸塔爲上。』再着當駕官看車蓋，叫錦衣衛，好生優侍聖僧，去取妖賊來。」是一經說破，辨的真假，而知人心非寶，只是作賊；道心是寶，能以成聖，不在人心上用心機矣。「好生優待聖僧」者，修道心也；「去取妖賊來」者，去人心也。修道心，去人心，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此「備大轎一乘，黃傘一柄，校尉將行者八抬八綽，大四聲喝路，徑至金光寺」之所由來也。噫！只此一乘法，餘二皆非真，彼着空執相者，安足語此？

「八戒、沙僧將兩妖各揪一個，大聖坐轎，押赴當朝白玉陛前。國王唐僧，文武多官，同目視之。」真假兩在，非可並立，辨之不可不早也。「那怪一個是暴腮烏甲，尖嘴利牙；一個是滑皮大肚，巨口長鬚。雖然是有足能行，大抵是變成的人像。」以假亂真，以邪紊正，均謂之賊道可也。二妖所供一段，即《參同契》所云：「是非歷髒法．內觀有所思。陰道厭九一，濁亂弄元胞。食氣嗚腸胃，吐正吸外邪。晝夜不臥寐，晦朔未嘗休。諸術甚衆多，千條萬有餘。前卻違黃老，曲折戾九都。明者審厥旨，曠然知所由」者是也。

「國王道：『如何不供自家名字？』那怪方供出奔波兒灞鮎魚精，灞波兒奔黑魚精。」以見賊道之徒，邪行穢作，着空着色，不但不能永壽，而且有以傷生。無常到來，方悔爲人所愚，兩事俱空，一無所有。是其故，皆由辨之不早辯也。噫！白玉階前，取了二妖供狀，叫錦衣衛好生收監，是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有罪者不得不罰；麒麟殿上，問了四衆名號，在建章宮又請喫席，是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有功者不得不賞。

「不用人馬，酒醉飯飽」，木金同去擒妖怪，飲仁義而膏梁不顧；「不用兵器，隨身自有，國王大觥與送行」，修天爵而人爵即從。「拿來兩妖去做眼」，糊塗蟲急舉高見；「挾着兩妖駕風頭」，癡迷漢速快尋真。「君臣一見騰雲霧，才識師徒是聖僧。』」正是「明者審厥旨，曠然知所由」矣。

詩曰：

掃除一切淨心田，循序登高了性天。

可笑旁門外道客，法空執相盡虛懸。

# 第六十三回 二僧蕩怪鬧龍宮 羣聖除邪獲寶貝

李本總批：九頭妖者，喻人之頭緒多也。心無二用，豈有方圓並畫、東西兩到之理？多歧亡羊，慎之，慎之。

憺漪子曰：萬聖老龍之在碧波潭，與取經之行者何與？況其平日有不生事之名，二郎亦知之稔矣。乃頃者摩雲洞畔，才一作牛魔主人，不旋踵而即遘此奇禍。雖血雨孽由自作，而發縱實出九頭。行者於此，但當殲渠追寶，治老龍以脅從之罪足矣，而乃殺其身，瀦其宮，俘其妻，殄滅其子女及孫，不已甚乎？嘗嘆涇河老龍之改雨數，與此龍之竊佛寶，俱罪不至死者，而一則殞軀，一則滅門，何老龍之多不幸也？至於元惡大憝之九頭，反得翱翔遠逝，流毒至今，令人不勝遺恨。故吾謂西方諸怪中，有罪重而罰輕者，通天河喫男女之金魚是也；有罪輕而罰重者，碧波潭下血雨之老龍是也。

老龍之禍，皆因九頭駙馬而起。人但知妻頑子劣，能召破家之釁，而不知東牀亦有之，故贅婿不可不慎也。或謂居士：君固言《西遊》記載，皆屬莊生寓言，今何復爲古人擔憂爾爾？曰：正如東坡論《劇秦美新》雲：「未知西漢有子云否？」及強人說鬼，則曰「姑妄言之」。

卻說祭賽國王與大小公卿，見孫大聖與八戒騰風駕霧，提着兩個小妖，飄然而去。一個個朝天禮拜道：「話不虛傳，今日方知有此輩神仙活佛！」又見他遠去無蹤，卻拜謝三藏、沙僧道：「寡人肉眼凡胎，只知高徒有力量，拿住怪賊便了；豈知乃騰雲駕霧之上仙也。」三藏道：「貧僧無些法力，一路上多虧這三個小徒。」沙僧道：「不瞞陛下說。我大師兄乃齊天大聖歸依。他曾大鬧天宮，使一條金箍棒，十萬天兵，無一個對手，只鬧得太上老君害怕，玉皇大帝心驚。我二師兄乃天蓬元帥果正。他也曾掌管天河八萬水兵大衆。惟我弟子無法力，乃捲簾大將受戒。愚弟兄若干別事無能，若說擒妖縛怪，拿賊捕亡，伏虎降龍，踢天弄井，以至攪海翻江之類，略通一二。這騰雲駕霧，喚雨呼風，與那換鬥移星，擔山趕月，特餘事耳，何足道哉！」國王聞說，愈十分加敬。請唐僧上坐，口口稱爲老佛，將沙僧等皆稱爲菩薩。滿朝文武忻然，一國黎民頂禮不題。

卻說孫大聖與八戒駕着狂風，把兩個小妖攝到亂石山碧波潭，住定雲頭，將金箍棒吹了一口仙氣，叫：「變！」變作一把戒刀，將一個黑魚怪割了耳朵，鮎魚精割了下脣，撇在水裏，喝道：「快早去對那萬聖龍王報知，說我齊天大聖孫爺爺在此，着他即送祭賽國金光寺塔上的原寶出來，免他一家性命！若迸半個『不』字，我將這潭水攪淨，教他一門兒老幼遭誅！」

那兩個小妖，得了命，負痛逃生，拖着鎖索，淬入水內，唬得那些黿鼉龜鱉，蝦蟹魚精，都來圍住問道：「你兩個爲何拖繩帶索？」一個掩着耳，搖頭擺尾；一個侮着嘴，跌腳捶胸；都嚷嚷鬧鬧，竟上龍王宮殿報：「大王，禍事了！」那萬聖龍王正與九頭駙馬飲酒，忽見他兩個來，即停杯問何禍事。那兩個即告道：「昨夜巡攔，被唐僧、孫行者掃塔捉獲，用鐵索拴鎖。今早見國王，又被那行者與豬八戒抓着我兩個，一個割了耳朵，一個割了嘴脣，拋在水中，着我來報，要索那塔頂寶貝。」遂將前後事細說了一遍。那老龍聽說是孫行者齊天大聖，唬得魂不附體，魄散九霄。戰兢兢對駙馬道：「賢婿阿，別個來還好計較。若果是他，卻不善也！」駙馬笑道：「太嶽放心太嶽：岳父。，愚婿自幼學了些武藝，四海之內，也曾會過幾個豪傑，怕他做甚！等我出去與他交戰三合，管取那廝縮首歸降，不敢仰視。」

好妖怪，急縱身披掛了，使一般兵器，叫做月牙鏟，步出宮，分開水道，在水面上：「叫做個甚麼齊天大聖！快上來納命！」行者與八戒立在岸邊，觀看那妖精怎生打扮：

戴一頂爛銀盔，光欺白雪；貫一副兜鍪甲兜鍪（móu）：古代作戰時戴的頭盔。，亮敵秋霜。上罩着錦徵袍，真個是彩雲籠玉；腰束着犀紋帶，果然像花蟒纏金。手執着月牙鏟，霞飛電掣；腳穿着豬皮靴，水利波分。遠看時一頭一面，近睹處四面皆人。前有眼，後有眼，八方通見；左也口，右也口，九口言論。一聲吆喝長空振，似鶴飛鳴貫九宸九宸：即九天。宸，北極星所居之處，代指天。。

他見無人對答，又叫一聲：「那個是齊天大聖？」行者按一按金箍，理一理鐵棒道：「老孫便是。」那怪道：「你家居何處？身出何方？怎生得到祭賽國，與那國王守塔，卻大膽獲我頭目，又敢行兇，上吾寶山索戰？」行者罵道：「你這賊怪，原來不識你孫爺爺哩！你上前，聽我道：

老孫祖住花果山，大海之間水簾洞。

自幼修成不壞身，玉皇封我齊天聖。

只因大鬧鬥牛宮，天上諸神難取勝。

當請如來展妙高，無邊智慧非凡用。

爲翻筋斗賭神通，手化爲山壓我重。

整到如今五百年，觀音勸解方逃命。

大唐三藏上西天，遠拜靈山求佛頌。

解脫吾身保護他，煉魔淨怪從修行。

路逢西域祭賽城，屈害僧人三代命。

我等慈悲問舊情，乃因塔上無光映。

吾師掃塔探分明，夜至三更天籟靜。

捉住魚精取實供，他言汝等偷寶貝。

合盤爲盜有龍王，公主連名稱萬聖。

血雨澆淋塔上光，將他寶貝偷來用。

殿前供狀更無虛，我奉君言馳此境。

所以相尋索戰爭，不須再問孫爺姓。

快將寶貝獻還他，免汝老少全家命。

敢若無知騁勝強，教你水涸山頹都蹭蹬！」

那駙馬聞言，微微冷笑道：「你原來是取經的和尚，沒要緊羅織管事。我偷他的寶貝，你取佛的經文，與你何干，卻來廝鬥？」行者道：「這賊怪甚不達理，我雖不受國王的恩惠，不食他的水米，不該與他出力；但是你偷他的寶貝，污他的寶塔，屢年屈苦金光寺僧人。他是我一門同氣，我怎麼不與他出力，辨明冤枉？」駙馬道：「你既如此，想是要行賭賽。常言道『武不善作』武不善作：指既要動武，就不能講斯文，就會有傷害發生。。但只怕起手處，不得留情，一時間傷了你的性命，誤了你去取經。」行者大怒，罵道：「這潑賊怪，有甚強能，敢開大口！走上來，喫老爺一棒！」那駙馬更不心慌，把月牙鏟架住鐵棒，就在那亂石山頭，這一場真個好殺：

妖魔盜寶塔無光，行者擒妖報國王。

小怪逃生回水內，老龍破膽各商量。

九頭駙馬施威武，披掛前來展素強。

怒發齊天孫大聖，金箍棒起十分剛。

那怪物九個頭顱十八眼，前前後後放豪光；

這行者一雙鐵臂千斤力，藹藹紛紛並瑞祥。

鏟似一陽初現月一陽初現月：一彎新月。，棒如萬里遍飛霜。

他說你：「無干休把不平報。」

我道你：「有意偷寶真不良。

那潑賤，少輕狂，還他寶貝得安康！」

棒迎鏟架爭高下，不見輸贏練戰場。

他兩個往往來來，鬥經三十餘合，不分勝負。豬八戒立在山前，見他每戰到甜美之處，舉着釘鈀，從妖精背後一築。原來那怪九個頭，轉轉都是眼睛，看得明白，見八戒在背後來時，即使鏟鐏架着鐵鈀，鏟頭抵着鐵棒。又耐了五七合，擋不得前後齊輪，他卻打個滾，騰空跳起，現了本像，乃是一個九頭蟲，觀其形像十分惡，見此身模怕殺人！他生得：

毛羽鋪錦，團身結絮。方圓有丈二規模，長短似黿鼉樣致。兩隻腳尖利如鉤，九個頭攢環一處。展開翅極善飛揚，縱大鵬無他力氣。發起聲遠振天涯，比仙鶴還能高唳。眼多閃灼幌金光，氣傲不同凡鳥類。

豬八戒看見心驚道：「哥阿！我自爲人，也不曾見這等個惡物，是甚血氣生此禽獸也血氣：血液和氣息。指人和動物體內維持生命活動的兩種要素。漢王充《論衡·四諱》：「人生何以異於六畜？皆含血氣懷子，子生與人無異。」？」行者道：「真個罕有！真個罕有！等我趕上打去！」好大聖，急縱祥雲，跳在空中，使鐵棒照頭便打。那怪物大顯身，展翅斜飛，搜的打個轉身，掠到山前，半腰裏又伸出一個頭來，證夾：此頭可惡。張開口如血盆相似，把八戒一口咬着鬃，半拖半扯，捉下碧波潭水內而去。及至龍宮外，還變作前番模樣，將八戒擲之於地，叫：「小的們何在？」那裏面鯖鮊鯉鱖之魚精，龜鱉黿鼉之介怪，一擁齊來，道聲：「有！」駙馬道：「把這個和尚，綁在那裏，與我巡攔的小卒報仇！」衆精推推嚷嚷，抬進八戒去時，那老龍王歡喜，迎出道：「賢婿有功，怎生捉他來也？」那駙馬把上項原故說了一遍，老龍即命排酒賀功不題。

卻說孫行者見妖精搶了八戒，心中懼道：「這廝恁般利害！我待回朝見師，恐那國王笑我。待要開言罵戰，曾奈我又單身？況水面之事不慣。且等我變化了進去，看那怪把呆子怎生擺佈。若得便，且偷他出來幹事。」好大聖，捻着訣，搖身一變，還變做一個螃蟹，證夾：蟹介士番番得利。淬於水內，徑至牌樓之前。原來這條路是他前番襲牛魔王盜金睛獸走熟了的。李旁：好照顧。直至那宮闕之下，橫爬過去。又見那老龍王與九頭蟲闔家兒歡喜飲酒。行者不敢相近，爬過東廊之下，見幾個蝦精蟹精，紛紛紜紜耍子。行者聽了一會言談，卻就學語學話，問道：「駙馬爺爺拿來的那長嘴和尚，這會死了不曾？」衆精道：「不曾死。縛在那西廊下哼的不是？」

行者聽說，又輕輕的爬過西廊。真個那呆子綁在柱上哼哩。行者近前道：「八戒，認得我麼？」八戒聽得聲音，知是行者，道：「哥哥，怎麼了！返被這廝捉住我也！」行者四顧無人，將拑咬斷索子叫走。那呆子脫了手道：「哥哥，我的兵器被他收了，又奈何？」行者道：「你可知道收在那裏？」八戒道：「當被那怪拿上宮殿去了。」行者道：「你先去牌樓下等我。」八戒逃生，悄悄的溜出。行者復身爬上宮殿觀看，左首下有光彩森森，乃是八戒的釘鈀放光，使個隱身法，將鈀偷出。到牌樓下，叫聲：「八戒，接兵器！」呆子得了鈀，便道：「哥哥，你先走，等老豬打進宮殿。若得勝，就捉住他一家子；若不勝，敗出來，你在這潭岸上救應。」行者大喜，只教仔細。八戒道：「不怕他！水裏本事，我略有些兒。」行者丟了他，負出水面不題。

這八戒束了皁直裰，雙手纏鈀，一聲喊，打將進去。慌得那大小水族奔奔波波跑上宮殿，吆喝道：「不好了！長嘴和尚掙斷繩返打進來了！」那老龍與九頭蟲並一家子俱措手不及，跳起來，藏藏躲躲。這呆子不顧死活，闖上宮殿，一路鈀，築破門扇，打破桌椅，把些喫酒的家火之類，盡皆打碎。有詩爲證。詩曰：

木母遭逢水怪擒，心猿不捨苦相尋。

暗施巧計偷開鎖，大顯神威怒恨深。

駙馬忙攜公主躲，龍王戰慄絕聲音。

朱宮絳闕門窗損，龍子龍孫盡沒魂。

這一場，被八戒把玳瑁屏打得粉碎，珊瑚樹摜得雕零。那九頭蟲將公主安藏在內，急取月牙鏟趕至前宮喝道：「潑夯豕彘，怎敢欺心驚吾眷族！」八戒罵道：「這賊怪，你焉敢將我捉來！這場不干我事，是你請我來家打的！李旁：趣。快拿寶貝還我，回見國王了事；不然，決不饒你一家命也！」那怪那肯容情，咬定牙齒，與八戒交鋒。那老龍才定了神思，挾龍子、龍孫，各執槍刀，齊來攻取。八戒見事體不諧，虛幌一鈀，撤身便走。那老龍帥衆追來。須臾，攛出水中，都到潭面上翻騰。

卻說孫行者立於潭岸等候，忽見他每追趕八戒，出離水中，就半踏雲霧，掣鐵棒，喝聲：「休走！」只一下，把個老龍頭打得稀爛。可憐血濺潭中紅水泛，屍飄浪上敗鱗浮。唬得那龍子龍孫各各逃命；九頭駙馬收龍屍，轉宮而去。

行者與八戒且不追襲，回上岸，備言前事。八戒道：「這廝銳氣挫了！被我那一路鈀打進去時，打得落花流水，魂散魄飛。正與那駙馬廝鬥，卻被老龍王趕着，卻虧了你打死。那廝們回去，一定停喪掛孝，決不肯出來。今又天色晚了，卻怎奈何？」行者道：「管甚麼天晚！乘此機會，你還下去攻戰。務必取出寶貝，方可回朝。」那呆子意懶情疏，徉徉推託。行者催逼道：「兄弟不必多疑，還像剛纔引出來，等我打他。」

兩人正自商量，只聽得狂風滾滾，慘霧陰陰，忽從東方徑往南去。行者仔細觀看，乃二郎顯聖，領梅山六兄弟，架着鷹犬，挑着狐兔，抬着獐鹿，一個個腰挎彎弓，手持利刃，證夾：此七聖胡爲乎來哉？應是碧波潭氣數使然。縱風霧踊躍而來。行者道：「八戒，那是我七聖兄弟，倒好留請他們，與我助戰。若得成功，倒是一場大機會也。」八戒道：「既是兄弟，極該留請。」行者道：「但內有顯聖大哥，我曾受他降伏，不好見他。你去攔住頭，叫道：『真君，且略住住。齊天大聖在此進拜。』他若聽見是我，斷然住了。待他安下，我卻好見。」

那呆子急縱雲頭，上山攔住，厲聲高叫道：「真君，且慢車駕。有齊天大聖請見哩。」那爺爺見說，即傳令，就停住，六兄弟與八戒相見畢，問：「齊天大聖何在？」八戒道：「現在山下聽呼喚。」二郎道：「兄弟每，快去請來。」六兄弟乃是康、張、姚、李、郭、直，各各出營叫道：「孫悟空哥哥，大哥有請。」行者上前，對衆作禮，遂同上山。二郎爺爺迎見，攜手相攙，一同相見道：「大聖，你去脫大難，受戒沙門，刻日功完，高登蓮座，可賀！可賀！」行者道：「不敢。向蒙莫大之恩，未展斯須之報斯須：片刻、及時。。雖然脫難西行，未知功行何如。今因路遇祭賽國，搭救僧災，在此擒妖索寶。偶見兄長車駕，大膽請留一助。未審兄長自何而來，肯見愛否？」二郎笑道：「我因閒暇無事，同衆兄弟採獵而回。幸蒙大聖不棄留會，足感故舊之情。若命挾力降妖，敢不如命？卻不知此地是何怪賊？」六聖道：「大哥忘了？此間是亂石山，山下乃碧波潭，萬聖之龍宮也。」二郎驚訝道：「萬聖老龍卻不生事，怎麼敢偷塔寶？」行者道：「他近日招了一個駙馬，乃是九頭蟲成精。他郎丈兩個做賊郎丈：女婿和丈人。郎，指女婿。，將祭賽國下了一場血雨，把金光寺塔頂舍利佛寶偷來。那國王不解其意，苦拿着僧人拷打。是我師父慈悲，夜來掃搭，當被我在塔上拿住兩個小妖，是他差來巡探的。今早押赴朝中，實實供招了。那國王就請我師收降，師命我等到此。先一場戰，被九頭蟲腰裏伸出一個頭來，把八戒銜了去。我卻又變化下水，解了八戒。才然大戰一場，是我把老龍打死，那廝每收屍掛孝去了。我兩個正議索戰，卻見兄長儀仗降臨，故此輕瀆也。」二郎道：「既傷了老龍，正好與他攻擊，使那廝不能措手，卻不連窩巢都滅絕了？」八戒道：「雖是如此，奈天晚何？」二郎道：「兵家雲，徵不待時，何怕天晚！」康、姚、郭、直道：「大哥莫忙，那廝家眷在此，料無處去。孫二哥也是貴客，豬剛鬣又歸了正果，我們營內有隨帶的酒餚。教小的們取火，就此鋪設。一則與二位賀喜，二來也當敘情。且歡會這一夜，待天明索戰何遲？」二郎大喜道：「賢弟說得極當。」卻命小校安排。行者道：「列位盛情，不敢固卻。但自做和尚，都是齋戒，恐葷素不便。」二郎道：「有素果品，酒也是素的。」衆兄弟在星月光前，幕天席地，舉杯敘舊。

正是寂寞更長，歡娛夜短。早不覺東方發白。那八戒幾鍾酒喫得興抖抖的道：「天將明瞭，等老豬下水去索戰也。」二郎道：「元帥仔細。只要引他出來，我兄弟每好下手。」八戒笑道：「我曉得，我曉得。」你看他斂衣纏鈀，使分水法，跳將下去，徑至那牌樓下；發聲喊，打入殿內。此時那龍子披了麻，看着龍屍哭；龍孫與那駙馬在後面收拾棺材哩。這八戒罵上前，手起處，鈀頭着重，把個龍子挾頭連頭，一鈀築了九個窟窿。唬得那龍婆與衆往裏亂跑，哭道：「長嘴和尚又把我兒打死了！」那駙馬聞言，即使月牙鏟，帶龍孫往外殺來。這八戒舉鈀迎敵，且戰且退，跳出水中。這岸上齊天大聖與七兄弟一擁上前，槍刀亂扎，把個龍孫剁成幾斷肉餅。那駙馬見不停當，在山前打個滾，又現了本像，展開翅，旋繞飛騰。二郎即取金弓，安上銀彈，扯滿弓，往上就打。那怪急殺翅，掠到邊前，要咬二郎；半腰裏才伸出一個頭來，被那頭細犬攛上去，汪的一口，把頭血淋淋的咬將下來。證夾：咬得好！此一口，勝五百年前行者腿上一口。那怪物負痛逃生，徑投北海而去。證夾：此怪可殺，惜乎漏網。八戒便要趕去。行者止住道：「且莫趕他。正是『窮寇勿追』。他被細犬咬了頭，必定是多死少生。等我變做他的模樣，你分開水路，趕我進去，尋那宮主，詐他寶貝來也。」二郎與六聖道：「不趕他，倒也罷了；只是遺這種類在世，必爲後人之害。」至今有個九頭蟲滴血九頭蟲滴血：九頭蟲，又稱鬼車。宋周密《齊東野語·鬼車鳥》載：九頭鳥原有十頭，爲犬咬掉其中一個，若血滴入居民家中，便爲災咎，故聞其叫聲者，必呼犬滅燈，驅趕其迅速飛過。，是遺種也。

那八戒依言，分開水路，行者變作怪像前走，八戒吆吆喝喝後追。漸漸追至龍宮，只見那萬聖宮主道：「駙馬，怎麼這等慌張？」行者道：「那八戒得勝，把我趕將進來，覺道不能敵他。你快把寶貝好生藏了！」那公主急忙難識真假，即於後殿裏取出一個渾金匣子來，遞與行者道：「這是佛寶。」又取出一個白玉匣子，也遞與行者道：「這是九葉靈芝。你拿這寶貝藏去，等我與豬八戒鬥上兩三合，擋住他。你將寶貝收好了，再出來與他合戰。」行者將兩個匣兒收在身邊，把臉一抹，現了本像道：「公主，你看我可是駙馬麼？」公主慌了，便要搶奪匣子，被八戒跑上去，着背一鈀，築倒在地。證夾：又斷送一個美人公主矣，老呆亦忍矣哉！還有一個老龍婆撤身就走，被八戒扯住，舉鈀才築，行者道：「且住！莫打死他，留個活的，好去國內見功。」遂將龍婆提出水面。行者隨後捧着兩個匣子上岸，對二郎道：「感兄長威力，得了寶貝，掃淨妖賊也。」二郎道：「一則是那國王洪福齊天，二則是賢崑玉神通無量，我何功之有！」兄弟每俱道：「孫二哥既已功成，我每就此告別。」行者感謝不盡，欲留同見國王。諸公不肯，遂帥衆回灌口去訖。

行者捧着匣子，八戒拖着龍婆，半雲半霧，頃刻間到了國內。原來那金光寺解脫的和尚，都在城外迎接。忽見他兩個雲霧定時，近前磕頭禮拜，接入城中。那國王與唐僧正在殿上講論。這裏有先走的和尚，仗着膽，入朝門奏道：「萬歲，孫、豬二老爺擒賊獲寶而來也。」那國王聽說，連忙下殿，共唐僧、沙僧，迎着稱謝神功不盡，隨命排筵謝恩。三藏道：「且不須賜飲，着小徒歸了塔中之寶，方可飲宴。」三藏又問行者道：「汝等昨日離國，怎麼今日纔來？」行者把那戰駙馬，打龍王，逢真君，敗妖怪，及變化詐寶貝之事，細說了一遍。三藏與國王、大小文武俱喜之不勝。

國王又問：「龍婆能人言語否？」八戒道：「乃是龍王之妻，生了許多龍子、龍孫，豈不知人言？」國王道：「既知人言，快早說前後做賊之事。」龍婆道：「偷佛寶，我全不知，都是我那夫君龍鬼與那駙馬九頭蟲，知你塔上之光乃是佛家舍利子，三年前下了血雨，乘機盜去。」又問：「靈芝草是怎麼偷的？」龍婆道：「只是我小女萬聖公主私入大羅天上，靈虛殿前，偷的王母娘娘九葉靈芝草。那舍利子得這草的仙氣溫養着，千年不壞，萬載生光，去地下，或田中，掃一掃，即有萬道霞光，千條瑞氣。如今被你奪來，弄得我夫死子絕，婿喪女亡，千萬饒了我的命罷！」八戒道：「正不饒你哩！」行者道：「家無全犯，我便饒你，只便要你長遠替我看塔。」龍婆道：「好死不如惡活。但留我命，憑你教做甚麼。」行者叫取鐵索來。當駕官即取鐵索一條，把龍婆琵琶骨穿了。教沙僧：「請國王來看我們安塔去。」

那國王不敢排駕，遂同三藏攜手出朝，並文武多官，隨至金光寺上塔。將舍利子安在第十三層塔頂寶瓶中間，把龍婆鎖在塔心柱上，念動真言，喚出本國土地、城隍與本寺伽藍，每三日送飲食一餐，與這龍婆度口；少有差訛，即行處斬。衆神暗中領護。行者卻將芝草把十三層塔層層掃過，安在瓶內，溫養舍利子。證夾：此芝草應送還王母。這纔是整舊如新，霞光萬道，瑞氣千條，依然八方共睹，四國同瞻。下了塔門，國王就謝道：「不是老佛與三位菩薩到此，怎生得明此事也！」行者道：「陛下，『金光』二字不好，不是久住之物：金乃流動之物，光乃閃灼之氣。李旁：行者講道學。證夾：同一金也，遇剛剛堅，遇光則流。二字之病，不在上而在下。貧僧爲你勞碌這場，將此寺改作伏龍寺，教你永遠常存。」那國王即命換了字號，懸上新扁，乃是「敕建護國伏龍寺」。證夾：此寺既改伏龍寺，則此塔應名爲鎖龍婆塔。一壁廂安排御宴，一壁廂召丹青寫下四衆生形，五鳳樓注了名號。國王擺鑾駕，送唐僧師徒，賜金玉酬答，師徒們堅辭，一毫不受。這真個是：

邪怪剪除萬境靜，寶塔回光大地明。

畢竟不知此去前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掃邪歸正，方是修身之道，乃一切迷徒，反信邪背正，作孽百端。故此回寫出邪正結果，提醒學人耳。

篇首「祭賽國王與大小公卿，見大聖八戒騰雲提妖而去，一個個朝天禮拜，又拜謝三藏、沙僧。道：『寡人肉眼凡胎，只知高徒有力量，拿住怪賊便了，豈知乃騰雲駕霧之上仙也！』」言爭勝賽寶之徒，喪其天真，迷於邪行，罔知愧悔，甘心受疚，皆是肉眼凡胎，而不知有騰雲駕霧上仙之大道，足以提迷徒而上天堂也。「滿朝文武欣然拜禮」，是已由迷而語，知得今是而昨非。正可於亂石叢中，揀出真空；欲水波里，拈來把柄。再不必奔灞灞奔，愚而自誤也。

「將金箍棒吹口仙氣，變作一把戒刀。」此執中用權，精一不二，戒之道也。「將黑魚怪割了耳朵」，戒其非禮勿聽也；「將鮎魚精割了下脣」，戒其非禮勿言也；「把二妖撇在水裏」，戒其非禮勿視也；「快去對萬聖老龍說，我齊天大聖孫爺爺在此」，戒其非禮勿動也。乃有一等無知迷徒，縱放人心，不知禁戒，順其所欲，人於旁門，邪說淫辭，以交戰爲能，以三合爲期，取經水首降之物，歸附於我，自爲接命，不過招駙馬爲愚婿焉耳，其他何望？

「那妖使一柄月牙鏟，分開水道，在水面上叫道：『是什麼齊天大聖，快上來納命！』」月象其心，牙象其毒害，鏟比其鋒利。言御女採戰之徒，在毒心上作事業，水道中做活計，自送其死，若不知利害，一入網中，任爾齊天大聖，亦必納命難逃，而況於他乎？又云：「你是取經的和尚，我偷祭賽國寶貝，與你何干？卻無故傷我頭目。」夫真經人人本有，不待他求。一切地獄種子，誤認一己之精爲陰，女子之經爲陽，交合採取，即謂取《坎》填《離》，妄想成丹。殊不知取婦女之經，即是偷了祭賽國寶貝，終不與你相干，無故傷好人臉面，冤屈虧心，何處伸說？故行者道：「金光寺僧人，與我一門同氣，我怎麼不與他辨明冤枉？」聖人之道，大公無私，一體同觀，處處積功累行，益已益人，非可與不檢身務本、損人利己、傷天害理者比。欲辨明冤枉，舍大聖其誰與歸？

「常言道；『武不善作。』只怕一時間傷了你的性命，誤了你去取經。」言男女交合，以苦爲樂，常遭傷害性命之事，若以常道而行仙道，差之多矣，豈不誤了取經也？「行者與駙馬鬥經三十餘合，不分勝負，八戒從背後一築，那怪九個頭，轉轉都是眼睛，鏟抵鈀棒，又耐了六七合，擋不得前後齊攻，他卻打個滾，騰空跳起。」寫出房中醜態，無所不至，俱是實事，曲肖其形。「現了本相，是一個九頭蟲。八戒心驚道：『我自爲人，也不曾見這等個惡物，是縣血氣生此禽獸？』」用九淺一深之淫行，而絕無憐香惜玉之慈念，是亦妄人而已矣，與禽善奚擇哉？「大聖跳在空中，怪物半腰裏又伸出一個頭來，把八戒一口咬住，捉下水內。」元神出舍，身不由主，情動必潰，陰精下漏矣。

「行者要進水去看看，變螃蟹淬幹水內，原來這條路是他前番襲牛魔王盜金睛獸走熟了的。」言不知正道，恣清縱慾，橫行無忌，隨心自造，意亂性迷，近於禽獸，無得於彼，有傷於我。如此等輩，苦中作樂，自尋其死路，而罔知有戒，雖死期未至，已是綁在樹上哼哩！尚謂四顧無人，可以脫身欺世，焉知神兵早被長怪拿去乎？噫！養心莫善於寡慾，今不能寡慾，而反多欲，以此爲仙佛之道，然乎？否耶！當此之時，身入迷城，若非心知禁戒，很力把持，大鬧一番，反邪歸正，其不至傷其性命者幾希。

「八戒悄悄的溜出」，戒慎乎其所不睹也；「行者爬上宮殿觀看」，恐懼乎其所不聞也。「見釘鈀放光，使個隱身法，將鈀偷出」，莫見乎隱也；「呆子得了手，叫行者先走，自己打進宮殿」，莫顯乎微也。「一路鈀，築破門扇，打碎傢伙。罵道：『你焉敢將我捉來，這場不干我事，是你請我來家打的。快拿寶貝還我，回見國王了事。』」夫有色則着相，無色則着空，有色無色均非聖造。「打碎門扇傢伙」，既不容有色而着相；「焉敢將我捉來」，又不容無色而着空。非色非空，運用於不暗不聞之中，施爲於人我兩濟之內，慎獨之功，還丹之道，有爲無爲，性命雙修，俱可了了。

《悟真篇》雲：「未煉還丹莫入山，山中內外盡非鉛。此般至寶家家有，自是愚人識不全。」是豈頑空御女之謂欲？倘以爲頑空御女之道，「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見如來」。心頭一壞，命即動搖，性命俱傷，屍骸已爲九頭收去，可不畏哉？，仙翁慈悲，演出二郎一段公案，彰善罰惡，使學者除假修真，因真悟假，一意雙關，不可不辨。

「二郎」者，《坤》陰之偶也；「六兄弟」者，《坤》之六陰也。「狂風滾滾，從東往南。」東南爲《巽》，《巽》爲風，《巽》一陰所生之處。《巽》上二爻屬《乾》金，象鷹；下一爻屬《坤》土，象犬。故「駕着鷹犬，踊躍而行。」總言《坤》之一陰始生也，陽主生，陰生殺，生殺分明，天地消長自然之常。小人每以此而亡身，聖人恆賴此而成道。故行者見了對八戒道：「留請他們與我助戰，倒是一場大機會。」何以行者又道：「但內有顯聖大哥，我曾受他降伏，不好見他，你去攔住，待他安下，我卻好見」？《坤》之一陰方生，其端甚微，其勢甚盛，有「履霜堅冰至」之象，能以傷陽，故曰「不好見他」。陰道主柔順，宜於安貞，能安於貞，不但不傷於陽，而且能助其陽，故曰「待他安下，我卻好見」。《易》曰：「安貞，吉。」又曰：「用六，利永貞。」二郎欲「歡敘一夜，待天明索戰，在星月光前，幕天席地，舉杯敘舊」等語，俱「安貞」、「永貞」之義。

「八戒下水打入殿內，此時那龍子看着龍屍哭，龍孫與那駙馬，正在後面收拾棺材。一鈀把龍子築了九個窟窿」，是叫開生門而閉死屍；「龍婆與衆往裏亂跑，駙馬帶龍孫往外殺來，大聖與七兄弟一擁上前，把個龍孫剁成幾斷」，是叫轉殺機而求生機。「九頭精半腰裏才伸出一個頭來，被那細犬一口把頭血淋淋的咬將下來，那怪負痛逃生，徑投北海而去。」流蕩忘返，不知「安貞」、「永貞」之利，流於邪行，採取於人，反害於已。着意於陰道，而即受傷於陰道；求生於北海，而即投生於北海。還以其人之術殺其人，出乎爾者反乎爾，自作自受。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有如此。「八戒要趕，行者止住。二郎道：『不趕他倒也罷了，只是遺這種類在世，必爲後人之患』。至今有個九頭蟲滴血，此遺種也。」

《西遊》之作，批破旁門一切，指出至真妙道，爲道家之眼目，立萬世之津樑，一字一語，金聲玉振，爲我後人者，不可不爲之切矣。乃今，猶有借《西遊》而印證閨丹之術者，其即九頭蟲之滴血遺種，雖仙翁亦無可如何也，可不悲哉？

「行者變作怪物前走，八戒後追，向公主賺渾金匣佛寶、白玉匣靈芝，收在身邊。』」此有戒有行，戒行兩用，不妨以真變假，借假賺真，真假渾合，陰陽如一，有無不拘，除邪護寶之天機，正「安貞」、「永貞」之妙用。「行者現了本現，八戒築倒公主。」真者既現，假者即滅，戒行之運用，神矣！炒矣！

「還有一個老龍婆，撤身就走，八戒趕上要打，行者道：『莫打死她，留個活的，好去國內獻功。』」萬聖老龍、萬聖公主、九頭蟲者，自聖偷寶之賊心；龍婆者，永貞護寶之婆心。死其賊心，活其婆心，得一畢萬，入於除邪護寶之三昧矣。「特龍婆提出水，隨後捧着兩個匣子上岸。悟之者立躋聖位，迷之者萬劫沉流；出沉流而立實地，先迷後得主，用六而不爲六所用，用陰之道，莫善於此。彼用「陰道厭九一」者，豈知有此乎？說到此處，金光寺之冤枉，可以大解大脫，而欺心闇昧，一切俱明矣。

「把舍利安在寶瓶中」，不空而空也；「龍婆鎖在塔心柱」，空而不空也。「念動真言，吩咐諸神，每三日進飲食一餐，與龍婆度口，少有差訛，即行處死。」言一念純真，神明默運，三而歸一，得其生路；倘少有差訛，着於聲色，性命有傷，即入死地。《陰符》所謂「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者是也。

「行者將靈芝草，把十三層塔，層層掃過，安在瓶內，溫養舍利。」是絲毫不染，纖塵必去，安自於虛圓不測之中．置身於清靜無爲之內。這纔是整舊如新，改過流動之物，收藏閃灼之氣；革去舊染，立起新匾，從此丹書有信，鳳浩註名。結出「邪怪剪除萬境靜，寶貝回光大地明。」人何樂而不除邪靜境，求寶回光哉！

詩曰：

着空着色盡爲魔，不曉戒行怎奈何？

大道分明無怪誕，存誠去妄斬葛蘿。

# 第六十四回 荊棘嶺悟能努力 木仙庵三藏談詩

李本總評：昔人在荊棘中談詩，今日談詩中有荊棘矣。可爲發嘆。

憺漪子曰：前者火焰山、碧波潭之役，勞師動衆，波波劫劫，可謂極忙極鬧矣。而此處忽接以荊棘嶺、木仙庵之煙霞竹石，木客花妖，說有談空，吟風弄月，殆與廿六回之三島求方同一機抒，此真文章家鬧中取靜、忙裏偷閒法也。不然，有峯而無壑，有灘而無潭，豈覆成山水乎？

世途之荊棘甚矣！西方之荊棘，止八百里；而東土之荊棘，且極天際地，不知其幾萬億山甸也。《南華》雲：「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每讀至此，令人掩卷三嘆。請改篇中二語云：「爲人誰不遭荊棘，那見西方荊棘稀。」

或問道人：「君以碧波潭之役，處老龍爲已甚，然老龍猶有竊寶之罪也。若木仙庵之四操，風雅唱酬，何等趣韻。況一宵遊戲，便已送三藏出荊棘中，不惟無罪，而且有功。奈何因杏仙微瑕，遂概以斧斤從事？不彌覺已甚乎？」道人笑曰：「此無足怪，乃作歪詩之報耳。」或曰：「歪詩罪豈至死？」曰：「君不見世之唾歪詩者，動輒雲『該死該死』乎？」

話表祭賽國王謝了唐三藏師徒獲寶擒怪之恩。所贈金玉，分毫不受。卻命當駕官照依四位常穿的衣服，各做兩套，鞋襪各做兩雙，絛環各做兩條，外備乾糧烘炒，倒換了通關文牒，大排鑾駕，並文武多官，滿城百姓，伏龍寺僧人，大吹大打，送四衆出城。約有二十里，先辭了國王。衆人又送二十里辭回。伏龍寺僧人，送有五六十里不回。有的要同上西天，有的要修行伏侍。行者見都不肯回去，遂弄個手段，拔毫毛拔了三四十根，吹口仙氣，叫：「變！」都變作班斕猛虎，攔住前路，哮吼踊躍。衆僧方懼，不敢前進。證夾：伏龍寺僧人不能伏虎，奈何！大聖才引師父策馬而去。少時間，去得遠了。衆僧人放聲大哭，都喊：「有恩有義的老爺！我等無緣，不肯度我們也！」

且不說衆僧啼哭。卻說師徒四衆，走上大路，卻纔收回毫毛，一直西去。正是時序易遷，又早冬殘春至，證夾：春。不暖不寒，正好逍遙行路。忽見一條長嶺，嶺頂上是路。三藏勒馬觀看，那嶺上荊棘丫叉，薜蘿牽繞，雖是有道路的痕跡，左右卻都是荊刺棘針。唐僧叫：「徒弟，這路怎生走得？」行者道：「怎麼走不得？」又道：「徒弟呵，路痕在下，荊棘在上，只除是蛇蟲伏地而遊，方可去了；若你們走，腰也難伸，教我如何乘馬？」八戒道：「不打緊，等我使出鈀柴手來，把釘鈀分開荊棘，莫說乘馬，就抬轎也包你過去。」三藏道：「你雖有力，長遠難熬，卻不知有多少遠近，怎生費得這許多精神！」行者道：「不須商量，等我去看看。」將身一縱，跳在半空看時，一望無際。真個是：

匝地遠天匝地：遍地，滿地。，凝煙帶雨。夾道柔茵亂，漫山翠蓋張柔茵、翠蓋：茵，成片的像墊子樣的嫩草坪，柔，形容草。翠蓋，比喻樹冠如蓋。。密密搓搓初發葉，攀攀扯扯正芬芳。遙望不知何所盡，近觀一似綠雲茫。濛濛茸茸，鬱郁蒼蒼。風聲飄索索，日影映煌煌。那中間有松有柏還有竹，多梅多柳更多桑。薜蘿纏古樹，藤葛繞垂楊。盤團似架，聯絡如牀。有處花開真布錦，無端卉發遠生香。爲人誰不遭荊棘，李旁：着眼。那見西方荊棘長。

行者看罷多時，將雲頭按下道：「師父，這去處遠哩！」三藏問：「有多少遠？」行者道：「一望無際，似有千里之遙。」三藏大驚道：「怎生是好？」沙僧笑道：「師父莫愁，我們也學燒荒的，放上一把火，燒絕了荊棘過去。」八戒道：「莫亂談！燒荒的須在十來月，草衰木枯，方好引火。如今正是蕃盛之時，怎麼燒得！」行者道：「就是燒得，也怕人子。」三藏道：「這般怎生得度？」八戒笑道：「要得度，還依我。」

好呆子，捻個訣，念個咒語，把腰躬一躬，叫：「長！」就長了有二十丈高下的身軀；把釘鈀幌一幌，教：「變！」就變了有三十丈長短的鈀柄；拽開步，雙手使鈀，將荊棘左右摟開：「請師父跟我來也！」三藏見了甚喜，即策馬緊隨。後面沙僧挑着行李，行者也使鐵棒撥開。這一日未曾住手，行有百十里，將次天晚，見有一塊空闊之處。當路上有一通石碣，上有三個大字，乃「荊棘嶺」；下有兩行十四個小字，乃「荊棘蓬攀八百里，古來有路少人行」。證夾：不曰蓬茅，而曰蓬攀，似《水經注》中字法。八戒見了笑道：「等我老豬與他添上兩句：『自今八戒能開破，李旁：破戒如何開得路？直透西方路盡平！』」證夾：大哉戒力！能開荊棘如此，方不愧悟能之名。三藏忻然下馬道：「徒弟呵，累了你也！我們就在此住過了今宵，待明日天光再走。」八戒道：「師父莫住，趕此天色晴明，我等有興，連夜摟開路走他娘！」那長老只得相從。

八戒上前努力，師徒們人不住手，馬不停蹄，又行了一日一夜，卻又天色晚矣。那前面蓬蓬結結，又聞得風敲竹韻，颯颯松聲。卻好又有一段空地，中間乃是一座古廟，廟門之外，有松柏凝青，桃梅鬥麗。三藏下馬，與三個徒弟同看，只見：

巖前古廟枕寒流，落日荒煙鎖廢丘。

白鶴叢中深歲月，綠蕪臺下自春秋綠蕪臺下自春秋：荒蕪的臺階下，野草叢生，無人管理，隨春秋季節變化，自生自滅。這首詩形容古廟的荒涼。。

竹搖青珮疑聞語青珮：指竹的葉子。，鳥弄餘音似訴愁。

雞犬不通人跡少，閒花野蔓繞牆頭。

行者看了道：「此地少吉多兇，不宜久坐。」沙僧道：「師兄差疑了。似這杳無人煙之處，又無個怪獸妖禽，怕他怎的？」說不了，忽見一陣陰風，廟門後轉出一個老者，頭戴角巾角巾：方巾，有棱角的頭巾。爲古代隱士冠飾。，身穿淡服，手持柺杖，足踏芒鞋，後跟着一個青臉獠牙、紅須赤身鬼使，頭頂着一盤面餅，跪下道：「大聖，小神乃荊棘嶺土地。知大聖到此，無以接待，特備蒸餅一盤，奉上老師父，各請一餐。此地八百里更無人家，聊喫些兒充飢。」八戒歡喜，上前舒手，就欲取餅。不知行者端詳已久，喝一聲：「且住！這廝不是好人，休得無禮！你是甚麼土地，來誑老孫！看棍！」那老者見他打來，將身一轉，化作一陣陰風，呼的一聲，把個長老攝將起去，飄飄蕩蕩，不知攝去何所。慌得那大聖沒跟尋處；八戒、沙僧俱相顧失色，白馬亦只自驚吟。三兄弟連馬四口，恍恍忽忽，遠望高張，並無一毫下落，前後找尋不題。

卻說那老者同鬼使，把長老抬到一座煙霞石屋之前，輕輕放下。與他攜手相攙道：「聖僧休怕，我等不是歹人，乃荊棘嶺十八公是也十八公：《藝文類聚》卷八八引晉張勃《吳錄》載：三國時吳人丁固夢見肚子上長出一株松樹，對人說：「『松』字可拆爲『十八公』三字。過十八年我應當被封爲公。」後來果然做了司徒（三公之一）。。因風清月霽之宵，特請你來會友談詩，消遣情懷故耳。」那長老卻纔定性，睜眼仔細觀看，真個是：

漠漠煙雲去所，清清仙境人家。

正好潔身修煉，堪宜種竹栽花。

每見翠巖來鶴，時聞青沼鳴蛙。

更賽天台丹竈天台丹竈：漢末葛玄曾在天台山煉丹，故「天台丹竈」比喻超凡脫俗之處。，仍期華嶽明霞。

說甚耕雲釣月耕雲釣月：指隱逸的生活。參見第五十回「喘月犁雲」條注。，此間隱逸堪誇。

坐久幽懷如海，朦朧月上窗紗。

三藏正自點看，漸覺月明星朗，只聽得人語相談。都道：「十八公請得聖僧來也。」長老抬頭觀看，乃是三個老者：前一個霜姿丰采，第二個綠鬢婆娑，第三個虛心黛色。各各面貌衣服俱不相同，都來與三藏作禮。長老還了禮，道：「弟子有何德行，敢勞列位仙翁下愛？」十八公笑道：「一向聞知聖僧有道，等待多時，今幸一遇。如果不吝珠玉珠玉：比喻詩句、文章。，寬坐敘懷，足見禪機真派。」三藏躬身道：「敢問仙翁尊號？」十八公道：「霜姿者號孤直公孤直公：唐李白《古風三十二首》：「松柏本孤直，難爲桃李顏。」故柏樹精號孤直公。，綠鬢者號凌空子凌空子：宋蘇軾《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凌雲未要奇。」故檜樹精號凌空子。，虛心者號拂雲叟拂雲叟：唐杜甫《嚴鄭公宅同詠竹》：「但令無剪伐，會見拂雲長。」故竹精號拂雲叟。，老拙號曰勁節勁節：南朝梁詩人範雲《詠寒松》詩：「凌風識勁節，負霜知真心。」故松樹精號勁節。。」三藏道：「四翁尊壽幾何？」孤直公道：

「我歲今經千歲古，撐天葉茂四時春。

香枝鬱郁龍蛇狀，碎影重重霜雪身。

自幼堅剛能耐老，從今正直喜修真。

烏棲鳳宿非凡輩烏棲：《漢書·朱博傳》載：朱博爲御史大夫，府中有柏樹，常有數千只烏鴉在上面棲息。鳳宿：唐杜甫《病柏》詩：「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落落森森遠俗塵。」

凌空子笑道：

「吾年千載傲風霜，高幹靈枝力自剛。

夜靜有聲如雨滴，秋晴蔭影似雲張。

盤根已得長生訣，受命尤宜不老方。

留鶴化龍非俗輩，蒼蒼爽爽近仙鄉。」

拂雲叟笑道：

「歲寒虛度有千秋，老景瀟然清更幽。

不雜囂塵終冷淡，飽經霜雪自風流。

七賢作侶同談道七賢：晉阮籍、嵇康、山濤、劉伶、向秀、王戎、阮咸等七人，經常到竹林裏遊覽，當時人稱爲「竹林七賢」。，六逸爲朋共唱酬六逸：唐詩人李白常和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等人在徂徠山隱居，後人稱爲竹溪六逸。。

戛玉敲金非瑣瑣戛玉敲金非瑣瑣：這裏形容風吹竹林的聲音。宋張半湖《掃花遊》：「窗外風竹打。似破戛玉敲金，送聲瀟灑。」戛，敲擊。瑣瑣，雙關語，一指敲擊的聲音，二指平凡之輩。，天然情性與仙遊。」

勁節十八公笑道：

「我亦千年約有餘，蒼然貞秀自如如貞秀：參見第二回「秀貞姿」條注。。

堪憐雨露生成力，借得乾坤造化機。

萬壑風煙惟我盛，四時灑落讓吾疏。

蓋張翠影留仙客，博弈調琴講道書。」

三藏稱謝道：「四位仙翁，俱享高壽，但勁節翁又千歲餘矣。高年得道，丰采清奇，得非漢時之四皓乎四皓：指秦末隱居在商山的四位隱士東園公、甪（lù）裏先生、綺裏季和夏黃公。漢惠帝爲太子時，曾經請四人輔佐。四人鬚眉皆白，故稱「四皓」。？」四老道：「承過獎，承過獎，吾等非四皓，乃深山之四操也操：操守，志節，引申爲有操守的人。。敢問聖僧，妙齡幾何？」三藏合掌躬身答曰：證夾：和尚詩不濟得，無爲「四操」所笑。

「四十年前出母胎，未產之時命已災。

逃生落水隨波滾，幸遇金山脫本骸幸遇金山脫本骸：指被金山寺長老救出撫養的事。。

養性看經無懈怠，誠心拜佛敢俄捱敢俄捱：意爲「豈敢有一刻耽擱」。俄，俄頃，一會兒。？

今蒙皇上差西去，路遇仙翁下愛來。」

四老鹹稱道：「聖僧自出孃胎，即從佛教，果然是從小修行，真中正有道之上僧也。吾等幸接臺顏臺顏：尊貴的容貌。，敢求大教。望以禪法指教一二，足慰生平。」長老聞言，慨然不懼，即對衆言曰：

「禪者，靜也；法者，度也。靜中之度，非悟不成。悟者，洗心滌慮，脫俗離塵是也。夫人身難得，中土難生，正法難遇：李旁：着眼。全此三者，幸莫大焉。至德妙道，渺漠希夷，六根六識，遂可掃除。菩提者，不死不生，無餘無欠，空色包羅，聖凡俱遣。訪真了元始鉗錘，悟實了牟尼手段。發揮象罔，踏碎涅槃。必須覺中覺了悟中悟，一點靈光全保護。放開烈焰照婆娑，法界縱橫獨顯露。至幽微，更守固，玄關口說誰人度？我本元修大覺禪，有緣有志方能悟。」「禪者，靜也」以下數句：唐僧的這段話，由三部分雜糅而成。從「禪者靜也」至「幸莫大焉」，是根據佛教教義對修禪的粗淺解釋。而「至德妙道」以下至「踏碎涅槃」，卻襲自《鳴鶴餘音》卷九馮尊師《升堂文》。「必須覺中覺」之後，襲目同卷馮尊師《悟真歌》。這段話貌似講參禪，實際上大部分是道士所言。「人身難得」三句，佛教謂修道求解脫有六種難處，北本《涅槃經》卷二十三：「一佛世難遇，二正法難聞，三善心難生，四中國（原指印度恆河中下游一帶佛所教化的地方）難生，五人身難得，六諸根難具。」此六難，道教也有襲用，如《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簡爲三難：「老君告天師曰：人身難得，中土難生，假使得生，正法難遇。」希夷，虛空玄妙，形容所謂的「道」是不可捉摸的。《老子》：「視而不見名曰夷，聽而不聞名曰希。」元始鉗錘，即至道的約束打造，「牟尼手段」類此。鉗錘，鉗以約束，錘以打造，比喻佛法使其信徒成器。《大慧普覺語錄·鼓山宗逮》條：「故一味本分以鉗錘似之，後來自在打發別處，大法既明，向所受過底鉗錘，得一時受用。」象罔，《莊子》寓言中的人物。含無心、無形跡之意。《莊子·天地》載：黃帝遺失玄珠，遍尋不得，而不以智求、不以目視的象罔得之。宋林希逸釋此句爲：「此段言求道不在於聰明，不在於言語，即佛經所謂以有思惟心求大圓覺，如以螢火燒須彌山。」（《南華真經口義》）踏碎涅槃：略同「踏碎虛空」。佛道二教常以「虛空粉碎」、「踏碎虛空」等比喻打破外在形相，露出本來面目。明蓮池袾宏《皇明名僧輯略·天琦瑞禪師》謂參禪：「莫管純熟不純熟，只故參將去。參來參去……忽然爆地一聲，虛空粉碎，大地平沉，獨露一個本來面目。」元丘處機《修道二十首》之六：「踏碎虛空界，崩開造化權。浮雲收靜境，慧日照禪天。」元李道純《中和集》卷三：「身外有身，未爲奇特。虛空粉碎，方露全真。」全保護：原作「無遮護」，數句大意爲覺而又覺，悟而再悟，顯露本性靈光，包涵照耀娑婆世界。

四老側耳受了，無邊喜悅，一個個稽首皈依，躬身拜謝道：「聖僧乃禪機之悟本也！」拂雲叟道：「禪雖靜，法雖度，須要性定心誠。總爲大覺真仙，終坐無生之道。我等之玄，大不同也。」三藏雲：「道乃非常，體用合一，如何不同？」拂雲叟笑雲：

「我等生來堅實，體用比爾不同。感天地以生身，蒙雨露而滋色。笑傲風霜，消磨日月。一葉不凋，千枝節操。似這話不叩沖虛。你執持梵語。道也者，本安中國，反來求證西方。空費了草鞋，不知尋個甚麼？石獅子剜了心肝，野狐涎灌徹骨髓。忘本參禪，妄求佛果，都似我荊棘嶺葛藤謎語，蘿蓏渾言。李夾：蓏音虜。此般君子，怎生接引？這等規模，如何印授？必須要檢點見前面目，靜中自有生涯。沒底竹籃汲水，無根鐵樹生花。靈寶峯頭牢着腳，歸來雅會上龍華。」「我等生來堅實」以下數句：也襲自《鳴鶴餘音》卷九馮尊師《升堂文》，爲唐僧所云文字的後半篇。大意爲至道本在眼前，本在身中，不必執着於文字，苦苦外求。只有見到本來面目，才能成仙了道。「道也者」四句，《壇經》等禪宗著作認爲修行應從自心中求，謂：「東方人造罪，唸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唸佛求生何國？」「石獅子」句：義近「磨磚作鏡」，比喻不能放下執着，空費力氣的修行。「都似我荊棘嶺葛藤謎語，蘿蓏（luǒ）渾言」二句，原作「葛藤謎語，敢把人瞞」，葛藤謎語，在馮尊師原文中指徒然講經論道，不從心中求，結果被文字所纏繞。禪宗和全真道士常以「葛藤」比喻使人心混亂的文字。《續傳燈錄》卷六「雁蕩靈巖寺德初禪師」，僧問：「心生種種法生。如何是種種法生？」師曰：「我與汝葛藤。」則《西遊記》作者似將「葛藤謎語」創造出荊棘嶺樹精糾纏三藏的情節。蓏，瓜類植物的果實。沒底竹籃、無根鐵樹，比喻凡夫的生命損耗不停，頑固難化。道教常以竹籃水滿、鐵樹花開比喻丹成得道。《鳴鶴餘音》卷七《迎仙客》：「咽龍肝，吞鳳卵。金丹養就，沒底籃兒滿。」金於道顯《贈移刺答院》：「直待三陽真火降，堂前鐵樹也開花。」靈寶峯，指「精氣」或「性命」。元李道純《中和集》卷三：「問：儒有先天《易》，釋有《般若經》，道有《靈寶經》，莫非文字乎？曰：非也。皆聖人以無言而形於有言，顯真常之道也。」此《靈寶經》即《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又稱《度人經》。元陳致虛注此經：「何爲靈寶？氣謂之靈，精謂之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曰靈；上無復祖，唯道爲身，曰寶。」又宋鄭思肖《太極祭煉內法》：「諸家注《度人經》，釋『靈寶』二字，皆未善。夫靈者，性也；寶者，命也。」「靈寶峯頭牢着腳」二句，意即牢牢把握自身的元精、元氣，性命雙修，才能超凡入聖，進入神仙的行列。龍華，即龍華會，參見第六十一回「龍華宴」條注。清劉一明評三藏與拂雲叟兩段文字雲：「長老對衆一篇禪機，空性之學，無甚奇特。至於拂雲所言……此金丹之要着，學者若能於此處尋出個消息，大事可以了了。」李旁：和盤托出。證夾：此一篇轉說得明夾痛快，覺三藏禪法論猶是老僧常談。

三藏聞言，叩頭拜謝。十八公用手攙扶。孤直公將身扯起。凌空子打個哈哈道：「拂雲之言，分明漏泄。聖僧請起，不可盡信。我等趁此月明，原不爲講論修持，且自吟哦逍遙，放蕩襟懷也。」拂雲叟笑指石屋道：「若要吟哦，且入小庵一茶，何如？」

長老真個欠身，向石屋前觀看。門上有三個大字，乃「木仙庵」。遂此同入，又敘了坐次。忽見那赤身鬼使捧一盤茯苓膏茯苓：參見第一回「茯苓」條注。古人認爲茯苓是藥中珍品，產於千年松根上。《淮南子·說山訓》：「千年之松，下有茯苓。」故此處以茯苓待客。，將五盞香湯奉上。四老請唐僧先喫，三藏驚疑，不敢便喫。那四老一齊享用，三藏卻纔吃了兩塊，各飲香湯收去。三藏留心偷看，李旁：三藏偷心未淨。只見那裏邊玲瓏光彩，如月下一般：

水自石邊流出，香從花裏飄來。

滿座清虛雅緻，全無半點塵埃。

那長老見此仙境，以爲得意，情樂懷開，十分歡喜。忍不住唸了一句道：「禪心似月迥無塵。」

勁節老笑而即聯道：「詩興如天青更新。」

孤直公道：「好句漫裁摶錦繡好句漫裁摶（tuán）錦繡：意爲隨意地吟成美妙的句子，就像團弄錦繡一樣。裁，對文字的安排取捨。摶，捏而成團。。」

凌空子道：「佳文不點唾奇珍佳文不點唾奇珍：意爲文章不加修改，一氣呵成，文字優美就像隨口吐出珠玉一樣。唐李白《妾薄命》：「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

拂雲叟道：「六朝一洗繁華盡六朝一洗繁華盡：六朝指在南京建都的吳、東晉、宋、齊、梁、陳，六朝的詩文奢靡空虛，唐代以後，詩人對這種風格進行了很大的改變。，四始重刪雅頌分四始重刪雅頌分：四始指《詩經》的「風」、「大雅」、「小雅」、「頌」四個部分（說法不一，這裏取唐孔穎達的說法），據說孔子對《詩經》作了刪定和整理工作。這裏取孔子刪詩的典故，借指改變奢靡空虛的詩風，重新恢復詩教的正統。。」

三藏道：「弟子一時失口，胡談幾字，誠所謂班門弄斧。適聞列仙之言，清新飄逸，真詩翁也。」勁節老道：「聖僧不必閒敘。出家人全始全終。既有起句，何無結句？望卒成之。」三藏道：「弟子不能，煩十八公結而成篇爲妙。」勁節道：「你好心腸。你起的句，如何不肯結果？慳吝珠璣慳吝珠璣：吝惜自己的作品，不肯拿出來。珠璣，對別人詩文的美稱。，非道理也。」三藏只得續後二句雲：「半枕松風茶未熟，吟懷瀟灑滿腔春。」

十八公道：「好個『吟懷瀟灑滿腔春』！」孤直公道：「勁節，你深知詩味，所以只管咀嚼。何不再起一篇？」十八公亦慨然不辭道：「我卻是頂針字起頂針：上一句的最後一個字是下一句的第一個字，這種作文方法叫頂針。：春不榮華冬不枯，雲來霧往只如無。」

凌空子道：「我亦體前頂針二句：無風搖拽婆娑影，有客忻憐福壽圖。」

拂雲叟亦頂針道：「圖似西山堅節老，清如南國沒心夫沒心夫：指竹，因竹竿中空故名。。」

李旁：一夥歪詩，堪笑！堪笑！

孤直公亦頂針道：「夫因側葉稱樑棟側葉：即側柏。清胡渭《禹貢錐指》：「葉扁而側生者爲柏，俗謂之側柏。」，臺爲橫柯作憲烏憲烏：指御史臺之烏鴉。參見本回「烏棲」條注。。」

長老聽了，讚歎不已道：「真是陽春白雪陽春白雪：古代一種高雅幽深的曲子，後來泛稱高雅的音樂。典出《文選》宋玉《對楚王問》：「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之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之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之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這本來是宋玉爲自己不得人心而作的辯護，說自己因爲才高而不能得到士庶的理解。但是他的辯護詞確實反映了一種常見的現象和道理——曲高和寡，所以常被後人引用。，浩氣沖霄！弟子不才，敢再起兩句。」孤直公道：「聖僧乃有道之士，大養之人也。不必再相聯句，請賜教全篇，庶我等亦好勉強而和。」三藏無已，只得笑吟一律曰：

「杖錫西來拜法王，願求妙典遠傳揚。

金芝三秀詩壇瑞三秀：靈芝的別名。因傳說靈芝一年開三次花故稱。《楚辭·九歌·山鬼》：「採三秀兮于山間。」兩句襲自金元好問《贈答普安師》：「金芝三秀詩壇瑞，寶樹千花佛界春。」，寶樹千花蓮瑞香寶樹：珍寶之樹，指淨土中的草木。《法華經·壽量品》：「寶樹多華樹，衆生所遊樂。」唐僧作詩，免不了引用佛典。。

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立行藏「百尺竿頭須進步」二句：語出《五燈會元》卷四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偈語：「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意爲修行已到極高的境界，如坐在百尺竿頭的人，但仍算不得真正得道。必須打破原有的執着，放下已修得的成果，再進一步，方能與十方世界真正同體。。

修成玉像莊嚴體，極樂門前是道場。」

四老聽畢，俱極讚揚。十八公道：「老拙無能，大膽攙越，也勉和一首。」雲：

「勁節孤高笑木王木王：即梓樹。《埤雅·釋木》：「今呼牡丹，謂之花王。梓爲木王，蓋木莫良於梓。」，靈椿不似我名揚靈椿：傳說中壽命極長的椿樹。《莊子·逍遙遊》：「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以八千歲爲秋。」。

山空百丈龍蛇影，泉沁千年琥珀香琥珀：松脂的化石。《神仙傳》：「松柏脂入地千年化爲茯苓，茯苓化琥珀。」。

解與乾坤生氣概，喜因風雨化行藏「解與」二句：襲自宋王公韶《老松》詩：「解與乾坤生氣概，幾因風雨長精神。」。

衰殘自愧無仙骨，惟有苓膏結壽場苓膏：茯苓膏。茯苓是寄生在松根的一種菌類植物，是補藥，可以延年益壽。。」

孤直公道：「此詩起句豪雄，聯句有力，李夾：做歪詩的偏會標榜。但結句自謙太過矣。堪羨！堪羨！老拙也和一首。」雲：

「霜姿常喜宿禽王，四絕堂前大器揚四絕堂：湖南長沙道林寺，建有廳堂，珍藏沈傳師和裴休（後改爲歐陽詢）的書法和宋之問、杜甫的詩歌，稱爲「四絕堂」，堂前有柏樹，相傳爲晉名將陶侃所植。。

露重珠纓蒙翠蓋，風輕石齒碎寒香「露重」二句：襲自宋蘇軾《登州孫氏萬松堂》：「露重珠瓔蒙翠蓋，風來石齒碎寒江。」珠纓，形容露珠成串的樣子。石齒，齒狀的石頭，亦指山石間的水流。。

長廊夜靜吟聲細，古殿秋陰淡影藏「長廊」二句：襲自唐溫庭筠《晉朝柏樹》：「長廊夜靜聲疑雨，古殿秋深影勝雲。」吟聲，比喻風吹柏樹的細碎聲音。。

元日迎春曾獻壽元日迎春：即元旦用柏葉酒獻壽的習俗。古代風俗，以柏葉浸酒，元旦共飲，以祝壽和避邪。漢應劭《漢官儀》卷下：「正旦飲柏葉酒上壽。」，老來寄傲在山場。」

凌空子笑而言曰：「好詩！好詩！真個是月脅天心月脅天心：唐皇浦湜《顧況集》序：「偏於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脅，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此處比喻詩歌清雅，意境高絕。，老拙何能爲和？但不可空過，也須扯淡幾句。」曰：

「樑棟之材近帝王，太清宮外有聲揚。

晴軒恍若來青氣，暗壁尋常度翠香「樑棟之材」四句：襲自元傅若金《古杉行題陳兵曹所藏李遵道畫靈隱道中二杉圖》：「山林萬里那得致，見者皆驚棟樑器。暗壁尋常度雨聲，晴窗彷彿生秋氣。」太清宮，亳州太清宮有八株檜樹，傳爲老子親手植。。

壯節凜然千古秀，深根結矣九泉藏深根結矣九泉藏：形容檜樹根深。宋蘇軾《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

凌雲勢蓋婆娑影，不在羣芳豔麗場。」

拂雲叟道：「三公之詩，高雅清淡，正是放開錦繡之囊也錦繡之囊：《新唐書·李賀傳》載，李賀出行，常騎弱馬，背古錦囊，有得詩句，則記下投入囊中。。我身無力，我腹無才，得三公之教，茅塞頓開。無已，也打油幾句打油：即打油詩，一種俚俗的詼諧的詩。常是玩笑之作，不登大雅之堂。這裏是謙虛的說法。，幸勿哂。」詩曰：證夾：四操詩雖不佳，然尚能敷演成章，不似三藏打油。

「淇澳園中樂聖王淇澳：《詩經·衛風·淇澳》：「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意爲淇水之澳（水邊彎曲處），長滿了盈盈綠竹。用以歌頌衛武公英明賢德。，渭川千畝任分揚渭川千畝：《史記·貨殖列傳》載，「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意爲在渭川種植千畝竹林，生活可以達到王侯一樣富庶。。

翠筠不染湘娥淚翠筠不染湘娥淚：傳說大舜南巡，在路上去世，他的兩個妃子娥皇、女英傷心地哭泣，淚滴在竹子上，變成有斑點的湘妃竹。筠，竹的青皮。，班籜堪傳漢史香班籜堪傳漢史香：此指漢代班固在竹簡上撰著《漢書》。籜，竹筍殼，此處代指竹子。又世德堂本「班」、「斑」常混用。則「班籜」即「斑籜」，指有斑點的湘妃竹。。

霜葉自來顏不改，煙梢從此色何藏？

子猷去世知音少子猷去世知音少：襲自唐羅隱《竹》詩：「子猷死後知音少，粉節霜筠漫歲寒。」子猷，晉王羲之之子王徽之的字。《世說新語·任誕》載，王徽之最愛竹，即便是寄居一處，也要種竹，並說：「何可一日無此君！」，亙古留名翰墨場。」

三藏道：「衆仙老之詩，真個是吐鳳噴珠，遊夏莫贊遊夏莫贊：《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著《春秋》時，文字精審，「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即子夏等人不能添上一句話。遊即子游，夏即子夏，均爲以文學聞名的孔子弟子。這裏形容詩句字字精當，不可改易。。厚愛高情，感之極矣。但夜已深沉，三個小徒不知在何處等我。意者弟子不能久留，敢此告回尋訪，尤無窮之至愛也。望老仙指示歸路。」四老笑道：「聖僧勿慮，我等也是千載奇逢。況天光晴爽，雖夜深卻月明如晝，再寬坐坐，待天曉自當遠送過嶺，高徒一定可相會也。」

正話間，只見石屋之外，有兩個青衣女童，挑一對絳紗燈籠，後引着一個仙女。那仙女撚着一枝杏花，笑吟吟進門相見。那仙女怎生模樣？他生得：

青姿妝翡翠，丹臉賽胭脂。星眼光還彩，蛾眉秀又齊。下襯一條五色梅淺紅裙子，上穿一件煙裏火比甲輕衣煙裏火比甲：黑底紅色花紋的背心。。弓鞋彎鳳嘴，綾襪錦拖泥。妖嬈嬌似天台女天台女：指天台山的仙女。晉幹寶《搜神記》載，漢代剡縣居民劉晨、阮肇入天台山迷路，忽遇二仙女留宿，經半年，告辭出山，發現山外已過數百年。，不亞當年俏妲姬妲姬：即「妲己」。商朝紂王的妃子。。

四老欠身問道：「杏仙何來？」那女子對衆道了萬福，道：「知有佳客在此賡酬，特來相訪。敢求一見。」十八公指着唐僧道：「佳客在此，何勞求見！」三藏躬身，不敢言語。那女子叫：「快獻茶來。」又有兩個黃衣女童，捧一個紅漆丹盤，盤內有六個細磁茶盂，盂內設幾品異果，橫擔着匙兒，提一把白鐵嵌黃銅的茶壺，壺內香茶噴鼻。斟了茶，那女子微露春蔥，捧磁盂先奉三藏，次奉四老，然後一盞，自取而陪。

凌空子道：「杏仙爲何不坐？」那女子方纔去坐。茶畢欠身問道：「仙翁今宵盛樂，佳句請教一二如何？」拂雲叟道：「我等皆鄙俚之言，惟聖僧真盛唐之作，甚可嘉羨。」證夾：太宗貞觀之時，猶初唐也，何乃預借盛唐耶？那女子道：「如不吝教，乞賜一觀。」四老即以長老前詩後詩並禪法論，宣了一遍。那女子滿面春風，對衆道：「妾身不才，不當獻醜。但聆此佳句，似不可虛，也勉強將後詩奉和一律如何？」遂朗吟道：證夾：杏仙詩，亦可三等。

「上蓋留名漢武王漢武王：漢武帝宮中多杏。《西京雜記》載上林苑有蓬萊杏、文杏。東海都尉於臺獻仙人所食杏一株，開五色花。《酉陽雜俎》卷十八載，濟南東南有分流山，山上多杏，大如梨，黃如橘，土人謂之漢帝杏。，周時孔子立壇場孔子立壇場：傳說孔子曾經在杏壇授徒，周圍杏樹環繞。《莊子·漁父》：「孔子……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

董仙愛我成林積董仙：據晉葛洪《神仙傳》載，三國時期吳國名醫董奉給人看病不要診費，被治好的重病人給他種杏五株，輕病人給他種杏一株。如此數年，達十萬餘株，蔚然成林。，孫楚曾憐寒食香孫楚曾憐寒食香：南朝梁宗懍《荊楚歲時記》載，古代寒食節有飲杏酪（杏仁粥）之習俗，晉代孫楚在寒食節曾用杏酪祭祀春秋時晉國名臣介子推。。

雨潤紅姿嬌且嫩，煙蒸翠色顯還藏。

自知過熟微酸意，落處年年伴麥場落處年年伴麥場：指杏成熟的時候正趕上麥收。。」

四老聞詩，人人稱賀。都道：「清雅脫塵，句內包含春意。好個『雨潤紅姿嬌且嫩』！『雨潤紅姿嬌且嫩』！」那女子笑而悄答道：「惶恐！惶恐！適聞聖僧之章，誠然錦心繡口。如不吝珠玉，賜教一闋如何？」唐僧不敢答應。那女子漸有見愛之情，挨挨軋軋，漸近坐邊，低聲悄語呼道：「佳客莫者，趁此良宵，不耍子待要怎的？人生光景，能有幾何？」十八公道：「杏仙盡有仰高之情，聖僧豈可無俯就之意？如不見憐，是不知趣了也。」孤直公道：「聖僧乃有道有名之士，決不苟且行事。如此樣舉措，是我等取罪過了。污人名，壞人德，非遠達也。果是杏仙有意，可教拂雲與十八公做媒，我與凌空子保親，成此姻眷，何不美哉！」

三藏聽言，遂變了顏色，跳起來高叫道：「汝等皆是一類邪物，這般誘我！當時只以低行之言，談玄談道可也；如今怎麼以美人局來騙害貧僧？是何道理！」四老見三藏發怒，一個個咬指擔驚，再不復言。那赤身鬼使爆燥如雷道：「這和尚好不識抬舉！我這姐姐那些兒不好？他人材俊雅，玉質嬌姿，不必說那女工針指，只這一段詩材，也配得過你。你怎麼這等推辭！休錯過了！孤直公之言甚當，如果不可苟合，待我再與你主婚。」三藏大驚失色，憑他們怎麼胡談亂講，只是不從。鬼使又道：「你這和尚，我們好言好語，你不聽從。若是我們發起村野之性，還把你攝了去，教你和尚不得做，老婆不得取，卻不枉爲人一世也？」那長老心如金石，堅執不從。暗想道：「我徒弟們不知在那裏尋我哩。」說一聲，止不住眼中墮淚。那女子陪着笑，挨至身邊，翠袖中取出一個蜜合綾汗巾兒蜜合：即蜜合色。清李鬥《揚州畫舫錄》：「淺黃白色曰蜜合。」，與他揩淚道：「佳客勿得煩惱，我與你倚玉偎香，耍子去來。」長老咄的一聲喝道，跳起身來就走；被那些人扯扯拽拽，嚷到天明。

忽聽得那裏叫聲：「師父！師父！你在那方言語也？」原來那孫大聖與八戒、沙僧，牽着馬，挑着擔，一夜不曾住腳，穿荊度棘，東尋西找；卻好半雲半霧的，過了八百里荊棘嶺西下，聽得唐僧吆喝，卻就喊了一聲。那長老掙出門來，叫聲：「悟空，我在這裏哩，快來救我！快來救我！」那四老與鬼使，那女子與女童，幌一幌都不見了。

須臾間，八戒、沙僧俱到邊前道：「師父，你怎麼得到此也？」三藏扯住行者道：「徒弟呵，多累了你們了。昨日晚間見的那個老者，言說土地送齋一事，是你喝聲要打，他就把我抬到此方。他與我攜手相攙，走入門，又見三個老者，來此會我，俱道我做『聖僧』，一個個言談清雅，極善吟詩。我與他賡和相攀賡和：續用他人原韻或題意唱和。賡，繼續。，覺有夜半時候，又見一個美貌女子，執燈火，也來這裏會我，吟了一首詩，稱我做『佳客』。因見我相貌，欲求配偶，我方省悟，正不從時，又被他要做媒的做媒，保親的保親，主婚的主婚，我立誓不肯。正欲掙着要走，與他嚷鬧，不期你們到了。一則天明，二來還是怕你，只才還扯扯拽拽，忽然就不見了。」行者道：「你既與他敘話談詩，就不曾問他個名字？」三藏道：「我曾問他之號。那老者喚做十八公，號勁節。第二個號孤直公，第三個號凌空子，第四個號拂雲叟，那女子人稱他做杏仙。」八戒道：「此物在於何處？才往那方去了？」三藏道：「去向之方，不知何所，但只談詩之處，去此不遠。」

他三人同師父看處，只見一座石崖，崖上有「木仙庵」三字。三藏道：「此間正是。」行者仔細觀之，卻原來是一株大檜樹，一株老柏，一株老松，一株老竹。竹後有一株丹楓。再看崖那邊，還有一株老杏，二株臘梅，二株丹桂。行者笑道：「你可曾看見妖怪？」八戒道：「不曾。」行者道：「你不知，就是這幾株樹木在此成精也。」八戒道：「哥哥怎得知成精者是樹？」行者道：「十八公乃松樹，孤直公乃柏樹，凌空子乃檜樹，拂雲叟乃竹竿，赤身鬼乃楓樹，杏仙即杏樹，女童即丹桂，即臘梅也。」八戒聞言，不論好歹，一頓釘鈀，三五長嘴，連拱帶築，把兩顆臘梅、丹桂、老杏、楓楊俱揮倒在地，果然那根下俱鮮血淋漓果然那根下俱鮮血淋漓：傳說樹木成精或年深日久，便有血液。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汶水》引《從徵記》：「泰山有下中上三廟，牆闕嚴整。廟中柏樹夾兩階，大二十餘圍，蓋漢武所植也。赤眉嘗斫一樹，見血而止，今斧創猶存。」《晉書·五行志》：「魏武帝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亦血出。帝惡之，遂寢疾，是月崩。」。三藏近前扯住道：「悟能，不可傷了他！他雖成了氣候，卻不曾傷我，我等找路去罷。」行者道：「師父不可惜他，恐日後成了大怪，害人不淺也。」那呆子索性一頓鈀，將松、柏、檜、竹一齊皆築倒，證夾：可惜幾個詩翁，都被老呆斷送。卻纔請師父上馬，順大路一齊西行。

畢竟不知前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結出修真之道，必須腳踏實地，而不得着空執相矣。然或人疑爲無修無證，而遂隱居深藏，清高自貴，立言著書，獨調狂歌。殊不知隱居則仍着空，著作則已着相，總非非色非空之大道。故此回直示人以隱居之不真，著作之爲假也。

篇首「祭賽國王謝了三藏師徒護寶擒怪之恩」，以見是假易除，是真難滅，假者足以敗道，真者足以成道也。「伏龍寺僧人，有的要同上西天，有的要修行伏侍。行者把毫毛拔了三四十根，變作猛虎攔住，衆僧方懼，不敢前進。大聖才引師父策馬而去。」言世人遇一有道之士，聞風妄想，即欲成仙作佛，彼烏知這個道路之上，其中有無數惡物當道，最能傷人性命。若非有大聖人度引前去，其不爲假道學所阻擋者幾希。「衆僧大哭而回」，見認假者終歸空亡；「四衆走上大路」，知得真者必有實濟。「正是時序易遷，又早冬殘春至。」此等處，雖作書者編年紀月，而實有妙意存焉。蓋以修道者，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若不竭力功程，便是虛度年月，古人所謂「下手速修猶太遲」也。

「正行處，忽見一條長嶺，都是荊刺棘針。」此荊棘非外邊之荊棘，乃修道者心中之荊棘，即於慮百智，機謀妙算，等等妄念邪思者即是。其曰：處處藤蘿纏古樹，重複藤葛繞叢柯。爲人誰不遭荊棘，那見西方荊棘多。」此實言也，前古後今塵世之人，盡被荊棘所纏繞，而不能解脫，然其中荊棘之多處，莫過於西方。何則？他方之荊棘，人皆從荊棘中生，生於荊棘雖有荊棘，而不以荊棘爲荊棘，故少；西方之荊棘，人當從荊棘中脫，欲脫荊棘而又入荊棘，是以荊棘生荊棘，故多。嗚呼！荊棘豈可有乎？一有荊棘，其刺芒鋒針，傷其手，傷其足，傷其口、鼻。眼、耳、舌、身。不特此也，且傷其心、肝、脾、肺、腎。內外俱傷，性命亦由之而無不傷。荊棘之爲害最大，爲禍甚深，修行者若不先將此處親眼看透，努力撥開，吾不知其所底止矣。

「八戒笑道：『要得度，還依我。』」既能看的清白，須當戒此荊棘。戒得此，方能度得此；能度不能度，在我能戒不能戒耳。「八戒捻決唸咒，把腰躬一躬，叫：『長』就長了有二十丈的身軀，把釘鈀變了有三十丈的鈀柄，雙手使鈀，摟開荊棘，請唐僧跟來。」唸咒所以狠心，躬腰所以努力，身長二十丈，返其火之本性；鈀柄三十丈，復其木之真形。雙手使鈀，擇善而固執；摟開荊棘，執兩而用中。此等妙決，真除去荊棘之大法門，度引真僧之不二道也。

「一塊空闊之處，石碣上寫：荊棘蓬攀八百里，古來有路少人行。」噫！前言「爲人誰不遭荊棘」，今雲「古來有路少人行」，此是何意？蓋荊棘嶺人人行之，人人不能度之。不能度，則傷生而死於荊棘，是荊棘中無活路，而只有死路，故曰「爲人誰不遭荊棘」。若能度，則脫死而生於荊棘，是荊棘中無死路，而反有生路，故曰「古來有路少人行」。「八戒添上兩句道：自今八戒能開破，直透西方路盡平。」夫荊棘嶺少人行者，皆因不知戒慎恐懼，自生荊棘纏繞，道路不平。若一旦悔悟，直下狠力，開破枝蔓，攸往攸利，王道蕩蕩，何不平之有？「三藏要住過今宵，明早再走。」此便是腳力不常，自生荊棘，而荊棘難度也。故八戒道：「師父莫住，趁此天色睛明，我等連夜摟開，走他娘。」修行之道，務必朝斯夕斯，乾乾不息，方可成功。非可自生懈怠，有阻前程，中道而廢。提綱所謂「荊棘嶺悟能努力」者，即所悟能以努力，戒其荊棘耳。

「又行一日一夜，前面風敲竹韻，颯颯松聲，卻好又有一段空地，」中間一座古廟，門外有松柏凝青，桃梅鬥麗。」讀者細思此處，吉乎？兇乎？如雲是兇，八戒開路，西路盡平，日夜如一，已到得松風竹韻，中空之妙地，何雲不吉？既雲是吉，又何有後之木仙庵事務？若不將此處分辨個清白，學者不爲荊棘所阻，必爲木仙庵所誤，雖在空閒之地，未免終在荊棘中作活計也。前八戒所開者，乃世路之荊棘；後木仙庵談詩，乃道路之荊棘。開去世路荊棘，不除道路荊棘，烏可乎？「風敲竹韻，颯颯松聲。」已出世間一切荊棘，到於空發，不爲荊棘所傷矣。然空地中間一座古廟，廟而曰古，則廟舊而不新，必有損壞之處；「門外松柏凝青」，青而曰凝，必固執而不通；「桃梅鬥麗」，麗而曰鬥，必爭勝而失實。謂之門外，非是個中，真乃門外漢耳。「三藏下馬與三徒少憩，行者道：『此處少吉多兇，不宜久坐。』」言過此世路荊棘，前面還有道路荊棘，急須一切撥開，方得妥當。若以出得世路荊棘，爲休歇之地，而安然自在，則鬧中生事，雖離此荊棘，必別有荊棘而來矣。

「說不了，忽見一陣陰風，廟門後轉出一個老者，角巾淡服，手持柺杖，後跟着一個青臉獠牙，紅須赤身鬼使，頂着一盤面餅，跪獻充飢。」噫！仙翁已於此處，將木仙庵情節，明明寫出了也。「角巾」者，是在角勝場中出首；「淡服」者，乃於淡泊境內存身。分明是偏僻柺杖，反以爲道中老人。「青臉」而面目何在？「獠牙」而利齒畢露，「紅須」而顯然口頭三昧，「赤身」而何曾被服四德。伊然地獄之鬼使，誠哉閻王之麪食。「頭頂一盤」，源頭處何曾看見；「跪獻充飢」，腳跟後已是着空。裝出一番老成，到底難瞞識者。「呼的一聲，把長老攝去，飄飄蕩蕩，不知去向。」皆因下馬少憩，一至於此。妖何爲乎？亦自造耳。

「老者、鬼使，把長老抬到煙霞石屋之前，攜手相攙，道：『聖僧休怕，我等不是歹人，乃荊棘嶺十八公也。因風清月霽之宵，特請你來，會友談詩，消遣情懷故耳。』」此言以詩詞章句，談禪論道。消遣而樂煙霞之志，會友而玩風月之宵。自謂石藏美玉，道高德隆，可以提攜後人，而不知實爲荊棘中之老鬼也。何則？聖賢心法大道，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知之貴於行之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能行方可全知耳。四老以會友談詩爲能，以孤雲空節爲真，吾不知所能者何道？所抱者何真？只知有己，不知有人，謂深山四操，固其宜也。其自操深山，必謂孤高遠俗，即能耐老；萬緣俱空，即得長生；性情冷淡，可與仙遊；節操自力，可奪造化。是皆誤認一己本質，不待修爲，空空一靜，即可成真，而不知一身純陰無陽，孤陰不生，獨陽不長，焉能了得生死？故三藏答道：「於今奉命朝西去，路遇仙翁錯愛來。」即古人所謂「休施巧僞爲功力，須認他家不死方」也。

長老對衆一篇禪機，空性之學，無甚奇特。至於拂雲所言：「必須要點檢現前面目，靜中自有生涯，沒底竹籃汲水，無根鐵樹生花。靈寶峯頭牢着腳，歸來雅會上龍華。」此金丹之要着，學者若能於此處尋出個消息，大事可以了了，非可以拂雲之言而輕之。《悟真》雲：「偃月爐中玉蕊生，硃砂鼎內水銀平。只因火力調和後，種得黃芽漸長成。」正與拂雲之言同。凌虛謂「拂雲之言，分明漏泄」，此的言也。何以又云：原不爲講論修持，且自吟詠逍遙。放蕩襟懷」乎？特以言清行濁之流，雖道言可法於當時，法語可傳於後世，究是卜居於荊棘林中，毫無干涉於自己性命也。

「石門上有三個大字，乃『木仙庵』。」仙而曰木，則是以木爲仙矣。木果能仙乎？孟子云；「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今四操不能腳踏實地，在自己性命上作功夫，僅以避世離俗爲高，著書立言載之於木，以卜虛名，真乃固執不通，如石門難破，其與所言「檢點現前面目」之句，大相背謬。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重於木載之空言，而輕於大道之實行，非木仙而何？仙而謂木，則所居之庵，亦謂木仙庵可也。

聞之仙有五等，天仙、地仙、神仙、人仙、鬼仙。今四操上不能比天、地、神之仙、下不能比人、鬼之仙，高談闊論，自要譽望，大失仙翁「心地下功，全拋世事；教門用力，大起塵勞」之意。試觀聯章吟篇，彼此唱和，總以寫空言無補，而不關幹身心。雖是吐鳳噴珠，遊夏莫贊，其如黑夜中作事，三品大藥，不知在何處矣。

更有一等地獄種子，敗壞聖道，毀謗仙經，借道德之說以迷世人，取陰陽之論以殘美女；天良俱無，因果不曉，其與四操保杏仙之親，與三藏者何異？三藏道：「汝等皆是一類怪物，當時只以風雅之言談玄談道可也，如今怎麼以美人局騙害貧僧？」可謂棒喝之至，而無如迷徒，猶有入其圈套而罔識者，其亦木仙庵之類，尤爲荊棘中之荊棘。

提綱所謂「水仙庵三藏談詩」，是言迷徒無知，而以三藏真經之道，於語言文字中求成，此其所以爲木仙也。籲！此等之輩，於行有虧，於言無功；聞其聲而不見其人，如黑夜中走路；圖其名而不惜其命，是鬼窟中生涯；安得有戒行長老，「掙出門來」，不着於隱居之空，不着於著作之色；悟得真空不空，不空之空；識得山中木怪，急須發個呆性，一頓鈀築倒；離過荊棘嶺，奔往西天大路而行乎？

詩曰：

修行急早戒荊棘，不戒荊棘道路迷。

饒爾談天還論地，棄真入假總庸愚。

# 第六十五回 妖邪假設小雷音 四衆皆遭大厄難

李本總批：人多從似處錯了，小雷音寺便是樣子。世上無一物不有似者，最能誤人，所以「似是而非」深爲可惡。

憺漪子曰：有是哉，已甚之不可爲也。前者碧波潭之處老龍，爲已甚矣；乃木仙庵之處四操，抑又甚焉。於是已甚之過，則必有已甚之魔應之。如小雷音之黃眉怪非乎？按黃眉伎倆，在西方諸怪中，不過伯仲之間。即其腰間搭包，亦彷彿青兕之金剛圈，鎮元之乾坤袖已爾。獨其一裝再裝，始而衆神揭諦，繼而五龍龜蛇，又繼而太子四將，所裝不下七八十人。而且縛者縛，窖者窖，狠鷙如此，則從來諸怪中所未有者。又況加以行者瀕死之金鐃乎？故曰「此已甚之應」也。卒之智盡能索，無可如何，而一彌勒以嘻笑收之。然則學人之千嗔，何如佛祖之一笑也哉？

天下凡事有真即有假，有大即有小。假之亂真，小之擬大，其害一也。然假之亂真，如靡蕪杜蘅、武夫美玉之類，人猶得而辨之，爲其猶有真假之見存也。若小之擬大，人多忽而不覺，如險梁父者，不知其非泰山；泛碣石者，不知其非滄海，蓋狎其小而忘其假也。若黃眉怪之雷音，則以假而兼小者，行者已灼見其假，而三藏猶竊喜其小，宜其迷而不悟也。學人之誤於假者多矣，誤於小者亦不少，不可不以此爲鑑。

這回因果，勸人爲善，切休作惡。

一念生，神明照鑑，任他爲作。

拙蠢乖能君怎學，兩般還是無心藥無心藥：出自《大法鼓經》。佛對迦葉說：「汝當觀彼無心凡鼓，以無心藥，若塗、若燻、若打，有如是力，饒益衆生。」佛教將息心絕念、不起妄想比喻爲能治療貪嗔癡等病的藥物。此指無論是拙蠢還是乖覺有才能的人，都是一樣的，都需要用無心藥，即息心絕唸的方法修行。。

趁生前有道正該修，莫浪泊浪泊：空過。。

認根源，脫本殼。

訪長生，須把捉。

要時時明見，醍醐斟酌醍醐：此指使人徹悟的教義。參見第三十一回「醍醐灌頂」條注。。

貫徹三關填黑海貫徹三關填黑海：三關，參見第四十一回「三關」條注。黑海，指藏精之處。因腎屬水，以五色配五行爲黑色，故稱黑海。金馬鈺《丹陽真人語錄》：「清淨者，清爲清其心源，淨爲淨其黑海。心源清則外物不能撓，故情定而神明生焉。黑海淨則邪欲不能幹，故精全而腹實矣。」此句指三關通暢，精氣充滿，爲成仙道打好基礎。，管教善者乘鸞鶴。

那其間愍故更慈悲愍故：愍，憐憫，與「慈悲」義略同。故，因此。，登極樂。

話表唐三藏一念虔誠，且休言天神保護，似這草木之靈，尚來引送，雅會一宵，脫出荊棘針刺，再無蘿蓏攀纏。四衆西進，行勾多時，又值冬殘，正是那三春之日：

物華交泰，斗柄回寅斗柄回寅：斗柄，北斗七星的第五、六、七星。北斗星轉回到寅，就是冬殘春回。寅，地支的第三位，可用來紀年、月、日；寅，象徵着正月陽氣上升，萬物開始甦醒。。草芽遍地綠，柳眼滿堤青柳眼：古人將柳枝剛出的嫩芽，稱爲「柳眼」。。一嶺桃花紅錦涴涴（wò）：浸漬，染上。，半溪煙水碧羅明。幾多風雨，無限心情。日曬花心豔，燕銜苔蕊輕。山色王維畫濃淡王維：唐代著名詩人、畫家。尤其善於山水畫，畫中有禪意。，鳥聲季子舌縱橫鳥聲季子舌縱橫：形容鳥舌像蘇秦的舌頭一樣縱橫。季子，戰國時期舌辯之士蘇秦，字季子，口才出衆，。芳菲鋪繡無人賞，蝶舞蜂歌卻有情。

師徒們也自尋芳踏翠，緩隨馬步。正行之間，忽見一座高山，遠望着與天相接。三藏揚鞭指道：「悟空，那座山也不知有多少高，可便似接着青天，透衝碧漢。」行者道：「古詩不雲『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這是宋代名臣寇準八歲時所作《吟華山詩》中的兩句。。但言山之極高，無可與他比並。豈有接天之理！」八戒道：「若不接天，如何把崑崙山號爲『天柱』天柱：《神異經》載，崑崙山上有銅柱高入天，即所謂天柱。？」行者道：「你不知。自古『天不滿西北』。崑崙山在西北乾位上，故有頂天塞空之意，遂名天柱。」沙僧笑道：「大哥把這好話兒莫與他說。他聽了去，又降別人降別人：降服別人。這裏指去向別人炫耀，使別人欽佩自己。。我們且走路。等上了那山，就知高下也。」

那呆子趕着沙僧廝耍廝鬥。老師父馬快如飛，須臾，到那山崖之邊。一步步往上行來，只見那山：

林中風颯颯，澗底水潺潺。鴉雀飛不過，神仙也道難。千崖萬壑，億曲百灣。塵埃滾滾無人到，怪石磷磷不厭看。有處有云如水滉，是方是樹鳥聲繁「有處有云」二句：意爲只要是一個地方，一個位置，就有云彩像水一樣波盪，就有樹木，有鳥在樹上啼叫。滉（huànɡ），波動，搖盪。。鹿銜芝去，猿摘桃還。狐貉往來崖上跳，麖獐出入嶺頭頑。忽聞虎嘯驚人膽，斑豹蒼狼把路攔。

唐三藏一見心驚，孫行者神通廣大，你看他一條金箍棒，哮吼一聲，嚇過了狼蟲虎豹，剖開路，引師父直上高山。行過嶺頭，下西平處，忽見祥光藹藹，彩霧紛紛，有一所樓臺殿閣，隱隱的鐘磬悠揚。三藏道：「徒弟每，看是個甚麼去處。」行者抬頭，用手搭涼篷，仔細觀看，那壁廂好個所在！真個是：

珍樓寶座，上剎名方。谷虛繁地籟，境寂散天香。青松帶雨遮高閣，翠竹留雲護講堂。霞光縹緲龍宮顯，彩色飄颻沙界長沙界：佛教語，意思是恆河沙的世界，這裏喻指西方的佛寺，唐僧他們以爲離開西方佛國很近了。。朱欄玉戶，畫棟雕樑。談經香滿座，語籙月當窗語籙：同「語錄」。這裏指佛教禪宗的僧人所說禪語的記錄。。鳥啼丹樹內，鶴飲石泉傍。四圍花發琪園秀，三面門開舍衛光舍衛：古印度城名，後來也指此國的國名。佛祖在世時曾居住在這城裏，城內有「祇園精舍」。。樓臺突兀門迎嶂，鐘磬虛徐聲韻長虛徐：從容不迫，舒緩。。窗開風細，簾捲菸茫。有僧情散淡，無俗意和昌和昌：安和而富有生機。。紅塵不到真仙境，靜土招提好道場招提：佛寺。。

行者看罷，回覆道：「師父，那去處是便是座寺院，卻不知禪光瑞藹之中，又有些凶氣何也。觀此景象，也似雷音，卻又路道差池。證夾：既雲路道差遲，豈得復言雷音？我每到那廂，決不可擅入，恐遭毒手。」唐僧道：「既有雷音之景，莫不就是靈山？你休誤了我誠心，擔閣了我來意。」行者道：「不是，不是，靈山之路，我也走過幾遍，那是這路途？」八戒道：「縱然不是，也必有個好人居住。」沙僧道：「不必多疑。此條路未免從那門首過，是不是一見可知也。」行者道：「悟淨說得有理。」

那長老策馬加鞭，至山門前，見「雷音寺」三個大字，慌得滾下馬來，倒在地下，口裏罵道：「潑猢猻，害殺我也！現是雷音寺，還哄我哩！」行者陪笑道：「師父莫惱，你再看看。山門上乃四個字，你怎麼只念出三個來，倒還怪我？」長老戰兢兢的爬起來再看，真個是四個字，乃「小雷音寺」。三藏道：「就是小雷音寺，必定也有個佛祖在內。經上言三千諸佛，想是不在一方：似觀音在南海，普賢在峨眉，文殊在五臺。這不知是那一位佛祖的道場。古人云：『有佛有經，無方無寶。』我們可進去來。」行者道：「不可進去。此處少吉多兇。若有禍患，你莫怪我。」三藏道：「就是無佛，也必有個佛像。我弟子心願，遇佛拜佛，如何怪你？」即命八戒取袈裟，換僧帽，結束了衣冠，舉步前進。

只聽得山門裏有人叫道：「唐僧，你自東土來拜見我佛，怎麼還這等怠慢？」三藏聞言，即便下拜。八戒也磕頭，沙僧也跪倒；惟大聖牽馬、收拾行李在後。方入到二層門內，就見如來大殿。殿門外寶臺之下，擺列着五百羅漢、三千揭諦、四金剛、八菩薩、比丘尼、優婆塞，無數的聖僧、道者。真個也香花豔麗，瑞氣繽紛。慌得那長老與八戒、沙僧一步一拜，拜上寶臺之間。行者公然不拜。又聞得蓮臺座上厲聲高叫道：「那孫悟空，見如來怎麼不拜？」不知行者又仔細觀看，見得是假，遂丟了馬匹、行囊，掣棒在手，喝道：「你這夥業畜，十分膽大！怎麼假倚佛名，敗壞如來清德？不要走！」雙手輪棒，上前便打。只聽得半空中叮噹一聲，撇下一副金鐃，把行者連頭帶足，合在金鐃之內。慌得個豬八戒、沙和尚連忙使起鈀杖，就被些阿羅、揭諦、聖僧、道者一擁近前圍繞。證夾：善哉！善哉！他兩個措手不及，盡被拿了。將三藏捉住，一齊都繩纏索綁，緊縛牢栓。

原來那蓮花座上妝佛祖者乃是個妖王，衆阿羅等，都是些小怪。遂收了佛象體像佛象體像：「體」原作「休」，楊閩齋本作「仸」，即「佛」之俗字。李卓吾評本作「體」。今從李卓吾評本。，依然現出妖身。將三衆抬入後邊收藏；把行者合在金鐃之中，永不開放。只閣在寶臺之上，限三晝夜化爲膿血。化後，纔將鐵籠蒸他三個受用。這正是：證夾：此時已大遭魔毒，豈止旁門之錯！

碧眼胡兒識假真，禪機見像拜金身。

黃婆盲目同參禮，木母癡心共話論。

邪怪生強欺本性，魔頭懷惡詐天人。

誠爲道小魔爲大，錯入旁門枉費身。

那時羣妖將唐僧之衆收藏在後；把馬拴在後邊，把他的袈裟、僧帽安在行李擔內，亦收藏了。一壁廂嚴緊不題。

卻說行者合在金鐃裏，黑凍凍的，燥得滿身流汗，左拱右撞，不能得出。急得他使鐵棒亂打，莫想得動分毫。他心裏沒了算計，將身往外一掙，卻要掙破那金鐃。遂捻着一個訣，就長有千百丈高，那金鐃也隨他身長，全無一些瑕縫光明。卻又捻訣把身子往下一小，小如芥菜子兒，那鐃也就隨身小了，更沒些些孔竅。李旁：好描畫。他又把鐵棒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幡竿一樣，撐住金鐃。他卻把腦後毫毛，選長的拔下兩根，叫：「變！」即變做梅花頭五瓣鑽兒，挨着棒下，鑽有千百下，只鑽得蒼蒼響喨，再不鑽動一些。行者急了，卻捻個訣，念一聲「唵㘕靜法界，乾元亨利貞」的咒語唵㘕淨法界，乾元亨利貞：密宗咒語中有「淨法界真言」，是兩個字「唵㘕」，或「唵嚂」，其義在於淨除罪障，成就勝事，後也被道教襲用。乾元亨利貞，原是《周易》乾卦的卦辭，作「乾，元亨利貞」。意爲乾卦是萬物的初始，亨通順利，祥和有益，貞正堅固。唐李亢《獨異志》記載，唐傅奕不信佛法，曾與胡僧爭論。胡僧善用法術，口吐烈火，噴向傅奕。傅奕口誦：「乾元亨利貞，邪不干正。」於是火焰返回，反將胡僧燒死。後來「乾元亨利貞」成爲常用道教咒語，如《玄門早晚課誦·安土地咒》、《萬法歸宗》中所記請仙箕法淨水咒等。，拘得那五方揭諦，六丁六甲、一十八位護教伽藍，都在金鐃之外道：「大聖，我等俱保護着師父，不教妖魔傷害，你又拘喚我等做甚？」行者道：「我那師父，不聽我勸解，就弄死他也不虧！但只你等怎麼快作法將這鐃鈸掀開，放我出來，再作處治。這裏面不通光亮，滿身爆燥，卻不悶殺我也？」衆神真個掀鐃，就如長就的一般，莫想揭得分毫。金頭揭諦道：「大聖，這鐃鈸不知是件甚麼寶貝，連上帶下，合成一塊。小神力薄，不能掀動。」行者道：「我在裏面，不知使了多少神通，也不得動。」揭諦聞言，即着六丁神保護着唐僧，六甲神看守着金鐃，衆伽藍前後照察。他卻縱起祥光，須臾間，闖入南天門裏。不待宣召，直上靈霄寶殿之下，見玉帝俯伏啓奏道：「主公，臣乃五方揭諦使。今有齊天大聖保唐僧取經，路遇一山，名小雷音寺。唐僧錯認靈山進拜，原來是妖魔假設，困陷他師徒，將大聖合在一副金鐃之內，進退無門，看看至死，特來啓奏。」即傳旨：「差二十八宿星辰，快去釋厄降妖。」

那星宿不敢少緩，隨同揭諦出了天門，至山門之內。有二更時分，那些大小妖精，因獲了唐僧，老妖俱犒賞了，各去睡覺。衆星宿更不驚張，都到鐃鈸之外報道：「大聖，我等是玉帝差來二十八宿，到此救你。」行者聽說大喜，便教：「動兵器打破，老孫就出來了。」衆星宿道：「不敢打。此物乃渾金之寶，打着必響；響時驚動妖魔，卻難救拔。等我們用兵器捎他。你那裏但見有一些光處就走。」行者道：「正是。」你看他們使槍的使槍，使劍的使劍，使刀的使刀，使斧的使斧；扛的扛，抬的抬，掀的掀，捎的捎。弄到有三更天氣，漠然不動，就是鑄成了囫圇的一般。那行者在裏邊，東張張，西望望，爬過來，滾過去，莫想看見一些光亮。李旁：好描畫。

亢金龍道亢金龍：亢是二十八宿之一，它的真身是龍，因此有角。：「大聖呵，且休焦燥。觀此寶定是個如意之物，斷然也能變化。你在那裏面，於那合縫之處用手摸着，等我使角尖兒拱進來。你可變化了，順松處脫身。」行者依言，真個在裏面亂摸。這星宿把身變小了，那角尖兒就似個針尖一樣，順着鈸合縫口上，伸將進去。可憐用盡千斤之力，方能穿透裏面。卻將本身與角使法象，叫：「長！長！長！長！」角就有碗來粗細。那鈸口倒也不像金鑄的，好似皮肉長成的，順着亢金龍的角，緊緊噙住，四下裏更無一絲拔縫拔縫：拼接處的縫隙。世德堂本「聀縫」，據李卓吾評本改。行者摸着他的角，叫道：「不濟事，上下沒有一毫松處！沒奈何，你忍着些兒疼，帶我出去。」好大聖，即將金箍棒變作一把鋼鑽兒鋼鑽兒：世德堂本作「五鑽兒」，當是「五」後脫一「瓣」字，據李卓吾評本改。，將他那角尖上鑽了一個孔竅，把身子變得似個芥菜子兒，拱在那鑽眼裏蹲着，叫：「扯出角去！扯出角去！」這星宿又不知費了多少力，方纔拔出，使得力盡筋柔，倒在地下。

行者卻自他角尖鑽眼裏鑽出，現了原身，掣出鐵棒，照鐃鈸噹的一聲打去，就如崩倒銅山，咋開金礦，可惜把個佛門之器，打做個千百塊散碎之金。證夾：然則此鈸非不可碎者，先何以如此之難？唬得那二十八宿驚張，五方揭諦發豎。大小羣妖皆夢醒。老妖王睡裏慌張，急起來，披衣擂鼓，聚點羣妖，各執器械。此時天將黎明，一擁趕到寶臺之下。只見孫行者與列宿圍在碎破金鐃之外，大驚失色，即令：「小的每！緊關了前門，不要放出人去！」

行者聽說，即攜星衆，駕雲跳在九霄空裏。那妖王收了碎金，排開妖卒，列在山門外。妖王懷恨，沒奈何披掛了，使一根短軟狼牙棒，出營高叫：「孫行者！好男子不可遠走高飛！快向前與我交戰三合！」行者忍不住，即引星衆，按落雲頭觀看，那妖精怎生模樣，但見他：

蓬着頭，勒一條扁薄金箍；光着眼，簇兩道黃眉的豎。懸膽鼻孔竅開查，四方口牙齒尖利。穿一副叩結連環鎧，勒一條生絲攢穗絛。腳踏烏喇鞋一對烏喇鞋：也作「靰鞡鞋」。一種防寒皮鞋。，手執狼牙棒一根。此形似獸不如獸，相貌非人卻似人。

行者挺着鐵棒喝道：「你是個甚麼怪物，擅敢假妝佛祖，侵佔山頭，虛設小雷音寺？」那妖王道：「這猴兒是也不知我的姓名，故來冒犯仙山。此處喚做小西天，因我修行，得了正果，天賜與我的寶閣珍樓。證夾：信有之乎？我名乃是黃眉老佛。這裏人不知，但稱我爲黃眉大王、黃眉爺爺。一向久知你往西去，有些手段，故此設像顯能，誘你師父進來，要和你打個賭賽。如若鬥得過我，饒你師徒，讓汝等成個正果；如若不能，將汝等打死，等我去見如來取經，果正中華也。」證夾：此妖口角，卻又與諸妖不同。行者笑道：「妖精，不必海口！既要賭，快上來領棒！」那妖王喜孜孜，使狼牙棒抵住。這一場好殺：

兩條棒，不一樣，說將起來有形狀：一條短軟佛家兵，一條堅硬藏海藏。都有隨心變化功，今番相遇爭強壯。短軟狼牙雜錦妝，堅硬金箍蛟龍象。若粗若細實可誇，要短要長甚停當。猴與魔，齊打仗，這場真個無虛誑。馴猴秉教作心猿，潑怪欺天弄假像。嗔嗔恨恨各無情，惡惡兇兇都有樣。那一個當頭手起不放鬆，這一個架丟劈面難謙讓。噴雲照日昏，吐霧遮峯嶂。棒來棒去兩相迎，忘生忘死因三藏。

看他兩個鬥經五十回合，不見輸贏。那山門口，鳴鑼擂鼓，衆妖精吶喊搖旗。這壁廂有二十八宿天兵共五方揭諦衆聖，各掮器械，吆喝一聲，把那魔頭圍在中間，嚇得那山門外羣妖難擂鼓，戰兢兢手軟不敲鑼。老妖魔公然不懼，一隻手使狼牙棒架着衆兵；一隻手去腰間解下一條舊白布搭包兒搭包：也稱「褡包」。長而寬的腰帶，用以裝錢物。，往上一拋，滑的一聲響亮，把孫大聖、二十八宿與五方揭諦，一搭包了，通裝將去，挎在肩上，證夾：一搭包裝三十四人，而負之而趨，吾不難其裝而難其負。拽步回身。衆小妖個個歡然得勝而回。老妖教小的們取了三五十條麻索，解開搭包，拿一個，捆一個。一個個都骨軟筋麻，皮膚窊皺窊（wā）皺：下凹，起皺。。捆了抬去後邊，不分好歹，俱擲之於地。妖王又命排筵暢飲，自旦至暮方散，各歸寢處不題。

卻說孫大聖與衆神捆至夜半，忽聞有悲泣之聲。側耳聽時，卻原來是三藏聲音。哭道：「悟空呵！我

自恨當時不聽伊，致令今日受災危。

金鐃之內傷了你，麻繩捆我有誰知。

四衆遭逢緣命苦，三千功行盡傾頹。

何由解得迍邅難，坦蕩西方去復歸。」

行者聽言，暗自憐憫道：「那師父雖是未聽吾言，今遭此毒，然於患難之中，還有憶念老孫之意。趁此夜靜妖眠，無人防備，且去解脫衆等逃生也。」

好大聖，使了個遁身法，將身一小，脫下繩來，走近唐僧身邊，叫聲：「師父。」長老認得聲音，叫道：「你爲何到此？」行者悄悄的把前項事告訴了一遍。長老甚喜，道：「徒弟，快救我一救。向後事，但憑你處，再不強了。」行者才動手，先解了師父，放了八戒、沙僧，又將二十八宿、五方揭諦，個個解了，又牽過馬來，教快先走出去。方出門，卻不知行李在何處，又來找尋。亢金龍道：「你好重物輕人！既救了你師父就勾了，又還尋甚行李？」行者道：「人固要緊，衣鉢尤要緊。包袱中有通關文牒、錦襴袈裟、紫金鉢盂，俱是佛門至寶，如何不要？」八戒道：「哥哥，你去找尋，我等先去路上等你。」你看那星衆，簇擁着唐僧，使個攝法，共弄神通，一陣風，撮出垣圍垣：矮牆，泛指牆。，奔大路，下了山坡，卻屯於平處等候。

約有三更時分，孫大聖輕挪慢步，走入裏面，原來一層層門戶甚緊。他就爬上高樓看時，窗牖皆關。欲要下去，又恐怕窗欞兒響，不敢推動。捻着訣，搖身一變，變做一個仙鼠，俗名蝙蝠。你道他怎生模樣：

頭尖還似鼠，眼亮亦如之。

有翅黃昏出，無光白晝居。

藏身穿瓦穴，覓食撲蚊兒。

偏喜晴明月，飛騰最識時。

他順着不封瓦口椽子之下，鑽將進去。越門過戶，到了中間看時，只見那第三進樓窗之下，閃灼灼一道光毫，也不是燈燭之光，香火之光，又不是飛霞之光，掣電之光。他半飛半跳，近於光前看時，卻是包袱放光。那妖精把唐僧的袈裟脫了，不曾摺，就亂亂的揌在包袱之內。那袈裟本是佛寶，上邊有如意珠、摩尼珠、紅瑪瑙、紫珊瑚、舍利子、夜明珠，所以透的光彩。他見了此衣鉢，心中一喜，就現了本像，拿將過來，也不管擔繩偏正，抬上肩，往下就走。證夾：何不用攝法乎？不期脫了一頭，撲的落在樓板上，唿喇的一聲響。噫！有這般事：可可的老妖精在樓下睡覺，一聲響，把他驚醒，跳起來亂叫道：「有人了！有人了！」那些大小妖都起來，點燈打火，一齊吆喝，前後去看。有的來報道：「唐僧走了！」又有的來報道：「行者衆人俱走了！」老妖急傳號令教拿，各門上謹慎。行者聽言，恐又遭他羅網，挑不成包袱，縱筋斗就跳出樓窗外走了。

那妖精前前後後尋不着唐僧等，又見天色將明，取了棒，帥衆來趕，只見那二十八宿與五方揭諦等神，雲霧騰騰，屯住山坡之下。妖王喝了一聲：「那裏去！吾來也！」角木蛟急喚：「兄弟每，怪物來了！」亢金龍、氐土蝠、房日兔、心月狐、尾火虎、箕水豹、鬥木獬、牛金牛、女土貉、虛日鼠、危月燕、室火豬、壁水㺄、奎木狼、婁金狗、胃土彘、昴日雞、畢月烏、觜火猴、參水猿、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翼火蛇、軫水蚓㺄（yǔ）：即「猰㺄」，上古傳說中的一種惡獸。《淮南子·本經訓》：「猰㺄、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爲民害。」漢高誘注：「猰㺄，獸名，狀若龍首，或曰似狸，善走而食人。」犴：北方的一種野狗。形如狐狸，黑嘴。《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郭璞注：「犴，胡地野犬也，似狐而小。」，領着金頭揭諦、水頭揭諦、六甲丁等神、護教伽藍水頭揭諦：世德堂本、唐僧西遊記本、楊閩齋本均作「水頭揭諦」，李卓吾評本及以後清刻本作「銀頭揭諦」，則作「水頭揭諦」較近「五方揭諦」的原始狀貌，當是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爲五方揭諦命名。，同八戒、沙僧，不領唐三藏，丟了白龍馬，各執兵器，一擁而上。這妖王見了，呵呵冷笑，叫一聲哨子，有四五千大小妖精，一個個威強力勝，渾戰在西山坡上。好殺：

魔頭潑惡欺真性，真性溫柔怎奈魔。百計施爲難脫苦，千方妙用不能和。諸天來擁護，衆聖助干戈。留情虧木母，定志感黃婆。渾戰驚天並振地，強爭設網與張羅。那壁廂搖旗吶喊，這壁廂擂鼓篩鑼。槍刀密密寒光蕩，劍戟紛紛殺氣多。妖卒兇還勇，神兵怎奈何。愁雲遮日月，慘霧罩山河。苦掤苦拽來相戰掤：同「繃」。勉力支撐。，皆因三藏拜彌陀。

那妖精倍加勇猛，帥衆上前掩殺。正在那不分勝敗之際，只聞得行者叱吒一聲道：「老孫來了！」八戒迎着道：「行李如何？」行者道：「老孫的性命幾乎難免，卻便說甚麼行李！」沙僧執着寶杖道：「且休敘話，快去打妖精也！」那星宿、揭諦、丁甲等神，被羣妖圍在垓心渾殺，老妖使棒來打他三個。這行者、八戒、沙僧丟開棍杖、輪着釘鈀抵住。真個是地暗天昏，不能取勝，只殺得太陽星西沒山根，太陰星東生海嶠海嶠：海邊的山嶺。。那妖見天晚，打個哨子，教羣妖各各留心，他卻取出寶貝。孫行者看得分明。那怪解下搭包，理在手中。行者道聲：「不好了，走阿！」他就顧不得八戒、沙僧、諸天等衆，一路筋斗，跳上九霄空裏。衆神、八戒、沙僧不解其意，被他拋起去，又都裝在裏面，證夾：此一搭包，共裝六十八人一馬，較前又多一半矣。只是走了行者。那妖王收兵回寺，又教取出繩索，照舊綁了。將唐僧、八戒、沙僧懸樑高吊；白馬拴在後邊；諸神亦俱綁縛，抬在地窖子內，封了蓋鎖。那衆妖遵依，一一收了不題。

卻說行者跳在九霄，全了性命；見妖兵迴轉，不張旗號，已知衆等遭擒。他卻按下祥光，落在那東山頂上，咬牙恨怪物，滴淚想唐僧，仰面朝天望，悲嗟忽失聲。叫道：「師父阿！你是那世裏造下這迍邅難，今生裏步步遇妖精。似這般苦楚難逃，怎生是好！」獨自一個，嗟嘆多時，復又寧神思慮，以心問心道：「這妖魔不知是個甚麼搭包子，那般裝得許多物件？如今將天神、天將，許多人又都裝進去了。我待求救於天，奈恐玉帝見怪。我記得有個北方真武真武：即真武大帝，參見第十八回「蕩魔祖師」條注。，號曰蕩魔天尊，他如今現在南贍部洲武當山上武當山：在今湖北省西北部，又名太和山，據說真武大帝在這裏修行得道，故「武當」意爲「非真武不足以當此山」。，等我去請他來搭救師父一難。」正是：

仙道未成猿馬散，心神無主五行枯。

畢竟不知此去端的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結出除去一切虛妄之假，而後可以入大道之真矣。然不知者，或疑一空其心，即可成道，殊不曉空心，即是執心，執心者頑空，頑空非最上一乘之道，乃中下二乘之法。故仙翁於此回合下篇，力批着空之害，使學者棄小乘而歸大覺也。

篇首「三藏脫出荊棘針刺，再無蘿蓏攀纏。」正當修持大道，可以有爲之時。獨是性命之道，有教外別傳之妙，九還七退之功，非可於自己心中摸索而得。倘誤認爲寂滅之空學，而於聲音中計問消息，未免磨磚作鏡，積雪爲糧，到老無成。雖能脫得着相荊棘，而又入於空門荊刺，其爲害不更甚於荊棘嶺乎？

佛氏門中有實法、權法之二法，實法者，即一乘之法，有作有爲，超出三界；權法者，即二乘之法，無修無證，終落空亡。雖出一門，真假懸殊。二乘之道，莫如禪關機鋒。禪關者，參悟話頭；機釋者，口頭三昧。其事虛而不實，易足誤人。故雖有祥光彩霧，鐘聲隱揭，然其中又有些凶氣景象也，是雷音卻又道路差遲。

噫！大西天大雷音，如來佛之教，固如是乎？不是！不是！誠不是也。雷者，天地之正氣，所以震驚萬物，而發生萬物。音之大則慈雲法雨，足以普濟羣生；音之小則孤陰寡陽，適以殘殺物命。是知大雷音之真佛，方有真經，方有真寶，彼小雷音之假佛何與焉？乃唐僧不知真假，不明大小，謂有佛有經，無方無寶，見小雷音以爲大雷音，見假佛以爲真佛，誤投門戶，心悅誠服，何其錯甚？抑知此等之輩，假依佛名，敗壞如來清德，不肯自思己錯，更將錯路教人乎？

何則？禪關別無妙義，或提一字，或參一語，資數十年死功夫，偶或一悟，便調了卻大事，甚至終身不破，空空一生，古今來英雄豪傑，多受此困。「空中撒下一付金鐃，叮噹一聲，把行者合在金鐃之內。」雖上智者，猶不免爲所迷，而況下智者，能不墜其術中？八戒、沙僧被拿，唐僧被捉，亦何足怪？籲！上下兩片，撇起時無頭無尾，任你火眼金睛，看不透其中利害；空中一聲叮噹着，可懼可怕，縱爾變化多端，跳不出這個迷網。詩中「果然道小魔頭大，錯入旁門枉用心」，恰是妙解。修行人若不謹慎，誤認話頭爲真實，黑洞洞左思右想，亂揣強猜，自謂大疑則大悟，小疑則小悟，進於百尺竿頭，自有腦後一下。殊不知由心自造，大小是疑，全失光明，不過一個話頭而已，鑽出個什麼道理。行者在金鐃裏「再鑽不動一些」，確是實事，不是虛言。

最醒人處，是行者對揭諦、丁甲道：「這裏面不通光亮，滿身暴燥，卻不悶殺我？」始終抱個話頭，不肯解釋，執固不通，性燥行偏，自受悶氣，適以作俑而已，其他何望？「就如長成的一般，揭諦、丁甲不能掀揭；就如鑄成囫圇的一般，二十八宿，莫可捎動。行者裏面東張西望，過來過去，莫想看見一些光亮。」內之滋惑已甚，疑團結就，極地登天，純是心聲。東西是心，來去是心，以心制心，以心生心，光亮何來？縱能變化尖鑽，用盡心思神力；表裏精粗，無所不到；硬尋出些子眼竅，脫出空相，忽的打破疑團；其如神思耗盡，真金散碎，終是驚醒老妖；着空事業，鬼窟生涯，安能離得小西天假佛之地？

「洞外一戰，妖精解下舊布塔包，把行者衆神，一搭包裝去，拿一個，捆一個，不分好歹，擲之於地。」欲上西天，反落妖窟，心神俱傷，性命難保，狼牙之機鋒，搭包之口禪，其爲害尚可言歟？

修行人，若遭此魔，急須暗裏醒悟，自解自脫，將此等着空事業，一概放下，別找尋出個腳踏實地事業，完成大道。然腳踏實地之道，系教外別傳之真衣鉢，其中有五行造化，火候工程，自有爲而入無爲，真空妙有，無不兼該，乃無言語文字，非竹帛可傳。至於公案經典，所言奧妙，藏頭露尾，祕源指流，不得師指，散亂無歸。若只在書板上鑽研，依一己所見，心滿意足，自謂大道在望，順手可得，即便擔當大事，冒然行持，雖能脫去話頭繩索，未免又着公案聲音，而欲行險僥倖，暗逃性命，烏乎能之？

西山坡一戰，又被裝去，照舊三衆高吊，諸神綁縛，送在地窖內，封鎖了蓋。到得此時，天堂無路，地獄有門，生平予聖自雄，一無所依；從前千思萬想，俱歸空亡，後悔何及？結出「仙道未成猿馬散，心神無主五行枯。」其提醒我後人者，何其切歟！

詩曰：

禪關話句並機鋒，埋沒如來妙覺宗。

不曉其中藏禍害，心思枉費反招兇。

# 第六十六回 諸神遭毒手 彌勒縛妖魔

李本總批：笑和尚只是要金子，不然便做個哭和尚了。有金便笑，無金便哭，和尚尚如此，而況世人乎？

憺漪子曰：行者之受挫於黃眉怪極矣！獨不思此怪既稱小雷音之假佛，自當求大雷音之真佛治之。雖童兒自有主公，然由此佛以致彼佛，易如反掌。乃釋此不務，而漫爲南贍部之行，一求之武當，再求之蠙城，毋乃已疏乎？究竟所請之神將，徒充此怪腰間之囊，無異擔雪填井。而瓜田離離，終待瓜主之自至。然則前此一番之躑躅踉蹌，非行者之囊穎難脫，乃妖童之瓜期未及耳！天下事，信有數耶？後天袋中，裝盡多少人物，而到底身入其中。然則裝人者，適所以自裝而已。蓮花、金之殷鑑不遠，其如彼童之惘惘何？

話表孫大聖無計可施，縱一朵祥雲，駕筋斗，竟轉南贍部洲證夾：行者來南贍部洲，可謂空谷足音。去拜武當山，參請蕩魔天尊，解釋三藏、八戒、沙僧、天兵等衆之災。他在半空裏無停止，不一日，早望見祖師仙境，輕輕按落雲頭，定睛觀看，好去處：

巨鎮東南，中天神嶽。芙蓉峯竦傑，紫蓋嶺巍峨。九江水盡荊揚遠，百越山連翼軫多「九江水盡」二句：荊揚，荊州和揚州，泛指長江中下游地區。百越，我國古代南方越人的總稱。分佈在今浙江到廣西一帶，因部落衆多，所以總稱百越。翼軫，翼和軫都屬於二十八宿，古代有分星和分野的說法，認爲天上的星辰和地理區域有一一對應的關係。武當山屬於楚地，翼和軫是楚地的分星，楚地是翼和軫的分野。這兩句原出元傅若金《登南嶽》詩。。上有太虛之寶洞，朱陸之靈臺太虛之寶洞，朱陸之靈臺：太虛洞，朱陵臺（「陸」繁體作「陸」，與「陵」字相近）和前文的芙蓉峯，紫蓋嶺，都是南嶽衡山（位於湖南，也屬於楚地）的名勝，下文的「舜巡禹禱」即舜帝和大禹前來巡察，也是衡山的典故，和武當山無關。所以這段話應當是描寫衡山的，系作者混用。。三十六宮金磬響，百千萬客進香來。舜巡禹禱，玉簡金書玉簡金書：金和玉製作的簡策，古代帝王祭祀名山的時候投放在山頂。。樓閣飛青鳥，幢幡擺赤裾赤裾：代指道士。裾，衣服的前後襟。。地設名山雄宇宙，天開仙境透空虛。幾樹榔梅花正放榔梅：武當山出產的一種水果，傳說是真武大帝栽種的，果實像杏，核像桃核。，滿山瑤草色皆舒。龍潛澗底，虎伏崖中。幽含如訴語，馴鹿近人行。白鶴伴雲棲老檜，青鸞丹鳳向陽鳴。玉虛師相真仙地玉虛師相：出自真武大帝聖號「玉虛師相北極玄天上帝」。指真武大帝能爲玉帝的師長和輔佐。，金闕仁慈治世門。

上帝祖師，乃淨樂國王與善勝皇后夢吞日光淨樂國王：關於真武大帝的來歷有多種說法。依據道教的說法，他本是淨樂國王的兒子，不肯繼承王位，入太和山修行，功成飛昇，上帝封爲「玄天大帝」。真武即玄武，因宋代時，爲了避諱，改爲真武。最早提到玄武的是《楚辭·遠遊》：「時曖曃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屬。」洪興祖補註：「玄武，謂龜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後來，像李善、朱熹等人也持同樣的看法。所以玄武本來是北方之神，龜蛇合體。也有一種說法，認爲玄武是水神。後來真武大帝成爲道教的重要神道，就有了真武大帝的出生故事。，覺而有孕，懷胎一十四個月，於開皇元年甲辰之歲三月初一日午時降誕於王宮。那爺爺；

幼而勇猛，長而神靈。不統王位，惟務修行。父母難禁，棄捨皇宮。參玄入定，在此山中。功完行滿，白日飛昇。玉皇敕號，真武之名。玄虛上應，龜蛇合形。周天六合周天六合：六合，天地、四方，加起來是六方，稱爲「六合」。周天六合指的是整個宇宙。，皆稱萬靈。無幽不察，無顯不成。劫終劫始，剪伐魔精「上帝祖師」至「剪伐魔精」：是道教經典《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妙經》裏所敘述的真武大帝誕生故事。「幼而勇猛」以下韻文，襲自《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妙經》中元始天尊所說咒。龜蛇，按經中稱：「真武神將，敬奉天尊教劫。乃披髮跣足，踏騰蛇八卦神龜，部領三十萬神將，六丁六甲，五雷神兵，巨虯獅子，毒龍猛獸，……天下邪鬼並皆清蕩。」六合，四方加上下，叫做六合，泛指天地、宇宙。。

孫大聖玩着仙境景緻，早來到一天門、二天門、三天門，卻至太和宮外，忽見那祥光瑞氣之間，簇擁着五百靈官五百靈官：據說真武大帝早年爲淨樂國王太子，出家修道不回，淨樂國王派五百兵士尋找，這五百人受到太子的點化，全部出家成仙，就成爲真武大帝手下的五百靈官。參見第七回「王靈官」條注。。那靈官上前迎着道：「那來的是誰？」大聖道：「我乃齊天大聖孫悟空，要見師相。」衆靈官聽說，隨報。祖師即下殿，迎到太和宮。行者作禮道：「我有一事奉勞。」問：「何事？」行者道：「保唐僧西天取經，路遭險難。至西牛賀洲，有座山喚小西天，小雷音寺有一妖魔。我師父進得山門，見有阿羅、揭諦、比丘、聖僧排列，以爲真佛，倒身才拜，忽被他拿住綁了。我又失於防閒，被他拋一副金鐃，將我罩在裏面，無纖毫之縫，口合如鉗。甚虧金頭揭諦請奏玉帝，欽差二十八宿，當夜下界，掀揭不起。幸得亢金龍將角透入鐃內，將我度出，被我打碎金鐃，驚醒怪物。趕戰之間，又被撒一個白布搭包兒，將我與二十八宿並五方揭諦盡皆裝去，複用繩捆了。是我當夜脫逃，救了星辰等衆與我唐僧等。後爲找尋衣鉢，又驚醒那妖，與天兵趕戰。那怪又拿出搭包兒，理弄之時，我卻知道前音，遂走了，衆等被他依然裝去。我無計可施，特來拜求師相一助力也。」祖師道：「我當年威鎮北方，統攝真武之位，剪伐天下妖邪，乃奉玉帝敕旨。後又披髮跣足從「威震北方」到「奉元始天尊符召」：這段真武大帝的自述也出自《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妙經》。跣足，赤腳。，踏騰蛇神龜踏騰蛇神龜：道經中描述真武大帝的神像，說他「披髮黑衣，金甲玉帶，仗劍怒目，足踏龜蛇，頂罩圓光。」這是真武神從「龜蛇合形」變爲足踏龜蛇的形象。而龜與蛇也成爲他的部將。真武廟中在真武大帝的神像旁，塑有龜蛇二將的神像。，領五雷神將、巨虯獅子虯：傳說中一種無角的龍。《楚辭·離騷》：「駟玉虯以椉（chéng）鷖兮，溘埃風餘上證。」椉同乘。王逸注：「有角曰龍，無角曰虯。」、猛獸毒龍，收降東北方黑氣妖氛，乃奉元始天尊符召。今日靜享武當山，安逸太和殿，一向海嶽平寧，乾坤清泰。奈何我南贍部洲並北具蘆洲之地，妖魔剪伐，邪鬼潛蹤。今蒙大聖下降，不得不行；只是上界無有旨意，不敢擅動干戈。假若法遣衆神，又恐玉帝見罪；十分卻了大聖卻了：推卻了。，又是我逆了人情。我諒着那西路上縱有妖邪，也不爲大害。我今着龜、蛇二將並五大神龍與你助力五大神龍：應即五龍神，《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五龍捧聖」載真武大帝得道時：「玄帝在巖，潛虛玄一。默會萬真，四十二年矣，大得上道。……須臾，五炁龍君捧擁，駕雲而升，至大頂天柱峯乃止。」又據宋元妙宗編《太上助國救民總真祕要》卷二，五龍神爲「上清北極天心正法」中北極大帝的護法神將，常爲雷法所驅遣。，管教擒妖精，救你師之難。」

行者拜謝了祖師，即同龜、蛇、龍神各帶精銳之兵，復轉西洲之界。不一日，到了小雷音寺，按下雲頭，徑至山門外叫戰。卻說那黃眉大王聚衆怪在寶閣下說：「孫行者這兩日不來，又不知往何方去借兵也。」說不了，只見前門上小妖報道：「行者引幾個龍蛇龜相，在門外叫戰。」妖魔道：「這猴兒怎麼得個龍蛇龜相？此等之類，卻是何方來者？」叫取披掛，隨時裝束，高叫：「汝等是那路龍神，敢來造吾仙境？」五龍二將相貌崢嶸，精神抖擻，喝道：「那潑怪！我乃武當山太和宮混元教主蕩魔天尊之前五位神龍、龜、蛇二將。今蒙齊天大聖相邀，我天尊符召，到此捕你這妖精，快送唐僧與天星等出來，免你一死！不然，將這一山之怪，碎劈其屍；幾間之房，燒爲灰燼！」那怪聞言，心中大怒道：「這畜牲，有何法力，敢出大言！不要走，喫吾一棒！」這五條龍翻雲使雨，那兩員將播土揚沙，各執槍刀劍戟，一擁而攻。孫大聖又使鐵棒隨後。這一場好殺：

兇魔施武，行者求兵。兇魔施武，擅據珍樓施佛像；行者求兵，遠參寶境借龍神。龜蛇生水火，妖怪動刀兵。五龍奉旨來西路，行者因師在後收。劍戟光明搖彩電，槍刀晃亮閃霓虹。這個狼牙棒，強能短軟；那個金箍棒，隨意如心。只聽得扢撲響聲如爆竹，叮噹音韻似敲金。水火齊來徵怪物，刀兵共簇繞精靈。喊殺驚狼虎，喧譁振鬼神。渾戰正當無勝處，妖魔又取寶和珍。

行者帥五龍、二將，與妖魔戰經半個時辰，那妖精即解下搭包在手。行者見了心驚，叫道：「列位仔細！」那龍神、蛇、龜不知甚麼仔細，證夾：行者何不先說明搭包之故，殊覺疏漏。一個個都停住兵，近前抵擋。那妖精幌的一聲，把搭包兒撇將起去；孫大聖顧不得五龍、二將，駕筋斗，跳在九霄逃脫。他把個龍神、龜、蛇一搭包子又裝將去了。妖精得勝回寺，也將繩捆了，抬在地窖子裏蓋住不題。

你看那大聖落下雲頭，斜敧在山巔之上，沒精沒采，懊恨道：「這怪物十分利害。」不覺的合着眼，似睡一般。猛聽得有人叫道：「大聖，休推睡，快早上緊求救。你師父性命，只在須臾間矣！」行者急睜睛跳起來看，原來是日值功曹。行者喝道：「你這毛神，這向在那方貪圖血食，不來點卯？今日卻來驚我，伸過孤拐來，讓老孫打兩棒解悶。」功曹慌忙施禮道：「大聖，你是人間之喜仙，何悶之有！我等早奉菩薩旨令，教我等暗中護佑唐僧，乃同土地等神，不敢暫離左右，是以不得常來參見。怎麼反見責也？」行者道：「你既是保護，如今那衆星、揭諦、伽藍並我師等，被妖精困在何方？受甚罪苦？」功曹道：「你師父、師弟，都吊在寶殿廊下；星辰等衆，都收在地窖之間受罪。這兩日不聞大聖消息，卻纔見妖精又拿了神龍、龜、蛇，又送在地窖去了，方知是大聖請來之兵，小神特來尋大聖。大聖莫辭勞倦，千萬再急急去求救援。」

行者聞言及此，不覺對功曹滴淚道：「我如今愧上天宮，羞臨海藏，怕問菩薩之原由，愁見如來之玉像。纔拿去者，乃真武師相之龜、蛇、五龍聖衆。教我再無方求救，奈何？」功曹笑道：「大聖寬懷。小神想起一處精兵，請來斷然可降。適才大聖至武當，是南贍部洲之地。這枝兵也在南贍部洲盱眙山蠙城盱眙山城：即今江蘇盱眙縣，古稱泗州。，即今泗州是也。那裏有個大聖國師王菩薩大聖國師王菩薩：即「泗州大聖」，淮河流域人們崇拜的神靈，原型是唐代高僧僧伽大師，民間傳說他是觀世音的化身。，神通廣大。他手下有一個徒弟，喚名小張太子小張太子：不詳來歷。似與泗州傳說有關。元楊景賢《西遊記雜劇·女王逼婚》：「若鬼子母將如來圍定在靈山上，巫枝祇（即無支祁）把張僧拿住在龜山上。」此張僧或即小張太子原型。，還有四大神將，昔年曾降伏水母娘娘水母娘娘：淮河流域自古傳說有水怪，善於興風作浪，名無支祁，被大禹鎖在龜山之下。後期逐漸演變爲水母故事。《錄鬼簿》及續編記元雜劇有高文秀和鬚子壽的「泗州大聖降水母」，然已失傳。京劇、豫劇中，都有《泗州城》，即今《虹橋贈珠》的底本，故事說水母變作一位姑娘，到泗州城觀光，愛上了青年烏延玉，就用法術把他帶到水府，但烏延玉設法逃回，水母大怒，作法水淹泗州，觀世音帶各路神仙下界，才把水母降服。。你今若去請他。他來施恩相助，準可捉怪救師也。」行者心喜道：「你且去保護我師父，勿令傷他，待老孫去請也。」

行者縱起筋斗雲，躲離怪處，直奔盱眙山盱眙：縣名，在江蘇西部，北臨洪澤湖，與安徽省鄰接。。不一日早到。細觀，真好去處：

南近江津江津：江邊渡口。，北臨淮水。東通海嶠海嶠：海邊山嶺。，西接封浮封浮：當指封丘和浮丘，均在今河南省，泗州之西。。山頂上有樓觀崢嶸，山凹裏有澗泉浩湧。嵯峨怪石，槃秀喬松。百般果品應時新，千樣花枝迎日放。人如蟻陣往來多，船似雁行歸去廣。上邊有瑞巖觀、東嶽宮、五顯祠、龜山寺，鍾韻香菸衝碧漢；又有玻璃泉、五塔峪、八仙台、杏花園，山光樹色映蠙城。白雲橫不度，幽鳥倦還鳴。說甚泰嵩衡華秀，此間仙景若蓬瀛。

大聖點玩不盡，徑過了淮河，入蠙城之內，到大聖禪寺山門外大聖禪寺：又稱「普照王寺」。唐代始創，中有僧伽塔，葬僧伽大師靈骨。。又見那殿宇軒昂，長廊彩麗，有一座寶塔崢嶸。真是：

插雲倚漢高千丈，仰視金瓶透碧空。

上下有光凝宇宙，東西無影映簾櫳。

風吹寶鐸聞天樂，日映冰虯對梵宮。

飛宿靈禽時訴語，遙瞻淮水渺無窮「插雲倚漢」以下數句：金瓶，即塔頂鎏金的塔剎。鐸，古代的一種樂器，形如大鈴，後泛指鈴鐺。冰虯，白玉或白石雕刻的龍，「冰虯」和「寶鐸」、「金瓶」都是大聖禪寺裏的裝飾物。《檮杌閒評》第一回：「公同各官下山，時日已過午，見山腳下金光焰焰，瑞氣層層。朱公問道：『那放光的是甚麼？』巡捕官稟道：『是大聖寺寶塔上金頂映日之光。』」前所謂瑞巖觀、玻璃泉等，也都是泗州名勝。此段爲實寫泗州景物。。

行者且觀且走，直至二層門下。那國師王菩薩早已知之，即與小張太子出門迎迓。相見敘禮畢，行者道：「我保唐僧西天取經，路上有個小雷音寺，那裏有個黃眉怪，假充佛祖。我師父不辨真僞，就下拜，被他拿了。又將金鐃把我罩了，幸虧天降星辰救出。是我打碎金鐃，與他賭鬥，又將一個布搭包兒，把天神、揭諦、伽藍與我師父、師弟盡皆裝了進去。我前去武當山請玄天上帝救援，他差五龍龜蛇拿怪，又被他一搭包子裝去。弟子無依無倚，故來拜請菩薩，大展威力，將那收水母之神通，拯生民之妙用，同弟子去救師父一難，取得經回，永傳中國，揚我佛之智慧，興般若之波羅也。」國師王道：「你今日之事，誠我佛教之興隆，禮當親去。奈時值初夏，正淮水泛漲之時。新收了水猿大聖水猿大聖：淮河流域民間傳說的妖怪，原型是淮河水神無支祁。宋王象之《與地紀勝》卷四四《淮南東路盱眙軍》：「水母洞在龜山寺，俗傳泗州僧伽降水母於此。」唐李公佐《古嶽瀆經》載，大禹治水，獲淮河水神巫支祈，「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獼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那廝遇水即興；恐我去後，他乘空生頑，無神可治。今着小徒領四將和你去助力，煉魔收伏罷。」行者稱謝。即同四將並小張太子，又駕雲回小西天，直至小雷音寺。小張太子使一條楮白槍，四大將輪四把錕鋘劍錕鋘劍：錕鋘原是山名，此山出好銅，能鑄造好劍。又，錕鋘劍又是古代好劍的名稱。《列子·湯問》：「周穆王大徵西戎，西戎獻錕鋘之劍、火浣之布。」「錕鋘劍」又稱「昆吾劍」。，和孫大聖上前罵戰。小妖又去報知，那妖王復帥羣妖，鼓譟而出道：「猢猻！你今又請得何人來也？」說不了，小張太子指揮四將，上前喝道：「潑妖精！你面上無肉，不認得我等在此！」妖王道：「是那方小將，敢來與他助力？」太子道：「吾乃泗州大聖國師王菩薩弟子，帥領四大神將，奉令擒你！」妖王笑道：「你這孩兒有甚武藝，擅敢到此輕薄？」太子道：「你要知我武藝，等我道來：

祖居西土流沙國，我父原爲沙國王。

自幼一身多疾苦，命幹華蓋惡星妨。

因師遠慕長生訣，有分相逢舍藥方。

半粒丹砂祛病退，願從修行不爲王。

學成不老同天壽，容顏永似少年郎。

也曾趕赴龍華會，曾也騰雲到佛堂。

捉霧拿風收水怪，擒龍伏虎鎮山場。

撫民高立浮屠塔，靜海深明舍利光。

楮白槍尖能縛怪楮白：白色。楮，紙。像白紙一樣的顏色。，淡緇衣袖把妖降緇：黑色。。

如今靜樂蠙城內，大地揚名說小張！」

妖王聽說，微微冷笑道：「那太子，你舍了國家，從那國師王菩薩，修的是甚麼長生不老之術？只好收捕淮河水怪。卻怎麼聽信孫行者誑謬之言，千山萬水，來此納命！看你可長生可不老也！」

小張聞言，心中大怒，纏槍當面便刺，四大將一擁齊攻，孫大聖使鐵棒上前又打。好妖精，公然不懼，輪着他那短軟狼牙棒，左遮右架，直挺橫衝。這場好殺：

小太子，楮白槍，四柄錕鋘劍更強。悟空又使金箍棒，齊心圍繞殺妖王。妖王其實神通大，不懼分毫左右搪。狼牙棒是佛中寶，劍砍槍輪莫可傷。只聽狂風聲吼吼，又觀惡氣混茫茫。那個有意思凡弄本事，這個專心拜佛取經章。幾番馳騁，數次張狂。噴雲霧，閉三光，奮怒懷嗔各不良。多時三乘無上法，致令百藝苦相將。

概衆爭戰多時，不分勝負。那妖精又解搭包兒。行者又叫：「列位仔細！」太子並衆等不知「仔細」之意。那怪滑的一聲，把四大將與太子，一搭包又裝將進去，只是行者預先知覺走了。那妖王得勝回寺，又教取繩捆了，送在地窖，牢封固鎖不題。

這行者縱筋斗雲，起在空中，見那怪回兵閉門，方纔按下祥光，立於西山坡上，悵望悲啼道：「師父呵，我

自從秉教入禪林，感荷菩薩脫難深。

保你西來求大道，相同輔助上雷音。

只言平坦羊腸路，豈料崔巍怪物侵。

百計千方難救你，東求西告枉勞心！」

大聖正當悽慘之時，忽見那西南上一朵彩雲墜地，滿山頭大雨繽紛，有人叫道：「悟空，認得我麼？」證夾：可謂喜從天降，恍如久旱甘雨，他鄉故知，令人破涕爲笑。行者急走前看處，那個人：

大耳橫頤方面相頤：下巴。，肩查腹滿身軀胖。

一腔春意喜盈盈，兩眼秋波光蕩蕩。

敞袖飄然福氣多，芒鞋灑落精神壯。

極樂場中第一尊，南無彌勒笑和尚。

行者見了，連忙下拜道：「東來佛祖那裏去東來佛祖：即彌勒佛，佛教認爲他是候補佛，等待釋迦牟尼的法滅盡後，他就正式成爲娑婆世界的教主。五代時明州奉化縣有僧人名契此，佯狂瘋顛，出語不定，常攜一布袋，號爲「布袋師」。臨終時留偈：「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不自識。」後人認爲他是彌勒的化身。布袋和尚即世俗所見彌勒佛形象的原型。然此處稱」東來佛祖」，不詳，似應爲「未來佛祖」。？弟子失迴避了。萬罪！萬罪！」佛祖道：「我此來，專爲這小雷音妖怪也。」行者道：「多蒙老爺盛德大恩。敢問那妖是那方怪物，何處精魔，不知他那搭包兒是件甚麼寶貝，煩老爺指示指示。」佛祖道：「他是我面前司磬的一個黃眉童兒。三月三日，我因赴元始會去，留他在宮看守，他把我這幾件寶貝拐來，假佛成精。那搭包兒是我的後天袋子，俗名喚做『人種袋』人種袋：據杜貴晨《從鈸之意象看<西遊記>作者爲泰安或久居泰安之人》一文，黃眉怪的三件法寶均系男女性器之隱喻，可能是插科打諢的段子。其中「短軟狼牙棒」隱喻男子陽具，人種袋喻睾丸，而「如皮肉長成的」金鈸喻女陰。舊稱男女行房爲「入鈸」。《金瓶梅》五十七回「三個光頭好像師父、師兄並師弟，只是鐃鈸原何在裏牀」，亦同此意，至今山東西部方言尚存痕跡。。證夾：幸是後天人種袋，止於裝人。若是先天袋，豈不連天都裝卻乎？那條狼牙棒是個敲磬的槌兒。」行者聽說，高叫一聲道：「好個笑和尚！你走了這童兒，教他誑稱佛祖，陷害老孫，未免有個家法不謹之過！」彌勒道：「一則是我不謹，走失人口；二則是你師徒們魔障未完，故此百靈下界，應該受難。證夾：此是本旨。我今來與你收他去也。」行者道：「這妖精神通廣大，你又無些兵器，何以收之？」彌勒笑道：「我在這山坡下，設一草菴，種一田瓜果在此，你去與他索戰。交戰之時，許敗不許勝，引他到我這瓜田裏。我別的瓜都是生的，你卻變做一個大熟瓜。他來定要瓜喫，我卻將你與他喫。喫下肚中，任你怎麼在內擺佈他。那時等我取了他的搭包兒，裝他回去。」行者道：「此計雖妙，你卻怎麼認得變的熟瓜？他怎麼就肯跟我來此？」彌勒笑道：「我爲治世之尊，慧眼高明，豈不認得你！憑你變作甚物，我皆知之。但恐那怪不肯跟來耳。我卻教你一個法術。」行者道：「他斷然是以搭包兒裝我，怎肯跟來？有何法術可來也？」彌勒笑道：「你伸手來。」行者即舒左手，遞將過去。彌勒將右手食指，蘸着口中神水，在行者掌上寫了一個「禁」字，證夾：又與紅孩「迷」字不同。教他捏着拳頭，見妖精當面放手，他就跟來。

行者揝拳，欣然領教。一隻手輪着鐵棒，直至山門外，高叫道：「妖魔，你孫爺爺又來了！可快出來，與你見個上下！」小妖又忙忙奔告。妖王問道：「他又領多少兵來叫戰？」小妖道：「別無甚兵，止他一個。」妖王笑道：「那猴兒計窮力竭，無處求人，斷然是送命來也。」隨又結束整齊，帶了寶貝，舉着那輕軟狼牙棒，走出門來叫道：「孫悟空，今番掙挫不得了！」行者罵道：「潑怪物，我怎麼掙挫不得？」妖王道：「我見你計窮力竭，無處求人，獨自個強來支持，如今拿住，再沒個甚麼神兵救拔，此所以說你掙挫不得也。」行者道：「這怪不知死活！莫說嘴，喫吾一棒！」那妖王見他一隻手輪棒，忍不住笑道：「這猴兒，你看他弄巧，怎麼一隻手使棒支吾？」行者道：「兒子，你禁不得我兩隻手打。若是不使搭包子，再着三五個，也打不過老孫這一隻手。」妖王聞言，道：「也罷！也罷！我如今不使寶貝，只與你實打，比個雌雄。」即舉狼牙棒，上前來鬥。孫行者迎着面，把拳頭一放，雙手輪棒。那妖精着了禁，不思退步，果然不弄搭包，只顧使棒來趕。行者虛幌一下，敗陣就走。

那妖精直趕到西山坡下。行者見有瓜田，打個滾，鑽入裏面，即變做一個大熟瓜，又熟又甜。那妖精停身四望，不知行者那方去了。他卻趕至庵邊叫道：「瓜是誰人種的？」彌勒變作一個種瓜叟，出草庵答道：「大王，瓜是小人種的。」妖王道：「可有熟瓜麼？」彌勒道：「有熟的。」妖王叫：「摘個熟的來我解渴。」彌勒即把行者變的那瓜，雙手遞與妖王。妖王更不察情，到此接過手，張口便啃。那行者乘此機會，一轂轆鑽入咽喉之下，李旁：猴。等不得好歹，就弄手腳。抓腸蒯腹蒯（kuǎi）：撓，抓。，翻根頭，豎蜻蜓，任他在裏面擺佈。證夾：此時裝入妖王腹內，卻是布搭包化爲皮搭包矣。那妖精疼得傞牙倈嘴，眼淚汪汪，把一塊種瓜之地，滾得似個打麥之場，口中只叫：「罷了！罷了！誰人救我一救！」李旁：好描畫。彌勒卻現了本像，嘻嘻笑叫道：「業畜，認得我麼？」那妖抬頭看見，慌忙跪倒在地，雙手揉着肚子，磕頭撞腦，只叫：「主人公，饒我命罷！饒我命罷！再不敢了！」彌勒上前，一把揪住，解了他的後天袋兒，奪了他的敲磬槌兒，叫：「孫悟空，看我面上，饒他命罷。」行者十分恨苦，卻又左一拳，右一腳，在裏面亂掏亂搗。那怪萬分疼痛難忍，倒在地下。彌勒又道：「悟空，他也勾了，你饒他罷。」行者才叫：「你張大口，等老孫出來。」那怪雖是肚腹絞痛，還未傷心。俗語云：「人未傷心不得死，李旁：着眼。花殘葉落是根枯。」他聽見叫張口，即便忍着疼，把口大張。行者方纔跳出，現了本像，急掣棒還要打時，早被佛祖把妖精裝在袋裏，斜跨在腰間。手執着磬槌，罵道：「孽畜，金鐃偷了那裏去了？」那怪卻只要憐生，在後天袋內哼哼𡄙𡄙的道：「金鐃是孫悟空打破了。」佛祖道：「鐃破，還我金來。」李旁：佛祖也只要金。那怪道：「碎金堆在殿蓮臺上哩。」

那佛祖提着袋子，執着磬槌，嘻嘻笑叫着：「悟空，我和你去尋金還我。」行者見此法力，怎敢違誤。只得引佛上山，回至寺內，收取金查查（讀如zhā）：渣。。只見那山門緊閉。佛祖使槌一指，門開入裏看時，那些小妖，已知得老妖被擒，各自收拾囊底，都要逃生四散。被行者見一個，打一個；見兩個，打兩個；把五七百個小妖，盡皆打死。各現原身，都是些山精樹怪，獸孽禽魔。佛祖將金收攢一處，吹口仙氣，念聲咒語，即時返本還原，復得金鐃一付，別了行者，駕祥雲，徑轉極樂世界。

這大聖卻纔解下唐僧、八戒、沙僧。那呆子吊了幾日，餓得慌了，且不謝大聖，卻就蝦着腰蝦着腰：即「哈着腰」。彎着腰。，跑到廚房尋飯喫。原來那怪正安排了午飯，因行者索戰，還未得喫。這呆子看見，即吃了半鍋，卻拿出兩鉢頭叫師父、師弟們各吃了兩碗，然後才謝了行者。問及妖怪原由。行者把先請祖師，龜、蛇，後請大聖借太子，並彌勒收降之事，細陳了一遍。三藏聞言，謝之不盡，頂禮了諸天，道：「徒弟，這些神聖，困於何所？」行者道：「昨日日值功曹對老孫說，都在地窖之內。」叫：「八戒，我與你去解脫他等。」

那呆子得食力壯，抖擻精神，尋着他的釘鈀，即同大聖到後面打開地窨，將衆等解了繩，請出珍樓之下。三藏披了袈裟，朝上一一拜謝。這大聖才送五龍、二將回武當；送小張太子與四將回蠙城；後二十八宿歸天府；放揭諦，伽藍各回境。師徒們卻寬住了半日，餵飽了白馬，收拾行囊，至次早登程。臨行時，放上一把火，將那些珍樓寶座、高閣講堂，俱盡燒爲灰燼。這裏才

無掛無牽逃難去，消災消瘴脫身行。

畢竟不知幾時纔到大雷音，證夾：因小雷音而及大雷音，語自有致。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聲音虛學，作妖西天、大有傷於如來正教；此回言聲音虛學，流禍東土，最有害於世道人心。使學者棄邪歸正，急求三教一家之理，保性命而課實功也。

先哲雲：「天地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則是先聖後聖，道有同揆；中華外國，理無二致。儒、釋、道三聖人之教，一而三，三而一，不得分而視之。何則？天竺妙法，有七寶莊嚴之體，利益衆生之機，由妙相而入真空，以一毫而照大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上柱天，下柱地，旨意幽深，非是禪關機鋒寂滅者所能知；猶龍氏《道德》，有陰陽配合之理，五行攢簇之功，自有爲而入無爲，由殺機而求生機，隱顯不測，變化無端，盜天地，奪造化，天機奧妙，非予聖自雄，執一己而修者所可能；泗水心法，有執兩用中之學，誠明兼該之理，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天德具，王道備，滋味深長，非尋章摘句，竊取功名者所可曉。天不愛道，誕生三聖人，各立教門，維持世道。蓋欲人人在根本上用功夫，性命上去打點，自下學而上述，由勉強而自然，其門雖殊，其理無二。後之禪客未達此旨，偏執空學，自謂佛法在是，而即肆意無忌。遇修道之士，則曰畜生，有何法力？見聖人之徒，則曰孩兒無知。借萬法歸空之說，不分好歹，一概抹煞。佛說「無爲法而有差別」，果若是乎？此等妖孽不特不識中國之教，而並不識西天之教，假佛作妖，爲害百端，仰愧俯怍，豈不大違如來當年法流東土、慈航普渡之一片婆心耶？提綱所謂「諸神遭毒手」者，正在於此。

噫！外道亂法，空學害正，爲禍不淺，古今來英雄豪傑，受此累者不可勝數。雖有蕩魔天尊，蕩不盡此等邪魔；抑水大聖，抑不盡此等洪水。言念及此，真足令人悵望悲啼矣！當此佛法衰敗之時，安得有個笑嘻嘻，慈悲佛心教主，叫醒一切頑空之徒。示明敲磐槌，系度人之法器，不得藉此以作怪；布搭包，是人種之口袋，豈可仗此而裝人？

仙佛之道，有結果之道也；結果之道，在順而止之，不在順而行之。《易》之《剝》卦上九曰：「碩果不食」是也。「草菴」者，《剝》之廬；「瓜」者，《剝》之果。「行者變熟瓜」，碩果也。「要妖吃了，解搭包裝去」者，「小人剝廬」也。此個機祕，非可私猜，須要明師口訣指點，方能得心應手，運用掌上而無難。

「叫見妖精當面放手，他就跟來」者，順其所欲，漸次導之也。「行者一手輪棒，叫出來見上下」者，執中精一，擇善固執也。此等處，俱有體有用，有人有我，系鬼神不測之機關，而非可以形跡求者。彼計窮力竭；無處求人，獨自個支持，不知死活，空說嘴者，烏足語此？

「拳頭一放，妖精着禁，不思退步，果然不弄搭包。」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空而不空，其中有果也。「妖精問瓜是誰人種」，是直以《剝》之碩果爲人種矣。老叟道：「是小人種的」，不知《剝》之宜止，而欲剝盡，小人剝廬，適以自剝也。「妖王張口便啃，行者乘機鑽入。」殺中救生，害裏尋思，由《剝》而《復》，大機大用，正在於此。

「行者裏面擺佈」，虛心而實腹也；「妖精痛哭求救」，以己而求人也。「彌勒現了本相」，假者消而真者現也。「妖精認得主人」，識神退而元神復也。「解下後天袋」，先天覆而後天即化。「奪了敲磐槌」，道心生而人心即亡。「行者左拳右腳，亂掏亂搗」，必須潛修默煉，神圓而機活；「妖精萬分疼痛，倒在地下」，還須絲毫無染，死心而踏地。「行者跳出，現了本現，掣棒要打」，無爲而更求有爲；「佛祖裝妖在袋，早跨腰間」，有爲而還求無爲。指破旁門萬般之虛妄，可以消蹤來跡；收來碎金一氣而運用，即時返本還元。

「行者解放衆人，三藏一一拜謝」，儒、釋、道三教一家之理，於此彰彰矣。若有知者，急須一把火，將高閣講堂燒爲灰燼，離空學而就實着，棄假境而入真域。無難無魔朝佛去，消災消瘴脫身行，豈不光明正大哉？

籲！今世更有一等地獄種子，假借彌勒佛名目，妖言惑衆，殃及無辜，大逆不道者，其即黃眉童子搭包之遺種，狼牙之流毒，雖彌勒亦無如何，可不嘆諸？

詩曰：

三教聖人有實功，頑空寂滅不相同。

存誠去妄歸正道，結果收園稱大雄。

# 第六十七回 拯救駝羅禪性穩 脫離穢污道心清

李本後總批：：「倒扯蛇」，「沒蛇弄了」，「打草驚蛇」，「好打死蛇」，都是趣話，令人噴飯。

憺漪子曰：小西天之假雷音已滅，過此以往，惟知有大西天之真雷音耳。然而災患其可不拯乎？污穢其可不脫乎？則此處之誅蟒開衕，亦事勢之不容已者也。蟒爲鱗蟲之妖，古今屢爲民害。昔旌陽君曾剿孽龍矣，純陽師曾斬孽蛟矣，行者之誅蟒，其亦猶此意乎？至於柿衕污穢，爲向西必由之路，此即吾身吾心之污穢也。變化而開闢之，術母之功，又何可少？

木母於三衆中，最爲莽直。然而荊棘嶺之蓬攀，稀柿衕之穢塞，非此呆不爲功，它日淨壇使者之酬，毫不逾分。或曰：「剪荊易而拱穢難，故棘嶺之役，行者猶左右其間，而柿衕則惟有拱手讓之剛鬣耳。」請爲贊曰：豬八戒荊棘嶺則智，稀柿衕則呆；其智可及也，其呆不可及也。

話說三藏四衆，躲離了小西天，忻然上路。行經個月程途，正是春深花放之時，見了幾處園林皆綠暗，一番風雨又黃昏。三藏勒馬道：「徒弟呵，天色晚矣，往那條路上求宿去？」行者笑道：「師父放心。若是沒有借宿處，證夾：東坡雲：「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亦是此意。我三人都有些本事，叫八戒砍草，沙和尚扳松，老孫會做木匠，就在這路上搭個庵蓬，好道也住得年把。你忙怎的？」八戒道：「哥呀，這個所在，豈是住場？滿山多虎豹狼蟲，遍地有魑魅魍魎。白日裏尚且難行，黑夜裏怎生敢宿？」行者道：「呆子，越發不長進了。不是老孫海口，只這條棒子揝在手裏，就是塌下天來，也撐得住！」

師徒們正然講論，忽見一座山莊不遠。行者道：「好了，有宿處了。」長老問：「在何處？」行者指道：「那樹叢裏不是個人家？我們去借宿一宵，明早走路。」長老忻然，促馬至莊門外下馬。只見那柴扉謹閉。長老敲門道：「開門，開門。」裏面有一老者，手拖藜杖，足踏蒲鞋，頭頂烏巾，身穿素服，開了門，便問：「是甚人在此大呼小叫？」三藏合掌當胸，躬身施禮道：「老施主，貧僧乃東土差往西天取經者。適到貴地，天晚，特造尊府假宿一宵。萬望方便方便。」老者道：「和尚，你要西行，卻是去不得阿。此處乃小西天。若到大西天，路途甚遠。且休道前去艱難，只這個地方，已此難過。」三藏問：「怎麼難過？」老者用手指道：「我這莊村西去三十餘里，有一條稀柿衕衕（tònɡ）：巷，狹長的街道。，山名『七絕』七絕：此處所謂的柿有七絕，出自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十八。。」證夾：此稀，此絕，乃路絕人稀之意。三藏道：「何爲七絕？」老者道：「這山徑過有八百里，滿山盡是柿果。古云柿樹有七絕：一，益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玩；六，嘉實；七，落葉肥大。故名七絕山。我這敝處地闊人稀，那深山亙古無人走到。每年家熟爛柿子落在路上，將一條夾石衚衕衚衕：也作「衚衕」。北方對小街小巷的通稱。，盡皆填滿；又被雨露雪霜，經黴過夏，作成一路污穢。這方人家，俗呼爲稀屎衕。但刮西風，有一股穢氣，就是淘東圊也不似這般惡臭東圊（qīnɡ）：古代房屋建築，廁所往往在屋子東角，所以叫東廁或東圊。圊，廁所。。如今正值春深，東南風大作，所以還不聞見也。」

三藏心中煩悶不言。行者忍不住高叫道：「你這老兒甚不通便！我等遠來投宿，你就說出這許多話來唬人，十分你家窄偪沒處睡，我等在此樹下蹲一蹲，也就過了此宵；何故這般絮聒？」那老者見了他相貌醜陋，便也擰住口，驚嘬嘬的驚嘬嘬：驚悸不安的樣子。，硬着膽，喝了一聲，用藜杖指定道：「你這廝，骨撾臉，磕額頭，塌鼻子，凹頡腮，毛眼毛睛癆病鬼，不知高低，尖着個嘴，敢來衝撞我老人家！」行者陪笑道：「老官兒，你原來有眼無珠，不識我這癆病鬼哩！相法雲『形容古怪，石中有美玉之藏』。你若以言貌取人，乾淨差了，我雖醜便醜，卻倒有些手段。」老者道：「你是那方人氏？姓甚名誰？有何手段？」行者笑道：「我

祖居東勝大神洲，花果山前自幼修。

身拜靈臺方寸祖，學成武藝甚全周。

也能攪海降龍母，善會擔山趕日頭擔山趕日頭：多用來形容法力高強。如二郎救母傳說，《二郎寶卷》：「王母娘娘賜我寶貝，開了庫房，飛了金烏，兩座名山在我肩上，晝夜常擔，爲因救母，擔山趕太陽。」。

縛怪擒魔稱第一，移星換斗鬼神愁。

偷天轉地英名大，我是變化無窮美石猴！」

老者聞言，回嗔作喜。躬着身，便教：「請，請入寒舍安置。」遂此四衆牽馬挑擔，一齊進去。只見那荊針棘刺，鋪設兩邊；二層門是磚石壘的牆壁，又是荊棘苫蓋；入裏纔是三間瓦房。老者便扯椅安坐待茶，又叫辦飯。少頃，移過桌子，擺着許多面筋、豆腐、芋苗、蘿白、辣芥、蔓菁、香稻米飯、醋燒葵湯蘿白：即「蘿蔔」。，師徒們盡飽一餐。喫畢，八戒扯過行者，背雲：「師兄，這老兒始初不肯留宿，今返設此盛齋，何也？」行者道：「這個能值多少錢！到明日，還要他十果十菜的送我們哩。」八戒道：「不羞，憑你那幾句大話，哄他一頓飯吃了，明日卻要跑路，他又管待送你怎的？」行者道：「不要忙，我自有個處治。」

不多時，漸漸黃昏，老者又叫掌燈。行者躬身問道：「公公高姓？」老者道：「姓李。」行者道：「貴地想就是李家莊？」老者道：「不是，這裏喚做駝羅莊，共有五百多人家居住。別姓俱多，惟我姓李。」行者道：「李施主，府上有何善意，賜我等盛齋？」那老者起身道：「才聞得你說會拿妖怪，我這裏卻有個妖怪，累你替我們拿拿，自有重謝。」行者就朝上唱個喏道：「承照顧了。」證夾：人各有癖，行者當有拿妖之癖。八戒道：「你看他惹禍！聽見說拿妖怪，就是他外公也不這般親熱，預先就唱個喏。」行者道：「賢弟，你不知。我唱個喏就是下了個定錢，他再不去請別人了。」

三藏聞言道：「這猴兒凡事便要自專。倘或那妖精神通廣大，你拿他不住，可不是我出家人打誑語麼？」行者笑道：「師父莫怪，等我再問了看。」那老者道：「還問甚？」行者道：「你這貴處，地勢清平，又許多人家居住，更不是偏僻之方，有甚麼妖精，敢上你這高門大戶？」老者道：「實不瞞說。我這裏久矣康寧。只這三年六月間，忽然一陣風起，那時人家甚忙，打麥的在場上，插秧的在田裏，俱着了慌，只說是天變了。誰知風過處，有個妖精，將人家牧放的牛馬吃了，豬羊吃了，見雞鵝囫圇咽，遇男女夾活吞。自從那次，這二年常來傷害。長老阿，你若有手段，拿了他，掃淨此土，我等決然重謝，不敢輕慢。」行者道：「這個卻是難拿。」八戒道：「真是難拿，難拿。我們乃行腳僧，借宿一宵，明日走路，拿甚麼妖精！」老者道：「你原來是騙飯喫的和尚！初見時誇口弄舌，說會換鬥移星，降妖縛怪，及說起此事，就推卻難拿。」行者道：「老兒，妖精好拿。只是你這方人家不齊心，所以難拿。」老者道：「怎見得人心不齊？」行者道：「妖精攪擾了三年，也不知傷害了多少生靈。我想着每家只出銀一兩，五百家可湊五百兩銀子，不拘到那裏，也尋一個法官把妖拿了法官：對道士的尊稱。，卻怎麼就甘受他三年磨折？」老者道：「若論說使錢，好道也羞殺人！我們那家不花費三五兩銀子！前年曾訪着山南里有個和尚，請他到此拿妖，未曾得勝。」行者道：「那和尚怎的拿來？」老者道：

「那個僧伽僧伽：即僧人。本爲梵語譯音，意爲大衆。原指出家佛教徒四人以上組成的團體，後單個和尚也稱「僧伽」。，披領袈裟。

先談《孔雀》《孔雀》：即《孔雀經》。參見第十三回「《孔雀經》」條注。，後念《法華》。

香焚爐內，手把鈴拿。

正然念處，驚動妖邪。

風生雲起，徑至莊家。

僧和怪鬥，其實堪誇：

一遞一拳搗一遞一：一下一下交替的動作。，一遞一把抓。

和尚還相應相應：相宜，合適。，相應沒頭髮。

須臾妖怪勝，徑直返煙霞。原來曬乾疤。

我等近前看，光頭打的似個爛西瓜。」

行者笑道：「這等說，吃了虧也。」老者道：「他只拚得一命，還是我們喫虧：與他買棺木殯葬，又把些銀子與他徒弟。那徒弟心還不歇，至今還要告狀，不得乾淨。」

行者道：「再可曾請甚麼人拿他？」老者道：「舊年又請了一個道士。」行者道：「那道士怎麼拿他？」老者道：「那道士：

頭戴金冠，身穿法衣。

令牌敲響，符水施爲。

驅神使將，拘到妖魑。

狂風滾滾，黑霧迷迷。

即與道士，兩個相持。

鬥到天晚，怪返雲霓。

乾坤清朗朗，我等衆人齊。

出來尋道士，渰死在山溪。

撈得上來大家看，卻如一個落湯雞。」證夾：爛西瓜可吞而不吞，落湯雞可啖而不啖，豈和尚道士皆非佳味耶？

行者笑道：「這等說，也喫虧了。」老者道：「他也只捨得一命，我們也又使勾悶數錢糧悶數錢糧：這裏指冤枉錢。。」行者道：「不打緊，不打緊，等我替你拿他來。」老者道：「你若果有手段拿得他，我請幾個本莊長者與你寫個文書：若得勝，憑你要多少銀子相謝，半分不少；如若有虧，切莫和我等放賴，各聽天命。」行者笑道：「這老兒被人賴怕了。我等不是那樣人。快請長者去。」

那老者滿心歡喜，即命家僮，請幾個左鄰右舍、表弟姨兄、親家朋友，共有八九位老者，都來相見。會了唐僧，言及拿妖一事，無不忻然。衆老問：「是那一位高徒去拿？」行者叉手道：「是我小和尚。」衆老悚然道：「不濟！不濟！那妖精神通廣大，身體狼犺。你這個長老，瘦瘦小小，還不勾他填牙齒縫哩！」行者笑道：「老官兒，你估不出人來。我小自小，結實，都是『吃了磨刀水的— — —秀氣在內』哩吃了磨刀水的— — —秀氣在內：秀，諧音「鏽」，磨刀水含有鐵鏽，這裏比喻外表雖然平常，內心卻很聰慧。！」衆老見說，只得依從道：「長老，拿住妖精，你要多少謝禮？」行者道：「何必說要甚麼謝禮？俗語云，說金子幌眼，說銀子傻白，說銅錢腥氣。我等乃積德的和尚，決不要錢。」衆老道：「既如此說，都是受戒的高僧。既不要錢，豈有空勞之理？我等各傢俱以魚田爲活。若果降了妖孽，淨了地方，我等每家送你兩畝良田，共湊一千畝，坐落一處，你師徒們在上起蓋寺院，打坐參禪，強似方上雲遊。」行者又笑道：「越不停當！但說要了田，就要養馬當差，納糧辦草，黃昏不得睡，五鼓不得眠。好倒弄殺人也。」衆老道：「諸般不要，卻將何謝？」行者道：「我出家人，但只是一茶一飯，便是謝了。」衆老喜道：「這個容易。但不知你怎麼拿他？」行者道：「他但來，我就拿住他。」衆老道：「那怪大着哩！上柱天，下柱地；來時風，去時霧。你卻怎生近得他？」行者笑道：「若論呼風駕霧的妖精，我把他當孫子罷了；若說身體長大，有那手段打他！」

正講處，只聽得呼呼風響，慌得那八九個老者，戰戰兢兢道：「這和尚鹽醬口鹽醬口：指說不吉利的話有應驗。！說妖精，妖精就來了！」那老李開了腰門，把幾個親戚，連唐僧，都叫：「進來，進來，妖怪來了！」唬得那八戒也要進去，沙僧也要進去。行者兩隻手扯住兩個道：「你們忒不循理，出家人，怎麼不分內外？站住，不要走！跟我去天井裏，看看是個甚麼妖精。」八戒道：「哥阿，他們都是經過帳的經過帳的：經歷過的。，風響便是妖來。他都去躲，我們又不與他有親，又不相識，又不是交契故人，看他做甚？」原來行者力量大，不容說，一把拉在天井裏站下。那陣風越發大了。好風：

倒樹摧林狼虎憂，播江攪海鬼神愁。

掀翻華嶽三峯石，提起乾坤四部洲。

村舍人家皆閉戶，滿莊兒女盡藏頭。

黑雲漠漠遮星漢，燈火無光遍地幽。

慌得那八戒戰戰兢兢，伏之於地，把嘴拱開土，埋在地下，卻如釘了釘一般。沙僧蒙着頭臉，眼也難睜。行者聞風認怪，一霎時，風頭過處，只見那半空中隱隱的兩盞燈來，即低頭叫道：「兄弟們，風過了，起來看！」那呆子扯出嘴來，抖抖灰土，仰着臉，朝天一望，見有兩盞燈光，忽失聲笑道：「好耍子！好耍子！原來是個有行止的妖精行止：行步和止息，代指品行。！該和他做朋友！」沙僧道：「這般黑夜，又不曾覿面相逢，怎麼就知好歹？」八戒道：「古人云：『夜行以燭，無燭則止』無燭則止：語出《禮記·內則》。意爲夜晚出行要點火把，沒有火把就不要出行，表示行爲光明正大。燭，火把。。你看他打一對燈籠引路，必定是個好的。」沙僧道：「你錯看了。那不是一對燈籠，是妖精的兩隻眼亮。」這呆子就唬矮了三寸，道：「爺爺呀！眼有這般大呵，不知口有多少大哩！」行者道：「賢弟莫怕。你兩個護持着師父，待老孫上去討他個口氣，看他是甚妖精。」八戒道：「哥哥，不要供出我們來。」

好行者，縱身打個唿哨，跳到空中。執鐵棒，厲聲高叫道：「慢來，慢來，有吾在此！」那怪見了，挺住身軀，將一根長槍亂舞。行者執了棍勢，問道：「你是那方妖怪？何處精靈？」那物更不答應，只是舞槍。行者又問，又不答，只是舞槍。行者暗笑道：「好是耳聾口啞，不要走，看棍！」那怪更不怕，亂舞槍遮攔。在那半空中，一來一往，一上一下，鬥到三更時分，未見勝敗。八戒、沙僧在李家天井裏，看得明白。原來那怪只是舞槍遮架，更無半分兒攻殺。行者一條棒不離那怪的頭上。八戒笑道：「沙僧，你在這裏護持，讓老豬去幫打幫打，莫教那猴子獨幹這功，領頭一鍾酒。」

好呆子，就跳起雲頭，趕上就築。那怪物又使一條槍抵住。兩條槍，就如飛蛇掣電。八戒誇獎道：「這妖精好槍法！不是『山後槍』，乃是『纏絲槍』；也不是『馬家槍』山後槍、馬家槍：山後槍，當即所謂「楊家槍」。楊家槍相傳始於宋代紅襖軍女將領楊妙真。明戚繼光《紀效新書》卷十：「夫長槍之法始於楊氏……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遼金時，稱雲州、應州、朔州等地（均在今山西省）爲「山後」，楊氏爲山後大姓，抗遼名將楊業（即楊家將故事中的楊繼業原型）即山後人。此「山後槍」似結合山後楊氏和楊家槍而來。明鄭若曾《江南經略》卷八記槍法有十七家，首二家即爲楊家槍、馬家槍，爲明代最著名的兩家槍法。馬家槍有上中下十八盤等法，相傳爲南京回族馬家所創，代表人物爲明代南直隸彭城衛指揮馬仲良。，卻叫做個『軟柄槍』！」行者道：「呆子莫胡談！那裏有個甚麼『軟柄槍』！」八戒道：「你看他使出槍尖來架住我們，不見槍柄，不知收在何處。」行者道：「或者是個『軟柄槍』。但這怪物還不會說話，想是還未歸人道，陰氣還重。只怕天明時陽氣勝，他必要走。但走時，一定趕上，不可放他。」八戒道：「正是！正是！」

又鬥多時，不覺東方發白。那怪不敢戀戰，回頭就走。行者與八戒一齊趕來，忽聞得污穢之氣旭人旭：也作「蓄」。燻。，乃是七絕山稀柿衕也。八戒道：「是那家淘毛廁哩！哏！臭氣難聞！」行者侮着鼻子只叫：「快快趕妖精！快快趕妖精！」那怪物攛過山去，現了本像，乃是一條紅鱗大蟒。你看他：

眼射曉星，鼻噴朝霧。密密牙排鋼劍，彎彎爪曲金鉤。頭戴一條肉角，好便似千千塊瑪瑙攢成；身披一派紅鱗，卻就如萬萬片煙脂砌就煙脂：同「胭脂」。唐元稹《春六十韻》：「膩粉梨園白，煙脂桃徑紅。」煙，同「胭」。。盤地只疑爲錦被，飛空錯認作虹霓。歇臥處有腥氣沖天，行動時有赤雲罩體。大不大，兩邊人不見東西；長不長，一座山跨佔南北。

八戒道：「原來似這般一個長蛇，若要喫人呵，一頓也得五百個，還不飽足。」行者道：「那軟柄槍乃是兩條信掭信掭：蛇的舌頭。又叫信子、芯子。。我們趕他軟了，從後打出去！」這八戒縱身趕上，舉鈀便築。那怪物一頭鑽進窟裏，還有七八尺長尾巴丟在外邊。八戒放下鈀，一把撾住道：「着手！着手！」盡力氣往外亂扯，莫想扯得動一毫。行者笑道：「呆子！放他進去，自有處置，不要這等倒扯蛇倒扯蛇：方言，也稱「倒拔蛇」。比喻費勁而無效果。。」八戒真個撒了手，那怪縮進去了。八戒怨道：「纔不放手時，半截子已是我們的了。似這般縮了，卻怎麼得他出來？這不是叫做沒蛇弄了沒蛇弄：義同「沒戲唱」。意爲事情不成，無法維持。？」行者道：「這廝身體狼犺，窟穴窄小，斷然轉身不得，一定是個照直攛的，定有個後門出頭。你快去後門外攔住，等我在前門外打。」

那呆子真個一溜煙，跑過山去。果見有個孔窟。他就扎定腳，還不曾站穩，不期行者在前門外使棍子往裏一搗，那怪物護疼，徑往後門攛出。八戒未曾防備，被他一尾巴打了一跌，莫能掙挫得起，睡在地下忍疼。行者見窟中無物，搴着棍，穿進去叫趕妖怪。那八戒聽得吆喝，自己害羞，忍着疼，爬起來，使鈀亂撲。行者見了，笑道：「妖怪走了，你還撲甚的了？」八戒道：「老豬在此『打草驚蛇』哩！」行者道：「活呆子，快趕上！」

二人趕過澗去，見那怪盤做一團，豎起頭來，張開巨口，要吞八戒。八戒慌得往後便退。這行者反迎上前，被他一口吞之。八戒捶胸跌腳，大叫道：「哥耶，傾了你也！」行者在妖精肚裏支着鐵棒道：「八戒莫愁，我教他搭個橋兒你看！」那怪物躬起腰來，就似一道路東虹。八戒道：「雖是像橋，只是沒人敢走。」行者道：「我再叫他變做個船兒你看！」在肚裏將鐵棒撐着肚皮。那怪物肚皮貼地，翹起頭來，就似一隻贛保船贛保船：也稱「贛船」，行駛於江西一帶。明湯顯祖《牡丹亭·婚走》：「叫童兒尋只贛船，夤夜開去，以滅其蹤，意下何如？」。八戒道：「雖是像船，只是沒有桅篷，不好使風使風：利用風力，張帆行船。。」行者道：「你讓開路，等我教他使個風你看。」又在裏面盡着力，把鐵棒從脊背一搠將出去，約有五七丈長，就似一根桅杆。那廝忍疼掙命，往前一攛，比使風更快，攛回舊路，下了山，有二十餘里，卻纔倒在塵埃，動盪不得，嗚呼喪矣。證夾：以行者之神通，要立斃此蟒何難？妙在從容玩弄，視如蚰蜒蜥蜴，所謂賈堅射牛，正以不中爲奇耳。八戒隨後趕上來，又舉鈀亂築。行者把那物穿了一個大洞，鑽將出來道：「呆子，他死也死了，你還築他怎的？」八戒道：「哥阿，你不知我老豬一生好打死蛇？」遂此收了兵器，抓着尾巴，倒拉將來。

卻說那駝羅莊上李老兒與衆等對唐僧道：「你那兩個徒弟，一夜不回，斷然傾了命也。」三藏道：「決不妨事。我們出去看看。」須臾間，只見行者與八戒拖着一條大蟒，吆吆喝喝前來，衆人卻纔歡喜。滿莊上老幼男女，都來跪拜道：「爺爺，正是這個妖精在此傷人。今幸老爺施法，斬怪除邪，我輩庶各得安生也。」衆家都是感激，東請西邀，各各酬謝。師徒們被留住五七日，苦辭無奈，方肯放行。又各家見他不要錢物，都辦些乾糧果品，騎騾壓馬壓馬：原指讓沒役使的馬負重跑動，以鍛鍊馬的體力。此指騎馬。，花紅彩旗，盡來餞行。此處五百人家，倒有七八百人相送。

一路上喜喜歡歡，不時到了七絕山稀柿衕口。三藏聞得那般惡穢，又見路道填塞，道：「悟空，似此怎生度得？」行者侮着鼻子道：「這個卻難也。」三藏見行者說難，便就眼中垂淚。李老兒與衆上前道：「老爺勿得心焦。我等送到此處，都已約定意思了。令高徒與我們降了妖精，除了一莊禍害，我們各辦虔心，另開一條好路，送老爺過去。」行者笑道：「你這老兒，俱言之欠當。你初然說這山徑過有八百里，你等又不是大禹的神兵大禹的神兵：傳說大禹治水，手下有很多神靈和神獸爲他助力，開鑿山石，疏通河道，如章律、庚辰、應龍、玄龜等。，那裏會開山鑿路？若要我師父過去，還得我們着力，你們都成不得。」三藏下馬，道：「悟空，怎生着力麼？」行者笑道：「眼下就要過山，卻也是難；若說再開條路，卻又難也。須是還從舊衚衕過去。只恐無人管飯。」李老兒道：「長老說那裏話！憑你四位擔閣多少時，我等俱養得起，怎麼說無人管飯？」行者道：「既如此，你們去辦得兩石米的乾飯，再做些蒸餅饃饃來。等我那長嘴和尚喫飽了，變了大豬，拱開舊路，我師父騎在馬上，我等扶持着，管情過去了。」

八戒聞言，道：「哥哥，你們都要圖個乾淨，怎麼獨教老豬出臭？」三藏道：「悟能，你果有本事拱開衚衕，領我過山，注你這場頭功。」八戒笑道：「師父在上，列位施主們都在此，休笑話。我老豬本來有三十六般變化。若說變輕巧華麗飛騰之物，委實不能；若說變山，變樹，變石塊，變土墩，變賴象、科豬、水牛、駱駝科豬：同「窠豬」。母豬。，真個全會。只是身體變得大，肚腸越發大，須是喫得飽了，纔好幹事。」衆人道：「有東西！有東西！我們都帶得有乾糧、果品、燒餅、餶飿在此餶飿（ɡǔ duò）：一種麪食。清程穆衡《水滸傳注略》捲上：「裏面蒸之，一名起面，一名裏蒸，如今饅頭。」。原要開山相送的。且都拿出來，憑你受用。待變化了，行動之時，我們再着人回去做飯送來。」八戒滿心歡喜，脫了皁直裰，丟了九齒鈀，對衆道：「休笑話，看老豬幹這場臭功。」證夾：此臭功非老呆不能幹，行者當拜下風矣。好呆子，捻着訣，搖身一變，果然變做一個大豬。真個是：

嘴長毛短半脂膘，自幼山中食藥苗。

黑麪環睛如日月，圓頭大耳似芭蕉。

修成堅骨同天壽，煉就粗皮比鐵牢。

齆齆鼻音呱詁叫齆（wènɡ）：鼻子阻塞，發音不清。，喳喳喉響噴喁哮喁（yónɡ）哮：發聲咆哮。喁，應和聲。。

白蹄四隻高千尺，剛鬣長身百丈饒。

從見人間肥豕彘，未觀今日老豬魈豬魈：豬精。魈，山中精怪。。

唐僧等衆齊稱讚，羨美天蓬法力高。

孫行者見八戒變得如此，即命那些相送人等，快將乾糧等物堆攢一處，叫八戒受用。那呆子不分生熟，一澇食之澇：同「撈」。，卻上前拱路。行者叫沙僧脫了腳，好生挑擔，請師父穩坐雕鞍。他也脫了䩺鞋，分付衆人回去：「若有情，快早送些飯來與我師弟接力。」那些人有七八百相送隨行，多一半有騾馬的，飛星迴莊做飯；還有三百人步行的，立於山下遙望他行。原來此莊至山有三十餘里，待回取飯來，又三十餘里；往回擔閣，約有百里之遙，他師徒們已此去得遠了。衆人不捨，催趲騾馬進衚衕，連夜趕至，次日方纔趕上。叫道：「取經的老爺，慢行！慢行！我等送飯來也！」長老聞言，稱謝不盡，道：「真是善信之人。」叫八戒住了，再喫些飯食壯神。那呆子拱了兩日，正在飢餓之際。那許多人何止有七八石飯食。他也不論米飯、面飯，收積來一澇用之。飽餐一頓，卻又上前拱路。三藏與行者、沙僧謝了衆人，分手兩別。正是：

駝羅莊客回家去，八戒開山過衕來。

三藏心誠神力擁，悟空法顯怪魔衰。

千年稀柿今朝淨，七絕衚衕此日開。

六慾塵情皆剪絕，平安無阻拜蓮臺。

這一去不知還有多少路程，還遇甚麼妖怪，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結出空言無補，非三教一家之理，而真履實踐，乃性命雙修之功矣。然煉已待時，仙真之要訣；存心養性，聖賢之首務。若不先除去心中之瘴礙，則隨緣逐境，性亂心迷，欲向其前反成落後矣。故此回叫學者，去其舊染之污，打徹道路，儘性至命，完成大道耳。

「三藏脫離了小西天，欣然上路。」是已去假境而就實地，正當任重道遠，死心忘機之時。故行者道：「放心前進，自有宿處。」言放去一切妄想之心，腳踏實地，下學上達，自卑登高，功到自成；不得畏難逡巡，自阻前程。何則？妄心一生，禪性不定，道心不清，無以救真而除假；真假相混，與道相遠，仍是空而不實，出不得小西天境界，焉能造到大西天佛地也。故老者道：「此處乃小西天，若到大西天，路途甚遠。且休道前去艱難，只這地方也難過。」言修道由小以及大，小處不能過，而大事未可卜出。《了道歌》雲；「未煉還丹先煉性，未修大藥且修心。性定自然丹信至，心清然後藥苗生。」則是穩禪性而清道心，所不容緩者。雖然，欲隱其性，必先去其害性之物；欲清其心，必先卻其迷心之事。

「稀柿同」，稀者，希求；柿者，市利。「七絕」者，七情。言情慾能絕滅其真性也。人生世間，惟貨利是圖，而錮蔽其靈竅；惟情慾所嗜，而堆積其塵緣。填滿胸懷，積久成蟲，其污穢惡臭，尚言哉？「西風臭」者，情動必潰也。「東南風不聞見」者，和氣致祥也。「駝羅莊五百多人家，別姓居多，惟老者姓李。」駝羅者，淨土真性所居之處。「姓」與性同，「李」爲木，即性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性相近而習相遠，任其氣質之性，而亂其天命之性矣。天命之性，性之善者，故曰「李施主有何善意？」氣質之性，性之惡者，故曰「我這裏有個妖精。」若能知去惡性而養善性，此便是照顧駝羅，當下禪性穩當。「下了個定錢，再不必去請別人。」更求妙方也。

「駝羅莊久矣康寧，只因忽然一陣狂風天變，有一個妖精，將牧放的牛馬豬羊吃了，見雞鵝囫圇咽，遇男女夾活吞。」人性本善，因天風一《姤》，先天入於後天，真性變爲假性，見之即愛，遇之即貪，恣情縱欲，無所不至。原其故，皆由不能一性一心，貪財忘義無法可治，所以妖精難拿，甘受折磨。古人云：「凡俗欲求天上事，尋時須用世間財。若他少行多慳吝，千萬神仙不肯來。」即此之謂也。然拿妖之法，非談《孔雀》，念《法華》，爛西瓜之和尚所能知；非敲令牌，施符水，落湯雞之道土所能曉。蓋此等之輩，借仙佛之門戶，哄騙愚人，捨命求財，惟利是計，有虛名而無實學。焉知得真正修行之人，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秀在內而不在外，所積者德，所輕者財；諸般不要，但只是一茶一飯而已乎？最提醒人處，是行者扯住八戒沙僧道：「出家人怎麼不分內外？」夫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宜內而末宜外，外本內末，是內外不分，大失出家人之本分，烏乎可？

「風過處，空中隱隱的兩盞燈來。八成道：古人云：『夜行以燭，無燭則止。你看他打一對燈籠引路，必定是個好的』。沙僧道：「是妖精的兩隻眼亮。』八戒道『眼有這般大，不知口有多少大哩！』」罵盡世間貪財好利之徒，眼見好物，心即欲得，日謀夜算，不顧行止，其所謂一對燈籠引路，曲肖其形，如見其人矣。「八戒、行者與怪相鬥，那怪兩條槍，如飛蛇掣電抵住。」不知戒行，左右惟利是計，即孟子所謂「有賊丈夫焉，必求隴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是也。「使出槍尖，不知槍柄收在何處。」尖算無比，機謀暗運，雖明眼者亦所難窺。謂之「軟柄槍」，外君子而內盜賊，小人謀利有如此。「不會說話，未歸人道，濁氣還重。」人道不知，利心最重，傷天害理，利己損人，則近於禽獸矣。

「東方發白，那妖回頭就走。八戒、行者趕至七絕山稀柿同，臭氣難聞。行者捂着鼻子，只叫；『快趕。』」噫！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瞞心昧己，慳貪吝惜，見財起意，見利忘義，其胸中穢污，不堪言矣。有戒行者，安忍聞之耶？「現出本相，乃是一條紅鱗大蟒長蛇。」蛇者，至毒之物，蛇至成蟒，毒莫大焉。喻人利心一動，詭譎百出，其毒之傷人，與蟒蛇之傷人無異。昔呂祖見參禪僮，鼻出小蛇，謂僧珍曰：「此僧性毒，多貪恨，燻蒸變化以成蛇相，他日瞑目，即受生於蛇矣。」觀此而仙翁以蟒蛇譏利徒，豈虛語哉？

「那怪鑽進窟內，尾巴露在外邊。」大凡利徒作事，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裝出一片道學氣象，暗中取事，自謂人不及覺，誰知藏頭而究露尾，可以哄得呆子，到底難瞞識者。何則？貪圖心重，種根已深，有諸內，必形諸外，無利於搜，轉身不得，雖能前邊掩飾一時，難禁後邊仍復出頭。籲！如此舉止，既不能瞻前而回頭，又不能顧後而知戒，終必打一跌，掙扎不起，睡在地下窟穴中，帶不去一物，強爬亂撲，而罔費精神，禍發害己，何益於事乎？《悟真》所謂「試問堆金如岱嶽，無常買得不來無？」即此意。學者若不先將此稀柿七絕之毒蛇除去，而慾望成道難矣。

《陰符經》曰：「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蓋利心一絕，無不可絕者；利心能反，無不可反者。昔給孤長者，金磚鋪地，請佛說法，卒得皈依妙法，財非不可用，特用之得當與不得當耳。愚人每以此而殺身，聖人恆藉此而成道，世財法財，內外相濟，而大事易就。說到此處，未免起人驚疑，認以爲怪，利足傷人，慌得退後，不敢向前矣。佛雲：「若說是事，諸天及人皆當驚疑。」或誤爲閨丹爐火中用財，便是毀謗聖道，當入拔舌地獄。殊不知大修行人之作用，別有天機，非愚人所可識。

「行者反向上前，被怪一口吞之。」入虎穴而探虎子，可謂大機大用，真知下手矣。「八戒捶胸跌腳道，傾了你也。」是未明個裏之消息，而恐懼難前。「行者在妖精肚裏支着鐵棒，道：『八戒莫愁，』」是已得袖，袖裏之機關，而把柄自牢。「叫他搭橋」，羊腸利路，不妨爲渡迷之橋樑；「一條東虹」，貪圖邪心，直可作上天之階梯。「肚皮貼地變船兒」，死心忘機，剎那間煩惱結成慈航；「脊樑搠破現桅杆」，去暗度明，轉運時內外盡歸一氣。「那怪掙命前躥，比風還快，回舊路，死於塵埃。」死心妙諦，正在於此，駝羅莊人家，從此可以安生無憂，而禪性可於此而穩定。禪性一穩，道心可清。

然穢污不脫，而道心猶未易清，脫離穢污之法，穢污自何而生，還自何而脫，不必另開好路，拱開舊路，方能清其道心，而不爲穢污人心所阻滯。最妙處，是八戒道：「看老豬幹這場臭功。」蓋香從臭出，甜向苦來。不在至臭處幹來，不知香之實；不在大苦處作出．不知甜之佳。此欲其清心，必先脫其穢污也。「八戒變作大豬，將衆人乾糧等物，一撈食之。」任重道遠，非鉅富大力食腸如天蓬元帥者，不能過得穢污，清得道心。八戒拱路，衆人送飯，以見人我共濟，彼此扶持，利己利人。禪性穩而道心清，拯救駝羅，脫離穢污之大法門，真道路，放心前行，自有宿處。故結曰：「六慾塵情皆剪絕，平安無阻拜蓮臺。」

詩曰：

清靜門中意味深，貪圖貨利穢污侵。

急須看破尋真路，大隱廛林養道心。

張含章《通易西遊正旨分章註釋》批語：

此回明世情污穢，要各人埋頭努力。

仙師《西遊》一書，本託詼諧以闡道，而此回詼諧之語獨多者，正以明和光同塵、遊戲三昧之意耳。

# 第六十八回 朱紫國唐僧論前世 孫行者施爲三折肱

李本總批：三藏真是個癡和尚。如今的醫生，那一個是知藥性、讀醫書的？說甚麼《素問》、《難經》、《本草》、《脈訣》！

「如今是個病君，死了是個病鬼，再轉世還是個病人。」極說得好！人有病痛，急去醫。噫！此所以今世多病人也。

憺漪子曰：前既雲拯災脫穢，穢一脫，則吾身永無穢矣；災一拯，能保人世之更無災乎？夫駝羅莊之瘖蟒，災之小者也；若朱紫國之妖犼，奪後殃君，禍延人國，災孰有大於此者！拯其小而遺其大，功行之謂何？故行者於此，知國王之病可療則療之，知君後之駕可返則返之。然療病易而返駕難，其勢必尋干戈。而金鈴之煙、沙、火，非干戈之所能勝，不得不多方委曲以圖之。蓋以降龍伏虎之才，而行雞鳴狗盜之術，然後能摯阿嬌而歸之金屋，良非易易。計心猿所歷諸國，如寶象、烏雞、天竺宮禁之事，皆爲人所不能爲。而獨此起沉痾，降巨魔，救貞媛，一舉而三善備焉，厥功尤爲奇偉。然要非心猿之功也，吾心之有善而無惡，體用原如是也。

心猿出世以來，從不聞有醫名，乃至此忽以醫國自任，咄嗟奏效。真可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從心中矩之妙，幾於遇方成圭、遇圓成璧矣。由此觀之，豈非天生聖人孫悟空耶？

善正萬緣收，名譽傳揚四部洲。

智慧光明登彼岸，颼颼。

靉靉雲生天際頭。

諸佛共相酬，永住瑤臺萬萬秋。

打破人間蝴蝶夢，休休。

滌淨塵氛不惹愁。

話表三藏師徒，洗污穢之衚衕，上逍遙之道路，光陰迅速，又值炎天。證夾：夏。正是：

海榴舒錦彈，荷葉綻青盤。

兩路綠楊藏乳燕，行人避暑扇搖紈扇搖紈：搖着扇子。紈，白色的細絹，古人用來做扇子。。

進前行處，忽見有一城池相近。三藏勒馬叫：「徒弟們，你看那是甚麼去處？」行者道：「師父原來不識字，虧你怎麼領唐王旨意離朝也！」三藏道：「我自幼爲僧，千經萬典皆通，怎麼說我不識字？」李旁：世盡有千經萬典皆通，原不識一字者。行者道：「就識字，怎麼那城頭上杏黃旗明書三個大字，就不認得，卻問是甚去處何也？」三藏喝道：「這潑猴胡說！那旗被風吹得亂擺，總有字也看不明白。」行者道：「老孫偏怎看見？」八戒、沙僧道：「師父，莫聽師兄搗鬼。這般遙望，城池尚不明白，如何就見是甚字號？」行者道：「卻不是『朱紫國』三字？」李旁：好國名。證夾：國名自佳，但取紓朱拖紫，卻不惡紫奪朱乎？三藏道：「朱紫國必是西邦王位，卻要倒換關文。」行者道：「不消講了。」

不多時，至城門下馬過橋，入進三層門裏，真個好個皇州！但見：

門樓高聳，垛疊齊排垛疊：同「垛堞」。城牆上成凹凸狀的小牆，又稱女牆。。周圍活水通流，南北高山相對。六衙三市貨資多，萬戶千家生意盛。果然是個帝王都會處，天府大京城。絕域梯航至梯航：代稱長途跋涉，又稱「梯山航海」。梯，可以登山。航，船，可以用來渡水。，遐方玉帛盈遐方：遠方。。形勝連山遠形勝：指地理位置優越，地勢險要。，宮垣接漢清漢：指河漢，天河。。三關嚴鎖鑰鎖鑰：鎖和鑰匙，比喻軍事重鎮，交通要道。，萬古樂昇平。

師徒們在那大街市上行時，但見人物軒昂，衣冠齊整，言語清朗，真不亞大唐世界。那兩邊做買做賣的，忽見豬八戒相貌醜陋，沙和尚面黑身長，孫行者臉毛額廓，丟了買賣，都來爭看。三藏只叫：「不要撞禍，低着頭走。」八戒遵依，把個把子嘴揣在懷裏；沙僧不敢仰視；惟行者東張西望，緊隨唐僧左右。那些人有知事的，看看兒就回去了。有那遊手好閒的，並那頑僮們，烘烘笑笑，都上前拋瓦丟磚，與八戒作戲。唐僧捏着一把汗汗：原作「脈」，第九十一回「唐僧捏着一把汗」，「汗」原亦作「脈」。據李卓吾評本改。，只教：「莫要生事！」那呆子不敢抬頭。不多時，轉過隅頭，忽見一座門牆，上有「會同館」三字會同館：元、明、清接待各國使者的機構。《明史·職官志》：「會同館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從九品。」。唐僧道：「徒弟，我們進這衙門去也。」行者道：「進去怎的？」唐僧道：「會同館乃天下通會通同之所，我們也打攪得。且到裏面歇下。待我見駕，倒換了關文，再趕出城走路。」八戒聞言，掣出嘴來，把那些隨看的人唬倒了數十個。他上前道：「師父說的是，我們且到裏邊藏下，免得這夥鳥人吵嚷。」遂進館去，那些人方漸漸而退。

卻說那館中有兩個大使，乃是一正一副，都在廳上查點人夫，要往那裏接官，忽見唐僧來到，個個心驚，齊道：「是甚麼人？是甚麼人？往那裏走？」三藏合掌道：「貧僧乃東土大唐駕下差往西天取經者。今到寶方，不敢私過，有關文欲倒驗放行，權借高衙暫歇。」那兩個館使聽言，屏退左右，一個個整冠束帶，下廳迎上相見，即命打掃客房安歇，教辦清素支應支應：應酬，接待。也指供應的物資。，三藏謝了，二官帶領人夫出廳而去。手下人請老爺客房安歇，三藏便走。行者恨道：「這廝憊懶，怎麼不讓老孫在正廳？」三藏道：「他這裏不服我大唐管屬，又不與我國相連，況不時又有上司過客往來，所以不好留此相待。」行者道：「這等說，我偏要他相待。」正說處，有管事的送支應來，乃是一盤白米、一盤白麪、兩把青菜、四塊豆腐、兩個麪筋、一盤幹筍、一盤木耳。三藏教徒弟收了，謝了管事的，管事的道：「西房裏有乾淨鍋竈，柴火方便，請自去做飯。」三藏道：「我問你一聲，國王可在殿上麼？」管事的道：「我萬歲爺爺久不上朝，今日乃黃道良辰，正與文武多官議出黃榜。你若要倒換關文，趕此急去，還趕上；到明日就不能勾了，不知還有多少時伺候哩。」三藏道：「悟空，你們在此安排齋飯，等我急急去驗了關文回來，吃了走路。」八戒急取出袈裟關文。三藏整束了進朝，只是分付徒弟們，切不可出外去生事。

不一時，已到五鳳樓前，說不盡那殿閣崢嶸，樓臺壯麗。直至端門外，煩奏事官轉達天廷，欲倒驗關文。那黃門官果至玉階前啓奏道：「朝門外有東土大唐欽差一員僧，前往西天雷音寺拜佛求經，欲倒換通關文牒，聽宣。」國王聞言，喜道：「寡人久病，不曾登基；今上殿出榜招醫，就有高僧來國。」即傳旨宣至階下。三藏即禮拜俯伏。國王又宣上金殿賜坐，命光祿寺辦齋。三藏謝了恩，將關文獻上。國王看畢，十分歡喜道：「法師，你那大唐，幾朝君正？幾輩臣賢？至於唐王，因甚作疾回生，着你遠涉山川求經？」這長老因問，即欠身合掌道：「貧僧那裏：

三皇治世三皇治世以下：整段韻文都是唐僧敘述華夏曆史。，五帝分倫。

堯舜正位，禹湯安民禹湯：大禹和商湯，是夏代和商代的開國君主。。

成周子衆，各立乾坤「成周」二句：指周代統治者分封衆子爲諸侯。成周，指周代都城洛邑。。

倚強欺弱，分國稱君。

邦君十八邦君十八：指東周的十八個諸侯國。歷史上的東周諸侯國很多。這裏所謂邦君十八爲其中之大者，及戲曲小說相傳之成數。據元雜劇《臨潼鬥寶》第一折：「目今楚國平公即位，天下十八國諸侯，各相吞併。」爲秦、齊、魯、晉、宋、鄭、吳、衛、燕、越、曹、滕、莒、許、薛、蔡、陳、楚十八國。，分野邊塵。

後成十二後成十二：指戰國時期各諸侯國。據《戰國策》，爲東周、西周、秦、楚、齊、趙、魏、韓、燕、宋、衛、中山十二國（戰國時，周天子僅據有洛邑附近之地，實際已成一小國。公元前440年，週考王將國內部分土地封給其弟姬揭，爲西周桓公，史稱「西周」，而稱原週考王之地爲「東周」）。，宇宙安淳。

因無萬馬，卻又相吞。

七雄爭勝七雄：指戰國秦、楚、齊、趙、魏、燕、韓七個大國。，六國歸秦。

天生魯沛魯沛：指項羽與劉邦。楚懷王曾封項羽爲魯公。《史記·項羽本紀》：「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悅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劉邦爲沛縣人，起兵後被立爲沛公。《史記·高祖本紀》：「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劉邦的字）……乃立季爲沛公。」，各懷不仁。

江山屬漢，約法欽遵約法欽遵：指劉邦進咸陽之後廢除秦的嚴刑峻法，與百姓約法三章之事。。

漢歸司馬漢歸司馬：漢末期，曹魏政權代漢而立，天下分爲魏、蜀、吳三國，魏國後來又被司馬氏奪得政權，接着統一了全國，即晉朝。，晉又紛紜。

南北十二南北十二：南北朝分裂時期，南朝有宋、齊、梁、陳，北朝有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及隋。此言十二，似推及南朝宋之前南北對峙的東晉及前秦。，宋齊梁陳。

列祖相繼，大隋紹真。

賞花無道賞花無道：相傳隋煬帝聽說揚州瓊花開放，故勞民傷財，修運河，至揚州賞花，致使國力凋敝，導致滅亡。，塗炭多民。

我王李氏，國號唐君。

高祖晏駕，當今世民。

河清海晏，大德寬仁。

茲因長安城北，有個怪水龍神，

刻減甘雨，應該損身。

夜間託夢，告王救迍。

王言準赦，早召賢臣。

款留殿內，慢把棋輪。

時當日午，那賢臣夢斬龍身。」

證夾：一部十七史，欲以立談罄之，如此好學之王，亦前此所未有。

國王聞言，忽作呻吟之聲，問道：「法師，那賢臣是那邦來者？」三藏道：「就是我王駕前丞相，姓魏名徵。他識天文，知地理，辨陰陽，乃安邦立國之大宰輔也。因他夢斬了涇河龍王，那龍王告到陰司，說我王許救又殺之故，我王遂得促病，漸覺身危。魏徵又寫書一封，與我王帶至冥司，寄與酆都城判官崔玨。少時，唐王身死，至三日復得回生。虧了魏徵，感崔判官改了文書，加王二十八年壽。今要做水陸大會，故遣貧僧遠涉道途，詢求諸國，拜佛祖，取大乘經三藏，超度孽苦昇天也。」那國王又呻吟歎道：「誠乃是天朝大國，君正臣賢！似我寡人久病多時，並無一臣拯救。」長老聽說，偷睛觀看，見那皇帝面黃肌瘦，形脫神衰。長老正欲啓問，有光祿寺官奏正，請僧奉齋。王傳旨，教：「在披香殿，連朕之膳擺下，與法師同享。」三藏謝了恩，與王同進膳進齋不題。

卻說行者在會同館中，着沙僧安排茶飯，並整治素菜。沙僧道：「茶飯易煮，蔬菜不好安排。」行者問道：「如何？」沙僧道：「油鹽醬醋俱無也。」行者道：「我這裏有幾文襯錢，教八戒上街買去。」那呆子躲懶道：「我不敢去。嘴臉欠俊，恐惹下禍來，師父怪我。」行者道：「公平交易，又不化他，又不搶他，何禍之有！」八戒道：「你纔不曾看見獐智獐智：模樣，神態，情形。？在這門前扯出嘴來，把人唬倒了十來個；若到鬧市叢中，也不知唬殺多少人是。」行者道：「你只知鬧市叢中，你可曾看見那市上賣的是甚麼東西？」八戒道：「師父只教我低着頭，莫撞禍，實是不曾看見。」行者道：「酒店、米鋪、磨坊，並綾羅雜貨不消說；着然又好茶房、麪店、大燒餅、大饃饃，飯店又有好湯飯，好椒料、好蔬菜，與那異品的糖糕、蒸酥、點心、卷子、油食、蜜食，無數好東西，我去買些兒請你如何？」李旁：頑猴，惡猴。那呆子聞說，口內流涎，喉嚨裏嘓嘓的嚥唾，跳起來道：「哥哥！這遭我擾你，待下次趲錢趲：同「攢」。積累。，我也請你回席回席：回請。。」行者暗笑道：「沙僧，好生煮飯，等我們去買調和來調和：調味用的佐料。。」沙僧也知是耍呆子，只得順口應承道：「你們去，須是多買些，喫飽了來。」那呆子撈個碗盞拿了，就跟行者出門。有兩個在官人問道：「長老那裏去？」行者道：「買調和。」那人道：「這條街往西去，轉過拐角鼓樓，那鄭家雜貨店，憑你買多少，油鹽醬醋、姜椒茶葉俱全。」李旁：逼真。

他二人攜手相攙，徑上街西而去。行者過了幾處茶房，幾家飯店，當買的不買，當喫的不喫。八戒叫道：「師兄，這裏將就買些用罷。」那行者原是耍他，那裏肯買，道：「賢弟，你好不經紀經紀：指對產業的經營管理，這裏指經營的能力。，再走走，揀大的買喫。」兩個人說說話兒，又領了許多人跟隨爭看。不時，到了鼓樓邊，只見那樓下無數人喧嚷，擠擠挨挨，填街塞路。八戒見了道：「哥哥，我不去了。那裏人嚷得緊，只怕是拿和尚的。又況是面生可疑之人，拿了去，怎的了？」行者道：「胡談！和尚又不犯法，拿我怎的？我們走過去，到鄭家店買些調和來。」八戒道：「罷！罷！罷！我不撞禍。這一擠到人叢裏，把耳朵捽了兩捽，唬得他跌跌爬爬，跌死幾個，我倒償命是！」行者道：「既然如此，你在這壁根下站定，等我過去買了，回來與你買素面燒餅喫罷。」那呆子將碗盞遞與行者，把嘴拄着牆根，揹着臉，死也不動。

這行者走至樓邊，果然擠塞。直挨入人叢裏聽時，原來是那皇榜張掛樓下，故多人爭看。行者擠到近處，閃開火眼金睛，仔細看時，那榜上卻雲：

「朕西牛賀洲朱紫國王，自立業以來，四方平服，百姓清安。近因國事不祥，沉痾伏枕，淹延日久難痊。本國太醫院屢選良方，未能調治。今出此榜文，普招天下賢士。不拘北往東來，中華外國，若有精醫藥者，請登寶殿，療理朕躬。稍得病癒，願將社稷平分，決不虛示。爲此出給張掛出給：發給，付給。。須至榜者。」證夾：社稷平分，謝禮太重，難保後不食言。

覽畢，滿心歡喜道：「古人云『行動有三分財氣』行動有三分財氣：意思是隻要去做就總會有好處。。早是不在館中呆坐。即此不必買甚調和，且把取經事寧耐一日，等老孫做個醫生耍耍。」李旁：猴。好大聖，彎倒腰，丟了碗盞，拈一撮土，往上灑去，念聲咒語，使個隱身法，輕輕的上前揭了榜。又朝着巽地上吸口仙氣吹來，那陣旋風起處，他卻回身，徑到八戒站處。只見那呆子嘴拄着牆根，卻似睡着了一般。行者更不驚他，將榜文摺了，輕輕揣在他懷裏，拽轉步，先往會同館去了李旁：頑皮。證夾：徑揭榜文有何趣味？妙在此一曲折，無限煙波！不題。

卻說那樓下衆人見風起時，各各矇頭閉眼。不覺風過時，沒了皇榜，衆皆悚懼。那榜原有十二個太監，十二個校尉，早朝領出。才掛不上三個時辰，被風吹去，戰兢兢左右追尋。忽見豬八戒懷中露出個紙邊兒來，衆人近前道：「你揭了榜來耶？」那呆子猛抬頭，把嘴一𢵮：同「撅」。，唬得那幾個校尉，踉踉蹡蹡，跌倒在地。他卻轉身要走，又被面前幾個膽大的扯住道：「你揭了招醫的皇榜，還不進朝醫治我萬歲去，卻待何往？」那呆子慌慌張張道：「你兒子便揭了皇榜！你孫子便會醫治！」校尉道：「你懷中揣的是甚？」呆子卻纔低頭看時，真個有一張字紙。展開一看，咬着牙罵道：「那猢猻害殺我也！」恨一聲，便要扯破，早被衆人架住道：「你是死了！此乃當今國王出的榜文，誰敢扯壞？你既揭在懷中，必有醫國之手醫國：原指爲國家去除弊病，這裏指醫術高明。，快同我去！」八戒喝道：「汝等不知，這榜不是我揭的，是我師兄孫悟空揭的。他暗暗揣在我懷中，他卻丟下我去了。若得此事明白，我與你尋他去。」衆人道：「說甚麼亂話！『現鐘不打打鑄鐘』現鐘不打打鑄鐘：現有的鐘不敲，反倒等着敲還沒鑄的鐘，比喻捨近求遠。與第三回「賒三不敵現二」義同。？你現揭了榜文，教我們尋誰？不管你，扯了去見主上！」那夥人不分清白，將呆子推推扯扯。這呆子立定腳，就如生了根般，十來個人也弄他不動。八戒道：「汝等不知高低，再扯一會，扯得我呆性子發了，你卻休怪。」

不多時，鬧動了街人，將他圍繞。內有兩個年老的太監道：「你這相貌稀奇，聲音不對，是那裏來的，這般村強村強：愚魯倔強。？」八戒道：「我們是東土差往西天取經的，我師父乃唐王御弟法師，卻纔入朝倒換關文去了。我與師兄來此買辦調和，我見樓下人多，未曾敢去，是我師兄教我在此等候。他原來見有榜文，弄陣旋風揭了，暗揣我懷內，先去了。」那太監道：「我頭前見了白麪胖和尚，徑奔朝門而去，想就是你師父？」八戒道：「正是，正是。」太監道：「你師兄往那裏去了？」八戒道：「我們一行四衆。師父去倒換關文，我三衆並行囊馬匹俱歇在會同館。師兄弄了我，他先回館中去了。」太監道：「校尉，不要扯他。我等同到館中，便知端的。」八戒道：「你這兩個奶奶知事。」李旁：趣。衆校尉道：「這和尚委不識貨，怎麼趕着公公叫起奶奶來耶公公：對太監的稱呼，太監無鬍鬚，故豬八戒稱之爲「奶奶」。下文豬八戒口中的公公指老年男子。？」八戒笑道：「不羞，你這反了陰陽的反了陰陽：不辨男女。！他二位老媽媽兒，不叫他做婆婆、奶奶，倒叫他做公公！」證夾：以公公爲奶奶，轉說他人反陰陽，誰知烏之雌雄耶？衆人道：「莫弄嘴！快尋你師兄去。」

那街上人吵吵鬧鬧，何止三五百，共扛到館門首。八戒道：「列位住了。我師兄卻不比我們，任你作戲。他卻是個猛烈認真之士。汝等見了，須要行個大禮，叫他聲『孫老爺』，他就招架了招架：此指接受。。不然呵，他就變了嘴臉，這事卻弄不成也。」衆太監、校尉俱道：「你師兄果有手段，醫好國王，他也該有一半江山，我等合該下拜。」

那些閒雜人都在門外喧譁。八戒領着一行太監、校尉，徑入館中。只聽得行者與沙僧在客房裏，正說那揭榜之事耍笑哩。八戒上前扯住，亂嚷道：「你可成個人！哄我去買素面燒餅、饃饃我喫，原來都是空頭！又弄旋風，揭了甚麼皇榜，暗暗的揣在我懷裏，拿我妝胖妝胖：充數，頂缸。！這可成個弟兄！」行者笑道：「你這呆子，想是錯了路，走向別處去。我過鼓樓，買了調和，急回來尋你不見，我先來了，在那裏揭甚皇榜？」八戒道：「見有尋榜的官員在此。」說不了，只見那幾個太監、校尉朝上禮拜道：「孫老爺，今日我王有緣，天遣老爺下降，是必大展經綸手經綸：整理絲縷、理出絲緒和編絲成繩，統稱經綸。引申爲籌劃治理國家大事。，微施三折肱。治得我王病癒，江山有分，社稷平分也。」行者聞言，正了聲色，接了八戒的榜文，對衆道：「你們想是看榜的官麼？」太監叩頭道：「奴婢乃司禮監內臣司禮監：明朝內廷機構，由太監擔任，主管皇城內禮儀、政務、差役等事。明朝中後期權力漸大。。這幾個是錦衣校尉錦衣校尉：錦衣衛的屬官。。」行者道：「這招醫榜委是我揭了，故遣我師弟引見。既然你主有病，常言道『藥不跟賣，病不討醫』藥不跟賣，病不討醫：賣藥的不會主動跟着人賣，而是等抓藥者上門自選；人得病也不會因有會治這種病的大夫才得，而是非常隨機。這兩句意爲雖然醫生和藥物能治人病，但病人首先得有爲自己病負責的主動態度。更不能要求自己只要得了病，醫生就得會治。。你去教那國王親來請我。我有手到病除之功。」太監聞言，無不驚駭。校尉道：「口出大言，必有度量。我等着一半在此啞請啞請：敬候。，着一半入朝啓奏。」

當分了四個太監，六個校尉，更不待宣啓，徑入朝，當階奏道：「主公萬千之喜！」那國王正與三藏膳畢清談，忽聞此奏，問道：「喜自何來？」太監奏道：「奴婢等早領出招醫皇榜，鼓樓下張掛，有東土大唐遠來取經的一個聖僧孫長老揭了。現在會同館內，要王親自去請他，他有手到病除之功。故此特來啓奏。」國王聞言滿心歡喜，就問唐僧道：「法師有幾位高徒？」三藏合掌答曰：「貧僧有三個頑徒。」國王問：「那一位高徒善醫？」三藏道：「實不瞞陛下說，我那頑徒俱是山野庸才，只會挑包背馬，轉澗尋波，帶領貧僧登山涉嶺，或者到險峻之處，可以伏魔擒怪，捉虎降龍而已；更無一個能知藥性者。」國王道：「法師何故太謙？朕當今日登殿，幸遇法師來朝，誠天緣也。高徒既不知醫，他怎肯揭我榜文，教寡人親迎？斷然有醫國之能也。」叫：「文武衆卿，寡人身虛力怯，不敢乘輦；汝等可替寡人，俱到朝外，敦請孫長老看朕之病。汝等見他，切不可輕慢，稱他做『神僧孫長老』，皆以君臣之禮相見。」

那衆臣領旨，與看榜的太監、校尉徑至會同館，排班參拜。唬得那八戒躲在房廂，沙僧閃於壁下。那大聖，看他坐在當中，端然不動。八戒暗地裏怨惡道：「這猢猻活活的折殺也！怎麼這許多官員禮拜，更不還禮，也不站將起來！」不多時，禮拜畢，分班啓奏道：「上告神僧孫長老，我等俱朱紫國王之臣，今奉王旨，敬以潔禮參請神僧，入朝看病。」行者方纔立起身來，對衆道：「你王如何不來？」衆臣道：「我王身虛力怯，不敢乘輦，特令臣等代見君之禮，拜請神僧也。」行者道：「既如此說，列位請前行，我當隨至。」衆臣各依品從，作隊而走。行者整衣而起，八戒道：「哥哥，切莫攀出我們來攀：牽扯。。」行者道：「我不攀你，只要你兩個與我收藥。」沙僧道：「收甚麼藥？」行者道：「凡有人送藥來與我，照數收下，待我回來取用。」二人領諾不題。

這行者即同多官，頃間便到。衆臣先走，奏知那國王，高卷珠簾，閃龍睛鳳目，開金口御言，便問：「那一位是神僧孫長老？」行者進前一步，厲聲道：「老孫便是。」那國王聽得聲音兇狠，又見像貌刁鑽，唬得戰兢兢，跌在龍牀之上。慌得那女官內宦，急扶入宮中，道：「唬殺寡人也！」衆官都嗔怨行者道：「這和尚怎麼這等粗魯村疏！怎敢就擅揭榜！」行者聞言，笑道：「列位錯怪了我也。若像這等慢人慢人：怠慢別人。，你國王之病，就是一千年也不得好。」衆臣道：「人生能有幾多陽壽？就一千年也還不好？」行者道：「他如今是個病君，死了是個病鬼，再轉世也還是個病人，卻不是一千年也還不好？」李旁：着眼。證夾：世無千年之人，而有千年之病，彼流浪生死、永劫沉淪者皆是也，人可不猛省乎？衆臣怒曰：「你這和尚，甚不知禮！怎麼敢這等滿口胡柴滿口胡柴：信口雌黃。！」行者笑道：「不是胡柴，你都聽我道：

醫門理法至微玄，李旁：着眼。大要心中有轉旋大要心中有轉旋：大要，要旨，概要。轉旋，變化。。

望聞問切四般事望聞問切：中醫診斷疾病的四種方法，望氣色、聽聲息、問症狀、切脈象，合稱四診。，缺一之時不備全：

第一望他神氣色，潤枯肥瘦起和眠；

第二聞聲清與濁，聽他真語及狂言；

三問病原經幾日，如何飲食怎生便；

四才切脈明經絡經絡：中醫術語，經脈和絡脈。人體中聯絡臟腑、氣血的通路。，浮沉表裏是何般浮沉：中醫切脈的脈象。脈搏跳動部位表淺爲浮脈，深沉爲沉脈。表裏：中醫指病變部位的淺深。一般來講，軀殼爲表，臟腑爲裏；皮膚爲表，筋骨爲裏。。

我不望聞並問切，今生莫想得安然。」

那兩班文武叢中，有太醫院官，一聞此言，對衆稱揚道：「這和尚也說得有理。就是神仙看病，也須望聞問切，謹合着神聖功巧也。」衆官依此言，着近侍的傳奏道：「長老要用望聞問切之理，方可認病用藥。」那國王睡在龍牀上，聲聲喚道：「叫他去罷！寡人見不得生人面了！」近侍的出宮來道：「那和尚，我王旨意，教你去罷，見不得生人面哩。」行者道：「若見不得生人面呵，我會懸絲診脈。」衆官暗喜道：「懸絲診脈，我等耳聞，不曾眼見。再奏去來。」那近侍的又入宮奏道：「主公，那孫長老不見主公之面，他會懸絲診脈。」國王心中暗想道：「寡人病了三年，未曾試此，宣他進來。」近侍的即忙傳出道：「主公已許他懸絲診脈，快宣孫長老進宮診視。」

行者卻就上了寶殿。唐僧迎着罵道：「你這潑猴，害了我也！」行者笑道：「好師父，我倒與你壯觀壯觀：增加雄偉的景象，這裏指增光添彩。，你返說我害你？」三藏喝道：「你跟我這幾年，那曾見你醫好誰來！你連藥性也不知，醫書也未讀，怎麼大膽撞這個大禍！」行者笑道：「師父，你原來不曉得。我有幾個草頭方兒草頭方：民間不見於醫書記載的方子。，能治大病，管情醫得他好便是。就是醫殺了，也只問得個庸醫殺人罪名庸醫殺人罪名：《大明律·刑律》「庸醫殺傷人」條規定：「凡庸醫爲人用藥針刺，誤不如本方，因而致死者……以過失殺人論，不許行醫。」只要不是故意，不判死罪。，也不該死，你怕怎的！李旁：如今醫生，都是這般主意。不打緊，不打緊，你且坐下看我的脈理如何。」長老又道：「你那曾見《素問》、《難經》、《本草》、《脈訣》《素問》：全稱《黃帝內經·素問》，現存最早的中醫理論著作，約成書於春秋戰國時代。《難經》：中醫理論著作。原名《黃帝八十一難經》，作者把自己認爲的難點和疑點提出，然後逐一解釋闡發，全書共分八十一難，對經絡、診脈、鍼灸等很多問題作了論述。《本草》：《神農本草經》的省稱，古代著名藥書。因所記各藥以草類爲多，故稱《本草》。約成書於漢朝，後人不斷增補修訂。《脈訣》：脈學著作，講授切脈的理論與方法。宋崔嘉彥、劉開等人都著過《脈訣》。，是甚般章句章句：詩文的章節和句子，這裏指章句的意義。，怎生註解，就這等胡說散道，會甚麼懸絲診脈！」行者笑道：「我有金線在身，你不曾見哩。」即伸手下去，尾上拔了三根毫毛，捻一把，叫聲：「變！」即變作三條絲線，每條各長二丈四尺，按二十四氣，託於手內，對唐僧道：「這不是我的金線？」證夾：渾如兒戲。近侍宦官在旁道：「長老且休講口，請入宮中診視去來。」行者別了唐僧，隨着近侍入宮看病。正是那：

心有祕方能治國，內藏妙訣注長生。

畢竟這去不知看出甚麼病來，用甚麼藥品。欲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結出剪絕塵情，性穩心清，可以打通修道之路矣。然或人於塵情小處，能以剪絕；而於塵情大處，不能剪絕。終是性不穩心不清，而修道之路，仍未打通，前途有阻。故此回合下三回，示人以大作大用，使學者在塵出塵，居世出世也。

冠首詞內「打破人間蝴蝶夢，滌淨塵氛不惹愁。」是叫人看破一切世事盡假，萬般塵緣都空，不得以假傷真，須急在自己根本上下功夫耳。夫根本之道，腳踏實地之道。足色真金，還當從大火中煉出；無暇美玉，更宜於亂石裏拈來。非火不足以見金之真，非石不能以現玉之美。蓋以金丹大道，在人類中而有，於市朝中而求，是特在人看的透徹，認得明亮，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方可深造自得，而完成大道。否則，小利小貨，雖能一時抉過，而於大富大責，不能脫然無念，便是三藏已穢洗污之衚衕，而忽遇一座城池，看不見杏黃旗上，明明朗朗「朱紫國」三字也。朱紫爲人爵之貴，國者乃世財所聚。上陽子云：「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三藏看不明朱紫國，仍是穢污填滿，夢中作事，棄天爵而要人爵，重世財而輕法財，即讀過千經萬典，未知得富貴浮雲，依然是未出長安時身分，如何取得真經，見得真佛？謂之不識字，不其然乎？

唐僧陳奏國王，自三皇以至李唐，或讓或爭，稱王稱霸，得失莫保，天命靡常，總歸一夢。不特此也，至於賢臣宰相，縱能有識天文、知地理、辨陰陽，安邦定國之能，亦無非一夢。古往今來，大抵皆然。三藏論前世，而後世可知，說出取《大乘經》三藏，超度孽苦昇天，這纔是打破夢境，切身大事，實受其福，豈等夫富貴功名，終落空亡乎？

「國王呻吟道：『似我寡人久病，並無一臣拯救。』」國王何病？正不知朱紫富貴之假，超脫孽苦之真之病，其病與唐王之病同，此篇中屢提「會同館」之所由來也。何以見之？唐王因斬涇龍而入地獄，國王因失金聖而生疾病；唐王因超度孽苦而取真經，國王因久病不愈而招良醫。唐王不得真經，不能超度孽苦；國王不得良醫，不能去其沉痾。唐王即國王之前車，國王即唐王之後轍。事不同而其理則同，故曰「會同」。吾更有進焉，取經不到如來之地，僅能度自己之還陽，而不能度亡魂之昇天；治病不迎金聖還國，只可治後起之積滯。而難以治先前之病根。真經回，而地獄無冤屈之苦；金聖還，而國王無折風之憂。此大會而大同者。然則未紫國之公案，其即《西遊》全部之妙旨，修行者若能悟得，雖未讀千經萬典，而「朱紫國」三字，可以認得，《西遊》大道，可以明得。打破蝴蝶夢，可以在市居朝矣。

然悟後不妨漸修之功，調和之道，所不可少。「行者着安排茶飯素菜，沙僧道：『茶飯易煮，蔬菜不好安排，油鹽醬醋俱無也。』」言金丹至寶，人人具足，個個圓成，處聖不增，處凡不減，特未得其調和之法，則陰孤陽寡，兩不相合。猶如茶飯易煮，無調和而蔬菜不好安排，得此失彼，未免食之無味，美中不足。行者使八戒買調和，呆子躲懶不去，正以見「此般至寶家家有，自是愚人識不全」也。「行者道：『你只知鬧市叢中，你可見市上賣的是什麼東西？』八戒道：『不曾看見。』」東爲木，西爲金，金木並而水火濟，陰陽得類，結爲靈丹，得之者立躋聖位。若不知鬧市叢中。有此東西而調和之，則當面錯過，雖有現成美味，焉能享之？

行者說出無數好東西，呆子聞說流誕嚥唾，可曉美物，人人俱愛，但未得真訣，難以自知。曰：「這遭我擾你，待下次我也請你。」噫！金丹者，一陰一陽之道，非一己孤修，乃人我共濟。若有已無人，則孤陰不生，獨陽不長。你請我，我請你，彼此往來，何事不成？「八戒跟行者出門買調和」，金木同氣，夫唱婦隨，陰陽並用之機括。

「街往西去，轉過拐角鼓樓，鄭家雜貨店，調和俱全。」此處讀者俱皆略過，而不知有妙道存焉。「往西而轉角」，西南《坤》位也。「鼓樓」者，震動之處也。「鄭家」者，「鄭」與「震」同音，震家也。言《震》生於庚一陽來還。天心復見之處，爲造化之根本，若於此而調和之，則本立道生，不虧不欠，圓成無礙，可返太極。《悟真》所謂「若到一陽初動處，便宜進火莫延遲」者是也。

「二人攜手相攙，去買調和」，是明示調和妙訣，在大小無傷，兩國俱全，人我並用，彼此扶持，不得執一己修之耳！何以八戒怕撞禍，在壁下踮定，行者獨挨入人叢裏去買乎？蓋八戒者木火，屬性，爲真陰；行者金水，屬情，爲真陽，性主乎內，情營乎外，內外相濟，陰陽合宜，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此乃以己合人之大法，燮理陰陽之天機。仙翁恐人不知，掛出榜文，叫人人細看，其意深哉！

「朱紫國王，近因國事不祥，沉痾伏枕，淹延日久難痊。」人自無始劫以來，醉生夢死，爲名利韁鎖，百代感其心，萬事勞其形，不知退悔，受病根深，已非一朝一夕之故，若欲除此病根，非金丹大道不能；金丹大道，他家不死之方也。「本國太醫院，無方調治，普招天下賢士療理。」「休施巧僞爲功力，認取他家不死方」也。「稍得病癒，願將社稷平分。」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人我共濟，無傷於彼，有益於我，大道照彰。若有見得到此處者，能不喜其聞所未聞，得所未得，而知其調和陰陽之道乎？其曰：「即此不必買甚調和，等老孫做個醫生耍耍。」猶言以己求人，即是調和陰陽，長生不死之道，而不必買甚調和，枉費神思也。

「行者彎倒腰，拈一撮土，朝「巽」地吹一口仙氣，立起一陣旋風，將人吹散。」《乾》上《巽》下，《姤》之象□卦爻圖略，陽以陰用，剛以柔繼，取真主而運和氣，順造化而行逆道也。「又使隱身法，搞了榜文。」《乾》上《艮》下，《遁》之象□卦爻圖略，隱形遁跡，而不大其聲色；潛藏默運，而不入於幻妄也。「揣在八戒懷裏，轉身回館。」心君之所以受病，皆由放蕩情懷，順其所欲之故，急須以此爲戒，宜揣摸其受病之因，調病之方。「校尉見八戒懷中露出個紙邊兒，扯住要進朝醫病。」惟能知戒，漸有醫治之方，然而能揭去其病，則非一戒可以畢其事。故八戒道：「你兒子便揭了皇榜，你孫子便會醫治。」

《悟真》雲：「陽裏陰精質不剛，獨修一物轉贏尪」又云：「勸君窮取生身處，道本還元是藥王。」蓋返本還元之道，與世之男女生子生孫之道無異，所爭者順逆不同。世道有女無男，不能生子生孫。仙道有陰無陽，不能結胎脫胎。若只以一戒爲事，是於幻身中求之，無非修此陽裏陰精之一物，則孤陰不生，獨陽木長，而於生子生孫之道遠矣。謂之「趕着公公叫奶奶」，「反了陰陽的。」是耶？非耶？說出行者是個「認真之士，須要行個大禮，叫他聲孫老爺，他就招架，不然弄不成。」先天真一之氣，自虛無中生來，難得而易失，苟非精誠相求，是言語不通，無以取其歡心，或陽感而陰不應，或陰動而陽不隨，金丹難成，大道難修。「八戒說行者是空頭，行者笑八戒走錯路。」陰陽不通，失其生生之道，非空頭錯路而何？

「校尉太監禮拜行者道：『孫老爺，今日我王有緣，天遣老爺下降，是必大展經綸手，微施三折肱，治得我王病癒，江山有分，社稷平分。』」生生之道，至誠之道也。至誠者，虛心也，虛心即能實腹，以虛求實，以實濟虛，經之綸之，虛實相應，陰陽調和，大病可去，大道有分。雖然去病之方，雖賴於誠一不二，然非自己身體力行，則病仍未可以去。故曰：「你去叫那國王親來請我，我有手到病除之功。」此明德之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故曰：「口出大言，必有大學。」

「一半敦請行者」，自誠而求明，虛心也；「一半入朝啓奏」，啓明而歸誠，實腹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兼該，執兩用中，爲物不二，生物不測，生生不息，萬千之喜。此乃伏魔擒怪，捉虎降龍，醫國之真手段。豈世之庸醫、僅知藥性者，所能窺其端倪乎？何則？聖賢誠明之學，非大丈夫不能行，果是真正丈夫，自命非凡，另有一番大作大用之事，驚俗駭愚之舉，而非可以外貌聲音目之。

「衆臣敘班參拜，大聖坐在當中，端然不動。及到朝中，國王問那一位是神僧孫長老，行者厲聲道：『老孫便是。』」即孟子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達道。得志行乎中國，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也。」彼朱紫國王在聲音相貌上着心，不向性命切實處認真，輪迴病根，如何消去？「列位錯了」一語，其提醒後之大衆者多矣。吾不知貪戀朱紫之大衆，能知自己錯了否？吾爲仙翁勸勉大衆，未知道者，急求明師口訣；已聞道者，早作切實功夫。否則，貪戀榮華，不肯速修，則生生死死，輪迴不息。一失人身，萬劫難逢，就是一千年不得好，信有然者。但欲脫輪迴之病根，了生死之無常，莫先貴乎窮理，若理不能窮透，則病根終難去，而性命終難保。

夫理者，即性命之道，了性了命，無非在窮理上定高低耳。獨是窮理功夫，非博學強記之謂，乃教外別傳之說。詩云：「醫道通仙有異傳，大要心中悟妙玄。」妙玄者，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若欲悟此玄妙，必須真師口傳心授，而不得妄議私猜也。「若不望聞並問切，今生莫想得安痊。」望者，回光而返照；聞者，藏氣以待時；問者，審思而明辨；切者，篤信而實行。四者乃卻病延年之要着，可以脫生死，出輪迴。知此者。則生而不死；反此者，則死而不生。神聖功化之巧，有如此。

「行者說出懸絲診脈，衆官喜道：『我等耳聞，不曾眼見。」古有扁鵲能觀五臟而知病，華陀能破骨肉而療疾，俱系神醫，而亦不聞有懸絲診脈之說。今雲懸絲診脈，雖扁鵲之神目，不能窺測其一二；即華陀之神手，不能揣摩其機關。扁鵲、華陀雖能，不過能治其有形，不能治其無形。治有形者人道，治無形者天道。天道人道，差之毫髮，失之千里，宜其世所罕聞，亦所罕見。何爲懸絲？絲者，至細之物；懸者，從虛而來。細則妙有，虛則真空，真空妙有，合而爲一，則虛室生白，神明自來。以此診脈，而七表八里，九要三關，無不一一得真。此乃萬劫不傳之祕訣，只可口授，不能筆書。讀《素問》、《難經》、《本草》、《脈訣》者，安能知之？其所以不知者，皆因不識自己本身有上藥三品，可以變化調理，卻病延年耳。

《心印經》雲：「上藥三品，神與氣精，恍恍惚惚，杳杳冥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三者皆從虛無中來，非色非空，非後天有形之物，乃先天無形之寶。必須真知灼見，未可猜想而得。蓋後天之精，乃交感之精；後天之神，乃思慮之神；後天之氣，乃呼吸之氣，皆有形之物。其質不剛，四大解散，終落空亡。至於先天大道，其精非是交感精，乃是玉皇口中涎；其氣不是呼吸氣。乃知卻是太素煙；其神即非思慮神，可與元始相比肩。此三者，能以無形化有形，無相生實相，三而合一，至靈至聖，故能治心君大病而無難。

「撥了三根毫毛」，去其後天之假，不在幻身上着腳。「變作三條絲線」，歸於先天之真，須於法身上用功。「每條按二十四氣」，造化有消長之數；三條合七十二候，丹道有調和之機。「託於手內」，天關在手，而施爲無礙；「入宮看病」，地軸由心，而轉運得法。得心應手，縱橫自在可無遮攔。故曰：「心有祕方能治國，內藏妙訣注長生。」此即提綱「施爲三折肱」之妙旨。折者，如折獄之折，辨是非邪正之意。知的變化後天之精氣神，而保其先天之精氣神，則三品大藥，已折辨明白，而窮理之功已盡，從此儘性至命，可以無難。下文修藥物、盜金鈴、伏妖王，無不在此三折之中。究之三折，總是一折，其所謂三折者，不過因精氣神而言耳。吾願天下人，在蝴蝶夢中者，亦須三折可也。

詩曰：

富貴榮華盡枉然，幾人活得百來年。

休將性命尋常看，急訪明師問大還。

# 第六十九回 心主夜間修藥物 君王筵上論妖邪

李本總批：今日也不少大黃、巴豆醫生。或有以大黃、巴豆、鍋灰、馬尿爲祕方者，亦未可知。

憺漪子曰：行者診朱紫王之病，以爲驚恐憂思所致。然驚恐者，病之標；憂思者，病之源。急則治標，只烏金丹三丸足矣；緩則治本，非金聖回宮不可。仁人君子，爲人爲徹，自應如此。不然，失羣之鳥不雙，縱有通氣寬中之馬兜鈴，豈能治相思病乎？

世間庸醫，多以大黃爲度世金丹，故九制大黃，不問虛實強弱，逢人便進。餘親見老弱之輩，服此而損生者多矣，言之令人切齒。若此篇行者之以烏金丹治病，乃寓言耳。人不問紫金丹而問烏金丹，何耶？

話表孫大聖同近侍宦官，到於皇宮內院，直至寢宮門外立定。將三條金線與宦官拿入裏面，分付：「教內宮妃後或近侍太監，先系在聖躬左手腕下聖躬：相當於聖體。臣下稱皇帝的身體，也代指皇帝。，按寸、關、尺三部上寸、關、尺：中醫切脈的三個部位。手腕橈骨突起處爲關，關前爲寸，關後爲尺。，卻將線頭從窗欞兒穿出與我。」真個那宦官依此言，請國王坐在龍牀，按寸、關、尺李旁：頗有來歷。以金線一頭繫了，一頭理出窗外。行者接了線頭，以自己右手大指先託着食指，看了寸脈；次將中指按大指，看了關脈；又將大指託定無名指，看了尺脈；調停自家呼吸，分定四氣、五鬱、七表、八里、九候、浮中沉、沉中浮四氣：中醫將藥物分爲寒、熱、溫、涼四種藥性，稱爲四氣。五鬱：《素問·六元正紀大論》稱：天地之間五氣的變化，可導致鬱結，分爲土鬱、木鬱、金鬱、火鬱、水鬱。七表、八里：均是脈象名。七表爲浮、芤（kōu，浮而中空）、華、實、弦、緊、洪。八里爲微、沉、緩、澀、遲、伏、濡、弱。下文的牢、滑、結等也是脈象名。九候：即三部九候。指中醫在病人的寸、關、尺三個部位各用浮、中、沉三種手法切脈，合稱九候。浮中沉：切脈手法，手輕按爲浮，中按爲中，重按爲沉。，辨明瞭虛實之端。又教解下左手，依前系在右手腕下部位。行者即以左手指一一從頭診視畢，卻將身抖了一抖，把金線收上身來。厲聲高呼道：「陛下左手寸脈弦而緊，關脈澀而緩，尺脈芤且沉；右手寸脈浮而滑，關脈遲而結，尺脈數而牢。夫左寸弦而緊者，中虛心痛也；關澀而緩者，汗出肌麻也；尺芤而沉者，小便赤而大便帶血也。右手寸脈浮而滑者，內結經閉也；關遲而結者，宿食留飲也；尺數而牢者牢： 一種脈象，脈沉而不堅牢。，煩滿虛寒相持也。證夾：脈理如此爛熟，卻似日日讀《難經》、《脈訣》者。診此貴恙，是一個驚恐憂思，號爲雙鳥失羣之症。」那國王在內聞言，滿心歡喜。打起精神，高聲應道：「指下明白！指下明白！果是此疾，請出外面用藥來也。」

大聖卻纔緩步出宮。早有在旁聽見的太監，已先對衆報知。須臾，行者出來，唐僧即問如何。行者道：「診了脈，如今對症製藥哩。」衆官上前道：「神僧長老，適才說『雙鳥失羣之症』，何也？」行者笑道：「有雌雄二鳥，原在一處同飛；忽被暴風驟雨驚散，雌不能見雄；雄不能見雌，雌乃想雄，雄亦想雌：這不是『雙鳥失羣』也？」證夾：此又《難經》、《脈訣》所不載矣。衆官聞說，齊聲喝采道：「真是神僧！真是神醫！」稱讚不已。當有太醫官問道：「病勢已看出矣，但不知用何藥治之？」行者道：「不必執方，見藥就要。」醫官道：「經雲：『藥有八百八味，人有四百四病四百四病：《佛說佛醫經》稱：人身中本有地水火風四病，從此四病，起四百四病。舊題宋瓊瑤真人《鍼灸神書》卷三：「人有四百四病，藥有八百八般，各有以源道。」。』病不在一人之身，藥豈有全用之理？如何見藥就要？」行者道：「古人云：『藥不執方，合宜而用藥不執方，合宜而用：指用藥不能定死方子，只要適合就行。明張介賓《景嶽全書》：「藥不執方，合宜而用，此方之不必有也；方以立法，法以制宜，此方之不可無也。」。』故此全徵藥品，而隨便加減也。」那醫官不復再言。既出朝門之外，差本衙當直之人，遍曉滿城生熟藥鋪生熟藥鋪：生藥指未經炮製的藥材和天然藥材。熟藥是指經過加工炮製的藥材，也指成藥。，即將藥品每味各辦三斤，送與行者。行者道：「此間不是製藥處，可將諸藥之數並製藥一應器皿，卻送入會同館，交與我師弟二人收下。」醫官聽命，即將八百八味每味三斤及藥碾、藥磨、藥羅、藥乳並乳鉢、乳槌之類都送至館中，一一交付收訖。

行者往殿上請師父同至館中製藥。那長老正自起身，忽見內宮傳旨，教閣下留住法師，同宿文華殿。待明朝服藥之後，病痊酬謝，倒換關文送行。三藏大驚道：「徒弟呵，此意是留我做當頭哩當頭：當鋪裏的抵押物。這裏有人質的意思。。若醫得好，歡喜起送；若醫不好，我命休矣。你須仔細上心，精虔制度也精虔制度：用心虔誠地製作。。」行者笑道：「師父放心在此受用。老孫自有醫國之手。」

好大聖，別了三藏，辭了衆臣，徑至館中。八戒迎着笑道：「師兄，我知道你了。」行者道：「你知甚麼？」八戒道：「知你取經之事不果，欲作生涯無本欲作生涯無本：要做生意，沒有本錢。生涯，生意。，今日見此處富庶，設法要開藥鋪哩。」行者喝道：「莫胡說！醫好國王，得意處辭朝走路，開甚麼藥鋪！」八戒道：「終不然，這八百八味藥，每味三斤，共計二千四百二十四斤，只醫一人，能用多少？不知多少年代方吃得了哩！」行者道：「那裏用得許多？他那太醫院官都是些愚盲之輩，所以取這許多藥品，教他沒處捉摸，不知我用的是那幾味，難識我神妙之方也。」李旁：乖猴。

正說處，只見兩個館史館史：即「館使」。史，同「使」。，當面跪下道：「請神僧老爺進晚齋。」行者道：「早間那般待我，如今卻跪而請之，何也？」館史叩頭道：「老爺來時，下官有眼無珠，不識尊顏。今聞老爺大展三折之肱，治我一國之主，若主上病癒，老爺江山有分，我輩皆臣子也，禮當拜請。」行者見說，忻然登堂上坐。八戒、沙僧分坐左右，擺上齋來。沙僧便問道：「師兄，師父在那裏哩？」行者笑道：「師父被國王留住作當頭哩。只待醫好了病，方纔酬謝送行。」沙僧又問：「可有些受用麼？」行者道：「國王豈無受用？我來時，他已有三個閣老陪侍左右閣老：明清時對內閣中主管詔令的大學士的稱呼（唐代對中書舍人中年資深久者及中書省、門下省屬官敬稱閣老。五代、宋以後亦用爲對宰相的稱呼。明清又用爲對翰林中掌誥敕的學士的稱呼）。，請入文華殿去也。」八戒道：「這等說，還是師父大哩。他倒有閣老陪侍，我們只得兩個館史奉承。且休管他，讓老豬喫頓飽飯也。」兄弟們遂自在受用一番。

天色已晚。行者叫館史：「收了家火，多辦些油蠟，我等到夜靜時方好製藥。」館使果送若干油蠟，各命散訖。至半夜，天街人靜，萬籟無聲。八戒道：「哥哥，制何藥？趕早幹事。我瞌睡了。」行者道：「你將大黃取一兩來，碾爲細末。」沙僧乃道：「大黃味苦，性寒，無毒。其性沉而不浮，其用走而不守；奪諸鬱而無壅滯，定禍亂而致太平；名之曰將軍。此行藥耳，但恐久病虛弱，不可用此「大黃味苦」以下數句：大黃，藥草名，葉子像蓖麻，根像芋頭，也稱「川軍」。根莖入藥，能瀉火解毒，治便祕腹脹等病。此數句及此下敘述巴豆特性的文字，均見於明清以來的醫書。諸鬱，即中醫的鬱症。行藥，常行的藥，普遍有效的藥物。。」李旁：莫非又有庸醫以此方殺人者？不可不慮。行者笑道：「賢弟不知。此藥利痰順氣，蕩肚中凝滯之寒熱。你莫管我。你去取一兩芭豆芭豆：即「巴豆」。巴豆樹的果實，形狀像豆，治便祕、腹水腫脹等病，有毒。，去殼去膜，捶去油毒，碾爲細末來。」八戒道：「巴豆味辛，性熱，有毒；削堅積，蕩肺腑之沉寒；通閉塞，利水谷之道路；乃斬關奪門之將斬關奪門之將：是對巴豆藥性猛烈的比喻。，不可輕用。」證夾：原來八戒、沙僧都曾讀過《本草》來。行者道：「賢弟，你也不知。此藥破結宣腸破結宣腸：破除鬱結，宣導腸胃。，能理心膨水脹。快制來，我還有佐使之味輔之也。」他二人即時將二藥碾細道：「師兄，還用那幾十味？」行者道：「不用了。」八戒道：「八百八味，每味三斤，只用此二兩，誠爲起奪人了起奪：和人開玩笑，戲弄人。。」行者將一個花磁盞子，道：「賢弟莫講，你拿這個盞兒，將鍋臍灰刮半盞過來。」八戒道：「要怎的？」行者道：「藥內要用。」沙僧道：「小弟不曾見藥內用鍋灰。」行者道：「鍋灰名爲『百草霜』百草霜：《本草綱目》卷七：百草霜又名竈頭墨，是竈筒和煙爐中的墨煙。「其質輕細，故謂之霜」，「氣味辛溫無毒，主治消化積滯，入下食藥中用」。，能調百病，你不知道。」那呆子真個颳了半盞，又碾細了。行者又將盞子遞與他道：「你再去把我們的馬尿等半盞來馬尿：《本草綱目》卷五十：白馬溺「氣味辛，微寒有毒，主治消渴，破症堅積聚」。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治療積聚症瘕（jiǎ，腹中結塊）的藥物，有大黃、巴豆、白馬溺。孫悟空治療積食不化用到這三味藥，是有一定道理的。。」八戒道：「要怎的？」行者道：「要丸藥丸藥：把藥製成藥丸。。」沙僧又笑道：「哥哥，這事不是耍子。馬尿腥臊，如何入得藥品？我只見醋糊爲丸醋糊：用陳醋和澱粉、中藥粉末調成的糊狀物。，陳米糊爲丸，煉蜜爲丸煉蜜：熬煉過的蜂蜜。，或只是清水爲丸，那曾見馬尿爲丸？那東西腥腥臊臊，脾虛的人，一聞就吐；再服巴豆、大黃，弄得人上吐下瀉，可是耍子？」行者道：「你不知就裏，我那馬不是凡馬。他本是西海龍身。若得他肯去便溺。憑你何疾，服之即愈，李旁：仗此說明，不然就有馬尿郎中乎！但急不可得耳。」八戒聞言，真個去到邊前。那馬斜伏地下睡哩。呆子一頓腳踢起，襯在肚下，等了半會，全不見撒尿。他跑將來，對行者說：「哥呵，且莫去醫皇帝，且快去醫醫馬來。那亡人乾結了乾結：缺乏水分。，莫想尿得出一點兒！」李旁：趣。行者笑道：「我和你去。」沙僧道：「我也去看看。」

三人都到馬邊，那馬跳將起來，口吐人言，厲聲高叫道：「師兄，你豈不知？我本是西海飛龍，因爲犯了天條，觀音菩薩救了我，將我鋸了角，退了鱗，變作馬，馱師父往西天取經，將功折罪。我若過水撒尿，水中游魚食了成龍；過山撒尿，山中草頭得味，變作靈芝，仙僮採去長壽。我怎肯在此塵俗之處輕拋卻也？」李旁：的是佛尿，又像慳吝人家的酒。行者道：「兄弟謹言。此間乃西方國王，非塵俗也，亦非輕拋棄也。常言道，『衆毛攢裘』。要與本國之王治病哩。醫得好時，大家光輝。不然，恐俱不得善離此地也。」那馬才叫聲：「等着。」你看他往前撲了一撲，往後存了一存存：也作「蹲（cún）」。腳猛然踏地。，咬得那滿口牙齕支支的響喨，僅努出幾點兒，將身立起。八戒道：「這個亡人！就是金汁子，再撒些兒也罷！」那行者見有小半盞，道：「勾了，勾了，拿去罷。」沙僧方纔歡喜。

三人回至廳上，把前項藥餌攪和一處，搓了三個大丸子。行者道：「兄弟，忒大了。」八戒道：「只有核桃大。若論我喫，還不勾一口哩。」遂此收在一個小盒兒裏。兄弟們連衣睡下，一夜無詞。

早是天曉。卻說那國王耽病設朝，請唐僧見了，即命衆官快往會同館參拜神僧孫長老取藥去。多官隨至館中，對行者拜伏於地道：「我王特命臣等拜領妙劑。」行者叫八戒取盒兒，揭開蓋子，遞與多官。多官啓問：「此藥何名？好見王回話。」行者道：「此名『烏金丹』。」八戒二人暗中作笑道：「鍋灰拌的，怎麼不是烏金！」多官又問道：「用何引子引子：中藥方劑中附加的藥味，能調節藥性，增強藥效。？」行者道：「藥引兒兩般都下得。有一般易取者，乃六物煎湯送下。」多官問：「是何六物？」行者道：

「半空飛的老鴉屁，緊水負的鯉魚尿緊水負的：在急流中游的。在急流中游的鯉魚尿和在半空中放的老鴉屁，都是無法獲得之物。見下文「無根水」條注。負，同「鳧」。。李旁：甚。王母娘娘搽臉粉，老君爐裏煉丹灰，玉皇戴破的頭巾要三塊，還要五根困龍鬚。六物煎湯送此藥，你王憂病等時除。」李旁：此方醫說說病極效。

多官聞言道：「此物乃世間所無者。請問那一般引子是何？」行者道：「用無根水送下無根水：本指初汲的井水。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水一·水泉井》：「反酌而清曰倒流，出甃（zhòu，井壁）未放曰無根。」這裏的兩種藥引，似都暗含着對當時庸醫的諷刺。庸醫治病不愈，便常給病人出難題，要求用難以獲得的藥材或藥引，藉此抽身，謂之「退場」。如清王端履《重論文齋筆錄》卷二載姚文燮、汪繼培晚年患癡呆症，醫生稱得一百匹活馬之腦，食之可愈，「營制（軍制），馬有定額，安能得其百腦以療病？蓋明知疾不可爲，姑爲大言以欺世耳。近世醫者雲治噎膈用獅子油，治耳聾用啄木鳥亦皆此類，啄木鳥尚一見之，獅子油從何得哉」。上文「六物煎湯」送下的六物，固然非凡間所有；而「無根水」在醫書中本有其義，但作者借孫悟空之口故意曲解，不許用井水而必用雨水者，因雨水並非即時可得，藥效便難以當時檢驗，庸醫即可藉機逃走，故也可以用作「退場」。。」衆官笑道：「這個易取。」行者道：「怎見得易取？」多官道：「我這裏人家俗論：若用無根水，將一個碗盞，到井邊或河下，舀了水，急轉步，更不落地，亦不回頭，到家與病人吃藥便是。」行者道：「井中河內之水，俱是有根的。我這無根水，非此之論，乃是天上落下者，不沾地就喫，才叫做無根。」多官又道：「這也容易。等到天陰下雨時，再吃藥便罷了。」遂拜謝了行者，將藥持回獻上。

國王大喜，即命近侍接上來。看了道：「此是甚麼丸子？」多官道：「神僧說是『烏金丸』，用無根水送下。」國王便教宮人取無根水。衆臣道：「神僧說，無根水不是井河中者，乃是天上落下不沾地的纔是。」國王即喚當駕官傳旨，教請法官求雨。衆官遵依出榜不題。

卻說行者在會同館廳上，叫豬八戒道：「適間允他天落之水，纔可用藥，此時急忙，怎麼得個雨水？我看這王，倒也是個大賢大德之君，我與你助他些雨兒下藥，如何？」八戒道：「怎麼樣助？」行者道：「你在我左邊立下，做個輔星。」又叫沙僧：「你在我右邊立下，做個弼宿。等老孫助他些無根水兒。」好大聖，步了罡訣步了罡訣：即「踏罡步鬥」。道教法術。罡，北斗斗杓最末一顆星。踏罡時先推算出罡星所在方位，然後在地上依方位畫出北斗之形，或鋪設繪有北斗的罡單，用一種特殊的步伐，按照七星的位置依次而踏。輔星、弼宿：即輔、弼，位於斗柄附近的兩顆星。這裏是在踏罡時以人象徵輔弼二星。，念聲咒語，早見那正東上一朵烏雲，漸近於頭頂上，叫道：「大聖，東海龍王敖廣來見。」行者道：「無事不敢捻煩捻煩：打擾，麻煩。，請你來助些無根水與國王下藥。」龍王道：「大聖呼喚時，不曾說用水，小龍隻身來了，不曾帶得雨器，亦未有風雲雷電，怎生降雨？」行者道：「如今用不着風雲雷電，亦不須多雨，只要些須引藥之水便了。」龍王道：「既如此，待我打兩個噴涕，吐些涎津溢，與他吃藥罷。」行者大喜道：「最好，最好，不必遲疑，趁早行事。」

那老龍在空中，漸漸低下烏雲，直至皇宮之上，隱身潛像，噀一口津唾，遂化作甘霖。證夾：前用龍尿，此複用龍涎，則此藥可名二龍丹。那滿朝官齊聲喝采道：「我主萬千之喜，天公降下甘雨來也！」國王即傳旨，教：「取器皿盛着。不拘宮內外及官大小，都要等貯仙水，拯救寡人。」你看那文武多官並三宮六院妃嬪與三千綵女，八百煙嬌煙嬌：又作「煙娥」，都是美女的意思。，一個個擎杯託盞，舉碗持盤，等接甘雨。那老龍在半空運化津涎，不離了王宮前後。將有一個時辰，龍王辭了大聖回海。衆臣將杯盂碗盞收來，也有等着一點兩點者，也有等着三點五點者，也有一點不曾等着者，共合一處，約有三盞之多，總獻至御案。真個是異香滿襲金鑾殿，佳味燻飄天子庭。

那國王辭了法師，將着烏金丹並甘雨至宮中，先吞了一丸，吃了一盞甘雨；再吞了一丸，又吃了一盞甘雨；三次三丸俱吞了，三盞甘雨俱送下。不多時，腹間作響，如轆轤之聲不絕轆轤：井上汲水用的輪軸，攪動時能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即取淨桶，連行了三五次，服了些米飲，敧倒在龍牀之上。有兩個妃子將淨桶撿看，說不盡那穢污痰涎，內有糯米飯塊一團。妃子近龍牀前來報：「病根都行下來也。」國王聞此言甚喜，又進一次米飯。少頃，漸覺心胸寬泰，氣血調和，就精神抖擻，腳力強健。下了龍牀，穿上朝服，即登寶殿，見了唐僧，輒倒身下拜。那長老忙忙還禮。拜畢，以御手攙着，便教閣下：「快具簡帖，帖上寫朕『再拜頓首』字樣，差官奉請法師高徒三位。一壁廂大開東閣，光祿寺排宴酬謝。」多官領旨，具簡的具簡，排宴的排宴，正是國家有倒山之力，霎時俱完。

卻說八戒見官投簡，喜不自勝道：「哥阿，果是好妙藥！今來酬謝，乃兄長之功。」沙僧道：「二哥說那裏話！常言道：『一人有福，帶挈一屋一人有福，帶挈一屋：指一人有了福分，全家和親近的人都跟着受益。。』我們在此合藥，俱是有功之人。只管受用去，再休多話。」呀！你看他弟兄每俱歡歡喜喜，徑入朝來。衆官接引，上了東閣，早見唐僧、國王、閣老，已都在那裏安排筵宴哩。這行者與八戒、沙僧，對師父唱了個喏，隨後衆官都至。只見那上面有四張素桌面，都是喫一看十的筵席喫一看十：指筵席上菜餚豐富，但實際喫的少，擺着看的多。；前面有一張葷桌面，也是喫一看十的珍饈。左右有四五百張單桌面，真個排得齊整：

古云：「珍羞百味，美祿千鍾美祿：指酒。《漢書·食貨志下》：「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瓊膏酥酪，錦縷肥紅。寶妝花彩豔，果品味香濃。鬥糖龍纏列獅仙鬥糖龍纏列獅仙：鬥糖龍纏，即鬥糖鬥纏。明海瑞《備忘集》卷五載其禁造奢侈之物，如「忠靖凌雲巾、宛紅撒金紙、鬥糖鬥纏、大定勝餅桌席」等，又稱「象生纏糖」或「糖纏」。《格致鏡原》卷二十三：「纏糖或以茶、芝麻、砂仁、胡桃、杏仁、薄荷各爲體纏之。」明宋詡《竹嶼山房雜部·養生部》糖纏製法：「凡白砂糖一斤，入銅鐵銚中，加水少許，置煉火上鎔化，投以果物和勻，速宜離火，俟其糖性少凝，則毎顆碎析之，紙間火焙乾。」宴席時擺於桌上，既可觀賞，也可食用。獅仙，用模具澆成的獅子、八仙形狀的糖果，現在稱糖人、糖獅子。明宋應星《天工開物·造白糖附造獸糖》：「凡造獸糖者，每巨釜一口，受糖五十斤……下用自風慢火溫之，看定火色，然後入模。凡獅象糖模，兩合如瓦爲之，杓瀉糖入，隨手覆轉傾下。」，餅錠拖爐擺鳳侶。葷有豬羊雞鵝魚鴨般般肉，素有蔬餚筍芽木耳並蘑菰。幾樣香湯餅，數次透糖酥透糖：冰糖。。滑軟黃粱飯，清新菰米糊。色色粉湯香又辣，般般添換美還甜。君臣舉盞方安席，名分品級慢傳壺。

那國王御手擎杯，先與唐僧安坐安坐：即安席，敬酒的意思。。三藏道：「貧僧不會飲酒。」國王道：「素酒。法師飲此一杯，何如？」三藏道：「酒乃僧家第一戒。」國王甚不過意道：「法師戒飲，卻以何物爲敬？」三藏道：「頑徒三衆代飲罷。」國王卻纔歡喜，轉金卮，遞與行者。行者接了酒，對衆禮畢，吃了一杯。國王見他喫得爽利，又奉一杯。行者不辭，又吃了。國王笑道：「喫個三寶鍾兒。」行者不辭，又吃了。國王又叫斟上：「喫個四季杯兒。」八戒在旁，見酒不到他，忍得他嘓嘓嚥唾；又見那國王苦勸行者，他就叫將起來道：「陛下喫的藥，也虧了我，那藥裏有馬— — —」證夾：妙人，妙語。這行者聽說，恐怕呆子走了消息，卻將手中酒遞與八戒。八戒接着就喫，卻不言語。國王問道：「神僧說藥裏有馬，是甚麼馬？」行者接過口來道：「我這兄弟，是這般口敞，但有個經驗的好方兒，他就要說與人。陛下早間吃藥，內有馬兜鈴。」證夾：馬兜鈴轉語尤妙！如此波瀾，俱極老成。國王問衆官道：「馬兜鈴是何品味？能醫何症？」時有太醫院官在旁道：「主公：證夾：此醫《本草》何其爛熟。

兜鈴味苦寒無毒，定喘消痰大有功。

通氣最能除血蠱血蠱：中醫指血瘀蓄於脾腸等處，體瘦而大腹膨脹，漸漸鼓滿的病症。，補虛寧嗽又寬中。」

李旁：敘得有趣。

國王笑道：「用得當！用得當！豬長老再飲一杯。」呆子亦不言語，卻也吃了個三寶鍾。國王又遞了沙僧酒，也吃了三杯，卻俱敘坐。

飲宴多時，國王又擎大爵，奉與行者。行者道：「陛下請坐。老孫依巡痛飲，決不敢推辭。」國王道：「神僧恩重如山，寡人酬謝不盡。好歹進此一巨觥，朕有話說。」行者道：「有甚話說了，老孫好飲。」國王道：「寡人有數載憂疑病，被神僧一帖靈丹打通，所以就好了。」行者笑道：「昨日老孫看了陛下，已知是憂疑之疾，但不知憂驚何事？」國王道：「古人云：『家醜不可外談。』奈神僧是朕恩主，惟不笑方可告之。」行者道：「怎敢笑話，請說無妨。」國王道：「神僧東來，不知經過幾個邦國？」行者道：「經有五六處。」又問：「他國之後，不知是何稱呼。」行者道：「國王之後，都稱爲正宮、東宮、西宮。」國王道：「寡人不是這等稱呼，將正宮稱爲金聖宮，東宮稱爲玉聖宮，西宮稱爲銀聖宮。現今只有銀、玉二後在宮。」行者道：「金聖宮因何不在宮中？」國王滴淚道：「不在已三年矣。」行者道：「向那廂去了？」國王道：「三年前，正值端陽之節，朕與嬪後都在御花園海榴亭下解糉插艾，飲菖蒲雄黃酒，看鬥龍舟。忽然一陣風至，半空中現出一個妖精，自稱賽太歲，說他在麒麟山獬豸洞居住，洞中少個夫人，訪得我金聖宮生得貌美姿嬌，要做個夫人，教朕快早送出。如若三聲不獻出來，就要先喫寡人，後喫衆臣，將滿城黎民，盡皆喫絕。那時節，朕卻憂國憂民，無奈將金聖宮推出海榴亭外，被那妖響一聲攝將去了。證夾：亦是奇事，可補入《太平廣記》。寡人爲此着了驚恐，把那糉子凝殢在內，況又晝夜憂思不息，所以成此苦疾三年。今得神僧靈丹服後，行了數次，盡是那三年前積滯之物，所以這會體健神輕，精神如舊。今日之命，皆是神僧所賜，豈但如泰山之重而已乎！」

行者聞得此言，滿心喜悅，將那巨觥之酒，兩口吞之，笑問國王曰：「陛下原來是這等驚憂！今遇老孫，幸而獲愈。但不知可要金聖宮回國？」那國王滴淚道：「朕切切思思，無晝無夜，但只是沒一個能獲得妖精的。豈有不要他回國之理！」行者道：「我老孫與你去伏妖邪，那時何如？」國王跪下道跪下：原無此二字。楊閩齋本作「下禮」，據李卓吾評本補。：「若救得朕後，朕願領三宮九嬪，出城爲民，將一國江山，盡付神僧，讓你爲帝。」八戒在旁，見出此言，行此禮，忍不住呵呵大笑道：「這皇帝失了體統！怎麼爲老婆就不要江山，跪着和尚？」李旁：爲老婆跪和尚者，豈止一朱紫國王也哉！證夾：該笑該笑！此笑不差。行者急上前，將國王攙起道：「陛下，那妖精自得金聖宮去後，這一向可曾再來？」國王道：「他前年五月節攝了金聖宮，至十月間，來要取兩個宮娥，是說伏侍娘娘，朕即獻出兩個。至舊年三月間，又來要兩個宮娥；七月間，又要去兩個；今年二月裏，又要去兩個；李旁：贈嫁太多。不知到幾時又要來也。」證夾：攝後已可恨矣，索宮娥尤可恨！豈亦爲宮娥消災乎？行者道：「似他這等頻來，你們可怕他麼？」國王道：「寡人見他來得多遭，一則懼怕，二來又恐有傷害之意，舊年四月內，是朕命工起了一座避妖樓，但聞風響，知是他來，即與二後、九嬪入樓躲避。」行者道：「陛下不棄，可攜老孫去看那避妖樓一番，何如？」那國王即將左手攜着行者出席，衆官亦皆起身。豬八戒道：「哥哥，你不達禮！這般御酒不喫，搖席破坐的搖席破坐：指在宴席上不安分，中途離席。，且去看甚麼哩？」國王聞說，情知八戒是爲嘴，即命當駕官抬兩張素桌面看酒，在避妖樓外俟候。呆子卻纔不嚷，同師父、沙僧笑道：「翻席去也翻席：宴會一席沒喫完，在別處另設一席。。」

一行文武官引導，那國王並行者相攙，穿過皇宮到了御花園後，更不見樓臺殿閣。行者道：「避妖樓何在？」說不了，只見兩個太監，拿兩根紅漆槓子，往那空地上掬起一塊四方石板。國王道：「此間便是。這底下有三丈多深，穵成的九間朝殿，內有四個大缸，缸內滿注清油，點着燈火，晝夜不息。寡人聽得風響，就入裏邊躲避，外面着人蓋上石板。」證夾：以窖爲樓，此亦從古所未有。行者笑道：「那妖精還是不害你；若要害你，這裏如何躲得？」正說間，只見那正南上呼呼的吹得風響，播土揚塵。唬得那多官齊聲報怨道：「這和尚鹽醬口，講起甚麼妖精，妖精就來了！」慌得那國王丟了行者，即鑽入地穴。唐僧也就跟入。衆官一躲個魆淨魆淨：即完全乾淨。魆，形容程度深。也作「魆靜」。《型世言》第二十回：「（馬伕、門子）兩個又躲了魆靜。」。八戒、沙僧也都要躲，被行者左右手扯住他兩個道：「兄弟們，不要怕得。我和你認他一認，看是個甚麼妖精。」八戒道：「可是扯淡！認他怎的？衆官躲了，師父藏了，國王避了，我們不去了罷，炫的是那家世炫的是那家世：炫耀自己是哪裏的大族。這裏指充好漢。！」那呆子左掙右掙，掙不得脫手，被行者拿定多時，只見那半空裏閃出一個妖精。你看他怎生模樣：

九尺長身多惡獰，一雙環眼閃金燈。

兩輪查耳如撐扇查耳如撐扇：兩個招風耳像撐開的扇子。，四個鋼牙似插釘。

鬢繞紅毛眉豎焰，鼻垂糟準孔開明糟準：酒糟鼻子。鼻子因皮膚病而呈紅酒糟的顏色。準，鼻子。。

髭髯幾縷硃砂線，顴骨崚嶒滿面青。

兩臂紅筋藍靛手，十條尖爪把槍擎。

豹皮裙子腰間繫，赤腳蓬頭若鬼形。

行者見了道：「沙僧，你可認得他？」沙僧道：「我又不曾與他相識，那裏認得！」又問：「八戒，你可認得他？」八戒道：「我又不曾與他會茶會酒，又不是賓朋鄰里，我怎麼認得他！」行者道：「他卻像東嶽天齊手下把門的那個醮面金睛鬼醮面金睛鬼：當即「焦面鬼」，又稱焦面大士、面燃大士。佛教認爲是觀世音化身餓鬼形象（道教認爲是太乙救苦天尊），教化餓鬼界。今山西蒲縣東嶽廟地獄門前尚有明代彩塑焦面大士。環眼金睛，獠牙大耳，鬢繞紅須，皮膚青藍，與本回描述之形象正相似。且居東嶽廟地獄門前，爲諸鬼首領，正與「東嶽天齊手下把門的」相合。。」八戒道：「不是，不是。」行者道：「你怎知他不是？」八戒道：「我豈不知，鬼乃陰靈也，一日至晚，交申酉戌亥時方出。今日還在巳時，那裏有鬼敢出來？就是鬼，也不會駕雲。縱會弄風，也只是一陣旋風耳，有這等狂風？或者他就是賽太歲也。」行者笑道：「好呆子，倒也有些論頭。既如此說，你兩個護持在此，等老孫去問他個名號，好與國王救取金聖宮來朝。」八戒道：「你去自去，切莫供出我們來。」行者昂然不答，急縱祥光，跳將上去。咦！正是：

安邦先卻君王病，守道須除愛噁心。

李旁：着眼。

畢竟不知此去，到於空中，勝敗如何，怎麼擒得妖怪，救得金聖宮，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因假悟真，則知假之不可不去，真之不可不歸也。然欲去假歸真，莫若先除吾心固必之病，心病一除，真假顯然，而大道易成。故此回叫人盡心知性，以爲造命起腳之根本耳。

「大聖將三條金線，繫於國王三部脈上，將線頭，從窗欞兒穿出，左右診視。」是以真性爲體，以精氣神爲用，內外相通，而左右逢原，所以諸般病疾，一一診出，而識國王是驚恐憂思，「雙馬失羣」之症。人生世間，爲幻化所誤，非入於驚恐之鄉，即登於憂思之地，無一時不憂思，無一日不驚恐。一經驚恐憂思，則乖和失中，而陰陽相隔，已受大症，莫可救治。此等病根，若非明師指破，誰肯承當？「國王聞行者說出病源，高聲應道：『指下明白，指下明白！』」此直下承當，而無容疑議者，從此對症用藥，何病不除。

「不必執方，見藥就用。」執中用權，擇善固執也。「藥有八百八味，人有四百四病。豈有全用之理？」法以去弊，弊去則法無用也。「藥不執方，合宜而用。全徵藥品，隨便加減。」因時制宜，加減得法，明損益而知昏曉也。「八百八味，只醫一人，能用多少？」二八一斤，陰陽得類，圓陀陀，光灼灼，淨倮倮，赤灑灑，不多不少也。

噫！一些天機，至神至妙，知之者，立躋聖位，修之者永脫苦惱。其如愚盲之輩，不識此神妙之方何哉！神妙之方爲何方，即調和陰陽之方，即三家合一之方。天街人靜，萬籟無聲，此亥未子初，陰極生陽，天心復見之候，正宜趕早幹事，調掣藥物，而不容有緩者。藥物即陰陽二味，調和者即陰中取陽，陽中取陰也。

大黃性寒，爲陰，無也，故無毒；巴豆性燥，爲陽，有也，故有毒。每味一兩，一陰一陽之謂道也。百草霜爲鍋臍灰，火中之物，陽中之陰，具有己土，故能調百病。龍馬尿同於金汁，水中之物，陰中之陽，具有戊土，故能治諸疾。

「各用半盞」，自《坤》至《兌》，陰中陽金八兩。自《巽》至《坤》，陽中陰水半斤。金丹之道，取陰陽二味之藥，採金水兩弦之氣，水火相濟，成已成圭，三家相見，合而爲丹。此等藥物，須要真知灼見，心中大徹大悟，方可下手。倘不知有無陰陽之理，必至認假爲真，落於後天滓質之物，不但不能治病，而且有以受毒。「碾爲細末」，是極深研幾，不得少有一毫着於滓質也。

所謂「烏金丹」者，是心領神會，頓悟圓通之意，即提綱「心主夜間修藥物」之旨。雖然金丹之道，全賴指引，若不遇明師指引，只於自心中摸索，即藥物現前，當面不識，未許我食。

兩般引子，一用六物湯，一用無根水。引一而已，何至有兩？此不可不知。蓋一引其全形，一引其延命。全形者，無爲之道，去其病；延命者，有爲之術，還其丹。六物湯：「老鴉屁」，爲《離》火；「鯉魚尿」，爲《坎》水；「王母臉粉」，爲己土；「老君爐火」，爲戊土；「玉皇破巾」，爲《兌》金；「困龍五須「，爲《震》木。攢此六物，烹煎融化而爲一氣，有作有爲也。「無根水」，守中抱一，無修無證也。「功」者，均爲世間希有之事，豈可易得？亦豈可輕傳？苟非有大賢大德之大丈夫，此事難逢。故「行者對八戒道：『我看這國王，倒也是個大賢大德之君，我與你助他些雨。』兩個兩邊站下，做個輔弼星。」言果遇大賢大德者，不得不度引，以輔助其成道也。

「行者喚來龍王，唾一口津液，化爲甘露，國王收水服藥，即時病根行下，心胸寬泰，氣血調和。」此「附耳低言玄妙旨，提上蓬萊第一峯」。如醍醐灌頂，甘露灑心．一口道破，疑團解散，憂從何來？即古人所謂「始悔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者是也。噫！此道至尊至貴，匪人不與．倘道聽途說，則爲輕慢大道，而非守道君子，必遭不測之禍。仙翁於八戒爭嘴，說「有馬」將露消息處，借行者現身說法，以戒聞道之後，當緘口藏舌，不得口廠將好方兒說與人也。既雲不說，何以又說「馬兜鈴」？讀者至此，未免疑爲掩飾之說；既曰掩飾，何必又細問藥性？此中又有深意，不可不知。

蓋金丹之道，有可說者，有不可說者。可說者，以道全形之道；不可說者，以術延命之道。以道全形之道，乃打通道路，儘性之一着，即學者不親身來求，不妨向彼而開導，雖中人亦可授之，爲其無大關係也。至於以術延命之理，乃盜天地之造化，竊陰陽之璇璣，天人所祕，萬劫一傳，苟非真正出世丈夫，視天下如敝屣，視富貴如浮雲者，不可傳，爲其傳之匪人遭天譴也。「馬兜鈴」，即以道全形之事；馬尿金對，即以術延命之事。馬而曰兜，則馬不行，不行則無爲而靜定。「鈴」者，圓通空靈之物，言以道全形之事，乃頓悟圓通，無爲靜養之道也。行者治國王病，即以道全形，而不使受其害。其曰「馬兜鈴」，非是掩飾，乃因病用藥耳，故曰「用的當」。

觀於藥歌中，「苦寒定喘」、「消痰』」、「通氣」、「除蠱」、「補虛」、「寧嗽」、「寬中」，而知無爲之道乃是苦定而除污消積，虛中而寧靜圓通也。所可異者，打通病根，既是以道全形，何以行者修「烏金丹」而用一陰一陽之道乎？此理不可不辨，蓋道一而已，而用各不同，師引入於無爲，則打通病根而全形；師引入於有爲，則返還先天而延命。兩般引子，行者僅以無根水作引，並未以六物湯作引；僅示其馬兜鈴爲藥，並未示其馬尿金汁等爲藥，於此可以曉然矣。以上言除病之根，以下言修真之事，學者於此等處，須當具只限，不得忽過。

「國王道：『寡人有數載憂疑病，被神僧一帖靈丹打通。』行者道：『但不知憂疑何事？』」既雲靈丹打通，何以又云不知憂疑何事？豈不令人難解？若不將此分個明白，埋沒仙翁苦心，天下後世無有識者。吾觀今世緇黃，多負有道之名，數十年僅能打通病根，而究其病根因何事而發者，百無一二。此仙翁不得不出過辨才，借行者一問，國王一答，爲學人開一線之路也。正宮娘娘稱「金聖』」，東宮稱「玉聖」，西宮稱「銀聖」，以見金丹大道，乃執兩用中，剛健中正，純粹至精之道。若失中正，則非至精，正是妖精。

端陽節，赤帝行南，日中之候，在卦爲《豐》，在月爲午，《豐》者……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象。然盛極當衰，大極則小，明處即有不明，又有憂道，故國王憂疑之病，生於端陽節。端陽者，陽極生陰之時，故國王與嬪妃御花園海榴亭解糉飲酒，看鬥龍舟之際，而忽有麒麟山獬豸洞賽太歲，空中現身矣。麒麟有文明之象，明積而成山，則明而誤用，無所不愛。獬豸能別曲直之獸，鑽而成洞，則別而太甚，即有所惡。愛惡一生，恣情縱欲，自賽其大，爲害滋甚，所以爲妖。

噫！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愛惡妖生，本性有昧，以明入暗，真爲假蔽。陰陽循環，無有陰而不陽，陽而不陰，此亦人之無可如何者。真性一味，從此人心用事，百優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憂思不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積久成盅，凝滯心胸，而莫可救解。於斯時也，若非有明師開示大道，瀉盡積滯舊染之污，其不爲富貴所迷，棄天爵而要人爵，人於死地也，有幾人哉？國王筵上論妖邪，即此愛富貴而惡貧賤之妖邪，然積滯未瀉之先，而此病根猶未可知。蓋以若無師指人知的，天上神仙無住處也。

噫！仙翁已將靈丹付於後人，叫瀉積滯，不知有肯瀉者否？或有瀉去積滯者，則是虛中而心虛矣。然虛心須要識心，能識其心，方能虛心；能虛其心，方能實腹，此千古不易之定訣。《悟真》雲：「虛心實腹意俱深，只爲虛心要識心。不若煉鉛先實腹，且叫守取滿堂金。」「國王病除，感行者活命之恩」，是能虛心而識心矣；「行者歡喜吞酒」，是欲虛心而實腹也。行者道：「但不知可要金聖回國？」正是「不若煉鉛先實腹，且叫守取滿堂金」也。蓋金丹之道，以虛心爲體，以煉鉛爲用。方其虛也，則煉鉛以實之；及其實也，則抱一以虛之。虛心實腹，實腹虛心，毋勞爾形，無搖爾精，形全精足，則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國王哭跪行者，求救金聖降妖。八戒忍不住呵呵大笑道：『這皇帝失了體統，怎麼爲老婆，就不要江山？跪着和尚？」非根心生色而何？觀此而心可不識乎？倘不能識心，而一味虛心，則得藥忘年，煉鉛無計，仍是在人心上作活計，而妖精之來去不定，出入無時，雖能返觀內照，晝夜不息，終久入於地穴，被人蓋上石板，而不得出矣。故行者道：「那妖精還是不害你，若要害你，這裏如何躲得？」真是蟄雷法鼓，震驚一切，何等醒人？

及「妖精來，行者左右扯住八戒、沙僧道：『我和你認他一認。』」人只一心，並無二心，知此心者此心，昧此心者此心。「着有終成幻，去妄不入真。」着有則爲愛心，去妄則爲噁心；愛惡之心，俱非真心，真心非有非無。曰：「卻像天齊王手下把門的蘸面鬼」；鬼乃無形之物，是已着於無；曰：「就是鬼，那有這等狂風，或是賽太歲」，賽乃示有之義，是已着於有。「行者道：『你兩個在此，等我問他來』。即縱祥雲，跳將上去。」有無俱不立，內外悉歸空。故結雲：「安邦先卻君王病，守道須除愛噁心。」虛心識心之旨盡於此，從此可以煉鉛矣。

詩曰：

虛靈不昧有神方，清夜良心大藥王。

如果打通真道路，憂疑盡去可還陽。

# 第七十回 妖魔寶放煙沙火 悟空計盜紫金鈴

李本總批：這猴□□□□□□□□□□□□

憺漪子曰：煙、沙、火，皆不在吾身之外。吾人一念之鬱然者，即煙也；熾然者，即火也；蓬然勃然者，即沙也。是三者豈得非魔乎？學人於此，苟欲以火攻火，以煙沙攻煙沙，則鬱然、熾然與蓬勃然者，將益燀赫而不可解，勢不得不奪魔兵而用之。然魔兵豈可以爲我兵乎？故妖犼既降，則金鈴自應還之主人。風雷一過，依然太空，何染着之有？乃知所謂魔兵者，吾身之魔兵，而非麒麟山獬豸洞之賽太歲也。則所謂主人者，亦吾身之主人，而非南海之觀世音也。行者之計盜金鈴，不知費幾許騰那變化，而鈴已入手，復以躁動失之。則知真寶難得而易喪，即此可爲輕弄魔兵者之戒。

卻說那孫行者抖擻神威，持着鐵棒，踏祥光，起在空中，迎面喝道：「你是那裏來的邪魔，待往何方猖獗！」那怪物厲聲高叫道：「吾黨不是別人，乃麒麟山獬豸洞賽太歲大王爺爺部下先鋒。今奉大王令，到此取宮女二名，伏侍金聖娘娘。你是何人，敢來問我？」行者道：「吾乃齊天大聖孫悟空。因保東土唐僧西天拜佛，路過此國，知你這夥邪魔欺主，特展雄才，治國祛邪。正沒處尋你，卻來此送命！」那怪聞言，不知好歹，展長槍就刺行者。行者舉鐵棒劈手相迎。在半空裏這一場好殺：

棍是龍宮鎮海珍，槍乃人間轉鍊鐵轉煉：同「摶煉」。打造錘鍊。。

凡兵怎敢比仙兵，擦着些兒神氣泄。

大聖原來太乙仙，妖精本是邪魔孽。

鬼祟焉能近正人，一正之時邪就滅。

李旁：着眼。

那個弄風播土唬皇王，這個踏霧騰雲遮日月。

丟開架手賭輸贏，無能誰敢誇豪傑。

還是齊天大聖能，乒乓一棍槍先折。

那妖精被行者一鐵棒把根槍打做兩截，慌得顧性命，撥轉風頭，徑往西方敗走。

行者且不趕他，按下雲頭，來至避妖樓地穴之外，叫道：「師父，請同陛下出來。怪物已趕去矣。」那唐僧才扶着君王，同出穴外。見滿天清朗，更無妖邪之氣。那皇帝即至酒席前，自己拿壺把盞，滿斟金盃，奉與行者道：「神僧，權謝，權謝。」這行者接杯在手，還未回言，只聽得朝門外有官來報：「西門上火起了！」行者聞說，將金盃連酒望空一撇，噹的一聲響亮，那個金盃落地。君王着了忙，躬身施禮道：「神僧，恕罪，恕罪，是寡人不是了。禮當請上殿拜謝，只因有這方便酒在此，故就奉耳。神僧卻把杯子撇了，卻不是有見怪之意？」行者笑道：「不是這話，不是這話。」少頃間，又有官來報：「好雨啞！才西門上起火，被一場大雨把火滅了。滿街上流水，盡都是酒氣。」證夾：樂巴不得專美於前矣。行者又笑道：「陛下，你見我撇杯，疑有見怪之意，非也。那妖敗走西方，我不曾趕他，他就放起火來。這一杯酒，卻是我滅了妖火滅了妖火：晉葛洪《神仙傳》記載，漢欒巴在一次羣臣會飲之時，忽然含酒而起，向西南方向噴去。漢順帝問其原因，欒巴說：「臣家鄉成都失火，故爲救之。」順帝派使者前往探查，回報說：「失火時，有雨自東北來滅火，皆作酒氣。」《太平御覽》、《初學記》等書也記載邵信臣、郭憲、樊英、成仙公等均曾使用此法術。孫悟空此處的法術，其原型即此。，救了西城裏外人家，豈有他意？」國王更十分歡喜加敬。即請三藏四衆同上寶殿，就有推位讓國之意。行者笑道：「陛下，才那妖精，他稱是賽太歲部下先鋒，來此取宮女的。他如今戰敗而回，定然報與那廝。那廝定要來與我相爭。我恐他一時興風帥衆，未免又驚傷百姓，恐唬陛下。欲來迎他一迎，就在那半空中擒了他，取回聖後。但不知向那方去，這裏到他那山洞有多少遠近？」國王道：「寡人曾差夜不收軍馬到那裏探聽聲息夜不收：古代軍隊中的哨探。因爲徹夜在外活動，故稱「夜不收」。，往來倒行五十餘日。坐落南方的，有三千餘里。」行者聞言叫：「八戒、沙僧，護持在此，老孫去來。」國王扯住道：「神僧且從容一日，待安排些乾糧烘炒，與你些盤纏銀兩，選一匹快馬，方纔可去。」行者笑道：「陛下說得是巴山轉嶺步行之話。我老孫不瞞你說，似這三千里路，斟酒在鐘不冷，就打個往回。」國王道：「神僧，你不要怪我說。你這尊貌，卻像個猿猴一般，怎生有這等法力會走路也？」行者道：

「我身雖是猿猴數，自幼打開生死路。

遍訪明師把道傳，山前修煉無朝暮。

倚天爲頂地爲爐，兩般藥物團烏兔。

採取陰陽水火交，時間頓把玄關悟時間：立即。玄關：又稱「玄關一竅」，修煉者能體認到玄關的存在，才能真正使精氣神發動，走上修煉內丹的正途。隨着內丹術的發展，許多丹家認爲，玄關並非實有的人體部位，而是一種心理和生理互相結合、作用的微妙狀態，是排除思慮而使元神出現的一種景象。《金丹直指》注：「其實玄關一竅……皆謂人念頭超滅處。」。

全仗天罡搬運功，也憑斗柄遷移步「全仗天罡」二句：指以心馭氣，在體內運轉。天罡，原指北斗勺柄之第七星，內丹術因其每年運轉一周天，故借指人心控制精氣神在體內運轉，這個運轉週期也稱「周天」。《玄珠歌》「天罡運轉，七曜芒寒」白玉蟾注：「天罡，心也，以心運諸氣。」斗柄，義同天罡。也指在心意控制下的周天運轉。故稱「搬運」、「遷移」。宋張伯端《金丹四百字》：「斗柄運周天，要人會攢簇。」。

退爐進火最依時退爐進火：又稱「退符進火」。內丹術認爲，人體生命規律與自然界相似，一月一日，甚至一呼一吸之間，都蘊含了一個陰陽消長的循環過程。所以修煉時要精確把握時機。內丹術將意念、呼吸比作燒丹之火，當人體一陽初生之時（所謂子時，一般的徵兆是外陰無念而勃起），要以神御氣，使其進入丹田，意念逐漸振奮，呼吸逐漸加強，稱爲進火。相反，當一陰初生之時，意念、呼吸要轉舒緩，如同熄火，稱爲退爐，也稱退符（符是一個時間單位，一日十二時，每時分三符，相當於四十分鐘）。可參見第二回「子前午後」條注。依時：即按照人體運行的時間規律，子時進火，午時退符。此子午時不是自然界的子午時辰，而是指人體自身的週期而言。，抽鉛添汞相交顧抽鉛添汞：即抽添。鉛喻元氣，汞喻元神。內丹術認爲進火之時，精逐漸添入氣中，氣逐漸添入神中。在進火、退符中，元精漸少，而與元神合凝。這個過程稱爲「抽鉛添汞」。。

攢簇五行造化生，合和四象分時度。

二氣歸於黃道間，三家會在金丹路「攢簇五行」四句：此四句化用了宋張伯端《悟真篇》序：「夫鍊金液還丹者，則難遇而易成，要須洞曉陰陽，深達造化，方能超二氣於黃道，會三性於元宮。攢簇五行，和合四象。」攢簇五行，參見第二回「『攢簇五行顛倒用』二句」條注。合和四象，也作「和合四象」。內丹術認爲人體內含有的水、金、火、木本來相互間隔，需要土的媒介作用，才能相合而結成真胎。其義與攢簇五行、三家相見等大致相同。二氣，指心腎之氣。黃道：內丹術認爲人身藥物運行之路有三道。黑道爲腎，紅道爲心，沿任督二脈（位於人體胸前和背後的中心線）循環。另外，自會陰直達泥丸爲黃道，中央意土主之。三家，即金木土「三姓」，參見第十九回「『金性剛強能克木』詩」條注。。

悟通法律歸四肢法律：此指悟到的道法。，本來筋斗如神助。

一縱縱過太行山，一打打過凌雲渡。

何愁峻嶺幾千重，不怕長江百十數。

只因變化沒遮攔，一打十萬八千路！」

那國王見說，又驚又喜，笑吟吟捧着一杯御酒遞與行者道：「神僧遠勞，進此一杯引意。」這大聖一心要去降妖，那裏有心喫酒，只叫：「且放下，等我去了回來再飲。」好行者，說聲去，唿哨一聲，寂然不見。那一國君臣，皆驚訝不題。

卻說行者將身一縱，早見一座高山，阻住霧角。即按雲頭，立在那巔峯之上。仔細觀看，好山：

沖天佔地，礙日生雲。沖天處尖峯矗矗，佔地處遠脈迢迢。礙日的，乃嶺頭松鬱郁；生雲的，乃崖下石磷磷。松鬱郁，四時八節常青；石磷磷，萬載千年不改。林中每聽野猿啼，澗內常聞妖蟒過。山禽聲咽咽，山獸吼呼呼。山獐山鹿，成雙作對紛紛走；山鴉山鵲，打陣攢羣密密飛打陣：禽獸成羣地聚集。。山草山花看不盡，山桃山果映時新。雖然倚險不堪行，卻是妖仙隱逸處。

這大聖看看不厭，正欲找尋洞口，只見那山凹裏烘烘火光飛出，霎時間，熯天紅焰，紅焰之中冒出一股惡煙，比火更毒，好煙！但見那：

火光迸萬點金燈，火焰飛千條紅虹。那煙不是竈筒煙，不是草木煙，煙卻有五色：青紅白黑黃。燻着南天門外柱，燎着靈霄殿上樑。燒得那窩中走獸連皮爛，林內飛禽羽盡光。但看這煙如此惡，怎入深山伏怪王！

孫大聖正自恐懼，又見那山中迸出一道沙來。好沙，真個是遮天閉日！你看：

紛紛絯絯遍天涯絯絯（ɡāi）：形容叢聚的樣子。，鄧鄧渾渾大地遮。

細塵到處迷人目，粗灰滿谷滾芝麻。

採藥仙僮迷失伴，打柴樵子沒尋家。

手中就有明珠現，時間颳得眼生花。

這行者只顧看玩，不覺沙灰飛入鼻內，癢斯斯的，打了兩個噴嚏，即回頭伸手，在巖下摸了兩個鵝卵石，塞住鼻子；搖身一變，變做一個攢火的鷂子攢火的鷂子：古代傳說中有許多善滅火的鳥類，如《山海經》所記的異鳥竊脂、鸓、鷩等，「岷山……有鳥焉，其狀如鶚（即魚鷹），而赤身白首，其名曰『竊脂』，可以御火」。鷂，鷹的一種。攢，同「鑽」。，飛入煙火中間，驀了幾驀驀：穿入，跨過。，卻就沒了沙灰，煙火也息了。急現本像下來，又看時，只聽得丁丁東東的，一個銅鑼聲響。卻道：「我走錯了路也！這裏不是妖精住處。鑼聲似鋪兵之鑼，想是通國的大路，有鋪兵去下文書。且等老孫去問他一問。」

正走處，忽見是個小妖兒，擔着黃旗，揹着文書，敲着鑼兒，急走如飛而來，行者笑道：「原來是這廝打鑼。他不知送的是甚麼書信，等我聽他一聽。」好大聖，搖身一變，變做個蜢蟲兒，輕輕的飛在他書包之上。只聽得那妖精敲着鑼，緒緒聒聒的自念自誦道：證夾：自言自語妙！此即天理髮現處也。「我家大王，忒也心毒。三年前到朱紫國強奪了金聖皇后，一向無緣，未得沾身，只苦了要來的宮女頂缸。兩個來弄殺了，四個來也弄殺了。前年要了，去年又要，今年還要，卻撞個對頭來了。那個要宮女的先鋒被個甚麼孫行者打敗了，不發宮女。我大王因此發怒，要與他國爭持，教我去下甚麼戰書。這一去，那國王不戰則可，戰必不利。我大王使出煙火飛沙，那國中君臣百姓，莫想一個得活。那時我等佔了他的城池，大王稱帝，我等稱臣，雖然也有個大小官爵，只是天理難容也！」李旁：着眼。證夾：不但天理難容，恐齊天之人亦不容。行者聽了，暗喜道：「妖精也有存心好的。似他後邊這兩句話說『天理難容』，李旁：妖精尚說天理，世人倒把天理擱起！卻不是個好的？但只說金聖皇后一向無緣，未得沾身，此話卻不解其意。等我問他一問。」嚶的一聲，一翅飛離了妖精，轉向前路，有十數里地，搖身一變，又變做一個道僮：

頭挽雙抓髻，身穿百衲衣。

手敲魚鼓簡，口唱道情詞。

轉山坡，迎着小妖，打個起手道：「長官，那裏去？送的是甚麼公文？」那妖物就像認得他的一般。住了鑼槌，笑嘻嘻的還禮道：「我大王差我到朱紫國下戰書的。」行者藉口問道：「朱紫國那話兒，可曾與大王配合哩？」小妖道：「自前年攝得來，當時就有一個神仙，送一件五彩仙衣與金聖宮妝新妝新：贈送新婚時所用的衣服、被褥、枕頭等物。。他自穿了那衣，就渾身上下都生了針刺，我大王摸也不敢摸他一摸。但挽着些兒，手心就痛，不知是甚緣故。自始至今，尚未沾身。早間差先鋒去要宮女伏侍，被一個甚麼孫行者戰敗了。大王奮怒，所以教我去下書，明日與他交戰也。」行者道：「怎的大王卻着惱呵？」小妖道：「正在那裏着惱哩。你去與他唱個道情詞兒解解悶也好。」李旁：趣。

行者拱手抽身就走。那物依舊敲鑼前行。行者就行起兇來，掣出棒，復轉身，望小妖腦後一下，可憐就打得頭爛血流漿迸出，皮開頸折命傾之。收了棍子，卻又自悔道：「急了些兒，不曾問他叫做個甚麼名字。罷了。」卻去取下他的戰書，藏於袖內；將他黃旗、銅鑼，藏在路旁草裏；因扯着腳要往澗下捽時，只聽噹的一聲，腰間露出一個鑲金的牙牌牙牌：象牙腰牌，宋元以後爲官員的身份憑證。古代沒有照相技術，故常在需要辨明身份的證件上用文字描述證件主人的相貌特徵，以資甄別。如「面黃有須」、「面黃微須」等。《儒林外史》第四十五回無爲州官府公文：「要犯餘持，系五河貢生，身中，面白，微須，年約五十多歲。」。牌上有字，寫道：

「心腹小校一名，有來有去。五短身材，扢撻臉，無須。長川懸掛，無牌即假。」

行者笑道：「這廝名字叫做有來有去，這一棍子，打得『有去無來』也。」將牙牌解下，帶在腰間，欲要捽下屍骸；卻又思量起煙火之毒，且不敢尋他洞府，即將棍子舉起，着小妖胸前搗了一下，挑在空中，徑回本國，且當報一個頭功。你看他自思自念，唿哨一聲，到了國界。

那八戒在金鑾殿前，正護持着王、師，忽回頭看見行者半空中將個妖精挑來，他卻怨道：「噯！不打緊的買賣。早知老豬去拿來，卻不算我一功？」說未畢，行者按落雲頭，將妖精捽在階下。八戒跑上去，就築了一鈀道：「此是老豬之功。」行者道：「是你甚功？」八戒道：「莫賴我，我有證見。你不看一鈀築了九個眼子哩！」行者道：「你看看可有頭沒頭。」八戒笑道：「原來是沒頭的，我道如何築他也不動動兒。」行者道：「師父在那裏？」八戒道：「在殿裏與王敘話哩。」行者道：「你且去請他出來。」八戒急上殿，點點頭。三藏即便起身下殿，迎着行者。行者一封戰書揣在三藏袖裏道：「師父收下，且莫與國王看見。」說不了，那國王也下殿，迎着行者道：「神僧孫長老來了。拿妖之事如何？」行者用手指道：「那階下不是妖精？被老孫打殺了也。」國王見了道：「是便是個妖屍，卻不是賽太歲。賽太歲寡人親見他兩次：身長丈八，膊闊五停，面似金光，聲如霹靂，那裏是這般鄙矮。」

行者笑道：「陛下認得，果然不是。這是一個報事的小妖，撞見老孫，卻先打死，挑回來報功。」國王大喜道：「好！好！好！該算頭功！寡人這裏常差人去打探，更不曾得個的實。似神僧一出，就捉了一個回來，真神通也！」叫：「看暖酒來！與長老賀功。」行者道：「喫酒還是小事。我問陛下，金聖宮別時，可曾留下個甚麼表記表記：信物，紀念品。？你與我些兒。」那國王聽說「表記」二字，卻似刀劍剜心，忍不住失聲淚下，說道：證夾：言之悽然。

「當年佳節慶朱明朱明：夏季稱爲「朱明」，這裏指的是「朱明節」，即立夏那天。，太歲凶妖發喊聲。

強奪御妻爲壓寨，寡人獻出爲蒼生。

更無會話並離話，那有長亭共短亭。

表記香囊全沒影，至今撇我苦伶仃。」

行者道：「陛下在邇，何以惱爲？那娘娘既無表記，他在宮時，可有甚麼心愛之物，與我一件也罷。」國王道：「你要怎的？」行者道：「那妖王實有神通。我見他放煙、放火、放沙，果是難收。縱收了，又恐娘娘見我面生，不肯同我回國。須是得他平日心愛之物一件，他方信我，我好帶他回來。爲此故要帶去。」國王道：「昭陽宮裏，梳妝閣上，有一雙黃金寶串寶串：手鐲。，原是金聖宮手上帶的。只因那日端午，要縛五色彩線，故此褪下，不曾戴上。李旁：好照管。此乃是他心愛之物。如今現收在減妝盒裏。寡人見他遭此離別，更不忍見；一見即如見他玉容，病又重幾分也。」行者道：「且休題這話，且將金串取來。如捨得，都與我拿去；如不捨，只拿一隻去也。」國正遂命玉聖宮取出，取出即遞與國王。國王見了，叫了幾聲知疼着熱的娘娘，遂遞與行者。行者接了，套在肐膊上。

好大聖，不喫得功酒，且駕筋斗雲，唿哨一聲，又至麒麟山上。無心玩景，徑尋洞府而去。正行時，只聽得人言喧嚷，即佇立凝睛觀看。原來那獬豸洞口把門的大小頭目，約摸有五百名，在那裏：

森森羅列，密密挨排。森森羅列，執干戈映日光明；密密挨排，展旌旗迎風飄閃。虎將熊師能變化，豹頭彪帥弄精神。蒼狼多猛烈，賴象更驍雄。狡兔乖獐輪劍戟，長蛇大蟒挎刀弓。猩猩能解人言語猩猩能解人言語：古人認爲猩猩能作人言。《禮記·曲禮上》：「猩猩能言，不離禽獸。」《水經注·葉榆河》：「猩猩……善與人言，音聲麗妙，如婦人好女對語交言。」，引陣安營識汛風。

行者見了，不敢前進，抽身徑轉舊路。你道他抽身怎麼？不是怕他。他卻至那打死小妖之處，尋出黃旗、銅鑼，迎風捏訣，想象騰那，即搖身一變，變做那有來有去的模樣，乒乓敲着鑼，大䟕步一直前來，徑撞至獬豸洞。正欲看看洞景，只聞得猩猩出語道：「有來有去，你回來了？」行者只得答應道：「來了。」猩猩道：「快走！大王爺爺正在剝皮亭上等你回話哩。」行者聞言，拽開步，敲着鑼，徑入前門裏看處，原來是懸崖削壁，石屋虛堂，左右有琪花瑤草，前後多老柏喬松。不覺又至二門之內，忽抬頭見一座八窗明亮的亭子，亭子中間有一張戧金的交椅戧金：在器物圖案上嵌金。，椅子上端坐着一個魔王，真個生得惡像。但見他：

幌幌霞光生頂上，威威殺氣迸胸前。

口外獠牙排利刃，鬢邊焦發放紅煙。

嘴上髭鬚如插箭，遍體昂毛似迭氈。

眼突銅鈴欺太歲，手持鐵杵若摩天。

行者見了，公然傲慢那妖精，更不循一些兒禮法。調轉臉，朝着外，只管敲鑼。李旁：妖猴。妖王問道：「你來了？」行者不答，又問：「有來有去，你來了？」也不答應。妖王上前扯住道：「你怎麼到了家還篩鑼？問之又不答，何也？」行者把鑼往地下一摜道：「甚麼『何也，何也』！我說我不去，你卻教我去。行到那廂，只見無數的人馬列成陣勢，見了我，就都叫「拿妖精！拿妖精』！把我揪揪扯扯，拽拽扛扛，拿進城去，見了那國王，國王便教斬了，幸虧那兩班謀士道：『兩家相爭，不斬來使。』把我饒了。收了戰書，又押出城外，對軍前打了三十順腿順腿：指用刑杖打腰腿部，使順腿流血的刑罰。，放我來回話。他那裏不久就要來此與你交戰哩。」李旁：畫出。

妖王道：「這等說，是你喫虧了。怪不道問你更不言語。」行者道：「卻不是怎的？證夾：如此許多做作，皆從「心腹小校」四字而生。不心腹安敢爾爾？只爲護疼，所以不曾答應。」妖王道：「那裏有多少人馬？」行者道：「我也唬昏了，又喫他打怕了，那裏曾查他人馬數目！只見那裏森森兵器擺列着：

弓箭刀槍甲與衣，干戈劍戟並纓旗。

剽槍月鏟兜鍪鎧剽槍：同「標槍」。，大斧團牌鐵蒺藜。

長悶棍，短窩槌，鋼叉銃鉋及頭盔。

打扮得䩺鞋護頂並胖襖胖襖：也作「袢襖」。禦寒的衣服，通常用作軍服。因內填棉絮，外形肥大而得名。，簡鞭袖彈與銅槌。」

那王聽了笑道：「不打緊！不打緊！似這般兵器，一火皆空。你且去報與金聖娘娘得知，教他莫惱。今早他聽見我發狠，要去戰鬥，他就眼淚汪汪的不幹。李旁：癡妖魔。非幹妖魔癡事，還是女人更妖魔耳。你如今去說那裏人馬驍勇，必然勝我，且寬他一時之心。」

行者聞言，十分歡喜道：「正中老孫之意。」你看他偏是路熟，轉過腳門，穿過廳堂。那裏邊盡都是高堂大廈，更不似前邊的模樣。直到後面宮裏，遠見彩門壯麗，乃是金聖娘娘住處。直入裏面看時，有兩班妖狐妖鹿，一個個都妝成美女之形，侍立左右。正中間坐着那個娘娘，手託着香腮，雙眸滴淚，果然是：

玉容嬌嫩，美貌妖嬈。懶梳妝散鬢堆鴉，怕打扮釵鐶不戴。面無粉，冷淡了胭脂；發無油，蓬鬆了雲鬢。努櫻脣緊咬銀牙，皺蛾眉淚淹星眼。一片心，只憶着朱紫君王；一時間，恨不離天羅地網。誠然是自古紅顏多薄命，懨懨無語對東風。

行者上前打了個問訊道：「接喏。」那娘娘道：「這潑村怪，十分無狀！想我在那朱紫國中，與王同享榮華之時，那太師宰相見了，就俯伏塵埃，不敢仰視。這野怪怎麼叫聲『接喏』？是那裏來的，這般村潑？」衆侍婢上前道：「太太息怒。他是大王爺爺心腹的小校，喚名有來有去。今早差下戰書的是他。」娘娘聽說，忍怒問曰：「你下戰書，可曾到朱紫國界？」行者道：「我持書直至城裏，到於金鑾殿，面見君王，已討回音來也。」娘娘道：「你面君，君有何言？」行者道：「那君王敵戰之言，與排兵佈陣之事，才與大王說了。只是那君王有思想娘娘之意，有一句合心的話兒，特來上稟。奈何左右人衆，不是說處。」娘娘聞言，喝退兩班狐鹿。行者掩上宮門，把臉一抹，現了本像。李旁：一個娘娘，一個和尚，關在門裏甚是可疑。對娘娘道：「你休怕我。我是東土大唐差往大西天天竺國雷音寺見佛求經的和尚。我師父是唐王御弟唐三藏。我是他大徒弟孫悟空。因過你國倒換關文，見你君臣出榜召醫，是我大施三折之肱，把他相思之病治好了。排宴謝我，飲酒之間，說出你被妖攝來。我會降龍伏虎，特請我來捉妖，救你回國。那戰敗先鋒是我，打死小妖也是我。我見他門外兇狂，是我變作有來有去模樣，捨身到此，與你通信。」證夾：此心腹小校，卻又做娘娘心腹和尚矣。那娘娘聽說，沉吟不語。行者取出寶串，雙手奉上道：「你若不信，看此物何來？」證夾：所以寶串不可少。娘娘一見垂淚，下座拜謝道：「長老，你果是救得我回朝，沒齒不忘大恩沒齒：終身。齒，年齡。！」行者道：「我且問你，他那放火，放煙，放沙的，是件甚麼寶貝？」娘娘道：「那裏是甚寶貝！乃是三個金鈴金鈴：道教有「火鈴咒」等法術，想象用法器「流火金鈴」驅邪降魔，《度人經》稱流火金鈴「一擲萬里，流光煥爛」。此紫金鈴原型當即流火金鈴等法器。。他將頭一個幌一幌，有三百丈火光燒人；第二個幌一幌，有三百丈煙光燻人；第三個幌一幌，有三百丈黃沙迷人。煙火還不打緊，只是黃沙最毒。若鑽入人鼻孔，就傷了性命。」行者道：「利害！利害！我曾經着，打了兩個嚏噴，卻不知他的鈴兒放在何處？」娘娘道：「他那肯放下，只是帶在腰間，行住坐臥，再不離身。」行者道：「你若有意於朱紫國，還要相會國王，把那煩惱憂愁都且權解，使出個風流喜悅之容，與他敘個夫妻之情，教他把鈴兒與你收貯。待我取便偷了取便：方便時行事，乘機。，降了這妖怪，那時節，好帶你回去，重諧鸞鳳，共享安寧也。」

那娘娘依言。這行者還變作心腹小校，開了宮門，喚進左右侍婢。娘娘叫：「有來有去，快往前亭，請你大王來，與他說話。」好行者，應了一聲，即至剝皮亭對妖精道：「大王，聖宮娘娘有請。」妖王歡喜道：「娘娘常時只罵，怎麼今日有請？」行者道：「那娘娘問朱紫國王之事，是我說：『他不要你了，他國中另扶了皇后。』娘娘聽說，故此沒了想頭，方纔令我來奉請。」李旁：妙猴。證夾：儀、秦無此妙舌。妖王大喜道：「你卻中用。待我剿除了他國，封你爲個隨朝的太宰。」行者順口謝恩，疾與妖王來至後宮門首。那娘娘歡容迎接，就去用手相攙。那妖王喏喏而退道：「不敢！不敢！多承娘娘下愛，我怕手疼，不敢相傍。」娘娘道：「大王請坐，我與你說。」妖王道：「有話但說不妨。」娘娘道：「我蒙大王辱愛，今已三年，未得共枕同衾。也是前世之緣，做了這場夫妻；誰知大王有外我之意，不以夫妻相待。我想着當時在朱紫國爲後，外邦凡有進貢之寶，君看畢，一定與後收之。你這裏更無甚麼寶貝，左右穿的是貂裘，喫的是血食，那曾見綾錦金珠，只一味鋪皮蓋毯。或者就有些寶貝，你因外我，也不教我看見，也不與我收着。李旁：這娘娘甚用得。且如聞得你有三個鈴鐺，想就是件寶貝，你怎麼走也帶着，坐也帶着？你就拿與我收着，待你用時取出，未爲不可。此也是做夫婦一場，也有個心腹相托之意。如此不相托付，非外我如何？」妖王大笑陪禮道：「娘娘怪得是！怪得是！寶貝在此，今日就當付你收之。」便即揭衣取寶。行者在旁，眼不轉睛，看着那怪揭起兩三層衣服，貼身帶着三個鈴兒。他解下來，將些木綿塞了口兒，把一塊豹皮作一個包袱兒包了，遞與娘娘道：「物雖微賤，卻要用心收藏，切不可搖幌着他。」娘娘接過手道：「我曉得。安在這妝臺之上，無人搖動。」叫：「小的們，安排酒來，我與大王交歡會喜，飲幾杯兒。」衆侍婢聞言，即鋪排果菜，擺上些獐豝兔鹿之肉，將椰子酒斟來奉上。那娘娘做出妖嬈之態，哄着精靈。

孫大聖在旁取事，但挨挨摸摸，行近妝臺，把三個金鈴輕輕拿過，慢慢移步，溜出宮門，徑離洞府。到了剝皮亭前無人處，展開豹皮幅子看時，中間一個，有茶鍾大；兩頭兩個，有拳頭大。他不知利害，就把綿花扯了。李旁：此猴性急弄不得事。只聞得噹的一聲響亮，骨都都的迸出煙火黃沙，急收不住，證夾：此非行者性急，還是妖犼時節未到。滿亭中烘烘火起。唬得那把門精怪一擁撞入內宮，驚動了妖王，慌忙教：「去救火！救火！」出來看時，原來是有來有去拿了金鈴兒哩。妖王上前喝道：「好賤奴！怎麼偷了我的金鈴寶貝，在此胡弄！」叫：「拿來！拿來！」那前門前虎將、熊獅、豹頭、彪帥、賴象、蒼狼、乖獐、狡兔、長蛇、大蟒、猩猩，帥衆妖一齊攢簇。那行者慌了手腳，丟了金鈴，現出本像。掣出金箍如意棒，撒開解數，往前亂打。那妖王收了寶貝，傳號令，教：「關了前門！」衆妖聽了，關門的關門，打仗的打仗。那行者難得掣肘，收了棒，搖身一變，變作個癡蒼蠅兒，釘在那無火處石壁上。衆妖尋不見，報道：「大王，走了賊也！走了賊也！」妖王問：「可曾自門裏走出去？」衆妖都說：「前門緊鎖牢拴在此，不曾走出。」妖王只叫：「仔細搜尋！」有的取水潑火，有的仔細搜尋，更無蹤跡。妖王怒道：「是個甚麼賊子，好大膽，變作有來有去的模樣，進來見我回話，又跟在身邊，乘機盜吾寶貝！早是不曾拿將出去！若拿出山頭，見了天風，怎生是好？」

虎將上前道：「大王的洪福齊天，我等的氣數不盡，故此知覺了。」熊獅上前道：「大王，這賊不是別人，定是那敗先鋒的那個孫悟空。想必路上遇着有來有去，傷了性命，奪了黃旗、銅鑼、牙牌，變作他的模樣，到此欺騙了大王也。」妖王道：「正是！正是！見得有理！」叫：「小的們，仔細搜求防避，切莫開門放出走了！」這纔是個有分教：

弄巧翻成拙，作耍卻爲真。

畢竟不知孫行者怎麼脫得妖門，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虛心而識心，已是盡心而知性矣。然性之盡者，即命之至，頓悟之後，不妨漸修之功，方能自有爲而入無爲，歸於形神俱妙之地。故此回言金丹下手之功，使學者鑽研火候之奧妙耳。

《悟真篇》曰：「天地盈虛自有時，審能消息始知機。由親庚甲申明令，殺盡三尸道可期。」蓋天地造化之道，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盈而虛，虛而盈，週而復始，循環不已，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者。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無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無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常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修道者，若能審知盈虛之消息，乘其機而逆用之，則生甲生庚，大與天討，陰可消而陽可復，可以返本還元矣。

「金聖宮被賽太歲攝去」，是陽極生陰，《姤》之象。《姤》卦……一陰伏於五陽之下。金聖者，純《乾》也。賽太歲者，己土。《姤》之一陰，具有己土。「部下先鋒，取宮女二名，伏侍金聖娘娘。」「二名」爲偶，仍成一陰之象，以一陰而扶侍衆陽，將欲漸進而消陽，此明禍之先見者。「行者一棒把根槍打爲兩截」，是順而止之，防陰於未發之先也。何以行者聞西門火起，而以酒滅火乎？《姤》則真陽內陷，火上炎而水下流，火水未濟，五行順行，法界火坑，識神因靈生妄；順止其《姤》，則假陰消去，火歸元而水上潮，水火相濟，五行顛倒，大地七寶，元神借妄歸真。金丹大竅正在於此，其中有大作大用，呼吸感應之妙，非一切旁門，巴山轉嶺，遷延歲月者所可知。行者說出「天爲鼎。地爲爐，搏烏兔，採陰陽，天罡搬運，斗柄遷移，攢簇五行，合和四象，二氣歸黃道，三家會金丹」一篇言語，盡是天機。

「大聖一心降妖，無心喫酒，呼哨一聲，寂然不見。」可見聖人作事純一不二，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可以形跡觀也。「山凹裏迸出煙火惡沙，行者變作一個鑽火鷂子，飛人煙火中，摹了幾摹，就沒了沙灰。」此精一執中，入虎穴探虎子，火裏栽蓮之真法力。彼執空避妖之流，妖且不敢見，況能入煙火沙灰之中乎？然僅能沒沙灰煙火而不知其妖之巢穴，則真寶在妖，而終不爲我用，何濟於事？此行者不得不於送文書之小妖審問個消息也。

一變爲蜢蟲兒，暗聽出傷生奪位，只是天理難容；再變爲小道童，明問出無緣沾身，繫有仙衣裝新。噫！金丹大道，差之毫髮，失之千里。良心發現，須要幽冥中度出；長生妙訣，還向神仙處求來。古人謂「性要悟，命要傳，莫把金丹當等閒」者，正是此意。妙哉！「神仙送一件五彩仙衣，與金聖宮裝新」者，是攢簇五行，革故鼎新，始則有爲也。「穿了那農，渾身上下生了針刺」者，「針」與「真」同音，是披服有日，渾身一真，終則無爲也。這個有爲無爲之道，皆神仙口傳心授之祕，非一切在聲色中用心意者，所敢妄想揣摸而知，得以沾身點污者？特以修其門戶，真假相混，邪正相雜，若不得真傳，或誤認陰陽爲男女之陰陽，流於御女閨丹之術，冒然下手，憑心造作，「但攙着些兒，手心就痛」，未取於人，早傷其己，適以自招惱悶，何濟於事乎？

「行者一棒打殺有來有去」，正示其死心忘意，去聲色而不來聲色也，故曰：「有去無來」。何以見之？「心腹小校，擔着黃旗」，非心意乎？「五短身材，疙瘩臉，無須」，敲鑼非聲色乎？「長川懸掛，無牌即假」，非心意懸掛聲色，以有爲真，以無爲假乎？「行者將棍子着小妖胸前搗了一下，挑在空中，徑回本國。」以見執心用意者，回頭一着，勢必四大歸空，一靈不返，可畏可怕。所獨異者，僅打死一小妖，何足爲功，而披頭功乎？殊不知古今來，多少英雄豪傑，不能完成大道者，皆因認心意爲道，以妖作主，來來去去，懸虛不實，所以無有結果。打死有來有去，是欲去假境而歸實地，閉死戶而開生門，謂之頭功，誰曰不宜？此個理路，若非在心君之處辨別個真假，如何得知？故國王見了道：「是便是個妖屍，卻不是賽太歲。」又云：「好！好！好！該算頭功。」其提醒學人者多矣。

何以行者將一封戰書，揣在三藏袖裏，不與國王看見乎？如雲戰書無用，則即置之不言，何以揣在袖裏？如雲戰書有用，何以不使國王看見？悟一子注爲：「戰書內，即打殺有來有去之妙。」若果是打殺有來有去之妙，有來有去已死，何妨與國王看見以示其妙？而奚必於伏魔歸聖之後，方纔拿出與國王看見？及其拿出，又不言書中之意，於此可知別有奧妙，而非打殺有來有去之妙也。

夫金丹大道，乃袖裏機關，只可自知，不可人見。戰書乃有爲之事，有爲者，盜鴻蒙未判之始氣以爲我有，奪天地未分之生機以爲我用。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如此機關，豈可令人見之耶？前之揣在袖裏，不與看者，「始而有作人難見」也；後之取回金聖，與看者，「及至無爲衆始知」也。下文之計盜金鈴，收伏魔王，取回金聖，總是一封戰書，總是五彩仙衣，總是有爲妙道。仙翁恐人不識，於結尾寫出「紫陽解脫棕衣」一案，以示戰書之意，系《悟真》從有爲而入無爲之妙旨。彼世之迷徒，但見無爲爲要妙，豈知有作是根基乎？

有作之道，乃調和陰陽之道。三豐雲：「金隔木，汞隔鉛，陽寡陰孤各一邊。世上陰陽男配女，生子生孫代代傳。順爲凡，逆爲仙，只在中間顛倒顛。」蓋生仙之道與男女生人之道無異，世道非男女交合不能生育，仙道非陰陽混成不能結胎。所爭者順逆不同，仙凡相隔耳。獨是男女非媒婢不能相合，陰陽非黃婆不能取信。猶龍氏雲：「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惚兮恍兮，其中有物；杳兮冥兮，其中有精；其情甚真，其中有信。」是信者，陰陽相通之寶，若不得其信，無以示同心而別真假，真者未爲我用，假者終難降伏。

「行者要金聖心愛之物，國王取出一雙黃金寶串遞與。」串者，二中相連，如連環而不可解，正恍惚杳冥中之物，乃陰陽交感之信寶，」故爲金聖心愛之物，亦爲國王疼熱之物。得此真寶，取彼歡心，則以己合人，彼此扶持，可來去於陰陽之中，不爲陰陽所拘矣。「行者變有來有去，一直前進，經至獬豸洞，入於剝皮亭。」彼一切猩猩通人言語，僅在話頭上求者，安能窺其機關？「剝皮亭」者，即《剝》卦也。《剝》卦……上《艮》下《坤》，下五陰而上一陽。「一座八窗明亮的亭子」即《剝》之初六、六二、六三、六四也；「中間有一張戧金的交椅」，即《剝》之六五也；「椅子上坐着一個魔王」，即《剝》之上一陽爻也。夫《剝》者，《姤》之漸，《復》之機。

「行者見了魔王，公然傲慢，不循禮法，調轉臉，向外打鑼，數問不答。摜下鑼道：『什麼「何也，何也」！』」是大公無私，出乎禮法之外，在聲色而不着聲色也。其曰：「到那廂，亂叫拿妖精，打順腿」等語，是欲順而止之，不使順而行之也。然順而止之之道，須要內外一情相通方能濟事。「行者進後富見娘娘，現了本相，自稱國王請來降妖，救娘娘回宮，娘娘沉思不信」，是外信不通，而內情不應也；「行者奉上寶串」，是外信已通於內矣；「姐姐見了寶串，下坐禮拜道：『若能救我回宮，感恩不淺。』」是內信已通於外矣，內外信通，彼此扶持，可以下手施爲，順而止之，借假救真矣。

「三個金鈴」，即精氣神上藥三品之真靈也。但此真靈，先天入於後天，變爲有質之物，無情化爲陰精而出砂，元神化爲識神而生火，元氣化爲濁氣而生煙，聖寶化爲魔寶矣。既爲魔寶，稍有搖動，煙火黃砂俱出，作業百端。性命即傷。修行者，若欲復真，莫失除假；若欲除假，莫先盜轉金鈴。盜鈴之法，即順而止之之法；順而止之之法，即《悟真》所云：「順其所欲，漸次導之也。

「行者仍變心腹小妖，哄請妖王，妖王欲奪了國，即封爲大臣，行者順口謝恩」，順其所欲也；「娘娘歡喜迎接，說出夫妻有個心腹相托之義」，順其所欲也。惟能順其所欲，妖精不覺將鈴兒，交遞娘娘之手矣。娘娘哄着精靈，行者在旁取事，妖寶已轉爲聖寶也。但這個順欲漸導之功，須要知其有利亦有害。利者，用柔道也。害者，用剛道也。

「行者不知利害，扯去綿花，放出煙火黃沙」，是不能漸次用柔，急欲成功，自取其災，即《剝》之『小人剝廬』也；「行者知其難以脫身，又變爲癡蒼蠅兒，釘在無火石壁上，羣妖仔細搜尋，不見蹤跡」，是棄剛而就於柔，不識不知，氣質俱化，爲羣陰所載，而已不爲妖精所傷，即《剝》之『君子得輿』之象。噫！總是一順，急躁，只知順而不知止；柔弱，外雖順而內實止。順之是非，能止不能止分之。

「妖王說：『是個什麼賊子，乘機盜我寶貝？』」，虎將上前道：『這喊不是別人，定是那敗先鋒的孫悟空。想必路上遇着有來有去，傷了性命，奪了銅鑼旗牌，到此欺騙大王也。』」噫！順而止之之一法，悟得者，空而不空，不空而空，能以盜陰陽，竊造化，轉生殺，逆氣機，借假復真，依真化假，來去於聲色場中，隨機應變，而不可以形跡窺之。所謂「只此一乘法，餘二俱非真。」彼一切不知真空妙有，順止之大法，僅在有蹤有跡處搜尋着，安足語此？故結曰：「弄巧反成拙，作耍卻爲真。」蓋「弄巧反成拙」者，順而剝之，「小人剝廬」也；「作耍卻爲真」者，順而止之，「君子得輿」也。《剝》之時義大矣哉！

詩曰：

精神與氣藥三般，爲聖爲魔在此間。

不聞箇中機祕事，心忙怎得盜靈還。

# 第七十一回 行者假名降怪犼 觀音現象伏妖王

李本總批：雄鈴也怕雌鈴，何懼內之風，不遺一物如此！若今日，可謂鈴世界矣。

識得生災乃是消災，苦海中俱極樂世界也。此《西遊》度人處，讀者着眼。

憺漪子曰：或問：行者於銀角怪之葫蘆，則自居於雄；而賽太歲之金鈴，復自居於雌，何前後之相戾也？道人曰：「子不觀紫陽真人之詩乎？有云：『日居離位翻爲女，坎配蟾宮卻是男。』又有云：『華嶽山頭雄虎嘯，扶桑海底牝龍吟。』由此言之，則坎離互爲男女，龍虎互爲雌雄，原不可執一而論。觀行者前日之葫蘆，則假雌不敵真雄；今日之金鈴，則假雄又不敵真雌。然則天下之寶，亦第問真假而已，遑問雄雌哉？」

同一魔難也，世人以爲生災者，菩薩以爲消災。如烏雞王之沉井三年，乃文殊三日御河之報；朱紫王之拆鳳三年，乃佛母二雛傷箭之報。雖小小因果，其影響可畏如此。今人之汲汲爲惡而不知止者，恐將來欲求文殊之獅、觀音之犼一賜顧而不可得耳。

色即空兮自古，空言是色如然。

人能悟徹色空禪，何用丹砂炮煉。

德行仝修休懈，工夫苦用熬煎。

有時行滿始朝天，永注仙顏不變「色即空兮自古」詞：此詞詞牌爲《西江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是自古而然的道理。人如果能悟徹這個道理即能得道，並不需要燒煉丹藥等具體的形式。德、行要同時苦修，等到功行圓滿，便可飛昇天界，永駐仙顏。色是指一切有形的物質，這些物質都是因緣和合而生的，本屬空無。德行，所成之善謂爲德，能成之道謂爲行。仝，同。。

話說那賽太歲緊關了前後門戶，搜尋行者。他嚷到黃昏時分，不見蹤跡。坐在那剝皮亭上，點聚羣妖，發號施令，都教各門上提鈴喝號，擊鼓敲梆。一個個弓上弦，刀出鞘，支更坐夜。

原來孫大聖變做個癡蒼蠅，釘在門旁。見前面防備甚緊，他即抖開翅，飛入後宮門首看處，見金聖娘娘伏在御案上，清清滴淚，隱隱聲悲。行者飛進門去，輕輕的落在他那烏雲散髻之上，聽他哭的甚麼。少頃間，那娘娘忽失聲道：「主公阿！我和你：證夾：情景可憐。

前生燒了斷頭香斷頭香：斷折或點了一半的香。俗謂以斷頭香供佛，來生會得與親人離散的果報。，今世遭逢潑怪王。

拆鳳三年何日會，分鴛兩處致悲傷。

差來長老才通信，驚散佳姻一命亡。

只爲金鈴難解識，相思又比舊時狂。」

行者聞言，即移身到他耳根後，悄悄的叫道：「聖宮娘娘，你休恐懼。我還是你國差來的神僧孫長老，未曾傷命。只因自家性急，近妝臺偷了金鈴，你與妖王喫酒之時，我卻脫身私出了前亭，忍不住打開看看。不期扯動那塞口的綿花，那鈴響一聲，迸出煙火。我就慌了手腳，把金鈴丟了，現出原身，使鐵棒苦戰不出。恐遭毒手，故變作一個蒼蠅兒，釘在門樞上，躲到如今。那妖王愈加嚴緊，不肯開門。你可去再以夫妻之禮，哄他進來安寢，我好脫身行事，別作區處救你也區處：處理，籌劃安排。。」娘娘一聞此言，戰兢兢，發似神揪；虛怯怯，心如杵築。淚汪汪的道：「你如今是人是鬼？」行者道：「我也不是人，我也不是鬼，如今變作個蒼蠅兒在此。你休怕，快去請那妖王也。」娘娘不信，淚滴滴，悄語低聲道：「你莫魘寐我魘寐：即「魘昧」。用法術使人神智迷糊。。」行者道：「我豈敢魘寐你？你不信，你張開手，等我跳下來你看。」那娘娘真個把左手張開，行者輕輕飛下，落在他玉掌之間，好便似：

菡萏蕊頭釘黑豆，牡丹花上歇遊蜂。

繡球心裏葡萄落繡球：又稱「粉團」、「八仙花」。成五瓣，簇聚呈球形，花白色或淡紅色，是著名的觀賞植物。，百合枝邊黑點濃。

李旁：和尚卻在娘娘手裏。

金聖宮高擎玉掌，教他：「神僧！」行者嚶嚶的應道：「我是神僧變的。」那娘娘方纔信了。悄悄的道：「我去請那妖王來時，你卻怎生行事？」行者道：「古人云：『斷送一生惟有酒斷送一生惟有酒：語出唐韓愈《遊城南》：「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閒。莫憂世事兼身事，須著人間比夢間。」。』又云：『破除萬事無過酒破除萬事無過酒：語出唐韓愈《贈鄭兵曹》：「杯行到君莫停手，破除萬事無過酒。」後成習語。北宋黃庭堅《西江月》：「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遠山橫黛蘸秋波，不飲旁人笑我。」。』酒之爲用多端。你只以飲酒爲上。你將那貼身的侍婢，喚一個進來，指與我看，我就變作他的模樣，在旁邊伏侍，卻好下手。」那娘娘真個依言，即叫：「春嬌何在？」那屏風間轉出一個玉面狐狸來，跪下道：「娘娘喚春嬌有何使令？」娘娘道：「你去叫他們來點紗燈，焚腦麝腦麝：龍腦與麝香的並稱，也泛指此類香料。，扶我上前庭，請大王安寢也。」那春嬌即轉前面，叫了七八個怪鹿妖狐，打着兩對燈籠，一對提爐提爐：有提樑的香爐，是一種儀仗。，擺列左右。娘娘欠身叉手，那大聖早已飛去。好行者，展開翅，徑飛到那玉面狐狸頭上，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變作一個瞌睡蟲，輕輕的放在他臉上。原來瞌睡蟲到了人臉上，往鼻孔裏爬；爬進孔中，即瞌睡了。那春嬌果然漸覺睏倦，立不住腳，搖樁打盹，即忙尋着原睡處，丟倒頭，只情呼呼的睡起。行者跳下來，搖身一變，變做那春嬌一般模樣，證夾：心腹小校又作心腹侍婢，漸入佳境矣。轉屏風，與衆排立不題。

卻說那上宮娘娘往前正走，有小妖看見，即報賽太歲道：「大王，娘娘來了。」那妖王急出剝皮亭外迎迓。娘娘道：「大王呵，煙火既息，賊已無蹤，深夜之際，特請大王安置。」那妖滿心歡喜道：「娘娘珍重。卻纔那賊乃是孫悟空。他敗了我先鋒，打殺我小校，變化進來，哄了我們。我們這般搜檢，他卻渺無蹤跡，故此心上不安。」娘娘道：「那廝想是走脫了。大王放心勿慮，且自安寢去也。」妖精見娘娘侍立敬請，不敢堅辭，只得分付羣妖，各要小心火燭，謹防盜賊，遂與娘娘徑往後宮。行者假變春嬌，從兩班侍婢引入。娘娘叫：「安排酒來與大王解勞。」妖王笑道：「正是，正是，快將酒來，我與娘娘壓驚。」假春嬌即同衆怪鋪排了果品，整頓些腥肉，調開桌椅。那娘娘擎杯，這妖王也以一杯奉上，二人穿換了酒杯。假春嬌在傍，執着酒壺道：「大王與娘娘今夜才遞交杯盞，請各飲幹，穿個雙喜杯兒雙喜杯：指夫妻成雙對飲一杯。。」真個又各斟上，又飲幹了。假春嬌又道：「大王娘娘喜會，衆侍婢會唱的供唱，善舞的起舞來耶。」說未畢，只聽得一派歌聲，齊調音律，唱的唱，舞的舞。他兩個又飲了許多。娘娘叫住了歌舞。衆侍婢分班，出屏風外擺列；惟有假春嬌執壺，上下奉酒。娘娘與那妖王專說得是夫妻之話。你看那娘娘一斷雲情雨意斷：同「段」。，哄得那妖王骨軟筋麻。只是沒福，不得沾身。可憐！真是「貓咬尿皰空歡喜」皰（pào）：皮膚上生長的瘡皰。此用同「泡」。。

敘了一會，笑了一會，娘娘問道：「大王，寶貝不曾傷損麼？」妖王道：「這寶貝乃先天摶鑄之物，如何得損！只是被那賊扯開塞口之綿，燒了豹皮包袱也。」娘娘說：「怎生收拾？」妖王道：「不用收拾，我帶在腰間哩。」假春嬌聞得此言，即拔下毫毛一把，嚼得粉碎，輕輕挨近妖王，將那毫毛放在他身上，吹了三口仙氣，暗暗的叫：「變！」那碎毫毛即變做三樣惡物，乃蝨子、虼蚤、臭蟲，拱入妖王身內，挨着皮膚亂咬。那妖王燥癢難禁，伸手入懷揣摸揉癢，用指頭捏出幾個蝨子來，拿近燈前觀看。娘娘見了，含忖道含忖：譏笑，揭短。：「大王，想是襯衣禳了禳（ráng）：髒，污穢。，久不曾漿洗，故生此物耳。」妖王慚愧道：「我從來不生此物，可可的今宵出醜。」娘娘笑道：「大王何爲出醜？常言道『皇帝身上也有三個御蝨』哩皇帝身上也有三個御蝨：比喻任何事情都有缺陷。。且脫下衣服來，等我替你捉捉。」妖王真個解帶脫衣。假春嬌在傍着意，看着那妖王身上，衣服層層皆有虼蚤跳，件件皆排大臭蟲；子母蝨密密濃濃，就如螻蟻出窩中。不覺的揭到第三層見肉之處，那金鈴上紛紛垓垓的，也不勝其數。假春嬌道：「大王，拿鈴子來，等我也與你捉捉蝨子。」那妖王一則羞，二則惱，卻也不認得真假，將三個鈴兒遞與假春嬌。假春嬌接在手中，理弄多時，見那妖王低着頭抖這衣服，他即將金鈴藏了，拔下一根毫毛，變作三個鈴兒，一般無二，拿向燈前翻檢；卻又把身子扭扭捏捏的，抖了一抖，將那蝨子、臭蟲、虼蚤，收了歸在身上，把假金鈴兒遞與那怪。那怪接在手中，一發朦朧無措，那裏認得甚麼真假，雙手託着那鈴兒，遞與娘娘道：「今番你卻收好了。卻要仔細仔細，不要像前一番。」那娘娘接過來，輕輕的揭開衣箱，把那假鈴收了，用黃金鎖鎖了。卻又與妖王敘飲了幾杯酒，教侍婢：「淨拂牙牀牙牀：用象牙裝飾的牀或坐榻，泛指精美的牀。，展開錦被，我與大王同寢。」那妖王喏喏連聲道：「沒福！沒福！不敢奉陪。我還帶個宮女往西宮裏睡去。娘娘請自安置。」遂此各歸寢處不題。

卻說那假春嬌得了手，將他寶貝帶在腰間，現了本相，把身子抖一抖，收去那個瞌睡蟲兒，徑往前走，只聽得梆鈴齊響，緊打三更。好行者，捏着訣，念動真言，使個隱身法，直至門邊。又見那門上拴鎖甚密，卻就取出金箍棒，望門一指，使出那解鎖之法，那門就輕輕開了。急拽步出門站下，應聲高叫道：「賽太歲！還我金聖娘娘來！」連叫兩三遍，驚動大小羣妖，急急看處，前門開了，即忙掌燈尋鎖，把門兒依然鎖上，着幾個跑入裏邊去報道：「大王！有人在大門外呼喚大王尊號，要金聖娘娘哩！」那裏邊侍婢，即出宮門，悄悄的傳言道：「莫吆喝，大王才睡着了。」行者又在門前高叫，那小妖又不敢去驚動。如此者三四遍，俱不敢去通報。那大聖在外嚷嚷鬧鬧的，直弄到天曉。忍不住，手輪着鐵棒，上前打門。慌得那大小羣妖，頂門的頂門，報信的報信。

那妖王一覺方醒，只聞得亂攛攛的喧譁，欠身穿了衣服，即出羅帳之外，問道：「嚷甚麼？」衆侍婢才跪下道：「爺爺，不知是甚人在洞外叫罵了半夜，如今卻又打門。」妖王走出宮門，只見那幾個傳報的小妖，亂搶搶的磕頭道：「外面有人叫罵，要金聖宮娘娘哩！若說半個『不』字，他就說出無數的歪話，甚不中聽。見天曉大王不出，逼得打門也。」那妖道：「且休開門。你去問他是那裏來的，姓甚名誰，來報。」小妖急出去，隔門問道：「打門的是誰？」行者道：「我是朱紫國拜請來的外公，來取聖宮娘娘回國哩！」

那小妖聽得，即以此言回報。那妖隨往後宮，會問來歷會問：聚衆查問。。原來那娘娘纔起來，還未梳洗，早見侍婢來報：「爺爺來了。」那娘娘急整衣，散挽黑雲，出宮迎迓。才坐下，還未及問，又聽得小妖來報：「那來的外公已將門打破矣。」那妖笑道：「娘娘，你朝中有多少將帥？」娘娘道：「在朝有四十八衛人馬衛：明代的軍隊編制，一衛有五千多人。，良將千員，各邊上元帥總兵，不計其數。」妖王道：「可有個姓外的麼？」李旁：趣。娘娘道：「我在宮，只知內裏輔助君王，早晚教誨妃嬪，外事無邊，我怎記得名姓？」妖王道：「這來者稱爲『外公』，李旁：妖怪自然認不得外公。我想着《百家姓》上，更無個姓外的。娘娘賦性聰明，出身高貴，居皇宮之中，必多覽書籍。記得那本書上有此姓也？」娘娘道：「止《千字文》上《千字文》：古代兒童啓蒙讀物，共一千個不重複的字，每四字一句，合轍押韻，主要講授基本的自然、歷史以及社會知識。，有句『外受傅訓』外受傅訓：《千字文》的一句。指在外面接受師傅的教導。，想必就是此矣。」李旁：以幻爲真，奇絕，奇絕。 黃評：真聰明！若非多覽書籍，何以知之？

妖王喜道：「定是！定是！」即起身辭了娘娘，到剝皮亭上，結束整齊，點出妖兵，開了門，直至外面，手持一柄宣花鉞斧，厲聲高叫道：「那個是朱紫國來的外公？」行者把金箍棒逼在右手下，將左手指定道：「賢甥，叫我怎的？」那妖王見了，心中大怒道：「你這廝：

相貌若猴子，嘴臉似猢猻。

七分真是鬼，大膽敢欺人！」

行者笑道：「你這個誑上欺君的潑怪，原來沒眼！想我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九天神將見了我，無一個『老』字，不敢稱呼。你叫我聲『外公』，那裏虧了你！」妖王喝道：「快早說出姓甚名誰，有些甚麼武藝，敢到我這裏猖獗！」行者道：「你若不問姓名猶可，若要我說出姓名，只怕你寸身無地！你上來，站穩着，聽我道：

生身父母是天地，日月精華結聖胎。

仙石懷抱無歲數，靈根孕育甚奇哉。

當年產我三陽泰，今日歸真萬會諧。

曾聚衆妖稱帥首，能降衆怪拜丹崖。

玉皇大帝傳宣旨，太白金星捧詔來。

請我上天承職裔職裔：職務和爵位。裔，後代，此指世襲的爵位。，官封弼馬不開懷。

初心造反謀山洞，大膽興兵鬧御階。

托塔天王並太子，交鋒一陣盡偎衰偎衰：即「猥獕」。狼狽。偎，同「猥」。《元典章·工部三》：「居官至此偎瑣，良可嘆哉！」。

金星復奏玄穹帝，再降招安敕旨來。

封做齊天真大聖，那時方稱棟樑材。

又因攪亂蟠桃會，仗酒偷丹惹下災。

太上老君親奏駕，西池王母拜瑤臺。

情知是我欺王法，即點天兵發火牌火牌：古代軍中的符信，軍人傳達命令、執行任務、支領口糧的憑證。。

十萬兇星並惡曜，干戈劍戟密排排。

天羅地網漫山布，齊舉刀兵大會垓會垓：會戰。劉邦曾率韓信等圍項羽於垓下，後戲劇小說謂會戰爲「會垓」。。

惡鬥一場無勝敗，觀音推薦二郎來。

兩家對敵分高下，他有梅山兄弟儕儕（chái）：同輩，同類。。

各逞英雄施變化，天門三聖撥雲開天門三聖：指當時觀戰的觀音、太上老君和玉皇大帝。。

老君丟了金鋼套，衆神擒我到金街。

不須詳允書供狀詳允：指將狀紙、文書等報準，批准。，罪犯凌遲殺斬災凌遲：又稱剮刑，將犯人肢體碎割致死。。

斧剁錘敲難損命，刀輪劍砍怎傷懷？

火燒雷打只如此，無計摧殘長壽胎。

押赴太清兜率院，爐中煅煉盡安排。

日期滿足纔開鼎，我向當中跳出來。

手挺這條如意棒，翻身打上玉龍臺。

各星各象皆潛躲，大鬧天宮任我歪。

巡視靈官忙請佛，釋伽與我逞英才。

手心之內翻筋斗，遊遍周天去復來。

佛使先知賺哄法，被他壓住在天崖。

到今五百餘年矣，解脫微軀又弄乖。

特保唐僧西域去，悟空行者甚明白。

西方路上降妖怪，那個妖邪不懼哉！」

那妖王聽他說出悟空行者，遂道：「你原來是大鬧天宮的那廝。你既脫身保唐僧西去，你走你的路去便罷了。怎麼羅織管事，替那朱紫國爲奴，卻到我這裏尋死！」行者喝道：「賊潑怪！說話無知！我受朱紫國拜請之禮，又蒙他稱呼管待之恩，我老孫比那王位還高千倍，他敬之如父母，事之如神明，你怎麼說出『爲奴』二字！我把你這誑上欺君之怪，不要走，喫外公一棒！」那妖慌了手腳，即閃身躲過，使宣花斧劈面相迎。這一場好殺！你看：

金箍如意棒，風刃宣花斧。一個咬牙發狠兇，一個切齒施威武。這個是齊天大聖降臨凡，那個是作怪妖王來下土。兩個噴雲噯霧照天宮，真是走石揚沙遮斗府。往往來來解數多，翻翻覆復金光吐。齊將本事施，各把神通賭。這個要取娘娘轉帝都，那個喜同皇后居山塢山塢：山間比較平的地。。這場都是沒來由，捨死忘生因國主。

他兩個戰經五十回合，不分勝負。那妖王見行者手段高強，料不能取勝，將斧架住他的鐵棒道：「孫行者，你且住了。我今日還未早膳，待我進了膳，再來與你定雌雄。」行者情知是要取鈴鐺，收了鐵棒道：「『好漢子不趕乏兔兒』好漢子不趕乏兔兒：有本事的人不欺負疲乏的對手，也指不逼人太甚。，你去！你去！喫飽些，好來領死！」

那妖急轉身闖入裏邊，對娘娘道：「快將寶貝拿來！」娘娘道：「要寶貝何干？」妖王道：「今早叫戰者，乃是取經的和尚之徒，叫做孫悟空行者，假稱『外公』。我與他戰到此時，不分勝負。等我拿寶貝出去，放些煙火，燒這猴頭。」娘娘見說，心中怛突怛突：猶「忐忑」。心神不定。：欲不取出鈴兒，恐他見疑；欲取出鈴兒，又恐傷了孫行者性命。李旁：娘娘一心只爲看和尚。正自躊躇未定，那妖王又催逼道：「快拿出來！」這娘娘無奈，只得將鎖鑰開了，把三個鈴兒遞與妖王。妖王拿了，就走出洞。娘娘坐在宮中，淚如雨下，思量行者不知可能逃得性命。兩人卻俱不知是假鈴也。

那妖出了門，就佔起上風，叫道：「孫行者，休走！看我搖搖鈴兒！」行者笑道：「你有鈴，我就沒鈴？你會搖，我就不會搖？」妖王道：「你有個甚麼鈴兒，拿出來我看。」行者將鐵棒捏做個繡花針兒，藏在耳內，卻去腰間解下三個真寶貝來，對妖王說：「這不是我的紫金鈴兒？」妖王見了，心驚道：「蹺蹊！蹺蹊！他的鈴兒怎麼與我的鈴兒就一般無二！縱然是一個模子鑄的，好道打磨不到，也有多個瘢兒瘢兒：和下文的「蒂兒」指金屬器皿上的痕跡和凸起。，少個蒂兒，卻怎麼這等一毫不差？」又問道：「你那鈴兒是那裏來的？」李旁：猴。行者問：「賢甥，你那鈴兒卻是那裏來的？」妖王老實，便就說道：「我這鈴兒是：

太清仙境道源深太清：道教謂三清之一，道德天尊（即太上老君）居住的地方。故太上老君又稱太清天尊。，八卦爐中久鍊金。

結就鈴兒稱至寶，老君留下到如今。」

行者笑道：「老孫的鈴兒也是那時來的。」妖王道：「怎生出處？」行者道：「我這鈴兒是：證夾：不認雄而認雌，可謂知其雄守其雌矣。

道祖燒丹兜率宮，金鈴摶煉在爐中。

二三如六循環寶，我的雌來你的雄。」

李旁：妙猴。

妖王道：「鈴兒乃金丹之寶，又不是飛禽走獸，如何辨得雌雄如何辨得雌雄：金屬有雌雄之分。《抱朴子內篇》：「取牡（雄性）銅以爲雄劍，取牝（雌性）銅以爲雌劍。」東晉王嘉《拾遺記》卷二：「禹鑄九鼎……使工師以雌金爲陰鼎，以雄金爲陽鼎。」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廣知》：「鍊銅時……以水灌銅，銅當分爲兩段。有凸起者，牡銅也；凹陷者，牝銅也。」？但只是搖出寶來，就是好的。」行者道：「口說無憑，做出便見。且讓你先搖。」那妖王真個將頭一個鈴兒幌了三幌，不見火出；第二個幌了三幌，不見煙出；第二個幌了三幌，也不見沙出。妖王慌了手腳道：「怪哉，怪哉，世情變了。這鈴兒想是懼內懼內：怕老婆。，雄見了雌，所以不出來了。」李旁：趣。行者道：「賢甥，住了手，等我也搖搖你看。」好猴子，一把揝了三個鈴兒，一齊搖起。你看那紅火、青煙、黃沙，一齊滾出，骨都都燎樹燒山。大聖口裏又念個咒語，望巽地上叫：「風來！」真個是風催火勢，火仗風威，紅焰焰，黑沉沉，滿天煙火，遍地黃沙，把那賽太歲唬得魄散魂飛，走頭無路，在那火當中，怎逃性命！

只聞得半空中厲聲高叫：「孫悟空，我來了也！」行者急回頭上望，原是觀音菩薩，左手託着淨瓶，右手拿着楊柳，灑下甘露救火哩。慌得行者把鈴兒藏在腰間，即合掌倒身下拜。那菩薩將柳枝連拂幾點甘露，霎時間煙火俱無，黃沙絕跡。行者叩頭道：「不知大慈臨凡，有失迴避。敢問菩薩何往？」菩薩道：「我特來收尋這個妖怪物。」行者道：「這怪是何來歷，敢勞金身下降收之？」菩薩道：「他是我跨的個金毛犼犼：一種傳說中佛的坐騎，像狗，樣子兇猛，能喫人。元明以後，盛行騎犼渡海觀音的造像，多作觀音騎於犼上，犼搖頭擺尾，項帶金鈴。今尚存蘇州寶山寺銅像、山西平遙雙林寺泥塑等實物。。因牧童盹睡，失於防守，這孽畜咬斷鐵索走來，卻與朱紫國王消災也。」李旁：以生災爲消災，佛眼都是如此。行者聞言急欠身道：「菩薩反說了，他在這裏欺君騙後，敗俗傷風，與那國王生災，卻說是消災，何也？」菩薩道：「你不知之。當時朱紫國先王在位之時，這個王還做東宮太子，未曾登基。他年幼間極好射獵。他率領人馬，縱放鷹犬，正來到落鳳坡前，有西方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薩所生二子孔雀大明王菩薩：佛教菩薩，全名爲「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一頭四臂，駕孔雀。一手執開敷蓮花，一手執俱緣果，一手當心執吉祥果，一手執三五莖孔雀尾。，乃雌雄兩個雀雛，停翅在山坡之下，被此王弓開處，射傷了雄孔雀，那雌孔雀也帶箭歸西。佛母懺悔以後，分付教他拆鳳三年，身耽啾疾啾疾：啾唧，此指病。。那時節，我跨着這犼，同聽此言，不期這業畜留心，故來騙了皇后，與王消災。至今三年，冤愆滿足，幸你來救治王患。我特來收妖邪也。」行者道：「菩薩，雖是這般故事，奈何他玷污了皇后，敗俗傷風，壞倫亂法，卻是該他死罪。今蒙菩薩親臨，饒得他死罪，卻饒不得他活罪。讓我打他二十棒，與你帶去罷。」菩薩道：「悟空，你既知我臨凡，就當看我分上，一發都饒了罷，也算你一番降妖之功。若是動了棍子，他也就是死了。」

行者不敢違言，只得拜道：「菩薩既收他回海，再不可令他私降人間，貽害不淺！」那菩薩才喝了一聲：「孽畜！還不還原，待何時也！」只見那怪打個滾，現了原身，將毛衣抖抖，菩薩騎上。菩薩又望項下一看，不見了三個金鈴。菩薩道：「悟空，還我鈴來。」行者道：「老孫不知。」菩薩喝道：「你這賊猴！若不是你偷了這鈴，莫說一個悟空，就是十個，也不敢近身！快拿出來！」行者笑道：「實不曾見。」菩薩道：「既不曾見，等我念念《緊箍兒咒》。」那行者慌了，只教：「莫念，莫念，鈴兒在那裏哩！」這正是：犼項金鈴何人解？解鈴人還問繫鈴人解鈴人還問繫鈴人：據宋惠洪《林間集》：法眼禪師問大衆：「虎項金鈴，是誰解得？」衆人無言可對，泰欽禪師說：「系者解得。」後用「解鈴還須繫鈴人」比喻由誰引起的事端，仍須由誰去解決。這裏是化用了這一說法。宋元話本《陳巡檢梅嶺失妻記》記載：廣東梅嶺有猴精，名申陽公，又號齊天大聖，擄走陳巡檢夫人張如春，又常到紅蓮寺與旃大惠長老講論佛法，一次問長老：「小聖無能斷除愛慾，只爲色心，迷戀本性，誰能虎項解金鈴？」長老便勸申陽公放走如春，申陽公不聽。最終陳巡檢請來紫陽真人，才降伏申陽公。元《西遊記》雜劇中，齊天大聖也自稱「入地府取金鼎國母爲妻」，這裏金鈴、金鼎國、紫陽真人救助、擄妻等，都在此數回中留下了痕跡。只是齊天大聖的劣行盡數剝離，賦予賽太歲身上而已。。證夾：此處卻是系鈴還須問解鈴人。菩薩將鈴兒套在犼項下，飛身高坐。你看他四足蓮花生焰焰，滿身金縷迸森森。大慈悲回南海不題。

卻說孫大聖整束了衣裙，輪鐵棒打進獬豸洞去，把羣妖衆怪，盡情打死，剿除乾淨。直至宮中，請聖宮娘娘回國。那娘娘頂禮不盡。行者將菩薩降妖並拆鳳原由備說了一遍，尋些軟草，紮了一條草龍，教：「娘娘跨上，合着眼，莫怕，我帶你回朝見主也。」

那娘娘謹遵分付，行者使起神通，只聽得耳內風響。半個時辰，帶進城，按落雲頭叫：「娘娘開眼。」那皇后睜開眼看，認得是鳳閣龍樓，心中歡喜，撇了草龍，與行者同登寶殿。那國王見了，急下龍牀，就來扯娘娘玉手，欲訴離情，猛然跌倒在地，只叫：「手疼！手疼！」八戒哈哈大笑道：「嘴臉！沒福消受！一見面就蜇殺了也！」證夾：此笑又不差。行者道：「呆子，你敢扯他扯兒麼？」八戒道：「就扯他扯兒便怎的？」行者道：「娘娘身上生了毒刺，手上有蜇陽之毒。自到麒麟山，與那賽大王三年，那妖更不曾沾身。但沾身就害身疼，但沾手就害手疼。」證夾：此娘娘可謂完璧歸趙，與百花羞公主不同。衆官聽說，道：「似此怎生奈何？」此時外面衆官憂疑，內裏妃嬪悚懼，旁有玉聖、銀聖二宮，將君王扶起。俱正在倉皇之際，忽聽得那半空中有人叫大聖道：「我來也。」行者抬頭觀看，只見那：

肅肅沖天鶴唳，飄飄徑至朝前。

繚繞祥光道道，氛氳瑞氣翩翩氛氳：濃郁的煙氣或香氣。南朝梁沈約《詠竹火籠》：「覆持駕鴦被，白鶴吐氛氳。」。

棕衣苫體放雲煙，足踏芒鞋罕見。

手執龍鬚蠅帚蠅帚：即拂塵。，絲絛腰下圍纏。

乾坤處處結人緣，大地逍遙遊遍。

此乃是大羅天上紫雲仙，今日臨凡解厭解厭：指用法術解除魘魅。厭，「魘」的古字，惡夢。。

行者上前迎住道：「張紫陽何往張紫陽：即張伯端，宋代道士，號紫陽，稱紫陽真人，《悟真篇》的作者，傳說他晚年得道成仙。？」紫陽真人直至殿前，躬身施禮道：「大聖，小仙張伯端起手。」行者答禮道：「你從何來？」真人道：「小仙三年前曾赴佛會，因打這裏經過，見朱紫國王有拆鳳之憂，我恐那妖將皇后玷辱，有壞人倫，後日難與國王複合。是我將一件舊棕衣變作一領新霞裳，光生五彩，進與妖王，教皇后穿了妝新。那皇后穿上身，即生一身毒刺。毒刺者，乃棕毛也。今知大聖成功，特來解厭。」李旁：安得張真人棕衣，反婦人都與他一件也。證夾：偶爾經過，輒如此濟人利物，可見天上不無熱腸之神仙。行者道：「既如此，累你遠來，且快解脫。」真人走向前，對娘娘用手一指，即脫下那件棕衣。那娘娘遍體如舊。真人將衣抖一抖，披在身上，對行者道：「大聖勿罪，小仙告辭。」行者道：「且住，待君王謝謝。」真人笑道：「不勞，不勞。」遂長揖一聲，騰空而去。慌得那皇帝、皇后及大小衆臣，一個個望空禮拜。

拜畢，即命大開東閣，酬謝四僧。那君王領衆跪拜，夫妻才得重諧。證夾：此時竟不說起社稷平分，推位讓國，何也？正當歡宴時，行者叫：「師父，拿那戰書來。」長老袖中取出，遞與行者。行者遞與國王道：「此書乃那怪差小校送來者。那小校已先被我打死，送來報功。後復至山中，變作小校，進洞回覆，因得見娘娘，盜出金鈴，幾乎被他拿住；又變化，復偷出，與他對敵。幸遇觀音菩薩將他收去，又與我說拆鳳之故。」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那舉國君臣內外，無一人不感謝稱讚。唐僧道：「一則是賢王之福，二來是小徒之功。今蒙盛宴，至矣，至矣。就此拜別，不要誤貧僧向西去也。」那國王懇留不得，遂換了關文，大排鑾駕，請唐僧穩坐龍車，那君王、妃後，俱捧轂轉輪，相送而別。正是：

有緣洗淨憂疑病，絕念無思心自寧。

李旁：着眼。

畢竟這去後面再有甚麼吉凶之事，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採藥時刻，下手功用，無不詳明且備矣。然大道須當循序而進，不得躐等而求，若火候不到而金丹難成。故此回叫學者自有爲而入無爲，由勉強而歸自然也。

篇首一詞，言淺而意深，學者細玩。「色即空兮自古，空言是色如然。」言大道色不離空，空不高色，無色而不見空，無空而不見色，色空無礙，有無一致。但所謂色者，非是有形之色，乃不色之色；所謂空者，非是頑空之空，乃不空之空，即真空妙有之色空也。「人能悟徹色空禪，何用丹砂炮煉？」言色空之道，即金丹之道，若人悟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剎那成佛，便同本得，一時辰內管丹成。此乃先天無形至真之寶，而非等夫炮煉五金八石，後天有質至濁之物，枉費心思者比也。「德行全修休懈，功夫苦用熬煎。」蓋言金丹之道，須賴於悟，尤貴於行。頓悟之後，不妨漸修之功，是在苦力勤勞，勇猛精進，下學上達，自卑登高也。「有時行滿去朝天，永住仙顏不變。」言三千功滿，八百行完，道德興隆，性命俱了，與天同壽，長生不老矣。

「行者變癡蒼蠅兒，妖精不能窺其蹤跡」，是已悟得色空一致，有無不立，明邪不能加害矣。然雖不能加害，其如不能出妖之洞何哉？特以陰盛陽弱，陽在陰中，有險而止也。

「大聖飛入後宮門首，看見金聖伏在案上，清清滴淚，隱隱聲悲。」此明示《蹇》卦也。《蹇》卦□卦爻圖略上《坎》下《艮》，滴淚聲悲，《坎》水之象。「案」者，《艮》之一奇二偶之象。伏案滴淚聲悲，其爲上《坎》下《艮》，《蹇》卦無疑。《蹇》者難也，陽止於險中，有難而未能出之義。然有難，當思所以解難之道，若無解之道，而真陽未可出險。故娘娘哭道：「只爲金鈴難解識，想思更比舊時狂。」金鈴者，即真陽之靈，真靈在險而思出險，解難之義。《解》卦□卦爻圖略上《震》動，下《坎》險，陽氣出險，動而解險之謂。然欲解真靈之險，須要先識得真靈之運用，火候之急緩，若不識而妄想強解，則真靈有昧，反招其禍，是所以「想思更比舊時徵」。

「行者聞言，到她耳根後，悄悄的叫道：『聖宮娘娘，你休恐懼，我還是你國差來的神僧孫長老，未曾傷命。』」是叫神合其真也。「只因自家性急，偷了金鈴，出到前亭：忍不住打開看看，不期進出煙火，我慌把金鈴丟了，苦戰不出。」是不叫妄動而涉於假也。「恐遭毒手，故變作癡蒼蠅兒，釘在門首，躲到如今」者，不識不知，煉己待時也。「你可再以夫妻之禮，哄他進來安寢，我好脫身行事，別作區處救你」者，是叫用陰陽交感之道，借假以脫真，脫真以除假也。

陰陽交感之道，爲何道？即順其所欲之《隨》道，《隨》卦之象，□卦爻圖略上《兌》悅，下《震》動，我動而隨人之悅，人悅而隨我之動，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也。請妖來安寢者，即《隨》之「嚮晦入宴息」，不妄於動，動必隨時也。這個隨時順欲之道，順中有止，乃神明默運之功，不着於色，不着於空，非色非空，即色即空。

「不是人，不是鬼，今變作蒼蠅兒」，此即悟徹色空禪也。若人悟徹色空禪，得心應手，專氣致柔，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聲叫聲應，順其所欲之《隨》大矣。然悟的還須行的，其曰：「破除萬事無過酒，只以飲酒爲上。」酒爲適口慰心之物，人之所欲者，順其所欲，借假修真，則人無不入我術中矣。以上皆附耳低言之祕，金丹下手之訣。既知其訣，於是借假修真，以真化假，順其所欲。漸次導之，假可去而真可復矣。

「娘娘請妖王安寢，那怪滿心歡喜」，順其所欲也；「假春嬌同衆怪，安酒餚」，順其所欲也；曰：「大王與娘娘今夜才遞交杯酒，請各飲幹，穿個雙喜杯兒」，順其所欲也；曰：「叫衆侍婢會唱的唱，善舞的舞」，順其所欲也；「娘娘與妖王，專說的夫妻話」，順其所欲也；「娘娘一片雲情雨意，哄得妖王骨軟筋麻，只是不得沾身」，順其欲所以止其欲也。因其順而能止，假難傷真。故曰：「寶貝乃先天摶鑄之物，如何得損？」獨是止其假，則宜得其真，而究不能得真者何也？殊不知順而止之之道，僅能止外來之假，而不能去內生之假。若非在切身處，下一着實落功夫，而真寶不現，未爲我有。「假春橋聞言，即拔下毫毛一把，嚼碎，輕輕放在妖王身上，吹口仙氣，變作三樣惡物，鑽入皮膚亂咬。」是既變化外假，而又變化內假，由外達內，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內外一氣，不色不空，可以借假得真矣。夫借假得真之道，乃慎獨之功也。慎獨之功，在能自知痛癢，識其善惡。倘能惡惡如惡惡臭，毫末必察，而隱微之塵埃，自能洗滌；好善如好好色，無處不照，而身外之牽纏，不難解脫。揭去其假，自見其真，真即在假之中，假不在真之外。故妖王解帶脫衣，身上衣服；層層皆是蚤蝨臭蟲，不覺揭到見肉之處，而金鈴現相矣。

「妖王一則羞，二則慌，那裏認得真假，即將三個鈴兒，送與假春嬌。」一爲水，二爲火，水在上，火在下，水火相濟，陰陽顛倒，取《坎》填《離》之機。

「假春嬌接寶在手，理弄多時，藏在腰間。」是條理有法，還返有時，彼到而我待之，鉛至而汞迎之，彼我一氣，金丹有象，可以謹封牢藏，棄有爲而就無爲矣。其所謂「妖王低頭抖衣，他將金鈴藏了」者，是偷之於妖不及覺，取之於妖不提防。見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見；恍惚裏相逢，杳冥中有變。其中祕密，真有不可言語形容者。

「變了三個鈴兒，遞與那怪」，是真者已得，不妨與假。與假者，後天而奉天時；得真者，先天而天弗違。「先天氣，後天氣，得之者，常似醉。」彼不知就裏之輩，失其真而收其假，鄭之重之，牢固深藏，惟恐不謹者，安足語此？謂之「沒福！沒福！不敢奉陪」，扶煞一切矣。夫金丹之所以用假者，是以術延命之道，凡以爲真者未得耳，果得其真，則假術無用。「假春嬌得了手」，借假而得真；「現出本現，收了磕睡蟲」，得真而去假；「把寶貝帶在腰間」，「送歸土釜牢封固，次入流珠斯配當」也。噫！仙翁慈悲，演《易》以明火候，直示人以千百年不傳之祕密。金丹大道始終之妙用，由《剝》而《蹇》，由《蹇》而《解》，由《解》而《隨》，由《隨》而《復》，總以示在《剝》極之處用功以《復》陽耳。若個知音，悟的奧妙，始則由東而求西，既則由西而回東，《西遊》之大道，何難完成？

「行者使隱身法，直至門邊，使解鎖法，出門站下，叫：『太歲，還找金聖娘娘來。』」即《復》卦□卦爻圖略「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金丹入口，《坤》中孕《震》，解去其假，脫出其真，根本堅固，不動不搖，由微而著，漸次可以復還本來《乾》元面目矣。「羣妖見門開，即忙鎖上入報。侍婢道：『莫吆喝，大王才睡着哩！』」即《復》之「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後不省方。」以養微陽也。「如此者三四遍，大聖嚷鬧直到天曉。」即《復》之「反覆其道，七日來複。」三四爲七、取七日之意。古人云：「混沌七日死復生，金憑侶伴調水火。」蓋以服丹之後，有七日大休歇也。「行者輪棒上前打門，妖玉一覺方醒」，即「《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復，即死而復生之機。這個天地之心，非我一身所產，乃自虛無中來者，是謂外來主人公。故行者道：「我是朱紫國拜請來的外公，取聖宮娘娘回國哩！」曰：「拜請來的外公」，則非一己之陰，而不着於空也；曰：「取聖官娘娘回國」，則非身外之物，而不着於色也。色空不着，必有非色非空者在。噫！「月之圓存乎口訣，時至子妙在心傳。」這個非色非空之來歷，是豈諸子百家、賦性聰明、出身高貴、多覽書籍者，所得私猜而知？三豐雲：「順爲凡，逆爲仙。」一句兒了了千千萬，《千字文》有句「外受傅訓」，信有然者。曰；「定是！定是！」真實不虛也。

「行者把棒攥定，叫妖精爲賢甥。又道：『你叫我聲外公，那裏虧了你？』」外公者，先天所生之真陽，是謂外來主公；外甥者，後天所生之假陰，是謂外生客邪。當丹未還，主公爲外，爲賓、爲他，客邪爲內、爲主、爲我；及丹已還，主公爲內、爲主、爲我，客邪爲外、爲賓、爲他。大修行人，千方百計，幸而先天來複，則即當於此後天羣陰之中，擇善固執，不偏不倚，守此一點微陽，漸採漸煉，期必至於純陽無陰之地，我命由我，不由天而後已。「普天神將皆以老稱」，此實言也。

夫金丹之道，有兩段功夫，始則順而止之，順中用逆，借假復真以結丹；既則順而動之，逆中行順，依其化假以脫丹。用逆用順，各有妙決；復真化假，各有時候。毫髮之差，千里之失。妖精說出寶貝「八卦爐中久鍊金，結就鈴兒稱至寶。」行者又說出「二三如六循環寶，我的雌來你的雄。」鈴兒者，靈兒，即聖胎嬰兒也。嬰兒未成，須借八卦爐中真火以摶煉，所謂「三家相見結嬰兒」者是也。嬰兒已就，須要抱元守一以溫養，所謂「十月胎圓入聖基」者是也。其曰「二三如六循環寶」，陽極當以陰接之也。最提醒人處，是「世情變了，鈴兒想是棋內，雄見了雌，所以不出來了。」《悟真》雲：「魚兔若還入手，自然忘卻筌蹄。渡河筏子上天梯，到彼悉皆遺棄。」「世情變了，鈴兒懼內，就不出來」，何所用雄用雌之道，於是乎昭彰矣。

「行者將三個鈴兒一齊搖起，紅火青煙黃沙，一齊滾出，賽太歲在火當中，怎逃性命？」此三家相會，嬰兒完全，一靈妙有，法界圓通，知雄守雌，齊一生死，點化羣陰，歸於無聲無臭之大法門。彼世之迷徒，不羣雄雌真假，予聖自雄，認假傷真，仍在大火坑中作活計者，適以自送其性命，焉能逃得性命乎？夫金丹大道，是真空事業，清淨生活。若能悟得，一得永得，如甘露灑心，借假修真，以真滅假，至簡至易，毫不費力。但其中有先天后天之分，陰陽真假之別，藥物之老嫩，火候之止足，雌雄之妙用，結丹之時刻，脫丹之日期，其事多般，若非真師一一指明，未許修真。

「菩薩說明金毛犼，因牧童盹睡，失於防守，咬斷索子，與朱紫國王消災，並射傷雄孔雀，雌孔雀帶箭，佛因叫他折風三年，至今意滿」一段故事。可知假者作禍，皆由靈童有昧；真者失散，總因自傷其明。然無假不能消災，無真不能成道。是在借假以修真，依真以去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行者因妖邪要打二十棒，方叫菩薩帶去」，無爲之先，必須有爲，所以除假也；「妖怪現了原身，菩薩要金鈴，行者雙手送還」，有爲之後，必須無爲，所以還真也。噫！這個道理，說時易，知時難，不得師指，枉自猜量。故曰：「犼項金鈴何人解？解鈴人還問繫鈴人。」「菩薩將鈴兒套在犼項下」，有爲無爲一以貫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功完災消，性命俱了，足生蓮花，身迸金縷，露出法身，歸於自在休歇之地，大丈夫之能事畢矣。

《悟真》篇雲；「此道至神至聖，憂君分薄難消。調和鉛汞不終朝，早睹玄珠形兆。志士若能修煉，何妨在市居朝。功夫容易藥非遙，說破人須失笑。」蓋以金丹爲色身至寶，人人具足，個個圓成，處聖不增，處凡不減，特要知其調和之法，火候之妙耳。若知調和之法，神明默運，半時之功，而金丹可還；若知火候之妙，則行持有準，瞬息之間，而玄珠有兆。至簡至易，約而不繁。但恐無大功德，無大福分，消受不起。果有功德有福分，得遇明師，指出大藥川源，火候次第，則始知「赫赫金丹一日成，古仙垂語實堪聽。若言九載三年者，盡是推延款日程。」彼國王離別三年，不敢一抹；妖精攝去三年，不能沾身者，安知有此？

噫！始而去舊裝新，攢簇五行以結胎；終而抱元守一，遍體如舊以脫胎。始則有爲，終則無爲，大小無傷，兩國俱全，紫陽《悟真》之宗旨，正在於此。若有知者，身體而力行之，何難在朱紫國大明之下，衆人觸目之地，施展一番，平步騰空而去也？然則夫妻重諧，須憑有作有爲之妙；收妖消災，還賴無爲自在之神。神而妙，妙而神，神妙不測，內外感通，性命之道俱備，有無之法悉全，無拘無束，混俗和光，在市居朝，何能累乎？結雲：「有緣洗淨憂疑病，絕念無私心自寧。」豈虛語哉？

詩曰：

靈寶如何我得來，真中用假乘機裁。

陰陽不悖復原本，人聖超凡脫禍滅。

張含章《通易西遊正旨分章註釋》批語：

犼者，吼也。世有大聲疾呼，高談三寶必近女人者，皆妖官也。

# 第七十二回 盤絲洞七情迷本 濯垢泉八戒忘形

李本總批：「七情迷本，八戒忘形」八個字，最有深意。戒則不迷，迷則不戒，反掌間耳。

女子最會纏人，誰人能解此縛？

憺漪子曰：犼項之鈴雖去，蛛腹之絲方來。絲者，思也。此心本原，何思何慮？世人憧憧擾擾，因思而生情，因一情而生七情，於是一心以爲喜，一心以爲怒，一心以爲哀懼，一心以爲愛惡欲，而心始不勝其棼矣。觀七怪之所爲，於三藏則喜之，於八戒則惡之，於行者則怒之。其耽耽喫肉延壽，則愛慾也；其惴惴畏死祈生，則哀懼也。此七情皆出於心，而皆足以害心。心猿昔日嘗祛六賊矣，豈此日獨能容七怪乎？故毅然剪除，不遺種類。非好殺也，彼將迷我之本，我不得不修其本以勝之也。

或問：六根七情，相爲表裏。乃六賊皆男，而七怪皆女，何軟？曰：六根多在外，故爲男；七情全在內，故爲女。抑不特此也，試觀如許纏綿牽絆之狀，非女子而能之乎？描寫八戒鮎魚一段，真可謂忘形矣。然所忘者，八戒之形；而未忘乎七情之形也，故終不免於東磕西撞耳。

話表三藏別了朱紫國王，整頓鞍馬西進。行勾多少山原，歷盡無窮水道，不覺的秋去冬殘，又值春光明媚。證夾：春。師徒們正在路踏青玩景，忽見一座庵林。三藏滾鞍下馬，站立大道之傍。行者問道：「師父，這條路平坦無邪，因何不走？」八戒道：「師兄好不通情！師父在馬上坐得困了，也讓他下來關關風是。」三藏道：「不是關風，我看那裏是個人家，意欲自去化些齋喫。」行者笑道：「你看師父說的是那裏話。你要喫齋，我自去化。俗語云：『一日爲師，終身爲父。』豈有爲弟子者高坐，教師父去化齋之理？」三藏道：「不是這等說。平日間一望無邊無際，你們沒遠沒近的去化齋，今日人家逼近，可以叫應，也讓我去化一個來。」八戒道：「師父沒主張。常言道：『三人出外，小的兒苦三人出外，小的兒苦：幾個人外出，輩分小的多幹事。此處似存早期西遊故事痕跡。據張錦池《西遊記考論》，元楊景賢《西遊記雜劇》，豬八戒最後成爲唐僧的弟子。朝鮮《樸通事諺解》述《西遊記平話》，唐僧三徒排列順序也是孫悟空、沙和尚、豬八戒。。』你況是個父輩，我等俱是弟子。古書云：『有事弟子服其勞有事弟子服其勞：語出《論語·爲政》，意思是父母遇到事情，年輕人要去效勞。。』等我老豬去。」三藏道：「徒弟呵，今日天氣晴明，與那風雨之時不同。那時節，汝等必定遠去；此個人家，等我去。有齋無齋，可以就回走路。」沙僧在傍笑道：「師兄，不必多講。師父的心性如此，不必違傲違傲：即「違拗」。傲，同「拗」。《醒世姻緣傳》第三十回：「那元朝畢竟傲他（文天祥）不過。」。若惱了他，就化將齋來，他也不喫。」

八戒依言，即取出鉢盂，與他換了衣帽。拽開步，直至那莊前觀看，卻也好座住場，但見：

石橋高聳，古樹森齊。石橋高聳，潺潺流水接長溪；古樹森齊，聒聒幽禽鳴遠岱。橋那邊有數椽茅屋，清清雅雅若仙庵；又有那一座蓬窗蓬窗：即指蓬屋，草房。，白白明明欺道院。窗前忽見四佳人，都在那裏刺鳳描鸞做針線。

長老見那人家沒個男兒，只有四個女子，不敢進去，將身立定，閃在橋林之下。只見那女子，一個個：證夾：詩好。但蜘蛛安得有如此之美。

閨心堅似石，蘭性喜如春。

嬌臉紅霞襯，朱脣絳脂勻。

蛾眉橫月小，蟬鬢疊雲新。

若到花間立，遊蜂錯認真遊蜂錯認真：比喻蜜蜂以爲花間的女子是真花朵，前來採蜜。。

少停有半個時辰，一發靜悄悄，雞犬無聲。自家思慮道：「我若沒本事化頓齋飯，也惹那徒弟笑我；敢道爲師的化不出齋來，爲徒的怎能去拜佛。」長老沒計奈何，也滯了幾分不是滯：積聚。，趨步上橋。又走了幾步，只見那茅屋裏面有一座木香亭子木香亭子：纏繞着荼蘼花的亭子。木香，荼蘼花的別名。，亭子下又有三個女子在那裏踢氣球哩。你看那三個女子，比那四個又生得不同。但見那：

飄揚翠袖飄揚翠袖：自此以下皆描寫三個女子踢氣毬的情況，其中如「拿頭」、「張泛」、「出牆花」、「大過海」、「單槍」、「對拐」、「臥魚」等，都是踢毬的身段名稱和術語。，搖拽緗裙。飄揚翠袖，低籠着玉筍纖纖；搖拽緗裙，半露金蓮窄窄。形容體勢十分全，動靜腳跟千樣躧。拿頭過論有高低，張泛送來真又楷。轉身踢個出牆花，退步翻成大過海。輕接一團泥，單槍急對拐。明珠上佛頭，實捏來尖㧳。窄磚偏會拿，臥魚將腳。平腰折膝蹲，扭頂翹跟躧。板凳能喧泛，披肩甚脫灑。絞當任往來，鎖項隨搖擺。踢的是黃河水倒流，金魚灘上買。那個錯認是頭兒，這個轉身就打拐。端然捧上臁，周正尖來捽。提跟潠草鞋，倒插回頭採。退步泛肩妝，鉤兒只一歹。版簍下來長，便把奪門揣。踢到美心時，佳人齊喝采。一個個汗流粉膩透羅裳，興懶情疏方叫海「飄揚翠袖」至「舉懶情疏方叫海」一段：蹴鞠是我國古代的一種足球運動，這段韻語包含了各種踢球的身段，總結了宋代以後蹴鞠的玩法，根據《蹴踘譜》、元曲《女校尉》、《蹴鞠》等，可以識別的蹴鞠術語有：躧，踢球用無根的小鞋。拿頭過論，《隋史遺文》卷五引作「丟頭過論」。「論」即球，拿頭過論即用頭頂的方式傳球。泛，踢到位的球。張，即觀察、觀看。楷，合乎規範，端正。出牆花，或即轉花枝，是三人踢法。大過海，即八仙過海，爲八人踢法。一團泥，即沾泥的球，《蹴踘譜》「歸晚玉人陪笑面，春衫猶帶氣毬泥」，「有錢難買氣毬泥」。單槍急對拐，即「擔槍搭拐」。明珠上佛頭，即身段「佛頂珠」。實捏，即「實躡」。《蹴踘譜》「雜踢作」有虛躡、實躡。㧳：同「掰」。臥魚，臥魚躡。（wǎi），同「崴」。扭傷腳。平腰折膝蹲，接球姿勢，《蹴踘譜》有「若是平腰放過拿」、「拐要合膝折腰取」。板凳，當是「班蹬」，「雜踢作」的一種。披肩，「雜踢作」有足斡披肩蹬、足斡披肩膝、足斡披肩拐等。絞當，即「交襠」，兩腿根之下。鎖項，當即球繞脖頸之動作。黃河水倒流，當是球從腳面上倒滾上腿。元關漢卿《女校尉》有「入腳面黃河逆流」。金魚灘上買，可能是「鯉魚板拐」。錯認，「雜踢作」有「錯認膝」、「錯認拐」。臁（lián），小腿的兩側。尖來捽，腳尖像噴射一樣踢出。潠，噴。妝，《蹴踘譜》所記的一種踢法。以上四句描寫一踢一接的激烈場面。鉤兒只一歹，《蹴鞠譜》有「借力輕在腳尖住」，即所謂「金鉤掛」，是踢法「控」的一種。歹，停留，這裏指球在腳面上停留。版簍，「雜踢作」有左右板簍。美心，即「踢花心」，《蹴鞠譜》九人踢法：「凡九人名爲花心，一人居中爲心，八人在邊廂爲花。」踢花心以踢得低爲精彩，稱爲「美」，故《事林廣記》蹴鞠詩中說「下住處全在低美」。海，淮方言。罷休，完結。。

言不盡，又有詩爲證。詩曰：

蹴踘當場三月天，仙風吹下素嬋娟。

汗沾粉面花含露，塵染蛾眉柳帶煙。

翠袖低垂籠玉筍，緗裙斜拽露金蓮。

幾回踢罷嬌無力，雲鬢蓬鬆寶髻偏。

三藏看得時辰久了，只得走上橋頭，應聲高叫道：「女菩薩，貧僧這裏隨緣佈施些兒齋喫。」那些女子聽見，一個個喜喜歡歡拋了針線，撇了氣球，都笑笑吟吟的接出門來道：「長老，失迎了。今到荒莊，決不敢攔路齋僧，請裏面坐。」李旁：唐僧到此，自然要七縱七擒矣。三藏聞言，心中暗道：「善哉，善哉，西方正是佛地。女流尚且注意齋僧，男子豈不虔心成佛？」長老向前問罷了，相隨衆女入茅屋。過木香亭看處，呀！原來那裏邊沒甚房廊，只見那：

巒頭高聳，地脈遙長。巒頭高聳接雲煙，地脈遙長通海嶽。門近石橋，九曲九灣流水顧；園栽桃李，千株千顆鬥濃華。藤薜掛懸三五樹，芝蘭香散萬千花芝蘭：芷和蘭的合稱，都是香草名。芝，通「芷」。。遠觀洞府欺蓬島，近睹山林壓太華太華：山名，即西嶽華山。。正是妖仙尋隱處，更無鄰舍獨成家。

有一女子上前，把石頭門推開兩扇，請唐僧裏面坐。那長老只得進去。忽抬頭看時，鋪設的都是石桌、石凳，冷氣陰陰。長老心驚，暗自思忖道：「這去處少吉多兇，證夾：何不就走？斷然不善。」衆女子喜笑吟吟，都道：「長老請坐。」長老沒奈何，只得坐了。少時間，打個冷禁。衆女子問道：「長老是何寶山？化甚麼緣？還是修橋補路，建寺禮塔，還是造佛印經？請緣簿出來看看緣簿：僧道化緣的賬本。。」長老道：「我不是化緣的和尚。」女子道：「既不化緣，到此何干？」長老道：「我是東土大唐差去西天大雷音求經者。適過寶方，腹間飢餒，特造檀府，募化一齋，貧僧就行也。」衆女子道：「好！好！好！證夾：此三個好字，有唐僧肉在。常言道：『遠來的和尚好看經。』妹妹們，不可怠慢，快辦齋來。」

此時有三個女子陪着，言來語去，論說些因緣。那四個到廚中撩衣斂袖，炊火刷鍋。你道他安排的是些甚麼東西？原來是人油炒煉，人肉煎熬，熬得黑胡充作麪筋樣子，剜的人腦煎作豆腐塊片。兩盤兒捧到石桌上放下，對長老道：「請了。倉卒間不曾備得好齋，且將就喫些充腹。後面還有添換來也。」那長老聞了一聞，見那腥羶，不敢開口，欠身合掌道：「女菩薩，貧僧是胎裏素。」衆女子笑道：「長老，此是素的。」長老道：「阿彌陀佛！若像這等素的呵，我和尚吃了，莫想見得世尊，取得經卷。」衆女子道：「長老，你出家人，切莫揀人佈施揀人佈施：化緣時挑挑揀揀。。」長老道：「怎敢，怎敢！我和尚奉大唐旨意，一路西來，微生不損，見苦就救；遇穀粒手拈入口，逢絲縷聯綴遮身，怎敢揀主佈施！」衆女子笑道：「長老雖不揀人佈施，卻只有些上門怪人。莫嫌粗淡，喫些兒罷。」長老道：「實是不敢喫，恐破了戒。望菩薩養生不若放生，放我和尚出去罷。」那長老掙着要走，那女子攔住門，怎麼肯放，俱道：「上門的買賣，倒不好做！『放了屁兒，卻使手掩』放了屁兒，卻使手掩：比喻已經做了某事，不肯負責，反倒想掩蓋推託。。你往那裏去？」他一個個都會些武藝，手腳又活，把長老扯住，順手牽羊，撲的摜倒在地。衆人按住，將繩子捆了，懸樑高吊，證夾：化得好齋。這吊有個名色，叫做「仙人指路」。原來是一隻手向前，牽絲吊起；一隻手攔腰捆住，將繩吊起；兩隻腳向後一條繩吊起；三條繩把長老吊在樑上，卻是脊背朝上，肚皮朝下。那長老忍着疼，噙着淚，心中暗恨道：「我和尚這等命苦！只說是好人家化頓齋喫，豈知道落了火坑！徒弟呵！速來救我，還得見面；但遲兩個時辰，我命休矣！」

那長老雖然苦惱，卻還留心看着那些女子。那些女子把他吊得停當，便去脫剝衣服。長老心驚，暗自忖道：「這一脫了衣服，是要打我的情了，或者夾生兒喫我的情也有哩。」原來那女子們只解了上身羅衫，露出肚腹，各顯神通：一個個腰眼中冒出絲繩，有鴨蛋粗細，骨都都的，迸玉飛銀，時下把莊門瞞了不題瞞：此字多義，這裏意思是矇住，罩住。。

卻說那行者、八戒、沙僧，都在大道之傍。他二人都放馬看擔，惟行者是個頑皮，他且跳樹攀枝，摘葉尋果。忽回頭，只見一片光亮，慌得跳下樹來，吆喝道：「不好，不好！師父造化低了！」行者用手指道：「你看那莊院如何？」八戒，沙僧共目視之，那一片，如雪又亮如雪，似銀又光似銀。八戒道：「罷了！罷了！師父遇着妖精了！我們快去救他也！」行者道：「賢弟莫嚷。你都不見怎的，等老孫去來。」沙僧道：「哥哥仔細。」行者道：「我自有處。」好大聖，束一束虎皮裙，掣出金箍棒，拽開腳，兩三步跑到邊前，看見那絲繩纏了有千百層厚，穿穿道道，卻似經緯之勢經緯：織物的縱線和橫線。；用手按了一按，有些粘軟沾人。行者更不知是甚麼東西，他即舉棒道：「這一棒，莫說是幾千層，就有幾萬層，也打斷了。」正欲打，又停住手道：「若是硬的便可打斷，這個軟的，只好打匾罷了。假如驚了他，纏住老孫，反爲不美。等我且問他一問再打。」

你道他問誰？即捻一個訣，念一個咒，拘得個土地老兒在廟裏似推磨的一般亂轉。土地婆兒道：「老兒，你轉怎的？好道是羊兒風發了！」土地道：「你不知！你不知！有一個齊天大聖來了，我不曾接他，他那裏拘我哩。」婆兒道：「你去見他便了，卻如何在這裏打轉？」土地道：「若去見他，他那棍子好不重，他管你好歹？就打哩！」婆兒道：「他見你這等老了，那裏就打你？」土地道：「他一生好喫沒錢酒，偏打老年人好喫沒錢酒，偏打老年人：比喻頑皮無賴的行徑。。」

兩口講一會，沒奈何只得走出去，戰兢兢的，跪在路傍，叫道：「大聖，當境土地叩頭。」行者道：「你且起來，不要假忙。我且不打你，寄下在那裏。我問你，此間是甚地方？」土地道：「大聖從那廂來？」行者道：「我自東土往西來的。」土地道：「大聖東來，可曾在那山嶺上？」行者道：「正在那山嶺上。我們行李馬匹還都歇在那嶺上不是！」土地道：「那嶺叫做盤絲嶺。嶺下有洞，叫做盤絲洞。洞裏有七個妖精。」行者道：「是男怪女怪？」土地道：「是女怪。」行者道：「他有多大神通？」土地道：「小神力薄威短，不知他有多大手段；只知那正南上，離此有三里之遙，有一座濯垢泉，乃天生的熱水，原是上方七仙姑的浴池。自妖精到此居住，佔了他的濯垢泉，仙姑更不曾與他爭競，平白地就讓與他了。我見天仙不惹妖魔怪，必定精靈有大能。」行者道：「佔了此泉何干？」土地道：「這怪佔了浴池，一日三遭，出來洗澡。證夾：蜘蛛如此好潔？如今巳時已過，午時將來啞。」行者聽言道：「土地，你且回去，等我自家拿他罷。」那土地老兒磕了一個頭，戰兢兢的回本廟去了。

這大聖獨顯神通，搖身一變，變作個麻蒼蠅兒，釘在路傍草梢上等待。須臾間，只聽得呼呼吸吸之聲，猶如蠶食葉，卻似海生潮。只好有半盞茶時，絲繩皆盡，依然現出莊村，還像當初模樣。又聽得呀的一聲，柴扉響處，裏邊笑語喧譁，走出七個女子。行者在暗中細看，見他一個個攜手相攙，挨肩執袂，有說有笑的，走過橋來，果是標緻。但見：

比玉香尤勝，如花語更真。柳眉橫遠岫柳眉橫遠岫：是說女子的眉色象遠山一樣。典出卓文君故事。晉代·葛洪《西京雜記》：「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後來人們常用「春山」、「遠山」、「遠岫」等詞形容女子的美眉。，檀口破櫻脣檀口：紅豔豔的嘴脣。檀，紅色。。釵頭翹翡翠，金蓮閃絳裙。卻似嫦娥臨下界，仙子落凡塵。

行者笑道：「怪不得我師父要來化齋，原來是這一般好處。這七個美人兒，假若留住我師父，要喫也不勾一頓喫，要用也不勾兩日用，李旁：如何用？思之。要動手輪流一擺佈就是死了。且等我去聽他一聽，看他怎的算計。」

好大聖，嚶的一聲，飛在那前面走的女子云髻上釘住。才過橋來，後邊的走向前來呼道：「姐姐，我們洗了澡來，蒸那胖和尚喫去。」行者暗笑道：「這怪物好沒算計！煮還省些柴，怎麼轉要蒸了喫！」李旁：猴。那些女子採花鬥草向南來。不多時，到了浴池。但見一座門牆，十分壯麗。遍地野花香豔豔，滿傍蘭蕙密森森。後面一個女子，走上前，唿哨的一聲，把兩扇門兒推開，那中間果有一塘熱水。這水：證夾：敘湯泉出處，可謂聞所未聞。

自開闢以來，太陽星原貞有十原貞有十：原來正有十個。，後被羿善開弓，射落九烏墜地九烏墜地：上古傳說，天上有十個太陽，神箭手后羿射落了九個，《天中記》引《莊子疏》稱九日落在海中，化爲沃焦，能將海水蒸乾。明黎近《溫泉》詩：「羿烏墮地燭龍驤，脈脈長成百沸湯。無垢光中看妙相，九京深處蘊真陽。」，止存金烏一星，乃太陽之真火也。天地有九處湯泉，俱是衆烏所化。那九陽泉？乃香伶泉、伴山泉、溫泉、東合泉、潢山泉、孝安泉、廣汾泉、湯泉，此泉乃濯垢泉。

有詩爲證。詩曰：

一氣無冬夏，三秋永注春。

炎波如鼎沸，熱浪似湯新。

分溜滋禾稼，停流蕩俗塵。

涓涓珠淚泛，滾滾玉團津。

潤滑原非釀，清平還自溫「潤滑」二句：水質潤滑，卻不是酒。水面平靜，溫度適宜。。

瑞祥本地秀，造化乃天真「瑞祥」二句：此泉水是地上的祥瑞，上天的造化。。

佳人洗處冰肌滑，滌盪塵煩玉體新。

那浴池約有五丈餘闊，十丈多長，內有四尺深淺，但見水清徹底。底下水一似滾珠泛玉骨都都冒將上來。四面有六七個孔竅通流。流去二三里之遙，淌到田裏，還是溫水。池上又有三間亭子。亭子中近後壁放着一張八隻腳的板凳。兩山頭放兩個描金採漆的衣架。行者暗中喜嚶嚶的，一翅飛在那衣架頭上釘住。你看些女子見水清又熱，便要洗浴，即脫了衣服，搭在衣架上。一齊下去，被行者看見：證夾：蜘蛛本黑，又安得如此之白？

褪放紐扣兒，解開羅帶結。

酥胸白似銀，玉體渾如雪。

肘膊賽冰鋪，香肩欺粉貼。

肚皮軟又綿，脊背光還潔。

膝腕半圍團，金蓮三寸窄。

中間一段清，露出風流穴。

那女子都跳下水去，一個個濯浪翻波，負水頑耍。行者道：「我若打他呵，只消把這棍子往池中一攪，就叫做『滾湯潑老鼠，一窩兒都是死』。可憐！可憐！打便打死他，只是低了老孫的名頭。常言道：『男不與女鬥。』我這般一條漢子，打殺這幾個丫頭，着實不濟。不要打他，只送他一個絕後計，教他動不得身，出不得水，多少是好。」

好大聖，捏着訣，念個咒，搖身一變，變作一個餓老鷹，證夾：妙極妙極！此鷹更勝於無底洞之鷹。但見：

毛猶霜雪，眼若明星。妖狐見處魂皆喪，狡兔逢時膽盡驚。鋼爪鋒芒快，雄姿猛氣橫。會使老拳供口腹會使老拳供口腹：襲自唐章孝標《鷹》詩：「會使老拳供口腹，莫辭親手啖腥臊。穿雲自怪身如電，煞兔誰知吻勝刀。」老拳，指鷹類猛禽的爪掌。，不辭親手逐飛騰。萬里寒空隨上下，穿雲檢物任他行。

呼的一翅，飛向前，輪開利爪，把他那衣架上搭的七套衣服，盡情雕去，徑轉嶺頭，現出本像來見八戒、沙僧道：「你看。」那呆子迎着對沙僧笑道：「師父原來是典當鋪裏拿了去的。」李旁：趣。沙僧道：「怎見得？」八戒道：「你不看師兄把他些衣服都搶將來也？」行者放下道：「此是妖精穿的衣服。」八戒道：「怎麼就有這許多？」行者道：「七套。」八戒道：「如何這般剝得容易，又剝得乾淨？」行者道：「那曾用剝。原來此處喚做盤絲嶺。那莊村喚做盤絲洞。洞中有七個女怪，把我師父拿住，吊在洞裏，都向濯垢泉去洗浴。那泉卻是天地產成的一塘子熱水。他都算計着洗了澡，要把師父蒸喫。是我跟到那裏，見他脫了衣服下水，我要打他，恐怕污了棍子，又怕低了名頭，是以不曾動棍，只變做一個餓老鷹，雕了他的衣服。他都忍辱含羞，不敢出頭，蹲在水中哩。我等快去解下師父走路罷。」

八戒笑道：「師兄，你凡幹事，只要留根。既見妖精，如何不打殺他，卻就去解師父？他如今縱然藏羞不出，到晚間必定出來。他家裏還有舊衣服，穿上一套，來趕我們。縱然不趕，他久住在此，我們取了經，還從那條路回去。常言道：『寧少路邊錢，莫少路邊拳寧少路邊錢，莫少路邊拳：指出門在外，寧可沒有錢，也不能沒有防身的本領。。』那時節，他攔住了吵鬧，卻不是個仇人也？」行者道：「憑你如何主張？」八戒道：「依我，先打殺了妖精，再去解放師父，此乃斬草除根之計。」行者道：「我是不打他。你要打，你去打他。」

八戒抖擻精神，歡天喜地，舉着釘鈀，拽開步，徑直鬧到那裏。忽的推開門看時，只見那七個女子，蹲在水裏，口中亂罵那鷹哩，道：「這個匾毛畜生匾毛畜生：即「扁毛畜生」，罵鳥類的話。扁毛，指鳥的羽毛。下文「貓嚼頭」同此。！貓嚼頭的亡人！把我們衣服都雕去了，教我們怎的動手！」李旁：趣。八戒忍不住笑道：「女菩薩，在這裏洗澡哩，也攜帶我和尚洗洗，何如？」那怪見了，作怒道：「你這和尚，十分無禮！我們是在家的女流，你是個出家的男子。古書云：『七年男女不同席七年男女不同席：語出《禮記·內則》，意爲古代男女有別，七歲的男女兒童喫飯時就要分坐了。。』你好和我們同塘洗澡？」八戒道：「天氣炎熱，沒奈何，將就容我洗洗兒罷。那裏調甚麼書擔兒調甚麼書擔兒：即「掉什麼書袋兒」，說話喜歡引證古書，賣弄淵博。，同席不同席！」李旁：妙。

呆子不容說，丟了鐵鈀，脫了皁錦直裰，撲的跳下水去。那怪心中煩惱，一齊上前要打。不知八戒水勢極熟，到水裏搖身一變，變做一個鮎魚精。證夾：變得妙！老呆生平無此一變。惜乎不變鰍鱔耳。那怪就都摸魚，趕上拿他不住。東邊摸，忽的又漬了西去；西邊摸，忽的又漬了東去；滑扢虀的滑扢虀（jī）。方言，即滑咕嘰的，滑溜。，只在那腿襠裏亂鑽。李旁：妙。證夾：從來倚玉偎香無如此之親切受用者，八戒毋乃太忘形乎？原來那水有攙胸之深攙胸：沒到胸前。，水上盤了一會，又盤在水底，都盤倒了，喘噓噓的，精神倦怠。八戒卻纔跳將上來，現了本相，穿了直裰，執着釘鈀，喝道：「我是那個？你把我當鮎魚精哩！」那怪見了，心驚膽戰，對八戒道：「你先來是個和尚，到水裏變作鮎魚，及拿你不住，卻又這般打扮。你端的是從何來此？是必留名。」八戒道：「這夥潑怪當真的不認得我！我是東土大唐取經的唐長老之徒弟，乃天蓬元帥悟能八戒是也。你把我師父吊在洞裏，算計要蒸他受用！我的師父又好蒸喫？快早伸過頭來，各築釘鈀，教你斷根！」

那些妖聞此言，魂飛魄散，就在水中跪拜道：「望老爺方便方便！我等有眼無珠，誤捉了你師父，雖然吊在那裏，不曾敢加刑受苦。望慈悲饒了我的性命，情願貼些盤費，送你師父往西天去也。」八戒搖手道：「莫說這話！俗語說得好：『曾着賣糖君子哄，到今不信口甜人曾着賣糖君子哄，到今不信口甜人：比喻曾經吃虧上當，從此不再輕易相信他人的花言巧語。。』是便築一鈀，各人走路！」呆子一味粗夯，顯手段，那有憐香惜玉之心，舉着鈀，不分好歹，趕上前亂築。

那怪慌了手腳，那裏顧甚麼羞恥，只是性命要緊，隨用手侮着羞處，跳出水來，都跑在亭子裏站立，作出法來：臍孔中骨都都冒出絲繩，瞞天搭了個大絲篷，把八戒罩在當中。那呆子忽抬頭，不見天日，即抽身往外便走。那裏舉得腳步！原來放了絆腳索，滿地都是絲繩，動動腳，跌個躘踵。左邊去，一個面磕地；右邊去，一個倒栽蔥；急轉身，又跌了個嘴搵地；忙爬起，又跌了個豎蜻蜓。也不知跌了多少跟頭，把個呆子跌得身麻腳軟，頭暈眼花，爬也爬不動，只睡在地下呻吟。證夾：比莫家寡婦撞天婚跌法如何？

那怪物卻將他困住，也不打他，也不傷他，一個個跳出門來，將絲篷遮住天光，各回本洞。到了石橋上站下，念動真言，霎時間，把絲篷收了，赤條條的，跑入洞裏，侮着那話，從唐僧面前笑嘻嘻的跑過去。證夾：此必唐僧生平所未見，腹飢眼則飽，良不虛此化齋一行。走入石房，取幾件舊衣穿了，徑至後門口立定叫：「孩兒們何在？」原來那妖精一個有一個兒子，卻不是他養的，都是他結拜的乾兒子。有名喚做蜜、螞、蠦、班、蜢、蠟、蜻：蜜是蜜蜂，螞是螞蜂，蠦是蠦蜂蠦蜂：即盧蜂，又叫細腰蜂。，班是班毛班毛：即斑蝥（máo），黑色有毒，可以放出毒氣。，蜢是牛蜢，蠟是抹蠟抹蠟：即蠟，蝗蟲。又叫螞蚱、抹扎。參見第一回「蠟」條注。，蜻是蜻蜓。原來那妖精幔天結網，擄住這七般蟲蛭，卻要喫他。古云：「禽有禽語，獸有獸語。」當時這些蟲哀告饒命，願拜爲母，遂此春採百花供怪物，夏尋諸卉孝妖精。忽聞一聲呼喚，都到面前，問：「母親有何使令？」衆怪道：「兒呵，早間我們錯惹了唐朝來的和尚，才然被他徒弟攔在池子裏，出了多少醜，幾乎喪了性命！汝等努力，快出門前去退他一退。如得勝後，可到你舅舅家來會我。」那些怪既得逃生，往他師兄處，孽嘴生災不題。你看這些蟲蛭，一個個摩拳擦掌，出來迎敵。

卻說八戒跌得昏頭昏腦，猛抬頭，見絲篷絲索俱無，他才一步一探，爬將起來，忍着頭疼，找回原路。見了行者，用手扯住道：「哥哥，我的頭可腫，臉可青麼？」行者道：「你怎的來？」八戒道：「我被那廝將絲繩罩住，放了絆腳索，不知跌了多少跟頭，跌得我腰拖背折，寸步難移。卻纔絲篷索子俱空，方得了性命回來也。」沙僧見了道：「罷了，罷了！你闖下禍來也！那怪一定往洞裏去傷害師父，我等快去救他！」

行者聞言，急拽步便走。八戒牽着馬，急急來到莊前。但見那石橋上有七個小妖兒擋住道：「慢來，慢來，吾等在此。」行者看了道：「好笑，乾淨都是些小人兒。長的也只有二尺五六寸，不滿三尺；重的也只有八九斤，不滿十斤。」喝道：「你是誰？」那怪道：「我乃七仙姑的兒子。你把我母親欺辱了，還敢無知，打上我門！不要走！仔細！」好怪物，一個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語出《孟子·離婁上》，這裏形容妖怪手舞足蹈的醜態。，亂打將來。八戒見了生嗔，本是跌惱了的性子，又見那夥蟲蛭小巧，就發狠舉鈀來築。

那些怪見呆子兇猛，一個個現了本像，飛將起去，喝聲：「變！」須臾間，一個變十個，十個變百個，百個變千個，千個變萬個，個個都變成無窮之數。只見：

滿天飛抹蠟，遍地舞蜻蜓。

蜜螞追頭額，蠦蜂扎眼睛。

班毛前後咬，牛蜢上下叮。

撲面漫漫黑，翛翛神鬼驚翛翛（xiāo）：形容昆蟲飛行的迅速。。

八戒慌了道：「哥呵，只說經好取，西方路上，蟲兒也欺負人哩！」行者道：「兄弟，不要怕，快上前打！」八戒道：「撲頭撲臉，渾身上下，都釘有十數層厚，卻怎麼打？」行者道：「沒事，沒事，我自有手段！」沙僧道：「哥呵，有甚手段，快使出來罷！一會子光頭上都釘腫了！」好大聖，拔了一把毫毛，嚼得粉碎，噴將出去，即變做些黃、麻、𪀚、白、雕、魚、鷂。證夾：亦妙。八戒道：「師兄，又打甚麼市語，黃阿、麻阿哩？」行者道：「你不知之，黃是黃鷹，麻是麻鷹，𪀚是𪀚鷹，白是白鷹，雕是雕鷹，魚是魚鷹，鷂是鷂鷹。那妖精的兒子是七樣蟲，我的毫毛是七樣鷹七樣鷹：黃鷹、白鷹、麻鷹，都是指鷹的毛色而言。區別來說，一歲的鷹毛黃色，稱爲黃鷹。白鷹是白色的鷹，古代認爲是祥瑞之物。麻鷹，又叫黑鳶，身體褐色。鷹，似鷹而小，能捕雀，據《熱河志》載，產於黑龍江一帶。雕鷹，即雕，一種猛禽，像鷹，但是比鷹大，又叫「鷲」。魚鷹，即鶚，體大，善捕魚。鷂鷹，即雀鷹，比鷹小，黃褐色。。」鷹最能嗛蟲，一嘴一個，爪打翅敲，須臾，打得罄盡，滿空無跡，地積尺餘。

三兄弟方纔闖過橋去，徑入洞裏。只見老師父吊在那裏哼哼的哭哩。八戒近前道：「師父，你是要來這裏吊了耍子，不知作成我跌了多少跟頭哩！」沙僧道：「且解下師父再說。」行者即將繩索挑斷，放下唐僧，都問道：「師父，妖精那裏去了？」唐僧道：「那七個怪赤條條的都往後邊叫兒子去了。」行者道：「兄弟們，跟我來尋去。」三人各持兵器，往後園裏尋處，不見蹤跡。都到那桃李樹上尋遍不見。八戒道：「去了！去了！」沙僧道：「不必尋他，等我扶師父去也。」弟兄們復來前面，請唐僧上馬道：「師父，下次化齋，還讓我們去。」唐僧道：「徒弟呵，以後就是餓死，也再不自專了。」八戒道：「你們扶師父走着，等老豬一頓鈀築倒他這房子，教他來時沒處安身。」行者笑道：「築還費力，不若尋些柴來，與他個斷根罷。」好呆子，尋了些朽松破竹、幹柳枯藤，點上一把火，烘烘的都燒得乾淨。證夾：房屋已付一火，七套衣服作何下落？師徒卻纔放心前來。

咦！畢竟這去，知那怪的兇吉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結出修真大道，須要調和陰陽，方能成丹矣。然迷徒不知真陰真陽之理，聞陰陽相交之說，便認爲世間男女之陰陽，流於御女閨丹之術，或來首經以服食，或取梅子以吞嚥，或隔體神交，或隔簾取氣，或三峯採戰。如此等類，數百餘條，皆是在色慾中作功夫，不特敗壞於聖教，而且自促其性命。故仙翁於此回提綱內，指出「迷本忘形」四字，批邪救正，大震聾聵耳。

篇首「三藏別了朱紫國王，策馬西進，過了多少山水，不覺的秋去冬來，又值春光明媚。」是已知的富貴浮雲，脫去陰氣，而進於陽氣沖和之地，正當努力前行，直奔大道，不可稍有偏見，入於歧路者。奈何「正行處，望見一座村莊，三藏下馬，站立道旁，以爲人家逼近，意欲自去化齋，不用三徒去化」。未免捨己求人，捨近求遠，疑於人家有濟命之寶，站立於旁門外道，着念手閨丹門戶矣。

試觀三藏初而到莊前，見有四個女子在那裏描鸞繡鳳；既而又見木香亭下，有三個美貌女子踢氣球，是已在女子人家留心起見矣。殊不知描鸞繡鳳，陰陽是假；踢耍氣球，結果不真。假而不真，一時無主意，上女子之橋，入女子之門，從香亭進步，誤認女子爲救命菩薩，妖精爲供齋善人。一步一趨爲女子引誘，身入純陰鬼窟，不知悔悟，猶然自稱「大唐差去西天拜佛求經，適過寶方，腹中飢餓，待造擅府，募化一齋。」抑知女子無寶可供，只是炒人油，熬人肉。剜人腦之供乎？

《金剛經》雲：「若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見如來。」蓋取經之道，取其先天虛無之氣，所謂「白虎首經」、「華池神水」，迷徒不知，錯認爲女子之經水，向女子求命寶。其曰：「若是這樣東西，我和尚吃了，莫想見的世尊，取的經卷。」可爲叫醒一切矣。

夫旁門之最誤人者，莫如閨丹一事，若不知利害，入於圈套，即或有時醒悟，妄想脫身走出。然已爲上門的買賣，被女色牽扯，身不由主，繩捆高吊，神思紊亂，迷於慢天網中，焉能走的出，脫得去？提綱所謂「盤絲洞七情迷本」者此也。七情者，即喜、怒、哀、懼、愛、惡、欲之七物。色情一動，七情俱發，是色情即統七情之物，七情總一色情而已。修真之道，條本之道也，務本所以絕七情耳。今不能絕情，而反淫亂以動情，情動而原本即迷，已爲妖精夾生而喫矣。「絲」與「辭」同音，盤絲者，邪辭淫辭，穿鑿聖道，如絲之盤纏牽扯，而不能解脫。然閨丹門戶，不一而足，皆是在女子皮囊上作活計，俱謂之女妖可也。一概女妖，竊取古仙經典，東挪西扯，結爲慢天大網，蓬罩正人君子，阻住修真大路，其險如盤絲嶺，其黑如盤絲洞，惟明眼者不爲所惑，其次愚人，未有不入其術中者。

「行者拘來土地山神，問知妖精，奪佔七仙姑準垢泉洗浴之事，變爲麻蒼蠅兒，釘在路旁草稍上等待。」妙哉此變！蒼蠅本無色，蒼蠅至麻，色空俱化，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非色非空，色空無礙。故妖精不能識，不能見，且飛於妖精之頭，能察妖之蹤跡，探妖之幽隱。所謂當事者迷，旁觀者清也。

「開闢之初，太陽星原有十個，後被羿善開弓，射落九鳥墜地，只有金鳥一個，乃太陽之真火也。」一真而九假，假多真少，以假混真，自古如是，不徒今然。如七妖女奪七仙姑之浴池，以爲己有者，亦是以假混真耳。噫！仙人浴池，清淨之水，所以濯垢。妖精竊奪仙人之池，是迷於清源，而觀於濁水，不特不能濯垢，而且有以滋垢。道至於此，尚忍言裁！

「行者使絕後計，變餓老鷹，將衣架上七套衣服，盡行叼去。」是不容在衣架皮囊上見景生情也。更有一等鮎魚精，弄三峯採戰之術，破戒忘形，淫慾無度，專在女子腿襠中作樂，出醜百端。雖當時不至傷命，到得結果收園，身麻腳軟，頭暈眼花，「爬也爬不動，睡在地下呻吟」，百病臨身，長眠不起矣。

噫！此等之徒，不肯自思己錯，更將錯路教人。前已自錯出醜，別尋路頭；後邊又教人錯，明知明昧。一切無知小人，不辨真假，入於網中，甘拜下風；聽信邪說淫辭，以盲引盲，以訛傳訛；一變十，十變百，百變千，千變萬，取傳愈多，流毒害人。詩中「撲面漫漫黑，神仙也喫驚。」恰是實言。當此大道遭難之時，仙翁不得不出過辯才，借行者現身說法，拔去身外一切皮毛之假，嚼碎分判，噴吐示真，變爲七樣飛鷹敲打迷徒，息邪說，防淫辭，除假救真。此非仙翁好打市語，強爲辯別，蓋亦出於不得已之心也。

「三人尋妖精不見蹤跡，請唐僧上馬，道：順父下次化齋還讓我們去。」唐僧道：『徒弟啊，以後就是餓死，也再不自專了。』」可知修真之道，別有個他家不死之方，能以濟命，能以解災，不得自專，誤認人家女子爲他家，而枉自受傷也。我勸世間呆子，急點一把火，烘烘的把一切盤絲洞燒的乾淨，放心前行可也。

詩曰：

可嘆忘形迷本徒，忘形採取盡糊塗。

邪行醜態不知戒，羅網纏身氣轉枯。

張含章《通易西遊正旨分章註釋》批語：

前二十四回，黃風怪見人既有形，則不能逃陰陽之相盛。此回見人有身，則不能免七情之累。總由於多知，終日營營計算，天對擾亂，而身亦因矣。

# 第七十三回 情因舊恨生災毒 心主遭魔幸破光

李本總批：蜈蚣前號百眼魔君，後來卻成瞎子。使盡聰明，到底成個大呆子也。此喻最妙。

七個大蜘蛛，一條老蜈蚣，人以爲怪矣，毒矣，豈知不過是你妄心別號，切不可看在外邊也。

憺漪子曰：天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蜘蛛與蜈蚣亦所謂聲氣相屬也。既有盤絲洞，自有黃花觀，夫何足怪？獨是行者之神通，易於天蓬而難於金光，則疑蜈蚣之虐過於蜘蛛，而不知天蓬有質，金光無質。有質者易毀，故叉兒棒可以成功；無質者難破，故必有藉於毗藍之繡花針。而耍之棒固非真，針亦是假。《遺教經》有云：「煩惱毒蛇，睡在汝心。」則蜘蛛、蜈蚣，要不過汝心毒蛇之類耳。人但能絕思慮、息嗔恚，是即吾心之叉兒棒、繡花針矣，豈待外求哉？

又曰：百眼魔君，脅下有千眼，其面上固未嘗無雙眼也。乃金光一破，不但喪其千眼，且並雙眼而失之。始乎多目，終乎瞎子，然則聰明其可用盡耶？

話說孫大聖扶持着唐僧，與八戒、沙僧奔上大路，一直西來。不半晌，忽見一處樓閣重重，宮殿巍巍。唐僧勒馬道：「徒弟，你看那是個甚麼去處？」行者舉頭觀看，忽然見：

山環樓閣，溪遠亭臺。門前雜樹密森森，宅外野花香豔豔。柳間棲白鷺，渾如煙裏玉無瑕；桃內囀黃鶯，卻似火中金有色。雙雙野鹿，忘情閒踏綠莎茵；對對山禽，飛語高鳴紅樹杪樹杪：樹梢。。真如劉阮天台洞劉阮天台洞：即漢代劉晨、阮肇入天台山遇仙女的傳說，參見第六十四回「天台女」條注。，不亞神仙閬苑家。

行者報道：「師父，那所在也不是王侯第宅，也不是豪富人家，卻像一個庵觀寺院。到那裏方知端的。」三藏聞言，加鞭促馬。師徒們來至門前觀看，門上嵌着一塊石板，上有「黃花觀」三字。三藏下馬。八戒道：「黃花觀乃道士之家。我們進去會他一會也好，他與我們衣冠雖別，修行一般。」沙僧道：「說得是。一則進去看看景緻，二來也當撒貨頭口撒貨頭口：喂牲口，溜馬。。看方便處，安排些齋飯與師父喫。」長老依言，四衆共入。但見二門上有一對春聯：「黃芽白雪神仙府黃芽白雪：黃芽指鉛，白雪指汞，都是道教煉丹的原料。，瑤草琪花羽士家。」行者笑道：「這個是燒茅煉藥燒茅：煉丹時焚燒茅草。《悟真篇》「七言四韻」之六：「丹熟自然金滿屋，何須尋草學燒茅。」，弄爐火，提罐子的道士。」三藏捻他一把道：「謹言！謹言！我們不與他相識，又不認親，左右暫時一會，管他怎的？」說不了，進了二門，只見那正殿謹閉，東廊下坐着一個道士，在那裏丸藥。證夾：此道士自可與人無爭者，豈非其天性兇毒使然耶？你看他怎生打扮：

戴一頂紅豔豔戧金冠，穿一領黑緇緇烏皁服，踏一雙綠陣陣雲頭履，系一條黃拂拂呂公絛。面如瓜鐵瓜鐵：當是一種青黑色的鐵。《元史·食貨志》：「凡鐵之等不一，有生黃鐵、生青鐵、青瓜鐵、簡鐵。」，目若朗星。準頭高大類回回準頭：鼻子。，脣口翻張如達達達達：即「韃靼」，參見第八回「韃靼」條注。。道心一片隱轟雷，伏虎降龍真羽士。

三藏見了，厲聲高叫道：「老神仙，貧僧問訊了。」那道士猛抬頭，一見心驚，丟了手中之藥，按簪兒，整衣服，降階迎接道：「老師父失迎了。請裏面坐。」長老歡喜上殿。推開門，見有三清聖像，供桌有爐有香，即拈香注爐，禮拜三匝，方與道士行禮。遂至客位中，同徒弟們坐下。急喚仙童看茶。當有兩個小童，即入裏邊，尋茶盤，洗茶盞，擦茶匙，辦茶果。忙忙的亂走，早驚動那幾個冤家。

原來那盤絲洞七個女怪與這道士同堂學藝。自從穿了舊衣，喚出兒子，徑來此處。正在後面裁剪衣服，忽見那童子看茶，便問道：「童兒，有甚客來了，這般忙冗忙冗：忙碌。？」仙童道：「適間有四個和尚進來，師父教來看茶。」女怪道：「可有個白胖和尚？」道：「有。」又問：「可有個長嘴大耳朵的？」道：「有。」女怪道：「你快去遞了茶，對你師父丟個眼色，着他進來，我有要緊的話說。」果然那仙童將五杯茶拿出去。道士斂衣，雙手拿一杯遞與三藏，然後與八戒、沙僧、行者。茶罷收鍾，小童丟個眼色。那道士就欠身道：「列位請坐。」教：「童兒，放了茶盤陪侍，等我去去就來。」此時長老與徒弟們，並一個小童出殿上觀玩不題。

卻說道士走進方丈中，只見七個女子齊齊跪倒，叫：「師兄，師兄，聽小妹子一言！」道士用手攙起道：「你們早間來時，要與我說甚麼話，可可的今日丸藥，這枝藥忌見陰人，所以不曾答你。如今又有客在外面，有話且慢慢說罷。」衆怪道：「告稟師兄。這樁事，專爲客來，方敢告訴；若客去了，縱說也沒用了。」道士笑道：「你看賢妹說話，怎麼專爲客來才說？卻不風了？且莫說我是個清靜修仙之輩，就是個俗人家，有妻子老小家務事，也等客去了再處。怎麼這等不賢，替我妝幌子哩妝幌子：出醜。！且讓我出去。」

衆怪又一齊扯住道：「師兄息怒。我問你，前邊那客，是那方來的？」道士唾着臉唾着臉：拉着臉，不高興的樣子。，不答應。衆怪道：「方纔小童進來取茶，我聞得他說，是四個和尚。」道士作怒道：「和尚便怎麼？」衆怪道：「四個和尚，內有一個白麪胖的，有一個長嘴大耳的，師兄可曾問他是那裏來的？」道士說：「內中是有這兩個，你怎麼知道？想是在那裏見他來？」女子道：「師兄原不知這個委曲。那和尚乃唐朝差往西天取經去的。今早到我洞裏化齋，委是妹子們聞得唐僧之名，將他拿了。」道士說：「你拿他怎的？」女子道：「我等久聞人說，唐僧乃十世修行的真體，有人喫他一塊肉，延壽長生，故此拿了他。後被那個長嘴大耳朵的和尚把我們攔在濯垢泉裏，先搶了衣服，後弄本事，強要同我等洗浴，也止他不住。他就跳下水，變作一個鮎魚，在我們腿旁裏鑽來鑽去，欲行奸騙之事。果有十分憊懶！他又跳出水去，現了本相。見我們不肯相從，他就使一柄九齒釘鈀，要傷我們性命。若不是我們有些見識見識：原作「見試」。世德堂本「識」常誤爲「試」，又八十三回回目「心猿試得丹頭」，「試」亦當爲「識」。據李卓吾評本改。，幾乎遭他毒手。故此戰兢兢逃生，又着你愚外甥與他敵鬥，不知存亡如何。我們特來投兄長，望兄長念昔日同窗之雅，與我今日做個報冤之人！」

那道士聞此言，卻就惱恨，遂變了聲色道：「這和尚原來這等無禮！這等憊懶！你們都放心，等我擺佈他！」衆女子謝道：「師兄如若動手，等我們都來相幫打他。」道士道：「不用打！不用打！常言道：『一打三分低一打三分低：指只要動手打人就輸了理。。』你們都跟我來。」

衆女子相隨左右。他入房內，取了梯子，轉過牀後，爬上屋樑，拿下一個小皮箱兒。那箱兒有八寸高下，一尺長短，四寸寬窄，上有一把小銅鎖兒鎖住。即於袖中拿出一方鵝黃綾汗巾兒來。汗巾須上繫着一把小鑰匙兒。開了鎖，取出一包兒藥來，證夾：今日所丸者，莫非即是此藥？此藥乃是：

山中百鳥糞百鳥糞：鳥糞多具毒性。如雀糞、鴿糞、鷹糞、白鷺糞、鸕鷀糞、孔雀糞、鴆鳥糞等，其中有的是傳說，有的確有毒性。如《本草綱目》載：「蜀水花（即鸕鷀糞的別名），氣味冷，微毒。」《廣東通志·物產》載孔雀「其膽與糞尤毒，能殺人」。鴆鳥「屎溺着石，石爛如泥」（《爾雅翼》）。，掃積上千斤。

是用銅鍋煮，煎熬火候勻。

千斤熬一杓，一杓煉三分。

三分還要炒，再煅再重燻。

製成此毒藥，貴似寶和珍。

如若嘗他味，入口見閻君。

道士對七個女子道：「妹妹，我這寶貝，若與凡人喫，只消一釐釐：重量單位，斤的萬分之一。，入腹就死；若與神仙喫，也只消三釐就絕；這些和尚，只怕也有些道行，須得三釐。快取等子來等子：即戥子，用來稱量微量物品的小型桿秤。。」內一女子急拿了一把等子，道：「稱出一分二釐，分作四分。」卻拿了十二個紅棗兒，將棗掐破些兒，揌上一釐，分在四個茶鍾內；又將兩個黑棗兒做一個茶鍾，着一個托盤安了，對衆女說：「等我去問他。不是唐朝的便罷；若是唐朝來的，就教換茶，你卻將此茶令童兒拿出。但吃了，個個身亡，就與你報了此仇，解了煩惱也。」七女感激不盡。

那道士換了一件衣服，虛禮謙恭，走將出去，請唐僧等又至客位坐下，道：「老師父莫怪。適間去後面分付小徒，教他們挑些青菜、蘿蔔，安排一頓素齋供養，所以失陪。」三藏道：「貧僧素手進拜，怎麼敢勞賜齋？」道士笑雲：「你我都是出家人，見山門就有三升俸糧，何言素手？敢問老師父，是何寶山？到此何干？」

三藏道：「貧僧乃東土大唐駕下差往西天大雷音寺取經者。卻纔路過仙宮，竭誠進拜。」道士聞言，滿面生春道：「老師乃忠誠大德之佛，小道不知，失於遠候，恕罪！恕罪！」叫：「童兒，快去換茶來，一廂作速辦齋。」那小童走將進去，衆女子招呼他來道：「這裏有見成好茶，拿出去。」那童子果然將五鍾茶拿出。道士連忙雙手拿一個紅棗兒茶鍾奉與唐僧。他見八戒身軀大，就認做大徒弟；沙僧認做二徒弟；見行者身量小，認做三徒弟，所以第四鍾才奉與行者。

行者眼乖，接了茶鍾，早已見盤子裏那鍾茶是兩個黑棗兒。他道：「先生，我與你穿換一杯。」道士笑道：「不瞞長老說。山野中貧道士，茶果一時不備。才然在後面親自尋果子，止有這十二個紅棗，做四鍾茶奉敬。李旁：此段也有光景。小道又不可空陪，所以將兩個下色棗兒作一杯奉陪。此乃貧道恭敬之意也。」行者笑道：「說那裏話？古人云：『在家不是貧，路上貧殺人在家不是貧，路上貧殺人：在家雖然窮困，還可以想辦法解決；在路上遇到困難，就一點辦法都沒有。。』你是住家兒的，何以言貧！像我們這行腳僧，纔是真貧哩，我和你換換，我和你換換。」三藏聞言道：「悟空，這仙長實乃愛客之意，你吃了罷，換甚的？」行者無奈，將左手接了，右手蓋住，看着他們。

卻說那八戒，一則飢，二則渴，原來食腸大大的，見那鍾子裏有三個紅棗子，拿起來嘓的都咽在肚裏。師父也吃了，沙僧也吃了。一霎時，只見八戒臉上變色，沙僧滿眼淚流，唐僧口中吐沫。他們都坐不住，運倒在地運：同「暈」。眩暈，昏厥。宋范仲淹《乞小郡表》：「自後久坐則頭運。」。這大聖情知是毒，將茶鍾手舉起來，望道士劈臉一摜。道士將袍袖隔起，噹的一聲，把個鍾子跌得粉碎。道士怒道：「你這和尚，十分村魯！怎麼把我鍾子捽了？」行者罵道：「你這畜生！你看我那三個人是怎麼說！我與你有甚相干，你卻將毒藥茶藥倒我的人？」道士道：「你這個村畜生，闖下禍來，你豈不知？」行者道：「我們才進你門，方敘了坐次，道及鄉貫，又不曾有個高言，那裏闖下甚禍？」道士道：「你可曾在盤絲洞化齋麼？你可曾在濯垢泉洗澡麼？」行者道：「濯垢泉乃七個女怪。你既說出這話，必定與他苟合，必定也是妖精！不要走，喫吾一棒！」

好大聖，去耳朵裏摸出金箍棒，幌一幌，碗來粗細，望道士劈臉打來。那道士急轉身躲過，取一口寶劍來迎。他兩個廝罵廝打，早驚動那裏邊的女怪。他七個一擁出來，叫道：「師兄且莫勞心，待小妹子拿他。」行者見了，越生嗔怒，雙手輪鐵棒，丟開解數，滾將進去亂打。只見那七個敞開懷，腆着雪白肚子，證夾：此腹不負妖怪，妖怪負此腹耳。臍孔中作出法來，骨都都絲繩亂冒，搭起一個天篷，把行者蓋在底下。行者見事不諧，即翻身念聲咒語，打個筋斗，撲的撞破天篷走了；忍着性氣，淤淤的立在空中看處淤淤的：氣呼呼的。，見那怪絲繩幌亮，穿穿道道，卻似穿梭的經緯，頃刻間，把黃花觀的樓臺殿閣都遮得無影無蹤。行者道：「利害，利害，早是不曾着他手。怪道豬八戒跌了若干，似這般怎生是好！我師父與師弟卻又中了毒藥。這夥怪合意同心，卻不知是個甚來歷，待我還去問那土地神也。」

好大聖，按落雲頭，捻着訣，念聲「唵」字真言，把個土地老兒又拘來了，戰兢兢跪下路傍，叩頭道：「大聖，你去救你師父的，爲何又轉來也？」行者道：「早間救了師父，前去不遠，遇一座黃花觀。我與師父等進去看看，那觀主迎接。才敘話間，被他把毒藥茶藥倒我師父等。我幸不曾喫茶，使棒就打他，卻說出盤絲洞化齋、濯垢泉洗澡之事，我就知那廝是怪。才舉手相敵，只見那七個女子跑出，吐放絲繩，老孫虧有見識走了。我想你在此間爲神，定知他的來歷。是個甚麼妖精，老實說來，免打！」土地叩頭道：「那妖精到此，住不上十年。小神自三年前檢點之後，方見他的本相，乃是七個蜘蛛精。他吐那些絲繩，乃是蛛絲。」

行者聞言，十分歡喜道：「據你說，卻是小可。既這般，你回去，等我作法降他也。」那土地叩頭而去。行者卻到黃花觀外，將尾巴上毛捋下七十根，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七十個小行者。又將金箍棒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七十個雙角叉兒棒雙角叉兒棒：原本此下尚有「又把叉兒棒幌一幌叫變，即變作七十一條叉兒棒」二十字。。每一個小行者與他一根。他自家使一根，站在外邊，將叉兒攪那絲繩，一齊着力，打個號子，把那絲繩都攪斷，各攪了有十餘斤。裏面拖出七個蜘蛛，足有巴斗大小的身軀。一個個攢着手腳，索着頭索着頭：即縮着頭。，只叫：「饒命！饒命！」證夾：技止此耳，何謂神通？此時七十個小行者，按住七個蜘蛛，那裏肯放。行者道：「且不要打他，只教還我師父、師弟來。」那怪厲聲高叫道：「師兄，還他唐僧，救我命也！」那道士從裏邊跑出道：「妹妹，我要喫唐僧哩，救不得你了。」行者聞言，大怒道：「你既不還我師父，且看你妹妹的樣子！」好大聖，把叉兒棒幌一幌，復了一根鐵棒，雙手舉起，把七個蜘蛛精，盡情打爛，卻似七個劖肉布袋兒劖肉布袋兒：裝碎肉的袋子。劖，砍，剁。，膿血淋淋。證夾：美人安在哉？卻又將尾巴搖了兩搖，收了毫毛，單身輪棍，趕入裏邊來打道士。

那道士見他打死了師妹，心甚不忍，即發狠舉劍來迎。這一場各懷忿怒，一個個大展神通。這一場好殺：

妖精輪寶劍，大聖舉金箍。都爲唐朝三藏，先教七女嗚呼。如今大展經綸手，施威弄法逞金吾金吾：銅製的大棒，兩頭鑲金。漢朝有官名「執金吾」，主管宮廷的保衛。這裏取「金吾」的原義。。大聖神光壯，仙妖膽氣粗。渾身解數如花錦，雙手騰那似轆轤。乒乓劍棒響。慘淡野雲浮。劖言語，使機謀，一來一往如畫圖。殺得風響沙飛狼虎怕，天昏地暗鬥星無。

那道士與大聖戰經五六十回，漸覺手軟；一時間鬆了筋節，便解開衣帶，忽辣的響一聲，脫了皁袍。行者笑道：「我兒子！打不過人，就脫剝了也是不能勾的！」原來這道士剝了衣裳，把手一齊抬起，只見那兩脅下有一千隻眼，眼中迸放金光，十分利害：

森森黃霧，豔豔金光。森森黃霧，兩邊脅下似噴雲；豔豔金光，千隻眼中如放火。左右卻如金桶，東西猶似銅鐘。此乃妖仙施法力，道士顯神通。幌眼迷天遮日月，罩人炮燥氣朦朧；把個齊天孫大聖，困在金光黃霧中。

行者慌了手腳，只在那金光影裏亂轉，向前不能舉步，退後不能動腳，卻便似在個桶裏轉的一般。無奈又炮燥不過，他急了，往上着實一跳，卻撞破金光，撲的跌了一個倒栽蔥。覺道撞的頭疼，急伸頭摸摸，把頂梁皮都撞軟了，自家心焦道：「晦氣！晦氣！這顆頭今日也不濟了！常時刀砍斧剁，莫能傷損，卻怎麼被這金光撞軟了皮肉？證夾：金光不若天篷之嚴密，能撞天篷而不能撞金光，殊不可解。久以後定要貢膿貢膿：創口內腐爛生膿。。縱然好了，也是個破傷風。」一會家炮燥難禁一會家：一會兒。。卻又自家計較道：「前去不得，後退不得，左行不得，右行不得，往上又撞不得，卻怎麼好？往下走他娘罷！」

好大聖，念個咒語，搖身一變，變做個穿山甲，又名鯪鯉鱗。真個是：

四隻鐵爪，鑽山碎石如撾粉；滿身鱗甲，破嶺穿巖似切蔥。兩眼光明，好便似雙星幌亮；一嘴尖利，勝強如鋼鑽金錐。藥中有性穿山甲藥中有性穿山甲：穿山甲可以入藥。《本草綱目》卷四十三：「穿山甲氣味鹹，微寒有毒，主治五邪驚啼悲傷。」，俗語呼爲鯪鯉鱗。

你看他硬着頭，往地下一鑽，就鑽了有二十餘里，方纔出頭。原來那金光只罩得十餘里。出來現了本相，力軟筋麻，渾身痛疼，止不住眼中流淚。忽失聲叫道：「師父呵！

當年秉教出山中，共稱西來苦用工。

大海洪波無恐懼，陽溝之內卻遭風陽溝：露出地面的排水溝。！」

美猴王正當悲切，忽聽得山背後有人啼哭，即欠身揩了眼淚，回頭觀看。但見一個婦人，身穿重孝，左手託一盞涼漿水飯，右手執幾張燒紙黃錢，從那廂一步一聲哭着走來。行者點頭嗟嘆道：「正是『流淚眼逢流淚眼，斷腸人遇斷腸人』！這一個婦人，不知所哭何事，待我問他一問。」那婦人不一時走上路來，迎着行者。行者躬身問道：「女菩薩，你哭的是甚人？」婦人噙淚道：「我丈夫因與黃花觀觀主買竹竿爭講，被他將毒藥茶藥死，我將這陌紙錢燒化，以報夫婦之情。」行者聽言，眼中淚下。那婦女見了作怒道：「你甚無知！我爲丈夫煩惱生悲，你怎麼淚眼愁眉，欺心戲我？」行者躬身道：「女菩薩息怒。我本是東土大唐欽差御弟唐三藏大徒弟孫悟空行者。因往西天，行過黃花觀歇馬。那觀中道士，不知是個甚麼妖精，他與七個蜘蛛精結爲兄妹。蜘蛛精在盤絲洞要害我師父，是我與師弟八戒、沙僧救解得脫。那蜘蛛精走到他這裏，背了是非，說我等有欺騙之意。道士將毒藥茶藥倒我師父師弟共三人，連馬四口，陷在他觀裏。惟我不曾喫他茶，將茶鍾摜碎，他就與我相打。正嚷時，那七個蜘蛛精跑出來吐放絲繩，將我捆住，是我使法力走脫。問及土地，說他本相，我卻又使分身法攪絕絲繩，拖出妖來，一頓棒打死。這道士即與他報仇，舉寶劍與我相鬥。鬥經六十回合，他敗了陣，隨脫了衣裳，兩脅下放出千隻眼，有萬道金光，把我罩定。所以進退兩難，才變做一個鯪鯉鱗，從地下鑽出來。正自悲切，忽聽得你哭，故此相問。因見你爲丈夫，有此紙錢報答，我師父喪身，更無一物相酬，所以自怨生悲，豈敢相戲！」

那婦女放下水飯、紙錢，對行者陪禮道：「莫怪，莫怪，我不知你是被難者。才據你說將起來，你不認得那道士。他本是個百眼魔君，又喚做多目怪。你既然有此變化，脫得金光，戰得許久，必定有大神通，卻只是還近不得那廝。我教你去請一位聖賢，他能破得金光，降得道士。」行者聞言，連忙唱喏道：「女菩薩知此來歷，煩爲指教指教。果是那位聖賢，我去請求，救我師父之難，就報你丈夫之仇。」婦人道：「我就說出來，你去請他，降了道士，只可報仇而已，恐不能救你師父。」行者道：「怎不能救？」婦人道：「那廝毒藥最狠。藥倒人，三日之間，骨髓俱爛。你此往回恐遲了，故不能救。」行者道：「我會走路，憑他多遠，千里只消半日。」女子道：「你既會走路，聽我說：此處到那裏有千里之遙。那廂有一座山，名喚紫雲山，山中有個千花洞。李旁：好洞名。洞裏有位聖賢，喚做毗藍婆毗藍婆：又寫作「毗嵐」、「隨藍」，梵語「暴風」的音譯。佛經中有十位羅剎女，第二位即名毗藍婆。。他能降得此怪。」行者道：「那山坐落何方？卻從何方去？」女子用手指定道：「那直南上便是。」行者回頭看時，那女子早不見了。行者慌忙禮拜道：「是那位菩薩？我弟子鑽昏了，不能相識，千乞留名，好謝！」只見那半空中叫道：「大聖，是我。」行者急抬頭看處，原是黎山老姆黎山老姆：即「驪山老母」，參見第十六回「驪山老母」條注。按：驪山老母叮囑孫悟空不準透露她的消息，似有隱情。元楊景賢《西遊記雜劇》第十九出，鐵扇公主出場時唱「我在巽宮（八卦屬風）里居，離宮（八卦屬火）裏過」，「孟婆是我教成，風神是我正果。我和驪山老母是姊妹兩個，我通風他通火」，而毗藍婆也是印度傳說中的風神，且是十羅剎女之一。毗藍婆和鐵扇公主（羅剎女）似有共同的形象來源，都是風的化身。而此風神與驪山老母竟是姊妹關係，且分掌風、火，則在《西遊記》之外的戲劇小說裏，或許能找到二人有過節的故事。。趕至空中謝道：「老姆從何來指教我也？」老姆道：「我才自龍華會上回來，見你師父有難，假做孝婦，借夫喪之名。免他一死。你快去請他。但不可說出是我指教，那聖賢有些多怪人。」

行者謝了，辭別，把筋斗雲一縱，隨到紫雲山上。按定雲頭，就見那千花洞。那洞外：

青松遮勝境，翠柏繞仙居。

綠柳盈山道，奇花滿澗渠。

香蘭圍石屋，芳草映巖嵎嵎（yú）：山勢曲折險峻處。。

流水連溪碧，雲封古樹虛。

野禽聲聒聒，幽鹿步徐徐。

修竹枝枝秀，紅梅葉葉舒。

寒鴉棲古樹，春鳥噪高樗。

夏盈田田廣，秋禾遍地餘。

四時無不落，八節有花如。

每生瑞靄連霄漢，常放祥雲接太虛。

這大聖喜喜歡歡走將進去，一程一節，看不盡無邊的景緻。直入裏面，更沒個人，見靜靜悄悄的，雞犬之聲也無。心中暗道：「這聖賢想是不在家了。」又進數里看時，見一個女道姑坐在榻上。你看他怎生模樣：

頭戴五花納錦帽，身穿一領織金袍。

腳踏雲尖鳳頭履，腰繫攢絲雙穗絛。

面似秋容霜後老，聲如春燕社前嬌社：古代祭祀土神的地方，春天的燕子往往在春社日（一般指立春後第五個戊日）前後歸來。。

腹中久諳三乘法，心上常修四諦饒四諦：佛教術語，又名「四聖諦」。指苦諦（人生多苦）、集諦（苦之來源皆由造業）、滅諦（涅槃才是真正歸宿）、道諦（達到涅槃的正道）。諦，真諦，真理。。

悟出空空真正果，煉成了了自逍遙了了：指了脫一切的智慧。。

正是千花洞裏佛，毗藍菩薩姓名高。

行者止不住腳，近前叫道：「毗藍婆菩薩，問訊了。」那菩薩即下榻，合掌回禮道：「大聖，失迎了。你從那裏來的？」行者道：「你怎麼就認得我是大聖？」毗藍婆道：「你當年大鬧天宮時，普地裏傳了你的形像，誰人不知，那個不識？」行者道：「正是『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禪宗僧人經常問：「如何是西來意？」即達摩祖師從印度來中國的含意是什麼。這是古代禪宗叢林中經常提起的話頭，宋代紹宗禪師對這話頭的回答是：「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見《景德傳燈錄·紹宗禪師》。。像我如今皈正佛門，你就不曉的了！」毗藍道：「幾時皈正？恭喜！恭喜！」行者道：「近能脫命，保師父唐僧上西天取經，師父遇黃花觀道士，將毒藥茶藥倒。我與那廝賭鬥，他就放金光罩住我，是我使神通走脫了。聞菩薩能滅他的金光，特來拜請。」菩薩道：「是誰與你說的？我自赴了盂蘭會，到今三百餘年，不曾出門。我隱姓埋名，更無一人知得，你卻怎麼得知？」行者道：「我是個地理鬼地理鬼：熟悉地理的鬼怪。借指熟悉山川地形、街巷村落、居民住處的人。，不管那裏，自家都會訪着。」毗藍道：「也罷，也罷。我本當不去，奈蒙大聖下臨，不可滅了求經之善，我和你去來。」行者稱謝了，道：「我忒無知，擅自催促，但不知曾帶甚麼兵器。」菩薩道：「我有個繡花針兒，能破那廝。」行者忍不住道：「老姆誤了我，早知是繡花針，不須勞你，就問老孫要一擔也是有的。」毗藍道：「你那繡花針，無非是鋼鐵金針，用不得。我這寶貝，非鋼，非鐵，非金，乃我小兒日眼裏煉成的日眼：《太乙金華宗旨》：「夫元化之中。有陽光爲主宰。有形者爲日。在人爲目。」。」證夾：當名太陽針。行者道：「令郎是誰？」毗藍道：「小兒乃昴日星官。」行者驚駭不已。

早望見金光豔豔，即迴向毗藍道：「金光處便是黃花觀也。」毗藍隨於衣領裏取出一個繡花針，似眉毛粗細，有五六分長短，拈在手，望空拋去。少時間，響一聲，破了金光。行者喜道：「菩薩，妙哉，妙哉！尋針，尋針！」毗藍託在手掌內道：「這不是？」行者卻與按下雲頭，走入觀裏，只見那道士合了眼，不能舉步。行者罵道：「你這潑怪妝瞎子哩！」證夾：百眼化爲無眼，多目化爲無目，自是盈虛之理，不如此何以結金光之局？耳朵裏取出棒來就打。毗藍扯住道：「大聖莫打，且看你師父去。」

行者徑至後面客位裏看時，他三人都睡在地上吐痰吐沫哩。行者垂淚道：「卻怎麼好！卻怎麼好！」毗藍道：「大聖休悲，也是我今日出門一場，索性積個陰德，我這裏有解毒丹，送你三丸。」行者轉身拜求。那菩薩袖中取出一個破紙包兒，內將三粒紅丸子遞與行者，教放入口裏。行者把藥扳開他每牙關，每人揌了一丸揌：同塞。。須臾，藥味入腹，便就一齊嘔噦噦（yuě）：嘔吐。，遂吐出毒味，得了性命。那八戒先爬起道：「悶殺我也！」三藏、沙僧俱醒了道：「好暈也！」行者道：「你們那茶裏中了毒了，虧這毗藍菩薩搭救，快都來拜謝。」三藏欠身整衣謝了。八戒道：「師兄，那道士在那裏？等我問他一問，爲何這般害我！」行者把蜘蛛精上項事說了一遍，八戒發狠道：「這廝既與蜘蛛爲姊妹，定是妖精！」行者指道：「他在那殿外立定妝瞎子哩。」八戒拿鈀就築，又被毗藍止住道：「聖僧息怒，大聖知我洞裏無人，待我收他去看守門戶也。」行者道：「感蒙大德，豈不奉承！但只是教他現本像，我們看看。」毗藍道：「容易。」即上前用手一指，那道士撲的倒在塵埃，現了原身，乃是一個七尺長短的大蜈蚣精。毗藍使小指頭挑起，駕祥雲徑轉千花洞去。八戒打仰道：「這媽媽兒卻也利害，怎麼就降這般惡物？」行者笑道：「我問他有甚兵器破他金光，他道有個繡花針兒，是他兒子在日眼裏煉的。及問他令郎是誰，他道是昴日星官。我想日星是隻公雞，這老媽媽子必定是個母雞。雞最能降蜈蚣，所以能收伏也。」三藏聞言頂禮不盡，教：「徒弟們，收拾去罷。」那沙僧即在裏面尋了些米糧，安排了些齋，俱飽餐一頓。牽馬挑擔，請師父出門。行者從他廚中放了一把火，把一座觀霎時燒得煨燼，卻拽步長行。正是：

唐僧得命感毗藍，了性消除多目怪。

畢竟向前去還有甚麼事體，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採戰之徒，自害本身。此回批燒煉之術，終落空亡。

蓋以世人惑於「金丹」二字，隨疑爲世間凡鉛凡汞燒煉而成，信任邪師，傾家敗產，指底罄囊而莫悟，甚至吞服五金八石，傷生害命，古今來遭其禍者，不可枚舉。故仙翁於提綱深批其毒，使學者早自醒悟，以歸正道耳。曰：「情因舊恨生災毒」者，言聽信燒煉邪師之言，便是遇着舊恨有仇之人，而即生災毒矣。曰：「心主遭魔幸破光」者，言一信金石之術，而邪魔入內，良心即壞，急須看破，方不受累耳。

「黃花觀」，黃者，黃芽；花者，金花，皆修煉者升煉之藥名。詩中「白鷺」，「黃鶯」，「煙裏玉」，「火中金」，總以形容黃花觀爲燒煉之處。故行者一見「黃芽白雪神仙府，瑤草琪花羽士家」之句，即笑爲燒茅煉藥，弄爐火的道士也。獨可異者，黃芽白雪，《悟真篇》中常道；瑤草琪花，仙翁前詩亦云。此處何以謂之爐火？殊不知古仙所云，皆以有象化無象，以有形喻無形，使人以此悟彼，易於聆會；而後世迷徒，不求明師真訣，直認比喻有形有象之物爲真實，何其愚迷之甚乎？況金石之藥，乃天地濁氣所化而成，皆有毒之物，一經火煉，火毒藥毒，共合一處，其毒愈重，人之清氣，能有幾何？以毒氣而攻清氣，取死之道，安得長生？此仙翁提綱立「舊恨」二字，以誅燒煉者之心爲最毒也。

「三藏見道士丸藥，高叫老神仙。」是蓋以弄爐火者即是神仙，未免走到冤家對頭之地矣。從來學採戰者，必學爐火；學爐火者，必學採戰。大約以採戰爲內丹，以爐火爲外丹。女妖道士，同堂學藝，勢所必然。「女妖說出盤絲洞濯垢泉故事，要道士作個報冤之人，欲要幫打。」是內恃採戰，外憑爐火，內外兼修，妄冀延年。「道士道：『不用打，一打三分低。』取梯子上屋樑上，取下一包藥來。」爐火家，多以升打爲下等藥，以煅煉爲上等藥，或以七年爲七返，九年爲九還，其意取其濁陰退盡爲佳也。詩中「百鳥糞」，「積千斤」，「煉三分」，「再燻蒸」，「毒藥製成」，「入口見閻君。」俱是實事。「凡人喫只消一釐就死，神仙喫只消三釐就死，將棗掐破，揌上三釐，分在四隻茶盅內，但吃了個個身亡。」藥雖輕而其毒大，服之者不能長生，反致早死，勢必破爛肢體，而不得全屍。服一個，死一個，個個身亡，豈虛語哉？

「行者早見了，欲穿換一杯。」是真明鑑萬里，智察秋毫，足使奸人膽戰，邪何能爲？乃唐僧已入術中，執固不解，以爲受客之意，誠心信受，豈能免當時就死乎？「道士道：『你可在盤絲洞化齋麼？你可在濯垢泉洗澡麼？』行者道：『你既說出這話，必定與她苟合。』」總以見無知之徒，以採戰爐火爲內外雙修，合而行之，妄想成丹。最妙處，是道土道：「你這村畜生，撞下禍來，你豈不知？」自古及今，聖賢仙佛之成道，皆系去讒遠色，賤貸貴德，乃無知之徒，不知聖賢根本實學，反在財色上作功夫，以致採戰喪德，爐火喪命，自撞其禍，其村野不堪極矣。謂之畜生，真畜生耳。若非有明眼人，識得此等邪說淫辭，是天話蓬人之物，早知回頭，自求生路，安能逃得出羅網耶？既能逃出，則當事者迷，旁觀者清，自可見盲師邪行亂道之迷人利害，又可知自己癡思妄想之昏蔽更深。觀之七妖落後，歸結一着，採戰擋不住死，爐火救不得生，獨以亂性傷命，殺其軀而已。安得有個大修行人，間世而出，將這些煽惑人心，攪亂聖道，在膿血皮袋上作事之迷徒，一概收來，狠力一棒，盡情打爛，息邪說而防淫辭，爲世道人心出一口不平之氣乎？雖然，採戰邪師，人所易識；爐火僞道，人所難認。蓋以採戰乃色道中事，與仙道絕不相關，若遇正人君子，一見能辨其真假。至於爐火，竊取古仙金丹入口，點化凡軀之說以籠人，雖有正人君子，亦難窺測其機關。

「道士解開衣帶，脫了皁袍，兩手一齊抬起，兩脅下有一千隻眼。迸發金光，將大聖罩在金光黃霧中，向前不能舉步，退後不能動腳，往上撞頭，變穿山甲，往地下方纔鑽出頭來。」蓋以諸家爐火，門戶不一，或言服丹，可以解脫本殼；或言取丹，可以拔宅飛昇；或言服丹，可以兩脅風生。似此等類，千條有餘，總借金丹一個名色，籠罩正人君子，倘不知利害，誤入其中。性好向前者，即有兩脅風生之爐火來誘；性好退後者，即有解脫本殼之爐火來投；性好往上者，即有拔宅飛昇之爐火來近。真令人以向前不能，退後不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危哉！危哉！當斯時也，苟非自知懸虛無益，從實地上硬尋出個出頭之路，其不爲毒害性命者見希。提綱所謂「情因舊恨生災毒」者，即此意。金丹大道，至於如是，尚忍言哉？仙翁慈悲度世，不忍衆生罹此大禍，故於大道淒涼之時，借老母現身說法，指示聖賢生物之心，開化羣迷也。

「紫雲山」，正陽之氣結就；「千花洞」，煥耀之光籠成。有一位聖賢，喚作毗藍婆，坐落南方者，南爲《離》位，屬心，明示聖賢心，即婆心也。「行者入千花洞，見靜悄悄，雞犬之聲也無」者，聖賢以婆心爲重，而無雞鳴狗盜之行也。「毗藍婆認得行者」，惟聖人能知聖人也。「行者請毗藍去滅金光者」，惟聖人能知聖人有婆心也。「毗藍自赴了魚籃會，三百餘年，隱姓埋名，更無一人知得」者，聖人惟知婆心度世，而人之知與不知，所不及料也。「繡花針兒」者，小兒也，小兒之心爲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至善而無惡，非同一切忍心、硬心、毒心、傷人之心。故曰：「我有個繡花針兒，能破那廝。」又曰：「我這寶貝，非銅、非鐵、非金，乃我小兒日眼裏煉成的。」赤子之心，正大光明，從本性中流出，所以能破諸惡而無遺。

「毗藍隨於衣領內，取出一個繡花針，似眉毛粗細，有五六分長短，拈在於，望空拋去，少時間，響一聲，破了金光。」以見聖賢作事，生平涵養清高，不肯輕露圭角，即或不得已而救度苦難，總是一個真心用事，不大聲色；粗細長短，機活神圓；隨手拈來，頭頭是道；救真破假，其應如響。真金針暗度之法，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神妙莫測之行，爲然雖莫測，亦足令人心悅誠服，早贊其妙。所謂「大人者成已成物、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此赤子之心，悟之者，近在掌握之中；迷之者，遠隔千里之遙。是在一語一迷之間耳。「道士合了眼，不能舉動。行者罵道：「你這潑怪，裝瞎子哩！」言一切爐火之流，皆是盲修瞎煉，損人利己，而不知聖賢有此金針暗度之婆心也。

「行者見三人吐痰、吐沫，垂淚道：『怎麼好？』毗藍道：『也是我出門一場，索性積個陰德。』」聖賢一舉一動，以陰德爲重，俱有益於世道人心，彼傷生害命之徒，肆行無忌，陰德何在？「取出一個破紙包兒內，將三粒紅丸子，每人口內揌了一丸，一齊吐出毒物，得了性命。」一個破紙包，分明「心」字一勾；三粒紅丸子，分明「心」字三點。可知解毒丹，即陰德心也。「每人揌上一丸」，人人當存陰德心；「一齊吐出毒物」，個個須除惡毒念。存陰德而去惡毒，方是救苦救難，大慈大悲聖賢之婆心。如多目怪，始而以爐火誤人，終而以爐火殺身，出乎爾者反乎爾，堂堂七尺之軀，何不知積德，而乃陰毒如蜈蚣也？噫！損陰德者即歸死路，積陰德者必上天堂。此仙翁指出善惡兩途，叫天下後世修行人看個榜樣，自裁自取。至幹迷而不悟者，雖仙翁婆心，亦無如之何矣。

最提醒人處，是行者道：「昴星是個公雞，這老姆姆必定是個一母雞。」蓋修行正理，有德必有道，有道必有德。德屬陰，性理上事；道屬陽，命理上事。立德以後，再加修道，陰陽並用，性命雙修；以德助道，以道成德，仙佛可望。故結雲：「唐僧得命感毗藍，了性消除多目怪。」

詩曰：

五金八石煉丹砂，到底無成破盡家。

世人盲師多狠毒，何如積德是生涯。

# 第七十四回 長庚傳報魔頭狠 行者施爲變化能

李本總批：劈頭「打開欲網，跳出情牢」八個字，極妙！可惜世人自投欲網，佔住情牢耳！

憺漪子曰：行者神通，變化莫測；《西遊》文字，變化亦莫測。如此數回中之魔怪，倏而巨蟒、金犼，倏而蜘蛛、蜈蚣，又倏而獅、象、大鵬，小則極小，大則極大。然蟒、犼之大，猶分而爲二；而獅、象、大鵬之大，乃合而爲一。似此手筆，安得不謂之神奇乎？而自我言之，實無神奇，不過適如吾心之變化而已。蓋天下無大無小者，道也；有大有小者，魔也；能大能小者，心也。彼爲者此心，言者此心，觀者亦此心。吾敢謂行者之心，不同於丘祖之心；丘祖之心，不同於學人之心耶？苟知此，則獅駝城邊之一佛二菩薩，亦不在吾心之外。

獅、象、鵬三魔，結爲兄弟，欲降行者而喫唐僧。象與鵬不足怪，若文殊之青獅，即昔年烏雞國之全真也。藉鼠之技，已見於前事矣，茲那得復爾？總計《西遊》一書，凡魔怪無再見者，再見者惟此一獅。然在烏雞國時，略不聞其有砍人之手，有吞人之口，而至此忽咆哮猖撅，不可向邇，豈亦如「士過三日，便宜刮目相待」耶？卒之主人公一到，仍不免於本相之現，真所謂「再來不值半文錢」者耳！

情慾原因總一般，有情有欲自如然。

沙門修煉紛紛士，斷欲忘情即是禪。

須着意，要心堅，一塵不染月當天。

行功進步休教錯，行滿功完大覺仙。

話表三藏師徒們打開欲網，跳出情牢，放馬西行。走多時，又是夏盡秋初，新涼透體。證夾：秋。但見那：

急雨收殘暑，梧桐一葉驚。

螢飛莎徑晚，蛩語月華明蛩（qiónɡ）：蟋蟀。。

黃葵開映露，紅蓼遍沙汀。

蒲柳先零落，寒蟬應律鳴應律：符合節拍和音調。。

三藏正然行處，忽見一座高山，峯插碧空，真個是摩星礙日。長老心中害怕，叫悟空道：「你看前面這山，十分高聳，但不知有路通行否。」行者笑道：「師父說那裏話。自古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豈無通達之理？可放心前去。」長老聞言，喜笑花生，揚鞭策馬而進，徑上高巖。行不數里，見一老者，鬢蓬鬆，白髮飄搔；須稀朗，銀絲擺動；項掛一串數珠子，手持柺杖現龍頭。遠遠的立在那山坡上高呼：「西進的長老，且暫住驊騮，緊兜玉勒。這山上有一夥妖魔，吃盡了閻浮世上人閻浮世：佛教語，即閻浮提，梵語音譯，指人世間。，不可前進！」三藏聞言，大驚失色。一是馬的足下不平，二是坐個雕鞍不穩，撲的跌下馬來，掙挫不動，睡在草裏哼哩。行者近前攙起道：「莫怕，莫怕，有我哩。」長老道：「你聽那高巖上老者，報道這山上有夥妖魔，吃盡閻浮世上人，誰敢去問他一個真實端的？」行者道：「你且坐地，等我去問他。」三藏道：「你的相貌醜陋，言語粗俗，怕衝撞了他，問不出個實信。」行者笑道：「我變個俊些兒的去問他。」三藏道：「你是變了我看。」

好大聖，捻着訣，搖身一變，變做個乾乾淨淨的小和尚兒，真個是目秀眉清，頭圓臉正；行動有斯文之氣象，開口無俗類之言辭；抖一抖錦衣直裰，拽步上前，向唐僧道：「師父，我可變得好麼？」三藏見了大喜道：「變得好！」八戒道：「怎麼不好！只是把我們都比下去了。老豬就滾上二三年，也變不得這等俊俏！」

好大聖，躲離了他們，徑直近前，對那老者躬身道：「老公公，貧僧問訊了。」那老兒見他生得俊雅，年少身輕，待答不答的，還了他個禮，用手摸着他頭兒，笑嘻嘻問道：「小和尚，你是那裏來的？」行者道：「我們是東土大唐來的，特上西天拜佛求經。適到此，聞得公公報道有妖怪，我師父膽小怕懼，着我來問一聲端的：是甚妖精，他敢這般短路短路：攔路搶劫。！煩公公細說與我知之，我好把他貶解起身貶解：押解。。」那老兒笑道：「你這小和尚年幼，不知好歹，言不幫寸幫寸：此指「沾邊」，有分寸。。那妖魔神通廣大得緊，怎敢就說貶解他起身！」行者笑道：「據你之言，似有護他之意，必定與他有親，或是緊鄰契友；不然，怎麼長他的威智，興他的節概節概：志氣和氣概。，不肯傾心吐膽說他個來歷？」公公點頭笑道：「這和尚倒會弄嘴，李旁：如今和尚，那個不會弄嘴？想是跟你師父遊方，到處兒學些法術，或者會驅縛魍魎，與人家鎮宅降邪，你不曾撞見十分狠怪哩！」行者道：「怎的狠？」公公道：「那妖精一封書到靈山，五百阿羅都來迎接；證夾：未必。一紙簡上天宮，十一大曜個個相欽十一大曜：即「七政」（日、月、金木水火土五星）與「四餘」（羅睺、計都、紫炁、月孛）的合稱。參見第五回「九曜星」和第五十一回「羅睺、計都、炁孛四餘」條注。欽：恭敬，尊重。。證夾：未必。四海龍曾與他爲友，八洞仙常與他作會，十地閻君以兄弟相稱，社令城隍以賓朋相愛社令：一州的土地神。天下九州每州各有社令。據《道法會元》卷五十六：一郡一縣之中，若有忠義報國之士、孝勇猛烈之人，因忠孝而死者，一州一土，建有神廟，祈求感應，稱爲社令。。」大聖聞言，忍不住呵呵大笑，用手扯着老者道：「不要說！不要說！那妖精與我後生小廝爲兄弟、朋友，也不見十分高作。若知是我小和尚來阿，他連夜就搬起身去了！」公公道：「你這小和尚胡說！不當人子！那個神聖是你的後生小廝？」行者笑道：「實不瞞你說，我小和尚祖居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姓孫，名悟空。當年也曾做過妖精，幹過大事。曾因會衆魔，多飲了幾杯酒睡着，夢中見二人將批勾我去到陰司。一時怒發，將金箍棒打傷鬼判，唬倒閻王，幾乎掀翻了森羅殿。嚇得那掌案的判官拿紙，十閻王簽名畫字，教我饒他打，情願與我做後生小廝。」李旁：會說夢話。那公公聞說道：「阿彌陀佛！這和尚說了這過頭話過頭話：超過分寸的話，誇口的話。過去認爲說這種話折損壽命。，莫想再長得大了。」行者道：「官兒官兒：「老倌兒」的省稱。，似我這般大也勾了。」公公道：「你年幾歲了？」行者道：「你猜猜看。」老者道：「有七八歲罷了。」行者笑道：「有一萬個七八歲！證夾：太少。我把舊嘴臉拿出來你看看，你即莫怪。」公公道：「怎麼又有個嘴臉？」行者道：「不瞞你說，我小和尚有七十二副嘴臉哩。」李旁：如今和尚嘴臉更多。那公公不識竅，只管問他，他就把臉抹一抹，即現出本像，諮牙倈嘴，兩股通紅，腰間繫一條虎皮裙，手裏執一根金箍棒，立在石崖之下，就像個活雷公。那老者見了，嚇得面容失色，腿腳痠麻，站不穩，撲的一跌；爬起來，又一個躘踵。大聖上前道：「老官兒，不要虛驚，我等山惡人善。莫怕！莫怕！適間蒙你好意，報有妖魔。委的有多少怪，一發累你說說，我好謝你。」那老兒戰戰兢兢，口不能言，又推耳聾，一句不應。

行者見他不言，即抽身回坡。長老道：「悟空，你來了，所問如何？」行者笑道：「不打緊！不打緊！西天有便有個把妖精兒，只是這裏人膽小，把他放在心上。沒事，沒事，有我哩！」長老道：「你可曾問他此處是甚麼山，甚麼洞，有多少妖怪，那條路通得雷音？」八戒道：「師父，莫怪我說。若論賭變化，使促掐，捉弄人，我們三五個也不如師兄；若論老實，像師兄就擺一隊伍，也不如我。」唐僧道：「正是，正是，你還老實。」八戒道：「他不知怎麼鑽過頭不顧尾的鑽過頭不顧尾：形容做事顧前不顧後。，問了兩聲，不尷不尬的不尷不尬：不明不白。，就跑回來了。等老豬去問他個實信來。」唐僧道：「悟能，你仔細着。」

好呆子，把釘鈀撒在腰裏，整一整皁直裰，扭扭捏捏，奔上山坡，對老者叫道：「公公，唱喏了。」那老兒見行者回去，方拄着杖掙得起來，戰戰兢兢的要走，忽見八戒，愈覺驚怕道：「爺爺呀！今夜做的甚麼惡夢，遇着這夥惡人！爲先的那和尚醜便醜，還有三分人相；這個和尚，怎麼這等個碓梃嘴，蒲扇耳朵，鐵片臉，鬃毛頸項，一分人氣兒也沒有了！」李旁：如今沒人氣遍地多。八戒笑道：「你這老公公不藏興，有些兒好褒貶人褒貶：讚揚或貶低，特指貶低。，你是怎的看我哩？醜便醜，奈看奈：同「耐」。，再停一時就俊了。」那老者見他說出人話來，只得開言問他：「你是那裏來的？」八戒道：「我是唐僧第二個徒弟，法名叫做悟能八戒。才自先問的，叫做悟空行者，是我師兄。師父怪他衝撞了公公，不曾問得實信，所以特着我來拜問。此處果是甚山、甚洞，洞裏果是甚妖，那裏是西去大路，煩尊一指示指示。」老者道：「可老實麼？」八戒道：「我生平不敢有一毫虛的。」老者道：「你莫像纔來的那個和尚走花弄水的胡纏走花弄水：胡亂牽扯，不着邊際。。」八戒道：「我不像他。」

公公拄着杖，對八戒說：「此山叫做八百里獅駝嶺，中間有座獅駝洞，洞裏有三個魔頭。」八戒啐了一聲：「你這老兒卻也多心！三個妖魔，也費心勞力的來報遭信！」公公道：「你不怕麼？」八戒道：「不瞞你說，這三個妖魔，我師兄一棍就打死一個，我一鈀就築死一個；我還有個師弟，他一降妖杖又打死一個。三個都打死，我師父就過去了，有何難哉！」那老者笑道：「這和尚不知深淺！那三個魔頭，神通廣大得緊哩！他手下小妖，南嶺上有五千，北嶺上有五千；東路口有一萬，西路口有一萬；巡哨的有四五千，把門的也有一萬；燒火的無數，打柴的也無數，共計算有四萬七八千。這都是有名字帶牌兒的，專在此喫人。」

那呆子聞得此言，戰兢兢跑將轉來，相近唐僧，且不回話，放下鈀，在那裏出恭。行者見了，喝道：「你不回，卻蹲在那裏怎的？」八戒道：「唬出屎來了屎：諸明本均作「尿」。據《新說西遊記》改。！如今也不消說，趕早兒各自顧命去罷！」行者道：「這個呆根！我問信偏不驚恐，你去問就這等慌張失智！」長老道：「端的何如？」八戒道：「這老兒說：此山叫做八百里獅駝山，中間有座獅駝洞，洞裏有三個老妖，有四萬八千小妖，專在那裏喫人。我們若躧着他些山邊兒，就是他口裏食了。莫想去得！」三藏聞言，戰兢兢，毛骨悚然道：「悟空，如何是好？」行者笑道：「師父放心，沒大事。想是這裏有便有幾個妖精，只是這裏人膽小，把他就說出許多人，許多大，所以自驚自怪。有我哩！」八戒道：「哥哥說得是那裏話！我比你不同。我問的是實，決無虛謬之言。滿山滿谷都是妖魔，怎生前進？」行者笑道：「呆子，嘴臉，不要虛驚！若論滿山滿谷之魔，只消老孫一路棒，半夜打個罄淨！」八戒道：「不羞，不羞，莫說大話！那些妖精點卯也得七八日，怎麼就打得罄淨？」行者道：「你說怎樣打？」八戒道：「憑你抓倒，捆倒，使定身法定倒，也沒有這等快的。」行者笑道：「不用甚麼抓拿捆縛。我把這棍子兩頭一扯，叫『長』，就有四十丈長短；幌一幌，叫『粗』，就有八丈圍圓粗細。往山南一滾，滾殺五千；山北一滾，滾殺五千；從東往西一滾，只怕四五萬砑做肉泥爛醬。」八戒道：「哥哥，若是這等趕面打趕面：同「擀麪」。用棍壓扁面塊。，或者二更時也都了了。」沙僧在傍笑道：「師父，有大師兄恁樣神通，怕他怎的！請上馬走阿。」唐僧見他們講論手段，沒奈何，只得寬心上馬而走。

正行間，不見了那報信的老者，沙僧道：「他就是妖怪，故意狐假虎威的來傳報，恐唬我們哩。」行者道：「不要忙，等我去看看。」好大聖，跳上高峯，四顧無跡，急轉面，見半空中有彩霞幌亮，即縱雲趕上看時，乃是太白金星。走到身邊，用手扯住，口口聲聲只叫他的小名道：「李長庚，李長庚，你好憊懶！有甚話，當面來講便好，怎麼妝做個山林之老，魘樣老孫魘樣：同「演樣」。迷惑。！」金星慌忙施禮道：「大聖，報信來遲，乞勿罪，乞勿罪。這魔頭果是神通廣大，勢要崢嶸勢要：有權勢，有威風。，只看你挪移變化，乖巧機謀，可便過去；如若怠慢些兒，其實難去。」行者謝道：「感激！感激！果然此處難行，望老星上界與玉帝說聲，借些天兵幫助老孫幫助。」金星道：「有！有！有！你只口信帶去，就是十萬天兵，也是有的。」

大聖別了金星，按落雲頭，見了三藏道：「適才那個老兒，原是太白星來與我們報信的。」長老合掌道：「徒弟，快趕上他，問他那裏另有個路，我們轉了去罷。」行者道：「轉不得，證夾：一轉即是外道，邪魔豈不更多？此山徑過有八百里，四周圍不知更有多少路哩，怎麼轉得？」三藏聞言，止不住眼中流淚道：「徒弟，似此艱難，怎生拜佛？」行者道：「莫哭莫哭！一哭便膿包行了行：這裏是某一類人的意思。！他這報信，必有幾分虛話，只是要我們着意留心，誠所謂『以告者，過也』以告者，過也：語出《論語·子路》，意爲「把這件事告訴你的人說錯了」。。你且下馬來坐着。」八戒道：「又有甚商議？」行者道：「沒甚商議，你且在這裏用心保守師父，沙僧好生看守行李、馬匹。等老孫先上嶺打聽打聽，看前後共有多少妖怪，拿住一個，問他個詳細。教他寫個執結執結：舊時對官署提出表示負責的字據，即保證書。，開個花名，把他老老小小，一一查明，分付他關了洞門，不許隘路，卻請師父靜靜悄悄的過去，方顯老孫手段！」沙僧只教：「仔細！仔細！」行者笑道：「不消囑付，我這一去，就是東洋大海也湯開路，就是鐵裹銀山也撞透門！」

好大聖，唿哨一聲，縱筋斗雲，跳上高峯。扳藤負葛，平山觀看，那山裏靜悄無人。忽失聲道：「錯了！錯了！不該放這金星老兒去了，他原來虎唬我。這裏那有個甚麼妖精！他就出來跳風頑耍，必定拈槍弄棒，操演武藝；如何沒有一個？」正自家揣度，只聽得山背後，叮叮噹噹，闢辟剝剝，梆鈴之聲。急回頭看處，原來是個小妖兒，掮着一杆「令」字旗，腰間懸着鈴子，手裏敲着梆子，從北向南而走。仔細看他，有一丈二尺的身子。行者暗笑道：「他必是個鋪兵，想是送公文下報帖的。且等我去聽他一聽，看他說些甚話。」好大聖，捻着訣，念個咒，搖身一變，變做個蒼蠅兒，輕輕飛在他帽子上，側耳聽之。只見那小妖走上大路，敲着梆，搖着鈴，口裏作念道：「我等巡山的，各人要謹慎。提防孫行者：他會變蒼蠅！」李旁：妙。證夾：四句絕妙，宛如偈頌之體。行者聞言，暗自驚疑道：「這廝看見我了。若未看見，怎麼就知我的名字，又知我會變蒼蠅！」原來那小妖也不曾見他，只是那魔頭不知怎麼就分付他這話，卻是個謠言，着他這等胡念。行者不知，反疑他看見，就要取出棒來打他，卻又停住，暗想道：「曾記得八戒問金星時，他說老妖三個，小妖有四萬七八千名。似這小妖，再多幾萬，也不打緊，卻不知這三個老魔有多大手段。等我問他一問，動手不遲。」

好大聖，你道他怎麼去問？跳下他的帽子來，丁在樹頭上，讓那小妖先行幾步，急轉身騰那，也變做個小妖兒，照依他敲着梆，搖着鈴，掮着旗，一般衣服，只是比他略長了三五寸，口裏也那般念着，趕上前叫道：「走路的，等我一等。」那小妖回頭道：「你是那裏來的？」行者笑道：「好人呀！一家人也不認得！」李旁：妙。小妖道：「我家沒你呀。」行者道：「怎的沒我？你認認看。」小妖道：「面生，認不得！認不得！」行者道：「可知道面生。我是燒火的，你會得我少。」小妖搖頭道：「沒有！沒有！我洞裏就是燒火的那些兄弟，也沒有這個嘴尖的。」行者暗想道：「這個嘴好的變尖了些了。」即低頭，把手侮着嘴揉一揉道：「我的嘴不尖阿。」真個就不尖了。那小妖道：「你剛纔是個尖嘴，怎麼揉一揉就不尖了？疑惑人子疑惑人子：可疑的人。！大不好認！不是我一家的！少會，少會！可疑，可疑！我那大王家法最嚴，燒火的只管燒火，巡山的只管巡山，終不然教你燒火，又教你來巡山？」行者口乖，就趁過來道：「你不知道。大王見我燒得火好，就升我來巡山。」小妖道：「也罷，我們這巡山的，一班有四十名，十班共四百名，各自年貌，各自名色。大王怕我們亂了班次，不好點卯，一家與我們一個牌兒爲號。你可有牌兒？」行者只見他那般打扮，那般報事，遂照他的模樣變了；因不曾看見他的牌兒，所以身上沒有。好大聖，更不說沒有，就滿口應承道：「我怎麼沒牌？但只是剛纔領的新牌。拿你的出來我看。」那小妖那裏知這個機括，即揭起衣服，貼身帶着個金漆牌兒，穿條綠絨繩兒，扯與行者看看。行者見那牌背是個『威鎮諸魔』的金牌，正面有三個真字真字：楷體字。，是「小鑽風」，他卻心中暗想道：「不消說了！但是巡山的，必有個『風』字墜腳。」李旁：乖猴。便道：「你且放下衣走過，等我拿牌兒你看。」即轉身，插下手，將尾巴梢兒的小毫毛拔下一根，捻他把，叫：「變！」即變做個金漆牌兒，也穿上個綠絨繩兒，上書三個真字，乃『總鑽風』，拿出來，遞與他看了。證夾：若此牌已與小妖相同，又何意致？妙處全在同異之間。小妖大驚道：「我們都叫做個小鑽風，偏你又叫做個甚麼『總鑽風』！」行者幹事找絕，說話合宜，就道：「你實不知，大王見我燒得火好，把我升個巡風；又與我個新牌，叫做總巡風，李旁：妙猴。教我管你這一班四十名兄弟也。」那妖聞言，即忙唱喏道：「長官，長官，新點出來的，實是面生，言語衝撞，莫怪！」行者還着禮笑道：「怪便不怪你，只是一件：見面錢卻要哩。李旁：妙，妙。每人拿出五兩來罷。」小妖道：「長官不要忙，待我向南嶺頭會了我這一班的人，一總打發罷。」行者道：「既如此，我和你同去。」那小妖真個前走，大聖隨後相跟。

不數里，忽見一座筆峯。何以謂之筆峯？那山頭上長出一條峯來，約有四五丈高，如筆插在架上一般，故以爲名。行者到邊前，把尾巴掬一掬，跳上去，坐在峯尖兒上，叫道：「鑽風！都過來那都過來那：世德堂本自「必有個『風』字墜腳，便道：『你且放』」之後，至「如何胡說！大王身子」一大段，原缺，此據李卓吾評本補。清以後通行之《西遊記》文本，此處多作：「（孫悟空）叫道：『鑽風，都過來。』那些小鑽風在下面躬身道：『長官，伺候。』」但是孫悟空打死了一個小鑽風之後，其餘鑽風居然並無反應，也無一人回洞報信，在情理爲不合。故黃周星《西遊證道書》增加了許多文字，以作彌縫。此處據李卓吾評本點作：「（孫悟空）叫道：『鑽風，都過來那！』這小鑽風在下面躬身道：『長官，伺候。』」（另兩個明本：楊閩齋本、唐僧本同此）則稍可通順，即孫悟空似並未及到「南嶺頭「見到更多的鑽風，即在筆峯對此小鑽風作了單獨盤問並打殺滅口。！」李旁：妙，妙。這小鑽風在下面躬身道：「長官，伺候。」行者道：「你可知大王點我出來之故？」小妖道：「不知。」行者道：「大王要喫唐僧，只怕孫行者神通廣大，說他會變化，只恐他變作小鑽風，來這裏躧着路徑，打探消息，把我升作總鑽風，來查勘你們這一班可有假的。」李旁：猴。小鑽風連聲應道：「長官，我們俱是真的。」行者道：「你既是真的，大王有甚本事，你可曉得？」李旁：妙猴，妙猴，膽智雙絕。小鑽風道：「我曉得。」行者道：「你曉得，快說來我聽。如若說得合着我，便是真的；若說差了一些兒，便是假的，我定拿去見大王處治。」李旁：妙，妙。證夾：有如此探詰之法，何假廣漢鉤距？那小鑽風見他坐在高處，弄獐弄智，呼呼喝喝的，沒奈何，只得實說道：「我大王神通廣大，本事高強，一口曾吞了十萬天兵。」行者聞說，吐出一聲道：「你是假的！」小鑽風慌了道：「長官老爺，我是真的，怎麼說是假的？」行者道：「你既是真的，如何胡說！大王身子能有多大，一口都吞了十萬天兵？」小鑽風道：「長官原來不知。我大王會變化，要大能撐天堂，要小就如菜子。因那年王母娘娘設蟠桃大會，邀請諸仙，他不曾具柬來請。我大王意欲爭天，證夾：「爭天」奇。被玉皇差十萬天兵來降我大王。是我大王變化法身，張開大口，似城門一般，李旁：此樣口，今世上級多。用力吞將去，唬得衆天兵不敢交鋒，關了南天門，故此是一口曾吞十萬兵。」證夾：此事在何年？無乃效猴王之顰耶？行者聞言暗笑道：「若是講手頭之話，老孫也曾幹過。」又應聲道：「二大王有何本事？」小鑽風道：「二大王身高三丈，臥蠶眉，丹鳳眼，美人聲，匾擔牙，鼻似蛟龍。若與人爭鬥，只消一鼻子捲去，就是鐵背銅身，也就魂亡魄喪！」行者道：「鼻子卷人的妖精也好拿。」又應聲道：「三大王也有幾多手段？」小鑽風道：「我三大王不是凡間之怪物，名號雲程萬里鵬，行動時，摶風運海，振北圖南摶風運海，振北圖南：這裏化用了《莊子》裏描寫大鵬的句子：「海運則將徙於南冥。」「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意思是乘着狂風和海潮的流動，飛翔在南北海之間。。隨身有一件兒寶貝，喚做『陰陽二氣瓶』。假若是把人裝在瓶中，一時三刻，化爲漿水。」行者聽說，心中暗驚道：「妖魔倒也不怕，只是仔細防他瓶兒。」又應聲道：「三個大王的本事，你倒也說得不差，與我知道的一樣；李旁：妙，妙。但只是那個大王要喫唐僧哩？」小鑽風道：「長官，你不知道？」行者喝道：「我比你不知些兒！因恐汝等不知底細，分付我來，着實盤問你哩！」小鑽風道：「我大大王與二大王久住在獅駝嶺獅駝洞。三大王不在這裏住。他原住處離此西下有四百里遠近。那廂有座城，喚做獅駝國。他五百年前吃了這城國王及文武官僚，滿城大小男女也盡被他吃了乾淨，因此上奪了他的江山。如今盡是些妖怪。證夾：此一國人，不知作何罪業，遭此吞噬之慘！不知那一年打聽得東土唐朝差一個僧人去西天取經，說那唐僧乃十世修行的好人，有人喫他一塊肉，就延壽長生不老；只因怕他一個徒弟孫行者十分利害，自家一個難爲，徑來此處與我這兩個大王結爲兄弟，合意同心，打夥兒捉那個唐僧也打夥兒捉那個唐僧：這句以下寫悟空怎樣處置那些小鑽風，有些交代不清的地方。悟空是與小鑽風到筆峯去見那一班小鑽風的，並與他們說話。後來悟空打死了小鑽風，那麼其餘小鑽風呢？沒有交代。《西遊證道書》寫得比較清楚，寫道：「行者聽小鑽風說完了，道：『你們說得果然不差。我今日且不問你們要見面錢，你原着先來的這個，跟我見大王回話去。』那先來巡山的小鑽風當真跟着行者就走。走不上半里路，被行者摯出鐵棒，照頭上一砑，就砑做一個肉餅。」這樣交代，就比較清楚了。。」證夾：妖魔之聲氣如此！

行者聞言，心中大怒道：「這潑魔十分無禮！我保唐僧成正果，他怎麼算計要喫我的人！」恨一聲，咬響鋼牙，掣出鐵棒，跳下高峯，把棍子望小妖頭上砑了一砑，可憐，就砑得像一個肉陀。自家見了，又不忍道：「咦！他倒是個好意，把些家常話兒都與我說了，我怎麼卻這一下子就結果了他？也罷，也罷！左右是左右左右是左右：反正是這樣，表示下定決心幹某事的樣子。！」好大聖，只爲師父阻路，沒奈何干出這件事來。就把他牌兒解下，帶在自家腰裏，將「令」字旗掮在背上，腰間掛了鈴，手裏敲着梆子，迎風捻個訣，口裏念個咒語，搖身一變，變的就像小鑽風模樣。拽回步，徑轉舊路，找尋洞府，去打探那三個老妖魔的虛實。這正是：

千般變化美猴王，萬樣騰那真本事。

闖入深山，依着舊路，正走走處，忽聽得人喊馬嘶之聲，即舉目觀之，原來是獅駝洞口有萬數小妖，排列着槍刀劍戟，旗幟旌旄。這大聖心中暗喜道：「李長庚之言，真是不妄！真是不妄！」原來這擺列的有些路數，二百五十名作一大隊伍二百五十名作一大隊伍：據明劉昌《懸笥瑣探·陣法》，最小作戰單位爲5人小隊，5個小隊合一個5人隊，五個5人隊合一個5人隊，兩個5人隊合爲50人隊，稱爲「營」。這裏所謂「大隊伍」，指一營的兵數。。他只見有四十名雜彩長旗，盈風亂舞，就知有萬名人馬。卻又自揣自度道：「老孫變作小鑽風，這一進去，那老魔若問我巡山的話，我必隨機答應。倘或一時言語差訛，認得我阿，怎生脫體？就要往外跑時，那夥把門的擋住，如何出得門去？要拿洞裏妖王，必先除了門前衆怪！」你道他怎麼除得衆怪？好大聖，想着：「那老魔不曾與我會面，就知我老孫的名頭，我且倚着我的這個名頭，仗着威風，說些大話，嚇他一嚇看。果然中土衆僧有緣有分，取得經回，這一去，只消我幾句英雄之言，就嚇退那門前若干之怪；假若衆僧無緣無分，取不得真經呵，就是總然說得蓮花現，也除不得西方洞外精。」心問口，口問心，思量此計；敲着梆，搖着鈴，徑直闖到獅駝洞口，早被前營上小妖擋住道：「小鑽風來了？」行者不應，低着頭就走。走至二層營裏，又被小妖扯住道：「小鑽風來了？」行者道：「來了。」衆妖道：「你今早巡風去，可曾撞見甚麼孫行者麼？」行者道：「撞見的，正在那裏磨槓子哩扛子：即槓子，也作「摃子」，粗而長的棍棒。。」衆妖害怕道：「他怎麼個模樣？磨甚麼槓子？」行者道：「他蹲在那澗邊，還似個開路神；若站起來，好道有十數丈長！手裏拿着一條鐵棒，就似碗來粗細的一根大槓子，在那石崖上抄一把水，磨一磨，口裏又念着：『槓子阿！這一向不曾拿你出來顯顯神通，這一去就有十萬妖精，也都替我打死！等我殺了那三個魔頭祭你！』他要磨得明瞭，先打死你門前一萬精哩！」那些小妖聞得此言，一個個心驚膽戰，魂散魄飛。行者又道：「列位，那唐僧的肉也不多幾斤，也分不到我處，我們替他頂這個缸怎的！不如我們各自散一散罷。」衆妖都道：「說得是，我們各自顧命去來。」假若是些軍民人等，服了聖化聖化：聖人忠君愛國的教化。，就死也不敢走。原來此輩都是些狼蟲虎豹，走獸飛禽，嗚的一聲，都鬨然而去了。證夾：此一萬妖大造化，免了後來半夜一剿。這個倒不像孫大聖幾句鋪頭話鋪頭話：鋪，鋪敘。鋪頭話的意思是編排誇大的話。，卻就如楚歌聲吹散了八千兵楚歌聲吹散了八千兵：楚漢爭戰時，項羽被劉邦圍困在垓下，漢軍唱起楚地的歌曲。項羽手下的士兵都來自楚地，聽了家鄉的歌，軍心動搖，紛紛跑散了。《史記·高祖本紀》：「項羽卒聞漢軍之楚歌，以爲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行者暗自喜道：「好了，老妖是死了！聞名就走，怎敢覿面相逢？這進去還似此言方好；若說差了，才這夥小妖有一兩個倒走進去聽見，卻不走了風汛？」你看他

存心來古洞，仗膽入深門。

畢竟不知見那個老魔頭有甚吉凶，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採戰爐火，俱無關於聖道，急須猛醒回頭矣。然旁門三千六百，外道七十二家，絕不關於聖道者易知，有似道而實非道者難認。故此回至七十七回，使學者早求明師口訣，識破一切旁門外道，去假修真，以歸妙覺也。

篇首一詞，言一切情慾皆系妄念，沙門多少執空之徒，不知斷欲忘情即是真禪，而以口頭三昧爲要，仍是有欲有情，禪何在乎？蓋真禪須要着意堅心，一塵不染，如明月當空，自有爲而入無爲，由勉強而抵自然，進步不錯，行滿功完，而成大覺金仙。如來教外別傳者，即此；道祖金丹大道者，即此。以是知仙即佛，佛即仙，仙佛同源，性命雙修也。

「三藏師徒打開欲網，跳出情牢，放馬西行。」是已知斷欲忘情矣，何以忽見一座高山，有老者高呼：「西進的長老，且暫住！這山上有一夥妖魔，吃盡了閻浮世上人，不可前進」乎？蓋斷欲忘情，只是性理一己之事，而進步行功，乃是他家不死之方。若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冒然前進，則此間即有妖魔擋路，其不爲妖魔所喫者幾希。於斯時也，急須問個實信，方能攸往攸利，行功不錯，而大道可進矣。古人云：「虛心受益」，又云：「禮下於人，必有所得。」此皆言屈已求人之效也。

「三藏道：『你相貌醜陋，言語粗俗，怕衝撞了他，問不出個實信。』行者道：『我變俊些地的去。』」是未免在聲色相貌上打點，而不在真心實意處着腳，即非老實學道者。故行者變小和尚不老實去問，說出「貶解妖精起身，連夜搬去」等語，雖外恭而內不敬，外小而內自大。以致老者始而言妖精相與仙佛神聖，假話以答；既而見言語風狂，一句不應。噫！我不老實，誰肯老實？我不實信其道，誰肯說道之實信？不得實信，雖能斷欲忘情，終是有頭無尾，不通雷音大路，如何到得如來地位？學者急須以此爲戒，去不老實而歸老實，則實情可得。所以八戒老實，毫無虛詐，而老者即以老實說實信矣。

「獅」者，喻其師心自用；「駝」者，比其高傲無人。師心高傲，則雄心氣盛，故曰獅駝嶺；有己無人，則昏蔽如洞，故曰獅駝洞。此等妖魔不一而足，皆系毀謗聖道，紊亂仙經，爲惡最大，爲害最深，故有三個妖魔，統領四萬七八千小妖，專在此處喫人。這個妖爲何妖？僅是師心高傲，不老實之妖；這個信爲何信，即報師心高做不老實之信。知得此妖，知得此信，即是間出實信矣。既然知不老實，須當變而爲老實，倘知而不變，仍是魔口之食，何濟於事？故金星道：「大聖只看你變化機謀，方可過去，如若怠慢些兒，其實難行。」蓋有機謀者爲妖，能變化者爲聖。用機謀而不知變化，是以妖爲心，則能喫人；能變化而不用機謀，是以聖爲心，則能成道。變化機謀，則一切機謀盡無，斯不爲獅駝所阻，可以過去得。

最妙處，是行者扯住金星，聲聲只叫他的小名道。「李長庚！李長庚！有話何不當面來講，怎麼裝這個模樣混我？」李爲木，在東，《震》家事；庚爲金，在西，《兌》家事。《震》爲我家，《兌》爲他家，以我求他，他來混我，《震》、《兌》合一，變化機謀，即在其中。此仙翁已叫起小名，當面來講，吾不知在獅駝洞獅駝國之老妖肯聽否？雖然，此事豈易知，亦豈易行？若非恩師訣破真鉛，萬般作用，枉自徒勞，安能變化機謀，而不爲機謀變化？三豐所謂「煉己時須用真鉛」，正是此意。學者勿以傳報魔惡爲實信，當知長庚傳報爲實信。庚金即他家真鉛，若欲舍此真鉛實信，而妄冀去假歸真，便是三藏欲轉別路，而過獅駝嶺，殊不知過不得此處獅駝嶺，而別路之獅駝嶺更多於此，如何轉得過去？故行者道：「轉不得」，又云：「怎麼轉得？」以見獅駝嶺爲西天必由之路，正向西天不可不過之境，是在人之着意留心，變化機謀耳。

「行者到空中打聽觀看，山中靜悄無人。」斷欲忘情即是禪，無機謀也。「正自揣度，聽得山背後梆鈴之聲，原來是個小妖。」有情有欲豈安然？着於聲音之小機謀也。「行者變蒼蠅兒，飛在他帽子耳邊，小妖口裏作念道：『我等巡山的，各人要謹慎，提防孫行者，他會變蒼蠅。』」「帽」者，冒也。「蠅兒」者，嬰兒也。嬰兒即先天真乙之氣，先天之氣，居於恍惚杳冥之內，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因陰陽交感之後，激而有象，得之者立躋聖位，必有師學，非一切機謀小兒執一己而修者，聽得冒聽，所得冒傳。《悟真》雲：「恍惚之中尋有象，杳冥之內覓真精。有無從此自相入，未見如何想得成。」故仙翁雲：「原來那小妖也不曾見他，只是那魔頭不知怎麼就吩咐他這話，卻是四句謠言，着他這等傳說。」可謂叫醒一切冒聽冒傳，不知先天大道之輩矣。「行者要打小妖，卻又停住，想道：不知三個老妖手段，等我問一問，動手未遲。』言冒聽冒傳，只是口耳梆聲，不知就裏機謀，豈容冒然下手？下手妙訣，須要口傳心授，真知確見也。

何以行者變燒火小妖，巡山小妖以爲面生認不得、會的少乎？火屬《離》，《離》爲心，行者變之真心也。真心非色非空，不着有無，乃赤子之心，娘生本面。口耳之學認假失真，不知返觀內照，與道日遠，所以一家人，認不得一家人，會的少。惟大修行人，認得真心，識得本面，性以處內，情以御外，內外一氣，變化不拘，不在皮囊上作活計，全在法身上用功夫，豈等夫旁門外道，執一己而修乎？

旁門外道，雖各執相各着空不同，然其有我無人，一個牌子號頭，繩穿線扯，暗中無不相投。背卻鎮魔之金公，認真一己之幻相，以是爲非，以邪爲正。自調聞風鑽研，是亦「小鑽風」而已，何濟大事？豈知金丹之道，得一畢萬，總鑽於一處，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以真化假，依假修真，其中又用假，假中又現真，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不特能查勘其小之真假，而且能審知其大之本事。此行者變「總鑽風」，而「小鑽風」無不隨其運用矣。

何以行者對小妖道：「你快說來我聽，合着我便是真的，差了一些便是假的，拿去見大王處治」？特以金丹者，陰陽之氣凝結而成，兩者異，真乙之氣潛；兩者合，真乙之氣變。是在有人有己，人已相合，大小無傷，處治得法耳。天機密祕，正在於此，非善通陰陽、深明造化者，孰能與於斯哉？

「大魔會變化，能大能小，因王母蟠桃會不曾請，意欲爭天，曾吞十萬天兵」等語，此大小禪法，師心自用，妄猜私議之學。安猜私議之條，不一而足，其間最誤人者，莫如禪關機鋒二條，故曰：「若是講口頭語，老孫也曾幹過。」

「二魔身高三丈，臥蠶眉，丹鳳眼，美人身，匾擔牙，蚊龍鼻。若與人爭，只消一鼻子捲去，就是銅背鐵身，也就魂亡晚喪。」此閉目靜坐，着意一處，執相守靜之學。執相守靜之條，不一而足，其間最足誤人者，莫如鼻頭閉息之一條，故曰：「鼻子卷人的妖精也好拿。」

「三魔名號『雲程萬里鵬』，行動時轉風運海，振北圖南。隨身有一件寶貝，喚作『陰陽二氣瓶』，假若把人裝在瓶內，一時三刻化爲血水。」此搬運後天精氣之學。搬運之條，不一而足，其中最誤人者，莫如心腎相交之一條。彼以心氣爲陰，腎氣爲陽，取心腎二氣．交媾於黃庭，謂之結聖胎。殊不知日久成盅，氣血凝滯．化爲血水而死者，不計其數，故曰；「妖精到也不怕，只是仔細防他瓶兒。」

大魔用心着空之妖，二魔用意執相之妖，三魔運氣、着空、執相兼有之妖。天下緇黃，用心意而着空執相者，十有二三，至於搬運後天之氣，而着空執相者，十中即有八九，故大魔二魔居於獅駝洞，爲害固大；三魔居於獅駝國，爲害尤大。三個魔頭同歸一處，邪說橫行，擾亂世道人心，大壞教門，不堪言矣。說到此處，修行人可以除去他人冒傳之梆聲，急須打探自己洞中之虛實，然要拿洞裏之妖王，必先除門前之衆怪。門前之怪爲何怪？乃冒聽、冒說、冒傳之怪也。

言者心之聲，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言不可不慎也。既雲慎言，又何說些大話嚇衆怪乎？殊不知修行人未嘗不言，特不妄言耳。說大話，說其善言也；嚇衆怪，去其不善之言也。用善言以去不善之言，言必有中，何礙於言？行者說大話，嚇散門前一萬小妖，是不容其冒聽、冒說、冒傳。真會說大話者，若能說此大話，是有大力量、大腳力、大本領，雖終日說，未嘗說。彼口耳之學，冒說大話，使小機謀傳人巡山者，烏足窺其端倪？千百年來，讀《西遊》解《西遊》者，竟將仙翁妙意埋沒，直以大話騙人目之，此孔子不得不哭麟，卞和不得不泣玉也。

詩曰：

着空執相道中魔，高傲欺心怎奈何？

教外別傳藏祕訣，豈容聲色冒猜摩。

# 第七十五回 心猿鑽透陰陽竅 魔王還歸大道真

李本總批：這獅子一肚皮猴舌。

在獅子肚裏煞酒風，也是奇事。

描畫猴處，都是匪夷所思。

憺漪子曰：以雲程萬里之鵬，而有陰陽二氣之瓶，乍聽之令人肌粟。以爲此瓶上之當爲黃眉之金鐃，下之亦不失爲銀角之葫蘆、淨瓶，不知當費幾許磨折！而乃輕輕早爲心猿鑽破，殊令人輾然色喜。然瓶破而魔難仍不解也。豈惟瓶破而難不解，甚至大魔降矣，二魔降矣，香藤轎已送過山，而難猶未解也。天下事變之難料如此！《南華》雲：「事不成，則有人道之患；若成，則有陰陽之患。」心猿此一鑽，可謂無陰陽之患矣，夫孰知仍未免乎人道之患也哉？

又曰：行者之入腹降妖，力寡而功倍。然亦不可多得，惟黑熊、羅剎、黃眉、地湧與青獅而爲五耳。羅剎、地湧俱女身，不足道；黑熊、黃眉二處，亦殊草草；獨此處生趣勃勃，痛快淋漓，割取一段，可作數出雜劇。

卻說孫大聖進於洞口，兩邊觀看。只見：

骷髏若嶺，骸骨如林。人頭髮躧成氈片，人皮肉爛作泥塵。人筋纏在樹上，乾焦幌亮如銀。真個是屍山血海，果然腥臭難聞。東邊小妖，將活人拿了剮肉；西下潑魔，把人肉鮮煮鮮烹。若不美猴王如此英雄膽，第二個凡夫也進不得他門。

不多時，行入二層門裏看時，呀！這裏卻比外面不同：清奇幽雅，秀麗寬平；左右有瑤草仙花，前後有喬松翠竹。一行七八里遠近，纔到三層門。閃着身，偷着眼看處，那上面高坐三個老妖，十分獰惡。中間的那個生得：

鑿牙鋸齒，圓頭方面。聲吼若雷，眼光如電。仰鼻朝天，赤眉飄焰。但行處百獸心慌，若坐下羣魔膽戰。這一個是獸中王，青毛獅子怪。

左手下那個生得：

鳳目金睛，黃牙粗腿。長鼻銀毛，看頭似尾看頭似尾：大象的頭上有一根長鼻子，和尾巴很相似。。圓額皺眉，身軀磊磊。細聲如竊窕佳人，玉面似牛頭惡鬼。這一個是藏齒修身多年的黃牙老象。

右手下那一個生得：

金翅鯤頭，星睛豹眼。振北圖南，剛強勇敢。變生翱翔變生翱翔：指《莊子·逍遙遊》所載北冥之鯤魚化爲大鵬，飛昇上天的傳說。，鷃笑龍慘鷃（yàn）笑龍慘：《莊子·逍遙遊》載：斥鷃（一種小鳥）嘲笑大鵬說，我飛起來不過幾尺高就掉下來了，大鵬要飛到哪裏去呢？這裏形容這樣的小鳥目光短淺。龍慘，佛教認爲大鵬以龍爲食，所以龍見到大鵬要害怕。。摶風翮百鳥藏頭翮（hé）：鳥羽的莖，代指鳥的翅膀。，舒利爪諸禽喪膽。這個是雲程九萬的大鵬雕雲程九萬：《莊子·逍遙遊》「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指大鵬乘風直上，直到九萬里的高空。。

那兩下列着有百十大小頭目，一個個全裝披掛，介冑整齊，威風凜凜，殺氣騰騰。行者見了，心中歡喜，一些兒不怕，大踏步，徑直進門，把梆鈴卸下，朝上叫聲「大王」。三個老魔笑呵呵問道：「小鑽風，你來了？」行者應聲道：「來了。」「你去巡山，打聽孫行者的下落何如？」行者道：「大王在上，我也不敢說起。」老魔道：「怎麼不敢說？」行者道：「我奉大王命，敲着梆鈴，正然走處，猛抬頭，只看見一個人，蹲在那裏磨槓子，還像個開路神，若站將起來，足有十數丈長短。他就着那澗崖石上，抄一把水，磨一磨，口裏又念一聲，說他那槓子到此還不曾顯個神通，他要磨明，就來打大王。我因此知他是孫行者，特來報知。」

那老魔聞此言，渾身是汗，唬得戰呵呵的道：「兄弟，我說莫惹唐僧。他徒弟神通廣大，預先作了準備，磨棍打我們，卻怎生是好？」教：「小的們，把洞外大小俱叫進來，關倒門，讓他過去罷。」那頭目中有知道的報：「大王，門外小妖已都散了。」老魔道：「怎麼都散了？想是聞得風聲不好也，快早關門！快早關門！」衆妖乒乒把前後門盡皆牢拴緊閉。行者自心驚道：「這一關了門，他再問我家長裏短的事，我對不來，卻不弄走了風，被他拿住？且再唬他一唬，教他開着門，好跑。」又上前道：「大王，他還說得不好。」老妖道：「他又說甚麼？」行者道：「他說拿大大王剝皮，二大王剮骨，三大王抽筋。你們若關了門不出去呵，他會變化，一時變了個蒼蠅兒，自門縫裏飛進，把我們都拿出去，卻怎生是好？」老魔道：「兄弟每仔細，我這洞裏，遞年家沒個蒼蠅遞年：一年又一年，每年。。但是有蒼蠅進來，就是孫行者。」行者暗笑道：「就變個蒼蠅嚇他一嚇，好開門。」大聖閃在傍邊，伸手去腦後拔了一根毫毛，吹一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一個金蒼蠅，飛去望老魔劈臉撞了一頭。那老怪慌了道：「兄弟，不停當！那話兒進門來了！」驚得那大小羣妖，一個個丫鈀掃帚，都上前亂撲蒼蠅。這大聖忍不住，赥赥的笑出聲來赥赥（xī）：同「嘻嘻」。笑聲。。乾淨他不宜笑，這一笑笑出原嘴臉來了，卻被那第三個老妖魔跳上前一把扯住道：「哥哥，險些兒被他瞞了！」老魔道：「賢弟，誰瞞誰？」三怪道：「剛纔這個回話的小妖，不是小鑽風，他就是孫行者。必定撞見鑽風，不知是他怎麼打殺了，卻變化來哄我們哩。」行者慌了道：「他認得我了！」即把手摸摸，對老怪道：「我怎麼是孫行者？我是小鑽風，大王錯認了。」老魔笑道：「兄弟，他是小鑽風。他一日三次在面前點卯，我認得他。」又問：「你有牌兒麼？」行者道：「有。」擄着衣服，就拿出牌子。老怪一發認實道：「兄弟，莫屈了他。」三怪道：「哥哥，你不曾看見他，他才子閃着身才子：方言。剛纔。，笑了一聲，我見他就露出個雷公嘴來。見我扯住時，他又變作個這等模樣。」叫：「小的們，拿繩來！」衆頭目即取繩索。三怪把行者扳翻倒，四馬攢蹄捆住；揭起衣裳看時，足足是個弼馬溫。原來行者有七十二般變化，若是變飛禽、走獸、花木、器皿、昆蟲之類，卻就連身子滾去了；但變人物，卻只是頭臉變了，身子變不過來。果然一身黃毛，兩塊紅股，一條尾巴。老妖看着道：「是孫行者的身子，小鑽風的臉皮。是他了！」教：「小的們，先安排酒來，與你三大王遞個得功之杯。既拿倒了孫行者，唐僧坐定是我們口裏食也。」三怪道：「且不要喫酒。孫行者溜撒，他會逃遁之法，只怕走了。教小的們擡出瓶來，把孫行者裝在瓶裏，我們纔好喫酒。」老魔大笑道：「正是！正是！」即點三十六個小妖，入裏面開了庫房門，擡出瓶來。你說那瓶有多大？只得二尺四寸高。怎麼用得三十六個人抬？那瓶乃陰陽二氣之寶，內有七寶八卦、二十四氣七寶：佛教和道教都有七寶之說，指七種珍寶，具體的種類說法不一，《法華經》認爲是金、銀、琉璃、硨磲、瑪瑙、真珠、玫瑰。，要三十六人，按天罡之數，才抬得動。不一時，將寶瓶擡出，放在三層門外，展得乾淨展：揩抹。，揭開蓋，把行者解了繩索，剝了衣服，就着那瓶中仙氣，搜的一聲，吸入裏面，將蓋子蓋上，貼了封皮。卻去喫酒道：「猴兒今番入我寶瓶之中，再莫想那西方之路。若還能勾拜佛求經，除是轉背搖車，再去投胎奪舍是。」你看那大小羣妖，一個個笑呵呵都去賀功不題。

卻說大聖到了瓶中，被那寶貝將身束得小了，索性變化，蹲在當中。半晌，那邊蔭涼，忽失聲笑道：「這妖精外有虛名，內無實事。怎麼告誦人說這瓶裝了人，一時三刻，化爲膿血？若似這般涼快，就住上七八年也無事！」咦！大聖原來不知那寶貝根由：假若裝了人，一年不語，一年蔭涼；但聞得人言，就有火來燒了。大聖未曾說話，只見滿瓶都是火焰。幸得他有本事，坐在中間捻着避火訣，坐在中間，全然不懼。耐到半個時辰，四周圍鑽出四十條蛇來咬。行者輪開手，抓將過來，盡力氣一（jiū）：同「揪」。，做八十段。少時間，又有三條火龍出來，把行者上下盤繞，着實難禁，自覺慌張無措道：「別事好處，這三條火龍難爲。再過一會不出，弄得火氣攻心，怎了？」他想道：「我把身子長一長，券破罷券：用身子撞、撐。。」好大聖，捻着訣，念聲咒，叫：「長！」即長了丈數高下，那瓶緊靠着身，也就長起去；他把身子往下一小，那瓶兒也就小下來了。行者心驚道：「難！難！難！怎麼我長他也長，我小他也小？如之奈何？」說不了，孤拐上有些痛疼，急伸手摸摸，卻被火燒軟了，自己心焦道：「怎麼好？孤拐燒軟了？弄做個殘疾之人了。」忍不住吊下淚來，這正是：

遭魔遇苦懷三藏，着難臨危慮聖僧。

道：「師父呵！當年歸正，蒙觀音菩薩勸善，脫離天災。我與你苦歷諸山，收殄多怪收殄（tiǎn）：降伏、消滅。，降八戒，得沙僧，千辛萬苦，指望同證西方，共果正道。何期今日遭此毒魔，老孫誤入於此，傾了性命，撇你在半山之中，不能前進。想是我昔日名高，故有今朝之難！」李旁：着眼。虛名極能取實禍。正此悽愴，忽想起：「菩薩當年在蛇盤山曾賜我三根救命毫毛，不知有無，且等我尋一尋看。」即伸手渾身摸了一把，只見腦後有三根毫毛，十分挺硬，忽喜道：「身上毛都如彼軟熟，只此三根如此硬搶硬搶：挺硬。，必然是救我命的。」即便咬着牙，忍着疼，拔下毛，吹口仙氣，叫：「變！」一根即變作金鋼鑽，一根變作竹片，一根變作綿繩。扳張篾片弓兒篾片弓兒：形狀像弓，把鑽頭垂直纏在弦上，來回拉動竹篾做的弓片，鑽頭就會轉動，用來鑽透東西。，牽着那鑽，照瓶底下搜搜的一頓鑽，鑽成一個眼孔，透進光亮。喜道：「造化！造化！卻好出去也！」才變化出身，那瓶復蔭涼了。證夾：此瓶如此易破，不及黃眉怪金鐃多矣。怎麼就涼？原來被他鑽了，把陰陽之氣泄了，故此遂涼。

好大聖，收了毫毛，將身一小，就變做個蟭蟟蟲兒，十分輕巧，細如須發，長似眉毛，自孔中鑽出；且還不走，徑飛在老魔頭上釘着。那老魔正飲酒，猛然放下杯兒道：「三弟，孫行者這回化了麼？」三魔笑道：「還到此時哩？」老魔教傳令抬上瓶來。那下面三十六個小妖即便抬瓶，瓶就輕了許多，慌得衆小妖報道：「大王，瓶輕了！」老魔喝道：「胡說！寶貝乃陰陽二氣之全功，如何輕了？」內中有一個勉強的小妖勉強：這裏是盡全力的意思。，把瓶提上來道：「你看這不輕了？」老魔揭蓋看時，只見裏面透亮，忍不住失聲叫道：「這瓶裏空者，控也空者，控也：控，指將容器出口向下，使其中液體流盡，這是幽默地借用了古文的句法，如《孟子》說：「庠者，養也；校者，教也。」！」證夾：四字一連讀，方見其妙。大聖在他頭上，也忍不住道一聲：「我的兒呵！搜者搜：原作「」，據《西遊證道書》改。，走也！」衆怪聽見道：「走了！走了！」即傳令：「關門！關門！」

那行者將身一抖，收了剝去的衣服，現本相，跳出洞外。回頭罵道：「妖精不要無禮！瓶子鑽破，裝不得人了，只好拿了出恭！」喜喜歡歡，嚷嚷鬧鬧，踏着雲頭，徑轉唐僧處。那長老正在那裏撮土爲香，望空禱祝。行者且停雲頭，聽他禱祝甚的。那長老合掌朝天道：

「祈請雲霞衆位仙，六丁六甲與諸天。

願保賢徒孫行者，神通廣大法無邊。」

大聖聽得這般言語，更加努力，收斂雲光，近前叫道：「師父，我來了！」長老攙住道：「悟空勞碌！你遠探高山，許久不回，我甚憂慮。端的這山中有何吉凶？」行者笑道：「師父，才這一去，一則是東土衆僧有緣有分，二來是師父功德無量無邊，三也虧弟子法力。」將前項妝鑽風、陷瓶裏及脫身之事，細陳了一遍：「今得見尊師之面，實爲兩世之人也！」長老感謝不盡道：「你這番不曾與妖精賭鬥麼？」行者道：「不曾。」長老道：「這等保不得我過山了。」行者是個好勝的人，叫喊道：「我怎麼保你過山不得？」長老道：「不曾與他見個勝負，只這般含糊，我怎敢前進！」大聖笑道：「師父，你也忒不通變。常言道『單絲不線，孤掌難鳴』。那魔三個，小妖千萬，教老孫一人，怎生與他賭鬥？」長老道：「寡不敵衆，是你一人也難處。八戒、沙僧他也都有本事，教他們都去，與你協力同心，掃淨山路，保我過去罷。」行者沉吟道：「師言最當。着沙僧保護你，着八戒跟我去罷。「那呆子慌了道：「哥哥沒眼色！我又粗夯，無甚本事，走路扛風扛風：兜風，因身軀胖大而頂風。，跟你何益？」行者道：「兄弟，你雖無甚本事，好道也是個人。俗雲：『放屁添風。』你也可壯我些膽氣。」八戒道：「也罷，也罷，望你帶挈帶挈。但只急溜處，莫捉弄我。」長老道：「八戒在意，我與沙僧在此。」

那呆子抖擻神威，與行者縱着狂風，駕着雲霧，跳上高山，即至洞口，早見那洞門緊閉，四顧無人。行者上前，執鐵棒，厲聲高叫道：「妖怪開門！快出來與老孫打耶！」那洞裏小妖報入，老魔心驚膽戰道：「幾年都說猴兒狠，話不虛傳果是真！」二老怪襯在傍邊問道：「哥哥怎麼說？」老魔道：「那行者早間變小鑽風混進來，我等不能相識。幸三賢弟認得，把他裝在瓶裏。他弄本事，鑽破瓶兒，卻又攝去衣服走了。如今在外叫戰，誰敢與他打個頭仗？」更無一人答應。又問，又無人答，都在那妝聾推啞。老魔發怒道：「我等在西方大路上，忝着個醜名忝：羞辱，有愧於，常用做謙辭。，今日孫行者這般眇視，若不出去與他見陣，也低了名頭。等我舍了這老性命去與他戰上三合。三合戰得過，唐僧還是我們口裏食；戰不過，那時關了門，讓他過去罷。」遂取披掛結束了，開門前走。行者與八戒在門傍觀看，真是好一個怪物：

鐵額銅頭戴寶盔，盔纓飄舞甚光輝。

輝輝掣電雙睛亮，亮亮鋪霞兩鬢飛。

勾爪如銀尖且利，鋸牙似鑿密還齊。

身披金甲無絲縫，腰束龍絛有見機。

手執鋼刀明幌幌，英雄威武世間稀。

一聲吆喝如雷震，問道敲門者是誰？

大聖轉身道：「是你孫老爺齊天大聖也。」老魔笑道：「你是孫行者？大膽潑猴！我不惹你，你卻爲何在此叫戰？」行者道：「『有風方起浪，無潮水自平』。你不惹我，我好尋你？只因你狐羣狗黨，結爲一夥，算計喫我師父，所以來此施爲。」老魔道：「你這等雄糾糾的，嚷上我門，莫不是要打麼？」行者道：「正是。」老魔道：「你休猖獗！我若調出妖兵，擺開陣勢，搖旗擂鼓，與你交戰，顯得我是坐家虎坐家虎：比喻在家門口仗勢擺威風的人。，欺負你了。我只與你一個對一個，不許幫丁！」行者聞言，叫：「豬八戒走過，看他把老孫怎的！」那呆子真個閃在一邊。老魔道：「你過來，先與我做個樁兒樁兒：練習劈刺的靶子。，讓我盡力氣着光頭砍上三刀，就讓你唐僧過去；假若禁不得，快送你唐僧來，與我做一頓下飯！」行者聞言笑道：「妖怪，你洞裏若有紙筆，取出來，與你立個合同。自今日起，就砍到明年，我也不與當真！」那老魔抖擻威風，丁字步站定，雙手舉刀，望大聖劈頂就砍。這大聖把頭往上一迎，只聞扢扠一聲響，頭皮兒紅也不紅。那老魔大驚道：「這猴子好個硬頭呵！」大聖笑道：「你不知，老孫是：

生就銅頭鐵腦蓋，天地乾坤世上無。

斧砍錘敲不得碎，幼年曾入老君爐。

四鬥星官監臨造四鬥星官：指東、西、南、北四大斗星的神靈。參見第四回「五斗星君」條注。，二十八宿用工夫。

水浸幾番不得壞，周圍扢搭板筋鋪。

唐僧還恐不堅固，預先又上紫金箍。」

老魔道：「猴兒不要說嘴！看我這二刀來，決不容你性命！」行者道：「不見怎的，左右也只這般砍罷了。」老魔道：「猴兒，你不知這刀：

金火爐中造，神工百鍊熬。

鋒刃依三略，剛強按六韜。

卻似蒼蠅尾蒼蠅尾：形容寶刀刃薄靈活。，猶如白蟒腰。

入山雲蕩蕩，下海浪滔滔。

琢磨無遍數，煎熬幾百遭。

深山古洞放，上陣有功勞。

攙着你這和尚天靈蓋，一削就是兩個瓢！」

大聖笑道：「這妖精沒眼色！把老孫認做個瓢頭哩！也罷，誤砍誤讓，教你再砍一刀看怎麼。」那老魔舉刀又砍，大聖把頭迎一迎，乒乓的劈做兩個半；證夾：紫金箍亦劈破乎？大聖就地打個滾，變做兩個身子。李旁：猴。那魔一見慌了，手按下鋼刀。豬八戒遠遠望見，笑道：「老魔好砍兩刀的！卻不是四個人了？」老魔指定行者道：「聞你能使分身法，怎麼把這法兒拿出在我這前使！」大聖道：「何爲分身法？」老魔道：「爲甚麼先砍你一刀不動，如今砍你一刀，就是兩個人？」大聖笑道：「妖怪，你切莫害怕。砍上一萬刀，還你二萬個人！」老魔道：「你這猴兒，你只會分身，不會收身。李旁：分身奇矣，收身更奇。你若有本事收做一個，打我一棍去罷。」大聖道：「不許說謊，你要砍三刀，只砍了我兩刀；教我打兩棍，若打了棍半，就不姓孫！」老魔道：「正是，正是。」

好大聖，就把身摟上來，打個滾，依然一個身子，掣棒劈頭就打。那老魔舉刀架住道：「潑猴無禮！甚麼樣個哭喪棒，敢上門打人？」大聖喝道：「你若問我這條棍，天上地下，都有名聲。」老魔道：「怎見名聲？」他道：

「棒是九轉鑌鐵煉九轉鑌鐵：這裏指錘打過多次的精鐵。，老君親手爐中煅。

禹王求得號神珍，四海八河爲定驗。

中間星斗暗鋪陳，兩題箝裹黃金片題：物體的頂端。。

花紋密佈鬼神驚，上造龍紋與鳳篆鳳篆：即鳥篆，古文字，注已見前。。

名號靈陽棒一條，深藏海藏人難見。

成形變化要飛騰，飄颻五色霞光現。

老孫得道取歸山，無窮變化多經驗。

時間要大甕來粗，或小些微如鐵線。

粗如南嶽細如針南嶽：五嶽之一，即衡山。位於湖南中部，有七十二峯。 ，長短隨吾心意變。，長短隨吾心意變。

輕輕舉動彩雲生，亮亮飛騰如閃電。

攸攸冷氣逼人寒，條條殺霧空中現。

降龍伏虎謹隨身，天涯海角都遊遍。

曾將此棍鬧天宮，威風打散蟠桃宴。

天王賭鬥未曾贏，哪吒對敵難交戰。

棍打諸神沒躲藏，天兵十萬都逃竄。

雷霆衆將護靈霄，飛身打上通明殿。

掌朝天使盡皆忙，護駕仙卿俱攪亂。

舉棒掀翻北斗宮，回首振開南極院。

金闕天皇見棍兇，特請如來與我見。

兵家勝負自如然，困苦災危無可辦。

整整挨排五百年，虧了南海菩薩勸。

大唐有個出家僧，對天發下洪誓願。

枉死城中度鬼魂，靈山會上求經卷。

西方一路有妖魔，行動甚是不方便。

已知鐵棒世無雙，央我途中爲侶伴。

邪魔湯着赴幽冥，肉化紅塵骨化面。

處處妖精棒下亡，論萬成千無打算。

上方擊壞鬥牛宮，下方壓損森羅殿。

天將曾將九曜追，地府打傷催命判。

半空丟下振山川，勝如太歲新華劍太歲新華劍：不詳，似指星命家所謂「太歲」、「劍鋒」而言。太歲、劍鋒都是星命術中的凶煞名。劍鋒，凶煞之一，命中遇劍鋒，主刀兵鬥殺，多有損傷。。

全憑此棍保唐僧，天下妖魔都打遍！」

那魔聞言，戰兢兢舍着性命，舉刀就砍。猴王笑吟吟，使鐵棒前迎。他兩個先時在洞前撐持，然後跳起去，都在半空裏廝殺。這一場好殺：

天河定底神珍棒，棒名如意世間高。誇稱手段魔頭惱，大桿刀擎法力豪。門外爭持還可近，空中賭鬥怎相饒！一個隨心更面目，一個立地長身腰。殺得滿天雲氣重，遍野霧飄飄。那一個幾番立意擒三藏，這一個廣施法力保唐朝。都因佛祖傳經典，邪正分明恨苦交。

那老魔與大聖鬥經二十餘合，不分輸贏。原來八戒在底下見他兩個戰到好處，忍不住掣鈀架風，跳將起去，望妖魔劈臉就築。那魔慌了，不知八戒是個嘑頭性子嘑頭：有衝勁而不能持久。，冒冒實實的嚇人，他只道嘴長耳大，手硬鈀兇，敗了陣，丟了刀，回頭就走。大聖喝道：「趕上！趕上！」這呆子仗着威風，舉着釘鈀，即忙趕下怪去。老魔見他趕的相近，在坡前立定，迎着風頭，幌一幌，現了原身，張開大口，就要來吞八戒。八戒害怕，急抽身往草裏一鑽，也管不得荊針棘刺，也顧不得刮破頭疼，戰兢兢的，在草裏聽着梆聲。隨後行者趕到，那怪也張口來吞，卻中了他的機關，收了鐵棒，迎將上去，被老魔一口吞之。唬得個呆子在草裏囊囊咄咄的埋怨道囊囊咄咄：嘟嘟囔囔，自言自語。：「這個弼馬溫，不識進退！那怪來喫你，你如何不走，返去迎他！這一口吞在肚中，今日還是個和尚，明日就是個大恭也大恭：大便，相對小恭（小便）而言。！」李旁：「大恭」字奇幻。證夾：老呆獨不見駝羅莊行者之誅蟒乎？何謂出此言也！那魔得勝而去。這呆子才鑽出草來，溜回舊路。

卻說三藏在那山坡下，正與沙僧盼望，只見八戒喘呵呵的跑來。三藏大驚道：「八戒，你怎麼這等狼狽？悟空如何不見？」呆子哭哭啼啼道：「師兄被妖精一口吞下肚去了！」三藏聽言，唬倒在地，半晌間跌腳拳胸道：「徒弟呀！只說你善會降妖，領我西天見佛，怎知今日死於此怪之手！苦哉，苦哉！我弟子同衆的功勞，如今都化作塵土矣！』那師父十分苦痛。你看那呆子，他也不來解勸師父，卻叫：「沙和尚，你拿將行李來，我兩個分了罷。」沙僧道：「二哥，分怎的？」八戒道：」分開了，各人散火，你往流沙河，還去喫人；我往高老莊，看看我渾家。將白馬賣了，與師父買個壽器送終壽器：棺材。。」證夾：老呆屢屢爲此言，亦有可死之道，無怪乎勾司人之來也。笑，笑。長老氣嘑嘑的，聞得此言，叫黃天，放聲大哭，且不題。

卻說那老魔吞了行者，以爲得計，徑回本洞。衆妖迎問出戰之功。老魔道：「拿了一個來了。」二魔喜道：「哥哥拿得是誰？」老魔道：「是孫行者。」二魔道：「拿在何處？」老魔道：「被我一口吞在腹中哩。」第三個魔頭大驚道：「大哥阿，我就不曾分付你，孫行者不中喫！」那大聖肚裏道：「忒中喫！又堅飢堅飢：即充飢。《普濟方》卷二百五十八「麪餅方」：「將大麥作餅食之，壓石（壓制服鐘乳石後的不良反應）堅飢。」堅，充實。，再不得餓。」李旁：猴。慌得那小妖道：「大王，不好了！孫行者在你肚裏說話哩！」老魔道：「怕他說話！有本事吃了他，沒本事擺佈他不成？你們快去燒些鹽白湯鹽白湯：沸鹽水。，等我灌下肚去，把他噦出來噦（yuě）：嘔吐。，慢慢的煎了喫酒。」小妖真個衝了半盆鹽湯。老怪一飲而幹，窪着口窪（wā）：張大嘴的樣子。，着實一嘔，那大聖在肚裏生了根，動也不動；卻又攔着喉嚨，往外又吐，吐得頭暈眼花，黃膽都破了，行者越發不動。老魔喘息了，叫聲：「孫行者，你不出來？」行者道：「早哩，正好不出來哩！」李旁：別人猴在上面，他卻猴在肚裏。老魔道：「你怎麼不出？」行者道：「你這妖精，甚未通變。我自做和尚，十分淡薄，如今秋涼，我還穿個單直裰。這肚裏倒暖，又不透風，等我住過冬纔好出來。」衆妖聽說，都道：「大王，孫行者要在你肚裏過冬哩！」老魔道：「他要過冬，我就打起禪來打起禪來：坐起禪來，佛教認爲坐禪的功夫深湛時可以不需飲食。，使個搬運法，一冬不喫飯，就餓殺那弼馬溫！」大聖道：「我兒子，你不知事！老孫保唐僧取經，從廣裏過廣裏：即廣東。明清時廣東冶鐵業發達，佛山更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說法。據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廣東出產的鐵鍋，名爲「廣鍋」。，帶了個摺疊鍋兒摺疊鍋兒：應是一種便攜鍋，鍋底帶三足，足中部有類似合頁的軸，可以摺疊。用時打開支起，鍋底升高，下面可以生火。不用時折起來，使足變短，以便攜帶，所以下文說「三叉骨上好支鍋」。類似的實物可參見荊州黃山戰國楚墓出土的摺疊三足銅鼎。，進來煮雜碎喫雜碎：動物的內臟。。將你這裏邊的肝腸肚肺細細兒受用，還勾盤纏到清明哩盤纏：這裏是消耗的意思。！」證夾：只恐「無花無酒過清明」，奈何？那二魔大驚道：「哥呵，這猴子他幹得出來！」三魔道：「哥呵，吃了雜碎也罷，不知在那裏支鍋？」行者道：「三叉骨上好支鍋三叉骨：位於脊椎骨末端。元金月岩《抱一子三峯老人丹訣》：「人身脊骨有二十四節，從下數起第一節下，名尾閭穴……又名三叉骨。」。」三魔道：「不好了！假若支起鍋，燒動火，煙煼到鼻孔裏，打嚏噴麼？」行者笑道：「沒事！等老孫把金箍棒往頂門裏一搠，搠個窟窿，一則當天窗，二來當煙洞。」證夾：樣樣都好，只是少柴。老魔聽說，雖說不怕，卻也心驚。只得硬着膽叫：「兄弟們，莫怕；把我那藥酒拿來，等我喫幾鍾下去，把猴兒藥殺了罷！」行者暗笑道：「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喫老君丹、玉皇酒、王母桃，及鳳髓龍肝，那樣東西我不曾喫過？是甚麼藥酒，敢來藥我？」那妖精真個將藥酒篩了兩壺，滿滿斟了一鍾，遞與老魔。老魔接在手中，大聖在肚裏就聞得酒香，道：「不要與他喫！」好大聖，把頭一扭，變做個喇叭口子，張在他喉嚨之下。那怪嘓的嚥下，被行者嘓的接吃了。第二鍾嚥下，被行者嘓的又接吃了。一連嚥了七八鍾，都是他接吃了。老魔放下鍾道：「不吃了，這酒常時喫兩鍾，腹中如火；卻纔吃了七八鍾，臉上紅也不紅！」原來這大聖喫不多酒，接了他七八鍾吃了，在肚裏撒起酒風來，證夾：如此酒風，萬古無兩。不住的支架子支架子：擺武術的架勢。，跌四平，踢飛腳，抓住肝花打鞦韆，豎蜻艇，翻根頭亂舞。李旁：天下文章，至此極矣。那怪物疼痛難禁，倒在地下。

畢竟不知死活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修道者，必言語老實，而不得冒聽冒傳矣。然言語老實，不過爲進德修業計耳，倘以爲所進之德，所修之業，即在是，焉能超脫陰陽，除假歸真？故此回叫學者鑽研實理，真履實踐耳。

大聖變小鑽風進獅駝洞，諸魔不識，是已去門外之小妖，已爲門內之老妖所難窺，變化而得其真矣。然外之小機謀雖變化過去，而內之大機謀尚未變化，猶未至妙也。何則？內之機謀者，陰陽順行之事，人之千生萬死，皆出於此。若非鑽研透徹，真履實踐，而第以言語取信，未免又在言語上着腳，雖外邊老實，早將不老實者牢控緊閉在內，此行者不得不心驚也。所驚者何？驚其認真老實言語，關了行道之門，家中長短之事，不能得知，卻不是顧外失內，弄走了風，被言語所拿住乎？當斯時也，急須將這個門戶打開，方可出入無礙。這個門不是別門，乃陰陽之門，欲打此門，須要真知灼見，心領神會，離卻一切着空執相之事，才得其濟。

老魔聽行者會變蒼蠅之說，而使認假爲真，着於聲而亂撲；三魔見行者笑出嘴臉，而又認真爲假，着於色而強捆。彼烏知先天之氣自虛無中來，人入具足，個個圓成，處聖不增，處凡不減，非若草木禽獸之全無。一變臉間而全身俱露，本來之故物現在，豈在強作強爲聲色中取乎？老魔欲口喫唐僧，三魔欲瓶裝行者，是疑其金丹爲有形有象之物，而放着於幻身，以隨身陰陽二氣瓶裝人矣。

「陰陽瓶」，即功家呼吸陰陽之說，乃後天之氣，貫穿一身血脈，營衛五臟六腑，一呼通天根，一吸通地戶，一晝一夜，周身一轉，暗合周天度數，故內有七寶八卦，二十四氣。必用三十六人抬者，《坤》陰六六之數，純明之物也。此就幻身後天之氣而言，至於法身先天之氣，乃虛無中事業，全以神運，不假包求，一切盲師，誤認後天呼吸之氣，自欺欺人，學者若不識真假，一惑其言，入於死地者，往往皆然。佛雲：「若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見如來。妖魔道：「猴兒，今已入我寶瓶之中，再莫想那西方之路。」豈不提醒一切？乃世之迷徒，猶有入其術中，固執不解，一聽其言，便行其事，予聖自雄，恃其本事；或坐守中央，聚氣於黃庭穴；或周圍輪轉，用力於八段錦；或上下盤繞，升氣於三關竅。如此等類，不可勝數，皆是大火坑中作事業，毒心腸上用功夫。弄得君火相火一時俱發，火氣攻心，自不由主，千思萬想，忽上忽下，無可如何。到得此時，由後想前，自悔腳跟不實，誤認邪師，枉費辛苦，本欲證真、正果，不期傾了性命，自作自受，於人何尤？夫金丹大道，乃他家不死之方，可以救命，可以救急。今不求他家，而在一身妄作招兇，大道悽愴，尚可言歟？

「行者忽想起菩薩所賜救命毫毛，欲取下救急。」此乃解悟前非，知的別有他家不死之方，可以救急，不必在一身作功夫矣。他家之方爲何方？乃人已相合之方，彼此扶持之方。「拔下腦後挺硬毫毛，變作鋼鑽、竹片、綿繩、照瓶子底下『嗖嗖』一頓鑽，鑽成一個孔竅，透進光來、」是離其高而就於下，去其剛而變爲柔，借假求真，有人有已，有剛有柔。鑽竅鑽到此處，搜理搜到此處，則真知灼見，虛室生白，神明自來，可以得其造化，而出假造化，不爲後天陰陽所拘矣。此提綱「心猿鑽透陰陽竅」之妙旨。夫人特患不能鑽透陰陽之竅耳，果其鑽透，高人一頭，不特有以知真，而且能以識假。於此可知，裝人者，終歸空亡；虛心者，當下脫難。「老魔道：『這瓶子空者，控也！』行者道。『我的兒，搜者，走也！』」邪正分明，真僞顯然，是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彼不識其真，在出恭臭皮囊上作活計者，裝什麼人，豈不愧死？

「行者喜喜歡歡，徑轉唐僧處，將變鑽風，陷瓶兒裏脫身之事，說了一遍。道：『今得見師父，實爲兩世之人。』」蓋言金丹大道，至尊至貴，萬劫一傳，雖賴自己鑽研，尤要明師指點，若遇真師，一了百當，立躋聖位，即所謂「附耳低言玄妙旨，提上蓬萊第一峯。」亦即三豐「自從咬破鐵丸子，三十六宮都是春」之意。可知度引之恩師，實是重生之父母，誓必成道以報大恩也。

噫！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知而不行，猶如不知，何貴於知？故長老道：「你不曾與他賭鬥麼？」又云：「不曾與他見個勝負，我們怎敢前進？」言知之貴於行之也。夫金丹之道，真履實踐之道，非空空無爲所能了事。足色真金，須從大火裏煉出；圓明本性，還向艱難處度來。無火不見金之真，無難不現性之明。詩中「生就銅頭鐵腦蓋，幼年曾入老君爐。百鍊千錘不壞，唐僧預上金箍」等語，最是妙諦。老魔道：「什麼鍋頭鐵腦蓋，看我這一刀一削，便是兩個瓢，」是直以一空畢其事，此便是識不得真心實用。故大聖道：「這潑妖沒眼色，把老孫認作個瓢頭哩！」夫真心實用，空而不空，不空而空，一本散而爲萬殊，萬殊歸而爲一本，分之合之，變化無端，全在法身上用功夫，不於幻身上費機謀，故能迎魔之口，入虎穴而探虎子。彼世之見魔開口，走在草裏聽梆聲者，適以散火，買個壽器送終而已，其他何望？古今來談空利口傷人之輩，皆以爲大道無修無證，一空其心，即可了事，殊不知心空在修，不在於說。

「小妖道：『孫行者在你肚裏說話哩！』老魔道；『怕他說話！有本事吃了他，沒本事擺佈他不成？』」是直以擺佈說話爲空心之本事，若以說話爲本事，則是嘔吐其心矣。嘔吐其心，使心用心，不能空而反生根，如何嘔吐得出？既不能出，如何能空？更有一等無知之徒，打禪搬運，廢寢忘食，亦謂空心。吾不知如何能空，其必餓殺其心乎！此等之徒，皆是吃了昧心食，着空妄想，怎得完成大道？曰：「甚不通變」，曰：「你不知事」，真乃固執而不知通變者也。

噫！修丹之法，有體有用，有藥有火，所以革故鼎新，會三家而歸一家，豈是空空無爲之事乎？若只空空無爲，假者如何去？真者如何成？「行者道：『老孫保唐僧取經，從廣裏過，帶了個摺疊鍋兒進來煮雜碎喫。將你這裏邊的肝、腸、肚、肺，細細受用，還夠盤纏到清明哩！』」是摺疊肝肺之雜項碎瑣，勾消肚腸之盤曲牽纏，煉己待時，清明其心，空而不空也。曰；「三叉骨上好支鍋」者，是會三家而歸一家，猛烹急煉，熔化藥物，不空而空也。曰：「老孫把金箍棒，往頂門上一搠，搠個窟窿，一則當天窗，二來當煙洞」者，一搠於上，二來於下，水火相濟，虛實並用，誠明兼該，不空而空，空而不空也。「老魔喫酒，行者接喫，一盅二盅，連喫七八盅。」順其所欲，漸次尋之也。「老魔放下盅道：『好古怪！這酒常時喫兩盅，腹中如火，卻纔喫七八盅，臉上紅也不紅！』」放下人心，自有道心，形色俱化也。「大聖在肚裏發酒風，妖怪疼痛難禁，倒在地下。」道心發現，人心自死也。

噫！「虛心實腹義俱深，只爲虛心要識心。不若煉鉛先實腹，且叫守取滿堂金。」死人心生道生，以道心化人心，不老實而變成老實，何魔之不歸真哉！

詩曰：

陰陽是否細鑽研，才識此天還有天。

真着實行神暗運，人心化盡道心圓。

# 第七十六回 心神居舍魔歸性 木母同降怪體真

李本總批：妖魔反覆處，極似世上人情。世上人情反覆，乃真妖魔也。作《西遊記》者，不過借妖魔來畫個影子耳。讀者亦知此否？

憺漪子曰：行者一扼獅魔之腹，可以殺而不殺；再扼象魔之鼻，可以殺而不殺，倘亦兵家所云「不屈其力，而屈其心」者乎？乃兩魔屈矣，而因三魔之一言，卒其成調虎離山之計，然則前此之屈，非真屈也。正如人心妄念紛拿，一波方平，一波又起。若不喚出主人公，安有恬謐之日？乃知主公一來，則業畜自弭耳昄依；主公不來，雖降獅伏象，猶無益耳。

從來人國自人國，妖洞自妖洞，未有合而爲一者。而獅駝之國與洞，獨合而爲一，則以五百年前被鵬妖吞噬之故。嗟乎！彼五百年前，心猿方在五行山下也，安能救此一方民哉？

話表孫大聖在老魔肚裏支吾一會支吾：這裏的意思是對付、應付。，那魔頭倒在塵埃，無聲無氣，若不言語，想是死了，卻又把手放放。魔頭回過氣來，叫一聲：「大慈大悲齊天大聖菩薩！」行者聽見道：「兒子，莫廢工夫，省幾個字兒，只叫孫外公罷。」李旁：惡。那妖魔惜命，真個叫：「外公！外公！證夾：行者到處喜稱外公，不意此處方纔實受。是我的不是了！一差二誤吞了你，你卻如今反害我。萬望大聖慈悲，可憐螻蟻貪生之意，饒了我命，願送你師父過山也。」大聖雖英雄，甚爲唐僧進步。他見妖魔哀告，好奉承的人，也就回了善念，叫道：「妖怪，我饒你，你怎麼送我師父？」老魔道：「我這裏也沒甚麼金銀、珠翠、瑪瑙、珊瑚、琉璃、琥珀、玳瑁珍奇之寶相送；我兄弟三個，抬一乘香藤轎兒，把你師父送過此山。」行者笑道：「既是抬轎相送，強如要寶。你張開口，我出來。」那魔頭真個就張開口。那三魔走近前，悄悄的對老魔道：「大哥，等他出來時，把口往下一咬，將猴兒嚼碎，嚥下肚，卻不得磨害你了。」李旁：三魔亦癡，難道行者無耳的？

原來行者在裏面聽得，便不先出去，卻把金箍棒伸出，試他一試。那怪果往下一口，扢喳的一聲，把個門牙都迸碎了。行者抽回棒道：「好妖怪！我倒饒你性命出來，你返咬我，要害我命！我不出來，活活的只弄殺你！不出來！不出來！」老魔報怨三魔道：「兄弟，你是自家人弄自家人了。且是請他出來好了，你卻教我咬他。他倒不曾咬着，卻迸得我牙齦疼痛，這是怎麼起的！」三魔見老魔怪他，他又作個激將法，厲聲高叫道：「孫行者，聞你名如轟雷貫耳，說你在南天門外施威，靈霄殿下逞勢；如今在西天路上降妖縛怪，原來是個小輩的猴頭！」行者道：「我何爲小輩？」三怪道：「『好漢千里客，萬里去傳名』。你出來，我與你賭鬥，纔是好漢；怎麼在人肚裏做勾當！非小輩如何？」行者聞言，心中暗想道：「是，是，是，我若如今扯斷他腸，揌破他肝，弄殺這怪，有何難哉？但真是壞了我的名頭。也罷，也罷，你張口，我出來與你比迸。但只是你這洞口窄偪，不好使家火，須往寬處去。」三魔聞說，即點大小怪，前前後後，有三萬多精，都執着精銳器械，出洞擺開一個三才陣勢三才陣勢：一種陣法，把士兵分爲左、中、右三個部分，見於明戚繼光《紀效新書》。，專等行者出口，一齊上陣。那二怪攙着老魔，徑至門外叫道：「孫行者，好漢出來！此間有戰場，好鬥！」

大聖在他肚裏，聞得外面鴉鳴鵲噪，鶴唳風聲，知道是寬闊之處。卻想着：「我不出去，是失信與他；若出去，這妖精人面獸心，先時說送我師父，哄我出來咬我，今又調兵在此。也罷也罷，與他個兩全其美：出去便出去，還與他肚裏生下一個根兒。」即轉手將尾上毫毛拔了一根，吹口仙氣，叫：「變！」即變一條繩兒，只有頭髮粗細，倒有四十丈長短。那繩兒理出去，見風就長粗了。把一頭拴着妖怪的肝，繫上，打做個活釦兒。那扣兒不扯不緊，扯緊就痛。卻拿着一頭，笑道：「這一出去，他送我師父便罷；如若不送，亂動刀兵，我也沒工夫與他打，只消扯此繩兒，就如我在肚裏一般。」李旁：乖猴。又將身子變得小小的，往外爬；爬到咽喉之下，見妖精大張着方口，上下鋼牙，排如利刃，忽思量道：「不好！不好！若從口裏出去扯這繩兒，他怕疼，往下一嚼，卻不咬斷了？我打他沒牙齒的所在出去。」好大聖，理着繩兒，從他那上齶子往前爬上齶子：分隔口腔和鼻腔的組織。，爬到他鼻孔裏。那老魔鼻子發癢，「阿悽」的一聲，打了個嚏噴，卻迸出行者。

行者見了風，把腰躬一躬，就長了有三丈長短，一隻手扯着繩兒，一隻手拿着鐵棒。那魔頭不知好歹，見他出來了，就舉鋼刀，劈臉來砍。這大聖一隻手使鐵棒相迎。只見那二怪使槍，三怪使戟，沒頭沒臉的亂上。大聖放鬆了繩，收了鐵棒，急縱身駕雲走了。原來怕那夥小妖圍繞，不好乾事。他卻跳出營外，去那空闊山頭上，落下雲，雙手把繩盡力一扯，老魔心裏才疼。他害疼，往上一掙，大聖復往下一扯。衆小妖遠遠看見，齊聲高叫道：「大王，莫惹他！讓他去罷！這猴兒不按時景時景：時令，季節。，清明還未到，他卻那裏放風箏也！」李旁：趣。證夾：勝如肚裏煮雜碎過清明。大聖聞言，着力氣鄧了一鄧鄧：即「扽（dèn）」。用力拽扯。，那老魔從空中，拍剌剌似紡車兒一般，跌落塵埃。就把那山坡下死硬的黃土跌做個二尺淺深之坑。慌得那二怪三怪一齊按下雲頭，上前拿住繩兒，跪在坡下，哀告道：「大聖呵，只說你是個寬洪海量之仙，誰知是個鼠腹蝸腸之輩。實實的哄你出來，與你見陣，不期你在我家兄心上拴了一根繩子！」行者笑道：「你這夥潑魔，十分無禮！爲前哄我出，便就咬我；這番哄我出，卻又擺陣敵我。似這幾萬妖兵，戰我一個，理上也不通。扯了去！扯了去見我師父！」那怪一齊叩頭道：「大聖慈悲，饒我性命，願送老師父過山！」行者笑道：「你要性命，只消拿刀把繩子割斷罷了。」老魔道：「爺爺啞，割斷外邊的，這裏邊的拴在心上，喉嚨裏又掭掭的噁心掭掭：形容有東西在喉嚨裏的感覺。，怎生是好？」行者道：「既如此，張開口，等我再進去解出繩來。」李旁：妙。老魔慌了道：「這一進去，又不肯出來，卻難也！卻難也！」行者道：「我有本事外邊就可以解得裏面繩頭也。解了可實實的送我師父麼？」老魔道：「但解就送，決不敢打誑語。」大聖審得是實，即便將身一抖，收了毫毛，那怪的心就不疼了。這是孫大聖掩樣的法兒，使毫毛拴着他的心；收了毫毛，所以就不害疼也。三個妖縱身而起，謝道：「大聖請回，上覆唐僧，收拾下行李，我們就抬轎來送。」衆怪偃干戈，盡皆歸洞。

大聖收繩子，徑轉山東，遠遠的看見唐僧睡在地下打滾痛哭；豬八戒與沙僧解了包袱，將行李搭分兒，在那裏分哩。行者暗暗嗟嘆道：「不消講了，這定是八戒對師父說我被妖精吃了，師父捨不得我痛哭，那呆子卻分東西散火哩。咦！不知可是此意，且等我叫他一聲看。」落下雲頭，叫道：「師父！」沙僧聽見，報怨八戒道：「你是個棺材座子棺材座子：墊棺材的物品，指晦氣、倒黴的東西。，專一害人！師兄不曾死，你卻說他死了，在這裏幹這個勾當，那裏不叫將來了？」八戒道：「我分明看見他被妖精一口吞了。想是日辰不好，那猴子來顯魂哩。」

行者到跟前，一把撾住八戒臉，一個巴掌打了個踉蹌，道：「夯貨！我顯甚麼魂？」呆子侮着臉道：「哥哥，你實是那怪吃了，你、你怎麼又活了？」行者道：「像你這個不濟事的膿包！他吃了我，我就抓他腸，捏他肺，又把這條繩兒穿住他的心，扯得他疼痛難禁，一個個叩頭哀告，我才饒了他性命。如今抬轎來送我師父過山也。」那三藏聞言，一骨魯爬起來，對行者躬身道：「徒弟呵，累殺你了！若信悟能之言，我已絕矣！」行者輪拳打着八戒罵道：「這個饢糠的呆子，十分懈怠，甚不成人！師父，你切莫惱，那怪就來送你耶。」沙僧也甚生慚愧。連忙遮掩，收拾行李，扣背馬匹，都在途中等候不題。

卻說三個魔頭帥羣精回洞。二怪道：「哥哥，我只道是個九頭八尾的孫行者，原來是恁的個小小猴兒！你不該吞他，只與他鬥時，他那裏鬥得過你我！洞裏這幾萬妖精，吐唾沫也可渰殺他。你卻將他吞在肚裏，他便弄起法來，教你受苦，怎麼敢與他比較！才自說送唐僧，都是假意，實爲兄長性命要緊，所以哄他出來。決不送他！」老魔道：「賢弟不送之故，何也？」二怪道：「你與我三千小妖，擺開陣勢，我有本事拿住這個猴頭！」老魔道：「莫說三千，憑你起老營去；只是拿住他，便大家有功。」那二魔即點三千小妖，徑到大路傍點開，着一個藍旗手往來傳報藍旗手：即前哨，負責清道、通報諸事。明戚繼光《紀效新書》卷七：「凡前哨官前途，給與清道藍旗十面、令旗一面，凡遇大小事務，俱要差人傳報中軍。清道旗手仍先期禁斷人畜，不許攙入隊伍，衝冒旗纛。」，教：「孫行者！趕早出來，我二大王爺爺交戰！」八戒聽見，笑道：「哥呵，常言道：『說謊不瞞當鄉人說謊不瞞當鄉人：指不能在知情人面前說謊話。。』就來弄虛頭搗鬼！怎麼說降了妖精，就抬轎來送師父，卻又來叫戰，何也？」行者道：「老怪已被我降了，不敢出頭，聞着個『孫』字兒，也害頭疼。這定是二妖魔不伏氣送我們，故此叫戰。我道兄弟，這妖精有弟兄三個，這般義氣；我弟兄也是三個，就沒些義氣？我已降了大魔，二魔出來，你就與他戰戰，未爲不可。」八戒道：「怕他怎的！等我去打他一仗來！」行者道：「要去便去罷。」八戒笑道：「哥呵，去便去，你把那繩兒借與我使使。」行者道：「你要怎的？你又沒本事鑽在肚裏，你又沒本事拴在他心上，要他何用？」八戒道：「我要扣在這腰間，做個救命索。你與沙僧扯住後手，放我出去，與他交戰。估着贏了他，你便放繩，我把他拿住；若是輸與他，你把我扯回來，莫教他拉了去。」真個行者暗笑道：「也是捉弄呆子一番。」就把繩兒扣在他腰裏，撮弄他出戰。

那呆子舉釘鈀跑上山崖，叫道：「妖精出來，與你豬祖宗打來！」那藍旗手急報道：「大王，有一個長嘴大耳朵的和尚來了。」二怪即出營，見了八戒，更不打話，挺槍劈面刺來。這呆子舉鈀上前迎住。他兩個在山坡前搭上手，鬥不上七八回合，呆子手軟，架不得妖魔，急回頭叫：「師兄，不好了！扯扯救命索，扯扯救命索！」李旁：趣。這壁廂大聖聞言，轉把繩子放鬆了，拋將去。那呆子敗了陣，往後就跑。原來那繩子拖着走，還不覺；轉回來，因鬆了，倒有些絆腳，自家絆倒了一跌，爬起來又一跌。始初還跌個躘踵，後面就跌了個嘴搵地。被妖精趕上，捽開鼻子，就如蛟龍一般，把八戒一鼻子捲住，得勝回洞。衆妖凱歌齊唱，一擁而歸。

這坡下三藏看見，又惱行者道：「悟空，怪不得悟能咒你死哩。原來你兄弟全無相親相愛之意，專懷相嫉相妒之心。他那般說，教你扯扯救命索，你怎麼不扯，還將索子丟去？如今教他被害，卻如之何？」行者笑道：「師父也忒護短，忒偏心罷了。像老孫拿去時，你略不掛念，左右是捨命之材捨命之材：指賣命的人。；這呆子才自遭擒，你就怪我。也教他受些苦惱，方見取經之難。」李旁：着眼。證夾：可見淨壇使者亦不易做。三藏道：「徒弟呵，你去，我豈不掛念？想着你會變化，斷然不至傷身。那呆子生得狼犺，又不會騰那，這一去，少吉多兇。你還去救他一救。」行者道：「師父不得報怨，等我去救他。」急縱身，趕上山，暗中恨道：「這呆子咒我死，且莫與他個快活。且跟去看那妖精怎麼擺佈他，等他受些罪，再去救他。」即捻訣念起真言，搖身一變，即變做個蟭蟟蟲，飛將去，釘在八戒耳朵根上，同那妖精到了洞裏。

二魔帥三千小怪，大吹大打的，至洞口屯下。自將八戒拿入裏邊道：「哥哥，我拿了一個來也。」老怪道：「拿來我看。」他把鼻子放鬆，捽下八戒道：「這不是？」老怪道：「這廝沒用。」八戒聞言道：「大王，沒用的放出去，尋那有用的捉來罷。」三怪道：「雖是沒用，也是唐僧的徒弟豬八戒。且捆了，送在後邊池塘裏浸着。待浸退了毛，破開肚子，使鹽醃了曬乾，等天陰下酒。」八戒大驚道：「罷了！罷了！撞見販醃的妖怪也！」衆怪一齊下手，把呆子四馬攢蹄捆住，扛扛抬抬，送至池塘邊，往中間一推，盡皆轉去。

大聖卻飛起來看處，那呆子四肢朝上，掘着嘴，半浮半沉，嘴裏呼呼的，着然好笑，倒像八九月經霜落了子兒的一個大黑蓮蓬。大聖見他那嘴臉，又恨他，又憐他，說道：「怎的好麼？他也是龍華會上的一個人。但只恨他動不動分行李散火，又要攛掇師父念《緊箍咒》咒我。我前日曾聞得沙僧說，他攢了些私房，不知可有否。等我且嚇他一嚇看。」好大聖，飛近他耳邊，假捏聲音叫聲：「豬悟能！豬悟能！」八戒慌了道：「晦氣啞！我這悟能是觀世音菩薩起的，自跟了唐僧，又呼做八戒，此間怎麼有人知道我叫做悟能？」呆子忍不住問道：「是那個叫我的法名？」行者道：「是我。」呆子道：「你是那個？」行者道：「我是勾司人。」證夾：如此想頭，當從天外飛來。那呆子慌了道：「長官，你是那裏來的？」行者道：「我是五閻王差來勾你的五閻王：即十殿閻君的第五殿閻羅王。。」呆子道：「長官，你且回去，上覆五閻王，他與我師兄孫悟空交得甚好，教他讓我一日兒，明日來勾罷。」行者道：「胡說，閻王註定三更死，誰敢留人到四更！李旁：着眼。趕早跟我去，免得套上繩子扯拉！」呆子道：「長官，那裏不是方便？看我這般嘴臉，還想活哩。死是一定死，只等一日，這妖精連我師父們都拿來，會一會，就都了帳也。」行者暗笑道：「也罷，我這批上有三十個人，都在這中前後，等我拘將來就你，便有一日耽閣。你可有盤纏，把些兒我去？」八戒道：「可憐呵！出家人那裏有甚麼盤纏？」行者道：「若無盤纏，索了去！跟着我走！」呆子慌了道：「長官不要索，我曉得你這繩兒叫做追命繩，索上就要斷氣。有！有！有！有便有些兒，只是不多。」行者道：「在那裏？快拿出來！」八戒道：「可憐，可憐！我自做了和尚，到如今，有些善信的人家齋僧，見我食腸大，襯錢比他們略多些兒。我拿了攢在這裏，零零碎碎有五錢銀子。因不好收拾，前者到城中，央了個銀匠煎在一處，他又沒天理，偷了我巳分巳（sì）：原文如此，應作「四」或「幾」。，只得四錢六分一塊兒。證夾：真是可憐。你拿了去罷。」行者暗笑道：「這呆子褲子也沒得穿，卻藏在何處？咄！你銀子在那裏？」八戒道：「在我左耳朵眼兒裏揌着哩。我捆了拿不得，你自家拿了去罷。」行者聞言，即伸手在耳朵竅中摸出，真個是塊馬鞍兒銀子，足有四錢五六分重；拿在手裏，忍不住哈哈的一聲大笑。那呆子認是行者聲音，在水裏亂罵道：「天殺的弼馬溫！到這們苦處，還來打詐財物哩！」行者又笑道：「我把你這饢糟的！老孫保師父，不知受了多少苦難，你倒攢下私房！」八戒道：「嘴臉！這是甚麼私房！都是牙齒上刮下來的。我不捨得買了嘴喫，留了買匹布兒做件衣服，你卻嚇了我的嚇：威脅詐騙。。還分些兒與我。」行者道：「半分也沒得與你！」八戒罵道：「買命錢上與你罷，好道也救我出去是。」行者道：「莫發急，等我救你。」將銀子藏了，即現原身，掣鐵棒，把呆子劃攏，用手提着腳，扯上來，解了繩。八戒跳起來，脫下衣裳，整幹了水，抖一抖，潮漉漉的披在身上，道：「哥哥，開後門走了罷。」行者道：「後門裏走，可是個長進的？還打前門上去。」八戒道：「我的腳捆麻了，跑不動。」行者道：「快跟我來。」

好大聖，把鐵棒一路丟開解數，打將出去。那呆子忍着麻，只得跟定他。只看見二門下靠着的是他的釘鈀，走上前，推開小妖，撈過來往前亂築。與行者打出三四層門，不知打殺了多少小妖。那老魔聽見，對二魔道：「拿得好人！拿得好人！你看孫行者劫了豬八戒，門上打傷小妖也！」那二魔急縱身，綽槍在手，趕出門來，應聲罵道：「潑猢猻！這般無禮！怎敢渺視我等！」大聖聽得，即應聲站下。那怪物不容講，使槍便刺。行者正是會家不忙，掣鐵棒劈面相迎。他兩個在洞門外，這一場好殺：

黃牙老象變人形，義結獅王爲弟兄。

因爲大魔來說合，同心計算喫唐僧。

齊天大聖神通廣，輔正除邪要滅精。

八戒無能遭毒手，悟空拯救出門行。

妖王趕上施英猛，槍棒交加各顯能。

那一個槍來好似穿林蟒，這一個棒起猶如出海龍。

龍出海門雲靄靄，蟒穿林樹霧騰騰。

算來都爲唐和尚，恨苦相持太沒情。

那八戒見大聖與妖精交戰，他在山嘴上豎着釘鈀，不來幫打，只管呆呆的看着。那妖精見行者棒重，滿身解數，全無破綻，就把槍架住，捽開鼻子，要來卷他。行者知道他的勾當，雙著手把金箍棒橫起來，往上一舉，被妖精一鼻子捲住腰胯，不曾卷手。你看他兩隻手在妖精鼻頭上丟花棒兒耍子丟花棒兒：舞棒花，使棍棒旋轉的動作。。八戒見了，捶胸道：「咦！那妖怪晦氣呀！卷我這夯的，連手都捲住了，不能得動；卷那們滑的，倒不卷手。他那兩隻手拿着棒，只消往鼻裏一搠，那孔子裏害疼流涕，怎能卷得他住？」行者原無此意，倒是八戒教了他。他就把棒幌一幌，小如雞子，長有丈餘，真個往他鼻孔裏一搠。那妖精害怕，沙的一聲，把鼻子捽放，被行者轉手過來，一把撾住，用氣力往前一拉。那妖精護疼，徐着手，舉步跟來。八戒方纔敢近，拿釘鈀望妖精胯子上亂築。行者道：「不好！不好！那鈀齒兒尖，恐築破皮，淌出血來，師父看見，又說我們傷生，只調柄子來打罷。」真個呆子舉鈀柄，走一步，打一下，行者牽着鼻子，就似兩個象奴，牽至坡下。證夾：可作一幅訓象圖。

只見三藏凝睛盼望，見他兩個嚷嚷鬧鬧而來，即喚：「悟淨，你看悟空牽的是甚麼？」沙僧見了笑道：「師父，大師兄把妖精揪着鼻子拉來，真愛殺人也！」三藏道：「善哉！善哉！那般大個妖精！那般長個鼻子！你且問他：他若喜喜歡歡送我等過山呵，饒了他，莫傷他性命。」沙僧急縱前迎着，高聲叫道：「師父說：那怪果送師父過山，教不要傷他命哩。」那怪聞說，連忙跪下，口裏嗚嗚的答應。原來被行者揪着鼻子，捏儾了儾（nànɡ）：同「齉（nànɡ）」。鼻子阻塞時發聲不清。，就如重傷風一般。叫道：「唐老爺，若肯饒命，即便抬轎相送。」行者道：「我師徒俱是善勝之人善勝：善良，不與人相爭。《老子》：「善戰者不怒，善勝故者不與（不相爭）。」，依你言，且饒你命。快抬轎來。如再變卦，拿住決不再饒！」那怪得脫手，磕頭而去。行者同八戒見唐僧，備言前事。八戒慚愧不勝，在坡前晾曬衣服，等候不題。

那二魔戰戰兢兢回洞，未到時，已有小妖報知老魔、三魔，說二魔被行者揪着鼻子拉去。老魔悚懼，與三魔帥衆方出，見二魔獨回，又皆接入，問及放回之故。二魔把三藏慈憫善勝之言，對衆說了一遍。一個個面面相睹，更不敢言。二魔道：「哥哥，可送唐僧麼？」老魔道：「兄弟，你說那裏話！孫行者是個廣施仁義的猴頭，他先在我肚裏，若肯害我性命，一千個也被他弄殺了。卻纔揪住你鼻子，若是扯了去不放回，只捏破你的鼻子頭兒，卻也惶恐。快早安排送他去罷。」三魔笑道：「送！送！送！」老魔道：「賢弟這話，卻又像尚氣的了尚氣：賭氣。。你不送，我兩個送去罷。」三魔又笑道：「二位兄長在上，那和尚倘不要我們送，只這等瞞過去，還是他的造化；若要送，不知正中了我的調虎離山之計哩。」老怪道：「何爲調虎離山？」三怪道：「如今把滿洞羣妖，點將起來，萬中選千，千中選百，百中選十六個，又選三十個。」老怪道：「怎麼既要十六，又要三十？」三怪道：「要三十個會烹煮的，與他些精米、細面、竹筍、茶芽、香蕈、蘑菰、豆腐、麪筋，着他二十里，或三十里，搭下窩鋪，安排茶飯，管待唐僧。」老怪道：「又要十六個何用？」三怪道：「着八個抬，八個喝路。我弟兄相隨左右，送他一程。此去向西四百餘里，就是我的城池。我那裏自有接應的人馬。若至城邊，如此如此，着他師徒首尾不能相顧。要捉唐僧，全在此十六個身鬼功身鬼功：不詳，李卓吾評本作「鬼成功」。。」老怪聞言，歡忻不已。真是如醉方醒，似夢方覺，道：「好！好！好！」即點衆妖，先選三十，與他物件；又選十六，抬一頂香藤轎子。同出門來，又分付衆妖俱不許上山閒走，道：「孫行者是個多心的猴子，若見汝等往來，他必生疑，識破此計。」

老怪遂帥衆至大路傍高叫道：「唐老爺，今日不犯紅沙紅沙：也作「紅煞」。星命家的說法，紅煞是惡星當值，不宜出行。，請老爺早早過山。」三藏聞言道：「悟空，是甚人叫我？」行者指定道：「那廂是老孫降伏的妖精抬轎送你哩。」三藏合掌朝天道：「善哉！善哉！若不是賢徒如此之能，我怎生得去？」徑直向前，對衆妖作禮道：「多承列位之愛，我弟子取經東回，向長安當傳揚善果也。」衆妖叩首道：「請老爺上轎。」那三藏肉眼凡胎，不知是計；孫大聖又是太乙金仙，忠正之性，只以爲擒縱之功擒縱之功：捉住後釋放，表示仁義，使敵人心服口服。，降了妖怪，亦豈期他都有異謀，卻也不曾詳察，盡着師父之意。即命八戒將行囊捎在馬上，與沙僧緊隨。他使鐵棒向前開路，顧盼吉凶。八個抬起轎子，八個一遞一聲喝路。三個妖扶着轎槓。師父喜喜歡歡的端坐轎上。證夾：如此體面氣象過山，亦從來未有過。上了高山，依大路而行。

此一去，豈知歡喜之間愁又至。經雲泰極否還生泰極否還生：否和泰是《周易》的兩個卦象，否代表閉塞，泰代表通暢，兩者達到一定條件可以互相轉化。。時運相逢真太歲，又值喪門弔客星。那夥妖魔，同心合意的，侍衛左右，早晚殷勤。行經三十里獻齋，五十里又齋，未晚請歇，沿路齊齊整整。一日三餐，遂心滿意；良宵一宿，好處安身。西進有四百里餘程，證夾：確也虧他送此一程。忽見城池相近。大聖舉鐵棒，離轎僅有一里之遙，見城池，把他嚇了一跌，掙挫不起。你道他只這般大膽，如何見此着唬？原來望見那城中有許多惡氣。乃是：

攢攢簇簇妖魔怪，四門都是狼精靈。

斑斕老虎爲都管都管：總管，管家。，白麪雄彪作總兵總兵：明代指統帥軍隊出征的將領，後成爲鎮守一方的地方武官。。

丫叉角鹿傳文引，伶俐狐狸當道行。

千尺大蟒圍城走，萬丈長蛇佔路程。

樓下蒼狼呼令使，臺前花豹作人聲。

搖旗擂鼓皆妖怪，巡更坐鋪盡山精。

狡兔開門弄買賣，野豬挑擔趕營生。

先年原是天朝國，如今翻作虎狼城。

那大聖正當悚懼，只聽得耳後風響，急回頭觀看，原來是三魔雙手舉一柄畫杆方天戟，往大聖頭上打來。大聖急翻身爬起，使金箍棒劈面相迎。他兩個各懷惱怒，氣嘑嘑，更不打話；咬着牙，各要相爭。又見那老魔頭，傳聲號令，拎鋼刀便砍八戒。八戒慌得丟了馬，輪着鈀，向前亂築。那二魔纏長槍，望沙僧刺來。沙僧使降妖杖支開架子敵住。三個魔頭與三個和尚，一個敵一個，在那山頭捨死忘生苦戰。那十六個小妖卻遵號令，各各效能。搶了白馬行囊，把三藏一擁，抬着轎子徑至城邊，高叫道：「大王爺爺定計，已拿得唐僧來了！」那城上大小妖精，一個個跑下，將城門大開，分付各營卷旗息鼓，不許吶喊篩鑼，說：「大王原有令在前，不許嚇了唐僧；唐僧禁不得恐嚇，一嚇就肉酸不中吃了。」證夾：何以知之？衆精都

歡天喜地邀三藏，控背躬身接主僧。

把唐僧一轎子抬上金鑾殿，請他坐在當中，證夾：也省得倒換官文。一壁廂獻茶獻飯，左右旋繞。那長老昏昏沉沉，舉眼無親。

畢竟不知性命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結出金丹妙旨，欲虛其心，必先實腹矣。然欲實腹，必須虛心；虛心必先識心。既識其心，則虛人心，而實道心。虛實並用，人找共濟，修道不難。故此回示人以識心，人我共濟之火候耳。

篇首「大聖在老魔肚裏支撐一會，魔頭回過氣來，叫一聲：『大慈大悲齊天大聖菩薩！』」是直以予聖自雄爲慈悲，修心此便不識其心，既不能識心，焉能虛心？不能虛心，焉能實腹？認假爲真，枉費功夫矣。蓋真心者，天地之心，非色非空，非有非無，因陰陽交感，從虛無中來者，是爲外來主人公，非一已所產之物。故行者道：「莫費功夫，省幾個字兒，只叫孫外公罷。」「那妖魔惜命，真個叫：「外公！外公！是我的不是了！』」以見保命之術，惟外來之真心爲是，而我家一己之人心不是也。若識得真心，一得永得，會三家，合一家，大道有望，所謂「識得一，萬事畢」者此也。但這個識一畢萬之祕，若非真師口傳心授，而欲私猜強議，妄貪大寶，試問這個鐵饅頭，如何下口？即嚼碎牙關，咬的出什麼滋味？其曰：「我饒你性命，出來你反咬我，害我性命！我不出來，活活的弄殺你！」言下分明，何等醒人？

三魔使激將之法，欲哄行者出外賭鬥。行者恐妖精反覆，要兩全其美，以見真心用事，不偏於陽，不偏於陰，大小無傷，兩國俱全，光明正大，而非若人心之用機謀也。「繩兒一頭掛着妖精心肝，自己拿着一頭，拴個活釦，不扯不緊，扯緊就痛」，內而陰陽混合，勿忘勿助，一而神也；「妖精鼻孔裏迸出行者，行者見了風，就長三丈，一手扯着繩兒，一手拿着鐵棒」，外而執中精一，有體有用，兩而化也。「行者跳到空闊山頭，雙手把繩盡力一扯，老魔心痛，往上一掙。復往下一扯。」此內外一氣，剛柔相當，有無俱不立，物我悉歸空。所謂百日功靈，曲直而即能應物；一年已熟，潛躍而無不由心。真心之爲用，神哉！妙哉！

無如道不遠人，人自爲道而遠人。迷徒多以人心爲道，懸虛不實，終久四大落空，入於土坑。原其受害，皆由以心拴心，以心哄心，放去真心，而又算計傷心，真是十分無禮，於理上不通。彼拴心者，不過欲割斷外邊之放心耳。殊不知能割斷外邊放心之心，不能割斷內邊拴心之心，拴心之心更且惡於放心。放心已爲害，既以拴心斷之；拴心爲害，亦將求放心解之乎？

噫！求之拴心，心一拴而噁心不好；求之放心，心一進，而又不肯出。內外俱心，如欲解脫，卻難卻難。然解脫亦容易，是在能實實修道，決不敢假，則真心自現，人心自無；識心虛心，而心神居舍，魔歸於性矣。彼一切棺材座子，專一害人，誤認死心，在膿包上作活計者，豈知的他家有不死之方在耶？若識他家不死之方，是大本已立，正當靜觀密察，努力前行，完全大道，不可稍有懈怠者。乃唐僧師徒收拾行李馬匹，在中途等候，未免火候不力，雖能化去自大之心，猶未變過張狂之意，終是機謀求盡，未到老實之處，如何過得獅駝嶺境界？此二魔不伏氣之所由來也。

「二魔領三千小妖，着一個藍旗手傳報。」此傳報，《觀》卦也。《觀》□卦爻圖略者，上《巽》下《坤》，「二魔」上《巽》之二陽爻；「一個藍旗手」，上《巽》之一陰爻；「三千小妖」，下《坤》之三陰爻。其爲風地《觀》乎，觀者，以中正示人也。二魔叫孫行者與二大王交戰，是妄意無忌，中正何在？行者道：「必是二魔不伏氣。」堪爲確論，獨是欲化妄意，而歸於中正，非空空一戒可能，若以一戒而欲強制其意，不但不能伏氣，而且有以助氣，八戒不能抵妖，其被卷也宜矣。夫取經之道，有火候，有功用，不知要受多少苦惱艱難，而後真經到手。行者叫八戒受些苦惱，是欲神觀覺察，而戒鎮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然戒慎恐懼，不是着意執相之觀，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有戒有行，剛柔相濟，方爲得法。

「行者變蟭蟟，釘在八戒耳朵根上，同那妖到了洞裏。」蟭蟟者，有光之物，是神觀默運，戒之而欲行之也。「衆妖捆住八戒至池塘邊一推，盡皆轉去。」此由風地《觀》，□卦爻圖略而倒轉爲地澤《臨》□卦爻圖略也。池塘爲《兌》澤，八戒爲《巽》木，《巽》推轉爲《兌》，盡都轉去，非《觀》轉爲《臨》乎？「像八九月經霜的一個大黑蓮蓬」，即《臨》「至於八月有兇」也。

金丹之道，貴在於觀，尤貴於臨爐之觀，臨爐之觀，是神現大觀，兩而合一，中正之觀。一切執相之徒，錯認張狂之意爲真意，或靜意，或守意，或用意，自負有道，不能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動不動要散火，卻是實事。蓋以此等之輩，既不能神觀，又不能大觀，內無實學，外有虛名，是亦「童觀」、「闚觀」焉耳，其他何望？更有一等呆子，口道德而心盜蹠，頭巾冠而腰錢囊，明裝老實，暗攢私房。試思「閻王註定三更死，誰敢留人到四更？」若大限來至，雖有錢鈔，買不得生死之路，焉知可憐幾年積來的零碎銀錢，究被他人盡有，豈不爲明眼者哈哈大笑乎？此仙翁借行者嚇詐八戒，現身說法，以示只悟其戒，不能濟事，必須有戒有行，方能成功。已是借戒行兩用之說，打出三四層門，不知打殺多少無主意之小妖矣。

「二魔、行者，內外狠苦相持，八戒不來幫，只管呆呆的看着。」以戒爲體，以行爲用也。「二魔捲了行者，八戒道：『他那手拿着棒，只消往鼻子裏一搠，就夠他受用了。』」此神觀妙用，執中之謂也。「行者把棒往鼻孔裏一搠，鼻子甩開，行者一把撾住，隨手跟來。」此大觀妙用，精一之謂也。大觀神觀，兩而合一，有戒有行，精一執中，《臨》、《觀》妙用，正在於此。「八戒拿鈀柄走一步打一下，行者牽着鼻子，就似兩個象奴。」以戒爲行，以行全戒，性情相合，金木相併，張狂之意，不期化而自化，不期誠而自誠矣。「行者備言前事，八戒自知慚愧。」假意去而真意現，妄心除而道心生，外而戒行兩用，內而心意相合，不老實而變老實，提綱所謂「木母同降怪體真」者即此。

夫怪體歸真，是已化假心意而歸真心意，正可以過獅駝嶺之時，何以又有三魔之不伏氣乎？特有說焉，心意雖真，若於後天氣質之性未化，則氣質一發，真心意仍化爲假心意，宜其三魔不伏氣，大魔二魔聽三魔調虎離山之計，要捉唐僧也。然究其三魔不伏氣者，乃唐僧誤認心意爲真，不能戒慎恐懼，努力前行，在坡前等候魔送。自調、自離、自捉、自不伏氣，與魔何涉？

「三十個小妖安排茶飯」，五六《坤》陰之數。「十六個小妖抬轎喝路」，一陰來《姤》之喉。「衆妖請唐老爺上轎」，陰氣傷陽之象。「三藏肉眼凡胎，不知是計。孫行者只以爲擒縱之功，降了妖怪，卻也不曾評察。即命八戒將行李稍在馬上，與沙憎緊隨，他使鐵棒向前開路，顧盼吉凶，真假相混，邪正不分，已入妖魔術中矣。」

噫！一時不謹，真心意已變爲假心意，心意有假，着於食色，而真性亦化爲假性。真者全昧，假者皆起。其曰：「那夥妖魔同心合意的侍衛左右。」又曰：「一日三餐，遂心滿意，良宵一宿，好處安身。」非假心意動食色之性乎？當斯時也，雖能心知神會，而見得有許多惡氣，其如妖計在前，而識見在後，陰盛陽弱，正不勝邪。「三魔與三僧，捨死忘生苦戰，衆小妖把唐僧抬上金鑾殿，獻茶獻飯，左右旋繞。長老昏昏沉沉，全身失陷。」大道已墜迷城，可不畏哉？

詩曰：

定意虛心下實功，雖然得入路豈通？

消除氣質方爲妙，稍有煙塵道落空。

# 第七十七回 羣魔欺本性 一體拜真如

李本總批：有文殊、普賢、如來，便有青獅、白象、大鵬，即道學先生人心、道心之說也，勿看遠了。

憺漪子曰：一部《西遊》中，魔怪喫唐僧者多矣，未有送唐僧者；要喫唐僧者多矣，未有實實蒸唐僧者，而有之皆自獅駝洞始。彼香藤轎之過山，鮮不以爲人天莫大之佛緣，而孰知藤轎在其前，鐵籠即隨其後，此際亦危矣哉！總之，魔怪之爲魔怪，千態萬狀，愈出愈奇。而吾心之所以應之者，惟有寂然不動一法。何謂寂然不動？曰：主公至，則獅、象昄依；佛祖臨，則大鵬現相。夫所謂主公、佛祖者，固未嘗有加於本體之毫末也。如來因大鵬而及孔雀，遂發明佛母一段因緣，乃知大鵬爲孔雀之弟，皆鳳凰所育耳。何莊生又以爲「北冥鯤化」？曰：從來仙、佛寓言本無分別，吾安知《南華》之鯤非即《西遊》之鳳耶？

且不言唐長老困苦。卻說那三個魔頭，齊心竭力，與大聖兄弟三人，在城東半山內努力爭持。這一場，正是那鐵刷帚刷銅鍋，家家挺硬。好殺：

六般體相六般兵，六樣形骸六樣情。六惡六根緣六慾六惡：即「六惡賊」，也稱「六賊」，指色、聲、香、味、觸、法。參見第十四回「六賊」條注。，六門六道賭輸贏六門：即「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參見第十七回「六根清淨」條注。。三十六宮春自在三十六宮春自在：三十六宮，本指帝王宮殿甚多。漢班固「離宮別館，三十六所」。宋邵雍有名句「天根月窟常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據朱熹所說，天根、月窟，並無實際意義，只是陽和陰的代名詞。三十六宮，指易經的36個卦象。《易經》共有64卦，但可分爲兩部分，一部分是上下不對稱的卦象，所以其中的一些卦象可由另一些卦象顛倒而成，例如「蒙」卦，上下顛倒之後，就成了「屯」卦，這樣可以顛倒形成新卦的卦象，共有8個。另一部分，是8個上下對稱的卦象：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如「小過」卦，顛倒過來仍是它本身。這兩部分合起來共36個卦象。8個卦顛倒一次，形成56卦，再加上8個上下對稱的卦，合爲64卦。所以可以認爲，全部64卦是由這36個基本卦象衍生的。由於古人認爲《易經》的64卦可以代表萬事萬物，所以這36卦也可以代表萬事萬物。故全句意爲宇宙中陰陽運行，萬物皆有春天般的生命力。內丹術又認爲人體是一個小宇宙，故常借邵雍此二句，指陰陽相合的真氣在體內不斷地流動，使人體的每個部分都獲得了滋養生髮。此處僅取「三十六」之義，因參戰的是六個人物、六般兵器、六種形象，故每兩組之間都可以具備三十六種組合。，六六刑傷恨有名三十六宮、六六形色：這兩句在數字上做文章。三十六宮形容宮殿之多，「春自在」意思是春色宜人。六六得三十六，與上句意思差不多，也是「春自在」。這兩句的意思是讚歎六人的武藝好，打鬥精彩。。這一個金箍棒千般解數，那一個方天戟百樣崢嶸。八戒釘鈀兇更猛，二怪長槍俊又能。小沙僧寶杖非凡，有心打死；老魔頭鋼刀快利，舉手無情。這三個是護衛真僧無敵將，那三個是亂法欺君潑野精。起初猶可，向後彌兇。六枚都使升空法，雲端裏面各翻騰。一時間吐霧噴雲天地暗，哮哮吼吼只聞聲。

他六個鬥罷多時，漸漸天晚。卻又是風霧漫漫，霎時間，就黑暗了。原來八戒耳大，蓋着眼皮，越發昏濛；手腳慢，又遮架不住，拖着鈀，敗陣就走，被老魔舉刀砍去，幾乎傷命；幸躲過頭腦，被口刀削斷幾根鬃毛。趕上張開口咬着領頭，拿入城中，丟與小怪，捆在金鑾殿。老妖又駕雲，起在半空助力。沙和尚見事不諧，虛幌着寶杖，顧本身回頭便走，被二魔捽開鼻子，響一聲，連手卷住，拿到城裏，也教小妖捆在殿下，卻又騰空去叫拿行者。行者見兩個兄弟遭擒，他自家獨難撐架，正是「好手不敵雙拳，雙拳難敵四手」。他喊一聲，把棍子隔開三個妖魔的兵器，縱筋斗駕雲走了。三怪見行者駕筋斗時，即抖抖身，現出本像，搧開兩翅，趕上大聖。你道他怎能趕上？當時如行者鬧天宮，十萬天兵也拿他不住者，以他會駕筋斗雲，一去有十萬八千里路，所以諸神不能趕上。這妖精搧一翅就有九萬里九萬里：參見第七十五回「雲程九萬」條注。，兩搧就趕過了，所以被他一把撾住，證夾：以行者筋斗雲之神速，而又有大鵬能追及之，高才絕技其可常恃耶？拿在手中，左右掙挫不得。欲思要走，莫能逃脫。即使變化法、遁法，又往來難行：變大些兒，他就放鬆了撾住；變小些兒，他又揝緊了撾住。復拿了徑回城內，放了手，捽下塵埃。分付羣妖，也照八戒、沙僧捆在一處。那老魔、二魔俱下來迎接。三個魔頭，同上寶殿。噫！這一番倒不是捆住行者，分明是與他送行。

此時有二更時候，衆怪一齊相見畢，把唐僧推下殿來。那長老於燈光前，忽見三個徒弟都捆在地下，老師父伏於行者身邊，哭道：「徒弟呵！常時逢難，你卻在外運用神通，到那裏取救降魔；今番你亦遭擒，我貧僧怎麼得命！」八戒、沙僧聽見師父這般苦楚，便也一齊放聲痛哭。行者微微笑道：「師父放心，兄弟莫哭。憑他怎的，決然無傷。等那老魔安靜了，我們走路。」八戒道：「哥阿，又來搗鬼了！麻繩捆住，鬆些兒還着水噴，想你這瘦人兒不覺，我這胖的遭瘟哩！不信，你看兩膊上，入肉已有二寸，如何脫身？」行者笑道：「莫說是麻繩捆的，就是碗粗的棕纜，只也當秋風過耳，何足罕哉！」

師徒們正說處，只聞得那老魔道：「三賢弟有力量，有智謀，果成妙計，拿將唐僧來了！」叫：「小的們，着五個打水，七個刷鍋，十個燒火，二十個擡出鐵籠來，把那四個和尚蒸熟，我兄弟們受用，各散一塊兒與小的們喫，也教他個個長生。」八戒聽見，戰兢兢的道：「哥哥，你聽那妖精計較，要蒸我們喫哩！」行者道：「不要怕，等我看他是雛兒妖精，是把勢妖精把勢妖精：把勢即「把式」。把式妖精，有經驗、有手段的妖精。。」沙和尚哭道：「哥呀！且不要說寬話，如今已與閻王隔壁哩，且講甚麼雛兒把勢！」說不了，又聽得二怪說：「豬八戒不好蒸。」八戒歡喜道：「阿彌陀佛，是那個積陰騭的，說我不好蒸？」三怪道：「不好蒸，剝了皮蒸。」八戒慌了，厲聲喊道：「不要剝皮！粗自粗，湯響就爛了！」老怪道：「不好蒸的，安在底下一格。」行者笑道：「八戒莫怕，是雛兒，不是把勢。」沙僧道：「怎麼認得？」行者道：「大凡蒸東西，都從上邊起。不好蒸的，安在上頭一格，多燒把火，圓了氣圓了氣：蒸氣上升。，就好了。若安在底下，一住了氣，就燒半年也是不得氣上的。他說八戒不好蒸，安在底下，不是雛兒是甚的！」八戒道：「哥呵，依你說，就活活的弄殺人了！他打緊見不上氣，抬開了，把我翻轉過來，再燒起火，弄得我兩邊俱熟，中間不夾生了？」

正講時，又見小妖來報：「湯滾了。」老怪傳令叫抬。衆妖一齊上手，將八戒抬在底下一格，沙僧抬在二格。行者估着來抬他，他就脫身道：「此燈光前好做手腳。」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聲：「變！」即變做一個行者，捆了麻繩；將真身出神，跳在半空裏，低頭看着。那羣妖那知真假，見人就抬。把個假行者抬在上三格。纔將唐僧揪翻倒捆住，抬上第四格。乾柴架起烈火，氣焰騰騰。大聖在雲端裏嗟嘆道：「我那八戒、沙僧，還捱得兩滾；我那師父，只消一滾就爛。若不用法救他，頃刻喪矣！」好行者，在空中捻着訣，念一聲「唵藍淨法界，乾元亨利貞」的咒語，拘喚得北海龍王早至。只見那雲端裏一朵烏雲，應聲高叫道：「北海小龍敖順叩頭。」行者道：「請起！請起！無事不敢相煩，今與唐師父到此，被毒魔拿住，上鐵籠蒸哩。你去與我護持護持，莫教蒸壞了。」龍王隨即將身變作一陣冷風，吹入鍋下，盤旋圍護，更沒火氣燒鍋，他三人方不損命。

將有三更盡時，只聞得老魔發放道：「手下的，我等用計勞形，拿了唐僧四衆；又因相送辛苦，四晝夜未曾得睡。今已捆在籠裏，料應難脫。汝等用心看守，着十個小妖輪流燒火，讓我們退宮，略略安寢。到五更天色將明，必然爛了，可安排下蒜泥鹽醋，請我們起來，空心受用空心：空腹。。」證夾：下酒乎？下飯乎？只怕不能到口。衆妖各各遵命。三個魔頭，卻各轉寢宮而去。

行者在雲端裏，明明聽着這等分付，卻低下雲頭，不聽見籠里人聲。他想着：「火氣上騰，必然也熱，他們怎麼不怕，又無言語哼𡄙？莫敢是蒸死了？等我近前再聽。」好大聖，踏着雲，搖身一變，變作個黑蒼蠅兒，釘在鐵籠格外聽時，只聞得八戒在裏面道：「晦氣，晦氣！不知是悶氣蒸，又不知是出氣蒸哩。」沙僧道：「二哥，怎麼叫做悶氣、出氣？」八戒道：「悶氣蒸是蓋了籠頭，出氣蒸不蓋。」三藏在浮上一層應聲道：「徒弟，不曾蓋。」八戒道：「造化，今夜還不得死，這是出氣蒸了。」行者聽得他三人都說話，未曾傷命，便就飛了去，把個鐵籠蓋，輕輕兒蓋上。三藏慌了道：「徒弟，蓋上了！」八戒道：「罷了！這個是悶氣蒸，今夜必是死了！」沙僧與長老嚶嚶的啼哭。八戒道：「且不要哭，這一會燒火的換了班了。」沙僧道：「你怎麼知道？」八戒道：「早先抬上來時，正合我意。我有些兒寒溼氣的病，要他騰騰騰騰：即「熥熥」。把食物放在籠屜上加熱。。這會子反冷氣上來了。咦！燒火的長官，添上些柴便怎的？要了你的哩！」行者聽見，忍不住暗笑道：「這個夯貨！冷還好捱，若熱就要傷命。再說兩遭，一定走了風了，快早去救他。且住！要救他須是要現本相。假如現了，這十個燒火的看見，一齊亂喊，驚動老怪，卻不又費事？等我先送他個法兒。」忽想起：「我當初做大聖時，曾在北天門與護國天王猜枚耍子猜枚： 一種遊戲，手中握物，讓對方猜，注已見前。，贏的他瞌睡蟲兒，還有幾個，送了他罷。」即往腰間順帶裏摸摸，還有十二個。「送他十個，還留兩個做種。」即將蟲兒拋了去，散在十個小妖臉上，鑽入鼻孔，漸漸打盹，都睡倒了。只有一個拿火叉的睡不穩，揉頭搓臉，把鼻子左捏右捏，不住的打嚏噴。行者道：「這廝曉得勾當了，我再與他個『雙掭燈』雙掭燈：原意指在同時撥燈火的兩側，使之明亮。這裏指兩個瞌睡蟲同時發揮作用。。」又將一個蟲兒拋在他臉上。「兩個蟲兒，左進右出，右出左進，諒有一個安住。」那小妖兩三個大呵欠，把腰伸一伸，丟了火叉，也撲的睡倒，再不翻身。

行者道：「這法兒真是妙而且靈！」即現原身，走近前叫聲：「師父。」唐僧聽見道：「悟空，救我呵！」沙僧道：「哥哥，你在外面叫哩？」行者道：「我不在外面，好和你們在裏邊受罪？」八戒道：「哥呵，溜撒的溜了，我們都是頂缸的，在此受悶氣哩。」行者笑道：「呆子莫嚷，我來救你。」八戒道：「哥阿，救便要脫根救，莫又要復籠蒸。」行者卻揭開籠頭，解了師父，將假變的毫毛，抖了一抖，收上身來；又一層層放了沙僧，放了八戒。那呆子才解了，巴不得就要跑。行者道：「莫忙！莫忙！」卻又念聲咒語，發放了龍神，纔對八戒道：「我們這去到西天，還有高山峻嶺，師父沒腳力難行，等我還將馬來。」你看他輕手輕腳，走到金鑾殿下，見那些大小羣妖俱睡熟了。卻解了繮繩，更不驚動。那馬原是龍馬，若是生人，飛踢兩腳，便嘶幾聲。行者曾養過馬，授弼馬溫之官，又是自家一夥，所以不跳不叫。悄悄的牽來，束緊了肚帶，扣備停當，請師父上馬。長老戰兢兢的騎上，也就要走。行者道：「也且莫忙，我們西去還有國王，須要關文，方纔去得。不然，將甚執照？等我還去尋行李來。」唐僧道：「我記得進門時，衆怪將行李放在金殿左手下，擔兒也在那一邊。」行者道：「我曉得了。」即抽身跳在寶殿尋時，忽見光彩飄颻。行者知是行李，怎麼就知？以唐僧的錦襴袈裟上有夜明珠，故此放光。急到前，見擔兒原封未動，連忙拿下去，付與沙僧挑着。八戒牽着馬，他引了路，徑奔正陽門。只聽得梆鈴亂響，門上有鎖，鎖上貼了封皮。行者道：「這等防守，如何去得？」八戒道：「後門裏去罷。」行者引路，徑奔後門。後宰門外，也有梆鈴之聲，門上也有封鎖：「卻怎生是好？我這一番，若不爲唐僧是個凡體，我三人不管怎的，也駕雲弄風走了。只爲唐僧未超三界外，見在五行中，一身都是父母濁骨，所以不得升駕，難逃。」八戒道：「哥哥，不消商量，我們到那沒梆鈴，不防衛處，撮着師父爬過牆去罷撮：方言。抬着，舉着。。」行者笑道：「這個不好。此時無奈，撮他過去。到取經回來，你這呆子口敞，延地裏就對人說延地：即「沿地」。到處。，我們是爬牆頭的和尚了。」李旁：趣。證夾：爬牆尋魔不可，爬牆避魔何害？八戒道：「此時也顧不得行檢，且逃命去罷。」行者也沒奈何，只得依他。到那淨牆邊，算計爬出。

噫！有這般事！也是三藏災星未脫。那三個魔頭，在宮中正睡，忽然驚覺，說走了唐僧。一個個披衣忙起，急登寶殿。問曰：「唐僧蒸了幾滾了？」那些燒火的小妖已是有睡魔蟲，都睡着了，就是打也莫想打得一個醒來。其餘沒執事的，驚醒幾個，冒冒失失的答應道：「七——七——七——七滾了！」李旁：好。急跑近鍋邊，只見籠格子亂丟在地下，燒火的還都睡着，慌得又來報道：「大王，走——走——走——走了！」證夾：如此重疊字法，至今小說、傳奇效顰不已，不知皆《西遊》作祖也。三個魔頭都下殿，近鍋前仔細看時，果見那籠格子亂丟在地下，湯鍋盡冷，火腳俱無。那燒火的俱呼呼鼾睡如泥。慌得衆怪一齊吶喊，都叫：「快拿唐僧！快拿唐僧！」這一片喊聲振起，把些前前後後，大大小小妖精，都驚起來。刀槍簇擁，至正陽門下，見那封鎖不動，梆鈴不絕，問外邊巡夜的道：「唐僧從那裏走了？」俱道：「不曾走出人來。」急趕至後宰門，封鎖梆鈴一如前門；復亂搶搶的，燈籠火把，熯天通紅熯天通紅：熯，烘烤的意思。熯天通紅，天被燻得通紅，形容燈籠火把之多，照得黑夜如同白晝。，就如白日，卻明明的照見他四衆爬牆哩。老魔趕近，喝聲：「那裏走！」那長老嚇得腳軟筋麻，跌下牆來，被老魔拿住。二魔捉了沙僧，三魔擒倒八戒，證夾：兩人何不駕雲而走？衆妖搶了行李馬匹，只是走了行者。那八戒嘓嘓噥噥的報怨行者道：「天殺的！我說要救便脫根救，如今卻又復籠蒸了！」

衆魔把唐僧擒至殿上，卻不蒸了。二怪分付把八戒綁在殿前檐柱上，三怪分付把沙僧綁在殿後檐柱上；惟老魔把唐僧抱住不放。三怪道：「大哥，你抱住他怎的？終不然就活喫？卻也沒些趣味。此物比不得那愚夫俗子，拿了可以當飯；此是上邦稀奇之物，必須待天陰閒暇之時，拿他出來，整制精潔，猜枚行令，細吹細打的喫方可。」李旁：也說得趣。老魔笑道：「賢弟之言雖當，但孫行者又要來偷哩。」三魔道：「我這皇宮裏面有一座錦香亭子，亭子內有一個鐵櫃。依着我，把唐僧藏在櫃裏，關了亭子，卻傳出謠言，說唐僧已被我們夾生吃了。令小妖滿城講說。那行者必然來探聽消息，若聽見這話，他必死心塌地而去。待三五日不來攪擾，卻拿出來，慢慢受用，如何？」老怪、二怪俱大喜道：「是，是，是。兄弟說得有理！」可憐把個唐僧連夜拿將進去，鎖在櫃中，閉了亭子。傳出謠言，滿城裏都亂講不題。

卻說行者自夜半顧不得唐僧，駕雲走脫。徑至獅駝洞裏，一路棍，把那萬數小妖，盡情剿絕。證夾：忙中了結獅駝洞一案，此舉亦不可少。急回來，東方日出。到城邊，不敢叫戰，正是單絲不線，孤掌難鳴。他落下雲頭，搖身一變，變作個小妖兒，演入門裏，大街小巷緝訪消息。滿城裏俱道：「唐僧被大王夾生兒連夜吃了。」前前後後，都是這等說。行者着實心焦，行至金鑾殿前觀看，那裏邊有許多精靈，都戴着皮金帽子，穿着黃布直身直身：古代一種日常穿的長衫。，手拿着紅漆棍，腰掛着象牙牌，一往一來，不住的亂走。行者暗想道：「此必是穿宮的妖怪。就變做這個模樣，進去打聽打聽。」

好大聖，果然變得一般無二，混入金門。正走處，只見八戒綁在殿前柱上哼哩。行者近前，叫聲：「悟能。」那呆子認得聲音，道：「師兄，你來了？救我一救！」行者道：「我救你，你可知師父在那裏？」八戒道：「師父沒了。今夜被妖精夾生兒吃了。」行者聞言，忽失聲淚似泉湧。八戒道：「哥哥莫哭。我也是聽得小妖亂講，未曾眼見。你休誤了，再去尋問尋問。」這行者卻纔收淚，又往裏面找尋。忽見沙僧綁在後檐柱上，即近前摸着他胸脯子叫道：「悟淨。」沙僧也識聲音，道：「師兄，你變化進來了？救我！救我！」行者道：「救你容易，你可知師父在那裏？」沙僧滴淚道：「哥阿！師父被妖精等不得蒸，就夾生兒吃了！」大聖聽得兩個言語相同，心如刀攪，淚似水流，急縱身望空跳起，且不救八戒、沙僧，回至城東山上，按落雲頭，放聲大哭。叫道：「師父呵！證夾：以詩代哭，押韻而已。

恨我欺天困網羅，師來救我脫沉痾。

潛心篤志同參佛，努力修身共煉魔。

豈料今朝遭蜇害，不能保你上娑婆。

西方勝境無緣到，氣散魂消怎奈何！」

行者悽悽慘慘的，自思自忖，以心問心道：「這都是我佛如來坐在那極樂之境，沒得事幹，弄了那三藏之經。若果有心勸善，禮當送上東土，卻不是個萬古流傳？只是捨不得送去，卻教我等來取。怎知道苦歷千山，今朝到此喪命！罷！罷！罷！老孫且駕個筋斗雲，去見如來，備言前事。若肯把經與我送上東土，一則傳揚善果，二則了我等願心。若不肯與我，教他把《松箍咒》念念，褪下這個箍子，交還與他。老孫還歸本洞，稱王道寡，耍子兒去罷。」

好大聖，急翻身駕起筋斗雲，徑投天竺。那裏消一個時辰，早望見靈山不遠。須臾間，按落雲頭，直至鷲峯之下。忽抬頭，見四大金剛擋住道：「那裏走？」行者施禮道：「有事要見如來。」當頭又有崑崙山金霞嶺不壞尊王永住金剛喝道：「這潑猴甚是粗狂當頭：是頭頂上方的意思。！前者大困牛魔，我等爲汝努力，今日面見，全不爲禮！有事且待先奏，奉召方行。這裏比南天門不同，教你進去出來，兩邊亂走？咄！還不靠開！」那大聖正是煩惱處，又遭此搶白搶白：當面說奚落、指責的話。，氣得哮吼如雷，忍不住大呼小叫，早驚動如來。如來佛祖正端坐在九品寶蓮臺上，與十八尊輪世的阿羅漢講經，即開口道：「孫悟空來了，汝等出去接待接待。」大衆阿羅遵佛旨，兩路幢幡寶蓋，即出山門應聲道：「孫大聖，如來有旨相喚哩。」那山門口四大金剛卻纔閃開路，讓行者前進。

衆阿羅引至寶蓮臺下，見如來倒身下拜，兩淚悲啼。如來道：「悟空，有何事這等悲啼？」行者道：「弟子屢蒙教訓之恩，託庇在佛爺爺之門下，自歸正果，保護唐僧，拜爲師範，一路上苦不可言。今至獅駝山獅駝洞獅駝城，有三個毒魔，乃獅王、象王、大鵬，把我師父捉將去，連弟子一概遭迍，都捆在蒸籠裏，受湯火之災。幸弟子脫逃，喚龍王救免。是夜偷出師等，不料災星難脫，復又擒回。及至天明，入城打聽，叵耐那魔十分狠毒，萬樣驍勇，把師父連夜夾生吃了，如今骨肉無存。又況師弟悟能、悟淨見綁在那廂，不久性命亦皆傾矣。弟子沒及奈何，特地到此參拜如來。望大慈悲，將《松箍咒兒》念念，褪下我這頭上箍兒，交還如來，放我弟子回花果山寬閒耍子去罷！」說未了，淚如泉湧，悲聲不絕。

如來笑道：「悟空少得煩惱。那妖精神通廣大，你勝不得他，所以這等心痛。」行者跪在下面，捶着胸膛道：「不瞞如來說。弟子當年鬧天宮，稱大聖，自爲人以來，不曾喫虧，今番卻遭這毒魔之手！」如來聞言道：「你且休恨，那妖精我認得他。」行者猛然失聲道：「如來！我聽見人講說，那妖精與你有親哩。」如來道：「這個刁猢猻！怎麼個妖精與我有親？」行者笑道：「不與你有親，如何認得？」如來道：「我慧眼觀之，故此認得。那老怪與二怪有主。」叫阿儺迦葉來：「你兩個分頭駕雲，去五臺山、峨眉山宣文殊、普賢來見蛾眉山：通常作「峨眉山」，普賢菩薩的道場。。」二尊者即奉旨而去。

如來道：「這是老魔、二怪之主。但那三怪，說將起來，也是與我有些親處。」行者道：「親是父黨？是母黨？」如來道：「自那混沌分時，天開於子，地闢於醜，人生於寅，天地再交合，萬物盡皆生。萬物有走獸飛禽。走獸以麒麟爲之長，飛禽以鳳凰爲之長。那鳳凰又得交合之氣，育生孔雀、大鵬。孔雀出世之時，最惡，能喫人，四十五里路，把人一口吸之。我在雪山頂上，修成丈六金身丈六金身：《觀無量壽經》：「阿彌陀佛神通如意，於十方國現變自在，或現大身滿虛空中，或現小身丈六八尺，所現之形皆有金色。」故稱佛身爲「丈六金身」。，早被他也把我吸下肚去。我欲從他便門而出，恐污真身，是我剖開他脊背，跨上靈山。欲傷他命，當被諸佛勸解：傷孔雀如傷我母傷孔雀如傷我母：根據印度佛教寓言集《本生經》的《孔雀本生譚》，佛前世爲孔雀，曾宿一孔雀卵之中。按：這裏的如來所謂鳳凰、孔雀、大鵬的來歷，未見於佛經，可能來自密宗傳說。下文所謂大鵬「在光焰上做個護法」，也較常見於密宗佛像。。故此留他在靈山會上，封他做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薩。證夾：不以爲仇，而反以爲母，佛法冤親平等如此。大鵬與他是一母所生，故此有些親處。」行者聞言笑道：「如來，若這般比論，你還是妖精的外甥哩。」如來道：「那怪須是我去，方可收得。」行者叩頭：「啓上如來，千萬望挪玉一降挪玉：「挪動玉趾」的省稱。勞煩別人動身的敬辭。！」

如來即下蓮臺，同諸佛衆徑出山門。又見阿儺、迦葉，引文殊、普賢來見。二菩薩對佛禮拜。如來道：「菩薩之獸，下山多少時了？」文殊道：「七日了。」如來道：「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不知在那廂傷了多少生靈，快隨我收他去。」二菩薩相隨左右，同衆飛空。只見那：

滿天縹緲瑞雲分，我佛慈悲降法門。

明示開天生物理，細言闢地化身文。

面前五百阿羅漢，腦後三千揭諦神。

迦葉阿儺隨左右，普文菩薩殄妖氛。

大聖有此人情，請得佛祖與衆前來，不多時，早望見城池。行者報道：「如來，那放黑氣的乃是獅駝國也。」如來道：「你先下去，到那城中與妖精交戰，許敗不許勝。敗上來，我自收他。」大聖即按雲頭，徑至城上，腳踏着垛兒罵道垛兒：城牆上的女牆，即「垛堞」，是城牆上呈齒形的短牆。：「潑業畜！快出來與老孫交戰！」慌得那城樓上小妖急跳下城中報：「大王，孫行者在城上叫戰哩。」老妖道：「這猴兒兩三日不來，今朝卻又叫戰，莫不是請了些救兵來耶？」三怪道：「怕他怎的！我們都去看來。」

三個魔頭各持兵器，趕上城來。見了行者，更不打話，舉兵器一齊亂刺。行者輪鐵棒擎手相迎。鬥經七八回合，行者佯輸而走。那妖王喊聲大振，叫道：「那裏走！」大聖筋斗一縱，跳上半空，三個精即駕雲來趕。行者將身一閃，藏在佛爺爺金光影裏，全然不見。只見那過去、未來、見在的三尊佛像與五百阿羅漢、三千揭諦神，佈散左右，把那三個妖王圍住，水泄不通。老魔慌了手腳，叫道：「兄弟，不好了！那猴子真是個地裏鬼！那裏請得個主人公來也！」李旁：主人公一倒，魔自散矣。三魔道：「大哥休得悚懼。我們一齊上前，使槍刀搠倒如來，奪他那雷音寶剎！」

這魔頭不識起倒，真個舉刀上前亂砍。卻被文殊、普賢，念動真言，喝道：「這孽畜還不皈正，更待怎生！」唬得老怪、二怪不敢撐持，丟了兵器，打個滾，現出本相。二菩薩將蓮花臺拋在那怪的脊背上，飛身跨坐，二怪遂泯耳皈依泯耳：同「抿耳」。耳朵合攏，是野獸馴順的樣子。。

二菩薩既收了青獅、白象，只有那第三個妖魔不伏。騰開翅，丟了方天戟，扶搖直上，輪利爪要刁捉猴王刁：抓取。。原來大聖藏在光中，他怎敢近？如來情知此意，即閃金光，把那鵲巢貫頂之頭鵲巢貫頂：宋普濟《五燈會元》卷一：「昔如來在雪山修道，芻尼（野鵲子）巢於頂上。」故稱「鵲巢貫頂」。，迎風一幌，變做鮮紅的一塊血肉。妖精輪利爪刁他一下，被佛爺把手往上一指，那妖翅膊上就了筋。飛不去，只在佛頂上，不能遠遁，現了本相，乃是一個大鵬金翅雕。即開口對佛應聲叫道：「如來，你怎麼使大法力困住我也？」如來道：「你在此處多生業障，跟我去，有進益之功。」妖精道：「你那裏持齋把素，極貧極苦；我這裏喫人肉，受用無窮。你若餓壞了我，你有罪愆。」李旁：世人都是如此見識。如來道：「我管四大部洲，無數衆生瞻仰，凡做好事，我教他先祭汝口先祭汝口：佛教午齋前儀軌需要誦午時出食偈咒：「大鵬金翅鳥，曠野鬼神衆。羅剎鬼子母，甘露悉充滿。」意思是喫齋前要先把食物施給金翅鳥、曠野鬼、羅剎等衆。據《法苑珠林》卷六《修福部》及佛教儀軌載：金翅鳥喜食龍，尤喜從龍尾喫起。海中有一龍子，奉持佛之八戒（即在家弟子所奉「八關齋戒」，信徒須於每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等六日離家，在僧衆附近居住，持戒殺、戒盜、戒淫等八條戒律），被大鵬金翅鳥銜去，掛在須彌山北大鐵樹上。金翅鳥尋找龍尾，忽然不見。第二日，龍才露出尾巴，告訴金翅鳥，這是我持八關齋法的緣故，我若不持，必受災難。金翅鳥聞言，感佛之威神，悔過自責，亦受八關齋法，發誓從此不再殺生。後齋飯前施食，即先給金翅鳥一份，使其不再喫龍。。」那大鵬欲脫難脫，要走怎走，是以沒奈何，只得皈依。行者方纔轉出，向如來叩頭道：「佛爺，你今收了妖精，除了大害，只是沒了我師父也。」大鵬咬着牙恨道：「潑猴頭，尋這等狠人困我！證夾：佛本慈，而謂之曰狠，狠處正是慈處。你那老和尚幾曾喫他？如今在那錦香亭鐵櫃裏不是？」行者聞言，忙叩頭謝了佛祖。佛祖不敢鬆放了大鵬，也只教他在光焰上做個護法，引衆回雲，徑歸寶剎。

行者卻按落雲頭，直入城裏。那城裏一個小妖兒也沒有了。證夾：如此大空城，不知至今尚在否？正是「蛇無頭兒不行，鳥無翅兒不飛」。他見佛祖收了妖王，各自逃生而去。行者才解救了八戒、沙僧，尋着龍馬行李，與他二人說：「師父不曾喫，都跟我來。」引他兩個徑入內院，找着錦香亭，打開門看，內有一個鐵櫃，只聽得三藏有啼哭之聲。沙僧使降妖杖打開鐵鎖，揭開櫃蓋，叫聲：「師父！」三藏見了，放聲大哭道：「徒弟呵！怎生降得妖魔？如何得到此尋着我也？」行者把上項事，從頭至尾細陳了一遍。三藏感謝不盡。師徒們在那宮殿裏尋了些米糧，安排些茶飯，飽餐一餐，收拾出城，找大路投西而去。正是：

真經必得真人取，意嚷心勞總是虛。

畢竟這一去，不知幾時得面如來，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心意歸真，若不能伏後天氣質之性，終爲順行造化所拘矣。故此回指出諸多旁門，不能變化氣質之害，叫學者棄假悟其，期必歸於真空妙有之地，爲極功也。

篇首「三個魔頭，與大聖三人爭持，將三人拿進城內，捆在一處，三個魔頭同上寶殿，將唐僧推下殿來」。是言旁門外道用心用意，以假亂真，以邪混正，縱其後天氣質之性，而昧其本來天命之性，即提綱「羣魔欺本性」是也。曰「羣魔」，則非三魔而已，旁門三千六百，外道七十二家，雖門戶不一，總是着空着色，與夫色空並用，三個門頭該之。千魔萬魔，總是羣魔，羣魔總是三個魔頭統領之。羣魔興妖作怪，欺本性而阻學人，大道已墜迷城。當此之時，誰上智者能以辨的真假，不爲僞學所惑，至於中下之流，未有不受其害者。故「長老哭道：『我貧僧怎麼得命！』八戒沙僧也一齊痛哭，惟行者笑道：『師父放心，兄弟莫哭，憑他怎的，決然無傷。』」

古仙雲：「道法三千六百門，人人各執一苗根。要知些子玄關竅，不在三千六百門。」蓋玄關一竅，爲衆妙之門，乃生仙生佛之根，不着於有無等相。一切旁門，認一身有氣有質之物，或用力量而搬運做作，或用智謀而採戰燒煉，自謂得妙，妄想服丹，以此度人。學者若不明其中利害，一入籠中，熱心熱腸，即便下手，如上蒸籠，乾柴架烈火，未有不剝爛肢體而隕命者。若是真正聰明之人，不入籠中，先看看籠中之物，冷淡心腸，沒有火氣上鍋，方不損命。

「變冷風」者，示其高見遠慮，在籠外而不上火氣；「變黑蒼蠅」者，示其晦暗無知，在籠中而多受悶氣。其曰：「冷還好捱，若熱就要傷命。」可謂提醒一切夯貨矣。然既知此悶氣，須要出此悶氣；欲出此悶氣，須要脫此悶氣之根。不復上蒸籠，揭開籠頭，抖假收真，層層解放，徐緩而行，不得急欲見功，冒然下手。故行者道：「莫忙！莫忙！」蓋以金丹大道，有藥物、有火候、有功用，毫髮之差，千里之失。

「唸咒語放了龍神，又輕輕悄悄，尋着行李白馬，請師父上馬，八戒沙僧隨後，他向前引路，」凡以明大道，循次而進，放的假，方可尋得真；得的真，方可行的路，絲毫不容苟且也。然通衢大道，只有一條；曲徑斜路，足有千萬。處處梆鈴，門門封鎖，若不得真師口傳心授，焉知何者是真？何者是假？真令人以向前不得，退後不能。除是上智神人，能以跳出籠罩，其餘凡夫俗子，實難逃命。若欲強逃，無路可通，猶如作賊爬牆，究是黑夜生活，出此入彼，如何出得妖魔之手？「不是脫根救，仍是上籠蒸」卻是實言夫不能脫根救，仍復上蒸籠者，特以絕不似道者，只可以籠中下，而不能籠上智，至於似道而實非道者，不但中下者而受其捆綁，即上智者亦無不入其術中。「錦香亭」，色空俱有之處；「鐵櫃」者，內外不通之象。「把唐僧藏在櫃裏」者，內念不出，不着手空也；「關了亭子」者，外物不入，不着於色也。世間一等作孽老魔，執心爲道，抱住不放，誤認人心中有稀奇之物，恐爲外賊所偷，而隨緊閉六門，靜坐定心，外物不入，內念不出，自謂若能死的人心，即可生的道心，人心不來攪擾，卻拿住道心，慢慢受用。這等不死不活，似是而非，不待蒸熟夾生而喫之謠言，易足惑人。以一盲而引衆盲，遍傳亂講，縱有上智者，能以連夜裏剿滅獅駝洞着空執相。冒聽之小妖，豈能剿滅獅駝國色空兼有冒傳之老魔乎？性命大道，遭此大難，有識者，能不放聲大哭哉？哭者何？哭其西方勝境無緣到，氣散心傷可奈何？

夫如來三藏真經，所以勸善也。後世無知之徒，反借如來真經門戶，以假亂真，阻擋修行大路，誤人性命，大失當年教外別傳、金箍念念歸真之妙旨。「行者要且去見如來，備言前事，若肯把經與我，送上東土，一則傳揚善果，二來了我等心願。若不肯與我，叫他把《松箍咒》念念，褪下這個箍子，交還與他，老孫還本洞去罷。」是言真履實踐，勇猛精進，見得如來，方能取的真經歸來。若不到見如來之時，而真經未能取；若不到取得真經之時，而金箍未可松。不得因旁門外道之魔障，而即念松褪箍，自走回頭路也。蓋以魔障是魔障，取經是取經，金箍爲取經而設，非爲魔障而設，取經者正事，魔障者末事，豈可因末事而廢正事？又豈可因末事而念松褪箍乎？

「行者拜見如來，訴說獅駝城三個毒魔，把師父捉將去，求念松箍」等語，是已悟得因魔障而念松矣。如來笑道：「悟空少得煩惱，那妖精神通廣大，你勝不得他，所以這等心痛。」言獨悟一空，空即是色，便是生魔，而不能勝魔。「行者笑道：不與你有親，如何認得？』如來道：『我慧眼觀之，故此認得。』」言觀本于慧，色即是空，故能識魔，而不是親魔。

「混沌初分，天開地闢，萬物皆生，飛禽以鳳凰爲長，鳳凰又得交合之氣，生育孔雀大鵬。孔雀出世之時，喫人最惡，如來修成丈六金身，也被吸去。如來剖開脊背，跨上靈山，封他做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薩」一宗公案。以見鳳凰交合，生育孔雀大鵬，先天變爲後天，孔雀之喫人最惡，猶如大鵬之喫僧爲魔。佛已修成丈六金身，猶不免於孔雀之吸，究之刻脊而出，跨上靈山，封爲佛母大明王。是不以爲冤，而反爲恩，佛不得孔雀之吸，而不得上靈山。比之修道者，不遇魔障，不能困心衡慮，以固其志，魔障正所以爲大修行人助力耳，故曰：「大鵬是與他一母，故此有些親處。」既曰有親，則魔障非魔障，是在人認得分明，打的過去耳。

如來使行者與妖精交戰，許敗不許勝，「敗上來，我自收他」者，順其所欲，漸次尋之也。」行者將身一閃，藏在如來金光影裏」，妙有而入真空也；「只見那過去、未來、現在三尊佛像，與五百阿羅汗、三千揭諦神，佈散左右，把那三個魔頭圍住」者，真空而變妙有也。「文殊、普賢念動真言，青獅白象泯耳歸真。」一念純真，心足意淨，執象泥文，私猜妄議之念俱化，何着空執象之有？「如來閃金光，把鵲巢貫頂的頭，迎風一幌，變作鮮紅的一塊血肉。」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色空一貫，不妨真中而用假。「妖精刁他一下，佛祖把手往上一指，那妖翅膊上揪了筋，再飛不去，只在佛頂上，再不能遠循。」以無制有，以有入無，有無不二，當時由假而歸真；真中用假，由假歸真，即色即空，非色非空，化氣質而復天真，至簡至易。即宣聖一貫之道，佛祖一乘之妙旨。真是慈悲中之狠人，真空中之大法。彼一切不知變化氣質者，師心高傲，色空俱着，在血肉團心上做生活，冒聽冒傳，認假傷真，適以祭其口而已，其他何望？

「佛祖收了妖精，大鵬咬牙說出唐僧在鐵櫃裏」，無爲之先，必須有爲，借假求真也；「佛祖不敢輕放了大鵬，也只叫他在光焰上做個護法」，有爲之後，必須無爲，以真化假也。前後兩段功夫，先有爲而後無爲，性命必須雙修，一了性而一了命。有無兼該，性命雙修，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圓陀陀，光灼灼，淨倮倮，赤灑灑，大丈夫之能事畢矣。

噫！「錦香亭打開門看，內有一個鐵櫃，只聽得三藏啼哭之聲」，是打開色空之門戶，叫人看假聽真，不得棄真而認假；「降妖杖，打開鐵櫃，拽開櫃蓋，叫聲師父」，是打開生死機關，叫人拽假尋真，當須借假而修真。「三藏放聲大哭，叫徒弟」，此非三藏哭，乃仙翁大哭其邪說橫行，足以害道；「行者把上項事細說一遍」，非行者說，乃仙翁細說與後世學人，平自辨別。仙翁一片慈悲心，躍躍紙背。真假顯然，若有能辨的真假者，則僞學難瞞，正道可知，急須離獅駝而找大路，以了性命，不容有緩者。結雲：「真經必得真人取，魔怪千般總是虛。」一切在獅駝國興妖作怪之輩，聞此而當猛省回頭矣。

詩曰：

旁門曲徑俱迷真，那個能知主與賓。

教外別傳微妙法，不空不色復元神。

# 第七十八回 比丘憐子遣陰神 金殿識魔談道德

李本總批：國丈以一千一百一十一個小兒做藥引子，今日小兒科醫生，又以藥引子殺無數小兒矣。可憐！可憐！

憺漪子曰：西方一路，從未有兩國相接者。而此處才過獅駝，復到比丘。夫國以獅駝爲號，則有啖人之魔王；乃國以比丘爲號，亦復有啖人之人王，豈非咄咄怪事乎？然啖人者實非人王也，彼鹿妖狐魅，欲膾羣兒之心肝而餔之，特假手於淫昏之傀儡，而此王適墮其術中而不覺。試觀其石屏私語，所致恨於三年一日之機會者，其意中豈復知有此王哉？幸行者之來，而識其妖，破其術，遂出千百嬰孩於刀俎之下，功行殊不細矣。然此亦不過外道邪魔之借喻耳。世間自不乏麻叔謀、趙思綰其人者，未可與此同日而論也。

《西遊》爲仙佛同源之書。仙佛二教，皆有邪魔，而書中不斥妖僧，而獨斥妖道，如烏雞國、車遲國，破兒洞，黃花觀，與此處之清華洞，皆妖道也。窺丘祖之意，豈真以不肖待吾黨哉？蓋祖韶年訪道，閱歷最多，灼見夫道弱魔強，不得不汲汲爲舜、蹠之辨。至一若萬壽山之鎮元，玉真觀之金頂，高矣，美矣，又孰敢置一喙耶！

一念才生動百魔，修持最苦奈他何。

但憑洗滌無塵垢，也用收拴有琢磨。

掃退萬緣歸寂滅，蕩除千怪莫蹉跎。

管教跳出樊籠套，行滿飛昇上大羅大羅：即大羅天。道教稱天有三十六重，最高的一重天叫大羅天。詳見前注。。

話說孫大聖用盡心機，請如來收了衆怪，解脫三藏師徒之難，離獅駝城西行。又經數月，早值冬天。證夾：冬。但見那：

嶺梅將破玉破玉：指開出潔白的花。，池水漸成冰。

紅葉俱飄落，青松色更新。

淡雲飛欲雪，枯草伏山平。

滿目寒光迥，陰陰透骨冷。

師徒們衝寒冒冷，宿雨餐風。正行間，又見一座城池。三藏問道：「悟空，那廂又是甚麼所在？」行者道：「到跟前自知。若是西邸王位西邸：原指王侯的客舍或私第，這裏代指王侯。語出《南史·梁紀上·武帝》，竟陵王蕭子良「開西邸，招文學」。，須要倒換關文；若是府州縣，徑過。」師徒言語未畢，早至城門之外。三藏下馬，一行四衆進了月城月城：即甕城，城門外所築的半圓形的小城，作掩護城門，加強防禦之用。。見一個老軍，在向陽牆下，偎風而睡。行者近前，搖他一下，叫聲：「長官。」那老軍猛然驚覺，麻麻糊糊的睜開眼，看見行者，連忙跪下磕頭，叫：「爺爺！」行者道：「你休胡驚作怪。我又不是甚麼惡神，你叫『爺爺』怎的！」老軍磕頭道：「你是雷公爺爺。」證夾：非雷公爺爺也，還是救命菩薩。行者道：「胡說！吾乃東土去西天取經的僧人。適才到此，不知地名，問你一聲的。」那老軍聞言，卻纔正了心，打個呵欠，爬起來伸伸腰道：「長老，長老，恕小人之罪。此處地方，原喚比丘國，今改作小子城。」行者道：「國中有帝王否？」老軍道：「有！有！有！」行者卻轉身對唐僧道：「師父，此處原是比丘國，今改小子城。但不知改名之意何故也。」唐僧疑惑道：「既雲比丘，又何雲小子？」八戒道：「想是比丘王崩了，新立王位的是個小子，故名小子城。」李旁：何異今日秀才解書？唐僧道：「無此理！無此理！我們且進去，到街坊上再問。」沙僧道：「正是。那老軍一則不知，二則被大哥唬得胡說。且入城去詢問。」

又入三層門裏，到通衢大市觀看，倒也衣冠濟楚，人物清修。但見那：

酒樓歌館語聲喧，彩鋪茶房高掛簾彩鋪：出售彩紙、綵綢的店鋪。。

萬戶千門生意好，六街三市廣財源。

買金販錦人如蟻，奪利爭名只爲錢。

證夾：一語無限感慨。

禮貌莊嚴風景盛，河清海晏太平年。

師徒四衆牽着馬，挑着擔，在街市上行勾多時，看不盡繁華氣概。但只見家家門口一個鵝籠。三藏道：「徒弟呵，此處人家都將鵝籠放在門首，何也？」八戒聽說，左右觀之，果是鵝籠排列，五色彩緞遮幔。呆子笑道：「師父，今日想是黃道良辰，宜結婚姻會友。都行禮哩行禮：這裏指舉行慶典活動。。」行者道：「胡談！那裏就家家都行禮？其間必有緣故。等我上前看看。」三藏扯住道：「你莫去。你嘴臉醜陋，怕人怪你。」行者道：「我變化個兒去來。」

好大聖，捏着訣，念聲咒語，搖身一變，變作一個蜜蜂兒，展開翅，飛近邊前，鑽進幔裏觀看。原來裏面坐的是個小孩兒。再去第二家籠裏看，也是個小孩兒。連看八九家，都是個小孩兒。卻是男身，更無女子。有的坐在籠中頑耍，有的坐在裏邊啼哭；有的喫果子，有的或睡坐。行者看罷，現原身回報唐僧道：「那籠裏是些小孩子，大者不滿七歲，小者只有五歲，不知何故。」三藏見說，疑思不定。

忽轉街見一衙門，乃金亭館驛。長老喜道：「徒弟，我們且進這驛裏去。一則問他地方，二則撒和馬匹撒和馬匹：義同第七十三回的「撒貨頭口」。喂牲口，遛馬。，三則天晚投宿。」沙僧道：「正是，正是，進去耶。」四衆忻然而入。只見那在官人果報與驛丞。接入門，各各相見。敘坐定，驛丞問：「長老自何方來？」三藏言：「貧僧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者。今到貴處，有關文理當照驗，權借高衙一歇高衙：對對方官署的尊稱。。」驛丞即命看茶。茶畢即辦支應，命當直的安排管待。三藏稱謝，又問：「今日可得入朝見駕，照驗關文？」驛丞道：「今晚不能，須待明日早朝。今晚且於敝衙門寬住一宵。」

少頃，安排停當，驛丞即請四衆同吃了齋供。又教手下人打掃客房安歇。三藏感謝不盡。既坐下，長老道：「貧僧有一件不明之事請教，煩爲指示。貴處養孩兒，不知怎生看待？」驛丞道：「天無二日天無二日：語出《禮記·坊記》：「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人無二理。養育孩童，父精母血，懷胎十月，待時而生。生下乳哺三年，漸成體相。豈有不知之理！」三藏道：「據尊言與敝邦無異。但貧僧進城時，見街坊人家各設一鵝籠，都藏小兒在內。此事不明，故敢動問。」驛丞附耳低言道：「長老莫管他，莫問他，也莫理他說他。請安置，明早走路。」長老聞言，一把扯住不放，定要問個明白。驛丞搖頭搖指，只叫：「謹言！」三藏一發不放，執死的要問個詳細。驛丞無奈，只得屏去一應在官人等，獨在燈光之下，悄悄而言道：「適所問鵝籠之事，乃是當今國主無道之事。你只管問他怎的？」三藏道：「何爲無道？必見教明白，我方得放心。」驛丞道：「此國原是比丘國，近有民謠，改作小子城。三年前，有一老人打扮做道人模樣，攜一小女子，年方一十六歲。其女形容嬌俊，貌若觀音，進貢與當今。陛下愛其色美，寵幸在宮，號爲美后。近來把三宮娘娘，六院妃子，全無正眼相覷，不分晝夜，貪歡不已。如今弄得精神瘦倦，身體尪羸，飲食少進，命在須臾。太醫院檢盡良方，不能療治。那進女子的道人，受我主誥封，稱爲國丈。國丈有海外祕方，甚能延壽，前者去十洲三島採將藥來，俱已完備。但只是藥引子利害：單用着一千一百一十一個小兒的心肝，煎湯服藥，證夾：比姜三片、棗二枚如何？服後有千年不老之功。這些鵝籠裏的小兒，俱是選就的，養在裏面。人家父母，懼怕王法，俱不敢啼哭，遂傳播謠言，叫做小兒城。此非無道而何？長老明早到朝，只去倒換關文，不得言及此事。」言畢，抽身而退。唬得個長老骨軟筋麻，止不住腮邊淚墮，忽失聲叫道：「昏君，昏君！爲你貪歡愛美，弄出病來，怎麼屈傷這許多小兒性命！苦哉！苦哉！痛殺我也！」有詩爲證。詩曰：

邪主無知失正真，貪歡不省暗傷身。

因求永壽戕童命，爲解天災殺小民。

僧發慈悲難割捨，官言利害不堪聞。

燈前灑淚長吁嘆，痛倒參禪向佛人。

八戒近前道：「師父，你是怎的起哩？專把別人棺材抬在自家家裏哭專把別人棺材抬在自家家裏哭：比喻無緣無故自尋煩惱。，不要煩惱。常言道：『君教臣死，臣不死不忠；父教子亡，子不亡不孝。』他傷的是他的子民，與你何干？且來寬衣服睡覺，莫替古人耽憂。」三藏滴淚道：「徒弟呵，你是一個不慈憫的！我出家人積功累行，第一要行方便。怎麼這昏君一味胡行？從來也不見喫人心肝可以延壽。這都是無道之事，教我怎不傷悲！」沙僧道：「師父且莫傷悲。等明早倒換關文，覿面與國王講過。如若不從，看他是怎麼模樣的一個國丈。或恐那國丈是個妖精，欲喫人的心肝，故設此法，未可知也。」行者道：「悟淨說得有理。師父，你且睡覺，明日等老孫同你進朝，看國丈的好歹。如是人，只恐他走了傍門，不知正道，徒以採藥爲真，待老孫將先天之要旨化他皈正先天之要旨：指修煉元精、元炁、元神（又稱先天精、先天炁、先天神）的內丹術理論。內丹術認爲燒煉、服食等皆屬旁門，不能得道。；李旁：着眼。證夾：一片婆心。若是妖邪，我把他拿住，與這國王看看，教他寬欲養身，斷不教他傷了那些孩童性命。」三藏聞言，急躬身，反對行者施禮道：「徒弟呵，此論極妙！極妙！但只是見了昏君，不可便問此事，恐那昏君不分遠近，並作謠言見罪，卻怎生區處！」行者笑道。「老孫自有法力。如今先將鵝籠小兒攝離此城，教他明日無物取心。地方官自然奏表，那昏君必有旨意，或與國丈商量，或者另行選報。那時節藉此舉奏，決不致罪坐於我也。」三藏甚喜。又道：「如今怎得小兒離城？若果能脫得，真賢弟天大之德！可速爲之，略遲緩些，恐無及也。」行者抖擻神威，即起身，分付八戒、沙僧：「同師父坐着，等我施爲。你看但有陰風颳動，就是小兒出城了。」他三人一齊俱念：「南無救生藥師佛救生藥師佛：即藥師琉璃光如來，據《藥師經》，藥師佛發願救助病苦貧乏衆生，使之免除疾患危難，所求皆令滿足。！南無救生藥師佛！」李旁：摹擬逼真。

這大聖出得門外，打個唿哨，起在半空，捻了訣，念動真言，叫一聲「唵淨法界」，拘得那城隍、土地、社令、真官真官：有官職的仙人，這裏泛指地方上有實職的神仙。，並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六丁六甲與護教伽藍等衆，都到空中，對他施禮道：「大聖，夜喚吾等，有何急事？」行者道：「今因路過比丘國，國王無道，聽信妖邪，要取小兒心肝做藥引子，指望長生。我師父十分不忍，欲要救生滅怪，故老孫特請列位，各使神通，與我把這城中各街坊人家鵝籠裏的小兒，連籠都攝出城外山凹中，或樹林深處，收藏一二日，與他些果子食用，不得餓損。再暗的護持，不得使他驚恐啼哭。待我除了邪，治了國，勸正君王，臨行時，送來還我。」衆神聽令。即便各使神通，按下雲頭。滿城中陰風滾滾，慘霧漫漫。

陰風颳暗一天星，慘霧遮昏千里月。起初時還盪盪悠悠，次後來就轟轟烈烈。悠悠盪盪，各尋門戶救孩童；烈烈轟轟，都看鵝籠援骨血。冷氣浸人怎出頭，寒威透體衣如鐵。父母徒張皇，兄嫂皆悲切。滿地卷陰風，籠兒被神攝。此夜縱孤恓孤恓：同「孤悽」。孤單淒涼。，天明盡歡悅。

詩曰：

釋門慈憫古來多，正善成功說摩呵。

萬聖千真皆積德，三皈五戒要從和。

比丘一國非君亂，小子千名是命訛。

行者因師同救護，這場陰騭勝波羅波羅：即「波羅蜜」，梵語音譯。意爲到彼岸，即由此岸（生死岸）度人到彼岸，達到涅槃、寂滅的境界。。

當夜有三更時分，衆神祇把鵝籠攝去，各處安藏。行者按下祥光，徑至驛庭上。只聽得他三人還念「南無救生藥師佛」哩。他也心中暗喜，近前叫：「師父，我來也。陰風之起何如？」八戒道：「好陰風！」三藏道：「救兒之事，卻怎麼說？」行者道：「已一一救他出去，待我們起身時送還。」長老謝了又謝，方纔就寢。

至天曉，三藏醒來，遂結束齊備道：「悟空，我趁早朝，倒換關文去也。」行者道：「師父，你自家去恐不濟事。待老孫和你同去，看那國丈邪正如何。」三藏道：「你去卻不肯行禮，恐國王見怪。」行者道：「我不現身，暗中跟隨你，就當保護。」三藏甚喜，分付八戒、沙僧看守行李、馬匹。卻纔舉步，只見驛丞又來相見。看這長老打扮起來，比昨日又甚不同。但見他身上穿一領：

錦襴異寶佛袈裟，頭戴金頂毗盧帽。

九環錫杖手中拿，胸藏一點神光妙。

通關文牒緊隨身，包裹袋中纏錦套。

行似阿羅降世間，誠如活佛真容貌。

那驛丞相見禮畢，附耳低言，只教莫管閒事。三藏點頭應聲。大聖閃在門傍，念個咒語，搖身一變，變做個蟭蟟蟲兒，嚶的一聲，飛在三藏帽兒上。出了館驛，徑奔朝中。及到朝門外，見有黃門官，即施禮道：「貧僧乃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者。今到貴地，理當倒換關文。意欲見駕，伏乞轉奏轉奏。」那黃門官果爲傳奏。國王喜道：「遠來之僧，必有道行。」教請進來。黃門官復奉旨，將長老請入。長老階下朝見畢，復請上殿賜坐。長老又謝恩坐了。只見那國王相貌尪羸，精神倦怠：舉手處，揖讓差池揖讓差池：揖讓是見客時的必要禮節，差池，做得不好。這裏是說國王精神恍惚，連基本的禮儀都做不到了。；開言時，聲音斷續。長老將文牒獻上，那國王眼目昏濛，看了又看，方纔取寶印用了花押，遞與長老。長老收訖。

那國王正要問取經原因，只聽得當駕官奏道：「國丈爺爺來矣。」那國王即扶着近侍小宦，掙下龍牀，躬身迎接。慌得那長老急起身，側立於傍。回頭觀看，原來是一個老道者，自玉階前搖搖擺擺而進。但見他：

頭上戴一頂淡鵝黃九錫雲錦紗巾九錫：本是古代天子賜給大臣的九種器物：車馬、衣服、斧鉞等，代表着最高禮遇。又傳說漢茅盈修道成仙，曾受天帝九錫，爲策書、華冠、龍車等物。此處皆不確，「九錫」當爲「九陽（陽）」。九陽巾，爲道士常戴之巾，也稱純陽巾、九梁巾，帽頂高起，前有帛垂下，上縫九道梁。，身上穿一領筯頂梅沉香綿絲鶴氅。腰間繫一條紉藍三股攢絨帶，足下踏一對麻經葛緯雲頭履。手中拄一根九節枯藤盤龍柺杖，胸前掛一個描龍刺鳳團花錦囊。玉面多光潤，蒼髯頷下飄。金睛飛火焰，長目過眉梢。行動雲隨步，逍遙香霧饒。階下衆官都拱接，齊呼國丈進王朝。

那國丈到寶殿前，更不行禮，昂昂烈烈昂昂烈烈：形容自得自滿、旁若無人的樣子。，徑到殿上。國王欠身道：「國丈仙蹤，今喜早降。」就請左手繡墩上坐。三藏起一步，躬身施禮道：「國丈大人，貧僧問訊了。」那國丈端然高坐，亦不回禮。轉面向國王道：「僧家何來？」國王道：「東土唐朝差上西天取經者。今來倒驗關文。」國丈笑道：「西方之路，黑漫漫有甚好處？」三藏道：「自古西方乃極樂之勝境，如何不好？」那國王問道：「朕聞上古有云『僧是佛家弟子』。端的不知爲僧可能不死，向佛可能長生？」三藏聞言，急合掌應道：

「爲僧者萬緣都罷，了性者諸法皆空。大智閒閒大智閒閒：是說最聰明的人，心定氣閒，不被紛繁的俗事牽引。語見《莊子·齊物論》：「大知閒閒，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澹泊在不生之內；真機默默真機默默：真正懂得其中道理的人，是不會多說的。，逍遙於寂滅之中。三界空而百端治，六根淨而千種窮。若乃堅誠知覺，須當識心、心淨則孤明獨照，心存則萬境皆侵。真容無欠亦無餘，生前可見；幻相有形終有壞，分外何求？行功打坐，乃爲入定之原；布惠施恩，誠是修行之本。大巧若拙大巧若拙：真正靈巧的人，不炫耀，外表看起來像是笨拙。語出《老子》：「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還知事事無爲；善計非籌，必須頭頭放下。但使一心不動，萬行自全；若雲採陰補陽，誠爲謬語；服餌長壽，實乃虛詞。只要塵塵緣總棄，物物色皆空。素素純純寡愛慾，自然享壽永無窮「爲僧者」以下數句：唐僧的這段話，出自《鳴鶴餘音》記載的於真人《心地賦》。大智閒閒，《莊子·齊物論》：「大知閒閒，小知間間。」指大智慧的人從容自得，小智慧的人斤斤計較。真機默默，《莊子·在宥》：「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指至道看不見、聽不到，玄妙莫測。「心淨」二句，指心地清淨，本性顯露，照耀大千世界；一念之生，便有萬物侵擾。真容無欠亦無餘，真容即所求至道的真相。《關尹子》卷一「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歉，不恃道而豐，不借道於聖，不賈道於愚」。元牛道淳注：「真空妙道，本自具足，無欠無餘，聖人了了洞徹。道本具足，故不望道而欠少，真空無有，亦不恃道而餘多，道既人人具足，亦不假借道於聖人。聖人不能出道以示人，亦不賣道於愚。」「幻相」二句，佛教認爲諸法皆由因緣而生滅，本身並無實，故可以成，也可以壞，不必貪求。善計非籌，語出《老子·巧用章》：「善計不用籌策。」善計者以不計爲計，故不用籌策。。」證夾：自見本真，的的之論，顛撲不破。

那國丈聞言，付之一笑，用手指定唐僧道：「呵！呵！呵！你這和尚滿口胡柴！寂滅門中，須雲認性；你不知那性從何如滅，枯坐參條，盡是些盲修瞎煉。俗語云：『坐，坐，坐！你的屁股破！火熬煎，反成禍。』更不知我這：

修仙者，骨之堅秀修仙骨之堅秀以下：此句以下是一篇小賦，源出《鳴鶴餘音》卷九《尊道賦》，舊題宋仁宗撰。；達道者，神之最靈。攜簞瓢而入山訪友，採百藥而臨世濟人。摘仙花以砌笠，折香蕙以鋪裀裀（yīn）：與茵通，墊子、毯子。。歌之鼓掌，舞罷眠雲。闡道法，揚太上之正教；施符水，除人世之妖氛。奪天地之秀氣，採日月之華精奪天地之秀氣，採日月之華精：這兩句都是說道家的修煉功夫。。運陰陽而丹結，按水火而胎凝。二八陰消兮，若恍若惚；三九陽長兮，如杳如冥。應四時而採取藥物，養九轉而修煉丹成。跨青鸞，升紫府；騎白鶴，上瑤京紫府、瑤京：皆指天上的神仙世界。。參滿天之華採，表妙道之殷勤。比你那靜禪釋教，寂滅陰神，涅槃遺臭殼，又不脫凡塵。三教之中無上品，古來惟道獨稱尊「修仙者」以下數句：國丈的這段話，出自《鳴鶴餘音》記載的宋仁宗《尊道賦》。「二八陰消」以下六句，《鍾呂傳道集·論還丹》：「二八陰消，真氣生而心無陰，以絕二也，大藥就而肝無陰，以絕八也。既二八陰消，而九三陽可長矣。肝以絕陽助於心，則三之，肝氣盛矣；七既還心，以絕肺液，而肺之九轉而助心，則九三之陽長，九轉還丹也。」道教據《周易》，以數字一三五七九爲陽，二四六八十爲陰。又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分配水火木金土五行：「水爲腎，腎得一與六也；火爲心，而心得二與七矣；木爲肝，而肝得三與八矣；金爲肺，而肺得四與九矣，土爲脾，而脾得五與十矣。」每髒各分得一個陰數，一個陽數，故各有陰陽（分到五和十的脾，在先天氣液相生中暫且不用）。根據《鍾呂傳道集》的氣液相生理論（參見第二十二回「『明堂腎水入華池』二句」條注），腎生陽氣由肝至心，心生陰液由肺至腎。表現在數字上，即心陽最盛（七）而陰始生（二），至肺陽極（九。極是盛的過度發展，陽極則將衰，復從一開始），至腎陰最盛（六）而陽始生（一），至肝陰極（八。陰極則將衰，復從二開始）。故稱「氣到心太極而生陰，以二在心，而八在肝也」，「液到腎太極而生陽，以一在腎，而九在肺也」。修道者要煉純陽之體，故採心中正陽之氣，使陰消陽長。「真氣生，而心無陰，以絕二（心之陰）也；大藥就，而肝無陰，以絕八（肝之陰）也」，故稱「二八陰消」。肝之陰消，故肝至心之陽氣（三）漸盛；心之陰消，心至肺之陰液漸絕，故肺之陽（九），轉而助心。故稱「三九陽長」，即鍾離權所謂「則九三之陽長，九轉還丹也」。陰神，內丹術認爲禪宗只修性功，不修命功。故即使入定得道，也只能煉成「陰神」，而不能煉成隱顯自如，飛昇無礙的「陽神」，《鍾呂傳道集·論真仙》：「修持之人，始也不悟大道，而欲於速成。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神識內守，一志不散。定中以出陰神，乃清靈之鬼，非純陽之仙。以其一志陰靈不散，故曰鬼仙。雖曰仙，其實鬼也。古今崇釋之徒，用功到此，乃曰得道，誠可笑也。」託名呂洞賓《敲爻歌》：「只修性，不修命，此是修行第一病。只修祖性不修丹，萬劫陰靈難入聖。」！」

那國王聽說，十分歡喜。滿朝官都喝采道：「好個『惟道獨稱尊』！『惟道獨稱尊！』」長老見人都贊他，不勝羞愧。國王又叫光祿寺安排素齋，待那遠來之僧出城西去。三藏謝恩而退。才下殿，往外正走，行者飛下帽頂兒來，在耳邊叫道：「師父，這國丈是個妖邪。國王受了妖氣。你先去驛中等齋，待老孫在這裏聽他消息。」三藏知會了，獨出朝門不題。

看那行者，一翅飛在金鑾殿翡翠屏中釘下，只見那班部中閃出五城兵馬官奏道五城兵馬官：即「五城兵馬司」。兵馬司是明代官名，分東、西、南、北、中五城，管理京城捕盜和疏理溝渠、街道等事務。：「我主，今夜一陣冷風，將各坊各家鵝籠裏小兒，連籠都颳去了，更無蹤跡。」國王聞奏，又驚又惱，對國丈道：「此事乃天滅朕也！連月病重，御醫無效。幸國丈賜仙方，專待今日午時開刀，取此小兒心肝作引，何期被冷風颳去。非天欲滅朕而何？」國丈笑道：「陛下且休煩惱。此兒颳去，正是天送長生與陛下也。」國王道：「見把籠中之兒颳去，何以返說天送長生？」國丈道：「我才入朝來，見了一個絕妙的藥引，強似那一千一百一十一個小兒之心。證夾：突如其來，令人駭絕。那小兒之心，只延得陛下千年之壽；此引子，吃了我的仙藥，就可延萬萬年也。」國王漠然不知是何藥引，請問再三，國丈才說：「那東土差去取經的和尚，我觀他器宇清淨器宇：儀表，氣概。，容顏齊整，乃是個十世修行的真體，自幼爲僧，元陽未泄。比那小兒更強萬倍。李旁：如今和尚，更無一個作得引子。若得他的心肝煎湯，服我的仙藥，足寶萬年之壽。」

那昏君聞言，十分聽信，對國丈道：「何不早說？若果如此有效，適才留住，不放他去了。」國丈道：「此何難哉！適才分付光祿寺辦齋待他，他必吃了齋，方纔出城。如今急傳旨，將各門緊閉，點兵圍了金亭館驛，將那和尚拿來，必以禮求其心。如果相從，即時剖而取出，遂御葬其屍，還與他立廟享祭。如若不從，就與他個武不善作，即時捆住，剖開取之。有何難事！「那昏君如其言，即傳旨，把各門閉了。又差羽林衛大小官軍，圍住館驛。

行者聽得這個消息，一翅飛奔館驛，現了本相，對唐僧道：「師父，禍事了！禍事了！」那三藏才與八戒、沙僧領御齋，忽聞此言，唬得三尸神散，七竅煙生，倒在塵埃，渾身是汗，眼不定睛，口不能言。慌得沙僧上前攙住，只叫：「師父甦醒！師父甦醒！」八戒道：「有甚禍事？有甚禍事？你慢些兒說便也罷，卻唬得師父如此！」行者道：「自師父出朝，老孫回視，那國丈是個妖精。少頃，有五城兵馬來奏冷風颳去小兒之事。國王方惱，他卻轉教喜歡，道：『這是天送長生與你。』要取師父的心肝做藥引，可延萬年之壽。那昏君聽信誣言，所以點精兵來圍館驛，差錦衣官來請師父求心也。」證夾：豈不聞「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乎？八戒笑道：「行的好慈憫！救的好小兒！刮的好陰風！今番卻撞出禍來了！」

三藏戰兢兢的，爬起來扯着行者，哀告道：「賢徒呵！此事如何是好？」行者道：「若要好，大做小。」沙僧道：「怎麼叫做大做小？」證夾：成語恰恰妙合。行者道：「若要全命，師作徒，徒作師，方可保全。」三藏道：「你若救得我命，情願與你做徒子做徒孫也。」行者道：「既如此，不必遲疑。」教：「八戒，快和些泥來。」那呆子即使釘鈀，築了些土。又不敢外面去取水，後就擄起衣服撒溺撒溺：撒尿。，和了一團臊泥，遞與行者。行者沒奈何，將泥撲作一片，往自家臉上一安，做下個猴像的臉子，叫唐僧站起休動，再莫言語，貼在唐僧臉上，念動真言，吹口仙氣，叫：「變！」那長老即變做個行者模樣。證夾：以行者之法力，欲爲唐僧變相，何藉泥臉？然則消災簿中，請增臊泥貼臉爲一難。脫了他的衣服，以行者的衣服穿上。行者卻將師父的衣服穿了，捏着訣，念個咒語，搖身變作唐僧的嘴臉。八戒、沙僧也難識認。

正當合心妝扮停當，只聽得鑼鼓齊鳴，又見那槍刀簇擁。原來是羽林衛官，領三千兵把館驛圍了。又見一個錦衣官走進驛庭問道：「東土唐朝長老在那裏？」慌得那驛丞戰兢兢的跪下，指道：「在下面客房裏。」錦衣官即至客房道：「唐長老，我王有請。」八戒、沙僧左右參差護住假行者。只見假唐僧出門施禮道：「錦衣大人，陛下召貧僧，有何話說？」錦衣官上前一把扯住道：「我與你進朝去。想必有取用也。」咦！這正是：

妖誣勝慈善，慈善反招兇。

畢竟不知此去端的性命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示明一切旁門，着空執相，師心自用之假，指出即色即空之真，叫人於假中辨真矣。然世之迷徒，見「即色」二字，或疑於採取；聞「即空」之說，或認爲寂滅。以訛傳訛，欺己欺人，傷天害理，無所不至，非特不能永壽，而且足以傷生。故此回合下回，深批採取、寂滅之假，使學者改邪歸正，積德修道耳。

篇首「話說大聖用盡心機，請如來解脫三藏之難，離獅駝城西行。」是言大聖人修道，用真心而脫假心之苦難，去一己自高自大之氣，而求他家不死之方也。但他家之方，系先天真一之氣，自虛無中來者，非可於聲色中求之。若在聲色中求，是人行邪道，不得見如來矣。

「月城中老軍，在向陽牆下，偎風而睡。」分明寫出在風月中採陽，妄冀長生，以假爲真，如在睡中作事。豈知暗室虧心，神目如電，一入邪行，眼前即有雷公爺爺報應乎？籲！取經之道，乃聖賢仙佛心法之大道，迷徒不知，誤采女子之經，謂取白虎首經，毀謗聖道，紊亂法言，分明原是比丘國，今改作小子城，以訛傳訛，着於外假，遮慢內真，只在色相上着腳，不知向宥密中鑽研。所謂「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者是也。不知掩蔽真陽，但求採取假陰，順其所欲，苦中作樂，此誠天地間第一件不明之事。若不請教求人，得師真訣，焉知得以生人之道而欲生仙者，皆是心君昏迷，邪行無道之事？

說出「老人攜一美女，進獻國王，不分晝夜貪次，弄得精神疲倦，命在須臾。」可見採戰之事，本期永壽，反而傷生，未得於人，早失於我。此等迷徒，大壞良心，罔知自錯，以一引十，以十引百，以百引千。不肯自思已錯，更將錯路教人，誤他永劫在迷津。似這欺心，安忍用一千一百一十一個小兒心肝，煎場作引？縱以忍心引之，叫作「小兒城」，是耶？非耶？曰：「昏君！昏君！」曰：「苦哉！苦哉！」曰：「專把別人棺材，抬在自己家裏哭！」正以示心之昏而又昏，不知苦惱，自尋其死耳。

夫出家人，修行第一，要行方便。若不顧行檢，一味亂行，壞卻天良，豈有壞天良而延壽長生者乎？此三藏聞之，所以滴淚傷悲，而直指爲無道之事飲？行者道：「只恐他走了旁門，不知正道，以採藥爲真，待老孫以先天之要旨，化他歸正，叫他絕欲養生。」噫！此可知矣，金丹之道，所採者先天真乙無形之氣，而非採後天男女有形之物。古人云：「若說三峯採戰，直叫九祖沉淪。」其曰：「絕欲養生」，非採陰補陽之術也明矣。苟人於是頓改前非，悔過遷善，存一點陰德之心度人。豈不是南無救生藥師佛，即時在黑暗中攝去鵝籠，救出小兒，得實果而無驚恐乎？古仙雲：「一念之善，即是天堂；一念之惡，即是地獄。」提綱所謂「比丘憐子遣陰神」，其斯陰德之一念運用，能消無邊之罪垢欽！

金殿唐僧、國丈之論，一着於頑空，一着於採取。着於頑空，修性而實不知其性爲何物？着於採取，修命而究不知其命爲何事？均系不通大道，而冒聽冒傳者。故行者飛下唐僧帽來，在耳邊叫道：「師父，這國丈是個妖邪。」何則，唐僧之頑空，執心爲道，有人心也；國丈之採取，以色爲道，無道心也。道心者，一心也；人心者，二心也。捨去一心之道心，用其二心之人心，隨心所欲，或採取，或頑空，妄貪天寶，欲冀長生，總一昏心爲之。

「留住不放他去了」者，留心而不放心，有心也；「差錦衣官以禮求心」，師心而求放心，人心也。以心放心，以心求心，內外純心，滋惑益甚。是欲方便，反撞出禍，如何是好？行者道：「若要好，大做小。」又云：「若要全命，師作徒，徒作師。」大者陽，小者陰，以大作小，陰陽顛倒，水火相濟，造命之道，莫過於此。順此者吉，逆此者兇。

「八戒撒尿和泥，遞與行者，行者撲作一片，自家臉上印個臉子。」以戒爲體，以行爲用，內外打成一片，大小無傷，兩國俱全。三豐所云：「體隔神交理最幽，坦然無慾兩相投」者，即此也。「念動真言，把唐僧變作行者模樣，脫了他的衣服，穿上行者衣服。」真念一動，邪正分明，當下改頭換面，而全身俱化矣。「行者卻將師父衣服穿了，捻訣唸咒，變作唐僧嘴瞼。」狠心一發，隨機應變，即可彼此扶持，物我同源矣。

這個天機，皆系真着實用，非色非空，非心非佛，有道有德，廓然大公，毫無私見之先天大法。彼不知真空妙有，在色相中使心用心者，安足語此？而無如道高毀來，德修謗興，世竟有入迷津而毀正道者，比比皆然。香讀結語：「妖誣勝慈善，慈善反招兇」，不禁慘然淚下矣。

詩曰：

秉受天良赤子心，聖賢根本煉丹金。

可嘆採戰邪行客，昧卻良心向外尋。

# 第七十九回 尋洞擒妖逢老壽 當朝正主救嬰兒

李本總批：誰人沒個玉面狐狸？安得行者打煞！

憺漪子曰：鹿妖索小兒之心而不得，因而索三藏之心，謂一心可以當千百心也。夫施頭割肉，諸佛尋常事耳。使舍一身而可以救千百人，仁者何吝不爲！然豈應舍與邪魔哉？昔人云：殺一闡提，勝供五百阿羅漢。快哉行者之棒！一擊而鹿妖逃，再擊而狐魅死。雖前一寒光，後一寒光，總不免於塵埃之現相。除一畜而活千嬰，其功德又豈止供羅漢而已耶？

鹿之爲物，最與神仙相親，使其徜徉洞壑，餐松芝而友猿、鶴，何樂如之？而乃妄入塵寰，自作不靖，一見於車遲之國師，再見於比丘之國丈，福輕禍重，噬臍何及！此可爲斑龍君之殷鑑。

卻說那錦衣官把假唐僧扯出館驛，與羽林軍圍圍繞繞，直至朝門外，對黃門官言：「我等已請唐僧到此，煩爲轉奏。」黃門官急進朝，依言奏上，昏君遂請進去。衆官都在階下跪拜，惟假唐僧挺立階心，口中高叫：「比丘王，請我貧僧何說？」君王笑道：「朕得一疾，纏綿日久不愈。幸國丈賜得一方，藥餌俱已完備，只少一味引子。特請長老，求些藥引。若得病癒，與長老修建祠堂，四時奉祭，永爲傳國之香火傳國之香火：意爲永遠祭祀，只要國家不滅，香火就不絕。。」假唐僧道：「我乃出家人，隻身至此，不知陛下問國丈要甚東西作引？」昏君道：「特求長老的心肝。」假唐僧道：「不瞞陛下說。心便有幾個兒，不知要的甚麼色樣。」李旁：猴。那國丈在傍指定道：「那和尚，要你的黑心。」假唐僧道：「既如此，快取刀來，剖開腹胸。若有黑心，謹當奉命。」李旁：若要黑心，是人皆有，何須和尚？證夾：何其慷慨，真可謂開心見誠。那昏君歡喜相謝，即着當駕官取一把牛耳短刀，遞與假僧。假僧接刀在手，解開衣服，忝起胸膛忝：同「腆」。挺起，突出。，將左手抹腹，右手持刀，唿喇的響一聲，把腹皮剖開，那裏頭就骨都都的滾出一堆心來。唬得文官失色，武將身麻。國丈在殿上見了道：「這是個多心的和尚！」證夾：因誦《多心經》之故。假僧將那些心，血淋淋的，一個個撿開與衆觀看，卻都是些紅心、白心、黃心、慳貪心、利名心、嫉妒心、計較心、好勝心、望高心、我慢心、殺害心、狠毒心、恐怖心、謹慎心、邪妄心、無名隱暗之心、種種不善之心，更無一個黑心。李旁：着眼。證夾：何獨無慈悲心，方便心耶？曰：此心在腔子裏，安得滾出？滾出者，皆假心耳。那昏君唬得呆呆掙掙，口不能言，戰兢兢的教：「收了去！收了去！」那假唐僧忍耐不住，收了法心，現出本相。對昏君道：「陛下全無眼力！我和尚家都是一片好心，惟你這國丈是個黑心，好做藥引。你不信，等我替你取他的出來看看。」那國丈聽見，急睜睛仔細觀看。見那和尚變了麪皮，不是那般模樣。咦！認得當年孫大聖，五百年前舊有名。卻抽身，騰雲就起。被行者翻筋斗，跳在空中喝道：「那裏走！喫吾一棒！」那國丈即使蟠龍柺杖來迎。他兩個在半空中這場好殺：

如意棒，蟠龍拐，虛空一片雲靉靉。原來國丈是妖精，故將怪女稱嬌色。國主貪歡病染身，妖邪要把兒童宰。相逢大聖顯神通，捉怪救人將難解。鐵棒當頭着實兇，柺棍迎來堪喝采。殺得那滿天霧氣暗城池，城裏人家都失色。文武多官魂魄飛，嬪妃繡女容顏改。唬得那比丘昏主亂身藏，戰戰兢兢沒佈擺。棒起猶如虎出山，拐輪卻似龍離海。今番大鬧比丘城，致令邪正分明白。

那妖精與行者苦禁二十餘合，蟠龍拐抵不住金箍棒，虛幌了一拐，將身化作一道寒光，落入皇宮內院，把進貢的妖后帶出宮門，並化寒光，不知去向。

大聖按落雲頭，到了宮殿下，對多官道：「你們的好國丈阿！」多官一齊禮拜，感謝神僧。行者道：「且休拜，且去看你那昏主何在。」多官道：「我主見爭戰時，驚恐潛藏，不知向那座宮中去也。」行者即命：「快尋！莫被美后拐去！」多官聽言，不分內外，同行者先奔美后宮，漠然無蹤，連美后也通不見了。正宮、東西宮，六院概衆后妃，都來拜謝大聖。大聖道：「且請起，不到謝處哩。且去尋你主公。」少時，見四五個太監，攙着那昏君自謹身殿後面而來。衆臣俯伏在地，齊聲啓奏道：「主公！主公！感得神僧到此，辨明真假。那國丈乃是個妖邪，連美后亦不見矣。」國王聞言，即請行者出皇宮，到寶殿，拜謝了道：「長老，你早間來的模樣，那般俊偉，這時如何就改了形容？」行者笑道：「不瞞陛下說。早間來者，是我師父，乃唐朝御弟三藏。我是他徒弟孫悟空。還有兩個師弟豬悟能，沙悟淨，見在金亭館驛。因知你信了妖言，要取我師父心肝做藥引，是老孫變作師父模樣，特來此降妖也。」那國王聞說，即傳旨着閣下太宰快去驛中請師衆來朝。

那三藏聽見行者現了相，在空中降妖，嚇得魂飛魄散。幸有八戒、沙僧護持。他又臉上戴着一片子臊泥，正悶悶不快，只聽得人叫道：「法師，我等乃比丘國王差來的閣下太宰，特請入朝謝恩也。」八戒笑道：「師父。莫怕！莫怕！這不是又請你取心，想是師兄得勝，請你酬謝哩。」三藏道：「雖是得勝來請，但我這個臊臉，怎麼見人？」李旁：今人那樣臉不見人。八戒道：「沒奈何，我們且去見了師兄，自有解釋。」真個那長老無計，只得扶着八戒沙僧，挑着擔，牽着馬，同去驛庭之上。那太宰見了，害怕道：「爺爺呀！這都相似妖頭怪腦之類！」沙僧道：「朝士休怪醜陋。我等乃是生成的遺體遺體：這裏指父母賜給的身體。。若我師兄來見朝，見了我師兄，他就俊了。」與衆來朝，不待宣召，直至殿下。行者看見，即轉身下殿，迎着面，把師父的泥臉子抓下，吹口仙氣，叫：「正！」那唐僧即時復了原身，精神愈覺爽利。國王下殿親迎，口稱：「法師老佛。」師徒們將馬拴住，都上殿來相見。

行者道：「陛下可知那怪來自何方？等老孫去與你一併擒來，剪除後患。」三宮六院，諸嬪羣妃，都在那翡翠屏後。聽見行者說剪除後患，也不避內外男女之嫌，一齊出來拜告道：「萬望神僧老佛大施法力，剪草除根，把他剪除盡絕，誠爲莫大之恩，自當重報！」行者忙忙答禮，只教國王說他住居。

國王含羞告道：「三年前他到時，朕曾問他。他說離城不遠，只在向南去七十里路，有一座柳樹坡清華莊上。國丈年老無兒，止後妻生一女，年方十六，不曾配人，願進與朕。朕因那女貌娉婷娉婷：姿態美好的樣子。，遂納了，寵幸在宮。不期得疾，太醫屢藥無功。他說他有仙方，止用小兒心煎湯爲引。是朕不才，輕信其言，遂選民間小兒，擇定今日午時開刀取心。不料神僧下降，恰恰又遇籠兒都不見了。他就說神僧十世修真，元陽未泄，得其心，比小兒心更加萬倍。一時誤犯，不知神僧識透妖魔。敢望廣施大法，剪其後患，朕以傾國之資酬謝。」行者笑道：「實不相瞞。籠中小兒，是我師慈悲，着我藏了。你且休題甚麼貲財相謝，待我捉了妖怪，是我的功行。」叫：「八戒，跟我去來。」八戒道：「謹依兄命。但只是腹中空虛，不好着力。」國王即傳旨教：「光祿寺快辦齋供。」不一時齊到。八戒盡飽一餐，抖擻精神，隨行者駕雲而起。唬得那國王、妃後與文武多官，一個個朝空禮拜。都道：「是真仙真佛降臨凡也！」

那大聖攜着八戒，徑到南方七十里之地，住下風雲，找尋妖處。但只見一股清溪，兩邊夾岸，岸上有千千萬萬的楊柳，更不知清華莊在於何處。正是那萬頃野田觀不盡，千堤煙柳隱無蹤。證夾：一幅絕好畫圖。

孫大聖尋覓不着，即捻訣，念一聲「唵」字真言，拘出一個當方土地，戰兢兢近前跪下叫道：「大聖，柳林坡土地叩頭。」行者道：「你休怕，我不打你。我問你：柳林坡有個清華莊，在於何方？」土地道：「此間有個清華洞，不曾有個清華莊。小神知道了，大聖想是自比丘國來的？」行者道：「正是，正是。比丘國王被一個妖精哄了。是老孫到那廂，識得是妖怪，當時戰退那怪，化一道寒光，不知去向。及問比丘王，他說三年前進美女時，曾問其由，怪言居住城南七十里柳林坡清華莊。適尋到此，只見林坡，不見清華莊，是以問你。」土地叩頭道：「望大聖恕罪。比丘王亦我地之主也，小神理當鑑察。奈何妖精神威法大，如我泄漏他事，就來欺凌，故此未獲。大聖今來，只去那南岸九叉頭一棵楊樹根下，左轉三轉，右轉三轉，用兩手齊撲樹上，連叫三聲『開門』，即現清華洞府。」

大聖聞言，即令土地回去，與八戒跳過溪來，尋那顆楊樹。果然有九條叉枝，總在一顆根上。行者分付八戒：「你且遠遠的站定，待我叫開門，尋着那怪，趕將出來，你卻接應。」八戒聞命，即離樹有半里遠近立下。這大聖依土地之言，近樹根，左轉三轉，右轉三轉，雙手齊撲其樹，叫：「開門！開門！」霎時間，一聲響亮，唿喇喇的門開兩扇，更不見樹的蹤跡。證夾：異哉此洞！一部《西遊》中，不可無一，不可有二。那裏邊光明霞採，亦無人煙。行者趁神威，撞將進去，但見那裏好個去處：

煙霞幌亮，日月偷明。白雲常出洞，翠蘚亂漫庭。一徑奇花爭豔麗，遍階瑤草鬥芳榮。溫暖氣，景常春，渾如閬苑，不亞蓬瀛。滑凳攀長蔓，平橋掛亂藤。蜂銜紅蕊來巖窟，蝶戲幽蘭過石屏。

行者急拽步，行近前邊細看，見石屏上有四個大字「清華仙府」。他忍不住，跳過石屏看處，只見那老怪懷中摟着個美女，喘噓噓的，正講比丘國事，齊聲叫道：「好機會來！三年事，今日得完，被那猴頭破了！」行者跑近身，掣棒高叫道：「我把你這夥毛團，甚麼好機會？喫吾一棒！」那老怪丟放美人，輪起蟠龍拐，急架相迎。他兩個在洞前，這場好殺，比前又甚不同：

棒舉迸金光，拐輪凶氣發。那怪道：「你無知敢進我門來！」行者道：「我有意降邪怪！」那怪道：「我戀國主你無干，怎的欺心來展抹？」行者道：「僧修政教本慈悲，不忍兒童活見殺。」語去言來各恨仇，棒迎拐架當心扎。促損琪花爲顧生促：同「蹴」。踢。，踢破翠苔因把滑把滑：控制住使不滑倒。。只殺得那洞中霞採欠光明，巖上芳菲俱掩壓。乒乓驚得鳥難飛，吆喝唬得美人散。只存老怪與猴王，呼呼卷地狂風颳。看看鬥出洞門來，又撞悟能呆性發。

原來八戒在外邊，聽見他們裏面嚷鬧，激得他心癢難撓，掣釘鈀，把一顆九叉楊樹刨倒；使鈀築了幾下，築得那鮮血直冒，嚶嚶的似乎有聲。他道：「這顆樹成了精也！這顆樹成了精也！」按在地下，又正築處，只見行者引怪出來。那呆子不打話，趕上前，舉鈀就築。那老怪戰行者已是難敵，見八戒鈀來，愈覺心慌，敗了陣，將身一幌，化道寒光，徑投東走。他兩個決不放鬆，向東趕來。

正當喊殺之際，又聞得鸞鶴聲鳴，祥光縹緲。舉目視之，乃南極老人星也南極老人星：即壽星。參見第二十六回「壽星、福星、祿星」條注。。那老人把寒光罩住。叫道：「大聖慢來，天蓬休趕。老道在此施禮哩。」行者即答禮道：「壽星兄弟，那裏來？」八戒笑道：「肉頭老兒，罩住寒光，必定捉住妖怪了。」壽星陪笑道：「在這裏，在這裏。望二公饒他命罷。」行者道：「老怪不與老弟相干，爲何來說人情？」壽星笑道：「他是我的一副腳力腳力：指代步的牲畜。，不意走將來，成此妖怪。」行者道：「既是老弟之物，只教他現出本像來看看。」壽星聞言，即把寒光放出，喝道：「業畜！快現本相，饒你死罪！」那怪打個轉身，原來是隻白鹿。壽星拿起柺杖道：「這業畜，連我的柺棒也偷來也。」那隻鹿俯伏在地，口不能言，只管叩頭滴淚。但見他：

一身如玉簡斑斑簡：同「繭」。鹿身上的花紋。，兩角參差七汊彎。

幾度飢時尋藥圃，有朝渴處飲雲潺。

年深學得飛騰法，日久修成變化顏。

今見主人呼喚處，現身泯耳伏塵寰。

壽星謝了行者，就跨鹿而行。被行者一把扯住道：「老弟且慢走。還有兩件事未完哩。」壽星道：「還有甚麼未完之事？」行者道：「還有美人未獲，不知是個甚麼怪物。還又要同到比丘城見那昏君，現相回旨也。」壽星道：「既這般說，我且寧耐。你與天蓬下洞擒捉那美人來，同去現相可也。」行者道：「老弟略等等兒，我們去了就來。」那八戒抖擻精神，隨行者徑入清華仙府，吶聲喊，叫：「拿妖怪！拿妖怪！」那美人戰戰兢兢，正自難逃，又聽得喊聲大振，即轉石屏之內，又沒個後門可以出頭。被八戒喝聲：「那裏走！我把你這個哄漢子的臊精！看鈀！」那美人手中又無兵器，不能迎敵，將身一閃，化道寒光，往外就走。被大聖抵住寒光，乒乓一棒，那怪立不住腳，倒在塵埃，現了本相，原來是一個白麪狐狸。呆子忍不住手，舉鈀照頭一築，可憐把那個傾城傾國千般笑，化作毛團狐狸形。證夾：天下之爲狐狸者多矣。

行者叫道：「莫打爛他，且留他此身去見昏君。」那呆子不嫌穢污，一把揪着尾子，拖拖扯扯，跟隨行者出得門來。只見那壽星老兒手摸着鹿頭罵道：「好業畜阿！你怎麼背主逃去，在此成精？若不是我來，孫大聖定打死你了。」行者跳出來道：「老弟說甚麼？」壽星道：「我囑鹿哩！我囑鹿哩！」八戒將個死狐狸摜在鹿的面前道：「這可是你的女兒麼？」那鹿點頭幌腦，伸着嘴，聞他幾聞，呦呦發聲，似有眷戀不捨之意。被壽星劈頭撲了一掌道：「業畜！你得命足矣，又聞他怎的？」即解下勒袍腰帶，把鹿扣住頸項，牽將起來，道：「大聖，我和你比丘國相見去也。」行者道：「且住！索性把這邊都掃個乾淨，庶免他年復生妖孽。」八戒聞言，舉鈀將柳樹亂築。行者又念聲「唵」字真言，依然拘出當坊土地，叫：「尋些枯柴，點起烈火，與你這方消除妖患，以免欺凌。」那土地即轉身，陰風颯颯，帥起陰兵，搬取了些迎霜草、秋青草、蓼節草、山蕊草、蔞蒿柴、龍骨柴、蘆荻柴，都是隔年乾透的枯焦之物，見火如同油膩一般。行者叫：「八戒，不必築樹。但得此物填塞洞裏，放起火來，燒他個乾淨。」火一起，果然把一座清華妖怪宅，燒作火池坑。

這裏才喝退土地，同壽星牽着鹿，拖着狐狸，一齊回到殿前，對國王道：「這是你的美后。與他耍子兒麼？」那國王膽戰心驚。又只見孫大聖引着壽星，牽着白鹿，都到殿前，唬得那國里君臣妃後，一齊下拜。行者近前，攙住國王笑道：「且休拜我。這鹿兒卻是國丈，你只拜他便是。」那國王羞愧無地，只道：「感謝神僧救我一國小兒，真天恩也！」即傳旨教光祿寺安排素宴，大開東閣，請南極老人與唐僧四衆，共坐謝恩。三藏拜見了壽星，沙僧亦以禮見，都問道：「白鹿既是老壽星之物，如何得到此間爲害？」壽星笑道：「前者東華帝君過我荒山，我留坐着棋，一局未終，這業畜走了。及客去，尋他不見，我因屈指詢算詢算：同「巡算」。占卜方法，也稱掐算，用手指紋推巡佔算，斷定吉凶禍福。，知他走在此處，特來尋他，正遇着孫大聖施威。若果來遲，此畜休矣。」證夾：卻不到若還來遲，千百個小兒休矣！老壽星不能無罪。敘不了，只見報道：「宴已完備。」好素宴：

五彩盈門，異香滿座。桌掛繡緯生錦豔，地鋪紅毯幌霞光。寶鴨內，沉檀香嫋寶鴉：做成鴨子形狀的薰香爐。；御筵前，蔬品香馨。看盤高果砌樓臺，龍纏鬥糖擺走獸。鴛鴦錠鴛鴦錠：和獅仙糖一樣，都是做成鳥獸形狀的糖果。，獅仙糖，似模似樣；鸚鵡杯，鷺鷀杓，如相如形。席前果品般般盛，案上齋餚件件精。魁圓繭栗，鮮荔子桃。棗兒柿餅味甘甜，松子葡萄香膩酒。幾般蜜食，數品蒸酥。油札糖澆，花團錦砌。金盤高壘大饃饃，銀碗滿盛香稻飯。辣煼煼湯水粉條長，香噴噴相連添換美。說不盡蘑菰木耳、嫩筍黃精，十香素菜，百味珍羞。往來綽摸不曾停，進退諸般皆盛設。

當時敘了坐次，壽星首席，長老次席，國王前席。行者、八戒、沙僧側席。傍又有兩三個太師相陪左右。即命教坊司動樂教坊司：古代宮廷中管理樂舞的機構，專管雅樂以外的音樂、舞蹈、百戲的教習、排練、演出等事項。《新唐書·禮樂志十二》：「置內教坊於蓬萊宮側，居新聲、散樂、倡優之伎。有諧謔而賜金帛朱紫者。」宋·吳自牧《夢粱錄》卷二十《妓樂》：「舊教坊有篳篥部、大鼓部、拍板部；色有歌板色、琵琶色、箏色……參軍等色。但色有色長，部有部頭。」。國王擎着紫霞杯紫霞杯：唐高麗國進貢的寶杯名「紫霞杯」，由五彩玻璃燒製而成。，一一奉酒。惟唐僧不飲。八戒向行者道：「師兄，果子讓你，湯飯等須請讓我受用受用。」那呆子不分好歹，一齊亂上，但來的喫個精空。一席筵宴已畢，壽星告辭。那國王又近前跪拜壽星，求祛病延年之法。壽星笑道：「我因尋鹿，未帶丹藥。欲傳你修養之方，你又筋衰神敗，不能還丹不能還丹：內丹術認爲修習內丹應趁年輕。年老體衰時，作爲內丹原料的精氣神均已消耗殆盡，不能修煉。即使一定要煉，也須將身體補回到青壯年的狀態。參見第二十四回「原本」條注。。我這衣袖中只有三個棗兒，是與東華帝君獻茶的，我未曾喫，今送你罷。」國王吞之，漸覺身輕病退。後得長生者，皆原於此。八戒看見，就叫道：「老壽，有火棗，送我幾個喫喫。」壽星道：「未曾帶得。待改日我送你幾斤。」遂出了東閣，道了謝意，將白鹿一聲喝起，飛跨背上，踏雲而去。這朝中君王妃後，城中黎庶居民，各各焚香禮拜不題。

三藏教：「徒弟，收拾辭王。」那國王又苦留求教。行者道：「陛下，從此色慾少貪，陰功多積，凡百事將長補短，自足以祛病延年，就是教也。」遂拿出兩盤散金碎銀，奉爲路費。唐僧堅辭，分文不受。國王無已，命擺鑾駕，請唐僧端坐鳳輦龍車。王與嬪後，俱推輪轉轂推輪轉轂：參見第四十回「捧轂推輪」條注。，方送出朝。六街三市，百姓羣黎，亦皆盞添淨水，爐降真香，又送出城。忽聽得半空中一聲風響，路兩邊落下一千一百一十一個鵝籠，內有小兒啼哭，暗中有原護的城隍、土地、社令、真官、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六丁六甲、護教伽藍等衆，應聲高叫道：「大聖，我等前蒙分付，攝去小兒鵝籠，今知大聖功成起行，一一送來也。」那國王妃後與一應臣民，又俱下拜。行者望空道：「有勞列位，請各歸祠，我着民間祭祀謝你。」呼呼淅淅，陰風又起而退。

行者叫城裏人家來認領小兒。當時傳播，俱來各認出籠中之兒，歡歡喜喜，跑出叫哥哥，叫肉兒肉兒：表示對孩子疼愛的暱稱。，跳的跳，笑的笑，都叫：「扯住唐朝爺爺，到我家奉謝救兒之恩！」無大無小，若男若女，都不怕他相貌之醜，抬着豬八戒，扛着沙和尚，頂着孫大聖，撮着唐三藏，牽着馬，挑着擔，一擁回城。那國王也不能禁止。這家也開宴，那家也設席。請不及的，或做僧帽、僧鞋、褊衫、布襪，裏裏外外，大小衣裳，都來相送。如此盤桓，將有個月，才得離城。又有傳下影神，立起牌位，頂禮焚香供養。這纔是：

陰功高壘恩山重，救活千千萬萬人。

畢竟不知向後又有甚麼事體，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人心爲害，不能積德而失德矣。此回叫人除去人心改邪歸正，積德而修德也。

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則是道心之不可不有，而人心之不可不去也。比丘王問假唐僧要心肝作藥引，此便識不得真假，認不得道心，而專在人心上作活計。故假唐僧道：「心便有幾個兒，不知要得什麼色樣？」噫！心一而已，何至幾個？心不可見，何至有色？蓋以世人醉生夢死，日謀夜算，一日之間，千條百智，逐境遷流，隨風揚波，不知有幾千百樣之心，豈僅幾個而已乎？總而言之，一個黑心而已；一個黑心，即統諸般色樣。仙翁恐人不知，借行者現身說法，剖腹剜心，以指其人心之所有，一個個檢開與衆人觀看，特以不如是，而人不知其心之多也。

「都是些紅心、白心、黃心，慳貪心、利名心、嫉妒心、計較心、好勝心、望高心、侮慢心、殺害心、狠毒心、恐怖心、謹慎心、邪妄心、無名隱暗之心，種種不善之心，更無一個黑心。」籲！此等之心，俱是傷神損氣，亂性喪命之藥引，並無可延年益壽，保命全形之藥引。迷徒執心爲道，其即此等之黑心乎！以此等心修道，能乎？否耶！觀此而求藥引之心，便是黑心；以黑心求多心，則心愈多而道愈遠。頭上安頭，技外生枝，吾不知將何底止矣。

「大聖現了本相，道：『我和尚都是一片好心，惟你國丈是個黑心。』」言以人心作藥引者，不但不識心，而並不識黑心。識得黑心，方現好心；認得好心，方知黑心。若認不得真假，必至以真作假，以假作真。其曰：「無眼力。」情真罪當，何說之辭？由是推之，人心且無其道，而況乎採取邪行，欲求得命，豈不昏死？

「國丈見是大聖，不敢與戰，化道寒光，帶去妖后。」此乃真心一現，邪道當滅之時。故衆臣尋出昏君奏道：「主公！主公！感得神僧到此，辨明真假。那國丈是個妖邪，連美后亦不見矣。」一經資治，棄暗投明，真假判然，可以識得當年舊主人。始知強制人心之爲假，採取邪術亦不真也。唐僧道：「我這臊臉怎麼見人」，即古人「始悔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盡成差」也。唐僧復了原身，國正含羞吐實，施大法力，剪除妖邪，所不容已者。

「柳枝坡」，喻柳巷之枝葉；「清華洞」，比煙花之洞黑。「九叉頭」，九鼎女鼎也；「楊樹根下」，女子之經元也；『左轉三轉，右轉三轉」，前三後三，女子之月經也。「兩手齊撲樹上」，男女以形交也；「連叫三聲開門」，弄三峯而採取也。「行者到裏面，見光明霞彩，亦無人煙。」是明示爲妖邪所居之地，而非正人君子所到也。「老怪懷中摟着個女子，齊道：『好機會，卻被那猴頭破了。』」以見御女採取之徒，欺世害人，不思自己之喪德，反忌正人之破事。「好機會」三字，寫出邪道中迷徒口吻，曲肖其形。「八戒築倒楊樹，行者趕出妖怪，忽來南極老人。」可知弄邪道者死期即至，有戒行者長生可望也。「壽星道：『望二公饒他。』行者道：『不與老弟相干，爲何來說人情？』」言順人情慾，難以永壽，而人情不可說。壽星道：「他是我的一副腳力，走將來成此妖怪。」言有大腳力，即足延年，而腳力不可失也。若有知者，急須回頭，轉身之間，而腳力即得，柺杖可離。無如世之迷徒，不肯回頭者何哉？此仙翁不得不又於比丘國，當朝衆人觸目之地，現相化凡，以大震其聾聵也。

「行者一棒打死美人，原來是個玉面狐狸。」此乃狀美人如狐狸，而非狐狸是美人。狐狸性淫，而善於迷人，以是爲喻者，寫其美人之妖也。奈何迷人反以是爲美，吾不知美在何處？想無知妄行之徒而行「採取」之術，其亦採取狐狸之精耳。採狐狸則必所化老狐狸，結胎所結者亦狐狸，脫胎所脫者亦狐狸，一狐狸，而無一不狐狸，內外狐狸，全身狐狸，是人形而變爲毛團矣。故仙翁曰：「可憐傾城傾國千般笑，化作毛團業畜形。」真堪絕倒。「八戒把個死狐狸，摜在鹿面前，道：『這可是你的女兒麼？』那鹿似有眷戀不捨之意。」寫出採戰之徒，迷而不悟，雖死在面前，猶有認假爲真，而不肯回頭者，豈不可畏可悲？

夫採戰之術，千門萬戶，不可枚舉，總以採取爲事。曰：「索性都掃個乾淨，免得他年復生妖」者，掃其一而其餘可類推矣。「行者扯住國王道：『這鹿是你的國丈，你只拜他便是。』指狐道：『這是你的美后，你與她耍耍兒去。』」罵盡世間採戰之輩，拜邪師者，不過是拜丈人；御女子者，不過是御狐狸。畜心奮行，耍耍兒罷了，其他何望？說到此處，昏昏無知者，能不羞愧無地，感謝天恩，而自知赤子之心不可失乎？吁嗟！「一局棋未終，業畜走去」者，明示人生在世，而光陰有限；「若還來遲，此畜休矣。」指出急須回頭，而莫待命盡。「扶病延年，精衰神敗，不能還丹」，休叫晚年遺後悔；「與喫三棗，後得長生，皆緣於此」，須在後生早下功。色慾少貪，陰功多積，示修仙道修人道；將長補短，足以延年，未修大道且修心。

「舉國敬送真僧」，已知今日才爲是；「空中落下鵝籠」，方曉從前俱是差。「各家認出籠中小兒，喜喜歡歡抱出，叫：『哥哥！』叫：『肉兒！』跳的跳，笑的笑」，家家有寶須自認，莫要當面錯過；「都叫：『扯住唐朝爺爺』，無大無小，若男若女，抬八戒，扛沙僧，頂大聖。撮三藏」，人人天良不可無，必須認真修持。「傳下形神，頂禮焚香。」全以神運，不假色求，利己利人，聖賢慈悲之道在是。故結曰：「陰功救活千人命，小子城還是比丘。」吾願採取閨丹者，速於此中救出籠中小兒，萬勿被持柺杖之老人作藥引可也。

詩曰：

邪行掃出有生機，壞卻天良何益之。

大道光明兼正大，人人細辨認親兒。

# 第八十回 奼女育陽求配偶 心猿護主識妖邪

李本總批：篇內雲：「只把工夫捱他，終須有個到之之日。」是極到家語。着眼，着眼。

憺漪子曰：嬰兒、奼女，原不相離，既有鵝籠之嬰兒，自應有松林之奼女炎。然鵝籠之嬰兒，猶嬰兒；而松林之蛇女，非奼女也。非一蛇女而以爲奼女，書中一則曰育陽，再則曰求陽，三則曰還歸本性，何歟？吾窺作者之意，蓋凜凜於魔與道之關，而重有戒心也。其戒心奈何？曰：嬰兒、奼女，一有真有假。真者爲道，假者即爲魔。真者在吾身中，原與一青娥玄女共域而居；假者跋扈飛揚，明伏暗動，不爲猖狂之虎，則爲耗竊之鼠而已。學人於此，其可認賊作子，而不兢兢致辨乎？或曰：奼女既有假矣，嬰兒何獨無假？曰：子不聞曏者之「嬰兒戲化禪心亂」乎？嬰兒之亂禪心，懸於樹上；而奼女之亂禪心，縛於樹下。嬰兒屬火，故觀紅光；奼女屬水，故現黑氣，亦陽上陰下、火升水降之義也。知火雲洞之嬰兒，則知無底洞之奼女矣。

以一奼女而介於比丘、滅法兩國之間，亦殊自有深意。蓋古之嘆美色者曰：「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夫以奼女之無底洞，何難左顧而陷比丘，右顧而陷滅法乎？況比丘已爲狐魅所蠱，幾至喪身；狐、鼠本同類也，而滅法之兇悖殺僧，又出乎人理之外者？豈皆此一物之居中爲祟耶？

卻說比丘國君臣黎庶，送唐僧四衆出城，有二十里之遠，還不肯舍。三藏勉強下輦，乘馬辭別而行。目送者只至望不見蹤影方回。四衆行勾多時，又過了冬殘春盡，證夾：春。看不了野花山樹，景物芳菲。前面又見一座高山峻嶺。三藏心驚，問道：「徒弟，前高山有路無路，是必小心！」行者笑道：「師父這話，也不像個走長路的，卻似個公子王孫，坐井觀天之類坐井觀天：坐在井裏看天，見不到廣闊的天空。比喻眼界小。唐·韓愈《原道》：「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李旁：公子王孫定是坐井觀天的。說得有理，說得有理。自古道：『山不礙路，路自通山山不礙路，路自通山：和「車到山前必有路」義同。。』何以言有路無路？」三藏道：「雖然是山不礙路，但恐險峻之間生怪物，密查深處出妖精。」八戒道：「放心，放心！這裏來相近極樂不遠，管取太平無事！」

師徒說走，不覺的到了山腳下。行者取出金箍棒，走上石崖，叫道：「師父，此間乃轉山的路兒，忒好走。快來！快來！」長老只得放懷策馬。沙僧教：「二哥，你把擔子挑一肩兒。」真個八戒接了擔子挑上。沙僧攏着繮繩，老師父穩坐雕鞍，隨行者都奔山崖上大路。但見那山：

雲霧籠峯頂，潺湲湧澗中。百花香滿路，萬樹密叢叢。梅青李白，柳綠桃紅。杜鵑啼處春將暮，紫燕呢喃社已終紫燕呢喃社已終：古代稱土地神爲「社神」，祭社神的日子叫「社日」，古代還有社日停針線的風俗。社日一般在立春、立秋後第五個戊日。社日那天有迎神賽會，很熱鬧。古人稱燕子爲「社燕」，因爲燕子春社時來，秋社時去。這一回的時間是春末，所以說「社已終」，社日已過去。。嵯峨石，翠蓋松。崎嶇嶺道，突兀玲瓏。削壁懸崖峻，薜蘿草木穠。千巖競秀如排戟，萬壑爭流遠浪洪。

老師父緩觀山景，忽聞啼鳥之聲，又起思鄉之念。兜馬叫道：「徒弟！

我自天牌傳旨意，錦屏風下領關文。

觀燈十五離東土，才與唐王天地分。

甫能龍虎風雲會，卻又師徒拗馬軍。

行盡巫山峯十二，何時對子見當今「我自天牌」以下數句：這是一首用骨牌術語集成的詩，骨牌（又稱牙牌、牌九）有三十二張，每張均有特定的名稱；同時不同的骨牌組合，也都有特定的名稱。這裏天牌、錦屏風、觀燈十五、天地分、龍虎風雲會、拗馬軍、巫山峯十二（即十二峯）、對子等都是骨牌或骨牌組合的名稱。據清佚名《宣和牌譜》，牌面上有兩列六點並排者，稱「天牌」。紅頭（十點，上四紅點，下六綠點），稱「錦屏風」。兩張板凳（四點）、中間一張黑七（七點），共合十五點，故稱「觀燈十五」。一張天牌和一張地牌（兩點）組合，稱「天地分」。梅牌（十點，上下各五點，作兩朵梅花狀）、斧頭（十一點）、天牌的組合，稱「風雲際會」。兩張紅頭、一張梅牌，稱「拗馬軍」。兩張長三（六點，上下各斜向三點），合爲十二點，故稱「十二峯」。成對的兩張牌，稱「對子」。？」

行者道：「師父，你常以思鄉爲念，全不似個出家人。放心且走，莫要多憂，古人云：『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工夫。』」三藏道：「徒弟，雖然說得有理，但不知西天路還在那裏哩！」八戒道：「師父，我佛如來捨不得那三藏經，知我們要取去，想是搬了；不然，如何只管不到？」沙僧道：「莫胡談！只管跟着大哥走，只把工夫捱他，終須有個到之之日。」李旁：着眼。

師徒正自閒敘，又見一派黑松大林。唐僧害怕，又叫道：「悟空，我們才過了那崎嶇山路，怎麼又遇這個深黑松林？是必在意。」行者道：「怕他怎的！」三藏道：「說那裏話！『不信直中直，須防人不仁』。我也與你走過好幾處松林，不似這林深遠。你看：

東西密擺，南北成行。東西密擺徹雲霄，南北成行侵碧漢。密查荊棘周圍結，蓼卻纏枝上下盤。藤來纏葛，葛去纏藤。藤來纏葛，東西客旅難行；葛去纏藤，南北經商怎進。這林中，住半年，那分日月；行數里，不見鬥星。你看那背陰之處千般景，向陽之所萬叢花。又有那千年槐、萬載檜、奈寒松、山桃果、野芍藥、旱芙蓉旱芙蓉：又稱旱蓮花、金蓮花，草本植物，開黃色或橘黃色花，可以入藥。，一攢攢密砌重堆，亂紛紛神仙難畫。又聽得百鳥聲：鸚鵡哨，杜鵑啼，喜鵲穿枝，烏鴉反哺反哺：指小烏鴉長成後，能銜食餵養母親。；黃鸝飛舞，百舌調音百舌：鳥名，又稱烏鶇，據說能模仿很多種鳥的叫聲，故稱百舌。；鷓鴣鳴，紫燕語；八哥兒學人說話，畫眉郎也會看經。又見那大蟲擺尾，老虎磕牙；多年狐狢妝娘子，日久蒼狼吼振林。就是托塔天王來到此，縱會降妖也失魂！」

孫大聖公然不懼，使鐵棒上前劈開大路，引唐僧徑入深林，逍逍遙遙，行經半日，未見出林之路。唐僧叫道：「徒弟，一向西來，無數的山林崎險，幸得此間清雅，一路太平。這林中琪花異卉，其實可人情意。我要在此坐坐：一則歇馬；二則腹中飢了，你去那裏化些齋來我喫。」行者道：「師父請下馬，老孫化齋去來。」那長老果然下了馬。八戒將馬拴在樹上，沙僧歇下行李，取了鉢盂，遞與行者。行者道：「師父穩坐，莫要驚怕，我去了就來。」三藏端坐松陰之下，八戒、沙僧卻去尋花覓果閒耍。

卻說大聖縱筋斗，到了半空，佇定雲光，回頭觀看，只見松林中祥雲縹緲，瑞靄氤氳，他忽失聲叫道：「好阿！好阿！」你道他叫好做甚？原來誇獎唐僧，說：「他是金蟬長老轉世，十世修行的好人，所以有此祥瑞罩頭。若我老孫，方五百年前大鬧天宮之時，雲遊海角，放蕩天涯，聚羣精，自稱齊天大聖，降龍伏虎，消了死籍；頭戴着三額金冠，身穿着黃金鎧甲，手執着金箍棒，足踏着步雲鞋，手下有四萬七千羣怪，都稱我做大聖爺爺，着實爲人。如今脫卻天災，做小伏低做小伏低：甘居人下。，與你做了徒弟。相師父頭頂上有祥雲瑞靄罩定，徑回東土，必定有些好處，老孫也必定得個正果。」正自家這等誇念中間，忽然見林南下有一股子黑氣，骨都都的冒將上來。證夾：平日不見祥雲，亦不見黑氣；今日有祥雲便有黑氣，功德天、黑暗女果不相離耶？行者大驚道：「那黑氣裏必定有邪了。我那八戒、沙僧卻不會放甚黑氣。」那大聖在半空中，詳察不定。

卻說三藏坐在林中，明心見性，諷念那《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忽聽得嚶嚶的叫聲「放人」。三藏大驚道：「善哉！善哉！這等深林裏，有甚麼人叫？想是狼蟲虎豹唬倒的，待我看看。」那長老起身挪步，穿過千年柏，隔起萬年松，附葛攀藤，近前視之，只見那大樹上綁着一個女子，上半截使葛藤綁在樹上，下半截埋在土裏。證夾：土上半截，土下半截，所以名爲半截觀音，又名爲地湧夫人，果是名稱其實。長老立定腳，問他一句道：「女菩薩，你有甚事，綁在此間？」咦！分明這廝是個妖怪，長老肉眼凡胎，卻不能認得。那怪見他來問，淚如泉湧。你看他桃腮垂淚，有沉魚落雁之容；星眼含悲，有閉月羞花之貌。長老實不敢近前，又開口問道：「女菩薩，你端的有何罪過？說與貧僧，卻好救你。」那妖精巧語花言，虛情假意，忙忙的答應道：「師父，我家住在貧婆國貧婆國：佛經中有「頻婆娑羅王」，佛在世摩竭陀國王之名。又蘋果原稱「頻婆果」，亦系梵語音譯。此當據梵語「頻婆」而虛擬的國名。。離此有二百餘里。父母在堂，十分好善，一生的和親愛友。時遇清明，邀請諸親及本家老小拜掃先塋先塋：祖先的墳地。，一行轎馬，都到了荒郊野外。至塋前，擺開祭禮，剛燒化紙馬，只聞得鑼鳴鼓響，跑出一夥強人，持刀弄杖，喊殺前來，慌得我們魂飛魄散。父母諸親，得馬得轎的，各自逃了性命；奴奴年幼，跑不動，唬倒在地，被衆強人拐來山內，大大王要做夫人，二大王要做妻室，第三第四個都愛我美色，七八十家一齊爭吵，大家都不忿氣，所以把奴奴綁在林間，衆強人散盤而去散盤：江湖黑話，散夥。。今已五日五夜，看看命盡，不久身亡。不知是那世裏祖宗積德，今日遇着老師父到此。千萬發大慈悲，救我一命，九泉之下，決不忘恩。」說罷，淚下如雨。

三藏真個慈心，也就忍不住吊下淚來，聲音哽咽。叫道：「徒弟。」那八戒、沙僧正在林中尋花覓果，猛聽得師父叫得悽愴，呆子道：「沙和尚，師父在此認了親耶。」沙僧笑道：「二哥胡纏！我們走了這些時，好人也不曾撞見一個，李旁：好人原少，如何容易撞見。親從何來？」八戒道：「不是親，師父那裏與人哭麼？我和你去看來。」沙僧真個迴轉舊處，牽了馬，擔了擔，至跟前叫：「師父，怎麼說？」唐僧用手指定那樹上，叫：「八戒，解下那女菩薩來，救他一命。」呆子不分好歹，就去動手。

卻說那大聖在半空中，又見那黑雲濃厚，把祥光盡情蓋了，道聲：「不好，不好！黑氣罩暗祥光，怕不是妖邪害俺師父！化齋還是小事，且去看我師去。」即返雲頭，按落林裏，只見八戒亂解繩兒。行者上前，一把揪住耳朵，撲的捽了一跌。呆子抬頭看見，爬起來說道：「師父教我救人，你怎麼恃你有力，將我摜這一跌！」行者笑道：「兄弟，莫解他。他是個妖怪，弄喧兒騙我們哩弄喧：耍花招，弄虛頭。。」三藏喝道：「你這潑猴，又來胡說了！怎麼這等一個女子，就認得他是個妖怪！」李旁：女子正是妖精，唐僧緣何看作兩截？行者道：「師父原來不知。這都是老孫幹過的買賣，想人肉喫的法兒，你那裏認得！」八戒嗊着嘴道嗊（gǒnɡ）着嘴：撅嘴，翹嘴。：「師父，莫信這弼馬溫哄你。這女子乃是此間人家。我們東土遠來，不與相較，又不是親眷，如何說他是妖精？他打發我們丟了前去，他卻翻筋斗，弄神法，轉來和他幹巧事兒，倒踏門也。」行者喝道：「夯貨，莫亂談！我老孫一向西來，那裏有甚憊懶處？似你這個重色輕生，見利忘義的饢糟，不識好歹，替人家哄了招女婿替人家哄了：這裏指「四聖試禪心」中豬八戒招女婿的舊事。替，方言。給，被。，綁在樹上哩！」三藏道：「也罷，也罷。八戒呵，你師兄常時也看得不差。既這等說，不要管他，我們去罷。」行者大喜道：「好了，師父是有命的了！請上馬，出松林外，有人家化齋你喫。」四人果一路前進，把那怪撇了。

卻說那怪綁在樹上，咬牙恨齒道：「幾年家聞人說孫悟空神通廣大，今日見他，果然話不虛傳。那唐僧乃童身修行，一點元陽未泄，正欲拿他去配合，成太乙金仙。不知被此猴識破吾法，將他救去了。若是解了繩，放我下來，隨手捉將去，卻不是我的人兒也？今被他一篇散言碎語帶去，卻又不是勞而無功？等我再叫他兩聲看如何。」好妖精，不動繩索，把幾聲善言善語，用一陣順風，嚶嚶的吹在唐僧耳內。你道叫的甚麼？他叫道：「師父呵，你放着活人的性命還不救，昧心拜佛取何經？」

唐僧在馬上聽得又這般叫喚，即勒馬叫：「悟空，去救那女子下來罷。」行者道：「師父走路，怎麼又想起他來了？」唐僧道：「他又在那裏叫哩。」行者問：「八戒，你聽見麼？」八戒道：「耳大遮住了，不曾聽見。」又問：「沙僧，你聽見麼？」沙僧道：「我挑擔前走，不曾在心，也不曾聽見。」行者道：「老孫也不曾聽見。師父，他叫甚麼？偏你聽見。」唐僧道：「他叫得有理，說道：『活人性命還不救，昧心拜佛取何經？』救一人命，勝造七級浮屠。快去救他下來，強似取經拜佛。」行者笑道：「師父要善將起來，就沒藥醫。你想你離了東土，一路西來，卻也過了幾重山場，遇着許多妖怪，常把你拿將進洞，老孫來救你，使鐵棒，常打死千千萬萬。今日一個妖精的性命捨不得，要去救他？」唐僧道：「徒弟呀，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語出《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裴松之注引劉備遺詔，是告誡其子劉禪的話。。』還去救他救罷。」行者道：「師父既然如此，只是這個擔兒，老孫卻擔不起。你要救他，我也不敢苦勸你，勸一會，你又惱了。任你去救。」唐僧道：「猴頭莫多話！你坐着，等我和八戒救他去。」

唐僧回至林裏，教八戒解了上半截繩子，用鈀築出下半截身子。那怪跌跌鞋，束束裙，喜孜孜跟着唐僧出松林，見了行者，行者只是冷笑不止。唐僧罵道：「潑猴頭，你笑怎的？」行者道：「我笑你『時來逢好友，運去遇佳人』。」證夾：笑得不差。三藏又罵道：「潑猢孫胡說！我自出娘肚皮，就做和尚。如今奉旨西來，虔心禮佛求經，又不是利祿之輩，有甚運退時！」行者笑道：「師父，你雖是自幼爲僧，卻只會看經唸佛，不曾見王法條律。這女子生得年少標緻，我和你乃出家人，同他一路行走。倘或遇着歹人，把我們拿送官司，不論甚麼取經拜佛，且都打做姦情打做姦情：《大明律》卷二十五《犯奸》規定，犯奸者杖八十至一百不等，僧尼罪加二等。嫖妓飲酒者發回原籍爲民。卷十八《賊盜》「略人略賣人」條規定，販賣人口者，發配邊疆充軍。。縱無此事，也要問個拐帶人口：師父追了度牒，打個小死；八戒該問充軍；沙僧也問擺站；我老孫也不得乾淨，饒我口能，怎麼折辯，也要問個不應。」三藏喝道：「莫胡說！終不然我救他性命，有甚貽累不成貽累：牽累，招致禍害。！帶了他去，凡有事，都在我身上。」行者道：「師父，雖說有事在你，卻不知你不是救他，反是害他。」三藏道：「我救他出林，得其活命，怎麼反是害他？」行者道：「他當時綁在林間，或三五日，十日，半月，沒飯喫餓死了，還得個完全身體歸陰。如今帶他出來，你坐得是個快馬，行路如風，我們只得隨你。那女子腳小，移步艱難，怎麼跟得上走？一時把他丟下，若遇着狼蟲虎豹，一口吞之，卻不是反害其生也？」三藏道：「正是呀，這件事卻虧你格虧你格：虧你想到了。格，語尾詞。，如何處置？」行者笑道：「抱他抱上來，和你同騎着馬走罷。」三藏沉吟道：「我那裏好與他同馬！」——「他怎生得去？」三藏道：「教八戒馱他走罷。」行者笑道：「呆子造化到了！」八戒道：「『遠路沒輕擔』遠路沒輕擔：也說「百步無輕擔」。路程遠了，負擔就會體現出來。，教我馱人，有甚造化？」行者道：「你打嘴長，馱着他，轉過嘴來，計較私情話兒，卻不便益便益：方便，便利。？」八戒聞此言，捶胸爆跳道：「不好！不好！師父要打我幾下，寧可忍疼，揹着他決不得乾淨。師兄一生會贓埋人。我馱不成！」三藏道：「也罷，也罷。我也還走得幾步哩，等我下來，慢慢的同走，着八戒牽着空馬罷。」行者大笑道：「呆子倒有買賣，師父照顧你牽馬哩。」三藏道：「這猴頭又胡說哩！古人云：『馬行千里，無人不能自返。』假如我在路上慢走，你好丟了我去？我若慢，你們也慢。大家一處同這女菩薩走下山去，或到庵觀寺院，有人家之處，留他在那裏，也是我們救他一場。」行者道：「師父說得有理，請前進。」

三藏撩前走，沙僧挑擔，八戒牽着空馬，引着女子，行者拿着棒，一行前進。不上二三十里，天色將晚，又見一座樓臺殿閣。三藏道：「徒弟，那裏必定是座庵觀寺院，就此借宿了，明日早行。」行者道：「師父說得是，各各走動些。」霎時到了門首，分付道：「你們略站遠些，等我先去借宿。若有方便處，着人來叫你。」衆人俱立在柳陰之下，惟行者拿鐵棒，轄着那女子。長老拽步近前，只見那門東倒西歪，零零落落。推開看時，忍不住心中悽慘：長廊寂靜，古剎消疏；苔蘚盈庭，蒿蓁滿徑；惟螢火之飛燈，只蛙聲而代漏蛙聲而代漏：古代計算時間用漏壺，這兩句話的意思是寺院荒蕪，只好用螢火蟲代替燈籠，用蛙聲代替漏壺。。長老忽然吊下淚來，真個是：

殿宇凋零倒塌，廊房寂寞傾頹。斷磚破瓦十餘堆，盡是些歪梁拆柱。前後盡生青草，塵埋朽爛香廚香廚：即香積廚，僧人的廚房。語出《維摩詰經·香積品》：「菩薩以滿鉢香飯與維摩詰，飯香普薰毗耶離城及三千大千世界。」。鐘樓崩壞鼓無皮，琉璃香燈破損。佛祖金身沒色，羅漢倒臥東西。觀音淋壞盡成泥，楊柳淨瓶墜地。日內無僧入，夜間盡宿狐狸。只聽風響吼如雷，都是虎豹藏身之處。四下牆垣皆倒，亦無門扇關居。

有詩爲證，詩曰：

多年古剎沒人修，狼狽凋零倒更休。

猛風吹裂伽藍面，大雨澆殘佛像頭。

金剛跌損隨淋灑，土地無房夜不收。

更有兩般堪嘆處，銅鐘着地沒懸樓。

三藏硬着膽，走進二層門，見那鐘鼓樓俱倒了，止有一口銅鐘，紮在地下。上半截如雪之白，下半截如靛之青。證夾：鼠妖分兩半截，此鍾亦分兩半截，何也？想來定有妖氣。原來是日久年深，上邊被雨淋白，下邊是土氣上的銅青。三藏用手摸着鍾，高叫道：「鍾阿！你

也曾懸掛高樓吼，也曾鳴遠彩梁聲。

也曾雞啼就報曉，也曾天晚送黃昏。

不知化銅的道人歸何處，鑄銅匠作那邊存。

想他二命歸陰府，他無蹤跡你無聲。」

長老高聲讚歎，不覺的驚動寺裏之人。那裏邊有一個侍奉香火的道人，他聽見人語，扒起來，拾一塊斷磚，照鐘上打將去。那鍾噹的響了一聲，把個長老唬了一跌。掙起身要走，又絆着樹根，撲的又是一跌。長老倒在地下，抬頭又叫道：「鍾呵！

貧僧正然感嘆你，忽的叮噹響一聲。

想是西天路上無人到，日久多年變作精。」

那道人趕上前，一把攙住道：「老爺請起。不幹鍾成精之事，卻纔是我打得鐘響。」三藏抬頭，見他的模樣醜黑，道：「你莫是魍魎妖邪？我不是尋常之人，我是大唐來的，我手下有降龍伏虎的徒弟。你若撞着他，性命難存也。」道人跪下道：「老爺休怕，我不是妖邪，我是這寺裏奉侍香火的道人。卻纔聽見老爺善言相贊，就欲出來迎接。恐怕是個邪鬼敲門，故此拾一塊斷磚，把鍾打一下壓膽，方敢出來。老爺請起。」那唐僧方然正性道：「住持，險些兒唬殺我，你帶我進去。」

那道人引定唐僧，直至三層門裏看處，比外邊甚是不同，但見那：

青磚砌就彩雲牆，綠瓦蓋成琉璃殿。黃金妝聖象，白玉造階臺。大雄殿上舞青光，毗羅閣下生銳氣。文殊殿結采飛雲，輪藏堂描花堆翠輪藏堂：收藏佛經的書架設有機輪，可以旋轉，輪藏堂爲收藏佛經的地方。參見第十一回「六道輪迴」條注。。三檐頂上寶瓶尖，五福樓中平繡蓋。千株翠竹搖禪榻，萬種青松映佛門。碧雲宮裏放金光，紫霧叢中飄瑞靄。朝聞四野香風遠，暮聽山高畫鼓鳴。應有朝陽補破衲，豈無對月了殘經？又只見半壁燈光明後院，一行香霧照中庭。

三藏見了，不敢進去，叫：「道人，你這前邊十分狼狽，後邊這等齊整，何也？」證夾：此寺亦分兩半截。道人笑道：「老爺，這山中多有妖邪強寇，天色清明，沿山打劫，天陰就來寺裏藏身。被他把佛像推倒墊坐，木植搬來燒火。本寺僧人軟弱，不敢與他講論，因此把這前邊破房都舍與那些強人安歇，從新另化了些施主，所以蓋得那一所寺院。清混各一，這是西方的事情。」三藏道：「原來是如此。」正行間，又見山門上有五個大字，乃「鎮海禪林寺」。才舉步，䟕入門裏，忽見一個和尚走來。你看他怎生模樣：

頭戴左笄絨錦帽左笄絨錦帽：藏傳佛教僧人所戴的帽子。《明史·西域傳》載，萬曆七年（579），西藏帕木竹巴政權首領札釋藏卜進貢，物品有「畫佛、銅佛、銅塔、珊瑚、犀角、氆氌、左髻毛纓、足力麻、鐵力麻、刀劍、明甲冑」等。左髻可能是藏傳佛教徒所戴法帽，俗稱「雞冠帽」，頂上有絨穗聚攏者，名「卓孜瑪」（即所謂「左髻毛纓」），爲有地位的僧人所戴；絨穗散開者，名「卓魯」，爲一般僧人所戴。「左笄」或即「卓孜」的音譯。，一對銅圈墜耳根。

身着頗羅毛線服頗羅：即「叵羅」，見第十三回「叵羅衣」條注。明憨山大師《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五「張韶州奉紫叵羅衣爲壽」，可知叵羅、頗羅，是僧人常服。，一雙白眼亮如銀。

手中搖着播郎鼓播郎鼓：一種長柄搖鼓，搖動時兩個懸錘擊鼓作聲。此處當指藏傳佛教手鼓，又名嘎巴拉鼓。，口唸番經聽不真。

三藏原來不認得，這是西方路上喇嘛僧喇嘛僧：藏傳佛教的僧人。。

證夾：宛然番僧小像。

那喇嘛和尚走出門來，看見三藏眉清目秀，額闊頂平，耳垂肩，手過膝，好似羅漢臨凡，十分俊雅。他走上前扯住，滿面笑唏唏的與他捻手捻腳，摸他鼻子，揪他耳朵，以示親近之意。攜至方丈中，行禮畢，卻問：「老師父何來？」三藏道：「弟子乃東土大唐駕下欽差往西方天竺國大雷音寺拜佛取經者。適行至寶方天晚，特奔上剎借宿一宵，明日早行，望垂方便一二。」那和尚笑道：「不當人子！不當人子！我們不是好意要出家的，皆因父母生身，命犯華蓋命犯華蓋：華蓋，古代星辰名，屬紫微垣。古代迷信以爲人命中犯華蓋星，命運不好。，家裏養不住，才舍斷了出家。既做了佛門子弟，切莫說脫空之話脫空之話：大話，謊話。。」三藏道：「我是老實話。」和尚道：「那東土到西天，有多少路程！路上有山，山中有洞，洞內有精。像你這個單身，又生得嬌嫩，那裏像個取經的！」三藏道：「院主也見得是，貧僧一人，豈能到此？我有三個徒弟，逢山開路，遇水疊橋，保我弟子，所以到得上剎。」那和尚道：「三位高徒何在？」三藏道：「現在山門外伺候。」那和尚慌了道：「師父，你不知我這裏有虎狼、妖賊、鬼怪傷人。白日裏不敢遠出，未經天晚，就關了門戶。這早晚把人放在外邊！」叫：「徒弟，快去請將進來。」

有兩個小喇嘛兒，跑出外去，看見行者，嚇了一跌；見了八戒，又是一跌。扒起來往後飛跑道：「爺爺，造化低了！你的徒弟不見，只有三四個妖怪站在那門首也。」三藏問道：「怎麼模樣？」小和尚道：「一個雷公嘴，一個碓挺嘴，一個青臉獠牙。傍有一個女子，倒是個油頭粉面。」三藏笑道：「你不認得。那三個醜的是我徒弟，那一個女子，是我打松林裏救命來的。」那喇嘛道：「爺爺呀，這們好俊師父，怎麼尋這般醜徒弟？」三藏道：「他醜自醜，卻俱有用。你快請他進來，若再遲了些兒，那雷公嘴的有些撞禍，不是個人生父母養的，證夾：果然不是人生父母養的，說得不差，不差。他就打進來也。」

那小和尚即忙跑出，戰兢兢的跪下道：「列位老爺，唐老爺請哩。」八戒笑道：「哥呵，他請便罷了，卻這般戰兢兢的，何也？」行者道：「看見我們醜陋害怕。」八戒道：「可是扯淡！我們乃生成的，那個是好要醜哩！」行者道：「把那醜且略收拾收拾！」呆子真個把嘴揣在懷裏，低着頭，牽着馬，沙僧挑着擔，行者在後面，拿着棍轄着那女子，一行進去。穿過了倒塌房廊，入三層門裏。拴了馬，歇了擔，進方丈中，與喇嘛僧相見，分了坐次。那和尚入裏邊，引出七八十個小喇嘛來，見禮畢，收拾辦齋管待。正是：

積功須在慈悲念，佛法興時僧贊僧。

畢竟不知怎生離寺，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結出色慾少貪，陰功多積，凡百事將長補短，足以祛病延年，是叫人不可疑於外之採取，貪色慾而損陰德矣。然色慾之根，在內而不在外，由己而不由人。必須對景忘情，遇境不移，內外皆空，絕無一點妄念，方爲極功。否則，僅能離去外之色慾，而不能斷去內之色慾，禍根暗藏，姑息養奸，稍有懈怠，假陷其真，莫知底止，而無可救矣。故此回合下三回，細演內色爲害之烈，使學者防危慮險，謹慎火候，去假救真，復還當年絕無色慾之本性耳。

篇首「比丘國君臣黎庶，送唐僧四衆出城，有二十里之遙，三藏勉強辭別而行。」是已絕去外之色慾矣，然雲勉強，非出自然，雖能絕出外之色慾，未能絕去內之色慾，則見景生情，因風起浪，以外動內，由內招外，內外相攻，大道去矣。故「三藏緩觀山景，忽聞啼鳥之聲，又起思鄉之念。」原其因聲色而起妄念者，皆由不能放心之故；不能放心，即是不能死心；不能死心，聲色之念，出入無時，神昏性昧，與道相隔，焉能到的西天，取得真經？故行者道：「師父你且放心前進，再莫多憂。古人云：『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功大，』」沙僧道：「只把功夫捱他，終須有個到頭之日。」下死功夫，是能放心而死心矣；能放心而死心，便是「只把功夫捱他」，焉有不到西天之理？唐僧不知放心死心之妙諦，不明「功夫捱他」之玄機，棄明入暗，以松林爲清雅之境，以花卉爲可人情意，認假作真，歇馬坐下，四大無力，未免祥雲瑞靄之中，有一股子黑氣，咕嘟嘟的冒將上來矣。

古仙雲：「大道叫人先止念，念頭不止亦徒然。」但念有正念，有邪念，止者止其邪念也。正念者，道心之發煥，屬於真性；邪念者，人心之妄動，屬於假性。若不明其心之邪正，性之真假，欲求見性，反而味性；欲求明心，反而多心；欲求止念，反而起念。故「三藏明心見性，諷念那《多心經》。忽聽的嚶嚶的叫聲『救人』也。」此聲非外來之聲，乃三藏念中忽動之聲，念一動而身即爲念所移，色亦隨念而起。故「那長老起身挪步，附葛攀藤，近前視之，只見那大樹上綁着一個美貌女子。」此女子非外之女子，乃三藏念中結成之色相，色相在內，真爲假理，則元陽即爲聲色所育、所求，順其欲而爲配偶矣。故仙翁於此處提醒人道「咦！分明這廝是個妖怪，長者卻不認得。」不認得，則必以假作真，以妄念爲善念，以妖怪爲菩薩，以救妖怪爲慈悲矣。

何以女子上半截使藤葛綁在樹上，下半截埋在土裏乎？此《離》卦之象也。《離》卦□卦爻圖略（上下各一陽，中一陰）外陽內陰，在八卦則爲中女，屬火。火生於木，故女子上半截綁在樹上；火又地二所生，故下半截埋在土裏。《離》在人屬心，心出入無時，有象於鼠；《離》上下二陽，屬金，金色白，故爲金鼻白毛老鼠精。《離》自《坤》出，」故爲地湧夫人；人心中有識神居之，識神借靈生妄，故爲靈山腳下老鼠精。因偷喫如來香花寶燭，又爲半截觀音。所可異者，《離》中一陰爲真陰，何以作妖？蓋《離》中一陰，一名奼女；一名流珠，因其轉旅不定，無有寧時，故《參同》謂「河上奼女．神而最靈」。又謂：「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特此《離》中一陰，有制則成真靈，而爲奼女；無制則成假靈，而爲妖女。聲色之念，從識神假靈中出，雖奼女而變爲妖女矣。既爲妖女，而錯認爲菩薩，則必爲妖所迷，邪正相混，是非不分，陰柔無斷。聲色之念，忽起忽滅、隨撇隨生，未免撇而又想，正不勝邪，一步一趨，常與聲色爲伴。元陽爲奼女所育，縱外無姦情之事，也要問個拐帶人口罪名，怎得乾淨？如此修道，外君子而內色鬼，欲往向前，反成落後，故不覺入於蹇難之境矣。

「鎮海寺」者，《蹇》卦之象也。《蹇》卦□卦爻圖略上《坎》下《艮》，《坎》爲水，其德險，海之象；《艮》爲山，其德止，鎮之義。「一口銅鐘，紮在地下」，象《艮》上實而下虛。「上邊被雨淋白」，上《坎》水也；「下邊是土氣上的銅青」，下《艮》土也，皆形容《蹇》卦之象。然《蹇》者，雖是有難不能前進之義，其中又藏濟蹇之道。故《傳》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前邊狼狽」者，即險在前也；「後邊齊整」者，即見險而能止也。「喇嘛僧恐狼虎妖怪傷人，叫徒弟請三徒進內，行者在後邊拿着鐵棒，轄着女子。」俱是見險能止之大智大用。見險能止，是識得妖怪，心中明白，能以護主。雖與妖怪爲鄰，而不爲妖怪所傷，纔是真佛法，真慈悲，其僧人。彼唐僧以妖精爲菩薩，和尚以三徒爲妖怪，以妖精爲粉面者，適以招險而已，焉能止險哉？

詩曰：

慾念幽獨作禍殃，些兒昏迷盜元陽。

神明覺照能識得，雖有蹇難亦不妨。

# 第八十一回 鎮海寺心猿知怪 黑松林三衆尋師

李本總批：人試思之：陷空山無底洞是怎麼東西？若想得着，定是.....

憺漪子曰：奼女入寺三日，而六小僧取次入其腹中，鼠變爲虎矣。夫女能惑人，鼠能耗人，虎能噬人，三者絕不相類之物也，而今乃合而爲一。人但見其女而忘其鼠，或見其鼠而忘其虎，遂不覺以軀命殉之。自遇行者，而虎復爲女，女又復爲鼠。然則所爲女與虎者皆妄，而所爲鼠者，真也。彼肉眼凡夫，惡得而知之！

金蟬聽講打盹，誤踏一粒之米，而下界即有三日之病。世人之狼藉五穀者，觀此當驚然矣。語云：開卷有益，況《西遊》乎？

描寫行者佛殿一段情景，香菸人氣，非花非霧，悄悄冥冥中，彷彿如見其影，如聞其聲，應是現桑璞身而爲說法。

話表三藏師徒到鎮海禪林寺，衆僧相見，安排齋供。四衆食畢，那女子也得些食力食力：指腹中有食物而產生的氣力。。漸漸天昏，方丈裏點起燈來，衆僧一則是問唐僧取經來歷，二則是貪看那女子，證夾：看鶯鶯強如做道場。都攢攢簇簇，排列燈下。三藏對那初見的喇嘛僧道：「院主，明日離了寶山，西去的路途如何？」那僧雙膝跪下，慌得長老一把扯住道：「院主請起，我問你個路程，你爲何行禮？」那僧道：「老師父明日西行，路途平正，不須費心。只是眼下有件事兒不尷尬，一進門就要說，恐怕冒犯洪威洪威：強大的威力。這裏是對人的敬稱，指冒犯威嚴。，卻纔齋罷，方敢大膽奉告：老師東來，路遙辛苦，都在小和尚房中安歇甚好；只是這位女菩薩，不方便，不知請他那裏睡好？」三藏道：「院主，你不要生疑，說我師徒們有甚邪意。早間打黑松林過，撞見這個女子綁在樹上。小徒孫悟空不肯救他，是我發菩提心，將他救了，到此隨院主送他那裏睡去。」那僧謝道：「既老師寬厚，請他到天王殿裏，就在天王爺爺身後，安排個草鋪，教他睡罷。」三藏道：「甚好，甚好。」遂此時，衆小和尚引那女子往殿後睡去。證夾：此林沖、武松睡處，其所以待半截觀音？唐突多矣。長老就在方丈中，請衆院主自在，遂各散去。三藏分付悟空：「辛苦了，早睡早起。」遂一處都睡了，不敢離側，護着師父。漸入夜深，正是那：

玉兔高升萬籟寧，天街寂靜斷人行天街：京城中的街道。。

銀河耿耿星光燦，鼓發譙樓儹換更譙樓：城門上的瞭望樓。。

一宵晚話不題。及天明瞭，行者起來，教八戒沙僧收拾行囊、馬匹，卻請師父走路。此時長老還貪睡未醒，行者近前叫聲：「師父。」那師父把頭抬了一抬，又不曾答應得出。行者問：「師父怎麼說？」長老呻吟道：「我怎麼這般頭懸眼脹，渾身皮骨皆疼？」八戒聽說，伸手去摸摸，身上有些發熱。呆子笑道：「我曉得了，這是昨晚見沒錢的飯，多吃了幾碗，倒沁着頭睡倒沁着頭：方言。倒垂着頭。，傷食了傷食：飲食過量，消化不良。。」行者喝道：「胡說！等我問師父，端的何如。」三藏道：「我半夜之間，起來解手，不曾戴得帽子，想是風吹了。」行者道：「這還說得是，如今可走得路麼？」三藏道：「我如今起坐不得，怎麼上馬？但只誤了路阿！」行者道：「師父說那裏話！常言道：『一日爲師，終身爲父。』我等與你做徒弟，就是兒子一般。又說道：『養兒不用阿金溺銀，只是見景生情便好。』你既身子不快，說甚麼誤了行程，便寧耐幾日何妨？」兄弟們都伏侍着師父，不覺的早盡午來昏又至，良宵才過又侵晨。

光陰迅速，早過了三日。那一日，師父欠起身來叫道：「悟空，這兩日病體沉痾，不曾問得你，那個脫命的女菩薩，可曾有人送些飯與他喫？」行者笑道：「你管他怎的，且顧了自家的病着。」三藏道：「正是，正是。你且扶我起來，取出我的紙、筆、墨，寺裏借個硯臺來使使。」行者道：「要怎的？」長老道：「我要修一封書，並關文封在一處，你替我送上長安駕下，見太宗皇帝一面。」行者道：「這個容易，我老孫別事無能，若說送書，人間第一。證夾：尤莫妙於科場報錄。你把書收拾停當與我，我一筋斗送到長安，遞與唐王，再一筋斗轉將回來，你的筆硯還不幹哩。但只是你寄書怎的？且把書意念念我聽，唸了再寫不遲。」長老滴淚道：「我寫着：

臣僧稽首三頓首，萬歲山呼拜聖君。

文武兩班同入目，公卿四百共知聞。

當年奉旨離東土，指望靈山見世尊。

不料途中遭厄難，何期半路有災迍。

僧病沉痾難進步，佛門深遠接天門。

有經無命空勞碌，啓奏當今別遣人。」

行者聽得此言，忍不住呵呵大笑道：「師父，你忒不濟，略有些些病兒，就起這個意念。你若是病重，要死要活，只消問我。我老孫自有個本事，問道：『那個閻王敢起心？那個判官敢出票出票：出傳票，舊時以閻王勾命比擬官府傳人犯，認爲地府裏勾人也需要傳票。？那個鬼使來勾取？』若惱了我，我拿出那大鬧天宮之性子，又一路棍，打入幽冥，捉住十代閻王，一個個抽了他的筋，還不饒他哩！」三藏道：「徒弟呀，我病重了，切莫說這大話。」八戒上前道：「師兄，師父說不好，你只管說好，十分不尷尬。我們趁早商量，先賣了馬，典了行囊，買棺木送終散火。」行者道：「呆子又胡說了！你不知道師父是我佛如來第二個徒弟，原叫做金蟬長老；只因他輕慢佛法，該有這場大難。」八戒道：「哥阿，師父既是輕慢佛法，貶回東土，在是非海內，口舌場中，託化做人身，發願往西天拜佛求經，遇妖精就捆，逢魔頭就吊，受諸苦惱，也勾了；怎麼又叫他害病？」行者道：「你那裏曉得，老師父不曾聽佛講法，打了一個盹，往下一失往下一失：身子往下一歪。，左腳下躧了一粒米，下界來，該有這三日病。」證夾：菩薩戒之嚴如此。八戒驚道：「像老豬喫東西潑潑撒撒的潑潑撒撒：形容從容器中散灑出來的樣子。，也不知害多少年代病是！」行者道：「兄弟，佛不與你衆生爲念。你又不知，人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師父只今日一日，明日就好了。」三藏道：「我今日比昨不同，咽喉裏十分作渴。你去那裏，有涼水尋些來我喫。」行者道：「好了！師父要水喫，便是好了。等我取水去。」

即時取了鉢盂，往寺後面香積廚取水。忽見那些和尚一個個眼兒通紅，悲啼哽咽，只是不敢放聲大哭。行者道：「你們這些和尚，忒小家子樣！我們住幾日，臨行謝你，柴火錢照日算還。怎麼這等膿包！」衆僧慌跪下道：「不敢！不敢！」行者道：「怎麼不敢？想是我那長嘴和尚食腸大，吃傷了你的本兒也？」衆僧道：「老爺，我這荒山，大大小小，也有百十衆和尚，每一人養老爺一日，也養得起百十日。怎麼敢欺心，計較甚麼食用！」行者道：「既不計較，你卻爲甚麼啼哭？」衆僧道：「老爺，不知是那山裏來的妖邪在這寺裏。我們晚夜間着兩個小和尚去撞鐘打鼓，只聽得鐘鼓響罷，再不見人回。至次日找尋，只見僧帽僧鞋，丟在後邊園裏，骸骨尚存，將人吃了。你們住了三日，我寺裏不見了六個和尚。故此，我兄弟們不由的不怕，不由的不傷。因見你老師父貴恙，不敢傳說，忍不住淚珠偷垂也。」

行者聞言，又驚又喜道：「不消說了，必定是妖魔在此傷人也，等我與你剿除他。」衆僧道：「老爺，妖精不精者不靈，一定會騰雲駕霧，一定會出幽入冥。古人道得好：『莫信直中直，須防人不仁。』老爺，你莫怪我們說：你若拿得他住哩，便與我荒山除了這條禍根，正是三生有幸了；若還拿他不住呵，卻有好些兒不便處。」行者道：「怎叫做好些不便處？」衆僧道：「直不相瞞老爺說。我這荒山，雖有百十衆和尚，卻都只是自小兒出家的，髮長尋刀削，衣單破衲縫。早晨起來，洗着臉，叉手躬身，皈依大道；夜來收拾，燒着香，虔心叩齒叩齒：牙齒上下相碰擊，是一種養生之法，也是一種祈禱的儀式。，唸的彌陀。舉頭看見佛，蓮九品，秇三乘秇：同「藝」。虔心學習。，慈航共法雲，願見祇園釋世尊；低頭看見心，受五戒，度大千，生生萬法中，願悟頑空與色空。諸檀越來呵檀越：梵語音譯，施主。，老的、小的、長的、矮的、胖的、瘦的，一個個敲木魚，擊金磬，挨挨拶拶挨挨拶拶（zǎn）：擠來擠去。，兩卷《法華經》，一第《梁王懺》；諸檀越不來呵，新的、舊的、生的、熟的、村的、俏的，一個個合着掌，瞑着目，悄悄冥冥，入定蒲團上，牢關月下門。一任他鶯啼燕語閒爭鬥，不上我方便慈悲大法乘。李旁：也活得快活。因此上，也不會伏虎，也不會降龍；也不識的怪，也不識的精。你老爺若還惹起那妖魔呵，我百十個和尚只彀他齋一飽。一則墮落我衆生輪迴；二則滅抹了這禪林古蹟；三則如來會上，全沒半點兒光輝。這卻是好些兒不便處。」

行者聞得衆和尚說出這一端的話說，他便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高叫一聲：「你這衆和尚好呆哩！只曉得那妖精，就不曉得我老孫的行止麼？」衆僧輕輕的答道：「實不曉得。」行者道：「我今日略節說說略節：簡要的書面報告，這裏指簡要地描述。，你們聽着：我也曾花果山伏虎降龍，我也曾上天堂大鬧天宮。飢時把老君的丹，略略咬了兩三顆；渴時把玉帝的酒，輕輕嘑了六七鍾。睜着一雙不白不黑的金睛眼，天慘淡，月朦朧；拿着一條不短不長的金箍棒，來無影，去無蹤。說甚麼大精小怪，那怕他憊懶膿膿：不詳其義，似同「敗膿」或「拔膿」。形容人腐朽無能。！一趕趕上去，跑的跑，顫的顫，躲的躲，慌的慌；一捉捉將來，銼的銼，燒的燒，磨的磨，舂的舂。正是八仙同過海，獨自顯神通。衆和尚，我拿這妖精與你看看，你才認得我老孫！」

衆僧聽着，暗點頭道：「這賊禿開大口，說大話，想是有些來歷。」都一個個諾諾連聲，只有那喇嘛僧道：「且住！你老師父貴恙，你拿這妖精不至緊不至緊：不打緊，不要緊。。俗語道：『公子登筵，不醉便飽；壯士臨陣，不死即傷「公子登筵」數句：意爲經常做某種事情，免不了受到這種事帶來的危險。。』你兩下里角鬥之時，倘貽累你師父，不當穩便不當：不太，不很。。」行者道：「有理！有理！我且送涼水與師父吃了再來。」掇起鉢盂，着上涼水，轉出香積廚，就到方丈，叫聲：「師父，喫涼水哩。」三藏正當煩渴之時，便抬起頭來，捧着水，只是一吸，真個「渴時一滴如甘露，藥到真方病即除」。行者見長老精神漸爽，眉目舒開，就問道：「師父，可喫些湯飯麼？」三藏道：「這涼水就是靈丹一般，這病兒減了一半，有湯飯也喫得些。」行者連聲高高叫道：「我師父好了，要湯飯喫哩。」證夾：如此真切，何異孝子之事父母！教那些和尚忙忙的安排淘米，煮飯，捍面捍：同「擀」。，烙餅，蒸饃饃，做粉湯，抬了四五桌。唐僧只吃得半碗兒米湯。行者、沙僧止用了一席，其餘的都是八戒一肚餐之。家火收去，點起燈來，衆僧各散。

三藏道：「我們今住幾日了？」行者道：「三整日矣。明朝向晚，便就是四個日頭。」三藏道：「三日誤了許多路程。」行者道：「師父，也算不得路程，明日去罷。」三藏道：「正是，就帶幾分病兒，也沒奈何。」行者道：「既是明日要去，且讓我今晚捉了妖精者。」三藏驚道：「又捉甚麼妖精？」行者道：「有個妖精在這寺裏，等老孫替他捉捉。」唐僧道：「徒弟呀，我的病身未可，你怎麼又興此念？倘那怪有神通，你拿他不住呵，卻又不是害我？」行者道：「你好滅人威風！老孫到處降妖，你見我弱與誰的？只是不動手，動手就要贏。」三藏扯住道：「徒弟，常言說得好：『遇方便時行方便，得饒人處且饒人。操心怎似存心好，爭氣何如忍氣高。』」李旁：着眼。證夾：四語足當一篇勸世文。孫大聖見師父苦苦勸他，不許降妖，他說出老實話來道：「師父，實不瞞你說，那妖在此吃了人了。」唐僧大驚道：「吃了甚麼人？」行者說道：「我們住了三日，已是吃了這寺裏六個小和尚了。」長老道：「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比喻因同類的失敗或死亡而感到悲傷。。他既吃了寺內之僧，我亦僧也，我放你去，只但用心仔細些。」行者道：「不消說，老孫的手到就消除了。」

你看他燈光前分付八戒、沙僧看守師父。他喜孜孜跳出方丈，徑來佛殿看時，天上有星，月還未上，那殿裏黑暗暗的。他就吹出真火，點起琉璃，東邊打鼓，西邊撞鐘。響罷，搖身一變，變做個小和尚兒，年紀只有十二三歲，披着黃絹褊衫，白布直裰，手敲着木魚，口裏唸經。等到一更時分，不見動靜。二更時分，殘月才升，只聽見呼呼的一陣風響。好風：

黑霧遮天暗，愁雲照地昏。四方如潑墨，一派靛妝渾。李旁：此等處雖可惡，然從人口中說出，卻又好聽。先刮時揚塵播土，次後來倒樹摧林。揚塵播土星光現，倒樹摧林月色昏。只颳得嫦娥緊抱梭羅樹，玉兔團團找藥盆。九曜星官皆閉戶，四海龍王盡掩門。廟裏城隍覓小鬼，空中仙子怎騰雲？地府閻羅尋馬面，判官亂跑趕頭巾。刮動崑崙頂上石，卷得江湖波浪混。

那風才然過處，猛聞得蘭麝香薰，環珮聲響，即欠身抬頭觀看，呀！卻是一個美貌佳人，徑上佛殿。證夾：使凡僧見之，定認做佛殿奇逢矣。行者口裏嗚哩嗚喇，只情唸經。那女子走近前，一把摟住道：「小長老，唸的甚麼經？」行者道：「許下的許下的：指在佛前發下願心所承諾的。。」女子道：「別人都自在睡覺，你還唸經怎麼？」行者道：「許下的，如何不念？」女子摟住，與他親個嘴道：「我與你到後面耍耍去。」行者故意的扭過頭去道：「你有些不曉事！」女子道：「你會相面？」行者道：「也曉得些兒。」女子道：「你相我怎的樣子？」行者道：「我相你有些兒偷生㧚熟偷生㧚（wà）熟：指女人偷情不擇生人熟人。㧚，方言。用勺或手舀。，被公婆趕出來的。」女子道：「相不着！相不着！我

不是公婆趕逐，不因㧚熟偷生。

奈我生前命薄，投配男子年輕。

不會洞房花燭，避夫逃走之情。

趁如今星光月皎，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我和你到後園中交歡配鸞儔去也鸞儔：即「鸞鳳儔」，指夫妻。儔，伴侶。。」行者聞言，暗點頭道：「那幾個愚僧，都被色慾引誘，所以傷了性命，他如今也來哄我。」就隨口答應道：「娘子，我出家人年紀尚幼，卻不知甚麼交歡之事。」女子道：「你跟我去，我教你。」行者暗笑道：「也罷，我跟他去，看他怎生擺佈。」

他兩個摟着肩，攜着手，出了佛殿，徑至後邊園裏。那怪把行者使個絆子腿，跌倒在地，口裏「心肝哥哥」的亂叫，將手就去掐他的臊根臊根：男性生殖器。。行者道：「我的兒，真個要喫老孫哩！」卻被行者接住他手，使個小坐跌法小坐跌法：一種擒拿摔跤的手法。，把那怪一轆轤掀翻在地上。那怪口裏還叫道：「心肝哥哥，你倒會跌你的娘哩！」行者暗算道：「不趁此時下手他，還到幾時！正是『先下手爲強，後下手爲殃』。」就把手一叉，腰一躬，一跳跳起來，現出原身法象，輪起金箍鐵棒，劈頭就打。那怪倒也吃了一驚，他心想道：「這個小和尚，這等利害！」打開眼一看，原來是那唐長老的徒弟姓孫的，他也不懼他。你說這精怪是甚麼精怪：

金作鼻，雪鋪毛。地道爲門屋，安身處處牢。養成三百年前氣，曾向靈山走幾遭。一飽香花和蠟燭，如來分付下天曹。托塔天王恩愛女，哪吒太子認同胞。也不是個填海鳥填海鳥：指精衛鳥。據《山海經·北山經》等神話傳說，炎帝的女兒到東海邊遊玩，溺死在海里，精魂化成精衛鳥，每天銜木石投入海中，發誓要填平大海。，也不是個戴山鰲戴山鰲：即傳說中馱着仙山浮於海上的巨鰲。據《列子·湯問》，東海有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五仙山，浮於海上，常隨潮波上下往還。天帝恐怕仙山順水流走，故命海神禺強派十五隻巨鰲馱負仙山。戴，用頭頂着。。也不怕的雷煥劍雷煥劍：據《晉書·張華傳》，西晉時張華知識淵博，他與雷煥發現一個地方劍氣沖天，就派雷煥到那裏去做縣令，在縣城中找到了龍泉和太阿兩把寶劍。，也不怕的呂虔刀呂虔刀：據《晉書·王祥傳》，三國時呂虔有一口寶刀，聽人說這口刀只有三公才能佩帶，他認爲自己不夠資格，便把刀送給了王祥。王祥入晉後果然官居太保，並封爲公。。往往來來，一任他水流江漢闊；上上下下，那論他山聳泰恆高泰恆：泰山與恆山。？你看他月貌花容嬌滴滴，誰識得是個鼠老成精逞黠豪！

他自恃的神通廣大，便隨手架起雙股劍，玎玎璫璫的響，左遮右格，隨東倒西。行者雖強些，卻也撈他不倒。陰風四起，殘月無光，你看他兩人，後園中一場好殺：

陰風從地起，殘月蕩微光。闃靜梵王宇闃（qù）靜：寂靜。，闌珊小鬼廊。後園裏一片戰爭場：孫大士，天上聖；毛奼女奼女：少女，美女。，女中王，賭賽神通未肯降。一個兒扭轉芳心嗔黑禿，一個兒圓睜慧眼恨新妝。兩手劍飛，那認得女菩薩；一根棍打，狠似個活金剛。響處金箍如電掣，霎時鐵白耀星芒。玉樓抓翡翠玉樓抓翡翠：形容兵器碰撞叮叮噹噹的聲音。，金殿碎鴛鴦金殿碎鴛鴦：這裏的「鴛鴦」指金殿屋頂上的鴛鴦瓦。與上句一樣都用杜甫詩來描述這場惡戰，說爭鬥打碎了殿瓦。。猿啼巴月小巴月：巴，地域名稱，在川東鄂西，原是古代巴人散居的地方。巴月指此地見到的明月。古代詩人用「巴月」寫當地夜景，抒發情感。如唐·李白《郢門秋懷》詩：「郢門一爲客，巴月三成弦。」元·馬祖常《題猿圖》詩：「秋高盧橘熟，巴月樹連邨。」但是在這裏，與「巴」這一地域名無關，只是寫月下的爭鬥激烈，惹得猿啼雁叫。下一句中「楚天長」也與「楚」這一地名無關。，雁叫楚天長。十八尊羅漢，暗暗喝采；三十二諸天，個個慌張。

那孫大聖精神抖擻，棍兒沒半點差池。妖精自料敵他不住，猛可的眉頭一蹙，計上心來，抽身便走。行者喝道：「潑貨！那走！快快來降！」那妖精只是不理，直往後退。等行者趕到緊急之時，即將左腳上花鞋脫下來，吹口仙氣，念個咒語，叫一聲：「變！」就變做本身模樣，李旁：倒是花鞋強如本身。使兩口劍舞將來，證夾：昔聞舄能飛鳧，今見鞋能舞劍。真身一幌，化陣清風而去。這卻不是三藏的災星？他便竟撞到方丈裏，把唐三藏攝將去雲頭上，杳杳冥冥，霎霎眼，就到了陷空山，進了無底洞，叫小的們安排素筵席成親不題。

卻說行者鬥得心焦性燥，閃一個空，一棍把那妖精打落下來，乃是一隻花鞋。行者曉得中了他計，連忙轉身來看師父。那有個師父？只見那呆子和沙僧口裏嗚哩嗚哪說甚麼。行者怒氣填胸，也不管好歹，撈起棍來一片打，連聲叫道：「打死你們！打死你們！」那呆子慌得走也沒路。沙僧卻是個靈山大將，見得事多，就軟款溫柔，近前跪下道：「兄長，我知道了，想你要打殺我兩個，也不去救師父，徑自回家去哩。」李旁：亦好。行者道：「我打殺你兩個，我自去救他！」沙僧笑道：「兄長說那裏話！無我兩個，真是『單絲不線，孤掌難鳴』。兄阿，這行囊馬匹，誰與看顧？寧學管鮑分金管鮑分金：據《史記·管晏列傳》，春秋時，齊國的管仲和鮑叔牙是好朋友，兩人一起經商，獲得的利潤管仲總要多拿一些，鮑叔牙非常理解，因爲他知道管仲家裏窮，而且有老母親要贍養，所以後人以管鮑分金形容朋友感情深厚。，休仿孫龐鬥智孫龐鬥智：據《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戰國時孫臏和龐涓是同學，後來龐涓當了魏國的大將，嫉妒孫臏的才能，將孫臏騙去，誣陷他犯了罪，用了刑罰。孫臏逃出，跑到齊國，受到重用，在一次戰役中，孫臏埋伏下人馬，把龐涓射死。後人就用孫龐鬥智來形容朋友反目成仇。。自古道『打虎還得親弟兄，上陣須教父子兵』，望兄長且饒打，待天明和你同心戮力，尋師去也。」行者雖是神通廣大，卻也明理識時。見沙僧苦苦哀告，便就回心道：「八戒，沙僧，你都起來。明日找尋師父，卻要用力。」那呆子聽見饒了，恨不得天也許下半邊，道：「哥阿，這個都在老豬身上。」兄弟們思思想想，那曾得睡，恨不得點頭喚出扶桑日扶桑日：扶桑是一種神木名，古代傳說太陽出於其下。《山海經·海外東經》：「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又，屈原《九歌·東君》：「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又，《淮南子·天文》：「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又，舊題東方朔《十洲記》：「扶桑在東海之東岸，岸直。陸行登岸一萬里，東復有碧海。海廣狹浩汗與東海等，水既不鹹苦，正中碧色，甘香味美。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上有大帝宮，太真東王父所治處。」，一口吹散滿天星。

三衆只坐到天曉，收拾要行，早有寺僧攔門來問：「老爺那裏去？」行者笑道：「不好說，昨日對衆誇口，說與他們拿妖精，妖精未曾拿得，倒把我個師父不見了。我們尋師父去哩。」衆僧害怕道：「老爺，小可的事，倒帶累老師，卻往那裏去尋？」行者道：「有處尋他。」衆僧又道：「既去莫忙，且喫些早齋。」連忙的端了兩三盆湯飯。八戒盡力喫個乾淨，道：「好和尚！我們尋着師父，再到你這裏來耍子。」行者道：「還到這裏喫他飯哩！你去天王殿裏看看那女子在否。」衆僧道：「老爺，不在了，不在了。自是當晚宿了一夜，第二日就不見了。」

行者喜喜歡歡的辭了衆僧，着八戒、沙僧牽馬挑擔，徑回東走。證夾：無魔向西，有魔向東，非回東安能向西。八戒道：「哥哥差了，怎麼又往東行？」行者道：「你豈知道！前日在那黑松林綁的那個女子，老孫火眼金睛，把他認透了，你們都認做好人。今日喫和尚的也是他，攝師父的也是他。你們救得好女菩薩！今既攝了師父，還從舊路上找尋去也。」二人歎服道：「好，好，好！真是粗中有細。去來去來。」三人急急到於林內，只見那：

雲藹藹，霧漫漫。石層層，路盤盤。

狐蹤兔跡交加走，虎豹豺狼往復鑽。

林內更無妖怪影，不知三藏在何端。

行者心焦，掣出棒來，搖身一變，變作大鬧天宮的本相，三頭六臂，六隻手，理着三根棒，在林裏闢哩撥喇的亂打。八戒見了道：「沙僧，師兄着了惱，尋不着師父，弄做個氣心風了氣心風：指發怒後精神失常。。」原來行者打了一路，打出兩個老頭兒來，一個是山神，一個是土地，上前跪下道：「大聖，山神、土地來見。」八戒道：「好靈根阿！打了一路，打出兩個山神土地；若再打一路，連太歲都打出來也。」行者問道：「山神、土地，汝等這般無禮！在此處專一結夥強盜，強盜得了手，買些豬羊祭賽你，又與妖精結擄結擄：勾結盜匪。，打夥兒把我師父攝來。如今藏在何處？快快的從實供來，免打！」二神慌了道：「大聖錯怪了我耶。妖精不在小神山上，不伏小神管轄，但只夜間風響處，小神略知一二。」行者道：「既知，一一說來！」土地道：「那妖精攝你師父去，在那正南下，離此有千里之遙。那廂有座山，喚做陷空山，山中有個洞，叫做無底洞。李旁：着眼。是那山裏妖精，到此變化攝去也。」

行者聽言，暗自驚心，喝退了山神、土地，收了法身，現出本相，與八戒、沙僧道：「師父去得遠了。」八戒道：「遠便騰雲趕去。」好呆子，一縱狂風先起，隨後是沙僧駕雲，那白馬原是龍子出身，馱了行李，也踏了風霧。證夾：馱了唐僧卻偏不能踏風霧。大聖即起筋斗，一直南來。不多時，早見一座大山，阻住雲腳。三人採住馬採住馬：勒住馬。，都按定雲頭，見那山：

頂摩碧漢，峯接青霄。周圍雜樹萬萬千，來往飛禽喳喳噪。虎豹成陣走，獐鹿打叢行。向陽處，琪花瑤草馨香；背陰方，臘雪頑冰不化。崎嶇峻嶺，削壁懸崖。直立高峯，灣環深澗。松鬱郁，石磷磷，行人見了悚其心。打柴樵子全無影，採藥仙童不見蹤。眼前虎豹能興霧，遍地狐狸亂弄風。

八戒道：「哥阿，這山如此險峻，必有妖邪。」行者道：「不消說了。山高原有怪，嶺峻豈無精？」叫：「沙僧，我和你且在此，着八戒先下山凹裏打聽打聽，看那條路好走，端的可有洞府，再看是那裏開門，俱細細打探，我們好一齊去尋師父救他。」八戒道：「老豬晦氣！先拿我頂缸！」行者道：「你夜來說都在你身上，如何打仰打仰：向後仰，這裏是退卻的意思。？」八戒道：「不要嚷，等我去。」呆子放下鈀，抖抖衣服，空着手，跳下高山，找尋路徑。這一去，畢竟不知好歹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聲色之念一動，真假相混，大道阻滯，入於患難之境矣。此回細寫遇蹇受病之因，叫學者於真中辨假，假中尋真，追究出以假陷真之故耳。

篇首「鎮海寺衆僧，一則是問唐僧取經來歷，二則是貪看那女子，攢攢簇簇排列燈下。」取經來歷，自有來歷，非貪看女子即是取經來歷。既問取經，又貪看女子，邪正不分，是非罔辨，是以鎮海寺爲女子之閨閣，以天王殿爲妖精之睡鋪。色慾牽絆，四大無力，受病沉重，起坐不得，怎麼上馬？誤了路程，信有然者。其曰：「僧病況療難進步，佛門深遠接天門。有經無命空勞碌，啓奏當今別遣人。」真實錄也。原其故，皆由「不曾聽佛講經，打了一個盹，往下一失，左腳下踩了一粒米，下界來該有這三日病。」「左」者，錯也。「粒米」者，些子也。不曾聽佛講經，即是打盹昏昧，便致腳下行持有錯，稍有些子之錯，即致三日之病。彼貪看女子而動色慾者，其病寧有日期平？既知其病，當先治其病，治病之道，莫先知其色妖能以傷人爲害最烈。

「三日，寺裏不見了六個和尚，不由的不怕，不由的不傷。」怕之傷之無益於事，當思所以降之。降妖之法，非可於一己求，須要知的別有他家不死之方，能以與天爭權，竊陰陽，奪造化，得一畢萬，獨自顯神通，妖精不難滅。說到此處，一切不識妖精之衆僧，當必暗中點頭；受症之病漢，亦必燥氣頓化。「真個『渴時一滴如甘露，藥到真方病即除。』」其曰：「這涼水就是靈丹一般，這病兒減了一半」，不亦宜乎？病兒減了一半者，知其色慾之爲病也；病兒猶有一半尚存者，還求去其病根也。病根在於一念之間，須要慎獨，慎獨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吹出真火，點起琉璃燈。」神明內照也。「變小和尚口裏唸經，等到二更時分。」以逸待勞也。「忽聞的蘭麝香薰，環珮聲響，即欠身抬頭觀看。呀！原來是一個美貌佳人。」莫顯乎隱，莫見乎微，靜中色念忽來也。「妖精戲弄行者，哄行者後國交歡。」邪正相混，邪念亂正念也。當此之時，不識妖精之愚僧，都被色慾引誘，所以傷了性命。惟明眼者，知得是妖精，不爲色慾所惑，趁時下手，而能與妖爭鬧也。但大聖精神抖擻，根兒沒半點差池，宜其當時殄滅妖精，何以又中左腳花鞋之計乎？

「左」者，錯也。「花」者，有色之物。「鞋」者，護足之物。

夫色妖不自來，由念動而來之。修真之道，必須剛柔兩用，內外相濟。內用柔道，防危以保真；外用剛道，猛力以除假，方能濟事。若只顧外而不防內，縱外無半點差池，其如內念變動不測，此念未息，彼念又起，我欲強御其色，而念即着色，雖真亦假，不但不能除假，而反有以陷真。妖精脫左腳花鞋愚我，皆由我之御色着念致之，出乎爾者反乎爾。

「妖精化清風，把唐三藏攝將去，眨眨眼，就到了陷空山無底洞。」一腳之錯，脫空如此，其錯寧有底止乎？故行者打八戒沙僧，沙僧道：「無我兩個，真是單絲不線，孤掌難鳴。」又曰：「打虎還得親兄弟，上陣須叫父子兵，望兄長且饒打，待天明和你同心戮力尋師去也。」說出同心戮力，纔是剛柔兩用，內外相濟之道。明理明到此處，察情察到此處，可知獨特其剛，無益於事，人我扶持，方能成功。從此出蹇地而去尋真，則真可尋矣。尋真之道，先要知假，假藏於真之中，真不在假之外；真假之分，只在一念之間，念真則無假，念假則失真。此三徒不得不於黑松林舊路上找尋去也。

黑松林爲唐僧動念招妖之處，病根在此，陷真在此。「還於舊路上尋」，尋其病根也。病根在於一念着聲色，是病根在唸，不在聲色。「行者變三頭六臂，手裏理三根棍，劈里啪啦的亂打。」或疑其陷真由聲色而陷，未免執聲色，而在聲色中亂尋矣。故山神道：「妖精不在小神山上，但聞風響處，小神略知一二，他在正南下，離此有千里之遙，那廂有一山，叫作陷空山，山中有個洞，叫作無底洞，是那山裏妖精到此變化攝去也。」說出千里之遙，到此變化攝去，可知聲色之妖，因念而來，念不動而妖不生，乃系自失自陷，自落無底，於聲色無與！修行者聽得此言，能不暗自心驚乎？驚者何？驚其一念之差，千里之失，即便陷空無底，去道已遠，急須鑑之於前，成之於後，離去一切塵情，萬緣皆空，再打聽端的可也。

詩曰：

有蹇能止在心知，顛倒陰陽只片時。

不會其中消息意，些兒失腳便難醫。

# 第八十二回 奼女求陽 元神護道

李本總批：妖精多變婦人，婦人多戀和尚，何也？作者亦自有意。只爲妖精就是婦人，婦人就是妖精。妖精婦人，婦人妖精，定偷和尚故也。

憺漪子曰：《西遊》之女魔多矣！其在山洞者有三：蠍之洞曰琵琶，取象也；蛛之洞曰盤絲，指事也；而獨於此處之鼠穴，名之曰陷空、曰無底。籲，可畏哉，其駭人也。嘗觀《南華》寓言十九，其曰「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大抵皆遊神象表，荒唐無崖之詞耳。若此山此洞，宛在目前，豈當求之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乎？又豈當求之六合之內六合之外乎？正陽祖師有詩云：「生我之門死我戶，幾個惺惺幾個誤。」誤者多矣，惺者伊誰？有識得生門死戶者，定當知此山此洞。

行者多方入奼女之腹，失之蟭蟟者，復得之於紅桃，其用心良苦矣。乃三藏已脫而復陷，徒負此一番屈折，反不如餓鷹一爪差強人意耳。

卻說八戒跳下山，尋着一條小路，依路前行，有五六里遠近，忽見兩個女怪，在那井上打水。他怎麼認得是兩個女怪？見他頭上戴一頂一尺二三寸高的篾絲鬏髻篾絲鬏髻：用篾絲編的假髻。明範濂《雲間據目鈔》卷二記上海、松江一帶婦女髮飾：「婦人頭髻，在隆慶初年皆尚圓扁。」明陳大聲《嘲北妓》：「頭上鬏髻高尺二，村娘，那裏有霧髻雲鬟宮樣妝。」故下文說「甚不時興」。，甚不時興。呆子走近前叫聲「妖怪」，那怪聞言大怒，兩人互相說道：「這和尚憊懶！我們又不與他相識，平時又沒有吊得嘴慣吊得嘴慣：開慣玩笑。吊嘴，同「調嘴」。耍嘴皮子，開玩笑。清佚名《第一奇女》四十八回：「你這狗才，專管吊嘴！」，他怎麼叫我們做妖怪！」那怪惱了，輪起抬水的槓子，劈頭就打。

這呆子手無兵器，遮架不得，被他撈了幾下，侮着頭跑上山來道：「哥阿，回去罷！妖怪兇！」行者道：「怎麼兇？」八戒道：「山凹裏兩個女妖精在井上打水，我只叫了他一聲，就被他打了我三四槓子！」行者道：「你叫他做甚麼的？」八戒道：「我叫他做妖怪的。」行者笑道：「打得還少。」八戒道：「謝你照顧！頭都打腫了，還說少哩！」行者道：「『溫柔天下去得，剛強寸步難行』。他們是此地之怪，我們是遠來之僧，你一身都是手，也要略溫存。你就去叫他做妖怪，他不打你，打我？『人將禮樂爲先』。」八戒道：「一發不曉得！」行者道：「你自幼在山中喫人，你曉得有兩樣木麼？」八戒道：「不知，是甚麼木？」行者道：「一樣是楊木，一樣是檀木。楊木性格甚軟，巧匠取來，或雕聖像，或刻如來，妝金立粉，嵌玉裝花，萬人燒香禮拜，受了多少無量之福。那檀木性格剛硬，油房裏取了去，做柞撒柞撒：舊式油坊榨油用的大木楔。，使鐵箍箍了頭，又使鐵錘往下打，只因剛強，所以受此苦楚。」證夾：自是好話。八戒道：「哥阿，你這好話兒，早與我說說也好，卻不受他打了。」行者道：「你還去問他個端的。」八戒道：「這去他認得我了。」行者道：「你變化了去。」八戒道：「哥阿，且如我變了，卻怎麼問麼？」行者道：「你變了去，到他跟前，行個禮兒，看他多大年紀。若與我們差不多，叫他聲『姑娘』；若比我們老些兒，叫他聲『奶奶』。」八戒笑道：「可是蹭蹬！這般許遠的田地，認得是甚麼親！」行者道：「不是認親，要套他的話哩。若是他拿了師父，就好下手；若不是他，卻不誤了我別處幹事？」八戒道：「說得有理，等我再去。」

好呆子，把釘鈀撒在腰裏，下山凹，搖身一變，變做個黑胖和尚，搖搖擺擺，走近怪前，深深唱個大喏道：「奶奶，貧僧稽首了。」那兩個喜道：「這個和尚卻好，會唱個喏兒，又會稱道一聲兒。」問道：「長老，那裏來的？」八戒道：「那裏來的。」又問：「那裏去的？」又道：「那裏去的。」又問：「你叫做甚麼名字？」又答道：「我叫做甚麼名字。」那怪笑道：「這和尚好便好，只是沒來歷，會說順口話兒。」八戒道：「奶奶，你們打水怎的？」那怪道：「和尚，你不知道。我家老夫人今夜裏攝了一個唐僧在洞裏，要管待他，我洞中水不乾淨，差我兩個來此打這陰陽交媾的好水，安排素果素菜的筵席，與唐僧吃了，晚間要成親哩。」

那呆子聞得此言，急抽身跑上山叫：「沙和尚，拿將行李來，我們分了罷！」沙僧道：「二哥，又分怎的？」八戒道：「分了便你還去流沙河喫人，我去高老莊探親，哥哥去花果山稱聖，白龍馬歸大海成龍，師父已在這妖精洞內成親哩。我們都各安生理去也。」行者道：「這呆子又胡說了！」八戒道：「你的兒子胡說！才那兩個抬水的妖精，說安排素筵席與唐僧吃了成親哩！」行者道：「那妖精把師父困在洞裏，師父眼巴巴的望我們去救，你卻在此說這樣話！」八戒道：「怎麼救？」行者道：「你兩個牽着馬，挑着擔，我們跟着那兩個女怪，做個引子，引到那門前，一齊下手。」真個呆子只得隨行。

行者遠遠的標着那兩怪標：盯，注視。，漸入深山，有一二十里遠近，忽然不見。八戒驚道：「師父是日裏鬼拿去了！」行者道：「你好眼力！怎麼就看出他本相來？」八戒道：「那兩個怪，正抬着水走，忽然不見，卻不是個日裏鬼？」行者道：「想是鑽進洞去了，等我去看。」

好大聖，急睜火眼金睛，漫山看處，果然不見動靜，只見那陡崖前，有一座玲瓏剔透細妝花、堆五采、三檐四簇的牌樓。他與八戒沙僧近前觀看，上有六個大字，乃「陷空山無底洞」。行者道：「兄弟呀，這妖精把個架子支在這裏，還不知門向那裏開哩。」沙僧說：「不遠，不遠，好生尋。」都轉身看時，牌樓下，山腳下有一塊大石，約有十餘里方圓；正中間有缸口大的一個洞兒，爬得光溜溜的。證夾：此洞有如許之光，自然幹而且緊矣。豈如深寒何？八戒道：「哥阿，這就是妖精出入洞也。」行者看了道：「怪哉！我老孫自保唐僧，瞞不得你兩個，妖精也拿了些，卻不見這樣洞府。八戒，你先下去試試，看有多少淺深，我好進去救師父。」八戒搖頭道：「這個難！這個難！我老豬身子夯夯的，若塌了腳吊下去，不知二三年可得到底哩！」行者道：「就有多深麼？」八戒道：「你看！」大聖伏在洞邊上，仔細往裏看處，咦！深阿！周圍足有三百餘里，證夾：此洞不但深，而且寬矣。回頭道：「兄弟，果然深得緊！」八戒道：「你便回去罷。師父救不得耶！」行者道：「你說那裏話！莫生懶惰意，休起怠荒心，且將行李歇下，把馬拴在牌樓柱上，你使鐵鈀，沙僧使杖，攔住洞門，讓我進去打聽打聽。若師父果在裏面，我將鐵棒把妖精從裏打出，跑至門口，你兩個卻在外面擋住，這是裏應外合。打死精靈，才救得師父。」二人遵命。

行者卻將身一縱，跳入洞中，足下彩雲生萬道，身邊瑞氣護千層。不多時，到於深遠之間，那裏邊明明朗朗，一般的有日色，有風聲，又有花草果木。行者喜道：「好去處阿！想老孫出世，天賜與水簾洞，這裏也是個洞天福地。」正看時，又見有一座二滴水的門樓二滴水：「滴水」是傳統建築的瓦名，一端有下垂的邊，蓋房時置於檐口。兩層屋檐，稱爲「二滴水」。，團團都是松竹，內有許多房舍。「此必是妖精的住處，到那裏打聽打聽。且住！若是這般去呵，他認得我了，且變化了去。」搖身捻訣，就變做個蒼蠅兒，輕輕的飛在門樓上聽聽。只見那怪高坐在草亭內，他那模樣，比在松林裏救他、寺裏拿他便是不同，越發打扮得俊了：

發盤雲髻似堆鴉，身着綠絨花比甲。

一對金蓮剛半皻皻：即「拃」。拇指尖到中指尖的長度。，十指如同春筍發。

團團粉面若銀盆，朱脣一似櫻桃滑。

端端正正美人姿，月裏嫦娥還喜恰。

今朝拿住取經僧，便要歡娛同枕榻。

行者且不言語，聽他說甚話。少時，綻破櫻桃綻破櫻桃：形容女子張開口。，喜孜孜的叫道：「小的們，快排素筵席來。我與唐僧哥哥吃了成親。」李旁：好個唐僧哥哥。行者暗笑道：「真個有這話！我只道八戒作耍子亂說哩！且等我飛進去尋尋，看師父在那裏。不知他的心性如何。假若被他摩弄動了呵，留他在這裏也罷。」即展翅飛到裏邊看處，那東廊下上明下暗的紅紙格子裏面，坐着唐僧哩。行者一頭撞破隔子眼，飛在唐僧光頭上丁着，叫聲：「師父。」三藏認得聲音，叫道：「徒弟，救我命阿！」行者道：「師父不濟呀！那妖精安排筵宴，與你吃了成親哩。或生下一男半女，也是你和尚之後代，你愁怎的？」李旁：猴。長老聞言，咬牙切齒道：「徒弟，我自出了長安，到兩界山中收你，一向西來，那個時辰動葷？那一日子有甚歪意？今被這妖精拿住，要求配偶，我若把真陽喪了，我就身墮輪迴，打在那陰山背後，永世不得翻身！」李旁：着眼。行者笑道：「莫發誓，既有真心往西天取經，老孫帶你去罷。」三藏道：「進來的路兒，我通忘了。」行者道：「莫說你忘了。他這洞，不比走進來走出去的，是打上頭往下鑽。如今救了你，要打底下往上鑽。若是造化高，鑽着洞口兒，就出去了；若是造化低，鑽不着，還有個悶殺的日子了。」三藏滿眼垂淚道：「似此艱難，怎生是好？」行者道：「沒事！沒事！那妖精整治酒與你喫，沒奈何，也喫他一鍾。只要斟得急些兒，斟起一個喜花兒來喜花兒：酒斟出來的泡沫形成的花兒，取吉祥的意思，稱之爲喜花兒。，等我變作個蟭蟟蟲兒，飛在酒泡之下，他把我一口吞下肚去，我就捻破他的心肝，扯斷他的肺腑，弄死那妖精，你才得脫身出去。」三藏道：「徒弟，這等說，只是不當人子。」行者道：「只管行起善來，你命休矣。妖精乃害人之物，你惜他怎的！」三藏道：「也罷，也罷；你只是要跟着我。」正是那孫大聖護定唐三藏，取經僧全靠着美猴王。

他師徒兩個，商量未定，早是那妖精安排停當，走近東廊外，開了門鎖，叫聲：「長老。」唐僧不敢答應。又叫一聲，又不敢答應。他不敢答應者何意？想着「口開神氣散，舌動是非生」。卻又一條心兒想着，若死住法兒不開口死住法兒：死着心。，怕他心狠，頃刻間就害了性命。正是那進退兩難心問口，三思忍耐口問心，正自狐疑，那怪又叫一聲：「長老。」唐僧沒奈何，應他一聲道：「娘子，有。」

那長老應出這一句言來，真是肉落千斤肉落千斤：比喻內心如同身上掉肉一般痛苦。。人都說唐僧是個真心的和尚，往西天拜佛求經，怎麼與這女妖精答話？不知此時正是危急存亡之秋，萬分出於無奈，雖是外有所答，其實內無所欲。妖精見長老應了一聲，他推開門，把唐僧攙起來，和他攜手挨背，交頭接耳。你看他做出那千般嬌態，萬種風情，豈知三藏一腔子煩惱！行者暗中笑道：「我師父被他這般哄誘，只怕一時動心。」正是：證夾：一首和尚偷婦人詩，不妨割卷借用。

真僧魔苦遇嬌娃，妖怪娉婷實可誇。

淡淡翠眉分柳葉，盈盈丹臉襯桃花。

繡鞋微露雙鉤鳳，雲髻高盤兩鬢鴉。

含笑與師攜手處，香飄蘭麝滿袈裟。

妖精挽着三藏，行近草亭道：「長老，我辦了一杯酒，和你酌酌。」唐僧道：「娘子，貧僧自不用葷。」妖精道：「我知你不喫葷，因洞中水不乾淨，特命山頭上取陰陽交媾的淨水，做些素果素菜筵席，和你耍子。」唐僧跟他進去觀看，果然見那：

盈門下繡纏彩結，滿庭中香噴金猊金猊：爐蓋雕成狻猊形的香爐。。擺列着黑油壘鈿桌壘鈿：一種手工藝品。用螺螄殼或貝殼鑲嵌在漆器、硬木傢俱或雕鏤器物的表面，做成有天然彩色光澤的花紋、圖形。，朱漆篾絲盤。壘鈿桌上，有異樣珍羞；篾絲盤中，盛稀奇素物。林檎橄欖，蓮肉葡桃。榧柰榛松，荔枝龍眼。山慄風菱風菱：即菱角。，棗兒柿子。胡桃銀杏，金橘香橙。果子隨山有；蔬菜更時新：豆腐麪筋，木耳鮮筍。蘑菰香蕈，山藥黃精。石花菜、黃花菜，青油煎炒；扁豆角、江豆角，熟醬調成。王瓜瓠子王瓜：黃瓜。瓠（hù）子：也稱瓠瓜、葫子，瓜首尾粗細略同，可食。，白菜蔓菁。鏇皮茄子鵪鶉做鏇皮：用刀把圓形蔬果的皮削去。，剔種冬瓜方旦名剔種冬瓜方旦名：方旦，不詳，疑有誤。冬瓜宜切方塊形，明宋詡《竹嶼山房雜部》卷二、卷五載冬瓜食用方法，均言「冬瓜去皮瓤，方切小菹（zū，醃菜，這裏指切成方形的小塊），加蔥白屑」。剔種，剔去種子，即去瓤。旦，或即「菹」（苴）字之脫壞形訛。同書卷五制筍法有「切筍爲方菹」。。爛煨芋頭糖拌着，白煮蘿蔔醋澆烹。椒姜辛辣般般美，鹺淡調和色色平鹺（cuó）：鹹。。

那妖精露尖尖之玉指，捧幌幌之金盃，滿斟美酒，遞與唐僧，口裏叫道：「長老哥哥妙人，請一杯交歡酒兒。」三藏羞答答的接了酒，望空澆奠，心中暗祝道：「護法諸天、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弟子陳玄奘，自離東土，蒙觀世音菩薩差遣列位衆神暗中保護，拜雷音，見佛求經，今在途中被妖精拿住，強逼成親，將這一杯酒遞與我喫。此酒果是素酒，弟子勉強吃了，還得見佛成功；若是葷酒，破了弟子之戒，永墮輪迴之苦！」孫大聖，他卻變得輕巧，在耳根後，若像一個耳報耳報：暗中報告消息的人。。但他說話，惟三藏聽見，別人不聞。他知師父平日好喫葡萄做的素酒，教喫他一鍾。那師父沒奈何吃了，急將酒滿斟一鍾，回與妖怪，果然斟起有一個喜花兒。行者變作個蟭蟟蟲兒，輕輕的飛入喜花之下。那妖精接在手，且不喫，把杯兒放住，與唐僧拜了兩拜，口裏嬌嬌怯怯，敘了幾句情話。卻纔舉杯，那花兒已散，就露出蟲來。妖精也認不得是行者變的，只以爲蟲兒，用小指挑起，往下一彈。證夾：此自是文字應有之波瀾，不然便是抄羅剎女舊稿矣。行者見事不諧，料難入他腹，即變做個餓老鷹。真個是：

玉爪金睛鐵翮，雄姿猛氣摶雲。

妖狐狡兔見他昏，千里山河時遁千里山河時遁：千里的路程一時就飛過了。。

飢處迎風逐雀，飽來高貼天門。

老拳鋼硬最傷人，得志凌霄嫌近。

飛起來，輪開玉爪；響一聲，掀翻桌席，把些素果素菜、盤碟家火，盡皆捽碎，證夾：亦通。撇卻唐僧，飛將出去。唬得妖精心膽皆裂，唐僧的骨肉通酥。妖精戰戰兢兢，摟住唐僧道：「長老哥哥，此物是那裏來的？」三藏道：「貧僧不知。」妖精道：「我費了許多心，安排這個素宴與你耍耍，卻不知這個扁毛畜生從那裏飛來，把我的家火打碎！」衆小妖道：「夫人，打碎家火猶可，將些素品都潑散在地，穢了怎用？」三藏分明曉得是行者弄法，他那裏敢說。那妖精道：「小的們，我知道了，想必是我把唐僧困住，天地不容，故降此物。你們將碎家火拾出去，另安排些酒餚，不拘葷素，我指天爲媒，指地作訂，然後再與唐僧成親。」依然把長老送在東廊裏坐下不題。

卻說行者飛出去，現了本相，到於洞口，叫聲「開門」。八戒笑道：「沙僧，哥哥來了。」他二人撒開兵器。行者跳出，八戒上前扯住道：「可有妖精？可有師父？」行者道：「有！有！有！」八戒道：「師父在裏邊受罪哩？綁着是捆着？要蒸是要煮？」行者道：「這個事倒沒有，只是安排素宴，要與他幹那個事哩。」八戒道：「你造化，你造化！你吃了陪親酒來了？」行者道：「呆子阿！師父的性命也難保，喫甚麼陪親酒！」八戒道：「你怎的就來了？」行者把見唐僧施變化的上項事說了一遍，道：「兄弟們，再休胡思亂想。師父已在此間，老孫這一去，一定救他出來。」復翻身入裏面，還變做個蒼蠅兒，丁在門樓上聽之。

只聞得這妖怪氣嘑嘑的，坐在亭子上分付：「小的們，不論葷素，拿來燒紙。借煩天地爲媒訂，務要與他成親。」行者聽見，暗笑道：「這妖精全沒一些兒廉恥！青天白日的，把個和尚關在家裏擺佈。李旁：此等事，世上盡有。且不要忙，等老孫再進去看看。」嚶的一聲，飛在東廊之下，見那師父坐在裏邊，清滴滴腮邊淚淌。行者鑽將進去，丁在他頭上，又叫聲「師父」。長老認得聲音，跳起來咬牙恨道：「猢猻呵！別人膽大，還是身包膽；你的膽大，就是膽包身！你弄變化神通，打破家火，能值幾何！鬥得那妖精淫興發了，那裏不分葷素安排，定要與我交媾，此事怎了？」行者暗中陪笑道：「師父莫怪，有救你處。」唐僧道：「那裏救得我？」行者道：「我才一翅飛起去時，見他後邊有個花園。你哄他往園裏去耍子，我救了你罷。」唐僧道：「園裏怎麼樣救？」行者道：「你與他到園裏，走到桃樹邊，就莫走了。等我飛上桃枝，變作個紅桃子。你要喫果子，先揀紅的兒摘下來。紅的是我，他必然也要摘一個，你把紅的定要讓他。他若一口吃了，我卻在他肚裏。等我搗破他的皮袋皮袋：指人的身體。，扯斷他的肝腸，弄死他，你就脫身了。」三藏道：「你若有手段，就與他賭鬥便了，只要鑽在他肚裏怎麼？」行者道：「師父，你不知趣。他這個洞，若好出入，便可與他賭鬥。只爲出入不便，曲道難行，若就動手，他這一窩子老老小小，連我都扯住，卻怎麼了？須是這般捽手幹，大家才得乾淨。」三藏點頭聽信，只叫：「你跟定我。」行者道：「曉得！曉得！我在你頭上。」

師徒們商量定了，三藏才欠起身來，雙手扶着那格子叫道：「娘子，娘子。」那妖精聽見，笑唏唏的跑近跟前道：「妙人哥哥妙人：此處指年少風流的男子。，有甚話說？」三藏道：「娘子，我出了長安，一路西來，無日不山，無日不水。昨在鎮海寺投宿，偶得傷風重疾，今日出了汗，略纔好些。又蒙娘子盛情，攜來仙府，只得坐了這一日，又覺心神不爽。你帶我往那裏略散散心，耍耍兒去麼？」那妖精十分歡喜道：「妙人哥哥倒有些興趣，我和你去花園裏耍耍。」叫：「小的們，拿鑰匙來開了園門，打掃路徑。」衆妖都跑去開門收拾。

這妖精開了格子，攙出唐僧。你看那許多小妖，都是油頭粉面，嫋娜娉婷，簇簇擁擁，與唐僧徑上花園而去。好和尚！他在這綺羅隊裏無他故綺羅隊：同「錦繡叢」。富貴者叢集的地方，也指繁華浮豔的生活環境。，錦繡叢中作瘂聾，若不是這鐵打的心腸朝佛去，第二個酒色凡夫也取不得經。一行都到了花園之外，那妖精俏語低聲叫道：「妙人哥哥，這裏耍耍，真可散心釋悶。」唐僧與他攜手相攙，同入園裏，抬頭觀看，其實好個去處。但見那：

縈迴曲徑，紛紛盡點蒼苔；窈窕綺窗，處處暗籠繡箔。微風初動，輕飄飄展開蜀錦吳綾；細雨才收，嬌滴滴露出冰肌玉質。日勻鮮杏，紅如仙子曬霓裳；月映芭蕉，青似太真搖羽扇太真：指唐楊貴妃，歷史上有名的美人，號太真。。粉牆四面，萬株楊柳囀黃鸝；閒館周圍，滿院海棠飛粉蝶。更看那凝香閣、青蛾閣、解酲閣、相思閣，層層卷映，朱簾上，鉤控蝦鬚朱簾上鉤控蝦鬚：蝦鬚，古代詩人常常用「蝦鬚」或「蝦簾」形容做工精細的簾子。如唐·陸暢《簾》詩：「勞將素手卷蝦鬚，瓊室流光更綴珠。」又，元·馬祖常詩《琉璃簾》：「吳儂巧制玉玲瓏，翡翠蝦鬚迥不同。萬縷橫陳銀色界，一塵不入水晶宮。」這裏的意思是，硃紅色的簾子上有簾鉤，簾鉤將像蝦鬚那樣細巧的簾子鉤起。。又見那養酸亭、披素亭、畫眉亭、四雨亭、個個崢嶸。華扁上華扁：華麗的匾額。，字書鳥篆。看那浴鶴池、洗觴池、怡月池、濯纓池，青萍綠藻耀金鱗；又有墨花軒、異箱軒、適趣軒、慕雲軒，玉斗瓊卮浮綠蟻綠蟻：酒面上浮起的綠色泡沫。亦借指酒。。池亭上下，有太湖石、紫英石、鸚落石、錦川石，青青栽着虎鬚蒲；軒閣東西，有木假山、翠屏山、嘯風山、玉芝山，處處叢生鳳尾竹。荼蘼架、薔薇架，近着鞦韆架，渾如錦帳羅幃；松柏亭、辛夷亭，對着木香亭，卻似碧城繡幕。芍藥欄，牡丹叢，朱朱紫紫鬥穠華；夜合臺，茉藜檻，歲歲年年生嫵媚。涓涓滴露紫含笑，堪畫堪描；豔豔燒空紅拂桑，宜題宜賦。論景緻，休誇閬苑蓬萊；較芳菲，不數姚黃魏紫姚黃魏紫：牡丹的兩個名貴品種，相傳由洛陽姚氏和魏仁溥所栽培，因姓得名。。若到三春閒鬥草，園中只少玉瓊花。

長老攜着那怪，步賞花園，看不盡的奇葩異卉。行過了許多亭閣，真個是漸入佳境。忽抬頭，到了桃樹林邊，行者把師父頭上一掐，那長老就知。行者飛在桃樹枝兒上，搖身一變，變作個紅桃兒，其實紅得可愛。長老對妖精道：「娘子，你這苑內花香，枝頭果熟，苑內花香蜂競採，枝頭果熟鳥爭銜。怎麼那桃樹上果子青紅不一，何也？」妖精笑道：「天無陰陽，日月不明；地無陰陽，草木不生；人無陰陽，不分男女。李旁：竟說大道理。這桃樹上果子，向陽處有日色相烘者先熟，故紅；背陰處無日者還生，故青。此陰陽之道理也。」三藏道：「謝娘子指教，其實貧僧不知。」即向前伸手摘了個紅桃。妖精也去摘了一個青桃。三藏躬身將紅桃奉與妖怪道：「娘子，你愛色，請喫這個紅桃，拿青的來我喫。」妖精真個換了，且暗喜道：「好和尚阿！果是個真人真人：真性情的人。！一日夫妻未做，卻就有這般恩愛也。」那妖精喜喜歡歡的，把唐僧親敬。這唐僧把青桃拿過來就喫，那妖精喜相陪，把紅桃兒張口便咬。啓朱脣，露銀牙，未曾下口，原來孫行者十分性急，轂轆一個跟頭，翻入他咽喉之下，徑到肚腹之中。妖精害怕，對三藏道：「長老呵，這個果子利害。怎麼不容咬破，就滾下去了？」三藏道：「娘子，新開園的果子愛喫愛喫：好喫。，所以去得快了。」妖精道：「未曾吐出核子，他就攛下去了。」三藏道：「娘子意美情佳，喜喫之甚，所以不及吐核，就下去了。」

行者在他肚裏，復了本相，叫聲：「師父，不要與他答嘴，老孫已得了手也！」三藏道：「徒弟方便着些。」妖精聽見道：「你和那個說話哩？」三藏道：「和我徒弟孫悟空說話哩。」妖精道：「孫悟空在那裏？」三藏道：「在你肚裏哩，卻纔喫的那個紅桃子不是？」李旁：這妖精未曾成親，肚內已有個小和尚。妖精慌了道：「罷了，罷了！這猴頭鑽在我肚裏，我是死也！孫行者，你千方百計的鑽在我肚裏怎的？」行者在裏邊恨道：「也不怎的，只是吃了你的六葉連肝肺，三毛七孔心，五臟都掏淨，弄做個梆子精梆子精：梆子外面是一層木殼，裏面是空的，所以孫悟空這樣說。！」證夾：「梆子」稱之曰「夫人」。妖精聽說，唬得魂飛魄散，戰兢兢的，把唐僧抱住道：「長老呵！我只道

夙世前緣系赤繩赤繩：傳說人的婚姻前定，管姻緣的神，即月下老人，早就用赤繩將男女的腳系在一起，不論相隔天涯海角，終成眷屬。典出唐·李復言《續玄怪錄》卷四《定婚店》：「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歧求婚，必無成而罷。元和二年，將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昉女見議者。來日先明，期於店西龍興寺門。固以求之意切，旦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布囊坐於階上，向月檢書……固曰：『然則君又何掌？』曰：『天下婚牘耳。』……固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耳，以系夫妻之足。及其生則潛用相系，雖仇敵之家，貴賤懸隔，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系，終不可逭。君之腳已係於彼矣，他求何益？』」，魚水相和兩意濃。

不料鴛鴦今拆散，何期鸞鳳又西東。

藍橋水漲難成事藍橋水漲：各種民間戲劇都有《水淹藍橋》的故事，爲一愛情悲劇，人物情節各有差異。基本梗概爲：一書生與一少女互相愛慕，約夜晚在藍橋相會。當晚下起大雨，藍橋水漲，先到者守約不離，終於溺死。後到者見情侶死亡，也投水自盡。，祆廟煙沉嘉會空祆（xiān）廟煙沉：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三十九引《蜀志》：蜀帝公主與乳母陳氏的兒子相愛，兩人約定在祆廟（祆教祭祀火神的寺廟。祆教傳爲公元前六世紀古波斯瑣羅亞斯德創，以火爲善神的代表，南北朝時傳入中國。唐盛行，唐後漸微）相會。公主來到廟裏，見到陳生正在熟睡，就解下玉環放在陳生懷裏離去。陳生醒來，知道戀人遠去，就心生怨氣，化爲火焰，與祆廟一起焚爲灰燼。。

着意一場今又別，何年與你再相逢！

行者在他肚裏聽見說時，只怕長老慈心，又被他哄了，便就輪拳跳腳，支架子，理四平，幾乎把個皮袋兒搗破了。那妖精忍不得疼痛，倒在塵埃，半晌家不敢言語。行者見不言語，想是死了，卻把手略鬆一鬆，他又回過氣來，叫：「小的們在那裏？」原來那些小妖，自進園門來，各人知趣，都不在一處，各自去採花鬥草，任意隨心耍子，讓那妖精與唐僧兩個自在敘情兒。忽聽得叫，卻纔都跑將來，又見妖精倒在地上，面容改色，口裏哼哼的爬不動，連忙攙起，圍在一處道：「夫人，怎的不好？想是急心疼了？」妖精道：「不是！不是！你莫要問，我肚裏已有了人也！快把這和尚送出去，李旁：這樣薄情的！有了人，便打發和尚去矣。證夾：妙語雙關，有趣。留我性命！」那些小妖，真個都來扛抬。行者在肚裏叫道：「那個敢抬！要便是你自家獻我師父出去，出到外邊，我饒你命！」那妖精沒及奈何，只是惜命之心，急掙起來，把唐僧背在身上，拽開步，往外就走。小妖跟隨道：「老夫人，往那裏去？」妖精道：「『留得五湖明月在，何愁沒處下金鉤』「留得五湖明月在」二句：指保存實力，等待時機。，把這廝送出去，等我別尋一個頭兒罷！」

好妖精，一縱雲光，直到洞口。又聞得叮叮噹噹，兵刃亂叫，三藏道：「徒弟，外面兵器響哩。」行者道：「是八戒揉鈀哩，你叫他一聲。」三藏便叫：「八戒！」八戒聽見道：「沙和尚！師父出來也！」二人掣開鈀杖，妖精把唐僧馱出。咦！正是：

心猿裏應降邪怪，土木司門接聖僧。

畢竟不知那妖精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聲色之念，變幻不測，最難遏止，若防閒不切，便陷真無底。故此回示學者，於事之有濟中，預防其不濟；於事之未濟中，急求其有濟也。

《悟真篇》有云：「虛心實腹義俱深，只爲虛心要識心。不若煉鉛先實腹，且叫收取滿堂金。」即此回之妙旨。修真之道，虛心實腹兩般事業。能虛心，則能防險而無人心；能實腹，則能存誠而有道心。然虛心者，實腹之要；實腹者，虛心之本。虛心實腹兩不相離，或先虛心，而後實腹；或先實腹而後虛心。所謂先實腹者，爲虛心之本也。

篇首「八戒跳下山，尋着一條小路，依路前行，有五六里遠近，忽見兩個女妖，在井上打水。」此《既濟》之象也。八戒屬木火，具有《離》象。井中有水，《坎》之象。兩女妖，《坎》上下二陰爻之象。「八戒跳下山」，《離》在下也；「兩女妖在井上打水」，《坎》在上也。上《坎》下《離》，□卦爻圖略則爲《既濟》。《易·既濟》卦辭曰：「初吉，終亂。」女妖頭戴頂一尺二三寸高的篾絲鬏髻，甚不時興。」曰「甚不時興」者，時興過了，即既已濟之時也。鬏髻爲柬發整齊之物，即「初吉」之義；鬏髻而至篾絲，即「終亂」之義。《大象傳》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蓋言能思患預防，雖既濟不失其初濟之時，初吉則終吉，而不至於終亂。八戒叫妖怪，又手無兵器，是人心不虛，不能預防其患，故受妖精之打。行者道：「溫柔天下去的，剛強寸步難移。」又以楊木性軟受福，檀木性硬受苦爲喻。八戒聽行者之言，撒釘鈀在腰，變化再去，叫妖怪爲奶奶，即套得妖怪實話，是能預防其患，虛心而得實腹矣。能預防其患，虛心即能實腹而終吉；不能預防其患，心不虛而腹即不實則終亂，此虛心實腹之驗。但既濟須要預防其不濟，未濟還當用功以致濟。

「陡崖前有一座玲瓏剔透山」，《坎》卦上下俱空之象；「山前有一架三檐四簇的牌樓」，《離》卦上下二奇中一偶之象。《離》上《坎》下，□卦爻圖略火水《未濟》之卦也。「一塊大石，約有十餘里方圓，正中間有缸口大的一個洞兒，爬的光溜溜的。」仍取《離》中虛之象。「洞兒深的緊」，仍取《坎》陰陷之象。「行者叫八戒沙僧攔住洞口，自己進去，要裏應外合」。此內外相濟，防患之切，戒備之至，得其剛柔虛實之妙用矣。能剛能柔，能虛能實，於是除假救真，未有不知意者。何爲假？人心是也。何爲真？道心是也。人心具有識神，道心藏有元神。用人心，則識神借靈生妄而陷真，是火上修而水下流，順其所欲，從上頭往下鑽，順鑽也，其鑽易；用道心，則元神除邪扶正而護道，是水上升而火下降，逆其所欲，從底下往上鑽，逆鑽也，其鑽難。

「若是造化高，鑽着洞口兒，就出去了；若是造化低，鑽不着，還有個悶殺的日子，不知可有本事鑽出哩？」本事爲何事？即順而止之之事。順而止之者，順其所欲，漸次尋之也；順其所欲者，所以取彼之歡心，以爲我用，於殺機中盜生機耳。人心之慾，無所不至，其欲之甚者，莫過於酒色。酒能爽口，色能歡心，喜酒愛色，爲酒色所迷，自傷性命者，天下皆是也。然酒自習染中來，屬於外，其根淺，其喜緩。色自陰陽中來，屬於內，其根深，其愛切。愛色之心，更甚於喜酒也。因其喜酒根淺，放順其所欲，變蟭蟟蟲，飛入喜花之下，喜花兒散，爲妖精所見，難以入腹。若強制之，不過掀翻卓席，摔碎盤碟而已，何濟於事？因其受色根深，故順其所愛，變紅桃於色中取事，而妖精莫測，得以入腹，進於幽隱之處。去其彼之所愛，以易其所不愛，遂其我之所愛。

「妖精道：『孫行者，你千方百計，鑽在我肚裏怎的？』行者道：『不怎的，只是吃了你的六葉連肝肺，三毛七孔心，五臟都掏淨，弄作個梆子精！』」先實腹而後虛心，實腹所以爲虛心計也。「行者在肚內，就輪拳跳腳，支架子，理四平，幾乎把個皮袋兒搗破了。那妖精忍不住疼痛，倒在塵埃。」虛之實之，實之虛之，虛實並用，則心死而神活，是謂元神護道而不昧矣。故妖精道：「我肚裏已有了人也，快把和尚送出去。」人之本來，只有一心，並無二心，一心者道心，二心者人心。送去心之所愛，而人心虛矣。人心虛，則道心實，只有一心，並無二心矣。「妖精一心惜命，只得掙起來把唐僧背在身上，拽開步往外就走。」取將《坎》位心中實，點化《離》宮腹內陰。陽在上而陰在下，道心當權人心退位，虛而實，實而虛，虛實相應，未濟者而既濟矣。

其曰：「留得五湖明月在，何愁沒處下金鉤。等我別尋一個頭兒」者，特以心虛腹實，水火相濟，只完的還元返本初乘之事，不過人心爲道心所制，不敢作禍耳。猶有根蒂未能拔去，直到七返九還，大丹成就，歸於虛無之境，不但人心絕無形跡，即道心亦化於無何有之鄉矣。當還元返本，還丹事畢，正當大丹起手，別有頭緒，做向上之事，正宜防危慮險，用增減之功，內外相濟，做盡後天一切羣陰，不可留一毫滓質而遺後患者。故結曰：「心猿裏應降妖怪，土木同門接聖僧。」

此回寫《既濟》、《未濟》作用，始終以思患預防爲要着。思患預防，不特爲此回之眼目，且爲無底洞全案之脈絡，讀者須當深玩也。

詩曰：

陰陽配合要相當，慮險防危是妙方。

默運神功無色相，坎離顛倒不張遑。

# 第八十三回 心猿識得丹頭 奼女還歸本性

李本總批：半截觀音，不知是上半截，不知是下半截。請問世人，還是上半截好，還是下半截好？一笑，一笑。

憺漪子曰：三藏之脫而復陷，陷而復搬，可謂思維路絕矣。乃忽轉出牌位香爐一段，絕處逢生，水窮雲起。因而波及天王、哪吒，又演出許大一回文字。可見文心無盡，其奇險幽折，當更有過於陷空山無底洞者。

《西遊》中有兩鼠妖，一爲黃風洞之貂鼠，偷如來之琉璃清油；一爲無底洞之白鼠，又偷如來之香花寶燭。以佛祖靈山福地，而猶不免於耗竊，其可恨如此，安得告之天公，令世間永絕此種耶！

卻說三藏着妖精送出洞外，沙和尚近前問曰：「師父出來，師兄何在？」八戒道：「他有算計，必定貼換師父出來也貼換：雙方兌換時，一方給另一方貼補價值差額，泛指兌換。。」三藏用手指着妖精道：「你師兄在他肚裏哩。」八戒笑道：「醃髒殺人！在肚裏做甚？出來罷！」行者在裏邊叫道：「張開口，等我出來！」那怪真個把口張開。行者變得小小的，𧿼在咽喉之內，正欲出來，又恐他無理來咬，即將鐵棒取出，吹口仙氣，叫：「變！」變作個棗核釘兒，撐住他的上齶子，把身一縱，跳出口外，就把鐵棒順手帶出，把腰一躬，還是原身法象，舉起棒來就打。那妖精也隨手取出兩口寶劍，叮噹架住。兩個在山頭上這場好殺：

雙舞劍飛當面架，金箍棒起照頭來。一個是天生猴屬心猿體，一個是地產精靈奼女骸。他兩個，恨沖懷，喜處生仇大會垓。那個要取元陽成配偶，這個要戰純陰結聖胎。棒舉一天寒霧漫，劍迎滿地黑塵篩。因長老，拜如來，恨苦相爭顯大才，水火不投母道損，陰陽難合各分開。兩家鬥罷多時節，地動山搖樹木摧。

八戒見他們賭鬥，口裏絮絮叨叨，返恨行者，轉身對沙僧道：「兄弟，師兄胡纏！才子在他肚裏，輪起拳來，送他一個滿肚紅，巴開肚皮鑽出來，卻不了帳？怎麼又從他口裏出來；卻與他爭戰，讓他這等猖狂！」證夾：莫非此妖命不該絕？沙僧道：「正是，卻也虧了師兄深洞中救出師父，返又與妖精廝戰。且請師父自家坐着，我和你各持兵器，助助大哥，打倒妖精去來。」八戒擺手道：「不不不！他有神通，我們不濟。」沙僧道：「說那裏話！都是大家有益之事，雖說不濟，卻也放屁添風。」

那呆子一時興發，掣了釘鈀，叫聲：「去來！」他兩個不顧師父，一擁駕風趕上，舉釘鈀，使寶杖，望妖精亂打。那妖精戰行者一個已是不能，又見他二人，怎生抵敵，急回頭抽身就走。行者喝道：「兄弟們趕上！」那妖精見他們趕得緊，即將右腳上花鞋脫下來，吹口仙氣，念個咒語，叫：「變！」即變作本身模樣，使兩口劍舞將來。且身一幌，化一陣清風，徑直回去。這番也只說戰他們不過，顧命而回，豈知又有這般樣事！也是三藏災星未退，他到了洞門前牌樓下，卻見唐僧在那裏獨坐，他就近前一把抱住，搶了行李，咬斷繮繩，連人和馬復又攝將進去不題。

且說八戒閃個空，一鈀把妖精打落地，乃是一隻花鞋。證夾：一左一右，和前番恰是一雙。行者看見道：「你這兩個呆子！看着師父罷了，誰要你來幫甚麼功！」八戒道：「沙和尚，如何麼！我說莫來。這猴子好的有些夾腦風，我們替他降了妖怪，返落得他生報怨！」行者道：「在那裏降了妖怪？那妖怪昨日與我戰時，使了個遺鞋計哄了。你們走了，不知師父如何，我們快去看看！」三人急回來，果然沒了師父，連行李白馬一併無蹤。慌得個八戒兩頭亂跑，沙僧前後跟尋，孫大聖亦心焦性燥。正尋覓處，只見那路傍邊斜軃着半截兒繮繩。他一把拿起，止不住眼中流淚，放聲叫道：「師父阿！我去時辭別人和馬，回來只見這些繩！」正是那見鞍思俊馬，滴淚想親人。八戒見他垂淚，嚇得仰天大笑嚇：象聲詞，形容笑聲。本書第九十六回：「那呆子嚇嚇的暗笑，不敢復言。」《日下舊聞考》卷十七引農諺：「正月見三白（正月裏多次下雪），田公笑嚇嚇。」此處或脫一「嚇」字。。行者罵道：「你這個夯貨！又是要散火哩！」八戒又笑道：「哥阿，不是這話，師父一定又被妖精攝進洞去了。常言道『事無三不成』，你進洞兩遭了，再進去一遭，管情救出師父來也。」行者揩了眼淚道：「也罷，到此地位，勢不容已，我還進去。你兩個沒了行李馬匹耽心，卻好生把守洞口。」

好大聖，即轉身跳入裏面，不施變化，就將本身法相。真個是：

古怪別腮心裏強，自小爲怪神力壯。

高低面賽馬鞍鞽高低面賽馬鞍鞽：臉上高低不平，像馬鞍子的模樣。，眼放金光如火亮。

渾身毛硬似鋼針，虎皮裙系明花響明花響：指花紋明亮。。

上天撞散萬雲飛，下海混起千層浪。

當天倚力打天王，擋退十萬八千將。

官封大聖美猴精，手中慣使金箍棒。

今日西方任顯能，復來洞內扶三藏。

你看他停住雲光，徑到了妖精宅外，見那門樓門關了，不分好歹，輪鐵棒一下打開，闖將進去。那裏邊靜悄悄，全無人跡，東廊下不見唐僧。亭子上桌椅與各處家火，一件也無。原來說他洞裏周圍有三百餘里，妖精窠穴甚多。前番攝唐僧在此，被行者尋着，今番攝了，又怕行者來尋，當時搬了，不知去向。惱得這行者跌腳捶胸，放聲高叫道：「師父呵！你是個晦氣轉成的唐三藏，災殃鑄就的取經僧！噫！這條路且是走熟了，如何不在？卻教老孫那裏尋找也！」

正自吆喝爆燥之間，忽聞得一陣香菸撲鼻，他回了性道回了性：定了神。：「這香菸是從後面飄出，想是在後頭哩。」拽開步，提着鐵棒，走將進去看時，也不見動靜。只見有三間倒坐兒倒坐兒：也作「倒座兒」。與正房相對的房屋。，近於後壁鋪一張龍吞口雕漆供桌龍吞口：指器物的邊緣飾成龍口吞銜的形狀。，桌上有一個大流金香爐流金：同「鎏金」。一種傳統工藝，用金泥塗飾器物的表面，再經過烘烤，使黃金固結於器物上。，爐內有香菸馥郁。那上面供養着一個大金字牌，牌上寫着「尊父李天王位」，略次些兒寫着「尊兄哪吒三太子位」。行者見了滿心歡喜，也不去搜妖怪找唐僧，把鐵棒捻作個繡花針兒，揌在耳朵裏，輪開手，把那牌子並香爐拿將起來，返雲光，徑出門去。至洞口，唏唏哈哈，笑聲不絕。

八戒、沙僧聽見，掣放洞口，迎着行者道：「哥哥這等歡喜，想是救出師父也？」行者笑道：「不消我們救，只問這牌子要人。」八戒道：「哥呵，這牌子不是妖精，又不會說話，怎麼問他要人？」行者放在地下道：「你們看！」沙僧近前看時，上寫着「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位」。沙僧道：「此意何也？」行者道：「這是那妖精家供養的。我闖入他住居之所，見人物俱無，惟有此牌。想是李天王之女，三太子之妹，思凡下界，假捻妖邪，將我師父攝去。不問他要人，卻問誰要？你兩個且在此把守，等老孫執此牌位，徑上天堂玉帝前告個御狀，教天王爺兒們還我師父。」八戒道：「哥呵，常言道『告人死罪得死罪』告人死罪得死罪：指誣告者要反坐，擔當他誣告別人的罪名。《大明律·刑律五·訴訟》「誣告」條：「凡誣告人……至死罪，所誣之人已決者，反坐以死。」。須是理順，方可爲之。況御狀又豈是可輕易告的御狀又豈是可輕易告的：根據明代法律，臣民可以向皇帝直接上訴，即「告御狀」，但是受理、審查也極其嚴格。《明太祖實錄》卷三十七：「置登聞鼓（允許臣民直接敲擊申訴的鼓）於午門外，日令監察御史一人監之。凡民間詞訟皆自下而上，或府州縣省官及按察司不爲伸理，及有冤抑重事不能自達者，許擊登聞鼓。監察御史隨即引奏，敢沮詆譭誹謗告者死。其戶婚田土諸細事皆歸有司，不許擊鼓。」截駕、攔路上訪，若情況不實，受杖責或治重罪。？你且與我說怎的告他？」行者笑道：「我有主張，我把這牌位香爐做個證見，另外再備紙狀兒。」八戒道：「狀兒上怎麼寫？你且念念我聽。」行者道：

「告狀人孫悟空，年甲在牒年甲在牒：年齡記載在度牒上。古代合法僧人均持有度牒，登記有姓名、相貌、年齡等項。，系東土唐朝西天取經僧唐三藏徒弟。告爲假妖攝陷人口事。彼有托塔天王李靖同男哪吒太子，閨門不謹，走出親女，在下方陷空山無底洞變化妖邪，迷害人命無數。今將吾師攝陷曲邃之所，渺無尋處。若不狀告，切思伊父子不仁，故縱女氏成精害衆。伏乞憐準，行拘至案，收邪救師，明正其罪，深爲恩便。有此上告。」證夾：原告、被告俱奇。如此狀耳，天上地下，千古不可有。

八戒、沙僧聞其言，十分歡喜道：「哥阿，告的有理，必得上風。切須早來，稍遲恐妖精傷了師父性命。」行者道：「我快！我快！多時飯熟，少時茶滾就回。」

好大聖，執着這牌位、香爐，將身一縱，駕祥雲，直至南天門外。時有把天門的大力天丁與護國天王見了行者，一個個都控背躬身，不敢攔阻，讓他進去。直至通明殿下，有張葛許丘四大天師迎面作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有紙狀兒，要告兩個人哩。」天師喫驚道：「這個賴皮，不知要告那個。」無奈，將他引入靈霄殿下啓奏。蒙旨宣進，行者將牌位香火放下，朝上禮畢，將狀子呈上。葛仙翁接了，鋪在御案。玉帝從頭看了，見這等這等，即將原狀批作聖旨原狀批作聖旨：指帝王在狀紙或奏章上書寫處理意見，即以此狀用聖旨的名義下發。稱「硃批諭旨」或「硃批」、「批旨」。例如光緒十年，福建巡撫張兆棟因向光緒帝上奏臺灣行政區劃增添改設等事宜。光緒批旨：「知道了。所有應辦事宜，即着該署撫督飭屬員詳細查明，妥爲籌議，會同何璟奏明辦理。欽此。」地方官即「恭錄轉行欽遵」（據《皇朝道鹹同光奏議》卷三十九）。，宣西方長庚太白金星領旨到雲樓宮宣託塔李天王見駕。行者上前奏道：「望天主好生懲治；不然，又別生事端。」玉帝又分付：「原告也去。」行者道：「老孫也去？」四天師道：「萬歲已出了旨意，你可同金星去來。」

行者真個隨着金星，縱雲頭，早至雲樓宮。原來是天王住宅號雲樓宮。金星見宮門首有個童子侍立，那童子認得金星，即入裏報道：「太白金星老爺來了，」天王遂出迎迓，又見金星捧着旨意，即命焚香焚香：古代迎接聖旨的儀式，需要焚香叩拜。。及轉身，又見行者跟入，天王即又作怒。你道他作怒爲何？當年行者大鬧天宮時，玉帝曾封天王爲降魔大元帥，封哪吒太子爲三壇海會之神，帥領天兵，收降行者，屢戰不能取勝。還是五百年前敗陣的仇氣，有些惱他，故此作怒。他且忍不住道：「老長庚，你齎得是甚麼旨意？」金星道：「是孫大聖告你的狀子。」那天王本自煩惱，聽見說個「告」字，一發雷霆大怒道：「他告我怎的？」金星道：「告你假妖攝陷人口事。你焚了香，請自家開讀。」那天王氣嘑嘑的，設了香案，望空謝恩。拜畢，展開旨意看了，原來是這般這般，如此如此，恨得他手撲着香案道：「這個猴頭，他也錯告我了！」金星道：「且息怒，現有牌位、香爐在御前作證，說是你親女哩。」天王道：「我止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小兒名君叱君叱：據《封神演義》等小說、戲劇，李天王長子名「金吒」，與次子「木吒」以金木之序排行。而據元《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作「軍叱」，與此略同。「軍叱」即「軍吒利」，一般作「軍荼利」（或「軍茶利」），亦名「軍持」，原意爲瓶。軍荼利明王，爲著名密教神名，五大明王之一。唐不空大師有《甘露軍荼利菩薩供養儀軌》，影響極廣；又有「軍吒利金剛童子」。《全唐文》卷五百六權德輿《殤孫進馬墓誌銘》：「權氏殤子名順孫，小字文昌，以被病用桑門法更其字曰君吒。」是軍荼利信仰早行世間，且有爲小兒命名之習。而其字作「君」，與世德堂本《西遊記》同。，侍奉如來，做前部護法。二小兒名木叉，在南海隨觀世音做徒弟。三小兒名哪吒，在我身邊，早晚隨朝護駕。一女年方七歲，名貞英，證夾：天王安得有七歲之女？豈天宮中亦復交感孕育耶？人事尚未省得，如何會做妖精？不信，抱出來你看。這猴頭着實無禮！且莫說我是天上元勳，封受先斬後奏之職，就是下界小民，也不可誣告。律雲：『誣告加三等誣告加三等：據《大明律》卷二十二《刑律·訴訟》「誣告」：「凡誣告人。笞罪者，加所誣罪二等，流徒。杖罪，加所誣罪三等。」。』」叫手下：「將縛妖索把這猴頭捆了！」那庭下襬列着巨靈神、魚肚將、藥叉雄帥，一擁上前，把行者捆了。金星道：「李天王，莫闖禍阿！我在御前同他領旨意來宣你的人。你那索兒頗重，一時捆壞他，閣氣。」天王道：「金星呵，似他這等詐僞告擾，怎該容他！你且坐下，待我取砍妖刀砍了這個猴頭，然後與你見駕回旨。」金星見他取刀，心驚膽戰，對行者道：「你幹事差了，御狀可是輕易告的？你也不訪的實，似這般亂弄，傷其性命，怎生是好？」行者全然不懼，笑吟吟的道：「老官兒放心，一些沒事。老孫的買賣，原是這等做，一定先輸後贏。」

說不了，天王輪過刀來，望行者劈頭就砍。早有那三太子趕上前，將斬妖劍架住，叫道：「父王息怒。」天王大驚失色。噫！父見子以劍架刀，就當喝退，怎麼返大驚失色？原來天王生此子時，他左手掌上有個「哪」字，右手掌上有個「吒」字，故名哪吒。這太子三朝兒就下海淨身闖禍，踏倒水晶宮，捉住蛟龍，要抽筋爲絛子。天王知道，恐生後患，欲殺之。哪吒奮怒，將刀在手，割肉還母，剔骨還父，還了父精母血，一點靈魂，徑到西方極樂世界告佛。佛正與衆菩薩講經，只聞得幢幡寶蓋有人叫道：「救命！」佛慧眼一看，知是哪吒之魂，即將碧藕爲骨，荷葉爲衣，念動起死回生真言，哪吒遂得了性命。運用神力，法降九十六洞妖魔，神通廣大，後來要殺天王，報那剔骨之仇。天王無奈，告求我佛如來。如來以和爲尚，賜他一座玲瓏剔透舍利子如意黃金寶塔，那塔上層層有佛，豔豔光明。喚哪吒以佛爲父，解釋了冤仇。所以稱爲託塔李天王者，此也。證夾：忽插入此一段，分明太史公筆意。今日因閒在家，未曾託着那塔，恐哪吒有報仇之意，故嚇個大驚失色。卻即回手，向塔座上取了黃金寶塔，託在手間問哪吒道：「孩兒，你以劍架住我刀，有何話說？」哪吒棄劍叩頭道：「父王，是有女兒在下界哩。」天王道：「孩兒，我只生了你姊妹四個，那裏又有個女兒？」哪吒道：「父王忘了，那女兒原是個妖精，三百年前成怪，在靈山偷食瞭如來的香花寶燭，如來差我父子天兵將他拿住。拿住時，只該打死，如來分付道：『積水養魚終不釣，深山喂鹿望長生。』當時饒了他性命。積此恩念，拜父王爲父，拜孩兒爲兄，在下方供設牌位，侍奉香火。不期他又成精，陷害唐僧，卻被孫行者搜來到巢穴之間，將牌位拿來，就做名告了御狀做名：同「坐名」。指名。。此是結拜之恩女，非我同胞之親妹也。」天王聞言，悚然驚訝道：「孩兒，我實忘了，他叫做甚麼名字？」太子道：「他有三個名字：他的本身出處，喚做金鼻白毛老鼠精金鼻白毛老鼠精：托塔天王系從佛教毗沙門天王演變而來。而神鼠在傳說中曾爲毗沙門天王效力。例如唐高僧不空在《毗沙門儀規》中記載：唐玄宗天寶年間，大石、康國等發兵圍安西，唐玄宗祈禱毗沙門天王顯靈救護。不久，前線回報：毗沙門天王顯靈，敵人的弓弦、器械等，都被老鼠咬斷。這裏說老鼠精是托塔天王的義女，即從這類傳說衍生而來。參見第四回「增長天王」和「託塔李天王」二條注。；因偷香花寶燭，改名喚做半截觀音；如今饒他下界，又改了，喚做地湧夫人是也。」證夾：半截觀音可解，地湧夫人不可解。天王卻纔省悟，放下寶塔，便親手來解行者。行者就放起刁來道：「那個敢解我！要便連繩兒抬去見駕，老孫的官事才贏！」慌得天王手軟，太子無言，衆家將委委而退。

那大聖打滾撒賴，只要天王去見駕。天王無計可施，哀求金星說個方便。金星道：「古人云『萬事從寬』。你幹事忒緊了些兒，就把他捆住，又要殺他。這猴子是個有名的賴皮，你如今教我怎的處？若論你令郎講起來，雖是恩女，不是親女，卻也晚親義重，不拘怎生折辨，你也有個罪名。」天王道：「老星怎說個方便，就沒罪了？」金星道：「我也要和解你們，卻只是無情可說。」天王笑道：「你把那奏招安授官銜的事說說，他也罷了。」真個金星上前，將手摸着行者道：「大聖，看我薄面，解了繩好去見駕。」行者道：「老官兒，不用解，我會滾法，一路滾就滾到也。」金星笑道：「你這猴忒恁寡情寡情：薄情，缺少情誼。，我昔日也曾有些恩義兒到你。你這些些事兒，就不依我？」行者道：「你與我有甚恩義？」金星道：「你當年在花果山爲怪，伏虎降龍，強消死籍，聚羣妖大地猖狂，上天欲要擒你，是老身力奏，降旨招安，把你宣上天堂，封你做『弼馬溫』。你吃了玉帝仙酒，後又招安，也是老身力奏，封你做『齊天大聖』。你又不守本分，偷桃盜酒，竊老君之丹，如此如此，才得個無滅無生。若不是我，你如何得到今日？」行者道：「古人說得好，『死了莫與老頭兒同墓，乾淨會揭挑人』「死了莫與老頭兒同墓」二句：指老年人瞭解情況，會揭別人的老底。。我也只是做弼馬溫、鬧天宮罷了，再無甚大事。也罷，也罷，看你老人家麪皮，還教他自己來解。」天王纔敢向前，解了縛，請行者着衣上坐，一一上前施禮。

行者朝了金星道：「老官兒，何如？我說先輸後贏，買賣兒原是這等做。快催他去見駕，莫誤了我的師父。」金星道：「莫忙，弄了這一會，也喫鍾茶兒去。」行者道：「你喫他的茶，受他的私，賣放犯人，輕慢聖旨，你得何罪？」金星道：「不喫茶！不喫茶！連我也奈將起來了奈：當作「賴」。！李天王，快走快走！」天王那裏敢去，怕他沒的說做有的，放起刁來，口裏胡道亂說，怎生與他折辨？沒奈何，又央金星，教說方便。金星道：「我有一句話兒，你可依我？」行者道：「繩捆刀砍之事，我也通看你面，還有甚話？你說，你說。說得好，就依你；說得不好，莫怪。」金星道：「一日官事十日打一日官事十日打：指打官司程序複雜，頭緒繁多，非常耗費時間。清裕謙《戒訟說》：「訟則終兇害多不測，小而結怨耗財，廢時失業；大且傾家蕩產，招禍亡身，何不自愛之甚也？」，你告了御狀，說妖精是天王的女兒，天王說不是，你兩個只管在御前折辨，反覆不已，我說天上一日，下界就是一年。這一年之間，那妖精把你師父陷在洞中，莫說成親，若有個喜花下兒子有個喜花：即生兒育女。花，此指生育的子女。男孩、女孩，謂之男花、女花。，也生了一個小和尚兒，卻不誤了大事？」行者低頭想道：「是阿！我離八戒沙僧，只說多時飯熟、少時茶滾就回。今已弄了這半會，卻不遲了？老官兒，既依你說，這旨意如何回繳？」金星道：「教李天王點兵，同你下去降妖，我去回旨。」行者道：「你怎麼樣回？」金星道：「我只說原告脫逃，被告免提。」行者笑道：「好阿！我倒看你面情罷了，你倒說我脫逃！教他點兵在南天門外等我，我方和你回旨繳狀去。」天王害怕道：「他這一去，若有言語，是臣背君也。」行者道：「你把老孫當甚麼樣人？我也是個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豈又有污言頂你？」

天王即謝了行者，行者與金星迴旨。天王點起本部天兵，徑出南天門外。金星與行者回見玉帝道：「陷唐僧者，乃金鼻白毛老鼠成精，假設天王父子牌位。天王知之，已點兵收怪去了，望天尊赦罪。」玉帝已知此情，降天恩免究。行者即返雲光，到南天門外，見天王、太子佈列天兵等候。噫！那些神將，風滾滾，霧騰騰，接住大聖，一齊墜下雲頭，早到了陷空山上。

八戒、沙僧眼巴巴正等，只見天兵與行者來了。呆子迎着天王施禮道：「累及！累及！」天王道：「天蓬元帥，你卻不知，只因我父子受他一炷香，致令妖精無理，困了你師父，來遲莫怪。這個山就是陷空山了？但不知他的洞門還向那邊開？」行者道：「我這條路且是走熟了。只是這個洞叫做個無底洞，周圍有三百餘里，妖精窠穴甚多。前番我師父在那兩滴水的門樓裏，今番靜悄悄，鬼影也沒個，不知又搬在何處去也。」天王道：「任他設盡千般計，難脫天羅地網中。到洞門前，再作道理。」大家就行。咦，約有十餘里，就到了那大石邊。行者指那缸口大的門兒道：「兀的便是也。」天王道：「『不入虎穴，安得虎子』！誰敢當先？」行者道：「我當先。」三太子道：「我奉旨降妖，我當先。」那呆子便莽撞起來，高聲叫道：「當頭還要我老豬！」天王道：「不須囉噪，但依我分擺分擺：分配，安排。：孫大聖和太子同領着兵將下去，我們三人在口上把守，做個裏應外合，教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才顯些些手段。」衆人都答應了一聲「是」。

你看那行者和三太子領了兵將，望洞裏只是一溜。駕起雲光，閃閃爍爍，抬頭一望，果然好個洞呵：

依舊雙輪日月，照般一望山川。

珠淵玉井暖弢煙弢（tāo）：同「韜」。收藏，收斂。，更有許多堪羨。

疊疊朱樓畫閣，嶷嶷赤壁青田。

三春楊柳九秋蓮，兀的洞天罕見。

頃刻間，停住了雲光，徑到那妖精舊宅。挨門兒搜尋，吆吆喝喝，一重又一重，一處又一處，把那三百里地草都踏光了，那見個妖精？那見個三藏？都只說：「這孽畜一定是早出了這洞，遠遠去哩。」

那曉得在那東南黑角落上，望下去，另有個小洞。洞裏一重小小門，證夾：真所謂老鼠洞也。一間矮矮屋，盆栽了幾種花，檐傍着數竿竹，黑氣氳氳，暗香馥馥。老怪攝了三藏，搬在這裏，逼住成親，只說行者再也找不着。誰知他命合該休：那些小怪在裏面，一個個嚌嚌嘈嘈，挨挨簇簇。中間有個大膽些的，伸起頸來，望洞外略看一看，一頭撞着個天兵，一聲嚷道：「在這裏！」那行者惱起性來，捻着金箍棒，一下闖將進去。那裏邊窄小，窩着一窟妖精。三太子縱起天兵，一齊擁上，一個個那裏去躲？行者尋着唐僧和那龍馬和那行李。那老怪尋思無路，看着哪吒太子，只是磕頭求命。太子道：「這是玉旨來拿你，不當小可。我父子只爲受了一炷香。險些兒『和尚拖木頭，做出了寺』和尚拖木頭，做出了寺：歇後語，比喻發生不測的事情，「寺」和「事」諧音。！」啈聲啈（hènɡ）：發狠的聲音。：「天兵，取下縛妖索，把那些妖精都捆了！」老怪也少不得喫場苦楚。返雲光，一齊出洞。行者口裏嘻嘻嗄嗄嘻嘻嗄嗄（ɡā）：同「嘻嘻哈哈」。。天王掣開洞口，迎着行者道：「今番卻見恁師父也恁（nín）：您。清李漁《奈何天·誤相》：「恁要在畫中求愛寵，叫俺在影裏做情郎。」。」行者道：「多謝了！多謝了！」就引三藏拜謝天王，次及太子。沙僧、八戒只是要碎剮那老精，天王道：「他是奉玉旨拿的，輕易不得。我們還要去回旨哩。」一邊天王同三太子領着天兵神將，押住妖精，去奏天曹，聽候發落；一邊行者擁着唐僧，沙僧收拾行李，八戒攏馬，請唐僧騎馬，齊上大路。證夾：行者所過之洞燒，何此洞獨不燒？想爲洞中水多燒不着耶？一笑，一笑。這正是：

割斷絲羅幹金海，打開玉鎖出樊籠。

畢竟不知前去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實腹虛心，虛心實腹，陰陽顛倒，水火既濟，還丹已得、根本堅固矣。然還丹之後，更宜虛心，借天然真火煅去後天一切羣陰，拔去無始劫以來輪迴種子，方無得而復失之患。故此回發明大丹下手之火候，使人明心見性，期歸於鈍陽無陰，父母未生以前面目而後已。

篇首「行者在妖精肚裏，八戒笑道：『骯髒殺人，在肚裏做甚？出來罷。』」蓋還丹到手，本固邦寧，正當出醃髒而退羣陰之時。退陰之道，以陽而決陰也。決者，夬也。《夬》卦□卦爻圖略之體，下五陰而上一陰。「行者跳出口，還原身法象，舉棒就打。妖精隨手取出兩口寶劍，叮噹架住。」鐵棒爲《乾》之九五，兩劍爲《夬》之一陰，上一陰而下五陽，非《夬》乎？詩云：「一個是天生猴屬心猿體」，言道心之陽也；「一個是地產精靈奼女骸」，言人心之陰也。「那個要取元陽成配偶」，言人心由《乾》而欲求《姤》也；「這個要戰純陰結聖胎」，言道心由《坤》而欲復《乾》也。「水火不投母道損，陰陽難合各分開。」言水火不能調合，陰陽不能同氣，性情各別，精神散渙，大丹難結也。《易》之《夬·傳》曰：「健而說，決而和。」言決陰之道，宜其從容和緩，不宜剛強太猛也。

「八戒沙僧助行者打妖精」，是剛決不能和決之象。不能和決，便是不能思患預防；不能思患預防，既濟又不濟，金丹得而復失，前功俱廢。「妖精脫右腳上鞋，化本身模樣，真身化風，搶了行李，咬斷僵繩，連人和馬，復又攝將進去。」不亦宜乎？右者，又也。前中左腳花鞋之計，是未得丹之時，因行持念頭有錯，其錯在於不防其念；今中右腳花鞋之計，是已得丹之後，因行持火候有錯，其錯在於過用其火。不防其念，僅陷其真；過用其火，不僅陷真，而且枉勞功力。內錯外錯，錯而又錯；人馬落空，半途而廢；自詒伊戚，將誰咎乎？豈不爲有識者仰天大笑耶？笑者何？笑其用火太過，不是要散火，須當從既濟之中再三鑽研出個不濟緣故，方能成功。

古仙雲：「一毫陽氣不盡不死，一毫陰氣不盡不仙。」諸般色相去盡，只有一點慾念未盡，此一點慾念，其機雖微，爲禍最烈，足爲道累。蓋此一點慾念，從無始劫而來，其根甚深，隱於不睹不聞之中，發於不知不覺之際，最難提防。若不予有密之中追尋出個消息出來，將從何處下手退之乎？

「行者入洞，見靜悄悄全無人跡，東廊下不見唐僧，亭子上卓椅與各處傢伙一件也無。」此人心暫時止息，念頭未動，不思善，不思惡，真假絕無形跡之時。「金字牌寫着『尊父李天王位』；略次些見，寫着『尊兄哪吒三太子位』。」李爲木象，三爲木數，木在東屬性，李天王爲本來天命之性。天命之性，爲靈明之物，屬陽，故爲金字牌。妖精爲《離》，具有食色之性，爲後起人心知識之神，屬陰，故爲奼女。靈明之性爲主，知識之神爲賓，識神借靈生妄，故金字牌爲妖精供奉之物，妖爲李天王之恩女，三太子之義妹。窮理窮到此處，是真知確見，邪正分明，實實聞的香風矣。這一陣香風，非色非空，非有非無；人所不知，而己獨知；見得到者，方是識得丹頭；可以滿心歡喜，知其一而萬事畢矣。一者何？即炯炯不昧之天性也。見得此性，其父歸之，其子焉往？故曰：「只問這牌子要人。」問牌子要人，是借天命之性，欲決食色之性也。然以天命之性，決食色之性，莫先於明心，心不明而是非易混，心一明而真假立判。此行者欲以假妖攝陷人口事，在玉帝大明之地告狀也。

《易》曰：「夬，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戌，利有攸往。」「玉帝前告御狀」者，「揚於王庭」也；「叫八戒沙僧此把守」者，「李號」同類也；「御狀豈是輕易告的」者，「有厲」儆惕也；「我有主意」者，「告自邑」而戒內也；「把牌位香爐作個證見」者，「不利即戌」而防外也。以是而行，防危慮險，不急不緩，揚於心君之處，明正其罪，則「利有攸往」矣。故曰：「告的有理，必得上風。」

「行者將狀子呈上，玉帝從頭至尾看了」者，由《夬》而《乾》也；「將原狀批作聖旨，命太白金星同原告到雲樓宮，宣託塔李天王見駕」者，由《乾》而《姤》也。「金星」象《乾》金，「雲樓」象《巽》之下虛上實，上《乾》下《巽》，《姤》□卦爻圖略之象也。天地造化之道，陽極必陰，陰極必陽，《夬》極而《乾》，《乾》極而《姤》，雖天帝亦只順其自然而已，況於常人乎？然丹道有逆運造化之妙，能於陰中返陽，用九而不爲九所用，用六而不爲六所用。妖精因唐僧一念而生，念生即《姤》之象也。妖精因《姤》而生，還須自《姤》而除，此竊奪造化之天機，非若順陰陽之人機。

「天王怒行者誤告，叫手下把行者捆倒。」即《姤·初六》「繫於金柅」。初明甚烈，如柅伏車下，能以止車不行也。「天王取刀砍行者，金星着實替行者害怕，行者全然不懼，笑吟吟的道：『老官兒放心，一些沒事。老孫的買賣原是這等做，一定先輸後贏。』」即《姤·九二》「包有魚，不及賓」。防陰於未發之先，後起者無能爲矣。「天王未曾託塔，恐哪吒報剔骨之仇。」即《姤·九三》「臂無膚，其行次且」。坐而不安，行而有礙，防危慮險之義也。次且之行，如「哪吒割肉還母，剔骨還父，一點靈魂往西天告佛。將碧藕爲骨，荷葉爲農，念動起死回生真言，得了性命，用神力法降九十六洞妖精，神通廣大。」是已去幻身而有法身，羣陰悉化，神通大矣。「天王猶恐報剔骨之仇」者，特以未到證佛之果，猶有餘陰，不可不時防也。其所云：「塔上層層有佛，喚哪吒以佛爲父，解釋了冤仇」者，修道必至證佛果，而後陰氣盡無矣。

「妖精在靈山，偷吃了如來的香花寶燭，被天王父子拿住，如來吩咐饒了性命，不期她又成精。」即《姤·九四》「包無魚，起兇」。失於檢點，姑息養奸，恩中生害，成精必有。然則念真則能得性命，念假則必傷性命，總在能防不能防之間。說到此處，彼不識真假，縱放妄念爲害之流，可以悚然驚訝，醒悟從前之錯，解其真而去其假，入虎穴而探虎子，時不容緩者。「天王分排要裏應外合，叫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即《姤·九五》「以杞包瓜」。杞陽瓜陰，以陽防陰，內外嚴密，不使有一點妄念乘間而生也。「東南黑角落上有個小洞，老怪攝了三藏，在這裏逼住成親。」即《姤·上九》「姤其角」。不能防陰於《姤》之時，必致見傷於《姤》之終，道窮則返，天道之常，亦在人之能變通耳。仙翁指出東南黑角落小洞，分明示人《姤》之一陰，爲妖精色念深密之處，故天兵一齊嚷道：「在這裏」。果然見得妖精在這裏，則是尋着了妖精之窩窟，不但此也，而亦尋着了唐僧和龍馬行囊。蓋《姤》之一陰，爲起念之姤，真念在此，色念亦在此，行持火候工程亦無不在此。修行者能於此處立定腳根，以天性制色性，雖色性亦歸於天性。

「八戒沙僧只是要碎剮老妖。天王道：『他是奉玉旨拿的，輕易不得，我們還要去回旨哩！』」可知色性根深，承天而動，不由於人，必須觀天道，執天行，借假修真，漸次尋之，還歸本性，輕易不得殄滅。若到還歸本性之時，色慾自無，方是「割斷絲羅幹金海，打開玉鎖出樊籠」矣。

總而言之，色慾之念，最難割斷，若不知火候妙用，工程次第，強欲割之，無益有損。修行者須早求師口訣、步步檢點現前面目，時時防閒暗中妄念，若不到本性圓明之時，而防危慮險之功，不可缺也。

詩曰：

明心見性是丹頭，妄念消除不必憂。

用六休叫爲六用，大觀妙法了真修。

# 第八十四回 難滅伽持圓大覺 法王成正體天然

李本總批：滅法國殺了許多和尚，固可恨也；如今滅法的都是和尚，如此，則和尚又該殺了，何足惜哉！

憺漪子曰：陷空山之鼠妖，止陷一唐僧；而滅法國之人王，乃欲殺萬僧。是陷空山者猶小陷空，而滅法國者乃大陷空也。慨自象教淪鋪，門風頹壞，世間淫毒妖慝之髠，豈無有車遲、比丘國師、國丈其人者哉？非但王章所不赦，抑且佛法所必誅。然未有不別良楛而概從芟䕌者。若滅法王之舉動，亦殊可駭詫矣。其後官府半夜之披剃，行者固爲其師現大神通，或亦藉此以示儆乎？卒至滅法改爲欽法，而人己兩利，冤親俱忘，雖已往之轍難追，而將來之福無量。所謂善補過者，理當如是矣。

滅法之名，不知昉於何時？據大士所言，國王殺僧，纔始於二年之前。然則因殺僧而後名滅法耶？抑先名滅法而後殺僧耶？此中殊費敲訂。後來改「滅」爲「欽」，固是敬奉之義，然佛法自在天壤間，滅固不可，欽亦不必，總不如《多心經》中「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二語爲妙耳。

唐三藏固住元陽，出離了煙花苦套，隨行者投西前進。不覺夏時，正值那薰風初動薰風：東南風，和風。經常出現在夏天。，梅雨絲絲梅雨：指初夏江淮流域梅子黃熟時的陰雨。。證夾：夏。好光景：

冉冉綠陰密，風輕燕引雛。

新荷翻沼面，修竹漸扶蘇扶蘇：同「扶疏」。枝葉繁茂分披的樣子。。

芳草連天碧，山花遍地鋪。

溪邊蒲插劍蒲插劍：蒲葉長成後像劍的形狀，故稱「蒲插劍」。，榴火壯行圖榴火壯行圖：石榴似火，使行進的這番圖景更加雄壯。。

師徒四衆，耽炎受熱，正行處，忽見那路傍有兩行高柳，柳陰中走出一個老母，右手下攙着一個小孩兒，對唐僧高叫道：「和尚，不要走了，快早兒撥馬東回，進西去都是死路。」唬得個三藏跳下馬來，打個問訊道：「老菩薩，古人云：『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宋阮閱《詩話總龜·前集》卷三十引《古今詩話》稱：唐代大曆年間，禪僧元覽在竹上題詩：「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比喻可以充分自由地行動，或無拘無束地施展才能。。』怎麼西進便沒路了？」那老母用手朝西指道：「那裏去，有五六里遠近，乃是滅法國。那國王前生那世裏結下冤仇，今世裏無端造罪。二年前許下一個羅天大願，要殺一萬個和尚。李夾：若論不長進和尚，還殺得少。這兩年陸陸續續，殺勾了九千九百九十六個無名和尚，證夾：較之比丘國小兒如何？只要等四個有名的和尚，湊成一萬，好做圓滿哩圓滿：指佛事完畢。。你們去，若到城中，都是送命王菩薩送命王菩薩：謔語，佛經裏經常有某某王菩薩的稱號，如地藏王菩薩、孔雀大明王菩薩等，這裏借送命王菩薩指前面是死路一條。！」三藏聞言，心中害怕，戰兢兢的道：「老菩薩，深感盛情，感謝不盡！但請問可有不進城的方便路兒，我貧僧轉過去罷。」那老母笑道：「轉不過去，轉不過去。只除是會飛的，就過去了也。」八戒在傍邊賣嘴道賣嘴：耍嘴皮子。：「媽媽兒莫說黑話黑話：舊時幫會、無業遊民、盜匪使用的祕密語言。這裏指嚇唬人的話。。我們都會飛哩。」

行者火眼金睛，其實認得好歹，那老母攙着孩兒，原是觀音菩薩與善才童子。慌得倒身下拜，叫道：「菩薩，弟子失迎！失迎！」那菩薩一朵祥雲，輕輕駕起，嚇得個唐長老寸身無地，只情跪着磕頭。八戒、沙僧也慌跪下，朝天禮拜。一時間，祥雲漂渺，徑回南海而去。行者起來，扶着師父道：「請起來，菩薩已回寶山也。」三藏起來道：「悟空，你既認得是菩薩，何不早說？」行者笑道：「你還問話不了，我即下拜，怎麼還是不早哩？」八戒、沙僧對行者道：「感蒙菩薩指示，前邊必是滅法國，要殺和尚，我等怎生奈何？」行者道：「呆子休怕！我們曾邅着那毒魔狠怪，虎穴龍潭，更不曾傷損。此間乃是一國凡人，有何懼哉？只奈這裏不是住處。天色將晚，且有鄉村人家，上城買賣回來的，看見我們是和尚，嚷出名去，不當穩便穩便：妥當，方便，穩妥。。且引師父找下大路，尋個僻靜之處，卻好商議。」真個三藏依言，一行都閃下路來，到一個坑坎之下坐定。行者道：「兄弟，你兩個好生保守師父，待老孫變化了，去那城中看看，尋一條僻路，連夜去也。」三藏叮囑道：「徒弟呵，莫當小可。王法不容。你須仔細！」行者笑道：「放心！放心！老孫自有道理。」

好大聖，話畢將身一縱，忽哨的跳在空中。怪哉：證夾：冷趣。

上面無繩扯，下頭沒棍撐。

一般同父母，他便骨頭輕。

李旁：如今骨頭輕的更多。

佇立在雲端裏往下觀看，只見那城中喜氣衝融衝融：充溢瀰漫的樣子。，祥光盪漾。行者道：「好個去處，爲何滅法？」看一會，漸漸天昏，又見那：

十字街燈光燦爛，九重殿香藹鐘鳴。七點皎星昭碧漢，八方客旅卸行蹤卸：這裏是丟失、消失的意思。。六軍營，隱隱的畫角才吹；五鼓樓，點點的銅壺初滴。四邊宿霧昏昏宿霧：夜霧。，三市寒煙藹藹。兩兩夫妻歸繡幕，一輪明月上東方。

他想着：「我要下去到街坊打看路徑，這般個嘴臉，撞見人，必定說是和尚；等我變一變了。」捻着訣，念動真言，搖身一變，變做個撲燈蛾兒：

形細翼磽輕巧磽：薄。，滅燈撲燭投明。

本來面目化生成，腐草中間靈應腐草中間靈應：參見第九十二回「腐草爲螢」條注。。

每愛炎光觸焰，忙忙飛繞無停。

紫衣香翅趕流螢，最喜夜深風靜。

但見他翩翩翻翻，飛向六街三市。傍房檐，近屋角。正行時，忽見那隅頭拐角上一灣子人家一灣子人家：一帶人家。，人家門首掛着個燈籠兒。他道：「這人家過元宵哩？怎麼挨排兒都點燈籠挨排兒都點燈籠：舊時街市晚上以燈燭照明。《東京夢華錄》卷三「天曉諸人入市」條：「每日交五更……諸門橋市井已開，如瓠羹店門首坐一小兒，叫饒骨頭，間有灌肺及炒肺。酒店多點燈燭沽賣，每分不過二十文，並粥飯點心。亦間或有賣洗面水，煎點湯茶藥者，直至天明。」？」他硬硬翅，飛近前來，仔細觀看。正當中一家子方燈籠上，寫着「安歇往來商賈」六字，下面又寫着「王小二店」四字。行者才知是開飯店的。又伸頭打一看，看見有八九個人，都吃了晚飯，寬了衣服，卸了頭巾，洗了腳手，各各上牀睡了。行者暗喜道：「師父過得去了。」你道他怎麼就知過得去？他要起個不良之心，等那些人睡着，要偷他的衣服、頭巾，妝做俗人進城。證夾：比偷可原，較之偷桃偷酒轉覺不同。

噫，有這般不遂意的事！正思忖處，只見那小二走向前，分付：「列位官人仔細些！我這裏君子小人不同君子小人不同：有君子，也有小人，這裏指店裏的旅客好壞不齊，這是過去提醒客人注意的套話。，各人的衣物、行李都要小心着。」你想那在外做買賣的人，那樣不仔細？又聽得店家分付，越發謹慎。他都爬起來道：「主人家說得有理。我們走路的人辛苦，只怕睡着，急忙不醒，一時失所，奈何？你將這衣服、頭巾、搭聯都收進去搭聯：同「褡褳」。，待天將明交付與我們起身。」李旁：逼真。那王小二真個把些衣物之類，盡情都搬進他屋裏去了。行者性急，展開翅就飛入他裏面，丁在一個頭巾架上。又見王小二去門首摘了燈籠，放下吊搭吊搭：簾子。，關了門窗，卻纔進房，脫衣睡下。那小二有個婆子，帶了兩個孩子，哇哇聒噪，急忙不睡。那婆子又拿了一件破衣，補補納納，也不見睡。行者暗想道：「若等這婆子睡了下手，卻不誤了師父？」又恐更深，城門閉了，他就忍不住飛下去，望燈上一撲。真是捨身投火焰，焦額探殘生。那盞燈早是息了。他又搖身一變，變作個老鼠，𡄙𡄙哇哇的叫了兩聲，跳下來，拿着衣服、頭巾，往外就走。那婆子慌慌張張的道：「老頭子，不好了，夜耗子成精也！」行者聞言，又弄手段，攔着門厲聲高叫道：「王小二，你莫聽你婆子胡說。我不是夜耗子成精。明人不做暗事。吾乃齊天大聖臨凡，保唐僧往西天取經。你這國王無道，特來藉此衣冠，妝扮我師父。一時過了城去，就便送還。」那王小二聽言，一轂轆起來，黑天摸地，又是着忙的人，撈着褲子當衫子，左穿也穿不上，右套也套不上。

那大聖使個攝法，早已駕雲出去。復翻身，徑至路下坑坎邊前。三藏見星光月皎，探身凝望，見是行者，來得至近，即開口叫道：「徒弟，可過得滅法國麼？」行者上前放下衣物道：「師父，要過滅法國，和尚做不成。」八戒道：「哥，你勒掯那個哩？不做和尚也容易，只消半年不剃頭，就長出毛來也。」行者道：「那裏等得半年？眼下就都要做俗人哩。」那呆子慌了：「但你說話，通不察理。我們如今都是和尚，眼下要做俗人，卻怎麼戴得頭巾？就是邊兒勒住，也沒收頂繩處收頂繩：明朝人戴頭巾，用一幅布包頭，頂上用繩帶繫住髮髻，和尚沒有頭髮，所以說沒有收頂繩處。。」三藏喝道：「不要打花打花：閒談，說笑。，且幹正事！端的何如？」行者道：「師父，他這城池我已看了。雖是國王無道殺僧，卻倒是個真天子，城頭上有祥光喜氣。城中的街道我也認得。這裏的鄉談鄉談：方言土語。，我也省得，會說。卻纔在飯店裏借了這幾件衣服頭巾，我們且扮作俗人進城去，借了宿，至四更天就起來，教店家安排了齋喫。捱到五更時候，挨城門而去，奔大路西行，就有人撞見扯住，也好折辨。只說是上邦欽差的，滅法王不敢阻滯，放我們來的。」沙僧道：「師兄處的最當。且依他行。」真個長老無奈，脫了褊衫，去了僧帽，穿了俗人的衣服，戴了頭巾。沙僧也換了。八戒的頭大，戴不得巾兒，被行者取了些針線，把頭巾扯開，兩頂縫做一頂，與他搭在頭上；證夾：何不竟變一大頭巾，乃煩針線耶？揀件寬大的衣服，與他穿了。然後自家也換上一套道：「列位，這一去，把『師父徒弟』四個字兒且收起。」八戒道：「除了此四字，怎的稱呼？」行者道：「都要作弟兄：師父叫做唐大官兒，你叫做朱三官兒，沙僧叫做沙四官兒，我叫做孫二官兒。證夾：一部《西遊》中，何可無此一番稱呼？但到店中，你們切休言語，只讓我一個開口答話。等他問甚麼買賣，只說是販馬的客人。把這白馬做個樣子，說我們是十弟兄，我四個先來賃店房賣馬。那店家必然款待我們，我們受用了，臨行時，等我拾塊瓦查兒，變塊銀子謝他，卻就走路。」長老無奈，只得曲從曲從：委曲順從。。

四衆忙忙的牽馬挑擔，跑過那邊。此處是個太平境界，入更時分尚未關門，徑直進去，行到王小二店門首，只聽得裏邊叫哩。有的說：「我不見了頭巾！」有的說：「我不見了衣服！」李旁：好點綴。行者只推不知，引着他們，往斜對門一家安歇。那家子還未收燈籠，即近門叫道：「店家，可有閒房兒，我們安歇？」那裏邊有個婦人答應道：「有，有，有。請官人們上樓。」說不了，就有一個漢子來牽馬。行者把馬兒遞與牽進去。他引着師父，從燈影兒後面，徑上樓門。那樓上有方便的桌椅，推開窗格，映月光齊齊坐下。只見有人點上燈來。行者攔門一口吹息道：「這般月亮不用燈。」

那人才下去，又一個丫環拿四碗清茶。行者接住，樓下又走上一個婦人來，約有五十七八歲的模樣，一直上樓，站着旁邊。問道：「列位客官，那裏來的？有甚寶貨？」行者道：「我們是北方來的，有幾匹粗馬販賣粗馬：對自己所販馬的謙稱。清石成金《笑得好》：「有一人每與人比論，無不以粗自謙。一日請客在家飲酒，不覺月上。客喜曰：『今夜如此好月。」其人即拱手曰：『不敢欺，這不過是舍下的一個粗月兒。』」。」那婦人道：「販馬的客人尚還小。」行者道：「這一位是唐大官，這一位是朱三官，這一位是沙四官，我學生是孫二官。」婦人笑道：「異姓。」行者道：「正是異姓同居。我們共有十個弟兄，我四個先來賃店房打火打火：旅途中休息做飯。；還有六個在城外借歇。領着一羣馬，因天晚不好進城。待我們賃了房子，明早都進來了。等我賣了馬纔回。」那婦人道：「一羣有多少馬？」行者道：「大小有百十匹兒，都像我這個馬的身子，卻只是毛片不一。」婦人笑道：「孫二官人誠然是個客綱客紀客綱客紀：指遵守規矩的出門人。綱紀，規矩。。早是來到舍下，第二個人家也不敢留你。我舍下院落寬闊，槽札齊備，草料又有，憑你幾百匹馬都養得下。卻一件：我舍下在此開店多年，也有個賤名。先夫姓趙，不幸去世久矣。我喚做趙寡婦店。我店裏三樣兒待客。如今先小人，後君子，先把房錢講定，後好算帳。」李旁：逼真。行者道：「說得是。你府上是那三樣待客？常言道：『貨有高低三等價，客無遠近一般看貨有高低三等價，客無遠近一般看：指對顧客一視同仁。。』你怎麼說三樣待客？你可試說說我聽。」趙寡婦道：「我這裏是上、中、下三樣上、中、下三樣：據《金瓶梅》第十六回反映的明代物價水平，西門慶等十人做生日宴，用銀五兩，合每人五錢。並請兩位「小優兒」（男優）彈唱助興，每人二錢。另與一般妓女歇宿一夜，約一至二兩。清劉廷璣《在園雜誌》載明陳大聲《嘲北妓》：「門前一陣騾車過，灰揚。那裏有踏花歸去馬蹄香？……行雲行雨在何方？土坑。那裏有鴛鴦夜宿芙蓉帳。五錢一兩戥頭昂，便忘。那裏有嫁得劉郎勝阮郎。」可知一兩以下的價格，只能請到廉價的歌妓；單喫酒席每人二錢銀子，所以孫悟空認爲便宜。。上樣者：五果五菜的筵席。獅仙鬥糖桌面，二位一張，請小娘兒來陪唱陪歇。每位該銀五錢，連房錢在內。」行者笑道：「相應阿！我那裏五錢銀子還不勾請小娘兒哩。」「中樣的：合盤桌兒，只是水果，熱酒篩來，憑自家猜枚行令，不用小娘兒，每位只該二錢銀子。」行者道：「一發相應！下樣兒怎麼？」婦人道：「不敢在尊客面前說。」李旁：妙。行者道：「也說說無妨。我們好揀相應的幹。」婦人道：「下樣者：沒人伏侍，鍋裏有方便的飯，憑他怎麼喫，喫飽了，拿個草兒，打個地鋪，方便處睡覺，天光時，憑賜幾文飯錢，決不爭競。」八戒聽說道：「造化，造化！老朱買賣到了！等我看着鍋底喫飽了飯，鍋門前睡他娘！」行者道：「兄弟，說那裏話！你我在江湖上，那裏不賺幾兩銀子？把上樣的安排將來。」那婦人滿心歡喜，即叫：「看好茶來。廚下快整治東西。」遂下樓去，忙叫：「宰雞宰鵝，煮醃下飯。」又叫：「殺豬殺羊，今日用不了，明日也可用。看好酒。拿白米做飯，白麪捍餅。」三藏在樓上聽見道：「孫二官，怎好？他去宰雞鵝，殺豬羊，倘送將來，我們都是長齋，那個敢喫？」行者道：「我有主張。」去那樓門邊跌跌腳道：「趙媽媽，你上來。」那媽媽上來道：「二官人有甚分付？」行者道：「今日且莫殺生，我們今日齋戒。」寡婦驚訝道：「官人們是長齋，是月齋？」行者道：「俱不是，我們喚做『庚申齋』。今朝乃是庚申日，當齋；只過三更後，就是辛酉，便開齋了。你明日殺生罷。如今且去安排些素的來，定照上樣價錢奉上。」

那婦人越發歡喜，跑下去教：「莫宰！莫宰！取些木耳、閩筍、豆腐、麪筋，園裏拔些青菜，做粉湯，發麪蒸卷子，再煮白米飯，燒香茶。」咦！那些當廚的庖丁，都是每日家做慣的手段，霎時間就安排停當，擺在樓上。又有現成的獅仙糖果，四衆任情受用。又問：「可喫素酒？」行者道：「止唐大官不用，我們也喫幾杯。」寡婦又取了一壺暖酒，他三個方纔斟上，忽聽得乒乓板響，行者道：「媽媽，底下倒了甚麼家火了？」寡婦道：「不是，是我小莊上幾個客子送租米來晚了客子：僱工。，教他在底下睡。因客官到，沒人使用，教他們抬轎子去院中請小娘兒陪你們院：此指妓院。《水滸傳》第六十九回：「（史進）與院子裏一個娼妓有交。」小娘兒：妓女。。想是轎槓撞得樓板響。」行者道：「早是說哩。快不要去請。一則齋戒日期，二則兄弟們未到。索性明日進來，一家請個表子表子：同「婊子」。妓女的賤稱。，在府上耍耍時，待賣了馬起身。」寡婦道：「好人！好人！又不失了和氣，又養了精神。」教：「抬進轎子來，不要請去。」四衆吃了酒飯，收了家火，都散訖。

三藏在行者耳根邊悄悄的道：「那裏睡？」行者道：「就在樓上睡。」三藏道：「不穩便。我們都辛辛苦苦的，倘或睡着，這家子一時再有人來收拾，見我們或滾了帽子，露出光頭，認得是和尚，嚷將起來，卻怎麼好？」行者道：「是阿！」又去樓前跌跌腳。寡婦又上來道：「孫官人又有甚分付？」行者道：「我們在那裏睡？」婦人道：「樓上好睡。又沒蚊子，又是南風。大開着窗子，忒好睡覺。」行者道：「睡不得。我這朱三官兒有些寒溼氣，沙四官兒有些漏肩風漏肩風：即今所謂「肩周炎」，裸露的肩部受寒氣的侵襲所致。。唐大哥只要在黑處睡，我也有些兒羞明羞明：即畏光，遇光眼睛澀痛。。此間不是睡處。」

那媽媽走下去，倚着櫃欄嘆氣。他有個女兒，抱着個孩子近前道：「母親，常言道，『十日灘頭坐，一日行九灘』。如今炎天，雖沒甚買賣，到交秋時，還做不了的生意哩。你嗟嘆怎麼？」婦人道：「兒阿，不是愁沒買賣。今日晚間，已是將收鋪子，入更時分，有這四個馬販子來賃店房，他要上樣管待。實指望撰他幾錢銀子，他卻喫齋，又撰不得他錢，故此嗟嘆。」那女兒道：「他既吃了飯，不好往別人家去。明日還好安排葷酒，如何撰不得他錢？」婦人又道：「他都有病，怕風，羞亮，都要在黑處睡。你想家中都是些單浪瓦兒的房子單浪瓦兒：指簡陋的建築。，那裏去尋黑暗處？不若舍一頓飯與他吃了，教他往別家去罷。」女兒道：「母親，我家有個黑處，又無風色，甚好，甚好。」婦人道：「是那裏？」女兒道：「父親在日曾做了一張大櫃。那櫃有四尺寬，七尺長，三尺高下，裏面可睡六七個人。教他們往櫃裏睡去罷。」婦人道：「不知可好，等我問他一聲——孫官人，舍下蝸居蝸居：謙辭，比喻窄小的住所。，更無黑處，止有一張大櫃，不透風，又不透亮，往櫃裏睡去如何？」行者道：「好！好！好！」即着幾個客子把櫃擡出，打開蓋兒，請他們下樓。行者引着師父，沙僧拿擔，順燈影后徑到櫃邊。八戒不管好歹就先𧿼進櫃去。李旁：八戒入櫃，便是「韞櫝而藏豬」。沙僧把行李遞入，攙着唐僧進去，沙僧也到裏邊。行者道：「我的馬在那裏？」旁有伏侍的道：「馬在後屋拴着喫草料哩。」行者道：「牽來。把槽抬來，謹挨着櫃兒拴住。」方纔進去，叫：「趙媽媽，蓋上蓋兒，插上銷釘，鎖上鎖子，還替我們看看，那裏透亮，使些紙兒糊糊，明日早些兒來開。」寡婦道：「忒小心了！」遂此各各關門去睡不題。證夾：妙在入櫃一轉，才生出後面許多煙波。不然次早五更出城，不得見國王矣。

卻說他四個到了櫃裏。可憐阿！一則乍戴個頭巾乍戴個頭巾：以前沒準備，忽然戴個頭巾。，二來天氣炎熱，又悶住了氣，略不透風。他都摘了頭巾，脫了衣服，又沒把扇子，只將僧帽撲撲搧搧。你挨着我，我擠着你，濃到有二更時分濃：用同「（nǒnɡ）」。清胡文英《吳下方言考》卷七：「（音農上聲），揚子《方言》，南楚凡大，多謂之『』。凡人言語過度及妄施行亦謂之『』。案『』，充也，勉強也。吳中謂勉強而充曰『得過』。」，卻都睡着。惟行者有心闖禍，偏他睡不着，伸過手，將八戒腿上一捻。那呆子縮了腳，口裏哼哼的道：「睡了罷！辛辛苦苦的，有甚麼心腸還捻手捻腳的耍子？」行者搗鬼道：「我們原來的本身是五千兩本身：本錢。，前者馬賣了三千兩，如今兩搭聯裏現有四千兩，這一羣馬還賣他三千兩，也有一本一利一本一利：指本錢和利息相等。《明世宗實錄》卷四九二載，嘉靖四十年（56）正月，巡按直隸御史建議平抑馬價，「請以江南江北馬匹盡折準改折每匹馬徵銀二十四兩」。明代自永樂之後，天下太平，故馬價便宜，後隨着邊界用兵，價格又逐漸上漲。此處「百十匹」馬可賣三千兩白銀，折每匹三十兩左右，與嘉靖中二十四兩的馬價基本相當。。勾了！勾了！」李旁：猴。八戒要睡的人，那裏答對。

豈知他這店裏走堂的，挑水的，燒火的，素與強盜一夥。聽見行者說有許多銀子，他就着幾個溜出去，夥了二十多賊，明火執杖的來打劫馬販子。證夾：馬販子雖無銀子，尚有一領袈裟值錢。衝開門進來，唬得那趙寡婦娘女們戰戰兢兢的關了房門，盡他外邊收拾。原來那賊不要店中家火，只尋客人。到樓上不見形跡，打着火把，四下照看，只見天井中一張大櫃，櫃腳上拴着一匹白馬，櫃蓋緊鎖，掀翻不動。衆賊道：「走江湖的人，都有手眼手眼：伎倆，花招。。看這櫃勢重，必是行囊財帛鎖在裏面。我們偷了馬，抬櫃出城，打開分用，卻不是好？」那些賊果找起繩扛。把櫃抬着就走，幌阿幌的。八戒醒了道：「哥哥，睡罷。搖甚麼？」行者道：「莫言語！沒人搖。」三藏與沙僧忽地也醒了，道：「是甚人抬着我們哩？」行者道：「莫嚷，莫嚷！等他抬！抬到西天，也省得走路。」

那賊得了手，不往西去，倒抬向城東，殺了守門的軍，打開城門出去。當時就驚動六街三市六街三市：唐時長安左右有六街，後代都城多保留這個制度，故「六街三市」指都市中的繁華區。，各鋪上火甲人夫火甲人夫：明朝制度，選服役的民衆持鑼、鼓和梆子半夜巡邏，提醒市民小心火燭，報時報刻，兼管防盜。這種制度稱爲「火甲」，服役的人稱爲「人夫」。，都報與巡城總兵、東城兵馬。那總兵、兵馬，事當幹己，即點人馬弓兵，出城趕賊。那賊見官軍勢大，不敢抵敵，放下大櫃，丟了白馬，各自落草逃走。衆官軍不曾拿得半個強盜，只是奪下櫃，捉住馬，得勝而回。總兵在燈光下見那馬，好馬：

鬃分銀線，尾軃玉條。說甚麼八駿龍駒八駿：相傳爲周穆王的八匹名馬。，賽過了驌驦款段款段：形容馬行步從容徐緩。也可指馬，如趙孟頫《湖上暮歸》：「獨騎款段繞湖歸。」明朱謀瑋《駢雅·釋獸》：「款段，小馬也。」。千金市骨千金市骨：據《戰國策·燕策一》，燕昭王要招納人才，老臣郭隗說：「古代有個國王，要花千金去買一匹千里馬，不想馬死了，他爲了表達誠意，就花五百兩金子把馬骨頭買了回來。百姓聽說了，認爲國王真的愛馬，於是紛紛前來貢獻千里馬。」於是燕昭王就厚待郭隗，果然四方的人才聽說了，就都前來投奔，後人就用「千金市骨」比喻招攬人才的迫切。，萬里追風萬里追風：南北朝時後魏河間王元琛從西域買到的名馬，號「追風赤驥」，後人就用「萬里追風」比喻好馬。。登山每與青雲合，嘯月渾如白雪勻。真是蛟龍離海島，人間喜有玉麒麟。

總兵官把自家馬兒不騎，就騎上這個白馬，帥軍兵進城。把櫃子抬在總府，同兵馬寫個封皮封了，令人巡守，待天明啓奏，請旨定奪。官軍散訖不題。

卻說唐長老在櫃裏埋怨行者道：「你這個猴頭，害殺我也！若在外邊，被人拿住，送與滅法國王，還好折辨。如今鎖在櫃裏，被賊劫去，又被官軍奪來，明日見了國王，見見成成的開刀請殺，卻不湊了他一萬之數？」行者道：「外面有人。打開櫃，拿出來不是捆着，便是吊着。且忍耐些兒，免了捆吊。明日見那昏君，老孫自有登答，管你一毫兒也不傷。且放心睡睡。」

捱到三更時分，行者弄個手段，順出棒來，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三尖頭的鑽兒，挨櫃腳兩三鑽，鑽了一個眼子。收了鑽，搖身一變，變做個螻蟻兒，𧿼將出去。現原身，踏起雲頭，徑入皇宮門外。那國王正在睡濃之際。他使個「大分身普會神法」，將左臂上毫毛都拔下來，吹口仙氣，叫：「變！」都變做小行者。右臂上毛，也都拔下來，吹口仙氣，叫：「變！」都變做瞌睡蟲。念一聲「唵」字真言，教當坊土地領衆佈散。皇宮內院，五府六部五府六部：古代中央五個官署的合稱，所指歷代不同，在周代指太府、玉府、內府、外府和膳府。六部是中央行政機構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的合稱。，各衙門大小官員宅內，但有品職者，都與他一個瞌睡蟲，人人穩睡，不許翻身。李旁：猴。又將金箍棒取在手中，掂一掂，幌一幌，叫聲：「寶貝，變！」即變做千百口剃頭刀兒。他拿一把，分付小行者各拿一把，都去皇宮內院、五府六部、各衙門裏剃頭。李旁：他倒剃度了多少人。證夾：此一番普會神通，不但全部《西遊》所未有，亦六合內外，亙古亙今所未有。奇哉！奇哉！咦！這纔是：

法王滅法法無窮，法貫乾坤大道通。

萬法原因歸一體，三乘妙相本來同。

鑽開玉櫃明消息，佈散金毫破蔽蒙。

管取法王成正果，不生不滅去來空。

這半夜剃削成功。念動咒語，喝退土地神祇。證夾：此土地晦氣，白白辛苦半夜。將身一抖，兩臂上毫毛歸伏。將剃頭刀總捻成真，依然認了本性，還是一條金箍棒，收來些小之形，藏於耳內。復翻身還做螻蟻，鑽入櫃內。現了本相，與唐僧守困不題守困：原指安於貧困，這裏指困而不睡。。

卻說那皇宮內院宮娥綵女，天不亮起來梳洗，一個個都沒了頭髮。穿宮的大小太監，也都沒了頭髮。李旁：行幻至此。一擁齊來，到於寢宮外，奏樂驚寢，個個噙淚，不敢傳言。少時，那三宮皇后醒來，也沒了頭髮。忙移燈到龍牀下看處，錦被窩中，睡着一個和尚，皇后忍不住言語出來，驚醒國王。那國王急睜睛，見皇后的頭光，他連忙爬起來道：「梓童，你如何這等？」皇后道：「主公亦如此也。」那皇帝摸摸頭，唬得三尸神咋，七魄飛空，道：「朕當怎的來耶！」正慌忙處，只見那六院嬪妃，宮娥綵女，大小太監，都光着頭跪下道：「主公，我們做了和尚耶！」李旁：甚惡！卻不管笑煞了人。國王見了，眼中流淚道：「想是寡人殺害和尚……」即傳旨分付：「汝等不得說出落髮之事，恐文武羣臣褒貶國家不正。且都上殿設朝。」

卻說那五府六部，合衙門大小官員，天不明都要去朝王拜闕。原來這半夜一個個也沒了頭髮，證夾：滅法國竟成滅發國矣。熟知彼發不滅，此法不生耶！各人都寫表啓奏此事。只聽那：

靜鞭三響朝皇帝，表奏當今剃髮因。

畢竟不知那總兵官奪下櫃裏賊贓如何，與唐僧四衆的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結出金丹大道，須要不着聲色，方爲真履實踐矣。然真履實踐之功，乃系光明正大，得一畢萬，天然自在之妙覺，所謂微妙圓通，深不可識，最上一乘之大道，非一切頑空寂滅之學所可等論。故仙翁此回，指出混俗和光之大作用，使學者默會心識，在本來法身上修持耳。

篇首「三藏固守元陽，脫離了無底洞，隨行者投西前進」，是已離塵緣而登聖路，去是虛而就實行，正當有爲之時。然有爲者無爲之用，無爲者有爲之體，合有無而一以貫之，妙有不礙於真空，真空不礙於妙有，方是活潑潑圓覺真如之法門。否則，僅能固守元陽，而不知廓然大公，人已相合，終是脫空的事業，何能到得大覺之地？是賴乎有神現大觀之妙用焉。神現大觀者，不神之神，乃爲至神，至聖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者即此；丹經所謂「元始懸一寶珠，在虛空之中」者即此；昔靈山會上，「龍女獻一寶珠證道」者即此。在儒則爲執中精一，在道則爲九還大丹，在釋則爲教外別傳，乃三教之源流，諸聖之道脈，知此者聖，背此者凡。未明觀中消息，焉能和光混俗？焉能上得西天，免得輪迴也？

「柳陰中一個老母，攙着一個孩子兒。」此《觀》卦……也。其卦上《巽》下《坤》，《巽》爲柔木，非柳陰乎？《坤》爲老陰，非老母乎？《巽》之初爻屬陰，爲小，在《坤》之上，非攙着一個孩幾乎？其爲《觀》卦也無疑。《觀》者，有以中正示人也。高叫：「和尚，不要走了，向西去都是死路。」特以示不中不正，有死路而無生機，《觀》之爲用，顧不重哉？蓋中正之觀，即金丹之道，金丹之道，乃得一畢萬之道。

「滅法國王，許下羅天大願，要殺一萬和尚。」是欲以空寂而了大願，並一而不用矣。「殺了九千九百九十六個無名和尚，但等四個有名和尚，方做圓滿。」此有無不分，是非不辨，一概寂滅，所謂神觀者安在哉？不知神觀安能大觀？神觀大觀，殺中求生，害裏生恩，佛祖所謂「吾於無爲法，而有差別」者是，《陰符》所謂「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者是。學者若不將此個機祕打破，而欲別求道路，以了性命，萬無是理。故唐僧欲轉路過去，老母笑道：「轉不過去，轉不過去。」以見舍此中正之道，其他再無別術矣。

「行者認得觀音菩薩與善財童子，倒身下拜，唐僧八戒沙僧亦拜。」此有法有財，有戒有行，空而不空，不空而空，神明默運，不假色求。如此者萬法歸一，立躋聖位。「一時間祥雲渺渺，菩薩竟回南海。」神觀妙用，顧不大哉？

「行者要變化進城看看，尋路過去。」即「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也。旁門迷徒，不知神觀大觀妙旨，敗壞教門，一味在衣食上着心，門面上打點，詐稱混俗和光，修持大道。如撲燈蛾，所見不遠，欲行其直，早拐其灣；猶方燈籠，其光不圓，欲照其大，反形其小。外雖有混俗和光之名，內實存雞鳴狗盜之心，是不過開門揖盜，與來往客人作東道主，伺候飯食而已，其他何能？誠所謂「童觀小人」之道。殊不知君子有君子之和，小人有小人之和。君子之和，以道義爲重，待其和而不同；小人之和，以衣食爲貴，將其同而不和。只知衣食，不知道義，謂之混俗則可，謂之和光則不可。故小人以爲得計者，而君子之所不樂爲也。

又有一等執己而修者，不知和光混俗之大作用，在破插袋上做活計，肉團心上用功夫，使心用心，心愈多而道愈遠，補愈廣而破愈速。縱千針萬線，補到甚處？似此婦人女子之見，隔門窺物，只能近睹，而不知遠觀；不知腳踏實地，着空執相，妄想成道，吾不知所成者何道？其即成二心之人心乎！

噫！以人心爲道心，認假作真，以陰爲陽，舍光明正大之道，作鼠輩偷兒之行，雖曰收心，而實放心，是亦女子之貞，丈夫之作爲有如是乎？「夜耗子成精」，可謂罵盡一切矣。蓋金丹大道，外則混俗和光，內則神明默運，因時制宜，借世法而修道法，由人事而盡天道，爲超凡入聖之大功果，與天齊壽之真本領，所謂「觀我生，進退，未失道」者是，豈夜耗子成精者所可窺測？此行者拿了衣服回見唐僧，說和尚作不成，要扮俗人進城借宿也。

其詐稱「上邦飲差，要滅法國王不敢阻擋」者，將欲取之，必先與之。饒他爲主我爲賓，「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無傷於彼，有益於我也。「師徒改爲兄弟四人，長老只得曲從。」欲取於人，不失於己，其次致曲，曲能有誠，在市居朝，無之不可，人俗心不俗也。最妙處，是四衆入店，婦人稱爲「異性同居」。蓋和光之道，全在無我相、人相、衆生相。「異性同居」，則陰陽一氣，彼此無分，不露圭角，大作大用，雖天地神明不可得而測度，而況於人乎？「大小百十匹馬，都像這馬身子，卻只毛片不一。」大小無傷，兩國俱全，不在皮毛間着力，乃於真一處留神。「第二個人家不敢留」，豈虛語哉？

婦人何以稱先夫姓趙，我喚作趙寡婦店乎？「趙」字，「小」、「月」、「走」三字合成，言人自先天一點真陽走失，形雖男子，一身純陰，若執一己而修，與寡婦店同，其賤極矣，有何寶貨？此認取他家之方，所不可缺者。

「店裏三樣待客」，上中下三乘之道也。「行者叫把上樣的安排」，求上乘也。上乘之道，於殺機裏求生氣，故不叫殺生而喫素飯；在常道里修仙道，故不用姐兒而候弟兄。「三藏恐不方便，行者要睡處，櫃裏歇，蓋上蓋，早來開，忒小心」，俱以寫靜觀密察，觀我觀民，人已相合之妙。

篇中「婦人店，燈後走，映月坐，不用燈，跌跌腳，叫婦人」，皆是不大聲色，被褐懷玉，陰用而不與人知，所謂用六而不爲六所用，神觀大觀無過於此。獨是此種道理，須要在真履實踐處行出，不於頑空寂滅處做來。倘誤認爲頑空寂滅，便是執心爲道，認奴作主，以賊爲子。孰知賊在內，而不在外，若一味忘物忘形，而不知合和陰陽，調停情性，必至顧外失內，內賊豺生，結連外寇，明火劫奪，而莫可解救。故金公搗鬼，木母貪睡，彼我不應，分明一無所有，詐稱本利同得，自謂人莫我識，而不知已爲有心者所暗算，全身失陷，腳力歸空，大道去矣。

心即道乎？心不是道，放之則可，空之則不可。行者叫唐僧放心，真是蟄雷法鼓，震驚一切。其曰：「明日見了昏君，老孫自有對答，管叫一毫不損。」可見執心而不放心者，皆是昏昏無知，則大道難成；放心而不執心者，足以智察秋毫，則性命可保。所謂「觀其生，君子無咎也。」試觀於行者鑽櫃現身，在皇宮內外，使普會神法，其圓通無礙，變化不拘，全以神運，不在色求，是豈執心者所能企及歟？

「拔下左臂毫毛，變化瞌睡蟲，佈散皇宮部院各衙門，不許翻身」，去其法之假也；「拔下右臂毫毛，變作小行者，金箍棒變作剃頭刀，散去剃頭」，用其法之真也。去假用真，左右逢源，以真去假，借假修真，大小如一，內外同氣，即九五中正之觀。《悟真》所云：「修行混俗且和光，圓即圓兮方即方。顯晦逆從人莫測，叫人怎得見行藏」者，即是此意。詩中法貫乾坤，萬法歸一，恰是妙諦。

「行者將身一抖，兩臂毫毛歸元」，假者可以從真而化；「將剃頭刀總捻成真，依然復了本性」，真者不妨借假而復。「還是一根金箍棒，藏在耳內。」此一本散而爲萬殊，萬殊歸而爲一本，變化無端，動靜隨時，乃得一畢萬之大法門，大觀神觀之真覺路。說到此處，一切滅法頑空之輩，當亦如夢初覺，個個自知沒法，而暗中流涕，即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噫！以萬法歸一爲體，以圓和機變爲用，用不離體，自有爲而入無爲，有無一致，天然大覺，和光混俗之道，可以了了。

詩曰：

方圓應世大修行，暗運機關神鬼驚。

隱顯形蹤人不識，萬殊一本了無生。

# 第八十五回 心猿妒木母 魔主計吞禪

憺漪子曰：行者之普會神力，能禁人主之滅法，而不能禁魔王之吞禪。則南山豹怪，不免又費一番應酬矣。古稱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食，欲以澤衣毛而成文章，故深藏以遠害。蠢哉此怪，見不及此而乃妄作不靖，自取滅亡。雖有梅花之計，不能蔽其艾葉之形，隱霧山蔚然在望也，抑何不顧名而思義乎？

西方大小諸妖，有神通者，固神通矣；即無神通者，亦尚有意致。若其間絕無意致者，惟黑水河之鼉，青龍山之犀，與連環洞之豹耳。天下無事無差等，魔怪之中，亦復有優劣耶？

話說那國王早朝，文武多官俱執表章啓奏道：「主公，望赦臣等失儀之罪失儀：指在朝堂上有不符合禮節儀式的行爲。《大明會典》卷一六五《禮律》「失儀」條：「凡祭祀，及謁拜園陵，若朝會行禮差錯，及失儀者，罰俸錢半月。其糾儀官，應糾舉而不糾者，罪同。」若喧譁、耳語、步履不穩重，甚至咳嗽搖晃，均可能被指爲失儀。。」國王道：「衆卿禮貌如常，有何失儀？」衆卿道：「主公阿，不知何故，臣等一夜把頭髮都沒了。」國王執了這沒頭髮之表，下龍牀對羣臣道：「果然不知何故。朕宮中大小人等，一夜也盡沒了頭髮。」君臣們都閣汪汪滴淚道：「從此後，再不敢殺戮和尚也。」王覆上龍位，衆官各立本班。王又道：「有事出班來奏，無事捲簾散朝。」只見那武班中閃出巡城總兵官，文班中走出東城兵馬使東城兵馬使：參見第七十八回「五城兵馬官」條注，爲五城兵馬司之一。明代五城兵馬司隸屬於主管監察、彈劾的都察院，故稱「文班」。，當階叩頭道：「臣蒙聖旨巡城，夜來獲得賊贓一櫃，白馬一匹。微臣不敢擅專，請旨定奪。」國王大喜道：「連櫃取來。」

二臣即退至本衙，點起齊整軍餘將櫃擡出軍餘：指未取得正式軍籍的軍人。《明史·華敏傳》：「又有華敏者，南京錦衣衛軍餘也。」。三藏在內，魂不附體道：「徒弟們，這一到國王前，如何理說？」行者笑道：「莫嚷！我已打點停當了。開櫃時，他就拜我們爲師哩。只教八戒不要爭競長短。」八戒道：「但只免殺，就是無量之福，還敢爭競哩！」說不了，抬至朝外，入五鳳樓，放在丹墀之下。

二臣請主公開看，國王即命打開。方揭了蓋，豬八戒就忍不住往外一跳，唬得那多官膽戰，口不能言。又見孫行者攙出唐僧，沙和尚搬出行李。八戒見總兵官牽着馬，走上前，咄的一聲道：「馬是我的！拿過來！」嚇得那官兒翻跟頭跌倒在地。四衆俱立在階中。那國王看見是四個和尚，忙下龍牀，宣召三宮妃後，下金鑾寶殿，同羣臣拜問道：「長老何來？」三藏道：「是東土大唐駕下差往西方天竺國大雷音寺拜活佛取真經的。」國王道：「老師遠來，爲何在這櫃裏安歇？」三藏道：「貧僧知陛下有願心殺和尚，不敢明投上國，扮俗人，夜至寶方飯店裏借宿。因怕人識破原身，故此在櫃中安歇。不幸被賊偷出，被總兵捉獲抬來。今得見陛下龍顏，所謂撥雲見日。望陛下赦放貧僧，海深恩便也！」國王道：「老師是天朝上國高僧，朕失迎迓。朕常年有願殺僧者，曾因僧謗了朕，朕許天願，要殺一萬和尚做圓滿。不期今夜歸依，教朕等爲僧。如今君臣后妃，都剃落了，望老師勿吝高賢，願爲門下。」

八戒聽言，呵呵大笑道：「既要拜爲門徒，有何贄見之禮？」國王道：「師若肯從，願將國中財寶獻上。」行者道：「莫說財寶，我和尚是有道之僧。你只把關文倒換了，送我們出城，保你皇圖永固，福壽長臻。」那國王聽說，即着光祿寺大排筵宴。君臣合同，拜歸於一。即時倒換關文，請師父改號。行者道：「陛下，『法國』之名甚好，但只『滅』字不通。自經我過，可改號『欽法國』欽法國：敬重佛法之國。欽，敬。，管教你海晏河清千代勝，風調雨順萬方安。」國王謝了恩。擺整朝鑾駕，送唐僧四衆出城西去。君臣們秉善歸真不題。

卻說長老辭別了欽法國王，在馬上忻然道：「悟空，此一法甚善，大有功也。」沙僧道：「哥阿，是那裏尋這許多整容匠，連夜剃這許多頭？」證夾：此以爲整容，彼方以爲失儀。行者把那施變化弄神通的事說了一遍。師徒們都笑不合口。證夾：妙則妙矣，只是衣服頭巾未曾送還，未免失信於王小二。

正歡喜處，忽見一座高山阻路。唐僧勒馬道：「徒弟們，你看這面前山勢崔巍，切須仔細！」行者笑道：「放心！放心！保你無事！」三藏道：「休言無事。我見那山峯挺立，遠遠的有些凶氣，暴雲飛出暴雲：翻騰滾動的雲。，漸覺驚惶，滿身麻木，神思不安。」行者笑道：「你把烏巢禪師的《多心經》早已忘了。」三藏道：「我記得。」行者道：「你雖記得，還有四句頌子你卻忘了哩。」三藏道：「那四句？」行者道：證夾：仙佛同源，如是，如是。

「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

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佛在靈山」以下數句：此詩較早見於宋宗鏡《銷釋金剛經科儀》。。」

李旁：着眼。

三藏道：「徒弟，我豈不知？若依此四句，千經萬典，也只是修心。」行者道：「不消說了。心靜孤明獨照，心存萬境皆清。差錯些兒成惰懈，千年萬載不成功。但要一片志誠，雷音只在眼下。似你這般恐懼驚惶，神思不安，大道遠矣，雷音亦遠矣。且莫胡疑，隨我去。」那長老聞言，心神頓爽，萬慮皆休。四衆一同前進。不幾步，到于山上。舉目看時：

那山真好山，細看色斑斑。頂上雲飄蕩，崖前樹影寒。飛禽淅瀝，走獸兇頑。林內松千幹，巒頭竹几竿。吼叫的是蒼狼奪食，咆哮的是餓虎爭餐。野猿長嘯尋鮮果，糜鹿攀花上翠嵐。風灑灑，水潺潺，時聞幽鳥語間關間關：形容鳥鳴叫的聲音。唐白居易《琵琶行》：「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難。」。幾處藤蘿牽又扯，滿溪瑤草雜香蘭。磷磷怪石，削削峯巖。狐狢成羣走，猴猿作隊頑。行客正愁多險峻，奈何古道又灣還！

師徒們怯怯驚驚，正行之時，只聽得呼呼一陣風起。三藏害怕道：「風起了！」行者道：「春有和風，夏有薰風，秋有金風，冬有朔風，四時皆有風。風起怕怎的？」三藏道：「這風來得甚急，決然不是天風。」行者道：「自古來風從地起，雲自山出。怎麼得個天風？」說不了，又見一陣霧起。那霧真個是：

漠漠連天暗，濛濛匝地昏。

日色全無影，鳥聲無處聞。

宛然如混沌，彷彿似飛塵。

不見山頭樹，那逢採藥人。

三藏一發心驚道：「悟空，風還未定，如何又這般霧起？」行者道：「且莫忙。請師父下馬，你兄弟二個在此保守，等我去看看是何吉凶。」

好大聖，把腰一躬，就到半空。用手搭在眉上，圓睜火眼向下觀之，果見那懸巖邊坐着一個妖精。你看他怎生模樣：

炳炳文斑多采豔，昂昂雄勢甚兜搜兜搜：即「抖擻」。。

堅牙出口如鋼鑽，利爪藏蹄似玉鉤。

金眼圓睛禽獸怕，銀鬚的豎鬼神愁的豎：直豎。的，原指山峯聳立。南朝梁宣帝《遊七山寺賦》：「神篢巖巖而獨立，仙的皎皎以孤臨。」此泛指聳立。。

張狂哮吼施威猛，噯霧噴風運智謀。

又見逼左右手下有三四十個小妖擺列，他在那裏逼法的噴風噯霧。行者暗笑道：「我師父也有些兒先兆先兆：此指預見。。他說不是天風，果然不是，卻是個妖精在這裏弄喧兒哩。若老孫使鐵棒往下就打，這叫做『搗蒜打』，打便打死了，只是壞了老孫的名頭。」那行者一生豪傑，再不曉得暗算計人。他道：「我且回去，照顧豬八戒照顧，教他來先與這妖精見一仗。若是八戒有本事，打倒這妖，算他一功；若無手段，被這妖拿去，等我再去救他，纔好出名。」他又想道：「八戒有些躲懶，不肯出頭，卻只是有些口緊口緊：嘴饞。，好喫東西。等我哄他一鬨，看他怎麼說。」

即時落下雲頭，到三藏前。三藏問道：「悟空，風霧處吉凶何如？」行者道：「這會子明淨了，沒甚風霧。」三藏道：「正是，覺到退下些去了。」行者笑道：「師父，我常時間還看得好，這番卻看錯了。我只說風霧之中恐有妖怪，原來不是。」三藏道：「是甚麼？」行者道：「前面不遠，乃是一莊村。村上人家好善，蒸的白米乾飯、白麪饃饃齋僧哩。這些霧，想是那些人家蒸籠之氣，也是積善之應。」李旁：惡猴。八戒聽說，認了真實，扯過行者，悄悄的道：「哥哥，你先吃了他的齋來的？」行者道：「喫不多兒，因那菜蔬太鹹了些，不喜多喫。」八戒道：「啐！憑他怎麼鹹，我也盡肚喫他一飽。十分作渴，便回來喫水。」行者道：「你要喫哩？」八戒道：「正是。我肚裏有些飢了，先要去喫些兒，不知如何？」行者道：「兄弟莫題。古書云：『父在，子不得自專父在，子不得自專：見於《論語·學而》「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孔安國注，意思是父親在的時候，兒子不能擅自做主，擅自行動。。』師父又在此，誰敢先去？」八戒笑道：「你若不言語，我就去了。」行者道：「我不言語，看你怎麼得去。」那呆子喫嘴的見識偏有，走上前，唱個大喏道：「師父，適才師兄說，前村裏有人家齋僧。你看這馬，有些要打攪人家，便要草要料，卻不費事？幸如今風霧明淨，你們且略坐坐，等我去尋些嫩草兒，先喂喂馬，然後再往那家子化齋去罷。」唐僧歡喜道：「好阿！你今日卻怎肯這等勤謹？快去快來。」那呆子暗暗笑着便走。行者趕上扯住道：「兄弟，他那裏齋僧，只齋俊的，不齋醜的。」八戒道：「這等說，又要變化是。」行者道：「正是。你變變兒去。」

好呆子，他也有三十六般變化，走到山凹裏，捻着訣，念動咒語，搖身一變，變做個矮瘦和尚。手裏敲個木魚，口裏哼阿哼的，又不會念經，只哼的是「上大人」上大人：舊時塾師教授兒童的描紅字帖，開頭幾句是「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大意是上古偉大的人物，孔子一人而已，教授了三千人，傑出的有七十多個。明葉盛《水東日記》卷十「描朱」：「『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尚仕由山水，中人坐竹林。王生自有性，平子本留心。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已上數語，凡鄉學小童，臨仿字書，皆昉（fǎnɡ開始）於此，謂之描朱。爾傳我習，幾遍海內，然皆莫知所謂。或雲僅取字畫簡少無他義，或雲義有了了可解者，且有出也。」。

卻說那怪物收風斂霧，號令羣妖，在於大路口上擺開一個圈子陣，專等行客。這呆子晦氣，不多時，撞到當中，被羣妖圍住。這個扯住衣服，那個扯着絲絛，推推擁擁，一齊下手。八戒道：「不要扯，等我一家家喫將來。」羣妖道：「和尚，你要喫甚的？」八戒道：「你們這裏齋僧，我來喫齋的。」羣妖道：「你想這裏齋僧，不知我這裏專要喫僧。我們都是山中得道的妖仙，專要把你們和尚拿到家裏，上蒸籠蒸熟喫哩。你倒還想來喫齋！」

八戒聞言，心中害怕，才報怨行者道：「這個弼馬溫，其實憊懶！他哄我說是這村裏齋僧，這裏那得村莊人家，那裏齋甚麼僧是，原來是些妖精！」那呆子被他扯急了，即便現出原身，腰間掣釘鈀一頓亂築，築退那些小妖。小妖急跑去報與老怪道：「大王，禍事了！」老怪道：「有甚禍事？」小妖道：「山前來了一個和尚，且是生得乾淨。我說拿家來蒸他喫，若吃不了，留些兒防天陰，不想他會變化。」老妖道：「變化甚的模樣？」小妖道：「那裏成個人相！長嘴大耳朵，背後又有鬃，雙手輪一根釘鈀，沒頭沒臉的亂築，唬得我們跑回來報大王也。」老怪道：「莫怕，等我去看。」輪着一條鐵杵，走近前看時，見呆子果然醜惡。他生得：

碓嘴初長三尺零，獠牙觜出賽銀釘觜（zī）：原指貓頭鷹頭上的毛角，後指形狀像毛角之物。。

一雙圓眼光如電，兩耳搧風唿唿聲。

腦後鬃長排鐵箭，渾身皮糙癩還青。

手中使件蹊蹺物，九齒釘鈀個個驚。

妖精硬着膽喝道：「你是那裏來的，叫甚名字？快早說來，饒你性命！」八戒笑道：「我的兒，你是也不認得你豬祖宗哩！上前說與你聽：

巨口獠牙神力大，玉皇升我天蓬帥。

掌管天河八萬兵，天宮快樂多自在。

只因酒醉戲宮娥，那時就把英雄賣。

一嘴拱倒鬥牛宮，吃了王母靈芝菜。

玉皇親打二千鈀，把吾貶下三天界。

教吾立志養元神，下方卻又爲妖怪。

正自高莊喜結親，命低撞着孫兄在。

金箍棒下受他降，低頭才把沙門拜。

背馬挑包做夯工夯（bèn）工：幹粗活的傭工。，前生少了唐僧債。

鐵腳天蓬本姓豬，法名改作豬八戒。」

那妖精聞言，喝道：「你原來是唐僧的徒弟。我一向聞得唐僧的肉好喫，正要拿你哩。你卻撞得來，我肯饒你？不要走！看杵杵：古代一種棒狀的武器。《宋史·呼延贊傳》：「及作破陣刀、降魔杵、鐵折上巾，兩旁有刃，皆重數十斤。」！」八戒道：「孽畜，你原來是個染博士出身染博士：從事染色業的工匠。這裏的「博士」和前文的「磨博士」（四十九回）義同。。」妖精道：「我怎麼是染博士？」八戒道：「不是染博士，怎麼會使棒槌棒槌：古代絲織品較粗糙，故染色上漿後，需要用木杵在石砧上反覆捶打，使其柔和細膩，這是染坊的一道工序。近代吳慎因《染經》：「例如生絹十兩，練熟了只得八兩左右……又可在棍上以木杵輕敲，唐詩云『萬戶搗衣聲』是也。」故豬八戒說妖精是染匠出身，會使棒槌。？」那怪那容分說，近前亂打。他兩個在山凹裏，這一場好殺：

九齒釘鈀，一條鐵棒。鈀丟解數滾狂風，杵運機謀飛驟雨。一個是無名惡怪阻山程，一個是有罪天蓬扶性主性主：心性的主人。這裏指唐僧。。性正何愁怪與魔，山高不得金生土。那個杵架猶如蟒出潭，這個鈀來卻似龍離浦。喊聲叱吒振山川，吆喝雄威驚地府。兩個英雄各逞能，捨身卻把神通賭。

八戒長起威風，與妖精廝鬥，那怪喝令小妖把八戒一齊圍住不題。

卻說行者在唐僧背後，忽失聲冷笑。沙僧道：「哥哥冷笑，何也？」行者道：「豬八戒真個呆呀！聽見說齋僧，就被我哄去了。這早晚還不見回來。若是一頓鈀打退妖精，你看他得勝而回，爭嚷功果；若戰他不過，被他拿去，卻是我的晦氣。背前面後，不知罵了多少弼馬溫哩！悟淨，你休言語，等我去看看。」好大聖，他也不使長老知道，悄悄的腦後拔了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本身模樣，陪着沙僧，隨着長老。他的真身出個神，跳在空中觀看，但見那呆子被怪圍繞，釘鈀勢亂，漸漸的難敵。行者忍不住，按落雲頭，厲聲高叫道：「八戒不要忙，老孫來了！」那呆子聽得是行者聲音，仗着勢，愈長威風，一頓鈀，向前亂築。那妖精抵敵不住，道：「這和尚先前不濟，這會子怎麼又發起狠來。」八戒道：「我的兒，不可欺負我，我家裏人來也！」一發向前，沒頭沒臉築去。那妖精委架不住，領羣妖敗陣去了。行者見妖精敗去，他就不曾近前，撥轉雲頭，徑回本處，把毫毛一抖，收上身來。長老的肉眼凡胎，那裏認得。

不一時，呆子得勝，也自轉來，累得那粘涎鼻涕白沫生生，氣嘑嘑的走將來，叫聲：「師父！」長老見了，驚訝道：「八戒，你去打馬草的，怎麼這般狼狽回來？想是山上人家有人看護，不容你打草麼？」呆子放下鈀，捶胸跌腳道：「師父莫要問，說起來就活活羞殺人！」長老道：「爲甚麼羞來？」八戒道：「師兄捉弄我！他先頭說風霧裏不是妖精，沒甚凶兆，是一莊村人家好善，蒸白米乾飯、白麪饃饃齋僧的，我就當真，想着肚裏飢了，先去喫些兒，假倚打草爲名。豈知若干妖怪把我圍了，苦戰了這一會，若不是師兄的哭喪棒相助，我也莫想得脫羅網回來也！」行者在傍笑道：「這呆子胡說！你若做了賊，就攀上一牢人是。我在這裏看着師父，何曾側離？」長老道：「是阿，悟空不曾離我。」那呆子跳着嚷道：「師父，你不曉得，他有替身！」長老道：「悟空，端的可有怪麼？」行者瞞不過，躬身笑道：「是有個把小妖兒，他不敢惹我們。八戒，你過來，一發照顧你照顧。我們既保師父，走過險峻山路，就似行軍的一般。」八戒道：「行軍便怎的？」行者道：「你做個開路將軍，在前剖路。證夾：以天蓬元帥爲開路將軍，不錯，不錯。那妖精不來便罷，若來時，你與他賭鬥。打倒妖精，算你的功果。」八戒量着那妖精手段與他差不多，卻說：「我就死在他手裏也罷，等我先走。」行者笑道：「這呆子先說晦氣話，怎麼得長進。」八戒道：「哥阿，你知道『公子登筵，不醉即飽；壯士臨陣，不死帶傷』？先說句錯話兒，後便有威風。」行者歡喜，即忙背了馬，請師父騎上，沙僧挑着行李，相隨八戒，一路入山不題。

卻說那妖精帥幾個敗殘的小妖，徑回本洞，高坐在那石崖上，默默無言。洞中還有許多看家的小妖，都上前問道：「大王常時出去，喜喜歡歡回來，今日如何煩惱？」老妖道：「小的們，我往常出洞巡山，不管那裏的人與獸，定撈幾個來家，養贍汝等。今日造化低，撞見一個對頭。」小妖問：「是那個對頭？」老妖道：「是一個和尚，乃東土唐僧取經的徒弟，名喚豬八戒。我被他一頓釘鈀，把我築得敗下陣來。好惱阿！我這一向常聞得人說，唐僧乃十世修行的羅漢，有人喫他一塊肉，可以延壽長生。不期他今日到我山裏，正好拿住他蒸喫，不知他手下有這等徒弟！」

說不了，班部叢中閃上一個小妖，對老妖哽哽咽咽哭了三聲，又嘻嘻哈哈的笑了三聲。老妖喝道：「你又哭又笑，何也？」小妖跪下道：「大王才說要喫唐僧，唐僧的肉不中喫。」老妖道：「人都說喫他一塊肉可以長生不老，與天同壽，怎麼說他不中喫？」小妖道：「若是中喫，也到不得這裏，別處妖精，也都吃了。他手下有三個徒弟哩。」老妖道：「你知是那三個？」小妖道：「他大徒弟是孫行者，三徒弟是沙和尚。這個是他二徒弟豬八戒。」老怪道：「沙和尚比豬八戒如何？」小妖道：「也差不多兒。」「孫行者比他如何？」小妖吐舌道：「不敢說！那孫行者神通廣大，變化多端。他五百年前曾大鬧天宮，上方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十二元辰、五卿四相、東西星斗、南北二神、五嶽四瀆，普天神將，也不曾惹得他過，你怎敢要喫唐僧？」老妖道：「你怎麼曉得他這等詳細？」小妖道：「我當初在獅駝嶺獅駝洞與那大王居住，那大王不知好歹，要喫唐僧，被孫行者使一條金箍棒，打進門來，可憐就打得犯了骨牌名，都『斷幺絕六』斷幺絕六：都是骨牌術語。斷幺，指手中牌無一張帶「幺」（即牌一端有單個紅點）者，如幺二、幺四等。絕六，指手中牌無一張帶「六」（即牌一端有六個白點或綠點）者，如四六、五六等。摸到這兩種情況爲最劣。此處僅指斷根絕戶，無一倖存。。還虧我有些見識，從後門走了，來於此處，蒙大王收留。故此知他手段。」老妖聽言，大驚失色，這正是「大將軍怕讖語」讖語：古代巫師、方士所作的預言，迷信觀念稱將來會應驗。。他聞得自家人這等說，安得不驚。

正都在悚懼之際，又一個小妖上前道：「大王莫惱，莫怕。常言道『事從緩來』，若是要喫唐僧，等我定個計策拿他。」老妖道：「你有何計？」小妖道：「我有個『分瓣梅花計』。」老妖道：「怎麼叫做『分瓣梅花計』？」證夾：「分瓣梅花計」將來弄做「齊根一掃光」。小妖道：「如今把洞中大小羣妖，點將起來，千中選百，百中選十，十中只選三個，須是有能幹，會變化的，都變做大王的模樣，頂大王之盔，貫大王之甲，執大王之杵，三處埋伏。先着一個戰豬八戒，再着一個戰孫行者，再着一個戰沙和尚。舍着三個小妖，調開他弟兄三個，大王卻在半空伸下拿雲手去捉這唐僧，就如探囊取物，就如魚水盆裏捻蒼蠅魚水盆裏捻蒼蠅：比喻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有何難哉！」老妖聞此言，滿心歡喜道：「此計絕妙！絕妙！這一去，拿不得唐僧便罷；若是拿了唐僧，決不輕你，就封你做個前部先鋒。」小妖叩頭謝恩，叫點妖怪。即將洞中大小妖精點起，果然選出三個有能的小妖，俱變做老妖，各持鐵杵埋伏，等待唐僧不題。

卻說這唐長老無慮無憂，相隨八戒上大路，行勾多時，只見那路傍邊撲祿的一聲響亮，跳出一個小妖，奔向前邊，要捉長老。孫行者叫道：「八戒！妖精來了，何不動手？」那呆子不認真假，掣釘鈀趕上亂築。那妖精使鐵杵急架相迎。他兩個一往一來的，在山坡下正然賭鬥，又見那草科裏響一聲，又跳出個怪來，就奔唐僧。行者道：「師父，不好了！八戒則眼拙，放那妖精來拿你了，等老孫打他去！」急掣棒迎上前喝道：「那裏去！看棒！」那妖精更不打話，舉杵來迎。他兩個在草坡下一撞一衝，正相持處，又聽得山背後呼的風響，又跳出個妖精來，徑奔唐僧。沙僧見了，大驚道：「師父！大哥與二哥的眼都花了，把妖精放將來拿你了！你坐在馬上，等老沙拿他去！」這老沙也不分好歹，即掣杖，對面擋住那妖精鐵杵，恨苦相持。吆吆喝喝，亂嚷亂鬥，漸漸的調遠。那老怪在半空中，見唐僧獨坐馬上，伸下五爪鋼鉤，把唐僧一把撾住。那師父丟了馬，脫了鐙，被妖精一陣風徑攝去了。可憐！這正是「禪性遭魔難正果，江流又遇苦災星」。

老妖按下風頭，把唐僧拿到洞裏，叫：「先鋒！」那定計的小妖上前跪倒，口中道：「不敢！不敢！」老妖道：「何出此言？大將軍一言既出，如白染皁。當時說拿不得唐僧便罷，拿了唐僧，封你爲前部先鋒。今日你果妙計成功，豈可失信於你？你可把唐僧拿來，着小的們挑水刷鍋，搬柴燒火，把他蒸一蒸，我和你都喫他一塊肉，以圖延壽長生也。」先鋒道：「大王，且不可喫。」老怪道：「既拿來，怎麼不可喫？」先鋒道：「大王吃了他不打緊，豬八戒也做得人情做得人情：指以某種行動或東西結好於人。，沙和尚也做得人情，但恐孫行者那主子刮毒主子：相當於「角色」，比喻生活中遇到的某種類型的人物。。他若曉得是我們吃了，他也不來和我們廝打，他只把那金箍棒往山腰裏一刷，搠個窟窿，連山都掬倒了，我們安身之處也無之矣。」老怪道：「先鋒，憑你有何高見？」先鋒道：「依着我，把唐僧送在後園，綁在樹上，兩三日不要與他飯喫，一則圖他裏面乾淨，一則等他三人只不門前尋找。打聽得他們回去了，我們卻把他拿出來，自自在在的受用，卻不是好？」

老怪笑道：「正是，正是，先鋒說得有理。」一聲號令，把唐僧拿入後園，一條繩綁在樹上，衆小妖都去前面去聽候。你看那長老苦捱着繩纏索綁，緊縛牢拴，止不住腮邊流淚，叫道：「徒弟呀！你們在山中擒怪，甚路里趕妖？我被潑魔捉來，此處受災，何日相會？痛殺吾也！」正自兩淚艱難，只見對面樹上有人叫道：「長老，你也進來了！」長老正了性道：「你是何人？」那人道：「我是本山中的樵子，被那山主前日拿來，綁在此間，今已三日，算計要喫我哩。」長老滴淚道：「樵夫阿，你死只是一身，無甚掛礙，我卻死得不甚乾淨。」李旁：偏是出家人不乾淨。樵子道：「長老，你是個出家人，上無父母，下無妻子，死便死了，有甚麼不乾淨？」長老道：「我本是東土往西天取經去的，奉唐朝太宗皇帝御旨拜活佛，取真經，要超度那幽冥無主的孤魂。今若喪了性命，可不盼殺那君王，孤負那臣子？那枉死城中無限的冤魂，卻不大失所望，永世不得超生？一場功果，盡化作風塵，這卻怎麼得乾淨也？」證夾：悽楚之音，令人酸鼻。樵子聞言，眼中墮淚道：「長老，你死也只如此，我死又更傷情。我自幼失父，與母鰥居鰥（ɡuān）居：獨身沒有妻室。，更無家業，止靠着打柴爲生。老母今年八十三歲，只我一人奉養。倘若無常，誰與他埋屍送老？苦哉，苦哉！痛殺我也！」長老聞言，放聲大哭道：「可憐，可憐！山人尚有思親意，空教貧僧會念經！事君事親，皆同一理。你爲親恩，我爲君恩。」正是那：

「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送斷腸人」。

且不言三藏身遭困苦，卻說孫行者在草坡下戰退小妖，急回來傍邊，不見了師父，止存白馬、行囊。慌得他牽馬挑擔，向山頭找尋。咦！正是那：

有難的江流專遇難，降魔的大聖亦遭魔。

畢竟不知尋找師父下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萬法歸一，內外圓通，方能了得本來法身之事矣。然或人疑爲必拒絕外緣，一無所累，即是大道，而不知真心實用，由內達外，捨本逐末，焉能了得性命？故仙翁於此回叫人在根本上下功，使道法並行，以濟大事耳。

「滅法國君臣，一夜盡沒了頭髮，各汪汪滴淚道：『從今後再不敢殺戮和尚。』」是已悟無法之不是，而必用法之爲真矣。蓋法所以取其經，無法而真經何取？「四衆跳出櫃來，八戒拉了白馬，俱立階中。」正以見金丹大道，攢簇五行，和合四象，有火候，有功程，法之不宜滅而宜欽者。「國王問了來歷，君臣們俱都皈依，改滅法爲欽法。」此乃因假法而滅法，以無法而欽法，遇假則滅，遇真則欽。欽法以滅法，滅法以欽法，要皆本真心中流出，而非可於聲色中求之。

「唐僧對行者道：『這一法甚善，大有功也。』沙僧道：『是那裏尋這許多整容匠，連夜剃許多頭？』」言一悟得真空，則真心發現，得其一而萬事畢。真空不離妙相，妙相不離真空，真空妙相，功德不可思議。然其變化神通之妙，遠在千里，近在颶尺，一通明人道破，方知真寶不從他得，真足令人失笑矣。古人所謂「原來只是這些兒，往往叫君天下走」者是也。夫真心者，道心也。道心乃水中之真金，爲仙佛之種子，特因人心用事，而道心不現，若不識道心，萬般作爲，人心做作，盡是虛假。「唐僧見山峯凶氣，頗覺精神不寧。」未免在人心上起見，認其假而失其真。故行者笑道：「放心！放心！，保你無事。」言放去人心，自有道心。道心無聲無色，不着形象，凶氣何來？又以烏巢禪師《多心經·頌子》提醒，何其切實？

曰：「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曰：「若依此四句，千經萬典，也只是修心。」曰：「心靜孤明獨照，心存萬境皆清。差錯些兒成惰懈，千年萬載不成功。但要一片至誠，雷音只在眼下。似這般恐懼驚惶，神思不寧，大道遠矣，雷音亦遠矣！」蓋心者道之體，道者心之用，識得道心無心，則心即是佛，佛即是心。一靈妙有，法界圓通，孤明獨照，萬境皆清。一片至誠，步步腳踏實地，勇猛精進，而大道在望。否則，人心用事，行隆徼倖，逐境遷流，恐懼驚惶，是道不遠人，人自爲道而遠人，安能上得雷音，見得真佛，而歸於大覺之地哉？

「長老聞言，心神頓爽，萬慮皆作。」是已知得道心而無心矣。然既知其道心，須當去其人心，只知道心，不去人心，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終是在聲色上用功，不知在根本處尋真，雖能以法防顧其外，其如內之風霧，一陣又一陣，遮蔽其靈竅。何哉？遮蔽靈竅，道心着空，人心弄息，內魔先起，外魔即來。故「大聖半空中，見懸巖邊坐着一個妖精，逼法的噴雲曖霧，暗笑道：『我師父也有些兒先兆，果然是個妖精，在這裏弄喧哩！』」言下分明，何等了了。

推其道心之蔽，皆由不知戒懼懶惰，不肯出頭之故。懶惰則心迷，心迷則性亂，性亂則心愈迷，心愈迷而性愈亂，所作所爲，無不爲人心所哄。會得此者，明淨心地，沒甚風霧，正是覺得，即便退去，而不遭兇險；迷於此者，錯看妖怪，以風霧之處爲齋僧之家，以蒸籠之氣爲積善之應，認假作真，貪心不足，頭上安頭。是心本不多，因戒反多；心本無識，因戒有識；心本明淨，因戒不淨。

「呆子變和尚，敲木魚，不會念經，口裏哼的是『上大人』」。只在聲色上打點，會不得《心經》妙旨，空空一戒，執着一己而修，能不撞入妖精圈子陣當中，被羣妖圍住乎？「這個扯衣服，那個扯絲絛，擠擠擁擁，一齊下手。」正寫內無道心，外持一戒，前後左右，俱繫心妖，全身纏繞，無可解脫之狀。當斯時也，身不自主，早被妖精夾生活吞，已失於己，而猶不知，反思人家喫齋，欲取於人，天下呆子有如是乎？

羣妖道：「你想這裏齋僧，不知我這裏專要喫僧。」又道：「拿到家裏上蒸籠蒸喫哩！你倒還想來喫齋。」罵盡天下不知死活之徒。以人心爲道心，妄想長生，皆系自投魔口，被妖蒸喫，非徒無益，而又有害，縱能知得真實之戒，狠力支持，亦僅退得小妖之魔障，詎能免得老妖之圍困乎？此何以故，蓋以道心不見，一真百真，一假百假，既無道心，人心當權，真戒亦假，何能爲力？此提綱所謂「心猿妒木母」者是也。

行者爲道心，金公也。八戒爲真性，木母也。心性相合，而陰陽同類；金木相併，而水火相濟。今金公而妒木母，則孤陰寡陽，彼此不應，內外不濟，爲魔所困，亦何足怪？「行者拔腦後毫毛一根，變作本身模樣，真身出神，空中來助八戒，八戒仗勢長威，打敗羣妖。」以見金木交併，彼此扶持，邪魔難侵，而知人心之不可不去，道心之不可不生。一真一假，法之得力不得力有如是。

「小妖誇獎行者鬧天宮，戰獅駝，一番手段。」正點醒真心實用，所向無敵，通天徹地，並無窒礙，而一切後天陰邪，非所能傷，此老妖聞言而大驚失色也。然道心者，一心也，一心足以制妖，而分心足以助妖。小妖獻「分瓣梅花計」，在千百十中，選三個小妖，調三徒而捉唐僧者，正在於此。

梅花一心而數瓣分，比人一心而知識亂。三個小妖即貪、嗔、癡之三毒心。千百十心，總不過此三心而已。古人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今用三心，而分亂道心，遂心一分，五行錯亂，元神失陷，勢所必然。故曰：「要捉這唐僧，如探囊取物。」三小妖調去三徒，老妖見唐僧獨坐馬上，攝到洞內，連叫定計小妖，封爲前部先鋒。

噫！不顧其內，專顧其外，本欲御紛，反而招紛，正不勝邪，真爲假攝，分心之心甚矣哉！要之唐僧爲妖所攝，皆由行者使八戒爲開路將軍，欲以一戒禪定，而妄想了道。殊不知禪機本靜，靜反生妖，妖若一生，心無主宰，迷惑百端，妖即吞禪。我以戒往，彼以紛來；我以無心求，彼以有心應。妖之封以前部先鋒，我實以戒前部先鋒開其路，妖在後而我在先，於妖何尤？然則妖吞者，由於定禪；妖攝者，由於獨戒。禪以致吞，戒以致攝。何貴於禪？何貴於戒？這個病根，總在因聲色而着人心，因人心而迷道心，因迷道心而亂真性，而禪戒俱空，妖邪隨之，真不知根本之學者。

「妖精把唐僧綁在樹上」，正示其有根本實學，而未可在末節搜尋也。根本爲何物？即本來一點真知道心，道心非有非無，非色非空，而不屬心。直古常存，萬劫不壞。得此心而修持之，取真經，見活佛，完大道，以成天下希有之事。如爲臣盡忠，爲子盡孝，同一根本之意。乃世竟有忘厥根本之知，而襲取外來之識，自入魔口者，有識者能不目睹心傷也？唐僧哭道：「痛殺我也。」樵子哭道：「苦哉！苦哉！痛殺我也。」吾亦曰：「苦哉！苦哉！痛殺我也。」不知天下修行人，自知其苦，而亦曰痛殺我也否？

詩曰：

金木相間性有偏，中和乖失怎爲禪。

真心不見外空戒，陷害丹元道不全。

# 第八十六回 木母助威徵怪物 金公施法滅妖邪

憺漪子曰：魔怪中要喫唐僧者多矣，未有真喫唐僧者，亦未有未喫唐僧而假獻其頭者，彼其意不過欲欺人耳。究竟明眼人不可欺。而情見勢詘，並欲保其殘軀、故穴而不可得，此怪可謂心勞日拙矣。從來大言不慚者，必無實用。一戰而杜門，一睡而就縛，豹鞟猶犬鞟耳，安在乎南山大王數百年之放蕩耶！

三藏西行至此，始聞樵子一言云：「天竺極樂之鄉，不滿千里。」想當日取經者之心，與後日作記者、讀記者之心，一時俱灑然，霍然如起沉痾而釋重負。

話說孫大聖牽着馬，挑着擔，滿山頭尋叫師父，忽見豬八戒氣呼呼的跑將來道：「哥哥，你喊怎的？」行者道：「師父不見了，你可曾看見？」八戒道：「我原來只跟唐僧做和尚的，你又捉弄我，教做甚麼將軍！我舍着命，與那妖精戰了一會，得命回來。師父是你與沙僧看着的，反來問我？」行者道：「兄弟，我不怪你。你不知怎麼眼花了，把妖精放回來拿師父。我去打那妖精，教沙和尚看着師父的，如今連沙和尚也不見了。」八戒笑道：「想是沙和尚帶師父那裏出恭去了。」說不了，只見沙僧來到。行者問道：「沙僧，師父那裏去了？」沙僧道：「你兩個眼都昏了，把妖精放將來拿師父，老沙去打那妖精的，師父自家在馬上坐來。」行者氣得暴跳道：「中他計了！中他計了！」沙僧道：「中他甚麼計？」行者道：「這是『分瓣梅花計』，把我弟兄們調開，他劈心裏撈了師父去了。天！天！天！卻怎麼好！」止不住腮邊淚滴。八戒道：「不要哭，一哭就膿包了。橫豎不遠，只在這座山上，我們尋去來。」

三人沒急奈何，只得入山找尋。行了有二十里遠近，只見那懸崖之下，有一座洞府：

削峯掩映，怪石嵯峨。奇花瑤草馨香，紅杏碧桃豔麗。崖前古樹，霜皮溜雨四十圍霜皮溜雨四十圍：和下文「黛色參天二千尺」均出自唐杜甫《古柏行》。；門外蒼松，黛色參天二千尺黛色參天二千尺：黛色，青黑色。此句用杜甫詩成句，見注0。。雙雙野鶴，常來洞口舞清風；對對山禽，每向枝頭啼白晝。簇簇黃藤如掛索，行行煙柳似垂金。方塘積水，深穴依山。方塘積水，隱窮鱗未變的蛟龍；深穴依山，住多年喫人的老怪。果然不亞神仙境，真是藏風聚氣巢。

行者見了，兩三步跳到門前看處，那石門緊閉，門上橫安着一塊石版，石版上有八個大字，乃「隱霧山折嶽連環洞」。證夾：「隱霧」、「連環」可解，「折嶽」不可解。行者道：「八戒，動手阿！此間乃妖精住處，師父必在他家也。」那呆子仗勢行兇，舉釘鈀盡力築將去，把他那石頭門築了一個大窟窿，叫道：「妖怪！快送出我師父來，免得釘鈀築倒門，一家子都是了帳！」守門的小妖急急跑入報道：「大王，闖出禍來了！」老怪道：「有甚禍？」小妖道：「門前有人把門打破，嚷道要師父哩。」老怪大驚道：「不知是那個尋將來也。」先鋒道：「莫怕！等我出去看看。」那小妖奔至前門，從那打破的窟窿處，歪着頭往外張，見是個長嘴大耳朵，即回頭高叫：「大王莫怕他！這個是豬八戒，沒甚本事，不敢無理。他若無理，開了門，拿他進來湊蒸。怕便只怕那毛臉雷公嘴的和尚。」八戒在外邊聽見道：「哥阿，他不怕我，只怕你哩。師父定在他家了。你快上前。」行者罵道：「潑孽畜，你孫外公在這裏！送我師父出來，饒你命罷！」先鋒道：「大王不好了，孫行者也尋將來了！」老怪報怨道：「都是你定的甚麼『分瓣分瓣』，卻惹得禍事臨門，怎生結果？」先鋒道：「大王放心，且休埋怨。我記得孫行者是個寬洪海量的猴頭，雖則他神通廣大，卻好奉承。我們拿個假人頭出去哄他一鬨，奉承他幾句，只說他師父是我們吃了。若還哄得他去了，唐僧還是我們受用；哄不過再作理會。」老怪道：「那裏得個假人頭？」先鋒道：「等我做一個兒看。」

好妖怪，將一把衠鋼刀斧，把柳樹根砍做個人頭模樣，噴上些人血，糊糊塗塗的，着一個小怪，使漆盤兒拿至門下，叫道：「大聖爺爺，息怒容稟。」孫行者果好奉承，聽見叫聲「大聖爺爺」，便就止住八戒：「且莫動手，看他有甚話說。」拿盤的小怪道：「你師父被我大王拿進洞來，洞裏小妖村頑，不識好歹，這個來吞，那個來啃，抓的抓，咬的咬，把你師父吃了，只剩了一個頭在這裏也。」行者道：「既吃了便罷，只拿出人頭來，我看是真是假。」那小怪從門窟裏拋出那個頭來。豬八戒見了就哭道：「可憐呵！那們個師父進去，弄做這們個師父出來也！」行者道：「呆子，你且認認是真是假。就哭！」八戒道：「不羞！人頭有個真假的？」行者道：「這是個假人頭。」八戒道：「怎認得是假？」行者道：「真人頭拋出來，撲搭不響；假人頭拋得像梆子聲。你不信，等我拋了你聽。」拿起來往石頭上一摜，噹的一聲響亮。沙和尚道：「哥哥，響哩！」行者道：「響便是個假的。我教他現出本相來你看。」急掣金箍棒，撲的一下，打破了。八戒看時，乃是個柳樹根。呆子忍不住罵起來道：「我把你這夥毛團！你將我師父藏在洞裏，拿個柳樹根哄你豬祖宗，莫成我師父是柳樹精變的！」證夾：梅花瓣空拿唐僧，柳樹根難欺行者。梅、柳二計俱拙。

慌得那拿盤的小怪，戰兢兢跑去報道：「難，難，難！難，難，難！」老妖道：「怎麼有許多難？」小妖道：「豬八戒與沙和尚倒哄過了，孫行者卻是個『販古董的— — —識貨販古董的— — —識貨：古董行業的貨物真假難認，古董商要憑眼力和經驗辨別真假優劣，所以叫「販古董的— — —識貨」。清李漁《意中緣·毒餌》：「單靠一雙識貨眼，賤收骨董（同「古董」）賣湖邊。」！識貨！』他就認得是個假人頭。如今得個真人頭與他，或者他就去了。」老怪道：「怎麼得個真人頭？我們那剝皮亭內有吃不了的人頭選一個來。」衆妖即至亭內揀了個新鮮的頭，教啃淨頭皮，滑塔塔的，還使盤兒拿出，叫：「大聖爺爺，先前委是個假頭。這個真正是唐老爺的頭，我大王留了鎮宅子的，今特獻出來也。」撲通的把個人頭又從門窟裏拋出，血滴滴的亂滾。

孫行者認得是個真人頭，沒奈何就哭。八戒、沙僧也一齊放聲大哭。八戒噙着淚道：「哥哥，且莫哭，天氣不是好天氣，恐一時弄臭了。等我拿將去，乘生氣埋下再哭生氣：新鮮。。」行者道：「也說得是。」那呆子不嫌穢污，把個頭抱在懷裏，跑上山崖。向陽處尋了個藏風聚氣的所在，取釘鈀築了一個坑，把頭埋了，又築起一個墳冢。才叫沙僧：「你與哥哥哭着，等我去尋些甚麼供養供養他。」就走向澗邊，攀幾根大柳枝，拾幾塊鵝卵石，回至墳前，把柳枝兒插在左右，鵝卵石堆在面前。行者問道：「這是怎麼說？」八戒道：「這柳枝權爲松柏，與師父遮遮墳頂；這石子權當點心，與師父供養供養供養：祭祀時擺設供品。。」行者喝道：「夯貨！人已死了，還將石子兒供他！」八戒道：「表表生人意，權爲孝道心。」行者道：「且休胡弄！教沙僧在此，一則廬墓廬墓：古人在父母或師長死後，服喪期間在墓旁搭蓋小屋（草廬）居住，守護墳墓，稱廬墓。，二則看守行李、馬匹。我和你去打破他的洞府，拿住妖魔，碎屍萬段，與師父報仇去來。」沙和尚滴淚道：「大哥言之極當。你兩個着意，我在此處看守。」

好八戒，即脫了皁錦直裰，束一束着體小衣，舉鈀隨着行者。二人努力向前，不容分辨，徑自把他石門打破，喊聲振天，叫道：「還我活唐僧來耶！」那洞裏大小羣妖，一個個魂飛魄散，都報怨先鋒的不是。老妖問先鋒道：「這些和尚打進門來，卻怎處治？」先鋒道：「古人說得好：『手插魚籃，避不得腥手插魚籃，避不得腥：已經插手某事，想避嫌也不行。。』一不做，二不休，左右帥領家兵殺那和尚去來！」老怪聞言，無計可奈，真個傳令，叫：「小的們，各要齊心，將精銳器械跟我去出征。」果然一齊吶喊，殺出洞門。這大聖與八戒，急退幾步，到那山場平處，抵住羣妖，喝道：「那個是出名的頭兒出名的頭兒：對事情負責任的首領。？那個是拿我師父的妖怪？」那羣妖紮下營盤，將一面錦繡花旗閃一閃。老怪持鐵杵，應聲高呼道：「那潑和尚，你認不得我？我乃南山大王南山大王：典出漢劉向《列女傳·陶答子妻》：「妾聞南山有玄豹，隱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生而須死耳。」故此處豹子精稱名南山大王，居隱霧山。，數百年放蕩於此。你唐僧已是我拿吃了，你敢如何？」行者罵道：「這個大膽的毛團！你能有多少的年紀，敢稱『南山』二字？李老君乃開天闢地之祖，尚坐於太清之右太清之右：老君又稱「太清道德天尊」，這裏的「太清之右」當爲「玉清之右」，指「玉清元始天尊」。道觀中三清塑像，元始天尊居中，太上老君在元始天尊的右手邊。；佛如來是治世之尊，還坐於大鵬之下；孔聖人是儒教之尊，亦僅呼爲『夫子』夫子：古代男子的敬稱，也是學生對老師的敬稱。。你這個孽畜，敢稱甚麼南山大王南山大王：這裏，南山應是「南山壽」的意思。典出《詩經·小雅·天保》：「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孔穎達疏：「天定其基業長久，且又堅固，如南山之壽。」妖怪說自己是「南山大王」，就是取其堅固長壽的意思，說自己「數百年放蕩於此」。所以悟空罵它「你有多少的年紀，敢稱『南山』二字」。另外，還因爲妖精是豹子精，用「南山豹」典故（詳見後注），所以稱自己是「南山大王」。不過這時候，悟空還不知道這是豹子精，所以只就長壽的意思罵它。，數百年之放蕩！不要走，喫你外公老爺一棒！」那妖精側身閃過，使杵抵住鐵棒，睜圓眼問道：「你這嘴臉像個猴兒模樣，敢將許多言語壓我！你有甚麼手段，在吾門下猖狂？」行者笑道：「我把你個無名的孽畜！是也不知老孫！你站住，硬着膽，且聽我說：

祖居東勝大神洲，天地包含幾萬秋。

花果山頭仙石卵，卵開產化我根苗。

生來不比凡胎類，聖體原從日月儔儔（chóu）：比，相比。。

本性自修非小可，天姿穎悟大丹頭。

官封大聖居雲府，倚勢行兇鬥鬥牛。

十萬神兵難近我，滿天星宿易爲收。

名揚宇宙方方曉，智貫乾坤處處留。

今幸皈依從釋教，扶持長老向西遊。

逢山開路無人阻，遇水支橋有怪愁。

林內施威擒虎豹，崖前復手捉貔貅復手：同「覆手」。把手掌向下一翻，比喻事情容易辦成。貔貅：古代傳說的兩種猛獸。清徐珂《清稗類鈔·動物·貔貅》：「貔貅，形似虎，或曰似熊，毛色灰白，遼東人謂之白熊。雄者曰貔，雌者曰貅，故古人多連舉之。」。

東方果正來西域，那個妖邪敢出頭。

孽畜傷師真可恨，管教時下命將休！」

那怪聞言，又驚又恨。咬着牙，跳近前來，使鐵杵望行者就打。行者輕輕的用棒架住，還要與他講話，那八戒忍不住，掣鈀亂築那怪的先鋒。先鋒帥衆齊來。這一場在山中平地處混戰，真是好殺：

東土大邦上國僧，西方極樂取真經。南山大豹噴風霧，路阻深山獨顯能。施巧計，弄乖伶，無知誤捉大唐僧。相逢行者神通廣，更遭八戒有名聲。羣妖混戰山平處，塵土紛飛天不清。那陣上小妖呼哮，槍刀亂舉；這壁廂神僧叱喝，鈀棒齊興興：舉起。。大聖英雄無敵手，悟能精壯喜神生神生：原作「裋年」，不詳其義。據《新說西遊記》改。。南禺老怪南禺老怪：即指豹子精。南山豹有出典，典出漢·劉向《列女傳·陶答子妻》：「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後來「南山豹」用來比喻隱居愛惜自己的人；又因爲南山豹「澤其毛而成文章」，也用來比喻寫作有文采。但是，這裏卻與原來典故的意思不相干，只是因爲這妖怪是花皮豹子精。南禺——南方，禺，區域的意思。，部下先鋒，都爲唐僧一塊肉，致令舍死又亡生。這兩個因師性命成仇隙，那兩個爲要唐僧忒惡情。往來鬥經多半會，沖沖撞撞沒輸贏。

孫大聖見那些小妖勇猛，連打不退。即使個分身法，把毫毛拔下一把，嚼在口中，噴出去，叫聲：「變！」都變做本身模樣，一個使一條金箍棒，從前邊往裏打進。那一二百個小妖，顧前不能顧後，遮左不能遮右，一個個各自逃生，敗走歸洞。這行者與八戒，從陣裏往外殺來。可憐那些不識俊的妖精，湯着鈀，九股血出；挽着棒，骨肉如泥。唬得那南山大王滾風生霧，得命逃回。那先鋒不能變化，早被行者一棒打倒，現出本相，乃是個鐵背蒼狼怪。八戒上前扯着腳，翻過來看了道：「這廝從小兒也不知偷了人家多少豬牙子、羊羔兒吃了豬牙子：同「豬伢子」。小豬崽。！」行者將身一抖，收上毫毛道：「呆子，不可遲慢！快趕老怪，討師父的命去來！」八戒回頭，就不見那些小行者，道：「哥哥的法相兒都去了？」行者道：「我已收來也。」八戒道：「妙阿！妙阿！」兩個喜喜歡歡，得勝而回。

卻說那老怪逃了命回洞，分付小妖搬石塊，挑土，把前門堵了。那些得命的小妖，一個個戰兢兢的，把門都堵了，再不敢出頭。這行者引八戒，趕至門首吆喝，內無人答應。八戒使鈀築時，莫想得動。行者知之，道：「八戒，莫費氣力，他把門已堵了。」八戒道：「堵了門，師仇怎報？」行者道：「且回上墓前，看看沙僧去。」

二人復至本處，見沙僧還哭哩。八戒越發傷悲，丟了鈀，伏在墳上，手撲着土哭道：證夾：八戒此番絕口不談份行李散夥，亦奇。「苦命的師父呵！遠鄉的師父阿！那裏再得見你耶！」行者道：「兄弟，且莫悲切。這妖精把前門堵了，一定有個後門出入。你兩個只在此間，等我再去尋看。」八戒滴淚道：「哥阿！仔細着，莫連你也撈去了，我們不好哭得：哭一聲師父，哭一聲師兄，就要哭得亂了。」李旁：說得妙。行者道：「沒事，我自有手段。」

好大聖，收了棒，束束裙，拽開步，轉過山坡，忽聽得潺潺水響。急回頭看處，原來是澗中水響，上溜頭衝泄下來。又見澗那邊有座門兒，門左邊有一個出水的暗溝，溝中流出紅水來。他道：「不消講，那就是後門了。若要是原嘴臉，恐有小妖開門看見認得，等我變作個水蛇兒過去。且住！變水蛇，恐師父的陰靈兒知道，怪我出家人變蛇纏長纏長：同「纏帳」。糾纏，攪擾。；變作個小螃蟹兒過去罷。也不好，恐師父怪我出家人腳多。」即做一個水老鼠，搜的一聲攛過去，從那出水的溝中鑽至裏面天井中。探着頭兒觀看，只見那向陽處有幾個小妖，拿些人肉巴子，一塊塊的理着曬哩。行者道：「我的兒阿！那想是師父的肉，吃不了，曬乾巴子防天陰的。我要現本相，趕上前，一棍子打殺，顯得我有勇無謀；且再變化進去，尋那老怪，看是何如。」跳出溝，搖身又一變，變做個有翅的馬蟻兒馬蟻：即「螞蟻」。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十七：「秦中多巨黑蟻，好鬥，俗呼爲馬蟻。」。真個是：

力微身小號玄駒玄駒：也作「玄蚼」，螞蟻的別名。漢揚雄《方言》第十一：「蚍蜉，西南梁、益州（相當於今陝西、四川）之間謂之玄蚼。」，日久藏修有翅飛。

閒渡橋邊排陣勢，喜來牀下鬥仙機「閒渡」二句：螞蟻好羣鬥，組織嚴密，類似佈陣。《關尹子》：「聖人……師戰蟻置兵。」宋陸佃《埤雅·釋蟲》：「蟻……鬥輒酣戰不解，有行列隊伍。」後有人訓練螞蟻相鬥，以作表演。清褚人獲《堅瓠廣集》卷二引王兆雲《湖海搜奇》：「京師教坊有以赤、黑蟻子列陣，能合鼓進、金退之節，無一混淆者。」。

善知雨至常封穴善知雨至常封穴：螞蟻能感知天氣，若天陰將雨，則填塞洞穴口。漢焦贛《易林》：「蟻封穴戶，大雨將集。」，壘積塵多遂作灰壘積塵多遂作灰：天將下雨，螞蟻會從洞中運土至洞口，積成土堆。宋陸佃《埤雅·釋蟲》：「蟻將雨則出，而擁土成峯。」。

巧巧輕輕能爽利，幾番不覺過柴扉。

他展開翅，無聲無影，一直飛入中堂。只見那老怪煩煩惱惱正坐，有一個小妖，從後面跑將來報道：「大王萬千之喜！」老妖道：「喜從何來？」小妖道：「我纔在後門外澗頭上探看，忽聽得有人大哭。即𧿼上峯頭望望，原來是豬八戒、孫行者、沙和尚在那裏拜墳痛哭。想是把那個人頭認做唐僧的頭葬下，掆作墳墓哭哩掆作墳墓：掆，原義爲頂住、架住。這裏引申意爲頂住土石，推攏來堆作一座墳墓。。」行者在暗中聽說，心內歡喜道：「若出此言，我師父還藏在那裏，未曾喫哩。等我再去尋尋，看死活如何，再與他說話。」

好大聖，飛在中堂，東張西看，見傍邊有個小門兒，關得甚緊。即從門縫兒裏鑽去看時，原是個大園子，隱隱的聽得悲聲。徑飛入深處，但見一叢大樹，樹底下綁着兩個人，一個正是唐僧。行者見了，心癢難撓，忍不住，現了本相，近前叫聲：「師父。」那長老認得，滴着淚道：「悟空，你來了？快救我一救！悟空！悟空！」行者道：「師父莫只管叫名字。面前有人，怕走了風訊。你既有命，我可救得你。那怪只說已將你吃了，拿個假人頭哄我，我們與他恨苦相持。師父放心，且再熬熬兒，等我把那妖精弄倒，方好來解救。」

大聖念聲咒語，卻又搖身還變做個螞蟻兒，復入中堂，丁在正樑之上。只見那些未傷命的小妖，簇簇攢攢，紛紛嚷嚷。內中忽跳出一個小妖，告道：「大王，他們見堵了門，攻打不開，死心塌地，舍了唐僧，將假人頭弄做個墳墓。今日哭一日，明日再哭一日，後日復了三復了三：指死人埋葬三天，家人招魂祭奠，至此葬禮告一段落。，好道回去。打聽得他們散了阿，把唐僧拿出來，碎劖碎剁，把些大料煎了大料：即八角茴香，一種調料。，香噴噴的大家喫一塊兒，也得個延年長壽。」又一個小妖拍着手道：「莫說！莫說！還是蒸了喫的有味！」又一個說：「煮了喫，還省柴。」又一個道：「他本是個稀奇之物，還着些鹽兒醃醃，喫得長久。」

行者在那梁中聽見，心中大怒道：「我師父與你有甚毒情，這般算計喫他！」即將毫毛拔了一把，口中嚼碎，輕輕吹出，暗念咒語，都教變做瞌睡蟲兒，往那衆妖臉上拋去。一個個鑽入鼻中，小妖漸漸打盹。不一時，都睡倒了。只有那個老妖睡不穩，他兩隻手揉頭搓臉，不住的打涕噴，捏鼻子。行者道：「莫是他曉得了？與他個雙掭燈雙掭燈：兩個燈芯的燈。！」又拔一根毫毛，依母兒做了母兒：即「模子」。，拋在他臉上，鑽於鼻孔內。兩個蟲兒，一個從左進，一個從右入。那老妖𧿼起來，伸伸腰，打兩個呵欠，呼呼的也睡倒了。

行者暗喜，才跳下來，現出本相。耳朵裏取棒來，幌一幌，有鴨蛋粗細，噹的一聲，把旁門打破，跑至後園，高叫：「師父！」長老道：「徒弟，快來解解繩兒，綁壞我了！」行者道：「師父不要忙，等我打殺妖精，再來解你。」急抽身跑至中堂。正舉棍要打，又殢住手道殢（tì）：滯。：「不好！等解了師父來打。」復至園中，又思量道：「等打了來救。」如此者兩三番，卻纔跳跳舞舞的到園裏。長老見了，悲中作喜道：「猴兒，想是看見我不曾傷命，所以歡喜得沒是處沒是處：不得了，沒辦法。，故這等作跳舞也？」行者才至前，將繩解了，挽着師父就走。又聽得對面樹上綁的人叫道：「老爺舍大慈悲，也救我一命！」長老立定身，叫：「悟空，那個人也解他一解。」行者道：「他是甚麼人？」長老道：「他比我先拿進一日。他是個樵子，說有母親年老，甚是思想，倒是個盡孝的。一發連他都救了罷。」

行者依言，也解了繩索，一同帶出後門，𧿼上石崖，過了陡澗。長老謝道：「賢徒，虧你救了他與我命。悟能、悟淨都在何處？」行者道：「他兩個都在那裏哭你哩，你可叫他一聲。」長老果厲聲高叫道：「八戒！八戒！」那呆子哭得昏頭昏腦的，揩揩鼻涕眼淚道：「沙和尚，師父回家來顯魂哩。在那裏叫我們不是？」行者上前，喝了一聲道：「夯貨！顯甚麼魂？這不是師父來了？」那沙僧抬頭見了，忙忙跪在面前道：「師父，你受了多少苦阿！哥哥怎生救得你來也？」行者把上項事說了一遍。八戒聞言，咬牙恨齒，忍不住舉起鈀，把那墳冢一頓築倒，掘出那人頭，一頓築得稀爛。唐僧道：「你築他爲何？」八戒道：「師父阿，不知他是那家的亡人，教我朝着他哭！」長老道：「虧他救了我命哩。你兄弟們打上他門，嚷着要我，想是拿他來搪塞。不然阿，就殺了我也。還把他埋一埋，見我們出家人之意。」那呆子聽長老此言，遂將一包稀爛骨肉埋下，也掆起個墳墓。

行者卻笑道：「師父，你請略坐坐，等我剿除去來。」即又跳下石崖，過澗入洞，把那綁唐僧與樵子的繩索拿入中堂，那老妖還睡着了，即將他四馬攢蹄捆倒，使金箍棒掬起來，握在肩上，徑出後門。豬八戒遠遠的望見道：「哥哥好乾這握頭事！再尋一個兒趁頭挑着不好？」行者到跟前放下，八戒舉鈀就築。行者道：「且住！洞裏還有小妖怪未拿哩。」八戒道：「哥阿，有便帶我進去打他。」行者道：「打又費工夫了，不若尋些柴，教他斷根罷。」那樵子聞言，即引八戒去東凹裏尋了些破梢竹、敗葉松、空心柳、斷根藤、黃蒿、老荻、蘆葦、幹桑荻：與蘆同類，生長在水邊，根莖像竹子。，挑了若干，送入後門裏。行者點上火，八戒兩耳搧起風。那大聖將身跳上，抖一抖，收了瞌睡蟲的毫毛。那些小妖及醒來，煙火齊着。可憐！莫想有半個得命，連洞府燒得精空，卻回見師父。師父聽見老妖方醒聲喚，便教：「徒弟，妖精醒了。」八戒上前一鈀，把老怪築死，現出本相，原來是個艾葉花皮豹子精艾葉花皮：即艾葉豹，又稱雲豹。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五十一「其文……如艾葉者，曰艾葉豹。」宋梅堯臣《文豹篇》：「壯哉南山豹，不畏白額虎。」故傳聞會喫老虎。。證夾：誰知分瓣梅花計，缺現花皮艾葉形。行者道：「花皮會喫老虎，如今又會變人。這頓打死，才絕了後患也。」長老謝之不盡，攀鞍上馬。那樵子道：「老爺，向西南去不遠，就是舍下。請老爺到舍，見見家母，叩謝老爺活命之恩，送老爺上路。」

長老忻然，遂不騎馬，與樵子並四衆同行。向西南迤前來迤：同「迤邐」。慢慢地走。，不多路，果見那：

石徑重漫苔蘚，柴門篷絡藤花。

四面山光連接，一林鳥雀喧譁。

密密松篁交翠，紛紛異卉奇葩。

地僻雲深之處，竹籬茅舍人家。

遠見一個老嫗，倚着柴扉，眼淚汪汪的，兒天兒地的痛哭。這樵子看見是他母親，丟了長老，急忙忙先跑到柴扉前，跪下叫道：「母親，兒來也！」老嫗一把抱住道：「兒阿！你這幾日不來家，我只說是山主拿你去，害了性命，是我心疼難忍。你既不曾被害，何以今日纔來？你繩擔柯斧俱在何處？」樵子叩頭道：「母親，兒已被山主拿去，綁在樹上，實是難得性命，幸虧這幾位老爺。這老爺是東土唐朝往西天取經的羅漢。那老爺倒也被山主拿去綁在樹上。他那三位徒弟老爺，神通廣大，把山主一頓打死，卻是個艾葉花皮豹子精。概衆小妖，俱盡燒死，卻將那老老爺解下救出，連孩兒都解救出來。此誠天高地厚之恩！不是他們，孩兒也死無疑了。如今山上太平，孩兒徹夜行走，也無事矣。」

那老嫗聽言，一步一拜，拜接長老四衆，都入柴扉茅舍中坐下。孃兒兩個磕頭稱謝不盡，慌慌忙忙的，安排些素齋酬謝。八戒道：「樵哥，我見你府上也寒薄，只可將就一飯，切莫費心大擺布。」樵子道：「不瞞老爺說。我這山間實是寒薄，沒甚麼香蕈、蘑菰、川椒、大料，只是幾品野菜奉獻老爺，權表寸心。」八戒笑道：「聒噪，聒噪，放快些兒就是，我們肚中飢了。」樵子道：「就有！就有！」果然不多時，展抹桌凳，擺將上來。果是幾盤野菜。但見那：

嫩焯黃花菜嫩焯黃花菜：這一段文中，提到很多野菜名，如：白鼓丁、馬齒莧、馬藍頭、豬耳朵、灰條等，不細注。，酸虀白鼓丁。浮薔馬齒莧，江薺雁腸英。燕子不來香且嫩，芽兒拳小脆還青。爛煮馬藍頭，白熝狗腳跡。貓耳朵，野落蓽，灰條熟爛能中喫；剪刀股，牛塘利，倒灌窩螺操帚薺。碎米薺，萵菜薺，幾品青香又滑膩。油炒烏英花，菱科甚可誇；蒲根菜並茭兒菜，四般近水實清華。看麥娘，嬌且佳；破破納，不穿他；苦麻臺下藩籬架。雀兒綿單，猢孫腳跡，油灼灼煎來只好喫。斜蒿青蒿抱娘蒿，燈蛾兒飛上板蕎蕎。羊耳禿，枸杞頭，加上烏藍不用油。幾般野菜一餐飯，樵子虔心爲謝酬「嫩焯黃花菜」以下數句：這裏提到的爲當時常見野菜，均見於明王磐《野菜譜》記載（以下引文若無特別說明，均據《野菜譜》）。黃花菜，常見蔬菜，又名黃花兒。虀（jī），細切後用鹽醬等浸漬的蔬菜。白鼓丁，即蒲公英。浮薔，即雨久花。「秋生水田，狀類白菜，熟食」。馬齒莧，常見野菜。又稱長命菜、五方草等。江薺，即薺菜。「生熟皆可用，花時不可食，但可作齏。臘月生」。雁腸英，即繁縷，又稱鵝腸菜、雁腸子。「二月生如豆芽菜，熟食之；生亦可食」。燕子不來香，「可熟食。燕來時，則腥臭不堪食，故名」。芽兒拳，「正二月採，熟食」，又「芽兒拳，生樹邊，白如雪，軟似綿」。馬藍頭，又稱馬攔頭、馬蘭頭、馬菜。「二三月叢生。熟食。又可作齏」。《隨園食單》：「摘取嫩者，醋合筍拌食。油膩後食之可以醒脾。」熝（āo），一種烹調法，近似今之滷菜。狗腳跡，一莖五葉，味淡澀。「生霜降時採之，熟食。葉如狗印，故名」。貓耳朵，又名清明草、佛耳草。「正二月採，搗爛和粉作餅，蒸食」。野落蓽，又稱野落籬，一說即灰菜。「正二月採，湯過可食」。灰條，即藜。「此菜二種：一種葉大而赤，即藜藿；一種葉小而青，即今所採者，湯過，油鹽拌食。此藋也。葉間有勃，故稱灰焉。北方藋、條同音」。剪刀股，又稱鴨舌草、鵝公英，菊科苦蕒菜屬植物。牛塘利，「二三月採，熟食；亦可作齏」。倒灌窩螺操帚薺，即倒灌薺、窩螺薺、掃帚薺三種野菜。倒灌薺「生於旱田」，窩螺薺「正二月採之，生於水邊」。掃帚薺，即地膚，「春採，熟食」。碎米薺，葉細碎，「三月採，止可作齏」。萵菜薺，又稱萵柴薺。「正二三月採，熟食。又可作齏」。烏英花，即蒲菜。「入夏，生水澤中。生熟皆食。六月不可用」。菱科，即菱，水生，果實名菱角。蒲根菜，即蒲草的嫩根。茭兒菜，又名菰筍、茭筍。「入夏生水澤中，即茭芽也。生熟皆用」。四般，指烏英花、菱科、蒲根菜、茭兒菜四種野菜，均爲水生植物。看麥娘，常見麥田雜草。「隨麥生隴上，因名。春採，熟食」。破破納，即婆婆納，又稱地黃。「臘月便生，正二月採，熟食。三月老不堪食」。苦麻臺，又稱苦麻薹。「三月，採用葉搗，和麪作餅；生亦可食」。藩籬架，即藩籬頭。生於籬笆側，「臘月採，熟食。入春不用」。雀兒綿單，「三月採，可作齏。此菜甚延蔓，鋪地而生，故名」。猢孫腳跡，「三月採之，熟食」。油灼灼，又稱十字菜。顧景星《野菜贊》：「水蘋大者，曰油灼灼。」斜蒿，「三四月生。小者一科（同棵）俱可用；大者，摘嫩頭於湯中略過，曬乾，再用湯泡，油鹽拌食，白食亦可」。青蒿，「即茵陳蒿。春月採之，炊食。時俗二月二日，和粉作餅者是也。」抱娘蒿，又稱莪蒿、麥蒿、蘿蒿，水生。「二三月採，熟食。叢生，故名」。燈蛾兒，布地而生。「二月採，熟食」。板蕎蕎，「正二月和菱採之，炊食；三四月結角，老不堪用」。羊耳禿，生於籬笆側。「二三月採，熟食」，「羊耳禿，短簇簇；穿藩籬，如羝觸」。枸杞頭，即枸杞的嫩芽。「村人呼爲甜菜頭。春夏採嫩頭，熟食。秋實，即枸杞子。冬採根，即地骨皮」。烏藍，又稱烏藍擔，水生。「此菜但可熟食。烏，大也。村人呼大爲烏」。。

師徒們飽餐一頓，收拾起程。那樵子不敢久留，請母親出來，再拜再謝。樵子只是磕頭，取了一條棗木棍，結束了衣裙，出門相送。沙僧牽馬，八戒挑擔，行者緊隨左右，長老在馬上拱手道：「樵哥，煩先引路，到大路上相別。」一齊登高下坂，轉澗尋坡。長老在馬上思量道：「徒弟呵！

自從別主來西域，遞遞迢迢去路遙遞遞迢迢：同「迢迢遞遞」。遙遠的樣子。。

水水山山災不脫，妖妖怪怪命難逃。

心心只爲唐三藏，念念仍求上九霄。

碌碌勞勞何日了，幾時行滿轉唐朝！」

樵子聞言道：「老爺切莫憂思。這條大路，向西方不滿千里，就是天竺國極樂之鄉也。」證夾：好了，好了，巴得着了。長老聞言，翻身下馬道：「有勞遠涉。既是大路，請樵哥回府，多多拜上令堂老安人安人：原是對婦女的封號，宋代自朝奉郎以上，其妻封安人。明清時，六品官之妻封安人。後來演變爲對婦人的尊稱。。適間厚擾盛齋，貧僧無甚相謝，只是早晚誦經，保佑你母子平安，百年長壽。」那樵子喏喏相辭，復回本路。師徒遂一直投西。正是：

降怪解冤離苦厄，受恩上路用心行。

畢竟不知還有幾日得到西天，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不知根本之學，惟遏絕外緣，反致心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故此回叫人切實下功，處處在根本上着力，使金木和同，陰陽共濟。不隱不瞞，豁然貫通，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篇首八戒怨作將軍，沙僧怨都眼花，行者知其中計，妖精劈心裏撈去師父。是已悟得着於聲色，即是分心，正可搜尋病根，勇力救真之時也。「隱霧山」，霧隱於山而不見，喻心迷於內而不知也；「折嶽連環洞」，嶽所以位天地，心所以主一身，嶽折而天地無本，心失而人身即傷。洞名連環，着色着聲，如兩環相結，而莫可解脫然。尋到此地，可謂知之真，而見之確，下手除妖，可不難矣。

但旁門外道，以假亂真，最難辨別。若不謹慎，一入術中，終身難出。妖精初以柳根作假人頭哄，八戒認以爲真，行者能識其假；既以新鮮假人頭哄，行者即認爲真，一齊大哭。此不得不哭也。柳根人頭，絕不相似，最易辨別，只可哄的呆子，到底難瞞識者。至若似人頭而非人頭，似新鮮而不新鮮，此等之頭，易足惑人。縱你火眼金睛，看不出現前面目；任你變化多端，跳不出妖精圈套。「一齊大哭」，是哭其美玉藏於石中，而無人採取；異端亂其正道，而每多認真。

更有一等呆子，誤聽邪說淫辭，抱道自高，借柳枝遮陰涼，而採取紅鉛；以石頭爲點心，而烹煉爐火。自謂可以接命延年，不知早已乘生埋下，終久入於深坑，築個墳冢，略表生人之意，而難生仙，權爲人心之假，而非道心也。此行者八戒，不得不同心努力，打破石門，息邪說防淫辭，而與唐僧大報仇也。其曰：「還我活唐僧來」，可謂棒打頂門，叫人猛醒矣。

夫金丹大道，三教一家之道也。彼世之曲徑僞學，放蕩無忌，自大自尊，人面獸心，紊亂聖道，欺己欺人，以爲得計。烏知三聖人心法，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千變萬化，神妙莫測；一本散而爲萬殊，萬殊歸而爲一本，縱橫天地，絕莫遮攔，豈放蕩自大之謂乎？「行者拔下一把毫毛，變作本身模樣，一個使一個金箍棒，從外邊往裏打，行者八戒從裏面往外打。」此表裏精粗，無所不到，全體大用，無一不明，內外透徹，體用俱備，放蕩老魔，能不逃去？用計狠毒，能不就死哉？

「八戒道：『哥哥的法相兒都去了。』行者道：『我已收來也。』八戒道：『妙啊！妙啊！』」此何以故？夫放心原所以收心，然心有真假，而放亦有真假。真心者道心，假心者人心，假宜放而不宜收，真宜收而不宜放。放去道心，而收人心，則爲假；放去人心，而收道心，則爲真。放人心收道心，放而不放，正所以收；收而不收，正所以放。曰：「都去了」者，去其假也；曰：「已收來」者，收其真也。去假收真，正老子「觀竅」、「觀妙」，生生不已之大道，「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也。

何以前門已堵，不能打開，而從後門進步？是蓋有說焉，心之放蕩已久，矇蔽深，況已入於無可解脫之地，苟能精誠勇猛，痛切悔過，知前之已往者不可救，而後之將來者猶可追。「一變水老鼠，從水溝中鑽至裏面天井中，見小妖曬人肉巴子。」鼠在子屬北方，在人身爲腎，可知在腎中做活計者，盡是喫人肉巴子之妖孽。「二變飛螞蟻，一直飛到堂中，見老怪煩惱。小妖道：『想是把那假人頭，認作唐僧的頭。』」螞者，馬也。馬在午，屬南方，在人身爲心，可知在心中用功夫者，盡是誤認假人頭之老怪。

噫！先天之氣，自虛無中來，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非可於後天心腎中求之，是乃真陰真陽交感，凝聚而成形，能化有形入無形，點無相而生實相。彼以腎爲道，或採經元，或煉陰精爲丹頭；以心爲道，或入空寂，或涉茫蕩爲丹頭者，吾不知將此等丹頭，拿去將何使用？其必異日埋在土坑，做個墳冢罷了，其他何能？鑽研到此，離假就真，大樹上兩個人不顯然在望，一個正是唐僧乎？行者何心，能不歡喜，現了本相，而叫聲師父哉？此是實事，不是虛言，不到此地，未雲認真，吾不知同道中有認得一個正是唐僧，而肯叫聲師父乎？

斯時也，真者既識其確，而假者不妨再辨，行者復變螞蟻飛入中堂，是仍於心中探假也。曰：「碎鏟碎剁，大料煎喫長壽。」曰：「還是蒸了喫有味。」曰：「還是着些鹽兒醃醃，喫得長久。」言旁門邪徒，誤認金丹爲有形有質之物，千般妄爲，萬樣做作，無作不至，此等之輩不知改過，專弄懸虛，妄冀天寶，如在睡中作事，適以成其瞌睡早而已，如何逃得性命？此行者所以現身說法，一棒打破旁門，解脫真僧，帶了孝子，救出後門也。所可異者，行者救唐僧宜矣，何以並救樵子？特以金丹大道，非真僧不傳，非孝子不救。古人所謂「萬兩黃金買不下，十字街前送至人」者，即是此意。

燒空妖洞，永斷隱霧折嶽連環之苦；築死老怪，了卻艾葉花皮豹子之障。從此師徒相會，母子團圓，山上太平，內外安靜，道路通徹，晝夜行走，可以無事；奔大路而向西方，離煩惱而往極樂，真經在望，靈山不遠矣。

詩曰：

性情如一道何難？真誠買行不隱瞞。

內外相通全體就，除邪救正百骸安。

# 第八十七回 鳳仙郡冒天止雨 孫大聖勸善施霖

李本總批：米山、面山處，亦可提醒不敬天地愚人。太守一念惡，則不雨；太守一念善，則雨。百姓死活，全在太守手裏。寄語天下太守，也要知他百姓死活方好。

憺漪子曰：南山之霧，既難隱夫豹怪；而東郡之雨，猶難至於鳳仙，此一方民不堪命矣。非行者救之而誰救哉？計行者之祈雨，一見於車遲，再見於此郡。然車遲之雨，特因利乘便，不勞餘力；而此處上天下地，挽回造化，其艱難有百倍於車遲者。試觀米、面山，黃金鎖，何以忽然而有，何以忽然而無，則知行者勸善之功，更在祈雨之上。

篇中言「郡侯清正賢良，愛民心重」，可謂賢有司矣。乃只因齋供冒犯一事，遂幹上帝之嚴譴，至爲民匍匐請命而不得。則知爲人上者不可以不勤民，既勤民，不可以不敬天。

大道幽深，如何消息，說破鬼神驚駭。

挾藏宇宙，剖判玄光，真樂世間無賽。

靈鷲峯前，寶珠拈出，明映五般光彩。

照乾坤上下羣生，知者壽同山海「大道幽深」以下數句：這首詞引自《鳴鶴餘音》馮尊師《蘇武慢》上闋。消息，消長。消，減少。息，增加。「挾藏」二句，指宇宙包含於大道之中，宇宙最初的光，也從大道中剖分而出。寶珠，即「玄珠」。內丹術所謂煉成的丹。宋張伯端《青華祕文》：「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二氣交感，凝結不散，遂成玄珠。」五般光彩，指內丹所融匯的五行之光。宋張伯端《青華祕文》：「五行既全於鼎器之中，物以類聚。五行又環列於鼎器之外，內外相感而丹始成。形狀黍米相似，非青、非黃、非黑、非白，不可得而名狀也。」。

卻說三藏師徒四衆，別樵子下了隱霧山，奔上大路。行經數日，忽見一座城池相近。三藏道：「悟空，你看那前面城池，可是天竺國麼？」行者搖手道：「不是！不是！如來處雖稱極樂，卻沒有城池，乃是一座大山。山中有樓臺殿閣，喚做靈山大雷音寺。就到了天竺國，也不是如來住處。天竺國還不知離靈山有多少路哩。那城想是天竺之外郡，到邊前方知明白。」

不一時至城外。三藏下馬，入到三層門裏，見那民事荒涼民事：民間生活的事務，也專指農事。，街衢冷落。又到市口之間，見許多穿青衣者左右擺列青衣：古代求雨者常穿青衣。《春秋繁露》卷十六載漢董仲舒求雨之法，小童、村夫皆穿青衣，齋戒舞龍。唐求雨法，用小童執青竹，穿青衣，唱：「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雨若滂沱，放汝歸去。」，有幾個冠帶者立於房檐之下。他四衆順街行走，那些人更不遜避。豬八戒村愚，把長嘴掬一掬，叫道：「讓路！讓路！」那些人猛抬頭，看見模樣，一個個骨軟筋麻，跌跌蹡蹡，都道：「妖精來了！妖精來了！」唬得那檐下冠帶者戰兢兢躬身問道：「那方來者？」三藏恐他們闖禍，一力當先，對衆道：「貧僧乃東土大唐駕下拜天竺國大雷音寺佛祖求經者。路過寶方，一則不知地名，二則未落人家，才進城甚失迴避，望列公恕罪。」那官人卻纔施禮道：「此處乃天竺外郡，地名鳳仙郡。連年乾旱，郡侯差我等在此出榜，招求法師祈雨救民也。」行者聞言道：「你的榜文何在？」衆官道：「榜文在此，適間纔打掃廊檐，還未張掛。」行者道：「拿來我看看。」衆官即將榜文展開，掛在檐下。行者四衆上前同看。榜上寫着：

「大天竺國鳳仙郡郡侯上官，爲榜聘明師，招求大法事大法：這裏指法力高深的法師。。茲因郡土寬弘，軍民殷實，連年亢旱，累歲幹荒，民田災而軍地薄，河道淺而溝澮空澮（kuài）：田間的水溝。。井中無水，泉底無津。富民聊以全生，窮軍難以活命。鬥粟百金之價鬥粟百金之價：災荒時物價騰貴，人民賣兒鬻女。明鄭廉《豫變紀略》卷二記明崇禎時河南旱災：「米麥鬥值錢三千，禾二千七百。人相食，有父食子，妻食夫者。」清《臨潼縣誌》記明泰昌元年大災：「十歲兒易一斗粟。」，束薪五兩之資。十歲女易米三升，五歲男隨人帶去。城中懼法，典衣當物以存身；鄉下欺公，打劫喫人而顧命。爲此出給榜文，仰望十方賢哲，禱雨救民，恩當重報。願以千金奉謝，決不虛言。須至榜者。」

行者看罷，對衆官道：「『郡侯上官』何也郡侯：原是爵位名，後來指一個郡的長官，明朝稱知府。？」衆官道：「上官乃是姓。此我郡侯之姓也。」行者笑道：「此姓卻少。」八戒道：「哥哥不曾讀書。《百家姓》後有一句『上官歐陽』。」三藏道：「徒弟們，且休閒講。那個會求雨，與他求一場甘雨，以濟民瘼民瘼（mò）：民衆的疾苦。語出《詩經·大雅·皇矣》：「監觀四方，求民之瘼。」瘼，疾苦。，此乃萬善之事。如不會，就行，莫誤了走路。」行者道：「祈雨有甚難事！我老孫翻江攪海，換鬥移星，踢天弄井，吐霧噴雲，擔山趕月，喚雨呼風，那一件兒不是幼年耍子的勾當？何爲稀罕！」

衆官聽說，着兩個急去郡中報道：「老爺，萬千之喜至也！」那郡侯正焚香默祝，聽得報聲喜至，即問：「何喜？」那官道：「今日領榜，方至市口張掛，即有四個和尚，稱是東土大唐差往天竺國大雷音拜佛求經者，見榜即道能祈甘雨，特來報知。」

那郡侯即整衣步行，不用轎馬多人，徑至市口，以禮敦請。忽有人報道：「郡侯老爹來了老爹：明代對地方長官的稱呼。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五：「前明時縉紳惟九卿稱老爺，詞林（翰林）稱老爺，外任司道以上稱老爺，餘止稱爺，鄉稱老爹而已。」近代瞿兌之《人物風俗制度叢談·老爺太太》載，明代官員少有稱「老爺」者，「明時巡按止稱老爹，府縣止稱相公」。。」衆人閃過。那郡侯一見唐僧，不怕他徒弟醜惡，當街心倒身下拜道：「下官乃鳳仙郡郡侯上官氏，薰沐拜請老師祈雨救民薰沐：薰香沐浴，梳妝打扮。。望師大舍慈悲，運神功拔濟拔濟拔濟：佛教術語，指拯救。。」三藏答禮道：「此間不是講話處。待貧僧到那寺觀，卻好行事。」郡侯道：「老師同到小衙，自有潔淨之處。」

師徒們遂牽馬挑擔，徑至侯府，一一相見。郡侯即命看茶擺齋。少頃齋至，那八戒放量吞餐，如同餓虎。唬得那些拿盤的心驚膽戰，一往一來，添湯添飯，就如走馬燈兒一般，剛剛供上，直喫得飽滿方休。齋畢，唐僧謝了齋，卻問：「郡侯大人，貴處乾旱幾時了？」郡侯道：

「敝地大邦天竺國，鳳仙外郡吾司牧司牧：管理統治。牧，統治，駕馭。。

一連三載遇幹荒，草子不生絕五穀。

大小人家買賣難，十門九戶俱啼哭。

三停餓死二停人三停：三部分。這句話的意思是三分之二的人餓死了。，一停還似風中燭。

下官出榜遍求賢，幸遇真僧來我國。

若施寸雨濟黎民，願奉千金酬厚德！」

行者聽說，滿面喜生，呵呵的笑道：「莫說莫說，若說千金爲謝，半點甘雨全無。但論積功累德，老孫送你一場大雨。」證夾：即此一語，可當一場大雨矣。豈非仁人之言，具利溥哉？那郡侯原來十分清正賢良，愛民心重，即請行者上坐，低頭下拜道：「老師果舍慈悲，下官必不敢悖德。」行者道：「且莫講話，請起。但煩你好生看着我師父，等老孫行事。」沙僧道：「哥哥，怎麼行事？」行者道：「你和八戒過來，就在他這堂下，隨着我做個羽翼羽翼：即「輔弼」。參見第六十九回「步了罡訣」條注。，等老孫喚龍來行雨。」八戒、沙僧謹依使令。三個人都在堂下。郡侯焚香禮拜，三藏坐着唸經。

行者念動真言，誦動咒語，即時見正東上一朵烏雲，漸漸落至堂前，乃是東海老龍王敖廣。那敖廣收了雲腳，化作人形，走向前，對行者躬身施禮道：「大聖喚小龍來，那方使用？」行者道：「請起。累你遠來，別無甚事。此間乃鳳仙郡，連年乾旱，問你如何不來下雨？」老龍道：「啓上大聖得知，我雖能行雨，乃上天遣用之輩。上天不差，豈敢擅自來此行雨？」行者道：「我因路過此方，見久旱民苦，特着公來此施雨救濟，如何推託？」龍王道：「豈敢推託？但大聖念真言呼喚，不敢不來。一則未奉上天御旨，二則未曾帶得行雨神將，怎麼動得雨部？大聖既有拔濟之心，容小龍回海點兵，煩大聖到天宮奏準，請一道降雨的聖旨，請水官放出龍來，我卻好照旨意數目下雨。」

行者見他說出理來，只得發放老龍回海。他即跳出罡鬥跳出罡鬥：跳出所布畫的罡鬥位置。參見第六十九回「步了罡訣」條注。，對唐僧備言龍王之事。唐僧道：「既然如此，你去爲之，切莫打誑語。」行者即分付八戒、沙僧：「保着師父，我上天宮去也。」好大聖，說聲去，寂然不見。那郡侯膽戰心驚道：「孫老爺那裏去了？」八戒笑道：「駕雲上天去了。」郡侯十分恭敬，傳出飛報，教滿城大街小巷，不拘公卿士庶士庶：士人和普通百姓，泛指人民、百姓。，軍民人等，家家供養龍王牌位，門設清水缸，缸插楊柳枝，侍奉香火，拜天不題。

卻說行者一駕筋斗雲，徑到西天門外，早見護國天王引天丁、力士上前迎接道：「大聖，取經之事完乎？」行者道：「也差不遠矣。今行至天竺國界，有一外郡，名鳳仙郡。彼處三年不雨，民甚艱苦，老孫欲喚雨拯救。呼得龍王到彼，他言無旨，不敢私自爲之，特來朝見玉帝請旨。」天王道：「那壁廂敢是不該下雨哩。我向時聞得說：那郡侯撒潑，冒犯天地，上帝見罪，立有米山、面山、黃金大鎖。直等此三事倒斷，才該下雨。」行者不知此意是何，要見玉帝。天王不敢攔阻，讓他進去。徑至通明殿外，又見四大天師迎道：「大聖到此何干？」行者道：「因保唐僧，路至天竺國界，鳳仙郡無雨，郡侯召師祈雨。老孫呼得龍王，意命降雨，他說未奉玉帝旨意，不敢擅行，特來求旨，以蘇民困。」四大天師道：「那方不該下雨。」行者笑道：「該與不該，煩爲引奏引奏，看老孫的人情何如。」葛仙翁道：「俗語云『蒼蠅包網兒，好大面皮』蒼蠅包網兒，好大面皮：蒼蠅戴網巾，冒充頭大臉大，譏刺人冒充面子大。網兒，網巾。。」許旌陽道：「不要亂談，且只帶他進去。」丘洪濟、張道齡與葛、許四真人引至靈霄殿下，啓道：「萬歲，有孫悟空路至天竺國鳳仙郡，欲與求雨，特來請旨。」玉帝道：「那廝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十二月二十五日：舊時民俗，臘月二十五日有「接玉皇」的習俗。明劉侗《帝京景物略》卷二：「（十二月）廿五日，五更焚香楮（chǔ，燒紙），接玉皇，曰玉皇下查人間也。竟此日，無婦嫗詈（lì，罵）聲。三十日五更又焚香楮送迎，送玉皇上界矣，迎新竈君下界矣。」這裏郡侯與妻子惡言相鬥，故遭到了玉帝的懲罰。，朕出師監觀萬天，浮游三界，駕至他方，見那上官正不仁，將齋天素供，推倒餵狗，口出穢言，造有冒犯之罪，朕即立以三事，在於披香殿內。汝等引孫悟空去看。果三事倒斷，即降旨與他；如不倒斷，且休管閒事。」

四天師即引行者至披香殿裏看時，見有一座米山，約有十丈高下；一座面山，約有二十丈高下。米山邊有一隻拳大之雞，在那裏緊一嘴，慢一嘴，嗛那米喫。面山邊有一隻金毛哈巴狗兒，在那裏長一舌，短一舌，餂那面喫餂：同「舔」。。左邊懸一座鐵架子，架子掛一把金鎖，約有一尺三四寸長短，鎖梃有指頭粗細鎖梃：鎖的銷子、鎖杆。，下面有一盞明燈，燈焰兒燎着那鎖梃。行者不知其意，回頭問天師曰：「此何意也？」天師道：「那廝觸犯了上天，玉帝立此三事，只等雞嗛了米盡，狗餂得面盡，燈燎斷鎖梃，那方纔該下雨哩。」證夾：怕人，怕人，果若此，是無鳳仙矣。

行者聞言，大驚失色，再不敢啓奏。走出殿，滿面含羞。四大天師笑道：「大聖不必煩惱，這事只宜作善可解。若有一念善慈，驚動上天，那米、面山即時就倒，鎖梃即時就斷。你去勸他歸善，福自來矣。」行者依言，不上靈霄辭玉帝，徑來下界復凡夫。須臾，到西天門，又見護國天王，天王道：「請旨如何？」行者將米山、面山、金鎖之事說了一遍，道：「果依你言，不肯傳旨。適間天師送我，教勸那廝歸善，即福原也。」遂相別，降雲下界。

那郡侯同三藏、八戒、沙僧、大小官員人等接着，都簇簇攢攢來問。行者將郡侯喝了一聲道：「只因你這斯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冒犯了天地，致令黎民有難，如今不肯降雨！」郡侯慌得跪伏在地道：「老師如何得知三年前事？」行者道：「你把那齋天的素供，怎麼推倒餵狗，可實實說來！」那郡侯不敢隱瞞，道：「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獻供齋天，在於本衙之內，因妻不賢，惡言相鬥，一時怒發無知，推倒供桌，潑了素饌，果是喚狗來吃了。這兩年憶念在心，神思慌惚，無處可以解釋解釋：這裏指消解。。不知上天見罪，遺害黎民。今遇老師降臨，萬望明示，上界怎麼樣計較？」行者道：「那一日正是玉皇下界之日。見你將齋供餵狗，又口出穢言，玉帝即立三事記汝。」八戒問道：「哥，是那三事？」行者道：「披香殿立一座米山，約有十丈高下；一座面山，約有二十丈高下。米山邊有拳大的一隻小雞，在那裏緊一嘴，慢一嘴的嗛那米喫；面山邊有一個金毛哈巴狗兒，在那裏長一舌，短一舌的餂那面喫。左邊又一座鐵架子，架上掛一把黃金大鎖，鎖梃兒有指頭粗細，下面有一盞明燈，燈焰兒燎着那鎖梃。只等那雞嗛米盡，狗餂面盡，燈燎斷鎖梃，他這裏方纔該下雨哩。」八戒笑道：「不打緊！不打緊！哥肯帶我去，變出法身來，一頓把他的米麪都吃了，鎖梃子弄斷了，管取下雨。」行者道：「呆子莫胡說，此乃上天所設之計，你怎麼得見？」三藏道：「似這等說，怎生是好？」行者道：「不難，不難！我臨行時，四天師曾對我言，但只作善可解作善：行善，做善事。。」那郡侯拜伏在地，哀告道：「但憑老師指教，下官一一歸依也。」行者道：「你若迴心向善，趁早兒唸佛看經，我還替你爲作。汝若仍前不改，我亦不能解釋，不久天即誅之，性命不能保矣。」

那郡侯磕頭禮拜，誓願歸依。當時召請本處僧道，啓建道場，各各寫發文書，申奏三天。郡侯領衆拈香瞻拜，答天謝地，引罪自責。三藏也與他念經。一壁廂又出飛報，教城裏城外大家小戶，不論男女人等，都要燒香唸佛。自此時一片善聲盈耳，行者卻纔歡喜，對八戒、沙僧道：「你兩個好生護持師父，等老孫再與他去去來。」八戒道：「哥哥，又往那裏去？」行者道：「這郡侯聽信老孫之言，果然受教，恭敬善慈，誠心念佛，我這去再奏玉帝，求些雨來。」沙僧道：「哥哥既要去，不必遲疑，且擔閣我們行路；必求雨一罈，庶成我們之正果也。」

好大聖，又縱雲頭，直至天門外，還遇着護國天王。天王道：「你今又來做甚？」行者道：「那郡侯已歸善矣。」天王亦喜。正說處，早見直符使者直符使者：漢代負責執掌印信法令、值守公務的佐吏，稱直符史或直符。，捧定了道家文書，僧家關牒關牒：行文通告，也是文書的意思。，到天門外傳遞。那符使見了行者，施禮道：「此意乃大聖勸善之功。」行者道：「你將此文牒送去何處？」符使道：「直送至通明殿上，與天師傳遞到玉皇大天尊前。」行者道：「如此，你先行，我當隨後而去。」那符使入天門去了。護國天王道：「大聖，不消見玉帝了。你只往九天應元府下借點雷神，徑自聲雷掣電，還他就有雨下也。」

真個行者依言，入天門裏，不上靈霄殿求請旨意，轉雲步，徑往九天應元府，見那雷門使者、糾錄典者、廉訪典者都來迎着雷門使者、糾錄典者、廉訪典者：均是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的屬吏。見於《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玉樞寶經》，下文天尊的「九鳳丹霞之扆」，也是此經中雷聲普化天尊的服用之物。，施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有事要見天尊。」三使者即爲傳奏。天尊隨下九鳳丹霞之扆，整衣出迎。相見禮畢，行者道：「有一事特來奉求。」天尊道：「何事？」行者道：「我因保唐僧，至鳳仙郡，見那乾旱之甚，已許他求雨，特來告借貴部官將到彼聲雷。」天尊道：「我知那郡侯冒犯上天，立有三事，不知可該下雨哩。」行者笑道：「我昨日已見玉帝請旨。玉帝着天師引我去披香殿看那三事，乃是米山、面山、金鎖。只要三事倒斷，方傳旨意。我愁難得倒斷，天師教我勸化郡侯等衆作善，以爲『人有善念，天必從之』。庶幾可以迴天心，解災難也。今已善念頓生，善聲盈耳。適間直符使者已將改行從善的文牒奏上玉帝去了。老孫因特造尊府，告借雷部官將相助相助。」天尊道：「既如此，差鄧辛張陶帥領閃電娘子，即隨大聖下降鳳仙郡聲雷。」

那四將同大聖，不多時，至於鳳仙境界。即於半空中作起法來。只聽得忽魯魯的雷聲，又見那淅瀝瀝的閃電。真個是：

電掣紫金蛇，雷轟羣蟄哄羣蟄哄：蟄伏的動物紛紛喧鬧。。

熒煌飛火光熒煌：輝煌。，霹靂崩山洞。

列缺滿天明列缺：原指閃電劃過天空的空隙，後來用作閃電的代稱。，震驚連地縱。

紅銷一閃發萌芽紅銷：同「紅綃」。紅色的綢子，用來比喻閃電。，萬里江山都撼動。

那鳳仙城裏城外，大小官員，軍民人等，整三年不曾聽見雷電；今日見有雷聲霍閃霍閃：閃電。唐顧雲《天威行》：「金蛇飛狀霍閃過，白日倒掛銀繩長。」，一齊跪下，頭頂着香爐，有的手拈着柳枝，都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這一聲善念，果然驚動上天。李旁：如今念聲佛求天者多矣。正是那古詩云：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

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

且不說孫大聖指揮雷將，掣電轟雷於鳳仙郡，人人歸善。卻說那上界執符使者，將僧道兩家的文牒送至通明殿，四天師傳奏靈霄殿。玉帝見了道：「那廝們既有善念，看三事如何。」正說處，忽有披香殿看管的將官報道：「所立米麪山俱倒了。霎時間米麪皆無。鎖梃亦斷。」證夾：妙不可言！如此方見造物之靈巧。奏未畢，又有當駕天官引鳳仙郡土地、城隍、社令等神齊來拜奏道：「本郡郡主並滿城大小黎庶之家，無一家一人不歸依善果，禮佛敬天。今啓垂慈普降甘雨，救濟黎民。」玉帝聞言大喜，即傳旨：「着風部、雲部、雨部各遵號令，去下方，按鳳仙郡界，即於今日今時，聲雷布雲，降雨三尺零四十二點。」證夾：定要餘幾十幾點何也？其無零不成數耶？時有四大天師奉旨，傳與各部隨時下界，各逞神威，一齊振作。

行者正與鄧、辛、張、陶令閃電娘子在空中調弄調弄：原指演奏、表演，這裏指擺佈、施行。，只見衆神都到，合會一天。那其間風雲際會，甘雨滂沱。好雨：

漠漠濃雲，濛濛黑霧。雷車轟轟雷車：雷神的車子，傳說雷神出行有車。這裏指雷聲。題爲晉陶潛《搜神後記》卷五：「永和中，義興人姓周……向一更中，聞外有小兒喚阿香聲，女應諾。尋（隨即）雲：『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行，雲：『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閃電灼灼。滾滾狂風，淙淙驟雨。所謂一念迴天，萬民滿望。全虧大聖施元運，萬里江山處處陰。好雨！頃河倒海，蔽野迷空。檐前垂瀑布，窗外響玲瓏。萬戶千門人唸佛，六街三市水流洪。東西河道條條滿，南北溪灣處處通。槁苗得潤，枯木回生。田疇麻麥盛，村堡豆糧升。客旅喜通販賣，農夫愛爾耘耕。從今黍稷多條暢條暢：繁衍茂盛。，自然稼穡得豐登。風調雨順民安樂，海晏河清享太平。

一日雨，下足了三尺零四十二點，衆神祇漸漸收回。孫大聖厲聲高叫道：「那四部衆神，且暫停雲從雲從：指隨從。《詩經·齊風·敝笱》：「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後用「雲從」比喻隨從很多。，待老孫去叫郡侯拜謝列位。列位可撥開雲霧，各現真身，與這凡夫親眼看看，他纔信心供奉也。」衆神聽說，只得都停在空中。

這行者按落雲頭，徑至郡裏。早見三藏、八戒、沙僧，都來迎接。那郡侯一步一拜來謝。行者道：「且慢謝我。我已留住四部神祇，你可傳召多人同此拜謝，教他向後好來降雨。」郡侯隨傳飛報，召衆同酬，都一個個拈香朝拜。只見那四部神祇，開明雲霧，各現真身。四部者，乃雨部、雷部、雲部、風部。只見那：

龍王顯像，雷將舒身。雲童出現，風伯垂真。龍王顯像，銀鬚蒼貌世無雙；雷將舒身，鉤嘴威顏誠莫比。雲童出現，誰如玉面金冠；風伯垂真，曾似燥眉環眼。齊齊顯露青霄上，各各挨排現聖儀。鳳仙郡界人才信，頂禮拈香惡性回。今日仰朝天上將，洗心向善盡皈依。

衆神祇寧待了一個時辰寧待：停留。，人民拜之不已。孫行者又起在雲端，對衆作禮道：「有勞！有勞！請列位各歸本部。老孫還教郡界中人家，供養高真高真：得道成仙的人，這裏指仙人的像。，遇時節醮謝。列位從此後，五日一風，十日一雨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語出漢王充《論衡》。五天一颳風，十天一下雨，這樣就能風調雨順。，還來拯救拯救。」衆神依言，各各轉部不題。

卻說大聖墜落雲頭，與三藏道：「事畢民安，可收拾走路矣。」那郡侯聞言，急忙行禮道：「孫老爺說那裏話！今此一場，乃無量無邊之恩德。下官這裏差人辦備小宴，奉答厚恩。仍買治民間田地，與老爺起建寺院，立老爺生祠，勒碑刻名，四時享祀。雖刻骨鏤心，難報萬一，怎麼就說走路的話！」三藏道：「大人之言雖當，但我等乃西方掛搭行腳之僧，不敢久住。一二日間，定走無疑。」那郡侯那裏肯放。連夜差多人治辦酒席，起蓋祠宇。

次日，大開佳宴，請唐僧高坐；孫大聖與八戒、沙僧列坐。郡侯同本郡大小官員部臣把杯獻饌，細吹細打，款待了一日。這場果是忻然。有詩爲證：

田疇久旱逢甘雨，河道經商處處通。

深感神僧來郡界，多蒙大聖上天宮。

解除三事從前惡，一念歸依善果弘。

此後願如堯舜世，五風十雨萬年豐。

一日筵，二日宴；今日酬，明日謝；扳留將有半月，只等寺院生祠完備。一日，郡侯請四衆往觀。唐僧驚訝道：「功程浩大，何成之如此速耶？」郡侯道：「下官催趲人工，晝夜不息，急急命完，特請列位老爺看看。」行者笑道：「果是賢才能幹的好賢侯也。」即時都到新寺。見那殿閣巍峨，山門壯麗，俱稱讚不已。行者請師父留一寺名。三藏道：「有，留名當喚做『甘霖普濟寺』。」證夾：不知此跡今尚存否？郡侯稱道：「甚好。甚好。」用金帖廣招僧衆侍奉香火。殿左邊立起四衆生祠，每年四時祭祀；又起蓋雷神、龍神等廟，以答神功。看畢，即命趲行。那一郡人民，知久留不住，各備贐儀贐（jìn）儀：送行的禮物。贐，送行時送的財物。，分文不受。因此合郡官員人等，盛張鼓樂，大展旌幢，送有三十里遠近，猶不忍別，遂掩淚目送，直至望不見方回。這正是：

碩德神僧留普濟碩德：大德。，齊天大聖廣施恩。

畢竟不知此去還有幾日方見如來，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除去幻身後天之假陰陽，得其金丹先天之真陰陽，方是度已度人，內外雙修之大道矣。夫度已者，道也；度人者，德也。道不離德，德不離道，兩者相需而相因，苟舍德而修道，有功無行，動有羣魔，鬼神不容，必磋跎而難成。故仙翁於此回，先提出金丹爲至尊至貴之物，叫人急須積德，以爲輔道之資。《悟真》雲：「黃芽白雪不難尋，達者須憑德行深。四象五行全藉土，三元八卦豈離壬。」正此回之妙旨。

篇首詞雲：「大道幽深，如何消息，說破鬼神驚駭。」言金丹之道，奪天地之造化，轉陰陽之璇璣，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最幽而最深，其中消息，真有說破而令鬼神驚駭者，況於世人乎？「挾藏宇宙，剖判玄關，真樂世間無賽。」言遇真人指點，雖宇宙至大，可以挾藏；雖玄關至堅，可以剖判。天關在手，地軸由心，我命在我不由天，超凡入聖，何樂如之？「靈騖峯前，寶珠拈出，明映五般光彩。照徹乾坤，上下羣生。知者壽同山海。」言能於本來真性妙覺之地，拈出無價寶珠，攢簇五行，和合四象，則圓陀陀，光灼灼，淨倮倮，赤灑灑，照徹乾坤，胞與羣生，與山海共長久矣。是道也，非忠臣孝子不授，非仁人義士不傳，必須有大德者，方能承當得起。但德非尋常世俗施一食、布一衣、行一善之德，乃是天德。世德人所易見，天德外所難知；易見者其德小，難知者其德大。何謂天德？孟子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是秉彝之德，即是天德。好是德而無棄，是敬天而愛民；失是德而別求，是違天而傷生。天德不修，雖外之真正接物，清廉處世，然一真百真，一假百假，雖有千百陽善，難解一件陰惡，適足以招其罪禍而已，何能濟其大道？如鳳仙郡亢旱不雨，此其證耳。

何謂鳳仙？「鳳」者南方朱雀之象，麗明之義，仙而能明則必剛，剛則以柔接之，剛柔得中，則水火相濟，水火既濟，則資生萬物，能爲天地立心，能爲生民立命，而天德具矣。今鳳仙郡亢旱不雨，是已亢陽無陰，不能以水濟火，而火水未濟也。考其由來，皆因郡侯上官正不仁，將齋天素供推倒餵狗，口出穢言，造有冒犯之罪所致。夫仁者，二人，在天爲元，在人爲仁。有陽有陰，具生生之德，是即所謂天德。上官直正則必義，義主殺，仁主生，直正則過於殺而傷於生，有失其天德，天德一失近於禽獸，與推倒齋天素供，餵狗者何異？心不仁則口必毒，冒犯天地，勢所必有，不仁如是，大傷和氣，雖外而直正接物，內而天良早壞，尚欲求甘霖救旱，滋生萬物，如何可得？此皆自作自受，於雨何尤？

然則亢旱由自作，雨當由自求，天德由目失，還須由自修，而非可他人代力者。行者欲積功累德，代爲祈雨，此誠有仁有義，甘露掣電，施雨普濟之大法門。然自修者自得，不修者不得，鳳仙郡之旱，上官正冒犯天帝所致，還須自爲救拯。行者之代祈，只能完得自己功程，豈能補得上官之過？故拘來龍王施雨濟民。龍王道：「煩大聖到天宮，請一道祈雨聖旨，我好照聖旨數目下雨。」見龍王亦不能代其力也。「大聖上天，見玉帝求雨，玉帝以上官正不仁，有冒犯之罪，立有米山、面山、和金鎖三事，倒斷即降旨與雨，如不倒斷，叫行者休管閒事。」見天帝亦不能代其力也。

噫！幽獨暗味之中，爲善最大，爲惡亦最大，當推倒素供之時，自以爲無人可見，而不料已爲天帝所知。當此之時，一推之間，而積惡如山，天宮之米山面山早就；餵狗之際，而罪已難解，天宮之鐵架金鎖早鑄；穢言方出，而口業莫消，天宮之拳大雞、哈巴狗、一盞燈早設，隱惡可爲乎？其曰：「直等雞賺了米盡，犬舔得面盡，燈燎斷鎖梃，才該下雨哩！」出爾反爾，天道報應之常，太上所謂禍福無門，惟人自招，天帝何心焉？觀此而知禍由自作，福亦由自造。一念之惡，即犯彌天之罪；一念之善，亦足以迴天之心。故天師道：「這事只宜作善可解，若一念善慈，驚動上帝，米麪山即時就倒，鎖梃即時就斷。你去勸他歸善，福自來矣。」禍由自作，福由自造，所爭者一念善惡之間，人何樂而不爲善耶？

行者回見郡侯，說明三事，又道：「你可迴心向善，只可唸佛看經，如若依前不改，天即誅之，性命不能保矣。」可知不積德者，性命且不能保，何敢望其成道？其曰迴心向善，以示迴心即可以迴天，向善即可以解罪，而不可誤認唸佛看經爲向善。如雲唸佛看經即是迴心向善，不知唸佛回的那條心，看經向的那件善，豈不誤了多也？

試看郡侯答天謝地，引罪自責，又叫城裏城外，大小男女，都要燒香唸佛，是不特獨善其身，而且兼善於人，是能與人爲善者。由中達外，一念純真，其善之大，莫過於此。就此一念之善，雖出於己，而已默通乎帝座，所立三事俱皆倒斷，即於今年今月今日今時，聲雷布雲降雨，諸神立時下降，甘雨滂論，喜的鳳仙郡人，真是枯木重生，白骨再活。此以德扶道，以道行德，調和陰陽，水火相濟。上善若水，利益萬物之機關；甘露掣電，澆益衆生之要着，非第是念佛看經所能者。道光所謂「天地之氣氤氳，甘露自降；《坎》、《離》之氣交會，黃芽自生。」即此之意。

噫！一念之惡，天宮而立米山、立面山、立鐵架、鑄鐵鎖，行者不能祈雨，龍王不敢下雨，上帝亦不能倒山斷鎖。一念之善，而米麪山即倒，鐵鎖梃即斷，即上帝亦不能立山鑄鎖，諸神龍王亦不能不爲之下界降雨，即聖人所云：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人力可以迴天有如此。

至於降雨三尺零四十二點者，蓋以示水土交融，五行和合之意，即吾前所述「五行四象全藉土，三元八卦豈離壬」之旨。尺者，一尺。一爲水，二爲火，三爲木，四爲金，十爲土，是言五行合一，得其中和之氣，燻蒸而爲真一之水，得此水而滋養萬物，生生不息，有何亢陽之旱？然非德行深者，而此水終未可得。行者叫衆神現真身，與凡夫親眼看看，他纔信心供奉，以見「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呼吸靈通，感應神速，而無不如意。否則，「若非修行積陰德，動有羣魔作障緣。」以上皆行者現身說法，以示有道不可無德之意。即提綱「孫大聖勸善施霖」之旨。修道者可不修德乎？

郡侯與四衆立下生祠，三藏留名「甘霖普濟寺」。蓋以示不積德不爲生物之甘霖；不勸善，不爲留名之普濟。甘霖非天上之甘霖，乃陰德之滋潤；普濟非人人而必度，乃期於成道留名後世，爲學人之規範耳。結出「碩德聖僧留普濟，齊天大聖廣施恩」，則知有碩德者，方是神僧，而不妨普濟羣生；能施恩者，才爲大聖．而始能與天齊壽。彼今世迷徒，不知積德施恩，而損人利己，自欺欺世，誤人性命者，是亦妄人而已，何堪語此？

詩曰：

禍福無門總目招，陰功隱惡錄天曹。

如能一念修真善，罪過當時盡化消。

# 第八十八回 禪到玉華施法會 心猿木母授門人

李本總批：既要做他們徒弟，只合學空、學能、學淨，卻去學棒、學鈀、學杖！所以今之學者，只能得師門之糟粕而已。

憺漪子曰：鳳仙、玉華，俱屬天竺外郡，則脣齒之邦也。行者之存心利濟，彼此無殊，乃一則以祈雨造福，一則以授藝致禍，何歟？蓋太上曾言之矣，曰：「佳兵者，不祥之器。」又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若行者之棒，能、淨之鈀、杖，皆利器也。以爲不祥，則此器不宜輕弄；以爲勿示，則此器不可暫離。而乃從而弄之，又從而離之，安保其無盜竊之患哉？按盜兵者爲黃獅精。獅者，百獸之師也。以爲師而召獅，又以召獅而興師，師與獅相尋而不已，毋亦如陽燧之火，方渚之水乎？向使弢鋒斂彩，善刀而藏，安得有此？故曰：「聖人爲腹不爲目。」

此回提綱雲：「心猿木土授門人。」夫心猿、木、土三君，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是安得有門人哉？如欲學其名稱，則空、能、淨不可學；欲學其法象，則火、木、金不可學；欲學其正果，則佛、菩薩愈不可學。所可學者，惟棒與鈀、杖。而究竟棒與鈀、杖，亦復不可學，僅學其似棒似鈀似杖者而已。籲，是可以爲門人乎？

話說唐僧喜喜歡歡別了郡侯，在馬上向行者道：「賢徒，這一場善果，真勝似比丘國搭救兒童，皆爾之功也。」沙僧道：「比丘國只救得一千一百一十一個小兒，怎似這場大雨，滂沱浸潤，活勾者萬萬千千性命！弟子也暗自稱讚大師兄的法力通天，慈恩蓋地也。」八戒笑道：「哥的恩也有，善也有，卻只是外施仁義，內包禍心。但與老豬走，就要作踐人。」行者道：「我在那裏作踐你？」八戒道：「也勾了！也勾了！常照顧我捆，照顧我吊，照顧我煮，照顧我蒸。今在鳳仙郡施了恩惠與萬萬之人，就該住上半年，帶挈我喫幾頓自在飽飯，卻只管催儹行路！」長老聞言，喝道：「這個呆子，怎麼只思量擄嘴擄嘴：喫白食。！快走路，再莫鬥口！」八戒不敢言，掬掬嘴，挑着行囊，打着哈哈，師徒們奔上大路。此時光景如梭，又值深秋之候。證夾：秋。但見：

水痕收，山骨瘦。紅葉紛飛，黃花時候。霜晴覺夜長，月白穿窗透。家家煙火夕陽多，處處湖光寒水溜。白蘋香，紅蓼茂。橘綠橙黃，柳衰谷秀。荒村雁落碎蘆花，野店雞聲收菽豆菽：豆類的總稱。。

四衆行勾多時，又見城垣影影。長老舉鞭遙指叫：「悟空，你看那裏又有一座城都，卻不知是甚去處。」行者道：「你我俱未曾到，何以知之？且行至邊前問人。」

說不了，忽見樹叢裏走出一個老者，手持竹杖，身着輕衣，足踏一對棕鞋，腰束一條扁帶，慌得唐僧滾鞍下馬，上前道個問訊。那老者扶杖還禮道：「長老那方來的？」唐僧合掌道：「貧僧東土唐朝差往雷音拜佛求經者，今至寶方，遙望城垣，不知是甚去處，特問老施主指教。」那老者聞言，口稱：「有道禪師，我這敝處，乃天竺國下郡，地名玉華縣。縣中城主，就是天竺皇帝之宗室，封爲玉華王。此王甚賢，專敬僧道，重愛黎民。老禪師若去相見，必有重敬。」三藏謝了，那老者徑穿樹林而去。

三藏才轉身對徒弟備言前事。他三人忻喜，扶師父上馬。三藏道：「沒多路，不須乘馬。」四衆遂步至城邊街道觀看。原來那關廂人家，做買做賣的，人煙湊集，生意亦甚茂盛。觀其聲音相貌，與中華無異。三藏分付：「徒弟們謹慎。切不可放肆。」那八戒低頭了，沙僧掩着臉，惟孫行者攙着師父。兩邊人都來爭看，齊聲叫道：「我這裏只有降龍伏虎的高僧，不曾見降豬伏猴的和尚。」證夾：此語卻有和諧。八戒忍不住，把嘴一掬道：「你們可曾看見降豬王的和尚？」唬得那街上人，跌跌𧿼𧿼，都往兩邊閃過。行者笑道：「呆子，快藏了嘴，莫妝扮，仔細腳下過橋。」那呆子低着頭，只是笑。過了吊橋，入城門內，又見那大街上酒樓歌館，熱鬧繁華，果然是神州都邑。有詩爲證。詩曰：

錦城鐵甕萬年堅鐵甕：堅固的甕城。甕城是城門外的小月城，或方形或圓形，視地形而定。高與厚和城一樣。又，江蘇鎮江的子城，北城外「鐵甕城」。此與本書無關，聊以備考。，臨水依山色色鮮。

百貨通湖船入市，千家沽酒店垂簾。

樓臺處處人煙廣，巷陌朝朝客賈喧。

不亞長安風景好，雞鳴犬吠亦般般。

三藏心中暗喜道：「人言西域諸番，更不曾到此。細觀此景，與我大唐何異！所謂極樂世界，誠此之謂也。」證夾：然則大唐亦可稱極樂世界耶！又聽得人說，白米四錢一石，麻油八釐一斤白米四錢一石，麻油八釐一斤：據記載了明代中期物價的沈榜《宛署雜記》與何士晉《工部廠庫須知》，白米依品種用途，每石價值五錢至一兩四錢不等，香油每斤約三分。這裏白米四錢一石，麻油八釐一斤，比《西遊記》成書時的物價確屬便宜。，真是五穀豐登之處。

行勾多時，方到玉華國府玉華國府：此處作者是按明代藩王府邸的規模描寫玉華國府的。《明史·職官志四》：王府「設長史司，轄審理所，典膳所」。長史司總攬行政事務，管理以下各所。審理所主管審理案件。典膳所主管祭祀、賓客、飲食。。府門左右，有長史府、審理廳、典膳所、待客館。三藏道：「徒弟，此間是府，等我進去朝王，驗牒而行。」八戒道：「師父進去，我們可好在衙門前站立？」三藏道：「你不看這門上是『待客館』三字？你們都去那裏坐下，看有草料，買些餵馬。我見了王，倘或賜齋，便來喚你等同享。」行者道：「師父放心前去，老孫自當理會。」那沙僧把行李挑至館中。館中有看館的人役，見他們面貌醜陋，也不敢問他，也不敢教他出去，只得讓他坐下不題。

卻說老師父換了衣帽，拿了關文，徑至王府前。早見引禮官迎着問道引禮官：明代藩王府設有引禮舍人，負責禮儀事務。：「長老何來？」三藏道：「東土大唐差來大雷音拜佛祖求經之僧，今到貴地，欲倒換關文，特來朝參千歲。」引禮官即爲傳奏。那王子果然賢達，即傳旨召進。三藏至殿下施禮，王子即請上殿賜坐。三藏將關文獻上。王看了，又見有各國印信手押，也就忻然將寶印了，押了花字，收折在案，問道：「國師長老，自你那大唐至此，歷遍諸邦，共有幾多路程？」三藏道：「貧僧也未記程途。但先年蒙觀音菩薩在我王御前顯身，曾留了頌子，言西方十萬八千里。貧僧在路，已經過一十四遍寒暑矣。」證夾：到此處方能總計寒暑，則以前十四年之勞劇拂亂，不言不可知矣！王子笑道：「十四遍寒暑，即十四年了。想是途中有甚耽閣。」「一言難盡。萬蟄千魔，也不知受了多少苦楚，纔到得寶方！」那王子十分歡喜。即着典膳官備素齋管待。三藏啓上殿下：「貧僧有三個小徒，在外等候，不敢領齋，但恐遲誤行程。」王子教當殿官，快去請長老三位徒弟，進府同齋。

當殿官隨出外相請。都道：「未曾見，未曾見。」有跟隨的人道：「待客館中坐着三個醜貌和尚，想必是也。」當殿官同衆至館中，即問看館的道：「那個是大唐取經僧的高徒？我王有旨，請喫齋也。」八戒正坐打盹，聽見一個齋字，忍不住跳起身來答道：「我們是！我們是！」當殿官一見了，魂飛魄喪，都戰戰的道：「是個豬魈！豬魈！」行者聽見，一把扯住八戒道：「兄弟，放斯文些，莫撒村野。」那衆官見了行者，又道：「是個猴精！猴精！」沙僧拱手道：「列位休得驚恐。我三人都是唐僧的徒弟。」衆官見了，又道：「竈君竈君：竈神的別稱。竈神黑臉，所以用來稱呼沙僧。！竈君！」孫行者即教八戒牽馬，沙僧挑擔，同衆入玉華王府。當殿官先入啓知。

那王子舉目見那等醜惡，卻也心中害怕。三藏合掌道：「千歲放心，頑徒雖是貌醜，卻都心良。」八戒朝上唱個喏道：「貧僧問訊了。」王子愈覺心驚。三藏道：「頑徒都是山野中收來的，不會行禮，萬望赦罪。」王奈着驚恐，教典膳官請衆僧官去暴紗亭喫齋。證夾：暴紗之名亦不可解。三藏謝了恩，辭王下殿，同至亭內。三藏埋怨八戒道：「你這夯貨，全不知一毫禮體！索性不開口，便也罷了，怎麼那般粗魯！一句話，足足衝倒泰山！」行者笑道：「還是我不唱喏的好，也省些力氣。」沙僧道：「他唱喏又不等齊不等齊：多人唱喏應齊聲，此指八戒不等齊聲，便搶先唱喏。，預先就抒着個嘴吆喝。」八戒道：「活淘氣淘氣：慪氣。！活淘氣！師父前日教我，見人打個問訊兒是禮問訊：僧尼等和人應酬時合掌致敬。；今日行問訊，又說不好，教我怎的幹麼！」三藏道：「我教你見了人打個問訊，不曾教你見王子就此歪纏！常言道：『物有幾等物，人有幾等人。』如何不分個貴賤？」正說處，見那典膳官帶領人役，調開桌椅，擺上齋來。師徒們卻不曾言語，各各喫齋。

卻說那王子退殿進宮，宮中有三個小王子，見他面容改色，即問：「父王今日爲何有此驚恐？」王道：「適才有東土大唐差來拜佛取經的一個和尚，倒換關文，卻一表非凡。我留他喫齋，他說有徒弟在府前，我即命請。少時進來，見我不行大禮，叫個問訊，我已不快。及抬頭看時，一個個醜似妖魔，心中不覺驚駭，故此面容改色。」原來那三個小王子比衆不同，一個個好武好強，便就伸拳擄袖道：「莫敢是那山裏走來的妖精，假妝人像。待我們拿兵器出去看來！」

好王子，大的個拿一條齊眉棍，第二個輪一把九齒鈀，第三個使一根烏油黑棒子，雄糾糾、氣昂昂的走出王府。吆喝道：「甚麼取經的和尚！在那裏？」時有典膳官員人等跪下道：「小王，他們在這暴紗亭喫齋哩。」小王子不分好歹，闖將進去，喝道：「汝等是人是怪，快早說來，饒你性命！」唬得三藏面容失色，丟下飯碗，躬着身道：「貧僧乃唐朝來取經者。人也，非怪也。」小王子道：「你便還像個人，那三個醜的，斷然是怪！」八戒只管喫飯不採。沙僧與行者欠身道：「我等俱是人，面雖醜而心良，身雖夯而性善。汝三個卻是何來，卻恁樣海口輕狂？」傍有典膳等官道：「三位是我王之子小殿下。」八戒丟了碗道：「小殿下，各拿兵器怎麼？莫是要與我們打哩？」

二王子掣開步，雙手舞鈀，便要打八戒。八戒嘻嘻笑道：「你那鈀只好與我這鈀做孫子罷了！」即揭衣，腰間取出鈀來，幌一幌，金光萬道；丟了解數，有瑞氣千條。把個王子唬得手軟筋麻，不敢舞弄。行者見大的個使一條齊眉棍，跳阿跳的，即耳朵裏取出金箍棒來，幌一幌，碗來粗細，有丈二三長短。着地下一搗，搗了有三尺深淺，豎在那裏，笑道：「我把這棍子送你罷！」那王子聽言，即丟了自己棍，去取那棒，雙手盡氣力一拔，莫想得動分毫；再又端一端，搖一搖，就如生根一般。第三個撒起莽性，使烏油杆棒來打。被沙僧一手劈開，取出降妖寶杖，捻一捻，豔豔光生，紛紛霞亮，唬得那典膳等官，一個個呆呆掙掙，口不能言。三個小王子一齊下拜道：「神師！神師！我等凡人不識，萬望施展一番，我等好拜授也。」行者走近前，輕輕的把棒拿將起來道：「這裏窄狹，不好展手，等我跳在空中，耍一路兒，你們看看。」

好大聖，唿哨一聲，將筋斗一抖，兩隻腳踏着五色祥雲，起在半空，離地約有三百步高下，把金箍棒丟開個撒花蓋頂，黃龍轉身，一上一下，左旋右轉。起初時人與棒似錦上添花，次後來不見人，只見一天棒滾。八戒在底下喝聲採，也忍不住腳手，厲聲喊道：「等老豬也去耍耍來！」好呆子，駕起風頭，也到半空，丟開鈀，上三下四，左五右六，前七後八，滿身解數，只聽得呼呼風響。正使到熱鬧處，沙僧對長老道：「師父，也等老沙去操演操演。」好和尚，雙着腳一跳，輪着杖，也起在空中，只見那銳氣氤氳，金光縹緲；雙手使降妖杖，丟一個丹鳳朝陽，餓虎撲食，緊迎慢擋，即轉忙攛。弟兄三個即展神通，都在那半空中，一齊揚威耀武。證夾：棒、鈀、杖既名寶貝，想來碌碌風塵，自不可無此一番施展，其專爲授徒而發？這纔是：

真禪景象不凡同，大道緣由滿太空。

金木施威盈法界，刀圭展轉合圓通。

神兵精銳隨時顯，丹器花生到處崇。

天竺雖高還戒性，玉華王子總歸中。

唬得那三個小王子跪在塵埃。暴紗亭大小人員，並王府里老王子，滿城中軍民男女，僧尼道俗，一應人等，家家唸佛磕頭，戶戶拈香禮拜。果然是：

見像歸真度衆僧，人間作福享清平。

從今果正菩提路，盡是參禪拜佛人。

他三個各逞雄才，使了一路，按下祥雲，把兵器收了。到唐僧道了問訊，謝了師恩，各各坐下不題。

那三個小王子急回宮裏，告奏老王道：「父王萬千之喜！今有莫大之功也！適才可曾看見半空中舞弄麼？」王笑道：「我才見半空霞彩，就於宮院內同你母親等衆焚香啓拜，更不知是那裏神仙降聚也。」小王子道：「不是那裏神仙，就是那取經僧三個醜徒弟。一個使金箍鐵棒，一個使九齒釘鈀，一個使降妖寶杖，把我三個的兵器，比的通沒有分毫。我們教他使一路，他嫌地上窄狹，不好支吾：『等我起在空中，使一路你看。』他就各駕雲頭，滿空中祥雲縹緲，瑞氣氤氳。才然落下，都坐在暴紗亭裏。做兒的十分歡喜，欲要拜他爲師，學他手段，保護我邦。此誠莫大之功。不知父王以爲何如？」

老王聞言，信心從願。當時父子四人，不擺駕，不張蓋，步行到暴紗亭。他四衆收拾行李，欲進府謝齋，辭王起行。偶見玉華王父子上亭來倒身下拜，慌得長老舒身，撲地行禮；行者等閃過傍邊，微微冷笑。衆拜畢，請四衆進府堂上坐。四衆忻然而入。老王起身道：「唐老師父，孤有一事奉求，不知三位高徒，可能容否？」三藏道：「但憑千歲分付，小徒不敢不從。」老王道：「孤先見列位時，只以爲唐朝遠來行腳僧，其實肉眼凡胎，多致輕褻。適見孫師、朱師、沙師起舞在空，方知是仙是佛。孤三個犬子，一生好弄武藝，今謹發虔心，欲拜爲門徒，學些武藝。萬望老師開天地之心，普運慈舟，傳度小兒，必以傾城之資奉謝。」行者聞言，忍不住呵呵笑道：「你這殿下，好不會事！我等出家人，巴不得要傳幾個徒弟。你令郎既有從善之心，切不可說起分毫之利。但只以情相處，足爲愛也。」王子聽言，十分歡喜，隨命大排筵宴，就於本府正堂擺列。噫！一聲旨意，即刻俱完。但見那：

結綵飄颻，香菸馥郁。戧金桌子掛絞綃鮫綃：古代傳說，南方有鮫人，像魚一樣生活在水中，流出的眼淚是珠子。他們織出的綃，入水不溼。由於這個傳說，後人將質地輕而薄、優質的絲織品稱爲「鮫綃」。有時候，也將女子用的絲手帕稱爲「鮫綃」。《昭明文選》晉·左太沖（按，即左思）《吳都賦》：「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珠。」晉劉逵注：「俗稱鮫人從水出，曾寄寓人家，積日賣綃。」又梁·任昉《述異記》捲上：「南海出鮫綃紗，泉先（按，即鮫人）潛織。一名『龍紗』，其價百餘金。以爲服，入水不濡。」這裏是說鑲金的桌子鋪着名貴的絲綢做成的桌布。，幌人眼目；彩漆椅兒鋪錦繡，添座風光。樹果新鮮，茶湯香噴。三五道閒食清甜，一兩餐饅頭豐潔。蒸酥蜜煎更奇哉，油札糖燒真美矣。有幾瓶香糯素酒，斟出來，賽過瓊漿；獻幾番陽羨仙茶陽羨：今江蘇宜興，盛產名茶。，捧到手，香欺丹桂。般般品品皆齊備，色色行行盡出奇。

一壁廂叫承應的歌舞吹彈承應：指妓女、藝人應宮廷或官府之召表演侍奉。，撮弄演戲。他師徒們並王父子盡樂一日。不覺天晚，散了酒席，又叫即於暴紗亭鋪設牀幃，請師安宿；待明早竭誠焚香，再拜求傳武藝。衆皆聽從，即備香湯，請師沐浴，衆卻歸寢。此時那：

衆鳥高棲萬籟沉，詩人下榻罷哦吟。

銀河光顯天彌亮，野徑荒涼草更深。

砧杵丁東敲別院砧杵：古代洗衣用具，搗衣石和棒槌。唐·韋應物詩《登樓寄王卿》：「數家砧杵秋山下，一郡荊榛寒雨中。」一般來說，形容秋景。，關山杳窵動鄉心杳窵（diào）：遙遠。。

寒蛩聲朗知人意，嚦嚦牀頭破夢魂。

一宵晚景題過。明早，那老王父子，又來相見這長老。昨日相見，還是王禮，今日就行師禮。那三個小王子對行者、八戒、沙僧當面叩頭，拜問道：「尊師之兵器，還借出與弟子們看看。」八戒聞言，忻然取出釘鈀，拋在地下。沙僧將寶杖拋出，倚在牆邊。二王子與三王子跳起去便拿，就如蜻蜓撼石柱，一個個掙得紅頭赤臉，莫想拿動半分毫。大王子見了，叫道：「兄弟，莫費力了。師父的兵器，俱是神兵，不知有多少重哩！」八戒笑道：「我的鈀也沒多重，只有一藏之數一藏之數：《西遊記》認爲一藏佛經爲五千零四十八部（卷），詳見九十八回「一藏之數」條注。，連柄五千零四十八斤。」三王子問沙僧道：「師父寶杖多重？」沙僧笑道：「也是五千零四十八斤。」大王子求行者的金箍棒看。行者去耳朵裏取出一個針兒來，迎風幌一幌，就有碗來粗細，直直的豎立面前。那王父子都皆悚懼，衆官員個個心驚。三個小王子禮拜道：「朱師、沙師之兵，俱隨身帶在衣下，即可取之。孫師爲何自耳中取出？見風即長，何也？」行者笑道：「你不知我這棍不是凡間等閒可有者。這棍是：

鴻濛初判陶熔鐵陶鎔：陶鑄熔鍊。，大禹神人親所設。

湖海江河淺共深，曾將此棍知之切。

開山治水太平時，流落東洋鎮海闕。

日久年深放彩霞，能消能長能光潔。

老孫有分取將來，變化無方隨口訣。

要大彌於宇宙間，要小卻似針兒節。

棍名如意號金箍，天上人間稱一絕。

重該一萬三千五百斤，或粗或細能生滅。

也曾助我鬧天宮，也曾隨我攻地闕。

伏虎降龍處處通，煉魔蕩怪方方徹。

舉頭一指太陽昏，天地鬼神皆膽怯。

混沌仙傳到至今，原來不是凡間鐵。」

那王子聽言，個個頂禮不盡。三人向前重重拜禮，虔心求授。行者道：「你三人不知學那般武藝？」王子道：「願使棍的就使棍，慣使鈀的就學鈀，愛用杖的就學杖。」行者笑道：「教便也容易，只是你等無力量，使不得我們的兵器，恐學之不精，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畫虎不成反類狗：參見第三十七回「畫虎刻鵠」條注，比喻好高鶩遠，終無成就，反貽笑柄。也比喻仿效失真，反而弄得不倫不類。。古人云：『訓教不嚴師之惰，學問無成子之罪「訓教」二句：明範立本《明心寶鑑》載，司馬溫公曰：「養子不教父之過，訓導不嚴師之惰。父教師嚴兩無外，學問無成子之罪。」《三字經》有「教不嚴，師之惰」。意爲訓導的教師負有重要責任，但關鍵的還是在自己。。』汝等既有誠心，可去焚香來拜了天地，我先傳你些神力，然後可授武藝。」

三個小王子聞言，滿心歡喜。即便親抬香案，沐手焚香，朝天禮拜。拜畢，請師傳法。行者轉下身來，對唐僧行禮道：「告尊師，恕弟子之罪。自當年在兩界山蒙師父大德救脫弟子，秉教沙門，一向西來，雖不曾重報師恩，卻也曾渡水登山，竭盡心力。今來佛國之鄉，幸遇賢王三子，投拜我等，欲學武藝。彼既爲我等之徒弟，即爲我師之徒孫也。謹稟過我師，庶好授受。」三藏十分大喜。八戒、沙僧見行者行禮，也那轉身朝三藏磕頭道：「師父，我等愚魯，拙口鈍腮，不會說話，望師父高坐法位，也讓我兩個各招個徒弟耍耍，也是西方路上之憶念。」三藏俱忻然允之。

行者才教三個王子就於暴紗亭後，靜室之間，畫了罡鬥。教三人都俯伏在內，一個個瞑目寧神。這裏卻暗暗念動真言，誦動咒語，將仙氣吹入他三人心腹之中，把元神收歸本舍，傳與口訣，各授得萬千之膂力，運添了火候，卻像個脫胎換骨之法。運遍了子午周天子午周天：又稱小周天，內丹術認爲通過練功可以打通任、督二脈，使精氣沿任至督周流不息，路線是從下丹田經會陰，沿脊背正中到頭頂，從頭頂沿胸腹正中回到下丹田的一條閉合環路。明李時珍《奇經八脈考》：「任督二脈，人身之子午也。乃丹家陽火陰符（指內丹火候，參見第七十一回「退爐進火」條注）升降之道，坎離水火交媾之鄉。」，證夾：是傳力，無異傳道之功。那三個小王子，方纔蘇省，一齊爬將起來，抹抹臉，精神抖擻，一個個骨壯筋強。大王子就拿動金箍棒，二王子就輪得九齒鈀，三王子就舉得降妖杖。

老王見了，歡喜不勝。又排素宴，啓謝他師徒四衆。就在筵前各傳各授：學棍的演棍，學鈀的演鈀，學杖的演杖。雖然打幾個轉身，丟幾般解數，終是有些着力。走一路，便喘氣噓噓，不能奈久。蓋他那兵器都有變化，其進退攻揚，隨消隨長，皆有自然之妙，此等終是凡夫，豈能以遽及也。

當日散了筵宴。次日，三個王子又來稱謝道：「感蒙神師授賜了膂力，縱然輪得師的神器，只是轉換艱難。意欲命工匠依師神器式樣，減削斤兩，打造一般，未知師父肯容否？」八戒道：「好！好！好！說得像話。我們的器械，一則你們使不得，二則我們要護法降魔，正該另造另造。」王子又隨宣召鐵匠，買辦鋼鐵萬斤，就於王府內前院搭廠支爐鑄造。先一日將鋼鐵煉熟，次日請行者三人將金箍棒、九齒鈀、降妖杖，都取出放在蓬廠之間蓬廠：棚子。，看樣造作，遂此晝夜不收。

噫！這器原是他們隨身之寶，一刻不可離者，證夾：不但不可離，亦不可弄。但知慢藏誨盜，豈知妄動招妖？各藏在身，自有許多光彩護體。今放在廠院中幾日，那霞光有萬道沖天，瑞氣有千般罩地。其夜有一妖精，離城只有七十里遠近，山喚豹頭山，洞喚虎口洞，夜坐之間，忽見霞光瑞氣，即駕雲頭而看，原是州城之光彩。他按下雲來，近前觀看，乃是這三般兵器放光。妖精又喜又愛道：「好寶貝！好寶貝！這是甚人用的，今放在此？也是我的緣法，拿了去呀！拿了去呀！」他愛心一動，弄起威風，將三般兵器，一股收之，徑轉本洞。正是那：證夾：信手拈來無窮妙理，方信一部《中庸》處處可禪。

道不須臾離，可離非道也道不須臾離，可離非道也：語出《禮記·中庸》，原文是「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意爲正道一刻也不能離開，如果能離開，就不是道了。。

神兵盡落空，枉費參修者。

畢竟不知怎生尋得這兵器，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修道者，必內積陰德，外施普濟，方是道高德重，聖賢體用。然普濟之道，是闡揚聖教，傳續道脈之事，苟未到禪性穩定之時，而不可傳人；不遇真正誠信之士，亦未可輕傳。故此回合下二回，皆明師徒接受之邪正，使爲師者，不得妄泄天機，失之匪人；求師者，不得妄貪天寶，誤入旁門，須宜謹慎，以免禍患也。

篇首「唐僧別了郡侯，對行者道：『這一場善果，勝似比丘國搭救小兒之功。』行者道：『皆是本人善念，我何功之有？』」是明示金丹大道，遇人不傳祕天寶，傳之匪人泄天機。若遇至人，不得不傳耳。獨是傳道乃成人之事，未能成己，焉能成物？若未到了性之後，中無把柄，則應世接物，易足以敗亂吾道，不但不能成物，而且有以妨己。

唐僧師徒到玉華州，是已明心見性，了得玉液還丹之道。玉華州，爲天竺國下郡。「玉華」者，柔淨之花，性之謂。「天竺」者，天爲二人，竺爲兩個，陰陽合一，命之謂。了性爲玉液還丹，了命爲金液大丹。唐僧到玉華州，是已得玉液還丹，雖未得金液大丹，而禪性如明鏡止水，把柄在手，已到有寶之地，可以應世接物，不動不搖，不妨施法會而度羣迷矣。學者若不將此處分解個明白，是隻知有降龍伏虎的高僧，不曾見降豬伏猴的和尚也。

蓋豬猴即龍虎，龍虎即豬猴，不知豬猴，焉知龍虎？八戒爲木母，屬東，爲青龍，性也。行者爲金公，屬西，爲白虎，命也。降豬伏猴者，即是降龍伏虎。降得真龍，伏得真虎，即是儘性至命，金丹之全能。不知此中真味，便是後文豹頭山虎口洞之老妖，而何法會之有？其界甚清，讀者須要細玩，不可忽略。故「八戒道；『你們可曾見降豬王的和尚』。慌得滿街人，跌跌爬爬，都往兩邊閃過。」降豬即是降龍，了性玉液之事，以見不特金液大丹人不易識，即玉液還丹一經說破，凡夫聞之亦必驚疑。「呆子低着頭只是笑」，是寫其下士聞之，大笑去之也。

噫！玉液還丹豈易得哉？必要經過十四年之寒暑，走過十萬八千之路途，萬折千魔，多少苦楚，方能得之。苟非遇出世丈夫，信心男子，認得真假者，安可傳也？你看當殿官，去請三徒，慌得戰戰兢兢，王子見那等醜惡，卻也心中害怕。三藏道：「千歲放心，頑徒雖是貌醜，卻都心良」，是寫肉眼凡胎，不識真假．縱能尊師敬友，專在禮貌上打點，不從本心處用誠，便是不肯深信，未可語道之時。

請四僧去暴紗亭喫齋，豈是尊隆師友之禮乎？「暴」者，粗率之意；「妙」者，輕薄之謂：「亭」者，觀瞻之處。言粗率輕薄，徒取外之觀瞻，以是爲禮，其心之怠慢可知。苟於此而顯露圭角，便是傳之匪人，妄泄天機矣。三小王子各持兵器，出府打怪，是已有除邪扶正之志者，而三僧各露兵器以善誘之，三個小王一齊跪下，認得神師，自悔不識，即求拜授。此一經指引失其自美，而知猶有至美者在，已在可教之列，故不妨大展經綸，使迷者心說而誠服，傾心而受教也。

「行者駕五色祥雲，起在半空，把金箍棒丟開個撒花蓋頂，黃龍翻身，一上一下，左旋右轉，起初人與律似錦上添花，次後來不見人，只見一天棒滾。」「五色雲起在半空」者，五氣朝元也；「棒丟撒花蓋頂」者，三花聚項也；「黃龍翻身」者，執中用權也；「一上一下」者，乾坤鼎器也；「左旋右轉」者，烏兔藥物也；「起初人與棒似錦上添花」者，攢簇五行也；「次後不見人，只見一天棒滾」者，渾然一氣也。此開剖先天一氣之運用，執中精一之妙道也。

「八戒駕起風頭，半空中丟開鈀，上三下四，左五右六，前七後八，滿身解數。」此五行一陰一陽，順生順成，一氣流行之造化也。三爲木，天三生水，地八成之；四爲金，地四生金，天九成之；五爲土，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六爲水，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七爲火，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此分解《河圖》上下前後左右，五行陰陽之全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沙僧輪着杖，也起在空中，只見瑞氣絪縕，金光縹緲，寶杖丟一個丹鳳朝陽、餓虎撲食，緊迎慢擋，急轉忙攛」沙僧寶杖爲中央真土，黃中通理也。土具五行而生萬物，故瑞氣絪縕，金光縹緲也；其用也能調水火而和金木，故丟個丹鳳朝陽、餓虎撲食也；上無定位，分位四季，故緊迎慢擋、急轉忙攛也。

「三個都在半空中揚威耀武」，五行攢簇，和合四象，太極之象。詩云。「真禪景象不凡同，大道緣由滿太空。」言真禪之法，與二乘頑空禪學大不相同，乃爲真空，真空不空，爲大道之因由，即佛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也。「金水施威盈法界，刀圭展轉合圓通。」言真禪之法，有金木相併，戊已成全之理，而非空空無爲之道也。提綱所謂「禪到玉華施法會」，即此法會歟！金丹大道已明明露出，其謂禪者，亦因末及煅煉，則謂之禪，觀於「金木、刀圭」字樣，可知非一禪而已。施展出此等手段，一切迷徒可知道之至尊至貴，至深，不敢以粗率輕薄外之觀瞻爲事，而誠心受教矣。

「三個小王跪在塵埃，大小官員，王府老小，滿城一應人家，唸佛磕頭，老王子步行到暴紗亭，撲的行禮，以爲仙佛臨凡，謹發虔心，願受教誨。」此信服已深，一無所疑，內恭外敬，事之如仙佛，奉之如神明，而不拘於禮貌者。放行者道：「你令郎既有從善之心，切不可說起分毫之利，只以情相處足矣。」正所謂至人傳，匪人萬兩金不換。所可異者，暴紗事非尊師之禮，又奚必在暴紗亭鋪設牀幃，使四衆安宿乎？行者已有言矣，「既有從善之心，切不可說起分毫之利」。蓋真正有道之士，只取其心，不取其禮，心不誠，雖禮貌盛而亦未可以授道；心若誠，雖禮貌衰而亦何妨以度引。暴紗亭安宿，正以示取心而不取禮也。獨是金丹大道，至易而至難，最簡而最細，極近而極深，與造化爭權，與陰陽相戰，在生死關口上作活計，天地根本上量權衡。若空手猾拳，一無所恃，性命焉能爲我所得？是必有把柄焉！

蓋作仙佛事業，必用仙佛神器，若以凡夫而用神器，如何動得分毫，是非有神力者不能。釘鈀寶杖俱重五千四十八斤，皆合一藏之數。丹經所云「五千四十八黃道，正合一部大藏經」者是也。惟金箍棒重一萬三千五百斤，爲《乾·九五》剛健中正，純粹至精之物，而不拘於藏數者，以其變化無窮，而非可以數計。詩中「神禹親手設，混沌傳流直到今」，以見執中精一之理，乃堯傳於舜，舜傳於禹，聖聖相傳，一定不易之道。此等兵器，豈愚夫愚婦無力量者所能拿起乎？不但金箍棒拿不起，即釘鈀寶杖亦拿不起，總以明瞭性了命皆要神兵，拿了性了命之神兵者，皆要神力。故行者道：「教便容易，只是你們無力量，使不得我們兵器，我先傳你些神力，然後可授武藝。」噫！法容易而神兵難，神兵容易而力量更難，若無力量神兵難拿，若無神兵法於何施？此先傳神力，後授武藝，所不容已者。

「暴紗亭後，靜室之間，畫了罡鬥，叫俯伏在內」者，去粗率輕薄之氣，以安靜爲宅舍也。「一個個瞑目寧神」者，以寧神爲基址也。「暗念真言」者，以念真爲要着也。「將仙氣吹入腹中」者，以志氣而壯內也。「把元神收歸本舍」者，以收歸元神爲根本也。「傳與口訣」，即此是口訣，而此中之外，別無口訣。「各授萬千之膂力」，即此是膂力，此中之外，別無膂力。果有能依此等口訣，以養力量，勇猛向……，而從前之懦柔畏逡之氣，俱化於無有，豈不是脫胎換骨？小王子如夢初醒，一個個骨壯筋強，三般兵器俱拿得也。然既授之以神兵，而使照樣另造，又何以拿不動，而減消斤兩乎？學者若以三僧吝惜猜之，大錯！大錯！蓋口訣須用師授，而神兵還要自造。神兵者，自己防身之慧器，師自有師之慧器，徒自有徒之慧器，只可照樣而造作，不能取原物而交代者。故八戒道：「我們的器械，一則你使不得，二則我們要護法降魔，正該另造。」言下分明，何等醒人。

籲！禪到玉華不得不施法而度迷，若接得其人，不可不退藏而自謹。蓋慧器爲護法之物，防身之寶，一刻而不可少離者。若一有離，即爲好奇者所竊取。三寶放於蓬廠之間，晝夜不收，是何世界，招來豹頭虎口之妖，一把收去也宜矣。結雲：「道不須臾離，可離非道也。神兵盡落空，枉費參修者。」可謂千古修行者之一戒。

詩曰：

玉液還月誰得知，知之可作度人師。

輕傳妄泄遭天譴，大法何容慢視之。

# 第八十九回 黃獅精虛設釘鈀宴 金木土計鬧豹頭山

李本總批：「失卻慧兵緣不謹，頓教魔起衆邪兇。」「慧兵」是恁麼？「魔」是恁麼？「邪」是恁麼？如何爲「不謹」？如何爲「失卻」？如何爲「兇」？不要看遠了。

憺漪子曰：黃獅之盜神兵，固由於主者之不謹；乃此怪神兵入手，竟忘其爲盜來之物，而公然開宴召客，炫耀招搖，真可謂「取非其有，居之不疑」者矣。況此物非黑熊之架裟，可以什襲韞藏者，勢不得不陳於堂中。而堂中又豈藏兵之地乎？縱不爲主者所收，夜半有大力者亦必負之而走矣。是此一神兵也，以不謹得之者，仍以不謹失之。我不謹則歸之賊，賊不謹則仍歸之我。蓋不幸而有我之不謹，猶幸而有彼之不謹也。

天下惟「貪」之一字，最足賈禍。如獅怪之盜兵，不過是貪心所使爾。乃神兵未得，且並室中之藏而喪之，何如高坐洞天，押美人、擁細軟之爲樂耶？

卻說那院中幾個鐵匠，因連日辛苦，夜間俱自睡了。及天明起來打造，篷下不見了三般兵器，一個個呆掙神驚，四下尋找。只見那三個王子出宮來看，那鐵匠一齊磕頭道：「小主呵，神師的三般兵器，都不知那裏去了。」小王子聽言，心驚膽戰道：「想是師父今夜收拾去了。」急奔暴紗亭看時，見白馬尚在廊下，忍不住叫道：「師父還睡哩？」沙僧道：「起來了。」即將房門開了，讓王子進裏看時，不見兵器，慌慌張張問道：「師父的兵器都收來了？」行者跳起道：「不曾收阿！」王子道：「三般兵器，今夜都不見了。」八戒連忙爬起道：「我的鈀在麼？」小王道：「適才我等出來，只見衆人前後找尋不見，弟子恐是師父收了，卻纔來問。老師的寶貝，俱是能長能消，想必藏在身邊哄弟子哩。」行者道：「委的未收，都尋去來。」隨至院中篷下，果然不見蹤影。八戒道：「定是這夥鐵匠偷了，快拿出來！略遲了些兒，就都打死！打死！」那鐵匠慌得磕頭滴淚道：「爺爺！我們連日辛苦，夜間睡着，及至天明起來，遂不見了。我等乃一概凡人，怎麼拿得動？望爺爺饒命！饒命！」行者無語暗恨道：「還是我們的不是，既然看了式樣，就該收在身邊，怎麼卻丟放在此！那寶貝霞彩光生，想是驚動甚麼歹人，今夜竊去也。」八戒不信道：「哥哥說那裏話！這般個太平境界，又不是曠野深山，怎得個歹人來？定是鐵匠欺心，他見我們的兵器光彩，認得是三件寶貝，其夜走出王府，夥些人來，抬的抬，拉的拉，偷出去了。拿過來打啞！打啞！」衆匠只是磕頭髮誓。

正嚷處，只見老王子出來，問及前事，卻也面無人色，沉吟半晌，道：「神師兵器，本不同凡，就有百十餘人也禁挫不動。況孤在此城，今已五代，不是大膽海口，孤也頗有個賢名在外。這城中軍民匠作人等，也頗懼孤之法度，斷是不敢欺心。望神師再思可矣。」行者笑道：「不用再思，也不須苦賴鐵匠。我問殿下：你這州城四面，可有甚麼山林妖怪？」王子道：「神師此問，甚是有理。孤這州城之北有一座豹頭山，山中有一座虎口洞。往往人言洞內有仙，又言有虎狼，又言有妖怪。孤未曾訪得端的，不知果是何物。」行者笑道：「不消講了，定是那方歹人，知道俱是寶貝，一夜偷將去了。」叫：「八戒、沙僧，你都在此保着師父，護着城池，等老孫尋訪去來。」又叫鐵匠們不可住了爐火，一一煉造。

好猴王，辭了三藏，唿哨一聲，形影不見，早跨到豹頭山上。原來那城相去只有三十里，一瞬即到。徑上山峯觀看，果然有些妖氣，真是：

龍脈悠長，地形遠大。尖峯挺挺插天高，陡澗沉沉流水急。山前有瑤草鋪茵，山後有奇花布錦。喬松老柏，古樹修篁。山鴉山鵲亂飛鳴，野鶴野猴皆嘯唳。懸崖下麋鹿雙雙，削壁前獾狐對對。一起一伏遠來龍，九曲九灣潛地脈。埂頭相接玉華州埂頭：小土堤，這裏指山的餘脈。，萬古千秋興勝處。

行者正然看時，忽聽得山背後有人言語，急回頭視之，乃兩個狼頭妖怪，朗朗的說着話，向西北上走。行者揣道：「這定是巡山的怪物，等老孫跟他去聽聽，看他說些甚的。」捻着訣，念個咒，搖身一變，變做個蝴蝶兒，展開翅，翩翩翻翻，徑自趕上。果然變得有樣範：

一雙粉翅，兩道銀鬚。乘風飛去急，映日舞來徐。渡水過牆能疾俏，偷香弄絮甚歡娛。體輕偏愛鮮花味，雅態芳情任卷舒。

他飛在那個妖精頭直上，飄飄蕩蕩，聽他說話。那妖猛的叫道：「二哥，我大王連日僥倖。前月裏得了一個美人兒，在洞內盤桓盤桓：玩樂。，十分快樂。昨夜裏又得了三般兵器，果然是無價之寶。明朝開宴慶『釘鈀會』哩，我們都有受用。」這個道：「我們也有些僥倖！拿這二十兩銀子買豬羊去。如今到了乾方集上，先喫幾壺酒兒。把東西開個花帳兒花帳：虛報的賬目。，落他二三兩銀子落：撈，賺。《笑林廣記》卷三「裁縫」：「太守命法官祈雨，雨不至，太守怒，欲治之。」注官稟雲：「小道本事平常，不如其裁縫最好。」太守曰：「何以見得？」答曰：「他要落幾尺就是幾尺。」，買件綿衣過寒，卻不是好！」兩個怪說說笑笑的，上大路急走如飛。

行者聽得要慶釘鈀會，心中暗喜。欲要打殺他，爭奈不管他事，況手中又無兵器。他即飛向前邊，現了本相，在路口上立定。那怪看看走到邊前，被他一口法唾噴將去，念一聲「唵吽吒唎」唵吽吒唎：道教常用咒語，多用於雷法、天蓬法、馬靈官法等。《太極祭煉內法儀略》認爲此四字是「心神之內諱」。，即使個定身法，證夾：此法自蟠桃園七仙女之後，有五百餘年不用矣。把兩個狼頭精定住。眼睜睜，口也難開；直挺挺，雙腳站住。又將他扳翻倒，揭衣搜撿，果是有二十兩銀子，着一條搭包兒打在腰間裙帶上，又各掛着一個粉漆牌兒，一個上寫着「刁鑽古怪」，一個上寫着「古怪刁鑽」。

好大聖，取了他銀子，解了他牌兒，返跨步回至州城。到王府中，見了王子、唐僧並大小官員、匠作人等，具言前事。八戒笑道：「想是老豬的寶貝，霞彩光明，所以買豬羊，治筵席慶賀哩。但如今怎得他來？」行者道：「我兄弟三人俱去。這銀子是買辦豬羊的，且將這銀子賞了匠人，教殿下尋幾個豬羊。八戒，你變做刁鑽古怪，我變做古怪刁鑽，沙僧妝做個販豬羊的客人，走進那虎口洞裏，得便處，各人拿了兵器，打絕那妖邪，回來卻收拾走路。」沙僧笑道：「妙，妙，妙！不宜遲！快走！」老王依然此計，即教管事的買辦了七八口豬，四五腔羊。

他三人辭了師父，在城外大顯神通。八戒道：「哥哥，我未曾看見那刁鑽古怪，怎生變得他的模樣？」行者道：「那怪被老孫使了定身法定住在那裏，只到明日此時方醒。我記得他的模樣，你站下，等我教你變。如此，如彼，就是他的模樣了。」那呆子真個口裏念着咒，行者吹口仙氣，霎時就變得與那刁鑽古怪一般無二，將一個粉牌兒帶在腰間。行者即變做古怪刁鑽，腰間也帶了一個牌兒。沙僧打扮的像個販豬羊的客人，一起兒趕着豬羊，上大路，徑奔山來。不多時，進了山凹裏，又遇見一個小妖。他生得嘴臉也恁地兇惡。看那：

圓滴溜兩隻眼，如燈幌亮；紅剌媸一頭毛，似火飄光。糟鼻子，歪倈口歪倈口：咧着嘴。，獠牙尖利；查耳朵查耳朵：招風耳。，砍額頭砍額頭：低削的額頭。，青臉泡浮泡浮：腫脹。。身穿一件淺黃衣，足踏一雙莎蒲履莎蒲履：蒲草編成的鞋子。。雄雄糾糾若凶神，急急忙忙如惡鬼。

那怪左脅下挾着一個彩漆的請書匣兒，迎着行者三人叫道：「古怪刁鑽，你兩個來了？買了幾口豬羊？」行者笑道：「這趕的不是？」那怪朝沙僧道：「此位是誰？」行者道：「就是販豬羊的客人。還少他幾兩銀子，帶他來家取的。你往那裏去？」那怪道：「我往竹節山去請老大王明早赴會。」行者綽他的口氣兒，就問：「共請多少人？」那怪道：「請老大王坐首席，連本山大王共頭目等衆，約有四十多位。」正說處，八戒道：「去罷，去罷，豬羊都四散走了。」行者道：「你去邀着邀：同「吆」。使牲畜聽從指令。，等我討他帖兒看看。」那怪見自家人，即揭開取出，遞與行者。行者展開看時，上寫着：

「明辰敬治餚酌慶『釘鈀嘉會』，證夾：釘耙會名色甚醜，不及黑熊怪之佛衣會多矣。屈尊過山一敘。幸勿外，至感至感：書信及公文中常語，極感激的意思。！右啓祖翁九靈元聖老大人尊前祖翁九靈元聖：記載太乙救苦天尊信仰的主要經典《太乙救苦護身妙經》載天尊「足躡蓮花，圓光照耀。手執柳枝淨水，九頭獅子左右從隨」，「是九陽之精，甚靈甚靈」，「此聖最尊最貴，最聖最靈」。又同經載太上老君咒雲：「元元之祖氣，妙化九陽精。」故天尊的坐騎九頭獅子號「九靈元聖」，即從這些經文捏合而來。祖翁，祖父。。門下孫黃獅頓首百拜。」證夾：天下豈有門下孫乎？怪物不通，可笑！

行者看畢，仍遞與那怪。那怪放在匣內，徑往東南上去了。沙僧問道：「哥哥，帖兒上是甚麼話頭？」行者道：「乃慶釘鈀會的請帖。名字寫着『門下孫黃獅百拜』。請的是祖翁九靈元聖老大人。」沙僧笑道：「黃獅想必是個金毛獅子成精。但不知九靈元聖是個何物。」八戒聽言，笑道：「是老豬的貨了！」行者道：「怎見得是你的貨？」八戒道：「古人云『癩母豬專趕金毛獅子』，故知是老豬之貨物也。」他三人說說笑笑，邀着豬羊。卻就望見虎口洞門。但見那門兒外：

周圍山繞翠，一脈氣連城。

削壁扳青蔓，高崖掛紫荊。

鳥聲深樹匝，花影洞門迎。

不亞桃源洞，堪宜避世情。

漸漸近於門口，又見一叢大大小小的雜項妖精，在那花樹之下頑耍。忽聽得八戒「呵！呵！」趕豬羊到時，都來迎接，便就捉豬的捉豬，捉羊的捉羊，一齊捆倒。早驚動裏面妖王，領十數個小妖，出來問道：「你兩個來了？買了多少豬羊？」行者道：「買了八口豬，七腔羊，共十五個生口。豬銀該一十六兩，羊銀該九兩豬銀該一十六兩，羊銀該九兩：據《宛署雜記》所載明代萬曆時物價，一口豬約值一兩五錢銀，一頭羊約值五錢銀。。前者領銀二十兩，仍欠五兩。這個就是客人，跟來找銀子的。」妖王聽說，即喚：「小的們，取五兩銀子，打發他去。」行者道：「這客人一則來找銀子，二來要看看嘉會。」那妖大怒罵道：「你這個刁鑽兒憊懶！你買東西罷了，又與人說甚麼會不會！」八戒上前道：「主人公得了寶貝，誠是天下之奇珍，就教他看看怕怎的？」那怪咄的一聲道：「你這古怪也可惡！我這寶貝，乃是玉華州城中得來的。倘這客人看了，去那州中傳說，說得人知，那王子一時來訪求，卻如之何？」行者道：「主公，這個客人，乃乾方集後邊的人，去州許遠，又不是他城中人，也那裏去傳說？二則他肚裏也飢了，我兩個也未曾喫飯。家中有現成酒飯，賞他些吃了，打發他去罷。」說不了，有一小妖，取了五兩銀子，遞與行者。行者將銀子遞與沙僧道：「客人，收了銀子，我與你進後面去喫些飯來。」

沙僧仗着膽，同八戒、行者進於洞內。到二層敞廳之上，只見正中間桌上，高高的供養着一柄九齒釘鈀，真個是光彩映目；東山頭靠着一條金箍棒，西山頭靠着一條降妖杖。那怪王隨後跟着道：「客人，那中間放光亮的就是釘鈀。你看便看，只是出去，千萬莫與人說。」沙僧點頭稱謝了。

噫！這正是「物見主，必定取」物見主，必定取：物主在別人處見到自己的東西，必定取回。。那八戒一生是個魯夯的人，他見了釘鈀，那裏與他敘甚麼情節情節：交情和禮節。，跑上去，拿下來，輪在手中，現了本相。丟了解數，望妖精劈臉就築。這行者、沙僧也奔至兩山頭各拿器械，現了原身。三弟兄一齊亂打，慌得那怪王急抽身閃過，轉入後邊，取一柄四明鏟，杆長鐏利，趕到天井中，支住他三般兵器，厲聲喝道：「你是甚人，敢弄虛頭，騙我寶貝！」行者罵道：「我把你這個賊毛團！你是認我不得！我們乃東土聖僧唐三藏的徒弟。因至玉華州倒換關文，蒙賢王教他三個王子拜我們爲師，學習武藝，將我們寶貝作樣，打造如式兵器。因放在院中，被你這賊毛團夤夜入城偷來夤（yín）夜：深夜。，倒說我弄虛頭騙你寶貝！不要走，就把我們這三件兵器，各奉承你幾下嚐嚐！」那妖精就舉鏟來敵。這一場，從天井中鬥出前門。看他三僧攢一怪，好殺：

呼呼棒若風，滾滾鈀如雨。

降妖杖舉滿天霞，四明鏟深雲生綺。

好似三仙煉大丹三仙：傳說三國吳主孫權之祖孫鍾以種瓜爲業，有三仙人乞瓜，孫鍾厚待之。仙人於是指一塊葬地，稱若以此爲墳地，後代當出天子，言訖化爲三鶴飛去。事見《太平廣記》卷三八九引《祥瑞記·孫鍾》。，火光彩幌驚神鬼。

行者施威甚有能，妖精盜寶多無禮。

天蓬八戒顯神通，大將沙僧英更美。

弟兄合意運機謀，虎口洞中興鬥起。

那怪豪強弄巧乖，四個英雄堪廝比。

當時殺至日頭西，妖邪力軟難相抵。

他都在豹頭山戰鬥多時，那妖精抵敵不住，向沙僧前喊一聲：「看鏟！」沙僧讓個身法躲過，妖精得空而走，向東南巽宮上乘風飛去。八戒拽步要趕，行者道：「且讓他去。自古道『窮寇勿追』。且只來斷他歸路。」八戒依言。

三人徑至洞口，把那百十個若大若小的妖精，盡皆打死。原來都是些虎狼彪豹，馬鹿山羊。被大聖使個手法，將他那洞裏細軟物件並打死的雜項獸身與趕來的豬羊，通皆帶出。證夾：何獨不及美人？豈深藏獅子牀下耶？沙僧就取出乾柴放起火來，八戒使兩個耳朵搧風，把一個巢穴霎時燒得乾淨，卻將帶出的諸物，即轉州城。

此時城門尚開，人家未睡。老王父子與唐僧俱在暴紗亭盼望。只見他們撲哩撲剌的丟下一院子死獸、豬羊及細軟物件，一齊叫道：「師父，我們已得勝回來也！」那殿下喏喏相謝。唐長老滿心歡喜。三個小王子跪拜於地，沙僧攙起道：「且莫謝，都近前看看那物件。」王子道：「此物俱是何來？」行者笑道：「那虎狼彪豹，馬鹿山羊，都是成精的妖怪。被我們取了兵器，打出門來。那老妖是個金毛獅子。他使一柄四明鏟，與我等戰到天晚，敗陣逃生，往東南上走了。我等不曾趕他，卻掃除他歸路，打殺這些羣妖，搜尋他這些物件，帶將來的。」老王聽說，又喜又憂。喜的是得勝而回，憂的是那妖日後報仇。行者道：「殿下放心。我已慮之熟，處之當矣。一定與你掃除盡絕，方纔起行，決不至貽害於後。我午間去時，撞見一個青臉紅毛的小妖送請書。我看他帖子上寫着『明辰敬治餚酌慶釘鈀嘉會，屈尊車從過山一敘。勿外，萬感。右啓祖翁九靈元聖老大人尊前』，名字是『門下孫黃獅頓首百拜』。才子那妖精敗陣，必然向他祖翁處去會話。明辰斷然尋我們報仇，當情與你掃蕩乾淨當情：一定。。」老王稱謝了，擺上晚齋。師徒們齋畢，各歸寢處不題。

卻說那妖精果然向東南方奔到竹節山。那山中有一座洞天之處，喚名九曲盤桓洞。洞中的九靈元聖是他的祖翁。當夜足不停風，行至五更時分，到於洞口，敲門而進。小妖見了道：「大王，昨晚有青臉兒下請書，老爺留他住到今早，欲同他去赴你釘鈀會，你怎麼又絕早親來邀請？」妖精道：「不好說，不好說！會成不得了！」正說處，見青臉兒從裏邊走出道：「大王，你來怎的？老大王爺爺起來，就同我去赴會哩。」妖精慌張張的，只是搖手不言。

少頃，老妖起來了，喚入。這妖精丟了兵器，倒身下拜，止不住腮邊淚落。老妖道：「賢孫，你昨日下柬，今早正欲來赴會，你又親來，爲何發悲煩惱？」妖精叩頭道：「小孫前夜對月閒行，只見玉華州城中有光彩衝空。急去看時，乃是王府院中三般兵器放光：一件是九齒滲金釘鈀，一件是寶杖，一件是金箍棒。小孫當使神法攝來，立名『釘鈀嘉會』，着小的們買豬羊果品等物，設宴慶會，請祖爺爺賞之，以爲一樂。昨差青臉來送柬之後，只見原差買豬羊的刁鑽兒等趕着幾個豬羊，又帶了一個販賣的客人來找銀子。他定要看看會去，是小孫恐他外面傳說，不容他看。他又說肚中飢餓，討些飯喫，因教他後邊喫飯。他走到裏邊，看見兵器，說是他的。三人就各搶去一件，現出原身：一個是毛臉雷公嘴的和尚，一個是長嘴大耳朵的和尚，一個是晦氣色臉的和尚。他都不分好歹，喊一聲亂打。是小孫急取四明鏟趕出與他相持，問是甚麼人敢弄虛頭。他道是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去的唐僧之徒弟，因過州城，倒換關文，被王子留住，習學武藝，將他這三件兵器作樣子打造，放在院內，被我偷來，遂此不忿相持。不知那三個和尚叫做甚名，卻真有本事。小孫一人敵他三個不過，所以敗走祖爺處。望拔刀相助，拿那和尚報仇，庶見我祖愛孫之意也！」

老妖聞言，默想片時，笑道：「原來是他。我賢孫，你錯惹了他也！」妖精道：「祖爺知他是誰？」老妖道：「那長嘴大耳者，乃豬八戒；晦氣色臉者，乃沙和尚，這兩個猶可。那毛臉雷公嘴者，叫做孫行者。這個人其實神通廣大，五百年前曾大鬧天宮，十萬天兵也不曾拿得住。他專意尋人的。他便就是個搜山揭海，破洞攻城，撞禍的個都頭都頭：軍職名。又稱「都將」，這裏的意思是首領、頭腦。！你怎麼惹他？也罷，等我和你去，把那廝連玉華王子都擒來替你出氣！」那妖精聽說，即叩頭而謝。

當時老妖點猱獅、雪獅、狻猊、白澤、伏狸、摶象諸孫猱獅：一種體型短小的獅子。元陶宗儀《輟耕錄》記宮廷朝會：「虎豹熊象之屬一一列置訖，然後獅子至，身材短小，絕類人家所畜猱狗，諸獸見之，畏懼俯伏，不敢仰視。」雪獅：用雪堆成的獅子。明馮夢龍《金聲巧聯·雪消月滿》：「時大雪繽紛，路積尺許。裏中好事者，戲作雪獅子，伏於道左。」宋周密《乾淳歲時記·賞雪》：「禁中賞雪……後苑進大小雪獅兒，並以金鈴彩縷爲飾，且作雪花、雪燈、雪山之類。」又：雪獅（Senɡ-ɡe-dkar-mo）爲藏族神話傳說中的一種出沒於雪山間的獅子，鬃毛綠色，身體白色，常繪於佛教唐卡或徽章上（參見[英]羅伯特·比爾著，向紅笳譯《藏傳佛教象徵符號與器物圖解》）。明代藏傳佛教在中土較爲興盛，故其藝術形象對本書作者可能有所啓迪。白澤：傳說中的神獸，像獅子，能作人言。《雲笈七籤》卷一百：「黃帝得白澤神獸，能言，達於萬物之情。」伏狸：據《博物志》卷三所記神獸而造的獅子之名：「魏武帝伐冒頓，經白狼山，逢獅子。使人格之，殺傷甚衆，王乃自率常從軍數百擊之，獅子哮吼奮起，左右鹹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起上王車軛，獅子將至，此獸便跳起在獅子頭上，即伏不敢起。於是遂殺之，得獅子一。還，來至洛陽，三十里雞犬皆伏，無鳴吠。」摶象：一種能攻擊大象的獅子，見於《初學記》卷二十九引宗炳《獅子擊象圖序》：「沙門釋僧吉雲：嘗從天竺欲向大秦，其間忽聞數十里外哮哮檻檻，驚天怖地。頃之，見百獸率走，蹌地足絕，而四巨象俄焉而至，以鼻卷泥自厚，塗數尺，數數噴鼻隅立。俄有師（獅）子三頭，摶象血若濫泉，巨樹草偃。」，各執鋒利器械，黃獅引領，各縱狂風，徑至豹頭山界。只聞得煙火之氣撲鼻，又聞得有哭泣之聲。仔細看時，原來是刁鑽、古怪二人在那裏叫主公哭主公哩。妖精近前喝道：「你是真刁鑽兒，假刁鑽兒？」證夾：何不雲真古怪，假古怪？二怪跪倒，噙淚叩頭道：「我們怎是假的？昨日這早晚領了銀子去買豬羊，走至山西邊大沖之內，見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尚，他啐了我們一口，我們就腳軟口強強：硬。，不能言語，不能移步。被他扳倒，把銀子搜了去，牌兒解了去。我兩個昏昏沉沉，只到此時才醒。及到家，見煙火未息，房舍盡皆燒了。又不見主公並大小頭目。故在此傷心痛哭。不知這火是怎生起的？」

那妖精聞言，止不住淚如泉湧，雙腳齊跌，喊聲振天，恨那禿廝千分狠惡：「怎麼幹出這般毒事，把我洞府燒盡，美人燒死，家當老小一空！氣殺我也，氣殺我也！」老妖叫猱獅扯他過來道：「賢孫，事已至此，徒惱無益。且養全銳氣，到州城裏拿那和尚去。」那妖精猶不肯住哭，道：「老爺！我那們個山場，非一日治的。今被這禿廝盡毀，我卻要此命做甚的！」掙起來，往石崖上撞頭磕腦，被雪獅、猱獅等苦勸方止。當時丟了此處，都奔州城。

只聽得那風滾滾，霧騰騰，來得甚近。唬得那城外各關廂人等，拖男挾女，顧不得傢俬，都往州城中走。走入城門，將門閉了。有人報入王府中道：「禍事！禍事！」那王子唐僧等，正在暴紗亭喫早齋，聽得人報禍事，卻出門來問。衆人道：「一羣妖精，飛沙走石，噴霧掀風的，來近城了！」老王大驚道：「怎麼好？」行者笑道：「都放心！都放心！這是虎口洞妖精，昨日敗陣，往東南方去，夥了那甚麼九靈元聖兒來也。等我挽兄弟們出去，分付教關了四門，汝等點人夫看守城池。」那王子果傳令把四門閉了，點起人夫上城。他父子並唐僧在城樓上點札，旌旗蔽日，炮火連天。行者三人，卻半雲半霧，出城迎戰。這正是：

失卻慧兵緣不謹，頓教魔起衆邪兇。

李旁：着眼。證夾：慧兵所以降魔，而一失則能起魔。

畢竟不知這場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真師授道，須要擇人，不得妄泄天機矣。然假師足以亂真師，學者若不識真假，認假爲真，是自授羅網，禍即不旋踵而至。故此回極寫假師之爲害，使人早爲細辨耳。

三僧失了法寶，問出豹頭山虎口洞，行者笑道：「定是那方歹人偷將去了。」「豹頭」者，喻暴氣自高而無忌。「虎口」者，比利口傷人而多貪。蓋慧器所以除邪而衛正，非可以借假而迷人。世之邪徒，偷取聖賢金丹之名，燒鉛鍊汞，而哄騙世財；假託陰陽之說，採取閨丹，而大壞天良。大膽欺心，海口裝人，自謂神仙第一，人莫我識，抑知是豹頭虎口，金毛獅子之妖怪乎？如此等輩，行險徼倖，以來陰爲名色，盤桓美人而夜則快樂；以買藥爲掩飾，落人銀兩，而日則飲酒；以利齒爲法會，巴不得他人財貨，爲我一把撈盡；以狠毒爲運用，恨不得世間之美色，爲我一人獨得。損人利己，貪財好色。一口法唾，將人定住，腰纏搭包，心掛粉裙，無利不搜，無色不揀。刁而又鑽，古而又怪，刁鑽古怪如古怪刁鑽，如在蝴蝶夢中作事。安得個大聖人現身說法，解脫此等邪行，去假變真，還復法寶，大光教門乎？

行者爲金水，以金水而化古怪刁鑽，則古爲真古，鑽爲實鑽，刁即化，怪即消，古中有鑽，陰中藏陽，虎向水中生，以真而去假也。八戒爲木火，以木火而變刁鑽古怪，則刁者不刁，怪者不怪，反其古，正其鑽，鑽中有古，陽中藏陰，龍從火裏出，依假而修真也。沙僧爲戊己土，以土而裝販豬羊客人，上能攢五行，和四象，會三家，爲調和諸陽之物。《悟真》所謂「四象五行全藉土」者，是金丹之道，無出於此。以是而計，不符慧器有返還之機，而且陰邪亦有可除之時，此等真着實用，豈容自思自猜而知？

彼世之一切迷徒，惟利是計，師心自用，不知實學，私猜妄議，邪思亂想，予聖自雄，略無忌憚，如金毛獅子，使青臉小妖請九頭獅子，坐首席者相同。吾不知何所取而然，其必謂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故以思爲祖，尊思如聖，而甘自居於下愚不移之地。殊不知君子之思，特思其正，不思其邪，所謂思不出其位。今反邪思，偷聖賢之法寶，以爲傷人之物，而慶釘鈀會，是思出其位，思愈多而道愈遠，何貴于思？提綱書「虛設」二字，其誅心之論歟！以此看來，可知師心之不可有，神器之不容借，野狐禪終須敗露，真道學難可泯滅。試看三僧趕豬羊入了妖洞，謊言謊語，哄得妖王反引進廠亭，說與中間釘鈀。以見其師作用，假師難窺其相；假師舉止，真師如見其心。

「三僧拿了兵器，各現原身」，真者自現其真，賤貨貴德，顛沛時總照顧本來面目，而何曾失真；「妖王取四明鏟，杆長鐏利」，假者自形其假，見利忘義，行動處，誰知的利己損人，而豈肯回頭。噫！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即遇真人治責，不自悔過，乃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反以爲弄虛頭，騙我寶貝。豈知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行者罵夤夜偷來寶貝，情真罪當，何說之辭？

「三僧攢一怪，在豹頭山戰鬥，妖怪抵敵不住，縱風逃去。」真之勝於假，假之不敵真，顯而易見。提綱「黃獅虛設，三僧計鬧」，即此之謂。說到此處，狼頭獸怪，可以一齊打死，邪魔巢穴，可以燒得乾淨。何妨帶妖洞慳吝，在玉華施法會，一齊丟下，以爲粗率輕薄，不知誠心真師者之鑑觀。既雲巢穴乾淨，何以又有九靈元聖之復作妖乎？蓋以迷徒千思萬想，並非一端，趕去黃獅精，燒了虎口洞，不過掃得思利之邪師，而猶有無窮之邪師爲害，若不大寫一番，而學者不知其邪師之多，不知其邪師之思爲最多也。

行者道：「殿下放心，我已慮之熟矣，一定與你掃除盡絕，決不致貽害於後。」無慮即無思，無思即無慮，一有所慮，則慮中生疑，疑中生猜，猜中而思起矣。是思本不來，因猜疑而來，猜疑一見，雖能放去利心，不思於彼，便思於此，豈不是青臉兒紅毛妖，送請書於萬靈竹節山，九曲盤桓洞，九頭獅子乎？紅毛比心，獸象犭，青而加犭，則爲猜，其爲心猜之妖也。「萬靈竹節山」，多靈而心必不通；「九曲盤桓洞」，多曲而行即不直。九靈怎敵一靈，元聖如何得聖？多思之爲禍甚矣哉！

試請明思之多：「黃獅見了老妖，倒身下拜」，視思也；「止不住腮邊落淚」，色思也；老妖道：「你昨日差青臉兒下柬，今早正欲來赴會，你爲何又親來，又傷悲煩惱」，疑思也；「妖精將上項事，細細說了一遍」，言思也；「不知那三個和尚叫甚名字，卻俱有本事」，事思也；「小孫一人敵他不過，望祖爺拔刀相助，拿那和尚報仇」，忿思也；「庶見我祖愛孫之意」，見得思也；「老妖聞言，默想半時，笑道；『原來是他』」，聽思也；老妖道：「那長嘴大耳的乃豬八戒，晦氣色臉者乃沙和尚，那毛臉雷公嘴者叫孫行者」，貌思也。此其所以爲九思，此其所以爲九靈元聖。諸多旁門，雖各有所思，然皆不出九思之門，故老妖爲諸思之祖。

「老妖點起六獅，各執利器，黃獅引領，徑至豹頭山。」籲！此等邪徒，只知心頭豹變，多思多慮，以利爲先，欺世愚人。焉曉得安身立命之處，早已失落；而哭泣之聲，就在眼前耶？始而見假刁鑽以爲真刁鑽，認假爲真；既而見真刁鑽以爲假刁鑽，認真爲假。真假不分，思雖多，亦奚以爲。若非有人說破先天大道口訣，扳倒其假，解去邪思，其不爲假者作惡所弄，而家當盡空，殺其性命也幾希。

「狂風滾滾，黑霧漫漫，一羣妖精都到城下。」多思多亂，徒費心機，非徒無益，而又有害，慧器一失至於如此。故云：「失卻慧兵緣不謹，頓叫魔起衆邪兇。」當斯之時，雖曰放心，亦出其後；雖曰安心，難保全吉。學者可不自謹乎？

詩曰：

外道旁門亂鼓脣，竊偷天寶俱迷人。

明師盡被盲師蔽，學者還須細認真。

# 第九十回 師獅授受同歸一 盜道纏禪靜九靈

李本總批：「頓脫羣思」，乃此回之本意也。急着眼！急着眼！

六獅砍頭，黃獅剝皮，快則快矣，安得把世上許多誤人子弟的庸師，一併食肉寢皮，更爲快也。

憺漪子曰：獅之爲言師也，前既因師而及獅矣；而篇中復結之以一語曰「頓脫羣思」，則又因獅而及思，豈非所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者乎？然以一黃獅而引羣獅，且引九頭最大之獅，是無異以一妄思而引羣思，且引多端最大之思也。按《西遊》一書，處處皆借物證道，於此何獨不然？既因獅而及思，自不得不爲頓脫之計。然羣思易脫，而最大之思難脫，非得主人公來，不免束手坐困。夫惟主人一至，則最大之思倏化而爲羣思，羣思倏化而爲無思矣。抑非獨主人爲然也，即主人之奴亦能控制之而有餘者也。

或問：誠如子言，則天下何思？聖人不思是已，若君子之九思非歟？曰：彼九思者，正學聖人之不思，以返何思之自然者也。世固有名同而實異者，君子之九思，豈可與太乙之九獅同年而語耶？

卻說孫大聖同八戒、沙僧出城頭，覿面相迎，見那夥妖精都是些雜毛獅子。黃獅精在前引領，狻猊獅在左，白澤獅、伏狸獅在右，猱獅、雪獅、摶象獅在後，中間卻是一個九頭獅子。那青臉兒怪執一面錦鏽團花寶幢，緊挨着九頭獅子。刁鑽古怪兒、古怪刁鑽兒打兩面紅旗，齊齊的都布在坎宮之地坎宮：正北方。參見第三十五回「乾宮夬地」條注。。證夾：擺設整齊。

八戒搠莽，走近前罵道：「偷寶貝的賊怪！你去那裏夥這幾個毛團來此怎的？」黃獅精切齒罵道：「潑狠禿惡！昨日三個敵我一個，我敗回去，讓你爲人罷了爲人：這裏是體面的意思。；你怎麼這般狠惡，燒了我的洞府，損了我的山場，傷了我的眷族！我和你冤仇深如大海！不要走！喫你老爺一鏟！」好八戒，舉鈀就迎。兩個才交手，還未見高低，那猱獅精輪一根鐵蒺藜鐵蒺藜：即「鐵蒺藜骨朵」。爲一長棍，頂端置一錘頭。錘頭渾圓者稱蒜頭骨朵，帶刺者稱蒺藜骨朵。明王圻《三才圖會·兵器》：「骨朵有二色，曰蒺藜，曰蒜頭。」，雪獅精使一條鑱楞簡鑱（chán）楞簡：鋒利的帶楞鐵鐧。鑱，鋒利。，徑來奔打。八戒發一聲喊道：「來得好！」你看他橫衝直抵，鬥在一處。這壁廂，沙和尚急掣降妖杖，近前相助。又見那狻猊精、白澤精與摶象、伏狸二精，一擁齊上。這裏孫大聖使金箍棒架住羣精。狻猊使悶棍悶棍：明朱國禎《湧幢小品》卷十二：「棍有五等：曰雙頭，曰悶棍，曰腳棍，曰操鉤，曰狼頭棒。」據《醒世姻緣傳》第二十回，皮匠小鴉兒殺掉和人通姦的妻子唐氏與姦夫晁源，隨身的武器就有悶棍，是一種短棍。，白澤使銅錘，摶象使錫槍，伏狸使鉞斧。那七個獅子精，這三個狠和尚，好殺：證夾：三僧七怪，從來亦無此大戰。

棍錘槍斧鑱楞簡，蒺藜骨朵四明鏟。

七獅七器甚鋒芒，圍戰三僧齊吶喊。

大聖金箍鐵棒兇，沙僧寶杖人間罕。

八戒顛風騁勢雄，釘鈀幌亮光華慘。

前遮後擋各施功，左架右迎都勇敢。

城頭王子助威風，擂鼓篩鑼齊壯膽。

授來搶去弄神通，殺得昏蒙天地反。

那一夥妖精，齊與大聖三人，戰經半日，不覺天晚。八戒口吐粘涎，看看腳軟，虛幌一鈀，敗下陣去，證夾：定是此公先敗。被那雪獅、猱獅二精喝道：「那裏走！看打！」呆子躲閃不及，被他照脊樑上打了一簡，睡在地下，只叫：「罷了！罷了！」兩個精把八戒採鬃拖尾，扛將去見那九頭獅子，報道：「祖爺，我等拿了一個來也。」

說不了，沙僧、行者也都戰敗。衆妖精一齊趕來，被行者拔一把毫毛，嚼碎噴將去，叫聲「變！」即變做百十個小行者，圍圍繞繞，將那白澤、狻猊、摶象、伏狸並金毛獅怪圍裹在中。沙僧、行者卻又上前攢打。到晚，拿住狻猊、白澤。走了伏狸、摶象。金毛報知老妖，老怪見失了二獅，分付：「把豬八戒捆了，不可傷他性命。待他還我二獅，卻將八戒與他。他若無知，壞了我二獅，即將八戒殺了對命！」證夾：一馬不換兩驢，豬乃能抵二獅耶？當晚羣妖安歇城外不題。

卻說孫大聖把兩個獅子精抬近城邊，老王見了，即傳令開門，差二三十個校尉，拿繩槓出門，綁了獅精，扛入城裏。孫大聖收了法毛，挾沙僧徑至城樓上，見了唐僧。唐僧道：「這場事甚是利害呀！悟能性命，不知有無？」行者道：「沒事！我每把這兩個妖精拿了，他那裏斷不敢傷。且將二精牢拴緊縛，待明早抵換八戒也。」三個小王子對行者叩頭道：「師父先前賭鬥，只見一身，及後佯輸而回，卻怎麼就有百十位師身？至於拿住妖精，近城來還是一身，此是甚麼法力？」行者笑道：「我身上有八萬四千毫毛八萬四千：佛教常用的數字，極言其多，並不是實指。，以一化十，以十化百，百千萬億之變化，皆身外之身法也。」那王子一個個頂禮，即時擺上齋來，就在城樓上吃了。各垛口上都要燈籠旗幟，梆鈴鑼鼓，支更傳箭，放炮吶喊。

早又天明。老怪即喚黃獅精定計道：「汝等今日用心拿那行者、沙僧，等我暗自飛空上城，拿他那師父並那老王父子，先轉九曲盤桓洞，待你得勝回報。」黃獅領計，便引猱獅、雪獅、摶象、伏狸各執兵器到城邊，滾風釀霧的索戰。這裏行者與沙僧跳出城頭，厲聲罵道：「賊潑怪！快將我師弟八戒送還我，饒你性命！不然，都教你粉骨碎屍！」那妖精那容分說，一擁齊來。這大聖弟兄兩個，各運機謀，擋住五個獅子。這殺比昨日又甚不同：

呼呼刮地狂風惡，暗暗遮天黑霧濃。

走石飛沙神鬼怕，推林倒樹虎狼驚。

勾槍狠狠鉞斧明，棍鏟銅錘太毒情毒情：冤仇。。

恨不得囫圇吞行者，活潑潑擒住小沙僧。

這大聖一條如意棒，卷舒收放甚精靈。

沙僧那柄降妖杖，靈霄殿外有名聲。

今番幹運神通廣，西域施功掃蕩精。

這五個雜毛獅子精與行者、沙僧正自殺到好處，那老妖駕着黑雲，徑直騰至城樓上，搖一搖頭，唬得那城上文武大小官員並城夫人等，都滾下城去。被他奔入樓中，張開口，把三藏與老王父子一頓噙出，復至坎宮地下，將八戒也着口噙之。原來他九個頭就有九張口。一口噙着唐僧，一口噙着八戒，一口噙着老王，一口噙着大王子，一口噙着二王子，一口噙着三王子，六口噙着六人，還空了三張口，發聲喊叫道：「我先去也！」

這五個小獅精見他祖得勝，一個個愈展雄才。行者聞得城上人喊嚷，情知中了他計，急喚沙僧仔細。他卻把臂膊上毫毛盡皆拔下，入口嚼爛噴出，變作千百個小行者，一擁攻上，當時拖倒猱獅，活捉了雪獅，拿住了摶象獅，扛翻了伏狸獅，將黃獅打死。烘烘的嚷到州城之下，倒轉走脫了青臉兒與刁鑽古怪、古怪刁鑽兒二怪。那城上官看見，卻又開門，將繩把五個獅精又捆了，抬進城去。還未發落，只見那王妃哭哭啼啼，對行者禮拜道：「神師呵，我殿下父子並你師父，性命休矣！這孤城怎生是好？」大聖收了法毛，對王妃作禮道：「賢后莫愁。只因我拿他七個獅精，那老妖弄攝法，定將我師父與殿下父子攝去，料必無傷。待明日絕早，我兄弟二人去那山中，管情捉住老妖，還你四個王子。」那王妃一簇女眷聞此言，都對行者下拜道：「願求殿下父子全生，皇圖堅固！」拜畢，一個個含淚還宮。行者分付各官：「將打死的黃獅精，剝了皮。六個活獅精，牢牢拴鎖。取些齋飯來，我們吃了睡覺。你們都放心，保你無事。」

至次日，大聖領沙僧駕起祥雲，不多時，到於竹節山頭。按雲頭觀看，好座高山！但見：

峯排突兀，嶺峻崎嶇。深澗下潺湲水瀨，陡崖前錦繡花香。回巒重疊，古道灣環。真是鶴來松有伴，果然雲去石無依。玄猿覓果向晴暉，麋鹿尋花歡日暖。青鸞聲淅嚦，黃鳥語綿蠻綿蠻：專指黃鳥鳴叫的聲音。。春來桃李爭妍，夏至柳槐競茂。秋到黃花布錦，冬交白雪飛綿。四時八節好風光，不亞瀛州仙景象。

他兩個正在山頭上看景，忽見那青臉兒手拿一條短棍，徑跑出崖谷之間。行者喝道：「那裏走！老孫來也！」唬得那小妖一翻一滾的跑下崖谷。他兩個一直追來，又不見蹤跡。向前又轉幾步，卻是一座洞府。兩扇花斑石門，緊緊關閉。門楟上橫嵌着一塊石版楟（tínɡ）：當用同「桯（tīnɡ）」。橫木。《醒世姻緣傳》第八十回：「這小珍珠……在門背後桯上吊掛身死。」，楷鐫了十個大字，乃是「萬靈竹節山，九曲盤桓洞」。

那小妖原來跑進洞去，即把洞門閉了。到中間對老妖道：「爺爺，外面又有兩個和尚來了。」老妖道：「你大王並猱獅、雪獅、摶象、伏狸可曾來？」小妖道：「不見！不見！只是兩個和尚，在山峯高處眺望。我看見回頭就跑，他趕將來，我卻閉門來也。」老妖聽說，低頭不語。半晌，忽的吊下淚來，叫聲：「苦阿！我黃獅孫死了！猱獅孫等又盡被和尚捉進城去矣。此恨怎生報得！」八戒捆在傍邊，與王父子、唐僧，俱攢簇一處，恓恓惶惶受苦。聽見老妖說聲「衆孫被和尚捉進城去」，暗暗喜道：「師父莫怕，殿下休愁。我師兄已得勝，捉了衆妖，尋到此間救拔吾等也。」說罷，又聽得老妖叫：「小的們，好生在此看守，等我出去拿那兩個和尚進來，一發懲治。」

你看他身無披掛，手不拈兵，大搭步走到前邊，只聞得孫行者吆喝哩。他就大開了洞門，不打話，徑奔行者。行者使鐵棒當頭支住。沙僧輪寶杖就打。那老妖把頭搖一搖，左右八個頭，一齊張開口，把行者、沙僧輕輕的又銜於洞內，教：「取繩索來！」那刁鑽古怪、古怪刁鑽與青臉兒是昨夜逃生而回者，即拿兩條繩，把他二人着實捆了。老妖問道：「你這潑猴，把我那七個兒孫捉了，我今拿住你和尚四個，王子四個，也足以抵得我兒孫之命！小的們，選荊條柳棍來，且打這猴頭一頓，與我黃獅孫報報冤仇！」那三個小妖，各執柳棍，專打行者。行者本是熬煉過的身體，那些些柳棍兒，只好與他拂癢，他那裏做聲？憑他怎麼捶打，略不介意。八戒、唐僧與王子見了，一個個毛骨悚然。少時，打折了柳棍。只打到天晚，也不計其數。沙僧見打得多了，甚不過意道：「我替他打百十下罷。」老妖道：「你且莫忙，明日就打到你了。一個個挨資次兒打將來。」八戒着忙道：「後日就打到我老豬也！」打一會，漸漸的天昏了。老妖叫：「小的們，且住，點起燈火來，你們喫些飲食，讓我到錦雲窩略睡睡去錦雲窩：指彩雲繚繞的棲息之處。元張可久《明月樓》：「玉斧磨，錦雲窩，闌干四時秋意多。」。李旁：好名色。汝三人都是遭過害的，卻用心看守，待明早再打。」三個小妖移過燈來，拿柳棍又打行者腦蓋，就像敲梆子一般，剔剔託，託託剔，緊幾下，慢幾下。夜將深了，卻都盹睡。

行者就使個遁法，將身一小，脫出繩來，抖一抖毫毛，整束了衣服，耳朵內取出棒來，幌一幌，有吊桶粗細，二丈長短，朝着三個小妖道：「你這業畜，把你老爺就打了許多棍子！老爺還只照舊，老爺也把這棍子略掗你掗掗（yà）：這是多義字，此處同「壓」。，看倒如何！」把三個小妖輕輕一掗，就掗做三個肉餅。卻又剔亮了燈，解放沙僧。八戒捆急了，忍不住大聲叫道：「哥哥！我的手腳都捆腫了，倒不來先解放我！」這呆子喊了一聲，卻早驚動老妖。老妖一轂轆爬起來道：「是誰人解放？」那行者聽見，一口吹息燈，也顧不得沙僧等衆，使鐵棒打破幾重門走了。那老妖到中堂裏叫：「小的們，怎麼沒了燈光？先只莫走了人也？」叫一聲，沒人答應；又叫一聲，又沒人答應；及取燈火來看時，只見地下火淋淋的三塊肉餅火淋淋：當作「血淋淋」。本書血、火似有通用現象。第八回形容沙僧的大口似「屠家火鉢」，火也應作「血」，文義方通。，老王父子及唐僧、八戒俱在，只不見了行者、沙僧。點着火前後趕看，忽見沙僧還背貼在廊下站哩。被他一把拿住捽倒，照舊捆了。又找尋行者，但見幾層門盡皆破損，情知是行者打破走了，也不去追趕，將破門補的補，遮的遮，固守家業不題。

卻說孫大聖出了那九曲盤桓洞，跨祥雲，徑轉玉華州。但見那城頭上各方廂土地神祇與城隍之神迎空拜接。行者道：「汝等怎麼今夜才見？」城隍道：「小神等知大聖下降玉華州，因有賢王款留，故不敢見。今知王等遇怪，大聖降魔，特來叩接。」行者正在嗔怪處，又見金頭揭諦、六甲六丁神將，押着一尊土地，跪在面前道：「大聖，吾等捉得這個地裏鬼來也。」行者喝道：「汝等不在竹節山護我師父，卻怎麼嚷到這裏？」丁甲神道：「大聖，那妖精自你逃時，復捉住捲簾大將，依然捆了。我等見他法力甚大，卻將竹節山土地押解至此。他知那妖精的根由，乞大聖問他一問，便好處治，以救聖僧、賢王之苦。」行者聽言甚喜。那土地戰兢的叩頭道：「那老妖前年下降竹節山。那九曲盤桓洞原是六獅之窩。那六個獅子，自得老妖至此，就都拜爲祖翁。祖翁乃是個九頭獅子，號爲九靈元聖。證夾：何物獅子有此尊號？若得他滅，須去到東極妙巖宮請他主人公來東極妙巖宮：當作「東極妙嚴宮」。崇信救苦天尊的《青玄救苦寶懺》：「青華長樂界，本無聲無色之天；東極妙嚴宮，有大慈大悲之父。」，方可收伏。他人莫想來也。」行者聞言，思憶半晌道：「東極妙巖宮，是太乙救苦天尊阿太乙救苦天尊：又稱「尋聲救苦天尊」，《太乙救苦護身妙經》載，東方長樂世界有大慈仁者，神通無量，化身無數，循聲救苦。參見第八十九回「祖翁九靈元聖」條注。！他坐下正是個九頭獅子。這等說……」便教：「揭諦、金甲，還同土地回去，暗中護佑師父、師弟並王父子。本處城隍守護城池，走出去來。」各神各各遵守去訖。

這大聖縱筋斗雲，連夜前行。約有寅時分，到了東天門外，正撞着廣目天王與天丁、力士一行儀從。衆皆停住，拱手迎道：「大聖何往？」行者對衆禮畢，道：「前去妙巖宮走走。」天王道：「西天路不走，卻又東天來做甚？」行者道：「西天路到玉華州，州王相款，不期被怪。今訪着妙巖宮太乙救苦天尊乃怪之主人公也，欲請他爲我降怪救師。」天王道：「那廂因你欲爲人師，所以惹出這一窩獅子來也一窩獅子：師、獅同音，舊常因諧音而互相借用。例如雕塑、繪畫大小獅子，謂之「太獅」、「少獅」，即諧音官名「太師」、「少師」，以取吉利。又獅子古亦稱「師子」。《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國產「師子、犀牛」。。」李旁：趣甚，趣甚。證夾：妙謔。行者笑道：「正爲此！正爲此！」衆天丁、力士一個個拱手讓道而行。大聖進了東天門，不多時，到妙巖宮前。但見：

彩雲重疊，紫氣蘢蔥。瓦漾金波焰，門排玉獸崇。花盈雙闕紅霞繞雙闕：古代宮殿門外兩側建有高臺，中間是道路，稱「雙闕」。，日映騫林翠霧籠騫林：傳說中的月中樹林。《雲笈七籤》卷二三：「（月輝之圜）有七寶浴池，八騫之林……比十七日至二十九日，於騫林樹下，採三氣之華，拂日月之光也。」《太乙救苦寶誥》：「青華長樂界，東極妙嚴宮，七寶芳騫林，九色蓮花座，萬真環拱內，百億瑞光中。」。果然是萬真環拱，千聖興隆。殿閣層層錦，窗軒處處通。蒼龍盤護神光藹，黃道光輝瑞氣濃黃道：太陽在天空中移動的路線。。這的是青華長樂界，東極妙巖宮。

那宮門裏立着一個穿霓帔的仙童霓帔：參見第十一回「霞帔」條注。，忽見孫大聖，即入宮報道：「爺爺，外面是鬧天宮的齊天大聖來了。」太乙救苦天尊聽得，即喚侍衛衆仙迎接。迎至宮中，只見天尊高坐九色蓮花座上，百億瑞光之中。見了行者，下座來相見。行者朝上施禮，天尊答禮道：「大聖，這幾年不見，前聞得你棄道歸佛，保唐僧西天取經，想是功行完了。」行者道：「功行未完，卻也將近。但如今因保唐僧到玉華州，蒙王子遣三子拜老孫爲師。習學武藝，把我們三件神兵照樣打造兵器，不期夜被賊偷去。及天明尋找，原是城北豹頭山虎口洞一個金毛獅子成精盜去。老孫用計取出，那精就夥了若干獅精與老孫大鬧。內有一個九頭獅子，神通廣大，將我師父與八戒並王父子四人都銜去，到一竹節山九曲盤桓洞。次日，老孫與沙僧近尋，亦被銜去。老孫被他捆打無數，幸而弄法走了。他們正在彼處受罪。問及當坊土地，始知天尊是他主人，特來奉請收降解救。」

天尊聞言，即令仙將到獅子房喚出獅奴來問。那獅奴熟睡，被衆將推搖方醒，揪至中廳來見。天尊問道：「獅獸何在？」那奴兒垂淚叩頭，只教：「饒命！饒命！」天尊道：「孫大聖在此，且不打你。你快說爲何不謹，走了九頭獅子。」獅奴道：「爺爺，我前日在大千甘露殿中見一瓶酒，不知偷去吃了，不覺沉醉睡着，失於拴鎖，是以走了。」天尊道：「那酒是太上老君送的，喚做『輪迴瓊液』輪迴瓊液：《太乙救苦護身妙經》載太上老君聞元始天尊講解太乙救苦天尊的功德之後，便「閉目定神，彈指叩頭，咒曰：元元之祖氣，妙化九陽精……恭敬生瓊液，奉之免渴飢，萬靈當信禮。八苦不能隨」。本文「輪迴瓊液」及「萬靈竹節山」，當襲自此處。。你吃了該醉三日不醒。證夾：天上有人饋此美酒，神仙真不可不做。那獅獸今走幾日了？」大聖道：「據土地說，他前年下降，到今二三年矣。」天尊笑道：「是了，是了，天宮裏一日，在凡世就是一年。」叫獅奴道：「你且起來，饒你死罪，跟我與大聖下方去收他來。汝衆仙都回去，不用跟隨。」

天尊遂與大聖、獅奴踏雲徑至竹節山。只見那五方揭諦、六丁六甲、本山土地都來跪接。行者道：「汝等護佑，可曾傷着我師？」衆神道：「妖精着了惱睡哩，更不曾動甚刑罰。」天尊道：「我那元聖兒也是一個久修得道的真靈。他喊一聲，上通三聖三聖：指三清，代指天宮。《太乙救苦護身妙經》：「又見帝君（太乙救苦天尊的化身）化一真人，足躡蓮花，手放神光，上通九天，下通九地，九頭獅子左右從隨，乘空而去。」，下徹九泉，等閒也便不傷生。證夾：既如此，偷走下方何爲？孫大聖，你去他門首索戰，引他出來，我好收之。」

行者聽言，果掣棒跳近洞口，高罵道：「潑妖精，還我人來也！潑妖精，還我人來也！」連叫了數聲。那老妖睡着了，無人答應。行者性急起來，輪鐵棒，往裏打進，口中不住的喊罵。那老妖方纔驚醒，心中大怒。爬起來，喝一聲：「趕戰趕戰：追上去打。！」搖搖頭，便張口來銜。行者回頭跳出。妖精趕到外邊，罵道：「賊猴！那裏走！」行者立在高崖上笑道：「你還敢這等大膽無禮！你死活也不知哩！這不是你老爺主公在此？」那妖精趕到崖前，早被天尊念聲咒語，喝道：「元聖兒！我來了！」那妖認得是主人，不敢展掙，四隻腳伏之於地，只是磕頭。傍邊跑過獅奴兒，一把撾住項毛，用拳着項上打勾百十，口裏罵道：「你這畜生，如何偷走，教我受罪！」那獅獸合口無言，不敢搖動。獅奴兒打得手困，方纔住了，即將錦韂安在他身上。天尊騎了，喝聲教走。他就縱聲駕起彩雲，徑轉妙巖宮去。

大聖望空稱謝了，卻入洞中，先解玉華王，次解唐三藏，次又解了八戒、沙僧並三王子，共搜他洞裏物件，逍逍停停，將衆領出門外。八戒就取了若干枯柴，前後堆上，放起火來，把一個九曲盤桓洞，燒做個烏焦破瓦窯。大聖又發放了衆神，還教土地在此鎮守。卻令八戒、沙僧，各各使法，把王父子背馱回州，證夾：師傅駝徒弟，如何算帳？他攙着唐僧。不多時，到了州城，天色漸晚，當有妃後官員，都來接見了。擺上齋筵，共坐享之。長老師徒還在暴紗亭安歇，王子們入宮各寢。一宵無話。

次日，王又傳旨，大開素宴。閤府大小官員，一一謝恩。行者又叫屠子來，把那六個活獅子殺了，共那黃獅子都剝了皮，將肉安排將來受用。殿下十分歡喜，即命殺了。把一個留在本府內外人用，一個與王府長史等官分用；把五個都剁做一二兩重的塊子，差校尉給散州城內外軍民人等，各喫些須。一則嚐嚐滋味，二則押押驚恐。那些家家戶戶，無不瞻仰。

又見那鐵作人等造成了三般兵器，對行者磕頭道：「爺爺，小的們工都完了。」問道：「各重多少斤兩？」鐵匠道：「金箍棒有千斤，九齒鈀與降妖杖各有八百斤。」行者道：「也罷了。」叫請三位王子出來，各人執兵器。三子對老王道：「父王，今日兵器完矣。」老王道：「爲此兵器，幾乎傷了我父子之命。」小王子道：「幸蒙神師施法救出我等，卻又掃蕩妖邪，除了後患。誠所謂海晏河清，太平之世界也！」當時老王父子賞勞了匠作，又至暴紗亭拜謝了師恩。

三藏又教大聖等快傳武藝，莫誤行程。他三人就各輪兵器，在王府院中，一一傳授。不數日，那三個王子盡皆操演精熟，其於攻退之方，緊慢之法，各有七十二到解數到：量詞，即「道」。，無不知之。一則那諸王子心堅，二則虧孫大聖先授了神力，此所以於那千斤之棒，八百斤之鈀杖，俱能舉能運。較之初時自家弄的武藝，真天淵也。有詩爲證，詩曰：

緣因善慶遇神師，習武何期動怪獅。

掃蕩羣邪安社稷，皈依一體定邊夷。

九靈數合元陽理，四面精通道果之「九靈數合元陽理」二句：清劉一明注此二句：「言靈知之思，亦能會合元陽，若用之得當，改知格物，窮理盡性至命，通微達妙，可以知道也。」劉一明引「道果之」作「道果知」。九，最大的陽數。。

授受心明遺萬古，玉華永樂太平時。

那王子又大開筵宴，謝了師教。又取出一大盤金銀，用答微情。行者笑道：「快拿進去！快拿進去！我們出家人，要他何用？」八戒在傍道：「金銀實不敢受，奈何我這件衣服被那些獅子精扯拉破了，但與我們換件衣服，足爲愛也。」那王子隨命針工，照依色樣，取青錦、紅錦、茶褐錦各數匹，與三位各做了一件。三人忻然領受，各穿了錦布直裰，收拾了行裝起程。只見那城裏城外，若大若小，無一人不稱是羅漢臨凡，活佛下界。鼓樂之聲，旌旗之色，盈街塞道。正是家家戶外焚香火，處處門前獻彩燈，送至許遠方回，他四衆方得離城西去。這一去頓脫羣思頓脫羣思：擺脫各種雜念。思，諧音「獅」。此處借獅子精比喻修道中內心產生的各種思慮雜念。，潛心正果。李旁：着眼。證夾：到此結出本旨，絕從前狉狉毸毸，俱是空花幻相。纔是：

無慮無憂來佛界，誠心誠意上雷音。

畢竟不知到靈山還有幾多路程，何時行滿，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二回，一言真師之授道，一言假師之迷人，師之真假判然矣。然求師者，苟不能自己參思，但據師之指點，則師之真假，仍未可辨，而道之邪正，終不可知，如何了得真禪之事？故此回示出「授受歸一」之妙，「盜道纏禪」之機，使學者知之真而行之當也。

如提綱二句，其意幽深，最不易釋。悟一子注云：「獨思不能盜道，專禪不能靜思。盜道之妙，在授受之真，而非師獅；纏禪之妙，在盜道之後，而非靜思。若以靜思爲禪，是以靜擾禪，而落於空寂，非真禪也。若以禪參道，是以思棄道，而內無真種，爲假道也。九靈亦無由而靜，即師獅之妄作，而非授受之真師。然則盜道爲靜九靈之始基，而纏禪爲盜道之止境。」此解亦入其三昧，而後世無有出乎其右者。吾且更有辨焉。

「師」者，求師也。「獅」者，自思也。「授」者，師授也。「受」者，自得也。道非可以自思而知，必賴其師傳授，而後可以用吾心思鑽研其妙，心領神會，與師所授，同歸於一，此上句之意也。「道」者，天道也。「盜」者，盜機也。「禪」者，真禪也。「纏」者，次序也。禪非可以空禪而得，必有盜道之妙，而後可以循序漸進，次第有準，由勉抵安，入於真禪，九靈自靜，此下句之意也。蓋盜道在師授之真，纏禪在心會之妙。靜九靈，尤在歸一之神，況歸一在於能思其所授，靜九靈在於能纏其所盜。非師授則心思無益，而不能歸一；非纏禪則盜道最難，亦不能靜九靈。師，授也；思，受也；盜，道也；纏，禪也。同歸於一，而能靜九靈矣。

昔釋迦拈花示衆，五千退席，迦葉微笑而納之；至聖一貫之傳，及門不知，誰曾子一唯，此即師「師獅授受同歸一」之旨。當釋迎拈花示衆，不僅示於迦葉一人，乃普示於五千人，惟迦葉獨得，五千人不知，其能參思其意可知；至聖以一貫呼參，及門皆在其旁，惟曾子獨唯，及門不知，其能參思其意亦可知。六祖慧能，既得五祖之傳，爲惡少所欺，後隱於四會獵人之中，方就大事；薛道光頓悟圓通，自知非那邊事，後得杏林之傳，還俗了事。此皆「盜道纏禪靜九靈」之妙，不然六祖得傳，已自返照，隱於四會，作甚事業？道光已經頓悟，後求杏林，還俗了事，又欲何爲？此中趣味，非真師傳盜道之旨，焉得而知之？篇中包含無窮奧妙，難形紙筆，盡藏於反面中，是在學者細玩其味耳。

篇首「七獅前後左右護衛，中間一個九頭獅子。」七情皆從思起也。「青臉兒怪，執一面錦繡團花寶幢，緊挨着九頭獅子。」一有所思，而猜疑成團也。「刁鑽古怪，古怪刁鑽，打兩面紅旗。」一經思想，七情俱發，而猜疑斯起，亂思亂想，多猜多疑，不會鑽研，古怪百端。「火生於木，禍發必克」，其爲害不淺矣。「羣妖齊布《坎》宮之位」，陰盛陽衰，陽陷陰中，滋惑益甚，莫可救止之象。

「衆妖與三僧爭持，雪獅猱獅拿去八戒，行者沙僧拿住狻猊、白澤。」此邪正不分，彼此兩傷也。「老魔定計，叫諸獅用心拿行者沙僧，自己要暗去拿唐僧、老王父子。」此師心自用，暗思盜道也。「行者情知中計，拔下臂膊毫毛，變千百小行者，拿住五獅。」此小心變化，纏禪也。「倒轉走脫了青臉兒，與刁鑽古怪，古怪刁鑽。」二怪接受不真，不能歸一也。「山頭忽見青臉兒，行者沙僧趕進萬靈竹節山九曲盤桓洞。」纏禪而欲靜九靈也。「老妖不見七獅，低頭半晌不語，忽然掉下淚來。」九思七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欲靜九靈，而不得師心自思也。「九頭獅將行者沙僧銜入洞中，叫古怪刁鑽，刁鑽古怪，青臉兒拿兩條繩，着實綁了。」師心自得，已着於相，不能歸一也。

「三小妖執柳棍打行者」，猜疑於蒲柳之姿，非真師傳授之道也。「行者本是煉過的身，憑他怎打，略不介意。」運用於法身之上，盜道而欲纏禪也。「老妖叫點起燈來，欲錦雲窩略睡睡去。」七情隔去，漸有光明之慧，九靈有可靜之機也。「三小妖打行者腦蓋，就像敲梆子一般。」真空無礙，所以纏禪也。「夜將深了，卻都盹睡。」情去而思止，思止而猜息，纏禪所以歸一也。「行者把三個小妖輕輕一壓，就壓作二個肉團。」猜疑打破，無思無慾，歸一而纏禪也。「行者剔亮燈，解放沙僧。」盜道也。「八戒聲叫，驚醒老妖。」不能纏禪，未可靜九靈也。「老妖取燈來看，見地下血淋淋三塊肉餅，把沙僧拿住，見層門損破，情知是行者打破門走了。」稍着于思，便見疑團，得其真禪，疑團盡破矣。然能打破疑團，而不能歸一靜九靈者何？蓋以獨思而無師授，纏禪而不能盜道之故。

「揭諦、丁甲神將押竹節山土地，叫行者問妖精根由，便好處治。」非師授而不能盜道，非盜道而不能靜九靈，必有真傳，非可自思而得也。「土地說出九靈元聖爲九頭獅子，須到東極妙巖宮，請他主人來，方可收伏。」此師授之真者。「東極」者，真性所居之地。「妙巖宮」，無慾觀妙之處。爲靈知之主人，欲伏靈元，非真性出現，莫能爲力也。「行者聞言，思想半晌，道：『東極妙巖宮，是太乙救苦天尊，他座下正是個九頭獅子。』」此一經真傳，而心中參想，即知太乙爲救苦天尊，足以制伏其九靈而無疑，即提綱所謂「師獅授受同歸一」也。

「行者到東天門外，撞見天王，道了來意。天王道：『那廂因你爲人師，所以惹出這一窩獅子來也。』行者道：『正爲此！正爲此！』」師心自用，好爲人師，即亂其真，自起其妖，於妖無尤。重言「正爲此」者，見之真而知之確，授受之真，歸一之機括也。「獅奴吃了輪迴酒，三日不醒，以致不謹，走了九頭獅子。」以見多思皆由獅奴昏昧；獅奴昏昧，皆由誤認後天輪迴之妄識。三日爲天心復見之候，三日而不醒，其昧本已甚，九靈能不乘間作妖乎？

「元聖兒也是一個久修得道的真靈，叫一聲，上通三界，下徹九泉，等閒也便不傷生。」《論語》雲：「學而不思則罔。」《中庸》雲：「思之弗得，弗措也。」聖賢教人，未嘗不教人思，視其思之何如耳。思之正，則能通天徹地，達古通今，極往知來，可以超凡入聖，可以起死回生，希賢希聖而無難；思之不正，則欲生念妄，以假亂真，傷生害命，能使人入輪迴而不知，墮地獄而不曉。「等閒也不傷生」，是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

「天尊叫行者去門首索戰，引他出來好收。」此盜道纏禪，殺中求生，靜九靈之要着。「行者喊罵，老妖驚醒。」此纏禪而盜道，害裏生恩，同歸一之竅妙。「行者引出妖精，天尊念動咒語，那妖認得主人，伏於地下。」以一御紛，以定治亂，同歸一而靜九靈矣。「獅奴撾住，罵道：『畜生，如何偷走，叫我受罪？』獅獸合口無聲，不敢搖動，獅奴打的手困，方纔住。」師心未可以盜道，纏禪纔是靜九靈，纏禪即在盜道之中，盜道不在纏禪之外也。然則欲盜道，不可不求師傳；欲靜九靈，不可不先歸一；欲歸一，不可不參思所授；欲靜九靈，不可不纏禪盜道。是授受即有盜道之真，參思即有纏禪之妙，歸一即有靜九靈之能。真空不空，不空而空，佛氏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即此；老子「有欲觀竅，無慾觀妙」即此；孔門「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大道」即此。豈若後世禪家頑空寂滅之下乘，道門執心着相之孤修，儒士尋章摘句之虛學乎？所謂禪者，不過因玉液還丹言耳，豈真空空一禪之謂歟？

「天尊騎獅獸徑轉妙巖，將妖洞燒作破窯。」歸一靜靈，一靈妙有，法界圓通，更何有邪思妄想之足累耶？「衆人回了玉華州，長老師徒仍歇暴紗亭。」總以示大道尊貴，不容粗率輕薄慢視耳。「將六個活獅殺了，黃獅剝了皮，剁作肉塊，給散王府內外、州城軍民人等，一則嚐嚐滋味，二則壓壓驚恐。」此仙翁借行者之口，現身說法，罵盡天下後世假道學之徒，邪學亂正，誤人性命，即剝皮剁肉死有餘辜，使大衆嚐嚐滋味，壓壓驚恐。以此爲例，不容師心自造，邪思妄想，欺世迷人，速當各惜性命，誠求真師，訣破大道消息，勤修暗煉也。

「三件兵器，金箍棒重一千斤，釘鈀禪杖各八百斤。」一干者，抱一也。兩個八百，二八一斤，中之義，守中也。以見玉液還丹，乃守中抱一之學，丹經所謂「以道全形」者是。提綱「盜道」，即用道也；「纏禪靜九靈」，即全形也。觀之小王子對行者道：「幸蒙神師施法，救出我等，卻又掃蕩妖邪，除了後患，誠所謂太平之遠計。」非以道全形而何？學者若誤認盜道即是大丹妙旨，便是篇首七獅衛住九頭獅子，而非授受之真矣。可知了得玉液還丹，猶有金液大丹在，雖足以度人，亦不可因度人而誤自己大事。此三藏叫行者，快傳武藝，莫誤行程也。

「三人一一傳授，三小王子皆精熟解數，較之初時自家弄得武藝，真天淵也。」言成仙事業，不但金液大丹人所難知，即玉液還丹，人亦難曉。若能知玉液還丹，則把柄在我，隨手運用，已足以來去無礙，動靜如一，是豈無師者所得能乎？「真天淵」一句，不上高山，不見平地，得其真而假者低矣。

詩云：「九靈數合元陽理，四面精通道果知。」言靈知之思，亦能會合元陽，若用之得當，致知格物，窮理盡性至命，通微達妙，可以知道也。「授受心明遺萬古，玉華永樂太平時。」言人之錯用其靈元者，皆因不得授受之真，如得接受之真，則心明性現，一靈妙有，法界圓通，紹前啓後，可以不誤後學，而法範亦足遺萬古矣。修行者，若了得玉液還丹，是已頓脫羣思，潛心正果，了性之終，即是修命之始，過此到彼，大道有望。故結雲：「無慮無思來佛界，一心一意上雷音。」

詩曰：

狂言亂語不能欺，似是而非細辨之。

授受如真直下悟，纏禪盜道脫羣思。

# 第九十一回 金平府元夜觀燈 玄英洞唐僧供狀

李本總批：篇中「寬了禪性」，所以「生否」、「成悲」一語，大足爲學人警策。

描畫放燈處亦可觀。

憺漪子曰：玉華之獅盜兵，既伏其辜矣，何金平之犀，復尤而效之乎？按三犀盤據山洞千年，年年假佛收油，其爲小民之苦累不知幾世幾代，而至此乃假手於行者以殲之，誠所謂惡貫滿盈，天網不漏者矣。蓋此犀有可死之罪三：假佛一也，朘民二也，厄唐僧三也。彼井宿之扼吭，八戒之揮刃，豈非快心之舉哉！世間亦有非犀而似犀者，如田鍚所云：「衆皆謂金碧輝煌，臣以爲塗膏釁血。」觀此，亦可以少儆矣。

三藏之在慈雲，不過一看燈耳，而功曹即以爲寬禪性、貪歡，所以生否生悲。禪律之嚴如此，況有大於看燈者乎？

修禪何處用工夫？馬劣猿顛速剪除。

牢捉牢拴生五彩，暫停暫住墮三途。

若教自在神丹漏，才放從容玉性枯。

李旁：着眼。

喜怒憂思須掃淨，得玄得妙恰如無「修禪何處用工夫」詩：此詩出自全真教祖師金人馬鈺的《漸悟集》。原題爲《瑞鷓鴣》，稍有改動。全詩意爲：修道時要剪除如心猿意馬般的雜念。牢守自心，才能見道；略有停滯，即墮落三途惡道。稍一散漫懈怠，所煉的內丹即漏，心性即毀。掃淨喜怒憂思等情感的牽纏，一旦悟道通玄，卻似無形無相一般。五彩，參見第八十七回「『大道幽深』以下數句」條注。三途，指六道輪迴中的地獄道（火途）、畜生道（刀途）、餓鬼道（血途），與天、人、阿修羅三善道相比，地獄、畜生、餓鬼三道要遭受更多的痛苦，故稱三途惡道。神丹漏，參見第四十八回「大丹脫漏」條注。玉性，玉質堅硬，千年不朽。性，道教術語，參見第二回「性命」條注。全真教常以玉的這種特性，比喻成道後獲得的永恆之性。馬鈺《過修善村求齋》：「清清淨淨金光瑩，湛湛澄澄玉性芳。」。

話表唐僧師徒四衆離了玉華城，一路平穩，誠所謂極樂之鄉。去有五六日程途，又見一座城池。唐僧問行者道：「此又是甚麼處所？」行者道：「是座城池。但城上有杆無旗，不知地方，俟近前再問。」及至東關廂，見那兩邊茶坊酒肆喧譁，米市油房熱鬧。街衢中有幾個無事閒遊的浪子，見豬八戒嘴長，沙僧臉墨，孫行者眼紅，都擁擁簇簇的爭看，只是不敢近前而問。唐僧捏着一把汗，惟恐他們惹禍。又走過幾條巷口，還不到城，忽見有一座山門，門上有「慈雲寺」三字，唐僧道：「此處略進去歇歇馬，打一個齋如何？」行者道：「好！好！」四衆遂一齊而入。但見那裏邊：

珍樓壯麗，寶座崢嶸。佛閣高雲外，僧房靜月中。丹霞縹緲浮屠挺，碧樹陰森輪藏清輪藏：能旋轉的、藏置佛經的書架。輪藏的另一意思是佛經三藏之一。據前面說到「佛閣」、「僧房」、「浮屠」等建築，則這裏可能指藏經閣。。真淨土，假龍宮，大雄殿上紫雲籠。兩廊不絕閒人戲，一塔常開有客登。爐中香火時時爇，臺上燈花夜夜熒。忽聞方丈金鐘韻，應佛僧人朗誦經應佛僧：專門支應佛事（如超度、祈福等）的和尚，又稱「應付僧」、「應赴僧」。。

四衆正看時，又見廊下走出一個和尚，對唐僧作禮道：「老師何來？」唐僧道：「弟子中華唐朝來者。」那和尚倒身下拜，慌得唐僧攙起道：「院主何爲行此大禮？」那和尚合掌道：「我這裏向善的人，看經唸佛，都指望修到你中華地託生。李旁：真。證夾：然則中華有何爲修西方？才見老師丰采衣冠，果然是前生修到的，方得此受用，故當下拜。」唐僧笑道：「惶恐！惶恐！我弟子乃行腳僧，有何受用！若院主在此閒養自在，纔是享福哩。」李旁：如此修起來，中華休西方者不顛倒。那和尚領唐僧入正殿，拜了佛像。唐僧方招呼：「徒弟來耶。」行者三人自見那和尚與師父講話，他都揹着臉，牽着馬，守着擔，立在一處，和尚不曾在心。忽的聞唐僧叫「徒弟」，他三人方纔轉面，那和尚見了，慌得叫：「爺爺呀！你高徒如何恁般醜樣？」唐僧道：「醜則雖醜，倒頗有些法力。我一路甚虧他們保護。」

正說處，裏面又走出幾個和尚作禮。先見的那和尚對後的說道：「這老師是中華大唐來的人物，那三位是他高徒。」衆僧且喜且懼道：「老師中華大國，到此何爲？」唐僧言：「我奉唐王聖旨，向靈山拜佛求經。適過寶方，特奔上剎，一則求問地方，二則打頓齋食就行。」那僧人個個歡喜，又邀入方丈，方丈裏又有幾個與人家做齋的和尚。這先進去的又叫道：「你們都來看看中華人物。原來中華有俊的，有醜的。俊的真個難描難畫，醜的卻十分古怪。」證夾：誰知俊的是，醜的不是，未免冤卻中華。那許多僧同齋主都來相見。見畢，各坐下。茶罷，唐僧問道：「貴處是何地名？」衆僧道：「我這裏乃天竺國外郡，金平府是也。」唐僧道：「貴府至靈山還有許多遠近？」衆僧道：「此間到都下有二千里，這是我等走過的。西去到靈山，我們未走，不知還有多少路，不敢妄對。」唐僧謝了。

少時，擺上齋來。齋罷，唐僧要行，卻被衆僧並齋主款留道：「老師寬住一二日，過了元宵，耍耍去不妨。」唐僧驚問道：「弟子在路，只知有山，有水，怕的是逢怪，逢魔，把光陰都錯過了，不知幾時是元宵佳節？」衆僧笑道：「老師拜佛與悟禪心重，故不以此爲念。今日乃正月十三，到晚就試燈試燈：民俗農曆正月十五日元宵節晚上張燈，未到元宵節而張燈預賞，謂之試燈。《日下舊聞考》卷一四七「風俗」：「十四日夜試燈，十五正燈，十六日罷燈。」，後日十五上元。只至十八九，方纔謝燈。我這裏人家好事，本府太守老爺愛民，各地方俱高張燈火，徹夜笙簫。還有個金燈橋金燈橋：舊俗元宵節有「走橋」之說。《日下舊聞考》卷一四七「風俗」：「正月十六日夜婦女俱出門走橋，不過橋者雲不得長壽。」，乃上古傳留，至今豐盛。老爺們寬住數日，我荒山頗管待得起。」唐僧無已，遂俱住下。當晚只聽得佛殿上鐘鼓喧天，乃是街坊衆信人等送燈來獻佛。唐僧等都出方丈來看了燈，各自歸寢。

次日，寺僧又獻齋。喫罷，同步後園閒耍。果然好個去處。正是：

時維正月，歲屆新春。園林幽雅，景物妍森。四時花木爭奇，一派峯巒迭翠。芳草階前萌動，老梅枝上生馨。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色新。金谷園富麗休誇金谷園：晉代富豪石崇的園林，在今河南洛陽。，《輞川圖》流風慢說《輞川圖》：輞川，在陝西藍田，唐朝詩人王維曾在這裏隱居，他把這裏的名勝畫成了圖，稱《輞川圖》。。水流一道，野鳧出沒無常；竹種千竿，墨客推敲未定。芍藥花、牡丹花、紫薇花、含笑花含笑花：又叫含笑梅、香蕉花，開黃色花，氣味像熟透的香蕉，產於我國南方。，天機方醒；山茶花、紅梅花、迎春花、瑞香花，豔質先開。陰崖積雪猶含凍，遠樹浮煙已帶春。又見那鹿向池邊照影，鶴來松下聽琴。東幾廈，西幾亭，客來留宿；南幾堂，北幾塔，僧靜安禪。花卉中，有一兩座養性樓，重檐高拱；山水內，有三四處煉魔室，靜幾明窗。真個是天然堪隱逸，又何須他處覓蓬瀛。

師徒們玩賞一日，至晚，殿上掌了燈，又都去看燈遊戲。但見那：

瑪瑙花城，琉璃仙洞，水晶雲母諸宮。似重重錦繡，疊疊玲瓏。星橋影幌乾坤動，看數株火樹搖紅。六街簫鼓，千門璧月，萬戶香風。幾處鰲峯高聳鰲峯：也叫「鰲山」，堆成巨鰲形狀的燈山。，有魚龍出海，鸞鳳騰空。羨燈光月色，和氣融融。綺羅隊裏，人人喜聽笙歌，車馬轟轟。看不盡花容玉貌，風流豪俠，佳景無窮。

衆等既在本寺裏看了燈，又到東門廂各街上游戲。到二更時，方纔迴轉安置。次日，唐僧對衆僧道：「弟子原有掃塔之願，趁今日上元佳節，請院主開了塔門，讓弟子了此願心。」衆僧隨開了門。沙僧取了袈裟，隨從唐僧。到了一層，就披了袈裟，拜佛禱祝畢，即將笤帚掃了一層，卸了袈裟，付與沙僧。又掃二層，一層層直掃上絕頂。那塔上層層有佛，處處開窗，掃一層，賞玩讚美一層。掃畢下來，已此天晚，又都點上燈火。此夜正是十五元宵，衆僧道：「老師父，我們前晚只在荒山與關廂看燈。今晚正節，進城裏看看金燈如何？」唐僧忻然從之，同行者三人及本寺多僧進城看燈。正是：

三五良宵節，上元春色和上元：正月十五稱爲「上元節」。。

花燈懸鬧市，齊唱太平歌。

又見那：

六街三市燈亮，半空一鑑初升鑑：鏡子，這裏指月亮。。那月如馮夷推上爛銀盤馮夷：神話傳說中的水神。，這燈似仙女織成鋪地錦。燈映月，增一倍光輝；月照燈，添十分燦爛。觀不盡鐵鎖星橋，看不了燈花火樹鐵鎖星橋、燈花火樹：唐蘇味道《正月十五夜》：「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火樹，傅玄《朝會賦》：「華燈若乎火樹。」形容燦爛的燈火。星橋，原指天上鵲橋，此用「星橋鐵鎖開」代指唐都城長安在元宵之夜取消「宵禁」（即入夜不準在街上行走），任民衆狂歡。。雪花燈、梅花燈，春冰剪碎；繡屏燈、畫屏燈，五彩攢成。核桃燈、荷花燈，燈樓高掛；青獅燈、白象燈，燈架高檠。蝦兒燈、鱉兒燈，棚前高弄；羊兒燈、兔兒燈，檐下精神。鷹兒燈、鳳兒燈，相連相併；虎兒燈、馬兒燈，同走同行。仙鶴燈、白鹿燈，壽星騎坐；金魚燈、長鯨燈，李白高乘李白高乘：傳說李白快去世的時候，坐在船頭賞月，這時水中浮出一條長鯨，載李白上天去了。唐杜甫《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詩「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清仇兆鰲注：「南尋句，一作『若逢李白騎鯨魚』。按：騎鯨魚，出《羽獵賦》。俗傳太白醉騎鯨魚，溺死潯陽，皆緣此句而附會之耳。」。鰲山燈，神仙聚會神仙聚會：鰲山規模龐大，模仿海島中的仙山紮成，上面有很多神仙的造型。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六「元宵」：「大內前自歲前冬至後，開封府絞縛山棚，立木正對宣德樓……燈山上彩金碧相射，錦繡交輝，面北悉以彩結，山沓（一作呇）上皆畫神仙故事……彩山左右，以彩結文殊、普賢，跨獅子白象，各於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搖動。用轆轤絞水上燈山尖高處，用木櫃貯之，逐時放下，如瀑布狀。」宋柳永《傾杯樂》：「對咫尺鰲山開羽扇。會樂府兩籍神仙，梨園四部弦管。」明代有《衆神聖慶賀元宵節》等雜劇，以供搬演。；李旁：亦通。走馬燈，武將交鋒。萬千家燈火樓臺，十數里雲煙世界。那壁廂，索琅琅玉韂飛來韂（chàn）：墊在馬鞍下，垂與兩旁擋泥的馬具。這裏代指馬。；這壁廂，轂轆轆香車輦過。看那紅妝樓上，倚着欄，隔着簾，平着肩，攜着手，雙雙美女貪歡；綠水橋邊，鬧吵吵，錦簇簇，醉醺醺，笑呵呵，對對遊人戲彩。滿城中簫鼓喧譁，徹夜裏笙歌不斷。

詩曰：

錦繡場中唱彩蓮，太平境內簇人煙。

燈明月皎元宵夜，雨順風調大有年大有：《周易》的一個卦象，象徵大，多。後指豐收。。

此時正是金吾不禁金吾不禁：古代由掌管京城警衛的執金吾禁止夜行，只有正月十五日開放夜禁，故稱「金吾不禁」。金吾，銅製大棒。。亂烘烘的，無數人煙，有那跳舞的，躧蹺的躧蹺的：踩高蹺的。，妝鬼的，騎象的，東一攢，西一簇，看看不盡。卻纔到金燈橋上，唐僧與衆僧近前看處，原來是三盞金燈。那燈有缸來大，上照着玲瓏剔透的兩層樓閣，都是細金絲兒編成；內託着琉璃薄片，其光幌月，其油噴香。唐僧回問衆僧道：「此燈是甚油？怎麼這等異香撲鼻？」衆僧道：「老師不知，我這府後有一縣，名喚旻天縣。證夾：此縣名卻奇。縣有二百四十里。每年審造差徭，共有二百四十家燈油大戶。府縣的各項差徭猶可，惟有此大戶甚是喫累。每家當一年，要使二百多兩銀子。此油不是尋常之油，乃是酥合香油酥合香油：即蘇合香油。蘇合，金縷梅科喬木。原產小亞細亞。樹脂稱「蘇合香」，可提製蘇合香油，用作香精中的定香劑；亦可殺蟲，治疥癬。《太平御覽》卷九八二引晉郭義恭《廣志》：「蘇合出大秦，或雲蘇合國。人採之，筌（笮）其汁以爲香膏，賣滓與賈客。或雲合諸香草，煎爲蘇合，非自然一種也。」宋趙汝適《諸蕃志》捲上「弼琶囉國（即今索馬里柏培拉）」：「產龍涎、大象牙及大犀角。象牙有重百餘斤，犀角重十餘斤。亦多木香、蘇合香油。」。這油每一兩值價銀二兩，每一斤值三十二兩銀子。三盞燈，每缸有五百斤，三缸共一千五百斤，共該銀四萬八千兩。還有雜項繳纏使用，將有五萬餘兩，只點得三夜。」行者道：「這許多油，三夜何以就點得盡？」衆僧道：「這缸內每缸有四十九個大燈馬燈馬：成束的燈心。，都是燈草扎的把，裹了絲綿，有雞子粗細。只點過今夜，見佛爺現了身，明夜油也沒了，燈就昏了。」八戒在傍笑道：「想是佛爺連油都收去了。」衆僧道：「正是此說，滿城裏人家，自古及今，皆是這等傳說。但油幹了，人俱說是佛祖收了燈，自然五穀豐登。若有一年不幹，卻就年程荒旱，風雨不調。所以人家都要這供獻。」

正說處，只聽得半空中呼呼風響，唬得些看燈的人盡皆四散。那些和尚也立不住腳道：「老師，回去罷，風來了。是佛爺降祥，到此看燈也。」唐僧道：「怎見得是佛來看燈？」衆僧道：「年年如此，不上三更，就有風來。知道是諸佛降祥，所以人皆迴避。」唐僧道：「我弟子原是思佛唸佛拜佛的人，今逢佳景，果有諸佛降臨，就此拜拜，多少是好。」衆僧連請不回。少時，風中果現出三位佛身，近燈來了。慌得那唐僧跑上橋頂，倒身下拜。行者急忙扯起道：「師父，不是好人，必定是妖邪也。」說不了，見燈光昏暗，呼的一聲，把唐僧抱起，駕風而去。噫！不知是那山那洞真妖怪，積年假佛看金燈。唬得那八戒兩邊尋找，沙僧左右招呼。行者叫道：「兄弟！不須在此叫喚，師父樂極生悲，已被妖精攝去了！」那幾個和尚害怕道：「爺爺，怎見得是妖精攝去？」行者笑道：「原來你這夥凡人，累年不識，故被妖邪惑了，只說是真佛降祥，受此燈供。剛纔風到處見佛身者，就是三個妖精。我師父亦不能識，上橋頂就拜，卻被他侮暗燈光侮：同「捂」。，將器皿盛了油，連我師父都攝去。我略走遲了些兒，所以他三個化風而遁。」沙僧道：「師兄，這般卻如之何？」行者道：「不必遲疑。你兩個同衆回寺，看守馬匹、行李，等老孫趁此風追趕去也。」

好大聖，急縱筋斗雲，起在半空，聞着那腥風之氣，往東北上徑趕。趕至天曉，倏爾風息。見有一座大山，十分險峻，着實嵯峨。好山：

重重丘壑，曲曲源泉。藤蘿懸削壁，松柏挺虛巖。鶴鳴晨霧裏，雁唳曉雲間。峨峨矗矗峯排戟，突突磷磷石砌磐磐：大石，也指紆迴層疊的山石。。頂巔高萬仞，同嶺疊千灣。野花佳木知春發，杜宇黃鶯應景妍。能巍奕巍奕：高大。，實巉巖巉巖：山岩險峻。，古怪崎嶇險又艱。停玩多時人不語，只聽虎豹有聲鼾。香獐白鹿隨來往，玉兔青狼去復還。深澗水流千萬裏，回湍激石響潺潺。

大聖在山崖上，正自找尋路徑，只見四個人，趕着三隻羊，從西坡下，齊吆喝：「開泰三隻羊……開泰：趕三隻羊，齊吆喝「開泰」，隱指「三陽開泰」。羊與陽諧音。《易經》認爲正月泰卦，三陽生於下，冬去春來，陰消陽長，有吉亨之象。所以人們都以「三陽開泰」作爲年初的吉祥話。這裏是四值功曹用吉利話來破解唐僧的災難。。」大聖閃火眼金睛，仔細觀看，認得是年、月、日、時四值功曹使者，隱像化形而來。大聖即掣出鐵棒，幌一幌，碗來粗細，有丈二長短，跳下崖來，喝道：「你都藏頭縮頸的那裏走！」四值功曹見他說出風息風息：消息，實況。，慌得喝散三羊，現了本相，閃下路傍施禮道：「大聖，恕罪！恕罪！」行者道：「這一向也不曾用着你們，你們見老孫寬慢，都一個個弄懈怠了，見也不來見我一見，是怎麼說！你們不在暗中保佑吾師，都往那裏去？」功曹道：「你師父寬了禪性寬了禪性：放鬆了對禪性的修行。，在於金平府慈雲寺貪歡，所以泰極生否泰極生否：泰，通達的意思。《易經·序卦》：「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否，意思是阻隔、困厄。這句的意思是過於順暢了，就會生出困厄來。《易經·雜卦》：「否泰，反其類也。」意思是丕和泰是相反相成的，否極則泰來，泰極則生否。，樂盛成悲，今被妖邪捕獲。他身邊有護法伽藍保着哩，吾等知大聖連夜追尋，恐大聖不識山林，特來傳報。」行者道：「你既傳報，怎麼隱姓埋名，趕着三個羊兒，吆吆喝喝作甚？」功曹道：「設此三羊，以應開泰之言，喚做三陽開泰三陽開泰：參見第一回「三陽交泰」條注。，證夾：不通，可笑。破解你師之否塞也否塞：閉塞不通。。」行者哏哏的要打，見有此意，卻就免之。李旁：真正該打。收了棒，回嗔作喜道：「這座山可是妖精之處？」功曹道：「正是，正是。此山名青龍山，內有洞，名玄英洞，洞中有三個妖精：大的個名闢寒大王闢寒大王：源出唐玄宗時交趾國進貢闢寒犀之事。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卷一：「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溫溫然有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闢寒犀也。頃自隋文帝時，本國曾進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悅，厚賜之。」，第二個號闢暑大王闢暑大王：源出唐文宗賜臣子李訓的闢暑犀。唐蘇鶚《杜陽雜編》卷中，唐文宗召李訓講《周易》，「時方盛夏，遂命取水玉腰帶及闢暑犀如意以賜訓」。，第三個號闢塵大王闢塵大王：源出嶺南出產闢塵犀的傳說。唐劉恂《嶺表錄異》卷中：「又有駭雞犀、闢塵犀、闢水犀、光明犀，此數犀，但聞其說，不可得而見之。」「闢塵犀」下原注：「爲婦人簪梳，塵不着也。」，這妖精在此有千年了。他自幼兒愛食酥合香油。當年成精，到此假妝佛像，哄了金平府官員人等，設立金燈，燈油用酥合香油。他年年到正月半變佛像收油。今年見你師父，他認得是聖僧之身，連你師都攝在洞裏，不日要割剮你師之肉，使酥合香油煎喫哩。你快用工夫，救援去也。」

行者聞言，喝退四功曹，忽過山崖，找尋洞府。行未數里，只見那澗邊有一石崖，崖下是座石屋，屋有兩扇石門，半開半掩。門傍立有石碣，上有六字，卻是「青龍山玄英洞」。行者不敢擅入，立定步，叫聲：「妖怪！快送我師父出來！」那裏唿喇一聲，大開了門，跑出一陣牛頭精一陣：陣是多義字，這裏作量詞用，意思是一羣。，鄧鄧呆呆的問道：「你是誰，敢在這裏呼喚？」行者道：「我本是東土大唐取經的聖僧唐三藏之大徒弟。路過金平府觀燈，我師被你家魔頭攝來，快早送還，免汝等性命！如或不然，掀翻你窩巢，教你羣精都化爲膿血！」

那些小妖聽言，急入裏邊報道：「大王，禍事了！禍事了！」三個老妖正把唐僧拿在那洞中深遠處，那裏問甚麼青紅皁白，教小的選剝了衣裳，汲湍中清水洗淨，算計要細切細挫，着酥合香油煎喫。忽聞得報聲「禍事」，老大着驚，問是何如。小妖道：「大門前有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尚嚷道：大王攝了他師父來，教快送出去，免吾等性命、不然，就要掀翻窩窠，教我們都化爲膿血哩！」那老妖聽說，個個心驚道：「纔拿了這廝，還不曾問他個姓名來歷。小的們，且把衣服與他穿了，帶過來審他一審，端是何人，何自而來也。」衆妖一擁上前，把唐僧解了索，穿了衣服，推至座前，唬得唐僧戰兢兢的跪在下面，只叫：「大王，饒命，饒命！」三個妖精異口同聲道：「你是那方來的和尚？怎麼見佛像不躲，卻衝撞我的雲路？」唐僧磕頭道：「貧僧是東土大唐駕上差來的，前往天竺國大雷音寺拜佛祖取經的。因到金平府慈雲寺打齋，蒙那寺僧留過元宵看燈。正在金燈橋上，見大王顯現佛像，貧僧乃肉眼凡胎，見佛就拜，故此衝撞大王雲路。」那妖精道：「你那東土到此，路程甚遠。一行共有幾衆，都叫甚名字，快實實供來，我饒你性命。」唐僧道：「貧僧俗名陳玄奘，自幼在金山寺爲僧。後蒙唐皇敕賜在長安洪福寺爲僧官。又因魏徵丞相夢斬涇河老龍，唐王遊地府，回生陽世，開設水陸大會，超度陰魂，蒙唐王又選賜貧僧爲壇主、大闡都綱。幸觀世音菩薩出現，指化貧僧，說西天大雷音寺有三藏真經，可以超度亡者昇天，差貧僧來取，因賜號三藏，即倚唐爲姓，所以人都呼我爲唐三藏。我有三個徒弟，大的個姓孫，名悟空行者，乃齊天大聖歸正。」羣妖聞得此名，着了一驚道：「這個齊天大聖，可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唐僧道：「正是，正是。第二個姓豬，名悟能八戒，乃天蓬大元帥轉世。第三個姓沙，名悟淨和尚，乃捲簾大將臨凡。」

三個妖王聽說，個個心驚道：「早是不曾喫他。小的們，且把唐僧將鐵繩鎖在後面，待拿他三個徒弟來湊喫。」遂點了一羣山牛精、水牛精、黃牛精，各持兵器，走出門，掌了號頭號頭：即號角，用於軍中傳令。，搖旗擂鼓。三個妖披掛整齊，都到門外喝道：「是誰人敢在我這裏吆喝！」行者閃在石崖上，仔細觀看，那妖精生得：

彩面環睛，二角崢嶸。尖尖四隻耳，靈竅閃光明靈竅：靈動的眼睛。。一體花文如彩畫，滿身錦繡若蜚英蜚英：這裏指飛舞的花瓣。蜚，同「飛」。犀牛身有彩色花紋者，是罕見之物。《嶺表錄異》卷中：「牯犀……千百犀中或遇有通者花點大小奇異，固無常定，有偏花路通，有頂花大而根花小者，謂之倒插通。此二種亦五色無常矣。」。第一個，頭頂狐裘花帽暖，一臉昂毛熱氣騰。第二個，身掛輕紗飛烈焰，四蹄花瑩玉玲玲；第三個，鎮雄聲吼如雷振，獠牙尖利賽銀燈。個個勇而猛，手持三樣兵：一個使鐵斧，一個大刀能；但看第三個，肩上橫擔扢撻藤。

又見那七長八短、七肥八瘦的大大小小妖精，都是些牛頭鬼怪，各執槍棒。有三面大旗，旗上明明書着「闢寒大王」、「闢暑大王」、「闢塵大王」。孫行者看了一會，忍耐不得，上前高叫道：「潑賊怪！認得老孫麼？」那妖喝道：「你是那鬧天宮的孫悟空？真個是『聞名不曾見面，見面羞殺天神』。你原來是這等個猢猻兒，敢說大話！」行者大怒，罵道：「我把你這個偷燈油的賊！油嘴妖怪，不要胡談！快還我師父來！」趕近前，輪鐵棒就打。那三個老妖，舉三般兵器，急架相迎。這一場在山凹中好殺：

鉞斧鋼刀扢撻藤，猴王一棍敢來迎。

闢寒闢暑闢塵怪，認得齊天大聖名。

棍起致令神鬼怕，斧來刀斫亂飛騰。

好一個混元有法真空像，抵住三妖假佛形。

那三個偷油潤鼻今年犯，務捉欽差駕上僧。

這個因師不懼山程遠，那個爲嘴常年設獻燈。

乒乓只聽刀斧響，劈樸惟聞棍有聲。

沖沖撞撞三攢一，架架遮遮各顯能。

一朝鬥至天將晚，不知那個虧輸那個贏。

孫行者一條棍與那三個妖魔鬥經百五十合，天色將晚，勝負未分。只見那闢塵大王把扢撻藤閃一閃，跳過陣前，將旗搖了一搖，那夥牛頭怪簇擁上前，把行者圍在垓心，各輪兵器，亂打將來。行者見事不諧，唿喇的縱起筋斗雲，敗陣而走。證夾：何不用身外身法？那妖更不來趕，招回羣妖，安排些晚食，衆各吃了。也叫小妖送一碗與唐僧，只待拿住孫行者等纔要整治。那師父一則長齋，二則愁苦，哭啼啼的未敢沾脣不題。

卻說行者駕雲回至慈雲寺裏，叫聲：「師弟。」那八戒、沙僧正自盼望商量，聽得叫時，一齊出接道：「哥哥，如何去這一日方回？端的師父下落何如？」行者笑道：「昨夜聞風而趕，至天曉到一山，不見。幸四值功曹傳信道：那山叫做青龍山，山中有一玄英洞。洞中有三個妖精，喚做闢寒大王、闢暑大王、闢塵大王。原來積年在此偷油，假變佛像，哄了金平府官員人等。今年遇見我們，他不知好歹，反連師父都攝去。老孫審得此情，分付功曹等衆暗中保護師父，我尋近門前叫罵。那三怪齊出，都像牛頭鬼形。大的個使鉞斧，第二個使大刀，第三個使藤棍，後引一窩子牛頭鬼怪，搖旗擂鼓，與老孫鬥了一日，殺個手平。那妖王搖動旗，小妖都來，我見天晚，恐不能取勝，所以駕筋斗回來也。」八戒道：「那裏想是酆都城鬼王弄喧。」沙僧道：「你怎麼就猜道是酆都城？」八戒笑道：「哥哥說是牛頭鬼怪，故知之耳。」行者道：「不是，不是。若論老孫看那怪，是三隻犀牛成的精。」八戒道：「若是犀牛，且拿住他鋸下角來，倒值好幾兩銀子哩！」

正說處，衆僧道：「孫老爺可喫晚齋？」行者道：「方便喫些兒，不喫也罷。」衆僧道：「老爺征戰這一日，豈不飢了？」行者笑道：「這日把兒那裏便得飢！老孫曾五百年不喫飲食哩！」衆僧不知是實，只以爲說笑。須臾拿來，行者也吃了，道：「且收拾睡覺，待明日我等都去相持，拿住妖王，庶可救師父也。」沙僧在傍道：「哥哥說那裏話！常言道『停留長智』。那妖精倘或今晚不睡，把師父害了，卻如之何？不若如今就去，嚷得他措手不及，方纔好救師父。少遲恐有失也。」八戒聞言，抖擻神威道：「沙兄弟說得是！我們都趁此月光去降魔耶！」行者依言，即分付寺僧：「看守行李、馬匹。待我等把妖精捉來，對本府刺史證其假佛，免卻燈油，以酥概縣小民之困酥概縣小民之困：解除全縣百姓的困擾。酥，同「蘇」。拯救。概，全。，卻不是好！」證夾：菩薩心腸，自應爾爾。衆僧領諾，稱謝不已。他三個遂縱起祥雲，出城而去。正是那：

懶散無拘禪性亂，災危有分道心蒙。

畢竟不知此去勝敗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玉液還丹，明心見性，已足以教育英才，闡揚聖道矣。然性之盡者，即命之至，急須勇猛精進，行大丹有爲之道，以了命寶，到得天人渾化，形神俱妙地位，方爲極功。否則，以了性爲真，自滿自足，便以度人爲事，輕薄招搖，驚俗駭衆，難免吉中有兇，恩中生害。故此回合下回，指出修性之偏，貪閒之患，使學者自醒自悟，時刻加功，火候不差，完全大道耳。

篇首一詩，言修道者，急速剪除頑心妄意，攢簇五行，以了大道，不可稍有停住，圖自在而有漏神丹，放從容而有枯玉性，須將喜怒憂思，一概掃盡，即至得玄得妙，亦付於不知，方能臻於至玄至妙之境也。

「唐僧四衆離了玉華城，一路平順，誠所謂極樂之鄉。」修道者，幸了得玉液還丹之事，已是道路平順，快樂自在之時，正當加鞭策馬，更求向上事業，而不容少有暫停暫住者。若以了性爲安身立命之大休歇處，而乃捨己從人，慈悲爲念，普度羣生，這便是閒遊浪子。「見八戒嘴長，沙僧臉黑，行者眼紅，不敢向前來問。」而未識有三家配合，五行攢簇，金液大還丹之道；不知金液大還丹，自滿自足，圖其快樂，雖道途平順，終是鬼窟內生涯，造化中事業，平處即有不平，順處即有不順。四僧慈雲寺歇馬打齋，此其證耳。

「慈雲」者，慈悲普度之意，因慈悲而歇馬自在，因自在而打齋貪食，丹漏性枯，焉得不在金平府，以假認真，樂極生悲，泰極生否乎？金平府爲天竺國外郡，乃金液玉液平分之處，爲性命之交界，識得此處，由性及命，勇猛前行，即是極樂鄉；不識此處，縱容自在，延留停住，即是旻天縣。旻天者，號泣之處，號泣者何也？即號泣修行者，當性地平穩之時，不知造命之學，虛度光陰，施展小慧，惑衆驚愚，認外之假象，喪內之真寶，其與旻天縣大戶，費五萬餘金買油，只點三夜燈，喫累者何異？此等之輩，謂之偷油假佛則可，謂之降祥真佛則不可，豈不可泣可號乎？

「金燈橋，三盞金燈。」即天地《否》卦，□卦爻圖略上《乾》下《坤》之象。《坤》三陰而虛，如橋；《乾》三陽而光，如三盞金燈。《否》者，外君子而內小人，明於外而暗於內，故有偷油之假佛。自古及今恃小慧而耗費自己資財，獨取觀望於外，不知收斂於內者，每每到老無成，一旦油涸燈滅，髓竭人亡，空過一世矣。修道者，若不認的邪正好歹，以假爲真，迷而不語，非特不能獲福，而且有以招禍。燈光昏昧，呼的一聲，被妖攝去，理所必有。此提綱所謂「元夜觀燈」之旨。元夜燈，即通泰之義，觀者即偷閒自在之義，偷閒自在，坐觀成敗，《泰》中藏《否》，爲妖所攝，僧自攝之，與妖何尤？然則假佛之妖，即唐僧之變相，非唐僧之外，別有假佛之妖，自妖自攝，皆由慈雲寺歇馬致之。

夫大道火候，年月日時，一刻不容間斷，倘差之毫髮，失之千里，故四值功曹設三羊以應開泰之兆，破解其否塞也。破者，破其否塞之由；解者，解其通泰之原。泰中有否，否中有泰，解得此泰，破得此否，則青龍山玄英洞之妖可知矣。青龍屬我爲性，乃我一己之性。玄英洞，即炫耀光華之謂，炫耀一己之性光，而不知他家之命寶，所以爲妖。闢寒、闢暑、闢塵，成精千年，假佛偷油，要煎喫唐僧肉，以見雖能修得一己之性，而遂偷閒自在，闢寒、闢暑、闢塵，自謂佛即在是，終是精靈哄衆，而非真佛降樣，究與先天大道無涉。古人所謂「饒君千萬劫，終是落空亡」者，即此也。唐僧供出大唐駕下，差往西天大雷音取經，肉眼凡胎，見佛就拜，衝撞大王雲路。又供出三徒歸正等語，以是知取經必到大覺之地，真佛之域，方是大休大歇之時。否則，未見真佛，略得效驗，中途自棄，認假爲真，入於魔口，而反大言不慚，天聖自雄，欺己欺人，則性枯丹漏，大事去矣。所供是實，非是虛談。

「三妖見行者叫小猴」，是不識其真；「行者罵三妖爲油嘴」，是能識其假。既識其假，則知弄喧惑衆者，盡是酆都城牛頭鬼怪，須急以此爲戒，而非可棄真從假，有廢前程也。「沙僧道：『不如就去，稍遲恐有失。』八戒道：『趁此月色去降魔。』行者道：『捉住妖精證其假佛，以蘇小民之困。』」是蓋返觀內省，知前之既往者，雖不可咎，而後之將來者，猶有可原。從此下手施爲，防危慮險，棄假認真，轉否爲泰，是不難耳。

詩曰：

命之未了性何恃，了性還須立命基。

若是偷閒逞假慧，泰中必有否來隨。

# 第九十二回 三僧大戰青龍山 四星挾捉犀牛怪

李本總批：四星挾捉三犀，不過是木克土耳，無他奧義。讀者勿爲所混。

憺漪子曰：四星之降三犀，人皆知爲木克土，而不知犀固以土而兼水者。彼四木既能克三土，而三水又能生四木，安有不敗之理乎？

犀妖有三罪，行者此舉有三善：除怪救師，一也；免油利民，二也；掃洞獲寶，三也。然救師原屬分內事；洞中之寶，自我獲之，仍自我散之，亦惡足爲有無；所可歌可頌者，獨免油利民一事耳。且看燈收油之舉，真佛之受玷於假佛也不少矣，殄假佛以爲真佛洗謗，其功又曷可泯耶？燈即吾心之慧炬，油即吾身之膏液。火熾液亡則爲魔，火熄液存則爲道。火本克金之物，今火熄，則金不流矣，是以謂之金平府。

卻說孫大聖挾同二弟滾着風，駕着雲，向東北艮地上艮地：東北方向的地方。《易經·說卦》：「艮，東北之卦也。」，頃刻至青龍山玄英洞口，按落雲頭。八戒就欲築門，行者道：「且消停，待我進去看看師父生死如何，再好與他爭持。」沙僧道：「這門閉緊，如何得進？」行者道：「我自有法力。」好大聖，收了棒，捻着訣，念聲咒語，叫：「變！」即變做個火焰蟲兒火焰蟲：即螢火蟲。。真個也疾伶！你看他：

展翅星流光燦，古云腐草爲螢腐草爲螢：古人認爲螢火蟲是腐草變化而來。語出《禮記·月令》：「季夏之月……腐草爲螢。」。

神通變化不非輕，自有徘徊之性。

飛近石門懸看，傍邊瑕縫穿風瑕縫：同「狹縫」。。

將身一縱到幽庭，打探妖魔動靜。

他自飛入，只見幾隻牛橫敧直倒，一個個呼吼如雷，盡皆睡熟。又至中廳裏面，全無消息。四下門戶通關，不知那三個妖精睡在何處。才轉過廳房，向後又照，只聞得啼泣之聲，乃是唐僧鎖在後房檐柱上哭哩。行者暗暗聽他哭甚，只見他哭道：

「一別長安十數年，登山涉水苦熬煎。

幸來西域逢佳節，喜到金平遇上元。

不識燈中假佛像，概因命裏有災愆。

賢徒追襲施威武，但願英雄展大權權：威勢。。」

行者聞言，滿心歡喜，展開翅，飛近師前。唐僧揩淚道：「呀！西方景象不同，此時正月，蟄蟲始振，爲何就有螢飛？」證夾：亦是冷趣。行者忍不住，叫聲：「師父，我來了！」唐僧喜道：「悟空，我心說正月怎得螢火，原來是你。」行者即現了本相道：「師父呵，爲你不識真假，誤了多少路程，費了多少心力。證夾：天下之爲不識真假而誤事、費力者多矣，豈獨一唐僧爲然？我一行說不是好人，你就下拜。卻被這怪侮暗燈光，盜取酥合香油，連你都攝將來了。我當分付八戒、沙僧回寺看守，我即聞風追至此間，不識地名，幸遇四值功曹傳報，說此山名青龍山玄英洞。我日間與此怪鬥至天晚方回，與師弟輩細道此情，卻就不曾睡，同他兩個來此。我恐夜深不便交戰，又不知師父下落，所以變化進來，打聽師情。」唐僧喜道：「八戒、沙僧如今在外邊哩？」行者道：「在外邊，才子老孫看時，妖精都睡着。我且解了鎖，搠開門，帶你出去罷。」唐僧點頭稱謝。

行者使個解鎖法，用手一抹，那鎖早自開了，領着師父往前正走，忽聽得妖王在中廳內房裏叫道：「小的們，緊閉門戶，小心火燭。這會怎麼不叫更巡邏，梆鈴都不響了？」原來那夥小妖征戰一日，俱辛辛苦苦睡着；聽見叫喚，卻纔醒了。梆鈴響處，有幾個執器械的，敲着鑼，從後而走，可可的撞着他師徒兩個。衆小妖一齊喊道：「好和尚阿！扭開鎖往那裏去！」行者不容分說，掣出棒幌一幌，碗來粗細，就打。棒起處，打死兩個，其餘的丟了器械，近中廳，打着門叫：「大王！不好了，不好了！毛臉和尚在家裏打殺人了！」那三怪聽見，一轂轆爬將起來，只教：「拿住！拿住！」唬得個唐僧手軟腳軟。行者也不顧師父，一路棍滾向前來。衆小妖遮架不住，被他放倒三兩個，推倒兩三個，打開幾層門，徑自出來，叫道：「兄弟們何在？」八戒、沙僧正舉着鈀杖等待，道：「哥哥，如何了？」行者將變化入裏解放師父，正走被妖驚覺，顧不得師父打出來的事，講說一遍不題。

那妖王把唐僧捉住，依然使鐵索鎖了。執着刀，輪着斧，燈火齊明，問道：「你這廝怎樣開鎖，那猴子如何得進？快早供來，饒你個活命！不然，就一刀兩段！」慌得那唐僧戰兢兢的跪道：「大王爺爺！我徒弟孫悟空，他會七十二般變化。才變個火焰蟲兒，飛進來救我。不期大王知覺，被小大王等撞見，是我徒弟不知好歹打傷兩個。衆皆喊叫，舉兵着火，他遂顧不得我走出去了。」三個妖王呵呵大笑道：「早是驚覺，未曾走了你。」

小的們把前後門緊緊關閉，亦不喧譁。沙僧道：「閉門不喧譁，想是暗弄我師父，我們動手耶！」行者道：「說得是。快早打門。」那呆子賣弄神通，舉鈀盡力築去，把那石門築得粉碎，卻又厲聲喊罵道：「偷油的賊怪！快送吾師出來也！」唬得那門內小妖，滾將進去，報道：「大王，不好了！不好了！前門被和尚打破了！」三個妖王十分煩惱道：「這廝着實無禮！」即命取披掛結束了，各持兵器，帥小妖出門迎敵。此時約有三更時候，半天中月明如晝。走出來更不打話，便就輪兵。這裏行者抵住鉞斧，八戒敵住大刀，沙僧迎住大棍。這場好殺：

僧三衆，棍杖鈀，三個妖魔膽氣加。

鉞斧鋼刀藤紇䌋，只聞風響並塵沙。

初交幾合噴愁霧，次後飛騰散彩霞。

釘鈀解數隨身滾，鐵棒英豪更可誇。

降妖寶杖人間少，妖怪頑心不讓他。

鉞鈇口明尖鐏利，藤條節懞一身花懞：同「蒙」。。

大刀幌亮如門扇，和尚神通偏賽他。

這壁廂因師性命發狠打，

那壁廂不放唐僧劈臉撾。

斧剁棒迎爭勝負，鈀輪刀砍兩交搽。

紇繨藤條降怪杖，翻翻覆復趁豪華豪華：這裏指豪傑。。

三僧三怪賭鬥多時，不見輸贏。那闢寒大王喊一聲，叫：「小的們上來！」衆精各執兵刃齊來，早把個八戒絆倒在地，被幾個水牛精，揪揪扯扯，拖入洞裏捆了。沙僧見沒了八戒，又見那羣牛發喊𡅃聲：𡅃不詳其義，應爲牛叫的聲音。。即掣寶杖，望闢塵大王虛丟了架子要走。又被羣精一擁而來，拉了個躘踵，急掙不起，也被捉去捆了。行者覺道難爲，縱筋斗雲脫身而去。當時把八戒、沙僧拖至唐僧前。唐僧見了，滿眼垂淚道：「可憐你二人也遭了毒手！悟空何在？」沙僧道：「師兄見捉住我們，他就走了。」唐僧道：「他既走了，必然那裏去求救。但我等不知何日方得脫網。」師徒們悽悽慘慘不題。

卻說行者駕筋斗雲復至慈雲寺，寺僧接着，來問：「唐老爺救得否？」行者道：「難救！難救！那妖精神通廣大，我弟兄三個，與他三個鬥了多時，被他呼小妖先捉了八戒，後捉了沙僧，老孫幸走脫了。」衆僧害怕道：「爺爺這般會騰雲駕霧，還捉獲不得，想老師父被傾害也。」行者道：「不妨！不妨！我師父自有伽藍、揭諦、丁甲等神暗中護佑；卻也曾喫過草還丹，料不傷命。只是那妖精有本事。汝等可好看馬匹、行李，等老孫上天去求救兵來。」衆僧膽怯道：「爺爺又能上天？」行者笑道：「天宮原是我的舊家。當年我做齊天大聖，因爲亂了蟠桃會，被我佛收降。如今沒奈何，保唐僧取經，將功折罪。一路上輔正除邪，我師父該有此難，汝等卻不知也。」衆僧聽此言，又磕頭禮拜。行者出得門，打個唿哨，即時不見。

好大聖，早至西天門外，忽見太白金星與增長天王，殷、朱、陶、許四大靈官講話殷、朱、陶、許四大靈宮：不詳所指，應是雷部神祇。據《山陽藝文志》卷二《重修雷神殿記》，淮安一帶崇奉陶、許二雷神，不僅因他們能使令雷霆，而且能「屢顯異以醫人之危疾」，故建殿「專祀陶許二神」。明盧中苓《北帝伏魔經法建壇儀》記有「天醫院總管許仙定、飛天毒雷糾察陶公濟、地司太歲殷郊、火犀雷府朱彥」等。尤其是許仙定（一作許先定）、陶公濟，常出現在祈請天醫院官將的雷法之中。。他見行者來，都慌忙施禮道：「大聖那裏去？」行者道：「因保唐僧行至天竺國東界金平府旻天縣，我師被本縣慈雲寺僧留賞元宵。比至金燈橋，有金燈三盞，點燈用酥合香油，價貴白金五萬餘兩，年年有諸佛降祥受用。正看時，果有三尊佛像降臨，我師不識好歹，上橋就拜。我說不是好人，早被他侮暗燈光，連油並我師一風攝去。我隨風追襲，至天曉到一山，幸四功曹報道：『那山名青龍山，山有玄英洞，洞有三怪，名闢寒大王、闢暑大王、闢塵大王。』老孫急上門尋討，與他賭鬥，一陣未勝。是我變化入裏，見師父鎖住未傷，隨解了欲出，又被他知覺，我遂走了。後又同八戒、沙僧苦戰，覆被他將二人也捉去捆了。老孫因此特啓玉帝，查他來歷，請命將降之。」金星呵呵冷笑道：「大聖既與妖怪相持，豈看不出他的出處？」行者道：「認便認得，是一夥牛精。只是他大有神通，李旁：如今世上牛精神通一味慳吝。急不能降也。」金星道：「那是三個犀牛之精。他因有天文之象天文之象：傳聞犀牛角中有白星，是天上星入其角而致。《埤雅》卷三：「世雲犀望星而入角，即此也，可以破水。」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十七：「通天犀乃胎時見天上物過，形於角上，故曰通天。但以月下以水盆映之則知。」，累年修悟成真，亦能飛雲步霧。其怪極愛乾淨其怪極愛乾淨：《酉陽雜俎》卷十六：「犀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常嫌自己影身，每欲下水洗浴。他的名色也多：有兕犀兕犀：以下各犀牛名目，見於《嶺表錄異》卷中：「嶺表所產犀牛，大約似牛，而豬頭，腳似象蹄，有三甲。首有二角，一在額上爲兕犀，一在鼻上較小爲胡帽犀；鼻上者，皆窘束而花點少，多有奇文。牯犀亦有二角，皆爲毛犀……又有墮羅犀，犀中最大，一株有重七八斤者。」，有雄犀，有牯犀，有斑犀，又有胡冒犀、墮羅犀、通天花文犀。都是一孔三毛二角一孔三毛：即每個毛孔中生三根毛。宋陸佃《埤雅》卷三《釋獸·犀》：「犀性絕躁，似豕，一管三毛。」二角：《埤雅》引《交州記》：「犀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或曰三角者水犀也，二角者山犀也。」，行於江海之中，能開水道能開水道：《白氏六帖》卷二十九：「得通天（犀角）一尺，刻作魚，銜入水，水開三尺。」。似那闢寒、闢暑、闢塵都是角有貴氣，故以此爲名而稱大王也。若要拿他，只是四木禽星見面就伏四木禽星：這裏的四木禽星與犀牛的關係，均出自星命學中的禽星術。四木在禽星術中與牛相剋。明佚名《演禽通纂》卷下載：「牛角合宮，宗親喪魄」，「牛見狼驚」。故下文說「三個妖王看他四星，自然害怕。」《禽星易見·禽星吞啖》：「角亢吞危並食牛。」井木犴、角木蛟、奎木狼爲禽星中較勇猛者。明池本理《禽星易見·高禽》：「井木犴伏一切山水禽」，「角木蛟伏一切水禽並飛禽」，「奎木狼伏一切山禽」。犀牛屬山禽，又能行水。故受四木禽星降伏。。」證夾：四木禽星，藏頭語自妙，卻與三陽開泰不同。行者連忙唱喏問道：「是那四木禽星？煩長庚老爲一明示明示。」金星笑道：「此星在鬥牛宮外，羅布乾坤。你去奏聞玉帝，便見分曉。」行者拱拱手稱謝，徑入天門裏去。

不一時，到於通明殿下，先見葛、丘、張、許四大天師。天師問道：「何往？」行者道：「近行至金平府地方，因我師寬放禪性，元夜觀燈，遇妖魔攝去。老孫不能收降，特來奏聞玉帝求救。」四天師即領行者至靈霄寶殿啓奏。各各禮畢，備言其事，玉帝傳旨：「教點那路天兵相助？」行者奏道：「老孫纔到西天門，遇長庚星說：『那怪是犀牛成精，惟四木禽星可以降伏。』」玉帝即差許天師同行者去鬥牛宮點四木禽星下界收降。

及至宮外，早有二十八宿星辰來接，天師道：「吾奉聖旨，教點四木禽星與孫大聖下界降妖。」傍即閃過角木蛟、鬥木獬、奎木狼、井木犴應聲呼道：「孫大聖，點我等何處降妖？」行者笑道：「原來是你。這長庚老兒卻隱匿我，不解其意，早說是二十八宿中的四木，老孫徑來相請，又何必勞煩旨意？」四木道：「大聖說那裏話！我等不奉旨意，誰敢擅離？端的是那方？快早去來。」行者道：「在金平府東北艮地青龍山玄英洞，犀牛成精。」鬥木獬、奎木狼、角木蛟道：「若果是犀牛成精，不須我們，只消井宿去罷。他能上山喫虎，下海擒犀上山喫虎，下海擒犀：明池本理《禽星易見》：「井禽在天號天威星，其狀如虎，二十八宿之主，禽星之王也。上山吞虎豹，下水食蛟龍。」。」行者道：「那犀不比望月之犀，乃是修行得道，都有千年之壽者。須得四位同去纔好，切勿推調。倘一時一位拿他不住，卻不又費事了？」天師道：「你們說得是甚話！旨意着你四人，豈可不去？趁早飛行，我回旨去也。」那天師遂別行者而去。

四木道：「大聖不必遲疑，你先去索戰，引他出來，我們隨後動手。」行者即近前罵道：「偷油的賊怪！還我師來！」原是八戒夜間築破的，幾個小妖弄了幾塊板兒搪住，在裏邊聽得罵詈，急跑進報道：「大王，孫和尚在外面罵哩！」闢塵兒道：「他敗陣去了，這一日怎麼又來？想是那裏求些救兵來了。」闢寒、闢暑道：「怕他甚麼救兵！快取披掛來！小的們，都要用心圍繞，休放他走了。」那夥精不知死活，一個個各執槍刀，搖旗擂鼓，走出洞來，對行者喝道：「你個不怕打的猢猻兒，你又來了！」行者最惱得是這「猢猻」兩字，咬牙發狠，舉鐵棒就打。三個妖王調小妖跑個圈子陣，把行者圈在垓心。那壁廂四木禽星一個個各輪兵刃道：「孽畜！休動手！」那三個妖王看他四星，自然害怕，俱道：「不好了，不好了！他尋將降手兒來了！小的們，各顧性命走耶！」只聽得呼呼吼吼，喘喘呵呵，衆小妖都現了本身，原來是那山牛精、水牛精、黃牛精，滿山亂跑。那三個妖王也現了本相，放下手來，還是四隻蹄子，就如鐵炮一般，徑往東北上跑。這大聖帥井木犴、角木蛟緊追急趕，略不放鬆。惟有鬥木獬、奎木狼在東山凹裏、山頭上、山澗中、山谷內，把些牛精打死的、活捉的，盡皆收淨。卻向玄英洞裏解了唐僧、八戒、沙僧。

沙僧認得是二星，隨同拜謝，因問：「二位如何到此相救？」二星道：「吾等是孫大聖奏玉帝請旨調來，收怪救你也。」唐僧又滴淚道：「我悟空徒弟怎麼不見進來？」二星道：「那三個老怪是三隻犀牛，他見吾等，各各顧命，向東北艮方逃遁。孫大聖帥井木犴、角木蛟追趕去了。我二星掃蕩羣牛到此，特來解放聖僧。」唐僧復又頓首拜謝，朝天又拜，八戒攙起道：「師父，禮多必詐，不須只管拜了。四星官一則是玉帝聖旨，二則是師兄人情。今既掃蕩羣妖，還不知老妖如何降伏。我們且收拾些細軟東西出來，掀翻此洞，以絕其根，回寺等候師兄罷。」奎木狼道：「天蓬元帥說得有理。你與捲簾大將保護你師回寺安歇，待吾等還去艮方迎敵。」八戒道：「正是，正是，你二位還協同一捉，必須剿盡，方好回旨。」二星官即時追襲。

八戒與沙僧將他洞內細軟寶貝，有許多珊瑚、瑪瑙、珍珠、琥珀、𤥭琚、寶貝、美玉、良金琚：即「硨磲」。海中的大貝。參見第二十八回「磲石」條注。，搜出一石，證夾：此番卻大得利，從來妖洞所未有。搬在外面，請師父到山崖上坐了。他又進去放起火來，把一座洞燒成灰燼，卻纔領唐僧找路回金平慈雲寺去。正是：

經雲泰極還生否，好處逢兇實有之。

愛賞花燈禪性亂，喜遊美景道心漓漓：背離，喪失。。

大丹自古宜長守，一失原來到底虧。

緊閉牢拴休曠蕩，須臾懈怠見參差。

且不言他三衆得命回寺，卻表鬥木獬、奎木狼二星官駕雲直向東北艮方趕妖怪來。二人在那半空中尋看不見。只到西洋大海，遠望見孫大聖在海上吆喝。他兩個按落雲頭道：「大聖，妖怪那裏去了？」行者恨道：「你兩個怎麼不來追降？這會子卻冒冒失失的問甚？」鬥木獬道：「我見大聖與井、角二星戰敗妖魔追趕，料必擒拿。我二人卻就打蕩羣精，入玄英洞救出你師父、師弟。搜了山，燒了洞，把你師父付託與你二弟領回府城慈雲寺。多時不見車駕回轉，故又追尋到此也。」行者聞言，方纔喜謝道：「如此，卻是有功，多累！多累！但那三個妖魔，被我趕到此間，他就鑽下海去。當有井、角二星，緊緊追拿，教老孫在岸邊抵擋。你兩個既來，且在岸邊把截，等老孫也再去來。」

好大聖，輪着棒，捻着訣，闢開水徑，直入波濤深處，只見那三個妖魔在水底下與井木犴、角木蛟捨死忘生苦鬥哩。他跳近前喊道：「老孫來也！」那妖精抵住二星官，措手不及，正在危難之處，忽聽得行者叫喊，顧殘生，撥轉頭往海心裏飛跑。原來這怪頭上角極能分水，只聞得花花花，衝開明路。這後邊二星官並孫大聖併力追之。

卻說西海中有個探海的夜叉，巡海的介士介士：穿鎧甲的武士。介，鎧甲。，遠見犀牛分開水勢，又認得孫大聖與二天星，即赴水晶宮對龍王慌慌張張報道：「大王！有三隻犀牛，被齊天大聖和二位天星趕來也！」老龍王敖順聽言，即喚太子摩昂：「快點水兵，想是犀牛精闢寒、闢暑、闢塵兒三個惹了孫行者。今既至海，快快拔刀相助。」敖摩昂得令，即忙點兵。頃刻間，龜鱉黿鼉，鯾白鱖鯉，與蝦兵蟹卒等，各執槍刀，一齊吶喊，騰出水晶宮外，擋住犀牛精。犀牛精不能前進，急退後，又有井、角二星並大聖攔阻，慌得他失了羣，各各逃生，四散奔走，早把個闢塵兒被老龍王領兵圍住。孫大聖見了心歡，叫道：「消停！消停！捉活的，不要死的。」摩昂聽令，一擁上前，將闢塵兒扳翻在地，用鐵鉤子穿了鼻，攢蹄捆倒。

老龍王又傳號令，教分兵趕那兩個，挾助二星官擒拿。即時小龍王帥衆前來，只見井木犴現原身，按住闢寒兒，大口小口的啃着喫哩。摩昂高叫道：「井宿！井宿！莫咬死他，孫大聖要活的，不要死的哩。」連喊是喊連喊是喊：即連連喊叫。連某是某，江蘇方言，表示連續做某事。又如第九十回九回「連請是請」，表示連連邀請。，已是被他把頸項咬斷了。摩昂分付蝦兵蟹卒，將個死犀牛抬轉水晶宮，卻又與井木犴向前追趕。只見角木蛟把那闢暑兒倒趕回來，只撞着井宿。摩昂帥龜鱉黿鼉，撒開簸箕陣圍住，那怪只教：「饒命！饒命！」井木犴走近前，一把揪住耳朵，奪了他的刀，叫道：「不殺你！不殺你！拿與孫大聖發落去來。」

即時倒干戈，復至水晶宮外，報道：「都捉來也。」行者見一個斷了頭，血淋津的，倒在地下；一個被井木犴拖着耳朵，推跪在地，近前仔細看了道：「這頭不是兵刀傷的呵。」摩昂笑道：「不是我喊得緊，連身子都着井星官吃了。」行者道：「既是如此，也罷，取鋸子來，鋸下他的這兩隻角，剝了皮帶去。犀牛肉還留與龍王賢父子享之。」又把闢塵兒穿了鼻，教角木蛟牽着；闢暑兒也穿了鼻，教井木犴牽着：「帶他上金平府見那刺史官，明究其由，問他個積年假佛害民，然後的決的決：舊律，受杖刑，按判定數施行，謂之的決。亦泛指定罪。《金史·逆臣傳·紇石烈執中》：「執中怒，毆傷移剌保（人名），詔的決五十。」。」

衆等遵言，辭龍王父子，都出西海。牽着犀牛，會着奎、鬥二星，駕雲霧徑轉金平府。行者足踏祥光，半空中叫道：「金平府刺史、各佐貳郎官並府城內外軍民人等聽着佐貳：輔佐主司的官員。：吾乃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的聖僧。你這府縣，每年家供獻金燈，假充諸佛降祥者，即此犀牛之怪。我等過此，因元夜觀燈，見這怪將燈油並我師父攝去，是我請天神收伏。今已掃清山洞，剿盡妖魔，不得爲害，以後你府縣再不可供獻金燈，勞民傷財也。」證夾：好事好事！只是大戶喜其免油，有人悵其無燈，奈何？那慈雲寺裏，八戒沙僧方保唐僧進得山門，只聽見行者在半空言語，即便撇了師父，丟下擔子，縱風雲起到空中，問行者降妖之事。行者道：「那一隻被井星咬死，已鋸角剝皮在此。」八戒道：「這兩個索性推下此城，與官員人等看看，也認得我們是聖是神，左右累四位星官收雲下地，同到府堂，將這怪的決。已此情真罪當情真罪當：案情真實，定罪合宜，舊時法律常用語。《明孝宗實錄》卷三十一弘治二年「法司奉旨會官審錄死罪罪囚，決情真罪當者九十四人，釋情可矜疑發邊衛充軍者四十三人」。，再有甚講！」四星道：「天蓬帥近來知理明律，卻好呀！」八戒道：「因做了這幾年和尚，也略學得些兒。」

衆神果推落犀牛，一簇彩雲，降至府堂之上。唬得這府縣官員，城裏城外人等，都家家設香案，戶戶拜天神。少時間，慈雲寺僧把長老用轎抬進府門，會着行者，口中不離「謝」字道：「有勞上宿星官救出我等，因不見賢徒，懸懸在唸，今幸得勝而回。然此怪不知趕向何方纔捕獲也！」行者道：「自前日別了尊師，老孫上天查訪，蒙太白金星識得妖魔是犀牛，指示請四木禽星。當時奏聞玉帝，蒙旨差委，直至洞口交戰。妖王走了，又蒙鬥、奎二宿救出尊師。老孫與井、角二宿併力追妖，直趕到西洋大海，又虧龍王遣子帥兵相助。所以捕獲到此審究也。」長老讚揚稱謝不已。又見那府縣正官並佐貳首領，都在那裏高燒寶燭，滿鬥焚香鬥：許多股香攢紮成塔形，稱斗香。清《保德州志》載《太守袁公德政去思碑記》，知州袁某「往來戎馬間，百姓戴香斗跪道左以謝」。，朝上禮拜。

少頃間，八戒發起性來，掣出戒刀，將闢塵兒頭一刀斫下，又一刀把闢暑兒頭也斫下。隨即取鋸子鋸下四隻角來。孫大聖更有主張，就教：「四位星官，將此四隻犀角，拿上界去，進貢玉帝，回繳聖旨。」把自己帶來的二隻：「留一隻在府堂鎮庫，以作向後免徵燈油之證。李旁：極是。我們帶一隻去，獻靈山佛祖。」證夾：後來何不見獻出？其銅臺府失去耶？四星心中大喜，即時拜別大聖，忽駕彩雲回奏而去。

府縣官留住他師徒四衆，大排素宴，遍請鄉官陪奉。一壁廂出給告示，曉諭軍民人等下年不許點設金燈，永蠲買油大戶之役蠲（juān）：革除。。一壁廂叫屠子宰剝犀牛之皮，硝熟燻幹，製造鎧甲；把肉普給官員人等。又一壁廂動支枉罰無礙錢糧枉罰無礙錢糧：違規罰沒的，沒有確定用項的錢糧。，買民間空地，起建四星降妖之廟。又爲唐僧四衆建立生祠，各各樹碑刻文，用傳千古，以爲報謝。

師徒們索性寬懷飲受飲受：享受。飲，受。宋蘇軾《葉嘉傳》：「吾子孫必盛於中土，當飲其惠矣。」。又被那二百四十家燈油大戶，這家酬，那家請，略無虛刻。八戒遂心滿意受用，把洞裏搜來的寶物，每樣各籠些須在袖，以爲各家齋筵之賞。證夾：何不留作取經人事？後來免得阿難掯索。住經個月，猶不得起身，長老分付：「悟空，將餘剩的寶物，盡送慈雲寺僧，以爲謝禮。瞞着那些大戶人家，天不明走罷。恐只管貪樂，誤了取經，惹佛祖見罪，又生災厄，深爲不便。」行者隨將前件一一處分。

次日五更早起，喚八戒備馬。那呆子吃了自在酒飯，睡得夢夢乍道夢夢乍：迷迷糊糊。：「這早備馬怎的？」行者喝道：「師父教走路哩！」呆子抹抹臉道：「又是這長老沒正經！二百四十家大戶都請，才吃了有三十幾頓飽齋，怎麼又弄老豬忍餓！」長老聽言罵道：「囊糟的夯貨！莫胡說！快早起來！再略強嘴，教悟空拿金箍棒打牙！」那呆子聽見說打，慌了手腳道：「師父今番變了，常時疼我，愛我，念我蠢夯護我；哥要打時，他又勸解；今日怎麼發狠轉教打麼？」行者道：「師父怪你爲嘴，誤了路程，李旁：着眼。快早收拾行李、備馬，免打！」那呆子真個怕打，跳起來穿了衣服，吆喝沙僧道：「快起來！打將來了！」沙僧也隨跳起，各各收拾皆完。長老搖手道：「寂寂悄悄的，不要驚動寺僧。」連忙上馬，開了山門，找路而去。這一去，正所謂：

暗放玉籠飛綵鳳，私開金鎖走蛟龍。

畢竟不知天明時，酬謝之家端的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了性之後，不知了命，認假爲真，獨招其兇矣。此回叫學者，信心修持，腳踏實地，棄假而歸真也。

篇首「大聖三人，向東北《艮》地上，頃刻至青龍山玄英洞口。」是明示「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義。「西南」者，生我之處；「東北」者，死我之處。若欲求生，必先去死，古經所謂「開生門，閉死戶」者是也。然欲開生門閉死戶，須要知其生死之消息，方可下手。「行者變火焰蟲兒飛入洞中」，由前進後，無處不照。始而「見幾只牛精呼吼睡熟」，既而「見唐僧鎖在後房檐柱」。是在黑暗幽深之處，神明默照，辨別其真假生死之由，欲去其假，以救其真耳。乃唐僧不知種明默照之爲真，「呀！其正月蟄蟲始振，如何就有螢飛？」此未免在有形有象之假處起見，而不於無形無象之真處留神，便是不知真假。不知真假，焉知生死？不知生死，焉能開生門閉死屍？故行者現了本相，道：「只爲你不識真假，誤了多少路程？費了多少心力？」真是晨鐘暮鼓，驚醒一切夢中癡漢。

神明默照，看到真假之處，方是知的生死之由，於此而假中救真，即可解脫偷油假佛之繩鎖矣。然能解脫其繩鎖，而終不能救真出妖之洞者何也？蓋以貪歡圖食，安閒自在，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假者勝而真者弱，任爾變化多端，欲以螢火之明，破迷天之網，縱能打死兩個小妖，打開幾層門屍，不但不能救真，而且適以動假，真者依然捆鎖，假者仍舊猖狂。

唐僧供出「徒弟孫悟空，變個火焰蟲兒飛進來救我，不期大王知覺，被長官等看見。是我徒弟不知好歹，打傷兩個，衆皆喊叫，他遂顧不得我，走出去了。」噫！行者謂唐僧不識真假，唐僧謂行者不知好歹，真假好歹不知，即有一點真心發現，明知明昧，其如意土滋惑益甚。門戶緊關，牢不可破者何哉？當斯時也，雖有三家合一，月明如晝，與妖狠力爭戰，終是寡不敵衆，弱不勝強，欲向其前，反落於後，八戒被拖，沙僧被捉，行者難爲，固其宜也。行者復至慈雲寺，與衆僧說知唐僧難救，妖精神通廣大，欲上天去求救兵，總是在歇馬貪歡處點醒學人耳。

《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歇馬貪歡，是不能一心，而有二心矣。一心者道心也，二心者人心也。棄道心而起人心，從容自在，入於假境，便是無有信心，心若不信，則意不誠，意不誠，則順其所欲，無所不至，自欺欺人，性枯丹漏，莫可救拯，此《中孚》之道所由貴。

「行者上西天，見太白金星與增長天王、殷、朱、陶、許四大天王講話。」此取《中孚》卦之象。《中孚》卦□卦爻圖略上《巽》下《兌》合成。「西天門」，《兌》之方；「太白」者，《兌》之金；「增長」者，《巽》之義。「四大天王」，外之四陽；「講話」者，內之二陰。內有悅而外巽行，外實內虛，其中有信。「行者將玄英洞之事說了一遍，金星大笑」者，是笑其炫耀英華，爲假佛所困者，皆由歇馬貪歡，信其假而不信其真也。

「三犀因有天文之象，累年修悟成真，亦能飛雲走霧，行於江湖之中，能開水道。」牛則牛矣，何必曰犀牛？蓋犀牛者水中之物，浪蕩江湖，順其所欲，頭角爭先，涉險而行。修道者，修悟成真，到得了性之地，不肯一往直前，再作向上事，寬其禪性，偷遊浪蕩，或怕寒而思避寒，或怕暑而思避暑，或厭塵而思避塵，希圖自在，假佛惑人，於聖自雄，懸虛不實，隨風起波，棄真入假，亦如三犀修悟成真，飛雲走霧，浪蕩江湖，作妖者相同。

「四木禽星，在鬥牛宮外，羅布乾坤。」四者，《兌》之數；木者，《巽》之義。「羅布乾坤」，外實內虛之義，仍取《中孚》之象。「三妖見四木禽星就伏」者，自來讀《西遊》解《西遊》者，或以爲木來克土，而土崩；或以爲木來生火，而剝落附金之假土。此皆寬浮強解之混語，未識仙翁下言之妙義也。夫四木寓藏《中孚》之理，《中孚》者，中信也。中有信心則真意現，真意現則妄意消，故曰見四木禽星就伏。下文西海龍王太子摩昂，協力捉妖，亦是此義。西海爲《兌》，以《兌》金而助《巽》木，《巽》、《兌》合歡，其力最大。四木不奉玉帝旨意不敢擅離者，「中孚以利貞，上應乎天也」。天非身外之天，乃身中之天，天即理，理即正，以正而信，不正不信也。以下皆寫信正之道。

「三妖見了四星，現了本相，徑往東北上跑，大聖帥井、角緊追急趕，略不放鬆。」是不正不信，以真除假，於死我處返其本也。「鬥、奎二星，把些牛精打死活捉，解了唐僧、八戒、沙僧。」是以正而信，去假救真，於生我處還其元也。然信正返還之道，須先收拾積聚慳貪，雜項等物，置於度外，將炫耀英華假佛之妖洞，燒爲灰燼，不留一些形跡，方可以真滅假，除假全真矣。然既雲收拾慳貪，燒盡妖洞，何以三妖又入西洋大海，往海心裏飛跑而不伏耶？特以妖洞慳貪之私心，或能以一時掃去，而偷遊浪蕩之妄意，未驟能斬然消滅，若不在大海波中下一着實落功夫，不足以驗其信之正不正，意之真不真，所謂「利涉大川」者是也。「鬥、奎二星，岸邊把截，行者與井、角二星併力追趕，西海太子摩昂點水兵拔刀相助。」此內外加功，防危慮險，猛烹急煉，而不容有偷閒自在之意念，稍有些子起於胸中也。捆了避塵，啃死避寒，捉住避暑，功力到處，貪歡遊蕩之妖自伏。純是一信，惟有一真，利涉大川之功，豈小焉哉？

「鋸下避寒兩隻角，剝了皮帶去，犀牛肉還留與老龍王父子享之」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有功者不可不賞；「把避塵避暑穿了鼻，帶上金平府，見刺史官，明究其由，問他個積年假佛害民，然後的決」者，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有罪者不得不罰。「八戒掣出戒刀，將避塵、避暑頭砍下，鋸下四隻角來。」是戒其不得放寬禪性，出頭迷人，予聖自雄，而有誤性命。「大聖將四隻犀角，叫四星拿上界，進貢玉帝」，是信不正者，假佛稱強，終必四大歸空；「留一隻在府鎮庫，以作向後免徵燈油之證，帶一隻去獻靈山佛祖」，是信之正者，戒行兩用，究竟得見佛祖。信之正與不正，真佛假佛分之，死生系之。修行者，可不真心實意，以道爲己任，謹之於始，慎之於終乎？

「告示曉諭衆人，永蠲買油大戶之役」，是曉示天下迷人，再莫枉費錢鈔，而認假爲真；「剝皮造作鎧甲，普給官員人等喫肉」，是開剝於一切學者，須要體貼嘗味，而去邪歸正。「起四星降魔之廟，爲四衆建立生詞。」內虛心而外實行，四象和合，其中有信，長生久視之道在是矣。

噫！以了性爲極樂，歇馬貪歡，由泰而致否；以信心爲要着，除假救真，由悲而得樂。仙翁大慈大悲，演出丹道中禍福依伏，驚戒後世盲漢，世間呆子，再莫貪樂誤了前程，體要爲嘴誤了取經，急須寂寂悄悄，不要驚動大家，找大路而行可也。

詩曰：

空空一性便偷閒，破戒傷和入鬼關。

信道而行常慮險，何愁不得到靈山。

# 第九十三回 給孤園問古談因 天竺國朝王遇偶

李本總批：一部《西遊記》，獨此回爲第一義矣。此回內說「斯文，肚裏空空」處，真是活佛出世，方能說此妙語。今日這班做舉子業的斯文，不識一瞎字，真正可憐。不知是何緣故，卻被豬八戒、沙和尚看出破綻來也。大羞，大羞。

憺漪子曰：鳳仙、玉華、金平，皆天竺下郡也。三藏之來，由鳳而玉，由玉而金，已漸入佳境矣。至此，雖欲不天竺，豈可得哉？從來西方極樂之稱，惟靈山得專其美。而世俗不察，遂並以極樂名天竺，天竺何足以當之？然天竺亦未嘗不樂，但不應有玉兔拋球一事耳。據太陰君之言，則玉兔因素娥一掌之仇而來。與素娥固仇矣，與唐僧則何親耶？行者之倚婚降魔，於玉兔爲破親，於素娥爲雪仇；在玉兔不宜任怨，在素娥不可不任德。

考布金寺古蹟，給孤長者以黃金爲磚布地，方能買太子祗園，請佛說法。此事與後來佛說趙長者家，三鬥三升黃金白銀相類。世人不察，毋乃真以爲南贍部洲震旦國之黃金白銀耶！

起念斷然有愛起念斷然有愛：佛教和道教都認爲，人之所以不能超脫，是因爲有各種各樣的念頭；要出離塵世，必須修得一念不起，《地藏經·如來讚歎品》：「南閻浮提衆生，舉止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罪。」元李道純《中和集》卷六：「若欲見性，必先以決定之志，奪習俗之氣，以嚴持之力，保洞然之明，然後照破種種空妄，心不着物，念不隨情。念是煩惱根，心是法塵種。念起則一切煩惱起，念息則一切煩惱息。」，留情必定生災。

李旁：着眼。

靈明何事辨三臺三臺：即上臺、中臺、下臺，原爲星座名，位於大熊星座，內丹術用來指上中下三丹田。《悟真篇·七言絕句》：「太乙在爐宜慎守，三田聚寶應三臺。」？行滿自歸元海元海：元氣之海，指臍下之下丹田。元《養生祕錄》：「蓋臍乃人之氣海，所聚元氣，盡藏於茲。」宋張伯端《青華祕文》：「真息既定之時，氣歸元海之理。」。

不論成仙成佛，須從個裏安排須從個裏安排：指無論成仙成佛，都應從這個修煉方法中入手，即從修煉元神、元氣的金丹大道入手。個裏，此中，其中。。

清清淨淨絕塵埃，果正飛昇上界。

卻說寺僧，天明不見了三藏師徒，都道：「不曾留得，不曾別得，不曾求告得，清清的把個活菩薩放得走了！」正說處，只見南關廂有幾個大戶來請，衆僧撲掌道：「昨晚不曾防禦，今夜都駕雲去了。」衆人齊望空拜謝。此言一講，滿城中官員人等，盡皆知之，叫此大戶人家，俱治辦五牲花果，往生祠祭獻酬恩不題。

卻說唐僧四衆，餐風宿水，一路平寧，行有半個多月。忽一日，見座高山，唐僧又悚懼道：「徒弟，那前面山嶺拱峭，是必小心。」行者笑道：「這邊路上將近佛地，斷乎無甚妖邪，師父放懷勿慮。」唐僧道：「徒弟，雖然佛地不遠，但前日那寺僧說，到天竺國都下有二千里，還不知是有多少路哩。」行者道：「師父，你好是又把烏巢禪師《心經》忘記了也？」三藏道：「《般若心經》是我隨身衣鉢。自那烏巢禪師教後，那一日不念，那一時得忘？顛倒也念得來，怎會忘得！」行者道：「師父只是念得，不曾求那師父解得。」三藏說：「猴頭，怎又說我不曾解得？你解得麼？」行者道：「我解得，我解得。」自此，三藏、行者再不作聲。證夾：解得妙！解得而不作聲尤妙！此豈老帶所能識？旁邊笑倒一個八戒，喜壞一個沙僧，說道：「嘴靶嘴靶：當即「嘴吧吧」，高談闊論的樣子。《盤山了宗禪師語錄》卷三：「如今有一等禪和子，做工夫未曾透徹，嘴吧吧的滿口說禪，不知禪是何物。」！替我一般的做妖精出身替我一般的：相當於「和我一般的」。，又不是那裏禪和子，聽過講經；那裏應佛僧，也曾見過說法？弄虛頭，找架子，說甚麼曉得、解得？怎麼就不作聲？聽講，請解！」沙僧說：「二哥，你也信他？大哥扯長話扯長話：閒扯。，哄師父走路。他曉得弄棒罷了，他那裏曉得講經！」三藏道：「悟能、悟淨，休要亂說。悟空解得是無言語文字，乃是真解。」李旁：老和尚饒舌。證夾：不說破更妙。

他師徒們正說話間，卻倒也走過許多路程，離了幾個山岡，路旁早見一座大寺。三藏道說：「悟空，前面是座寺阿，你看那寺，倒也：

不小不大，卻也是琉璃碧瓦；半新半舊，卻也是八字紅牆八字紅牆：寺廟門樓兩側的牆呈八字形，用紅磚砌成。說明這座寺廟規模不小，原建築是很講究的。。隱隱見蒼松偃蓋，也不知是幾千百年間故物到於今；潺潺聽流水鳴弦，也不道是那朝代時分開山留得在。三門上，大書着『布金禪寺』；懸匾上，留題着『上古遺蹟』。」

行者看得是「布金禪寺」，八戒也道：「是布金禪寺。」三藏在馬上沉思道：「布金，布金，這莫不是舍衛國界了麼？」八戒道：「師父，奇阿！我跟師父幾年，再不曾見識得路，今日也識得路了。」三藏說道：「不是，我常看經誦典，說是佛在舍衛城祇樹給孤園祇樹給孤園：即祇園，又稱祇樹給孤獨園、祇園精舍、祇洹精舍、逝多林給孤獨園等。據《大唐西域記》卷六，有善施長者聰敏仁惠，拯救貧窮，哀孤恤老，人稱「給孤獨」。長者聞佛功德，深生尊敬，願建精舍，請佛降臨，覓到舍衛國波斯匿王太子逝多（又譯祇陀、祇洹）有一好園林，「尋詣太子，具以情告，太子戲言：『金遍乃賣。』善施聞之心豁如（曉悟，明白）也。即出藏金，隨言布地。有少未滿，太子請留曰：『佛誠良田，宜植善種。』即於空地建立精舍。世尊即之告阿難曰：『園地善施所買。林樹逝多所施。』」故稱此地爲逝多林給孤獨園。。這園說是給孤篤長者問太子買了，請佛講經。太子說：『我這園不賣。他若要買我的時，除非黃金滿布園地。』給孤篤長者聽說，隨以黃金爲磚，佈滿園地，纔買得太子祇園，才請得世尊說法。證夾：金磚布地，此磚原在園中，太子卻得個甚麼？我想這布金寺莫非就是這個故事？」八戒笑道：「造化！若是就是這個故事，我們也去摸他塊把磚兒送人。」大家又笑了一會，三藏才下得馬來，進得三門。

只見三門下，挑擔的，揹包的，推車的，整車坐下；也有睡的去睡，講的去講。忽見他們師徒四衆，俊的又俊，醜的又醜，大家有些害怕，卻也就讓開些路兒。三藏生怕惹事，口中不住只叫：「斯文！斯文！」這時節，卻也大家收斂。轉過金剛殿後，早有一位禪僧走出，卻也威儀不俗。真是：

面如滿月光，身似菩提樹。

擁錫袖飄風，芒鞋石頭路。

三藏見了問訊。那僧即忙還禮道：「師從何來？」三藏道：「弟子陳玄奘，奉東土大唐皇帝之旨，差往西天拜佛求經。路過寶方，造次奉謁，便求借一宿，明日就行。」那僧道：「荒山十方常住十方常住：佛教稱廟宇爲常住。十方常住即各處僧人都可來居住的廟宇。，都可隨喜隨喜：佛教語。謂歡喜之情隨瞻拜佛像而生，因用以稱遊謁寺院。，況長老東土神僧，但得供養，幸甚。」三藏謝了，隨即喚他三人同行。過了迴廊香積香積：即「香積廚」，寺廟中的廚房。，徑入方丈。相見禮畢，分賓主坐定，行者三人亦垂手坐了。

這時寺中聽說到了取經僧人，東土大唐話說，寺中若大若小，不問長住、掛榻、長老、行童長住：長期住在寺院裏的僧人。掛榻：同「掛撘」。借宿在寺院裏的僧人。行童：供寺院役使的小和尚。，一一都來參見。茶罷，擺上齋供。這時長老還正開齋念偈，八戒早是要緊，饅頭、素食、粉湯一攪直下。這時方丈卻也人多，有知識的，贊說三藏威儀；好耍子的，都看八戒喫飯。卻說沙僧眼溜，看見頭底頭底：底細。，暗把八戒捏了一把，說道：「斯文。」八戒着忙，急的叫將起了，說道：「斯文斯文，肚裏空空。」沙僧笑道：「二哥，你不曉的，天下多少斯文，若論起肚子裏來，正替你我一般哩。」李旁：活佛，活佛！一何說得這樣切實。八戒方纔肯住。三藏唸了結齋，左右徹了席面，三藏稱謝。

寺僧問起東土來音，三藏說到古蹟，才問布金寺名之由。那僧答曰：「這寺原是舍衛國給孤篤園寺，又名祇園。因是給孤篤長者請佛講經，金磚布地，又易今名。我這寺一望之前一望：指目力所能達到的距離。，乃是舍衛國，那時給孤獨長者正在舍衛國居住。我荒山原是長者之祇園，因此遂名給孤布金寺，寺後邊還有祇園基址。近年間，若遇時雨霶雿霶雿（pánɡ tuó）：義同「滂沱」。雨大的樣子。，還淋出金銀珠兒，有造化的，每每拾着。」三藏道：「話不虛傳果是真。」又問道：「才進寶山，見門下兩廊有許多騾馬車擔的行商，爲何在此歇宿？」衆僧道：「我這山喚做百腳山百腳山：蜈蚣俗稱「百腳」。因山多百腳而得名。。先年且是太平，近因天氣循環，不知怎的，生幾個蜈蚣精，常在路下傷人。雖不至於傷命，其實人不敢走。山下有一座關，喚做雞鳴關。但到雞鳴之時，纔敢過去。那些客人因到晚了，惟恐不便，權借荒山一宿，等雞鳴後便行。」三藏道：「我們也等雞鳴後去罷。」

師徒們正說處，又見拿上齋來，卻與唐僧等喫畢。此時上弦月皎，三藏與行者步月閒行，又見個道人來報道：「我們老師爺要見見中華人物。」三藏急轉身，見一個老和尚，手持竹杖，向前作禮道：「此位就是中華來的師父？」三藏答禮道：「不敢。」老僧稱讚不已。因問：「老師高壽？」三藏道：「虛度四十五年矣，敢問老院主尊壽？」老僧笑道：「比老師癡長一花甲也。」行者道：「今年是壹百零五歲了，你看我有多少年紀？」老僧道：「師家貌古神清，況月夜眼花，急看不出來。」敘了一會，又向後廊看看。三藏道：「才說給孤園基址，果在何處？」老僧道：「後門外就是。」快教開門，但見是一塊空地，還有些碎石疊的牆腳。三藏合掌嘆曰：

「憶昔檀那須達多檀那：佛教語，指施主或佈施。須達多：或稱「蘇達多」，意譯「善施」。印度古代舍衛國給孤獨長者的本名，祇園的施主。，曾將金寶濟貧痾。

祇園千古留名在，長者何方伴覺羅？」

他都玩着月，緩緩而行，行近後門外，至臺上，又坐了一坐。忽聞得有啼哭之聲。三藏靜心誠聽，哭的是爺孃不知苦痛之言。他就感觸心酸，不覺淚墮，回問衆僧道：「是甚人？在何處悲切？」老僧見問，即命衆僧先回去煎茶，見無人，方纔對唐僧、行者下拜。三藏攙起道：「老院主，爲何行此禮？」老僧道：「弟子年歲百餘，略通人事。每於禪靜之間，也曾見過幾番景象見過幾番景象：指老僧道行很深，坐禪入定的時候見到許多神異的現象。例如《楞嚴經》卷八：「彼善男子修三摩提（「定」的音譯）想陰（參見第五十八回「廣會周天之種類」條注）盡者，是人平常夢想銷滅，寤寐恆一，覺明虛靜，猶如晴空，無復粗重前塵影事；觀諸世間大地山河如鏡鑑明，來無所粘，過無蹤跡。」。若老爺師徒，弟子聊知一二，與他人不同。若言悲切之事，非這位師家明辦不得。」證夾：此老僧可謂具眼。行者道：「你且說是甚事？」老僧道：「舊年今日，弟子正明性月之時性月：指心性之明淨譬如月。唐不空譯《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照見本心，湛然清淨，猶如滿月，光遍虛空，無所分別。」金道士劉志淵《性月》詩：「纖雲不放翳霜天，性月當空極皎然。三界十方能應現，千潭普照一時圓。」，忽聞一陣風響，就有悲怨之聲。弟子下榻，到祇園基上看處，乃是一個美貌端正之女。我問他：『你是誰家女子？爲甚到於此地？』那女子道：『我是天竺國國王的公主。因爲月下觀花，被風颳來的。』我將他鎖在一間敝空房裏，將那房砌作個監房模樣，門上止留一小孔，僅遞得碗過。當日與衆僧傳道：『是個妖邪，被我捆了。』但我僧家乃慈悲之人，不肯傷他性命。每日與他兩頓粗茶粗飯，喫着度命。那女子也聰明，即解吾意，恐爲衆僧點污，就妝風作怪，尿裏眠，屎裏臥。白日家說胡話，呆呆鄧鄧的；到夜靜處，卻思量父母啼哭。我幾番家進城乞化，打探公主之事，全然無損。故此堅收緊鎖，更不放出。今幸老師來國，萬望到了國中，廣施法力，辨明辨明，一則救援良善，二則昭顯神通也。」三藏與行者聽罷，切切在心。正說處，只見兩個小和尚請喫茶安置，遂而回去。

八戒與沙僧在方丈中，突突濃濃的道突突濃濃：嘟嘟噥噥。：「明日要雞鳴走路，此時還不來睡！」行者道：「呆子又說甚麼？」八戒道：「睡了罷，這等夜深，還看甚麼景緻。」因此，老僧散去，唐僧就寢。正是那：

人靜月沉花夢悄，暖風微透壁窗紗。

銅壺點點看三汲三汲：不詳其意。似指古代計時器漏壺而言。流水從漏壺中勻速漏出，以此定時刻；但古代由於沒有水泵，流下的水不能循環，且陳水不宜再用，所以漏壺頂部容器需要經常補水，以保持充足的水量。爲保證水質清潔，密度和成分恆定，宋沈括《浮漏議》規定：「一井不可他汲，數汲則泉濁。陳水不可再注。」三汲，當指已多次汲井補充新水，代指過去了很長時間。，銀漢明明照九華九華：宮殿名。後趙石虎建。此指王宮。。

當夜睡還未久，即聽雞鳴。那前邊行商烘烘皆起，引燈造飯。這長老也喚醒八戒沙僧，扣馬收拾，行者叫點燈來。那寺僧已先起了，安排茶湯點心，在後候敬。八戒歡喜，吃了一盤饃饃，把行李、馬匹牽出。三藏、行者對衆辭謝，老僧又向行者道：「悲切之事，在心在心。」行者笑道：「謹領謹領，我到城中，自能聆音而察理聆音察理：聽到聲音就能明察事理。，見貌而辨色也鑑貌辨色：觀察和識辨人的容貌和神色，也有見機而行的意思。。」那夥行商，哄哄嚷嚷的，也一同上了大路，將有寅時，過了雞鳴關。至巳時，方見城垣，真是鐵甕金城，神州天府。那城：

虎踞龍蟠形勢高，鳳樓麟閣彩光搖。

御溝流水如環帶，福地依山插錦標錦標：錦旗。是說此城樓牆依地勢插錦旗，一派繁華景象。與下一句對應。。

曉日旌旗明輦路，春風簫鼓遍溪橋簫鼓：簫與鼓。泛指樂奏。。

國王有道衣冠勝衣冠：衣和冠。古代士以上戴冠，故士階層以上的服裝稱衣冠。借指文明禮教。，五穀豐登顯俊豪。

當日入於東市街，衆商各投旅店。他師徒們進城，正走處，有一個會同館驛，三藏等徑入驛內。那驛內管事的即報驛丞道：「外面有四個異樣的和尚，牽一匹白馬進來了。」驛丞聽說有馬，就知是官差的聽說有馬，就知是官差的：古代驛站皆備有馬匹，供往來旅客乘坐，稱鋪馬。但使用這種鋪馬需要政府的憑證，如驛符、勘合、火牌等。官員或其他人士如僧、道等，經政府允許，發給憑證，即可使用鋪馬，稱「給驛」。故此處驛丞聽說唐僧騎馬，「就知是官差的」。《元史·釋老傳》載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上言：「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國家之制圓符，本爲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出廳迎迓。三藏施禮道：「貧僧是東土唐朝欽差靈山大雷音見佛求經的。隨身有關文，入朝照驗。借大人高衙一歇，事畢就行。」驛丞答禮道：「此衙門原設待使客之處，理當款迓。請進，請進。」三藏喜悅，教徒弟們都來相見。那驛丞看見嘴臉醜陋，暗自心驚，不知是人是鬼，戰兢兢的，只得看茶，擺齋。三藏見他驚怕，道：「大人勿驚，我等三個徒弟，相貌雖醜，心地俱良，俗謂『山惡人善』，何以懼爲！」驛丞聞言，方纔定了心性，問道：「國師，唐朝在於何方？」證夾：問得妙，纔是驛丞見識。三藏道：「在南贍部洲中華之地。」又問：「幾時離家？」三藏道：「貞觀十三年，今已歷過十四載，苦經了些萬水千山，方到此處。」驛丞道：「神僧！神僧！」三藏問道：「上國天年幾何？」驛丞道：「我敝處乃大天竺國，自太祖太宗傳到今，已五百餘年。現在位的爺爺，愛山水花卉，號做怡宗皇帝，證夾：自號怡宗，生而有諡，奇奇。改元靖宴改元靖宴：君主改用名爲「靖宴」的新年號紀年。這裏的太祖太宗、怡宗皇帝、改元靖宴，都是作者按照中國的政治制度虛構出來的。靖，安定。宴，喜樂，歡樂。，今已二十八年了。」三藏道：「今日貧僧要去見駕倒換關文，不知可得遇朝？」驛丞道：「好！好！正好！近因國王的公主娘娘，年登二十青春，正在十字街頭，高結綵樓，拋打繡球，撞天婚招駙馬。今日正當熱鬧之際，想我國王爺爺還未退朝。若欲倒換關文，趁此時好去。」三藏忻然要走，只見擺上齋來，遂與驛丞、行者等吃了。

時已過午，三藏道：「我好去了。」行者道：「我保師父去。」八戒道：「我去。」沙僧道：「二哥罷麼，你的嘴臉不見怎的，莫到朝門外妝胖，還教大哥去。」三藏道：「悟淨說得好，呆子粗夯，悟空還有些細膩。」那呆子掬着嘴道：「除了師父，我三個的嘴臉也差不多兒。」三藏卻穿了袈裟，行者拿了引袋同去引袋：古代一種掛在腰帶上裝文件或財物的小袋子，類似今之公文袋。。只見街坊上士農工商、文人墨客、愚夫俗子齊咳咳都道齊咳咳：齊聲兒。：「看拋繡球去也！」證夾：光景宛在目前。三藏立於道傍，對行者道：「他這裏人物衣冠，宮室器用，言語談吐，也與我大唐一般。我想着我俗家先母也是拋打繡球遇舊姻緣，結了夫婦。此處亦有此等風俗。」行者道：「我們也去看看，如何？」三藏道：「不可，不可，你我服色不便，恐有嫌疑。」行者道：「師父，你忘了那給孤布金寺老僧之言？一則去看綵樓，二則去辨真假。似這般忙忙的，那皇帝必聽公主之喜報，那裏視朝理事？且去去來。」三藏聽說，真與行者相隨，見各項人等俱在那裏看打繡球。呀！那知此去，卻是漁翁拋下鉤和線，從今釣出是非來。

話表那個天竺國王，因愛山水花卉，前年帶后妃公主在御花園月夜賞玩，惹動一個妖邪，把真公主攝去，他卻變做一個假公主。知得唐僧今年、今月、今日、今時到此，他假借國家之富，搭起綵樓，欲招唐僧爲偶，採取元陽真氣，以成太乙上仙。李旁：此一亦通。正當午時三刻，三藏與行者雜入人叢，行近樓下，那公主才拈香焚起，祝告天地。左右有五七十煙嬌繡女，近侍的捧着繡球。那樓八窗玲瓏，公主轉睛觀看，見唐僧來得至近，將繡球取過來，親手拋在唐僧頭上。唐僧着了一驚，把個毗盧帽子打歪，雙手忙扶着那球，那球轂轆的滾在他衣袖之內。證夾：此球何其善滾？大似行者所變。那樓上齊聲發喊道：「打着個和尚了！打着個和尚了！」李旁：婦人偏要打和尚。

噫！十字街頭，那些客商人等，濟濟哄哄濟濟哄哄：雜亂嘈雜的樣子。，都來奔搶繡球，被行者喝一聲，把牙傞一傞傞：同「搓」。，把腰躬一躬，長了有三丈高的個神威，弄出醜臉，唬得些人跌跌爬爬，不敢相近。霎時人散，行者還現了本像。那樓上繡女宮娥並大小太監，都來對唐僧下拜道：「貴人！貴人！請入朝堂賀喜。」三藏急還禮，扶起衆人，回頭埋怨行者道：「你這猴頭，又是撮弄我也！」行者笑道：「繡球兒打在你頭上，滾在你袖裏，幹我何事？埋怨怎麼？」三藏道：「似此怎生區處？」行者道：「師父，你且放心。便入朝見駕，我回驛報與八戒、沙僧等候。若是公主不招你便罷，倒換了關文就行；如必欲招你，你對國王說：『召我徒弟來，我要分付他一聲。』那時召我三個入朝，我其間自能辨別真假。此是『倚婚降怪之計』。」證夾：西梁國中曾用假親脫網之計，此處又用倚婚降怪之計，行者真可作軍師。唐僧無已從言，行者轉身回驛。

那長老被衆宮娥等撮擁至樓前。公主下樓，玉手相攙，同登寶輦，擺開儀從，迴轉朝門。早有黃門官先奏道：「萬歲，公主娘娘攙着一個和尚，想是繡球打着，現在午門外候旨。」那國王見說，心甚不喜；意欲趕退，又不知公主之意何如，只得含情宣入。公主與唐僧遂至金鑾殿下，正是一對夫妻呼萬歲，兩門邪正拜千秋。禮畢，又宣至殿上，開言問道：「僧人何來，遇朕女拋球得中？」唐僧俯伏奏道：「貧僧乃南贍部洲大唐皇帝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拜佛求經的。因有長路關文，特來朝王倒換。路過十字街綵樓之下，不期公主娘娘拋繡球，打在貧僧頭上。貧僧是出家異教之人，怎敢與玉葉金枝爲偶！萬望赦貧僧死罪，倒換關文，打發早赴靈山，見佛求經，回我國土，永注陛下之天恩也！」國王道：「你乃東土聖僧，正是『千里姻緣使線牽』。證夾：還少說了十萬七千。寡人公主，今登二十歲未婚，因擇今日年月日時俱利，所以結綵樓拋繡球，以求佳偶。可可的你來拋着，朕雖不喜，卻不知公主之意如何。」那公主叩道：「父王，常言『嫁雞逐雞，嫁犬逐犬』嫁雞逐雞，嫁犬逐犬：此是古代俗語，並且是女子道德的一條重要的準繩。《埤雅》：「嫁雞，與之飛；嫁狗，與之走。」又，唐·杜甫詩《新婚別》：「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腸。」又，宋·莊綽《雞肋編》卷下：「杜少陵《新婚別》雲：『雞狗亦得將』，世謂諺雲『嫁得雞，逐雞飛；嫁得狗，逐狗走。』之語也。」。李旁：和尚是雞犬。女有誓願在先，結了這球，告奏天地神明，撞天婚拋打。今日打着聖僧，即是前世之緣，遂得今生之遇，豈敢更移？願招他爲駙馬。」國王方喜，即宣欽天監正臺官選擇日期，一壁廂收拾妝奩，又出旨曉諭天下。三藏聞言，更不謝恩，只教：「放赦！放赦！」國王道：「這和尚甚不通理。朕以一國之富，招你做駙馬，爲何不在此享用，念念只要取經！再若推辭，教錦衣官校推出斬了！」長老唬得魂不附體，只得戰兢兢叩頭啓奏道：「感蒙陛下天恩，但貧僧一行四衆，還有三個徒弟在外，今當領納，只是不曾分付得一言。萬望召他到此，倒換關文，教他早去，不誤了西求之意。」國王遂准奏道：「你徒弟在何處？」三藏道：「都在會同館驛。」隨即差官召聖僧徒弟領關文西去，留聖僧在此爲駙馬，長老只得起身侍立。有詩爲證：

大丹不漏要三全三全：指全精、全氣、全神，精氣神充足飽滿，是修習內丹的基本功。，苦行難成恨惡緣。

道在聖傳修在色，善由人積福由天。

休逞六根之貪慾，頓開一性本來原。

無愛無思自清淨，管教解脫得超然。

當時差官至會同館驛，宣召唐僧徒弟不題。卻說行者自綵樓下別了唐僧，走兩步，笑兩聲，喜喜歡歡的回驛。八戒、沙僧迎着道：「哥哥，你怎麼那般喜笑？師父如何不見？」行者道：「師父喜了。」八戒道：「還未到地頭，又不曾見佛取得經回，是何來之喜？」行者笑道：「我與師父只走至十字街綵樓之下，可可的被當朝公主拋繡球打中了師父，師父被些宮娥、綵女、太監推擁至樓前，同公主坐輦入朝，招爲駙馬，此非喜而何？」八戒聽說，跌腳捶胸道：「早知我去好來！都是那沙僧憊懶！你不阻我阿，我徑奔綵樓之下，一繡球打着我老豬，那公主招了我，卻不美哉，妙哉！俊刮標緻，停當，大家造化耍子兒，何等有趣！」李旁：市井之談，亦自有趣。證夾：老呆忽朵頤禁臠，大有癩蝦蟆之意。沙僧上前，把他臉上一抹道：「不羞！不羞！好個嘴巴姑子嘴巴姑子：即「嘴巴骨子」。嘴臉。清佚名《第一奇女》六十四回：「奸相只得答應一聲，強打精神，一步一步上金階，在駕前拜倒。天子見他這一副嘴巴骨子，早已明白。」！『三錢銀子買個老驢，自誇騎得三錢銀子買個老驢，自誇騎得：比喻自己的東西本來不好，反而要自吹自擂。！』要是一繡球打着你，就連夜燒退送紙也還道遲了燒退送紙：舊俗把作祟的鬼神驅退送走，需要燒紙。《金瓶梅詞話》四十八回：「劉婆子看了說：『哥兒着了些驚氣入肚，又路上撞見五道將軍。不打緊，買些紙兒退送退送就好了。』」，敢惹你這晦氣進門！」八戒道：「你這黑子不知趣。醜自醜，還有些風味。自古道：皮肉粗糙，骨格堅強，各有一得可取。」行者道：「呆子莫胡談！且收拾行李。但恐師父着了急，來叫我們，卻好進朝保護他。」八戒道：「哥哥又說差了。師父做了駙馬，到宮中與皇帝的女兒交歡，又不是爬山蹱路，遇怪逢魔，要你保護他怎的！他那樣一把子年紀，豈不知被窩裏之事，要你去扶揝？」行者一把揪住耳朵，輪拳罵道：「你這個淫心不斷的夯貨！說那甚胡說！」

正吵鬧間，只見驛丞來報道：「聖上有旨，差官來請三位神僧。」八戒道：「端的請我們爲何？」驛丞道：「老神僧幸遇公主娘娘打中繡球，招爲駙馬，故此差官來請。」行者道：「差官在那裏？教他進來。」那官看行者施禮。禮畢，不敢仰視，只管暗念誦道：「是鬼，是怪？是雷公，夜叉？」行者道：「那官兒，有話不說，爲何沉吟？」那官兒慌得戰戰兢兢的，雙手舉着聖旨，口裏亂道：「我主公有請會親，我主公會親有請！」李旁：如畫。八戒道：「我這裏沒刑具，不打你，你慢慢說，不要怕。」行者道：「莫成道怕你打？怕你那臉哩！快收拾挑擔牽馬進朝，見師父議事去也！」這正是：

路逢狹道難迴避，定教恩愛反爲仇。

畢竟不知見了國王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了性之後，必須了命，方可以脫得生死，則是性命必須雙修也明矣。獨是金液大丹之道，即一陰一陽之道，乃系從有爲而入無爲，以無相而生實相；有火候，有法竅；有順運，有逆行；有刻漏，有交銖；有真有假，有真中之假，有假中之真；有真中之真，有假中之假；有外陰陽之真假，有內陰陽之真假；一毫不知，難以成丹。故此回合下二回，仙翁大露天機，指出成仙作佛密祕，爲聖爲賢根苗，學者急宜於天竺國打透消息，得師一訣，完成大道，是不難耳。

篇首詩云：「起念斷然有愛，留情必定生災。」言情愛之念，最易迷人，急須斷滅，不得起之留之，自取其禍也。「靈明何事辯三臺，行滿自舊元海。」言靈明之真性，統攝先天之精氣神，上應三臺之星，最不易辨；非有非無，非色非空；亦非後天所有之物。所謂身外身者，是必須八百之行，三幹之功，以法追攝於一個時辰內；三家相見，凝而爲一黍之珠；如衆水朝宗，而歸元海矣。「不論成仙作佛，須從個裏安排。」言自古及今，仙佛聖賢，莫不從陰陽生身之處，下手安排，還元返本也。「清清淨淨絕塵埃，果正飛昇上界。」言性命俱了，萬線俱化，脫出陰陽，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而超升上界，名登紫府矣。雖然此等原因，說之最易，解之最難，倘強解之，不知者反疑修心，若果修心，則空空一心，有何實際？焉能超凡入聖，而成天下希有之事乎？

「行者對三藏道：『你好是又把烏巢禪師《心經》忘記了。』三藏道：『《般若心經》，我那一日不念？』行者道：『只是念得，不曾求那師父解得。』三藏道：『猴頭，怎說我不曾解的，你解得麼？』行者道：『我解得。』自此再不作聲。」夫大道無聲無臭，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不可以言形，不可以筆書。倘曰《心經》解得，則所解者是心，殊失古人非心非佛之旨。只可口唸得，不可口解得。行者道：「我解得，自此再不作聲。」此不解之解，而已明解出來也。昔達摩西歸，問衆人各所得，衆俱有陳，惟二祖挺立未發一語，達摩獨許其得髓。太虛真人常雲：「他人說得行不得，我們行得說不得。」與行者說「我解得，再不作聲」同一機關。特以此等天機，諸天所祕，得之者頓超彼岸，立躋聖位，須要明師口口相傳，心心相授，並非世間禪和子聽過講經，應佛僧見過說法，弄虛頭，裝架子，所能曉得解得者。三藏道：「悟空解得，是無言語文字，乃是真解。」豈虛語哉？夫此無言語文字，系我佛教外別傳之妙旨，非一己孤修之事，乃人找共濟之道，至尊至貴，必須善舍其財。虛已求人而後得。若給孤獨長者，以金磚鋪地，買的祗園，方能請的世尊說法，即仙真所謂「凡俗欲求天上事，用時須要世間財。若他少行多慳吝，千萬神仙不肯來。」說到此處，法財兩用，不着於色，不着於空，諸天及人，皆當驚疑，天下多少斯文，肚裏空空老，安能知此？

「寺僧問起東土來因，三藏說到古蹟，才問布金寺名之由。」凡以問由東而西。取真經之來因耳；由東而西，取經之來因，即給孤獨長者，金磚買的祗園，請佛說法之來因，此外別無來因。這個來因，非可自知，必要師傳，若遇真師時雨之化，露出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則一得永得，造化在手，可以立證菩提，故曰：「話不虛傳果是真。」夫修真之道，特患不得真傳耳，果得真傳，如金雞三唱，驚醒夢中之人。「始悟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盡是差。」

可以過的百腳山，不在毒心腸上用功夫。而知非心非佛，即心即佛，別有個似心非心之妙旨，明明朗朗，不偏不倚者在也。

「此時上弦月皎」，正指明初八，金水平分，月到天心處之時。「三藏與行者步月閒行，又見個道人來報道：『我們老師爺來到矣，要見中華人物。』」當金水平分之時，有無相入，陰陽兩當，不偏不簡之謂中，其中有穀神在焉，不得閒步閒行，有失大道來因，而當面錯過。天中之月華，所謂「穀神不死是謂玄牝」也。「老僧引唐僧在給孤園臺上坐一坐，忽聞得有啼哭之聲。三藏澄心靜聽，哭的是『爹孃不知苦痛』之言。」夫此爹孃不知之苦痛，非澄心靜聽不能知，非坐一坐不能聞，非在給孤獨園坐，亦不能聞。「給孤獨」者，有陰有陽之處，「坐」者，二人同土之象。言陰陽相合，彼此如一，方能聽出這般痛苦之聲，所謂「要得穀神長不死，須憑玄牝立根基」也。這個穀神不死之祕，即是非心之心，所謂天心。這個天心，不從聲色中得，乃自虛無中來。

其曰：「每天禪靜之間，也曾見過幾番景象，若老爺師徒弟子一見，便知與他人不同。所言悲切之事，非這位師家明辨不得。」悲者，非心。切者，實切。言此非人心，而天心實切之事，非禪靜觀察者不能見，不能知；非具火眼金睛者不能明，不能辨。只可自知，不可明言；只可默會，不可作聲。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心而不可解，非心而實難解也。

「去年今日，正明性月之時，忽聞一陣風響，就有悲切之聲。」即邵子所云：「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也。「祗園基上一個美貌端正之女」，此即世尊傳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即道光所謂「嬌如西子離金闕，美似楊妃下玉樓」也。「女子是天竺國公主，因月下觀花，被風颳來，老僧鎖在空房，恐衆僧玷污，詐傳妖邪，每日兩頓粗飯度命。」「天」者二人，「竺」者，兩個。言此悲切之事，從陰陽風月中來。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即色即空，乃度命之物，非一切愚僧所可妄想貪求而得，即《悟真篇》所謂「恍惚之中尋有象，杳冥之內覓真精。有無從此自相入，未見如何想得成」也。

噫！此等來因，似聰明而非聰明，不可以聰明解，若以聰明解，即是玷污聖道，而着於色；似呆怔非呆怔，不可以呆怔求，若以呆怔求，即是裝瘋說鬼話，而着於空。即佛祖所謂「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見如來」也。蓋如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非色非空，而亦即色即空，系父母未生身以前之道，苟不到夜靜亥末子初，而未可知的爹孃不知痛苦之事。何則？積陰之下，地雷震動，天地生物之心，於此始見；父母生身之道，於此始著。知的生身之處，方知的未生身之處。未生身之處，「無名天地之始」也；方生身之處，「有名萬物之母」也。「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這個門，不着於有象，不落於空亡，須要布金寺長老親口傳來，還要在天竺國廣施法力。不得長老之傳，則悲切不知；不以法力而施，則真假難辨。「一則救援良善」，上德者以道全其形，無爲而了性；「二則昭顯神通」，下德者以求延其命，有爲而了命。有無一致，不二法門，性命雙修，一以貫之。說法說到此處，纔是打開心中門戶，識得陰陽宗祖，不執心爲道，真教外別傳之妙道，無言語文字之真解，聽之者可以切切在心，而不落於空亡矣。

「老僧回去，唐僧就寢，睡還未久，即聽雞鳴。」總以在陰極生陽處指點學人。詩中「銅壺點點看三漏，銀漢明明照九華」。真空不離妙有，妙有不礙真空，非心切實，正在於此。「臨行老僧又叮嚀：『悲切之事，在心！在心！』行者道；『謹領！謹領！』」金丹大道，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反覆叮嚀，使人急須於心中，辨別出個非心切實大事，方可用心以行道，不至執心以爲道。「謹領！謹領」者，知之真而見之確，心領神悟，非於語言中求之，即與前曰：「我解得，自此再不作聲」者，同一機括。

「師徒們進天竺國，宿於會同館驛」。此處「會同」大有妙意，前朱紫國「會同」，是言世法不明，過不得朱紫，即與唐王因斬涇龍而遊地獄者相同。今天竺國「會同」，是言道法未知，過不得天竺，即與唐僧在長安初領關文，而未動身者相同，所以謂「會同」。唐僧貞觀十三年起程，已歷過十四年，是共計二十七年，已過至二十八年矣。國王靖宴登基二十八年，以見靖宴即貞觀，天竺國即長安城。過天竺國，即是出長安西天取經；未過天竺國，仍是長安局面。雖經過十四載，與貞觀十三年時無異，終是虛度歲月，是亦貞觀十三年而已，何濟於事？此所以謂「會同」也。然猶有「會同」者，貞觀十三年爲唐僧出身之時，又爲唐僧起腳之時，又爲天竺施法之時。蓋施法而救真除假，方爲腳踏實地功夫，腳踏實地工夫仍須在生身受氣處求之，此「會同」之中而又「會同」者。故唐僧聞街坊人亂道，看拋繡球，即對行者道：「我先母也是拋打繡球，巧遇姻緣，結了夫婦，此處亦有此等風俗。」

「繡」者，五彩之色，「球」者，太極之象。太極動而生陰陽，陰陽交感而五行備，爲生天生地生人之妙道，即生身受氣之來因。這個陰陽交感之風俗，自古及今，凡有情之物，無不在此中而來。獨是陰陽有先天后天之分，先天陰陽，在未生身以前；後天陰陽，在既生身以後。生身以前者爲真，生身以後者爲假。愚夫俗子，只知後天陰陽，着於色身而作假夫妻，以生人生物；志士丈夫，惟知先天陰陽，修持法身，而合真夫妻，以生佛生仙。雖其理相同，而聖凡各別，真假迥異，此真假不可不辨者。

「三藏恐有嫌疑，行者道：『你忘了老僧之言，一則去看綵樓，二則去辨真假。』三藏聽說，果與行者同去。」大道以知行爲全能，知所以明理，行所以成道。惟知始可以行，惟行方能全知，知之真而行之當，一即是二，二即是一。知行並用，去辨真假，真假可辨矣。故仙翁於此處道：「呀！那知此去，即是漁翁拋下鉤和線，從今釣出是非來。」豈不慈悲之至？讀者多將此二句錯解，以爲妖精拋下鉤和線，唐僧闖入，釣出是非來。此等解說，大錯！大錯！唐僧在布金寺，蒙老僧說明悲切之事，早已拋下鉤和線矣。行者欲看採樓，去辨真假，是從今鉤出是非來也。釣出是非，正以能辨真假，真假即是非，是非一出，真假立辨。如此解去，是非可知，天下同道者不知可辨得出是非否？此以下實寫釣出是非之理。

「天竺國王愛山水花卉，御花園月夜賞玩。」是道極則返，順行陰陽造化，自明入暗也。「惹動一個妖精，把真公生攝去，他變作假公主，知唐僧今年、今月、今日、今時到此，欲招爲偶，採取元陽真氣，以成太乙上仙。」此先天一破，真者失去，假者當權，即時求偶，以陰侵陽，生中帶殺，順其所欲矣。」「正當午時三刻」，一陰發生之時也。「假公主將鏽球親手拋在唐僧頭上，滾在衣袖之內。」此不期而遇，以陰姤陽，真假相混之時。何以打着個和尚而稱爲貴人？緣督子曰：「中有一寶，祕在形山，不在心腎，而在乎玄關一竅。」貴人即中有一寶貝之象，此寶生於先天，藏於後天，本目無形無象。「拋去鏽球」，是太極一動而陰陽分；「打着和尚」，是陰陽鼓盪而二氣和。和氣燻蒸，其中隱隱又有一寶現象，即猶龍氏所謂「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杳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者，故曰貴人。惟此中有一寶之時，即先天后天真假分別之處。順之者凡，逆之者聖；凡則入於死戶，聖則開其生門。行者定「倚婚降怪」之計，於中辨別真假，真保命全形之大法門，萬劫不傳之真祕密。三豐所謂「順爲凡，逆爲仙，只在中間顛倒顛」者是也。

「女主唐僧至金鑾殿，一對夫妻呼萬歲，兩門邪正拜千秋。」此夫妻雖真，而邪正大異，不可不在心君之處辨明也。國王道：「寡人公主，今登二十歲未婚，因擇今日年、月、日、時俱利，拋球求偶。」聖人修造大丹，攢年至月，攢月至日，攢日至時，將此一時分爲六候，二候結丹，四候溫養。蓋此一時，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最爲險要，難得易失，若有一毫差錯，陰即侵陽，而真寶即喪。曰「寡人」，曰「二十歲」，曰「求偶」，俱是以陰傷陽之象。

詩云：「大丹不漏要三全，苦行難成恨惡緣。」精全氣全神全，聖胎凝結，號爲無漏真人。若着於惡緣，以假爲真，雖苦行百端，大道難成。呂祖所謂「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己待時」也。「道在聖傳修在已，德由人積福由天。」道必須真傳實授而修，還要自己出力，內外功行，一無所虧，德足以服鬼神，善足以挽天心，則福自天申矣。「休逞六根之貪慾，頓開一性本來圓。」六根門頭，頭頭放下，而無貪無慾，一靈真性，處處光明，即本原不失矣。「無愛無思自清淨，管叫解脫自超然。」外無所愛，內不起欲，自然清淨。若得清淨，脫然無慮，頓超羣思，修煉大丹是不難耳。

彼世之迷徒，不知聖賢大道，誤認陰陽爲世之男女，遂流於御女邪術，妄想以生人造化，而欲生仙，順其欲愛，出醜百端，不知羞恥，自謂知其趣味，吾不知所知者是何趣味？其必知兒女交歡，被窩裏趣味乎！噫！此等之輩，以真爲假，以假爲真，只可暗裏着鬼疑怪，肆行而無忌憚。一見正人君子，識神自首，不打自招，心驚膽戰，惟恐敗露，不覺顛倒錯亂，而無所措手足，邪行何爲哉？《悟真》雲：「饒君聰慧過顏閔，不遇真師莫強猜。只爲金丹無口訣，叫君何處結靈胎。」行者道：「莫亂談，見師父議事去也。」其提醒世人者，何其切歟！

詩曰：

非心切實有真傳，配合陰陽造化全。

竊取生身初受氣，後天之內採先天。

# 第九十四回 四僧宴樂御花園 一怪空懷情慾喜

李本總批：一謔語云：「皇帝女婿名附馬，諸侯女婿當名駙驢；到得舉人、進士女婿，只好名駙狗罷了。」因見唐僧做駙馬事，笑而書此。

《西遊》妙處，只是說假如真，令人解頤。

憺漪子曰：行者之倚婚降怪，以情以理以勢，皆不得不出於此。或曰：倘此時系真公主，則如之何？曰：是不難。假者用倚婚降怪之計，真者自有向日假親脫網之計矣。孰謂天竺國不可以西梁女國之治治之耶？

觀行者三人自敘，即三篇小傳也。三公事蹟，已屢見於全書，而此處更隱括無餘，有倫有脊，尤足令人刮目。按三公皆以悟爲名，行者之悟以超脫，似得天分者居多；八戒之悟以樸魯，似得地氣者居多；沙僧之悟以勤勉，似得人事者居多。然則三公即三才也。或以爲四象，或以爲五行，何居？曰：天下豈有三才外之四象，四象外之五行也哉？

話表孫行者三人，隨着宣召官至午門外，黃門官即時傳奏宣進。他三個齊齊站定，更不下拜。國王問道：「那三位是聖僧駙馬之高徒？姓甚名誰？何方居住？因甚事出家？取何經卷？」行者即近前，意欲上殿，旁有護駕的喝道：「不要走！有甚話，立下奏來。」行者笑道：「我們出家人，得一步就進一步。」隨後八戒、沙僧亦俱近前。長老恐他村魯驚駕，便起身叫道：「徒弟呵，陛下問你來因，你即奏上。」行者見他那師父在傍侍立，忍不住大呼一聲道：「陛下輕人重己！既招我師爲駙馬，如何教他侍立？世間稱女夫謂之『貴人』貴人：新郎的雅稱。《再生緣》第十七回：「紛紛執事排街道，蕩蕩黃羅罩貴人。」，豈有貴人不坐之理！」國王聽說，大驚失色，欲退殿，恐失了觀瞻。只得硬着膽，教近侍的取繡墩來，請唐僧坐了。行者才奏道：

「老孫祖居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父天母地，石裂吾生。證夾：八字多少身份！大有天上地下，唯我獨尊之意。曾拜至人，學成大道。復轉仙鄉，嘯聚在洞天福地。下海降龍，登山擒獸。消死名，上生籍，官拜齊天大聖。玩賞瓊樓，喜遊寶閣。會天仙，日日歌歡；居聖境，朝朝快樂。只因亂卻蟠桃宴，大反天宮，被佛擒伏。困壓在五行山下，飢餐鐵彈，渴飲銅汁，五百年未嘗茶飯。幸我師出東土，拜西方，觀音教令脫天災，離大難，皈正在瑜伽門下。舊諱悟空，稱名行者。」

國王聞得這般名重，慌得下了龍牀，走將來，以御手攙定長老道：「駙馬，也是朕之天緣，得遇你這仙姻仙眷。」三藏滿口謝恩，請國王登位。復問：「那位是第二高徒？」八戒掬嘴揚威道：

「老豬先世爲人，貪歡愛懶。一生混沌，亂性迷心。未識天高地厚，難明海闊山遙。正在幽閒之際，忽然遇一真人。半句話，解開業網；兩三言，劈破災門。當時省悟，立地投師，證夾：以混沌迷亂之人，而立地解悟如此，可見大道原不擇人。謹修二八之工夫，敬煉三三之前後「謹修二八」二句：參見第三十六回「『月色光華』以下數句」條及第一回「三三行」條注。。行滿飛昇，得超天府。荷蒙玉帝厚恩，官賜天蓬元帥，管押河兵，逍遙漢闕。只因蟠桃酒醉，戲弄嫦娥，謫官銜，遭貶臨凡；錯投胎，託生豬像。住福陵山，造孽無邊。遇觀音，指明善道。皈依佛教，保護唐僧。徑往西天，拜求妙典。法諱悟能，稱爲八戒。」

國王聽言，膽戰心驚，不敢觀覷。這呆子越弄精神，搖着頭，掬着嘴，撐起耳朵呵呵大笑。三藏又怕驚駕，即叱道：「八戒收斂！」方纔叉手拱立，假扭斯文。又問：「第三位高徒，因甚皈依？」沙和尚合掌道：

「老僧原系凡夫，因怕輪迴訪道。雲遊海角，浪蕩天涯。證夾：起念與行者相同。常得衣鉢隨身，每煉心神在舍。因此虔誠，得逢仙侶。養就孩兒養就孩兒：參見第十九回「『嬰兒奼女配陰陽』以下四句」條注。孩兒，即內丹術所謂「嬰兒」。，配緣奼女。工滿三千，合和四相合和四相：參見第七十回「『攢簇五行』四句」條注。。超天界，拜玄穹，官授捲簾大將，侍御鳳輦龍車，封號將軍。也爲蟠桃會上，失手打破玻璃盞，貶在流沙河，改頭換面，造孽傷生。幸善菩薩遠遊東土，勸我皈依，等候唐朝佛子，往西天求經果正。從立自新，復修大覺。指河爲姓，法諱悟淨，稱名沙僧。」

國王見說，多驚多喜。喜的是女兒招了活佛，驚的是三個實乃妖神。正在驚喜之間，忽有正臺陰陽官奏道：「婚期已選本年本月十三日。壬子辰良，周堂通利周堂：選擇嫁娶或納婿時間的一種方法。以夫、廚、婦、竈、弟、翁、堂、姑等字逆時針排列一圈，稱爲「周堂圖」，在此圖上按照一定的規則數日。例如預定本月初五日爲嫁娶日，則以「夫」字爲初一日，開始順數，數至初五日，遇「弟」字，則吉。上文壬子日，爲婚書所謂嫁娶吉日。，宜配婚姻。」國王道：「今日是何日辰？」陰陽官奏：「今日初八，乃戊申之日，猿猴獻果猿猴獻果：六壬占卜術語，爲吉卦。清汪寄《希夷夢海國春秋》第六回載：閭丘仲卿夜間見一青衣怪人，「疑非善類，掐指課來得『猿猴獻果』，想道：『課既無咎，應有裨益。』」今傳失物預測法，即用掐指的方法（以指節對應不同的時辰），卜得「猿猴獻果」，爲吉利。，正宜進賢納事。」國王大喜，即着當駕官打掃御花園館閣樓亭，且請駙馬同三位高徒安歇，待後安排合巹佳筵，着公主匹配。衆等欽遵，國王退朝，多官皆散不題。

卻說三藏師徒們都到御花園，天色漸晚，擺了素膳。八戒喜道：「這一日也該喫飯了。」管辦人即將素米飯、面飯等物，整擔挑來。那八戒吃了又添，添了又喫，直喫得撐腸拄腹，方纔住手。少頃，又點上燈，設鋪蓋，各自歸寢。長老見左右無人，卻恨責行者，怒聲叫道：「悟空！你這猢猻，番番害我！我說只去倒換關文，莫向綵樓前去，你怎麼直要引我去看看？李旁：這和尚委是怕陰的。如今看得好麼！卻惹出這般事來，怎生是好？」行者陪笑道：「師父說，『先母也是拋打繡球，遇舊緣，成其夫婦』。似有慕古之意，老孫才引你去。又想着那個給孤布金寺長老之言，就此檢視真假。適見那皇帝之面，略有些晦暗之色，但只未見公主何如耳。」

長老道：「你見公主便怎的？」行者道：「老孫的火眼金睛，但見面，就認得真假善惡，富貴貧窮，卻好施爲，辨明邪正。」沙僧與八戒笑道：「哥哥近日又學得會相面了。」行者道：「相面之士，當我孫子罷了。」三藏喝道：「且休調嘴！只是他如今定要招我，果何以處之？」行者道：「且到十二日會喜之時，必定那公主出來參拜父母，等老孫在傍觀看。若還是個真女人，你就做了駙馬，享用國內之榮華也罷。」三藏聞言，越生嗔怒，罵道：「好猢猻！你還害我哩！卻是悟能說的，我們十節兒已上了九節七八分了，你還把熱舌頭鐸我熱舌頭鐸我：閒言碎語議論人。？快早夾着，切莫開那臭口！再若無禮，我就唸起咒來，教你了當不得了當不得：承受不起。！」行者聽說唸咒，慌得跪在面前道：「莫念莫念！若是真女人，待拜堂時，我們一齊大鬧皇宮，領你去也。」師徒說話，不覺早已入更。正是：

沉沉宮漏，蔭蔭花香。繡戶垂珠箔箔：簾子。，閒庭絕火光。鞦韆索冷空留影，羌笛聲殘靜四方。繞屋有花籠月燦，隔空無樹顯星芒。杜鵑啼歇，蝴蝶夢長。銀漢橫天宇，白雲歸故鄉。正是離人情切處，風搖嫩柳更淒涼。

八戒道：「師父，夜深了，有事明早再議，且睡！且睡！」師徒們果然安歇一宵。夜景已題，早又金雞唱曉。五更三點，國王即登殿設朝，但見：

宮殿開軒紫氣高，風吹御樂透青霄。

雲移豹尾旌旗動豹尾：古代旗幟常以豹尾（或繪豹紋）爲裝飾。，日射螭頭玉佩搖螭頭：古代禮器、碑額、庭柱、殿階及印章等上面的螭龍頭像。螭，一種無角的龍。。

香霧細添宮柳綠，露珠微潤苑花嬌。

山呼舞蹈千官列，海晏河清一統朝。

衆文武百官朝罷，又宣：「光祿寺安排十二日會喜佳筵。今日且整春罍罍（léi）：酒器。《詩經·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朱熹注：「罍，酒器，刻爲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整春罍」意思就是整治酒席。，請駙馬在御花園中款玩。」吩咐儀制司領三位賢親去會同館少坐儀制司：明代官署名，屬於禮部管轄，主管典禮祭祀等事務。，着光祿寺安排三席素宴去彼奉陪。兩處俱着教坊司奏樂，伏侍賞春景消遲日也遲日：《詩經·豳風·七月》：「春日遲遲。」意思是春天的白晝漸漸長。後以「遲日」指春日。。八戒聞言，應聲道：「陛下，我師徒自相會，更無一刻相離。今日既在御花園飲宴，帶我們去耍兩日，好教師父替你家做駙馬。不然，這個買賣生意弄不成。」那國王見他醜陋，說話粗俗，又見他扭頭捏頸，掬嘴巴，搖耳朵，即像有些風氣風氣：同「瘋氣」。，猶恐攪破親事，只得依從，便教：「在永鎮華夷閣裏安排二席，我與駙馬同坐。留春亭上安排三席，請三位別坐。恐他師徒們坐次不便。」那呆子才朝上唱個喏，叫聲多謝，各各而退。又傳旨教內宮官排宴，着三宮六院后妃與公主上頭上頭：指爲女子束髮插笄，預備成親。，就爲添妝餪子餪（nuǎn）子：女嫁後三日，母家或親戚饋送食品或辦酒祝賀。，以待十二日佳配。

將有巳時前後，那國王排駕，請唐僧都到御花園內觀看。好去處：

徑鋪彩石，檻鑿雕欄。徑鋪彩石，徑邊石畔長奇葩；檻鑿雕欄，檻外欄中生異卉。夭桃迷翡翠，嫩柳閃黃鸝。步覺幽香來袖滿，行沾清味上衣多。鳳台龍沼，竹閣松軒。鳳台之上，吹簫引鳳來儀鳳來儀：語出《尚書·益稷》：「鳳皇（凰）來儀。」意爲鳳凰來舞而有容儀，古人認爲這是一種瑞應。；龍沼之間，養魚化龍而去養魚化龍：魚化龍也是古代傳說。唐·李肇《國史補》卷下：「舊時春水時至，魚登龍門，有化龍者。」又《太平御覽》九三引辛氏《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鱉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也。」這裏也是用傳說美譽宮中池沼，養了能化龍的大魚。。竹閣有詩，費盡推敲裁白雪白雪、珠玉：皆美稱「竹閣」中的詩文。；松軒文集，考成珠玉注青編「竹閣有詩」四句：意爲：在竹閣松軒裏，費盡推敲的心機，寫成陽春白雪般的詩句；著成珠玉般的文字，並整理成書。白雪，即「陽春白雪」，喻指高雅的詩詞。考成，製成，完成。青編，用青絲聯綴成的竹簡書。泛指古代史冊。《類說》卷二引晉習鑿齒《襄陽耆舊傳·楚王冢》記齊建元中，有盜墓者掘楚王墓，「獲玉鏡、玉屐，又得古書青絲簡編」。。假山拳石翠，曲水碧波深。牡丹亭，薔薇架，疊錦鋪絨；茉藜檻，海棠畦，堆霞砌玉。芍藥異香，蜀葵奇豔。白梨紅杏鬥芳菲，紫蕙金萱爭爛熳。麗春花、木筆花木筆：花名，即辛夷。、杜鵑花，夭夭灼灼；含笑花、鳳仙花、玉簪花，戰戰巍巍。一處處紅透煙脂潤，一叢叢芳濃錦繡圍。更喜東風回暖日，滿園嬌媚逞光輝。

一行君王幾位，觀之良久。早有儀制司官邀請行者三人入留春亭，國王攜唐僧上華夷閣，各自飲宴。那歌舞吹彈，鋪張陳設，真是：

崢嶸閶闔曙光生閶闔：傳說中的天門，代指京都的宮門或城門。《楚辭·離騷》：「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漢王逸注：「閶闔，天門也。」，鳳閣龍樓瑞靄橫。

春色細鋪花草繡，天光遙射錦袍明。

笙歌繚繞如仙宴，杯斝飛傳玉液清。

君悅臣歡同玩賞，華夷永鎮世康寧。

此時長老見那國王敬重，無計可奈，只得勉強隨喜，誠是外喜而內憂也。坐間見壁上掛着四面金屏，屏上畫着春夏秋冬四景，皆有題詠，皆是翰林名士之詩。《春景詩》曰：

周天一氣轉洪鈞洪鈞：指天。鈞是製作陶器用的轉輪，洪鈞即大鈞。古人認爲上天生育萬物，就像製陶器的轉輪那樣製作器皿。，大地熙熙萬象新。

桃李爭妍花爛熳，燕來畫棟疊香塵。」

《夏景詩》曰：

薰風拂拂思遲遲，宮院榴葵映日輝。

笛玉音調驚午夢，芰荷香散到庭幃芰荷：指菱葉與荷葉。。

《秋景詩》曰：

金井梧桐一葉黃，珠簾不卷夜來霜。

燕知社日辭巢去社日：古代祭奠社神的日子，分春社和秋社，日子分別在立春、立秋後的第五個戊日。詳見前注。，雁折蘆花過別鄉。

《冬景詩》曰：

天雨飛雲暗淡寒，朔風吹雪積千山。

深宮自有紅爐暖，報道梅開玉滿欄。

那國王見唐僧恣意看詩，便道：「駙馬喜玩詩中之味，必定善於吟哦。如不吝珠玉珠玉：喻指詩文。，請依韻各和一首如何？」長老是個對景忘情，明心見性之意。見國王欽重，命和前韻，他不覺忽談一句道：「日暖冰消大地鈞鈞：這裏是均衡、均勻的意思。《詩經·大雅·生民》：「四鍭既鈞。」指四支箭配重均勻。。」李旁：說假事，宛如真事。國王大喜，即召侍衛官：「取文房四寶，請駙馬和完錄下，俟朕緩緩味之。」長老忻然不辭，舉筆而和。和《春景詩》曰：

日暖冰消大地鈞，御園花卉又更新。

和風膏雨民沾澤，海晏河清絕俗塵。

和《夏景詩》曰：

鬥指南方白晝遲，槐雲榴火斗光輝。

黃鶯紫燕啼宮柳，巧轉雙聲入絳幃。

李旁：駙馬事雖不工，然無和尚氣，亦可取也。

和《秋景詩》曰：

香飄橘綠與橙黃，松柏青青喜降霜。

籬菊半開攢錦繡，笙歌韻徹水雲鄉笙歌：和着笙唱歌，泛指奏樂唱歌。。

和《冬景詩》曰：

瑞雪初晴氣味寒，奇峯巧石玉團山。

爐燒獸炭煨酥酪，袖手高歌倚翠欄。

國王見和大喜，稱唱道：「好個『袖手高歌倚翠欄』！」遂命教坊司以新詩奏樂，盡日而散。證夾：如此寵遇，何異太白之沉香亭！但詩不堪與《清平調》作補，奈何？行者三人在留春亭亦盡受用，各飲了幾杯，也都有些酣意。正欲去尋長老，只見長老已同國王一閣。八戒呆性發作，應聲叫道：「好快活！好自在！今日也受用這一日了！卻該趁飽兒睡覺去也！」沙僧笑道：「二哥忒沒修養。這氣飽飫氣飽飫（yù）：肚子過飽。，如何睡覺？」八戒道：「你那裏知道，俗語云『吃了飯兒不挺屍，肚裏沒板脂哩』吃了飯兒不挺屍，肚裏沒板脂：意思是吃了飯要趕緊躺下睡覺，肚子裏才能積累起油脂來。這是古代人們普遍營養不良時流傳的諺語。。」

唐僧與國王相別，只謹言，只謹言。既至亭內，嗔責他三人道：「汝等越發村了！這是甚麼去處，只管大呼小叫！倘或惱着國王，卻不被他傷害性命？」八戒道：「沒事！沒事！我們與他親家禮道的親家禮道：有婚姻親戚的關係。，他便不好生怪。常言道：『打不斷的親，罵不斷的鄰。』大家耍子，怕他怎的？」長老叱道，教：「拿過呆子來，打他二十禪杖！」行者果一把揪翻，長老舉杖就打，呆子喊叫道：「駙馬爺爺，饒罪！饒罪！」傍有陪宴官勸住，呆子爬將起來，突突囔囔的道：「好貴人，好駙馬！親還未成，就行起王法來了！」行者侮着他嘴道：「莫胡說！莫胡說！快早睡去。」他們又在留春亭住了一宿。到明早，依舊宴樂。

不覺樂了三四日，正值十二日佳辰。有光祿寺三部各官回奏道：「臣等自八日奉旨，駙馬府已修完，專等妝奩鋪設。合巹宴亦已完備，葷素共五百餘席。」國王心喜，正欲請駙馬赴席，忽有內宮官對御前啓奏道：「萬歲，正宮娘娘有請。」國王遂退入內宮，只見那三宮皇后，六院嬪妃，引領着公主，都在昭陽宮談笑。真個是花團錦簇，那一片富麗妖嬈，真勝似天堂月殿，不亞於仙府瑤宮。有《喜會佳姻》新詞四首爲證。

《喜詞》雲：

喜！喜！喜！忻然樂矣！結婚姻，恩愛美。巧樣宮妝，嫦娥怎比。龍釵與鳳釵，豔豔飛金縷。櫻脣皓齒朱顏，嫋娜如花輕體。錦重重，五彩叢中；香拂佛，千金隊裏。

《會詞》雲：

會！會！會！妖嬈嬌媚。賽毛嬙毛嬙：古代美女名。據說是越王的寵妃。《莊子·齊物論》：「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欺楚妹楚妹：指巫山神女，相傳是赤帝的女兒，名瑤姬，據說曾和楚襄王幽會。參見第六十回「暮雨朝雲」條注。。傾國傾城傾國傾城：形容女子美貌，能使一城、一國傾倒。典出《漢書·外戚傳》：「孝武李夫人，本以娼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日：『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再難得。』上嘆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邑王。」，比花比玉。妝飾更鮮妍，釵環多豔麗。蘭心蕙性清高蘭心蕙性：形容女子高潔雅靜。蘭與蕙都是香草，有君子的雅稱。宋代詞人柳永《玉女搖仙佩》詞：「蘭心蕙性，枕前言下，表餘深意。」，粉臉冰肌榮貴。黛眉一線遠山微遠山：《西京雜記》卷二稱卓文君貌美，「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後用「遠山」形容女子秀麗的眉毛。，窈窕嫣共攢錦隊。

《佳詞》雲：

佳！佳！佳！玉女仙娃。深可愛，實堪誇。異香馥郁，脂粉交加。天台福地遠，怎似國王家。笑語紛然嬌態，笙歌繚繞喧譁。花堆錦砌千般美，看遍人間怎若他。

《姻詞》雲：

姻！姻！姻！蘭麝香噴。仙子陣，美人羣。嬪妃換彩，公主妝新。雲鬢堆鴉髻，霓裳壓鳳裙。一派仙音嘹亮，兩行朱紫繽紛。當年曾結乘鸞信乘鸞：漢劉向《列仙傳·蕭史》載，春秋時秦國有蕭史，善於吹簫，秦穆公的女兒弄玉喜歡他，並嫁給了他，蕭史教弄玉學吹簫模擬鳳鳴，引來了鳳凰，夫婦乘鳳凰昇天而去。，今朝幸喜會嘉姻。

卻說國王駕到，那后妃引着公主，並綵女、宮娥都來迎接。國王喜孜孜，進了昭陽宮坐下。后妃等朝拜畢，國王道：「公主賢女，自初八日結綵拋球，幸遇聖僧，想是心願已足。各衙門官又能體朕心，各項事俱已完備。今日正是佳期，可早赴合巹之宴，不要錯過時辰。」那公主走近前，倒身下拜，奏道：「父王，乞赦小女萬千之罪。有一言啓奏：這幾日聞得宮官傳說，唐聖僧有三個徒弟，他生得十分醜惡，小女不敢見他，恐見時必生恐懼。萬望父王將他發放出城方好，不然驚傷弱體，反爲禍害也。」國王道：「孩兒不說，朕幾乎忘了，果然生得有些醜惡，連日教他在御花園裏留春亭管待。趁今日就上殿，打發他關文，教他出城，卻好會宴。」公主叩頭謝了恩，國王即出駕上殿，傳旨：「請駙馬共他三位。」

原來那唐僧捏指頭兒算日子，熬至十二日，天未明，就與他三人計較道：「今日卻是十二了，這事如何區處？」行者道：「那國王我已識得他有些晦氣，還未沾身，不爲大害；但只不得公主見面，若得出來，老孫一覷，就知真假，方纔動作。你只管放心。他如今一定來請，打發我等出城，你自應承莫怕。我閃閃身兒就來，緊緊隨護你也。」師徒們正講，果見當駕官同儀制司來請。行者笑道：「去來，去來，必定是與我們送行，好留師父會合。」八戒道：「送行必定有千百兩黃金白銀，我們也好買些人事回去人事：送人的禮物。。到我那丈人家，也再會親耍子兒去耶。」沙僧道：「二哥箝着口，休亂說，只憑大哥主張，」

遂此將行李、馬匹，俱隨那些官到于丹墀下。國王見了，教請行者三位近前道：「汝等將關文拿上來，朕當用寶花押交付汝等，外多備盤纏，送你三位早去靈山見佛，若取經回來，還有重謝。留駙馬在此，勿得懸念。」行者稱謝，遂教沙僧取出關文遞上。國王看了，即用了印，押了花字，又取黃金十錠，白金二十錠，聊達親禮。八戒原來財色心重，即去接了。證夾：此項黃白之物，後來作何支銷？行者朝上唱個喏道：「聒噪！聒噪！」便轉身要走，慌得個三藏一轂轆爬起，扯住行者，咬響牙根道：「你們都不顧我就去了！」行者把手捏着三藏手掌，丟個眼色道：「你在這裏寬懷歡會，我等取了經，回來看你。」那長老似信不信的，不肯放手。多官都看見，以爲實是相別而去。早見國王又請駙馬上殿，着多官送三位出城，長老只得放了手上殿。

行者三人同衆出了朝門，各自相別。八戒道：「我們當真的走哩？」行者不言語，只管走。至驛中，驛丞接入，看茶，擺飯。行者對八戒、沙僧道：「你兩個只在此，切莫出頭。但驛丞問甚麼事情，且含糊答應，莫與我說話，我保師父去也。」

好大聖，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即變作本身模樣，與八戒沙僧同在驛內，真身卻幌的跳在半空，變作一個蜜蜂兒，其實小巧。但見：

翅黃口甜尾利，隨風飄舞顛狂。

最能摘蕊與偷香，度柳穿花搖盪。

辛苦幾番淘染淘染：淘汰去除雜質，此指蜜蜂釀蜜。染，指蜜蜂將花粉沾於身上。，飛來飛去空忙。

釀成濃美自何嘗，只好留存名狀只好留存名狀：謂蜜蜂並不曾喫到自己釀的蜜，只將空名留傳於世。名狀，名稱與形狀。。

你看他輕輕的飛入朝中。遠見那唐僧在國王左邊繡墩上坐着，愁眉不展，心存焦燥。竟飛至他毗盧帽上，悄悄的爬及耳邊，叫道：「師父，我來了，切莫憂慮。」這句話，只有唐僧聽見，那夥凡人莫想知覺。唐僧始覺心寬。不一時，宮官來請道：「萬歲，合巹嘉筵已排設在鳷鵲宮中，娘娘與公主俱在宮伺候，專請萬歲同貴人會親也。」國王喜之不盡，道：「同駙馬進宮而去。」正是那：

邪主愛花花作禍，禪心動念念生愁。

畢竟不知唐僧在內宮怎生解脫，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已提明生前之來因，與生身之來因，而猶未言其如何是生身之前，如何是生身之後。故此回細發明其奧妙，使學者深悟細參耳。

「行者三人見了國王，齊齊站定。」是三人同志，切須防危，即上回「大丹不漏要三全」之妙旨。國王問道：「姓甚名誰，何方居住？因甚事出家，取何經卷？」此問其來因也。故唐僧道：「陛下問你來因。」夫此來因，豈易知哉？本之於父母未生之前，受之於父母既生之後。生身以前，有生身以前之來因；生身以後，有生身以後之來因。非心而實切，以前之來因；求偶而假合，以後之來因。以後之來因不易辨，以前之來因更不易知。亙古聖賢，歷代祖師，口口相傳，心心相接；使學者既知其生身之來因，復知其未生身之來因；自卑登高，下學上達；期造於形神俱妙之地而後已。行者笑道：「我們出家人，得一步進一步。」誠有然者。

獨是得一步進一步之事業，非一己孤修，乃人我共濟，倘只知有己，不知有人，而金丹難成，故行者見師父侍立在旁，大叫一聲道：「陛下輕人輕己，既招我師爲駙馬，如何叫他侍立？世間稱女夫謂之貴人，豈有貴人不坐之理產「侍」者，一「人」、「寸」、「土」而成字。「坐」者，二「人」共土而成字。土者，意也。侍則一人一意，一己之陰也；坐則二人合意，彼此扶持也。一己之陰，則隔礙不通，而孤陰不生；彼此扶持，則陰陽得類，而中有一寶。一女一夫，稱爲貴人，一陰一陽中有一寶，未有求貴人而不坐，侍立之理？此等來因，一經叫出，諸天及人，皆當驚疑。國王大驚失色，亦何足怪？「取繡墩請唐僧坐了。」「繡」者，五色之物。「墩」者，敦厚其中。陰陽相當，四象和合，歸於中央，五行攢族，金丹之象。

三徒各道本身始終，是言先後天陰陽五行，有爲無爲之來因也。此來因猶所易知者，以其五行分而言之，尚未合而論之，而真假未辨明也。「正在恍惚之間，忽有陰陽官奏道：『婚期已定，本年本月十二日壬子良辰，周堂通利，宜配婚姻。今日初八，乃戊申之日，猿猴獻果。』」《悟真》雲：「女子着青衣，郎君披素練，見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見。恍惚裏相逢，杳冥中有變。」蓋以恍惚杳冥之中，正陰陽均平，初八《兌》金，上弦金八兩，水中之金。曰「戊申」者，戊爲陽土，申爲陽金，以明水中金，爲先天至陽之物，此未生身以前，真陰陽五行之來因也。「十二日王子」，天壬地癸，陰陽不期而遇，鉛遇癸生，已有《夬》中藏《姤》之象。故曰「婚期已定，周堂通利，宜配婚姻」。「婚」乃女之昏，「姻」乃女之因，週而復始，其將欲求姤乎！「三藏師徒都在御花園。」陽極生陰，陰陷其陽，仍取姤義。此即生身後，假陰陽五行之來因也。

行者道：「你說先母也是拋打繡球，遇緣成其夫婦，似有慕古之意，老孫才引你去。又想着布金寺長老之言，就此探視真假。」金丹之道，須於生我處窮其源，於死我處返其本，非後天無以返先天，非通《姤》難以復真陽，古人所謂「無情難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亦無種，無性亦無生。」此即辨真假之來因也。故曰：「見面就認得真假善惡，卻好施爲，辨明邪正。」不見面則真假善惡未出，而邪正未可即辨，亦未可即明。然真假善惡，在於王宮宥密之處，如何能見面？是有法焉，若倚婚會喜，不待強求，自然見面。

「國王攜唐僧鎮華閣同坐，叫行者三人在留春亭別坐，鋪張陳設，富麗真不可言。長老無計可奈，只得勉強遂喜，誠是外喜而內憂。」當陰將侵陽之時，真者早有遠離之勢，假者已有暗來之兆，盈虛消長，天運自然之數，亦人之無可如何者。然氣數由天，雖難以遏留，而道義在我，猶可以栽變，須當以真金自處，固守原本，萬不可以富貴迷心，美色留意，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也。何則？春夏秋冬，如白駒過隙，而歲不我與；歌舞詩酒，盡苦中作樂，而何可認其？若不知戒懼，逐境遷流，自在快樂，只圖受用，失於修養，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其不爲陰陽所規弄，而傷害性命者幾希。

更有世間一等呆子，不曉「中有一寶」之妙旨，陰陽交感之天機，誤認爲男女房中之物，以苦惱作親家，以貪嗔爲鄰友，以耍子爲禮道，自恃採取之能，沒事不怕，妄想在他人幻皮囊上討饒接命，以成好事。如此之好，不可謂之作仙貴人之好，只可謂之作孽駙馬之好。抑知親還未作，良心早喪，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報應分明就在眼前乎』古仙所云：「若說三峯採戰，直叫九祖沉淪。」即此之謂歟！

「三藏叫拿呆子，要打禪杖，行者捂八戒嘴，叫莫亂說。」一切迷徒，可以自悟。仙翁於採取門戶，不妨於本傳中重複言者，總示陰陽之道，非世間男女之說，別有來因，而不可認假爲真，其慈悲爲何如？乃人意有迷而不悟，反竊取仙翁法言，以證採取邪術者，雖仙翁亦無如之何也。提綱「四僧晏樂御花園」，即批此採取邪徒，偷聖賢大道，而入貪花好色之地，可不戒哉？

「昭陽宮真個是花團錦簇，那一片富麗嬌嬈，勝似天宮月殿，不亞仙府瑤宮，有喜會佳姻，新詞四首，按諸樂譜滿宮播唱。」寫出一團富麗美色，易足動人之假像，無知者，焉能不墮其術中？「國王以正是佳期叫早赴合巹，公主以三徒醜惡，使發放出城。」陰將來而陽將退，其機雖微，爲禍最烈也。「行者對唐僧道：『打發我們出城，你自應承，我閃閃身兒來，緊緊隨護你。』」此伺陰之將生，而神明默運，欲借假以救真，復從真以辨假，所謂外作夫妻，內藏盜心也。計較到此，可以來去於陰陽之中而無礙，不妨在天竺國討寶印花押，去靈山見真佛，取真經而回來矣。

「八戒接了親禮，行者轉身要走，三藏扯住道：『你們當真都去了。』」是欲行其真，先戒其假，假中求真也。「行者捏手，丟個眼色道：『你在這裏寬懷歡會，我等取了經回來看你。』」是外示其假，內存其真，真中用假也。「行者拔一根毫毛，變本身模樣，真身跳在半空，變一個蜜蜂，飛入朝中，去保師父。」此借假修真，由真化假，不在皮毛上着力，而於真空中施爲，有陰有陽，密處留神，」暗裏藏機，有無不立，聲色俱化。這等天機，須要明師附耳低言，口傳心授，非一切凡夫，能以知識猜想而得者也。

「合巹佳筵，已排設在鳷鵲宮中，娘娘公主，俱專請萬歲同貴人會親。」「鳷鵲宮」，乃牛女之鵲渡；合巹筵，系陰陽之交歡。但以娘娘而請國王，以公主而會貴人，是特後天之假陰陽，順行其欲，侵害先天之真陰真陽。當斯時也，真爲假迫，陽遇陰來，幾不可救，危哉！危哉！然幸有行者騰挪變化，靜觀密察，已先伺之於未發之前矣；雖有大禍切近，亦不妨直入虎穴而探虎子。所謂「乘風船，滿載還，怎肯空行過寶山。」提綱「一怪空懷情慾喜」，信有然者。學者若能於此中打透消息，生身以後之來因，與生身以前之來因，可以不辨而明。奈何人多在鳷鵲宮專請貴人會親，而不知變蜜蜂保真者何哉！

詩曰：

四個陰陽天外天，是非真假細鑽研。

後天造化夫妻理，識得先天作佛仙。

# 第九十五回 假合形骸擒玉兔 真陰歸正會靈元

李本總批：向說天下兔兒俱雌，只有月宮玉兔爲雄。故兔向月宮一拜，便能受孕生育。今亦變公主，拋繡球，招駙馬，想是南風大作耳。

今竟以玉兔爲弄童之名，甚雅緻。書罷一笑。

憺漪子曰：提綱雲：「假合形骸，真陰歸正。」天下事莫善於真，莫不善於假，然而有真不能無假者，亦勢使然也。《西遊》一書，其爲假者多矣，如假行者，假唐僧三衆，假觀音，假如來，不一而足，猶日杳渺不可究詰也。至於青獅之假烏雞國王，玉兔之假天竺公主，皆昭然在人耳目之前。此而可假，則凡大千世界、家國之間，其爲黎丘也多矣。然則真人一至，則奸僞立破。由此言之，行者其秦宮之鏡、牛渚之犀乎？是非行者之能也，入道之心固有真而無假也。

玉兔拋球，欲招唐僧爲偶，採元陽以成太乙上仙。然按空玄子云：「天下之兔皆牝，惟月中兔爲牡，故凡兔望月而孕。」所以悟真詩云：「坎配蟾宮卻是男。」以月中兔屬陽也。若然，則招偶採陽何爲耶？嘗見葉仲子之評此回者曰：「想是南風大作耳。」又曰：「玉兔可爲弄童之雅號。」然乎否歟？餘亦姑存而不論。

卻說那唐僧憂憂愁愁，隨着國王至後宮，只聽得鼓樂喧天，隨聞得異香撲鼻，低着頭，不敢仰視。行者暗裏忻然，丁在那毗盧帽頂上，運神光，睜火眼金睛觀看，又只見那兩班綵女，擺列的似蕊宮仙府，勝強似錦帳春風。真個是：

娉婷嫋娜，玉質冰肌。一雙雙嬌欺楚女，一對對美賽西施。雲髻高盤飛綵鳳，娥眉微顯遠山低。笙簧雜奏，簫鼓頻吹。宮商角徵羽宮商角徵羽：古代音樂的五個聲調。，抑揚高下齊。清歌妙舞常堪愛，錦砌花團色色怡。

行者見師父全不動念，暗自裏咂嘴誇稱道：「好和尚！好和尚！身居錦繡心無愛，足步瓊瑤意不迷。」少時，皇后嬪妃簇擁着公主出鳷鵲宮鳷鵲宮：漢代宮名，在長安甘泉宮外，漢武帝時建造。《西遊記》常借用漢唐宮殿名，用於異國宮殿上。，一齊迎接，都道聲：「我王萬歲，萬萬歲！」慌的個長老戰戰兢兢，莫知所措。行者早已知識，見那公主頭直上微露出一點妖氛，卻也不十分兇惡，即忙爬近耳朵叫道：「師父，公主是個假的。」長老道：「是假的，卻如何教他現相。」行者道：「使出法身，就此拿他耶。」長老道：「不可！不可！恐驚了主駕。且待君後退散，再使法力。」

那行者一生性急，那裏容得，大吒一聲，現了本相，趕上前，揪住公主罵道：「好孽畜！你在這裏弄假成真，只在此這等受用也盡勾了。心尚不足，還要騙我師父，破他的真陽，遂你的淫性哩！」唬得那國王呆呆掙掙，后妃跌跌爬爬，宮娥綵女，無一個不東躲西藏，各顧性命。好便似：

春風蕩蕩，秋氣瀟瀟。春風蕩蕩過園林，千花擺動；秋氣瀟瀟來徑苑，萬葉飄搖。刮折牡丹敧檻下，吹歪芍藥臥欄邊。沼岸芙蓉亂撼，臺基菊蕊鋪堆。海棠無力倒塵埃，玫瑰有香眠野境。春風吹折芰荷楟楟：用當同「梃（tǐnɡ）」，植物的莖。，冬雪壓歪梅嫩蕊。石榴花瓣，亂落在內院東西；岸柳枝條，斜睡在皇宮南北。好花風雨一宵狂，無數殘紅鋪地錦。

三藏一發慌了手腳，戰兢兢抱住國王，只叫：「陛下，莫怕！莫怕！此是我頑徒使法力，辨真假也。」

卻說那妖精見事不諧，掙脫了手，解剝了衣裳；捽捽頭，搖落了首飾，跑到御花園土地廟裏，取出一條碓嘴樣的短棍碓嘴：舂米的杵。末梢略尖如鳥嘴，故名。，證夾：短棍寄在花園廟裏亦奇。急轉身來亂打行者。行者隨即跟來，使鐵棒劈手相迎。他兩個吆吆喝喝，就在花園鬥起，後卻大顯神通，各駕雲霧，殺在空中。這一場：

金箍鐵棒有名聲，碓嘴短棍無人識。

一個因取真經到此方，一個爲愛奇花來住跡。

那怪久知唐聖僧，要求配合元精液。

舊年攝去真公主，變作人身欽愛惜。

今逢大聖認妖氛，救援活命分虛的虛的（dǐ）：虛假和真實。的，的實，真實。。

短棍行兇着頂丟，鐵棒施威迎面擊。

喧喧嚷嚷兩相持，雲霧滿天遮白日。

他兩個殺在半空賭鬥，嚇得那滿城中百姓心慌，大朝裏多官膽怕。長老扶着國王，只叫：「休驚，請勸娘娘與衆等莫怕。你公主是個假作真形的，等我徒弟拿住他，方知好歹也。」那些妃子，有膽大些把那衣服、釵環拿與皇后看了道：「這是公主穿的，戴的，今都丟下，精着身子，與那和尚在天上爭打，必定是個妖邪。」此時王與后妃人等才正了性，望空仰視不題。

卻說那妖精與大聖鬥經半日，不知勝敗。行者把棒丟起，叫一聲：「變！」就以一變十，以十變百，以百變千，半天裏，好似蛇遊蟒攪，亂打妖邪。妖邪慌了手腳，將身一閃，化道清風，即奔碧空之上逃走。行者念聲咒語，將鐵棒收做一根，縱祥光一直趕來。將近西天門，望見那旌旗閃灼，行者厲聲高叫道：「把天門的，擋住妖精，不要放他走了！」真個那天門上有護國天王帥領着龐、劉、苟、畢四大元帥，各展兵器攔阻。妖邪不能前進，急回頭，捨死忘生，使短棍又與行者相持。

這大聖用心力輪鐵棒，仔細迎着看時，見那短棍兒一頭奘奘（zhuǎnɡ）：粗而大。，一頭細，卻似舂碓臼的杵頭模樣，叱吒一聲喝道：「孽畜！你拿的是甚麼器械，敢與老孫抵敵！快早降伏，免得這一棒打碎你的天靈！」那妖邪咬着牙道：「你也不知我這兵器！聽我道：

仙根是段羊脂玉，磨琢成形不計年。

混沌開時吾已得，洪濛判處我當先。

源流非比凡間物，本性生來在上天。

一體金光和四相，五行瑞氣合三元三元：道教稱天、地、水爲「三元」。《雲笈七籤》卷五六：「夫混沌分後，有天地水三元之氣，生成人倫，長養萬物。」。

隨吾久住蟾宮內，伴我常居桂殿邊蟾宮桂殿：皆指月中宮殿。傳說月中有蟾蜍，有大桂樹。。

因爲愛花垂世境，故來天竺假嬋娟嬋娟：姿態美好的樣子，這裏指美人。。

與君共樂無他意，欲配唐僧了宿緣。

你怎欺心破佳偶，死相趕戰逞兇頑。

這般器械名頭大，在你金箍棒子前。

喚做廣寒搗藥杵，打人一下命歸泉！」

行者聞說，呵呵冷笑道：「好孽畜阿！你既住在蟾宮之內，就不知老孫的手段？你還敢在此支吾？快早現相降伏，饒你性命！」那怪道：「我認得你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弼馬溫，理當讓你。但只是破人親事，如殺父母之仇，故此情理不甘，要打你欺天罔上的弼馬溫！」那大聖惱得是「弼馬溫」三字，他聽得此言，心中大怒，舉鐵棒劈面就打。那妖邪輪杵來迎，就於西天門前，發狠相持。這一場：

金箍棒，搗藥杵，兩般仙器真堪比。

那個爲結婚姻降世間，這個因保唐僧到這裏。

原是國王沒正經，愛花引得妖邪喜。

致使如今恨苦爭，兩家都把頑心起。

一衝一撞賭輸贏，劖語劖言齊鬥嘴。

藥杵英雄世罕稀，鐵棒神威還更美。

金光湛湛幌天門，彩霧輝輝連地裏。

來往戰經十數回，妖邪力弱難搪抵。

那妖精與行者又鬥了十數回，見行者的棒勢緊密，料難取勝，虛了一杵，將身幌一幌，金光萬道，徑奔正南上敗走。大聖隨後追襲，忽至一座大山，妖精按金光，鑽入山洞，寂然不見。又恐他遁身回國，暗害唐僧，他認了這山的規模，返雲頭徑轉國內。

此時有申時矣。那國王正扯着三藏，戰戰兢兢只叫：「聖僧救我！」那些嬪妃皇后也正愴惶，只見大聖自雲端裏落將下來，叫道：「師父，我來也！」三藏道：「悟空立住，不可驚了聖躬。我問你：假公主之事端的如何？」行者立於鳷鵲宮外，叉手當胸道：「假公主是個妖邪。初時與他打了半日，他戰不過我，化道清風，徑往天門上跑，是我吆喝天神擋住。他現了相，又與我鬥到十數合，又將身化作金光，敗回正南上一座山上。我急追至山，無處尋覓，怕他來此害你，特地回顧也。」國王聽說，扯着唐僧問道：「既然假公主是個妖邪，我真公主在於何處？」行者應聲道：「待我拿住假公主，你那真公主自然來也。」那后妃等聞得此言，都解了恐懼，一個個上前拜告道：「望聖僧救得我真公主來，分了明暗，必當重謝，」行者道：「此間不是我們說話處，請陛下與我師出宮上殿，娘娘等各轉各宮，召我師弟八戒、沙僧來朝護佑，老孫卻好去降妖。一則分了內外，二則免我懸心，謹當辨明，以表我一場心力。」國王依言，感謝不已，遂與唐僧攜手出宮，徑至殿上。衆后妃各各回宮。一壁廂教備素膳，一壁廂請八戒、沙僧。須臾間，二人早至。行者備言前事，教他兩個用心護持。這大聖縱筋斗雲，飛空而去，那殿前多官，一個個望空禮拜不題。

孫大聖徑至正南方那座山上尋找。原來那妖邪敗了陣，到此山，鑽入窩中，將門兒使石塊擋塞，虛怯怯藏隱不出。行者尋一會不見動靜，心甚焦惱，捻着訣，念動真言，喚出那山中土地、山神審問。少時，二神至了，叩頭道：「不知！不知，知當遠接。萬望恕罪！」行者道：「我且不打你，我問你：這山叫做甚麼名字？此處有多少妖精？從實說來，饒你罪過。」二神告道：「大聖，此山喚做毛穎山毛穎：毛筆的別稱，唐韓愈作《毛穎傳》，以筆擬人，而得此稱。古代的毛筆多用兔毛製作，故毛穎山暗示是兔子住的山。唐李白《草書歌行》：「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兔。」，山中只有三處兔穴三處兔穴：語出《戰國策·齊策四》馮諼爲孟嘗君作退身避禍之計：「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後以「狡兔三窟」喻藏身處多，便於避禍。。亙古至今，沒甚妖精，乃五環之福地也五環：不詳。語似出於《戰國策·齊策三》，淳于髡借猛犬韓子盧追逐狡兔東郭逡，比喻齊魏相爭會兩敗俱傷：「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一作騰山者五，環山者三），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pí，同「疲」），各死其處。」。大聖要尋妖精，還是西天路上去有。」李旁：想多是修西方的變的。證夾：予豈好妖哉？行者道：「老孫到了西天天竺國，那國王有個公主被個妖精攝去，拋在荒野。他就變做公主模樣，戲哄國王，結綵樓，拋繡球，欲招駙馬。我保唐僧至其樓下，被他有心打着唐僧，欲爲配偶，誘取元陽。是我識破，就於宮中現身捉獲。他就脫了人衣、首飾，使一條短棍，喚名搗藥杵，與我鬥了半日，他就化清風而去。被老孫趕至西天門，又鬥有十數合，他料不能勝，復化金光，逃至此處，如何不見？」

二神聽說，即引行者去那三窟中尋找，始於山腳下窟邊看處，亦有幾個草兔兒，也驚得走了。尋至絕頂上窟中看時，只見兩塊大石頭，將窟門擋住。土地道：「此間必是妖邪趕急鑽進去也。」行者即使鐵棒，捎開石塊，那妖邪果藏在裏面，呼的一聲，就跳將出來，舉藥杵來打。行者輪起鐵棒架住，唬得那山神倒退，土地忙奔。那妖邪口裏囔囔突突的，罵着山神、土地道：「誰教你引着他往這裏來找尋！」他支支撐撐的，抵着鐵棒，且戰且退，奔至空中。

正在危急之際，卻又天色晚了。這行者愈發狠性，下切手，恨不得一棒打殺，忽聽得九霄碧漢之間有人叫道：「行者，莫動手，莫動手！棍下留情！」行者回頭看時，原來是太陰星君，後帶些姮娥仙子姮娥：嫦娥在漢以前之名。《淮南子·覽冥訓》：「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漢代因爲要避漢文帝劉恆的諱，故改爲嫦娥。，降彩雲到於當面。慌得行者收了鐵棒，躬身施禮道：「老太陰，那裏來的？老孫失迴避了。」太陰道：「與你對敵的這個妖邪，是我廣寒宮搗玄霜仙藥之玉兔也玄霜：神話中的一種仙藥。《初學記》卷二引《漢武帝內傳》：「仙家上藥有玄霜、絳雪。」唐裴鉶《傳奇·裴航》：「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雲英：仙女名。裴航過藍橋驛，以玉杵臼爲聘禮，娶雲英爲妻。後夫婦俱入玉峯成仙）。私自偷開玉關金鎖，走出宮來，經今一載。我算他目下有傷命之災，特來救他性命，望大聖看老身饒他罷。」行者喏喏連聲，只道：「不敢，不敢，怪道他會使搗藥杵，原來是個玉兔兒。老太陰不知，他攝藏了天竺國王之公主，卻又假合真形，欲破我聖僧師父之元陽。其情其罪，其實何甘！怎麼便可輕恕饒他？」太陰道：「你亦不知。那國王之公主，也不是凡人，原是蟾宮中之素娥素娥：月宮中之仙女。舊題唐柳宗元《龍城錄·明皇夢遊廣寒宮》載唐明皇遊月宮：「見有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往來舞笑於廣陵大桂樹之下。」。十八年前，他曾把玉兔兒打了一掌，卻就思凡下界。一靈之光，遂投胎於國王正宮皇后之腹，當時得以降生。這玉兔兒懷那一掌之仇，故於舊年走出廣寒，拋素娥於荒野。證夾：玉兔一小獸耳，乃遂不能忘情於素娥之一掌，然則異類亦不可輕侮也！但只是不該欲配唐僧，此罪真不可逭。幸汝留心，識破真假，卻也未曾傷損你師。萬望看我面上，恕他之罪，我收他去也。」行者笑道：「既有這些因果，老孫也不敢抗違。但只是你收了玉兔兒，恐那國王不信，敢煩太陰君同衆仙妹將玉兔兒拿到那廂，對國王明證明證。一則顯老孫之手段，二來說那素娥下降之因由，然後着那國王取素娥公主之身，以見顯報之意也。」太陰君信其言，用手指定妖邪，喝道：「那孽畜還不歸正同來！」玉兔兒打個滾，現了原身。真個是：

缺脣尖齒，長耳稀須。團身一塊毛如玉，展足千山蹄若飛。直鼻垂酥，果賽霜華填粉膩；雙睛紅映，猶欺雪上點菸脂。伏在地，白穰穰一堆素練；伸開腰，白鐸鐸一架銀絲。幾番家吸殘清露瑤天曉，搗藥長生玉杵奇「幾番吸殘清露」二句：出自元白樸《水調歌頭·詠月》：「銀蟾吸清露，白兔搗玄霜。」。

那大聖見了，不勝忻喜，踏雲光，向前引導。那太陰君領着衆姮娥仙子，帶着玉兔兒，徑轉天竺國界。此時正黃昏，看看月上，到城邊，得聞譙樓上擂鼓。那國王與唐僧尚在殿內，八戒、沙僧與多官都在階前。方議退朝，只見正南上一片彩霞，光明如晝。衆抬頭看處，又聞得孫大聖厲聲高叫道：「天竺陛下請出，你那皇后嬪妃看者。這寶幢下乃月宮太陰星君，兩邊的仙妹乃月裏嫦娥。這個玉兔兒卻是你家的假公主，今現真相也。」那國王急召皇后、嬪妃與宮娥、綵女等衆，朝天禮拜。他和唐僧及多官亦俱望空拜謝。滿城中各家各戶，也無一人不設香案，叩頭唸佛。正此觀看處，豬八戒動了欲心，忍不住，跳走空中，把霓裳仙子抱住道：「姐姐，我與你是舊相識，我和你耍子兒去也。」行者上前，揪着八戒，打了兩掌罵道：「你這個村潑呆子！此是甚麼去處，敢動淫心！」八戒道：「拉閒散悶耍子而已拉閒：聊天，閒扯。。」那太陰君令轉仙幢，與衆嫦娥收回玉兔，徑上月宮而去。

行者把八戒揪落塵埃。這國王在殿上謝了行者，又問前因道：「多感神僧大法力捉了假公主，朕之真公主，卻在何處所也？」行者道：「你那真公主也不是凡胎，就是月宮裏素娥仙子。因十八年前，他將玉兔兒打了一掌，就思凡下界，投胎在你正宮腹內，生下身來。那玉兔兒懷恨前仇，所以於舊年間偷開玉關金鎖走下來，把素娥攝拋荒野，他卻變形哄你。這段因果，是太陰君親口才與我說的。今日既去其假者，明日請御駕去尋其真者。」國王聞說，又心意慚惶，止不住腮邊流淚道：「孩兒！我自幼登基，雖城門也不曾出去，卻教我那裏去尋你也！」行者笑道：「不須煩惱，你公主現在給孤布金寺裏妝風。今且各散，到天明我還你個真公主便是。」衆官又拜伏奏道：「我王且心寬。這幾位神僧，乃騰雲駕霧之神佛，必知未來過去之因由。明日即煩神僧四衆。」至留春亭擺齋安歇。此時已近二更，正是那：證夾：何處得此佳句！

銅壺滴漏月華明，金鐸叮噹風送聲金鐸叮噹風送聲：金鐸，指懸掛在殿閣屋檐下的風鈴，風一吹叮噹作響。。

杜宇正啼春去半，落花無路近三更。

御園寂寞鞦韆影，碧落空浮銀漢橫。

三市六街無客走，一天星斗夜光晴。

當夜各寢不題。這一夜，國王退了妖氣，陡長精神，至五更三點復出臨朝。朝畢，命請唐僧四衆議尋公主。長老隨至，朝上行禮。大聖三人一同打個問訊。國王欠身道：「昨所云公主孩兒，敢煩神僧爲一尋救。」長老道：「貧僧前日自東來，行至天晚，見一座給孤布金寺，特進求宿，幸那寺僧相待。當晚齋罷，步月閒行，行至布金舊園，觀看基址，忽聞悲聲入耳。詢問其由，本寺一老僧，年已百歲之外，他屏退左右，細細的對我說了一遍，道：悲聲者，乃舊年春深時，我正明性月，忽然一陣風生，見西子毬擲在地，就有悲怨之聲。下榻到園基上看處，乃是一個女子。詢問其故，女子道：『我是天竺國國王公主。因爲夜間玩月觀花，被風颳至於此。』那老僧多知人禮，即將公主鎖在一間僻靜房中。惟恐本寺頑僧污染，只說：『是妖精被我鎖住。』公主識得此意，日間胡言亂語，討些茶飯吃了；夜深無人處，思量父母悲啼。那老僧也曾來國打聽幾番，見公主在宮無恙，所以不敢聲言舉奏。因見我徒弟有些神通，那老僧千叮萬祝，教貧僧到此查訪。不期他原是蟾宮玉兔爲妖，假合真形，變作公主模樣。他卻又有心要破我元陽。幸虧我徒弟施威顯法，認出真假，今已被太陰星收去。賢公主見在布金寺妝風也。」國王見說此詳細，放聲大哭。早驚動三宮六院，都來問及前因。無一人不痛哭者。良久，國王又問：「布金寺離城多遠？」三藏道：「只有六十里路。」國王遂傳旨：「着東西二宮守殿，掌朝太師衛國。朕同正宮皇后帥多官、四神僧，去寺取公主也。」

當時擺駕，一行出朝。你看那行者就跳在空中，把腰一扭，先到了寺裏。衆僧慌忙跪接道：「老爺去時，與衆步行，今日何從天上下來？」行者笑道：「你那老師在於何處？快叫他出來，排設香案接駕。天竺國王、皇后、多官與老師父都來了。」衆僧不解其意，即請出那老僧。老僧見了行者，倒身下拜道：「老爺，公主之事如何？」行者把那假公主拋繡球欲配唐僧，並趕捉賭鬥，與太陰星收去玉兔之言，備陳了一遍。那老僧又磕頭拜謝。行者攙起道：「且莫拜，且莫拜。快安排接駕。」衆僧才知後房裏鎖得是個女子。證夾：足見老僧之慎密。一個個驚驚喜喜，便都設了香案，擺列山門之外，穿了袈裟，撞起鐘鼓等候。不多時，聖駕早到。果然是：

繽紛瑞靄滿天香，一座荒山倏被祥倏被祥：倏，很快。意思是忽然之間就籠罩了祥光。這裏形容國王駕臨，車駕儀從盛大，錦繡滿路，使荒山頓時變了樣，充滿祥瑞之氣。下面句中的「虹流」、「電繞」，也都描寫國王駕臨時，光彩絢爛的場面。。

虹流千載清河海虹流：與下文的「電繞」均爲帝王降生的瑞應。《宋書·符瑞志》載上古帝王少昊氏母名女節，「見星如虹，下流華渚，既而夢接，意感生少昊」。，電繞長春賽禹湯電繞：《史記》張守節正義載，黃帝母名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

草木霑恩添秀色，野花得潤有餘芳。

古來長者留遺蹟，今喜明君降寶堂。

國王到于山門之外，只見那衆僧齊齊整整，俯伏接拜，又見孫行者立此中間，國王道：「神僧何先到此？」行者笑道：「老孫把腰略扭一扭兒，就到了，你們怎麼就走這半日？」隨後唐僧等俱到。長老引駕，到於後邊房邊，那公主還妝風胡說。老僧跪指道：「此房內就是舊年風吹來的公主娘娘。」國王即令開門。隨即打開鐵鎖，開了門。國王與皇后見了公主，認得形容，不顧穢污，近前一把摟抱道：「我的受苦的兒呵！你怎麼遭這等蟄磨，在此受罪！」真是父母子女相逢，比他人不同，三人抱頭大哭。哭了一會，敘畢離情，即令取香湯，教公主沐浴更衣，上輦回國。

行者又對國王拱手道：「老孫還有一事奉上。」國王答禮道：「神僧有事分付，朕即從之。」行者道：「他這山名爲百腳山。近來說有蜈蚣成精，黑夜傷人，往來行旅甚爲不便。我思蜈蚣惟雞可以降伏，可選絕大雄雞千隻，撒放山中，除此蟲毒。李旁：好心腸，只以救人爲事。就將此山名改換改換，賜文一道敕封，就當謝此僧存養公主之恩也。」國王甚喜，領諾，隨差官進城取雞；又改山名爲寶華山，仍着工部辦料重修，賜與封號，喚做「敕建寶華山給孤布金寺」。把那老僧封爲「報國僧官」，永遠世襲，賜俸三十六石三十六石：明代地方僧官制度，府設僧綱司，州設僧正司，縣設僧會司。明初僧官依宋制，不給俸祿（據《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四十四）。後比照相應級別官員給俸。此處賜俸三十六石，爲明代未入流（如縣中之教諭、訓導）品級的俸祿。。證夾：亦不負此老僧一片苦心。僧衆謝了恩，送駕回宮。公主入宮，各各相見。安排筵宴，與公主釋悶賀喜。后妃母子，復聚首團圞，國王君臣亦共喜，飲宴一宵不題。

次早，國王傳旨，召丹青圖下聖僧四衆喜容，供養在華夷樓上。又請公主新妝重整出殿，謝唐僧四衆救苦之恩。證夾：此公主雖不拋繡球，然而駙馬不容再遲矣。謝畢，唐僧辭王西去。那國王那裏肯放，大設佳宴，一連吃了五六日，着實好了呆子，盡力放開肚量受用。國王見他們拜佛心重，苦留不住，遂取金銀二百錠，寶貝各一盤奉謝，師徒們一毫不受。教擺鑾駕，請老師父登輦，差官遠送，那后妃並臣民人等俱各叩謝不盡。及至前途，又見衆僧叩送，盡俱不忍相別。行者見送者不肯回去，無已，捻訣往巽地上吹口仙氣，一陣暗風把送的人都迷了眼目，方纔得脫身而去。這正是：

沐淨恩波歸了性，出離金海悟真空。

畢竟不知前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先天后天來因矣，然先天后天之來因已明，而先天后天之真假來因，猶未之辨。故此回實寫出真假邪正，使學者除假存真，由真化假，以完配金丹之大道耳。

陸子野曰：「正人行邪法，邪法悉歸正。邪人行正法，正法悉歸邪。」上陽子云：「形以道全，命以術延，術即法，法即術；法所以別邪正，術所以奪造化。」若知陰陽之真假，而無法以施之，則真假相混，假者不見假，真者不見真；真假終爲禍，而真非我有，何貴於知？然法從何而施？是在法眼靜觀，慧劍高懸；臨爐之際，不即不離，勿忘勿助；因時制宜，隨機應變；以逸待勞，以靜待動；在泥水中拖船，於大火裏栽蓮；摘出牆之鮮花，採蕊珠之甘露；身居錦鏽而心無愛，足步瓊瑤而意不迷；內外無着，全不動念耳。

「行者早已看破，見那公主頭上，微露出一點妖氣，卻也不十分兇惡。」妖精爲月中玉兔，陰中之陽，水中之金，《坎》卦是也。《坎》外陰，故「微露一點妖氣」。《坎》有孚，故「不十分兇惡」。獨是《坎》中之陽，在《坤》中則爲假，在《坎》宮則爲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故曰「假公主」也。「行者早已看破，在唐僧耳邊叫道：『公主是個假的。』長老道：『是假的，卻如何叫她現相？』行者道：『使出法身，就此拿他也。』」蓋假有假相，真有真相，識其假，必叫現其假，而後可以使假歸真。然不能使出法身真相，則妖精之假相，仍不可得而辨。行者使出法身拿他，是知之真而行之果，以真滅假，使假現相之正法眼，教外別傳之大法門，故是耳邊密傳，而不與人知也。

「行者現了本相，大吒一聲，揪住公主罵道；『你在這裏弄假成真，只這等受用，也儘夠了。心尚不足，還要騙我師父，破他的真陽，遂你的淫性哩！』」《坎》中之陽，原非《坤》中之物，因《乾》、《坤》一姤，《坤》索《乾》之中爻，《坤》實而成《坎》，則《坤》已失其中之真，而爲中之假矣。然《坎》外陰而內陽，假中有真，是弄假成真也。《坤》既得《乾》中之陽而成《坎》，則其中之陰，遂入於《乾》宮而成《離》，由是火上水下，火水不濟，順行後天造化，以陰姤陽，不至《剝》盡其陽而不止。其曰「心尚不足，破他的真陽，遂你的淫性」，真實不妄。此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中還有假，若非行者大吒一聲，揪住打罵，以大制小、以一制二、以陽制陰、以真製假，其不爲以假滅真、以陰剝陽、以二蔽一、以小害大也幾希。此等真假，不可不辨。故三藏抱住國王道：「此是我頑徒使法力，辨真假也。」然則此等驚天動地，天下希有之事，豈無法力者所能作乎？

「妖精見事不諧，掙脫了手，解剝了衣服，甩落了首飾。」是脫《坎》外之假，而就《坎》內之真，現出《坎》中之真陽也。「到御花園土地廟，取出一條碓嘴樣的短很。」是去《離》外之動，而用《離》內之靜，取出《離》內之真陰也。然《離》中之陰雖爲真陰，《坎》中之陽雖爲真陽，若不用真火煅煉，而調和之，則《坎》中之陽不能上實於《離》，《離》中之明不能下虛於《坎》，終是以假侵真，而不能以真化假。

「行者與妖精大顯神通，在半空中賭鬥。」正真假相混，以真化假，借假修真，而不容以假亂真也。故唐僧扶國王道：「你公主是個假作真形的，若拿住他方知好歹。」以見火候不到，而假者仍在，真者猶未可見也。然「橫着身子，與和尚在天上掙打」，是己精一入中，《坎》、《離》相濟，和合丹頭之時。何以妖精化清風逃去西天門，行者叫把天門的不要放走乎？蓋妖爲《坎》中一陽，《坎》中之陽，乃水中之金，金屬西方，五行順行，金生水；五行逆運，水生金。妖精逃於西方，子報母恩，歸於金之本位，然返其本，未經真火煉盡餘陰，猶有其假，未肯現真，不叫把天門的放去，正欲煉其陰耳。

「妖所拿短根，一頭大一頭小。」此《兌》金之本相。《兌》之上爲一陰爻，下爲二陽爻故也。詩中雲：「羊脂玉」，「在上天」，「一體金光和四象，五行端氣合三元」。皆指《兌》之一陰，爲《坤》宮之土而言。「隨吾久住蟾宮內，在你金箍棒子前。」蟾者，金蟾，金箍棒亦金類，土能生金。「廣寒宮裏搗藥杵，打入一下命歸泉。」廣寒爲純陰之地，即《坤》之象。土在《坤》宮則爲真，而能生物，故曰搗藥杵；土離《坤》宮則爲假，而能傷物，故曰命歸泉。若然，則此《兌》金之陰，不可不煉也明矣。

「那妖精難取勝，將身一幌，金光萬道，徑奔正南上敗走。忽至一座大山，鑽入山洞，寂然不見。」自西至南，西南《坤》位，金入水鄉，金火同官，金因火煉而成形，火困金明而返本。正大藥生產之鄉，金丹下手之時。《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丹經雲：「要知產藥川源處，只在西南是本鄉。」皆以明西南生藥之一時，聖人運動陰符陽火，於此一時中，潛奪造化，以爲丹母，良有妙旨。若非以法追攝，則此一時亦不易得，幸而得之，時不可失。蓋此一時，有先天真一之祖氣存焉。此氣「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易失而難尋，易走而難制。故仙翁於此處提出：「恐他遁身回國，暗害唐僧。徑回國內，此時有申時矣。」「申」者，中而有一，即「中有一寶」之義。「有申時」，即中有一寶之時。知的此時，方能辨出真假；不知此時，而真假猶未可辨。若知此事，而未到此時，則真假不分，而亦不能辨。此時有申時矣，而真假顯然矣。

「國王問道：『假公主是個假的，我真公主在於何處？』行者道：『待我拿住假公主，真公主自然來也。』」夫真之不見，皆由假之所蔽，拿住假的，真的自然來。是以真除假，借假歸真，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假之爲用神矣。提綱所云：「假合形骸擒玉兔」者，正是此意。然擒拿之妙，須要火候，內外兼用，不得舍此求彼，顧頭失尾。故行者道：「八戒沙僧，保護師父，我卻好去降妖。一則分了內外，二則免得懸掛，必當明辨此事」，即《悟真》雲：「內藥還同外藥，內通外亦須通。丹頭和合類相同，溫養兩般作用。自有天然真火，爐中赫赫長紅。外爐加減要勤功，妙絕無過其種。」「八戒沙僧護持唐僧」者，木土內運，天然真火也；「行者降妖辨明真假」，金水外運，外爐加減，妙絕無過真種也。

「土地說出毛穎山，山中有三處兔穴，乃五環福地，大聖要尋妖精，還是西方路上去有。」「毛」者，「三」、「勾」，即三日月出庚方之旨。「穎」者，穎悟，來複之義。三兔穴仍取三日之象，三日一陽來複，乃金丹現象之時。得之者，可以會三家，攢五行，脫生死，出輪迴，超凡入聖，長生不老，謂之五環福地，誰曰不然？「妖精還是西方有」者，《兌》也，「山頂上兩塊大石」，即兌□卦爻圖略（上一陰，下二陽）之象。「行者使棒撬開，那妖『呼』的一聲，就跳將出來。」去其《兌》之兩大，還其《坤》之三陰，由《兌》至《坤》，動極而靜，故有太陰星君從空而來矣。靜極則必又動，故太陰說出妖精爲廣寒宮搗藥玉兔。積陰之下，一陽來複，貞下起元，天地之心於此復見，爲金丹大道之藥物。三豐所謂「偃月爐中摘下來，添年壽，減病災」者是也。

然不知先天后天，陰陽盈虛消長之理，則假合真形，假瞞其真，真藏假中，而真假莫辨，金丹難成。太陰說出「素娥把玉免打了一掌，思凡下界，投於國王皇后之腹，爲公主玉兔懷一掌之仇，私出宮門，拋素娥於荒郊」，一段因果。可知玉免本不假，因素娥一掌而假之；素娥未全真，因玉兔私仇而真之。此何以故？蓋素娥天宮之物，《乾》陽之象，陽極則必反陰而思姤。打玉兔一掌者，求姤也。一姤《乾》中之陽，下陷於《坤》，《坤》實而成《坎》，《乾》虛而成《離》，即是思凡下界，而投皇后之腹。由是先天《乾》、《坤》變爲後天《坎》、《離》，火水不濟，豈不是月中玉兔，金逢望後，一陰來生，懷仇私出，真中變假，而拋素娥於荒郊之外也？然則玉兔即素娥，素娥即玉兔。非五兔之外，別有素娥；素娥之外，別有玉兔。所謂玉兔者，就丹道而言；所謂素娥者，就造化而言。曰真假者，特以先後天言之。以先天而論，則素娥爲真，玉兔爲假；以後天而論，則玉兔爲真，素娥爲假。素娥之真，因玉兔而真之；玉兔之假，因素娥而假之。未姤之前，玉兔素娥無真假之別；既姤之後，玉兔素娥有真假之分。是素娥打玉兔一掌，素娥自打之；玉兔懷一掌之仇，素娥自仇之。「素娥思凡下界，投於皇后之腹。」即是玉免私出宮去，以假變真，真而假，假而真，無非一姤爲之。留心識破真假，則知這些因果，須要在一陰來姤娠》處明證，而施法返本；更宜於一陽來《復》處認定，而現象歸真。

「大聖太陰星君，帶玉兔徑轉天竺國。此時黃昏，看看月上，正南上一片彩霞，光明如晝。」即《悟真》所謂「偃月爐中玉蕊生，硃砂鼎內水銀平。只因火力調和後，種得黃芽漸長成」也。「行者空中叫醒天竺國王皇后嬪妃，指說月宮太陰星君，玉兔假公主，今現真相。」以見金丹大道，原在後天中返先天，假相中現真相，非色非空，有陰有陽，法財並用，人我共濟，借假修其，以真化假，即《悟真》所謂「調和鉛汞要成丹，大小無傷兩國全。若問真鉛是何物，蟾光終日照西川」也。提綱「真陰歸正會靈元」者，正在於此。

夫此靈元至寶，人人具足，個個圓成，處聖不增，處凡不減。迷徒每不得真傳，往往認假爲真，流於採取，而動淫慾，抑思此乃作佛成仙之道，豈可以動淫慾而成？噫！「此般至寶家家有，自是愚人識不全。」何哉？「太陰收回玉免，徑上月宮」者，外丹已成也；「國王謝了行者，又問前因」者，內丹須修也。外丹了命之事，內丹了性之事。了命者去其假，了性者修其真。今日既去其假，明日去尋其真，此理之所必然。蓋假者既去，何愁尋真？真者現在，布金寺裏，不必別鑄鉗錘，另造爐鼎，而真即可得。蓋以真即在假之中，無即在有之中，了命之後而須了性，有爲事畢而須無爲，溫養火候，超脫聖胎，明心見性，極往知來，正在此時。說到這裏，有爲無爲，知行並用，真空妙有，性命雙修，方知不在人心上作功夫，而布金寺所曰「悲切之事」，可以大明矣。

「行者到布金寺，把上項事備陳一遍，衆僧方知後房裏鎖的是個女子。」噫！悲切之事，須在布金寺問出來因；真假之別，當向天竺國辨其邪正。不知布金寺之悲切，難辨天竺國之真假；不辨天竺國之真假，難明布金寺之悲切。真假已辨，悲切已明，照見三千大千世界，如一毫端，不復爲百腳山之阻滯，從此母子聚首團圓，君臣共喜飲宴。無虧無損，仍是當日面目；保命全形，依然舊時家風。

「丹青留下四衆喜容，供養在鎮華閣上。」是寫其真金不壞，爲後世去假認真之圖樣。「又請公主重整新妝，出殿謝四衆救苦之恩。」乃示其整舊如新，爲天下救苦脫難之法船。「拜佛心重，苦留不住。」須知安樂之境而不可過戀。「衆僧不回，暗風迷眼。」當在塵緣之處而對景忘情。結雲：「沐盡恩波歸了性，出離金海悟真空。」真空不空，不空而空，非心非佛，妙道在斯矣。

詩曰：

真中有假假藏真，假假真真定主賓。

金火同宮還本相，陰陽渾化脫凡塵。

# 第九十六回 寇員外喜待高僧 唐長老不貪富惠

李本總批：或問：「今人修西方，只爲身在東土耳。那寇員外已在西方矣，緣何又修？」曰：「東人要修西方，西人要修東土，總只是在境厭境，去境羨境。如今在家人偶到僧房道舍，便生羨慕，殊不知僧道肚裏又羨慕在家人也。倘令之易地，亦必相羨相厭，亦復如是也。」

憺漪子曰：天竺已過，則靈山在望，取經者宜有樂而無悲矣。乃樂莫樂兮寇洪之齋僧，而悲莫悲兮銅臺之繫獄也。按三藏之難，以賊始以賊終，始於劉洪而終於寇洪。劉洪之洪固賊矣，寇洪之洪非賊也，然賊實因寇洪而起。故此洪雖不同於彼洪，而此寇遂能召夫彼寇則甚矣。多財之爲害也。因多財而齋僧，因齋僧而送行，因送行而遇賊，此多財之害中於寇洪者也。因遇賊而獲贓，因獲贓而報恩，因報恩而繫獄，此又多財之害波及於唐僧者也。夫曾參殺人，冶長螺紲，無妄之災，聖賢不免，又何疑於唐僧等之冤哉？獨惜寇洪有財而不善用，幸生極樂之鄉，既不能捨火宅而昄蓮臺，又不能散金錢而積功行，其視給孤長者之風，有愧多矣。

滅法王許殺萬僧，而寇洪許齋萬僧。滅法王兩年之內，已殺九千九百九十六僧，待四衆作圓滿；寇洪二十四年已齋九千九百九十六衆，亦待四衆作圓滿。同一圓滿也，而善惡懸絕如此。試問世間之爲庸僧者，將何去而何從耶？

色色原無色，空空亦非空。

靜喧語默本來同靜喧語默：安靜與喧譁，言語或沉默。《周易·繫辭》：「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本詞襲自宋張伯端《悟真性宗直指》，原詞前兩句作「法法法元無法，空空空亦非空」。，夢裏何勞說夢。

有用用中無用有用用中無用：語出《莊子·人間世》：「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無功功裏施功無功功裏施功：宋張伯端《悟真篇》：「內有天然真火，爐中赫赫長紅。外爐增減要勤功，妙絕無功真種。」清朱元育注：「在工夫須當增之又增，在本體則當減之又減。即增即減，直到無可增減處，自然元精化元炁，元炁化元神，元神還太虛，而無功真種出矣。蓋有增有減尚屬功夫邊事，直到無增無減纔是無功之功，無上至真妙道。」。

還如果熟自然紅，莫問如何修種。

話表唐僧師衆使法力阻住那布金寺僧。僧見黑風過處，不見他師徒，以爲活佛臨凡，磕頭而回不題。他師徒們西行，正是春盡夏初時節：證夾：夏。

清和天氣爽，池沼芰荷生。

梅逐雨餘熟，麥隨風裏成。

草香花落處，鶯老柳枝輕鶯老柳枝輕：意思是「鶯聲老」或「鶯語老」、「鶯脣老」。夏初，小黃鶯兒已經長成，鳴叫聲很成熟，不像春天時嬌鶯的啼聲動聽了。王十朋《山茶詩》：「鶯聲老後移雖晚，鶴頂丹時看始嘉。」又，鶯與柳枝，在古代詩人的作品中，常聯繫在一起，「鶯枝」，即鶯棲息的樹枝，通常指柳枝。。

江燕攜雛習習：這裏是「習」字的原義，指幼鳥反覆地練習飛翔。《禮記·月令》：「季夏之月……鷹乃學習。」即小鷹反覆地學飛。，山雞哺子鳴。

斗南當日永斗南當日永：指夏季。夏季初昏，此鬥鬥柄指向南方，故稱斗南，日永，白晝最長的時候。，萬物顯光明。

說不盡那朝餐暮宿，轉澗尋波。在那平安路上，行經半月。前邊又見一城垣相近。三藏問道：「徒弟，此又是甚麼去處！」行者道：「不知，不知。」八戒笑道：「這路是你行過的，怎說不知！卻是又有些兒蹊蹺，故意推不認得，捉弄我們哩。」行者道：「這呆子全不察理。這路雖是走過幾遍，那時只在九霄空裏，駕雲而來，駕雲而去，何曾落在此地？事不關心，查他做甚？此所以不知。卻有甚蹺蹊，又捉弄你也？」說話間，不覺已至邊前，三藏下馬，過吊橋，徑入門裏。長街上，只見廊下坐着兩個老兒敘話。三藏叫：「徒弟，你們在那街心裏站住，低着頭，不要放恣，等我去那廊下，問個地方。」行者等果依言立住。長老近前合掌，叫聲：「老施主，貧僧問訊了。」那二老正在那裏閒講閒論，說甚麼興衰得失，誰聖誰賢，當時的英雄事業而今安在，誠可謂大嘆息。證夾：冷趣。忽聽得道聲問訊，隨答禮道：「長老有何話說？」三藏道：「貧僧乃遠方來拜佛祖的，適到寶方，不知是甚地名。那裏有向善的人家，化齋一頓？」老者道：「我敝處是銅臺府。府後有一縣，叫做地靈縣。長老若要喫齋，不須募化，過此牌坊，南北街，坐西向東者，有一個虎坐門樓虎坐門樓：中間高、兩邊低的門樓。，乃是寇員外家。他門前有個『萬僧不阻』之牌。似你這遠方僧，盡着受用。去，去，去，莫打斷我們的話頭。」三藏謝了。轉身對行者道：「此處乃銅臺府地靈縣。那二老道，過此牌房，南北街，向東虎坐門樓，有個寇員外家，他門前有個『萬僧不阻』之牌。教我到他家去喫齋哩。」沙僧道：「西方乃佛家之地，真個有齋僧的。此間既是府縣，不必照驗關文，我們去化些齋吃了，就好走路。」長老與三人緩步長街，又惹得那市口裏人，都驚驚恐恐，猜猜疑疑的，圍繞爭看他每相貌。長老分付破口，只教：「莫放肆！莫放肆！」三人果低着頭，不敢仰視。轉過拐角，果見一條南北大街。正行時，見一個虎坐門樓，門裏邊影壁上掛着一面大牌，書着「萬僧不阻」四字。三藏道：「西方佛地，賢者，愚者，俱無詐僞。那二老說時，我猶不信，至此果如其言。」八戒村野，就要進去。行者道：「呆子且住。待有人出來，問及何如，方好進去。」沙僧道：「大哥說得有理。恐一時不分內外，惹施主煩惱。」在門口歇下馬匹、行李。

須臾間，有個蒼頭出來，提着一把秤，一個籃兒，猛然看見，慌的丟了，倒跑進去報道：「主公！外面有四個異樣僧家來也！」那員外拄着拐，正在天井中閒走，口裏不住的唸佛，一聞報到，就丟了拐出來迎接。見他四衆，也不怕醜惡，只叫：「請進，請進。」三藏謙謙遜遜，一同都入。轉過一條巷子，員外引路，至一座房裏，說道：「此上手房宇，乃管道老爺每的佛堂、經堂、齋堂。下手的，是我弟子老小居住。」三藏稱讚不已，隨取袈裟穿了拜佛，舉步登堂觀看，但見那：

香雲靉靆，燭焰光輝。滿堂中錦簇花攢，四下裏金鋪彩絢。硃紅架高掛紫金鐘，彩漆檠對設花腔鼓花腔鼓：也稱花腔令鼓、花椌鼓，鼓框上繪有花紋的鼓。。幾對幡繡成八寶，千尊佛盡戧黃金。古銅爐，古銅瓶，雕漆桌，雕漆盒。古銅爐內，常常不斷沉檀；古銅瓶中，每有蓮花現彩。雕漆桌上五雲鮮五雲：青、白、赤、黑、黃五種色彩的雲。這句意思是雕漆桌子漆成五色雲彩的花紋。，雕漆盒中香瓣積。玻璃盞，淨水澄清；瑠璃燈，香油明亮。一聲金磬，響韻虛徐響韻虛徐：聲音舒緩而有韻味。。真個是紅塵不到賽珍樓，家奉佛堂欺上剎。

長老淨了手，拈了香，叩頭拜畢，卻轉回與員外行禮。員外攙住，請到經堂中相見。又見那：

方臺豎櫃，玉匣金函。方臺豎櫃，堆積着無數經文；玉匣金函，收貯着許多簡札。彩漆桌上，有紙墨筆硯，都是些精精製制的文房；椒粉屏前，有書畫琴棋，盡是些妙妙玄玄的真趣。放一口輕玉浮金之仙磬輕玉浮金：語出舊題漢郭憲《洞冥記》，漢武帝建招仙閣，「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浮金者，色如金，自浮於水上。輕玉者，其質貞明而輕」。，掛一柄披風披月之龍髯龍髯：比喻拂塵。。清氣令人神氣爽，齋心自覺道心閒。

長老到此，正欲行禮，那員外又攙住道：「請寬佛衣。」三藏脫了袈裟，才與長老見了。又請行者三人見了，又叫把馬餵了，行李安在廊下，方問起居。三藏道：「貧僧是東土大唐欽差，詣寶方謁靈山見佛祖求真經者。聞知尊府敬僧，故此拜見，求一齋就行。」員外面生喜色，笑吟吟的道：「弟子賤名寇洪，字大寬，虛度六十四歲。自四十歲上，許齋萬僧，才做圓滿。今已齋了二十四年，有一簿齋僧的帳目。連日無事，把齋過的僧名算一算，已齋過九千九百九十六員。止少四衆，不得圓滿。今日可可的天降老師四位，完足萬僧之數，請留尊諱。好歹寬住月餘，待做了圓滿，弟子着轎馬送老師上山。此間到靈山只有八百里路，苦不遠也。」證夾：已到大門口矣。三藏聞言，十分歡喜，都就權且應承不題。

他那幾個大小家僮，往宅裏搬柴打水，取米麪蔬菜，整治齋供，忽驚動員外媽媽問道：「是那裏來的僧，這等上緊？」僮僕道：「纔有四位高僧，爹爹問他起居，他說是東土大唐皇帝差來的，往靈山拜佛爺爺。到我們這裏，不知有多少路程。爹爹說是天降的，分付我們，快整齋供養他也。」那老嫗聽說也喜，叫丫環：「取衣服來我穿，我也去看看。」僮僕道：「奶奶，只一位看得，那三位看不得，形容醜得狠哩。老嫗道：「汝等不知。但形容醜陋，古怪清奇，必是天人下界。快先去報你爹爹知道。」那僕僮跑至經堂對員外道：「奶奶來了，要拜見東土老爺哩。」三藏聽見，即起身下座。說不了，老嫗已至堂前。舉目見唐僧相貌軒昂，丰姿英偉，轉面見行者三人模樣非凡，雖知他是天人下降，卻也有幾分悚懼，朝上跪拜。三藏急急還禮道：「有勞菩薩錯敬。」老嫗問員外說道：「四位師父，怎不併坐？」八戒掬着嘴道：「我三個是徒弟。」噫！他這一聲，就如深山虎嘯。那媽媽一發害怕。

正說處，又見一個家僮來報道：「兩個叔叔也來了。三藏急轉身看時，原來是兩個少年秀才。那秀才走上經堂，對長老倒身下拜，慌得三藏急便還禮。員外上前扯住道：「這是我兩個小兒，喚名寇梁、寇棟，在書房裏讀書方回，來喫午飯。知老師下降，故來拜也。」李旁：秀才是有孔夫子，又說恁麼東西。三藏喜道：「賢哉！賢哉！正是『欲高門第須爲善，要好兒孫在讀書』。」二秀才啓上父親道：「這老爺是那裏來的？」員外笑道：「來路遠哩，南贍部洲東土大唐皇帝欽差到靈山拜佛祖爺爺取經的。」秀才道：「我看《事林廣記》上《事林廣記》：一部民間日用的百科全書，南宋末年陳元靚編著，涉及天文、地理、社會、文學、遊藝等很多方面，在民間流傳很廣。，證夾：看過《事林廣記》，可謂好秀才矣。蓋天下只有四大部洲。我每這裏叫做西牛賀洲。還有個東勝神洲。想南贍部洲至此，不知走了多少年代？」三藏笑道：「貧僧在路耽閣的日子多，行的日子少。常遭毒魔狠怪，萬苦千辛。甚虧我三個徒弟保護，共計一十四遍寒暑，方得至寶方。」秀才聞言，稱獎不盡道：「真是神僧！真是神僧！」說未畢，又有個小的來請道：「齋筵已擺，請老爺進齋。」員外着媽媽與兒子轉宅，他卻陪四衆進齋堂喫齋。那裏鋪設的齊整，但見：

金漆桌案，黑漆交椅。前面是五色高果，俱巧匠新妝成的時樣。第二行五盤小菜，第三行五碟水果，第四行五大盤閒食，般般甜美，件件馨香。素湯米飯，蒸卷饅頭，辣辣爨爨熱騰騰，盡皆可口，真足充腸。七八個僮僕往來奔奉，四五個庖丁不住手。

你看那上湯的上湯，添飯的添飯。一往一來，真如流星趕月。這豬八戒一口一碗，就是風捲殘雲。師徒們盡受用了一頓。長老起身，對員外謝了齋，就欲走路。那員外攔住道：「老師，放心住幾日兒。常言道：『起頭容易結梢難。』只等我做過了圓滿，方敢送程。」三藏見他心誠意懇，沒奈何住了。

早經過五七遍朝夕，那員外才請了本處應佛僧二十四員，辦做圓滿道場。衆僧們寫作有三四日，選定良辰，開啓佛事。他那裏與大唐的世情一般，卻倒也：

大揚幡鋪設金容，齊秉燭燒香供養。擂鼓敲鐃，吹笙捻管。雲鑼兒橫笛音清雲鑼：打擊樂器。一名雲璈。通常用十面小銅鑼編懸在一個有方格的木架上，持小木槌擊奏。各鑼大小相同而厚薄不一，故發出的聲音不同。也有用十三面、十五面、二十四面小銅鑼者。，也都是尺工字樣尺（chě）工：即「工尺」，我國民族音樂音階上各個音的總稱，也是樂譜上各個記音符號的總稱。符號各個時代不同，通用的有上、尺、工、凡、六、五、乙，大致相當於簡譜的do、re、mi、fa、sol、la、si。。打一回，吹一盪盪：量詞，同「趟」。，朗言齊語開經藏。先安土地安土地：指誦安土地真言「南無三滿哆。母馱喃。唵。度嚕度嚕。地尾莎訶」，佛教認爲，凡有建立道場、誦經坐禪講解之處，可誦此咒，奉請堅牢地神稟報上天，常來擁護。，次請神將請神將：指誦奉請佛教護法神將的祝文，如《藥師經》所謂十二藥叉大將宮毗羅大將、伐折羅大將、迷企羅大將等。佛教認爲，在舉行儀軌時，需要請這些神將來護衛道場。。發了文書發了文書：指佛教法事時讀誦焚化齋文、疏等。齋文，又稱祭文，爲齋供冥衆、弔祭亡者或驅除邪魅所作之文。疏，爲法會時於佛前表白發願意趣之文。《禪苑清規》卷六：「法事唱禮，維那宣疏。」焚化此疏文，謂之「化疏」。，拜了佛像。談一部《孔雀經》，句句消災障；點一架藥師燈藥師燈：據《藥師經》，禮拜供養藥師琉璃光如來，可讀《藥師經》四十九遍，造七尊藥師像，燃四十九盞燈，每像前各置七燈，每燈大如車輪，至四十九日光明不絕，即可免遭禍患，不受惡鬼侵擾。民間所用，多爲七層輪式燈架。，焰焰輝光亮。拜水懺水懺：據《神僧傳》，唐悟達禪師膝上生人面瘡，依神僧之告而修懺悔，以三昧之水洗之，瘡乃愈。因著《慈悲水懺法》三卷，簡稱《水懺》，使衆生至誠懺罪，以消釋宿世冤業。，解冤愆；諷《華嚴》，除誹謗誹謗：即誹謗正法，指不信佛法，毀斥疑惑，或輕賤憎怨讀誦佛法者，佛教認爲其罪業最重。《藥師經》謂「自是非他，嫌謗正法，爲魔伴黨，如是愚人，自行邪見……應於地獄、傍生、鬼趣流轉無窮。若得聞此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便合惡行，修諸善法，不墮惡趣」。。三乘妙法甚精勤，一二沙門皆一樣。

如此做了三晝夜道場已畢，唐僧想着雷音，一心要去，又相辭謝。員外道：「老師辭別甚急，想是連日佛事冗忙，多致簡慢，有見怪之意。」三藏道：「深擾尊府，不知何以爲報，怎敢言怪？但只當時聖君送我出廊，問幾時可回，我就誤答三年可回，不期在路耽閣，今已十四年矣。取經未知有無，及回又得十二三年，證夾：回去不須十二三年，我能一力承擔，但請放心可也。豈不違背聖旨？罪何可當！望老員外讓貧僧前去，待取得經回，再造府久住些時，有何不可？」八戒忍不住，高叫道：「師父忒也不從人願，不近人情！老員外大家鉅富，許下這等齋僧之願，今已圓滿，又況留得至誠，須住年把，也不妨事。只管要去怎的？放了這等現成好齋不喫，卻往人家化募！前頭有你甚老爺、老孃家哩？」證夾：靈山咫尺，豈止爺孃家乎？長老咄的喝了一聲道：「你這夯貨，只知要喫，更不管迴向之因迴向：指將自己所做的各種功德貢獻出來，使之在某一特定對象上發生作用，如將唸佛功德迴向給衆生，迴向給親人等。，正是那『槽裏喫食，罥裏擦癢』的畜生罥（juàn）：同「圈」。養牲畜的地方。！汝等既要貪此嗔癡貪此嗔癡：佛教認爲貪（貪婪）、嗔（嗔怒）、癡（迷癡）是造成煩惱的主要根源，稱爲「三毒」。這裏所謂「貪此嗔癡」，語義不通，當是作者不明佛法或者是較爲隨便的說法。，明日等我自家去罷。」行者見師父變了臉，即揪住八戒，着頭打一頓拳，罵道：「呆子不知好歹，惹得師父連我們都怪了！」沙僧笑道：「打得好！打得好！只這等不說話，還惹人嫌，且又插嘴！」那呆子氣呼呼的，立在傍邊，再不敢言。員外見他師徒們生惱，只得滿面陪笑道：「老師莫焦燥，今日且少寬容，待明日我辦些旗鼓，請幾個鄰里親戚，送你們起程。」

正講處，那老嫗又出來道：「老師父，既蒙到舍，不必苦辭。今到幾日了？」三藏道：「已半月矣。」老嫗道：「這半月算我員外的功德。老身也有些針線錢兒，也願齋老師父半月。」說不了，寇棟兄弟又出來道：「四位老爺，家父齋僧二十餘年，更不曾遇着好人，李旁：可見和尚好人少。證夾：好人之難如此。今幸圓滿，四位下降，誠然是蓬蓽生輝。學生年幼，不知因果，常聞得有云：『公修公得，婆修婆得，不修不得。』我家父、家母各欲獻芹者獻芹：客氣話：貢獻小小的禮物。詳註已見前。，正是各求得些因果各求得些因果：佛教認爲，各人造作善因或惡因，各人自受其果，即使是至親骨肉，也不能轉移代替。《地藏經·地獄名號品》：「是故衆生，莫輕小惡，以爲無罪。死後有報，纖毫受之。父子至親，歧路各別，縱然相逢，無肯代受。」，何必苦辭？就是愚兄弟，也省得有些束脩錢兒束脩：原指十條幹肉，是古代入學敬師的禮物。《論語·述而》：「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此指學生付給塾師的酬金。束，這裏是量詞，十件物品爲束。脩，乾肉，肉脯。，也只望供養老爺半月，方纔送行。」三藏道：「令堂老菩薩盛情，已不敢領，怎麼又承賢崑玉愛厚？決不敢領。今朝定要起身。萬勿見罪。不然，久違欽限，罪不容誅矣。」那老嫗與二子見他執一不住，便生起惱來道：「好意留他，他這等固執要去。要去便就去了罷，只管勞叨甚麼？」母子遂抽身進去。八戒忍不住口，又對唐僧道：「師父，不要拿過了班兒拿過了班兒：擺架子過了頭。。常言道：『留得在，落得怪。』我們且住一個月兒，了了他母子的願心也罷了，只管忙怎的？」唐僧又咄了一聲喝道。那呆子就自家把嘴打了兩下道：「啐！啐！啐！」說道：「莫多話，又做聲了。」行者與沙僧赥赥的笑在一邊。唐僧又怪行者道：「你笑甚麼？」即捻訣要念《緊箍兒咒》，慌得個行者跪下道：「師父，我不曾笑，我不曾笑！千萬莫念，莫念！」

員外又見他師徒們漸生煩惱，再也不敢苦留，只叫：「老師不必吵鬧，準於明早送行。」遂此出了經堂，吩咐書辦書辦：管辦文書的屬吏。這裏指掌管文書翰墨的人。，寫了百十個簡帖兒，邀請鄰里親戚，明早奉送唐朝老師西行。一壁廂又叫庖人安排餞行的筵宴；一壁廂又叫管辦的做二十對彩旗，覓一班吹鼓手樂人，南來寺裏請一班和尚，東嶽觀裏請一班道士，限明日巳時各項俱要齊整。衆執事的俱領命去訖。不多時天又晚了，吃了晚齋，各歸寢處。正是那：

幾點歸鴉過別村，樓頭鐘鼓遠相聞。

六街三市人煙靜，萬戶千門燈火昏。

月皎風清花弄影，銀河慘淡映星辰。

子規啼處更深矣，天籟無聲大地鈞。

當時三四更天氣，各管事的家僮，盡皆早起，買辦各項物件。你看那辦筵席的，廚上慌忙；置彩旗的，堂前吵鬧；請僧道的，兩腳奔波；叫鼓樂的，一身急縱；送簡帖的，東走西跑；備轎馬的，上呼下應。這半夜直嚷至天明，將巳時前後，各項俱完，也只是有錢不過。

卻表唐僧師徒們早起，又有那一班人供奉。長老分付收拾行李，扣備馬匹。呆子聽說要走，又努嘴胖脣努嘴胖脣：鼓嘴凸脣，形容不高興。，唧唧噥噥，只得將衣鉢收拾，找啓高肩擔子。沙僧刷刨馬匹刷刨：又作「刷鑤」，刮檫，刷拭。，套起鞍轡伺候。行者將九環杖遞在師父手裏，他將通關文牒的引袋兒掛在胸前，只是一齊要走。員外又都請至後面大敞廳內敞廳：兩面相通的大廳；或者也可指寬大的大廳。，那裏面又鋪設了筵宴，比齋堂中相待的更是不同。但見那：

簾幕高掛，屏圍四繞。正中間掛一幅壽山福海之圖，兩壁廂列四軸春夏秋冬之景。龍文鼎內香飄靄，鵲尾爐中瑞氣生鵲尾爐：明周嘉胄《香乘》卷二十六引《法苑珠林》：「香爐有柄可執者曰鵲尾爐。」。看盤簇彩，寶妝花色色鮮明寶妝花：也作「寶裝花」，用於裝飾宴席的假花束。古代製作假花通常用通脫木（又稱通草，莖中白瓤可切薄片，染色後可制花朵），稱通草花，又名妝花。明方以智《通雅》卷四十一：「俗所謂妝花之通草，乃通脫木也。」《大清會典則例》卷一百五十四：「進士毎席寶裝花一座，絹花三朵。」又：「頭絹花毎朵一分，寶裝花毎座八分，果套毎個八分，碗毎個三分，南紅紙毎張二分二釐。」也用於供神，明沈榜《宛署雜記》祀河間王，用到「寶妝花三十朵、插花六十枝」。；排桌堆金，獅仙糖齊齊擺列。階前鼓舞按宮商，堂上果餚鋪錦繡。素湯素飯甚清奇，香酒香茶多美豔。雖然是百姓之家，卻不亞王侯之宅。只聽得一片歡聲，真個也驚天動地。

長老正與員外作禮，只見家僮來報：「客俱到了。」卻是那請來的左鄰右舍、妻弟姨兄、姐夫妹丈；又有那些同道的齋公，唸佛的善友，一齊都向長老禮拜。拜畢各各敘坐，只見堂下面鼓瑟吹笙，堂上邊絃歌酒宴。這一席盛宴，八戒留心對沙僧道：「兄弟，放懷放量喫些兒。離了寇家，再沒這好豐盛的東西了。」沙僧笑道：「二哥說那裏話！常言道：『珍羞百味，一飽便休。只有私房路，那有私房肚？』」八戒道：「你忒也不濟！不濟！我這一頓盡飽吃了，就是三日也急忙不餓。」行者聽見道：「呆子，莫脹破了肚子，如今要走路哩。」

說不了，日將中矣。長老在上舉筯，念揭齋經。八戒慌了，拿過添飯來，一口一碗，又丟勾有五六碗，把那饅頭、卷兒、餅子、燒果，沒好沒歹的，滿滿籠了兩袖，纔跟師父起身。長老謝了員外，又謝了衆人，一同出門。你看那門外擺着彩旗寶蓋，鼓手樂人。又見那兩班僧道方來，員外笑道：「列位來遲，老師去急，不及奉齋，俟回來謝罷。」衆等讓敘道路，抬轎的抬轎，騎馬的騎馬，步行的步行，都讓長老四衆前行。只聞得鼓樂喧天，旗幡蔽目，人煙湊集，車馬駢填駢填：即「駢闐」。聚會，連屬。形容多。，都來看寇員外迎送唐僧。這一場富貴，真賽過珠圍翠繞，誠不亞錦帳藏春。那一班僧，打一套佛曲；那一班道，吹一道玄音，俱送出府城之外。行至十里長亭，又設着簞食壺漿，擎杯把盞，相飲而別。那員外猶不忍舍，噙着淚道：「老師取經回來，是必到舍再住幾日，以了我寇洪之心。」三藏感之不盡，謝之無已道：「我若到靈山，得見佛祖，首表員外之大德。回時定踵門叩謝，叩謝！」說說話兒，不覺的又有二三里路，長老懇切拜辭，那員外又放聲大哭而轉。這正是：

有願齋僧歸妙覺，無緣得見佛如來。

證夾：百齋僧何如一見佛？靈山在望，而不一往，真無緣也。大哭爲何！

且不說寇員外送至十里長亭，同衆回家。卻說他師徒四衆，行有四五十里之地，天色將晚。長老道：「天晚了，何方借宿？」八戒挑着擔，努着嘴道：「放了現成茶飯不喫，清涼瓦屋不住，卻要走甚麼路，像搶喪踵魂的。如今天晚，倘下起雨來，卻如之何！」三藏罵道：「潑孽畜，又來報怨了！常言道，長安雖好，不是久戀之家。李旁：着眼。待我們有緣拜了佛祖，取得真經，那時迴轉大唐，奏過主公，將那御廚裏飯，憑你喫上幾年，脹死你這孽畜，教你做個飽鬼！」那呆子嚇嚇的暗笑，不敢復言。

行者舉目遙觀，只見大路傍有幾間房宇，急請師父道：「那裏安歇，那裏安歇。」長老至前，見是一座倒塌的牌坊，坊上有一舊扁，扁上有落顏色積塵的四個大字，乃「華光行院」。長老下了馬道：「華光菩薩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華光菩薩：即華光天王，又稱五顯靈官、馬元帥等，宋代以後，華光的故事流傳較爲廣泛，據《南遊記》，獨火大王（又稱獨火鬼，即本文中的毒火鬼王）爲靈山後洞中鬼王，將靈鷲山借給如來居住一年。如來耍賴，塗改借契，一直住到一千年。獨火大王要找如來理論，被如來弟子妙吉祥（系佛前油燈所化）燒死。如來貶妙吉祥投胎，爲馬耳大王之子。後投火炎王光佛（即本文中的火焰五光佛）爲師，大鬧三界，終被封爲五顯靈官大帝。華光行院，即所謂「五顯廟」，崇祀五顯靈官華光大帝。，因剿除毒火鬼王，降了職，化做五顯靈官。此間必有廟祝。」遂一齊進去。但見廊房俱倒，牆壁皆傾，更不見人之蹤跡，只是些雜草簍箕。欲抽身而出，不期天上黑雲蓋頂，大雨淋漓。沒奈何，卻在那破房之下，揀遮得風雨處將身躲避。密密寂寂，不敢高聲，恐有妖邪知覺。坐的坐，站的站，苦捱了一夜未睡。咦！真個是：

泰極還生否，樂處又逢悲。

畢竟不知天曉向前去還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已結出，自有爲而入無爲，大道完成矣。然大道雖成，未離塵世，猶有幻身爲患，若不知韜晦隱跡，未免招是惹非，爲世所欺。故此回合下回，極形人心難測，使修行者見幾而作，用大腳力，鎮壓羣迷，以防不測之患也。

篇首一詞，言一切色空靜喧語默，俱皆後天識神所爲，並非我固有之物，當一切看破，不必夢裏說夢，認以爲真。須順其自然，用中無用，功裏施功，不着於有心，不着於無心，還如果在枝上，待其自熟自紅，不必計較如何修種，方是修行人大作大爲，而虛實行藏，人莫能窺矣。

「三藏師徒，在平安路上行經半月，忽見城池。唐僧問：『什麼去處？』行者道：『不知，不知。』」連道「不知」，即詞中「莫問如何修種」之意。蓋大道以無心爲主，到得道體完成，平安之處，正當絕去萬有，窮通得失，置於不問不知而已。「八戒道：『這路是你行過的，怎麼不知？』行者道：『事不關心，查他做甚？』」此所以不知。一以爲行過的，怎麼不知？一以爲不關心，所以不知。總以示無心之行而不着心，正「有用用中無用，無功功裏施功」之妙。「二老論興衰得失，聖賢英雄，而今安在？可爲嘆息。」正明世事皆假，猶如一夢，而必須萬有皆空也。

「銅臺府」；須要在塵緣界中撿出真金；「地靈縣」，且莫向大地恆沙中失去靈寶。「虎坐門樓，寇員外家，有個萬僧不阻之牌。」雖曰齋僧爲善，而未免虛張聲勢，有心修福矣。有心則務於外失於內，是賊其德，而非行其善。至聖雲：「鄉愿德之賊也」，其即寇員外之謂乎！曰寇者，所以誅其心也。乃唐僧化齋，而求向善之家，是不知善中猶有如虎似寇者在也。何則？善不求人知，則爲真善，善欲其人曉，則爲假善，天下之人爲善者少，爲名者多，修行人若不自謹慎，徒以外取人，露出圭角，惹得人猜猜疑疑，圍繞爭看，即未免走入虎坐寇家，而爲好奇者覬覦矣。故員外聞報異相僧人來也，不怕醜惡，而即請進，百般殷勤也。及問起居，三藏說出見佛祖求真經，而員外即面生喜色，總以寫不善韜晦，而起人心之失。

「名寇洪，字大寬，虛度六十四歲。許願齋萬僧，只少四衆，不得圓滿，天降四位，圓滿其數，請留名號。」分明內存盜蹠之心，外裝老成之見，虛掛招牌，以要美譽。此等之輩，外示寬洪大量，內實貪心不足，所謂老而不死是謂賊者。試看老嫗以爲古怪清奇，必是天人下界，秀才聞經十四遍寒暑，盡道真是神僧。罔知道中有賊，誤認向善人家，輕舉妄動，驚俗駭衆，焉得不動人耳目？當此之時，三藏雖到得有寶之方，尚未了圓滿之願，而乃以口食爲重，不知謹戒，妄自交接，是起頭容易結稍難，自阻前程，縱靈山不遠，未可遽到。「見員外心誠懇，沒奈何只得住了。」理所必然。

員外始而供齋，鋪設齊整；既而留住，圓滿道場。可謂言語誠敬，禮貌豐隆，善之至矣。而誰知至善之中，即有不善者在；至敬之中，便有不敬者藏。老嫗因留不住，而遂生惱，是綿裏裹針，已種下傷人之根；秀才供養不領，而即抽身，是口是心非，早包藏暗害之計。「鼓樂喧天，旗旙蔽日」，豈是敬僧之禮；「人羣湊集，車馬駢填」，難言爲善之家。「真賽過珠圍翠繞」，分明自寇而招寇；「誠不亞錦繡藏春」，勢必張大以失大。「茶飯不喫，卻走什麼路」，見口食而易足惑人；「長安雖好，不是久戀之家」，安樂而非可妄享。「華光行院」，寫出炫耀起禍之端。「五顯靈官」，比喻顯露不謹之失。「不期黑雲蓋頂，大雨淋漓」，花正開時遭雨打；「恐有妖邪知覺，夜塵未睡」，人得意處須防危。「泰極還生否，樂處又逢悲。」修行者可不謹諸？

詩曰：

道成急須去韜光，莫露形蹤惹禍殃。

大抵恩中還有害，當知綿裏裹鍼芒。

# 第九十七回 金酬外護遭魔毒 聖顯幽魂救本原

李本總批：強盜處兩轉，可謂絕處逢生。且致之死地而生，置之亡地而存，真文人之雄也。其更妙處，豆腐老兒夫妻私語，咄咄如畫。且尹從此透出張氏穿針兒來，行者方可使用神通也。世上安得如此文人哉？

憺漪子曰：此一回文字奇奇怪怪，變化無端，須分數段觀之：賊劫寇家爲一段，寇家告狀爲一段，賊截唐僧爲一段，行者奪賊贓爲一段，官兵捕唐僧爲一段，唐僧入獄爲一段，行者使法力出獄爲一段，行者入冥取寇洪爲一段。首尾凡八大段，一部《西遊》中，無如此之絲棼泒析者。然總以一言蔽之曰「銅臺府監禁爲一難」而已。計三藏八十一難，大抵屬魔禍者多，屬人禍者少，即人禍亦未有陷囹圄者。吾窺作者之意，若曰「此天堂地獄分界處」也。今日銅臺監禁，明日靈山逍遙；是今日爲地獄之終，明日爲天堂之始矣。節奏天成，不先不後，夫豈漫然下筆者哉！

從來敘事文字，巧拙從何而分？只是拙者說真成假，巧者說假成真耳。如此回所記載，寧必確然實有其人其事哉？而傳神寫照，咄咄逼人，令讀者一讀不取疑其假，再讀不容不信其真。且無論寇媼之誣誑，賊口之供招，獄卒之侵凌，與夫豆腐翁媼之私語；只如陳少保、寇銘、銘老兒、張旺、張氏穿針兒、姜乾一、姜坤三許多姓名，鑿鑿可據，竟不知與陳光蕊、劉洪一回事實孰真孰假。陴起左、馬兩君而操觚，恐亦未易有此！

且不言唐僧等在華光破屋中，苦奈夜雨存身。卻說銅臺府地靈縣城內有夥兇徒，因宿娼、飲酒、賭博，花費了傢俬，無計過活，遂夥了十數人做賊，算道本城那家是第一個財主，那家是第二個財主，去打劫些金銀用度。內有一人道：「也不用緝訪，也不須算計，只有今日送那唐朝和尚的寇員外家，李旁：這轉彎也妙。十分富厚。我們乘此夜雨，街上人也不防備，火甲等也不巡邏火甲：明代戶籍制度，一甲之長稱爲「火甲」。一甲十戶。，就此下手，劫他些資本，我們再去嫖賭兒耍子，豈不美哉！」衆賊歡喜，齊了心，都帶了短刀蒺藜、柺子悶棍、麻繩火把，冒雨前來，打開寇家大門，吶喊殺入。慌得他家裏若大若小，是男是女，俱躲個乾淨。媽媽兒躲在牀底，老頭兒閃在門後；寇梁、寇棟與着親的幾個兒女，都戰戰兢兢的四散逃走顧命。那夥賊拿着刀，點着火，將他家箱籠打開，把些金銀寶貝，首飾衣裳，器皿家火，盡情搜劫。那員外割捨不得，拚了命，走出門來，對衆強人哀道：「列位大王，勾你用的便罷，還留幾件衣物與我老漢送終。」那衆強人那容分說，趕上前，把寇員外撩陰一腳，踢翻在地，李旁：齋僧之報。可憐三魂渺渺歸陰府，七魄悠悠別世人。衆賊得了手，走出寇家，順城腳做了軟梯，漫城牆一一系出，冒着雨連夜奔西而去。那寇家僮僕見賊退了，方纔出頭。及看時，老員外已死在地下。放聲哭道：「天呀！主人公已打死了！」衆皆伏屍而哭，悲悲啼啼。

將四更時，那媽媽想恨唐僧等不受他的齋供，因爲花撲撲的送他花撲撲：形容隆重鋪張，繁華熱鬧。，惹出這場災禍，便生妒害之心，欲陷他四衆。扶着寇梁道：「兒阿，不須哭了。你老子今日也齋僧，明日也齋僧，豈知今日做圓滿，齋着那一夥送命的僧也！」他兄弟道：「母親，怎麼是送命的僧？」媽媽道：「賊勢兇勇，殺進房來，我就躲在牀下，戰兢兢的留心向燈火處看得明白。你說是誰？點火的是唐僧，持刀的是豬八戒，搬金銀的是沙和尚，打死你老子的是孫行者。」李旁：老媽作此誑語，不像喫齋的。極像喫齋的。證夾：一不受齋供耳，何致如此銜恨？殆鬼神假手此嫗，以顯行者之神奇耶？二子聽言，認了真實道：「母親既然看得明白，必定是了。他四人在我家住了半月，將我家門戶牆垣、窗欞巷道，俱看熟了。財動人心，所以乘此雨夜復到我家，既劫去財物，又害了父親，此情何毒！待天明到府裏遞失狀坐名告他失狀：指告發偷盜、搶劫案件的狀紙及財物清單。明餘自強《治譜》卷七「盜後立案」：「凡一村之內，有一家被盜，保正人等，星夜報官。失主即補失狀，保正補呈……將入門出門形狀、劫去贓物，一一開寫明。」。」寇棟道：「失狀如何寫？」寇梁道：「就依母親之言。寫道：證夾：狀可狀，非常狀。

唐僧點着火，八戒叫殺人。

沙和尚劫出金銀去，孫行者打死我父親。」

一家子吵吵鬧鬧，不覺天曉。一壁廂傳請親人，置辦棺木；一壁廂寇梁兄弟赴府投詞。原來這銅臺府刺史正堂大人：

平生正直，素性賢良。少年向雪案攻書雪案：這是一個士人苦讀的典故，是說晉代孫康家貧缺燈油，冬夜映雪讀書。案，書桌。《昭明文選》任彥升《爲蕭揚州薦士表》：「既筆耕爲養，亦傭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李善注引《孫氏世錄》：「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又見《藝文類聚》卷二、《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早歲在金鑾對策。常懷忠義之心，每切仁慈之念。名揚青史播千年，龔黃再見龔黃：漢代的龔遂和黃霸，歷史上著名的有作爲的地方官。；聲振黃堂傳萬古黃堂：太守、刺史辦事的公堂。宋范成大《吳郡志·官宇》：「黃堂，春申君子假君之殿也。後太守居之，以數失火，塗以雌黃，遂名黃堂，即今太守正廳是也。今天下郡治皆名黃堂。」，卓魯重生卓魯：漢代的卓茂和魯恭，因做官忠於職守，推行教化而聞名。後以龔黃、卓魯爲賢吏的代稱。。

當時坐了堂，發放了一應事務，即令擡出放告牌放告牌：官衙用於接受民衆告狀的牌子。牌置於衙門外，告狀者抱牌而進，方可受理。明餘自強《治譜》卷二「置放告牌」：「凡告衙門人首衙門弊者，抱此牌進，餘仿此。」。這寇兄弟抱牌而入，跪倒高叫道：「爺爺，小的們是告強盜得財殺傷人命重情事！」刺史接上狀去，看了這般這的，如此如彼，即問道：「昨日有人傳說，你家齋僧圓滿，齋得四衆高僧，乃東土唐朝的羅漢，花撲撲的滿街鼓樂送行，怎麼卻有這般事情？」寇梁等磕頭道：「爺爺，小的父親寇洪，齋僧二十四年，因這四僧遠來，恰足萬僧之數。因此做了圓滿，留他住了半月。他就將路道、門窗都看熟了。當日送出，當晚復回，乘黑夜風雨，遂明火執杖，殺進房來，劫去金銀財寶，衣服首飾，又將父打死在地。望爺爺與小民做主！」刺史聞言，即點起馬步快手並民壯人役，共有百五十人，各執鋒利器械，出西門一直來趕唐僧四衆。

卻說他師徒們，在那華光行院破屋下挨至天曉，方纔出門，上路奔西。可可的那些強盜當夜打劫了寇家，系出城外，也向西方大路上。行經天曉，走過華光院西去，有二十里遠近，藏於山凹中，分撥金銀等物。分還未了，忽見唐僧四衆順路而來，衆賊心猶不歇，指定唐僧道：「那不是昨日送行的和尚來了！」衆賊笑道：「來得好！來得好！我們也是幹這般沒天理的買賣。這些和尚緣路來，又在寇家許久，不知身邊有多少東西。我們索性去截住他，奪了盤纏，搶了白馬湊分，卻不是遂心滿意之事？」衆賊遂持兵器，吶一聲喊，跑上大路，一字兒擺開，叫道：「和尚，不要走！快留下買路錢，饒你性命。牙迸半個『不』字，一刀一個，決不留存！」嚇得個唐僧在馬上亂戰，沙僧與八戒心慌，對行者道：「怎的了？怎的了？苦奈得半夜雨天，又早遇強徒斷路，誠所謂禍不單行也。」行者笑道：「師父莫怕，兄弟勿憂。等老孫去問他一問。」

好大聖，束一束虎皮裙子，抖一抖錦布直裰，走近前，叉手當胸道：「列位是做甚麼的？」賊徒喝道：「這廝不知死活，敢來問我！你額顱下沒眼，不認得我是大王爺爺？快將買路錢來，放你過去！」行者聞言，滿面陪笑道：「你原來是剪徑的強盜。」賊徒發狠叫：「殺了！」行者假假的驚恐道：「大王！大王！我是鄉村中的和尚，不會說話，衝撞莫怪，莫怪！若要買路錢，不要問那三個，只消問我。我是個管帳的。凡有經錢、襯錢，那裏化緣的、佈施的，都在包袱中，盡是我管出入。那個騎馬的，雖是我的師父，他卻只會唸經，不管閒事，財色雙忘，一毫沒有。那個黑臉的，是我半路上收的個後生，只會養馬。那個長嘴的，是我僱的長工，只會挑擔。你把三個放過去，我將盤纏、衣鉢，盡情送你。」衆賊聽說：「這個和尚倒是個老實頭兒。既如此，饒了你命，教那三個丟下行李，放他過去。」行者回頭使個眼色，沙僧就丟了行李擔子，與師父牽着馬，同八戒往西徑走。行者低頭打開包袱，就地撾把塵土，往上一灑，念個咒語，乃是個定身之法，喝一聲：「住！」證夾：定身法才三見。那夥賊共有三十來名，一個個咬着牙，睜着眼，撒着手，直直的站定，莫能言語，不得動身。行者跳出路口，叫道：「師父，回來！回來！」八戒慌了道：「不好，不好！師兄供出我們來了。他身上又無錢財，包袱裏又無金銀，必定是叫師父要馬哩，叫我們是剝衣服了。」沙僧笑道：「二哥莫亂說，大哥是個了得的，曏者那般毒魔狠怪，也能收服，怕這幾個毛賊？他那裏招呼，必有話說，快回去看看。」長老聽言，忻然轉馬回至邊前，叫道：「悟空，有甚事叫回來也？」行者道：「你們看這些賊是怎的說？」八戒近前推着他，叫道：「強盜，你怎的不動撣了？」那賊渾然無知，不言不語。八戒道：「好的癡瘂了。」行者笑道：「是老孫使個定身法定住也。」八戒道：「既定了身，未曾定口，怎麼連聲也不做？「行者道：「師父請下馬坐看。常言道：『只有錯拿，沒有錯放。』兄弟，你們把賊都扳翻倒捆了，教他供一個供狀，看他是個雛兒強盜，把勢強盜。」沙僧道：「沒繩索哩。」行者即拔下些毫毛，吹口仙氣，變作三十條繩索，一齊下手，把賊扳翻，都四馬攢蹄捆住，卻又念念解咒，那夥賊漸漸甦醒。

行者請唐僧坐在上首，他三人各執兵器喝道：「毛賊！你們一起有多少人？做了幾年買賣？打劫了有多少東西？可曾殺傷人口？還是初犯，卻是二犯、三犯？」衆賊開口道：「爺爺饒命！」行者道：「莫叫喚，從實供來！」衆賊道：「老爺，我們不是久慣做賊的，都是好人家子弟。只因不才，喫酒賭錢，宿娼頑耍，將父祖家業盡花費了，一向無干無干：沒有活幹，沒有職業。，又無錢用。訪知銅臺府城中寇員外家貲財豪富，昨日合夥，當晚乘夜雨昏黑，就去行劫。劫的有些金帛服飾，在這路北下山凹里正自分贓。忽見老爺們來，內中有認得是寇員外送行的，必定身邊有物；又見行李沉重，白馬快走，人心不足，故又來邀截。豈知老爺有大神通法力，將我們困住。萬望老爺慈悲，收去那劫的財物，饒了我的性命也！」

三藏聽說是寇家劫的財物，猛然吃了一驚，慌忙站起道：「悟空，寇老員外十分好善，如何招此災厄？」行者笑道：「只爲送我們起身，那等彩帳花幢，盛張鼓樂，驚動了人眼目，所以這夥光棍就去下手他家。今又幸遇着我們，奪下他這許多金帛服飾。」三藏道：「我們擾他半月，感激厚恩，無以爲報，不如將此財物護送他家，卻不是一件好事？」行者依言，即與八戒、沙僧，去山凹裏取將那些贓物，收拾了，馱在馬上；又教八戒挑了一擔金銀，沙僧挑着自己行李。行者欲將這夥強盜一棍盡情打死，又恐唐僧怪他傷人性命，只得將身一抖，收上毫毛。那夥賊鬆了手腳，爬起來，一個個落草逃生而去。這唐僧轉步回身，將財物送還員外。這一去，卻似飛蛾投火，反受其殃。有詩爲證，詩曰：

恩將恩報人間少，返把恩慈變作仇。

李旁：小人之言。

下水救人終有失，三思行事卻無憂。

三藏師徒們將着金帛服飾拿轉，正行處，忽見那槍刀簇簇而來。三藏大驚道：「徒弟，你看那兵器簇擁相臨，是甚好歹？」八戒道：「禍來了，禍來了！這是那放去的強盜，他取了兵器，又夥了些人，轉過路來與我們鬥殺也。」沙僧道：「二哥，那來的不是賊勢。大哥，你仔細觀之。」行者悄悄的向沙僧道：「師父的災星又到了，此必是官兵捕賊之意。」說不了，衆兵卒至邊前，撒開個圈子陣，把他師徒圍住道：「好和尚，打劫了人家東西，還在這裏搖擺哩！」一擁上前，先把唐僧抓下馬來，用繩捆了；又把行者三人，也一齊捆了。穿上扛子，兩個抬一個，趕着馬，奪了擔，徑轉府城。只見那：

唐三藏戰戰兢兢，滴淚難言。豬八戒絮絮叨叨，心中報怨。沙和尚囊突突，意下躊躕。孫行者笑唏唏，要施手段。李旁：猴。證夾：四衆神情儼然如畫。

衆官兵撮擁扛抬，須臾間拿到城裏。徑自解上黃堂報道：「老爺，民快人等捕獲強盜來了民快：舊時官府專管緝捕的差役。。」那刺史端坐堂上，賞𤛮了民快，檢看了賊贓，當叫寇家領去。卻將三藏等提近廳前，問道：「你這起和尚，口稱是東土遠來向西天拜佛，卻原來是些設法躧看門路，打家劫舍之賊！」三藏道：「大人容告：貧僧實不是賊，決不敢假，隨身現有通關文牒可照。只因寇員外家齋我等半月，情意深重，我等路遇強盜，奪轉打劫寇家的財物，因送還寇家報恩。不期民快人等捉獲，以爲是賊，實不是賊。望大人詳察。」刺史道：「你這廝見官兵捕獲，卻巧言報恩。既是路遇強盜，何不連他捉來，報官報恩？如何只是你四衆？你看，寇梁遞得失狀，坐名告你，你還敢展掙？」三藏聞言，一似大海烹舟，魂飛魄喪，叫：「悟空，你何不上來折辨？」行者道：「有贓是實，折辨何爲？」刺史道：「正是呵，贓證見存，還敢抵賴？」叫手下：「將腦箍來腦箍：一種刑具，用結實的繩子箍住頭部，再加釘木楔，使繩子張緊。《宋史·刑法志》：「或纏繩於首，加以木楔，名曰腦箍。」，把這禿賊的光頭箍他一箍，然後再打！」行者慌了，心中暗想道：「雖是我師父該有此難，還不可教他十分受苦。」他見那皁隸們收拾索子，結腦箍，即便開口道：「大人且莫箍那個和尚。昨夜打劫寇家，點火的也是我，持刀的也是我，劫財的也是我，殺人的也是我。我是個賊頭，要打只打我，與他們無干。但只不放我便是。」刺史聞言，就教：「先箍起這個來。」皁隸們齊來上手，把行者套上腦箍，收緊了一勒，扢撲的把索子斷了。又結又箍，又扢撲的斷了。一連箍了三四次，他的頭皮，皺也不曾皺一些兒。卻又換索子再結時，只聽得有人來報道：「老爺，都下陳少保爺爺到了都下：京都。少保：指太子少保。輔導太子的官。，請老爺出郭迎接。」那刺史即命刑房吏：「把賊收監，好生看轄，待我接過上司，再行拷問。」刑房吏遂將唐僧四衆推進監門。八戒、沙僧將自己行李擔進隨身。

三藏道：「徒弟，這是怎麼起的？「行者笑道：「師父，進去！進去！這裏邊沒狗，倒好耍子。」李旁：猴。可憐把四衆捉將進去，一個個都推入轄牀，扣拽了滾肚、敵腦、攀胸「推入轄牀」二句：轄牀、滾肚、敵腦、攀胸，都是古代束縛囚犯的刑具。轄牀，又名柙牀、押牀、匣牀，牀形刑具，將囚犯全身固定於內，不能移動。明呂坤《新吾呂先生實政錄》卷二：「柙牀之制，極爲嚴密，頭上有揪頭鐶，項間有夾項鎖，胸前有攔胸鐵索，腹上有壓腹木樑，兩手有雙鐶鐵紐，兩脛有短索鐵鐐，兩足閘於柙欄。仍有號天板一葉，釘長三寸，密如蝟刺，利如狼牙。其板蓋於囚身，去面不及二寸，仍以臬木關閘，而禁卒臥於其上，以聽囚犯動靜。復有四面欞欄，狀如鳥籠，八（即「絣扒」，捆綁）縛在檻，四體如僵，手足不得屈伸，肩背不得輾轉。」清李修行《夢中緣》第十四回：「遂把何鰭王學益俱打入押牀裏邊，長舒挺腳，直直的仰在裏面，兩個長釘又緊緊刺在眼前，頭也抬不得，身也動不得，腿也蜷不得。」滾肚、敵腦、攀胸，都是轄牀上的部件。滾肚，束縛腹部的繩索或木棍。敵腦，即「揪頭鐶」，又名腦秋，束縛頭部的刑具。攀胸，束縛胸部的刑具，又名壓胸板。清落魄道人《八賢傳》第十六回：「王信先把王緒章頭髮解下將軍柱，又解去捆肚繩、壓胸板。」。禁子們又來亂打。三藏苦痛難禁，只叫：「悟空！怎的好？怎的好？」行者道：「他打是要錢哩他打是要錢哩：舊時監獄，獄卒常對犯人敲詐勒索。清于成龍《於清端政書》卷七：「更有牢頭酷炙，新犯尤爲慘烈。一待新囚入禁，百般苛索，講盤斂費，苟不厭壑（滿足欲壑。厭，滿足），置之黑阱冤柙，以至弔拷威逼，湯火非刑，無所不至。」。常言道：『好處安身，苦處用錢。』如今與他些錢便罷了。」三藏道：「我的錢自何來？」行者道：「若沒錢，衣物也是，把那袈裟與了他罷。」三藏聽說，就如刀刺其心。一時間見他打不過，又要得緊，無奈只得開言道：「悟空，隨你罷。」行者便叫：「列位長官，不必打了。我們擔進來的那兩個包袱中，有一件錦襴袈裟，價值千金。你們解開拿了去罷。」衆禁子聽言，一齊動手，把兩個包袱解看。雖有幾件布衣，雖有個引袋，俱不值錢。只見幾層油紙包裹着一物，霞光焰焰，知是好物。抖開看時，只見：

巧妙明珠綴，稀奇佛寶攢。

盤龍鋪繡結，飛鳳錦沿邊。

衆皆爭看，又驚動本司獄官。走來喝道：「你們來此嚷甚的？」禁子們跪道：「老爹才子卻提控提控：上堂審案。，送下四個和尚，乃是大夥強盜。他見我們打了他幾下，把這兩個包袱與我。我們打開看時，見有此物，無可處置。若衆人扯破分之，其實可惜；若獨歸一人，衆人無利。幸老爹來，憑老爹做個劈着劈着：評判，裁斷。《警世通言·鈍秀才一朝交泰》：「六媖是個女中丈夫，甚有劈着。」。」獄官見了，乃是一件袈裟，又將別項衣服並引袋兒通檢看了。又打開袋內關文一看，現有各國的寶印花押，道：「早是我來看呀，不然，你們都撞出事來了。這和尚不是強盜，切莫動他衣物。待明日太爺再審，方知端的。」衆禁子聽言，將包袱還與他，照舊包裹，交與獄官收訖。

漸漸天晚，聽得樓頭起鼓，火甲巡更火甲巡更：明代的戶籍制度，大約以十戶爲一甲，稱爲「火甲」。甲有甲長，人們也稱甲長爲「火甲」。巡更，夜間巡守的人，每到一個更次，就要敲鑼或擊梆子報時。當然，巡守的人不一定是甲長本人。。捱至四更三點，行者見他們都不呻吟，盡皆睡着。他暗想道：「師父該有這一夜牢獄之災。老孫不開口折辨，不使法力者，蓋爲此耳。如今四更將近，災將滿矣，我須去打點打點，天明好出牢門。」你看他弄本事，將身小一小，脫出轄牀，搖身一變，變做個蜢蟲兒，從房檐瓦縫裏飛出。見那星光月皎，正是清和夜靜之天，他認了方向，徑飛向寇家門首，只見那街西下一家兒燈火明亮。又飛近他門口看時，原來是個做豆腐的。見一個老頭兒燒火，媽媽兒擠漿。那老兒忽的叫聲：「媽媽，寇大寬且是有子有財，只是沒壽。我和他小時同學讀書，我還大他五歲。他老子叫做寇銘，當時也不上千畝田地，放些租帳，也討不起討不起：要不來，討不到。。他到二十歲時，那銘老兒死了，他掌着家當，其實也是他一步好運。娶的妻是那張旺之女，小名叫做穿針兒，卻倒旺夫旺夫：舊時指女子能協助丈夫興家成事。。自進他門，種田又收，放帳又起；買着的有利，做着的賺錢，被他如今掙了有十萬傢俬。他到四十歲上，就回心向善，齋了萬僧。不期昨夜被強盜踢死，可憐！今年才六十四歲，正好享用，何期這等向善，不得好報，乃死於非命。可嘆！可嘆！」李旁：畫。《西遊》妙處，專在冷處着精神。如此等處，妙不可言。證夾：翁嫗囗門私語，咄咄逼真，何異吳道子傳神寫照！

行者一一聽之，卻早五鼓初點。他就飛入寇家，只見那堂屋裏已停着棺材，材頭邊點着燈，擺列着香燭花果，媽媽在傍啼哭。又見他兩個兒子也來拜哭，兩個媳婦拿兩碗飯兒貢獻。行者就丁在他材頭上，咳嗽了一聲，證夾：妙。唬得那兩個媳婦，查手舞腳的往外跑。寇梁兄弟伏在地下不敢動，只叫：「爹爹！嚛嚛（hù）：語氣詞，這裏形容哭聲。！嚛！嚛！」那媽媽子膽大，把材頭撲了一把道：「老員外，你活了？」行者學着那員外的聲音道：「我不曾活。」兩個兒子一發慌了，不住的磕頭垂淚，只叫：「爹爹！嚛！嚛！嚛！」媽媽子硬着膽，又問道：「員外，你不曾活，如何說話？」行者道：「我是閻王差鬼使押將來家與你們講話的。」說道：「那張氏穿針兒枉口誑舌，陷害無辜。」李旁：猴。證夾：妙甚。那媽媽子聽見叫他小名，慌得跪倒磕頭道：「好老兒阿！這等大年紀還叫我的小名兒！我那些枉口誑舌，害甚麼無辜？」行者喝道：「那裏有個甚麼『唐僧點着火，八戒叫殺人，沙僧劫出金銀去，行者打死你父親』？證夾：妙，妙。只因你誑言，把那好人受難。那唐朝四位老師，路遇強徒，奪將財物，送來謝我，是何等好意！你卻假捏失狀，着兒子們首官。官府又未細審，又如今把他們監禁。那獄神、土地、城隍俱慌了，坐立不寧，報與閻王。閻王轉差鬼使押解我來家，教你們趁早解放他去。不然，教我在家攪鬧一月，將合門老幼並雞狗之類，一個也不存留！」寇梁兄弟又磕頭哀告道：「爹爹請回，切莫傷殘老幼。待天明就去本府投遞解狀解狀：當即結狀。經調解撤訴的狀紙。清莊倫裔《盧鄉公牘》卷四李會清因挖泥爭地糾紛告李銘玉案，二人調解後遞交結狀，「此案原遞結狀謂泥灣東一半歸李銘典，西一半歸李會清，各不挖泥，似尚平允」。，願認招回，只求存歿均安也。」行者聽了，即叫：「燒紙，我去呀！」他一家兒都來燒紙。

行者一翅飛起，徑又飛至刺史住宅裏面，低頭觀看，那房內裏已有燈光，見刺史已起來了。他就飛進中堂看時，只見中間後壁掛着一軸畫兒，是一個官兒騎着一匹點子馬點子馬：有斑點的馬。清集芙主人《生綃剪》第十三回：「柳如山出了城門，端然一片空地上有大慄樹一株，繫着一匹梅花點子馬。這馬……通身雪壓梅花，點點斑斑。」，有幾個從人，打着一把青傘，搴着一張校牀校牀：即「交牀」。胡牀的別稱，一種有靠背、能摺疊的坐具。以其便攜，故官長出行，常有從人持胡牀跟隨，以便隨時休息。明江東偉《芙蓉鏡寓言·豪爽》：「劉瓛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更不識是甚麼故事，行者就丁在中間。忽然那刺史自房裏出來，彎着腰梳洗。行者猛的裏咳嗽一聲，證夾：妙。把刺史唬得慌慌張張走入房內。梳洗畢，穿了大衣大衣：會客穿的長衣。，出來對着畫兒焚香禱告道：「伯考姜公乾一神位伯考姜公乾一：即去世的伯父姜乾一。考，本是對去世的父親的稱呼，這裏泛稱已故的父輩。公，對人的尊稱。。孝侄姜坤三蒙祖上德蔭，忝中甲科甲科：此指進士。甲科原是古代考試科目名，漢時課士分甲乙丙三科，唐宋明經、進士均分甲乙科。後明清通稱進士爲甲科。，今叨受銅臺府刺史，旦夕侍奉香火不絕，爲何今日發聲？切勿爲邪爲祟，恐嚇家衆。」行者暗笑道：「此是他大爺的神子大爺的神子：大伯的遺像。神子，祖先的遺像。清俞樾《茶香室續鈔·神子》：「歲終懸祖先像，新年晨夕設供，至落燈而罷。」！」卻就綽着經兒叫道：「坤三賢侄，證夾：妙甚。你做官雖承祖蔭，一向清廉，怎的昨日無知，把四個聖僧當賊，不審來音，囚于禁內？那獄神、土地、城隍不安，報與閻君，閻君差鬼使押我來對你說，教你推情察理，快快解放他；不然，就教你去陰司折證也。」李旁：妙猴。刺史聽說，心中悚懼道：「大爺請回，小侄升堂，當就釋放。」行者道：「既如此，燒紙來，我去見閻君回話。」刺史復添香燒紙拜謝。

行者又飛出來看時，東方早已發白。及飛到地靈縣，又見那合縣官卻都在堂上。他思道：「蜢蟲兒說話，被人看見，露出馬腳來不好。」他就半空中改了個大法身，從空裏伸下一隻腳來，把個縣堂躧滿。證夾：蜢蟲兒說話，尤在人意中，此一隻腳卻出人意外。口中叫道：「衆官聽着：吾乃玉帝差來的浪蕩遊神。說你這府監裏屈打了取經的佛子，驚動三界諸神不安，教吾傳說，趁早放他。若有差池，教我再來一腳，先踢死閤府縣官，後躧死四境居民，把城池都踏爲灰燼！」李旁：趣猴。概縣官吏人等，慌得一齊跪倒，磕頭禮拜道：「上聖請回。我們如今進府，稟上府尊，即教放出。千萬莫動腳，驚唬死下官。」行者才收了法身，仍變做個蜢蟲兒，從監房瓦縫兒飛入，依舊鑽在轄牀中間睡着。

卻說那刺史升堂，才擡出投文牌去投文牌：官衙用於接受民衆投遞文書狀紙的牌子。清黃六鴻《福惠全書》卷二「堂規式」：「早堂……先抬領文牌、將一應申覆公文應付原役領回者、應發鋪司傳遞者，該房次第唱名分發。次抬投文牌，用長桌一張，把堂皁隸抬置當堂階上，投文人等由東角門進，親自跪投桌上，仍退立東階下，聽候，堂吏至桌前逐張點名訖，俱魚貫西角門而出。次抬稟事牌。」，早有寇梁兄弟，抱牌跪門叫喊。刺史着令進來，二人將解狀遞上。刺史見了發怒道：「你昨日遞了失狀，就與你拿了賊來，你又領了贓去，怎麼今日又來遞解詞？」二人滴淚道：「老爺，今夜小的父親顯魂道：『唐朝聖僧原將賊徒拿住，奪獲財物，放了賊去，好意將財帛送還我家報恩，怎麼反將他當賊，拿在獄中受苦？獄中土地城隍俱不安，報了閻王，閻王押解我來教你赴府再告，釋放唐僧，庶免災咎；不然，老幼皆亡。』因此，特來遞個解詞。望老爺方便方便。」

刺史聽他說了這話，卻暗想道：「他那父親，乃是熱屍新鬼熱屍新鬼：指剛死了的人。，顯魂報應猶可。我伯父死去五六年了，卻怎麼今夜也來顯魂，教我審放？看起來必是冤枉。」正忖度間，只見那地靈縣知縣等官急急跑上堂，亂道：「老大人，不好了！不好了！適才玉帝差浪蕩遊神下界，教你快放獄中好人。昨日拿的那些和尚，不是強盜，都是取經的佛子。若少遲延，就要踢殺我等官員，還要把城池連百姓俱盡踏爲灰燼。」刺史又大驚失色，即叫刑房吏火速寫牌提出。當時開了監門提出。八戒愁道：「今日又不知怎的打哩。」行者笑道：「管你一下兒也不敢打。老孫俱已幹辦停當，上堂切不可下跪，他還要下來請我們上坐。卻等我問他要行李，要馬匹，少了一些兒，等我打他你看。」

說不了，已至堂口。那刺史、知縣並府縣大小官員一見，都下來迎接道：「聖僧昨日來時，一則接上司忙迫，二則又見了所獲之贓，未及細問端的。」唐僧合掌躬身，又將前情細陳了一遍。衆官滿口認稱，都道：「錯了，錯了。莫怪，莫怪！」又問獄中可曾有甚疏失。行者近前努目睜看，厲聲高叫道：「我的白馬是堂上人得了，行李是獄中人得了，快快還我！今日卻該我拷較你們了拷較：也作「考校」。拷囚問罪。明汪廷訥《獅吼記·攝對》：「早升殿視事，考校罪人。」！誑拿平人做賊，你們該個甚罪？」府縣官見他作惡，無一個不怕，即便叫收馬的牽馬來，收行李的取行李來，一一交付明白。你看他三人一個個逞兇，衆官只以寇家遮飾。三藏勸解了道：「徒弟，是也不得明白。我們且到寇家去，一則弔問，二來與他對證對證，看是何人見我做賊。」行者道：「說得是。等老孫把那死的叫他起來，看是那個打他。」沙僧就在府堂上把唐僧撮上馬，吆吆喝喝，一擁而出。那些府縣多官，也一一俱到寇家，唬得那寇梁兄弟在門前不住的磕頭，迎接進廳。只見他孝堂之中，一家兒都在孝幔裏啼哭，行者叫道：「那打誑語栽害平人的媽媽子，且莫哭！等老孫叫你老公來，看他說是那個打死的，羞他一羞！」衆官員只道孫行者說的是笑話，行者道：「列位大人，略陪我師父坐坐。八戒、沙僧，可好生保護。等我去了就來。」

好大聖，跳出門，望空就起。只見那遍地彩霞籠住宅，一天瑞氣護元神。衆等方纔認得是個騰雲駕霧之仙，起死回生之聖。這裏一一焚香禮拜不題。

那大聖一路筋斗雲，直至幽冥地界，徑撞入森羅殿上，慌得那：

十代閻君拱手接，五方鬼判叩頭迎。

千株劍樹皆敧側，萬疊刀山盡坦平。

枉死城中魑魅化，奈河橋下鬼超生。

正是那神光一照如天赦，黑暗陰司處處明。

十閻王接下大聖，相見了，問及何來何干。行者道：「銅臺府地靈縣齋僧的寇洪之鬼，是那個收了？快點查來與我。」秦廣王道：「寇洪善士，也不曾有鬼使勾他，他自家到此，遇着地藏王的金衣童子，他引見地藏也。」行者即別了，徑至翠雲宮，見地藏王菩薩。菩薩與他禮畢，具言前事。菩薩喜道：「寇洪陽壽，止該卦數命終止該卦數：只能活六十四歲。卦數指六十四卦的數目。。不染牀蓆不染牀蓆：不因臥病在牀而死。，棄世而來。我因他齋僧，是個善士，收他做個掌善緣簿子的案長。既大聖來取，我再延他陽壽一紀，教他跟大聖去。」金衣童子遂領出寇洪，寇洪見了行者，聲聲叫道：「老師！老師！救我一救！」行者道：「你被強盜踢死。此乃陰司地藏王菩薩之處。我老孫特來取你到陽世間，對明此事。既蒙菩薩放回，又延你陽壽一紀，待十二年之後，你再來也。」那員外頂禮不盡。

行者謝辭了菩薩，將他吹化爲氣，掉於衣袖之間，同去幽府，復返陽間。駕雲頭到了寇家，即喚八戒捎開材蓋，把他魂靈兒推付本身。須臾間，透出氣來活了。那員外爬出材來，對唐僧四衆磕頭道：「師父！師父！寇洪死於非命，蒙師父至陰司救活，乃再造之恩！」言謝不已。及回頭，見各官羅列，即又磕頭道：「列位老爹都如何在舍？」那刺史道：「你兒子始初遞失狀，坐名告了聖僧，我即差人捕獲。不期聖僧路遇殺劫你家之賊，奪取財物，送還你家。是我下人誤捉，未得詳審，當送監禁。今夜被你顯魂，我先伯亦來家訴告。縣中又蒙浪蕩遊神下界，一時就有這許多顯應，所以放出聖僧，聖僧卻又去救活你也。」那員外跪道：「老爹，其實枉了這四位聖僧。那夜有三十多名強盜，明火執杖，劫去傢俬，是我難捨，向賊理說，不期被他一腳撩陰踢死，與這四位何干？」叫過妻子來：「是誰人踢死，你等輒敢妄告？請老爹定罪。」當時一家老小隻是磕頭。刺史寬恩，免其罪過。寇洪教安排筵宴，酬謝府縣厚恩，各各未坐回衙。至次日，再掛齋僧牌，又款留三藏，三藏決不肯住。卻又請親友，辦旌幢，如前送行而去。咦！這正是：證夾：「天高」句人所共知，「地闊」句人未必知。二句和看，始見其妙。

地闢能存兇惡事闢：同「僻」。，天高不負善心人。

逍遙穩步如來徑，只到靈山極樂門。

畢竟不知見佛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不能深藏潛隱，招禍之由。此回言通幽達明脫災之道。夫道高者毀來，德修者謗興。此修行人之所必有，然能被褐懷玉，深藏若愚，有若無，實若虛，混俗和光，方圓應世，則我者無自滿之失，而在人者少爭奇之思，雖外有些小魔障，亦可以逢兇而化吉。否則，門前賽寶，輕浮淺露，便是開門揖盜，自取滅亡。

寇員外因示富而被盜，又不肯舍財而拼命，乃系逐於末而忘其本，暗室虧心，外邊盡假，被賊撩陰一腳踢死，出爾反爾，於賊何涉？噫！寇員外之死而入陰，即唐僧之死而入陰。何則？寇員外之死，皆由送唐僧過於奢華之故。然則四衆不善於遁跡潛形，而員外亦即炫耀資財，此老嫗、寇梁兄弟，陷他四衆所由來也。

狀雲：「唐僧點着火」，法身不定也；「八戒叫殺人」，不知禁戒也；「沙和尚劫出金銀去」，任意張狂也；「孫行者打死我父親」，肆行無忌也。如此招搖，顧外失內．認假爲真，暗生障礙，其苦也不亦宜乎？獨是金酬外護，則是以德相酬，以恩相報，何至反遭魔毒而入獄？殊不知員外因送僧人而致死．僧人因酬外護而入獄，皆是不能韜明養晦，務於外而失於內，恩內有害，德中懷刑，勢所必然。外護入地獄，僧人人牢獄，僅是在不明之地安身立命，重於末節，一傷其本原。雖靈山不遠，而猶在鬼窟中作生涯；即真經在望，尚在地獄中做事業，焉能逃得閻王老子之手乎？當斯時也，若非振道心，去人心，幾不令前功俱廢乎？

「四衆到得監門，行者笑道：『進去！進去！這裏莫狗咬，倒好耍子。』」夫狗者，貪圖之物，比人之貪心。既無貪心，隨在而安，倒好耍子。不色不空，「有用用中無用，無功功裏施功」矣。「禁子亂打要錢」者，是禁其不得在外而亂貪；「行者叫與袈裟」者，是示其須在懷中而掏寶。「行者叫禁於道：『我們那兩個包袱中，有一件棉襴袈裟，價值千金，你們解開拿了去罷。』」二者人心，一背道心，解開兩包，拿出一件，即是解去人心，拿出道心。若能如此者，方是解災脫難之根本，故獄官見袈裟而看關文，便知不是強盜矣。

所可異者，行者暗想師父有一夜車獄之困，已過四更，要去打聽打聽，何時不可。而必在四更以後也？此有道焉。當五更平旦之時，有虛靜之氣，乃道心發現之時，正好打聽幽明之路，過此一時，理欲相混，善惡不分，而幽明之事未易以打聽。

夫天下事，有形跡者，人可以識；無色相者，人難以知。行者變蜢蟲兒，暗裏潛行，始則到於大街之市，窺聽言語，而護口生意之愚父愚婦，莫之能識；既而入於寇姓之家，學聲講話，而陷害無辜之婦人小子，莫之能辨；又既而進於刺史之宅，掉經詐言，而不審來因之酷吏贓官，莫之能認。又從空中改作大法身，伸下一隻腳。把個縣堂踩滿，概縣官吏人等驚煌，磕頭禮拜，皆莫之或違。此暗則潛藏默運，而不露些子機關；明則大法腳力，而足以鎮壓羣迷。真脫災消難之作爲，起死回生之要訣，尚何有地獄囹圄之苦？此寇家遞解狀而悔過，衆官開監門而認錯所由來者。

「行者復入幽明地界，討回員外魂靈，死而復生。明足以鎮壓世俗，幽足以暗服鬼神，幽明通徹，隱顯莫測，誠所謂有大腳力者。最妙處是「神光一照如天赦，黑暗陰司處處明。」蓋幽明有相通之理，陰陽有感應之機，天堂地獄，由人自造；致福招禍，惟人自裁。出此人彼，一定不易。大聖入幽冥，豈真入幽冥哉？是特神觀密察，屋漏不虧，表裏如一，明無不徹之謂，非有大腳力者烏能如此？及員外說出「被賊一腳踢死，與四衆無干」，而誤陷之情，方得釋然矣。

噫！前遭一腳之害，而入地獄，皆因爭奇好賽，而着於色相；今借一腳之力，而脫地獄，皆因潛蹤隱跡，而能顧本原。一腳之錯與不錯，生死關之，可不畏哉？昔杏林囑道光禪師雲：「汝急往通邑大都，依有力者爲之。」即依此大腳力也。然則有大腳力者，方脫地獄，而無大腳力者，暗遭飛腳。故結雲：「地闊能存兇惡事，天高不負善心人。逍遙穩步如來徑，只到靈山極樂門。」大腳力豈小補雲哉？

詩云：

善中起見動人必，怎曉塵情利害深。

欲救本原完大道，潛藏默運化羣陰。

# 第九十八回 猿熟馬馴方脫殼 功成行滿見真如

李本總批：可惜《無字經》不曾取來，所以如今東土都是個鑽故紙的蒼蠅。可惜！可痛！所以一藏《無字經》，完完全全都在此處，只要人合着眼去看耳。

憺漪子曰：樂哉！樂哉！蓋至是而三藏始得脫凡胎見佛祖也。嗚呼，豈不難哉！夫以三藏跋涉之險遠，與修持之艱辛，既過玉真觀，便修然直上靈山可矣。而又阻之以凌雲渡，試之以獨木橋、無底船，雖鷲峯咫尺，猶可望而不可親，蓋必如是而後始得脫凡胎見佛祖也。嗚呼，豈不難哉！由玉真觀至靈山，不出山門，即從中堂而出後門，明乎仙佛同門：道爲堂宇，而禪爲閫奧也。且大仙所指者，不在平地而在高峯，又明乎仙佛同歸：道爲入門升堂，而禪爲登峯造極也。兩家會合之妙，明白顯易無過於此。不然，《西遊》一成佛之書也，何以前有三星洞之神仙，後有玉真觀之大仙耶？

又曰：同一無字之經也，古佛以爲東土衆生愚迷，不識無字之經，其視此經也何重！佛祖又以爲衆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傳之，其視此經也又何輕！要之，此經非有輕重，迷者自輕，悟者自重耳。其如衆生之迷多悟少何？

取經人已歷五千零四十日，必須恰湊八日以完藏數。然則三藏此行，雖欲增損一日而不可得也，又何怪乎一十四遍寒暑耶？五千四十日，共走十萬八千里，析而計之，每日所走尚不及二十二里。此二十二里誰人不走乎？乃唐僧之後，更無唐僧，何也？

笑蒼子於是書固童而習之者，因受讀而嘆曰：古本之較俗本，有三善焉。俗本遺卻唐僧出世四難，一也；有意續鳧就鶴，半用俚詞填湊，二也；篇中多金陵方言，三也。而古本應有者有，應無者無，令人一覽瞭然，豈非文壇快事乎？

話表寇員外既得回生，復整理了幢幡鼓樂，僧道親友，依舊送行不題。卻說唐僧四衆，上了大路。果然西方佛地，與他處不同。見了些琪花瑤草、古柏蒼松。所過地方，家家向善，戶戶齋僧。每逢山下人修行，又見林間客誦經。師徒們夜宿曉行，又經有六七日，忽見一帶高樓，幾層傑閣。真個是：

沖天百尺，聳漢凌空。低頭觀落日，引手摘飛星。豁達窗軒吞宇宙，嵯峨棟宇接雲屏。黃鶴信來秋樹老，綵鸞書到晚風清。證夾：絕妙好詞。此乃是靈宮寶闕，琳館珠庭。真堂談道，宇宙傳經。花向春來美，松臨雨過青。紫芝仙果年年秀，丹鳳儀翔萬感靈。

三藏舉鞭遙指道：「悟空，好去處耶！」行者道：「師父，你在那假境界，假佛像處，倒強要下拜；今日到了這真境界，真佛像處，倒還不下馬，是怎的說？」三藏聞言，慌得翻身跳下來，已到了那樓閣門首。只見一個道童，證夾：道童妙。斜立山門之前，應聲叫道：「那來者莫非東土取經人麼？」長老急整衣，抬頭觀看。見他：

身披錦衣，手搖玉麈。身披錦衣，寶閣瑤池常赴宴；手搖玉麈，丹臺紫府每揮塵。肘懸仙籙，足踏履鞋。飄然真羽士，秀麗實奇哉。煉就長生居勝境，修成永壽脫塵埃。聖僧不識靈山客，當年金頂大仙來。

孫大聖認得他，即叫：「師父，此乃是靈山腳下玉真觀金頂大仙，他來接我們哩。」三藏方纔醒悟，進前施禮。大仙笑道：「聖僧今年纔到。我被觀音菩薩哄了。證夾：哄了你些甚麼？他十年前領佛金旨，向東土尋取經人，原說二三年就到我處。我年年等候，渺無消息，不意今年才相逢也。」三藏合掌道：「有勞大仙盛意，感激！感激！」遂此四衆牽馬挑擔，同入觀裏。卻又與大仙一一相見，即命看茶擺齋，又叫小童兒燒香湯與聖僧沐浴了，好登佛地。正是那：

功滿行完宜沐浴，煉馴本性合天真。

千辛萬苦今方息，九戒三皈始自新九戒三皈：佛教並無「九戒」的說法，三皈九戒出於道教。如道教正一派入道，有「三皈九戒十二願」之說。三皈依爲皈依道、經、師三寶。九戒爲：一者敬讓，孝養父母。二者克勤，忠於君王。三者不殺，慈救衆生。四者不淫，正身處物。五者不盜，推義損己。六者不嗔，兇怒凌人。七者不詐，諂賊害善。八者不驕，傲忽至真。九者不二，奉戒專一。。

魔盡果然登佛地，災消故得見沙門。

洗塵滌垢全無染，反本還原不壞身。

師徒們沐浴了，不覺天色將晚，就於玉真觀安歇。次早，唐僧換了衣服，披上錦襴袈裟，戴了毗盧帽，手持錫杖，登堂拜辭大仙。大仙笑道：「昨日襤縷，今日鮮明，觀此相，真佛子也。」三藏拜別就行。大仙道；「且住，等我送你。」行者道：「不必你送，老孫認得路。大仙道：「你認得的是雲路。聖僧還未登雲路，當從本路而行。」行者道：「這個講得是。老孫雖走了幾遭，只是雲來雲去，實不曾踏着此地。李旁：着眼。既有本路，還煩你送送。我師父拜佛心重，幸勿遲疑。」那大仙笑吟吟，攜着唐僧手，接引旃檀上法門。原來這條路不出山門，就自觀宇中堂穿出後門便是觀宇中堂穿出後門：靈山是佛教聖地，本不應有道觀。此處從道觀後門上靈山，應是反映了作者佛道合一或借佛教宣揚內丹術的思想。認爲修得金丹大道與成佛本來無二。清劉一明注此二句：「前面有爲之道過去，即是後邊無爲之道，不必另尋門戶，只此一乘法，餘二皆非真也。」可參考本回「那個原來是你」及「不合藏數」等條注。。李旁：禪玄原是一家。證夾：仙佛同源，到此不但明明說出，且明明畫出矣。大仙指着靈山道：「聖僧，你看那半天中有祥光五色，瑞藹千重的，就是靈鷲高峯，佛祖之聖境也。」唐僧見了就拜。行者笑道：「師父，還不到拜處哩。常言道『望山走倒馬』。離此鎮還有許遠，如何就拜？若拜到頂上，得多少頭磕是？」大仙道：「聖僧，你與大聖、天蓬、捲簾四位，已此到於福地，望見靈山，我回去也。」三藏遂拜辭而去。

大聖引着唐僧等，徐徐緩步，登了靈山。不上五六里，見了一道活水，響潺潺滾浪飛流，約有八九里寬闊，四無人跡。三藏心驚道：「悟空，這路來得差了。敢莫大仙錯指了？此水這般寬闊，這般洶湧，又不見舟楫，如何可渡？」行者笑道：「不差！你看那壁廂不是一座大橋？要從那橋上行過去，方成正果哩。」長老等又近前看時，橋邊有一扁，扁上有「凌雲渡」三字凌雲渡：神話傳說中，仙山之下往往有深溝大澗，用以隔絕仙凡。如崑崙山，鳳麟洲之外，均有弱水繞之。明洪楩輯《清平山堂話本·張子房慕道記》載：張良輔佐漢高祖取得天下後，即出家修道。漢高祖思念不已，訪至山中，「張良引駕，正行之間，前面一個仙童，指化一條大澗，橫擔獨木高橋一根，請高祖先行。高祖恐怕木滾，不敢行過。張良拂抽而過此橋」，而漢高祖被阻在澗對面。，原來是一根獨木橋。李旁：着眼。證夾：妙。正是：

遠看橫空如玉棟，近觀斷水一枯槎。

維河架海還容易維：維繫，連接。，獨木單梁人怎蹅！

萬丈虹霓平臥影，千尋白練接天涯。

十分細滑渾難渡，除是神仙步彩霞。

三藏心驚膽戰道：「悟空，這橋不是人走的。我們別尋路徑去來。」行者笑道：「正是路！正是路！」八戒慌了道：「這是路？那個敢走？水面又寬，波浪又湧，獨獨一根木頭，又細又滑，怎生動腳？」行者道：「你都站下，等老孫走個兒你看。」

好大聖，拽開步，跳上獨木橋，搖搖擺擺。須臾跑將過去，在那邊招呼道：「過來！過來！」唐僧搖手。八戒、沙僧咬指道：「難！難！難！」行者又從那邊跑過來，拉着八戒道：「呆子，跟我走，跟我走！」那八戒臥倒在地道：「滑！滑！滑！走不得，你饒我罷！讓我駕風霧過去。」行者按住道：「這是甚麼去處，許你駕風霧？必須從此橋上走過，方可成佛。」李旁：着眼。八戒道：「哥阿，佛做不成也罷，實是走不成。」證夾：行不得也哥哥。

他兩個在那橋邊滾滾爬爬，扯扯拉拉的耍鬥，沙僧走去勸解，才撒脫了手。三藏回頭，忽見那下溜中有一人撐一個船來，叫道：「上渡！上渡！」長老大喜道：「徒弟，休得亂頑。那裏有隻渡船兒來了。」他三個跳起來站定，同眼觀看，那船兒來得至近，原來是一隻無底的舟兒無底的舟兒：禪宗常以「無底船」比喻能使人解脫而不可思議、無法用語言表述的佛法。宋《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十八書信《答楊教授》：「欲來年春夏間，棹無底船，吹無孔笛，施無盡供，說無生話。」元普度禪師圓寂時作偈：「八十二年，駕無底船。踏翻歸去，明月一天。」。李旁：着眼。證夾：又妙。行者火眼金睛，早已認得是接引佛祖，又稱爲南無寶幢光王佛。行者卻不題破，只管叫：「這裏來！撐攏來！」霎時撐近岸邊，又叫：「上渡！上渡！」三藏見了，又心驚道：「你這無底的破船兒，如何渡人？」佛祖道：「我這船：證夾：一字一牟尼珠，豈止迷津寶筏。

鴻蒙初判有聲名，幸我撐來不變更。

有浪有風還自穩，無終無始樂昇平。

六塵不染能歸一，萬劫安然自在行。

無底船兒難過海，今來古往渡羣生今來古往渡羣生：佛教常以船渡人比喻救度衆生。《華嚴經十行品》形容菩薩：「譬如船師常以大船於河流中，不依此岸，不著彼岸，不住中流，而度衆生，無有休息。」。」

孫大聖合掌稱謝道：「承盛意接引吾師。師父，上船去。他這船兒，雖是無底，卻穩。縱有風浪也不得翻。」長老還自驚疑，行者扠着膊子，往上一推。那師父踏不住腳，轂轆的跌在水裏，早被撐船人一把扯起，站在船上。師父還抖衣服，垛鞋腳，抱怨行者。行者卻引沙僧、八戒，牽馬挑擔，也上了船，都立在𦩅𦪀之上。那佛祖輕輕用力撐開，只見上溜頭泱下一個死屍。證夾：難得，難得。長老見了大驚，行者笑道：「師父莫怕。那個原來是你那個原來是你：《西遊記》常將道教的修成金丹和佛教的「成佛」、取得真經混爲一談。所謂「真個佛法便是道，一個孩兒兩個抱」（《性命圭旨》引劉海蟾語）。內丹術認爲，金丹的最高成就是「出陽神」，即將元神、元炁凝鍊成脫離於軀殼、永恆存在的生命體，名爲陽神。時機成熟即可移出體外，而此軀殼則拋棄不用。而佛教中也有視肉身爲皮囊，捨棄肉身成佛的說法。故唐僧見水面浮現己身死屍，即對這種佛道二教說法的藝術加工。。」李旁：着眼。八戒也道：「是你，是你！」沙僧拍着手，也道：「是你，是你！」那撐船的打着號子，也說：「那是你！可賀，可賀！」

他們三人也一齊聲相和。撐着船，不一時，穩穩當當的過了凌雲仙渡。三藏才轉身，輕輕的跳上彼岸。有詩爲證。證夾：佳言如霏玉屑，令人應接不暇。詩曰：

脫卻胎胞骨肉身，相親相愛是元神。

今朝行滿方成佛，洗淨當年六六塵六六塵：當指「六六法」，即人感知外境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對六境（也稱六塵，即色、聲、香、味、觸、法）的作用，根據作用性質的不同，共三十六種：六識（六根對六境產生的分辨）、六觸（六根接觸六境後產生的認知）、六受（六根對六境的接受）、六想（六根對六境的想念）、六思（六根對六境的思慮）、六愛（六根對六境的愛戀）。塵即染污，指這些相互作用都可以染污人本來清淨的心靈。。

此誠所謂廣大智慧，登彼岸無極之法。四衆上岸回頭，連無底船兒卻不知去向，行者方說是接引佛祖。三藏方纔省悟，急轉身，返謝了三個徒弟。行者道：「兩不相謝。彼此皆扶持也。李旁：着眼。證夾：真實語，只覺有味。我等虧師父解脫，借門路修功，幸成了正果；師父也賴我等保護，秉教伽持，喜脫了凡胎。師父，你這面前花草松篁，鸞鳳鶴鹿之勝境，比那妖邪顯化之處，孰美孰惡？何善何兇？」三藏稱謝不已。一個個身輕體快，步上靈山。早見那雷音古剎：

頂摩霄漢中，根接須彌脈根接須彌脈：須彌是佛教傳說中的山。據說入水八萬由旬（由旬是古印度一種長度計算單位），出水八萬由旬。頂上是佛祖居住地。這裏是說靈山與須彌山相接。。巧峯排列，怪石參差。懸崖下瑤草琪花，曲徑傍紫芝香蕙。仙猿摘果入桃林，卻似火燒金；白鶴棲松立枝頭，渾如煙捧玉。綵鳳雙雙，青鸞對對。綵鳳雙雙，向日一鳴天下瑞；青鸞對對，迎風耀舞世間稀。又見那黃森森金瓦疊鴛鴦，明幌幌花磚鋪瑪瑙。東一行，西一行，盡都是蕊宮珠闕；南一帶，北一帶，看不了寶閣珍樓。天王殿上放霞光，護法堂前噴紫焰。浮屠塔顯，優鉢花香優鉢花：梵語，又作「烏鉢羅」或「優波羅」、「漚鉢羅」。產於天竺，即青蓮花，其花香潔。。正是地勝疑天別，雲閒覺晝長。紅塵不到諸緣靜，萬劫無虧大法堂。

師徒們逍逍遙遙走上靈山之巔，又見青松林下列優婆，翠柏叢中排善士。長老就便施禮，慌得那優婆塞、優婆夷、比丘僧、比丘尼合掌道：「聖僧且休行禮，待見了牟尼，卻來相敘。」行者笑道：「早哩！早哩！且去拜上位者。」

那長老手舞足蹈，隨着行者，直至雷音寺山門之外。那廂有二大金剛迎住道：「聖僧來耶？」三藏躬身道：「是弟子玄奘到了。」答畢，就欲進門。金剛道：「聖僧少待，容稟過再進。」那金剛着一個轉山門報與二門上四大金剛，說唐僧到了；二門上又傳入三門上，說唐僧到了。三山門內原是打供的神僧，聞得唐僧到時，急至大雄殿下，報與如來至尊釋迦牟尼文佛說釋迦牟尼文佛：即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又譯爲「釋迦文尼」或「釋迦文」。：「唐朝聖僧到於寶山取經來了。」佛爺爺大喜。即召聚八菩薩、四金剛、五百阿羅、三千揭諦、十一大曜、十八伽藍，兩行排列，卻傳金旨，召唐僧進。那裏邊一層一節，欽依佛旨，叫：「聖僧進來。」這唐僧循規蹈矩，同悟空、悟能、悟淨，牽馬挑擔，徑入山門。正是：證夾：何異出暗室而睹晴天！

當年奮志奉欽差，領牒辭王出玉階。

清曉登山迎霧露，黃昏枕石臥雲霾。

挑禪遠步三千水，飛錫長行萬里崖飛錫：傳說有道行的僧人能持錫杖飛空，後以飛錫指僧人遊方。《釋氏要覽》卷下：「今僧遊行，嘉稱飛錫。此因高僧隱峯遊五臺，出淮西，擲錫飛空而往也。若西天得道僧，往來多是飛錫。」。

念念在心求正果，今朝始得見如來。

四衆到大雄寶殿殿前，對如來倒身下拜。拜罷，又向左右再拜。各各三匝以遍，復向佛祖長跪，將通關文牒奉上。如來一一看了，還遞與三藏。三藏頫囪作禮，啓上道：「弟子玄奘，奉東土大唐皇帝旨意，遙詣寶山，拜求真經，以濟衆生。望我佛祖垂恩，早賜回國。」證夾：帶來避寒犀角，何不獻上？如來方開憐憫之口，大發慈悲之心，對三藏言曰：「你那東土乃南贍部洲。只因天高地厚，物廣人稠，多貪多殺，多淫多誑，多欺多詐。不遵佛教，不向善緣，不理三光，不重五穀。不忠不孝，不義不仁，瞞心昧己，大斗小秤，害命殺牲，造下無邊之孽；罪盈惡滿，致有地獄之災。所以永墮幽冥，受那許多碓搗磨舂之苦，變化畜類，有那許多披毛頂角之形，將身還債，將肉飼人。其永墮阿鼻，不得超升者，皆此之故也。雖有孔氏在彼孔氏：指孔子，儒家的創始人。，立下仁義禮智之教；帝王相繼，治有徒流絞斬之刑，其如愚昧不明，放縱無忌之輩何耶！李旁：真，真。我今有經三藏三藏：爲經、律、論三藏，印度佛教聖典的三種分類。「經藏」爲佛陀教說的經典和教義，「律藏」爲佛制定的律儀規章，「論藏」爲對佛教經義進一步發揮論說的著作。而「法藏」是對佛教經典的籠統稱呼。這種「法藏談天，論藏說地，經藏度鬼」的說法並非三藏原義。參見第八回「三藏真經」條注。，可以超脫苦惱，解釋災愆。三藏：有《法》一藏，談天；有《論》一藏，說地；有《經》一藏，度鬼。共計三十五部，該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四卷該：總括，相當於。。真是修真之徑，正善之門。凡天下四大部洲之天文、地理、人物、鳥獸、花木、器用、人事，無般不載。汝等遠來，待要全付與汝取去，但那方之人，愚蠢村強，毀謗真言，不識我沙門之奧旨。」李旁：真。證夾：即此一篇，可當三藏真經矣！何必更開寶閣。叫：「阿儺、伽葉，你兩個引他四衆到珍樓之下，先將齋食待他。齋罷，開了寶閣，將我那三藏經中，三十五部之內，各檢幾卷與他，教他傳留東土，永注洪恩。」

二尊者即奉佛旨，將他四衆領至樓下。看不盡那奇珍異寶，擺列無窮。只見那設供的諸神鋪排齋宴，盡皆是仙品仙餚、仙茶仙果，珍羞百味，與凡世不同。師徒們頂禮了佛恩，隨心享用。其實是：

寶焰金光映目明，異香奇品更微精。

千層金閣無窮麗，一派仙音入耳清。

素味仙花人罕見，香茶異食得長生。

向來受盡千般苦，今日榮華喜道成。

這番造化了八戒，便宜了沙僧，佛祖處正壽長生脫胎換骨之饌，盡着他受用。二尊者陪奉四衆餐畢，卻入寶閣開門登看。那廂有霞光瑞氣籠罩千重，彩霧祥雲遮漫萬道。經櫃上，寶篋外，都貼了紅籤，楷書着經卷名目楷書着經卷名目：這個作者開出的經目，和今天流傳的佛教經目有很大差異。這可能出於作者不懂佛法的杜撰，也可能是某些經書歷史上經過了改名、合併、分離。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一引有此經目，文字略同，並雲「錄此廣異聞，不必論其有無」。今將《菩薩經》、《恩意經大集》等與正統佛教經典不同的書名一一作了註釋，其餘的如《金剛經》、《華嚴經》等確有其書，則不加註釋（此類問題的具體研究，可參考曹炳建《<西遊記>中所見佛經目考》）。。乃是：

《涅槃經》一部：七百四十八卷

《菩薩經》一部《菩薩經》：不是一部經書的名字，應是多部經書的總稱，如《菩薩本緣經》、《菩薩本行經》、《菩薩本起經》等。：一千二十一卷

《虛空藏經》一部：四百卷

《首楞嚴經》一部：一百一十卷

《恩意經大集》一部《恩意經大集》：今無此經。據《釋氏要覽》卷中，以父母恩、衆生恩、國主恩、三寶恩爲「四恩」，作者或根據四恩造此經書名。：五十卷

《決定經》一部《決定經》：明胡應麟作《決宏經》。今傳經書有《菩薩決定經》、《法乘義決定經》、《決定毗尼經》、《決定義經》等。：一百四十卷

《寶藏經》一部：四十五卷

《華嚴經》一部：五百卷

《禮真如經》一部《禮真如經》：今無此經，明胡應麟作《李真經》。：九十卷

《大般若經》一部：九百一十六卷

《大光明經》一部《大光明經》：應即《金光明經》，明胡應麟作《金光明品經》，下文唐僧所取得的經目亦作《金光明品經》。：三百卷

《未曾有經》一部：一千一百一十卷

《維摩經》一部：一百七十卷

《三論別經》一部《三論別經》：今無此經，佛教稱《中論》、《十二門論》、《百論》爲「三論」。隋吉藏撰有《三論玄義》。中國佛教三論宗即因主要研習「三論」而得名。：二百七十卷

《金剛經》一部：一百卷

《王法輪經》一部《王法輪經》：今無此經，明胡應麟作《正法輪經》。《開元釋教錄》卷五上有《一音顯正法經》、卷十六有《一音演正法經》。《大正大藏經目錄》有《大乘菩薩正法經》、《大集會正法經》等。：一百二十卷

《佛本行經》一部：八百卷

《五龍經》一部《五龍經》：佛教典籍無此經書。宋人王則起義造反，曾傳播《五龍經》，可見《五龍經》是民間傳播的僞經，與佛教有一定關係。：三十二卷

《菩薩戒經》一部：一百一十六卷

《大集經》一部：一百三十卷

《摩竭經》一部《摩竭經》：應爲《三摩竭經》，講述三摩竭菩薩的事蹟。：三百五十卷

《法華經》一部：一百卷

《瑜伽經》一部：一百卷

《寶長經》一部《寶長經》：今無此經，當作《寶常經》，佛教中有「寶常佛」，《寶常經》或可理解爲寶常佛傳教的經書。：二百二十卷

《西天論經》一部《西天論經》：今無此經。：一百三十卷

《僧祇經》一部《僧祇經》：今無此經，「僧祇部」是佛教的一個流派，所以《僧祇經》或可理解爲僧祇部的經典。：一百五十七卷

《佛國雜經》一部《佛國雜經》：今無此經，明胡應麟作《西天佛國雜經》。應爲《十往生阿彌陀佛國經》、《南無阿閦（chù）佛國經》等經書的合稱。《開元釋教錄》多卷著錄《阿佛國經》。卷十八著錄有《十往生阿彌陀佛國經》。《大正大藏經目錄》有《佛國經》。《南無諸佛要集經》卷二有《南無阿佛國經》。：一千九百五十卷

《起信論經》一部《起信論經》：通稱《大乘起信論》或《起信論》。大乘佛教重要論書，相傳爲古印度馬鳴著。：一千卷

《大智度經》一部：一千八十卷

《寶威經》一部《寶威經》：今無此經，佛教有「寶威力菩薩」、「寶威德菩薩」。《寶威經》可以理解爲寶威力菩薩傳教的經書。：一千二百八十卷

《本閣經》一部《本閣經》：今無此經，有《樓閣經》，又稱《大寶樓閣經》，見於《開元釋教錄》等。今有《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經》。：八百五十卷

《正律文經》一部《正律文經》：今無此經，《佛學大辭典》「三藏」條曰：「經律論也。此三者，各包藏文義，故名三藏。經說定學，律戒說學。」《宗教大辭典》「律」條曰：「佛教對比丘、比丘尼所制定的禁戒，謂能制伏諸惡，故名。」此所謂「正律文」大概即指「禁戒」類經典。：二百卷

《大孔雀經》一部：二百二十卷

《唯識論經》一部《唯識論經》：通稱《唯識論》或《成唯識論》。佛教唯識學經典著作。：一百卷

《具舍論經》一部《具舍論經》：應爲《俱舍論》，佛教說一切有部論典。全稱《阿毗達磨俱舍論》。印度世親著。：二百卷

阿儺、伽葉引唐僧看遍經名，對唐僧道：「聖僧東土到此，有些甚麼人事送我們？快拿出來，李旁：此處也少不了錢。好傳經與你去。」三藏聞言道：「弟子玄奘，來路迢遙，不曾備得。」二尊者笑道：「好，好，好！白手傳經繼世，後人當餓死矣！」行者見他講口扭捏，不肯傳經，他忍不住叫噪道：「師父，我們去告如來，教他自家來把經與老孫也。」阿儺道：「莫嚷！此是甚麼去處，你還撒野放刁！到這邊來接着經。」八戒、沙僧耐住了性子，勸住了行者，轉身來接。一卷卷收在包裏，馱在馬上，又捆了兩擔，八戒與沙僧擔着，卻來寶座前叩頭，謝了如來，一直出門。逢一位佛祖拜兩拜，見一尊菩薩拜兩拜。又到大門，拜了比丘僧、尼，優婆夷、塞，一一相辭，下山奔路不題。

卻說那寶閣上有一尊燃燈古佛，他在閣上，暗暗的聽着那傳經之事，心中甚明。原是阿儺、伽葉將無字之經傳去，李旁：可惜此經不傳，至今令人墮文字中。卻自笑雲：「東土衆僧愚迷，不識無字之經，卻不枉費了聖僧這場跋涉？」問：「座邊有誰在此？」只見白雄尊者閃出。古佛分付道：「你可作起神威，飛星趕上唐僧，把那無字之經奪了，教他再來求取有字真經。」證夾：古佛婆心，慈憫如此。白雄尊者即駕狂風，滾離了雷音寺山門之外，大作神威。那陣好風，真個是：

佛前勇士，不比巽二風神。仙竅怒號，遠賽吹噓少女。這一陣，魚龍皆失穴，江海逆波濤。玄猿捧果難來獻，黃鶴回雲找舊巢。丹鳳清音鳴不美，錦雞喔運叫聲嘈。青松枝折，優鉢花飄。翠竹竿竿倒，金蓮朵朵搖。鐘聲遠送三千里，經韻輕飛萬壑高。崖下奇花殘美色，路傍瑤草偃鮮苗。綵鸞難舞翅，白鹿躲山崖。蕩蕩異香漫宇宙，清清風氣徹雲霄。

那唐長老正行間，一聞香風滾滾，只道是佛祖之禎祥禎祥：祥瑞。，未曾提防。又聞得響一聲，半空中伸下一隻手來，將馬馱的經輕輕搶去，唬得個三藏捶胸叫喚，八戒滾地來追，沙和尚護守着經擔，孫行者急趕去如飛。那白雄尊者，見行者趕得將近，恐他棍頭上沒眼，一時間不分好歹，打傷身體，即將經包捽碎，拋落塵埃。行者見經包破落，又被香風吹得飄零，卻就按下雲頭顧經，不去追趕。那白雄尊者收風斂霧，回報古佛不題。

八戒去追趕，見經本落下，遂與行者收拾揹着，來見唐僧。唐僧滿眼垂淚道：「徒弟啞！這個極樂世界，也還有兇魔欺害哩！」沙僧接了抱着的散經，打開看時，原來雪白，並無半點字跡。慌忙遞與三藏道：「師父，這一卷沒字。」李旁：此經如今世上極多，提學來歲考，遍地都是。行者又打開一卷看時，也無字。八戒打開一卷，也無字。三藏叫：「通打開來看看。」卷卷俱是白紙。證夾：取經豈取紙乎？長老短嘆長吁的道：「我東土人果是沒福！似這般無字的空本無字的空本：禪宗認爲真正的佛法是不落文字、無法言說的。但爲了讓更多的人瞭解，只能勉強形成文字，但離本意已經相去甚遠。《壇經》：「諸佛妙理，非關文字。」託名呂洞賓《真經歌》也稱：「真經原來無一字，能度衆生出大羅。」故下文稱「無字真經，倒也是好的」。，取去何用？怎麼敢見唐王？誑君之罪，誠不容誅也！」行者早已知之，對唐僧道：「師父，不消說了。這就是阿儺、迦葉那廝，問我要人事沒有，故將此白紙本子與我們來了。快回去告在如來之前，問他掯財作弊之罪。」八戒嚷道：「正是！正是！告他去來！」四衆急急回山，無好步，忙忙又轉上雷音。

不多時，到于山門之外。衆皆拱手相迎，笑道：「聖僧是換經來的？」證夾：說得不差！三藏點頭稱謝。衆金剛也不阻擋，讓他進去，直至大雄殿前。行者嚷道：「如來！我師徒們受了萬蜇千魔，千辛萬苦，自東土拜到此處，蒙如來分付傳經，被阿儺、迦葉掯財不遂，通同作弊，故意將無字的白紙本兒教我們拿去，我們拿他去何用？望如來敕治！」佛祖笑道：「你且休嚷，他兩個問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經不可以輕傳，亦不可以空取，李旁：又爲講經和尚張本。向時衆比丘聖僧下山，曾將此經在舍衛國趙長者家與他誦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脫，只討得他三鬥三升麥粒黃金回來麥粒：原本作「變粒」，楊閩齋本作「麥粒」，李卓吾評本作「米粒」，此據楊閩齋本。。我還說他們忒賣賤了，教後代兒孫沒錢使用。證夾：俗謔雲：「和尚要錢經也賣。」其佛祖真將經賣錢耶？不過設詞以示珍重耳。你如今空手來取，是以傳了白本。白本者，乃無字真經，倒也是好的。李旁：着眼。因你那東土衆僧，愚迷不悟，只可以此傳之耳。」即叫：「阿儺、迦葉，快將有字的真經，每部中各檢幾卷與他，來此報數。」

二尊者復領四衆，到珍樓寶閣之下，仍問唐僧要些人事。三藏無物奉承，即命沙僧取出紫金鉢盂，雙手奉上道：「弟子委是窮寒路遠，不曾備得人事。這鉢盂乃唐王親手所賜，教弟子持此沿路化齋。今特奉上，聊表寸心。萬望尊者不鄙輕褻，將此收下，待回朝奏上唐王，定有厚謝。只是以有字真經賜下，庶不孤欽差之意，遠涉之勞也。」那阿儺接了，但微微而笑。被那些管珍樓的力士，管香積的庖丁，看閣的尊者，你抹他臉，我撲他背，彈指的，扭脣的，一個個笑道：「不羞！不羞！須索取經的人事須索：即「需索」。敲詐勒索。！」李旁：趣甚。只是罪過，不當人子。須臾，把臉皮都羞皺了，只是拿着鉢盂不放。迦葉卻纔進閣檢經，一一查與三藏。三藏卻叫：「徒弟們，你們都好生看看，莫似前番。」他三人接一卷，看一卷，卻都是有字的。傳了五千零四十八卷，乃一藏之數一藏之數：即所謂「五千四十八卷」，語出唐釋智升著《開元釋教錄》卷十：「都計大小乘經律論及賢聖傳見入藏者，總一千七十六部。合五千四十八卷。」《開元釋教錄》是歷史上較早較重要的佛經目錄，後來編修之大藏經，卷數屢有增加，一般在六七千卷左右。日本934年《大正新修大藏經》，已達一萬餘卷。清楊仁山《等不等觀雜錄》卷四「一藏數目辨」：「今時僧俗持誦經咒，動稱一藏。問其數，則雲五千四十八也。嘗考歷代藏經目錄，惟《開元釋教錄》有五千四十八卷之數，餘則增減不等，至今乃有七千二百餘卷矣。」。收拾齊整，馱在馬上，剩下的，還裝了一擔，八戒挑着。自己行囊，沙僧挑着。行者牽了馬，唐僧拿了錫杖，按一按毗盧帽，抖一抖錦袈裟，才喜喜歡歡，到我佛如來之前。正是那：

大藏真經滋味甜，如來造就甚精嚴。

須知玄奘登山苦，可笑阿儺卻愛錢。

先次未詳虧古佛，後來真實始安然。

至今得意傳東土，大衆均將雨露沾。

阿儺、伽葉引唐僧來見如來。如來高升蓮座，指令降龍、伏虎二大羅漢敲響雲磬，遍請三千諸佛、三千揭諦、八金剛、四菩薩、五百尊羅漢、八百比丘僧、大衆優婆塞、比丘尼、優婆夷，各天各洞，福地靈山，大小尊者、聖僧，該坐的請登寶座，該立的侍立兩傍。一時間，天樂遙聞，仙音嘹亮，滿空中祥光疊疊，瑞氣重重，諸佛畢集，參見瞭如來。如來問：「阿儺、迦葉，傳了多少經卷與他？可一一起數起數：次數。這裏指計數。。」二尊者即開報：「見付去唐朝：

《涅槃經》：四百卷

《菩薩經》：三百六十卷

《虛空藏經》：二十卷

《首楞嚴經》：三十卷

《恩意經大集》：四十卷

《決定經》：四十卷

《寶藏經》：二十卷

《華嚴經》：八十一卷

《禮真如經》：三十卷

《大般若經》：六百卷

《金光明品經》：五十卷

《未曾有經》：五百五十卷

《維摩經》：三十卷

《三論別經》：四十二卷

《金剛經》：一卷

《正法論經》：二十卷

《佛本行經》：一百一十六卷

《五龍經》：二十卷

《菩薩戒經》：六十卷

《大集經》：三十卷

《摩竭經》：一百四十卷

《法華經》：十卷

《瑜伽經》：三十卷

《寶常經》：一百七十卷一百七十卷：世德堂本原作「二百七十卷」，多於原數0卷，應有誤，據李卓吾評本改，則所有經目卷數合計正好5048卷。

《西天論經》：三十卷

《僧祇經》：一百一十卷

《佛國雜經》：一千六百三十八卷

《起信論經》：五十卷

《大智度經》：九十卷

《寶威經》：一百四十卷

《本閣經》：五十六卷

《正律文經》：十卷

《大孔雀經》：十四卷

《維識論經》：十卷

《具舍論經》：十卷

在藏總經，共三十五部，各部中檢出五千零四十八卷，證夾：恰是三分之一。與東土聖僧傳留在唐。見俱收拾整頓於人馬馱擔之上，專等謝恩。」

三藏四衆拴了馬，歇了擔，一個個合掌躬身，朝上禮拜。如來對唐僧言曰：「此經功德，不可稱量。雖爲我門之龜鑑龜鑑：龜可以卜吉兇；鑑是鏡子，可以照美醜，比喻可供人對照學習的榜樣或引以爲戒的教訓。，實乃三教之源流。若到你那南贍部洲，示與一切衆生，不可輕慢，非沐浴齋戒，不可開卷。寶之！重之！蓋此內有成仙了道之奧妙，有發明萬化之奇方也。」三藏叩頭謝恩，信受奉行，依然對佛祖遍禮三匝，承謹歸誠，領經而去。去到三山門，一一又謝了衆聖不題。

如來因打發唐僧去後，才散了傳經之會。傍又閃上觀世音菩薩合掌啓佛祖道：「弟子當年領金旨向東土尋取經之人，今已成功，共計得一十四年，乃五千零四十日，還少八日，不合藏數不合藏數：道教內丹術常援引佛教概念解釋丹理，甚至認爲「真經」即「真金（金丹）」。託名呂洞賓所作《真經歌》：「說真經，不脫空，西川澗底產黃金。五千四十歸黃道，正合一部大藏經（此處爲了詩句整齊，脫略了八日的零頭）。」清傅金銓注：「一部大藏經，五千四十八卷，人身亦然。五千四十八日而黃道始開……五千四十八日，至此而氣候始通。氣候不通，則天地隔絕，氣候既通，則天地相應，潮應於地，星應於天，此天地之理即道之理，天地之機即道之機也。」按：黃道，內丹術認爲人體內自會陰直達泥丸，有一條運送藥物的道路，爲黃道，並參見第七十回「『攢簇五行』四句」條注。據此註文，人從出生起，至少需要過五千四十八天（按每年360天計，即十四歲零八天），身體成熟，黃道才能打通，此時「天地相應」，修煉內丹纔會成功。。望我世尊早賜聖僧回東轉西，須在八日之內，庶完藏數，準弟子繳還金旨。」如來大喜道：「所言甚當。準繳金旨。」即叫八大金剛分付道：「汝等快使神威，駕送聖僧回東，把真經傳留，即引聖僧西回。須在八日之內，以完一藏之數。證夾：難得如此恰好，亦奇。勿得遲違。」金剛隨即趕上唐僧，叫道：「取經的，跟我來！」唐僧等俱身輕體健，蕩蕩飄飄，隨着金剛駕雲而起。這纔是：

見性明心參佛祖，功完行滿即飛昇。

畢竟不知回東土怎生傳授，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言道成之後，須要韜明隱跡，以待脫化矣。然當脫化之時，苟以幻身爲重，不肯截然放下，猶非仙佛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之妙旨。故仙翁於此回，指出末後一着，叫修行人大解大脫，期入於無生無滅之地也。

如提綱着緊處在「猿熟馬馴方脫殼」一句。「猿」者，真空之道；「馬」者，妙有之法。「熟」者，圓成而無礙；馴者，活潑而自然。道至圓成，則真空不空；法至自然，則真色不色；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合而一之，有無不立，道法兩忘；圓陀陀，光灼灼，淨倮倮，赤灑灑，純陽無陰，獨露《乾》元面目矣，而非雲心之熟，意之馴。若以心熟意馴猜之，誠問脫殼，脫出個什麼？如曰脫出個心意，則心意因幻身而有，幻身且無，心意何在？即此而思，可知道法非心意矣。從來評《西遊》者，俱以「心猿意馬」爲解，獨悟一陳公雲：「猿爲道體，馬爲功力。」洵爲仙翁知音。

「方脫殼」三字，大有講究，其中包含無窮實理，成仙作佛，於此定其高低，不可不玩。何則？猿未熟，馬未馴，須賴有爲之道，熟之馴之，未可脫殼，而亦不能脫殼也；若猿已熟，馬已馴，急須無爲之道，不必再熟再馴，即可脫殼，而亦不得不脫殼也。倘猿未熟，馬未馴，而即行無爲之道，則是懸空妄想，腳根不實，命基不固，若有一毫滲漏，未免拋身人身，而未可即脫殼；若猿已熟，馬已馴，而仍守有爲之道，則爲幻身所累，休歇無地，性理不明，饒君子百之年壽，總是無知一愚夫，而必須求脫殼。無爲而必先有爲者，如六祖惠能已悟本來無一物，而又在四會混俗和光者是也；有爲而必須無爲者，如初祖達摩，始而長蘆下功，既而少林冷坐者是也。蓋猿未熟，馬未馴，必須熟之馴之，以行有爲之道；若猿已熟，馬已馴，急求解之脫之，以行無爲之道。

「唐僧到玉真觀，金頂大仙接着。」已是到金仙之分，而猿熟馬馴，體變純陽之時矣。故詩云：「煉就長生居勝境，修成永壽脫塵埃」也。大聖道：「此乃靈山腳下，金頂大仙。」以見仙即是佛，佛即是仙。仙者，金丹有爲之道；佛者，圓覺無爲之道。佛不得金丹不能成佛，仙不明圓覺不能成仙，一而二，二而一，靈山雷音即金頂大仙，豈可以仙佛歧而二之乎？

「燒湯與聖僧沐浴，好登佛地」者，猿熟馬馴，從有爲而入無爲也。詩中「洗塵滌垢全無染，返本還元不壞身。」金丹成就，無塵無垢，純陽無陰也。「昨日襤縷，今日鮮明，睹此相真佛子」者，了命之後，必須了性；有爲事畢，必須無爲也。

「聖僧未登雲路，當從本路而行」者，下德者以術延其命，猿不熟，而必熟之於無可熟；馬不馴，而必馴之於無可馴，還須腳踏實地也。「行者走過幾遭，不曾踏着此地」者，上德者以道全其形，猿本熟，馬本馴，猿不必熟而自熟，馬不必馴而自馴，可以頓悟圓通也。

「這條路不出門，就是觀宇中堂，穿出後門便是」者，前面有爲之道過去，即是後邊無爲之道，不必另尋門戶，「只此一乘法，餘二皆非真」也。大仙道：「聖僧已到於福地，望見靈山，我回去也。」命之至者，即性之始，到得無爲，而不事有爲也。

至凌雲渡，獨木橋，唐僧心驚，以爲大仙錯指，是猿熟馬馴，而不知此脫殼也。行者道：「不差，要從那橋上行過去，方成正果。」言猿熟馬馴，而不可不在此脫殼也。了命之後，不得不了性，了性所以脫殼也。

「凌雲渡，獨木橋」，悟一子注云：「自人識趣卑暗，物慾障礙，彼岸高遠，如凌雲然；自人肆行無憚，幽隱自欺，內省微危，若獨木然。」是則是矣，而猶未見仙翁之本意也。果如是言，則必上獨木橋，而方過凌雲渡，不上獨木橋，而凌雲渡難過，何以未上獨木橋，用無底船亦過乎？以吾論之，別有道焉。

蓋成仙作佛，爲天下希有之事，人人所欲得，人人所難能。如凌雲之高而難渡，正以難渡者而渡之，則仙矣、佛矣。蓋渡之之法有二，一則無爲之道，一則有爲之道。無爲之道，最上一乘之道；有爲之道，金丹之道。一乘之道，即獨木橋；金丹之道，即無底船。獨木橋所以接上智，無底艙所以渡中人。何爲獨木橋，獨木者，一乘也；橋者，梁道也，即最上一乘無爲之道。故曰：「從橋上過，方成正果。」詩云：「單梁細滑渾難渡，除是神仙步彩霞。」言最上一乘之道，惟上智頓悟者可以行，而下智漸修者則難渡。

三藏心驚道：「這橋不是人走的。」以見下智者則難渡；行者笑道：「正是路！正是路！」以見上智者可以行。「行者跳上橋，須臾跑將過去，又從那邊跑過來。」上智之人，本性圓明，不假施爲，頓超彼岸，隨機應變，遇境而安，出入無礙，來往不拘，無爲之用自成，《中庸》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唐僧搖手、八戒沙僧咬指道：難！難！難！』」又曰：「滑！滑！滑！」下智之人秉性愚魯，爲私慾所蔽，爲全緣所誘，忘其本來面目，失其固有天良，着於假相，好生而惡死，不能頓悟圓通，終難歸於大覺。若無金丹之道，焉能過得凌雲之渡？《中庸》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參同》雲：「上德無爲，不以察求；下德爲之，其用不休。」此無底船之不可無者也。

「無底」者，腳踏實地，增損之道。增者，增其功；損者，損其道。增之又增，損之又損，直到增無可增，損無可損之處而後已。所謂「爲功日增，爲道日減。」即「其用不休」，無底船之義。詩云：「有浪有風還自穩，無終無始樂昇平。六塵不染能歸一，萬劫安然自在行。」此係實言，非是妄談。故行者道：「他這無底船兒，雖是無底，卻穩。縱有風浪，也不得翻。」特以金丹之道，有體有用，有火有候，盜生殺之氣，奪造化之權；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若到得丹成已後，由勉強而歸自然，先了命而後了性，直入無上妙覺之地，與上德者同歸一途。所謂「其次致曲，曲能有誠。」即不明上獨木橋，而獨木橋已早暗上矣。曰；「卻穩」，曰：「不得翻」，何等明白顯示？

「長老還自驚疑，行者往上一推，師父踏不住腳，轂轆的跌在水裏。」噫！長老至玉真觀，已是猿熟馬馴，至凌雲渡，更有何驚疑之事？其所以驚疑者，以其有此幻身耳，有此幻身，所以不敢渡而驚疑，有此幻身，而不得不度。一推跌在水裏，正欲其無此幻身。太上所謂「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者是也。「早被撐船人，一把扯起，站在船上。」無此幻身，即有法身。性命雙修，彼此一把，無上妙覺之法船也。

「上流頭泱下一個死屍，長老大驚。行者道：『莫怕，那個原來是你！』八戒道；『是你！是你！』沙僧也道：『是你！是你！』撐船的也說：『那是你！」」露出法身，何惜幻身？性命懼了，何用五行？大道完成，何用作爲？俱道「是你」，道成之後，一切丹房器皿爐鼎壇竈，委而棄之。「齊聲相賀，不一時，穩穩當當過了凌雲渡，輕輕的跳在彼岸。」詩云：「脫卻胎胞骨肉身，相親相愛是元神。」猿熟馬馴方脫殼矣，誠所謂廣大智慧，登彼岸無極之大法門也。

「四衆上岸，連無底船兒，都不知去向，方知是接引佛祖。」「魚兔若還入手，自然忘卻筌蹄。渡河筏子上天梯，到彼悉皆遺棄」也。到此地位，心法兩忘，天人渾化，正是兩不相謝，彼此扶持，有無俱不立，物我悉歸空，早已不覺，逍遙走上靈山之頂大雄寶殿，而拜見如來面矣。

噫！「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要知此道，要知此名，即如來三藏真經，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四卷，修真之經，正善之門。無如世人愚蠢材強，毀謗真言，不識其中之奧妙，抑知聖賢大道？不特始終全得，即於其中稍檢其真，得其滋味，信受奉行，即可「脫卻凡胎能不老，吞將仙液得長生」，而況於他乎？

「阿難迦葉，以唐僧無人事，笑道：『好，好，好！白手傳經，繼世後人當餓死矣！」古人云：「至人傳，匪人萬兩金不換。」豈真索人事而傳經？蓋以金丹大道，有體有用，天道居其半，人事居其半，若無人事，欲全天道，焉能了得性命？「阿難傳與無字真經，燃燈以爲東土衆生不識，使白雄尊者追回，後奉金鉢，方傳有字真經。」夫「無字真經」者，無爲之道；「有字真經」者，有爲之道。無爲之道，以道全其形，上智者頓悟圓通，立證佛果，無人事而可以自得；有爲之道，以術延其命，下智者真履實踐，配合成丹，須衣鉢而後可以修真。有爲之功，總歸於無爲，有字真經實不出於無字，以人不識其無字，而以有字者以度之。無字有字，皆是真經，無字者賴有字而傳，有字者賴無字而化。一有一無，而天地造化之氣機，聖賢大道之血脈，無不備矣。後世之得以成仙作佛者，多賴此有字真經之功力，有字真經豈小補雲哉？

「三藏真經之中，總檢出五千零四十八卷，僅滿一藏之數者何哉？經者，徑也，道也。五千四十八卷真經，即五千四十八黃道，乃天地造化，週而復始，貞下起元，一陽來複之妙道。此道此經，順則生天、生地、生人、生物；逆則爲聖、爲賢、爲仙、爲佛。故曰：「此經功德不可稱量，雖爲我門之龜鑑，實乃三教之源流，其中有成仙了道之奧妙，發明萬物之奇方。」以是知佛即仙，仙即聖，聖即佛，三教一家，門殊而道同，彼後世各爭門戶者，安知有此？

「取經人共計十四年，乃五千四十八日，只是少了八日，不合藏數。」任重道遠，須要實修，少一步不能完滿，所謂「大都全藉修持力，毫髮差殊不結丹。」傳經須在八日之內，以完一藏之數，下手抄訣，還得真傳。若無師指，難以自知，所謂「只爲丹經無口訣，叫君何處結靈胎。」曰「八日之內」者，天地以七日而來複，隱示金丹下手，正在於此，惟此一事實，餘二皆非真，不得私猜妄議也。

噫！仙翁一部《西遊》，即是如來三藏真經。仙翁《西遊》全部，共演貞下起無，一陽來複之旨，傳與學人，即是阿難三藏經中，各撿出幾卷，合成一藏之數，傳與唐僧。可知仙翁《西遊》一部主意，是借如來以演其道，借阿難以傳其法，五千四十八卷真經妙義，備於《西遊》之中。然仙翁已將有字真經傳與後世，而學者急須求明師無字口訣，點破先天一陽來複之旨，勤而修之，儘性至命，完成大道，纔是「見性明心參佛祖，功完行滿即飛昇」矣。

詩曰：

火功運到始方圓，由勉抵安道可全。

消盡後天離色相，不生不滅大羅仙。

# 第九十九回 九九數完魔剗盡 三三行滿道歸根

李本總批：此一回轉折，更出人意表！天地不全，經卷亦破，乃大徹大悟之語。何物猴猻，容易說出！可惜，可惜，如此說破，復有貪圖完滿算計十全者，真可笑也。

憺漪子曰：八十一難中，少一難、不得完一九九之數，猶之夫五千四十八日中，少八日不合一藏之數也。天地間事事缺陷不全，而獨於災難晷刻之數，毫髮不肯假借如此。甚矣，學道之難也！或曰：金剛之慾完一難，何以必於通天河？蓋適當五萬四千之半途也。通天河何以遇老黿？還元之義也。還元而何以墮水？水者，天一所生，地六所成，爲天地最初之數。三藏出世拋江，回東墮水，蓋八十一難，與賊相終始，亦與水相終給也。不墮水，安能完難？不完難，安能還元？不還元，安能正果！

八十難中，有以一難爲難者，有以一難爲二難者，有以一難爲三四難者。分之則爲八十，合之則四十八耳。然以八十計之，則九九之數缺一；以四十八計之，則七七之數亦缺一。九與七俱陽數，名異而實同也，又安得不補足一難也？

西方三藏之經，其得取歸東土者，僅居三之一，於數原屬不全。然五千四十八卷，已滿一藏之目，是自西視之爲不全，而自東視之則猶然大全也。至曬經石上沾破經尾，而後乃成其爲不全矣。同一藏數也，何晷刻必欲其完，而經卷必欲其缺耶？

話表八金剛既送唐僧回國不題。那三層門下，有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六丁六甲、護教伽藍，走向觀音菩薩前啓道：「弟子等向蒙菩薩法旨，暗中保護聖僧，今日聖僧行滿，菩薩繳了佛祖金旨，我等望菩薩準繳法旨。」菩薩亦甚喜道：「準繳，準繳。」又問道：「那唐僧四衆，一路上心行何如？」諸神道：「委實心虔意志，料不能逃菩薩洞察。但只是唐僧受過之苦，真不可言。他一路上歷過的災愆患難，弟子已謹記在此。這就是他災難的簿子。」菩薩從頭看了一遍。這正是那：

「蒙差揭諦皈依旨，謹記唐僧難數清：

金蟬遭貶第一難。出胎幾殺第二難。

滿月拋江第三難。尋親報冤第四難。

出城逢虎第五難。折從落坑第六難。

雙叉嶺上第七難。兩界山頭第八難。

陡澗換馬第九難。失卻袈裟第十難。

夜被火燒十一難。收降八戒十二難。

黃風怪阻十三難。請求靈吉十四難。

流沙難渡十五難。收得沙僧十六難。

四聖顯化十七難。不識人蔘十八難。

五莊觀中十九難。貶退心猿二十難。

松林失散二十一難。寶象國捎書二十二難。

金鑾殿變虎二十三難。平頂山逢魔二十四難。

山壓大聖二十五難。洞中高懸二十六難。

盜寶更名二十七難。烏雞國救主二十八難。

被魔化身二十九難。號山逢怪三十難。

風攝聖僧三十一難。心猿遭害三十二難。

請聖降妖三十三難。搬運車遲三十四難。

大賭輸贏三十五難，祛道興僧三十六難。

路逢大水三十七難，身落天河三十八難。

魚籃現身三十九難。金山逢怪四十難。

天神難伏四十一難。問佛根源四十二難。

喫水遭毒四十三難。女國留婚四十四難。

琵琶洞受苦四十五難。再貶心猿四十六難。

識得獼猴四十七難。火焰山高四十八難。

求取芭蕉扇四十九難。收縛魔王五十難。

賽城掃塔五十一難。取寶救僧五十二難。

小雷音遇難五十三難。大困天神五十四難。

朱紫國行醫五十五難。拯救疲癃五十六難。

降妖取後五十七難。七情迷沒五十八難。

多目遭傷五十九難。路阻獅駝六十難。

怪分三色六十一難。城裏遇災六十二難。

請佛收魔六十三難。比丘救子六十四難。

辨認真邪六十五難。鳳仙國求雨六十六難。

救女怪臥僧房六十七難。無底洞遭困六十八難。

稀柿拜穢六十九難。花豹迷人七十難。

棘林吟詠七十一難。黑河沉沒七十二難。

滅法國難行七十三難。元夜觀燈七十四難。

趕捉犀牛七十五難。失落兵器七十六難。

會慶釘鈀七十七難。天竺招婚七十八難。

奪帛酬恩七十九難。脫胎凌雲八十難。

路遙十萬八千里，聖僧歷難簿分明聖僧歷難以上：所述八十難，世德堂本次序錯亂，《西遊證道書》與《新說西遊記》則將八十難重新理清脈絡，並在文字上作了修飾。爲便於讀者，所以將這兩部書的八十難，取代世德堂本。。」

菩薩將難簿目過了一遍，急傳聲道：「佛門中九九歸真佛門中九九歸真：佛教本無八十一難的說法。道教經典，如《元始天尊說靈應藥王救八十一難真經》，認爲人生要經歷八十一種苦難，如風寒暑溼、山嵐瘴氣等。此處謂「佛門中九九歸真」，當也是融合佛道的一種說法。另據此難簿順序，與前文故事的順序尚有不一致之處，例如本應在車遲國之前的「黑河沉沒」，在此簿中被列在滅法國之前，「棘林吟詠」也不與小西天故事銜接，則此難簿當體現了《西遊記》早期的一種面貌，今不作訂正，從保留其原貌。。聖僧受過八十難，還少一難，不得完成此數。」即令揭諦：「趕上金剛，還生一難者。」李旁：這轉妙。證夾：此非餘波剩阜也，正是千里來龍之穴，七級浮屠之尖，非此不能完結。這揭諦得令，飛雲一駕向東來。一晝夜趕上八大金剛，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謹遵菩薩法旨，不得違誤。」八金剛聞得此言，刷的把風按下，將他四衆，連馬與經，墜落下地。噫！正是那：證夾：金丹祕訣，到此盡露。

九九歸真道行難，堅持篤志立玄關玄關：佛教稱入道的法門。。

必須苦煉邪魔退，定要修持正法還。

莫把經章當容易，聖僧難過許多般。

古來妙合參同契參同契：本爲東漢魏伯陽著，是一部用《周易》、黃老和煉丹三者參合的道教修煉著作。據宋陳顯微《周易參同契解》，指周易、黃老和爐火。三者相通，合乎於道。參，三。同，相通。契，契合，符合。此處僅借「符合、契合」之義。，毫髮差殊不結丹。

三藏腳蹅了凡地，自覺心驚。八戒呵呵大笑道：「好！好！好！這正是要快得遲。」沙僧道：「好！好！好！因是我們走快了些兒，教我們在此歇歇哩。」大聖道：「俗語云：『十日灘頭坐，一日行九灘。』」三藏道：「你三個且休鬥嘴。認認方向，看這是甚麼地方。」沙僧轉頭四望道：「是這裏！是這裏！師父，你聽聽水響。」行者道：「水響想是你的祖家了。」八戒道：「他祖家乃流沙河。」沙僧道：「不是，不是，此通天河也。」三藏道：「徒弟呵，仔細看在那岸？」行者縱身跳起，用手搭涼篷，仔細看了，下來道：「師父，此是通天河西岸。」三藏道：「我記起來了。東岸是原有個陳家莊。那年到此，虧你救了他兒女，深感我們，要造船相送，幸白黿伏渡。我記得西岸上四無人煙。這番如何是好？」八戒道：「只說凡人不作弊，原來這佛面前的金剛也會作弊。他奉佛旨，教送我們東回，怎麼到此半路上就丟下我們？如今豈不進退兩難，怎生過去？」沙僧道：「二哥休報怨。我的師父已得了道，前在凌雲渡已脫了凡胎，今番斷不落水。教師兄同你我都作起攝法，把師父駕過去也。」行者頻頻的暗笑道：「駕不去，駕不去。」你看他怎麼就說個駕不去？若肯使出神通，說破飛昇之奧妙，師徒們就一千個河也過去了；只因心裏明白，知道唐僧九九之數未完，還該有一難，故稽留於此。

師徒們口裏紛紛的講，足下徐徐的行，直至水邊，忽聽得有人叫道：「唐聖僧，唐聖僧！這裏來，這裏來！」四衆皆驚。舉頭觀看，更無人跡，又沒舟船，卻是一個大白賴頭黿在岸邊探着頭叫道：「老師父，我等了你這幾年，卻纔回也？」行者笑道：「老黿，向年累你，今歲又得相逢。」三藏與八戒、沙僧都歡喜不盡。行者道：「老黿，你果有接待之心，可上岸來。」那黿縱身爬上河來。行者叫把馬牽上他身。八戒還蹲在馬尾之後。唐僧站在馬頸左邊，沙僧站在右邊。行者一腳踏着老黿的項，一腳踏着老黿的頭叫道：「老黿，好生走穩着。」那老黿登開四足，踏水面如行平地。將他師徒四衆，連馬五口，馱在身上，徑向東岸而來。誠所謂：證夾：以爲返本還元可，以爲貞下起元亦可。

不二門戶法奧玄不二門戶：即「不二法門」。佛教術語，指平等沒有差異的至道。，諸魔戰退識人天。

本來面目今方見，一體原因始得全。

秉證三乘隨出入，丹成九轉任周旋。

挑包飛杖通休講，幸喜還元遇老黿。

老黿馱着他們，躧波踏浪，行經多半日，將次天晚，好近東岸，忽然問曰：「老師父，我向年曾央到西方見我佛如來，與我問聲歸着之事，還有多少年壽，果曾問否？」原來那長老自到西天玉真觀沐浴，凌雲渡脫胎，步上靈山，專心拜佛及參諸佛菩薩聖僧等衆，意念只在取經，他事一毫不理，所以不曾問得老黿年壽，無言可答；卻又不敢欺打誑語，沉吟半晌，不曾答應。老黿即知不曾替問，他就將身一幌，唿喇的淬下水去，李旁：失信的看樣。把他四衆連馬並經，通皆落水通皆落水：據《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載，玄奘法師攜經回國途中，確曾有經卷落水之事：「又西北行三日至信度大河，河廣五六里，經像及同侶人並坐船而進，法師乘象涉渡。時遣一人在船看守經及印度諸異花種，將至中流，忽然風波亂起，搖動船舫，數將覆沒。守經者惶懼墮水，衆人共救得出，遂失五十夾經本及花果種等。」。噫！還喜得唐僧脫了胎，成了道，若似前番，已經沉底。又幸白馬是龍，八戒、沙僧會水，行者笑巍巍顯大神通，把唐僧扶駕出水，登彼東岸。只是經包、衣服、鞍轡俱溼了。

師徒方登岸整理，忽又一陣狂風，天色昏暗，雷閃並作，走石飛沙。但見那：

一陣風，乾坤播蕩；一聲雷，振動山川。一個閃，鑽雲飛火；一天霧，大地遮漫。風氣呼號，雷聲激烈。閃掣紅綃，霧迷星月。風鼓的砂塵撲面，雷驚的虎豹藏形，閃幌的飛禽叫噪，霧漠的樹木無蹤。那風攪得個通天河波浪翻騰，那雷振得個通天河魚龍喪膽，那閃照得個通天河徹底光明，那霧蓋得個通天河岸崖昏慘。好風！頹山烈石松篁倒。好雷！驚蟄傷人威勢豪。好閃！流天照野金蛇走。好霧！混混漫空蔽九霄。

唬得那三藏按住了經包，沙僧壓住了經擔，八戒牽住了白馬，行者卻雙手輪起鐵棒，左右護持。原來那風、霧、雷、閃乃是些陰魔作號陰魔：這裏似指金丹初成，陽神出現時的陰魔侵襲。內丹術認爲，陽神初出時會遇到陰魔襲擾，若稍不慎，就會入於魔境，前功盡棄。清柳華陽《大成捷要》講述陽神初出的景象：「陽神初出凡身，形僅三寸……端居金光之內，其丹光餘氣，悉化爲天魔外道，百般景象，引誘陽神。差稍着聲色於聞見，陽神既一去而不返，入於魔境。轉生六道輪迴，世人以爲坐化小成之果，非也。而前功盡廢矣，真可悲哉。此皆因煉己未絕，心無真死之過也。必須一意守定金光，死心不動，一切魔境，不着自退……此陰魔皆化爲真神，現我面前，於色身一樣，方保無失矣。」，欲奪所取之經。勞嚷了一夜，直到天明，卻纔止息。長老一身水衣，戰兢兢的道：「悟空，這是怎的起？」行者氣呼呼的道：「師父，你不知就裏。我等保護你取獲此經，乃是奪天地造化之功，可以與乾坤並久，日月同明，壽享長春，法身不朽；此所以爲天地不容，鬼神所忌，欲來暗奪之耳。一則這經是水溼透了；二則是你的正法身壓住，雷不能轟，電不能照，霧不能迷；又是老孫輪着鐵棒，使純陽之性，護持住了；及至天明，陽氣又盛，所以不能奪去。」

三藏、八戒、沙僧方纔省悟，各謝不盡。少頃，太陽高照，卻移經於高崖上，開包曬晾，至今彼處曬經之石尚存。他們又將衣鞋都曬在崖傍，立的立，坐的坐，跳的跳。真個是：

一體純陽喜向陽，陰魔不敢逞強梁。

證夾：此所謂消盡陰魔，鬼莫侵也。向來安得有此！

須知水勝真經伏，不怕風雷閃霧光。

自此清平歸正覺，從今安泰到仙鄉。

曬經石上留蹤跡，千古無魔到此方。

他四衆檢看經本，一一曬晾，早有幾個打魚人，來過河邊，抬頭看見。內有認得的道：「老師父可是前年過此河往西天取經的？」八戒道：「正是，正是。你是那裏人？怎麼認得我們？」漁人道：「我們是陳家莊上人。」八戒道：「陳家莊離此有多遠？」漁人道：「過此衝南有二十里就是也。」八戒道：「師父，我們把經搬了陳家莊上曬去。他那裏有住坐，又有得喫，就教他家與我們漿漿衣服，卻不是好？」三藏道：「不去罷。在此曬乾了，就收拾找路回也。」那幾個漁人，行過南衝，恰遇着陳澄。叫道：「二老官，前年在你家替祭兒子的師父回來了。」陳澄道：「你在那裏看見？」漁人回指道：「都在那石上曬經哩。」

陳澄隨帶了幾個佃戶，走過沖來望見，跑近前跪下道：「老爺取經回來，功成行滿，怎麼不到舍下，卻在這裏盤弄盤弄：徘徊，逗留。？快請，快請到舍。」行者道：「等曬乾了經，和你去。」陳澄又問道：「老爺，這經典、衣物，如何溼了？」三藏道：「昔年虧白黿馱渡河西，今年又蒙他馱渡河東。已將近岸，被他問昔年託問佛祖壽年之事，我本未曾問得，他遂淬在水內，故此溼了。」又將前後事細說了一遍。那陳澄拜請甚懇，三藏無已，遂收拾經卷。不期石上把《佛本行經》沾住了幾卷，遂將經尾沾破了。所以至今《本行經》不全，曬經石上猶有字跡。三藏懊悔道：「是我們怠慢了，不曾看顧得！」行者笑道：「不在此！不在此！蓋天地不全。這經原是全全的，今沾破了，乃是應不全之奧妙也。豈人力所能與耶！」證夾：乾坤缺陷，正是乾坤大出，被此公一語道破。師徒們果收拾畢，同陳澄赴莊。

那莊上人家，一個傳十，十個傳百，百個傳千，若老若幼，都來接看。陳清聞說，就擺香案，在門前迎迓；又命鼓樂吹打。少頃到了，迎入。陳清領閤家人眷，俱出來拜見，拜謝昔日救女兒之恩，隨命看茶擺齋。三藏自受了佛祖的仙品、仙餚，又脫了凡胎成佛，全不思凡間之食。二老苦勸，沒奈何，略見他意。孫大聖自來不吃煙火食，也道：「勾了。」沙僧也不甚喫。八戒也不似前番，就放下碗。行者道：「呆子也不吃了？」八戒道：「不知怎麼，脾胃一時就弱了。」遂此收了齋筵，卻又問取經之事。三藏又將先至玉真觀沐浴，凌雲渡身輕，及至雷音寺參如來，蒙珍樓賜宴，寶閣傳經。始被二尊者索人事未遂，故傳無字之經。後復拜告如來，始得授一藏之數，並白黿淬水，陰魔暗奪之事，細細陳了一遍，就欲拜別。那二老舉家如何肯放，且道：「向蒙救拔兒女深恩莫報，已創建一座院宇，名之曰救生寺，專侍奉香火不絕。」又抱出原替祭之兒女陳關保、一秤金叩謝，證夾：此時當有十四五歲矣。復請至寺觀看。三藏卻又將經包兒收在他家堂前，與他念了一卷《寶常經》。後至寺中，只見陳家又設饌在此。還不曾坐下，又一起來請。還不曾舉筯，又一起來請一起：這裏的「起」是量詞，一撥的意思。。絡繹不絕，爭不上手。三藏俱不敢辭，略略見意。只見那座寺果蓋得齊整：

山門紅粉膩，多賴施主功。一座樓臺從此立，兩廊房宇自今興。硃紅隔扇，七寶玲瓏。香氣飄雲漢，清光滿太空。幾株嫩柏還澆水，數乾喬松未結叢。活水迎前，通天疊疊翻波浪；高崖倚後，山脈重重接地龍。

三藏看畢，才上高樓。樓上果妝塑着他四衆之像。八戒看見，扯着行者道：「兄長的相兒甚像。」沙僧道：「二哥，你的又像得緊。只是師父的又忒俊了些兒。」三藏道：「卻好！卻好！」遂下樓來。下面前殿後廊，還有擺齋的候請。行者卻問：「向日大王廟兒如何了？」衆老道：「那廝，當年拆了。老爺，這寺自建立之後，年年成熟，歲歲豐登，卻是老爺之福庇。」行者笑道：「此天賜耳，與我們何與！但見我們自今下後，保你這一莊上人家子孫繁衍，六畜安生，年年風調雨順，歲歲雨順風調。」衆等卻叩頭拜謝。

只見那前前後後，更有獻果獻齋的無限人家。八戒笑道：「我的蹭蹬！那時節喫得，卻沒人家連請是請；今日喫不得，卻一家不了，又是一家。」饒他氣滿，略動手，又喫勾八九盤素食；縱然胃傷，又吃了二三十個饅頭。已皆盡飽，又有人來相邀。三藏道：「弟子何能，感蒙至愛？望今夕暫停，明早再飲飲：領。參見第九十二回「飲受」條注。。」時已深夜，三藏守定真經，不敢暫離，就於樓下打坐看守。將及三更，三藏悄悄的叫道：「悟空，這裏人家，識得我們道成事完了。自古道：『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證夾：好話。恐爲久淹，失了大事。」行者道：「師父說得有理。我們趁此深夜，人皆熟睡，寂寂的去了罷。」八戒卻也知覺，沙僧儘自分明，白馬也能會意。遂此起了身，輕輕的抬上馱垛馱垛：捆紮成垛供馱運的貨物或行李。，挑着擔從廡廊馱出。到于山門，只見門上有鎖。行者又使個解鎖法，開了二門、大門，找路望東而去。只聽得半空中有八大金剛叫道：「逃走的，跟我來！」那長老聞得香風蕩蕩，起在空中。這正是：

丹成識得本來面，體健如如拜主人。

畢竟不知怎生見那唐王，且聽下回分解。

悟元子曰：上回結出性命俱了，脫去幻身之假，露出法身之真，入於至誠無私地位，而大道完成矣。然功成雖在自造，而火候全賴師傳，若不能始終通徹，縱金丹到手，未免得而復失，有「夜半忽風雷」之患。故此回叫學者急訪明師，究明全始全終之下手歸着，方可完成大化神聖之妙道也。

篇首「唐僧既被八大金剛送回國，菩薩將難籌看過，急傳聲道：『佛門中「九九歸真」，聖僧受過八十難，還少一難，不得完成此數。』即命揭諦趕上金剛，附耳低言：『如此如此，謹遵菩薩法旨，不得違誤。』」噫！唐僧脫殼成真，已到如來地步，豈真少一難，而故生一難以補其數乎？蓋以金丹火候，至幽至深，至詳至細，有內火候，有外火候，有采藥火候，有修丹火候，有結胎火候，有脫胎火候，絲毫之差，千里之失，須要真師附耳低言，指示個明白，方能直前無阻，大道易成。「不得違誤」，是叫人決定求師，而不得違誤。此言師心自造，有失前程。此一難，乃八十一難收完結果之一難。過得此難，八十一難俱可了了；過不得此難，而八十難盡不能過得也。

詩云：「古來妙合參同契，毫髮差時不結丹。」《參同契》爲古來歷聖口口相傳，心心相授之妙道，若修行人所明之理與《參同》有絲毫不同，即是盲修瞎煉，外道旁門，未許結丹，而況不求師者乎？「唐僧被金剛墜在凡地，八戒呵呵大笑道；『好！好！好！這正是要快得遲。』」言不得師傳，而妄自造作，急欲向前，反成落後，未免爲有知者，「呵呵大笑」。學者當先以此爲戒，甚勿妄想騰空，墜在凡地也。

「三藏道：『認認這是什麼地方。』行者道：『是這裏！是這裏！』八戒對沙憎道：『想是你的祖家。』行者道；『不是！不是！此通天河也。』」夫通天河乃還元返本之處，結胎在此，脫胎在此，正所謂五千四十八卷之真經，十萬八千之中道，真陰真陽之本鄉，神觀大觀之竅妙，須要於此處認識的親切，審問個明白，無毫髮之差，才能自東上西，自西回東，而功完行滿，成真了道。否則，僅知前半火候，而不知後半火候，終被這裏擋住，雖真經到手，而未許我有，其返本還元，猶未可定也。「三藏道：『仔細看在那岸。』行者道：『此是通天河西岸。』」此處不可不辨，前次過通天河，是苦修而求於他家；今此過通天河，是得經而歸於我家。故前難在東岸，而不得到西岸；今難在兩岸，而不得到東岸也。

「沙僧道：『我師父已脫了凡胎，把師父駕過去。』行者微微笑道：『駕不去！駕不去！』」蓋金丹大道，有爲無爲，各有其時；結服脫胎。另有妙用。了得前半功夫，不難於脫凡胎；未了後半功夫，如何能脫聖脫。此中機祕，不得師指，枉自猜量。故仙翁於此處提明道：「你道他說怎麼駕不去，若肯使出神通，說破飛昇之奧妙，就一千個河也過得去了。只因心裏明白，知道九九之數未完，還該有此一難，故稽留於此。」噫！可曉然矣。諸般色相盡脫，而於法身未脫，終非九還七返金液大還丹之旨。原其法身之不能脫者，皆因未遇明師說破飛昇之奧妙耳。不知飛昇奧妙，即此一難，便稽留於中途，而不得回家矣。

「忽聽有人叫道：『聖僧這裏來！』四衆看時，卻還是那個大白賴頭黿。」言前之有爲者，求此還元之道；後之無爲者，了此還元之道。有爲無爲，總爲此還元，這裏去，還從這裏來，未可舍這裏而在別處了者，其所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四衆連馬五口，上在白黿身上，向東岸而來。」詩謂「不二門中法奧玄，諸魔戰退識人天。本來面目今方見，一體原因始得全。果證三乘憑出入，丹成九轉任周旋。挑包飛杖通休講，幸喜還元遇老黿。」此《河圖》、《洛書》，體用如一，功完行滿，五行悉化，渾然太極，無字之真經在是也。

何以老黿因不曾問他的歸着，呼啦的淬下水去，把四衆連馬並經，皆落水中乎？此等處，學者勿得錯會，若以唐僧還該一難，差之多矣。殊不知上西天取經，乃有爲了命之事，是知至至之，起腳之道也；得經回來乃無爲了性之事，是知終終之，歸着之道也。倘只知起腳，而不問歸着，縱能返本還元，真經到手，若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得而復失，「夜半風雷」之患，勢所必有。歸着之道爲何道？即防危慮險，沐浴溫養之功。其曰：「三藏按住了經包，沙僧壓住了經擔，八戒牽住了白馬，行者卻雙手輪起鐵棒，左右護持。」非防危慮險乎？能防危慮險，縱有些陰魔作耗，亦必漸消漸化，歸於陰盡陽純之地矣。

夫金丹之道，「乃是奪造化之功，可以與乾坤並久，日月同明，壽享長春，法身不朽，爲鬼神所忌，必來暗奪之」。若不知防危慮險，沐浴溫養，到陰盡陽純之地，猶有後患。曰：「一則這經是水溼透了」者，淋浴也；「二則是你的正法身壓住」者，溫養也；「三則是老孫使純陽之性護持住了」者，防危慮險也；「及至天明，陽氣又盛，所以不能奪去」者，陰盡陽純，無災無難也。防危慮險，沐浴溫養，即是歸着，此外別無歸者。「三藏、八戒、沙僧方纔省悟」者，即省悟此歸着也。知的起腳，又知的歸着，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有爲之後即無爲，了命之後即了性，有無兼修，性命懼了，內外光明；圓陀陀，光灼灼，淨倮倮，赤灑灑，可以移經高崖，開寶曬晾；立的立，坐的坐，火候功力無用，歸於大休歇之地矣。

詩云：「一體純陽接太陽」者，內外光明也；「陰魔不敢逞強梁」者，陰氣自化也；「須知水勝真經伏」者，沐浴溫養也；「不怕風雷閃霧光」者，客氣難入也；「自此清平歸正覺」者，聖胎完成也；「從今安泰到他鄉」者，待時脫化也；「曬經石上留遺蹟」者，成己之後還成人，欲向人間留祕訣也；「千古無人到此方」者，世人認假不認真，未逢一個是知意也。噫！仙翁演道，演到此地，可謂拔天根而鑿理窟，示人以起腳，而且示人以歸着。欲其性命雙修，冀必至於形神俱妙之地而後已。其如迷人不識者何哉？

其曰：「不期石上把《佛本行經》沾住了幾卷，遂將經尾沾破了，所以至今《佛本行經》不全」者，蓋以《西遊》大道，借佛三藏真經以演道，其中藥物火候，有爲無爲，修性修命，無一不備。所言錯綜離合，散亂不整，須要真師口訣印證，《本行經》不全者，須賴口訣以傳之也。倘知起腳而不知歸着，知歸着而不知起腳，總是不能全經。前第九回咬下江流左腳小指，是起腳之口訣，必要師傳；此回沾去經尾，是歸着之口訣，亦要師傳。仙翁以本行集經不全，在通天河示出，其提醒後人者，何其切歟！

通天河在十萬八幹之中，是五萬四千裏，取經日期足數要五千四十八日，僅得五千四十日，與五萬四千裏相全，少八日不足藏數，是日少而程亦少；回東須在八日之內，以完補五千四十八日之數，八日之內，生出通天河一難，是日足而程亦足。俱合五千四十八卷真經之數，則知此真經，即通天河之老黿，老黿即靈山會之真經。從本元處而有爲行去以取經，從本元處而無爲回來以全經，總以示其經在本元之處，惟在人始有爲而還此元，返此本；又無爲而保此元，全此本。能保全此本元，纔算得昔日救活真陰真陽，而有始有終。故陳澄陳清謝當日救兒女之恩，立救生祠，喚出關保、秤金，當面叩謝也。

以上皆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之妙旨。修行者若不知此等妙旨，縱能脫得凡胎，而聖胎難脫，未足爲還元返本之極處。若有得其真訣者，去西回東，來去無礙，還元返本，直有可必。修行人到得還元返本，天事人事俱已了畢，物我歸空，身外有身，回視一切塵物，猶如毫毛，何足戀之？「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急須寂寂的去了，輕輕的走路，解去情緣之鎖，跳出是非之門，「香風蕩蕩，起在空中」，正是此時。故結雲：「丹成識的本來面，軀健如如拜主人。」學者可不在通天河舉隻眼乎？

詩曰：

通前達後理無差，性命雙修是作家。

若遇真師傳妙訣，功完行滿赴龍華。

張含章《通易西遊正旨分章註釋》批語：

篇中難不可少，限不可遍，毫髮差殊不作丹，是明火候；渡來渡去，是水鄉鉛一味，是明藥物。

# 第一百回 徑回東土 五聖成真

李本總批：你看若猴、若豬、若馬，俱成正果。獨有人反信不及，倒去爲猴、爲豬、爲馬，卻不是大顛倒乎？

憺漪子曰：此一回「徑回東土，五聖成真」，乃一部《西遊》之大團圓也。總計唐僧此行，年則一十四，難則八十一，路則十萬八千，而所取之經卷，則五千四十八。以爲久遠，則誠久遠；以爲艱險，則誠艱險矣。然一朝拚然至此，所謂久遠者，安在耶？所謂艱險者，又安在耶？五日而回東，何其迅速；立地而成真，何其直捷！語云：「難莫難於遇人，易莫易於成道。」殆謂是矣。踏破鐵鞋跟，始見工夫之不費；炊熟黃粱飯，方知燈火之無殊。迷者縱到西天，猶如未離東土；悟者不出東土，早已如到西天。然則徑回者乃自回，成真者乃自成耳。又安知長安城中，非即靈鶩峯下也哉！

又曰：唐僧爲金蟬轉生，志潔行芳，取經一事，功德宏遠，故得稱旃檀功德。行者煉魔降怪，所向無前，故稱爲鬥戰勝。此二聖之成佛，無智愚皆知其必然者也。至於八戒之淨壇，沙僧之金身，白馬之天龍，又無不名稱其實。世尊之程功授職，毫髮不爽如此。且唐僧、行者，向來固望觀音大士而稽首恐後者也，今乃一旦位乎其上，而絕不以爲嫌。然則選佛場中之與朝家選士選官之格，豈不霄壤懸隔也哉！

又曰：餘所閱世間傳奇、演義多矣，其所爲絕好收場者，不過待聖旨已到，跪聽宣讀而已。至世俗，盛傳之絕大演義，如《三國志》、《水滸傳》、《金瓶梅》三書，開場固無源本，結局俱極淒涼，每每令人讀罷掩卷不怡者久之。若是編以天地始，以佛、菩薩終，如此開場，如此結局，求之千載上下，六合內外，僅見此一書而已。吾不知丘祖當日何所觸而發此想，何所會而成此書，傳之後世，永爲學者證道之標準。即世尊所云「修真之徑，正善之門」，無以逾此。如是文字功德，夫豈可殫究乎？觀止矣，五聖取經者之事畢，丘祖作書者之事畢，而道人閱書者之事亦畢矣。但未知末學管窺，能與大旨不刺謬否？丘祖有靈，其尚呼我於煙霞寤寐之間。

且不言他四衆脫身，隨金剛駕風而起。卻說陳家莊救生寺內多人，天曉起來，仍治果餚來獻，至樓下，不見了唐僧。這個也來問，那個也來尋，俱慌慌張張，莫知所措，叫苦連天的道：「清清把個活佛放去了！」一會家無計，將辦來的品物，俱抬在樓上祭祀燒紙。以後每年四大祭，二十四小祭。還有那告病的，保安的，求親許願，求財求子的，無時無日不來燒香祭賽。真個是金爐不斷千年火，玉盞常明萬載燈，不題。

卻說八大金剛使第二陣香風，把他四衆不一日送至東土，漸漸望見長安。證夾：快活。原來那太宗自貞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送唐僧出城，至十六年，即差工部官在西安關外起建瞭望經樓接經，太宗年年親至其地，恰好那一日出駕復到樓上。忽見正西方滿天瑞靄，陣陣香風，金剛停在空中叫道：「聖僧，此間乃長安城了。我每不好下去，這裏人伶俐，恐泄漏吾像。孫大聖三位也不消去，汝自去傳了經與汝主，即便回來。我在霄漢中等你，與你一同繳旨。」大聖道：「尊者之言雖當，但吾師如何挑得經擔？如何牽得這馬？須得我等同去一送。煩你在空少等，諒不敢誤。」金剛道：「前日觀音菩薩啓過如來，往來只在八日，方完藏數。今已經四日有餘，只怕八戒貪圖富貴，誤了期限。」八戒笑道：「師父成佛，我也望成佛，豈有貪圖之理！潑大粗人！都在此等我，待交了經，就來與你迴向也。」呆子挑着擔，沙僧牽着馬，行者領着聖僧，都按下雲頭，落於望經樓邊。證夾：樂不可言。

太宗同多官一齊見了，即下樓相迎道：「御弟來也。」唐僧即倒身拜下。太宗攙起，又問：「此三者何人？」唐僧道：「是途中收的徒弟。」太宗大喜，即命侍官：「將朕御車馬扣背，請御弟上馬，同朕回朝。」唐僧謝了恩，騎上馬。大聖輪金箍棒緊隨，八戒、沙僧俱扶馬挑擔，隨駕後共入長安。真個是：

當年清宴樂昇平，文武安然顯俊英。

水陸場中僧演法，金鑾殿上主差卿。

關文敕賜唐三藏，經卷原因配五行。

苦煉兇魔種種滅，功成今喜上朝京。

唐僧四衆隨駕入朝，滿城中無一不知是取經人來了。卻說那長安唐僧舊住的洪福寺大小僧人，看見幾株松樹一顆顆頭俱向東，證夾：有趣，有趣。到此種種令人歡喜，何況松樹！驚訝道：「怪哉！怪哉！今夜未曾颳風，如何這樹頭都扭過來了？」內有三藏的舊徒道：「快拿衣服來！取經的老師父來了！」衆僧問道：「你何以知之？」舊徒曰：「當年師父去時，曾有言道：『我去之後，或三五年、六七年，但看松樹枝頭若是東向，我即回矣。』我師父佛口聖言，故此知之「但看松樹枝頭」以下數句：《獨異志》載：玄奘法師去西域，「於靈巖寺見有松一樹，奘立於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吾歸，即卻東回。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回，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而迎之，奘果還。」至今衆謂此松爲摩頂松。這裏的松樹故事，即脫胎於此。。」急披衣而出，至西街時早已有人傳播說：「取經的人適才方到，萬歲爺爺接入城來了。」衆僧聽說，又急急跑來，卻就遇着。一見大駕，不敢近前，隨後跟至朝門之外。唐僧下馬，同衆進朝。唐僧將龍馬與經擔，同行者、八戒、沙僧，站在玉階之下。太宗傳宣御弟上殿，賜坐。唐僧又謝恩坐了，教把經卷抬來。行者等取出，近侍官傳上。太宗又問：「多少經數？怎生取來？」三藏道：「臣僧到了靈山，參見佛祖，蒙差阿儺、迦葉二尊者先引至珍樓內賜齋，次到寶閣內傳經。那尊者需索人事，因未曾備得，不曾送他，他遂以經與了。當謝佛祖之恩東行，忽被妖風搶了經去。幸小徒有些神通趕奪，卻俱拋擲散漫。因展看，皆是無字空本。臣等着驚，復去拜告懇求。佛祖道：『此經成就之時，有比丘聖僧將下山與舍衛國趙長者家看誦了一遍，保佑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脫，止討了他三鬥三升麥粒黃金，意思還嫌賣賤了，後代子孫沒錢使用。』我等知二尊者需索人事，佛祖明知，只得將欽賜紫金鉢盂送他，方傳了有字真經。此經有三十五部。各部中檢了幾卷傳來，共計五千零四十八卷。此數蓋合一藏數也。」太宗更喜，教：「光祿設宴，開東閣酬謝。」忽見他三徒立在階下，容貌異常，便問：「高徒果外國人耶？」長老俯伏道：「大徒弟姓孫，法名悟空，臣又呼他爲孫行者。他出身原是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人氏。因五百年前大鬧天宮，被佛祖困壓在西番兩界山石匣之內，蒙觀音菩薩勸善，情願皈依，是臣到彼救出，保護甚虧此徒。二徒弟姓豬，法名悟能，臣又呼他爲豬八戒。他出身原是福陵山雲棧洞人氏，因在烏斯藏高老莊上作怪，亦蒙菩薩勸善，虧行者收之。一路上挑擔有力，涉水有功。三徒弟姓沙，法名悟淨，臣又呼他爲沙和尚。他出身原是流沙河作怪者，也蒙菩薩勸善，秉教沙門。那匹馬不是主公所賜者。」太宗道：「毛片相同，如何不是？」三藏道：「臣到蛇盤山鷹愁澗涉水，原馬被此馬吞之。虧行者請菩薩問此馬來歷，原是西海龍王之子，因有罪，也蒙菩薩救解，教他與臣作腳力。當時變作原馬，毛片相同。幸虧他登山越嶺，跋涉嵠嶇，去時騎坐，來時馱經，亦甚賴其力也。」太宗聞言，稱讚不已。又問：「遠涉西方，端的路程多少？」三藏道：「總記菩薩之言，有十萬八千里之遠。途中未曾記數，只知經過了一十四遍寒暑。日日山，日日嶺，遇林不小，遇水寬洪。還經幾座國王，俱有照驗的印信。」叫：「徒弟，將通關文牒取上來，對主公繳納。」當時遞上。太宗看了，乃貞觀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給。太宗笑道：「久勞遠涉。今已貞觀二十七年矣貞觀二十七年：唐代「貞觀」年號僅二十三年，那年唐太宗駕崩，此書與史實不符。玄奘是貞觀初西行，貞觀十九年回來，歷時十七年。。」牒文上有寶象國印，烏雞國印，車遲國印，西梁女國印，祭賽國印，朱紫國印，獅駝國印獅駝國印：按本書，獅駝國全城百姓已被大鵬精喫掉，不應有印。此或是本書獅駝國故事與本回非出一人之手，故有此紕漏。明朱鼎臣《西遊釋厄傳·三藏過朱紫獅駝二國》：「師徒又行，已到獅駝國，原來此國君臣被三個妖吃了，佔坐此國。他師徒不知，進城誤換關文，被魔王一齊綁倒，分付小妖蒸熟來喫。」據此情節，獅駝國方得有印。，比丘國印，滅法國印；又有鳳仙郡印，玉華州印，金平府印。太宗覽畢，收了。證夾：此碟文若傳之後世，豈非第一號古董！

早有當駕官請宴，即下殿攜手而行。又問：「高徒能禮貌乎禮貌：這裏指行禮拜揖等禮儀。？」三藏道：「小徒俱是山村曠野之妖身，未諳中華聖朝之禮數。萬望主公赦罪。」太宗笑道：「不罪他，不罪他。都同請東閣赴宴去也。」三藏又謝了恩，招呼他三衆，都到閣內觀看。果是中華大國，比尋常不同。你看那：

門懸彩繡，地襯紅氈。異香馥郁，奇品新鮮。琥珀杯，琉璃盞，鑲金點翠；黃金盤，白玉碗，嵌錦花纏。爛煮蔓菁，糖澆香芋。蘑菰甜美，海菜清奇。幾次添來美辣筍，數番辦上蜜調葵。麪筋椿樹葉，木耳豆腐皮。石花仙菜，蕨粉幹薇。花椒煮萊菔，芥末拌瓜絲。幾盤素品還猶可，數種奇稀果奪魁。核桃柿餅，龍眼荔枝。宣州繭栗山東棗宣州繭栗：宣州（今安徽宣城）盛產板栗。清方貞觀《得家書》詩：「老妻書至勸還家，細數江鄉樂事賒。彭澤鯉魚無錫酒，宣州栗子霍山茶。」繭栗，原爲形容牛角初生之狀，言其形小如繭似慄。此指大小如蠶繭的栗子。，江南銀杏兔頭梨。榛松蓮肉葡萄大，榧子瓜仁菱米齊。橄欖林檎，蘋婆沙果。慈菇嫩藕，脆李楊梅。無般不備，無件不齊。還有些蒸酥蜜食兼嘉饌，更有那美酒香茶與異奇。說不盡百味珍饈真上品，果然是中華大國異西夷。

師徒四衆與文武多官俱侍列左右。證夾：不知陳光蕊學士尚在否？太宗皇帝仍正坐當中。歌舞吹彈，整齊嚴肅，遂盡樂一日。正是：

君王嘉會賽唐虞唐虞：唐堯與虞舜的合稱，也指堯與舜的時代，古人認爲是太平盛世。，取的真經福有餘。

千古流傳千古盛，佛光普照帝王居。

當日天晚，謝恩宴散。太宗回宮，多官回宅，唐僧等歸於洪福寺，只見那寺僧磕頭迎接。方進山門裏，衆僧報道：「師父，這樹頭兒今早俱忽然向東。我們記得師父之言，遂出城去接。果然到了。」長老喜之不勝，遂入方丈。此時八戒也不嚷茶飯，也不弄喧頭。行者、沙僧，個個穩重。李旁：着眼。只因道果完成，自然安靜。證夾：八戒呆運將脫矣。當晚睡了。

次早，太宗升朝，因對羣臣言曰：「朕思御弟之功，至深至大，無以爲酬。一夜無寐，遂口占幾句俚談，權表謝意，但未曾寫出。」叫：「中書官來，朕念與你，你一一寫之。」其文蓋雲：

「嘗聞二儀有象二儀：指天與地。，顯覆載以含生；四序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象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象顯可證，雖愚不惑；形潛莫睹，在智猶迷「嘗聞二儀有象」以下數句：這篇文字爲唐玄宗爲玄奘法師所作的《聖教序》，世德堂本《西遊記》的原文與傳世的文本有許多不同之處。因傳世文本易得，故此處保留世本原文，不作訂正，以便對讀。註釋限於篇幅，也僅作白話譯文，不作逐字逐句的解釋。此段意爲：天地有形象，覆蓋承載衆生，四季沒有形狀，用寒暑潛自化育萬物。所以天地的變化，庸人都能看到；陰陽的變化，智者卻不見得明白。有無形象，是天地易明和陰陽難解的根本原因，所以只要有形象的東西，愚人都可以看懂，沒有形象的東西，智者也會迷惑。。況乎佛道沖虛，乘幽空寂；宏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入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亙古；若潛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遵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湛寂：沉寂。，挹挹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況乎佛道沖虛」以下數句：此段意爲：佛道恬淡虛靜，超脫一切，救濟衆生，掌控天下，運用起威靈神力來，威力莫比。佛的教義大則遍佈宇宙，小則攝於毫毛，不生不滅，千載不衰；時顯時藏，永不過時。佛法的妙理玄機和它的深邃，雖然探究尋訪，但誰也不能窮盡。所以那些愚昧的平凡人，能不對這高深的理論表示疑惑嗎？！

然大教之興大教：這裏指佛教。，基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騰漢庭而皎夢：關於佛教何時傳入中國，有不同說法。學界比較認同的看法是在西漢末、東漢初。長期流傳這樣的故事：漢明帝劉莊夢見神人，金色、有日月光。次日問羣臣，有臣下說，這個神人是天竺國得道的人，號曰「佛」。這就是「漢庭皎夢」的故事。這故事最早見於東漢的《四十二章經》。，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卜形卜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見常隱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移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不鏡三千之光：佛教的說法，佛的金容燭照三千大千世界。不鏡就是說年代久了，金容有些褪色，不能燭照世界。形象地比喻佛法有些被人忽視。；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四八之相：佛教說，佛有三十二種不同凡響的特徵。四八是三十二的乘數。。於是微言廣被含類：佛教語，指各類衆生。，拯禽類於三途；遺訓遐宣遺訓遐宣：遺訓，指佛的教義。遐宣，遠遠地傳揚。，導羣生於十地。佛有經，能分大小之乘；史有法，傳訛邪正之術「然大教之興」以下數句：此段意爲：佛教興盛於西方，漢明帝夢見了佛，派人去求取，這慈悲的教義才流傳到東土來。佛陀在世上初留形跡的有生之年，法教還沒有廣泛傳播開來，就已教化了身邊的衆生。發生「當常」、「現常」爭議的時候（「當常」、「現常」是教內對「佛性」的兩種解釋，也是歷史上玄奘法師西行求法研究的重要問題，此處多一「隱」字，是不明原義），人們還是敬慕它並知道遵行。佛涅槃後，過了很多年代，佛祖光輝的容顏被遮蔽，佛光照耀不到三千世界之上，人們能接觸到的只有給在圖上的佛像（佛身上有三十二種異象）。可是佛理卻流傳下來，拯救萬物於苦海；佛的遺教遠播，引導衆生度過苦難。佛經有大小乘的分別，史傳有辨明邪正的辦法。。

我僧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真敏，早悟三空之功三空：言空、無相、無願之三解脫。；長契神清，先包四忍之行四忍：忍，佛教語，對逆境不生不滿，對佛理信守不動搖。忍有「二忍」、「三忍」、「四忍」、「六忍」、「十四忍」等。四忍是：無生忍、無滅法忍、因緣忍、無住忍。。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詎（jù）能：豈能，怎能。！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使千古而傳芳。凝心內境，悲正潛靈；棲慮玄門，多門訛謬。思欲分條「我僧玄奘法師者」以下數句：此段意爲：玄奘法師是佛門的領袖，他從小就領悟「三空」的教義；長大後更是一心向佛，堅持「四忍」的修行。松風水月，仙露明珠，都不能和他比擬。所以他擁有智慧和洞察力，六塵不染，古今無人能比。他修煉內心，感慨於正統佛學的衰落；他靜心地鑽研佛教，痛心於經義的訛謬。於是他想分辨經文，弘揚真理。。是以翹心淨土，策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煙霞而進步；百重寒暑，歷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欲達。周遊西宇，十有四年十有四年：《聖教序》原文爲「十有七年」。。窮歷異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鷲峯，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賾探賾（zé）：賾，幽深奧妙。探賾，探索奧妙。妙門妙門：指深奧玄妙的佛理。，精窮奧業。三乘六律之道，馳驟於心田；一藏百篋之文，波濤於海口「是以翹心淨土」以下數句：此段意爲：因此他嚮往淨土，就到西域去求學，拄杖獨自遠行。大雪、迷途、飛沙，萬里山河、重重寒暑，都擋不住他櫛風沐雨的腳步。他懷着誠心，忘記了疲勞，期望心願得以實現。他用十四年遊遍了各國，尋求正教。在雙林、八水，鹿苑、鷲峯等佛教聖地參觀緬懷。他從先賢那裏繼承了學問，探求奧祕，學業非常精深。三乘、五律、千經萬典，他牢記在心中，滔滔宣講。。

爰自所歷之國無涯，求取之經有數。總得大乘要文，凡三十五部凡三十五部：《聖教序》原文爲六百五十七部，無卷數。，計五千四十八卷，譯布中華，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陲。聖教闕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溼火宅之幹焰，共拔幽途；朗金水之混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升。升墜之端，惟人自作「爰自所歷之國無涯」以下數句：此段意爲：他遊歷了許多國家，取來了三十五部五千四十八卷大乘經典，在中華翻譯流傳，於是慈雲法雨從西來東，補全了本土佛教的缺陷，有罪的萬民獲得了福報。佛法能撲滅使衆生焦乾的烈火，使慾海中人心變得澄澈，度人超脫。於是我們知道，昇天堂和入地獄都是因果報應，都是出於自己的所作所爲。。譬之桂生高嶺，凌雲方得泫其華；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染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負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矧以人倫有識，寧不緣慶而成慶哉？方冀真經傳佈，並日月而無窮；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也歟「譬之桂生高嶺」以下數句：此段意爲：譬如山上的桂花，只有雲朵才能將它沾溼；蓮花出水，不受任何灰塵的污染，這並不是說蓮桂原本貞潔，而是因爲生在高處，處在淨地，所以卑賤骯髒的東西就無法沾染。花草樹木沒有知覺，尚且能憑藉好的條件成就善事；那麼有智慧的人類，爲什麼不憑藉善緣去尋求幸福呢？所以我希望真經的傳播像日月一樣永恆，佛法帶來的福祉像天地一樣廣大。！」證夾：文亦淹唱可誦。

寫畢，即召聖僧。此時長老已在朝門外候謝，聞宣急入，行俯伏之禮。太宗傳請上殿，將文字遞與長老，覽遍復下謝恩，因奏：「主公文辭高古，理趣淵微。但不知是何名目？」太宗道：「朕夜口占，答謝御弟之意，名曰《聖教序》《聖教序》：這篇文章記敘了玄奘法師西行求法的歷程，今西安大雁塔等地尚存碑文。《西遊記》的作者爲了使這篇文章符合書中的情節，對文字做了一些改動，如玄奘所取經典的數目，遊歷各國的年數等。，不知好否？」長老叩頭稱謝不已，太宗又曰：

「朕才愧圭璋，言慚金石。至於內典內典：佛經。，尤所未聞。口占敘文，誠爲鄙拙。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循躬省慮循躬省（xǐng）慮：意思是我親自考察。躬，自身。，靦面恧心靦面恧（nǜ）心：面有羞色，心中慚愧。這是謙虛的客套話。。甚不足稱，虛勞致謝此太宗御製之文，綴於《心經》之首。「朕才愧圭璋」以下數句：這段文字本是唐太宗給玄奘法師的書面答覆，口氣很謙虛，大意是：朕的學問比不上那些才子，文章也和傳世的著作差得很遠；至於佛典，那更沒有讀過。隨口說了一篇文字，十分鄙陋，真是給神聖的經典抹黑了。自己想來十分慚愧，不足稱道，勞你致謝了。。」李旁：證夾：此（乃）太宗御製之文，綴於《心經》之首。

當時多官齊賀，頂禮聖教御文，遍傳內外。太宗道：「御弟，將真經演誦一番何如？」長老道：「主公，若演真經，須尋佛地。寶殿非可誦之處。」太宗甚喜，即問當駕官：「長安城中，有那座寺院潔淨？」班中閃上大學士蕭瑀奏道：「城中有一雁塔寺潔淨。」太宗即令多官：「把真經各虔捧幾卷，同朕到雁塔寺，請御弟談經去來。」多官遂各各捧着，隨太宗駕幸寺中，搭起高臺，鋪設齊整。長老仍命：「八戒、沙僧，牽龍馬，理行囊。行者在吾左右。」又向太宗道：「主公欲將真經傳流天下，須當謄錄附本，方可佈散。原本還當珍藏，不可輕褻。」太宗又笑道：「御弟之言甚當！甚當！」隨召翰林院及中書科各官謄寫真經。又建一寺，在城之東，名曰謄黃寺。證夾：寺明甚雅。

長老捧幾卷登臺，方欲諷誦，忽聞得香風繚繞，半空中有八大金剛現身高叫道：「誦經的，放下經卷，跟我回西去也！」證夾：金剛空中三呼：一呼「取經的」，再呼「逃走的」，三呼「誦經的」，俱妙。如此三呼而大事畢矣。這底下行者三人，連白馬，平地而起。長老亦將經卷丟下，也從臺上起於九霄，相隨騰空而去。慌得那太宗與多官望空下拜。這正是：

聖僧努力取經編，西宇周流十四年。

苦歷程途多患難，多經山水受迍邅。

功完八九還加九功完八九還加九：八九等於七十二，再加九是八十一，是說唐僧經歷了八十一磨難，終於成功。，行滿三千及大千。

大覺妙文回上國，至今東土永留傳。

太宗與多官拜畢，即選高僧，就於雁塔寺裏修建水陸大會，看誦大藏真經，超脫幽冥孽鬼，普施善慶。將謄錄過經文傳佈天下不題。

卻說八大金剛駕香風引着長老四衆，連馬五口，復轉靈山，連去連來，適在八日之內。證夾：妙處不可思議。此時靈山諸神，都在佛前聽講，八金剛引他師徒進去，對如來道：「弟子前奉金旨，駕送聖僧等，已到唐國，將經交納，今特繳旨。」遂叫唐僧等近前受職受職：亦作「授職」、「受職灌頂」。即菩薩自第九地入第十法雲地（菩薩修行的最高地位，此時智慧如雲，遍注甘露之雨）時，諸佛以智水灌其頂，以爲受法王職之證明（菩薩爲佛位之繼承者，如世間之國王與太子，故稱佛爲法王，菩薩爲法王子）。另，密宗傳法灌頂，也稱受職灌頂。學德俱佳的弟子由傳法阿闍梨（規範矯正弟子之行的導師）以五智之瓶水灌其頂，授予法器。接受灌頂之後，即獲得阿闍梨位，標誌着其人可以傳承法統，爲密教最大修行之極位。。

如來道：「聖僧，汝前世原是我之二徒，名喚金蟬子。因爲汝不聽說法，輕慢吾之大教，故貶汝之真靈，轉生東土。今喜皈依，秉我迦持，又乘吾教，取去真經，甚有功果，加升大職正果，汝爲旃檀功德佛旃檀功德佛：此處旃檀功德佛、鬥戰勝佛，均見於《佛名經》等佛教經典。關於取經四衆在歷代文學作品中的封號，《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結尾，唐太宗封玄奘爲「三藏法師」，猴行者爲「銅筋鐵骨大聖」。元末明初朝鮮漢語教科書《樸通事諺解》中對《西遊記》的介紹中提到，唐三藏證果旃壇佛如來，孫行者證果大力王菩薩，朱八戒證果香華會上淨壇使者。正果：此處依照世德堂本原句讀。但依其意，此處同「證果」，用爲動詞。使某人得到果位。。孫悟空，汝因大鬧天宮，吾以甚深法力，壓在五行山下，幸天災滿足，歸於釋教。且喜汝隱惡揚善，在途中煉魔降怪有功，全終全始，加升大職正果，汝爲鬥戰勝佛。證夾：可謂名稱啓示。豬悟能，汝本天河水神天蓬元帥，爲汝蟠桃會上酗酒戲了仙娥，貶汝下界投胎，身如畜類，幸汝記愛人身，在福陵山雲棧洞造孽，喜歸大教，入吾沙門，保聖僧在路。卻又有頑心，色情未泯。因汝挑擔有功，加升汝職正果，做淨壇使者。」八戒口中嚷道：「他們都成佛，如何把我做個淨壇使者？」如來道：「因汝口壯身慵，食腸寬大。蓋天下四大部洲，瞻仰吾教者甚多，凡諸佛事，教汝淨壇，乃是個有受用的品級，如何不好？證夾：八戒不言，重是嘴饞。沙悟淨，汝本是捲簾大將，先因蟠桃會上打碎玻璃盞，貶汝下界，汝落於流沙河，傷生喫人造孽。幸皈吾教，誠敬迦持，保護聖僧，登山牽馬有功，加升大職正果，爲金身羅漢。」又叫那白馬：「汝本是西洋大海廣晉龍王之子，證夾：廣晉之號，此處才拈出。因汝違逆父命，犯了不孝之罪，幸得皈身皈法，皈我沙門。每日家虧你馱負聖僧來西，又虧你馱負聖經去東馱負聖經去東：《西遊記》之白馬，源於漢明帝求經之馱經白馬。漢明帝事參見第十一回「『至漢明帝始立胡神』以下數句」條注。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四：「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帝夢金神長丈六，項背日月光明，金神號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經像焉。時白馬負而來，因以爲名。」，亦有功者，加升汝職正果，爲八部天龍馬八部天龍：即天龍八部，佛教所謂的八種人眼見不到的衆生：天衆、龍衆、夜叉（華譯勇健鬼）、乾闥婆（華譯香神）、阿修羅（華譯非天）、迦樓羅（華譯金翅鳥）、緊那羅（華譯非人）、摩絢羅迦（華譯大蟒神或大腹行地龍）。又因爲八部衆以天龍爲最殊勝，故又稱天龍八部。。」

長老四衆俱各叩頭謝恩，馬亦謝恩訖。仍命揭諦引了馬下靈山後崖化龍池邊化龍池，源自西域傳說。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一屈支國（在今新疆庫車），「國東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龍池，諸龍易形，交合牝馬。遂生龍駒，戾難馭。龍駒之子方乃馴駕。所以此國多出善馬」。，將馬推落池中。須臾間，那馬打個展身，即退了毛皮，換了頭角，渾身上長起金鱗，腮頷下生出銀鬚，一身瑞氣，四爪祥雲，飛出化龍池，盤繞在山門裏擎天華表柱上華表柱：古代立在橋樑、宮城、陵墓前兼作裝飾用的巨大柱子。。諸佛讚揚如來的大法。孫行者卻又對唐僧道：「師父，此時我已成佛，與你一般，莫成還戴金箍兒，你還念甚麼《緊箍兒咒》掯勒我？趁早兒念個《松箍兒咒》，脫下來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麼菩薩再去捉弄他人。」唐僧道：「當時只爲你難管，故以此法制之。今晚成佛，自然去矣。豈有還在你頭上之理！你試摸摸看。」行者舉手去摸一摸，果然無之。此時旃檀佛、鬥戰佛、淨壇使者、金身羅漢俱正果了本位，天龍馬亦自歸真。證夾：重結一遍，遇見莊重。有詩爲證，詩曰：證夾：仙耶？佛耶？巍巍乎不可及矣！

一體真如轉落塵，合和四相復修身。

五行論色空還寂，百怪虛名總莫論。

正果旃檀皈大覺，完成品職脫沉淪。

經傳天下恩光闊，五聖高居不二門「一體真如轉落塵」以下數句：此詩大意是：唐僧被貶凡塵，會合了師徒四人通過取經而修行。五位取經者配合五行，但如果從實物的角度來看，只是空寂而已；各種妖魔鬼怪也只是虛幻的影像。師徒最終成就了正果，各自獲得了品職，使佛經流傳天下，恩澤萬人。取經的五位神聖也高居佛門，受人崇拜。。

五聖果位之時，諸衆佛祖、菩薩、聖僧、羅漢、揭諦、比丘、優婆夷塞，各山各洞的神仙、大神、丁甲、功曹、伽藍、土地，一切得道的師仙，始初俱來聽講，至此各歸方位。你看那：

靈鷲峯頭聚霞彩，極樂世界集祥雲。金龍穩臥，玉虎安然。烏兔任隨來往，龜蛇憑汝盤旋。丹鳳青鸞情爽爽，玄猿白鹿意怡怡。八節奇花，四時仙果。喬松古檜，翠柏修篁。五色梅時開時結，萬年桃時熟時新。千果千花爭秀，一天瑞靄紛紜。

大衆合掌皈依，都念：

南無燃燈上古佛。南無藥師光王佛。

南無釋迦牟尼佛。南無過去未來見在佛。

南無清淨喜佛。南無毗盧屍佛。

南無寶幢王佛。南無彌勒尊佛。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無量壽佛。

南無接引歸真佛。南無金剛不壞佛。

南無寶光佛。南無龍尊王佛。

南無精進善佛。南無寶月光佛。

南無現無愚佛。南無娑留那佛。

南無那羅延佛。南無功德華佛。

南無才功德佛。南無善遊步佛。

南無旃檀光佛。南無摩尼幢佛。

南無慧炬照佛。南無海德光明佛。

南無大慈光佛。南無慈力王佛。

南無賢善首佛。南無廣莊嚴佛。

南無金華光佛。南無才光明佛。

南無智慧勝佛。南無世靜光佛。

南無日月光佛。南無日月珠光佛。

南無慧幢勝王佛。南無妙音聲佛。

南無常光幢佛。南無觀世燈佛。

南無法勝王佛。南無須彌光佛。

南無大慧力王佛。南無金海光佛。

南無大通光佛。南無才光佛。

南無旃檀功德佛。南無鬥戰勝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文殊菩薩。南無普賢菩薩。

南無清淨大海衆菩薩。南無蓮池海會佛菩薩。

南無西天極樂諸菩薩。南無三千揭諦大菩薩。

南無五百阿羅大菩薩。南無比丘夷塞尼菩薩。

南無無邊無量法菩薩。南無金剛大士聖菩薩。

南無淨壇使者菩薩。南無八寶金身羅漢菩薩。

南無八部天龍廣力菩薩。八部天龍廣力菩薩：世德堂本至此全書完。某些版本後尚有「如是等一切世界諸佛，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同生極樂國，盡報此一身。十方三世一切佛，諸尊菩薩摩訶薩，摩訶般若波羅密。《西遊記》至此終」等文字。。

如是等一切世界諸佛。

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

同生極樂國，盡報此一身。

十方三世一切佛，諸尊菩薩摩訶薩，摩訶般若波羅密。

證夾：絕好收場。●如此方是永脫輪迴，一了百了，不許下回分解，亦不許下回分解矣。若他書局，雖結而不結，仍是可以聽下回分解者耳。

悟元子曰：上回九九純陽，三三行足，金丹之能事畢矣。此回總收全部精神，指出金丹要旨，流傳後世，爲萬代學人指南，欲人人成仙，個個作佛耳。

「八大金剛使二陣香風，把他四衆送至東土。」此香風人所難聞。前一陣香風，送至通天河，是指出無字真經，《河圖》太極之象，叫人子源頭處站腳而還元；今二陣香風。送至東土，是明示有字真經，大《易》陰陽之道，叫人於五行中修持而返本。有字無字，總一真經；《河圖》、《周易》，總一大道。其八大金剛送四衆連馬五口，示《洛書》九宮之義，又取其以《河圖》爲體，以《洛書》爲用，而大《易》之理，無不在其中，此有字無字而共成一真經也。

此等香風，不特作佛成仙，而且爲聖爲賢，乃三教一家之理。後世學人，不知聖賢大道，各爭門戶，互相謗毀。在儒者，呼釋道爲異端之徒；在釋道，呼儒門爲名利之鬼。更有一等口孽俗僧，不知仙佛源流，竟謂佛掌世界，佛大於仙；又有一等自罪道士，乃謂太上化胡成佛，仙大於佛。殊不知金丹大道，乃仙、佛、聖一脈源流，得授真者，在儒修之爲聖，在道修之爲仙，在釋修之爲佛。豈有仙大於佛，佛大於仙之理？竟有一等造孽罪僧，將古蹟道院，毀像改寺，枉糊作忘，言爭佛大於仙，仙大如佛，此等之輩，死必拔舌，永墮地獄；又有一等，自罪狂道，強爭仙大於佛，佛不如仙，枉口嚼舌，當入拔舌地獄。

況太上金丹之道，即孔聖《中庸》之道，亦即佛祖圓覺之道，一道也；且儒之道義之門，即道之衆妙之門，亦即釋之不二法門，一門也；儒有存心養性，道有修心煉性，釋有明心見性，一性也；儒之執中精一，道之守中抱一，釋之萬法歸一，總是一也，總是三教之一理也。誰曰不然也？說到此處，一切不知源流之輩，皆曉然矣。

試問修道何事，豈是強爭強辨以爲能？豈是裝模做樣、欺己欺人、以爲得意？昔有僧顯明，以不知爲知，不識爲識，大道未聞，妄著《雲子飯》一書，曠惑愚昧，以爲得志。此等之輩竟不知天地之大，仙聖之尊，妄批毀謗，其罪尚可言歟！吾勸有志之士，急速猛省，勘破這些野狐，速訪明師，求問真訣，苦志修煉，以報師恩。凡此皆有字之學問，在儒謂之誠明兼用，在道謂之有無一致，在釋謂之色空不二，皆言其有爲也。及推而至於奧妙幽深之理，儒曰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家；釋曰一密粟米藏天地；道曰粒元始懸寶珠，大如黍米，在空玄之中，凡此皆無字學問。在儒謂之無聲無臭，在釋謂之非色非空，在道謂之恍惚杳冥，皆言其無爲也。以是觀之，三教門雖不一，而理則無異，一而三，三而一，不得分而視之。知此者，在儒即可成聖，在釋即可成佛，在道即可成仙；迷此者，在儒即爲儒之異端，在釋即爲釋之外道，在道即爲道之旁門。有名無實，大非聖人身心性命之學。此仙翁所以貫三教一家之理，作《西遊》，而震驚後世之聾聵也。

《悟真篇》曰：「三五一都三個字，古今明者實然稀。東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已自居生數五，三家相見結嬰兒。嬰兒是一含真氣，十月胎圓入聖基。」蓋金丹大道，誰是配五行，會三家，三家會而五行攢，嬰兒有象，渾然太極，真經到手。待至溫養十月，陰盡陽純，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聖胎脫化，打破虛空，了了噹噹，而真經方全矣。然則五行即真經，攢簇五行，即是去取真經，非五行之外別有真經可取。真經未得，則分而爲五行；五行攢簇，則合而爲真經。真經者，太極之謂，即金丹法象。在儒謂太極，在釋謂真經，在道謂金丹，其名不同，其理則一。提綱曰；「徑回東土」，是金丹完成；曰：「五聖成真」，是五行渾化。若然金丹未成，須借五行而修持，必先有爲；金丹已成，速返一氣而溫養，還當無爲。有爲者，攢簇五行也。詩中「經卷原因配五行」一句，不特爲此回之眼目，而《西遊》全部精神，無不在是矣。

「金剛在空中，叫聖僧自去傳經」者，是傳無字真經，無爲之道也；「唐僧不能挑擔牽馬，須得三人同去」者，是傳有字真經，有爲之道也。有字真經，不離五行攢簇，三家相見之理。故三藏與唐王敘出，初取無字空本，復傳有字真經一藏也。一藏者，即先天一氣，貞下起元之首經。取得首經，仍是無字真經，故無字真經不傳於世，而傳有字真經；傳有字真經，而無字真經即在其中。是非不傳，而實不能傳也，即傳之而人亦不信，惟在取有字真經中自傳之耳。請解有字真經五行之旨。

孫悟空，又呼「行者」，出身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金水爲真空之性，悟得此空，還須行得此空，而金水攢矣；豬悟能，又呼「八戒」，出身福陵山雲棧洞，一路挑擔有功，木火良能之性，悟得此能，還須戒得此能，而木火攢矣；沙悟淨，又呼「沙和尚」，出身流沙河作怪，秉教沙門，戊己淨定之性，悟得此淨，還須和得此淨，而真土攢矣。西四金，北一水，合爲一五，一家也，行者有之；東三木，南二火，合爲一五，一家也，八戒有之；中土戊己，自成一五，一家也，沙僧有之。三藏得此三徒保護，即「三家相見結嬰兒」，正「三五一都」之妙旨，五行攢簇之法門。龍馬乃西海龍王之子，因有罪作腳力。以五行爲運用，以龍馬爲腳力，渾然太極，龍馬負圖之象。可知《西遊》全部，是細演《河圖》、《周易》之密祕，乃泄天地之造化，發陰陽之消息。世人多以心猿意馬目之，真管窺蠡測之見焉耳！獨是《河圖》金丹之道，知之最易，行之最難，非經過一十四遍寒暑，而功力不到，不能濟事也；非登山涉水，遇怪遭魔，而煉己不熟，不能還丹也；非經過各國王，照驗印信，而返還不真，不能純陽也。

「取出通關文牒，乃『貞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給。』」十三年之下，即十四年；望三日之下，即十四日。以是知十四年取得真經，即貞下還元之真經。所謂得其一，而萬事畢也。「行者三人，個個穩重，只因道果完成，自然安靜。」由勉強而歸神化，自有爲而入無爲也。以上即所傳之經，所傳者，即此五行之真經，而非別有真經可傳。若再以別經傳之，乃系「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見如來」也。

「長老叫把真經謄錄，佈散天下，原本還當珍藏」者，是大道不得不傳，傳有字真經，原本暗藏，不妨人人共見，度迷之意也。「方欲誦經，金剛現身，高叫：『誦經的，放下經卷，跟我回西去』」者，是大道不容輕傳，傳無字真經，而口訣明言，必有天神察聽，成仙之道也。「行者三人白馬平地而起，長老丟下經卷，騰空而去。」有字真經已傳於世，即不傳無字真經，可無私祕天寶之罪，何妨高蹈遠舉，騰身而入於無是無非之地乎？此仙翁銘心見掌之論，與道光「不知誰是知音者，試把狂言着意尋」，同一寓意。然仙翁雖未能親口人人而傳授，得此《西遊》流世，亦足以超脫幽冥無數之業鬼，《西遊》之有稗於世，豈淺鮮焉乎？

惟此《西遊》，其中所言正道、旁門，是非、真假，皆系仙翁遭魔遇難，苦歷而經過者。若有勇猛丈夫，真心男子，讀此《西遊》，求師一訣，即可脫八十一難之苦，即可免十萬八千之路，即可得「三五一都」之道，不待他生後世，眼前獲佛神通，即能返本還元，歸於妙覺之地。此八大金剛與四衆連馬五日，連來連去，恰在八日之內，得以正果佛位也。正果即先天一氣，以三五而合一氣，則七日來複之旨在其中，傳經傳到此處，可知唐僧爲《河圖》之空象，三徒五行爲《河圖》之實理，龍馬腳力爲載道之物，於是龍馬《河圖》之道昭彰矣。

噫！五行未攢，須藉有爲之道，以法制之；五行已攢，須用無爲之道，而自脫之。到得不生不滅之時，無且不言，何況於有？五聖成真，有無俱不立，物我悉歸空，無字真經不傳，而已早傳。然已傳出，而人不識，仍是傳有字真經。餘今注《原旨》，亦不過「原」其有字真經之旨，至於無字真經之旨，香烏得而「原」之？非不「原」也，「原」之而人不識也，只得「原」其有字真經之旨。須當謄錄副本，佈散同學，至於原本還當珍藏，不可輕袤，咬下一指，以待他日識者親認。

吾念一切世界諸佛，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同生極樂國，盡報此十方三界一切佛。諸尊菩薩摩訶薩，摩訶般若波羅密。

詩曰：

貞下還元是首經，五行攢簇最空靈。

西遊演出圖書理，知之修持入聖庭。

悟一子曰：「五行妙色空還寂，百怪虛名總是空。」二語，便了卻要領。蓋金丹由五行攢簇而成，始雖有爲，終則無爲。故云：道果完成，自然安靜。其諸般險怪，皆屬空虛而已。《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本自一氣，一氣包涵五行，五行攢簇而陰陽和、天地位、萬物育，成始成終，方是至真無上之妙道。若偏陰孤陽，失中乖和，焉能成真？則與天命率性之理違背，而未能悟其同原神化之所在也。按佛經每卷之首，有耶輪陀、摩候羅者。佛氏未出家時，娶妻曰耶輪陀，生子曰摩候羅。出家十二年，歸與妻子復聚。其語送終父母際，甚悲痛；及語射於教諸天神之說，多孝悌忠信等語，是未嘗外吾彝倫之教也。按老於之子名宗，爲魏將。宗於注，注子官，玄孫假，仕漢文帝。假子解爲膠西王太傅，子孫顯達於世，俱以忠孝傳家。後世不事心體力行，乃強制情緣，謂爲離塵絕徑，故其徒皆鯀居而無妻子。豈佛老教哉？外男女之別，廢衣冠之正，而徒語心性之學，此施之於面壁閉戶之間則可，施之於天下國家，其不大亂者幾希。無怪吾儒之得隙而異視之也。晉梁唐宋之間，君相巨卿亦多師事，聽其說祛，惟昌黎不附。後與顛僧深友，晚年竟謬，餌金石終未能究其真諦耳。《朱子語錄》（錄爲「類」之誤）或問：老氏之無與佛氏之無何以異？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慾，以觀其妙，有欲以觀其微是也。若釋氏則以天地爲幻妄，以四大爲假合，則是至無愚。按朱子倒底輸黃面者一著。知老釋之合一，則知與吾儒同原而亦無以異矣。讀篇中經卷，原因配五行一句，其諸經所說五行之理，與吾儒仁義禮智信之說，果有異乎？否耶。樹枝東向而西歸，系玄奘取經實跡，即此一節已見其誠能動物，而天心猶默相其靈也。八大金剛空中叫，聖僧自去傳了經，即便回來。三藏曆敘三徒出跡，來往功程，正是傳經之的旨，連去連來恰在八日之內，言只在三五妙道運用之內也。篇中來東已五日，則歸西止三日。來五回三已分明指示，人自不悟耳。讀者謂此等處，俱不可思擬。奈何三五一都三個字，古今明者實然希耶。金緊禁不須動念，自然脫去。蓋道未成之先，須以法制，金所首用，如念動生根，不可移動。道成之後，安靜無念，跳出範圍，金爲無用，不求脫而自脫，所謂渡河筏子、上天梯，到彼悉皆遺棄者此也。長春子邱真人留傳此書，本以金丹至道，開示後世，特借玄奘取經故事，宣暢敷演，明三藏之脫殼成真，由儘性而至命，三徒之幻身成真，由修命而儘性。雖各有漸頓安勉之殊，而成功則一，皆大覺金仙也。分而爲五，則各成一聖，合而爲一，則共成一真，皆真乙金丹也。後人不識爲仙家大道，而目爲佛氏小說，持心猿意馬，心滅魔滅之浮談，管窺蠡測，失之遠矣。紫陽真人曰：金公本是東家子，送向西鄰寄體生。認得喚來歸舍養，配將奼女作親情。又曰：學仙須是學天仙，唯有金丹景的端。二物會時惜性合，五行全處虎此蟠。本因戊巳成媒聘，遂使夫妻鎮合歡。只候功成朝北闕，九霞光裏駕翔鸞。此徑回東土五聖成真之妙也。人人自有仙佛聖人之靈根，從後天而返先天成之者，不拘東土、西方，理至簡、功至易，修之者寧待來生異世哉？全部立言總惟舍妄成真而已，此予之所以著真詮之志也。夫子勉之，人之勉之，天下後世共勉之。

（山陰悟一子陳士斌允生甫詮解《繪圖增像西遊記》清光緒癸巳春鐫書業德記梓）